李世勣还军定襄，突厥思结部居五台者叛走，州兵追之，会世勣军还，夹击，悉诛之。

丙子，薛延陀使者辞还，上谓之曰："吾约汝与突厥以大漠为界，有相侵者，我则讨之。汝自恃其强，逾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将才数千骑耳，汝已狼狈如此！归语可汗：凡举措利害，可善择其宜。"

21 上问魏征："比来朝臣何殊不论事？"对曰："陛下虚心采纳，必有言者。凡臣徇国者寡，爱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上曰："然。人臣关说忤旨，动及刑诛，与夫蹈汤火冒白刃者亦何异哉！是以禹拜昌言，良为此也。"

房玄龄、高士廉遇少府少监窦德素於路，问："北门近何营缮？"德素奏之。上怒，让玄龄等拜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门小营缮，何预君事！"玄龄等拜谢。魏征进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责玄龄等，而玄龄等亦何所谢！玄龄等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岂有不应知者！使所营为是，当助陛下成之；为非，当请陛下罢之。问於有司，理则宜然。不知何罪而责，亦何罪而谢也！"上甚愧之。

22 上尝临朝谓侍臣曰："朕为人主，常兼将相之事。"给事中张行成退而上书，以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与之争。陛下拨乱反正，群臣诚不足望清光；然不必临朝言之。以万乘之尊，乃与群臣校功争能，臣窃为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十六年(壬寅、642)

1 春，正月，乙丑，魏王泰上括地志。泰好学，司马苏勖说泰，以古之贤王皆招士著书，故泰奏请修之。於是大开馆舍，广延时俊，人物辐凑，门庭如市。泰月给逾於太子，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以为："圣人制礼，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会，与王者共之。庶子虽爱，不得逾嫡，所以塞嫌疑之渐，除祸乱之源也。若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奸，乘机而动矣。昔汉窦太后宠梁孝王，卒以忧死；宣帝宠淮阳宪王，亦几至於败。今魏王新出阁，宜示以礼则，训以谦俭，乃为良器，此所谓'圣人之教不肃而成'者也。"上从之。

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征上书，以为："陛下爱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骄奢，不处嫌疑之地。今移居此殿，乃在东宫之西，海陵昔尝居之，时人不以为可；虽时异事异，然亦恐魏王之心不敢安息也。"上曰："几致此误。"遽遣泰归第。

2 辛未，徙死罪者实西州，其犯流徒则充戍，各以罪轻重为年限。

3 敕天下括浮游无籍者，限来年末附毕。

4 以兼中书侍郎岑文本为中书侍郎，专知机密。

5 夏，四月，壬子，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上曰："诚然。"

6 六月，庚寅，诏息隐王可追复皇太子，海陵剌王元吉追封巢王，谥并依旧。

7 甲辰，诏自今皇太子出用库物，所司勿为限制。於是太子发取无度，左庶子张玄素上书，以为："周武帝平定山东，隋文帝混一江南，勤俭爱民，皆为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圣上以殿下亲则父子，事兼家国，所应用物不为节限，恩旨未逾六旬，用物已过七万，骄奢之极，孰云过此！况宫臣正士，未尝在侧；群邪淫巧，昵近深宫。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隐密，宁可胜计！苦药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恶其书，令户奴伺玄素早朝，密以大马棰击之，几毙。

8 秋，七月，戊子，以长孙无忌为司徒，房玄龄为司空。

9 庚申，制："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支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

10 特进魏征有疾，上手诏问之，且言："不见数日，朕过多矣。今欲自往，恐益为劳。若有闻见，可封状进来。"征上言："比者弟子陵师，奴婢忽主，下多轻上，皆有为而然，渐不可长。"又言："陛下临朝，常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盖弥彰，竟有何益！"征宅无堂，上命辍小殿之材以构之，五日而成，仍赐以素屏风、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征上表谢，上手诏称："处卿至此，盖为黎元与国家，岂为一人，何事过谢！"

11 八月，丁酉，上曰："当今国家何事最急？"谏议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无虞，唯太子、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时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宠，群臣日有疑议，上闻而恶之，谓侍臣曰："方今群臣，忠直无逾魏征，我遣傅太子，用绝天下之疑。"九月，丁巳，以魏征为太子太师。征疾少愈，诣朝堂表辞，上手诏谕以："周幽、晋献，废嫡立庶，危国亡家。汉高祖几废太子，赖四皓然后安。我今赖公，即其义也。知公疾病，可卧护之。"

征乃受诏。

12 癸亥，薛延陀真珠可汗遣其叔父沙钵罗泥熟俟斤来请婚，献马三千，貂皮三万八千，马脑镜一。

13 癸酉，以凉州都督郭孝恪行安西都护、西州刺史。高昌旧民与镇兵及谪徙者杂居西州，孝恪推诚抚御，咸得其欢心。

14 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既没杀沙钵罗叶护，并其众，又击吐火罗，灭之。自恃强大，遂骄倨，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遣兵寇伊州，郭孝恪将轻骑二千自乌骨邀击，败之。乙毗咄陆又遣处月、处密二部围天山，孝恪击走之，乘胜进拔处月俟斤所居城，追奔至遏索山，降处密之众而归。

初，高昌既平，岁发兵千馀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为："圣王为治，先华夏而后夷狄。陛下兴兵取高昌，数郡萧然，累年不复；岁调千馀人屯戍，远去乡里，破产办装。又谪徙罪人，皆无赖子弟，适足骚扰边鄙，岂能有益行陈！所遣多复逃亡，徒烦追捕。加以道涂所经，沙碛千里，冬风如割，夏风如焚，行人往来，遇之多死。设使张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岂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终当发陇右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则河西者，中国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柰何糜弊本根以事无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浑，皆不有其地，为之立君长以抚之，高昌独不得与为比乎！叛而执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存焉。愿更择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国，子子孙孙，负荷大恩，永为唐室藩辅，内安外宁，不亦善乎！"上弗听。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征、褚遂良劝我复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乙毗咄陆西击康居，道过米国，破之。虏获甚多，不分与其下，其将泥熟啜辄夺取之，乙毗咄陆怒，斩泥熟啜以徇，众皆愤怨。泥熟啜部将胡禄屋袭击之，乙毗咄陆众散，走保白水胡城。於是弩失毕诸部及乙毗咄陆所部屋利啜等遣使诣阙，请废乙毗咄陆，更立可汗。上遣使赍玺书，立莫贺咄之子为乙毗射匮可汗。乙毗射匮既立，悉礼遣乙毗咄陆所留唐使者，帅所部击乙毗咄陆於白水胡城。乙毗咄陆出兵击之，乙毗射匮大败。乙毗咄陆遣使招其故部落，故部落皆曰："使我千人战死，一人独存，亦不汝从！"乙毗咄陆自知不为众所附，乃西奔吐火罗。

15 冬，十月，丙申，殿中监郢纵公宇文士及卒。上尝止树下，爱之，士及从而誉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征常劝我远佞人，我不知佞人为谁，意疑是汝，今果不谬！"士及叩头谢。

16 上谓侍臣曰："薛延陀屈强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发兵殄灭之，则与之婚姻以抚之耳，二者何从！"房玄龄对曰："中国新定，兵凶战危，臣以为和亲便。"上曰："然。朕为民父母，苟可利之，何爱一女！"

先是左领军将军契苾何力母姑臧夫人及弟贺兰州都督沙门皆在凉州，上遣何力归觐，且抚其部落。时薛延陀方强，契苾部落皆欲归之，何力大惊曰："主上厚恩如是，柰何遽为叛逆！"其徒曰："夫人、都督先已诣彼，若之何不往！"何力曰："沙门孝於亲，我忠於君，必不汝从。"其徒执之诣薛延陀，置真珠牙帐前。何力箕倨，拔佩刀东向大呼 曰："岂有唐烈士而受屈虏庭，天地日月，愿知我心！"因割左耳以誓。真珠欲杀之，其妻谏而止。

上闻契苾叛，曰："必非何力之意。"左右曰："戎狄气类相亲，何力入薛延陀，如鱼趋水耳。"上曰："不然。何力心如铁石，必不叛我。"会有使者自薛延陀来，具言其状，上为之下泣，谓左右曰"何力果如何？"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礼持节谕薛延陀，以新兴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还，拜右骁卫大将军。

17 十一月，丙辰，上校猎於武功。

18 丁巳，营州都督张俭奏高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弑其王武。盖苏文凶暴多不法，其王及大臣议诛之。盖苏文密知之，悉集部兵若校阅者，并盛陈酒馔於城南，召诸大臣共临视，勒兵尽杀之，死者百馀人。因驰入宫，手弑其王，断为数段，弃沟中，立王弟子藏为王；自为莫离支，其官如中国吏部兼兵部尚书也。於是号令远近，专制国事。盖苏文状貌雄伟，意气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每上下马，常令贵人、武将伏地而履之。出行必整队伍，前导者长呼，则人皆奔迸，不避坑谷，路绝行者，国人甚苦之。

19 壬戌，上校猎於岐阳，因幸庆善宫，召武功故老宴赐，极欢而罢。庚午，还京师。

20 壬申，上曰："朕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贵。若教以礼义，使之少敬长、妇敬夫，则皆贵矣。轻徭薄敛，使之各治生业，则皆富矣。若家给人足，朕虽不听管弦，乐在其中矣。"

21 亳州刺史裴行庄奏请伐高丽，上曰："高丽王武职贡不绝，为贼臣所弑，朕哀之甚深，固不忘也。但因丧乘乱而取之，虽得之不贵。且山东彫弊，吾未忍言用兵也。"

22 高祖之入关也，隋武勇郎将冯翊党仁弘将兵二千馀人归高祖於蒲阪，从平京城，寻除陕州总管，大军东讨，仁弘转饷不绝，历南宁、戎、广州都督。弘有材略，所至著声迹，上甚器之。然性贪，罢广州，为人所讼，赃百馀万，罪当死。上谓侍臣曰："吾昨见大理五奏诛仁弘，哀其白首就戮，方晡食，遂命撤案；然为之求生理，终不可得。

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上复召五品已上集太极殿前，谓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乱其法，上负於天。欲席藁於南郊，日一进蔬食，以谢罪於天三日。”房玄龄等皆曰：“生杀之柄，人主所得专也，何至自贬责如此！”上不许，群臣顿首固请於庭，自旦至日昃，上乃降手诏，自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乱法，二也；善善未赏，恶恶未诛，三也。以公等固谏，且依来请。”於是黜仁弘为庶人，徙钦州。

23 癸卯，上幸骊山温汤；甲辰，猎于骊山。上登山，见围有断处，顾谓左右曰：“吾见其不整而不刑，则堕军法；刑之，则是吾登高临下以求人之过也。”乃托以道险，引辔入谷以避之。乙巳，还宫。

24 刑部以“反逆缘坐律兄弟没官为轻，请改从死。”敕八座议之，议者皆以为“秦、汉、魏、晋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宜如刑部请为是。”给事中崔仁师驳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柰何以亡秦酷法变隆周中典！且诛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顾，何爱兄弟！”上从之。

25 上问侍臣曰：“自古或君乱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乱，二者孰愈？”魏征对曰：“君治则善恶赏罚当，臣安得而乱之！苟为不治，纵暴愎谏，虽有良臣，将安所施！”上曰：“齐文宣得杨遵彦，非君乱而臣治乎？”对曰：“彼才能救亡耳，乌足为治哉！”

十七年(癸卯、643)

1 春，正月，丙寅，上谓群臣曰：“闻外间士人以太子有足疾，魏王颖悟，多从游幸，遽生异议，徼幸之徒，已有附会者。太子虽病足，不废步履。且礼，嫡子死，立嫡孙。太子男已五岁，朕终不以孽代宗，启窥窬之源也！”

2 郑文贞公魏征寝疾，上遣使者问讯，赐以药饵，相望於道。又遣中郎将李安俨宿其第，动静以闻。上复与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戊辰，征薨，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丧，给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征平生俭素，今葬以一品羽仪，非亡者之志。”悉辞不受，以布车载柩而葬。上登苑西楼，望哭尽哀。上自制碑文，并为书石。上思征不已，谓侍臣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3 鄠尉游文芝告代州都督刘兰成谋反，戊申，兰成坐腰斩。右武候将军丘行恭探兰成心肝食之；上闻而让之曰：“兰成谋反，国有常刑，何至如此！若以为忠孝，则太子诸王先食之矣，岂至卿邪！”行恭惭而拜谢。

4 二月，壬午，上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谏者十馀人。此何足谏？”对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将以金玉为之。忠臣爱君，必防其渐，若祸乱已成，无所复谏矣。”上曰：“然。朕有过，卿亦当谏其渐。朕见前世帝王拒谏者，多云‘业已为之’，或云‘业已许之’，终不为改。如此，欲无危亡，得乎！”

时皇子为都督、刺史者多幼稚，遂良上疏，以为：“汉宣帝云：‘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皇子幼稚，未知从政，不若且留京师，教以经术，俟其长而遣之。”上以为然。

5 壬辰，以太子詹事张亮为洛州都督。侯君集自以有功而下吏，怨望有异志。亮出为洛州，君集激之曰：“何人相排？”亮曰：“非公而谁！”君集曰：“我平一国来，逢嗔如屋大，安能仰排！”因攘袂曰：“郁郁殊不聊生！公能反乎？与公反！”亮密以闻。上曰：“卿与君集皆功臣，语是旁无他人，若下吏，君集必不服。如此，事未可知，卿且勿言。”待君集如故。

6 鄜州都督尉迟敬德表乞骸骨；乙巳，以敬德为开府仪同三司，五日一参。

7 丁未，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

8 戊申，上命图画功臣赵公长孙无忌、赵郡元王孝恭、莱成公杜如晦、郑文贞公魏征、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卫公李靖、宋公萧瑀、褒忠壮公段志玄、夔公刘弘基、蒋忠公屈突通、郧节公殷开山、谯襄公柴绍、邳襄公长孙顺德、郧公张亮、陈公侯君集、郯襄公张公谨、卢公程知节、永兴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刘政会、莒公唐俭、英公李世勣、胡壮公秦叔宝等于凌烟阁。

9 齐州都督齐王祐，性轻躁，其舅尚乘直长阴弘智说之曰：“王兄弟既多，陛下千秋万岁后，宜得壮士以自卫。”祐以为然。弘智因荐妻兄燕弘信，祐悦之，厚赐金玉，使阴募死士。

上选刚直之士以辅诸王，为长史、司马，诸王有过以闻。祐昵近群小，好畋猎，长史权万纪骤谏，不听。壮士沓君谟、梁猛彪得幸於祐，万纪皆劾逐之，祐潜召还，宠之逾厚。上数以书切责祐，万纪恐并获罪，谓祐曰：“王审能自新，万纪请入朝言之。”乃条祐过失，迫令表首，祐惧而从之。万纪至京师，言祐必能悛改。上甚喜，勉万纪，而数祐前过，以敕书戒之。祐闻之，大怒曰：“长史卖我！劝我而自以为功，必杀之。”上以校尉京兆韦文振谨直，

用为祐府典军，文振数谏，祐亦恶之。

万纪性褊，专以刻急拘持祐，城门外不听出，悉解纵鹰犬，斥君谟、猛彪不得见祐。会万纪宅中有块夜落，万纪以为君谟、猛彪谋杀己，悉收系，发驿以闻，并劾与祐同为非者数十人。上遣刑部尚书刘德威往按之，事颇有验，诏祐与万纪俱入朝。祐既积忿，遂与燕弘信兄弘亮等谋杀万纪。万纪奉诏先行，祐遣弘亮等二十馀骑追射杀之。祐党共逼韦文振欲与同谋，文振不从，驰走数里，追及，杀之。寮属股栗，稽首伏地，莫敢仰视。祐因私署上柱国、开府等官，开库物行赏，驱民入城，缮甲兵楼堞，置拓东王、拓西王等官。吏民弃妻子夜缒出亡者相继，祐不能禁。三月，丙辰，诏兵部尚书李世勣等发怀、洛、汴、宋、潞、滑、济、郓、海九州兵讨之。上赐祐手敕曰："吾常戒汝勿近小人，正为此耳。"

祐召燕弘亮等五人宿於卧内，馀党分统士众，巡城自守。祐每夜与弘亮等对妃宴饮，以为得志；戏笑之际，语及官军，弘亮等曰："王不须忧！弘亮等右手持酒卮，左手为王挥刀拂之！"祐喜，以为信然。传檄诸县，皆莫肯从。时李世勣兵未至，而青、淄等数州兵已集其境。齐府兵曹杜行敏等阴谋执祐，祐左右及吏民非同谋者无不响应。庚申，夜，四面鼓噪，声闻数十里。祐党有居外者，众皆攒刃杀之。祐问何声，左右绐云："英公统飞骑已登城矣。"行敏分兵凿垣而入，祐与弘亮等被甲执兵入室，闭扉拒战，行敏等千馀人围之；自旦至日中，不克。行敏谓祐曰："王昔为帝子，今乃国贼，不速降，立为煨烬矣。"因命积薪欲焚之，祐自牖间谓行敏曰："即启扉，独虑燕弘亮兄弟死耳。"行敏曰："必相全。"祐等乃出。或抉弘亮目，投睛於地，馀皆桎折其股而杀之。执祐出牙前示吏民，还，锁之於东厢。齐州悉平。乙丑，敕李世勣等罢兵。祐至京师，赐死於内侍省，同党诛者四十四人，馀皆不问。

祐之初反也，齐州人罗石头面数其罪，援枪前，欲刺之，为燕弘亮所杀。祐引骑击高村，村人高君状遥责祐曰："主上提三尺剑取天下，亿兆蒙德，仰之如天。王忽驱城中数百人欲为逆乱以犯君父，无异一手摇泰山，何不自量之甚也！"祐纵击，虏之，惭不能杀。敕赠石头亳州刺史。以君状为榆社令，以杜行敏为巴州刺史，封南阳郡公；其同谋执祐者官赏有差。

上检祐家文疏，得记室郑城孙处约谏书，嗟赏之，累迁中书舍人。庚午，赠权万纪齐州都督，赐爵武都郡公，谥曰敬；韦文振左武卫将军，赐爵襄阳县公。

10 初，太子承乾喜声色及畋猎，所为奢靡，畏上知之，对宫臣常论忠孝，或至於涕泣，退归宫中，则与群小相亵狎。宫臣有欲谏者，太子先揣知其意，辄迎拜，敛容危坐，引咎自责，言辞辩给，宫臣拜答不暇。宫省秘密，外人莫知，故时论初皆称贤。

太子作八尺铜炉，六隔大鼎，募亡奴盗民间马牛，亲临烹煮，与所幸厮役共食之。又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选左右貌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辫发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纛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敛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又尝谓左右曰："我试作可汗死，汝曹效其丧仪。"因僵卧於地，众悉号哭，跨马环走，临其身，剪面。良久，太子欻起，曰："一朝有天下，当帅数万骑猎於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委身思摩，若当一设，不居人后矣"。

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孔颖达数谏太子，上嘉之，赐二人金帛以风励太子，仍迁志宁为詹事。志宁与左庶子张玄素数上书切谏，太子阴使人杀之，不果。

汉王元昌所为多不法，上数谴责之，由是怨望。太子与之亲善，朝夕同游戏，分左右为二队，太子与元昌各统其一，被毡甲，操竹稍，布陈大呼交战，击刺流血，以为娱乐。有不用命者，披树栉之，至有死者。且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於苑中置万人营，与汉王分将，观其战斗，岂不乐哉！"又曰："我为天子，极情纵欲，有谏者辄杀之，不过杀数百人，众自定矣。"

魏王泰多艺能，有宠於上，见太子有足疾，潜有夺嫡之志，折节下士以求声誉。上命黄门侍郎韦挺摄泰府事，后命工部尚书杜楚客代之，二人俱为泰要结朝士。楚客或怀金以赂权贵，因说以魏王聪明，宜为上嗣；文武之臣，各有附托，潜为朋党。太子畏其逼，遣人诈为泰府典签上封事，其中皆言泰罪恶，敕捕之，不获。

太子私幸太常乐童称心，与同卧起。道士秦英、韦灵符挟左道，得幸太子。上闻之，大怒，悉收称心等杀之，连坐死者数人，诮让太子甚至。太子意泰告之，怨怒愈甚，思念称心不已，於宫中构室，立其像，朝夕奠祭，徘徊流涕。又於苑中作冢，私赠官树碑。

上意浸不怿，太子亦知之，称疾不朝谒者动涉数月；阴养刺客纥干承基等及壮士百馀人，谋杀魏王泰。

吏部尚书侯君集之婿贺兰楚石为东宫千牛，太子知君集怨望，数令楚石引君集入东宫，问以自安之术，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衅图之，因劝之反，举手谓太子曰："此好手，当为殿下用之。"又曰："魏王为上所爱，恐殿下有庶人勇之祸，若有敕召，宜密为之备。"太子大然之。太子厚赂君集及左屯卫中郎将顿丘李安俨，使诇上意，动静

相语。安俨先事隐太子，隐太子败，安俨为之力战，上以为忠，故亲任之，使典宿卫。安俨深自托於太子。

汉王元昌亦劝太子反，且曰："比见上侧有美人，善弹琵琶，事成，愿以垂赐。"太子许之。洋州刺史开化公赵节，慈景之子也，母曰长广公主，驸马都尉杜荷，如晦之子也，尚城阳公主，皆为太子所亲昵，预其反谋。凡同谋者皆割臂，以帛拭血，烧灰和酒饮之，誓同生死，潜谋引兵入西宫。杜荷谓太子曰："天文有变，当速发以应之，殿下但称暴疾危笃，主上必亲临视，因兹可以得志。"太子闻齐王祐反於齐州，谓纥干承基等曰："我宫西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耳，与卿为大事，岂比齐王乎！"会治祐反事，连承基，承基坐系大理狱，当死。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七

唐纪十三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下

贞观十七年(癸卯、643)

1　夏，四月，庚辰朔，承基上变，告太子谋反。敕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世勣与大理、中书、门下参鞫之，反形已具。上谓侍臣："将何以处承乾？"群臣莫敢对，通事舍人来济进曰："陛下不失为慈父，太子得尽天年，则善矣！"上从之。济，护儿之子也。

乙酉，诏废太子承乾为庶人，幽於右领军府。上欲免汉王元昌死，群臣固争，乃赐自尽於家，而宥其母、妻、子。侯君集、李安俨、赵节、杜荷等皆伏诛。左庶子张玄素、右庶子赵弘智、令狐德棻等以不能谏争，皆坐免为庶人。馀当连坐者，悉赦之。詹事于志宁以数谏，独蒙劳勉。以纥干承基为祐川府折冲都尉，爵平棘县公。

侯君集被收，贺兰楚石复诣阙告其事，上引君集谓曰："朕不欲令刀笔吏辱公，故自鞫公耳。"君集初不承。引楚石具陈始末，又以所与承乾往来启示之，君集辞穷，乃服。上谓侍臣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群臣以为不可。上乃谓君集曰："与公长诀矣！"因泣下。君集亦自投於地，遂斩之於市。君集临刑，谓监刑将军曰："君集蹉跌至此！然事陛下於藩邸，击取二国，乞全一子以奉祭祀。"上乃原其妻及子，徙岭南。籍没其家，得二美人，自幼饮人乳而不食。

初，上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李靖将反矣。"上问其故，对曰："靖独教臣以其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问靖，靖对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尽臣之术，非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尝从容言於上曰："君集志大而智小，自负微功，耻在房玄龄、李靖之下，虽为吏部尚书，未满其志。以臣观之，必将为乱。"上曰："君集材器，亦何施不可！朕岂惜重位，但次第未至耳，岂可亿度，妄生猜贰邪！"及君集反诛，上乃谢道宗曰："果如卿言。"

李安俨父，年九十馀，上愍之，赐奴婢以养之。

太子承乾既获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许立为太子，岑文本、刘洎亦劝之；长孙无忌固请立晋王治。上谓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怀云：'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当为陛下杀之，传位晋王。'人谁不爱其子，朕见其如此，甚怜之。"谏议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愿审思，勿误也！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我不能尔。"因起，入宫。魏王泰恐上立晋王治，谓之曰："汝与元昌善，元昌今败，得无忧乎？"治由是忧形於色。上怪，屡问其故，治乃以状告；上怃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责承乾，承乾曰："臣为太子，复何所求！但为泰所图，时与朝臣谋自安之术，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耳。今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

承乾既废，上御两仪殿，群臣俱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因自投于床，无忌等争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夺刀以授晋王治。无忌等请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上谓无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议何如？"对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上乃御太极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谓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

卿辈明言之。”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上悦。是日,泰从百馀骑至永安门;敕门司尽辟其骑,引泰入肃章门,幽於北苑。

丙戌,诏立晋王治为皇太子,御承天门楼,赦天下,酺三日。上谓侍臣曰:“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且泰立,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

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以杜祸乱之原,可谓能远谋矣!

2 丁亥,以中书令杨师道为吏部尚书。初,长广公主适赵慈景,生节;慈景死,更适师道。师道与长孙无忌等共鞫承乾狱,阴为赵节道地,由是获谴,上至公主所,公主以首击地,泣谢子罪,上亦拜泣曰:“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是负姊。”

己丑,诏以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傅,萧瑀为太保,李世勣为詹事,瑀、世勣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三品自此始。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

李世勣尝得暴疾,方云“须灰可疗”,上自剪须,为之和药。世勣顿首出血泣谢。上曰:“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世勣尝侍宴,上从容谓曰:“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逾公,公往不负李密,岂负朕哉!”世勣流涕辞谢,啮指出血,因饮沈醉,上解御服以覆之。

癸巳,诏解魏王泰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将军,降爵为东莱郡王。泰府僚属为泰所亲狎者,皆迁岭表;以杜楚客兄如晦有功,免死,废为庶人。给事中崔仁师尝密请立魏王泰为太子,左迁鸿胪少卿。

庚子,定太子见三师仪:迎於殿门外,先拜,三师答拜;每门让於三师。三师坐,太子乃坐。其与三师书,前后称名、“惶恐”。

五月,癸酉,太子上表,以“承乾、泰衣服不过随身,饮食不能适口,幽忧可愍,乞敕有司,优加供给;”上从之。

黄门侍郎刘洎上言,以“太子宜勤学问,亲师友。今入侍宫闱,动逾旬朔,师保以下,接对甚希,伏愿少抑下流之爱,弘远大之规,则海内幸甚!”上乃命洎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更日诣东宫,与太子游处谈论。

3 六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4 丁亥,太常丞邓素使高丽还,请於怀远镇增戍兵以逼高丽,上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未闻一二百戍兵能威绝域者也!”

5 丁酉,右仆射高士廉逊位,许之,其开府仪同三司、勋封如故,仍同门下中书三品,知政事。

6 闰月,辛亥,上谓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则诲之,见其饭,则曰:‘汝知稼穑之艰难,则常有斯饭矣。’见其乘马,则曰:‘汝知其劳逸,不竭其力,则常得乘之矣。’见其乘舟,则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见其息於木下,则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7 丁巳,诏太子知左、右屯营兵马事,其大将军以下并受处分。

8 薛延陀真珠可汗使其侄突利设来纳币,献马五万匹,牛、橐驼万头、羊十万口。庚申,突利设献馔,上御相思殿,大飨群臣,设十部乐,突利设再拜上寿,赐赍甚厚。

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与婚。”上曰:“吾已许之矣,岂可为天子而食言乎!”何力对曰:“臣非欲陛下遽绝之也,愿且迁延其事。臣闻古有亲迎之礼,若敕夷男使亲迎,虽不至京师,亦应至灵州;彼必不敢来,则绝之有名矣。夷男性刚戾,既不成婚,其下复携贰,不过一二年必病死,二子争立,则可以坐制之矣!”上从之,乃征真珠可汗使亲迎,仍发诏将幸灵州与之会。真珠大喜,欲诣灵州,其臣谏曰:“脱为所留,悔之无及!”真珠曰:“吾闻唐天子有圣德,我得身往见之,死无所恨,且漠北必当有主。我行决矣,勿复多言!”上发使三道,受其所献杂畜,薛延陀先无库厩,真珠调敛诸部,往返万里,道涉沙碛,无水草,耗死将半,失期不至。议者或以为聘财未备而与为婚,将使戎狄轻中国,上乃下诏绝其婚,停幸灵州,追还三使。

褚遂良上疏,以为“薛延陀本一俟斤,陛下荡平沙塞,万里萧条,余寇奔波,须有酋长,玺书鼓纛,立为可汗。比者复降鸿私,许其姻媾,西告吐蕃,北谕思摩,中国童幼,靡不知之。御幸北门,受其献食,群臣四夷,宴乐终日。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爱一女,凡在含生,孰不怀德。今一朝生进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为国家惜兹声听;所顾甚少,所失殊多,嫌隙既生,必构边患。彼国蓄见欺之怒,此民怀负约之惭,恐非所以服远人,训戎士也。陛下君临天下十有七载,以仁恩结庶类,以信义抚戎夷,莫不欣然,负之无力,何惜不使有始有卒乎!夫龙沙以北,部落无算,中国诛之,终不能尽,当怀之以德,使为恶者在夷不在华,失信者在彼不在此,则尧、舜、禹、汤不及陛下远

矣!"上不听。

是时,群臣多言:"国家既许其婚,受其聘币,不可失信戎狄,更生边患。"上曰:"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汉初匈奴强,中国弱,故饰子女,捐金絮以饵之,得事之宜。今中国强,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击胡骑数万,薛延陀所以阘茸稽颡,惟我所欲,不敢骄慢者,以新为君长,杂姓非其种族,欲假中国之势以威服之耳。彼同罗、仆骨、回纥等十馀部,兵各数万,并力攻之,立可破灭,所以不敢发者,畏中国所立故也。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国之婿,杂姓谁敢不服!戎狄人面兽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为害。今吾绝其婚,杀其礼,杂姓知我弃之,不日将瓜剖之矣,卿曹第志之!"

臣光曰:孔子称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审知薛延陀不可妻,则初勿许其婚可也;既许之矣,乃复恃强弃信而绝之,虽灭薛延陀,犹可羞也。王者发言出令,可不慎哉!

9 上曰:"盖苏文弑其君而专国政,诚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难,但不欲劳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靺鞨扰之,何如?"长孙无忌曰:"盖苏文自知罪大,畏大国之讨,必严设守备,陛下少为之隐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骄惰,愈肆其恶,然后讨之,未晚也。"上曰:"善!"戊辰,诏以高丽王藏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遣使持节册命。

10 丙子,徙东莱王泰为顺阳王。

11 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谓中书侍郎兼左庶子杜正伦曰:"吾儿足疾乃可耳,但疏远贤良,狎昵群小,卿可察之。果不可教示,当来告我。"正伦屡谏,不听,乃以上语告之。太子抗表以闻,上责正伦漏泄,对曰:"臣以此恐之,冀其迁善耳。"上怒,出正伦为谷州刺史。及承乾败,秋,七月,辛卯,复左迁正伦为交州都督。初,魏征尝荐正伦及侯君集有宰相材,请以君集为仆射,且曰:"国家安不忘危,不可无大将,诸卫兵马宜委君集专知。"上以君集好夸诞,不用。及正伦以罪黜,君集谋反诛,上始疑征阿党。又有言征自录前后谏辞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悦,乃罢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

12 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於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於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上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13 八月,庚戌,以洛州都督张亮为刑部尚书,参预朝政;以左卫大将军、太子右卫率李大亮为工部尚书。大亮身居三职,宿卫两宫,恭俭忠谨,每宿直,必坐寐达旦。房玄龄甚重之,每称大亮有王陵、周勃之节,可当大位。

初,大亮为庞玉兵曹,为李密所获,同辈皆死,贼帅张弼见而释之,遂与定交。及大亮贵,求弼,欲报其德,弼时为将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诸途而识之,持弼而泣,多推家赀以遗弼,弼拒不受。大亮言於上,乞悉以其官爵授弼,上为之擢弼为中郎将。时人皆贤大亮不负恩,而多弼之不伐也。

14 九月,庚辰,新罗遣使言百济攻取其国四十馀城,复与高丽连兵,谋绝新罗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农丞相里玄奖赍玺书赐高丽曰:"新罗委质国家,朝贡不乏,尔与百济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发兵击尔国矣!"

15 癸未,徙承乾於黔州。甲午,徙顺阳王泰於均州。上曰:"父子之情,出於自然。朕今与泰生离,亦何心自处!然朕为天下主,但使百姓安宁,私情亦可割耳。"又以泰所上表示近臣曰:"泰诚为俊才,朕心念之,卿曹所知;但以社稷之故,不得不断之以义,使之居外者,亦所以两全之耳。"

16 先是,诸州长官或上佐岁首亲奉贡物入京师,谓之朝集使,亦谓之考使;京师无邸,率僦屋与商贾杂居。上始命有司为之作邸。

17 冬,十一月,己卯,上祀圜丘。

18 初,上与隐太子、巢剌王有隙,密明公赠司空封德彝阴持两端。杨文干之乱,上皇欲废隐太子而立上,德彝固谏而止。其事甚秘,上不之知,薨后乃知之。壬辰,治书侍御史唐临始追劾其事,请黜官夺爵。上命百官议之,尚书唐俭等议:"德彝罪暴身后,恩结生前,所历众官,不可追夺,请降赠改谥。"诏黜其赠官,改谥曰缪,削所食实封。

19 敕选良家女以实东宫;癸巳,太子遣左庶子于志宁辞之。上曰:"吾不欲使子孙生於微贱耳。今既致辞,当从其意。"上疑太子仁弱,密谓长孙无忌曰:"公劝我立雉奴,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奈何!吴王恪英果类我,我

欲立之，何如？”无忌固争，以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无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储副至重，岂可数易！原陛下熟思之。”上乃止。十二月，壬子，上谓吴王恪曰：“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汉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阴图不轨，霍光折简诛之。为人臣子，不要不戒！””

20 庚申，车驾幸骊山温汤；庚午，还宫。

十八年（甲辰、644）

1 春，正月，乙未，车驾幸钟官城；庚子，幸鄠县；壬寅，幸骊山温汤。

2 相里玄奖至平壤，莫离支已将兵击新罗，破其两城，高丽王使召之，乃还。玄奖谕使勿攻新罗，莫离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罗乘衅侵我地五百里，自非归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奖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论！至於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中国尚且不言，高丽岂得必求故地。”莫离支竟不从。

二月，乙巳朔，玄奖还，具言其状。上曰：“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以不讨。”谏议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则中原清晏，顾眄则四夷詟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远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犹可也。万一蹉跌，伤威损望，更兴忿兵，则安危难测矣。”李世勣曰：“间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发兵穷讨，魏征谏而止，使至今为患。曏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诚征之失；朕寻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谋故也。”

上欲自征高丽，褚遂良上疏，以为：“天下譬犹一身：两京，心腹也；州县，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丽罪大，诚当致讨，但命二、三猛将将四五万众，仗陛下威灵，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稚，自馀藩屏，陛下所知，一旦弃金汤之全，逾辽海之险，以天下之君，轻行远举，皆愚臣之所甚忧也。”上不听。时君臣多谏征高丽者，上曰：“八尧、九舜，不能冬种，野夫、童子，春种而生，得时故也。夫天有其时，人有其功。盖苏文陵上虐下，民延颈待救，此正高丽可亡之时也，议者纷纭，但不见此耳。”

3 己酉，上幸灵口；乙卯，还宫。

4 三月，辛卯，以左卫将军薛万彻守右卫大将军。上尝谓侍臣曰：“於今名将，惟世勣、道宗、万彻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则大败。”

5 夏，四月，上御两仪殿，皇太子侍。上谓群臣曰：“太子性行，外人亦闻之乎？”司徒无忌曰：“太子虽不出宫门，天下无不钦仰圣德。”上曰：“吾如治年时，颇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宽厚，谚曰：‘生狼，犹恐如羊，’冀其稍壮，自不同耳。”无忌对曰：“陛下神武，乃拨乱之才，太子仁恕，实守文之德；趣尚虽异，各当其分，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唐而福苍生者也。”

6 辛亥，上幸九成宫。壬子，至太平宫，谓侍臣曰：“人臣顺旨者多，犯颜则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长孙无忌等皆曰：“陛下无失。”刘洎曰：“顷有上书不称旨者，陛下旨面加穷诘，无不惭惧而退，恐非所以广言路。”马周曰：“陛下比来赏罚，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见其失。”上皆纳之。

上好文学而辩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对。刘洎上书谏曰：“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上下相悬，拟伦斯绝。是知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至尊，徒思自强，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虚襟以纳其说，犹恐群下未敢对扬；况动神机，纵天辩，饰辞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议，欲令凡庶何阶应答！且多记则损心，多语则损气，心气内损，形神外劳，初虽不觉，后必为累，须为社稷自爱，岂为性好自伤乎！至如秦政强辩，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亏众望於虚说。此材辩之累，较然可知矣。”上飞白答之曰：“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致烦多，轻物骄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己未，至显仁宫。

7 上将征高丽，秋，七月，辛卯，敕将作大监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甲午，下诏遣营州都督张俭等帅幽、营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击辽东以观其势。以太常卿韦挺为馈运使，以民部侍郎崔仁师副之，自河北诸州皆受挺节度，听以便宜从事。又命太仆少卿萧锐运河南诸州粮入海。锐，瑀之子也。

8 八月，壬子，上谓司徒无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对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上曰：“朕问公以己过，公等乃曲相谀悦，朕欲面举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谢。上曰：“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於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於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於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

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怀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於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

9 甲子，上还京师。

10 丁卯，以散骑常侍刘洎为侍中，行中书侍郎岑文本为中书令，太子左庶子中书侍郎马周守中书令。

文本既拜，还家，有忧色。母问其故，文本曰：“非勋非旧，滥荷宠荣，位高责重，所以忧惧。”亲宾有来贺者，文本曰：“今受吊，不受贺也。”

文本弟文昭为校书郎，喜宾客，上闻之不悦；尝从容谓文本曰：“卿弟过尔交结，恐为卿累；朕欲出为外官，何如？”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钟爱，未尝信宿离左右。今若出外，母必愁悴，傥无此弟，亦无老母矣。”因歔欷呜咽，上愍其意而止。惟召文昭严戒之，亦卒无过。

11 九月，以谏议大夫褚遂良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

12 焉耆贰於西突厥，西突厥大臣屈利啜为其弟娶焉耆王女，由是朝贡多阙；安西都护郭孝恪请讨之。诏以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帅步骑三千出银山道以击之。会焉耆王弟颉鼻兄弟三人至西州，孝恪以颉鼻弟栗婆准为乡导。焉耆城四面皆水，恃险而不设备，孝恪倍道兼行，夜，至城下，命将士浮水而渡，比晓，登城，执其王突骑支，获首虏七千级，留栗婆准摄国事而还。孝恪去三日，屈利啜引兵救焉耆，不及，执栗婆准，以劲骑五千，追孝恪至银山，孝恪还击，破之，追奔数十里。

辛卯，上谓侍臣曰：“孝恪近奏称八月十一日往击焉耆，二十日应至，必以二十二日破之，朕计其道里，使者今日至矣！”言未毕，驿骑至。

西突厥处那啜使其吐屯摄焉耆，遣使入贡。上数之曰：“我发兵击得焉耆，汝何人而据之！”吐屯惧，返其国，焉耆立栗婆准从父兄薛婆阿那支为王，仍附於处那啜。

13 乙未，鸿胪奏“高丽莫离支贡白金。”褚遂良曰：“莫离支弑其君，九夷所不容，今将讨之而纳其金，此郜鼎之类也，臣谓不可受。”上从之。上谓高丽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莫离支弑逆，汝曹不能复雠，今更为之游说以欺大国，罪孰大焉！”悉以属大理。

14 冬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15 甲寅，车驾行幸洛阳，以房玄龄留守京师，右卫大将军、工部尚书李大亮副之。

16 郭孝恪锁焉耆王突骑支及其妻子诣行在，敕宥之，丁巳，上谓太子曰：“焉耆王不求贤辅，不用忠谋，自取灭亡，系颈束手，漂摇万里；人以此思惧，则惧可知矣。”

己巳，畋于渑池之天池；十一月，壬申，至洛阳。

前宜州刺史郑元璹，已致仕，上以其尝从隋炀帝伐高丽，召诣行在；问之，对曰：“辽东道远，粮运艰阻；东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听之。”

张俭等值辽水涨，久不得济，上以为畏懦，召俭诣洛阳。至，具陈山川险易，水草美恶；上悦。

上闻洺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问方略，嘉其才敏，劳勉之，曰：“卿有将相之器，朕方将任使。”名振失不拜谢，上试责怒，以观其所为，曰：“山东鄙夫，得一刺史，以为富贵极邪！敢於天子之侧，言语粗疏；又复不拜！”名振谢曰：“疏野之臣，未尝亲奉圣问，适方心思所对，故忘拜耳。”举止自若，应对愈明辩。上乃叹曰：“房玄龄处朕左右二十馀年，每见朕谴责馀人，颜色无主。名振平生未尝见朕，朕一旦责之，曾无震慑，辞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骁卫将军。

甲午，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帅江、淮、岭、峡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又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帅步骑六万及兰、河二州降胡趣辽东，两军合势并进。庚子，诸军大集於幽州，遣行军总管姜行本、少府少监丘行淹先督众工造梯冲於安萝山。时远近募士应募及献攻城器械者不可胜数，上皆亲加损益，取其便易。又手诏谕天下，以“高丽盖苏文弑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蓟，问罪辽、碣，所过营顿，无为劳费。”且言：“昔隋炀帝残暴其下，高丽王仁爱其民，以思乱之军击安和之众，故不能成功。今略言必胜之道有五：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待劳，五曰以悦当怨，何忧不克！布告元元，勿为疑惧！”於是凡顿舍供费之具，减者太半。

17 十二月，辛丑，武阳懿公李大亮卒於长安，遗表请罢高丽之师。家馀米五斛，布三十匹。亲戚早孤为大亮所养，丧之如父者十有五人。

18 壬寅，故太子承乾卒於黔州，上为之废朝，葬以国公礼。

19 甲寅，诏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分道击高丽。

20 初，上遣突厥俟利苾可汗北渡河，薛延陀真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动，意甚恶之，豫蓄轻骑於漠北，欲击之。上遣使戒敕，无得相攻。真珠可汗对曰："至尊有命，安敢不从！然突厥翻覆难期，当其未破之时，岁犯中国，杀人以千万计。臣以为至尊克之，当剪为奴婢，以赐中国之人，乃反养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结社率竟反。此属兽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荷恩深厚，请为至尊诛之。"自是数相攻。

俟利苾之北渡也，有众十万，胜兵四万人，俟利苾不能抚御，众不慑服。戊午，悉弃俟利苾南渡河，请处於胜、夏之间；上许之。群臣皆以为："陛下方远征辽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师不远，岂得不为后虑！愿留镇洛阳，遣诸将东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雠敌。炀帝无道，失人已久，辽东之役，人皆断手足以避征役，玄感以运卒反於黎阳，非戎狄为患也。朕今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岂比隋之行怨民哉！突厥贫弱，吾收而养之，计其感恩，入於骨髓，岂肯为患！且彼与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其情可见矣。"顾谓褚遂良曰："尔知起居，为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无突厥之患"俟利苾既失众，轻骑入朝，上以为右武卫将军。

十九年（乙巳、645）

1 春，正月，韦挺坐不先行视漕渠，运米六百馀艘至卢思台侧，浅塞不能进，械送洛阳；丁酉，除名，以将作少监李道裕代之。崔仁师亦坐免官。

2 沧州刺史席辩坐赃污，二月，庚子，诏朝集使临观而戮之。

3 庚戌，上自将诸军发洛阳，以特进萧瑀为洛阳宫留守。乙卯，诏："朕发定州后，宜令皇太子监国。"开府仪同三司致仕尉迟敬德上言："陛下亲征辽东，太子在定州，长安、洛阳心腹空虚，恐有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夷，不足以勤万乘，愿遣偏师征之，指期可殄。"上不从。以敬德为左一马军总管，使从行。

4 丁巳，诏谥殷太师比干曰忠烈，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给随近五户供洒扫。

上之发京师也，命房玄龄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或诣留台称有密，玄龄问密谋所在，对曰："公则是也。"玄龄驿送行在。上闻留守有表送告密人，上怒，使人持长刀於前而后见之，问告者为谁，曰："房玄龄。"上曰："果然。"叱令腰斩。玺书让玄龄以不能自信，"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

癸亥，上至邺，自为文祭魏太祖，曰："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馀，万乘之才不足。"

是月，李世勣军至幽州。

三月，丁丑，车驾至定州。丁亥，上谓侍臣曰："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雠，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馀力以取之。朕自发洛阳，唯啖肉饭，虽春蔬亦不之进，惧其烦扰故也。"上见病卒，召至御榻前存慰，付州县疗之，士卒莫不感悦。有不预征名，自愿以私装从军，动以千计，皆曰："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上不许。

上将发，太子悲泣数日，上曰："今留汝镇守，辅以俊贤，欲使天下识汝风采。夫为国之要，在於进贤退不肖，赏善罚恶，至公无私，汝当努力行此，悲泣何为！"命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摄太子太傅，与刘洎、马周、少詹事张行成、右庶子高季辅同掌机务，辅太子。长孙无忌、岑文本与吏部尚书杨师道从行。壬辰，车驾发定州，亲佩弓矢，手结雨衣於鞍后。命长孙无忌摄侍中，杨师道摄中书令。

李世勣军发柳城，多张形势，若出怀远镇者，而潜师北趣甬道，出高丽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济辽水，至玄菟。高丽大骇，城邑皆闭门自守。壬寅，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道宗将兵数千至新城，折冲都尉曹三良引十馀骑直压城门，城中惊扰，无敢出者。营州都督张俭将胡兵为前锋，进渡辽水，趋建安城，破高丽兵，斩首数千级。

5 太子引高士廉同榻视事，又令更为士廉设案，士廉固辞。

6 丁未，车驾发幽州。上悉以军中资粮、器械、簿书委岑文本，文本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筹、笔不去手，精神耗竭，言辞举措，颇异平日。上见而忧之，谓左右曰："文本与我同行，恐不与我同返。"是日，遇暴疾而薨。其夕，上闻严鼓声，曰："文本殒没，所不忍闻，命撤之。"时右庶子许敬宗在定州，与高士廉等同知机要，文本薨，上召敬宗，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

7 壬子，李世勣、江夏王道宗攻高丽盖牟城。丁巳，车驾至北平。癸亥，李世勣等拔盖牟城，获二万馀口，粮十馀万石。

张亮帅舟师自东莱渡海，袭卑沙城，其城四面悬绝，惟西门可上。程名振引兵夜至，副总管王文度先登，五

月，己巳，拔之，获男女八千口。分遣总管丘孝忠等曜兵於鸭绿水。

李世勣进至辽东城下。庚午，车驾至辽泽，泥淖二百馀里，人马不可通，将作大匠阎立德布土作桥，军不留行。壬申，渡泽东。乙亥，高丽步骑四万救辽东，江夏王道宗将四千骑逆击之，军中皆以为众寡悬绝，不若深沟高垒以俟车驾之至。道宗曰："贼恃众，有轻我心，远来疲顿，击之必败。且吾属为前军，当清道以待乘舆，乃更以贼遗君父乎！"李世勣以为然。果毅都尉马文举曰："不遇勍敌，何以显壮士！"策马趋敌，所向皆靡，众心稍安。既合战，行军总管张君乂退走，唐兵不利，道宗收散卒，登高而望，见高丽陈乱，与骁骑数十冲之，左右出入；李世勣引兵助之，高丽大败，斩首千馀级。丁丑，车驾渡辽水，撤桥，以坚士卒之心，军於马首山，劳赐江夏王道宗，超拜马文举中郎将，斩张君乂。上自将数百骑至辽东城下，见士卒负土填堑，上分其尤重者，於马上持之，从官争负土致城下。李世勣攻辽东城，昼夜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会之，围其城数百重，鼓噪声震天地。甲申，南风急，上遣锐卒登冲竿之末，燕其西南楼，火延烧城中，因麾将士登城，高丽力战不能敌，遂克之，所杀万馀人，得胜兵万馀人，男女四万口，以其城为辽州。

乙未，进军白岩城。丙申，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中弩矢，上亲为之吮血；将士闻之，莫不感动。乌骨城遣兵万馀为白岩声援，将军契苾何力以劲骑八百击之，何力挺身陷陈，槊中其腰，尚辇奉御薛万备单骑往救之，拔何力於万众之中而还。何力气益愤，束疮而战，从骑奋击，遂破高丽兵，追奔数十里，斩首千馀级，会暝而罢。万备，万彻之弟也。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八

唐纪十四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下之上

贞观十九年(乙巳、645)

1　六月，丁酉，李世勣攻白岩城西南，上临其西北。城主孙代音潜遣腹心请降，临城，投刀铖为信，且曰："奴愿，城中有不从者。"上以唐帜与其使，曰："必降者，宜建之城上。"代音建帜，城中人以为唐兵已登城，皆从之。

上之克辽东也，白岩城请降，既而中悔。上怒其反覆，令军中曰："得城当悉以人物赏战士。"李世勣见上将受其降，帅甲士数十人请曰："士卒所以争冒矢石，不顾其死者，贪虏获耳；今城垂拔，柰何更受其降，孤战士之心！"上下马谢曰："将军言是也。然纵兵杀人而虏其妻孥，朕所不忍。将军麾下有功者，朕以库物赏之，庶因将军赎此一城。"世勣乃退。得城中男女万馀口，上临水设幄受其降，仍赐之食，八十以上赐帛有差。他城之兵在白岩者悉慰谕，给粮仗，任其所之。

先是，辽东城长史为部下所杀，其省事奉妻子奔白岩。上怜其有义，赐帛五匹；为长史造灵舆，归之平壤。以白岩城为岩州，以孙代音为刺史。

契苾何力疮重，上自为傅药，推求得刺何力者高突勃，付何力使自杀之。何和奏称："彼为其主冒白刃刺臣，乃忠勇之士也，与之初不相识，非有怨雠。"遂舍之。

初，莫离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盖牟城，李世勣尽虏之，其人请从军自效，上曰："汝家皆在加尸，汝为我战，莫离支必杀汝妻子，得一之力而灭一家，吾不忍也。"戊戌，皆廪赐遣之。

己亥，以盖牟城为盖州。

丁未，车驾发辽东，丙辰，至安市城，进兵攻之。丁巳，高丽北部耨萨延寿、惠真帅高丽、靺鞨兵十五万救安市。上谓侍臣曰："今为延寿策有三：引兵直前，连安市城为垒，据高山之险，食城中之粟，纵靺鞨掠吾牛马，攻之不可猝下，欲归则泥潦为阻，坐困吾军，上策也。拔城中之众，与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来与吾战，下策也。卿曹观之，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

高丽有对卢，年老习事，谓延寿曰："秦王内芟群雄，外服戎狄，独立为帝，此命世之材，今举海内之众而来，不可敌也。为吾计者，莫若顿兵不战，旷日持久，分遣奇兵断其运道，粮食既尽，求战不得，欲归无路，乃可胜也。"延寿不从，引军直进，去安市城四十里。上犹恐其低徊不至，命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将突厥千骑以诱之，兵始

交而伪走。高丽相谓曰:"易与耳!"竞进乘之,至安市城东南八里,依山而陈。

上悉召诸将问计,长孙无忌对曰:"臣闻临敌将战,必先观士卒之情。臣适行经诸营,见士卒闻高丽至,皆拔刀结旆,喜形於色,此必胜之兵也。陛下未冠,身亲行阵,凡出奇制胜,皆上禀圣谋,诸将奉成算而已。今日之事,乞陛下指踪!"上笑曰:"诸公以此见让,朕当为诸公商度。"乃与无忌等从数百骑乘高望之,观山川形势,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高丽、靺鞨合兵为陈,长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上不应。遣使给延寿曰:"我以尔国强臣弑其主,故来问罪;至於交战,非吾本心。入尔境,刍粟不给,故取尔数城,俟尔国修臣礼,则所失必复矣。"延寿信之,不复设备。

上夜召文武计事,命李世勣将步骑万五千陈於西岭;长孙无忌将精后万一千为奇兵,自山北出於狭谷以冲其后;上自将步骑四千,挟鼓角,偃旗帜,登北山上;敕诸军闻鼓角齐出奋击。因命有司张受降幕於朝堂之侧。戊午,延寿等独见李世勣布陈,勒兵欲战。上望见无忌军尘起,命作鼓角,举旗帜,诸军鼓噪并进,延寿等大惧,欲分御之,而其陈已乱。会有雷电,龙门人薛仁贵著奇服,大呼陷陈,所向无敌;高丽兵披靡,大军乘之,高丽兵大溃,斩首二万馀级。上望见仁贵,召拜游击将军。仁贵,安都之六世孙,名礼,以字行。

延寿等将馀众依山自固,上命诸军围之,长孙无忌悉撤桥梁,断其归路。己未,延寿、惠真帅其众三万六千八百人请降,入军门,膝行而前,拜伏请命。上语之曰:"东夷少年,跳梁海曲,至於摧坚决胜,故当不及老人,自今复敢与天子战乎?"皆伏地不能对。上简耨萨以下酋长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迁之内地,馀皆纵之,使还平壤;皆双举手以颡顿地,欢呼闻数十里外。收靺鞨三千三百人,悉坑之,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万领,他器械称是。高丽举国大骇,后黄城、银城皆自拔遁去,数百里无复人烟。

上驿书报太子,仍与高士廉等书曰:"朕为将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驻跸山。

秋,七月,辛未,上徙营安市城东岭。己卯,诏标识战死者尸,俟军还与之俱归。戊子,以高延寿为鸿胪卿,高惠真为司农卿。

张亮军过建安城下,壁垒未固,士卒多出樵牧,高丽兵奄至,军中骇扰。亮素怯,踞胡床,直视不言,将士见之,更以为勇。总管张金树等鸣鼓勒兵击高丽,破之。

八月,甲辰,候骑获莫离支谍者高竹离,反接诣军门,上召见,解缚问曰:"何瘦之甚?"对曰:"窃道间行,不食数日矣。"命赐之食,谓曰:"尔为谍,宜速反命。为我寄语莫离支:欲知军中消息,可遣人径诣吾所,何必间行辛苦也!"竹离徒跣,上赐屩而遣之。

丙午,徙营於安市城南。上在辽外,凡置营,但明斥候,不为堑垒,虽逼其城,高丽终不敢出为寇抄,军士单行野宿如中国焉。

上之伐高丽也,薛延陀遣使入贡,上谓之曰:"语尔可汗,今我父子东征高丽,汝能为寇,宜亟来!"真珠可汗惶恐,遣使致谢,且请发兵助军;上不许。及高丽败於驻跸山,莫离支使靺鞨说真珠,啖以厚利,真珠慑服不敢动。九月,壬申,真珠卒,上为之发哀。

初,真珠请以其庶长子曳莽为突利失可汗,居东方,统杂种;嫡子拔灼为肆叶护可汗,居西方,统薛延陀;诏许之,皆以礼册命。曳莽性躁扰,轻用兵,与拔灼不协。真珠卒,来会丧。既葬,曳莽恐拔灼图己,先还所部,拔灼追袭杀之,自立为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

2 上之克白岩也,谓李世勣曰:"吾闻安市城险而兵精,其城主材勇,莫离支之乱,城守不服,莫离支击之不能下,因而与之。建安兵弱而粮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则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谓'城有所不攻'者也。"对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军粮皆在辽东;今逾安市而攻建安,若贼断吾运道,将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则鼓行而取建安耳。上曰:"以公为将,安得不用公策。勿误吾事!"世勣遂攻安市。

安市人望见上旗盖,辄乘城鼓噪,上怒,世勣请克城之日,男女皆坑之,安市人闻之,益坚守,攻久不下。高延寿、高惠真请於上曰:"奴既委身大国,不敢不献其诚,欲天子早成大功,奴得与妻子相见。安市人顾惜其家,人自为战,未易猝拔。今奴以高丽十馀万众,望旗沮溃,国人胆破,乌骨城耨萨老耄,不能坚守,移兵临之,朝至夕克。其馀当道小城,必望风奔溃。然后收其资粮,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群臣亦言:"张亮兵在沙城,召之信宿可至,乘高丽凶惧,并力拔乌骨城,渡鸭绿水,直取平壤,在此举矣。"上将从之,独长孙无忌以为:"天子亲征,异於诸将,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虏,众犹十万,若向乌骨,皆蹑吾后,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后长驱而进,此万全之策也。"上乃止。

诸军急攻安市,上闻城中鸡鹜声,谓了世勣曰:"围城积久,城中烟火日微,今鸡鹜甚喧,此必飨士,欲夜出袭

我，宜严兵备之。”是夜，高丽数百人缒城而下。上闻之，自至城下，召兵急击，斩首数十级，高丽退走。

江夏王道宗督众筑土山於城东南隅，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士卒分番交战，日六、七合，冲车炮石，坏其楼堞，城中随立木栅以塞其缺。道宗伤足，上亲为之针。筑山昼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万，山顶去城数丈，下临城中，道宗使果毅傅伏爱将兵屯山顶以备敌。山颓，压城，城崩；会伏爱私离所部，高丽数百人从城缺出战，遂夺据土山，堑而守之。上怒，斩伏爱以徇，命诸将攻之，三日不能克。道宗徒跣诣旗下请罪，上曰：“汝罪当死，但朕以汉武杀王恢，不如秦穆用孟明，且有破盖牟、辽东之功，故特赦汝耳。”

上以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癸未，敕班师。先拔辽、盖二州户口渡辽，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中皆屏迹不出。城主登城拜辞，上嘉其固守，赐缣百匹，以励事君。命李世勣、江夏王道宗将步骑四万为殿。

乙酉，至辽东。丙戌，渡辽水。辽泽泥潦，车马不通，命长孙无忌将万人，剪草填道，水深处以车为梁，上自系薪於马鞘以助役。冬，十月，丙申朔，上至蒲沟驻马，督填道诸军渡渤错水，暴风雪，士卒沾湿多死者，敕然火於道以待之。

凡征高丽，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斩首四万馀级，战士死者几二千人，战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驰驿祀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赐之。

丙午，至营州。诏辽东战亡士卒骸骨并集柳城东南，命有司设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临哭尽哀。其父母闻之，曰：“吾儿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上谓薛仁贵曰：“朕诸将皆老，思得新进骁勇者将之，无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

丙辰，上闻太子奉迎将至，从飞骑三千人驰入临渝关，道逢太子。上之发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谓太子曰：“俟见汝，乃易此袍耳。”在辽左，虽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败，左右请易之，上曰：“军士衣多弊，吾独御新衣，可乎？”至是，太子进新衣，乃易之。

诸军所虏高丽民万四千口，先集幽州，将以赏军士，上愍其父子夫妇离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钱布赎为民，欢呼之声，三日不息。十一月，辛未，车驾至幽州，高丽民迎於城东，拜舞呼号，宛转於地，尘埃弥望。

庚辰，过易州境，司马陈元琦使民于地室蓄火种蔬而进之；上恶其谄，免元琦官。

丙戌，车驾至定州。

丁亥，吏部尚书杨师道坐所署用多非其才，左迁工部尚书。

壬辰，车驾发定州。十二月，辛丑，上病痈，御步辇而行。戊申，至并州，太子为上吮痈，扶辇步从者数日。辛亥，上疾瘳，百官皆贺。

上之征高丽也，使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将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备薛延陀。薛延陀多弥可汗既立，以上出征未还，引兵寇河南，上遣左武候中郎将长安田仁会与思力合兵击之。思力羸形伪退，诱之深入，及夏州之境，整陈以待之。薛延陀大败，追奔六百馀里，耀威碛北而还。多弥复发兵寇夏州，己未，敕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发朔、并、汾、箕、岚、代、忻、蔚、云九州兵镇胜州；右卫大将军代州都督薛万彻，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发胜、夏、银、绥、丹、延、鄜、坊、石、隰十州兵镇胜州；胜州都督宋君明，左武候将军薛孤吴，发、灵、原、宁、盐、庆五州兵镇灵州；又令执失思力发灵、胜二州突厥兵，与道宗等相应。薛延陀至塞下，知有备，不敢进。

3 初，上留侍中刘洎辅皇太子於定州，仍兼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总吏、礼、户部三尚书事。上将行，谓洎曰：“我今远征，尔辅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识我意。”对曰：“愿陛下无忧，大臣有罪者，臣谨即行诛。”上以其言妄发，颇怪之，戒曰：“卿性疏而太健，必以此败，深宜慎之！”及上不豫，洎从内出，色甚悲惧，谓同列曰：“疾势如此，圣躬可忧！”或谮於上曰：“洎言国家事不足忧，但当辅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定矣。”上以为然，庚申，下诏称：“洎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赐自尽，免其妻孥。”

中书令马周摄吏部尚书，以四时选为劳，请复以十一月选，至三月毕；从之。

4 是岁，右亲卫中郎将裴行方讨茂州叛羌黄郎弄，大破之，穷其馀党，西至乞习山，临弱水而归。

二十年(丙午、646)

1 春，正月，辛未，夏州都督乔师望、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等击薛延陀，大破之，虏获二千馀人。多弥可汗轻骑遁去，部内骚然矣。

2 丁丑，遣大理卿孙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刺史、县令以下多所贬黜，其人谐阙称冤者，前后相

属。上令褚遂良类状以闻，上亲临决，以能进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数百千人。

3 二月，乙未，上发并州。三月，己巳。车驾还京师。上谓李靖曰："吾以天下之众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顾问江夏王道宗，具陈在驻骅时乘虚取平壤之言。上怅然曰："当时匆匆，吾不忆也。"

4 上疾未全平，欲专保养，庚午，诏军国机务并委皇太子处决。於是太子间日听政於东宫，既罢，则入侍药膳，不离左右。上命太子暂出游观，太子辞不愿出；上乃置别院於寝殿侧，使太子居之。褚遂良请遣太子旬日一还东宫，与师傅讲道义；从之。

上尝幸未央宫，辟仗已过，忽於草中见一人带横刀，诘之，曰："闻辟仗至，惧不敢出，辟仗者不见，遂仗不敢动。"上遽引还，顾谓太子：兹事行之，则数人当死，汝於后速纵遣之。"又尝乘腰舆，有三卫误拂御衣，其人惧，色变。上曰："此间无御史，吾不汝罪也。"

5 陕人常德玄告刑部尚书张亮养假子五百人，与术士公孙常语，云"名应图谶"，又问术士程公颖曰："吾臂有龙鳞起，欲举大事，可乎？"上命马周等按其事，亮辞不服。上曰："亮有假子五百人，养此辈何为？正欲反耳！"命百官议其狱，皆言亮反，当诛。独将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罪不当死。"上遣长孙无忌、房玄龄就狱与亮诀曰："法者天下之平，与公共之。公自不谨，与凶人往还，陷入于法，今将奈何！公好去。"己丑，亮与公颖俱斩西市，籍没其家。

岁馀，刑部侍郎缺，上命执政妙择其人，拟数人，皆不称旨，既而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议张亮狱云'反形未具'，此言当矣，朕虽不从，至今悔之。"遂以道裕为刑部侍郎。

6 闰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7 戊戌，罢辽州都督府及岩州。

8 夏，四月，甲子，太子太保萧瑀解太保，乃同中书门下三品。

9 五月，甲寅，高丽王藏及莫离支盖金遣使谢罪；并献二美女，上还之。金，即苏文也。

10 六月，丁卯，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遣使入贡，且请婚；上许之，且使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以为聘礼。

11 薛延陀多弥可汗，性褊急，猜忌无恩，废弃父时贵臣，专用己所亲昵，国人不附；多弥多所诛杀，人不自安。回纥酋长吐迷度与仆骨、同罗共击之，多弥大败。乙亥，诏以江夏王道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瀚海安抚大使；又遣右领卫大将军执失思力将突厥兵，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将凉州及胡兵，代州都督薛万彻、营州都督张俭各将所部兵，分道并进，以击薛延陀。

上遣校尉宇文法诣乌罗护、靺鞨，遇薛延陀阿波设之兵于东境，法帅靺鞨击破之。薛延陀国中惊扰，曰："唐兵至矣！"诸部大乱。多弥引数千骑奔阿史德时健部落，回纥攻而杀之，并其宗族殆尽，遂据其地。诸俟斤互相攻击，争遣使来归命。

薛延陀馀众西走，犹七万馀口，共立真珠可汗兄子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归其故地。寻去可汗之号，遣使奉表，请居郁督军山之北；使兵部尚书崔敦礼就安集之。

敕勒九姓酋长，以其部落素服薛延陀种，闻咄摩支来，皆恐惧，朝议恐其为碛北之患，乃更遣李世勣与九姓敕勒共图之。上戒世勣曰："降则抚之，叛则讨之。"己丑，上手诏，以"薛延陀破灭，其敕勒诸部，或来降附，或未归服，今不乘机，恐贻后悔，朕当自诣灵州招抚。其去岁征辽东兵，皆不调发。"

时太子当从行，少詹事张行成上疏，以为："皇太子从幸灵州，不若使之监国，接对百寮，明习庶政，既为京师重镇，且示四方盛德。宜割私爱，俯从公道。"上以为忠，进位银青光禄大夫。

12 李世勣至郁督军山，其酋长梯真达官帅众来降。薛延陀咄摩支南奔荒谷，世勣遣通事舍人萧嗣业往招慰，咄摩支诣嗣业降。其部落犹持两端，世勣纵兵追击，前后斩五千馀级，虏男女三万馀人。秋，七月，咄摩支至京师，拜右武卫大将军。

13 八月，甲子，立皇孙忠为陈王。

14 己巳，上行幸灵州。

15 江夏王道宗兵既渡碛，遇薛延陀阿波达官众数万拒战，道宗击破之，斩首千馀级，追奔二百里。道宗与薛万彻各遣使招谕敕勒诸部，其酋长皆喜，顿首请入朝。庚午，车驾至浮阳。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贡，称："薛延陀不事大国，暴虐无道，不能与奴等为主，自取败死，部落鸟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从薛延陀去，归命天子。愿赐哀怜，乞置官司，养育奴等。"上大喜。辛

未，诏回纥等使者宴乐，颁赍拜官，赐其酋长玺书，遣右领军中郎将安永寿报使。

壬申，上幸汉故甘泉宫，诏以"戎、狄与天地俱生，上皇并列，流殃构祸，乃自运初。朕聊命偏师，遂擒颉利；始弘庙略，已灭延陀。铁勒百馀万户，散处北溟，远遣使人，委身内属，请同编列，并为州郡；混元降，殊未前闻；宜备礼告庙，仍颁示普天。"

庚辰，至泾州；丙戌，逾陇山，至西瓦亭，观马牧。九月，上至灵州；敕勒诸部俟斤遣使相继诣灵州者数千人，咸云："愿得天至尊为奴等天可汗，子子孙孙常为天至尊奴，死无所恨。"甲辰，上为诗序其事曰："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公卿请勒石於灵州；从之。

16 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宋公萧瑀性狷介，与同寮多不合，尝言於上曰："房玄龄与中书门下众臣，朋党不忠，执权胶固，陛下不详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无太甚！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当推诚任之。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朕虽不能聪明，何至顿迷臧否，乃至于是！"瑀内不自得，既数忤旨，上亦衔之，但以其忠直居多，未忍废也。

上尝谓张亮曰："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因自请出家。上曰："亦知公雅好桑门，今不违公意。"瑀须臾复进曰："臣适思之，不能出家。"上以瑀对群臣发言反覆，尤不能平；会称足疾不朝，或至朝党而不入见。上知瑀意终怏怏，冬，十月，手诏数其罪曰："朕於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验福於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穷心於释氏，简文锐意於法门，倾帑藏以给僧祇，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馀息於熊踯，引残魂於雀鷇，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谬也！瑀践覆车之馀轨，袭亡国之遗风；弃公就私，未明隐显之际；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修累叶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违忤君主，下则扇习浮华。自请出家，寻复违异。一回一惑，在乎瞬息之间；自可自否，变於帷扆之所。乖栋梁之体，岂具瞻之量乎！朕隐忍至今，瑀全无悛改。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

17 上自高丽还，盖苏文益骄恣，虽遣使奉表，其言率皆诡诞；又待唐使者倨慢，常窥伺边隙。屡敕令勿攻新罗，而侵陵不止。壬申，诏勿受其朝贡，更议讨之。

18 丙戌，车驾还京师。

冬，十月，己丑，上以幸灵州往还，冒寒疲顿，欲於岁前专事保摄。十一月，己丑，诏祭祀、表疏、胡客、兵马、宿卫，行鱼契给驿、授五品以上官及除解、决死罪皆以闻，馀并取皇太子处分。

19 十二月，己丑，群臣累请封禅；从之。诏造羽卫送洛阳宫。

20 戊寅，回纥俟利发吐迷度、仆骨俟利发歌滥拔延、多滥葛俟斤末、拔野古俟利发屈利失、同罗俟利发时健啜、思结酋长乌碎及浑、斛薛、奚结、阿跌、契苾、白霫酋长，皆来朝。庚辰，上赐宴于芳兰殿，命有司□□□□每五日一会。

21 癸未，上谓长孙无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欲皆为乐，在朕翻成伤感。今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欢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负米之恨也。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日更为宴乐乎！"因泣数行下，左右皆悲。

22 房玄龄尝以微谴归第，褚遂良上疏，以为："玄龄自义旗之始翼赞圣功，武德之季冒死决策，贞观之初选贤立政，人臣之勤，玄龄为最。自非有罪在不赦，缙绅同尤，不可遐弃。陛下若以其衰老，亦当讽谕使之致仕，退之以礼；不可以浅鲜之过，弃数十年之勋旧。"上遽召出之。顷之，玄龄复避位还家。久之，上幸芙蓉园，玄龄敕子弟汛扫门庭，曰："乘舆且至！"有顷，上果幸其第，因载玄龄还宫。

二十一年(丁未、647)

1 春，正月，开府仪同三司申文献公高士廉疾笃；辛卯，上幸其第，流涕与诀；壬辰，薨。上将往哭之，房玄龄以上疾新愈，固谏，上曰："高公非徒君臣，兼以故旧姻戚，岂得闻其丧不往哭乎！公勿复言！"帅左右自兴安门出，长孙无忌在士廉丧所，闻上将至，辍哭，迎谏於马首曰："陛下饵金石，於方不得临丧，奈何不为宗庙苍生自重！且臣舅临终遗言，深不欲以北首、夷衾，辄屈銮驾。"上不听。无忌中道伏卧，流涕固谏，上乃还入东苑，南望而哭，涕下如雨。及柩出横桥，上登长安故城西北楼，望之恸哭。

2 丙申，诏以回纥部为瀚海府，仆骨为金微府，多滥葛为燕然府，拔野古为幽陵府，同罗为龟林府，思结为卢山府，浑为皋兰州，斛薛为高阙州，奚结为鸡鹿州，阿跌为鸡田州，契苾为榆溪州，思结别部为蹛林州，白霫为置颜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各赐金银缯帛及锦袍。敕勒大喜，捧戴欢呼拜舞，宛转尘中。及还，上御天成殿宴，设十部乐而遣之。诸酋长奏称："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於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

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仍请能属文人，使为表疏。”上皆许之。於是北荒悉平，然回纥吐迷度已私自称可汗，官号皆如突厥故事。

3 丁酉，诏以明年仲春有事泰山，禅社首；馀并依十五年议。

4 二月，丁丑，太子释奠于国学。

5 上将复伐高丽，朝议以为：“高丽依山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驾亲征，国人不得耕种，所克之城，悉收其谷，继以旱灾，民太半乏食。今若数遣偏师，更迭扰其疆易，使彼疲於奔命，释耒入堡，数年之间，千里萧条，则人心自离，鸭绿之北，可不战而取矣。”上从之。三月，以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候将军李海岸副之，发兵万馀人，乘楼船自莱州泛海而入。又以太子詹事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孙贰朗等副之，将兵三千人，因营州都督府兵自新城道入。两军皆选习水善战者配之。

6 辛卯，上曰：“朕於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者，皆顺众人之所欲故也。昔禹帅九州之民，凿山槎木，疏百川注之海，其劳甚矣，而民不怨者，因人之心，顺地之势，与民同利故也。”

7 是月，上得风疾，苦京师盛暑，夏，四月，乙丑，命修终南山太和废宫为翠微宫。

8 丙寅，置燕然都护府，统瀚海等六都督、皋兰等七州，以扬州都督府司马李素立为之。素立抚以恩信，夷落怀之，共率马牛为献；素立唯受其酒一杯，馀悉还之。

9 五月，戊子，上幸翠微宫。冀州进士张昌龄献翠微宫颂，上爱其文，命於通事舍人里供奉。

初，昌龄与进士王公治皆善属文，名振京师，考功员外郎王师旦知贡举，黜之，举朝莫晓其故。及奏第，上怪无二人名，诘之。师旦对曰：“二人虽有辞华，然其体轻薄，终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后进效之，伤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10 壬辰，诏百司依旧启事皇太子。

11 庚辰，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阼以来，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顾谓褚遂良曰：“公尝为史官，如朕言，得其实乎？”对曰：“陛下盛德不可胜载，独以此五者自与，盖谦谦之志耳。”

12 李世勣军既渡辽，历南苏等数城，高丽多背城拒战，世勣击破其兵，焚其罗郭而还。

13 六月，癸亥，以司徒长孙无忌领扬州都督，实不之任。

14 丁丑，诏以“隋末丧乱，边民多为戎、狄所掠，今铁勒归化，宜遣使诣燕然等州，与都督相知，访求没落之人，赎以货财，给粮递还本贯；其室韦、乌罗护、靺鞨三部人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赎还。”

15 癸未，以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时房玄龄留守京师，有自京师来者，上问：“玄龄何言？”对曰：“玄龄闻李纬拜尚书，但云李纬美髭鬓。”帝遽改除纬洛州刺史。

16 秋，七月，牛进达、李海岸入高丽境，凡百馀战，无不捷，攻石城，拔之。进至积利城下，高丽兵万馀人出战，海岸击破之，斩首二千级。

17 上以翠微宫险隘，不能容百官，庚子，诏更营玉华宫於宜春之凤皇谷。庚戌，车驾还宫。

18 八月，壬戌，诏以薛延陀新降，土功屡兴，加以河北水灾，停明年封禅。

19 辛未，骨利干遣使入贡；丙戌，以骨利干为玄阙州，拜其俟斤为刺史。骨利干於铁勒诸部为最远，昼长夜短，日没后，天色正曛，煮羊脾适熟，日已复出矣。

20 己丑，齐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请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闻之，忧形於色，发言流涕。长孙无忌等请诛志冲。上手诏曰：“五岳陵霄，四海亘地，纳污藏疾，无损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无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雾障天，不亏於大；寸云点日，何损於明！”

21 丁酉，立皇子明为曹王。明母杨氏，巢剌王之妃也，有宠於上，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为皇后。魏征谏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寻以明继元吉后。

22 戊戌，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欲以征高丽。

23 冬，十月，庚辰，奴剌啜曷俟友帅其所部万馀人内附。

24 十一月,突厥车鼻可汗遣使入贡。车鼻名斛勃,本突厥同族,世为小可汗。颉利之败,突厥馀众欲奉以为大可汗,时薛延陀方强,车鼻不敢当,帅其众归之。或说薛延陀:"车鼻贵种,有勇略,为众所附,恐为后患,不如杀之。"车鼻知之,逃去。薛延陀遣数千骑追之,车鼻勒兵与战,大破之,乃建牙於金山之北,自称乙注车鼻可汗,突厥馀众稍稍归之,数年间胜兵三万人,时出抄掠薛延陀,及薛延陀败,车鼻势益张,遣其子沙钵罗特勒入见,又请身自入朝。诏遣将军郭广敬征之。车鼻特为好言,初无来意,竟不至。

25 癸卯,徙顺阳王泰为濮王。

26 壬子,上疾愈,三日一视朝。

27 十二月,壬申,西赵酋长赵磨帅万馀户内附,以其地为明州。

28 龟兹王伐叠卒,弟诃黎布失毕立,浸失臣礼,侵渔邻国。上怒,戊寅,诏使持节·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副大总管·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等将兵击之,仍命铁勒十三州、突厥、吐谷浑、吐谷浑连兵进讨。

29 高丽王使其子莫离支任武入谢罪,上许之。

二十二年(戊申、648)

1 春,正月,己丑,上作帝范十二篇以赐太子,曰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又曰:"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为下。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於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域!"

2 中书令兼右庶子马周病,上亲为调药;使太子临问;庚寅,薨。

3 戊戌,上幸骊山温汤。

4 己亥,以中书舍人崔仁师为中书侍郎,参知机务。

5 新罗王金善德卒,以善德妹真德为柱国,封乐浪郡王,遣使册命。

6 丙午,诏以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将军裴行方副之,将兵三万馀人及楼船战舰自莱州泛海以击高丽。

7 长孙无忌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省事。

8 戊申,上还宫。

9 结骨自古未通中国,闻铁勒诸部皆服,二月,其俟利发失钵屈阿栈入朝。其国人皆长大,赤发绿睛,有黑发者以为不祥。上宴之於天成殿,谓侍臣曰:"昔渭桥斩三突厥首,自谓功多,今斯人在席,更不以为怪邪!"失钵屈阿栈请除一官,"执笏而归,诚百世之幸。"戊午,以结骨为坚昆都督府,以失钵屈阿栈为右屯卫大将军、坚昆都督,隶燕然都护。又以阿史德时健俟斤部落置祁连州,隶营州都督。

是时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辛酉,上引见诸胡使者。谓侍臣曰:"汉武帝穷兵三十馀年,疲弊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

10 上营玉华宫,务令俭约,惟所居殿覆以瓦,馀皆茅茨;然备设太子宫、百司,苞山络野,所费已巨亿计。乙亥,上行幸玉华宫;己卯,畋于华原。

11 中书侍郎崔仁师坐有伏阁自诉者,仁师不奏,除名,流连州。

12 三月,己丑,分瀚海都督俱罗勃部置烛龙州。

13 甲午,上谓侍臣曰:"朕少长兵间,颇能料敌;今昆丘行师,处月、处密二部及龟兹用事者羯猎颠、那利生怀首鼠,必先授首。弩失毕其次也。"

14 庚子,隋萧后卒,诏复其位号,谥曰愍;使三品护葬,备卤簿仪卫,送至江都,与炀帝合葬。

15 充容长城徐惠以上东征高丽,西讨龟兹,翠微、玉华,营缮相继,又服玩颇华靡,上疏谏,其略曰:"以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臣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亡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恃大,弃德轻邦,图利忘危,肆情纵欲之所致乎!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也。"又曰:"虽复茅茨示约,犹兴木石之疲,和雇取人,不无烦扰之弊。"又曰:"珍玩伎巧,乃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

迷心之鸩毒。”又曰:“作法於俭,犹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后!”上善其言,甚礼重之。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九

唐纪十五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下之下

贞观二十二年(戊申、648)

1 夏,四月,丁巳,右武候将军梁建方击松外蛮,破之。

初,巂州都督刘伯英上言:“松外诸蛮暂降复叛,请出师讨之,以通西洱、天竺之道。”敕建方发巴蜀十三州兵讨之。蛮酋双舍帅众拒战,建方击败之,杀获千馀人。群蛮震慑,亡窜山谷。建方分遣使者谕以利害,皆来归附,前后至者七十部,户十万九千三百,建方署其酋长蒙和等为县令,各统所部,莫不感悦。因遣使诣西洱河,其帅杨盛大骇,具船将遁,使者晓谕以威信,盛遂请降。其地有杨、李、赵、董等数十姓,各据一州,大者六百,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不相统壹,语虽小讹,其生业、风俗,大略与中国同,自云本皆华人,其所异者以十二月为岁首。

2 己未,契丹辱纥主曲据帅众内附,以其地置玄州,以曲据为刺史,隶营州都督府。

3 甲子,乌胡镇将古神感将兵浮海击高丽,遇高丽步骑五千,战於易山,破之。其夜,高丽万馀人袭神感船,神感设伏,又破之而还。

4 初,西厥乙毗咄陆可汗以阿史那贺鲁为叶护,居多逻斯水,在西州北千五百里,统处月、处密、始苏、歌逻禄、失毕五姓之众。乙毗咄陆奔吐火罗,乙毗射匮可汗遣兵迫逐之,部落亡散。乙亥,贺鲁帅其馀众数千帐内属,诏处之於庭州莫贺城,拜左骁卫将军。贺鲁闻唐兵讨龟兹,请为乡导,仍从数十骑入朝。上以为昆丘道行军总管,厚宴赐而遣之。

5 五月,庚子,右卫率长史王玄策击帝那伏帝王阿罗那顺,大破之。

初,中天竺王尸罗逸多兵最强,四天竺皆臣之,玄策奉使至天竺,诸国皆遣使入贡。会尸罗逸多卒,国中大乱,其臣阿罗那顺自立,发胡兵攻玄策,玄策帅从者三十人与战,力不敌,悉为所擒,阿罗那顺尽掠诸国贡物。玄策脱身宵遁,抵吐蕃西境,以书征邻国兵,吐蕃遣精锐千二百人,泥婆国遣七千馀骑赴之。玄策与其副蒋帅二国之兵进至中天竺所居茶镘和罗城,连战三日,大破之,斩首三千馀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阿罗那顺弃城走,更收馀众,还与师仁战;又破之,擒阿罗那顺。馀众奉其妃及王子,阻乾陀卫江,师仁进击之,众溃,获其妃及王子,虏男女万二千人。於是天竺响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馀所,俘阿罗那顺以归。以玄策为朝散大夫。

6 六月,乙丑,以白霫〔别〕部为居延州。

7 癸酉,特进宋公萧瑀卒,太常议谥曰“德”,尚书议谥曰“肃”。上曰:“谥者,行之迹,当得其实,可谥曰贞褊公。”子锐嗣,尚上女襄城公主。上欲为之营第,公主固辞,曰:“妇事舅姑,当朝夕侍侧,若居别第,所阙多矣。”上乃命即瑀第而营之。

8 上以高丽困弊,议以明年发三十万众,一举灭之,或以为大军东征,须备经岁之粮,非畜乘所能载,宜具舟舰为水运。隋末剑南独无寇盗,属者辽东之役,剑南复不预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舰。上从之。秋,七月,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於剑南道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扬,趣莱州。

9 庚寅,西突厥相屈利啜请帅所部从讨龟兹。

10 初,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武安李君羡直玄武门,时太白屡昼见,主史占云:“女主昌。”民间又传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恶之。会与诸武臣宴宫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羡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尔勇健!”又以君羡官称封邑皆有“武”字,深恶之,后出为华州刺史。有布衣员道信,自言能绝粒,晓佛法,君羡深敬信之,数相从,屏人语。御史奏君羡与妖人交通,谋不轨。壬辰,君羡坐诛,籍没其家。

上密问太史令李淳风:“秘记所云,信有之乎?”对曰:“臣仰稽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在陛下宫中,为亲属,自今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尽杀之,何如?”对曰:“天之所命,人不

能违也。王者不死，徒多杀无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几颇有慈心，为祸或浅。今借使得而杀之，天或生壮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孙，无遗类矣！”上乃止。

11 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龄留守京师，疾笃，上征赴玉华宫，肩舆入殿，至御座侧乃下，相对流涕，因留宫下，闻其小愈则喜形於色；加剧则忧悴。玄龄谓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无事，唯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互有馀责。”乃上表谏，以为：“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功名威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决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进素膳，止音乐者，重人命也。今驱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独不足愍乎！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雠，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许高丽自新，焚陵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臣旦夕入地，傥蒙录此哀鸣，死且不朽！”玄龄子遗爱尚上女高阳公主，上谓公主曰：“彼病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上自临视，握手与诀，悲不自胜。癸卯，薨。

柳芳曰：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谏诤而房、杜让其贤，英、卫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为唐宗臣，宜哉！

12 八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13 丁丑，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

14 辛未，遣左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出金山道击薛延陀馀寇。

15 九月，庚辰，昆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击处月、处密，破之，馀众悉降。

16 癸未，薛万彻等伐高丽还。万彻在军中，使气陵物，裴行方奏其怨望，坐除名，流象州。

17 己丑，新罗奏为百济所攻，破其十三城。

18 己亥，以黄门侍郎褚遂良为中书令。

19 强伟等发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壬寅，遣茂州都督张士贵、右卫将军梁建方发陇右、峡中兵二万馀人以击之。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输直雇潭州人造船；上许之。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上闻之，遣司农少卿长孙知人驰驿往视之。知人奏称：“蜀人脆弱，不耐劳剧，大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毕，复征船庸，二事并集，民不能堪，宜加存养。”上乃敕潭州船庸皆从官给。

20 冬，十月，癸丑，车驾还京师。

21 回纥吐迷度兄子乌纥烝其叔母。乌纥与俱陆莫贺达官俱罗勃，皆突厥车鼻可汗之婿也，相与谋杀吐迷度以归车鼻。乌纥夜引十馀骑袭吐迷度，杀之。燕然副都护元礼臣使人诱乌纥，许奏以为瀚海都督，乌纥轻骑诣礼臣谢，礼臣执而斩之，以闻。上恐回纥部落离散，遣兵部尚书崔敦礼往安抚之。久之，俱罗勃入见，上留之不遣。

22 阿史那社尔既破处月、处密，引兵自焉耆之西趋龟兹北境，分兵为五道，出其不意，焉耆王薛婆阿那支弃城奔龟兹，保其东境。社尔遣兵追击，擒而斩之，立其从父弟先那准为焉耆王，使修职贡。龟兹大震，守将多弃城走。社尔进屯碛口，去其都城三百里，遣伊州刺史韩威帅千馀骑为前锋，右〔骁〕卫将军曹继叔次之。至多褐城，龟兹王诃利布失毕、其相那利、羯猎颠帅众五万拒战。锋刃甫接，威引兵伪遁，龟兹悉众追之，行三十里，与继叔军合。龟兹惧，将却，继叔乘之，龟兹大败，逐北八十里。

23 甲戌，以回纥吐迷度子前左屯卫大将军〔翊左郎将〕婆闰为左骁卫大将军、大俟利发、瀚海都督。

24 十一月，庚子，契丹帅窟哥、奚帅可度者并帅所部内属。以契丹部为松漠府，以窟哥为都督；又以其别帅达稽等部为峭落等九州，各以其酋长为刺史。以奚部为饶乐府，以可度者为都督；又以其别帅阿会等部为弱水等五州，亦各以其酋长为刺史。辛丑，置东夷校尉官於营州。

25 十二月，庚午，太子为文德皇后作大慈恩寺成。

26 龟兹王布失毕既败，走保都城，阿史那社尔进军逼之，布失毕轻骑西走。社尔拔其城，使安西都护郭孝恪守之。沙州刺史苏海政、尚辇奉御薛万备帅精骑追布失毕，行六百里，布失毕窘急，保拨换城，社尔进军攻之四旬，闰月，丁丑，拔之，擒布失毕及羯猎颠。那利脱身走，潜引西突厥之众并其国兵万馀人，袭击孝恪。孝恪营於城外，龟兹人或告之，孝恪不以为意。那利奄至，孝恪帅所部千馀人将入城，那利之众已登城矣，城中降胡与之相应，共击孝恪，矢刃如雨，孝恪不能敌，将复出，死於西门。城中大扰，仓部郎中崔义超召募得二百人，卫军资财物，与兔兹战于城中，曹继叔，韩威亦营于城外，自城西北隅击之。那利经宿乃退，斩首千馀级，城中始定。后旬

馀日，那利复引山北龟兹万馀人趣都城，继叔逆击，大破之，斩首八千级。那利单骑走，龟兹人执之，以诣军门。

阿史那社尔前后破其大城五，遣左卫郎将权祗甫诣诸城，开示祸福，皆相帅请降，凡得七百馀城，虏男女数万口。社尔乃召其父老，宣国威灵，谕以伐罪之意，立其王之弟叶护为王；龟兹人大喜。西域震骇，西突厥、于阗、安国争馈驼马军粮，社尔勒石纪功而还。

27 戊寅，以昆兵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阿史那贺鲁为泥伏沙钵罗叶护，赐以鼓纛，使招讨西突厥之未服者。

28 癸未，新罗相金春秋及其子文王入见。春秋，真德之弟也。上以春秋为特进，文王为左武卫将军。春秋请改章服从中国，内出冬服赐之。

二十三年（己酉、649）

1 春，正月，辛亥，龟兹王布失毕及其相那利等至京师，上责让而释之，以布失毕为左武卫中郎将。

2 西南徒莫祗等蛮内附，以其地为傍、望、览、丘四州，隶朗州都督府。

3 上以突厥车鼻可汗不入朝，遣右骁卫郎将高侃发回纥、仆骨等兵袭击之。兵入其境，诸部落相继来降。拔悉密吐屯肥罗察降，以其地置新黎州。

4 二月，丙戌，置瑶池都督府，隶安西都护；戊子，以左卫将军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

5 三月，丙辰，置丰州都督府，使燕然都护李素立兼都督。

6 去冬旱，至是始雨。辛酉，上力疾至显道门外，赦天下。丁卯，敕太子於金液门听政。

7 夏，四月，乙亥，上行幸翠微宫。

8 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馀，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

9 辛酉，开府仪同三司卫景武公李靖薨。

10 上苦利增剧，太子昼夜不离侧，或累日不食，发有变白者。上泣曰："汝能孝爱如此，吾死何恨！"丁卯，疾笃，召长孙无忌入含风殿。上卧，引手扪无忌颐，无忌哭，悲不自胜；上竟不得有所言，因令无忌出。己巳，复召无忌及褚遂良入卧内，谓之曰："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谓太子曰："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又谓遂良曰："无忌尽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仍令遂良草遗诏。有顷，上崩。

太子拥无忌颈，号恸将绝，无忌揽涕，请处分众事以安内外，太子哀号不已，无忌曰："主上以宗庙社稷付殿下，岂得效匹夫唯哭 泣乎！"乃秘不发丧。庚午，无忌等请太子先还，飞骑、劲兵及旧将皆从。辛未，太子入京城；大行御马舆，侍卫如平日，继太子而至，顿於两仪殿。以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为侍中，少詹事张行成兼侍中，以检校刑部尚书、右庶子、兼吏部侍郎高季辅兼中书令。壬申，发丧太极殿，宣遗诏，太子即位。军国大事，不可停阙；平常细务，委之有司。诸王为都督、刺史者，并听奔丧，濮王泰不在来限。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四夷之人入仕於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恸哭，剪发、赭面、割耳，流血洒地。

六月，甲戌朔，高宗即位，赦天下。

11 丁丑，以叠州都督李勣为特进、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

12 先是，太宗二名，令天下不连言者勿避；至是，始改官名犯先帝讳者。

13 癸未，以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无忌固辞知尚书省事，帝许之，仍令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癸巳，以李勣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

14 阿史那社尔之破龟兹也，行军长史薛万备请因兵威说于阗王伏阇信入朝，社尔从之。秋，七月，己酉，伏阇信随万备入朝，诏入谒梓宫。

15 八月，癸酉，夜，地震，晋州尤甚，压杀五千余人。

16 庚寅，葬文皇帝于昭陵，庙号太宗。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请杀身殉葬，上遣人谕以先旨不许。蛮夷君长为先帝所擒服者颉利等十四人，皆琢石为其像，刻名列於北司马门内。

17 丁酉，礼部尚书许敬宗奏弘农府君庙应毁，请藏主於西夹室，从之。

18 九月，乙卯，以李勣为左仆射。

19 冬，十月，以突厥诸部置舍利等五州隶云中都督府，苏农等六州隶定襄都督府。

20 乙亥，上问大理卿唐临系囚之数，对曰："见囚五十馀人，唯二人应死。"上悦。上尝录系囚，前卿所处者多号呼号称冤，临所处者独无言。上怪问其故。囚曰："唐卿所处，本自无冤"。上叹息良久，曰："治狱者不当如是邪！"

21 上以吐蕃赞普弄赞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赞普致书于长孙无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臣下有不忠者，当勒兵赴国讨除之。"

22 十二月，诏濮王泰开府置僚属，车服珍膳，特加优异。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上

永徽元年(庚戌、650)

1 春，正月，辛丑朔，改元。

2 丙午，立妃王氏为皇后。后，思政之孙也。以后父仁祐为特进、魏国公。

3 己未，以张行成为侍中。

4 辛酉，上召朝集使，谓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

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上命立斩之。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5 太宗女衡山公主应适长孙氏，有司以为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婚。于志宁上言："汉文立制，本为天下百姓。公主服本斩衰，纵使服随例除，岂可情随例改，请俟三年丧毕成婚。"上从之。

6 二月，辛卯，立皇子孝为许王，上金为杞王，素节为雍王。

7 夏，五月，壬戌，吐蕃赞普弄赞卒，其嫡子早死，立其孙为赞普。赞普幼弱，政事皆决於国相禄东赞。禄东赞性明达严重，行兵有法，吐蕃所以强大，威服氐、羌，皆其谋也。

8 六月，高侃击突厥，至阿息山。车鼻可汗召诸部兵皆不赴，与数百骑遁去。侃帅精骑追至金山，擒之以归，其众皆降。

9 初，阿史那社尔虏龟兹王布失毕，立其弟为王。唐兵既还，其酋长争立，更相攻击。秋，八月，壬午，诏复以布失毕为龟兹王，遣归国，抚其众。

10 九月，庚子，高侃执车鼻可汗至京师，释之，拜左武卫将军，处其馀众於郁督军山，置狼山都督府以统之。以高侃为卫将军。於是突厥尽为封内之臣，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单于领狼山、云中、桑乾三都督，苏农等一十四州；瀚海领瀚海、金徽、新黎等七都督，仙萼等八州；各以其酋长为刺史、都督。

11 癸亥，上出畋，遇雨，问谏议大夫昌乐谷那律曰："油衣若为则不漏？"对曰："以瓦为之，必不漏。"上悦，为之罢猎。

12 李勣固求解职；冬，十月，戊辰，解勣左仆射，以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

13 己未，监察御史阳武韦思谦劾奏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地。大理少卿张睿册以为准估无罪。思谦奏曰："估价之设，备国家所须，臣下交易，岂得准估为定！睿册舞文，附下罔上，罪当诛。"是日，左迁遂良为同州刺史，睿册循州刺史。思谦名仁约，以字行。

14 十二月，庚午，梓州都督谢万岁、兖州都督谢法兴、与黔州都督李孟尝讨琰州叛獠；万岁、法兴入洞招慰，为獠所杀。

二年(辛亥、651)

1 春，正月，乙巳，以黄门侍郎宇文节、中书侍郎柳奭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奭，亨之兄子，王皇后之舅也。

2 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招集离散，庐帐渐盛，闻太宗崩，谋袭取西、庭二州。庭州刺史骆弘义知其谋，表言之，上遣通事舍人桥宝明驰往慰抚。宝明说贺鲁，领长子咥运入宿卫，授右骁卫中郎将，寻复遣归。咥运乃说其父拥众西走，击破乙毗射匮可汗，并其众，建牙于双河及千泉，自号沙钵罗可汗，咄陆五啜、努失毕五俟斤皆归之，胜兵数十万，与乙毗咄陆可汗连兵，处月、处密及西域诸国多附之。以咥运为莫贺咄叶护。

3 焉耆王婆伽利卒，国人表请复立故王突骑支；夏，四月，诏加突骑支右武卫将军，遣还国。

4 金州刺史滕王元婴骄奢纵逸，居亮阴中，畋游无节，数夜开城门，劳扰百姓，或引弹弹人，或埋人雪中以戏笑。上赐书切让之，且曰："取适之方，亦应多绪，晋灵荒君，何足为则！朕以王至亲，不能致王於法，今书王下

上考以愧王心。”

元婴与蒋王恽皆好聚敛，上尝赐诸王帛各五百段，独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蒋兄自能经纪，不须赐物；给麻两车以为钱贯。”二王大惭。

5 秋，七月，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寇庭州，攻陷金岭城及蒲类县，杀略数千人。诏左武候大将军建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高德逸、右武候将军薛孤吴仁为副，发秦、成、岐、雍府兵三万人及回纥五万骑以讨之。

6 癸巳，诏诸礼官学士议明堂制度，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

7 八月，己巳，以于志宁为左仆射，张行成为右仆射，高季辅为侍中；志宁、行成仍同中书门下三品。

8 己卯，郎州白水蛮反，寇麻州，遣左领军将军赵孝祖等发兵讨之。

9 九月，癸巳，废玉华宫为佛寺。戊戌，更命九成宫为万年宫。

10 庚戌，左武候引驾卢文操逾墙盗左藏物，上以引驾职在纠绳，乃自为盗，命诛之。谏议大夫萧钧谏曰：“文操情实难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文操死，顾侍臣曰：“此真谏议也！”

11 闰月，长孙无忌等上所删定律令式；甲戌，诏颁之四方。

12 上谓宰相曰：“闻所在官司，行事犹互观颜面，多不尽公。”长孙无忌对曰：“此岂敢言无；然肆情曲法，实亦不敢。至於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

13 冬，十有一月，辛酉，上祀南郊。

14 癸酉，诏：“自今京官及外州有献鹰隼及犬马者，罪之。”

15 戊寅，特浪羌酋董悉奉求、辟惠羌酋卜檐莫各帅种落万馀户诣茂州内附。

16 窦州、义州蛮酋李宝诚等反，桂州都督刘伯英讨平之。

17 郎州道总管赵孝祖讨白水蛮，蛮酋秃磨蒲及俭弥于帅众据险拒战，孝祖皆击斩之。会大雪，蛮饥冻，死亡略尽。孝祖奏言：“贞观中讨昆州乌蛮，始开青蛉、弄栋为州县。弄栋之西有小勃弄、大勃弄二川，恒扇诱弄栋，欲使之反。其勃弄以西与黄瓜、叶榆、西洱河相接，人众殷实，多於蜀川，无大酋长，好结雠怨，今因破白水之兵，请随便西讨，抚而安之。”敕许之。

18 十二月，壬子，处月朱邪孤注杀招慰使单道惠，与突厥贺鲁相结。

19 是岁，百济遣使入贡，上戒之，使“勿与新罗、高丽相攻，不然，吾将发兵讨汝矣。”

三年（壬子、652）

1 春，正月，己未朔，吐谷浑、新罗、高丽、百济并遣使入贡。

2 癸亥，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大破处月朱邪孤注於牢山。孤注夜遁，建方使副总管高德逸轻骑追之，行五百馀里，生擒孤注，斩首九千级。军还，御史劾奏梁建方兵力足以追讨，而逗留不进；高德逸敕令市马，自取骏者。上以建方等有功，释不问。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取之马，筋力异常，请实中厩。”上谓侍臣曰：“道裕法官，进马非其本职，妄希我意；岂朕行事不为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故不复黜道裕耳。”

3 己巳，以同州刺史褚遂良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4 丙子，以飨太庙；丁亥，飨先农，躬耕藉田。

5 二月，甲寅，上御安福门楼，观百戏。乙卯，上谓侍臣曰：“昨登楼，欲以观人情及风俗奢俭，非为声乐。朕闻胡人善为击鞠之戏，尝一观之。昨初升楼，即有群胡击鞠，意谓朕笃好之也。帝王所为，岂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窥望之情，亦因以为诫。”

6 三月，辛巳，以宇文节为侍中，柳奭为中书令，以兵部侍郎三原韩瑗守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

7 夏，四月，赵孝祖大破西南蛮，斩小勃弄酋长殁盛，擒大勃弄酋长杨承颠。自馀皆屯聚保险，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人，孝祖皆破降之，西南蛮遂定。

8 甲午，澧州刺史彭思王元则薨。

9 六月，戊申，遣兵部尚书崔敦礼等将并、汾步骑万人往茂州。发薛延陀馀众渡河，置祁连州以处之。

10 秋，七月，丁巳，立陈王忠为皇太子，赦天下。王皇后无子，柳奭为后谋，以忠母刘氏微贱，劝后立忠为太子，冀其亲己；外则讽长孙无忌等使请於上。上从之。乙丑，以于志宁兼太子少师，张行成兼少傅，高季辅兼少保。

11 丁丑，上问户部尚书高履行：“去年进户多少？”履行奏：“去年进户总一十五万。”因问隋代及今日见户，履行奏：“隋开皇中，户八百七十万，即今户三百八十万。”履行，士廉之子也。

12 九月,守中书侍郎来济同中书门下三品。

13 冬,十一月,庚寅,弘化长公主自吐谷浑来朝。

14 癸巳,濮王泰薨於均州。

15 散骑常侍房遗爱尚太宗女高阳公主,公主骄恣甚,房玄龄薨,公主教遗爱与兄遗直异财,既而反谮遗直。遗直自言,太宗深责让主,由是宠衰;主怏怏不悦。会御史劾盗,得浮屠辩机宝枕,云主所赐。主与辩机私通,饷遗亿计,更以二女子侍遗爱。太宗怒,腰斩辩机,杀奴婢十馀人;主益怨望,太宗崩,无戚容。上即位,主又令遗爱与遗直更相讼,遗爱坐出为房州刺史,遗直为隰州刺史。又,浮屠智勖等数人私侍主,主使掖庭令陈玄运伺宫省祇祥。

先是,驸马都尉薛万彻坐事除名,徙宁州刺史,入朝,与遗爱款昵,对遗爱有怨望语,且曰:"今虽病足,坐置京师,鼠辈犹不敢动。"因与遗爱谋,"若国家有变,当奉司徒荆王元景为主。"元景女适遗爱弟遗则,由是与遗爱往来。元景尝自言,梦手把日月。驸马都尉柴令武,绍之子也,尚巴陵公主,除卫州刺史,托以主疾留京师求医,因与遗爱谋议相结。高阳公主谋黜遗直,夺其封爵,使人诬告遗直无礼於己。遗直亦言遗爱及主罪,云:"罪盈恶稔,恐累臣私门。"上令长孙无忌鞫之,更获遗爱及主反状。

司空、安州都督吴王恪母,隋炀帝女也。恪有文武才,太宗常以为类己,欲立为太子,无忌固争而止,由是与无忌相恶,恪名望素高,为物情所向,无忌深忌之,欲因事诛恪以绝众望。遗爱知之,因言与恪同谋,冀如纥士承基得免死。

四年(癸丑、653)

1 春,二月,甲申,诏遗爱、万彻、令武皆斩,元景、恪、高阳、巴陵公主并赐自尽。上泣谓侍臣曰:"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丐其死,可乎?"兵部尚书崔敦礼以为不可,乃杀之。万彻临刑大言曰:"薛万彻大健儿,留为国家效死力,岂不佳,乃坐房遗爱杀之乎!"吴王恪且死,骂曰:"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灭族不久!"

乙酉,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特进、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左骁卫大将军驸马都尉执失思力并坐与房遗爱交通,流岭表。节与遗爱亲善,及遗爱下狱,节颇左右之。江夏王道宗素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不协,故皆得罪。戊子,废恪母弟蜀王愔为庶人,置巴州;房遗直贬春州铜陵尉,万彻弟万备流交州。罢房玄龄配飨。

2 开府仪同三司李勣为司空。

3 初,林邑王范头利卒,子真龙立,大臣伽独弒之,尽灭范氏。伽独自立,国人弗从,乃立头利之婿婆罗门为王。国人咸思范氏,复罢婆罗门,立头利之女为王。女不能治国,有诸葛地者,头利之姑子也,父为头利所杀,南奔真腊,大臣可伦翁定遣使迎而立之,妻以女王,众然后定。夏,四月,戊子,遣使入贡。

4 秋,九月,壬戌,右仆射北平定公张行成薨。甲戌,以褚遂良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仍知选事。

5 冬,十月,庚子,上幸骊山温汤;乙巳,还宫。

6 初,睦州女子陈硕真以妖言惑众,与妹夫章叔胤举兵反,自称文佳皇帝,以叔胤为仆射 。甲子夜,叔胤帅众攻桐庐,陷之。硕真撞钟焚香,引兵二千攻陷睦州及於潜,进攻歙州,不克,敕扬州刺史房仁裕发兵讨之。硕真遣其党童文宝将四千人寇婺州,刺史崔义玄发兵拒之。民间讹言硕真有神,犯其兵者必灭族,士众凶惧。司功参军崔玄籍曰:"起兵仗顺,犹且无成,况凭妖妄,其能久乎!"义玄以玄籍为前锋,自将州兵继之,至下淮戍,遇贼,与战。左右以楯蔽义玄,义玄曰:"刺史避箭,人谁致死!"命撤之。於是士卒齐奋,贼众大溃,斩首数千级。听其馀众归首;进至睦州境,降者万计。十一月,庚戌,房仁裕军合,获硕真、叔胤,斩之,馀党悉平。义玄以功拜御史大夫。

7 癸丑,以兵部尚书崔敦礼为侍中。

8 十二月,庚子,侍中蓬宪公高季辅薨。

9 是岁,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卒,其子颉苾达度设号真珠叶护,始与沙钵罗可汗有隙,与五弩失毕共击沙钵罗,破之,斩首千馀级。

五年(甲寅、654)

1 春,正月,壬戌,羌酋冻就内附,以其地置剑州。

2 三月,戊午,上行幸万年宫。

3 庚申,加赠武德功臣屈突通等十三人官。

初，王皇后无子，萧淑妃有宠，王后疾之。上之为太子也，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太宗崩，武氏随众感业寺为尼。忌日，上诣寺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闻之，阴令武氏长发，劝上内之后宫，欲以间淑妃之宠。武氏巧慧，多权数，初入宫，卑辞屈体以事后；后爱之，数称其美於上。未几大幸，拜为昭仪，后及淑妃宠皆衰，更相与共谮之，上皆不纳。昭仪欲追赠其父而无名，故托以褒赏功臣，而武士彠预焉。

4 乙丑，上幸凤泉汤；乙巳，还万年宫。

5 夏，四月，大食发兵击波斯，杀波斯王伊嗣侯，伊嗣侯之子卑路斯奔吐火罗。大食兵去，吐火罗发兵立卑路斯为波斯王而还。

6 闰月，丙子，以处月部置金满州。

7 丁丑，夜，大雨，山水涨溢，冲玄武门；宿卫士皆散走。右领军郎将薛仁贵曰："安有宿卫之士，天子有急而敢畏死乎！"乃登门桄大呼以警宫内。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寝殿，水溺卫士及麟游居人，死者三千馀人。

8 壬辰，新罗女王金真德卒，诏立其弟春秋为新罗王。

9 六月，丙午，恒州大水，呼沱溢，漂溺五千三百家。

10 中书令柳奭以王皇后宠衰，内不自安，请解政事；癸亥，罢为吏部尚书。

11 秋，七月，丁酉，车驾至京师。

12 戊戌，上谓五品以上曰："顷在先帝左右，见五品以上论事，或仗下面陈，或退上封事，终日不绝；岂今日独无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13 冬，十月，雇雍州四万一千人筑长安外郭，三旬而毕。癸丑，雍州参军薛景宣上封事，言："汉惠帝城长安，寻晏驾；今复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宁等以景宣言涉不顺，请诛之。上曰："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遂赦之。

14 高丽遣其将安固将高丽、靺鞨兵击契丹；松漠都督李窟哥御之，大败高丽於新城。

15 是岁大稔，洛州粟米斗两钱半，粳米斗十一钱。

16 王皇后、萧淑妃与武昭仪更相谮诉，上不信后、淑妃之语，独信昭仪。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国夫人柳氏及舅中书令柳奭入见六宫，又不为礼。武昭仪伺后所不敬者，必倾心与相结，所得赏赐分与之。由是后及淑妃动静，昭仪必知之，皆以闻於上。

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数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又畏大臣不从，乃与昭仪幸太尉长孙无忌第，酣饮极欢，席上拜无忌宠姬子三人皆为朝散大夫，仍载金宝缯锦十车以赐无忌。上因从容言皇后无子以讽无忌，无忌对以他语，竟不顺旨，上及昭仪皆不悦而罢。昭仪又令母杨氏诣无忌第，屡有祈请，无忌终不许。礼部尚书许敬宗亦数劝无忌，无忌厉色折之。

六年（乙卯、655）

1 春，正月，壬申朔，上谒昭陵；甲戌，还宫。

2 己丑，嶲州道行军总管曹继叔破胡丛、显养、车鲁等蛮於斜山，拔十馀城。

3 庚寅，立皇子弘为代王，贤为潞王。

4 高丽与百济、靺鞨连兵，侵新罗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罗王春秋遣使求援。二月，乙丑，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丽。

5 夏，五月，壬午，名振等渡辽水，高丽见其兵少，开门渡贵端水逆战，名振等奋击，大破之，杀获千馀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还。

6 癸未，以右屯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以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

7 壬辰，以韩瑗为侍中，来济为中书令。

8 六月，武昭仪诬王后与其母魏国夫人柳氏为厌胜，敕禁后母柳氏不得入宫。秋，七月，戊寅，贬吏部尚书柳奭为遂州刺史。奭行至扶风，岐州长史于承素希旨奏奭漏泄禁中语，复贬荣州刺史。

唐因隋制，后宫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皆视一品。上欲特置宸妃，以武昭仪为之，韩瑗、来济谏，以为故事无之，乃止。

中书舍人饶阳李义府为长孙无忌所恶，左迁壁州司马。敕未至门下，义府密知之，问计於中书舍人幽州王德俭，德俭曰："上欲立武昭仪为后，犹豫未决者，直恐宰臣异议耳。君能建策立之，则转祸为福矣。"义府然之，是

日，代德俭直宿，叩阁上表，请废皇后王氏，立武昭仪，以厌兆庶之心。上悦，召见，与语，赐珠一斗，留居旧职。昭仪又密遣使劳勉之，寻超拜中书侍郎。於是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皆潜布腹心於武昭仪矣。

9 乙酉，以侍中崔敦礼为中书令。

10 八月，尚药奉御蒋孝璋员外特置，仍同正员。员外同正自孝璋始。

11 长安令裴行俭闻将立武昭仪为后，以国家之祸必自此始，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私议其事。袁公瑜闻之，以告昭仪母杨氏，行俭坐左迁西州都督府长史。行俭，仁基之子也。

12 九月，戊辰，以许敬宗为礼部尚书。

上一日退朝，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入内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为中宫，上意既决，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杀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无汗马之劳，致位至此，且受顾托，不以死争之，何以下见先帝！"勣称疾不入。无忌等至内殿，上顾谓无忌曰："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遂良对曰："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上不悦而罢。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具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万代之后，谓陛下为如何！愿留三思！臣今忤陛下，罪当死。"因置笏於殿阶，解巾叩头流血曰："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仪在帘中大言曰："何不扑杀此獠！"无忌曰："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宁不敢言。

韩瑗因间奏事，涕泣极谏，上不纳。明日又谏，悲不自胜，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谏曰："匹夫匹妇，犹相选择，况天子乎！皇后母仪万国，善恶由之，故嫫母辅佐黄帝，妲己倾覆殷王，诗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每览前古，常兴叹息，不谓今日尘黩圣代。作而不法，后嗣何观！顾陛下详之，无为后人所笑！使臣有以益国，菹醢之戮，臣之分也！昔吴王不用子胥之言而麋鹿游於姑苏。臣恐海内失望，棘荆生於阙庭，宗庙不血食，期有日矣！"来济上表谏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择礼教名家，幽闲令淑，副四海之望，称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兴关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纵欲，以婢为后，使皇统亡绝，社稷倾沦。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汉之祸又如此，惟陛下详察！"上皆不纳。

他日，李勣入见，上问之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上意遂决。许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昭仪令左右以闻。庚午，贬遂良为潭州都督。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

唐纪十六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

永徽六年(乙卯、655)

1 冬，十月，己酉，下诏称："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许敬宗奏："故特进赠司空王仁佑告身尚存，使逆乱余孽犹得为荫，并请除削。"从之。

乙卯，百官上表请立中宫，乃下诏曰："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

丁巳，赦天下。是日，皇后上表称："陛下前以妾为宸妃，韩瑗、来济面折庭争，此既事之极难，岂非深情为国，乞加褒赏。"上以表示瑗等，瑗等弥忧惧，屡请去位，上不许。

十一月，丁卯朔，临轩命司空李勣赍玺绶册皇后武氏。是日，百官朝皇后于肃义门。

故后王氏，故淑妃萧氏，并囚于别院，上尝念之，间行至其所，见其室封闭极密，惟窍壁以通食器，恻然伤之，

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对曰:"妾等得罪为宫婢,何得更有尊称!"又曰:"至尊若念畴昔,使妾等再见日月,乞名此院为回心院。"上曰:"朕即有处置。"武后闻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萧氏各一百,断去手足,捉酒瓮中,曰:"令二妪骨醉!"数日而死,又斩之。王氏初闻宣敕,再拜曰:"愿大家万岁! 昭仪承恩,死自吾分。"淑妃骂曰:"阿武妖猾,乃至于此! 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宫中不畜猫。寻又改王氏姓为蝮氏,萧氏为枭氏。武后数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

己巳,许敬宗奏曰:"永徽爰始,国本未生,权引彗星,越升明两。近者元妃载诞,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燭晖宜息。安可反植枝干,久易位于天庭;倒袭裳衣,使违方于震位! 又,父子之际,人所难言,事或犯鳞,必婴严宪,煎膏染鼎,臣亦甘心。"上召见,问之,对曰:"皇太子,国之本也,本犹未正,万国无所系心。且在东宫者,所出本微,今知国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窃位而怀自疑,恐非宗庙之福,愿陛下熟计之。"上曰:"忠已自让。"对曰:"能为太伯,愿速从之。"

2 西突厥颉苾达度设数遣使请兵讨沙钵罗可汗。甲戌,遣丰州都督元礼臣册拜颉苾达度设为可汗。礼臣至碎叶城,沙钵罗发兵拒之,不得前。颉苾达度设部落多为沙钵罗所并,余众寡弱,不为诸姓所附,礼臣竟不册拜而归。

3 中书侍郎李义府参知政事。义府容貌温恭,与人语,必嫶怡微笑,而狡险忌克,故时人谓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谓之李猫。

显庆元年(丙辰、656)

1 春,正月,辛未,以皇太子忠为梁王、梁州刺史;立皇后子代王弘为皇太子,生四年矣。忠既废,官属皆惧罪亡匿,无敢见者;右庶子李安仁独候忠,泣涕拜辞而去。安仁,纲之孙也。

2 壬申,赦天下,改元。

3 二月,辛亥,赠武士彟司徒,赐爵周国公。

4 三月,以度支侍郎杜正伦为黄门侍郎、同三品。

5 夏,四月,壬子,矩州人谢无灵举兵反,黔州都督李子和讨平之。

6 己未,上谓侍臣曰:"朕思养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为朕陈之!"来济对曰:"昔齐桓公出游,见老而饥寒者,命赐之食,老人曰:'愿赐一国之饥者。'赐之衣,曰:'愿赐一国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廪府安足以周一国之饥寒!'老人曰:'君不夺农时,则国人皆有余食矣;不夺蚕要,则国人皆有余衣矣!'故人君之养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东役丁,岁别数万,役之则人大劳,取庸则人大费。臣愿陛下量公家所须外,余悉免之。"上从之。

7 六月,辛亥,礼官奏停太祖、世祖配祀,以高祖配昊天于圜丘,太宗配五帝于明堂;从之。

8 秋,七月,乙丑,西洱蛮酋长杨栋附、显和蛮酋长王郎祁、郎·昆·梨·盘四州酋长王伽冲等帅众内附。

9 癸未,以中书令崔敦礼为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

八月,丙申,固安昭公崔敦礼薨。

10 辛丑,葱山道行军总管程知节击西突厥,与歌逻、处月二部战于榆慕谷,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副总管周智度攻突骑施、处木昆等部于咽城,拔之,斩首三万级。

11 乙巳,龟兹王布失毕入朝。

12 李义府恃宠用事。洛州妇人淳于氏,美色,系大理狱,义府属大理寺丞毕正义枉法出之,将纳为妾,大理卿段宝玄疑而奏之。上命给事中刘仁轨等鞫之,义府恐事泄,逼正义自缢于狱中。上知之,原义府罪不问。

侍御史涟水王义方欲奏弹之,先白其母曰:"义方为御史,视奸臣不纠则不忠,纠之则身危而忧及于亲为不孝,二者不能自决,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杀身以成子之名。汝能尽忠以事君,吾死不恨!"义方乃奏:"义府于肇毅之下,擅杀六品寺丞;就云正义自杀,亦由畏义府威,杀身以灭口。如此,则生杀之威,不由上出,渐不可长,请更加勘当!"于是对仗,叱义府令下;义府顾望不退。义方三叱,上既无言,义府始趋出,义方乃读弹文。上释义府不问,而谓义方毁辱大臣,言辞不逊,贬莱州司户。

13 九月,括州暴风,海溢,溺四千余家。

14 冬,十一月,丙寅,生羌酋长浪我利波等帅众内附,以其地置柘、栱二州。

15 十二月,程知节引军至鹰娑川,遇西突厥二万骑,别部鼠尼施等二万余骑继至,前军总管苏定方帅五百骑驰往击之,西突厥大败,追奔二十里,杀获千五百余人,获马及器械,绵亘山野,不可胜计。副大总管王文度害其功,言于知节曰:"今兹虽云破贼,官军亦有死伤,乘危轻脱,乃成败之法耳,何急而为此! 自今常结方陈,置辎重在内,遇贼则战,此万全策也。"又矫称别得旨,以知节恃勇轻敌,委文度为之节制,遂收军不许深入。士卒终日

跨马，被甲结陈，不胜疲顿，马多瘦死。定方言于知节曰："出师欲以讨贼，今乃自守，坐自困敝，若遇贼必败；懦怯如此，何以立功！且主上以公为大将，岂可更遣军副专其号令，事必不然。请囚文度，飞表以闻。"知节不从。

至恒笃城，有群胡归附，文度曰："此属伺我旋师，还复为贼，不如尽杀之，取其资财。"定方曰："如此乃自为贼耳，何名伐叛！"文度竟杀之，分其财，独定方不受。师旋，文度坐矫诏当死，特除名；知节亦坐逗遛追贼不及，减死免官。

16 是岁，以太常卿驸马都尉高履行为益州长史。

17 韩瑗上疏，为褚遂良讼冤曰："遂良体国忘家，捐身徇物，风霜其操，铁石其心，社稷之旧臣，陛下之贤佐。无闻罪状，斥去朝廷，内外旷黎，咸嗟举措。臣闻晋武弘裕，不贻刘毅之诛；汉祖深仁，无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迁，已经寒暑，违忤陛下，其罚塞焉。伏愿缅鉴无辜，稍宽非罪，俯矜微款，以顺人情。"上谓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责之，卿何言之深也！"对曰："遂良社稷忠臣，为谗谀所毁。昔微子去而殷国以亡，张华存而纲纪不乱。陛下无故弃逐旧臣，恐非国家之福！"上不纳。瑗以言不用，乞归田里；上不许。

18 刘洎之子讼其父冤，称贞观之末，为褚遂良所谮而死，李义府复助之。上以问近臣，众希义府之旨，皆言其枉。给事中长安乐彦玮独曰："刘洎大臣，人主暂有不豫，岂得遽自比伊、霍！今雪洎之罪，谓先帝用刑不当乎？"上然其言，遂寝其事。

二年(丁巳、657)

1 春，正月，癸巳，分哥逻禄部置阴山、大漠二都督府。

2 闰月，壬寅，上行幸洛阳。

3 庚戌，以左屯卫将军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官，帅燕然都护渭南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发回纥等兵，自北道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嗣业，巨之子也。

初，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及族兄左屯卫大将军步真，皆西突厥酋长，太宗之世，帅众来降；至是，诏以弥射、步真为流沙安抚大使，自南道招集旧众。

4 二月，辛酉，车驾至洛阳宫。

5 庚午，立皇子显为周王。壬申，徙雍王素节为郇王。

6 三月，甲辰，以潭州都督褚遂良为桂州都督。

7 癸丑，以李义府兼中书令。

8 夏，五月，丙申，上幸明德宫避暑。上自即位，每日视事；庚子，宰相奏天下无虞，请隔日视事；许之。

9 秋，七月，丁亥朔，上还洛阳宫。

10 王玄策之破天竺也，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以归，自言有长生之术，太宗颇信之，深加礼敬，使合长生药。发使四方求奇药异石，又发使诣婆罗门诸国采药。其言率皆迂诞无实，苟欲以延岁月，药竟不就，乃放还。上即位，复诣长安，又遣归。玄策时为道王友，辛亥，奏言："此婆罗门实能合长年药，自诡必成，今遣归，可惜失之。"玄策退，上谓侍臣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对曰："诚如圣言。此婆罗门今兹再来，容发衰白，已改于前，何能长生！陛下遣之，内外皆喜。"娑婆寐竟死于长安。

11 许敬宗、李义府希皇后旨，诬奏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与褚遂良潜谋不轨，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州都督，欲以为外援。八月，丁卯，瑗坐贬振州刺史，济贬台州刺史，终身不听朝觐。又贬褚遂良为爱州刺史，荣州刺史柳奭为象州刺史。

遂良至爱州，上表自陈："往者濮王、承乾交争之际，臣不顾死亡，归心陛下。时岑文本、刘洎奏称'承乾恶状已彰，身在别所，其于东宫，不可少时虚旷，请且遣濮王往居东宫。'臣又抗言固争，皆陛下所见。卒与无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渐，独臣与无忌同受遗诏。陛下在草土之辰，不胜哀恸，臣以社稷宽譬，陛下手抱臣颈。臣与无忌区处众事，咸无废阙，数日之间，内外宁谧。力小任重，动罹愆过，蝼蚁余齿，乞陛下哀怜。"表奏，不省。

12 己巳，礼官奏："四郊迎气，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废纬书六天之义。其方丘祭地之外，别有神州，亦请合为一祀。"从之。

13 辛未，以礼部尚书许敬宗为侍中，兼度支尚书杜正伦为兼中书令。

14 冬，十月，戊戌，上行幸许州。乙巳，畋于潧水之南。壬子，至汜水曲。十二月，乙卯朔，车驾还洛阳宫。

15 苏定方击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至金山北，先击处木昆部，大破之，其俟斤懒独禄等帅万余帐来降，定方抚之，发其千骑与俱。

右领军郎将薛仁贵上言："泥孰部素不伏贺鲁，为贺鲁所破，虏其妻子。今唐兵有破贺鲁诸部得泥孰妻子者，宜归之，仍加赐赉，使彼明知贺鲁为贼而大唐为之父母，则人致其死，不遗力矣。"上从之。泥孰喜，请从军共击贺鲁。

定方至曳咥河西，沙钵罗帅十姓兵且十万，来拒战。定方将唐兵及回纥万余人击之。沙钵罗轻定方兵少，直进围之。定方令步兵据南原，攒矟外向，自将骑兵陈于北原。沙钵罗先攻步军，三冲不动，定方引骑兵击之，沙钵罗大败，追奔三十里，斩获数万人；明日，勒兵复进。于是胡禄屋等五弩失毕悉众来降，沙钵罗独与处木昆屈律啜数百骑西走。时阿史那步真出南道，五咄陆部落闻沙钵罗败，皆诣步真降。定方乃命萧嗣业、回纥婆闰将胡兵趋邪罗斯川，追沙钵罗，定方与任雅相将新附之众继之。会大雪，平地二尺，军中咸请俟晴而行，定方曰："虏恃雪深，谓我不能进，必休息士马，亟追之可及，若缓之，彼遁逃漫远，不可复追，省日兼功，在此时矣！"乃蹋雪昼夜兼行。所过收其部众，至双河，与弥射、步真合，去沙钵罗所居二百里，布陈长驱，径至其牙帐。沙钵罗与其徒将猎，定方掩其不备，纵兵击之，斩获数万人，得其鼓纛，沙钵罗与其子咥运、婿阎啜等脱走，趣石国。定方于是息兵，诸部各归所居，通道路，置邮驿，掩骸骨，问疾苦，画疆易，复生业，凡为沙钵罗所掠者，悉括还之，十姓安堵如故。乃命萧嗣业将兵追沙钵罗，定方引军还。

沙钵罗至石国西北苏咄城，人马饥乏，遣人赍珍宝入城市马，城主伊沮达官诈以酒食出迎，诱之入，闭门执之，送于石国。萧嗣业至石国，石国人以沙钵罗授之。

乙丑，分西突厥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以阿史那弥射为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阿史那步真为右卫大将军、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遣光禄卿卢承庆持节册命，仍命弥射、步真与承庆据诸姓降者，准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

16 丁卯，以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吏员品并如雍州。

17 是岁，诏："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所司明有法制禁断。"

18 以吏部侍郎刘祥道为黄门侍郎，仍知吏部选事。祥道以为："今选司取士伤滥，每年入流之数，过一千四百，杂色入流，曾不铨简。即日内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凡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约准三十年，则万三千余人略尽矣。若年别入流者五百人，足充所须之数。望有厘革。"既而杜正伦亦言入流人太多。上命正伦与祥道详议，而大臣惮于改作，事遂寝。祥道，林甫之子也。

三年（戊午、658）

1 春，正月，戊子，长孙无忌等上所修新礼；诏中外行之。先是，议者谓贞观礼节文未备，故命无忌等修之。时许敬宗、李义府用事，所损益多希旨，学者非之。太常博士萧楚材等以为豫备凶事，非臣子所宜言；敬宗、义府深然之，遂焚国恤一篇，由是凶礼遂阙。

2 初，龟兹王布失毕妻阿史那氏与其相那利私通，布失毕不能禁，由是君臣猜阻，各有党与，互来告难。上两召之，既至，囚那利，遣左领军郎将雷文成送布失毕归国。至龟兹东境泥师城，龟兹大将羯猎颠发众拒之，仍遣使降于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布失毕据城自守，不敢进。诏左屯卫大将军杨胄发兵讨之。会布失毕病卒，胄与羯猎颠战，大破之，擒羯猎颠及其党，尽诛之，乃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戊申，立布失毕之子素稽为龟兹王兼都督。

3 二月，丁巳，上发东都；甲戌，至京师。

4 夏，五月，癸未，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旧安西复为西州都督府，镇高昌故地。

5 六月，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程名振、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将兵攻高丽之赤烽镇，拔之，斩首四百余级，捕虏百余人。高丽遣其大将豆方娄帅众三万拒之，名振以契丹逆击，大破之，斩首二千五百级。

6 秋，八月，甲寅，播罗哀獠酋长多胡桑等帅众内附。

7 冬，十月，庚申，吐蕃赞普来请婚。

8 中书令李义府有宠于上，诸子孩抱者并列清贵。而义府贪冒无厌，母、妻及诸子、女婿，卖官鬻狱，其门如市，多树朋党，倾动朝野。中书令杜正伦每以先进自处，义府恃恩，不为之下，由是有隙，与义府讼于上前。上以大臣不和，两责之。十一月，乙酉，贬正伦横州刺史，义府普州刺史。正伦寻卒于横州。

9 阿史那贺鲁既被擒，谓萧嗣业曰："我本亡虏，为先帝所存，先帝遇我厚而我负之，今日之败，天所怒也。吾闻中国刑人必于市，愿刑我于昭陵之前以谢先帝。"上闻而怜之。贺鲁至京师，甲午，献于昭陵。敕免其死，分其种落为六都督府，其所役属诸国皆置州府，西尽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贺鲁寻死，葬于颉利墓侧。

10 戊戌，以许敬宗为中书令，大理卿辛茂将为兼侍中。

11 开府仪同三司鄂忠武公尉迟敬德薨。敬德晚年闲居，学延年术，修饰池台，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交通宾

客，凡十六年，年七十四，以病终，朝廷恩礼甚厚。

12 是岁，爱州刺史褚遂良卒。

13 雍州司士许祎与来济善，侍御史张伦与李义府有怨，吏部尚书唐临奏以祎为江南道巡察使，伦为剑南道巡察使。是时义府虽在外，皇后常保护之，以临为挟私选授。

四年(己未、659)

1 春，二月，乙丑，免临官。

2 三月，壬午，西突厥兴昔亡可汗与真珠叶护战于双河，斩真珠叶护。

3 夏，四月，丙辰，以于志宁为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乙丑，以黄门侍郎许圉师参知政事。

4 武后以太尉赵公长孙无忌受重赐而不助己，深怨之。及议废王后，燕公于志宁中立不言，武后亦不悦。许敬宗屡以利害说无忌，无忌每面折之，敬宗亦怨。武后既立，无忌内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

会洛阳人李奉节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朋党事，敕敬宗与辛茂将鞫之。敬宗按之急，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诬奏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隙谋反，今事觉，故自杀。上惊曰："岂有此邪！舅为小人所间，小生疑阻则有之，何至于反！"敬宗曰："臣始末推究，反状已露，陛下犹以为疑，恐非社稷之福。"上泣曰："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今元舅复然，使朕惭见天下之人。兹事若实，如之何？"对曰："遗爱乳臭儿，与一女子谋反，势何所成！无忌与先帝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为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若一旦窃发，陛下遣谁当之！今赖宗庙之灵，皇天疾恶，因按小事，乃得大奸，实天下之庆也。臣窃恐无忌知季方自刺，窘急发谋，攘袂一呼，同恶云集，必为宗庙之忧。臣昔见宇文化及父述为炀帝所亲任，结以婚姻，委以朝政；述卒，化及复典禁兵，一夕于江都作乱，先杀不附己者，臣家亦豫其祸，于是大臣苏威、裴矩之徒，皆舞蹈马首，唯恐不及，黎明遂倾隋室。前事不远，愿陛下速决之！"上命敬宗更加审察。明日，敬宗复奏曰："昨夜季方已承与无忌同反，臣又问季方：'无忌与国至亲，累朝宠任，何恨而反？'季方答云：'韩瑗尝语无忌云："柳奭、褚遂良劝公立梁王为太子，今梁王既废，上亦疑公，故出高履行于外。"自此无忌忧恐，渐为自安之计。后见长孙祥又出，韩瑗得罪，日夜与季方等谋反。'臣参验辞状，咸相符合，请收捕准法。"上又泣曰："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敬宗对曰："薄昭，汉文帝之舅也，文帝从代来，昭亦有功，所坐止于杀人，文帝使百官素服哭而杀之，至今天下以文帝为明主。今无忌忘两朝之大恩，谋移社稷，其罪与薄昭不可同年而语也。幸而奸状自发，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犹不早决！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无忌今之奸雄，王莽、司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迁延，臣恐变生肘腋，悔无及矣！"上以为然，竟不引问无忌。戊辰，下诏削无忌太尉及封邑，以为扬州都督，于黔州安置，准一品供给。祥，无忌之从父兄子也，前此自工部尚书出为荆州长史，故敬宗以此诬之。

敬宗又奏："无忌谋逆，由褚遂良、柳奭、韩瑗构扇而成；奭仍潜通宫掖，谋行鸩毒，于志宁亦党附无忌。"于是诏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宁官。遣使发道次兵援送无忌诣黔州。无忌子秘书监驸马都尉冲等皆除名，流岭表。遂良子彦甫、彦冲流爱州，于道杀之。益州长史高履行累贬洪州都督。

5 五月，丙申，兵部尚书任雅相、度支尚书卢承庆并参知政事。承庆，思道之孙也。

6 凉州刺史赵持满，多力善射，喜任侠，其从母为韩瑗妻，其舅驸马都尉长孙铨，无忌之族弟也，铨坐无忌，流巂州。许敬宗恐持满作难，诬云无忌同反，驿召至京师，下狱，讯掠备至，终无异辞，曰："身可杀也，辞不可更！"吏无如之何，乃代为狱辞结奏。戊戌，诛之，尸于城西，亲戚莫敢视。友人王方翼叹曰："栾布哭彭越，义也；文王葬枯骨，仁也。下不失义，上不失仁，不亦可乎！"乃收而葬之。上闻之，不罪也。方翼，废后之从祖兄也。长孙铨至流所，县令希旨杖杀之。

7 六月，丁卯，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

初，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升降去取，时称允当。至是，许敬宗等以其书不叙武氏本望，奏请改之，乃命礼部郎中孔志约等比类升降，以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于是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豫士流，时人谓之"勋格"。

8 许敬宗议封禅仪，己巳，奏："请以高祖、太宗俱配昊天上帝，太穆、文德二皇后俱配皇地祇。"从之。

9 秋，七月，命御史往高州追长孙恩，象州追柳奭，振州追韩瑗，并枷锁诣京师，仍命州县簿录其家。恩，无忌之族弟也。

壬寅，命李勣、许敬宗、辛茂将与任雅相、卢承庆更共覆按无忌事。许敬宗又遣中书舍人袁公瑜等诣黔州，再鞫无忌反状，至则逼无忌令自缢。诏柳奭、韩瑗所至斩决。使者杀柳奭于象州。韩瑗已死，发验而还。籍没三家，

近亲皆流岭南为奴婢。常州刺史长孙祥坐与无忌通书，处绞。长孙恩流檀州。

10 八月，壬子，以普州刺史李义府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义府既贵，自言本出赵郡，与诸李叙昭穆；无赖之徒借其权势，拜伏为兄叔者甚众。给事中李崇德初与同谱，及义府出为普州，即除之。义府闻而衔之，及复为相，使人诬构其罪，下狱，自杀。

11 乙卯，长孙氏、柳氏缘无忌、奭贬降者十三人。高履行贬永州刺史。于志宁贬荣州刺史，于氏贬者九人。自是政归中宫矣。

12 九月，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州县府百二十七。

13 冬，十月，丙午，太子加元服，赦天下。

14 初，太宗疾山东士人自矜门地，婚姻多责资财，命修氏族志例降一等；王妃、主婿皆取勋臣家，不议山东之族。而魏徵、房玄龄、李勣家皆盛与为婚，常左右之，由是旧望不减；或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眷，高下悬隔。李义府为其子求婚不获，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劝上矫其弊。壬戌，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财之数，毋得受陪门财。然族望为时所尚，终不能禁，或载女窃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终不与异姓为婚。其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往往反自称禁婚家，益增厚价。

15 闰月，戊寅，上发京师，令太子监国。太子思慕不已，上闻之，遽召赴行在。戊戌，车驾至东都。

16 十一月，丙午，以许圉师为散骑常侍、检校侍中。

17 戊午，侍中兼左庶子辛茂将薨。

18 思结俟斤都曼帅疏勒、朱俱波、谒般陀三国反，击破于阗。癸亥，以左骁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抚大使以讨之。

19 以卢承庆同中书门下三品。

20 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等与高丽将温沙门战于横山，破之。

21 苏定方军至业叶水，思结保马头川。定方选精兵万人、骑三千匹驰往袭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诘旦，至城下，都曼大惊。战于城外，都曼败，退保其城。及暮，诸军继至，遂围之，都曼惧而出降。

五年（庚申、660）

1 春，正月，定方献俘于乾阳殿。法司请诛都曼。定方请曰："臣许以不死，故都曼出降，愿丐其余生。"上曰："朕屈法以全卿之信。"乃免之。

2 甲子，上发东都；二月，辛巳，至并州。三月，丙午，皇后宴亲戚故旧邻里于朝堂，妇人于内殿，班赐有差。诏："并州妇人年八十以上，皆版授郡君。"

3 百济恃高丽之援，数侵新罗；新罗王春秋上表求救。辛亥，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帅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十万以伐百济。以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将新罗之众，与之合势。

4 夏，四月，丙寅，上发并州；癸巳，至东都。五月，作合璧宫。壬戌，上幸合璧宫。

5 戊辰，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左武候将军延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合珠并为冷岍道行军总管，各将所部兵以讨叛奚，仍命尚书右丞崔余庆充使总护三部兵，奚寻遣使降。更以枢宾等为沙砖道行军总管，以讨契丹，擒契丹松漠都督阿卜固送东都。

6 六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7 甲午，车驾还洛阳宫。

8 房州刺史梁王忠，年浸长，颇不自安，或私衣妇人服以备刺客；又数自占吉凶。或告其事，秋，七月，乙巳，废忠为庶人，徙黔州，囚于承乾故宅。

9 丁卯，度支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卢承庆坐科调失所免官。

10 八月，吐蕃禄东赞遣其子起政将兵击吐谷浑，以吐谷浑内附故也。

11 苏定方引兵自成山济海，百济据熊津江口以拒之。定方进击破之，百济死者数千人，余皆溃走。定方水陆齐进，直趣其都城。未至二十余里，百济倾国来战，大破之，杀万余人，追奔，入其郭。百济王义慈及太子隆逃于北境，定方进围其城；义慈次子泰自立为王，帅众固守。隆子文思曰："王与太子皆在，而叔遽拥兵自王，借使能却唐兵，我父子必不全矣。"遂帅左右逾城来降，百姓皆从之，泰不能止。定方命军士登城立帜，泰窘迫，开门请命。于是义慈、隆及诸城主皆降。百济故有五部，分统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万户，诏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

12 壬午，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将兵讨思结、拔也固、仆骨、同罗四部，三战皆捷，追奔百余里，斩其酋长而

还。

13 冬,十月,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

14 十一月,戊戌朔,上御则天门楼,受百济俘,自其王义慈以下皆释之。苏定方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赦天下。

15 甲寅,上幸许州。十二月,辛未,畋于长社。己卯,还东都。

16 壬午,以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泯江道行军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蒲州刺史程名振为镂方道总管,将兵分道击高丽。青州刺史刘仁轨坐督海运覆船,以白衣从军自效。

龙朔元年(辛酉、661)

1 春,正月,乙卯,募河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兵,得四万四千余人,诣平壤、镂方行营。戊午,以鸿胪卿萧嗣业为扶余道行军总管,帅回纥等诸部兵诣平壤。

2 二月,乙未晦,改元。

3 三月,丙申朔,上与群臣及外夷宴于洛城门,观屯营新教之舞,谓之一戎大定乐。时上欲亲征高丽,以象用武之势也。

4 初,苏定方既平百济,留郎将刘仁愿镇守百济府城,又以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抚其余众。文度济海而卒,百济僧道琛、故将福信聚众据周留城,迎故王子丰于倭国而立之,引兵围仁愿于府城。诏起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将王文度之众,便道发新罗兵以救仁愿。仁轨喜曰:"天将富贵此翁矣!"于州司请唐历及庙讳以行,曰:"吾欲扫 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仁轨御军严整,转斗而前,所向皆下。百济立两栅于熊津江口,仁轨与新罗兵合击,破之,杀溺死者万余人。道琛乃释府城之围,退保任存城;新罗粮尽,引还。道琛自称领军将军,福信自称霜岑将军,招集徒众,其势益张。仁轨众少,与仁愿合军,休息士卒。上诏新罗出兵,新罗王春秋奉诏,遣其将金钦将兵救仁轨等,至古泗,福信邀击,败之。钦自葛岭道遁还新罗,不敢复出。福信寻杀道琛,专总国兵。

5 夏,四月,丁卯,上幸合璧宫。

6 庚辰,以任雅相为泯江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官,与萧嗣业及诸胡兵凡三十五军,水陆分道并进。上欲自将大军继之;癸巳,皇后抗表谏亲征高丽;诏从之。

7 六月,癸未,以吐火罗、呾呾、罽宾、波斯等十六国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并隶安西都护府。

8 秋,七月,甲戌,苏定方破高丽于泯江,屡战皆捷,遂围平壤城。

9 九月,癸巳朔,特进新罗王春秋卒;以其子法敏为乐浪郡王、新罗王。

10 壬子,徙潞王贤为沛王。贤闻王勃善属文,召为修撰。勃,通之孙也。时诸王斗鸡,勃戏为檄周王鸡文。上见之,怒曰:"此乃交构之渐。"斥勃出沛府。

11 高丽盖苏文遣其子男生以精兵数万守鸭绿水,诸军不得渡。契苾何力至,值冰大合,何力引众乘冰渡水,鼓噪而进,高丽大溃,追奔数十里,斩首三万级,余众悉降,男生仅以身免。会有诏班师,乃还。

12 冬,十月,丁卯,上畋于陆浑;戊申,又畋于非山;癸酉,还宫。

13 回纥酋长婆闰卒,侄比粟毒代领其众,与同罗、仆固犯边,诏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燕然都护刘审礼、左武卫将军薛仁贵为副,鸿胪卿萧嗣业为仙萼道行军总管,右屯卫将军孙仁师为副,将兵讨之。审礼,德威之子也。

二年(壬戌、662)

1 春,正月,辛亥,立波斯都督卑路斯为波斯王。

2 二月,甲子,改百官名:以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左、右丞为肃机,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其余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并以义训更其名,而职任如故。

3 甲戌,泯江道大总管任雅相薨于军。雅相为将,未尝奏亲戚故吏从军,皆移所司补授,谓人曰:"官无大小,皆国家公器,岂可苟便其私!"由是军中赏罚皆平,人服其公。

4 戊寅,左骁卫将军白州刺史沃沮道总管庞孝泰与高丽战于蛇水之上,军败,与其子十三人皆战死。苏定方围平壤久不下,会大雪,解围而还。

5 三月，郑仁泰等败铁勒于天山。

铁勒九姓闻唐兵将至，合众十余万以拒之，选骁健者数十人挑战，薛仁贵发三矢，杀三人，余皆下马请降。仁贵悉坑之，度碛北，击其余众，获叶护兄弟三人而还。军中歌之曰："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

思结、多滥葛等部落先保天山，闻仁泰等将至，皆迎降；仁泰等纵兵击之，掠其家以赏军。虏相帅远遁，将军杨志追之，为虏所败。候骑告仁泰："虏辎重在近，往可取也。"仁泰将轻骑万四千，倍道赴之，遂逾大碛，至仙萼河，不见虏，粮尽而还。值大雪，士卒饥冻，弃捐甲兵，杀马食之，马尽，人自相食，比入塞，余兵才八百人。

军还，司宪大夫杨德裔劾奏："仁泰等诛杀已降，使虏逃散，不抚士卒，不计资粮，遂使骸骨蔽野，弃甲资寇。自圣朝开创以来，未有如今日之丧败者。仁贵于所监临，贪淫自恣，虽矜所得，不补所丧。并请付法司推科。"诏以功赎罪，皆释之。

以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铁勒道安抚使，左卫将军姜恪副之，以安辑其余众。何力简精骑五百，驰入九姓中，虏大惊，何力乃谓曰："国家知汝皆胁从，赦汝之罪，罪在酋长，得之则已。"其部落大喜，共执其叶护及设、特勒等二百余人以授何力，何力数其罪而斩之，九姓遂定。

6 甲午，车驾发东都；辛亥，幸蒲州；夏，四月，庚申朔，至京师。

7 辛巳，作蓬莱宫。

8 五月，丙申，以许圉师为左相。

9 六月，乙丑，初令僧、尼、道士、女官致敬父母。

10 秋，七月，戊子朔，赦天下。

11 丁巳，熊津都督刘仁愿、带方州刺史刘仁轨大破百济于熊津之东，拔真峴城。

初，仁愿、仁轨等屯熊津城，上与之敕书，以"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若金法敏借卿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将士咸欲西归。仁轨曰："人臣徇公家之利，有死无贰，岂得先念其私！主上欲灭高丽，故先诛百济，留兵守之，制其心腹；虽余寇充斥而守备甚严，宜砺兵秣马，击其不意，理无不克。既捷之后，士卒心安，然后分兵据险，开张形势，飞表以闻，更求益兵。朝廷知其有成，必命将出师，声援才接，凶丑自歼。非直不弃成功，实亦永清海表。今平壤之军既还，熊津又拔，则百济余尽，不日更兴，高丽遗寇，何时可灭！且今以一城之地居敌中央，苟或动足，即为擒虏，纵入新罗，亦为羁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况福信凶悖残虐，君臣猜离，行相屠戮；正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众从之。时百济王丰与福信等以仁愿等孤城无援，遣使谓之曰："大使等何时西还，当遣相送。"仁愿、仁轨知其无备，忽出击之，拔其支罗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栅，杀获甚众，分兵守之。福信等以真峴城险要，加兵守之。仁轨伺其稍懈，引新罗兵夜傅城下，攀草而上，比明，入据其城，遂通新罗运粮之路。仁愿乃奏请益兵。诏发淄、青、莱、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

福信专权，与百济王丰浸相猜忌。福信称疾，卧于窟室，欲俟丰问疾而杀之。丰知之，帅亲信袭杀福信；遣使诣高丽、倭国乞师以拒唐兵。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

唐纪十七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

龙朔二年（壬戌、662）

1 八月，壬寅，以许敬宗为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知西台事。

2 九月，戊寅，初令八品、九品衣碧。

3 冬，十月，丁酉，上幸骊山温汤，太子监国；丁未，还宫。

4 庚戌，西台侍郎陕人上官仪同东西台三品。

5 癸丑，诏以四年正月有事于泰山，仍以来年二月幸东都。

6 左相许圉师之子奉辇直长自然，游猎犯人田，田主怒，自然以鸣镝射之。圉师杖自然一百而不以闻。田主诣司宪讼之，司宪大夫杨德裔不为治。西台舍人袁公瑜遣人易姓名上封事告之，上曰："圉师为宰相，侵陵百姓，匿而不言，岂非作威作福！"圉师谢曰："臣备位枢轴，以直道事陛下，不能悉允众心，故为人所攻讦。至于作威福

者，或手握强兵，或身居重镇；臣以文吏，奉事圣明，惟知闭门自守，何敢作威福！”上怒曰：“汝恨无兵邪！”许敬宗曰：“人臣如此，罪不容诛。”遽令引出。诏特免官。

7 癸酉，立皇子旭轮为殷王。

8 十二月，戊申，诏以方讨高丽、百济，河北之民，劳于征役，其封泰山、幸东都并停。

9 爬海道总管苏海政受诏讨龟兹，救兴昔亡、继往绝二可汗发兵与之俱。至兴昔亡之境，继往绝素与兴昔亡有怨，密谓海政曰：“弥射谋反，请诛之。”时海政兵才数千，集军吏谋曰：“弥射若反，我辈无噍类，不如先事诛之。”乃矫称敕，令大总管赍帛数万段赐可汗及诸酋长，兴昔亡帅其徒受赐，海政悉收斩之。其鼠尼施、拔塞干两部亡走，海政与继往绝追讨，平之。军还，至疏勒南，弓月部复引吐蕃之众来，欲与唐兵战；海政以师老不敢战，以军资赂吐蕃，约和而还。由是诸部落皆以兴昔亡为冤，各有离心。继往绝寻卒，十姓无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其余众附于吐蕃。

10 是岁，西突厥寇庭州，刺史来济将兵拒之，谓其众曰：“吾久当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当以身报国。”遂不释甲胄，赴敌而死。

三年(癸亥、663)

1 春，正月，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讨铁勒叛者余种，悉平之。

2 乙酉，以李义府为右相，仍知选事。

3 二月，徙燕然都护府于回纥，更名瀚海都护；徙故瀚海都护于云中古城，更名云中都护。以碛为境，碛北州府皆隶瀚海，碛南隶云中。

4 三月，许圉帅再贬虔州刺史，杨德裔以阿党流庭州，圉师子文思、自然并免官。

5 右相河间郡公李义府典选，恃中宫之势，专以卖官为事，铨综无次，怨谤盈路，上颇闻之，从容谓义府曰：“卿子及婿颇不谨，多为非法，我尚为卿掩覆，卿宜戒之！”义府勃然变色，颈、颊俱张，曰：“谁告陛下？”上曰：“但我言如是，何必就我索其所从得邪！”义府殊不引咎，缓步而去。上由是不悦。

望气者杜元纪谓义府所居第有狱气，宜积钱二十万缗以厌之，义府信之，聚敛尤急。义府居母丧，朔望给哭假，辄微服与元纪出城东，登古冢，候望气色，或告义府窥觇灾眚，阴有异图。又遣其子右司议郎津召长孙无忌之孙延，受其钱七百缗，除延司津监，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告之。夏，四月，乙丑，下义府狱，遣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御史、详刑共鞫之，仍命司空李勣监焉。事皆有实。戊子，诏义府除名，流巂州；津除名，流振州；诸子及婿并除名，流庭州。朝野莫不称庆。

或作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榜之通衢。义府多取人奴婢，及败，各散归其家，故其露布云：“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

6 乙未，置鸡林大都督府于新罗国，以金法敏为之。

7 丙午，蓬莱宫含元殿成，上始移仗居之，更命故宫曰西内。戊申，始御紫宸殿听政。

8 五月，壬午，柳州蛮酋吴君解反；遣冀州长史刘伯英、右武卫将军冯士翔发岭南兵讨之。

9 吐蕃与吐谷浑互相攻，各遣使上表论曲直，更来求援；上皆不许。

吐谷浑之臣素和贵有罪，逃奔吐蕃，具言吐谷浑虚实。吐蕃发兵击吐谷浑，大破之，吐谷浑可汗曷钵与弘化公主帅数千帐弃国走依凉州，请徙居内地。上以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帅右武卫将军独孤卿云、辛文陵等分屯凉、鄯二州，以备吐蕃。六月，戊申，又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集大使，节度诸军，为吐谷浑之援。

吐蕃禄东赞屯青海，遣使者论仲琮入见，表陈吐谷浑之罪，且请和亲。上不许。遣左卫郎将刘文祥使于吐蕃，降玺书责让之。

10 秋，八月，戊申，上以海东累岁用兵，百姓困于征调，士卒战溺死者甚众，诏罢三十六州所造船，遣司元太常伯窦德玄等分诣十道，问人疾苦，黜陟官吏。德玄，毅之曾孙也。

11 九月，戊午，熊津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等破百济余众及倭兵于白江，拔其周留城。

初，刘仁愿、刘仁轨既克真峴城，诏孙仁师将兵，浮海助之。百济王丰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师与仁愿、仁轨合兵，势大振。诸将以加林城水陆之冲，欲先攻之，仁轨曰：“加林险固，急攻则伤士卒，缓之则旷日持久。周留城，虏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恶务本，宜先攻之，若克周留，诸城自下。”于是仁师、仁愿与新罗王法敏将陆军以进，仁轨与别将杜爽、扶余隆将水军及粮船自熊津入白江，以会陆军，同趣周留城。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百济王丰脱身奔高丽，王子忠胜、忠志等帅众降，百济尽平，唯别帅迟受信据任存

城，不下。

初，百济西部人黑齿常之，长七尺余，骁勇有谋略，仕百济为达率兼郡将，犹中国刺史也。苏定方克百济，常之帅所部随众降。定方絷其王及太子，纵兵劫掠，壮者多死。常之惧，与左右十余人遁归本部，收集亡散，保任存山，结栅以自固，旬月间归附者三万余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战，唐兵不利；常之复取二百余城，定方不能克而还。常之与别部将沙吒相如各据险以应福信，百济既败，皆帅其众降。刘仁轨使常之、相如自将其众，取任存城，仍以粮仗助之。孙仁师曰："此属兽心，何可信也！"仁轨曰："吾观二人皆忠勇有谋，敦信重义；但冥者所托，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时，不用疑也。"遂给其粮仗，分兵随之，攻拔任存城，迟受信弃妻子，奔高丽。

诏刘仁轨将兵镇百济，召孙仁师、刘仁愿还。百济兵火之余，比屋凋残，僵尸满野，仁轨始命瘗骸骨，籍户口，理村聚，署官长，通道途，立桥梁，补堤堰，复陂塘，课耕桑，赈贫乏，养孤老，立唐社稷，颁正朔及庙讳，百济大悦，阖境各安其业。然后修屯田，储糗粮，训士卒，以图高丽。

刘仁愿至京师，上问之曰："卿在海东，前后奏事，皆合机宜，复有文理。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愿曰："此皆刘仁轨所为，非臣所及也。"上悦，加仁轨六阶，正除带方州刺史，为筑第长安，厚赐其妻子，遣使赍玺书劳勉之。上官仪曰："仁轨遭黜削而能尽忠，仁愿秉节制而能推贤，皆可谓君子矣！"

12 冬，十月，辛巳朔，诏太子每五日于光顺门内视诸司奏事，其事之小者，皆委太子决之。

13 十二月，庚子，诏改来年元。

14 壬寅，以安西都护高贤为行军总管，将兵击弓月以救于阗。

15 是岁，大食击波斯、拂菻，破之；南侵婆罗门，吞灭诸胡，胜兵四十余万。

麟德元年（甲子、664）

1 春，正月，甲子，改云中都护府为单于大都护府，以殷王旭轮为单于大都护。

初，李靖破突厥，迁三百帐于云中城，阿史德氏为之长。至是，部落渐众，阿史德氏诣阙，请如胡法立亲王为可汗以统之。上召见，谓曰："今之可汗，古之单于也。"故更为单于都护府，而使殷王遥领之。

2 二月，戊子，上行幸万年宫。

3 夏，四月，壬子，卫州刺史道孝王元庆薨。

4 丙午，魏州刺史郇公孝协坐赃，赐死。司宗卿陇西王博乂奏孝协父叔良死王事，孝协无兄弟，恐绝嗣。上曰："画一之法，不以亲疏异制，苟害百姓，虽皇太子亦所不赦。孝协有一子，何忧乏祀乎！"孝协竟自尽于第。

5 五月，戊申朔，遂州刺史许悼王孝薨。

6 乙卯，于昆明之弄栋川置姚州都督府。

7 秋，七月，丁未朔，诏以三年正月有事于岱宗。

8 八月，丙子，车驾还京师，幸旧宅，留七日；壬午，还蓬莱宫。

9 丁亥，以司列太常伯刘祥道兼右相，大司宪窦德玄为司元太常伯、检校左相。

10 冬，十月，庚辰，检校熊津都督刘仁轨上言："臣伏睹所存戍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贫敝，唯思西归，无心展效。臣问以'往在海西，见百姓人人应募，争欲从军，或请自办衣粮，谓之"义征"，何为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日官府与曩时不同，人心亦殊。曩时东西征役，身没王事，并蒙敕使吊祭，追赠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回授子弟，凡渡辽海者，皆赐勋一转。自显庆五年以来，征人屡经渡海，官不记录，其死者亦无人谁何。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其壮而富者，行钱参逐，皆亡匿得免；贫者身虽老弱，被发即行。顷者破百济及平壤苦战，当时将帅号令，许以勋赏，无所不至；及达西岸，惟闻枷锁推禁，夺赐破勋，州县追呼，无以自存，公私困弊，不可悉言。以是昨发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残者，非独至海外而然也。又，本因征役勋级以为荣宠；而比年出征，皆使勋官挽引，劳苦与白丁无殊，百姓不愿从军，率皆由此。'臣又问：'曩日士卒留镇五年，尚得支济，今尔等始经一年，何为如此单露？'咸言：'初发家日，惟令备一年资装；今已二年，未有还期。'臣检校军士所留衣，今冬仅可充事，来秋以往，全无准拟。陛下留兵海外，欲殄灭高丽。百济、高丽，旧相党援，倭人虽远，亦共为影响，若无镇兵，还成一国。今既资戍守，又置屯田，所借士卒同心同德，而众有此议，何望成功！自非有所更张，厚加慰劳，明赏重罚以起士心，若止如今日以前处置，恐师众疲老，立效无日。逆耳之事，或无人为陛下尽言，故臣披露肝胆，昧死奏陈。"

上深纳其言，遣右威卫将军刘仁愿将兵渡海以代旧镇之兵，仍敕仁轨俱还。仁轨谓仁愿曰："国家悬军海外，欲以经略高丽，其事非易。今收获未毕，而军吏与士卒一时代去，军将又归。夷人新服，众心未安，必将生变。不如且留旧兵，渐令收获，办具资粮，节级遣还；军将且留镇抚，未可还也。"仁愿曰："吾前还海西，大遭谗谤，云吾多留兵众，谋据海东，几不免祸。今日唯知准敕，岂敢擅有所为！"仁轨曰："人臣苟利于国，知无不为，岂恤其私！"

乃上表陈便宜，自请留镇海东，上从之。仍以扶余隆为熊津都尉，使招辑其余众。

11 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尝为厌胜之术，宦者王伏胜发之。上大怒，密召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议之。仪因言："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上意亦以为然，即命仪草诏。

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诣上自诉。诏草犹在上所，上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犹恐后怨怒，因绐之曰："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仪先为陈王谘议，与王伏胜俱事故太子忠，后于是使许敬宗诬奏仪、伏胜与忠谋大逆。十二月，丙戌，仪下狱，与其子庭芝、王伏胜皆死，籍没其家。戊子，赐忠死于流所。右相刘祥道坐与仪善，罢政事，为司礼太常伯，左肃机郑钦泰等朝士流贬者甚众，皆坐与仪交通故也。

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

12 太子右中护·检校西台侍郎乐彦玮、西台侍郎孙处约并同东西台三品。

二年(乙丑、665)

1 春，正月，丁卯，吐蕃遣使入见，请复与吐谷浑和亲，仍求赤水地畜牧，上不许。

2 二月，壬午，车驾发京师；丁酉，至合璧宫。

3 上语及隋炀帝，谓侍臣曰："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虚心求谏；而竟无谏者，何也？"李勣对曰："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得而谏。"

4 三月，甲寅，以兼司戎太常伯姜恪同东西台三品。恪，宝谊之子也。

5 辛未，东都乾元殿成。闰月，壬申朔，车驾至东都。

6 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阗，敕西州都督崔知辩、左武卫将军曹继叔将兵救之。

7 夏，四月，戊辰，左侍极陆敦信检校右相；西台侍郎孙处约、太子右中护·检校西台侍郎乐彦玮并罢政事。

8 秘阁郎中李淳风以傅仁均戊寅历推步浸疏，乃增损刘焯皇极历，更撰麟德历；五月，辛卯，行之。

9 秋，七月，己丑，兖州都督邓康王元裕薨。

10 上命熊津都尉扶余隆与新罗王法敏释去旧怨；八月，壬子，同盟于熊津城。刘仁轨以新罗、百济、耽罗、倭国使者浮海西还，会祠泰山，高丽亦遣太子福男来侍祠。

11 冬，十月，癸丑，皇后表称："封禅旧仪，祭皇地祇，太后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礼有未安，至日，妾请帅内外命妇奠献。"诏："禅社首以皇后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壬戌，诏："封禅坛所设上帝、后土位，先用藁秸、陶匏等，并宜改用茵褥、罍爵，其诸郊祀亦宜准此。"又诏："自今郊庙享宴，文舞用功成庆善之乐，武舞用神功破陈之乐。"

丙寅，上发东都，从驾文武仪仗，数百里不绝。列营置幕，弥互原野。东自高丽，西至波斯、鸟长诸国朝会者，各帅其属扈从，穹庐毳幕，牛羊驼马，填咽道路。时比岁丰稔，米斗至五钱，麦、豆不列于市。

十一月，戊子，上至濮阳，窦德玄骑从。上问："濮阳谓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对。许敬宗自后跃马而前曰："昔颛顼居此，故谓之帝丘。"上称善。敬宗退，谓人曰："大臣不可以无学；吾见德玄不能对，心实羞之。"德玄闻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强对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闻，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寿张人张公艺九世同居，齐、隋、唐皆旌表其门。上过寿张，幸其宅，问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艺书"忍"字百余以进。上善之，赐以缣帛。

十二月，丙午，车驾至齐州，留十日。丙辰，发灵岩顿，至泰山下，有司于山南为圜坛，山上为登封坛，社首山上为降禅方坛。

乾封元年(丙寅、666)

1 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己巳，登泰山，封玉牒，上帝册藏以玉匮，配帝册藏以金匮，皆缠以金绳，封以金泥，印以玉玺，藏以石踽。庚午，降禅于社首，祭皇地祇。上初献毕，执事者皆趋下。宦者执帷，皇后升坛亚献，帷帟皆以锦绣为之；酌酒，实俎豆，登歌，皆用宫人。壬申，上御朝觐坛，受朝贺；赦天下，改元。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先是阶无泛加，皆以劳考叙进，至五品三品，仍奏取进止，至是始有泛阶；比及末年，服绯者满朝矣。

时大赦，惟长流人不听还，李义府忧愤发病卒。自义府流窜，朝士日忧其复入，及闻其卒，众心乃安。

丙戌，车驾发泰山；辛卯，至曲阜，赠孔子太师，以少牢致祭。癸未，至亳州，谒老君庙，上尊号曰太上玄元皇帝。丁丑，至东都，留六日；甲申，幸合璧宫；夏，四月，甲辰，至京师，谒太庙。

2 庚戌，左侍极兼检校右相陆敦信以老疾辞职，拜大司成，兼左侍极，罢政事。

3 五月，庚寅，铸乾封泉宝钱，一当十，俟期年尽废旧钱。

4 高丽泉盖苏文卒，长子男生代为莫离支，初知国政，出巡诸城，使其弟男建、男产知留后事。或谓二弟曰："男生恶二弟之逼，意欲除之，不如先为计。"二弟初未之信。又有告男生者曰："二弟恐兄还夺其权，欲拒兄不纳。"男生潜遣所亲往平壤伺之，二弟收掩，得之，乃以王命召男生。男生惧，不敢归；男建自为莫离支，发兵讨之。男生走保别城，使其子献诚诣阙求救。六月，壬寅，以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将兵救之；以献诚为右武卫将军，使为乡导。又以右金吾卫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侃为行军总管，同讨高丽。

5 秋，七月，乙丑朔，徙殷王旭轮为豫王。

以大司宪谯检校太子左中护刘仁轨为右相。

初，仁轨为给事中，按毕正义事，李义府怨之，出为青州刺史。会讨百济，仁轨当浮海运粮，时未可行，义府督之，遭风失船，丁夫溺死甚众，命监察御史袁异式往鞫之。义府谓异式曰："君能办事，不忧无官。"异式至，谓仁轨曰："君与朝廷何人为仇，宜早自为计。"仁轨曰："仁轨当官不职，国有常刑，公以法毙之，无所逃命。若使遽自引决以快仇人，窃所未甘！"乃具狱以闻。异式将行，仍自掣其锁。狱上，义府言于上曰："不斩仁轨，无以谢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风暴起，非人力所及。"上乃命除名，以白衣从军自效。义府又讽刘仁愿使害之，仁愿不忍杀。及为大司宪，异式惧，不自安，仁轨沥觞告之曰："仁轨若念畴昔之事，有如此觞！"仁轨既知政事，异式寻迁詹事丞；时论纷然；仁轨闻之，遽荐为司元大夫。监察御史杜易简谓人曰："斯所谓矫枉过正矣！"

6 八月，辛丑，司元太常伯兼检校左相窦德玄薨。

7 初，武士彟娶相里氏，生男元庆、元爽；又娶杨氏，生三女，长适越王府法曹贺兰越石，次皇后，次适郭孝慎。士彟卒，元庆、元爽及士彟兄子惟良、怀运皆不礼于杨氏，杨氏深衔之。越石、孝慎及孝慎妻并早卒，越石妻生敏之及一女而寡。后既立，杨氏号荣国夫人，越石妻号韩国夫人，惟良自始州长史超迁司卫少卿，怀运自瀛州长史迁淄州刺史，元庆自右卫郎将为宗正少卿，元爽自安州户曹累迁少府少监。荣国夫人尝置酒，谓惟良等曰："颇忆畴昔之事乎？今日之荣贵复何如？"对曰："惟良等幸以功臣子弟，早登宦籍，揣分量才，不求贵达，岂意以皇后之故，曲荷朝恩，夙夜忧惧，不为荣也。"荣国不悦。皇后乃上疏，请出惟良等为远州刺史，外示谦抑，实恶之也。于是以惟良检校始州刺史，元庆为龙州刺史，元爽为濠州刺史。元庆至州，以忧卒。元爽坐事流振州而死。

韩国夫人及其女以后故出入禁中，皆得幸于上。韩国寻卒，其女赐号魏国夫人。上欲以魏国为内职，心难后未决，后恶之。会惟良、怀运兴诸州刺史诣泰山朝觐，从至京师，惟良等献食。后密置毒醯中，使魏国食之，暴卒，因归罪于惟良、怀运，丁未，诛之，改其姓为蝮氏。怀运兄怀亮早卒，其妻善氏尤不礼于荣国，坐惟良等没入掖庭，荣国令后以他事束棘鞭之，肉尽见骨而死。

8 九月，庞同善大破高丽兵，泉男生帅众与同善合。诏以男生为特进、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封玄菟郡公。

9 戊子，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广平宣公刘祥道薨，子齐贤嗣。齐贤为人方正，上甚重之，为晋州司马。将军史兴宗尝从上猎苑中，因言晋州产佳鹞，刘齐贤今为司马，请使捕之。上曰："刘齐贤岂捕鹞者邪！卿何以此待之！"

10 冬，十二月，己酉，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以司列少常伯安陆郝处俊副之，以击高丽。庞同善、契苾何力并为辽东道行军副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如故；其水陆诸军总管并运粮使窦义积、独孤卿云、郭待封等，并受勣处分。河北诸州租赋悉诣辽东给军用。待封，孝恪之子也。

勣欲与其婿京兆杜怀恭偕行，以求勋效。怀恭辞以贫，勣赡之；复辞以无奴马，又赡之。怀恭辞穷，乃亡匿岐阳山中，谓人曰："公欲以我立法耳。"勣闻之，流涕曰："杜郎疏放，此或有之。"乃止。

二年（丁卯、667）

1 春，正月，上耕藉田，有司进耒耜，加以雕饰。上曰："耒耜农夫所执，岂宜如此之丽！"命易之。既而耕之，九推乃止。

2 自行乾封泉宝钱，谷帛踊贵，商贾不行；癸未，诏罢之。

3 二月，丁酉，涪陵悼王愔薨。

4 辛丑，复以万年宫为九成宫。

5 生羌十二州为吐蕃所破，三月，戊寅，悉罢之。

6 上屡责侍臣不进贤，众莫敢对。司列少常伯李安期对曰："天下未尝无贤，亦非群臣敢蔽贤也。比来公卿有所荐引，为谗者已指为朋党，滞淹者未获伸而在位者先获罪，是以各务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诚以待之，其谁不愿

举所知！此在陛下，非在群臣也。”上深以为然。安期，百药之子也。

7 夏，四月，乙卯，西台侍郎杨弘武、戴至德、正谏大夫兼东台侍郎李安期、东台舍人昌乐张文瓘、司列少常伯兼正谏大夫河北赵仁本并同东西台三品。弘武，素之弟子；至德，胄之兄子也。时造蓬莱、上阳、合璧等宫，频征伐四夷，厩马万匹，仓库渐虚，张文瓘谏曰：“隋鉴不远，愿勿使百姓生怨。”上纳其言，减厩马数千匹。

8 秋，八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9 辛亥，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李安期出为荆州长史。

10 九月，庚申，上以久疾，命太子弘监国。

11 辛未，李勣拔高丽之新城，使契苾何力守之。勣初度辽，谓诸将曰：“新城，高丽西边要害，不先得之，余城未易取也。”遂攻之，城人师夫仇等缚城主开门降。勣引兵进击，一十六 城皆下之。

庞同善、高侃尚在新城，泉男建遣兵袭其营，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击破之。侃进至金山，与高丽战，不利，高丽乘胜逐北，仁贵引兵横击，大破之，斩首五万余级，拔南苏、木底、苍岩三城，与泉男生军合。

郭待封以水军自别道趣平壤，勣遣别将冯师本载粮仗以资之。师本船破，失期，待封军中饥窘，欲作书与勣，恐为虏所得，知其虚实，乃作离合诗以与勣。勣怒曰：“军事方急，何以诗为？必斩之！”行军管记通事舍人元万顷为释其义，勣乃更遣粮仗赴之。

万顷作檄高丽文曰，“不知守鸭绿之险。”泉男建报曰：“谨闻命矣！”即移兵据鸭绿津，唐兵不得渡。上闻之，流万顷于岭南。

郝处俊在高丽城下，未及成列，高丽奄至，军中大骇，处俊据胡床，方食乾糒，潜简精锐，击败之，将士服其胆略。

12 冬，十二月，甲午，诏：“自今祀昊天上帝、五帝、皇地祇、神州地祇，并以高祖、太宗配，仍合祀昊天上帝、五帝于明堂。”

13 是岁，海南獠陷琼州。

总章元年(戊辰、668)

1 春，正月，壬子，以右相刘仁轨为辽东道副大总管。

2 二月，壬午，李勣等拔高丽扶余城。薛仁贵既破高丽于金山，乘胜将三千人将攻扶余城，诸将以其兵少，止之。仁贵曰：“兵不在多，顾用之何如耳。”遂为前锋以进，与高丽战，大破之，杀获万余人，遂拔扶余城。扶余川中四十余城皆望风请服。

侍御史洛阳贾言忠奉使自辽东还，上问以军事，言忠对曰：“高丽必平。”上曰：“卿何以知之？”对曰：“隋炀帝东征而不克者，人心离怨故也；先帝东征而不克者，高丽未有衅也。今高藏微弱，权臣擅命，盖苏文死，男建兄弟内相攻夺，男生倾心内附，为我乡导，彼之情伪，靡不知之。以陛下明圣，国家富强，将士尽力，以乘高丽之乱，其势必克，不俟再举矣。且高丽连年饥馑，妖异屡降，人心危骇，其亡可翘足待也。”上又问：“辽东诸将孰贤？”对曰：“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虽不善斗，而持军严整；高侃勤俭自处，忠果有谋；契苾何力沉毅能断，虽颇忌前，而有统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忧国，皆莫及李勣也。”上深然其言。

泉男建复遣兵五万人救扶余城，与李勣等遇于薛贺水，合战，大破之，斩获三万余人，进攻大行城，拔之。

3 朝廷议明堂制度略定，三月，庚寅，赦天下，改元。

4 戊寅，上幸九成宫。

5 夏，四月，丙辰，彗星见于五车。上避正殿，减常膳，撤乐。许敬宗等奏请复常，曰：“彗见东北，高丽将灭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谪见于天，岂可归咎小夷！且高丽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许。戊辰，彗星灭。

6 辛巳，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杨弘武薨。

7 八月，辛酉，卑列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刘仁愿坐征高丽逗留，流姚州。

8 癸酉，车驾还京师。

9 九月，癸巳，李勣拔平壤。勣既克大行城，诸军出他道者皆与勣会，进至鸭绿栅，高丽发兵拒战，勣等奋击，大破之，追奔二百余里，拔辱夷城，诸城遁逃及降者相继。契苾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勣军继之，围平壤月余，高丽王藏遣泉男产帅首领九十八人，持白幡诣勣降，勣以礼接之。泉男建犹闭门拒守，频遣兵出战，皆败。男建以军事委僧信诚，信诚密遣人诣勣，请为内应。后五日，信诚开门，勣纵兵登城鼓噪，焚城四月，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丽悉平。

10 冬，十月，戊午，以乌荼国婆罗门卢迦逸多为怀化大将军。逸多自言能合不死药，上将饵之。东台侍郎郝

处俊谏曰:"修短有命,非药可延。贞观之末,先帝服那罗迩娑婆寐药,竟无效;大渐之际,名医不知所为,议者归罪娑婆寐,将加显戮,恐取笑戎狄而止。前鉴不远,愿陛下深察。"上乃止。

11 李勣将至,上命先以高藏等献于昭陵,具军容,奏凯歌,入京师,献于太庙。十二月,丁巳,上受俘于含元殿。以高藏政非己出,赦以为司平太常伯、员外同正。以泉男产为司宰少卿,僧信诚为银青光禄大夫,泉男生为右卫大将军。李勣以下,封赏有差。泉男建流黔中,扶余丰流岭南。分高丽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余户,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擢其酋帅有功者为都督、刺史、县令,与华人参理。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总兵二万人以镇抚之。

丁卯,上祀南郊,告平高丽,以李勣为亚献。己巳,谒太庙。

12 渭南尉刘延佑,弱冠登进士第,政事为畿县最。李勣谓之曰:"足下春秋甫尔,遽擅大名,宜稍自贬抑,无为独出人右也。"

13 时有敕,征辽军士逃亡,限内不首及首而更逃者,身斩,妻子籍没。太子上表,以为:"如此之比,其数至多:或遇病不及队伍,怖惧而逃;或因樵采为贼所掠;或渡海漂没;或深入贼庭,为所伤杀。军法严重,同队恐并获罪,即举以为逃,军旅之中,不暇勘当,直据队司通状关移所属,妻子没官,情实可哀。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伏愿逃亡之家,免其配没。"从之。

14 甲戌,司戎太常伯姜恪兼检校左相,司平太常伯阎立本守右相。

15 是岁,京师及山东、江、淮旱,饥。

二年(己巳、669)

1 春,二月,辛酉,以张文瓘为东台侍郎,以右肃机、检校太子中护谯人李敬玄为西台侍郎,并同东西台三品。先是同三品不入衔,至是始入衔。

2 癸亥,以雍州长史卢承庆为司刑太常伯。承庆常考内外官,有一官督运,遭风失米,承庆考之曰:"监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无言而退。承庆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又改曰:"宠辱不惊,考中上。"

3 三月,丙戌,东台侍郎郝处俊同东、西台三品。

4 丁亥,诏定明堂制度:其基八觚,其宇上圆,覆以清阳玉叶,其门墉阶级,窗棂榱柱,枓栱枅栱,皆法天地阴阳律历之数。诏下之后,众议犹未决,又会饥馑,竟不果立。

5 夏,四月,己酉朔,上幸九成宫。

6 高丽之民多离叛者,敕徙高丽户三万八千二百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留其贫弱者,使守安东。

7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8 秋,八月,丁未朔,诏以十月幸凉州。时陇右虚耗,议者多以为未宜游幸。上闻之,辛亥,御延福殿,召五品已上谓曰:"自古帝王,莫不巡守,故朕欲巡视远俗。若果为不可,何不面陈,而退有后言,何也?"自宰相以下莫敢对。详刑大夫来公敏独进曰:"巡守虽帝王常事,然高丽新平,余寇尚多,西边经略,亦未息兵。陇右户口雕弊,銮舆所至,供亿百端,诚为未易。外间实有窃议,但明制已行,故群臣不敢陈论耳。"上善其言,为之罢西巡。未几,擢公敏为黄门侍郎。

9 甲戌,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

10 九月,丁丑朔,诏徙吐谷浑部落就凉州南山。议者恐吐蕃侵暴,使不能自存,欲先发兵击吐蕃。右相阎立本以为去岁饥歉,未可兴师。议久不决,竟不果徙。

11 庚寅,大风,海溢,漂永嘉、安固六千余家。

12 冬,十月,丁巳,车驾还京师。

13 十一月,丁亥,徙豫王旭轮为冀王,更名轮。

14 司空、太子太师、英贞武公李勣寝疾,上悉召其子弟在外者,使归侍疾。上及太子所赐药,勣则饵之;子弟为之迎医,皆不听进,曰:"吾本山东田夫,遭值圣明,致位三公,年将八十,岂非命邪!修短有期,岂能复就医工求活!"一旦,忽谓其弟司卫少卿弼曰:"吾今日少愈,可共置酒为乐。"于是子孙悉集,酒阑,谓弼曰:"吾自度必不起,故欲与汝曹为别耳。汝曹勿悲泣,听我约束。我见房、杜平生勤苦,仅能立门户,遭不肖子荡覆无余。吾有此子孙,今悉付汝。葬毕,汝即迁入我堂,抚养孤幼,谨察视之。其有志气不伦,交游非类者,皆先挞杀,然后以闻。"自是不复更言。十二月,戊申,薨。上闻之悲泣,葬日,幸未央宫,登楼望辒车恸哭。起冢象阴山、铁山、乌德鞬山,

以旌其破突厥，薛延陀之功。

勣为将，有谋善断；与人议事，从善如流。战胜则归功于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将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临事选将，必訾相其状貌丰厚者遣之。或问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与成功名。"

闺门雍睦而严。其姊尝病，勣已为仆射，亲为之煮粥，风回，燕其须鬓。姊曰："仆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非为无人使令也，顾姊老，勣亦老，虽欲久为姊煮粥，其可得乎！"

勣常谓人："我年十二三时为亡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惬则杀人。十七八为佳贼，临陈乃杀之。二十为大将，用兵以救人死。"

勣长子震早卒，震子敬业袭爵。

15 时承平既久，选人益多，是岁，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与员外郎张仁祎设长名姓历榜，引铨注之法。又定州县升降、官资高下。其后遂为永制，无能革之者。

大略唐之选法，取人以身、言、书、判，计资量劳而拟官。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众告之。然后类以为甲，先简仆射，乃上门下，给事中读，侍郎省，侍中审之，不当者驳下。既审，然后上闻，主者受旨奉行，各给以符，谓之告身。兵部武选亦然。课试之法，以骑射及翘关、负米。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其黔中、岭南、闽中州县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选择土人补授。凡居官以年为考，六品以下，四考为满。

咸亨元年(庚午、670)

1 春，正月，丁丑，右相刘仁轨请致仕；许之。

2 三月，甲戌朔，以旱，赦天下，改元。

3 丁丑，改蓬莱宫为含元宫。

4 壬辰，太子少师许敬宗请致仕；许之。

5 敕突厥酋长子弟事东宫。西台舍人徐齐聃上疏，以为："皇太子当引文学端良之士置左右，岂可使戎狄丑类入侍轩闼。"又奏："齐献公即陛下外祖，虽子孙有犯，岂应上延祖祢！今周忠孝公庙甚修，而齐献公庙毁废，不审陛下何以垂示海内，彰孝理之风！"上皆从之。齐聃，充容之弟也。

6 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辛亥，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副之，以讨吐蕃，且援送吐谷浑还故地。

7 庚午，上幸九成宫。

8 高丽酋长剑牟岑反，立高藏外孙安舜为主。以左监门大将军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发兵讨之。安舜杀剑牟岑，奔新罗。

9 六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10 秋，八月，丁巳，车驾还京师。

11 郭待封先与薛仁贵并列，及征吐蕃，耻居其下，仁贵所言，待封多违之。军至大非川，将趣乌海，仁贵曰："乌海险远，军行甚难，辎重自随，难以趋利；宜留二万人，为两栅于大非岭上，辎重悉置栅内，吾属帅轻锐，倍道兼行，掩其未备，破之必矣。"仁贵帅所部前行，击吐蕃于河口，大破之，斩获甚众，进屯乌海以俟待封。待封不用仁贵策，将辎重徐进。未至乌海，遇吐蕃二十余万，待封军大败，还走，悉弃辎重。仁贵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论钦陵将兵四十余万就击之，唐兵大败，死伤略尽。仁贵、待封与阿史那道真并脱身免，与钦陵约和而还。敕大司宪乐彦玮即军按其败状，械送京师，三人皆免死除名。

钦陵，禄东赞之子也，与弟赞婆、悉多于勃论皆有才略。禄东赞卒，钦陵代之，三弟将兵居外，邻国畏之。

12 关中旱，饥，九月，丁丑，诏以明年正月幸东都。

13 甲申，皇后母鲁国忠烈夫人杨氏卒，敕文武九品以上及外命妇并诣宅吊哭。

14 闰月，癸卯，皇后以久旱，请避位，不许。

15 壬子，加赠司徒周忠孝公武士彠为太尉、太原王，夫人为王妃。

16 甲寅，以左相姜恪为凉州道行军大总管，以御吐蕃。

17 冬，十月，乙未，太子右中护、同东西台三品赵仁本为左肃机，罢政事。

18 庚寅，诏官名皆复旧。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

唐纪十八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下

咸亨二年(辛未、671)

1 春,正月,甲子,上幸东都。

2 夏,四月,甲申,以西突厥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蔫延都督,以安集五咄陆之众。

3 初,武元庆等既死,皇后奏以其姊子贺兰敏之为士彟之嗣,袭爵周公,改姓武氏,累迁弘文馆学士、左散骑常侍。魏国夫人之死也,上见敏之,悲泣曰:"冥吾出视朝犹无恙,退朝已不救,何苍猝如此!"敏之号哭不对。后闻之,曰:"此儿疑我。"由是恶之。敏之貌美,蒸于太原王妃;及居妃丧,释衰绖,奏妓。司卫少卿杨思俭女,有殊色,上及后自选以为太子妃,婚有日矣,敏之逼而淫之。后于是表言敏之前后罪恶,请加窜逐。六月,丙子,敕流雷州,复其本姓。至韶州,以马缰绞死。朝士坐与敏之交游,流岭南者甚众。

4 秋,七月,乙未朔,高侃破高丽余众于安市城。

5 九月,丙申,潞州刺史徐王元礼薨。

6 冬,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7 车驾自东都幸许、汝;十二月,癸酉,校猎于叶县;丙戌,还东都。

三年(壬申、672)

1 春,正月,辛丑,以太子左卫副率梁积寿为姚州道行军总管,将兵讨叛蛮。

2 庚戌,昆明蛮十四姓二万三千户内附,置殷、敦、总三州。

3 二月,庚午,徙吐谷浑于鄯州浩亹水南。吐谷浑畏吐蕃之强,不安其居,又鄯州地狭,寻徙灵州,以其部落置安乐州,以可汗诺曷钵为刺史。吐谷浑故地皆入于吐蕃。

4 己卯,侍中永安郡公姜恪薨。

5 夏,四月,庚午,上幸合璧宫。

6 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贡,上问以吐蕃风俗,对曰:"吐蕃地薄气寒,风俗朴鲁;然法令严整,上下一心,议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上诘以吞灭吐谷浑、败薛仁贵、寇逼凉州事,对曰:"臣受命贡献而已,军旅之事,非所闻也。"上厚赐而遣之。癸未,遣都水使者黄仁素使于吐蕃。

7 秋,八月,壬午,特进高阳郡公许敬宗卒。太常博士袁思古议:"敬宗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貊。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请谥为缪。"敬宗孙太子舍人彦伯讼思古与许氏有怨,请改谥。太常博士王福畤议,以为:"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若嫌隙有实,当据法推绳;如其不然,义不可夺。"户部尚书戴至德谓福畤曰:"高阳公任遇如是,何以谥之为缪?"对曰:"昔晋司空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万钱,秦秀谥之为'缪'。许敬宗忠孝不逮于曾,而饮食男女之累过之,谥之曰'缪',无负许氏矣。"诏集五品已上更议,礼部尚书阳思敬议:"按谥法,既过能改曰恭,请谥曰恭。"诏从之。敬宗尝奏流其子昂于岭南,又以女嫁蛮酋冯盎之子,多纳其货,故思古议及之。福畤,勃之父也。

8 九月,癸卯,徙沛王贤为雍王。

9 冬,十月,己未,诏太子监国。

10 壬戌,车驾发东都。

11 十一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12 甲辰,车驾至京师。

13 十二月,高侃与高丽余众战于白水山,破之。新罗遣兵救高丽,侃击破之。

14 癸卯,以左庶子刘仁轨同中书门下三品。

15 太子罕接宫臣,典膳丞全椒邢文伟辄减所供膳,并上书谏太子。太子复书,谢以多疾及入侍少暇,嘉纳其意。顷之,右史缺,上曰:"邢文伟事吾子,能撤膳进谏,此直士也。"擢为右史。

太子因宴集,命宫臣掷倒,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掷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

也。”太子谢之。上闻之，赐及善缣百匹，寻迁左千牛卫将军。

四年(癸酉、673)

1 春，正月，丙辰，绛州刺史郑惠王元懿薨。

2 三月，丙申，诏刘仁轨等改修国史，以许敬宗等所记多不实故也。

3 夏，四月，丙子，车驾幸九成宫。

4 闰五月，燕山道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大破高丽叛者于瓠芦河之西，俘获数千人，余众皆奔新罗。时谨行妻刘氏留伐奴城，高丽引靺鞨攻之，刘氏擐甲帅众守城，久之，虏退。上嘉其功，封燕国夫人。谨行，靺鞨人突地稽之子也，武力绝人，为众夷所惮。

5 秋，七月，婺州大水，溺死者五千人。

6 八月，辛丑，上以疟疾，令太子于延福殿受诸司启事。

7 冬，十月，壬午，中书令阎立本薨。

8 乙巳，车驾还京师。

9 十二月，丙午，弓月、疏勒二王来降。西突厥兴昔亡可汗之世，诸部离散，弓月及阿悉吉皆叛。苏定方之西讨也，擒阿悉吉以归。弓月南结吐蕃，北招咽面，共攻疏勒，降之。上遣鸿胪卿萧嗣业发兵讨之。嗣业兵未至，弓月惧，与疏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归国。

上元元年(甲戌、674)

1 春，正月，壬午，以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卫尉卿李弼、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副之，发兵讨新罗。时新罗王法敏既纳高丽叛众，又据百济故地，使人守之。上大怒，诏削法敏官爵；其弟右骁卫员外大将军、临海郡公仁问在京师，立以为新罗王，使归国。

2 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3 贺兰敏之既得罪，皇后奏召武元爽之子承嗣于岭南，袭爵周公，拜尚衣奉御；夏，四月，辛卯，迁宗正卿。

4 秋，八月，壬辰，追尊宣简公为宣皇帝，妣张氏为宣庄皇后；懿王为光皇帝，妣贾氏为光懿皇后；太武皇帝为神尧皇帝，太穆皇后为太穆神皇后；文皇帝为太宗文武圣皇帝，文德皇后为文德圣皇后。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称。改元，赦天下。

5 戊戌，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金带；五品服浅绯，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输石带；庶人服黄，铜铁带。自非庶人，不听服黄。”

6 九月，癸丑，诏追复长孙晟、长孙无忌官爵，以无忌曾孙翼袭爵赵公，听无忌丧归，陪葬昭陵。

7 甲寅，上御翔鸾阁，观大酺。分音乐为东西朋，使雍王贤主东朋，周王显主西朋，角胜为乐，郝处俊谏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当推梨让枣，相亲如一。今分二朋，递相夸竞，俳优小人，言辞无度，恐其交争胜负，讥诮失礼，非所以崇礼义，劝敦睦也。”上瞿然曰：“卿远识，非众人所及也。”遽止之。

是日，卫尉卿李弼暴卒于宴所，为之废酺一日。

8 冬，十一月，丙午朔，车驾发京师；己酉，校猎华山之曲武原；戊辰，至东都。

9 箕州录事参军张君澈等诬告刺史蒋王恽及其子汝南郡王炜谋反，敕通事舍人薛思贞驰传往按之。十二月，癸未，恽惶惧，自缢死，上知其非罪，深痛惜之，斩君澈等四人。

10 戊子，于阗王伏暗雄来朝。

11 辛卯，波斯王卑路斯来朝。

12 壬寅，天后上表，以为：“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请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每岁明经，准孝经、论语策试。又请“自今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又，京官八品以上，宜量加俸禄。”及其余便宜，合十二条。诏书褒美，皆行之。

13 是岁，有刘晓者，上疏论选，以为：“今选曹以检勘为公道，书判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况书判借人者众矣。又，礼部取士，专用文章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趋文艺，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虽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况尽心卉木之间，极笔烟霞之际，以斯成俗，岂非大谬！夫人之慕名，如水趋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为先，文艺为末，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矣！”

二年(乙亥、675)

1 春，正月，丙寅，以于阗国为毗沙都督府，分其境内为十州，以于阗王尉迟伏暗雄为毗沙都督。

2 辛未，吐蕃遣其大臣论吐浑弥来请和，且请与吐谷浑复修邻好；上不许。

3 二月，刘仁轨大破新罗之众于七重城；又使靺鞨浮海，略新罗之南境，斩获甚众。仁轨引兵还。诏以李谨行

为安东镇抚大使，屯新罗之买肖城以经略之，三战皆捷，新罗乃遣使入贡，且谢罪；上赦之，复新罗王法敏官爵。金仁问中道而还，改封临海郡公。

4 三月，丁巳，天后祀先蚕于邙山之阳；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

5 上苦风眩甚，议使天后摄知国政。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内，天之道也。昔魏文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中书侍郎昌乐李义琰曰："处俊之言至忠，陛下宜听之！"上乃止。

6 天后多引文学之士著作郎元万顷、左史刘祎之等，使之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凡千余卷。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时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祎之，子翼之子也。

7 夏，四月，庚辰，以司农少卿韦弘机为司农卿。弘机兼知东都营田，受诏完葺宫苑。有宦者于苑中犯法，弘机杖之，然后奏闻。上以为能，赐绢数十匹，曰："更有犯者，卿即杖之，不必奏也。"

8 初，左千牛将军长安赵瓌尚高祖女常乐公主，生女为周王显妃。公主颇为上所厚，天后恶之。辛巳，妃坐废，幽闭于内侍省，食料给生者，防人候其突烟，已而数日烟不出，开视，死腐矣。瓌自定州刺史贬栝州刺史，令公主随之官，仍绝其朝谒。

9 太子弘仁孝谦谨，上甚爱之；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请，数迕旨，由是失爱于天后。义阳、宣城二公主，萧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逾三十不嫁。太子见之惊恻，遽奏请出降，上许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当上翊卫权毅、王遂古。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

壬寅，车驾还洛阳宫。五月，戊申，下诏："朕方欲禅位皇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可谥为孝敬皇帝。"

六月，戊寅，立雍王贤为皇太子，赦天下。

10 天后恶慈州刺史杞王上金，有司希旨奏其罪；秋，七月，上金坐解官，澧州安置。

11 八月，庚寅，葬孝敬皇帝于恭陵。

12 戊戌，以戴至德为右仆射，庚子，以刘仁轨为左仆射，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张文瓘为侍中，郝处俊为中书令；李敬玄为吏部尚书兼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中如故。

刘仁轨、戴至德更日受牒诉，仁轨常以美言许之，至德必据理难诘，未尝与夺，实有冤结者，密为奏辩。由是时誉皆归仁轨。或问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盗取之！"上闻，深重之。有老妪欲诣仁轨陈牒，误诣至德，至德览之未终，妪曰："本谓是解事仆射，乃不解事仆射邪！归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时人称其长者。文瓘时兼大理卿，囚闻改官，皆恸哭。文瓘性严正，诸司奏议，多所纠驳，上甚委之。

仪凤元年(丙子、676)

1 春，正月，壬戌，徙冀王轮为相王。

2 纳州獠反，敕黔州都督发兵讨之。

3 二月，甲戌，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先是有华人任东官者，悉罢之。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其百济户口先徙于徐、兖等州者，皆置于建安。

4 天后劝上封中岳；癸未，诏以今冬有事于嵩山。

5 丁亥，上幸汝州之温汤。

6 三月，癸卯，黄门侍郎来恒、中书侍郎薛元超并同中书门下三品。恒，济之兄；元超，收之子也。

7 甲辰，上还东都。

8 闰月，吐蕃寇鄯、廓、河、芳等州，敕左监门卫中郎将令狐智通发兴、凤等州兵以御之。己卯，诏以吐蕃犯塞，停封中岳。乙酉，以洛州牧周王显为洮州道行军元帅，将工部尚书刘审礼等十二总管，并州大都督相王轮为凉州道行军元帅，将左卫大将军契苾何力等，以讨吐蕃。二王皆不行。

9 庚寅，车驾西还。

10 甲寅，中书侍郎李义琰同中书门下三品。

11 戊午，车驾至九成宫。

12 六月，癸亥，黄门侍郎晋陵高智周同中书门下三品。

13 秋，八月，乙未，吐蕃寇叠州。

14 壬寅，敕："桂、广、交、黔等都督府，比来注拟土人，简择未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已上清正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拟。"时人谓之南选。

15 九月，壬申，大理奏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左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斫昭陵柏，罪当除名；上特命杀之。大

理丞太原狄仁杰奏:"二人罪不当死。"上曰:"善才等斫陵柏,我不杀则为不孝。"仁杰固执不已,上作色,令出,仁杰曰:"犯颜直谏,自古以为难。臣以为遇桀、纣则难,遇尧、舜则易。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杀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张释之有言:'设有盗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处之?'今以一株柏杀二将军,后代谓陛下为何如矣!臣不敢奉诏者,恐陷陛下于不道,且羞见释之于地下故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岭南。后数日,擢仁杰为侍御史。

初,仁杰为并州法曹,同僚郑崇质当使绝域。崇质母老且病,仁杰曰:"彼母如此,岂可使之有万里之忧!"诣长史蔺仁基,请代之行。仁基素与司马李孝廉不叶,因相谓曰:"吾辈岂可不自愧乎!"遂相与辑睦。

16 冬,十月,车驾还京师。

17 丁酉,祫享太庙,用太学博士史璨议,禘后三年而祫,祫后二年而禘。

18 郇王素节,萧淑妃之子也,警敏好学。天后恶之,自岐州刺史左迁申州刺史。乾封初,敕曰:"素节既有旧疾,不须入朝。"而素节实无疾,自以久不得入觐,乃著忠孝论。王府仓曹参军张柬之因使潜封其论以进。后见之,诬以赃贿,丙午,降封鄱阳王,袁州安置。

19 十一月,壬申,改元,赦天下。

20 庚寅,以李敬玄为中书令。

21 十二月,戊午,以来恒为河南道大使,薛元超为河北道大使,尚书左丞鄢陵崔知悌、国子司业郑祖玄为江南道大使,分道巡抚。

二年(丁丑、677)

1 春,正月,乙亥,上耕藉田。

2 初,刘仁轨引兵自熊津还,扶余隆畏新罗之逼,不敢留,寻亦还朝。二月,丁巳,以工部尚书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遣归辽东,安辑高丽余众;高丽先在诸州者,皆遣与藏俱归。又以司农卿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封带方王,亦遣归安辑百济余众,仍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以统之。时百济荒残,命隆寓居高丽之境。藏至辽东,谋叛,潜与靺鞨通;召还,徙邛州而死,散徙其人于河南、陇右诸州,贫者留安东城傍。高丽旧城没于新罗,余众散入靺鞨及突厥,隆亦竟不敢还故地,高氏、扶余氏遂亡。

3 三月,癸亥朔,以郝处俊、高智周并为左庶子,李义琰为右庶子。

夏,四月,左庶子张大安同中书门下三品。大安,公谨之子也。

4 诏以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谧等分道存问赈给。侍御史宁陵刘思立上疏,以为:"今麦秀蚕老,农事方殷,敕使抚巡,人皆竦扑,忘其家业,冀此天恩,聚集参迎,妨废不少。既缘赈给,须立簿书,本欲安存,更成烦扰。望且委州县赈给,待秋务闲,出使褒贬。"疏奏,谧等遂不行。

5 五月,吐蕃寇扶州之临河镇,擒镇将杜孝升,令赍书说松州都督武居寂使降,孝升固执不从。吐蕃军还,舍孝升而去,孝升复帅余众拒守。诏以孝升为游击将军。

6 秋,八月,徙周王显为英王,更名哲。

7 命刘仁轨镇洮河军。冬,十二月,乙卯,诏大发兵讨吐蕃。

8 诏以显庆新礼,多不师古,其五礼并依周礼行事。自是礼官益无凭守,每有大礼,临时撰定。

三年(戊寅、678)

1 春,正月,辛酉,百官及蛮夷酋长朝天后于光顺门。

2 刘仁轨镇洮河,每有奏请,多为李敬玄所抑,由是怨之。仁轨知敬玄非将帅才,欲中伤之,奏言:"西边镇守,非敬玄不可。"敬玄固辞。上曰:"仁轨须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辞!"丙子,以敬玄代仁轨为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仍检校鄯州都督。又命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孝逸等发剑南、山南兵以赴之。孝逸,神通之子也。

癸未,遣金吾将军曹怀舜等分往河南、北募猛士,不问布衣及仕宦。

3 夏,四月,戊申,赦天下,改来年元为通乾。

4 五月,壬戌,上幸九成宫。丙寅,山中雨,大寒,从兵有冻死者。

5 秋,七月,李敬玄奏破吐蕃于龙支。

6 上初即位,不忍观破陈乐,命撤之。辛酉,太常少卿韦万石奏:"久寝不作,惧成废缺。请自今大宴会复奏之。"上从之。

7 九月,辛酉,车驾还京师。

8 上将发兵讨新罗,侍中张文瓘卧疾在家,自舆入见,谏曰:"今吐蕃为寇,方发兵西讨;新罗虽云不顺,未尝

犯边，若又东征，臣恐公私不胜其弊。”上乃止。癸亥，文瓘薨。

9 丙寅，李敬玄将兵十八万与吐蕃将论钦陵战于青海之上，兵败，工部尚书、右卫大将军彭城僖公刘审礼为吐蕃所虏。时审礼将前军深入，顿于濠所，为虏所攻，敬玄懦怯，按兵不救。闻审礼战没，狼狈还走，顿于承风岭，阻泥沟以自固，虏屯兵高冈以压之。左领军员外将军黑齿常之，夜帅敢死之士五百人袭击虏营，虏众溃乱，其将跋地设引兵遁去，敬玄乃收余众还鄯州。

审礼诸子自缚诣阙，请入吐蕃赎其父，敕听次子易从诣吐蕃省之。比至，审礼已病卒，易从昼夜号哭不绝声；吐蕃哀之，还其尸，易从徒跣负之以归。

上嘉黑齿常之之功，擢拜左武卫将军，充河源军副使。

李敬玄之西征也，监察御史原武娄师德应猛士诏从军，及败，敕师德收集散亡，军乃复振。因命使于吐蕃，吐蕃将论赞婆迎之赤岭。师德宣导上意，谕以祸福，赞婆甚悦，为之数年不犯边。师德迁殿中侍御史，充河源军司马，兼知营田事。

上以吐蕃为忧，悉召侍臣谋之，或欲和亲以息民；或欲严设守备，俟公私富实而讨之；或欲亟发兵击之。议竟不决，赐食而遣之。

太学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言御吐蕃之策，以为：“理国之要，在文与武。今言文者则以辞华为首而不及经纶，言武者则以骑射为先而不及方略，是皆何益于理乱哉！故陆机著辨亡之论，无救河桥之败，养由基射穿七札，不济鄢陵之师，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语有之：‘人无常俗，政有理乱；兵无强弱，将有巧拙。’故选将当以智略为本，勇力为末。今朝廷用人，类取将门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岂足当阃外之任！李左车、陈汤、吕蒙、孟观，皆出贫贱而立殊功，未闻其家代为将也。

夫赏罚者，军国之切务，苟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以致理。议者皆云：‘近日征伐，虚有赏格而无事实。’盖由小才之吏，不知大体，徒惜勋庸，恐虚仓库。不知士不用命，所损几何！黔首虽微，不可欺罔。岂得悬不信之令，设虚赏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苏定方征辽东，李勣破平壤，赏绝不行，勋仍淹滞，不闻斩一台郎，戮一令史，以谢勋人。大非川之败，薛仁贵、郭待封等不即重诛，冀使早诛仁贵等，则自余诸将岂敢失利于后哉！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

又，出师之要，全资马力。臣请开畜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马；若官军大举，委州县长吏以官钱增价市之，则皆为官有。彼胡虏恃马力以为强，若听人间市而畜之，乃是损彼之强为中国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马，故元忠言之。上善其言，召见，令直中书省，仗内供奉。

10 冬，十月，丙午，徐州刺史密贞王元晓薨。

11 十一月，壬子，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恒薨。

12 十二月，诏停来年通乾之号，以反语不善故也。

调露元年（己卯、679）

1 春，正月，己酉，上幸东都。

司农卿韦弘机作宿羽、高山、上阳等宫，制度壮丽。上阳宫临洛水，为长廊亘一里。宫成，上徙御之。侍御史狄仁杰劾奏弘机导上为奢泰，弘机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杰奏其奸，请付法司，上特原之，仁杰曰：“国家虽乏英才，岂少本立辈！陛下何惜罪人，以亏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请弃臣于无人之境，为忠贞将来之戒！”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肃然。

2 庚戌，右仆射、太子宾客道恭公戴至德薨。

3 二月，壬戌，吐蕃赞普卒，子器弩悉弄立，生八年矣。时器弩悉弄与其舅麴萨若谐羊同发兵，有弟生六年，在论钦陵军中。国人畏钦陵之强，欲立之，钦陵不可，与萨若共立器弩悉弄。

上闻赞普卒，命裴行俭乘间图之，行俭曰：“钦陵为政，大臣辑睦，未可图也。”乃止。

4 夏，四月，辛酉，郝处俊为侍中。

5 偃师人明崇俨，以符咒幻术为上及天后所重，官至正谏大夫。五月，壬午，崇俨为盗所杀，求贼，竟不得。赠崇俨侍中。

6 丙戌，命太子监国。太子处事明审，时人称之。

7 戊戌，作紫桂宫于浐池之西。

8 六月，辛亥，赦天下，改元。

9 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别帅李遮匐与吐蕃连和，侵逼安西，朝议欲发兵讨之。吏部侍郎裴行

俭曰:"吐蕃为寇,审礼覆没,干戈未息,岂可复出师西方!今波斯王卒,其子泥涅师为质在京师,宜遣使者送归国,道过二虏,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从之,命行俭册立波斯王,仍为安抚大食使。行俭奏肃州刺史王方翼以为己副,仍令检校安西都护。

10 秋,七月,己卯朔,诏以今年冬至有事于嵩山。

11 初,裴行俭尝为西州长史,及奉使过西州,吏人郊迎,行俭悉召其豪杰子弟千余人自随,且扬言天时方热,未可涉远,须稍凉乃西上。阿史那都支觇知之,遂不设备。行俭徐召四镇诸胡酋长谓曰:"昔在西州,纵猎甚乐,今欲寻旧赏,谁能从吾猎者?"诸胡子弟争请从行,近得万人。行俭阳为畋猎,校勒部伍,数日,遂倍道西进。去都支部落十余里,先遣都支所亲问其安否,外示闲暇,似非讨袭,续使促召相见。都支先与李遮匐约,秋中拒汉使,猝闻军至,计无所出,帅其子弟迎谒,遂擒之。因传其契箭,悉召诸部酋长,执送碎叶城。简其精骑,轻赍,昼夜进掩遮匐,途中,获都支还使与遮匐使者同来;行俭释遮匐使者,使先往谕遮匐以都支已就擒,遮匐亦降。于是囚都支、遮匐以归,遣波斯王自还其国,留王方翼于安西,使筑碎叶城。

12 冬,十月,单于大都护府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俱反,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二十四州酋长皆叛应之,众数十万,遣鸿胪卿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嗣业、右领军卫将军花大智、右千牛卫将军李景嘉等将兵讨之。嗣业等先战屡捷,因不设备;会大雪,突厥夜袭其营,嗣业狼狈拔营走,众遂大乱,为虏所败,死者不可胜数。大智、景嘉引步兵且行且战,得入单于都护府。嗣业减死,流桂州,大智、景嘉并免官。

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轨命开门偃旗,虏疑有伏,惧而宵遁。州人李嘉运与虏通谋,事泄,上令元轨穷其党与,元轨曰:"强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系,是驱之使叛也。"乃独杀嘉运,余无所问,因自劾违制。上览表大喜,谓使者曰:"朕亦悔之,向无王,失定州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上多密敕问之。

13 壬子,遣左金吾卫将军曹怀舜屯井陉,右武卫将军崔献屯龙门,以备突厥。突厥扇诱奚、契丹侵掠营州,都督周道务遣户曹始平唐休璟将兵击破之。

14 庚申,诏以突厥背诞,罢封嵩山。

15 癸亥,吐蕃文成公主遣其大臣论塞调傍来告丧,并请和亲,上遣郎将宋令文诣吐蕃会赞普之葬。

16 十一月,戊寅朔,以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高智周为御史大夫,罢知政事。

17 癸未,上宴裴行俭,谓之曰:"卿有文武兼资,今授卿二职。"乃除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甲辰,以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将兵十八万,并西军检校丰州都督程务挺、东军幽州都督李文暕总三十余万以讨突厥,并受行俭节度。务挺,名振之子也。

永隆元年(庚辰、680)

1 春,二月,癸丑,上幸汝州之温汤;戊午,幸嵩山处士三原田游岩所居;己未,幸道士宗城潘师正所居,上及天后、太子皆拜之。乙丑,还东都。

2 三月,裴行俭大破突厥于黑山,擒其酋长奉职;可汗泥熟匐为其下所杀,以其首来降。

初,行俭行至朔川,谓其下曰:"用兵之道,抚士贵诚,制敌贵诈。前日萧嗣业粮运为突厥所掠,士卒冻馁,故败。今突厥必复为此谋,宜有以诈之。"乃诈为粮车三百乘,每车伏壮士五人,各持陌刀、劲弩,以羸兵数百为之援,且伏精兵于险要以待之。虏果至,羸兵弃车散走。虏驱车就水草,解鞍牧马,欲取粮,壮士自车中跃出,击之,虏惊走,复为伏兵所邀,杀获殆尽,自是粮运行者,虏莫敢近。

军至单于府北,抵暮,下营,掘堑已周,行俭遽命移就高冈;诸将皆言士卒已安堵,不可复动,行俭不从,趣使移。是夜,风雨暴至,前所营地,水深丈余,诸将惊服,问其故,行俭笑曰:"自今但从我命,不必问其所由知也。"

奉职既就擒,余党走保狼山。诏户部尚书崔知悌驰传诣定襄宣慰将士,且区处余寇,行俭引军还。

3 夏,四月,乙丑,上幸紫桂宫。

4 戊辰,黄门侍郎闻喜裴炎、崔知温、中书侍郎京兆王德真并同中书门下三品。知温,知悌之弟也。

5 秋,七月,吐蕃寇河源,左武卫将军黑齿常之击却之。擢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常之以河源冲要,欲加兵戍之,而转输险远,乃广置烽戍七十余所,开屯田五千余顷,岁收五百余万石,由是战守有备焉。

先是,剑南募兵,于茂州西南筑安戎城,以断吐蕃通蛮之路。吐蕃以生羌为乡导,攻陷其城,以兵据之,由是西洱诸蛮皆降于吐蕃。吐蕃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巂等州,南邻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

6 丙申,郑州刺史江王元祥薨。

7 突厥余众围云州,代州都督窦怀悊、右领军中郎将程务挺将兵击破之。

8 八月，丁未，上还东都。

9 中书令、检校鄯州都督李敬玄，军既败，屡称疾请还；上许之。既至，无疾，诣中书视事，上怒，丁巳，贬衡州刺史。

10 太子贤闻宫中窃议，以贤为天后姊韩国夫人所生，内自疑惧。明崇俨以厌胜之术为天后所信，常密称“太子不堪承继，英王貌类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贵”。天后尝命北门学士撰少阳正范及孝子传以赐太子，又数作书诮让之，太子愈不自安。

及崇俨死，贼不得，天后疑太子所为。太子颇好声色，与户奴赵道生等狎昵，多赐之金帛，司议郎韦承庆上书谏，不听。天后使人告其事。诏薛元超、裴炎与御史大夫高智周等杂鞫之，于东宫马坊搜得皂甲数百领，以为反具；道生又款称太子使道生杀崇俨。上素爱太子，迟回欲宥之，天后曰：“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甲子，废太子贤为庶人，遣右监门中郎将令狐智通等送贤诣京师，幽于别所，党与皆伏诛，仍焚其甲于天津桥南以示士民。承庆，思谦之子也。

乙丑，立左卫大将军、雍州牧英王哲为皇太子，改元，赦天下。

太子洗马刘讷言常撰俳谐集以献贤，贤败，搜得之，上怒曰：“以六经教人，犹恐不化，乃进俳谐鄙说，岂辅导之义邪！”流讷言于振州。

左卫将军高真行之子政为太子典膳丞，事与贤连，上以付其父，使自训责。政入门，真行以佩刀刺其喉，真行兄户部侍郎审行又刺其腹，真行兄子琁断其首，弃之道中。上闻之，不悦，贬真行为睦州刺史，审行为渝州刺史。真行，士廉之子也。

左庶子、中书门下三品张大安坐阿附太子，左迁普州刺史。其余宫僚，上皆释其罪，使复位，左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拜恩；右庶子李义琰独引咎涕泣，时论美之。

11 九月，甲申，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王德真为相王府长吏，罢政事。

12 冬，十月，壬寅，苏州刺史曹王明，沂州刺史嗣蒋王炜，皆坐故太子贤之党，明降封零陵郡王，黔州安置；炜除名，道州安置。

13 丙午，文成公主薨于吐蕃。

14 己酉，车驾西还。

15 十一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开耀元年（辛巳、681）

1 春，正月，突厥寇原、庆等州。乙亥，遣右卫将军李知十等屯泾、庆二州以备突厥。

2 庚辰，以初立太子，敕宴百官及命妇于宣政殿，引九部伎及散乐自宣政门入。太常博士袁利贞上疏，以为：“正寝非命妇宴会之地，路门非倡优进御之所，请命妇会于别殿，九部伎自东西门入，其散乐伏望停省。”上乃更命置宴于麟德殿；宴日，赐利贞帛百段。利贞，昂之曾孙也。

利贞族孙谊为苏州刺史，自以其先自宋太尉淑以来，尽忠帝室，谓琅邪王氏虽奕世台鼎，而为历代佐命，耻与为比，尝曰：“所贵于名家者，为其世笃忠贞，才行相继故也。彼鬻婚姻求禄利者，又乌足贵乎！”时人是其言。

3 裴行俭军既还，突厥阿史那伏念复自立为可汗，与阿史德温傅连兵为寇。癸巳，以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以右武卫将军曹怀舜、幽州都督李文暕为副，将兵讨之。

4 二月，天后表请赦杞王上金、鄱阳王素节之罪；以上金为沔州刺史，素节为岳州刺史，仍不听朝集。

5 三月，辛卯，以刘仁轨兼太子少傅，余如故。以侍中郝处俊为太子少保，罢政事。

少府监裴匪舒，善营利，奏卖苑中马粪，岁得钱二十万缗。上以问刘仁轨，对曰：“利则厚矣，恐后代称唐家卖马粪，非嘉名也。”乃止。匪舒又为上造镜殿，成，上与仁轨观之，仁轨惊趋下殿。上问其故，对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适视四壁有数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

6 曹怀舜与裨将窦义昭将前军击突厥。或告“阿史那伏念与阿史德温傅在黑沙，左右才二十骑以下，可径往取也。”怀舜等信之，留老弱于瓠芦泊，帅轻锐倍道进，至黑沙，无所见，人马疲顿，乃引兵还。

会薛延陀部落欲西诣伏念，遇怀舜军，因请降。怀舜等引兵徐还，至长城北，遇温傅，小战，各引去。至横水，遇伏念，怀舜、义昭与李文暕及裨将刘敬同四军合为方陈，且战且行；经一日，伏念乘便风击之，军中扰乱，怀舜等弃军走，军遂大败，死者不可胜数。怀舜等收散卒，敛金帛以赂伏念，与之约和，杀牛为盟。伏念北去，怀舜等乃得还。

夏，五月，丙戌，怀舜免死，流岭南。

7 己丑，河源道经略大使黑齿常之将兵击吐蕃论赞婆于良非川，破之，收其粮畜而还。常之在军七年，吐蕃深畏之，不敢犯边。

8 初，太原王妃之薨也，天后请以太平公主为女官以追福。及吐蕃求和亲，请尚太平公主，上乃为立太平观，以公主为观主以拒之。至是，始选光禄卿汾阴薛曜之子绍尚焉。绍母，太宗女城阳公主也。

秋，七月，公主适薛氏，自兴安门南至宣阳坊西，燎炬相属，夹路槐木多死。绍兄颉以公主宠盛，深忧之，以问族祖户部郎中克构，克构曰："帝甥尚主，国家故事，苟以恭慎行之，亦何伤！然谚曰：'娶妇得公主，无事取官府。'不得不为之惧也。"

天后以颉妻萧氏及颉弟绪妻成氏非贵族，欲出之，曰："我女岂可使与田舍女为妯娌邪！"或曰："萧氏，瑀之侄孙，国家旧姻。"乃止。

9 夏州群牧使安元寿奏："自调露元年九月以来，丧马一十八万余匹，监牧吏卒为虏所杀掠者八百余人。"

10 薛延陀达浑等五州四万余帐来降。

11 甲午，左仆射兼太子少傅、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固请解仆射，许之。

12 闰七月，丁未，裴炎为侍中，崔知温、薛元超并守中书令。

13 上征田游岩为太子洗马，在东宫无所规益。右卫副率蒋俨以书责之曰："足下负巢、由之俊节，傲唐、虞之圣主，声出区宇，名流海内。主上屈万乘之重，申三顾之荣，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礼，将以辅导储贰，渐染芝兰耳。皇太子春秋鼎盛，圣道未周，仆以不才，犹参庭诤，足下受调护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无一谈，悠悠以卒年岁。向使不餐周粟，仆何敢言！禄及亲矣，以何酬塞？想为不达，谨书起予。"游岩竟不能答。

14 庚申，上以服饵，令太子监国。

15 裴行俭军于代州之陉口，多纵反间，由是阿史那伏念与阿史德温傅浸相猜贰。伏念留妻子辎重于金牙山，以轻骑袭曹怀舜。行俭遣裨将何迦密自通漠道，程务挺自石地道掩取之。伏念与曹怀舜约和而还，比至金牙山，失其妻子辎重，士卒多疾疫，乃引兵北走细沙，行俭又使副总管刘敬同、程务挺等将单于府兵追蹑之。伏念请执温傅以自效，然尚书犹豫，又自恃道远，唐兵必不能至，不复设备。敬同等军到，伏念狼狈，不能整其众，遂执温傅，从间道诣行俭降。候骑告以尘埃涨天而至，将士皆震恐，行俭曰："此乃伏念执温傅来降，非他盗也。然受降如受敌，不可无备。"乃命严备，遣单使迎前劳之。少选，伏念果帅酋长缚温傅诣军门请罪。行俭尽平突厥余党，以伏念、温傅归京师。

16 冬，十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17 壬戌，裴行俭等献定襄之俘。乙丑，改元。丙寅，斩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温傅等五十四人于都市。

初，行俭许伏念以不死，故降。裴炎疾行俭之功，奏言："伏念为副将张虔勖、程务挺所逼，又回纥等自碛北南向逼之，穷窘而降耳。"遂诛之。行俭叹曰："浑、浚争功，古今所耻。但恐杀降，无复来者。"因称疾不出。

18 丁亥，新罗王法敏卒，遣使立其子政明。

19 十一月，癸卯，徙故太子贤于巴州。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

唐纪十九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下

永淳元年(壬午、682)

1 春，二月，作万泉宫于蓝田。

2 癸未，改元，赦天下。

3 戊午，立皇孙重照为皇太孙。上欲令开府置官属，问吏部郎中王方庆，对曰："晋及齐皆尝立太孙，其太子官属即为太孙官属，未闻太子在东宫而更立太孙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对曰："三王不相袭礼，何为不可！"乃奏置师傅等官。既而上疑其非法，竟不补授。方庆，袁之曾孙也。名缵，以字行。

4 西突厥阿史那车薄帅十姓反。

5 夏，四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6 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丙寅，发京师，留太子监国，使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辅之。时出幸仓猝，扈从之士有饿死于中道者。上虑道路多草窃，命监察御史魏元忠俭校车驾前后。元忠受诏，即阅视赤县狱，得盗一人，神采语言异于众；命释桎梏，袭冠带，乘驿以从，与之共食宿，托以诘盗，其人笑许诺。比及东都，士马万数，不亡一钱。

7 辛未，以礼部尚书闻喜宪公裴行俭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帅右金吾将军阎怀旦等三总管分道讨西突厥。师未行，行俭薨。

行俭有知人之鉴，初为吏部侍郎，前进士王勮、咸阳尉栾城苏味道皆未知名，行俭一见谓之曰："二君后当相次掌铨衡，仆有弱息，愿以为托。"是时勮弟勃与华阴杨炯、范阳卢照邻、义乌骆宾王皆以文章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重之，以为必显达。行俭曰："士之致远，当先器识而后才艺。勃等虽有文华，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邪！杨子稍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幸矣。"既而勃度海堕水，炯终于盈川令，照邻恶疾不愈，赴水死，宾王反诛，勮、味道皆典选，如行俭言。行俭为将帅，所引偏裨如程务挺、张虔勖、王方翼、刘敬同、李多祚、黑齿常之，后多为名将。

行俭常命左右取犀角、麝香而失之。又敕赐马及鞍，令史辄驰骤，马倒，鞍破。二人皆逃去，行俭使人召还，谓曰："尔曹皆误耳，何相轻之甚邪！"待之如故。破阿史那都支，得马脑盘，广二尺余，以示将士，军吏王休烈捧盘升阶，跌而碎之，惶恐，叩头流血。行俭笑曰："尔非故为，何至于是！"不复有追惜之色。诏赐都支等资产金器三千余物，杂畜称是，并分给亲故及偏裨，数日而尽。

8 阿史那车薄围弓月城，安西都护王方翼引军救之，破虏众于伊丽水，斩首千余级。俄而三姓咽面与车薄合兵拒方翼，方翼与战于热海，流矢贯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右不知。所将胡兵谋执方翼以应车薄，方翼知之，悉召会议，阳出军资赐之，以次引出斩之，会大风，方翼振金鼓以乱其声，诛七十余人，其徒莫之觉。既而分遣裨将袭车薄、咽面，大破之，擒其酋长三百人，西突厥遂平。阎怀旦竟不行。方翼寻迁夏州都督，征入，议边事。上见方翼衣有血渍，问之，方翼具对热海苦战之状，上视疮叹息；竟以废后近属，不得用而归。

9 乙酉，车驾至东都。

10 丁亥，以黄门侍郎颍川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秘书员外少监·检校中书侍郎鼓城郭正一、吏部侍郎鼓城魏玄同并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上欲用待举等，谓韦知温曰："待举等资任尚浅，且令预闻政事，未可与卿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为名。长倩，文本之兄子也。

先是，玄同为吏部侍郎，上言铨选之弊，以为："人君之体，当委任而责成功，所委者当，则所用者自精矣。故周穆王命伯冏为太仆正，曰：'慎简乃僚。'是使群司各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乃至汉氏，得人皆自州县补署，五府辟召，然后升于天朝，自魏、晋以来，始专委选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众，而委之数人之手，用刀笔以量才，按簿书而察行，借使平如权衡，明如水镜，犹力有所极，照有所穷，况所委非人而有愚暗阿私之弊乎！愿略依周、汉之规以救魏、晋之失。"疏奏，不纳。

11 五月，东都霖雨。乙卯，洛水溢，溺民居千余家。关中先水后旱、蝗，继以疾疫，米斗四百，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

12 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岳，秋，七月，作奉天宫于嵩山南。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谏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群瑞，与三皇、五帝比隆矣。数年以来，菽粟不稔，饿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车岁驾；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灾谴，乃更广营宫室，劳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备国家耳目，窃以此为忧！"上虽不纳，亦优容之。自褚遂良、韩瑗之死，中外以言为讳，无敢逆意直谏，几二十年；及善感始谏，天下皆喜，谓之"凤鸣朝阳"。

13 上遣宦者缘江徙异竹，欲植苑中。宦者科舟载竹，所在纵暴；过荆州，荆州长史苏良嗣囚之，上疏切谏，以为："致远方异物，烦扰道路，恐非圣人爱人之意。又，小人窃弄威福，亏损皇明。"上谓天后曰："吾约束不严，果为良嗣所怪。"手诏慰谕良嗣，令弃竹江中。良嗣，世长之子也。

14 黔州都督谢祐希天后意，逼零陵王明令自杀，上深惜之，黔府官属皆坐免官。祐后寝于平阁，与婢妾十余人共处，夜，失其首。垂拱中，明子零陵王俊、黎国公杰为天后所杀，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为秽器，题云谢祐，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

15 太子留守京师，颇事游畋，薛元超上疏规谏；上闻之，遣使者慰劳元超，仍召赴东都。

16 吐蕃将论钦陵寇柘、松、翼等州。诏左骁卫郎将李孝逸、右卫郎将卫蒲山发秦、渭等州兵分道御之。

17 冬，十月，丙寅，黄门侍郎刘景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18 是岁，突厥余党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据黑沙城反，入寇并州及单于府之北境，杀岚州

刺史王德茂。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薛仁贵将兵击元珍于云州，虏问唐大将为谁，应之曰："薛仁贵"。虏曰："吾闻仁贵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绐我！"仁贵免胄示之面，虏相顾失色，下马列拜，稍稍引去。仁贵因奋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捕虏二万余人。

19 吐蕃入寇河源军，军使娄师德将兵击之于白水涧，八战八捷。上以师德为比部员外郎、左骁卫郎将、河源军经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辞也！"

弘道元年(癸未、683)

1 春，正月，甲午朔，上行幸奉天宫。

2 二月，庚午，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轨击却之。乙亥，复寇妫州。三月，庚寅，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围单于都护府，执司马张行师，杀之。遣胜州都督王本立、夏州都督李崇义将兵分道救之。

3 太子右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义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迁旧墓；上闻之，怒曰："义琰倚势，乃陵其舅家，不可复知政事！"义琰闻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义琰为银青光禄大夫，致仕。

4 癸丑，守中书令崔知温薨。

5 夏，四月，己未，车驾还东都。

6 绥州步落稽白铁余，埋铜佛于地中，久之，草生其上，绐其乡人曰："吾于此数见佛光。"择日集众掘地，果得之，因曰："得见圣佛者，百疾皆愈。"远近赴之。铁余以杂色囊盛之数十重，得厚施，乃去一囊。数年间，归信者众，遂谋作乱。据城平县，自称光明圣皇帝，置百官，进攻绥德、大斌二县，杀官吏，焚民居。遣右武卫将军程务挺与夏州都督王方翼讨之，甲申，攻拔其城，擒铁余，余党悉平。

7 五月，庚寅，上幸芳桂宫，至合璧宫，遇大雨而还。

8 乙巳，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寇蔚州，杀刺史李思俭，丰州都督崔智辩将兵邀之于朝那山北，兵败，为虏所擒。朝议欲废丰州，迁其百姓于灵、夏。丰州司马唐休璟上言，以为："丰州阻河为固，居贼冲要，自秦、汉已来，列为郡县；土宜耕牧。隋季丧乱，迁百姓于宁、庆二州，致胡虏深侵，以灵、夏为边境；贞观之末，募人实之，西北始安。今废之则河滨之地复为贼有，灵、夏等州人不安业，非国家之利也！"乃止。

9 六月，突厥别部寇掠岚州，偏将杨玄基击走之。

10 秋，七月，己丑，立皇孙重福为唐昌王。

11 庚辰，诏以今年十月有事于嵩山；寻以上不豫，改用来年正月。

12 甲辰，徙相王轮为豫王，更名旦。

13 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病喑，乞骸骨，许之。

14 八月，己丑，以将封嵩山，召太子赴东都；留唐昌王重福守京师，以刘仁轨为之副。冬，十月，己卯，太子至东都。

15 癸亥，车驾幸奉天宫。

16 十一月，丙戌，诏罢来年封嵩山，上疾甚故也。上苦头重，不能视，召侍医秦鸣鹤诊之，鸣鹤请刺头出血，可愈。天后在帘中，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斩也，乃欲于天子头刺血！"鸣鹤叩头请命。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百会、脑户二穴。上曰："吾目似明矣。"后举手加额曰："天赐也！"自负彩百匹以赐鸣鹤。

17 戊戌，以右武卫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招讨阿史那骨笃禄等。

18 诏太子监国，以裴炎、刘景先、郭正一同东宫平章事。

19 上自奉天宫疾甚，宰相皆不得见。丁未，还东都，百官见于天津桥南。

20 十二月，丁巳，改元，赦天下。上欲御则天门楼宣赦，气逆不能乘马，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是夜，召裴炎入，受遗诏辅政，上崩于贞观殿。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废万泉、芳桂、奉天等宫。

庚申，裴炎奏太子未即位，未应宣敕，有要速处分，望宣天后令于中书、门下施行。甲子，中宗即位，尊天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太后以泽州刺史韩王元嘉等，地尊望重，恐其为变，并加三公等官以慰其心。

21 甲戌，以刘仁轨为左仆射，裴炎为中书令；戊寅，以刘景先为侍中。

故事，宰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故长孙无忌为司空，房玄龄为仆射，魏徵为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及裴炎迁中书令，始迁政事堂于中书省。

22 壬午，遣左威卫将军王果、左监门将军令狐智通、右金吾将军杨玄俭、右千牛将军郭齐宗分往并·益·荆·扬四大都督府，与府司相知镇守。

23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郭正一为国子祭酒，罢政事。

则天顺圣皇后上之上

光宅元年(甲申、684)

1 春,正月,甲申朔,改元嗣圣,赦天下。

2 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擢后父玄贞自普州参军为豫州刺史。

3 癸巳,以左散骑常侍杜陵韦弘敏为太府卿、同中书门下三品。

4 中宗欲以韦玄贞为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争,中宗怒曰:"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惧,白太后,密谋废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于乾元殿,裴炎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勒兵入宫,宣太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乃幽于别所。

己未,立雍州牧豫王旦为皇帝。政事决于太后,居睿宗于别殿,不得有所预。立豫王妃刘氏为皇后。后,德威之孙也。

有飞骑十余人饮于坊曲,一人言:"冥知别无勋赏,不若奉庐陵。"一人起,出诣北门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系羽林狱。言者斩,余以知反不告皆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兴矣。

5 壬子,以永平郡王成器为皇太子,睿宗之长子也。赦天下,改元文明。

庚申,废皇太孙重照为庶人,命刘仁轨专知西京留守事。流韦玄贞于钦州。

太后与刘仁轨书曰:"昔汉以关中事委萧何,今托公亦犹是矣。"仁轨上疏,辞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陈吕后祸败事以申规戒。太后使秘书监武承嗣赍玺书慰谕之曰:"今以皇帝谅暗不言,眇身且代亲政;远劳劝戒,复辞衰疾。又云'吕氏见嗤于后代,禄、产贻祸于汉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贞之操,终始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初闻此语,能不罔然;静而思之,是为龟镜。况公先朝旧德,遐迩具瞻,愿以匡救为怀,无以暮年致请。"

6 辛酉,太后命左金吾将军丘神勣诣巴州,检校故太子贤宅以备外虞,其实风使杀之。神勣,行恭之子也。

7 甲子,太后御武成殿,皇帝帅王公以下上尊号。丁卯,太后临轩,遣礼部尚书武承嗣册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惨紫帐以视朝。

8 丁丑,以太常卿、检校豫王府长史王德真为侍中;中书侍郎、检校豫王府司马刘祎之同中书门下三品。

9 三月,丁亥,徙杞王上金为毕王,鄱阳王素节为葛王。

10 丘神勣至巴州,幽故太子贤于别室,逼令自杀。太后乃归罪于神勣,戊戌,举哀于显福门,贬神勣为叠州刺史。己亥,追封贤为雍王。神勣寻复入为左金吾将军。

11 夏,四月,开府仪同三司、梁州都督滕王元婴薨。

12 辛酉,徙毕王上金为泽王,拜苏州刺史;葛王素节为许王,拜绛州刺史。

13 癸酉,迁庐陵王于房州;丁丑,又迁于均州故濮王宅。

14 五月,丙申,高宗灵驾西还。

15 闰月,以礼部尚书武承嗣为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

16 秋,七月,戊午,广州都督路元睿为昆仑所杀。元睿暗懦,僚属恣横。有商舶至,僚属侵渔不已,商胡诉于元睿;元睿索枷,欲系治之。群胡怒,有昆仑袖剑直登听事,杀元睿及左右十余人而去,无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

17 温州大水,流四千余家。

18 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寇朔州。

19 八月,庚寅,葬天皇大帝于乾陵,庙号高宗。

20 初,尚书左丞冯元常为高宗所委,高宗晚年多疾,每曰:"朕体中不佳,可与元常平章以闻。"元常尝密言"中宫威权太重,宜稍抑损"。高宗虽不能用,深以其言为然。及太后称制,四方争言符瑞;嵩阳令樊文献瑞石,太后命于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状涉谄诈,不可诬罔天下。"太后不悦,出为陇州刺史。元常,子琮之曾孙也。

21 丙午,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武承嗣罢为礼部尚书。

22 栝州大水,流二千余家。

23 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旗帜皆从金色。八品以下,旧服青者更服碧。改东都为神都,宫名太初。又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六曹为天、地、四时六官;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侍中为纳言,中书令为内史;御史台为左肃政台,增置右肃政台;其余省、寺、监、率之名,悉以义类改之。

24 以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以备突厥。

25 武承嗣请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庙，太后从之。裴炎谏曰："太后母临天下，当示至公，不可私于所亲。独不见吕氏之败乎！"太后曰："吕后以权委生者，故及于败。今吾追尊亡者，何伤乎！"对曰："事当防微杜渐，不可长耳！"太后不从。己巳，追尊太后五代祖克己为鲁靖公，妣为夫人；高祖居常为太尉、北平恭肃王，曾祖俭为太尉、金城义康王，祖华为太尉、太原安成王，考士彟为太师、魏定王；祖妣皆为妃。裴炎由是得罪。又作五代祠堂于文水。

时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会眉州刺史英公李敬业及弟盩厔令敬猷、给事中唐之奇、长安主簿骆宾王、詹事司直杜求仁皆坐事，敬业贬柳州司马，敬猷免官，之奇贬栝苍令，宾王贬临海丞，求仁贬黟令。求仁，正伦之侄也。盩厔尉魏思温尝为御史，复被黜。皆会于扬州，各自以失职怨望，乃谋作乱，以匡复庐陵王为辞。

思温为之谋主，使其党监察御史薛仲璋求奉使江都，令雍州人韦超诣仲璋告变，云"扬州长史陈敬之谋反"。仲璋收敬之系狱。居数日，敬业乘传而至，矫称扬州司马来之官，云"奉密旨，以高州酋长冯子猷谋反，发兵讨之。"于是开府库，令士曹参军李宗臣就钱坊，驱囚徒、工匠授以甲。斩敬之于系所；录事参军孙处行拒之，亦斩以徇，僚吏无敢动者。遂起一州之兵，复称嗣圣元年。开三府：一曰匡复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扬州大都督府。敬业自称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以之奇、求仁为左、右长史，宗臣、仲璋为左、右司马，思温为军师，宾王为记室，旬日间得胜兵十余万。

移檄州县，略曰："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践元后于翠翟，陷吾君于聚麀。"又曰："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祸心，窃窥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又曰："试观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太后见檄，问曰："谁所为？"或对曰："骆宾王。"太后曰："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

敬业求得人貌类故太子贤者，绐众云："贤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属举兵。"因奉以号令。

楚州司马李崇福帅所部三县应敬业。盱眙人刘行举独据县不从，敬业遣其将尉迟昭攻盱眙。诏以行举为游击将军，以其弟行实为楚州刺史。

甲申，以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将兵三十万，以将军李知十、马敬臣为之副，以讨李敬业。

26 武承嗣与其从父弟右卫将军三思以韩王元嘉、鲁王灵夔属尊位重，屡劝太后因事诛之。太后谋于执政，刘祎之、韦思谦皆无言；内史裴炎独固争，太后愈不悦。三思，元庆之子也。

及李敬业举兵，薛仲璋，炎之甥也，炎欲示闲暇，不汲汲议诛讨。太后问计于炎，对曰："皇帝年长，不亲政事，故竖子得以为辞。若太后返政，则不讨自平矣。"监察御史蓝田崔察闻之，上言："炎受顾托，大权在己，若无异图，何故请太后归政？"太后命左肃政大夫金城骞味道、侍御史栎阳鱼承晔鞫之，收炎下狱。炎被收，辞气不屈。或劝炎逊辞以免，炎曰："宰相下狱，安有全理！"

凤阁舍人李景谌证炎必反。刘景先及凤阁侍郎义阳胡元范皆曰："炎社稷元臣，有功于国，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太后曰："炎反有端，顾卿不知耳。"对曰："若裴炎为反，则臣等亦反也。"太后曰："朕知裴炎反，知卿等不反。"文武间证炎不反者甚众，太后皆不听。俄并景先、元范下狱。丁亥，以骞味道检校内史同凤阁鸾台三品，李景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27 魏思温说李敬业曰："明公以匡复为辞，宜帅大众鼓行而进，直指洛阳，则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响应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气，且大江天险，足以为固，不如先取常、润，为定霸之基，然后北向以图中原，进无不利，退有所归，此良策也！"思温曰："山东豪杰以武氏专制，愤惋不平，闻公举事，皆自蒸麦饭为粮，伸锄为兵，以俟南军之至。不乘此势以立大功，乃更蓄缩自谋巢穴，远近闻之，其谁不解体！"敬业不从，使唐之奇守江都，将兵渡江攻润州。思温谓杜求仁曰："兵势合则强，分则弱，敬业不并力渡淮，收山东之众以取洛阳，败在眼中矣！"

壬辰，敬业陷润州，执刺史李思文，以李宗臣代之。思文，敬业之叔父也，知敬业之谋，先遣使间道上变，为敬业所攻，拒守久之，力屈而陷。思温请斩以徇，敬业不许，谓思文曰："叔党于武氏，宜改姓武。"润州司马刘延嗣不降，敬业将斩之，思温救之，得免，与思文皆囚于狱。刘延嗣，审礼从父弟也。曲阿令河间尹元贞引兵救润州，战败，为敬业所擒，临以白刃，不屈而死。

28 丙申，斩裴炎于都亭。炎将死，顾兄弟曰："兄弟官皆自致，炎无分毫之力，今坐炎流窜，不亦悲乎！"籍没其家，无甔石之储。刘景先贬普州刺史，胡元范流琼州而死。裴炎弟子太仆寺丞伷先，年十七，上封事请见言事。太后召见，诘之曰："汝伯父谋反，尚何言？"伷先曰："臣为陛下画计耳，安敢诉冤！陛下为李氏妇，先帝弃天下，遽

揽朝政，变易嗣子，疏斥李氏，封崇诸武。臣伯父忠于社稷，反诬以罪，戮及子孙。陛下所为如是，臣实惜之！陛下早宜复子明辟，高枕深居，则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变，不可复救矣！"太后怒曰："胡白，小子敢发此言！"命引出，伷先反顾曰："今用臣言，犹未晚。"如是者三。太后命于朝堂杖之一百，长流濮州。

炎之下狱也，郎将姜嗣宗使至长安，刘仁轨问以东都事，嗣宗曰："嗣宗觉裴炎有异于常久矣。"仁轨曰："使人觉之邪？"嗣宗曰："然。"仁轨曰："仁轨有奏事，愿附使人以闻。"嗣宗曰："诺。"明日，受仁轨表而还，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览之，命拉嗣宗于殿庭，绞于都亭。

29 丁酉，追削李敬业祖考官爵，发冢斫棺，复姓徐氏。

30 李景谌罢为司宾少卿，以右史武康沈君谅、著作郎崔察为正谏大夫、同平章事。

31 徐敬业闻李孝逸将至，自润州回军拒之，屯高邮之下阿溪；使徐敬猷逼淮阴，别将韦超、尉迟昭屯都梁山。

李孝逸军至临淮，偏将雷仁智与敬业战不利，孝逸惧，按兵不进。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谓孝逸曰："天下安危，在兹一举。四方承平日久，忽闻狂狡，注心倾耳以俟其诛。今大军久留不进，远近失望，万一朝廷更命他将以代将军，将军何辞以逃逗挠之罪乎！"孝逸乃引军而前。壬寅，马敬臣击斩尉迟昭于都梁山。

十一月，辛亥，以左鹰扬大将军黑齿常之为江南道大总管，讨敬业。

韦超拥众据都梁山，诸将皆曰："超凭险自固，士无所施其勇，骑无所展其足；且穷寇死战，攻之多杀士卒，不如分兵守之，大军直趣江都，覆其巢穴。"支度使薛克杨曰："超虽据险，其众非多。今多留兵则前军势分，少留兵则终为后患，不如先击之，其势必举，举都梁，则淮阴、高邮望风瓦解矣！"魏元忠请先击徐敬猷，诸将曰："不如先攻敬业，敬业败，则敬猷不战自擒矣。若击敬猷，则敬业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敌也。"元忠曰："不然。贼之精兵，尽在下阿，乌合而来，利在一决，万一失利，大事去矣！敬猷出于博徒，不习军事，其众单弱，人情易摇，大军临之，驻马可克。敬业虽欲救之，计程必不能及。我克敬猷，乘胜而进，虽有韩、白不能当其锋矣！今不先取弱者而遽攻其强，非计也。"孝逸从之，引兵击超，超夜遁，进击敬猷，敬猷脱身走。

庚申，敬业勒兵阻溪拒守，后军总管苏孝祥夜将五千人，以小舟渡溪先击之，兵败，孝祥死，士卒赴溪溺死者过半。左豹韬卫果毅渔阳成三朗为敬业所擒，唐之奇绐其众曰："此李孝逸也！"将斩之，三朗大呼曰："我果毅成三朗，非李将军也。官军今大至矣，尔曹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荣，尔死，妻子籍没，尔终不及我也！"遂斩之。

孝逸等诸军继至，战数不利。孝逸惧，欲引退，魏元忠与行军管记刘知柔言于孝逸曰："风顺获乾，此火攻之利。"固请决战。敬业置陈既久，士卒多疲倦顾望，陈不能整；孝逸进击之，因风纵火，敬业大败，斩首七千级，溺死者不可胜纪。敬业等轻骑走入江都，挈妻子奔润州，将入海奔高丽；孝逸进屯江都，分遣诸将追之。乙丑，敬业至海陵界，阻风，其将王那相斩敬业、敬猷及骆宾王首来降。馀党唐之奇、魏思温皆捕得，传首神都，扬、润、楚三州平。

陈岳论曰：敬业苟能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专以匡复为事，纵军败身戮，亦忠义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气，是真为叛逆，不败何待！

敬业之起也，使敬猷将兵五千，循江西上，略地和州。前弘文馆学士历阳高子贡帅乡里数百人拒之，敬猷不能西。以功拜朝散大夫、成均助教。

32 丁卯，郭待举罢为左庶子；以鸾台侍郎韦方质为凤阁侍朗、同平章事。方质，云起之孙也。

33 十二月，刘景先又贬吉州员外长史，郭待举贬岳州刺史。

初，裴炎下狱，单于道安抚大使、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务挺素与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谮之曰，"务挺与裴炎、徐敬业通谋。"癸卯，遣左鹰扬将军裴绍业即军中斩之，籍没其家。突厥闻务挺死，所在宴饮相庆；又为务挺立祠，每出师，必祷之。

太后以夏州都督王方翼与务挺连职，素相亲善，且废后近属，徵下狱，流崖州而死。

垂拱元年（乙酉、685）

1 春，正月，丁未朔，赦天下，改元。

2 太后以徐思文为忠，特免缘坐，拜司仆少卿。谓曰："敬业改卿姓武，朕今不复夺也。"

3 庚戌，以蠜味道守内史。

4 戊辰，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乐城文献公刘仁轨薨。

5 二月，癸未，制："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有挝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以闻。"

6 乙巳，以春官尚书武承嗣、秋官尚书裴居道、右肃政大夫韦思谦并同凤阁鸾台三品。

7 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数寇边，以左玉钤卫中郎将淳于处平为阳曲道行军总管，击之。

8 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沈君谅罢。

9 三月，正谏大夫、同平章事崔察罢。

10 丙辰，迁庐陵王于房州。

11 辛酉，武承嗣罢。

12 辛未，颁垂拱格。

13 朝士有左迁诣宰相自诉者，内史骞味道曰："此太后处分。"同中书门下三品刘祎之曰："缘坐改官，由臣下奏请。"太后闻之，夏，四月，丙子，贬味道为青州刺史，加祎之太中大夫。谓侍臣曰："君臣同体，岂得归恶于君，引善自取乎！"

14 癸未，突厥寇代州；淳于处平引兵救之；至忻州，为突厥所败，死者五千余人。

15 丙午，以裴居道为内史。纳言王德真流象州。

16 己酉，以冬官尚书苏良嗣为纳言。

17 壬戌，制内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

18 壬申，韦方质同凤阁鸾台三品。

19 六月，天官尚书韦待价同凤阁鸾台三品。待价，万石之兄也。

20 同罗、仆固等诸部叛，遣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同发河西骑士出居延海以讨之，同罗、仆固等皆败散。敕侨置安北都护府于同城以纳降者。

21 秋，七月，己酉，以文昌左丞魏玄同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

22 诏自今祀天地，高祖、太宗、高宗皆配坐；用凤阁舍人元万顷等之议也。

23 九月，丁卯，广州都督王果讨反獠，平之。

24 冬，十一月，癸卯，命天官尚书韦待价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以讨吐蕃。初，西突厥兴昔亡、继往绝可汗既死，十姓无主，部落多散亡，太后乃擢兴昔亡之子左豹韬卫翊府中郎将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昆陵都护，袭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

25 麟台正字射洪陈子昂上疏，以为："朝廷遣使巡察四方，不可任非其人，及刺史、县令，不可不择。比年百姓疲于军旅，不可不安。"其略曰："夫使不择人，则黜陟不明，刑罚不中，朋党者进，贞直者退；徒使百姓修饰道路，送往迎来，无所益也。谚曰：'欲知其人，观其所使。'不可不慎也。"又曰："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县令，陛下之手足；未有无腹心手足而能独理者也！"又曰："天下有危机，祸福因之而生，机静则有福，机动则有祸，百姓是也。百姓安则乐其生，不安则轻其死，轻其死则无所不至，袄逆乘衅，天下乱矣！"又曰："隋炀帝不知天下有危机，而信贪佞之臣，冀收夷狄之利，卒以灭亡，其为殷鉴，岂不大哉！"

26 太后修故白马寺，以僧怀义为寺主。怀义，鄠人，本姓冯，名小宝，卖药洛阳市，因千金公主以进，得幸于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为僧，名怀义。又以其家寒微，令与驸马都尉薛绍合族，命绍以季父事之。出入乘御马，宦者十余人侍从；士民遇之者皆奔避，有近之者，辄挝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见道士则极意殴之，仍髡其发而去。朝贵皆匍匐礼谒，武承嗣、武三思皆执僮仆之礼以事之，为之执辔，怀义视之若无人。多聚无赖少年，度为僧，纵横犯法，人莫敢言。右台御史冯思勖屡以法绳之，怀义遇思勖于途，令从者殴之，几死。

二年(丙戌、686)

1 春，正月，太后下诏复政于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诚心，奉表固让；太后复临朝称制。辛酉，赦天下。

2 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3 右卫大将军李孝逸既克徐敬业，声望甚重；武承嗣等恶之，数谮于太后，左迁施州刺史。

4 三月，戊申，太后命铸铜为匦：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命正谏、补阙、拾遗一人掌之，先责识官，乃听投表疏。

徐敬业之反也，侍御史鱼承晔之子保家教敬业作刀车及弩，敬业败，仅得免。太后欲周知人间事，保家上书，请铸铜为匦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几，其怨家投匦，告保家为敬业作兵器，杀伤官军甚众，遂伏诛。

太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

有胡人索元礼，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见，擢为游击将军，令案制狱。元礼性残忍，推一人必令引数十百人，太后数召见赏赐以张其权。于是尚书都事长安周兴、万年人来俊臣之徒效之，纷纷继起。兴累迁至秋官侍郎，俊臣累迁至御史中丞，相与私畜无赖数百人，专以告密为事；欲陷一人，辄令数处俱告，事状如一。俊臣与司刑评事洛阳万国俊共撰罗织经数千言，教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支节。太后得告密者，辄令元礼等推之，竞为讯囚酷法，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名号。或以椽关手足而转之，谓之"凤皇晒翅"；或以物绊其腰，引枷向前，谓之"驴驹拔撅"；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谓之"仙人献果"；或使立高木，引枷尾向后，谓之"玉女登梯"；或倒悬石缒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铁圈贯其首而加楔，至有脑裂髓出者。每得囚，辄先陈其械具以示之，皆战栗流汗，望风自诬。每有赦令，俊臣辄令狱卒先杀重囚，然后宣示。太后以为忠，益宠任之。中外畏此数人，甚于虎狼。

麟台正字陈子昂上疏：以为："执事者疾徐敬业首乱唱祸，将息奸源，穷其党与，遂使陛下大开诏狱，重设严刑，有迹涉嫌疑，辞相逮引，莫不穷捕考按。至有奸人荧惑，乘险相诬，纠告疑似，冀图爵赏，恐非伐罪吊人之意也。臣窃观当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故扬州构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陛下不务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臣愚暗昧，窃有大惑。伏见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及其穷竟，百无一实。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奸恶之党快意相仇，睚眦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如市。或谓陛下爱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宁所。臣闻隋之末代，天下犹平，杨玄感作乱，不逾月而败。天下之弊，未至土崩，蒸人之心，犹望乐业。炀帝不悟，遂使兵部尚书樊子盖专行屠戮，大穷党与，海内豪士，无不罹殃；遂至杀人如麻，流血成泽，天下靡然，始思为乱，于是雄杰并起而隋族亡矣。夫大狱一起，不能无滥，冤人吁嗟，感伤和气，群生疠疫，水旱随之，人既失业，则祸乱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慎刑法，盖惧此也。昔汉武帝时巫蛊狱起，使太子奔走，兵交宫阙，无辜被害者以千万数，宗庙几覆；赖武帝得壶关三老书，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余狱不论，天下以安尔。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伏愿陛下念之！"太后不听。

5 夏，四月，太后铸大仪，置北阙。

6 以岑长倩为内史。六月，辛未，以苏良嗣为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待价为右相。己卯，以韦思谦为纳言。

苏良嗣遇僧怀义于朝堂，怀义偃蹇不为礼；良嗣大怒，命左右捽曳，批其颊数十。怀义诉于太后，太后曰："阿师当于北门出入，南牙宰相所往来，勿犯也。"

太后托言怀义有巧思，故使入禁中营造。补阙长社王求礼上表，以为："太宗时，有罗黑黑善弹琵琶，太宗阉为给使，使教宫人。陛下若以怀义有巧性，欲宫中驱使者，臣请阉之，庶不乱宫闱。"表寝不出。

7 秋，九月，丁未，以西突厥继往绝可汗之子斛瑟罗为右玉钤卫将军，袭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

8 己巳，雍州言新丰县东南有山踊出，改新丰为庆山县。四方毕贺。江陵人俞文俊上书："天气不和而寒暑并，人气不和而疣赘生，地气不和而堛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陛下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臣愚以为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殃祸至矣！"太后怒，流于岭外，后为六道使所杀。

9 突厥入寇，左鹰扬卫大将军黑齿常之拒之；至两井，遇突厥三千余人，见唐兵，皆下马擐甲，常之以二百余骑冲之，皆弃甲走。日暮，突厥大至，常之令营中然火，东南又有火起，虏疑有兵相应，遂夜遁。

10 狄仁杰为宁州刺史。右台监察御史晋陵郭翰巡察陇右，所至多所按劾。入宁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荐之于朝，徵为冬官侍郎。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

唐纪二十

则天顺圣皇后上之下

垂拱三年（丁亥、687）

1 春，闰正月，丁卯，封皇子成美为恒王，隆基为楚王，隆范为卫王，隆业为赵王。

2 二月，丙辰，突厥骨笃禄等寇昌平，命左鹰扬大将军黑齿常之帅诸军讨之。

3 三月，乙丑，纳言韦思谦以太中大夫致仕。

4 夏,四月,命苏良嗣留守西京。时尚方监裴匪躬检校京苑,将鬻苑中蔬果以收其利。良嗣曰:"昔公仪休相鲁,犹能拔葵、去织妇,未闻万乘之主鬻蔬果也。"乃止。

5 壬戌,裴居道为纳言。五月,丙寅,夏官侍郎京兆张光辅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6 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刘祎之窃谓凤阁舍人永年贾大隐曰:"太后既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正以安天下之心。"大隐密奏之,太后不悦,谓左右曰:"祎之我所引,乃复叛我!"或诬祎之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金,又与许敬宗妾有私,太后命肃州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祎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太后大怒,以为拒捍制使;庚午,赐死于家。

祎之初下狱,睿宗为之上疏申理,亲友皆贺之,祎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临刑,沐浴,神色自若,自草谢表,立成数纸。麟台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称叹其文。太后闻之,左迁翰巫州司法,思钧播州司仓。

7 秋,七月,壬辰,魏玄同检校纳言。

8 岭南俚户旧输半课,交趾都护刘延祐使之全输,俚户不从,延祐诛其魁首。其党李思慎等作乱,攻破安南府城,杀延祐。桂州司马曹玄静将兵讨思慎等,斩之。

9 突厥骨笃禄、元珍寇朔州,遣燕然道大总管黑齿常之击之,以左鹰扬大将军李多祚为之副,大破突厥于黄花堆,追奔四十余里,突厥皆散走碛北。多祚世为靺鞨酋长,以军功得入宿卫。黑齿常之每得赏赐,皆分将士;有善马为军士所损,官属请笞之,常之曰:"奈何以私马笞官兵乎!"卒不问。

10 九月,己卯,虢州人杨初成诈称郎将,矫制于都市募人迎庐陵王于房州;事觉,伏诛。

11 冬,十月,庚子,右监门卫中郎将爨宝璧与突厥骨笃禄、元珍战,全军皆没,宝璧轻骑遁归。

宝璧见黑齿常之有功,表请穷追余寇。诏与常之计议,遥为声援。宝璧欲专其功,不待常之,引精卒万三千人先行,出塞二千余里,掩击其部落;既至,又先遣人告之,使得严备,与战,遂败。太后诛宝璧;改骨笃禄曰不卒禄。

12 命魏玄同留守西京。

13 武承嗣又使人诬李孝逸自云"名中有兔,兔,月中物,当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十一月,戊寅,减死除名,流儋州而卒。

14 太后欲遣韦待价将兵击吐蕃,凤阁侍郎韦方质奏,请如旧制遣御史监军。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将,阃外之事悉以委之。比闻御史监军,军中事无大小皆须承禀。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责其有功!"遂罢之。

15 是岁,天下大饥,山东、关内尤甚。

四年(戊子、688)

1 春,正月,甲子,于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四时享祀如西庙之仪。又立崇先庙以享武氏祖考。太后命有司议崇先庙室数,司礼博士周悰请为七室,又减唐太庙为五室。春官侍郎贾大隐奏:"礼,天子七庙,诸侯五庙,百王不易之义。今周悰别引浮议,广述异闻,直崇临朝权仪,不依国家常度。皇太后亲承顾托,光显大猷,其崇先庙室应如诸侯之数,国家宗庙不应辄有变移。"太后乃止。

2 太宗、高宗之世,屡欲立明堂,诸儒议其制度,不决而止。及太后称制,独与北门学士议其制,不问诸儒。诸儒以为明堂当在国阳丙己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太后以为去宫太远。二月,庚午,毁乾元殿,于其地作明堂,以僧怀义为之使,凡役数万人。

3 夏,四月,戊戌,杀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贤。象贤,处俊之孙也。

初,太后有憾于处俊,会奴诬告象贤反,太后命周兴鞫之,致象贤族罪。象贤家人诣朝堂,讼冤于监察御史乐安任玄殖。玄殖奏象贤无反状,玄殖坐免官。象贤临刑,极口骂太后,发扬宫中隐慝,夺市人柴以击刑者;金吾兵共格杀之。太后命支解其尸,发其父祖坟,毁棺焚尸。自是终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4 武承嗣使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末紫石杂药物填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献之,称获之于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宝图"。擢同泰为游击将军。五月,戊辰,诏当亲拜洛,受"宝图";有事南郊,告谢昊天;礼毕,御明堂,朝群臣。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

5 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6 壬寅,作神皇三玺。

7 东阳大长公主削封邑,并二子徙巫州。公主适高履行,太后以高氏长孙无忌之舅族,故恶之。

8 江南道巡抚大使、冬官侍郎狄仁杰以吴、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余所,独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

四祠。

9 秋，七月，丁巳，赦天下。更命“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封其神为显圣侯，加特进，禁渔钓，祭祀比四渎。名图所出曰“圣图泉”，泉侧置永昌县。又改嵩山为神岳，封其神为天中王，拜太师、使持节、神岳大都督，禁刍牧。又以先于汜水得瑞石，改汜水为广武。

太后潜谋革命，稍除宗室。绛州刺史韩王元嘉、青州刺史霍王元轨、邢州刺史鲁王灵夔、豫州刺史越王贞及元嘉子通州刺史黄公撰、元轨子金州刺史江都王绪、虢王凤子申州刺史东莞公融、灵夔子范阳王蔼、贞子博州刺史琅邪王冲，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内不自安，密有匡复之志。

撰谬为书与贞云：“内人病浸重，当速疗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及太后召宗室朝明堂，诸王因递相惊曰：“神皇欲于大飨之际，使人告密，尽收宗室，诛之无遗。”撰诈为皇帝玺书与冲云：“朕遭幽絷，诸王宜各发兵救我。”冲又诈为皇帝玺书云：“神皇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八月，壬寅，冲召长史萧德琮等令募兵，分告韩、霍、鲁、越及贝州刺史纪王慎，令各起兵共趣神都。太后闻之，以左金吾将军丘神勣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之。

冲募兵得五千余人，欲渡河取济州；先击武水，武水令郭务悌诣魏州求救。莘令马玄素将兵千七百人中道邀冲，恐力不敌，入武水，闭门拒守。冲推草车塞其南门，因风纵火焚之，欲乘火突入；火作而风回，冲军不得进，由是气沮。堂邑董玄寂为冲将兵击武水，谓人曰：“琅邪王与国家交战，此乃反也。”冲闻之，斩玄寂以徇，众惧而散入草泽，不可禁止，惟家僮左右数十人在。冲还走博州，戊申，至城门，为守门者所杀，凡起兵七日而败。丘神勣至博州，官吏素服出迎，神勣尽杀之，凡破千余家。

越王贞闻冲起，亦举兵于豫州，遣兵陷上蔡。九月，丙辰，命左豹韬大将军魏崇裕为中军大总管，岑长倩为后军大总管，将兵十万以讨之，又命张光辅为诸军节度。削冲属籍，更姓虺氏。贞闻冲败，欲自锁诣阙谢罪，会所署新蔡令傅延庆募得勇士二千余人，贞乃宣言于众曰：“琅邪已破魏、相数州，有兵二十万，朝夕至矣。”发属县兵共得五千，分为五营，使汝南县丞裴守德等将之，署九品以上官五百余人。所署官皆受迫协，莫有斗志，惟守德与之同谋，贞以其女妻之，署大将军，委以腹心。贞使道士及僧诵经以求事成，左右及战士皆带辟兵符。魏崇裕等军至豫州城东四十里，贞遣小子规及裴守德拒战，兵溃而归。贞大惧，闭阁自守。崇裕等至城下，左右谓贞曰：“王岂可坐待戮辱！”贞、规、守德及其妻皆自杀。与冲皆枭首东都阙下。

初，范阳王蔼遣使语贞及冲曰：“若四方诸王一时并起，事无不济。”诸王往来相约结，未定而冲先发，惟贞狼狈应之，诸王皆不敢发，故败。

贞之将起兵也，遣使告寿州刺史赵瓌，瓌妻常乐长公主谓使者曰：“为我语越王：昔隋文帝将篡周室，尉迟迥，周之甥也，犹能举兵匡救社稷，功虽不成，威震海内，足为忠烈。况汝诸王，先帝之子，岂得不以社稷为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诸王不舍生取义，尚犹豫不发，欲何须邪！祸且至矣，大丈夫当为忠义鬼，无为徒死也。”

及贞败，太后欲悉诛韩、鲁等诸王，命监察御史蓝田苏珦按其密状。珦讯问，皆无明验，或告珦与韩、鲁通谋，太后召珦诘之，珦抗论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当别有任使，此狱不必卿也。”乃命珦于河西监军，更使周兴等按之，于是收韩王元嘉、鲁王灵夔、黄公撰、常乐公主于东都，迫协皆自杀，更其姓曰“虺”，亲党皆诛。

以文昌左丞狄仁杰为豫州刺史。时治越王贞党与，当坐者六七百家，籍没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杰密奏：“彼皆诖误，臣欲显奏，似为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丰州。道过宁州，宁州父老迎劳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携哭于德政碑下，设斋三日而后行。

时张光辅尚在豫州，将士恃功，多所求取，仁杰不之应。光辅怒曰：“州将轻元帅邪？”仁杰曰：“乱河南者一越王贞耳，今一贞死，万贞生！”光辅诘其语，仁杰曰：“明公总兵三十万，所诛者止于越王贞。城中闻官军至，逾城出降者四面成蹊，明公纵将士暴掠，杀已降以为功，流血丹野，非万贞而何！恨不得尚方斩马剑，加于明公之颈，虽死如归耳！”光辅不能诘，归，奏仁杰不逊，左迁复州刺史。

10 丁卯，左肃政大夫骞味道、夏官侍郎王本立并同平章事。

11 太后之召宗室朝明堂也，东莞公融密遣使问成均助教高子贡，子贡曰：“来必死。”融乃称疾不赴。越王贞起兵，遣使约融，融苍猝不能应，为官属所逼，执使者以闻，擢拜右赞善大夫。未几，为支党所引，冬，十月，己亥，戮于市，籍没其家。高子贡亦坐诛。

济州刺史薛颉、颉弟绪、绪弟驸马都尉绍，皆与琅邪王冲通谋。颉闻冲起兵，作兵器，募人；冲败，杀录事参军高纂以灭口。十一月，辛酉，颉、绪伏诛，绍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饿死于狱。

十二月，乙酉，司徒、青州刺史霍王元轨坐与越王连谋，废徙黔州，载以槛车，行至陈仓而死。江都王绪、殿中

监郝公裴承先皆戮于市。承先，寂之孙也。

12 命裴居道留守西京。

13 左肃政大夫、同平章事骞味道素不礼于殿中侍御史周矩，屡言其不能了事。会有罗告味道者，敕矩按之。矩谓味道曰："公常责矩不了事，今日为公了之。"乙亥，味道及其子辞玉皆伏诛。

14 己酉，太后拜洛受图，皇帝、皇太子皆从，内外文武百官、蛮夷各依方叙立，珍禽、奇兽、杂宝列于坛前，文物卤簿之盛，唐兴以来未之有也。

15 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栭栌橑棳借以为本。下施铁渠，为辟雍之象。号曰万象神宫。宴赐群臣，赦天下，纵民入观。改河南为合宫县。又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级以贮大像；至三级，则俯视明堂矣。僧怀义以功拜左威卫大将军、梁国公。

侍御史王求礼上书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斫。今者饰以珠玉，涂以丹青，铁鹙入云，金龙隐雾，昔殷辛琼台，夏癸瑶室，无以加也。"太后不报。

16 太后欲发梁、凤、巴蜑，自雅州开山通道，出击生羌，因袭吐蕃。正字陈子昂上书，以为："雅州边羌，自国初以来未尝为盗。今一旦无罪戮之，其怨必甚；且惧诛灭，必蜂起为盗。西山盗起，则蜀之边邑不得不连兵备守，兵久不解，臣愚以为西蜀之祸，自此结矣。臣闻吐蕃爱蜀富饶，欲盗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绝，障隘不通，势不能动。今国家乃乱边羌，开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种，为乡导以攻边，是借寇兵为贼除道，举全蜀以遗之也。蜀者国家之宝库，可以兼济中国。今执事者乃图侥幸之利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稼穑，财不足以富国，徒为糜费，无益圣德，况其成败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险也，人之所以安者无役也；今国家乃开其险，役其人，险开则便寇，人役则伤财，臣恐未见羌戎，已有奸盗在其中矣。且蜀人尪劣，不习兵战，山川阻旷，去中夏远，今无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见其不及百年，蜀为戎矣。国家近废安北，拔单于，弃龟兹，放疏勒，天下翕然谓之盛德者，盖以陛下务在养人，不在广地也。今山东饥，关、陇弊，而徇贪夫之议，谋动甲兵，兴大役，自古国亡家败，未尝不由黩兵，愿陛下熟计之。"既而役不果兴。

永昌元年(己丑、689)

1 春，正月，乙卯朔，大飨万象神宫，太后服衮冕，搢大圭，执镇圭为初献，皇帝为亚献，太子为终献。先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高宗，次魏国先王，次五方帝座。太后御则天门，赦天下，改元。丁巳，太后御明堂，受朝贺。戊午，布政于明堂，颁九条以训百官。己未，御明堂，飨群臣。

2 二月，丁酉，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妣曰忠孝太后，文水陵曰章德陵，咸阳陵曰明义陵。置崇先府官。戊戌，尊鲁公曰太原靖王，北平王曰赵肃恭王，金城王曰魏义康王，太原王曰周安成王。

3 三月，甲子，张光辅守纳言。

4 壬申，太后问正字陈子昂，当今为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以为"宜缓刑崇德，息兵革，省赋役，抚慰宗室，各使自安。"辞婉意切，其论甚美，凡三千言。

5 癸酉，以天官尚书武承嗣为纳言，张光辅守内史。

6 夏，四月，甲辰，杀辰州别驾汝南王炜、连州别驾鄱阳公谭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于巂州。炜，恽之子；谭，元庆之子也。

己酉，杀天官侍郎蓝田邓玄挺。玄挺女为谭妻，又与炜善。谭谋迎中宗于庐陵，以问玄挺；炜又尝谓玄挺曰："欲为急计，何如？"玄挺皆不应。故坐知反不告，同诛。

7 五月，丙辰，命文昌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击吐蕃。

8 浪穹州蛮酋傍时昔等二十五部，先附吐蕃，至是来降；以傍时昔为浪穹州刺史，令统其众。

9 己巳，以僧怀义为新平军大总管，北讨突厥。行至紫河，不见虏，于单于台刻石纪功而还。

10 诸王之起兵也，贝州刺史纪王慎独不预谋，亦坐系狱；秋七月，丁巳，槛车徙巴州，更姓虺氏，行及蒲州而卒。八男徐州刺史东平王续等，相继被诛，家徙岭南。

女东光县主楚媛，幼以孝谨称，适司议郎裴仲将，相敬如宾；姑有疾，亲尝药膳；接遇娣姒，皆得欢心。时宗室诸女皆以骄奢相尚，诮楚媛独俭素，曰："所贵于富贵者，得适志也；今独守勤苦，将以何求？"楚媛曰："幼而好礼，今而行之，非适志欤！观自古女子，皆以恭俭为美，纵侈为恶。辱亲是惧，何所求乎；富贵傥来之物，何足骄人！"众皆惭服。及慎凶问至，楚媛号恸，呕血数升；免丧，不御膏沐者垂二十年。

11 韦待价军至寅识迦河，与吐蕃战，大败。待价既无将领之才，狼狈失据，士卒冻馁，死亡甚众，乃引军还。

太后大怒，丙子，待价除名，流绣州，斩副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安西副都护唐休璟收其余众，抚安西土，太后以休璟为西州都督。

12 戊寅，以王本立同凤阁鸾台三品。

13 徐敬业之败也，弟敬真流绣州，逃归，将奔突厥。过洛阳，洛州司马弓嗣业、洛阳令张嗣明资遣之；至定州，为吏所获，嗣业缢死。嗣明、敬真多引海内知识，云有异图，冀以免死；于是朝野之士为所连引坐死者甚众。嗣明诬内史张光辅，云“征豫州日，私论图谶、天文，阴怀两端。”八月，甲申，光辅与敬真、嗣明等同诛，籍没其家。

乙未，秋官尚书太原张楚金、陕州刺史郭正一、凤阁侍郎元万顷、洛阳令魏元忠，并免死流岭南。楚金等皆为敬真所引，云与敬业通谋。临刑，太后使凤阁舍人王隐客驰骑传声郝之。声达于市，当刑者皆喜跃欢呼，宛转不已；元忠独安坐自如，或使之起，元忠曰：“虚实未知。”隐客至，又使起，元忠曰：“俟宣敕已。”既宣敕，乃徐起，舞蹈再拜，竟无忧喜之色。是日，阴云四塞，既释楚金等，天气晴霁。

14 九月，壬子，以僧怀义为新平道行军大总管，将兵二十万讨突厥骨笃禄。

15 初，高宗之世，周兴以河阳令召见，上欲加擢用，或奏以为非清流，罢之。兴不知，数于朝堂俟命。诸相皆无言，地官尚书、检校纳言魏玄同，时同平章事，谓之曰：“周明府可去矣。”兴以为玄同沮己，衔之。玄同素与裴炎善，时人以其终始不渝，谓之耐久朋。周兴奏诬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为耐久。”太后怒，闰月，甲午，赐死于家。监刑御史房济谓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见，可以自直！”玄同叹曰：“人杀鬼杀，亦复何殊，岂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又杀夏官侍郎崔察于隐处。自余内外大臣坐死及流贬者甚众。

彭州长史刘易从亦为徐敬真所引；戊申，就州诛之。易从为人，仁孝忠谨，将刑于市，吏民怜其无辜，远近奔赴，竟解衣投地曰：“为长史求冥福。”有司平准，直十余万。

周兴等诬右武卫大将军燕公黑齿常之谋反，徵下狱。冬，十月，戊午，常之缢死。

己未，杀宗室鄂州刺史嗣郑王璥等六人。庚申，嗣滕王修琦等六人免死，流岭南。

16 丁卯，春官尚书范履冰、凤阁侍郎刑文伟并同平章事。

17 己卯，诏太穆神皇后、文德圣皇后宜配皇地祇，忠孝太后从配。

18 右卫胄曹参军陈子昂上疏，以为：“周颂成、康，汉称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虽尽善矣，然太平之朝，上下乐化，不宜有乱臣贼子，日犯天诛。比者大狱增多，逆徒滋广，愚臣顽昧，初谓皆实，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系囚李珍等无罪，百僚庆悦，皆贺圣明，臣乃知亦有无罪之人挂于疏网者。陛下务在宽典，狱官务在急刑，以伤陛下之仁，以诬太平之政，臣窃恨之。又，九月二十一日敕免楚金等死，初有风雨，变为景云。臣闻阴惨者刑也，阳舒者德也；圣人法天，天亦助圣，天意如此，陛下岂可不承顺之哉！今又阴雨，臣恐过在狱官。凡系狱之囚，多在极法，道路之议，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召见之，自诘其罪！罪有实者显示明刑，滥者严惩狱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岂非至德克明哉！”

天授元年（庚寅、690）

1 十一月，庚辰朔，日南至。太后享万象神宫，赦天下。始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以十二月为腊月，夏正月为一月。以周、汉之后为二王后，舜、禹、成汤之后为三恪，周、隋之嗣同列国。

2 凤阁侍郎河东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献，丁亥，行之。太后自名“曌”，改诏曰制。秦客，太后从父姊之子也。

3 乙未，司刑少卿周兴奏除唐亲属籍。

4 腊月，辛未，以僧怀义为右卫大将军，赐爵鄂国公。

5 春，一月，戊子，武承嗣迁文昌左相，岑长倩迁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凤阁侍郎武攸宁为纳言，邢文伟守内史，左肃政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王本立罢为地官尚书。攸宁，士彠之兄孙也。

时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地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韦方质有疾，承嗣、三思往问之，方质据床不为礼。或谏之，方质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寻为周兴等所构，甲午，流儋州，籍没其家。

6 二月，辛酉，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

7 丁卯，地官尚书王本立薨。

8 三月，丁亥，特进、同凤阁鸾台三品苏良嗣薨。

9 夏，四月，丁巳，春官尚书、同平章事范履冰坐尝举犯逆者下狱死。

10 醴泉人侯思止，始以卖饼为业，后事游击将军高元礼为仆，素诡谲无赖。恒州刺史裴贞杖一判司，判司使

思止告贞与舒王元名谋反，秋，七月，辛巳，元名坐废，徙和州，壬午，杀其子豫章王亶；贞亦族灭。擢思止为游击将军。时，告密者往往得五品，思止求为御史，太后曰："卿不识字，岂堪御史！"对曰："獬豸何尝识字，但能触邪耳。"太后悦，即以为朝散大夫、侍御史。他日，太后以先所籍没宅赐之，思止不受，曰："臣恶反逆之人，不愿居其宅。"太后益赏之。

衡水人王弘义，素无行，尝从邻舍乞瓜，不与，乃告县官，瓜田中有白兔；县官使人搜捕，蹂践瓜田立尽。又游赵、贝，见闾里耆老作邑斋，遂告以谋反，杀二百余人。擢授游击将军，俄迁殿中侍御史。或告胜州都督王安仁谋反，敕弘义按之。安仁不服，弘义即于枷上刎其首；又捕其子，适至，亦刎其首，函之以归。道过汾州，司马毛公与之对食，须臾，叱毛公下阶，斩之，枪揭其首入洛，见者无不震栗。

时置制狱于丽景门内，入是狱者，非死不出，弘义戏呼曰"例竟门"。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遣掩捕，每朝，辄与家人诀曰："未知复相见否？"

时法官竞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独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来、侯必死，遇徐、杜必生。"

有功，文远之孙也，名弘敏，以字行。初为蒲州司法，以宽为治，不施敲朴。吏相约有犯徐司法杖者，众共斥之。迨官满，不杖一人，职事亦修。累迁司刑丞，酷吏所诬构者，有功皆为直之，前后所活数十百家。尝廷争狱事，太后厉色诘之，左右为战栗，有功神色不挠，争之弥切。太后虽好杀，知有功正直，甚敬惮之。景俭，武邑人也。

司刑丞荥阳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礼欲杀一囚，日知以为不可，往复数四，元礼怒曰："元礼不离刑曹，此囚终无生理！"日知曰："日知不离刑曹，此囚终无死法！"竟以两状列上，日知果直。

11　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制颁于天下。

12　武承嗣使周兴罗告隋州刺史泽王上金、舒州刺史许王素节谋反，徵诣行在。素节发舒州，闻遭丧哭者，叹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丁亥，至龙门，缢杀之。上金自杀。悉诛其诸子及支党。

13　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其伯父士让之孙攸暨，攸暨时为右卫中郎将，太后潜使人杀其妻而妻之。公主方额广颐，多权略，太后以为类己，宠爱特厚，常与密议天下事。旧制，食邑，诸王不过千户，公主不过三百五十户；太平食邑独累加至三千户。

14　八月，甲寅，杀太子少保、纳言裴居道；癸亥，杀尚书左丞张行廉。辛未，杀南安王颖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杀故太子贤二子，唐之宗室于是殆尽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岭南，又诛其亲党数百家。惟千金长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请为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后爱之，更号延安大长公主。

15　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游艺帅关中百姓九百余人诣阙上表，请改国号曰周，赐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许；擢游艺为给事中。于是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合六万余人，俱上表如游艺所请，皇帝亦上表自请赐姓武氏。戊寅，群臣上言：有凤皇自明堂飞入上阳宫，还集左台梧桐之上，久之，飞东南去；及赤雀数万集朝堂。

庚辰，太后可皇帝及群臣之请。壬午，御则天楼，赦天下，以唐为周，改元。乙酉，上尊号曰圣神皇帝，以皇帝为皇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

丙戌，立武氏七庙于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妣姒氏曰文定皇后；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睿皇后；太原靖王曰严祖成皇帝，妣曰成庄皇后；赵肃恭王曰肃祖章敬皇帝，魏义康王曰烈祖昭安皇帝，周安成王曰显祖文穆皇帝，忠孝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如考谥，称皇后。立武承嗣为魏王，三思为梁王，攸宁为建昌王，士彟兄孙攸归、重规、载德、攸暨、懿宗、嗣宗、攸宜、攸望、攸绪、攸止皆为郡王，诸姑姊皆为长公主。

又以司宾卿溧阳史务滋为纳言，凤阁侍郎宗秦客检校内史，给事中傅游艺为鸾台侍郎、平章事。游艺与岑长倩、右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左金吾大将军丘神勣、侍御史来子珣等并赐姓武。秦客潜劝太后革命，故首为内史。游艺期年之中历衣青、绿、朱、紫，时人谓之四时仕宦。

敕改州为郡；或谓太后曰："陛下始革命而废州，不祥。"太后遽追止之。

命史务滋等十人巡抚诸道。太后立兄孙延基等六人为郡王。

16　冬，十月，甲子，检校内史宗秦客坐赃贬遵化尉，弟楚客亦以奸赃流岭外。

17　丁卯，杀流人韦方质。

18　辛未，内史邢文伟坐附会宗秦客贬珍州刺史。顷之，有制使至州，文伟以为诛己，遽自缢死。

19　壬申，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使僧升高座讲解，其撰疏僧云宣等九人皆赐爵县公，仍赐紫袈裟、银龟袋。

20 制天下武氏咸蠲课役。

21 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来为东突厥所侵掠，散亡略尽。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拜右卫大将军，改号竭忠事主可汗。

22 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为酷吏所陷，当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争不能得。秋官侍郎周兴奏有功出反囚，当斩，太后虽不许，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复起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辞曰："臣闻鹿走山林而命悬庖厨，势使之然也。陛下以臣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远近闻者相贺。

23 是岁，以右卫大将军泉献诚为左卫大将军。太后出金宝，命选南北牙善射者五人赌之，献诚第一，以让右玉钤卫大将军薛咄摩，咄摩复让献诚。献诚乃奏言："陛下令选善射者，今多非汉官，窃恐四夷轻汉，请停此射。"太后善而从之。

二年（辛卯、691）

1 正月，癸酉朔，太后始受尊号于万象神宫，旗帜尚赤。甲戌，改置社稷于神都。辛巳，纳武氏神主于太庙；唐太庙之在长安者，更命曰享德庙。四时唯享高祖已下，余四室皆闭不享。又改长安崇先庙为崇尊庙。乙酉，日南至，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百神从祀，武氏祖宗配飨，唐三帝亦同配。

2 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以酷吏纵横，上疏，以为："今告事纷纭，虚多实少，恐有凶匿阴谋离间陛下君臣。古者狱成，公卿参听，王必三宥，然后行刑。比日狱官单车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依断，不令重推；或临时专决，不复闻奏。如此，则权由臣下，非审慎之法，傥有冤滥，何由可知！况以九品之官专命推覆，操杀生之柄，窃人主之威，按覆既不在秋官，省审复不由门下，国之利器，轻以假人，恐为社稷之祸。"太后不听。

3 饶阳尉姚贞亮等数百人表请上尊号曰上圣大神皇帝，不许。

4 侍御史来子珣诬尚衣奉御刘行感兄弟谋反，皆坐诛。

5 春，一月，地官尚书武思文及朝集使二千八百人，表请封中岳。

6 己亥，废唐兴宁、永康、隐陵署官，唯量置守户。

7 左金吾大将军丘神勣以罪诛。

8 纳言史务滋与来俊臣同鞫刘行感狱，俊臣奏务滋与行感亲密，意欲寝其反状。太后命俊臣并推之。务滋恐惧自杀。

9 或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勣通谋，太后命来俊臣鞫之，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伏罪。法当死，太后原之，二月，流兴岭南，在道，为仇家所杀。

兴与索元礼、来俊臣竞为暴刻，兴、元礼所杀各数千人，俊臣所破千余家。元礼残酷尤甚，太后亦杀之以慰人望。

10 徙左卫大将军千乘王武攸暨为定王。

11 立故太子贤之子光顺为义丰王。

12 甲子，太后命始祖墓曰德陵，睿祖墓曰乔陵，严祖墓曰节陵，肃祖墓曰简陵，烈祖墓曰靖陵，显祖墓曰永陵，改章德陵为昊陵，显义陵为顺陵。

13 追复李君羡官爵。

14 夏，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15 癸卯，制以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

16 命建安王攸宜留守长安。

17 丙辰，铸大钟，置北阙。

18 五月，以岑长倩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击吐蕃，中道召还，军竟不出。

19 六月，以左肃政大夫格辅元为地官尚书，与鸾台侍郎乐思晦、凤阁侍郎任知古并同平章事。思晦，彦昭之子也。

20 秋，七月，徙关内户数十万以实洛阳。

21 八月，戊申，纳言武攸宁罢为左羽林大将军；夏官尚书欧阳通为司礼卿兼判纳言事。

22 庚申，杀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来俊臣鞫虔勖狱，虔勖自讼于徐有功；俊臣怒，命卫士以刀乱斫杀之，枭首于市。

23 义丰王光顺、嗣雍王守礼、永安王守义、长信县主等皆赐姓武氏，与睿宗诸子皆幽闭宫中，不出门庭者十余年。守礼、守义，光顺之弟也。

24 或告地官尚书武思文初与徐敬业通谋;甲子,流思文于岭南,复姓徐氏。

25 九月,乙亥,杀岐州刺史云弘嗣。来俊臣鞫之,不问一款,先断其首,乃伪立案奏之,其杀张虔勖亦然。敕旨皆依,海内钳口。

26 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傅游艺梦登湛露殿,以语所亲,所亲告之;壬辰,下狱,自杀。

27 癸巳,以左羽林卫大将军建昌王武攸宁为纳言,洛州司马狄仁杰为地官侍郎,与冬官侍郎裴行本并同平章事。太后谓仁杰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谮卿者名乎?"仁杰谢曰:"陛下以臣为过,臣请改之;知臣无过,臣之幸也,不愿知谮者名。"太后深叹美之。

28 先是,凤阁舍人修武张嘉福使洛阳人王庆之等数百人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岑长倩以皇嗣在东宫,不宜有此议,奏请切责上书者,告示令散。太后又问地官尚书、同平章事格辅元,辅元固称不可。由是大忤诸武意,故斥长倩令西征吐蕃,未至,徵还,下制狱。承嗣又谮辅元。来俊臣又胁长倩子灵原,令引司礼卿兼判纳言事欧阳通等数十人,皆云同反。通为俊臣所讯,五毒备至,终无异词,俊臣乃诈为通款。冬,十月,己酉,长倩、辅元、通等皆坐诛。

王庆之见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废之?"庆之对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今谁有天下,而以李氏为嗣乎!"太后谕遣之。庆之伏地,以死泣请,不去,太后乃以印纸遗之曰:"欲见我,以此示门者。"自是庆之屡求见,太后颇怒之,命凤阁侍郎李昭德赐庆之杖。昭德引出光政门外,以示朝士曰:"此贼欲废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扑之,耳目皆血出,然后杖杀之,其党乃散。

昭德因言于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之子孙为万代业,岂得以侄为嗣乎!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顾托,若以天下与承嗣,则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为然。昭德,乾佑之子也。

29 壬辰,杀鸾台侍郎·同平章事乐思晦、右卫将军李安静。安静,纲之孙也。太后将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劝进,安静独正色拒之。及下制狱,来俊臣诘其反状,安静曰:"以我唐家老臣,须杀即杀!若问谋反,实无可对。"俊臣竟杀之。

30 太学生王循之上表,乞假还乡;太后许之。狄仁杰曰:"臣闻君人者唯杀生之柄不假人,自余皆归之有司。故左、右丞,徒以下不句;左、右相,流以上乃判,为其渐贵故也。彼学生求假,丞、簿事耳,若天子为之发敕,则天下之事几敕可尽乎!必欲不违其愿,请普为立制而已。"太后善之。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

唐纪二十一

则天顺圣皇后中之上

长寿元年(壬辰、692)

1 正月,戊辰朔,太后享万象神宫。

2 腊月,立故于阗王尉达伏阇雄之子瑕为于阗王。

3 春,一月,丁卯,太后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时人为之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檀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有举人沈全交续之曰:"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为御史纪先知所擒,劾其诽谤朝政,请杖之朝堂,然后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辈不滥,何恤人言!宜释其罪。"先知大惭。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

4 宁陵丞庐江郭霸以谄谀干太后,拜监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问之,因尝其粪,喜曰:"大夫粪甘则可忧;今苦,无伤也。"元忠大恶之,遇人辄告之。

5 戊辰,以夏官尚书杨执柔同平章事。执柔,恭仁弟之孙也,太后以外族用之。

6 初,隋炀帝作东都,无外城,仅有短垣而已,至是,凤阁侍郎李昭德始筑之。

7 左台中丞来俊臣罗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司礼卿崔宣礼、前文昌左丞卢献、御史中丞魏元

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谋反。先是，来俊臣奏请降敕，一问即承反者得减死。及知古等下狱，俊臣以此诱之，仁杰对曰："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判官王德寿谓仁杰曰："尚书定减死矣。德寿业受驱策，欲求少阶级，烦尚书引杨执柔，可乎？"仁杰曰："皇天后土遣狄仁杰为如此事！"以头触柱，血流被面；德寿惧而谢之。

侯思止鞫魏元忠，元忠辞气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坠驴，足绊于镫，为所曳耳。"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须魏元忠头则截取，何必使承反也！"

狄仁杰既承反，有司待报行刑，不复严备。仁杰裂衾帛书冤状，置绵衣中，谓王德寿曰："天时方热，请授家人去其绵。"德寿许之。仁杰子光远得书，持之告变，得召见。则天览之，以问俊臣，对曰："仁杰等下狱，臣未尝襬其巾带，寝处甚安，苟无事实，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绋往视之，俊臣暂假仁杰等巾带，罗立于西，使绋视之；绋不敢视，惟东顾唯诺而已。俊臣又诈为仁杰等谢死表，使绋奏之。

乐思晦男未十岁，没入司农，上变，得召见，太后问状，对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择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为反状以付俊臣，无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见仁杰等，问曰："卿承反何也？"对曰："不承，则已死于拷掠矣。"太后曰："何为作谢死表？"对曰："无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诈，于是出此七族。庚午，贬知古江夏令，仁杰彭泽令，宣礼夷陵令，元忠涪陵令，献西乡令；流行本、嗣真于岭南。

俊臣与武承嗣等固请诛之，太后不许。俊臣乃独称行本罪尤重，请诛之；秋官郎中徐有功驳之，以为"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将顺，亏损恩信。"

殿中侍御史贵乡霍献可，宣礼之甥也，言于太后曰："陛下不杀崔宣礼，臣请陨命于前。"以头触殿阶，血流沾地，以示为人臣者不私其亲。太后皆不听。献可常以绿帛裹其伤，微露之于幞头下，冀太后见之以为忠。

8 甲戌，补阙薛谦光上疏，以为："选举之法，宜得实才，取舍之间，风化所系。今之选人，咸称觅举，奔竞相尚，喧诉无惭。至于才应经邦，惟令试策；武能制敌，止验弯弧。昔汉武帝见司马相如赋，恨不同时，及置之朝廷，终文园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吴起将战，左右进剑，起曰：'将者提鼓挥桴，临敌决疑，一剑之任，非将事也。'然则虚文岂足以佐时，善射岂足以克敌！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观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行举者赏罚而已。"

9 来俊臣求金于左卫大将军泉献诚，不得，诬以谋反，下狱，乙亥，缢杀之。

10 庚辰，司刑卿、检校陕州刺史李游道为冬官尚书、同平章事。

11 二月，己亥，吐蕃党项部落万余人内附，分置十州。

12 戊午，以秋官尚书袁智弘同平章事。

13 夏，四月，丙申，赦天下，改元如意。

14 五月，丙寅，禁天下屠杀及捕鱼虾。江淮旱，饥，民不得采鱼虾，饿死者甚众。

右拾遗张德，生男三日，私杀羊会同僚，补阙杜肃怀一馋，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对仗，谓德曰："闻卿生男，甚喜。"德拜谢。太后曰："何从得肉？"德叩头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预。然卿自今召客，亦须择人。"出肃表示之。肃大惭，举朝欲唾其面。

15 吐蕃酋长曷苏帅部落请内附，以右玉钤卫将军张玄遇为安抚使，将精卒二万迎之。六月，军至大渡水西，曷苏事泄，为国人所擒。别部酋长咎捶帅羌蛮八千余人内附，玄遇以其部落置莱川州而还。

16 辛亥，万年主簿徐坚上疏，以为："书有五听之道，令著三覆之奏。窃见比有敕推按反者，令使者得实，即行斩决。人命至重，死不再生，万一怀枉，吞声赤族，岂不痛哉！此不足肃奸逆而明典刑，适所以长威福而生疑惧。臣望绝此处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简择，有用法宽平，为百姓所称者，愿亲而任之；有处事深酷，不允人望者，愿疏而退之。"坚，齐聃之子也。

17 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于太后曰："魏王承嗣权太重。"太后曰："吾侄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侄之于姑，其亲何如子之于父？子犹有篡弑其父者，况侄乎！今承嗣既陛下之侄，为亲王，又为宰相，权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秋，八月，戊寅，以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武承嗣为特进，纳言武攸宁为冬官尚书，夏官尚书、同平章事杨执柔为地官尚书，并罢政事；以秋官侍郎新郑崔元综为鸾台侍郎，夏官侍郎李昭德为凤阁侍郎，检校天官侍郎姚璹为文昌左丞，检校地官侍郎李元素为文昌右丞，与司宾卿崔神基并同平章事。璹，思廉之孙；元素，敬玄之弟也。辛巳，以营缮大匠王璇为夏官尚书、同平章事。承嗣亦毁昭德

于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劳，汝勿言也。"

是时，酷吏恣横，百官畏之侧足，昭德独廷奏其奸。太后好祥瑞，有献白石赤文者，执政诘其异，对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他石尽反邪？"左右皆笑。襄州人胡庆以丹漆书龟腹曰："天子万万年。"诣阙献之。昭德以刀刮尽，奏请付法。太后曰："此心亦无恶。"命释之。

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

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每除一官，户婢窃相谓曰："鬼朴又来矣。"不旬月，辄遭掩捕、族诛。监察御史朝邑严善思，公直敢言。时告密者不可胜数，太后亦厌其烦，命善思按问，引虚伏罪者八百五十余人。罗织之党为之不振，乃相与构陷善思，坐流欢州。太后知其枉，寻复召为浑仪监丞。善思名谨，以字行。

右补阙新郑朱敬则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异议，今既革命，众心已定，宜省刑尚宽，乃上疏，以为："李斯相秦，用刻薄变诈以屠诸侯，不知易之以宽和，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汉高祖定天下，陆贾、叔孙通说之以礼义，传世十二，此知变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构难，不设钩距，无以应天顺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奸息暴。故置神器，开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尽露，神道助直，无罪不除，苍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趋无善迹，促柱少和声，向时之妙策，乃当今之刍狗也。伏愿览秦、汉之得失，考时事之合宜，审糟粕之可遗，觉蘧庐之须毁，去萋菲之牙角，顿奸险之锋芒，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岂不乐哉！"太后善之，赐帛三百段。

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笼头，枷研楔颗，折膺签爪，悬发薰耳，号曰'狱持'。或累日节食，连宵缓问，昼夜摇撼，使不得眠，号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赊死。臣窃听舆议，皆称天下太平，何苦须反！岂被告者尽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胜楚毒自诬耳。愿陛下察之。今满朝侧息不安，皆以为陛下朝与之密，夕与之仇，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愿陛下缓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颇采其言，制狱稍衰。

18 太后春秋虽高，善自涂泽，虽左右不觉其衰。丙戌，赦以齿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则天门，赦天下，改元。更以九月为社。

19 制于并州置北都。

20 癸丑，同平章事李游道、王璇、袁智弘、崔神基、李元素、春官侍郎孔思元、益州长史任令辉，皆为王弘义所陷，流岭南。

21 左羽林中郎将来子珣坐事流爱州，寻卒。

22 初，新丰王孝杰从刘审礼击吐蕃为副总管，与审礼皆没于吐蕃。赞普见孝杰泣曰："貌类吾父。"厚礼之，后竟得归，累迁右鹰扬卫将军。孝杰久在吐蕃，知其虚实。会西州都督唐休璟请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敕以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将兵击吐蕃。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复取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

二年(癸巳、693)

1 正月，壬辰朔，太后享万象神宫，以魏王承嗣为亚献，梁王三思为终献。太后自制神宫乐，用舞者九百人。

2 户婢团儿为太后所宠信，有憾于皇嗣，乃谮皇嗣妃刘氏、德妃窦氏为厌咒。癸巳，妃与德妃朝太后于嘉豫殿，既退，同时杀之，瘞于宫中，莫知所在。德妃，抗之曾孙也。皇嗣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团儿复欲害皇嗣，有言其情于太后者，太后乃杀团儿。

是时，告密者皆诱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赏。德妃父孝谌为润州刺史，有奴妄为妖异以恐德妃母庞氏，庞氏惧，奴请夜祠祷解，因发其事。下监察御史龙门薛季昶按之，季昶诬奏，以为与德妃同祝诅，先涕泣不自胜，乃言曰："庞氏所为，臣子所不忍道。"太后擢季昶为给事中。庞氏当斩，其子希瑊诣侍御史徐有功讼冤，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论之，以为无罪；季昶奏有功阿党恶逆，请付法，法司处有功罪当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叹曰："岂我独死，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扇而寝。人以为有功苟自强，必内忧惧，密伺之，方熟寝。太后召有功，迎谓曰："卿比按狱，失出何多？"对曰："失出，人臣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庞氏得减死，与其三子皆流岭南，孝谌贬罗州司马，有功亦除名。

3 戊申，姚璹奏请令宰相撰时政记，月送史馆。从之。时政记自此始。

4 腊月，丁卯，降皇孙成器为寿春王，恒王成义为衡阳王，楚王隆基为临淄王，卫王隆范为巴陵王，赵王隆

业为彭城王，皆睿宗之子也。

5 春，一月，庚子，以夏官侍郎娄师德同平章事。师德宽厚清慎，犯而不校。与李昭德俱入朝，师德体肥行缓，昭德屡待之不至，怒骂曰："田舍夫！"师德徐笑曰："师德不为田舍夫，谁当为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将行，师德谓曰："吾备位宰相，汝复为州牧，荣宠过盛，人所疾也，将何以自免？"弟长跪曰："自今虽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为兄忧。"师德愀然曰："此所以为吾忧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干，当笑而受之。"

6 甲寅，前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坐私谒皇嗣腰斩于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见。又有告皇嗣潜有异谋者，太后命来俊臣鞫其左右，左右不胜楚毒，皆欲自诬。太常工人京兆安金藏大呼谓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闻之，令舆入宫中，使医内五藏，以桑皮线缝之，傅以药，经宿始苏。太后亲临视之，叹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7 罢举人习老子，更习太后所造臣轨。

8 二月，丙子，新罗王政明卒，遣使立其子理洪为王。

9 乙亥，禁人间锦。侍御史侯思止私畜锦，李昭德按之，杖杀于朝堂。

10 或告岭南流人谋反，太后遣司刑评事万国俊摄监察御史就按之。国俊至广州，悉召流人，矫制赐自尽。流人号呼不服，国俊驱就水曲，尽斩之，一朝杀三百余人。然后诈为反状，还奏，因言诸道流人，亦必有怨望谋反者，不可不早诛。太后喜，擢国俊为朝散大夫、行侍御史。更遣右翊卫兵曹参军刘光业、司刑评事王德寿、苑南面监丞鲍思恭、尚辇直长王大贞、右武威卫兵曹参军屈贞筠皆摄监察御史，诣诸道按流人。光业等以国俊多杀蒙赏，争效之，光业杀七百人，德寿杀五百人，自余少者不减百人，其远年杂犯流人亦与之俱毙。太后颇知其滥，制："六道流人未死者并家属皆听还乡里。"国俊等亦相继死，或得罪流窜。

11 来俊臣诬冬官尚书苏干，云在魏州与琅邪王冲通谋，夏，四月，乙未，杀之。

12 五月，癸丑，棣州河溢。

13 秋，九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14 魏王承嗣等五千人表请加尊号曰金轮圣神皇帝。乙未，太后御万象神宫，受尊号，赦天下。作金轮等七宝，每朝会，陈之殿庭。

庚子，追尊昭安皇帝曰浑元昭安皇帝，文穆皇帝曰立极文穆皇帝，孝明高皇帝曰无上孝明高皇帝；皇后从帝号。

15 辛丑，以文昌左丞、同平章事姚璹为司宾卿，罢政事；以司宾卿万年豆卢钦望为内史，文昌左丞韦巨源同平章事，秋官侍郎吴人陆元方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巨源，孝宽之玄孙也。

延载元年（甲午、694）

1 正月，丙戌，太后享万象神宫。

2 突厥可汗骨笃禄卒，其子幼，弟默啜自立为可汗。腊月，甲戌，默啜寇灵州。

3 室韦反，遣右鹰扬卫大将军李多祚击破之。

4 春，一月，以娄师德为河源等军检校营田大使。

5 二月，武威道总管王孝杰破吐蕃敦论赞刃、突厥可汗俟子等于冷泉及大岭，各三万余人，碎叶镇守使韩思忠破泥熟俟斤等万余人。

6 庚午，以僧怀义为代北道行军大总管，以讨默啜。

7 三月甲申，以凤阁舍人苏味道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李昭德检校内史。更以僧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李昭德为长史，苏味道为司马，帅契苾明、曹仁师、沙吒忠义等十八将军以讨默啜，未行，虏退而止。昭德尝与怀义议事，失其旨，怀义挞之，昭德惶惧请罪。

8 夏，四月，壬戌，以夏官尚书、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同凤阁鸾台三品。

9 五月，魏王承嗣等二万六千余人上尊号曰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甲午，御则天门楼受尊号，赦天下，改元。

10 天授中，遣监察御史寿春裴怀古安集西南蛮。六月，癸丑，永昌蛮酋薰期帅部落二十余万户内附。

11 河内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与嵩山人韦什方等以妖妄惑众。尼自号净光如来，云能知未然；什方自云吴赤乌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岁，云见薛师已二百年矣，容貌愈少。太后甚信重之，赐什方姓武氏。秋，七月，

癸未，以什方为正谏大夫、同平章事，制云："迈轩代之广成，逾汉朝之河上。"八月，什方乞还山，制罢遣之。

12 戊辰，以王孝杰为瀚海道行军总管，仍受朔方道行军大总管薛怀义节度。

13 己巳，以司宾少卿姚璹为纳言；左肃政中丞原武杨再思为鸾台侍郎，洛州司马杜景俭为凤阁侍郎，并同平章事。

豆卢钦望请京官九品已上输两月俸以赡军，转帖百官，令拜表。百官但赴拜，不知何事。拾遗王求礼谓钦望曰："明公禄厚，输之无伤；卑官贫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夺之乎？"钦望正色拒之。既上表，求礼进言曰："陛下富有四海，军国有储，何藉贫官九品之俸而欺夺之！"姚璹曰："求礼不识大体。"求礼曰："如姚璹，为识大体者邪！"事遂寝。

14 戊寅，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崔元综坐事流振州。

15 武三思帅四夷酋长请铸铜铁为天枢，立于端门之外，铭纪功德，黜唐颂周；以姚璹为督作使。诸胡聚钱百万亿，买铜铁不能足，赋民间农器以足之。

16 九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17 殿中丞来俊臣坐赃贬同州参军。王弘义流琼州，诈称敕追还，至汉北，侍御史胡元礼遇之，按验，得其奸状，杖杀之。

内史李昭德恃太后委遇，颇专权使气，人多疾之，前鲁王府功曹参军丘愔上疏攻之，其略曰："陛下天授以前，万机独断。自长寿以来，委任昭德，参奉机密，献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预谘谋，要待画日将行，方乃别生驳异。扬露专擅，显示于人，归美引愆，义不如此。"又曰："臣观其胆，乃大于身，鼻息所冲，上拂云汉。"又曰："蚁穴坏堤，针芒写气，权重一去，收之极难。"长上果毅邓注，又著石论数千言，述昭德专权之状。凤阁舍人逢弘敏取奏之，太后由是恶昭德。壬寅，贬昭德为南宾尉，寻又免死流窜。

18 太后出黎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为瑞。杜景俭独曰："今草木黄落，而此更发荣，阴阳不时，咎在臣等。"因拜谢。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19 冬，十月，壬申，以文昌右丞李元素为凤阁侍郎，左肃政中丞周允元检校凤阁侍郎，并同平章事。允元，豫州人也。

20 岭南獠反，以容州都督张玄遇为桂、永等州经略大使以讨之。

天册万岁元年(乙未、695)

1 正月；辛巳朔，太后加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证圣。

2 周允元与司刑少卿皇甫文备奏内史豆卢钦望、同平章事韦巨源、杜景俭、苏味道、陆元方附会李昭德，不能匡正，钦望贬赵州，巨源贬麟州，景俭贬溱州，味道贬集州，元方贬绥州刺史。

3 初，明堂既成，太后命僧怀义作夹纻大像，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于明堂北构天堂以贮之。堂始构，为风所摧，更构之，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怀义用财如粪土，太后一听之，无所问。每作无遮会，用钱万缗；士女云集，又散钱十车，使之争拾，相蹈践有死者。所在公私田宅，多为僧有。怀义颇厌入宫，多居白马寺，所度力士为僧者满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奸谋，固请按之。太后曰："卿姑退，朕即令往。"矩至台，怀义亦至，乘马就阶而下，坦腹于床。矩召吏将按之，遽跃马而去。矩具奏其状，太后曰："此道人病风，不足诘，所度僧，惟卿所处。"悉流远州。迁矩天官员外郎。

乙未，作无遮会于明堂，凿地为坑，深五丈，结彩为宫殿，佛像皆于坑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杀牛取血，画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怀义刺膝血为之。丙申，张像于天津桥南，设斋。时御医沈南璆亦得幸于太后，怀义心愠，是夕，密烧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昼，比明皆尽，暴风裂血像为数百段。太后耻而讳之，但云内作工徒误烧麻主，遂涉明堂。时方酺宴，左拾遗刘承庆请辍朝停酺以答天谴，太后将从之。姚璹曰："昔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汉武建章，盛德弥永。今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庙也，不应自贬损。"太后乃御端门，观酺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怀义充使。又铸铜为九州鼎及二十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

先是，河内老尼昼食一麻一米，夜则烹宰宴乐，畜弟子百余人，淫秽靡所不为。武什方自言能合长年药，太后遣乘驿于岭南采药。及明堂火，尼入唁太后，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还河内，弟子及老胡等皆逃散。又有发其奸者，太后乃复召尼还麟趾寺，弟子毕集，敕给使掩捕，尽获之，皆没为官婢。什方还，至偃师，闻事露，自绞死。

庚子，以明堂火告庙，下制求直言。刘承庆上疏，以为："火发既从麻主，后及总章，所营佛舍，恐劳无益，请罢

之。又，明堂所以统和天人，一旦焚毁，臣下何心犹为酺宴！忧喜相争，伤于情性。又，陛下垂制博访，许陈至理，而左史张鼎以为今既火流王屋，弥显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逄敏奏称，弥勒成道时有天魔烧宫，七宝台须臾散坏，斯实谄妄之邪言，非君臣之正论。伏愿陛下乾乾翼翼，无戾天人之心而兴不急之役，则兆人蒙赖，福禄无穷。”

获嘉主簿彭城刘知几表陈四事：其一，以为：“皇业权舆，天地开辟，嗣君即位，黎元更始，时则藉非常之庆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宴而赦令不息，近则一年再降，远则每岁无遗，至于违法悖礼之徒，无赖不仁之辈，编户则寇攘为业，当官则赃贿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泽，重阳之节，伫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释免。或有名垂结正，罪将断决，窃行货贿，方便规求，故致稽延，毕沾宽宥。用使俗多顽悖，时罕廉隅，为善者不预恩光，作恶者独承徼幸。古语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谓也。望陛下而今而后，颇节于赦，使黎氓知禁，奸宄肃清。”其二，以为：“海内具僚九品以上，每岁逢赦，必赐阶勋，至于朝野宴集，公私聚会，绯服众于青衣，象板多于木笏；皆荣非德举，位罕才升，不知何者为妍蚩，何者为美恶。臣望自今以后，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效忠勤，无才者咸知勉励。”其三，以为：“陛下临朝践极，取士太广，六品以下职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沙砾，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秽皇风。”其四，以为：“今之牧伯迁代太速，倏来忽往，蓬转萍流，既怀苟且之谋，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仍明察功过，尤甄赏罚。”疏奏，太后颇嘉之。是时官爵易得而法网严峻，故人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知几乃著思慎赋以刺时见志焉。

4 丙午，以王孝杰为朔方道行军总管，击突厥。

5 春，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6 僧怀义益骄恣，太后恶之。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顺；太后密选宫人有力者百余人以防之。壬子，执之于瑶光殿前树下，使建昌王武攸宁帅壮士殴杀之，送尸白马寺，焚之以造塔。

7 甲子，太后去“慈氏越古”之号。

8 三月，丙辰，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周允元薨。

9 夏，四月，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罗造模，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

10 秋，七月，辛酉，吐蕃寇临洮，以王孝杰为肃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之。

11 九月，甲寅，太后合祭天地于南郊，加号天册金轮大圣皇帝，赦天下，改元。

12 冬，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请降，太后喜，册授左卫大将军、归国公。

万岁通天元年（丙申，696）

1 腊月，甲戌，太后发神都；甲申，封神岳；赦天下，改元万岁登封，天下百姓无出今年租税；大酺九日。丁亥，禅于少室；己丑，御朝觐坛受贺；癸巳，还宫；甲午，谒太庙。

2 右千牛卫将军安平王武攸绪，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扈从封中岳还，即求弃官，隐于嵩山之阳。太后疑其诈，许之，以观其所为。攸绪遂优游岩壑，冬居茅椒，夏居石室，一如山林之士。太后所赐及王公所遗野服器玩，攸绪一皆置之不用，尘埃凝积。买田使奴耕种，与民无异。

3 春，一月，甲寅，以娄师德为肃边道行军副总管，击吐蕃。己巳，以师德为左肃政大夫，知政事如故。

4 改长安崇尊庙为太庙。

5 二月，辛巳，尊神岳天中王为神岳天中黄帝，灵妃为天中黄后；启为齐圣皇帝；封启母神为玉京太后。

6 三月，壬寅，王孝杰、娄师德与吐蕃将论钦陵赞婆战于素罗汗山，唐兵大败；孝杰坐免为庶人，师德贬原州员外司马。师德因署移牒，惊曰：“官爵尽无邪！”既而曰：“亦善，亦善。”不复介意。

7 丁巳，新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规模率小于旧。上施金涂铁凤，高二丈，后为大风所损；更为铜火珠，群龙捧之，号曰通天宫。赦天下，改元万岁通天。

8 大食请献师子。姚璹上疏，以为：“师子专食肉，远道传致，肉既难得，极为劳费。陛下鹰犬不蓄，渔猎悉停，岂容菲薄于身而厚给于兽！”乃却之。

9 以检校夏官侍郎孙元亨同平章事。

10 夏，五月，壬子，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举兵反，攻陷营州，杀都督赵文翙。尽忠，万荣之妹夫也，皆居于营州城侧。文翙刚愎，契丹饥不加赈给，视酋长如奴仆，故二人怨而反。乙丑，遣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二十八将讨之。秋，七月，辛亥，

以春官尚书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姚琦副之，以备契丹。改李尽忠为李尽灭，孙万荣为孙万斩。

尽忠寻自称无上可汗，据营州，以万荣为前锋，略地，所向皆下，旬日，兵至数万，进围檀州，清边前军副总管张九节击却之。

八月，丁酉，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与契丹战于硖石谷，唐兵大败。先是，契丹破营州，获唐俘数百，囚之地牢，闻唐兵将至，使守牢胥绐之曰："吾辈家属，饥寒不能自存，唯俟官军至即降耳。"既而契丹引出其俘，饲以糠粥，慰劳之曰："吾养汝则无食，杀汝又不忍，今纵汝去。"遂释之。俘至幽州，具言其状，诸军闻之，争欲先入。至黄獐谷，虏又遣老弱迎降，故遗老牛瘦马于道侧。仁师等三军弃步卒，将骑兵先进。契丹设伏横击之，飞索以绐玄遇、仁节，生获之，将卒死者填山谷，鲜有脱者。契丹得军印，诈为牒，令玄遇等署之，牒总管燕匪石、宗怀昌等云："官军已破贼，若至营州，军将皆斩，兵不叙勋。"匪石等得牒，昼夜兼行，不遑寝食以赴之，士马疲弊；契丹伏兵于中道邀之，全军皆没。

九月，制："天下系囚及庶士家奴骁勇者，官偿其直，发以击契丹。"初令山东近边诸州置武骑团兵，以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为右武威卫大将军，充清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契丹。

右拾遗陈子昂为攸宜府参谋，上疏曰："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诸色奴充兵讨击契丹，此乃捷急之计，非天子之兵。且比来刑狱久清，罪人全少，奴多怯弱，不惯征行，纵其募集，未足可用。况今天下忠臣义士，万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诛，何劳免罪赎奴，损国大体！臣恐此策不可威示天下。"

11 丁巳，突厥寇凉州，执都督许钦明。钦明，绍之曾孙也；时出按部，突厥数万奄至城下，钦明拒战，为所虏。

钦明兄钦寂，时为龙山军讨击副使，与契丹战于崇州，军败，被擒。虏将围安东，令钦寂说其属城未下者。安东都护裴玄珪在城中，钦寂谓曰："狂贼天殃，灭在朝夕，公但励兵谨守以全忠节。"虏杀之。

12 吐蕃复遣使请和亲，太后遣右武卫胄曹参军贵乡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将论钦陵请罢安西四镇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四镇、十姓与吐蕃种类本殊，今请罢唐兵，岂非有兼并之志乎？"钦陵曰："吐蕃苟贪土地，欲为边患，则东侵甘、凉，岂肯规利于万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随元振入请之。

朝廷疑未决，元振上疏，以为："钦陵求罢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机，诚不可轻举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则为边患必深。四镇之利远，甘、凉之害近，不可不深图也。宜以计缓之，使其和望未绝则善矣。彼四镇、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浑，亦国家之要地也，今报之宜曰：'四镇、十姓之地，本无用于中国，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镇抚西域，分吐蕃之势，使不得并力东侵也。今若果无东侵之志，当归我吐谷浑诸部及青海故地，则五俟斤部亦当以归吐蕃。'如此则足以塞钦陵之口，而亦未与之绝也。若钦陵小有乖违，则曲在彼矣。且四镇、十姓款附日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遥割而弃之，恐伤诸国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从之。

元振又上言："吐蕃百姓疲于徭戍，早愿和亲；钦陵利于统兵专制，独不欲归款。若国家岁发和亲使，而钦陵常不从命，则彼国之人怨钦陵日深，望国恩日甚，设欲大举其徒，固亦难矣。斯亦离间之渐，可使其上下猜阻，祸乱内兴矣。"太后深然之。元振名震，以字行。

13 庚申，以并州长史王方庆为鸾台侍郎，与殿中监万年李道广并同平章事。

14 突厥默啜请为太后子，并为其女求昏，悉归河西降户，帅其部众为国讨契丹。太后遣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左卫郎将摄司宾卿田归道册授默啜左卫大将军、迁善可汗。知微，立德之孙；归道，仁会之子也。

冬，十月，辛卯，契丹李尽忠卒，孙万荣代领其众。突厥默啜乘间袭松漠，虏尽忠、万荣妻子而去。太后进拜默啜为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

孙万荣收合余众，军势复振，遣别帅骆务整、何阿小为前锋，攻陷冀州，杀刺史陆宝积，屠吏民数千人；又攻瀛州，河北震动。制起彭泽令狄仁杰为魏州刺史。前刺史独孤思庄畏契丹猝至，悉驱百姓入城，缮修守备。仁杰至，悉遣还农，曰："贼犹在远，何烦如是！万一贼来，吾自当之。"百姓大悦。

时契丹入寇，军书填委，夏官郎中硖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条理，太后奇之，擢为夏官侍郎。

15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台殿中侍御史，闻者无不相贺。鹿城主簿宗城潘好礼著论，称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诚节，不以贵贱死生易其操履。设客问曰："徐公于今谁与为比？"主人曰："四海至广，人物至多，或匿迹韬光，仆不敢诬，若所闻见，则一人而已，当于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张释之？"主人曰："释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难，难易之间，优劣见矣。张公逢汉文之时，天下无事，至如盗高庙玉环及渭桥惊马，守法而已，岂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属惟新之运，唐朝遗老，或包藏祸心，使人主有疑。如周兴、来俊臣，乃尧年之四凶也，崇

饰恶言以诬盛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几陷囹圄，数挂纲维，此吾子所闻，岂不难哉！”客曰：“使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见徐公用法平允，谓可置司刑；仆睹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岂直司刑而已哉！”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

唐纪二十二

则天顺圣皇后中之下

神功元年（丁酉、697）

1 正月，己亥朔，太后享通天宫。

2 突厥默啜寇灵州，以许钦明自随。钦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酱、粱米及墨，意欲城中选良将、引精兵、夜袭虏营，而城中无谕其意者。

3 箕州刺史刘思礼学相人于术士张憬藏，憬藏谓思礼当历箕州，位至太师。思礼念太师人臣极贵，非佐命无以致之，乃与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谋反，阴结朝士，托相术，许人富贵，俟其意悦，因说以“綦连耀有天命，公必因之以得富贵。”凤阁舍人王勮兼天官侍郎事，用思礼为箕州刺史。

明堂尉吉顼闻其谋，以告合宫尉来俊臣，使上变告之。太后使河内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礼广引朝士，许免其死，凡小忤意皆引之。于是思礼引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孙元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刘奇、给事中周翻及王勮兄泾州刺史劼、弟监察御史助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内名士，穷楚毒以成其狱，壬戌，皆族诛之，亲党连坐流窜者千余人。

初，懿宗宽思礼于外，使诬引诸人。诸人既诛，然后收思礼，思礼悔之。懿宗自天授以来，太后数使之鞫狱，喜诬陷人，时人以为周、来之亚。

来俊臣欲擅其功，复罗告吉顼；顼上变，得召见，仅免。俊臣由是复用，而顼亦以此得进。

俊臣党人罗告司刑府史樊基谋反，诛之。基子讼冤于朝堂，无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秋官侍郎上邽刘如璇见之，窃叹而泣。俊臣奏如璇党恶逆，下狱，处以绞刑；制流滁州。

4 尚乘奉御张易之，行成之族孙也，年少，美姿容，善音律。太平公主荐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复荐易之，兄弟皆得幸于太后，常傅朱粉，衣锦绣。昌宗累迁散骑常侍，易之为司卫少卿；拜其母臧氏、韦氏为太夫人，赏赐不可胜纪，仍敕凤阁侍郎李迥秀为臧氏私夫。迥秀，大亮之族孙也。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晋卿皆候易之门庭，争执鞭辔，谓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

5 癸亥，突厥默啜寇胜州，平狄军副使安道买击破之。

6 甲子，以原州司马娄师德守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7 春，三月，戊申，清边道总管王孝杰、苏宏晖等将兵十七万与孙万荣战于东硖石谷，唐兵大败，孝杰死之。

孝杰遇契丹，帅精兵为前锋，力战。契丹引退，孝杰追之，行背悬崖；契丹回兵薄之，宏晖先遁，孝杰坠崖死，将士死亡殆尽。管记洛阳张说驰奏其事。太后赠孝杰官爵，遣使斩宏晖以徇；使者未至，宏晖以立功得免。

武攸宜军渔阳，闻孝杰等败没；军中震恐，不敢进。契丹乘胜寇幽州，攻陷城邑，剽掠吏民，攸宜遣将击之，不克。

8 阎知微、田归道同使突厥，册默啜为可汗。知微中道遇突厥使者，辄与之绯袍、银带，且上言：“虏使至都，宜大为供张。”归道上言：“突厥背诞积年，方今悔过，宜待圣恩宽宥。今知微擅与之袍带，使朝廷无以复加；宜令反初服以俟朝恩。又，小虏使臣，不足大为供张。”太后然之。知微见默啜，舞蹈，吮其靴鼻；归道长揖不拜。默啜囚归道，将杀之，归道辞色不挠，责其无厌，为陈祸福。阿波达干元珍曰：“大国使者，不可杀也。”默啜怒稍解，但拘留不遣。

初，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处之丰、胜、灵、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六州降户及单于都护府之地，并谷种、缯帛、农器、铁，太后不许。默啜怒，言辞悖慢。姚琦、杨再思以契丹未平，请依默啜所求给之。麟台少监、知

凤阁侍郎赞皇李峤曰:"戎狄贪而无信,此所谓'借寇兵资盗粮'也,不如治兵以备之。"琦、再思固请与之,乃悉驱六州降户数千帐以与默啜,并给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器三千事,铁四万斤,并许其昏。默啜由是益强。

田归道始得还,与阎知微争论于太后前。归道以为默啜必负约,不可恃和亲,宜为之备。知微以为和亲必可保。

9 夏,四月,铸九鼎成,徙置通天宫。豫州鼎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余州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各图山川物产于其上,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余斤。太后欲以黄金千两涂之,姚琦曰:"九鼎神器,贵于天质自然。且臣观其五采焕炳相杂,不待金色以为炫耀。"太后从之。自玄武门曳入,令宰相、诸王帅南北牙宿卫兵十余万人并仗内大牛、白象共曳之。

10 前益州长史王及善已致仕,会契丹作乱,山东不安,起为滑州刺史。太后召见,问以朝廷得失,及善陈治乱之要十余条。太后曰:"外州末事,此为根本,卿不可出。"癸酉,留为内史。

11 癸未,以右金吾卫大将军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与右豹韬卫将军何迦密将兵击契丹。五月,癸卯,又以娄师德为清边道副大总管,右武威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前军总管,将兵二十万击契丹。

先是,有朱前疑者上书云:"臣梦陛下寿满八百。"即拜拾遗。又自言"梦陛下发白再玄,齿落更生"。迁驾部郎中。出使还,上书曰:"闻嵩山呼万岁。"赐以绯算袋,时未五品,于绿衫上佩之。会发兵讨契丹,敕京官出马一匹供军,酬以五品。前疑买马输之,屡抗表求进阶;太后恶其贪鄙,六月,乙丑,敕还其马,斥归田里。

12 右司郎中冯翊乔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为之不昏。武承嗣借以教诸姬,遂留不还。知之作绿珠怨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诗于裙带,大怒,讽酷吏罗告,族之。

13 司仆少卿来俊臣倚势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或使人罗告其罪,矫称敕以取其妻,前后罗织诛人,不可胜计。自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自言才比石勒。监察御史李昭德素恶俊臣,又尝庭辱秋官侍郎皇甫文备,二人共诬昭德谋反,下狱。

俊臣欲罗告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诬皇嗣及庐陵王与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盗国权,河东人卫遂忠告之。诸武及太平公主恐惧,共发其罪,系狱,有司处以极刑。太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凶狡贪暴,国之元恶,不去之,必动摇朝廷。"太后游苑中,吉顼执辔,太后问以外事,对曰:"外人唯怪来俊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于国,朕方思之。"顼曰:"于安远告虺贞反,既而果反,今止为成州司马。俊臣聚结不逞,诬构良善,赃贿如山,冤魂塞路,国之贼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

丁卯,昭德、俊臣同弃市,时人无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争啖俊臣之肉,斯须而尽,抉眼剥面,披腹出心,腾蹋成泥。太后知天下恶之,乃下制数其罪恶,且曰:"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可准法籍没其家。"士民皆相贺于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

俊臣以告綦连耀功,赏奴婢十人。俊臣阅司农婢,无可者,以西突厥可汗斛瑟罗家有细婢,善歌舞,欲得以为赏口,乃使人诬告斛瑟罗反。诸酋长诣阙割耳剺面讼冤者数十人。会俊臣诛,乃得免。

俊臣方用事,选司受其属请不次除官者,每铨数百人。俊臣败,侍郎皆自首。太后责之,对曰:"臣负陛下,死罪!臣乱国家法,罪止一身;违俊臣语,立见灭族。"太后乃赦之。

上林令侯敏素谄事俊臣,其妻董氏谏之曰:"俊臣国贼,指日将败,君宜远之。"敏从之。俊臣怒,出为武龙令。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败,其党皆流岭南,敏独得免。

太后徵于安远为尚食奉御,擢吉顼为右肃政中丞。

14 以检校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

15 武懿宗军至赵州,闻契丹将骆务整数千骑将至冀州,懿宗惧,欲南遁。或曰:"虏无辎重,以抄掠为资,若按兵拒守,势必离散,从而击之,可有大功。"懿宗不从,退据相州,委弃军资器仗甚众。契丹遂屠赵州。

甲午,孙万荣为奴所杀。

万荣之破王孝杰也,于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险筑城,留其老弱妇女,所获器仗资财,使妹夫乙冤羽守之,引精兵寇幽州。恐突厥默啜袭其后,遣五人至黑沙,语默啜曰:"我已破王孝杰百万之众,唐人破胆,请与可汗乘胜共取幽州。"三人先至,默啜喜,赐以绯袍。二人后至,默啜怒其稽缓,将杀之,二人曰:"请一言而死。"默啜问其故,二人以契丹之情告。默啜乃杀前三人而赐二人绯,使为乡导,发兵取契丹新城,杀所获凉州都督许钦明以祭天;围新城三日,克之,尽俘以归。使乙冤羽驰报万荣。

时万荣方与唐兵相持,军中闻之,恟惧。奚人叛万荣,神兵道总管杨玄基击其前,奚兵击其后,获其将何阿

小。万荣军大溃，帅轻骑数千东走。前军总管张九节遣兵邀之于道，万荣穷蹙，与其奴逃至潞水东，息于林下，叹曰："今欲归唐，罪已大。归突厥亦死，归新罗亦死。将安之乎！"奴斩其首以降，枭之四方馆门。其余众及奚、霫皆降于突厥。

16 戊子，特进武承嗣、春官尚书武三思并同凤阁鸾台三品。

17 辛卯，制以契丹初平，命河内王武懿宗、娄师德及魏州刺史狄仁杰分道安抚河北。懿宗所至残酷，民有为契丹所协从复来归者，懿宗皆以为反，生剖取其胆。先是，何阿小嗜杀人，河北人为之语曰："唯此两何，杀人最多。"

18 秋，七月，丁酉，昆明内附，置窦州。

19 武承嗣、武三思并罢政事。

20 庚午，武攸宜自幽州凯旋。武懿宗奏河北百姓从贼者请尽族之，左拾遗王求礼庭折之曰："此属素无武备，力不胜贼，苟从之以求生，岂有叛国之心！懿宗拥强兵数十万，望风退走，贼徒滋蔓，又欲委罪于草野诖误之人，为臣不忠，请先斩懿宗以谢河北！"懿宗不能对。司刑卿杜景俭亦奏："此皆胁从之人，请悉原之。"太后从之。

21 八月，丙戌，纳言姚璹坐事左迁益州长史，以太子宫尹豆卢钦望为文昌右相、凤阁鸾台三品。

22 九月，壬辰，大享通天宫，大赦，改元。

23 庚戌，娄师德守纳言。

24 甲寅，太后谓侍臣曰："顷者周兴、来俊臣按狱，多连引朝臣，云其谋反；国有常法，朕安敢违！中间疑其不实，使近臣就狱引问，得其手状，皆自承服，朕不以为疑。自兴、俊臣死，不复闻有反者，然则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对曰："自垂拱以来坐谋反死者，率皆兴等罗织，自以为功。陛下使近臣问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动摇！所问者若有翻覆，惧遭惨毒，不若速死。赖天启圣心，兴等伏诛，臣以百口为陛下保，自今内外之臣无复反者；若微有实状，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悦曰："冥时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言，深合朕心。"赐元崇钱千缗。

时人多为魏元忠讼冤者，太后复召为肃政中丞。元忠前后坐弃市流窜者四。尝侍宴，太后问曰："卿往者数负谤，何也？"对曰："臣犹鹿耳，罗织之徒欲得臣肉为羹，臣安所避之！"

25 冬，闰十月，甲寅，以幽州都督狄仁杰为鸾台侍郎，司刑卿杜景俭为凤阁侍郎，并同平章事。

仁杰上疏以为："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阻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纪，声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国家尽兼之矣。诗人矜薄伐于太原，美化行于江、汉，则三代之远裔，皆国家之域中也。若乃用武方外，邀功绝域，竭府库之实以争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赋，获其土不可耕织，苟求冠带远夷之称，不务固本安人之术，此秦皇、汉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业也。始皇穷兵极武，务求广地，死者如麻，致天下溃叛。汉武征伐四夷，百姓困穷，盗贼蜂起；末年悔悟，息兵罢役，故能为天所祐。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已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相率为盗，本根一摇，忧患不浅。其所以然者，皆以争蛮貊不毛之地，乖子养苍生之道也。昔汉元纳贾捐之之谋而罢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弃车师之田，岂不欲慕尚虚名，盖惮劳人力也。近贞观中克平九姓，立李思摩为可汗，使统诸部者，盖以夷狄叛则伐之，降则抚之，得推亡固存之义，无远戍劳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经边之故事也。窃谓宜立阿史那斛瑟罗为可汗，委之四镇，继高氏绝国，使守安东。省军费于远方，并甲兵于塞上，使夷狄无侵侮之患则可矣，何必穷其窟穴，与蝼蚁校长短哉！但当敕边兵，谨守备，远斥候，聚资粮，待其自致，然后击之。以逸待劳则战士力倍，以主御客则我得其便，坚壁清野则寇无所得；自然二贼深入则有颠踬之虑，浅入必无寇获之益。如此数年，可使二虏不击而服矣。"事虽不行，识者是之。

26 凤阁舍人李峤知天官选事，始置员外官数千人。

27 先是历官以是月为正月，以腊月为闰。太后欲正月甲子朔冬至，乃下制以为"去晦仍见月，有爽天经。可以今月为闰月，来月为正月。"

圣历元年（戊戌、698）

1 正月，甲子朔，冬至，太后享通天宫；赦天下，改元。

2 夏官侍郎宗楚客罢政事。

3 春，二月，乙未，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豆卢钦望罢为太子宾客。

4 武承嗣、三思营求为太子，数使人说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太后意未决。狄仁杰每从容

言于太后曰:“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祢姑于庙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预知。”仁杰曰:“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备位宰相,岂得不预知乎!”又劝太后召还庐陵王。王方庆、王及善亦劝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谓仁杰曰:“朕梦大鹦鹉两翼皆折,何也?”对曰:“武者,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则两翼振矣。”太后由是无立承嗣、三思之意。

孙万荣之围幽州也,移檄朝廷曰:“何不归我庐陵王?”吉顼与张易之、昌宗皆为控鹤监供奉,易之兄弟亲狎之。顼从容说二人曰:“公兄弟贵宠如此,非以德业取之也,天下侧目切齿多矣。不有大功于天下,何以自全?窃为公忧之!”二人惧,流涕问计。顼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复思庐陵王。主上春秋高,大业须有所付;武氏诸王非所属意。公何不从容劝上立庐陵王以系苍生之望!如此,非徒免祸,亦可以长保富贵矣。”二人以为然,承间屡为太后言之。太后知谋出于顼,乃召问之,顼复为太后具陈利害,太后意乃定。

三月,己巳,托言庐陵王有疾,遣职方员外郎瑕丘徐彦伯召庐陵王及其妃、诸子诣行在疗疾。戊子,庐陵王至神都。

5 夏,四月,庚寅朔,太后祀太庙。

6 辛丑,以娄师德充陇右诸军大使,仍检校营田事。

7 六月,甲午,命淮阳王武延秀入突厥,纳默啜女为妃;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摄春官尚书,右武卫郎将杨齐庄摄司宾卿,赍金帛巨亿以送之。延秀,承嗣之子也。

凤阁舍人襄阳张柬之谏曰:“自古未有中国亲王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出为合州刺史。

8 秋,七月,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杜景俭罢为秋官尚书。

9 八月,戊子,武延秀至黑沙南庭。突厥默啜谓阎知微等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儿邪!此岂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闻李氏尽灭,唯两儿在,我今将兵辅立之。”乃拘延秀于别所,以知微为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遂发兵袭静难、平狄、清夷等军,静难军使慕容玄崱以兵五千降之。虏势大振,进寇妫、檀等州。前从阎知微入突厥者,默啜皆赐之五品、三品之服,太后悉夺之。

默啜移书数朝廷曰:“与我蒸谷种,种之不生,一也。金银器皆行滥,非真物,二也。我与使者绯紫皆夺之,三也。缯帛皆疏恶,四也。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敌,罔冒为昏,五也。我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

监察御史裴怀古从阎知微入突厥,默啜欲官之,不受。囚,将杀之,逃归;抵晋阳,形容羸悴。突骑噪聚,以为间谍,欲取其首以求功。有果毅尝为人所枉,怀古按直之,大呼曰:“裴御史也。”救之,得全。至都,引见,迁柯部员外郎。

时诸州闻突厥入寇,方秋,争发民修城。卫州刺史太平敬晖谓僚属曰:“吾闻金汤非粟不守,奈何舍收获而事城郭乎?”悉罢之,使归田,百姓大悦。

10 甲午,鸾台侍郎、同平章事王方庆罢为麟台监。

11 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恨不得为太子,意怏怏,戊戌,病薨。

12 庚子,以春官尚书武三思检校内史,狄仁杰兼纳言。

太后命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仁杰举其子司府丞光嗣,拜地官员外郎,已而称职。太后喜曰:“卿足继祁奚矣。”

通事舍人河南元行冲,博学多通,仁杰重之。行冲数规谏仁杰,且曰:“凡为家者必有储蓄脯醢以适口,参术以攻疾。仆窃计明公之门,珍味多矣,行冲请备药物之末。”仁杰笑曰:“吾药笼中物,何可一日无也!”行冲名澹,以字行。

13 以司属卿武重规为天兵中道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天兵西道总管,幽州都督下邽张仁愿为天兵东道总管,将兵三十万以讨突厥默啜;又以左羽林卫大将军阎敬容为天兵西道后军总管,将兵十五万为后援。

癸丑,默啜寇飞狐,乙卯,陷定州,杀刺史孙彦高及吏民数千人。

14 九月,甲子,以夏官尚书武攸宁同凤阁鸾台三品。

15 改默啜为斩啜。

默啜使阎知微招谕赵州,知微与虏连手蹋万岁乐于城下。将军陈令英在城上谓曰:“尚书位任非轻,乃为虏蹋歌,独无惭乎!”知微微吟曰:“不得已,万岁乐。”

戊辰，默啜围赵州，长史唐般若翻城应之。刺史高睿与妻秦氏仰药诈死，虏舆之诣默啜，默啜以金狮子带、紫袍示之曰："降则拜官，不降则死！"睿顾其妻，妻曰："酬报国恩，正在今日！"遂俱闭目不言。经再宿，虏知不可屈，乃杀之。虏退，唐般若族诛；赠睿冬官尚书，谥曰节。睿，颍之孙也。

16 皇嗣固请逊位于庐陵王，太后许之。壬申，立庐陵王哲为皇太子，复名显。赦天下。

甲戌，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以讨突厥。先是，募人月余不满千人，及闻太子为元帅，应募者云集，未几，数盈五万。

戊寅，以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右丞宋元爽为长史，右台中丞崔献为司马，左台中丞吉顼为监军使。时太子不行，命仁杰知元帅事，太后亲送之。

蓝田令薛讷，仁贵之子也，太后擢为左威卫将军、安东道经略。将行，言于太后曰："太子虽立，外议犹疑未定；苟此命不易，丑虏不足平也。"太后深然之。王及善请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从之。

17 以天官侍郎苏味道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后在相位数岁，依阿取容，尝谓人曰："处事不宜明白，但摸棱持两端可矣。"时人谓之"苏摸棱"。

18 癸未，突厥默啜尽杀所掠赵、定等州男女万余人，自五回道去，所过，杀掠不可胜纪。沙吒忠义等但引兵蹑之，不敢逼。狄仁杰将兵十万追之，无所及。默啜还漠北，拥兵四十万，据地万里，西北诸夷皆附之，甚有轻中国之心。

19 冬，十月，制：都下屯兵，命河内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归领之。

20 癸卯，以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时北人为突厥所驱逼者，虏退，惧诛，往往亡匿。仁杰上疏，以为："朝廷议者皆罪契丹、突厥所胁从之人，言其迹虽不同，心则无别。诚以山东近缘军机调发伤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重以官典侵渔，因事而起，枷杖之下，痛切肌肤，事迫情危，不循礼义。愁苦之地，不乐其生，有利则归，且图赊死，此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也。又，诸城入伪，或待天兵，将士求功，皆云攻得，臣忧滥赏，亦恐非辜。以经与贼同，是为恶地，至于污辱妻子，劫掠货财，兵士信知不仁，簪笏未能以免，乃是贼平之后，为恶更深。且贼务招携，秋毫不犯，今之归正，即是平人，翻被破伤，岂不悲痛！夫人犹水也，壅之则为泉，疏之则为川，通塞随流，岂有常性！今负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潜窜山泽，赦之则出，不赦则狂，山东群盗，缘兹聚结。臣以边尘暂起，不足为忧，中土不安，此为大事。罪之则众情恐惧，恕之则反侧自安，伏愿曲赦河北诸州，一无所问。"制从之。仁杰于是抚慰百姓，得突厥所驱掠者，悉递还本贯。散粮运以赈贫乏，修邮驿以济旋师。恐诸将及使者妄求供顿，乃自食疏粝，禁其下无得侵扰百姓，犯者必斩。河北遂安。

21 以夏官侍郎姚元崇、秘书少监李峤并同平章事。

22 突厥默啜离赵州，乃纵阎知微使还。太后命磔于天津桥南，使百官共射之，既乃咼其肉，锉其骨，夷其三族，疏亲有先未相识而同死者。

褒公段瓒，志玄之子也，先没于突厥。突厥在赵州，瓒邀杨齐庄与之俱逃，齐庄畏懦，不敢发。瓒先归，太后赏之。齐庄寻至，敕河内王武懿宗鞫之；懿宗以为齐庄意怀犹豫，遂与阎知微同诛。既射之如猬，气殪未死，乃决其腹，割心，投于地，犹趯趯然跃不止。

擢田归道为夏官侍郎，甚见亲委。

23 蜀州每岁遣兵五百人戍姚州，路险远，死亡者多。蜀州刺史张柬之上言，以为："姚州本哀牢之国，荒外绝域，山高水深。国家开以为州，未尝得其盐布之税，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库，驱率平人，受役蛮夷，肝脑涂地，臣窃为国家惜之。请废姚州以隶嶲州，岁时朝觐，同之蕃国。泸南诸镇亦皆废省，于泸北置关，百姓非奉使，无得交通往来。"疏奏，不纳。

二年（己亥、699）

1 正月，丁卯朔，告朔于通天宫。

2 壬戌，以皇嗣为相王，领太子右卫率。

3 甲子，置控鹤监丞、主簿等官，率皆嬖宠之人，颇用才能文学之士以参之。以司卫卿张易之为控鹤监，银青光禄大夫张昌宗、左台中丞吉顼、殿中监田归道、夏官侍郎李迥秀、凤阁舍人薛稷、正谏大夫临汾员半千皆为控鹤监内供奉。稷，元超之从子也。半千以古无此官，且所聚多轻薄之士，上疏请罢之；由是忤旨，左迁水部郎中。

4 腊月，戊子，以左台中丞吉顼为天官侍郎，右台中丞魏元忠为凤阁侍郎，并同平章事。

5 文昌左丞宗楚客与弟司农卿晋卿，坐赃贿满万余缗及第舍过度，楚客贬播州司马，晋卿流峰州。太平公

主观其第,叹曰:"见其居处,吾辈乃虚生耳。"

6 辛亥,赐太子姓武氏;赦天下。

7 太后生重眉,成八字,百官皆贺。

8 河南、北置武骑团以备突厥。

9 春,一月,庚申,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武攸宁罢为冬官尚书。

10 二月,己丑,太后幸嵩山,过缑氏,谒升仙太子庙。壬辰,太后不豫,遣给事中栾城阎朝隐祷少室山。朝隐自为牺牲,沐浴伏俎上,请代太后命。太后疾小愈,厚赏之。丁酉,自缑氏还。

11 初,吐蕃赞普器弩悉弄尚幼,论钦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诸胡畏之。钦陵居中秉政,诸弟握兵分据方面,赞婆常居东边,为中国患者三十余年。器弩悉弄浸长,阴与大臣论岩谋诛之。会钦陵出外,赞普诈云出畋,集兵执钦陵亲党二千余人,杀之,遣使召钦陵兄弟,钦陵等举兵不受命。赞普将兵讨之,钦陵兵溃,自杀。夏四月,赞婆帅所部千人来降,太后命左武卫铠曹参军郭元振与河源军大使夫蒙令卿将骑迎之,以赞婆为特进、归德王。钦陵子弓仁,以所统吐谷浑七千帐来降,拜左玉钤卫将军、酒泉郡公。

12 壬辰,以魏元忠检校并州长史,充天兵军大总管,以备突厥。

娄师德为天兵军副大总管,仍充陇右诸军大使,专掌怀抚吐蕃降者。

13 太后春秋高,虑身后太子与诸武不相容。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等为誓文,告天地于明堂,铭之铁券,藏于史馆。

14 秋,七月,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代会稽王武攸望。

15 丙辰,吐谷浑部落一千四百帐内附。

16 八月,癸巳,突骑施乌质勒遣其子遮弩入见。遣侍御史元城解琬安抚乌质勒及十姓部落。

17 制:"州县长吏,非奉有敕旨,毋得擅立碑。"

18 内史王及善虽无学术,然清正难夺,有大臣之节。张易之兄弟每侍内宴,无复人臣礼;及善屡奏以为不可。太后不悦,谓及善曰:"卿既年高,不宜更侍游宴,但检校阁中可也。"及善因称病,谒假月余;太后不问。及善叹曰:"岂有中书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见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太后不许。庚子,以及善为文昌左相,太子宫尹豆卢钦望为文昌右相,仍并同凤阁鸾台三品。鸾台侍郎、同平章事杨再思罢为左台大夫。丁未,相王兼检校安北大都护。以天官侍郎陆元方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

19 纳言、陇右诸军大使娄师德薨。

师德在河陇,前后四十余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沉厚宽恕,狄仁杰之入相也,师德实荐之;而仁杰不知,意颇轻师德,数挤之于外。太后觉之,尝问仁杰曰:"师德贤乎?"对曰:"为将能谨守边陲,贤则臣不知。"又曰:"师德知人乎?"对曰:"臣尝同僚,未闻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师德所荐也,亦可谓知人矣。"仁杰既出,叹曰:"娄公盛德,我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窥其际也。"是时罗织纷纭,师德久为将相,独能以功名终,人以是重之。

20 戊申,以武三思为内史。

21 九月,乙亥,太后幸福昌;戊寅,还神都。

22 庚子,邢贞公王及善薨。

23 河溢,溧济源百姓庐舍千余家。

24 冬,十月,丁亥,论赞婆至都,太后宠待赏赐甚厚,以为右卫大将军,使将其众守洪源谷。

25 太子、相王诸子复出阁。

26 太后自称制以来,多以武氏诸王及驸马都尉为成均祭酒,博士、助教亦多非儒士。又因郊丘,明堂,拜洛,封嵩,取弘文国子生为斋郎,因得选补。由是学生不复习业,二十年间,学校殆废。而罗时酷吏所诬陷者,其亲友流离,未获原宥。凤阁舍人韦嗣立上疏,以为:"时俗浸轻儒学,先王之道,弛废不讲。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国学,不听以他岐仕进。又,自扬、豫以来,制狱渐繁,酷吏乘间,专欲杀人以求进。赖陛下圣明,周、丘、王、来相继诛殛,朝野庆泰,若再睹阳和。至如仁杰、元忠,往遭按鞫,亦皆自诬,非陛下明察,则以为葅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为良辅。何乃前非而后是哉?诚由枉陷与甄明耳。臣恐罗之负冤得罪者甚众,亦皆如是。伏望陛下弘天地之仁,广雷雨之施,自垂拱以来,罪无轻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复官爵,生者听还乡里。如此,则天下知昔之枉滥,非陛下之意,皆狱吏之辜,幽明欢欣,感通和气。"太后不能从。

嗣立，承庆之异母弟也。母王氏，遇承庆甚酷，每杖承庆，嗣立必解衣请代；母不许，辄私自杖，母乃为之渐宽。承庆为凤阁舍人，以疾去职。嗣立时为莱芜令，太后召谓曰："卿父尝言，'臣有两儿，堪事陛下。'卿兄弟在官，诚如父言。朕今以卿代兄，更不用他人。"即日拜凤阁舍人。

27 是岁，突厥默啜立其弟咄悉匐为左厢察，骨笃禄子默矩为右厢察；，各主兵二万余人；其子匐俱为小可汗，位在两察上，主处木昆等十姓，兵四万余人，又号为拓西可汗。

久视元年(庚子、700)

1 正月，戊寅，内史武三思罢为特进、太子少保。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吉顼贬安固尉。

太后以顼有干略，故委以腹心。顼与武懿宗争赵州之功于太后前。顼魁岸辩口，懿宗短小伛偻，顼视懿宗，声气陵厉。太后由是不悦，曰："顼在污前，犹卑我诸武，况异时讵可倚邪！"他日，顼奏事，方援古引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饫闻之，无多言！太宗有马名师子骢，肥逸无能调驭者。朕为宫女侍侧，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桚，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桚桚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今日卿岂足污朕匕首邪！"顼惶惧流汗，拜伏求生，乃止。诸武怨其附太子，共发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贬。

辞日，得召见，涕泣言曰："臣今远离阙庭，永无再见之期，愿陈一言。"太后命之坐，问之，顼曰："合水土为泥，有争乎？"太后曰："无之。"又曰："分半为佛，半为天尊，有争乎？"曰："有争矣。"顼顿首曰："宗室、外戚各当其分，则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犹为王，此陛下驱之使他日必争，两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业已如是，不可何如。"

2 腊月，辛巳，立故太孙重润为邵王，其弟重茂为北海王。

3 太后问鸾台侍郎陆元方以外事，对曰："臣备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不以闻；人间细事，不足烦圣听。"由是忤旨。庚寅，罢为司礼卿。

元方为人清谨，再为宰相，太后每有迁除，多访之，元方密封以进，未尝漏露。临终，悉取奏藁焚之，曰："吾于人多阴德，子孙其未衰乎！"

4 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罗为平西军大总管，镇碎叶。

5 丁酉，以狄仁杰为内史。

6 庚子，以文昌左丞韦巨源为纳言。

乙巳，太后幸嵩山；春，一月，丁卯，幸汝州之温汤；戊寅，还神都。作三阳宫于告成之石淙。

7 二月，乙未，同凤阁鸾台三品豆卢钦望罢为太子宾客。

8 三月，以吐谷浑青海王宣超为乌地也拔勤忠可汗。

9 夏，四月，戊申，太后幸三阳宫避暑，有胡僧邀车驾观葬舍利，太后许之。狄仁杰跪于马前曰："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诡谲，直欲邀致万乘以惑远近之人耳。山路险狭，不容侍卫，非万乘所宜临也。"太后中道而还曰："以成吾直臣之气。"

10 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11 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长生药，三年而成，所费巨万。太后服之，疾小瘳。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视；去天册金轮大圣之号。

12 六月，改控鹤为奉宸府，以张易之为奉宸令。太后每内殿曲宴，辄引诸武、易之及弟秘书监昌宗饮博嘲谑。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与文学之士李峤等修三教珠英于内殿。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晋后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鹤于庭中；文士皆赋诗以美之。

太后又多选美少年为奉宸内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谏曰："陛下内宠有易之、昌宗，足矣。近闻右监门卫长史侯祥等，明自媒炫，丑慢不耻，求为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臣职在谏诤，不敢不奏。"太后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

易之、昌宗竞以豪侈相胜。弟昌仪为洛阳令，请属无不从。尝早朝，有选人姓薛，以金五十两并状邀其马而赂之。昌仪受金，至朝堂，以状授天官侍郎张锡。数日，锡失其状，以问昌仪，昌仪骂曰："不了事人！我亦不记，但姓薛者即与之。"锡惧，退，索在铨姓薛者六十余人，悉留注官。锡，文瓘之兄也。

13 初，契丹将李楷固，善用绢索及骑射、舞槊，每陷陈，如鹘入乌群，所向披靡。黄獐之战，张玄遇、麻仁节皆为所缚。又有骆务整者，亦为契丹将，屡败唐兵。及孙万荣死，二人皆来降。有司责其后至，奏请族之。狄仁杰曰："楷固等并骁勇绝伦，能尽力于所事，必能尽力于我，若抚之以德，皆为我用矣。"奏请赦之。所亲皆止之，仁

杰曰:“苟利于国,岂为身谋!”太后用其言,赦之。又请与之官,太后以楷固为左玉钤卫将军,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使将兵击契丹余党,悉平之。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

唐纪二十三

则天顺圣皇后下

久视元年(庚子、700)

1 秋,七月,献俘于含枢殿。太后以楷固为左玉钤卫大将军、燕国公,赐姓武氏。召公卿合宴,举觞属仁杰曰:“公之功也。”将赏之,对曰:“此乃陛下威灵,将帅尽力,臣何功之有!”固辞不受。

2 闰月,戊寅,车驾还宫。

3 己丑,以天官侍郎张锡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鸾台侍朗、同平章事李峤罢为成均祭酒。锡,峤之舅也,故罢峤政事。

4 丁酉,吐蕃将曲莽布支寇凉州,围昌松,陇右诸军大使唐休璟与战于渴源谷。曲莽布支兵甲鲜华,休璟谓诸将曰:“诸论既死,曲莽布支新为将,不习军事,望之虽如精锐,实易与耳,请为诸君破之。”乃被甲先陷陈,六战皆捷,吐蕃大奔,斩首二千五百级,获二裨将而还。

5 司府少卿杨元亨,尚食奉御杨元禧,皆弘武之子也。元禧尝忤张易之,易之言于太后:“元禧,杨素之族;素父子,隋之逆臣,子孙不应供奉。”太后从之,壬寅,制:“杨素及其兄弟子孙皆不得任京官。”左迁元亨睦州刺史,元禧贝州刺史。

6 庚戌,以魏元忠为陇右诸军大使,击吐蕃。

7 庚申,太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钱以助其功。狄仁杰上疏谏,其略曰:“今之伽蓝,制过宫阙。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又曰:“游僧皆托佛法,诖误生人;里陌动有经坊,阛阓亦立精舍。化诱所急,切于官征;法事所须,严于制敕。”又曰:“梁武、简文舍施无限,及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列刹盈衢,无救危亡之祸,缁衣蔽路,岂有勤王之师!”又曰:“虽敛僧钱,百未支一。尊容既广,不可露居,覆以百层,尚忧未遍,自余廊宇,不得全无。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岂欲劳人,以存虚饰!”又曰:“比来水旱不节,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之!”太后曰:“公教朕为善,何得相违!”遂罢其役。

8 阿悉吉薄露叛,遣左金吾将军田扬名、殿中侍御史封思业讨之。军至碎叶,薄露夜于城傍剽掠而去,思业将骑追之,反为所败。扬名引西突厥斛瑟罗之众攻其城,旬余,不克。九月,薄露诈降,思业诱而斩之,遂俘其众。

9 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好面引廷争,太后每屈意从之。尝从太后游幸,遇风吹仁杰巾坠,而马惊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执其鞚而系之。仁杰屡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许。入见,常止其拜,曰:“每见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戒其同僚曰:“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辛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众或不能决,太后辄叹曰:“天夺吾国老何太早邪!”

太后尝问仁杰:“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谁可者?”仁杰曰:“未审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为将相。”仁杰对曰:“文学縕藉,则苏味道、李峤固其选矣。必欲取卓荦奇才,则有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为洛州司马。数日,又问仁杰,对曰:“前荐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迁矣。”对曰:“臣所荐者可为宰相,非司马也。”乃迁秋官侍郎;久之,卒用为相。仁杰又尝荐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曲阿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数十人,率为名臣。或谓仁杰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仁杰曰:“荐贤为国,非为私也。”

初,仁杰为魏州刺史,有惠政,百姓为之立生祠。后其子景晖为魏州司功参军,贪暴为人患,人遂毁其像焉。

10 冬,十月,辛亥,以魏元忠为萧关道大总管,以备突厥。

11 甲寅,制复以正月为十一月,一月为正月。赦天下。

12 丁巳,纳言韦巨源罢,以文昌右丞韦安石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安石,津之孙也。

时武三思、张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数面折之。尝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贾贱类，不应得预此会。"顾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劳勉之，同列皆叹服。

13 丁卯，太后幸新安；壬申，还宫。

14 十二月，甲寅，突厥掠陇右诸监马万余匹而去。

15 时屠禁尚未解，凤阁舍人全节崔融上言，以为"割烹牺牲，弋猎禽兽，圣人著之典礼，不可废阙。又，江南食鱼，河西食肉，一日不可无；富者未革，贫者难堪。况贫贱之人，仰屠为生，日戮一人，终不能绝，但资恐喝，徒长奸欺。为政者苟顺月令，合礼经，自然物遂其生，人得其性矣。"戊午，复开屠禁，祠祭用牲牢如故。

长安元年（辛丑、701）

1 春，正月，丁丑，以成州言佛迹见，改元大足。

2 二月，己酉，以鸾台侍郎柏人李怀远同平章事。

3 三月，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张锡坐知选漏泄禁中语、赃满数万，当斩，临刑释之，流循州。时苏味道亦坐事与锡俱下司刑狱，锡乘马，意气自若，舍于三品院，帷屏食饮，无异平居。味道步至系所，席地而卧，蔬食而已。太后闻之，赦味道，复其位。

4 是月，大雪，苏味道以为瑞，帅百官入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止之曰："三月雪为瑞雪，腊月雷为瑞雷乎？"味道不从。既入，求礼独不贺，进言曰："今阳和布气，草木发荣，而寒雪为灾，岂得诬以为瑞！贺者皆谄谀之士也。"太后为之罢朝。

时又有献三足牛者，宰相复贺。求礼扬言曰："凡物反常皆为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为之愀然。

5 夏，五月，乙亥，太后幸三阳宫。

6 以魏元忠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以备突厥。

7 天官侍郎盐官顾琮同平章事。

8 六月，庚申，以夏官尚书李迥秀同平章事。

迥秀性至孝，其母本微贱，妻崔氏常叱媵婢，母闻之不悦，迥秀即时出之。或曰："贤室虽不避嫌疑，然过非七出，何遽如是？"迥秀曰："娶妻本以养亲；今乃违忤颜色，安敢留也！"竟出之。

9 秋，七月，甲戌，太后还宫。

10 甲申，李怀远罢为秋官尚书。

11 八月，突厥默啜寇边，命安北大都护相王为天兵道元帅，统诸军击之，未行而虏退。

12 丙寅，武邑人苏安恒上疏曰："陛下钦先圣之顾托，受嗣子之推让，敬天顺人，二十年矣。岂不闻帝舜褒裳，周公复辟！舜之于禹，事祗族亲；旦与成王，不离叔父。族亲何如子之爱，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壮，若使统临宸极，何异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宝位将倦，机务烦重，浩荡心神，何不禅位东宫，自怡圣体！自昔理天下者，不见二姓而俱王也。当今梁、定、河内、建昌诸王，承陛下之荫覆，并得封王；臣谓千秋万岁之后，于事非便，臣请黜为公侯，任以闲简。臣又闻陛下有二十余孙，今无尺寸之封，此非长久之计也；臣请分土而王之，择立师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夹辅周室，屏藩皇家，斯为美矣。"疏奏，太后召见，赐食，慰谕而遣之。

13 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张易之兄弟；邵王重润与其妹永泰郡主、主婿魏王武延基窃议其事。易之诉于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杀。延基，承嗣之子也。

14 丙申，以相王知左、右羽林卫大将军事。

15 冬，十月，壬寅，太后西入关，辛酉，至京师；赦天下，改元。

16 十一月，戊寅，改含元宫为大明宫。

17 天官侍郎安平崔玄暐，性介直，未尝请谒。执政恶之，改文昌左丞。月余，太后谓玄暐曰："自卿改官以来，闻令史设斋自庆。此欲盛为奸贪耳；今还卿旧任。"乃复拜天官侍郎，仍赐彩七十段。

18 以主客郎中郭元振为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

先是，凉州南北境不过四百余里，突厥、吐蕃频岁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碛口置和戎城，北境磧中置白亭军，控其冲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复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水陆之利。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一缣籴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元振善于抚御，在凉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遗。

二年(壬寅、702)

1 春,正月,乙酉,初设武举。

2 突厥寇盐、夏二州。三月,庚寅,突厥破石岭,寇并州。以雍州长史薛季昶摄右台大夫,充山东防御军大使,沧、瀛、幽、易、恒、定等州诸军皆受季昶节度。夏,四月,以幽州刺史张仁愿专知幽、平、妫、檀防御,仍与季昶相知,以拒突厥。

3 五月,壬申,苏安恒复上疏曰:"臣闻天下者,神尧、文武之天下也,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基。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陛下何故日夜积忧,不知钟鸣漏尽!臣愚以为天意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则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万乘之国哉!"太后亦不之罪。

4 乙未,以相王为并州牧,充安北道行军元帅,以魏元忠为之副。

5 六月,壬戌,召神都留守韦巨源诣京师,以副留守李峤代之。

6 秋,七月,甲午,突厥寇代州。

7 司仆卿张昌宗兄弟贵盛,势倾朝野。八月,戊午,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请封昌宗为王,制不许;壬戌,又请,乃赐爵邺国公。

8 敕:"自今有告言扬州及豫、博余党,一无所问,内外官司无得为理。"

9 九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不尽如钩,神都见其既。

10 壬申,突厥寇忻州。

11 己卯,吐蕃遣其臣论弥萨来求和。

12 庚辰,以太子宾客武三思为大谷道大总管,洛州长史敬晖为副;辛巳,又以相王旦为并州道元帅,三思与武攸宜、魏元忠为之副;姚元崇为长史,司礼少卿郑杲为司马;然竟不行。

13 癸未,宴论弥萨于麟德殿。时凉州都督唐休璟入朝,亦预宴。弥萨屡窥之。太后问其故,对曰:"洪源之战,此将军猛厉无敌,故欲识之。"太后擢休璟为右武威、金吾二卫大将军。休璟练习边事,自碣石以西逾四镇,绵旦万里,山川要害,皆能记之。

14 冬,十月,甲辰,天官侍郎、同平章事顾琮薨。

15 戊申,吐蕃赞普将万余人寇茂州,都督陈大慈与之四战,皆破之,斩首千余级。

16 十一月,辛未,监察御史魏靖上疏,以为:"陛下既知来俊臣之奸,处以极法,乞详覆俊臣等所推大狱,伸其枉滥。"太后乃命监察御史苏瑰按覆俊臣等旧狱,由是雪免者甚众。瑰,夔之曾孙也。。

17 戊子,太后祀南郊,赦天下。

18 十二月,甲午,以魏元忠为安东道安抚大使,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检校幽州都督,右羽林卫将军薛讷、左武卫将军骆务整为之副。

19 戊申,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

20 侍御史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有疑事不能决,病之,问侍吏曰:"此有佳客,可与议事者乎?"吏言前平乡尉猗氏张嘉贞有异才,循宪召见,询以事;嘉贞为条析理分,莫不洗然;循宪因请为奏,皆意所未及。循宪还,见太后,太后善其奏,循宪具言嘉贞所为,且请以己之官授之。太后曰:"朕宁无一官自进贤邪!"因召嘉贞,入见内殿,与语,大悦,即拜监察御史;擢循宪司勋郎中,赏其得人也。

三年(癸卯、703)

1 春,三月,壬戌朔,日月食之。

2 夏,四月,吐蕃遣使献马千匹、金二千两以求婚。

3 闰月,丁丑,命韦安石留守神都。

4 己卯,改文昌台为中台。以中台左丞李峤知纳言事。

5 新罗王金理洪卒,遣使立其弟崇基为王。

6 六月,辛酉,突厥默啜遣其臣莫贺干来,请以女妻皇太子之子。

7 宁州大水,溺杀二千余人。

8 秋,七月,癸卯,以正谏大夫朱敬则同平章事。

9 戊申,以相王旦为雍州牧。

10 庚戌,以夏官尚书、检校凉州都督唐休璟同凤阁鸾台三品。时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乌西突厥诸部相攻,安西道绝。太后命休璟与诸宰相议其事,顷之,奏上,太后即依其议施行。后十余日,安西诸州请兵应接,程期一如

休璟所画，太后谓休璟曰："恨用卿晚。"谓诸宰相曰："休璟练习边事，卿曹十不当一。"

时西突厥可汗斛瑟罗用刑残酷，诸部不服。乌质勒本隶斛瑟罗，号莫贺达干，能抚其众，诸部归之，斛瑟罗不能制。乌质勒置都督二十员，各将兵七千人，屯碎叶西北；后攻陷碎叶，徙其牙帐居之。斛瑟罗部众离散，因入朝，不敢复还，乌质勒悉并其地。

11 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既。

12 初，左台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魏元忠为洛州长史，洛阳令张昌仪恃诸兄之势，每牙，直上长史听事；元忠到官，叱下之。张易之奴暴乱都市，元忠杖杀之。及为相，太后召易之弟岐州刺史昌期，欲以为雍州长史，对仗，问宰相曰："谁堪雍州者？"元忠对曰："今之朝臣无以易薛季昶。"太后曰："季昶久任京府，朕欲别除一官；昌期何如？"诸相皆曰："陛下得人矣。"元忠独曰："昌期不堪！"太后问其故，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闲吏事，冀在岐州，户口逃亡且尽。雍州帝京，事任繁剧，不若季昶强干习事。"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尝面奏："臣自先帝以来，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尽忠死节，使小人在侧，臣之罪也！"太后不悦。由是诸张深怨之。

司礼丞高戬，太平公主之所爱也。会太后不豫，张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驾，为元忠所诛，乃谮元忠与戬私议云："太后老矣，不若挟太子为久长。"太后怒，下元忠、戬狱，将使与昌宗廷辨之。昌宗密引凤阁舍人张说，赂以美官，使证元忠；说许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诸宰相，使元忠与昌宗参对，往复不决。昌宗曰："张说闻元忠言，请召问之。"

太后召说。说将入，凤阁舍人南和宋璟谓说曰："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苟免！若获罪流窜，其荣多矣。若事有不测，璟当叩阁力争，与子同死。努力为之，万代瞻仰，在此举也！"殿中侍御史济源张廷珪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左史刘知几曰："无污青史，为子孙累！"

及入，太后问之，说未对。元忠惧，谓说曰："张说欲与昌宗共罗织魏元忠邪！"说叱之曰："元忠为宰相，何乃效委巷小人之言！"昌宗从旁迫趣说，使速言。说曰："陛下视之，在陛下前，犹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今对广朝，不敢不以实对。臣实不闻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诬证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张说与魏元忠同反！"太后问其状。对曰："说尝谓元忠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摄王位，非欲反而何？"说曰："易之兄弟小人，徒闻伊、周之语，安知伊、周之道！日者元忠初衣紫，臣以郎官往贺，元忠语客曰：'无功受宠，不胜惭惧。'臣实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学伊、周，当使学谁邪？且臣岂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族灭！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诬之耳。"太后曰："张说反覆小人，宜并系治之。"他日，更引问，说对如前。太后怒，命宰相与河内王武懿宗共鞫之，说所执如初。

朱敬则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称忠正，张说所坐无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苏安恒亦上疏，以为："陛下革命之初，人以为纳谏之主；暮年以来，人以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狱，里巷汹汹。皆以为陛下委信奸宄，斥逐贤良，忠臣烈士，皆抚髀于私室而箝口于公朝，畏迕易之等意，徒取死而无益。方今赋役烦重，百姓凋弊，重以谗慝专恣，刑赏失中，窃恐人心不安，别生他变，争锋于朱雀门内，问鼎于大明殿前，陛下将何以谢之，何以御之？"易之等见其疏，大怒，欲杀之，赖朱敬则及凤阁舍人桓彦范、著作郎陆泽魏知古保救得免。

丁酉，贬魏元忠为高要尉；戬、说皆流岭表。元忠辞日，言于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岭南，十死一生。陛下他日必有思臣之时。"太后问其故，时易之、昌宗皆侍侧，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儿，终为乱阶。"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掷称冤。太后曰："元忠去矣！"

殿中侍御史景城王晙复奏申理元忠，宋璟谓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复冒威怒，得无狼狈乎！"晙曰："魏公以忠获罪，晙为义所激，颠沛无恨。"璟叹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负朝廷矣。"

太子仆崔贞慎等八人饯元忠于郊外，易之诈为告密人柴明状，称贞慎等与元忠谋反。太后使监察御史丹徒马怀素鞫之，谓怀素曰："兹事皆实，略问，速以闻。"顷之，中使督趣者数四，曰："反状昭然，何稽留如此？"怀素请柴明对质，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处，但据状鞫之，安用告者？"怀素据实以闻，太后怒曰："卿欲纵反者邪？"对曰："臣不敢纵反者！元忠以宰相谪官，贞慎等以亲故追送，若诬以为反，臣实不敢。昔栾布奏事彭越头下，汉祖不以为罪，况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诛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杀之柄，欲加之罪，取决圣衷可矣；若命臣推鞫，臣不敢不以实闻。"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对曰："臣智识愚浅，实不见其罪。"太后意解。贞慎等由是获免。

太后尝命朝贵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惮璟，欲悦其意，虚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张卿以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郑杲谓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当

为卿。足下非张卿家奴，何郎之有！”举坐悚惕。时自武三思以下，皆谨事易之兄弟，璟独不为之礼。诸张积怒，常欲中伤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13 丁未，以左武卫大将军武攸宜充西京留守。

14 冬，十月，丙寅，车驾发西京；乙酉，至神都。

15 十一月，突厥遣使谢许婚。丙寅，宴于宿羽台，太子预焉。宫尹崔神庆上疏：以为：“今五品以上所以佩龟者，为别敕徵召，恐有诈妄，内出龟合，然后应命。况太子国本，古来征召皆用玉契。此诚重慎之极也。昨缘突厥使见，太子应预朝参，直有文符下宫，曾不降敕处分，臣愚谓太子非朔望朝参、应别召者，望降墨敕及玉契。”太后甚然之。

16 始安獠欧阳倩拥众数万，攻陷州县，朝廷思得良吏以镇之。朱敬则称司封郎中裴怀古有文武才，制以怀古为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讨击使。怀古才及岭上，飞书示以祸福，倩等迎降，且言“为吏所侵逼，故举兵自救耳。”怀古轻骑赴之。左右曰：“夷獠无信，不可忽也。”怀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况人乎！”遂诣其营，贼众大喜，悉归所掠货财；诸洞酋长素持两端者，皆来款附，岭外悉定。

17 是岁，分命使者以六条察州县。

18 吐蕃南境诸部皆叛，赞普器弩悉弄自将击之，卒于军中。诸子争立，久之，国人立其子弃隶蹜赞为赞普，生七年矣。

四年(甲辰、704)

1 春，正月，丙申，册拜右武卫将军阿史那怀道为西突厥十姓可汗。怀道，斛瑟罗之子也。

2 丁未，毁三阳宫，以其材作兴泰宫于万安山。二宫皆武三思建议为之，请太后每岁临幸，功费甚广，百姓苦之。左拾遗卢藏用上疏，以为：“左右近臣多以顺意为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为戒，致陛下不知百姓失业，伤陛下之仁。陛下诚能以劳人为辞，发制罢之，则天下皆知陛下苦己而爱人也。”不从。藏用，承庆之弟孙也。

3 壬子，以天官侍郎韦嗣立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4 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李迥秀颇受贿赂，监察御史马怀素劾奏之。二月，癸亥，迥秀贬庐州刺史。

5 壬申，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朱敬则以老疾致仕。敬则为相，以用人为先，自余细务不之视。

6 太后尝与宰相议及刺史、县令。三月，己丑，李峤、唐休璟等奏：“窃见朝廷物议，远近人情，莫不重内官，轻外职，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诉。比来所遣外任，多是贬累之人；风俗不澄，实由于此。望于台、阁、寺、监妙简贤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绩。臣等请辍近侍，率先具僚。”太后命书名探之，得韦嗣立及御史大夫杨再思等二十人。癸巳，制各以本官检校刺史。嗣立为汴州刺史。其后政绩可称者，唯常州刺史薛谦光、徐州刺史司马锽而已。

7 丁丑，徙平恩王重福为谯王。

8 以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

9 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苏味道谒归葬其父，制州县供葬事。味道因之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监察御史萧至忠劾奏之，左迁坊州刺史。至忠，引之玄孙也。

10 夏，四月，壬戌，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安石知纳言，李峤知内史事。

11 太后幸兴泰宫。

12 太后复税天下僧尼，作大像于白司马阪，令春官尚书武攸宁检校，糜费巨亿。李峤上疏，以为：“天下编户，贫弱者众。造像钱见有一十七万余缗，若将散施，人与一千，济得一十七万余户。拯饥寒之弊，省劳役之勤，顺诸佛慈悲之心，沾圣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悦，功德无穷。方作过后因缘，岂如见在果报！”监察御史张廷珪上疏谏曰：“臣以时政论之，则宜先边境，蓄府库，养人力；以释教论之，则宜救苦厄，灭诸相，崇无为。伏愿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务以理为上，不以人废言。”太后为之罢役，仍召见廷珪，深赏慰之。

13 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元崇以母老固请归侍，六月，辛酉，以元崇行相王府长史，秩位并同三品。

14 乙丑，以天官侍郎崔玄暐同平章事。

15 召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检校汴州刺史韦嗣立赴兴泰宫。

16 丁丑，以李峤同凤阁鸾台三品。峤自请解内史。

17 壬午，以相王府长史姚元崇兼知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

18 秋，七月，丙戌，以神都副留守杨再思为内史。

再思为相，专以谄媚取容。司礼少卿张同休，易之之兄也，尝召公卿宴集，酒酣，戏再思曰：“杨内史面似高丽。”再思欣然，即翦纸帖巾，反披紫袍，为高丽舞，举坐大笑。时人或誉张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莲花。”再思独曰：“不然。”昌宗问其故，再思曰：“乃莲花似六郎耳。”

19 甲午，太后还宫。

20 乙未，司礼少卿张同休、汴州刺史张昌期、尚方少监张昌仪皆坐赃下狱，命左右台共鞫之；丙申，敕，张易之、张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鞫。辛丑，司刑正贾敬言奏："张昌宗强市人田，应徵铜二十斤。"制"可"。乙巳，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桓彦范奏："张同休兄弟赃共四千余缗，张昌宗法应免官。"昌宗奏："臣有功于国，所犯不至免官。"太后问诸宰相："昌宗有功乎？"杨再思曰："昌宗合神丹，圣躬服之有验，此莫大之功。"太后悦，赦昌宗罪，复其官。左补阙戴令言作两脚狐赋以讥再思，再思出令言为长社令。

21 丙午，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宗楚客有罪，左迁原州都督，充灵武道行军大总管。

22 癸丑，张同休贬岐山丞，张昌仪贬博望丞。

鸾台侍郎、知纳言事、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安石举奏张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右庶子、同凤阁鸾台三品唐休璟鞫之，未竟而事变。八月，甲寅，以安石兼检校扬州刺史，庚申，以休璟兼幽营都督、安东都护。休璟将行，密言于太子曰："二张恃宠不臣，必将为乱。殿下宜备之。"

23 相王府长史兼知夏官尚书事、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马。臣不敢爱死，恐不益于王。"辛酉，改春官尚书，余如故。元崇字元之，时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

24 突厥默啜既和亲，戊寅，始遣淮阳王武延秀还。

25 九月，壬子，以姚元之充灵武道行军大总管；辛酉，以元之为灵武道安抚大使。

元之将行，太后令举外司堪为宰相者。对曰："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冬，十月，甲戌，以秋官侍郎张柬之同平章事，时年且八十矣。

26 乙亥，以韦嗣立检校魏州刺史，余如故。

27 壬午，以怀州长史河南房融同平章事。

28 太后命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韦嗣立荐广武公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长倩为累。"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员外郎。由是诸缘坐者始得进用。

29 十一月，丁亥，以天官侍郎韦承庆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30 癸卯，成均祭酒、同凤阁鸾台三品李峤罢为地官尚书。

31 十二月，甲寅，敕大足已来新置官并停。

32 丙辰，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嗣立罢为成均祭酒，检校魏州刺史如故；以兄承庆入相故也。

33 太后寝疾，居长生院，宰相不得见者累月，惟张易之、昌宗侍侧。疾少闲，崔玄暐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汤药。宫禁事重，伏愿不令异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见太后疾笃，恐祸及己，引用党援，阴为之备。屡有人为飞书及榜其书于通衢，云"易之兄弟谋反"，太后皆不问。

辛未，许州人杨元嗣，告"昌宗尝召术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劝于定州造佛寺，则天下归心。"太后命韦承庆及司刑卿崔神庆、御史中丞宋璟鞫之。神庆，神基之弟也。承庆、神庆奏言："昌宗款称'弘泰之语，寻已奏闻'，准法首原；弘泰妖言，请收行法。"璟与大理丞封全祯奏："昌宗宠荣如是，复召术士占相，志欲何求！弘泰称筮得纯乾，天子之卦。昌宗倘以弘泰为妖妄，何不执送有司！虽云奏闻，终是包藏祸心，法当处斩破家。请收付狱，穷理其罪！"太后久之不应，璟又曰："倘不即收系，恐其摇动众心。"太后曰："卿且停推，俟更检详文状。"璟退，左拾遗江都李邕进曰："向观宋璟所奏，志安社稷，非为身谋，愿陛下可其奏！"太后不听。寻敕璟扬州推按，又敕璟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赃污，又敕璟副李峤安抚陇、蜀；璟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县官有罪，品高则侍御史、卑则监察御史按之，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当出使。今陇、蜀无变，不识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皆不敢奉制。"

司刑少卿桓彦范上疏，以为："昌宗无功荷宠，而包藏祸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诛，则违天不祥。且昌宗既云奏讫，则不当更与弘泰往还，使之求福禳灾，是则初无悔心；所以奏者，拟事发则云先已奏陈，不发则俟时为逆。此乃奸臣诡计，若云可舍，谁为可刑！况事已再发，陛下皆释不问，使昌宗益自负得计，天下亦以为天命不死，此乃陛下养成其乱也。苟逆臣不诛，社稷亡矣。请付鸾台凤阁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报。

崔玄暐亦屡以为言，太后令法司议其罪。玄暐弟司刑少卿冕，处以大辟。宋璟复奏收昌宗下狱。太后曰："昌宗已自奏闻。"对曰："昌宗为飞书所逼，穷而自陈，势非得已。且谋反大逆，无容首免。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国法！"太后温言解之。璟声色逾厉曰："昌宗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祸从，然义激于心，虽死不恨！"杨再思恐其忤旨，遽宣敕令出，璟曰："圣主在此，不烦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诣台。璟庭立而按之；事未毕，太后遣中使召昌宗特敕赦之。璟叹曰："不先击小子脑裂，负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诣璟谢，璟拒不见。

左台中丞桓彦范、右台中丞东光袁恕己共荐詹事司直阳峤为御史。杨再思曰:"峤不乐搏击之任如何?"彦范曰:"为官择人,岂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须与之,所以长难进之风,抑躁求之路。"乃擢为右台侍御史。峤,休之之玄孙也。

先是李峤、崔玄暐奏:"往属革命之时,人多逆节,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兴等所劾破家者,并请雪免。"司刑少卿桓彦范又奏陈之,表疏前后十上。太后乃从之。

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上

神龙元年(乙巳、705)

1 春,正月,壬午朔,赦天下,改元。自文明以来得罪者,非扬、豫、博三州及诸反逆魁首,咸赦除之。

2 太后疾甚,麟台监张易之、春官侍郎张昌宗居中用事,张柬之、崔玄暐与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谋诛之。柬之谓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曰:"将军今日富贵,谁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为二竖所危,将军不思报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国家,惟相公处分,不敢顾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与定谋。

初,柬之与荆府长史阆乡杨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语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复之志。及柬之为相,引元琰为右羽林将军,谓曰:"君颇记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轻授也。"柬之又用彦范、晖及右散骑侍郎李湛皆为左、右羽林将军,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惧,乃更以其党武攸宜为右羽林大将军,易之等乃安。

俄而姚元之自灵武至,柬之、彦范相谓曰:"事济矣!"遂以其谋告之。彦范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两全,先国后家可也。"时太子于北门起居,彦范、晖谒见,密陈其策,太子许之。

癸卯,柬之、玄暐、彦范与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帅左右羽林兵五百余人至玄武门,遣多祚、湛及内直郎、驸马都尉安阳王同皎诣东宫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横遭幽废,人神同愤,二十三年矣。今天诱其衷,北门、南牙,同心协力,以诛凶竖,复李氏社稷,愿殿下暂至玄武门以副众望。"太子曰:"凶竖诚当夷灭,然上体不安,得无惊怛!诸公更为后图。"李湛曰:"诸将相不顾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纳之鼎镬乎!请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

同皎扶抱太子上马,从至玄武门,斩关而入。太后在迎仙宫,柬之等斩易之、昌宗于庑下,进至太后所寝长生殿,环绕侍卫。太后惊起,问曰:"乱者谁邪?"对曰:"张易之、昌守谋反,臣等奉太子令诛之,恐有漏泄,故不敢以闻。称兵宫禁,罪当万死!"太后见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诛,可还东宫。"彦范进曰:"太子安得更归!昔天皇以爱子托陛下,今年齿已长,久居东宫,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诛贼臣。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李湛,义府之子也。太后见之,谓曰:"汝亦为诛易之将军邪?我于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惭不能对。又谓崔玄暐曰:"他人皆因人以进,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对曰:"此乃所以报陛下之大德。"

于是收张昌期、同休、昌仪,皆斩之,与易之、昌宗枭首天津南。是日,袁恕己从相王统南牙兵以备非常,收韦承庆、房融及司礼卿崔神庆系狱,皆易之之党也。初,昌仪新作第,甚美,逾于王主,或夜书其门曰:"一日丝能作几日络?"灭去,复书之,如是六七,昌仪取笔注其下曰:"一日亦足。"乃止。

甲辰,制太子监国,赦天下。以袁恕己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使赍玺书宣慰诸州。乙巳,太后传位于太子。

丙午,中宗即位。赦天下,惟张易之党不原;其为周兴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没者皆免之。相王加号安国相王,拜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太平公主加号镇国太平公主。皇族先配没者,子孙皆复属籍,仍量叙官爵。

丁未,太后徙居上阳宫,李湛留宿卫。戊申,帝帅百官诣上阳宫,上太后尊号曰则天大圣皇帝。

庚戌,以张柬之为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崔玄暐为内史,袁恕己同凤阁鸾台三品,敬晖、桓彦范皆为纳言;并赐爵郡公。李多祚赐爵辽阳郡王,王同皎为右千牛将军、琅邪郡公,李湛为右羽林大将军、赵国公;自余官赏有差。

张柬之等之讨张易之也,殿中监田归道将千骑宿玄武门,敬晖遣使就索千骑,归道先不预谋,拒而不与。事宁,晖欲诛之,归道以理自陈,乃免归私第;帝嘉其忠壮,召拜太仆少卿。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

唐纪二十四

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中

神龙元年(乙巳、705)

1 二月，辛亥，帝帅百官诣上阳宫问太后起居；自是每十日一往。

2 甲寅，复国号曰唐。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复以神都为东都，北都为并州，老君为玄元皇帝。

3 乙卯，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承庆贬高要尉；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流高州；司礼卿崔神庆流钦州。杨再思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西京留守。

太后之迁上阳宫也，太仆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元之独呜咽流涕。桓彦范、张柬之谓曰："今日岂公涕泣时邪！恐公祸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则天皇帝久，乍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从公诛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是日，出为亳州刺史。

4 甲子，立妃韦氏为皇后，赦天下。追赠后父玄贞为上洛王、母崔氏为妃。

左拾遗贾虚己上疏，以为"异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兴之始，万姓喁喁以观陛下之政；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广德美于天下也。且先朝赠后父太原王，殷鉴不远，须防其渐。若以恩制已行，宜令皇后固让，则益增谦冲之德矣。"不听。

初，韦后生邵王重润、长宁·安乐二公主，上之迁房陵也，安乐公主生于道中，上特爱之。上在房陵与后同幽闭，备尝艰危，情爱甚笃。上每闻敕使至，辄惶恐欲自杀，后止之曰："祸福无常，宁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尝与后私誓曰："异时幸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相禁制。"及再为皇后，遂干预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彦范上表，以为："易称'无攸遂，在中馈，贞吉'，书称'牝鸡之辰，惟家之索'。伏见陛下每临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预闻政事。臣窃观自古帝王，未有与妇人共政而不破国亡身者也。且以阴乘阳，违天也；以妇陵夫，违人也。伏愿陛下览古今之戒，以社稷苍生为念，令皇后专居中宫，治阴教，勿出外朝干国政。"

先是，胡僧慧范以妖妄游权贵之门，与张易之兄弟善，韦后亦重之。及易之诛，复称慧范预其谋，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赐爵上庸县公，出入宫掖，上数微行幸其舍。彦范复表言慧范执左道以乱政，请诛之。上皆不听。

5 初，武后诛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吴王恪之子郁林侯千里，褊躁无才，又数献符瑞，故独得免。上即位，立为成王，拜左金吾大将军。武后所诛唐诸王、妃、主、驸马等皆无人葬埋，子孙或流窜岭表，或拘囚历年，或逃匿民间，为人佣保。至是，制州县求访其柩，以礼改葬，追复官爵，召其子孙，使之承袭，无子孙者为择后置之。既而宗室子孙相继而至，皆召见，涕泣舞蹈，各以亲疏袭爵拜官有差。

6 二张之诛也，洛州长史薛季昶谓张柬之、敬晖曰："二凶虽除，产、禄犹在，去草不去根，终当复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犹机上肉耳，夫何能为！所诛已多，不可复益也。"季昶叹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强刘幽求亦谓桓彦范、敬晖曰："武三思尚存，公辈终无葬地；若不早图，噬脐无及。"不从。

上女安乐公主适三思子崇训。上官婉儿，仪之女孙也，仪死，没入掖庭，辩慧善属文，明习吏事。则天爱之，自圣历以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及上即位，又使专掌制命，益委任之，拜为婕妤，用事于中。三思通焉，故党于武氏，又荐三思于韦后，引入禁中，上遂与三思图议政事，张柬之等皆受制于三思矣。上使韦后与三思双陆，而自居旁为之点筹；三思遂与后通，由是武氏之势复振。

张柬之等数劝上诛诸武，上不听。柬之等曰："革命之际，宗室诸李，诛夷略尽；今赖天地之灵，陛下返正，而武氏滥官僭爵，按堵如故，岂远近所望邪！愿颇抑损其禄位以慰天下！"又不听。柬之等或抚床叹愤，或弹指出血，曰："主上昔为英王，时称勇烈，吾所以不诛诸武者，欲使上自诛之以张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势已去，知复奈何！"

上数微服幸武三思第，监察御史清河崔皎密疏谏曰："国命初复，则天皇帝在西宫，人心犹有附会；周之旧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轻有外游，不察豫且之祸！"上泄之，三思之党切齿。

丙寅，以太子宾客武三思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

7 左散骑常侍谯王重福，上之庶子也；其妃，张易之之甥。韦后恶之，谮于上曰："重润之死，重福为之也。"由是贬濮州员外刺史，又改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守之。

8 丁卯，以右散骑常侍安定王武攸暨为司徒、定王。

9 辛未，相王固让太尉及知政事，许之；又立为皇太弟，相王固辞而止。

10 甲戌，以国子祭酒始平祝钦明同中书门下三品，黄门侍郎、知侍中事韦安石为刑部尚书，罢知政事。

11 丁丑，武三思、武攸暨固辞新官爵及政事，许之，并加开府仪同三司。

12 立皇子义兴王重俊为卫王，北海王重茂为温王；仍以重俊为洛州牧。

13 三月，甲申，制："文明已来破家子孙皆复旧资荫，唯徐敬业、裴炎不在免限。"

14 丁亥，制："酷吏周兴、来俊臣等，已死者追夺官爵，存者皆流岭南恶地。"

15 己丑，以袁恕己为中书令。

16 以安车徵安平王武攸绪于嵩山，既至，除太子宾客；固请还山，许之。

17 制："枭氏、蟒氏皆复旧姓。"

18 术士郑普思、尚衣奉御叶静能皆以妖妄为上所信重，夏，四月，墨敕以普思为秘书监，静能为国子祭酒。桓彦范、崔玄暐固执不可，上曰："已用之，无容遽改。"彦范曰："陛下初即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贞观故事。'贞观中，魏徵、虞世南、颜师古为秘书监，孔颖达为国子祭酒，岂普思、静能之比乎！"庚戌，左拾遗李邕上疏，以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则秦始皇、汉武帝得之矣；佛能为人福利，则梁武帝得之矣。尧、舜所以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宠此属，何补于国！"上皆不听。

19 上即位之日，驿召魏元忠于高要；丁卯，至都，拜卫尉卿、同平章事。

20 甲戌，以魏元忠为兵部尚书，韦安石为吏部尚书，李怀远为右散骑常侍，唐休璟为辅国大将军，崔玄暐检校益府长史，杨再思检校杨府长史，祝钦明为刑部尚书，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元忠等皆以东宫旧僚褒之也。

21 乙亥，以张柬之为中书令。

22 戊寅，追赠故邵王重润为懿德太子。

23 五月，壬午，迁周庙七主于西京崇尊庙。制："武氏三代讳，奏事者皆不得犯。"

24 乙酉，立太庙、社稷于东都。

25 以张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郑普思等十六人皆为立功之人，赐以铁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

26 癸巳，敬晖等帅百官上表，以为："五运迭兴，事不两大。天授革命之际，宗室诛窜殆尽，岂得与诸武并封！今天命惟新，而诸武封建如旧，并居京师，开辟以来未有斯理。愿陛下为社稷计，顺遐迩心，降其王爵以安内外。"上不许。

敬晖等畏武三思之谗，以考功员外郎崔湜为耳目，伺其动静。湜见上亲三思而忌晖等，乃悉以晖等谋告三思，反为三思用；三思引为中书舍人。湜，仁师之孙也。

先是，殿中侍御史南皮郑愔谄事二张，二张败，贬宣州司士参军，坐赃，亡入东都，私谒武三思。初见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素贵重，甚怪之，愔曰："始见大王而哭，哀大王将戮死灭族也。后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虽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据将相之权，胆略过人，废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视势位与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齿欲噬大王之肉，非尽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而晏然尚自以为泰山之安，此愔所以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悦，与之登楼，问自安之策，引为中书舍人，与崔湜皆为三思谋主。

三思与韦后日夜谮晖等，云"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为上画策，"不若封晖等为王，罢其政事，外不失尊宠功臣，内实夺之权。"上以为然，甲午，以侍中齐公敬晖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中书令汉阳公张柬之为汉阳王，南阳公袁恕己为南阳王，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博陵公崔玄暐为博陵王，罢知政事，赐金帛鞍马，令朝朔望；仍赐彦范姓韦氏，与皇后同籍。寻又以玄暐检校益州长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三思令百官复修则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为五王所逐者复之，大权尽归三思矣。

五王之请削武氏诸王也，求人为表，众莫肯为。中书舍人岑羲为之，语甚激切；中书舍人僎师毕构次当读表，辞色明厉。三思既得志，羲改秘书少监，出构为润州刺史。

易州刺史赵履温，桓彦范之妻兄也。彦范之诛二张，称履温预其谋，召为司农少卿，履温以二婢遗彦范；及彦范罢政事，履温复夺其婢。

上嘉宋璟忠直，屡迁黄门侍郎。武三思尝以事属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复子明辟，王当以侯就第，何

得尚干朝政！独不见产、禄之事乎！”

27 以韦安石兼检校中书令，魏元忠兼检校侍中，又以李湛为右散骑常侍，赵承恩为光禄卿，杨元琰为卫尉卿。

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请弃官为僧，上不许。敬晖闻之，笑曰：“使我早知，劝上许之，髡去胡头，岂不妙哉！”元琰多须类胡，故晖戏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将危。此乃由衷之请，非徒然也。”晖知其意，瞿然不悦。及晖等得罪，元琰独免。

28 上官婕妤劝韦后袭则天故事，上表请天下士庶为出母服丧三年，又请百姓年二十三为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时望。制皆许之。

29 癸卯，制，降诸武，梁王三思为德静王，定王攸暨为乐寿王，河内王懿宗等十二人皆降为公，以厌人心。

30 甲辰，以唐休璟为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豆卢钦望为右仆射。

31 六月，壬子，以左骁卫大将军裴思说充灵武军大总管，以备突厥。

32 癸亥，命右仆射豆卢钦望，有军国重事，中书门下可共平章。

先是，仆射为正宰相，其后多兼中书门下之职，午前决朝政，午后决省事。至是，钦望专为仆射，不敢预政事，故有是命。是后专拜仆射者，不复为宰相矣。

又以韦安石为中书令，魏元忠为侍中，杨再思检校中书令。

33 丁卯，祔孝敬皇帝于太庙，号义宗。

34 戊辰，洛水溢，流二千余家。

35 秋，七月，辛巳，以太子宾客韦巨源同中书门下三品，西京留守如故。

36 特进汉阳王张柬之表请归襄州养疾；乙未，以柬之为襄州刺史，不知州事，给全俸。

37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八月，戊申，以水灾求直言。右卫骑曹参军西河宋务光上疏，以为：“水阴类，臣妾之象，恐后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绝其萌。今霖雨不止，乃闭坊门以禳之，至使里巷谓坊门为宰相，言朝廷使之燮理阴阳也。又，太子国本，宜早择贤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机要，厚以禄赐。又，郑普思、叶静能以小技窃大位，亦朝政之蠹也。”疏奏，不省。

38 壬戌，追立妃赵氏为恭皇后，孝敬皇帝妃裴氏为哀皇后。

39 九月，壬午，上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于明堂，以高宗配。

40 初，上在房陵，州司制约甚急；刺史河东张知謇、灵昌崔敬嗣独待遇以礼，供给丰赡。上德之，擢知謇自贝州刺史为左卫将军，赐爵范阳公。敬嗣已卒，求得其子汪，嗜酒，不堪厘职，除五品散官。

41 改葬上洛王韦玄贞，其仪皆如太原王故事。

42 癸巳，太子宾客、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巨源罢为礼部尚书，以其从父安石为中书令故也。

43 以左卫将军上邽纪处讷兼检校太府卿，处讷娶武三思之妻姊故也。

44 冬，十月，命唐休璟留守京师。

45 癸亥，上幸龙门；乙丑，猎于新安而还。

46 辛未，以魏元忠为中书令，杨再思为侍中。

47 十一月，戊寅，群臣上皇帝尊号曰应天皇帝，皇后曰顺天皇后。壬午，上与后谒谢太庙，赦天下；相王、太平公主加实封，皆满万户。

48 己丑，上御洛城南楼，观泼寒胡戏。清源尉吕元泰上疏，以为“谋时寒若，何必裸身挥水，鼓舞衢路以索之！”疏奏，不纳。

49 壬寅，则天崩于上阳宫，年八十二。遗制：“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王、萧二族及褚遂良、韩瑗、柳奭亲属皆赦之。”

上居谅阴，以魏元忠摄冢宰三日。元忠素负忠直之望，中外赖之；武三思惮之，矫太后遗制，慰谕元忠，赐实封百户。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见者曰：“事去矣！”

十二月，丁卯，上始御同明殿见群臣。

50 太后将合葬乾陵，给事中严善思上疏，以为：“乾陵玄宫以石为门，铁锢其缝，今启其门，必须锽凿。神明之道，体尚幽玄，动众加功，恐多惊黩。况合葬非古，汉时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晋已降，始有合者。望于乾陵之傍更择吉地为陵，若神道有知，幽途自当通会；若其无知，合之何益！”不从。

51 是岁，户部奏天下户六百一十五万，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有畸。

二年（丙午、706）

1 春,正月,戊戌,以吏部尚书李峤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于惟谦同平章事。

2 闰月,丙午,制:"太平、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公主并开府,置官属。"

3 武三思以敬晖、桓彦范、袁恕己尚在京师,忌之,乙卯,出为滑、洺、豫三州刺史。

4 赐闵乡僧万回号法云公。

5 甲戌,以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为怀德郡王。

6 二月,乙未,以刑部尚书韦巨源同中书门下三品,仍与皇后叙宗族。

7 丙申,僧慧范等九人并加五品阶,赐爵郡、县公;道士史崇恩等加五品阶,除国子祭酒,同正;叶静能加金紫光禄大夫。

8 选左、右台及内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为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抚人,荐贤直狱,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进退之。易州刺史魏人姜师度、礼部员外郎马怀素、殿中侍御史临漳源乾曜、监察御史灵昌卢怀慎、卫尉少卿滏阳李杰皆预焉。

9 三月,甲辰,中书令韦安石罢为户部尚书;户部尚书苏瓌为侍中、西京留守。瓌,颋之父也。唐休璟致仕。

10 初,少府监丞弘农宋之问及弟兖州司仓之逊皆坐附会张易之贬岭南,逃归东都,匿于友人光禄卿、驸马都尉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韦后所为,每与所亲言之,辄切齿。之逊于帘下闻之,密遣其子昙及甥校书郎李俊告三思,欲以自赎。三思使昙、俊及抚州司仓冉祖雍上书告同皎与洛阳人张仲之、祖延庆、武当丞寿春周憬等潜结壮士,谋杀三思,因勒兵诣阙,废皇后。上命御史大人李承嘉、监察御史姚绍之按其事,又命杨再思、李峤、韦巨源参验。仲之言三思罪状,事连宫壶。再思、巨源阳痹不听;峤与绍之命反接送狱。仲之还顾,言不已,绍之命桎之,折其臂。仲之大呼曰:"吾已负汝,死当讼汝于天!"庚戌,同皎等皆坐斩,籍没其家。周憬亡入比干庙中,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与皇后淫乱,倾危国家,行当枭首都市,恨不及见耳!"遂自刭。之问、之逊、昙、俊、祖雍并除京官,加朝散大夫。

11 武三思与韦后日夜潜敬晖等不已,复左迁晖为朗州刺史,崔玄暐为均州刺史,桓彦范为亳州刺史,袁恕己为郢州刺史;与晖等同立功者皆以为党与坐贬。

12 大置员外官,自京司及诸州凡二千余人,宦官超迁七品以上员外官者又将千人。

魏元忠自端州还,为相,不复强谏,惟与时俯仰;中外失望。酸枣尉袁楚客致书元忠,以为:"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当进君子,退小人,以兴大化,岂可安其荣宠,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择师傅而辅之,一失也。公主开府置僚属,二失也。崇长缁衣,使游走权门,借势纳赂,三失也。俳优小人,盗窃品秩,四失也。有司选进贤才,皆以货取势求,五失也。宠进宦者,殆满千人,为长乱之阶,六失也。王公贵戚,赏赐无度,竞为侈靡,七失也。广置员外官,伤财害民,八失也。先朝宫女,得自便居外,出入无禁,交通请谒,九失也。左道之人,荧惑主听,盗窃禄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谁与正之哉!"元忠得书,愧谢而已。

13 夏,四月,改赠后父韦玄贞为酆王,后四弟皆赠郡王。

14 己丑,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怀远致仕。

15 处士韦月将上书告武三思潜通宫掖,必为逆乱;上大怒,命斩之。黄门侍郎宋璟奏请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侧门,谓璟曰:"朕谓已斩,乃犹未邪!"命趋斩之。璟曰:"人言宫中私于三思,陛下不问而诛之,臣恐天下必有窃议。"固请按之,上不许,璟曰:"必欲斩月将,请先斩臣!不然,臣终不敢奉诏。"上怒少解。左御史大夫苏珦、给事中徐坚、大理卿长安尹思贞皆以为方夏行戮,有违时令。上乃命与杖,流岭南。过秋分一日,平晓,广州都督周仁轨斩之。

16 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诋尹思贞于朝,思贞曰:"公附会奸臣,将图不轨,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贞,出为青州刺史。或谓思贞曰:"公平日讷于言,及廷折承嘉,何其敏邪?"思贞曰:"物不能鸣者,激之则鸣。承嘉恃威权相陵,仆义不受屈,亦不知言之从何而至也。"

17 武三思恶宋璟,出之检校贝州刺史。

18 五月,庚申,葬则天大圣皇后于乾陵。

19 武三思使郑愔告朗州刺史敬晖、亳州刺史韦彦范、襄州刺史张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己、均州刺史崔玄暐与王同皎通谋,六月,戊寅,贬晖崖州司马,彦范泷州司马,柬之新州司马,恕己窦州司马,玄暐白州司马,并员外置,仍长任,削其勋封;复彦范姓桓氏。

20 初,韦玄贞流钦州而卒,蛮酋宁承基兄弟逼取其女,妻崔氏不与,承基等杀之,及其四男洵、浩、洞、泚,上命广州都督周仁轨使将兵二万讨之。承基等亡入海,仁轨追斩之,以其首祭崔氏墓,杀掠其部众殆尽。上喜,加

仁轨镇国大将军，充五府大使，赐爵汝南郡公。韦后隔帘拜仁轨，以父事之。及韦后败，仁轨以党与诛。

21 秋，七月，戊申，立卫王重俊为太子。太子性明果，而官属率贵游子弟，所为多不法；左庶子姚珽屡谏，不听，珽，琦之弟也。

22 丙寅，以李峤为中书令。

23 上将还西京，辛未，左散骑常侍李怀远同中书门下三品，充东都留守。

24 武三思阴令人疏皇后秽行，榜于天津桥，请加废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穷核其事。承嘉奏言："敬晖、桓彦范、张柬之、袁恕己、崔玄暐使人为之，虽云废后，实谋大逆，请族诛之。"三思又使安乐公主谮之于内，侍御史郑愔言之于外，上命法司结竟。大理丞三原李朝隐奏称："晖等未经推鞫，不可遽就诛夷。"大理丞裴谈奏称："晖等宜据制书处斩籍没，不应更加推鞫。"上以晖等尝赐铁券，许以不死，乃长流晖于琼州，彦范于濮州，柬之于泷州，恕己于环州，玄暐于古州，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岭外。擢承嘉为金紫光禄大夫，进爵襄武郡公，谈为刑部尚书；出李朝隐为闻喜令。

三思又讽太子上表，请夷晖等三族；上不许。

中书舍人崔湜说三思曰："晖等异日北归，终为后患，不如遣使矫制杀之。"三思问谁可使者，湜荐大理正周利用。利用先为五王所恶，贬嘉州司马，乃以利用摄右台侍御史，奉使岭外。比至，柬之、玄暐已死，遇彦范于贵州，令左右缚之，曳于竹槎之上，肉尽至骨，然后杖杀。得晖，囚而杀之。恕己素服黄金，利用逼之使饮野葛汁，尽数升不死，不胜毒愤，掊地，爪甲殆尽，仍捶杀之。利用还，擢拜御史中丞。薛季昶累贬儋州司马，饮药死。

三思既杀五王，权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

时兵部尚书宗楚客、将作大匠宗晋卿、太府卿纪处讷、鸿胪卿甘元柬皆为三思羽翼。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仆丞李俊、光禄丞宋之逊、监察御史姚绍之皆为三思耳目，时人谓之五狗。

25 九月，戊午，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怀远薨。

26 初，李峤为吏部侍郎，欲树私恩，再求入相，奏大置员外官，广引贵势亲识。既而为相，铨衡失序，府库减耗，乃更表言滥官之弊，且请逊位；上慰谕不许。

冬，十月，己卯，车驾发东都，以前检校并州长史张仁愿检校左屯卫大将军兼洛州长史。戊戌，车驾至西京。十一月，乙巳，赦天下。

27 丙辰，以蒲州刺史窦从一为雍州刺史。从一，德玄之子也，初名怀贞，避皇后父讳，更名从一，多谄附权贵。太平公主与僧寺争碾硙，雍州司户李元纮判归僧寺。从一大惧，亟命元纮改判。元纮大署判后曰："南山可移，此判无动！"从一不能夺。元纮，道广之子也。

28 初，秘书监郑普思纳其女于后宫，监察御史灵昌崔日用劾奏之，上不听。普思聚党于雍、岐二州，谋作乱。事觉，西京留守苏瓌收系，穷治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得幸于皇后，上敕瓌勿治。及车驾还西京，瓌廷争之，上抑瓌而佑普思；侍御史范献忠进曰："请斩苏瓌！"上曰："何故？"对曰："瓌为留守大臣，不能先斩普思，然后奏闻，使之茨惑圣听，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状明白，而陛下曲为申理。臣闻王者不死，殆谓是乎！臣愿先赐死，不能北面事普思。"魏元忠曰："苏瓌长者，用刑不枉。普思法当死。"上不得已，戊午，流普思于儋州，余党皆伏诛。

29 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冠鸣沙，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与战，军败，死者六千余人。丁巳，突厥进寇原、会等州，掠陇右牧马万余匹而去。免忠义官。

30 安西大都护郭元振诣突骑施乌质勒牙帐议军事，天大风雪，元振立于帐前，与乌质勒语。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乌质勒老，不胜寒，会罢而卒。其子娑葛勒兵将攻元振，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之，劝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诚心待人，何所疑惧！且深在寇庭，逃将安适！"安卧不动。明旦，入哭，甚哀，娑葛感其义，待元振如初。戊戌，以娑葛袭嘱鹿州都督、怀德王。

31 安乐公主恃宠骄恣，卖官鬻狱，势倾朝野。或自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从之，竟不视也。自请为皇太女，上虽不从，亦不谴责。

景龙元年（丁未、707）

1 春，正月，庚戌，制以突厥默啜寇边，命内外官各进平突厥之策。右补阙卢俌上疏，以为："邵穀悦礼乐，敦诗书，为晋元帅；杜预射不穿札，建平吴之勋。是知中权制谋，不取一夫之勇。如沙吒忠义，骁将之材，本不足以当大任。又，鸣沙之役，主将先逃，宜正邦宪；赏罚既明，敌无不服。又，边州刺史，宜精择其人，使之搜卒乘，积资粮，来则御之，去则备之。去岁四方旱灾，未易兴师。当理内以及外，绥近以来远，俟仓廪实，士卒练，然后大举以

讨之。”上善之。

2 二月，丙戌，上遣武攸暨、武三思诣乾陵祈雨。既而雨降，上喜，制复武氏崇恩庙及昊陵、顺陵，因名酆王庙曰褒德，陵曰荣先；又诏崇恩庙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杨孚曰：“太庙皆取七品已下子为斋郎，今崇恩庙取五品子，未知太庙当如何？”上命太庙亦准崇恩庙。孚曰：“以臣准君，犹为僭逆，况以君准臣乎！”上乃止。

3 庚寅，敕改诸州中兴寺、观为龙兴，自今奏事不得言中兴。右补阙权若讷上疏，以为“天、地、日、月等字皆则天能事，贼臣敬晖等轻紊前规；今削之无益于淳化，存之有光于孝理。又，神龙元年制书，一事以上，并依贞观故事，岂可近舍母仪，远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

4 三月，庚子，吐蕃遣其大臣悉薰热入贡。

5 夏，四月，辛巳，以上所养雍王守礼女金城公主妻吐蕃赞普。

6 五月，戊戌，以左屯卫大将军张仁愿为朔方道大总管，以备突厥。

7 上以岁旱谷贵，召太府卿纪处讷谋之。明日，武三思使知太史事迦叶志忠奏：“是夜，摄提入太微宫，至帝座，主大臣宴见纳忠于天子。”上以为然。敕称处讷忠诚，彻于玄象，赐衣一袭，帛六十段。

8 六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9 姚嶲道讨击使、监察御史晋昌唐九徵击姚州叛蛮，破之，斩获三千余人。

10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恶之；特进德静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安乐公主与驸马左卫将军武崇训常陵侮太子，或呼为奴。崇训又教公主言于上，请废太子，立己为皇太女。太子积不能平。

秋，七月，辛丑，太子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沙吒忠义等，矫制发羽林千骑兵三百余人，杀三思、崇训于其第，并亲党十余人。又使左金吾大将军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禧分兵守宫城诸门，太子与多祚引兵自肃章门斩关而入，叩阁索上官婕妤。婕妤大言曰：“观其意欲先索婉儿，次索皇后，次及大家。”上乃与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门楼以避兵锋，使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帅飞骑百余人屯于楼下以自卫。杨再思、苏瓌、李峤与兵部尚书宗楚客、左卫将军纪处讷拥兵二千余人屯太极殿前，闭门自守。多祚先至玄武楼下，欲升楼，宿卫拒之。多祚与太子狐疑，按兵不战，冀上问之。宫闱令石城杨思勖在上侧，请击之。多祚婿羽林中郎将野呼利为前锋总管，思勖挺刃斩之，多祚军夺气。上据槛俯谓多祚所将千骑曰：“汝辈皆朕宿卫之士，何为从多祚反！苟能斩反者，勿患不富贵。”于是千骑斩多祚、承况、祎之、忠义，余众皆溃。成王千里、天水王禧攻右延明门，将杀宗楚客、纪处讷，不克而死。太子以百骑走终南山，至鄠西，能属者才数人，憩于林下，为左右所杀。上以其首献太庙及祭三思、崇训之柩，然后枭之朝堂。更成王千里姓日蝮氏，同党皆伏诛。

东宫僚属无敢近太子尸者，唯永和县丞宁嘉勖解衣裹太子首号哭，贬兴平丞。

太子兵所经诸门守者皆坐流；韦氏之党奏请悉诛之，上更命法司推断。大理卿宋城郑惟忠曰：“大狱始决，人心未安，若复有改推，则反仄者众矣。”上乃止。

以杨思勖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内常侍。癸卯，赦天下。

赠武三思太尉、梁宣王，武崇训开府仪同三司、鲁忠王。安乐公主请用永泰公主故事，以崇训墓为陵，给事中卢粲驳之，以为“永泰事出特恩，今鲁王主婿，不可为比。”上手敕曰：“安乐与永泰无异，同穴之义，今古不殊。”粲又奏：“陛下以膝下之爱施及其夫，岂可使上下无辨，君臣一贯哉！”上乃从之。公主怒，出粲为陈州刺史。

襄邑尉襄阳席豫闻安乐公主求为太女，叹曰：“梅福讥切王氏，独何人哉！”乃上书请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为谏官，豫耻之，逃去。

11 八月，戊寅，皇后及王公已下表上尊号曰应天神龙皇帝，改玄武门为神武门，楼为制胜楼。宗楚客又帅百官表请加皇后尊号曰顺天翊圣皇后。上并许之。

12 初，右台大夫苏珦治太子重俊之党，因有引相王者，珦密为之申理，上乃不问。自是安乐公主及兵部尚书宗楚客日夜谋谮相王，使侍御史冉祖雍诬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与重俊通谋，请收付制狱。”上召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萧至忠，使鞫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罗织害之乎！相王昔为皇嗣，固请于则天，以天下让陛下，累日不食，此海内所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上素友爱，遂寝其事。

右补阙浚仪吴兢闻祖雍之谋，上疏，以为：“自文明以来，国之祚胤，不绝如线，陛下龙兴，恩及九族，求之瘴海，升之阙庭。况相王同气至亲，六合无贰，而贼臣日夜连谋，乃欲陷之极法；祸乱之根，将由此始。夫任以权则虽疏必重，夺其势则虽亲必轻。自古委信异姓，猜忌骨肉，以覆国亡家者，几何人矣。况国家枝叶无几，陛下登极未久，而一子以弄的一受诛，一子以愆违远窜，惟余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讥，不可不慎，青蝇之诗，良可畏

也。”

相王宽厚恭谨，安恬好让，故经武、韦之世，竟免于难。

13 初，右仆射、中书令魏元忠以武三思擅权，意常愤郁。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仆少卿升于永安门，胁以自随；太子死，并为乱兵所杀。元忠扬言曰：“元恶已死，虽鼎镬何伤！但惜太子陨没耳。”上以其有功，且为高宗、武后所重，故释不问。兵部尚书宗楚客、太府卿纪处讷等共证元忠，云“与太子通谋，请夷其三族。”制不许。元忠惧，表请解官爵，以散秩还第。丙戌，上手敕听解仆射，以特进、齐公致仕，仍朝朔望。

14 九月，丁卯，以吏部侍郎萧至忠为黄门侍郎，兵部尚书宗楚客为左卫将军，兼太府卿纪处讷为太府卿，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于惟谦罢为国子祭酒。

15 庚子，赦天下，改元。

16 宗楚客等引右卫郎将姚廷筠为御史中丞，使劾奏魏元忠，以为：“侯君集社稷元勋，及其谋反，太宗就群臣乞其命而不得，竟流涕斩之。其后房遗爱、薛万彻、齐王佑等为逆，虽复懿亲，皆从国法。元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国戚，与李多祚等谋反，男入逆徒，是宜赤族污宫。但有朋党饰辞营救，以惑圣听，陛下仁恩，欲掩其过。臣所以犯龙鳞，忤圣意者，正以事关宗社耳。”上颇然之。元忠坐系大理，贬渠州司马。

宗楚客令给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应出佐渠州。”杨再思、李峤亦赞之。上谓再思等曰：“元忠驱使日久，朕特矜容，制命已行，岂容数改！轻重之权，应自朕出。卿等频奏，殊非朕意！”再思等惶惧拜谢。

监察御史袁守一复表弹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子，犹加昭宪；元忠非勋非戚，焉得独漏严刑！”甲辰，又贬元忠务川尉。

顷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则天昔在三阳宫不豫，狄仁杰奏请陛下监国，元忠密奏以为不可，此则元忠怀逆日久，请加严诛！”上谓杨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岂有主上小疾，遽请太子知事！此乃仁杰欲树私恩，未见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

元忠行至涪陵而卒。

17 银青光禄大夫、上庸公、圣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范于东都作圣善寺，长乐坡作大像，府库为之虚耗。上及韦后皆重之，势倾内外，无敢指目者。戊申，侍御史魏传弓发其奸赃四十余万，请置极法。上欲宥之，传弓曰：“刑赏国之大事，陛下赏已妄加，岂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范，放于家。

宦官左监门大将军薛思简等有宠于安乐公主，纵暴不法，传弓奏请诛之，御史大夫窦从一惧，固止之。时宦官用事，从一为雍州刺史及御史大夫，误见讼者无须，必曲加承接。

18 以杨再思为中书令，韦巨源、纪处讷并为侍中。

19 壬戌，改左、右羽林千骑为万骑。

20 冬，十月，丁丑，命左屯卫将军张仁愿充朔方道大总管，以击突厥；比至，虏已退，追击，大破之。

21 习艺馆内教苏安恒，矜高好奇，太子重俊之诛武三思也，安恒自言“此我之谋”。太子败，或告之；戊寅，伏诛。

22 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23 是岁，上遣使者分道诣江、淮赎生。中书舍人房子李乂上疏谏曰：“江南乡人采捕为业，鱼鳖之利，黎元所资。虽云雨之私有沾于末利；而生成之惠未洽于平人。何则？江湖之饶，生育无限；府库之用，支供易殚。费之若少，则所济何成！用之倘多，则常支有阙。在其拯物，岂若忧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是视，钱刀日至，网罟年滋，施之一朝，营之百倍。未若回救赎之钱物，减贫无之徭赋，活国爱人，其福胜彼。”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

唐纪二十五

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下

景龙二年（戊申、708）

1 春，二月，庚寅，宫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云起，上令图以示百官。韦巨源请布之天下，从之，仍赦天下。

2 迦叶志忠奏:"昔神尧皇帝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武皇帝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阵乐;天皇大帝未受命,天下歌堂堂;则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娀媚娘;应天皇帝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石州;顺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条韦,盖天意以为顺天皇后宜为国母,主蚕桑之事,谨上桑韦歌十二篇,请编之乐府,皇后祀先蚕则奏之。"太常卿郑愔又引而申之。上悦,皆受厚赏。

3 右补阙赵延禧上言:"周、唐一统,符命同归,故高宗封陛下为周王;则天时,唐同泰献洛水图。孔子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代可知也。'陛下继则天,子孙当百代王天下。"上悦,擢延禧为谏议大夫。

4 丁亥,萧至忠上疏,以为:"恩幸者止可富之金帛,食以粱肉,不可以公器为私用。今列位已广,冗员倍之,干求未厌,日月增数,陛下降不赀之泽,近戚有无涯之请,卖官利己,黩法徇私。台寺之内,朱紫盈满,忽事则不存职务,恃势则公违宪章,徒忝官曹,无益时政。"上虽嘉其意,竟不能用。

5 三月,丙辰,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筑三受降城于河上。

初,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境,河北有拂云祠,突厥将入寇,必先诣祠祈祷,牧马料兵而后渡河。时默啜悉众西击突骑施,仁愿请乘虚夺取漠南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以绝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师唐休璟以为"两汉以来皆北阻大河,今筑城寇境,恐劳人费功,终为虏有。"仁愿固请不已,上竟从之。

仁愿表留岁满镇兵以助其功,咸阳兵二百余人逃归,仁愿悉擒之,斩于城下,军中股栗,六旬而成。以拂云祠为中城,距东西两城各四百余里,皆据津要,拓地三百余里。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以左玉钤卫将军论弓仁为朔方军前锋游弈使,戍诺真水为逻卫。自是突厥不敢渡山畋牧,朔方无复寇掠,减镇兵数万人。

仁愿建三城,不置壅门及备守之具。或问之,仁愿曰:"兵贵进取,不利退守。寇至,当并力出战,回首望城者,犹应斩之,安用守备,生其退恶之心也!"其后常元楷为朔方军总管,始筑壅门。人是以重仁愿而轻元楷。

6 夏,四月,癸未,置修文馆大学士四员,直学士八员,学士十二员,选公卿以下善为文者李峤等为之。每游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学士无不毕从,赋诗属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优者赐金帛;同预宴者,惟中书、门下及长参王公、亲贵数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诸司五品以上预焉。于是天下靡然争以文华相尚,儒学忠谠之士莫得进矣。

7 秋,七月,癸巳,以左屯卫大将军、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同中书门下三品。

8 甲午,清源尉吕元泰上疏,以为:"边境未宁,镇戍不息,士卒困苦,转输疲弊,而营建佛寺,日广月滋,劳人费财,无有穷极。昔黄帝、尧、舜、禹、汤、文、武惟以俭约仁义立德垂名,晋、宋以降,塔庙竞起,而丧乱相继,由其好尚失所,奢靡相高,人不堪命故也。伏愿回营造之资,充疆易之费,使烽燧永息,群生富庶,则如来慈悲之施,平等之心,孰过于此!"疏奏,不省。

9 安乐、长宁公主及皇后妹郕国夫人、上官婕妤、婕妤母沛国夫人郑氏、尚宫柴氏、贺娄氏,女巫第五英儿、陇西夫人赵氏,皆依势用事,请谒受赇,虽屠沽臧获,用钱三十万,则别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时人谓之"斜封官";钱三万则度为僧尼。其员外、同正、试、摄、检校、判、知官凡数千人。西京、东都各置两吏部侍郎,为四铨,选者岁数万人。

上官婕妤及后宫多立外第,出入无节,朝士往往从之游处,以求进达。安乐公主尤骄横,宰相以下多出其门。与长宁公主竞起第舍,以侈丽相高,拟于宫掖,而精巧过之。安乐公主请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鱼所资,不许。公主不悦,乃更夺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数里,累石象华山,引水象天津,欲以胜昆明,故名定昆。安乐有织成裙,直钱一亿,花卉鸟兽,皆如粟粒,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

上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驸马武崇训、杨慎交洒油以筑球场。慎交,恭仁曾孙也。

上及皇后、公主多营佛寺。左拾遗京兆辛替否上疏谏,略曰:"臣闻古之建官,员不必备,士有完行,家有廉节,朝廷有余俸,百姓有余食。伏惟陛下百倍行赏,十倍增官,金银不供其印,束帛不充于锡,遂使富商豪贾,尽居缨冕之流;黠伎行巫,或涉膏腴之地。"又曰:"公主,陛下之爱女,然而用不合于古义,行不根于人心,将恐变爱成憎,翻福为祸。何者?竭人之力,费人之财,夺人之家;爱数子而取三怨,使边疆之士不尽力,朝廷之士不尽忠,人之散矣,独持所爱,何所恃乎!君以人为本,本固则邦宁,邦宁则陛下之夫妇母子长相保也。"又曰:"若以造寺必为理体,养人不足经邦,则殷、周已往皆暗乱,汉、魏已降皆圣明,殷、周已往为不长,汉、魏已降为不短矣。陛下缓其所急,急其所缓,亲未来而疏见在,失真实而冀虚无,重俗人之为,轻天子之业,虽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犹尚不给,况资于天生地养,风动雨润,而后得之乎!一旦风尘再扰,霜雹荐臻,沙弥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饥馑,臣窃惜之。"疏奏,不省。

时斜封官皆不由两省而授，两省莫敢执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员外郎李朝隐前后执破一千四百余人，怨谤纷然，朝隐一无所顾。

10 冬，十月，己酉，修文馆直学士、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请抑损外戚权宠；不敢斥言韦氏，但请抑损己家。上优制不许。平一名甄，以字行；载德之子也。

11 十一月，庚申，突骑施酋长娑葛自立为可汗，杀唐使者御史中丞冯嘉宾，遣其弟遮努等帅众犯塞。

初，娑葛既代乌质勒统众，父时故将阙啜忠节不服，数相攻击。忠节众弱不能支，金山道行军总管郭元振奏追忠节入朝宿卫。

忠节行至播仙城，经略使、右威卫将军周以悌说之曰："国家不爱高官显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众故也。今脱身入朝，一老胡耳，岂惟不保宠禄，死生亦制于人手。方今宰相宗楚客、纪处讷用事，不若厚赂二公，请留不行，发安西兵及引吐蕃以击娑葛，求阿史那献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发拔汗那兵以自助；既不失部落，又得报仇，比于入朝，岂可同日语哉！"郭虔瓘者，历城人，时为西边将。忠节然其言，遣间使赂楚客、处讷，请如以悌之策。

元振闻其谋，上疏，以为："往岁吐蕃所以犯边，正为求十姓、四镇之地不获故耳。比者息兵请和，非能慕悦中国之礼义也，直以国多内难，人畜疫疠，恐中国乘其弊，故且屈志求自昵。使其国小安，岂能忘取十姓、四镇之地哉！今忠节不论国家大计，直欲为吐蕃乡导，恐四镇危机，将从此始。顷缘默啜凭陵，所应者多，兼四镇兵疲弊，势未能为忠节经略，非怜突骑施也。忠节不体国家中外之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则忠节在其掌握，岂得复事唐也！往年吐蕃无恩于中国，犹欲求十姓、四镇之地；今若破娑葛有功，请分于阗、疏勒，不知以何理抑之！又，其所部诸蛮及婆罗门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讨之，亦不知以何词拒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愿受夷狄之惠，盖豫忧其求请无厌，终为后患故也。又，彼请阿史那献者，岂非以献为可汗子孙，欲依之以招怀十姓乎！按献父元庆，叔父仆罗，兄俀子及斛瑟罗、怀道等，皆可汗子孙也。往者唐及吐蕃遍曾立之以为可汗，欲以招抚十姓，皆不能致，寻自破灭。何则？此属非有过人之才，恩威不足以动众，虽复可汗旧种，众心终不亲附，况献又疏远于其父兄乎？若使忠节兵力自能诱胁十姓，则不必求立可汗子孙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发其兵。虔瓘前此已尝与忠节擅入拔汗那发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马，而拔汗那不胜侵扰，南引吐蕃，奉俀子，还侵四镇。时拔汗那四旁无强寇为援，虔瓘等恣为侵掠，如独行无人之境，犹引俀子为患。今北有娑葛，急则与之并力，内则诸胡坚壁拒守，外则突厥伺隙邀遮。臣料虔瓘等此行，必不能如往年之得志；内外受敌，自陷危亡，徒与虏结隙，令四镇不安。以臣愚揣之，实为非计。"

楚客等不从，建议"遣冯嘉宾持节安抚忠节，侍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以将军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发甘、凉以西兵，兼徵吐蕃，以讨娑葛。"娑葛遣使娑腊献马在京师，闻其谋，驰还报娑葛。于是娑葛发五千骑出安西，五千骑出拨换，五千骑出焉耆，五千骑出疏勒，入寇。元振在疏勒，栅于河口，不敢出。忠节逆嘉宾于计舒河口，娑葛遣兵袭之，生擒忠节，杀嘉宾，擒吕守素于僻城，缚于驿柱，乱而杀之。

12 上以安乐公主将适左卫中郎将武延秀，遣使召太子宾客武攸绪于嵩山。攸绪将至，上敕礼官于两仪殿设别位，欲行问道之礼，听以山服葛巾入见，不名不拜。仗入，通事舍人引攸绪就位；攸绪趋立辞见班中，再拜如常仪。上愕然，竟不成所拟之礼。上屡延之内殿，频烦宠锡，皆谢不受；亲贵谒候，寒温之外，不交一言。

初，武崇训之尚公主也，延秀数得侍宴。延秀美姿仪，善歌舞，公主悦之。及崇训死，遂以延秀尚焉。

己卯，成礼，假皇后仗，分禁兵以盛其仪卫，命安国相王障车。庚辰，赦天下。以延秀为太常卿，兼右卫将军。辛巳，宴群臣于两仪殿，命公主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

13 癸未，牛师奖与突骑施娑葛战于火烧城，师奖兵败没。娑葛遂陷安西，断四镇路，遣使上表，求宗楚客头。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统众，徵元振入朝；以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置军焉耆以讨娑葛。

娑葛遗元振书，称："我与唐初无恶，但雠阙啜。宗尚书受阙啜金，欲枉破奴部落，冯中丞、牛都护相继而来，奴岂得坐而待死！又闻史献欲来，徒扰军州，恐未有宁日。乞大使商量处置。"元振奏娑葛书。楚客怒，奏言元振有异图，召，将罪之。元振使其子鸿间道具奏其状，乞留定西土，不敢归。周以悌竟坐流白州，复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册为十四姓可汗。

14 以婕妤上官氏为昭容。

15 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筠奏称："比见诸司不遵律令格式，事无大小皆悉闻奏。臣闻为君者任臣，为臣者奉法。万机丛委，不可遍览，岂有修一水窦，伐一枯木，皆取断宸衷！自今若军国大事及条式无文者，听奏取进

止，自余各准法处分。其有故生疑滞，致有稽失，望令御史纠弹。”从之。

16 丁巳晦，敕中书、门下与学士、诸王、驸马入阁守岁，设庭燎，置酒，奏乐。酒酣，上谓御史大夫窦从一曰：“闻卿久无伉俪，朕甚忧之。今夕岁除，为卿成礼。”从一但唯唯拜谢。俄而内侍引烛笼、步障、金缕罗扇自西廊而上，扇后有人衣礼衣，花钗，令与从一对坐。上命从一诵却扇诗数首。扇却，去花易服而出，徐视之，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蛮婢也。上与侍臣大笑。诏封莒国夫人，嫁为从一妻。俗谓乳母之婿曰“阿爹”，从一每谒见及进表状，自称“翊圣皇后阿爹”，时人谓之“国爹”，从一欣然有自负之色。

三年(己酉、709)

1 春，正月，丁卯，制广东都圣善寺，居民失业者数十家。

2 长宁、宁乐诸公主多纵僮奴掠百姓子女为奴婢，侍御史袁从之收系狱，治之。公主诉于上，上手制释之。从之奏称：“陛下纵奴掠良人，何以理天下！”上竟释之。

3 二月，己丑，上幸玄武门，与近臣观宫女拔河。又命宫女为市肆，公卿为商旅，与之交易，因为忿争，言辞亵慢，上与后临观为乐。

4 丙申，监察御史崔琬对仗弹宗楚客、纪处讷潜通戎狄，受其货赂，致生边患。故事，大臣被弹，俯偻趋出，立于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愤怒作色，自陈忠鲠，为琬所诬。上竟不穷问，命琬与楚客结为兄弟以和解之，时人谓之“和事天子”。

5 壬寅，韦巨源为左仆射，杨再思为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三品。

6 上数与近臣学士宴集，令各效伎艺以为乐。工部尚书张锡舞谈容娘，将作大匠宗晋卿舞浑脱，左卫将军张洽舞黄獐，左金吾将军杜元谈诵婆罗门咒，中书舍人卢藏用效道士上章。国子司业河东郭山恽独曰：“臣无所解，请歌古诗。”上许之。山恽乃歌鹿鸣、蟋蟀。明日，上赐山恽敕，嘉美其意，赐时服一袭。

上又尝宴侍臣，使各为回波辞，众皆为谄语，或自求荣禄，谏议大夫李景伯曰：“回波尔时酒卮。微臣职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仪！”上不悦。萧至忠曰：“此真谏官也。”

7 三月，戊午，以宗楚客为中书令，萧至忠为侍中，太府卿韦嗣立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崔湜、赵彦昭并同平章事。崔湜通于上官昭容，故昭容引以为相。彦昭，张掖人也。

时政出多门，滥官充溢，人以为三无坐处，谓宰相、御史及员外官也。韦嗣立上疏，以为：“比者造寺极多，务取崇丽，大则用钱百数十万，小则三五万，无虑所费千万以上，人力劳弊，怨嗟盈路。佛之为教，要在降伏身心，岂雕画土木，相夸壮丽！万一水旱为灾，戎狄构患，虽龙象如云，将何救哉！又，食封之家，其数甚众，昨问户部，云用六十余万丁；一丁绢两匹，凡百二十余万匹。臣顷在太府，每岁庸绢，多不过百万，少则六七十万匹，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夫有佐命之勋，始可分茅胙土。国初，功臣食封者不过三二十家，今以恩泽食封者乃逾百数；国家租赋，太半私门，私门有余，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忧危，制国之方，岂谓为得！封户之物，诸家自徵，僮仆依势，陵铄州县，多索裹头，转行贸易，烦扰驱迫，不胜其苦。不若悉计丁输之太府，使封家于左藏受之，于事为愈。又，员外置官，数倍正阙，曹署典吏，困于祗承，府库仓储，竭于资奉。又，刺史、县令，近年以来，不存简择，京官有犯及声望下者方遣刺州，吏部选人，衰耄无手笔者方补县令，以此理人，何望率化！望自今应除三省、两台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皆先于刺史、县令中选用，则天下理矣。”上弗听。

8 戊寅，以礼部尚书韦温为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常卿郑愔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温，皇后之兄也。

9 太常博士唐绍以武氏昊陵、顺陵置守户五百，与昭陵数同，梁宣王、鲁忠王墓守户多于亲王五倍，韦氏褒德庙卫兵多于太庙，上疏请量裁减，不听。绍，临之孙也。

10 中书侍郎兼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郑愔俱掌铨衡，倾附势要，赃贿狼籍，数外留人，授拟不足，逆用三年阙，选法大坏。湜父挹为司业，受选人钱，湜不之知，长名放之。其人诉曰：“公所亲受某赂，柰何不与官？”湜怒曰：“所亲为谁，当擒取杖杀之！”其人曰：“公勿杖杀，将使公遭忧。”湜大惭。侍御史靳恒与监察御史李尚隐对仗弹之，上下湜等狱，命监察御史裴漼按之。安乐公主讽漼宽其狱，漼复对仗弹之。夏，五月，丙寅，愔免死，流吉州，湜贬江州司马。上官昭容密与安乐公主、武延秀曲为申理，明日，以湜为襄州刺史。愔为江州司马。

11 六月，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杨再思薨。

12 秋，七月，突骑施娑葛遣使请降；庚辰，拜钦化可汗，赐名守忠。

13 八月，己酉，以李峤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安石为侍中，萧至忠为中书令。

至忠女适皇后舅子崔无诐，成昏日，上主萧氏，后主崔氏，时人谓之“天子嫁女，皇后娶妇”。

14 上将祀南郊，丁酉，国子祭酒祝钦明、国子司业郭山恽建言：“古者大祭祀，后祼献以瑶爵。皇后当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驳之，以为：“郑玄注周礼内司服，惟有助祭先王先公，无助祭天地之文。皇后不当助祭南郊。”国子司业盐官褚无量议，以为：“祭天惟以始祖为主，不配以祖妣，故皇后不应预祭。”韦巨源定仪注，请依钦明议。上从之，以皇后为亚献，仍以宰相女为斋娘，助执豆笾。钦明又欲以安乐公主为终献，绍、钦绪固争，乃止；以巨源摄太尉为终献。钦绪，胶水人也。

15 己巳，上幸定昆池，命从官赋诗。黄门侍郎李日知诗曰：“所愿暂思居者逸，勿使时称作者劳。”及睿宗即位，谓日知曰：“当是时，朕亦不敢言之。”

16 九月，戊辰，以苏瓌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

17 太平、安乐公主各树朋党，更相谮毁，上患 之。冬，十一月，癸亥，上谓修文馆直学士武平一曰：“比闻内外亲贵多不辑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为：“此由谗谄之人阴为离间，宜深加诲谕，斥逐奸险。若犹未已，伏愿舍近图远，抑慈存严，示以知禁，无令积恶。”上赐平一帛而不能用其言。

18 上召前修文馆学士崔湜、郑愔入陪大礼。乙丑，上祀南郊，赦天下，并十恶咸赦除之；流人并放还；斋娘有婿者，皆改官。

19 甲戌，开府仪同三司、平章军国重事豆卢钦望薨。

20 乙亥，吐蕃赞普遣其大臣尚赞咄等千余人逆金城公主。

21 河南道巡察使、监察御史宋务光，以“于时食实封者凡一百四十余家，应出封户者凡五十四州，皆割上腴之田，或一封分食数州；而太平、安乐公主又取高赀多丁者，刻剥过苦，应充封户者甚于征役；滑州地出绫缣，人多趋射，尤受其弊，人多流亡；请稍分封户散配余州。又，征封使者烦扰公私，请附租庸，每年送纳。”上弗听。

22 时流人皆放还，均州刺史谯王重福独不得归，乃上表自陈曰：“陛下焚柴展礼，郊祀上玄，苍生并得赦除，赤子偏加摈弃，皇天平分之道，固若此乎！天下之人闻者为臣流涕。况陛下慈念，岂不愍臣栖遑！”表奏，不报。

23 前右仆射致仕唐休璟，年八十余，进取弥锐，娶贺娄尚宫养女为其子妇。十二月，壬辰，以休璟为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

24 甲午，上幸骊山温汤；庚子，幸韦嗣立庄舍。以嗣立与周高士韦夏同族，赐爵逍遥公。嗣立，皇后之疏属也。由是顾赏尤重。乙巳，还宫。

25 是岁，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群臣多请车驾复幸东都，韦后家本杜陵，不乐东迁，乃使巫觋彭君卿等说上云：“今岁不利东行。”后复有言者，上怒曰：“岂有逐粮天子邪！”乃止。

睿宗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上

景云元年（庚戌，710）

1 春，正月，丙寅夜，中宗与韦后微行观灯于市里，又纵宫女数千人出游，多不归者。

2 上命纪处讷送金城公主适吐蕃，处讷辞；又命赵彦昭，彦昭亦辞。丁丑，命左骁卫大将军杨矩送之。己卯，上自送公主至始平；二月，癸未，还宫。公主至吐蕃，赞普为之别筑城以居之。

3 庚戌，上御梨园球场，命文武三品以上抛球及分朋拔河，韦巨源、唐休璟衰老，随绚踣地，久之不能兴；上及皇后、妃、主临观，大笑。

4 夏，四月，丙戌，上游芳林园，命公卿马上摘樱桃。

5 初，则天之世，长安城东隅民王纯家井溢，浸成大池数十顷，号隆庆池。相王子五王列第于其北，望气者言，“常郁郁有帝王气，比日尤盛。”乙未，上幸隆庆池，结彩为楼，宴侍臣，泛舟戏象以厌之。

6 定州人郎岌上言，“韦后、宗楚客将为逆乱，”韦后白上杖杀之。

五月，丁卯，许州司兵参军偃师燕钦融复上言，“皇后淫乱，干预国政，宗族强盛；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图危宗社。”上召钦融面诘之。钦融顿首抗言，神色不桡；上默然。宗楚客矫制令飞骑扑杀之，投于殿庭石上，折颈而死，楚客大呼称快。上虽不穷问，意颇怏怏不悦；由是韦后及其党始忧惧。

7 己卯，上宴近臣，国子祭酒祝钦明自请作八风舞，摇头转目，备诸丑态；上笑。钦明素以儒学著名，吏部侍郎卢藏用私谓诸学士曰：“祝公五经扫地尽矣！”

8 散骑常侍马秦客以医术，光禄少卿杨均以善烹调，皆出入宫掖，得幸于韦后，恐事泄被诛；安乐公主欲韦后临朝，自为皇太女；乃相与合谋，于饼饵中进毒，六月，壬午，中宗崩于神龙殿。

韦后秘不发丧，自总庶政。癸未，召诸宰相入禁中，徵诸府兵五万人屯京城，使驸马都尉韦捷、韦灌、卫尉卿韦璇、左千牛中郎将韦锜、长安令韦播、郎将高嵩分领之。璇，温之族弟；播，从子；嵩，其甥也。中书舍人韦元徵巡六街。又命左监门大将军兼内侍薛思简等将兵五百人驰驿戍均州，以备谯王重福。以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仍充东都留守。吏部尚书张嘉福、中书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并同平章事。羲，长倩之从子也。

太平公主与上官昭容谋草遗制，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参谋政事。宗楚客密谓韦温曰："相王辅政，于理非宜；且于皇后，嫂叔不通问，听朝之际，何以为礼！"遂帅诸宰相表请皇后临朝，罢相王政事。苏瓌曰："遗诏岂可改邪！"温、楚客怒，瓌惧而从之，乃以相王为太子太师。

甲申，梓宫迁御太极殿，集百官发丧，皇后临朝摄政，赦天下，改元唐隆。进相王旦太尉，雍王守礼为豳王，寿春王成器为宋王，以从人望。命韦温总知内外守捉兵马事。

丁亥，殇帝即位，时年十六。尊皇后为皇太后；立妃陆氏为皇后。

壬辰，命纪处讷持节巡抚关内道，岑羲河南道，张嘉福河北道。

宗楚客与太常卿武延秀、司农卿赵履温、国子祭酒叶静能及诸韦共劝韦后遵武后故事，南北卫军、台阁要司皆以韦氏子弟领之，广聚党众，中外连结。楚客又密上书称引图谶，谓韦氏宜革唐命。谋害殇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与韦温、安乐公主谋去之。

相王子临淄王隆基，先罢潞州别驾，在京师，阴聚才勇之士，谋匡复社稷。初，太宗选官户及蕃口骁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鞬，从游猎，于马前射禽兽，谓之百骑；则天时稍增为千骑，隶左右羽林；中宗谓之万骑，置使以领之。隆基皆厚结其豪杰。

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韦、武，与宗楚客善，知楚客谋，恐祸及己，遣宝昌寺僧普润密诣隆基告之，劝其速发。隆基乃与太平公主及公主子卫尉卿薛崇暕，苑总监赣人钟绍京，尚衣奉御王崇晙、前朝邑尉刘幽求、利仁府折冲麻嗣宗谋先事诛之。韦播、高嵩数榜捶万骑，欲以立威，万骑皆怨。果毅葛福顺、陈玄礼见隆基诉之，隆基讽以诛诸韦，皆踊跃请以死自效。万骑果毅李仙鹞亦预其谋。或谓隆基当启相王，隆基曰："我曹为此以徇社稷，事成福归于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今启而见从，则王预危事；不从，将败大计。"遂不启。

庚子，晡时，隆基微服与幽求等入苑中，会钟绍京廨舍；绍京悔，欲拒之，其妻许氏曰："忘身徇国，神必助之。且同谋素定，今虽不行，庸得免乎！"绍京乃趋出拜谒，隆基执其手与坐。时羽林将士皆屯玄武门，逮夜，葛福顺、李仙鹞皆至隆基所，请号而行。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刘幽求曰："天意如此，时不可失！"福顺拔剑直入羽林营，斩韦璇、韦播、高嵩以徇，曰："韦后耽鸩杀先帝，谋危社稷，今夕当共诛诸韦，马�logo以上皆斩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怀两端助逆党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欣然听命。乃送璇等首于隆基，隆基取火视之，遂与幽求等出苑南门，绍京帅丁匠二百余人，执斧锯以从，使福顺将左万骑攻玄德门，仙鹞将右万骑攻白兽门，约会于凌烟阁前，即大噪，福顺等共杀守门将，斩关而入。隆基勒兵玄武门外，三鼓，闻噪声，帅总监及羽林兵而入，诸卫兵在太极殿宿卫梓宫者，闻噪声，皆被甲应之。韦后惶惑走入飞骑营，有飞骑斩其首献于隆基。安乐公主方照镜画眉，军士斩之。斩武延秀于肃章门外，斩内将军贺娄氏于太极殿西。

初，上官昭容引其从母之子王昱为左拾遗，昱说昭容母郑氏曰："武氏，天之所废，不可兴也。今婕妤附于三思，此灭族之道也，愿姨思之！"郑氏以戒昭容，昭容弗听。及太子重俊起兵讨三思，索昭容，昭容始惧，思昱言；自是心附帝室，与安乐公主各树朋党。及中宗崩，昭容草遗制立温王，以相王辅政；宗、韦改之。及隆基入宫，昭容执烛帅宫人迎之，以制草示刘幽求。幽求为之言，隆基不许，斩于旗下。

时少帝在太极殿，刘幽求曰："众约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诸韦在宫中及守诸门，并素为韦后所亲信者皆斩之。比晓，内外皆定。辛巳，隆基出见相王，叩头谢不先启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庙不坠于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辅少帝。

闭宫门及京城门，分遣万骑收捕诸韦亲党。斩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韦温于东市之北。中书令宗楚客衣斩衰、乘青驴逃出，至通化门，门者曰："公，宗尚书也。"去布帽，执而斩之，并斩其弟晋卿。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门，慰谕百姓。初，赵履温倾国资以奉安乐公主，为之起第舍，筑台穿池无休已，拔紫杉，以项挽公主犊车。公主死，履温驰诣安福楼下舞蹈称万岁；声未绝，相王令万骑斩之。百姓怨其劳役，争割其肉立尽。秘书监汴王邕娶韦后妹崇国夫人，与御史大夫窦从一各手斩其妻首以献。邕，凤之孙也。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巨源闻乱，家人劝之逃匿，巨源曰："吾位大臣，岂可闻难不赴！"出至都街，为乱兵所杀，时年八十。于是枭马秦客、杨均、叶

静能等首，尸韦后于市。崔日用将兵诛诸韦于杜曲，襁褓儿无免者，诸杜滥死非一。

是日，赦天下，云："逆贼魁首已诛，自余支党一无所问。"以临淄王隆基为平王，兼知内外闲厩，押左右厢万骑。薛崇暕赐爵立节王。以钟绍京守中书侍郎，刘幽求守中书舍人，并参知机务。麻嗣宗行右金吾卫中郎将。武氏宗属，诛死流窜殆尽。侍中纪处讷行至华州，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张嘉福行至怀州，皆收斩之。

壬寅，刘幽求在太极殿，有宫人与宦官令幽求作制书立太后，幽求曰："国有大难，人情不安，山陵未毕，遽立太后，不可！"平王隆基曰："此勿轻言。"

遣十道使赍玺书宣抚，及诣均州宣尉谯王重福。贬窦从一为濠州司马。罢诸公主府官。

癸卯，太平公主传少帝命，请让位于相王，相王固辞。以平王隆基为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以宋王成器为左卫大将军，衡阳王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巴陵王隆范为左羽林大将军，彭城王隆业为右羽林大将军，光禄少卿嗣道王微检校右金吾卫大将军。微，元庆之孙也。以黄门侍郎李日知、中书侍郎钟绍京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平公主之子薛崇训为右千牛卫将军。隆基有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趫勇善骑射，常侍卫左右。隆基之入苑中也，毛仲避匿不从，事定数日方归，隆基不之责，仍超拜将军。毛仲，本高丽也。汴王邕贬沁州刺史，左散骑常侍、驸马都尉杨慎交贬巴州刺史，中书令萧至忠贬许州刺史，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嗣立贬宋州刺 史，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彦昭贬绛州刺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贬华州刺史。

刘幽求言于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曰："相王畴昔已居宸极，群望所属。今人心未安，家国事重，相王岂得尚守小节，不早即位以镇天下乎！"隆基曰："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婴怀。虽有天下，犹让于人，况亲兄之子，安肯代之乎！"幽求曰："众心不可违，王虽欲高居独善，其如社稷何！"成器、隆基入见相王，极言其事，相王乃许之。甲辰，少帝在太极殿东隅西向，相王立于梓宫旁，太平公主曰："皇帝欲以此位让叔父，可乎？"幽求跪曰："国家多难，皇帝仁孝，追踪尧、舜，诚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爱尤厚矣。"乃以少帝制传位相王。时少帝犹在御座，太平公主进曰："天下之心已归相王，此非儿座！"遂提下之。睿宗即位，御承天门，赦天下。复以少帝为温王。

以钟绍京为中书令。钟绍京少为司农录事，既典朝政，纵情赏罚，众皆恶之。太常少卿薛稷劝其上表礼让，绍京从之。稷入言于上曰："绍京虽有勋劳，素无才德，出自胥徒，一旦超居元宰，恐失圣朝具瞻之美。"上以为然。丙午，改除户部尚书，寻出为蜀州刺史。

9 上将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长，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决。成器辞曰："国家安则先嫡长，国家危则先有功；苟违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请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刘幽求曰："臣闻除天下之祸者，当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上从之。丁未，立平王隆基为太子。隆基复表让成器，不许。

10 则天大圣皇后复旧号为天后。追谥雍王贤曰章怀太子。

11 戊申，以宋王成器为雍州牧、扬州大都督、太子太师。

12 置温王重茂于内宅。

13 以太常少卿薛稷为黄门侍郎，参知机务。稷以工书，事上于藩邸，其子伯阳尚仙源公主，故为相。

14 追削武三思、武崇训爵谥，斫棺暴尸，平其坟墓。

15 以许州刺史姚元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宋州刺史韦嗣立、许州刺史萧至忠为中书令，绛州刺史赵彦昭为中书侍郎，华州刺史崔湜为吏部侍郎，并同平章事。

16 越州长史宋之问，饶州刺史冉祖雍，坐谄附韦、武，皆流岭表。

17 己酉，立衡阳王成义为申王，巴陵王隆范为岐王，彭城王隆业为薛王；加太平公主实封满万户。

太平公主沉敏多权略，武后以为类己，故于诸子中独爱幸，颇得预密谋，然尚畏武后之严，未敢招权势；及诛张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韦后、安乐公主皆畏之，又与太子共诛韦氏。既屡立大功，益尊重，上常与之图议大政，每入奏事，坐语移时；或时不朝谒，则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辄问："尝与太平议否？"又问："与三郎议否？"然后可之。三郎，谓太子也。公主所欲，上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其余荐士骤历清显者不可胜数，权倾人主，趋附其门者如市。子薛崇行、崇敏、崇简皆封王，田园遍于近甸，收市营造诸器玩，远至岭、蜀，输送者相属于路，居处奉养，拟于宫掖。

18 追赠郎岌、燕钦融谏议大夫。

19 秋，七月，庚戌朔，赠韦月将宣州刺史。

20 癸丑，以兵部侍郎崔日用为黄门侍郎，参知机务。

21 追复故太子重俊位号；雪敬晖、桓彦范、崔玄暐、张柬之、袁恕己、成王千里、李多祚等罪，复其官爵。

22 丁巳，以洛州长史宋璟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岑羲罢为右散骑常侍，兼刑部尚书。璟与姚元之协心革中宗弊政，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

23 壬戌，崔湜罢为尚书左丞，张锡为绛州刺史，萧至忠为晋州刺史，韦嗣立为许州刺史，赵彦昭为宋州刺史。丙寅，姚元之兼中书令，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峤贬怀州刺史。

丁卯，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唐休璟致仕，右武卫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张仁愿罢为左卫大将军。

24 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崔日用与中书侍郎、参知机务薛稷争于上前，稷曰："日用倾侧，冀附武三思，非忠臣；卖友邀功，非义士。"日用曰："臣往虽有过，今立大功。稷外托国姻，内附张易之、宗楚客，非倾侧而何！"上由是两罢之，戊辰，以日用为雍州长史，稷为左散骑常侍。

25 己巳，赦天下，改元；凡韦氏余党未施行者，咸赦之。

26 乙亥，废武氏崇恩庙及昊陵、顺陵，追废韦后为庶人，安乐公主为悖逆庶人。

27 韦后之临朝也，吏部侍郎郑愔贬江州司马，潜过均州，与刺史谯王重福及洛阳人张灵均谋举兵诛韦氏，未发而韦氏败。重福迁集州刺史，未行，灵均说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长，当为天子。相王虽有功，不当继统。东都士庶，皆愿王来。若潜入洛阳，发左右屯营兵，袭杀留守，据东都，如从天而下也。然后西取陕州，东取河南北，天下指麾可定。"重福从之。

灵均乃密与愔结谋，聚徒数十人。时愔自秘书少监左迁沅州刺史，迟留洛阳以俟重福，草制，立重福为帝，改元为中元克复。尊上为皇季叔，以温王为皇太弟，愔为左丞相知内外文事，灵均为右丞相、天柱大将军知武事，右散骑常侍严善思为礼部尚书知吏部事。重福与灵均诈乘驿诣东都，愔先供张驸马都尉裴巽第以待重福。洛阳县官微闻其谋。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

唐纪二十六

睿宗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下

景云元年(庚戌、710)

1 八月，庚寅，往巽第按问。重福奄至，县官驰出，白留守；群官皆逃匿，洛州长史崔日知独帅众讨之。

留台侍御史李邕遇重福于天津桥，从者已数百人；驰至屯营，告之曰："谯王得罪先帝，今无故入都，此必为乱；君等宜立功取富贵。"又告皇城使闭诸门。重福先趣左、右屯营，营中射之，矢如雨下。乃还趣左掖门，欲取留守兵，见门闭，大怒，命焚之。火未及然，左屯营兵出逼之，重福窘迫，策马出上东，逃匿山谷。明日，留守大出兵搜捕，重福赴漕渠溺死。日知，日用之从父兄也。以功拜东都留守。

郑愔貌丑多须，既败，梳髻，著妇人服，匿车中；擒获，被鞫，股栗不能对。张灵均神气自若，顾愔曰："吾与此人举事，宜其败也！"与愔皆斩于东都市。初，愔附来俊臣得进；俊臣诛，附张易之；易之诛，附韦氏；韦氏败，又附谯王重福，竟坐族诛。严善思免死，流静州。

2 万骑恃讨诸韦之功，多暴横，长安中苦之；诏并除外官。又停以户奴为万骑；更置飞骑，隶左、右羽林。

3 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毕构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废。"上从之。癸巳，罢斜封官凡数千人。

4 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裴谈贬蒲州刺史。

5 赠苏安恒谏议大夫。

6 九月，辛未，以太子少师致仕唐休璟为朔方道大总管。

7 冬，十月，甲申，礼仪使姚元之、宋璟奏："大行皇帝神主，应祔太庙，请迁义宗神主于东都，别立庙。"从之。

8 乙未，追复天后尊号为大圣天后。

9 丁酉，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节度使之名自讷始。

10 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颇易之；既而惮其英武，欲更择暗弱者立之以久其权，数为流言，云"太子非长，不当立。"己亥，制戒谕中外，以息浮议。公主每觇伺太子所为，纤介必闻于上，太子左右，亦往往为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

11 谥故太子重俊曰节愍。太府少卿万年韦凑上书，以为："赏罚所不加者，则考行立谥以褒贬之。故太子重

俊，与李多祚等称兵入宫，中宗登玄武门以避之，太子据鞍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窜。冀使宿卫不守，其为祸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雨泣，谓供奉官曰：'几不与卿等相见。'其危如此。今圣朝礼葬，谥为节愍，臣窃惑之。夫臣子之礼，过庙必下，过位必趋。汉成帝之为太子，不敢绝驰道。而重俊称兵宫内，跨马御前，无礼甚矣。若以其诛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则兴兵以诛奸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与三思竞为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废韦氏而嘉之，则韦氏于时逆状未彰，大义未绝，苟无中宗之命而废之，是胁父废母也，庸可乎！汉戾太子困于江充之谗，发忿杀充，虽兴兵交战，非围逼君父也；兵败而死，及其孙为天子，始得改葬，犹谥曰戾。况重俊可谥之曰节愍乎！臣恐后之乱臣贼子，得引以为比，开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瘅恶也，请改其谥。多祚等从重俊兴兵，不为无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为雪，亦所未安。"上甚然其言，而执政以为制命已行，不为追改，但停多祚等赠官而已。

12 十一月，戊申朔，以姚元之为中书令。

13 己酉，葬孝和皇帝于定陵，庙号中宗。朝议以韦后有罪，不应祔葬。追谥故英王妃赵氏曰和思顺圣皇后，求其瘗，莫有知者，乃以祎衣招魂，覆以夷衾，祔葬定陵。

14 壬子，侍中韦安石罢为太子少保，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苏瓌罢为少傅。

15 甲寅，追复裴炎官爵。

初，裴伷先自岭南逃归，复杖一百，徙北庭。至徙所，殖货任侠，常遣客诇都下事。武后之诛流人也，伷先先知之，逃奔胡中；北庭都护追获，囚之以闻。使者至，流人尽死，伷先以待报未杀。既而武后下制安抚流人，有未死者悉放还，伷先由是得归。至是求炎后，独伷先在，拜詹事丞。

16 壬戌，追复王同皎官爵。

17 庚午，许文贞公苏瓌薨。制起复其子颋为工部侍郎，颋固辞。上使李日知谕旨，日知终坐不言而还，奏曰："臣见其哀毁，不忍发言，恐其陨绝。"上乃听其终制。

18 十二月，癸未，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为女官，以资天皇太后之福，仍欲于城西造观。谏议大夫宁原悌上言：以为"先朝悖逆庶人以爱女骄盈而及祸，新城、宜都以庶孽抑损而获全。又释、道二家皆以清净为本，不当广营寺观，劳人费财。梁武帝致败于前，先帝取灾于后，殷鉴不远。今二公主入道，将为之置观，不宜过为崇丽，取谤四方。又，先朝所亲狎诸僧，尚在左右，宜加屏斥。"上览而善之。

19 宦者闾兴贵以事属长安令李朝隐，朝隐系于狱。上闻之，召见朝隐，劳之曰："卿为赤县令，能如此，朕复何忧！"因御承天门，集百官及诸州朝集使，宣示以朝隐所为。且下制称"宦官遇宽柔之代，必弄威权。朕览前载，每所叹息。能副朕意，实在斯人，可加一阶为太中大夫，赐中上考及绢百匹。"

20 壬辰，奚、霫犯塞，掠渔阳、雍奴，出卢龙塞而去。幽州都督薛讷追击之，弗克。

21 旧制，三品以上官册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书省奏拟，文属吏部，武属兵部，尚书曰中铨，侍郎曰东西铨。中宗之末，嬖幸用事，选举混淆，无复纲纪。至是，以宋璟为吏部尚书，李乂、卢从愿为侍郎，皆不畏强御，请谒路绝。集者万余人，留者三铨不过二千，人服其公。以姚元之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侍郎，武选亦治。从愿，承庆之族子；象先，元方之子也。

22 侍御史藁城倪若水，奏弹国子祭酒祝钦明、司业郭山恽乱常改作，希旨病君；于是左授钦明饶州刺史，山恽括州长史。

23 侍御史杨孚，弹纠不避权贵，权贵毁之，上曰："鹰搏狡兔，须急救之，不尔必反为所噬。御史绳奸慝亦然。苟非人主保卫之，则亦为奸慝所噬矣。"孚，隋文帝之侄孙也。

24 置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领凉、甘、肃、伊、瓜、沙、西七州，治凉州。

25 姚州群蛮，先附吐蕃，摄监察御史李知古请发兵击之；既降，又请筑城，列置州县，重税之。黄门侍郎徐坚以为不可；不从。知古发剑南兵筑城，因欲诛其豪杰，掠子女为奴婢。群蛮怨怒，蛮酋傍名引吐蕃攻知古，杀之，以其尸祭天，由是姚、巂路绝，连年不通。

安西都护张玄表侵掠吐蕃北境，吐蕃虽怨而未绝和亲，乃赂鄯州都督杨矩，请河西九曲之地以为公主汤沐邑；矩奏与之。

二年（辛亥、711）

1 春，正月，癸丑，突厥可汗默啜遣使请和；许之。

2 己未，以太仆卿郭元振、中书侍郎张说并同平章事。

3 以温王重茂为襄王，充集州刺史，遣中郎将将兵五百就防之。

4 乙丑，追立妃刘氏曰肃明皇后，陵曰惠陵；德妃窦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于东都城南，立庙京师，号仪坤庙。窦氏，太子之母也。

5 太平公主与益州长史窦怀贞等结为朋党，欲以危太子，使其婿唐晙邀韦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辞不往。上尝密召安石，谓曰："闻朝廷皆倾心东宫，卿宜察之。"对曰："陛下安得亡国之言！此必太平之谋耳。太子有功于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愿陛下无惑谗言。"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时公主在帘下窃听之，以飞语陷安石，欲收按之，赖郭元振救之，得免。

公主又尝乘辇邀宰相于光范门内，讽以易置东宫，众皆失色，宋璟抗言曰："东宫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庙社稷之主，公主柰何忽有此议！"

璟与姚元之密言于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豳王高宗之长孙，太平公主交构其间，将使东宫不安。请出宋王及豳王皆为刺史，罢岐、薛二王左、右羽林，使为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请与武攸暨皆于东都安置。"上曰："朕更无兄弟，惟太平一妹，岂可远置东都！诸王惟卿所处。"乃先下制云："诸王、驸马自今毋得典禁兵，见任者皆改他官。"

顷之，上谓侍臣曰："术者言五日中当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张说曰："此必谗人欲离间东宫。愿陛下使太子监国，则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张说所言，社稷之至计也。"上说。

二月，丙子朔，以宋王成器为同州刺史，豳王守礼为豳州刺史，左羽林大将军岐王隆范为左卫率，右羽林大将军薛王隆业为右卫率；太平公主蒲州安置。

丁丑，命太子监国，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并取太子处分。

6 殿中侍御史崔莅、太子中允薛昭素言于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恩命已布，姚元之等建议，一朝尽夺之，彰先帝之过，为陛下招怨。今众口沸腾，遍于海内，恐生非常之变。"太平公主亦言之；上以为然。戊寅，制："诸缘斜封别敕授官，先停任者，并量材叙用。"

7 太平公主闻姚元之、宋璟之谋，大怒，以让太子。太子惧，奏元之、璟离间姑、兄，请从极法。甲申，贬元之为申州刺史，璟为楚州刺史。丙戌，宋王、豳王亦寝刺史之命。

8 中书舍人、参知机务刘幽求罢为户部尚书；以太子少保韦安石为侍中。安石与李日知代姚、宋为政，自是纲纪紊乱，复如景龙之世矣。前右率府铠曹参军柳泽上疏，以为："斜封官皆因仆妾汲引，岂出孝和之意！陛下一切黜之，天下莫不称明。一旦忽尽收叙，善恶不定，反覆相攻，何陛下政令之不一也！议者咸称太平公主令胡僧慧范曲引此曹，诳误陛下。臣恐积小成大，为祸不细。"上弗听。泽，亨之孙也。

9 左、右万骑与左、右羽林为北门四军，使葛福顺等将之。

10 三月，以宋王成器女为金山公主，许嫁突厥默啜。

11 夏，四月，甲申，宋王成器让司徒；许之，以为太子宾客。以韦安石为中书令。

12 上召群臣三品以上，谓曰："朕素怀澹泊，不以万乘为贵，曩为皇嗣，又为皇太弟，皆辞不处。今欲传位太子，何如？"群臣莫对。太子使右庶子李景伯固辞，不许。殿中侍御史和逢尧附太平公主，言于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为四海所依仰，岂得遽尔！"上乃止。

戊子，制："凡政事皆取太子处分。其军旅死刑及五品已上除授，皆先与太子议之，然后以闻。"

13 辛卯，以李日知守侍中。

14 壬寅，赦天下。

15 五月，太子请让位于宋王成器；不许。请召太平公主还京师；许之。

16 庚戌，制："则天皇后父母坟仍旧为昊陵、顺陵，量置官属。"太平公主为武攸暨请之也。

17 辛酉，更以西城为金仙公主，隆昌为玉真公主，各为之造观，逼夺民居甚多，用功数百万。右散骑常侍魏知古、黄门侍郎李乂谏，不听。

18 壬戌，殿中监窦怀贞为御史大夫、同平章事。

19 僧慧范恃太平公主势，逼夺民产，御史大夫薛谦光与殿中侍御史慕容珣奏弹之。公主诉于上，出谦光为岐州刺史。

20 时遣使按察十道，议者以山南所部阔远，乃分为东西道；又分陇右为河西道。六月，壬午，又分天下置汴、齐、兖、魏、冀、并、蒲、鄜、泾、秦、益、绵、遂、荆、岐、通、梁、襄、扬、安、闽、越、洪、潭二十四都督，各纠察 所部刺史以下善恶，惟洛及近畿州不隶都督府。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卢俌等上言："都督专杀生之柄，权任太重，或用非其人，为害不细。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时巡察，奸宄自禁。"其后竟罢都督，但置十道按察使而已。

21 秋，七月，癸巳，追复上官昭容，谥曰惠文。

22 乙卯，以高祖故宅枯柿复生，赦天下。

23 己巳，以右御史大夫解琬为朔方大总管。琬考按三城戍兵，奏减十万人。

24 庚午，以中书令韦安石为左仆射兼太子宾客、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平公主以安石不附己，故崇以虚名，实去其权也。

25 九月，庚辰，以窦怀贞为侍中。怀贞每退朝，必诣太平公主第。时修金仙、玉真二观，群臣多谏，怀贞独劝成之，身自督役。时人谓怀贞前为皇后阿爹，今为公主邑司。

26 冬，十月，甲辰，上御承天门，引韦安石、郭元振、窦怀贞、李日知、张说宣制，责以“政教多阙，水旱为灾，府库益竭，僚吏日滋；虽朕之薄德，亦辅佐非才。安石可左仆射、东都留守，元振可吏部尚书，怀贞可左御史大夫，日知可户部尚书，说可左丞，并罢政事。”以吏部尚书刘幽求为侍中，右散骑常侍魏知古为左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崔湜为中书侍郎，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陆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

象先清净寡欲，言论高远，为时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以为相，湜请与象先同升，公主不可，湜曰：“然则湜亦不敢当。”公主乃为之并言于上，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请，乃从之。

27 右补阙辛替否上疏，以为：“自古失道破国亡家者，口说不如身逢，耳闻不如目睹；臣请以陛下所目睹者言之。太宗皇帝，陛下之祖也，拨乱返正，开基立极；官不虚授，财无枉费；不多造寺观而有福，不多度僧尼而无灾，天地垂祐，风雨时若，粟帛充溢，蛮夷率服，享国久长，名高万古。陛下何不取而法之！中宗皇帝，陛下之兄，弃祖宗之业，徇女子之意；无能而禄者数千人，无功而封者百余家；造寺不止，费财货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十万，所出日滋，所入日寡；夺百姓口中之食以养贪残，剥万人体上之衣以涂土木，于是人怨神怒，众叛亲离，水旱并臻，公私俱罄，享国不永，祸及其身。陛下何不惩而改之！自顷以来，水旱相继，兼以霜蝗，人无所食，未闻赈恤，而为二女造观，用钱百余万缗。陛下岂可不计当今府库之蓄积有几，中外之经费有几，而轻用百余万缗，以供无用之役乎！陛下族韦氏之家而不去韦氏之恶，忍弃太宗之法，不忍弃中宗之政乎！且陛下与太子当韦氏用事之时，日夕忧危，切齿于群凶；今幸而除之，乃不改其所为，臣恐复有切齿于陛下者也。然则陛下又何恶于群凶而诛之！昔先帝之怜悖逆也，宗晋卿为之造第，赵履温为之葺园，殚国财，竭人力，第成不暇居，园成不暇游，而身为戮没。今之造观崇侈者，必非陛下、公主之本意，殆有宗、赵之徒从而劝之，不可不察也。陛下不停斯役，臣恐人之愁怨，不减前朝之时。人人知其祸败而口不敢言，言则刑戮随之矣。韦月将、燕钦融之徒，先朝诛之，陛下赏之，岂非陛下知直言之有益于国乎！臣今所言，亦先朝之直也，惟陛下察之。”上虽不能从，而嘉其切直。

28 御史中丞和逢尧摄鸿胪卿，使于突厥，说默啜曰：“处密、坚昆闻可汗结婚于唐，皆当归附。可汗何不袭唐冠带，使诸胡知之，岂不美哉！”默啜许诺，明日，襆头、衣紫衫，南向再拜，称臣，遣其子杨我支及国相随逢尧入朝，十一月，戊寅，至京师。逢尧以奉使功，迁户部侍郎。

29 壬辰，令天下百姓二十五入军，五十五免。

30 十二月，癸卯，以兴昔亡可汗阿史那献为招尉十姓使。

31 上召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问以阴阳数术，对曰：“道者，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安肯劳心以学术数乎！”上曰：“理身无为则高矣，如理国何？”对曰：“国犹身也，顺物自然而心无所私，则天下理矣。”上叹曰：“广成之言，无以过也。”承祯固请还山，上许之。

尚书左丞卢藏用指终南山谓承祯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天台！”承祯曰：“以愚观之，此乃仕宦之捷径耳！”藏用尝隐终南，则天时征为左拾遗，故承祯言之。

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上之上

先天元年（壬子、712）

1 春，正月，辛巳，睿宗祀南郊，初因谏议大夫贾曾议舍祭天地。曾，言忠之子也。

2 戊子，幸浐东，耕藉田。

3 己丑，赦天下；改元太极。

4 乙未，上御安福门，宴突厥杨我支，以金山公主示之；既而会上传位，婚竟不成。

5 以左御史大夫窦怀贞、户部尚书岑羲并同中书门下三品。

6 二月，辛酉，废右御史台。

7 蒲州刺史萧至忠自托于太平公主，公主引为刑部尚书。华州刺史蒋钦绪，其妹夫也，谓之曰：“如子之才，

何忧不达！勿为非分妄求。”至忠不应。钦绪退，叹曰：“九代卿族，一举灭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尝自公主第门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于萧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马而去。

8 幽州大都督薛讷镇幽州二十余年，吏民安之，未尝举兵出塞，虏亦不敢犯。与燕州刺史李琎有隙，琎毁之于刘幽求，幽求荐左羽林将军孙佺代之。三月，丁丑，以佺为幽州大都督，徙讷为并州长史。

9 夏，五月，益州獠反。

10 戊寅，上祭北郊。

11 辛巳，赦天下，改元延和。

12 六月，丁未，右散骑常侍武攸暨卒，追封定王。

13 上以节愍太子之乱，岑羲有保护之功，癸丑，以羲为侍中。

14 庚申，幽州大都督孙佺与奚酋李大酺战于冷陉，全军覆没。

是时，佺帅左骁卫将军李楷洛，左威卫将军周以悌发兵二万、骑八千，分为三军，以袭奚、契丹。将军乌可利谏曰：“道险而天热，悬军远袭，往必败。”佺曰：“薛讷在边积年，竟不能为国家复营州。今乘其无备，往必有功。”使楷洛将骑四千前驱，遇奚骑八千，楷洛战不利。佺怯懦，不敢救，引兵欲还，虏乘之，唐兵大败。佺阻山为方陈以自固，大酺使谓佺曰：“朝廷既与我和亲，今大军何为而来？”佺曰：“吾奉敕来招尉耳。楷洛不禀节度，辄与汝战，请斩以谢。”大酺曰：“若然，国信安在？”佺悉敛军中帛，得万余段，并紫袍、金带、鱼袋以赠之。大酺曰：“请将军南还，勿相惊扰。”将士惧，无复部伍，虏追击之，士卒皆溃。佺、以悌为虏所擒，献于突厥，默啜皆杀之；楷洛、可利脱归。

15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经轩辕入大微，至于大角。

16 有相者谓同中书门下三品窦怀贞曰：“公有刑厄。”怀贞惧，请解官为安国寺奴；敕听解官。乙亥，复以怀贞为左仆射兼御史大夫、平章军国重事。

17 太平公主使术者言于上曰：“彗所以除旧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变，皇太子当为天子。”上曰：“传德避灾，吾志决矣。”太平公主及其党皆力谏，以为不可，上曰：“中宗之时，群奸用事，天变屡臻。朕时请中宗择贤子立之以应灾异，中宗不悦，朕忧恐数日不食。岂可在彼则能劝之，在己则不能邪！”太子闻之，驰入见，自投于地，叩头请曰：“臣以微功，不次为嗣，惧不克堪，未审陛下遽以大位传之，何也？”上曰：“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帝座有灾，故以授汝，转祸为福，汝何疑邪！”太子固辞。上曰：“汝为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后即位邪！”太子流涕而出。

壬辰，制传位于太子，太子上表固辞。太平公主劝上虽传位，犹宜自总大政。上乃谓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禅禹，犹亲巡狩，朕虽传位，岂忘家国！其军国大事，当兼省之。”

八月，庚子，玄宗即位，尊睿宗为太上皇。上皇自称曰朕，命曰诰，五日一受朝于太极殿。皇帝自称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于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决于上皇，余皆决于皇帝。

18 壬寅，上大圣天后尊号曰圣帝天后。

19 甲辰，赦天下，改元。

20 乙巳，于鄚州北置渤海军，恒、定州境置恒阳军，妫、蔚州境置怀柔军，屯兵五万。

21 丙午，立妃王氏为皇后；以后父仁皎为太仆卿。仁皎，下邽人也。戊申，立皇子许昌王嗣直为郯王，真定王嗣谦为郢王。

22 以刘幽求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魏知古为侍中，崔湜为检校中书令。

23 初，河内人王琚预于王同皎之谋，亡命，佣书于江都。上之为太子也，琚还长安，选补诸暨主簿，过谢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视，宦者曰：“殿下在帘内。”琚曰：“何谓殿下？当今独有太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见，与语，琚曰：“韦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诛之易耳。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无比，大臣多为之用，琚窃忧之。”太子引与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气，唯有太平，言之恐伤主上之意，不言为患日深，为之奈何？”琚曰：“天子之孝，异于匹夫，当以安宗庙社稷为事。盖主，汉昭帝之姊，自幼供养，有罪犹诛之。为天下者，岂顾小节！”太子悦曰：“君有何艺，可以与寡人游？”琚曰：“能飞炼、诙嘲。”太子乃奏为詹事府司直，日与游处，累迁太子中舍人；及即位，以为中书侍郎。

是时，宰相多太平公主之党，刘幽求与右羽林将军张暐谋以羽林兵诛之，使暐密言于上曰：“窦怀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进，日夜为谋不轻。若不早图，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请速诛之。臣已与幽求定计，惟俟陛下之命。”上深以为然。暐泄其谋于侍御史邓光宾，上大惧，遽列上其状。丙辰，幽求下狱。有司奏：“幽求等离

间骨肉，罪当死。”上为言幽求有大功，不可杀。癸亥，流幽求于封州，张昰于峰州，光宾于绣州。

初，崔湜为襄州刺史，密与谯王重福通书，重福遗之金带。重福败，湜当死，张说、刘幽求营护得免。既而湜附太平公主，与公主谋罢说政事，以左丞分司东都。及幽求流封州，湜讽广州都督周利贞，使杀之。桂州都督王晙知其谋，留幽求不遣。利贞屡移牒索之，晙不应，利贞以闻。湜屡逼晙，使遣幽求，幽求谓晙曰：“公拒执政而保流人，势不能全，徒仰累耳。”固请诣广州，晙曰：“公所坐非可绝于朋友者也。晙因公获罪，无所恨。”竟逗遛不遣。幽求由是得免。

24 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25 辛卯，立皇子嗣升为陕王。嗣升母杨氏，士达之曾孙也。王后无子，母养之。

26 冬，十月，庚子，上谒太庙，赦天下。

27 癸卯，上幸新丰，猎于骊山之下。

28 辛酉，沙陀金山遣使入贡。沙陀者，处月之别种也，姓朱邪氏。

29 十一月，乙酉，奚、契丹二万骑寇渔阳，幽州都督宋璟闭城不出，虏大掠而去。

30 上皇诰遣皇帝巡边，西自河、陇，东及燕、蓟，选将练卒。甲午，以幽州都督宋璟为左军大总管，并州长史薛讷为中军大总管，朔方大总管、兵部尚书郭元振为右军大总管。

31 十二月，刑部尚书李日知请致仕。

日知在官，不行捶挞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赇三日，忘不行。日知怒，索杖，集群吏欲捶之，既而谓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谓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李日知仗，不得比于人，妻子亦将弃汝矣。”遂释之。吏皆感悦，无敢犯者，脱有稽失，众共谪之。

开元元年（癸丑、713）

1 春，正月，乙亥，诰：“卫士自今二十五入军，五十免；羽林飞骑并以卫士简补。”

2 以吏部尚书萧至忠为中书令。

3 皇帝巡边改期，所募兵各散遣，约八月复集，竟不成行。

4 二月，庚子夜，开门然灯，又追作去年大酺，大合伎乐。上皇与上御门楼临观，或以夜继昼，凡月余。左拾遗华阴严挺之上疏谏，以为：“酺者因人所利，合醵为欢。今乃损万人之力，营百戏之资，非所以光圣德美风化也。”乃止。

5 初，高丽既亡，其别种大祚荣徙居营州。及李尽忠反，祚荣与靺鞨乞四北羽聚众东走，阻险自固，尽忠死，武后使将军李楷固讨其余党。楷固击乞四北羽，斩之，引兵逾天门岭，逼祚荣。祚荣逆战，楷固大败，仅以身免。祚荣遂帅其众东据东牟山，筑城居之。祚荣骁勇善战，高丽、靺鞨之人稍稍归之，地方二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自称振国王，附于突厥。时奚、契丹皆叛，道路阻绝，武后不能讨。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张行岌招慰之，祚荣遣子入侍。至是，以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勃海郡王；以其所部为忽汗州，令祚荣兼都督。

6 庚申，敕以严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赏之。

7 三月，辛巳，皇后亲蚕。

8 晋陵尉杨相如上疏言时政，其略曰：“炀帝自恃其强，不忧时政，虽制敕交行，而声实舛谬，言同尧、舜，迹如桀、纣，举天下之大，一掷而弃之。”又曰：“隋氏纵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愿陛下详择之！”又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恶佞邪，然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亲，以至于覆国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诚由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顺指，积忤生憎，积顺生爱，此亲疏之所以分也。明主则不然。受其忤以收忠贤，恶其顺以去佞邪，则太宗太平之业，将何远哉！”又曰：“夫法贵简而能禁，罚贵 轻而必行；陛下方兴崇至德，大布新政，请一切除去碎密，不察小过。小过不察则无烦苛，大罪不漏则止奸慝，使简而难犯，宽而能制，则善矣。”上览而善之。

9 先是，修大明宫未毕，夏，五月，庚寅，敕以农务方勤，罢之以待闲月。

10 六月，丙辰，以兵部尚书郭元振同中书门下三品。

11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势，擅权用事，与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与窦怀贞、岑羲、萧至忠、崔湜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新兴王晋、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左金吾将军李钦、中书舍人李猷、右散骑常侍贾膺福、鸿胪卿唐晙、及僧慧范等谋废立，又与宫人元氏谋于赤箭粉中置毒进于上。晋，德良之孙也。元楷、慈数往来主第，相与结谋。

王琚言于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发。”左丞张说自东都遣人遗上佩刀，意欲上断割。荆州长史崔日用入奏事，言于上曰：“太平谋逆有日，陛下往在东宫，犹为臣子，若欲讨之，须用谋力。今既光临大宝，但下一制书，谁敢

不从？万一奸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诚如卿言；直恐惊动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于安四海。若奸人得志，则社稷为墟，安在其为孝乎！请先定北军，后收逆党，则不惊动上皇矣。”上以为然。以日用为吏部侍郎。

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乱，令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怀贞、至忠、岑羲等于南牙举兵应之。上乃与岐王范、薛王业、郭元振及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定计诛之。皎，谟之曾孙；令问，靖弟客师之孙；守一，仁皎之子；力士，潘州人也。

甲子，上因王毛仲取闲厩马及兵三百余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门，召元楷、慈，先斩之，擒膺福、猷于内客省以出，执至忠、羲于朝堂，皆斩之。怀贞逃入沟中，自缢死，戮其尸，改姓曰毒。上皇闻变，登承天门楼。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诰诛窦怀贞等，无他也。上寻至楼上，上皇乃下诰罪状怀贞等，因赦天下，惟逆人亲党不赦。薛稷赐死于万年狱。

乙丑，上皇诰：“自今军国政刑，一皆取皇帝处分。朕方无为养志，以遂素心。”是日，徙居百福殿。

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赐死于家，公主诸子及党与死者数十人。薛崇简以数谏其母被挞，特免死，赐姓李，官爵如故。籍公主家，财货山积，珍物侔于御府，厩牧羊马、田园息钱，收之数年不尽。慧范家亦数十万缗。改新兴王晋之姓曰厉。

初，上谋诛窦怀贞等，召崔湜，将托以心腹，湜弟涤谓湜曰：“主上有问，勿有所隐。”湜不从。怀贞等既诛，湜与右丞卢藏用俱坐私侍太平公主，湜流窦州，藏用流泷州。新兴王晋临刑叹曰：“本为此谋者崔湜，今吾死湜生，不亦冤乎！”会有司鞫宫人元氏，元氏引湜同谋进毒，乃追赐死于荆州。薛稷之子伯阳以尚主免死，流岭南，于道自杀。

初，太平公主与其党谋废立，窦怀贞、萧至忠、岑羲、崔湜皆以为然，陆象先独以为不可。公主曰：“废长立少，已为不顺；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功立，当以罪废。今实无罪，象先终不敢从。”公主怒而去。上既诛怀贞等，召象先谓曰：“岁寒知松柏，信哉！”时穷治公主枝党，当坐者众，象先密为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尝自言，当时无知者。百官素为公主所善及恶之者，或黜或陟，终岁不尽。

丁卯，上御承天门楼，赦天下。

己巳，赏功臣郭元振等官爵、第舍、金帛有差。以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知内侍省事。

初，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黄衣廪食，守门传命而已。天后虽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时，嬖幸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余人，然衣绯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倾心奉之，及为太子，奏为内给事，至是以诛萧、岑功赏之。是后宦官稍增至三千余人，除三品将军者浸多，衣绯、紫至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12 壬申，遣益州长史毕构等六人宣抚十道。

13 乙亥，以左丞张说为中书令。

14 庚辰，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象先罢为益州长史、剑南按察使。八月，癸巳，以封州流人刘幽求为左仆射、平章军国大事。

15 丙辰，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杨我支来求婚；丁巳，许以蜀王女南和县主妻之。

16 中宗之崩也，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峤密表韦后，请出相王诸子于外。上即位，于禁中得其表，以示侍臣。峤时以特进致仕，或请诛之，张说曰：“峤虽不识逆顺，然为当时之谋则忠矣。”上然之。九月，壬戌，以峤子率更令畅为虔州刺史，令峤随畅之官。

17 庚午，以刘幽求同中书门下三品。

18 丙戌，复置右御史台，督察诸州；罢诸道按察使。

19 冬，十月，辛卯，引见京畿县令，戒以岁饥惠养黎元之意。

20 己亥，上幸新丰；癸卯，讲武于骊山之下，徵兵二十万，旌旗连亘五十余里。以军容不整，坐兵部尚书郭元振于纛下，将斩之。刘幽求、张说跪于马前谏曰：“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杀。”乃流新州。斩给事中、知礼仪事唐绍，以其制军礼不肃故也。上始欲立威，亦无杀绍之意，金吾卫将军李邈遽宣敕斩之。上寻罢邈官，废弃终身。时二大臣得罪，诸军多震慑失次。惟左军节度薛讷、朔方道大总管解琬二军不动，上遣轻骑召之，皆不得入其陈。上深叹美，慰勉之。

甲辰，猎于渭川。上欲以同州刺史姚元之为相，张说疾之，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之，上不纳。又使殿中监姜皎言于上曰：“陛下常欲择河东总管而难其人，臣今得之矣。”上问为谁，皎曰：“姚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张说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当死！”皎叩头首服，上即遣中使召元之诣行在。既至，上方猎，引见，即拜兵

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元之吏事明敏，三为宰相，皆兼兵部尚书，缘边屯戍斥候，士马储械，无不默记。上初即位，励精为治，每事访于元之，元之应答如响，同僚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元之请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不与群臣褻狎；上皆纳之。

乙巳，车驾还京师。

21 姚元之尝奏请序进郎吏，上仰视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终不应；元之惧，趋出。罢朝，高力士谏曰："陛下新总万机，宰臣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当奏闻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邪！"会力士宣事至省中，为元之道上语，元之乃喜。闻者皆服上识君人之体。

左拾遗曲江张九龄，以元之有重望，为上所信任，奏记劝其远谄躁，进纯厚，其略曰："任人当才，为政大体，与之共理，无出此途。而冕之用才，非无知人之鉴，其所以失溺，在缘情之举。"又曰："自君侯职相国之重，持用人之权，而浅中弱植之徒，已延颈企踵而至，谄亲戚以求誉，媚宾客以取容，其间岂不有才，所失在于无耻。"元之嘉纳其言。

新兴王晋之诛也，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拯步从，不失在官之礼，仍哭其尸。姚元之闻之，曰："栾布之俦也。"及为相，擢为尚书郎。

22 己酉，以刑部尚书赵彦昭为朔方道大总管。

23 十一月，乙丑，刘幽求兼侍中。

24 辛巳，群臣上表请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从之。戊子，受册。

25 中书侍郎王琚为上所亲厚，群臣莫及。每进见，侍笑语，逮夜方出；或时休沐，往往遣中使召之。或言于上曰："王琚权谲纵横之才，可与之定祸乱，难与之守承平。"上由是浸疏之。是月，命琚兼御史大夫，按行北边诸军。

26 十二月，庚寅，赦天下，改元。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中书省为紫微省；门下省为黄门省，侍中为监；雍州为京兆府，洛州为河南府，长史为尹，司马为少尹。

27 甲午，吐蕃遣其大臣来求和。

28 壬寅，以姚元之兼紫微令。元之避开元尊号，复名崇。

29 敕："都督、刺史、都护将之官，皆引面辞毕，侧门取进止。"

30 姚崇既为相，紫微令张说惧，乃潜诣岐王申款。他日，崇对于便殿，行微蹇。上问："有足疾乎？"对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问其故。对曰："岐王陛下爱弟，张说为辅臣，而密乘车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癸丑，说左迁相州刺史。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刘幽求亦罢为太子少保。甲寅，以黄门侍郎卢怀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一

唐纪二十七

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上之中

开元二年（甲寅、714）

1 春，正月，壬申，制："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为恒式。"

2 己卯，以卢怀慎检校黄门监。

3 旧制，雅俗之乐，皆隶太常。上精晓音律，以太常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命右骁卫将军范及为之使。又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之"皇帝梨园弟子"。又教宫中使习之。又选伎女，置宜春院，给赐其家。礼部侍郎张廷珪、酸枣尉袁楚客皆上疏，以为"上春秋鼎盛，宜崇经术，迩端士，尚朴素；深以悦郑声、好游猎为戒。"上虽不能用，咸嘉赏之。

4 中宗以来，贵戚争营佛寺，奏度人为僧，兼以伪妄；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所在充满。姚崇上言："佛图澄不能存赵，鸠摩罗什不能存秦，齐襄、梁武，未免祸殃。但使苍生安乐，即是福身；何用妄度奸人，使坏正法！"上从之。丙寅，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伪妄还俗者万二千余人。

5 初，营州都督治柳城以镇抚奚、契丹，则天之世，都督赵文翙失政，奚、契丹攻陷之，是后寄治幽州东渔阳城。或言："靺鞨、奚、雪大欲降唐，正以唐不建营州，无所依投，为默啜所侵扰，故且附之；若唐复建营州，则相帅归化矣。"并州长史、和戎·大武等军州节度大使薛讷信之，奏请击契丹，复置营州；上亦以冷陉之役，欲讨契丹。群臣姚崇等多谏。甲申，以讷同紫微黄门三品，将兵击契丹，群臣乃不敢言。

6 薛王业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弹奏；业为之请，敕紫微、黄门覆按。姚崇、卢怀慎等奏："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所枉，不可纵舍。"上从之。由是贵戚束手。

7 二月，庚寅朔，太史奏太阳应亏不亏。姚崇表贺，请书之史册；从之。

8 乙未，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将兵围北庭都护府，都护郭虔瓘击破之。同俄单骑逼城下，虔瓘伏壮士于道侧，突起斩之。突厥请悉军中资粮以赎同俄，闻其已死，恸哭而去。

9 丁未，敕："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旧寺颓坏应葺者，诣有司陈牒检视，然后听之。"

10 闰月，以鸿胪少卿、朔方军副大总管王晙兼安北大都护、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令丰安、定远、三受降城及旁侧诸军皆受晙节度。徙大都护府于中受降城，置兵屯田。

11 丁卯，复置十道按察使，以益州长史陆象先等为之。

12 上思徐有功用法平直，乙亥，以其子大理司直惀为恭陵令。窦孝谌之子光禄卿幽公希瑊等请以己官爵让惀以报其德，由是惀累迁申王府司马。

13 丙子，申王成义请以其府录事阎楚珪为其府参军，上许之。姚崇、卢怀慎上言，"先尝得旨，云王公、驸马有所奏请，非墨敕皆勿行。臣窃以量材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实紊纪纲。"事遂寝。由是请谒不行。

14 突厥石阿失毕既失同俄，不敢归；癸未，与其妻来奔，以为右卫大将军，封燕北郡王。命其妻曰金山公主。

15 或告太子少保刘幽求、太子詹事钟绍京有怨望语，下紫微省按问，幽求等不服。姚崇、卢怀慎、薛讷言于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闲职，微有沮丧，人情或然。功业既大，荣宠亦深，一朝下狱，恐惊远听。"戊子，贬幽求为睦州刺史，绍京为果州刺史。紫微侍郎王琚行边军未还，亦坐幽求党贬泽州刺史。

16 敕："涪州刺史周利贞等十三人，皆天后时酷吏，比周兴等情状差轻，宜放归草泽，终身勿齿。"

17 西突厥十姓酋长都担叛。三月，己亥，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克碎叶等镇，擒斩都担，降其部落二万余帐。

18 御史中丞姜晦以宗楚客等改中宗遗诏，青州刺史韦安石、太子宾客韦嗣立、刑部尚书赵彦昭、特进致仕李峤，于时同为宰相，不能匡正，令监察御史郭震弹之；且言彦昭拜巫赵氏为姑，蒙妇人服，与妻乘车诣其家。甲辰，贬安石为沔州别驾，嗣立为岳州别驾，彦昭为袁州别驾，峤为滁州别驾。安石至沔州，晦又奏安石尝检校定陵，盗隐官物，下州征赃。安石叹曰："此祇应须我死耳。"愤恚而卒。晦，皎之弟也。

19 毁天枢，发匠熔其铁钱，历月不尽。先是，韦后亦于天街作石台，高数丈，以颂功德，至是并毁之。

20 夏，四月，辛巳，突厥可汗默啜复遣使求婚，自称"乾和永清太驸马、天上得果报天男、突厥圣天骨咄禄可汗。"

21 五月，己丑，以岁饥，悉罢员外、试、检校官，自今非有战功及别敕，毋得注拟。

22 己酉，吐蕃相坌达延，遗宰相书，请先遣解琬至河源正二国封疆，然后结盟。琬尝为朔方大总管，故吐蕃请之。前此琬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复召拜左散骑常侍而遣之。又命宰相复坌达延书，招怀之。琬上言，吐蕃必阴怀叛计，请预屯兵十万于秦、渭等州以备之。

23 黄门监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荐，以至同为相。崇意轻之，请知古摄吏部尚书、知东都选事，遣吏部尚书宋璟于门下过官；知古衔之。

崇二子分司东都，恃其父有德于知古，颇招权请托；知古归，悉以闻。他日，上从容问崇："卿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对曰："臣有三子，两在东都，为人多欲而不谨；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问之耳。"上始以崇必为其子隐，及闻崇奏，喜问："卿安从知之？"对曰："知古微时，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为知古必德臣，容其为非，故敢干之耳。"上于是以崇为无私，而薄知古负崇，欲斥之。崇固请曰："臣子无状，挠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为私于臣，累圣政矣。"上久乃许之。辛亥，知古罢为工部尚书。

24 宋王成器，申王成义，于上兄也；岐王范，薛王业，上之弟也；豳王守礼，上之从兄也。上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诸王每旦朝于侧门，退则相从宴饮，斗鸡，击球，或猎于近郊，游赏别墅，中使存问相望于道。上听朝罢，多从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礼，饮食起居，相与同之。于殿中设五幄，与诸王更处其中。或讲论赋诗，间以饮酒、博弈、游猎，或自执丝竹；成器善笛，范善琵琶，与上更奏之。诸王或有疾，

上为之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业尝疾，上方临朝，须臾之间，使者十返。上亲为业煮药，回飙吹火，误爇上须，左右惊救之。上曰："但使王饮此药而愈，须何足惜？"成器尤恭慎，未尝议及时政，与人交结；上愈信重之，故谗间之言无自而入。然专以声色畜养娱乐之，不任以职事。群臣以成器等地逼，请循故事出刺外州。六月，丁巳，以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申王成义兼豳州刺史，豳王守礼兼虢州刺史，令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是后诸王为都护、都督、刺史者并准此。

25 丙寅，吐蕃使其宰相尚钦藏来献盟书。

26 上以风俗奢靡，秋，七月，乙未，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戊戌，敕："百官所服带及酒器、马衔、镫，三品以上，听饰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银，自余皆禁之；妇人服饰从其夫、子。其旧成锦绣，听染为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一百，工人减一等。"罢两京织锦坊。

臣光曰：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晚节获以奢败；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可不慎哉！

27 薛讷与左监门卫将军杜宾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将兵六万出檀州击契丹。宾客以为"士卒盛夏负戈甲，赍资粮，深入寇境，难以成功。"讷曰："盛夏草肥，羔犊孳息，因粮于敌，正得天时，一举灭虏，不可失也。"行至滦水山峡中，契丹伏兵遮其前后，从山上击之，唐兵大败，死者什八九。讷与数十骑突围，得免，虏中嗤之，谓之"薛婆"。薛宣道将后军，闻讷败，亦走。讷归罪于宣道及胡将李思敬等八人，制悉斩之于幽州。庚子，敕免讷死，削除其官爵；独赦杜宾客之罪。

28 壬寅，以北庭都护郭虔瓘为凉州刺史、河西诸军州节度使。

29 果州刺史钟绍京心怨望，数上疏妄陈休咎；乙巳，贬溱州刺史。

30 丁未，房州刺史襄王重茂薨，辍朝三日，追谥曰殇皇帝。

31 戊申，禁百官家毋得与僧、尼、道士往还。壬子，禁人间铸佛、写经。

32 宋王成器等请献兴庆坊宅为离宫；甲寅，制许之，始作兴庆宫，仍各赐成器等宅，环于宫侧。又于宫西南置楼，题其西曰"花萼相辉之楼"，南曰"勤政务本之楼"。上或登楼，闻王奏乐，则召升楼同宴，或幸其所居尽欢，赏赉优渥。

33 乙卯，以岐王范兼绛州刺史，薛王业兼同州刺史。仍敕宋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复始。

34 民间讹言，上采择女子以充掖庭，上闻之，八月，乙丑，令有司具车牛于崇明门，自选后宫无用者载还其家；敕曰："燕寝之内，尚令罢遣；闾阎之间，足可知悉。"

35 乙亥，吐蕃将坌达延、乞力徐帅众十万寇临洮，军兰州，至于渭源，掠取牧马；命薛讷白衣摄左羽林将军，为陇右防御使，以右骁卫将军常乐郭知运为副使，与太仆少卿王晙帅兵击之。辛巳，大募勇士，诣河、陇就讷教习。

初，鄯州都督杨矩以九曲之地与吐蕃，其地肥饶，吐蕃就之畜牧，因以入寇。矩悔惧自杀。

36 乙酉，太子宾客薛谦光献武后所制豫州鼎铭，其末云："上玄降鉴，方建隆基。"以为上受命之符。姚崇表贺，且请宣示史官，颁告中外。

臣光曰：日食不验，太史之过也；而君臣相贺，是诬天也。采偶然之文以为符命，小臣之谄也；而宰相因而实之，是侮其君也。上诬于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贤，犹不免于是，岂不惜哉！

37 九月，戊申，上幸骊山温汤。

38 敕以岁稔伤农，令诸州修常平仓法；江、岭、淮、浙、剑南地下湿，不堪贮积，不在此例。

39 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愈甚；壬子，葛逻禄等部落诣凉州降。

40 冬，十月，吐蕃复寇渭源。丙辰，上下诏欲亲征，发兵十余万人，马四万匹。

41 戊午，上还宫。

42 甲子，薛讷与吐蕃战于武街，大破之。时太仆少卿陇右群牧使王晙帅所部二千人与讷会击吐蕃。坌达延将吐蕃兵十万屯大来谷，晙选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袭之，多置鼓角于其后五里，前军遇敌大呼，后人鸣鼓角以应之。虏以为大军至，惊惧，自相杀伤，死者万计。讷时在武街，去大来谷二十里，虏军塞其中间；晙复夜出袭之，虏大溃，始得与讷军合。追奔至洮水，复战于长城堡，又败之，前后杀获数万人。丰安军使王海宾战死。

戊辰，姚崇、卢怀慎等奏："顷者吐蕃以河为境，神龙中尚公主，遂逾河筑城，置独山、九曲两军，去积石三百里，又于河上造桥。今吐蕃既叛，宜毁桥拔城。"从之。

以王海宾之子忠嗣为朝散大夫、尚辇奉御，养之宫中。

43 己巳，突厥可汗默啜又遣使求婚，上许以来岁迎公主。

44 突厥十姓胡禄屋等诸部诣北庭请降，命都护郭虔瓘抚存之。

45 乙酉，命左骁卫郎将尉迟璆使于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遣其大臣宗俄因矛至洮水请和，用敌国礼；上不许。自是连岁犯边。

46 十一月，辛卯，葬殇皇帝。

47 丙申，遣左散骑常侍解琬诣北庭宣尉突厥降者，随便宜区处。

48 十二月，壬戌，沙陀金山入朝。

49 甲子，置陇右节度大使，须嗣都、奉、河、渭、兰、临、武、洮、岷、郭、叠、宕十二州，以陇右防御副使郭知运为之。

50 乙丑，立皇子嗣真为鄫王，嗣初为鄂王，嗣主为郯王。辛巳，立郯王嗣谦为皇太子。嗣真，上之长子，母曰刘华妃。嗣谦，次子也，母曰赵丽妃；丽妃以倡进，有宠于上，故立之。

51 是岁，置幽州节度、经略、镇守大使，领幽、易、平、檀、妫、燕六州。

52 突骑施可汗守忠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于其兄，遂叛入突厥，请为乡导，以伐守忠。默啜遣兵二万击守忠，虏之而还。谓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于我！"遂并杀之。

三年(乙卯、715)

1 春，正月，癸卯，以卢怀慎检校吏部尚书兼黄门监。怀慎清谨俭素，不营资产，虽贵为卿相，所得俸赐，随散亲旧，妻子不免饥寒，所居不蔽风雨。

姚崇尝有子丧，谒告十余日，政事委积，怀慎不能决，惶恐，入谢于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镇雅俗耳。"崇既出，须臾，裁决俱尽，颇有得色，顾谓紫微舍人齐浣曰："余为相，可比何人？"浣未对。崇曰："何如管、晏？"浣曰："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犹能没身。公所为法，随复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则竟如何？"浣曰："公可谓救时之相耳。"崇喜，投笔曰："救时之相，岂易得乎！"

怀慎与崇同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

臣光曰：昔鲍叔之于管仲，子皮之于子产，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贤而下之，授以国政；孔子美之。曹参自谓不及萧何，一遵其法，无所变更；汉业以成。夫不肖用事，为其僚者，爱身保禄而从之，不顾国家之安危，是诚罪人也。贤智用事，为其僚者，愚惑以乱其治，专固以分其权，媢嫉以毁其功，愎戾以窃其名，是亦罪人也。崇，唐之贤相，怀慎与之同心戮力，以济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怀慎之谓矣。

2 御史大夫宋璟坐监朝堂杖人杖轻，贬睦州刺史。

3 突厥十姓降者前后万余帐。高丽莫离支文简，十姓之婿也，二月，与跌跌都督思泰等亦自突厥帅众来降；制皆以河南地处之。

4 三月，胡禄屋酋长支匐忌等入朝。上以十姓降者浸多，夏，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将军薛讷为凉州镇〔军〕大总管，赤水等军并受节度，居凉州；右卫大将军郭虔瓘为朔州镇〔军〕大总管，和戎等军并受节度，居并州，勒兵以备默啜。

默啜发兵击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等，屡破之；敕北庭都护汤嘉惠、左散骑常侍解琬等发兵救之。五月，壬辰，敕嘉惠等与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及定边道大总管阿史那献互相应援。

5 山东大蝗，民或于田旁焚香膜拜设祭而下不敢杀，姚崇奏遣御史督州县捕而瘗之。议者以为蝗众多，除不可尽；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满山东，河南、北之人，流亡殆尽，岂可坐视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上乃从之。卢怀慎以为杀蝗太多，恐伤和气。崇曰："昔楚庄吞蛭而愈疾，孙叔杀蛇而致福，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饥死乎！若使杀蝗有祸，崇请当之。"

6 秋，七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7 上谓宰相曰："朕每读书有所疑滞，无从质问；可选儒学之士，日使入内侍读。"卢怀慎荐太常卿马怀素，九月，戊寅，以怀素为左散骑常侍，使与右散骑常侍褚无量更日侍读。每至阁门，令乘肩舆以进；或在别馆道远，听于宫中乘马。亲送迎之，待以师傅之礼。以无量羸老，特为之造腰舆，在内殿令内侍舁之。

8 九姓思结都督磨散等来降；己未，悉除官遣还。

9 西南蛮寇边，遣右骁卫将军李玄道发戎、泸、夔、巴、梁、凤等州兵三万人并旧屯兵讨之。

10 壬戌，以凉州大总管薛讷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太仆卿吕延祚、灵州刺史杜宾客副之，以讨突厥。

11 甲子，上幸凤泉汤；十一月，乙卯，还京师。

12 刘幽求自杭州刺史徙郴州刺史，愤恚，甲申，卒于道。

13 丁酉，以左羽林大将军郭虔瓘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虔瓘请自募关中兵万人诣安西讨击，皆给递驮及熟食；敕许之。将作大匠韦凑上疏，以为："今西域服从，虽或时有小盗窃，旧镇兵足以制之。关中常宜充实，以强干弱枝。自顷西北二虏寇边，凡在丁壮，征行略尽，岂宜更募骁勇，远资荒服！又，一万征人行六千余里，咸给递驮熟食，道次州县，将何以供！秦、陇之西，户口渐少，凉州已往，沙碛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取济？纵令必克，其获几何？倘稽天诛，无乃甚损！请计所用、所得，校其多少，则知利害。昔唐尧之代，兼爱夷、夏，中外乂安；汉武穷兵远征，虽多克获，而中国疲耗。今论帝王之盛德者，皆归唐尧，不归汉武；况邀功不成者，复何足比议乎！"时姚崇亦以虔瓘之策为不然。既而虔瓘卒无功。

14 初，监察御史张孝嵩奉使廓州，还，陈碛西利害，请往察其形势；上许之，听以便宜从事。

拔汗那者，古乌孙也，内附岁久。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王，发兵攻之，拔汗那王兵败，奔安西求救。孝嵩谓都护吕休璟曰："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遂帅旁侧戎落兵万余人，出龟兹西数千里，下数百城，长驱而进。是月，攻阿了达于连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巳至酉，屠其三城，俘斩千余级，阿了达与数骑逃入山谷。孝嵩传檄诸国，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会有言其赃污者，坐系凉州狱，贬灵州兵曹参军。

15 京兆尹崔日知贪暴不法，御史大夫李杰将纠之，日知反构杰罪。十二月，侍御史杨玚廷奏曰："若纠弹之司，使奸人得而恐愒，则御史台可废矣。"上遽命杰视事如故，贬日知为歙县丞。

16 或上言："按察使徒烦扰公私，请精简刺史、县令，停按察使。"上命召尚书省官议之。姚崇以为："今止择十使，犹患未尽得人，况天下三百余州，县多数倍，安得刺史县令皆称其职乎！"乃止。

17 尚书左丞韦玢奏："郎官多不举职，请沙汰，改授他官。"玢寻出为刺史，宰相奏拟冀州，敕改小州。姚崇奏言："台郎宽怠及不称职，玢请沙汰，乃是奉公。台郎甫尔改官，玢即贬黜于外，议者皆谓郎官谤伤；臣恐后来左右丞指以为戒，则省事何从而举矣！伏望圣慈详察，使当官者无所疑惧。"乃除冀州刺史。

18 突骑施守忠既死，默啜兵还，守忠部将苏禄鸠集余众，为之酋长。苏禄颇善绥抚，十姓部落稍稍归之，有众二十万，遂据有西方，寻遣使入见。是岁，以苏禄为左羽林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

19 皇后妹夫尚衣奉御长孙昕以细故与御史大夫李杰不协。

四年（丙辰、716）

1 春，正月，昕与其妹夫杨仙玉于里巷伺杰而殴之。杰上表自诉曰："发肤见毁，虽则痛身，冠冕被陵，诚为辱国。"上大怒，命于朝堂杖杀，以谢百僚。仍以敕书慰杰曰："昕等朕之密戚，不能训导，使陵犯衣冠，虽置以极刑，未足谢罪。卿宜以刚肠疾恶，勿以凶人介意。"

2 丁亥，宋王成器更名宪，申王成义更名捴。

3 乙酉，陇右节度使郭虔瓘奏，奴石良才等八人皆有战功，请除游击将军。敕下，卢怀慎等奏曰："郭虔瓘恃其微效，辄侮彝章，为奴请五品，实乱纲纪，不可许。"上从之。

4 丙午，以鄫王嗣真为安北大都护、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蕃大使，以安北大都护张知运为之副。陕王嗣升为安西大都护、安抚河西四镇诸蕃大使，以安西都护郭虔瓘为之副。二王皆不出阁。诸王遥领节度自此始。

5 二月，丙辰，上幸骊山温汤。

6 吐蕃围松州。

7 丁卯，上还宫。

8 辛未，以尚书右丞倪若水为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访使。

上虽欲重都督、刺史，选京官才望者为之，然当时士大夫犹轻外任。扬州采访使班景倩入为大理少卿，过大梁，若水饯之行，立望其行尘，久之乃返，谓官属曰："班生此行，何异登仙！"

9 癸酉，松州都督孙仁献袭击吐蕃于城下，大破之。

10 上尝遣宦官诣江南取鸲鹆、鹦鹉等，欲置苑中，使者所至烦扰。道过汴州，倪若水上言："今农桑方急，而罗捕禽鸟以供园池之玩，远自江、岭，水陆传送，食以粱肉。道路观者，岂不以陛下贱人而贵鸟乎！陛下方当以凤凰为凡鸟，麒麟为凡兽，况鸲鹆、鹦鹉，曷足贵也！"上手敕谢若水，赐帛四十段，纵散其鸟。

11 山东蝗复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谓："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刘聪时，常捕埋之，为害益甚。"拒御史，不从其命。崇牒若水曰："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若水乃不敢违。夏，五月，甲辰，敕委使者详察州县捕蝗勤惰者，各以名闻。由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

12 或言于上曰："今岁选叙大滥，县令非才。"及入谢，上悉召县令于宣政殿庭，试以理人策。惟鄄城令韦济词理第一，擢为醴泉令。余二百余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归学问。吏部侍郎卢从愿左迁豫州刺史，李朝隐左迁滑州刺史。从愿典选六年，与朝隐皆名称职。初，高宗之世，马载、裴行俭在吏部最有名，时人称吏部前有马、裴，后有卢、李。济，嗣立之子也。

13 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宝，可往营致，因言市舶之利；又欲往师子国求灵药及善医之妪，置之宫掖。上命监察御史杨范臣与胡人偕往求之，范臣从容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锦绣，示不复用。今所求者何以异于所焚者乎！彼市舶与商贾争利，殆非王者之体。胡药之性，中国多不能知；况于胡妪，岂宜置之宫掖！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军国大事，臣虽触冒炎瘴，死不敢辞。此特胡人眩惑求媚，无益圣德，窃恐非陛下之意，愿熟思之。"上遽自引咎，慰谕而罢之。

14 六月，癸亥，上皇崩于百福殿。己巳，以上女万安公主为女官，欲以追福。

15 癸酉，拔曳固斩突厥可汗默啜首来献。时默啜北击拔曳固，大破之于独乐水，恃胜轻归，不复设备，遇拔曳固进卒颉质略，自柳林突出，斩之。时大武军子将郝灵荃奉使在突厥，颉质略以其首归之，与偕诣阙，悬其首于广街。拔曳固、回纥、同罗、雪、仆固五部皆来降，置于大武军北。

默啜之子小可汗立，骨咄禄之子阙特勒击杀之，及默啜诸子、亲信略尽；立其兄左贤王默棘连，是为毗伽可汗，国人谓之"小杀"。毗伽以国固让阙特勒，阙特勒不受；乃以为左贤王，专典兵马。

16 秋，七月，壬辰，太常博士陈贞节、苏献以太庙七室已满，请迁中宗神主于别庙，奉睿宗神主祔太庙；从之。又奏迁昭成皇后祔睿宗室，肃明皇后留祀于仪坤庙。八月，乙巳，立中宗庙于太庙之西。

17 辛未，契丹李失活、奚李大酋帅所部来降。制以失 活为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大将军兼松漠都督，因其八部落酋长，拜为刺史；又以将军薛泰督军镇抚之。大酋为饶乐郡王、行右金吾大将军兼饶乐都督。失活，尽忠之从父弟也。

18 吐蕃复请和；上许之。

19 突厥默啜既死，奚、契丹、拔曳固等诸部皆内附，突骑施苏禄复自立为可汗。突厥部落多离散，毗伽可汗患之，乃召默啜时牙官暾欲谷，以为谋主。暾欲谷年七十余，多智略，国人信服之。突厥降户处河曲者，闻毗伽立，多复叛归之。

并州长史王晙上言："此属徙以其国丧乱，故相帅来降；若彼安宁，必复叛去。今置之河曲，此属桀黠，实难制御，往往不受军州约束，兴兵剽掠；闻其逃者已多与虏声问往来，通传委曲。乃是畜养此属使为间谍，日月滋久，奸诈逾深，窥伺边隙，将成大患。虏骑南牧，必为内应，来逼军州，表里受敌，虽有韩、彭，不能取胜矣。愿以秋、冬之交，大集兵众，谕以利害，给其资粮，徙之内地。二十年外，渐变旧俗，皆成劲兵；虽一时暂劳，然永久安靖。比者守边将吏及出境使人，多为谀辞，皆非事实，或云北虏破灭，或云降户妥帖，皆欲自炫其功，非能尽忠徇国。愿察斯利口，勿忘远虑。议者必曰：'国家冥时已尝置降户于河曲，皆获安宁，今何所疑！'此则事同时异，不可不察。向者，颉利既亡，降者无复异心，故得久安无变。今北虏尚存，此属或畏其威，或怀其惠，或其亲属，岂乐南来！较之彼时，固不侔矣。以臣愚虑，徙之内地，上也；多屯士马，大为之备，华、夷相参，人劳费广，次也；正如今日，下也。愿审兹三策，择利而行，纵使因徙逃亡，得者皆为唐有；若留至河冰，恐必有变。"

疏奏，未报；降户跌跌思泰、阿悉烂等果叛。冬，十月，甲辰，命朔方大总管薛讷发兵追讨之。王晙引并州兵西济河，昼夜兼行，追击叛者，破之，斩获三千级。

先是，单于副都护张知运悉收降户兵仗，令渡河而南，降户怨怒。御史中丞姜晦为巡边使，降户诉无弓矢，不得射猎，晦悉还之；降户得之，遂叛。张知运不设备，与之战于青刚岭，为虏所擒，欲送突厥；至绥州境，将军郭知运以朔方兵邀击之，大破其众于黑山呼延谷，虏释张知运而去。上以张知运丧师，斩之以徇。

毗伽可汗既得思泰等，欲南入为冠。暾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丰，未有间隙，不可动也。我众新集，力尚疲羸，且当息养数年，始可观变而举。"毗伽又欲筑城，并立寺观，暾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与为敌者，正以逐水草，居处无常，射猎为业，人皆习武，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山林，唐兵虽多，

无所施用。若筑城而居，变更旧俗，一朝失利，必为所灭。释、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争胜之术，不可崇也。”毗伽乃止。

20 庚午，葬大圣皇帝于桥陵，庙号睿宗。御史大夫李杰护桥陵作，判官王旭犯赃，杰按之，反为所构，左迁衢州刺史。

21 十一月，己卯，黄门监卢怀慎疾亟，上表荐宋璟、李杰、李朝隐、卢从愿并明时重器，所坐者小，所弃者大，望垂矜录；上深纳之。乙未，薨。家无余蓄，惟一老苍头，请自鬻以办丧事。

22 丙申，以尚书左丞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

姚崇无居第，寓居罔极寺，以病疠谒告，上遣使问饮食起居状，日数十辈。源乾曜奏事或称旨，上辄曰：“此必姚崇之谋也。”或不称旨，辄曰：“何不与姚崇议之！”乾曜常谢实然。每有大事，上常令乾曜就寺问崇。癸卯，乾曜请迁崇于四方馆，仍听家人入侍疾；上许之。崇以四方馆有簿书，非病者所宜处，固辞。上曰：“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之，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

崇子光禄少卿彝、宗正少卿异，广通宾客，颇受馈遗，为时所讥。主书赵诲为崇所亲信，受胡人赂，事觉，上亲鞫问，下狱当死，崇复营救，上由是不悦。会曲赦京城，敕特标诲名，杖之一百，流岭南。崇由是忧惧，数请避相位，荐广州都督宋璟自代。

十二月，上将幸东都，以璟为刑部尚书、西京留守，令驰驿诣阙，遣内侍、将军杨思勖迎之。璟风度凝远，人莫测其际，在途竟不与思勖交言。思勖素贵幸，归，诉于上，上嗟叹良久，益重璟。

23 丙辰，上幸骊山温汤；乙丑，还宫。

24 闰月，己亥，姚崇罢为开府仪同三司，源乾曜罢为京兆尹、西京留守，以刑部尚书宋璟守吏部尚书兼黄门监，紫微侍郎苏颋同平章事。

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上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

突厥默啜自则天世为中国患，朝廷旰食，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灵荃得其首，自谓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竞生心徼幸，痛抑其赏，逾年始授郎将；灵荃恸哭而死。

璟与苏颋相得甚厚，颋遇事多让于璟，璟每论事则颋为之助。璟尝谓人曰：“吾与苏氏父子皆同居相府，仆射宽厚，诚为国器，然献可替否，吏事精敏，则黄门过其父矣。”

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及李林甫为相，虽宠任过于姚、宋，然礼遇殊卑薄矣。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齐浣练习时务，姚、宋每坐二人以质所疑，既而叹曰：“欲知古，问高君，欲知今，问齐君，可以无阙政矣。”

25 辛丑，罢十道按察使。

26 旧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书省奏拟，是岁，始制员外郎、御史、起居、遗、补不拟。

五年（丁巳、717）

1 春，正月，癸卯，太庙四室坏，上素服避正殿。时上将幸东都，以问宋璟、苏颋，对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终，遽尔行幸，恐未契天心，灾异为戒；愿且停车驾。”又问姚崇，对曰：“太庙屋材，皆苻坚时物，岁久朽腐而坏，适与行期相会，何足异也！且王者以四海为家，陛下以关中不稔幸东都，百司供拟已备，不可失信；但应迁神主于太极殿，更修太庙，如期自行耳。”上大喜，从之。赐崇绢二百匹。己酉，上行享礼于太极殿，命姚崇五日一朝，仍入阁供奉，恩礼更厚，有大政辄访焉。右散骑常侍褚无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迁都之日，岂取苻氏旧材以立太庙乎！此特谀臣之言耳。愿陛下克谨天戒，讷忠谏，远谄谀。”上弗听。

辛亥，行幸东都。过崤谷，道 隘不治；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顿使官，宋璟谏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将来民受其弊。”上遽命释之。璟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请令待罪朝堂而后赦之。”上从之。

二月，甲戌，至东都，赦天下。

2 奚、契丹既内附，贝州刺史宋庆礼建议，请复营州。三月，庚戌，制复置营州都督于柳城，兼平卢军使，管内州县镇戍皆如其旧；以太子詹事姜师度为营田、支度使，与庆礼等筑之，三旬而毕。庆礼清勤严肃，开屯田八十余所，招安流散，数年之间，仓廪充实，市里浸繁。

3 夏，四月，甲戌，赐奚王李大酺妃辛氏号固安公主。

4 己丑，皇子嗣一卒，追立为夏王，谥曰悼。嗣一母武惠妃，攸止之女也。

5 突骑施酋长左羽林大将军苏禄部众浸强，虽职贡不乏，阴有窥边之志。五月，十姓可汗阿史那献欲发葛逻禄兵击之，上不许。

6 初，上微时，与太常卿姜皎亲善，及诛窦怀贞等，皎预有功，由是宠遇群臣莫及，常出入卧内，与后妃连榻宴饮，赏赐不可胜纪。弟晦，亦以皎故累迁吏部侍郎。宋璟言皎兄弟权宠太盛，非所以安之，上亦以为然。秋，七月，庚子，以晦为宗正卿，因下制曰："西汉诸将，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优闲自保。皎宜放归田园，散官、勋、封皆如故。"

7 壬寅，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大破吐蕃于九曲。

8 安西副大都护汤嘉惠奏突骑施引大食、吐蕃，谋取四镇，围钵换及大石城，已发三姓葛逻禄兵与阿史那献击之。

9 并州长史张嘉贞上言："突厥九姓新降者，散居太原以北，请宿重兵以镇之。"辛酉，置天兵军于并州，集兵八万；以嘉贞为天兵军大使。

10 太常少卿王仁惠奏则天立明堂不合古制；又，明堂尚质；而穷极奢侈，密迩宫掖，人神杂扰。甲子，制复以明堂为乾元殿，冬至、元日受朝贺，季秋大享，复就圜丘。

11 九月，中书、门下省及侍中皆复旧名。

12 贞观之制，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谏官、史官随之，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诸司皆于正牙奏事，御史弹百官，服豸冠，对仗读弹文；故大臣不得专君而小臣不得为谗慝。及许敬宗、李义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于御坐前屏左右密奏，监奏御史及待制官远立以俟其退；谏官、御史皆随仗出，仗下后事，不复预闻。武后以法制群下，谏官、御史得以风闻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监察得互相弹奏，率以险诐相倾覆。及宋璟为相，欲复贞观之政，戊申，制："自今事非的须秘密者，皆令对仗奏闻，史官自依故事。"

13 冬，十月，癸酉，伊阙人孙平子上言："春秋讥鲁跻僖公；今迁中宗于别庙而祀睿宗，正与鲁同。兄臣于弟，犹不可跻，况弟臣于兄，可跻之于兄上乎！若以兄弟同昭，则不应出兄置于别庙。愿下群臣博议，迁中宗入庙。"事下礼官，太常博士陈贞节、冯宗、苏献议，以为："七代之庙，不数兄弟。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继为君，若数以为代，则无祖祢之祭矣。今睿宗之室当亚高宗，故为中宗特立别庙。中宗既升新庙，睿宗乃祔高宗，何尝跻居中宗之上？而平子引跻僖公为证，诬罔圣朝，渐不可长。"时论多是平子，上亦以为然，故议久不决。苏献，颋之从祖兄也，故颋右之，卒从礼官议。平子论之不已，谪为康州都城尉。

14 新庙成。戊寅，神主祔庙。

15 上命宋璟、苏颋为诸皇子制名及国邑之号，又令别制一佳名及佳号进之。璟等上言："七子均养，著于国风。今臣等所制名号各三十余，辄混同以进，以彰陛下覆焘无偏之德。"上甚善之。

16 十一月，丙申，契丹王李失活入朝。十二月，壬午，以东平王外孙杨氏为永乐公主，妻之。

17 秘书监马怀素奏："省中书散乱讹缺，请选学术之士二十人整比校补。"从之。于是搜访逸书，选吏缮写，命国子博士尹知章、桑泉尉韦述等二十人同刊正，以左散骑常侍褚无量为之使，于乾元殿前编校群书。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二

唐纪二十八

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上之下

开元六年(戊午，718)

1 春，正月，辛丑，突厥毗伽可汗来请和；许之。

2 广州吏民为宋璟立遗爱碑。璟上言："臣在州无他异迹，今以臣光宠，成彼谄谀；欲革此风，望自臣始，请敕下禁止。"上从之。于是他州皆不敢立。

3 辛酉，敕禁恶钱，重二铢四分以上乃得行。敛人间恶钱熔之，更铸如式钱。于是京城纷然，卖买殆绝。宋璟、苏颋请出太府钱二万缗置南北市，以平价买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者，及听两京百官豫假俸钱，庶使良钱流布人间，从之。

4 二月，戊子，移蔚州横野军于山北，屯兵三万，为九姓之援；以拔曳固都督颉质略、同罗都督毗伽末啜、雪

都督比言、回纥都督夷健颉利发、仆固都督曳勒歌等各出骑兵为前、后、左、右军讨击大使，皆受天兵军节度。有所讨捕，量宜追集；无事各归部落营生，仍常加存抚。

5 三月，乙巳，征嵩山处士卢鸿入见，拜谏议大夫；鸿固辞。

6 天兵军使张嘉贞入朝，有告其在军奢僭及赃贿者，按验无状；上欲反坐告者，嘉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之事无由上达，愿特赦之。"其人遂得减死。上由是以嘉贞为忠，有大用之意。

7 有荐山人范知璇文学者，并献其所为文，宋璟判之曰："观其良宰论，颇涉佞谀。山人当极言谠议，岂宜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从选举求试，不可别奏。"

8 夏，四月，戊子，河南参军郑铣、朱阳丞郭仙舟投匦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道法；至于时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并罢官，度为道士。

9 五月，辛亥，以突骑施都督苏禄为左羽林大将军、顺国公，充金方道经略大使。

10 契丹王李失活卒，癸巳，以其弟娑固代之。

11 秋，八月，颁乡饮酒礼于州县，令每岁十二月行之。

12 唐初，州县官俸，皆令富户掌钱，出息以给之；息至倍称，多破产者。秘书少监崔沔上言，请计州县官所得俸，于百姓常赋之外，微有所加以给之。从之。

13 冬，十一月，辛卯，车驾至西京。

14 戊辰，吐蕃奉表请和，乞舅甥亲署誓文；又令彼此宰相皆著名于其上。

15 宋璟奏："括州员外司马李邕、仪州司马郑勉，并有才略文词，但性多异端，好是非改变；若全引进，则咎悔必至，若长弃捐，则才用可惜，请除渝、硖二州刺史。"又奏："大理卿元行冲素称才行，初用之时，实允佥议；当事之后，颇非称职，请复以为左散骑常侍，以李朝隐代之。陆象先闲于政体，宽不容非，请以为河南尹。"从之。

七年（己未、719）

1 春，二月，俱密王那罗延、康王乌勒伽、安王笃萨波提皆上表言为大食所侵掠，乞兵救援。

2 敕太府及府县出粟十万石粜之，以敛人间恶钱，送少府销毁。

3 三月，乙卯，以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内外闲厩使、苑内营田使王毛仲行太仆卿。毛仲严察有干力，万骑功臣、闲厩官吏皆惮之，苑内所收常丰溢。上以为能，故有宠。虽有外第，常居闲厩侧内宅，上或时不见，则悄然若有所失；宦官杨思勖、高力士皆畏避之。

4 勃海王大祚荣卒；丙辰，命其子武艺袭位。

5 夏，四月，壬午，开府仪同三司祁公王仁皎薨。其子驸马都尉守一请用窦孝谌例，筑坟高五丈二尺；上许之。宋璟、苏颋固争，以为："准令，一品坟高一丈九尺，其陪陵者高出三丈而已。窦太尉坟，议者颇讥其高大，当时无人极言其失，岂可今日复踵而为之！昔太宗嫁女，资送过于长公主，魏征进谏，太宗既用其言，文德皇后亦赏之，岂若韦庶人崇其父坟，号曰鄠陵，以自速其祸乎！夫以后父之尊，欲高大其坟，何足为难！而臣等再三进言者，盖欲成中宫之美耳。况今日所为，当传无穷，永以为法，可不慎乎！"上悦曰："朕每欲正身率下，况于妻子，何敢私之！然此乃人所难言，卿能固守典礼，以成朕美，垂法将来，诚所望也。"赐璟、颋帛四百匹。

6 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上素服以俟变，彻乐减膳，命中书、门下察系囚，赈饥乏，劝农功。辛卯，宋璟等奏曰："陛下勤恤人隐，此诚苍生之福。然臣闻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亲君子，远小人，绝女谒，除谗慝，所谓修德也。君子耻言浮于行，苟推至诚而行之，不必数下制书也。"

7 六月，戊辰，吐蕃复遣使请上亲署誓文；上不许，曰："昔岁誓约已定，苟信不由衷，亟誓何益！"

8 秋，闰七月，右补阙卢履冰上言："礼，父在为母服周年，则天皇后改服齐衰三年，请复其旧。"上下其议。左散骑常侍褚无量以履冰议为是；诸人争论，连年不决。八月，辛卯，敕自今五服并依丧服传文，然士大夫议论犹不息，行之各从其意。无量叹曰："圣人岂不知母恩之厚乎？厌降之礼，所以明尊卑、异戎狄也。俗情肤浅，不知圣人之心，一紊其制，谁能正之！"

9 九月，甲寅，徙宋王宪为宁王。上尝从复道中见卫士食毕，弃余食于窦中，怒，欲杖杀之；左右莫敢言。宪从容谏曰："陛下从复道中窥人过失而杀之，臣恐人人不自安。且陛下恶弃食于地者，为食可以养人也；今以余食杀人，无乃失其本乎！"上大悟，瞿然起曰："微兄，几至滥刑。"遽释卫士。是日，上宴饮极欢，自解红玉带，并所乘马以赐宪。

10 冬，十月，辛卯，上幸骊山温汤；癸卯，还宫。

11 壬子，册拜突骑施苏禄为忠顺可汗。

12 十一月,壬申。上以岐山令王仁琛,藩邸故吏,墨敕令与五品官。宋璟奏:"故旧恩私,则有大例,除官资历,非无公道。仁琛冒缘旧恩,已获优改,今若再蒙超奖,遂于诸人不类;又是后族,须杜舆言。乞下吏部检勘,苟无负犯,于格应留,请依资稍优注拟。"从之。

选人宋元超于吏部自言侍中璟之叔父,冀得优假。璟闻之,牒吏部云:"元超,璟之三从叔,常在洛城,不多参见。既不敢缘尊辄隐,又不愿以私害公。向者无言,自依大例,既有声听,事须矫枉;请放。"

宁王宪奏选人薛嗣先请授微官,事下中书、门下。璟奏:"嗣先两选斋郎,虽非灼然应留,以懿亲之故,固应微假官资。在景龙中,常有墨敕处分,谓之斜封。自大明临御,兹事杜绝,行一赏,命一官,必是缘功与才,皆历中书、门下。至公之道,唯圣能行。嗣先幸预姻戚,不为屈法,许臣等商量,望付吏部知,不出正敕。"从之。

先是,朝集使往往赍货入京师,及春将还,多迁官;宋璟奏一切勒还以革其弊。

13 是岁,置剑南节度使,领益、彭等二十五州。

八年(庚申、720)

1 春,正月,丙辰,左散骑常侍褚无量卒。辛酉,命右散骑常侍元行冲整比群书。

2 侍中宋璟疾负罪而妄诉不已者,悉付御史台治之。谓中丞李谨度曰:"服不更诉者出之,尚诉未已者且系。"由是人多怨者。会天旱有魃,优人作魃状戏于上前,问魃:"何为出?"对曰:"奉相公处分。"又问:"何故?"魃曰:"负冤者三百余人,相公悉以系狱抑之,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为然。

时璟与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苏颋建议严禁恶钱,江、淮间恶钱尤甚,璟以监察御史萧隐之充使括恶钱。隐之严急烦扰,怨嗟盈路,上于是贬隐之官。辛巳,罢璟为开府仪同三司,颋为礼部尚书。以京兆尹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并州长史张嘉贞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于是弛钱禁,恶钱复行矣。

3 二月,戊戌,皇子敏卒,追立为怀王,谥曰哀。

4 壬子,敕以役莫重于军府,一为卫士,六十乃免,宜促其岁限,使百姓更迭为之。

5 夏,四月,丙午,遣使赐乌长王、骨咄王、俱位王册命。三国皆在大食之西。大食欲诱之叛唐,三国不从,故褒之。

6 五月,辛酉,复置十道按察使。

7 丁卯,以源乾曜为侍中,张嘉贞为中书令。

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士沉废于外。臣三子皆在京,请出其二人。"上从之。因下制称乾曜之公,命文武官效之,于是出者百余人。

张嘉贞吏事强敏,而刚躁自用。中书舍人苗延嗣、吕太一、考功员外郎员嘉静、殿中侍御史崔训皆嘉贞所引进,常与之议政事。四人颇招权,时人语曰:"令公四俊,苗、吕、崔、员。"

8 六月,滠、谷涨溢,漂溺几二千人。

9 突厥降户仆固都督勺磨及跌跌部落散居受降城侧,朔方大使王晙言其阴引突厥,谋陷军城,密奏请诛之。诱勺磨等宴于受降城,伏兵悉杀之,河曲降户殆尽。拔曳固、同罗诸部在大同、横野军之侧者,闻之皆恟惧。秋,并州长史、天兵节度大使张说引二十骑,持节即其部落慰抚之,因宿其帐下;副使李 宪以虏情难信,驰书止之。说复书曰:"吾肉非黄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马,必不畏刺。士见危致命,此吾效死之秋也。"拔曳固、同罗由是遂安。

10 冬,十月,辛巳,上行幸长春宫;壬午,畋于下邽。

11 上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光禄少卿驸马都尉裴虚己与岐王范游宴,仍私挟谶纬;戊子,流虚己于新州,离其公主。万年尉刘庭琦、太祝张谔数与范饮酒赋诗,贬庭琦雅州司户,谔山茌丞。然待范如故,谓左右曰:"吾兄弟自无间,但趋竞之徒强相托附耳。吾终不以此责兄弟也。"上尝不豫,薛王业妃弟内直郎韦宾与殿中监皇甫恂私议休咎;事觉,宾杖死,恂贬锦州刺史。业与妃惶惧待罪,上降阶执业手曰:"吾若有心猜兄弟者,天地实殛之。"即与之宴饮,仍慰谕妃,令复位。

12 十一月,乙卯,上还京师。

13 辛未,突厥寇甘、凉等州,败河西节度使杨敬述,掠契苾部落而去。

先是,朔方大总管王晙奏请西发拔悉密,东发奚、契丹,期以今秋掩毗伽牙帐于稽落水上;毗伽闻之,大惧。暾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与奚、契丹相去绝远,势不相及;朔方兵计亦不能来此。若必能来,俟其垂至,徙牙帐北行三日,唐兵食尽自去矣。且拔悉密轻而好利,得王晙之约,必喜而先至。晙与张嘉贞不相悦,奏请多不相应,必不敢出兵。晙兵不出,拔悉密独至,击而取之,势甚易耳。"

既而拔悉密果发兵逼突厥牙帐，而朔方及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惧，引退。毗伽欲击之，暾欲谷曰："此属去家千里，将死战，未可击也。不如以兵蹑之。"去北庭二百里，暾欲谷分兵间道先围北庭，因纵兵击拔悉密，大破之。拔悉密众溃走，趋北庭，不得入，尽为突厥所虏。

暾欲谷引兵还，出赤亭，掠凉州羊马，杨敬述遣裨将卢公利、判官元澄将兵邀击之。暾欲谷谓其众曰："吾乘胜而来，敬述出兵，破之必矣。"公利等至删丹，与暾欲谷遇，唐兵大败，公利、澄脱身走。毗伽由是大振，尽有默啜之众。

14 契丹牙官可突干骁勇得众心，李娑固猜畏，欲去之。是岁，可突干举兵击娑固，娑固败奔营州。营州都督许钦澹遣安东都护薛泰帅骁勇五百与奚王李大酺奉娑固以讨之，战败，娑固、李大酺皆为可突干所杀，生擒薛泰，营州震恐。许钦澹移军入渝关，可突干立娑固从父弟郁干为主，遣使请罪。上赦可突干之罪，以郁干为松漠都督，以李大酺之弟鲁苏为饶乐都督。

九年（辛酉，721）

1 春，正月，制削杨敬述官爵，以白衣检校凉州都督，仍充诸使。

2 丙辰，改蒲州为河中府，置中都官僚，一准京兆、河南。

3 丙寅，上幸骊山温汤；乙亥，还宫。

4 监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户口逃移，巧伪甚众，请加检括。融，敬之玄孙也，源乾曜素爱其才，赞成之。二月，乙酉，敕有司议招集流移、按诘巧伪之法以闻。

5 丙戌，突厥毗伽复使来求和。上赐书，谕以"曩昔国家与突厥和亲，华、夷安逸，甲兵休息；国家买突厥羊马，突厥受国家缯帛，彼此丰给。自数十年来，不复如旧，正由默啜无信，口和心叛，数出盗兵，寇抄边鄙，人怨神怒，陨身丧元，吉凶之验，皆可汗所见。今复蹈前迹，掩袭甘、凉，随遣使人，更来求好。国家如天之覆，如海之容，但取来情，不追往咎。可汗果有诚心，则共保遐福；不然，无烦使者徒尔往来。若其侵边，亦有以待。可汗其审图之！"

6 丁亥，制："州县逃 亡户口听百日自首，或于所在附籍，或牒归故乡，各从所欲。过期不首，即加检括，谪徙边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户口及籍外田，所获巧伪甚众。迁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融奏置劝农判官十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户，免六年赋调。使者竞为刻急，州县承风劳扰，百姓苦之。阳翟尉皇甫憬上疏言其状；上方任融，贬憬盈川尉。州县希旨，务于获多，虚张其数，或以实户为客，凡得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

7 兰池州胡康待宾诱诸降户同反，夏，四月，攻陷六胡州，有众七万，进逼夏州；命朔方大总管王晙、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共讨之。

8 戊戌，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举县令一人，视其政善恶，为举者赏罚。"

9 以太仆卿王毛仲为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与王晙及天兵军节度大使张说相知讨康待宾。

10 六月，己卯，罢中都，复为蒲州。

蒲州刺史陆象先政尚宽简，吏民有罪，多晓谕遣之。州录事言于象先曰："明公不施棰挞，何以示威！"象先曰："人情不远，此属岂不解吾言邪！必欲棰挞以示威，当从汝始！"录事惭而退。象先尝谓人曰："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扰之耳。苟清其源，何忧不治！"

11 秋，七月，己酉，王晙大破康待宾，生擒之，杀叛胡万五千人。辛酉，集四夷酋长，腰斩康待宾于西市。

先是，叛胡潜与党项通谋，攻银城、连谷，据其仓廪，张说将步骑万人出合河关掩击，大破之。追至骆驼堰，党项乃更与胡战，胡众溃，西走入铁建山。说安集党项，使复其居业。讨击使阿史那献以党项翻覆，请并诛之，说曰："王者之师，当伐叛柔服，岂可杀已降邪！"因奏置麟州，以镇抚党项余众。

12 九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13 康待宾之反也，诏郭知运与王晙相知讨之；晙上言，朔方兵自有余力，请敕知运还本军。未报，知运已至，由是与晙不协。晙所招降者，知运复纵兵击之；虏以晙为卖己，由是复叛。上以晙不能遂定群胡，丙午，贬晙为梓州刺史。

14 丁未，梁文献公姚崇薨，遗令："佛以清净慈悲为本，而愚者写经造像，冀以求福。昔周、齐分据天下，周则毁经像而修甲兵，齐则崇塔庙而弛刑政，一朝合战，齐灭周兴。近者诸武、诸韦，造寺度人，不可胜纪，无救族诛。汝曹勿效儿女子终身不寤，追荐冥福！道士见僧获利，效其所为，尤不可延之于家。当永为后法！"

15 癸亥，以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16 冬，二月，河西、陇右节度大使郭知运卒。知运与同县右卫副率王君㚟，皆以骁勇善骑射著名西陲，为虏所惮。时人谓之王、郭。㚟遂自知运麾下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判凉州都督。

17 十一月，丙辰，国子祭酒元行冲上群书四录，凡书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

18 庚午，赦天下。

19 十二月，乙酉，上幸骊山温汤；壬辰，还宫。

20 是岁，诸王为都督、刺史者，悉召还京师。

21 新作蒲津桥，熔铁为牛以系维。

22 安州别驾刘子玄卒。子玄即知几也，避上嫌名，以字行。

著作郎吴兢撰则天实录，言宋璟激张说使证魏元忠事。说修史见之，知兢所为，谬曰："刘五殊不相借！"兢起对曰："此乃兢所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后说阴祈兢改数字，兢终不许，曰："若徇公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于后！"

23 太史上言，麟德历浸疏，日食屡不效。上命僧一行更造新历，率府兵曹梁令瓒造黄道游仪以测候七政。

24 置朔方节度使，领单于都护府，夏、盐等六州，定远、丰安二军，三受降城。

十年(壬戌、722)

1 春，正月，丁巳，上行幸东都，以刑部尚书王志愔为西京留守。

2 癸亥，命有司收公廨钱，以税钱充百官俸。

3 乙丑，收职田。亩率给仓粟二斗。

4 二月，戊寅，上至东都。

5 夏，四月，己亥，以张说兼知朔方军节度使。

6 五月，伊、汝水溢，漂溺数千家。

7 闰月，壬申，张说如朔方巡边。

8 己丑，以余姚县主女慕容氏为燕郡公主，妻契丹王郁干。

9 六月，丁巳，博州河 决，命按察使萧嵩等治之。嵩，梁明帝之孙也。

10 己巳，制增太庙为九室，迁中宗主还太庙。

11 秋，八月，癸卯，武强令裴景仙，坐赃五千匹，事觉，亡命；上怒，命集众斩之。大理卿李朝隐奏景仙赃皆乞取，罪不至死；又，其曾祖寂有建义大功，载初中以非罪破家，惟景仙独存，今为承嫡，宜宥其死，投之荒远。其辞略曰："十代宥贤，功实宜录；一门绝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杀。朝隐又奏曰："生杀之柄，人主得专；轻重有条，臣下当守。今若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后有枉法当科，欲加何辟？所以为国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随人，曲矜仙命。"又曰："若寂勋都弃，仙罪特加，则叔向之贤，何足称者；若敖之鬼，不其馁而！"上乃许之。杖景仙一百，流岭南恶处。

12 安南贼帅梅叔焉等攻围州县，遣骠骑将军兼内侍杨思勗讨之。思勗募群蛮子弟，得兵十余万，袭击，大破之，斩叔焉，积尸为京观而还。

13 初，上之诛韦氏也，王皇后[illegible]谋，及即位数年，色衰爱弛。武惠妃有宠，阴怀倾夺之志，后心不平，时对上有不逊语。上愈不悦，密与秘书监姜皎谋以后无子废子，皎泄其言。嗣滕王峤，后之姊夫也，奏之。上怒，张嘉贞希旨构成其罪，云："皎妄谈休咎。"甲戌，杖皎六十，流钦州，弟吏部侍郎晦贬春州司马；亲党坐流、死者数人，皎卒于道。

己亥，敕："宗室、外戚、驸马，非至亲毋得往还；其卜相占候之人，皆不得出入百官之家。"

14 己卯夜，左领军兵曹权楚璧与其党李齐损等作乱，立楚璧兄子梁山为光帝，诈称襄王之子，拥左屯营兵数百人入宫城，求留守王志愔，不获。比晓，屯营兵自溃，斩楚璧等，传首东都。志愔惊怖而薨。楚璧，怀恩之侄；齐损，迥秀之子也。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师，按问宣尉。

15 癸未，吐蕃围小勃律王没谨忙，谨忙求救于北庭节度使张嵩曰："勃律，唐之西门，勃律亡则西域皆为吐蕃矣。"嵩乃遣疏勒副使张思礼将蕃、汉步骑四千救之，昼夜倍道，与谨忙合击吐蕃，大破之，斩获数万。自是累岁，吐蕃不敢犯边。

16 王怡治权楚璧狱，连逮甚众，久之不决；上乃以开府仪同三司宋璟为西京留守。璟至，止诛同谋数人，余皆奏原之。

17 康待宾余党康愿子反，自称可汗；张说发兵追讨擒之，其党悉平。徙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邓、仙、豫等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

先是，缘边戍兵常六十余万，说以时无强寇，奏罢二十余万使还农。上以为疑，说曰："臣久在疆易，具知其情，将帅苟以自卫及役使营私而已。若御敌制胜，不必多拥冗卒以妨农务。陛下若以为疑，臣请以阖门百口保之。"上乃从之。

初，诸卫府兵，自成丁从军，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杂徭，浸以贫弱，逃亡略尽，百姓苦之。张说建议，请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应募；上从之。旬日，得精兵十三万，分隶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从此始矣。

18 冬，十月，癸丑，复以乾元殿为明堂。

19 甲寅，上幸寿安兴泰宫，猎于上宜川；庚申，还宫。

20 上欲耀兵北边，丁卯，以秦州都督张守洁等为诸卫将军。

21 十一月，乙未，初令宰相共食实封三百户。

22 前广州都督裴伷先下狱，上与宰相议其罪。张嘉贞请杖之，张说曰："臣闻刑不上大夫，为其近于君，且所以养廉耻也。故士可杀不可辱。臣冒巡北边，闻杖姜皎于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应死则死，应流则流，奈何轻加笞辱，以皂隶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复追，伷先据状当流，岂可复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贞不悦，退谓说曰："何论事之深也！"说曰："宰相，时来则为之。若国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辈。吾此言非为伷先，乃为天下士君子也。"嘉贞无以应。

23 十二月，庚子，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女为交河公主，嫁突骑施可汗苏禄。

24 上将幸晋阳，因还长安。张说言于上曰："汾阴脽上有汉家后土祠，其礼久废；陛下宜因巡幸修之，为农祈谷。"上从之。

25 上女永穆公主将下嫁，敕资送如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谏曰："武后惟太平一女，故资送特厚，卒以骄败，奈何为法！"上遽止之。

十一年（癸亥、723）

1 春，正月，己巳，车驾自东都北巡；庚辰，至潞州，给复五年；辛卯，至并州，置北都，以并州为太原府，刺史为尹；二月，戊申，还至晋州。

2 张说与张嘉贞不平，会嘉贞弟金吾将军嘉佑赃发，说劝嘉贞素服待罪于外。己酉，左迁嘉贞幽州刺史。

3 壬子，祭后土于汾阴。乙卯，贬平遥令王同庆为赣尉，坐广为储偫，烦扰百姓也。

4 癸亥，以张说兼中书令。

5 己巳，罢天兵、大武等军，以大同军为太原以北节度使，领太原、辽、石、岚、汾、代、忻、朔、蔚、云十州。

6 三月，庚午，车驾至京师。

7 夏，四月，甲子，以吏部尚书王晙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8 五月，己丑，以王晙兼朔方军节度大使，巡河西、陇右、河东、河北诸军。

9 上置丽正书院，聚文学之士秘书监徐坚、太常博士会稽贺知章、监察御史鼓城赵冬曦等，或修书，或侍讲；以张说为修书使以总之。有司供给优厚。中书舍人洛阳陆坚以为此属无益于国，徒为糜费，欲悉奏罢之。张说曰："自古帝王于国家无事之时，莫不崇宫室，广声色，今天子独延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陆子之言，何不达也！"上闻之，重说而薄坚。

10 秋，八月，癸卯，敕："前令检括逃人，虑成烦扰，天下大同，宜各从所乐，令所在州县安集，遂其生业。"

11 戊申，追尊宣皇帝庙号献祖，光皇帝庙号懿祖，祔于太庙九室。

12 先是，吐谷浑畏吐蕃之强，附之者数年；九月，壬申，帅众诣沙州降，河西节度使张敬忠抚纳之。

13 冬，十月，丁酉，上幸骊山，作温泉宫；甲寅，还宫。

14 十一月，礼仪使张说等奏，以高祖配昊天上帝，罢三祖并配之礼。戊寅，上祀南郊，赦天下。

15 戊子，命尚书左丞萧嵩与京兆、蒲、同、岐、华州长官选府兵及白丁一十二万，谓之"长从宿卫"，一年两番，州县毋得杂役使。

16 十二月，甲午，上幸凤泉汤；戊申，还宫。

17 庚申，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王晙坐党引疏族，贬蕲州刺史。

18 是岁，张说奏改政事堂曰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分掌庶政。

19 初，监察御史濮阳杜暹因按事至突骑施，突骑施馈之金，暹固辞。左右曰："君寄身异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于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虏大惊，度碛追之，不及。及安西都护阙，或荐暹往使安西，人服其清慎。时暹自给事中居母忧。

十二年(甲子、724)

1 春,三月,甲子,起暹为安西副大都护、磧西节度等使。

2 神龙初,追复泽王上金官爵,求得庶子义珣于岭南,绍其故封。许王素节之子瓘,利其爵邑,与弟璆谋,使人告义珣非上金子,妄冒袭封,复流岭南,以璆继上金后为嗣泽王。至是,玉真公主表义珣实上金子,为瓘兄弟所摈。夏,四月,庚子,复立义珣为嗣泽王;削璆爵,贬瓘鄂州别驾。壬寅,敕宗室旁继为嗣王者并令归宗。

3 壬子,命太史监南宫说等于河南、北平地测日晷及极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时候之。阳城晷长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视北极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仪岳台晷长一尺五寸微强,极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长七寸七分,极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长二尺二寸九分,极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二分,极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众星粲然,皆古所未名,大率去南极二十度以上星皆见。

4 五月,丁亥,停诸道按察使。

5 六月,壬辰,制听逃户自首,辟所在闲田,随宜收税,毋得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免。仍以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为劝农使,巡行州县,与吏民议定赋役。

6 上以山东旱,命台阁名臣以补刺史;壬午,以黄门侍郎王丘、中书侍郎长安崔沔、礼部侍郎·知制诰韩休等五人出为刺史。丘,同皎之从父兄子,休,大敏之孙也。

初,张说引崔沔为中书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设官分职,上下相维,各申所见,事乃无失。侍郎,令之贰也,岂得拱默而 已!"由是遇事多所异同,说不悦,故因是出之。

7 秋,七月,突厥可汗遣其臣哥解颉利发来求婚。

8 溪州蛮覃行璋反。以监门卫大将军杨思勖为黔中道招讨使,将兵击之。癸亥,思勖生擒行璋,斩首三万级而归。加思勖辅国大将军,俸禄、防阁皆依品给。赦行璋以为洵水府别驾。

9 姜皎既得罪,王皇后愈忧畏不安,然待下有恩,故无随而谮之者,上犹豫不决者累岁。后兄太子少保守一,以后无子,使僧明悟为后祭南北斗,剖露雳木,书天地字及上名,合而佩之,祝曰:"佩此有子,当如则天皇后。"事觉,己卯,废为庶人,移别室安置;贬守一潭州别驾,中路赐死。户部尚书张嘉贞坐与守一交通,贬台州刺史。

10 八月,丙申,突厥哥解颉利发还其国;以其使者轻,礼数不备,未许婚。

11 己亥,以宇文融为御史中丞。

融乘驿周流天下,事无大小,诸州先牒上劝农使,后申中书;省司亦待融指挥,然后处决。时上将大攘四夷,急于用度,州县畏融,多张虚数,凡得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岁终,增缗钱数百万,悉进入宫;由是有宠。议者多言烦扰,不利百姓,上亦令集百寮于尚书省议之。公卿已下,畏融恩势,不敢立异。惟户部侍郎杨玚独抗议,以为:"括客免税,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税,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补所失。"未几,玚出为华州刺史。

12 壬寅,以开府仪同三司宋璟为西京留守。

13 冬,十月,丁酉,谢飓王特勒遣使入奏,称"去年五月,金城公主遣使诣个失密国,云欲走归汝。个失密王从臣国王借兵,共拒吐蕃。王遣臣入取进止。"上以为然,赐帛遣之。

14 废后王氏卒,后宫思慕后不已,上亦悔之。

15 十一月,庚午,上幸东都;戊寅,至东都。

16 辛巳,司徒申王捴薨,赠谥惠庄太子。

17 群臣屡上表请封禅,闰月,丁卯,制以明年十一月十日有事于泰山。时张说首建封禅之议,而源乾曜不欲为之,由是与说不平。

18 是岁,契丹王李郁干卒,弟吐干袭位。

十三年(乙丑、725)

1 春,二月,庚申,以御史中丞宇文融兼户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户税钱均充所在常平仓本;又委使司与州县议作劝农社,使贫富相恤,耕耘以时。

2 乙亥,更命长从宿卫之士曰"矿骑",分隶十二卫,总十二万人为六番。

3 上自选诸司长官有声望者大理卿源光裕、尚书左丞杨承令、兵部侍郎寇泚等十一人为刺史,命宰相、诸王及诸司长官、台郎、御史饯于洛滨,供张甚盛。赐以御膳,太常具乐,内坊歌妓;上自书十韵诗赐之。光裕,乾曜之从孙也。

4 三月,甲午,太子嗣谦更名鸿;徙郯王嗣真为庆王,更名潭;陕王嗣升为忠王,更名浚;鄫王嗣真为棣王,更

为洽；鄂王嗣初更名涓；郸王嗣玄为荣王，更名滉。又立子琚为光王，濉为仪王，沄为颍王，泽为永王，清为寿王，洄为延王，沐为盛王，溢为济王。

5 丙申，御史大夫程行谌奏："周朝酷吏来俊臣等二十三人，情状尤重，子孙请皆禁锢；傅游艺等四人差轻，子孙不听近任。"从之。

6 汾州刺史杨承 令不欲外补，意怏怏，自言"吾出守有由。"上闻之，怒，壬寅，贬睦州别驾。

7 张说草封禅仪献之。夏，四月，丙辰，上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凭虚之论，朕所不取。贤者济理之具，朕今与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贤殿。"其书院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以张说知院事，右散骑常侍徐坚副之。上欲以说为大学士；说固辞而止。

8 说以大驾东巡，恐突厥乘间入寇，议加兵守边，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谋之。光庭曰："封禅者，告成功也。今将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惧，非所以昭盛德也。"说曰："然则若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为大，比屡求和亲，而朝廷羁縻，未决许也。今遣一使，征其大臣从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来，则戎狄君长无不皆来。可以偃旗卧鼓，高枕有余矣。"说曰："善，说所不及。"即奏行之。光庭，行俭之子也。

上遣中书直省袁振摄鸿胪卿，谕旨於突厥，小杀与阙特勒、暾欲谷环坐帐中，置酒，谓振曰："吐蕃，狗种；奚、契丹，本突厥奴也；皆得尚主。突厥前后求婚独不许，何也？且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岂问真伪！但屡请不获，愧见诸蕃耳。"振许为之奏请。小杀乃使其大臣阿史德颉利发入贡，因鹿从东巡。

9 五月，庚寅，妖贼刘定高帅众夜犯通洛门；悉捕斩之。

10 秋，八月，张说议封禅仪，请以睿宗配皇地祇；从之。

11 九月，丙戌，上谓宰臣曰："春秋不书祥瑞，惟记有年。"敕自今州县毋得更奏祥瑞。

12 冬，十月，癸丑，作水运浑天成，上具列宿，注水激轮，令其自转，昼夜一周。别置二轮，络在天外，缀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匮为地平，令仪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击鼓，每辰击钟，机械皆藏匮中。

13 辛酉，车驾发东都，百官、贵戚、四夷酋长从行。每置顿，数十里中人畜被野，有司辇载供具之物，数百里不绝。

十一月，丙戌，至泰山下，御马登山。留从官于谷口，独与宰相及祠官俱登，仪卫环列于山下百余里。上问礼部侍郎贺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对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见。"上曰："吾为苍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群臣。庚寅，上祀昊天上帝于山上，群臣祀五帝百神于山下之坛；其余仿乾封故事。辛卯，祭皇地祇于社首。壬辰，上御帐殿，受朝觐，赦天下，封泰山神为天齐王，礼秩加三公一等。

张说多引两省吏及以所亲摄官登山。礼毕推恩，往往加阶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书舍人张九龄谏，不听。又，扈从士卒，但加勋而无赐物，由是中外怨之。

14 初，隋末国马皆为盗贼及戎狄所掠，唐初才得牝牡三千匹于赤岸泽，徙之陇右，命太仆张万岁掌之。万岁善于其职，自贞观至麟德，马蕃息及七十万匹，分为八坊、四十八监，各置使以领之。是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垂拱以后，马潜耗太半。上初即位，牧马有二十四万匹，以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少卿张景顺副之。至是有马四十三万匹，牛羊称是。上之东封，以牧马数万匹从，色别为群，望之如云锦。上嘉毛仲之功，癸巳，加毛仲开府仪同三司。

甲午，车驾发泰山；庚申，幸孔子宅致祭。

上还，至宋州，宴从官于楼上，刺史寇泚预焉。酒酣，上谓张说曰："冥者屡遣使臣分巡诸道，察吏善恶，今因封禅历诸州，乃知使臣负我多矣。怀州刺史王丘，饩牵之外，一无他献。魏州刺史崔沔，供张无锦绣，示我以俭。济州刺史裴耀卿，表数百言，莫非规谏。且曰：'人或重扰，则不足以告成。'朕常置之坐隅，且以戒左右。如三人者，不劳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顾谓寇泚曰："比亦屡有以酒馔不丰诉于朕者，知卿不惜誉于左右也。"自举酒赐之。宰臣帅群臣起贺，楼上皆称万岁。由是以丘为尚书左丞，沔为散骑侍郎，耀卿为定州刺史。耀卿，叔业之七世孙也。

十二月，乙巳，还东都。

15 突厥颉利发辞归，上厚赐而遣之，竟不许婚。

16 王毛仲有宠于上，百官附之者辐凑。毛仲嫁女，上问何须。毛仲顿首对曰："臣万事已备，但未得客。"上曰："张说、源乾曜辈岂不可呼 邪？"对曰："此则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对曰："然。"上笑曰："朕明日为汝召客。"明日，上谓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与诸达官悉诣其第。"既而日中，众客未敢举箸，待璟，久之，方至，先执酒西向拜谢，饮不尽卮，遽称腹痛而归。璟之刚直，老而弥笃。

17 先是，契丹王李吐干与可突干复相猜忌，携公主来奔，不敢复还，更封辽阳王，留宿卫；可突干立李尽忠之弟邵固为主。车驾东巡，邵固诣行在，因从至泰山，拜左羽林大将军、静折军经略大使。

18 上疑吏部选试不公，时选期已迫，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请分吏部为十铨。甲戌，以礼部尚书苏颋等十人掌吏部选，试判将毕，遽召入禁中决定，吏部尚书、侍郎皆不得预。左庶子吴兢上表，以为："陛下曲受谗言，不信有司，非居上临人推诚感物之道。昔陈平、邴吉，汉之宰相，尚不对钱谷之数，不问斗死之人；况大唐万乘之君，岂得下行铨选之事乎！凡选人书判，并请委之有司，停此十铨。"上虽不即从，明年复故。

19 是岁，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五钱，粟三钱。

20 于阗王尉迟眺阴结突厥及诸胡谋叛，安西副大都护杜暹发兵捕斩之，更为立王。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三

唐纪二十九

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中之上

开元十四年(丙寅、726)

1 春，正月，癸未，更立契丹松漠王李邵固为广化王，奚饶乐王李鲁苏为奉诚王。以上从甥陈氏为东华公主，妻邵固；以成安公主之女韦氏为东光公主，妻鲁苏。

2 张说奏："今之五礼，贞观、显庆两曾修纂，前后颇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与学士等讨论古今，删改施行。"制从之。

3 邕州封陵獠梁大海等据宾、横州反；二月，己酉，遣内侍杨思勖发兵讨之。

4 上召河南尹崔隐甫，欲用之，中书令张说薄其无文，奏拟金吾大将军；前殿中监崔日知素与说善，说荐为御史大夫；上不从。丙辰，以日知为左羽林大将军，丁巳，以隐甫为御史大夫。隐甫由是与说有隙。

说有才智而好贿，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于叱骂。恶御史中丞宇文融之为人，且患其权重，融所建白，多抑之。中书舍人张九龄言于说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辩给多权数，不可不备。"说曰："鼠辈何能为！"夏，四月，壬子，隐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弹说"引术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纳贿赂。"敕源 乾曜及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明珪与隐甫等同于御史台鞫之。林甫，叔良之曾孙；抗，安石之从父兄子也。

丁巳，以户部侍郎李元纮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元纮以清俭著，故上用为相。

5 源乾曜等鞫张说，事颇有状，上使高力士视说，力士还奏："说蓬首垢面，席藁，食以瓦器，惶惧待罪。"上意怜之。力士因言说有功于国，上以为然。庚申，但罢说中书令，余如故。

6 丁卯，太子太傅岐王范薨，赠谥惠文太子。上为之撤膳累旬，百官上表固请，然后复常。

7 丁亥，太原尹张孝嵩奏，"有李子峤者，自称皇子，云生于潞州，母曰赵妃。"上命杖杀之。

8 辛丑，于定、恒、莫、易、沧五州置军以备突厥。

9 上欲以武惠妃为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仇，岂可以为国母！人间盛言张说欲取立后之功，更图入相之计。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复自有子，若登宸极，太子必危。"上乃止。然宫中礼秩，一如皇后。

10 五月，癸卯，户部奏今岁户七百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

11 秋，七月，河南、北大水，溺死者以千计。

12 八月，丙午朔，魏州言河溢。

13 九月，己丑，以安西副大都护、磧西节度使杜暹同平章事。

自王孝杰克复四镇，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以唐兵三万戍之，百姓苦其役；为都护者，惟田杨名、郭元振、张嵩及暹皆有善政，为人所称。

14 冬，十月，庚申，上幸汝州广成汤；己酉，还宫。

15 十二月，丁巳，上幸寿安，猎于方秀川；壬戌，还宫。

16 杨思勖讨反獠，生擒梁大海等三千余人，斩首二万级而还。

17 是岁，黑水靺鞨遣使入见；上以其国为黑水州，仍为置长史以镇之。

勃海靺鞨王武艺曰："黑水入唐，道由我境。往者请吐屯于突厥，先告我与我偕行；今不告我而请吏于唐，是

必与唐合谋，欲腹背攻我也。”遣其母弟门艺与其舅任雅将兵击黑水。门艺尝为质子于唐，谏曰：“黑水请吏于唐，而我以其故击之，是叛唐也。唐，大国也。昔高丽全盛之时，强兵三十余万，不遵唐命，扫地无遗。况我兵不及高丽什之一二，一旦与唐为怨，此亡国之势也。”武艺不从，强遣之。门艺至境上，复以书力谏。武艺怒，遣其从兄大壹夏代之将兵，召，欲杀之。门艺弃众，间道来奔，制以为左骁卫将军。武艺遣使上表罪状门艺，请杀之。上密遣门艺诣安西；留其使者，别遣报云，已流门艺于岭南。武艺知之，上表称“大国当示人以信，岂得为此欺诳？”固请杀门艺。上以鸿胪少卿李道邃、源复不能督察官属，致有漏泄，皆坐左迁。暂遣门艺诣岭南以报之。

臣光曰：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门艺以忠获罪，自归天子；天子当察其枉直，赏门艺而罚武艺，为政之体也。纵不能讨，犹当正以门艺之无罪告之。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艺，恩不能庇门艺，顾效小人为欺诳之语以取困于小国，乃罪鸿胪之漏泄，不亦可羞哉！

18 杜暹为安西都护，突骑施交河公主遣牙官以马千匹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暹怒曰：“阿史那女何得宣教于我！”杖其使者，留不遣；马经雪死尽。突骑施可汗苏禄大怒，发兵寇四镇。会暹入朝，赵颐贞代为安西都护，婴城自守；四镇人畜储积，皆为苏禄所掠，安西仅存。既而苏禄闻暹入相，稍引退，寻遣使入贡。

十五年（丁卯、727）

1 春，正月，辛丑，凉州都督王君㚟破吐蕃于青海之西。

初，吐蕃自恃其强，致书用敌国礼，辞指悖慢，上意常怒之。返自东封，张说言于上曰：“吐蕃无礼，诚宜诛夷，但连兵十余年，甘、凉、河、鄯，不胜其弊，虽师屡捷，所得不偿所亡。闻其悔过求和，愿听其款服，以纾边人。”上曰：“俟吾与王君㚟议之。”说退，谓源乾曜曰：“君㚟勇而无谋，常思侥幸，若二国和亲，何以为功！吾言必不用矣。”及君㚟入朝，果请深入讨之。

去冬，吐蕃大将悉诺逻寇大斗谷，进攻甘州，焚掠而去。君㚟度其兵疲，勒兵蹑其后，会大雪，虏冻死者甚众，自积石军西归。君㚟先遣人间道入虏境，烧道旁草。悉诺逻至大非川，欲休士马，而野草皆尽，马死过半。君㚟与秦州都督张景顺追之，及于青海之西，乘冰而度。悉诺逻已去，破其后军，获其辎重羊马万计而还。君㚟以功迁左羽林大将军，拜其父寿为少府监致仕。上由是益事边功。

2 初，洛阳人刘宗器上言，请塞汜水旧汴口，更于荥泽引河入汴；擢宗器为左卫率府胄曹。至是，新渠填塞不通，贬宗器为循州安怀戍主。命将作大匠范安及发河南、怀、郑、汴、滑、卫三万人疏旧渠，旬日而毕。

3 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张说复用，数奏毁之，各为朋党。上恶之，二月，乙巳，制说致仕，隐甫免官侍母，融出为魏州刺史。

4 乙卯，制：“诸州逃户，先经劝农使括定按比后复有逃来者，随到准白丁例输当年租庸，有征役者先差。”

5 夏，五月，癸酉，上悉以诸子庆王潭等领州牧、刺史、都督、节度大使、大都护、经略使，实不出外。

初，太宗爱晋王，不使出阁；豫王亦以武后少子不出阁，及自皇嗣为相王，始出阁。中宗之世，谯王失爱，谪居外州；温王年十七，犹居禁中。上即位，附苑城为十王宅，以居皇子，宦官押之，就夹城参起居，自是不复出阁；虽开府置官属及领藩镇，惟侍读时入授书，自余王府官属，但岁时通名起居；其藩镇官属，亦不通名。及诸孙浸多，又置百孙院。太子亦不居东宫，常在乘舆所幸之别院。

6 上命妃嫔以下宫中育蚕，欲使之知女功。丁酉，夏至，赐贵近丝，人一绚。

7 秋，七月，戊寅，冀州河溢。

8 己卯，礼部尚书许文宪公苏颋薨。

9 九月，丙子，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及烛龙莽布支攻陷瓜州，执刺史田元献及河西节度使王君㚟之父，进攻玉门军；纵所虏僧使归凉州，谓君㚟曰：“将军常以忠勇许国，何不一战！”君㚟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

莽布支别攻常乐县，县令贾师顺帅众拒守。及瓜州陷，悉诺逻悉兵会攻之。旬余日，吐蕃力尽，不能克，使人说降之；不从。吐蕃曰：“明府既不降，宜敛城中财相赠，吾当退。”师顺请脱士卒衣；悉诺逻知无财，乃引去，毁瓜州城。师顺遽开门，收器械，修守备；虏果复遣精骑还，视城中，知有备，乃去。师顺，岐州人也。

10 初，突厥默啜之强也，迫夺铁勒之地，故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度碛徙居甘、凉之间以避之。王君㚟微时，往来四部，为其所轻；及为河西节度使，以法绳之。四部耻怨，密遣使诣东都自诉。君㚟遽发驿奏“四部难制，潜有叛计。”上遣中使往察之，诸部竟不得直。于是瀚海大都督回纥承宗流濮州，浑大德流吉州，贺兰都督契苾承明流滕州，卢山都督思结归国流琼州；以回纥伏帝难为瀚海大都督。己卯，贬右散骑常侍李令问为抚州别驾，坐其子与承宗交游故也。

11 丙戌，突厥毗伽可汗遣其大臣梅录啜入贡。吐蕃之寇瓜州也，遗毗伽书，欲与之俱入寇，毗伽并献其书。

上嘉之，听于西受降城为互市，每岁赍缣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益壮焉。

12 闰月，庚子，吐蕃赞普与突骑施苏禄围安西城，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击破之。

13 回纥承宗族子瀚海司马护输，纠合党众为承宗报仇。会吐蕃遣使间道诣突厥，王君㚟帅精骑邀之于肃州。还，至甘州南巩笔驿，护输伏兵突起，夺君㚟旌节，先杀其判官宋贞，剖其心曰："始谋者汝也。"君㚟帅左右数十人力战，自朝至晡，左右尽死。护输杀君㚟，载其尸奔吐蕃；凉州兵追及之，护输弃尸而走。

14 庚申，车驾发东都，冬，己卯，至西京。

15 辛巳，以左金吾卫大将军信安王祎为朔方节度等副大使。祎，恪之孙也。以朔方节度使萧嵩为河西节度等副大使。时王君㚟新败，河、陇震骇。嵩引刑部员外郎裴宽为判官，与君㚟判官牛仙客俱掌军政，人心浸安。宽，潾之从弟也。仙客本鹑觚小吏，以才干军功累迁至河西节度判官，为君㚟腹心。

嵩又奏以建康军使河北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帅余众筑故城。板干裁立，吐蕃猝至，城中相顾失色，莫有斗志。守珪曰："彼众我寡，又疮痍之余，不可以矢刃相持，当以奇计取胜。"乃于城上置酒作乐。虏疑其有备，不敢攻而退。守珪纵兵击之，虏败走。守珪乃修复城市，收合流散，皆复旧业。朝廷嘉其功，以瓜州为都督府，以守珪为都督。

悉诺逻威名甚盛，萧嵩纵反间于吐蕃，云与中国通谋，赞普召而诛之；吐蕃由是少衰。

16 十二月，戊寅，制以吐蕃为边患，令陇右道及诸军团兵五万六千人，河西道及诸军团兵四万人，又征关中兵万人集临洮，朔方兵万人集会州防秋，至冬初，无寇而罢；伺虏入寇，互出兵腹背击之。

17 乙亥，上幸骊山温泉；丙戌，还宫。

十六年(戊辰、728)

1 春，正月，壬寅，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败吐蕃于曲子城。

2 甲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为户部侍郎兼魏州刺史，充河北道宣抚使。

3 乙卯，春、泷等州獠陈行范、广州獠冯璘、何游鲁反，陷四十余城。行范称帝，游鲁称定国大将军，璘称南越王，欲据岭表；命内侍杨思勖发桂州及岭北近道兵讨之。

4 丙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检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沟渠堤堰决九河使。融请用禹贡九河故道开稻田，并回易陆运钱，官收其利；兴役不息，事多不就。

5 二月，壬申，以尚书右丞相致仕张说兼集贤殿学士。说虽罢政事，专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访之。

6 壬辰，改骁骑为左右羽林军飞骑。

7 秋，七月，吐蕃大将悉末朗寇瓜州，都督张守珪击走之。乙巳，河西节度使萧嵩、陇右节度使张忠亮大破吐蕃于渴波谷；忠亮追之，拔其大莫门城，擒获甚众，焚其骆驼桥而还。

8 八月，乙巳，特进张说上开元大衍历，行之。

9 辛卯，左金吾将军杜宾客破吐蕃于祁连城下。时吐蕃复入寇，萧嵩遣宾客将强弩四千击之。战自辰至暮，吐蕃大溃，获其大将一人；虏散走投山，哭声四合。

10 冬，十月，己卯，上幸骊山温泉，己丑，还宫。

11 十一月，癸巳，以河西节度副大使萧嵩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

12 十二月，丙寅，敕："长征兵无有还期，人情难堪；宜分五番，岁遣一番还家洗沐，五年酬勋五转。"

13 是岁，制户籍三岁一定，分为九等。

14 杨思勖讨陈行范，至泷州，破之，擒何游鲁、冯璘。行范逃于云际、盘辽二洞，思勖追捕，竟生擒，斩之，凡斩首六万。思勖为人严，偏裨白事者不敢仰视，故用兵所向有功。然性忍酷，所得俘虏，或生剥面皮，或以刀劈发际，掣去头皮；蛮夷惮之。

十七年(己巳、729)

1 春，二月，丁卯，岭州都督张守素破西南蛮，拔昆明及盐城，杀获万人。

2 三月，瓜州都督张守珪、沙州刺史贾师顺击吐蕃大同军，大破之。

3 甲寅，朔方节度使信安王祎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据之，侵扰河右，上命祎与河西、陇右同议攻取。诸将咸以为石堡据险而道远，攻之不克，将无以自还，且宜按兵观衅。祎不听，引兵深入，急攻拔之，乃分兵据守要害，令虏不得前。自是河陇诸军游弈，拓境千余里。上闻，大悦，更命石堡城曰振武军。

4 丙辰，国子祭酒杨玚上言，以为："省司奏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窃见流外出身，每岁二千余人，而明经、进士不能居其什一，则是服勤道业之士不如胥史之得仕也。臣恐儒风浸坠，廉耻日衰。若以出身

人太多，则应诸色裁损，不应独抑明经、进士也。”又奏“诸司帖试明经，不务求述作大指，专取难知，问以孤经绝句或年月日；请自今并帖平文。”上甚然之。

5 夏，四月，庚午，禘于太庙。唐初，祫则序昭穆，禘则各祀于其室。至是，太常少卿韦绍等奏“如此，禘与常飨不异；请禘祫皆序昭穆。”从之。绍，安石之兄子也。

6 五月，壬辰，复置十道及京、都两畿按察使。

7 初，张说、张嘉贞、李元纮、杜暹相继为相用事，源乾曜以清谨自守，常让事于说等，唯诺署名而已。元纮、暹议事多异同，遂有隙，更相奏列。上不悦，六月，甲戌，贬黄门侍郎、同平章事杜暹荆州长史，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纮曹州刺史，罢乾曜兼侍中，止为左丞相；以户部侍郎宇文融为黄门侍郎，兵部侍郎裴光庭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萧嵩兼中书令，遥领河西。

8 开府王毛仲与龙武将军葛福顺为婚。毛仲为上所信任，言无不从，故北门诸将多附之，进退唯其指使。吏部侍郎齐浣乘间言于上曰：“福顺典禁兵，不宜与毛仲为婚。毛仲小人，宠过则生奸；不早为之所，恐成后患。”上悦曰：“知卿忠诚，朕徐思其宜。”浣曰：“君不密则失臣，愿陛下密之。”会大理丞麻察坐事左迁兴州别驾，浣素与察善，出城饯之，因道禁中谏语；察性轻险，遽奏之。上怒，召浣责之曰：“卿疑朕不密，而以语麻察，讵为密邪？且察素无行，卿岂不知邪？”浣顿首谢。秋，七月，丁巳，下制：“浣、察交构将相，离间君臣，浣可高州良德丞，察可浔州皇化尉。”

9 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萼楼下。左丞相乾曜、右丞相说帅百官上表，请以每岁八月五日为千秋节，布于天下，咸令宴乐。寻又移社就千秋节。

10 庚辰，工部尚书张嘉贞薨。嘉贞不营家产，有劝其市田宅者，嘉贞曰：“吾贵为将相，何忧寒馁！若其获罪，虽有田宅，亦无所用。比见朝士广占良田，身没之日，适足为无赖子弟酒色之资，吾不取也。”闻者是之。

11 辛巳，敕以人间多盗铸钱，始禁私卖铜铅锡及以铜为器皿；其采铜铅锡者，官为市取。

12 宇文融性精敏，应对辩给，以治财赋得幸于上，始广置诸使，竞为聚敛，由是百官漫失其职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 苦之。为人疏躁多言，好自矜伐，在相位，谓人曰：“使吾居此数月，则海内无事矣。”

信安王祎，以军功有宠于上，融疾之。祎入朝，融使御史李寅弹之，泄于所亲。祎闻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九月，壬子，融坐贬汝州刺史，凡为相百日而罢。是后言财利以取贵仕者，皆祖于融。

13 冬，十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不尽如钩。

14 宇文融既得罪，国用不足，上复思之，谓裴光庭曰：“卿等皆言融之恶，朕既黜之矣，今国用不足，将若之何！卿等何以佐朕？”光庭等惧不能对。会有飞状告融赃贿事，又贬平乐尉。至岭外岁余，司农少卿蒋岑奏融在汴州隐没官钱巨万计，制穷治其事，融坐流岩州，道卒。

15 十一月，辛卯，上行谒桥、定、献、昭、乾五陵；戊申，还宫；赦天下，百姓今年地税悉蠲其半。

16 十二月，辛酉，上幸新丰温泉；壬申，还宫。

十八年（庚午、730）

1 春，正月，辛卯，以裴光庭为侍中。

2 二月，癸酉，初令百官于春月旬休，选胜行乐，自宰相至员外郎，凡十二筵，各赐钱五千缗；上或御花萼楼邀其归骑留饮，迭使起舞，尽欢而去。

3 三月，丁酉，复给京官职田。

4 夏，四月，丁卯，筑西京外郭，九旬而毕。

5 乙丑，以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先是，选司注官，惟视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又，州县亦无等级，或自大入小，或初久后远，皆无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资格，各以罢官若干选而集，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无问能否，选满即注，限年躁级，毋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其庸愚沉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宋璟争之不能得。光庭又令流外行署亦过门下省审。

6 五月，吐蕃遣使致书于境上求和。

7 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贡，同平章事李元纮不礼焉。左丞相张说谓人曰：“奚、契丹必叛。可突干狡而很，专其国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心，必不来矣。”己酉，可突干弑邵固，帅其国人并胁奚众叛降突厥，奚王李鲁苏及其妻韦氏、邵固妻陈氏皆来奔。制幽州长史赵含章讨之，又命中书舍人裴宽、给事中薛侃等于关内、河东、河南、北分道募勇士，六月，丙子，以单于大都护忠王浚领河北道行军元帅，以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帅十八总管以讨奚、契丹。命浚与百官相见于光顺门。张说退，谓学士孙逖、韦述曰：“吾尝观太宗画像，

雅类忠王,此社稷之福也。”

可突干寇平卢,先锋使张掖乌承玼破之于捺禄山。

8 壬午,洛水溢,溺东都千余家。

9 秋,九月,丁巳,以忠王浚兼河东道元帅,然竟不行。

10 吐蕃兵数败而惧,乃求和亲。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从容言和亲之利。上曰:“赞普尝遗吾书悖慢,此何可舍!”对曰:“赞普当开元之初,年尚幼稚,安能为此书!殆边将诈为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边境有事,则将吏得以因缘盗匿官物,妄述功状以取勋爵,此皆奸臣之利,非国家之福也。兵连不解,日费千金,河西、陇右由兹困敝。陛下诚命一使往视公主,因与赞普面相约结,使之稽颡称臣,永息边患,岂非御夷狄之长策乎!”上悦,命惟明与内侍张元方使于吐蕃。

赞普大喜,悉出贞观以来所得敕书以示惟明。冬,十月,遣其大臣论名悉猎随惟明入贡,表称:“甥世尚公主,义同一家。中间张玄表等先兴兵寇钞,遂使二境交恶。甥深识尊卑,安敢失礼!正为边将交构,致获罪于舅;屡遣使者入朝,皆为边将所遏。今蒙远降使臣,来视公主,甥不胜喜荷。倘使复修旧好,死无所恨!”自是吐蕃复款附。

11 庚寅,上幸凤泉汤;癸卯,还京师。

12 甲寅,护密王罗真檀入朝,留宿卫。

13 十一月,丁卯,上幸骊山温泉,丁丑,还宫。

14 是岁,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

15 突骑施遣使入贡,上宴之于丹凤楼,突厥使者预焉。二使争长,突厥曰:“突骑施小国,本突厥之臣,不可居我上。”突骑施曰:“今日之宴,为我设也,我不可以居其下。”上乃命设东、西幕,突厥在东,突骑施在西。

16 开府仪同三司、内外闲厩监牧都使霍国公王毛仲恃宠,骄恣日甚,上每优容之。毛仲与左领军大将军葛福顺、左监门将军唐地文、左武卫将军李守德、右威卫将军王景耀、高广济亲善,福顺等倚其势,多为不法。毛仲求兵部尚书不得,怏怏形于辞色,上由是不悦。

是时,上颇宠任宦官,往往为三品将军,门施棨戟;奉使过诸州,官吏奉之惟恐不及,所得赂遗,少者不减千缗;由是京城郊畿田园,参半皆在宦矣。杨思勖、高力士尤贵幸,思勖屡将兵征讨,力士常居中侍卫。而毛仲视宦官贵近者若无人;甚卑品者,小忤意,辄詈辱如僮仆。力士等皆害其宠而未敢言。

会毛仲妻产子,三日,上命力士赐之酒馔、金帛甚厚,且授其儿五品官。力士还,上问:“毛仲喜乎?”对曰:“毛仲抱其襁中儿示臣曰:‘此儿岂不堪作三品邪!’上大怒曰:“昔诛韦氏,此贼心持两端,朕不欲言之;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力士因言:“北门奴,官太盛,相与一心,不早除之,必生大患。”上恐其党惊惧为变。

十九年(辛未、731)

1 春,正月,壬戌,下制,但述毛仲不忠怨望,贬滦州别驾,福顺、地文、守德、景耀、广济皆贬远州别驾,毛仲四子皆贬远州参军,连坐者数十人。毛仲行至永州,追赐死。

自是宦官势益盛。高力士尤为上所宠信,尝曰:“力士上直,吾寝则安。”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后奏御;小者力士即决之,势倾内外。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与力士约为兄弟;力士母麦氏卒,伯献等被发受吊,擗踊哭泣,过于己亲。力士娶滦州吕玄晤女为妻,擢玄晤为少卿,子弟皆王傅。吕氏卒,朝野争致祭,自第至墓,车马不绝。然力士小心恭恪,故上终亲任之。

2 辛未,遣鸿胪卿崔琳使于吐蕃。琳,神庆之子也。吐蕃使者称公主求毛诗、春秋、礼记。正字于休烈上疏,以为:“东平王汉之懿亲,求史记、诸子,汉犹不与。况吐蕃,国之寇仇,今资之以书,使知用兵权略,愈生变诈,非中国之利也。”事下中书门下议之。裴光庭等奏:“吐蕃聋昧顽闇,久叛新服,因其有请,赐以诗书,庶使之渐陶声教,化流无外。休烈徒知书有权略变诈之语,不知忠、信、礼、义,皆从书出也。”上曰:“善!”遂与之。休烈,志宁之玄孙也。

3 丙子,上躬耕于兴庆宫侧,尽三百步。

4 三月,突厥左贤王阙特勒卒,赐书吊之。

5 丙申,初令两京诸州各置太公庙,以张良配享,选古名将,以备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礼。

臣光曰:经纬天地之谓文,戡定祸乱之谓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称圣人,未之有也。故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伊尹、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孔子虽不试,犹能兵莱夷,却费人,曰“我战则克”,岂孔子专文而太公专武乎?孔子所以祀于学者,礼有先圣先师故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者,岂太公得与之抗衡哉!古

者有发，则命大司徒教士以车甲，羸股肱，决射御，受成献馘，莫不在学。所以然者，欲其先礼义而后勇力也。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若专训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礼义，奚所不为矣！自孙、吴以降，皆以勇力相胜，狙诈相高，岂足以数于圣贤之门而谓之武哉！乃复诬引以偶十哲之目，为后世学者之师；使太公有神，必羞与之同食矣。

6 五月，壬戌，初立五岳真君祠。

7 秋，九月，辛未，吐蕃遣其相论尚它硉入见，请于赤岭为互市；许之。

8 冬，十月，丙申，上幸东都。

9 或告陇州都督解人张审素赃污，制遣监察御史杨汪按之。总管董元礼将兵七百围汪，杀告者，谓汪曰："善奏审素则生，不然则死。"会救兵至，击斩之。汪奏审素谋反，十二月审素坐斩，籍没其家。

10 浚苑中洛水，六旬而罢。

二十年（壬申、732）

1 春，正月，乙卯，以朔方节度副大使信安王祎为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将兵击奚、契丹；壬申，以户部侍郎裴耀卿为副总管。

2 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3 上思右骁卫将军安金藏忠烈，三月，赐爵代国公，仍于东、西岳立碑，以铭其功。金藏竟以寿终。

4 信安王祎帅裴耀卿及幽州节度使赵含章分道击契丹，含章与虏遇，虏望风遁去。平卢先锋将乌承玼言于含章曰："二虏，剧贼也。前日遁去，非畏我，乃诱我也，宜按兵以观其变。"含章不从，与虏战于白山，果大败。承玼别引兵出其右，击虏，破之。己巳，祎等大破奚、契丹，俘斩甚众，可突干帅麾下远遁，余党潜窜山谷。奚酋李诗琐高帅五千余帐来降。祎引兵还。赐李诗爵归义王，充归义州都督，徙其部落置幽州境内。

5 夏，四月，乙亥，宴百官于上阳东洲，醉者赐以衾褥，肩舆以归，相属于路。

6 六月，丁丑，加信安王祎开府仪同三司。上命裴耀卿赍绢二十万匹分赐立功奚官，耀卿谓其徒曰："戎狄贪婪，今赍重货深入其境，不可不备。"乃命先期而往，分道并进，一日，给之俱毕。突厥、室韦果发兵邀隘道，欲掠之，比至，耀卿已还。

赵含章坐赃巨万，杖于朝堂，流瀼州，道死。

7 秋，七月，萧嵩奏："自祠后土以来，屡获丰年，宜因还京赛祠。"上从之。

8 敕裴光庭、萧嵩分押左、右厢兵。

9 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10 初，上命张说与诸学士刊定五礼。说薨，萧嵩继之。起居舍人王仲丘请依明庆礼，祈谷、大雩、明堂，皆祀昊天上帝；嵩又请依上元敕，父在为母齐衰三年，皆从之。以高祖配圜丘、方丘，太宗配雩祀及神州地祇，睿宗配明堂。九月，乙巳，新礼成，上之。号曰开元礼。

11 勃海靺鞨王武艺遣其将张文休帅海贼寇登州，杀刺史韦俊，上命右领军将军葛福顺发兵讨之。

12 壬子，河西节度使牛仙客加六 阶。初，萧嵩在河西，委军政于仙客；仙客廉勤，善于其职。嵩屡荐之，竟代嵩为节度使。

13 冬，十月，壬午，上发东都；辛卯，幸潞州；辛丑，至北都；十一月，庚申，祀后土于汾阴，赦天下；十二月，辛未，还西京。

14 是岁，以幽州节度使兼河北采访处置使增领卫、相、洛、贝、冀、魏、深、赵、恒、定、邢、德、博、棣、菅、郑十六州及安东都护府。

15 天下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

二十一年（癸酉、733）

1 春，正月，乙巳，祔肃明皇后于太庙，毁仪坤庙。

2 丁巳，上幸骊山温泉。

3 上遣大门艺诣幽州发兵，以讨勃海王武艺；庚申，命太仆员外卿金思兰使于新罗，发兵击其南鄙。会大雪丈余，山路阻隘，士卒死者过半，无功而还。武艺怨门艺不已，密遣客刺门艺于天津桥南，不死；上命河南搜捕贼党，尽杀之。

4 二月，丁酉，金城公主请立碑于赤岭以分唐与吐蕃之境，许之。

5 三月，乙巳，侍中裴光庭薨。太常博士孙琬议："光庭用循资格，失劝奖之道，请谥曰克。"其子稹讼之，上赐谥忠献。

上问萧嵩可以代光庭者，嵩与右散骑常侍王丘善，将荐之；固让于右丞韩休。嵩言休于上。甲寅，以休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

休为人峭直，不干荣利；及为相，甚允时望。始，嵩以休恬和，谓其易制，故引之。及与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渐恶之。宋璟叹曰："不意韩休乃能如是！"上或宫中宴乐及后苑游猎，小有过差，辄谓左右曰："韩休知否？"言终，谏疏已至。上尝临镜默然不乐，左右曰："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于旧，何不逐之！"上叹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嵩奏事常顺指，既退，吾寝不安。韩休常力争，既退，吾寝乃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

有供奉侏儒名黄龙，性警黠；上常冯之以行，谓之"肉几"，宠赐甚厚。一日晚入，上怪之。对曰："臣罗入宫，道逢捕盗官与臣争道，臣掀之坠马，故晚。"因下阶叩头。上曰："但使外无章奏，汝亦无忧。"有顷，京兆奏其状。上即叱出，付有司杖杀之。

6 闰月，癸酉，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与契丹战于都山，败死。时节度薛楚玉遣英杰将精骑一万及降奚击契丹，屯于榆关之外。可突干引突厥之众来合战，奚持两端，散走保险；唐兵不利，英杰战死。余众六千余人犹力战不已，虏以英杰首示之，竟不降，尽为虏所杀。楚玉，讷之弟也。

7 夏，六月，癸亥，制："自今选人有才业操行，委吏部临时擢用；流外奏用不复引过门下。"虽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资格便于己，犹踵行之。是时，官自三师以下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员，吏自佐史以上五万七千四百一十六员，而入仕之涂甚多，不可胜纪。

8 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9 九月，壬午，立皇子沔为信王，泚为义王，潍为陈王，澄为丰王，瀍为恒王，汴为梁王，滔为汴王。

10 关中久雨谷贵，上将幸东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谋之，对曰："关中帝业所兴，当百代不易；但以地狭谷少，故乘舆时幸东都以宽之。臣闻贞观、永徽之际，禄廪不多，岁漕关东一二十万石，足以周赡，乘舆得以安居。今用度浸广，运数倍于前，犹不能给，故使陛下数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农租米悉输东都，自都转漕，稍实关中，苟关中有数年之储，则不忧水旱矣。且吴人不习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生隐盗。臣请于河口置仓，使吴船至彼即输米而去，官自雇载分入河、洛。又于三门东西各置一仓，至者贮纳，水险则止，水通则下，或开山路，车运而过，则无复留滞，省费巨万矣。河、渭之滨，皆有汉、隋旧仓，葺之非难也。"上深然其言。

11 冬，十月，庚戌，上幸骊山温泉；己未，还宫。

12 戊子，左丞相宋璟致仕，归东都。

13 韩休数与萧嵩争论于上前，面折嵩短，上颇不悦。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厌卿，卿何为遽去？"对曰："臣蒙厚恩，待罪宰相，富贵已极，及陛下未厌臣，故臣得从容引去；若已厌臣，臣首领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为之动容，曰："卿且归，朕徐思之。"丁巳，嵩罢为左丞相，休罢为工部尚书。以京兆尹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前中书侍郎张九龄时居母丧，起复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

14 是岁，分天下为京畿、都畿、关内、河南、河东、河北、陇右、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淮南、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岭南，凡十五道，各置采访使，以六条检察非法；两畿以中丞领之，余皆择贤刺史领之。非官有迁免，则使无废更。惟变革旧章，乃须报可；自余听便宜从事，先行后闻。

15 太府卿杨崇礼，政道之子也，在太府二十余年，前后为太府者莫能及。时承平日久，财货山积，尝经杨卿者，无不精美；每岁句驳省便，出钱数百万缗。是岁，以户部尚书致仕，年九十余矣。上问宰相："崇礼诸子，谁能继其父者？"对曰："崇礼三子，慎余、慎矜、慎名，皆廉勤有才，而慎矜为优。"上乃擢慎矜自汝阳令为监察御史，知太府出纳，慎名摄监察御史，知含嘉仓出给，亦皆称职；上甚悦之。慎矜奏诸州所输布帛有渍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征折估钱，转市轻货，征调始繁矣。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四

唐纪三十

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中之中

开元二十二年(甲戌、734)

1 春，正月，己巳，上发西京；己丑，至东都。张九龄自韶州入见，求终丧；不许。

2 二月，壬寅，秦州地连震，坏公私屋殆尽，吏民压死者四千余人；命左丞相萧嵩赈恤。

3 方士张果自言有神仙术，诳人云尧时为侍中，于今数千岁；多往来恒山中，则天以来，屡征不至。恒州刺史韦济荐之，上遣中书舍人徐峤赍玺书迎之。庚寅，至东都，肩舆入宫，恩礼甚厚。

4 张九龄请不禁铸钱，三月，庚辰，敕百官议之。裴耀卿等皆曰："一启此门，恐小人弃农逐利，而盗铸恶更甚。"秘书监崔沔曰："若税铜折役，则官冶可成，计估度庸，则私铸无利，易而可久，简而难诬。且夫钱之为物，贵以通货，利不在多，何待私铸然后足用也！"右监门录事参军刘秩曰："夫人富则不可以赏劝，贫则不可以威禁。若许其私铸，贫者必不能为之；臣恐贫者益贫而役于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汉文帝时，吴王濞富埒天子，铸钱所致也。"上乃止。秩，子玄之子也。

5 夏，四月，壬辰，以朔方节度使信安王祎兼关内道采访处置使，增领泾、原等十二州。

6 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数，深结宦官及妃嫔家，伺候上动静，无不知之，由是每奏对，常称旨，上悦之。时武惠妃宠幸倾后宫，生寿王清，诸子莫得为比，太子浸疏薄。林甫乃因宦官言于惠妃，愿尽力保护寿王；惠妃德之，阴为内助，由是擢黄门侍郎。五月，戊子，以裴耀卿为侍中，张九龄为中书令，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7 上种麦于苑中，帅太子以下亲往芟之，谓曰："此所以荐宗庙，故不敢不亲，且欲使汝曹知稼穑艰难耳。"又遍以赐侍臣曰："比遣人视田中稼，多不得实，故自种以观之。"

8 六月，壬辰，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大破契丹，遣使献捷。

9 薛王业疾病，上忧之，容发为变。七月，己巳，薨，赠谥惠宣太子。

10 上以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于河口置输场。八月，壬寅，于输场东置河阴仓，西置柏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西置盐仓；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门之险。先是，舟运江、淮之米至东都含嘉仓，僦车陆运，三百里至陕，率两斛用十钱。耀卿令江、淮舟运悉输河阴仓，更用河舟运至含嘉仓及太原仓，自太原仓入渭输关中，凡三岁，运米七百万斛，省僦车钱三十万缗。或说耀卿献所省钱，耀卿曰："此公家赢缩之利耳，奈何以之市宠乎！"悉奏以为市籴钱。

11 张果固请归恒山，制以为银青光禄大夫，号通玄先生，厚赐而遣之。后卒，好异者奏以为尸解；上由是颇信神仙。

12 冬，十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13 乙巳，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斩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传首。

时可突干连年为边患，赵含章、薛楚玉皆不能讨，守珪到官，屡击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诈降，守珪使管记王悔就抚之。悔至其牙帐，察契丹上下殊无降意，但稍徙营帐近西北，密遣人引突厥，谋杀悔以叛；悔知之。牙官李过折与可突干分典兵马，争权不叶，悔说过折使图之。过折夜勒兵斩屈烈及可突干，尽诛其党，帅余众来降。守珪出师紫蒙州，大阅以镇抚之。枭屈烈、可突干首于天津〔桥〕之南。

14 突厥毗伽可汗为其大臣梅录啜所毒，未死，讨诛梅录啜及其族党。既卒，子伊然可汗立，寻卒，弟登利可汗立，庚戌，来告丧。

15 禁京城丐者，置病坊以廪之。

二十三年（乙亥、735）

1 春，正月，契丹知兵马中郎李过折来献捷；制以过折为北平王，检校松漠州都督。

乙亥，上耕藉田，九推乃止；公卿以下皆终亩。赦天下，都城酺三日。

上御五凤楼酺宴，观者喧隘，乐不得奏，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遏；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严安之为理严，为人所畏，请使止之；上从之。安之至，以手板绕场画地曰："犯此者死！"于是尽三日，人指其画以相戒，无敢犯者。

时命三百里内刺史、县令各帅所部音乐集于楼下，各较胜负。怀州刺史以车载乐工数百，皆衣文绣，服箱之牛皆为虎豹犀象之状。鲁山令元德秀惟遣乐工数人，连袂歌于芳。上曰："怀州之人，其涂炭乎！"立以刺史为散官。德秀性介洁质朴，士大夫皆服其高。

2 上美张守珪之功，欲以为相，张九龄谏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赏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职，可乎？"对曰："不可。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且守珪才破契丹，陛下即以为宰相；若尽灭奚、厥，将以何官赏之？"上乃止。二月，守珪诣东都献捷，拜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赐二子官，赏赉甚厚。

3 初，殿中侍御史杨汪既杀张审素，更名万顷。审素二子瑝、琇皆幼，坐流岭表；寻逃归，谋伺便复仇。三月，

丁卯，手杀万顷于都城，系表于斧，言父冤状；欲之江外杀与万顷同谋陷其父者，至汜水，为有司所得。议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稚年孝烈能复父仇，宜加矜宥；张九龄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为如此，坏国法，上亦以为然，谓九龄曰："孝子之情，义不顾死；然杀人而赦之，此涂不可启也。"乃下敕曰："国家设法，期于止杀。各伸为子之志，谁非徇孝之人！展转相仇，何有限极！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杀。"士民皆怜之，为作哀诔，榜于衢路。市人敛钱葬之于北邙，恐万顷家发之，仍为疑冢数处。

4 唐初，公主实封止三百户，中宗时，太平公主至五千户，率以七丁为限。开元以来，皇妹止千户，皇女又半之，皆以三丁为限；驸马皆除三品员外官，而不任以职事。公主邑入至少，至不能具车服，左右或言其太薄，上曰："百姓租赋，非我所有。战士出死力，赏不过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户邪？且欲使之知俭啬耳。"秋，七月，咸宜公主将下嫁，始加实封至千户。公主，武惠妃之女也。于是诸公主皆加至千户。

5 冬，十月，戊申，突骑施寇北庭及安西拨换城。

6 闰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7 十二月，乙亥，册故蜀州司户杨玄琰女为寿王妃。玄琰，汪之曾孙也。

8 是岁，契丹王过折为其臣涅礼所杀，并其诸子，一子剌乾奔安东得免。涅礼上言，过折用刑残虐，众情不安，故杀之。上赦其罪，因以涅礼为松漠都督，且赐书责之曰："卿之蕃法多无义于君长，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过折是卿之王，有恶辄杀之，为此王者，不亦难乎！但恐卿为王，后人亦尔。常不自保，谁愿作王！亦应防虑后事，岂得取快目前！"突厥寻引兵东侵奚、契丹，涅礼与奚王李归国击破之。

二十四年(丙子、736)

1 春，正月，庚寅，敕："天下逃户，听尽今年内自首，有旧产者令还本贯，无者别俟进止；逾限不首，当命专使搜求，散配诸军。"

2 北庭都护盖嘉运击突骑施，大破之。

3 二月，甲寅，宴新除县令于朝堂，上作令长新戒一篇，赐天下县令。

4 庚午，更皇子名：鸿曰瑛，潭曰琮，浚曰玢，洽曰琰，涓曰瑶，滉曰琬，溉曰琚，潍曰璲，沄曰璩，泽曰璘，清曰瑁，洄曰玢，沐曰琦，溢曰环，沔曰理，泚曰玭，潍曰珪，澄曰珙，濡曰瑱，汲曰璿，滔曰璠。

5 旧制，考功员外郎掌试贡举人。有进士李权，陵侮员外李昂，议者以员外郎位卑，不能服众；三月，壬辰，敕自今委礼部侍郎试贡举人。

6 张守珪使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讨奚、契丹叛者，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请斩之。禄山临刑呼曰："大夫不欲灭奚、契丹邪，奈何杀禄山！"守珪亦惜其骁勇，乃更执送京师。张九龄批曰："昔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将领。九龄固争曰："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且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安禄山者，本营州杂胡，初名阿荦山。其母，巫也；父死，母携之再适突厥安延偃。会其部落破散，与延偃兄子思顺俱逃来，故冒姓安氏，名禄山。又有史窣干者，与禄山同里闬，先后一日生。及长，相亲爱，皆为互市牙郎，以骁勇闻。张守珪以禄山为捉生将，禄山每与数骑出，辄擒契丹数十人而返。狡猾，善揣人情，守珪爱之，养以为子。

窣干尝负官债亡入奚中，为奚游弈所得，欲杀之；窣干绐曰："我，唐之和亲使也，汝杀我，祸且及汝国。"游弈信之，送诣牙帐。窣干见奚王，长揖不拜，奚王虽怒，而畏唐，不敢杀，以客礼馆之，使百人随窣干入朝。窣干谓奚王曰："王遣人虽多，观其才皆不足以见天子。闻王有良将琐高者，何不使之入朝！"奚王即命琐高与牙下三百人随窣干入朝。窣干将至平卢，先使人谓军使裴休子曰："奚使琐高与精锐俱来，声云入朝，实欲袭军城，宜谨为之备，先事图之。"休子乃具军容出迎，至馆，悉坑杀其从兵，执琐高送幽州。张守珪以窣干为有功，奏为果毅，累迁将军。后入奏事，上与语，悦之，赐名思明。

7 故连州司马武攸望之子温沓，坐交通权贵，杖死。乙丑，朔方、河东节度使信安王祎贬衢州刺史，广武王承宏贬房州别驾，泾州刺史薛自劝贬澧州别驾；皆坐与温沓交游故也。承宏，守礼之子也。辛未，蒲州刺史王琚贬通州刺史；坐与祎交书也。

8 五月，醴泉妖人刘志诚作乱，驱掠路人，将趣咸阳。村民走告县官，焚桥断路以拒之，其众遂溃，数日，悉擒斩之。

9 六月，初分月给百官俸钱。

10 初，上因藉田赦，命有司议增宗庙笾豆之荐及服纪未通者。太常卿韦绍奏请宗庙每坐笾豆十二。

兵部侍郎张均、职方郎中韦述议曰："圣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类之无限，故为之节制。人之嗜好本无凭准，宴私之馔与时迁移，故圣人一切同归于古。屈到嗜芰，屈建不以荐，以为不以私欲干国之典。今欲取甘旨肥浓，皆充祭用，苟逾旧制，其何限焉！书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若以今之珍馔，平生所习，求神无方，何必泥古，则簠簋可去而盘盂杯案当在御矣，韶濩可息而箜篌筝笛当在奏矣。既非正物，后嗣何观！夫神，以精明临人者也，不求丰大；苟失于礼，虽多何为！岂可废弃礼经以从流俗！且君子爱人以礼，不求苟合；况在宗庙，敢忘旧章！"

太子宾客崔沔议曰："祭祀之兴，肇于太古，茹毛饮血，则有毛血之荐；未有曲糵，则有玄酒之奠。施及后王，礼物渐备；然以神道至敬，不敢废也。笾豆簠簋樽罍之实，皆周人之时馔也，其用通于宴飨宾客，而周公制礼，与毛血玄酒同荐鬼神。国家由礼立训，因时制范，清庙时飨，礼馔毕陈，用周制也。园陵上食，时膳具设，遵汉法也。职贡来祭，致远物也。有新必荐，顺时令也。苑囿之内，躬稼所收，搜狩之时，亲发所中，莫不荐而后食，尽诚敬也。若此至矣，复何加焉！但当申敕有司，无或简怠，则鲜美肥浓，尽在是矣，不必加笾豆之数也。"

上固欲量加品味。绍又奏每室加笾豆各六，四时各实以新果珍羞；从之。

绍又奏："丧服'舅，缌麻三月，从母、外祖父母皆小功五月。'外祖至尊，同于从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则轻重有殊。堂姨、舅亲即未疏，恩绝不相为服；舅母来承外族，不如同爨之礼。窃以古意犹有所未畅者也，请加外祖父母为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并加至袒免。"

崔沔议曰："正家之道，不可以贰；总一定义，理归本宗。是以内有齐、斩，外皆缌麻，尊名所加，不过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愿守八年明旨，一依古礼，以为万代成法。"

韦述议曰："丧服传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等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圣人究天道而厚于祖祢，系族姓而亲其子孙，母党比于本族，不可同贯，明矣。今若外祖与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于服纪，则中外之制，相去几何！废礼徇情，所务者末。古之制作者，知人情之易摇，恐失礼之将渐，别其同异，轻重相悬，欲使后来之人永不相杂。微旨斯在，岂徒然哉！苟可加也，亦可减也；往圣可得而非，则礼经可得而隳矣。先王之制，谓之彝伦，奉以周旋，犹恐失坠；一紊其叙，庸可止乎！请依仪礼丧服为定。"

礼部员外郎杨仲昌议曰："邓文贞公魏征始加舅服至小功五月。虽文贞贤也，而周、孔圣也，以贤改圣，后学何从！窃恐内外乖序，亲疏夺伦，情之所沿，何所不至！昔子路有姊之丧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礼，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此则圣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记曰：'毋轻议礼。'明其蟠于天地，并彼日月，贤者由之，安敢损益也！"

敕："姨舅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缌麻，堂姨舅宜服袒免。"

均，说之子也。

11 秋，八月，壬子，千秋节，群臣皆献宝镜。张九龄以为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乃述前世兴废之源，为书五卷，谓之千秋金镜录，上之；上赐书褒美。

12 甲寅，突骑施遣其大臣胡禄达干来请降，许之。

13 御史大夫李适之，承乾之孙也，以才干得幸于上，数为承乾论辩；甲戌，追赠承乾恒山愍王。

14 乙亥，汴哀王瑶薨。

15 冬，十月，戊申，车驾发东都。先是，敕以来年二月二日行幸西京，会宫中有怪，明日，上召宰相，即议西还。裴耀卿、张九龄曰："今农收未毕，请俟仲冬。"李林甫潜知上指，二相退，林甫独留，言于上曰："长安、洛阳，陛下东西宫耳，往来行幸，何更择时！借使妨于农收，但应蠲所过租税而已。臣请宣示百司，即日西行。"上悦，从之。过陕州，以刺史卢奂有善政，题赞于其听事而去。奂，怀慎之子也。丁卯，至西京。

16 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节用度，勤职业，仓库充实，器械精利；上闻而嘉之，欲加尚书。张九龄曰："不可。尚书，古之纳言，唐兴以来，惟旧相及扬历中外有德望者乃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骤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则但加实封可乎？"对曰："不可。封爵所以劝有功也。边将实仓库，修器械，乃常务耳，不足为功。陛下赏其勤，赐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于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书！九龄书生，不达大体。"上悦，明日，复以仙客实封为言，九龄固执如初。上怒，变色曰："事皆由卿邪？"九龄顿首谢曰："陛下不知臣愚，使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不敢不尽言。"上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阀阅？"九龄曰："臣岭海孤贱，不如仙客生于中华；然臣出入台阁，典司诰命有年矣。仙客边隅小吏，目不知书，若大任之，恐不慑众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十一月，戊戌，赐仙客爵陇西县公，食实封三百

户。

初，上欲以李林甫为相，问于中书令张九龄，九龄对曰："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上不从。时九龄方以文学为上所重，林甫虽恨，犹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与九龄善，林甫并疾之。是时，上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而九龄遇事无细大皆力争；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伤之。

上之为临淄王也，赵丽妃、皇甫德仪、刘才人皆有宠，丽妃生太子瑛，德仪生鄂王瑶，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丽妃等爱皆弛；惠妃生寿王瑁，宠冠诸子。太子与瑶、琚会于内第，各以母失职有怨望语。驸马都尉杨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过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诉于上曰："太子阴结党与，将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语宰相，欲皆废之。九龄曰："陛下践阼垂三十年，太子诸王不离深宫，日受圣训，天下之人皆庆陛下享国久长，子孙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闻大过，陛下奈何一旦以无根之语，喜怒之际，尽废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轻摇。昔晋献公听骊姬之谗杀申生，三世大乱。汉武帝信江充之诬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晋惠帝用贾后之谮废愍怀太子，中原涂炭。隋文帝纳独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炀帝，遂失天下。由此观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上不悦。林甫初无所言，退而私谓宦官之贵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问外人！"上犹豫未决。惠妃密使宫奴牛贵儿谓九龄曰："有废必有兴，公为之援，宰相可长处。"九龄叱之，以其语白上；上为之动色，故讫九龄罢相，太子得无动。林甫日夜短九龄于上，上浸疏之。

林甫引萧炅为户部侍郎。炅素不学，尝对中书侍郎严挺之读"伏腊"为"伏猎"。挺之言于九龄曰："省中岂容有'伏猎侍郎'！"由是出炅为岐州刺史，故林甫怨挺之。九龄与挺之善，欲引以为相，尝谓之曰："李尚书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门，与之款昵。"挺之素负气，薄林甫为人，竟不之诣。林甫恨之益深。挺之先娶妻，出之，更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从贬罪下三司按鞫，挺之为之营解。林甫因左右使于禁中白上。上谓宰相曰："挺之为罪人请属所由。"九龄曰："此乃挺之出妻，不宜有情。"上曰："虽离乃复有私。"

于是上积前事，以耀卿、九龄为阿党；壬寅，以耀卿为左丞相，九龄为右丞相，并罢政事。以林甫兼中书令；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领朔方节度如故。严挺之贬洺州刺史，王元琰流岭南。

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

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视听，自专大权，明召诸谏官谓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补阙杜璡尝上书言事，明日，黜为下邽令。自是谏争路绝矣。

牛仙客既为林甫所引，专给唯诺而已。然二人皆谨守格式，百官迁除，各有常度，虽奇才异行，不免终老常调；其以巧谄邪险自进者，则超腾不次，自有他蹊矣。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窥其际。好以甘言啗人，而阴中伤之，不露辞色。凡为上所厚者，始则亲结之，及位势稍逼，辄以计去之。虽老奸巨猾，无能逃于其术者。

二十五年(丁丑、737)

1　春，正月，初置玄学博士，每岁依明经举。

2　二月，敕曰："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自今明经问大义十条，对时务策三首；进士试大经十帖。"

3　戊辰，新罗王兴光卒，子承庆袭位。

4　乙酉，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破契丹于捺禄山。

5　己亥，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袭吐蕃，破之于青海西。

初，希逸遣使谓吐蕃乞力徐曰："两国通好，今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请皆罢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专以边事相委，万一有奸人交斗其间，掩吾不备，悔之何及！"希逸固请，乃刑白狗为盟，各去守备；于是吐蕃畜牧被野。时吐蕃西击勃律，勃律来告急，上命吐蕃罢兵，吐蕃不奉诏，遂破勃律；上甚怒。会希逸傔人孙诲入奏事，自欲求功，奏称吐蕃无备，请掩击，必大获。上命内给事赵惠琮与诲偕往，审察事宜。惠琮等至，则矫诏令希逸袭之。希逸不得已，发兵自凉州南入吐蕃二千余里，至青海西，与吐蕃战，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乞力徐脱身走。惠琮、诲皆受厚赏，自是吐蕃复绝朝贡。

6　夏，四月，辛酉，监察御史周子谅弹牛仙客非才，引谶书为证。上怒，命左右撞于殿庭，绝而复苏；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蓝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谅，张九龄所荐也。"甲子，贬九龄荆州长史。

7　杨洄又奏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云与太子妃兄驸马薛锜潜构异谋，上召宰相谋之。李林甫对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决。乙丑，使宦者宣制于宫中，废瑛、瑶、琚为庶人；流锜于瀼州；瑛、瑶、琚寻赐死

城东驿，锈赐死于蓝田。瑶、琚皆好学有才识，死不以罪，人皆惜之。丙寅，瑛舅家赵氏、妃家薛氏、瑶舅家皇甫氏，坐流贬者数十人，惟瑶妃家韦氏以妃贤得免。

8 五月，夷州刺史杨浚从坐赃当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为"决杖赎死，恩则甚优，解体受笞，事颇为辱，止可施之徒隶，不当及于士人。"上从之。

9 癸未，敕以方隅底定，令中书门下与诸道节度使量军镇闲剧利害，审计兵防定额，于诸色征人及客户中召募丁壮，长充边军，增给田宅，务加优恤。

10 辛丑，上命有司选宗子有才者，授以台省及法官、京县官，敕曰："违道慢常，义无私于王法；修身效节，恩岂薄于他人！期于帅先，励我风俗。"

11 秋，七月，己卯，大理少卿徐峤奏："今岁天下断死刑五十八，大理狱院，由来相传杀气太盛，鸟雀不栖，今有鹊巢其树。"于是百官以几致刑措，上表称贺。上归功宰辅，庚辰，赐李林甫爵晋国公，牛仙客豳国公。

上命李林甫、牛仙客与法官删修律令格式成，九月，壬申，颁行之。

12 先是，西北边数十州多宿重兵，地租营田皆不能赡，始用和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献策，请行籴法于关中。戊子，敕以岁稔谷贱伤农，命增时价什二三，和籴东、西畿粟各数百万斛，停今年江、淮所运租。自是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幸东都矣。癸巳，敕河南、北租应输含嘉、太原仓者，皆留输本州。

13 太常博士王玙上疏请立青帝坛以迎春；从之。冬，十月，辛丑，制自今立春亲迎春于东郊。

时上颇好祀神鬼，故玙专习祠祭之礼以干时。上悦之，以为侍御史，领祠祭使。玙祈祷或焚纸钱，类巫觋。习礼者羞之。

14 壬申，上幸骊山温泉。乙酉，还宫。

15 己丑，开府仪同三司广平文贞公宋璟薨。

16 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赠谥贞顺皇后。

17 是岁，命将作大匠康谧素之东都毁明堂。谧素上言："毁之劳人，请去上层，卑于旧九十五尺，仍旧为乾元殿。"从之。

18 初令租庸调、租资课，皆以土物输京都。

二十六年（戊寅、738）

1 春，正月，乙亥，以牛仙客为侍中。

2 丁丑，上迎气于浐水之东。

3 制边地长征兵，召募向足，自今镇兵勿复遣，在彼者纵还。

4 令天下州、县、里别置学。

5 壬辰，以李林甫领陇右节度副大使，以鄯州都督杜希望知留后。

二月，乙卯，以牛仙客兼河东节度副大使。

6 己未，葬贞顺皇后于敬陵。

7 壬戌，敕河曲六州胡坐康待宾散隶诸州者，听还故土，于盐、夏之间，置宥州以处之。

8 三月，吐蕃寇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击破之。鄯州都督、知陇右留后杜希望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地为威戎军，置兵一千戍之。

9 夏，五月，乙酉，李林甫兼河西节度使。

丙申，以崔希逸为河南尹。希逸自念失信于吐蕃，内怀愧恨，未几而卒。

10 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数劝上立寿王瑁。上以忠王玙年长，且仁孝恭谨，又好学，意欲立之，犹豫岁余不决。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日诛死，继嗣未定，常忽忽不乐，寝膳为之减。高力士乘间请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岂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对曰："大家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长而立，谁敢复争！"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六月，庚子，立玙为太子。

11 辛丑，以岐州刺史萧炅为河西节度使总留后事，鄯州都督杜希望为陇右节度使，太仆卿王昱为剑南节度使，分道经略吐蕃，仍毁所立赤岭碑。

12 突骑施可汗苏禄，素廉俭，每攻战所得，辄与诸部分之，不留私蓄，由是众乐为用。既尚唐公主，又潜通突厥及吐蕃，突厥、吐蕃各以女妻之。苏禄以三国女为可敦，又立数子为叶护，用度浸广，由是攻战所得，不复更分。晚年病风，一手挛缩，诸部离心。酋长莫贺达干、都摩度两部最强，其部落又分为黄姓、黑姓，互相乖阻，于是莫贺达干勒兵夜袭苏禄，杀之。都摩度初与莫贺达干连谋，既而复与之异，立苏禄之子骨啜为吐火仙可汗以收其余众，与莫贺达干相攻。莫贺达干遣使告碛西节度使盖嘉运，上命嘉运招集突骑施、拔汗那以西诸国；吐火仙与都

摩度据碎叶城，黑姓可汗尔微特勒据怛逻斯城，相与连兵以拒唐。

13 太子将受册命，仪注有中严、外办及绛纱袍，太子嫌与至尊同称，表请易之。左丞相裴耀卿奏停中严，改外办曰外备，改绛纱袍为朱明服。秋，七月，己巳，上御宣政殿，册太子。故事，太子乘辂至殿门。至是，太子不就辂，自其宫步入。是日，赦天下。己卯，册忠王妃韦氏为太子妃。

14 杜希望将鄯州之众夺吐蕃河桥，筑盐泉城于河左，吐蕃发兵三万逆战。希望众少不敌，将卒皆惧。左威卫郎将王忠嗣帅所部先犯其陈，所向辟易，杀数百人，虏陈乱。希望纵兵乘之，虏遂大败。置镇西军于盐泉。忠嗣以功迁左金吾将军。

15 八月，辛巳，勃海王武艺卒，子钦茂立。

16 九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17 初，仪凤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据之，其地险要，唐屡攻之，不克。剑南节度使王昱筑两城于其侧，顿军蒲婆岭下，运资粮以逼之。吐蕃大发兵救安戎城，昱众大败，死者数千人。昱脱身走，粮仗军资皆弃之。贬昱栝州刺史，再贬高要尉而死。

18 戊午，册南诏蒙归义为云南王。

归义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之西，东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蛮语谓王曰诏，先有六诏：曰蒙舍，曰蒙越，曰越析，曰浪穹，曰样备，曰越澹，兵力相埒，莫能相壹；历代因之以分其势。蒙舍最在南，故谓之南诏。高宗时，蒙舍细奴逻初入朝。细奴逻生逻盛，逻盛生盛逻皮，盛逻皮生皮逻阁。皮逻阁浸强大，而五诏微弱；会有破渽河蛮之功，乃赂王昱，求合六诏为一。昱为之奏请，朝廷许之，仍赐名归义。于是以兵威胁服群蛮，不从者灭之，遂击破吐蕃，徙居大和城；其后卒为边患。

19 冬，十月，戊寅，上幸骊山温泉；壬辰，上还宫。

20 是岁，于西京、东都往来之路，作行宫千余间。

21 分左右羽林置龙武军，以万骑营隶焉。

22 润州刺史齐浣奏："自瓜步济江迂六十里。请自京口埭下直济江，穿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立伊娄埭。"从之。

二十七年(己卯、739)

1 春，正月，壬寅，命陇右节度大使荣王琬自至本道巡按处置诸军，选募关内、河东壮士三五万人，诣陇右防遏，至秋末无寇，听还。

2 群臣请加尊号曰圣文；二月，己巳，许之，因赦天下，免百姓今年田租。

3 夏，四月，癸酉，敕："诸阴阳术数，自非婚丧卜择，皆禁之。"

4 己丑，以牛仙客为兵部尚书兼侍中，李林甫为吏部尚书兼中书令，总文武选事。

5 六月，癸酉，以御史大夫李适之兼幽州节度使。

幽州将赵堪、白真陁罗矫节度使张守珪之命，使平卢军使乌知义击叛奚余党于横水之北；知义不从，白真陁罗矫称制指以迫之。知义不得已出师，与虏遇，先胜后败；守珪隐其败状，以克获闻。

事颇泄，上令内谒者监牛仙童往察之。守珪重赂仙童，归罪于白真陁罗，逼令自缢死。仙童有宠于上，众宦官疾之，共发其事。上怒，甲戌，命杨思勖杖杀之。思勖缚格，杖之数百，刳取其心，割其肉啗之。守珪坐贬括州刺史。太子太师萧嵩尝赂仙童以城南良田数顷，李林甫发之，嵩坐贬青州刺史。

6 秋，八月，乙亥，磧西节度使盖嘉运擒突骑施可汗吐火仙。嘉运攻碎叶城，吐火仙出战，败走，擒之于贺逻岭。分遣疏勒镇守使夫蒙灵察与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潜引兵突入怛逻斯城，擒黑姓可汗尔微，遂入曳建城，取交河公主，悉收散发之民数万以与拔汗那王，威震西陲。

7 壬午，吐蕃寇白草、安人等军，陇右节度使萧炅击破之。

8 甲申，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先是，祀先圣先师，周公南向，孔子东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释奠用宫悬。"追赠弟子皆为公、侯、伯。

9 九月，戊午，处木昆、鼠尼施、弓月等诸部先隶突骑施者，皆帅众内附，仍请徙居安西管内。

10 太子更名绍。

11 冬，十月，辛巳，改修东都明堂。

12 丙戌，上幸骊山温泉；十一月，辛丑，还宫。

13 甲辰，明堂成。

14 剑南节度使张宥，文吏不习军旅，悉以军政委团练副使章仇兼琼。兼琼入奏事，盛言安戎城可取，上悦

之。丁巳，以宥为光禄卿。十二月，以兼琼为剑南节度使。

15 初，睿宗丧既除，祫于太庙；自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是岁，夏既禘，冬又当祫。太常议以为祭数则渎，请停今年祫祭，自是通计五年一祫、一禘；从之。

二十八年(庚寅、740)

1 春，正月，癸巳，上幸骊山温泉；庚子，还宫。

2 二月，荆州长史张九龄卒。上虽以九龄忤旨，逐之，然终爱重其人，每宰相荐士，辄问曰："风度得如九龄不？"

3 三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4 章仇兼琼潜与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维州别驾董承晏结谋，使局开门引内唐兵，尽杀吐蕃将卒，使监察御史许远将兵守之。远，敬宗之曾孙也。

5 甲寅，盖嘉运入献捷。上赦吐火仙罪，以为左金吾大将军。嘉运请立阿史那怀道之子昕为十姓可汗；从之。夏，四月，辛未，以昕妻李氏为交河公主。

6 六月，吐蕃围安戎城。

7 上嘉盖嘉运之功，以为河西、陇右节度使，使之经略吐蕃。嘉运恃恩流连，不时发。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为："臣近与嘉运同班，观其举措，诚勇烈有余，然言气矜夸，恐难成事。昔莫敖怒于蒲骚之役，卒丧楚师；今嘉运有骄敌之色，臣窃忧之。况防秋非远，未言发日，若临事始去，则士卒尚未相识，何以制敌！且将军受命，凿凶门而出；今乃酣饮朝夕，殆非忧国爱人之心。若不可改易，宜速遣进涂，仍乞圣恩严加训励。"上乃趣嘉运行。已而嘉运竟无功。

8 秋，八月，甲戌，幽州奏破奚、契丹。

9 冬，十月，甲子，上幸骊山温泉；辛巳，还宫。

10 吐蕃寇安戎城及维州；发关中犷骑救之，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曰平戎。

11 十一月，罢牛仙客朔方、河东节度使。

12 突骑施莫贺达干闻阿史那昕为可汗，怒曰："首诛苏禄，我之谋也；今立史昕，何以赏我！"遂帅诸部叛。上乃立莫贺达干为可汗，使统突骑施之众；命盖嘉运招谕之。十二月，乙卯，莫贺达干降。

13 金城公主薨；吐蕃告丧，且请和，上不许。

14 是岁，天下县千五百七十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

二十九年(辛巳、741)

1 春，正月，癸巳，上幸骊山温泉。

2 丁酉，制："承前诸州饥馑，皆待奏报，然始开仓赈给。道路悠远，何救悬绝！自今委州县长官与采访使量事给讫奏闻。"

3 庚子，上还宫。

4 上梦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上遣使求得之于盩厔楼观山间。夏，闰四月，迎置兴庆宫。五月，命画玄元真容，分置诸州开元观。

5 六月，吐蕃四十万众入寇，至安仁军，浑崖峰骑将臧希液帅众五千击破之。

6 秋，七月，丙寅，突厥遣使来告登利可汗之丧。初，登利从叔二人，分典兵马，号左、右杀。登利患两杀之专，与其母谋，诱右杀，斩之，自将其众。左杀判阙特勒勒兵攻登利，杀之，立毗伽可汗之子为可汗；俄为骨咄叶护所杀，更立其弟；寻又杀之，骨咄叶护自立为可汗。上以突厥内乱，癸酉，命左羽林将军孙老奴招谕回纥、葛逻禄、拔悉密等部落。

7 乙亥，东都洛水溢，溺死者千余人。

8 平卢兵马使安禄山，倾巧，善事人，人多誉之。上左右至平卢者，禄山皆厚赂之，由是上益以为贤。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至平卢，禄山曲事利贞，乃至左右皆有赂。利贞入奏，盛称禄山之美。八月，乙未，以禄山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使，两蕃、勃海、黑水四府经略使。

9 冬，十月，丙申，上幸骊山温泉。

10 壬寅，分北庭、安西为二节度。

11 十一月，庚戌，司空邠王守礼薨。守礼庸鄙无才识，每天将雨及雾，守礼必先言之，已而皆验。岐、薛诸王言于上曰："邠兄有术。"上问其故，对曰："臣无术。则天时以章怀之故，幽闭宫中十余年，岁赐敕杖者数四，背瘢

甚厚，将雨则沈闷，将霁则轻爽，臣以此知之耳。”因流涕沾襟；上亦为之惨然。

12 辛酉，上还宫。

13 辛未，太尉宁王宪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兄固让于我，为唐太伯，常名不足以处之。”乃谥曰让皇帝。其子汝阳王琎，上表追述先志，谦冲不敢当帝号；上不许。敛日，内出服，以手书致于灵座，书称“隆基白”；又名其墓曰惠陵，追谥其妃元氏曰恭皇后，祔葬焉。

14 十二月，乙巳，吐蕃屠达化县，陷石堡城；盖嘉运不能御。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五

唐纪三十一

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中之下

天宝元年(壬午、742)

1 春，正月，丁未朔，上御勤政楼受朝贺，赦天下，改元。

2 壬子，分平卢别为节度，以安禄山为节度使。

是时，天下声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羁縻之州八百，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安西节度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治龟兹城，兵二万四千。北庭节度防制突骑施、坚昆，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都护府，兵二万人。河西节度断隔吐蕃、突厥，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凉、肃、瓜、沙、会五州之境，治凉州，兵七万三千人。朔方节度捍御突厥，统经略、丰安、定远三军，三受降城，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屯灵、夏、丰三州之境，治灵州，兵六万四千七百人。河东节度与朔方掎角以御突厥，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四军，云中守捉，屯太原府忻、代、岚三州之境，治太原府，兵五万五千人。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九军，屯幽、蓟、妫、檀、易、恒、定、漠、沧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万一千四百人。平卢节度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屯营、平二州之境，治营州，兵三万七千五百人。陇右节度备御吐蕃，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漠门、宁塞、积石、镇西十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廓、洮、河之境，治鄯州，兵七万五千人。剑南节度西抗吐蕃，南抚蛮獠，统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六军，屯益、翼、茂、当、巂、柘、松、维、恭、雅、黎、姚、悉十三州之境，治益州，兵三万九百人。岭南五府经略绥靜夷、獠，统经略、清海二军，桂、容、邕、交四管，治广州，兵万五千四百人。此外又有长乐经略，福州领之，兵千五百人。东莱守捉，莱州领之；东牟守捉，登州领之；兵各千人。凡镇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万余匹。开元之前，每岁供边兵衣粮，费不过二百万；天宝之后，边将奏益兵浸多，每岁用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公私劳费，民始困苦矣。

3 甲寅，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见玄元皇帝于丹凤门之空中，告以‘我藏灵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于故函谷关尹喜台旁求得之。

4 陕州刺史李齐物穿三门运渠，辛未，渠成。齐物，神通之曾孙也。

5 壬辰，群臣上表，以“函谷灵符，潜应年号；先天不违，请于尊号加‘天宝’字。”从之。

二月，辛卯，上享玄元皇帝于新庙。甲午，享太庙。丙申，合祀天地于南郊，赦天下。改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尚书左、右丞相复为仆射；东都、北都皆为京，州为郡，刺史为太守；改桃林县曰灵宝。田同秀除朝散大夫。

时人皆疑宝符同秀所为。间一岁，清河人崔以清复言：“见玄元皇帝于天津桥北，云藏符在武城紫微山”，敕使往求，亦得之。东都留守王倕知其诈，按问，果首服。奏之。上亦不深罪，流之而已。

6 三月，以长安令韦坚为陕郡太守，领江、淮租庸转运使。

初，宇文融既败，言利者稍息。及杨慎矜得幸，于是韦坚、王鉷之徒竞以利进，百司有利权者，稍稍别置使以领之，旧官充位而已。坚，太子之妃兄也，为吏以干敏称。上使之督江、淮租运，岁增巨万；上以为能，故擢任之。王鉷，方翼之曾孙也，亦以善治租赋为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

7 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

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

上尝陈乐于勤政楼，垂帘观之。兵部侍郎卢绚谓上已起，垂鞭按辔，横过楼下；绚风标清粹，上目送之，深叹其仪藉。林甫常厚以金帛赂上左右，上举动必知之，乃召绚子弟谓曰：“尊君素望清崇，今交、广藉才，圣上欲以尊君为之，可乎？若惮远行，则当左迁；不然，则以宾、詹分务东洛，亦优贤之命也，何如？”绚惧，以宾、詹为请。林甫恐乖众望，乃除华州刺史。到官未几，诬其有疾，州事不理，除詹事、员外同正。

上又尝问林甫以“严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时为绛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损之，谕以“上待尊兄意甚厚，盍为见上之策，奏称风疾，求还京师就医。”挺之从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衰老得风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医药。”上叹吒久之；夏，四月，壬寅，以为詹事，又以汴州刺史、河南采访使齐浣为少詹事，皆员外同正，于东京养疾。浣亦朝廷宿望，故并忌之。

8 上发兵纳十姓可汗阿史那昕于突骑施，至俱兰城，为莫贺达干所杀。突骑施大酋官都摩度来降，六月，乙未，册都摩度为三姓叶护。

9 秋，七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10 辛未，左相牛仙客薨。八月，丁丑，以刑部尚书李适之为左相。

11 突厥拔悉密、回纥、葛逻禄三部共攻骨咄叶护，杀之，推拔悉密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回纥、葛逻禄自为左、右叶护。突厥余众共立判阙特勒之子为乌苏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腊哆为西杀。

上遣使谕乌苏令内附，乌苏不从。朔方节度使王忠嗣盛兵磧口以威之，乌苏惧，请降，而迁延不至。忠嗣知其诈，乃遣使说拔悉密、回纥、葛逻禄使攻之，乌苏遁去。忠嗣因出兵击之，取其右厢以归。

丁亥，突厥西叶护阿布思及西杀葛腊哆、默啜之孙勃德支、伊然小妻、毗伽登利之女帅部众千余帐，相次来降，突阙遂微。九月，辛亥，上御花萼楼宴突厥降者，赏赐甚厚。

12 护密先附吐蕃，戊午，其王颉吉里匐遣使请降。

13 冬，十月，丁酉，上幸骊山温泉；己巳，还宫。

14 十二月，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奏破吐蕃大岭等军；戊戌，又奏破青海道莽布支营三万余众，斩获五千余级。庚子，河西节度使王倕奏破吐蕃渔海及游弈等军。

15 是岁，天下县一千五百二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八百五十二万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万九千八百。

16 回纥叶护骨力裴罗遣使入贡，赐爵奉义王。

二年（癸未、743）

1 春，正月，安禄山入朝；上宠待甚厚，谒见无时。禄山奏言：“去年营州虫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祇，愿使虫散。’即有群鸟从北来，食虫立尽。请宣付史官。”从之。

2 李林甫领吏部尚书，日在政府，选事悉委侍郎宋遥、苗晋卿。御史中丞张倚新得幸于上，遥、晋卿欲附之。时选人集者以万计，入等者六十四人，倚子奭为之首，群议沸腾。前蔡令苏孝韫以告安禄山，禄山入言于上，上悉召入等人面试之，奭手持试纸，终日不成一字，时人谓之“曳白”。癸亥，遥贬武当太守，晋卿贬安康太守，倚贬淮阳太守，同考判官礼部郎中裴朏等皆贬岭南官。晋卿，壶关人也。

3 三月，壬子，追尊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大夫为先天太皇；又尊皋繇为德明皇帝，凉武昭王为兴圣皇帝。

4 江、淮南租庸等使韦坚引浐水抵苑东望春楼下为潭，以聚江、淮运船，役夫匠通漕渠，发人丘垄，自江、淮至京城，民间萧然愁怨。二年而成。丙寅，上幸望春楼观新潭。坚以新船数百艘，扁榜郡名，各陈郡中珍货于船背；陕尉崔成甫著锦半臂，铁胯绿衫以裼之，红袯首，居前船唱得宝歌，使美妇百人盛饰而和之，连樯数里；坚跪进诸郡轻货，仍上百牙盘食。上置宴，竟日而罢，观者山积。夏，四月，加坚左散骑常侍，其僚属吏卒褒赏有差；名其潭曰广运。时京兆尹韩朝宗亦引渭水置潭于西街，以贮材木。

5 丁亥，皇甫惟明引军出西平，击吐蕃，行千余里，攻洪济城，破之。

6 上以右赞善大夫杨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时李林甫专权，公卿之进，有不出其门者，必以罪去之；慎矜由是固辞，不敢受。五月，辛丑，以慎矜为谏议大夫。

7 冬，十月，戊寅，上幸骊山温泉；乙卯，还宫。

三载（甲申、744）

1 春，正月，丙申朔，改年曰载。

2 辛丑，上幸骊山温泉；二月，庚午，还宫。

3 辛卯，太子更名亨。

4 海贼吴令光等抄掠台、明，命河南尹裴敦复将兵讨之。

5 三月，己巳，以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兼范阳节度使；以范阳节度使裴宽为户部尚书。礼部尚书席建侯为河北黜陟使，称禄山公直；李林甫、裴宽皆顺旨称其美。三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禄山之宠益固不摇矣。

6 夏，四月，裴敦复破吴令光，擒之。

7 五月，河西节度使夫蒙灵察讨突骑施莫贺达干，斩之，更请立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禄毗伽；六月，甲辰，册拜骨咄禄毗伽为十姓可汗。

8 秋，八月，拔悉蜜攻斩突厥乌苏可汗，传首京师。国人立其弟鹘陇匐白眉特勒，是为白眉可汗。于是突厥大乱，敕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至萨河内山，破其左厢阿波达干等十一部，右厢未下。会回纥、葛逻禄共攻拔悉蜜颉跌伊施可汗，杀之。回纥骨力裴罗自立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遣使言状；上册拜裴罗为怀仁可汗。于是怀仁南据突厥故地，立牙帐于乌德犍山，旧统药逻葛等九姓，其后又并拔悉蜜、葛逻禄，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战则以二客部为先。

9 李林甫以杨慎矜屈附于己，九月，甲戌，复以慎矜为御史中丞，充诸道铸钱使。

10 冬，十月，癸巳，上幸骊山温泉；十一月，丁卯，还宫。

11 术士苏嘉庆上言：遁甲术有九宫贵神，典司水旱，请立坛于东郊，祀以四孟月；从之。礼在昊天上帝下，太清宫、太庙上，所用牲玉，皆侔天地。

12 十二月，癸巳，置会昌县于温泉宫下。

13 户部尚书裴宽素为上所重，李林甫恐其入相，忌之。刑部尚书裴敦复击海贼还，受请托，广序军功，宽微奏其事。林甫以告敦复，敦复言宽亦尝以亲故属敦复。林甫曰："君速奏之，勿后于人。"敦复乃以五百金赂女官杨太真之姊，使言于上。甲午，宽坐贬睢阳太守。

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后宫数千，无当意者。或言寿王妃杨氏之美，绝世无双。上见而悦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为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娶左卫郎将韦昭训女。潜内太真宫中。太真肌态丰艳，晓音律，性警颖，善承迎上意，不期岁，宠遇如惠妃，宫中号曰"娘子"，凡仪体皆如皇后。

14 癸卯，以宗女为和义公主，嫁宁远奉化王阿悉烂达干。

15 癸丑，上祀九宫贵神，赦天下。

16 初令百姓十八为中，二十三成丁。

17 初，上自东都还，李林甫知上厌巡幸，乃与牛仙客谋增近道粟赋及和籴以实关中；数年，蓄积稍丰。上从容谓高力士曰："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对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上不悦。力士顿首自陈："臣狂疾，发妄言，罪当死。"上乃为力士置酒，左右皆呼万岁。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四载(乙酉、745)

1 春，正月，庚午，上谓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于宫中为坛，为百姓祈福，朕自草黄素置案上，俄飞升天，闻空中语云：'圣寿延长。'又朕于嵩山炼药成，亦置坛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闻空中语云：'药未须收，此自守护。'达曙乃收之。"太子、诸王、宰相，皆上表贺。

2 回纥怀仁可汗击突厥白眉可汗，杀之，传首京师。突厥毗伽可敦帅众来降。于是北边晏然，烽燧无警矣。回纥斥地愈广，东际室韦，西抵金山，南跨大漠，尽有突厥故地。怀仁卒，子磨延啜立，号葛勒可汗。

3 二月，己酉，以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兼河东节度使。忠嗣少以勇敢自负，及镇方面，专以持重安边为务，常曰："太平之将，但当抚循训练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国之力以邀功名。"有漆弓百五十斤，常贮之囊中，以示不用。军中日夜思战，忠嗣多遣谍人伺其间隙，见可胜，然后兴师，故出必有功。既兼两道节制，自朔方至云中，边陲数千里，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斥地各数百里。边人以为自张仁亶之后，将帅皆不及。

4 三月，壬申，上以外孙独孤氏为静乐公主，嫁契丹王李怀节；甥杨氏为宜芳公主，嫁奚王李延宠。

5 乙巳，以刑部尚书裴敦复充岭南五府经略等使。五月，壬申，敦复坐逗留不之官，贬淄川太守，以光禄少卿彭果代之。上嘉敦复平海贼之功，故李林甫陷之。

6 李适之与李林甫争权有隙。适之领兵部尚书，驸马张垍为侍郎，林甫亦恶之，使人发兵部铨曹奸利事，收吏六十余人付京兆与御史对鞫之，数日，竟不得其情。京兆尹萧炅使法曹吉温鞫之。温入院，置兵部吏于外，先于后厅取二重囚讯之，或杖或压，号呼之声，所不忍闻；皆曰："苟存余生，乞纸尽答。"兵部吏素闻温之惨酷，引

入，皆自诬服，无敢违温意者。顷刻而狱成，验囚无榜掠之迹。六月，辛亥，敕诮责前后知铨侍郎及判南曹郎官而宥之。垍，均之兄；温，琇之弟子也。

温始为新丰丞，太子文学薛嶷荐温才，上召见，顾嶷曰："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

萧炅为河南尹，尝坐事，西台遣温往按之，温治炅甚急。及温为万年丞，未几，炅为京兆尹。温素与高力士相结，力士自禁中归，温度炅必往谢官，乃先诣力士，与之谈谑，握手甚欢，炅后至，温阳为惊避；力士呼曰："吉七不须避。"谓炅曰："此亦吾故人也。"召还，与炅坐。炅接之甚恭，不敢以前事为怨。他日，温谒炅曰："曩者温不敢隳国家法，自今请洗心事公。"炅遂与尽欢，引为法曹。

及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狱吏，炅荐温于林甫；林甫得之，大喜。温常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额虎不足缚也。"时又有杭州人罗希奭，为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史台主簿再迁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随林甫所欲深浅，锻炼成狱，无能自脱者，时人谓之"罗钳吉网"。

7 秋，七月，壬午，册韦昭训女为寿王妃。

八月，壬寅，册杨太真为贵妃；赠其父玄琰兵部尚书，以其叔父玄珪为光禄卿，从兄铦为殿中少监，锜为驸马都尉。癸卯，册武惠妃女为太华公主，命锜尚之。及贵妃三姊，皆赐第京师，宠贵赫然。

杨钊，贵妃之从祖兄也，不学无行，为宗党所鄙。从军于蜀，得新都尉；考满，家贫不能自归，新政富民鲜于仲通常资给之。杨玄琰卒于蜀，钊往来其家，遂与其中女通。

鲜于仲通名向，以字行，颇读书，有材智，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引为采访支使，委以心腹。尝从容谓仲通曰："今吾独为上所厚，苟无内援，必为李林甫所危。闻杨妃新得幸，人未敢附之。子能为我至长安与其家相结，吾无患矣。"仲通曰："仲通蜀人，未尝游上国，恐败公事。今为公更求得一人。"因言钊本末。兼琼引见钊，仪观丰伟，言辞敏给；兼琼大喜，即辟为推官，往来浸亲密。乃使之献春绨于京师，将别，谓曰："有少物在鄀，以具一日之粮，子过，可取之。"钊至鄀，兼琼使亲信大赍蜀货精美者遗之，可直万缗。钊大喜过望，昼夜兼行，至长安，历抵诸妹，以蜀货遗之，曰："此章仇公所赠也。"时中女新寡，钊遂馆于其室，中分蜀货以与之。于是诸杨日夜誉兼琼；且言钊善樗蒱，引之见上，得随供奉官出入禁中，改金吾兵曹参军。

8 九月，癸未，以陕郡太守、江淮租庸转运使韦坚为刑部尚书，罢其诸使，以御史中丞杨慎矜代之。坚妻姜氏，皎之女，林甫之舅子也，故林甫昵之。及坚以通漕有宠于上，遂有入相之志，又与李适之善；林甫由是恶之，故迁以美官，实夺之权也。

9 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禄山讨破之。

10 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与吐蕃战于石堡城，为虏所败，副将褚诹战死。

11 冬，十月，甲午，安禄山奏："臣讨契丹至北平郡，梦先朝名将李靖、李勣从臣求食。"遂命立庙。又奏荐奠之日，庙梁产芝。

12 丁酉，上幸骊山温泉。

13 上以户部郎中王鉷为户口色役使，敕赐百姓复除。鉷奏徵其输运之费，广张钱数，又使市本郡轻货，百姓所输乃甚于不复除。旧制，戍边者免其租庸，六岁而更。时边将耻败，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贯籍不除。王鉷志在聚敛，以有籍无人者皆为避课，按籍戍边六岁之外，悉徵其租庸，有并徵三十年者，民无所诉。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后宫赏赐无节，不欲数于左、右藏取之。鉷探知上指，岁贡额外钱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曰："此皆不出于租庸调，无预经费。"上以鉷为能富国，益厚遇之。鉷务为割剥以求媚，中外嗟怨。丙子，以鉷为御史中丞、京畿采访使。

杨钊侍宴禁中，专掌樗蒱文簿，钩校精密。上赏其强明，曰："好度支郎"。诸杨数徵此言于上，又以属王鉷，鉷因奏充判官。

14 十二月，戊戌，上还宫。

五载（丙戌、746）

1 春，正月，乙丑，以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兼河西节度使。

李适之性疏率，李林甫尝谓适之曰："华山有金矿，采之可以富国，主上未之知也。"他日，适之因奏事言之。上以问林甫，对曰："臣久知之，但华山陛下本命，王气所在，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为爱己，薄适之虑事不熟，谓曰："自今奏事，宜先与林甫议之，无得轻脱。"适之由是束手矣。适之既失恩，韦坚失权，益相亲密，林甫愈恶之。

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异日为己祸，常有动摇东宫之志；而坚，又太子之妃兄也。皇甫惟明尝为忠王友，时破吐蕃，入献捷，见林甫专权，意颇不平。时因见上，乘间微劝上去林甫，林甫知之，使杨慎矜密伺其所为。会正月望夜，太子出游，与坚相见，坚又与惟明会于景龙观道士之室。慎矜发其事，以为坚戚里，不应与边将狎昵。林甫因奏坚与惟明结谋，欲共立太子。坚、惟明下狱，林甫使慎矜与御史中丞王鉷、京兆府法曹吉温共鞫之。上亦疑坚与惟明有谋而不显其罪，癸酉，下制，责坚以干进不已，贬缙云太守；惟明以离间君臣，贬播川太守；仍别下制戒百官。

2 以王忠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兼知朔方、河东节度事。忠嗣始在朔方、河东，每互市，高估马价，诸胡闻之，争卖马于唐，忠嗣皆买之。由是胡马少，唐兵益壮。及徙陇右、河西，复请分朔方、河东马九千匹以实之，其军亦壮。忠嗣杖四节，控制万里，天下劲兵重镇，皆在掌握，与吐蕃战于青海、积石，皆大捷。又讨吐谷浑于墨离军，虏其全部而归。

3 夏，四月，癸未，立奚酋娑固为昭信王，契丹酋楷洛为恭仁王。

4 己亥，制："自今四孟月，皆择吉日祀天地、九宫。"

5 韦坚等既贬，左相李适之惧，自求散地。庚寅，以适之为太子少保，罢政事。其子卫尉少卿霅尝盛馔召客，客畏李林甫，竟日无一人敢往者。

6 以门下侍郎、崇玄馆大学士陈希烈同平章事。希烈，宋州人，以讲老、庄得进，专用神仙符瑞取媚于上。李林甫以希烈为上所爱，且柔佞易制，故引以为相；凡政事一决于林甫，希烈但给唯诺。故事，宰相午后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无事，巳时即还第，军国机务皆决于私家；主书抱成案诣希烈书名而已。

7 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8 乙亥，以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为户部尚书；诸杨引之也。

9 秋，七月，丙辰，敕："流贬人多在道逗留。自今左降官日驰十驿以上。"是后流贬者多不全矣。

10 杨贵妃方有宠，每乘马则高力士执辔授鞭，织绣之工专供贵妃院者七百人，中外争献器服珍玩。岭南经略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以所献精美，九章加三品，翼入为户部侍郎；天下从风而靡。民间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门楣。"妃欲得生荔支，岁命岭南驰驿致之，比至长安，色味不变。

至是，妃以妒悍不逊，上怒，命送归兄銛之第。是日，上不怿，比日中，犹未食，左右动不称旨，横被棰挞。高力士欲尝上意，请悉载院中偫待送贵妃，凡百余车；上自分御膳以赐之。及夜，力士伏奏请迎贵妃归院，遂开禁门而入。自是恩遇愈隆，后宫莫得进矣。

11 将作少匠韦兰、兵部员外郎韦芝为其兄坚讼冤，且引太子为言；上益怒。太子惧，表请与妃离婚，乞不以亲废法。丙子，再贬坚江夏别驾，兰、芝皆贬岭南。然上素知太子孝谨，故谴怒不及。李林甫因言坚与李适之等为朋党，后数日，坚长流临封，适之贬宜春太守，太常少卿韦斌贬巴陵太守，嗣薛王琄贬夷陵别驾，睢阳太守裴宽贬安陆别驾，河南尹李齐物贬竟陵太守，凡坚亲党坐流贬者数十人。斌，安石之子。琄，业之子，坚之甥也。琄母亦令随琄之官。

12 冬，十月，戊戌，上幸骊山温泉；十一月，乙巳，还宫。

13 赞善大夫杜有邻，女为太子良娣，良娣之姊为左骁卫兵曹柳勣妻。勣性狂疏，好功名，喜交结豪俊。淄川太守裴敦复荐于北海太守李邕，邕与之定交。勣至京师，与著作郎王曾等为友，皆当时名士也。

勣与妻族不协，欲陷之，为飞语，告有邻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林甫令京兆士曹吉温与御史鞫之，乃勣首谋也。温令勣连引曾等入台。十二月，甲戌，有邻、勣及曾等皆杖死，积尸大理，妻子流远方；中外震栗。嗣虢王巨贬义阳司马，巨，邕之子也。别遣监察御史罗希奭往按李邕，太子亦出良娣为庶人。

乙亥，邺郡太守王琚坐赃贬江华司马。琚性豪侈，与李邕皆自谓耆旧，久在外，意怏怏，李林甫恶其负材使气，故因事除之。

六载(丁亥、747)

1 春，正月，辛巳，李邕、裴敦复皆杖死。邕才艺出众，卢藏用常语之曰："君如干将、莫邪，难与争锋，然终虞缺折耳。"邕不能用。

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即贬所赐皇甫惟明、韦坚兄弟等死。罗希奭自青州如岭南，所过杀迁谪者，郡县惶骇。排马牒至宜春，李适之忧惧，仰药自杀。至江华，王琚仰药不死，闻希奭已至，即自缢。希奭又迁路过安陆，欲怖杀裴宽，宽向希奭叩头祈生，希奭不宿而过，乃得免。李适之子霅迎父丧至东京，李林甫令人诬告霅，杖死于河南府。给事中房琯坐与适之善，贬宜春太守。琯，融之子也。

林甫恨韦坚不已，遣使于循河及江、淮州县求坚罪，收系纲典船夫，溢于牢狱，徵剥遍负，延及邻伍，皆裸露死于公府，至林甫薨乃止。

2 丁亥，止享太庙；戊子，合祭天地于南郊，赦天下。制免百姓今载田租。又令削绞、斩条。上慕好生之名，故令应绞斩者皆重杖流岭南，其实有司率杖杀之。又令天下为嫁母服三载。

上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建言："举人多卑贱愚瞶，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乃令郡县长官精加试练，灼然超绝者，具名送省，委尚书覆试，御史中丞监之，取名实相副者闻奏。既而至者皆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

3 戊寅，以范阳、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兼御史大夫。

禄山体充肥，腹垂过膝，尝自称腹重三百斤。外若痴直，内实狡黠。常令其将刘骆谷留京师调朝廷指趣，动静皆报之；或应有笺表者，骆谷即为代作通之。岁献俘虏、杂畜、奇禽、异兽、珍玩之物，不绝于路，郡县疲于递运。

禄山在上前，应对敏给，杂以诙谐，上尝戏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尔！"对曰："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上悦。又尝命见太子，禄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禄山拱立曰："臣胡人，不习朝仪，不知太子者何官？"上曰："此储君也，朕千秋万岁后，代朕君汝者也。"禄山曰："臣愚，冥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储君。"不得已，然后拜。上以为信然，益爱之。上尝宴勤政楼，百官列坐楼下，独为禄山于御座东间设金鸡障，置榻使坐其前，仍命卷帘以示荣宠。命杨铦、杨锜、贵妃三姊皆与禄山叙兄弟。禄山得出入禁中，因请为贵妃儿。上与贵妃共坐，禄山先拜贵妃。上问何故，对曰："胡人先母而后父。"上悦。

4 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禄山潜蓄异志，托以御寇，筑雄武城，大贮兵器，请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见禄山而还，数上言禄山必反；林甫益恶之。夏，四月，忠嗣固辞兼河东、朔方节度，许之。

5 冬，十月，己酉，上幸骊山温泉，改温泉宫曰华清宫。

6 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以部将哥舒翰为大斗军副使，李光弼为河西兵马使、充赤水军使。翰父祖本突骑施别部酋长，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也，皆以勇略为忠嗣所重。忠嗣使翰击吐蕃，有同列为之副，倨慢不为用，翰怒杀之，军中股栗，累功至陇右节度副使。每岁积石军麦熟，吐蕃辄来获之，无能御者，边人谓之"吐蕃麦庄"。翰先伏兵于其侧，虏至，断其后，夹击之，无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复来。

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守之，今顿兵其下，非杀数万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厉兵秣马，俟其有衅，然后取之。"上意不快。将军董延光自请将兵取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诏，而不尽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

李光弼言于忠嗣曰："大夫以爱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虽迫于制书，实夺其谋也。何以知之？今以数万众授之而不立重赏，士卒安肯为之尽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无功，必归罪于大夫。大夫军府充牣，何爱数万段帛不以杜其谗口乎！"忠嗣曰："今以数万之众争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故忠嗣不欲为之。忠嗣今受责天子，不过以金吾、羽林一将军归宿卫，其次不过黔中上佐；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将军，子诚爱我矣，然吾志决矣，子勿复言。"光弼曰："冥者恐为大夫之累，故不敢不言。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趋出。

延光过期不克，言忠嗣沮挠军计，上怒。李林甫因使济阳别驾魏林告"忠嗣尝自言我幼养宫中，与忠王相爱狎"，欲拥兵以尊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

上闻哥舒翰名，召见华清宫，与语，悦之。十一月，辛卯，以翰判西平太守，充陇右节度使；以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判武威郡事，充河西节度使。

7 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杨慎矜为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慎矜与王鉷父晋，中表兄弟也，少与鉷狎，鉷之入台，颇因慎矜推引。及鉷迁中丞，慎矜与语，犹名之；鉷自侍与林甫善，意稍不平。慎矜夺鉷职田，鉷母本贱，慎矜尝以语人；鉷深衔之。慎矜犹以故意待之，尝与之私语讖书。

慎矜与术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将乱，劝慎矜于临汝山中买庄为避乱之所。会慎矜父墓田中草木皆流血，慎矜恶之，以问敬忠。敬忠请禳之，设道场于后园，慎矜退朝，辄裸贯桎梏坐其中。旬日血止，慎矜德之。慎矜有侍婢明珠，色美，敬忠屡目之，慎矜即以遗敬忠，车载过贵妃姊柳氏楼下，姊邀敬忠上楼，求车中美人，敬忠不敢拒。明日，姊入宫，以明珠自随。上见而异之，问所从来，明珠具以实对。上以慎矜与术士为妖法，恶之，含怒未发。

杨钊以告锽，锽心喜，因侮慢慎矜；慎矜怒。林甫知锽与慎矜有隙，密诱使图之。锽乃遣人以飞语告"慎矜隋炀帝孙，与凶人往来，家有谶书，谋复祖业。"上大怒，收慎矜系狱，命刑部、大理与侍御史杨钊、殿中侍御史卢铉同鞫之。太府少卿张瑄，慎矜所荐也，卢铉诬瑄尝与慎矜论谶，拷掠百端，瑄不肯答辩。乃以木缀其足，使人引其枷柄，向前挽之，身加长数尺，腰细欲绝，眼鼻出血，瑄竟不答。

又使吉温捕史敬忠于汝州。敬忠与温父素善，温之幼也，敬忠常抱抚之。及捕获，温不与交言，锁其颈，以布蒙首，驱之马前。至戏水，温使吏诱之曰："杨慎矜已款服，惟须子一辩，若解人意则生，不然必死，前至温汤，则求首不获矣。"敬忠顾谓温曰："七郎，求一纸。"温阳不应。去温汤十余里，敬忠祈请哀切，乃于桑下令答三纸，辩皆如温意。温徐谓曰："丈人且勿怪！"因起拜之。

至会昌，始鞫慎矜，以敬忠为证。慎矜皆引服，惟搜谶书不获。林甫危之，使卢铉入长安搜慎矜家，铉袖谶书入暗中，诟而出曰："逆贼深藏秘记。"至会昌，以示慎矜。慎矜叹曰："吾不蓄谶书，此何从在吾家哉！吾应死而已。"丁酉，赐慎矜及兄少府少监慎余、洛阳令慎名自尽；敬忠杖百，妻子皆流岭南；瑄杖六十，流临封，死于会昌。嗣虢王巨虽不预谋，坐与敬忠相识，解官，南宾安置。自余连坐者数十人。慎名闻敕，神色不变，为书别姊；慎余合掌指天而缢。

8　三司按王忠嗣，上曰："吾儿居深宫，安得与外人通谋，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挠军功。"哥舒翰之入朝也，或劝多赍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将丧，多赂何为！"遂单骑而行。三司奏忠嗣罪当死。翰始遇知于上，力陈忠嗣之冤，且请以己官爵赎忠嗣罪；上起，入禁中，翰叩头随之，言与泪俱。上感寤，己亥，贬忠嗣汉阳太守。

9　李林甫屡起大狱，别置推事院于长安。以杨钊有掖庭之亲，出入禁闼，所言多听，乃引以援，擢为御史。事有微涉东宫者，皆指嗾使之奏劾，付罗希奭、吉温鞫之。钊因得逞其私志，所挤陷诛夷者数百家，皆钊发之。幸太子仁孝谨静，张垍、高力士常保护于上前，故林甫终不能间也。

10　十二月，壬戌，发冯翊、华阴民夫筑会昌城，置百司。王公各置第舍，土亩直千金。癸亥，上还宫。

11　丙寅，命百官阅天下岁贡物于尚书省，既而悉以车载赐李林甫家。上或时不视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门，台省为空。陈希烈虽坐府，无一人入谒者。

林甫子岫为将作监，颇以满盈为惧，尝从林甫游后园，指役夫言于林甫曰："大人久处钧轴，怨仇满天下，一朝祸至，欲为此得乎！"林甫不乐曰："势已如此，将若之何！"

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处，不事威势，驺从不过数人，士民或不之避。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则重关复壁，以石瓷地，墙中置板，如防大敌，一夕屡徙床，虽家人莫知其处。宰相驺从之盛，自林甫始。

12　初，将军高仙芝，本高丽人，从军安西。仙芝骁勇，善骑射，节度使夫蒙灵察屡荐至安西副都护、都知兵马使，充四镇节度副使。

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余国，皆附吐蕃，贡献不入，前后节度使讨之，皆不能克。制以仙芝为行营节度使，将万骑讨之。自安西行百余日，乃至特勒满川，分军为三道，期以七月十三日会吐蕃连云堡下。有兵近万人，不意唐兵猝至，大惊，依山拒战，炮檑如雨。仙芝以郎将高陵李嗣业为陌刀将，令之曰："不及日中，决须破虏。"嗣业执一旗，引陌刀缘险先登力战，自辰至巳，大破之，斩首五千级，捕虏千余人，余皆逃溃。中使边令诚以入虏境已深，惧不敢进；仙芝乃使令诚以羸弱三千守其城，复进。

三日，至坦驹岭，下峻阪四十余里，前有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惮险，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诈为阿弩越城守者迎降，云："阿弩越赤心归唐，娑夷水藤桥已斫断矣。"娑夷水，即弱水也，其水不能胜草芥。藤桥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阳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

明日，仙芝入阿弩越城，遣将军席元庆将千骑前行，谓曰："小勃律闻大军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出，取缯帛称敕赐之，大臣至，尽缚之以待我。"元庆如其言，悉缚诸大臣。王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斩其附吐蕃者大臣数人。

藤桥去城犹六十里，仙芝急遣元庆往斫之，甫毕，吐蕃兵大至，已无及矣。藤桥阔尽一矢，力修之，期年乃成。

八月，仙芝虏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还。九月，至连云堡，与边令诚俱。月末，至播密川，遣使奏状。

至河西，夫蒙灵察怒仙芝不先言己而遽发奏，一不迎劳，骂仙芝曰："啖狗粪高丽奴！汝官皆因谁得，而不待我处分，擅奏捷书！高丽奴！汝罪当斩，但以汝新有功不忍耳！"仙芝但谢罪。边令诚奏仙芝深入万里，立奇功，

今旦夕忧死。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六

唐纪三十二

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下之上

天宝六载(丁亥、747)

1 十二月，己巳，上以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徵灵察入朝，灵察大惧。仙芝见灵察，趋走如故，灵察益惧。副都护京兆程千里、押牙毕思琛及行官王滔等，皆平日构仙芝于灵察者也，仙芝面责千里、思琛曰："公面如男子，心如妇人，何也？"又捽滔等，欲笞之，既而皆释之，谓曰："吾素所恨于汝者，欲不言，恐汝怀忧；今既言之，则无事矣。"军中乃安。

初，仙芝为都知兵马使，猗氏人封常清，少孤贫，细瘦颧目，一足偏短，求为仙芝傔，不纳。常清日候仙芝出入，不离其门，凡数十日，仙芝不得已留之。会达奚部叛，夫蒙灵察使仙芝追之，斩获略尽。常清私作捷书以示仙芝，皆仙芝心所欲言者，由是一府奇之。仙芝为节度使，即署常清判官；仙芝出征，常为留后。仙芝乳母子郑德诠为郎将，仙芝遇之如兄弟，使典家事，威行军中。常清尝出，德诠自后走马突之而过。常清至使院，使召德诠，每过一门，辄阖之，既至，常清离席谓曰："常清本出寒微，郎将所知。今日中丞命为留后，郎将何得于众中相陵突！"因叱之曰："郎将须暂死以肃军政。"遂杖之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于门外号哭救之，不及，因以状白仙芝，仙芝览之，惊曰："已死邪？"及见常清，遂不复言，常清亦不之谢。军中畏之惕息。

自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其四夷之将，虽才略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余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则庆、忠诸王，宰相则萧嵩、牛仙客，始遥领矣；盖嘉运、王忠嗣专制数道，始兼统矣。李林甫欲杜边帅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书，乃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以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上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

七载(戊子、748)

1 夏，四月，辛丑，左监门大将军、知内侍省事高力士加骠骑大将军。力士承恩岁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为兄，诸王公呼之为翁，驸马辈直谓之爷。自李林甫、安禄山辈皆因之以取将相。其家富厚不赀。于西京作宝寿寺，寺钟成，力士作斋以庆之，举朝毕集。击钟一杵，施钱百缗，有求媚者至二十杵，少者不减十杵。然性和谨少过，善观时俯仰，不敢骄横，故天子终亲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恶也。

2 五月，壬午，群臣上尊号曰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赦天下，免百姓来载租庸，择后魏子孙一人为三恪。

3 六月，庚子，赐安禄山铁券。

4 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杨钊善窥上意所爱恶而迎之，以聚敛骤迁，岁中领十五余使。甲辰，迁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恩幸日隆。

苏冕论曰：设官分职，各有司存。政有恒而易守，事归本而难失，经远之理，舍此奚据！洎奸臣广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宠，刻下民以厚敛，张虚数以献状；上心荡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祸；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无其事，受厚禄而虚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杨慎矜、王鉷继遵其轨，杨国忠终成其乱。仲尼云：宁有盗臣而无聚敛之臣。诚哉是言！前车既覆，后辙未改，求达化本，不亦难乎！

5 冬，十月，庚戌，上幸华清宫。

6 十一月，癸未，以贵妃姊适崔氏者为韩国夫人，适裴氏者为虢国夫人，适柳氏者为秦国夫人。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为姨，出入宫掖，并承恩泽，势倾天下。每命妇入见，玉真公主等皆让不敢就位。三姊与锜、锜五家，凡有请托，府县承迎，峻于制敕；四方赂遗，辐凑其门，惟恐居后，朝夕如市。十宅诸王及百孙院婚嫁，皆以钱千缗赂韩、虢使请，无不如志。上所赐与及四方献遗，五家如一。竞开第舍，极其壮丽，一堂之费，动逾千万；既成，见他

人有胜己者，辄毁而改为。虢国尤为豪荡，一旦，帅工徒突入韦嗣立宅，即撤去旧屋，自为新第，但授韦氏以隙地十亩而已。中堂既成，召工圬墁，约钱二百万；复求赏技，虢国以绛罗五百段赏之，嗤而不顾，曰："请取蝼蚁、蜥蜴，记其数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7 十二月，戊戌，或言玄元皇帝降于朝元阁，制改会昌县曰昭应，废新丰入昭应。辛酉，上还宫。

8 哥舒翰筑神威军于青海上，吐蕃至，翰击破之。又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谓之应龙城，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

9 是岁，云南王归义卒，子阁罗凤嗣，以其子凤迦异为阳瓜州刺史。

八载(己丑、749)

1 春，二月，戊申，引百官观左藏，赐帛有差。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杨钊奏请所在粟变为轻货，及徵丁租地税皆变布帛输京师；屡奏帑藏充牣，古今罕俦，故上帅群臣观之，赐钊紫衣金鱼以赏之。上以国用丰衍，故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

2 三月，朔方节度等使张齐丘于中受降城西北五百余里木剌山筑横塞军，以振远军使郑人郭子仪为横塞军使。

3 夏，四月，咸宁太守赵奉璋告李林甫罪二十余条；状未达，林甫知之，讽御史逮捕，以为妖言，杖杀之。

4 先是，折冲府皆有木契、铜鱼，朝廷徵发，下敕书、契、鱼，都督、郡府参验皆合，然后遣之。自募置矿骑，府兵日益坠坏，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复点补；其六驮马牛、器械、粮粮，耗散略尽。府兵入宿卫者，谓之侍官，言其为天子侍卫也。其后本卫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隶；长安人羞之，至以相诟病。其戍边者，又多为边将苦使，利其死而没其财。由是应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无兵可交。五月，癸酉，李林甫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是后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其折冲、果毅，又历年不迁，士大夫亦耻为之。其矿骑之法，天宝以后，稍亦变废，应募者皆市井负贩、无赖子弟，未尝习兵。时承平日久，议者多谓中国兵可销，于是民间挟兵器者有禁；子弟为武官，父兄摈不齿。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矣。

5 太白山人李浑等上言见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记圣主福寿之符，命御史中丞王鉷入仙游谷求而获之。上以符瑞相继，皆祖宗休烈，六月，戊申，上圣祖号曰大道玄元皇帝，上高祖谥曰神尧大圣皇帝，太宗谥曰文武大圣皇帝，高宗谥曰天皇大圣皇帝，中宗谥曰孝和大圣皇帝，睿宗谥曰玄真大圣皇帝，窦太后以下皆加谥曰顺圣皇后。

6 辛亥，刑部尚书、京兆尹萧炅坐赃左迁汝阴太守。

7 上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帅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东兵，凡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险绝，惟一径可上，吐蕃但以数百人守之，多贮粮食，积檑木及石，唐兵前后屡攻之，不能克。翰进攻数日不拔，召裨将高秀岩、张守瑜，欲斩之，二人请三日期查克；如期拔之，获吐蕃铁刃悉诺罗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数万，果如王忠嗣之言。顷之，翰又遣兵于赤岭西开屯田，以谪卒二千戍龙驹岛，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尽没。

8 闰月，乙丑，以石堡城为神武军，又于剑南西山索磨川置保宁都护府。

9 丙寅，上谒太清宫。丁卯，群臣上尊号曰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赦天下。禘、祫自今于太清宫圣祖前设位序正。

10 秋，七月，册突骑施移拨为十姓可汗。

11 八月，乙亥，护密王罗真檀入朝，请留宿卫；许之，拜左武卫将军。

12 冬，十月，乙丑，上幸华清宫。

13 十一月，乙未，吐火罗叶护失里怛伽罗遣使表称："揭师王亲附吐蕃，困苦小勃律镇军，阻其粮道。臣思破凶徒，望发安西兵，以来岁正月至小勃律，六月至大勃律。"上许之。

九载(庚寅、750)

1 春，正月，己亥，上还宫。

2 群臣屡表请封西岳，许之。

3 二月，杨贵妃复忤旨，送归私第。户部郎中吉温因宦官言于上曰："妇人识虑不远，违忤圣心，陛下何爱宫中一席之地，不使之就死，岂忍辱之于外舍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赐以御膳。妃对使者涕泣曰："妾罪当死，陛下幸不杀而归之。今当永离掖庭，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赐，不足为献，惟发者父母所与，敢以荐诚。"乃翦发一绺而献之。上遽使高力士召还，宠待益深。

时诸贵戚竞以进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艺为检校进食使，水陆珍羞数千盘，一盘费中人十家之产。中书舍人

窦华尝退朝，值公主进食，列于中衢，传呼按辔出其间；宫苑小儿数百奋梃于前，华仅以身免。

4 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破揭师，虏其王勃特没。三月，庚子，立勃特没之兄素迦为揭师王。

5 上命御史大夫王鉷凿华山路，设坛场于其上。是春，关中旱；辛亥，岳祠灾；制罢封西岳。

6 夏，四月，己巳，御史大夫宋浑坐赃巨万，流潮阳。初，吉温因李林甫得进；及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杨钊恩遇浸深，温遂去林甫而附之，为钊画代林甫执政之策。萧炅及浑，皆林甫所厚也，求得其罪，使钊奏而逐之，以翦其心腹，林甫不能救也。

7 五月，乙卯，赐安禄山爵东平郡王。唐将帅封王自此始。

8 秋，七月，乙亥，置广文馆于国子监，以教诸生习进士者。

9 八月，丁巳，以安禄山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

10 朔方节度使张齐丘给粮失宜，军士怒，殴其判官；兵马使郭子仪以身捍齐丘，乃得免。癸亥，齐丘左迁济阴太守，以河西节度使安思顺权知朔方节度事。

11 辛卯，处士崔昌上言："国家宜承周、汉，以土代火；周、隋皆闰位，不当以其子孙为二王后。"事下公卿集议。集贤殿学士卫包上言："集议之夜，四星聚于尾，天意昭然。"上乃命求殷、周、汉后为三恪，废韩、介、鄫公；以昌为左赞善大夫，包为虞部员外郎。

12 冬，十月，庚申，上幸华清宫。

13 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见玄元皇帝，言宝仙洞有妙宝真符。命刑部尚书张均等往求，得之。时上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李林甫等皆请舍宅为观以祝圣寿，上悦。

14 安禄山屡诱奚、契丹，为设会，饮以葡萄酒，醉而坑之，动数千人，函其酋长之首以献，前后数四。至是请入朝，上命有司先为起第于昭应。禄山至戏水，杨钊兄弟姊妹皆往迎之，冠盖蔽野；上自幸望春宫以待之。辛未，禄山献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课之日书上上考。前此听禄山于上谷铸钱五炉，禄山乃献钱样千缗。

15 杨钊，张易之之甥也，奏乞昭雪易之兄弟。庚辰，制引易之兄弟迎中宗于房陵之功，复其官爵；仍赐一子官。

钊以图谶有"金刀"，请更名；上赐名国忠。

16 十二月，乙亥，上还宫。

17 关西游弈使王难得击吐蕃，克五桥，拔树敦城；以难得为白水军使。

18 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伪与石国约和，引兵袭之，虏其王及部众以归，悉杀其老弱。仙芝性贪，掠得瑟瑟十余斛，黄金五六橐驼，其余口马杂货称是，皆入其家。

19 杨国忠德鲜于仲通，荐为剑南节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蛮夷心。

故事，南诏常与妻子俱谒都督，过云南，云南太守张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诏王阁罗凤不应，虔陀遣人詈辱之，仍密奏其罪。阁罗凤忿怨，是岁，发兵反，攻陷云南，杀虔陀，取夷州三十二。

十载（辛卯、751）

1 春，正月，壬辰，上朝献太清宫；癸巳，朝享太庙；甲子，合祭天地于南郊，赦天下，免天下今载地税。

2 丁酉，命李林甫遥领朔方节度使，以户部侍郎李岘知留后事。

3 庚子，杨氏五宅夜游，与广平公主从者争四市门，杨氏奴挥鞭及公主衣，公主坠马，驸马程昌裔下扶之，亦被数鞭。公主泣诉于上，上为之杖杀杨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听朝谒。

4 上命有司为安禄山治第于亲仁坊，敕令但穷壮丽，不限财力。既成，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有帖白檀床二，皆长丈，阔六尺；银平脱屏风，帐方丈六尺；于厨厩之物皆饰以金银，金饭罂二，银淘盆二，皆受五斗，织银丝筐及笊篱各一；他物称是。虽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每令中使为禄山护役，筑第及造储偫赐物，常戒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

禄山入新第，置酒，乞降墨敕请宰相至第。是日，上欲于楼下击球，遽为罢戏，命宰相赴之。日遣诸杨与之选胜游宴，侑以梨园教坊乐。上每食一物稍美，或后苑校猎获鲜禽，辄遣中使走马赐之，络绎于路。

甲辰，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赐衣服、宝器、酒馔甚厚。后三日，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使宫人以彩舆舁之。上闻后宫欢笑，问其故，左右以贵妃三日洗禄儿对。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尽欢而罢。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

5 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入朝，献所擒突骑施可汗、吐蕃酋长、石国王、揭师王。加仙芝开府仪同三司。寻以仙芝为河西节度使，代安思顺；思顺讽群胡割耳剺面请留己，制复留思顺于河西。

6 安禄山求兼河东节度。二月，丙辰，以河东节度使韩休珉为左羽林将军，以禄山代之。

户部郎中吉温见禄山有宠，又附之，约为兄弟。说禄山曰："李右丞相虽以时事亲三兄，不必肯以兄为相；温虽蒙驱使，终不得超擢。兄若荐温于上，温即奏兄堪大任，共排林甫出之，为相必矣。"禄山悦其言，数称温才于上，上亦忘曩日之言。会禄山领河东，因奏温为节度副使、知留后，以大理司直张通儒为留后判官，河东事悉以委之。

是时，杨国忠为御史中丞，方承恩用事。禄山登降殿阶，国忠常扶掖之。禄山与王鉷俱为大夫，鉷权任亚于李林甫。禄山见林甫，礼貌颇倨。林甫阳以他事召王大夫，鉷至，趋拜甚谨；禄山不觉自失，容貌益恭。林甫与禄山语，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禄山惊服。禄山于公卿皆慢侮之，独惮林甫，每见，虽盛冬，常汗沾衣。林甫乃引与坐于中书厅，抚以温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禄山忻荷，言无不尽，谓林甫为十郎。既归范阳，刘骆谷每自长安来，必问："十郎何言？"得美言则喜；或但云"语安大夫，须好检校！"辄反手据床曰："噫嘻，我死矣！"

禄山既兼领三镇，赏刑己出，日益骄恣。自以曩时不拜太子，见上春秋高，颇内惧；又见武备堕弛，有轻中国之心。孔目官严庄、掌书记高尚因为之解图谶，劝之作乱。

禄山养同罗、奚、契丹降者八千余人，谓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壮士也。及家僮百余人，皆骁勇善战，一可当百。又畜战马数万匹，多聚兵仗，分遣商胡诣诸道贩鬻，岁输珍货数百万。私作绯紫袍、鱼袋，以百万计。以高尚、严庄、张通儒及将军孙孝哲为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润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河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庆为爪牙。尚，雍奴人，本名不危，颇有辞学，薄游河朔，贫困不得志，常叹曰："高不危当举大事而死，岂能啮草根求活邪！"禄山引置幕府，出入卧内。尚典箋奏，庄治笺书。通儒，万岁之子；孝哲，契丹也。承嗣世为卢龙小校，禄山以为前锋兵马使。尝大雪，禄山按行诸营，至承嗣营，寂若无人，入阅士卒，无一人不在者，禄山以是重之。

7 夏，四月，壬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时仲通将兵八万分二道出戎、巂州，至曲州、靖州。南诏王阁罗凤谢罪，请还所俘掠，城云南而去，且曰："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仲通不许，囚其使。进军至西洱河，与阁罗凤战，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阁罗凤敛战尸，筑为京观，遂北臣于吐蕃。蛮语谓弟为"钟"，吐蕃命阁罗凤为"赞普钟"，号曰东帝，给以金印。阁罗凤刻碑于国门，言己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

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旧制，百姓有勋者免征役，时调兵既多，国忠奏先取高勋。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

8 高仙芝之虏石国王也，石国王子逃诣诸胡，具告仙芝欺诱贪暴之状。诸胡皆怒，潜引大食欲共攻四镇。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恒罗斯城，与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罗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右威卫将军李嗣业劝仙芝宵遁。道路阻隘，拔汗那部众在前，人畜塞路；嗣业前驱，奋大槊击之，人马俱毙，仙芝乃得过。

将士相失，别将汧阳段秀实闻嗣业之声，诟曰："避敌先奔，无勇也；全己弃众，不仁也。幸而得达，独无愧乎！"嗣业执其手谢之，留拒追兵，收散卒，得俱免。还至安西，言于仙芝，以秀实兼都知兵马使，为己判官。

9 八月，丙辰，武库火，烧兵器三十七万。

10 安禄山将三道兵六万以讨契丹，以奚骑二千为乡导。过平卢千余里，至土护真水，遇雨。禄山引兵昼夜兼行三百余里，至契丹牙帐，契丹大骇。时久雨，弓弩筋胶皆弛，大将何思德言于禄山曰："吾兵虽多，远来疲弊，实不可用，不如按甲息兵以临之，不过三日，虏必降。"禄山怒，欲斩之，思德请前驱效死。思德貌类禄山，虏争击，杀之，以为已得禄山，勇气增倍。奚复叛，与契丹合，夹击唐兵，杀伤殆尽。射禄山，中鞍，折冠簪，失履，独与麾下二十骑走；会夜，追骑解，得入师州。归罪于左贤王哥解、河东兵马使鱼承仙而斩之。

平卢兵马使史思明惧，逃入山谷近二旬，收散卒，得七百人。平卢守将史定方将精兵二千救禄山，契丹引去，禄山乃得免。至平卢，麾下皆亡，不知所出。史思明出见禄山，禄山喜，起，执其手曰："吾得汝，复何忧！"思明退，谓人曰："冥使早出，已与哥解并斩矣。"契丹围师州，禄山使思明击却之。

11 冬，十月，壬子，上幸华清宫。

12 杨国忠使鲜于仲通表请己遥领剑南；十一月，丙午，以国忠领剑南节度使。

十一载(壬辰、752)

1 春,正月,丁亥,上还宫。

2 二月,庚午,命有司出粟帛及库钱数十万缗于两市易恶钱。先是,江、淮多恶钱,贵戚大商往往以良钱一易恶钱五,载入长安,市井不胜其弊,故李林甫奏请禁之,官为易取,期一月,不输官者罪之。于是商贾嚣然,不以为便。众共遮杨国忠马自言,国忠为之言于上,乃更命非铅锡所铸及穿穴者,皆听用之如故。

3 三月,安禄山发蕃、汉步骑二十万击契丹,欲以雪去秋之耻。初,突厥阿布思来降,上厚礼之,赐姓名李献忠,累迁朔方节度副使,赐爵奉信王。献忠有才略,不为安禄山下,禄山恨之;至是,奏请献忠帅同罗数万骑,与俱击契丹。献忠恐为禄山所害,白留后张韦,请奏留不行,韦不许。献忠乃帅所部大掠仓库,叛归漠北,禄山遂顿兵不进。

4 乙巳,改吏部为文部,兵部为武部,刑部为宪部。

5 户部侍郎、御史大夫、京兆尹王鉷,权宠日盛,领二十余使。宅旁为使院,文案盈积,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中使赐赉不绝于门,虽李林甫亦畏避之。林甫子岫为将作监,鉷子准为卫尉少卿,俱供奉禁中。准陵侮岫,岫常下之。然鉷事林甫谨,林甫虽忌其宠,不忍害也。

准尝帅其徒过驸马都尉王繇,繇望尘拜伏;准挟弹命中于繇冠,折其玉簪,以为戏笑。既而繇延准置酒,繇所尚永穆公主,上之爱女也,为准亲执刀匕。准去,或谓繇曰:"鼠虽挟其父势,君乃使公主为之具食,有如上闻,无乃非宜?"繇曰:"上虽怒无害,至于七郎,死生所系,不敢不尔。"

鉷弟户部郎中焊,凶险不法,召术士任海川问:"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惧,亡匿。鉷恐事泄,捕得,托以他事杖杀之。王府司马韦会,定安公主之子,王繇之同产也,话之私庭。鉷使长安尉贾季邻收会系狱,缢杀之。繇不敢言。

焊所善邢绛,与龙武万骑谋杀龙武将军,以其兵作乱,杀李林甫、陈希烈、杨国忠;前期二日,有告之者。夏,四月,乙酉,上临朝,以告状面授鉷,使捕之。鉷意焊在绛所,先使人召之,日晏,乃命贾季邻等捕绛。绛居金城坊,季邻等至门,绛帅其党数十人持弓刀格斗突出。鉷与杨国忠引兵继至,绛党曰:"勿伤大夫人。"国忠之傔密谓国忠曰:"贼有号,不可战也。"绛斗且走,至皇城西南隅。会高力士引飞龙禁军四百至,击斩绛,捕其党,皆擒之。

国忠以状白上,曰:"鉷必预谋。"上以鉷任遇深,不应同逆;李林甫亦为之辩解。上乃特命原焊不问,然意欲鉷表请罪之;使国忠讽之,鉷不忍,上怒。会陈希烈极言鉷大逆当诛,戊子,敕希烈与国忠鞫之,仍以国忠兼京兆尹。于是任海川、韦会等事皆发,狱具,鉷赐自尽,焊杖死于朝堂,鉷子准、偘流岭南,寻杀之。有司籍其第舍,数日不能遍。鉷宾佐莫敢窥其门,独采访判官裴冕收其尸葬之。

6 初,李林甫以陈希烈易制,引为相,政事常随林甫左右,晚节遂与林甫为敌,林甫惧。会李献忠叛,林甫乃请解朔方节制,且荐河西节度使安思顺自代;庚子,以思顺为朔方节度使。

7 五月,戊申,庆王琮薨,赠靖德太子。

8 丙辰,京兆尹杨国忠加御史大夫、京畿·关内采访等使,凡王鉷所绾使务,悉归国忠。

初,李林甫以国忠微才,且贵妃之族,故善遇之。国忠与王鉷俱为中丞,鉷用林甫荐为大夫,故国忠不悦,遂深探邢绛狱,令引林甫交私鉷兄弟及阿布思事状,陈希烈、哥舒翰从而证之;上由是疏林甫。国忠贵震天下,始与林甫为仇敌矣。

9 六月,甲子,杨国忠奏吐蕃兵六十万救南诏,剑南兵击破之于云南,克故隰州等三城,捕虏六千三百,以道远,简壮者千余人及酋长降者献之。

10 秋,八月,乙丑,上复幸左藏,赐群臣帛。癸巳,杨国忠奏有凤皇见左藏库屋,出纳判官魏仲犀言凤集库西通训门。

11 九月,阿布思入寇,围永清栅,栅使张元轨拒却之。

12 冬,十月,戊寅,上幸华清宫。

13 己亥,改通训门曰凤集门;魏仲犀迁殿中侍御史,杨国忠属吏率以凤皇优得调。

14 南诏数寇边,蜀人请杨国忠赴镇;左仆射兼右相李林甫奏遣之。国忠将行,泣辞,上言必为林甫所害,贵妃亦为之请。上谓国忠曰:"卿暂到蜀区处军事,朕屈指待卿,还当入相。"林甫时已有疾,忧懑不知所为,巫言一见上可小愈;上欲就视之,左右固谏。上乃令林甫出庭中,上登降圣阁遥望,以红巾招之。林甫不能拜,使人代拜。国忠比至蜀,上遣中使召还,至昭应,谒林甫,拜于床下。林甫流涕谓曰:"林甫死矣,公必为相,以后事累公!"国忠谢不敢当,汗出覆面。十一月,丁卯,林甫薨。

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

15　庚申，以杨国忠为右相，兼文部尚书，其判使并如故。

国忠为人强辩而轻躁，无威仪。既为相，以天下为己任，裁决机务，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慑。自侍御史至为相，凡领四十余使。台省官有才行时名，不为己用者，皆出之。

或劝陕郡进士张彖谒国忠，曰："见之，富贵立可图。"彖曰："君辈倚杨右相如泰山，吾以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辈得无失所恃乎！"遂隐居嵩山。

国忠以司勋员外郎崔圆为剑南留后，徵魏郡太守吉温为御史中丞，充京畿、关内采访等使。温诣范阳辞安禄山，禄山令其子庆绪送至境，为温控马出驿数十步。温至长安，凡朝廷动静，辄报禄山，信宿而达。

16　十二月，杨国忠欲收人望，建议："文部选人，无问贤不肖，选深者留之，依资据阙注官。"滞淹者翕然称之。国忠凡所施置，皆曲徇人所欲，故颇得众誉。

17　甲申，以平卢兵马使史思明兼北平太守，充卢龙军使。

18　丁亥，上还宫。

19　丁酉，以安西行军司马封常清为安西四镇节度使。

20　哥舒翰素与安禄山、安思顺不协，上常和解之，使为兄弟。是冬，三人俱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于城东。禄山谓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颇同，何得不相亲？"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为其忘本故也。兄苟见亲，翰敢不尽心！"禄山以为讥其胡也，大怒，骂翰曰："突厥敢尔！"翰欲应之，力士目翰，翰乃止，阳醉而散，自是为怨愈深。

21　棣王琰有二孺人，争宠，其一使巫书符置琰履中以求媚。琰与监院宦者有隙，宦者知之，密奏琰祝诅上；上使人掩其履而获之，大怒。琰顿首谢："臣实不知有符。"上使鞫之，果孺人所为。上犹疑琰知之，囚于鹰狗坊，绝朝请，忧愤而薨。

22　故事，兵、吏部尚书知政事者，选事悉委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过门下省审，自春及夏，其事乃毕。及杨国忠以宰相领文部尚书，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于私第密定名阙。

十二载(癸巳、753)

1　春，正月，壬戌，国忠召左相陈希烈及给事中、诸司长官皆集尚书都堂，唱注选人，一日而毕，曰："今左相、给事中俱在座，已过门下矣。"其间资格差缪甚众，无敢言者。于是门下不复过官，侍郎但掌试判而已。侍郎韦见素、张倚趋走门庭，与主事无异。见素，凑之子也。

京兆尹鲜于仲通讽选人请为国忠刻颂，立于省门，制仲通撰其辞；上为改定数字，仲通以金填之。

2　杨国忠使人说安禄山诬李林甫与阿布思谋反，禄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诣阙，诬告林甫与阿布思约为父子。上信之，下吏按问；林甫婿谏议大夫杨齐宣惧为所累，附国忠意证成之。时林甫尚未葬，二月，癸未，制削林甫官爵；子孙有官者除名，流岭南及黔中，给随身衣及粮食，自余赀产并没官；近亲及党与坐贬者五十余人。剖林甫棺，抉取含珠，襚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礼葬之。己亥，赐陈希烈爵许国公，杨国忠爵魏国公，赏其成林甫之狱也。

3　夏，五月，己酉，复以魏、周、隋后为三恪，杨国忠欲攻李林甫之短也。卫包以助邪贬夜郎尉，崔昌贬乌雷尉。

4　阿布思为回纥所破，安禄山诱其部落而降之，由是禄山精兵，天下莫及。

5　壬辰，以左武卫大将军何复光将岭南五府兵击南诏。

6　安禄山以李林甫狡猾逾己，故畏服之。及杨国忠为相，禄山视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国忠屡言禄山有反状；上不听。

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击吐蕃，拔洪济、大漠门等城，悉收九曲部落。

初，高丽人王思礼与翰俱为押牙，事王忠嗣。翰为节度使，思礼为兵马使兼河源军使。翰击九曲，思礼后期；翰将斩之，既而复召释之。思礼徐曰："斩则遂斩，复召何为！"

杨国忠欲厚结翰共排安禄山，奏以翰兼河西节度使。秋，八月，戊戌，赐翰爵西平郡王。翰表侍御史裴冕为河西行军司马。

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翰每遣使入奏，

常乘白橐驼，日驰五百里。

7 九月，甲辰，以突骑施黑姓可汗登里伊罗蜜施为突骑施可汗。

8 北庭都护程千里追阿布思至碛西，以书谕葛逻禄，使相应。阿布思穷迫，归葛逻禄，葛逻禄叶护执之，并其妻子、麾下数千人送之。甲寅，加葛逻禄叶护顿毗伽开府仪同三司，赐爵金山王。

9 冬，十月，戊寅，上幸华清宫。

杨国忠与虢国夫人居第相邻，昼夜往来，无复期度，或并辔走马入朝，不施障幕，道路为之掩目。

三夫人将从车驾幸华清宫，会于国忠第；车马仆从，充溢数坊，锦绣珠玉，鲜华夺目。国忠谓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缘椒房至此，未知税驾之所，然念终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极乐耳。"杨氏五家，队各为一色衣以相别，五家合队，粲若云锦；国忠仍以剑南旌节引于其前。

国忠子暄举明经，学业荒陋，不及格。礼部侍郎达奚珣畏国忠权势，遣其子昭应尉抚先白之。抚伺国忠入朝上马，趋至马下；国忠意其子必中选，有喜色。抚曰："大人白相公，郎君所试，不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国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卖！"策马不顾而去。抚惶遽，书白其父曰："彼恃挟贵势，令人惨嗟，安可复与论曲直！"遂置暄上第。及暄为户部侍郎，珣始自礼部迁吏部，暄与所亲言，犹叹己之淹回，珣之迅疾。

国忠既居要地，中外饷遗辐凑，积缣至三千万匹。

10 上在华清宫，欲夜出游，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谏曰："宫外即旷野，安可不备不虞！陛下必欲夜游，请归城阙。"上为之引还。

11 是岁，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击大勃律，至菩萨劳城，前锋屡捷，常清乘胜逐之。斥候府果毅段秀实谏曰："虏兵羸而屡北，诱我也；请搜左右山林。"常清从之。果获伏兵，遂大破之，受降而还。

12 中书舍人宋昱知选事，前进士广平刘乃以选法未善，上书于昱，以为："禹、稷、皋陶同居舜朝，犹曰载采有九德，考绩以九载。近代主司，察言于一幅之判，观行于一揖之间，何古今迟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处铨廷，考其辞华，则不及徐、庾，观其利口，则不若嚣夫，何暇论圣贤之事业乎！"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七

唐纪三十三

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下之下

十三载(甲午、754)

1 春，正月，己亥，安禄山入朝。是时杨国忠言禄山必反，且曰："陛下试召之，必不来。"上使召之，禄山闻命即至。庚子，见上于华清宫，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宠擢至此，为国忠所疾，臣死无日矣！"上怜之，赏赐巨万，由是益亲信禄山，国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禄山必反，言于上，上不听。

2 甲辰，太清宫奏："学士李琪见玄元皇帝乘紫云，告以国祚延昌。"

3 唐初，诏敕皆中书、门下官有文者为之。乾封以后，始召文士元万顷、范履冰等草诸文辞，常于北门候进止，时人谓之"北门学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专其事。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迩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刑部尚书张均及弟太常卿垍皆翰林院供奉。上欲加安禄山同平章事，已令张垍草制。杨国忠谏曰："禄山虽有军功，目不知书，岂可为宰相！制书若下，恐四夷轻唐。"上乃止。乙巳，加禄山左仆射，赐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

4 丙午，上还宫。

5 安禄山求兼领闲厩、群牧；庚申，以禄山为闲厩、陇右群牧等使。禄山又求兼总监；壬戌，兼知总监事。禄山奏以御史中丞吉温为武部侍郎，充闲厩副使，杨国忠由是恶温。禄山密遣亲信选健马堪战者数千匹，别饲之。

6 二月，壬申，上朝献太清宫，上圣祖尊号曰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大皇太帝。癸酉，享太庙，上高祖谥曰神尧大圣光孝皇帝，太宗谥曰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高宗谥曰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宗谥曰孝和大圣大昭孝皇帝，睿宗谥曰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以汉家诸帝皆谥孝故也。甲戌，群臣上尊号曰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赦天下。

7 丁丑，杨国忠进位司空；甲申，临轩册命。

8 己丑，安禄山奏："臣所部将士讨奚、契丹、九姓、同罗等，勋效甚多，乞不拘常格，超资加赏，仍好写告身付臣军授之。"于是除将军者五百余人，中郎将者二千余人。禄山欲反，故先以此收众心也。

三月，丁酉朔，禄山辞归范阳。上解御衣以赐之，禄山受之惊喜。恐杨国忠奏留之，疾驱出关。乘船沿河而下，令船夫执绳板立于岸侧，十五里一更，昼夜兼行，日数百里，过郡县不下船。自是有言禄山反者，上皆缚送，由是人皆知其将反，无敢言者。

禄山之发长安也，上令高力士饯之长乐坡，及还，上问："禄山慰意乎？"对曰："观其意怏怏，必知欲命为相而中止故也。"上以告国忠，曰："此议他人不知，必张垍兄弟告之也。"上怒，贬张均为建安太守，垍为卢溪司马，垍弟给事中埱为宜春司马。

哥舒翰亦为其部将论功，敕以陇右十将、特进、火拔州都督、燕山郡王火拔归仁为骠骑大将军，河源军使王思礼加特进，临洮太守成如璆、讨击副使范阳鲁炅、皋兰府都督浑惟明并加云麾将军，陇右讨击副使郭英乂为左羽林将军。英乂，知运之子也。翰又奏严挺之之子武为节度判官，河东吕諲为支度判官，前封丘尉高适为掌书记，安邑曲环为别将。

9 程千里执阿布思，献于阙下，斩之。甲子，以千里为金吾大将军，以封常清权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

10 夏，四月，癸巳，安禄山奏击奚破之，虏其王李日越。

11 六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不尽如钩。

12 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阁罗凤诱之深入，至大和城，闭壁不战。宓粮尽，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乃引还，蛮追击之，宓被擒，全军皆没。杨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中国兵讨之，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无敢言者。上尝谓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对曰："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13 秋，七月，癸丑，哥舒翰奏：于所开九曲之地置洮阳、浇河二郡及神策军，以临洮太守成如璆兼洮阳太守，充神策军使。

14 杨国忠忌陈希烈，希烈累表辞位；上欲以武部侍郎吉温代之，国忠以温附安禄山，奏言不可；以文部侍郎韦见素和雅易制，荐之。八月，丙戌，以希烈为太子太师，罢政事；以见素为武部尚书、同平章事。

15 自去岁水旱相继，关中大饥。杨国忠恶京兆尹李岘不附己，以灾沴归咎于岘，九月，贬长沙太守。岘，祎之子也。上忧雨伤稼，国忠取禾之善者献之，曰："雨虽多，不害稼也。"上以为然。扶风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灾，国忠使御史推之。是岁，天下无敢言灾者。高力士侍侧，上曰："淫雨不已，卿可尽言。"对曰："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16 冬，十月，乙酉，上幸华清宫。

17 十一月，己未，置内侍监二员，正三品。

18 河东太守兼本道采访使韦陟，斌之兄也，文雅有盛名，杨国忠恐其入相，使人告陟赃污事，下御史按问。陟赂中丞吉温，使求救于安禄山，复为国忠所发。闰月，壬寅，贬陟桂岭尉，温澧阳长史。安禄山为温讼冤，且言国忠谗疾。上两无所问。

19 戊午，上还宫。

20 是岁，户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县千五百三十八，乡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

十四载(乙未、755)

1 春，正月，苏毗王子悉诺逻去吐蕃来降。

2 二月，辛亥，安禄山使副将何千年入奏，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上命立进画，给告身。韦见素谓杨国忠曰："禄山久有异志，今又有此请，其反明矣。明日见素当极言；上未允，公其继之。"国忠许诺。壬子，国忠、见素入见，上迎谓曰："卿等有疑禄山之意邪？"见素因极言禄山反已有迹，所请不可许，上不悦；国忠逡巡不敢言，上竟从禄山之请。他日，国忠、见素言于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禄山之谋。今若除禄山平章事，召诣阙，以贾循为范阳节度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使，杨光翙为河东节度使，则势自分矣。"上从之。已草制，上留不发，更遣中使辅璆琳以珍果赐禄山，潜察其变。璆琳受禄山厚赂，还，盛言禄山竭忠奉国，无有二心。上谓国忠等曰："禄山，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东北二虏，藉其镇遏。朕自保之，卿等勿忧也！"事遂寝。循，华原人也，时为节度副使。

3 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入朝，道得风疾，遂留京师，家居不出。

4 三月，辛巳，命给事中裴士淹宣慰河北。

5 夏，四月，安禄山奏破奚、契丹。

6 癸巳，以苏毗王子悉诺逻为怀义王，赐姓名李忠信。

7 安禄山归至范阳，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称疾不出迎，盛陈武备，然后见之。裴士淹至范阳，二十余日乃得见，无复人臣礼。杨国忠日夜求禄山反状，使京兆尹围其第，捕禄山客李超等，送御史台狱，潜杀之。禄山子庆宗尚宗女荣义郡主，供奉在京师，密报禄山，禄山愈惧。六月，上以其子成婚，手诏禄山观礼，禄山辞疾不至。秋，七月，禄山表献马三千匹，每匹执控夫二人，遣蕃将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达奚珣疑有变，奏请"谕禄山以进车马宜俟至冬，官自给夫，无烦本军。"于是上稍寤，始有疑禄山之意。会辅璆琳受赂事亦泄，上托以他事扑杀之。上遣中使冯神威赍手诏谕禄山，如珣策；且曰："朕新为卿作一汤，十月于华清宫待卿。"神威至范阳宣旨，禄山踞床微起，亦不拜，曰："圣人安隐。"又曰："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然诣京师。"即令左右引神威置馆舍，不复见；数日，遣还，亦无表。神威还，见上泣曰："臣几不得见大家！"

8 八月，辛卯，免今载百姓租庸。

9 冬，十月，庚寅，上幸华清宫。

10 安禄山专制三道，阴蓄异志，殆将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驾然后作乱。会杨国忠与禄山不相悦，屡言禄山且反，上不听；国忠数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禄山由是决意遽反，独与孔目官·太仆丞严庄、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将军阿史那承庆密谋，自余将佐皆莫之知，但怪其自八月以来，屡飨士卒，秣马厉兵而已。会有奏事官自京师还，禄山诈为敕书，悉召诸将示之曰："有密旨，令禄山将兵入朝讨杨国忠，诸君宜即从军。"众愕然相顾，莫敢异言。十一月，甲子，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别将高秀岩守大同；诸将皆引兵夜发。

诘朝，禄山出蓟城南，大阅誓众，以讨杨国忠为名，榜军中曰："有异议扇动军人者，斩及三族！"于是引兵而南。禄山乘铁舆，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禄山先遣将军何千年、高邈将奚骑二十，声言献射生手，乘驿诣太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杨光翙出迎，因劫之以去。太原具言其状。东受降城亦奏禄山反。上犹以为恶禄山者诈为之，未之信也。

庚午，上闻禄山定反，乃召宰相谋之。杨国忠扬扬有德色，曰："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上以为然，大臣相顾失色。上遣特进毕思琛诣东京，金吾将军程千里诣河东，各简募数万人，随便团结以拒之。辛未，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上问以讨贼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积久，故人望风惮贼。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诣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棰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上悦。壬申，以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常清即日乘驿诣东京募兵，旬日，得六万人；乃断河阳桥，为守御之备。

甲戌，禄山至博陵南，何千年等执杨光翙见禄山，责光翙以附杨国忠，斩之以徇。禄山使其将安忠志将精兵军土门，忠志，奚人，禄山养为假子；又以张献诚摄博陵太守，献诚，守珪之子也。

禄山至藁城，常山太守颜杲卿力不能拒，与长史袁履谦往迎之。禄山辄赐杲卿金紫，质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将李钦凑将兵数千人守井陉口，以备西来诸军。杲卿归，途中指其衣谓履谦曰："何为著此？"履谦悟其意，乃阴与杲卿谋起兵讨禄山。杲卿，思鲁之玄孙也。

丙子，上还宫。斩太仆卿安庆宗，赐荣义郡主自尽。以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为户部尚书，思顺弟元贞为太仆卿。以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以卫尉卿猗氏张介然为之。以程千里为潞州长史。诸郡当贼冲者，始置防御使。

丁丑，以荣王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副之，统诸军东征。出内府钱帛，于京师募兵十一万，号曰天武军，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

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将飞骑、矟骑及新募兵、边兵在京师者合五万人，发长安。上遣宦者监门将军边令诚监其军，屯于陕。

11 丁亥，安禄山自灵昌渡河，以绚约败船及草木横绝河流，一夕，冰合如浮梁，遂陷灵昌郡。禄山步骑散漫，人莫知其数，所过残灭。张介然至陈留才数日，禄山至，授兵登城，众恟惧，不能守。庚寅，太守郭纳以城降。禄山入北郭，闻安庆宗死，恸哭曰："我何罪，而杀我子！"时陈留将士降者夹道近万人，禄山皆杀之以快其忿；斩张

介然于军门。以其将李庭望为节度使，守陈留。

12　壬辰，上下制欲亲征，其朔方、河西、陇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营，令节度使自将之；期二十日毕集。

13　初，平原太守颜真卿知禄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壮，实仓廪；禄山以其书生，易之。及禄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间道奏之。上始闻禄山反，河北郡县皆风靡，叹曰："二十四郡，曾无一人义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识颜真卿作何状，乃能如是！"真卿遣亲客密怀购贼牒诣诸郡，由是诸郡多应者。真卿，杲卿之从弟也。

安禄山引兵向荥阳，太守崔无波拒之；士卒乘城者，闻彭角声，自坠如雨。癸巳，禄山陷荥阳，杀无波，以其将武令珣守之。禄山声势益张，以其将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前锋。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训练，屯武牢以拒贼；贼以铁骑蹂之，官军大败。常清收余众，战于葵园，又败；战上东门内，又败。丁酉，禄山陷东京，贼鼓噪自四门入，纵兵杀掠。常清战于都亭驿，又败；退守宣仁门，又败；乃自苑西坏墙西走。

河南尹达奚珣降于禄山。留守李憕谓御史中丞卢奕曰："吾曹荷国重任，虽知力不敌，必死之！"奕许诺。憕收残兵数百，欲战，皆弃憕溃去；憕独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怀印间道走长安，朝服坐台中，左右皆散。禄山屯于闲厩，使人执憕、奕及采访判官蒋清，皆杀之。奕骂禄山，数其罪，顾贼党曰："凡为人当知逆顺。我死不失节，夫复何恨！"憕，文水人；奕，怀慎之子；清，钦绪之子也。禄山以其党张万顷为河南尹。

封常清帅余众至陕，陕郡太守窦廷芝已奔河东，吏民皆散。常清谓高仙芝曰："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仙芝乃帅见兵西趣潼关。贼寻至，官军狼狈走，无复部伍，士马相腾践，死者甚众。至潼关，修完守备，贼至，不得入而去。禄山使其将崔乾祐屯陕，临汝、弘农、济阴、濮阳、云中郡皆降于禄山。是时，朝廷徵兵诸道，皆未至，关中恟惧。会禄山方谋称帝，留东京不进，故朝廷得为之备，兵亦稍集。

禄山以张通儒之弟通晤为睢阳太守，与陈留长史杨朝宗将胡骑千余东略地，郡县官多望风降走，惟东平太守嗣吴王祇、济南太守李随起兵拒之。祇，祎之弟也。郡县之不从贼者，皆倚吴王为名。单父尉贾贲帅吏民南击睢阳，斩张通晤。李庭望引兵欲东徇地，闻之，不敢进而还。

14　庚子，以永王璘为山南节度使，江陵长史源洧为之副；颍王璬为剑南节度使，蜀郡长史崔圆为之副。二王皆不出阁。洧，光裕之子也。

15　上议亲征，辛丑，制太子监国，谓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载，倦于忧勤，去秋已欲传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余灾遗子孙，淹留俟稍丰。不意逆胡横发，朕当亲征，且使之监国。事平之日，朕将高枕无为矣。"杨国忠大惧，退谓韩、虢、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恶吾家专横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与姊妹并命在旦暮矣！"相与聚哭。使三夫人说贵妃，衔土请命于上；事遂寝。

16　颜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万余人，谕以举兵讨安禄山，继以涕泣，士皆感愤。禄山使其党段子光赍李憕、卢奕、蒋清首徇河北诸郡，至平原，壬寅，真卿执子光，腰斩以徇；取三人首，续以蒲身，棺敛葬之，祭哭受吊。禄山以海运使刘道玄摄景城太守，清池尉贾载、盐山尉河内穆宁共斩道玄，得其甲仗五十余船；携道玄首谒长史李晫，晫收严庄宗族，悉诛之。是日，送道玄首至平原。真卿召载、宁及清河尉张澹诣平原计事。饶阳太守卢全诚据城不受代；河间司法李奂杀禄山所署长史王怀忠；李随遣游弈将訾嗣贤济河，杀禄山所署博平太守马冀；各有众数千或万人，共推真卿为盟主，军事皆禀焉。禄山使张献诚将上谷、博陵、常山、赵郡、文安五郡团结兵万人围饶阳。

17　高仙芝之东征也，监军边令诚数以事干之，仙芝多不从。令诚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挠败之状，且云："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上大怒，癸卯，遣令诚赍敕即军中斩仙芝及常清。初，常清既败，三遣使奉表陈贼形势，上皆不之见。常清乃自驰诣阙，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还仙芝军，白衣自效。常清草遗表曰："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时朝议皆以为禄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令诚至潼关，先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诚上之。常清既死，陈尸蘧蒢。仙芝还，至听事，令诚索陌刀手百余人自随，乃谓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令诚宣敕。仙芝曰："我遇敌而退，死则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谓我盗减粮赐则诬也。"时士卒在前，皆大呼称枉，其声振地，遂斩之。以将军李承光摄领其众。

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病废在家，上藉其威名，且素与禄山不协，召见，拜兵马副元帅，将兵八万以讨禄山；仍敕天下四面进兵，会攻洛阳。翰以病固辞，上不许，以田良丘为御史中丞，充行军司马，起居郎萧昕为判官，蕃将火拔归仁等各将部落以从，并仙芝旧卒，号二十万，军于潼关。翰病，不能治事，悉以军政委田良丘；良丘复

不敢专决，使王思礼主骑，李承光主步，二人争长，无所统壹。翰用法严而不恤，士卒皆懈弛，无斗志。

18 安禄山大同军使高秀岩寇振武军，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击败之，子仪乘胜拔静边军。大同兵马使薛忠义寇静边军，子仪使左兵马使李光弼、右兵马使高浚、左武锋使仆固怀恩、右武锋使浑释之等逆击，大破之，坑其骑七千。进围云中，使别将公孙琼岩将二千骑击马邑，拔之，开东陉关。甲辰，加子仪御史大夫。怀恩，哥滥拔延之曾孙也，世为金微都督。释之，浑部酋长，世为皋兰都督。

19 颜杲卿将起兵，参军冯虔、前真定令贾深、藁城尉崔安石、郡人翟万德、内丘丞张通幽皆预其谋；又遣人语太原尹王承业，密与相应。会颜真卿自平原遣杲卿甥卢逖潜告杲卿，欲连兵断禄山归路，以缓其西入之谋。时禄山遣其金吾将军高邈诣幽州徵兵，未还，杲卿以禄山命召李钦凑，使帅众诣郡受犒赉；丙午，薄暮，钦凑至，杲卿使袁履谦、冯虔等携酒食妓乐往劳之，并其党皆大醉，乃断钦凑首，收其甲兵，尽缚其党，明日，斩之，悉散并陉之众。有顷，高邈自幽州还，且至藁城，杲卿使冯虔往擒之。南境又白何千年自东京来，崔安石与翟万德驰诣醴泉驿迎千年，又擒之，同日致于郡下。千年谓杲卿曰："今太守欲输力王室，既善其始，当慎其终。此郡应募乌合，难以临敌，宜深沟高垒，勿与争锋。俟朔方军至，并力齐进，传檄赵、魏，断燕、蓟要膂。今且宣声云，'李光弼引步骑一万出井陉'；因使人说张献诚云：'足下所将多团练之人，无坚甲利兵，难以当山西劲兵'，献诚必解围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悦，用其策，献诚果遁去，其团练兵皆溃。杲卿乃使人入饶阳城，慰劳将士。命崔安石等徇诸郡云："大军已下井陉，朝夕当至，先平河北诸郡。先下者赏，后至者诛！"于是河北诸郡响应，凡十七郡皆归朝廷，兵合二十余万；其附禄山者，唯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而已。

杲卿又密使人入范阳招贾循，郑城人马燧说循曰："禄山负恩悖逆，虽得洛阳，终归夷灭。公若诛诸将之不从命者，以范阳归国，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犹豫不时发。别将牛润容知之，以告禄山，禄山使其党韩朝阳召循。朝阳至范阳，引循屏语，使壮士缢杀之，灭其族；以别将牛廷玠知范阳军事。史思明、李立节将蕃、汉步骑万人击博陵、常山。马燧亡入西山；隐者徐遇匿之，得免。

20 初，禄山欲自将攻潼关，至新安，闻河北有变而还。蔡希德将兵万人自河内北击常山。

21 戊申，荣王琬薨，赠谥靖恭太子。

22 是岁，吐蕃赞普乞梨苏笼猎赞卒，子娑悉笼猎赞立。

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上之上

至德元载(丙申、756)

1 春，正月，乙卯朔，禄山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以达奚珣为侍中，张通儒为中书令。高尚、严庄为中书侍郎。

2 李随至睢阳，有众数万。丙辰，以随为河南节度使，以前高要尉许远为睢阳太守兼防御使。濮阳客尚衡起兵讨禄山，以郡人王栖曜为衡前总管，攻拔济阴，杀禄山将邢超然。

3 颜杲卿使其子泉明、贾深、翟万德献李钦凑首及何千年、高邈于京师。张通幽泣请曰："通幽兄陷贼，乞与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许之。至太原，通幽欲自托于王承业，乃教之留泉明等，更其表，多自为功，毁短杲卿，别遣使献之。杲卿起兵才八日，守备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于承业，承业既窃其功，利于城陷，遂拥兵不救。杲卿昼夜拒战，粮尽矢竭；壬戌，城陷。贼纵兵杀万余人，执杲卿及袁履谦等送洛阳。王承业使者至京师，玄宗大喜，拜承业羽林大将军，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数。徵颜杲卿为卫尉卿。朝命未至，常山已陷。

杲卿至洛阳，禄山数之曰："汝自范阳户曹，我奏汝为判官，不数年超至太守，何负于汝而反邪？"杲卿瞋目骂曰："汝本营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为三道节度使，恩幸无比，何负于汝而反？我世为唐臣，禄位皆唐有，虽为汝所奏，岂从汝反邪！我为国讨贼，恨不斩汝，何谓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杀我！"禄山大怒，并袁履谦等缚于中桥之柱而丹之。杲卿、履谦比死，骂不虚口。颜氏一门死于刀锯者三十余人。

史思明、李立节、蔡希德既克常山，引兵击诸郡之不从者，所过残灭，于是邺、广平、钜鹿、赵、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复为贼守。饶阳太守卢全诚独不从，思明等围之。河间司法李奂将七千人、景城长史李玮遣其子杞将八千人救之，皆为思明所败。

4 上命郭子仪罢围云中，还朔方，益发兵进取东京；选良将一人分兵先出井陉，定河北。子仪荐李光弼，癸亥，以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分朔方兵万人与之。

5　甲子，加哥舒翰左仆射、同平章事，余如故。

6　置南阳节度使，以南阳太守鲁炅为之，将岭南、黔中、襄阳子弟五万人屯叶北，以备安禄山。炅表薛愿为颍川太守兼防御使，庞坚为副使。愿，故太子瑛之妃兄；坚，玉之曾孙也。

7　乙丑，安禄山遣其子庆绪寇潼关；哥舒翰击却之。

8　己巳，加颜真卿户部侍郎兼本郡防御使；真卿以李晖为副。

9　二月，丙戌，加李光弼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访使。

10　史思明等围饶阳二十九日，不下，李光弼将蕃、汉步骑万余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陉。己亥，至常山，常山团练兵三千人杀胡兵，执安思义出降。光弼谓思义曰："汝自知当死否？"思义不应。光弼曰："汝久更陈行，视吾此众，可敌思明否？今为我计当如何？汝策可取，当不杀汝。"思义曰："大夫士马远来疲弊，猝遇大敌，恐未易当；不如移军入城，早为备御，先料胜负，然后出兵。胡骑虽锐，不能持重，苟不获利，气沮心离，于时乃可图矣。思明今在饶阳，去此不二百里。昨暮羽书已去，计其先锋来晨必至，而大军继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悦，释其缚，即移军入城。史思明闻常山不守，立解饶阳之围；明日未旦，先锋已至，思明等继之，合二万余骑，直抵城下。光弼遣步卒五千自东门出战，贼守门不退。光弼命五百弩于城上齐发射之，贼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为四队，使其矢发发相继，贼不能当，敛军道北。光弼出兵五千为枪城于道南，夹呼沱水而陈；贼数以骑兵搏战，光弼之兵射之，人马中矢者太半，乃退，小憩以俟步兵。有村民告贼步兵五千自饶阳来，昼夜行百七十里，至九门南逢壁，度憩息。光弼遣步骑各二千，匿旗鼓，并水潜行，至逢壁，贼方饭，纵兵掩击，杀之无遗。思明闻之，失势，退入九门。时常山九县，七附官军，惟九门、藁城为贼所据。光弼遣裨将张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余皆三百人戍之。

11　上以吴王祗为灵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马使。贾贲前至雍丘，有众二千。先是谯郡太守杨万石以郡降安禄山，逼真源令河东张巡使为长史，西迎贼。巡至真源，帅吏民哭于玄元皇帝庙，起兵讨贼，吏民乐从者数千人；巡选精兵千人西至雍丘，与贾贲合。

初，雍丘令令狐潮以县降贼，贼以为将，使东击淮阳救兵于襄邑，破之，俘百余人，拘于雍丘，将杀之，往见李庭望；淮阳兵遂杀守者，潮弃妻子走，故贾贲得以其间入雍丘。庚子，潮引贼精兵攻雍丘；贲出战，败死。张巡力战却贼，因兼领贲众，自称吴王先锋使。

三月，乙卯，潮复与贼将李怀仙、杨朝宗、谢元同等四万余众奄至城下；众惧，莫有固志。巡曰："贼兵精锐，有轻我心。今出其不意击之，彼必惊溃。贼势小折，然后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帅千人，分数队，开门突出。巡身先士卒，直冲贼陈，人马辟易，贼遂退。明日，复进攻城，设百炮环城，楼堞皆尽；巡于城上立木栅以拒之。贼蚁附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贼不得上。时伺贼隙，出兵击之，或夜缒斫营，积六十余日，大小三百余战，带甲而食，裹疮复战，贼遂败走。巡乘胜追之，获胡兵二千人而还，军声大振。

12　初，户部尚书安思顺知禄山反谋，因入朝奏之。及禄山反，上以思顺先奏，不之罪也。哥舒翰素与之有隙，使人诈为禄山遗思顺书，于关门擒之以献，且数思顺七罪，请诛之。丙辰，思顺及弟太仆卿元贞皆坐死，家属徙岭外。杨国忠不能救，由是始畏翰。

13　郭子仪至朔方，益选精兵，戊午，进军于代。

14　戊辰，吴王祗击谢元同，走之，拜陈留太守、河南节度使。

15　壬午，以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为范阳长史、河北节度使。加颜真卿河北采访使。真卿以张澹为支使。

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余，为郡人乞师于真卿曰："公首唱大义，河北诸郡恃公以为长城。今清河，公之西邻，国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钱帛于彼以赡北军，谓之'天下北库'；今有布三百余万匹，帛八十余万匹，钱三十余万缗，粮三十余万斛。昔讨默啜，甲兵皆贮清河库，今有五十余万事。户七万，口十余万。窃计财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强。公诚资以士卒，抚而有之，以二郡为腹心，则余郡如四支，无不随所使矣。"真卿曰："平原兵新集，尚未训练，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邻！虽然，借若诺子之请，则将何为乎？"萼曰："清河遣仆衔命于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师以尝寇也，亦欲观大贤之明义耳。今仰瞻高意，未有决辞定色，仆何敢遽言所为哉！"真卿奇之，欲与之兵。众以为萼年少轻虏，徒分兵力，必无所成，真卿不得已辞之。萼就馆，复为书说真卿，以为："清河去逆效顺，奉粟帛器械以资军，公乃不纳而疑之。仆回辕之后，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系托，将为公西面之强敌，公能无悔乎？"真卿大惊，遽诣其馆，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执手别。真卿问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为乎？"萼曰："闻朝廷遣程千里将精兵十万出崞口讨贼，贼据险拒之，不得前。今当引兵先击魏郡，执禄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纳旧太守司马垂，使为西南主人；分兵开崞口，出千里之师，因讨汲、邺以北至于幽陵郡县之未下者；平原、清河帅诸同盟，合兵十万，南临孟津，分兵循河，据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计官军东讨者不下二十万，河南义兵西

向者亦不减十万。公但当表朝廷坚壁勿战，不过月余，贼必有内溃相图之变矣。”真卿曰：“善！”命录事参军李择交及平原令范冬馥将其兵，会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军于堂邑西南。哀知泰遣其将白嗣恭等将二万余人来逆战，三郡兵力战尽日，魏兵大败，斩首万余级，捕虏千余人，是马千匹，军资甚众。知泰奔汲郡，遂克魏郡，军声大振。

时北海太守贺兰进明亦起兵，真卿以书召之并力，进明将步骑五千渡河，真卿陈兵逆之，相揖，哭于马上，哀动行伍。进明屯平原城南，休养士马，真卿每事咨之，由是军权稍移于进明矣，真卿不以为嫌。真卿以堂邑之功让进明，进明奏其状，取舍任意。敕加进明河北招讨使，择交、冬馥微进资级，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录。进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录事参军长安第五琦劝进明厚以金帛募勇士，遂克之。

16 李光弼与史思明相守四十余日，思明绝常山粮道。城中乏草，马食荐藉。光弼以车五百乘之石邑取草，将车者皆衣甲，弩手千人卫之，为方陈而行，贼不能夺。蔡希德引兵攻石邑，张奉璋拒却之。光弼遣使告急于郭子仪，子仪引兵自井陉出，夏，四月，壬辰，至常山，与光弼合，蕃、汉步骑共十余万。甲午，子仪、光弼与史思明等战于九门城南，思明大败。中郎将浑瑊射李立节，杀之。瑊，释之之子也。思明收余众奔赵郡，蔡希德奔钜鹿。思明自赵郡如博陵，时博陵已降官军，思明尽杀郡官。河朔之民苦贼残暴，所至屯结，多至二万人，少者万人，各为营以拒贼；及郭、李军至，争出自效。庚子，攻赵郡；一日，城降。士卒多虏掠，光弼坐城门，收所获，悉归之，民大悦。子仪生擒四千人，皆舍之，斩禄山太守郭献璆。光弼进围博陵，十日，不拔，引兵还恒阳就食。

17 杨国忠问士之可为将者于左拾遗博平张镐及萧昕，镐、昕荐左赞善大夫永寿来瑱，丙午，以瑱为颍川太守。贼屡攻之，瑱前后破贼甚众，加本郡防御使；人谓之“来嚼铁”。

18 安禄山使平卢节度使吕知诲诱安东副大都护马灵察，杀之。平卢游弈使武陟刘客奴、先锋使董秦及安东将王玄志同谋讨诛知诲，遣使逾海与颜真卿相闻，请取范阳以自效。真卿遣判官贾载赍粮及战士衣助之。真卿时惟一子颇，才十余岁，使诣客奴为质。朝廷闻之，以客奴为平卢节度使，赐名正臣；玄志为安东副大都护，董秦为平卢兵马使。

19 南阳节度使鲁炅立栅于滍水之南，安禄山将武令珣、毕思琛攻之。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八

唐纪三十四

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上之下

至德元载（丙申、756）

1 五月，丁巳，炅众溃，走保南阳，贼就围之。太常卿张垍荐夷陵太守虢王巨有勇略，上征吴王祗为太仆卿，以巨为陈留·谯郡太守、河南节度使，兼统岭南节度使何履光、黔中节度使赵国珍、南阳节度使鲁炅。国珍，本牂柯夷也。戊辰，巨引兵自蓝田出，趣南阳。贼闻之，解围走。

2 令狐潮复引兵攻雍丘。潮与张巡有旧，于城下相劳苦如平生，潮因说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坚守危城，欲谁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义自许，今日之举，忠义何在！”潮惭而退。

3 郭子仪、李光弼还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数万踵其后。子仪选骁骑更挑战，三日，至行唐，贼疲，乃退。子仪乘之，又败之于沙河。蔡希德至洛阳，安禄山复使将步骑二万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玠发范阳等郡兵万余人助思明，合五万余人，而同罗、曳落河居五分之一。子仪至恒阳，思明随至，子仪深沟高垒以待之；贼来则守，去则追之，昼则耀兵，夜斫其营，贼不得休息。数日，子仪、光弼议曰：“贼倦矣，可以出战。”壬午，战于嘉山，大破之，斩首四万级，捕虏千余人。思明坠马，露髻跣足步走，至暮，杖折枪归营，奔于博陵；光弼就围之，军声大振。于是河北十余郡皆杀贼守将而降。渔阳路再绝，贼往来者皆轻骑窃过，多为官军所获，将士家在渔阳者无不摇心。

禄山大惧，召高尚、严庄诟之曰：“汝数年教我反，以为万全。今守潼关，数月不能进，北路已绝，诸军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郑数州而已，万全何在？汝自今勿来见我！”尚、庄惧，数日不敢见。田乾真自关下来，为尚、庄说禄山曰：“自古帝王经营大业，皆有胜败，岂能一举而成！今四方军垒虽多，皆新募乌合之众，未更行陈，岂能敌我蓟北劲锐之兵，何足深忧！尚、庄皆佐命元勋，陛下一旦绝之，使诸将闻之，谁不内惧！若上下离心，臣窃为陛下危

之!"禄山喜曰:"阿浩,汝能豁我心事。"即召尚、庄,置酒酣宴,自为之歌以侑酒,待之如初。阿浩,乾真小字也。禄山议弃洛阳,走归范阳,计未决。

是时,天下以杨国忠骄纵召乱,莫不切齿。又,禄山起兵以诛国忠为名,王思礼密说哥舒翰,使抗表请诛国忠,翰不应。思礼又请以三十骑劫取以来,至潼关杀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或说国忠:"今朝廷重兵尽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于公岂不危哉!"国忠大惧,乃奏:"潼关大军虽盛,而后无继,万一失利,京师可忧,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于苑中训练。"上许之,使剑南军将李福德等领之。又募万人屯灞上,令所亲杜乾运将之,名为御贼,实备翰也。翰闻之,亦恐为国忠所图,乃表请灞上军隶潼关;六月,癸未,召杜乾运诣关,因事斩之;国忠益惧。

会有告崔乾祐在陕,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上遣使趣哥舒翰进兵复陕、洛。翰奏曰:"禄山久习用兵,今始为逆,岂肯无备! 是必羸师以诱我,若往,正堕其计中。且贼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以扼之,利在坚守。况贼残虐失众,兵势日蹙,将有内变;因而乘之,可不战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务速!今诸道征兵尚多未集,请且待之。"郭子仪、李光弼亦上言:"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国忠疑翰谋己,言于上,以贼方无备,而翰逗留,将失机会。上以为然,续遣中使趣之,项背相望。翰不得已,抚膺恸哭;丙戌,引兵出关。

己丑,遇崔乾祐之军于灵宝西原。乾祐据险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庚寅,官军与乾祐会战。乾祐伏兵于险,翰与田良丘浮舟中流以观军势,见乾祐兵少,趣诸军使进。王思礼等将精兵五万居前,庞忠等将余兵十万继之,翰以兵三万登河北阜望之,鸣鼓以助其势。乾祐所出兵不过万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却,官军望而笑之。乾祐严精兵,陈于其后。兵既交,贼偃旗如欲遁者,官军懈,不为备。须臾,伏兵发,贼乘高下木石,击杀士卒甚众。道隘,士卒如束,枪槊不得用。翰以毡车驾马为前驱,欲以冲贼。日过中,东风暴急,乾祐以草车数十乘塞毡车之前,纵火焚之。烟焰所被,官军不能开目,妄自相杀,谓贼在烟中,聚弓弩而射之。日暮,矢尽,乃知无贼。乾祐遣同罗精骑自南山过,出官军之后击之,官军首尾骇乱,不知所备,于是大败;或弃甲窜匿山谷,若相挤排入河溺死,嚣声振天地,贼乘胜蹙之。后军见前军败,皆自溃,河北军望之亦溃。翰独与麾下数百骑走,自首阳山西渡河入关。关外先为三堑,皆广二丈,深丈,人马坠其中,须臾而满;余众践之以度,士卒得入关者才八千余人。辛卯,乾祐进攻潼关,克之。

翰至关西驿,揭榜收散卒,欲复守潼关。蕃将火拔归仁等以百余骑围驿,入谓翰曰:"贼至矣,请公上马。"翰上马出驿,归仁帅众叩头曰:"公以二十万众一战弃之,何面目复见天子! 且公不见高仙芝、封常清乎? 请公东行。"翰不可,欲下马。归仁以毛縶其足于马腹,及诸将不从者,皆执之以东。会贼将田乾真已至,遂降之,俱送洛阳。安禄山问翰曰:"汝常轻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对曰:"臣肉眼不识圣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东平,鲁炅在南阳,陛下留臣,使以尺书招之,不日皆下矣。"禄山大喜,以翰为司空、同平章事。谓火拔归仁曰:"汝叛主,不忠不义。"执而斩之。翰以书招诸将,皆复书责之。禄山知不效,乃囚诸苑中。潼关既败,于是河东、华阴、冯翊、上洛防御使皆弃郡走,所在守兵皆散。

是日,翰麾下来告急,上不时召见,但遣李福德等将监牧兵赴潼关。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惧。壬辰,召宰相谋之。杨国忠自以身领剑南,闻安禄山反,即令副使崔圆阴具储偫,以备有急投之,至是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国忠集百官于朝堂,惶惧流涕;问以策略,皆唯唯不对。国忠曰:"人告禄山反状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仗下,士民惊扰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萧条。国忠使韩、虢入宫,劝上入蜀。

甲午,百官朝者什无一二。上御勤政楼,下制,云欲亲征,闻者皆莫之信。以京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京兆少尹灵昌崔光远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将军边令诚掌宫闱管钥。托以剑南节度大使颍王璬将赴镇,令本道设储偫。是日,上移仗北内。既夕,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比六军,厚赐钱帛,选闲厩马九百余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独与贵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过左藏,杨国忠请焚之,曰:"无为贼守。"上愀然曰:"贼来不得,必更敛于百姓;不如与之,无重困吾赤子。"是日,百官犹有入朝者,至宫门,犹闻漏声,三卫立仗俨然。门既启,则宫人乱出,中外扰攘,不知上所之。于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山谷细民争入宫禁及王公第舍,盗取金宝,或乘驴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库。崔光远、边令诚帅人救火,又募人摄府、县官分守之,杀十余人,乃稍定。光远遣其子东见禄山,令诚亦以管钥献之。

上过便桥,杨国忠使人焚桥。上曰:"士庶各避贼求生,柰何绝其路!"留内侍监高力士,使扑灭乃来。上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谕郡县置顿。食时,至咸阳望贤宫,洛卿与县令俱逃,中使征召,吏民莫有应者。日向中,上犹

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于是民争献粝饭，杂以麦豆；皇孙辈争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犹未能饱。上皆酬其直，慰劳之。众皆哭，上亦掩泣。有老父郭从谨进言曰："禄山包藏祸心，固非一日；亦有诣阙告其谋者，陛下往往诛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务延访忠良以广聪明，盖为此也。臣犹记宋璟为相，数进直言，天下赖以安平。自顷以来，在廷之臣以言为讳，惟阿谀取容，是以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严邃，区区之心无路上达。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诉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慰谕而遣之。俄而尚食举御膳而至，上命先赐从官，然后食之。令军士散诣村落求食，期未时皆集而行。夜将半，乃至金城。县令亦逃，县民皆脱身走，饮食器皿具在，士卒得以自给。时从者多逃，内侍监袁思艺亦亡去。驿中无灯，人相枕藉而寝，贵贱无以复辨。王思礼自潼关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即令赴镇，收合散卒，以俟东讨。

丙申，至马嵬驿，将士饥疲，皆愤怒。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者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会吐蕃使者二十余人遮国忠马，诉以无食，国忠未及对，军士呼曰："国忠与胡虏谋反！"或射之，中鞍。国忠走至西门内，军士追杀之，屠割支体，以枪揭其首于驿门外，并杀其子户部侍郎暄及韩国、秦国夫人。御史大夫魏方进曰："汝曹何敢害宰相！"众又杀之。韦见素闻乱而出，为乱兵所桎，脑血流地。众曰："勿伤韦相公。"救之，得免。军士围驿，上闻喧哗，问外何事，左右以国忠反对。上杖屣出驿门，慰劳军士，令收队，军士不应。上使高力士问之，玄礼对曰："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当自处之。"入门，倚杖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谔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因叩头流血。上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尸置驿庭，召玄礼等入视之。玄礼等乃免胄释甲，顿首请罪，上慰劳之，令晓谕军士。玄礼等皆呼万岁，再拜而出，于是始整部伍为行计。谔，见素之子也。国忠妻裴柔与其幼子晞及虢国夫人、夫人子裴徽皆走，至陈仓，县令薛景仙帅吏士追捕，诛之。

丁酉，上将发马嵬，朝臣惟韦见素一人，乃以韦谔为御史中丞，充置顿使。将士皆曰："国忠谋反，其将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请之河、陇，或请之灵武，或请之太原，或言还京师。上意在入蜀，虑违众心，竟不言所向。韦谔曰："还京，当有御贼之备。今兵少，未易东向，不如且至扶风，徐图去就。"上询于众，众以为然，乃从之。及行，父老皆遮道请留，曰："宫阙，陛下家居，陵寝，陛下坟墓，今舍此，欲何之？"上为之按辔久之，乃令太子于后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愿帅子弟从殿下东破贼，取长安。若殿下与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谁为之主？"须臾，众至数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远冒险阻，吾岂忍朝夕离左右。且吾尚未面辞，当还白至尊，更禀进止。"涕泣，跋马欲西。建宁王倓与李辅国执鞚谏曰："逆胡犯阙，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兴复！今殿下从至尊入蜀，若贼兵烧绝栈道，则中原之地拱手授贼矣。人情既离，不可复合，虽欲复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边之兵，召郭、李于河北，与之并力东讨逆贼，克复两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复安，宗庙毁而更存，扫除宫禁以迎至尊，岂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区区温凊，为儿女之恋乎！"广平王俶亦劝太子留。父老共拥太子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驰白上。上总辔待太子，久不至，使人侦之，还白状，上曰："天也！"乃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且谕将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庙，汝曹善辅佐之。"又谕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为念。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号泣而已。又使送东宫内人于太子，且宣旨欲传位，太子不受。俶、倓、皆太子之子也。

4 己亥，上至岐山。或言贼前锋且至，上遽过，宿扶风郡。士卒潜怀去就，往往流言不逊，陈玄礼不能制，上患之。会成都贡春彩十余万匹，至扶风，上命悉陈之于庭，召将士入，临轩谕之曰："朕比来衰耄，托任失人，致逆胡乱常，须远避其锋。知卿等皆苍猝从朕，不得别父母妻子，芟涉至此，劳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长，郡县褊小，人马众多，或不能供，今听卿等各还家；朕独与子、孙、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达。今日与卿等诀别，可共分此彩以备资粮。若归，见父母及长安父老，为朕致意，各好自爱也！"因泣下沾襟。众皆哭，曰："臣等死生从陛下，不敢有贰！"上良久曰："去留听卿。"自是流言始息。

5 太子既留，莫知所适。广平王俶曰："日渐晏，此不可驻，众欲何之？"皆莫对。建宁王倓曰："殿下昔尝为朔方节度大使，将吏岁时致启，倓略识其姓名。今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中，或生异图。朔方道近，士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无贰心。贼入长安方虏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图大举，此上策也。"众皆曰："善！"至渭滨，遇潼关败卒，误与之战，死伤甚众。已，乃收余卒，择渭水浅处，乘马涉渡；无马者涕泣而返。太子自奉天北上，比至新平，通夜驰三百里，士卒、器械失亡过半，所存之众不过数百。新平太守薛羽弃郡走，太子斩之。是日，至安定，太守徐敬亦走，又斩之。

6 庚子，以剑南节度留后崔圆为剑南节度等副大使。辛丑，上发扶风，宿陈仓。

7 太子至乌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献衣及糗粮。对彭原，募士，得数百人。是日至平凉，阅监牧马，得数万匹，又募士，得五百余人，军势稍振。

8 壬寅，上至散关，分扈从将士为六军。使颍王璬先行诣剑南，寿王瑁等分将六军以次之。丙午，上至河池郡。崔圆奉表迎车驾，具陈蜀土丰稔，甲兵全盛。上大悦，即日，以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蜀郡长史如故。以陇西公瑀为汉中王、梁州都督、山南西道采访·防御使。瑀，琎之弟也。

9 王思礼至平凉，闻河西诸胡乱，还，诣行在。初，河西诸胡部落闻其都护皆从哥舒翰没于潼关，故争自立，相攻击；而都护实从翰在北岸，不死，又不与火拔归仁俱降贼。上乃以河西兵马使周泌为河西节度使，陇右兵马使彭元耀为陇右节度使，与都护思结进明等俱之镇，招其部落。以思礼为行在都知兵马使。

10 戊申，扶风民康景龙等自相帅击贼所署宣慰使薛总，斩首二百余级。庚戌，陈仓令薛景仙杀贼守将，克扶风而守之。

11 安禄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关，凡十日，乃遣孙孝哲将兵入长安，以张通儒为西京留守，崔光远为京兆尹；使安忠顺将兵屯苑中，以镇关中。孝哲为禄山所宠任，尤用事，常与严庄争权；禄山使监关中诸将，通儒等皆受制于孝哲。孝哲豪侈，果于杀戮，贼党畏之。禄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宫女等，每获数百人，辄以兵卫送洛阳。王、侯、将、相扈从车驾、家留长安者，诛及婴孩。陈希烈以晚节失恩，怨上，与张均、张垍等皆降于贼。禄山以希烈、垍为相，自余朝士皆授以官。于是贼势大炽，西胁汧、陇，南侵江、汉，北割河东之半。然贼将皆粗猛无远略，既克长安，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无追迫之患。

12 李光弼围博陵未下，闻潼关不守，解围而南。史思明踵其后，光弼击却之，与郭子仪皆引兵入井陉，留常山太守王俌将景城、河间团练兵守常山。平卢节度使刘正臣将袭范阳，未至，史思明引兵逆击之，正臣大败，弃妻子走，士卒死者七千余人。初，颜真卿闻河北节度使李光弼出井陉，即敛军还平原，以待光弼之命。闻郭、李西入井陉，真卿始复区处河北军事。

13 太子至平凉数日，朔方留后杜鸿渐、六城水陆运使魏少游、节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卢简金、盐池判官李涵相与谋曰："平凉散地，非屯兵之所，灵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诸城兵，西发河、陇劲骑，南向以定中原，此万世一时也。"乃使涵奉笺于太子，且籍朔方士马、甲兵、谷帛、军须之数以献之。涵至平凉，太子大悦。会河西司马裴冕入为御史中丞，至平凉见太子，亦劝太子之朔方，太子从之。鸿渐，邈之族子；涵，道之曾孙也。鸿渐、漪使少游居后，葺次舍，庀资储，自迎太子于平凉北境，说太子曰："朔方，天下劲兵处也。今吐蕃请和，回纥内附，四方郡县大抵坚守拒贼以俟兴复。殿下今理兵灵武，按辔长驱，移檄四方，收揽忠义，则逆贼不足屠也。"少游盛治宫室，帷帐皆仿禁中，饮膳备水陆。秋，七月，辛酉，太子至灵武，悉命撤之。

14 甲子，上至普安，宪部侍郎房琯来谒见。上之发长安也，群臣多不知，至咸阳，谓高力士曰："朝臣谁当来，谁不来？"对曰："张均、张垍父子受陛下恩最深，且连戚里，是必先来。时论皆谓房琯宜为相，而陛下不用，又禄山尝荐之，恐或不来。"上曰："事未可知。"及琯至，上问均兄弟，对曰："臣帅与偕来，逗遛不进；观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顾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琯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

初，张垍尚宁亲公主，听于禁中置宅，宠渥无比。陈希烈求解政务，上幸垍宅，问可为相者。垍未对。上曰："无若爱婿。"垍降阶拜舞。既而不用，故垍怀怏怏，上亦觉之。是时均、垍兄弟及姚崇之子尚书右丞奕、萧嵩之子兵部侍郎华、韦安石之子礼部侍郎陟、太常少卿斌，皆以才望至大官，上尝曰："吾命相，当遍举故相子弟耳。"既而皆不用。

15 裴冕、杜鸿渐等上太子笺，请遵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不许。冕等言曰："将士皆关中人，日夜思归，所以崎岖从殿下远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离散，不可复集。愿殿下勉徇众心，为社稷计！"笺五上，太子乃许之。是日，肃宗即位于灵武城南楼，群臣舞蹈，上流涕歔欷。尊玄宗为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以杜鸿渐、崔漪并知中书舍人事，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改关内采访使为节度使，徙治安化，以前蒲关防御使吕崇贲为之。以陈仓令薛景仙为扶风太守，兼防御使；陇右节度使郭英乂为天水太守，兼防御使。时塞上精兵皆选入讨贼，惟余老弱守边，文武官不满三十人，披草莱，立朝廷，制度草创，武人骄慢。大将管崇嗣在朝堂，背胡床而坐，言笑自若，监察御史李勉奏弹之，系于有司。上特原之，叹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勉，元懿之曾孙也。旬日间，归附者渐众。

张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从上来朔方。时从兵单寡，良娣每寝，常居上前。上曰："御寇非妇人所能。"良娣

曰:"苍猝之际,妾以身当之,殿下可从后逸去。"至灵武,产子;三日起,缝战士衣。上止之,对曰:"此非妾自养之时。"上以是益怜之。

16 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南取长安、洛 阳。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永王璘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以少府监窦绍为之傅,长沙太守李岘为都副大使;盛王琦充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长史刘汇为之傅,广陵郡长史李成式为都副大使;丰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都使,以陇西太守济阴邓景山为之傅,充都副大使。应须士马、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其诸路本节度使虢王巨等并依前充使。其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任自简择,署讫闻奏。"时琦、珙皆不出阁,惟璘赴镇。置山南东道节度使,领襄阳等九郡。升五府经略使为岭南节度,领南海等二十二郡。升五溪经略使为黔中节度,领黔中等诸郡。分江南为东、西二道,东道领余杭,西道领豫章等诸郡。先是四方闻潼关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舆所在。汇,秩之弟也。

17 安禄山使孙孝哲杀霍国长公主及王妃、驸马等于崇仁坊,刳其心,以祭安庆宗。凡杨国忠、高力士之党及禄山素所恶者皆杀之,凡八十三人,或以铁棓揭其脑盖,流血满街。己巳,又杀皇孙及郡、县主二十余人。

18 庚午,上皇至巴西;太守崔涣迎谒。上皇与语,悦之,房琯复荐之,即日,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以韦见素为左相。涣,玄暐之孙也。

19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闻,玄宗使与忠王游。忠王为太子,泌已长,上书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使与太子为布衣交,太子常谓之先生。杨国忠恶之,奏徙蕲春,后得归隐,居颍阳。上自马嵬北行,遣使召之,谒见于灵武。上大喜,出则联辔,寝则对榻,如为太子时,事无大小皆咨之,言无不从,至于进退将相亦与之议。上欲以泌为右相,泌固辞,曰:"陛下待以宾友,则贵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20 同罗、突厥从安禄山反者屯长安苑中,甲戌,其酋长阿史那从礼帅五千骑,窃厩马二千匹逃归朔方,谋邀结诸胡,盗据边地。上遣使宣慰之,降者甚众。

21 贼遣兵寇扶风,薛景仙击却之。

22 安禄山遣其将高嵩以敕书、缯彩诱河、陇将士,大震关使郭英乂擒斩之。

23 同罗、突厥之逃归也,长安大扰,官吏窜匿,狱囚自出。京兆尹崔光远以为贼且遁矣,遣吏卒守孙孝哲宅。孝哲以状白禄山,光远乃与长安令苏震帅府、县官十余人来奔。己卯,至灵武,上以光远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使之渭北招集吏民;以震为中丞。震,瑰之孙也。禄山以田乾真为京兆尹。侍御史吕諲、右拾遗杨绾、奉天令安平崔器相继诣灵武;以諲、器为御史中丞,绾为起居舍人、知制诰。

上命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将兵五千赴行在,嗣业与节度使梁宰谋,且缓师以观变。绥德府折冲段秀实让嗣业曰:"岂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进常自谓大丈夫,今日视之,乃儿女子耳!"嗣业大惭,即白宰如数发兵,以秀实自副,将之诣行在。上又徵兵于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发精兵七千人,励以忠义而遣之。

24 敕改扶风为凤翔郡。

25 庚辰,上皇至成都;从官及六军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26 令狐潮围张巡于雍丘,相守四十余日,朝廷声问不通。潮闻玄宗已幸蜀,复以书招巡。有大将六人,官皆开府、特进,白巡以兵势不敌,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贼。巡阳许诺。明日,堂上设天子画像,帅将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将于前,责以大义,斩之。士心益劝。

中城矢尽,巡缚藁为人千余,被以黑衣,夜缒城下,潮兵争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数十万。其后复夜缒人,贼笑不设备,乃以死士五百斫潮营;潮军大乱,焚垒而遁,追奔十余里。潮惭,益兵围之。

巡使郎将雷万春于城上与潮相闻,贼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动。潮疑其木人,使谍问之,乃大惊,遥谓巡曰:"向见雷将军,方知足下军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谓之曰:"君未识人伦,焉知天道!"未几,出战,擒贼将十四人,斩首百余级。贼乃夜遁,收兵入陈留,不敢复出。

顷之,贼步骑七千余众屯白沙涡,巡夜袭击,大破之。还,至桃陵,遇贼救兵四百余人,悉擒之。分别其众,妫、檀及胡兵,悉斩之;荥阳、陈留胁从兵,皆散令归业。旬日间,民去贼来归者万余户。

27 河北诸郡犹为唐守,常山太守王俌欲降贼,诸将怒,因击球,纵马践杀之。时信都太守乌承恩麾下有朔方兵三千人,诸将遣使者宗仙运帅父老诣信都,迎承恩镇常山。承恩辞以无诏命,仙运说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蓟,路通河、洛,有井陉之险,足以扼其咽喉。顷属车驾南迁,李大夫收军退守晋阳,王太守权统后军,欲举城降贼,众心不从,身首异处。大将军兵精气肃,远近莫敌,若以家国为念,移据常山,与大夫首尾相应,则洪勋盛烈,孰与为

比。若疑而不行，又不设备，常山既陷，信都岂能独全！”承恩不从。仙运又曰：“将军不纳鄙夫之言，必惧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咸思报国，竞相结聚，屯据乡村，若悬赏招之，不旬日十万可致；与朔方甲士三千余人相参用之，足成王事。若舍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如倒持剑戟，取败之道也。”承恩竟疑不决。承恩，承玭之族兄也。

是月，史思明、蔡希德将兵万人南攻九门。旬日，九门伪降，伏甲于城上。思明登城，伏兵攻之；思明坠城，鹿角伤其左胁，夜，奔博陵。

28 颜真卿以蜡丸达表于灵武。以真卿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讨、采访、处置使，并致赦书，亦以蜡丸达之。真卿颁下河北诸郡，又遣人颁于河南、江、淮。由是诸道始知上即位于灵武，徇国之心益坚矣。

29 郭子仪等将兵五万自河北至灵武，灵武军威始盛，人有兴复之望矣。八月，壬午朔，以子仪为武部尚书、灵武长史，以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留守，并同平章事，余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间兵五千赴太原。

先是，河东节度使王承业军政不修，朝廷遣侍御史崔众交其兵，寻遣中使诛之；众侮易承业，光弼素不平。至是，敕交兵于光弼，众见光弼，不为礼，又不时交兵，光弼怒，收斩之，军中股栗。

30 回纥可汗、吐蕃赞普相继遣使请助国讨贼，宴赐而遣之。

31 癸未，上皇下制，赦天下。

北海太守贺兰进明遣录事参军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于上皇，以为：“今方用兵，财赋为急，财赋所产，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职，可使军无乏用。”上皇悦，即以琦为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

32 史思明再攻九门，辛卯，克之，所杀数千人；引兵东围藁城。

33 李庭望将蕃、汉二万余人东袭宁陵、襄邑，夜，去雍丘城三十里置营，张巡帅短兵三千掩击，大破之，杀获太半。庭望收军夜遁。

34 癸巳，灵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丁酉，制：“自今改制敕为诰，表疏称太上皇。四海军国事，皆先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俟克复上京，朕不复预事。”己亥，上皇临轩，命韦见素、房琯、崔涣奉传国宝玉册诣灵武传位。

35 辛丑，史思明陷藁城。

36 初，上皇每酺宴，先设太常雅乐坐部、立部，继以鼓吹、胡乐、教坊、府·县散乐、杂戏；又以山车、陆船载乐往来；又出宫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马百匹，衔杯上寿；又引犀象入场，或拜，或舞。安禄山见而悦之，既克长安，命搜捕乐工，运载乐器、舞衣，驱舞马、犀、象皆诣洛阳。

臣光曰：圣人以道德为丽，仁义为乐；故虽茅茨土阶，恶衣菲食，不耻其陋，惟恐奉养之过以劳民费财。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后患，殚耳目之玩，穷声技之巧，自谓帝王富贵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后无以逾，非徒娱己，亦以夸人。岂知大盗在旁，已有窥窬之心，卒政銮舆播越，生民涂炭。乃知人君崇华靡以示人，适足为大盗之招也。

37 禄山宴其群臣于凝碧池，盛奏众乐；梨园弟子往往歔欷泣下，贼皆露刃睨之。乐工雷海清不胜悲愤，掷乐器于地，西向恸哭。禄山怒，缚于试马殿前，支解之。

禄山闻向日百姓乘乱多盗库物，既得长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财尽掠之。又令府县推按，铢两之物无不穷治，连引搜捕，支蔓无穷，民间骚然，益思唐室。

自上离马嵬北行，民间相传太子北收兵来取长安，长安民日夜望之，或时相惊曰：“太子大军至矣！”则皆走，市里为空。贼望见北方尘起，辄惊欲走。京畿豪杰往往杀贼官吏，遥应官军；诛而复起，相继不绝，贼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陇皆附之，至是西门之外率为敌垒，贼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关，北不过云阳，西不过武功。江、淮奏请贡献之蜀、之灵武者，皆自襄阳取上津路抵扶风，道路无壅，皆薛景仙之功也。

38 九月，壬子，史思明围赵郡，丙辰，拔之；又围常山，旬日，城陷，杀数千人。

39 建宁王倓，性英果，有才略，从上自马嵬北行，兵众寡弱，屡逢寇盗；倓自选骁勇，居上前后，血战以卫上。上或过时未食，倓悲泣不自胜，军中皆属目向之。上欲以倓为天下兵马元帅，使统诸将东征，李泌曰：“建宁诚元帅才；然广平，兄也。若建宁功成，岂可使广平为吴太伯乎！”上曰：“广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帅为重！”泌曰：“广平未正位东宫。今天下艰难，众心所属，在于元帅。若建宁大功既成，陛下虽欲不以为储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上乃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诸将皆以属焉。倓闻之，谢泌曰：“此固倓之心也！”

上与泌出行军，军士指之，窃言曰：“衣黄者，圣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闻之，以告泌，曰：“艰难之际，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绝群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谢，上笑曰：“既服此，岂可无名称！”出怀中敕，以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泌固辞，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济艰难耳。俟贼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置元帅

府于禁中，俶入则泌在府，泌入俶亦如之。泌又言于上曰："诸将畏惮天威，在陛下前敷陈军事，或不能尽所怀；万一小差，为害甚大。乞先令与臣及广平熟议，臣与广平从容奏闻，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许之。时军旅务繁，四方奏报，自昏至晓无虚刻，上悉使送府，泌先开视，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门通进，余则待明。禁门钥契，悉委俶与泌掌之。

40 阿史那从礼说诱九姓府、六胡州诸胡数万众，聚于经略军北，将寇朔方，上命郭子仪诣天德军发兵讨之。左武锋使仆固怀恩之子玢别将兵与虏战，兵败，降之；既而复逃归，怀恩叱而斩之。将士股栗，无不一当百，遂破同罗。

上虽用朔方之众，欲借兵于外夷以张军势，以幽王守礼之子承寀为敦煌王，与仆固怀恩使于回纥以请兵。又发拔汗那兵，且使转谕城郭诸国，许以厚赏，使从安西兵入援。李泌劝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将至，进幸扶风以应之；于时庸调亦集，可以赡军。"上从之。戊辰，发灵武。

41 内侍边令诚复自贼中逃归，上斩之。

42 丙子，上至顺化。韦见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宝册，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权总百官，岂敢乘危，遽为传袭！"群臣固请，上不许，置宝册于别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礼。上以韦见素本附杨国忠，意薄之；素闻房琯名，虚心待之。琯见上言时事，辞情慷慨，上为之改容，由是军国事多谋于琯。琯亦以天下为己任，知无不为；诸相拱手避之。

43 上皇赐张良娣七宝鞍，李泌言于上曰："今四海分崩，当以俭约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请撤其珠玉付库吏，以俟有战功者赏之。"良娣自阁中言曰："乡里之旧，何至于是！"上曰："先生为社稷计也。"遽命撤之。建宁王倓泣于廊下，声闻于上；上惊，召问之，对曰："臣比忧祸乱未已，今陛下从谏如流，不日当见陛下迎上皇还长安，是以喜极而悲耳。"良娣由是恶李泌及倓。

上尝从容与泌语及李林甫，欲敕诸将克长安，发其冢，焚骨扬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仇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圣德之不弘耳。且方今从贼者皆陛下之仇也，若闻此举，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悦，曰："此贼昔日百方危朕，当是时，朕弗保朝夕。朕之全，特天幸耳！林甫亦恶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奈何矜之！"对曰："臣岂不知！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娱乐，一朝失意，远处巴蜀。南方地恶，上皇春秋高，闻陛下此敕，意必以为用韦妃之故，内惭不怿。万一感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亲。"言未毕，上流涕被面，降阶，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颈泣不已。

他夕，上又谓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宫以慰上皇心，何如？"对曰："陛下在灵武，以群臣望尺寸之功，故践大位，非私己也。至于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过晚岁月之间耳。"上从之。

44 南诏乘乱陷越巂会同军，据清溪关；寻传、骠国皆降之。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九

唐纪三十五

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中之上

至德元载（丙申、756）

1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既。

2 上发顺化，癸未，至彭原。

3 初，李林甫为相，谏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则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须大夫同署。至是，敕尽革其弊，开谏诤之途。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笔、承旨，旬日而更，惩林甫及杨国忠之专权故也。

4 第五琦见上于彭原，请以江、淮租庸市轻货，溯江、汉而上至洋川，令汉中王瑀陆运至扶风以助军；上从之。寻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榷盐法，用以饶。

5 房琯喜宾客，好谈论，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轻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贺兰进明诣行在，上命琯以为南海太守，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琯以为摄御史大夫。进明入谢，上怪之，进明因言与琯有隙，且曰："晋用王衍为三公，祖尚浮虚，致中原板荡。今房琯专为迂阔大言以立虚名；所引用皆浮华之党，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

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琯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与诸王分领诸道节制，仍置陛下于沙塞空虚之地，又布私党于诸道，使统大权。其意以为上皇一子得天下，则己不失富贵，此岂忠臣所为乎！”上由是疏之。

房琯上疏，请自将兵复两京；上许之，加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使。琯请自选参佐，以御史中丞邓景山为副，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给事中刘秩为参谋。既行，又令兵部尚书王思礼副之。琯悉以戎务委李揖、刘秩，二人皆书生，不闲军旅。琯谓人曰：“贼曳落河虽多，安能敌我刘秩！”琯分为三军：使裨将杨希文将南军，自宜寿入；刘贵哲将中军，自武功入；李光进将北军，自奉天入。光进，光弼之弟也。

以贺兰进明为河南节度使。

6 颍王璬之至成都也，崔圆迎谒，拜于马首，璬不之止；圆恨之。璬视事两月，吏民安之。圆奏罢璬，使归内宅；以武部侍郎李峴为剑南节度使，代之。峴，岘之兄也。上皇寻命璬与陈王珪诣上宣慰，至是，见上于彭原。延王玢从上皇入蜀，追车驾不及；上皇怒，欲诛之。汉中王瑀救之，乃命玢亦诣上所。

7 甲申，令狐潮、王福德复将步骑万余攻雍丘。张巡出击，大破之，斩首数千级；贼遁去。

8 房琯以中军、北军为前锋，庚子，至便桥。辛丑，二军遇贼将安守忠于咸阳之陈涛斜。琯效古法，用车战，以牛车二千乘，马步夹之；贼顺风鼓噪，牛皆震骇。贼纵火焚之，人畜大乱，官军死伤者四万余人，存者数千而已。癸卯，琯自以南军战，又败，杨希文、刘贵哲皆降于贼。上闻琯败，大怒。李泌为之营救，上乃宥之，待琯如初。

以薛景仙为关内节度副使。

9 敦煌王承寀至回纥牙帐，回纥可汗以女妻之，遣其贵臣与承寀及仆固怀恩偕来，见上于彭原。上厚礼其使者而归之，赐回纥女号毗伽公主。

10 尹子奇围河间，四十余日不下，史思明引兵会之。颜真卿遣其将和琳将万二千人救河间，思明逆击，擒之，遂陷河间；执李奂送洛阳，杀之。又陷景城，太守李暐赴湛水死。思明使两骑赍尺书以招乐安，乐安即时举郡降。又使其将康没野波将先锋攻平原，兵未至，颜真卿知力不敌，壬寅，弃郡渡河南走。思明即以平原兵攻清河、博平，皆陷之。思明引兵围乌承恩于信都，承恩降，亲导思明入城，交兵马、仓库，马三千匹、兵万人。思明送承恩诣洛阳，禄山复其官爵。

饶阳裨将束鹿张兴，力举千钧，性复明辨；贼攻饶阳，弥年不能下。及诸郡皆陷，思明并力围之，外救俱绝，太守李系窘迫，赴火死，城遂陷。思明擒兴，立于马前，谓曰：“将军真壮士，能与我共富贵乎？”兴曰：“兴，唐之忠臣，固无降理。今数刻之人耳，愿一言而死。”思明曰：“试言之。”兴曰：“主上待禄山，恩如父子，群臣莫及，不知报德，乃兴兵指阙，涂炭生人。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为之臣乎！仆有短策，足下能听之乎？足下所以从贼，求富贵耳，譬如燕巢于幕，岂能久安！何如乘间取贼，转祸为福，长享富贵，不亦美乎！”思明怒，命张于木上，锯杀之，詈不绝口，以至于死。

贼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财贿、妇人皆为所掠。男子，壮者使之负担，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戏杀之。禄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郡置防兵三千，杂以胡兵镇之；思明还博陵。

尹子奇将五千骑渡河，略北海，欲南取江、淮。会回纥可汗遣其臣葛逻支将兵入援，先以二千骑奄至范阳城下，子奇闻之，遽引兵归。

11 十二月，戊午，回纥至帝汗谷，与郭子仪军合；辛酉，与同罗及叛胡战于榆林河北，大破之，斩首三万，捕虏一万，河曲皆平。子仪还军洛交。

12 上命崔涣宣慰江南，兼知选举。

13 令狐潮帅众万余营雍丘城北，张巡邀击，大破之，贼遂走。

14 永王璘，幼失母，为上所鞠养，常抱之以眠；从上皇入蜀。上皇命诸子分总天下节制，谏议大夫高适谏，以为不可；上皇不听。璘领四道节度都使，镇江陵。时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璘召募勇士数万人，日费巨万。璘生长深宫，不更人事，子襄城王玚，有勇力，好兵，有薛镠等为之谋主，以为今天下大乱，惟南方完富，璘握四道兵，封疆数千里，宜据金陵，保有江表，如东晋故事。上闻之，敕璘归觐于蜀；璘不从。江陵长史李峴辞疾赴行在，上召高适与之谋。适陈江东利害，且言璘必败之状。十二月，置淮南节度使，领广陵等十二郡，以适为之；置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汝南等五郡，以来瑱为之；使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图璘。

15 安禄山遣兵攻颍川。城中兵少，无蓄积，太守薛愿、长史庞坚悉力拒守，绕城百里庐舍、林木皆尽。期年，救兵不至，禄山使阿史那承庆益兵攻之，昼夜死斗十五日，城陷，执愿、坚送洛阳，禄山缚于洛滨冰上，冻杀之。

16 上问李泌曰：“今敌强如此，何时可定？”对曰：“臣观贼所获子女金帛，皆输之范阳，此岂有雄据四海之志邪！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自余皆胁从耳。以臣料之，不过二年，天下无寇矣。”上曰：“何

故?"对曰:"贼之骁将,不过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等数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入河东,则思明、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守忠、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两军絷其四将也,从禄山者,独承庆耳。愿敕子仪勿取华阴,使两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征之兵军于扶风,与子仪、光弼互出击之,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来春复命建宁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塞北出,与光弼南北掎角以取范阳,覆其巢穴。贼退则无所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悦。

时张良娣与李辅国相表里,皆恶泌。建宁王倓谓泌曰:"先生举倓于上,得展臣子之效,无以报德,请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为言。泌曰:"此非人所言,愿王姑置之,勿以为先。"倓不从。

17 甲辰,永王璘擅引兵东巡,沿江而下,军容甚盛,然犹未露割据之谋。吴郡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李希言平牒璘,诘其擅引兵东下之意。璘怒,分兵遣其将浑惟明袭希言于吴郡,季广琛袭广陵长史、淮南采访使李成式于广陵。璘进至当涂,希言遣其将元景曜及丹徒太守阎敬之将兵拒之,李成式亦遣其将李承庆拒之。璘击斩敬之以徇,景曜、承庆皆降于璘,江、淮大震。高适与来瑱、韦陟会于安陆,结盟誓众以讨之。

18 于阗王胜闻安禄山反,命其弟曜摄国事,自将兵五千入援。上嘉之,拜特进,兼殿中监。

19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数月不下,乃置杞州,筑城于雍丘之北,以绝其粮援。贼常数万人,而张巡众才千余,每战辄克。河南节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锋使。是月,鲁、东平、济阴陷于贼。贼将杨朝宗帅马步二万,将袭宁陵,断巡后。巡遂拔雍丘,东守宁陵以待之,始与睢阳太守许远相见。是日,杨朝宗至宁陵城西北,巡、远与战,昼夜数十合,大破之,斩首万余级,流尸塞汴而下,贼收兵夜遁。敕以巡为河南节度副使。巡以将士有功,遣使诣虢王巨请空名告身及赐物,巨唯与折冲、果毅告身三十通,不与赐物。巡移书责巨,巨竟不应。

20 是岁,置北海节度使,领北海等四郡;上党节度使,领上党等三郡;兴平节度使,领上洛等四郡。

21 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胜、金天、天成等军,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

22 初,林邑王范真龙为其臣摩诃漫多伽独所杀,尽灭范氏。国人立其王头黎之女为王,女不能治国,更立头黎之姑子诸葛地,谓之环王,妻以女王。

二载(丁酉、757)

1 春,正月,上皇下诰,以宪部尚书李麟同平章事,总行百司,命崔圆奉诰赴彭原。麟,懿祖之后也。

2 安禄山自起兵以来,目渐昏,至是不复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动加棰挞,或时杀之。既称帝,深居禁中,大将希得见其面,皆因严庄白事。庄虽贵用事,亦不免棰挞,阉宦李猪儿被挞尤多,左右人不自保。禄山嬖妾段氏,生子庆恩,欲以代庆绪为后。庆绪常惧死,不知所出。庄谓庆绪曰:"事有不得已者,时不可失。"庆绪曰:"兄有所为,敢不敬从。"又谓猪儿曰:"汝前后受挞,宁有数乎!不行大事,死无日矣!"猪儿亦许诺。庄与庆绪夜持兵立帐外,猪儿执刀直入帐中,斫禄山腹。左右惧,不敢动。禄山扪枕旁刀,不获,撼帐竿,曰:"必家贼也。"赐已流出数斗,遂死。掘床下深数尺,以毡裹其尸埋之,诫宫中不得泄。乙卯旦,庄宣言于外,云禄山疾亟。立晋王庆绪为太子,寻即帝位,尊禄山为太上皇,然后发丧。庆绪性昏懦,言辞无序,庄恐众不服,不令见人。庆绪日纵酒为乐,兄事庄,以为御史大夫、冯翊王,事无大小,皆取决焉;厚加诸将官爵以悦其心。

3 上从容谓李泌曰:"广平为元帅逾年,今欲命建宁专征,又恐势分。立广平为太子,何如?"对曰:"臣固尝言之矣,戎事交切,须即区处;至于家事,当俟上皇。不然,后代何以辨陛下灵武即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与广平有隙耳;臣请以语广平,广平亦必未敢当。"泌出,以告广平王俶,俶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辞,曰:"陛下犹未奉晨昏,臣何心敢当储副!愿俟上皇还宫,臣之幸也。"上赏慰之。

李辅国本飞龙小儿,粗闲书计,给事太子宫,上委信之。辅国外恭谨寡言而内狡险,见张良娣有宠,阴附会之,与相表里。建宁王倓数于上前诋讦二人罪恶,二人潜之于上曰:"倓恨不得为元帅,谋害广平王。"上怒,赐倓死。于是广平王俶及李泌皆内惧。俶谋去辅国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见建宁之祸乎?"俶曰:"窃为先生忧之。"泌曰:"泌与主上有约矣。俟平京师,则去还山,庶免于患。"俶曰:"先生去,则俶愈危矣。"泌曰:"王但尽人子之孝。良娣妇人,王委曲顺之,亦何能为!"

4 上谓泌曰:"今郭子仪、李光弼已为宰相,若克两京,平四海,则无官以赏之,奈何?"对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汉、魏以来,虽以郡县治民,然有功则锡以茅土,传之子孙,至于周、隋皆然。唐初,未得关东,故封爵皆设虚名,其食实封者,给缯布而已。贞观中,太宗欲复古制,大臣议论不同而止。由是赏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赏功有二害,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为子孙之远图,务乘一时之权以邀利,无所不为。冀使禄山有百里之国,则亦惜之以传子孙,不反矣。为今之计,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赏功臣,则虽大国,

不过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岂难制哉！于人臣乃万世之利也。”上曰：“善！”

5 上闻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诸国兵至凉、鄯，甲子，幸保定。

6 丙寅，剑南兵贾秀等五千人谋反，将军席元庆、临邛太守柳奕讨诛之。

7 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节度使周泌，聚众六万。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胡据其五，二城坚守。支度判官崔称与中使刘日新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

8 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岩自大同，牛廷介自范阳，引兵共十万，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余团练乌合之众不满万人。思明以为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当遂长驱取朔方、河、陇。太原诸将皆惧，议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贼垂至而兴役，是未见敌先自困也。”乃帅士卒及民于城外凿壕以自固。作堑数十万，众莫知所用；及贼攻城于外，光弼用之增垒于内，坏辄补之。思明使人取攻具于山东，以胡兵三千卫送之，至广阳，别将慕容溢、张奉璋邀击，尽杀之。

思明围太原，月余不下，乃选骁锐为游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则汝潜趣其南，攻东则趣西，有隙则乘之。”而光弼军令严整，虽寇所不至，警逻未尝少懈，贼不得入。光弼购募军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随能使之，人尽其用，得安边军钱工三，善穿地道。贼于城下仰而侮詈，光弼遣人从地道中曳其足而入，临城斩之。自是贼行皆视地。贼为梯冲、土山以攻城，光弼为地道以迎之，近城辄陷。贼初逼城急，光弼作大炮，飞巨石，一发辄毙二十余人。贼死者什二三，乃退营于数十步外，围守益固。光弼遣人诈与贼约，刻日出降，贼喜，不为备。光弼使穿地道周贼营中，撑之以木。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将将数千人出，如降状，贼皆属目。俄而营中地陷，死者千余人，贼众惊乱，官军鼓噪乘之，俘斩万计。会安禄山死，庆绪使思明归守范阳，留蔡希德等围太原。

9 庆绪以尹子奇为汴州刺史、河南节度使。甲戌，子奇以归、檀及同罗、奚兵十三万趣睢阳。许远告急于张巡，巡自宁陵引兵入睢阳。巡有兵三千人，与远兵合六千八百人。贼悉众逼城，巡督励将士，昼夜苦战，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贼将六十余人，杀士卒二万余，众气自倍。远谓巡曰：“远懦，不习兵，公智勇兼济；远请为公守，公请为远战。”自是之后，远但调军粮，修战具，居中应接而已，战斗筹划一出于巡。贼遂夜遁。

10 郭子仪以河东居两京之间，得河东则两京可图。时贼将崔乾祐守河东，丁丑，子仪潜遣人入河东，与唐官陷贼者谋，俟官军至，为内应。

11 初，平卢节度使刘正臣自范阳败归，安东都护王玄志鸩杀之。禄山以其党徐归道为平卢节度使，玄志复与平卢将侯希逸袭杀之；又遣兵马使董秦将兵以苇筏渡海，与大将田神功击平原、乐安，下之。防河招讨使李铣承制以秦为平原太守。

12 二月，戊子，上至凤翔。

13 郭子仪自洛交引兵趣河东，分兵取冯翊。己丑夜，河东司户韩旻等翻河东城迎官军，杀贼近千人。崔乾祐逾城得免，发城北兵攻城，且拒官军，子仪击破之。乾祐走，子仪追击之，斩首四千级，捕虏五千人。乾祐至安邑，安邑人开门纳之，半入，闭门击之，尽殪。乾祐未入，自白径岭亡去。遂平河东。

14 上至凤翔旬日，陇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会，江、淮庸调亦至洋川、汉中。上自散关通表成都，信使骆驿。长安人闻车驾至，从贼中自拔而来者日夜不绝。西师憩息既定，李泌请遣安西及西域之众，如前策并塞东北，自归、檀南取范阳。上曰：“今大众已集，庸调亦至，当乘兵锋捣其腹心，而更引兵东北数千里，先取范阳，不亦迂乎？”对曰：“今以此众直取两京，必得之。然贼必再强，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对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锐，攻禄山已老之师，其势必克。两京春气已深，贼收其余众，遁归巢穴，关东地热，官军必困而思归，不可留也。贼休兵秣马，伺官军之去，必复南来，然则征战之势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于寒乡，除其巢穴，则贼无所归，根本永绝矣。”上曰：“朕切于晨昏之恋，不能待此决矣。”

15 关内节度使王思礼军武功，兵马使郭英乂军东原，王难得军西原。丁酉，安守忠等寇武功，郭英乂战不利，矢贯其颐而走；王难得望之不救，亦走；思礼退军扶风。贼游兵至大和关，去凤翔五十里，凤翔大骇，戒严。

16 李光弼将敢死士出击蔡希德，大破之，斩首七万余级；希德遁去。

17 安庆绪以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兼领恒阳军事，封妫川王；以牛廷介领安阳军事；张忠志为常山太守兼团练使，镇井陉口；余各令归旧任，募兵以御官军。先是安禄山得两京，珍货悉输范阳。思明拥强兵，据富资，益骄横，浸不用庆绪之命；庆绪不能制。

18 戊戌，永王璘败死，其党薛镠皆伏诛。

时李成式与河北招讨判官李铣合兵讨璘，铣兵数千，军于扬子；成式使判官裴茂将兵三千，军于瓜步，广张旗帜，列于江津。璘与其子玚登城望之，始有惧色。季广琛召诸将谓曰：“吾属从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谋已隳，不

如及兵锋未交，早图去就。死于锋镝，永为逆臣矣。”诸将皆然之；于是广琛以麾下奔广陵，浑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璘忧惧，不知所出。其夕，江北三军多列炬火，光照水中，一皆为两，璘军又以火应之。璘以为官军已济江，遽挈家属与麾下潜遁；及明，不见济者，乃复入城收兵，具舟楫而去。成式将赵侃等济江至新丰，璘使玚及其将高仙琦将兵击之；侃等逆战，射玚中肩，璘兵遂溃。璘与仙琦收余众，南奔鄱阳，收库物甲兵，欲南奔岭表，江西采访使皇甫侁遣兵追讨，擒之，潜杀之于传舍；玚亦死于乱兵。

侁使人送璘家属还蜀，上曰：“侁既生得吾弟，何不送之于蜀而擅杀之邪！”遂废侁不用。

19 庚子，郭子仪遣其子旰及兵马使李韶光、大将王祚济河击潼关，破之，斩首五百级。安庆绪遣兵救潼关，郭旰等大败，死者万余人。李韶光、王祚战死，仆固怀恩抱马首浮渡渭水，退保河东。

20 三月，辛酉，以左相韦见素为左仆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裴冕为右仆射，并罢政事。

初，杨国忠恶宪部尚书苗晋卿，安禄山之反也，请出晋卿为陕郡太守，兼陕、弘农防御使。晋卿固辞老病，上皇不悦，使之致仕。及长安失守，晋卿潜窜山谷；上至凤翔，手敕征之左相，军国大务悉咨之。

21 上皇思张九龄之先见，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22 尹子奇复引大兵攻睢阳。张巡谓将士曰：“吾受国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诸君捐躯命，膏草野，而赏不酬勋，以此痛心耳。”将士皆激励请奋。巡遂椎牛，大飨士卒，尽军出战。贼望见兵少，笑之。巡执旗，帅诸将直冲贼陈，贼乃大溃，斩将三十余人，杀士卒三千余人，逐之数十里。明日，贼又合军至城下，巡出战，昼夜数十合，屡摧其锋，而贼攻围不辍。

23 辛未，安守忠将骑二万寇河东，郭子仪击走之，斩首八千级，捕虏五千人。

24 夏，四月，颜真卿自荆、襄北诣凤翔，上以为宪部尚书。

25 上以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使将兵赴凤翔。庚寅，李归仁以铁骑五千邀之于三原北，子仪使其将仆固怀恩、王仲升、浑释之、李若幽伏兵击之于白渠留运桥，杀伤略尽，归仁游水而逸。若幽，神通之玄孙也。

子仪与王思礼军合于西渭桥，进屯滻西。安守忠、李归仁军于京城西清渠。相守七日，官军不进。五月癸丑，守忠伪退，子仪悉师逐之。贼以骁骑九千为长蛇陈，官军击之，首尾为两翼，夹击官军，官军大溃。判官韩液、监军孙知古皆为贼所擒，军资器械尽弃之。子仪退保武功，中外戒严。

是时府库无蓄积，朝廷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下至中郎、郎将，听临事注名。其后又听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异姓王者。诸军但以职任相统摄，不复计官爵高下。及清渠之败，复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轻而货重，大将军告身一通，才易一醉。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仆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者。名器之滥，至是而极焉。

26 房琯性高简，时国家多难，而琯多称病不朝谒，不以职事为意，日与庶子刘秩、谏议大夫李揖，高谈释、老，或听门客董庭兰鼓琴，庭兰以是大招权利。御史奏庭兰赃贿，丁巳，罢琯为太子少师。以谏议大夫张镐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数百人为道场于内，晨夜诵佛。镐谏曰：“帝王当修德以弭乱安人，未闻饭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

27 庚申，上皇追册上母杨妃为元献皇后。

28 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炅守南阳，贼将武令珣、田承嗣相继攻之。城中食尽，一鼠直钱数百，饿死者相枕藉。上遣宦官将军曹日升往宣慰，围急，不得入。日升请单骑入致命，襄阳太守魏仲犀不许。会颜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将军不顾万死以致帝命，何为沮之！借使不达，不过亡一使者；达，则一城之心固矣。”日升与十骑偕往，贼畏其锐，不敢逼。城中自谓望绝，及见日升，大喜。日升复为之至襄阳取粮，以千人运粮而入，贼不能遏。炅在围中凡周岁，昼夜苦战，力竭不能支，壬戌夜，开城帅余兵数千突围而出，奔襄阳。承嗣追之，转战二日，不能克而还。时贼欲南侵江、汉，赖炅扼其冲要，南夏得全。

29 司空郭子仪诣阙请自贬；甲子，以子仪为左仆射。

30 尹子奇益兵围睢阳益急，张巡于城中夜鸣鼓严队，若将出击者；贼闻之，达旦儆备。既明，巡乃寝兵绝鼓。贼以飞楼瞰城中，无所见，遂解甲休息。巡与将军南霁云、郎将雷万春等十余将各将五十骑开门突出，直冲贼营，至子奇麾下，营中大乱，斩贼将五十余人，杀士卒五千余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识，乃剡蒿为矢，中者喜，谓巡矢尽，走白子奇，乃得其状。使霁云射之，丧其左目，几获之。子奇乃收军退还。

31 六月，田乾真围安邑。会陕郡贼将杨务钦密谋归国，河东太守马承光以兵应之，务钦杀城中诸将不同己者，翻城来降。乾真解安邑，遁去。

32 将军王去荣以私怨杀本县令，当死。上以其善用炮，壬辰，赦免死，以白衣于陕郡效力。中书舍人贾至不

即行下，上表，以为："去荣无状，杀本县之君。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若纵去荣，可谓生渐矣。议者谓陕郡初复，非其人不可守。然则他无去荣者，何以亦能坚守乎！陛下若以炮石一能即免殊死，今诸军技艺绝伦者，其徒寔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复何以止之！若止舍去荣而诛其余者，则是法令不一而诱人触罪也。今惜一去荣之材而不杀，必杀十如去荣之材者，不亦其伤益多乎！夫去荣，逆乱之人也，焉有逆于此而顺于彼，乱于富平而治于陕郡，悖于县君而不悖于大君欤！伏惟明主全其远者、大者，则祸乱不日而定矣。"上下其事，令百官议之。

太子太师韦见素等议，以为："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犹不敢擅杀，是臣下之权过于人主也。去荣既杀人不死，则军中凡有技能者，亦自谓无忧，所在暴横。为郡县者，不亦难乎！陛下为天下主，爱无亲疏，得一去荣而失万姓，何利之有！于律，杀本县令，列于十恶。而陛下宽之，王法不行，人伦道屈，臣等奉诏，不知所从。夫国以法理，军以法胜；有恩无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养战士而每战少利，岂非无法邪！今陕郡虽要，不急于法也。有法则海内无忧不克，况陕郡乎！无法则陕郡亦不可守，得之何益！而去荣末技，陕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无，国家乃为之轻重。此臣等所以区区愿陛下守贞观之法。"上竟舍之。至，曾之子也。

33 南充土豪何滔作乱，执本郡防御使杨齐鲁；剑南节度使卢元裕发兵讨平之。

34 秋，七月，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克高密、琅邪，杀贼二万余人。

35 戊申夜，蜀郡兵郭千仞等反，六军兵马使陈玄礼、剑南节度使李峘讨诛之。

36 壬子，尹子奇复征兵数万，攻睢阳。先是，许远于城中积粮至六万石，虢王巨以其半给濮阳、济阴二郡，远固争之，不能得；既而济阴得粮，遂以城叛，而睢阳城至是食尽。将士人廪米日一合，杂以茶纸、树皮为食，而贼粮运通，兵败复征。睢阳将士死不加益，诸军馈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饥病不堪斗，遂为贼所围，张巡乃修守具以拒之。贼为云梯，势如半虹，置精卒二百于其上，推之临城，欲令腾入。巡豫于城凿三穴，候梯将至，于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铁钩，钩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拄之使不得进；一穴中出一木，木末置铁笼，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尽烧死。贼又以钩车钩城上棚阁，钩之所及，莫不崩陷。巡以大木，末置连锁，锁末置大环，拓其钩头，以革车拔之入城，截其钩头而纵车令去。贼又造木驴攻城，巡熔金汁灌之，应投销铄。贼又于城西北隅以土囊积柴为磴道，欲登城。巡不与争利，每夜，潜以松明、乾蕖投之于中，积十余日，贼不之觉，因出军大战，使人顺风持火焚之，贼不能救，经二十余日，火方灭。巡之所为，皆应机立办，贼服其智，不敢复攻。遂于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栅以守巡，巡亦于内作壕以拒之。

37 丁巳，贼将安武臣攻陕郡，杨务钦战死，贼遂屠陕。

38 崔涣在江南选补，冒滥者众，八月，罢涣为余杭太守、江东采访·防御使。

39 以张镐兼河南节度、采访等使，代贺兰进明。

40 灵昌太守许叔冀为贼所围，救兵不至，拔众奔彭城。

41 睢阳士卒死伤之余，才六百人，张巡、许远分城而守之，巡守东北，远守西南，与士卒同食茶纸，不复下城。贼士攻城者，巡以逆顺说之，往往弃贼来降，为巡死战，前后二百余人。

是时，许叔冀在谯郡，尚衡在彭城，贺兰进明在临淮，皆拥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霁云将三十骑犯围而出，告急于临淮。霁云出城，贼众数万遮之，霁云直冲其众，左右驰射，贼众披靡，止亡两骑。既至临淮，见进明，进明曰："今日睢阳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霁云曰："睢阳若陷，霁云请以死谢大夫。且睢阳既拔，即及临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进明爱霁云勇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泣且语曰："霁云来，睢阳之人不食月余矣！霁云虽欲独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拥强兵，观睢阳陷没，曾无分灾救患之意，岂忠臣义士之所为乎！"因啮落一指以示进明，曰："霁云既不能达主将之意，请留一指以示信归报。"座中往往为泣下。

霁云察进明终无出师意，遂去。至宁陵，与城使廉坦同将步骑三千人，闰月，戊申夜，冒围，且战且行，至城下，大战，坏贼营，死伤之外，仅得千人入城。城中将吏知无救，皆恸哭。贼知援绝，围之益急。

初，房琯为相，恶贺兰进明，以为河南节度使，以许叔冀为进明都知兵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锐，且官与进明等，不受其节制。故进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远功名，亦惧为叔冀所袭也。

42 戊辰，上劳飨诸将，遣攻长安，谓郭子仪曰："事之济否，在此行也！"对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

43 辛未，御史大夫崔光远破贼于骆谷。光远行军司马王伯伦、判官李椿将二千人攻中渭桥，杀贼守桥者千人，乘胜至苑门。贼有先屯武功者闻之，奔归，遇于苑北，合战，杀伯伦，擒椿送洛阳。然自是贼不复屯武功矣。

44 贼屡攻上党，常为节度使程千里所败。蔡希德复引兵围上党。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

唐纪三十六

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中之下

至德二载(丁酉、757)

1 九月，丁丑，希德以轻骑至城下挑战，千里帅百骑开门突出，欲擒之；会救至，收骑退还，桥坏，坠堑中，反为希德所擒。仰谓从骑曰："吾不幸至此，天也！归语诸将，善为守备，宁失帅，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于洛阳，安庆绪以为特进，囚之客省。

2 郭子仪以回纥兵精，劝上益征其兵以击贼。怀仁可汗遣其子叶护及将军帝德等将精兵四千余人来至凤翔；上引见叶护，宴劳赐赉，惟其所欲。丁亥，元帅广平王俶将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众十五万，号二十万，发凤翔。俶见叶护，约为兄弟，叶护大喜，谓俶为兄。回纥至扶风，郭子仪留宴三日。叶护曰："国家有急，远来相助，何以食为！"宴毕，即行。日给其军羊二百口，牛二十头，米四十斛。

庚子，诸军俱发；壬寅，至长安西，陈于香积寺北沣水之东。李嗣业为前军，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贼众十万陈于其北，李归仁出挑战，官军逐之，逼于其陈；贼军齐进，官军却，为贼所乘，军中惊乱，贼争趣辎重。李嗣业曰："今日不以身饵贼，军无孑遗矣。"乃肉袒、执长刀，立于陈前，大呼奋击，当其刀者，人马俱碎，杀数十人，陈乃稍定。于是嗣业帅前军各执长刀，如墙而进，身先士卒，所向摧靡。都知兵马使王难得救其裨将，贼射之中眉，皮垂鄣目。难得自拔箭，掣去其皮，血流被面，前战不已。贼伏精骑于陈东，欲袭官军之后，侦者知之，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引回纥就击之，翦灭殆尽，贼由是气索。李嗣业又与回纥出贼陈后，与大军夹击，自午及酉，斩首六万级，填沟堑死者甚众，贼遂大溃。余众走入城，迨夜，嚣声不止。

仆固怀恩言于广平王俶曰："贼弃城走矣，请以二百骑追之，缚取安守忠、李归仁等。"俶曰："将军战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旦图之。"怀恩曰："归仁、守忠，贼之骁将，骤胜而败，此天赐我也，奈何纵之！使复得众，还为我患，悔之无及！战尚神速，何明旦也！"俶固止之，使还营。怀恩固请，往而复反，一夕四五起。迟明，谍至，守忠、归仁与张通儒、田乾真皆已遁矣。癸卯，大军入西京。

初，上欲速得京师，与回纥约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至是，叶护欲如约。广平王俶拜于叶护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叶护惊跃下马答拜，跪捧王足，曰："当为殿下径往东京。"即与仆固怀恩引回纥、西域之兵自城南过，营于浐水之东。百姓、军士、胡虏见俶拜，皆泣曰："广平王真华、夷之主！"上闻之喜曰："朕不及也！"俶整众入城，百姓老幼夹道欢呼悲泣。俶留长安，镇抚三日，引大军东出。以太子少傅虢王巨为西京留守。

甲辰，捷书至凤翔，百寮入贺。上涕泗交颐，即日，遣中使啖庭瑶入蜀奏上皇；命左仆射裴冕入京师，告郊庙及宣慰百姓。

上以骏马召李泌于长安。既至，上曰："朕已表请上皇东归，朕当还东宫复修臣子之职。"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远矣。"泌曰："上皇不来矣。"上惊，问故。泌曰："理势自然。"上曰："为之奈何？"泌曰："今请更为群臣贺表，言自马嵬请留，灵武劝进，及今成功，圣上思恋晨昏，请速还京以就孝养之意，则可矣。"上即使泌草表。上读之，泣曰："朕始以至诚愿归万机。今闻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蜀，因就泌饮酒，同榻而寝。而李辅国请取契钥付泌，泌请使辅国掌之；上许之。

泌曰："臣今报德足矣，复为闲人，何乐如之！"上曰："朕与先生累年同忧患，今方相同娱乐，奈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愿陛下听臣去，免臣于死。"上曰："何谓也？"对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异日议之。"对曰："陛下今就臣榻卧，犹不得请，况异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听臣去，是杀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岂有如朕而办杀卿邪！是直以朕为句践也！"对曰："陛下不办杀臣，故臣求归；若其既办，臣安敢复言！且杀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向日待臣如

此，臣于事犹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

上良久曰：“卿以朕不从卿北伐之谋乎！”对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宁耳。”上曰：“建宁，朕之爱子，性英果，艰难时有功，朕岂不知之！但因此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图继嗣，朕以社稷大计，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细知其故邪？”对曰：“若有此心，广平当怨之。广平每与臣言其冤，辄流涕呜咽。臣今必辞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尝夜扪广平，意欲加害。”对曰：“此皆出谗人之口，岂有建宁之孝友聪明，肯为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宁为元帅，臣请用广平。建宁若有此心，当深憾于臣；而以臣为忠，益相亲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闻之。”

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使陛下慎将来耳。昔天后有四子，长曰太子弘，天后方图称制，恶其聪明，鸩杀之，立次子雍王贤。贤内忧惧，作黄台瓜辞，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听，贤卒死于黔中。其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无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录是辞，朕当书绅。”对曰：“陛下但识之于心，何必形于外也！”是时广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潜构流言，故泌言及之。

3 郭子仪引蕃、汉兵追贼至潼关，斩首五千级，克华阴、弘农二郡。关东献俘百余人，敕皆斩之；监察御史李勉言于上曰：“今元恶未除，为贼所污者半天下，闻陛下龙兴，咸思洗心以承圣化，今悉诛之，是驱之使从贼也。”上遽使赦之。

4 冬，十月，丁未，谈庭瑶至蜀。

5 壬子，兴平军奏：破贼于武关，克上洛郡。

6 吐蕃陷西平。

7 尹子奇久围睢阳，城中食尽，议弃城东走，张巡、许远谋，以为：“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且我众饥羸，走必不达。古者战国诸侯，尚相救恤，况密迩群帅乎！不如坚守以待之。”茶纸既尽，遂食马；马尽，罗雀掘鼠；雀鼠又尽，巡出爱妾，杀以食士，远亦杀其奴；然后括城中妇人食之，继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余才四百人。

癸丑，贼登城，将士病，不能战。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无以报陛下，死当为厉鬼以杀贼！”城遂陷，巡、远俱被执。尹子奇问巡曰：“闻君每战眥裂齿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贼，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视之，所余才三四。子奇义其所为，欲活之。其徒曰：“彼守节者也，终不为用。且得士心，存之，将为后患。”乃并南霁云、雷万春等三十六人皆斩之。巡且死，颜色不乱，扬扬如常。生致许远于洛阳。

巡初守睢阳时，卒仅万人，城中居人亦且数万，巡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前后大小战凡四百余，杀贼卒十二万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战陈，令本将各以其意教之。人或问其故，巡曰：“今与胡虏战，云合鸟散，变态不恒，数步之间，势有同异。临机应猝，在于呼吸之间，而动询大将，事不相及，非知兵之变者也。故吾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将相习，人自为战，不亦可乎！”自兴兵，器械、甲仗皆取之于敌，未尝自修。每战，将士或退散，巡立于战所，谓将士曰：“我不离此，汝为我还决之。”将士莫敢不还，死战，卒破敌。又推诚待人，无所疑隐；临敌应变，出奇无穷；号令明，赏罚信，与众共甘苦寒暑，故下争致死力。

张镐闻睢阳围急，倍道亟进，檄浙东、浙西、淮南、北海诸节度及谯郡太守闾丘晓，使共救之。晓素傲很，不受镐命。比镐至，睢阳城已陷三日。镐召晓，杖杀之。

8 张通儒等收余众走保陕，安庆绪悉发洛阳兵，使其御史大夫严庄将之，就通儒以拒官军，并旧兵步骑犹十五万。己未，广平王至曲沃。回纥叶护使其将军鼻施吐拨裴罗等引军旁南山搜伏，因驻军岭北。郭子仪等与贼遇于新店，贼依山而陈，子仪等初与之战，不利，贼逐之下山。回纥自南山袭其背，于黄埃中发十余矢。贼惊顾曰：“回纥至矣！”遂溃。官军与回纥夹击之，贼大败，僵尸蔽野。严庄、张通儒等弃陕东走，广平王俶、郭子仪入陕城，仆固怀恩等分道追之。

严庄先入洛阳告安庆绪。庚申夜，庆绪帅其党自苑门出，走河北；杀所获唐将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余人而去。许远死于偃师。

壬戌，广平王俶入东京。回纥意犹未厌，俶患之。父老请率罗锦万匹以赂回纥，回纥乃止。

9 成都使还，上皇诰曰：“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来矣。”上忧惧，不知所为。后使者至，言：“上皇初得上请归东宫表，彷徨不能食，欲不归；及群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乐，下诰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泌求归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听归衡山。敕郡县为之筑室于山中，给三品料。

10 癸亥，上发凤翔，遣太子太师韦见素入蜀，奉迎上皇。

11 乙丑，郭子仪遣左兵马使张用济、右武锋使浑释之将兵取河阳及河内；严壮来降。陈留人杀尹子奇，举郡降。田承嗣围来瑱于颍川，亦遣使来降；郭子仪应之缓，承嗣复叛，与武令珣皆走河北。制以瑱为河南节度使。

12 丙寅，上至望贤宫，得东京捷奏。丁卯，上入西京。百姓出国门奉迎，二十里不绝，舞跃呼万岁，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宫。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贼官爵者皆脱巾徒跣立于含元殿前，搏膺顿首请罪，环之以兵，使百官临视之。太庙为贼所焚，上素服向庙哭三日。是日，上皇发蜀郡。

13 安庆绪走保邺郡，改邺郡为安成府，改元天成；从骑不过三百，步卒不过千人，诸将阿史那承庆等散投常山、赵郡、范阳。旬日间，蔡希德自上党，田承嗣自颍川，武令珣自南阳，各帅所部兵归之。又召募河北诸郡人，众至六万，军声复振。

14 广平王俶之入东京也，百官受安禄山父子官者陈希烈等三百余人，皆素服悲泣请罪。俶以上旨释之，寻勒赴西京。己巳，崔器令诣朝堂请罪，如西京百官之仪，然后收系大理、京兆狱。其府县所由、枷承人等受贼驱使追捕者，皆收系之。

初，汲郡甄济，有操行，隐居青岩山，安禄山为采访使，奏掌书记。济察禄山有异志，诈得风疾，舁归家。禄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济引首待刀；希德以实病白禄山。后安庆绪亦使人强舁至东京，月余，会广平王俶平东京，济起，诣军门上谒。俶遣诣京师，上命馆之于三司，令受贼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济为秘书郎。国子司业苏源明称病不受禄山官，上擢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壬申，上御丹凤门，下制："士庶受贼官禄，为贼用者，令三司条件闻奏；其因战被虏，或所居密近，因与贼往来者，皆听自首除罪；其子女为贼所污者，勿问。"

15 癸酉，回纥叶护自东京还，上命百官迎之于长乐驿，上与宴于宣政殿。叶护奏以"军中马少，请留其兵于沙苑，自归取马，还为陛下扫除范阳余孽。"上赐而遣之。

16 十一月，广平王俶、郭子仪来自东京，上劳子仪曰："吾之家国，由卿再造。"

17 张镐帅鲁炅、来瑱、吴王祗、李嗣业、李奂五节度徇河南、河东郡县，皆下之；惟能元皓据北海，高秀岩据大同未下。

18 己丑，以回纥叶护为司空、忠义王；岁遗回纥绢二万匹，使就朔方军受之。

19 以严庄为司农卿。

20 上之在彭原也，更以栗为九庙主；庚寅，朝享于长乐殿。

21 丙申，上皇至凤翔，从兵六百余人，上皇命悉以甲兵输郡库。上发精骑三千奉迎。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阳，上备法驾迎于望贤宫。上皇在宫南楼，上释黄袍，著紫袍，望楼下马，趋进，拜舞于楼下。上皇降楼，抚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呜咽不自胜。上皇索黄袍，自为上著之，上伏地顿首固辞。上皇曰："天数、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保养余齿，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仗外，欢呼且拜。上令开仗，纵千余人入谒上皇，曰："臣等今日复睹二圣相见，死无恨矣！"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上固请，自扶上皇登殿。尚食进食，上品尝而荐之。丁未，将发行宫，上亲为上皇习马而进之上皇。上皇上马，上亲执鞚。行数步，上皇止之。上乘马前引，不敢当驰道。上皇谓左右曰："吾为天子五十年，未为贵；今为天子父，乃贵耳！"左右皆呼万岁。上皇自开远门入大明宫，御含元殿，慰抚百官；乃诣长乐殿谢九庙主，恸哭久之；即日，幸兴庆宫，遂居之。上累表请避位还东宫，上皇不许。

22 辛亥，以礼部尚书李岘、兵部侍部郎吕諲为详理使，与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陈希烈等狱。岘以殿中侍御史李栖筠为详理判官，栖筠多务平恕，故人皆怨諲、器之刻深，而岘独得美誉。

23 戊午，上御丹凤楼，赦天下，惟与安禄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杨国忠子孙不在免例。立广平王俶为楚王，加郭子仪司徒，李光弼司空，自余蜀郡、灵武扈从立功之臣，皆进阶，赐爵，加食邑有差。李憕、卢奕、颜杲卿、袁履谦、许远、张巡、张介然、蒋清、庞坚等皆加赠官，其子孙。战亡之家，给复二载。郡县来载租、庸三分蠲一。近所改郡名、官名，一依故事。以蜀郡为南京，凤翔为西京，西京为中京。以张良娣为淑妃，立皇子南阳王系为赵王，新城王仅为彭王，颍川王侗为兖王，东阳王侹为泾王，僩为襄王，倕为杞王，偲为召王，侣为兴王，侗为定王。

议者或罪张巡以守睢阳不去，与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为之作传，表上之，以为："巡以寡击众，以弱制强，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师，师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而议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善遏恶扬，录瑕弃用，臣窃痛之。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诸军之救，救不至而食尽，食既尽而及人，乖其素志。设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心，损数百之众以全天下，臣犹曰功过相掩，况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难，不睹休明，唯有令名是其荣禄。若

不时纪录，恐远而不传，使巡生死不遇，诚可悲焉。臣敢撰传一卷献上，乞编列史官。”众议由是始息。是后赦令无不及李憕等，而程千里独以生执贼庭，不沾褒赠。

24 甲子，上皇御宣政殿，以传国宝授上，上始涕泣而受之。

25 安庆绪之北走也，其大将北平王李归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罗、六州胡数万人皆溃归范阳，所过俘掠，人物无遗。史思明厚为之备，且遣使逆招之范阳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同罗不从，思明纵兵击之，同罗大败，悉夺其所掠，余众走归其国。

庆绪忌思明之强，遣阿史那承庆、安守忠往征兵，因密图之。判官耿仁智说思明曰：“大夫崇重，人莫敢言，仁智愿一言而死。”思明曰：“何也？”仁智曰：“大夫所以尽力于安氏者，迫于凶威耳。今唐室中兴，天子仁圣，大夫诚帅所部归之，此转祸为福之计也。”裨将乌承玼亦说思明曰：“今唐室再造，庆绪叶上露耳。大夫奈何与之俱亡！若归款朝廷，以自湔洗，易于反掌耳。”思明以为然。

承庆、守忠以五千劲骑自随，至范阳，思明悉众数万逆之，相距一里所，使人谓承庆等曰：“相公及王远至，将士不胜其喜，然边兵怯懦，惧相公之众，不敢进，愿弛弓以安之。”承庆等从之。思明引承庆入内厅乐饮，别遣人收其甲兵，诸郡兵皆给粮纵遣之，愿留者厚赐，分隶诸营。明日，因承庆等，遣其将窦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万来降，并帅其河东节度使高秀岩亦以所部来降。乙丑，子昂至京师。上大喜，以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子七人皆除显官。遣内侍李思敬与乌承恩往宣慰，使将所部兵讨庆绪。

先是，庆绪以张忠志为常山太守，思明召忠志还范阳，以其将薛萼摄恒州刺史，开井陉路，招赵郡太守陆济，降之；命其子朝义将兵五千人摄冀州刺史，以其将令狐彰为博州刺史。乌承恩所至宣布诏旨，沧、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虽相州未下，河北率为唐有矣。

26 上皇加上尊号曰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

27 郭子仪还东都，经营河北。

28 崔器、吕諲上言：“诸陷贼官，背国从伪，准律皆应处死。”上欲从之。李岘以为：“贼陷两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属皆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今一概以叛法处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贼者尚多，若宽之，足开自新之路；若尽诛，是坚其附贼之心也。书曰：‘歼厥渠魁，胁从罔理。’諲、器守文，不达大体。惟陛下图之。”争之累日，上从岘议，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市，次赐自尽，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贬。壬申，斩达奚珣等十八人于城西南独柳树下，陈希烈等七人赐自尽于大理寺；应受杖者于京兆府门。

上欲免张均、张垍死，上皇曰：“均、垍事贼，皆任权要。均仍为贼毁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头再拜曰：“臣非张说父子，无有今日。臣不能活均、垍，使死者有知，何面目见说于九泉！”因俯伏流涕。上皇命左右扶上起，曰：“张垍为汝长流岭表，张均必不可活，汝更勿救。”上泣而从命。

安禄山所署河南尹张万顷独以在贼中能保庇百姓不坐。顷之，有自贼中来者，言“唐群臣从安庆绪在邺者，闻广平王赦陈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贼庭；及闻希烈等诛，乃止。”上甚悔之。

臣光曰：为人臣者，策名委质，有死无贰。希烈等或贵为卿相，或亲连肺腑，于承平之日，无一言以规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苟容以窃富贵；及四海横溃，乘舆播越，偷生苟免，顾恋妻子，媚贼称臣，为之陈力，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马之不如。傥各全其首领，复其官爵，是谄谀之臣无往而不得计也。彼颜杲卿、张巡之徒，世治则摈斥外方，沈抑下僚；世乱则委弃孤城，齑粉寇手。何为善者之不幸而为恶者之幸，朝廷待忠义之薄而保奸邪之厚邪！至于微贱之臣，巡徼之隶，谋议不预，号令不及，朝闻亲征之诏，夕失警跸之所，乃复责其不能麾从，不亦难哉！六等议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29 故妃韦氏既废为尼，居禁中，是岁卒。

30 置左、右神武军，取元从子弟充，其制皆如四军，总谓之北牙六军。又择善骑射者千人为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厢，号曰英武军。

31 升河中防御使为节度，领蒲、绛等七州；分剑南为东、西川节度，东川领梓、遂等十二州；又置荆澧节度，领荆、澧等五州；夔峡节度，领夔、峡等五州；更安西曰镇西。

乾元元年(戊戌、758)

1 春，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册，加上尊号。上固辞“大圣”之号，上皇不许。上尊上皇曰太上至道圣皇天帝。

先是，官军既克京城，宗庙之器及府库资财多散在民间，遣使检括，颇有烦扰；乙酉，敕尽停之，乃命京兆尹

李岘安抚坊市。

2 二月，癸卯朔，以殿中监李辅国兼太仆卿。辅国依附张淑妃，判元帅府行军司马，势倾朝野。

3 安庆绪所署北海节度使能元皓举所部来降，以为鸿胪卿，充河北招讨使。

4 丁未，上御明凤门，赦天下，改元。尽免百姓今载租、庸，复以载为年。

5 庚午，以安东副大都护王玄志为营州刺史，充平卢节度使。

6 三月，甲戌，徙楚王俶为成王。

7 戊寅，立张淑妃为皇后。

8 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屯河内。癸巳，北庭兵马使王惟良谋作乱，嗣业与裨将荔非元礼讨诛之。

9 安庆绪之北走也，其平原太守王暕、清河太守宇文宽皆杀其使者来降；庆绪使其将蔡希德、安太清攻拔之，生擒以归；丹于邺市。凡有谋归者，诛及种、族，乃至部曲、州县、官属，连坐死者甚众。又与其群臣歃血盟于邺南，而人心益离。庆绪闻李嗣业在河内，夏，四月，与蔡希德、崔乾祐将步骑二万，涉沁水攻之，不胜而还。

10 癸卯，以太子少师虢王巨为河南尹，充东京留守。

11 辛卯，新主入太庙，甲寅，上享太庙，遂祀昊天上帝；乙卯，御明凤门，赦天下。

12 五月，壬午，制停采访使，改黜陟使为观察使。

13 张镐性简澹，不事中要，闻史思明请降，上言："思明凶险，因乱窃位，力强则众附，势夺则人离，彼虽人面，心如野兽，难以德怀，愿勿假以威权。"又言："滑州防御使许叔冀，狡猾多诈，临难必变，请征入宿卫。"时上以宠纳思明，会中使自范阳及白马来，皆言思明、叔冀忠恳可信，上以镐为不切事机，戊子，罢为荆州防御使；以礼部尚书崔光远为河南节度使。

14 张后生兴王侶，才数岁，欲以为嗣，上疑未决，从容谓考功郎中、知制诰李揆曰："成王长，且有功，朕欲立为太子，卿意何如？"揆再拜贺曰："此社稷之福，臣不胜大庆。"上喜曰："朕意决矣。"庚寅，立成王俶为皇太子。揆，玄道之玄孙也。

15 乙未，以崔圆为太子少师，李麟为少傅，皆罢政事。上颇好鬼神，太常少卿王玙专依鬼神以求媚，每议礼仪，多杂以巫祝俚俗。上悦之，以玙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6 赠故常山太守颜杲卿太子太保，谥曰忠节，以其子威明为太仆丞。杲卿之死也，杨国忠用张通幽之谮，竟无褒赠。上在凤翔，颜真卿为御史大夫，泣诉于上，上乃出通幽为普安太守，具奏其状于上皇，上皇杖杀通幽。杲卿子泉明为王承业所留，因寓居寿阳，为史思明所虏，裹以牛革，送于范阳，会安庆绪初立，有赦，得免。思明降，乃得归，求其父尸于东京，得之，遂并袁履谦尸棺敛以归。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真卿时为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号泣求访，哀感路人，久乃得之。泉明诣亲故乞索，随所得多少赎之，先姑姊妹而后其子。姑女为贼所掠，泉明有钱二百缗，欲赎己女，闵其姑愁悴，先赎姑女；比更得钱，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群从姊妹及父时将吏袁履谦等妻子流落者，皆与之归，凡五十余家，三百余口，均减资粮，一如亲戚。至蒲州，真卿悉加赡给，久之，随其所适而资送之。袁履谦妻疑履谦衣衾俭薄，发棺视之，与杲卿无异，乃始惭服。

17 六月，己酉，立太一坛于南郊之东，从王玙之请也。上尝不豫，卜云山川为祟，玙请遣中使与女巫乘驿分祷天下名山、大川。巫恃势，所过烦扰州县，干求受赃。黄州有巫，盛年美色，从无赖少年数十，为蠹尤甚，至黄州，宿于驿舍。刺史左震晨至驿，门扃锁，不可启，震怒，破锁而入，曳巫于阶下斩之，所从少年悉毙之。籍其赃，数十万，具以状闻，且请以其赃代贫民租；遣中使还京师，上无以罪也。

18 以开府仪同三司李嗣业为怀州刺史，充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

19 山人韩颖改造新历，丁巳，初行颖历。

20 戊午，敕两京陷贼官，三司推究未毕者皆释之；贬、降者续处分。

21 太子少师房琯既失职，颇怏怏，多称疾不朝，而宾客朝夕盈门，其党为之扬言于朝云："琯有文武才，宜大用。"上闻而恶之，下制数琯罪，贬豳州刺史。前祭酒刘秩贬阆州刺史，京兆尹严武贬巴州刺史，皆琯党也。

22 初，史思明以列将事平卢军使乌知义，知义善待之。知义子承恩为信都太守，以郡降思明，思明思旧恩而全之。及安庆绪败，承恩劝思明降唐。李光弼以思明终当叛乱，而承恩为思明所亲信，阴使图之；又劝上以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赐阿史那承庆铁券，令共图思明，上从之。

承恩多以私财募部曲，又数衣妇人服诣诸将营说诱之，诸将以白思明，思明疑未察。会承恩入京师，上使内侍李思敬与之俱至范阳宣慰。承恩既宣旨，思明留承恩馆于府中，帷其床，伏二人于床下。承恩少子在范阳，思

明使省其父。夜中，承恩密谓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当以吾为节度使。"二人于床下大呼而出。思明乃执承恩，索其装囊，得铁券及光弼牒，牒云："承庆事成则付铁券；不然，不可付也。"又得簿书数百纸，皆先从思明反者将士名。思明责之曰："我何负于汝而为此！"承恩谢曰："死罪，此皆李光弼之谋也。"思明乃集将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万众降朝廷，何负陛下，而欲杀臣！"遂榜杀承恩父子，连坐死者二百余人。承恩弟承玼走免。思明囚思敬，表上其状。上遣中使慰谕思明曰："此非朝廷与光弼之意，皆承恩所为，杀之甚善。"

会三司议陷贼官罪状至范阳，思明谓诸将曰："陈希烈辈皆朝廷大臣，上皇自弃之幸蜀，今犹不免于死，况吾属本从安禄山反乎！"诸将请思明表求诛光弼，思明从之，命判官耿仁智与其僚张不矜为表云："陛下不为臣诛光弼，臣当自引兵就太原诛之。"不矜草表以示思明，及将入函，仁智悉削去之。写表者以白思明，思明命执二人斩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怜，欲活之，复召入，谓曰："我任使汝垂三十年，今日非我负汝。"仁智大呼曰："人生会有一死，得尽忠义，死之善者也。今从大夫反，不过延岁月，岂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乱捶之，脑流于地。

乌承玼奔太原，李光弼表为昌化郡王，充石岭军使。

23 秋，七月，丙戌，初铸当十大钱，文曰"乾元重宝"，从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谋也。

24 丁亥，册命回纥可汗曰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以上幼女宁国公主妻之。以殿中监汉中王瑀为册礼使，右司郎中李巽副之；命左仆射裴冕送公主至境上。戊子，又以司勋员外郎鲜于叔明为瑀副。叔明，仲通之弟也。甲子，上送宁国公主至咸阳，公主辞诀曰："国家事重，死且无恨。"上流涕而还。

瑀等至回纥牙帐，可汗衣赭袍胡帽，坐帐中榻上，仪卫甚严，引瑀等立于帐外。瑀不拜而立，可汗曰："我与天可汗两国之君，君臣有礼，何得不拜？"瑀与叔明对曰："昔者唐与诸国为婚，皆以宗室女为公主。今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礼至重，可汗奈何以子婿傲妇翁，坐榻上受册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册命。明日，立公主为可敦，举国皆喜。

25 乙未，郭子仪入朝。

26 八月，壬寅，以青、登等五州节度使许叔冀为滑、濮等六州节度使。

27 庚戌，李光弼入朝。丙辰，以郭子仪为中书令，光弼为侍中。丁巳，子仪诣行营。

28 回纥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将骁骑三千助讨安庆绪，上命朔方左武锋使仆固怀恩领之。

29 九月，庚午朔，以右羽林大将军赵洌为蒲、同、虢三州节度使。

30 丙子，招讨党项使王仲升斩党项酋长拓跋戎德，传首。

31 安庆绪之初至邺也，虽枝党离析，犹据七郡六十余城，甲兵资粮丰备。庆绪不亲政事，专以缮台沼楼船、酣饮为事。其大臣高尚、张通儒等争权不叶，无复纲纪。蔡希德有才略，部兵精锐，而性刚，好直言，通儒谮而杀之；麾下数千人皆逃散，诸将怨怒不为用。以崔乾祐为天下兵马使，总中外兵。乾祐愎戾好杀，士卒不附。

庚寅，命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炅、兴平李奂、滑濮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琛、河南崔光远七节度使及平卢兵马使董秦将步骑二十万讨庆绪；又命河东李光弼、关内·泽潞王思礼二节度使将所部兵助之。上以子仪、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观军容之名自此始。

32 癸巳，广州奏：大食、波斯围州城，刺史韦利见逾城走，二国兵掠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

33 冬，十月，甲辰，册太子，更名曰豫。自中兴以来，群下无复赐物，至是，始有新铸大钱，百官、六军沾赉有差。

34 郭子仪引兵自杏园济河，东至获嘉，破安太清，斩首四千级，捕虏五百人。太清走保卫州，子仪进围之；丙午，遣使告捷。鲁炅自阳武济，季广琛、崔光远自酸枣济，与李嗣业兵皆会子仪于卫州。庆绪悉举邺中之众七万救卫州，分三军，以崔乾祐将上军，田承嗣将下军，庆绪自将中军。子仪使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垒垣之内，令曰："我退，贼必逐我，汝乃登垒，鼓噪而射之。"既而与庆绪战，伪退，贼逐之，至垒下，伏兵起射之，矢如雨注，贼还走，子仪复引兵逐之，庆绪大败。获其弟庆和，杀之。遂拔卫州。庆绪走，子仪等追之至邺，许叔冀、董秦、王思礼及河东兵马使薛兼训皆引兵继至。庆绪收余兵拒战于愁思冈，又败。前后斩首三万级，捕虏千人。庆绪乃入城固守，子仪等围之。庆绪窘急，遣薛嵩求救于史思明，且请以位让之。思明发范阳兵十三万欲救邺，观望未敢进，先遣李归仁将步骑一万军于滏阳，遥为庆绪声势。

35 甲寅，上皇幸华清宫；十一月，丁丑，还京师。

36 崔光远拔魏州；丙戌，以前兵部侍郎萧华为魏州防御使。会史思明分军为三，一出邢、洺，一出冀、贝，一

自洹水趣魏州。郭子仪奏以崔光远代华，十二月，癸卯，敕以光远领魏州刺史。

37 甲辰，置浙江西道节度使，领苏、润等十州，以升州刺史韦黄裳为之。庚戌，置浙江东道节度使，领越、睦等八州，以户部尚书李峘为之，兼淮南节度使。

38 己未，群臣请上尊号曰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许之。

39 史思明乘崔光远初至，引兵大下，光远使将军李处崟拒之。贼势盛，处崟连战不利，还趣城。贼追至城下，扬言曰："处崟召我来，何为不出！"光远信之，腰斩处崟。处崟，骁将，众所恃，既死，众无斗志，光远脱身走还汴州。丁卯，思明陷魏州，所杀三万人。

40 平卢节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抚将士，且就察军中所欲立者，授以旌节。高丽人李怀玉为裨将，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平卢军使。希逸之母，怀玉姑也。故怀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

臣光曰：夫民生有欲，无主则乱。是故圣人制礼以治之。自天子、诸侯至于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伦，若纲条之相维，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其在周易，"上夫、下泽，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谓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己也。苟或舍之，则彼此之势均，何以使其下哉！

肃宗遭唐中衰，幸而复国，是宜正上下之礼以纲纪四方；而偷取一时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将帅，统藩维，国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无问贤不肖，惟其所欲与者则授之。自是之后，积习为常，君臣循守，以为得策，谓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杀逐主帅，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则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乱之生也，庸有极乎！

且夫有国家者，赏善而诛恶，故为善者劝，为恶者惩。彼为人下而杀逐其上，恶孰大焉！乃使之拥旄秉钺，师长一方，是赏之也。赏以劝恶，恶其何所不至乎！书云："远乃猷。"诗云："猷之未远，是用大谏。"孔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为天下之政而专事姑息，其忧患可胜校乎！由是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间则攻而族之；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间则掩而屠之；争务先发以逼其志，非有相保养为俱利久存之计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厉阶，肇于此矣。

盖古者治军必本于礼，故晋文公城濮之战，见其师少长有礼，知其可用。今唐治军而不顾礼，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则将帅之陵天子，自然之势也。

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然后大宋受命。太祖始制军法，使以阶级相承，小有违犯，咸伏斧质。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无思不服，宇内乂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军以礼故也。岂非诒谋之远哉！

41 是岁，置振武节度使，领镇北大都护府、麟·胜二州；又置陕虢华及豫许汝二节度使；安南经略使为节度使，领交、陆等十一州。

42 吐蕃陷河源军。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一

唐纪三十七

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下之上

乾元二年（己亥、759）

1 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筑坛于魏州城北，自称大圣燕王；以周挚为行军司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进，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锐掩吾不备也。请与朔方军同逼魏城，求与之战，彼惩嘉山之败，必不敢轻出。得旷日引久，则邺城必拔矣。庆绪已死，彼则无辞以用其众也。"鱼朝恩以为不可，乃止。

2 戊寅，上祀九宫贵神，用王玙之言也。乙卯，耕藉田。

3 镇西节度使李嗣业攻邺城，为流矢所中，丙申，薨；兵马使荔非元礼代将其众。初，嗣业表段秀实为怀州

长史，知留后事。时诸军屯戍日久，财竭粮尽，秀实独运刍粟，募兵市马以奉镇西行营，相继于道。

4 二月，壬子，月食，既。先是百官请加皇后尊号曰"辅圣"，上以问中书舍人李揆，对曰："自古皇后无尊号，惟韦后有之，岂足为法！"上惊曰："庸人几误我！"会月食，事遂寝。后与李辅国相表里，横于禁中，干豫政事，请托无穷，上颇不悦，而无如之何。

5 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邺城，筑垒再重，穿堑三重，壅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构栈而居，自冬涉春，安庆绪坚守以待史思明，食尽，一鼠直钱四千，淘墙麸及马矢以食马。人皆以为克在朝夕，而诸军既无统帅，进退无所禀；城中人欲降者，碍水深，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解体。

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邺，使诸将去城各五十里为营，每营击鼓三百面，遥胁之。又每营选精骑五百，日于城下抄掠，官军出，辄散归其营；诸军人马牛车日有所失，樵采甚艰，昼备之则夜至，夜备之则昼至。时天下饥馑，转饷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车相继。思明多遣壮士窃官军装号，督趣运者，责其稽缓，妄杀戮人，运者骇惧；舟车所聚，则密纵火焚之；往复聚散，自相辨识，而官军逻捕不能察也。由是诸军乏食，人思自溃。思明乃引大军直抵城下，官军与之刻日决战。

三月，壬申，官军步骑六十万陈于安阳河北，思明自将精兵五万敌之，诸军望之，以为游军，未介意。思明直前奋击，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先与之战，杀伤相半；鲁炅中流矢。郭子仪承其后，未及布陈，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昼晦，咫尺不相辨，两军大惊，官军溃而南，贼溃而北，弃甲仗辎重委积於路。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保东京。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东京士民惊骇，散奔山谷；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官吏南奔襄、邓；诸节度各溃归本镇。士卒所过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礼整勒部伍，全军以归。

子仪至河阳，将谋城守，师人相惊，又奔缺门。诸将继至，众及数万，议捐东京，退保蒲、陕。都虞候张用济曰："蒲、陕荐饥，不如守河阳，贼至，并力拒之。"子仪从之。使都游弈使灵武韩游瑰将五百骑前趣河阳，用济以步卒五千继之。周挚引兵争河阳，后至，不得入而去。用济役所部兵筑南、北两城而守之。段秀实帅将士妻子及公私辎重自野戍渡河，待命于河清之南岸，荔非元礼至而军焉。诸将各上表谢罪，上皆不问，惟削崔圆阶封，贬苏震为济王府长史，削银青阶。

史思明审知官军溃去；自沙河收整士众，还屯邺城南。安庆绪收子仪营中粮，得六七万石，与孙孝哲、崔乾祐谋闭门更拒思明。诸将曰："今日岂可复背史王乎！"思明不与庆绪相闻，又不南追官军，但日于军中飨士。张通儒、高尚等言于庆绪曰："史王远来，臣等皆应迎谢。"庆绪曰："任公暂往。"思明见之涕泣，厚礼而归之。经三日，庆绪不至。思明密召安太清令诱之，庆绪窘蹙，不知所为，乃遣太清上表称臣于思明，请待解甲入城，奉上玺绶。思明省表，曰："何至如此！"因出表遍示将士，咸称万岁。乃手疏唁庆绪而不称臣，且曰："愿为兄弟之国，更作藩篱之援。鼎足而立，犹或庶几；北面之礼，固不敢受。"并封表还之。庆绪大悦，因请歃血同盟，思明许之。庆绪以三百骑诣思明营，思明令军士擐甲执兵以待之，引庆绪及诸弟入至庭下。庆绪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荷负，弃失两都，久陷重围，不意大王以太上皇之故，远垂救援，使臣应死复生，摩顶至踵，无以报德。"思明忽震怒曰："弃失两都，亦何足言。尔为人子，杀父夺其位，天地所不容。吾为太上皇讨贼，岂受尔佞媚乎！"即命左右牵出，并其四弟及高尚、孙孝哲、崔乾祐皆杀之；张通儒、李庭望等悉授以官。思明勒兵入邺城，收其士马，以府库赏将士，庆绪先所有州、县及兵皆归於思明。遣安太清将兵五千取怀州，因留镇之。思明欲遂西略，虑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义守相州，引兵还范阳。

6 甲申，回纥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还西京，上宴之于紫宸殿，赏赐有差。庚寅，骨啜特勒等辞还行营。

7 辛卯，以荔非元礼为怀州刺史，权知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元礼复以段秀实为节度判官。

8 甲午，以兵部侍郎吕谭同平章事。乙未，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苗晋卿为太子太傅，王玙为刑部尚书，皆罢政事。以京兆尹李岘行吏部尚书，中书舍人兼礼部侍郎李揆为中书侍郎，及户部侍郎第五琦并同平章事。上於岘恩意尤厚，岘亦以经济为己任，军国大事多独决於岘。於是京师多盗，李辅国请选羽林骑士五百以备巡逻。李揆上疏曰："昔西汉以南北军相制，故周勃因南军入北军，遂安刘氏。皇朝置南、北牙，文武区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变，将何以制之！"乃止。

9 丙申，以郭子仪为东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以河西节度使来瑱行陕州刺史，充陕、虢、华州节度使。

10 夏，四月，庚子，泽潞节度使王思礼破史思明将杨旻於潞城东。

11 太子詹事李辅国，自上在灵武，判元帅行军司马事，侍直帷幄，宣传诏命，四方文奏，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及还京师，专掌禁兵，常居内宅，制敕必经辅国押署，然后施行，宰相百司非时奏事，皆因辅国关白、承旨。常於银台门决天下事，事无大小，辅国口为制敕，写付外施行，事毕闻奏。又置察事数十人，潜令於人间听察细事，即行推按；有所追索，诸司无敢拒者。御史台、大理寺重囚，或推断未毕，辅国追诣银台，一时纵之。三司、府、县鞫狱，皆先诣辅国咨禀，轻重随意，称制敕行之，莫敢违者。宦官不敢斥其官，皆谓之五郎。李揆山东甲族，见辅国执子弟礼，谓之五父。

及李岘为相，於上前叩头，论制敕皆应由中书出，具陈辅国专权乱政之状，上感寤，赏其正直；辅国行事，多所变更，罢其察事。辅国由是让行军司马，请归本官，上不许。制："比缘军国务殷，或宣口敕处分。诸色取索及杖配囚徒，自今一切并停。如非正宣，并不得行。中外诸务，各归有司。英武军虞候及六军诸使、诸司等，比来或因论竞，悬自追摄，自今须一切经台、府。如所由处断不平，听具状奏闻。诸律令除十恶、杀人、奸、盗、造伪外，余烦冗一切删除，仍委中书、门下与法官详定闻奏。"辅国由是忌岘。

12 甲辰，置陈、郑、亳节度使，以邓州刺史鲁炅为之；以徐州刺史尚衡为青、密七州节度使；以兴平军节度使李奂兼豫、许、汝三州节度使；仍各於境上守捉防御。

九节度之溃於相州也，鲁炅所部兵剽掠尤甚，闻郭子仪退屯河上，李光弼还太原，炅惭惧，饮药而死。

13 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立其妻辛氏为皇后，子朝义为怀王，以周挚为相，李归仁为将，改范阳为燕京，诸州为郡。

14 戊申，以鸿胪卿李抱玉为郑、陈、颍、亳节度使。抱玉，安兴贵之后也，为李光弼裨将，屡有战功，自陈耻与安禄山同姓，故赐姓李氏。

15 回纥毗伽阙可汗卒，长子叶护先遇杀，国人立其少子，是为登里可汗。回纥欲以宁国公主为殉。公主曰："回纥慕中国之俗，故娶中国女为妇。若欲从其本俗，何必结婚万里之外邪！"然亦为之剪面而哭。

16 凤翔马坊押官为劫，天兴尉谢夷甫捕杀之。其妻讼冤。李辅国素出飞龙厩，敕监察御史孙蒙鞫之，无冤。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阳、刑部侍郎李晔、大理卿权献鞫之，与蒙同。犹不服。又使侍御史太平毛若虚鞫之，若虚倾巧士，希辅国意，归罪夷甫。伯阳怒，召若虚诘责，欲劾奏之。若虚先自归于上，上匿若虚於帘下。伯阳寻至，言若虚附会中人，鞫狱不直。上怒，叱出之。伯阳贬高要尉，献贬桂阳尉，晔与凤翔尹严向皆贬岭下尉，蒙除名，长流播州。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李岘奏伯阳无罪，责之太重，上以为朋党，五月，辛巳，贬岘蜀州刺史。右散骑常侍韩择木入对，上谓之曰："李岘欲专权，今贬蜀州，朕自觉用法太宽。"对曰："李岘言直，非专权。陛下宽之，祇益圣德耳。"若虚寻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

17 壬午，以滑、濮节度使许叔冀为汴州刺史，充滑、汴等七州节度使；以试汝州刺史刘展为滑州刺史，充副使。

18 六月，丁巳，分朔方置邠、宁等九州节度使。

19 观军容使鱼朝恩恶郭子仪，因其败，短之於上。秋，七月，上召子仪还京师，以李光弼代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士卒涕泣，遮中使请留子仪。子仪绐之曰："我饯中使耳，未行也。"因跃马而去。

光弼愿得亲王为之副，辛巳，以越王系为天下兵马元帅，光弼副之，仍以光弼知诸节度行营。光弼以河东骑五百驰赴东都，夜，入其军。光弼治军严整，始至，号令一施，士卒、壁垒、旌旗、精采皆变。是时朔方将士乐子仪之宽，惮光弼之严。

左厢兵马使张用济屯河阳，光弼以檄召之。用济曰："朔方，非叛军也，乘夜而入，何见疑之甚邪！"与诸将谋以精锐突入东京，逐光弼，请子仪；命其士皆被甲上马，衔枚以待。都知兵马使仆固怀恩曰："郾城之溃，郭公先去，朝廷责帅，故罢其兵柄。今逐李公而强请之，是反也，其可乎！"右武锋使康元宝曰："君以兵请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讽君为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负於君乎！"用济乃止。光弼以数千骑东出汜水，用济单骑来谒。光弼责用济召不时至，斩之，命部将辛京杲代领其众。

20 仆固怀恩继至，光弼引坐，与语。须臾，阍者曰："蕃、浑五百骑至矣。"光弼变色。怀恩走出，召麾下将，阳责之曰："语汝勿来，何得固违！"光弼曰："士卒随将，亦复何罪！"命给牛酒。

21 以潞沁节度使王思礼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

初，潼关之败，思礼马中矢而毙，有骑卒盭厓张光晟下马授之，问其姓名，不告而去。思礼阴识其状貌，求之不获。及至河东，或谮代州刺史河西辛云京，思礼怒之，云京惧，不知所出。光晟时在云京麾下，曰："光晟尝有德

於王公，从来不敢言者，耻以此取赏耳。今使君有急，光晟请往见王公，必为使君解之。”云京喜而遣之。光晟谒思礼，未及言，思礼识之曰：“噫！子非吾故人乎？何相见之晚邪！”光晟以实告，思礼大喜，执其手，流涕曰：“吾之有今日，皆子力也。吾求子久矣。”引与同榻坐，约为兄弟。光晟因从容言云京之冤。思礼曰：“云京过亦不细，今日特为故人舍之。”即日擢光晟为兵马使，赠金帛田宅甚厚。

22 辛卯，以朔方节度副使、殿中监仆固怀恩兼太常卿，进爵大宁郡王。怀恩从郭子仪为前锋，勇冠三军，前后战功居多，故赏之。

23 八月，乙巳，襄州将康楚元、张嘉延据州作乱，刺史王政奔荆州。楚元自称南楚霸王。

24 回纥以宁国公主无子，听归；丙辰，至京师。

25 戊午，上使将军曹日升往襄州慰谕康楚元，贬王政为饶州长史，以司农少卿张光奇为襄州刺史；楚元不从。

26 壬戌，以李光弼为幽州长史、河北节度等使。

27 九月，甲午，张嘉延袭破荆州，荆南节度使杜鸿渐弃城走，澧、朗、郢、峡、归等州官吏闻之，争潜窜山谷。

28 戊辰，更令绛州铸乾元重宝大钱，加以重轮，一当五十；在京百官，先以军旅皆无俸禄，宜以新钱给其冬料。

29 丁亥，以太子少保崔光远为荆、襄招讨使，充山南东道处置兵马都使；以陈、颍、亳、申节度使王仲升为申、沔等五州节度使，知淮南西道行营兵马。

30 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阳，命诸郡太守各将兵三千从己向河南，分为四道，使其将令狐彰将兵五千自黎阳济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阳，史朝义自白皋，周挚自胡良济河，会于汴州。

李光弼方巡河上诸营，闻之，还入汴州，谓汴滑节度使许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则将兵来救。”叔冀许诺。光弼还东京。思明至汴州，叔冀与战，不胜，遂与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将梁浦、刘从谏、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为中书令，与其将李详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长芦为质；使其将南德信与梁浦、刘从谏、田神功等数十人徇江、淮。神功，南宫人也，思明以为平卢兵马使。顷之，神功袭德信，斩之。从谏脱身走。神功将其众来降。

思明乘胜西攻郑州，光弼整众徐行，至洛阳，谓留守韦陟曰：“贼乘胜而来，利在按兵，不利速战。洛城不可守，於公计何如？”陟请留兵於陕，退守潼关，据险以挫其锐。光弼曰：“两敌相当，贵进忌退，今无故弃五百里地，则贼势益张矣。不若移军河阳，北连泽潞，利则进取，不利则退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势也。夫辨朝廷之礼，光弼不如公；论军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无以应。判官韦损曰：“东京帝宅，侍中柰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则汜水、崤岭、龙门皆应置兵，子为兵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韦陟使帅东京官属西入关，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帅吏民出城避贼，空其城。光弼帅军士运油、铁诸物诣河阳为守备，光弼以五百骑殿。时思明游兵已至石桥，诸将请曰：“今自洛城而北乎，当石桥而进乎？”光弼曰：“当石桥而进。”及日暮，光弼秉炬徐行，部曲坚重，贼引兵蹑之，不敢逼。光弼夜至河阳，有兵二万，粮才支十日。光弼按阅守备，部分士卒，无不严办。庚寅，思明入洛阳，城空，无所得，畏光弼掎其后，不敢入宫，退屯白马寺南，筑月城於河阳南以拒光弼。於是郑、滑等州相继陷没，韦陟、李若幽皆寓治於陕。

31 冬，十月，丁酉，下制亲征史思明；群臣上表谏，乃止。

32 史思明引兵攻河阳，使骁将刘龙仙诣城下挑战。龙仙恃勇，举右足加马鬣上，谩骂光弼。光弼顾诸将曰：“谁能取彼者？”仆固怀恩请行。光弼曰：“此非大将所为。”左右言“裨将白孝德可往。”光弼召问之。孝德请行。光弼问：“须几何兵？”对曰：“请挺身取之。”光弼壮其志，然固问所须。对曰：“愿选五十骑出垒门为后继，兼请大军助鼓噪以增气。”光弼抚其背而遣之。孝德挟二矛，策马乱流而进。半涉，怀恩贺曰：“克矣。”光弼曰：“锋未交，何以知之？”怀恩曰：“观其揽辔安闲，知其万全。”龙仙见其独来，甚易之；稍近，将动，孝德摇手示之，若非来为敌者，龙仙不测而止。去之十步，乃与之言，龙仙慢骂如初。孝德息马良久，因瞋目谓曰：“贼识我乎？”龙仙曰：“谁也？”曰：“我，白孝德也。”龙仙曰：“是何狗鼠！”孝德大呼，运矛跃马搏之。城上鼓噪，五十骑继进。龙仙矢不及发，环走堤上。孝德追及，斩首，携之以归。贼众大骇。孝德，本安西胡人也。

思明有良马千余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环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军中牝马，得五百匹，絷其驹於城内。俟思明马至水际，尽出之，马嘶不已，思明马悉浮渡河，一时驱之入城。思明怒，列战船数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随之，欲乘流烧浮桥。光弼先贮百尺长竿数百枚，以巨木承其根，毡裹铁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进，须

臾自焚尽。又以叉拒战船，於桥上发炮石击之，中者皆沉没，贼不胜而去。

思明见兵於河清，欲绝光弼粮道，光弼军于野水渡以备之。既夕，还河阳，留兵千人，使部将雍希颢守其栅，曰："贼将高庭晖、李日越、喻文景，皆万人敌也，思明必使一人来劫我。我且去之，汝待于此。若贼至，勿与之战。降，则与之俱来。"诸将莫谕其意，皆窃笑之。既而思明果谓李日越曰："李光弼长於凭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铁骑宵济，为我取之，不得，则勿返。"日越将五百骑晨至栅下，希颢阻壕休卒，吟啸相视。日越怪之，问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兵几何？"曰："千人。""将谁？"曰："雍希颢。"日越默计久之，谓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颢而归，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请降。希颢与之俱见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晖闻之，亦降。或问光弼："降二将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战，闻我在外，以为必可取。日越不获我，势不敢归。庭晖才勇过於日越，闻日越被宠任，必思夺之矣。"庭晖时为五台府果毅，己亥，以庭晖为右武卫大将军。

思明复攻河阳，光弼谓郑陈节度使李抱玉曰："将军能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过期何如？"光弼曰："过期救不至，任弃之。"抱玉许诺，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绐之曰："吾粮尽，明旦当降。"贼喜，敛军以待之。抱玉缮完城备，明日，复请战。贼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里夹击，杀伤甚众。

董秦从思明寇河阳，夜，帅其众五百，拔栅突围，降于光弼。时光弼自将屯中潬，城外置栅，栅外穿堑，深广二丈。乙巳，贼将周挚舍南城，并力攻中潬。光弼命荔非元礼出劲卒于羊马城以拒贼。光弼自於城东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贼。贼恃其众，直进逼城，以车载攻具自随，督众填堑，三面各八道以过兵，又开栅为门。光弼望贼逼城，使问元礼曰："中丞视贼填堑开栅过兵，晏然不动，何也？"元礼曰："司空欲守乎，战乎？"光弼曰："欲战。"元礼曰："欲战，则贼为吾填堑，何为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礼俟栅开，帅敢死士突出击贼，却走数百步。元礼度贼陈坚，未易摧陷，乃复引退。须其怠而击之。光弼望元礼退，怒，遣左右召，欲斩之。元礼曰："战正急，召何为？"乃退入栅中。贼亦不敢逼。良久，鼓噪出栅门，奋击，破之。

周挚复收兵趣北城。光弼遣帅众入北城，登城望贼曰："贼兵虽多，嚣而不整，不足畏也。不过日中，保为诸君破之。"乃命诸将出战。及期，不决，召诸将问曰："向来贼陈，何方最坚？"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将郝廷玉当之。廷玉请骑兵五百，与之三百。又问其次坚者。曰："东南隅。"光弼命其将论惟贞当之。惟贞请铁骑三百，与之二百。光弼令诸将曰："尔曹望吾旗而战，吾颓旗缓，任尔择利而战；吾急颓旗三至地，则万众齐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斩！"又以短刀置靴中，曰："战，危事，吾国之三公，不可死贼手，万一战不利，诸君前死於敌，我自到於此，不令诸君独死也。"诸将出战，顷之，廷玉奔还。光弼望之，惊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驰报。光弼令易马，遣之。仆固怀恩及其子开府仪同三司玚战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怀恩父子顾见使者提刀驰来，更前决战。光弼连颓其旗，诸将齐进致死，呼声动天地，贼众大溃，斩首千余级，捕虏五百人，溺死者千余人，周挚以数骑遁去，擒其大将徐璜玉、李秦授。其河南节度使安太清走保怀州。思明不知挚败，尚攻南城，光弼驱俘囚临河示之，乃遁。

丁巳，以李日越为右金吾大将军。

33 邛、简、嘉、眉、泸、戎等州蛮反。

34 十一月，甲子，以殿中监董秦为陕西、神策两军兵马使，赐姓李、名忠臣。

35 康楚元等众至万余人，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韦伦发兵讨之，驻於邓之境，招谕降者，厚抚之；伺其稍怠，进军击之，生擒楚元，其众遂溃；得其所掠租庸二百万缗，荆、襄皆平。伦，见素之从弟也。

36 发安西、北庭兵屯陕，以备史思明。

37 第五琦作乾元钱、重轮钱，与开元钱三品并行，民争盗铸，货轻物重，谷价腾踊，饿殍相望。上言者皆归咎於琦，庚午，贬琦忠州长史。御史大夫贺兰进明贬潭州员外司马，坐琦党也。

38 十二月甲午，吕諲领度支使。

39 乙巳，韦伦送康楚元诣阙，斩之。

40 史思明遣其将李归仁将铁骑五千寇陕州，神策兵马使卫伯玉以数百骑击破之於硖子阪，得马六百疋，归仁走。以伯玉为镇西、四镇行营节度使。李忠臣与归仁等战於永宁、莎栅之间，屡破之。

上元元年（庚子、760）

1 春，正月，辛巳，以李光弼为太尉兼中书令，余如故。

2 丙戌，以于阗王胜之弟曜同四镇节度副使，权知本国事。

3 党项等羌吞噬边鄙，将逼京畿，乃分邠宁等州节度为鄜坊丹延节度，亦谓之渭北节度。以邠州刺史桑如

珪领邠宁,鄜州刺史杜冕领鄜坊节度副使,分道招讨。戊子,以郭子仪领两道节度使,留京师,假其威名以镇之。

4 上祀九宫贵神。

5 二月,李光弼攻怀州,史思明救之。癸卯,光弼逆战於沁水之上,破之,斩首三千余级。

6 忠州长史第五琦既行,或告琦受人金二百两,遣御史刘期光追按之。琦曰:"琦备位宰相,二百两金不可手挈;若付受有凭,请准律科罪。"期光即奏琦已服罪。庚戌,琦坐除名,长流夷州。

7 三月,甲申,改蒲州为河中府。

8 庚寅,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怀州城下;夏,四月,壬辰,破史思明於河阳西渚,斩首千五百余级。

9 襄州将张维瑾、曹玠杀节度使史翊,据州反。制以陇州刺史韦伦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时李辅国用事,节度使皆出其门。伦既朝廷所除,又不谒辅国,寻改秦州防御使。己未,以陕西节度使来瑱为山南东道节度使。瑱至襄州,张维瑾等皆降。

10 闰月,丁卯,加河东节度使王思礼为司空。自武德以来,思礼始不为宰相而拜三公。

11 甲戌,徙赵王系为越王。

12 己卯,赦天下,改元。

13 追谥太公望为武成王,选历代名将为亚圣、十哲。其中祀、下祀并杂祀一切并停。

14 是日,史思明入东京。

15 五月,丙午,以太子太傅苗晋卿行侍中。晋卿练达吏事,而谨身固位,时人比之胡广。

16 宦者马上言受赂,为人求官於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吕諲,諲为之补官。事觉,上言杖死。壬子,諲罢为太子宾客。

17 癸丑,以京兆尹南华刘晏为户部侍郎,充度支、铸钱、盐铁等使。晏善治财利,故用之。

18 六月,甲子,桂州经略使邢济奏:破西原蛮二十万众,斩其帅黄乾曜等。

19 乙丑,凤翔节度使崔光远奏破泾、陇羌、浑十余万众。

20 三品钱行浸久,属岁荒,米斗至七千钱,人相食。京兆尹郑叔清捕私铸钱者,数月间,榜死者八百余人,不能禁。乃敕京畿,开元钱与乾元小钱皆当十,其重轮钱当三十,诸州更俟进止。是时史思明亦铸顺天、得一钱,一当开元钱百。贼中物价尤贵。

21 甲申,兴王侶薨。侶,张后长子也,幼曰定王侗。张后以故数欲危太子,太子常以恭逊取容。会侶薨,侗尚幼,太子位遂定。

22 乙酉,凤翔节度使崔光远破党项於普润。

23 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奏破史思明之兵於郑州。

24 上皇爱兴庆宫,自蜀归,即居之。上时自夹城往起居,上皇亦间至大明宫。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内侍监高力士久侍卫上皇;上又命玉真公主、如仙媛、内侍王承恩、魏悦及梨园弟子常娱侍左右。上皇多御长庆楼,父老过者往往瞻拜,呼万岁,上皇常於楼下置酒食赐之;又尝召将军郭英乂等上楼赐宴。有剑南奏事官过楼下拜舞,上皇命玉真公主、如仙媛为之作主人。

李辅国素微贱,虽暴贵用事,上皇左右皆轻之。辅国意恨,且欲立奇功以固其宠,乃言於上曰:"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於陛下。今六军将士尽灵武勋臣,皆反仄不安,臣晓谕不能解,不敢不以闻。"上泣曰:"圣皇慈仁,岂容有此!"对曰:"上皇固无此意,其如群小何!陛为天下主,当为社稷大计,消乱於未萌,岂得徇匹夫之孝!且兴庆宫与阎闾相参,垣墉浅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内深严,奉迎居之,与彼何殊,又得杜绝小人荧惑圣听。如此,上皇享万岁之安,陛下有三朝之乐,庸何伤乎!"上不听。兴庆宫先有马三百匹,辅国矫敕取之。才留十匹。上皇谓高力士曰:"吾儿为辅国所惑,不得终孝矣。"

辅国又令六军将士,号哭叩头,请迎上皇居西内。上泣不应。辅国惧。会上不豫,秋,七月,丁未,辅国矫称上语,迎上皇游西内,至睿武门,辅国将射生五百骑,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兴庆宫湫隘,迎上皇迁居大内。"上皇惊,几坠。高力士曰:"李辅国何得无礼!"叱令下马。辅国不得已而下。力士因宣上皇诰曰:"诸将士各好在!"将士皆纳刃,再拜,呼万岁。力士又叱辅国与己共执上皇马鞚,侍卫如西内,居甘露殿。辅国帅众而退。所留侍卫兵,才老弱数十人。陈玄礼、高力士及旧宫人皆不得留左右。上皇曰:"兴庆宫,吾之王地,吾数以让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是日,辅国与六军大将素服见上,请罪。上又迫於诸将,乃劳之曰:"南宫、西内,亦复何殊!卿等恐小人荧惑,防微杜渐,以安社稷,何所惧也!"刑部尚书颜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请问上皇起居。辅

国恶之，奏贬蓬州长史。

25 癸丑，敕天下重棱钱皆当三十，如畿内。

26 丙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播州、魏悦流溱州，陈玄礼勒致仕；置如仙媛於归州，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观。上更选后宫百余人，置西内，备洒扫。令万安、咸宜二公主视服膳；四方所献珍异，先荐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怿，因不茹荤，辟谷，浸以成疾。上初犹往问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后上稍悔寤，恶辅国，欲诛之，畏其握兵，竟犹豫不能决。

27 初，哥舒翰破吐蕃於临洮西关磨环川，於其地置神策军。及安禄山反，军使成如璆遣其将卫伯玉将千人赴难。既而军地沦入吐蕃，伯玉留屯於陕，累官至右羽林大将军。八月，庚午，以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

28 丁亥，赠谥兴王侶曰恭懿太子。

29 九月，甲午，置南都於荆州，以荆州为江陵府，仍置永平军团练兵三千人，以扼吴、蜀之冲，从节度使吕諲之请也。

30 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仪於散地。"乙未，命子仪出镇邠州；党项遁去。戊申，制："子仪统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还定河北，发射生英武等禁军及朔方、鄜坊、邠宁、泾原诸道蕃、汉兵共七万人，皆受子仪节度。"制下旬日，复为鱼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31 冬，十月，丙子，置青、沂等五州节度使。

32 十一月，壬辰，泾州破党项。

33 御史中丞李铣、宋州刺史刘展皆领淮西节度副使。铣贪暴不法，展刚强自用，故为其上者多恶之；节度使王仲升先奏铣罪而诛之。时有谣言曰："手执金刀起东方。"仲升使监军使、内左常侍邢延恩入奏："展倔强不受命，姓名应谣谶，请除之。"

延恩因说上曰："展与李铣一体之人，今铣诛，展不自安，苟不去之，恐其为乱。然展方握强兵，宜以计去之。请除展江淮都统，代李峘，俟其释兵赴镇，中道执之，此一夫力耳。"上从之，以展为都统淮南东、江南西、浙西三道节度使；密敕旧都统李峘及淮南东道节度使邓景山图之。

延恩以制书授展，展疑之，曰："展自陈留参军，数年至刺史，可谓暴贵矣。江、淮秀赋所出，今之重任，展无勋劳，又非亲贤，一旦恩命宠擢如此，得非有谗人间之乎？"因泣下。延恩惧，曰："公素有才望，主上以江、淮为忧，故不次用公。公反以为疑，何哉？"展曰："事苟不欺，印节可先得乎？"延恩曰："可。"乃驰诣广陵，与峘谋，解峘印节以授展。展得印节，乃上表谢恩，牒追江、淮亲旧，置之心旅，三道官属遣使迎贺，申图籍，相望於道，展悉举宋州兵七千趣广陵。

延恩知展已得其情，还奔广陵，与李峘、邓景山发兵拒之，移檄州县，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州县莫知所从。峘引兵渡江，与副使润州刺史韦儇、浙西节度使侯令仪屯京口，邓景山将万人屯徐城。展素有威名，御军严整，江、淮人望风畏之。展倍道先期至，使人问景山曰："吾奉诏书赴镇，此何兵也？"景山不应。殿使人呼於陈前曰："汝曹皆吾民也，勿干吾旗鼓。"使其将孙待封、张法雷击之，景山众溃，与延恩奔寿州。展引兵入广陵，遣其将屈突孝标将兵三千徇濠、楚，王暐将兵四千淮西。

李峘辟北固为兵场，插木以塞江口。展军於白沙，设疑兵於瓜洲，多张火、鼓，若将趣北固者，如是累日。峘悉锐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济，袭下蜀。峘军闻之，自溃，峘奔宣城。

甲午，展陷润州。升州军士万五千人谋应展，攻金陵城，不克而遁。侯令仪惧，以后事授兵马使姜昌群，弃城走。昌群遣其将宗犀诣展降。丙申，展陷升州，以宗犀为润州司马、丹杨军使；使昌群领升州，以从子伯瑛佐之。

34 李光弼攻怀州，百余日，乃拔之，生擒安太清。

35 史思明遣其将田承嗣将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将兵三千人徇陈，许敬江将二千人徇兖郓，薛鄂将五千人徇曹州。

36 十二月，丙子，党项寇美原、同官，大掠而去。

37 贼帅郭愔等引诸羌、胡败秦陇防御使韦伦，杀监军使。

38 兖郓节度使能元皓击史思明兵，破之。

39 李峘之去润州也，副使李藏用谓峘曰："处人尊位，食人重禄，临难而逃之，非忠也；以数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险固，不发一矢而弃之，非勇也。失忠与勇，何以事君！藏用请收余兵，竭力以拒之。"峘乃悉以后事授藏用。藏用收散卒，得七百人，东至苏州募壮士，得二千人，立栅以拒刘展。

展遣其将傅子昂、宗犀攻宣州，宣歙节度使郑炅之弃城走，李峘奔淇州。

李藏用与展将张景超、孙待封战於郁墅，兵败，奔杭州。景超遂据苏州，待封进陷湖州。展以其将许峄为润州刺史，李可封为常州刺史，杨持璧苏州刺史，待封领湖州事。景超进逼杭州，藏用使其将温晃屯余杭。展以李晃为泗州刺史，宗犀为宣州刺史。

傅子昂屯南陵，将下江州，徇江西。於是屈突孝擥陷濠、楚州，王暕陷舒、和、滁、庐等州，所向无不摧靡，聚兵万人，骑三千，横行江、淮间。寿州刺史崔昭发兵拒之，由是暕不得西，止屯庐州。

初，上命平庐兵马使田神功将所部精兵五千屯任城；邓景山既败，与邢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报。景山遣人趣之，且许以淮南金帛子女为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众南下，及彭城，敕神功讨展。展闻之，始有惧色，自广陵将兵八千拒之，选精兵二千渡淮，击神功於都梁山，展败，走至天长；以五百骑据桥拒战，又败，展独与一骑亡渡江。神功入广陵及楚州，大掠，杀商胡以千数，城中地穿掘略遍。

40 是岁，吐蕃陷廓州。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二

唐纪三十八

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下之下

上元二年(辛丑、761)

1 春，正月，癸卯，史思明改元应天。

2 张景超引兵攻杭州，败李藏用将李强於石夷门。孙待封自武康南出，将会景超攻杭州，温晃据险击败之；待封脱身奔乌程，李可封以常州降。丁未，田神功使特进杨惠元等将千五百人西击王暕。辛亥夜，神功先遣特进范知新等将四千人自白沙济，西趣下蜀；邓景山将千人自海陵济，东趣常州；神功与邢延恩将三千人军於瓜洲，壬子，济江。展将步骑万余陈於蒜山；神功以舟载兵趣金山，会大风，五舟飘抵金山下，展屠其二舟，沈其三舟，神功不得渡，还军瓜洲。而范知新等兵已至下蜀，展击之，不胜。弟殷劝展引兵逃入海，可延岁月，展曰："若事不济，何用多杀人父子乎！死，早晚等耳！"遂更率众力战。将军贾隐林射展，中目而仆，遂斩之。刘殷、许峄等皆死。隐林，滑州人也。杨惠元等击破王暕於淮南，暕引兵东走，至常熟，乃降。孙待封诣李藏用降。张景超聚兵至七千余人，闻展死，悉以兵授张法雷，使攻杭州，景超逃入海。法雷至杭州，李藏用击破之，余党皆平。平卢军大掠十余日。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3 荆南节度使吕諲奏：请以江南之潭、岳、郴、邵、永、道、连，黔中之涪州，皆隶荆南；从之。

4 二月，奴剌、党项寇宝鸡，烧大散关，南侵凤州，杀刺史萧悦，大掠而西；凤翔节度使李鼎追击，破之。

5 戊辰，新罗王金嶷入朝，因请宿卫。

6 或言："洛中将士皆燕人，久戍思归，上下离心，击之，可破也。"陕州观军容使鱼朝恩以为信然，屡言於上，上敕李光弼等进取东京。光弼奏称："贼锋尚锐，未可轻进。"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汉劲卒，恃功，多不法，郭子仪宽厚曲容之，每用兵临敌，倚以集事；李光弼性严，一裁之以法，无所假贷。怀恩惮光弼而心恶之，乃附朝恩，言东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继，督光弼使出师，光弼不得已，使郑陈节度使李抱玉守河阳，与怀恩将兵会朝恩及神策节度使卫伯玉攻洛阳。

戊寅，陈於邙山。光弼命依险而陈，怀恩陈於平原，光弼曰："依险则可以进，可以退；若平原，战而不利则尽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险，怀恩复止之。史思明乘其陈未定，进兵薄之，官军大败，死者数千人，军资器械尽弃之。光弼、怀恩渡河走保闻喜，朝恩、伯玉奔还陕，抱玉亦弃河阳走，河阳、怀州皆没於贼。朝廷闻之，大惧，益兵屯陕。

7 李揆与吕諲同为相，不相悦。諲在荆南，以善政闻，揆恐其复入相，奏言置军湖南非便，又阴使人如荆、湖求諲过失。諲上疏讼揆罪，癸未，贬揆袁州长史，以河中节度使萧华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8 史思明猜忍好杀，群下小不如意，动至族诛，人不自保。朝义，其长子也，常从思明将兵，颇谦谨，爱士卒，将士多附之，无宠於思明。思明爱少子朝清，使守范阳，常欲杀朝义，立朝清为太子，左右颇泄其谋。思明既破李

光弼，欲乘胜西入关，使朝义将兵为前锋，自北道袭陕城，思明自南道将大军继之。三月，甲午，朝义兵至礬子岭，卫伯玉逆击，破之。朝义数进兵，皆为陕兵所败。思明退屯永宁，以朝义为怯，曰："终不足成吾事！"欲按军法斩朝义及诸将。戊戌，命朝义筑三隅城，欲贮军粮，期一日毕。朝义筑毕，未泥，思明至，诟怒之，令左右立马监泥，斯须而毕。思明又曰："俟克陕州，终斩此贼。"朝义忧惧，不知所为。

思明在鹿桥驿，令腹心曹将军将兵宿卫；朝义宿於逆旅，其部将骆悦、蔡文景说朝义曰："悦等与王，死无日矣！自古有废立，请召曹将军谋之。"朝义俯首不应。悦等曰："王苟不许，悦等今归李氏，王亦不全矣。"朝义泣曰："诸君善为之，勿惊圣人！"悦等乃令许叔冀之子季常召曹将军，至，则以其谋告之；曹将军知诸将尽怨，恐祸及己，不敢违。是夕，悦等以朝义部兵三百被甲诣驿，宿卫兵怪之，畏曹将军，不敢动。悦等引兵入至思明寝所，值思明如厕，问左右，未及对，已杀数人，左右指示之。思明闻有变，逾垣至厩中自鞴马乘之，悦傔人周子俊射之，中臂，坠马，遂擒之。思明问："乱者为谁？"悦曰："奉怀王命。"思明曰："我朝来语失，宜其及此。然杀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长安！今事不成矣。"悦等送思明於柳泉驿，囚之，还，报朝义曰："事成矣。"朝义曰："不惊圣人乎？"悦曰："无。"时周挚、许叔冀将后军在福昌，悦等使许季常往告之，挚惊倒於地；朝义引军还，挚、叔冀来迎，悦等劝朝义执挚，杀之。军至柳泉，悦等恐众心未壹，遂缢杀思明，以毡裹其尸，橐驼负归洛阳。

朝义即皇帝位，改元显圣。密使人至范阳，敕散骑常侍张通儒等杀朝清及朝清母辛氏并不附己者数十人。其党自相攻击，战城中数月，死者数千人，范阳乃定。朝义以其将柳城李怀仙为范阳尹、燕京留守。时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而朝义所部节度使皆安禄山旧将，与思明等夷，朝义召之，多不至，略相羁縻而已，不能得其用。

9 李光弼上表，固求自贬；制以开府仪同三司、侍中，领河中节度使。

10 术士长塞镇将朱融与左武卫将军窦如玢等谋奉嗣岐王珍作乱，金吾将军邢济告之。夏，四月，乙卯朔，废珍为庶人，溱州安置，其党皆伏诛。珍，业之子也。丙辰，左散骑常侍张镐贬辰州司户。镐尝买珍宅故也。

11 己未，以吏部侍郎裴遵庆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

12 乙亥，青密节度使尚衡破史朝义兵，斩首五千余级。

13 丁丑，兖郓节度使能元皓破史朝义兵。

14 壬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子璋骁勇，从上皇在蜀有功，东川节度使李奂奏替之，子璋举兵，袭奂於绵州。道过遂州，刺史虢王巨苍黄修属郡礼迎之，子璋杀之。李奂战败，奔成都，子璋自称梁王，改元黄龙，以绵州为龙安府，置百官，又陷剑州。

15 五月，己丑，李光弼自河中入朝。

16 初，李辅国与张后同谋迁上皇於西内。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见上，上方抱幼女，谓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对曰："太上皇思见陛下，计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张后，尚不敢诣西内。

17 癸巳，党项寇宝鸡。

18 初，史思明以其博州刺史令狐彰为滑郑汴节度使，将数千兵戍滑台。彰密因中使杨万定通表请降，徙屯杏园度。思明疑之，遣其将薛苾围之。彰与岌战，大破之，因随万定入朝。甲午，以彰为滑、卫等六州节度使。

19 戊戌，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击史朝义范阳兵，破之。

20 乙未，西川节度使崔光远与东川节度使李奂共攻绵州，庚子，拔之，斩段子璋。

21 复以李光弼为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都统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江南西、浙江东·西八道行营节度，出镇临淮。

22 六月，甲寅，青密节度使能元皓败史朝义将李元遇。

23 江淮都统李峘畏失守之罪，归咎於浙西节度使侯令仪，丙子，令仪坐除名，长流康州；加田神功开府仪同三司，徙徐州刺史；徵李峘、邓景山还京师。

24 戊寅，党项寇好畤。

25 秋，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既，大星皆见。

26 以试少府监李藏用为浙西节度副使。

27 八月，癸丑朔，加开府仪同三司李辅国兵部尚书。乙未，辅国赴上，宰相朝臣皆送之，御厨具馔，太常设乐。辅国骄纵日甚，求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为，其如朝望未允何！"辅国乃讽仆射裴冕等使荐己。上密谓萧华曰："辅国求为宰相，若公卿表来，不得不与。"华出，问冕，曰："初无此事，吾臂可断，宰相不可得！"华入

言之，上大悦；辅国衔之。

28 己巳，李光弼赴河南行营。

29 辛巳，以殿中监李若幽为镇西、北庭、兴平、陈郑等节度行营及河中节度使，镇绛州，赐名国贞。

30 九月，甲申，天成地平节，上於三殿置道场，以宫人为佛菩萨，武士为金刚神王，召大臣膜拜围绕。

31 壬寅，制去尊号，但称皇帝；去年号，但称元年；以建子月为岁首，月皆以所建为数；因赦天下。停京兆、河南、太原、凤翔四京及江陵南都之号。自今每除五品以上清望官及郎官、御史、刺史，令举一人自代，观其所举，以行殿最。

32 江、淮大饥，人相食。

33 冬，十月，江淮都统崔圆署李藏用为楚州刺史。会支度租庸使以刘展之乱，诸州用仓库物无准，奏请徵验。时仓猝募兵，物多散亡，徵之不足，诸将往往卖产以偿之。藏用恐其及己，尝与人言，颇有悔恨。其牙将高千挟故怨，使人诣广陵告藏用反，先以兵袭之。藏用走，干追斩之。崔圆遂簿责藏用将吏以验之，将吏畏，皆附成其状。独孙待封坚言不反，圆命引出斩之。或曰："子何不从众以求生！"待对曰："吾始从刘大夫，奉诏书来赴镇，人谓吾反；李公起兵灭刘大夫，今又以李公为反。如此，谁则非反者，庸有极乎！吾宁就死，不能诬人以非罪。"遂斩之。

34 建子月，壬午朔，上受朝贺，如正旦仪。

35 或告鸿胪卿康谦与史朝义通，事连司农卿严庄，俱下狱。京兆尹刘晏遣吏防守庄家。上寻敕出庄，引见。庄怨晏，因言晏与臣言，常道禁中语，矜功怨上。丁亥，贬晏通州刺史，庄难江尉，谦伏诛。戊子，御史中丞元载为户部侍郎，充句当度支、铸钱、盐铁兼江淮转运等使。载初为度支郎中，敏悟善奏对；上爱其才，委以江淮漕运，数月，遂代刘晏，专掌财利。

36 戊戌，冬至；己亥，上朝上皇于西内。

37 神策节度使卫伯玉攻史朝义，拔永宁，破渑池、福昌、长水等县。

38 己酉，上朝献太清宫；庚戌，享太庙、元献庙。建丑月，辛亥朔，祀圜丘、大一坛。

39 平卢节度使侯希逸与范阳相攻连年，救援既绝，又为奚所侵，乃悉举其军二万余人袭李怀仙，破之，因引兵而南。

宝应元年(壬寅、762)

1 建寅月，甲申，追尊靖德太子琮为奉天皇帝，妃窦氏为恭应皇后，丁酉，葬于齐陵。

2 甲辰，吐蕃遣使请和。

3 李光弼拔许州，擒史朝义所署颍川太守李春；朝义将史参救之，丙午，战于城下，又破之。

4 戊申，平卢节度使侯希逸於青州北渡河而会田神功、能元皓於兖州。

5 租庸使元载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赀产，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计其大数而徵之；择豪吏为县令而督之，不问负之有无，赀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谓之白著。有不服者，严刑以威之。民有蓄谷十斛者，则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泽为群盗，州县不能制。

6 建卯月，辛亥朔，赦天下；复以京兆为上都，河南为东都，凤翔为西都，江陵为南都，太原为北都。

7 奴刺寇成固。

8 初，王思礼为河东节度使，资储丰衍，赡军之外，积米百万斛，奏请输五十万斛於京师。思礼薨，管崇嗣代之，为政宽弛，信任左右，数月间，耗散殆尽，惟陈腐米万余斛在。上闻之，以邓景山代之。景山至，则钩校所出入，将士辈多有隐没，皆惧。有裨将抵罪当死，诸将请之，不许；其弟请代兄死，亦不许；请入一马以赎死，乃许之。诸将怒曰："我辈曾不及一马乎！"遂作乱，癸丑，杀景山。上以景山抚御失所以致乱，不复推究乱者，遣使慰谕以安之。诸将请以都知兵马使、代州刺史辛云京为节度使。云京奏张光晟为代州刺史。

9 绛州素无储蓄，民间饥，不可赋敛，将士粮赐不充，朔方等诸道行营都统李国贞屡以状闻；朝廷未报，军中咨怨。突将王元振将作乱，矫令於众曰："来日修都统宅，各具畚锸，待命于门。"士卒皆怒，曰："朔方健儿岂修宅夫邪！"乙丑，元振帅其徒作乱，烧牙城门。国贞逃于狱，元振执之，置卒食於前，曰："食此而役其力，可乎！"国贞曰："修宅则无之，军食则屡奏而未报，诸君所知也。"众欲退。元振曰："今日之事，何必更问！都统不死，则我辈死矣。"遂拔刃杀之。镇西、北庭行营兵屯於翼城，亦杀节度使荔非元礼，推裨将白孝德为节度使，朝廷因而授之。

10 戊辰，淮西节度使王仲升与史朝义将谢钦让战于申州城下，为贼所虏，淮西震骇。会侯希逸、田神功、能元皓攻汴州，朝义召钦让兵救之。

11 绛州诸军剽掠不已，朝廷忧其与太原乱军合从连贼，非新进诸将所能镇服，辛未，以郭子仪为汾阳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泽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军副元帅，发京师绢四万匹、布五万端、米六万石以给绛军。

建辰月，庚寅，子仪将行，时上不豫，群臣莫得进见。子仪请曰："老臣受命，将死於外，不见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卧内，谓曰："河东之事，一以委卿。"

史朝义遣兵围李抱玉於泽州，子仪发定国军救之，乃去。

12 上召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赴京师；瑱乐在襄阳，其将士亦爱之，乃讽所部将吏上表留之；行及邓州，复令还镇。荆南节度使吕諲、淮西节度使王仲升及中使往来者言"瑱曲收众心，恐久难制。"上乃割商、金、均、房别置观察使，令瑱止领六州。会谢钦让围王仲升於申州数月，瑱怨之，按兵不救，仲升竟败没。行军司马裴茂谋夺瑱位，密表瑱倔强难制，请以兵袭取之，上以为然。癸巳，以瑱为淮西、河南十六州节度使，外示宠任，实欲图之。密敕以茂代瑱为襄、邓等州防御使。

13 甲午，奴刺寇梁州，观察使李勉弃城走。以邠州刺史河西臧希让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14 丙申，党项寇奉天。

15 李辅国以求宰相不得怨萧华。庚午，以户部侍郎元载为京兆尹。载诣辅国固辞，辅国识其意；壬寅，以司农卿陶锐为京兆尹。辅国言萧华专权，请罢其相，上不许。辅国固请不已，乃从之，仍引元载代华。戊申，华罢为礼部尚书，以载同平章事，领度支、转运使如故。

16 建巳月，庚戌朔，泽州刺史李抱玉破史朝义兵於城下。

17 壬子，楚州刺史崔侁表称，有尼真如，恍惚登天，见上帝，赐以宝玉十三枚，云："中国有灾，以此镇之。"群臣表贺。

18 甲寅，上皇崩于神龙殿，年七十八。乙卯，迁坐於太极殿。上以寝疾，发哀於内殿，群臣发哀于太极殿。蕃官劈面割耳者四百余人。丙辰，命苗晋卿摄冢宰。上自仲春寝疾，闻上皇登遐，哀慕，疾转剧，乃命太子监国。甲子，制改元；复以建寅为正月，月数皆如其旧；赦天下。

19 初，张后与李辅国相表里，专权用事，晚年，更有隙。内射生使三原程元振党於辅国。上疾笃，后召太子谓曰："李辅国久典禁兵，制敕皆从之出，擅逼迁圣皇，其罪甚大，所忌者吾与太子。今主上弥留，辅国阴与程元振谋作乱，不可不诛。"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二人皆陛下勋旧之臣，一旦不告而诛之，必致震惊，恐不能堪也。"后曰："然则太子姑归，吾更徐思之。"太子出，后召越王係谓曰："太子仁弱，不能诛贼臣，汝能之乎？"对曰："能。"係乃命内谒者监段恒俊选宦官有勇力者二百余人，授甲于长生殿后。乙丑，后以上命召太子。元振知其谋，密告辅国，伏兵於陵霄门以俟之。太子至，以难告。太子曰："必无是事，主上疾亟召我，我岂可畏死而不赴乎！"元振曰："社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乃以兵送太子於飞龙厩，且以甲卒守之。是夜，辅国、元振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段恒俊及知内侍省事朱光辉等百余人，系之。以太子之命迁后於别殿。时上在长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并左右数十人幽於后宫，宦官宫人皆惊骇逃散。丁卯，上崩。辅国等杀后并系及兖王侗。是日，辅国始引太子素服於九仙门与宰相相见，叙上皇晏驾，拜哭，始行监国之令。戊辰，发大行皇帝丧於两仪殿，宣遗诏。己巳，代宗即位。

20 高力士遇赦还，至郎州，闻上皇崩，号恸，呕血而卒。

21 甲戌，以皇子奉节王适为天下兵马元帅。

22 李辅国恃功益横，明谓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上内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礼之。乙亥，号辅国为尚父而不名，事无大小皆咨之，群臣出入皆先诣，辅国亦晏然处之。以内飞龙厩副使程元振为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朱光辉及内常侍啖庭瑶、山人李唐等二十余人皆流黔中。

23 初，李国贞治军严，朔方将士不乐，皆思郭子仪，故王元振因之作乱。子仪至军，元振自以为功，子仪曰："汝临贼境，辄害主将，若贼乘其衅，无绛州矣。吾为宰相，岂受一卒之私邪！"五月，庚辰，收元振及其同谋四十人，皆杀之。辛云京闻之，亦推按杀邓景山者数十人，诛之。由是河东诸镇率皆奉法。

24 壬午，以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

25 党项寇同官、华原。

26 甲申，以平卢节度使侯希逸为平卢、青·淄等六州节度使，由是青州节度有平卢之号。

27 乙酉，徙奉节王适为鲁王。

28 追尊上母吴妃为皇太后。

29 壬辰,贬礼部尚书萧华为峡州司马。元载希李辅国意,以罪诬之也。

30 敕乾元大小钱皆一当一,民始安之。

31 史朝义自围宋州数月,城中食尽,将陷,刺史李岑不知所为。遂城果毅开封刘昌曰:"仓中犹有曲数千斤,请屑食之;不过二十日,李太尉必救我。城东南隅最危,昌请守之。"李光弼至临淮,诸将以朝义兵尚强,请南保扬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为安危,我复退缩,朝廷何望!且吾出其不意,贼安知吾之众寡!"遂径趣徐州,使兖郓节度使田神功进击朝义,大破之。先是,田神功既克刘展,留连扬州未还,太子宾客尚衡与左羽林大将军殷仲卿相攻於兖、郓,闻光弼至,惮其威名,神功遽还河南,衡、仲卿相继入朝。

光弼在徐州,惟军旅之事自决之,自余众务,悉委判官张惨。惨吏事精敏,区处如流,诸将白事,光弼多令与惨议之,诸将事惨如光弼,由是军中肃然,东夏以宁。先是,田神功起偏裨为节度使,留前使判官刘位等於幕府,神功皆平受其拜;及见光弼与惨抗礼,乃大惊,遍拜位等曰:"神功出於行伍,不知礼仪,诸君亦胡为不言,成神功之过乎!"

32 丁酉,赦天下。

33 立皇子益昌王邈为郑王,延为庆王,迥为韩王。

34 来瑱闻徙淮西,大惧,上言:"淮西无粮,请俟收麦而行";又讽将吏留己。上俗姑息无事,壬寅,复以瑱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35 飞龙副使程元振谋夺李辅国权,密言於上,请稍加裁制。六月,己未,解辅国行军司马及兵部尚书,余如故,以元振代判元帅行军司马,仍迁辅国出居外第。於是道路相贺。辅国始惧,上表逊位。辛酉,罢辅国兼中书令,进爵博陆王。辅国入谢,愤咽而言曰:"老奴事郎君不了,请归地下事先帝!"上犹慰谕而遣之。

36 壬戌,以兵部侍郎严武为西川节度使。

37 襄邓防御使裴茷屯谷城,既得密敕,即帅麾下二千人沿汉趣襄阳;己巳,陈於谷水北。瑱以兵逆之,问其所以来,对曰:"尚书不受朝命,故来。若受代,谨当释兵。"瑱曰:"吾已蒙恩,复留镇此,何受代之有!"因取敕及告身示之,茷惊惑。瑱与副使薛南阳纵兵夹击,大破之,追擒茷於申口,送京师;赐死。

38 乙亥,以通州刺史刘晏为户部侍郎兼京兆尹,充度支、转运、盐铁、铸钱等使。

39 秋,七月,壬辰,以郭子仪都知朔方、河东、北庭、潞·仪·泽·沁·陈·郑等节度行营及兴平等军副元帅。

40 癸巳,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以兵守要害,拒严武,武不得进。

41 八月,桂州刺史邢济讨西原贼帅吴功曹等,平之。

42 己未,徐知道为其将李忠厚所杀,剑南悉平。

43 乙丑,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入朝谢罪,上优待之。

44 己巳,郭子仪自河东入朝。时程元振用事,忌子仪功高任重,数谮之於上。子仪不自安,表请解副元帅、节度使。上慰抚之,子仪遂留京师。

45 台州贼帅袁晁攻陷浙东诸州,改元宝胜;民疲於赋敛者多归之。李光弼遣兵击晁於衢州,破之。

46 乙亥,徙鲁王适为雍王。

47 九月,庚辰,以来瑱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知山南东道节度使。

48 乙未,加程元振骠骑大将军兼内侍监。

49 左仆射裴冕为山陵使,议事有与程元振相违者,丙申,贬冕施州刺史。

50 上遣中使刘清潭使於回纥,修旧好,且征兵讨史朝义。清潭至其庭,回纥登里可汗已为朝义所诱,云"唐室继有大丧,今中原无主,可汗宜速来共收其府库。"可汗信之。清潭致敕书曰:"先帝虽弃天下,今上继统,乃昔日广平王,与叶护共收两京者也。"回纥业已起兵至三城,见州、县皆为丘墟,有轻唐之志,乃困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状,且曰:"回纥举国十万众至矣!"京师大骇。上遣殿中监药子昂往劳之於忻州南。初,毗伽阙可汗为登里求婚,肃宗以仆固怀恩女妻之,为登里可敦。可汗请与怀恩相见,怀恩时在汾州,上令往见之,怀恩为可汗言唐家恩信不可负,可汗悦,遣使上表,请助国讨朝义。可汗欲自蒲关入,由沙苑出潼关东向,药子昂说之曰:"关中数遭兵荒,州县萧条,无以供拟,恐可汗失望;贼兵尽在洛阳,请自土门略邢、洺、怀、卫而南,得其资财以充军装。"可汗不从;又请"自太行南下据河阴,扼贼咽喉",亦不从;又请"自陕州大阳津渡河,食太原仓粟,与诸道俱进",乃从

之。

51 袁晁陷信州。

52 冬，十月，袁晁陷温州、明州。

53 以雍王适为天下兵马元帅。辛酉，辞行，以兼御史中丞药子昂、魏琚为左右厢兵马使，以中书舍人韦少华为判官，给事中李进为行军司马，会诸道节度使及回纥于陕州，进讨史朝义。上欲以郭子仪为适副，程元振、鱼朝恩等沮之而止。加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同平章事兼绛州刺史，领诸军节度行营以副适。

54 上在东宫，以李辅国专横，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辅国有杀张后之功，不欲显诛之。壬戌夜，盗入其第，窃辅国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盗，遣中使存问其家，为刻木首葬之，仍赠太傅。

55 丙寅，上命仆固怀恩与母、妻俱诣行营。

雍王适至陕州，回纥可汗屯於河北，适与傧属从数十骑往见之。可汗责适不拜舞，药子昂对以礼不当然。回纥将军车鼻曰："唐天子与可汗约为兄弟，可汗於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长子，今为元帅。安有中国储君向外国可汗拜舞乎！且两宫在殡，不应舞蹈。"力争久之，车鼻遂引子昂、魏琚、韦少华、李进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谙事，遣归营。少华一夕而死。

戊辰，诸军发陕州，仆固怀恩与回纥左杀为前锋，陕西节度使郭英乂、神策观军容使鱼朝恩为殿，自渭池入；潞泽节度使李抱玉自河阳入；河南等道副元帅李光弼自陈留入；雍王留陕州。辛未，怀恩等军于同轨。

史朝义闻官军将至，谋於诸将。阿史那承庆曰："唐若独与汉兵来，宜悉众与战；若与回纥俱来，其锋不可当，宜退守河阳以避之。"朝义不从。壬申，官军至洛阳北郊，分兵取怀州；癸酉，拔之。乙亥，官军陈于横水。贼众数万，立栅自固，怀恩陈于西原以当之。遣骁骑及回纥并南山出栅东北，表里合击，大破之。朝义悉其精兵十万救之，陈於昭觉寺，官军骤击之，杀伤甚众，而贼陈不动；鱼朝恩遣射生五百人力战，贼虽多死者，陈亦如初。镇西节度使马璘曰："事急矣！"遂单骑奋击，夺贼两牌，突入万众中。贼左右披靡，大军乘之而入，贼众大败；转战於石榴园、老君庙，贼又败；人马相蹂践，填尚书谷，斩首六万级，捕虏二万人，朝义将轻骑数百东走。怀恩进克东京及河阳城，获其中书令许叔冀、王伾等，承制释之。怀恩留回纥可汗营於河阳，使其子右厢兵马使玚及朔方兵马使高辅成帅步骑万余乘胜逐朝义，至郑州，再战皆捷。朝义至汴州，其陈留节度使张献诚闭门拒之，朝义奔滑州，献诚开门出降。

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虏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回纥悉置所掠宝货於河阳，留其将安恪守之。

十一月，丁丑，露布至京师。

朝义自滑州北渡河，怀恩进攻滑州，拔之，追败朝义於卫州。朝义睢阳节度使田承嗣等将兵四万余人与朝义合，复来拒战；仆固玚击破之，长驱至昌乐东。朝义帅魏州兵来战，又败走。於是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洺、邢四州降于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恒阳节度使张忠志以赵、恒、深、定、易五州降于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嵩，楚玉之子也。抱玉等已进军入其营，按其部伍，嵩等皆受代；居无何，仆固怀恩皆令复位。由是抱玉、云京疑怀恩有贰心，各表言之，朝廷密为之备；怀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辛巳，制："东京及河南、北受伪官者，一切不问。"

56 己丑，以户部侍郎刘晏兼河南道水陆转运都使。

57 丁酉，以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统恒、赵、深、定、易五州，赐姓李，名宝臣。初，辛云京引兵将出井陉，常山裨将王武俊说宝臣曰："今河东兵精锐，出境远斗，不可敌也。且吾以寡当众，以曲遇直，战则必离，守则必溃，公其图之。"宝臣乃撤守备，举五州来降。及复为节度使，以武俊之策为善，擢为先锋兵马使。武俊，本奚丹也，初名没诺干。

郭子仪以仆固怀恩有平河朔功，请以副元帅让之。己亥，以怀恩为河北副元帅，加左仆射兼中书令、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

史朝义走至贝州，与其大将薛忠义等两节度合，仆固玚追之至临清。朝义自衡水引兵三万还攻之，玚设伏击走之。回纥又至，官军益振，遂逐之；大战于下博东南，贼大败，积尸拥流而下；朝义奔莫州。怀恩都知兵马使薛兼训、兵马使郝庭玉与田神功、辛云京会於下博，进围朝义於莫州，青淄节度使侯希逸继至。

58 十二月，庚申，初以太祖配天地。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上之上

广德元年(癸卯、763)

1 春,正月,己卯,追谥吴太后曰章敬皇后。

2 癸未,以国子祭酒刘晏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3 初,来瑱在襄阳,程元振有所请托,不从;及为相,元振谮瑱言涉不顺。王仲升在贼中,以屈服得全,贼平得归,与元振善,奏瑱与贼合谋,致仲升陷贼。壬寅,瑱坐削官爵,流播州,赐死於路,由是藩镇皆切齿於元振。

4 史朝义屡出战,皆败,田承嗣说朝义,令亲往幽州发兵,还救莫州,承嗣自请留守莫州。朝义从之,选精骑五千自北门犯围而出。朝义既去,承嗣即以城降,送朝义母、妻、子於官军。於是仆固玚、侯希逸、薛兼训等帅众三万追之,及於归义,与战,朝义败走。

时朝义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已因中使骆奉仙请降,遣兵马使李抱忠将兵三千镇范阳县,朝义至范阳,不得入。官军将至,朝义遣人谕抱忠以大军留莫州、轻骑来发兵救援之意,因责以君臣之义,抱忠对曰:"天不祚燕,唐室复兴,今既归唐矣,岂可更为反覆,独不愧三军邪!大丈夫耻以诡计相图,愿早择去就以谋自全。且田承嗣必已叛矣,不然,官军何以得至此!"朝义大惧,曰:"吾朝来未食,独不能以一餐相饷乎!"抱忠乃令人设食於城东。於是范阳人在朝义麾下者,并拜辞而去,朝义涕泣而已,独与胡骑数百既食而去。东奔广阳,广阳不受;欲北入奚、契丹,至温泉栅,李怀仙遣兵追及之;朝义穷蹙,缢於林中,怀仙取其首以献。仆固怀恩与诸军皆还。

甲辰,朝义首至京师。

5 闰月,己酉夜,有回纥十五人犯含光门,突入鸿胪寺,门司不敢遏。

6 癸亥,以史朝义降将薛嵩为相、卫、邢、洺、贝、磁六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时河北诸州皆已降,嵩等迎仆固怀恩,拜於马首,乞行间自效;怀恩亦恐贼平宠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宝臣分帅河北,自为党援。朝廷亦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因而授之。

7 回纥登里可汗归国,其部众所过抄掠,廪给小不如意,辄杀人,无所忌惮。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属置顿,人人辞惮,赵城尉马燧独请行。比回纥将至,燧先遣人赂其渠帅,约毋暴掠,帅遗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为左右,小有违令,立斩之。回纥相顾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约束。抱玉奇之,燧因说抱玉曰:"燧与回纥言,颇得其情。仆固怀恩恃功骄蹇,其子玚好勇而轻,今内树四帅,外交回纥,必有窥河东、泽潞之志,宜深备之。"抱玉然之。

8 初,长安人梁崇义以羽林射生从来瑱镇襄阳,累迁右兵马使。崇义有勇力,能卷铁舒钩;沈毅寡言,得众心。瑱之入朝也,命诸将分戍诸州,瑱死,戍者皆奔归襄阳。行军司马庞充将兵二千赴河南,至汝州,闻瑱死,引兵还袭襄州;左兵马使李昭拒之,充奔房州。崇义自邓州引戍兵归,与昭及副使薛南阳相让为长,久之不决,众皆曰:"兵非梁卿主之不可。"遂推崇义为帅。崇义寻杀昭及南阳,以其状闻,上不能讨。三月甲辰,以崇义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留后。崇义奏改葬瑱,为之立祠,不居瑱听事及正堂。

9 辛酉,葬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于泰陵;庙号玄宗。庚午,葬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于建陵;庙号肃宗。

10 夏,四月,庚辰,李光弼奏擒袁晁,浙东皆平。时晁聚众近二十万,转攻州县,光弼使部将张伯仪将兵讨平之。伯仪,魏州人也。

11 郭子仪数上言:"吐蕃、党项不可忽,宜早为之备。"

12 辛丑,遣兼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于吐蕃,为虏所留,二年乃得归。

13 群臣三上表请立太子;五月,癸卯,诏许俟秋成议之。

14 丁卯,制分河北诸州:以幽、莫、妫、檀、平、蓟为幽州管;恒、定、赵、深、易为成德军管;相、贝、邢、洺为相州管;魏、博、德为魏州管;沧、棣、冀、瀛为青淄管;怀、卫、河阳为泽潞管。

15 六月,癸酉,礼部侍郎华阴杨绾上疏,以为:"古之选士必取行实,近世专尚文辞。自隋炀帝始置进士科,犹试策而已;至高宗时,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加帖,从此积弊,转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长老以此训子,其明经则诵帖括以求侥幸。又,举人皆令投牒自应,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让,何可得也!请令县令察孝廉,取行著乡闾,学知经术者,荐之於州。刺史考试,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经,朝廷择儒学之士,问经义二十条,对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罢归。又道举亦非理国,望与明经、进士并停。"上命诸司通议,给事中李栖筠、左丞贾至、京兆尹严武并与绾同。至议以为:"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风流颓弊,诚当厘改。然自东晋以来,人多侨寓,士居乡土,百无一二;请兼广学校,保桑梓者乡里举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礼部具条目以闻。绾又请置五经秀才科。

16 庚寅，以魏博都防御使田承嗣为节度使。承嗣举管内户口，壮者皆籍为兵，惟使老弱者耕稼，数年间有众十万；又选其骁健者万人自卫，谓之牙兵。

17 同华节度使李怀让为程元振所谮，恐惧，自杀。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三

唐纪三十九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上之下

广德元年（癸卯、763）

1 秋，七月，壬寅，群臣上尊号曰宝应元圣文武孝皇帝。壬子，赦天下，改元。诸将讨史朝义者进官阶、加爵邑有差。册回纥可汗为颉咄登蜜施合俱录英义建功毗伽可汗，可敦为娑墨光亲丽华毗伽可敦；左、右杀以下，皆加封赏。

2 戊辰，杨绾上贡举条目：秀才问经义二十条，对策五道；国子监举人，令博士荐於祭酒，祭酒试通者升之於省，如乡贡法。明法，委刑部考试。或以为明经、进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虽不行，识者是之。

3 以仆固玚为朔方行营节度使。

4 吐蕃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粮粮，设监牧，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及安禄山反，边兵精锐者皆徵发入援，谓之行营，所留兵单弱，胡虏稍蚕食之；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

5 初，仆固怀恩受诏与回纥可汗相见於太原；河东节度使辛云京以可汗乃怀恩婿，恐其合谋袭军府，闭城自守，亦不犒师。及史朝义既平，诏怀恩送可汗出塞，往来过太原，云京亦闭城不与相闻。怀恩怒，具表其状；不报。怀恩将朔方兵数万屯汾州，使其子御史大夫玚将万人屯榆次，裨将李光逸等屯祈县，李怀光等屯晋州，张维岳等屯沁州。怀光，本勃海靺鞨也，姓茹，为朔方将，以功赐姓。中使骆奉仙至太原，云京厚结之，为言怀恩与回纥连谋，反状已露。奉仙还，过怀恩，怀恩与饮於母前，母数让奉仙曰："汝与吾儿约为兄弟，今又亲云京，何两面也！"酒酣，怀恩起舞，奉仙赠以缠头彩。怀恩欲酬之，曰："来日端午，当更乐饮一日。"奉仙固请行，怀恩匿其马，奉仙谓左右曰："朝来责我，又匿我马，将杀我也。"夜，逾垣而走；怀恩惊，遽以其马追还之。八月，癸未，奉仙至长安，奏怀恩谋反；怀恩亦具奏其状，请诛云京、奉仙；上两无所问，优诏和解之。

怀恩自以兵兴以来，所在力战，一门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绝域，说谕回纥，再收两京，平定河南、北，功无与比，而为人构陷，愤怨殊深，上书自讼，以为："臣昨奉诏送可汗归国，倾竭家赀，俾之上道。行至山北，云京、奉仙闭城不出祗迎，仍令潜行窃盗。回纥怨怒，亟欲纵兵，臣力为弥缝，方得出塞。云京、奉仙恐臣先有奏论，遂复妄称设备，与李抱玉共相组织。臣静而思之，其罪有六：昔同罗叛乱，臣为先帝扫清河曲，一也；臣男玢为同罗所虏，得间亡归，臣斩之以令众士，二也；臣有二女，远嫁外夷，为国和亲，荡平寇敌，三也；臣与男玚不顾死亡，为国效命，四也；河北新附，节度使皆握强兵，臣抚绥以安反侧，五也；臣说谕回纥，使赴急难，天下既平，送之归国，六也。臣既负六罪，诚合万诛，惟当吞恨九泉，衔冤千古，复何诉哉！臣受恩深重，夙夜思奉天颜，但以来瑱受诛，朝廷不示其罪，诸道节度，谁不疑惧！近闻诏追数人，尽皆不至，实畏中官谗口，虚受陛下诛夷；岂惟群臣不忠，正为回邪在侧。且臣前后所奏骆奉仙，词情非不摭实，陛下竟无处置，宠任弥深；皆由同类比周，蒙蔽圣听。窃闻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与骠骑议之，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稽留数月不还，远近益加疑阻。如臣朔方将士，功效最高，为先帝中兴主人，乃陛下蒙尘故吏，曾不别加优奖，反信谗嫉之词。子仪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诋毁，弓藏鸟尽，信匪虚言。陛下信其矫诬，何殊指鹿为马！恍不纳愚恳，且贵因循，臣实不敢保家，陛下岂能安国！忠言利行，惟陛下图之。臣欲公然入朝，恐将士留沮。今托巡晋、绛，於彼迁延，乞陛下特遣一介至绛州问臣，臣即与之同发。"

九月，壬戌，上遣裴遵庆诣怀恩谕旨，且察其去就。怀恩见遵庆，抱其足号泣诉冤。遵庆为言圣恩优厚，讽令入朝。怀恩许诺。副将范志诚以为不可，曰："公信其甘言，入则为来瑱，不复还矣！"明日，怀恩见遵庆，以惧死为

辞，请令一子入朝，志诚又以为不可，遵庆乃还。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纥还，怀恩先与可汗往来，恐翊泄其事，遂留之。

6 吐蕃之入寇也，边将告急，程元振皆不以闻。冬，十月，吐蕃寇泾州，刺史高晖以城降之，遂为之乡导，引吐蕃深入；过邠州，上始闻之。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师震骇。诏以雍王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以御之。

子仪闲废日久，部曲离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骑而行，至咸阳，吐蕃帅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十余万众，弥漫数十里，已自司竹园渡渭，循山而东。子仪使判官中书舍人王延昌入奏，请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见。癸酉，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将精卒二千破吐蕃於盩厔之西。乙亥，吐蕃寇盩厔，月将复与力战，兵尽，为虏所擒。

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桥，仓猝不知所为，丙子，出幸陕州，官吏藏窜，六军逃散。郭子仪闻之，遽自咸阳归长安，比至，车驾已去。上才出苑门，渡浐水，射生将王献忠拥四百骑叛还长安，胁丰王珙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仪於开远门内，子仪叱之，献忠下马，谓子仪曰："今主上东迁，社稷无主，令公身为元帅，废立在一言耳。"子仪未应。珙越次言曰："公何不言！"子仪责让之，以兵援送行在。丁丑，车驾至华州，官吏奔散，无复供拟，扈从将士不免冻馁。会观军容使鱼朝恩将神策军自陕来迎，上乃幸朝恩营。丰王珙见上於潼关，上不之责，退至幕中，有不逊语；群臣奏议诛之，乃赐死。

戊寅，吐蕃入长安，高晖与吐蕃大将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礼之孙承宏为帝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学士于可封等为相。吐蕃剽掠府库市里，焚闾舍，长安中萧然一空。苗晋卿病卧家，遣人舆入，迫胁之，晋卿闭口不言，虏不敢杀。於是六军散者所在剽掠，士民避乱，皆入山谷。

辛巳，上至陕，百官稍有至者。郭子仪引三十骑自御宿川循山而东，谓王延昌曰："六军将士逃溃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并发武关防兵，数日间，北出蓝田以向长安，吐蕃必遁。"过蓝田，遇元帅都虞候臧希让、凤翔节度使高升，得兵近千人。子仪与延昌谋曰："溃兵至商州，官吏必逃匿而人乱。"使延昌自直径入商州抚谕之。诸将方纵兵暴掠，闻子仪至，皆大喜听命。子仪恐吐蕃逼乘舆，留军七盘，三日乃行，比至商州，行收兵，并武关防兵合四千人，军势稍振。子仪乃泣谕将士以共雪国耻，取长安，皆感激受约束。子仪请太子宾客第五琦为粮料使，给军食。上赐子仪诏，恐吐蕃东出潼关，徵子仪诣行在。子仪表称："臣不收京城无以见陛下；若出兵蓝田，虏必不敢东向。"上许之。鄜延节度判官段秀实说节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难，孝德即日大举，南趣京畿，与蒲、陕、商、华合势进击。

吐藩既立广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辇众归国。子仪使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将二百骑出蓝田观虏势，令第五琦摄京兆尹，与之偕行，又令宝应军使张知节将兵继之。全绪至韩公堆，昼则击鼓张旗帜，夜则多然火，以疑吐蕃。前光禄卿殷仲卿聚众近千人，保蓝田，与全绪相表里，帅二百余骑直渡浐水。吐蕃惧，百姓又绐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将大军不知其数至矣！"虏以为然，稍稍引军去。全绪又使射生将王甫入城阴结少年数百，夜击鼓大呼於朱雀街，吐蕃惶骇，庚寅，悉众遁去。高晖闻之，帅麾下三百余骑东走，至潼关，守将李日越擒而杀之。

壬辰，诏以元载判元帅行军司马，以第五琦为京兆尹。癸巳，以郭子仪为西京留守。甲午，子仪发商州。己亥，以鱼朝恩部将皇甫温为陕州刺史，周智光为华州刺史。

7 骠骑大将军、判元帅行军司马程元振专权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辅国。诸将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时奏，致上狼狈出幸。上发诏徵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齿而莫敢发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为："犬戎犯关度陇，不血刃而入京师，劫宫闱，焚陵寝，武士无一人力战者，此将帅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习，日引月长，以成大祸，群臣在廷，无一人犯颜回虑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夺府库，相杀戮，此三辅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诸道兵，尽四十日，无只轮入关，此四方叛陛下也。内外离叛，陛下以今日之势为安邪，危邪？若以为危，岂得高枕，不为天下讨罪人乎！臣闻良医疗疾，当病饮药，药不当病，犹无益也。陛下视今日之病，何繇至此乎？必欲存宗庙社稷，独斩元振首，驰告天下，悉出内使隶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后削尊号，下诏引咎，曰：'天下其许朕自新改过，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恶不悛，则帝王大器，敢妨圣贤，其听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请阖门寸斩以谢陛下。"上以元振尝有保护功，十一月，辛丑，削元振官爵，放归田里。

8 王甫自称京兆尹，聚众二千余人，署置官属，暴横长安中。壬寅，郭子仪至浐水西，甫按兵不出。或谓子仪，城不可入。子仪不听，引三十骑徐进，使人传呼召甫；甫失据，出迎拜伏，子仪斩之，其兵尽散。白孝德与邠宁节度使张韫琦将兵屯畿县，子仪召之入城，京畿遂安。

9 宦官广州市舶使吕太一发兵作乱，节度使张休弃城奔端州。太一纵兵焚掠，官军讨平之。

10 吐蕃还至凤翔，节度使孙志直闭城拒守，吐蕃围之数日。镇西节度使马璘闻车驾幸陕，将精骑千余自河西入赴难；转斗至凤翔，值吐蕃围城，璘帅众持满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背城出战，单骑先士卒奋击，俘斩千计而归。明日，虏复逼城请战，璘开悬门以待之。虏引退，曰："此将军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居於原、会、成、渭之地。

11 十二月，丁亥，车驾发陕州。左丞颜真卿请上先谒陵庙，然后还宫，元载不从，真卿怒曰："朝廷岂堪相公再坏邪！"载由是衔之。甲午，上至长安，郭子仪帅城中百官及诸军迎於浐水东，伏地待罪。上劳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

12 以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禁兵，权宠无比，筑城於鄠县及中渭桥，屯兵以备吐蕃。以骆奉仙为鄠县筑城使，遂将其兵。

13 乙未，以苗晋卿为太保，裴遵庆为太子少傅，并罢政事；以宗正卿李岘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遵庆既去，元载权益盛，以货结内侍董秀，使主书卓英倩潜与往来，上意所属，载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无不合；上以是益爱之。英倩，金州人也。

14 吐蕃既去，广武王承宏逃匿草野；上赦不诛，丙申，放之於华州。

15 程元振既得罪，归三原，闻上还宫，衣妇人服，私入长安，复规任用，京兆府擒之以闻。

16 吐蕃陷松、维、保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救，於是剑南西山诸州亦入於吐蕃矣。

二年（甲辰、764）

1 春，正月，壬寅，敕称程元振变服潜行，将图不轨，长流溱州。上念元振之功，寻复令於江陵安置。

2 癸卯，合剑南东、西川为一道，以黄门侍郎严武为节度使。

3 丙午，遣检校刑部尚书颜真卿宣慰朔方行营。上之在陕也，颜真卿请奉诏召仆固怀恩，上不许。至是，上命真卿说谕怀恩入朝。对曰："陛下在陕，臣往，以忠义责之，使之赴难，彼犹有可来之理；今陛下还宫，彼进不成勤王，退不能释众，召之，庸肯至乎！且言怀恩反者，独辛云京、骆奉仙、李抱玉、鱼朝恩四人耳，自余群臣皆言其枉。陛下不若以郭子仪代怀恩，可不战而服也。"时汾州别驾李抱真，抱玉之从父弟也，知怀恩有异志，脱身归京师。上方以怀恩为忧，召见抱真问计，对曰："此不足忧也。朔方将士思郭子仪，如子弟之思父兄。怀恩欺其众云，郭子仪已为鱼朝恩所杀，众信之，故为其用耳。陛下诚以子仪领朔方，彼皆不召而来耳。"上然之。

4 甲寅，礼仪使杜鸿渐奏："自今祀圜丘、方丘请以太祖配，祈谷以高祖配，大雩以太宗配，明堂以肃宗配。"从之。

5 乙卯，立雍王适为皇太子。

6 吐蕃之入长安也，诸军亡卒及乡曲无赖子弟相聚为盗；吐蕃既去，犹窜伏南山子午等五谷，所在为患。丁巳，以太子宾客薛景仙为南山五谷防御使，以讨之。

7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奏名所管曰天雄军，从之。

8 仆固怀恩既不为朝廷所用，遂与河东都将李竭诚潜谋取太原；辛云京觉之，杀竭诚，乘城设备。怀恩使其子玚将兵攻之，云京出与战，玚大败而还，遂引兵围榆次。上谓郭子仪曰："怀恩父子负朕实深。闻朔方将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为朕镇抚河东，汾上之师必不为变。"戊午，以子仪为关内、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等使。怀恩将士闻之，皆曰："吾辈从怀恩为不义，何面目见汾阳王！"

9 癸亥，以刘晏为太子宾客，李岘为詹事，并罢政事。晏坐与程元振交通；元振获罪，岘有功焉，由是为宦官所疾，故与晏皆罢。以右散骑常侍王缙为黄门侍郎，太常卿杜鸿渐为兵部侍郎，并同平章事。

10 丁卯，以郭子仪为朔方节度大使。二月，子仪至河中。云南子弟万人戍河中，将贪卒暴，为一府患，子仪斩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11 癸酉，上朝献太清宫；甲戌，享太庙；乙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

12 仆固玚围榆次，旬余不拔；遣使急发祁县兵，李光逸尽与之。士卒未食，行不能前，十将白玉、焦晖以鸣镝射其后者，军士曰："将军何乃射人？"玉曰："今从人反，终不免死；死一也，射之何伤！"至榆次，玚责其迟，胡人曰："我乘马，乃汉卒不行耳。"玚捶汉卒，卒皆怨怒，曰："节度使党胡人。"其夕，焦晖、白玉帅众攻玚，杀之。仆固怀恩闻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语汝勿反，国家待汝不薄，今众心既变，祸必及我，将如之何！"怀恩不对，再拜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为国家杀此贼，取其心以谢三军。"怀恩疾走，得免，遂与麾下三百渡河北走。

时朔方将浑释之守灵州，怀恩檄至，云全军归镇，释之曰："不然，此必众溃矣。"将拒之，其甥张韶曰："彼或翻然改图，以众归镇，何可不纳也！"释之疑未决。怀恩行速，先候者而至，释之不得已纳之。张韶以其谋告怀恩，怀恩以韶为间，杀释之而收其军，使韶主之；既而曰："释之，舅也，彼尚负之，安有忠於我哉！"他日，以事杖之，折其胫，置於弥峨城而死。

都虞候张维岳在沁州，闻怀恩去，乘传至汾州，抚定其众，杀焦晖、白玉而窃其功，以告郭子仪。子仪使牙官卢谅至汾州，维岳赂谅，使实其言。子仪奏维岳杀玚，传首诣阙。群臣入贺，上惨然不悦，曰："朕信不及人，致勋臣颠越，深用为愧，又何贺焉！"命辇怀恩母至长安，给待优厚，月余，以寿终；以礼葬之，功臣皆感叹。

戊寅，郭子仪如汾州，怀恩之众悉归之，咸鼓舞涕泣，喜其来而悲其晚也。子仪知卢谅之诈，杖杀之。上以李抱真言有验，迁殿中少监。

13 上之幸陕也，李光弼竟迁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数遣中使存问之。吐蕃退，除光弼东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辞以就江、淮粮运，引兵归徐州。上迎其母至长安，厚加供给，使其弟光进掌禁兵，遇之加厚。

14 戊子，赦天下。

15 自丧乱以来，汴水堙废，漕运者自江、汉抵梁、洋，迂险劳费，三月己酉，以太子宾客刘晏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议开汴水。庚戌，又命晏与诸道节度使均节赋役，听便宜行毕以闻。时兵火之后，中外艰食，关中米斗千钱，百姓授穗以给禁军，宫厨无兼时之积。晏乃疏浚汴水，遗元载书，具陈漕运利病，令中外相应。自是每岁运米数十万石以给关中，唐世推漕运之能者，推晏为首，后来者皆遵其法度云。

16 甲子，盛王琦薨。

17 党项寇同州，郭子仪使开府仪同三司李国臣击之，曰："虏得间则出掠，官军至则逃入山，宜使羸师居前以诱之，劲骑居后以覆之。"国臣与战於澄城北，大破之，斩首捕虏千余人。

18 夏，五月，癸丑，初行五纪历。

19 庚申，礼部侍郎杨绾奏岁贡孝弟力田无实状，及童子科皆侥幸；悉罢之。

20 郭子仪以安、史昔据洛阳，故诸道置节度使以制其要冲；今大盗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请罢之，仍自河中为始。六月，敕罢河中节度及耀德军。子仪复请罢关内副元帅；不许。

21 仆固怀恩至灵武，收合散亡，其众复振。上厚抚其家。癸未，下诏，称其"勋劳著於帝室，及於天下。疑隙之端，起自群小，察其深衷，本无他志；君臣之义，情实如初。但以河北既平，朔方已有所属，宜解河北副元帅、朔方节度等使，其太保兼中书令、大宁郡王如故。但当诣阙，更勿有疑。"怀恩竟不从。

22 秋，七月，庚子，税天下青苗钱以给百官俸。

23 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帅、临淮武穆王李光弼，治军严整，指顾号令，诸将莫敢仰视，谋定而后战，能以少制众，与郭子仪齐名。及在徐州，拥兵不朝，诸将田神功等不复禀畏，光弼愧恨成疾，己酉，薨。八月，丙寅，以王缙代光弼都统河南、淮西、山南东道诸行营。

24 郭子仪自河中入朝，会泾原奏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十万众将入寇，京师震骇，诏子仪帅诸将出镇奉天。上召问方略，对曰："怀恩无能为也。"上曰："何故？"对曰："怀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归之士耳。怀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锋刃相向，以此知其无能为也。"辛巳，子仪发，赴奉天。

25 甲午，加王缙东都留守。

26 河中尹兼节度副使崔寓发镇兵西御吐蕃，为法不一。九月，丙申，镇兵作乱，掠官府及居民，终夕乃定。

27 丙午，加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同平章事。

28 辛亥，以郭子仪充北道邠宁、泾原、河西以来通和吐蕃使，以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充南道通和吐蕃使。子仪闻吐蕃逼邠州，甲寅，遣其子朔方兵马使晞将兵万人救之。

29 己未，剑南节度使严武破吐蕃七万众，拔当狗城。

30 关中虫蝗、霖雨，米斗千余钱。

31 仆固怀恩前军至宜禄，郭子仪使右兵马使李国臣将兵为郭晞后继。邠宁节度使白孝德败吐蕃于宜禄。冬，十月，怀恩引回纥、吐蕃至邠州，白孝德、郭晞闭城拒守。

32 庚午，严武拔吐蕃盐川城。

33 仆固怀恩与回纥、吐蕃进逼奉天，京师戒严。诸将请战，郭子仪不许，曰："虏深入吾地，利於速战，吾坚壁以待之，彼以吾为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战而不利，则众心离矣。敢言战者斩！"辛未夜，子仪出陈於乾陵

之南，壬申未明，虏众大至。虏始以子仪为无备，欲袭之，忽见大军，惊愕，遂不战而退。子仪使裨将李怀光等将五千骑追虏，至麻亭而还。虏至邠州，丁丑，攻之，不克；乙酉，虏涉泾而遁。

34 怀恩之南寇也，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发卒五千，谓监军柏文达曰："河西锐卒，尽於此矣，君将之以攻灵武，则怀恩有返顾之虑，此亦救京师之一奇也！"文达遂将众击摧砂堡、灵武县，皆下之，进攻灵州。怀恩闻之，自永寿遽归，使蕃、浑二千骑夜袭文达，大破之，士卒死者殆半。文达将余众归凉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伤。"士卒怨其言。未几，吐蕃围凉州，士卒不为用；志烈奔甘州，为沙陀所杀。沙陀姓朱耶，世居沙陀碛，因以为名。

35 十一月，丁未，郭子仪自行营入朝，郭晞在邠州，纵士卒为暴，节度使白孝德患之，以子仪故，不敢言；泾州刺史段秀实自请补都虞候，孝德从之。既署一月，晞军士十七人入市取酒，以刃刺酒翁，秀实列卒取十七人首注槊上，植市门。晞一营大噪，尽甲，孝德震恐，召秀实曰："柰何？"秀实曰："无伤也，请往解之。"孝德使数十人从行，秀实尽辞去，选老躄者一人持马至晞门下。甲者出，秀实笑且入，曰："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甲者愕。因谕曰："常侍负若属邪，副元帅负若属邪？柰何欲以乱败郭氏！"晞出，秀实让之曰："副元帅勋塞天地，当念始终。今常侍恣卒为暴，行且致乱，乱则罪及副元帅；乱由常侍出，然则郭氏功名，其存者几何！"言未毕，晞再拜曰："公幸孝晞以道，恩甚大，敢不从命！"顾叱左右："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敢哗者死！"秀实因留宿军中。晞通夕不解衣，戒候卒击柝卫秀实。旦，俱至孝德所，谢不能，请改。邠州由是无患。

36 五谷防御使薛景仙讨南山群盗，连月不克，上命李抱玉讨之。贼帅高玉最强，抱玉遣兵马使李崇客将四百骑自洋州入，袭之於桃虢川，大破之；玉走成固。庚申，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擒玉，献之，余盗皆平。

37 十二月，乙丑，加郭子仪尚书令。子仪以为："自太宗为此官，累圣不复置，近皇太子亦尝为之，非微臣所宜当。"固辞，不受，还镇河中。

38 是岁，户部奏：户二百九十余万，口一千六百九十余万。

39 上遣于阗王胜还国，胜固请留宿卫，以国授其弟曜，上许之；加胜开府仪同三司，赐爵武都王。

永泰元年（乙巳、765）

1 春，正月，癸卯朔，改元；赦天下。

2 戊申，加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凤翔、陇右节度使，以其从弟殿中少监抱真为泽潞节度副使。抱真以山东有变，上党为兵冲，而荒乱之余，土瘠民困，无以赡军，乃籍民，每三丁撰一壮者，免其租、徭，给弓矢，使农隙习射，岁暮都试，行其赏罚。比三年，得精兵二万，既不费廪给，府库充实，遂雄视山东。由是天下称泽潞步兵为诸道最。

3 二月，戊寅，党项寇富平，焚定陵殿。

4 庚辰，仪王璲薨。

5 三月，壬辰朔，命左仆射裴冕、右仆射郭英乂等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贤殿待制。左拾遗洛阳独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待制以备询问，此五帝盛德也。顷者陛下虽容其直而不录其言，有容下之名，无听谏之实，遂使谏者稍稍钳口饱食，相招为禄仕，此忠鲠之人所以窃叹，而臣亦耻之。今师兴不息十年矣，人之生产，空於杼轴。拥兵者第馆互衔陌，奴婢厌酒肉，而贫人羸饿就役，剥肤及髓。长安城中白昼椎剽，吏不敢诘，官乱职废，将堕卒暴，百揆隳刺，如沸粥纷麻，民不敢诉於有司，有司不敢闻於陛下，茹毒饮痛，穷而无告。陛下不以此时思所以救之之术，臣实惧焉。今天下惟朔方、陇西有吐蕃、仆固之虞，邠、泾、凤翔之兵足以当之矣。自此而往，东洎海，南至番禺，西尽巴、蜀，无鼠窃之盗而兵不为解。倾天下之货，竭天下之谷，以给不用之军，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厄要害之地，俾置屯御，悉休其余，以粮储庸赁之资充疲人贡赋，岁可减国租之半。陛下岂可持疑於改作，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上不能用。

6 丙午，以李抱玉同平章事，镇凤翔如故。

7 庚戌，吐蕃遣使请和，诏元载、杜鸿渐与盟於兴唐寺。上问郭子仪："吐蕃请盟，何如？"对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来，国不可守矣。"乃相继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泾原以覘之。

8 是春不雨，米斗千钱。

9 夏，四月，丁丑，命御史大夫王翊充诸道税钱使。河东道租庸、盐铁使裴谞入奏事，上问："榷酤之利，岁入几何？"谞久之不对。上复问之，对曰："臣自河东来，所过见菽粟未种，农夫悉怨，臣以为陛下见臣，必先问人之疾苦，乃责臣以营利，臣是以未敢对也。"上谢之，拜左司郎中。谞，宽之子也。

10 辛卯，剑南节度使严武薨。武三镇剑南，厚赋敛以穷奢侈；梓州刺史章彝小不副意，召而杖杀之；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母数戒其骄暴，武不从；及死，母曰："吾今始免为官婢矣！"

11 五月，癸丑，以右仆射郭英乂为剑南节度使。

12 畿内麦稔，京兆尹第五琦请税百姓田，十亩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从之。

13 平卢节度使侯希逸镇淄青，好游畋，营塔寺，军州苦之。兵马使李怀玉得众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军职。希逸与巫宿於城外，军士闭门不纳，奉怀玉为帅。希逸奔滑州，上表待罪，诏赦之，召还京师。秋，七月，壬辰，以郑王邈为平卢、淄青节度大使，以怀玉知留后，赐名正己。时承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收安、史余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与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及正己皆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縻而已。

14 甲午，以上女升平公主嫁郭子仪之子暧。

15 太子母沈氏，吴兴人也；安禄山之陷长安也，掠送洛阳宫。上克洛阳，见之，未及迎归长安；会史思明再陷洛阳，遂失所在。上即位，遣使散求之，不获。己亥，寿州崇善寺尼广澄诈称太子母，按验，乃故少阳院乳母也，鞭杀之。

16 九月，庚寅朔，置百高座於资圣、西明两寺，讲仁王经，内出经二宝舆，以人为菩萨、鬼神之状，导以音乐卤簿，百官迎於光顺门外，从至寺。

17 仆固怀恩诱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剌数十万众俱入寇，令吐蕃大将尚结悉赞摩、马重英等自北道趣奉天，党项帅任敷、郑庭、郝德等自东道趣同州，吐谷浑、奴剌之众自西道趣盩厔，回纥继吐蕃之后，怀恩又以朔方兵继之。

郭子仪使行军司马赵复入奏曰："虏皆骑兵，其来如飞，不可易也。请使诸道节度使凤翔李抱玉、滑濮李光庭、邠宁白孝德、镇西马璘、河南郝庭玉、淮西李忠臣各出兵以扼其冲要。"上从之。诸道多不时出兵；李忠臣方与诸将击球，得诏，亟命治行。诸将及监军皆曰："师行必择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岂可择日而后救邪！"即日勒兵就道。

怀恩中途遇暴疾而归；丁酉，死於鸣沙。大将张韶代领其众，别将徐璜玉杀之，范志诚又杀璜玉而领其众。怀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为国大患，上犹为之隐，前后敕制未尝言其反；及闻其死，恫然曰："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

吐蕃至邠州，白孝德婴城自守。甲辰，上命宰相及诸司长官於西明寺行香设素馔，奏乐。是日，吐蕃十万众至奉天，京城震恐，朔方兵马使浑瑊、讨击使白元光先戍奉天，虏始列营，瑊帅骁骑二百冲之，身先士卒，虏众披靡。瑊挟虏将一人跃马而还，从骑无中锋镝者。城上士卒望之，勇气始振。乙巳，吐蕃进攻之，虏死伤甚众，数日，敛众还营；瑊夜引兵袭之，杀千余人，前后与虏战二百余合，斩首五千级。丙午，罢百高座讲；召郭子仪於河中，使屯泾阳。己酉，命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庭玉屯便桥，李抱玉屯凤翔，内侍骆奉仙、将军李日越屯盩厔，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节度使杜冕屯坊州，上自将六军屯苑中。

庚戌，下制亲征。辛亥，鱼朝恩请索城中，括士民私马，令城中男子皆衣皂，团结为兵，城门皆塞二开一。士民大骇，逾垣凿窦而逃者甚众，吏不能禁。朝恩欲奉上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群臣议论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阁门不开，朝恩忽从禁军十余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数犯郊畿，车驾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错愕不知所对。有刘给事者，独出班抗声曰："敕使反邪！今屯军如云，不戮力捍寇，而遽欲胁天子弃宗庙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惊沮而退，事遂寝。

自丙午至甲寅，大雨不止，故虏不能进。吐蕃移兵攻醴泉，党项西掠白水，东侵蒲津。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数万而去，所过焚庐舍，蹂禾稼殆尽。周智光引兵邀击，破之於澄城北，因逐北至鄜州。智光素与杜冕不协，遂杀鄜州刺史张麟，坑冕家属八十一人，焚坊州庐舍三千余家。

冬，十月，己未，复讲经於资圣寺。

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纥，复相与入寇，辛酉，至奉天。癸亥，党项焚同州官廨、民居而去。

丙寅，回纥、吐蕃合兵围泾阳，子仪命诸将严设守备而不战。及暮，二虏退屯北原，丁卯，复至城下。是时，回纥与吐蕃闻仆固怀恩死，已争长，不相睦，分营而居，子仪知之。回纥在城西，子仪使牙将李光瓒等往说之，欲与之共击吐蕃。回纥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绐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见乎？"光瓒还报，子仪曰："今众寡不敌，难以力胜。昔与回纥契约甚厚，不若挺身往说之，可不战而下也。"诸将请选铁骑五百为卫从，子仪曰："此适足为

害也。”郭晞扣马谏曰：“彼，虎狼也；大人，国之元帅，奈何以身为虏饵！”子仪曰：“今战，则父子俱死而国家危；往以至诚与之言，或幸而见从，则四海之福也！不然，则身没而家全。”以鞭击其手曰：“去！”遂与数骑开门而出，使人传呼曰：“令公来！”回纥大惊。其大帅合胡禄都督药葛罗，可汗之弟也，执弓注矢立於阵前。子仪免胄释甲投枪而进，回纥诸酋长相顾曰：“是也！”皆下马罗拜。子仪亦下马，前执药葛罗手，让之曰：“汝回纥有大功於唐，唐之报汝亦不薄，奈何负约，深入吾地，侵逼畿县，弃前功，结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怀恩叛君弃母，於汝国何有！今吾挺身而来，听汝执我杀之，我之将士必致死与汝战矣。”药葛罗曰：“怀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驾，令公亦捐馆，中国无主，我是以敢与之来。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复总兵於此，怀恩又为天所杀，我曹岂肯与令公战乎！”子仪因说之曰：“吐蕃无道，乘我国有乱，不顾舅甥之亲，吞噬我边鄙，焚荡我畿甸，其所掠之财不可胜载，马牛杂畜，长数百里，弥漫在野，此天以赐汝也。全师而继好，破敌以取富，为汝计，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药葛罗曰：“吾为怀恩所误，负公诚深，今请为公尽力，击吐蕃以谢过。然怀恩之子，可敦兄弟也，愿舍之勿杀。”子仪许之。回纥观者为两翼，稍前，子仪麾下亦进，子仪挥手却之，因取酒与其酋长共饮。药葛罗使子仪先执酒为誓，子仪酹地曰：“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亦万岁！两国将相亦万岁！有负约者，身陨陈前，家族灭绝。”杯至药葛罗，亦酹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诸酋长皆大喜曰：“昔以二巫师从军，巫言此行甚安隐，不与唐战，见一大人而还，今果然矣。”子仪遗之彩三千匹，酋长分以赏巫。子仪竟与定约而还。吐蕃闻之，夜，引兵遁去。回纥遣其酋长石野那等六人入见天子。

药葛罗帅众追吐蕃，子仪使白元光帅精骑与之俱；癸酉，战於灵台西原，大破之，杀吐蕃万计，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之於泾州东。

丁丑，仆固怀恩将张休藏等降。

辛巳，诏罢亲征，京城解严。

18 初，肃宗以陕西节度使郭英乂领神策军，使内侍鱼朝恩监其军；英乂入为仆射，朝恩专将之。及上幸陕，朝恩举在陕兵与神策军迎扈，悉号神策军，天子幸其营。及京师平，朝恩遂以军归禁中，自将之，然尚未得与北军齿。至是，朝恩以神策军从上屯苑中，其势浸盛，分为左、右厢，居北军之右矣。

19 郭子仪以仆固名臣、李建忠等皆怀恩骁将，恐逃入外夷，请招之。名臣，怀恩之侄也，时在回纥营。上敕并旧将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纥送之。壬午，名臣以千余骑来降。子仪使开府仪同三司慕容休贞以书谕党项帅郑庭、郝德等，皆诣凤翔降。

20 甲申，周智光诣阙献捷，再宿归镇。智光负专杀之罪未治，上既遣而悔之。

21 乙酉，回纥胡禄都督等二百余人入见，前后赠赍缯帛十万匹；府藏空竭，税百官俸以给之。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四

唐纪四十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上

永泰元年（乙巳、765）

1 闰十月，乙巳，郭子仪入朝。子仪以灵武初复，百姓雕弊，戎落未安，请以朔方军粮使三原路嗣恭镇之；河西节度使杨志烈既死，请遣使巡抚河西及置凉、甘、肃、瓜、沙等州长史。上皆从之。

2 丁未，百官请纳职田充军粮；许之。

3 戊申，以户部侍郎路嗣恭为朔方节度使。嗣恭披荆棘，立军府，威令大行。

4 己酉，郭子仪还河中。

5 初，剑南节度使严武奏将军崔旰为利州刺史；时蜀中新乱，山贼塞路，旰讨平之。及武再镇剑南，赂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以求旰，献诚使旰移疾自解，诣武。武以为汉州刺史，使将兵击吐蕃於西山，连拔其数城，攘地数百里；武作七宝舆迎旰入成都以宠之。

武薨，行军司马杜济知军府事。都知兵马使郭英干，英乂之弟也，与都虞候郭嘉琳共请英乂为节度使；旰时为西山都知兵马使，与所部共请大将王崇俊为节度使。会朝廷已除英乂，英乂由是衔之，至成都数日，即诬崇俊

以罪而诛之。召旰还成都，旰辞以备吐蕃，未可归，英乂愈怒，绝其馈饷以困之。旰转徙入深山，英乂自将兵攻之，声言助旰拒守。会大雪，山谷深数尺，士马冻死者甚众，旰出兵击之，英乂大败，收余兵，才及千人而还。

英乂为政，严暴骄奢，不恤士卒，众心离怨。玄宗之离蜀也，以所居行宫为道士观，仍铸金为真容。英乂爱其竹树茂美，奏为军营，因徙去真容，自居之。旰宣言英乂反，不然，何以徙真容自居其处！於是帅所部五千余人袭成都。辛巳，战于城西，英乂大败。旰遂入成都，屠英乂家。英乂单骑奔简州。普州刺史韩澄杀英乂，送首於旰。邛州牙将柏茂琳、泸州牙将杨子琳、剑州牙将李昌巎各举兵讨旰，蜀中大乱。旰，卫州人也。

6 华原令顾繇上言，元载子伯和等招权受贿，十二月，戊戌，繇坐流锦州。

7 自安、史之乱，国子监室党颓坏，军士多借居之。祭酒萧昕上言："学校不可遂废。"

大历元年(丙午、766)

1 春，正月，乙酉，敕复补国子学生。

2 丙戌，以户部尚书刘晏为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等使，侍郎第五琦为京畿、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转运等使，分理天下财赋。

3 周智光至华州，益骄横，召之，不至，上命杜冕从张献诚於山南以避之；智光遣兵於商山邀之，不获。智光自知罪重，乃聚亡命、无赖子弟，众至数万，纵其剽掠以悦其心，擅留关中所漕米二万斛，藩镇贡献，往往杀其使者而夺之。

4 二月，丁亥朔，释奠于国子监。命宰相帅常参官、鱼朝恩帅六军诸将往听讲，子弟皆服朱紫为诸生。朝恩既贵显，乃学讲经为文，仅能执笔辨章句，遽自谓才兼文武，人莫敢与之抗。

辛卯，命有司修国子监。

5 元载专权，恐奏事者攻讦其私，乃请："百官凡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奏闻。"仍以上旨谕百官曰："比日诸司奏事烦多，所言多谗毁，故委长官、宰相先定其可否。"

刑部尚书颜真卿上疏，以为："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论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群臣之为谗，何不察其言之虚实！若所言果虚宜诛之，果实宜赏之。不务为此，而使天下谓陛下厌听览之烦，托此为辞以塞谏诤之路，臣窃为陛下惜之！太宗著门司式云：'其无门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门司与仗家引奏，无得关碍。'所以防壅蔽也。天宝以后，李林甫为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达，蒙蔽喑呜，卒成幸蜀之祸。陵夷至于今日，其所从来者渐矣。夫人主大开不讳之路，群臣犹莫敢尽言，况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则陛下所闻见者不过三数人耳。天下之士从此钳口结舌，陛下见无复言者，以为天下无事可论，是林甫复起於今日也！昔林甫虽擅权，群臣有不谘宰相辄奏事者，则托以他事阴中伤之，犹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傥不早寤，渐成孤立，后虽悔之，亦无及矣！"载闻而恨之，奏真卿诽谤；乙未，贬峡州别驾。

6 己亥，命大理少卿杨济修好於吐蕃。

7 壬子，以杜鸿渐为山南西道·剑南东·西川副元帅、剑南西川节度使，以平蜀乱。

8 以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马璘兼邠宁节度使。璘以段秀实为三使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盗当死，璘欲生之，秀实曰："将有爱憎而法不一，虽韩、彭不能为理。"璘善其议，竟杀之。璘处事或不中理，秀实力争之。璘有时怒甚，左右战栗，秀实曰："秀实罪若可杀，何以怒为！无罪杀人，恐涉非道。"拂衣起，秀实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实谢之。自是军州事皆咨秀实而后行。璘由是在邠宁，声称殊美。

9 癸丑，以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兼剑南东川节度使，邛州刺史柏茂琳为邛南防御使；以崔旰为茂州刺史，充西山防御使。三月，癸未，献诚与旰战于梓州，献诚军败，仅以身免，旌节皆为旰所夺。

10 夏，五月，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徙镇沙州。

11 秋，八月，国子监成；丁亥，释奠。鱼朝恩执易升高座，讲"鼎覆馀"以讥宰相。王缙怒，元载怡然。朝恩谓人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

12 杜鸿渐至蜀境，闻张献诚败而惧，使人先达意於崔旰，许以万全。旰卑辞重赂以迎之，鸿渐喜；进至成都，见旰，但接以温恭，无一言责其干纪，州府事悉以委旰。又数荐之於朝，因请以节制让旰，以柏茂琳、杨子琳、李昌巎各为本州刺史。上不得已从之。壬寅，以旰为成都尹、西川节度行军司马。

13 甲辰，以鱼朝恩行内侍监、判国子监事。中书舍人京兆常衮上言："成均之任，当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领之。"丁未，命宰相以下送朝恩上。

14 京兆尹黎干自南山引涧水穿漕渠入长安，功竟不成。

15 冬，十月，乙未，上生日，诸道节度使献金帛、器服、珍玩、骏马为寿，共直缗钱二十四万。常衮上言，以为："节度使非能男耕女织，必取之於人。敛怨求媚，不可长也。请却之。"上不听。

16 京兆尹第五琦什一税法，民苦其重，多流亡。十一月，甲子，日南至，赦，改元，悉停什一税法。

17 十二月，癸卯，周智光杀陕州监军张志斌。智光素与陕州刺史皇甫温不协，志斌入奏事，智光馆之，志斌责其部下不肃，智光怒曰："仆固怀恩不反，正由汝辈激之。我亦不反，今日为汝反矣！"叱下斩之，脔食其肉。朝士举选人，畏智光之暴，多自同州窃过，智光遣将将兵邀之於路，死者甚众。戊申，诏加智光检校左仆射，遣中使余元仙持告身授之。智光慢骂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国家，不与平章事而与仆射！且同、华地狭，不足展材，若益以陕、虢、商、鄜、坊五州，庶犹可耳。"因历数大臣过失，且曰："此去长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长安城，至於挟天子令诸侯，惟周智光能之。"元仙股栗。郭子仪屡请讨智光，上不许。

18 郭子仪以河中军食常乏，乃自耕百亩，将校以是为差，於是士卒皆不劝而耕。是岁，河中野无旷土，军有余粮。

19 以陇右行军司马陈少游为桂管观察使。少游，博州人也，为吏强敏而好贿，善结权贵，以是得进。既得桂州，恶其道远多瘴疠；宦官董秀掌枢密，少游请岁献五万缗，又纳贿於元载子仲武。内外引荐，数日，改宣歙观察使。

二年（丁未、767）

1 春，正月，丁巳，密诏郭子仪讨周智光，子仪命大将浑瑊、李怀光军于渭上；智光麾下闻之，皆有离心。己未，智光大将李汉惠自同州帅所部降於子仪。壬戌，贬智光澧州刺史。甲子，华州牙将姚怀、李延俊杀智光，以其首来献。

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入朝，以收华州为名，帅所部兵大掠，自潼关至赤水二百里间，财畜殆尽，官吏有衣纸或数日不食者。己巳，置潼关镇兵二千人。

2 壬申，分剑南置东川观察使，镇遂州。

3 二月，丙戌，郭子仪入朝。上命元载、王缙、鱼朝恩等互置酒於其第，一会之费至十万缗。上礼重子仪，常谓之大臣而不名。

郭暧尝与升平公主争言，暧曰："汝倚乃父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为！"公主恚，奔车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诚如是，使彼欲为天子，天下岂汝家所有邪！"慰谕令归。子仪闻之，囚暧，入待罪。上曰："鄙谚有之：'不痴不聋，不作家翁。'儿女子闺房之言，何足听也！"子仪归，杖暧数十。

4 夏，四月，庚子，命宰相、鱼朝恩与吐蕃盟于兴唐寺。

5 杜鸿渐请入朝奏事，以崔旰知西川留后。六月，甲戌，鸿渐来自成都，广为贡献，因盛陈利害，荐旰才堪寄任；上亦务姑息，乃留鸿渐复知政事。秋，七月，丙寅，以旰为西川节度使，杜济为东川节度使。旰厚敛以赂权贵，元载擢旰弟宽至御史中丞，宽兄审至给事中。

6 丁卯，鱼朝恩奏以先所赐庄为章敬寺，以资章敬太后冥福，於是穷壮极丽，尽都市之财不足用，奏毁曲江及华清宫馆以给之，费逾万亿。卫州进士高郢上书，略曰："先太后圣德，不必以一寺增辉；国家永图，无宁以百姓为本。舍人就寺，何福之为！"又曰："无寺犹可，无人其可乎！"又曰："陛下当卑宫室，以夏禹为法，而崇塔庙踵梁武之风乎！"又上书，略曰："古之明王积善以致福，不费财以求福；修德以消祸，不劳人以禳祸。今兴造急促，昼夜不息，力不逮者随以榜笞，愁痛之声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又曰："陛下回正道於内心，求徼助於外物，徇左右之过计，伤皇王之大猷，臣窃为陛下惜之！"皆寝不报。

始，上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载、王缙、杜鸿渐为相，三人皆好佛；缙尤甚，不食荤血，与鸿渐造寺无穷。上尝问以"佛言报应，果为有无？"载等奏以："国家运祚灵长，非宿植福业，何以致之！福业已定，虽时有小灾，终不能为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炽而皆有子祸；仆固怀恩称兵内侮，出门病死；回纥、吐蕃大举深入，不战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岂得言无报应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饭僧百余人；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敕天下无得棰曳僧尼。造金阁寺於五台山，铸铜涂金为瓦，所费钜亿；缙给中书符牒，令五台僧数十人散之四方，求利以营之。载等每侍上从容，多谈佛事，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7 八月，庚辰，凤翔等道节度使、左仆射、平章事李抱玉入朝，固让仆射，言辞确至，上许之；癸丑，又让凤翔节度使，不许。

8 丁酉,杜鸿渐饭千僧,以使蜀无恙故也。

9 九月,吐蕃众数万围灵州,游骑至潘原、宜禄;郭子仪自河中帅甲士三万镇泾阳,京师戒严。甲子,子仪移镇奉天。

10 山獠陷桂州,逐刺史李良。

11 冬,十月,戊寅,朔方节度使路嗣恭破吐蕃於灵州城下,斩首二千余级;吐蕃引去。

12 十二月,庚辰,盗发郭子仪父冢,捕之,不获。人以为鱼朝恩素恶子仪,疑其使之。子仪自奉天入朝,朝廷忧其为变;子仪见上,上语及之,子仪流涕曰:"臣久将兵,不能禁暴,军士多发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13 是岁,复以镇西为安西。

14 新罗王宪英卒,子乾运立。

三年(戊申、768)

1 春,正月,乙丑,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2 赠建宁王倓为齐王。

3 二月,癸巳,商州兵马使刘洽杀防御使殷仲卿,寻讨平之。

4 甲午,郭子仪禁无故军中走马。南阳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杀之。诸子泣诉於子仪,且言都虞候之横,子仪叱遣之。明日,以事语僚佐而叹息曰:"子仪诸子,皆奴材也。不赏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5 庚子,以后宫独孤氏为贵妃。

6 三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7 夏,四月,戊寅,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以疾举从父弟右羽林将军献恭自代,上许之。

8 壬寅,西川节度使崔旰入朝。

9 初,上遣中使徵李泌於衡山,既至,复赐金紫,为之作书院於蓬莱殿侧,上时衣汗衫、蹑屐过之,自给、舍以上及方镇除拜、军国大事,皆与之议。又使鱼朝恩於白花屯为泌作外院,使与亲旧相见。

上欲以泌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泌固辞。上曰:"机务之烦,不得晨夕相见,诚不若且居密近,何必署敕然后为宰相邪!"后因端午,王、公、妃、主各献服玩,上谓泌曰:"先生何独无所献?"对曰:"臣居禁中,自巾至履皆陛下所赐,所余惟一身耳,何以为献!"上曰:"朕所求正在此耳。"泌曰:"臣身非陛下有,谁则有之?"上曰:"先帝欲以宰相屈卿而不能得,自今既献其身,当惟朕所为,不为卿有矣!"泌曰:"陛下欲使臣何为?"上曰:"朕欲卿食酒肉,有室家,受禄位,为俗人。"泌泣曰:"臣绝粒二十余年,陛下何必使臣隳其志乎!"上曰:"泣复何益!卿在九重之中,欲何之?"乃命中使为泌葬二亲,又为泌娶卢氏女为妻,资费皆出县官。赐第於光福坊,令泌数日宿第中,数日宿蓬莱院。

上与泌语及齐王倓,欲厚加褒赠,泌请用岐、薛故事赠太子,上泣曰:"吾弟首建灵武之议,成中兴之业,岐、薛岂有此功乎!竭诚忠孝,乃为谗人所害。冥使尚存,朕必以为太弟。今当崇以帝号,成吾夙志。"乙卯制,追谥倓曰承天皇帝;庚申,葬顺陵。

10 崔旰之入朝也,以弟宽为留后,泸州刺史杨子琳帅精骑数千乘虚突入成都;朝廷闻之,加旰检校工部尚书,赐名宁,遣还镇。

11 六月,壬辰,幽州兵马使朱希彩、经略副使昌平朱泚、泚弟滔共杀节度使李怀仙,希彩自称留后。闰月,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遣将将兵讨希彩,为希彩所败;朝廷不得已宥之。庚申,以王缙领卢龙节度使;丁卯,以希彩领幽州留后。

12 崔宽与杨子琳战,数不利,秋,七月,崔宁妾任氏出家财数十万,募兵得数千人,帅以击子琳,破之;子琳走。

13 乙亥,王缙如幽州,朱希彩盛兵严备以逆之。缙晏然而行,希彩迎谒甚恭。缙度终不可制,劳军,旬余日而还。

14 回纥可敦卒,庚辰,以右散骑常侍萧昕为吊祭使。回纥庭诘昕曰:"我於唐有大功,唐柰何失信,市我马,不时归其直?"昕曰:"回纥之功,唐已报之矣。仆固怀恩之叛,回纥助之,与吐蕃连兵入寇,逼我郊畿。及怀恩死,吐蕃走,然后回纥惧而请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纵之。不然,匹马不归矣。乃回纥负约,岂唐失信邪!"回纥惭,

厚礼而归之。

15 丙戌，内出盂兰盆赐章敬寺。设七庙神座，书尊号於幡上，百官迎谒於光顺门。自是岁以为常。

16 八月，壬戌，吐蕃十万众寇灵武。丁卯，吐蕃尚赞摩二万众寇邠州，京师戒严；邠宁节度使马璘击破之。

17 庚午，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辛云京薨，以王缙领河东节度使，余如故。

18 九月，壬申，命郭子仪将兵五万屯奉天以备吐蕃。

19 丁丑，济王环薨。

20 壬午，朔方骑将白元光击吐蕃，破之。壬辰，元光又破吐蕃二万众於灵武。凤翔节度使李抱玉使右军都将临洮李晟将兵五千击吐蕃，晟曰："以力则五千不足用；以谋则太多。"乃将千人出大震关；至临洮，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积聚，虏堡帅慕容谷种而还。吐蕃闻之，释灵州之围而去。戊戌，京师解严。

21 颍州刺史李岵以事忤滑亳节度使令狐彰，彰使节度判官姚奭按行颍州，因代岵领州事，且曰："岵不受代，即杀之。"岵知之，因激怒将士，使杀奭，与奭同死者百余人。岵走依河南节度使田神功於汴州。冬，十月，乙巳，彰表言其状，岵亦上表自理。上命给事中贺若察往按之。

22 丁卯，郭子仪自奉天入朝。

23 十一月，丁亥，以幽州留后朱希彩为节度使。

24 郭子仪还河中。元载以吐蕃连岁入寇，马璘以四镇兵屯邠宁，力不能拒，而郭子仪以朔方重兵镇河中，深居腹中无事之地，乃与子仪及诸将议，徙璘镇泾州，而使子仪以朔方兵镇邠州，曰："若以边土荒残，军费不给，则以内地租税及运金帛以助之。"诸将皆以为然。十二月，己酉，徙马璘为泾原节度使，以邠、宁、庆三州隶朔方。璘先往城泾州，以都虞候段秀实知璘州留后。

初，四镇、北庭兵远赴中原之难，久羁旅，数迁徙，四镇历汴、虢、凤翔，北庭历怀、绛、鄜然后至邠，颇积劳弊。及徙泾州，众皆怨诽。刀斧兵马使王童之谋作乱，期以辛酉旦警严而发。前夕，有告之者；秀实阳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节，令每更来白，辄延之数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发，秀实欲讨之而乱迹未露，恐军中疑其冤。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马坊草，因救火谋作乱。"中夕，火果起，秀实命军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严守要害。童之白请救火，不许。及旦，捕童之及其党八人，皆斩之。下令曰："后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泾。

25 癸亥，西川破吐蕃万余众。

26 平卢行军司马许杲将卒三千人驻濠州不去，有窥淮南意，淮南节度使崔圆令副使元城张万福摄濠州刺史；杲闻，即提卒去，止当涂。是岁，上召万福，以为和州刺史、行营防御使，讨杲。万福至州，杲惧，移军上元，又北至楚州大掠，淮南节度使韦元甫命万福追讨之；未至淮阴，杲为其将康自劝所逐。自劝拥兵继掠，循淮而东，万福倍道追而杀之，免者什二三。元甫将厚赏将士，万福曰："官健常虚费衣粮，无所事。今方立小功，不足过赏，请用三分之一。"

四年（己酉、769）

1 春，正月，丙子，郭子仪入朝，鱼朝恩邀之游章敬寺。元载恐其相结，密使子仪军吏告子仪曰："朝恩谋不利於公。"子仪不听。吏亦告诸将，将士请衷甲以从者三百人。子仪曰："我，国之大臣，彼无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来，汝曹欲何为！"乃从家僮数人而往。朝恩迎之，惊其从者之约。子仪以所闻告，且曰："恐烦公经营耳。"朝恩抚膺捧手流涕曰："非公长者，能无疑乎！"

2 壬午，流李岵於夷州。

3 乙酉，郭子仪还河中。

4 辛卯，赐李岵死。

5 二月，壬寅，以京兆之好畤、凤翔之麟游、普润隶神策军，从鱼朝恩之请也。

6 杨子琳既败还泸州，招聚亡命，得数千人，沿江东下，声言入朝；涪州守捉使王守仙伏兵黄草峡，子琳悉擒之，击守仙於忠州，守仙仅以身免。子琳遂杀夔州别驾张忠，据其城。荆南节度使卫伯玉欲结以为援，以夔州许之，为之请於朝。阳曲人刘昌裔说子琳遣使诣阙请罪，子琳从之。乙巳，以子琳为峡州团练使。

7 初，仆固怀恩死，上怜其有功，置其女宫中，养以为女。回纥请以为可敦，夏，五月，辛卯，册为崇徽公主，嫁回纥可汗。壬辰，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虞乡董晋为判官。六月，丁酉，公主辞行，至回纥牙帐。回纥来言曰："唐约我为市，马既入，而归我贿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惧，不敢对，视晋，晋曰："吾非无马而与尔为市，为尔赐不既多乎！尔之马岁至，吾数皮而归资。边吏请致诘也，天子念尔有劳，故下诏禁侵犯。诸戎畏

我大国之尔与也，莫敢校焉。尔之父子宁而畜马蕃者，非我谁使之！”於是其众皆环晋拜。既又相帅南面序拜，皆举两手曰：“不敢有意大国。”

8 戊申，王缙表让副元帅、都统、行营使。

9 辛酉，郭子仪自河中迁于邠州，其精兵皆自随，余兵使裨将将之，分守河中、灵州。军士久家河中，颇不乐徙，往往自邠逃归；行军司马严郢领留府，悉捕得，诛其渠帅，众心乃定。

10 秋，九月，吐蕃寇灵州；丁丑，朔方留后常谦光击破之。

11 河东兵马使王无纵、张奉璋等恃功骄蹇，以王缙书生，易之，多违约束。缙受诏发兵诣盐州防秋，遣无纵、奉璋将步骑三千赴之。奉璋逗遛不进，无纵托他事擅入太原城；缙悉擒斩之，并其党七人，诸将悍戾者殆尽，军府始安。

12 冬，十月，常谦光奏吐蕃寇鸣沙，首尾四十里。郭子仪遣兵马使浑瑊将锐兵五千救灵州，子仪自将进至庆州，闻吐蕃退，乃还。

13 黄门侍郎、同平章事杜鸿渐以疾辞位，壬申，许之；乙亥，薨。鸿渐病甚，令僧削发，遗令为塔以葬。

14 丙子，以左仆射裴冕同平章事。初，元载为新平尉，冕尝荐之，故载举以为相，亦利其老病易制。受命之际，蹈舞仆地，载趋而扶之，代为谢词。十二月，戊戌，冕薨。

五年(庚戌、770)

1 春，正月，己巳，羌酋白对蓬等各帅部落内属。

2 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左监门卫大将军兼神策军使、内侍监鱼朝恩，专典禁兵，宠任无比，上常与议军国事，势倾朝野。朝恩好於广座恣谈时政，陵侮宰相，元载虽强辩，亦拱默不敢应。

神策都虞候刘希暹，都知兵马使王驾鹤，皆有宠於朝恩；希暹说朝恩於北军置狱，使坊市恶少年罗告富室，诬以罪恶，捕击地牢，讯掠取服，籍没其家赀入军，并分赏告捕者；地在禁密，人莫敢言。朝恩每奏事，以必允为期；朝廷政事有不豫者，辄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闻之，由是不怿。

朝恩养子令徽尚幼，为内给使，衣绿，与同列忿争，归告朝恩。朝恩明日见上曰：“臣子官卑，为侪辈所陵，乞赐之紫衣。”上未应，有司已执紫衣於前，令徽服之，拜谢。上强笑曰：“儿服紫，大宜称。”心愈不平。

元载测知上指，乘间奏朝恩专恣不轨，请除之；上亦知天下共怨怒，遂令载为方略。朝恩每入殿，常使射生将周皓将百人自卫，又使其党陕州节度使皇甫温握兵於外以为援；载皆以重赂结之，故朝恩阴谋密语，上一一闻之，而朝恩不之觉也。

辛卯，载为上谋，徙李抱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以温为凤翔节度使，外重其权，实内温以自助也。载又请割鄜、虢、宝鸡、鄠、盩厔隶抱玉，兴平、武功、天兴、扶风隶神策军，朝恩喜於得地，殊不以载为虞，骄横如故。

3 壬辰，加河南尹张延赏为东京留守；罢河南等道副元帅，以其兵属留守。延赏，嘉贞之子也。

4 二月，戊戌，李抱玉徙镇盩厔，军士愤怒，大掠凤翔坊市，数日乃定。

5 刘希暹颇觉上意异，以告鱼朝恩，朝恩始疑惧。然上每见之，恩礼益隆，朝恩亦以此自安。皇甫温至京师，元载留之未遣，因与温及周皓密谋诛朝恩。既定计，载白上。上曰：“善图之，勿反受祸！”

三月，癸酉，寒食，上置酒宴贵近於禁中，载守中书省。宴罢，朝恩将还营，上留之议事，因责其异图。朝恩自辩，语颇悖慢，皓与左右擒而缢杀之，外无知者。上下诏，罢朝恩观军容等使，内侍监如故。诈云“朝恩受诏乃自缢”，以尸还其家，赐钱六百万以葬。

丁丑，加刘希暹、王驾鹤御史中丞，以慰安北军之心。丙戌，赦京畿系囚，命尽释朝恩党与，且曰：“北军将士，皆朕爪牙，并宜仍旧。朕今亲御禁旅，勿有忧惧。”

6 己丑，罢度支使及关内等道转运、常平、盐铁使，其度支事委宰相领之。

7 敕皇甫温还镇于陕。

8 元载既诛鱼朝恩，上宠任益厚，载遂志气骄溢；每众中大言，自谓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权舞智，政以贿成，僭侈无度。吏部侍郎杨绾，典选平允，性介直，不附载；岭南节度使徐浩，贪而佞，倾南方珍货以赂载。载以绾为国子祭酒，引浩代之。浩，越州人也。载有丈人自宣州来，从载求官，载度其人不足任事，但赠河北一书而遣之。丈人不悦，行至幽州，私发书视之，书无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大怒，不得已试谒院僚，判官闻有载书，大惊，立白节度使，遣太校以箱受书，馆之上舍，留宴数日，辞去，赠绢千匹。其威权动人如此。

9 夏，四月，庚子，湖南兵马使臧玠杀观察使崔瀚；澧州刺史杨子琳起兵讨之，取赂而还。

10 泾原节度使马璘屡诉本镇荒残，无以赡军，上讽李抱玉以郑、颍二州让之；乙巳，以璘兼郑颍节度使。

11 庚申，王缙自太原入朝。

12 癸未，以左羽林大将军辛京杲为湖南观察使。

13 荆南节度使卫伯玉遭母丧，六月，戊戌，以殿中监王昂代之。伯玉讽大将杨钵等拒昂留己；甲寅，诏起复伯玉镇荆南如故。

14 秋，七月，京畿饥，米斗千钱。

15 刘希暹内常自疑，有不逊语，王驾鹤以闻。九月，辛未，赐希暹死。

16 吐蕃寇永寿。

17 冬，十一月，郭子仪入朝。

18 上悉知元载所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终，因独见，深戒之；载犹不悛，上由是稍恶之。

载以李泌有宠於上，忌之，言“泌常与亲故宴於北军，与鱼朝恩亲善，宜知其谋。”上曰：“北军，泌之故吏也，故朕使之就见亲故。朝恩之诛，泌亦预谋，卿勿以为疑。”载与其党攻之不已；会江西观察使魏少游求参佐，上谓泌曰：“元载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游所。俟朕决意除载，当有信报卿，可束装来。”乃以泌为江西判官，且属少游使善待之。

六年（辛亥、771）

1 春，二月，壬寅，河西、陇右、山南西道副元帅兼泽潞、山南西道节度使李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当自训练。今自河、陇达於扶、文，绵亘二千余里，抚御至难。若吐蕃道岷、陇俱下，臣保固洮、陇则不救梁、岷，进兵扶、文则寇逼关辅，首尾不赡，进退无从。愿更择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专备陇坻。”诏许之。

2 郭子仪还邠州。

3 岭南蛮酋梁崇牵自称平南十道大都统，据容州，与西原蛮张侯、夏永等连兵攻陷城邑，前容管经略使元结等皆寄治苍梧。经略使王翃至藤州，以私财募兵，不数月，斩贼帅欧阳珪，驰诣广州，见节度使李勉，请兵以复容州；勉以为难，翃曰：“大夫如未暇出兵，但乞移牒诸州，扬言出千兵为援，冀藉声势，亦可成功。”勉从之。翃乃与义州刺史阵仁璀、藤州刺史李晓庭等结盟讨贼。翃募得三千余人，破贼数万众；攻容州，拔之，擒梁崇牵，前后大小百余战，尽复容州故地。分命诸将袭西原蛮，复郁林等诸州。

先是，番禺贼帅冯崇道，桂州叛将朱济时，皆据险为乱，陷十余州，官军讨之，连年不克；李勉遣其将李观与翃并力攻讨，悉斩之，三月，五岭皆平。

4 河北旱，米斗千钱。

5 夏，四月，己未，澧州刺史杨子琳入朝，上优接之，赐名猷。

6 庚申，以典内董秀为内常侍。

7 吐蕃请和；庚辰，遣兼御史大夫吴损使于吐蕃。

8 成都司录李少良上书言元载奸赃阴事，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语告友人韦颂，殿中侍御史陆珽以告载，载奏之。上怒，下少良、颂、珽御史台狱。御史奏少良、颂、珽凶险比周，离间君臣，五月，戊申，敕付京兆，皆杖死。

9 秋，七月，丙午，元载奏，凡别敕除文、武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无得检勘，从之。时载所奏拟多不遵法度，恐为有司所驳故也。

10 八月，丁卯，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将兵二千屯奉天防秋。

11 上益厌元载所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为腹心，渐收载权。丙子，内出制书，以浙西观察使李栖筠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载由是稍绌。

12 九月，吐蕃下青石岭，军于那城；郭子仪使人谕之，明日，引退。

13 是岁，以尚书右丞韩滉为户部侍郎、判度支。自兵兴以来，所在赋敛无度，仓库出入无法，国用虚耗。滉为人廉勤，精於簿领，作赋敛出入之法，御下严急，吏不敢欺；亦值连岁丰穰，边境无寇，自是仓库蓄积始充。滉，休之子也。

七年（壬子、772）

1 春，正月，甲辰，回纥使者擅出鸿胪寺，掠人之女；所司禁之，殴击所司，以三百骑犯金光、朱雀门。是日，宫门皆闭，上遣中使刘清潭谕之，乃止。

2 三月,郭子仪入朝;丙午,还邠州。

3 夏,四月,吐蕃五千骑至灵州,寻退。

4 五月,乙未,赦天下。

5 秋,七月,癸巳,回纥又擅出鸿胪寺,逐长安令邵说至含光门街,夺其马;说乘他马而去,弗敢争。

6 卢龙节度使朱希彩既得位,悖慢朝廷,残虐将卒;孔目官李怀瑗因众怒,伺间杀之。众未知所从;经略副使朱泚营於城北,其弟滔将牙内兵,潜使百余人於众中大言曰:"节度使非朱副使不可。"众皆从之。泚遂权知留后,遣使言状。冬,十月,辛未,以泚为检校左常侍、幽州·卢龙节度使。

7 十二月,辛未,置永平军於滑州。

八年(癸丑、773)

1 春,正月,昭义节度使、相州刺史薛嵩薨。子平,年十二,将士胁以为帅,平伪许之;既而让其叔父崿,夜奉父丧,逃归乡里。壬午,制以崿知留后。

2 二月,壬申,永平节度使令狐彰薨。彰承滑、亳离乱之后,治军劝农,府廪充实。时藩镇率皆跋扈,独彰贡赋未尝阙;岁遣兵三千诣京西防秋,自资粮食,道路供馈皆不受,所过秋豪不犯。疾亟,召掌书记高阳齐映,与谋后事,映劝彰请代人,遣子归私第;彰从之,遣表称:"昔鱼朝恩破史朝义,欲掠滑州,臣不听,由是有隙。及朝恩诛,值臣寝疾,以是未得入朝,生死愧负。臣今必不起,仓库畜牧,先已封籍,军中将士,州县官吏,按堵待命。伏见吏部尚书刘晏、工部尚书李勉可委大事,愿速以代臣。臣男建等,今勒归东都私第。"彰薨,将士欲立建,建誓死不从,举家西归。三月,丙子,以李勉为永平节度使。

3 吏部侍郎徐浩、薛邕,皆元载、王缙之党;浩妾弟侯莫陈怤为美原尉,浩属京兆尹杜济虚以知驿奏优,又属邕拟长安尉。怤参台,御史大夫李栖筠劾奏其状,敕礼部侍郎万年于邵等按之。邵奏邕罪在赦前,应原除,上怒。夏,五月,乙酉,贬浩明州别驾,邕歙州刺史;丙戌,贬济杭州刺史,邵桂州长史,朝廷稍肃。

4 辛卯,郑王邈薨,赠昭靖太子。

5 回纥自乾元以来,岁求和市,每一马易四十缣,动至数万匹,马皆驽瘠无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尽其数,回纥待遣、继至者常不绝於鸿胪。至是,上欲悦其意,命尽市之。秋,七月,辛丑。回纥辞归,载赐遗及马价,共用车千余乘。

6 八月,己未,吐蕃六万骑寇灵武,践秋稼而去。

7 辛未,幽州节度使朱泚遣弟滔将五千精骑诣泾州防秋。自安禄山反,幽州兵未常为用,滔至,上大喜,劳赐甚厚。

8 壬申,回纥复遣使者赤心以马万匹来求互市。

9 九月,壬午,循州刺史哥舒晃杀岭南节度使吕崇贲,据岭南反。

10 癸未,晋州男子郇模,以麻辫发,持竹筐苇席,哭於东市。人问其故,对曰:"愿献三十字,一字为一事;若言无所取,请以席裹尸,贮筐中,弃於野。"京兆以闻。上召见,赐新衣,馆於客省。其言"团"者,请罢诸州团练使也;"监"者,请罢诸道监军使也。

11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安、史父子立祠堂,谓之四圣,且求为相;上令内侍孙知古因奉使讽令毁之。冬,十月,甲辰,加承嗣同平章事以褒之。

12 灵州破吐蕃万余众。吐蕃众十万寇泾、邠,郭子仪遣朔方兵马使浑瑊将步骑五千拒之。庚申,战于宜禄。瑊登黄茨原望虏,命据险布拒马以备其驰突。宿将史抗、温儒雅等意轻瑊,不用其命;瑊召使击虏,则已醉矣;见拒马,曰:"野战,乌用此为!"命撤之。叱骑兵冲虞阵,不能入而返;虏蹑而乘之,官军大败,士卒死才者什七八,居民为吐蕃所掠千余人。

甲子,马璘与吐蕃战于盐仓,又败。璘为虏所隔,逮暮未还,泾原兵马使焦令谌等与败卒争门而入。或劝行军司马段秀实乘城拒守,秀实曰:"大帅未知所在,当前击虏,岂得苟自全乎!"召令谌等让之曰:"军法,失大将,麾下皆死。诸君忘其死邪!"令谌等惶惧拜请命。秀实乃发城中兵未战者悉出,阵于东原,且收散兵,为将力战状。吐蕃畏之,稍却。既夜,璘乃得还。

郭子仪召诸将谋曰:"败军之罪在我,不在诸将。然朔方兵精闻天下,今为虏败,何策可以雪耻?"莫对。浑瑊曰:"败军之将,不当复预议。然愿一言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则再见任。"子仪赦其罪,使将兵趣朝那。虏既破官军,欲掠汧、陇。盐州刺史李国臣曰:"虏乘胜必犯郊畿,我掎其后,虏必返顾。"乃引兵趣秦原,鸣鼓而西。虏闻

之，至百城，返，浑瑊邀之於隘，尽复得其所掠；马璘亦出精兵袭虏辎重于潘原，杀数千人，虏遂遁去。

13 乙丑，以江西观察使路嗣恭讨哥舒晃。

14 初，元载尝为西州刺史，知河西、陇右山川形势。是时，吐蕃数为寇，载言於上曰："四镇、北庭既治泾州，无险要可守。陇山高峻，南连秦岭，北抵大河。今国家西境尽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间，当陇山之口，其西皆监牧故地，草肥水美，平凉在其东，独耕一县，可给军食，故垒尚存，吐蕃弃而不居。每岁盛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远，若乘间筑之，二旬可毕。移京西军戍原州，移郭子仪军戍泾州，为之根本，分兵守石门、木峡，渐开陇右，进达安西，据吐蕃腹心，则朝廷可高枕矣。"并图地形献之，密遣人出陇山商度功用。会汴宋节度使田神功入朝，上问之，对曰："行军料敌，宿将所难，陛下柰何用一书生语，欲举国从之乎！"载寻得罪，事遂寝。

15 有司以回纥赤心马多，请市千匹。郭子仪以为如此，逆其意太甚，自请输一岁俸为国市之。上不许。十一月，戊子，命市六千匹。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五

唐纪四十一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下

大历九年（甲寅、774）

1 春，正月，壬寅，田神功薨於京师。

2 澧朗镇遏使杨猷自澧州沿江而下，擅出境至鄂州，诏听入朝。猷遂溯汉江而上，复州、郢州皆闭城自守，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发兵备之。

3 二月，辛未，徐州军乱，刺史梁乘逾城走。

4 谏议大夫吴损使吐蕃，留之累年，竟病死虏中。

5 庚辰，汴宋兵防秋者千五百人，盗库财溃归，田神功薨故也。己丑，以神功弟神玉知汴宋留后。

6 癸巳，郭子仪入朝，上言："朔方，国之北门，中间战士耗散，什才有一。今吐蕃兼河、陇之地，杂羌、浑之众，势强十倍。愿更於诸道各发精卒，成四、五万人，则制胜之道必矣。"

7 三月，戊申，以皇女永乐公主许妻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之子华。上意欲固结其心，而承嗣益骄慢。

8 以澧朗镇遏使杨猷为洮州刺史、陇右节度兵马使。

9 夏，四月，甲申，郭子仪辞还邠州，复为上言边事，至涕泗交流。

10 壬辰，赦天下。

11 五月，丙午，杨猷自澧州入朝。

12 泾原节度使马璘入朝，讽将士为己表求平章事。丙寅，以璘为左仆射。

13 六月，卢龙节度使朱泚遣弟滔奉表请入朝，且请自将步骑五千防秋；上许之，仍为先筑大第於京师以待之。

14 癸未，兴善寺胡僧不空卒，赠开府仪同三司、司空，赐爵肃国公，谥曰大辩正广智不空三藏和尚。

15 京师旱，京兆尹黎干作土龙祈雨，自与巫觋更舞。弥月不雨，又祷於文宣王。上闻之，命撤土龙，减膳节用。秋，七月，戊午，雨。

16 朱泚入朝，至蔚州，有疾，诸将请还，俟间而行。泚曰："死则舆尸而前！"诸将不敢复言。九月，庚子，至京师，士民观者如堵。辛丑，宴泚及将士于延英殿，犒赏之盛，近时未有。

17 壬寅，回纥擅出鸿胪寺，白昼杀人，有司擒之；上释不问。

18 甲辰，命郭子仪、李抱玉、马璘、朱泚分统诸道防秋之兵。

19 冬，十月，壬申，信王瑝薨。乙亥，梁王睿薨。

20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诱昭义将吏使作乱。

十年（乙卯、775）

1 春，正月，丁酉，昭义兵马使裴志清逐留后薛嵩，帅其众归承嗣。承嗣声言救援，引兵袭相州，取之。嵩奔洛

州，上表请入朝，许之。

2 辛丑，郭子仪入朝。

3 壬寅，寿王瑁薨。

4 乙巳，朱泚表请留阙下，以弟滔知幽州、卢龙留后，许之。

5 昭义裨将薛择为相州刺史，薛雄为卫州刺史，薛坚为洺州刺史，皆薛嵩之族也。戊申，上命内侍魏知古如魏州谕田承嗣，使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诏，癸丑，遣大将卢子期取洺州，杨光朝攻卫州。

6 乙卯，西川节度使崔宁奏破吐蕃数万於西山，斩首万级，捕虏数千人。

7 丙辰，诏："诸道兵有逃亡者，非承制敕，无得辄召募。"

8 二月，乙丑，田承嗣诱卫州刺史薛雄，雄不从，使盗杀之，屠其家，尽据相、卫四州之地，自置长吏，掠其精兵良马，悉归魏州；逼魏知古与共巡磁、相二州，使其将士割耳剺面，请承嗣为帅。

9 辛未，立皇子述为睦王，逾为郴王，连为恩王，遘为鄜王，迅为随王，造为忻王，遐为韶王，运为嘉王，遇为端王，遹为循王，通为恭王，达为原王，逸为雅王。

10 丙子，以华州刺史李承昭知昭义留后。

11 河阳三城使常休明，苛刻少恩。其军士防秋者归，休明出城劳之，防秋兵与城内兵合谋攻之，休明奔东都；军士奉兵马使王惟恭为帅，大掠，数日乃定。上命监军冉庭兰慰抚之。

12 三月，甲午，陕州军乱，逐兵马使赵令珍。观察使李国清不能禁，卑辞，遍拜将士，乃得脱去。军士大掠库物。会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入朝，过陕，上命忠臣按之；将士畏忠臣兵威，不敢动。忠臣设棘围，令军士匿名投库物，一日，获万缗，尽以给其从兵为赏。

13 乙巳，薛崿、常休明皆诣阙请罪，上释不问。

14 初，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皆为田承嗣所轻。宝臣弟宝正娶承嗣女，在魏州，与承嗣子维击球，马惊，误触维死；承嗣怒，囚宝正，以告宝臣。宝臣谢教敕不谨，封杖授承嗣，使挞之；承嗣遂杖杀宝正，由是两镇交恶。及承嗣拒命，宝臣、正己皆上表请讨之，上亦欲因其隙讨承嗣。夏，四月，乙未，敕贬承嗣为永州刺史，仍命河东、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阳、泽潞诸道发兵前临魏博，若承嗣尚或稽违，即令进讨；罪止承嗣及其侄悦，自余将士弟侄苟能自拔，一切不问。

时朱滔方恭顺，与宝臣及河东节度使薛兼训攻其北，正己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五月，乙未，承嗣将霍荣国以磁州降。丁未，李正己攻德州，拔之。李忠臣统永平、河阳、怀、泽步骑四万进攻卫州。六月，辛未，田承嗣遣其将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其众降李宝臣。甲戌，承嗣自将围冀州，宝臣使高阳军使张孝忠将精骑四千御之，宝臣大军继至；承嗣烧辎重而遁。孝忠，本奚也。

田承嗣以诸道兵四合，部将多叛而惧，秋，八月，遣使奉表，请束身归朝。

15 辛巳，郭子仪还邠州。子仪尝奏除州县官一人，不报，僚佐相谓曰："以令公勋德，奏一属吏而不从，何宰相之不知体！"子仪闻之，谓僚佐曰："自兵兴以来，方镇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从之；此无他，乃疑之也。今子仪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亲厚之也；诸君可贺矣，又何怪焉！"闻者皆服。

16 己丑，田承嗣遣其将卢子期寇磁州。

17 九月，戊申，回纥白昼刺市人肠出，有司执之，系万年狱；其酋长赤心驰入县狱，斫伤狱吏，劫囚而去。上亦不问。

18 壬子，吐蕃寇临泾，癸丑，寇陇州及普润，大掠人畜而去；百官往往遣家属出城窜匿。丙辰，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奏破吐蕃於义宁。

19 李宝臣、正己会于枣强，进围贝州，田承嗣出兵救之。两军各飨士卒，成德赏厚，平卢赏薄；既罢，平卢士卒有怨言，正己恐其为变，引兵退，宝臣亦退。李忠臣闻之，释卫州，南渡河，屯阳武。宝臣与朱滔攻沧州，承嗣从父弟庭玠守之；宝臣不能克。

20 吐蕃寇泾州，泾原节度使马璘破之於百里城。戊午，命卢龙节度使朱泚出镇奉天行营。

21 冬，十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22 卢子期攻磁州，李宝臣与昭义留后李承昭共救之，大破子期于清水，擒子期送京师；斩之。河南诸将又大破田悦於陈留；田承嗣惧。

初，李正己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至是，礼而遣之，遣使尽籍境内户口、甲兵、谷帛之数以与之，曰："承嗣今

年八十有六，溘死无日，诸子不肖，悦亦孱弱，凡今日所有，为公守耳，岂足以辱公之师旅乎！”立使者於庭，南向，拜而授书；又图正己之像，焚香事之。正己悦，遂按兵不进。於是河南诸道兵皆不敢进。承嗣既无南顾之虞，得专意北方。

上喜李宝臣之功，遣中使马承倩赍诏劳之；将还，宝臣诣其馆，遗之百缣，承倩诟詈，掷出道中，宝臣惭其左右。兵马使王武俊说宝臣曰：“今公在军中新立功，竖子尚尔，况寇平之后，以一幅诏书召归阙下，一匹夫耳，不如释承嗣以为己资。”宝臣遂有玩寇之志。

承嗣知范阳宝臣乡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作谶云：“二帝同功势万全，将田为侣入幽燕，”密令瘗宝臣境内，使望气者言彼有王气，宝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说之曰：“公与朱滔共取沧州，得之，则地归国，非公所有。公能舍承嗣之罪，请以沧州归公，仍愿从公取范阳以自效。公以精骑前驱，承嗣以步卒继之，蔑不克矣。”宝臣喜，谓事合符谶，遂与承嗣通谋，密图范阳，承嗣亦陈兵境上。

宝臣谓滔使者曰：“闻朱公仪貌如神，愿得画像观之。”滔与之。宝臣置於射堂，与诸将共观之，曰：“真神人也！”滔军於瓦桥，宝臣选精骑二千，通夜驰三百里袭之，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时两军方睦，滔不虞有变，狼狈出战而败，会衣他服得免。宝臣欲乘胜取范阳，滔使雄武军使昌平刘怦守留府。宝臣知有备，不敢进。

承嗣闻幽、恒兵交，即引军南还，使谓宝臣曰：“河内有警，不暇从公，石上谶文，吾戏为之耳！”宝臣惭怒而退。宝臣既与朱滔有隙，以张孝忠为易州刺史，使将精骑七千以备之。

23 丙寅，贵妃独孤氏薨，丁卯，追谥贞懿皇后。

24 十一月，丁酉，田承嗣将吴希光以瀛州降。

25 岭南节度使路嗣恭擒流人孟瑶、敬冕为将，讨哥舒晃。瑶以大军当其冲，冕自间道轻入，丁未，克广州，斩哥舒晃及其党万余人。

嗣恭之讨晃也，容管经略使王翊遣将将兵助之；西原贼帅覃问乘虚袭容州，翊伏兵击擒之。

26 十二月，回纥千骑寇夏州，州将梁荣宗破之於乌水。郭子仪遣兵三千救夏州，回纥遁去。

27 元载、王缙奏魏州盐贵，请禁盐入其境以困之。上不许，曰：“承嗣负朕，百姓何罪！”

28 田承嗣请入朝，李正己屡为之上表，乞许其自新。

十一年(丙辰、776)

1 春，正月，壬辰，遣谏议大夫杜亚使魏州宣慰。

2 辛亥，西川节度使崔宁奏破吐蕃四节度及突厥、吐谷浑、氐、羌群蛮众二十余万，斩首万余级。

3 二月，庚辰，田承嗣复遣使上表，请入朝。上乃下诏，赦承嗣罪，复其官爵，听与家属入朝，其所部拒朝命者，一切不问。

4 辛巳，增朔方五城戍兵，以备回纥。

5 三月，戊子，河阳军乱，逐监军冉庭兰出城，大掠三日。庭兰成备而入，诛乱者数十人，乃定。

6 五月，汴宋留后田神玉卒。都虞候李灵曜杀兵马使、濮州刺史孟鉴，北结田承嗣为援。癸巳，以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宋等八州留后。乙未，以灵曜为濮州刺史，灵曜不受诏。六月，戊午，以灵曜为汴宋留后，遣使宣慰。

7 秋，九月，田承嗣遣兵寇滑州，败李勉。

8 吐蕃寇石门，入长泽川。

9 八月，丙寅，加卢龙节度使朱泚同平章事。

10 李灵曜既为留后，益骄慢，悉以其党为管内八州刺史、县令，欲效河北诸镇。甲申，诏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永平节度使李勉、河阳三城使马燧讨之。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皆进兵击灵曜。

汴宋兵马使、摄节度副使李僧惠，灵曜之谋主也。宋州牙门将刘昌遣僧神表潜说僧惠；僧惠召问计，昌为之泣陈逆顺。僧惠乃与汴宋牙将高凭、石隐金遣神表奉表诣京师，请讨灵曜。九月，壬戌，以僧惠为宋州刺史，凭为曹州刺史，隐金为郓州刺史。

乙丑，李忠臣、马燧军于郑州，灵曜引兵逆战；两军不意其至，退军荥泽，淮西军士溃去者什五六。郑州士民皆惊，走入东都。忠臣将归淮西，燧固执不可，曰：“以顺讨逆，何忧不克，奈何自弃功名！”坚壁不动。忠臣闻之，稍收散卒，数日皆集，军势复振。

戊辰，李正己奏克郓、濮二州。壬申，李僧惠败灵曜兵于雍丘。冬，十月，李忠臣、马燧进击灵曜，忠臣行汴南，燧行汴北，屡破灵曜兵；壬寅，与陈少游前军合，与灵曜大战於汴州城西，灵曜败，入城固守。癸卯，忠臣等围之。

田承嗣遣田悦将兵救灵曜，败永平、淄青兵於匡城，乘胜进军汴州，营於城北数里。丙午，忠臣遣裨将李重倩将轻骑数百夜入其营，纵横贯穿，斩数十人而还，营中大骇；忠臣、燧因以大军乘之，鼓噪而入，悦众不战而溃。悦脱身北走，将士死者相枕藉，不可胜数。灵曜闻之，开门夜遁，汴州平。重倩，本奚也。丁未，灵曜至韦城，永平将杜如江擒之。

燧知忠臣暴戾，以己功让之，不入汴城，引军西屯板桥。忠臣入城，果专其功；宋州刺史李僧惠与之争功，忠臣因会击杀之；又欲杀刘昌，昌遁逃得免。

甲寅，李勉械送李灵曜至京师；斩之。

11 十二月，丁亥，李正己、李宝臣并加同平章事。

12 泾原节度使马璘疾亟，以行军司马段秀实知节度事，付以后事。秀实严兵以备非常，丙申，璘薨，军中奔哭者数千人，喧咽门屏，秀实悉不听入。命押牙马頔治丧事於内，李汉惠接宾客於外，妻妾子孙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将佐位於前，牙士卒哭於营伍，百姓各守其家。有离立偶语於衢路，辄执而囚之；非护丧从行者无得远送。致祭拜哭，皆有仪节，送丧近远，皆有定处，违者以军法从事。都虞候史廷干、兵马使崔珍、十将张景华谋因丧作乱，秀实知之，奏廷干入宿卫，徙珍屯灵台，补景华外职，不戮一人，军府晏然。

璘家富有无算，治第京师，甲於勋贵，中堂费二十万缗，他室所减无几，其子孙无行，家赀寻尽。

13 戊戌，昭义节度使李承昭表称疾笃；以泽潞行军司马李抱真兼知磁、邢两州留后。

14 庚戌，加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同平章事，仍领汴州刺史，治汴州。

十二年(丁巳、777)

1 春，三月，乙卯，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凤翔·怀泽潞·秦陇节度使李抱玉薨，弟抱真仍领怀泽潞留后。

2 癸亥，以河东行军司马鲍防为河东节度使。防，襄州人也。

3 田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灵曜，上复命讨之。承嗣乃复上表谢罪。上亦无如之何，庚午，悉复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

4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元载专横，黄门侍郎、同平章事王缙附之，二人俱贪。载妻王氏及子伯和、仲武，缙弟、妹及尼出入者，争纳贿赂。又以政事委群吏，士之求进者，不结其子弟及主书卓英倩等，无由自达。上含容累年，载、缙不悛。

上欲诛之，恐左右漏泄，无可与言者，独与左金吾大将军吴凑谋之。凑，上之舅也。会有告载、缙夜醮图为不轨者，庚辰，上御延英殿，命凑收载、缙於政事堂，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系狱。命吏部尚书刘晏与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鞫之，问端皆出禁中，仍遣中使诘以阴事，载、缙皆伏罪。是日，先杖杀左卫将军、知内侍省事董秀於禁中，乃赐载自尽於万年县。载请主者："愿得快死！"主者曰："相公须受少污辱，勿怪！"乃脱秽袜塞其口而杀之。王缙初亦赐自尽，刘晏谓李涵等曰："故事，重刑覆奏，况大臣乎！且法有首从，宜更禀进止。"涵等从之。上乃贬缙括州刺史。载妻王氏，忠嗣之女也，及子伯和、仲武、季能皆伏诛。有司籍载家财，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称是。

5 夏，四月，壬午，以太常卿杨绾为中书侍郎，礼部侍郎常衮为门下侍郎，并同平章事。绾性清俭简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贺。郭子仪方宴客，闻之，减坐中声乐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驺从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骑。中丞崔宽，第舍宏侈，亟毁撤之。

6 癸未，贬吏部侍郎杨炎、谏议大夫韩洄、包佶、起居舍人韩会等，皆载党也。炎，凤翔人。载常引有文学才望者一人亲厚之，异日欲以代己，故炎及於贬。洄，滉之弟。会，南阳人也。上初欲尽诛炎等，吴凑谏救百端，始贬官。

7 丁酉，吐蕃寇黎、雅州；西川节度使崔宁击破之。

8 元载以仕进者多乐京师，恶其逼己，乃制俸禄，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给，常从外官乞贷。杨绾、常衮奏京官俸太薄；己酉，诏加京官俸，岁约十五万六千余缗。

五月，辛亥，诏自都团练使外，悉罢诸州团练守捉使。又令诸使非军事要急，无得擅召刺史及停其职务，差人权摄。又定诸州兵，皆有常数，其召募给家粮、春冬衣者，谓之"官健"；差点土人，春夏归农、秋冬追集、给身粮酱菜者，谓之"团结"。自兵兴以来，州县官俸给不一，重以元载、王缙随情徇私，刺史月给或至千缗、或数十缗，至是，始定节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禄，掊多益寡，上不有叙，法制粗立。

9 庚午，上遣中使发元载祖父墓，斫棺弃尸，毁其家庙，焚其木主。戊寅，卓英倩等皆杖死。英倩之用事也，弟凝英璘横於乡里。及英倩下狱，英璘遂据险作乱；上发禁兵讨之，乙巳，金州刺史孙道平击擒之。

10 上方倚杨绾，使厘革弊政，会绾有疾，秋，七月，己巳，薨。上痛悼之甚，谓群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夺朕杨绾之速！"

11 八月，癸未，赐东川节度使鲜于叔明姓李氏。

12 元载、王缙之为相也，上日赐以内厨御馔，可食十人，遂为故事。癸卯，常衮与朱泚上言："餐钱已多，乞停赐馔。"许之。衮又欲辞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时人讥衮，以为："朝廷厚禄，所以养贤，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

臣光曰：君子耻食浮於人；衮之辞禄，廉耻存焉，与夫固位贪禄者，不犹愈乎！诗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如衮者，亦未可以深讥也。

13 杨绾、常衮荐湖州刺史颜真卿，上即日召还；甲辰，以为刑部尚书。绾、衮又荐淮南判官汲人关播，擢为都官员外郎。

14 九月，辛酉，以四镇、北庭行营兼泾原、郑颍节度副使段秀实为节度使。秀实军令简约，有威惠，奉身清俭，室无姬妾，非公会，未尝饮酒听乐。

15 吐蕃八万众军於原州北长泽监，己巳，破方渠，入拔谷；郭子仪使裨将李怀光救之，吐蕃退。庚午，吐蕃寇坊州。

16 冬，十月，乙酉，西川节度使崔宁奏大破吐蕃於望汉城。

17 先是，秋霖，河中府池盐多败。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滉恐盐户减税，丁亥，奏雨虽多，不害盐，仍有瑞盐生。上疑其不然，遣谏议大夫义兴蒋镇往视之。

18 吐蕃寇盐、夏州，又寇长武；郭子仪遣将拒却之。

19 以永平军押牙匡城刘洽为宋州刺史。仍以宋、泗二州隶永平军。

20 京兆尹黎干奏秋霖损稼，韩滉奏干不实；上命御史按视，丁未，还奏，"所损凡三万余顷。"渭南令刘澡阿附度支，称县境苗独不损；御史赵计奏与澡同。上曰："霖雨溥博，岂得渭南独无！"更命御史朱敖视之，损三千余顷。上叹息久之，曰："县令，字人之官，不损犹应言损，乃不仁如是乎！"贬澡南浦尉，计沣州司户，而不问滉。

21 十一月，壬子，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恭奏破吐蕃万余众於岷州。

22 丙辰，蒋镇还，奏言"瑞盐实如韩滉所言"，仍上表贺，请宣付史臣，锡以嘉名。上从之，赐号宝应灵应池。时人丑之。

23 十二月，丙戌，朱泚自泾州还京师。

24 丁亥，崔宁奏破吐蕃十余万众，斩首八千余级。

25 庚子，以朱泚兼陇右节度使，知河西、泽潞行营。

26 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灵曜之乱，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为己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兖、郓五州，因自青州徙治郓州，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纳守青州。正己用刑严峻，所在不敢偶语；然法令齐一，赋均而轻，拥兵十万，雄据东方，邻藩皆畏之。是时田承嗣据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李宝臣据恒、易、赵、定、深、冀、沧七州，各拥众五万；梁崇义据襄、邓、均、房、复、郢六州，有众二万；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上宽仁，一听其所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辄有怨言，以为猜贰，常为之罢役；而自於境内筑垒、缮兵无虚日。以是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

十三年（戊午、778）

1 春，正月，辛酉，敕毁白渠支流碾硙以溉田。升平公主有二硙，入见於上，请存之。上曰："吾欲以利苍生，汝识吾意，当为众先。"公主即日毁之。

2 戊辰，回纥寇太原，河东押牙泗水李自良曰："回纥精锐远来求斗，难与争锋；不如筑二垒於归路，以兵戍之。虏至，坚壁勿与战，彼师老自归，乃出军乘之。二垒抗其前，大军蹙其后，无不擒矣。"。留后鲍防不从，遣大将焦伯瑜等逆战，癸酉，遇虏於阳曲，大败而还，死者万余人。回纥纵兵大掠。二月，代州都督张光晟击破之於羊武谷，乃引去。上变不问回纥入寇之故，待之如初。

3 己亥，吐蕃遣其将马重英帅众四万寇灵州，夺填汉、御史、尚书三渠水口以弊屯田。

4 三月，甲戌，回纥使还，过河中，朔方军士掠其辎重，因大掠坊市。

5 夏，四月，甲辰，吐蕃寇灵州，朔方留后常谦光击破之。

6 六月，戊戌，陇右节度使朱泚献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为瑞；常衮帅百官称贺。中书舍人崔祐甫独不贺，

曰:"物反常为妖。猫捕鼠,乃其职也,今同乳,妖也。何乃贺为!宜戒法吏之不察奸、边吏之不御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祐甫,沔之子也。秋,七月,以祐甫知吏部选事。祐甫数以公事与常衮争,由是恶之。

7 戊午,郭子仪奏以回纥犹在塞上,边人恐惧,请遣邠州刺史浑瑊将兵镇振武军,从之。回纥始去。

8 辛未,吐蕃将马重英二万众寇盐、庆二州,郭子仪遣朔方都虞候李怀光击却之。

9 八月,乙亥,成德节度使李宝臣请复姓张,许之。

10 吐蕃二万众寇银、麟州,略党项杂畜,郭子仪遣李怀光击破之。

11 上悼念贞懿皇后不已,殡於内殿,累年不忍葬;丁酉,始葬于庄陵。

12 九月,庚午,吐蕃万骑下青石岭,逼泾州;诏郭子仪、朱泚与段秀实共却之。

13 冬,十二月,丙戌,以吏部尚书、转运·盐铁等使刘晏为左仆射,知三铨及使职如故。

14 郭子仪入朝,命判官京兆杜黄裳主留务。李怀光阴谋代子仪,矫为诏书,欲诛大将温儒雅等。黄裳察其诈,以诘怀光;怀光流汗服罪。於是诸将之难制者,黄裳矫子仪之命,皆出之於外,军府乃安。

15 以给事中杜亚为江西观察使。

16 上召江西判官李泌入见,语以元载事,曰:"与卿别八年,乃能诛此贼。赖太子发其阴谋,不然,几不见卿。"对曰:"臣昔日固尝言之。陛下知群臣有不善,则去之;含容太过,故至於此。"上曰:"事亦应十全,不可轻发。"上因言:"朕面属卿於路嗣恭,而嗣恭取载意,奏卿为虔州别驾。嗣恭初平岭南,献琉璃盘,径九寸,朕以为至宝。及破载家,得嗣恭所遣载琉璃盘,径尺。俟其至,当与卿议之。"泌曰:"嗣恭为人,小心,善事人,畏权势,精勤吏事而不知大体。昔为县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为载所用,故为之尽力。陛下诚知而用之,彼亦为陛下尽力矣。虔州别驾,臣自欲之,非其罪也。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岂得以一琉璃盘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为兵部尚书。

17 郭子仪以朔方节度副使张昙性刚率,谓其以武人轻己,衔之;孔目官吴曜为子仪所任,因而构之。子仪怒,诬奏昙扇动军众,诛之。掌书记高郢力争之,子仪不听,奏贬郢猗氏丞。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仪悔之,悉荐之於朝,曰:"吴曜误我。"遂逐之。

18 常衮言於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汉宣帝欲用人为公卿,必先试理人,请且以为刺史,使周知人间利病,俟报政而用之。"

十四年(己未、779)

1 春,正月,壬戌,以李泌为澧州刺史。

2 二月,癸未,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薨。有子十一人,以其侄中军兵马使悦为才,使知军事,而诸子佐之。甲申,以悦为魏博留后。

3 淮西节度使李忠臣,贪残好色,将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军政委妹婿节度副使张惠光。惠光挟势暴横,军州苦之。忠臣复以惠光子为牙将,暴横甚於其父。左厢都虞候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为众所服。希烈因众心怨怒,三月,丁未,与大将丁皓等杀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单骑奔京师,上以其有功,使以检校司空、同平章事留京师;以希烈为蔡州刺史、淮西留后。以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增领汴、颍二州,徙镇汴州。

4 辛酉,以容管经略使王翃为河中少尹、知府事。河东副元帅留后部将凌正暴横,翃抑之。正与其徒乘夜作乱,翃知之,故缩漏水数刻以差其期,贼惊,溃走,擒正,诛之,军府乃安。

5 成德节度使张宝臣既请复姓,又不自安,更请赐姓;夏,四月,癸未,复赐姓李。

6 五月,癸卯,上始有疾,辛酉,制皇太子监国。是夕,上崩于紫宸之内殿,遗诏以郭子仪摄冢宰。癸亥,德宗即位,在谅阴中,动遵礼法;尝召韩王迥食,食马齿龵,不设盐、酪。

7 常衮性刚急,为政苛细,不合众心。时群臣朝夕临,衮哭委顿,从吏或扶之。中书舍人崔祐甫指以示众曰:"臣哭君前,有扶礼乎!"衮闻,益恨之。会议群臣丧服,衮以为:"礼,臣为君斩衰三年。汉文权制,犹三十六日。高宗以来,皆遵汉制。及玄宗、肃宗之丧,始服二十七日。今遗诏云,'天下吏人,三日释服。'古者卿大夫从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群臣亦当如之。"祐甫以为:"遗诏,无朝臣、庶人之别。朝野内外,莫非天下,凡百执事,孰非吏人!皆应释服。"相与力争,声色陵厉。衮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变礼,请贬潮州刺史;上以为太重,闰月,壬申,贬祐甫为河南少尹。

初,肃宗之世,天下务殷,宰相常有数人,更直决事,或休沐各归私第,诏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为故事。时郭子仪、朱泚虽以军功为宰相,皆不预朝政,衮独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祐甫。祐甫既贬,二人表言其

非罪，上问："卿向言可贬，今云非罪，何也？"二人对，初不知。上初即位，以衮为欺罔，大骇。甲辰，百官衰绖，序立于月华门，有制，贬衮为潮州刺史，以祐甫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闻者震悚。祐甫至昭应而还。既而群臣丧服竟用衮议。

上时居谅阴，庶政皆委於祐甫，所言无不允。初，至德以后，天下用兵，诸将竞论功赏，故官爵不能无滥。及永泰以来，天下稍平，而元载、王缙秉政，四方以贿求官者相属於门，大者出於载、缙，小者出於卓英倩等，皆如所欲而去。及常衮为相，思革其弊，杜绝侥幸，四方奏请，一切不与；而无所甄别，贤愚同滞。崔祐甫代之，欲收时望，推荐引拔，常无虚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后相矫，终不得其适。上尝谓祐甫曰："人或谤卿，所用多涉亲故，何也？"对曰："臣为陛下选择百官，不敢不详慎。苟平生未之识，何以谙其才行而用之。"上以为然。

臣光曰：臣闻用人者，无亲疏，新故之殊，惟贤、不肖之为察。其人未必贤也，以亲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贤矣，以亲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贤，固非一人所能尽也，若必待素识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遗亦多矣。古之为相者则不然，举之以众，取之以公。众曰贤矣，己虽不知其详，姑用之，待其无功，然后退之，有功则进之；所举得其人则赏之，非其人则罚之。进退赏罚，皆众人所共然也，己不置豪发之私於其间。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遗贤旷官之足病哉！

8 诏罢省四方贡献之不急者，又罢梨园使及乐工三百余人，所留者悉隶太常。

9 郭子仪以司徒、中书令领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关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关内支度·盐池·六城水运大使、押蕃部并营田及河阳道观察等使，权任既重，功名复大，性宽大，政令颇不肃，代宗欲分其权而难之，久不决。甲申，诏尊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增实封满二千户，月给千五百人粮、二百马食，子弟、诸婿迁官者十余人，所领副元帅诸使悉罢之；以其裨将河东、朔方都虞候李怀光为河中尹、邠·宁·庆·晋·绛·慈·隰节度使，以朔方留后兼灵州长史常谦光为灵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远·天德·盐·夏·丰等军州节度使，振武军使浑瑊为单于大都护、东·中二受降城、振武·镇北·绥·银·麟·胜等军州节度使，分领其任。

10 丙戌，诏曰："泽州刺史李鹏上庆云图。朕以时和年丰为嘉祥，以进贤显忠为良瑞，如卿云、灵芝、珍禽、奇兽、怪草、异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无得上献。"内庄宅使上言诸州有官租万四千余斛，上令分给所在充军储。先是，诸国屡献驯象，凡四十有二，上曰："象费豢养而违物性，将安用之！"命纵於荆山之阳，及豹、貙、斗鸡、猎犬之类，悉纵之；又出宫女数百人。於是中外皆悦，淄青军士，至投兵相顾曰："明主出矣，吾属犹反乎！"

11 戊子，以淮西留后李希烈为节度使。

12 辛卯，以河阳镇遏使马燧为河东节度使。河东承百井之败，骑士单弱，燧悉召牧马斯役，得数千人，教之数月，皆为精骑。造甲必为长短三等，称其所衣，以便进趋。又造战车，行则载兵甲，止则为营陈，或塞险以遏奔冲；器械无不精利。居一年，得选兵三万。辟兖州人张建封为判官，署李自良代州刺史，委任之。

13 兵部侍郎黎干，狡险谀佞，与宦官特进刘忠翼相亲善。忠翼本名清潭，恃宠贪纵。二人皆为众所恶。时人或言干、忠翼尝劝代宗立独孤贵妃为皇后，妃子韩王迥为太子。上即位，干密乘舆谐忠翼谋事；事觉，丙申，干、忠翼并除名长流，至蓝田，赐死。

14 以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滉为太常卿，以吏部尚书刘晏判度支。先是晏、滉分掌天下财赋，晏掌江南、山南、江淮、岭南，滉掌关内、河东、剑南，至是，晏始兼之。上素闻滉掊克过甚，故罢其利权，寻出为晋州刺史。

至德初，第五琦始榷盐以佐军用，及刘晏代之，法益精密。初岁入钱六十万缗，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厌苦。大历末，计一岁所入总一千二百万缗，而盐利居其太半。以盐为漕佣，自江、淮至渭桥，率万斛佣七千缗，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择能吏主之，不烦州县而集事。

15 六月，己亥朔，赦天下。

16 西川节度使崔宁、永平节度使李勉并同平章事。

17 诏："天下冤滞，州府不为理，听诣三司使，以中丞、舍人、给事中各一人，日於朝堂受词。推决尚未尽者，听挝登闻鼓。自今无得复奏置寺观及请度僧尼。"於是挝登闻鼓者甚众。右金吾将军裴谞上疏，以为："讼者所争皆细故，若天子一一亲之，则安用吏理乎！"上乃悉归之有司。

18 制："应山陵制度，务从优厚，当竭帑藏以供其费。"刑部员外郎令狐峘上疏谏，其略曰："臣伏读遗诏，务从俭约，若制度优厚，岂顾命之意邪！"上答诏，略曰："非唯中朕之病，抑亦成朕之美，敢不闻义而徙！"峘，德棻之

玄孙也。

19 庚子，立皇子诵为宣王，谟为舒王，谌为通王，谅为虔王，详为肃王。乙巳，立皇弟乃为益王，傀为蜀王。

20 丙午，举先天故事，六品以上清望官，虽非供奉、侍卫之官，日令二人更直待制，以备顾问。

21 庚戌，以朱泚为凤翔尹。

22 代宗优宠宦官，奉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尝遣中使赐妃族，还，问所得颇少，代宗不悦，以为轻我命；妃惧，遽以私物偿之。由是使公求赂遗，无所忌惮。宰相尝贮钱於阎中，每赐一物，宣一旨，无徒还者；出使所历州县，移文取货，与赋税同，皆重载而归。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赐李希烈旌节；希烈赠之仆、马及缣七百匹，黄茗二百斤。上闻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归者，皆潜弃所得於山谷，虽与之，莫敢受。

23 甲子，以神策都知兵马使、右领军大将军王驾鹤为东都园苑使，以司农卿白琇珪代之，更名志贞。驾鹤典禁兵十余年，权行中外，上恐其生变；崔祐甫召驾鹤与语，留连久之，琇珪已视事矣。

24 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献钱三十万缗；上欲受之恐见欺，却之则无辞。崔祐甫请遣使慰劳淄青将士，因以正己所献钱赐之，使将士人人戴上恩；又诸道闻之，知朝廷不重货财。上悦，从之。正己大惭服。天下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焉。

25 秋，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26 礼仪使、吏部尚书颜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宫壸，始增祖宗之谥；玄宗末，奸臣窃命，累圣之谥，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称文不称武，言武不称文，岂盛德所不优乎？盖群臣称其至者故也。故谥多不为褒，少不为贬。今累圣谥号太广，有逾古制，请自中宗以上皆从初谥，睿宗曰圣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肃宗曰宣皇帝，以省文尚质，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议，儒学之士，皆从真卿议；独兵部侍郎袁傪，官以兵进，奏言："陵庙玉册、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轻改，"事遂寝。不知陵中玉册所刻，乃初谥也。

27 初，代宗之世，事多留滞，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计，或连岁不遣，乃於右银台门置客省以处之；及上书言事、失职未叙，亦置其中，动经十岁。常有数百人，并部曲、畜产动以千计，度支廪给，其费甚广。上悉命疏理，拘者出之，事竟者遣之，当叙者任之，岁省谷万九千二百斛。

28 壬申，毁元载、马璘、刘忠翼之第。初，天宝中，贵戚第舍虽极奢丽，而垣屋高下，犹存制度，然李靖家庙已为杨氏马厩矣。及安、史乱后，法度堕弛，大臣将帅竞治第舍，各穷其力而后止，时人谓之木妖。上素疾之，故毁其尤者，仍命马氏献其园，隶宫司，谓之奉成园。

29 癸丑，减常贡宫中服用锦千匹、服玩数千事。

30 庚辰，诏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县官日给饔饩，殖赀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或衣华服，诱取妻妾，故禁之。

31 辛卯，罢天下榷酒收利。

32 上之在东宫也，国子博士河中张涉为侍读，即位之夕，召涉入禁中，事无大小皆咨之；明日，置於翰林为学士，亲重无比。乙未，以涉为右散骑常侍，仍为学士。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六

唐纪四十二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下

大历十四年(己未、779)

1 八月，甲辰，以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怀州刺史乔琳为御史大夫，并同平章事。上方励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于崔祐甫，祐甫荐炎器业，上亦素闻其名，故自迁谪中用之。琳，太原人，性粗率，喜诙谐，无他长，与张涉善，涉称其才可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闻者无不骇愕。

2 代宗之世，吐蕃数遣使求和，而寇盗不息，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后八辈，有至老死不得归者；俘获其人，皆配江、岭。上欲以德怀之，乙巳，以随州司马韦伦为太常少卿，使于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赐袭衣而遣之。

3 协律郎沈既济上选举议，以为："选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劳也。今选曹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在书判、簿历、言词、俯仰而已。夫安行徐言，非德也；丽藻芳翰，非才也；累资积考，非劳也。执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尽矣。今人未土著，不可本于乡闾；鉴不独明，不可专于吏部。臣谨详酌古今，谓五品以上及群司长官，宜令宰臣进叙，吏部、兵部得参议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属，许州、府辟用，其牧守、将帅或选用非公，则吏部、兵部得察而举之，罪其私冒。不慎举者，小加谴黜，大正刑典。责成授任，谁敢不勉！夫如是，则贤者不奖而自进，不肖者不抑而自退，众才咸得而官无不治矣。今选法皆择才于吏部，试职于州郡。若才职不称，紊乱无任，责于刺史，则曰命官出于吏曹，不敢废也；责于侍郎，则曰量书判、资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责于令史，则曰按由历、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徒弊，谁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则罪将焉逃！必州郡之滥，独换一刺史则革矣。如吏部之滥，虽更其侍郎无益也。盖人物浩浩，不可得而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过。今诸道节度、都团练、观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将以下，皆使自择，纵其间或有情故，大举其例，十犹七全。则辟吏之法，已试于今，但未及于州县耳。利害之理，较然可观。冀令诸使僚佐尽受于选曹，则安能镇方隅之重，理财赋之殷乎！"既济，吴人也。

4 初，衡州刺史曹王皋有治行，湖南观察使辛京杲疾之，陷以法，贬潮州刺史。时杨炎在道州，知其直，及入相，复擢为衡州刺史。始，皋之遭诬在治，念太妃老，将惊而戚，出则囚服就辩，入则拥笏垂鱼，即贬于潮，以迁入贺；及是，然后跪谢告实。皋，明之玄孙也。

5 朔方、邠宁节度使李怀光既代郭子仪，邠府宿将史抗、温儒雅、庞仙鹤、张献明、李光逸功名素出怀光右，皆怏怏不服。怀光发兵防秋，屯长武城，军期进退，不时应令。监军翟文秀劝怀光奏令宿卫，既离营，使人追捕，诬以他罪，且曰："黄芽之败，职尔之由！"尽杀之。

6 九月，甲戌，改淮西曰淮宁。

7 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崔宁，在蜀十余年，恃地险兵强，恣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加司空，兼山陵使。

南诏王阁罗凤卒，子凤迦异前死，孙异牟寻立。冬，十月，丁酉朔，吐蕃与南诏合兵十万，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曰："吾欲取蜀以为东府。"崔宁在京师，所留诸将不能御，虏连陷州、县，刺史弃城走，士民窜匿山谷。上忧之，趣宁归镇。宁已辞，杨炎言于上曰："蜀地富饶，宁据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宁虽入朝，全师尚守其后，贡赋不入，与无蜀同。且宁本与诸将等夷，因乱得位，威令不行。今虽遣之，必恐无功；若其有功，则义不可夺。是蜀地败固失之，胜亦不得也。愿陛下熟察。"上曰："然则奈何？"对曰："请留宁，发朱泚所领范阳兵数千人，杂禁兵往击之，何忧不克！因而得内亲兵于其腹中，蜀将必不敢动，然后更授他帅，使千里沃壤复为国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遂留宁。

初，马璘忌泾原都知兵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卫，为右神策都将。上发禁兵四千人，使晟将之，发邠、陇、范阳兵五千，使金吾大将军安邑曲环将之，以救蜀。东川出兵，自江油趋白坝，与山南兵合击吐蕃、南诏，破之。范阳兵追及于七盘，又破之，遂克维、茂二州。李晟追击于大渡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吐蕃悔怒，杀诱导使之来者。异牟寻惧，筑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为日东王。

8 上用法严，百官屣慑。以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仪之隶人潜杀羊，载以入城，右金吾将军裴谞奏之。或谓谞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独不为之地乎？"谞曰："此乃吾所以为之地也。郭公勋高望重，上新即位，以为群臣附之者众，吾故发其小过，以明郭公威权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9 己酉，葬睿文孝武皇帝于元陵；庙号代宗。将发引，上送之，见辒辌车不当驰道，稍指丁未之间，问其故，有司对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冲也。"上哭曰："安有枉灵驾而谋身利乎！"命改辕直午而行。肃宗、代宗皆喜阴阳鬼神，事无大小，必谋之卜祝，故王屿、黎干皆以左道得进。上雅不之信，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发，不复择日。

10 十一月，丁丑，以晋州刺史韩滉为苏州刺史、浙江东·西观察使。

11 乔琳衰老耳聩，上或时访问，应对失次，所谋议复疏阔。壬午，以琳为工部尚书，罢政事。上由是疏张涉。

12 杨炎既留崔宁，二人由是交恶。炎托以北边须大臣镇抚，癸巳，以京畿观察使崔宁为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镇坊州。以荆南节度使张延赏为西川节度使。又以灵盐节度都虞候醴泉杜希全知灵、盐州留后；代州刺史张光晟知单于·振武等城、绥·银·麟·胜州留后；延州刺史李建徽知鄜、坊、丹州留后。时宁既出镇，不当更置留后，炎欲夺宁权，且窥其所为，令三人皆得特奏事，仍讽之使伺宁过失。

13 十二月，乙卯，立宣王诵为皇太子。

14 旧制，天下金帛皆贮于左藏，太府四时上其数，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时京师多豪将，

求取无节，琦不能制，乃奏尽贮于大盈内库，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给为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复得窥其多少，校其赢缩，殆二十年。宦官领其事者三百余员，皆蚕食其中，蟠结根据，牢不可动。杨炎顿首于上前曰："财赋者，国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轻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犹或耗乱不集。今独使中人出入盈虚，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于此。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岁用几何，量数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后可以为政。"上即日下诏："凡财赋皆归左藏，一用旧式，岁于数中择精好者三、五千匹，进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议者称之。

15　丙寅晦，日有食之。

16　湖南贼帅王国良阻山为盗，上遣都官员外郎关播招抚之。辞行，上问以为政之要，对曰："为政之本，必求有道贤人与之为理。"上曰："朕比以下诏求贤，又遣使臣广加搜访，庶几可以为理乎！"对曰："下诏所求及使者所荐，惟得文词干进之士耳，安有有道贤人肯随牒举选乎！"上悦。

17　崔祐甫有疾，上令舆与入中书，或休假在第，大事令中使咨决。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一

建中元年(庚申、780)

1　春，正月，丁卯朔，改元。群臣上尊号曰圣神文武皇帝；赦天下。始用杨炎议，命黜陟使与观察、刺史"约百姓丁产，定等级，改作两税法。比来新旧徵科色目，一切罢之；二税外辄率一钱者，以枉法论。"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纪极。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吏因缘蚕食，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徙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徵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皆总统于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2　初，左仆射刘晏为吏部尚书，杨炎为侍郎，不相悦。元载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久典利权，众颇疾之，多上言转运使可罢；又有风言晏尝密表劝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者。杨炎为宰相，欲为元载报仇，因为上流涕言："晏与黎干、刘忠翼是谋，臣为宰相不能讨，罪当万死。"崔祐甫言："兹事暧昧，陛下已旷然大赦，不当复究寻虚语。"炎乃建言："尚书省，国政之本，比置诸使，分夺其权，今宜复旧。"上从之。甲子，诏天下钱谷皆归金部、仓部，罢晏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

3　二月，丙申朔，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先是，魏博节度使田悦事朝廷犹恭顺，河北黜陟使洪经纶，不晓时务，闻悦军七万人，符下，罢其四万，令还农。悦阳顺命，如符罢之。既而集应罢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军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为黜陟使所罢，将何资以自衣食乎！"众大哭。悦乃出家财以赐之，使各还部伍。于是军士皆德悦而怨朝廷。

4　崔祐甫以疾，多不视事；杨炎独任大政，专以复恩仇为事，奏用元载遗策城原州，又欲发两京、关内丁夫浚丰州陵阳渠，以兴屯田。上遣中使诣泾原节度使段秀实，访以利害，秀实以为："今边备尚虚，未宜兴事以召寇。"炎怒，以为沮己，徵秀实为司农卿。丁未，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使移军原州，以四镇、北庭留后刘文喜为别驾。京兆尹严郢奏："按朔方五城，旧屯沃饶之地，自丧乱以来，人功不及，因致荒废，十不耕一。若力可垦辟，不俟浚渠。今发两京、关辅人于丰州浚渠营田，计所得不补所费，而关辅之人不免流散，是虚畿甸而无益军储也。"疏奏，不报。既而陵阳渠竟不成，弃之。

5　上用杨炎之言，托以奏事不实，己酉，贬刘晏为忠州刺史。

6　癸丑，以泽潞留后李抱真为节度使。

7　杨炎欲城原州以复秦、原，命李怀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宁各将万人翼其后。诏下泾州为城具，泾之将士怒曰："吾属为国家西门之屏，十余年矣。始居邠州，甫营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泾州，披荆榛，立军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属何罪而至此乎！"李怀光始为邠宁帅，即诛温儒雅等，军令严峻；及兼泾原，诸将皆惧，曰："彼五将何罪而为戮？今又来此，吾属能无忧乎！"刘文喜因众心不安，据泾州，不受诏，上疏复求段秀实为帅，不则朱泚。癸亥，以朱泚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代怀光。

8　三月，翰林学士、左散骑常侍张涉受前湖南观察使辛京杲金，事觉；上怒，欲置于法。李忠臣以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奉朝请，言于上曰："陛下贵为天子，而先生以乏财犯法，以臣愚观之，非先生之过也。"上意解，辛未，

放涉归田里。辛京杲以私忿杖杀部曲，有司奏京杲罪当死，上将从之。李忠臣曰："京杲当死久矣！"上问其故。忠臣曰："京杲诸父兄弟皆战死，独京杲至今尚存，臣故以为当死久矣。"上悯然，左迁京杲诸王傅。忠臣乘机救人，多此类。

9 杨炎罢度支、转运使，命金部、仓部代之。既而省职久废，耳目不相接，莫能振举，天下钱谷无所总领。癸巳，复以谏议大夫韩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以金部郎中万年杜佑权江、淮水陆转运使，皆如旧制。

10 刘文喜又不受诏，欲自邀旌节；夏，四月，乙未朔，据泾州叛，遣其子质于吐蕃以求援。上命朱泚、李怀光讨之，又命神策军使张巨济将禁兵二千助之。

11 吐蕃始闻韦伦归其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还部落，称："新天子出宫人，放禽兽，英威圣德，洽于中国。"吐蕃大悦，除道迎伦。赞普即发使随伦入贡，且致赙赠。癸卯，至京师，上礼接之。既而蜀将上言："吐蕃豺狼，所获俘不可归。"上曰："戎狄犯塞则击之，服则归之。击以示威，归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怀远！"悉命归之。

12 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于常赋之外竞为贡献，贡献多者则悦之。武将、奸吏，缘此侵渔下民。癸丑，上生日，四方贡献皆不受。李正己、田悦各献缣三万匹，上悉归之度支以代租赋。

13 五月，戊辰，以韦伦为太常卿；乙酉，复遣伦使吐蕃。伦请上自为载书，与吐蕃盟；杨炎以为非敌，请与郭子仪辈为载书以闻，令上画可而已，从之。

14 朱泚等围刘文喜于泾州，杜其出入，而闭壁不与战，久之不拔。天方旱，徵发馈运，内外骚然，朝臣上书请赦文喜以苏疲人者，不可胜纪。上皆不听，曰："徼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将刘海宾入奏，海宾言于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岂肯附叛臣，必为陛下枭其首以献。但文喜今所求者节而已，愿陛下姑与之，文喜必怠，则臣计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尔能立效固善，我节不可得也。"使海宾归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减御膳以给军士，城中将士当受春服者，赐予如故。于是众知上意不可移。时吐蕃方睦于唐，不为发兵，城中势穷。庚寅，海宾与诸将共杀文喜，传首，而原州竟不果城。

自上即位，李正己内不自安，遣参佐入奏事；会泾州捷奏至，上使观文喜之首而归。正己益惧。

15 六月，甲午朔，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薨。

16 术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数年，暂有离宫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气，宜高大其城以备非常。"辛丑，命京兆发丁夫数千，杂六军之士，筑奉天城。

17 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及代宗崩，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登里骄不为礼。九姓胡附回纥者，说登里以中国富饶，今乘丧伐之，可有大利。登里从之，欲举国入寇。其相顿莫贺达干，登里之从父兄也，谏曰："唐，大国也，无负于我，吾前年侵太原，获羊马数万，可谓大捷，而道远粮乏，比归，士卒多徒行者。今举国深入，万一不捷，将安归乎！"登里不听。顿莫贺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举兵击杀之，并九姓胡二千人，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遣其臣聿达干与梁文秀俱入见，愿为藩臣，垂发不翦，以待诏命。乙卯，命京兆少尹临漳源休册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

18 秋，七月，丙寅，邵州贼帅王国良降。国良本湖南牙将，观察使辛京杲使戍武冈，以捍西原蛮。京杲贪暴，国良家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国良惧，据县叛，与西原蛮合，聚众千人，侵掠州县，濒湖千里，咸被其害。诏荆、黔、洪、桂诸道合兵讨之，连年不能克。及曹王皋为湖南观察使，曰："驱疲旷，诛反仄，非策之得者也。"乃遗国良书，言："将军非敢为逆，欲救死耳。我与将军俱为辛京杲所构，我已蒙圣朝湔洗，何心复加兵刃于将军乎！将军遇我，不速降，后悔无及。"国良且喜且惧，遣使乞降，犹疑未决。皋乃假为使者，从一骑，越五百里，抵国良壁，鞭其门，大呼曰："我曹王也，来受降！"举军大惊。国良趋出，迎拜请罪。皋执其手，约为兄弟，尽焚攻守之具，散其众，使还农。诏赦国良罪，赐名惟新。

19 辛巳，遥尊上母沈氏为皇太后。

20 荆南节度使庾准希杨炎指，奏忠州刺史刘晏与朱泚书求营救，辞多怨望，又奏召补州兵，欲拒朝命，炎证成之；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缢杀之，己丑，乃下诏赐死。天下冤之。

初，安、史之乱，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中国多故，戎狄每岁犯边，所在宿重兵，仰给县官，所费不赀，皆倚办于晏。晏初为转运使，独领陕东诸道，陕西皆度支领之，末年兼领，未几而罢。

晏有精力、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常以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

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于句检簿书,出纳钱谷,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常言:"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终莫能逮。其属官虽居数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语言,无敢欺绐。当时权贵,或以亲故属之者,晏亦应之,使俸给多少,迁次缓速,皆如其志,然无得亲职事。其场院要剧之官,必尽一时之选。故晏没之后,掌财赋有声者,多晏之故吏也。

晏又以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丰则贵粜,歉则贱粜,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及于丰处卖之。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如干蠲免,某月须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晏始为转运使,时天下见户不过二百万,其季年乃三百余万;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其初财赋岁入不过四百万缗,季年乃千余万缗。

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时自许、汝、郑、邓之西,皆食河东池盐,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东,皆食海盐,晏主之。晏以为官多则民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其始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季年乃六百余万缗,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河东盐利,不过八十万缗,而价复贵于海盐。

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沈覆者。船十艘为一纲,使军将领之,十运无失,授优劳,官其人。数运之后,无不斑白者。晏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艘给钱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晏曰:"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其后五十年,有司果减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计费以给之,无复羡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矣。

晏为人勤力,事无闲剧,必于一日中决之,不使留宿,后来言财利者皆莫能及之。

21 八月,甲午,振武留后张光晟杀回纥使者董突等九百余人。董突者,武义可汗之叔父也。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上即位,命董突尽帅其徒归国,辎重甚盛。至振武,留数月,厚求资给,日食肉千斤,他物称是,纵樵牧者暴践果稼,振武人苦之。光晟欲杀回纥,取其辎重,而畏其众强,未敢发。九姓胡闻其种族为新可汗所诛,多道亡,董突防之甚急;九姓胡不得亡,又不敢归,乃密献策于光晟,请杀回纥。光晟喜其党自离,许之。上以陕州之辱,心恨回纥;光晟知上旨,乃奏称:"回纥本种非多,所辅以强者,群胡耳。今闻其自相鱼肉,顿莫贺新立,移地健有孽子,及国相、梅录各拥兵数千人相攻,国未定。彼无财则不能使其众,陛下不乘此际除之,乃归其人,与之财,正所谓借寇兵赍盗粮者也。请杀之。"三奏,上不许。光晟乃使副将过其馆门,故不为礼;董突怒,执而鞭之数十。光晟勒兵掩击,并群胡尽杀之,聚为京观。独留一胡,使归国为证,曰:"回纥鞭辱大将,且谋袭据振武,故先事诛之。"上徵光晟为右金吾将军,遣中使王嘉祥往致信币。回纥请得专杀者以复仇,上为之贬光晟为睦王傅以慰其意。

22 加卢龙、陇右、泾原节度使朱泚兼中书令,卢龙、陇右节度如故。以舒王谟为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大使,以泾州牙前兵马使河中姚令言为留后。谟,邈之子也,早孤,上子之。

23 癸丑,诏赠太后父、祖、兄、弟官,及自余宗族男女拜官封邑者告第告身,凡百二十有七通;中使以马负而赐之。

24 九月,壬午,将作奏宣政殿廊坏,十月魁冈,未可修。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则吉矣。安问时日!"即命修之。

25 大历以前,赋敛出纳俸给皆无法,长吏得专之;重以元、王秉政,货赂公行,天下不按赃吏者殆二十年。惟江西观察使路嗣恭按虔州刺史源敷翰,流之。上以宣歙观察使薛邕,文雅旧臣,徵为左丞;邕去宣州,盗隐官物以巨万计,殿中侍御史员寓发之。冬,十月,己亥,贬连山尉。于是州县始畏朝典,不敢放纵。

上初即位,疏斥宦官,亲任朝士,而张涉以儒学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继以赃败。宦官武将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赃动至巨万,而谓我曹浊乱天下,岂非欺罔邪!"于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26 中书舍人高参请分遣诸沈访求太后,庚寅,以睦王述为奉迎使,工部尚书乔琳副之,又命诸沈四人为判

官，与中使分行诸道求之。

27 十一月，初令待制官外，更引朝集使二人，访以时政得失，远人疾苦。

28 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妇不答。上命礼官定公主拜见舅、姑及婿之诸父、兄、姊之仪，舅、姑坐受于中堂，兄、姊立受于东序，如家人礼。有县主将嫁，择用丁丑，是日，上之从父妹卒，命罢之。有司奏："供张已备，且殇服不足废事。"上曰："尔爱其费，我爱其礼。"卒罢之。至德以来，国家多事，公主、郡、县主多不以时嫁，有华发者，虽居禁中，或十年不见天子；上始引见诸宗女，尊者致敬，卑者存慰，悉命嫁之。所赍小大之物，必经心目。己卯、庚辰二日，嫁岳阳等九十一县主。

29 吐蕃见韦伦再至，益喜。十二月，辛卯朔，伦还，吐蕃遣其相论钦明思等入贡。

30 是岁，册太子母王氏为淑妃。

31 天下税户三百八万五千七十六，籍兵七十六万八千余人，税钱一千八十九万八千余缗，谷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余斛。

二年（辛酉、781）

1 春，正月，戊辰，成德节度使李宝臣薨。宝臣欲以军府传其子行军司马惟岳，以其年少暗弱，豫诛诸将之难制者深州刺史张献诚等，至有十余人同日死者。宝臣召易州刺史张孝忠，孝忠不往，使其弟孝节召之。孝忠使孝节谓宝臣曰："诸将何罪，连颈受戮！孝忠惧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孝节泣曰："如此，孝节必死。"孝忠曰："往则并命，我在此，必不敢杀汝。"遂归，宝臣亦不之罪也。兵马使王武俊，位卑而有勇，故宝臣特亲爱之，以女妻其子士真，士真复厚结其左右；故孝忠、武俊独全。

及薨，孔目官胡震，家僮王他奴劝惟岳匿丧二十余日，诈为宝臣表，求令惟岳继袭，上不许；遣给事中汲人班宏往问宝臣疾，且谕之。惟岳厚赂宏，宏不受，还报。惟岳乃发丧，自为留后，使将佐共奏求旌节，上又不许。

初，宝臣与李正己、田承嗣、梁崇义相结，期以土地传之子孙。故承嗣之死，宝臣力为之请于朝，使以节授田悦；代宗从之。悦初袭位，事朝廷礼甚恭，河东节度使马燧表其必反，请先为备。至是悦屡为惟岳请继袭，上欲革前弊，不许；或谏曰："惟岳已据父业，不因而命之，必为乱。"上曰："贼本无资以为乱，皆藉我土地，假我位号，以聚其众耳。冀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乱日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乱而适足以长乱也。然则惟岳必为乱，命与不命等耳。"竟不许。悦乃与李正己各遣使诣惟岳。潜谋勒兵拒命。

魏博节度副使田庭玠谓悦曰："尔藉伯父遗业，但谨事朝廷，坐享富贵，不亦善乎！奈何无故与恒、郓共为叛臣！尔观兵兴以来，逆乱者谁能保其家乎！必欲行尔之志，可先杀我，无使我见田氏之族灭也。"因称病卧家。悦自往谢之，庭玠闭门不内，竟以忧卒。

成德判官邵真闻李惟岳之谋，泣谏曰："先相公受国厚恩，大夫衰绖之中，遽欲负国，此甚不可。"劝惟岳执李正己使者送京师，且请讨之，曰："如此，朝廷嘉大夫之忠，则旄节庶几可得。"惟岳然之，使真草奏。长史毕华曰："先公与二道结好二十余年，奈何一旦弃之！且虽执其使，朝廷未必见信。正己忽来袭我，孤军无援，何以待之！"惟岳又从之。

前定州刺史谷从政，惟岳之舅也，有胆略，颇读书，王武俊等皆敬惮之，为宝臣所忌，从政乃称病杜门。惟岳亦忌之，不与图事，日夜独与胡震、王他奴等计议，多散金帛以悦将士。从政往见惟岳曰："今海内无事，自上国来者，皆言天子聪明英武，志欲致太平，深不欲诸侯子孙专地。尔今首违诏命，天子必遣诸道致讨。将士受赏，皆言为大夫尽死；苟一战不胜，各惜其生，谁不离心！大将有权者，乘危伺便，咸思取尔以自为功矣。且先相公所杀高班大将，殆以百数，挠败之际，其子弟欲复仇者，庸可数乎！又，相公与幽州有隙，朱滔兄弟常切齿于我，今天子必以为将；滔与吾击柝相闻，计其闻命疾驱，若虎狼之得兽也，何以当之！昔田承嗣从安、史父子同反，身经百战，凶悍闻于天下，违诏举兵，自谓无敌；及卢子期就擒，吴希光归国，承嗣指天垂泣，身无所措。赖先相公按兵不进，且为之祈请，先帝宽仁，赦而不诛，不然，田氏岂有种乎！况尔生长富贵，齿发尚少，不更艰危，乃信左右之言，欲效承嗣所为乎！为尔之计，不若辞谢将佐，使惟诚摄领军府，身自入朝，乞留宿卫，因言惟诚且留摄事。恩命决于圣志；上必悦尔忠义，纵无大位，不失荣禄，永无忧矣。不然，大祸将及。吾亦知尔素疏忌我，顾以舅甥之情，事急，不得不言耳！"惟岳见其言切，益恶之。从政乃复归，杜门称病。惟诚者，惟岳之庶兄也，谦厚好书，得众心，其母妹为李正己子妇。是日，惟岳送惟诚于正己，正己使复姓张，遂仕淄青。惟岳遣王他奴诣从政家，察其起居，从政饮药而卒；且死，曰："吾不惮死，哀张氏今族灭矣！"

刘文喜之死也，李正己、田悦等皆不自安；刘晏死，正己等益惧，相谓曰："我辈罪恶，岂得与刘晏比乎！"会汴

州城隘，广之，东方人讹言“上欲东封，故城汴州。”正己惧，发兵万人屯曹州；田悦亦完聚为备，与梁崇义、李惟岳遥相应助，河南士民骚然惊骇。

永平旧领汴、宋、滑、亳、陈、颍、泗七州，丙子，分宋、亳、颍别为节度使，以宋州刺史刘洽为之；以泗州隶淮南；又以东都留守路嗣恭为怀·郑·汝·陕四州、河阳三城节度使。旬日，又以永平节度使李勉都统洽、嗣恭二道，仍割郑州隶之，选尝为将者为诸州刺史，以备正己等。

2 初，高力士有养女鬻居东京，颇能言宫中事，女官李真一意其为沈太后，诣使者具言其状。上闻之，惊喜。时沈氏故老已尽，无识太后者。上遣宦官、宫人往验视之，年状颇同，宦官、宫人不审识太后，皆言是。高氏辞称实非太后，验视者益疑之，强迎入上阳宫。上发宫女百余人，赍乘舆服御物就上阳宫供奉。左右诱谕百方，高氏心动，乃自言是。验视者走马入奏，上大喜。二月，辛卯，上以偶日御殿，群臣皆入贺。诏有司草仪奉迎。高氏弟承悦在长安，恐不言，久获罪，遽自言本末。上命力士养孙樊景超往覆视，景超见高氏居内殿，以太后自处，左右侍卫甚严。景超谓高氏曰：“姑何自置身于俎上！”左右叱景超使下，景超抗声曰：“有诏，太后诈伪，左右可下。”左右皆下殿。高氏乃曰：“吾为人所强，非己出也。”以牛车载还其家。上恐后人不复敢言太后，皆不之罪，曰：“吾宁受百欺，庶几得之。”自是四方称得太后者数四，皆非是，而真太后竟不知所之。

3 御史中丞卢杞，奕之子也，貌丑，色如蓝，有口辩；上悦之，丁未，擢为大夫，领京畿观察使。郭子仪每见宾客，姬妾不离侧。杞尝往问疾，子仪悉屏侍妾，独隐几待之。或问其故，子仪曰：“杞貌陋而心险，妇人辈见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无类矣！”

杨炎既杀刘晏，朝野侧目，李正己累表请晏罪，讥斥朝廷。炎惧，遣腹心分诣诸道，以宣慰为名，实使之密谕节度使云：“晏昔朋附奸邪，请立独孤后，上自恶而杀之。”上闻而恶之，由是有诛炎之志，隐而未发。乙巳，迁炎为中书侍郎，擢卢杞为门下侍郎，并同平章事，不专任炎矣。杞蕞陋，无文学，炎轻之，多托疾不与会食；杞亦恨之。杞阴狡，欲起势立威，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龄为集贤殿直学士，亲任之。

4 丙午，更汴宋军曰宣武。

5 振武节度使彭令芳苛虐，监军刘惠光贪婪；乙卯，军士共杀之。

6 发京西防秋兵万二千人戍关东。上御望春楼宴劳将士，神策军士独不饮，上使诘之，其将杨惠元对曰：“臣等发奉天，军帅张巨济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凯还之日，相与为欢。’故不敢奉诏。”及行，有司缘道设酒食，独惠元所部瓶罂不发。上深叹美，赐书劳之。惠元，平州人也。

7 三月，置潞州于鄜城。

8 辛巳，以汾州刺史王栖为振武军使、镇北·绥·银等州留后。

9 遣殿中少监崔汉衡使于吐蕃。

10 梁崇义虽与李正己等连结，兵势寡弱，礼数最恭。或劝其入朝，崇义曰：“来公有大功于国，上元中为阉宦所谗，迁延稽命；及代宗嗣位，不俟驾入朝，犹不免族诛。吾岁久衅积，何可往也！”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屡请讨之，崇义惧，益修武备。流人郭昔告崇义为变，崇义闻之，请罪，上为之杖昔，远流之；使金部员外郎李舟诣襄州谕旨以安之。舟尝奉使诣刘文喜，为陈祸福，文喜囚之，会帐下杀文喜以降，诸道跋扈者闻之，谓舟能覆城杀将。至襄州，崇义恶之；舟又劝崇义入朝，言颇切直，崇义益不悦。及遣使宣慰诸道，舟复诣襄州，崇义拒境不内，上言“军中疑惧，请易以他使。”时两河诸镇方猜阻，上欲未恩信以安之，夏，四月，庚寅，加崇义同平章事，妻子悉加封赏，赐以铁券；遣御史张著赍手诏徵之，仍以其裨将薛昊为邓州刺史。

11 五月，丙寅，以军兴，增商税为什一。

12 田悦卒与李正己、李惟岳定计，连兵拒命，遣兵马使孟祐将步骑五千北助惟岳。薛嵩之死也，田承嗣盗据洺、相二州，朝廷独得邢、磁二州及临洺县。悦欲阻山为境，曰：“邢、磁如两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马使康愔将八千人围邢州，别将杨朝光将五千人栅于邯郸西北以断昭义救兵，悦自将兵数万围临洺；邢州刺史李共、临洺将张伾坚壁拒守。

贝州刺史邢曹俊，田承嗣旧将也，老而有谋，悦宠信牙官扈崿而疏之，及攻临洺，召曹俊问计，曹俊曰：“兵法十围五攻；尚书以逆犯顺，势更不侔，今顿兵坚城之下，粮竭卒尽，自亡之道也。不若置万兵于崞口以遏西师，则河北二十四州皆为尚书有矣。”诸将恶其异己，共毁之，悦不用其策。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七

唐纪四十三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二

建中二年(辛酉、781)

1 六月庚寅,以浙江东·西观察使、苏州刺史韩滉为润州刺史、浙江东·西节度使,名其军曰镇海。

2 张著至襄阳,梁崇义益惧,陈兵而见之。蔺杲得诏不敢发,驰见崇义请命。崇义对著号泣,竟不受诏。著复命。

癸巳,进李希烈爵南平郡王,加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督诸道兵讨之。杨炎谏曰:"希烈为董秦养子,亲任无比,卒逐秦而夺其位。为人狼戾无亲,无功犹倔强不法,使平崇义,何以制之!"上不听。炎固争之,上益不平。

荆南牙门将吴少诚以取梁崇义之策干李希烈,希烈以少诚为前锋。少诚,幽州潞人也。

时内自关中,西暨蜀、汉,南尽江、淮、闽、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桥、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阳,运路皆绝,人心震恐。江、淮进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上以和州刺史张万福为濠州刺史。万福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船,淄青将士停岸睥睨不敢动。

3 辛丑,汾阳忠武王郭子仪薨。子仪为上将,拥强兵,程元振、鱼朝恩谗毁百端,诏书一纸徵之,无不即日就道,由是谗谤不行。尝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于人若干年矣!"李灵曜据汴州作乱,公私物过汴者皆留之,惟子仪物不敢近,遣兵卫送出境。校中书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钱二万缗,私产不在焉;府库珍货山积。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为朝廷显官;诸孙数十人,每问安,不能尽辩,颔之而已。仆固怀恩、李怀光、浑瑊皆出麾下,虽贵为王公,常颐指役使,趋走于前,家人亦以仆隶视之。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终。其将佐至大官,为名臣者甚众。

4 壬子,以怀、郑、河阳节度副使李芃为河阳、怀州节度使,割东畿五县隶焉。

5 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陇,隔绝不通,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帅将士闭境拒守,数遣使奉表,皆不达,声问绝者十余年;至是,遣使间道历诸胡自回纥中来,上嘉之。秋,七月,戊午朔,加元忠北庭大都护,赐爵宁塞郡王;以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赐爵武威郡王;将士皆迁七资。元忠姓名,朝廷所赐也,本姓曹,名令忠;昕,子仪弟"之子"也。

6 李希烈以久雨未进军,上怪之,卢杞密言于上曰:"希烈迁延,以杨炎故也。陛下何爱炎一日之名而堕大功;不若暂免炎相以悦之,事平复用,无伤也。"上以为然。庚申,以炎为左仆射,罢政事。以前永平节度使张镒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镒,齐丘之子也。以朔方节度使崔宁为右仆射。

7 丙子,赠故伊州刺史袁光庭工部尚书。光庭天宝末为伊州刺史,吐蕃陷河、陇,光庭坚守累年,吐蕃百方诱之,不下。粮竭兵尽,城且陷,光庭先杀妻子,然后自焚。郭昕使至,朝廷始知之,故赠官。

8 辛巳,以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朔方节度使。

9 癸未,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李晟,大破田悦于临洺。

时悦攻临洺,累月不拔,城中食且尽,府库竭,士卒多死伤。张伾饰其爱女,使出拜将士曰:"诸君守战甚苦,伾家无他物,请鬻此女为将士一日之费。"众皆哭,曰:"愿尽死力,不敢言赏。"李抱真告急于朝,诏马燧将步骑二万与抱真讨悦,又遣李晟将神策兵与之俱;又诏幽州留后朱滔讨惟岳。

燧等军未出险,先遣使持书谕悦,为好语,悦谓燧畏之,不设备。燧与抱真合兵八万,东下壶关,军于邯郸,击悦支军,破之。悦方急攻临洺,分李惟岳兵五千助杨朝光。明日,燧等进攻朝光栅,悦将万余人救之,燧命大将李自良等御之于双冈,令之曰:"悦得过,必斩尔!"自良等力战,悦军却。燧推火车焚朝光栅,斩朝光,获首虏五千余级。居五日,燧等进军至临洺,悦悉众力战,凡百余合,悦兵大败,斩首万余级。悦引兵夜遁,邢州围亦解。

时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已薨,子纳秘之,擅领军务。悦求救于纳及李惟岳,纳遣大将卫俊将兵万人,惟岳遣兵三千人救之。悦收合散卒,得二万余人,军于洹水;淄青军其东,成德军其西,首尾相应。马燧帅诸军进屯邺,奏

求河阳兵自助;诏河阳节度使李艽将兵会之。

10 八月,李纳始发丧,奏请袭父位,上不许。

11 梁崇义发兵攻江陵,至四望,大败而归,乃收兵襄、邓。李希烈引军循汉而上,与诸道兵会;崇义遣其将翟晖、杜少诚逆战于蛮水,希烈大破之;追至疏口,又破之。二将请降,希烈使将其众先入襄阳慰谕军民。崇义闭城拒守,守者开门争出,不可禁。崇义与妻赴井死,传首京师。

12 范阳节度使朱滔将讨李惟岳,军于莫州;张孝忠将精兵八千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说孝忠曰:"惟岳乳臭儿,敢拒朝命;今昭义、河东军已破田悦,淮宁李仆射克襄阳,计河南诸军,朝夕北向,恒、魏之亡,可伫立而须也。使君诚能首举易州以归朝廷,则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转祸为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遣牙官程华诣滔,遣录事参军董秬奉表诣阙,滔又上表荐之;上悦。九月,辛酉,以孝忠为成德节度使。命惟岳护丧归朝,惟岳不从。孝忠德滔,为子茂和娶滔女,深相结。

13 壬戌,加李希烈同平章事。

14 初,李希烈请讨梁崇义,上对朝士亟称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还,言于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后,偃蹇不臣,更烦朝廷用兵耳!"上不以为然。

希烈既得襄阳,遂据之为己有,上乃思承言。时承为河中尹,甲子,以承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上欲以禁兵送上,承请单骑赴镇;至襄阳,希烈置之外馆,迫胁万方,承誓死不屈,希烈乃大掠阖境所有而去。承治之期年,军府稍完。希烈留牙将于襄州,守其所掠财,由是数有使者往来。承亦遣其腹心臧叔雅往来许、蔡,厚结希烈腹心周曾等,与之阴图希烈。

15 初,萧嵩家庙临曲江,玄宗以娱游之地,非神灵所宅,命徙之。杨炎为相,恶京兆尹严郢,左迁大理卿;卢杞欲陷炎,引郢为御史大夫。先是,炎将营家庙,有宅在东都,凭河南尹赵惠伯卖之,惠伯买以为官廨,郢按之,以为有羡利。杞召大理正田晋议法,晋以为:"律,监临官市买有羡利,以乞取论,当夺官。"杞怒,贬晋衡州司马。更召他吏议法,以为:"监主自盗,罪当绞。"炎庙正直萧嵩庙地,杞因谮炎,云"兹地有王气,故玄宗令嵩徙之;炎有异志,故于其地建庙。"冬,十月,乙未,炎自左仆射贬崖州司马;未至崖州百里,缢杀之。惠伯自河中尹贬费州多田尉;寻亦杀之。

16 辛巳,册太子妃萧氏。

17 癸卯,祫太庙。先是,太祖既正东向之位,献、懿二祖皆藏西夹室,不飨;至是,复奉献祖东向而飨之。

18 徐州刺史李洧,正己之从父兄也。李纳寇宋州,彭城令太原白季庚说洧举州归国;洧从之,遣摄巡官崔程奉表诣阙,且使口奏,并白宰相,以"徐州不能独抗纳,乞领徐、海、沂三州观察使,况海、沂二州,今皆为纳有。洧与刺史王涉、马万通素有约,苟得朝廷诏书,必能成功。"程自外来,以为宰相一也,先白张镒,镒以告卢杞。杞怒其不先白己,不从其请。戊申,加洧御史大夫,充招谕使。

19 十一月,戊午,以永乐公主适检校比部郎中田华,上不欲违先志故也。

20 蜀王傀更名遂。

21 辛酉,宣武节度使刘洽,神策都知兵马使曲环,滑州刺史襄平李澄,朔方大将唐朝臣,大破淄青、魏博之兵于徐州。

先是,李纳遣其将王温会魏博将信都崇庆共攻徐州,李洧遣牙官温人王智兴诣阙告急。智兴善走,不五日而至。上为之发朔方兵五千人,以朝臣将之,与洽、环、澄共救之。时朔方军资装不至,旗服弊恶,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贼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统有令,先破贼营者,营中物悉与之。"士皆愤怒争奋。

崇庆、温攻彭城,二旬不能下,请益兵于纳;纳遣其将石隐金将万人助之,与刘洽等相拒于七里沟。日向暮,洽引军稍却,朔方马军使杨朝晟言于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负山而陈,以待两军,我以骑兵伏于山曲,贼见悬军势孤,必搏之;我以伏兵绝其腰,必败之。"朝臣从之。崇庆等果将骑二千逾桥而西,追击官军,伏兵发,横击之;崇庆等兵中断,狼狈而返,阻桥以拒官军。其兵有争桥不得,涉水而渡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为不涉!"遂涉水击,据桥者皆走,崇庆等兵大溃;洽等乘之,斩首八千级,溺死过半。朔方军尽得其辎重,旗服鲜华,乃谓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与宋多?"宣武人皆惭。官军乘胜逐北,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军解围走,江、淮漕运始通。

22 己巳,诏削李惟岳官爵;募所部降者,赦而赏之。

23 甲申,淮南节度使陈少游遣兵击海州,其刺史王涉以州降。

24 十二月,李纳密州刺史马万通乞降;丁酉,以为密州刺史。

25 崔汉衡至吐蕃,赞普以敕书称贡献及赐,全以臣礼见处;又,云州之西,当以贺兰山为境,邀汉衡更请之。

丁未，汉衡遣判官与吐蕃使者入奏。上为之改敕书、境土，皆如其请。

26 加马燧魏博招讨使。

三年（壬戌、782）

1 春，正月，河阳节度使李艻〔芃〕引兵逼卫州，田悦守将任履虚诈降，既而复叛。

2 马燧等诸军屯于漳滨。田悦遣其将王光进筑月城以守长桥，诸军不得渡。燧以铁锁连车数百，实以土囊，塞其下流，水浅，诸军涉渡。时军中乏粮，悦等深壁不战。燧命诸军持十日粮，进屯仓口，与悦夹洹水而军。李抱真、李艻问曰："粮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粮少则利速战，今三镇连兵不战，欲以老我师；我若分军击其左右，悦必救之，则我腹背受敌，战必不利。故进军逼悦，所谓攻其所必救也。彼苟出战，必为诸君破之。"乃为三桥逾洹水，日往挑战，悦不出。燧令诸军夜半起食，潜师循洹水直趋魏州，令曰："贼至，则止为陈。"留百骑击鼓鸣角于营中，仍抱薪持火，俟诸军毕发，则止鼓角匿其旁；俟悦军毕渡，焚其桥。军行十里所，悦闻之，帅淄青、成德步骑四万逾桥掩其后，乘风纵火，鼓噪而进。燧按兵不动，先除其前草莽百步为战场，结陈以待之，募勇士五千余人为前列。悦军至，火止，气衰，燧纵兵击之，悦军大败。神策、昭义、河阳军小却，见河东军捷，还斗，又破之。追奔至，三桥已焚，悦军乱，赴水溺死不可胜纪，斩首二万余级，捕虏三千余人，尸相枕藉三十余里。

悦收余兵千余人走魏州。马燧与李抱真不协，顿兵平邑浮图。悦夜至南郭，大将李长春闭关不内，以俟官军，久之，天且明，长春乃开门内之。悦杀长春，婴城拒守。城中士卒不满数千，死者亲戚，号哭满街。悦忧惧，乃持佩刀，乘马立府门外，悉集军民，流涕言曰："悦不肖，蒙淄青、成德二丈人保荐，嗣守伯父业，今二丈人即世，其子不得承袭，悦不敢忘二丈人大恩，不量其力，辄拒朝命，丧败至此，使士大夫肝脑涂地，皆悦之罪也。悦有老母，不能自杀，愿诸公以此刀断悦首，持出城降马仆射，自取富贵，无为与悦俱死也！"因从马上自投地。将士争前抱持悦曰："尚书举兵徇义，非私己也。一胜一负，兵家之常。某辈累世受恩，何忍闻此！愿奉尚书一战，不胜则以死继之。"悦曰："诸公不以悦丧败而弃之，悦虽死，敢忘厚意于地下！"乃与诸将各断发，约为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库所有及敛富民之财，得百余万，以赏士卒；众心始定。复召贝州刺史邢曹俊，使之整部伍，缮守备，军势复振。

李纳军于濮阳，为河南军所逼，奔还濮州，徵援兵于魏州。田悦遣军使符璘将三百骑送之，璘父令奇谓璘曰："吾老矣，历观安、史辈叛乱者，今皆安在！田氏能久乎！汝因此弃逆从顺，是汝扬父名于后世也。"啮臂而别。璘遂与其副李瑶帅众降于马燧。悦收族其家，令奇慢骂而死。瑶父再春以博州降，悦从兄昂以洺州降，王光进以长桥降。悦入城旬余日，马燧等诸军始至城下，攻之，不克。

3 丙寅，李惟岳遣兵与孟祐守束鹿，朱滔、张孝忠攻拔之，进围深州。惟岳忧惧，掌书记邵真复说惟岳，密为表，先遣弟惟简入朝；然后诛诸将之不从命者，身自入朝，使妻父冀州刺史郑诜权知节度事，以待朝命。惟简既行，孟祐知其谋，密遣告田悦。悦大怒，使衙官扈岌往见惟岳，让之曰："尚书举兵，正为大夫求旌节耳，非为己也。今大夫乃信邵真之言，遣弟奉表，悉以反逆之罪归尚书，自求雪身，尚书何负于大夫而至此邪！若相为斩邵真，则相待如初；不然，当与大夫绝矣。"判官毕华言于惟岳曰："田尚书以大夫之故陷身重围，大夫一旦负之，不义甚矣。且魏博、淄青兵强食富，足抗天下，事未可知，奈何遽为二三之计乎！"惟岳素怯，不能守前计，乃引邵真，对扈岌斩之；发成德兵万人，与孟祐俱围束鹿。丙寅，朱滔、张孝忠与战于束鹿城下，惟岳大败，烧营而遁。

兵马使王武俊为左右所构，惟岳疑之，惜其才，未忍除也。束鹿之战，使武俊为前锋，私自谋曰："我破朱滔，则惟岳军势大振，归，杀我必矣。"故战不甚力而败。

朱滔欲乘胜攻恒州，张孝忠引军西北，军于义丰。滔大惊，孝忠将佐皆怪之，孝忠曰："恒州宿将尚多，未易可轻。迫之则并力死斗，缓之则自相图。诸君第观之，吾军义丰，坐待惟岳之殄灭耳。且朱司徒言大而识浅，可与共始，难与共终也！"于是滔亦屯束鹿，不敢进。

惟岳将康日知以赵州归国，惟岳益疑王武俊，武俊甚惧。或谓惟岳曰："先相公委腹心于武俊，使之辅佐大夫，又有骨肉之亲。武俊勇冠三军，今危难之际，复加猜阻；若无武俊，欲使谁为大夫却敌乎！"惟岳以为然，乃使步军使卫常宁与武俊共击赵州，又使王士真将兵宿府中以自卫。

4 癸未，蜀王遂更名溯。

5 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拔海、密二州，李纳复攻陷之。

6 王武俊既出恒州，谓卫常宁曰"武俊今幸出虎口，不复归矣！当北归张尚书。"常宁曰："大夫暗弱，信任左右，观其势终为朱滔所灭。今天子有诏，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与之，中丞素为众所服，与其出亡，曷若倒戈以取大夫，转祸为福，特反掌耳；事苟不捷，归张尚书，未晚也。"武俊深以为然。会惟岳使要藉谢遵至赵州城下，武俊

引遵同谋取惟岳;遵还,密告王士真。闰月,甲辰,武俊、常宁自赵州引兵还袭惟岳;遵与士真矫惟岳命,启城门内之。黎明,武俊帅数百骑突入府门;士真应之于内,杀十余人。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将士归顺,敢违拒者族!"众莫敢动。遂执惟岳,收郑诜、毕华、王它奴等,皆杀之。武俊以惟岳旧使之子,欲生送之长安。常宁曰:"彼见天子,将复以叛逆之罪归咎于中丞。"乃缢杀之,传首京师。深州刺史杨荣国,惟岳姊夫也,降于朱滔;滔使复其位。

7 复榷天下酒,惟西京不榷。

8 二月,戊午,李惟岳所署定州刺史杨政义降。时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诸军攻李纳于濮州,纳势日蹙。朝廷谓天下不日可平;甲子,以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都团练观察使,以德、棣二州隶朱滔,令还镇。滔固请深州,不许,由是怨望,留屯深州。王武俊素轻张孝忠,自以手诛李惟岳,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为节度使,己与康日知俱为都团练使,又失赵、定二州,亦不悦。又诏以粮三千石给朱滔,马五百匹给马燧。武俊以为朝廷不欲使故人为节度使,魏博既下,必取恒冀,故分其粮马以弱之,疑,未肯奉诏。

田悦闻之,遣判官王侑、许士则间道至深州,说朱滔曰:"司徒奉诏讨李惟岳,旬朔之间,拔束鹿,下深州,惟岳势蹙,故王大夫因司徒胜势,得以枭惟岳之首,此皆司徒之功也。又天子明下诏书,令司徒得惟岳城邑,皆隶本镇;今乃割深州以与日知,是自弃其信也。且今上志欲扫清河朔,不使藩镇承袭,将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则燕、赵为之次矣;若魏存,则燕、赵无患。然则司徒果有意矜魏博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继绝之义,亦子孙万世之利也。"又许以贝州赂滔。滔素有异志,闻之,大喜,即遣王侑归报魏州,使将士知有外援,各自坚。又遣判官王郅与许士则俱诣恒州,说王武俊曰:"大夫出万死之计,诛逆首,拔乱根,康日知不出赵州,岂得与大夫同日论功!而朝廷褒赏略同,谁不为大夫愤邑者!今又闻有诏支粮马与邻道,朝廷之意,盖以大夫善战,恐为后患,先欲贫弱军府,俟平魏之日,使马仆射北首,朱司徒南向,共相灭耳。朱司徒亦不敢自保,使郅等效愚计,欲与大夫共救田尚书而存之。大夫自留粮马以供军;朱司徒不欲以深州与康日知,愿以与大夫,请早定刺史以守之。三镇连兵,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则他日永无患矣!"武俊亦喜,许诺,即遣判官王巨源使于滔,且令知深州事,相与刻日举兵南向。滔又遣人说张孝忠,孝忠不从。

9 宣武节度使刘洽攻李纳于濮州,克其外城。纳于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又遣人说之,癸卯,纳遣其判官房说以其母弟经及子成务入见。会中使宋凤朝称纳势穷蹙,不可舍,上乃因说等于禁中,纳遂归鄄州,复与田悦等合。朝廷以纳势未衰,三月,乙未,始以徐州刺史李洧兼徐、海、沂都团练观察使,海、沂已为纳所据,洧竟无所得。

李纳之初反也,其所署德州刺史李西华备守甚严,都虞候李士真密毁西华于纳,纳召西华还府,以士真代之。士真又以诈召棣州刺史李长卿,长卿过德州,士真劫之,与同归国。夏,四月,戊午,以士真、长卿为二州刺史。士真求援于朱滔,滔已有异志,遣大将李济时将三千人声言助士真守德州,且召士真诣深州议军事,至则留之,使济时领州事。

10 庚申,吐蕃归骡日所俘掠兵民八百人。

11 上遣中使发卢龙、恒冀、易定兵万人诣魏州讨田悦。王武俊不受诏,执使者送朱滔,滔言于众曰:"将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勋,皆不遂;今欲与诸君敕装共趋魏州,击破马燧以取温饱,何如?"皆不应。三问,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从而南者无一人得还,今其遗人痛入骨髓。况太尉、司徒皆受国宠荣,将士亦各蒙官勋,诚且愿保目前,不敢复有侥冀。"滔默然而罢。乃诛大将数十人,厚抚循其士卒。

康日知闻其谋,以告马燧,燧以闻。上以魏州未下,王武俊复叛,力未能制滔,壬戌,赐滔爵通义郡王,冀以安之。滔反谋益甚,分兵营于赵州以逼康日知,以深州授王巨源,武俊以其子士真为恒、冀、深三州留后,将兵围赵州。

涿州刺史刘怦闻滔欲救田悦,以书谏之曰:"今昌平故里,朝廷改为太尉乡、司徒里,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顺自持,则事无不济。窃思近日务大乐战,不顾成败而家灭身屠者,安、史是也。怦忝密亲,默而无告,是负重知。惟司徒图之,无贻后悔。"滔虽不用其言,亦嘉其尽忠,卒无疑贰。

滔将起兵,恐张孝忠为后患,复遣牙官蔡雄往说之。孝忠曰:"昔者司徒发幽州,遣人语孝忠曰:'李惟岳负恩为逆',谓孝忠归国即为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既为忠臣矣,不复助逆也。且孝忠与武俊皆出夷落,深知其心最喜翻覆。司徒勿忘鄙言,他日必相念矣!"雄复欲以巧辞说之,孝忠怒,欲执送京师;雄惧,逃归。滔乃使刘怦将兵屯要害以备之。孝忠完城砺兵,独居强寇之间,莫之能屈。

滔将步骑二万五千发深州,至束鹿;诘旦将行,吹角未毕,士卒忽大乱,喧噪曰:"天子令司徒归幽州,奈何违

敕南救田悦!"滔大惧,走入驿后堂避匿。蔡雄与兵马使宗顼等矫谓士卒曰:"汝辈勿喧,听司徒传令。"众稍止。雄又曰:"司徒将发范阳,恩旨令得李惟岳州县即有之,司徒以幽州少丝纩,故与汝曹竭力血战以取深州,冀得其丝纩以宽汝曹赋率,不意国家无信,复以深州与康日知。又,朝廷以汝曹有功,赐绢人十匹,至魏州西境,尽为马仆射所夺。司徒但处范阳,富贵足矣;今兹南行,乃为汝曹,非自为也。汝曹不欲南行,任自归北,何用喧悖,乖失军礼!"众闻言,不知所为,乃曰:"敕使何得不为军士守护赏物!"遂入敕使院,擘裂杀之。又呼曰:"虽知司徒此行为士卒,终不如且奉诏归镇。"雄曰:"然则汝曹各还部伍,诘朝复往深州,休息数日,相与归镇耳。"众然后定。滔即引军还深州,密令诸将访察唱率为乱者,得二百余人,悉斩之,余众股慄;乃复引军而南,众莫敢前却。进,取宁晋,留屯以待王武俊。武俊将步骑万五千取元氏,东趣宁晋。

武俊之始诛李惟岳也,遣判官孟华入见。华性忠直,有才略,应对慷慨;上悦,以为恒冀团练副使。会武俊与朱滔有异谋,上遽遣华归谕旨。华至,武俊已出师,华谏曰:"圣意于大夫甚厚,苟尽忠义,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广!不日天子必移康中丞于他镇,深、赵终为大夫之有,何苦遽自同于逆乱乎!异日无成,悔之何及!"华罢在李宝臣幕府,以直道已为同列所忌,至是为副使,同列尤疾之,言于武俊曰:"华以军中阴事奏天子,请为内应,故得超迁;是将覆大夫之军,大夫宜备之。"武俊以其旧人,不忍杀,夺职,使归私第。

田悦恃援兵将至,遣其将康愔将万余人出城西,与马燧等战于御河上,大败而还。

12 时两河用兵,月费百余万缗,府库不支数月。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建议,以为:"货利所聚,皆在富商,请括富商钱,出万缗者,借其余以供军。计天下不过借一二千商,则数年之用足矣。"上从之。甲子,诏借商人钱,令度支条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长安中商贾所有货,意其不实,辄加搒捶,人不胜苦,有缢死者,长安嚣然如被寇盗。计所得才八十余万缗。又括僦柜质钱,凡蓄积钱帛粟麦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百姓为之罢市,相帅遮宰相马自诉,以千万数。卢杞始慰谕之,势不可遏,乃疾驱自他道归。计并借商所得,才二百万缗,人已竭矣。京,叔明之五世孙也。

13 甲戌,以昭义节度副使、磁州刺史卢玄卿为洺州刺史兼魏博招讨副使。

初,李抱真为泽潞节度使,马燧领河阳三城;抱真欲杀怀州刺史杨钦,钦奔燧,燧纳之,且奏其无罪,抱真怒。及同讨田悦,数以事相恨望,二人怨隙遂深,不复相见。由是诸军逗桡,久无成功,上数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赵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曰:"余贼未除,宜相与戮力,乃分兵自守其地!"欲引兵归。李晟说燧曰:"李尚书以邢、赵连壤,分兵守之,诚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众谓公何!"燧悦,乃单骑造抱真垒,相与释憾结欢。会洺州刺史田昂请入朝,燧奏以洺州隶抱真,请玄卿为刺史,兼充招讨之副。李晟军先隶抱真,又请兼隶燧,以示协和。上皆从之。

14 卢龙节度行军司马蔡廷玉恶判官郑云逵,奏贬莫州参军。云逵妻,朱滔之女也,滔复奏为掌书记。云逵深构廷玉于滔,廷玉又与检校大理少卿朱体微言于泚曰:"滔在幽镇,事多专擅,其性非长者,不可以兵权付之。"滔知之,大怒,数与泚书,请杀二人者,泚不从;由是兄弟颇有隙。及滔拒命,上欲归罪于廷玉等以悦滔,甲子,贬廷玉柳州司户,体微万州南浦尉。

15 宣武节度使刘洽攻李纳之濮阳,降其守将高彦昭。

16 朱滔遣人以蜡书置髻中遗朱泚,欲与同反;马燧获之,并使者送长安,泚不之知。上驿召泚于凤翔,至,以蜡书并使者示之,泚惶恐顿首请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谋,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长安私第,赐名园、腴田、锦采、金银甚厚,以安其意;其幽州·卢龙节度、太尉、中书令并如故。

上以幽州兵在凤翔,思得重臣代之。卢杞忌张镒忠直,为上所重,欲出之于外,己得专总朝政,乃对曰:"朱泚名位素崇,凤翔将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无以镇抚,臣请自行。"上俯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寝,不为三军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顾镒曰:"才兼文武,望重内外,无以易卿。"镒知为杞所排而无辞以免,因再拜受命。戊寅,以镒兼凤翔尹、陇右节度等使。

初,卢杞与御史大夫严郢共构杨炎、赵惠伯之狱,炎死,杞复忌郢。会蔡廷玉等贬官,殿中侍御史郑詹误递文符至昭应送之,廷玉等行已至蓝田,召还而东,廷玉等以为执己送朱滔,至灵宝西,赴河死。上闻之,骇异,卢杞因奏:"朱泚必疑以为诏旨,请遣三司使案詹。"又言:"御史所为,必禀大夫,请并郢案之。"狱未具,壬午,杞奏杖杀詹于京兆府;贬郢费州刺史,卒于贬所。

上初即位,崔祐甫为相,务崇宽大,故当时政声藹然,以为有贞观之风;及卢杞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离间群臣,始劝上以严刻御下,中外失望。

17 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奏，本道税钱每千请增二百。五月，丙戌，诏增他道税钱皆如淮南；又盐每斗价皆增百钱。

18 朱滔、王武俊自宁晋南救魏州，辛卯，诏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将朔方及神策步骑万五千人东讨田悦，且拒滔等。滔行至宗城，掌书记郑云逵、参谋田景仙弃滔来降。

19 丁酉，加河东节度使马燧同平章事。

20 辛亥，置义武军节度于定州，以易、定、沧三州隶之。

21 张光晟之杀突董也，上欲遂绝回纥，召册可汗使源休还太原。久之，乃复遣休送突董及翳密施、大·小梅录等四丧还其国，可汗遣其宰相颉子斯迦等迎之。颉子斯迦坐大帐，立休等于帐前雪中，诘以杀突董之状，欲杀者数四，供待甚薄；留五十余日，乃得归。可汗使人谓之曰："国人皆欲杀汝以偿怨，我意则不然。汝国已杀突董等，我又杀汝，如以血洗血，污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唐负我马直百八十万匹，当速归之。"遣其散支将军康赤心随休入见，休竟不得见可汗而还。己卯，至长安，诏以帛十万匹、金银十万两偿其马直。休有口辩，卢杞恐其见上得幸，乘其未至，先除光禄卿。

22 朱滔、王武俊军至魏州，田悦具牛酒出迎，魏人欢呼动地。滔营于愜山，是日，李怀光军亦至，马燧等盛军容迎之。滔以为袭己，遽出陈；怀光勇而无谋，欲乘其营垒未就击之。燧请且休将士，观衅而动，怀光曰："彼营垒既立，将为后患，此时不可失也。"遂击滔于愜山之西，杀步卒千余人，滔军崩沮；怀光按辔观之，有喜色。士卒争入滔营取宝货，王武俊引二千骑横冲怀光军，军分为二；滔引兵继之，官军大败，蹙入永济渠溺死者不可胜数，人相蹈藉，其积如山，水为之不流，马燧等各收军保垒。是夕，滔等堰永济渠入王莽故河，绝官军粮道及归路，明日，水深三尺余。马燧惧，遣使卑辞谢滔，求与诸节度归本道，奏天子，请以河北事委五郎处之。滔欲许之，王武俊以为不可；滔不从。秋七月，燧与诸军涉水而西，退保魏县以拒滔，滔乃谢武俊，武俊由是恨滔。后数日，滔等亦引兵营魏县东南，与官军隔水相拒。

23 李纳求救于滔等，滔遣魏博兵马使信都承庆将兵助之。纳攻宋州，不克，遣兵马使李克信、李钦遥戍濮阳、南华以拒刘洽。

24 甲辰，以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兼平庐淄青兖郓登莱齐州节度使，讨李纳；又以河东节度使马燧兼魏博澶相节度使；加朔方、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同平章事。

25 神策行营招讨使李晟请以所将兵北解赵州之围，与张孝忠分势图范阳，上许之。晟自魏州引兵北趋赵州，王士真解围去。晟留赵州三日，与孝忠合兵北略恒州。

26 滇州司马李孟秋举兵反，自称安南节度使；安南都护辅良交讨斩之。

27 八月，丁未，置河东、西水陆运、两税、盐铁使二人，度支总其大要而已。

28 辛酉，以泾原留后姚令言为节度使。

29 卢杞恶太子太师颜真卿，欲出之于外。真卿谓杞曰："先中丞传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

30 九月癸卯，殿中少监崔汉衡自吐蕃归，赞普遣其臣区颊赞随汉衡入见。

31 冬，十月，辛亥，以湖南观察使曹王皋为江南西道节度使。皋至洪州，悉集将佐，简阅其才，得牙将伊慎、王锷等，擢为大将，引荆襄判官许孟容置幕府。慎，兖州人；孟容，长安人也。

慎常从李希烈讨梁崇义，希烈爱其才，欲留之，慎逃归。希烈闻皋用慎，恐为己患，遗慎七属甲，诈为复书，坠之境上。上闻之，遣中使即军中斩慎，皋为之论雪；未报。会江贼三千余众入寇，皋遣慎击贼自赎；慎击破之，斩首数百级而还，由是得免。

32 卢杞秉政，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己权，乘间荐吏部侍郎关播儒厚，可以镇风俗；丙辰，以播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政事皆决于杞，播但敛衽无所可否。上尝从容与宰相论事，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还至中书，杞谓播曰："以足下端愿少言，故相引至此，冀者奈何发口欲言邪！"播自是不复敢言。

33 戊辰，遣都官员外郎樊泽使于吐蕃，告以结盟之期。

34 丙子，肃王详薨。

35 十一月，己卯朔，加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同平章事。

36 田悦德朱滔之救，与王武俊议奉滔为主，称臣事之，滔不可，曰："愜山之捷，皆大夫二兄之力，滔何敢独居尊位！"于是幽州判官李子千、恒冀判官郑濡等共议："请与郓州李大夫为四国，俱称王而不改年号，如昔诸侯奉周家正朔。筑坛同盟，有不如约者，众共伐之。不然，岂得常为叛臣，茫然无主，用兵既无名，有功无官爵为赏，

使将吏何所依归乎!"滔等皆以为然。滔乃自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仍请李纳称齐王。是日,滔等筑坛于军中,告天而受之。滔为盟主,称孤;武俊、悦、纳称寡人。所居堂曰殿,处分曰令,群下上书曰笺。妻曰妃,长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为府,置留守兼元帅,以军政委之;又置东西曹,视中书、门下省;左右内史,视侍中、中书令;余官皆仿天朝而易其名。

武俊以孟华为司礼尚书,华竟不受,呕血死;以兵马使卫常宁为内史监,委以军事。常宁谋杀武俊,武俊腰斩之。武俊遣其将张终葵寇赵州,康日知击斩之。

李希烈帅所部三万徙镇许州,遣所亲诣李纳,与谋共袭汴州;遣使告李勉,云已兼领淄青,欲假道之官。勉为之治桥、具馔以待之,而严为之备。希烈竟不至,又密与朱滔等交通,纳亦数遣游兵渡汴以迎希烈。由是东南转输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

37 十二月,丁丑,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时朱滔等与官军相拒累月,官军有度支馈粮,诸道益兵,而滔与王武俊孤军深入,专仰给于田悦,客主日益困弊。闻李希烈军势甚盛,颇怨望,乃相与谋遣使诣许州,劝希烈称帝,希烈由是自称天下都元帅。

38 司天少监徐承嗣请更造建中正元历;从之。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八

唐纪四十四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三

建中四年(癸亥、783)

1 春,正月,丁亥,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尚结赞盟于清水。

2 庚寅,李希烈遣其将李克诚袭陷汝州,执别驾李元平。元平,本湖南判官,薄有才艺,性疏傲,敢大言,好论兵;播奇之,荐于上,以为将相之器,以汝州距许州最近,擢元平为汝州别驾,知州事。元平至汝州,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阴使壮士应募执役,入数百人,元平不之觉。希烈遣克诚将数百骑突至城下,应募者应之于内,缚元平驰去。元平为人眇小,无须,见希烈恐惧,便液污地。希烈骂之曰:"盲宰相以汝当我,何相轻也!"以判官周晃为汝州刺史,又遣别将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取尉氏,围郑州,官军数为所败。逻骑西至彭婆,东都士民震骇,窜匿山谷;留守郑叔则入保西苑。

上问计于卢杞,对曰:"希烈年少骁将,恃功骄慢,将佐莫敢谏止;诚得儒雅重臣,奉宣圣泽,为陈逆顺祸福,希烈必革心悔过,可不劳军旅而服。颜真卿三朝旧臣,忠直刚决,名重海内,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为然。甲午,命真卿诣许州宣慰希烈。诏下,举朝失色。

真卿乘驿至东都,郑叔则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须后命。"真卿曰:"君命也,将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为国家羞,请留之。"又使人邀真卿,不及。真卿与其子书,但敕以"奉家庙、抚诸孤"而已。至许州,欲宣诏旨,希烈使其养子千余人环绕慢骂,拔刃拟之,为将刳啖之势;真卿足不移,色不变。希烈遽以身蔽之,麾众令退,馆真卿而礼之。希烈欲遣真卿还,会李元平在座,真卿责之,元平惭而起,以密启白希烈;希烈意遂变,留真卿不遣。

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各遣使诣希烈,上表称臣,劝进,使者拜舞于希烈前,说希烈曰:"朝廷诛灭功臣,失信天下;都统英武自天,功烈盖世,已为朝廷所猜忌,将有韩、白之祸,愿亟称尊号,使四海臣民知有所归。"希烈召颜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见推,不谋而同,太师观此事势,岂吾独为朝廷所忌无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谓四王!相公不自保功业,为唐忠臣,乃与乱臣贼子相从,求与之同覆灭邪!"希烈不悦,扶真卿出。他日,又与四使同宴,四使曰:"久闻太师重望,今都统将称大号而太师适至,是天以宰相赐都统也。"真卿叱之曰:"何谓宰相!汝知有骂安禄山而死者颜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节而死耳,岂受汝辈诱胁乎!"四使不敢复言。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于馆舍,掘坎于庭,云欲坑之,真卿怡然,见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剑相与,岂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谢之。

3 戊戌,以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为东都、汝州节度使,将凤翔、邠宁、泾原、奉天、好畤行营兵万余人讨希烈,

又诏诸道共讨之。曜行至郑城，遇希烈前锋将陈利贞，击破之；希烈势小沮。曜，翰之子也。

希烈使其将封有麟据邓州，南路遂绝，贡献、商旅皆不通。壬寅，诏治上津山路，置邮驿。

4 二月，戊申朔，命鸿胪卿崔汉衡送区颊赞还吐蕃。

5 丙寅，以河阳三城、怀、卫州为河阳军。

6 丁卯，哥舒曜克汝州，擒周晃。

7 三月，戊寅，江西节度使曹王皋败李希烈将韩霜露于黄梅，斩之；辛卯，拔黄州。时希烈兵栅蔡山，险不可攻。皋声言西取蕲州，引舟师溯江而上，希烈之将引兵循江随战。去蔡山三百余里，皋乃复放舟顺流而下，急攻蔡山，拔之。希烈兵还救之，不及而败。皋遂进拔蕲州，表伊慎为蕲州刺史，王锷为江州刺史。

8 淮宁都虞候周曾、镇遏兵马使王玢、押牙姚憕、韦清密输款于李勉。李希烈遣曾与十将康秀琳将兵三万攻哥舒曜，至襄城，曾等密谋还军袭希烈，奉颜真卿为节度使，使玢、憕、清为内应。希烈知之，遣别将李克诚将骠军三千人袭曾等，杀之，并杀玢、憕及其党。甲午，诏赠曾等官。始，韦清与曾等约，事泄不相引，故独得免。清恐终及祸，说希烈请诣朱滔乞师，希烈遣之，行至襄邑，逃奔刘洽。希烈闻周曾等有变，闭壁数日；其党寇尉氏、郑州者闻之，亦遁归。希烈乃上表归咎于周曾等，引兵还蔡州，外示悔过从顺，实待朱滔等之援也。置颜真卿于龙兴寺。

丁酉，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与淮宁兵战于安州，官军大败，伯仪仅以身免，亡其所持节。希烈使人以其节及俘馘示颜真卿；真卿号恸投地，绝而复苏，自是不复与人言。

9 夏，四月，上以神策军使白志贞为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讨李希烈。志贞请诸尝为节度、观察、都团练使者，不问存没，并勒其子弟帅奴马自备资装从军，授以五品官；贫者甚苦之，人心始摇。

10 上命宰相、尚书与吐蕃区颊赞盟于丰邑里，区颊赞以清水之盟，疆场未定，不果盟。己未，命崔汉衡入吐蕃，决于赞普。

11 庚申，加永平、宣武、河阳都统李勉淮西招讨使，东都、汝州节度使哥舒曜为之副，以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为淮西应援招讨使，山南东道节度使贾耽、江西节度使曹王皋为之副。上督哥舒曜进兵，曜至颍桥，遇大雨，还保襄城。李希烈遣其将李光辉攻襄城；曜击却之。

12 五月，乙酉，颍王璬薨。

13 乙未，以宣武节度使刘洽兼淄青招讨使。

14 李晟谋取涿、莫二州，以绝幽、魏往来之路，与张孝忠之子升云围朱滔所署易州刺史郑景济于清苑，累月不下。滔以其司武尚书马实为留守，将步骑万余守魏营，自将步骑万五千救清苑，李晟军大败，退保易州。滔还军瀛州，张升云奔满城。会晟病甚，引军还保定州。

王武俊以滔既破李晟，留屯瀛州，未还魏桥，遣其给事中宋端趣之。端见滔，言颇不逊，滔怒，使谓武俊曰："滔以热疾，暂未南还，大王二兄遽有云云。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弃兄，如脱屣耳。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为！"端还报，武俊自辨于马实，实以状白滔，言："赵王知宋端无礼于大王，深加责让，实无他志。"武俊亦遣承令官郑和随实使者见滔，谢之。滔乃悦，相待如初。然武俊以是益恨滔矣。

六月，李抱真使参谋贾林诣武俊壁诈降。武俊见之。林曰："林来奉诏，非降也。"武俊色动，问其故，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诚效，及登坛之日，抚膺顾左右曰：'我本徇忠义，天子不察。'诸将亦尝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语使者曰，'朕前事诚误，悔之无及。朋友失意，尚可谢，况朕为四海之主乎！'"武俊曰："仆胡人也，为将尚知爱百姓；况天子，岂专以杀人为事乎！今山东连兵，暴骨如莽，就使克捷，与谁守之！仆不惮归国，但已与诸镇结盟。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己，天子诚能下诏赦诸镇之罪，仆当首唱从化；诸镇有不从者，请奉辞伐之。如此，则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同列，不过五旬，河朔定矣。"使林还报抱真，阴相约结。

15 庚戌，初行税间架、除陌钱法。时河东、泽潞、河阳、朔方四军屯魏县，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剑南、岭南诸军环淮宁之境。旧制，诸道军出境，皆仰给度支；上优恤士卒，每出境，加给酒肉，本道粮仍给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给，故将士利之。各出军才逾境而止，月费钱百三十余万缗，常赋不能供。判度支赵赞乃奏行二法：所谓税间架者，每屋两架为间，上屋税钱二千，中税千，下税五百，吏执笔握算，入人室庐计其数。或有宅屋多而无他资者，出钱动数百缗。敢匿一间，杖六十，赏告者钱五十缗。所谓除陌钱者，公私给与及卖买，每缗官留五十钱，给他物及相贸易者，约钱为率。敢隐钱百，杖六十，罚钱二千，赏告者钱十缗，其赏钱皆出坐事之家。于是愁怨之声，盈于远近。

16 丁卯，徙郴王逾为丹王，鄜王遘为简王。

17 庚午，答蕃判官监察御史于頔与吐蕃使者论刺没藏至自青海，言疆场已定，请遣区颊赞归国。秋，七月，

甲申，以礼部尚书李揆为入蕃会盟使。壬辰，诏诸将相与区颊赞盟于城西。李揆有才望，卢杞恶之，故使之入吐蕃。揆言于上曰："臣不惮远行，恐死于道路，不能达诏命！"上为之恻然，谓杞曰："揆无乃太老！"杞曰："使远夷，非谙练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则自今年少于揆者，不敢辞远使矣。"

18 八月，丁未，李希烈将兵三万围哥舒曜于襄城，诏李勉及神策将刘德信将兵救之。乙卯，希烈将曹季昌以随州降，寻复为其将康叔夜所杀。

19 初，上在东宫，闻监察御史嘉兴陆贽名，即位，召为翰林学士，数问以得失。时两河用兵久不决，赋役日滋，贽以兵穷民困，恐别生内变，乃上奏，其略曰："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将非其人者，兵虽众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将虽材不为用。"又曰："将不能使兵，国不能驭将，非止费财玩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灾。"又曰："今两河、淮西为叛乱之帅者，独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遭诖误，内蓄危疑；苍黄失图，势不得止。况其余众，盖并胁从，苟知全生，岂愿为恶！"又曰："无纾目前之虞，或兴意外之变。人者，邦之本也。财者，人之心也。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矣。"又曰："人摇不宁，事变难测，是以兵贵拙速，不贵巧迟。若不靖于本而务救于末，则救之所为，乃祸之所起也。"又论关中形势，以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隶禁卫，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承平渐久，武备浸微，虽府卫具存而卒乘罕习。故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一举滔天，两京不守。尚赖西边有兵，诸牧有马，每州有粮，故肃宗得以中兴。乾元之后，继有外虞，悉师东讨，边备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虚，深入为寇，故先皇帝莫与为御，避之东游。是皆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柢之虑。内寇则淆、函失险，外侵则泾、渭为戎。于斯之时，虽有四方之师，宁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岂不为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众，远在山东；神策六军之兵，继出关外。傥有贼臣啖寇，黠虏觇边，伺隙乘虚，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窃忧也。未审陛下其何以御之！侧闻伐叛之初，议者多易其事，佥谓有征无战，役不逾时，计兵未甚多，度费未甚广，于事为无扰，于人为不劳；曾不料兵连祸拿，变故难测，日引月长，渐乖始图。往岁为天下所患，咸谓除之则可致升平者，李正己、李宝臣、梁崇义、田悦是也。往岁为国家所信，咸谓任之则可除祸乱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纳继之；宝臣死，惟岳继之；崇义平，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携。然则往岁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岁之所信，今则自叛矣，而余又难保。是知立国之安危在势，任事之济否在人。势苟安，则异类同心也；势苟危，则舟中敌国也。陛下岂可不追鉴往事，惟新令图，修偏废之柄以靖人，复倒持之权以固国！而乃孜孜汲汲，极思劳神，徇无已之求，望难必之效乎！今关辅之间，征发已甚，宫苑之内，备卫不全。万一将帅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负固边垒，诱致豺狼，或窃发郊畿，惊犯城阙，此亦愚臣所窃为忧者也，未审陛下复何以备之！陛下傥过听愚计，所遣神策六军李晟等及节将子弟，悉可追还；明敕泾、陇、邠、宁，但令严备封守，仍云更不征发，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罢京城及畿县间架等杂税，则冀已输者弭怨，见处者获宁，人心不摇，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20 壬戌，以汴西运使崔纵兼魏州四节度都粮料使。纵，涣之子也。

21 九月，丙戌，神策将刘德信、宣武将唐汉臣与淮宁将李克诚战，败于沪涧。时李勉遣汉臣将兵万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帅诸将家应募者三千人助之。勉奏："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许州空虚，若袭许州，则襄城围自解。"遣二将趣许州，未至数十里，上遣中使责其违诏，二将狼狈而返，无复斥候。克诚伏兵邀之，杀伤太半。汉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游兵剽掠至伊阙。勉复遣其将李坚帅四千人助守东都，希烈以兵绝其后，坚军不得还。汴军由是不振，襄城益危。

22 上以诸军讨淮宁者不相统壹，庚子，以舒王谟为荆襄等道行营都元帅，更名谊；以户部尚书萧复为长史，右庶子孔巢父为左司马，谏议大夫樊泽为右司马，自余将佐皆选中外之望。未行，会泾师作乱而止。复，嵩之孙也；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孙也。

23 上发泾原诸道兵救襄城。冬，十月，丙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将兵五千至京师。军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来，冀得厚赐遗其家，既至，一无所赐。丁未，发至浐水，诏京兆尹王翊犒师，惟粝食菜羹；众怒，蹴而覆之，因扬言曰："吾辈将死于敌，而食且不饱，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闻琼林、大盈二库，金帛盈溢，不如相与取之。"乃擐甲张旗鼓噪，还趣京城。令言入辞，尚在禁中，闻之，驰至长乐阪，遇之。军士射令言，令言抱马鬣突入乱兵，呼曰："诸君失计！东征立功，何患不富贵，乃为族灭之计乎！"军士不听，以兵拥令言而西。上遽命赐帛，人二匹；众益怒，射中使。又命中使宣慰，贼已至通化门外，中使出门，贼杀之。又命出金帛二十车赐之；贼已入城，喧声浩浩，不复可遏。百姓狼狈骇走，贼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夺汝商货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陌钱矣！"上遣普王谊、翰

林学士姜公辅出慰谕之;贼已陈于丹凤门外,小民聚观者以万计。

初,神策军使白志贞掌召募禁兵,东征死亡者志贞皆隐不以闻,但受市井富儿赂而补之,名在军籍受给赐,而身居市廛为贩鬻。司农卿段秀实上言:"禁兵不精,其数全少,卒有患难,将何待之!"不听。至是,上召禁兵以御贼,竟无一人至者。贼已斩关而入,上乃与王贵妃、韦淑妃、太子、诸王、唐安公主自苑北门出,王贵妃以传国宝系衣中以从;后宫诸王、公主不及从者什七八。

初,鱼朝恩既诛,宦官不复典兵,有窦文场、霍仙鸣者,尝事上于东宫,至是,帅宦官左右仅百人以从,使普王谊前驱,太子执兵以殿。司农卿郭曙以部曲数十人猎苑中,闻跸,谒道左,遂以其众从。曙,暧之弟也。右龙武军使令狐建方教射于军中,闻之,帅麾下四百人从,乃使建居后为殿。

姜公辅叩马言曰:"朱泚尝为泾帅,坐弟滔之故,废处京师,心尝怏怏。臣谓陛下既不能推心待之,则不如杀之,毋贻后患。今乱兵若奉以为主,则难制矣。请召使从行。"上仓猝不暇用其言,曰:"无及矣!"遂行。夜至咸阳,饭数匕而过。时事出非意,群臣皆不知乘舆所之。卢杞、关播逾中书垣而出。白志贞、王翊及御史大夫于颀、中丞刘从一、户部侍郎赵赞、翰林学士陆贽、吴通微等追及上于咸阳。颀,颃之从父兄弟;从一,齐贤之从孙也。

贼入宫,登含元殿,大呼曰:"天子已出,宜人自求富!"遂欢噪,争入府库,运金帛,极力而止。小民因之,亦入宫盗库物,通夕不已。其不能入者,剽夺于路。诸坊居民各相帅自守。姚令言与乱兵谋曰:"今众无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闲居私第,请相与奉之。"众许诺。乃遣数百骑迎泚于晋昌里第。夜半,泚按辔列炬,传呼入宫,居含元殿,设警严,自称权知六军。

戊申旦,泚徙居白华殿,出榜于外,称:"泾原将士久处边陲,不闲朝礼,辄入宫阙,至惊乘舆,西出巡幸。太尉已权临六军,应神策军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禄食者,悉诣行在;不能往者,即诣本司。若出三日,检勘彼此无名者,皆斩!"于是百官出见泚,或劝迎乘舆;泚不悦,百官稍稍遁去。

源休以使回纥还,赏薄,怨朝廷,入见泚,屏人密语移时,为泚陈成败,引符命,劝之僭逆。泚喜,然犹未决。宿卫诸军举白幡降者,列于阙前甚众。泚夜于苑门出兵,旦自通化门入,骆驿不绝,张弓露刃,欲以威众。

上思桑道茂之言,自咸阳幸奉天。县僚闻车驾猝至,欲逃匿山谷;主簿苏弁止之。弁,良嗣之兄孙也。文武之臣稍稍继至;己酉,左金吾大将军浑瑊至奉天。瑊素有威望,众心恃之稍安。

庚戌,源休劝朱泚禁十城门,毋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为佣仆潜出。休又为泚说诱文武之士,使之附泚。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太仆卿张光晟自负其才,皆郁郁不得志,泚悉起而用之。工部侍郎蒋镇出亡,坠马伤足,为泚所得。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节义,镇以清素,都官员外郎彭偃以文学,太常卿敬钊以勇略,皆为时人所重,至是皆为泚用。

凤翔、泾原将张廷芝、段诚谏将数千人救襄城,未出潼关闻朱泚据长安,杀其大将陇右兵马使戴兰,潰归于泚。泚于是自谓众心所归,谋反遂定。以源休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为皇城使。百司供亿,六军宿卫,咸拟乘舆。

辛亥,以浑瑊为京畿、渭北节度使,行在都虞候白志贞为都知兵马使,令狐建为中军鼓角使,以神策都虞候侯仲庄为左卫将军兼奉天防城使。

朱泚以司农卿段秀实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数十骑召之。秀实闭门拒之,骑士逾垣入,劫之以兵。秀实自度不免,乃谓子弟曰:"国家有患,吾于何避之,当以死徇社稷;汝曹宜人自求生。"乃往见泚。泚喜曰:"段公来,吾事济矣。"延坐问计。秀实说之曰:"公本以忠义著闻天下,今泾军以犒赐不丰,遽有披猖,使乘舆播越。夫犒赐不丰,有司之过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开谕将士,示以祸福,奉迎乘舆,复归宫阙,此莫大之功也!"泚默然不悦,然以秀实与己皆为朝廷所废,遂推心委之。左骁卫将军刘海宾、泾原都虞候何明礼、孔目官岐灵岳,皆秀实素所厚也,秀实密与之谋诛泚,迎乘舆。

上初至奉天,诏征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为乱兵所立,且来攻城,宜早修守备。"卢杞切齿言曰:"朱泚忠贞,群臣莫及,奈何言其从乱,伤大臣心!臣请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为然。又闻群臣劝泚奉迎,乃诏诸道援兵至者皆营于三十里外。姜公辅谏曰:"今宿卫单寡,防虑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惮于兵多;如其不然,有备无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卢杞及白志贞言于上曰:"臣观朱泚心迹,必不至为逆,愿择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诸从臣皆畏惮,莫敢行;金吾将军吴溆独请行,上悦。溆退而告人曰:"食其禄而违其难,何以为臣!吾幸托肺附,非不知往必死,但举朝无蹈难之臣,使圣情慊慊耳!"遂奉诏诣泚。泚反谋已决,虽阳为受命,馆溆于客省,寻杀之。溆,溪之兄也。

泚遣泾原兵马使韩旻将锐兵三千，声言迎大驾，实袭奉天。时奉天守备单弱，段秀实谓岐灵岳曰："事急矣！"使灵岳诈为姚令言符，令旻且还，当与大军俱发。窃令言印未至，秀实倒用司农印印符，募善走者追之。旻至骆驿，得符而还。秀实谓同谋曰："旻来，吾属无类矣！我当直搏泚杀之，不克则死，终不能为之臣也！"乃令刘海宾、何明礼阴结军中之士，欲使应之于外。旻兵至，泚、令言大惊；岐灵岳独承其罪而死，不以及秀实等。

是日，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实等议称帝事。秀实勃然起，夺休象笏，前唾泚面，大骂曰："狂贼！吾恨不斩汝万段，岂从汝反邪！"因以笏击泚，泚举手捍之，才中其额，溅血洒地。泚与秀实相搏凶凶，左右猝愕，不知所为。海宾不敢进，乘乱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得匍匐脱走。秀实知事不成，谓泚党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杀我！"众争前杀之。泚一手承血，一手止其众曰："义士也！勿杀。"秀实既死，泚哭之甚哀，以三品礼葬之。海宾缟服而逃，后二日，捕得，杀之；亦不引何明礼。明礼从泚攻奉天，复谋杀泚，亦死。上闻秀实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24 壬子，以少府监李昌巎为京畿、渭南节度使。

25 凤翔节度使、同平章事张镒，性儒缓，好修饰边幅，不习军事，闻上在奉天，欲迎大驾，具服用货财，献于行在。后营将李楚琳，为人剽悍，军中畏之，尝事朱泚，为泚所厚。行军司马齐映与同幕齐抗言于镒曰："不去楚琳，必为乱首。"镒命楚琳出戍陇州。楚琳托事不时发。镒方以迎驾为忧，谓楚琳已去矣。楚琳夜与其党作乱，镒缒城而走，贼追及，杀之，判官王沼等皆死。映自水窦出，抗为佣保负荷而逃，皆免。

始，上以奉天迫隘，欲幸凤翔，户部尚书萧复闻之，遽请见曰："陛下大误，凤翔将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与之同恶者。臣尚忧张镒不能久，岂得以銮舆蹈不测之渊乎！"上曰："吾行计已决，试为卿留一日。"明日，闻凤翔乱，乃止。

齐映、齐抗皆诣奉天，以映为御史中丞，抗为侍御史。楚琳自为节度使，降于朱泚；陇州刺史郝通奔于楚琳。

26 商州团练兵杀其刺史谢良辅。

27 朱泚自白华殿入宣政殿，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癸丑，泚以姚令言为侍中、关内元帅，李忠臣为司空兼侍中，源休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蒋镇为吏部侍朗，樊系为礼部侍郎，彭偃为中书舍人，自余张光晟等各拜官有差。立弟滔为皇太弟。姚令言与源休共掌朝政，凡泚之谋划、迁除、军旅、资粮，皆禀于休。休劝泚诛翦宗室在京城者以绝人望，杀郡王、王子、王孙凡七十七人。寻又以蒋镇为门下侍郎，李子平为谏议大夫，并同平章事。镇忧惧，每怀刀欲自杀，又欲亡窜，然性怯，竟不果。源休劝泚诛朝士之窜匿者以胁其余，镇力救之，赖以全者甚众。樊系为泚撰册文，既成，仰药而死。大理卿胶水蒋沇诣行在，为贼所得，沇绝食称病，潜窜得免。

28 哥舒曜食尽，弃襄城奔洛阳；李希烈陷襄城。

29 右龙武将军李观将卫兵千余人从上于奉天，上委之召募，数日，得五千余人，列之通衢，旗鼓严整，城人为之增气。

姚令言之东出也，以兵马使京兆冯河清为泾原留后，判官河中姚况知泾州事。河清、况闻上幸奉天，集将士大哭，激以忠义，发甲兵、器械百余车，通夕输行在。城中方苦无甲兵，得之，士气大振。诏以河清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况为行军司马。

30 上至奉天数日，右仆射、同平章事崔宁始至，上喜甚，抚劳有加。宁退，谓所亲曰："主上聪明英武，从善如流，但为卢杞所惑，以至于此！"因潸然出涕。杞闻之，与王翃谋陷之。翃言于上曰："臣与宁俱出京城，宁数下马便液，久之不至，有顾望意。"会朱泚下诏，以左丞柳浑同平章事，宁为中书令。浑，襄阳人也，时亡在山谷。翃使盩厔尉康湛诈为宁遗朱泚书，献之。杞因谮宁与朱泚结盟，约为内应，故独后至。乙卯，上遣中使引宁就幕下，云宣密旨，二力士自后缢杀之，中外皆称其冤；上闻之，乃赦其家。

31 朱泚遣使遗朱滔书，称："三秦之地，指日克平；大河之北，委卿除殄，当与卿会于洛阳。"滔得书，宣示军府，移牒诸道，以自夸大。

32 上遣中使告难于魏县行营，诸将相与恸哭。李怀光帅众赴长安，马燧、李芃各引兵归镇，李抱真退屯临洺。

33 丁巳，以户部尚书萧复为吏部尚书，吏部郎中刘从一为刑部侍郎，翰林学士姜公辅为谏议大夫，并同平章事。

34 朱泚自将逼奉天，军势甚盛。以姚令言为元帅，张光晟副之，以李忠臣为京兆尹、皇城留守，仇敬忠为同、华等州节度、拓东王，以捍关东之师，李日月为西道先锋经略使。

邠宁留后韩游瓌，庆州刺史论惟明，监军翟文秀，受诏将兵三千拒泚于便桥，与泚遇于醴泉。游瓌欲还趣奉

天，文秀曰："我向奉天，贼亦随至，是引贼以迫天子也。不若留壁于此，贼必不敢越我向奉天；若不顾而过，则与奉天夹攻之。"游瓌曰："贼强我弱，若贼分军以缀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夹攻之有！我今急趣奉天，所以卫天子也。且吾士卒饥寒而贼多财，彼以利诱吾卒，吾不能禁也。"遂引兵入奉天；泚亦随至。官军出战，不利，泚兵争门，欲入；浑瑊与游瓌血战竟日。门内有草车数乘，瑊使虞候高固帅甲士以长刀斫贼，皆一当百，曳车塞门，纵火焚之，众军乘火击贼，贼乃退，会夜，泚营于城东三里，击柝张火，布满原野，使西明寺僧法坚造攻具，毁佛寺以为梯冲。韩游瓌曰："寺材皆乾薪，但具火以待之。"固，侃之玄孙也。泚自是日来攻城，瑊、游环等昼夜力战。幽州兵救襄城者闻泚反，突入潼关，归泚于奉天，普润戍卒亦归之，有众数万。

上与陆贽语及乱故，深自克责。贽曰："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贽退，上疏，以为："陛下志壹区宇，四征不庭，凶渠稽诛，逆将继乱，兵连祸结，行及三年。征师日滋，赋敛日重，内自京邑，外洎边陲，行者有锋刃之忧，居者有诛求之困。是以叛乱继起，怨嗟并兴，非常之虞，亿兆同虑。唯陛下穆然凝邃，独不得闻，至使凶卒鼓行，白昼犯阙，岂不以乘我间隙，因人携离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谏诤之列，有备卫之司，见危不能竭其诚，临难不能效其死；臣所谓致今日之患，群臣之罪者，岂徒言欤！圣旨又以国家兴衰，皆有天命。臣闻天所视听，皆因于人。故祖伊责纣之辞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数纣之罪曰：'乃曰吾有命，罔惩其侮。'此又舍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视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此乃天命由人，其义明矣。然则圣哲之意，六经会通，皆谓祸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盖人事理而天命降乱者，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顷征讨颇频，刑网稍密，物力耗竭，人心惊疑，如居风涛，汹汹靡定。上自朝列，下达蒸黎，日夕族党聚谋，咸忧必有变故，旋属泾原叛卒，果如众庶所虞。京师之人，动逾亿计，固非悉知算术，皆晓占书，则明致寇之由，未必尽关天命。臣闻理或生乱，乱或资理，有以无难而失守，有以多难而兴邦。今生乱失守之事，则既往而不可复追矣；其资理兴邦之业，在陛下克励而谨修之。何忧乎乱人，何畏于厄运！勤励不息，足致升平，岂止荡涤妖氛，旋复宫阙而已！"

35 田悦说王武俊，使与马实共击李抱真于临洺。抱真复遣贾林说武俊曰："临洺兵精而有备，未易轻也。今战胜得地，则利归魏博；不胜，则恒冀大伤。易、定、沧、赵，皆大夫之故地也，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辞悦，与马实北归。壬戌，悦送武俊于馆陶，执手泣别，下至将士，赠遗甚厚。

先是，武俊召回纥兵，使绝李怀光等粮道，怀光等已西去，而回纥达干将回纥千人、杂虏二千人适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说之，欲与俱诣河南取东都，应接朱泚，许以河南子女赂之。滔娶回纥女为侧室，回纥谓之朱郎，且利其俘掠，许之。

贾林复说武俊曰："自古国家有患，未必不因之更兴；况主上九业天子，聪明英武，天下谁肯舍之共事朱泚乎！滔自为盟主以来，轻蔑同列。河朔古无冀国，冀乃大夫之封域也。今滔称冀王，又西倚其兄，北引回纥，其志欲尽吞河朔而王之，大夫虽欲为之臣，不可得矣。且大夫雄勇善战，非滔之比；又本以忠义手诛叛臣，当时宰相处置失宜，为滔所诳诱，故蹉跌至此。不若与昭义并力取滔，其势必获。滔既亡，则泚自破矣。此不世之功，转祸为福之道也。今诸道辐凑攻泚，不日当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过而归国，则已晚矣！"时武俊已与滔有隙，因攘袂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岂能臣此田舍儿乎！"遂与抱真及马燧相结，约为兄弟；然犹外事滔，礼甚谨，与田悦各遣使见滔于河间，贺朱泚称尊号，且请马实之兵共攻康日知于赵州。

36 汝、郑应援使刘德信将子弟军在汝州，闻难，引兵入援，与泚众战于见子陵，破之；以东渭桥有转输积粟，癸亥，进屯东渭桥。

37 朱泚夜攻奉天东、西、南三面。甲子，浑瑊力战却之；左龙武大将军吕希倩战死。乙丑，泚复攻城，将军高重捷与泚将李日月战于梁山之隅，破之；乘胜逐北，身先士卒，贼伏兵擒之。其麾下十余人奋不顾死，追夺之；贼不能拒，乃斩其首，弃其身而去。麾下收之入城，上亲抚而哭之尽哀，结蒲为首而葬之，赠司空。朱泚见其首，亦哭之曰："忠臣也！"束蒲为身而葬之。李日月，泚之骁将也，战死于奉天城下；泚归其尸于长安，厚葬之。其母竟不哭，骂曰："奚奴！国家何负于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泚败，贼党皆族诛，独日月之母不坐。

己巳，加浑瑊京畿、渭南·北、金商节度使。

38 壬申，王武俊与马实至赵州城下。

39 初，朱泚镇凤翔，遣其将牛云光将幽州兵五百人戍陇州，以陇右营田判官韦皋领陇右留后。及郝通奔凤翔，牛云光诈疾，欲俟皋至，伏兵执之以应泚，事泄，帅其众奔泚。至泾阳，遇泚遣中使苏玉赍诏书加皋中丞，玉说云光曰："韦皋，书生也。君不如与我俱之陇州，皋幸而受命，乃吾人也；不受命，君以兵诛之，如取孤豚耳！"云光

从之。皋从城上问云光曰:“冀者不告而行,今而复来,何也?”云光曰:“冀者未知公心,今公有新命,故复来,原托腹心。”皋乃先纳苏玉,受其诏书;谓云光曰:“大使苟无异心,请悉纳甲兵,使城中无疑,众乃可入。”云光以皋书生,易之,乃悉以甲兵输之而入。明日,皋宴玉、云光及其卒于郡舍,伏甲诛之。筑坛,盟将士曰:“李楚琳贼虐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宜相与讨之!”遣兄平、弁诣奉天,复遣使求援于吐蕃。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九

唐纪四十五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四

建中四年(癸亥、783)

1 十一月,乙亥,以陇州为奉义军,擢皋为节度使。泚又使中使刘海广许皋凤翔节度使;皋斩之。

2 灵武留后杜希全、盐州刺史戴休颜、夏州刺史时常春会渭北节度使李建徽合兵万人入援,将至奉天,上召将相议道所从出。关播、浑瑊曰:“漠谷道险狭,恐为贼所邀。不若自乾陵北过,附柏城而行,营于城东北鸡子堆,与城中掎角相应,且分贼势。”卢杞曰:“漠谷道近,若为贼所邀,则城中出兵应接可也。傥出乾陵,恐惊陵寝。”瑊曰:“自泚攻城,斩乾陵松柏,以夜继昼,其惊多矣。今城中危急,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来,所系非轻,若得营据要地,则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师,岂比逆贼!若令希全等过之,是自惊陵寝。”上乃命希全等自漠谷进。丙子,希全等军至漠谷,果为贼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击之,死伤甚众;城中出兵应接,为贼所败。是夕,四军溃,退保邠州。泚阅其辎重于城下,从官相视失色。休颜,夏州人也。

泚攻城益急,穿堑环之。泚移帐于乾陵,下视城中,动静皆见之,时遣使环城招诱士民,笑其不识天命。

3 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疾愈,闻上幸奉天,帅众将奔命。张孝忠迫于朱滔、王武俊,倚晟为援,不欲晟行,数沮止之。晟乃留其子凭,使娶孝忠女为妇,又解玉带赂孝忠亲信,使说之,孝忠乃听晟西归,遣大将杨荣国将锐兵六百与晟俱。晟引兵出飞狐道,昼夜兼行,至代州。丁丑,加晟神策行营节度使。

4 王武俊、马实攻赵州不克。辛巳,实归瀛州,武俊送之五里,犒赠甚厚;武俊亦归恒州。

5 上之出幸奉天也,陕虢观察使姚明扬以军事委都防御副使张劝,去诣行在。劝募兵得数万人。甲申,以劝为陕虢节度使。

6 朱泚攻围奉天经月,城中资粮俱尽。上尝遣健步出城觇贼,其人恳以苦寒为辞,跪奏乞一襦裤。上为之寻求不获,竟惘默而遣之。时供御才有粝米二斛,每伺贼之休息,夜,缒人于城外,采芜菁根而进之。上召公卿将吏谓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辈无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群臣皆顿首流涕,期尽死力,故将士虽困急而锐气不衰。

上之幸奉天也,粮料使崔纵劝李怀光令入援,怀光从之。纵悉敛军资与怀光皆来。怀光昼夜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齐运倾力犒宴,军尚欲迁延。崔纵先辇货财渡河,谓众曰:“至河西,悉以分赐。”众利之,西屯蒲城,有众五万。齐运,恽之孙也。

李晟行且收兵,亦自蒲津济,军于东渭桥;其始有卒四千,晟善于抚御,与士卒同甘苦,人乐从之,旬月间至万余人。

神策兵马使尚可孤讨李希烈,将三千人在襄阳,自武关入援,军于七盘,败泚将仇敬,遂取蓝田。可孤,宇文部之别种也。

镇国军副使骆元光,其先安息人,骆奉先养以为子,将兵守潼关近十年,为众所服。朱泚遣其将何望之袭华州,刺史董晋弃州走行在。望之据其城,将聚兵以绝东道;元光引关下兵袭望之,走还长安。元光遂军华州,召募士卒,数日,得万余人。泚数遣兵攻元光,元光皆击却之,贼由是不能东出。上即以元光为镇国军节度使,元光乃将兵二千西屯昭应。

马燧遣其行军司马王权及其子汇将兵五千人入援,屯中渭桥。

于是泚党所据惟长安而已,援军游骑时至望春楼下。李忠臣等屡出兵皆败,求援于泚,泚恐民间乘弊抄之,所遣兵皆昼伏夜行。

泚内以长安为忧，乃急攻奉天，使僧法坚造云梯，高广各数丈，裹以兕革，下施巨轮，上容壮士五百人；城中望之凶惧。上以问群臣，浑瑊、侯仲庄对曰："臣观云梯势甚重，重则易陷，臣请迎其所来凿地道，积薪蓄火以待之。"神武军使韩澄曰："云梯小伎，不足上劳圣虑，臣请御之。"乃度梯之所傃，广城东北隅三十步，多储膏油松脂薪苇于其上。丁亥，泚盛兵鼓噪攻南城，韩游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严备东北。戊子，北风甚迅，泚推云梯，上施湿毡，悬水囊，载壮士攻城，翼以辒辌，置人其下，抱薪负土填堑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伤。贼并兵攻城东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伤者不可胜数。贼已有登城者，上与浑瑊对泣，群臣惟仰首祝天。上以无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实食五百户以下千余通授瑊，使募敢死士御之，仍赐御笔，使视其功之大小书名给之，告身不足则书其身，且曰："今便与卿别。"瑊俯伏流涕，上拊其背，歔欷不自胜。时士卒冻馁，又乏甲胄，瑊抚谕，激以忠义，皆鼓噪力战。瑊中流矢，进战不辍，初不言痛。会云梯辗地道，一轮偏陷，不能前却，火从地中出，风势亦回，城上人投苇炬，散松脂，沃以膏油，欢呼震地。须臾，云梯及梯上人皆为灰烬，臭闻数里，贼乃引退。于是三门皆出兵，太子亲督战，贼徒大败，死者数千人。将士伤者，太子亲为裹疮。入夜，泚复来攻城，矢及御前三步而坠；上大惊。

李怀光自蒲城引兵趣泾阳，并北山而西，先遣兵马使张韶微服间行诣行在，藏表于蜡丸。韶至奉天，值贼方攻城，见韶，以为贱人，驱之使与民俱填堑；韶得间，逾堑抵城下呼曰："我朔方军使者也。"城上人下绳引之，比登，身中数十矢，得表于衣中而进之。上大喜，舁韶以徇城，四隅欢声如雷。癸巳，怀光败泚兵于沣泉。泚闻之惧，引兵遁归长安。众以为怀光复三日不至，则城不守矣。

泚既退，从臣皆贺。汴滑行营兵马使贾隐林进言："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虽朱泚败亡，忧未艾也！"上不以为忤，甚称之。侍御史万俟著开金、商运路，重围既解，诸道贡赋继至，用度始振。

朱泚至长安，但为城守之计，时遣人自城外来，周走呼曰："奉天破矣！"欲以惑众。泚既据府库之富，不爱金帛以悦将士，公卿家属在城者皆给月俸。神策及六军从车驾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给其家粮，加以缮完器械，日费甚广。及长安平，府库尚有余蓄，见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敛焉。

或谓泚曰："陛下既受命，唐之陵庙不宜复存。"泚曰："朕尝北面事唐，岂忍为此！"又曰："百官多缺，请以兵胁士人补之。"泚曰："强授之则人惧。但欲仕者则与之，何必叩户拜官邪！"泚所用者惟范阳、神策团练兵；泾原卒骄，皆不为用，但守其所掠资货，不肯出战；又密谋杀泚，不果而止。

李怀光性粗疏，自山东来赴难，数与人言卢杞、赵赞、白志贞之奸佞，且曰："天下之乱，皆此曹所为也！吾见上，当请诛之。"既解奉天之围，自矜其功，谓上必接以殊礼。或说王翃、赵赞曰："怀光缘道愤叹，以为宰相谋议乖方，度支赋敛烦重，京尹犒赐刻薄；致乘舆播迁者，三臣之罪也。今怀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诚，询得失，使其言入，岂不殆哉！"翃、赞以告卢杞，杞惧，从容言于上曰："怀光勋业，社稷是赖，贼徒破胆，皆无守心，若使之乘胜取长安，则一举可以灭贼，此破竹之势也。今听其入朝，必当赐宴，留连累日，使贼入京城，得从容成备，恐难图矣！"上以为然。诏怀光直引军屯便桥，与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马使杨惠元刻期共取长安。怀光自以数千里竭诚赴难，破朱泚，解重围，而咫尺不得见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为奸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鲁店，留二日乃行。

7 剑南西山兵马使张朏以所部兵作乱，入成都，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弃城奔汉州；鹿头戍将叱干遂等讨之，斩朏及其党，延赏复归成都。

8 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将兵讨李希烈，屯盱眙，闻朱泚作乱，归广陵，修堑垒，缮甲兵。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闭关梁，禁马牛出境，筑石头城，穿井近百所，缮馆第数十，修坞壁，起建业，抵京峴，楼堞相属，以备车驾渡江，且自固也。少游发兵三千大阅于江北；滉亦发舟师三千曜武于京江以应之。

盐铁使包佶有钱帛八百万，将输京师。陈少游以为贼据长安，未期收复，欲强取之。佶不可，少游欲杀之；佶惧，匿妻子于案牍中，急济江。少游悉收其钱帛；佶有守财卒三千，少游亦夺之。佶才与数十人俱至上元，复为韩滉所夺。

时南方藩镇各闭境自守，惟曹王皋数遣使间道贡献。李希烈攻逼汴、郑，江、淮路绝，朝贡皆自宣、饶、荆、襄趣武关。皋治邮驿，平道路，由是往来之使，通行无阻。

9 上问陆贽以当今切务。贽以冀日致乱，由上下之情不通，劝上接下从谏，乃上疏，其略曰："臣谓当今急务，在于审察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疑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察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归趣，以靖邦家乎！此诚当今之所急也。"又曰："顷者窃闻舆议，颇究群情，

四方则患于中外意乖，百辟又患于君臣道隔。郡国之志不达于朝廷，朝廷之诚不升于轩陛。上泽阙于下布，下情壅于上闻，实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实，上下否隔于其际，真伪杂糅于其间，聚怨嚣嚣，腾谤籍籍，欲无疑阻，其可得乎！”又曰：“总天下之智以助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则君臣同志，何有不从！远迩归心，孰与为乱！”又曰：“虑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

疏奏旬日，上无所施行，亦不诘问。贽又上疏，其略曰：“臣闻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故仲尼以谓人情者圣王之田，言理道所生也。”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损上益下曰益，损下益上曰损。夫天在下而地处上，于位乖矣，而反谓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处下，于义顺矣，而反谓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约己而裕于人，人必说而奉上矣，岂不谓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岂不谓之损乎！”又曰：“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顺水之道乃浮，违则没；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则危。是以古先圣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又曰：“陛下愤习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临，以严法制断，流弊自久，浚恒太深。远者惊疑而阻命逃死之祸作，近者畏慑而偷容避罪之态生。君臣意乖，下下情隔，君务致理，而下防诛夷，臣将纳忠，又上虑欺诞，故睿诚不布于群物，物情不达于睿聪。臣于往年曾任御史，获奉朝谒，仅欲半年，陛下严邃高居，未尝降旨临问，群臣局蹐趋退，亦不列事奏陈。轩陛之间，且未相谕，宇宙之广，何由自通！虽复例对使臣，别延宰辅，既殊师锡，且异公言。未行者则戒以枢密勿论，已行者又谓之遂事不谏，渐生拘碍，动涉猜嫌，由是人各隐情，以言为讳。至于变乱将起，亿兆同忧，独陛下恬然不知，方谓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睹验往时之所闻，孰真孰虚，何得何失，则事之通塞备详之矣！人之情伪尽知之矣！”

上乃遣中使谕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诚，亦能纳谏。将谓君臣一体，全为堤防，缘推诚不疑，多被奸人卖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无他，其失反在推诚。又，谏官论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归过于朕以自取名。朕从即位以来，见奏对论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听途说，试加质问，遽即辞穷。若有奇才异能，在朕岂惜拔擢。朕见从前已来，事祇如此，所以近来不多取次对人，亦非倦于接纳。卿宜深悉此意。”贽以人君临下，当以诚信为本。谏者虽辞情鄙拙，亦当优容以开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辩，则臣下何敢尽言，乃复上疏，其略曰：“天子之道，与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恶木而废发生，天子不以时有小人而废听纳。”又曰：“唯信与诚，有失无补。一不诚则心莫之保，一不信则言莫之行。陛下所谓失于诚信以致患害者，臣窃以斯言为过矣。”又曰：“驭之以智则人诈，示之以疑则人偷。上行之则下从之，上施之则下报之。若诚不尽于己而望尽于人，众必怠而不从矣。不诚于前而曰诚于后，众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诚信之道，不可斯须而去身。愿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为悔者也！”又曰：“臣闻仲虺赞扬成汤，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吉甫歌诵周宣，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是则圣贤之意较然著明，惟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盖为人之行己，必有过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过而迁善，愚者耻过而遂非；迁善则其德日新，遂非则其恶弥积。”又曰：“谏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于圣德固亦无亏。陛下若纳谏不违，则传之适足增美；陛下若违谏不纳，又安能禁之勿传！”又曰：“侈言无验不必用，质言当理不必违。辞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实，虑之以终，其用无他，唯善所在。”又曰：“陛下所谓‘比见奏对论事皆是雷同道听途说者。’臣窃以众多之议，足见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轻侮而莫之省纳也。陛下又谓‘试加质问，即便辞穷。’臣但以陛下虽穷其辞而未穷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为下者莫不愿忠，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两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慊，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胜必甘于佞辞，上耻过必忌于直谏，如是则下之谄谀者顺指而忠实之语不闻矣。上骋辩必剿说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诈，如是则下之顾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辞不尽矣。上厉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规，如是则下之畏慊者避辜而情理之说不申矣。夫以区域之广大，生灵之众多，宫阙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献而上，获睹至尊之光景者，逾亿兆而无一焉；就获睹之中得接言议者，又千万不一；幸而得接者，犹有九弊居其间，则上下之情所通鲜矣。上情不通于下则人惑，下情不通于上则君疑；疑则不纳其诚，惑则不从其令；诚而不见纳则应之以悖，令而不见从则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败何待！是使乱多理少，从古以然。”又曰：“昔赵武呐呐而为晋贤臣，绛侯木讷而为汉元辅，然则口给者事或非信，辞屈者理或未穷。人之难知，尧、舜所病，胡可以一洲一诘而谓尽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实，以此轻天下之士，必有遗才。”又曰：“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容；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之漏泄，彰我之能从；是则人君与谏者交相益之道也。谏者有爵赏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谏者得献替之名，君亦得采纳之名。然犹谏者有失中而君

无不美，唯恐谠言之不切，天下之不闻，如此则纳谏之德光矣。”上颇采用其言。

10 李怀光顿兵不进，数上表暴扬卢杞等罪恶；众论喧腾，亦咎杞等。上不得已，十二月，壬戌，贬杞为新州司马，白志贞为恩州司马，赵赞为播州司马。宦者翟文秀，上所信任也，怀光又言其罪，上亦为杀之。

11 乙丑，以翰林学士、祠部员外郎陆贽为考功郎中，金部员外郎吴通微为职方郎中。贽上奏，辞以“初到奉天，扈从将吏例加两阶，今翰林独迁官。夫行罚先贵近而后卑远，则令不犯；行赏先卑远而后贵近，则功不遗。望先录大劳，次遍群品，则臣亦不敢独辞。”上不许。

12 上在奉天，使人说田悦、王武俊、李纳，赦其罪，厚赂以官爵；悦等皆密归款，而犹未敢绝朱滔，各称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将军王郅说悦曰：“日者八郎有急，滔与赵王不敢爱其死，竭力赴救，幸而解围。今太尉三兄受命关中，滔欲与回纥共往助之，愿八郎治兵，与滔渡河共取大梁。”悦心不欲行而未忍绝滔，乃许之。滔复遣其内史舍人李瑄见悦，审其可否，悦犹豫不决，密召扈崿议之。司武侍郎许士则曰：“朱滔昔事李怀仙为牙将，与兄泚及朱希彩共杀怀仙而立希彩。希彩所以宠信其兄弟至矣，滔又与判官李子瑗谋杀希彩而立泚。泚既为帅，滔乃劝泚入朝而自为留后，虽劝以忠义，实夺之权也。平生与之同谋共功如李子瑗之徒，负而杀之者二十余人。今又与泚东西相应，使滔得志，泚亦不为所容，况同盟乎！滔为人如此，大王何从得其肺腑而信之邪！彼引幽陵、回纥十万之兵屯于郊坰，大王出迎，则成擒矣。彼因大王，兼魏国之兵，南向渡河，与关中相应，天下其孰能当之！大王于时悔之无及。为大王计，不若阳许偕行而阴为之备，厚加迎劳，至则托以他故，遣将分兵而随之。如此，大王外不失报德之名而内无仓猝之忧矣。”扈崿等皆以为然。王武俊闻李瑄适魏，遣其司刑员外郎田秀驰见悦曰：“武俊冒以宰相处事失宜，恐祸及身，又八朗困于重围，故与滔合兵救之。今天子方在隐忧，以德绥我，我曹何得不悔过而归之邪！舍九叶天子不事而事滔乎！且泚未称帝之时，滔与我曹比肩为王，固已轻我曹矣。况使之南平汴、洛，与泚连衡，吾属皆为虏矣！八郎慎勿与之俱南，但闭城拒守；武俊请伺其隙，连昭义之兵，击而灭之，与八郎再清河朔，复为节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悦意遂决，绐滔云：“从行，必如前约。”

丁卯，滔将范阳步骑五万人，私从者复万余人，回纥三千人，发河间而南，辎重首尾四十里。

13 李希烈攻李勉于汴州，驱民运土木，筑垒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填之，谓之湿薪。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将其众万余人奔宋州。庚午，希烈陷大梁。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希烈，希烈以澄为尚书令兼永平节度使。勉上表请罪，上谓其使者曰：“朕犹失守宗庙，勉宜自安。”待之如初。

刘洽遣其将高翼将精兵五千保襄邑，希烈攻拔之，翼赴水死。希烈乘胜攻宁陵，江、淮大震。陈少游遣参谋温述送款于希烈曰：“濠、寿、舒、庐，已令弛备，韬戈卷甲，伏俟指麾。”又遣巡官赵诜结李纳于郓州。

14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关播罢为刑部尚书。

15 以给事中孔巢父为淄青宣慰使，国子祭酒董晋为河北宣尉使。

16 陆贽言于上曰：“今盗遍天下，舆驾播迁，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人心。昔成汤以罪己勃兴，楚昭以善言复国。陛下诚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书诏无所避忌，臣虽愚陋，可以仰副圣情，庶令反侧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书诏，虽骄将悍卒闻之，无不感激挥涕。

术者上言：“国家厄运，宜有变更以应时数。”群臣请更加尊号一二字。上以问贽，贽上奏，以为不可，其略曰：“尊号之兴，本非古制。行于安泰之日，已累谦冲，袭乎丧乱之时，尤伤事体。”又曰：“嬴秦德衰，兼皇与帝，始总称之；流及后代，昏僻之君，乃有圣刘、天元之号。是知人主轻重，不在名称。损之有谦光稽古之善，崇之获矜能纳谄之讥。”又曰：“必也俯稽术数，须有变更，与其增美称而失人心，不若黜旧号以祇天戒。”上纳其言，但改年号而已。

上又以中书所撰赦文示贽，贽上言，以为：“动人以言，所感已浅，言又不切，人谁肯怀！今兹德音，悔过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辞不得不尽，洗刷疵垢，宣畅郁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则何有不从者乎！应须改革事条，谨具别状同进。舍此之外，尚有所虞。窃以知过非难，改过为难；言善非难，行善为难。假使赦文至精，止于知过言善，犹愿圣虑更思所难。”上然之。

兴元元年(甲子、784)

1 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

小子惧德弗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拥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

近骚然，行赍居送，众遮劳止，或一日屡交锋刃，或连年不解甲胄。祀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离，怨气凝结，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甿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闾，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兴都邑，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痛心疢貌，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泉谷。自今中外所上书奏，不得更言'圣神文武'之号。

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藩维，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等一切待之如初。

朱滔虽缘朱泚连坐，路远必不同谋，念其旧勋，务在弘贷，如能效顺，亦与惟新。

朱泚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胁从将吏百姓等，但官军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顺并散归本道、本军者，并从赦例。

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进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

赦下，四方人心大悦。及上还长安明年，李抱真入朝为上言："山东宣布赦书，士卒皆感泣，臣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

2 命兵部员外郎李充为恒冀宣尉使。

3 朱泚更国号曰汉，自号汉元天皇，改元天皇。

4 王武俊、田悦、李纳见赦令，皆去王号，上表谢罪。惟李希烈自恃兵强财富，遂谋称帝，遣人间仪于颜真卿，真卿曰："老夫尝为礼官，所记惟诸侯朝天子礼耳！"希烈遂即皇帝位，国号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以其党郑贲为侍中，孙广为中书令，李缓、李元平同平章事。以汴州为大梁府，分其境内为四节度。希烈遣其将辛景臻谓颜真卿曰："不能屈节，当自焚！"积薪灌油于其庭。真卿趋赴火，景臻遽止之。

希烈又遣其将杨峰赍赦赐陈少游及寿州刺史张建封。建封执峰徇于军，腰斩于市，少游闻之骇惧。建封具以少游与希烈交通之状闻，上悦，以建封为濠、寿、庐三州都团练使。希烈乃以其将杜少诚为淮南节度使，使将步骑万余人先取寿州，后之江都，建封遣其将贺兰元均、邵怡守霍丘秋栅。少诚竟不能过，遂南寇蕲、黄，欲断江路。时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财赋，溯江诣行在；至蕲口，遇少诚入寇。曹王皋遣蕲州刺史伊慎将兵七千拒之，战于永安戍，大破之，少诚脱身走，斩首万级，包佶乃得前。后佶入朝，具奏陈少游夺财赋事；少游惧，厚敛所部以偿之。李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使其骁将董侍募死士七千袭鄂州，刺史李兼偃旗卧鼓闭门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门，兼帅士卒出战，大破之。上以兼为鄂、岳、沔都团练使。于是希烈东畏曹王皋，西畏李兼，不敢复有窥江、淮之志矣。

5 朱滔引兵入赵境，王武俊大具犒享；入魏境，田悦供承倍丰，使者迎候，相望于道。丁丑，滔至永济，遣王郅见悦，约会馆陶，偕行渡河。悦见郅曰："悦固愿从五兄南行，昨日将出军，将士勒兵不听悦出，曰：'国兵新破，战守逾年，资储竭矣。今将士不免冻馁，何以全军远征！大王日自抚循，犹不能安；若舍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变！'悦之志非敢有贰也，如将士何！已令孟祐备步骑五千，从五兄供刍牧之役。"因遣其司礼侍郎裴抗等往谢滔。滔闻之，大怒曰："田悦逆贼，孥在重围，命如丝发，使我叛君弃兄，发兵昼夜赴之，幸而得存。许我贝州，我辞不取；尊我为天子，我辞不受。今乃负恩，误我远来，饰辞不出！"即日，遣马实攻宗城、经城，杨荣国攻冠氏，皆拔之；又纵回纥掠馆陶顿幄帟、器皿、车、牛以去。悦闭城自守。壬午，滔遣裴抗等还，分兵置吏守平恩、永济。

6 丙戌，以吏部侍郎卢翰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翰，义僖之七世孙也。

7 朱滔引兵北围贝州，引水环之，刺史邢曹俊婴城拒守；纵范阳及回纥兵大掠诸县，又拔武城，通德、棣二州，使给军食；遣马实将步骑五千屯冠氏以逼魏州。

8 以给事中杜黄裳为江淮宣慰副使。

9 上于行宫庑下贮诸道贡献之物，榜曰琼林大盈库。陆贽以为战守之功，赏赍未行而遽私别库，则士卒怨望，无复斗志，上疏谏，其略曰："天子与天同德，以四海为家，何必桡废公方，崇聚私货！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万乘以效匹夫之藏，亏法失人，诱奸聚匿，以斯制事，岂不过哉！"又曰："顷者六师初降，百物无储，外捍凶徒，内防危堞，昼夜不息，殆将五旬，冻馁交侵，死伤相枕，毕命同力，竟夷大艰。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绝甘以同卒伍，辍食以啖功劳。无猛制而人不携，怀所感也；无厚赏而人不怨，悉所无也。今者攻围已解，衣食已丰，而谣诼方兴，军情稍阻，岂不以勇夫恒性，嗜利矜功，其患难既与之同忧而好乐不与之同利，苟异恬默，能无怨咨！"又曰："陛下诚能近想重围之殷忧，追戒平居之专欲，凡在二库货贿，尽令出赐有功，每获珍华，先给军赏，如此，则乱必靖，贼必平，徐驾六龙，旋复都邑，天子之贵，岂当忧贫！是乃散其小储而成其大储，损其小宝而固其大宝

也。”上即命去其榜。

10 萧复尝言于上曰:“宦官自艰难以来,多为监军,恃恩纵横。此属但应掌宫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权国政。”上不悦。又尝言:“陛下践阼之初,圣德光被,自杨炎、卢杞黩乱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诚能变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傥使臣依阿苟免,臣实不能!”又尝与卢杞同奏事,杞顺上旨,复正色曰:“卢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谓左右曰:“萧复轻朕!”戊子,命复充山南东·西、荆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东·西、福建、岭南等道宣尉、安抚使,实疏之也。既而刘从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复,上谓陆贽曰:“朕思迁幸以来,江、淮远方,或传闻过实,欲遣重臣宣慰,谋于宰相及朝士,佥谓宜然。今乃反覆如是,朕为之怅恨累日。意复悔行,使之论奏邪?卿知萧复何如人?其不欲行,意趣安在?”贽上奏,以为:“复痛自修励,慕为清贞,用虽不周,行则可保。至于轻诈如此,复必不为。借使复欲逗留,从一安肯附会!今所言矛盾,愿陛下明加辩诘。若萧复有所请求,则从一何容为隐!若从一自有回互,则萧复不当受疑。陛下何惮而不辩明,乃直为此怅恨也!夫明则罔惑,辩则罔冤;惑莫甚于逆诈而不与明,冤莫痛于见疑而不与辩。是使情伪相糅,忠邪靡分。兹实居上御下之要枢,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复辩也。

11 辛卯,以王武俊为恒、冀、深、赵节度使。壬辰,加李抱真、张孝忠并同平章事。丙申,加田悦检校左仆射。以山南东道行军司马樊泽为本道节度使,前深、赵观察使康日知为同州刺史、奉诚军节度使,曹州刺史李纳为郓州刺史、平卢节度使。

12 戊戌,加刘洽汴、滑、宋、亳都统副使,知都统事,李勉悉以其众授之。

13 辛丑,六军各置统军,秩从三品,以宠勋臣。

14 吐蕃尚结赞请出兵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秘书监崔汉衡使吐蕃,发其兵。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

唐纪四十六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五

兴元元年(甲子、784)

1 二月,戊申,诏赠段秀实太尉,谥曰忠烈,厚恤其家。时贾隐林已卒,赠左仆射,赏其能直言也。

2 李希烈将兵五万围宁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刘昌以三千人守之。

滑州刺史李澄密遣使请降,上许以澄为汴滑节度使。澄犹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养子六百人戍白马,召澄共攻宁陵。澄至石柱,使其众阳惊,烧营而遁。又讽养子令剽掠,澄悉收斩之,以白希烈,希烈无以罪也。

刘昌守宁陵,凡四十五日不释甲。韩滉遣其将王栖曜将兵助刘洽拒希烈,栖曜以强弩数千游汴水,夜,入宁陵城。明日,从城上射希烈,及其坐幄,希烈惊曰:“宣、润弩手至矣!”遂解围去。

3 朱泚自奉天败归,李晟谋取长安。刘德信与晟俱屯东渭桥,不受晟节制;晟因德信至营中,数以沪涧之败及所过剽掠之罪,斩之;因以数骑驰入德信军,劳其众,无敢动者,遂并将之,军势益振。

李怀光既胁朝廷逐卢杞等,内不自安,遂有异志。又恶李晟独当一面,恐其成功,奏请与晟合军;诏许之。晟与怀光会于咸阳西陈涛斜,筑垒未毕,泚众大至。晟谓怀光曰:“贼若固守宫苑,或旷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战,此天以贼赐明公,不可失也!”怀光曰:“军适至,马未秣,士未饭,岂可遽战邪!”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与怀光同出军,怀光军士多掠人牛马,晟军秋毫不犯。怀光军士恶其异己,分所获与之,晟军终不敢受。

怀光屯咸阳累月,逗留不进;上屡遣中使趣之,辞以士卒疲弊,且当休息观衅。诸将数劝之攻长安,怀光不从,密与朱泚通谋。李晟屡奏,恐其有变,为所并,请移军东渭桥;犹冀怀光革心,收其力用,寝晟奏不下。

怀光欲缓战期,且激怒诸军,奏言:“诸军粮赐薄,神策独厚。厚薄不均,难以进战。”上以财用方窘,若粮赐皆比神策,则无以给之,不然,又逆怀光意,恐诸军决望;乃遣陆贽诣怀光营宣慰,因召李晟参议其事。怀光意欲晟自乞减损,使失士心,沮败其功,乃曰:“将士战斗同而粮赐异,何以使之协力!”贽未有言,数顾晟。晟曰:“公为元帅,得专号令;晟将一军,受指纵而已。至于增减衣食,公当裁之。”怀光默然,又不欲自减之,遂止。

时上遣崔汉衡诣吐蕃发兵,吐蕃相尚结赞言:“蕃法发兵,以主兵大臣为信;今制书无怀光署名,故不敢进。”上命陆贽谕怀光,怀光固执以为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纵兵焚掠,谁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

克城者人赏百缗，彼发兵五万，若援敕求赏，五百万缗何从可得！此二害也。虏骑虽来，必不先进，勒兵自固，观我兵势，胜则从而分功，败则从而图变，谲诈多端，不可亲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敕；尚结赞亦不进军。

陆贽自咸阳还，上言：“贼泚稽诛，保聚宫苑，势穷援绝，引日偷生。怀光总仗顺之师，乘制胜之气，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师老不用，诸帅每欲进取，怀光辄沮其谋。据兹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护，委曲听从，观其所为，亦未知感。若不别务规略，渐思制持，惟以姑息求安，终恐变故难测。此诚事机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寻常容易处之。今李晟奏请移军，适遇臣衔命宣慰，怀光偶论此事，臣遂泛问所宜。怀光乃云：‘李晟既欲别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犹虑有翻覆，因美其军盛强。怀光大自矜夸，转有轻晟之意。臣又从容问云：‘回日，或圣旨顾问事之可否，决定何如？’怀光已肆轻言，不可中变，遂云：‘恩命许去，事亦无妨。’要约再三，非不详审，虽欲追悔，固难为辞。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书，敕下依奏，别赐怀光手诏，示以移军事由。其手诏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请移军城东以分贼势。朕本欲委卿商量，适会陆贽回奏云，见卿语及于此，仍言许去事亦无妨，遂敕本军允其所请。’如此，则词婉而直，理顺而明，虽蓄异端，何由起怨！”上从之。

晟自咸阳结陈而行，归东渭桥。时鄜坊节度使李建徽、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犹与怀光联营，陆贽复上奏曰：“怀光当管师徒，足以独制凶寇，逗留未进，抑有他由。所患太强，不资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杨惠元三节度之众附丽其营，无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则？四军接垒，群帅异心，论势力则悬绝高卑，据职名则不相统属。怀光轻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从心，晟等疑怀光养寇蓄奸而怨其事多陵己；端居则互防飞谤，欲战则递恐分功，龃龉不和，嫌衅遂构，俾之同处，必不两全。强者恶积而后亡，弱者势危而先覆，覆亡之祸，翘足可期！旧寇未平，新患方起，忧叹所切，实堪疚心！太上消慝于未萌，其次救失于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祸难垂成，委而不谋，何以宁乱！李晟见机虑变，先请移军，建徽、惠元势转孤弱，为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虽有良图，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时。今因李晟愿行，便遣合军同往，托言晟兵素少，虑为贼泚所邀，藉此两军迭为掎角，仍先谕旨，密使促装，诏书至营，即日进路，怀光意虽不欲，然亦计无所施。是谓先人有夺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解斗不可以不离，救焚不可以不疾，理尽于此，惟陛下图之。”上曰：“卿所料极善。然李晟移军，怀光不免怅望，若更遣建徽、惠元就东，恐因此生辞，转难调息，且更俟旬时。”

4 辛酉，加王武俊同平章事兼幽州、卢龙节度使。

5 李晟以为：“怀光反状已明，缓急宜有备，蜀、汉之路不可壅，请以裨将赵光铣等为洋、利、剑三州刺史，各将兵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决，欲亲总禁兵幸咸阳，以慰抚为名，趣诸将进讨。或谓怀光曰：“此汉祖游云梦之策也！”怀光大惧，反谋益甚。

上垂欲行，怀光辞益不逊，上犹疑谗人间之，甲子，加怀光太尉，增实食，赐铁券，遣神策右兵马使李卞等往谕旨。怀光对使者投铁券于地曰：“圣人疑怀光邪！人臣反，赐铁券；怀光不反，今赐铁券，是使之反也！”辞气甚悖。朔方左兵马使张名振当军门大呼曰：“太尉视贼不许击，待天使不敬，果欲反邪！功高太山，一旦弃之，自取族灭，富贵他人，何益哉！我今日必以死争之。”怀光闻之，谓曰：“我不反，以贼方强，故须蓄锐俟时耳。”怀光又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乃发卒城咸阳，未几，移军据之。张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日拔军此来，何也？何不攻长安，杀朱泚，取富贵，引军还邠邪！”怀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拉杀之。

右武锋兵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怀光养以为子。怀光潜与朱泚通谋，演芬遣其客郜成义诣行在告之，请罢其都统之权。成义至奉天，告怀光子璀；璀密白其父。怀光召演芬责之曰：“我以尔为子，奈何欲破我家！今日负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为股肱，太尉以演芬为心腹；太尉既负天子，演芬安得不负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异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贼名而死，死甘心矣！”怀光使左右脔食之，皆曰：“义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断其喉而去。

李卞等还，言怀光骄慢之状，于是行在始严门禁，从臣皆密装以待。

乙丑，加李晟河中、同绛节度使；上犹以为薄，丙寅，又加同平章事。

上将幸梁州，山南节度使盐亭严震闻之，遣使诣奉天奉迎，又遣大将张用诚将兵五千至盩厔以来迎卫。用诚为怀光所诱，阴与之通谋，上闻而患之。会震继遣牙将马勋奉表，上语之故；勋请“亟诣梁州取严震符召用诚还府；若不受召，臣请杀之。”上喜曰：“卿何时复至此？”勋刻日时而去。既得震符，请壮士五人与之俱出骆谷。用诚不知事泄，以数百骑迎之，勋与之俱入驿。时天寒，勋多然薪火于驿外，军士皆往附火。勋乃从容出怀中符，以示用诚曰：“大夫召君。”用诚错愕起走，壮士自后执其手擒之。用诚子在勋后，斫伤勋首。壮士格杀其子，仆用诚于地，跨其腹，以刀拟其喉曰：“出声则死！”勋入其营，士卒已擐甲执兵矣。勋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汉中，一

朝弃之，与张用诚同反，于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诚，不问汝曹，无自取族灭！”众皆酋服。勋送用诚诣梁州，霰杖杀之，命副将领其众。勋裹其首，复命于行在，愆期半日。

李怀光夜遣人袭夺李建徽、杨惠元军，建徽走免，惠元将奔奉天，怀光遣兵追杀之。怀光又宣言曰：“吾今与朱泚连和，车驾且当远避！”

怀光以韩游瓌朔方将也，掌兵在奉天，与游瓌书，约使为变，游瓌密奏之；明日，又以书趣之。上称其忠义，因问：“策安出？”对曰：“怀光总诸道兵，故敢恃众为乱。今邠宁有张昕，灵武有宁景璿，河中有吕鸣岳，振武有杜从政，潼关有唐朝臣，渭北有窦覦，皆守将也。陛下各以其地及其众授之，尊怀光之官，罢其权，则行营诸将各受本府指麾矣。怀光独立，安能为乱！”上曰：“罢怀光兵权，若朱泚何？”对曰：“陛下既许将士以克城殊赏，将士奉天子之命以讨贼取富贵，谁不愿之！邠府兵以万数，借使臣得而将之，足以诛泚；况诸道必有杖义之臣，泚不足忧也！”上然之。

丁卯，怀光遣其将赵升鸾入奉天，约其夕使别将达奚小俊烧乾陵，令升鸾为内应以惊胁乘舆。升鸾诣浑瑊自言，瑊遽以闻，且请决幸梁州。上命瑊戒严，瑊出，部勒未毕，上已出城西，命戴休颜守奉天，朝臣将士狼狈麇从。戴休颜徇于军中曰：“怀光已反！”遂乘城拒守。

朱泚之称帝也，兵部侍郎刘乃卧病在家，泚召之，不起；使蒋镇自往说之，凡再往，知不可诱胁，乃叹曰：“镇亦忝列曹，不能舍生，以至于此，岂可复以己之腥臊污漫贤者乎！”歔欷而返。乃闻帝幸山南，搏膺大呼，自投于床，不食数日而卒。

太子少师乔琳从上至盩厔，称老疾不堪山险，削发为僧，匿于仙游寺；泚闻之，召至长安，以为吏部尚书。于是朝士之窜匿者多出仕泚矣！

怀光遣其将孟保、惠静寿、孙福达将精骑趣南山邀车驾，遇诸军粮料使张增于盩厔。三将曰：“彼使我为不臣，我以追不及报之，不过不使我将耳。”因目增曰：“军士未朝食，如何？”增给其众曰：“此东数里有佛祠，吾贮粮焉。”三将帅众而东，纵之剽掠，由是百官从行者皆得入骆谷，以追不及还报，怀光皆黜之。

6 河东将王权、马汇引兵归太原。

7 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谓将佐曰：“长安，宗庙所在，天下根本，若诸将皆从行，谁当灭贼者！”乃治城隍，缮甲兵，为复京城之计。先是东渭桥有积粟十余万斛，度支给李怀光军，几尽。是时怀光、朱泚连兵，声势甚盛，车驾南幸，人情扰扰；晟以孤军处二强寇之间，内无资粮，外无救援，徒以忠义感激将士，故其众虽单弱而锐气不衰。又以书遗怀光，辞礼卑逊，虽示尊崇而谕以祸福，劝之立功补过，故怀光惭恧，未忍击之。晟曰：“畿内虽兵荒之余，犹可赋敛。宿兵养寇，患莫大焉！”乃以判官张彧假京兆尹，择四十余人，假官以督渭北刍粟，不旬日，皆充羡；乃流涕誓众，决志平贼。

8 田悦用兵数败，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皆厌苦之。上以给事中孔巢父为魏博宣尉使。巢父性辩博，至魏州，对其众为陈逆顺祸福；悦及将士皆喜。兵马使田绪，承嗣之子也，凶险，多过失，悦不忍杀，杖而拘之。悦既归国，内外撤警备。三月，壬申朔，悦与巢父宴饮，绪对弟侄有怨言，其侄止之，绪怒，杀侄，既而悔之，曰：“仆射必杀我！”既夕，悦醉，归寝，绪与左右密穿后垣入，杀悦及其母、妻等十余人，即帅左右执刀立于中门之内夹道。将旦，以悦命召行军司马麈嶷、判官许士则、都虞候蒋济议事；府署深邃，外不知有变，士则、济先至，召入，乱斫杀之。绪恐既明事泄，乃出门，遇悦亲将刘忠信方排牙，绪疾呼谓众曰：“刘忠信与麈嶷谋反，昨夜刺杀仆射。”众大惊，喧哗。忠信未及自辩，众分裂杀之。麈嶷来，及戟门遇乱，招谕将士，将士从之者三分之一。绪惧，登城而立，大呼谓众曰：“绪，先相公之子，诸君受先相公恩，若能立绪，兵马使赏缗钱二千，大将半之，下至士卒，人赏百缗，竭公私之货，五日取办。”于是将士回首杀麈嶷，皆归绪，军府乃安。因请命于孔巢父，巢父命绪权知军府。后数日，众乃知绪杀其兄，虽悔怒，而绪已立，无如之何。绪又杀悦亲将薛有伦等二十余人。

李抱真、王武俊引兵将救贝州，闻乱，不敢进，朱滔闻悦死，喜曰：“悦负恩，天假手于绪也！”即遣其执宪大夫郑景济等将步骑五千助马实，合兵万二千人攻魏州。实军王莽河，纵骑兵及回纥四出剽掠。滔别遣人说绪，许以本道节度使。绪方危急，遣随军侯臧诣贝州送款于滔，滔喜，遣臧还报，使亟定盟约。时绪部署城内已定，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诣绪，许以赴援，如悦存日之约。绪召将佐议之，幕僚曾穆、卢南史曰：“用兵虽尚威武，亦本仁义，然后有功。今幽陵之兵恣行杀掠，白骨蔽野，虽先仆射背德，其民何罪！今虽盛强，其亡可跂立而待也。况昭义、恒冀方相与攻之，奈何以目前之急欲从人为反逆乎！不若归命朝廷，天子方蒙尘于外，闻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绪从之，遣使奉表诣行在，城守以俟命。

9 上之发奉天也，韩游瓌帅其麾下八百余人还邠州。李怀光以李晟军浸盛，恶之，欲引军自咸阳袭东渭桥；三令其众，众不应，窃相谓曰："若与我曹击朱泚，惟力是视；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从也！"怀光知众不可强，问计于宾佐，节度巡官良乡李景略曰："取长安，杀朱泚，散军还诸道，单骑诣行在，如此，臣节亦未亏，功名犹可保也。"顿首恳请，至于流涕，怀光许之。都虞候阎晏等劝怀光东保河中，徐图去就，怀光乃说其众曰："今且屯泾阳，召妻孥于邠，俟至，与之俱往河中。春装既办，还攻长安，未晚也。东方诸县皆富实，军发之日，听尔俘掠。"众许之。怀光乃谓景略曰："冥者之议，军众不从，子宜速去，不且见害！"遣数骑送之。景略出军门，恸哭曰："不意此军陷于不义！"

怀光遣使诣邠州，令留后张昕悉发所留兵万余人及行营将士家属会泾阳，仍遣其将刘札等将三千余骑胁迁之。韩游瓌说昕曰："李太尉功高，自蹈祸机；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贵，游瓌请帅麾下以从。"昕曰："昕微贱，赖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负也！"游瓌乃谢病不出，阴与诸将高固、杨怀宾等相结。时崔汉衡以吐蕃兵营于邠南，高固曰："昕以众去，则邠城空矣。"乃诈为浑瑊书，召吐蕃使稍逼邠城。昕等惧，竟不敢出。昕等谋杀诸将之不从者，游瓌知之，先与高固等举兵杀昕，遣杨怀宾奉表以闻，且遣人告崔汉衡。汉衡矫诏以游瓌知军府事，军中大喜。怀光子旻在邠，游瓌遣之，或曰："不杀旻，何以自明？"游瓌曰："杀旻，怀光怒，其众必至，不如释旻以走之。"时杨怀宾子朝晟在怀光军中为右厢兵马使，闻之，泣白怀光曰："父立功于国，子当诛夷，不可典兵。"怀光囚之。于是游瓌屯邠宁，戴休颜屯奉天，骆元光屯昭应，尚可孤屯蓝田，皆受李晟节度，晟军声大振。

始，怀光方强，朱泚畏之，与怀光书，以兄事之，约分帝关中，永为邻国。及怀光决反，逼乘舆南幸，其下多叛之，势益弱。泚乃赐怀光诏书，以臣礼待之，且征其兵。怀光惭怒，内忧麾下为变，外怒李晟袭之，遂烧营东走，掠泾阳等十二县，鸡犬无遗。及富平，大将孟涉、段威勇将数千人奔于李晟，将士在道散亡相继。至河中，或劝河中守将吕鸣岳焚桥拒之，鸣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纳之，河中尹李齐运弃城走。怀光遣其将赵贵先筑垒于同州，刺史李纾惧，奔行在；幕僚裴向摄州事，诣贵先，责以逆顺之理，贵先感寤，遂请降，同州由是获全。向，遵庆之子也。怀光使其将符峤袭坊州，据之，渭北守将窦覦帅猎团七百团之；峤请降。诏以覦为渭北行军司马。

10 丁亥，以李晟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节度使。

11 庚寅，车驾至城固。唐安公主薨，上长女也。

上在道，民有献瓜果者，上欲以散试官授之，访于陆贽，贽上奏，以为："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轻用。起端虽微，流弊必大。献瓜果者，止可赐以钱帛，不当酬以官。"上曰："试官虚名，无损于事。"贽又上奏，其略曰："自兵兴以来，财赋不足以供赐，而职官之赏兴焉；青朱杂沓于胥徒，金紫普施于舆皂。当今所病，方在爵轻，设法贵之，犹恐不重，若又自弃，将何劝人！夫诱人之方，惟名与利，名近虚而于教为重，利近实而于德为轻。专实利而不济之以虚，则耗匮而物力不给；专虚名而不副之以实，则诞谩而人情不趋。故国家命秩之制，有职事官，有散官，有勋官，有爵号，然掌务而授俸者，唯系职事之一官也，此所谓施实利而寓虚名者也。其勋、散、爵号三者所系，大抵止于服色、资荫而已，此所谓假虚名而佐实利者也。今之员外、试官，颇同勋、散、爵号，虽则授无赞禄，受不占员，然而突锷锋、排患难者则以是赏之，竭筋力、展劳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献瓜果者亦授试官，则彼必相谓曰，'吾以忘躯命而获官，此以进瓜果而获官，是乃国家以吾之躯命同于瓜果矣。'视人如草木，谁复为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实利以敦劝，又不重虚名而滥施，人无藉焉。则后之立功者，将曷用为赏哉！"

贽在翰林，为上所亲信，居艰难中，虽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与贽谋之，故当时谓之内相，上行止必与之俱。梁、洋道险，尝与贽相失，经夕不至，上惊忧涕泣，募得贽者赏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贺。然贽数直谏，忤上意，卢杞虽贬官，上心庇之。贽极言杞奸邪致乱，上虽貌从，心颇不悦，故刘从一、姜公辅皆自下陈登用，贽恩遇虽隆，未得为相。

壬辰，车驾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贫，自安、史以来，盗贼攻剽，户口减耗太半，虽节制十五州，租赋不及中原数县。及大驾驻跸，粮用颇窘。上欲西幸成都，严震言于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图收复，藉六军以为声援。若幸西川，则晟未有收复之期也。"众议未决，会李晟表至，言："陛下驻跸汉中，所以系亿兆之心，成灭贼之势；若规小舍大，迁都岷、峨，则士庶失望，虽有猛将谋臣，无所施矣！"上乃止。严震百方以聚财赋，民不至困穷而供亿无乏。牙将严砺，震之从祖弟也，震使掌转饷，事甚修辨。

12 初，奉天围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贡，上不得已除凤翔节度使，而心恶之。议者言楚琳凶逆反覆，若不堤防，恐生窥伺；由是楚琳使者数辈至，上皆不引见，留之不遣。甫至汉中，欲以浑瑊代楚琳镇凤翔，陆贽上奏，以为："楚琳杀帅助贼，其罪固大，但以乘舆未复，大憝犹存，勤王之师悉在畿内，急宣速告，晷刻是争。商岭则道迂且

遥，骆谷复为盗所扼，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艰，南北遂将迥绝。以诸镇危疑之势，居二逆诱胁之中，汹汹群情，各怀向背。傥或楚琳发憾，公肆猖狂，南塞要冲，东延巨猾，则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楚琳能两端顾望，乃是天诱其衷，故通归途，将济大业。陛下诚宜深以为念，厚加抚循，得其迟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则是改过不足以补愆，自新不足以赎罪。凡今将吏，岂得尽无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辈，胁从之流，自知负恩，安敢归化！斯衅非小，所宜速图。伏愿陛下思英主大略，勿以小不忍亏挠兴复之业也。”上释然开悟，善待楚琳使者，优诏存慰之。

13 丁酉，加宣武节度使刘洽同平章事。

14 己亥，以行在都知兵马使浑瑊同平章事兼朔方节度使，朔方、邠宁、振武、永平、奉天行营兵马副元帅。

15 庚子，诏数李怀光罪恶，叙朔方将士忠顺功名，犹以怀光旧勋，曲加容贷，其副元帅、太尉、中书令、河中尹并朔方诸道节度、观察等使，宜并罢免，授太子太保；其所管兵马，委本军自举一人功高望重者便宜统领，速具奏闻，当授旌旄，以从人欲。

16 夏，四月，壬寅，以邠宁兵马使韩游瑰为邠宁节度使。癸卯，以奉天行营兵马使戴休颜为奉天行营节度使。

17 灵武守将宁景璿为李怀光治第，别将李如暹曰：“李太尉逐天子，而景璿为之治第，是亦反也！”攻而杀之。

18 甲辰，加李晟鄜坊、京畿、渭北、商华副元帅。晟家百口及神策军士家属皆在长安，朱泚善遇之。军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亲近以家书遗晟曰：“公家无恙。”晟怒曰：“尔敢为贼为间！”立斩之。军士未授春衣，盛夏犹衣裘褐，终无叛志。

乙巳，以陕虢防遏使唐朝臣为河中、同绛节度使。前河中尹李齐运为京兆尹，供晟军粮役。

19 庚戌，以魏博兵马使田绪为魏博节度使。

20 浑瑊帅诸军出斜谷，崔汉衡劝吐蕃出兵助之，尚结赞曰：“邠军不出，将袭我后。”韩游瑰闻之，遣其将曹子达将兵三千往会瑊军，吐蕃遣其将论莽罗依将兵二万从之。李楚琳遣其将石锽将卒七百从瑊拔武功，庚戌，朱泚遣其将韩旻攻武功，锽以其众迎降。瑊战不利，收兵登西原。会曹子达以吐蕃至，击旻，大破之于武亭川，斩首万余级，旻仅以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与李晟东西相应，以逼长安。

21 上欲为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谏议大夫、同平章事姜公辅表谏，以为“山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会归上都，此宜俭薄，以副军须之急。”上使谓陆贽曰：“唐安造塔，其费甚微，非宰相所宜论。公辅正欲指朕过失，自求名耳。相负如此，当如何处之？”贽上奏，以为公辅任居宰相，遇事论谏，不当罪之，其略曰：“公辅顷与臣同在翰林，臣今据理辩直则涉于私党之嫌，希旨顺成则违于匡辅之义；涉嫌止贻于身患，违义实玷于君恩。徇身忘君，臣之耻也！”又曰：“唯暗惑之主，则怨谤溢于下国而耳不欲闻，腥德达于上天而心不求瘕，迨乎颠覆，犹未知非。”又曰：“当问理之是非，岂论事之大小！虞书曰：‘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唐、虞之际，主圣臣贤，虑事之微，日至万数。然则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不念乎！”又曰：“若以谏争为指过，则剖心之主不宜见罪于哲王；以谏争为取名，则匪躬之臣不应垂训于圣典。”又曰：“假有意将指过，谏以取名，但能闻善而迁，见谏不逆，则所指者适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适足以资陛下无疆之休。因而利焉，所获多矣。傥或怒其指过而不改，则陛下招恶直之讥；黜其取名而不容，则陛下被违谏之谤；是乃掩己过而过弥著，损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上意犹怒，甲寅，罢公辅为左庶子。

22 加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同平章事，赏其供亿无乏故也。

23 朱泚、姚令言数遣人诱泾原节度使冯河清，河清皆斩其使者。大将田希鉴密与泚通，杀河清，以军府附于泚；泚以希鉴为泾原节度使。

24 上问陆贽：“近有卑官自山北来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论说贼势，语最张皇，察其事情，颇似窥觇，今已于一所安置。如此之类，更有数人，若不追寻，恐成奸计。卿试思之，如何为便？”贽上奏，以为今盗据宫阙，有冒涉险远来赴行在者，当量加恩赏，岂得复猜虑拘囚！其略曰：“以一人之听览而欲穷宇宙之变态，以一人之防虑而求胜亿兆之奸欺，役智弥精，失道弥远。项籍纳秦降卒二十万，虑其怀诈复叛，一举而尽坑之，其于防虞，亦已甚矣。汉高豁达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纳用不疑，其于备虑，可谓疏矣。然而项氏以灭，刘氏以昌，蓄疑之与推诚，其效固不同也。秦皇严肃雄猜，而荆轲奋其阴计；光武宽容博厚，而马援输其款诚。岂不以虚怀待人，人亦思附；任数御物，物终不亲！情思附则感而悦之，虽寇仇化为心膂矣；意不亲则惧而阻之，虽骨肉结为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轻待人臣之心；思周万机，有独驭区寓之意；谋吞众略，有过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严束

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规；威制四方，有以力胜残之志。由是才能者怨于不任，忠荩者忧于见疑，著勋业者惧于不容，怀反侧者迫于及讨，驯致离叛，构成祸灾。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犹慎之，矧又非小！愿陛下以覆车之辙为戒，实宗社无疆之休。”

25 丁巳，以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南皮贾耽为工部尚书。先是，耽使行军司马樊泽奏事行在，泽既复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泽代耽为节度使。耽内牒怀中，宴饮如故，颜色不改；宴罢，召泽告之，且命将吏谒泽。牙将张献甫怒曰：“行军为尚书问天子起居，乃敢自图节钺，夺尚书土地，事人不忠，请杀之。”耽曰：“是何言也！天子所命，即为节度使矣！”即日离镇，以献甫自随，军府遂安。

26 左仆射李揆自吐蕃还，甲子，薨于凤州。

27 韩游瓌引兵会浑瑊于奉天。

28 丙寅，加平卢节度使李纳同平章事。

29 丁卯，义王玭薨。

30 朱滔攻贝州百余日，马实攻魏州亦逾四旬，皆不能下。贾林复为李抱真说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贝、魏，复值田悦被害，傥旬日不救，则魏博皆为滔有矣。魏博既下，则张孝忠必为之臣。滔连三道之兵，益以回纥，进临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则昭义退保西山，河朔尽入于滔矣。不若乘贝、魏未下，与昭义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则关中丧气，朱泚不日枭夷，銮舆反正，诸将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悦，从之。

戊辰，武俊军于南宫东南，抱真自临洺引兵会之，与武俊营相距十里。两军尚相疑，明日，抱真以数骑诣武俊营；宾客共谏止之，抱真命行军司马卢玄卿勒兵以俟，曰：“吾之此举，系天下安危，若其不还，领军事以听朝命亦惟子，励将士以雪仇耻亦惟子。”言终，遂行。武俊严备以待之，抱真见武俊，叙国家祸难，天子播迁，持武俊哭，流涕纵横。武俊亦悲不自胜，左右莫能仰视，遂与武俊约为兄弟，誓同灭贼。武俊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罗蒙开谕，得弃逆从顺，免菹醢之罪，享王公之荣。今又不间胡虏，辱为兄弟，武俊当何以为报乎！滔所恃者回纥耳，不足畏也。战日，愿十兄按辔临视，武俊决为十兄破之。”抱真退入武俊帐中，酣寝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许十兄死矣！”遂连营而进。

31 山南地热，上以军士未有春服，亦自御夹衣。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一

唐纪四十七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六

兴元元年（甲子、784）

1 五月，盐铁判官万年王绍以江、淮缯帛来至，上命先给将士，然后御衫。韩滉欲遣使献绫罗四十担诣行在，幕僚何士干请行；滉喜曰：“君能相为行，请今日过江。”士干许诺，归别家，则家之薪米储侍已罗门庭矣；登舟，则资装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厨筹，滉皆手笔记列，无不周备。每担夫，与白金一版置腰间。又运米百艘以饷李晟，自负囊米置舟中，将佐争举之，须臾而毕。艘置五弩手以为防援，有寇则叩舷相警，五百弩已毂矣。比至渭桥，盗不敢近。时关中兵荒，米斗直钱五百；及滉米至，减五之四。滉为人强力严毅，自奉俭素，夫人常衣绢裙，破，然后易。

2 吐蕃既破韩旻等，大掠而去。朱泚使田希鉴厚以金帛赂之，吐蕃受之；韩游瓌以闻。浑瑊又奏：“尚结赞屡遣人约刻日共取长安，既而不至；闻其众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上以李晟、浑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复京城，闻其去，甚忧之，以问陆贽。贽以为吐蕃贪狡，有害无益，得其引去，实可欣贺；乃上奏，其略曰：“吐蕃迂延顾望，反覆多端，深入郊畿，阴受贼使，致令群帅进退忧虞：欲舍之独前，则虑其怀怨乘蹑；欲待之合势，则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归，寇终不灭。”又曰：“将帅意陛下不见信任，且患蕃戎之夺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旧劳，而畏蕃戎之专其利；贼党惧蕃戎之胜，不死则悉遗人禽；百姓畏蕃戎之来，有财必尽为所掠。是以顺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势不得不坚。”又曰：“今怀光别保蒲、绛，吐蕃远避封疆，形势既分，腹背无患，瑊、晟诸帅，才力得伸。”

又曰:“但顾陛下慎於抚接,勤於砥砺,中兴大业,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群,以失将士之情也。”

上复使谓贽曰:“卿言吐蕃形势甚善,然珹、晟诸军当议规画,令其进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审细条流以闻。”贽以为:“贤君选将,委任责成,故能有功,况今秦、梁千里,兵势无常,遥为规画,未必合宜。彼违命则失君威,从命则害军事,进退羁碍,难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权,待以殊常之赏,则将帅感悦,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锋镝交於原野而决策於九重之中,机会变於斯须而定计於千里之外,用舍相碍,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讥,下无死绥之志。”又曰:“传闻与指实不同,悬算与临事有异。”又曰:“设使其中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时戮其违诏之罪乎?是则违命者既不果行罚,从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费空言,只劳睿虑,匪惟无益,其损实多。”又曰:“君上之权,特异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3 癸酉,泾王侹薨。

4 徐、海、沂、密观察使高承宗卒,甲戌,使其子明应知军事。

5 乙亥,李抱真、王武俊距贝州三十里而军。朱滔闻两军将至,急召马实,实昼夜兼行赴之。或谓滔曰:“武俊善野战,不可当其锋,宜徙营稍前逼之,使回纥绝其粮道。我坐食德、棣之饟,依营而陈,利则进攻,否则入保,待其饥疲,然后可制也。”滔疑未决。会马实军至,滔命明日出战。实言:“军士冒暑困惫,请休息数日乃战。”

常侍杨布、将军蔡雄引回纥达干见滔,达干曰:“回纥在国与邻国战,常以五百骑破邻国数千骑,如扫叶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后无算,思为大王立效,此其时矣。明日,愿大王驻马高丘,观回纥为大王翦武俊之骑,使匹马不返。”布、雄曰:“大王英略盖世,举燕、蓟全军,将扫河南,清关中,今见小敌犹豫不击,失远近之望,将何以成霸业乎!达干请战是也。”滔喜,遂决意出战。

丙子旦,武俊遣其兵马使赵琳将五百骑伏於桑林,抱真列方陈於后,武俊引骑兵居前,自当回纥。回纥纵兵冲之,武俊使其骑控马避之。回纥突出其后,将还,武俊乃纵兵击之,赵琳自林中出横击之,回纥败走。武俊急追之,滔骑兵亦走,自践其步陈,步骑皆东奔,滔不能制,遂走趣其营,抱真、武俊合兵追击之。时滔引三万人出战,死者万馀人,逃溃者亦万馀人,滔才与数千人入营坚守。会日暮,昏雾,两军不能进,抱真军其营之西北,武俊军其东北。滔夜焚营,引兵出南门,趣德州遁去,委弃所掠资财山积;两军以雾,不能追也。/

滔杀杨布、蔡雄而归幽州,心既内惭,又恐范阳留守刘怦因败图己。怦悉发留守兵夹道二十里,具仪仗,迎之入府,相对悲喜,时人多之。

6 初,张孝忠以易州归国,诏以孝忠为义武节度使,以易、定、沧三州隶之。沧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也,请归恒州,孝忠遣押牙安喜程华交其州事。固烈悉取军府绫、缣、珍货数十车,将行,军士大噪曰:“刺史扫府库之实以行,将士於后饥寒,奈何!”遂杀固烈,屠其家。程华闻乱,自窦逃出,乱兵求得之,请知州事;华不得已,从之。孝忠闻之,即版华摄沧州刺史。华素宽厚;推心以待将士,将士安之。

会朱滔、王武俊叛,更遣人招华,华皆不从。时孝忠在定州,自沧如定,必过瀛州,瀛隶朱滔,道路阻涩。沧州录事参军李宇说华,表陈利害,请别为一军,华从之,遣宇奉表诣行在。上即以华为沧州刺史、横海军副大使、知节度事,赐名日华,令日华岁供义武租钱十二万缗。

王武俊又使人说诱之;时军中乏马,日华绐使者曰:“王大夫必欲相属,当以二百骑相助。”武俊给之,日华悉留其马,遣其士归。武俊怒,而方与马燧等相拒,不能攻取,日华由是获全。及武俊归国,日华乃遣人谢过,偿其马价,且赂之。武俊喜,复与交好。

7 庚寅,李晟大陈兵,谕以收复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屡遣谍人觇晟进军之期,皆为逻骑所获。晟引示以所陈兵,谓曰:“归语诸贼:努力固守,勿不忠於贼也!”皆饮之酒,给钱而纵之。遂引兵至通化门外,曜武而还,贼不敢出。晟召诸将,问兵所从入,皆请“先取外城,据坊市,然后北攻宫阙。”晟曰:“坊市狭隘,贼若伏兵格斗,居人惊乱,非官军之利也。今贼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溃其腹心,贼必奔亡。如此,则宫阙不残,坊市无扰,策之上者也!”诸将皆曰:“善!”乃牒浑瑊及镇国节度使骆元光、商州节度使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

壬辰,尚可孤败泚将仇敬忠於蓝田西,斩之。乙未,李晟移军於光泰门外米仓村。丙申,晟方自临筑垒,泚骁将张庭芝、李希倩引兵大至,晟谓诸将曰:“始吾忧贼潜匿不出,今来送死,此天赞我,不可失也!”命副元帅兵马使吴诜等纵兵击之。时华州营在北,兵少,贼并力攻之,晟命牙前将李演等帅精兵救之。演等力战,贼败走;演等追之,乘胜入光泰门;再战,又破之。会夜,晟敛兵还。贼馀众走入白华门,夜,闻恸哭。希倩,希烈之弟也。

丁酉,晟复出兵,诸将请待西师至夹攻之。晟曰:“贼数败,已破胆,不乘胜取之,使其成备,非计也。”贼又出战,官军屡捷;骆元光败泚众於浐西。戊戌,晟陈兵於光泰门外,使李演及牙前兵马使王佖将骑兵,牙前将史万顷

将步兵，直抵苑墙神麛村。晟先使人夜开苑墙二百馀步，比演等至，贼已树栅塞之，自栅中刺射官军，官军不得进。晟怒，叱诸将曰："纵贼如此，吾先斩公辈矣！"万顷惧，帅众先进，拔栅而入，佖、演引骑兵继之，贼众大溃，诸军分道并入。姚令言等犹力战，晟命决胜军使唐良臣等步骑蹙之，且战且前，凡十馀合，贼不能支。至白华门，有贼数千骑出官军之背，晟帅百馀骑回御之，左右呼曰："相公来！"贼皆惊溃。

先是，泚遣张光晟将兵五千屯九曲，去东渭桥十馀里，光晟密输款於晟。及泚败，光晟劝泚出亡，泚乃与姚令言帅馀众西走，犹近万人。光晟送泚出城，还，降於晟。晟遣兵马使田子奇以骑兵追泚。晟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令诸军曰："晟赖将士之力，克清宫禁。长安士庶，久陷贼庭，若小有震惊，非吊民伐罪之意。晟与公等室家相见非晚，五日内无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齐运等安慰居人。晟大将高明曜取贼妓，尚可孤军士擅取贼马，晟皆斩之，军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无犯，远坊有经宿乃知官军入城者。

是日，浑瑊、戴休颜、韩游瓌亦克咸阳，败贼三午馀众，闻泚西走，分兵邀之。

己亥，晟使京西兵马使孟涉屯白华门，尚可孤屯望仙门，骆元光屯章敬寺，晟以牙前三千人屯安国寺，以镇京城；斩泚党李希倩、敬钊、彭偃等八人於市。

8 王武俊既破朱滔，还恒州，表让幽州、卢龙节度使，上许之。

9 六月，癸卯，李晟遣掌书记吴人于公异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肃清宫禁，祇谒寝园，钟簴不移，庙貌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为社稷，非为朕也。"

晟在渭桥，荧惑守岁，久之乃退，宾佐皆贺，曰："荧惑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进兵。"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敌而已；天象高远，谁得知之！"既克长安，乃谓之曰："冥非相拒也，吾闻五星赢、缩无常，万一复来守岁，吾军不战自溃矣！"皆谢曰："非所及也！"

10 朱泚将奔吐蕃，其众随道散亡，比至泾州，才百馀骑。田希鉴闭城拒之，泚谓之曰："汝之节，吾所授也。奈何临危相负！"使焚其门；希鉴取节投火中曰："还汝节！"泚众皆哭。泾卒遂杀姚令言，诣希鉴降。泚独与范阳亲兵及宗族、宾客北趣驿马关；宁州刺史夏侯英拒之。至彭原西城屯，其将梁庭芬射泚坠坑中，韩旻等斩之，诣泾州降。源休、李子平奔凤翔，李楚琳斩之，皆传首行在。

11 上命陆贽草诏赐浑瑊，使访求奉天所失裹头内人。贽上奏，以为："巨盗始平，疲瘵之民，疮痍之卒，尚未循拊，而首访妇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谋始尽善，克终已稀；始而不谋，终则何有！所赐瑊诏，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诏，竟遣中使求之。

乙巳，诏吏部侍郎班宏充宣慰使，劳问将士，抚慰蒸黎。

丙午，李晟斩文武官受朱泚宠任者崔宣、洪经纶等十馀人；又表守节不屈者刘乃、蒋沇等。

己酉，以李晟为司徒、中书令，骆元光、尚可孤各迁官有差。以检校御史中丞田希鉴为泾原节度使。

12 诏改梁州为兴元府。

13 甲寅，以浑瑊为侍中，韩游瓌、戴休颜各迁官有差。

14 朱泚之败也，李忠臣奔樊川，擒获，丙辰，斩之。

15 上问陆贽："今至凤翔有迎驾诸军，形势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贽上奏，以为："如此则事同胁执，以言乎除乱则不武，以言乎务理则不诚，用是时巡，后将安入！议者或谓之权，臣窃未谕其理。夫权之为义，取类权衡，今辇路所经，首行胁夺，易一帅而亏万乘之义，得一方而结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轻而轻其所重，谓之权也，不亦反乎！以反道为权，以任数为智，君上行之必失众，臣下用之必陷身，历代之所以多丧乱而长奸邪，由此误也。不如奠枕京邑，征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将奔走不暇，安敢辄有旅拒，复劳诛锄哉！"

戊午，车驾发汉中。

16 李晟综理长安以备百司，自请至凤翔迎扈，上不许。内常侍尹元贞奉使同华，辄诣河中招谕李怀光。晟奏："元贞矫制擅赦元恶，请理其罪！"

17 秋，七月，丙子，车驾至凤翔，斩乔琳、蒋镇、张光晟等。李晟以光晟虽臣贼，而灭贼亦颇有力，欲全之；上不许。

18 副元帅判官高郢数劝李怀光归款，怀光遣其子璀诣行在谢罪，请束身归朝。庚辰，诏遣给事中孔巢父赍先除怀光太子太保敕诣河中宣慰，朔方将士悉复官爵如故。

19 壬午，车驾至长安，浑瑊、韩游瓌、戴休颜以其众扈从，李晟、骆元光、尚可孤以其众奉迎，步骑十馀万，旌旗数十里。晟谒见上於三桥，先贺平贼，后谢收复之晚，伏路左请罪。上驻马慰抚，为之掩涕，命左右扶上马。

至宫，每间日，辄宴勋臣，赏赐丰渥，李晟为之首，浑瑊次之，诸将相又次之。

20 曹王皋遣其将伊慎、王镈围安州，李希烈遣其甥刘戒虚将步骑八千救之；皋遣其别将李伯潜逆之於应山，斩首千馀级。生擒戒虚，徇於城下，安州遂降，以伊慎为安州刺史。又击希烈将康叔夜於厉乡，走之。

21 丁亥，孔巢父至河中，李怀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怀光左右多胡人，皆叹曰："太尉无官矣！"巢父又宣言於众曰："军中谁可代太尉领军者？"於是怀光左右发怒喧噪；宣诏未毕，众杀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怀光亦不之止，复治兵马拒守之备。

22 辛卯，赦天下。

23 初，肃宗在灵武，上为奉节王，学文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莱书院，上为太子，亦与之游。及上在兴元，泌为杭州刺史，上急诏征之，与睦州刺史杜亚俱诣行在。乙未，以泌为左散骑常侍，亚为刑部侍郎；命泌日直西省以候对，朝野皆属目附之。上问泌："河中密迩京城，朔方兵素称精锐，如达奚小俊等皆万人敌，朕昼夕忧之，奈何？"对曰："天下事甚有可忧者；若惟河中，不足忧也。夫料敌者，料将不料兵。今怀光，将也；小俊之徒乃兵耳，何足为意！怀光既解奉天之围，视朱泚垂亡之虏不能取，乃与之连和，使李晟得取以为功。今陛下已还宫阙，怀光不束身归罪，乃虐杀使臣，鼠伏河中，如梦魇之人耳！但恐不日为帐下所枭，使诸将无以藉手也。"

初，上发吐蕃以讨朱泚，许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与之；及泚诛，吐蕃来求地，上欲召两镇节度使郭昕、李元忠还朝，以其地与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骁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势，使不能并兵东侵，奈何拱手与之！且两镇之人，势孤地远，尽忠竭力，为国家固守近二十年，诚可哀怜。一旦弃之以与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国，他日从吐蕃入寇，如报私仇矣。况日者吐蕃观望不进，阴持两端，大掠武功，受赂而去，何功之有！"众议亦以为然，上遂不与。

24 李希烈闻李希倩伏诛，忿怒，八月，壬寅，遣中使至蔡州杀颜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赐卿死。"真卿曰："老臣无状，罪当死。不知使者几日发长安？"使者曰："自大梁来，非长安也。"真卿曰："然则贼耳，何谓敕邪！"遂缢杀之。

25 李晟以泾州倚边，屡害军帅，常为乱根，奏请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积粟以攘吐蕃。癸卯，以晟兼凤翔、陇右节度等使及四镇、北庭、泾原行营副元帅，进爵西平王。时李楚琳入朝，晟请与俱至凤翔而斩之，以惩逆乱。上以新复京师，务安反仄，不许。

26 先是，上命浑瑊、骆元光讨李怀光军于同州，怀光遣其将徐庭光以精卒六千军于长春宫以拒之，瑊等数为所败，不能进。时度支用度不给，议者多请赦怀光，上不许。李怀光遣其妹婿要廷珍守晋州，牙将毛朝扬守隰州，郑抗守慈州，马燧皆遣人说下之。上乃加浑瑊河中、绛州节度使，充河中、同华、陕虢行营副元师，加马燧奉诚军、晋·慈·隰节度使，充管内诸军行营副元师，与镇国节度使骆元光、鄜坊节度使唐朝臣合兵讨怀光。

初，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赵州，马燧奏请诏武俊与李抱真同击朱滔，以深、赵隶武俊，改日知为晋、慈、隰节度使，上从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故上使燧兼领之。燧表让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后有功者，踵以为常，上嘉而许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库而归之。

27 甲辰，以凤翔节度使李楚琳为左金吾大将军。

28 丙午，加浑瑊朔方行营元师。

29 李晟至凤翔，治杀张镒之罪，斩裨将王斌等十馀人。

30 朱滔为王武俊所攻，殆不能军，上表待罪。

31 癸未，马燧将步骑三万攻绛州。

32 度支以李怀光所部将士数万与怀光同反，不给冬衣，上曰："朔方军累代忠义，今为怀光所制耳，将士何罪！"冬，十月，诏："朔方及诸军在怀光所者，冬衣及赏钱皆当别贮，俟道路稍通，即时给之。"

33 李勉累表乞自贬，辛丑，罢勉都统、节度使，其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如故。

34 丙辰，李怀光将阎晏寇同州，官军败于沙苑。诏征邠州之军，韩游瓌将甲士六千赴之。

35 乙丑，马燧拔绛州，分兵取闻喜、万泉、虞乡、永乐、猗氏。

36 初，鱼朝恩既诛，代宗不复使宦官典兵。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贞，志贞得罪，上复以宦官窦文场代之，从幸山南，两军稍集。上还长安，颇忌宿将握兵多者，稍稍罢之。戊辰，以文场监神策军左厢兵马使，王希迁监右厢兵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

37 闰月，丙子，以泾原节度使田希鉴为卫尉卿。

李晟初至风翔，希鉴遣使参候，晟谓使者曰："泾州逼近吐蕃，万一入寇，州兵能独御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书意。"使者归，以告希鉴，希鉴果请援兵，晟遣腹心将彭令英等戍泾州。晟寻托巡边诣泾州，希鉴出迎，晟与之并辔而入，道旧结欢。希鉴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谓之田郎，晟命具三日食，曰："巡抚毕，即还凤翔。"希鉴不复疑。晟置宴，希鉴与将佐俱至晟营。晟伏甲於外庑，既食而饮，彭令英引泾州诸将下堂，晟曰："我与汝曹久别，各宜自言姓名。"於是得为乱者石奇等三十馀人，让之曰："汝曹屡为逆乱，残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斩之。希鉴尚在座，晟顾曰："田郎亦不得无过，以亲知之故，当使身首得完。"希鉴曰："唯。"遂引出，缢杀之，并其子萼。晟入其营，谕以诛希鉴之意，众股栗，无敢动者。

38 李希烈遣其将翟崇晖悉众围陈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节，誓众归国。甲午，以澄为汴滑节度使。

39 宋亳节度使刘哈遣马步都虞候刘昌与陇右、幽州行营节度使曲环等将兵三万救陈州，十一月，癸卯，败翟崇晖於州西，斩首三万五千级，擒崇晖以献。乘胜进攻汴州，李希烈惧，奔归蔡州。李澄引兵趣汴州，至城北，恇怯不敢进；刘洽兵至城东。戊午，李希烈守将田怀珍开门纳之。明日，澄入，舍於浚仪；两军之士，日有忿阋。会希烈郑州守将孙液降於澄，澄引兵屯郑州。诏以都统司马宝鼎薛珏为汴州刺史。

李勉至长安，素服待罪；议者多以"勉失守大梁，不应尚为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长。及大梁不守，将士弃妻子而从之者殆二万人，足以见其得众心矣。且刘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阳，悉举其众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复其位。议者又言："韩滉闻銮舆在外，聚兵修石头城，阴蓄异志。"上疑之，以问李泌，对曰："滉公忠清俭，自车驾在外，滉贡献不绝。且镇江东十五州，盗贼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头城者，滉见中原板荡，谓陛下将有永嘉之行，为迎扈之备耳。此乃人臣忠笃之虑，奈何更以为罪乎！滉性刚严，不附权贵，故多谤毁，愿陛下察之，臣敢保其无他。"上曰："外议汹汹，章奏如麻，卿弗闻乎？"对曰："臣固闻之。其子皋为考功员外郎，今不敢归省其亲，正以谤语沸腾故也。"上曰："其子犹惧如此，卿奈何保之？"对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愿上章明其无他，乞宣示中书，使朝众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违众，恐并为卿累也。"泌退，遂上章，请以百口保滉。他日，上谓泌曰："卿竟上章，已为卿留中。虽知卿与滉亲旧，岂得不自爱其身乎！"对曰："臣岂肯私於亲旧以负陛下！顾滉实无异心，臣之上章，以为朝廷，非为身也。"上曰："如何其为朝廷？"对曰："今天下旱、蝗，关中米斗千钱，仓廪耗竭，而江东丰稔。愿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众之惑，面谕韩皋使之归觐，令滉感激无自疑之心，速运粮储，岂非为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谕之矣。"即下泌章，令韩皋竭告归觐，面赐绯衣，谕以"卿父比有谤言，朕今知其所以，释然不复信矣。"因言："关中乏粮，归语卿父，宜速致之。"皋至润州，滉感悦流涕，即日，自临水滨发米百万斛，听皋留五日即还朝。皋别其母，啼声闻於外；滉怒，召出，挞之，自送至江上，冒风涛而遣之。既而陈少游闻滉贡米，亦贡二十万斛。上谓李泌曰："韩滉乃能化陈少游贡米矣！"对曰："岂惟少游，诸道将争入贡矣！"

40 吏部尚书、同平章事萧复奉使自江、淮还，与李勉、卢翰、刘从一俱见上。勉等退，复独留，言於上曰："陈少游任兼将相，首败臣节，韦皋幕府下僚，独建忠义，请以皋代少游镇淮南。"上然之。寻遣中使马钦绪揖刘从一，附耳语而去。诸相还阁。从一诣复曰："钦绪宣旨，令从一与公议朝来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卢知。敢问何事也？"复曰："唐、虞黜陟，岳牧佥谐。爵人於朝，与士共之。使李、卢不堪为相，则罢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与之同议而独隐此事乎！此最当今之大弊，朝来主上已有斯言，复已面陈其不可，不谓圣意尚尔。复不惜与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语从一。从一奏之，上愈不悦，复乃上表辞位，乙丑，罢为左庶子。

刘洽克汴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陈少游上表归顺。"少游闻之惭惧，发疾，十二月，乙亥，薨，赠太尉，赙祭如常仪。

淮南大将王韶欲自为留后，令将士推己知军事，且欲大掠，韩滉遣使谓之曰："汝敢为乱，吾即日全军渡江诛汝矣！"韶等惧而止。上闻之喜，谓李泌曰："滉不惟安江东，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谓知人！"庚辰，加滉平章事、江淮转运使。滉运江、淮粟帛入贡府，无虚月，朝廷赖之，使者劳问相继，恩遇始深矣。

41 是岁蝗遍远近，草木无遗，惟不食稻，大饥，道殣相望。

贞元元年（乙丑、785）

1 春，正月，丁酉朔，赦天下，改元。

2 癸丑，赠颜真卿司徒，谥曰文忠。

3 新州司马卢杞遇赦，移吉州长史，谓人曰："吾必再入。"未几，上果用为饶州刺史。给事中袁高应草制，执

以白卢翰、刘从一曰:"卢杞作相,致銮舆播迁,海内疮痍,奈何遽迁大郡!顾相公执奏。"翰等不从,更命他舍人草制。乙卯,制出,高执之不下,且奏:"杞极恶穷凶,百辟疾之若仇,六军思食其肉,何可复用!"上不听。补阙陈京、赵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权,百揆失叙,天地神祇所知,华夏、蛮貊同弃。倘加巨奸之宠,必失万姓之心。"丁巳,袁高复於正牙论奏。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为刺史。"陈京等亦争之不已,曰:"杞之执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颈;今复用之,则奸党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谏者稍引却;京顾曰:"赵需等勿退,此国大事,当以死争之。"上怒稍解。戊午,上谓宰相:"与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与之,虽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壬戌,以杞为汴州别驾。使谓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诚为至当。"又谓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窃议,比陛下於桓、灵;今承德音,乃尧、舜之不逮也!"上悦。杞竟卒於汴州。高,恕己之孙也。

4 三月,李希烈陷邓州。

5 戊午,以汴滑节度使李澄为郑滑节度使。

6 以代宗女嘉诚公主妻田绪。

7 李怀光都虞候吕鸣岳密通款於马燧,事泄,怀光杀之,屠其家。事连幕僚高郢、李鄘,怀光集将士而责之,郢、鄘抗言逆顺,无所惭隐,怀光囚之。鄘,邕之侄孙也。马燧军宝鼎,败怀光兵於陶城,斩首万馀级;分兵会浑瑊,逼河中。

8 夏,四月,丁丑,以曹王皋为荆南节度;李希烈将李思登以随州降之。

9 壬午,马燧、浑瑊破李怀光兵於长春宫南,遂掘堑围宫城;怀光诸将相继来降。诏以燧、瑊为招抚使。

10 五月,丙申,刘洽更名玄佐。

11 韩游瓌请兵於浑瑊,共取朝邑;李怀光将阎晏欲争之,士卒指邠军曰:"彼非吾父兄,则吾子弟,奈何以白刃相向乎!"语甚嚣。晏遽引兵去。怀光知众心不从,乃诈称欲归国,聚货财,饰车马,云俟路通入贡,由是得复逾旬月。

12 六月,辛巳,以刘玄佐兼汴州刺史。

13 辛卯,以金吾大将军韦皋为西川节度使。

14 朱滔病死,将士奉前涿州刺史刘怦知军事。

15 时连年旱、蝗,度支资粮匮竭,言事者多请赦李怀光。李晟上言:"赦怀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长安才三百里,同州当其冲,多兵则未为示信,少兵则不足堤防,忽惊东偏,何以制之! 一也;今赦怀光,必以晋、绛、慈、隰还之,浑瑊既无所诣,康日知又应迁移,土宇不安,何以奖励! 二也;陛下连兵一年,讨除小丑,兵力未穷,遽赦其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纥,南有淮西,皆观我强弱,不谓陛下施德泽,爱黎元,乃谓兵屈於人而自罢耳,必竞起窥觎之心,三也;怀光既赦,则朔方将士皆应叙勋行赏,今府库方虚,赏不满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罢诸道兵,赏典不举,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刍藁且尽,墙壁之间,饿殍甚众。且军中大将杀戮略尽,陛下但敕诸道围守旬时,彼必有内溃之变,何必养腹心之疾为他日之悔哉!"又请发兵二万,自备资粮,独讨怀光。秋,七月,甲午朔,马燧自行营入朝,奏称:"怀光凶逆尤甚,赦之无以令天下,愿更得一月粮,必为陛下平之。"上许之。

16 陕虢都兵马使达奚抱晖鸩杀节度使张劝,代总军务,邀求旌节,且阴召李怀光将达奚小俊为援。上谓李泌曰:"若蒲、陕连衡,则猝不可制。且抱晖据陕,则水陆之运皆绝矣。不得不烦卿一往。"辛丑,以泌为陕虢都防御水陆运使。上欲以神策军送泌之官,问"须几何人?"对曰:"陕城三面悬绝,攻之未可以岁月下也,臣请以单骑入之。"上曰:"单骑如何可入?"对曰:"陕城之人,不贯逆命,此特抱晖为恶耳。若以大兵临之,彼闭壁定矣。臣今单骑抵其近郊,彼举大兵则非敌,若遣小校来杀臣,未必不更为臣用也。且今河东全军屯安邑,马燧入朝,愿敕燧与臣同辞皆行,使陕人欲加害於臣,则畏河东移军讨之,此亦一势也。"上曰:"虽然,朕方大用卿,宁失陕州,不可失卿,当更使他人往耳。"对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变之初,众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夺其奸谋。他人犹豫迁延,彼既成谋,则不得前矣。"上许之。泌见陕州进奏官及将吏在长安者,语之曰:"主上以陕、虢饥,故不授泌节而领运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赈之耳。陕州行营在夏县,若抱晖可用,当使将之;有功,则赐旌节矣。"抱晖觇者驰告之,抱晖稍自安。泌具以语白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晖思节,必不害臣矣!"上曰:"善!"戊申,泌与马燧俱辞行。庚戌,加泌陕虢观察使。

泌出潼关,鄜坊节度使唐朝臣以步骑三千布於关外,曰:"奉密诏送公至陕。"泌曰:"辞日奉进止,以便宜从

事。此一人不可相蹑而来，来则吾不得入陕矣。”唐臣以受诏不敢去，泌写宣以却之，因疾驱而前。

抱晖不使将佐出迎，惟侦者相继。泌宿曲沃，将佐不俟抱晖之命来迎，泌笑曰：“吾事济矣！”去城十五里，抱晖亦出谒。泌称其摄事保完城隍之功，曰：“军中烦言，不足介意。公等职事皆按堵如故。”抱晖出而喜。泌既入城视事，宾佐有请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帅之际，军中烦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贴矣，不顾闻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书，治粮储。明日，召抱晖至宅，语之曰：“吾非爱汝而不诛，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将帅皆不能入，故丐汝馀生。汝为我赍版、币祭前使，慎无入关，自择安处，潜来取家，保无他也。”泌之辞行也，上籍陕将预於乱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诛之。泌既遣抱晖，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晖，馀不足问。”上复遣中使至陕，必使诛之。泌不得已，械兵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师，恳请赦之。诏谪戍天德；岁馀，竟杀之。而抱晖遂亡命不知所之。

达奚小俊引兵至境，闻泌已入陕而还。

17 壬辰，以刘怦为幽州、卢龙节度使。

18 大旱，灞、浐将竭，长安井皆无水。度支奏中外经费才支七旬。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二

唐纪四十八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七

贞元元年(乙丑、785)

1 八月，甲子，诏凡不急之费及人冗食者皆罢之。

2 马燧至行营，与诸将谋曰：“长春宫不下，则怀光不可得。长春宫守备甚严，攻之旷日持久，我当身往谕之。”遂径造城下，呼怀光守将徐庭光，庭光帅将士罗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谓之曰：“我自朝廷来，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复西向拜。燧曰：“汝曹自禄山已来，徇国立功四十馀年，何忽为灭族之计！从吾言，非止免祸，富贵可图也。”众不对。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将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怀光所为，汝曹无罪。弟坚守勿出。”皆曰“诺。”

壬申，燧与浑瑊、韩游瓌进军逼河中，至焦篱堡；守将尉珪以七百人降。是夕，怀光举火，诸营不应。骆元光在长春宫下，使人招徐庭光；庭光素轻元光；遣卒骂之，又为优胡於城上以侮之，且曰：“我降汉将耳！”元光使白燧，燧还至城下，庭光开门降。燧以数骑入城慰抚，其众大呼曰：“吾辈复为王人矣！”浑瑊谓僚佐曰：“始吾谓马公用兵不吾远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诏以庭光试殿中监兼御史大夫。

甲戌，燧帅诸军至河西，河中军士自相惊曰：“西城擐甲矣！”又曰：“东城娖队矣！”须臾，军士皆易其号为“太平”字；怀光不知所为，乃缢而死。

初，怀光之解奉天围也，上以其子璀为监察御史，宠待甚厚。及怀光屯咸阳不进，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负陛下，愿早为之备。臣闻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势，陛下未能诛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上惊曰：“知卿大臣爱子，当为朕委曲弥缝，而密奏之！”对曰：“臣父非不爱臣，臣非不爱其父与宗族也；顾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则卿以何策自免？”对曰：“臣之进言，非苟求生；臣父败，则臣与之俱死矣，复有何策哉！使臣卖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为朕更至咸阳谕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璀至咸阳而还，曰：“无益也，愿陛下备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说谕万方，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无信，吾非贪富贵也，直畏死耳，汝岂可陷吾入死地邪！’”

及李泌赴陕，上谓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怀光者，诚惜璀也；卿至陕，试为朕招之。”对曰：“陛下未幸梁、洋，怀光犹可降也。今则不然。岂有人臣迫逐其君，而可复立於其朝乎！纵彼颜厚无惭，陛下每视朝，何心见之！臣得入陕，借使怀光请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李璀固贤者，必与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则亦无足贵也。”及怀光死，璀先刃其二弟，乃自杀。

朔方将牛名俊断怀光首出降。河中兵犹万六千人，燧斩其将阎晏等七人，馀皆不问。燧自辞行至河中平，凡

二十七日。燧出高郢、李鄘於狱，皆奏置幕下。

韩游瑰之攻怀光也，杨怀宾战甚力，上命特原其子朝晟；游瑰遂以朝晟为都虞候。

上使问陆贽："河中既平，复有何事所宜区处？"令悉条奏。贽以河中既平，虑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为王师所向无敌，请乘胜讨淮西者。李希烈必诱谕其所部及新附诸帅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而言，朝廷稍安，必复诛伐。"如此，则四方负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齐固当响应，兵连祸结，赋役繁兴，建中之忧，行将复起。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屡徼，幸不可以常觊。臣姑以生祸为忧，未敢以获福为贺。"又曰："陛下怀悔过之深诚，降非常之大号，所在宣扬之际，闻者莫不涕流。假王叛涣之夫，削伪号以请罪；观衅首鼠之将，一纯诚以效勤。"又曰："曩讨之而愈叛，今释之而毕来；曩以百万之师而力殚，今以咫尺之诏而化洽。是则圣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群帅之悖臣礼，拒天诛，图活而不图王，又明矣。是则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术。挤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从古及今，未之有焉。"又曰："一夫不率，阖境罹殃；一境不宁，普天致扰。"又曰："亿兆污人，四三叛帅，感陛下自新之旨，悦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辞，且修臣礼，其於深言密议固亦未尽坦然，必当聚心而谋，倾耳而听，观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与事符，则迁善之心渐固；傥事与言背，则虑祸之态复兴。"又曰："朱泚灭而怀光戮，怀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傥平，祸将次及，则彼之蓄素疑而怀宿负者，能不为之动心哉！"又曰："今皇运中兴，天祸将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国，以怀光之窃保中畿，岁未再周，相次枭殄，实众黎惊心之日，群生改观之时。威则已行，惠犹未洽。诚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济威，乘灭贼之威以行惠。"又曰："臣所未敢保其必从，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愿从也；想其潜虑，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计，已窃大号，虽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靦於天地之间耳。纵未顺命，斯为独夫，内则无辞以起兵，外则无类以求助，其计不过厚抚部曲，偷容岁时，心虽陆梁，势必不致。陛下但敕诸镇各守封疆，彼既气夺算穷，是乃猞牢之类，不有人祸，则当鬼诛。古之不战而屈人之兵者，此之谓欤！"

丁卯，诏以"李怀光尝有功，宥其一男，使绥其后，赐之田宅，归其首及尸使葬。加马燧兼侍中，浑瑊检校司空；馀将卒赏赉各有差。诸道与淮西连接者，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轶，不须进讨。李希烈若降，当待以不死；自馀将士百姓，一无所问。"

3 初，李晟尝将神策军戍成都，及还，以营妓高洪自随。西川节度使张延赏怒，追而还之，由是有隙。至是，刘从一有疾，上召延赏入相，晟表陈其过恶；上重违其意，以延赏为左仆射。

4 骆元光将杀徐庭光，谋於韩游瑰曰："庭光辱吾祖考，吾欲杀之，马公必怒，公能救其死乎！"游瑰曰："诺。"壬午，遇庭光於军门之外，揖而数其罪，命左右碎斩之。入见马燧，顿首请罪，燧大怒曰："庭光已降，受朝廷官爵，公不告辄杀之，是无统帅也！"欲斩之。游瑰曰："元光杀裨将，公犹怒如此。公杀节度使，天子其谓何！"燧默然；浑瑊亦为之请，乃舍之。

浑瑊镇河中，尽得李怀光之众，朔方军自是分居邠、蒲矣。

5 卢龙节度使刘怦疾病，九月，己亥，诏以其子行军司马济权知节度事；怦寻薨。

6 己未，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刘从一罢为户部尚书；庚申，薨。

7 冬，十月，癸卯，上祀圜丘，赦天下。

8 十二月，甲戌，户部奏今岁入贡者凡百五十州。

9 于阗王曜上言："兄胜让国於臣，今请复立胜子锐。"上以锐检校光禄卿，还其国。胜固辞曰："曜久行国事，国人悦服。锐生长京华，不习其俗，不可往。"上嘉之，以锐为韶王谘议。

二年(丙寅、786)

1 春，正月，壬寅，以吏部侍朗刘滋为左散骑常侍，与给事中崔造、中书舍人齐映并同平章事。滋，子玄之孙也。

造少居上元，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为友，以王佐自许，时人谓之"四夔"。上以造在朝廷敢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让事於造。造久在江外，疾钱谷诸使罔上之弊，奏罢水陆运使、度支巡院、江·淮转运使等，诸道租赋悉委观察使、刺史遣官部送诣京师。令宰相分判尚书六曹：齐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刘滋判吏部、礼部，造判户部、工部；又以户部侍郎元琇判诸道盐铁、榷酒，吉中孚判度支两税。

2 李希烈将杜文朝寇襄州；二月，癸亥，山南东道节度使樊泽击擒之。

3 崔造与元琇善，故使判盐铁。韩滉奏论盐铁过失，甲戌，以琇为尚书右丞。陕州水陆运使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门，凿山开车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险。"是月道成。

4 三月，李希烈别将寇郑州，义成节度使李澄击破之。希烈兵势日蹙，会有疾，夏，四月，丙寅，大将陈仙奇使医陈山甫毒杀之；因以兵悉诛其兄弟妻子，举众来降。甲申，以仙奇为淮西节度使。

5 关中仓廪竭，禁军或自脱巾呼於道曰："拘吾於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上忧之甚，会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时禁中不酿，命於坊市取酒为乐。又遣中使谕神策六军，军士皆呼万岁。

时比岁饥馑，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麦始熟，市有醉人，当时以为嘉瑞。人乍饱食，死者复伍之一。数月，人肤色乃复故。

6 以横海军使程日华为节度使。

7 秋，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陈仙奇，自为留后。少诚素狡险，为李希烈所宠任，故为之报仇。己酉，以虔王谅为申、光、随、蔡节度大使，以少诚为留后。

8 以陇右行营节度使曲环为陈许节度使。陈许荒乱之馀，户口流散。曲环以勤俭率下，政令宽简，赋役平均，数年之间，流亡复业，兵食皆足。

9 八月，癸未，义成节度使李澄薨，其子士宁谋总军务，秘不发丧。

10 丙戌，吐蕃尚结赞大举寇泾、陇、邠、宁，掠人畜，芟禾稼，西鄙骚然，州县各城守。诏浑瑊将万人，骆元光将八千人屯咸阳以备之。

11 初，上与李泌议复府兵，泌因为上历叙府兵自西魏以来兴废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亩，每府有折冲领之，折冲以农隙教习战陈。国家有事征发，则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参验发之，至所期处。将帅按阅，有教习不精者，罪其折冲，甚者罪及刺史。军还，则赐勋加赏，便道罢之。行者近不逾时，远不经岁。高宗以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以图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来，承平日久，府兵浸堕，为人所贱；百姓耻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积财得宰相，边将效之；山东戍卒多赍缯帛自随，边将诱之寄於府库，昼则苦役，夜絷地牢，利其死而没入其财。故自天宝以后，山东戍卒还者什无二三，其残虐如此。然未尝有外叛内侮，杀帅自擅者，诚以顾恋田园，恐累宗族故也。自开元之末，张说始募长征兵，谓之矿骑，其后益为六军。乃李林甫为相，奏诸军皆募人为之；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祸乱遂生，至今为梗。冀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废，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复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当与卿议之。"

九月，丁亥，诏十六卫各置上将军，以宠功臣；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殿前射生左、右厢为殿前左、右射生军，各置大将军二人、将军二人。

12 庚寅，李克宁始发父澄之丧，杀行军司马马铉，墨缞出视事，增兵城门。刘玄佐出师屯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谕切至，克宁乃不敢袭位。丁酉，以东都留守贾耽为义成节度使。克宁悉取府库之财夜出，军士从而剽之，比明殆尽。淄青兵数千自行营归，过滑州，将佐皆曰："李纳虽外奉朝命，内蓄兼并之志，请馆其兵於城外。"贾耽曰："奈何与人邻道而野处其将士乎！"命馆於城中。耽时引百骑猎於纳境，纳闻之，大喜，服其度量，不敢犯也。

13 吐蕃游骑及好畤；乙巳，京城戒严，复遣左金吾将军张献甫屯咸阳。民间传言上复欲出幸以避吐蕃，齐映见上言曰："外间皆言陛下已理装，具糗粮，人情凶惧。夫大福不再，陛下奈何不与臣等熟计之！"因伏地流涕，上亦为之动容。

李晟遣其将王佖将骁勇三千伏於并城，戒之曰："虏过城下，勿击其首；首虽败，彼全军而至，汝弗能当也。不若俟前军已过，见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军也，出其不意击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结赞败走。军士不识尚结赞，仅而获免。

尚结赞谓其徒曰："唐之良将，李晟、马燧、浑瑊而已，当以计去之。"入凤翔境内，无所俘掠，以兵二万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来，何不出犒我！"经宿，乃引退。

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诗良辅与王佖将步骑五千袭吐蕃摧砂堡；壬申，遇吐蕃众二万，与战，破之，乘胜逐北，至堡下，攻拔之，斩其将扈屈律悉蒙，焚其蓄积而还。尚结赞引兵自宁、庆北去，癸酉，军於合水之北；邠宁节度使韩游瓌遣其将史履程夜袭其营，杀数百人。吐蕃追之，游瓌陈于平川，潜使人鼓於西山；虏惊，弃所掠而去。

14 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为皇后。

15 乙未，韩滉入朝。

16 丁酉，皇后崩。

17 辛丑，吐蕃寇盐州，谓刺史杜彦光曰："我欲得城，听尔率人去。"彦光悉众奔鄜州，吐蕃入据之。

刘玄佐在汴，习邻道故事，久未入朝。韩滉过汴，玄佐重其才望，以属吏礼谒之。滉相约为兄弟，请拜玄佐母；其母喜，置酒见之。酒半，滉曰："弟何时入朝？"玄佐曰："久欲入朝，但力未办耳！"滉曰："滉力可及，弟宜早入朝。丈母垂白，不可使更帅诸妇女往填宫也！"母悲泣不自胜。滉乃遗玄佐钱二十万缗，备行装。滉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赏劳，一军为之倾动。玄佐惊服，既而遣人密听之，滉问孔目吏，"今日所费几何？"诘责甚细。玄佐笑曰："吾知之矣！"壬寅，玄佐与陈许节度使曲环俱入朝。

18 崔造改钱谷法，事多不集。诸使之职，行之已久，中外安之。元琇既失职，造忧惧成疾，不视事。既而江、淮运米大至，上嘉韩滉之功，十二月，丁巳，以滉兼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造所条奏皆改之。

19 吐蕃又寇夏州，亦令刺史托跋乾晖帅众去，遂据其城。又寇银州，州素无城，吏民皆溃；吐蕃亦弃之，又陷麟州。

20 韩滉屡短元琇於上；庚申，崔造罢为右庶子，琇贬雷州司户。以吏部侍郎班宏为户部侍郎、度支副使。

21 韩游瓌奏请发兵攻盐州，吐蕃救之，则使河东袭其背。丙寅，诏骆元光及陈许兵马使韩全义将步骑万二千人会邠宁军，趣盐州，又命马燧以河东军击吐蕃。燧至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迁於云、朔之间。

22 工部侍郎张彧，李晟之婿也。晟在凤翔，以女嫁幕客崔枢，礼重枢过於彧；彧怒，遂附於张延赏；给事中郑云逵尝为晟行军司马，失晟意，亦附延赏；上亦忌晟功名。会吐蕃有离间之言，延赏等腾谤於朝，无所不至。晟闻之，昼夜泣，目为之肿，悉遣子弟诣长安，表请削发为僧，上慰谕，不许。辛未，入朝，见上，自陈足疾，恳辞方镇，上不许。韩滉素与晟善，上命滉与刘玄佐谕旨於晟，使与延赏释怨。晟奉诏，滉等引延赏诣晟第谢，结为兄弟，因宴饮尽欢；又宴於滉、玄佐之第，亦如之。滉因使晟表荐延赏为相。

三年(丁卯、787)

1 春，正月，壬寅，以左仆射张延赏同平章事。李晟为其子请婚於延赏，延赏不许；晟谓人曰："武夫性快，释怨於杯酒间，则不复贮胸中矣；非如文士难犯，外虽和解，内蓄憾如故，吾得无惧哉！"

2 初，李希烈据淮西，选骑兵尤精者为左·右门枪、奉国四将，步兵尤精者为左、右克平十将。淮西少马，精兵皆乘骡，谓之骡军。

陈仙奇举淮西降，才数月，诏发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马使苏浦悉将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会仙奇为吴少诚所杀，少诚密遣人召门枪兵马使吴法超等使引兵归；浦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骑四千自鄜州叛归，浑瑊使其将白娑勒追之，反为所败。

丙午，上急遣中使敕陕虢观察使李泌发兵防遏，勿令济河。泌遣押牙唐英岸将兵趣灵宝，淮西兵已陈於河南矣。泌乃命灵宝给其食，淮西兵亦不敢剽掠。明日，宿陕西七里。泌不给其食，遣将将选士四百人分为二队，伏於太原仓之隘道，令之曰："贼十队过，东伏则大呼击之，西伏亦大呼应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让以半道，随而击之。"又遣虞候集近村少年各持弓、刀、瓦石蹑贼后，闻呼亦应而追之。又遣唐英岸将千五百人夜出南门，陈于涧北。明日四鼓，淮西兵起行入隘，两伏发，贼众惊乱，且战且走，死者四之一；进遇唐英岸，邀而击之，贼众大败，擒其骡军兵马使张崇献。泌以贼必分兵自山路南遁，又遣都将燕子楚将兵四百自炭窦谷趣长水。贼二日不食，屡战皆败，英岸追至永宁东，贼皆溃入山谷。吴法超果帅其众太半趣长水，燕子楚击之，斩法超，杀其士卒三分之二。上以陕兵少，发神策军步骑五千往助泌，至赤水，闻贼已破而还。上命刘玄佐乘驿归汴，以诏书缘道诱之，得百三十馀人，至汴州，尽杀之。其溃兵在道，复为村民所杀，得至蔡者才四十七人。吴少诚以其少，悉斩之以闻；且遣使以币谢李泌，为其诛叛卒也。泌执张崇献等六十馀人送京师，诏悉腰斩於鄜州军门，以令防秋之众。

3 初，云南王阁罗凤陷嶲州，获西泸令郑回。回，相州人，通经术，阁罗凤爱重之。其子凤迦异及孙异牟寻、曾孙寻梦凑皆师事之，每授学，回得挞之。及异牟寻为王，以回为清平官。清平官者，蛮相也，凡有六人，而国事专决於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谨，有过，则回挞之。

云南有众数十万，吐蕃每入寇，常以云南为前锋，赋敛重数，又夺其险要立城堡；岁征兵助防，云南苦之。回因说异牟寻复自归於唐曰："中国尚礼义，有惠泽，无赋役。"异牟寻以为然，而无路自致，凡十馀年。及西川节度使韦皋至镇，招抚境上群蛮，异牟寻潜遣人因群蛮求内附。皋奏："今吐蕃弃好，暴乱盐、夏，宜因云南及八国生羌有归化之心招纳之，以离吐蕃之党，分其势。"上命皋先作边将书以谕之，微观其趣。

4 张延赏与齐映有隙，映在诸相中颇称敢言，上浸不悦；延赏言映非宰相器。壬子，映贬夔州刺史。刘滋罢为左散骑常侍，以兵部侍郎柳浑同平章事。

韩滉性苛暴，方为上所任，言无不从；他相充位而已，百吏救过不赡。浑虽为滉所引荐，正色让之曰："先相公以褊察为相，不满岁而罢，今公又甚焉。奈何榜吏於省中，至有死者！且作福作威，岂人臣所宜！"滉愧，为之少弭威严。

5 二月，壬戌，以检校左庶子崔涣充入吐蕃使。

6 戊寅，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充江、淮转运使韩滉薨。滉久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随其长，无不得人。尝有故人子谒之，考其能，一无所长，滉与之宴，竟席，未尝左右视及与并坐交言。后数日，署为随军，使监库门。其人终日危坐，吏卒无敢妄出入者。

分浙江东、西道为三：浙西，治润州；浙东，治越州；宣、歙、池，治宣州；各置观察使以领之。

上以果州刺史白志贞为浙西观察使，柳浑曰："志贞，俭人，不可复用。"会浑疾，不视事；辛巳，诏下，用之。浑疾间，遂乞骸骨；不许。

7 甲申，葬昭德皇后于靖陵。

8 三月，丁酉，以左庶子李铦充入吐蕃使。

初，吐蕃尚结赞得盐、夏州，各留千馀人戍之，退屯鸣沙；自冬入春，羊马多死，粮运不继，又闻李晟克摧沙，马燧、浑瑊等各举兵临之，大惧，屡遣使求和，上未之许。乃遣使卑辞厚礼求和於马燧，且请修清水之盟而归侵地，使者相继於路。燧信其言，留屯石州，不复济河，为之请於朝。

李晟曰："戎狄无信，不如击之。"韩游瓌曰："吐蕃弱则求盟，强则入寇，今深入塞内而求盟，此必诈也！"韩滉曰："今两河无虞，若城原、鄜、洮、谓四州，使李晟、刘玄佐之徒将十万众戍之，河、湟二士馀州可复也。其资粮之费，臣请主办。"上由是不听燧计，趣使进兵。燧请与吐蕃使论颊热俱入朝论之，会滉薨，燧、延赏皆与晟有隙，欲反其谋，争言和亲便。上亦恨回纥，欲与吐蕃和，共击之，得二人言，正会己意，计遂定。

延赏数言"晟不宜久典兵，请以郑云逵代之。"上曰："当令自择代者。"乃谓晟曰："朕以百姓之故，与吐蕃和亲决矣。大臣既与吐蕃有怨，不可复之凤翔，宜留朝廷，朝夕辅朕；自择一人可代凤翔者。"晟荐都虞候刑君牙。君牙，乐寿人也。丙午，以君牙为凤翔尹兼团练使。丁未，加晟太尉、中书令，勋、封如故；馀悉罢之。

晟在凤翔，尝谓僚佐曰："魏征好直谏，余窃慕之。"行军司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为，非勋德所宜。"晟敛容曰："司马失言。晟任兼将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以为臣！"叔度惭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顾问，极言无隐；性沈密，未尝泄於人。

辛亥，马燧入朝。燧既来，诸军皆闭壁不战，尚结赞遽自鸣沙引归，其众乏马，多徒行者。

崔涣见尚结赞，责以负约。尚结赞曰："吐蕃破朱泚，未获赏，是以来，而诸州各城守，无由自达。盐、夏守将以城授我而遁，非我取之也。今明公来，欲践修旧好，固吐蕃之愿也。今吐蕃将相以下来者二十一人，浑侍中尝与之共事，知其忠信。灵州节度使杜希全、泾原节度使李观皆信厚闻於异域，请使之主盟。"

夏，四月，丙寅，涣至长安。辛未，以涣为鸿胪卿，复使入吐蕃语尚结赞曰："希全守灵，不可出境，李观已改官，今遣浑瑊盟於清水。"且令先归盐、夏二州。五月，甲申，浑瑊自咸阳入朝，以为清水会盟使。戊子，以兵部尚书崔汉衡为副使，司封员外郎郑叔矩为判官，特进宋奉朝为都监。己丑，瑊将二万馀人赴明所。

乙巳，尚结赞遣其属论泣赞为言："清水非吉地，请盟於原州之土梨树；既盟而归盐、夏二州。"上皆许之。神策将马有麟奏："土梨树多阻险，恐吐蕃设伏兵，不如平凉川坦夷。"时论泣赞已还，丁未，遣使追告之。

9 申蔡留后吴少诚，缮兵完城，欲拒朝命，判官郑常、大将杨冀谋逐之，诈为手诏赐诸将申州刺史张伯元等；事泄，少诚杀常、冀、伯元。大将宋旻、曹济奔长安。

10 闰月，己未，韦皋复与东蛮和义王苴那时书，使调伺导达云南。

11 庚申，大省州、县官员，收其禄以给战士，张延赏之谋也。时新除官千五百人，而当减者千馀人，怨嗟盈路。

12 初，韩滉荐刘玄佐可使将兵复河、湟，上以问玄佐，玄佐亦赞成之。滉薨，玄佐奏言："吐蕃方强，未可与争。"上遣中使劳问玄佐，玄佐卧而受命。张延赏知玄佐不可用，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辞。皆由延赏罢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愤怒解体，不肯为用故也。

13 上以襄、邓扼淮西冲要，癸亥，以荆南节度使曹王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以襄、邓、复、郢、安、随、唐七州隶之。

14 浑瑊之发长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为备不可不严。张延赏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严

备。我有疑彼之形，则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诚待虏，勿自为猜贰以阻虏情。

瑊奏吐蕃决以辛未盟，延赏集百官，以瑊表称诏示之曰：“李太尉谓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浑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闻之，泣谓所亲曰：“吾生长西陲，备谙虏情，所以论奏，但耻朝廷为犬戎所侮耳！”

上始命骆元光屯潘原，韩游瓌屯洛口，以为瑊援。元光谓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从知之！请与公俱。”瑊以诏指固止之。元光不从，与瑊连营相次，距盟所三十馀里。元光壕栅深固，瑊壕栅皆可逾也。元光伏兵於营西，韩游瓌亦遣五百骑伏於其侧，曰：“若有变，则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势。”

尚结赞与瑊约，各以甲士三千人列於坛之东西，常服者四百人从至坛下。辛未，将盟，尚结赞又请各遣游骑数十更相觇索，瑊皆许之。吐蕃伏精骑数万於坛西，游骑贯穿唐军，出入无禁；唐骑入虏军，悉为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礼服。虏伐鼓三声，大噪而至，杀宋奉朝等於幕中。瑊自幕后出，偶得他马乘之，伏窜入其衔，驰十馀里，衔方及马口，故矢过其背而不伤。唐将卒皆东走，虏纵兵追击，或杀或擒之，死者数百人，擒者千馀人，崔汉衡为虏骑所擒。浑瑊至其营，则将卒皆遁去，营空矣。骆元光发伏成陈以待之，虏追骑愕眙。瑊入元光营，追骑顾见邠宁军四驰，乃还。元光以辎重资瑊，与瑊收散卒，勒兵整陈而还。

是日上临朝，谓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马燧曰：“然。”柳浑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结。今日之事，臣窃忧之！”李晟曰：“诚如浑言。”上变色曰：“柳浑书生，不知边计；大臣亦为此言邪！”皆伏地顿首谢，因罢朝。是夕，韩游瓌表言“虏劫盟者，兵临近镇。”上大惊，衙递其表以示浑。明旦，谓浑曰：“卿书生，乃能料敌如此其审乎！”上欲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谏而止。

李晟大安园多竹，复有为飞语者，云“晟伏兵大安亭，谋因仓猝为变。”晟遂伐其竹。

癸酉，上遣中使王子恒赍诏遗尚结赞，至吐蕃境，不纳而还。浑瑊留屯奉天。

甲戌，尚结赞至故原州，引见崔汉衡等曰：“吾饰金械，欲械瑊以献赞普。今失瑊，虚致公辈。”又谓马燧之侄傪曰：“胡以马为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马不能举足，当是时，侍中渡河掩之，吾全军覆没矣！所以求和，蒙侍中力。今全军得归，奈何拘其子孙！”命弇与宦官俱文珍、浑瑊将马宁俱归。分囚崔汉衡等於河、廓、鄯州。上闻尚结赞之言，由是恶马燧。

六月，丙戌，以马燧为司徒兼侍中，罢其副元帅、节度使。

初，吐蕃尚结赞恶李晟、马燧、浑瑊，曰：“去三人，则唐可图也。”於是离间李晟，因马燧以求和，欲执浑瑊以卖燧，使并获罪，因纵兵直犯长安，会失浑瑊而止。张延赏惭惧，谢病不视事。

15 以陕虢观察使李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6 河东都虞候李自良从马燧入朝，上欲以为河东节度使，自良固辞曰：“臣事燧日久，不欲代之为帅。”乃以为右龙武大将军。明日，自良入谢，上谓之曰：“卿於马燧，存军中事分，诚为得礼。然北门之任，非卿不可。”卒以自良为河东节度使。

17 吐蕃之戍盐、夏者，馈运不继，人多病疫思归，尚结赞遣三千骑逆之，悉焚其庐舍，毁其城，驱其民而去。灵盐节度使杜希全遣兵分守之。

18 韦皋以云南颇知书，壬辰，自以书招谕之，令趣遣使入见。

19 李泌初视事，壬寅，与李晟、马燧、柳浑俱入见。上谓泌曰：“卿昔在灵武，已应为此官，卿自退让。朕今用卿，欲与卿有约，卿慎勿报仇，有恩者朕当为卿报之。”对曰：“臣素奉道，不与人为仇。李辅国、元载皆害臣者，今自毙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显达，或多零落，臣无可报也。”上曰：“虽然，有小恩者，亦当报之。”对曰：“臣今日亦愿与陛下为约，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愿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无形迹。李晟、马燧有大功於国，闻有谗之者，虽陛下必不听，然臣今日对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万一害之，则宿卫之士，方镇之臣，无不愤惋而反仄，恐中外之变不日复生也！人臣苟蒙人主爱信则幸矣，官於何有！臣在灵武之日，未尝有官，而将相皆受臣指画；陛下以李怀光为太尉而怀光愈惧，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亲见也。今晟、燧富贵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无虞，国家有事则出从征伐；无事则入奉朝请，何乐如之！故臣愿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则天下永无事矣。”上曰：“朕始闻卿言，耸然不知所谓。及听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计也！朕谨当书绅，二大臣亦当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谢。

上因谓泌曰：“自今凡军旅粮储事，卿主之；吏、礼委延赏；刑法委浑”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职，不可分也，非如给事则有吏过、兵过，舍人则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适失辞，卿言是也。”泌请复所减州、县官。上曰：“置吏以为人也，今户口减

於承平之时三分之二，而吏员更增，可乎？”对曰：“户口虽减，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吏得无增乎！且所减皆有职而冗官不减，此所以为未当也。至德以来置额外官，敌正官三分之一，若听使计日得资然后停，加两选授同类正员官。如此，则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请诸王未出阁者不除府官，上皆从之。乙卯，诏先所减官，并复故。

20 初，张延赏在西川，与东川节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骆谷，值霖雨，道涂险滑，卫士多亡归朱泚，叔明之子升及郭子仪之子曙、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舆，相与啮臂为盟，著行滕、钉鞋，更鞚上马以至梁州，他人皆不得近。及还长安，上皆以为禁卫将军，宠遇甚厚。张延赏知升私出入郜国大长公主第，密以白上。上谓李泌曰：“郜国已老，升年少，何为如是！殆必有故，卿宜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动摇东宫者。谁为陛下言之？”上曰：“卿勿问，第为朕察之。”泌曰：“必延赏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为上言二人之隙，且曰：“升承恩顾，典禁兵，延赏无以中伤，而郜国乃太子萧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请除升他官，勿令宿卫以远嫌。秋，七月，以升为詹事。郜国，肃宗之女也。

21 ；甲子，割振武之绥、银二州，以右羽林将军韩潭为夏、绥、银节度使。帅神策之士五千、朔方、河东之士三千镇夏州。

22 时关东防秋兵大集，国用不充，李泌奏：“自变两税法以来，藩镇、州、县多违法聚敛。继以朱泚之乱，争榷率、征罚以为军资，点募自防；泚既平，自惧违法，匿不敢言。请遣使以诏旨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应留使、留州之外，悉输京师。其官典逋负，可征者征之，难征者释之，以示宽大；敢有隐没者，重设告赏之科而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长，然立法太宽，恐所得无几！”对曰：“兹事臣固熟思之，宽则获多而速，急则获少而迟，盖以宽则人喜於免罪而乐输，急则竞为蔽匿，非推鞫不能得其实，财不足济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奸吏矣。”上曰：“善！”以度支员外郎元友直为河南、江、淮南句勘两税钱帛使。

初，河、陇既没於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於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於度支受直。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馀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诉之，泌曰：“此皆从来宰相之过，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於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於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人生当乘时展用，岂可终身客死邪！”於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馀皆为卒，禁旅益壮。鸿胪所给胡客才十馀人，岁省度支钱五十万缗；市人皆喜。

上复问泌以复府兵之策。对曰：“今岁征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计岁食粟二百四万斛。今粟斗直百五十，为钱三百六万缗。国家比遭饥乱，经费不充，就使有钱，亦无粟可籴，未暇议复府兵也。”上曰：“然则奈何？亟减戍卒归之，何如？”对曰：“陛下用臣之言，可以不减戍卒，不扰百姓，粮食皆足，粟麦日贱，府兵亦成。”上曰：“苟能如是，何为不用！”对曰：“此须急为之，过旬日则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会之间，以牛运粮，粮尽，牛无所用，请发左藏恶缯染为采缬，因党项以市之，每头不过二三匹，计十八万匹，可致六万馀头。又命诸冶铸农器，籴麦种，分赐沿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约明年麦熟倍偿其种，其馀据时价五分增一，官为籴之。来春种禾亦如之。关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获利，耕者浸多。边地居人至少，军士月食官粮，粟麦无所售，其价必贱，名为增价，实比今岁所减多矣。”上曰：“善！”即命行之。

泌又言：“边地宫多阙，请募人入粟以补之，可足今岁之粮。”上亦从之，因问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对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则安於其土，不复思归。旧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将满，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据应募之数，移报本道，虽河朔诸帅得免更代之烦，亦喜闻矣。不过数番，则戍卒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变关中之疲弊为富强也。”上喜曰：“如此，天下无复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国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计将安出？”对曰：“臣未敢言之，俟麦禾有效，然后可议也。”上固问，不对。泌意欲结回纥、大食、云南与共图吐蕃，令吐蕃所备者多；知上素恨回纥，恐闻之不悦，并屯田之议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应募，愿耕屯田者什五六。

23 壬申，赐骆元光姓名李元谅。

24 左仆射、同平章事张延赏薨。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三

唐纪四十九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八

贞元三年(丁卯、787)

1 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2 吐蕃尚结赞遣五骑送崔汉衡归，且上表求和；至潘原，李观语之以“有诏不纳吐蕃使者”，受其表而却其人。

3 初，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柳浑与张延赏俱为相，浑议事数异同，延赏使所亲谓曰：“相公旧德，但节言於庙堂，则重位可久。”浑曰：“为吾谢张公，柳浑头可断，舌不可禁！”由是交恶。上好文雅酝藉，而浑质直轻悦，无威仪，于上前时发俚语。上不悦，欲黜为王府长史，李泌言：“浑褊直无他。故事，罢相无为长史者。”又欲以为王傅，泌请以为常侍，上曰：“苟得罢之，无不可者。”己丑，浑罢为左散骑常侍。

4 初，郜国大长公主适驸马都尉萧升；升，复之从兄弟也。公主不谨，詹事李升、蜀州别驾萧鼎、彭州司马李万、丰阳令韦恪，皆出入主第。主女为太子妃，始者上恩礼甚厚，主常直乘肩舆抵东宫；宗戚皆疾之。或告主淫乱，且为厌祷。上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责太子；太子不知所对，请与萧妃离婚。

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长立，孝友温仁。”泌曰：“何至於是！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废之而立侄，得无失计乎！”上勃然怒曰：“卿何得间人父子！谁语卿舒王为侄者？”对曰：“陛下自言之。大历初，陛下语臣，‘今日得数子’。臣请其故，陛下言‘昭靖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犹疑之，何有於侄！舒王虽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复望其孝矣！”上曰：“卿不爱家族乎？”对曰：“臣惟爱家族，故不敢不尽言。若畏陛下盛怒而为曲从，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独任汝为相，不力谏，使至此；必复杀而子。’臣老矣，馀年不足惜，若冤杀臣子，使臣以侄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呜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对曰：“此大事，愿陛下审图之。臣始谓陛下圣德，当使海外蛮夷皆戴之如父母，岂谓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臣今尽言，不敢避忌讳。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国覆家者。陛下记昔在彭原，建宁何故而诛？”上曰：“建宁叔实冤，肃宗性急，谮之者深耳！”泌曰：“臣昔以建宁之故，固辞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复为陛下相，又睹兹事。臣在彭原，承恩无比，竟不敢言建宁之冤，及临辞乃言之，肃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宁之死，常怀危惧，臣亦为先帝诵贲台瓜辞以防谗构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贞观、开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对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屡尝监国，托附者众，东宫甲士甚多，与宰相侯君集谋反，事觉，太宗使其舅长孙无忌与朝臣数十人鞫之，事状显白，然后集百官而议之。当时言者犹云：‘愿陛下不失为慈父，使太子得终天年。’太宗从之，并废魏王泰。陛下既知肃宗性急，以建宁为冤，臣不胜庆幸。愿陛下戒覆车之失，从容三日，究其端绪而思之，陛下必释然知太子之无他矣。若果有其迹，当召大臣知义理者二十人与臣鞫其左右，必有实状，愿陛下如贞观之法行之，并废舒王而立皇孙，则百代之后，有天下者犹陛下子孙也。至於开元之末，武惠妃谮太子瑛兄弟杀之，海内冤愤，此乃百代所当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尝令太子见臣於蓬莱池，观其容表，非有蜂目豺声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贞元以来常居少阳院，在寝殿之侧，未尝接外人，预外事，安有异谋乎！彼谮人者巧诈百端，虽有手书如晋愍怀，衷甲如太子瑛，犹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为累乎！幸陛下语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谋。罗使杨炎、许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图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争如此？”对曰：“天子以四海为家。臣今独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内，一物失所，责归於臣。况坐视太子冤横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为卿迁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头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还宫，当自审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则彼皆欲树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晓卿意。”泌归，谓子弟曰：“吾本不乐富贵，而命与愿违，今累汝曹矣。”

太子遣人谢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药，何如？”泌曰：“必无此虑。愿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则事

不可知耳。”

间一日，上开延英殿独召泌，流涕阑干，抚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无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实无他也。自今军国及朕家事，皆当谋於卿矣。”泌拜贺，因曰：“陛下圣明，察太子无罪，臣报国毕矣。臣前日惊悸亡魂，不可复用，愿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赖卿得全，方属子孙，使卿代代富贵以报德，何为出此言乎！”甲午，诏李万不知避宗，宜杖死。李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岭南及远州。

5 戊申，吐蕃帅羌、浑之众寇陇州，连营数十里，京城震恐。九月，丁卯，遣神策将石季章戍武功，决胜军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丁巳，吐蕃大掠汧阳、吴山、华亭，老弱者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驱丁壮万馀悉送安化峡西，将分隶羌、浑，乃告之曰：“听尔东向哭辞乡国！”众大哭，赴崖谷死伤者千馀人。未几，吐蕃之众复至，围陇州，刺史韩清泗与神策副将苏太平夜出兵击却之。

6 上谓李泌曰：“每岁诸道贡献，共直钱五十万缗，今岁仅得三十万缗。言此诚知失体，然宫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财，今请岁供宫中钱百万缗，愿陛下不受诸道贡献及罢宣索。必有所须，请降敕折税，不使奸吏因缘诛剥。”上从之。

7 回纥合骨咄禄可汗屡求和亲，且请昏；上未之许。会边将告乏马，无以给之，李泌言於上曰：“陛下诚用臣策，数年之后，马贱於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对曰：“愿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为社稷大计，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对曰：“臣愿陛下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马亦易致矣。”上曰：“三国当如卿言，至於回纥则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为今之计，当以回纥为先，三国差缓耳。”上曰：“唯回纥卿勿言。”泌曰：“臣备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许臣言！”上曰：“朕於卿言皆听之矣，至於回纥，宜待子孙；於朕之时，则固不可！”泌曰：“岂非以陕州之耻邪！”上曰：“然。韦少华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岂能忘之！属国家多难，未暇报之，和则决不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华者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举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禄可汗杀之。然则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宜受封赏，又何怨邪！其后张光晟杀突董等九百馀人，合骨咄禄竟不敢杀朝廷使者，然则合骨咄禄固无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纥为是，则朕固非邪？”对曰：“臣为社稷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见肃宗、代宗於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馀对，未尝不论回纥事，上终不许。泌曰：“陛下既不许回纥和亲，愿赐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谏，但欲与卿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对曰：“陛下许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己与之和，但不能负少华辈。”对曰：“以臣观之，少华辈负陛下，非陛下负之也。”上曰：“何故？”对曰：“昔回纥叶护将兵助讨安庆绪，肃宗但令臣宴劳之於元帅府，先帝未尝见也。叶护固邀臣至其营，肃宗犹不许。及大军将发，先帝始与相见。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也，举兵入中国之腹，不得不过为之防也。陛下在陕，富於春秋，少华辈不能深虑，以万乘元子径造其营，又不先与之议相见之仪，使彼得肆其桀骜，岂非少华辈负陛下邪？死不足偿责矣。且香积之捷，叶护欲引兵入长安，先帝亲拜之於马前以止之，叶护遂不敢入城。当时观者十万馀人，皆叹息曰：‘广平王真华、夷主也！’然则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叶护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为可汗，举全国之兵赴中原之难，故其志气骄矜，敢责礼於陛下；陛下天资神武，不为之屈。当是之时，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留陛下於营中，欢饮十日，天下岂得不寒心哉！而天威所临，豺狼驯扰，可汗毋捧陛下於貂裘，叱退左右，亲送陛下乘马而归。陛下以香积之事观之，则屈己为是乎？不屈为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於陛下乎？”上谓李晟、马燧曰：“故旧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纥，今闻泌言香积之事，朕自觉少理。卿二人以为何如？”对曰：“果如泌所言，则回纥似可恕。”上曰：“卿二人复不与朕，朕当奈何！”泌曰：“臣以为回纥不足怨，冥来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纥可汗杀牟羽，其国人有再复京城之勋，夫何罪乎！吐蕃幸国之灾，陷河、陇数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尘於陕，此乃必报之仇，况其赞普尚存，宰相不为陛下别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纥，此为可怨耳。”上曰：“朕与之为怨已久，又闻吐蕃劫盟，今往与之和，得无复拒我，为夷狄之笑乎？”对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为胡禄都督，与今国相白婆帝皆从叶护而来，臣待之颇亲厚，故闻臣为相而求和，安有复相拒乎！臣今请以书与之约：称臣，为陛下子，每使来不过二百人，印马不过千匹，无得携中国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约，则主上必许和亲。如此，威加北荒，旁睿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曰：“自至德以来，与为兄弟之国，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乎？”对曰：“彼思与中国和亲久矣，其可汗、国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谐，但应再发一书耳。”上从之。

既而回纥可汗遣使上表称儿及臣，凡泌所与约五事，一皆听命。上大喜，谓泌曰：“回纥何畏服卿如此！”对曰：“此乃陛下威灵，臣何力焉！”上曰：“回纥则既和矣，所以招云南、大食、天竺奈何？”对曰：“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苦

於吐蕃赋役重，未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

癸亥，遣回纥使者合阙将军归，许以咸安公主妻可汗，归其马价绢五万疋。

8 吐蕃寇华亭及连云堡，皆陷之。甲戌，吐蕃驱二城之民数千人及邠、泾人畜万计而去，置之弹筝峡西。泾州恃连云为斥候，连云既陷，西门不开，门外皆为虏境，樵采路绝。每收获，必陈兵以捍之，多失时，得空穗而已。由是泾州常苦乏食。

9 冬，十月，甲申，吐蕃寇丰义城，前锋至大回原，邠宁节度使韩游瓌击却之；乙酉，复寇长武城，又城故原州而屯之。

10 妖僧李软奴自言：“本皇族，见岳、渎神命己为天子；”结殿前射生将韩钦绪等谋作乱。丙戌，其党告之，上命捕送内侍省推之。李晟闻之，遽仆於地曰：“晟族灭矣！”李泌问其故。晟曰：“晟新罹谤毁，中外家人千馀，若有一人在其党中，则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狱一起，所连引必多，外间人情凶惧，请出付台推。”上从之。钦绪，游瓌之子也，亡抵邠州；游瓌出屯长武城，留后械送京师. 壬辰，腰斩软奴等八人，北军之士坐死者八百余人，而朝廷之臣无连及者。韩游瓌委军诣阙谢，上遣使止之，委任如初。游瓌又械送钦绪二子；上亦宥之。

11 吐蕃以苦寒不入寇，而粮运不继；十一月，诏浑瑊归河中，李元谅归华州，刘昌分其众归汴州，自馀防秋兵退屯风翔、京兆诸县以就食。

12 十二月，韩游瓌入朝。

13 自兴元以来，是岁最为丰稔，米斗直钱百五十、粟八十，诏所在和籴。

庚辰，上畋於新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於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於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马毙，破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复其家。

臣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难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泽壅而不下达，小民之情郁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怀，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以至於离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猎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载之遇也。固当按有司之废格诏书，残虐下民，横增赋敛，盗匿公财，及左右谄谀日称民间丰乐者而诛之；然后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屏浮饰，废虚文，谨号令，敦诚信，察真伪，辨忠邪，矜困穷，伸冤滞，则太平之业可致矣。释此不为，乃复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户户复其徭赋乎！

14 李泌以李软奴之党犹有在北军未发者，请大赦以安之。

四年(戊辰、788)

1 春，正月，庚戌朔，赦天下；诏两税等第，自今三年一定。

2 李泌奏京官俸太薄，请自三师以下悉倍其俸；从之。

3 壬申，以宣武行营节度使刘昌为泾原节度使。甲戌，以镇国节度使李元谅为陇右节度使。昌、元谅，皆帅卒力田，数年，军食充羡，泾、陇稍安。

4 韩游瓌之入朝也，军中以为必不返，饯送甚薄。游瓌见上，盛陈筑丰义城可以制吐蕃；上悦，遣还镇。军中忧惧者众，游瓌忌都虞候虞乡范希朝有功名，得众心，求其罪，将杀之。希朝奔凤翔，上召之，置於左神策军。游瓌帅众筑丰义城，二版而溃。

5 二月，元友直运淮南钱帛二十万至长安，李泌悉输之大盈库。然上犹数有宣索，仍敕诸道勿令宰相知。泌闻之，惆怅而不敢言。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为家，天下之财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财以养天下之民，己必豫焉。或乃更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贫不学俭。夫多财者，奢欲之所自来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丰其私财，财丰则欲滋矣。财不称欲，能无求乎！是犹启其门而禁其出也！虽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6 咸阳人或上言：“臣见白起，令臣奏云：‘请为国家捍御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当为朝廷破之以取信。’”既而吐蕃入寇，边将败之，不能深入。上以为信然，欲於京城立庙，赠司徒，李泌曰：“臣闻‘国将兴，听於人。’今将帅立功而陛下褒赏白起，臣恐边臣解体矣！若立庙京城，盛为祈祷，流闻四方，将长巫风。今杜邮有旧祠，请敕府县葺之，则不至惊人耳目矣。且白起列国之将，赠三公太重，请赠兵部尚书可矣。”上笑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

对曰:“人神一也。陛下傥不之惜,则神亦不以为荣矣。”上从之。

泌自陈衰老,独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听其去,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劳苦,但未得其人耳。”上从容与泌论即位以来宰相曰:“卢杞忠清强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觉其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独不觉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傥陛下觉之,岂有建中之乱乎!杞以私隙杀杨炎,挤颜真卿於死地,激李怀光使叛,赖陛下圣明窜逐之,人心顿喜,天亦悔祸。不然,乱何由弭!”上曰:“杨炎以童子视朕,每论事,朕可其奏则悦,与之往复论难,即怒而辞位;观其意以朕为不足与言故也。以是交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乱,术士豫请城奉天,此盖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盖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则礼乐刑政皆无所用矣。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与人较量理体:崔祐甫性褊躁,朕难之,则应对失次,朕常知其短而护之。杨炎论事亦有可采,而气色粗傲,难之辄勃然怒,无复君臣之礼,所以每见令人忿发。馀人则不敢复言。卢杞小心,朕所言无不从;又无学,不能与朕往复,故朕所怀常不尽也。”对曰:“杞言无不从,岂忠臣乎!夫‘言而莫予违’,此孔子所谓‘一言丧邦’者也!”上曰:“惟卿则异彼三人者。朕言当,卿有喜色;不当,常有忧色。虽时有逆耳之言,如冀来纣及丧邦之类。朕细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则理安,如彼则危乱,言虽深切而气色和顺,无杨炎之陵傲。朕问难往复,卿辞理不屈,又无好胜之志,直使朕中怀已尽屈服而不能不从,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泌曰:“陛下所用相尚多,今皆不论,何也?”上曰:“彼皆非所谓相也。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玄宗时牛仙客、陈希烈,可以谓之相乎!如肃宗、代宗之任卿,虽不受其名,乃真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为相,则王武俊之徒皆相也。”

7 刘昌复筑连云堡。

8 夏,四月,乙未,更命殿前左、右射生曰神威军,与左、右羽林、龙武、神武、神策号曰十军。神策尤盛,多戍京西,散屯畿甸。

9 福建观察使吴诜轻其军士脆弱,苦役之。军士作乱,杀诜腹心十馀人,逼诜牒大将郝诚溢掌留务。诚溢上表请罪,上遣中使就赦以安之。

10 乙未,陇右节度使李元谅筑良原故城而镇之。

11 云南王异牟寻欲内附,未敢自遣使,先遣其东蛮鬼主骠旁、苴梦冲、苴乌星入见。五月,乙卯,宴之於麟德殿,赐赍甚厚,封王给印而遣之。

12 辛未,以太子宾客吴凑为福建观察使,贬吴诜为涪州刺史。

13 吐蕃三万馀骑寇泾、邠、宁、庆、鄜等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质其妻子,遣其将将之,盛夏入寇;诸州皆城守,无敢与战者,吐蕃俘掠人畜万计而去。

14 夏县人阳城以学行著闻,隐居柳谷之北,李泌荐之;六月,征拜谏议大夫。

15 韩游瓌以吐蕃犯塞,自戍宁州;病,求代归。秋,七月,庚戌,加浑瑊邠宁副元帅,以左金吾将军张献甫为邠宁节度使,陈许兵马使韩全义为长武城行营节度使。献甫未至,壬子夜,游瓌不告於众,轻骑归朝。戍卒裴满等惮献甫之严,乘无帅之际,癸丑,帅其徒作乱,曰:“张公不出本军,我必拒之。”因剽掠城市,围监军杨明义所居,使奏请范希朝为节度使。都虞候杨朝晟避乱出城,闻之,复入,曰:“所请甚契我心,我来贺也!”乱卒稍安。朝晟潜与诸将谋,晨勒兵,召乱卒谓曰:“所请不行,张公已至邠州,汝辈作乱当死,不可尽杀,宜自推列唱帅者。”遂斩二百余人,帅众迎献甫。上闻军众欲得范希朝,将授之。希朝辞曰:“臣畏游瓌之祸而来,今往代之,非所以防窥觎,安反仄也。”上嘉之,擢为宁州刺史,以副献甫。游瓌至京师,除右龙武统军。

16 振武节度使唐朝臣不严斥候,己未,奚、室韦寇振武,执宣慰中使二人,大掠人畜而去。时回纥之众逆公主者在振武,朝臣遣七百骑与回纥数百骑追之,回纥使者为奚、室韦所杀。

17 九月,庚申,吐蕃尚志董星寇宁州,张献甫击却之;吐蕃转掠鄜、坊而去。

18 元友直句检诸道税外物,悉输户部,遂为定制,岁於税外输百馀万缗、斛,民不堪命。诸道多自诉於上,上意寤,诏:“今年已入在官者输京师,未入者悉以与民;明年以后,悉免之。”於是东南之民复安其业。

19 回纥合骨咄禄可汗得唐许昏,甚喜,遣其妹骨咄禄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国相、跌跌都督以下千馀人来迎可敦;辞礼甚恭,曰:“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绝之。冬,十月,戊子,回纥至长安,可汗仍表请改回纥为回鹘;许之。

20 吐蕃发兵十万将寇西川,亦发云南兵;云南内虽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发兵数万屯於泸北。韦皋知云南计方犹豫,乃为书遗云南王,叙其叛吐蕃归化之诚,贮以银函,使东蛮转致吐蕃。吐蕃始疑云南,遣兵二万屯会

川,以塞云南趣蜀之路。云南怒,引兵归国。由是云南与吐蕃大相猜阻,归唐之志益坚;吐蕃失云南之助,兵势始弱矣。然吐蕃业已入寇,遂分兵四万攻两林骠旁,三万攻东蛮,七千寇清溪关,五千寇铜山。皋遣黎州刺史韦晋等与东蛮连兵御之,破吐蕃於清溪关外。

21 庚子,册命咸安公主,加回鹘可汗长寿天亲可汗。十一月,以刑部尚书关播为送咸安公主兼册回鹘可汗使。

22 吐蕃耻前日之败,复以众二万寇清溪关,一万攻东蛮;韦皋命韦晋镇要冲城,督诸军以御之。巂州经略使刘朝彩出关连战,自乙卯至癸亥,大破之。

23 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运以甬桥为咽喉,地属徐州,邻於李纳,刺史高明应年少不习事,若李纳一旦复有异图,窃据徐州,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致!请徙寿、庐、濠都团练使张建封镇徐州,割濠、泗以隶之;复以庐、寿归淮南,则淄青惕息而运路常通,江、淮安矣。及今明应幼呆可代,宜征为金吾将军。万一使他人得之,则不可复制矣"上从之。以建封为徐、泗、濠节度使。建封为政宽厚而有纲纪,不贷人以法,故其下无不畏而悦之。

24 横海节度使程日华薨,子怀直自知留后。

25 吐蕃屡遣人诱胁云南。

五年(己巳、789)

1 春,二月,丁亥,韦皋遣异牟寻书,称:"回鹘屡请佐天子共灭吐蕃,王不早定计,一旦为回鹘所先,则王累代功名虚弃矣。且云南久为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时依大国之势以复怨雪耻,后悔无及矣。"

2 戊戌,以横海留后程怀直为沧州观察使。怀直请分弓高、景城为景州,仍请朝廷除刺史。上喜曰:"三十年无此事矣!"乃以员外郎徐伸为景州刺史。

3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泌屡乞更命相。上欲用户部侍郎班宏,泌言宏虽清强而性多凝滞,乃荐窦参通敏,可兼度支盐铁;董晋方正,可处门下。上皆以为不可。参,诞之玄孙也,时为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晋为太常卿。至是泌疾甚,复荐二人。庚子,以董晋为门下侍郎,窦参为中书侍郎兼度支转运使,并同平章事。以班宏为尚书,依前度支转运副使。

参为人刚果峭刻,无学术,多权数,每奏事,诸相出,参独居后,以奏度支事为辞,实专大政,多引亲党置要地,使为耳目;董晋充位而已。然晋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尝泄於人,子弟或问之,晋曰:"欲知宰相能否,视天下安危。所谋议於上前者,不足道也。"

三月,甲辰,李泌薨。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故为世所轻。

4 初,上思李怀光之功,欲宥其一子,而子孙皆已伏诛;戊辰,诏以怀光外孙燕八八为怀光后,赐姓名李承绪,除左卫率胄曹参军,赐钱千缗,使养怀光妻王氏及守其墓祀。

5 冬,十月,韦皋遣其将曹有道将兵与东蛮、两林蛮及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战于巂州台登谷,大破之,斩首二千级,投崖及溺死者不可胜数,杀其大兵马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虏之骁将也,既死,皋所攻城栅无不下;数年,尽复巂州之境。

6 易定节度使张孝忠兴兵袭蔚州,驱掠人畜;诏书责之,逾旬还镇。

7 琼州自乾封中为山贼所陷,至是,岭南节度使李复遣判官姜孟京与崖州刺史张少迁攻拔之。

8 十二月,庚午,闻回鹘天亲可汗薨,戊寅,遣鸿胪卿郭锋册命其子为登里罗没密施俱录忠贞毗伽可汗。先是,安西、北庭皆假道於回鹘以奏事,故与之连和。北庭去回鹘尤近,诛求无厌,又有沙陀六千馀帐与北庭相依。及三葛禄,白服突厥皆附於回鹘,回鹘数侵掠之。吐蕃因葛禄,白服之众以攻北庭,回鹘大相颉干迦斯将兵救之。

9 云南虽贰於吐蕃,亦未敢显与之绝。壬辰,韦皋复以书招谕之。

六年(庚午、790)

1 春,诏出岐山无忧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诸寺以示众,倾都瞻礼,施财巨万;二月,乙亥,遣中使复葬故处。

2 初,朱滔败于贝州,其棣州刺史赵镐以州降於王武俊,既而得罪於武俊,召之不至。田绪残忍,其兄朝,仕李纳为齐州刺史。或言纳欲纳朝於魏,绪惧;判官孙光佐等为绪谋,厚赂纳,且说纳招赵镐取棣州以悦之,因请送朝於京师;纳从之。丁酉,镐以棣州降于纳。三月,武俊使其子士真击之,不克。

3 回鹘忠贞可汗之弟弑忠贞而自立,其大相颉干迦斯西击吐蕃未还,夏,四月,次相帅国人杀篡者而立忠贞之子阿啜为可汗,年十五。

4 五月，王武俊屯冀州，将击赵镐，镐帅其属奔鄚州；李纳分兵据之。田绪使孙光佐如鄚州，矫诏以棣州隶纳；武俊怒，遣其子士清伐贝州，取经城等四县。

5 回鹘颉干迦斯与吐蕃战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苦於回鹘诛求，与沙陀酋长朱邪尽忠皆降于吐蕃；节度使杨袭古帅麾下二千人奔西州。六月，颉干迦斯引兵还国，次相恐其有废立，与可汗皆出郊迎，俯伏自陈擅立之状，曰："今日惟大相死生之。"盛陈郭锋所赍国信，悉以遗之。可汗拜且泣曰："儿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於阿多，国政不敢豫也。"虏谓父为阿多，颉干迦斯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遂执臣礼，悉以所遗颁从行者，已无所受。国中由是稍安。

秋，颉干迦斯悉举国兵数万将复北庭，又为吐蕃所败，死者大半。袭古收馀众数百，将还西州，颉干迦斯给之曰："且与我同至牙帐；"既而留不遣，竟杀之。安西由是遂绝，莫知存亡，而西州犹为唐固守。

葛禄乘胜取回鹘之浮图川，回鹘震恐，悉迁西北部落於牙帐之南以避之；遣达北特勒梅录随郭锋偕来，告忠贞可汗之丧，且求册命。先是，回鹘使者入中国，礼容骄慢，刺史皆与之钧礼。梅录至丰州，刺史李景略欲以气加之，谓梅录曰："闻可汗新没，欲申吊礼。"景略先据高垄而坐，梅录俯偻前哭，景略抚之曰："可汗弃代，助尔哀慕。"梅录骄容猛气，索然俱尽。自是回鹘使至，皆拜景略於庭，威名闻塞外。

冬，十月，辛亥，郭锋始自回鹘还。

6 十一月，庚午，上祀圜丘。

7 上屡诏李纳以棣州归王武俊，纳百方迁延，请以海州易之於朝廷；上不许。乃请诏武俊先归田绪四县；上从之。十二月，纳始以棣州归武俊。

七年（辛未、791）

1 春，正月，己巳，襄王僖薨。

2 二月，癸卯，遣鸿胪少卿庚铤册回鹘奉诚可汗。

3 戊戌，诏泾原节度使刘昌筑平凉故城，以扼弹筝峡口；浹辰而毕，分兵戍之。昌又筑朝谷堡；甲子，诏名其堡曰彰信；泾原稍安。

4 初，上还长安，以神策等军有卫从之劳，皆赐名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以官领之，抚恤优厚。禁军恃恩骄横，侵暴百姓，陵忽府县，至诟辱官吏，毁裂案牍。府县官有不胜忿而刑之者，朝笞一人，夕贬万里，由是府县虽有公严之官，莫得举其职。市井富民，往往行赂寄名军籍，则府县不能制。辛巳，诏：神威、六军吏士与百姓讼者，委之府县，小事牒本军，大事奏闻。若军士陵忽府县，禁身以闻，委御史台推覆。县吏辄敢笞辱，必从贬谪。

5 癸未，易定节度使张孝忠薨。

6 安南都护高正平重赋敛，夏，四月，群蛮酋长杜英翰等起兵围都护府，正平以忧死，群蛮闻之皆降。五月，辛巳，置柔远军於安南。

7 端王遇薨。

8 韦皋比年致书招云南王异牟寻，终未获报。然吐蕃每发云南兵，云南与之益少。皋知异牟寻心附於唐，讨击副使段忠义，本阁罗凤使者也，六月，丙申，皋遣忠义还云南，并致书敦谕之。

9 秋，七月，戊寅，以定州刺史张升云为义武留后。

10 庚辰，以虔州刺史赵昌为安南都护，群蛮遂安。

11 八月，丙午，以翰林学士陆贽为兵部侍郎，馀职皆解；窦参恶之也。

12 吐蕃攻灵州，为回鹘所败，夜遁。九月，回鹘遣使来献俘；冬，十二月，甲午，又遣使献所获吐蕃酋长尚结心。

13 福建观察使吴凑，为治有声，窦参以私憾毁之，且言其病风；上召至京师，使之步以察之，知参之诬，由是始恶参。丁酉，以凑为陕虢观察使以代参党李翼。

14 睦王述薨。

15 吐蕃知韦皋使者在云南，遣使让之。云南王异牟寻绐之曰："唐使，本蛮也，皋听其归耳，无他谋也。"因执以送吐蕃。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为质，云南愈怨。

勿邓酋长苴梦冲，潜通吐蕃，扇诱群蛮，隔绝云南使者。韦皋遣三部落总管苏崱将兵至琵琶川。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四

唐纪五十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九

贞元八年(壬申、792)

1 春，二月，壬寅，执梦冲，数其罪而斩之；云南之路始通。

2 三月，丁丑，山南东道节度使曹成王皋薨。

3 宣武节度使刘玄佐有威略，每李纳使至，玄佐厚结之，故常得其阴事，先为之备；纳惮之。其母虽贵，日织绢一匹，谓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贵汝至此，必以死报之。"故玄佐始终不失臣节。庚午，玄佐薨。

4 山南东道节度判官李实知留后事，性刻薄，裁损军士衣食。鼓角将杨清潭帅众作乱，夜，焚掠城中，独不犯曹王皋家；实逾城走免。明旦，都将徐诚缒城而入，号令禁遏，然后止；收清潭等六人斩之。实归京师，以为司农少卿。实，元庆之玄孙也。丙子，以荆南节度使樊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5 初，窦参为度支转运使，班宏副之。参许宏，俟一岁以使职归之，岁馀，参无归意；宏怒。司农少卿张滂，宏所荐也，参欲使滂分主江、淮盐铁，宏不可；滂知之，亦怨宏。及参为上所疏，乃让度支使於宏，又不欲利权专归於宏，乃荐滂於上；以滂为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仍隶於宏以悦之。

窦参阴狡而愎，恃权而贪，每迁除，多与族子给事中申议之。申招权受赂，时人谓之"喜鹊"。上颇闻之，谓参曰："申必为卿累，宜出之以息物议。"参再三保其无他，申亦不悛。左金吾大将军虢王则之，巨之子也，与申善，左谏议大夫、知制诰吴通玄与陆贽不叶，窦申恐贽进用，阴与通玄、则之作谤书以倾贽；上皆察知其状。夏，四月，丁亥，贬则之昭州司马，通玄泉州司马，申道州司马；寻赐通玄死。

6 刘玄佐之丧，将佐匿之，称疾请代，上亦为之隐，遣使即军中问"以陕虢观察使吴凑为代可乎？"监军孟介、行军司马卢瑗皆以为便，然后除之。凑行至汜水，玄佐之柩将发，军中请备仪仗，瑗不许，又令留器用以俟新使；将士怒。玄佐之婿及亲兵皆被甲，拥玄佐之子士宁释衰绖，登重榻，自为留后。执城将曹金岸、浚仪令李迈，曰："尔皆请吴凑者！"遂囚之；卢瑗逃免。士宁以财赏将士，劫孟介以请於朝。上以问宰相，窦参曰："今汴人指李纳以邀制命，不许，将合於纳。"庚寅，以士宁为宣武节度使。士宁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己，托言巡抚，至宋州，以都知兵马使刘逸准代之。逸准，正臣之子也。

7 乙未，贬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窦参为郴州别驾，贬窦申锦州司户。以尚书左丞赵憬、兵部侍郎陆贽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憬，仁本之曾孙也。

8 张滂请盐铁旧簿於班宏，宏不与。滂与宏共择巡院官，莫有合者，阙官甚多。滂言於上曰："如此，职事必废，臣罪无所逃。"丙午，上命宏、滂分掌天下财赋，如大历故事。

9 壬子、吐蕃寇灵州，陷水口支渠，败营田。诏河东、振武救之，遣神策六军二千戍定远、怀远城；吐蕃乃退。

10 陆贽请令台省长官各举其属，著其名於诏书，异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举者。五月，戊辰，诏行贽议。

未几，或言於上曰："诸司所举皆有情故，或受货赂，不得实才。"上密谕贽："自今除改，卿宜自择，勿任诸司。"贽上奏，其略曰："国朝五品以上，制敕命之，盖宰相商议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则旨授，盖吏部铨材署职，诏旨画闻而不可否者也。开元中，起居、遗、补、御史等官，犹并列於选曹。其后幸臣专朝，舍佥议而重己权，废公举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时宰之意，则莫致也。"又曰："宣行以来，才举十数，议其资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闻於阙败。而议者遽以腾口，上烦圣聪。道之难行，亦可知矣！请使所言之人指陈其状，其人受贿，某举有情，付之有司，核其虚实；谬举者必行其罚，诬善者亦反其辜。何必贷其奸赃，不加辩诘，私其公议，不出主名，使无辜见疑，有罪获纵，枉直同贯，人何赖焉！又，宰相不过数人，岂能遍谙多士！若令悉命群官，理须展转询访；是则变公举为私荐，易明扬以暗投，情故必多，为弊益甚。所以承前命官，罕不涉谤。虽则秉钧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访所亲，转为所卖。其弊非远，圣鉴明知。"又曰："今之宰相则往日台省长官，今之台省长官乃将来之

宰相，但是职名暂异，固非行举顿殊。岂有为长官之时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相之位则可择千百具僚；物议悠悠，其惑斯甚。盖尊者领其要，卑者任其详，是以人主择辅臣，辅臣择庶长，庶长择佐僚，将务得人，无易於此。夫求才贵广，考课贵精。往者则天欲收人心，进用不次，非但人得荐士，亦得自举其才。然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又曰：“则天举用之法伤易而得人，陛下慎简之规太精而失士。”上竟追前诏不行。

11 癸酉，平卢节度使李纳薨，军中推其子师古知留后。

12 六月，吐蕃千馀骑寇泾州，掠田军千馀人而去。

13 岭南节度使奏：“近日海舶珍异，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中使一人与俱。”上欲从之。陆贽上言，以为：“远国商贩，惟利是求，缓之斯来，扰之则去。广州素为众舶所凑，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过深，则必招携失所，曾不内讼，更荡上心。况岭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岂必信岭南而绝安南，重中使以轻外使。所奏望寝不行。”

14 秋，七月，甲寅朔，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薨。陆贽请以前湖南观察使李巽权判度支，上许之。既而复欲用司农少卿裴延龄，贽上言，以为：“今之度支，准平万货，刻吝则生患，宽假则容奸。延龄诞妄小人，用之交骇物听。尸禄之责，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伤於圣鉴。”上不从。己未，以延龄判度支事。

河南、北、江、淮、荆、襄、陈、许等四十馀州大水，溺死者二万馀人，陆贽请遣使赈抚。上曰：“闻所损殊少，即议优恤，恐生奸欺。”贽上奏，其略曰：“流俗之弊，多徇谄谀，揣所悦意则侈其言，度所恶闻则小其事，制备失所，恒病於斯。”又曰：“所费者财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忧乏用！”上许为遣使，而曰：“淮西贡赋既阙，不必遣使。”贽复上奏，以为：“陛下息师含垢，宥彼渠魁，惟兹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晋仇敌，穆公犹救其饥，况帝王怀柔万邦，唯德与义，宁人负我，无我负人。”八月，遣中书舍人京兆奚陟等宣抚诸道水灾。

15 以前青州刺史李师古为平卢节度使。

16 韦皋攻维州，获其大将论赞热。

17 陆贽上言，以边储不赡，由措置失当，蓄敛乖宜，其略曰：“所谓措置失当者，戍卒不隶於守臣，守臣不总於元帅。至有一城之将，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监临，皆承别诏委任。分镇互千里之地，莫相率从；缘边列十万之师，不设谋主。每有寇至，方从中覆，比蒙征发赴援，寇已获胜罢归。吐蕃之比中国，众寡不敌，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馀，我守不足。盖彼之号令由将，而我之节制在朝，彼之兵众合并而我之部分离析故也。所谓蓄敛乖宜者，陛下顷设就军、和籴之法以省运，制与人加倍之价以劝农，此令初行，人皆悦慕。而有司竞为苟且，专事纤啬，岁稔则不时敛藏，艰食则抑使收籴。遂使豪家、贪吏，反操利权，贱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又有势要、近亲、羁游之士，委贱籴於军城，取高价於京邑，又多支绡纡充直。穷边寒不可衣，蠹无所售，上既无信於下，下亦以伪应之，度支物估转高，军城谷价转贵。度支以苟售滞货为功利，军城以所得加价为羡馀。虽设巡院，转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帐，伪指囷仓，计其数则亿万有馀，考其实则百十不足。”

又曰：“旧制以关中用度之多，岁运东方租米，至有斗钱运斗米之言。习闻见而不达时宜者，则曰：‘国之大事，不计费损，虽知劳烦，不可废也。’习近利而不防远患者，则曰：‘每至秋成之时，但令畿内和籴，既易集事，又足劝农。’臣以两家之论，互有长短，将制国用，须权重轻。食不足而财有馀，则弛於积财而务实仓廪；食有馀而财不足，则缓於积食而啬用货泉。近岁关辅屡丰，公储委积，足给数年；今夏江、淮水潦，米贵加倍，人多流庸。关辅以谷贱伤农，宜加价以籴而无钱；江、淮以谷贵人困，宜减价以粜而无米。而又运彼所乏，益此所馀，斯所谓习见闻而不达时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钱，运至东渭桥，僦直又约二百，米糙且陈，尤为京邑所贱。据市司月估，斗粜三十七钱。耗其九而存其馁彼人而伤此农，制事若斯，可谓深失矣！顷者每年自江、湖、淮、浙运米百一十万斛，至河阴留四十万斛，贮河阴仓，至陕州又留三十万斛，贮太原仓，馀四十万斛输东渭桥。今河阴、太原仓见米犹有三百二十馀万斛，京兆诸县斗米不过直钱七十，请令来年江、淮止运三十万斛至河阴，河阴、陕州以次运至东渭桥，其江、淮所停运米八十万斛，委转运使每斗取八十钱於水灾州县粜之，以救贫乏，计得钱六十四万缗，减僦直六十九万缗。请令户部先以二十万缗付京兆，令籴米以补渭桥仓之缺数，斗用百钱以利农人；以一百二万六千缗付边镇，使籴十万人一年之粮，馀十万四千缗以充来年和籴之价。其江、淮米钱、僦直并委转运使折市绫、绢、缣、绵以输上都，偿先贷户部钱。”

九月，诏西北边贵籴以实仓储，边备浸充。

18 冬，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19 吐蕃、云南日益相猜，每云南兵至境上，吐蕃辄亦发兵，声言相应，实为之备。辛酉，韦皋复遗云南王书，欲与共袭吐蕃，驱之云岭之外，悉平吐蕃城堡，独与云南筑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

20 左庶子姜公辅久不迁官，诣陆贽求迁，贽密语之曰："闻窦相屡奏拟，上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辅惧，请为道士。上问其故，公辅不敢泄贽语，以闻参言为对。上怒参归怨於君；己巳，贬公辅为吉州别驾，又遣中使责参。

21 庚午，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奏败吐蕃於芳州及黑水堡。

22 初，李纳以棣州蛤螺有盐利，城而据之；又戍德州之南三汊城，以通田绪之路。及李师古袭位，王武俊以其年少，轻之，是月，引兵屯德、棣，将取蛤螺及三汊城；师古遣赵镐将兵拒之。上遣中使谕止之，武俊乃还。

23 初，刘怦薨，刘济在莫州，其母弟滂在父侧，以父命召济而以军府授之。济以滂为瀛州刺史，许他日代己。既而济用其子为副大使，滂怨之，擅通表朝廷，遣兵千人防秋。济怒，发兵击滂，破之。

24 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募才勇之士以易贩鬻者，监军窦文场恶之。会良器妻族饮醉，寓宿宫舍。十二月，丙戌，良器坐左迁右领军。自是宦官始专军政。

九年(癸酉、793)

1 春，正月，癸卯，初税茶。凡州、县产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税一，从盐铁使张滂之请也。滂奏："去岁水灾减税，用度不足，请税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税茶之钱，令所在别贮，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税。"自是岁收茶税钱四十万缗，未尝以救水旱也。

滂又奏："奸人销钱为铜器以求赢，请悉禁铜器。铜山听人开采，无得私卖。"

2 二月，甲寅，以义武留后张升云为节度使。

3 初，盐州既陷，塞外无复保障；吐蕃常阻绝灵武，侵扰鄜坊。辛酉，诏发兵三万五千人城盐州，又诏泾原、山南、剑南各发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势，城之二旬而毕；命盐州节度使杜彦光戍之，朔方都虞候杨朝晟戍木波堡，由是灵、夏、河西获安。

4 上使人谕陆贽，以"要重之事，勿对赵憬陈论，当密封手疏以闻；"又"苗粲以父晋卿往年摄政，尝有不臣之言，诸子皆与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亦各除外官，勿使近屯兵之地；"又"卿清慎太过，诸道馈遗，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亦无伤。"贽上奏，其略曰："昨臣所奏，惟赵憬得闻，陛下已至劳神，委曲防护。是於心膂之内，尚有形迹之拘，迹同事殊，鲜克以济。恐爽无私之德，且伤不吝之明。"又曰："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众之不睹，事之不彰。君上行之无愧心，兆庶听之无疑议，受赏安之无怍色，当刑居之无怨言，此圣王所以宣明典章，与天下公共者也。凡是谮诉之事，多非信实之言，利於中伤，惧於公辩。或云岁月已久，不可究寻；或云事体有妨，须为隐忍；或云恶迹未露，宜假他事为名；或云但弃其人，何必明言责辱。词皆近於情理，意实苞於矫诬，伤善售奸，莫斯为甚！若晋卿父子实有大罪，则当公议典宪；若被诬枉，岂令阴受播迁。夫听讼辨谗，必求情辨迹，情见迹著，辞服理穷，然后加刑罚焉，是以下无冤人，上无谬听。"又曰："监临受贿，盈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尚当严禁，矧居风化之首，反可通行！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见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与交私，何能中绝其意！是以涓流不绝，溪壑成灾矣。"又曰："若有所受，有所却，则遇却者疑乎见拒而不通矣；若俱辞不受，则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复何嫌阻之有乎！"

5 初，窦参恶左司郎中李巽，出为常州刺史。及参贬郴州，巽为湖南观察使。汴州节度使刘士宁遗参绢五十匹，巽奏参交结藩镇。上大怒，欲杀参，陆贽以为参罪不至死，上乃止，既而复遣中使谓贽曰："参交结中外，其意难测，社稷事重，卿速进文书处分。"贽上言："参朝廷大臣，诛之不可无名。昔刘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今众议为之愤邑，叛臣得以为辞。参贪纵之罪，天下共知；至於潜怀异图，事迹暧昧。若不推鞫，遽加重辟，骇动不细。窦参於臣无分，陛下所知，岂欲营救其人，盖惜典刑不滥。"三月，更贬参欢州司马，男女皆配流。

上又命理其亲党，贽奏："罪有首从，法有重轻，参既蒙宥，亲党亦应末减；况参得罪之初，私党并已连坐，人心久定，请更不问。"从之。上又欲籍其家赀，贽曰："在法，反逆者尽没其财，赃污者止征所犯，皆须结正施刑，然后收籍。今罪法未详，陛下已存惠贷，若簿录其家，恐以财伤义。"时宦官左右恨参尤深，谤毁不已。参未至欢州，竟赐死於路。窦申杖杀，货财、奴婢悉传送京师。

6 海州团练使张升璘，升云之弟，李纳之婿也，以父大祥归于定州，尝於公座骂王武俊，武俊奏之。夏，四月，丁丑，诏削其官，遣中使杖而囚之。定州富庶，武俊常欲之，因是遣兵袭取义丰，掠安喜、无极万馀口，徙之德、棣。升云闭城自守，屡遣使谢之，乃止。

上命李师古毁三汊城，师古奉诏；然常招聚亡命，有得罪於朝廷者，皆抚而用之。

7 五月，甲辰，以中书侍郎赵憬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义成节度使贾耽为右仆射，右丞卢迈守本官，并同平章事。迈，翰之族子也。憬疑陆贽恃恩，欲专大政，排已置之门下，多称疾不豫事，由是与贽有隙。

8 陆贽上奏论备边六失，以为："措置乖方，课责亏度，财匮於兵众，力分於将多，怨生於不均，机失於遥制。

关东戍卒，不习土风，身苦边荒，心畏戎虏。国家资奉若骄子，姑息如倩人。屈指计归，张颐待哺；或利王师之败，乘扰攘而东溃；或拔弃城镇，摇远近之心。岂惟无益，实亦有损。复有犯刑谪徙者，既是无良之类，且加怀土之情，思乱幸灾，又甚戍卒。可谓措置乖方矣。

自顷权移於下，柄失於朝，将之号令既鲜克行之於军，国之典常又不能施之于将，务相遵养，苟度岁时。欲赏一有功，翻虑无功者反仄；欲罚一有罪，复虑同恶者忧虞。罪以隐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赏，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节者获诮於等夷，率众先登者取怨於士卒，馈军蹙国者不怀於愧畏，缓救失期者自以为智能。此义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体。可谓课责亏度矣。

虏每入寇，将帅递相推倚，无敢谁何，虚张贼势上闻，则曰兵少不敌。朝廷莫之省察，唯务征发益师，无裨备御之功，重增供亿之弊。闾井日耗，征求日繁，以编户倾家、破产之资，兼有司榷盐、税酒之利，总其所入，岁以事边。可谓财匮於兵众矣。

吐蕃举国胜兵之徒，才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已，动则中国惧其众而不敢抗，静则中国惮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国之节制多门，蕃丑之统帅专一故也。夫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号令不贰，进退可齐，疾徐如意，机会靡愆，气势自壮。斯乃以少为众，以弱为强者也。开元、天宝之间，控御西北两番，唯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中兴以来，未遑外讨，抗两蕃者亦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节度而已。自顷分朔方之地，建牙拥节者凡三使焉，其馀镇军，数且四十，皆承特诏委寄，各降中贵监临，人得抗衡，莫相禀属。每俟边书告急，方令计会用兵，既无军法下临，惟以客礼相待。夫兵，以气势为用者也；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析则弱。今之边备，势弱气消，可谓力分於将多矣。

理戎之要，在於练核优劣之科以为衣食等级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虽有厚薄之殊而无觖望之衅。今穷边之地，长镇之兵，皆百战伤夷之馀，终年勤苦之剧，然衣粮所给，唯止当身，例为妻子所分，常有冻馁之色。而关东戍卒，怯於应敌，懈於服劳，衣粮所颁，厚逾数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边军，将校诡为媚词，因请遥隶神策，不离旧所，唯改旧名，其於廪赐之饶，遂有三倍之益。夫事业未异而给养有殊，苟未忘怀，孰能无愠！可谓怨生於不均矣。

凡欲选任将帅，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将在军，君使有所不受。自顷边军去就，裁断多出宸衷，选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轻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军情亦听命，乖於事宜亦听命。戎虏驰突，迅如风飙，驲书上闻，旬月方报。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敌，分镇者以无诏不肯出师，贼既纵掠退归，此乃陈功告捷。其败丧则减百而为一，其捃获则张百而成千。将帅既幸於总制在朝，不忧罪累，陛下又以为大权由己，不究事情。可谓机失於遥制矣。

臣愚谓宜罢诸道将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粮，募戍卒愿留及蕃、汉子弟以给之。又多开屯田，官为收籴，寇至则人自为战，时至则家自力农，与夫倏来忽往者，岂可同等而论哉！又宜择文武能臣为陇右、朔方、河东三元帅，分统缘边诸节度使，有非要者，随所便近而并之。然后减奸滥虚浮之费以丰财，定衣粮等级之制以和众，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悬赏罚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则戎狄威怀，疆场宁谧矣！"上虽不能尽从，心甚重之。

9 韦皋遣大将董勐等将兵出西山，破吐蕃之众，拔堡栅五十馀。

10 丙午，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董晋罢为礼部尚书。

11 云南王异牟寻遣使者三辈，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赍生金、丹砂诣韦皋，金以示坚，丹砂以示赤心，三分皋所与书为信，皆达成都。异牟寻上表请弃吐蕃归唐，并遗皋帛书，自称唐云南王孙、吐蕃赞普义弟日东王。皋遣其使者诣长安，并上表贺。上赐异牟寻诏书，令皋遣使慰抚之。

12 贾耽、陆贽、赵憬、卢迈为相，百官白事，更让不言。秋，七月，奏请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笔以处政事，旬日一易；诏从之。其后日一易之。

13 剑南、西山诸羌女王汤立志、哥邻王董卧庭、白狗王罗陀忽、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莫庭、悉董王汤悉赞、清远王苏唐磨、咄霸王董邈蓬及逋租王，先皆役属吐蕃，至是各帅众内附。韦皋处之於维、保、霸州，给以耕牛种粮。立志、陀忽、辟和入朝，皆拜官，厚赐而遣之。

14 癸卯，户部侍郎裴延龄奏："自判度支以来，检责诸州欠负钱八百馀万缗，收诸州抽贯钱三百万缗，呈样

物三十馀万缗，请别置欠负耗剩季库以掌之，染练物则别置月库以掌之。”诏从之。欠负皆贫人无可偿，徒存其数者，抽贯钱给用随尽，呈样、染练皆左藏正物。延龄徙置别库，虚张名数以惑上。上信之，以为能富国而宠之，於实无所增也，虚费吏人簿书而已。

京城西污湿地生芦苇数亩，延龄奏称长安、咸阳有陂泽数百顷，可牧厩马。上使有司阅视，无之，亦不罪也。

左补阙权德舆上奏，以为：“延龄取常赋支用未尽者充羡馀以为己功。县官先所市物，再给其直，用充别贮。边军自今春以来并不支粮。陛下必以延龄孤贞独立，时人丑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视，究其本末，明行赏罚。今群情众口喧於朝市，岂京城士庶皆为朋党邪！陛下亦宜稍回圣虑而察之。”上不从。

15 八月，庚戌，太尉、中书令、西平忠武王李晟薨。

16 冬，十月，甲子，韦皋遣其节度巡官崔佐时赍诏书诣云南，并自为帛书答之。

17 十一月，乙酉，上祀圜丘，赦天下。

18 刘士宁既为宣武节度使，诸将多不服。士宁淫乱残忍，出畋辄数日不返，军中苦之。都知兵马使李万荣得众心，士宁疑之，夺其兵权，令摄汴州事。十二月，乙卯，士宁帅众二万畋于外野；万荣晨入使府，召所留亲兵千馀人，诈之曰：“敕征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务，汝辈人赐钱三十缗。”众皆拜。又谕外营兵，皆听命。乃分兵闭城门，使驰白士宁曰：“敕征大夫，宜速即路，少或迁延，当传首以献。”士宁知众不为用，以五百骑逃归京师，比至东都，所馀仆妾而已。至京师，敕归第行丧，禁其出入。

淮西节度使吴少诚闻变，发兵屯郾城，遣使问故，且请战。万荣以言戏之，少诚惭而退。

上闻万荣逐士宁，使问陆贽，贽上奏，以为今军州已定，宜且遣朝臣宣劳，徐察事情，冀免差失，其略曰：“今士宁见逐，虽是众情，万荣典军，且非朝旨。此安危强弱之机也，愿陛下审之慎之。”上复使谓贽：“若更淹迟，恐於事非便。今议除一亲王充节度使，且令万荣知留后，其制即从内出。”贽复上奏，其略曰：“臣虽服戎角力谅匪克堪，而经武伐谋或有所见。夫制置之安危由势，付授之济否由才。势如器焉，惟在所置，置之夷地则平；才如负焉，唯在所授，授逾其力则蹈。万荣今所陈奏，颇涉张皇，但露徼求之情，殊无退让之礼，据兹鄙躁，殊异循良。又闻本是滑人，偏厚当州将士，与之相得，才止三千，诸营之兵已甚怀怨。据此颇僻，亦非将材，若得志骄盈，不悖则败，悖则犯上，败则偾军。”又曰：“苟邀则不顺，苟允则不诚，君臣之间，势必嫌阻。与其图之於滋蔓，不若绝之於萌芽。”又曰：“为国之道，以义训人，将教事君，先令顺长。”又曰：“方镇之臣，事多专制，欲加之罪，谁则无辞！若使倾夺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潜滋，祸必难救。非独长乱之道，亦关谋逆之端。”又曰：“昨逐士宁，起於仓卒，诸郡守将固非连谋，一城师人亦未协志。各计度於成败之势，回遑於逆顺之名，安肯捐躯与之同恶！”又曰：“陛下但选文武群臣一人命为节度，仍降优诏，慰劳本军。奖万荣以抚定之功，别加宠任，褒将士以辑睦之义，厚赐资装，揆其大情，理必宁息。万荣纵欲跋扈，势何能为！”又曰：“傥后事有愆素，臣请受败桡之罪。”上不从。壬戌，以通王谌为宣武节度大使，以万荣为留后。

19 丁卯，纳故驸马都尉郭暧女为广陵王淳妃。淳，太子之长子。妃母，即升平公主也。

十年(甲戌、794)

1 春，正月，剑南、西山羌、蛮二万馀户来降；诏加韦皋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

2 崔佐时至云南所都羊苴咩城，吐蕃使者数百人先在其国，云南王异牟寻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时衣牂柯服而入。佐时不可，曰：“我大唐使者，岂得衣小夷之服！”异牟寻不得已，夜迎之。佐时大宣诏书，异牟寻恐惧，顾左右失色；业已归唐，乃歃欷流涕，俯伏受诏。郑回密见佐时教之，故佐时尽得其情，因劝异牟寻悉斩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号，献其金印，复南诏旧名；异牟寻皆从之。仍刻金契以献。异牟寻帅其子寻梦凑等与佐时盟於点苍山神祠。

先是，吐蕃与回鹘争北庭，大战，死伤甚众，征兵万人於云南。异牟寻辞以国小，请发三千人，吐蕃少之；益至五千，乃许之。异牟寻遣五千人前行，自将数万人踵其后，昼夜兼行，袭击吐蕃，战于神川，大破之，取铁桥等十六城，虏其五王，降其众十馀万。戊戌，遣使来献捷。

3 瀛州刺史刘濛为兄济所逼，请西捍陇坻，遂将部兵千五百人、男女万馀口诣京师，号令严整，在道无一人敢取人鸡犬者。上嘉之，二月，丙午，以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理普润。军中不击柝，不设音乐。士卒病者，濛亲视之，死者哭之。

4 乙丑，义成节度使李融薨。丁卯，以华州刺史李复为义成节度使。复，齐物之子也。复辟河南尉洛阳卢坦为判官。监军薛盈珍数侵军政，坦每据理以拒之。盈珍常曰：“卢侍御所言公，我固不违也。”

5 横海节度使程怀直入朝，厚赐遣归。

6 夏，四月，庚午，宣武军乱，留后李万荣讨平之。先是，宣武亲兵三百人素骄横，万荣恶之，遣诣京西防秋；亲兵怨之。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诱亲兵作乱，攻万荣；万荣击破之。亲兵掠而溃，多奔宋州，宋州刺史刘逸淮厚抚之。惟清奔郑州，彦琳奔东都。万荣悉诛乱者妻子数千人。有军士数人呼於市曰："今夕兵大至，城当破。"万荣收斩之，奏称刘士宁所为。五月，庚子，徙士宁於郴州。

7 钦州蛮酋黄少卿反，围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奏请发岭南兵救之；上不许，遣中使谕解之。

8 陆贽上言："郊礼赦下已近半年，而窜谪者尚未沾恩。"乃为三状拟进。上使谓之曰："故事，左降官准赦量移，不过三五百里，今所拟稍似超越，又多近兵马及当路州县，事恐非便。"贽复上言，以为："王者待人以诚，有责怒而无猜嫌，有惩沮而无怨忌。斥远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儆则浸及威刑，不勉而复加黜削，虽屡进退，俱非爱憎。行法乃暂使左迁，念材而渐加进叙，又知复用，谁不增修！何忧乎乱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贬黜，便谓奸凶，恒处防闲之中，长从摈弃之例，则是悔过者无由自补，蕴才者终不见伸。凡人之情，穷则思变，含凄贪乱，或起于兹。今若所移不过三五百里，则有疆域不离於本道，风土反恶於旧州，徒有徙家之劳，实增移配之扰。又，当今郡府，多有军兵，所在封疆，少无馆驿，示人疑虑，体又非弘。乞更赐裁审。"

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无大小，必自选而用之，宰相进拟，少所称可；及群臣一有谴责，往往终身不复收用；好以辩给取人，不得敦实之士；艰於进用，群材滞淹。贽上奏谏，其略曰："夫登进以懋庸，黜退以惩过，二者迭用，理如循环。进而有过则示惩，惩而改修则复进，既不废法，亦无弃人，虽纤介必惩而用材不匮；故能使黜退者克励以求复，登进者警饬而恪居，上无滞疑，下无蓄怨。"又曰："明主不以辞尽人，不以意选士，如或好善而不择所用，悦言而不验所行，进退随爱憎之情，离合系异同之趣，是由舍绳墨而意裁曲直，弃权衡而手揣重轻，虽甚精微，不能无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长，苟区别得宜，付授当器，各适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与全才无异。但在明鉴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又曰："以一言称愜为能而不核虚实，以一事违忤为咎而不考忠邪，其称愜则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违忤则罪责过当，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职司之内无成功，君臣之际无定分。"上不听。

贽又请均节财赋，凡六条：

其一，论两税之弊，其略曰："旧制赋役之法，曰租、调、庸。丁男一人受田百亩，岁输粟二石，谓之租。每户各随土宜出绢若绫若绝共二丈，绵三两，不蚕之土输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谓之调。每丁岁役，则收其庸，日准绢三尺，谓之庸。天下为家，法制均一，虽欲转徙，莫容其奸，故人无摇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乱华，黎庶云扰，版图堕於避地，赋法坏於奉军。建中之初，再造百度，执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简之可从而所操不得其要。凡欲拯其弊，须穷致弊之由，时弊则但理其时，法弊则全革其法，所为必当，其悔乃亡。兵兴以来，供亿无度，此乃时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庸、调法，分遣使者，搜搉郡邑，校验簿书，每州取大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为两税定额。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赋入，必以丁夫为本。不以务穑增其税，不以辍稼减其租，则播种多；不以殖产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调，则地著固；不以饬励重其役，不以庶怠蠲其庸，则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尽其力矣。两税之立，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曾不寤资产之中，有藏於襟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其积於场圃囷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一概计估算缗，宜其失平长伪。由是务轻资而乐转徙者，恒脱於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於征求。此乃诱之为奸，驱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赋入不得不阙。复以创制之首，不务齐平，供应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否之异，所在徭赋，轻重相悬，所遣使臣，意见各异，计奏一定，有加无除。又大历中供军、进奉之类，既收入两税，今於两税之外，复又并存，望稍行均减，以救凋残。"

其二，请二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其略曰："凡国之赋税，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缯、纩与百谷而已。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弛张，必由於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谷帛者，人之所为也；钱货者，官之所为也。是以国朝著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曷尝有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者也！今之两税，独异旧章，但估资产为差，便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每岁色目颇殊，唯计求得之利宜，靡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望勘会诸州初纳两税年绢布，定估比类当今时价，加贱减贵，酌取其中，总计合税之钱，折为布帛之数。"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无困穷。

理化既衰，则乃反是，量出为入，不恤所无。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馀，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

其三，论长吏以增户、加税、辟田为课绩，其略曰：“长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体至公徇国之意，迭行小惠，竞诱奸氓，以倾夺邻境为智能，以招萃逋逃为理化，舍彼适此者既为新收而有复，倏往忽来者又以复业而见优。唯怀土安居，首末不迁者，则使之日重，敛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游赋役，何异驱之转徙，教之浇讹。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过也。”又曰：“立法齐人，久无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维御损益之宜，则巧伪萌生，恒因沮劝而滋矣。请申命有司，详定考绩。若当管之内，人益阜殷，所定税额有馀，任其据户口均减，以减数多少为考课等差。其当管税物通比，每户十分减三者为上课，减二者次焉，减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税见户，比校殿罚亦如之。”

其四，论税限迫促，其略曰：“建官立国，所以养人也；赋人取财，所以资国也。明君不厚其所资而害其所养，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给而敛其馀财。”又曰：“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上司之绳责既严，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卖而耗其半直，无者求假而费其倍酬。望更详定征税期限。”

其五，请以税茶钱置义仓以备水旱，其略曰：“古称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庶通为之计耳，固非独丰公庾，不及编氓也。近者有司奏请税茶，岁约得五十万贯，元敕令贮户部，用救百姓凶饥。今以蓄粮，适副前旨。”

其六，论兼并之家，私敛重於公税，其略曰：“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约所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法贵必行，慎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严其令以惩违，微损有馀，稍优不足。失不损富，优可赈穷。此乃安富恤穷之善经，不可舍也。”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五

唐纪五十一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十

贞元十年(甲戌、794)

1 六月，壬寅朔，昭义节度使李抱真薨。其子殿中侍御史缄与抱真从甥元仲经谋，秘不发丧，诈为抱真表，求以职事授缄；又诈为其父书，遣裨将陈荣诣王武俊假货财。武俊怒曰：“吾与乃公厚善，欲同奖王室耳，岂与汝同恶邪！闻乃公已亡，乃敢不俟朝命而自立，又敢告我，况有求也！”使荣归，寄声质责缄。

昭义步军都虞候王延贵，汝州梁人也，素以义勇闻。上知抱真已薨，遣中使第五守进往观变，且以军事委王延贵。守进至上党，缄称抱真有疾不能见。三日，缄乃严兵诣守进，守进谓之曰：“朝廷已知相公捐馆，令王延贵权知军事。侍御宜发丧行服。”缄愕然，出，谓诸将曰：“朝廷不许缄掌事，诸君意如何？”莫对。缄惧，乃归发丧，以使印及管钥授监军。守进召延贵，宣口诏令视事，趣缄赴东都。元仲经出走，延贵悉归罪於仲经，捕斩之。诏以延贵权知昭义军事。

2 云南王异牟寻遣其弟凑罗栋献地图、土贡及吐蕃所给金印，请复号南诏。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为册南诏使，赐银窠金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滋至其国，异牟寻北面跪受册印，稽首再拜，因与使者宴，出玄宗所赐银平脱马头盘二以示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赐龟兹乐，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诏当深思祖考，子子孙孙尽忠於唐。”异牟寻拜曰：“敢不谨承使者之命！”

3 赐义武节度使张升云名茂昭。

4 御史中丞穆赞按度支吏赃罪，裴延龄欲出之，赞不从；延龄谮之，贬饶州别驾，朝士畏延龄侧目。赞，宁之子也。

5 韦皋奏破吐蕃於峨和城。

6 秋，七月，壬申朔，以王延贵为昭义留后，赐名虔休。

昭义行军司马、摄洺州刺史元谊闻虔休为留后，意不平，表请以磁、邢、洺别为一镇。昭义精兵多在山东，谊厚资以悦之。上屡遣中使谕之，不从。

临洺守将夏侯仲宣以城归虔休，虔休遣磁州刺史马正卿督裨将石定蕃等将兵五千击洺州；定蕃帅其众二千

叛归谊，正卿退还。诏以谊为饶州刺史，谊不行；虔休自将兵攻之，引洺水以灌城。

7 黄少卿陷钦、横、浔、贵等州，攻孙公器於邕州。

8 九月，王虔休破元谊兵，进拔鸡泽。

9 裴延龄奏称官吏太多，自今缺员请且勿补，收其俸以实府库。上欲修神龙寺，须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龄曰："臣近见同州一谷，木数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开元、天宝间求美材於近畿犹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对曰："天生珍材，固待圣君乃出，开元、天宝，何从得之！"

延龄奏："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因检阅使置簿书，乃於粪土之中得银十三万两，其匹段杂货百万有馀。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羡馀，悉应移入杂库以供别敕支用。"太府少卿韦少华不伏，抗表称："此皆每月申奏见在之物，请加推验。"执政请令三司详覆；上不许，亦不罪少华。延龄每奏对，恣为诡谲，皆众所不敢言亦未尝闻者，延龄处之不疑。上亦颇知其诞妄，但以其好诋毁人，冀闻外事，故亲厚之。

群臣畏延龄有宠，莫敢言，惟盐铁转运使张滂、京兆尹李充、司农卿李铦以职事相关，时证其妄，而陆贽独以身当之，日陈其不可用。十一月，壬申，贽上书极陈延龄奸诈，数其罪恶，其略曰："延龄以聚敛为长策，以诡妄为嘉谋，以掊克敛怨为匪躬，以靖谮服谗为尽节，总典籍之所恶以为智术，冒圣哲之所戒以为行能，可谓尧代之共工，鲁邦之少卯也。迹其奸蠹，日长月滋，阴秘者固未尽彰，败露者尤难悉数。"又曰："陛下若意其负谤，则诚宜亟为辩明。陛下若知其无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无诘问，延龄谓能蔽惑，不复惧思；移东就西，便为课绩，取此适彼，遂号羡馀，愚弄朝廷，有同儿戏。"又曰："矫诡之能，诬罔之辞，遇事辄行，应口便发，靡日不有，靡时不为，又难以备陈也。"又曰："昔赵高指鹿为马，臣谓鹿之与马，物理犹同；岂若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又曰："延龄凶妄，流布寰区，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舆台贱品，喧喧谈议，亿万为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几！臣以卑鄙，任当台衡，情激于衷，虽欲罢而不能自默也。"书奏，上不悦，待延龄益厚。

10 十二月，王虔休乘冰合度壕，急攻洺州。元谊出兵击之，虔休不胜而返；日暮冰解，士卒死者太半。

11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争之。所亲或规其太锐，贽曰："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他无所恤。"裴延龄日短贽於上。赵憬之入相也，贽实引之，既而有憾於贽，密以贽所讥弹延龄事告延龄，故延龄益得以为计，上由是信延龄而不直贽。贽与憬约至上前极论延龄奸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无言。壬戌，贽罢为太子宾客。

12 初，勃海文王钦茂卒，子宏临早死，族弟元义立。元义猜虐，国人杀之，立宏临之子华屿，是为成王，改元中兴。华屿卒，复立钦茂少子嵩邻，是为康王，改元正历。

十一年（乙亥、795）

1 春，二月，乙巳，册拜嵩邻为忽汗州都督、勃海王。

2 陆贽既罢相，裴延龄因谮京兆尹李充、卫尉卿张滂、前司农卿李铦党於贽。会旱，延龄奏言："贽等失势怨望，言於众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多欠诸军刍粮，军中人马无所食，其事奈何！'以动摇众心，其意非止欲中伤臣而已。"后数日，上猎苑中，适有神策军士诉云："度支不给马刍。"上意延龄言为信，遽还宫。夏，四月，壬戌，贬贽为忠州别驾，充为涪州长史，滂为汀州长史，铦为邵州长史。

初，阳城自处士征为谏议大夫，拜官不辞。未至京师，人皆想望风采，曰："城必谏诤，死职下。"及至，诸谏官纷纷言事细碎，天子益厌苦之。而城方与二弟及客日夜痛饮，人莫能窥其际，皆以为虚得名耳。前进士河南韩愈作争臣论以讥之，城亦不以屑意。有欲造城而问者，城揣知其意，辄强与酒。客或时先醉仆席上，城或时先醉卧客怀中，不能听客语。及陆贽等坐贬，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为罪且不测，无敢救者。城闻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奸臣，杀无罪人。"即帅拾遗王仲舒、归登、右补阙熊执易、崔邠等守延英门，上疏论延龄奸佞，贽等无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为之营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谕遣之。於是金吾将军张万福闻谏官伏阁谏，趋往至延英门，大言贺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与仲舒等，已而连呼"太平万岁！太平万岁！"万福，武人，年八十馀，自此名重天下。登，崇敬之子也。时朝夕相延龄，阳城曰："脱以延龄为相，城当取白麻坏之，恸哭於庭。"有李繁者，泌之子也，城尽疏延龄过恶，欲密论之，以繁故人子，使之缮写，繁径以告延龄。延龄先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为妄，不之省。

3 丙寅，幽州奏破奚王啜利等六万馀众。

4 回鹘奉诚可汗卒，无子，国人立其相骨咄禄为可汗。骨咄禄本姓跌跌氏，辩慧有勇略，自天亲时典兵马用事，大臣诸酋长皆畏服之。既为可汗，冒姓药葛罗氏，遣使来告丧。自天亲可汗以上子孙幼稚者，皆内之阙庭。

5 五月，丁丑，以宣武留后李万荣、昭义左司马领留后王虔休皆为节度使。

6 甲申，河东节度使李自良薨。戊子，监军王定远奏请以行军司马李说为留后。说，神通之五世孙也。

7 庚寅，遣秘书监张荐册拜回鹘可汗骨咄禄为腾里逻羽录没密施合胡禄毗伽怀信可汗。

8 癸巳，以李说为河东留后，知府事。说深德王定远，请铸监军印。监军有印自定远始。

9 秋，七月，丙寅朔，阳城改国子司业，坐言裴延龄故也。

10 王定远自恃有功於李说，专河东军政，易置诸将；说不能尽从，由是有隙。定远以私怒拉杀大将彭令茵，埋马矢中，将士皆愤怒。，说奏其状，定远闻之，直诣说，拔刀刺之；说走免。定远召诸将，以箱贮敕及告身二十馀通，示之曰："有敕，令说诣京师，以行军司马李景略为留后，诸君皆迁官。"众皆拜。大将马良辅窃视箱中，皆定远告身及所受敕也，乃麾众曰："敕告皆伪，不可受也。"定远走登乾阳楼，呼其麾下，莫应，逾城而坠，为枯枿所伤而死。

11 八月，辛亥，司徒兼侍中北平庄武王马燧薨。

12 闰月，戊辰，元谊以洺州诈降；王虔休遣裨将将二千人入城，谊皆杀之。

13 九月，丁巳，加韦皋云南安抚使。

14 横海节度使程怀直，不恤士卒，猎於野，数日不归。怀直从父兄怀信为兵马使，因众心之怨，闭门拒之；怀直奔归京师。冬，十月，丁丑，以怀信为横海留后。

15 南诏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虏施、顺二蛮王。

十二年(丙子、796)

1 春，正月，庚子，元谊、石定蕃等帅洺州兵五千人及其家人万馀口奔魏州；上释不问，命田绪安抚之。

2 乙丑，以浑瑊、王武俊并兼中书令。己巳，加严震、田绪、刘济、韦皋并同平章事；天下节度、观察使，悉加检校官以悦其意。

3 三月，甲午，韦皋奏降西南蛮高万唐等二万馀口。

4 乙巳，以闲厩、宫苑使李齐运为礼部尚书，户部侍郎裴延龄为户部尚书，使职如故。齐运无才能学术，专以柔佞得幸於上，每宰相对罢，则齐运次进决其议；或病卧家，上徵有所除授，往往遣中使就问之。

5 丙子，韶王暹薨。

6 魏博节度使田绪尚嘉诚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以为副大使。夏，四月，庚午，绪暴薨；左右匿之，使季安领军事，年十五。乙亥，发丧，推季安为留后。

7 庚辰，上生日，故事，命沙门、道士讲论於麟德殿，至是，始命以儒士参之。四门博士韦渠牟嘲谈辩给，上悦之，旬月，迁右补阙，始有宠。

8 五月，丙申，邠宁节度使张献甫暴薨，监军杨明义请都虞候杨朝晟权知留后。甲辰，以朝晟为邠宁节度使。

9 六月，乙丑，以监句当左神策窦文场、监句当右神策霍仙鸣皆为护军中尉，监左神威军使张尚进、监右神威军使焦希望皆为中护军。初，上置六统军，视六尚书，以处节度使罢镇者，相承用麻纸写制。至是，文场讽宰相比统军降麻。翰林学士郑绍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识陛下特以宠文场邪，遂为著令也？"上乃谓文场曰："武德、贞观时，中人不过员外将军同正耳，衣绯者无几。自辅国以来，堕坏制度。朕今用尔，不谓无私。若复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谓尔胁我为之矣。"文场叩头谢。遂焚其麻，命并统军自今中书降敕。明日，上谓绍曰："宰相不能违拒中人，朕得卿言方悟耳。"是时窦、霍势倾中外，藩镇将帅多出神策军，台省清要亦有出其门者矣。

10 宣武节度使李万荣病风，昏不知事，霍仙鸣荐宣武押牙刘沐可委军政。辛巳，以沐为行军司马。

11 宣歙观察使刘赞卒。

初，上以奉天窘乏，故还宫以来，尤专意聚敛，藩镇多以进奉市恩，皆云"税外方圆"，亦云"用度羡馀"，其实或割留常赋，或增敛百姓，或减刻利禄，或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进才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进，韦皋在西川有日进。其后常州刺史济源裴肃以进奉迁浙东观察使，刺史进奉自肃始。及刘赞卒，判官严绶掌留务，竭府库以进奉，征为刑部员外郎，幕僚进奉自绶始。绶，蜀人也。

12 李万荣疾病，其子乃为兵马使。甲申，乃集诸将责李湛、伊娄说、张丕以不忧军事，斥之外县。上遣中使第五守进至汴州，宣慰始毕，军士十馀人呼曰："兵马使勤劳无赏；刘沐何人，为行军司马！"沐惧，阳中风，舁出。

军士又呼曰:“仓官刘叔何给纳有奸。”杀而食之。又欲斫守进,乃止之。乃又杀伊娄说、张丕。都虞候匡城邓惟恭与万荣乡里相善,万荣常委以腹心,乃亦倚之。至是,惟恭与监军俱文珍谋,执乃,送京师。秋,七月,乙未,以东都留守董晋同平章事,兼宣武节度使,以万荣为太子少保,贬乃虔州司马。丙申,万荣薨。

邓惟恭既执李乃,遂权军事,自谓当代万荣,不遣人迎董晋。晋既受诏,即与傔从十馀人赴镇,不用兵卫。至郑州,迎者不至,郑州人为晋惧,或劝晋且留观变。有自汴州出者,言於晋曰:“不可入。”晋不对,遂行。惟恭以晋来之速,不及谋;晋去城十馀里,惟恭乃帅诸将出迎。晋命惟恭勿下马,气色甚和,惟恭差自安。既入,仍委惟恭以军政。

初,刘玄佐增汴州兵至十万,遇之厚,李万荣、邓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骄,不能御,乃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庑下,挟弓执剑以备之,时劳赐酒肉。晋至之明日,悉罢之。

13 戊戌,韩王迥薨。

14 壬子,诏以宣武将士邓惟恭等有执送李乃功,各迁官赐钱;其为乃所胁,邀逼制使者,皆勿问。

15 八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16 己巳,以田季安为魏博节度使。

17 丙子,以汝州刺史陆长源为宣武行军司马。朝议以董晋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故以长源佐之。长源性刚刻,多更张旧事;晋初皆许之,案成则命且罢,由是军中得安。

18 丙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憬薨。

19 初,上不欲生代节度使,常自择行军司马以为储帅。李景略为河东行军司马,李说忌之。回鹘梅录入贡,过太原,说与之宴,梅录争坐次,说不能遏。景略叱之,梅录识其声,趋前拜之曰:“非丰州李端公邪!”又拜,遂就下坐。座中皆属目於景略。说益不平,乃厚赂中尉窦文场,使去之。会有传回鹘将入寇者,上忧之,以丰州当虏冲,择可守者;文场因荐景略。九月,甲午,以景略为丰州都防御使。穷边气寒,土瘠民贫,景略以勤俭帅众,二岁之后,储备完实,雄於北边。

20 卢迈得风疾,庚子,贾耽私忌,宰相绝班,上遣中使召主书承旨。

21 丙午,户部尚书、判度支裴延龄卒;中外相贺,上独悼惜之。

22 壬子,吐蕃寇庆州。

23 冬,十月,甲戌,以谏议大夫崔损、给事中赵宗儒并同平章事。损,玄暐之弟孙也,尝为裴延龄所荐,故用之。

24 十一月,乙未,以右补阙韦渠牟为左谏议大夫。上自陆贽贬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县令以上皆自选用,中书行文书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龄、李齐运、户部郎中王绍、司农卿李实、翰林学士韦执谊及渠牟,皆权倾宰相,趋附盈门。绍谨密无损益;实狡险掊克;执谊以文章与上唱和;年二十馀,自右拾遗召入翰林;渠牟形神恍躁,尤为上所亲狎,上每对执政,漏不过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语笑款狎往往闻外;所荐引咸不次迁擢,率皆庸鄙之士。

25 宣武都虞候邓惟恭内不自安,潜结将士二百馀人谋作乱;事觉,董晋悉捕斩其党,械惟恭送京师。己未,诏免死,汀州安置。

十三年(丁丑、797)

1 春,正月,壬寅,吐蕃遣使请和亲;上以吐蕃数负约,不许。

2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问邠宁节度使杨朝晟:“须几何兵?”对曰:“邠宁兵足以城之,不烦他道。”上复使问之曰:“冀城盐州,用兵七万,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虏境,兵当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对曰:“城盐州之众,虏皆知之。今发本镇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虏谓吾众亦不减七万,其众未集,不敢轻来犯我。不过三旬,吾城已毕,留兵戍之,虏虽至,无能为也。城旁草尽,不能久留,虏退则运刍粮以实之,此万全之策也。若大集诸道兵,逾月始至,虏亦集众而来,与我争战,胜负未可知,何暇筑城哉!”上从之。二月,朝晟分军为三,各筑一城。军吏曰:“方渠无井,不可屯军。”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承平之时,居人成市,无井何以聚人乎!”命浚智井,果得甘泉。三月,三城成。夏,四月,庚申,杨朝晟军还至马岭,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数日而去。朝晟遂城马岭而还,开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3 庚午,义成节度使李复薨。庚辰,以陕虢观察使姚南仲为义成节度使。监军薛盈珍方大会,闻之,言曰:“姚大夫书生,岂将才也!”判官卢坦私谓人曰:“姚大夫外虽柔,中甚刚,监军侵之,必不受。军府之祸,自此始矣,

吾恐为所留。”遂自他道潜去。南仲果以牒请之，不遇，得免。既而盈珍与南仲有隙，幕府多以罪贬，有死者。

4 吐蕃赞普乞立赞卒，子足之煎立。

5 六月，壬午，韦皋奏吐蕃入寇，嶲州刺史曹高仕破之於台登城下。

6 光禄少卿同正张茂宗，茂昭之弟也，许尚义章公主；未成婚，茂宗母卒，遗表请终嘉礼，上许之。秋，八月，癸酉，起复茂宗左卫将军同正。左拾遗义兴蒋乂上疏谏，以为：“兵革之急，古有墨衰从事者，未闻驸马起复尚主也。”上遣中使谕之，不止，乃特召对於延英，谓曰：“人间多借吉成婚者，卿何执此之坚？”对曰：“婚姻、丧纪，人之大伦，吉凶不可渎也。委巷之家，不知礼教，其女孤贫无恃，或有借吉从人，未闻男子借吉娶妇者也。”太常博士韦彤、裴堪复上疏谏；上不悦，命趣下嫁之期，辛巳，成婚。

7 九月，己丑，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迈以病罢为太子宾客。

8 冬，十月，淮西节度使吴少诚擅开刀沟入汝，上遣中使谕止之，不从。命兵部郎中卢群往诘之，少诚曰：“开此水，大利於人。”群曰：“君令臣行，虽利；人臣敢专乎！公承天子之令而不从，何以使下吏从公之令乎！”少诚遽为之罢役。

9 十二月，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入朝。先是，宫中市外间物，令官吏主之，随给其直。比岁以宦者为使，谓之宫市，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后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於两市及要闹坊曲，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辩，无敢问所从来及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钱物买人直数千物，多以红紫染故衣、败缯，尺寸裂而给之，仍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人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其实夺之。商贾有良货，皆深匿之；每敕使出，虽沽浆、卖饼者皆撤业闭门。尝有农夫以驴负柴，宦者称宫市取之，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驴送柴至内。农夫啼泣，以所得绢与之。不肯受，曰，“须得尔驴。”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街吏擒以闻，诏黜宦者，赐农夫绢十匹。然宫市亦不为之改，谏官御史数谏，不听。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颇嘉纳；以问户部侍郎判度支苏弁，弁希宦者意，对曰：“京师游手万家，无土著生业，仰宫市取给。”上信之，故凡言宫市者皆不听。

十四年(戊寅、798)

1 春，二月，乙亥，名申、光、蔡军曰彰义。

2 夏，闰五月，庚申，以神策行营节度使韩全义为夏、绥、银、宥节度使。全义时屯长武城，诏帅其众赴镇。士卒以夏州碛卤，又盛夏，不乐徙居；辛酉，军乱，杀大将王栖岩，全义逾城走。都虞候高崇文诛首乱者，众然后定。崇文，幽州人也。丙子，以崇文为长武城都知兵马使，不降敕，令中使口宣授之。

3 秋，七月，壬申，给事中、同平章事赵宗儒罢为右庶子，以工部侍郎郑馀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4 八月，初置左、右神策统军。时禁军戍边，禀赐优厚，诸将多请遥隶神策军，称行营，皆统於中尉，其军遂至十五万人。

5 京兆尹吴凑屡言宫市之弊。宦者言凑屡奏宫市，皆右金吾都知赵洽、田秀岩之谋也；丙午，洽、秀岩坐流天德军。

6 九月，丙申，以陕虢观察使于頔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7 丁卯，杞王俭薨。

8 彰武节度使吴少诚遣兵掠寿州霍山，杀镇遏使谢详，侵地五十馀里，置兵镇守。

9 大学生薛约师事司业阳城，坐言事，徙连州；城送之郊外。上以城党罪人，己巳，左迁城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赋税不登，观察使数加诮让，城自署其考曰：“抚字心劳，征科政拙，考下下。”观察使遣判官督其赋，至州，城先自囚於狱。判官大惊，驰入，谒城於狱曰：“使君何罪！某奉命来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复归；馆门外有故门扇横地，城昼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辞去。其后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载妻子中道逸去。

10 冬，十月，丁酉，通王谌薨。

11 庚子，夏州节度使韩全义奏破吐蕃於盐州西北。

12 明州镇将栗锽杀刺史卢云，诱山越作乱，攻陷浙东州县。

十五年(己卯、799)

1 春，正月，甲寅，雅王逸薨。

2 二月，丁丑，宣武节度使董晋薨；乙酉，以其行军司马陆长源为节度使。长源性刻急，恃才傲物。判官孟叔度，轻佻淫纵，好慢侮将士，军中皆恶之。董晋薨，长源知留后，扬言曰：“将士弛慢日久，当以法齐之耳！”众皆惧。

或劝之发财以劳军，长源曰："我岂河北贼，以钱买健儿求节钺邪！"故事，主帅薨，给军士布以制服，长源命给其直；叔度高盐直，下布直，人不过得盐三二斤。军中怨怒，长源亦不为之备。是日，军士作乱，杀长源、叔度，脔食之，立尽。监军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刘逸准久为宣武大将，得众心，密书召之；逸准引兵径入汴州，乱众乃定。

3 以常州刺史李锜为浙西观察使、诸道盐铁转运使。锜，国贞之子也。闲厩、宫苑使李齐运受其赂数十万，荐之於上，故用之。锜刻剥以事进奉，上由是悦之。

4 庚辰，浙东观察使裴肃擒栗锽於台州，斩之。

5 己丑，以刘逸准为宣武节度使，赐名全谅。

6 三月，甲寅，吴少诚遣兵袭唐州，杀监军邵国朝、镇遏使张嘉瑜，掠百姓千馀人而去。

7 戊午，昭义节度使王虔休薨；戊辰，以河阳、怀州节度使李元淳为昭义节度使。

8 夏，四月，癸未，以安州刺史伊慎为安、黄等州节度使。

9 癸巳，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薨。

10 南诏异牟寻遣使与韦皋约共击吐蕃，皋以兵粮未集，请俟他年。

11 山南西道都虞候严砺谄事严震，震病，使知留后，遗表荐之。秋，七月，乙巳，以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12 八月，陈许节度使曲环薨。乙未，吴少诚遣兵掠临颍，陈州刺史上官涚知陈许留后，遣大将王令忠将兵三千救之，皆为少诚所虏。丙午，以涚为陈许节度使，少诚遂围许州。涚欲弃城走，营田副使刘昌裔止之曰："城中兵足以办贼，但闭城勿与战，不过数日，贼气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少诚昼夜急攻，昌裔募勇士千人凿城出击少诚，大破之，城由是全。昌裔，兖州人也。少诚又寇西华，陈许大将孟元阳拒却之。陈许都知兵马使安国宁与上官涚不叶，谋翻城应少诚；刘昌裔以计斩之。召其麾下，人给二缣；伏兵要巷，见持缣者悉斩之，无得脱者。

13 庚辰，宣武节度使刘全谅薨。军中思刘玄佐之恩，推其甥都知兵马使匡城韩弘为留后。弘将兵，识其材鄙勇怯，指顾必堪其事。

14 丙辰，诏削夺吴少诚官爵，令诸道进兵讨之。

15 辛酉，以韩弘为宣武节度使。先是，少诚与刘全谅约共攻陈许，以陈州归宣武。使者数辈犹在馆，弘悉驱出斩之；选卒三千，会诸军击少诚於许下。少诚由是失势。

16 冬，十月，乙丑，邕王谅薨。太子之子也，上爱而子之，及薨，谥曰文敬太子。

17 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安黄节度使伊慎、知寿州事王宗与上官涚、韩弘进击吴少诚，屡破之。十一月，壬子，于頔奏拔吴房、朗山。

18 十二月，辛未，中书令、咸宁王浑瑊薨于河中。瑊性谦谨，虽位穷将相，无自矜大之色；每贡物必躬自阅视，受赐如在上前，由是为上所亲爱。上还自兴元，虽一州一镇有兵者，皆务姑息。瑊每奏事，不过，辄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终。

19 六州党项自永泰以来居于石州，永安镇将阿史那思暕侵渔不已，党项部落悉逃奔河西。

20 诸军讨吴少诚者既无统帅，每出兵，人自规利，进退不壹。乙未，诸军自溃於小溵水，委弃器械、资粮，皆为少诚所有。於是始议置招讨使。

21 吐蕃众五万分击南诏及嶲州，异牟寻与韦皋各发兵御之；吐蕃无功而还。

十六年（庚辰、800）

1 春，正月，恒冀、易定、陈许、河阳四军与吴少诚战，皆不利而退。夏绥节度使韩全义本出神策军，中尉窦文场爱厚之，荐於上，使统诸军讨吴少诚。二月，乙酉，以全义为蔡州四面行营招讨使，十七道兵皆受全义节度。

2 宣武军自刘玄佐薨，凡五作乱，士卒益骄纵，轻其主帅。韩弘视事数月，皆知其主名；有郎将刘锷，常为唱首。三月，弘陈兵牙门，召锷及其党三百人，数之以"数预於乱，自以为功"，悉斩之，血流丹道。自是至弘入朝二十一年，士卒无一人敢欢呼於城郭者。

3 义成监军薛盈珍为上所宠信，欲夺节度使姚南仲军政，南仲不从，由是有隙。盈珍谮其幕僚马总，贬泉州别驾。福建观察使柳冕谋害总以媚盈珍，遣幕僚宝鼎薛戎摄泉州事，使按致总罪，戎为辩析其无辜；冕怒，召戎，囚之，使守卒恣为侵辱。如此弥月，徐诱之使诬总，戎终不从；总由是获免。冕，芳之子也。

盈珍屡毁南仲于上，上疑之。盈珍乃遣小吏程务盈乘驿诬奏南仲罪。牙将曹文洽亦奏事长安，知之，晨夜兼行，追及务盈於长乐驿，与之同宿，中夜，杀之，沈盈珍表於厕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专杀之罪，亦作状白南

仲，遂自杀。明旦，门不启，驿吏排之入，得表、状於文洽尸旁。上闻而异之，征盈珍入朝；南仲恐盈珍谗之益深，亦请入朝。夏，四月，丙子，南仲至京师，待罪於金吾；诏释之，召见。上问："盈珍扰卿邪？"对曰："盈珍不扰臣，但乱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辈，何可胜数！虽使羊、杜复生，亦不能行恺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机密。

盈珍又言於上曰："南仲恶政，皆幕僚马少微赞之也。"诏贬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坠江中而死。

4 黔中观察使韦士宗，政令苛刻；丁亥，牙将傅近等逐之，出奔施州。

5 新罗王敬则卒，庚寅，册命其嫡孙俊邕为新罗王。

6 韩全义素无勇略，专以巧佞货赂结宦官得为大帅，每议军事，宦者为监军者数十人坐帐中争论，纷然莫能决而罢。天渐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人有离心。五月，庚戌，与吴少诚将吴秀、吴少阳等战于溵南广利原，锋镝才交，诸军大溃；秀等乘之，全义退保五楼。少阳，沧州清池人也。

7 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因讨吴少诚，大募战士，缮甲厉兵，聚敛货财，恣行诛杀，有据汉南之志，专以慢上陵下为事。上方姑息藩镇，知其所为，无如之何。頔诬邓州刺史元洪赃罪，朝廷不得已流洪端州，遣中使护送至枣阳。頔遣兵劫取归襄州，中使奔归。頔表洪责太重，上复以洪为吉州长史；乃遣之。又怒判官薛正伦，奏贬峡州长史；比敕下，頔怒已解，复奏留为判官。上一一从之。

8 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镇彭城十馀年，军府称治，病笃，请除代人。辛亥，以苏州刺史韦夏卿为徐、泗、濠行军司马。敕下，建封已薨。夏卿，执谊之从祖兄也。徐州判官郑通诚知留后，恐军士为变，会浙西兵过彭城，通诚欲引入城为援。军士怒，壬子，数千人斧库门，出甲兵擐执之，围牙城，劫建封子前虢州参军愔令知军府事，杀通诚及大将段伯熊等数人，械系监军，上闻之，以吏部员外郎李鄘为徐州宣慰使。鄘直抵其军，召将士宣朝旨，谕以祸福，脱监军械，使复其位，凶党不敢犯。愔上表称兵马留后，鄘以非朝命，不受，使削去，然后受之以归。

9 灵州破吐蕃於乌兰桥。

10 丙寅，韦士宗复入黔中。

11 湖南观察使河中吕渭奏发永州刺史阳履贽贿；履表称所敛物皆备进奉，上召诣长安，丁丑，命三司使鞫之，诘其物费用所归，履曰："已市马进之矣。"又诘"马主为谁？马齿几何？"对曰："马主，东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礼，齿路马有诛，故不知其齿。"所对率如此。上悦其进奉之言，释之，但免官而已。

12 丙戌，加淄青节度使李师古同平章事。

13 徐州乱兵为张愔表求旄节，朝廷不许；加淮南节度使杜佑同平章事，兼徐、濠、泗节度使，使讨之。佑大具舟舰，遣牙将孟准为前锋；济淮而败，佑不敢进。泗州刺史张伾出兵攻埇桥，大败而还。朝廷不得已除愔徐州团练使，以伾为泗州留后，濠州刺史杜兼为濠州留后，仍加佑兼濠泗观察使。

兼，正伦五世孙也，性狡险强忍。建封之疾亟也，兼阴图代之，自濠州疾驱至府。幕僚李藩与同列，入问建封疾，出见之，泣曰："仆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今弃州此来，欲何为也！宜速去，不然，当奏之。"兼错愕出不意，遂径归。建封薨，藩归扬州，兼诬奏藩於建封之薨摇动军情，上大怒，密诏杜佑使杀之；佑素重藩，怀诏旬日不忍发，因引藩论佛经曰，"佛言果报，有诸？"藩曰："有之。"佑曰："审如此，君宜遇事无恐。"因出诏示藩。藩神色不变，曰："此真报也。"佑曰："君慎勿出口，吾已密论，用百口保君矣。"上犹疑之，召藩诣长安，望见藩仪度安雅，乃曰："此岂为恶者邪！"即除秘书郎。

14 新罗王俊邕卒，国人立其子重熙。

15 秋，七月，吴少诚进击韩全义於五楼，诸军复大败，全义夜遁，保溵水县城。

16 卢龙节度使刘济弟源为涿州刺史，不受济命；济引兵击擒之。

17 九月，癸卯，义成节度使卢群薨；甲戌，以尚书左丞李元素代之。贾耽曰："凡就军中除节度使，必有爱憎向背，喜惧者相半，故众心多不安。自今愿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无他变。"上以为然。

18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馀庆与户部侍郎、判度支于頔素善，頔所奏事，馀庆多劝上从之。上以为朋比，庚戌，贬馀庆郴州司马，頔泉州司户。頔，颃之兄也。

19 癸丑，吴少诚进逼溵水数里置营，韩全义复帅诸军退保陈州。宣武、河阳兵私归本道，独陈许将孟元阳、神策将苏光荣帅所部留军溵水。全义以诈诱昭义将夏侯仲宣、义成将时昂、河阳将权文变、河中将郭湘等，斩之，欲以威众。全义至陈州，刺史刘昌裔登城谓之曰："天子命公讨蔡州，今乃来此，昌裔不敢纳，请舍于城外。"既而昌裔赍牛酒入全义营犒师，全义惊喜，心服之。己未，孟元阳等与吴少诚战，杀二千馀人。

20 庚申，以太常卿齐抗为中书舍人、同平章事。

21 癸亥，以张愔为徐州留后。

22 冬，十月，吴少诚引兵还蔡州。先是，韦皋闻诸军讨少诚无功，上言“请以浑瑊、贾耽为元帅，统诸军。若重烦元老，则臣请以精锐万人下巴峡，出荆楚以剪凶逆。不然，因其请罪而赦之，罢两河诸军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诚一旦罪盈恶稔，为麾下所杀，则又当以其爵位授之，是除一少诚，生一少诚，为患无穷矣。”贾耽言於上曰：“贼意盖亦望恩贷，恐须开其生路；”上从之。会少诚致书币於监官军者求昭洗，监军奏之。戊子，诏赦少诚及彰义将士，复其官爵。

23 己丑，河东节度使李说薨；甲午，以其行军司马郑儋为节度使。上择可以代儋者，以刑部员外郎严绶尝以幕僚进奉，记其名，即用为行军司马。

24 吐蕃数为韦皋所败，是岁，其曩贡、腊城等九节度婴、笼官马定德帅其部落来降。定德有智略，吐蕃诸将行兵，皆禀其谋策，常乘驿计事，至是以兵数不利，恐获罪，遂来奔。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六

唐纪五十二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十一

贞元十七年（辛巳、801）

1 春，正月，甲寅，韩全义至长安，窦文场为掩其败迹；上礼遇甚厚。全义称足疾，不任朝谒，遣司马崔放入对。放为全义引咎，谢无功，上曰：“全义为招讨使，能招来少诚，其功大矣，何必杀人然后为功邪！”闰月，甲戌，归夏州。

2 韦士宗既入黔州，妄杀长吏，人心大扰。士宗惧，三月，脱身亡走。夏，四月，辛亥，以右谏议大夫裴佶为黔州观察使。

3 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4 朔方邠、宁、庆节度使杨朝晟防秋于宁州，乙酉，薨。

初，浑瑊遣兵马使李朝采将兵戍定平。瑊薨，朝采请以其众隶神策军；诏许之。

杨朝晟疾亟，召僚佐谓曰：“朝晟必不起，朔方命帅多自本军，虽徇众情，殊非国体。宁州刺史刘南金，练习军旅，宜使摄行军，且知军事，比朝廷择帅，必无虞矣。”又以手书授监军刘英倩，英倩以闻。军士私议曰：“朝廷命帅，吾纳之，即命刘君，吾事之；若命帅于他军，彼必以其麾下来，吾属被斥矣，必拒之。”

己丑，上遣中使往察军情，军中多与南金。辛卯，上复遣高品薛盈珍赍诏诏宁州。六月，甲午，盈珍至军，宣诏曰：“朝采所将本朔方军，今将并之，以壮军势，威戎狄，以李朝采为使，南金副之，军中以为何如？”诸将皆奉诏。

丙申，都虞候史经言于众曰：“李公命收弓刀而送甲胄二千。”军士皆曰：“李公欲内麾下二千为腹心，吾辈妻子其可保乎！”夜，造刘南金，欲奉以为帅，南金曰：“节度使固我所欲，然非天子之命则不可；军中岂无他将乎！”众曰：“弓刀皆为官所收，惟军事府尚有甲兵，欲因以集事。”南金曰：“诸君不愿朝采为帅，宜以情告敕使。若操甲兵，乃拒诏也。”命闭门不内。军士去，诣兵马使高固，固逃匿；搜得之，固曰：“诸君能用吾言则可。”众曰：“惟命。”固曰：“毋杀人，毋掠金帛。”众曰：“诺。”乃共诣监军，请奏之。众曰：“刘君既得朝旨为副帅，必挠吾事。”诈称监军命，召计事，至而杀之。

戊戌，制以李朝采为邠宁节度使。是日，宁州告变者至，上追还制书，复遣薛盈珍往谓军情。壬寅，至军，军中以高固为请，盈珍即以上旨命固知军事。

或传戊戌制书至邠州，邠军惑，不知所从，奸人乘之，且为变。留后孟子周悉内精甲于府廷，日饷士卒，内以悦众心，外以威奸党。邠军无变，子周之谋也。

5 李锜既执天下利权,以贡献固主恩,以馈遗结权贵,恃此骄纵,无所忌惮,盗取县官财,所部官属无罪受戮者相继。浙西布衣崔善贞诣阙上封事,言宫市、进奉及盐铁之弊,因言锜不法事。上览之,不悦,命械送锜。锜闻其将至,先凿坑于道旁;己亥,善贞至,并锁械内坑中,生瘗之。远近闻之,不寒而栗。锜复欲为自全计,增广兵众,选有材力善射者谓之挽强,胡、奚杂类谓之蕃落,给赐十倍他卒。转运判官卢坦屡谏不悛,与幕僚李约等皆去之。约,勉之子也。

6 己酉,以高固为邠宁节度使。固,宿将,以宽厚得众,节度使忌之,置于散地,同列多轻侮之;及起为帅,一无所报复,军中遂安。

7 丁巳,成德节度使王武俊薨。

8 秋,七月,戊寅,吐蕃寇盐州。

9 辛巳,以成德节度副使王士真为节度使。

10 己丑,吐蕃陷麟州,杀刺史郭锋,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项部落而去。锋,曜之子也。

僧延素为虏所得。虏将有徐舍人者,谓延素曰:"我英公五代孙也。武后时,吾高祖建义不成,子孙流播异域,虽代居禄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顾宗族大,无由自拔耳。今听汝归。"遂纵之。

上遣使敕韦皋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势,纾北边患。皋遣将将兵二万分出九道,攻吐蕃维、保、松州及栖鸡、老翁城。

11 河东节度使郑儋暴薨,不及命后事,军中喧哗,将有他变。中夜,十余骑执兵召掌书令狐楚至军门,诸将环之,使草遗表。楚在白刃之中,操笔立成。楚,德棻之族也。八月,戊午,以河东行军司马严绶为节度使。

12 九月,韦皋奏大破吐蕃于雅州。

13 左神策中尉窦文场致仕,以副使杨志廉代之。

14 韦皋屡破吐蕃,转战千里,凡拔城七,军镇五,焚堡百五十,斩首万余级,捕虏六千,降户三千,遂围维州及昆明城。冬,十月,庚子,加皋检校司徒兼中书令,赐爵南康郡王。南诏王异牟寻虏获尤多,上遣中使慰抚之。

15 戊午,盐州刺史杜彦先弃城奔庆州。

十八年(壬午、802)

1 春,正月,骠王摩罗思那遣其子悉利移入贡。骠国在南诏西南六千八百里,闻南诏内附而慕之,因南诏入见,仍献其乐。

2 吐蕃遣其大相兼东鄙五道节度使论莽热将兵十万解维州之围,西川兵据险设伏以待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战,虏悉众追之,伏发,虏众大败,擒论莽热,士卒死者太半。维州、昆明竟不下,引兵还。乙亥,皋遣使献论莽热,上赦之。

3 浙东观察使裴肃既以进奉得进,判官齐总代掌后务,刻剥以求媚又过之。三月,癸酉,诏擢总为衢州刺史。给事中长安许孟容封还诏书,曰:"衢州无他虞,齐总无殊绩,忽此超奖,深骇群情。若总必有可录,愿明书劳课,然后超资改官,以解众疑。"诏遂留中。己亥,上召孟容,慰奖之。

4 秋,七月,辛未,嘉王府谘议高弘本正牙奏事,自理逋债。乙亥,诏"公卿庶僚自今勿令正牙奏事,如有陈奏,宜延英门请对。"议者以为:"正牙奏事,自武德以来未之或改,所以达群情,讲政事;弘本无知,黜之可也,不当因人而废事。"

5 淮南节度使杜佑累表求代,冬,十月,丁亥,以刑部尚书王锷为淮南副节度使兼行军司马。

6 己酉,鄜坊节度使王栖曜薨。中军将何朝宗谋作乱,夜,纵火;都虞候裴玢潜匿不救火,旦,擒朝宗,斩之。以同州刺史刘公济为鄜坊节度使,以玢为行军司马。

十九年(癸未、803)

1 春,二月,丁亥,名安黄军曰奉义。

2 己亥,安南牙将王季元逐其观察使裴泰,泰奔朱鸢。明日,左兵马使赵匀斩季元及其党,迎泰而复之。

3 甲辰,杜佑入朝。三月,壬子朔,以佑检校司空、同平章事;以王锷为淮南节度使。

4 鸿胪卿王权请迁献、懿二祖于德明、兴圣庙,每禘祫,正太祖东向之位;从之。

5 乙亥,以司农卿李实兼京兆尹。实为政暴戾,上爱信之。实恃恩骄傲,许人荐引,不次拜官,及诬谮斥逐,皆如期而效,士大夫畏之侧目。

6 夏,四月,泾原节度使刘昌奏请徙原州治平凉;从之。

7 乙亥，吐蕃遣其臣论颊热入贡。

8 六月，辛卯，以右神策中尉副使孙荣义为中尉，与杨志廉皆骄纵招权，依附者众，宦官之势益盛。

9 壬辰，遣右龙武大将军薛伾使于吐蕃。

10 陈许节度使上官涚薨，其婿田偁欲胁其子使袭军政；牙将王沛，亦涚之婿也，知其谋，以告监军范日用，讨擒之。乙未，以陈许行军司马刘昌裔为节度使。沛，许州人也。

11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12 己未，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齐抗以疾罢为太子宾客。

13 初，翰林待诏王伾善书，山阴王叔文善棋，俱出入东宫，娱侍太子。伾，杭州人也。

叔文谲诡多计，自言读书知治道，乘间常为太子言民间疾苦。太子尝与诸侍读及叔文等论及宫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极言之。"众皆称赞，独叔文无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谓曰："向者君独无言，岂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见，敢不以闻。太子职当视膳问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惊，因泣曰："非先生，寡人无以知此。"遂大爱幸，与王伾相依附。

叔文因为太子言："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密结翰林学士韦执谊及当时朝士有名而求速进者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定为死友。而凌准、程异等又因其党以进，日与游处，踪迹诡秘，莫有知其端者。藩镇或阴进资币，与之相结。淳，吴人，尝为左司郎中；温，渭之子，时为左拾遗；景俭，珦之孙，进士及第；晔，滉之族子；谏，尝为侍御史；宗元、禹锡，时为监察御史。

左补阙张正一上书，得召见。正一与吏部员外郎王仲舒、主客员外郎刘伯刍等相亲善，叔文之党疑正一言己阴事，令执谊反谮正一等于上，云其朋党，游宴无度。九月，甲寅，正一等皆坐远贬，人莫知其由。伯刍，乃之子也。

14 盐夏节度判官崔文先权知盐州，为政苛刻。冬，闰十月，庚戌，部将李庭俊作乱，杀而脔食之。左神策兵马使李兴干戍盐州，杀庭俊以闻。

15 丁巳，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损薨。

16 十一月，戊寅朔，以李兴干为盐州刺史，得专奏事；自是盐州不隶夏州。

17 十二月，庚申，以太常卿高郢为中书侍郎，吏部侍郎郑珣瑜为门下侍郎，并同平章事。珣瑜，余庆之从父兄弟也。

18 建中初，敕京城诸使及府县系囚，每季终委御史巡按，有冤滥者以闻；近岁，北军移牒而已。监察御史崔涟遇下严察，下吏欲陷之，引以入右神策军。军使以下骇惧，具奏其状。上怒，杖涟四十，流崖州。

19 京兆尹嗣道王实务征求以给进奉，言于上曰："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麦苗以输官。优人成辅端为谣嘲之；实奏辅端诽谤朝政，杖杀之。

监察御史韩愈上疏，以"京畿百姓穷困，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征未得者，请俟来年蚕麦。"愈坐贬阳山令。

二十年（甲申、804）

1 春，正月，丙戌，天德军都防御团练使、丰州刺史李景略卒。初，景略尝宴僚佐，行酒者误以醯进。判官京兆任迪简以景略性严，恐行酒者得罪，强饮之，归而呕血；军士闻之泣下。及李景略卒，军士皆曰判官仁者，欲奉以为帅。监军抱置别室，军士发扃取之。监军以闻，诏以代景略。

2 吐蕃赞普死，其弟嗣立。

3 夏，四月，丙寅，名陈许军曰忠武。

4 左金吾大将军李升云将禁兵镇咸阳，疾病，其子政谮与虞候上官望等谋效山东藩镇，使将士奏摄父事。六月，壬子，升云卒。甲寅，诏追削升云官爵，籍没其家。

5 昭义节度使李长荣薨，上使中使以手诏授本军大将，但军士所附者即授。时大将来希皓为众所服，中使将以手诏付之。希皓言于众曰："此军取人，合是希皓，但作节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来，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进止，只令此军取大将拔与节钺，朝廷不别除人。"希皓固辞。兵马使卢从史其位居四，潜与监军相结，起出伍曰："若来大夫不肯受诏，从史请且句当此军。"监军曰："卢中丞若如此，此亦固合圣旨。"中使因探怀取诏以授之。从史捧诏，再拜舞蹈。希皓亟回挥同列，北面称贺。军士毕集，更无一言。秋，八月，己未，诏以从史为节度使。

6 九月，太子始得风疾，不能言。

顺宗至德弘道大圣大安孝皇帝

永贞元年(乙酉、805)

1 春,正月,辛未朔,诸王、亲戚入贺德宗,太子独以疾不能来,德宗涕泣悲叹,由是得疾,日益甚。凡二十余日,中外不通,莫知两宫安否。

癸巳,德宗崩;苍猝召翰林学士郑绹、卫次公等至金銮殿草遗诏。宦官或曰:"禁中议所立尚未定。"众莫敢对。次公遽言曰:"太子虽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属心。必不得已,犹应立广陵王;不然,必大乱。"绹等从而和之,议始定。次公,河东人也。太子知人情忧疑,紫衣麻鞋,力疾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人心粗安。

甲午,宣遗诏于宣政殿,太子缞服见百官;丙申,即皇帝位于太极殿。卫士尚疑之,企足引领而望之,曰:"真太子也!"乃喜而泣。

时顺宗失音,不能决事,常居宫中施帘帷,独宦者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渐,王伾先入,称诏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决事。伾以叔文意入言于忠言,称诏行下,外初无知者。以杜佑摄冢宰。二月,癸卯,上始朝百官于紫宸门。

2 己酉,加义武节度使张茂昭同平章事。

3 辛亥,以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掌国政,首引执谊为相,己用事于中,与相唱和。

4 壬子,李师古发兵屯西境以胁滑州。时告哀使未至诸道,义成牙将有自长安还得遗诏者,节度使李元素以师古邻道,欲示无外,遣使密以遗诏示之。师古欲乘国丧侵噬邻境,乃集将士谓曰:"圣上万福,而元素忽传遗诏,是反也,宜击之。"遂杖元素使者,发兵屯曹州,且告假道于汴。宣武节度使韩弘使谓曰:"汝能越吾界而为盗邪!有以相待,无为空言!"元素告急,弘使谓曰:"吾在此,公安无恐。"或告:"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请备之。"弘曰:"兵来,不除道也。"不为之应。师古诈穷变索,且闻上即位,乃罢兵。元素表请自贬,朝廷两慰解之。元素,泌之族弟也。

吴少诚以牛皮鞋材遗师古,师古以盐资少诚,潜过宣武界,事觉,弘皆留,输之库,曰:"此于法不得以私相馈。"师古等皆惮之。

5 辛酉,诏数京兆尹道王实残暴掊敛之罪,贬通州长史;市井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实由间道获免。

6 壬戌,以殿中丞王伾为左散骑常侍,依前翰林待诏,苏州司功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

伾寝陋、吴语,上所亵狎;而叔文颇任事自许,微知文义,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无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见李忠言、牛昭容计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转相交结。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后宣于中书,韦执谊承而行之。外党则韩泰、柳宗元等主采听外事。谋议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奖,曰伊、曰周、曰管、曰葛,恫然自得,谓天下无人;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与往还者,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数人。其党或言曰,"某可为某官,"不过一二日,辄已得之。于是叔文及其党十余家之门,昼夜车马如市。客候见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饼肆、酒垆下,一人得千钱,乃容之。伾尤阘茸,专以纳贿为事,作大匮贮金帛,夫妇寝其上。

7 甲子,上御丹凤门,赦天下,诸色逋负,一切蠲免,常贡之外,悉罢进奉。贞元之末政事为人患者,如宫市、五坊小儿之类,悉罢之。

先是,五坊小儿张捕鸟雀于闾里者,皆为暴横以取人钱物,至有张罗网于门不许人出入者,或张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辄曰:"汝惊供奉鸟雀!"即痛殴之,出钱物求谢,乃去。或相聚饮食于酒食之肆,醉饱而去,卖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殴詈;或时留蛇一囊为质,曰:"此蛇所以致鸟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饲之,勿令饥渴。"卖者愧谢求哀,乃携挈而去。上在东宫,皆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

8 乙丑,罢盐铁使月进钱。先是,盐铁月进羡余而经入益少;至是,罢之。

9 三月,辛未,以王伾为翰林学士。

10 德宗之末,十年无赦,群臣以微过谴逐者皆不复叙用,至是始得量移。壬申,追忠州别驾陆贽、郴州别驾郑余庆、杭州刺史韩皋、道州刺史阳城赴京师。

贽之秉政也,贬驾部员外郎李吉甫为明州长史,既而徙忠州刺史。贽昆弟门人咸以为忧,至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礼事之。贽初犹惭惧,后遂为深交。吉甫,栖筠之子。韦皋在成都,屡上表请以贽自代。贽与阳城皆未闻追诏而卒。

11 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以浙西观察使李锜为镇海节度使，解其盐铁转运使。锜虽失利权而得节旄，故反谋亦未发。

12 戊子，名徐州军曰武宁，以张愔为节度使。

13 加彰义节度使吴少诚同平章事。

14 以王叔文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先是叔文与其党谋，得国赋在手，则可以结诸用事人，取军士心，以固其权，又惧骤使重权，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会计之名，位重而务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为副以专之。叔文虽判两使，不以簿书为意，日夜与其党屏人窃语，人莫测其所为。

以御史中丞武元衡为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党多为御史，元衡薄其为人，待之莽卤。元衡为山陵仪仗使，刘禹锡求为判官，不许。叔文以元衡在风宪，欲使附己，使其党诱以权利，元衡不从，由是左迁。元衡，平一之孙也。

侍御史窦群奏屯田员外郎刘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又尝谒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谓也？"群曰："去岁李实怙恩挟贵，气盖一时，公当此时，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复据其地，安知路旁无如公者乎！"其党欲逐之，韦执谊以群素有强直名，止之。

15 上疾久不愈，时扶御殿，群臣瞻望而已，莫有亲奏对者，中外危惧；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党欲专大权，恶闻之。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皆先朝任使旧人，疾叔文、忠言等朋党专恣，乃启上召翰林学士郑绹、卫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銮殿，草立太子制。时牛昭容辈以广陵王淳英睿，恶之；绹不复请，书纸为"立嫡以长"字呈上；上颔之。癸巳，立淳为太子，更名纯。程，神符五世孙也。

16 贾耽以王叔文党用事，心恶之，称疾不出，屡乞骸骨。丁酉，诸宰相会食中书。故事，宰相方食，百寮无敢谒见者。叔文至中书，欲与执谊计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旧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惧，入白。执谊逡巡惭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阁语良久。杜佑、高郢、郑珣瑜皆停箸以待，有报者云："叔文索饭，韦相公已与之同食阁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执谊，莫敢出言。珣瑜独叹曰："吾岂可复居此位！"顾左右，取马径归，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归卧，叔文、执谊益无所顾忌，远近大惧。

17 夏，四月，壬寅，立皇弟谔为钦王，诚为珍王；子经为郯王，纬为均王，纵为溆王，纾为莒王，绸为密王、总为郇王，约为邵王，结为宋王，缃为集王，绿为冀王，绮为和王，绚为衡王，缜为会王，绾为福王，纮为抚王，缇为岳王，绅为袁王，纶为桂王，缵为翼王。

18 乙巳，上御宣政殿，册太子。百官睹太子仪表，退，皆相贺，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王叔文独有忧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闻者哂之。

先是，太常卿杜黄裳为裴延龄所恶，留滞台阁，十年不迁，及其婿韦执谊为相，始迁太常卿。黄裳劝执谊帅群臣请太子监国，执谊惊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启口议禁中事！"黄裳勃然曰："黄裳受恩三朝，岂得以一官相买乎！"拂衣起出。

戊申，以给事中陆淳为太子侍读，仍更名质。韦执谊自以韦权，恐太子不悦，故以质为侍读，使潜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质发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为寡人讲经义耳，何为预他事！"质惶惧而出。

19 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甲戌，以度支郎中韩泰为其行军司马。王叔文自知为内外所憎疾，欲夺取宦官兵权以自固，藉希朝老将，使主其名，而实以泰专其事；人情不测其所为，益疑惧。

20 辛卯，以王叔文为户部侍郎，依前充度支、盐铁转运副使。俱文珍等恶其专权，削去翰林之职。叔文见制书，大惊，谓人曰："叔文日时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职事，则无因而至矣。"王伾即为疏请，不从。再疏，乃许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学士名。叔文始惧。

21 六月，己亥，贬宣歙巡官羊士谔为汀州宁化尉。士谔以公事至长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闻之，怒，欲下诏斩之，执谊不可；则令杖煞之，执谊又以为不可；遂贬焉。由是叔文始大恶执谊，往来二人门下者皆惧。

先时，刘辟以剑南支度副使将韦皋之意于叔文，求都领剑南三川，谓叔文曰："太尉使辟致微诚于公，若与某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与，亦当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将斩之，执谊固执不可。辟尚游长安未去，闻贬士谔，遂逃归。执谊初为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于公议，故时时为异同；辄使人谢叔文曰："非敢负约，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诟怒，不之信，遂成仇怨。

22 癸丑，韦皋上表，以为："陛下哀毁成疾，重劳万机，故久而未安，请权令皇太子亲监庶政，候皇躬痊愈，

复归春宫。臣位兼将相，今之所陈，乃其职分。”又上太子笺，以为：“圣上远法高宗，亮阴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辄当重任，赏罚任情，堕纪紊纲。散府库之积以赂权门。树置心腹，遍于贵位；潜结左右，忧在萧墙。窃恐倾太宗盛业，危殿下家邦，愿殿下即日奏闻，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则四方获安。”皋自恃重臣，远处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动摇，遂极言其奸。俄而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笺表继至，意与皋同，中外皆倚以为援，而邪党震惧。均，光庭之曾孙也。

23 王叔文既以范希朝、韩泰主京西神策军，诸宦者尚未寤。会边上诸将各以状辞中尉，且言方属希朝。宦者始寤兵柄为叔文等所夺，乃大怒曰：“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密令其使归告诸将曰：“无以兵属人。”希朝至奉天，诸将无至者。韩泰驰归白之，叔文计无所出，唯曰：“奈何！奈何！”无几，其母病甚。丙辰，叔文盛具酒馔，与诸学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刘光琦等饮于翰林。叔文言曰：“叔文母病，以身任国事之故，不得亲医药，今将求假归侍。叔文比竭心力，不避危难，皆为朝廷之恩。一旦去归，百谤交至，谁肯见察以一言相助乎？”文珍随其语辄折之，叔文不能对，但引满相劝，酒数行而罢。丁巳，叔文以母丧去位。

24 秋，七月，丙子，加李师古检校侍中。

25 王叔文既有母丧，韦执谊益不用其语。叔文怒，与其党日夜谋起复，必先斩执谊而尽诛不附己者，闻者凶惧。

自叔文归第，王伾失据，日诣宦官及杜佑请起叔文为相，且总北军；既不获，则请以为威远军使、平章事，又不得；其党皆忧悸不自保。是日，伾坐翰林中，疏三上，不报，知事不济，行且卧，至夜，忽叫曰：“伾中风矣！”明日，遂舆归不出。己丑，以仓部郎中、判度支案陈谏为河中少尹；伾、叔文之党至是始去。

26 癸巳，横海军节度使程怀信薨，以其子副使执恭为留后。

27 乙未，制以“积疢未复，其军国政事，权令皇太子纯句当。”时内外共疾王叔文党与专恣，上亦恶之；俱文珍屡启上请令太子监国，上固厌倦万机，遂许之。又以太常卿杜黄裳为门下侍郎，左金吾大将军袁滋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其旧臣，故引用之。又以郑珣瑜为吏部尚书，高郢为刑部尚书，并罢政事。太子见百官于东朝堂，百官拜贺；太子涕泣，不答拜。

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制敕称诰。”

辛丑，太上皇徙居兴庆宫，诰改元永贞，立良娣王氏为太上皇后。后，宪宗之母也。

壬寅，贬王伾开州司马，王叔文渝州司户。伾寻病死贬所。明年，赐叔文死。

乙巳，宪宗即位于宣政殿。

28 丙午，升平公主献女口五十。上曰：“上皇不受献，朕何敢违！”遂却之。庚戌，荆南献毛龟二，上曰：“朕所宝惟贤。嘉禾、神芝，皆虚美耳，所以春秋不书祥瑞。自今凡有嘉瑞，但准令申有司，勿复以闻。及珍禽奇兽，皆毋得献。”

29 癸丑，西川节度使南康忠武王韦皋薨。皋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赋敛，丰贡献以结主恩，厚给赐以抚士卒，士卒婚嫁死丧，皆供其资费，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乐为之用，服南诏，摧吐蕃。幕僚岁久官崇者则为刺史，已复还幕府，终不使还朝，恐泄其所为故也。府库既实，时宽其民，三年一复租赋，蜀人服其智谋而畏其威，至今画像以为土神，家家祀之。

支度副使刘辟自为留后。

30 朗州武陵、龙阳江涨，流万余家。

31 壬午，奉义节度使伊慎入朝。

32 辛卯，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朝。全义败于漨水而还，不朝觐而去，上在藩邸，闻其事而恶之；全义惧，乃请入朝。

33 刘辟使诸将表求节钺，朝廷不许；己未，以袁滋为剑南东·西川、山南西道安抚大使。

34 度支奏裴延龄所置别库，皆减正库之物别贮之。请并归正库，从之。

35 辛酉，遣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宣慰江、淮，行视租赋、榷税利害，因察官吏否臧，百姓疾苦。

36 癸亥，以尚书左丞郑余庆同平章事。

37 九月，戊辰，礼仪使奏：“曾太皇太后沈氏岁月滋深，迎访理绝。按晋庾蔚之议，寻求三年之外，俟中寿而服之。伏请以大行皇帝启攒宫日，皇帝帅百官举哀，即以其日为忌；”从之。

38 壬申，监修国史韦执谊奏，始令史官撰日历。

39 己卯，贬神策行军司马韩泰为抚州刺史，司封郎中韩晔为池州刺史，礼部员外郎柳宗元为邵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刘禹锡为连州刺史。

40 冬，十月，丁酉，右仆射、同平章事贾耽薨。

41 戊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袁滋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征刘辟为给事中。

42 舒王谊薨。

43 太常议曾太皇太后谥曰睿真皇后。

44 山人罗令则自长安如普润，矫称太上皇诰，征兵于秦州刺史刘澭，且说澭以废立；澭执送长安，并其党杖杀之。

45 己酉，葬神武孝文皇帝于崇陵，庙号德宗。

46 十一月，己巳，祔睿真皇后、德宗皇帝主于太庙。礼仪使杜黄裳等议，以为："国家法周制，太祖犹后稷，高祖犹文王，太宗犹武王，皆不迁。高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请迁主于西夹室；"从之。

47 壬申，贬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执谊为崖州司马。执谊以尝与王叔文异同，且杜黄裳婿，故独后贬。然叔文败，执谊亦自失形势，知祸将至，虽尚为相，常不自得，奄奄无气，闻人行声，辄惶悸失色，以至于贬。

48 戊寅，以韩全义为太子少保，致仕。

49 刘辟不受征，阻兵自守；袁滋畏其强，不敢进。上怒，贬滋为吉州刺史。

50 复以右庶子武元衡为御史中丞。

51 朝议谓王叔文之党或自员外郎出为刺史，贬之太轻；己卯，再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又贬河中少尹陈谏为台州司马，和州刺史凌准为连州司马，岳州刺史程异为郴州司马。

52 回鹘怀信可汗卒，遣鸿胪少卿孙杲临吊，册其嗣为腾里野合俱录毗伽可汗。

53 十二月，甲辰，加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同平章事。

54 以奉义节度使伊慎为右仆射。

55 己酉，以给事中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讨故也。右谏议大夫韦丹上疏，以为："今释辟不诛，则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两京耳。此外谁不为叛！"上善其言。壬子，以丹为东川节度使。丹，津之五世孙也。

56 辛酉，百官请上上皇尊号曰应乾圣寿太上皇；上尊号曰文武大圣孝德皇帝。上许上上皇尊号而自辞不受。

57 壬戌，以翰林学士郑绅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58 以刑部郎中杜兼为苏州刺史。兼辞行，上书称李锜且反，必奏族臣；上然之，留为吏部郎中。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七

唐纪五十三

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上之上

元和元年（丙戌、806）

1 春，正月，丙寅朔，上帅群臣诣兴庆宫上上皇尊号。，

2 丁卯，赦天下，改元。

3 辛未，以鄂岳观察使韩皋为奉义节度使。癸酉，以奉义留后伊宥为安州刺史兼安州留后。宥，慎之子也。壬午，加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同平章事。

4 甲申，上皇崩于兴庆宫。

5 刘辟既得旌节，志益骄，求兼领三川，上不许。辟遂发兵围东川节度使李康于梓州，欲以同幕卢文若为东川节度使。推官莆田林蕴力谏辟举兵，辟怒，械系于狱，引出，将斩之，阴戒行刑者使不杀，但数砺刃于其颈，欲使屈服而赦之。蕴叱之曰："竖子，当斩即斩，我颈岂汝砥石邪！"辟顾左右曰："真忠烈之士也！"乃黜为唐昌尉。

上欲讨辟而重于用兵，公卿议者亦以为蜀险固难取，杜黄裳独曰："辟狂戇书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军使高崇文勇略可用，愿陛下专以军事委之，勿置监军，辟必可擒。"上从之。翰林学士李吉甫亦劝上讨蜀，上由是器之。戊子，命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将步骑五千为前军，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将步骑二千为次军，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同讨辟。时宿将名位素重者甚众，皆自谓当征蜀之选；及诏用崇文，皆大惊。

上与杜黄裳论及藩镇，黄裳曰："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旄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举纲纪，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镇，则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为然，于是始用兵讨蜀，以至威行两河，皆黄裳启之也。

高崇文屯长武城，练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时受诏，辰时即行，器械糗粮，一无所阙。甲午，崇文出斜谷，李元奕出骆谷，同趣梓州。崇文军至兴元，军士有食于逆旅，折人匕箸者，崇文斩之以徇。

刘辟陷梓州，执李康。二月，严砺拔剑州，斩其刺史文德昭。

6 奚王诲落可入朝。丁酉，以诲落可为饶乐郡王，遣归。

7 癸丑，加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同平章事。

8 戊午，上与宰相论"自古帝王，或勤劳庶政，或端拱无为，互有得失，何为而可？"杜黄裳对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庙，下抚百姓四夷，夙夜忧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纪纲有叙；苟慎选天下贤材而委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刑，选用以公，赏刑以信，则谁不尽力，何求不获哉！明主劳于求人而逸于任人，此虞舜所以能无为而治者也。至于狱市烦细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亲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书，魏明帝自按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餐，皆无补于当时，取讥于后来，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劳也，所务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诚，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将以求理，不亦难乎！"上深然其言。

9 三月，丙寅，以神策行营京西节度使范希朝为右金吾大将军。

10 高崇文引兵自阆州趣梓州，刘辟将邢泚引兵遁去，崇文入屯梓州。辟归李康于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康败军失守，斩之。丙子，严砺奏克梓州。丁丑，制削夺刘辟官爵。

11 初，韩全义入朝，以其甥杨惠琳知夏绥留后。杜黄裳以全义出征无功，骄蹇不逊，直令致仕；以右骁卫将军李演为夏绥节度使。惠琳勒兵拒之，表称"将士逼臣为节度使。"河东节度使严绶表请讨之，诏河东、天德军合击惠琳，绶遣牙将阿跌光进及弟光颜将兵赴之。光进本出河曲步落稽，兄弟在河东军，皆以勇敢闻。辛巳，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斩惠琳，传首京师。

12 东川节度使韦丹至汉中，表言"高崇文客军远斗，无所资，若与梓州，缀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丁酉，以崇文为东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

13 潘孟阳所至，专事游晏，从仆三百人，多纳贿赂；上闻之，甲辰，以孟阳为大理卿，罢其度支、盐铁转运副使。

14 丙午，策试制举之士，于是校书郎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校书郎下邽白居易、前进士萧俛、沈传师出焉。郁，及之子；俛，华之孙；传师，既济之子也。

15 杜佑请解财赋之职，仍举兵部侍郎、度支使、盐铁转运副使李巽自代。丁未，加佑司徒，罢其盐铁转运使，以巽为度支、盐铁转运使。自刘晏之后，居财赋之职者，莫能继之。巽掌使一年，征课所入，类晏之多，明年过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万缗。

16 戊申，加陇右经略使、秦州刺史刘澭保义军节度使。

17 辛酉，以元稹为左拾遗，白居易为盩厔尉、集贤校理，萧俛为右拾遗，沈传师为校书郎。

稹上疏论谏职，以为："昔太宗以王珪、魏征为谏官，宴游寝食未尝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议大政，必遣谏官一人随之，以参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谏官，大不得豫召见，次不得参时政，排行就列，朝谒而已。近年以来，正牙不奏事，庶官罢巡对，谏官能举职者，独诰命有不便则上封事耳。君臣之际，讽谕于未形，筹画于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况于既行之诰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书收丝纶之诏，诚亦难矣。愿陛下时于延英召对，使尽所怀，岂可置于其位而屏弃疏贱之哉！"

顷之，复上疏，以为："理乱之始，必有萌象。开直言，广视听，理之萌也。甘谄谀，蔽近习，乱之象也。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君苟受而赏之，则君子乐行其道，小人亦贪得其利，不为回邪矣。如是，则上下之志通，幽远之情达，欲无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则君子卷怀括囊以保其身，小人阿意迎合以窃其位矣。如是，则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无乱得乎！昔太宗初即政，孙伏伽以小事谏，太宗喜，厚赏之。故当是时，言事者惟患不深

切，未尝以触忌讳为忧也。太宗岂好逆意而恶从欲哉？诚以顺适之快小，而危亡之祸大故也。陛下践阼，今以周岁，未闻有受伏伽之赏者。臣等备位谏列，旷日弥年，不得召见，每就列位，屏气鞠躬，不敢仰视，又安暇议得失，献可否哉！供奉官尚尔，况疏远之臣乎！此盖群下因循之罪也。”因条奏请次对百官、复正牙奏事、禁非时贡献等十事。

稹又以贞元中王伾、王叔文以伎术得幸东宫，永贞之际几乱天下，上书劝上早择修正之士使辅导诸子，以为：“太宗自为藩王，与文学清修之士十八人居。后代太子、诸王，虽有僚属，日益疏贱，至于师傅之官，非眊聩废疾不任事者，则休戎罢帅不知书者为之。其友谕赞议之徒，尤为冗散之甚，缙绅皆耻由之。就使时得僻老儒生，越月逾时，仅获一见，又何暇傅之德义，纳之法度哉！夫以匹士爱其子，犹知求明哲之师而教之，况万乘之嗣，系四海之命乎！”上颇嘉纳其言，时召见之。

18 壬戌，邵王约薨。

19 五月，丙子，以横海留后程执恭为节度使。

20 庚辰，尚书左丞、同平章事郑余庆罢为太子宾客。

21 辛卯，尊太上皇后为皇太后。

22 刘辟城鹿头关，连八栅，屯兵万余人以拒高崇文。六月，丁酉，崇文击败之。辟置栅于关东万胜堆。戊戌，崇文遣骁将范阳高霞寓攻夺之，下瞰关城；凡八战皆捷。

23 加卢龙节度使刘济兼侍中。己亥，加平卢节度使李师古兼侍中。

24 庚子，高崇文破刘辟于德阳；癸卯，又破之于汉州；严砺遣其将严秦破辟众万余人于绵州石碑谷。

25 初，李师古有异母弟曰师道，常疏斥在外，不免贫窭。师古私谓所亲曰：“吾非不友于师道也，吾年十五拥节旄，自恨不知稼穑之艰难。况师道复减吾数岁，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来，且以州县之务付之，计诸公必不察也。”及师古疾笃，师道时知密州事，好画及鹭簏。师古谓判官高沐、李公度曰：“迨吾之未乱也，欲有问于子。我死，子欲奉谁为帅乎？”二人相顾未对。师古曰：“岂非师道乎？人情谁肯薄骨肉而厚他人，顾置帅不善，则非徒败军政也，且覆吾族。师道为公侯子孙，不务训兵理人，专习小人贱事以为己能，果堪为帅乎？幸诸公审图之！”闰月，壬戌朔，师古薨。沐、公度秘不发丧，潜逆师道于密州，奉以为节度副使。

26 秋，七月，癸丑，高崇文破刘辟之众万人于玄武。甲午，诏：“凡西川继援之兵，悉取崇文处分。”

27 壬寅，葬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于丰陵，庙号顺宗。

28 八月，壬戌，以妃郭氏为贵妃。

29 丁卯，立皇子宁为邓王，宽为沣王，宥为遂王，察为深王，寰为洋王，寮为绛王，审为建王。

30 李师道总军务，久之，朝命未至。师道谋于将佐，或请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请输两税，申官吏，行盐法，遣使相继奉表诣京师。杜黄裳请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刘辟未平，己巳，以师道为平卢留后、知郓州事。

31 堂后主书滑涣久在中书，与知枢密刘光琦相结，宰相议事有与光琦异者，令涣达意，常得所欲，杜佑、郑绹等皆低意善视之。郑余庆与诸相议事，涣从旁指陈是非，余庆怒叱之；未几，罢相。四方赂遗无虚日，中书舍人李吉甫言其专恣，请去之。上命宰相阎中书四门搜掩，尽得其奸状，九月，辛丑，贬涣雷州司户，寻赐死；籍没，家财凡数千万。

32 壬寅，高崇文又败刘辟之众于鹿头关；严秦败刘辟之众于神泉。河东将阿跌光颜将兵会高崇文于行营，愆期一日，惧诛，欲深入自赎，军于鹿头之西，断其粮道，城中忧惧。于是辟、绵江栅将李文悦、鹿头守将仇良辅皆以城降于崇文；获辟婿苏强，士卒降者万计。崇文遂长驱直指成都，所向崩溃，军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刘辟、卢文若帅数十骑西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等追之，及于羊灌田；辟赴江不死，擒之。文若先杀妻子，乃系石自沈。崇文入成都，屯于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惊，珍货山积，秋豪不犯，槛刘辟送京师。斩辟大将邢泚、馆驿巡官沈衍，余无所问。军府事无巨细，命一遵韦南康故事，从容指挥，一境皆平。

初，韦皋以西山运粮使崔从知邛州事，刘辟反，从以书谏辟；辟发兵攻之，从婴城固守；辟败，乃得免。从，融之曾孙也。

韦皋参佐房式、韦乾度、独孤密、符载、郗士美、段文昌等素服麻屨，衔土请罪；崇文皆释而礼之，草表荐式等，厚赆而遣之。目段文昌曰：“君必为将相，未敢奉荐。”载，庐山人；式，琯之从子；文昌，志玄之玄孙也。

辟有二妾，皆殊色，监军请献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讨平凶竖，当以抚百姓为先，遽献妇人以求媚，岂天子之意邪！崇文义不为此。”乃以配将吏之无妻者。

杜黄裳建议征蜀及指受高崇文方略，皆悬合事宜。崇文素惮刘澭，黄裳使谓之曰："若无功，当以刘澭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贺，上目黄裳曰："卿之功也！"

33 辛巳，诏征少室山人李渤为左拾遗；渤辞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渤辄附奏陈论。

34 冬，十月，甲子，易定节度使张茂昭入朝。

35 制割资、简、陵、荣、昌、泸六州隶东川。房式等未至京师，皆除省寺官。丙寅，以高崇文为西川节度使。戊辰，以严砺为东川节度使。

庚午，以将作监柳晟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晟至汉中，府兵讨刘辟还，未至城，诏复遣戍梓州；军士怨怒，胁监军，谋作乱。晟闻之，疾驱入城，慰劳之，既而问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对曰："诛反者刘辟耳。"晟曰："辟以不受诏命，故汝曹得以立功，岂可复使他人诛汝以为功邪？"众皆拜谢，请诣戍所如诏书。军府由是获安。

36 壬申，以平卢留后李师道为节度使。

37 戊子，刘辟至长安，并族党诛之。

38 武宁节度使张愔有疾，上表请代。十一月，戊申，征愔为工部尚书，以东都留守王绍代之，复以滠、泗二州隶武宁军。徐人喜得二州，故不为乱。

39 丙辰，以内常侍吐突承璀为左神策中尉。承璀事上于东宫，以干敏得幸。

40 是岁，回鹘入贡，始以摩尼偕来，于中国置寺处之。其法日晏乃食，食荤而不食湩酪。回鹘信奉之，可汗或与议国事。

二年(丁亥、807)

1 春，正月，辛卯，上祀圜丘；赦天下。

2 上以杜佑高年重德，礼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请致仕；诏令佑每月入朝不过再三，因至中书议大政；他日听归樊川。

3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黄裳，有经济大略而不脩小节，故不得久在相位。乙巳，以黄裳同平章事，充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己酉，以户部侍郎武元衡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吉甫闻之感泣，谓中书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逾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报德，惟在进贤，而朝廷后进，罕所接识，君有精鉴，愿悉为我言之。"垍取笔疏三十余人；数月之间，选用略尽。当时翕然称吉甫为得人。

4 二月，癸酉，邕州奏破黄贼，获其酋长黄承庆。

5 夏，四月，甲子，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朔方、灵、盐节度使，以右神策、盐州、定远兵隶焉，以革旧弊，任边将也。

6 秋，八月，刘济、王士真、张茂昭争私隙，迭相表请加罪。戊寅，以给事中房式为幽州、成德、义武宣慰使，和解之。

7 九月，乙酉，密王绸薨。

8 夏，蜀既平，藩镇惕息，多求入朝。镇海节度使李锜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许之，遣中使至京口慰抚，且劳其将士。锜虽署判官王澹为留后，实无行意，屡迁行期，澹与敕使数劝谕之；锜不悦，上表称疾，请至岁暮入朝。上以问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锜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锜，将何以令四海！"上以为然，下诏徵之。锜诈穷，遂谋反。

王澹既掌留务，于军府颇有制置，锜益不平，密谕亲兵使杀之。会颁冬服，锜严兵坐幄中，澹与敕使入谒，有军士数百噪于庭曰："王澹何人，擅主军务！"曳下，脔食之；大将赵琦出慰止，又脔食之；注刃于敕使之颈，诟詈，将杀之；锜阳惊，救之。

冬，十月，己未，诏徵锜为左仆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为镇海节度使。庚申，锜表言军变，杀留后、大将。先是锜选腹心五人为所部五州镇将，姚志安处苏州，李深处常州，赵惟忠处湖州，丘自昌处杭州，高肃处睦州，各有兵数千，伺察刺史动静。至是，锜各使杀其刺史，遣牙将庾伯良将兵三千治石头。常州刺史颜防用客李云计，矫制称招讨副使，斩李深，传檄苏、杭、湖、睦，请同进讨。湖州刺史辛秘潜募乡闾子弟数百，夜袭赵惟忠营，斩之。苏州刺史李素为姚志安所败，生致于锜，具桎梏钉于船舷，未及京口，会锜败，得免。

乙丑，制削李锜官爵及属籍。以淮南节度使王锷统诸道兵为招讨处置使；徵宣武、义宁、武昌兵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江西兵出信州，浙东兵出杭州，以讨之。

9 高崇文在蜀期年，一旦谓监军曰："崇文，河朔一卒，幸有功，致位至此。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叨居

日久，岂敢自安！”屡上表称“蜀中安逸，无所陈力，愿效死边陲。”上择可以代崇文者而难其人。丁卯，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

10 李锜以宣州富饶，欲先取之，遣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将兵三千袭之。三人知锜必败，与牙将裴行立同谋讨之。行立，锜之甥也，故悉知锜之密谋。三将营于城外，将发，召士卒谕之曰：“仆射反逆，官军四集，常、湖二将继死，其势已蹙。今乃欲使吾辈远取宣城，吾辈何为随之族灭！岂若去逆效顺，转祸为福乎！”众悦，许诺，即夜，还趋城。行立举火鼓噪，应之于内，引兵趋牙门。锜闻子良等举兵，怒，闻行立应之，抚膺曰：“吾何望矣！”跣走，匿楼下。亲将李钧引挽强三百趋山亭，欲战；行立伏兵邀斩之。锜举家皆哭，左右执锜，裹之以幕，缒于城下，械送京师。挽强、蕃落争自杀，尸相枕藉。癸酉，本军以闻。乙亥，群臣贺于紫宸殿。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内数有干纪者，朕之愧也，何贺之为！”

宰相议诛锜大功以上亲，兵部郎中蒋乂曰：“锜大功亲，皆淮安靖王之后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庙，岂可以末孙为恶而累之乎！”又欲诛其兄弟，乂曰：“锜兄弟，故都统国贞之子也，国贞死王事，岂可使之不祀乎！”宰相以为然。辛巳，锜从父弟宋州刺史锷等皆贬官流放。

十一月，甲申朔，锜至长安，上御兴安门，面诘之。对曰：“臣初不反，张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为元帅，子良等谋反，何不斩之，然后入朝？”锜无以对。乃并其子师回腰斩之。

有司请毁锜祖考冢庙，中丞卢坦上言：“李锜父子受诛，罪已塞矣。昔汉诛霍禹，不罪霍光；先朝诛房遗爱，不及房玄龄。康诰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锜为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毁。

有司籍锜家财输京师。翰林学士裴垍、李绛上言，以为：“李锜僭侈，割剥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杀其身而取其财。陛下闵百姓无告，故讨而诛之，今辇金帛以输上京，恐远近失望。愿以逆人资财赐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赋。”上嘉叹久之，即从其言。

11 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内与王士真、刘济潜通，而外献策请图山东，擅引兵东出。上召令还，从史托言就食邢、洺，不时奉诏；久之，乃还。

他日，上召李绛对于浴堂，语之曰：“事有极异者，朕比不欲言之。朕与郑细议敕从史归上党，续徵入朝。细乃泄之于从史，使称上党乏粮，就食山东。为人臣负朕乃尔，将何以处之？”对曰：“审如此，灭族有余矣！然细、从史必不自言，陛下谁从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绛曰：“臣窃闻晋绅之论，称细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专朝政，疾宠忌前，愿陛下更熟察之，勿使人谓陛下信谗也！”上良久曰：“诚然，细必不至此。非卿言，朕几误处分。”

上又尝从容问绛曰：“谏官多谤讪朝政，皆无事实，朕欲谪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余，何如？”对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以壅蔽陛下之聪明者。人臣死生，系人主喜怒，敢发口谏者有几！就有谏者，皆昼度夜思，朝删暮减，比得上达，什无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谏，犹惧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

12 群臣请上尊号曰睿圣文武皇帝；丙申，许之。

13 盩厔尉、集贤校理白居易作乐府及诗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上见而悦之，召入翰林为学士。

14 十二月，丙辰，上谓宰相曰：“太宗以神圣之资，群臣进谏者犹往复数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违，卿当十论，无但一二而已。”

15 丙寅，以高崇文同平章事，充邠宁节度、京西诸军都统。

16 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悍上英威，为子季友求尚主；上以皇女普宁公主妻之。翰林学士李绛谏曰：“頔，虏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宜更择高门美才。”上曰：“此非卿所知。”己卯，公主适季友，恩礼甚盛；頔出望外，大喜。顷之，上使人讽之入朝谢恩，頔遂奉诏。

17 是岁，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县千四百五十三。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外，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

三年（戊子、808）

1 春，正月，癸巳，群臣上尊号曰睿圣文武皇帝；赦天下。“自今长吏诣阙，无得进奉。”知枢密刘光琦奏分遣诸使赍赦诣诸道，意欲分其馈遗，翰林学士裴垍、李绛奏“敕使所至烦扰，不若但附急递。”上从之。光琦称旧例，

上曰:"例是则从之,苟为非是,奈何不改!"

2 临泾镇将郝玼以临泾地险要,水草美,吐蕃将入寇,必屯其地,言于泾原节度使段祐,奏而城之,自是泾原获安。

3 二月,戊寅,咸安大长公主薨于回鹘。三月,回鹘腾里可汗卒。

4 癸巳,郇王总薨。

5 辛亥,御史中丞卢坦奏弹前山南西道节度使柳晟、前浙东观察使阎济美违赦进奉。上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释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内,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奈何存小信弃大信乎!"上乃命归所进于有司。

6 夏,四月,上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湜、前进士李宗闵皆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吏部侍郎杨于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为考策官,贯之署为上第。上亦嘉之,诏中书优与处分。李吉甫恶其言直,泣诉于上,且言"翰林学士裴垍、王涯覆策。湜,涯之甥也,涯不先言;垍无所异同。"上不得已,罢垍、涯学士,垍为户部侍郎,涯为都官员外郎,贯之为果州刺史。后数日,贯之再贬巴州刺史,涯贬虢州司马。乙亥,以杨于陵为岭南节度使,亦坐考策无异同也。僧孺等久之不调,各从辟于藩府。僧孺,弘之七世孙;宗闵,元懿之玄孙;贯之,福嗣之六世孙;湜,睦州新安人也。

7 丁丑,罢五月朔宣政殿朝贺。

8 以荆南节度使裴均为右仆射。均素附宦官得贵显,为仆射,自矜大。尝入朝,逾位而立;中丞卢坦揖而退之,均不从。坦曰:"昔姚南仲为仆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权幸者。"坦寻改右庶子。

9 五月,翰林学士、左拾遗白居易上疏,以为:"牛僧孺等直言时事,恩奖登科,而更遭斥逐,并出为关外官。杨于陵等以考策敢收直言,裴垍等以覆策不退直言,皆坐谴谪。卢坦以数举职事黜庶子。此数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视其进退以卜时之否臧者也。一旦无罪悉疏弃之,上下杜口,众心汹汹,陛下亦知之乎?且陛下既下诏徵之直言,索之极谏,僧孺等所对如此,纵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昔德宗初即位,亦徵直言极谏之士,策问天旱,穆质对云:'两汉故事;三公当免;卜式著议,弘羊可烹。'德宗深嘉之,自畿尉擢为左补阙。今僧孺等所言未过于穆质,而遽斥之,臣恐非嗣祖宗之道也!"质,宁之子也。

10 丙午,册回鹘新可汗为爱登里罗汨密施合毗伽保义可汗。

11 西原蛮酋长黄少卿请降;六月,癸亥,以为归顺州刺史。

12 沙陀劲勇冠诸胡,吐蕃置之甘州,每战,以为前锋。回鹘攻吐蕃,取凉州;吐蕃疑沙陀贰于回鹘,欲迁之河外。沙陀惧,酋长朱邪尽忠与其子执宜谋复自归于唐,遂帅部落三万,循乌德鞬山而东。行三日,吐蕃追兵大至,自洮水转战至石门,凡数百合;尽忠死,士众死者太半。执宜帅其余众犹近万人,骑三千,诣灵州降。灵盐节度使范希朝闻之,自帅众迎于塞上,置之盐州,为市牛羊,广其畜牧,善抚之。诏置阴山府,以执宜为兵马使。未几,尽忠弟葛勒阿波又帅众七百诣希朝降;诏以为阴山府都督。自是,灵盐每有征讨,用之所向皆捷,灵盐军益强。

13 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14 以右庶子卢坦为宣歙观察使。苏强之诛也,兄弘在晋州幕府,自免归,人莫敢辟。坦奏:"弘有才行,不可以其弟故废之,请辟为判官。"上曰:"冥使苏强不死,果有才行,犹可用也,况其兄乎!"坦到官,值旱饥,谷价日增,或请抑其价。坦曰:"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辐凑。

15 九月,庚寅,以于頔为司空,同平章事如故;加右仆射裴均同平章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淮南节度使王锷入朝。锷家巨富,厚进奉及赂宦官,求平章事。翰林学士白居易以为:"宰相人臣极位,非清望大功不应授。昨除裴均,外议已纷然,今又除锷,则如锷之辈皆生冀望。若尽与之,则典章大坏,又不感恩;不与,则厚薄有殊,或生怨望。幸门一启,无可奈何。且锷在镇五年,百计诛求,货财既足,自入进奉。若除宰相,四方藩镇皆谓锷以进奉得之,竞为刻剥,则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寝。

16 壬辰,加宣武节度使韩弘同平章事。

17 丙申,以户部侍郎裴垍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上虽以李吉甫故罢垍学士,然宠信弥厚,故未几复擢为相。

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细务皆自决之,由是裴延龄辈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选擢宰相,推心

委之，尝谓垍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犹藉辅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圣万倍者乎！"垍亦竭诚辅佐。上尝问垍："为理之要何先？"对曰："先正其心。"旧制，民输税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两税，货重钱轻；是后货轻钱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实估，以重敛于民。及垍为相，奏："天下留州、送使物，请一切用省估；其观察使，先税所理之州以自给，不足，然后许税于所属之州。"由是江、淮之民稍苏息。先是，执政多恶谏官言时政得失，垍独赏之。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尝有故人自远诣之，垍资给优厚，从容款狎。其人乘间求京兆判司，垍曰："公不称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伤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怜公者，不妨得之，垍则必不可。"

18 戊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

19 河中、晋绛节度使邠宣公杜黄裳薨。

20 冬，十二月，庚戌，置行原州于临泾，以镇将郝玼为刺史。

21 南诏王异牟寻卒，子寻阁劝立。

四年（己丑、809）

1 春，正月，戊子，简王遘薨。

2 渤海康王嵩璘卒，子元瑜立，改元永德。

3 南方旱饥。庚寅，命左司郎中郑敬等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赈恤之。将行，上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数，惟周救百姓，则不计费，卿辈宜识此意，勿效藩孟阳饮酒游山而已。"

4 给事中李藩在门下，制敕有不可者，即于黄纸后批之。吏请更连素纸，藩曰："如此，乃状也，何名批敕！"裴垍荐藩有宰相器。上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绹循默取容，二月，丁卯，罢绹为太子宾客，擢藩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无不言，上甚重之。

5 河东节度使严绶，在镇九年，军政补署一出监军李辅光，绶拱手而已。裴垍具奏其状，请以李鄘代之。三月，乙酉，以绶为左仆射，以凤翔节度使李鄘为河东节度使。

6 成德节度使王士真薨，其子副大使承宗自为留后。河北三镇，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长为之，父没则代领军务。

7 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学士李绛、白居易上言，以为"欲令实惠及人，无如减其租税。"又言"宫人驱使之余，其数犹广，事宜省费，物贵徇情。"又请"禁诸道横敛以充进奉。"又言"岭南、黔中、福建风俗，多掠良人卖为奴婢，乞严禁止。"闰月，己酉，制降天下系囚，蠲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掠卖，皆如二人之请。己未，雨。绛表贺曰："乃知忧先于事，故能无忧；事至而忧，无救于事。"

8 初，王叔文之党既贬，有诏，虽遇赦无得量移。吏部尚书、盐铁转运使李巽奏："郴州司马程异，吏才明辨，请以为杨子留后。"上许之。巽精于督察，吏人居千里之外，战栗如在巽前。异句检簿籍，又精于巽，卒获其用。

9 魏徵玄孙稠贫甚，以故第质钱于人，平卢节度使李师道请以私财赎出之。上命白居易草诏，居易奏言："事关激劝，宜出朝廷。师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钱赎还后嗣。"上从之，出内库钱二千缗赎赐魏稠，仍禁质卖。

10 王承宗叔父士则以承宗擅自立，恐祸及宗，与幕客刘栖楚俱自归京师；诏以士则为神策大将军。

11 翰林学士李绛等奏曰："陛下嗣膺大宝，四年于兹，而储闱未立，典册不行，是开窥觊之端，乖重慎之义，非所以承宗庙、重社稷也。伏望抑挹谦之小节，行至公之大典。"丁卯，制立长子邓王宁为太子。宁，纪美人之子也。

12 辛未，灵盐节度使范希朝奏以太原兵六百人衣粮给沙陀；许之。

13 夏，四月，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均恃有中人之助，于德音后进银器千五百余两。翰林学士李绛、白居易等上言："均欲以此尝陛下，愿却之。"上遽命出银器付度支。既而有旨谕进奏院："自今诸道进奉，无得申御史台；有访问者，辄以名闻。"白居易复以为言，上不听。

14 上欲革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从则兴师讨之。裴垍曰："李纳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国，陛下前许师道，今夺承宗，沮劝违理，彼必不服。"由是议久不决。上以问诸学士，李绛等对曰："河北不遵声教，谁不愤叹，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自武俊以来，父子相承四十余年，人情贯习，不以为非。况承宗已总军务，一旦易之，恐未必奉诏。又范阳、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传，与成德同体，彼闻成德除人，必内不自安，阴相党助，虽茂昭有请，亦恐非诚。今国家除人代承宗，彼邻道劝成，进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则自

以为功;若诏令有所不行,彼因潜相交结;在于国体,岂可遽休!须兴师四面攻讨,彼将帅则加官爵,士卒则给衣粮,按兵玩寇,坐观胜负,而劳费之病尽归国家矣。今江、淮水,公私困竭,军旅之事,殆未可轻议也。"

左军中尉吐突承璀欲希上意,夺裴垍权,自请将兵讨之。宗正少卿李拭奏称:"承宗不可不讨。承璀亲近信臣,宜委以禁兵,使统诸军,谁敢不服!"上以拭状示诸学士曰:"此奸臣也,知朕欲将承璀,故上此奏。卿曹记之,自今勿令得进用。"

昭义节度使卢从史遭父丧,朝廷久未起复;从史惧,因承璀说上,请发本军讨承宗。壬辰,起复从史左金吾大将军,余如故。

15 初,平凉之盟,副元帅判官路泌、会盟判官郑叔矩皆没于吐蕃。其后吐蕃请和,泌子随三诣阙号泣上表,乞从其请;德宗以吐蕃多诈,不许。至是,吐蕃复请和,随又五上表,诣执政泣请,裴垍、李藩亦言于上,请许其和;上从之。五月,命祠部郎中徐复使吐蕃。

16 六月,以灵盐节度使范希朝为河东节度使。朝议以沙陀在灵武,迫近吐蕃,虑其反复,又部落众多,恐长谷价,乃命悉从希朝诣河东。希朝选其骁骑千二百,号沙陀军,置使以领之,而处其余众于定襄川。于是执宜始保神武川之黄花堆。

17 左军中尉吐突承璀领功德使,盛修安国寺,奏立圣德碑,高大一准华岳碑,先构碑楼,请敕学士撰文,且言"臣已具钱万缗,欲酬之。"上命李绛为之,绛上言:"尧、舜、禹、汤,未尝立碑自言圣德,惟秦始皇于巡游所过,刻石高自称述,未审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不过壮丽观游,岂所以光益圣德!"上览奏,承璀适在旁,上命曳倒碑楼。承璀言:"碑楼甚大,不可曳,请徐毁撤。"冀得延引,乘间再论,上厉声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八

唐纪五十四

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上之下

元和四年(己丑、809)

1 秋,七月,壬戌,御史中丞李夷简弹京兆尹杨凭,前为江西观察使贪污僭侈;丁卯,贬凭临贺尉。夷简,元懿之玄孙也。上命尽籍凭资产,李绛谏曰:"旧制,非反逆不籍其家。"上乃止。

凭之亲友无敢送者,栎阳尉徐晦独至蓝田与别。太常卿权德舆素与晦善,谓之曰:"君送杨临贺,诚为厚矣,无乃为累乎!"对曰:"晦自布衣蒙杨公知奖,今日远谪,岂得不与之别!借如明公他日为谗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舆嗟叹,称之于朝。后数日,李夷简奏为监察御史。晦谢曰:"晦平生未尝得望公颜色,公何从而取之!"夷简曰:"君不负杨临贺,肯负国乎!"

2 上密问诸学士曰:"今欲用王承宗为成德留后,割德、棣二州更为一镇以离其势,并使承宗输二税,请官吏,一如师道,何如?"李绛等对曰:"德、棣之隶成德,为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将士忧疑怨望,得以为辞。况其邻道情状一同,各虑他日分割,或潜相构扇;万一旅拒,倍难处置,愿更三思。所是二税、官吏,愿因吊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谕承宗,令上表陈乞如师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则幸而听命,于理固顺,若其不听,体亦无损。"

上又问:"今刘济、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岂可尽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时当平!议者皆言'宜乘此际代之,不受则发兵讨之,时不可失。'如何?"对曰:"群臣见陛下西取蜀,东取吴,易于反掌,故谄谀躁竞之人争献策画,劝开河北,不为国家深谋远虑,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势与二方异。何则?西川、浙西皆非反侧之地,其四邻皆国家臂指之臣。刘辟、李锜独生狂谋,其下皆莫之与,辟、锜徒以货财啖之,大军一临,则涣然离耳。故臣等当时亦劝陛下诛之,以其万全故也。成德则不然,内则胶固岁深,外则蔓连势广,其将士百姓怀其累代煦妪之恩,不知君臣逆顺之理,谕之不从,威之不服,将为朝廷羞。又,邻道平居或相猜恨,及闻代易,必合为一心,盖各为子孙之谋,亦虑他日及此故也。万一余道或相表里,兵连祸结,财尽力竭,西戎、北狄乘间窥觊,其为忧患可胜道哉!济、季安与承宗事体不殊,若物故之际,有间可乘,当临事图之;于今用兵,则恐未

可。太平之业，非朝夕可致，愿陛下审处之。”

时吴少诚病甚，绛等复上言：“少诚病必不起。淮西事体与河北不同，四旁皆国家州县，不与贼邻，无党援相助；朝廷命帅，今正其时，万一不从，可议征讨。臣愿舍恒冀难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谋。脱或恒冀连兵，事未如意，蔡州有衅，势可兴师，南北之役俱兴，财力之用不足。傥事不得已，须赦承宗，则恩德虚施，威令顿废。不如早赐处分，以收镇冀之心，坐待机宜，必获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颇惧，累表自诉。八月，壬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诣真定宣慰，承宗受诏甚恭，曰：“三军见迫，不暇俟朝旨，请献德、棣二州以明恳款。”

3 丙申，安南都护张舟奏破环王三万众。

4 九月，甲辰朔，裴武复命。庚戌，以承宗为成德节度使、恒·冀·深·赵州观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德·棣二州观察使。昌朝，嵩之子，王氏之婿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飞报，先知之，使谓承宗曰：“昌朝阴与朝廷通，故受节钺。”承宗遽遣数百骑驰入德州，执昌朝，至真定，囚之。中使送昌朝节过魏州，季安阳为宴劳，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

上以裴武为欺罔，又有谮之者曰：“武使还，先宿裴垍家，明旦乃入见。”上怒甚，以语李绛，欲贬武于岭南，绛曰：“武昔陷李怀光军中，守节不屈，岂容今日遽为奸回！盖贼多变诈，人未易尽其情。承宗始惧朝廷诛讨，故请献二州；既蒙恩贷，而邻道皆不欲成德开分割之端，计必有间说诱而胁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选武使入逆乱之地，使还，一语不相应，遽窜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贼庭者以武为戒，苟求便身，率为依阿两可之言，莫肯尽诚具陈利害，如此，非国家之利也。且垍、武久处朝廷，谙练事体，岂有使还未见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为陛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谗人欲伤武及垍者，愿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问。

5 丙辰，振武奏吐蕃五万余骑至佛梯泉。辛未，丰州奏吐蕃万余骑至大石谷，掠回鹘入贡还国者。

6 左神策军吏李昱贷长安富人钱八千缗，满三岁不偿，京兆尹许孟容收捕械系，立期使偿，曰：“期满不足，当死。”一军大惊。中尉诉于上，上遣中使宣旨，付本军，孟容不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诏，当死。然臣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强，何以肃清辇下！钱未毕偿，昱不可得。”上嘉其刚直而许之，京城震栗。

7 上遣中使谕王承宗，使遣薛昌朝还镇；承宗不奉诏。冬，十月，癸未，制削夺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

翰林学士白居易上奏，以为：“国家征伐，当责成将帅，近岁始以中使为监军。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专令中使统领者也。今神策军既不置行营节度使，则承璀乃制将也；又充诸军招讨处置使，则承璀乃都统也。臣恐四方闻之，必窥朝廷；四夷闻之，必笑中国。陛下忍令后代相传云以中官为制将、都统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刘济、茂昭及希朝、从史乃至诸道将校皆耻受承璀指麾，心既不齐，功何由立！此是资承宗之计而挫诸将之势也。陛下念承璀勤劳，贵之可也；怜其忠赤，富之可也。至于军国权柄，动关理乱，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宁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从人之欲而自损圣明，何不思于一时之间而取笑于万代之后乎！”时谏官、御史论承璀职名太重者相属，上皆不听。戊子，上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盐铁使李鄘、京兆尹许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简、给事中吕元膺、穆质、右补阙独孤郁等极言其不可；上不得已，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马使，改处置为宣慰而已。

李绛尝极言宦官骄横，侵害政事，谗毁忠贞，上曰：“此属安敢为谗！就使为之，朕亦不听。”绛曰：“此属大抵不知仁义，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赂则誉跖、跻为廉良，怫意则毁龚、黄为贪暴，能用倾巧之智，构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润以入之，陛下必有时而信之矣。自古宦官败国者，备载方册，陛下岂得不防其渐乎！”

己亥，吐突承璀将神策兵发长安，命恒州四面藩镇各进兵招讨。

8 初，吴少诚宠其大将吴少阳，名以从弟，署为军职，出入少诚家如至亲，累迁申州刺史。少诚病，不知人，家僮鲜于熊儿诈以少诚命召少阳摄副使、知军州事。少诚有子元庆，少阳杀之。十一月，己巳，少诚薨，少阳自为留后。

9 是岁，云南王寻阁劝卒，子劝龙晟立。

10 田季安闻吐突承璀将兵讨王承宗，聚其徒曰：“师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赵；赵虏，魏亦虏矣，计为之奈何？”其将有超伍而言者，曰：“愿借骑五千以除君忧。”季安大呼曰：“壮哉！兵决出，格沮者斩！”

幽州牙将绛人谭忠为刘济使魏，知其谋，入谓季安曰：“如某之谋，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师越魏伐赵，不使耆臣宿将而专付中臣，不输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谁为之谋？此乃天子自为之谋，欲将夸服于臣下也。若师未叩赵而先碎于魏，是上之谋反不如下，且能不耻于天下乎！既耻且怒，必任智士画长策，仗猛将练精兵，毕力再举涉河，鉴前之败，必不越魏而伐赵，校罪轻重，必不先赵而后魏，是上不上，下不下，当魏而来也。”季安曰：

"然则若之何?"忠曰:"王师入魏,君厚犒之。于是悉甲压境,号曰伐赵;而可阴遗赵人书曰:'魏若伐赵,则河北义士谓魏卖友;魏若与赵,则河南忠臣谓魏反君。卖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执事若能阴解陴障,遗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赵,西得以为臣,于赵有角尖之耗,于魏获不世之利,执事岂能无意于魏乎!'赵人脱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来,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谋,与赵阴计,得其堂阳。

忠归幽州,谋欲激刘济讨王承宗;会济合诸将言曰:"天子知我怨赵,今命我伐之,赵亦必大备我。伐与不伐孰利?"忠疾对曰:"天子终不使我伐赵,赵亦不备燕。"济怒曰:"尔何不直言济与承宗反乎!"命系忠狱。使人视成德之境,果不为备;后一日,诏果来,令济"专护北疆,勿使朕复挂胡忧,而得专心于承宗。"济乃解狱召忠曰:"信如子断矣;何以知之?"忠曰:"卢从史外亲燕,内实忌之;外绝赵,内实与之。此为赵画曰:'燕以赵为障,虽怨赵,必不残赵,不必为备。'一且示赵不敢抗燕,二且使燕获疑天子。赵人既不备燕,潞人则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赵,赵见伐而不备燕,是燕反与赵也。'此所以知天子终不使君伐赵,赵亦不备燕也。"济曰:"今则奈何?"忠曰:"燕、赵为怨,天下无不知。今天子伐赵,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济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卖恩于赵,败忠于上,两皆售也。是燕贮忠义之心,卒染私赵之口,不见德于赵人,恶声徒嘈嘈于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济曰:"吾知之矣。"乃下令军中曰:"五日毕出,后者醢以徇!"

五年(庚寅、810)

1 春,正月,刘济自将兵七万人击王承宗,时诸军皆未进,济独前奋击,拔饶阳、束鹿。

河东、河中、振武、义武四军为恒州北面招讨,会于定州。会望夜,军吏以有外军,请罢张灯。张茂昭曰:"三镇,官军也,何谓外军!"命张灯,不禁行人,不闭里门,三夜如平日,亦无敢喧哗者。

丁卯,河东将王荣拔王承宗洺遑镇。吐突承璀至行营,威令不振,与承宗战,屡败;左神策大将军鄚定进战死。定进,骁将也,军中夺气。

2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东台监察御史元稹奏摄之,擅令停务;朝廷以为不可,罚一季俸,召还西京。至敷水驿,有内侍后至,破驿门呼骂而入,以马鞭击稹伤面;上复引稹前过,贬江陵士曹。翰林学士李绛、崔群言稹无罪。白居易上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问而稹先贬,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横,人无敢言者。又,稹为御史,多所举奏,不避权势,切齿者众,恐自今无人肯为陛下当官执法,疾恶绳愆,有大奸猾,陛下无从得知。"上不听。

3 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讨吴少阳。三月,己未,以少阳为淮西留后。

4 诸军讨王承宗者久无功,白居易上言,以为:"河北本不当用兵,今既出师,承璀未尝苦战,已失大将,与从史两军入贼境,迁延进退,不惟意在逗留,亦是力难支敌。希朝、茂昭至新市镇,竟不能过;刘济引全军攻圉乐寿,久不能下。师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状,似相计会,各收一县,遂不进军。陛下观此事势,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见,须速罢兵,若又迟疑,其害有四:可为痛惜者二,可为深忧者二。何则?

若保有成,即不论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虚费赀粮。悟而后行,事亦非晚。今迟校一日则有一日之费,更延旬月,所费滋多,终须罢兵,何如早罢!以府库钱帛、百姓脂膏资助河北诸侯,转令强大。此臣为陛下痛惜者一也。

臣又恐河北诸将见吴少阳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轻重,同词请雪承宗。若章表继来,即义无不许。请而后舍,体势可知,转令承宗胶固同类。如此,则与夺皆由邻道,恩信不出朝廷,实恐威权尽归河北。此为陛下痛惜者二也。

今天时已热,兵气相蒸,至于饥渴疲劳,疾疫暴露,驱以就战,人何以堪!纵不惜身,亦难忍苦。况神策乌杂城市之人,例皆不惯如此,忽思生路,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军若散,诸军必摇,事忽至此,悔将何及!此为陛下深忧者一也。

臣闻回鹘、吐蕃皆有细作,中国之事,小大尽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讨承宗一贼,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则兵力之强弱,资费之多少,岂宜使西戎、北虏一一知之!忽见利生心,乘虚入寇,以今日之势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连祸生,何事不有!万一及此,实关安危。此其为陛下深忧者二也。"

5 卢从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谋,及朝廷兴师,从史逗留不进,阴与承宗通谋,令军士潜怀承宗号;又高刍粟之价以败度支,讽朝廷求平章事,诬奏诸道与贼通,不可进兵。上甚患之。

会从史遣牙将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与语,为言为臣之义,微动其心,翊元遂输诚,言从史阴谋及可取之状。垍令翊元还本军经营,复来京师,遂得其都知兵马使乌重胤等款要。垍言于上曰:"从史狡猾骄很,必将为乱。今闻其与承璀对营,视承璀如婴儿,往来都不设备;失今不取,后虽兴大兵,未可以岁月平也。"上初愕然,熟思良

久，乃许之。

从史性贪，承璀盛陈奇玩，视其所欲，稍以遗之；从史喜，益相昵狎。甲申，承璀与行营兵马使李听谋，召从史入营博，伏壮士于幕下，突出，擒诣帐后缚之，内车中，驰诣京师。左右惊乱，承璀斩十余人，谕以诏旨。从史营中士闻之，皆甲以出，操兵趋哗。乌重胤当军门叱之曰："天子有诏，从者赏，敢违者斩！"士卒皆敛兵还部伍。会夜，车疾驱，未明，已出境。重胤，承洽之子；听，晟之子也。

6 丁亥，范希朝、张茂昭大破承宗之众于木刀沟。

7 上嘉乌重胤之功，欲即授以昭义节度使；李绛以为不可，请授重胤河阳，以河阳节度使孟元阳镇昭义。会吐突承璀奏，已牒重胤句当昭义留后，绛上言："昭义五州据山东要害，魏博、恒、幽诸镇蟠结，朝廷惟恃此以制之。邢、磁、洺入其腹内，诚国之宝地，安危所系也。旁为从史所据，使朝廷旰食，今幸而得之，承璀复以与重胤，臣闻之惊叹，实所痛心！昨国家诱执从史，虽为长策，已失大体。今承璀又以文牒差人为重镇留后，为之求旌节，无君之心，孰甚于此！陛下昨日得昭义，人神同庆，威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军牙将，物情顿沮，纪纲大紊。校计利害，更不若从史为之。何则？从史虽蓄奸谋，已是朝廷牧伯。重胤出于列校，以承璀一牒代之，窃恐河南、北诸侯闻之，无不愤怒，耻与为伍；且谓承璀诱重胤逐从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将校，能无自危乎！悦刘济、茂昭、季安、执恭、韩弘、师道继有章表陈其情状，并指承璀专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处之？若皆不报，则众怒益甚；若为之改除，则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复使枢密使梁守谦密谋于绛曰："今重胤已总军务，事不得已，须应与节。"对曰："从史为帅不由朝廷，故启其邪心，终成逆节。今以重胤典兵，即授之节，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异于从史乎！重胤之得河阳，已为望外之福，岂敢更为旅拒！况重胤所以能执从史，本以杖顺成功；一旦自逆诏命，安知同列不袭其迹而动乎！重胤军中等夷甚多，必不愿重胤独为主帅。移之他镇，乃慑众心，何忧其致乱乎！"上悦，皆如其请。壬辰，以重胤为河阳节度使，元阳为昭义节度使。

戊戌，贬卢从史欢州司马。

8 五月，乙巳，昭义军三千余人夜溃，奔魏州。刘济奏拔安平。

9 庚申，吐蕃遣其臣论思邪热入见，且归路泌、郑叔矩之柩。

10 甲子，奚寇灵州。

11 六月，甲申，白居易复上奏，以为："臣比请罢兵，今之事势，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复何所待！"是时，上每有军国大事，必与诸学士谋之；尝逾月不见学士，李绛等上言："臣等饱食不言，其自为计则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询访理道，开纳直言，实天下之幸，岂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对来"。

白居易尝因论事，言"陛下错"，上色庄而罢，密召承旨李绛，谓"白居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绛曰："陛下容纳直言，故群臣敢竭诚无隐。居易言虽少思，志在纳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广聪明，昭圣德也。"上悦，待居易如初。

上尝欲近猎苑中，至蓬莱池西，谓左右曰："李绛必谏，不如且止。"

12 秋，七月，庚子，王承宗遣使自陈为卢从史所离间，乞输贡赋，请官吏，许其自新。李师道等数上表请雪承宗，朝廷亦以师久无功，丁未，制洗雪承宗，以为成德军节度使，复以德、棣二州与之；悉罢诸道行营将士，共赐布帛二十八万端匹；加刘济中书令。

13 刘济之讨王承宗也，以长子绲为副大使，掌幽州留务。济军瀛州，次子总为瀛州刺史，济署行营都知兵马使，使屯饶阳。济有疾，总与判官张玭、孔目官成国宝谋，诈使人从长安来，曰："朝廷以相公逗留无功，已除副大使为节度使矣。"明日，又使人来告曰："副大使旌节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旌节已过代州。"举军惊骇。济愤怒，不知所为，杀大将素与绲厚者数十人，追绲诣行营，以张玭兄皋代知留务。济自朝至日昃不食，渴索饮，总因置毒而进之。乙卯，济薨。绲行至涿州，总矫以父命杖杀之，遂领军务。

14 岭南监军许遂振以飞语毁节度使杨于陵于上，上命召于陵还，除冗官。裴垍曰："于陵性廉直，陛下以遂振故黜藩臣，不可。"丁巳，以于陵为吏部侍郎。遂振寻自抵罪。

15 八月，乙亥，上与宰相语及神仙，问："果有之乎？"李藩对曰："秦始皇、汉武帝学仙之效，具载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长年药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励志太平，宜拒绝方士之说。苟道盛德充，人安国理，何忧无尧、舜之寿乎！"

16 九月，己亥，吐突承璀自行营还，辛亥，复为左卫上将军，充左军中尉。裴垍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无成功，陛下纵以旧恩不加显戮，岂得全不贬黜以谢天下乎！"给事中段平仲、吕元膺言承璀可斩。李绛奏

称:"陛下不责承璀,他日复有败军之将,何以处之?若或诛之。则同罪异罚,彼必不服;若或释之,则谁不保身而玩寇乎!愿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将帅有所惩劝。"间二日,上罢承璀中尉,降为军器使;中外相贺。

17 裴垍得风疾,上甚惜之,中使候问旁午于道。

18 丙寅,以太常卿权德舆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

19 义武节度使张茂昭请除代人,欲举族入朝。河北诸镇互遣人说止之,茂昭不从,凡四上表;上乃许之。以左庶子任迪简为义武行军司马。茂昭悉以易、定二州簿书管钥授迪简,遣其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孙染于污俗。"

茂昭既去,冬,十月,戊寅,虞候杨伯玉作乱,囚迪简。辛巳,义武将士共杀伯玉。兵马使张佐元又作乱,囚迪简,迪简乞归朝。既而将士复杀佐元,奉迪简主军务。时易定府库罄竭,闾阎亦空,迪简无以犒士,乃设粝饭与士卒共食之,身居戟门下经月;将士感之,共请迪简还寝,然后得安其位。上命以绫绢十万匹赐易定将士;壬辰,以迪简为义武节度使。甲午,以张茂昭为河中、慈、隰、晋、绛节度使,从行将校皆拜官。

20 右金吾大将军伊慎以钱三万缗赂右军中尉第五从直,求河中节度使;从直恐事泄,奏之。十一月,庚子,贬慎为右卫将军,坐死者三人。

初,慎自安州入朝,留其子宥主留事,朝廷因以为安州刺史,未能去也。会宥母卒于长安,宥利于兵权,不时发丧。鄂岳观察使郗士美遣僚属以事过其境,宥出迎,因告以凶问,先备篮舆,即日遣之。

21 甲辰,会王缯薨。

22 庚戌,以前河中节度使王锷为河东节度使。上左右受锷厚赂,多称誉之,上命锷兼平章事,李藩固执以为不可。权德舆曰:"宰相非序进之官。唐兴以来,方镇非大忠大勋,则跋扈者,朝廷或不得已而加之。今锷既无忠勋,朝廷又非不得已,何为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

锷有吏才,工于完聚。范希朝以河东全军出屯河北,耗散甚众;锷到镇之初,兵不满三万人,马不过六百匹,岁余,兵至五万人,马有五千匹,器械精利,仓库充实。又进家财三十万缗,上复欲加锷平章事,李绛谏曰:"锷在太原,虽颇著绩效,今因献家财而命之,若后世何!"上乃止。

23 中书侍郎裴垍数以疾辞位;庚申,罢为兵部尚书。

24 十二月,戊寅,张茂昭入朝,请迁祖考之骨于京兆。

25 壬午,以御史中丞吕元膺为鄂岳观察使。元膺尝欲夜登城,门已锁,守者不为开。左右曰:"中丞也。"对曰:"夜中难辩真伪,虽中丞亦不可。"元膺乃还。明日,擢为重职。

26 翰林学士、司勋郎中李绛面陈吐突承璀专横,语极恳切。上作色曰:"卿言太过!"绛泣曰:"陛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爱身不言,是臣负陛下;言之而陛下恶闻,乃陛下负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闻所不闻,真忠臣也。他日尽言,皆应如是。"己丑,以绛为中书舍人;学士如故。

绛尝从容谏上聚财,上曰:"今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沦于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宫中用度极俭薄,多藏何用邪!"

六年(辛卯、811)

1 春,正月,甲辰,以彰义留后吴少阳为节度使。

2 庚申,以前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二月,壬申,李藩罢为太子詹事。

3 己丑,忻王造薨。

4 宦官恶李绛在翰林,以为户部侍郎,判本司。上问:"故事,户部侍郎皆进羡余,卿独无进,何也?"对曰:"守土之官,厚敛于人以市私恩,天下犹共非之;况户部所掌,皆陛下府库之物,给纳有籍,安得羡余!若自左藏输之内藏以为进奉,是犹东库移之西库,臣不敢蹈此弊也。"上嘉其直,益重之。

5 乙巳,上问宰相:"为政宽猛何先?"权德舆对曰:"秦以惨刻而亡,汉以宽大而兴。太宗观明堂图,禁挟人背;是故安、史以来,屡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自亡,由祖宗仁政结于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则宽猛之先后可见矣。"上善其言。

6 夏,四月,戊辰,以兵部尚书裴垍为太子宾客,李吉甫恶之也。

7 庚午,以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卢坦为户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謇为代北水运使,有异马不以献;事下度支,使巡官往验,未返,上迟之,使品官刘泰昕按其事。卢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验之,又使品官继往,岂大臣不足信于品官乎!臣请先就黜免。"上召泰昕还。

8 五月，前行营粮料使于皋谟、董溪坐赃数千缗，敕贷其死；皋谟流春州，溪流封州，行至潭州，并追遣中使赐死。权德舆上言，以为："皋谟等罪当死，陛下肆诸市朝，谁不惧法！不当已赦而杀之。"溪，晋之子也。

9 庚子，以金吾大将军李惟简为凤翔节度使。陇州地与吐蕃接，旧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不得息。惟简以为边将当谨守备，蓄财谷以待寇，不当睹小利，起事盗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铸农器，以给农之不能自具者，增垦田数十万亩。属岁屡稔，公私有余，贩者流及他方。

10 赐振武节度使阿跌光进姓李氏。

11 六月，丁卯，李吉甫奏："自秦至隋十有三代，设官之多，无如国家者。天宝以后，中原宿兵，见在可计者八十余万，其余为商贾、僧、道不服田亩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辈也。今内外官以税钱给俸者不下万员，天下"千"三百余县，或以一县之地而为州，一乡之民而为县者甚众，请敕有司详定废置，吏员可省者省之，州县可并者并之，入仕之涂可减者减之。又，国家旧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钱三十缗；职田禄米不过千斛。艰难以来，增置使额，厚给奉钱，大历中，权臣月俸至九千缗，州无大小，刺史皆千缗。常兖为相，始立限约，李泌又量其闲剧，随事增加，时谓通济，理难减削。然犹有名存职废，或额去俸存，闲剧之间，厚薄顿异。请敕有司详考俸料、杂给，量定以闻。"于是命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兵部侍郎许孟容、户部侍郎李绛同详定。

12 秋，九月，富平人梁悦报父仇，杀秦杲，自诣县请罪。敕："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徵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异同，固资论辩，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职方员外郎韩愈议，以为："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故圣人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宜定其制曰：'凡复父仇者，事发，具申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敕："梁悦杖一百，流循州。"

13 甲寅，吏部奏准敕并省内外官计八百八员，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

14 黔州大水坏城郭，观察使窦群发溪洞蛮以治之；督役太急，于是辰、溆二州蛮反，群讨之，不能定。戊午，贬群开州刺史。

15 冬，十一月，弓箭库使刘希光受羽林大将军孙琦钱二万缗，为求方镇，事觉，赐死。事连左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吐突承璀，丙申，以承璀为淮南监军。上问李绛："朕出承璀何如？"对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冀以其驱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违犯，朕去之轻如一毛耳！"

16 十六宅诸王既不出阁，其女嫁不以时，选尚者皆由宦官，率以厚赂自达。李吉甫上言："自古尚主必择其人，独近世不然。"十二月，壬申，诏封恩王等六女为县主，委中书、门下、宗正、吏部选门地人才称可者嫁之。

17 己丑，以户部侍郎李绛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为相，多修旧怨，上颇知之，故擢绛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绛鲠直，数争论于上前；上多直绛而从其言，由是二人有隙。

18 闰月，辛卯朔，黔州奏：辰、溆贼帅张伯靖寇播州、费州。

19 试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于吐突承璀恩顾未衰，乃投匦上疏，称"承璀有功，希光无罪。承璀久委心腹，不宜遽弃。"知匦使、谏议大夫孔戡见其副章，诘责不受；涉乃行赂，诣光顺门通之。戡闻之，上疏极言"涉奸险欺天，请加显戮。"戊申，贬涉峡州司仓。涉，渤之兄；戡，巢父之子也。

20 辛亥，惠昭太子宁薨。

21 是岁，天下大稔，米斗有直二钱者。

七年（壬辰、812）

1 春，正月，辛未，以京兆尹元义方为鄜坊观察使。初，义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托于承璀，擢义方为京兆尹。李绛恶义方为人，故出之。义方入谢，因言"李绛私其同年许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专作威福，欺罔聪明。"上曰："朕谙李绛不如是。明日，将问之。"义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诘绛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对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后相识，情于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备位宰相，宰相职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虽在兄弟子侄之中犹将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弃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尔。"遂趣义方之官。

2 振武河溢，毁东受降城。

3 三月，丙戌，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为乐。"李绛曰："汉文帝时兵木无刃，家给人足，贾谊犹以为厝火积薪之下，不可谓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余州；犬戎腥膻，近接泾、陇，烽火屡

惊；加之水旱时作，仓廪空虚，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时，岂得谓之太平，遽为乐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谓左右曰：“吉甫专为悦媚；如李绛，真宰相也！”

上尝问宰相：“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对曰：“德宗自任圣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奸臣得乘间弄威福。政事不理，职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过。朕幼在德宗左右，见事有得失，当时宰相亦未有再三执奏者，皆怀禄偷安，今日岂得专归咎于德宗邪！卿辈宜用此为戒，事有非是，当力陈不已，勿畏朕遽怒而遽止也。”

李吉甫尝言：“人臣不当强谏，使君悦臣安，不亦美乎！”李绛曰：“人臣当犯颜苦口，指陈得失，若陷君于恶，岂得为忠！”上曰：“绛言是也。”吉甫至中书，卧不视事，长吁而已。李绛或久不谏，上辄诘之曰：“岂朕不能容受邪，将无事可谏也？”

李吉甫又尝言于上曰：“赏罚，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废。陛下践阼以来，惠泽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愿加严以振之。”上顾李绛曰：“何如？”对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岂可舍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后旬余，于頔入对，亦劝上峻刑。又数日，上谓宰相曰：“于頔大是奸臣，劝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对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4 夏，四月，丙辰，以库部郎中、翰林学士崔群为中书舍人，学士如故。上嘉群谠直，命学士“自今奏事，必取崔群连署，然后进之。”群曰：“翰林举动皆为故事。必如是，后来万一有阿媚之人为之长，则下位直言无从而进矣。”固不奉诏。章三上，上乃从之。

5 五月，庚申，上谓宰相曰：“卿辈屡言淮、浙去岁水旱，近有御史自彼还，言不至为灾，事竟如何？”李绛对曰：“臣按淮南、浙西、浙东奏状，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设法招抚，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岂肯无灾而妄言有灾邪！此盖御史欲为奸谀以悦上意耳，愿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国以人为本，闻有灾当亟救之，岂可尚复疑之邪！朕适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赋。上尝与宰相论治道于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体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与处者独宫人、宦官耳，故乐与卿等且共谈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6 六月，癸巳，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太保致仕。

7 秋，七月，乙亥，立遂王宥为太子，更名恒。恒，郭贵妃之子也。诸姬子沣王宽，长于恒；上将立恒，命崔群为宽草让表，群曰：“凡推己之有以与人谓之让。遂王，嫡子也，宽何让焉！”上乃止。

8 八月，戊戌，魏博节度使田季安薨。

初，季安娶洺州刺史元谊女，生子怀谏，为节度副使。牙内兵马使田兴，庭玠之子也，有勇力，颇读书，性恭逊。季安淫虐，兴数规谏，军中赖之。季安以为收众心，出为临清镇将，将欲杀之。兴阳为风痹，灸灼满身，乃得免。季安病风，杀戮无度，军政废乱，夫人元氏召诸将立怀谏为副大使，知军务，时年十一；迁季安于别寝，月余而薨。召田兴为步射都知兵马使。

辛亥，以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郑滑节度使，欲以控制魏博。

上与宰相议魏博事，李吉甫请兴兵讨之，李绛以为魏博不必用兵，当自归朝廷。吉甫盛陈不可不用兵之状，上曰：“朕意亦以为然。”绛曰：“臣窃观两河藩镇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隶诸将，不使专在一人，恐其权任太重，乘间而谋己故也。诸将势均力敌，莫能相制，欲广相连结，则众心不同，其谋必泄；欲独起为变，则兵少力微，势必不成。加以购赏既重，刑诛又峻，是以诸将互相顾忌，莫敢先发，跋扈者恃此以为长策。然臣窃思之，若常得严明主帅能制诸将之死命者以临之，则粗能自固矣。今怀谏乳臭子，不能自听断，军府大权必有所归，诸将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从，则旬日分兵之策，适足为今日祸乱之阶也。田氏不为屠肆，则悉为俘囚矣，何烦天兵哉！彼自列将起代主帅，邻道所恶，莫甚于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则立为邻道所齑粉矣。故臣以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归也。但愿陛下按兵养威，严敕诸道选练士马以须后敕。使贼中知之，不过数月，必有自效于军中者矣。至时，惟在朝廷应之敏速，中其机会，不爱爵禄以赏其人，使两河藩镇闻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赏，必皆恐惧，争为恭顺矣。此所谓不战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

他日，吉甫复于延英盛陈用兵之利，且言刍粮金帛皆已有备。上顾问绛，绛对曰：“兵不可轻动。前年讨恒州，四面发兵二十万，又发两神策兵自京师赴之，天下骚动，所费七百余万缗，讫无成功，为天下笑。今疮痍未复，人皆惮战；若又以敕命驱之，臣恐非直无功，或生他变。况魏博不必用兵，事势明白，愿陛下勿疑。”上奋身抚案曰：“朕不用兵决矣。”绛曰：“陛下虽有是言，恐退朝之后，复有荧惑圣听者。”上正色厉声曰：“朕志已决，谁能惑之！”绛乃拜贺曰：“此社稷之福也。”

既而田怀谏幼弱，军政皆决于家僮蒋士则，数以爱憎移易诸将，众皆愤怒。朝命久不至，军中不安。田兴晨入府，士卒数千人大噪，环兴而拜，请为留后。兴惊仆于地，众不散；久之，兴度不免，乃谓众曰："汝肯听吾言乎！"皆曰："惟命。"兴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请官吏，然后可。"皆曰："诺。"兴乃杀蒋士则等十余人，迁怀谏于外。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九

唐纪五十五

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中之上

元和七年（壬辰、812）

1 冬，十月，乙未，魏博监军以状闻，上亟召宰相，谓李绛曰："卿揣魏博若府契。"李吉甫请遣中使宣慰以观其变，李绛曰："不可。今田兴奉其土地兵众，坐待诏命，不乘此际推心抚纳，结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将士表来为请节钺，然后与之，则是恩出于下，非出于上，将士为重，朝廷为轻，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机会一失，悔之无及！"吉甫素与枢密使梁守谦相结，守谦亦为之言于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劳，今此镇独无，恐更不谕。"上竟遣中使张忠顺如魏博宣慰，欲俟其还而议之。癸犯，李绛复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举，时机可惜，奈何弃之！利害甚明，愿圣心勿疑。计忠顺之行，甫应过陕，乞明旦即降白麻除兴节度使，犹可及也。"上且欲除留后，绛曰："兴恭顺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则无以使之感激殊常。"上从之。甲辰，以兴为魏博节度使。忠顺未还，制命已至魏州。兴感恩流涕，士众无不鼓舞。

2 庚戌，更名皇子宽曰恽，察曰惊，寰曰忻，寮曰悟，审曰恪。

3 李绛又言："魏博五十余年不沾皇化，一旦举六州之地来归，剖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不有重赏过其所望，则无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邻劝慕。请发内库钱百五十万缗以赐之。"左右宦官以为"所与太多，后有此比，将何以给之？"上以语绛，绛曰："田兴不贪专地之利，不顾四邻之患，归命圣朝，陛下奈何爱小费而遗大计，不以收一道人心！钱用尽更来，机事一失不可复追。借使国家发十五万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费岂止百五十万缗而已乎！"上悦，曰："朕所以恶衣菲食，蓄聚货财，正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贮之府库何为！"十一月，辛酉，遣知制诰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钱百五十万缗赏军士，六州百姓给复一年。军士受赐，欢声如雷。成德、衮郓使者数辈见之，相顾失色，叹曰："倔强者果何益乎！"

度为兴陈君臣上下之义，兴听之，终夕不倦，待度礼极厚，请度遍至所部州县，宣布朝命。奏乞除节度副使于朝廷，诏以户部郎中河东胡证为之。兴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员，请有司注拟，行朝廷法令，输赋税。田承嗣以来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

郓、蔡、恒遣游客间说百方，兴终不听。李师道使人谓宣武节度使韩弘曰："我世与田氏约相保援，今兴非田氏族，又首变两河事，亦公之所恶也！我将与成德合军讨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诏行事耳。若兵北渡河，我则以兵东取曹州！"师道惧，不敢动。

田兴既葬田季安，送田怀谏于京师。辛巳，以怀谏为右监门卫将军。

4 李绛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万顷，请择能吏开置营田，可以省费足食，上从之。绛命度支使卢坦经度用度，四年之间，开田四千八百顷，收谷四千余万斛，岁省度支钱二十余万缗，边防赖之。

5 上尝于延英谓宰相曰："卿辈当为朕惜官，勿用之私亲故。"李吉甫、权德舆皆谢不敢。李绛曰："崔祐甫有言，'非亲非故，不谙其才。'谙者尚不与官，不谙者何敢复与！但问其才器与官相称否耳。若避亲故之嫌，使圣朝亏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则朝廷自有典刑，谁敢逃之！"上曰："诚如卿言。"

6 是岁，吐蕃寇泾州，及西门之外，驱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绛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镇兵，始，置之欲以备御吐蕃，使与节度使掎角相应也。今则鲜衣美食，坐耗县官，每有寇至，节度使邀与俱进，则云申取中尉处分；比其得报，虏去远矣。纵有果锐之将，闻命奔赴，节度使无刑戮以制之，相视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请据所在之地士马及衣粮、器械皆割隶当道节度使，使号令齐壹，如臂之使指，则军威大振，虏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旧事如此，当亟行之。"既而神策军骄恣日久，不乐隶节度使，竟为宦者所沮而止。

八年(癸巳、813)

1 春,正月,癸亥,以博州刺史田融为相州刺史。融,兴之兄也。融、兴幼孤;融长,养而教之。兴尝于军中角射,一军莫及。融退而抶之曰:"尔不自晦,祸将及矣!"故兴能自全于猜暴之时。

2 勃海定王元瑜卒,弟言义权知国务。庚午,以言义为勃海王。

3 李吉甫、李绛数争论于上前,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权德舆居中无所可否;上鄙之。辛未,德舆罢守本官。

4 辛卯,赐魏博节度使田兴名弘正。

5 司空,同平章事于頔久留长安,郁郁不得志。有梁正言者,自言与枢密使梁守谦同宗,能为人属请,頔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赂正言,求出镇,久之,正言诈渐露,敏索其赂不得,诱其奴,支解之,弃溷中。事觉,頔帅其子殿中少监季友等素服诣建福门请罪,门者不内,退,负南墙而立,遣人上表,阖门以无印引不受;日暮方归,明日,复至。丁酉,頔左授恩王傅,仍绝朝谒;敏流雷州,季友等皆贬官,僮奴死者数人;敏至秦岭而死。

事连僧鉴虚。鉴虚自贞元以来,以财交权幸,受方镇赂遗,厚自奉养,吏不敢诘。至是,权幸争为之言,上欲释之,中丞薛存诚不可。上遣中使诣台宣旨曰:"朕欲面诘此僧,非释之也。"存诚对曰:"陛下必欲面释此僧,请先杀臣,然后取之,不然,臣期不奉诏。"上嘉而从之。三月,丙辰,杖杀鉴虚,没其所有之财。

6 甲子,征前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武元衡入知政事。

7 夏,六月,大水。上以为阴盈之象,辛丑,出宫人二百车。

8 秋,七月,振武节度使李光进请修受降城,兼理河防。时受降城为河所毁,李吉甫请徙其徒于天德故城,李绛及户部侍郎卢坦以为:"受降城,张仁愿所筑,当碛口,据虏要冲,美水草,守边之利地。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奈何舍万代永安之策,徇一时省费之便乎!况天德故城僻处碻瘠,去河绝远,烽候警急不相应接,虏忽唐突,势无由知,是无故而蹙国二百里也。"及城使周怀义奏利害,与绛、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骑士隶天德军。

李绛言于上曰:"边军徒有其数而无其实,虚费衣粮,将帅但缘私役使,聚货财以结权幸而已,未尝训练以备不虞,此不可不于无事之时豫留圣意也。"时受降城兵籍旧四百人,及天德军交兵,止有五十人,器械止有一弓,自余称是。故绛言及之。上惊曰:"边兵乃如是其虚邪!卿曹当加按阅。"会绛罢相而止。

9 乙巳,废天威军,以其众隶神策军。

10 丁未,辰、溆贼帅张伯靖请降。辛亥,以伯靖为归州司马,委荆南军前驱使。

11 初,吐蕃欲作乌兰桥,先贮材于河侧,朔方常潜遣人投之于河,终不能成。虏知朔方、灵盐节度使王佖贪,先厚赂之,然后并力成桥,仍筑月城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

12 冬,十月,回鹘发兵度碛南,自柳谷西击吐蕃。壬寅,振武、天德军奏回鹘数千骑至鹈鹕泉,边军戒严。

13 振武节度使李进贤,不恤士卒;判官严澈,绶之子也,以刻核得幸于进贤。进贤使牙将杨遵宪将五百骑趣东受降城以备回鹘,所给资装多虚估;至鸣沙,遵宪屋处而士卒暴露;众发怒,夜,聚薪环其屋而焚之,卷甲而还。庚寅夜,焚门,攻进贤,进贤逾城走,军士屠其家,并杀严澈。进贤奔静边军。

14 群臣累表请立德妃郭氏为皇后。上以妃门宗强盛,恐正位之后,后宫莫得进,托以岁时禁忌,竟不许。

15 丁酉,振武监军骆朝宽奏乱兵已定,请给将士衣。上怒,以夏绥节度使张煦为振武节度使,将夏州兵二千赴镇,仍命河东节度使王锷以兵二千纳之,听以便宜从事。骆朝宽归罪于其将苏若方而杀之。

16 发郑滑、魏博卒凿黎阳古河十四里,以纾滑州水患。

17 上问宰相:"人言外间朋党大盛,何也?"李绛对曰:"自古人君所甚恶者,莫若人臣为朋党,故小人谮君子必曰朋党。何则?朋党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故也。东汉之末,凡天下贤人君子,宦官皆谓之党人而禁锢之,遂以亡国。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愿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与君子合,岂可必使之与小人合,然后谓之非党邪!"

九年(甲午、814)

1 春,正月,甲戌,王锷遣兵五千会张煦于善羊栅。乙亥,煦入单于都护府,诛乱者苏国珍等二百五十三人。二月,丁丑,贬李进贤为通州刺史。甲午,骆朝宽坐纵乱者,杖之八十,夺色,配役定陵。

2 李绛屡以足疾辞位;癸卯,罢为礼部尚书。

初,上欲相绛,先出吐突承璀为淮南监军,至是,上召还承璀,先罢绛相。甲辰,承璀至京师,复以为弓箭库使、左神策中尉。

3 李吉甫奏:"国家旧置六胡州于灵、盐之境,开元中废之,更置宥州以领降户;天宝中,宥州寄理于经略军,宝应以来,因循遂废。今请复之,以备回鹘,抚党项。"上从之。夏,五月,庚申,复置宥州,理经略军,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以实之。

先是,回鹘屡请昏,朝廷以公主出降,其费甚广,故未之许。礼部尚书李绛上言,以为:"回鹘凶强,不可无备;淮西穷蹙,事要经营。今江、淮大县,岁所入赋有二十万缗者,足以备降主之费,陛下何爱一县之赋,不以羁縻劲虏!回鹘若得许昏,必喜而无猜,然后可以修城堑,蓄甲兵,边备既完,得专意淮西,功必万全。今既未降公主而虚弱西城;碛路无备,更修天德以疑虏心。万一北边有警,则淮西遗丑复延岁月之命矣!悦虏骑南牧,国家非步兵三万,骑五千,则不足以抗御!借使一岁而胜之,其费岂特降主之比哉!"上不听。

4 乙丑,桂王纶薨。

5 六月,壬寅,以河中节度使张弘靖为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弘靖,延赏之子也。

6 翰林学士独孤郁,权德舆之婿也。上叹郁之才美曰:"德舆得婿郁,我反不及邪!"先是尚主皆取贵戚及勋臣之家,上始命宰相选公卿、大夫子弟文雅可居清贯者;诸家多不愿,惟杜佑孙司议郎悰不辞。秋,七月,戊辰,以悰为殿中少监、驸马都尉,尚岐阳公主。公主,上长女,郭妃所生也。八月,癸巳,成昏。公主有贤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数十人,公主卑委怡顺,一同家人礼度,二十年间,人未尝以丝发间指为贵骄。始至,则与悰谋曰:"上所赐奴婢,卒不肯穷屈,奏请纳之,悉自市寒贱可制指者。"自是闺门落然不闻人声。

7 闰月,丙辰,彰义节度使吴少阳薨。少阳在蔡州,阴聚亡命,牧养马骡,时抄掠寿州茶山以实其军。其子摄蔡州刺史元济,匿丧,以病闻,自领军务。

上自平蜀,即欲取淮西。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上言:"少阳军中上下携离,请徙理寿州以经营之。"会朝廷方讨王承宗,未暇也。及吉甫入相,田弘正以魏博归附。吉甫以为汝州捍蔽东都,河阳宿兵,本以制魏博,今弘正归顺,则河阳为内镇,不应屯重兵以示猜阻。辛酉,以河阳节度使乌重胤为汝州刺史,充河阳、怀、汝节度使,徙理汝州。己巳,弘正检校右仆射,赐其军钱二十万缗,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阳军之为喜也。"

九月,庚辰,以洺州刺史李光颜为陈州刺史,充忠武都知兵马使;以泗州刺史令狐通为寿州防御使。通,彰之子也。丙戌,以山南东道节度使袁滋为荆南节度使,以荆南节度使严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吴少阳判官苏兆、杨元卿、大将侯惟清皆劝少阳入朝;元济恶之,杀兆,囚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长安,具以淮西虚实及取元济之策告李吉甫,请讨之。时元济犹匿丧,元卿劝吉甫,凡蔡使入奏者,所在止之。少阳死近四十日,不为辍朝,但易环蔡诸镇将帅,益兵为备。元济杀元卿妻及四男以圬射堋。淮西宿将董重质,吴少诚之婿也,元济以为谋主。

8 戊戌,加河东节度使王锷同平章事。

9 李吉甫言于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无党援,国家常宿数十万兵以备之,劳费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后难图矣。"上将讨之,张弘靖请先为少阳辍朝、赠官,遣使吊赠,待其有不顺之迹,然后加兵,上从之,遣工部员外郎李君何吊祭。元济不迎敕使,发兵四出,屠舞阳,焚叶,掠鲁山、襄城,关东震骇。君何不得入而还。

10 冬,十月,丙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公李吉甫薨。

11 壬戌,以忠武节度副使李光颜为节度使。甲子,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招讨吴元济;乙丑,命内常侍知省事崔潭峻监其军。戊辰,以尚书左丞吕元膺为东都留守。

12 党项寇振武。

13 十二月,戊辰,以尚书右丞韦贯之同平章事。

十年(乙未、815)

1 春,正月,乙酉,加韩弘守司徒。弘镇宣武,十余年不入朝,颇以兵力自负,朝廷亦不以忠纯待之。王锷加平章事,弘耻班在其下,与武元衡书,颇露不平之意。朝廷方倚其形势以制吴元济,故迁官使居锷上以宠慰之。

2 吴元济纵兵侵掠,及于东畿。己亥,制削元济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讨之。严绶击淮西兵,小胜,不设备,淮西兵夜还袭之;二月,甲辰,绶败于磁丘,却五十余里,驰入唐州而守之。寿州团练使令狐通为淮西兵所败,走保州城,境上诸栅尽为淮西所屠。癸丑,以左金吾大将军李文通代之,贬通昭州司户。

诏鄂岳观察使柳公绰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听,使讨吴元济,公绰曰:"朝廷以吾书生不知兵邪!"即奏请自行,许之。公绰至安州,李听属橐鞬迎之。公绰以鄂岳都知兵马使、先锋行营兵马都虞候二牒授之,选卒六千以属听,戒其部校曰:"行营之事,一决都将。"听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绰号令整肃,区处军事,诸将无不服。士卒

在行营者，其家疾病死丧，厚给之，妻淫泆者，沈之于江，士卒皆喜曰："中丞为我治家，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战皆捷。公绰所乘马，踶杀圉人，公绰命杀马以祭之，或曰："圉人自不备耳，此良马，可惜！"公绰曰："材良性驽，何足惜也！"竟杀之。

3 河东将刘辅杀丰州刺史燕重旰，王锷诛之，及其党。

4 王叔文之党坐谪官者，凡十年不量移，执政有怜其才欲渐进之者，悉召至京师；谏官争言其不可，上与武元衡亦恶之，三月，乙酉，皆以为远州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永州司马柳宗元为柳州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为播州刺史。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万无母子俱往理。"欲请于朝，愿以柳易播。会中丞裴度亦为禹锡言曰："禹锡诚有罪，然母老，与其子为死别，良可伤！"上曰："为人子尤当自谨，勿贻亲忧，此则禹锡重可责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锡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责为人子者耳；然不欲伤其亲心。"退，谓左右曰："裴度爱我终切。"明日，禹锡改连州刺史。

宗元善为文，尝作梓人传，以为："梓人不执斧斤刀锯之技，专以寻引、规矩、绳墨度群木之材，视栋宇之制，相高深、圆方、短长之宜，指麾众工，各趋其事，不胜任者退之。大夏既成，则独名其功，受禄三倍。亦犹相天下者，立纲纪、整法度，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能者进之，不能者退之，万国既理，而谈者独称伊、傅、周、召，其百执事之勤劳不得纪焉。或者不知体要，衒能矜名，亲小劳，侵众官，听听于府庭，而遣其大者远者，是不知相道者也。"

又作种树郭橐驼传曰："橐驼之所种，无不生且茂者。或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全而性得矣。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为政亦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之。旦暮吏来，聚民而令之，促其耕获，督其蚕织，吾小人辍饔飧以劳吏之不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凡病且怠，职此故也。'"此其文之有理者也。

5 庚子，李光颜奏破淮西兵于临颍。

6 田弘正遣其子布将兵三千助严绶讨吴元济。

7 甲辰，李光颜又奏破淮西兵于南顿。

8 吴元济遣使求救于恒、郓；王承宗、李师道数上表请赦元济，上不从。是时发诸道兵讨元济而不及淄青，师道使大将将二千人趣寿春，声言助官军讨元济，实欲为元济之援也。

师道素养刺客奸人数十人，厚资给之，其人说师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粮储。今河阴院积江、淮租赋，请潜往焚之。募东都恶少年数百，劫都市，焚宫阙，则朝廷未暇讨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师道从之。自是所在盗贼窃发。辛亥暮，盗数十人攻河阴转运院，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于是人情恇惧。群臣多请罢兵，上不许。

9 诸军讨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诣行营宣慰，察用兵形势。度还，言淮西必可取之状，且曰："观诸将，惟李光颜勇而知义，必能立功。"上悦。

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上言，以为："淮西三小州，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之全力，其破败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因条陈用兵利害，以为："今诸道发兵各二三千人，势力单弱，羁旅异乡，与贼不相谙委，望风慑惧。将帅以其客兵，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队伍，兵将相失，心孤意怯，难以有功。又其本军各须资遣，道路辽远，劳费倍多。闻陈、许、安、唐、汝、寿等州与贼连接处，村落百姓悉有兵器，习于战斗，识贼深浅，比来未有处分，犹愿自备衣粮，保护乡里。若令召募，立可成军。贼平之后，易使归农。乞悉罢诸道军，募土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国家百姓，若势力穷不能为恶者，不须过有杀戮。"

10 丙申，李光颜奏败淮西兵于时曲。淮西兵晨压其垒而陈，光颜不得出，乃自毁其栅之左右，出骑以击之。光颜自将数骑冲其陈，出入数四，贼皆识之，矢集其身如蝟毛；其子揽辔止之，光颜举刃叱去。于是人争致死，淮西兵大溃，杀数千人。上以裴度为知人。

11 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师道所养客说李师道曰："天子所以锐意诛蔡者，元衡赞之也，请密往刺之。元衡死，则他相不敢主其谋，争劝天子罢兵矣。"师道以为然，即资给遣之。

王承宗遣牙将尹少卿奏事，为吴元济游说。少卿至中书，辞指不逊，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书诋毁元衡。

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东门；有贼自暗中突出射之，从者皆散走，贼执元衡马行十余

步而杀之，取其颅骨而去。又入通化坊击裴度，伤其首，坠沟中，度毡帽厚，得不死；傔人王义自后抱贼大呼，贼断义臂而去。京城大骇，于是诏宰相出入，加金吾骑士张弦露刃以卫之，所过坊门呵索甚严。朝士未晓不敢出门。上或御殿久之，班犹未齐。

贼遗纸于金吾及府、县，曰："毋急捕我，我先杀汝。"故捕贼者不敢甚争。兵部侍郎许孟容见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横尸路隅而盗不获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诣中书挥涕言："请奏起裴中丞为相，大索贼党，穷其奸源。"戊申，诏中外所在搜捕，获贼者赏钱万缗，官五品；敢庇匿者，举族诛之。于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复壁、重椽者皆索之。

成德军进奏院有恒州卒张晏等数人，行止无状，众多疑之。庚戌，神策将军王士则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杀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监察御史陈中师鞫之。癸亥，诏以王承宗前后三表出示百僚，议其罪。

裴度病疮，卧二旬，诏以卫兵宿其第，中使问讯不绝。或请罢度官以安恒、鄂之心，上怒曰："若罢度官，是奸谋得成，朝廷无复纲纪。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贼。"甲子，上召度入对。乙丑，以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讨贼甚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过从者，金吾皆伺察以闻，宰相不敢私第见客。度奏："今寇盗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议，"始请于私第见客，许之。

陈中师按张晏等，具服杀武元衡；张弘靖疑其不实，屡言于上，上不听。戊辰，斩晏等五人，杀其党十四人，李师道客竟潜匿亡去。

12 秋，七月，庚午朔，灵武节度使李光进薨。光进与弟光颜友善，光颜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光进后娶，光颜使其妻奉管籥，籍财物，归于其姒。光进反之曰："新妇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

13 甲戌，诏数王承宗罪恶，绝其朝贡，曰："冀其翻然改过，束身自归。攻讨之期，更俟后命。"

14 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15 李师道置留后院于东都，本道人杂沓往来，吏不敢诘。时淮西兵犯东畿，防御兵悉屯伊阙；师道潜内兵于院中，至数十百人，谋焚宫阙，纵兵杀掠，已烹牛飨士，明日，将发。其小卒诣留守吕元膺告变，元膺亟追伊阙兵围之；贼众突出，防御兵踵其后，不敢迫，贼出长夏门，望山而遁。是时都城震骇，留守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门，指使部分，意气自若，都人赖以安。

东都西南接邓、虢，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种，专以射猎为生，人皆趫勇，谓之山棚。元膺设重购以捕贼。数日，有山棚鬻鹿，贼遇而夺之，山棚走召其侪类，且引官军共围之谷中，尽获之。按验，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圆净；故尝为史思明将，勇悍过人，为师道谋，多买田于伊阙、陆浑之间，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门察者，潜部分以属圆净，圆净以师道钱千万，阳为治佛光寺，结党定谋，约令嘉珍等窃发城中，圆净举火于山中，集二县山棚入城助之。圆净时年八十余，捕者既得之，奋锤击其胫，不能折。圆净骂曰："鼠子，折人胫且不能，敢称健儿！"乃自置其胫，教使折之。临刑，叹曰："误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党与死者凡数千人。留守、防御将二人及驿卒八人皆受其职名，为之耳目。

元膺鞫訾嘉珍、门察，始知杀武元衡者乃师道也，元膺密以闻；以槛车送二人诣京师。上业已讨王承宗，不复穷治。元膺上言："近日藩镇跋扈不臣，有可容贷者。至于师道谋屠都城，烧宫阙，悖逆尤甚，不可不诛。"上以为然；而方讨吴元济，绝王承宗，故未暇治师道也。

16 乙丑，李光颜败于时曲。

17 初，上以严绶在河东，所遣裨将多立功，故使镇襄阳，且督诸军讨吴元济。绶无他材能，到军之日，倾府库，赍士卒，累年之积，一朝而尽；又厚赂宦官以结声援，拥八州之众万余人屯境上，闭壁经年，无尺寸功。裴度屡言其军无政。

九月，癸酉，以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弘乐于自擅，欲倚贼自重，不愿淮西速平。李光颜在诸将中战最力，弘欲结其欢心，举大梁城索得一美妇人，教之歌舞丝竹，饰以珠玉金翠，直数百万钱，遣使遗之。使者先致书。光颜大飨将士，使者进妓，容色绝世，一座尽惊。光颜谓使者曰："相公愍光颜羁旅，赐以美妓，荷德诚深。然战士数万，皆弃家远来，冒犯白刃，光颜何忍独以声色自娱悦乎！"因流涕，座者皆泣；即于席上厚以缯帛赠使者，并妓返之，曰："为光颜多谢相公，光颜以身许国，誓不与逆贼同戴日月，死无贰矣！"

18 冬，十月，庚子，始分山南东道为两节度，以户部侍郎李逊为襄、复、郢、均、房节度使；以右羽林大将军

高霞寓为唐、随、邓节度使。朝议以唐与蔡接,故使霞寓专事攻战,而逊调五州之赋以饷之。

19 辛丑,刑部侍郎权德舆奏:"自开元二十五年修格式律令事类后,至今长行敕,近删定为三十卷,请施行。"从之。

20 上虽绝王承宗朝贡,未有诏讨之。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屯兵于其境,承宗屡败之;弘正忿,表请击之,上不许。表十上,乃听至贝州。丙午,弘正军于贝州。

21 庚戌,东都奏盗焚柏崖仓。

22 十一月,寿州刺史李文通奏败淮西兵。

壬申,韩弘请命众军合攻淮西;从之。

李光颜、乌重胤败淮西兵于小溵水,拔其城。

乙亥,以严绶为太子少保。

盗焚襄州佛寺军储。尽徙京城积草于四郊以备火。

丁丑,李文通败淮西兵于固始。

戊寅,盗焚献陵寝宫、永巷。

23 诏发振武兵二千,会义武军以讨王承宗。

24 己丑,吐蕃款陇州塞,请互市,许之。

25 初,吴少阳闻信州人吴武陵名,邀以为宾友,武陵不答。及元济反,武陵以书谕之曰:"足下勿谓部曲不我欺,人情与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论,则其情可知矣。"

26 丁酉,武宁节度使李愿奏败李师道之众。时师道数遣兵攻徐州,败萧、沛数县,愿悉以步骑委都押牙温人王智兴,击破之。十二月,甲辰,智兴又破师道之众,斩首二千余级,逐北至平阴而还。愿,晟之子也。

27 东都防御使吕元膺请募山棚以卫宫城,从之。

28 乙丑,河东节度使王锷薨。

29 王承宗纵兵四掠,幽、沧、定三镇皆苦之,争上表请讨承宗。上欲许之,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弘靖以为"两役并兴,恐国力所不支,请并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为之止,弘靖乃求罢。

十一年(丙申、816)

1 春,正月,己巳,以弘靖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

2 幽州节度使刘总奏败成德兵,拔武强,斩首千余级。

3 庚辰,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钱徽,驾部郎中、知制诰萧俯,各解职,守本官。时群臣请罢兵者众,上患之,故黜徽、俯以警其余。徽,吴人也。

4 癸未,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东、幽州、义武、横海、魏博、昭义六道进讨。韦贯之屡请先取吴元济、后讨承宗,曰:"陛下不见建中之事乎?始于讨魏及齐,而蔡、燕、赵皆应,卒致朱泚之乱,由德宗不能忍数年之愤邑,欲太平之功速成故也。"上不听。

5 甲申,盗断建陵门戟四十七枝。

6 二月,西川奏吐蕃赞普卒,新赞普可黎可足立。

7 乙巳,以中书舍人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逢吉,玄道之曾孙也。

8 乙卯,昭义节度使郗士美奏破成德兵,斩首千余级。

9 南诏劝龙晟淫虐不道,上下怨疾,弄栋节度王嵯巅弒之,立其弟劝利。劝利德嵯巅,赐姓蒙氏,谓之"大容"。容,蛮言兄也。

10 己未,刘总破成德兵,斩首千余级。

11 荆南节度使袁滋父祖墓在朗山,请入朝,欲劝上罢兵。行至邓州,闻萧俯、钱徽贬官;及见上,更以必克劝之,仅得还镇。

12 辛酉,魏博奏败成德兵,拔其固城;乙丑,又奏拔其鸦城。

13 三月,庚午,太后崩。辛未,敕以国哀,诸司公事权取中书门下处分,不置摄冢宰。

14 寿州团练使李文通奏败淮西兵于固始,拔锺山。己卯,唐邓节度使高霞寓奏败淮西兵于朗山,斩首千余级,焚二栅。

15 幽州节度使刘总囚乐寿。

16 夏，四月，庚子，李光颜、乌重胤奏败淮西兵于陵云栅，斩首三千级。

17 辛亥，司农卿皇甫镈以兼中丞权判度支。镈始以聚敛得幸。

18 乙卯，刘总奏破成德兵于深州，斩首二千五百级。乙丑，义武节度使浑镐奏破成德兵于九门，杀千余人。镐，瑊之子也。

19 宥州军乱，逐刺史骆怡；夏州节度使田进讨平之。

20 五月，壬申，李光颜、乌重胤奏败淮西兵于陵云栅，斩首二千余级。

21 六月，甲辰，高霞寓大败于铁城，仅以身免。时诸将讨淮西者，胜则虚张杀获，败则匿之；至是，大败不可掩，始上闻，中外骇愕。宰相入见，将劝上罢兵，上曰："胜负兵家之常，今但当论用兵方略，察将帅之不胜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岂得以一将失利，遽议罢兵邪！"于是独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罢兵者亦稍息矣。己酉，霞寓退保唐州。

上责高霞寓之败，霞寓称李逊应接不至。秋，七月，贬霞寓为归州刺史，逊亦左迁恩王傅。以河南尹郑权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以荆南节度使袁滋为彰义节度、申·光·蔡·唐·随·邓观察使，以唐州为理所。

壬午，宣武军奏破郾城之众二万，杀二千余人，捕虏千余人。

22 田弘正奏破成德兵于南宫，杀二千余人。

23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贯之，性高简，好甄别流品，又数请罢用兵；左补阙张宿毁之于上，云其朋党，八月，壬寅，贯之罢为吏部侍郎。

24 诸军讨王承宗者互相观望，独昭义节度使郗士美引精兵压其境；己未，士美奏大破承宗之众于柏乡，杀千余人，降者亦如之，为三垒以环柏乡。

25 庚申，葬庄宪皇后于丰陵。

26 九月，乙亥，右拾遗独孤朗坐请罢兵，贬兴元府仓曹。朗，及之子也。

27 饶州大水，漂失四千七百户。

28 丙子，以韦贯之为湖南观察使，犹坐前事也。辛巳，以吏部侍郎韦顗、考功员外郎韦处厚等皆为远州刺史，张宿谗之，以为贯之之党也。顗，见素之孙；处厚，夏之九世孙也。

29 乙酉，李光颜、乌重胤奏拔吴元济陵云栅。丁亥，光颜又奏拔石、越二栅；寿州奏败殷城之众，拔六栅。

30 冬，十一月，壬戌朔，容管奏黄洞蛮为寇。乙丑，邕管奏击黄洞蛮，却之，复宾、蛮等州。

31 丙寅，加幽州节度使刘总同平章事。

32 李师道闻拔陵云栅而惧，诈请输款；上以力未能讨，加师道检校司空。

33 王锷家二奴告锷子稷改父遗表，匿所献家财，上命鞫于内仗，遣中使诣东都检括锷家财。裴度谏曰："王锷既没，其所献之财已为不少。今又因奴告检括其家，臣恐诸将帅闻之，各以身后为忧。"上遽止使者。己巳，以二奴付京兆，杖杀之。

34 庚午，以给事中柳公绰为京兆尹。公绰初赴府，有神策小将跃马横冲前导，公绰驻马，杖杀之。明日，入对延英，上色甚怒，诘其专杀之状，对曰："陛下不以臣无似，使待罪京兆。京兆为辇毂师表，今视事之初，而小将敢尔唐突，此乃轻陛下诏命，非独慢臣也。臣知杖无礼之人，不知其为神策军将也。"上曰："何不奏？"对曰："臣职当杖之，不当奏。"上曰："谁当奏者？"对曰："本军当奏；若死于街衢，金吾街使当奏；在坊内，左右巡使当奏。"上无以罪之，退，谓左右曰："汝曹须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35 讨淮西诸军近九万，上怒诸将久无功，辛巳，命知枢密梁守谦宣慰，因留监其军，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以劝死事。庚寅，先加李光颜等检校官，而诏书切责，示以无功必罚。

36 辛卯，李文通奏败淮西兵于固始，斩首千余级。

37 十二月，壬寅，程执恭奏败成德兵于长河，斩首千余级。

38 义武节度使浑镐与王承宗战屡胜，遂引全师压其境，距恒州三十里而军。承宗惧，潜遣兵入镐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内顾而摇。会中使督其战，镐引兵进薄恒州，与承宗战，大败，奔还定州。丙午，诏以易州刺史陈楚为义武节度使，军中闻之，掠镐及家人衣，至于倮露。陈楚驰入定州，镇遏乱者，敛军中衣以归镐，以兵卫送还朝。楚，定州人，张茂昭之甥也。

39 丁未，以翰林学士王涯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40 袁滋至唐州，去斥候，止其兵不使犯吴元济境，元济围其新兴栅，滋卑辞以请之，元济由是不复以滋为

意。朝廷知之,甲寅,以太子詹事李愬为唐、随、邓节度使。愬,听之兄也。

41 初置淮、颍水运使。杨子院米自淮阴溯淮入颍,至项城入溵,输于郾城,以馈讨淮西诸军,省汴运之费七万余缗。

42 己未,容管奏黄洞蛮屠岩州。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

唐纪五十六

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中之下

元和十二年(丁酉、817)

1 春,正月,甲申,贬袁滋为抚州刺史。

李愬至唐州,军中承丧败之余,士卒皆惮战,愬知之,有出迓者,愬谓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耻,故使来拊循尔曹。至于战攻进取,非吾事也。"众信而安之。

愬亲行视士卒,伤病者存恤之,不事威严。或以军政不肃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书专以恩惠怀贼,贼易之,闻吾至,必增备,吾故示之以不肃。彼必以吾为懦而懈惰,然后可图也。"淮西人自以尝败高、袁二帅,轻愬名位素微,遂不为备。

2 遣盐铁副使程异督财赋于江、淮。

3 回鹘屡请尚公主,有司计其费近五百万缗,时中原方用兵,故上未之许。二月,辛卯朔,遣回鹘摩尼僧等归国;命宗正少卿李诚使回鹘谕意,以缓其期。

4 李愬谋袭蔡州,表请益兵;诏以昭义、河中、鄜坊步骑二千给之。丁酉,愬遣十将马少良将十余骑巡逻,遇吴元济捉生虞候丁士良,与战,擒之。士良,元济骁将,常为东边患;众请刳其心,愬许之。既而召诘之,士良无惧色。愬曰:"真丈夫也!"命释其缚。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贞元中隶安州,与吴氏战,为其所擒,自分死矣,吴氏释我而用之,我因吴氏而再生,故为吴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复为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请尽死以报德。"愬乃给其衣服器械,署为捉生将。

5 己亥,淮西行营奏克蔡州古葛伯城。

6 丁士良言于李愬曰:"吴秀琳拥三千之众,据文城栅,为贼左臂,官军不敢近者,有陈光洽为之谋主也。光洽勇而轻,好自出战,请为公先擒光洽,则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归。

7 鄂岳观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关;甲寅,攻申州,克其外郭,进攻子城。城中守将夜出兵击之,道古之众惊乱,死者甚众。道古,皋之子也。

8 淮西被兵数年,竭仓廪以奉战士,民多无食,采菱芡鱼鳖鸟兽食之,亦尽,相帅归官军者前后五千余户;贼亦患其耗粮食,不复禁。庚申,敕置行县以处之,为择县令,使之抚养,并置兵以卫之。

9 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阳栅。

10 郾士美败于柏乡,拔营而归,士卒死者千余人。

11 戊辰,赐程执恭名权。

12 戊寅,王承宗遣兵二万入东光,断白桥路;程权不能御,以众归沧州。

13 吴秀琳以文城栅降于李愬。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进诚将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众不得前。进诚还报:"贼伪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马足下;愬抚其背慰劳之,降其众三千人。秀琳将李宪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义而用之,悉迁妇女于唐州。于是唐、邓军气复振,人有欲战之志。贼中降者相继于道,随其所便而置之;闻有父母者,给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弃亲戚。"众皆感泣。

官军与淮西兵夹溵水而军,诸军相顾望,无敢渡溵水者。陈许兵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渡溵水,据要地为城,于是河阳、宣武、河东、魏博等军相继皆渡,进逼郾城。丁亥,李光颜败淮西兵三万于郾城,走其将张伯良,杀士卒什二三。

己丑，李愬遣山河十将董少玢等分兵攻诸栅；其日，少玢下马鞍山，拔路口栅。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将马少良下嵽岈山，擒淮西将柳子野。

吴元济以蔡人董昌龄为郾城令，质其母杨氏。杨氏谓昌龄曰："顺死贤于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从逆而吾生，是戮吾也。"会官军围青陵，绝郾城归路，郾城守将邓怀金谋于昌龄，昌龄劝之归国。怀金乃请降于李光颜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请公来攻城，吾举烽求救，救兵至，公逆击之，蔡兵必败，然后吾降，则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颜从之。乙未，昌龄、怀金举城降，光颜引兵入据之。吴元济闻郾城不守，甚惧。时董重质将骡军守洄曲，元济悉发亲近及守城卒诣重质以拒之。

李愬山河十将妫雅、田智荣下冶炉城。丙申，十将阎士荣下白狗、汶港二栅。癸卯，妫雅、田智荣破西平。丙午，游弈兵马使王义破楚城。

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义袭朗山，擒其守将梁希果。

14 六镇讨王承宗者兵十余万，回环数千里，既无统帅，又相去远，期约难壹，由是历二年无功，千里馈运，牛驴死者什四五。刘总既得武强，引兵出境才五里，留屯不进，月给度支钱十五万缗。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并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胜势，回取恒冀，如拾芥耳！"上犹豫，久乃从之。丙子，罢河北行营，各使还镇。

15 丁丑，李愬遣方城镇遏使李荣宗击青喜城，拔之。

愬每得降卒，必亲引问委曲，由是贼中险易远近虚实尽知之。愬厚待吴秀琳，与之谋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祐不可，秀琳无能为也。"祐者，淮西骑将，有勇略，守兴桥栅，常陵暴官军。庚辰，祐率士卒刈麦于张柴村，愬召厢虞候史用诚，戒之曰："尔以三百骑伏彼林中，又使人摇帜于前，若将焚其麦积者。祐素易官军，必轻骑来逐之。尔乃发骑掩之，必擒之。"用诚如言而往，生擒祐以归。将士以祐冥日多杀官军，争请杀之；愬不许，释缚，待以客礼。

时愬欲袭蔡，而更密其谋，独召祐及李忠义屏人语，或至夜分，他人莫得预闻。诸将恐祐为变，多谏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悦，诸军日有牒称祐为贼内应，且言得贼谍者具言其事。愬恐谤先达于上，己不及救，乃持祐泣曰："岂天不欲平此贼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胜众口也。"因谓众曰："诸君既以祐为疑，请令归死于天子。"乃械祐送京师，先密表其状，且曰："若杀祐，则无以成功。"诏释之，以还愬。愬见之喜，执其手曰："尔之得全，社稷之灵也！"乃署散兵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帐中；或与之同宿，密语不寐达曙，有窃听于帐外者，但闻祐感泣声。时唐、随牙队三千人，号六院兵马，皆山南东道之精锐也。愬又以祐为六院兵马使。

旧军令，舍贼谍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谍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贼中虚实。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军不利；众皆怅恨，愬独欢然曰："此吾计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号曰突将，朝夕自教习之，使常为行备，欲以袭蔡。会久雨，所在积水，未果。

16 闰月，己亥，程异还自江、淮，得供军钱百八十五万缗。

17 谏议大夫韦绶兼太子侍读，每以珍膳饷太子，又悦太子以谐谑；上闻之，丁未，罢绶侍读，寻出为虔州刺史。绶，京兆人。

18 吴元济见其下数叛，兵势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谢罪，愿束身自归。上遣中使赐诏，许以不死；而为左右及大将董重质所制，不得出。

19 秋，七月，大水，或平地二丈。

20 初，国子祭酒孔戣为华州刺史，明州岁贡蚶、蛤、淡菜，水陆递夫劳费，戣奏疏罢之。甲辰，岭南节度使崔永龑，宰相奏拟代咏者数人，上皆不用，曰："顷有谏进蚶、蛤、淡菜者为谁，可求其人与之。"庚戌，以愬为岭南节度使。

21 诸军讨淮、蔡，四年不克，馈运疲弊，民至有以驴耕者。上亦病之，以问宰相。李逢吉等竞言师老财竭，意欲罢兵；裴度独无言，上问之，对曰："臣请自往督战。"乙卯，上复谓度曰："卿真能为朕行乎！"对曰："臣誓不与此贼俱生。臣比观吴元济表，势实窘蹙，但诸将心不壹，不并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诣行营，诸将恐臣夺其功，必争进破贼矣。"上悦，丙戌，以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又以户部侍郎崔群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韩弘已为都统，不欲更为招讨，请但称宣慰处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马总为宣慰副使，右庶子韩愈为彰义行军司马，判官、书记，皆朝廷之选，上皆从之。度将行，言于上曰："臣若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上为之流涕。

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门送之。右神武将军张茂和，茂昭弟也，尝以胆略自炫于度；度表为都押牙，

茂和辞以疾，度奏请斩之。上曰："此忠顺之门，为卿远贬。"辛酉，贬茂和永州司马。以嘉王傅高承简为都押牙。承简，崇文之子也。

李逢吉不欲讨蔡，翰林学士令狐楚与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势以沮军事，乃请改制书数字，且言其草制失辞；壬戌，罢楚为中书舍人。

22 李光颜、乌重胤与淮西战；癸亥，败于贾店。

23 裴度过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骁骑七百邀之；镇将楚丘曹华知而为备，击却之。度虽辞招讨名，实行元帅事，以郾城为治所。甲申，至郾城。先是，诸道皆有中使监阵，进退不由主将，胜则先使献捷，不利则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诸将始得专军事，战多有功。

24 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溵水镇，杀三将，焚刍藁而去。

25 初，上为广陵王，布衣张宿以辩口得幸；及即位，累官至比部员外郎。宿招权受赂于外，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恶之。上欲以宿为谏议大夫，逢吉曰："谏议重任，必能可否朝政，始宜为之。宿小人，岂得窃贤者之位！必欲用宿，请去臣乃可。"上由是不悦。逢吉又与裴度异议，上方倚度以平蔡；丁未，罢逢吉为东川节度使。

26 甲寅，李愬将攻吴房，诸将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战，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击也。"遂往，克其外城，斩首千余级。余众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还以诱之，淮西将孙献忠果以骁骑五百追击其背；众惊，将走，愬下马据胡床，令曰："敢退者斩！"返旌力战，献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劝愬乘胜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计也。"引兵还营。

李祐言于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虚直抵其城。比贼将闻之，元济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书记郑澣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胜，常侍良图也。"

27 上竟用张宿为谏议大夫，崔群、王涯固谏，不听；乃请以为权知谏议大夫，许之。宿由是怨执政及端方之士，与皇甫镈相表里，谮去之。

28 裴度帅僚佐观筑城于沱口，董重质帅骑出五沟，邀之，大呼而进，注弩挺刃，势将及度。李光颜与田布力战，拒之，度仅得入城。贼退，布扼其沟中归路，贼下马逾沟，坠压死者千余人。

29 辛未，李愬命马步都虞候、随州刺史史旻留镇文城，命李祐、李忠义帅突将三千为前驱，自与监军将三千人为中军，命田进诚将三千人殿其后。军出，不知所之；愬曰："但东行！"行六十里，夜，至张柴村，尽杀其戍卒及烽子。据其栅，命士少休，食乾糒，整羁靮，留义成军五百人镇之，以断洄曲及诸道桥梁，复夜引兵出门；诸将请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济！"诸将皆失色。监军哭曰："果落李祐奸计！"时大风雪，旌旗裂，人马冻死者相望。天阴黑，自张柴村以东道路，皆官军所未尝行，人人自以为必死；然畏愬，莫敢违。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鹅鸭池，愬令击之以混军声。

自吴少诚拒命，官军不至蔡州城下三十余年，故蔡人不为备。壬申，四鼓，愬至城下，无一人知者。李祐、李忠义镵其城，为坎以先登，壮士从之；守门卒方熟寐，尽杀之，而留击柝者，使击柝如故。遂开门纳众，及里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觉。鸡鸣，雪止，愬入居元济外宅。或告元济曰："官军至矣！"元济尚寝，笑曰："俘囚为盗耳！晓当尽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济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听于廷，闻愬军号令曰："常侍传语。"应者近万人。元济始惧，曰："何等常侍，能至于此！"乃帅左右登牙城拒战。

时董重质拥精兵万余人据洄曲。愬曰："元济所望者，重质之救耳！"乃访重质家，厚抚之，遣其子传道持书谕重质；重质遂单骑诣愬降。

愬遣李进诚攻牙城，毁其外门，得甲库，取器械。癸酉，复攻之，烧其南门，民争负薪刍助之，城上矢如蝟毛。晡时，门坏，元济于城上请罪，进诚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槛车送元济诣京师，且告于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诸镇捕二万余人相继来降。

自元济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济官吏、帐下、厨厩之卒，皆复其职，使之不疑，然后屯于鞠场以待裴度。

30 以淮南节度使李鄘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31 己卯，淮西行营奏获吴元济，光禄少卿杨元卿言于上曰："淮西大有珍宝，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讨淮西，为人除害，珍宝非所求也。"

32 董重质之去洄曲军也，李光颜驰入其壁，悉降其众。庚辰，裴度遣马总先入蔡州慰抚。辛巳，度建彰义军节，将降卒万余人入城，李愬具橐鞬出迎，拜于路左。度将避之，愬曰："蔡人顽悖，不识上下之分，数十年矣，愿公

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李愬还军文城，诸将请曰：“始公败于朗山而不忧，胜于吴房而不取，冒大风甚雪而不止，孤军深入而不惧，然卒以成功，皆众人所不谕也，敢问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则贼轻我而不为备矣。取吴房，则其众奔蔡，并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风雪阴晦，则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军深入，则人皆致死，战自倍矣。夫视远者不顾近，虑大者不详细，若矜小胜，恤小败，先自挠矣，何暇立功乎！”众皆服。愬俭于奉己而丰于待士，知贤不疑，见可能断，此其所以成功也。

裴度以蔡卒为牙兵，或谏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备。”度笑曰：“吾为彰义节度使，元恶既擒，蔡人则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闻之感泣。先是吴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语于途，夜不然烛，有以酒食相过从者罪死。度既视事，下令惟禁盗贼，余皆不问，往来者不限昼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乐。

甲申，诏韩弘、裴度条列平蔡将士功状及蔡之将士降者，皆差第以闻。淮西州县百姓，给复二年；近贼四州，免来年夏税。官军战亡者，皆为收葬，给其家衣粮五年；其因战伤残废者，勿停衣粮。

十一月，上御兴安门受俘，遂以吴元济献庙社，斩于独柳之下。

初，淮西之人劫于李希烈、吴少诚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壮，安于悖逆，不复知有朝廷矣。自少诚以来，遣诸将出兵，皆不束以法制，听各以便宜自战，故人人得尽其才。韩全义之败于溵水也，于其帐中得朝贵所与问讯书，少诚束以示众曰：“此皆公卿属全义书，云破蔡州日，乞一将士妻女熙其后由是众皆愤怒，以死为贼用；虽居中土，其风俗犷戾过于夷貊。故以三州之众，举天下之兵环而攻之，四年然后克之。

官军之克元济也，李师道募人通使于蔡，察其形势，牙前虞候刘晏平应募，出汴、宋间，潜行至蔡。元济大喜，厚礼而遣之。晏平还至郓，师道屏人而问之，晏平曰：“元济暴兵数万于外，陷危如此，而日与仆妾游戏博奕于内，晏然曾无忧色。以愚观之，殆必亡，不久矣！”师道素倚淮西为援，闻之惊怒，寻诬以他过，杖杀之。

戊子，以李愬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赐爵凉国公；加韩弘兼侍中；李光颜、乌重胤等各迁官有差。

33 旧制，御史二人知驿；壬辰，诏以宦者为馆驿使。左补阙裴潾谏曰：“内臣外事，职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绝出位之渐。事有不便，必戒于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上不听。

34 甲午，恩王连薨。

35 辛丑，以唐、随兵马使李祐为神武将军，知军事。

36 裴度以马总为彰义留后；癸丑，发蔡州。上封二剑以授梁守谦，使诛吴元济旧将；度至郾城，遇之，复与俱入蔡州，量罪施刑，不尽如诏旨，仍上疏言之。

37 十二月，壬戌，赐裴度爵晋国公，复入知政事。以马总为淮西节度使。

38 初，吐突承璀方贵宠用事，为淮南监军；李鄘为节度使，性刚严，与承璀互相敬惮，故未尝相失。承璀归，引鄘为相；鄘耻由宦官进，及将佐出祖，乐作，鄘泣下曰：“吾老安外镇，宰相非吾任也！”戊寅，鄘至京师，辞疾，不入见，不视事，百官到门，皆辞不见。

39 庚辰，贬淮西降将董重质为春州司户。重质为元济谋主，屡破官军；上欲杀之，李愬奏先许重质以不死。

十三年（戊戌、818）

1 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

2 初，李师道谋逆命，判官高沐与同僚郭昕、李公度屡谏之。判官李文会、孔目官林英素为师道所亲信，涕泣言于师道曰：“文会等尽心为尚书忧家事，反为高沐等所疾，尚书奈何不爱十二州之土地，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师道由是疏沐等，出沐知莱州。会林英入奏事，令进奏吏密申师道云：“沐潜输款于朝廷。”文会从而构之，师道杀沐，并囚郭昕，凡军中劝师道效顺者，文会皆指为高沐之党而囚之。

及淮西平，师道忧惧，不知所为。李公度及牙将李英昙因其惧而说之，使纳质献地以自赎。师道从之，遣使奉表，请使长子入侍，并献沂、密、海三州。上许之。乙巳，遣左常侍李逊诣郓州宣慰。

3 上命六军修麟德殿；右龙武统军张奉国、大将军李文悦以外寇初平，营缮太多，白宰相，冀有论谏；裴度因奏事言之。上怒，二月，丁卯，以奉国为鸿胪卿，壬申，以文悦为右武卫大将军，充威远营使。于是浚龙首池，起承晖殿，土木浸兴矣。

4 李愬奏请判官、大将以下官凡百五十员；上不悦，谓裴度曰：“李愬诚有奇功，然奏请过多。使如李晟、浑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

5 李鄘固辞相位，戊戌，以鄘为户部尚书。以御史大夫李夷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6 初，渤海僖王言义卒，弟简王明忠立，改元太始；一岁卒，从父仁秀立，改元建兴。乙巳，遣使来告丧。

7 横海节度使程权自以世袭沧景，与河朔三镇无殊，内不自安；己酉，遣使上表，请举族入朝，许之。横海将士乐自擅，不听权去，掌书记林蕴谕以祸福，权乃得出。诏以蕴为礼部员外郎。

8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韩愈曰："吴元济既就擒，王承宗破胆矣，愿得奉丞相书往说之，可不烦兵而服。"愈白度，为书遣之。承宗惧，求哀于田弘正，请以二子为质，及献德、棣二州，输租税，请官吏。弘正为之奏请，上初不许；弘正上表相继，上重违弘正意，乃许之。夏，四月，甲寅朔，魏博遣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图印至京师。

幽州大将谭忠说刘总曰："自元和以来，刘辟、李锜、田季安、卢从史、吴元济，阻兵冯险，自以为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顾盼之间，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诛也。况今天子神圣威武，苦身焦思，缩衣节食，以养战士，此志岂须臾忘天下哉！今国兵骎骎北来，赵人已献城十二，忠深为公忧之。"总泣且拜曰："闻先生言，吾心定矣。"遂专意归朝廷。

9 戊辰，内出废印二纽，赐左、右三军辟仗使。旧制，以宦官为六军辟仗使，如方镇之监军，无印。及张奉国得罪，至是始赐印，得纠绳军政，事任专达矣。

10 庚戌，诏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将士，复其官爵。

11 李师道暗弱，军府大事，独与妻魏氏、奴胡惟堪、杨自温、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谋之，大将及幕僚莫得预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质，与蒲氏、袁氏言于师道曰："自先司徒以来，有此十二州，奈何无故割而献之！今计境内之兵不下数十万，不献三州，不过以兵相加。若力战不胜，献之未晚。"师道乃大悔，欲杀李公度，幕僚贾直言谓其用事奴曰："今大祸将至，岂非高沐冤气所为！若又杀公度，军府其危哉！"乃囚之。迁李英昙于莱州，未至，缢杀之。

李逊至郓州，师道大陈兵迎之，逊盛气正色，为陈祸福，责其决语，欲白天子。师道退，与其党谋之，皆曰："弟许之，他日正烦一表解纷耳。"师道乃谢曰："罗以父子之私，且迫于将士之情，故迁延未遣。今重烦朝使，岂敢复有二三！"逊察师道非实诚，归，言于上曰："师道顽愚反覆，恐必须用兵。"既而师道表言军情，不听纳质割地。上怒，决意讨之。

贾直言冒刃谏师道者二，舆榇谏者一，又画缚载槛车妻子系累者以献；师道怒，囚之。

五月，丙申，以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为义成节度使，谋讨师道也。以淮西节度使马总为忠武节度使、陈·许·溵·蔡州观察使。以申州隶鄂岳，光州隶淮南。

12 辛丑，以知勃海国务大仁秀为勃海王。

13 以河阳都知兵马使曹华为棣州刺史，诏以河阳兵送至滴河。会县为平卢兵所陷，华击却之，杀二千余人，复其县以闻；诏加横海节度副使。

14 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15 丁丑，复以乌重胤领怀州刺史，镇河阳。

16 秋，七月，癸未朔，徙李愬为武宁节度使。

乙酉，下制罪状李师道，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兵共讨之，以宣歙观察使王遂为供军使。遂，方庆之孙也。

上方委裴度以用兵，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夷简自谓才不及度，求出镇。辛丑，以夷简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

17 八月，壬子朔，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涯罢为兵部侍郎。

18 吴元济既平，韩弘惧，九月，自将兵击李师道，围曹州。

19 淮西既平，上浸骄侈。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镈、卫尉卿·盐铁转运程异晓其意，数进羡余以供其费，由是有宠。镈又以厚赂结吐突承璀。甲辰，镈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并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骇愕，至于市井负贩者亦嗤之。

裴度、崔群极陈其不可，上不听。度耻与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许。度复上疏，以为："镈、异皆钱谷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置之相位，中外无不骇笑。况镈在度支，专以丰取刻与为务，凡中外仰给度支之人无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损淮西粮料，军士怨怒；会臣至行营晓谕慰勉，仅无溃乱。今旧将旧兵悉向淄青，闻镈入相，必尽惊忧，知无可诉之地矣。程异虽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处烦剧，不宜为相。至如镈，资性狡诈，天下共知，唯能上惑圣

聪，足见奸邪之极。臣若不退，天下谓臣不知廉耻；臣若不言，天下谓臣有负恩宠。今退既不许，言又不听，臣如烈火烧心，众镝丛体。所可惜者，淮西荡定，河北底宁，承宗敛手削地，韩弘舆疾讨贼，岂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处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业，十已八九，何忍还自堕坏，使四方解体乎？”上以度为朋党，不之省。

镈自知不为众所与，益为巧谄以自固，奏减内外官俸以助国用；给事中崔植封还敕书，极论之，乃止。植，祐甫之弟子也。

时内出积年缯帛付度支令卖，镈悉以高价买之，以给边军。其缯帛朽败，随手破裂，边军聚而焚之。度因奏事言之，镈于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内库所出，臣以钱二千买之，坚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为然。由是镈益无所惮。程异亦自知不合众心，能廉谨谦逊，为相月余，不敢知印秉笔，故终免于祸。

20 五坊使杨朝汶妄捕系人，迫以考捶，责其息钱，遂转相诬引，所系近千人。中丞萧俯劾奏其状，裴度、崔群亦以为言。上曰：“姑与卿论用兵事，此小事朕自处之。”度曰：“用兵事小，所忧不过山东耳；五坊使暴横，恐乱辇毂。”上不悦，退，召朝汶责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见宰相！”冬，十月，赐朝汶死，尽释系者。

21 上晚节好神仙，诏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先为鄂岳观察使，以贪暴闻，恐终获罪，思所以自媚于上，乃因皇甫镈荐山人柳泌，云能合长生药。甲戌，诏泌居兴唐观炼药。

22 十一月，辛巳朔，盐州奏吐蕃寇河曲、夏州。灵武奏破吐蕃长乐州，克其外城。

23 柳泌言于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多灵草，臣虽知之，力不能致，诚得为彼长吏，庶几可求。”上信之。丁亥，以泌权知台州刺史，仍赐服金紫。谏官急论奏，以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临民赋政者。”上曰：“烦一州之力而能为人主致长生，臣子亦何爱焉！”由是群臣莫敢言。

24 甲午，盐州奏吐蕃遁去。

25 壬寅，以河阳节度使乌重胤为横海节度使。丁未，以华州刺史令狐楚为河阳节度使。重胤以河阳精兵三千赴镇，河阳兵不乐去乡里，中道溃归，又不敢入城，屯于城北，将大掠。令狐楚适至，单骑出，慰抚之，与俱归。

先是，田弘正请自黎阳渡河，会义成节度使李光颜讨李师道，裴度曰：“魏博军既渡河，不可复退，立须进击，方有成功。既至滑州，即仰给度支，徒有供馈之劳，更生观望之势。又或与李光颜互相疑阻，益致迁延。与其渡河而不进，不若养威于河北。宜且使之秣马厉兵，俟霜降水落，自杨刘渡河，直指郓州，得至阳谷置营，则兵势自盛，贼众摇心矣。”上从之。是月，弘正将全师自杨刘渡河，距郓州四十里筑垒；贼中大震。

26 功德使上言：“凤翔法门寺塔有佛指骨，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来年应开，请迎之。”十二月，庚戌朔，上遣中使帅僧众迎之。

27 戊辰，以春州司户董重质为试太子詹事，委武宁军驱使，李诉请之也。

28 戊寅，魏博、义成军送所获李师道都知兵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上皆释弗诛，各付所获行营驱使，曰：“若有父母欲归者，优给遣之。朕所诛者，师道而已。”于是贼中闻之，降者相继。

初，李文会与兄元规皆在李师古幕下。师古薨，师道立，元规辞去，文会属师道亲党请留。元规将行，谓文会曰：“我去，身退而安全；汝留，必骤贵而受祸。”及官军四临，平卢兵势日蹙，将士喧然，皆曰：“高沐、郭昕、李存为司空忠谋，李文会奸佞，杀沐，囚昕、存，以致此祸。”师道不得已，出文会摄登州刺史，召昕、存还幕府。

29 上常语宰相，人臣当力为善，何乃好立朋党！朕甚恶之。裴度对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势必相合。君子为徒，谓之同德；小人为徒，谓之朋党；外虽相似，内实悬殊，在圣主辨其所为邪正耳。”

30 武宁节度使李愬与平卢兵十一战，皆捷。乙卯晦，进攻金乡，克之。李师道性懦怯，自官军致讨，闻小败及失城邑，辄忧悸成疾，由是左右皆蔽匿，不以实告。金乡，兖州之要地也。既失之，其刺史驿骑告急，左右不为通，师道至死竟不知也。

十四年（己亥、819）

1 春，正月，辛巳，韩弘拔考城，杀二千余人。

丙戌，师道所署沭阳令梁洞以县降于楚州刺史李听。

2 吐蕃遣使者论短立藏等来修好，未返，入寇河曲。上曰：“其国失信，其使何罪！”庚寅，遣归国。

3 壬辰，武宁节度使李愬拔鱼台。

4 中使迎佛骨至京师，上留禁中三日，乃历送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然香臂顶供养者。

刑部侍郎韩愈上表切谏，以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黄帝以至禹、汤、文、武，皆享寿考，百姓安乐，当是

时，未有佛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舍身为寺家奴，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皆云'天子犹一心敬信，百姓微贱，于佛岂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奉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岂宜以入宫禁！古之诸侯行吊于国，尚先以桃茢祓除不祥，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视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罪，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将加愈极刑。裴度、崔群为言："愈虽狂，发于忠恳，宜宽容以开言路。"癸巳，贬愈为潮州刺史。

自战国之世，老、庄与儒者争衡，更相是非。至汉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晋、宋以来，日益繁炽，自帝王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论难空有。独愈恶其蠹财惑众，力排之，其言多矫激太过。惟送文畅师序最得其要，曰："夫乌俯而啄，仰而四顾，兽深居而简出，惧物之为己害也，犹且不免焉。弱之肉，强之食。今吾与文畅安居而暇食，优游以生死，与禽兽异者，宁可不知其所自邪！"

5 丙申，田弘正奏败淄青兵于东阿，杀万余人。

6 沧州刺史李宗奭与横海节度使郑权不叶，不受其节制；权奏之。上遣中使追之，宗奭使其军中留己，表称惧乱未敢离州。诏以乌重胤代权，将吏惧，逐宗奭，宗奭奔京师，辛丑，斩于独柳之下。

7 丙午，田弘正奏败平卢兵于阳谷。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一

唐纪五十七

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下

元和十四年(己亥、819)

1 二月，李听袭海州，克东海、朐山、怀仁等县。李愬败平卢兵于沂州，拔丞县。

李师道闻官军侵逼，发民治郓州城堑，修守备，役及妇人，民益惧且怨。

都知兵马使刘悟，正臣之孙也，师道使之将兵万余人屯阳谷以拒官军。悟务为宽惠，使士卒人人自便，军中号曰刘父。及田弘正渡河，悟军无备，战又数败。或谓师道曰："刘悟不修军法，专收众心，恐有他志，宜早图之。"师道召悟计事，欲杀之。或谏曰："今官军四合，悟无逆状，用一人言杀之，诸将谁肯为用！是自脱其爪牙也。"师道留悟旬日，复遣之，厚赠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还营，阴为之备。师道以悟将兵在外，署悟子从谏门下别奏。从谏与师道诸奴日游戏，颇得其阴谋，密疏以白父。

又有谓师道者曰："刘悟终为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师道潜遣二使赍帖授行营兵马副使张暹，令斩悟首献之，勒暹权领行营。时悟方据高丘张幕置酒，去营二三里。二使至营，密以帖授暹。暹素与悟善，阳与使者谋曰："悟自使府还，颇为备，不可匆匆，暹请先往白之，云'司空遣使存问将士，兼有赐物，请都头速归，同受传语。'如此，则彼不疑，乃可图也。"使者然之。暹怀帖走诣悟，屏人示之。悟潜遣人先执二使，杀之。

时已向暮，悟按辔徐行还营，坐帐下，严兵自卫。召诸将，厉色谓之曰："悟与公等不顾死亡以抗官军，诚无负于司空。今司空信谗言，来取悟首。悟死，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诛者独司空一人，今军势日蹙，吾曹何为随之族灭！欲与诸公卷旗束甲，还入郓州，奉行天子之命，岂徒免危亡，富贵可图也。诸公以为何如？"兵马使赵垂棘立于众首，良久，对曰："事果济否？"悟应声骂曰："汝与司空合谋邪！"立斩之。遍问其次，有迟疑未言者，悉斩之，并斩军中素为众所恶者，凡三十余，尸于帐前。余皆股栗，曰："惟都头命，愿尽死！"

乃令士卒曰："入郓，人赏钱百缗，惟不得近军帑。其使宅及逆党家财，任自掠取；有仇者报之。"使士皆饱食执兵，夜半听鼓三声绝即行，人衔枚，马缚口，遇行人，执留之，人无知者。距城数里，天未明，悟驻军，使听城上柝声绝，使十人前行，宣言"刘都头奉帖追入城。"门者请俟写简白使，十人拔刃拟之，皆窜匿；悟引大军继至，城中

噪哗动地。比至，子城已洞开，惟牙城拒守，寻纵火斧其门而入。牙中兵不过数百，始犹有发弓矢者，俄知力不支，皆投于地。

悟勒兵升听事，使捕索师道。师道与二子伏厕床下，索得之，悟命置牙门外隙地，使人谓曰："悟奉密诏送司空归阙，然司空亦何颜复见天子！"师道犹有幸生之意，其子弘方仰曰："事已至此，速死为幸！"寻皆斩之。自卯至午，悟乃命两都虞候巡坊市，禁掠者，即时皆定。大集兵民于球场，亲乘马巡绕，慰安之。斩赞师道逆谋者二十余家，文武将吏且惧且喜。悟见李公度，执手歔欷；出贾直言于狱，置之幕府。

悟之自阳谷还兵趋郓也，潜使人以其谋告田弘正："事成，当举烽相白；万一城中有备不能入，愿公引兵为助。功成之日，皆归于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进据己营。弘正见烽，知得城，遣使往贺。悟函师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营，弘正大喜，露布以闻。淄、青等十二州皆平。

弘正初得师道首，疑其非真，召夏侯澄使识之，澄熟视其面，长号陨绝者久之，乃抱其首，舐其目中尘垢，复恸哭。弘正为之改容，义而不责。

2 壬戌，田弘正捷奏至。乙丑，命户部侍郎杨於陵为淄青宣抚使。己巳，李师道首函至。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

上命杨於陵分李师道地，於陵按图籍，视土地远迩，计士马众寡，校仓库虚实，分为三道，使之适均：以郓、曹、濮为一道，淄、青、齐、登、莱为一道，兖、海、沂、密为一道；上从之。

刘悟以初讨李师道诏云："部将有能杀师道以众降者，师道官爵悉以与之。"意谓尽得十二州之地，遂补署文武将佐，更易州县长吏；谓其下曰："军府之政，一切循旧。自今但与诸公抱子弄孙，夫复何忧！"

上欲移悟他镇，恐悟不受代，复须用兵，密诏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诣悟，托言修好，实观其所为。悟多力，好手搏，得郓州三日，则教军中壮士手搏，与魏博使者庭观之，自摇肩攘臂，离坐以助其势。弘正闻之，笑曰："是闻除改，登即行矣，何能为哉！"庚午，以悟为义成节度使。悟闻制下，手足失坠；明日，遂行。弘正已将数道，比至城西二里，与悟相见于客亭，即受旌节，驰诣滑州，辟李公度、李存、郭昕、贾直言以自随。

悟素与李文会善，既得郓州，使召之，未至。闻将移镇，昕、存谋曰："文会佞人，败乱淄青一道，灭李司空之族，万人所共雠也！不乘此际诛之，田相公至，务施宽大，将何以雪三齐之愤怨乎！"乃诈为悟帖，遣使即文会所至，取其首以来。使者遇文会于丰齐驿，斩之。比还，悟及昕、存已去，无所复命矣。文会二子，一亡去，一死于狱，家赀悉为人所掠，田宅没官。

诏以淄青行营副使张暹为戎州刺史。

癸酉，加田弘正检校司徒、同平章事。

先是，李师道将败数月，闻风动鸟飞，皆疑有变，禁郓人亲识宴聚及道路偶语，犯者有刑。弘正既入郓，悉除苛禁，纵人游乐，寒食七昼夜不禁行人！或谏曰："郓人久为寇敌，今虽平，人心未安，不可不备。"弘正曰："今为暴者既除，宜施以宽惠，若复为严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

先是，贼数遣人入关，截陵戟，焚仓场，流矢飞书，以震骇京师，沮挠官军。有司督察甚严，潼关吏至发人囊箧以索之，然终不能绝。及田弘正入郓，阅李师道簿书，有赏杀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赏潼关、蒲津吏卒案，乃知罗者皆吏卒受赂于贼，容其奸也。

裴度纂述蔡、郓用兵以来上之忧勤机略，因侍宴献之，请内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许。

三月，戊子，以华州刺史马总为郓、曹、濮等州节度使。己丑，以义成节度使薛平为平卢节度、淄·青·齐·登·莱等州观察使。以淄青四面行营供军使王遂为沂、海、兖、密等州观察使。

3 横海节度使乌重胤奏："河朔藩镇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余年者，由诸州县各置镇将领事，收刺史、县令之权，自作威福。冀使刺史各得行其职，则虽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独反也。臣所领德、棣、景三州，已举牒各还刺史职事，应在州兵并令刺史领之。"夏，四月，丙寅，诏诸道节度、都团练、都防御、经略等使所统支郡兵马，并令刺史领之。自至德以来，节度使权重，所统诸州各置镇兵，以大将主之，暴横为患，故重胤论之。其后河北诸镇，惟横海最为顺命，由重胤处之得宜故也。

4 辛未，工部侍郎、同平章事程异薨。

5 裴度在相位，知无不言，皇甫镈之党阴挤之。丙子，诏度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

皇甫镈专以掊克取媚，人无敢言者，独谏议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镈自诉于上，上曰："卿以儒衡上疏，将报

怨邪!"镈乃不敢言。儒衡,元衡之从父弟也。

6 史馆修撰李翱上言,以为:"定祸乱者,武功也;兴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内,若遂革弊事,复高祖、太宗旧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迩;改税法,不督钱而纳布帛;绝进献,宽百姓租赋;厚边兵,以制戎狄侵盗;数访问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兴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难,若何不为其易乎!以陛下天资上圣,如不惑近习容悦之辞,任骨鲠正直之士,与之兴大化,可不劳而成也。若不以此为事,臣恐大功之后,逸欲易生。进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是,则太平未可期矣!"

7 秋,七月,丁丑朔,田弘正送杀武元衡贼王士元等十六人,诏使内京兆府、御史台遍鞫之;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询之,则多异同。元略问其故,对曰:"恒、郓同谋遣客刺元衡,而士元等后期,闻恒人事已成,遂窃以为己功,还报受赏耳。今自度为罪均,终不免死,故承之。"上亦不欲复辨正,悉杀之。

8 戊寅,宣武节度使韩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献马三千,绢五千,杂缯三万,金银器千,而汴之库厩尚有钱百余万缗,绢百余万匹,马七千匹,粮三百万斛。

9 己丑,群臣上尊号曰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赦天下。

10 兖、海、沂、密观察使王遂,本钱谷吏,性狷急,无远识。时军府草创,人情未安,遂专以严酷为治,所用杖绝大于常行者;每詈将卒,辄曰"反虏";又盛夏役士卒营府舍,督责峻急;将卒愤怨。

辛卯,役卒王弁与其徒四人浴于沂水,密谋作乱,曰:"今服役触罪亦死,奋命立事亦死,死于立事,不犹愈乎!明日,常侍与监军、副使有宴,军将皆在告,直兵多休息,吾属乘此际出其不意取之,可以万全。"四人皆以为然,约事成推弁为留后。

壬辰,遂方宴饮,日过中,弁等五人突入,于直房前取弓刀,径前射副使张敦实,杀之。遂与监军狼狈起走,弁执遂,数之以盛暑兴役,用刑刻暴,立斩之。传声勿惊监军,弁即自称留后,升厅号令,与监军抗礼,召集将吏参贺,众莫敢不从。监军具以状闻。

11 甲午,韩弘又献绢二十五万匹,绵三万匹,银器二百七十;左右军中尉各献钱万缗。自淮西用兵以来,度支、盐铁及四方争进奉,谓之"助军";贼平又进奉,谓之"贺礼";后又进奉,谓之"助赏";上加尊号又进奉,亦谓之"贺礼"。

12 丁酉,以河阳节度使令狐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楚与皇甫镈同年进士,故镈引以为相。

13 朝廷闻沂州军乱,甲辰,以棣州刺史曹华为沂、海、兖、密观察使。

14 韩弘累表请留京师,八月,己酉,以弘守司徒,兼中书令。癸丑,以吏部尚书张弘靖同平章事,充宣武节度使。弘靖,宰相子,少有令闻,立朝简默;河东、宣武阙帅,朝廷以其位望素重,使镇之。弘靖承王锷聚敛之余,韩弘严猛之后,两镇喜其廉谨宽大,故上下安之。

15 己未,田弘正入朝,上待之尤厚。

16 戊辰,陈许节度使郗士美薨,以库部员外郎李渤为吊祭使。渤上言:"臣过渭南,闻长源乡旧四百户,今才百余户,阆乡县旧三千户,今才千户,其他州县大率相似。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户税摊于比邻,致驱迫俱逃,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惟思竭泽,不虑无鱼。乞降诏书,绝摊逃之弊;尽逃户之产偿税,不足者乞免之。计不数年,人皆复于农矣。"执政见而恶之,渤遂谢病,归东都。

17 癸酉,吐蕃寇庆州,营于方渠。

18 朝廷议兴兵讨王弁,恐青、郓相扇继变,乃除弁开州刺史,遣中使赐以告身。中使绐之曰:"开州计已有人迎候道路,留后宜速发。"弁即日发沂州,导从尚百余人,入徐州境,所在减之,其众亦稍逃散。遂加以杻械,乘驴入关。九月,戊寅,腰斩东市。

先是,三分郓兵以隶三镇,及王遂死,朝廷以为师道余党凶态未除,命曹华引棣州兵赴镇以讨之。沂州将士迎候者,华皆以好言抚之,使先入城,慰安其余,众皆不疑。华视事三日,大飨将士,伏甲士千人于幕下,乃集众而谕之曰:"天子以郓人有迁徙之劳,特加优给,宜令郓人处左,沂人处右。"既定,令沂人皆出,因阖门,谓郓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为帅于此,将士何得辄害之!"语未毕,伏者出,围而杀之,死者千二百人,无一得脱者。门屏间赤雾高丈余,久之方散。

臣光曰:春秋书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彼列国也,孔子犹深贬之,恶其诱讨也,况为天子而诱匹夫乎!

王遂以聚敛之才,殿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乱。王弁庸夫,乘衅窃发,苟沂帅得人,戮之易于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诏书为诱人之饵乎!且作乱者五人耳,乃使曹华设诈,屠千余人,不亦滥乎!然则自今士卒孰不猜其

将帅，将帅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眙眙，如寇雠聚处，得间则更相鱼肉，惟先发者为雄耳，祸乱何时而弭哉！

惜夫！宪宗削平僭乱，几致升平，其美业所以不终，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19 甲辰，以田弘正兼侍中，魏博节度使如故。弘正三表请留，上不许。弘正常恐一旦物故，魏人犹以故事继袭，故兄弟子侄皆仕诸朝，上皆擢居显列，朱紫盈庭，时人荣之。

20 乙巳，上问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崔群对曰："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愿陛下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乃社稷无疆之福！"皇甫镈深恨之。

21 冬，十月，壬戌，容管奏安南贼杨清陷都护府，杀都护李象古及妻子、官属、部曲千余人。象古，道古之兄也，以贪纵苛刻失众心。清世为蛮酋，象古召为牙将，清郁郁不得志。象古命清将兵三千讨黄洞蛮，清因人心怨怒，引兵夜还，袭府城，陷之。

初，蛮贼黄少卿，自贞元以来数反覆，桂管观察使裴行立、容管经略使阳旻欲徼幸立功，争请讨之；上从之。岭南节度使孔戡屡谏曰："此禽兽耳，但可自计利害，不足与论是非。"上不听，大发江、湖兵会容、桂二管入讨，士卒被瘴疠，死者不可胜计。安南乘之，遂杀都护。行立、旻竟无功，二管凋弊，惟戡所部晏然。

丙寅，以唐州刺史桂仲武为安南都护；赦杨清，以为琼州刺史。

22 是岁，吐蕃节度论三摩等将十五万众围盐州，党项亦发兵助之。刺史李文悦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灵武牙将史奉敬言于朔方节度使杜叔良，请兵三千，赍三十日粮，深入吐蕃以解盐州之围。叔良以二千五百人与之。奉敬行旬余，无声问，朔方人以为俱没矣。无何，奉敬自他道出吐蕃背，吐蕃大惊，溃去。奉敬奋击，大破，不可胜计。奉敬与凤翔将野诗良辅、泾原将郝玼皆以勇著名于边，吐蕃惮之。

23 柳泌至台州，驱吏民采药，岁余，无所得而惧，举家逃入山中；浙东观察使捕送京师。皇甫镈、李道古保护之，上复使待诏翰林；服其药，日加躁渴。

起居舍人裴潾上言，以为："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乐者飨天下之福，自黄帝至于文、武，享国寿考，皆用此道也。自去岁以来，所在多荐方士，转相汲引，其数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潜岩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权贵之门，以大言自炫奇技惊众者，皆不轨徇利之人，岂可信其说而饵其药邪！夫药以愈疾，非朝夕常饵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气，殆非人五藏之所能胜也。古者君饮药，臣先尝之，乞令献药者先自饵一年，则真伪自可辨矣。"上怒，十一月，己亥，贬潾江陵令。

24 初，群臣议上尊号，皇甫镈欲增"孝德"字，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群曰："言圣则孝在其中矣。"镈谮群于上曰："群于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时镈给边军赐与，多不时得，又所给多陈败，不可服用，军士怨怒，流言欲为乱。李光颜忧惧，欲自杀；遣人诉于上，上不信。京师恟惧，群具以中外人情上闻。镈密言于上曰："边赐皆如旧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群鼓扇，将以卖直，归怨于上也。"上以为然。十二月，乙卯，以群为湖南观察使，于是中外切齿于镈矣。

25 中书舍人武儒衡，有气节，好直言，上器之，顾待甚渥，人皆言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者，乃荐山南东道节度推官狄兼謇才行。癸亥，擢兼謇左拾遗内供奉。兼謇，仁杰之族曾孙也。楚自草制辞，盛言"天后窃位，奸臣擅权，赖仁杰保佑中宗，克复明辟。"儒衡泣诉于上，且言："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辞荣终老。"上由是薄楚之为人。

十五年（庚子、820）

1 春，正月，沂、海、兖、密观察使曹华请徙理兖州；许之。

2 义成节度使刘悟入朝。

3 初，左军中尉吐突承璀谋立澧王恽为太子，上不许。及上寝疾，承璀谋尚未息；太子闻而忧之，密遣人问计于司农卿郭钊，钊曰："殿下但尽孝谨以俟之，勿恤其他。"钊，太子之舅也。

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于中和殿。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类讳之，不敢讨贼，但云药发，外人莫能明也。

中尉梁守谦与诸宦官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杀吐突承璀及澧王恽，赐左、右神策军士钱人五十缗，六军、威远人三十缗，左、右金吾人十五缗。

闰月，丙午，穆宗即位于太极殿东序。是日，召翰林学士段文昌等及兵部郎中薛放、驾部员外郎丁公著对于思政殿。放，戎之弟；公著，苏州人；皆太子侍读也。上未听政，放、公著常侍禁中，参预机密，上欲以为相，二人固

辞。

4 丁未，辍西宫朝临，集群臣于月华门外。贬皇甫镈为崖州司户；市井皆相贺。

5 上议命相，令狐楚荐御史中丞萧俛；辛亥，以俛及段文昌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楚、俛与皇甫镈皆同年进士，上欲诛镈，俛及宦官救之，故得免。

壬子，杖杀柳泌及僧大通，自余方士皆流岭表；贬左金吾将军李道古循州司马。

6 癸丑，以薛放为工部侍郎，丁公著为给事中。

7 乙卯，尊郭贵妃为皇太后。

8 丁卯，上与群臣皆释服从吉。

9 二月，丁丑，上御丹凤门楼，赦天下。事毕，盛陈倡优杂戏于门内而观之。丁亥，上幸左神策军观手搏杂戏。庚寅，监察御史杨虞卿上疏，以为："陛下宜延对群臣，周遍顾问，惠以气色，使进忠若趋利，论政若诉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赵知微亦上疏谏上游畋无节。上虽不能用，亦不罪也。

10 壬辰，废邕管，命容管经略使阳旻兼领之。

11 安南都护桂仲武至安南，杨清拒境不纳。清用刑惨虐，其党离心；仲武遣人说其酋豪，数月间，降者相继，得兵七千余人。朝廷以仲武为逗遛，甲午，以桂管观察使裴行立为安南都护。乙未，以太仆卿杜式方为桂管观察使。丙申，贬仲武为安州刺史。

12 丹王逾薨。

13 吐蕃寇灵武。

14 宪宗之末，回鹘遣合达干来求昏尤切；宪宗许之。三月，癸卯朔，遣合达干归国。

15 上见夏州观察判官柳公权书迹，爱之。辛酉，以公权为右拾遗、翰林侍书学士。上问公权："卿书何能如是之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笔谏也。公权，公绰之弟也。

16 辛未，安南将士开城纳桂仲武，执杨清，斩之。裴行立至海门而卒；复以仲武为安南都护。

17 吐蕃寇盐州。

18 初，膳部员外郎元稹为江陵士曹，与监军崔潭峻善。上在东宫，闻宫人诵稹歌诗而善之；及即位，潭峻归朝，献稹歌诗百余篇。上问"稹安在？"对曰："今为散郎。"夏，五月，庚戌，以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朝论鄙之。会同僚食瓜于阁下，有青蝇集其上，中书舍人武儒衡以扇挥之曰："适从何来，遽集于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气自若。

19 庚申，葬神圣章武孝皇帝于景陵；庙号宪宗。

20 六月，以湖南观察使崔群为吏部侍郎，召对别殿。上曰："朕升储副，知卿为羽翼。"对曰："先帝之意，久属圣明，臣何力之有！"

21 太后居兴庆宫，每朔望，上帅百官诣宫上寿。上性侈，所以奉养太后尤为华靡。

22 秋，七月，乙巳，以郓、曹、濮节度为天平军。

23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坐为山陵使，部吏盗官物，又不给工人佣直，收其钱十五万缗为羡余献之，怨诉盈路，丁卯，罢为宣、歙、池观察使。

24 八月，癸巳，发神策兵二千浚鱼藻池。

25 戊戌，以御史中丞崔植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6 己亥，再贬令狐楚衡州刺史。

27 上甫过公除，即事游畋声色，赐与无节。九月，欲以重阳大宴，拾遗李珏帅其同僚上疏曰："伏以元朔未改，园陵尚新，虽陛下就易月之期，俯从人欲；而礼经著三年之制，犹服心丧。遵同轨之会始离京，告远夷之使未复命。遏密弛禁，盖为齐人；合乐后庭，事将未可。"上不听。

28 戊午，加邠宁节度使李光颜、武宁节度使李愬并同平章事。

29 冬，十月，王承宗薨；其下秘不发丧，子知感、知信皆在朝，诸将欲取帅于属内诸州。参谋崔燧以承宗祖母凉国夫人命，告谕诸将及亲兵，立承宗之弟观察支使承元。

承元时年二十，将士拜之，承元不受，泣且拜；诸将固请不已，承元曰："天子遣中使监军，有事当与之议。"及监军至，亦劝之。承元曰："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欲使之摄军务，承元请尽节以遵忠烈之志，诸公肯从之乎！"众许诺。承元乃视事于都将听事，令左右不得谓己为留后，委事于参佐，密表请朝廷除帅。

庚辰，监军奏承宗疾亟，弟承元权知留后，并以承元表闻。

30 党项复引吐蕃寇泾州，连营五十里。

31 辛巳，遣起居舍人柏耆诣镇州宣慰。

32 壬午，群臣入阁。谏议大夫郑覃、崔郾等五人进言："陛下宴乐过多，畋游无度。今胡寇压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舆所在。又晨夕与倡优狎昵，赐与过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与。虽内藏有余，愿陛下爱之，万一四方有事，不复使有司重敛百姓。"时久无阁中论事者，上始甚讶之，谓宰相曰："此辈何人？"对曰："谏官。"上乃使人慰劳之，曰："当依卿言。"宰相皆贺，然实不能用也。覃，珣瑜之子也。

33 上尝谓给事中丁公著曰："闻外间人多宴乐，此乃时和人安，足用为慰。"公著对曰："此非佳事，恐渐劳圣虑。"上曰："何故？"对曰："自天宝以来，公卿大夫竞为游宴，沈酣昼夜，优杂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则百职皆废，陛下能无独忧劳乎！愿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34 癸未，泾州奏吐蕃进营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右军中尉梁守谦为左·右神策京西·北行营都监，将兵四千人，并发八镇全军救之；赐将士装钱二万缗。以郯王府长史邵同为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充答吐蕃请和好使。

初，秘书少监田洎入吐蕃为吊祭使，吐蕃请与唐盟于长武城下，洎恐吐蕃留之不得还，唯阿而已。既而吐蕃为党项所引入寇，因以为辞曰："田洎许我将兵赴盟。"于是贬洎郴州司户。

35 成德军始奏王承宗薨。乙酉，徙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以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刘悟为昭义节度使，李愬为魏博节度使。又以左金吾将军田布为河阳节度使。

36 渭州刺史郝玼数出兵袭吐蕃营，所杀甚众。李光颜发邠宁兵救泾州。邠宁兵以神策受赏厚，皆愠曰："人给五十缗而不识战斗者，彼何人邪！常额衣资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汹汹不可止。光颜亲为开陈大义以谕之，言与涕俱，然后军士感悦而行。将至泾州，吐蕃惧而退。丙戌，罢神策行营。

西川奏吐蕃寇雅州；辛卯，盐州奏吐蕃营于乌、白池，寻亦皆退。

37 十一月，癸卯，遣谏议大夫郑覃诣镇州宣慰，赐钱一百万缗以赏将士。王承元既请朝命，诸将及邻道争以故事劝之；承元皆不听。及移镇义成，将士喧哗不受命，承元与柏耆召诸将以诏旨谕之，诸将号哭不从。承元出家财以散之，择其有劳者擢之，谓曰："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使承元违天子之诏，其罪大矣。昔李师道之未败也，朝廷尝赦其罪，师道欲行，诸将固留之；其后杀师道者亦诸将也。诸将勿使承元为师道，则幸矣。"因涕泣不自胜，且拜之。将李寂等十余人固留承元；承元斩以徇，军中乃定。丁未，承元赴滑州。将吏或以镇州器用财货行，承元悉命留之。

38 上将幸华清宫，戊午，宰相率两省供奉官诣延英门，三上表切谏，且言："如此，臣辈当扈从。"求面对，皆不听。谏官伏门下，至暮，乃退。己未，未明，上自复道出城，幸华清宫，独公主、驸马、中尉、神策六军使帅禁兵千余人扈从，晡时还宫。

39 十二月，己巳朔，盐州奏：吐蕃千余人围乌、白池。

40 庚辰，西川奏南诏二万人入界，请讨吐蕃。

41 癸未，容管奏破黄少卿万余众，拔营栅三十六。时少卿久未平，国子祭酒韩愈上言："臣去年贬岭外，熟知黄家贼事。其贼无城郭可居，依山傍险，自称洞主，寻常亦各营生，急则屯聚相保。比缘邕管经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绥怀，威又不能临制，侵欺虏缚，以致怨恨；遂攻劫州县，侵暴平人，或复私仇，或贪小利，或聚或散，终亦不能为事。近者征讨本起裴行立、阳旻，此两人者本无远虑深谋，意在邀功求赏。亦缘见贼未屯聚之时，将谓单弱，争献谋计。自用兵以来，已经二年，前后所奏杀获计不下二万余人，傥皆非虚，贼已寻尽。至今贼犹依旧，足明欺罔朝廷。邕、容两管，经此凋弊，杀伤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岭南一道未有宁息之时。自南讨已来，贼徒亦甚伤损，察其情理，厌苦必深。贼所处荒僻，假如尽杀其人，尽得其地，在于国计不为有益。若因改元大庆，赦其罪戾，遣使宣谕，必望风降伏。仍为选择有威信者为经略使，苟处置得宜，自然永无侵叛之事。"上不能用。

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上

长庆元年（辛丑、821）

1 春，正月，辛丑，上祀圜丘；赦天下，改元。河北诸道各令均定两税。

2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萧俛，介洁疾恶，为相，重惜官职，少所引拔。西川节度使王播大修贡奉，且以赂结宦官，求为相，段文昌复左右之；诏徵播诣京师。俛屡于延英力争，言："播纤邪，物论沸腾，不可以污台司。"上不听，俛遂辞位。己未，播至京师。壬戌，俛罢为右仆射。俛固辞仆射，二月，癸酉，改吏部尚书。

3 卢龙节度使刘总既杀其父兄，心常自疑，数见父兄为祟；常于府舍饭僧数百，使昼夜为佛事，每视事退则处其中，或处他室，则惊悸不敢寐。晚年，恐惧尤甚；亦见河南、北皆从化，己卯，奏乞弃官为僧；仍乞赐钱百万缗以赏将士。

4 上面谕西川节度使王播令归镇，播累表乞留京师。会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段文昌请退，壬申，以文昌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以翰林学士杜元颖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播为刑部尚书，充盐铁转运使。元颖，淹之六世孙也。

5 回鹘保义可汗卒。

6 三月，癸丑，以刘总兼侍中，充天平节度使；以宣武节度使张弘靖为卢龙节度使。

7 乙卯，以权知京兆尹卢士玫为瀛莫观察使。

丁巳，诏刘总兄弟子侄皆除官，大将僚佐亦宜超擢，百姓给复一年，军士赐钱一百万缗。

8 戊午，立皇弟憬为鄜王，悦为琼王，惇为沔王，怿为婺王，愔为茂王，怡为光王，协为淄王，憺为衢王，惋为澶王；皇子湛为景王，涵为江王，凑为漳王，溶为安王，潾为颍王。

9 刘总奏恳乞为僧，且以其私第为佛寺；诏赐总名大觉，寺名报恩，遣中使以紫僧服及天平节钺、侍中告身并赐之，惟其所择。

诏未至，总已削发为僧，将士欲遮留之，总杀其唱帅者十余人，夜，以印节授留后张玭，遁去；及明，军中始知之。玭奏总不知所在；癸亥，卒于定州之境。

10 翰林学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书舍人李宗闵尝对策讥切其父，恨之。宗闵又与翰林学士元稹争进取有隙。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各以书属所善进士于徽；及榜出，文昌、绅所属皆不预，及第者，郑朗，覃之弟；裴撰，度之子；苏巢，宗闵之婿；杨殷士，汝士之弟也。

文昌言于上曰："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进士皆子弟无艺，以关节得之。"上以问诸学士，德裕、稹、绅皆曰："诚如文昌言。"上乃命中书舍人王起等覆试。夏，四月，丁丑，诏黜朗等十人，贬徽江州刺史，宗闵剑州刺史，汝士开江令。

或劝徽奏文昌、绅属书，上必悟，徽曰："苟无愧心，得丧一致，奈何奏人私书，岂士君子所为邪！"取而焚之，时人多之。绅，敬玄之曾孙；起，播之弟也。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

11 丙戌，册回鹘嗢君为登啰羽录没密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

12 五月，丙申朔，回鹘遣都督、宰相等五百余人来逆公主。

13 壬子，盐铁使王播奏：约榷茶额，每百钱加税五十。右拾遗李珏等上疏，以为："榷茶近起贞元多事之际，今天下无虞，所宜宽横敛之目；而更增之，百姓何时当得息肩！"不从。

14 丙辰，建王恪薨。

15 癸亥，以太和长公主嫁回鹘。公主，上之妹也。吐蕃闻唐与回鹘婚，六月，辛未，寇青塞堡；盐州刺史李文悦击却之。戊寅，回鹘奏："以万骑出北庭，万骑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16 初，刘总奏分所属为三道：以幽、涿、营为一道，请除张弘靖为节度使；平、蓟、妫、檀为一道，请除平卢节度使薛平为节度使；瀛、莫为一道，请除权知京兆尹卢士玫为观察使。

弘靖先在河东，以宽简得众，总与之邻境，闻其风望，以燕人桀骜日久，故举弘靖自代以安辑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风俗，而尽诚于国，故举之。士玫，则总妻族之亲也。

总又尽择麾下伉健难制者都知兵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师，乞加奖拔，使燕人有慕羡朝廷禄位之志。又献征马万五千匹，然后削发委去。克融，滔之孙也。

是时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务，崔植、杜元颖无远略，不知安危大体，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玫领之，自余皆统于弘靖。朱克融等久羁旅京师，至假丐衣食，日诣中书求官，植、元颖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辈归本军驱使，克融辈皆愤怨。

先是，河北节度使皆亲冒寒暑，与士卒均劳逸。及弘靖至，雍容骄贵，肩舆于万众之中，燕人讶之。弘靖庄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决事，宾客将吏罕得闻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韦雍辈多年少轻薄之士，嗜酒豪纵，出入传呼甚盛，或夜归烛火满街，皆燕人所不习也。诏以钱百万缗赐将士，弘靖留其二十万缗充军府杂用，雍辈复裁刻军士粮赐，绳之以法，数以反虏诟责吏卒，谓军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两石弓，不若识一丁字！"由是军中人人怨怒。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二

唐纪五十八

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中

长庆元年(辛丑、821)

1 秋，七月，甲辰，韦雍出，逢小将策马冲其前导，雍命曳下，欲于街中杖之。河朔军士不贯受杖，不服。雍以白弘靖，弘靖命军虞候系治之。是夕，士卒连营呼噪作乱，将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弘靖货财、妇女，囚弘靖于蓟门馆，杀幕僚韦雍、张宗元、崔仲卿、郑埙、都虞候刘操、押牙张抱元。明日，军士稍稍自悔，悉诣馆谢弘靖，请改心事之，凡三请，弘靖不应，军士乃相谓曰："相公无言，是不赦吾曹。军中岂可一日无帅！"乃相与迎旧将朱泚，奉以为留后。泚，克融之父也，时以疾废卧家，自辞老病，请使克融为之；众从之。众以判官张彻长者，不杀。彻骂曰："汝何敢反，行且族灭！"众共杀之。

2 壬子，群臣上尊号曰文武孝德皇帝；赦天下。

3 甲寅，幽州监军奏军乱；丁巳，贬张弘靖为宾客、分司；己未，再贬吉州刺史。庚申，以昭义节度使刘悟为卢龙节度使。悟以朱克融方强，奏请"且授克融节钺，徐图之。"乃复以悟为昭义节度使。

4 辛酉，太和公主发长安。

5 初，田弘正受诏镇成德，自以久与镇人战，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从赴镇，因留以自卫，奏请度支供其粮赐。户部侍郎、判度支崔倰，性刚褊，无远虑，以为魏、镇各自有兵，恐开事例，不肯给。弘正四上表，不报；不得已，遣魏兵归。倰，沔之孙也。

弘正厚于骨肉，兄弟子侄在两都者数十人，竞为侈靡，日费约二十万，弘正辇魏、镇之货以供之，相属于道；河北将士颇不平。诏以钱百万缗赐成德军，度支辇运不时至，军士益不悦。

都知兵马使王庭凑，本回鹘阿布思之种也，性果悍阴狡，潜谋作乱，每抉其细故以激怒之，尚以魏兵故，不敢发。及魏兵去，壬戌夜，庭凑结牙兵噪于府署，杀弘正及僚佐、元从将吏并家属三百余人。廷凑自称留后，逼监军宋惟澄奏求节钺。八月，癸巳，惟澄以闻，朝廷震骇。崔倰于崔植为再从兄，故时人莫敢言其罪。

初，朝廷易置魏、镇帅臣，左金吾将军杨元卿上言，以为非便，又诣宰相深陈利害；及镇州乱，上赐元卿白玉带。辛未，以元卿为泾原节度使。

瀛莫将士家属多在幽州，壬申，莫州都虞候张良佐潜引朱克融兵入城，刺史吴晖不知所在。

癸酉，王庭凑遣人杀冀州刺史王进岌，分兵据其州。

魏博节度使李愬闻田弘正遇害，素服令将士曰："魏人所以得通圣化，至今安宁富乐者，田公之力也。今镇人不道，辄敢害之，是轻魏以为无人也。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报之？"众皆恸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将也，愬使以宝剑、玉带遗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剑立大勋，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凑。"元翼以剑、带徇于军，报曰："愿尽死！"愬将出兵，会疾作，不果。元翼，赵州人也。

乙亥，起复前泾原节度使田布为魏博节度使，令乘驿之镇。布固辞不获，与妻子宾客诀曰："吾不还矣！"悉屏去旌节导从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发徒跣，号哭而入，居于垩室；月俸千缗，一无所取，卖旧产，得钱十余万缗，皆以颁士卒，旧将老者兄事之。

丙子，瀛州军乱，执观察使卢士玫及监军僚佐送幽州，囚于客馆。

王庭凑遣其将王立攻深州，不克。

丁丑，诏魏博、横海、昭义、河东、义武诸军各出兵临成德之境，若王庭凑执迷不复，宜即进讨。成德大将王俭等五人谋杀王庭凑，事泄，并部兵三千人皆死。

己卯，以深州刺史牛元翼为深冀节度使。

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温造为起居舍人，充镇州四面诸军宣慰使，历泽潞、河东、魏博、横海、深冀、易定等道，谕以军期。造，大雅之五世孙也。己丑，以裴度为幽、镇两道招抚使。

癸巳，王庭凑引幽州兵围深州。

6 九月，乙巳，相州军乱，杀刺史邢濛。

7 吐蕃遣其礼部尚书论纳罗来求盟。庚戌，以大理卿刘元鼎为吐蕃会盟使。

8 壬子，朱克融焚掠易州、涞水、遂城、满城。

9 自定两税以来，钱日重，物日轻，民所输三倍其初，诏百官议革其弊。户部尚书杨于陵以为："钱者所以权百货，贸迁有无，所宜流散，不应蓄聚。今税百姓钱藏之公府；又，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入百万，今才十余炉，岁入十五万，又积于商贾之室及流入四夷。又，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贸易杂用铅铁，岭南杂用金、银、丹砂、象齿，今一用钱。如此，则钱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轻！今宜使天下输税课者皆用谷、帛，广铸钱而禁滞积及出塞者，则钱日滋矣。"朝廷从之，始令两税皆输布、丝、纩；独盐、酒课用钱。

10 冬，十月，丙寅，以盐铁转运使、刑部尚书王播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使职如故。播为相，专以承迎为事，未尝言国家安危。

11 以裴度为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左领军大将军杜叔良，以善事权幸得进；时幽、镇兵势方盛，诸道兵未敢进，上欲功速成，宦官荐叔良，以为深州诸道行营节度使。以牛元翼为成德节度使。

12 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与吐蕃论讷罗盟于城西；遣刘元鼎与讷罗入吐蕃，亦与其宰相以下盟。

13 乙亥，以沂州刺史王智兴为武宁节度副使。先是，副使皆以文吏为之，上闻智兴有勇略，欲用之于河北，故以是宠之。

14 丁丑，裴度自将兵出承天军故关以讨王庭凑。

15 朱克融遣兵寇蔚州。

16 戊寅，王庭凑遣兵寇蔚州。

17 己卯，易州刺史柳公济败幽州兵于白石岭，杀千余人。

18 庚辰，横海军节度使乌重胤奏败成德兵于饶阳。

19 辛巳，魏博节度使田布将全军三万人讨王庭凑，屯于南宫之南，拔其二栅。

20 翰林学士元稹与知枢密魏弘简深相结，求为宰相，由是有宠于上，每事咨访焉。稹无怨于裴度，但以度先达重望，恐其复有功大用，妨己进取，故度所奏画军事，多与弘简从中沮坏之。度乃上表极陈其朋比奸蠹之状，以为："逆竖构乱，震惊山东；奸臣作朋，挠败国政。陛下欲扫荡幽、镇，先宜肃清朝廷。何者？为患有大小，议事有先后。河朔逆贼，只乱山东；禁闱奸臣，必乱天下；是则河朔患小，禁闱患大。小者臣与诸将必能翦灭，大者非陛下觉寤制断无以驱除。今文武百寮，中外万品，有心者无不愤忿，有口者无不咨嗟，直以奖用方深，不敢抵触，恐事未行而祸已及，不为国计，且为身谋。臣自兵兴以来，所陈章疏，事皆要切，所奉书诏，多有参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轻，遭奸臣抑损之事不少。臣素与佞幸亦无仇嫌，正以臣前请乘传诣阙，面陈军事，奸臣最所畏惮，恐臣发其过，百计止臣。臣又请与诸军齐进，随便攻讨，奸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碍，逗遛日时；进退皆受羁牵，意见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无成，则天下理乱，山东胜负，悉不顾矣。为臣事君，一至于此！若朝中奸臣尽去，则河朔逆贼不讨自平；若朝中奸臣尚存，则逆贼纵平无益。陛下傥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议，彼不受责，臣当伏辜。"表三上，上虽不悦，以度大臣，不得已，癸未，以弘简为弓箭库使，稹为工部侍郎。稹虽解翰林，恩遇如故。

21 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赃当死，宦官受其赂，为之请，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请诛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对曰："彼不才者，无过温衣饱食以足妻子，安足虑！本设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禄山、朱泚皆才过于人，法不能制者也。"上从之。

22 横海节度使乌重胤将全军救深州，诸军倚重胤独当幽、镇东南，重胤宿将，知贼未可破，按兵观衅。上怒，以杜叔良为横海节度使，徙重胤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23 灵武节度使李进诚奏败吐蕃三千骑于大石山下。

24 十一月，辛酉，淄青节度使薛平奏突将马廷鉴作乱，伏诛。时幽、镇兵攻棣州，平遣大将李叔佐将兵救之。刺史王稷供馈稍薄，军士怨怒，宵溃，推廷鉴为主，行且收兵至七千余人，径逼青州。城中兵少，不敌，平悉发府库及家财召募，得精兵二千人，逆战，大破之，斩廷鉴，其党死者数千人。

25 横海节度使杜叔良将诸道兵与镇人战，遇敌辄北；镇人知其无勇，常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监军谢良通奏叔良大败于博野，失亡七千余人。叔良脱身还营，丧其旌节。

26 丁丑，义武节度使陈楚奏败朱克融兵于望都及北平，斩获万余人。

27 戊寅，以凤翔节度使李光颜为忠武节度使、兼深州行营节度使，代杜叔良。

28 自宪宗征伐四方，国用已虚，上即位，赏赐左右及宿卫诸军无节，及幽、镇用兵久无功，府藏空竭，势不能支。执政乃议："王庭凑杀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张弘靖，罪有重轻，请赦克融，专讨庭凑。"上从之。乙酉，以朱克融为平卢节度使。

29 戊子，义武奏破莫州清源等三栅，斩获千余人。

二年（壬寅、822）

1 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备甚严，有中使夜至，守将不内，旦，乃得入，中使大诟怒。贼谍知之，他日，伪遣人为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将遽内之；贼众随之，遂陷弓高。又围下博。中书舍人白居易上言，以为："自幽、镇逆命，朝廷征诸道兵，计十七八万，四面攻围，已逾半年，王师无功，贼势犹盛。弓高既陷，粮道不通，下博、深州，饥穷日急。盖由节将太众，其心不齐，莫肯率先，递相顾望。又，朝廷赏罚，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败衄者不闻得罪；既无惩劝，以至迁延，若不改张，必无所望。请令李光颜将诸道劲兵约三四万人从东速进，开弓高粮路，解深、邢重围，与元翼合势。令裴度将太原全军兼招讨旧职，西面压境，观衅而动。若乘虚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战胜贼穷，亦许受降纳款。如此，则夹攻以分其力，招谕以动其心，必未及诛夷，自生变故。又请诏光颜选诸道兵精锐者留之，其余不可用者悉遣归本道，自守土疆。盖兵多而不精，岂唯虚费衣粮，兼恐挠败军陈故也。今既只留东、西二帅，请各置都监一人，诸道监军，一时停罢。如此，则众齐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报父仇，今领全师出界，供给度支，数月已来，都不进讨，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闻魏博一军，屡经优赏，兵骄将富，莫肯为用。况其军一月之费，计实钱二十八万缗，若更迁延，将何供给？此尤宜早令退军者也。若两道止共留兵六万，所费无多，既易支持，自然丰足。今事宜日急，其间变故远不可知。苟兵数不抽，军费不减，食既不足，众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况有司迫于供军，百端敛率，不许即用度交阙，尽许则人心无憀。自古安危皆系于此，伏乞圣虑察而念之。"疏奏，不省。

己亥，度支馈沧州粮车六百乘，至下博，尽为成德军所掠。时诸军匮乏，供军院所运衣粮，往往不得至院，在涂为诸军邀夺，其悬军深入者，皆冻馁无所得。

初，田布从其父弘正在魏，善视牙将史宪诚，屡称荐，至右职；及为节度使，遂寄以腹心，以为先锋兵马使，军中精锐，悉以委之。宪诚之先，奚人也，世为魏将；魏与幽、镇本相表里，及幽、镇叛，魏人固摇心。布以魏兵讨镇，军于南宫，上屡遣中使督战，而将士骄惰，无斗志，又属大雪，度支馈运不继。布发六州租赋以供军，将士不悦，曰："故事，军出境，皆给朝廷。今尚书刮六州肌肉以奉军，虽尚书瘠己肥国，六州之人何罪乎！"宪诚阴蓄异志，因众心不悦，离间鼓扇之。会有诏分魏博军与李光颜，使救深州，庚子，布军大溃，多归宪诚；布独与中军八千人还魏，壬寅，至魏州。

癸卯，布复召诸将议出兵，诸将益偃蹇，曰："尚书能行河朔旧事，则死生以之；若使复战，则不能也！"布无如之何，叹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遗表具其状，略曰："臣观众意，终负国恩；臣既无功，敢忘即死。伏愿陛下速救光颜、元翼，不然者，忠臣义士皆为河朔屠害矣！"奉表号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启父灵，抽刀而言曰："上以谢君父，下以示三军。"遂刺心而死。宪诚闻布已死，乃谕其众，遵河北故事。众悦，拥宪诚还魏，奉为留后。戊申，魏州奏布自杀。己酉，以宪诚为魏博节度使。宪诚虽喜得旄钺，外奉朝廷，然内实与幽、镇连结。

2 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简为横海节度使。日简，本成德牙将也。壬子，贬杜叔良为归州刺史。

王庭凑围牛元翼于深州，官军三面救之，皆以乏粮不能进，虽李光颜亦闭壁自守而已。军士自采薪刍，日给不过陈米一勺。深州围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甲子，以庭凑为成德节度使，军中将士官爵皆复其旧；以兵部侍郎韩愈为宣慰使。

上之初即位也，两河略定，萧俛、段文昌以为"天下已太平，渐宜消兵，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岁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国事为意，遂可其奏。军士落籍者众，皆聚山泽为盗；及朱克融、王庭凑作乱，一呼而亡卒皆集。诏征诸道兵讨之，诸道兵既少，皆临时召募，乌合之众；又，诸节度既有监军，其领偏军者亦置中使监陈，主将不得专号令，战小胜则飞驿奏捷，自以为功，不胜则迫胁主将，以罪归之；悉择军中骁勇以自卫，遣羸懦者就战，故每战多败。又凡用兵，举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从；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战。中使道路如织，驿马不足，掠行人马以继之，人不敢由驿路行。故虽以诸道十五万之众，裴度元臣宿望，乌重胤、李光颜皆当时名将，讨幽、镇万余之众，屯守逾年，竟无成功，财竭力尽。

崔植、杜元颖为相，皆庸才，无远略。史宪诚既逼杀田布，朝廷不能讨，遂并朱克融、王庭凑以节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复取。

朱克融既得旌节，乃出张弘靖及卢士玫。

丙寅，以牛元翼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以左神策行营乐寿镇兵马使清河傅良弼为沂州刺史，以瀛州博野镇遏使李寰为忻州刺史。良弼、寰所戍在幽、镇之间，朱克融、王庭凑互加诱胁，良弼、寰不从，各以其众坚壁，贼竟不能取，故赏之。

3 丙子，赐横海节度使王日简姓名为李全略。

4 辛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植罢为刑部尚书，以工部侍郎元稹同平章事。

5 癸未，加李光颜横海节度、沧景观察使，其忠武、深州行营节度如故。以横海节度使李全略为德棣节度使。时朝廷以光颜悬军深入，馈运难通，故割沧景以隶之。

王庭凑虽受旌节，不解深州之围。丙戌，以知制诰东阳冯宿为山南东道节度副使，权知留后，仍遣中使入深州督牛元翼赴镇。裴度亦与幽、镇书，责以大义；朱克融即解围去，王庭凑虽引兵少退，犹守之不去。

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劝上雪廷凑而罢兵。丁亥，以度为司空、东都留守，平章事如故。谏官争上言："时未偃兵，度有将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后赴东都。

以灵武节度使李听为河东节度使。初，听为羽林将军，有良马，上为太子，遣左右讽求之，听以职总亲军，不敢献。及河东缺帅，上曰："李听不与朕马，是必可任。"遂用之。

6 昭义监军刘承偕恃恩，陵铄节度使刘悟，数众辱之，又纵其下乱法。阴与磁州刺史张汶谋缚悟送阙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讽其军士作乱，杀汶。围承偕，欲杀之，幕僚贾直言入，责悟曰："公所为如是，欲效李司空邪！此军中安知无如公者，使李司空有知，得无笑公于地下乎！"悟遂谢直言，救免承偕，囚之府舍。

7 初，上在东宫，闻天下厌苦宪宗用兵，故即位，务优假将卒以求姑息。三月，壬辰，诏："神策六军使及南牙常参武官具由历、功绩，牒送中书，量加奖擢。其诸道大将久次及有功者，悉奏闻，与除官。应天下诸军，各委本道据守旧额，不得辄有减省。"于是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奏章委积，士大夫皆扼腕叹息。

8 武宁节度副使王智兴将军中精兵三千讨幽、镇，节度使崔群忌之，奏请即用智兴为节度使，不则召诣阙，除以他官。事未报，智兴亦自疑；会有诏赦王庭凑，诸道皆罢兵，智兴引兵先期入境。群惧，遣使迎劳，且使军士释甲而入；智兴不从。乙巳，引兵直进，徐人开门待之，智兴杀不同己者十余人，乃入府牙，见群及监军，拜伏曰："军众之情，不可如何！"为群及判官、从吏具人马及治装，皆素所办也，遣兵卫从群，至埇桥而返。遂掠盐铁院钱帛，及诸道进奉在汴中者，并商旅之物，皆三分取二。

9 丙午，加朱克融、王庭凑检校工部尚书。上闻其解深州之围，故褒之，然庭凑之兵实犹在深州城下。

韩愈既行，众皆危之；诏愈至境更观事势，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义。"遂往。至镇，庭凑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馆，甲士罗于庭。庭凑言曰："所以纷纷者，乃此曹所为，非庭凑心。"愈厉声曰："天子以尚书有将帅材，故赐之节钺，不知尚书乃不能与健儿语邪！"甲士前曰："先太师为国击走朱滔，血衣犹在，此军何负朝廷，乃以为贼乎！"愈曰："汝曹尚能记先太师则善矣。夫逆顺之为祸福岂远邪！自禄山、思明以来，至元济、师道，其子孙有今尚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归朝廷，子孙虽在孩提，皆为美官；王承元以此军归朝廷，弱冠为节度使；刘悟、李祐，今皆为节度使；汝曹亦闻之乎！"庭凑恐众心动，麾之使出；谓愈曰："侍郎来，欲使庭凑何为？"愈曰："神策六军之将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顾大体，不可弃之耳！尚书何为围之不置？"庭凑曰："即当出之。"因与愈宴，礼而归之。未几，牛元翼将十骑突围出，深州大将臧平等举城降，庭凑责其久坚守，杀平等将吏百八十余人。

10 戊申，裴度至长安，见上，谢讨贼无功。先是，上诏刘悟送刘承偕诣京师，悟托以军情，不时奉诏。上问度："宜如何处置？"度对曰："承偕在昭义，骄纵不法，臣尽知之，悟在行营与臣书，具论其事。时有中使赵弘亮在军中，持悟书去，云'欲自奏之'，不知尝奏不？"上曰："朕殊不知也，且悟大臣，何不自奏！"对曰："悟武臣，不知事体。然今事状籍籍如此，臣等面论，陛下犹不能决，况悟当日单辞，岂能动圣听哉！"上曰："前事勿论，直言此时如何处置？"对曰："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应下半纸诏书，具陈承偕骄纵之罪，令悟集将士斩之，则藩镇之臣，孰不思为陛下效死！非独悟也。"上俯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为养子，今兹囚絷，太后尚未知之，况杀之乎！卿更思其次。"度乃与王播等奏请"流承偕于远州，必得出。"上从之。后月余，悟乃释承偕。

11 李光颜所将兵闻当留沧景，皆大呼西走，光颜不能制，因惊惧成疾。己酉，上表固辞横海节，乞归许州；许之。

12 壬子，以裴度为淮南节度使，余如故。

13 加刘悟检校司徒，余如故。自是悟浸骄，欲效河北三镇，招聚不逞，章表多不逊。

14 裴度之讨幽、镇也，回鹘请以兵从；朝议以为不可，遣中使止之。回鹘遣其臣李义节将三千人已至丰州北，却之，不从；诏发缯帛七万匹以赐之，甲寅，始还。

15 王智兴遣轻兵二千袭濠州；丙辰，刺史侯弘度弃城奔寿州。

16 言事者皆谓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戊午，制留度辅政；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播同平章事，代度镇淮南，仍兼诸道盐铁转运使。

17 李寰帅其众三千出博野，王庭凑遣兵追之；寰与战，杀三百余人，庭凑兵乃还，余众二千犹固守博野。

18 朝廷以新罢兵，力不能讨徐州，己未，以王智兴为武宁节度使。

19 复以德棣节度使李全略为横海节度使。

20 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21 甲戌，以傅良弼、李寰为神策都知兵马使。

22 户部侍郎、判度支张平叔上言："官自粜盐，可以获利一倍；"又请"令所由将盐就村粜易；"又乞"令宰相领盐铁使；"又请"以粜盐多少为刺史、县令殿最；"又乞"检责所在实户，据口团保，给一年盐，使其四季输价；"又"行此策后，富商大贾或行财贿，邀截喧诉，其为首者所在杖杀，连状人皆杖脊。"诏百官议其可否。

兵部侍郎韩愈上言，以为："城郭之外，少有见钱籴盐，多用杂物贸易。盐商则无物不取，或赊贷徐还，用此取济，两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铺自粜，非得见钱，必不敢受。如此，贫者无从得盐，自然坐失常课，如何更有倍利！又若令人吏将盐家至而户粜，必索百姓供应，骚扰极多。又，刺史、县令职在分忧，岂可惟以盐利多少为之升黜，不复考其理行！又，贫家食盐至少，或有淡食动经旬月，若据户给盐，依时征价，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

中书舍人韦处厚议，以为："宰相处论道之地，杂以鞿务，实非所宜。窦参、皇甫镈皆以钱谷为相，名利难兼，卒蹈祸败。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诉，夫强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矣。"事遂寝。

平叔又奏徵远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征当州贞元二年逃户所欠钱四千余缗，当州今岁旱灾，田损什九。陛下柰何于大旱中征三十六年前逋负！"诏悉免之。

23 邕州人不乐属容管，刺史李元宗以吏人状授御史，使奏之。容管经略使严公素闻之，遣吏按元宗擅以罗阳县归蛮酋黄少度。五月，壬寅，元宗将兵百人并州印奔黄洞。

24 王庭凑之围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欲以奇策干进，言于元稹，请"遣客王昭、于友明间说贼党，使出元翼。仍赂兵、吏部令史伪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给赐。"稹皆然之。有李赏者，知其谋，乃告裴度，云方为稹结客刺度，度隐而不发。赏诣左神策告其事。丁巳，诏左仆射韩皋等鞫之。

25 戊午，幽州节度使朱克融进马万匹，羊十万口，而表云先请其直充犒赏。

26 三司按于方刺裴度事，皆无验。六月，甲子，度及元稹皆罢相，度为右仆射，稹为同州刺史；以兵部尚书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27 党项寇灵州、渭北，掠官马。

28 谏官上言："裴度无罪，不当免相。元稹与于方为邪谋，责之太轻。"上不得已，壬申，削稹长春宫使。

29 吐蕃寇灵武。

30 庚辰，盐州奏党项都督拔跋万诚请降。

31 壬午，吐蕃寇盐州。

32 戊子，复置邕管经略使。

33 初，张弘靖为宣武节度使，屡赏以悦军士，府库虚竭。李愿继之，性奢侈，赏劳既薄于弘靖时，又峻威刑，军士不悦。愿以其妻弟窦瑗典宿直兵，瑗骄贪；军中恶之。牙将李臣则等作乱，秋，七月，壬辰夜，即帐中斩瑗头，因大呼，府中响应。愿与一子逾城奔郑州。乱兵杀其妻，推都押牙李齐为留后。

34 丙申，宋王结薨。

35 戊戌，宣武监军奏军乱。庚子，李齐自奏已权知留后。

乙巳，诏三省官与宰相议汴州事，皆以为宜如河北故事，授李齐节。李逢吉曰："河北之事，盖非获已。今若并汴州弃之，则是江、淮以南皆非国家有也。"杜元颖、张平叔争之曰："柰何惜数尺之节，不爱一方之死乎！"议未决，会宋、亳、颍三州各上奏，请别命帅。上大喜，以逢吉议为然，遣中使诣三州宣慰。逢吉因请"以将军征齐入朝，以义成节度使韩充镇宣武。充，弘之弟，素宽厚得众心。脱齐旅拒，则命徐、许两军攻其左右而滑军蹙其北，充必得入矣。"上皆从之。

丙午,贬李愿为随州刺史,以韩充为宣武节度兼义成节度使。征李齐为右金吾将军,齐不奉诏。宋州刺史高承简斩其使者,齐遣兵二千攻之,陷宁陵、襄邑。宋州有三城,贼已陷其南城,承简保北二城,与贼十余战。癸丑,忠武节度使李光颜将兵二万五千讨李齐,屯尉氏。兖海节度使曹华闻齐作乱,不俟诏,即发兵讨之。齐遣兵三千人攻宋州,适至城下,丙辰,华逆击,破之。丁巳,李光颜败宣武兵于尉氏,斩获二千余人。

36 八月,辛酉,大理卿刘元鼎自吐蕃还。

37 甲子,韩充入汴境,军于千塔。武宁节度使王智兴与高承简共破宣武兵,斩首千余级,余众遁去。壬申,韩充败宣武兵于郭桥,斩首千余级,进军万胜。

初,李齐既为留后,以都知兵马使李质为腹心;及齐除将军,不奉诏,质屡谏不听。会齐疽发于首,遣李臣则等将兵拒李光颜于尉氏。既而官军四集,兵屡败,齐疾甚,悉以军事属李质,卧于家。丙子,质与监军姚文寿擒齐,杀之;诈为齐牒,追臣则等。至,皆斩之;执齐四子送京师。

韩充未至,质权知军务,时牙兵三千人,日给酒食,物力不能支。质曰:"若韩公始至而罢之,则人情大去矣!不可留此弊以遗吾帅。"即命罢给而后迎充。丁丑,充入汴。

癸未,以韩充专为宣武节度使,以曹华为义成节度使,高承简为兖、海、沂、密节度使,加李光颜兼侍中,以李质为右金吾将军。

韩充既视事,人心粗定,乃密籍军中为恶者千余人,一朝,并父母妻子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内者斩。"于是军政大治。

38 九月,戊子朔,浙西观察使京兆窦易直奏大将王国清作乱,伏诛。初,易直闻汴州乱而惧,欲散金帛以赏军士,或曰:"赏之无名,恐益生疑。"乃止。而外已有知之者,故国清作乱;易直讨擒之,并杀其党二百余人。

39 德州刺史王稷,承父锷余赀,家富厚;横海节度使李景略利其财,丙申,密教军士杀稷,屠其家,纳其女为妾,以军乱闻。

40 朝廷之讨李齐也,遣司门郎中韦文恪宣慰魏博,史宪诚表请授齐旌节,又于黎阳筑马头,为渡河之势,见文恪,辞礼倨慢;及闻齐死,辞礼顿恭,曰:"宪诚,胡人,譬如狗,虽被捶击,终不离主耳。"

41 冬,十一月,庚午,皇太后幸华清宫。辛未,上自复道幸华清宫,遂畋于骊山,即日还宫。太后数日乃返。

42 丙子,集王缃薨。

43 庚辰,上与宦者击球于禁中,有宦者坠马,上惊,因得风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闻上起居;宰相屡乞入见,不报。裴度三上疏请立太子,且请入见。十二月,辛卯,上见群臣于紫宸殿,御大绳床,悉去左右卫官,独宦者十余人侍侧,人情稍安。李逢吉进言:"景王已长,请立为太子。"裴度请速下诏,副天下望。既而两省官亦继有请立太子者。癸巳,诏立景王湛为皇太子。上疾浸瘳。

44 是岁,初行宣明历。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三

唐纪五十九

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下

长庆三年(癸卯、823)

1 春,正月,癸未,赐两军中尉以下钱。二月,辛卯,赐统军、军使等绵采、银器各有差。

2 户部侍郎牛僧孺,素为上所厚。初,韩弘之子右骁卫将军公武为其父谋,以财结中外。及公武卒,弘继薨,稚孙绍宗嗣,主藏奴与吏讼于御史府。上怜之,尽取弘财簿自阅视,凡中外主权,多纳弘货,独朱句细字曰:"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钱千万,不纳。"上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缪知人!"三月,壬戌,以僧孺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时僧孺与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八年不迁,以为李逢吉排己,引僧孺为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

3 夏,四月,甲午,安南奏陆州獠攻掠州县。

4 丙申,赐宣徽院供奉官钱,紫衣者百二十缗,下至承旨各有差。

5 初，翼城人郑注，眇小，目下视，而巧谲倾谄，善揣人意，以医游四方，羁贫甚。尝以药术干徐州牙将，牙将悦之，荐于节度使李愬。愬饵其药颇验，遂有宠，署为牙推，浸预军政，妄作威福，军府患之。监军王守澄以众情白愬，请去之，愬曰："注虽如是，然奇才也，将军试与之语，苟无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往谒守澄，守澄初有难色，不得已见之，坐语未久，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语，恨相见之晚。明日，谓愬曰："郑生诚如公言。"自是又有宠于守澄，权势益张，愬署为巡官，列于宾席。注既用事，恐牙将荐己者泄其本末，密以他罪谮之于愬，愬杀之。及守澄入知枢密，挈注以西，为立居宅，赡给之；遂荐于上，上亦厚遇之。

自上有疾，守澄专制国事，势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与之谋议，语必通夕，关通赂遗，人莫能窥其迹。始则有微贱巧宦之士，或因以求进，数年之后，达官车马满其门矣。工部尚书郑权，家多姬妾，禄薄不能赡，因注通于守澄以求节镇；己酉，以权为岭南节度使。

6 五月，壬申，以尚书左丞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公绰过邓县，有二吏，一犯赃，一舞文，众谓公绰必杀犯赃者。公绰判曰："赃吏犯法，法在；奸吏乱法，法亡。"竟诛舞文者。

7 丙子，以晋、慈二州为保义军，以观察使李寰为节度使。

8 六月，己丑，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六军不敢犯法，私相谓曰："是尚欲烧佛骨，何可犯也！"

9 秋，七月，癸亥，岭南奏黄洞蛮寇邕州，破左江镇。丙寅，邕州奏黄洞蛮破钦州千金镇，刺史杨屿奔石南砦。

10 南诏劝利卒，国人请立其弟丰祐。丰祐勇敢，善用其众，始慕中国，不与父连名。

11 八月，癸巳，邕管奏破黄洞蛮。

12 丙申，上自复道幸兴庆宫，至通化门楼，投绢二百匹施山僧。上之滥赐皆此类，不可悉纪。

13 癸卯，以左仆射裴度为司空、山南西道节度使，不兼平章事。李逢吉恶度，右补阙张又新等附逢吉，竞流谤毁伤度，竟出之。又新，荐之子也。

14 九月，丙辰，加昭义节度使刘悟同平章事。

15 李逢吉为相，内结知枢密王守澄，势倾朝野。惟翰林学士李绅每承顾问，常排抑之，拟状至内庭，绅多所臧否；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厚，不能远也。会御史中丞缺，逢吉荐绅清直，宜居风宪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对官，不疑而可之。会绅与京兆尹、御史大夫韩愈争台参及他职事，文移往来，辞语不逊；逢吉奏二人不协，冬，十月，丙戌，以愈为兵部侍郎，绅为江西观察使。

16 己丑，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元颖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

17 辛卯，安南奏黄洞蛮为寇。

18 韩愈、李绅入谢，上各令自叙其事，乃深寤。壬辰，复以愈为吏部侍郎，绅为户部侍郎。

四年（甲辰、824）

1 春，正月，辛亥朔，上始御含元殿朝会。

2 初，柳泌等既诛，方士稍复因左右以进，上饵其金石之药。有处士张皋者上疏，以为："神虑澹则血气和，嗜欲胜则疾疢作。药以攻疾，无疾不可饵也。昔孙思邈有言，'药势有所偏助，令人藏气不平，借使有疾用药，犹须重慎。'庶人尚尔，况于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饵药致疾，此陛下所详知也，岂得复循其覆辙乎！今朝野之人纷纭窃议，但畏忤旨，莫敢进言。臣生长蓬艾，麋鹿与游，无所邀求，但粗知忠义，欲裨万一耳！"上甚善其言，使求之，不获。

3 丁卯，岭南奏黄洞蛮寇钦州，杀将吏。

4 庚午，上疾复作；壬申，大渐，命太子监国。宦官欲请郭太后临朝称制，太后曰："昔武后称制，几危社稷。我家世守忠义，非武氏之比也。太子虽少，但得贤宰相辅之，卿辈勿预朝政，何患国家不安！自古岂有女子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书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钊闻有是议，密上笺曰："苟果徇其请，臣请先帅诸子纳官爵归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庆，钟于吾兄。"是夕，上崩于寝殿。癸酉，以李逢吉摄冢宰。丙子，敬宗即位于太极东序。

初，穆宗之立，神策军士人赐钱五十千，宰相议以太厚难继，乃下诏称："宿卫之勤，诚宜厚赏，属频年旱歉，御府空虚，边兵尚未给衣，沾恤期于均济。神策军士人赐绢十匹、钱十千，畿内诸镇又减五千。仍出内库绫二百万匹付度支，充边军春衣。"时人善之。

5 自戊寅至庚辰，上赐宦官服色及锦采金银甚众，或今日赐绿，明日赐绯。

6 初，穆宗既留李绅，李逢吉愈忌之。绅族子虞颇以文学知名，自言不乐仕进，隐居华阳川。及从父耆为左拾遗，虞与耆书求荐，误达于绅；绅以书诮之，且以语于众人。虞深怨之，乃诣逢吉，悉以绅平日密论逢吉之语告之。

逢吉益怒，使虞与补阙张又新及从子前河阳掌书记仲言等伺求绅短，扬之于士大夫间；且言"绅潜察士大夫有群居议论者，辄指为朋党，白之于上。"由是士大夫多忌之。

及敬宗即位，逢吉与其党快绅失势，又恐上复用之，日夜谋议，思所以害绅者。楚州刺史苏遇谓逢吉之党曰："主上初听政，必开延英，有次对官，惟此可防。"其党以为然，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听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于上曰："陛下所以为储贰，臣备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颖、李绅辈，皆欲立深王。"度支员外郎李续之等继上章言之。上时年十六，疑未信。会逢吉亦有奏，言"绅不利于上，请加贬谪。"上犹再三覆问，然后从之。二月，癸未，贬绅为端州司马。逢吉仍帅百官表贺，既退，百官复诣中书贺，逢吉方与张又新语，门者弗内；良久，又新挥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让。"众骇愕辟易，惮之。右拾遗内供奉吴思独不贺，逢吉怒，以思为吐蕃告哀使。丙戌，贬翰林学士庞严为信州刺史，蒋防为汀州刺史。严，寿州人，与防皆绅所引也。给事中于敖，素与严善，封还敕书；人为之惧，曰："于给事为庞、蒋直冤，犯宰相怒，诚所难也！"及奏下，乃言贬之太轻。逢吉由是奖之。

张又新等犹忌绅，日上书言贬绅太轻，上许为杀之；朝臣莫敢言，独翰林侍读学士韦处厚上疏，指述"绅为逢吉之党所谗，人情叹骇。绅蒙先朝奖用，借使有罪，犹宜容假，以成三年无改之孝，况无罪乎！"于是上稍开霽，会阅禁中文书，有穆宗所封文书一箧，发之，得裴度、杜元颖、李绅疏请立上为太子，上乃嗟叹，悉焚人所上谮绅书，虽未即召还，后有言者，不复听矣。

7　己亥，尊郭太后为太皇太后。

8　乙巳，尊上母王妃为皇太后。太后，越州人也。

9　丁未，上幸中和殿击球，自是数游宴、击球、奏乐，赏赐宦官、乐人，不可悉纪。

10　三月，壬子，赦天下；诸道常贡之外，毋得进奉。

11　甲寅，上始对宰相于延英殿。

12　初，牛元翼在襄阳，数赂王庭凑以请其家，庭凑不与；闻元翼薨，甲子，尽杀之。

13　上视朝每晏，戊辰，日绝高尚未坐，百官班于紫宸门外，老病者几至僵踣。谏议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论坐晚，今晨愈甚，请出阁待罪于金吾仗。"既坐班退，左拾遗刘栖楚独留，进言曰："宪宗及先帝皆长君，四方犹多叛乱。陛下富于春秋，嗣位之初，当宵衣求理；而嗜寝乐色，日晏方起，梓宫在殡，鼓吹日喧，令闻未彰，恶声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长，请碎首玉阶以谢谏职之旷。"遂以额叩龙墀，见血不已，响闻阁外。李逢吉宣曰："刘栖楚休叩头，俟进止！"栖楚捧首而起，更论宦官事，上连挥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请继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门外俟进止！"栖楚乃出，待罪于金吾仗，于是宰相赞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归。寻擢栖楚为起居舍人，仍赐绯。栖楚辞疾不拜，归东都。

14　庚午，赐内教坊钱万缗，以备行幸。

15　夏，四月，甲午，淮南节度使王播罢盐铁转运使。

16　乙未，以布衣姜洽为补阙，试大理评事陆洿、布衣李虞、刘坚为拾遗。时李逢吉用事，所亲厚者张又新、李仲言、李续之、李虞、刘栖楚、姜洽及拾遗张权舆、程昔范，又有从而附丽之者，时人恶逢吉者，目之为八关、十六子。

17　卜者苏玄明与染坊供人张韶善，玄明谓韶曰："我为子卜，当升殿坐，与我共食。今主上昼夜球猎，多不在宫中，大事可图也。"韶以为然，乃与玄明谋结染工无赖者百余人，丙申，匿兵于紫草，车载以入银台门，伺夜作乱。未达所诣，有疑其重载而诘之者，韶急，即杀诘者，与其徒易服挥兵，大呼趣禁庭。

上时在清思殿击球，诸宦者见之，惊骇，急入闭门，走白上；盗寻斩关而入。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谦有宠于上，每两军角伎艺，上常佑右军。至是，上狼狈欲幸右军，左右曰："右军远，恐遇盗，不若幸左军近。"上从之。左神策中尉河中马存亮闻上至，走出迎，捧上足涕泣，自负上入军中，遣大将康艺全将骑卒入宫讨贼。上忧二太后隔绝，存亮复以五百骑迎二太后至军。

张韶升清思殿，坐御榻，与苏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惊曰："事止此邪！"韶惧而走。会康艺全与右军兵马使尚国忠引兵至，合击之，杀韶、玄明及其党，死者狼藉。逮夜始定，余党犹散匿禁苑中；明日，悉擒获之。

时宫门皆闭，上宿于左军，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恇骇。丁酉，上还宫，宰相帅百官诣延英门贺，来者不过数十人。盗所历诸门，监门宦者三十五人法当死；己亥，诏并杖之，仍不改职任。壬寅，厚赏两军立功将士。

18　五月，乙卯，以吏部侍郎李程、户部侍郎·判度支窦易直并同平章事。上问相于李逢吉，逢吉列上当时大臣有资望者，程为之首，故用之。上好治宫室，欲营别殿，制度甚广，李程谏，请以所具木石回奉山陵，上即从之。

19 六月，己卯朔，以左神策大将军康艺全为鄜坊节度使。

20 上闻王庭凑屠牛元翼家，叹宰辅非才，使凶贼纵暴。翰林学士韦处厚因上疏言："裴度勋高中夏，声播外夷，若置之岩廊，委其参决，河北、山东必禀朝算。管仲曰：'人离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理乱之本，非有他术，顺人则理，违人则乱。伏承陛下当食叹息，恨无萧、曹，今有裴度尚不能留，此冯唐所以谓汉文得廉颇、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当委之，信之，亲之，礼之，于事不效，于国无劳，则置之散寮，黜之远郡，如此，则在位者不敢不厉，将进者不敢苟求。臣与逢吉素无私嫌，尝为裴度无辜贬官。今之所陈，上答圣明，下达群议耳。"上见度奏状无平章事，以问处厚。处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状。上曰："何至是邪！"李程亦劝上加礼于度。丙申，加度同平章事。

21 张韶之乱，马存亮功为多，存亮不自矜，委权求出；秋，七月，以存亮为淮南监军使。

22 夏绥节度使李祐入为左金吾大将军，壬申，进马百五十匹；上却之。甲戌，侍御史温造于阁内奏弹祐违敕进奉，请论如法，诏释之。祐谓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吴元济，未尝心动，今日胆落于温御史矣！"

23 八月，丁卯朔，安南奏黄蛮入寇。

24 龙州刺史尉迟锐上言："牛心山素称神异，有掘断处，请加补塞。"从之。役数万人于绝险之地，东川为之疲弊。

25 九月，丁未，波斯李苏沙献沈香亭子材。左拾遗李汉上言："此何异瑶台、琼室！"上虽怒，亦优容之。汉，道明之六世孙也。

26 冬，十月，戊戌，翰林学士韦处厚谏上宴游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损寿，臣是时不死谏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才一岁，臣安敢畏死而不谏乎！"上感其言，赐锦采百匹、银器四。

27 十一月，戊午，安南奏：黄蛮与环王合兵攻陷陆州，杀刺史葛维。

28 庚申，葬睿圣文惠孝皇帝于光陵；庙号穆宗。

29 王播以钱十万缗赂王守澄，求复领利权，十二月，癸未，谏议大夫独孤朗、张仲方、起居郎柳公权、起居舍人宋申锡、拾遗李景让、薛廷老请开延英论其奸邪。上问："前廷争者不在中邪？"即日，除刘栖楚谏议大夫。景让，憬之曾孙；廷老，河中人也。

30 十二月，庚寅，加天平节度使乌重胤同平章事。

31 乙未，徐泗观察使王智兴以上生日，请于泗州置戒坛，度僧尼以资福；许之。自元和以来，敕禁此弊，智兴欲聚货，首请置之，于是四方辐凑，江、淮尤甚，智兴家赀由此累钜万。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钤制，至降诞日方停，计两浙、福建当失六十万丁。"奏至，即日罢之。

32 是岁，回鹘崇德可汗卒，弟曷萨特勒立。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

宝历元年（乙巳、825）

1 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还，御丹凤楼，赦天下，改元。

先是鄠令崔发闻外喧嚣，问之，曰："五坊人殴百姓。"发怒，命擒以入，曳之于庭。时已昏黑，良久，诘之，乃中使也。上怒，收发，系御史台。是日，发与诸囚立金鸡下，忽有品官数十人执梃乱捶发，破面折齿，绝气乃去；数刻而苏，复有继来求击之者，台吏以席蔽之，仅免。上命复系发于台狱而释诸囚。

2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乙卯，升鄂岳为武昌军，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武昌节度使。

中旨复以王播兼盐铁转运使，谏官屡争之；上皆不纳。

牛僧孺过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柳公绰服衮鞢候于馆舍，将佐谏曰："襄阳地高于夏口；此礼太过！"公绰曰："奇章公甫离台席，方镇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3 上游幸无常，昵比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二月，壬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献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讽视朝希晚；二曰正服，以讽服御乖异；三曰罢献，以讽征求玩好；四曰纳诲，以讽侮弃谠言；五曰辨邪，以讽信任群小；六曰防微，以讽轻出游幸。其纳诲箴略曰："汉鼙流湎，举白浮钟；魏睿侈汰，陵霄作宫。忠虽不忤，善亦不从。以规为瑱，是谓塞聪。"防微箴曰："乱臣猖獗，非可遽数。玄服莫辨，触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睹貌献餐，斯可戒惧！"上优诏答之。

4 上既复系崔发于狱，给事中李渤上言："县令不应曳中人，中人不应殴御囚，其罪一也。然县令所犯在赦

前,中人所犯在赦后。中人横暴,一至于此。若不早正刑书,臣恐四方藩镇闻之,则慢易之心生矣。"谏议大夫张仲方上言,略曰:"鸿恩将布于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泽遍被于昆虫而独遗崔发。"自馀谏官论奏甚众,上皆不听。戊子,李逢吉等从容言于上曰:"崔发辄曳中人,诚大不敬,然其母,故相韦贯之之姊也,年垂八十,自发下狱,积忧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此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谏官但言发冤,未尝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为不赦之!"即命中使释其罪,送归家,仍慰劳其母。母对中使杖发四十。

5 三月,辛酉,遣司门郎中于人文册回鹘曷萨特勒为爱登里罗汨没密于合毗伽昭礼可汗。

6 夏,四月,癸巳,群臣上尊号曰文武大圣广孝皇帝;赦天下。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经量移者,宜与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翰林学士韦处厚上言:"逢吉恐李绅量移,故有此处置。如此,则应近年流贬官,因李绅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即追赦文改之。绅由是得移江州长史。

7 秋,七月,甲辰,盐铁使王播进羡馀绢百万匹。播领盐铁,诛求严急,正入不充而羡馀相继。

8 己未,诏王播造竞渡船二十艘,运材于京师造之,计用转运半年之费。谏议大夫张仲方等力谏,乃减其半。

9 谏官言京兆尹崔元略以诸父事内常侍崔潭峻;丁卯,元略迁户部侍郎。

10 昭义节度使刘悟之去郓州也,以郓兵二千自随为亲兵。八月,庚戌,悟暴疾薨,子将作监主簿从谏匿其丧,与大将刘武德及亲兵谋,以悟遗表求知留后。司马贾直言入责从谏曰:"尔父提十二州地归朝廷,其功非细,只以张汶之故,自谓不洁淋头,竟至羞死。尔孺子,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为人!"从谏恐悚不能对,乃发丧。

11 初,陈留人武昭罢石州刺史,为袁王府长史,郁郁怨执政。李逢吉与李程不相悦,水部郎中李仍叔,程之族人,激怒之云,程欲与昭官,为逢吉所沮。昭因酒酣,对左金吾兵曹茅汇言欲刺逢吉,为人所告。九月,庚辰,诏三司鞫之。前河阳掌书记李仲言谓汇曰:"君言李程与昭谋则生,不然必死。"汇曰:"冤死甘心!诬人自全,汇不为也!"狱成,冬,十月,甲子,武昭杖死,李仍叔贬道州司马,李仲言流象州,茅汇流崖州。

12 上欲幸骊山温汤,左仆射李绛、谏议大夫张仲方等屡谏不听,拾遗张权舆伏紫宸殿下,叩头谏曰:"昔周幽王幸骊山,为犬戎所杀;秦始皇葬骊山,国亡;玄宗宫骊山而禄山乱;先帝幸骊山,享年不长。"上曰:"骊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验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温汤,即日还宫,谓左右曰:"彼叩头者之言,安足信哉!"

13 丙申,立皇子普为晋王。

14 朝廷得刘悟遗表,议者多言上党内镇,与河朔异,不可许。左仆射李绛上疏,以为:"兵机尚速,威断贵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谋。刘悟死已数月,朝廷尚未处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机。今昭义兵众,必不尽与从谏同谋,纵使其半叶同,尚有其半效顺。从谏未尝久典兵马,威惠未加于人。又此道素贫,非时必无优赏。今朝廷但速除近泽潞一将充昭义节度使,令兼程赴镇,从谏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所谓'先人夺人之心'也。新使既至,军心自有所系;从谏无位,何名主张,设使谋挠朝命,其将士必不肯从。今朝廷久无处分,彼军不晓朝廷之意,欲效顺则恐忽授从谏,欲同恶则恐别更除人,犹豫之间,若有奸人为之画策,虚张赏设钱数,军士觊望,尤难指挥。伏望速赐裁断,仍先下明敕,宣示军众,奖其从来忠节,赐新使缯五十万匹,使之赏设;续除刘从谏一刺史。从谏既粗有所得,必且择利而行,万无违拒。设不从命,臣亦以为不假攻讨。何则?臣闻从谏已禁山东三州军士不许自畜兵刀,足明群心殊未得一,帐下之事亦在不疑。熟计利害,决无即授从谏之理。"时李逢吉、王守澄计议已定,竟不用绛等谋。十二月,辛丑,以从谏为昭义留后。刘悟烦苛,从谏济以宽厚,众颇附之。

15 李绛好直言,李逢吉恶之。故事,仆射上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于廷,尚书以下每月当牙。元和中,伊慎为仆射,太常博士韦谦上言旧仪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势,与绛相遇于涂,不之避。绛引故事上言:"仆射,国初为正宰相,礼数至重。傥人才忝位,自宜别授贤良;若朝命守官,岂得有亏法制。乞下百官详定。"议者多从绛议。上听行旧仪。甲子,以绛有足疾,除太子少师、分司。

16 言事者多称裴度贤,不宜弃之藩镇,上数遣使至兴元劳问度,密示以还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党大惧。

二年(丙午、826)

1 春,正月,壬辰,裴度自兴元入朝,李逢吉之党百计毁之。先是民间谣云:"绯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又,长安城中有横亘六冈,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冈。张权舆上言:"度名应图谶,宅占冈原,不召而来,其旨可见。"上虽年少,悉察其诬谤,待度益厚。

度初至京师,朝士填门,度留客饮。京兆尹刘栖楚附度耳语,侍御史崔咸举觞罚度曰:"丞相不应计所由官咕嗫耳语。"度笑而饮之。栖楚不自安,趋出。

二月,丁未,以度为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书,左右忽白失印,闻者失色。度饮酒自如;顷之,左右白复于故处得印,度不应。或问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盗之以印书券耳,急之则投诸水火,缓之则复还故处。"人服其识量。

2 上自即位以来，欲幸东都，宰相及朝臣谏者甚众，上皆不听，决意必行，已令度支员外郎卢贞按视，修东都宫阙及道中行宫。裴度从容言于上曰："国家本设两都以备巡幸，自多难以来，兹事遂废。今宫阙、营垒、百司廨舍率已荒隳，陛下傥欲行幸，宜命有司岁月间徐加完葺，然后可往。"上曰："从来言事者皆云不当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会朱克融、王庭凑皆请以兵匠助修东都。三月丁亥，敕以修东都烦扰，罢之，召卢贞还。

先是，朝廷遣中使赐朱克融时服，克融以为疏恶，执留敕使；又奏"当道今岁将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给三十万端匹"；又奏"欲将兵马及丁匠五千助修宫阙"。上患之，以问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对曰："克融无礼已甚，殆将毙矣！譬如猛兽，自于山林中咆哮跳踉，久当自困，必不敢辄离巢穴。愿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后，徐赐诏书云：'闻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还，朕自有处分。时服，有司制造不谨，朕甚欲知之，已令区处。其将士春衣，从来非朝廷征发，皆本道自备。朕不爱数十万匹物，但素无此例，不可独与范阳。'所称助修宫阙，皆是虚语，若欲直挫其奸，宜云'丁匠宜速遣来，已令所在排比供拟。'彼得此诏，必苍黄失图。若且示含容，则云'修宫阙事在有司，不假丁匠远来。'如是而已。不足劳圣虑也。"上悦，从之。

3 立才人郭氏为贵妃。妃，晋王普之母也。

4 横海节度使李全略薨；其子副大使同捷擅领留后，重赂邻道，以求承继。

5 夏，四月，戊申，以昭义留后刘从谏为节度使。

6 五月，幽州军乱，杀朱克融及其子延龄，军中立其少子延嗣主军务。

7 六月，甲子，上御三殿，令左右军、教坊、内园为击球、手搏、杂戏。戏酣，有断臂、碎首者，夜漏数刻乃罢。

8 己卯，上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

9 癸未，衡王绚薨。

10 壬辰，宣索左藏见在银十万两金七千两，悉贮内藏，以便赐与。

11 道士赵归真说上以神仙，僧惟贞、齐贤、正简说上以祷祠求福，皆出入宫禁，上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请遍历江、岭，求访异人。有润州人周息元，自言寿数百岁，上遣中使迎之。八月，乙巳，息元至京师，上馆之禁中山亭。

12 朱延嗣既得幽州，虐用其人；都知兵马使李载义与弟牙内兵马使载宁共杀延嗣，并屠其家三百余人。载义权知留后；九月，数延嗣之罪以闻。载义，承乾之后也。

13 庚申，魏博节度使史宪诚妄奏李同捷为军士所逐，走归本道，请束身归朝；寻奏同捷复归沧州。

14 壬申，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程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

15 冬，十月，己亥，以李载义为卢龙节度使。

16 十一月，甲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同平章事、充山南东道节度使。

17 上游戏无度，狎昵群小，善击球，好手搏，禁军及诸道争献力士，又以钱万缗付内园令召募力士，昼夜不离侧；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复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逊，辄配流、籍没；宦官小过，动遭捶挞，皆怨且惧。十二月，辛丑，上夜猎还宫，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及击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阎惟直等二十八人饮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烛忽灭，苏佐明等弒上于室内。刘克明等矫称上旨，命翰林学士路隋草遗制，以绛王悟权句当军国事。壬寅，宣遗制，绛王见宰相百官于紫宸外庑。

克明等欲易置内侍之执权者，于是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定议，以卫兵迎江王涵入宫，发左·右神策、飞龙兵进讨贼党，尽斩之。克明赴井，出而斩之。绛王为乱兵所害。

时事起苍猝，守澄以翰林学士韦处厚博通古今，一夕处置，皆与之共议。守澄等欲号令中外，而疑所以为辞。处厚曰："正名讨罪，于义何嫌；安可依违，有所讳避！"又问："江王当如何践阼？"处厚曰："诘朝，当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内难。然后群臣三表劝进，以太皇太后令册命即皇帝位。"当时皆从其言，时不暇复问有司，凡百仪法，皆出于处厚，无不叶宜。

癸卯，以裴度摄冢宰。百官谒见江王于紫宸外庑，王素服涕泣。甲辰，见诸军使于少阳院。赵归真等诸术士及敬宗时佞幸者，皆流岭南或边地。

乙巳，文宗即位，更名昂。戊申，尊母萧氏为皇太后，王太后为宝历太后。是时，郭太后居兴庆宫，王太后居义安殿，萧太后居大内。上性孝谨，事三宫如一，每得珍异之物，先荐郊庙，次奉三宫，然后进御。萧太后，闽人也。

18 庚戌，以翰林学士韦处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9 上自为诸王，深知两朝之弊，及即位，励精求治，去奢从俭。诏宫女非有职掌者皆出之，出三千余人。五坊鹰犬，准元和故事，量留校猎外，悉放之。有司供宫禁年支物，并准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总监冗食千二百余

员，停诸司新加衣粮。御马坊场及近岁别贮钱谷所占陂田，悉归之有司。先宣索组绣、雕镂之物，悉罢之。敬宗之世，每月视朝不过一二，上始复旧制，每奇日未尝不视朝，对宰相群臣延访政事，久之方罢。待制官旧虽设之，未尝召对，至是屡蒙延问。其辍朝、放朝皆用偶日，中外翕然相贺，以为太平可冀。

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上之上

太和元年(丁未、827)

1　春，二月，乙巳，赦天下，改元。

2　李同捷擅据沧景，朝廷经岁不问。同捷冀易世之后或加恩贷，三月，壬戌朔，遣掌书记崔从长奉表与其弟同志、同巽俱入见，请遵朝旨。

3　上虽虚怀听纳而不能坚决，与宰相议事已定，寻复中变。夏，四月，丙辰，韦处厚于延英极论之，因请避位；上再三慰劳之。

4　忠武节度使王沛薨。庚申，以太仆卿高瑀为忠武节度使。

自大历以来，节度使多出禁军，其禁军大将资高者，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以赂中尉，动逾亿万，然后得之，未尝由执政；至镇，则重敛以偿所负。及沛薨，裴度、韦处厚始奏以瑀代之。中外相贺曰："自今僚帅鲜矣！"

5　五月，丙子，以天平节度使乌重胤为横海节度使，以前横海节度副使李同捷为兖海节度使。朝廷犹虑河南、北节度使构扇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宪诚同平章事。丁丑，加卢龙李载义、平卢康志睦、成德王庭凑检校官。

6　盐铁使王播自淮南入朝，力图大用，所献银器以千计，绫绢以十万计。六月，癸巳，以播为左仆射、同平章事。

7　秋，七月，癸酉，葬睿武昭愍孝皇帝于庄陵；庙号敬宗。

8　李同捷托为将士所留，不受诏；乙酉，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奏请将本军三万人，自备五月粮以讨同捷，许之。八月，庚子，削同捷官爵，命乌重胤、王智兴、康志睦、史宪诚、李载义与义成节度使李听、义武节度使张璠各帅本军讨之。

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赂河北诸镇。戊午，李载义执其侄，并所赂献之。

史宪诚与李全略为婚姻，及同捷叛，密以粮助之。裴度不知其所为，谓宪诚无贰心。宪诚遣亲吏至中书请事，韦处厚谓曰："晋公于上前以百口保尔使主；处厚则不然，但仰俟所为，自有朝典耳！"宪诚惧，不敢复与同捷通。

王庭凑为同捷求节钺不获，乃助之为乱，出兵境上以挠魏师；又遣使厚赂沙陀酋长朱邪执宜，欲与之连兵，执宜拒不受。

冬，十月，天平、横海节度使乌重胤击同捷，屡破之。十一月，丙寅，重胤薨。庚辰，以保义节度使李寰为横海节度使，从王智兴之请也。

9　十二月，庚戌，加王智兴同平章事。

二年(戊申、828)

1　春，三月，己卯，王智兴攻棣州，焚其三门。

2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上亲策制举人，贤良方正昌平刘蕡对策，极言其祸，其略曰："陛下宜先忧者，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又曰："陛下将杜篡弑之渐，则居正位而近正人，远刀锯之贱，亲骨鲠之直，辅相得以专其任，庶职得以守其官，奈何以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祸稔萧墙，奸生帷幄，臣恐曹节、侯览复生于今日。"又曰："忠贤无腹心之寄，阍寺持废立之权，陷先君不得正其终，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达人臣之节，首乱者以安君为名；不究春秋之微，称兵者以逐恶为义。则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于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阴邪之路，屏亵狎之臣，制侵陵迫胁之心，复门户扫除之役，戒其所宜戒，忧其所宜忧！既不能治于前，当治于后；既不能正其始，当正其终；则可以虔奉典谟，克承丕构矣。昔秦之亡也失于强暴，汉之亡也失于微弱。强暴则贼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则奸臣窃权而震主。伏见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祸，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轸亡汉之忧，以杜其渐，则祖宗之鸿业可绍，三、五之遐轨可追矣。"又曰："臣闻昔汉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余事，其心甚诚，其称甚美，然而纪纲日紊，国祚日衰，奸宄日强，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择贤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又曰："陛下诚能揭国权以归相，持兵柄以归将，则心无不达，行无不孚矣。"又曰："法宜画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员，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则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则破律于中，法出多门，人无所措，实由兵农势异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

籍，止于奉朝请；六军不主兵事，止于养勋阶。军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内臣之职。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雠；足一蹈军门，视农夫如草芥。谋不足以翦除凶逆而诈足以抑扬威福，勇不足以镇卫社稷而暴足以侵轶里闾。羁绁藩臣，於陵宰辅，隳裂王度，汩乱朝经。张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观衅之心，无伏节死难之义。岂先王经文纬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发而祸应，计行而身戮，盖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岂忍姑息时忌，窃陛下一命之宠哉！”

3 闰月，丙戌朔，史宪诚奏遣其子副大使唐、都知兵马使亓志绍将兵二万五千趣德州讨李同捷。时宪诚欲助同捷，唐泣谏，且请发兵讨之；宪诚不能违。

4 甲午，贤良方正裴休、李郃、李甘、杜牧、马植、崔珏、王式、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等见刘蕡策，皆叹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诏下，物论嚣然称屈。谏官、御史欲论奏，执政抑之。李郃曰：“刘蕡下第，我辈登科，能无厚颜！”乃上疏，以为：“蕡所对策，汉、魏以来无与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闻，恐忠良道穷，纲纪遂绝。况臣所对不及蕡远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报。蕡由是不得仕于朝，终于使府御史。牧，佑之孙；植，勋之子；式，起之子；慎由，融之玄孙也。

5 夏，六月，晋王普薨；辛酉，谥悼怀太子。

6 初，萧太后幼去乡里，有弟一人；上即位，命福建观察使求访，莫知所在。有茶纲役人萧洪，自言有姊流落，商人赵缜引之见太后近亲吕璋之妻，亦不能辩，与之俱见太后。上以为得真舅，甲子，以为太子洗马。

7 峰州刺史王升朝叛；庚辰，安南都护武陵韩约讨斩之。

8 王庭凑阴以兵及盐粮助李同捷，上欲讨之；秋，七月，甲辰，诏中书集百官议其事。宰相以下莫敢违，卫尉卿殷侑独以为：“廷凑虽附凶徒，事未甚露，宜且含容，专讨同捷。”己巳，下诏罪状廷凑，命邻道各严兵守备，听其自新。

9 九月，丁亥，王智兴奏拔棣州。

10 李寰自晋州引兵赴镇，不戢士卒，所过残暴，至则拥兵不进，但坐索供馈。庚寅，以寰为夏绥节度使。

11 甲午，诏削夺王庭凑官爵，命诸军四面进讨。

12 加王智兴守司徒，以前夏绥节度使傅良弼为横海节度使。

13 岳王绲薨。

14 庚戌，容管奏安南军乱，逐都护韩约。

15 冬，十月，洋王忻薨。

16 魏博败横海兵于平原，遂拔之。

17 十一月，癸未朔，易定节度使柳公济奏攻李同捷坚固寨，拔之；又破其兵于寨东。时河南、北诸军讨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胜，则虚张首虏以邀厚赏，朝廷竭力奉之，江、淮为之耗弊。

18 傅良弼至陕而薨。乙酉，以左金吾大将军李祐为横海节度使。

19 甲辰，禁中昭德寺火，延及宫人所居，烧死者数百人。

20 十二月，丁巳，王智兴奏兵马使李君谋将兵济河，破无棣。

21 壬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处厚薨。

22 李同捷军势日蹙，王庭凑不能救，乃遣人说魏博大将亓志绍使杀史宪诚父子取魏博；志绍遂作乱，引所部兵二万人还逼魏州。丁丑，命谏议大夫柏耆宣慰魏博，且发义成、河阳兵以讨志绍。

23 戊寅，以翰林学士路隋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4 辛巳，史宪诚奏亓志绍兵屯永济，告急求援；诏义成节度使李听帅沧州行营诸军以讨志绍。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四

唐纪六十

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上之下

太和三年（己酉、829）

1 春，正月，亓志绍与成德合兵掠贝州。

2 义成行营兵三千人先屯齐州，使之禹城，中道溃叛；横海节度使李祐讨诛之。

3 李听、史唐合兵击亓志绍，破之；志绍将其众五千奔镇州。

4 李载义奏攻沧州长芦，拔之。

5 甲辰，昭义奏亓志绍馀众万五千人诣本道降，置之洛州。

6 二月，横海节度使李祐帅诸道行营兵击李同捷，破之，进攻德州。

7 武宁捉生兵马使石雄，勇敢，爱士卒；王智兴残虐，军中欲逐智兴而立雄，智兴知之，因雄立功，奏请除刺史。丙辰，以雄为壁州刺史。

8 史宪诚闻沧景将平而惧，其子唐劝之入朝。丙寅，宪诚使唐奉表请入朝，且请以所管听命。

9 石雄既去武宁，王智兴悉杀军中与雄善者百余人。夏，四月，戊午，智兴奏雄摇动军情，请诛之。上知雄无罪，免死，长流白州。

10 戊辰，李载义奏攻沧州，破其罗城。李祐拔德州，城中将卒三千余人奔镇州。李同捷与祐书请降，祐并奏其书，谏议大夫柏耆受诏宣慰行营，好张大声势以威制诸将，诸将已恶之矣；及李同捷请降于祐，祐遣大将万洪代守沧州；耆疑同捷之诈，自将数百骑驰入沧州，以事诛洪，取同捷及其家属诣京师。乙亥，至将陵，或言王庭凑欲以奇兵篡同捷，乃斩同捷，传首，沧景悉平。

五月，庚寅，加李载义同平章事。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仅能下之，而柏耆径入城，取为己功，诸将疾之，争上表论列。辛卯，贬耆为循州司户。李祐寻薨。

11 壬寅，摄魏博副使史唐奏改名孝章。

12 六月，丙辰，诏："镇州四面行营各归本道休息，但务保境，勿相往来；惟庭凑效顺，为达章表，余皆勿受。"

13 辛酉，以史宪诚为兼侍中、河中节度使；以李听兼魏博节度使。分相、卫、澶三州，以史孝章为节度使。

14 初，李祐闻柏耆杀万洪，大惊，疾遂剧。上曰："祐若死，是耆杀之也！"癸酉，赐耆自尽。

15 河东节度使李程奏得王庭凑书，请纳景州；又奏亓志绍自缢。

16 上遣中使赐史宪诚旌节，癸酉，至魏州。时李听自贝州还军馆陶，迁延未进，宪诚竭府库以治行。甲戌，军乱，杀宪诚，奉牙内都知兵马使灵武何进滔知留后。李听进至魏州，进滔拒之，不得入。秋，七月，进滔出兵击李听；听不为备，大败，溃走，昼夜兼行，趣浅口，失亡过半，辎重兵械尽弃之。昭义兵救之，听仅而得免，归于滑台。

河北久用兵，馈运不给，朝廷厌苦之。八月，壬子，以进滔为魏博节度使，复以相、卫、澶三州归之。

17 沧州承丧乱之余，骸骨蔽地，城空野旷，户口存者什无三四。癸丑，以卫尉卿殷侑为齐、德、沧、景节度使。侑至镇，与士卒同甘苦，招抚百姓，劝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复业。先是，本军三万人皆仰给度支，侑至一年，租税自能赡其半；二年，请悉罢度支给赐；三年之后，户口滋殖，仓廪充盈。

18 王庭凑因邻道微露请服之意；壬申，赦庭凑及将士，复其官爵。

19 征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为兵部侍郎，裴度荐以为相。会吏部侍郎李宗闵有宦官之助，甲戌，以宗闵同平章事。

20 上性俭素，九月，辛巳，命中尉以下毋得衣纱縠绫罗；听朝之暇，惟以书史自娱，声乐游畋未尝留意。驸马韦处仁尝著夹罗巾，上谓曰："朕慕卿门地清素，故有选尚。如此巾服，听其他贵戚为之，卿不须尔。"

21 壬辰，以李德裕为义成节度使。李宗闵恶其逼己，故出之。

22 冬，十月，丙辰，以李听为太子少师。

23 路隋言于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谷琐碎之务，如杨国忠、元载、皇甫镈皆奸臣，所为不足法也。"上以为然。于是裴度辞度支；上许之。

24 十一月，甲午，上祀圜丘；赦天下。四方毋得献奇巧之物，其纤丽布帛皆禁之，焚其机杼。

25 丙申，西川节度使杜元颖奏南诏入寇。元颖以旧相，文雅自高，不晓军事，专务蓄积，减削士卒衣粮。西南戍边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蛮境钞盗以自给，蛮人反以衣食资之；由是蜀中虚实动静，蛮皆知之。南诏自嵯颠谋大举入寇，边州屡以告，元颖不之信；嵯颠兵至，边城一无备御。蛮以蜀卒为乡导，袭陷巂、戎二州。甲辰，元颖遣兵与战于邛州南，蜀兵大败；蛮遂陷邛州。

26 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入朝。

27 诏发东川、兴元、荆南兵以救西川；十二月，丁未朔，又发鄂岳、襄邓、陈许等兵继之。

28 以王智兴为忠武节度使。

29 己酉，以东川节度使郭钊为西川节度使，兼权东川节度事。

嵯颠自邛州引兵径抵成都，庚戌，争其外郭。杜元颖帅众保牙城以拒之，欲遁者数四。壬子，贬元颖为邵州刺史。

30 己未，以右领军大将军董重质为神策、诸道西川行营节度使，又发太原、凤翔兵赴西川。南诏寇东川，入梓州西川。钊兵寡弱不能战，以书责嵯颠。嵯颠复书曰："杜元颖侵扰我，故兴兵报之耳。"与钊修好而退。

蛮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抚蜀人，市肆安堵；将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蜀人恐惧，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嵯颠自为军殿，及大度水，嵯颠谓蜀人曰："此南吾境也，听汝哭别乡国。"众皆恸哭，赴水死者以千计。自是南诏工巧埒于蜀中。

嵯颠遣使上表，称："蛮比修职贡，岂敢犯边，正以杜元颖不恤军士，怨苦元颖，竟为乡导，祈我此行以诛虐帅。诛之不遂，无以慰蜀士之心，愿陛下诛之。"丁卯，再贬元颖循州司马。诏董重质及诸道兵皆引还。郭钊至成都，与南诏立约，不相侵扰。诏遣中使以国信赐嵯颠。

四年（庚戌、830）

1 春，正月，辛巳，武昌节度使牛僧孺入朝。

2 戊子，立子永为鲁王。

3 李宗闵引荐牛僧孺；辛卯，以僧孺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于是二人相与排摈李德裕之党，稍稍逐之。

4 南诏之寇成都也，诏山南西道发兵救之，兴元兵少，节度使李绛募兵千人赴之，未至，蛮退而还。

兴元兵有常额，诏新募兵悉罢之。二月，乙卯，绛悉召新军，谕以诏旨而遣之，仍赐以廪麦，皆怏怏而退。往辞监军，监军杨叔元素恶绛不奉己，以赐物薄激之。众怒，大噪，掠库兵，趋使牙。绛方与僚佐宴，不为备，走登北城。或劝缒而出，绛曰："吾为元帅，岂可逃去！"麾推官赵存约令去。存约曰："存约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将王景延与贼力战死，绛、存约及观察判官薛齐皆为乱兵所害，贼遂屠绛家。

戊午，叔元奏绛收新军募直以致乱。庚申，以尚书右丞温造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是时，三省官上疏共论李绛之冤；谏议大夫孔敏行具呈叔元激怒乱兵，上始悟。

5 三月，乙亥朔，以刑部尚书柳公绰为河东节度使。先是，回鹘入贡及互市，所过恐其为变，常严兵迎送防卫之。公绰至镇，回鹘遣梅录李畅以马万匹互市，公绰但遣牙将单骑迎劳于境，至则大辟牙门，受其礼谒。畅感泣，戒其下，在路不敢驰猎，无所侵扰。

阴北沙陀素骁勇，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绰奏以其酋长朱邪执宜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使居云、朔塞下，捍御北边。执宜与诸酋长入谒，公绰与之宴。执宜神彩严整，进退有礼，公绰谓僚佐曰："执宜外严而内宽，言徐而理当，福禄人也。"执宜母妻入见，公绰使夫人与之饮酒，馈遗之。执宜感恩，为之尽力。塞下旧有废府十一，执宜修之，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自是杂虏不敢犯塞。

6 温造行至褒城，遇兴元都将卫志忠征蛮归，造密与之谋诛乱者，以其兵八百人为牙队，五百人为前军，入府，分守诸门。己卯，造视事，飨将士于牙门，造曰："吾欲问新军去留之意，宜悉使来前。"既劳问，命坐，行酒。志忠密以牙兵围之，既合，唱"杀！"新军八百余人皆死。杨叔元起，拥造靴求生，造命囚之。其手杀绛者，斩之百段，余皆斩首，投尸汉水，以百首祭李绛，三十首祭死事者，具事以闻。己丑，流杨叔元于康州。

7 癸卯，加淮南节度使段文昌同平章事、为荆南节度使。

8 奚寇幽州，夏，四月，丁未，卢龙节度使李载义击破之；辛酉，擒其王茹羯以献。

9 裴度以高年多疾，恳辞机政。六月，丁未，以度为司徒、平章军国重事，俟疾损，三五日一入中书。

上患宦者强盛，宪宗、敬宗弑逆之党犹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专横，招权纳贿，上不能制。尝密与翰林学士宋申锡言之，申锡请渐除其逼。上以申锡沈厚忠谨，可倚以事，擢为尚书右丞；七月，癸未，以申锡同平章事。

10 初，裴度征淮西，奏李宗闵为观察判官，由是渐获进用。至是，怨度荐李德裕，因其谢病，九月，壬午，以度兼侍中，充山南东道节度使。

11 西川节度使郭钊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义成节度使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

蜀自南诏入寇，一方残弊，郭钊多病，未暇完补。德裕至镇，作筹边楼，图蜀地形，南入南诏，西达吐蕃。日召老于军旅、习边事者，虽走卒蛮夷无所间，访以山川、城邑、道路险易广狭远近，未逾月，皆若身尝涉历。

上命德裕修塞清溪关以断南诏入寇之路，或无土，则以石垒之。德裕上言："通蛮细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镇守，可保无虞；但黎、雅以来得万人，成都得二万人，精加训练，则蛮不敢动矣。边兵又不宜多，须力可临制。崔旰之杀郭英乂，张朏之逐张延赏，皆镇兵也。"时北兵皆归本道，惟河中、陈许三千人在成都，有诏来年三月亦归，蜀人恫惧。德裕奏乞郑滑五百人、陈许千人以镇蜀；且言："蜀兵脆弱，新为蛮寇所困，皆破胆，不堪征戍。若北兵尽归，则与杜元颖时无异，蜀不可保。恐议者云蜀经蛮寇以来，已自增兵，冥者蛮寇已逼，元颖始募市人为兵，得三千余人，徒有其数，实不可用。郭钊募北兵仅得百余人，臣复召募得二百余人，此外皆元颖旧兵也。恐议者又

闻一夫当关之说，以为清溪可塞。臣访之蜀中老将，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余小径无数，皆东蛮临时为之开通，若言可塞，则是欺罔朝廷。要须大度水北更筑一城，迤逦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况闻南诏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赂遗吐蕃，若使二虏知蜀虚实，连兵入寇，诚可深忧。其朝臣建言者，盖由祸不在身，望人责一状，留入堂案，他日败事，不可令臣独当国宪。"朝廷皆从其请。德裕乃练士卒，葺堡鄣，积粮储以备边，蜀人粗安。

12 是岁，勃海宣王仁秀卒，子新德早死，孙彝震立，改元咸和。

五年(辛亥、831)

1 春，正月，丁巳，赐沧、齐、德节度名义昌军。

2 庚申，卢龙监军奏李载义与敕使宴于球场后院，副兵马使杨志诚与其徒呼噪作乱，载义与子正元奔易州；志诚又杀莫州刺史张庆初。上召宰相谋之，牛僧孺曰："范阳自安、史以来，非国所有，刘总暂献其地，朝廷费钱八十万缗而无丝毫所获。今日志诚得之，犹前日载义得之也；因而抚之，使捍北狄，不必计其逆顺。"上从之。载义自易州赴京师，上以载义有平沧景之功，且事朝廷恭顺；二月，壬辰，以载义为太保，同平章事如故。以杨志诚为卢龙留后。

臣光曰：昔者圣人顺天理、察人情，知齐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师长以正之；知群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诸侯以制之；知列国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统之。天子之于万国，能褒善而黜恶，抑强而扶弱，抚服而惩违，禁暴而诛乱，然后发号施令而四海之内莫不率从也。诗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载义藩屏大臣，有功于国，无罪而志诚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无所问，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则是将帅之废置杀生皆出于士卒之手，天子虽在上，何为哉！国家之有方镇，岂专利其财赋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术耳，岂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3 新罗王彦升卒，子景徽立。

4 上与宋申锡谋诛宦官，申锡引吏部侍郎王璠为京兆尹，以密旨谕之。璠泄其谋，郑注、王守澄知之，阴为之备。

上弟漳王凑贤，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卢著诬告申锡谋立漳王。戊戌，守澄奏之，上以为信然，甚怒。守澄欲即遣二百骑屠申锡家，飞龙使马存亮固争曰："如此，则京城自乱矣！宜召他相与议其事。"守澄乃止。

是日，旬休，遣中使悉召宰相至中书东门。中使曰："所召无宋公名。"申锡知获罪，望延英，以笏扣头而退。宰相至延英，上示以守澄所奏，相顾愕眙。上命守澄捕豆卢著所告十六宅宫市品官晏敬则及申锡亲事王师文等，于禁中鞫之；师文亡命。三月，庚子，申锡罢为右庶子。自宰相大臣无敢显言其冤者，独京兆尹崔珙、大理卿王正雅连上疏请出内狱付外廷核实，由是狱稍缓。正雅，翊之子也。晏敬则等自诬服，称申锡遣王师文达意于王，结异日之知。

狱成，壬寅，上悉召师保以下及台省府寺大臣面询之。午际，左常侍崔玄亮、给事中李固言、谏议大夫王质、补阙卢钧、舒元褒、蒋系、裴休、韦温等复请对于延英，乞以狱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与大臣议之矣。"屡遣之出，不退。玄亮叩头流涕曰："杀一匹夫犹不可不重慎，况宰相乎！"上意稍解，曰："当更与宰相议之。"乃复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过宰相，今申锡已为宰相，假使如所谋，复与何求！申锡殆不至此！"郑注恐覆按诈觉，乃劝守澄请止行贬黜。癸卯，贬漳王凑为巢县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存亮即日请致仕。玄亮，磁州人；质，通五世孙；系，乂之子；元褒，江州人也。晏敬则等坐死及流窜者数十百人，申锡竟卒于贬所。

5 夏，四月，己丑，以李载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志诚为幽州节度使。

6 五月，辛丑，上以太庙两室破漏，逾年不葺，罚将作监、度支判官、宗正卿俸；亟命中使帅工徒，辍禁中营缮之材以葺之。左补阙韦温谏，以为："国家置百官，各有所司，苟为堕旷，宜黜其人，更择能者代之。今旷官者止于罚俸，而忧轸所切即委内臣，是以宗庙为陛下所私而百官皆为虚设也。"上善其言，即追止中使，命有司葺之。

7 丙辰，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遣使诣南诏索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而还。

8 秋，八月，戊寅，以陕虢观察使崔郾为鄂岳观察使。鄂岳地襄山带江，处百越、巴、蜀、荆、汉之会，土多群盗，剽行舟，无老幼必尽杀乃已。郾至，训卒治兵，作蒙冲追讨，岁中，悉诛之。郾在陕，以宽仁为治，或经月不笞一人，及至鄂，严峻刑罚；或问其故，郾曰："陕土瘠民贫，吾抚之不暇，尚恐其惊；鄂地险民杂，夷俗剽狡为奸，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贵知变，盖谓此也。"

9 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蜀兵羸疾老弱者，从来终身不简，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简去四千四百余人，复简募少壮者千人以慰其心。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与土兵参居，转相训习，日益精练。又，蜀工所作兵器，徒务华饰不堪用；臣今取工于别道以治之，无不坚利。"

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降，尽帅其众奔成都；德裕遣行维州刺史虞藏俭将兵入据其城。庚申，具奏其状，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烧十三桥，捣西戎腹心，可洗久耻，是韦皋没身恨不能致者也！”事下尚书省，集百官议，皆请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万里，失一维州，未能损其势。比来修好，约罢戍兵，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彼若来责曰：‘何事失信？’养马蔚茹川，上平凉阪，万骑缀回中，怒气直辞，不三日至咸阳桥。此时西南数千里外，得百维州何所用之！徒弃诚信，有害无利。此匹夫所不为，况天子乎！”上以为然，诏德裕以其城归吐蕃，执悉怛谋及所与偕来者悉归之。吐蕃尽诛之于境上，极其惨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10 冬，十月，戊寅，李德裕奏南诏寇嶲州，陷三县。

六年（壬子、832）

1 春，正月，壬子，诏以水旱降系囚。群臣上尊号曰太和文武至德皇帝；右补阙韦温上疏，以为：“今水旱为灾，恐非崇饰徽称之时。”上善之，辞不受。

2 三月，辛丑，以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兼侍中，充忠武节度使；以邠宁节度使李听为武宁节度使。

3 回鹘昭礼可汗为其下所杀，从子胡特勒立。

4 李听之前镇武宁也，有苍头为牙将；至是，听先遣亲吏至徐州慰劳将士，苍头不欲听复来，说军士杀其亲吏，脔食之。听惧，以疾固辞。辛酉，以前忠武节度使高瑀为武宁节度使。

5 夏，五月，甲辰，李德裕奏修邛崃关及移嶲州理台登城。

6 秋，七月，原王逵薨。

7 冬，十月，甲子，立鲁王永为太子。初，上以晋王普，敬宗长子，性谨愿，欲以为嗣；会薨，上痛惜之，故久不议建储，至是始行之。

8 十一月，乙卯，以荆南节度使段文昌为西川节度使。西川监军王践言入知枢密，数为上言：“缚送悉怛谋以快虏心，绝后来降者，非计也。”上亦悔之，尤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与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疏之。僧孺内不自安，会上御延英，谓宰相曰：“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亦有意于此乎！”僧孺对曰：“太平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谓同列曰：“主上责望如此，吾曹岂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请罢。十二月，乙丑，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

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从，俊良在位，佞邪黜远，礼修乐举，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革偃戢，诸侯顺附，四夷怀服，家给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时，阉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跋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血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而僧孺谓之太平，不亦诬乎！当文宗求治之时，僧孺任居承弼，进则偷安取容以窃位，退则欺君诬世以盗名，罪孰大焉！

9 珍王诚薨。

10 乙亥，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入朝。

11 丁未，以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为兵部尚书。

初，李宗闵与德裕有隙，及德裕还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为相，宗闵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悰，宗闵党也，尝诣宗闵，见其有忧色，曰：“得非以大戎乎？”宗闵曰：“然。何以相救？”悰曰：“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闵曰：“何如？”悰曰：“德裕有文学而不由科第，常用此为慊慊，若使之知举，必喜矣。”宗闵默然有间，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则用为御史大夫。”宗闵曰：“此则可矣。”悰再三与约，乃诣德裕。德裕迎揖曰：“公何为访此寂寥？”悰曰，“靖安相公令悰达意。”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惊喜泣下，曰：“此大门官，小子何足以当之！”寄谢重沓。宗闵复与给事中杨虞卿谋之，事遂中止。虞卿，汝士之从弟也。

七年（癸丑、833）

1 春，正月，甲午，加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同平章事，遣归镇。初，从谏以忠义自任，入朝，欲请他镇；既至，见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请托，心轻朝廷，故归而益骄。

2 徐州承王智兴之后，士卒骄悖，节度使高瑀不能制；上以为忧。甲寅，以岭南节度使崔珙为武宁节度使。珙至镇，宽猛适宜，徐人安之。珙，瑾之弟也。

3 二月，癸亥，加卢龙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杨志诚检校吏部尚书。进奏官徐迪谓宰相言：“军中不识朝廷之制，唯知尚书改仆射为迁，不知工部改吏部为美，敕使往，恐不得出。”辞气甚慢，宰相不以为意。

4 丙戌，以兵部尚书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谢，上与之论朋党事，对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为朋党。”时给事中杨虞卿与从兄中书舍人汝士、弟户部郎中汉公、中书舍人张元夫、给事中萧澣等善交结，依附权要，上干执

政，下挠有司，为士人求官及科第，无不如志，上闻而恶之，故与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悦者。初，左散骑常侍张仲方尝驳李吉甫谥，及德裕为相，仲方称疾不出。三月，壬辰，以仲方为宾客分司。

5 杨志诚怒不得仆射，留官告使魏宝义并春衣使焦奉鸾、送奚·契丹使尹士恭；甲午，遣牙将王文颖来谢恩并让官。丙申，复以告身并批答赐之。文颖不受而去。

6 和王绮薨。

7 庚戌，以杨虞卿为常州刺史，张元夫为汝州刺史。他日，上复言及朋党，李宗闵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辈臣皆不与美官。"李德裕曰："给、舍非美官而何！"宗闵失色。丁巳，以萧澣为郑州刺史。

8 夏，四月，丙戌，册回鹘新可汗为爱登里罗汩没密施合句禄毗伽彰信可汗。

9 六月，乙巳，以山南西道节度使李载义为河东节度使。先是，回鹘每入贡，所过暴掠，州县不敢诘，但严兵防卫而已。载义至镇，回鹘使者李畅入贡，载义谓之曰："可汗遣将军入贡以固舅甥之好，非遣将军陵践上国也。将军不戢部曲，使为侵盗；载义亦得杀之，勿谓中国之法可忽也。"于是悉罢防卫兵，但使二卒守其门。畅畏服，不敢犯令。

10 壬申，以工部尚书郑覃为御史大夫。初，李宗闵恶覃在禁中数言事，奏罢其侍讲。上从容谓宰相曰："殷侑经术颇似郑覃。"宗闵对曰："覃、侑经术诚可尚，然论议不足听。"李德裕曰："覃、侑议论，他人不欲闻，惟陛下欲闻之。"后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闵谓枢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书！"潭峻曰："八年天子，听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闵愀然而止。

11 乙亥，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闵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

12 秋，七月，壬寅，以右仆射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盐铁转运使。

13 宣武节度使杨元卿有疾，朝廷议除代，李德裕请徙刘从谏于宣武，因拔出上党，不使与山东连结；上以为未可。癸丑，以左仆射李程为宣武节度使。

14 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经术，李德裕请依杨绾议，进士试论议，不试诗赋。德裕又言："昔玄宗以临淄王定内难，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阁；天下议皆以为幽闭骨肉，亏伤人伦。冀使天宝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处方州，虽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为安禄山、朱泚所鱼肉者，由聚于一宫故也。陛下诚因册太子，制书听宗室年高属疏者出阁，且除诸州上佐，使携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则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内孰不欣悦！"上曰："兹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诸王岂无贤才，无所施耳！"八月，庚寅，册命太子，因下制：诸王自今以次出阁，授紧·望州刺史、上佐；十六宅县主，以时出适；进士停试诗赋。诸王出阁，竟以议所除官不决而罢。

15 壬寅，加幽州节度使杨志诚检校右仆射；仍别遣使慰谕之。

16 杜牧愤河朔三镇之桀骜，而朝廷议者专事姑息，乃作书，名曰罪言，大略以为："国家自天宝盗起，河北百余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无敢窥者。齐、梁、蔡被其风流，因亦为寇。未尝五年间不战，焦焦然七十余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为浪战，不计地势，不审攻守是也。"

又伤府兵废坏，作《原十六卫》，以为："国家始踵隋制，开十六卫，自今观之，设官言无谓者，其十六卫乎！本原事迹，其实天下之大命也。贞观中，内以十六卫蓄养武臣，外开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储兵伍，有事则戎臣提兵居外，无事则放兵居内。其居内也，富贵恩泽以奉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时耕稼，一时治武，籍藏将府，伍散田亩，力解势破，人人自爱，虽有蚩尤为帅，亦不可使为乱耳。及其居外也，缘部之兵被檄乃来，斧钺在前，爵赏在后，飘暴交捽，岂暇异略！虽有蚩尤为帅，亦无能为叛也。自贞观至于开元百三十年间，戎臣兵伍未始逆纂，此大圣人所以能柄统轻重，制辖表里，圣算神术也。至于开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胜矣，请罢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请搏四夷。'于是府兵内铲，边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内无一人矣。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烬然，七圣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观之，戎臣兵伍，岂可一日使出落铃键哉！然为国者不能无兵，居外则叛，居内则篡。使外不叛，内不篡，古今以还，法术最长，其置府立卫乎！近代以来，于其将也，弊复为甚，率皆市儿辈多赍金玉、负倚幽阴、折券交货所能致也；绝不识父兄礼义之教，复无慷慨感概之气。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强杰傻勃者则挠削法制，不使缚己，斩族忠良，不使违己，力一势便，罔不为寇；其阴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敛，委于邪幸，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为别馆；或一夫不幸而寿，则戛割生人，略匝天下。是以天下兵乱不息，齐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呜呼！文皇帝十六卫之旨，其谁原而复之乎！"

又作战论，以为："河北视天下，犹珠玑也；天下视河北，犹四支也。河北气俗浑厚，果于战耕，加以土息健马，便于驰敌，是以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亦犹大农之家，不待珠玑然后以为富也。国家无河北，

则精甲、锐卒、利刀、良弓、健马无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东、盟津、滑台、大梁、彭城、东平，尽宿厚兵以塞虏冲，不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镇之师，厥数三亿，低首仰给，横拱不为，则沿淮已北，循河之南，东尽海，西叩洛，赤地尽取，才能应费，是三支，财去矣。咸阳西北，戎夷大屯，尽铲吴、越、荆、楚之饶以啖兵戍，是四支，财去矣。天下四支尽解，头腹兀然，其能以是久为安乎！今者诚能治其五败，则一战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无事之时，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战士离落，兵甲钝弊，是不搜练之过，其败一也。百人荷戈，仰食县官，则挟千夫之名，大将小裨，操其余赢，以虏壮为幸，以师老为娱，是执兵者常少，糜食常多，此不责实料食之过，其败二也。战小胜则张皇其功，奔走献状以邀上赏，或一日再赐，或一月累封，凯还未歇，书品已崇，爵命极矣，田宫广矣，金缯溢矣，子孙官矣，焉肯搜奇出死，勤于我矣！此厚赏之过，其败三也。多丧兵士，颠翻大都，则跳身而来，刺邦而去；回视刀锯，气色甚安，一岁未更，旋已立于坛墀之上矣，此轻罚之过，其败四也。大将兵柄不得专，恩臣、敕使迭来挥之，堂然将陈，殷然将鼓，一则曰必为偃月，一则曰必为鱼丽，三军万夫，环旋翔羊恍骇之间，虏骑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专任责成之过，其败五也。今者诚欲调持干戈，洒扫垢污，而乃踵前非，是不可为也。”

又作守论，以为：“今之议者皆曰：夫倔强之徒，吾以良将劲兵为衔策，高位美爵充饱其肠，安而不挠，外而不拘，亦犹豢扰虎狼而不拂其心，则忿气不萌；此大历、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战，焚煎吾民，然后以为快也！愚曰：大历、贞元之间，适以此为祸也。当是之时，有城数十，千百卒夫，则朝廷别待之，贷以法度。于是阔视大言，自树一家，破制削法，角为尊奢，天子养威而不问，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录受之；觐聘不来，几杖扶之；逆息虏胤，皇子嫔之；装缘采饰，无不备之。是以地益广，兵益强；僭拟益甚，侈心益昌。于是土田名器，分划殆尽，而贼夫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号，或帝或王，盟诅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饱其志者也。是以赵、魏、燕、齐卓起大唱，梁、蔡、吴、蜀蹑而和之；其余混浑轩罔，欲相效者，往往而是。运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后杰，夕思朝议，故能大者诛锄，小者惠来。不然，周、秦之郊，几为犯猎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则怒，怒则争乱随之，是以教笞于家，刑罚于国，征伐于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争也。大历、贞元之间，尽反此道，提区区之有而塞无涯之争，是以首尾指支，几不能相运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为经。愚见为盗者非止于河北而已，呜呼！大历、贞元守邦之术，永戒之哉！”

又注《孙子》，为之序，以为：“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为夫子之徒，实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武，离而俱行，因使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甚！《礼》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历观自古，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圣贤、材能、多闻博识之士乃能有功，议于廊庙之上，兵形已成，然后付之于将。汉祖言‘指踪者人也，获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当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

17 前邠宁行军司马郑注，依倚王守澄，权势熏灼，上深恶之。九月，丙寅，侍御史李款阁内奏弹注：“内通敕使，外连朝士，两地往来，卜射财贿，昼伏夜动，干窃化权，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请付法司。”旬日之间，章数十上。守澄匿注于右军，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皆恶注。左军将李弘楚说元素曰：“郑注奸猾无双；卵翅不除，使成羽翼，必为国患。今因御史所劾匿军中，弘楚请以中尉意，诈为有疾，召使治之，来则中尉延与坐，弘楚侍侧，伺中尉举目，擒出杖杀之。中尉因见上叩头请罪，具言其奸，杨、王必助中尉进言。况中尉有翼戴之功，岂以除奸而获罪乎！”元素以为然，召之。注至，蝮屈鼠伏，佞辞泉涌；元素不觉执手款曲，谛听忘倦。弘楚诇伺再三，元素不顾，以金帛厚遗注而遣之。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断，必不免他日之祸矣！”因解军职去；顷之，疽发背卒。王涯之为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寝李款之奏。守澄言注于上而释之；寻奏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骇叹。

18 甲寅，以前忠武节度使王智兴为河中节度使。

19 群臣以上即位八年，未受尊号，冬，十二月，甲午，上尊号曰太和文武仁圣皇帝。会有五坊中使薛季棱自同、华还，言闾阎凋弊。上叹曰：“关中小稔，百姓尚尔，况江、淮比年大水，其人如何！吾无术以救之，敢崇虚名乎！”因以通天带赏季棱。群臣凡四上表，竟不受。

20 庚子，上始得风疾，不能言。于是王守澄荐昭义行军司马郑注善医；上征注至京师，饮其药，颇有验，遂有宠。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五

唐纪六十一

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中

太和八年(甲寅、834)

1 春，正月，上疾小瘳；丁巳，御太和殿见近臣，然神识耗减，不能复故。

2 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3 夏，六月，丙戌，莒王纾薨。

4 上以久旱，诏求致雨之方。司门员外郎李中敏上表，以为："仍岁大旱，非圣德不至，直以宋申锡之冤滥，郑注之奸邪。今致雨之方，莫若斩注而雪申锡。"表留中；中敏谢病归东都。

5 郯王经薨。

6 初，李仲言流象州，遇赦，还东都。会留守李逢吉思复入相，仲言自言与郑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赂之。注引仲言见王守澄，守澄荐于上，云仲言善易；上召见之。时仲言有母服，难入禁中，乃使衣民服，号王山人。仲言仪状秀伟，倜傥尚气，颇工文辞，有口辩，多权数。上见之，大悦，以为奇士，待遇日隆。

仲言既除服，秋，八月，辛卯，上欲以仲言为谏官，置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罗所为，计陛下必尽知之，岂宜置之近侍？"上曰："然岂不容其改过？"对曰："臣闻惟颜回能不贰过。彼圣贤之过，但思虑不至，或失中道耳。至于仲言之恶，著于心本，安能悛改邪！"上曰："李逢吉荐之，朕不欲食言。"对曰："逢吉身为宰相，乃荐奸邪以误国，亦罪人也。"上曰："然则别除一官。"对曰："亦不可。"上顾王涯，涯对曰："可。"德裕挥手止之，上回顾适见，色殊不怿而罢。始，涯闻上欲用仲言，草谏疏极愤激；既而见上意坚，且畏其党盛，遂中变。

寻以仲言为四门助教，给事中郑肃、韩佽封还敕书。德裕将出中书，谓涯曰："且喜给事中封敕！"涯即召肃、佽谓曰："李公适留语，令二阁老不用封敕。"二人即行下，明日，以白德裕，德裕惊曰："德裕不欲封还，当面闻，何必使人传言！且有司封驳，岂复禀宰相意邪！"二人怅恨而去。

九月，辛亥，征昭义节度副使郑注至京师。王守澄、李仲言、郑注皆恶李德裕，以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宗闵与德裕不相悦，引宗闵以敌之。壬戌，诏征宗闵于兴元。

7 冬，十月，辛巳，幽州军乱，逐节度使杨志诚及监军李怀仵，推兵马使史元忠主留务。

8 庚寅，以李宗闵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甲午，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是日，以李仲言为翰林侍讲学士。给事中高铢、郑肃、韩佽、谏议大夫郭承嘏、中书舍人权璩等争之，不能得。承嘏，晞之孙；璩，德舆之子也。

9 乙巳，贡院奏进士复试诗赋，从之。

10 李德裕见上自陈，请留京师。丙午，以德裕为兵部尚书。

11 杨志诚过太原，李载义自殴击，欲杀之，幕僚谏救得免，杀其妻子及从行将卒；朝廷以载义有功，不问。载义母兄葬幽州，志诚发取其财。载义奏乞取志诚心以祭母，不许。

12 十一月，成德节度使王庭凑薨，军中奉其子都知兵马使元逵知留后。元逵改父所为，事朝廷礼甚谨。

13 史元忠献杨志诚所造衮衣及诸僭物。丁卯，流志诚于岭南，道杀之。

14 李宗闵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乙亥，复以德裕为镇海节度使，不复兼平章事。时德裕、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挤援。上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进贤退不肖，其处心也公，其指事也实；小人誉其所好，毁其所恶，其处心也私，其指事也诬。公且实者谓之正直，私且诬者谓之朋党，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赏，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则朋党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则不然。明不能烛，强不能断；邪正并进，毁誉交至；取舍不在于己，威福潜移于人。于是谗慝得志而朋党之议兴矣。

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蜹集，故朝廷有朋党，则人主当自咎而不当以咎群臣也。文宗苟患群臣之朋党，

何不察其所毁誉者为实，为诬，所进退者为贤，为不肖，其心为公，为私，其人为君子，为小人！苟实也，贤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当进之；诬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弃其言，又当刑之。如是，虽驱之使为朋党，孰敢哉！释是不为，乃怨群臣之难治，是犹不种不芸而怨田之芜也。朝中之党且不能去，况河北贼乎！

15 丙子，李仲言请改名训。

16 幽州奏莫州军乱，刺史张元汎不知所在。

17 十二月，己卯，以昭义节度副使郑注为太仆卿。郭承嘏累上疏言其不可，上不听。于是注诈上表固辞，上遣中使再以告身赐之，不受。

18 癸未，以史元忠为卢龙留后。

19 初，宋申锡与御史中丞宇文鼎受密诏诛郑注，使京兆尹王璠掩捕之。璠密以堂帖示王守澄，注由是得免，深德璠。璠又与李训善，于是训、注共荐之，自浙西观察使征为尚书左丞。

九年（乙卯、835）

1 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为成德节度使。

2 巢公凑薨，追赠齐王。

3 郑注上言秦地有灾，宜兴役以禳之。辛卯，发左、右神策千五百人浚曲江及昆明池。

4 三月，冀王绲薨。

5 丙辰，以史元忠为卢龙节度使。

6 初，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阳坐宋申锡事放归金陵，诏德裕存处之。会德裕已离浙西，牒留后李蟾使如诏旨。至是，左丞王璠、户部侍郎李汉奏德裕厚赂仲阳，阴结漳王，图为不轨。上怒甚，召宰相及璠、汉、郑注等面质之。璠、汉等极口诬之，路隋曰："德裕不至有此。果如所言，臣亦应得罪！"言者稍息。夏，四月，以德裕为宾客分司。

7 癸巳，以郑注守太仆卿，兼御史大夫，注始受之，仍举仓部员外郎李款自代曰："加臣之罪，虽于理而无辜；在款之诚，乃事君而尽节。"时人皆哂之。

8 丙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路隋充镇海节度使，趣之赴镇，不得面辞；坐救李德裕故也。

9 初，京兆尹河南贾悚，性褊躁轻率，与李德裕有隙，而善于李宗闵、郑注。上巳，赐百官宴于曲江，故事，尹于外门下马，揖御史。悚恃其贵势，乘马直入，殿中侍御史杨俭、苏特与之争，悚骂曰："黄面儿敢尔！"坐罚俸。悚耻之，求出，诏以为浙西观察使；尚未行，戊戌，以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0 庚子，制以旱日上初得疾，王涯呼李德裕奔问起居，德裕竟不至；又在西蜀征逋悬钱三十万缗，百姓愁困；贬德裕袁州长史。

11 初，宋申锡获罪，宦官益横；上外虽包容，内不能堪。李训、郑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训因进讲，数以微言动上。上见其才辨，意训可与谋大事；且以训、注皆因王守澄以进，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诚告之。训、注遂以诛宦官为己任，二人相挟，朝夕计议，所言于上无不从，声势炟赫。注多在禁中，或时休沐，宾客填门，赂遗山积。外人但知训、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与上有密谋也。

上之立也，右领军将军兴宁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训、注为上谋，进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权。五月，乙丑，以士良为左神策中尉，守澄不悦。

12 戊辰，以左丞王璠为户部尚书，判度支。

13 京城讹言郑注为上合金丹，须小儿心肝，民间惊惧，上闻而恶之。郑注素恶京兆尹杨虞卿，与李训共构之，云此语出于虞卿家人。上怒，六月，下虞卿御史狱。注求为两省官，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闵不许，注毁之于上。会宗闵救杨虞卿，上怒，叱出之；壬寅，贬明州刺史。

14 左神策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居中用事，与王守澄争权不叶，李训、郑注因之出承和于西川，元素于淮南，践言于河东，皆为监军。

15 秋，七月，甲辰朔，贬杨虞卿虔州司马。

16 庚戌，作紫云楼于曲江。

17 辛亥，以御史大夫李固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李训、郑注为上画太平之策，以为当先除宦官，次复河、湟，次清河北，开陈方略，如指诸掌。上以为信然，宠任日隆。

初，李宗闵为吏部侍郎，因驸马都尉沈翊结女学士宋若宪、知枢密杨承和得为相。及贬明州，郑注发其事，壬子，再贬处州长史。

著作郎、分司舒元舆与李训善，训用事，召为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杂，鞫杨虞卿狱；癸丑，擢为御史中丞。元舆，元褒之兄也。

贬吏部侍郎李汉为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萧澣为遂州刺史，皆坐李宗闵之党。

是时李训、郑注连逐三相，威震天下，于是平生丝恩发怨无不报者。

18　李训奏僧尼猥多，耗蠹公私。丁巳，诏所在试僧尼诵经不中格者，皆勒归俗；禁置寺及私度人。

19　时人皆言郑注朝夕且为相，侍御史李甘扬言于朝曰："白麻出，我必坏之于庭！"癸亥，贬甘封州司马。然李训亦忌注，不欲使为相，事竟寝。

20　甲子，以国子博士李训为兵部郎中、知制诰，依前侍讲学士。

21　贬左金吾大将军沈翊为邵州刺史。八月，丙子，又贬李宗闵潮州司户。赐宋若宪死。

22　丁丑，以太仆卿郑注为工部尚书，充翰林侍讲学士。注好服鹿裘，以隐沦自处，上以师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尝问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李珏曰："卿知有郑注乎？亦尝与之言乎？"对曰："臣岂特知其姓名，兼深知其为人。其人奸邪，陛下宠之，恐无益圣德。臣忝在近密，安敢与此人交通！"戊寅，贬珏江州刺史。再贬沈翊柳州司户。

23　丙申，诏以杨承和庇护宋申锡，韦元素、王践言与李宗闵、李德裕中外连结，受其赂遗。承和可欢州安置，元素可象州安置，践言可恩州安置，令所在锢送。杨虞卿、李汉、萧澣为朋党之首，贬虞卿虔州司户，汉汾州司马，澣遂州司马。寻遣使追赐承和、元素、践言死。时崔潭峻已卒，亦剖棺鞭尸。

己亥，以前庐州刺史罗立言为司农少卿。立言赃吏，以赂结郑注而得之。

郑注之入翰林也，中书舍人高元裕草制，言以医药奉君亲，注衔之；奏元裕尝出郊送李宗闵，壬寅，贬元裕阆州刺史。元裕，士廉之六世孙也。

时注与李训所恶朝士，皆指目为二李之党，贬逐无虚日，班列殆空，廷中汹汹，上亦知之。训、注恐为人所摇，九月，癸卯朔，劝上下诏："应与德裕、宗闵亲旧及门生故吏，今日以前贬黜之外，余皆不问。"人情稍安。

24　盐铁使王涯奏改江淮、岭南茶法，增其税。

25　庚申，以凤翔节度使李听为忠武节度使，代杜悰。

26　宪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陈弘志所为。时弘志为山南东道监军，李训为上谋召之，至青泥驿，癸亥，封杖杀之。

27　郑注求为凤翔节度使，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不可。丁卯，以固言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注为凤翔节度使。李训虽因注得进，及势位俱盛，心颇忌注。谋欲中外协势以诛宦官，故出注于凤翔。其实俟既诛宦官，并图注也。

注欲取名家才望之士为参佐，请礼部员外郎韦温为副使，温不可。或曰："拒之必为患。"温曰："择祸莫若轻。拒之止于远贬，从之有不测之祸。"卒辞之。

28　戊辰，以右神策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李训、郑注为上谋，以虚名尊守澄，实夺之权也。

29　己巳，以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舆为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诰、充翰林侍讲学士李训为礼部侍郎，并同平章事。仍命训三二日一入翰林讲易。元舆为中丞，凡训、注所恶者，则为之弹击，由是得为相。又上惩李宗闵、李德裕多朋党，以贾悚及元舆皆孤寒新进，故擢为相，庶其无党耳。

训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倾意任之。训或在中书，或在翰林，天下事皆决于训。王涯辈承顺其风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枢密、禁卫诸将，见训皆震慑，迎拜叩首。

壬申，以刑部郎中兼御史知杂李孝本权知御史中丞。孝本，宗室之子，依训、注得进。

30　李听自侍勋旧，不礼于郑注。注代听镇凤翔，先遣牙将丹骏至军中慰劳，诬奏听在镇贪虐。冬，十月，乙亥，以听为太子太保、分司，复以杜悰为忠武节度使。

郑注每自负经济之略，上问以富人之术，注无以对，乃请榷茶。于是以王涯兼榷茶使，涯知不可而不敢违，人甚苦之。

31　郑注欲收僧尼之誉，固请罢沙汰，从之。

32　李训、郑注密言于上，请除王守澄。辛巳，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赐鸩，杀之，赠扬州大都督。训、注本因守澄

进，卒谋而杀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训、注之阴狡，于是元和之逆党略尽矣。

乙酉，郑注赴镇。

33 庚子，以东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书令，余如故。李训所奖拔，率皆狂险之士，然亦时取天下重望以顺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郑覃皆累朝耆俊，久为当路所轧，置之散地，训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识者见其横甚，知将败矣。

34 十一月，丙午，以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癸丑，以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李载义兼侍中。丁巳，以户部尚书、判度支王璠为河东节度使。戊午，以京兆尹李石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以京兆少尹罗立言权知府事。石，神符之五世孙也。己未，以太府卿韩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

始，郑注与李训谋，至镇，选壮士数百，皆持白棓，怀其斧，以为亲兵。是月，戊辰，王守澄葬于浐水，注奏请入护葬事，因以亲兵自随。仍奏令内臣中尉以下尽集浐水送葬，注因阖门，令亲兵斧之，使无遗类。约既定，训与其党谋："如此事成，则注专有其功，不若使行余、璠以赴镇为名，多募壮士为部曲，并用金吾、台府吏卒，先期诛宦者，已而并注去之。"行余、璠、立言、约及中丞李孝本，皆训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独与是数人及舒元舆谋之，他人皆莫之知也。

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韩约不报平安，奏称："左金吾听事后石榴夜有甘露，臣遣门奏讫。"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帅百官称贺。训、元舆劝上亲往观之，以承天贶，上许之。百官退，班于含元殿。日加辰，上乘软舆出紫宸门，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两省官诣左仗视之，良久而还。训奏："臣与众人验之，殆非真甘露，未可遽宣布，恐天下称贺。"上曰："岂有是邪！"顾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志弘帅诸宦者往视之。宦者既去，训遽召郭行余、王璠曰："来受敕旨！"璠股栗不敢前，独行余拜殿下。时二人部曲数百，皆执兵立丹凤门外，训已先使人召之，令入受敕。独东兵入，邠宁兵竟不至。

仇士良等至左仗视甘露，韩约变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将军何为如是？"俄风吹幕起，见执兵者甚众，又闻兵仗声。士良等惊骇走出，门者欲闭之，士良叱之，关不得上。士良等奔诣上告变。训见之，遽呼金吾卫士曰："来上殿卫乘舆者，人赏钱百缗！"宦者曰："事急矣，请陛下还宫！"即举软舆，迎上扶升舆，决殿后罘罳，疾趋北出。训攀舆呼曰："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宫！"金吾兵已登殿；罗立言帅京兆逻卒三百余自东来，李孝本帅御史台从人二百余自西来，皆登殿纵击，宦官流血呼冤，死伤者十余人。乘舆迤逦入宣政门，训攀舆呼益急，上叱之，宦者郗志荣奋拳殴其胸，偃于地。乘舆既入，门随阖，宦者皆呼万岁，百官骇愕散出。训知事不济，脱从吏绿衫衣之，走马而出，扬言于道曰："我何罪而窜谪！"人不之疑。王涯、贾悚、舒元舆还中书，相谓曰："上且开延英，召吾属议之。"两省官诣宰相请其故，皆曰："不知何事，诸公各自便！"士良等知上豫其谋，怨愤，出不逊语，上惭惧不复言。

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帅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阁讨贼。王涯等将会食，吏白："有兵自内出，逢人辄杀！"涯等狼狈步走，两省及金吾吏卒千余人填门争出；门寻阖，其不得出者六百余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闭宫门，索诸司，捕贼党。诸司吏卒及民酤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余人，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又遣骑各千余出城追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舒元舆易服单骑出安化门，禁兵追擒之。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兵擒入左军。涯时年七十余，被以桎梏，掠治不胜苦，自诬服，称与李训谋行大逆，尊立郑注。王璠归长兴里私第，闭门，以其兵自防。神策将至门，呼曰："王涯等谋反，欲起尚书为相，鱼护军令致意！"璠喜，出见之。将趋贺再三，璠知见绐，涕泣而行；至左军，见王涯曰："二十兄自反，胡为见引？"涯曰："五弟昔为京兆尹，不漏言于王守澄，岂有今日邪！"璠俯首不言。又收罗立言于太平里，及涯等亲属奴婢，皆入两军系之。户部员外郎李元皋，训之再从弟也，训实与之无恩，亦执而杀之。故岭南节度使胡证，家钜富，禁兵利其财，托以搜贾悚入其家，执其子澈，杀之。又入左常侍罗让、詹事浑锽、翰林学士黎埴等家，掠其赀财，扫地无遗。锽，瑊之子也。坊市恶少年因之报私仇，杀人，剽掠百货，互相攻劫，尘埃蔽天。

癸亥，百官入朝，日出，始开建福门，惟听以从者一人自随，禁兵露刃夹道。至宣政门，尚未开。时无宰相御史知班，百官无复班列。上御紫宸殿，问："宰相何为不来？"仇士良曰："王涯等谋反系狱。"因以涯手状呈上，召左仆射令狐楚、右仆射郑覃等升殿示之。上悲愤不自胜，谓楚等曰："是涯手书乎？"对曰："是也！""诚如此，罪不容诛！"因命楚、覃留宿中书，参决机务。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叙王涯、贾悚反事浮泛，仇士良等不悦，由是不得为相。

时坊市剽掠者犹未止，命左、右神策将杨镇、靳遂良等各将五百人分屯通衢，击鼓以警之，斩十余人，然后定。

贾悚变服潜民间经宿，自知无所逃，素服乘驴诣兴安门，自言："我宰相贾悚也，为奸人所污，可送我诣两军！"门者执送西军。李孝本改衣绿，犹服金带，以帽障面，单骑奔凤翔，至咸阳西，追擒之。

甲子，以右仆射郑覃同平章事。

李训素与终南僧宗密善，往投之。宗密欲剃其发而匿之，其徒不可。训出山，将奔凤翔，为盩厔镇遏使宋楚所擒，械送京师。至昆明池，训恐至军中更受酷辱，谓送者曰："得我则富贵矣！闻禁兵所在搜捕，汝必为所夺，不若取我首送之！"送者从之，斩其首以来。

乙丑，以户部侍郎、判度支李石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前河东节度使李载义复旧任。

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训首引王涯、王璠、罗立言、郭行余，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拥贾悚、舒元舆、李孝本献于庙社，徇于两市。命百官临视，腰斩于独柳之下，枭其首于兴安门外。亲属无问亲疏皆死，孩稚无遗，妻女不死者没为官婢。百姓观者怨王涯榷茶，或诟詈，或投瓦砾击之。

臣光曰：论者皆谓涯、悚有文学名声，初不知训、注之谋，横罹覆族之祸。臣独以为不然。夫颠危不扶，焉用彼相！涯、悚安高位，饱重禄；训、注小人，穷奸究险，力取将相。涯、悚与之比肩，不以为耻；国家危殆，不以为忧。偷合苟容，日复一日，自谓得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无祸，则奸臣孰不愿之哉！一旦祸生不虞，足折刑剧，盖天诛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35 王涯有再从弟沐，家于江南，老且贫。闻涯为相，跨驴诣之，欲求一簿、尉。留长安二岁余，始得一见，涯待之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许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门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适在其第，与涯俱腰斩。

舒元舆有族子守谦，愿而敏，元舆爱之，从元舆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谴责，奴婢辈亦薄之。守谦不自安，求归江南，元舆亦不留，守谦悲叹而去。夕，至昭应，闻元舆收族，守谦独免。

是日，以令狐楚为盐铁转运使，左散骑常侍张仲方权知京兆尹。时数日之间，杀生除拜，皆决于两中尉，上不豫知。

初，王守澄恶宦者田全操、刘行深、周元穸、薛士幹、似先义逸、刘英诇等，李训、郑注因之遣分诣盐州、灵武、泾原、夏州、振武、凤翔巡边，命翰林学士顾师邕为诏书赐六道，使杀之。会训败，六道得诏，皆废不行。丙寅，以师邕为矫诏，下御史狱。

先是，郑注将亲兵五百，已发凤翔，至扶风。扶风令韩辽知其谋，不供具，携印及吏卒奔武功。注知训已败，复还凤翔。仇士良等使人赍密敕授凤翔监军张仲清令取注，仲清惶惑，不知所为。押牙李叔和说仲清曰："叔和为公以好召注，屏其从兵，于坐取之，事立定矣！"仲清从之，伏甲以待注。注恃其兵卫，遂诣仲清。叔和稍引其从兵，享之于外，注独与数人入。既啜茶，叔和抽刀斩注，因闭外门，悉诛其亲兵。乃出密敕，宣示将士，遂灭注家，并杀副使钱可复、节度判官卢简能、观察判官萧杰、掌书记卢弘茂等及其枝党，死者千余人。可复，徽之子；简能，纶之子；杰，俛之弟也。朝廷未知注死，丁卯，诏削夺注官爵，令邻道按兵观变。以左神策大将军陈君奕为凤翔节度使。戊辰夜，张仲清遣李叔和等以注首入献，枭于兴安门，人情稍安，京师诸军始各还营。

诏将士讨贼有功及娖队者，官爵赐赉各有差。右神策军获韩约于崇义坊，己巳，斩之。仇士良等各进阶迁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议事，士良等动引训、注折宰相。郑覃、李石曰："训、注诚为乱首，但不知训、注始因何人得进？"宦者稍屈，缙绅赖之。

时中书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阙。江西、湖南献衣粮百二十分，充宰相召募从人。辛未，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无邪，神灵所祐，纵遇盗贼，亦不能伤。若内怀奸罔，虽兵卫甚设，鬼得而诛之。臣愿竭赤心以报国，止循故事，以金吾卒导从足矣；其两道所献衣粮，并乞停寝。"从之。

十二月，壬申朔，顾师邕流儋州，至商山，赐死。

36 榷茶使令狐楚奏罢榷茶，从之。

37 度支奏籍郑注家赀，得绢百余万匹，他物称是。

庚辰，上问宰相："坊市安未？"李石对曰："渐安。然比日寒冽特甚，盖刑杀太过所致。"郑覃曰："罪人周亲前已皆死，其余殆不足问。"时宦官深怨李训等，凡与之有瓜葛亲，或暂蒙奖引者，诛贬不已，故二相言之。

李训、郑注既诛，召六道巡边使。田全操追忿训、注之谋，在道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癸未，全操等乘驿疾驱入金光门，京城讹言有寇至，士民惊噪纵横走，尘埃四起。两省诸司官闻之，皆奔散，有不

及束带袜而乘马者。

郑覃、李石在中书，顾吏卒稍稍逃去。覃谓石曰："耳目颇异，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属，不可轻也！今事虚实未可知，坚坐镇之，庶几可定。若宰相亦走，则中外乱矣。且果有祸乱，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视文案，沛然自若。

敕使相继传呼："闭皇城诸司门！"左金吾大将军陈君赏帅其众立望仙门下，谓敕使曰："贼至，闭门未晚，请徐观其变，不宜示弱！"至晡后乃定。是日，坊市恶少年皆衣绯皂，持弓刀北望，见皇城门闭，即欲剽掠，非石与君赏镇之，京城几再乱矣。时两省官应入直者，皆与其家人辞诀。

38 甲申，敕罢修曲江亭馆。

39 丁亥，诏："逆人亲党，自非前已就戮及指名收捕者，余一切不问。诸司官虽为所胁从，涉于诖误，皆赦之。他人无得相告言及相恐愒。见亡匿者，勿复追捕，三日内各听自归本司。"

时禁军暴横，京兆尹张仲方不敢诘，宰相以其不胜任，出为华州刺史，以司农卿薛元赏代之。元赏常诣李石第，闻石方坐听事与一人争辩甚喧，元赏使觇之，云有神策军将诉事。元赏趋入，责石曰："相公辅佐天子，纪纲四海。今近不能制一军将，使无礼如此，何以镇服四夷！"即趋出上马，命左右擒军将，俟于下马桥，元赏至，则已解衣踞之矣。其党诉于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赏曰："属有公事，行当继至。"遂杖杀之。乃白服见士良，士良曰："痴书生何敢杖杀禁军大将！"元赏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无礼于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无礼于宰相，庸可恕乎！中尉与国同体，当为国惜法，元赏已囚服而来，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军将已死，无可如何，乃呼酒与元赏欢饮而罢。

初，武元衡之死，诏出内库弓矢、陌刀给金吾仗，使卫从宰相，至建福门而退。至是，悉罢之。

开成元年（丙辰、836）

1 春，正月，辛丑朔，上御宣政殿，赦天下，改元。仇士良请以神策仗卫殿门，谏议大夫冯定言其不可，乃止。定，宿之弟也。

2 二月，癸未，上与宰相语，患四方表奏华而不典，李石对曰："古人因事为文，今人以文害事。"

3 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请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国荣宠，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构逆！训等实欲讨除内臣，两中尉自为救死之谋，遂致相杀；诬以反逆，诚恐非辜。设若宰相实有异图，当委之有司，正其刑典，岂有内臣擅领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横被杀伤！流血千门，僵尸万计，搜罗枝蔓，中外恫疑。臣欲身诣阙庭，面陈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无成。谨当修饰封疆，训练士卒，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藩垣。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丙申，加从谏检校司徒。

4 天德军奏吐谷浑三千帐诣丰州降。

5 三月，壬寅，以袁州长史李德裕为滁州刺史。

6 左仆射令狐楚从容奏："王涯等既伏辜，其家夷灭，遗骸弃捐。请官为收瘗，以顺阳和之气。"上惨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于城西，各赐一袭。仇士良潜使人发之，弃骨于渭水。

7 丁未，皇城留守郭皎奏："诸司仪仗有锋刃者，请皆输军器使，遇立仗别给仪刀！"从之。

8 刘从谏复遣牙将焦楚长上表让官，称："臣之所陈，系国大体。可听则涯等宜蒙湔洗，不可听则赏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禄！"因暴扬仇士良等罪恶。辛酉，上召见楚长，慰谕遣之，时士良等恣横，朝臣日忧破家。及从谏表至，士良等惮之。由是郑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强。

9 夏，四月，己卯，以潮州司户李宗闵为衡州司马。凡李训指为李德裕、宗闵党者，稍收复之。

10 淄王协薨。

11 甲午，以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固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左仆射令狐楚代之。

12 戊戌，上与宰相从容论诗之工拙，郑覃曰："诗之工者，无若三百篇，皆国人作之以刺美时政，王者采之以观风俗耳，不闻王者为诗也。后代辞人之诗，华而不实，无补于事。陈后主、隋炀帝皆工于诗，不免亡国，陛下何取焉！"覃笃于经术，上甚重之。

13 己酉，上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谢，外间因讹言："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拜恩矣。"由是中外复有猜阻，人情汹汹，士民不敢解衣寝者数日。乙丑，李石奏请召仇士良等面释其疑。上为召士良等出，上及石等共谕释之，使毋疑惧，然后事解。

14 闰月，乙酉，以太子太保、分司李听为河中节度使。上尝叹曰："付之兵不疑，置之散地不怨，惟听为可以然。"

15 乙未，李固言荐崔球为起居舍人，郑覃再三以为不可，上曰："公事勿相违！"覃曰："若宰相尽同，则事必有欺陛下者矣！"

16 李孝本二女配没右军，上取之入宫。秋，七月，右拾遗魏謇上疏，以为："陛下不迩声色，屡出宫女以配鳏夫。窃闻数月以来，教坊选试以百数，庄宅收市犹未已；又召李孝本女入宫，不避宗姓，大兴物论，臣窃惜之。昔汉光武一顾列女屏风，宋弘犹正色抗言，光武即撤之。陛下岂可不思宋弘之言，欲居光武之下乎！"上即出孝本女。擢謇为补阙，曰："朕选市女子，以赐诸王耳。怜孝本女髫龀孤露，故收养宫中。謇于疑似之间皆能尽言，可谓爱我，不忝厥祖矣！"命中书优为制辞以赏之。謇，徵之五世孙也。

17 鄜坊节度使萧洪诈称太后弟，事觉；八月，甲辰，流欢州，于道赐死。赵缜、吕璋等皆流岭南。

初，李训知洪之诈，洪惧，辟训兄仲京置幕府。先是，自神策军出为节度使者，军中皆资其行装，至镇，三倍偿之。有自左军出镇鄜坊，未偿而死者，军中征之于洪，洪恃训之势，不与；又征于死者之子，洪教其子遮宰相自言，训判绝之。仇士良由是恨洪。

太后有异母弟在闽中，孱弱不能自达。有闽人萧本从之得其内外族讳，因士良进达于上，且发洪之诈，洪由是得罪。上以本为真太后弟，戊申，擢为右赞善大夫。

18 九月，丁丑，李石为上言宋申锡忠直，为谗人所诬，窜死遐荒，未蒙昭雪，上俯首久之，既而流涕泫然曰："兹事朕久知其误，奸人逼我，以社稷大计，兄弟几不能保，况申锡，仅全腰领耳。非独内臣，外廷亦有助之者。皆由朕之不明，冀使遇汉昭帝，必无此冤矣！"郑覃、李固言亦共言其冤，上深痛恨，有惭色。庚辰，诏悉复申锡官爵，以其子慎徵为成固尉。

19 李石用金部员外郎韩益判度支桉，益坐赃三千余缗，系狱；石曰："臣始以益颇晓钱谷，故用之，不知其贪乃如是！"上曰："宰相但知人则用，有过则惩，如此则人易得。卿所用人不掩其恶，可谓至公。从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过，不欲人弹劾，此大病也！"冬，十一月，丁巳，贬益梧州司户。

20 上自甘露之变，意忽忽不乐，两军球鞠之会什减六七，虽宴享音伎杂沓盈庭，未尝解颜；闲居或徘徊眺望，或独语叹息。壬午，上于延英谓宰相曰："朕每与卿等论天下事，则不免愁。"对曰："为理者不可以速成。"上曰："朕每读书，耻为凡主。"李石曰："方今内外之臣，其间小人尚多疑阻，愿陛下更以宽御之，彼有公清奉法如刘弘逸、薛季棱者，陛下亦宜褒赏以劝为善。"甲申，上复谓宰相曰："我与卿等论天下事，有势未得行者，退但饮醇酒求醉耳！"对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21 有司以左藏积弊日久，请行检勘，且言官典罪在赦前者，请宥之，上许之。既而果得缯帛妄称渍污者，敕赦之，给事中狄兼謇封还敕书曰："官典犯赃，理不可赦！"上谕之曰："有司请检之初，朕既许之矣。与其失信，宁失罪人。卿能奉职，朕甚嘉之！"

22 十二月，庚戌，以华州刺史卢钧为岭南节度使。李石言于上曰："卢钧除岭南，朝士皆相贺。以为岭南富饶之地，近岁皆厚赂北司而得之；今北司不挠朝权，陛下亦宜有以褒之。庶几内外奉法，此致理之本也。"上从之。钧至镇，以清惠著名。

23 己未，淑王纵薨。

二年(丁巳、837)

1 春，二月，己未，上谓宰相："荐人勿问亲疏。朕闻窦易直为相，未尝用亲故。若亲故果才，避嫌而弃之，是亦不为至公也。"

2 均王纬薨。

3 三月，有彗星出于张，长八丈余。壬申，诏撤乐减膳，以一日之膳分充十日。

4 夏，四月，甲辰，上对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书柳公权于便殿，上举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浣矣！"众皆美上之俭德；公权独无言，上问其故，对曰："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当进贤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乃可以致雍熙。服浣濯之衣，乃末节耳。"上曰："朕知舍人不应复为谏议，以卿有诤臣风采，须屈卿为之。"乙巳，以公权为谏议大夫，余如故。

5 戊戌，以翰林学士、工部侍郎陈夷行同平章事。

6 六月，河阳军乱，节度使李泳奔怀州；军士焚府署，杀泳二子，大掠数日方止。泳，长安市人，寓籍禁军，以赂得方镇，所至恃所交结，贪残不法，其下不堪命，故作乱。丁未，贬泳澧州长史。戊申，以左金吾将军李执方为河阳节度使。

7 秋，七月，癸亥，振武奏党项三百余帐剽掠逃去。

8 给事中韦温为太子侍读，晨诣东宫，日中乃得见，温谏曰："太子当鸡鸣而起，问安视膳，不宜专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温乃辞侍读；辛未，罢守本官。

9 振武突厥百五十帐叛，剽掠营田；戊寅，节度使刘沔击破之。

10 八月，庚戌，以昭仪王氏为德妃，昭容杨氏为贤妃。立敬宗之子休复为梁王，执中为襄王，言杨为杞王，成美为陈王。癸丑，立皇子宗俭为蒋王。

11 河阳军士既逐李泳，日相扇，欲为乱。九月，李执方索得首乱者七十余人，悉斩之，余党分隶外镇，然后定。

12 冬，十月，国子监石经成。

13 福建奏晋江百姓萧弘称太后族人，诏御史台按之。

14 戊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

15 甲寅，御史台奏萧弘诈妄；诏递归乡里，不之罪，冀得其真。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六

唐纪六十二

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下

开成三年(戊午、838)

1 春，正月，甲子，李石入朝，中涂有盗射之，微伤，左右奔散，石马惊，驰归第。又有盗邀击于坊门，断其马尾，仅而得免。上闻之大惊，命神策六军遣兵防卫，敕中外捕盗甚急，竟无所获。乙丑，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城数日方安。

2 丁卯，追赠故齐王凑为怀懿太子。

3 戊申，以盐铁转运使、户部尚书杨嗣复，户部侍郎、判户部李珏并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嗣复，於陵之子也。

4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石，承甘露之乱，人情危惧，宦官恣横，忘身徇国，故纪纲粗立。仇士良深恶之，潜遣盗杀之，不果。石惧，累表称疾辞位；上深知其故而无如之何。丙子，以石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

5 陈夷行性介直，恶杨嗣复为人，每议政事，多相诋斥。壬辰，夷行以足疾辞位，不许。

6 上命起居舍人魏謇献其祖文贞公笏。郑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7 杨嗣复欲援进李宗闵，恐为郑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讽上，上临朝，谓宰相曰："宗闵积年在外，宜与一官。"郑覃曰："陛下若怜宗闵之远，止可移近北数百里，不宜再用；用之，臣请先避位。"陈夷行曰："宗闵冀以朋党乱政，陛下何爱此纤人！"杨嗣复曰："事贵得中，不可但徇爱憎。"上曰："可与一州。"覃曰："与州太优，止可洪州司马耳。"因与嗣复互相诋讦以为党。上曰："与一州无伤。"覃等退，上谓起居郎周敬复、舍人魏謇曰："宰相喧争如此，可乎？"对曰："诚为不可。然覃等尽忠愤激，不自觉耳。"丁酉，以衡州司马李宗闵为杭州刺史。李固言与杨嗣复、李珏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郑覃、陈夷行，每议政之际，是非锋起，上不能决也。

8 三月，牂柯寇涪州清溪镇，镇兵击却之。

9 初，太和之末，杜悰为凤翔节度使，有诏沙汰僧尼。时有五色云见于岐山，近法门寺，民间讹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监军欲奏之，悰曰："云物变色，何常之有！佛若果爱僧尼，当见于京师。"未几，获白兔，监军又欲奏之，曰："此西方之瑞也。"悰曰："野兽未驯，且宜畜之。"旬日而毙；监军不悦，以为掩蔽圣德，独画图献之。及郑注代悰镇凤翔，奏紫云见，又献白雉。是岁，八月，有甘露降于紫宸殿前樱桃之上，上亲采而尝之，百官称贺。其十一月，遂有金吾甘露之变。

及悰为工部尚书、判度支，河中奏驺虞见，百官称贺。上谓悰曰："李训、郑注皆因瑞以售其乱，乃知瑞物非国之庆。卿前在凤翔，不奏白兔，真先觉也。"对曰："昔河出图，伏羲以画八卦；洛出书，大禹以叙九畴，皆有益于人，故足尚也。至于禽兽草木之瑞，何时无之！刘聪桀逆，黄龙三见；石季龙暴虐，得苍麟十六、白鹿七，以驾芝盖。以是观之，瑞岂在德！玄宗尝为潞州别驾，及即位，潞州奏十九瑞，玄宗曰：'朕在潞州，惟知勤职业，此等瑞物，皆不知也。'愿陛下专以百姓富安为国庆，自余不足取也。"上善之。他日，谓宰相曰："时和年丰，是为上瑞；嘉禾灵芝，

诚何益于事!"宰相因言:"春秋记灾异以儆人君,而不书祥瑞,用此故也!"

夏,五月,乙亥,诏:"诸道有瑞,皆无得以闻,亦勿申牒所司。其腊飨太庙及飨太清宫,元日受朝奏祥瑞,皆停。"

10 初,灵武节度使王晏平自盗赃七千余缗,上以其父智兴有功,免死,长流康州。晏平密请于魏、镇、幽三节度使,使上表雪己;上不得已,六月,壬寅,改永州司户。

11 八月,己亥,嘉王运薨。

12 太子永之母王德妃无宠,为杨贤妃所谮而死。太子颇好游宴,昵近小人,贤妃日夜毁之。九月,壬戌,上开延英,召宰相及两省、御史、郎官,疏太子过恶,议废之,曰:"是宜为天子乎?"群臣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过。国本至重,岂可轻动!"御史中丞狄兼謇论之尤切,至于涕泣。给事中韦温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岂独太子之过乎!"癸亥,翰林学士六人、神策六军军使十六人复上表论之,上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归少阳院;如京使王少华等,及宦官宫人坐流死者数十人。

13 义武节度使张璠在镇十五年,为幽、镇所惮;及有疾,请入朝,朝廷未及制置,疾甚,戒其子元益举族归朝,毋得效河北故事。及薨,军中欲立元益,观察留后李士季不可,众杀之,又杀大将十余人。壬申,以易州刺史李仲迁为义武节度使。义武马军都虞候何清朝自拔归朝,癸酉,以为仪州刺史。

14 朝廷以义昌节度使李彦佐在镇久,甲戌,以德州刺史刘约为节度副使,欲以代之。

15 开成以来,神策将吏迁官,多不闻奏,直牒中书令覆奏施行,迁改殆无虚日。癸未,始诏神策将吏改官皆先奏闻,状至中书,然后检勘施行。

16 冬,十月,易定监军奏军中不纳李仲迁,请以张元益为留后。

17 太子永犹不悛,庚子,暴薨,谥曰庄恪。

18 乙巳,以左金吾大将军郭旼为邠宁节度使。

19 宰相议发兵讨易定。上曰:"易定地狭人贫,军资半仰度支。急之则靡所不为,缓之则自生变。但谨备四境以俟之。"乃除张元益代州刺史。顷之,军中果有异议,乃上表以不便李仲迁为辞,朝廷为之罢仲迁。十一月,诏俟元益出定州;其义武将士始谋立元益者,皆赦不问。

20 以义昌节度使李彦佐为天平节度使,以刘约为义昌节度使。

21 丁卯,张元益出定州。

22 庚午,上问翰林学士柳公权以外议,对曰:"郭旼除邠宁,外间颇以为疑。"上曰:"旼,尚父之侄,太后叔父,在官无过,自金吾作小镇,外间何尤焉?"对曰:"非谓旼不应为节度使也。闻陛下近取旼二女入宫,有之乎?"上曰:"然,入参太皇太后耳。"公权曰:"外间不知,皆云旼纳女后宫,故得方镇。"上俯首良久曰:"然则柰何?"对曰:"独有自南内遣归其家,则外议自息矣!"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还旼家。

23 上好诗,尝欲置诗学士;李珏曰:"今之诗人浮薄,无益于理。"乃止。

24 甲戌,以蔡州刺史韩威为义武节度使。

25 河东节度使、司徒、中书令裴度以疾求归东都,十二月,辛丑,诏度入知政事,遣中使敦谕上道。

26 郑覃累表辞位,丙午,诏:三五日一入中书。

27 是岁,吐蕃彝泰赞普卒,弟达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仅能自守,久不为边患。达磨荒淫残虐,国人不附,灾异相继,吐蕃益衰。

四年(己未、839)

1 春,闰正月,己亥,裴度至京师,以疾归第,不能入见。上劳问赐赉,使者旁午。三月,丙戌,薨,谥曰文忠。上怪度无遗表,问其家,得半纸,以储嗣未定为忧,言不及私。度身貌不逾中人,而威望远达四夷,四夷见唐使,辄问度老少用舍;以身系国家轻重如郭子仪者,二十余年。

2 夏,四月,戊辰,上称判度支杜悰之才,杨嗣复、李珏因请除悰户部尚书,陈夷行曰:"恩旨当由上出,自古失其国未始不由权在臣下也。"珏曰:"陛下尝语臣云,人主当择宰相,不当疑宰相。"五月,丁亥,上与宰相论政事,陈夷行复言不宜使威福在下,李珏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权者耳。臣屡求退,苟得王傅,臣之幸也。"郑覃曰:"陛下开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渐不如前。"杨嗣复曰:"元年、二年郑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与李珏同之,罪皆在臣!"因叩头曰:"臣不敢更入中书!"遂趋出。上遣使召还,劳之曰:"郑覃失言,卿何遽尔!"覃起谢曰:"臣愚拙,意亦不属嗣复;而遽如是,乃嗣复不容臣耳。"嗣复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独臣应得罪,亦上累圣德。"退,三上表辞位,上遣中使召出之,癸巳,始入朝。丙申,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覃罢为

右仆射，陈夷行罢为吏部侍郎。覃性清俭，夷行亦耿介，故嗣复等深疾之。

3 上以盐铁推官、检校礼部员外郎姚勖能鞫疑狱，命权知职方员外郎，右丞韦温不听，上奏称："郎官朝廷清选，不宜以赏能吏。"上乃以勖检校礼部郎中，依前盐铁推官。六月，丁丑，上以其事问宰相杨嗣复，对曰："温志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则天下之事孰为陛下理之！恐似衰晋之风。"然上素重温，终不夺其所守。

4 秋，七月，癸未，以张元益为左骁卫将军，以其母侯莫陈氏为赵国太夫人，赐绢二百匹。易定之乱，侯莫陈氏说谕将士，且戒元益以顺朝命，故赏之。

5 甲辰，以太常卿崔郾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郾，酆之弟也。

6 八月，辛亥，酆王憬薨。

7 癸酉，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言："萧本诈称太后弟，上下皆称萧弘是真，以本来自左军，故弘为台司所抑。今弘诣臣，求臣上闻。乞追弘赴阙，与本对推，以正真伪。"诏三司鞫之。

8 冬，十月，乙卯，上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记注观之，謩不可，曰："记注兼书善恶，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为善，不必观史！"上曰："朕冕尝观之。"对曰："此冕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观史，则史官必有所讳避，何以取信于后！"上乃止。

9 杨妃请立皇弟安王溶为嗣，上谋于宰相，李珏非之。丙寅，立敬宗少子陈王成美为皇太子。

丁卯，上幸会宁殿作乐，有童子缘橦，一夫来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贵为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刘楚材等四人，宫人张十十等十人责之曰："构会太子，皆尔曹也，今更立太子，复欲尔邪？"执以付吏，己巳，皆杀之。上因是感伤，旧疾遂增。

10 十一月，三司按萧本、萧弘皆非真太后弟。本除名，流爱州，弘流儋州。而太后真弟在闽中，终不能自达。

11 乙亥，上疾少间，坐思政殿，召当直学士周墀，赐之酒，因问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对曰："陛下尧、舜之主也。"上曰："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耳？"墀惊曰："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上曰："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复视朝。

12 是岁，天下户口四百九十九万六千七百五十二。

13 回鹘相安允合、特勒柴革谋作乱，彰信可汗杀之。相掘罗勿将兵在外，以马三百赂沙陀朱邪赤心，借其兵共攻可汗。可汗兵败，自杀，国人立嗢昚特勒为可汗。会岁疫，大雪，羊马多死，回鹘遂衰。赤心，执宜之子也。

五年（庚申、840）

1 春，正月，己卯，诏立颍王瀍为皇太弟，应军国事权令句当。且言太子成美年尚冲幼，未渐师资，可复封陈王。时上疾甚，命知枢密刘弘逸、薛季棱引杨嗣复、李珏至禁中，欲奉太子监国。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议所立。李珏曰："太子位已定，岂得中变！"士良、弘志遂矫诏立瀍为太弟。是日，士良、弘志将兵诣十六宅，迎颍王至少阳院，百官谒见于思贤殿。瀍沈毅有断，喜愠不形于色。与安王溶皆素为上所厚，异于诸王。

辛巳，上崩于太和殿。以杨嗣复摄冢宰。

癸未，仇士良说太弟赐杨贤妃、安王溶、陈王成美死。敕大行以十四日殡，成服。谏议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远，不听。时仇士良等追怨文宗，凡乐工及内侍得幸于文宗者，诛贬相继。夷直复上言："陛下自藩维继统，是宜俨然在疚，以哀慕为心，速行丧礼，早议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数日，屡诛戮先帝近臣，惊率土之视听，伤先帝之神灵，人情何瞻！国体至重，若使此辈无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彼已在天网之内，无所逃伏，旬日之外行之何晚！"不听。

辛卯，文宗始大敛。武宗即位。甲午，追尊上母韦妃为皇太后。

二月，乙卯，赦天下。

丙寅，谥韦太后曰宣懿。

2 夏，五月，己卯，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嗣复罢为吏部尚书，以刑部尚书崔珙同平章事兼盐铁转运使。

3 秋，八月，壬戌，葬元圣昭献孝皇帝于章陵，庙号文宗。

4 庚午，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珏坐为山陵使龙辅陷，罢为太常卿。贬京兆尹敬昕为郴州司马。

5 义武军乱，逐节度使陈君赏。君赏募勇士数百人，复入军城，诛乱者。

6 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杨嗣复、李珏相继罢去，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入朝；九月，甲戌朔，至京师，丁丑，以德裕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庚辰，德裕入谢，言于上曰："致理之要，在于辩群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势不相容，正人指邪人为邪，邪人

亦指正人为邪，人主辩之甚难。臣以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竞为朋党。先帝深知朋党之患，然所用卒皆朋党之人，良由执心不定，故奸人得乘间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为欺罔，主心始疑，于是旁询小臣以察执政。如德宗末年，所听任者惟裴延龄辈，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乱也。陛下诚能慎择贤才以为宰相，有奸罔者立黜去，常令政事皆出中书，推心委任，坚定不移，则天下何忧不理哉！”又曰：“先帝于大臣好为形迹，小过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积，以至祸败。兹事大误，愿陛下以为戒！臣等有罪，陛下当面诘之。事苟无实，得以辩明；若其有实，辞理自穷。小过则容其悛改，大罪则加之诛谴，如此，君臣之际无疑间矣。”上嘉纳之。

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监军杨钦义，人皆言必知枢密，德裕待之无加礼，钦义心衔之。一旦，独延钦义，置酒中堂，情礼极厚；陈珍玩数床，罢酒，皆以赠之，钦义大喜过望。行至汴州，敕复还淮南，钦义尽以所饷归之。德裕曰：“此何直！”卒以与之。其后钦义竟知枢密；德裕柄用，钦义颇有力焉。

7 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黠戛斯部落，即古之坚昆，唐初结骨也，后更号黠戛斯，乾元中为回鹘所破，自是隔阂不通中国。其君长曰阿热，建牙青山，去回鹘牙，橐驼行四十日。其人悍勇，吐蕃、回鹘常赂遗之，假以官号。回鹘既衰，阿热始自称可汗。回鹘遣相国将兵击之，连兵二十余年，数为黠戛斯所败，詈回鹘曰：“汝运尽矣，我必取汝金帐！”金帐者，回鹘可汗所居帐也。

及掘罗勿杀彰信，立厖伽，回鹘别将句录莫贺引黠戛斯十万骑攻回鹘，大破之，杀厖伽及掘罗勿，焚其牙帐荡尽，回鹘诸部逃散。其相驽职、特勒厖等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奔吐蕃，一支奔安西。可汗兄弟嗢没斯等，及其相赤心、仆固、特勒那颉啜，各帅其众抵天德塞下，就杂虏贸易谷食，且求内附。冬，十月，丙辰，天德军使温德彝奏：“回鹘溃兵侵逼西城，亘六十里，不见其后。边人以回鹘猥至，恐惧不安。”诏振武节度使刘沔屯云迦关以备之。

8 魏博节度使何进滔薨，军中推其子都知兵马使重顺知留后。

9 萧太后徙居兴庆宫积庆殿，号积庆太后。

10 十一月，癸酉朔，上幸云阳校猎。

11 故事，新天子即位，两省官同署名。上之即位也，谏议大夫裴夷直漏名，由是出为杭州刺史。

12 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兼内谒者监仇士良请以开府荫其子为千牛，给事中李中敏判曰：“开府阶诚宜荫子，谒者监何由有儿？”士良惭恚。李德裕亦以中敏为杨嗣复之党，恶之，出为婺州刺史。

13 十二月，庚申，以何重顺知魏博留后事。

14 立皇子峻为杞王。

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上

会昌元年(辛酉、841)

1 春，正月，辛巳，上祀圜丘，赦天下，改元。

2 刘沔奏回鹘已退，诏沔还镇。

3 二月，回鹘十三部近牙帐者立乌希特勒为乌介可汗，南保错子山。

4 三月，甲戌，以御史大夫陈夷行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5 初，知枢密刘弘逸、薛季棱有宠于文宗，仇士良恶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杨嗣复出为湖南观察使，李珏出为桂管观察使。士良屡谮弘逸等于上，劝上除之，乙未，赐弘逸、季棱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诛嗣复及珏。户部尚书杜悰奔马见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兹事不宜手滑！”丙申，德裕与崔珙、崔郾、陈夷行三上奏，又邀枢密使至中书，使入奏。以为：“德宗疑刘晏动摇东宫而杀之，中外咸以为冤，两河不臣者由兹恐惧，得以为辞；德宗后悔，录其子孙。文宗疑宋申锡交通藩邸，窜谪至死；既而追悔，为之出涕。嗣复、珏等若有罪恶，乞更加重贬；必不可容，亦当先行讯鞫，俟罪状著白，诛之未晚。今不谋于臣等，遽遣使诛之，人情莫不震骇。愿开延英赐对！”至晡时，开延英，召德裕等入。

德裕等泣涕极言：“陛下宜重慎此举，毋致后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愿陛下免二人于死，勿使既死而众以为冤。今未奉圣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为卿等释之。”德裕等跃下阶舞蹈。上召升坐，叹曰：“朕嗣位之际，宰相何尝比数！李珏、季棱志在陈王，嗣复、弘逸志在安王。陈王犹是文宗遗意，安王则专附杨妃。嗣复仍与妃书云：‘姑何不效则天临朝！’冀使安王得志，朕那复有今日？”德裕等曰：“兹事暧昧，虚实难知。”上曰：“杨妃尝有疾，文宗听其弟玄思入侍月余，以此得通指意。朕细询内人，情状皎然，非虚也。”遂

追还二使，更贬嗣复为潮州刺史，李珏为昭州刺史，裴夷直为欢州司户。

6 夏，六月，乙巳，诏："自今臣下论人罪恶，并应请付御史台按问，毋得乞留中，以杜谗邪。"

7 以魏博留后何重顺为节度使。

8 上命道士赵归真等于三殿建九天道场，亲授法箓。右拾遗王哲上疏切谏，坐贬河南府士曹。

9 秋，八月，加仇士良观军容使。

10 天德军使田牟、监军韦仲平欲击回鹘以求功，奏称："回鹘叛将嗢没斯等侵逼塞下，吐谷浑、沙陀、党项皆世与为仇，请自出兵驱逐。"上命朝臣议之，议者皆以为嗢没斯叛可汗而来，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请，击之便。上以问宰相，李德裕以为："穷鸟入怀，犹当活之。况回鹘屡建大功，今为邻国所破，部落离散，穷无所归，远依天子，无秋毫犯塞，奈何乘其困而击之！宜遣使者镇抚，运粮食以赐之，此汉宣帝所以服呼韩邪也。"陈夷行曰："此所谓借寇兵资盗粮也，不如击之。"德裕曰："彼吐谷浑等各有部落，见利则锐敏争进，不利则鸟惊鱼散，各走巢穴，安肯守死为国家用！今天德城兵才千余，若战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义抚而安之，必不为患。纵使侵暴边境，亦须征诸道大兵讨之，岂可独使天德击之乎！"

时诏以鸿胪卿张贾为巡边使，使察回鹘情伪，未还。上问德裕曰："嗢没斯等请降，可保信乎？"对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况敢保数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谓之叛将，则恐不可。若可汗在国，嗢没斯等帅众而来，则于体固不可受。今闻其国败乱无主，将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逻禄，惟此一支远依大国。观其表辞，危迫恳切，岂可谓之叛将乎！况嗢没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乌介，自无君臣之分。愿且诏河东、振武严兵保境以备之，俟其攻犯城镇，然后以武力驱除。或于吐谷浑等部中少有抄掠，听自雠报，亦未可助以官军。仍诏田牟、仲平毋得邀功生事，常令不失大信，怀柔得宜，彼虽戎狄，必知感恩。"辛酉，诏田牟约勒将士及杂虏，毋得先犯回鹘。九月，戊辰朔，诏河东、振武严兵以备之。牟，布之弟也。

11 癸巳，卢龙军乱，杀节度使史元忠，推陈行泰主留务。

12 李德裕请遣使慰抚回鹘，且运粮三万斛以赐之，上以为疑；闰月，己亥，开延英，召宰相议之，陈夷行于候对之所，屡言资盗粮不可。德裕曰："今征兵未集，天德孤危。傥不以此粮啖饥虏，且使安静，万一天德陷没，咎将谁归！"夷行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许以谷二万斛赈之。

13 以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为太子太〔少〕师。先是汉水溢，坏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为僧孺罪而废之。

14 卢龙军复乱，杀陈行泰，立牙将张绛。

初，陈行泰逐史元忠，遣监军俭，以军中大将表来求节钺。李德裕曰："河朔事势，臣所熟谙。比来朝廷遣使赐诏常太速，故军情遂固。若置之数月不问，必自生变。今请留监军俭，勿遣使以观之。"既而军中果杀行泰，立张绛，复求节钺，朝廷亦不问。会雄武军使张仲武起兵击绛，且遣军吏吴仲舒奉表诣京师，称绛惨虐，请以本军讨之。

冬，十月，仲舒至京师。诏宰相问状，仲舒言："行泰、绛皆游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旧将，性忠义，通书，习戎事，人心向之。冥者张绛初杀行泰，召仲武，欲以留务让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武行至昌平，绛复却之。今计仲武才发雄武，军中已逐绛矣。"李德裕问："雄武士卒几何？"对曰："军士八百，外有土团五百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对曰："在得人心。苟人心不从，兵三万何益？"德裕又问："万一不克，如何？"对曰："幽州粮食皆在妫州及北边七镇，万一未能入，则据居庸关，绝其粮道，幽州自困矣！"

德裕奏："行泰、绛皆使大将上表，胁朝廷，邀节钺，故不可与。今仲武先自发兵为朝廷讨乱，与之则似有名。"乃以仲武知卢龙留后。仲武寻克幽州。

15 上校猎咸阳。

16 十一月，李德裕上言："今回鹘破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访问，则戎狄必谓国家降主虏庭，本非爱惜，既负公主，又伤虏情。请遣通事舍人苗缜赍诏诣温没斯，令转达公主，兼可卜温没斯逆顺之情。"从之。

17 上颇好田猎及武戏，五坊小儿得出入禁中，赏赐甚厚。尝谒郭太后，从容问为天子之道，太后劝以纳谏。上退，悉取谏疏阅之，多谏游猎。自是上出畋稍稀，五坊无复横赐。

18 癸亥，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郸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

19 初，黠戛斯既破回鹘，得太和公主；自谓李陵之后，与唐同姓，遣达干十人奉公主归之于唐。回鹘乌介可汗引兵邀击达干，尽杀之，质公主，南度碛，屯天德军境上。公主遣使上表，言可汗已立，求册命。乌介又使其相颉干伽斯等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公主、可汗。十二月，庚辰，制遣右金吾大将军王会等慰问回鹘，仍赐米二万

斛。又赐乌介可汗敕书,谕以"宜帅部众渐复旧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计。"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比。或欲别迁善地,求大国声援,亦须于漠南驻止。朕当许公主入觐,亲问事宜。悦须应接,必无所吝。"

二年(壬戌、842)

1 春,正月,以张仲武为卢龙节度使。

2 朝廷以回鹘屯天德、振武北境,以兵部郎中李拭为巡边使,察将帅能否。拭,鄜之子也。

3 二月,淮南节度使李绅入朝。丁丑,以绅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

4 河东节度使苻澈修杷头烽旧戍以备回鹘。李德裕奏请增兵镇守,及修东、中二受降城以壮天德形势,从之。

5 右散骑常侍柳公权素与李德裕善,崔珙奏为集贤学士、判院事。德裕以恩非己出,因事左迁公权为太子詹事。

6 回鹘复奏求粮,及寻勘吐谷浑、党项所掠,又借振武城;诏遣内使杨观赐可汗书,谕以城不可借,余当应接处置。

三月,李拭巡边还,称振武节度使刘沔有威略,可任大事。时河东节度使苻澈疾病,庚申,以沔代之;以金吾上将军李忠顺为振武节度使。遣将作少监苗缜册命乌介可汗,使徐行,驻于河东,俟可汗位定,然后进。既而可汗屡侵扰边境,缜竟不行。

7 回鹘嗢没斯以赤心桀黠难知,先告田牟云,赤心谋犯塞;乃诱赤心并仆固杀之,那颉啜收赤心之众七千帐东走。河东奏:"回鹘兵至横水,杀掠兵民,今退屯释迦泊东。"李德裕上言:"释迦泊西距可汗帐三百里,未知此兵为那颉所部,为可汗遣来。宜且指此兵云不受可汗指挥,擅掠边鄙。密诏刘沔、仲武先经略此兵,如可以讨逐,事亦有名。摧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惧。"

夏,四月,庚辰,天德都防御使田牟奏:"回鹘侵扰不已,不俟朝旨,已出兵三千拒之。"壬午,李德裕奏:"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长于野战,短于攻城。牟但应坚守以待诸道兵集,今全军出战,万一失利,城中空虚,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锋,即诏云、朔、天德以来羌、浑各出兵奋击回鹘,凡所虏获,并令自取。回鹘羁旅二年,粮食乏绝,人心易动。宜诏田牟招诱降者,给粮转致太原,不可留于天德。嗢没斯情伪虽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赏。纵使不诚,亦足为反间。且欲奖其忠义,为讨伐之名,令远近诸蕃知但责可汗犯顺,非欲尽灭回鹘。石雄善战无敌,请以为天德都团练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从其言。

初,太和中,河西党项扰边,文宗召石雄于白州,隶振武军为裨将,屡立战功,以王智兴故,未甚进擢。至是,德裕举用之。

甲申,嗢没斯帅其国特勒、宰相等二千二百余人来降。

8 上信任李德裕,观军容使仇士良恶之。会上将受尊号,御丹凤楼宣赦。或告士良,宰相与度支议草制减禁军衣粮及马刍粟,士良扬言于众曰:"如此,至日,军士必于楼前喧哗!"德裕闻之,乙酉,乞开延英自诉。上怒,遽遣中使宣谕两军:"赦书初无此事。且赦书皆出朕意,非由宰相,尔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称谢。丁亥,群臣上尊号曰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赦天下。

9 五月,戊申,遣鸿胪卿张贾安抚嗢没斯等,以嗢没斯为左金吾大将军、怀化郡王;其次酋长官赏有差。赐其部众米五千斛,绢三千匹。

那颉啜帅其众自振武、大同,东因室韦、黑沙,南趣雄武军,窥幽州。卢龙节度使张仲武遣其弟仲至将兵三万迎击,大破之,斩首捕虏不可胜计,悉收降其七千帐,分配诸道。那颉啜走,乌介可汗获而杀之。

时乌介众虽衰减,尚号十万,驻牙于大同军北阎门山。杨观自回鹘还,可汗表求粮食、牛羊,且请执送嗢没斯等。诏报以"粮食听自以马价于振武籴三千石;牛,稼穑之资,中国禁人屠宰;羊,中国所鲜,出于北边杂虏,国家未尝科调。嗢没斯自本国初破,先投塞下,不随可汗已及二年,虑彼猜嫌,穷迫归命。前可汗正以猜虐无亲,致内离外叛。今可汗失地远客,尤宜深矫前非。若复骨肉相残,则可汗左右信臣谁敢自保!朕务在兼爱,已受其降。于可汗不失恩慈,于朝廷免亏信义,岂不两全事体,深叶良图!"

10 嗢没斯入朝。六月,甲申,以嗢没斯所部为归义军,以嗢没斯为左金吾大将军,充军使。

11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陈夷行罢为左仆射。秋,七月,以尚书右丞李让夷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2 岚州人田满川据州城作乱,刘沔讨诛之。

13 嗢没斯请置家太原,与诸弟竭力捍边;诏刘沔存抚其家。

乌介可汗复遣其相上表,借兵助复国,又借天德城,诏不许。

初，可汗往来天德、振武之间，剽掠羌、浑，又屯杷头烽北。朝廷屡遣使谕之，使还漠南，可汗不奉诏。李德裕以为“那颉啜屯于山北，乌介恐其与奚、契丹连谋邀遮，故不敢远离塞下。望敕张仲武谕奚、契丹与回鹘共灭那颉啜，使得北还。”及那颉啜死，可汗犹不去。议者又以为回鹘待马价；诏尽以马价给之，又不去。八月，可汗帅众过杷头烽南，突入大同川，驱掠河东杂虏牛马数万，转斗至云州城门。刺史张献节闭城自守，吐谷浑、党项皆挈家入山避之。庚午，诏发陈、许、徐、汝、襄阳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来春驱逐回鹘。

丁丑，赐嗢没斯与其弟阿历支、习勿啜、乌罗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贞、思义、思礼；国相爱邪勿姓爱，名弘顺；仍以弘顺为归义军副使。

上遣回鹘石戒直还其国，赐可汗书，谕以“自彼国为纥吃斯所破，来投边境，抚纳无所不至。今可汗尚此近塞，未议还蕃，或侵掠云、朔等州，或钞击羌、浑诸部。遥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每观踪由，实怀驰突之计。中外将相咸请诛翦，朕情深屈己，未忍幸灾。可汗宜速择良图，无贻后悔！”

上又命李德裕代刘沔答回鹘相颉干迦斯书，以为：“回鹘远来依投，当效呼韩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令太和公主入谒太皇太后，求哀乞怜，则我之救恤，无所愧怀。而乃睥睨边城，桀骜自若，邀求过望，如在本蕃，又深入边境，侵暴不已，求援继好，岂宜如是！来书又云胡人易动难安，若令忿怒，不可复制。回鹘为纥吃斯所破，举国将相遗骸弃于草莽，累代可汗坟墓，隔在天涯，回鹘忿怒之心，不施于彼，而蔑弃仁义，逞志中华，天地神祇岂容如此！昔郅支不事大汉，竟自夷灭，往事之戒，得不在怀！”

戊子，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诏，河东等三道严兵守备，俟来春驱逐，乘回鹘人困马羸之时，又官军免盛寒之苦，则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诏命。若虑河冰既合，回鹘复有驰突，须早驱逐，则当及天时未寒，决策于数月之间。以河朔兵益河东兵，必令收功于两月之内。今闻外议纷纭，互有异同，傥不一询群情，终为浮辞所挠。望令公卿集议！”诏从之。时议者多以为宜俟来春。

九月，以刘沔兼招抚回鹘使，如须驱逐，其诸道行营兵权令指挥；以张仲武为东面招抚回鹘使，其当道行营兵及奚、契丹、室韦等并自指挥。以李思忠为河西党项都将回鹘西南面招讨使；皆会军于太原。令沔屯雁门关。

初，奚、契丹羁属回鹘，各有监使，岁督其贡赋，且诇唐事。张仲武遣牙将石公绪统二部，尽杀回鹘监使等八百余人。仲武破那颉啜，得室韦酋长妻子。室韦以金帛羊马赎之，仲武不受，曰：“但杀监使则归之！”

癸卯，李德裕等奏：“河东奏事官孙俦适至，云回鹘移营近南四十里。刘沔以为此必契丹不与之同，恐为其掩袭故也。据此事势，正堪驱除。臣等问孙俦，若与幽州合势，迫逐回鹘，更须益几兵。俦言不须多益兵，唯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从之。诏河东、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营稍前，以迫回鹘。

14 上闻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问李德裕。德裕素恶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谒。其从父弟左司员外郎敏中，辞学不减居易，且有器识。甲辰，以敏中为翰林学士。

15 李思忠请与契苾、沙陀、吐谷浑六千骑合势击回鹘。乙巳，以银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将河东蕃兵诣振武，受李思忠指挥。通，何力之五世孙。

16 冬，十月，丁卯，立皇子岘为益王，岐为兖王。

17 黠戛斯遣将军踏布合祖等至天德军，言“先遣都吕施合等奉公主归之大唐，至今无声问，不知得达，或为奸人所隔。今出兵求索，上天入地，期于必得。”又言“将徙就合罗川，居回鹘故国，兼已得安西、北庭达靼等五部落。”

18 十一月，辛卯朔，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言，请出部兵五千讨回鹘，诏不许。

19 上遣使赐太和公主冬衣，命李德裕为书赐公主，略曰：“先朝割爱降婚，义宁家国，谓回鹘必能御侮，安静塞垣。今回鹘所为，甚不循理，每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灵！欲侵扰边疆，岂不思太皇太后之慈爱！为其国母，足得指挥；若回鹘不能禀命，则是弃绝姻好，今日已后，不得以姑为词！”

20 上幸泾阳校猎。乙卯，谏议大夫高少逸、郑朗于阁中谏曰：“陛下比来游猎稍频，出城太远，侵星夜归，万机旷废。”上改容谢之。少逸等出，上谓宰相曰：“本置谏官使之论事，朕欲时时闻之。”宰相皆贺。己未，以少逸为给事中，朗为左谏议大夫。

21 刘沔、张仲武固称盛寒未可进兵，请待岁首，李忠顺独请与李思忠俱进。十二月，丙寅，李德裕奏请遣思忠进屯保大栅，从之。

22 丁卯，吐蕃遣其臣论普热来告达磨赞普之丧，命将作少监李璟为吊祭使。

23 刘沔奏移军云州。

24 李忠顺奏击回鹘，破之。

25　丙戌，立皇子峄为德王，嵯为昌王。

26　初，吐蕃达磨赞普有佞幸之臣，以为相；达磨卒，无子，佞相立其妃缲氏兄尚延力之子乞离胡为赞普，才三岁，佞相与妃共制国事，吐蕃老臣数十人皆不得预政事。首相结都那见乞离胡不拜，曰："赞普宗族甚多，而立缲氏子，国人谁服其令，鬼神谁飨其祀！国必亡矣；比年灾异之多，乃为此也。老夫无权，不得正其乱以报先赞普之德，有死而已！"拔刀膀面，恸哭而出。佞相杀之，灭其族，国人愤怒。又不遣使诣唐求册立。

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性悍忍，多诈谋，乃属其徒告之曰："贼舍国族立缲氏，专害忠良以胁众臣，且无大唐册命，何名赞普！吾当与汝属举义兵，入诛缲妃及用事者以正国家。天道助顺，功无不成。"遂说三部落，得万骑。是岁，与青海节度使同盟举兵，自称国相。

至渭州，遇国相尚思罗屯薄寒山，恐热击之，思罗弃辎重西奔松州。恐热遂屠渭州。思罗发苏毗、吐谷浑、羊同等兵，合八万，保洮水，焚桥拒之。恐热至，隔水语苏毗等曰："贼臣乱国，天遣我来诛之，汝曹奈何助逆！我今已为宰相，国内兵我皆得制之，汝不从，将灭汝部落！"苏毗等疑不战，恐热引骁骑涉水，苏毗等皆降。思罗西走，追获，杀之。恐热尽并其众，合十余万。自渭川至松州，所过残灭，尸相枕藉。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七

唐纪六十三

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中

会昌三年(癸亥、843)

1　春，正月，回鹘乌介可汗帅众侵逼振武，刘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马使王逢帅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骑袭其牙帐，沔自以大军继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鹘之众寡，见毡车数十乘，从者皆衣朱碧，类华人；使谍问之，曰："公主帐也。"雄使谍告之曰："公主至此，家也，当求归路！今将出兵击可汗，请公主潜与侍从相保，驻车勿动！"雄乃凿城为十余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帐，至其帐下，虏乃觉之。可汗大惊，不知所为，弃辎重走，雄追击之；庚子，大破回鹘于杀胡山，可汗被疮，与数百骑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归。斩首万级，降其部落二万余人。丙午，刘沔捷奏至。

李思忠入朝，自以回鹘降将，惧边将猜忌，乞并弟思贞等及爱弘顺皆归阙庭。

庚戌，以石雄为丰州都防御使。

乌介可汗走保黑车子族，其溃兵多诣幽州降。

2　二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3　诏停归义军，以其士卒分隶诸道为骑兵，优给粮赐。

4　辛未，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献名马二；诏太仆卿赵蕃饮劳之。甲戌，上引对，班在勃海使之上。

上欲令赵蕃就颉戛斯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上言："安西去京师七千余里，北庭五千余里，借使得之，当复置都护，以唐兵万人戍之，不知此兵于何处追发，馈运从何道得通，此乃用实费以易虚名，非计也。"上乃止。

5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珙罢为右仆射。

6　黠戛斯求册命，李德裕奏，宜与之结欢，令自将兵求杀使者罪人及讨黑车子。上恐加可汗之名即不修臣礼，踵回鹘故事求岁遗及卖马，犹豫未决。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称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鹘有平安、史之功，故岁赐绢二万匹，且与之和市。黠戛斯未尝有功于中国，岂敢遽求赂遗乎！若虑其不臣，当与之约，必如回鹘称臣，乃行册命；又当叙同姓以亲之，使执子孙之礼。"上从之。

7　庚寅，太和公主至京师，改封安定大长公主；诏宰相帅百官迎谒于章敬寺前。公主诣光顺门，去盛服，脱簪珥，谢回鹘负恩、和蕃无状之罪。上遣中使慰谕，然后入宫。阳安等六[七]公主不来慰问安定公主，各罚俸物及封绢。

8　赐魏博节度使何重顺名弘敬。

9　三月，以太仆卿赵蕃为安抚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赐黠戛斯可汗书，谕以"贞观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授左屯卫将军、坚昆都督，迄于天宝，朝贡不绝。比为回鹘所隔，回鹘凌虐诸蕃，可汗能复仇雪怨，茂功壮

节，近古无俦。今回鹘残兵不满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既与为怨，须尽歼夷；傥留余烬，必生后患。又闻可汗受氏之源，与我同族，国家承北平太守之后，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册命可汗，特加美号，缘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谕怀。待赵蕃回日，别命使展礼。”自回鹘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贡，每有诏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请委翰林学士，上曰：“学士不能尽人意，须卿自为之。”

10 刘沔奏：“归义军回鹘三千余人及酋长四十三人准诏分隶诸道，皆大呼，连营据溥沱河，不肯从命，已尽诛之。回鹘降幽州者前后三万余人，皆散隶诸道。”

11 李德裕追论维州悉怛谋事云：“维州据高山绝顶，三面临江，在戎虏平川之冲，是汉地入兵之路；初，河、陇并没，唯此独存。吐蕃潜以妇人嫁此州门者，二十年后，两男长成，窃开垒门，引兵夜入，遂为所陷，号曰无忧城。从此得并力于西边，更无虞于南路。凭陵近甸，旰食累朝。贞元中，韦皋欲经略河、湟，须此城为始。万旅尽锐，急攻数年，虽擒论莽热而还，城坚卒不可克。

臣初到西蜀，外扬国威，中缉边备。其维州熟臣信令，空壁来归，臣始受其降，南蛮震慑，山西八国，皆愿内属。其吐蕃合水、栖鸡等城，既失险厄，自须抽归，可减八处镇兵，坐收千余里旧地。且维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犹围鲁州。岂顾盟约！臣受降之初，指天为誓，面许奏闻，各加酬赏。当时不与臣者，望风疾臣，诏臣执送悉怛谋等令彼自戮，臣宁忍以三百余人命弃信偷安！累表陈论，乞垂矜舍，答诏严切，竟令执还。体备三木，舆于竹畚，及将就路，冤叫呜呜，将吏对臣，无不陨涕。其部送者更为蕃帅讥诮，云既已降彼，何用送来！复以此降人戮于汉境之上，恣行残忍，用固携离；至乃掷其婴孩，承以枪槊。绝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从古已来，未有此事。虽时更一纪，而运属千年，乞追奖忠魂，各加褒赠！”诏赠悉怛谋右卫将军。

臣光曰：论者多疑维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臣以为昔荀吴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吴弗许，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迩奸。”使鼓人杀叛者而缮守备。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之，况天子乎！譬如邻人有牛，逸而入于家，或劝其兄归之，或劝其弟攘之，劝归者曰：“攘之不义也，且致讼。”劝攘者曰：“彼尝攘吾羊矣，何义之拘！牛大畜也，攘之可以富家。”以是观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见矣。

12 夏，四月，辛未，李德裕乞退就闲局，上曰：“卿每辞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今大事皆未就，卿岂得求去！”

13 初，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累表言仇士良罪恶，士良亦言从谏窥伺朝廷。及上即位，从谏有马高九尺，献之，上不受。从谏以为士良所为，怒杀其马，由是与朝廷相猜恨。遂招纳亡命，缮完兵械，邻境皆潜为之备。

从谏榷马牧及商旅，岁入钱五万缗，又卖铁、煮盐亦数万缗。大商皆假以牙职，使通好诸道，因为贩易。商人倚从谏势，所至多陵轹将吏，诸道皆恶之。

从谏疾病，谓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诸道皆不我与。我死，他人主此军，是吾家无炊火矣！”乃与幕客张谷、陈扬庭谋效河北诸镇，以弟右骁卫将军从素之子稹为牙内都知兵马使，从子匡周为中军兵马使，孔目官王协为押牙亲事兵马使，以奴李士贵为使宅十将兵马使，刘守义、刘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将牙兵。谷，郓州人；扬庭，洪州人也。

从谏寻薨，稹秘不发丧。王协为稹谋曰：“正当如宝历年样为之，不出百日，旌节自至。但严奉监军，厚遗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为备而已。”使押牙姜崇奏求国医，上遣中使解朝政以医问疾。稹又逼监军崔士康奏称从谏疾病，请命其子稹为留后。上遣供奉官薛士干往谕指云：“恐从谏疾未平，宜且就东都疗之；俟稍瘳，别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

上以泽潞事谋于宰相，宰相多以为：“回鹘余烬未灭，边境犹须警备，复讨泽潞，国力不支，请以刘稹权知军事。”谏官及群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独曰：“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泽潞近处心腹，一军素称忠义，尝破走朱滔，擒卢从史。顷时多用儒臣为帅，如李抱真成立此军，德宗犹不许承袭，使李缄护丧归东都。敬宗不恤国务，宰相又无远略，刘悟之死，因循以授从谏。从谏跋扈难制，累上表迫胁朝廷，今垂死之际，复以兵权擅付竖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上曰：“卿以何术制之？果可克否？”对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镇。但得镇、魏不与之同，则稹无能为也。若遣重臣往谕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艰难以来，列圣许其传袭，已成故事，与泽潞不同。今朝廷将加兵泽潞，不欲更出禁军至山东。其山东三州隶昭义者，委两镇攻之；兼令遍谕将士，以贼平之日厚加官赏。苟两镇听命，

不从旁沮桡官军，则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与德裕同之，保无后悔。”遂决意讨稹，群臣言者不复入矣。

上命德裕草诏赐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泽潞一镇，与卿事体不同，勿为子孙之谋，欲存辅车之势。但能显立功效，自然福及后昆。”丁丑，上临朝，称其语要切，曰：“当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赐张仲武诏，以“回鹘余烬未灭，塞上多虞，专委卿御侮。”元逵、弘敬得诏，悚息听命。

解朝政至上党，刘稹见朝政曰：“相公危困，不任拜诏。”朝政欲突入，兵马使刘武德、董可武蹑帘而立，朝政恐有他变，遽走出。稹赠赍直数千缗，复遣牙将梁叔文入谢。薛士干入境，俱不问从谏之疾，直为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谊等乃大出军，至龙泉驿迎候敕使，请用河朔事体；又见监军言之，崔士康懦怯，不敢违。于是将吏扶稹出见士众，发丧。干干竟不得入牙门，稹亦不受敕命。谊，兖州人也。解朝政复命，上怒，杖之，配恭陵；囚姜鉴、梁叔文。

辛巳，始为从谏辍朝，赠太傅，诏刘稹护丧归东都。又召见刘从素，令以书谕稹，稹不从。丁亥，以忠武节度使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邠宁节度使王宰为忠武节度使。茂元，栖曜之子；宰，智兴之子也。

黄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书，自言：“尝问淮西将董重质以三州之众四岁不破之由，重质以为由朝廷征兵太杂，客军数少，既不能自成一军，事须帖付地主。势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败亡，故初战二年，战则必胜，是多杀客军。及二年已后，客军殚少，止与陈许、河阳全军相搏，纵使唐州兵不能因虚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时朝廷若使鄂州、寿州、唐州只保境，不用进战，但用陈许、郑滑两道全军，帖以宣、润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岁，无蔡州矣。今者上党之叛，复与淮西不同。淮西为寇仅五十岁，其人味为寇之腴，见为寇之利，风俗益固，气焰已成，自以为天下之兵莫与我敌，根深源阔，取之固难。夫上党则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隶；建中之后，每奋忠义；是以鄜公抱真能窘田悦，走朱滔，常以孤穷寒苦之军，横折河朔强梁之众。以此证验，人心忠赤，习尚专一，可以尽见。刘悟卒，从谏求继，与扶同者，只鄜州随来中军二千耳。值宝历多故，因以授之，今才二十余岁，风俗未改，故老尚存，虽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虽尽节效顺，说不过围一城，攻一堡，系累稚老而已。若使河阳万人为垒，窒天井之口，高壁深堑，勿与之战。只以忠武、武宁两军，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润二千弩手，径捣上党，不过数月，必覆其巢穴矣！”时德裕制置泽潞，亦颇采牧言。

14　上虽外尊宠仇士良，内实忌恶之。士良颇觉之，遂以老病求散秩。诏以左卫上将军兼内侍监、知省事。

15　李德裕言于上曰：“议者皆云刘悟有功，稹未可亟诛，宜全恩礼。请下百官议，以尽人情。”上曰：“悟亦何功，当时迫于救死耳，非素心徇国也。藉使有功，父子为将相二十余年，国家报之足矣，稹何得复自立！朕以为凡有功当显赏，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诚得理国之要。”

16　五月，李德裕言太子宾客、分司李宗闵与刘从谏交通，不宜置之东都。戊戌，以宗闵为湖州刺史。

17　河阳节度使王茂元以步骑三千守万善；河东节度使刘沔步骑二千守芒车关，步兵一千五百军榆社；成德节度使王元逵以步骑三千守临洺，掠尧山；河中节度使陈夷行以步骑一千守翼城，步兵五百益龑氏。辛丑，制削夺刘从谏及子稹官爵，以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与夷行、刘沔、茂元合力攻讨。

先是河朔诸镇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吊祭使，次册赠使、宣慰使继往商度军情。必不可与节，则别除一官；俟军中不听出，然后始用兵。故常及半岁，军中得缮完为备。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开谕，上即命下诏讨之。王元逵受诏之日，出师屯赵州。

18　壬寅，以翰林学士承旨崔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铉，元略之子也。上夜召学士韦琮，以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枢密皆不之知。时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皆愿悫，不敢预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刘、杨懦怯，堕败旧风故也。”琮，乾度之子也。

19　以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诸军节度招讨使。

20　刘沔自代州还太原。

21　筑望仙观于禁中。

22　六月，王茂元遣兵马使马继等将步骑二千军于天井关南科斗店，刘稹遣卫内十将薛茂卿将亲军二千拒之。

23　黠戛斯可汗遣将军温仵合入贡。上赐之书，谕以速平回鹘、黑车子，乃遣使行册命。

24　癸酉，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侍监致仕。其党送归私第，士良教以固权宠之术曰：“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其党拜谢而去。

25　丙子，诏王元逵、李彦佐、刘沔、王茂元、何弘敬以七月中旬五道齐进，刘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诏刘沔自将

兵取仰车关路以临贼境。

26 吐蕃鄯州节度使尚婢婢，世为吐蕃相，婢婢好读书，不乐仕进，国人敬之；年四十余，彝泰赞普强起之，使镇鄯州。婢婢宽厚沈勇，有谋略，训练士卒多精勇。

论恐热虽名义兵，实谋篡国，忌婢婢，恐袭其后，欲先灭之。是月，大举兵击婢婢，旌旗杂畜千里不绝。至镇西，大风震电，天火烧杀裨将十余人，杂畜以百数，恐热恶之，盘桓不进。婢婢谓其下曰："恐热之来，视我如蝼蚁，以为不足屠也。今遇天灾，犹豫不进，吾不如迎伏以却之，使其志益骄而不为备，然后可图也。"乃遣使以金帛、牛酒犒师，且致书言："相公举义兵以匡国难，阃境之内，孰不向风！苟遣一介，赐之折简，敢不承命！何必远辱士众，亲临下藩，婢婢资性愚僻，惟嗜读书，先赞普授以藩维，诚为非据，夙夜惭惕，惟求退居。相公若赐以骸骨，听归田里，乃惬平生之素愿也。"恐热得书喜，遍示诸将曰："婢婢惟把书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国，当位以宰相，坐之于家，亦无所用也。"乃复为书，勤厚答之。引兵归。婢婢闻之，抚髀笑曰："我国无主，则归大唐，岂能事此犬鼠乎！"

27 秋，七月，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卢钧为昭义节度招抚使。朝廷以钧在襄阳宽厚有惠政，得众心，故使领昭义以招怀之。

28 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镇，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鹘，镇、魏早平泽潞。回，太祖之八世孙也。

甲辰，李德裕言于上曰："臣见向日河朔用兵，诸道利于出境仰给度支。或阴与贼通，借一县一栅据之，自以为功，坐食转输，延引岁时。今请赐诸军诏指，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泽州，李彦佐、刘沔取潞州，毋得取县。"上从之。

晋绛行营节度使李彦佐自发徐州，行甚缓，又请休兵于绛州，兼请益兵。李德裕言于上曰："彦佐逗遛顾望，殊无讨贼之意，所请皆不可许，宜赐诏切责，令进军翼城。"上从之。德裕因请以天德防御使石雄为彦佐之副，俟至军中，令代之。乙巳，以雄为晋绛行营节度副使，仍诏彦佐进屯翼城。

刘稹上表自陈："亡父从谏为李训雪冤，言仇士良罪恶，由此为权幸所疾，谓臣父潜怀异志，臣所以不敢举族归朝。乞陛下稍垂宽察，活臣一方！"何弘敬亦为之奏雪，皆不报。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张仲武皆具橐鞬郊迎，立于道左，不敢令人控马，让制使先行，自兵兴以来，未之有也。回明辩有胆气，三镇无不奉诏。

王元逵奏拔宣务栅，击尧山，刘稹遣兵救尧山，元逵击败之。诏切责李彦佐、刘沔、王茂元，使速进兵逼贼境，且称元逵之功以激厉之。加元逵同平章事。

八月，乙丑，昭义大将李丕来降。议者或谓贼故遣丕降，欲以疑误官军。李德裕言于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问诚之与诈！且须厚赏以劝将来，但不要置之要地耳。"

29 上从容言："文宗好听外议，谏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书。"李德裕曰："臣顷在中书，文宗犹不尔。此乃李训、郑注教文宗以术御下，遂成此风。人主但当推诚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

30 王元逵前锋入邢州境已逾月，何弘敬犹未出师，元逵屡有密表，称弘敬怀两端。丁卯，李德裕上言："忠武累战有功，军声颇振。王宰年力方壮，谋略可称。请赐弘敬诏，以'河阳、河东皆阂山险，未能进军，贼屡出兵焚掠晋、绛。今遣王宰将忠武全军径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贼势。'弘敬必惧，此攻心伐谋之术也。"从之。诏宰悉选步骑精兵自相、魏趣磁州。

甲戌，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阳大将马继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怀州才十余里。茂卿以无刘稹之命，故不敢入。时议者鼎沸，以为刘悟有功，不可绝其嗣。又，从谏养精兵十万，粮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问李德裕，对曰："小小进退，兵家之常。愿陛下勿听外议，则成功必矣！"上乃谓宰相曰："为我语朝士：有上疏沮议者，我必于贼境上斩之！"议者乃止。

何弘敬闻王宰将至，恐忠武兵入魏境，军中有变，苍黄出师。丙子，弘敬奏，已自将全军渡漳水，趣磁州。

庚辰，李德裕上言："河阳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败，贼势愈炽。王茂元复有疾，人情危怯，欲退保怀州。臣窃见元和以来诸贼，常视官军寡弱之处，并力攻之，一军不支，然后更攻他处。今魏博未与贼战，西军阂险不进，故贼得并兵南下。若河阳退缩，不惟亏沮军声，兼恐震惊洛师。望诏王宰更不之磁州，亟以忠武军应援河阳；不惟捍蔽东都，兼可临制魏博。若令全军供饷难给，且令发先锋五千人赴河阳，亦足张声势。"甲申，又奏请敕王宰以全军继进，仍急以器械缯帛助河阳窘乏。上皆从之。

王茂元军万善，刘稹遣牙将张巨、刘公直等会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围万善。乙酉，公直等潜师先过万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继之，过万善，觇知城中守备单弱，欲专有功，遂攻之。日昃，城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

时义成军适至，茂元困急，欲帅众弃城走。都虞候孟章谏曰："贼从自有前却，半在雍店，半在此，乃乱兵耳。今义成军才至，尚未食，闻仆射走，则自溃矣。愿且强留！"茂元乃止。会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微雨晦黑，自相惊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马相践，坠崖谷死者甚众。

上以王茂元、王宰两节度使共处河阳非宜，庚寅，李德裕等奏："茂元习吏事而非将才，请以宰为河阳行营攻讨使。茂元病愈，止令镇河阳，病困亦免他虞。"九月，辛卯，以宰兼河阳行营攻讨使。

何弘敬奏拔肥乡、平恩，杀伤甚众。得刘稹榜帖，皆谓官军为贼，云遇之即须痛杀。癸巳，上谓宰相："何弘敬已克两县，可释前疑。既有杀伤，虽欲持两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检校左仆射。

丙午，河阳奏王茂元薨。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忠武节度使将万善营兵，不可使兼领河阳，恐其不爱河阳州县，恣为侵扰。又，河阳节度先领怀州刺史，常以判官摄事，割河南五县租赋隶河阳。不若遂置孟州，其怀州别置刺史。俟昭义平日，仍割泽州隶河阳节度，则太行之险不在昭义，而河阳遂为重镇，东都无复忧矣！"上采其言。戊申，以河南尹敬昕为河阳节度、怀孟观察使，王宰将行营以捍敌，昕供馈饷而已。

庚戌，以石雄代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节度使，令自冀氏取潞州，仍分兵屯翼城以备侵轶。

31 是月，吐蕃论恐热屯大夏川，尚婢婢遣其将厖结心及莽罗薛吕将精兵五万击之。至河州南，莽罗薛吕伏兵四万于险阻，厖结心伏万人于柳林中，以千骑登山，飞矢系书骂之。恐热怒，将兵数万追之，厖结心阳败走，时为马乏不进之状。恐热追之益急，不觉行数十里，伏兵发，断其归路，夹击之。会大风飞沙，溪谷皆溢，恐热大败，伏尸五十里，溺死者不可胜数，恐热单骑遁归。

32 石雄代李彦佐之明日，即引兵逾乌岭，破五寨，杀获千计。时王宰军万善，刘沔军石会，皆顾望未进。上得雄捷书，喜甚。冬，十月，庚申，临朝，谓宰相曰："雄真良将！"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有男子磐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刘从谏以为妖言，斩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诏赐雄帛为优赏，雄悉置军门，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余悉分将士，故士卒乐为之致死。

33 初，刘沔破回鹘，得太和公主，张仲武疾之，由是有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之，仲武意终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败事，辛未，徙沔为义成节度使，以前荆南节度使李石为河东节度使。

34 党项寇盐州，以前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为朔方灵盐节度使。十一月，邠宁奏党项入寇。李德裕奏："党项愈炽，不可不为区处。闻党项分隶诸镇，剽掠于此则亡逃归彼。节度使各利其驼马，不为擒送，以此无由禁戢。臣屡奏不若使一镇统之，陛下以为一镇专领党项权太重。臣今请以皇子兼统诸道，择中朝廉干之臣为之副，居于夏州，理其辞讼，庶为得宜。"乃以兖王岐为灵、夏等六道元帅兼安抚党项大使，又以御史中丞李回为安抚党项副使，史馆修撰郑亚为元帅判官，令赍诏往安抚党项及六镇百姓。

35 安南经略使武浑役将士治城，将士作乱，烧城楼，劫府库。浑奔广州，监军段士则抚安乱众。

36 忠武军素号精勇，王宰治军严整，昭义人甚惮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迁。或谓刘稹曰："留后所求者节耳。茂卿太深入，多杀官军，激怒朝廷，此节所以来益迟也。"由是无赏。茂卿愠怼，密与王宰通谋，十二月，丁巳，宰引兵攻天井关，茂卿小战，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关守之。关东西寨闻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箕村。茂卿入泽州，密使谍召宰进攻泽州，当为内应；宰疑，不敢进，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顿足而已。稹知之，诱茂卿至潞州，杀之，并其族，以兵马使刘公直代茂卿，安全庆守乌岭，李佐尧守雕黄岭，郭谊守石会，康良佺守武乡。谊，谊之侄也。

戊辰，王宰进攻泽州，与刘公直战，不利，公直乘胜复天井关。甲戌，宰进击公直，大破之；遂围陵川，克之。河东奏克石会关。

洺州刺史李恬，石之从兄也。石至太原，刘稹遣军将贾群诣石，以恬书与石云："稹愿举族归命相公，奉从谏丧归葬东都。"石囚群，以其书闻。李德裕上言："今官军四合，捷书日至，贼势穷蹙，故伪输诚款，冀以缓师，稍得自完，复来侵轶。望诏石答恬书云：'前书未敢闻奏。若郎君诚能悔过，举族面缚，待罪境上，则石当亲往受降，护送归阙。若虚为诚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则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诏诸道，乘其上下离心，速进兵攻讨，不过旬朔，必内自生变。"上从之，右拾遗崔碣上疏请受其降，上怒，贬碣邓城令。

37 初，刘沔破回鹘，留兵三千戍横水栅；河东行营都知兵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诏河东以兵二千赴之。时河东无兵，守仓库者及工匠皆出从军，李石召横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将杨弁将之诣逢，壬午，戍卒至太原。先是，军士出征，人给绢二匹。刘沔之去，竭府库自随，石初至，军用乏，以己绢益之，人才得一匹。时已岁尽，军士求过正旦而行，监军吕义忠累牒趣之。杨弁因众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虚，遂作乱。

四年(甲子、844)

1 春,正月,乙酉朔,杨弁帅其众剽黰城市,杀都头梁季叶,李石奔汾州。弁据军府,释贾群之囚,使其侄与之俱诣刘稹,约为兄弟。稹大喜。石会关守将杨珍闻太原乱,复以关降于稹。

戊子,吕义忠遣使言状,朝议喧然。或言两地皆应罢兵,王宰又上言:"游弈将得刘稹表,臣近遣人至泽潞,贼有意归附。若许招纳,乞降诏命!"李德裕上言:"宰擅受稹表,遣人入贼中,曾不闻奏,观宰意似欲擅招抚之功。昔韩信破田荣,李靖擒颉利,皆因其请降,潜兵掩袭。止可令王宰失信,岂得损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实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扰,失此事机。望即遣供奉官至行营,督其进兵,掩其无备,必须刘稹与诸将皆举族面缚,方可受纳。兼遣供奉官至晋绛行营,密谕石雄以王宰若纳刘稹,则雄无功可纪。雄于垂成之际,须自取奇功,勿失此便。"又为相府与宰书,言:"昔王承宗虽逆命,犹遣弟承恭奉表诣张相祈哀,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朝,宪宗犹未之许。今刘稹不诣尚书面缚,又不遣血属祈哀,置章表于衢路之间,游弈将不即毁除,实恐非是。况稹与杨弁通奸,逆状如此,而将帅大臣容受其诈,是私惠归于臣下,不赦在于朝廷,事体之间,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缚而来,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从来忠顺,止是贫虚,赏犒不足。况千五百人何能为事!必不可姑息宽纵。且用兵未罢,深虑所在动心。顷张延赏为张朏所逐。逃奔汉州,还入成都。望诏李石、义忠还赴太原行营,召旁近之兵讨除乱者。"上皆从之。

是时,李石已至晋州,诏复还太原。辛卯,诏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骑、宣武兖海步兵三千讨杨弁;又诏王元逵以步骑五千自土门入,应接逢军。忻州刺史李丕奏:"杨弁遣人来为游说,臣已斩之,兼断其北出之路,发兵讨之。"

辛丑,上与宰相议太原事,李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为乱者止千余人,诸州镇必无应者。计不日诛翦,惟应速诏王逢进军,至城下必自有变。"上曰:"仲武见镇、魏讨泽潞有功,必有慕羡之心,使之讨太原何如?"德裕对曰:"镇州趣太原路最便近。仲武去年讨回鹘,与太原争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

上遣中使马元实至太原,晓谕乱兵,且觇其强弱。杨弁与之酣饮三日,且赂之。戊申,元实自太原还,上遣诣宰相议之,元实于众中大言:"相公须早与之节!"李德裕曰:"何故?"元实曰:"自牙门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无兵,故发横水兵赴榆社。库中之甲尽在行营,弁何能遽致如此之众乎?"元实曰:"太原人劲悍,皆可为兵,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须有货财,李相止以欠军士绢一匹,无从可得,故致此乱,弁何从得之?"元实辞屈。德裕曰:"从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须杀此贼!"因奏称:"杨弁徼贼,决不可恕。如国力不及,宁舍刘稹。"河东兵戍榆社者闻朝廷令客军取太原,恐妻孥为所屠灭,乃拥监军吕义忠自取太原。壬子,克之,生擒杨弁,尽诛乱卒。

2 二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3 乙卯,吕义忠奏克太原。丙辰,李德裕言于上曰:"王宰久应取泽州,今已迁延两月。盖宰与石雄素不相叶,今得泽州,距上党犹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党才百五十里。宰恐攻泽州缀昭义大军,而雄得乘虚入上党独有其功耳。又宰生子晏实,其父智兴爱而子之,晏实今为磁州刺史,为刘稹所质。宰之顾望不敢进,或为此也。"上命德裕草诏赐宰,督其进兵。且曰:"朕顾兹小寇,终不贷刑。亦知晏实是卿爱弟,将申大义,在抑私怀。"

4 丁巳,以李石为太子少傅、分司,以河中节度使崔元式为河东节度使,石雄为河中节度使。元式,元略之弟也。

5 己未,石雄拔良马等三寨一堡。

6 辛酉,太原献杨弁及其党五十四人,皆斩于狗脊岭。

7 壬申,李德裕言于上曰:"事固有激发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师;遣客军讨太原,而戍兵先取杨弁。今王宰久不进军,请徙刘沔镇河阳,仍令以义成精兵二千直抵万善,处宰肘腋之下。若宰识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进军,沔以重兵在南,声势亦壮。"上曰:"善!"戊寅,以义成节度使刘沔为河阳节度使。

8 王逢击昭义将康良佺,败之。良佺弃石会关,退屯鼓腰岭。

9 黠戛斯遣将军谛德伊斯难珠等入贡,言欲徙居回鹘牙帐,请发兵之期,集会之地。上赐诏,谕以"今秋可汗击回鹘、黑车子之时,当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镇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册命,并依回鹘故事。"

10 朝廷以回鹘衰微,吐蕃内乱,议复河、湟四镇十八州。乃以给事中刘濛为巡边使,使之先备器械粮粮及诇吐蕃守兵众寡。又令天德、振武、河东训卒砺兵,以俟今秋黠戛斯击回鹘,邀其溃败之众南来者,皆委诇与节度团练使详议以闻。诇,晏之孙也。

11 以道士赵归真为右街道门教授先生。

12 吐蕃论恐热之将岌藏丰赞恶恐热残忍，降于尚婢婢。恐热发兵击婢婢于鄯州，婢婢分兵为五道拒之。恐热退保东谷，婢婢为木栅围之，绝其水原。恐热将百余骑突围走保薄寒山，余众皆降于婢婢。

13 夏，四月，王宰进攻泽州。

14 上好神仙，道士赵归真得幸，谏官屡以为言。丙子，李德裕亦谏曰："归真，敬宗朝罪人，不宜亲近！"上曰："朕宫中无事时与之谈道涤烦耳。至于政事，朕必问卿等与次对官，虽百归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见势利所在，则奔趣之，如夜蛾之投烛。闻旬日以来，归真之门，车马辐凑。愿陛下深戒之！"

15 戊寅，以左仆射王起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起以文臣未尝执政，直除使相，前无此比，固辞；上曰："宰相无内外之异，朕有阙失，卿飞表以闻！"

16 李德裕以州县佐官太冗，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裁减。六月，仲郢奏减一千二百一十四员。仲郢，公绰之子也。

17 宦官有发仇士良宿恶，于其家得兵仗数千。诏削其官爵，籍没家赀。

18 秋，七月，辛卯，上与李德裕议以王逢将兵屯翼城，上曰："闻逢用法太严，有诸？"对曰："臣亦尝以此诘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严，其谁肯进！'"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德裕因言刘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怀光未平，京师蝗旱，米斗千钱，太仓米供天子及六宫无数旬之储。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马钦绪询之。左散骑常侍李泌取桐叶抟破，以授钦绪献之。德宗召问其故，对曰：'陛下与怀光君臣之分，如此叶不可复合矣！'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怀光，遂用为相，独任数年。"上曰："亦大是奇士！"

19 上闻扬州倡女善为酒令，敕淮南监军选十七人献之。监军请节度使杜悰同选，且欲更择良家美女，教而献之。悰曰："监军自受敕，悰不敢预闻！"监军再三请之，不从。监军怒，具表其状，上览表默然。左右请并敕节度使同选，上曰："敕藩方选倡女入宫，岂圣天子所为！杜悰不徇监军意，得大臣体，真宰相才也。朕甚愧之！"遽敕监军勿复选。甲辰，以悰同平章事，兼度支、盐铁转运使。及悰中谢，上劳之曰："卿不从监军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征矣！"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八

唐纪六十四

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下

会昌四年(甲子、844)

1 闰月，壬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绅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

2 李德裕奏："镇州奏事官高迪密陈意见二事：其一，以为'贼中好为偷兵术，潜抽诸处兵聚于一处，官军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经一两月，又偷兵诣他处。官军须知此情，自非来攻城栅，慎勿与战。彼淹留不过三日，须散归旧屯，如此数四空归，自然丧气。官军密遣谍者高诇其抽兵之处，乘虚袭之，无不捷矣。'其二，'镇、魏屯兵虽多，终不能分贼势。何则？下营不离故处，每三两月一深入，烧掠而去。贼但固守城栅，城外百姓，贼亦不惜。宜令进营据其要害，以渐逼之。若止如今日。贼中殊不以为惧。'望诏诸将各使知之！"

刘稹腹心将高文端降，言贼中乏食，令妇人挼穗舂之以给军。德裕访文端破贼之策，文端以为："官军今直攻泽州，恐多杀士卒，城未易得。泽州兵约万五千人，贼常分兵太半，潜伏山谷，伺官军攻城疲弊，则四集救之，官军必失利。今请令陈许军过乾河立寨，自寨城连延筑为夹城，环绕泽州，日遣大军布陈于外以捍救兵。贼见围城将合，必出大战；待其败北，然后乘势可取。"德裕奏请诏示王宰。

文瑞又言："固镇寨四崖悬绝，势不可攻。然寨中无水，皆饮涧水，在寨东约一里许。宜令王逢进兵逼之，绝其水道，不过三日，贼必弃寨遁去，官军即可追蹑。前十五里至青龙寨，亦四崖悬绝，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东十五里则沁州城。"德裕奏请诏示王逢。

文端又言："都头王钊将万兵戍洺州，刘稹既族薛茂卿，又诛邢洺救援兵马使谈朝义兄弟三人，钊自是疑惧；稹遣使召之，钊不肯入，士卒皆哗噪，钊必不为稹用。但钊及士卒家属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为官军所杀，招之

必不肯来。惟有谕意于钊，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之日，许除别道节度使，仍厚有赐与，庶几肯从。”德裕奏请诏何弘敬潜遣人谕以此意。

刘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协、宅内兵马使李士贵用事，专聚货财，府库充溢，而将士有功无赏，由是人心离怨。刘从谏妻裴氏，冕之支孙也，忧稹将败，其弟问，典兵在山东，欲召之使掌军政。士贵恐问至夺己权，且泄其奸状，乃曰：“山东之事仰成于五舅，若召之，是无三州也。”乃止。

王协荐王钊为洺州都知兵马使；钊得众心，而多不遵使府约束，同列高元武、安玉言其有贰心。稹召之，钊辞以“到洺州未立少功，实所惭恨，乞留数月，然后诣府。”许之。

王协请税商人，每州遣军将一人主之，名为税商，实籍编户家赀，至于什器无所遗，皆估为绢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民竭浮财及粳粮输之，不能充，皆汹汹不安。

军将刘溪尤贪残，刘从谏弃不用；溪厚赂王协，协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溪主之。裴问所将兵号“夜飞”，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军士诉于问，问为之请，溪不许，以不逊语答之。问怒，密与麾下谋杀溪归国，并告刺史崔嘏，嘏从之。丙子，嘏、问闭城，斩城中大将四人，请降于王元逵。时高元武在党山，闻之，亦降。

先是使府赐洺州军士布，人一端，寻有帖以折冬赐。会税商军将至洺州，王钊因人不安，谓军士曰：“留后年少，政非己出。今仓库充实，足支十年，岂可不少散之以慰劳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开仓库，给士卒人绢一匹，谷十二石，士卒大喜。钊遂闭城请降于何弘敬。安玉在磁州，闻二州降，亦降于弘敬。尧山都知兵马使魏元谈等降于王元逵，元逵以其久不下，皆杀之。

八月，辛卯，镇、魏奏邢、洺、磁三州降，宰相入贺。李德裕曰：“昭义根本尽在山东，三州降，则上党不日有变矣。”上曰：“郭谊必枭刘稹以自赎。”德裕曰：“诚如圣料。”上曰：“于今所宜先处者何事？”德裕请以卢弘止为三州留后，曰“万一镇、魏请占三州，朝廷难于可否。”上从之。诏山南东道兼昭义节度使卢钧乘驿赴镇。

潞人闻三州降，大惧。郭谊、王协谋杀刘稹以自赎；稹再从兄中军使匡周兼押牙，谊患之，言于稹曰：“十三郎在牙院，诸将皆莫敢言事，恐为十三郎所疑而获罪，以此失山东。今诚得十三郎不入，则诸将始敢尽言，采于众人，必获长策。”稹召匡周谕之，使称疾不入。匡周怒曰：“我在院中，故诸将不敢有异图；我出院，家必灭矣！”稹固请之，匡周不得已，弹指而出。

谊令稹所亲董可武说稹曰：“山东之叛，事由五舅，城中人人谁敢相保！留后今俗何如？”稹曰：“今城中尚有五万人，且当闭门坚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后不若束身归朝，如张元益，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谊为留后，俟得节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归之东都，不亦善乎？”稹曰：“谊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与之重誓，必不负也。”乃引谊入。稹与之密约既定，乃白其母，母曰：“归朝诚为佳事，但恨已晚。吾有弟不能保，安能保郭谊！汝自图之！”稹乃素服出门，以母命署谊都知兵马使。王协已戒诸将列于外厅，谊拜谢稹已，出见诸将，稹治装于内厅。李士贵闻之，帅后院兵数千攻谊。谊叱之曰：“何不自取赏物，乃欲与李士贵同死乎！”军士乃退，共杀士贵。谊易置将吏，部署军士，一夕俱定。

明日，使董可武入谒稹曰：“请议公事。”稹曰：“何不言之！”可武曰：“恐惊太夫人。”乃引稹步出牙门，至北宅，置酒作乐。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须留后自图去就，则朝廷必垂矜闵。”稹曰：“如所言，稹之心也。”可武遂前执其手，崔玄度自后斩之，因收稹宗族，匡周以下至襁褓中子皆杀之。又杀刘从谏父子所厚善者张谷、陈扬庭、李仲京、郭台、王羽、韩茂章、茂实、王渥、贾庠等凡十二家，并其子侄甥婿无遗。仲京，训之兄；台，行余之子；羽，涯之从孙；茂章、茂实，约之子；渥，璠之子；痒，悚之子也。甘露之乱，仲京等亡归从谏，从谏抚养之。凡军中有小嫌者，谊日有所诛，流血成泥。乃函稹首，遣使奉表及书，降于王师。首过泽州，刘公直举营恸哭，亦降于宰。

乙未，宰以状闻。丙申，宰相入贺。李德裕奏：“今不须复置邢、洺、磁留后，但遣卢弘止宣慰三州及成德、魏博两道。”上曰：“郭谊宜如何处之？”德裕曰：“刘稹呆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谊为之谋主；及势孤力屈，又卖稹以求赏。此而不诛，何以惩恶！宜及诸军在境，并谊等诛之！”上曰：“朕意亦以为然。”乃诏石雄将七千人入潞州，以应谣言。杜悰以馈运不给，谓谊等可赦，上熟视不应。德裕曰：“今春泽潞未平，太原复扰，自非圣断坚定，二寇何由可平！外议以为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与卿合，安能议乎！”罢卢钧山南东道，专为昭义节度使。

戊戌，刘稹传首至京师。诏：“昭义五州给复一年，军行所边州县免今年秋税。昭义自刘从谏以来，横增赋敛，悉从蠲免。所籍土团并纵遣归农。诸道将士有功者，等级加赏。”

郭谊既杀刘稹，日望旌节；既久不闻问，乃曰："必移他镇。"于是阅鞍马，治行装；及闻石雄将至，惧失色。雄至，谊等参贺毕，敕使张仲清曰："郭都知告身来日当至；诸高班告身在此，晚牙来受之！"乃以河中兵环球场，晚牙，谊等至，唱名引入，凡诸将桀黠拒官军者，悉执送京师。加何弘敬同平章事。丁未，诏发刘从谏尸，暴于潞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尸置球场斩剉之。

戊申，加李德裕太尉、赵国公，德裕固辞。上曰："恨无官赏卿耳！卿若不应得，朕必不与卿。"

初，李德裕以"韩全义以来，将帅出征屡败，其弊有三：一者，诏令下军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预闻。二者，监军各以意见指挥军事，将帅不得专进退。三者，每军各有宦者为监使，悉选军中骁勇数百为牙队，其在陈战斗者，皆怯弱之士；每战，监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马，以牙队自卫，视军势小却，辄引旗先走，阵从而溃。"德裕乃与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议，约敕监军不得预军政，每兵千人听监使取十人自卫，有功随例沾赏。二枢密皆以为然，白上行之。自御回鹘至泽潞罢兵，皆守此制。自非中书进诏意，更无他诏自中出者。号令既简，将帅得以施其谋略，故所向有功。

自用兵以来，河北三镇每遣使者至京师，李德裕常面谕之曰："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归语汝使：与其使大将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奋忠义，立功立事，结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荣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载义在幽州，为国家尽忠平沧景，及为军中所逐，不失作节度使，后镇太原，位至宰相。杨志诚遣大将遮敕使马求官，及为军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祸福足以观矣。"德裕复以其言白上，上曰："要当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镇不敢有异志。

3 九月，诏以泽州隶河阳节度。

4 丁巳，卢钧入潞州。钧素宽厚爱人，刘稹未平，钧已领昭义节度，襄州士卒在行营者，与潞人战，常对陈扬钧之美。及赴镇，入天井关，昭义散卒归之者，钧皆厚抚之，人情大洽，昭义遂安。

刘稹将郭谊、王协、刘公直、安全庆、李道德、李佐尧、刘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师，皆斩之。

臣光曰："董重质之在淮西，郭谊之在昭义，吴元济、刘稹，如木偶人在伎儿之手耳。彼二人始则劝人为乱，终则卖主规利，其死固有余罪。然宪宗用之于前，武宗诛之于后，臣愚以为皆失之。何则？赏奸，非义也；杀降，非信也。失义与信，何以为国！昔汉光武待王郎、刘盆子止于不死，知其非力竭则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岂非助乱之人乎？而光武不杀；盖以既受其降，则不可复诛故也。若既赦而复逃亡叛乱，则其死固无辞矣！如谊等，免死流之远方，没齿不还，可矣；杀之，非也！

5 王羽、贾庠等已为谊所杀，李德裕复下诏称"逆贼王涯、贾悚等已就昭义诛其子孙"，宣告中外，识者非之。刘从谏妻裴氏亦赐死；又令昭义降将李丕、高文端、王钊等疏昭义将士与刘稹同恶者，悉诛之，死者甚众。虞钧疑其枉滥，奏请宽之，不从。

昭义属城有尝无礼于王元逵者，元逵推求得二十余人，斩之；余众惧，复闭城自守。戊辰，李德裕等奏："寇孽既平，尽为国家城镇，岂可令元逵穷兵攻讨！望遣中使赐城内将士敕，招安之，仍诏元逵引兵归镇，并诏虞钧自遣使安抚。"从之。

乙亥，李德裕等请上尊号，且言："自古帝王，成大功必告天地；又，宣懿太后祔庙，陛下未尝亲谒。"上矍然曰："郊庙之礼，诚宜亟行，至于徽称，非所敢当！"凡五上表，乃许之。

6 李德裕奏："据幽州奏事官言：诇知回鹘上下离心，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亲戚皆在唐，不如归唐；又与室韦已相失，计其不日来降，或自相残灭。望遣识事中使赐仲武诏，谕以镇、魏已平昭义，惟回鹘未灭，仲武犹带北面招讨使，宜早思立功。"

7 李德裕怨太子太傅·东都留守牛僧孺、湖州刺史李宗闵，言于上曰："刘从谏据上党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闵执政，不留之，加宰相纵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于潞州求僧孺、宗闵与纵谏交通书疏，无所得，乃令孔目官郑庆言从谏每得僧孺、宗闵书疏，皆自焚毁。诏追庆下御史台按问，中丞李回、知杂郑亚以为信然。河南少尹吕述与德裕书，言稹破报至，僧孺出声叹恨。德裕奏述书，上大怒，以僧孺为太子少保、分司，宗闵为漳州刺史；戊子，再贬僧孺汀州刺史，宗闵漳州长史。

8 上幸鄠校猎。

9 十一月，复贬牛僧孺循州长史，宗闵长流封州。

10 十二月，以忠武节度使王宰为河东节度使，河中节度使石雄为河阳节度使。

11 上幸云阳校猎。

五年(乙丑、845)

1 春,正月,己酉朔,群臣上尊号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尊号始无"道"字,中旨令加之。庚戌,上谒太庙;辛亥,祀昊天上帝,赦天下。

2 筑望仙台于南郊。

3 庚申,义安太后王氏崩。

4 以秘书监卢弘宣为义武节度使。弘宣性宽厚而难犯,为政简易,其下便之。河北之法,军中偶语者斩;弘宣至,除其法。诏赐粟三十万斛,在飞狐西,计运致之费逾于粟价,弘宣遣吏守之。会春旱,弘宣命军民随意自往取之,粟皆入境,约秋稔偿之。时成德、魏博皆饥,独易定之境无害。

5 淮南节度使李绅按江都令吴湘盗用程粮钱,强娶所部百姓颜悦女,估其资装为赃,罪当死。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恶武陵。议者多言其冤,谏官请覆按,诏遣监察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还言:"湘盗程粮钱有实;颜悦本衢州人,尝为青州牙推,妻亦士族,与前狱异。"德裕以为无与夺,二月,贬元藻端州司户,稠汀州司户。不复更推,亦不付法司详断,即如绅奏,处湘死。谏议大夫柳仲郢、敬晦皆上疏争之,不纳。稠,晋江人;晦,昕之弟也。

6 李德裕以柳仲郢为京兆尹;素与牛僧孺善,谢德裕曰:"不意太尉恩奖及此,仰报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门馆!"德裕不以为嫌。

7 夏,四月,壬寅,以陕虢观察使李拭为册黠戛斯可汗使。

8 五月,壬戌,葬恭僖皇后于光陵柏城之外。

9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悰罢为右仆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铉罢为户部尚书。乙丑,以户部侍郎李回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户部如故。

10 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兰若四万,僧尼二十六万五百。

11 诏册黠戛斯可汗为宗英雄武诚明可汗。

12 秋,七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13 上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赵归真等复劝之;乃先毁山野招提、兰若,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祆僧皆勒归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

14 以山南东道节度使郑肃检校右仆射、同平章事。

15 诏发昭义骑兵五百、步兵千五百戍振武,节度使卢钧出至裴村饯之;潞卒素骄,惮于远戍,乘醉,回旗入城,闭门大噪,钧奔潞城以避之。监军王惟直自出晓谕,乱兵击之,伤,旬日而卒。李德裕奏:"请诏河东节度使王宰以步骑一千守石会关,三千自仪州路据武安,以断邢、洺之路;又令河阳节度使石雄引兵守泽州,河中节度使韦恭甫发步骑千人戍晋州。如此,贼必无能为。"皆从之。

16 八月,李德裕等奏:"东都九庙神主二十六,今贮于太微宫小屋,请以废寺材复修太庙。"

17 壬午,诏陈释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祆僧二千余人,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所留僧皆隶主客,不隶祠部。百官奉表称贺。寻又诏东都止留僧二十人,诸道留二十人者减其半,留十人者减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

五台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进奏官谓曰:"汝趣白本使,五台僧为将必不如幽州将,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为虚取容纳之名,染于人口!独不见近日刘从谏招聚无算闲人,竟有何益!"张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关曰:"有游僧入境则斩之。"

主客郎中韦博以为事不宜太过,李德裕恶之,出为灵武节度副使。

18 昭义乱兵奉都将李文矩为帅;文矩不从,乱兵亦不敢害。文矩稍以祸福谕之,乱兵渐听命,乃遣人谢卢钧于潞城。钧还入上党,复遣之戍振武;行一驿,乃潜选兵追之;明日,及于太平驿,尽杀之。具以状闻,且请罢河东、河阳兵在境上者,从之。

19 九月,诏修东都太庙。

20 李德裕请置备边库,令户部岁入钱帛十二万缗匹,度支盐铁岁入钱帛十二万缗匹,明年减其三之一,凡诸道所进助军财货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

21 王才人宠冠后庭,上欲立以为后;李德裕以才人寒族,且无子,恐不厌天下之望,乃止。

22 上饵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冬，十月，上问李德裕以外事，对曰："陛下威断不测，外人颇惊惧。向者寇逆暴横，固宜以威制之；今天下既平，愿陛下以宽理之，但使得罪者无怨，为善者不惊，则为宽矣。"

23 以衡山道士刘玄静为银青光禄大夫、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为之治崇玄馆，置吏铸印。玄静固辞，乞还山，许之。

24 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爱憎，人多怨之。自杜悰、崔铉罢相，宦官左右言其太专，上亦不悦。给事中韦弘质上疏，言宰相权重，不应更领三司钱谷。德裕奏称："制置职业，人主之柄。弘质受人教导，所谓贱人图柄臣，非所宜言。"十二月，弘质坐贬官，由是众怒愈甚。

25 上自秋冬以来，觉有疾，而道士以为换骨。上秘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复游猎，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诏罢来年正旦朝会。

26 吐蕃论恐热复纠合诸部击尚婢婢，婢婢遣厖结藏将兵五千拒之，恐热大败，与数十骑遁去。婢婢传檄河、湟，数恐热残虐之罪，曰："汝辈本唐人，吐蕃无主，则相与归唐，毋为恐热所猎如狐兔也！"于是诸部从恐热者稍稍引去。

27 是岁，天下户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

28 朝廷虽为党项置使，党项侵盗不已，攻陷邠、宁、盐州界城堡，屯叱利寨。宰相请遣使宣慰；上决意讨之。

六年(丙寅、846)

1 春，二月，庚辰，以夏州节度使米暨为东北道招讨党项使。

2 上疾久未平，以为汉火德，改"洛"为"雒"；唐土德，不可以王气胜君名，三月，下诏改名炎。

上自正月乙卯不视朝，宰相请见，不许；中外忧惧。

初，宪宗纳李锜妾郑氏，生光王怡。怡幼时，宫中皆以为不慧，太和以后，益自韬匿，群居游处，未尝发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诱其言以为戏笑，上性豪迈，尤所不礼。及上疾笃，旬日不能言。诸宦官密于禁中定策，辛酉，下诏称："皇子冲幼，须选贤德，光王怡可立为皇太叔，更名忱，应军国政事令权句当。"太叔见百官，哀戚满容；裁决庶务，咸当于理，人始知有隐德焉。

甲子，上崩。以李德裕摄冢宰。丁卯，宣宗即位。宣宗素恶李德裕之专，即位之日，德裕奉册；既罢，谓左右曰："适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夏，四月，辛未朔，上始听政。

3 尊母郑氏为皇太后。

4 壬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政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德裕秉权日久，位重有功，众不谓其遽罢，闻之莫不惊骇。甲戌，贬工部尚书、判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为忠州刺史，弟京兆少尹、权知府事元龟为崖州司户，皆德裕之党也。

5 杖杀道士赵归真等数人，流罗浮山人轩辕集于岭南。五月，乙巳，赦天下。上京两街先听留两寺外，更各增置八寺；僧、尼依前隶功德使，不隶主客，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给牒。

6 以翰林学士、兵部侍郎白敏中同平章事。

7 辛酉，立皇子温为郓王，渼为雍王，泾为雅王，滋为夔王，沂为庆王。

8 六月，礼仪使奏"请复代宗神主于太庙，以敬宗、文宗、武宗同为一代，于庙东增置两室，为九代十一室。"从之。

9 秋，七月，壬寅，淮南节度使李绅薨。

10 回鹘乌介可汗之众稍稍降散及冻馁死，所余不及三千人；国相逸隐啜杀乌介于金山，立其弟特勒遏捻为可汗。

11 八月，壬申，葬至道昭肃孝皇帝于端陵，庙号武宗。

初，武宗疾困，顾王才人曰："我死，汝当如何？"对曰："愿从陛下于九泉！"武宗以巾授之。武宗崩，才人即缢。上闻而矜之，赠贵妃，葬于端陵柏城之内。

12 以循州司马牛僧孺为衡州长史，封州流人李宗闵为郴州司马，恩州司马崔珙为安州长史，潮州刺史杨嗣复为江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珏为郴州刺史。僧孺等五相皆武宗所贬逐，至是，同日北迁。宗闵未离封州而卒。

13 九月，以荆南节度使李德裕为东都留守，解平章事；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肃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

14 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卢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商，翰之族孙也。

15 册黠戛斯可汗使者以国丧未行，或以为僻远小国，不足与之抗衡；回鹘未平，不应遽有建置。诏百官集

议，事遂寝。

16 蛮寇安南，经略使裴元裕帅邻道兵讨之。

17 以右常侍李景让为浙西观察使。

初，景让母郑氏，性严明，早寡，家贫，居于东都。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后古墙因雨隤陷，得钱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闻无劳而获，身之灾也。天必以先君余庆，矜其贫而赐之，则愿诸孤他日学问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筑之。三子景让、景温、景庄，皆举进士及第。景让官达，发已斑白，小有过，不免捶楚。

景让在浙西，有左都押牙迕景让意，景让杖之而毙。军中愤怒，将为变。母闻之，景让方视事，母出坐听事，立景让于庭而责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国家刑法，岂得以为汝喜怒之资，妄杀无罪之人乎！万一致一方不宁，岂惟上负朝廷，使垂年之母衔羞入地，何以见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将挞其背。将佐皆为之请，拜且泣，久乃释之，军中由是遂安。

景庄老于场屋，每被黜，母辄挞景让。然景让终不肯属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岂敢效人求关节乎！"久之，宰相谓主司曰："李景庄今岁不可不收，可怜彼翁每岁受挞！"由是始及第。

18 冬，十月，礼院奏谛祭祝文于穆、敬、文、武四室，但称"嗣皇帝臣某昭告"，从之。

19 甲申，上受三洞法箓于衡山道士刘玄静。

20 十二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宣宗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上

大中元年（丁卯、847）

1 春，正月，甲寅，上祀圜丘，赦天下，改元。

2 二月，加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同平章事，赏其破回鹘也。

3 癸未，上以旱故，减膳彻乐，出宫女，纵鹰隼，止营缮，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系囚。大理卿马植奏称："卢商等务行宽宥，凡抵极法，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赃及故杀人，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贪吏无所惩畏，死者衔冤无告，恐非所以消旱灾、致和气也。昔周饥，克殷而年丰；卫旱，讨邢而雨降。是则诛罪戮奸，式合天意，雪冤决滞，乃副圣心也。乞再加裁定。"诏两省五品以上议之。

4 初，李德裕执政，引白敏中为翰林学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势，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党李咸讼德裕罪，德裕由是自东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

左谏议大夫张鷟等上言："陛下以旱理系囚，虑有冤滞。今所原死罪，无冤可雪，恐凶险侥幸之徒常思水旱为灾，宜如马植所奏。"诏从之，皆论如法。以植为刑部侍郎，充盐铁转运使。

植素以文学政事有名于时，李德裕不之重。及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以卢商为武昌节度使。以刑部尚书、判度支崔元式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韦琮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

5 闰〔三〕月，敕："应会昌五年所废寺，有僧能营葺者，听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时君、相务反会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复其旧。

6 己酉，积庆太后萧氏崩。

7 五月，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大破诸奚。

8 吐蕃论恐热乘武宗之丧，诱党项及回鹘余众寇河西，诏河东节度使王宰将代北诸军击之。宰以沙陀朱邪赤心为前锋，自麟州济河，与恐热战于盐州，破走之。

9 六月，以鸿胪卿李业为册黠戛斯英武诚明可汗使。

10 上请白敏中曰："朕昔从宪宗之丧，道遇风雨，百官、六宫四散避去，惟山陵使长而多髯，攀灵驾不去，谁也？"对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对曰："长子绪今为随州刺史。"上曰："堪为相乎？"对曰："绪少病风痹。次子陶，前湖州刺史，有才器。"上即擢为考功郎中、知制诰。绚入谢，上问以元和故事，绚条对甚悉，上悦，遂有大用之意。

11 秋，八月，丙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回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

12 葬贞献皇后于光陵之侧。

13 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于十六宅，数临幸，置酒，作乐，击毬尽欢。诸王有疾，常亲至卧内存问，忧形于色。

14 突厥掠漕米及行商，振武节度使史宪忠击破之。

15 九月，丁卯，以金吾大将军郑光为平卢节度使。光，润州人，太后之弟也。

16 乙酉，前永宁尉吴汝纳，讼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绅与李德裕相表里，欺罔武宗，枉杀臣弟，乞召江州司户崔元藻等对辨。”丁亥，敕御史台鞫实以闻。冬，十二月，庚戌，御史台奏，据崔元藻所列吴湘冤状，如吴汝纳之言。戊午，贬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为潮州司马。

17 吏部奏，会昌四年所减州县官内复增三百八十三员。

二年(戊辰、848)

1 正月，甲子，群臣上尊号曰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赦天下。

2 初，李德裕执政，有荐丁柔立清直可任谏官者，德裕不能用。上即位，柔立为右补阙；德裕贬潮州，柔立上疏讼其冤。丙寅，坐阿附贬南阳尉。

3 西川节度使李回、桂管观察使郑亚坐前不能直吴湘冤，乙酉，回左迁湖南观察使，亚贬循州刺史，李绅追夺三任告身。中书舍人崔嘏坐草李德裕制不尽言其罪，己丑，贬端州刺史。

4 回鹘遏捻可汗仰给于奚王石舍朗；及张仲武大破奚众，回鹘无所得食，日益耗散，至是，所存贵人以下不满五百人，依于室韦。使者入贺正，过幽州，张仲武使归取遏捻等；遏捻闻之，夜与妻葛禄、子特勒毒斯等九骑西走，余众追之不及，相与大哭。室韦分回鹘余众为七，七姓共分之；居三日，黠戛斯遣其相阿播帅诸胡兵号七万来取回鹘，大破室韦，悉收回鹘余众归碛北。犹有数帐，潜窜山林，钞盗诸胡；其别部厖勒，先在安西，亦自称可汗，居甘州，总碛西诸城，种落微弱，时入献见。

5 二月，庚子，以知制诰令狐绹为翰林学士。上尝以太宗所撰金镜授绹，使读之，“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当以此言为首。”又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上欲知百官名数，令狐绹曰：“六品已下，官卑数多，皆吏部注拟；五品以上，则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员。”上命宰相作具员御览五卷，上之，常置于案上。

6 立皇子泽为濮王。上欲作五王院于大明宫，以处皇子之幼者，召术士柴岳明使相其地。岳明对曰：“臣庶之家，迁徙不常，故有自阳宅入阴宅，阴宅入阳宅。刑克祸福，师有其说，今陛下深拱法宫，万神拥卫，阴阳书本不言帝王家。”上善其言，赐束帛遣之。

7 夏，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8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元式罢为户部尚书；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户部周墀、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马植并同平章事。

初，墀为义成节度使，辟韦澳为判官，及为相，谓澳曰：“力小任重，何以相助？”澳曰：“愿相公无权。”墀愕然，不知所谓。澳曰：“官赏刑罚，与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爱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权之有！”墀深然之。澳，贯之之子也。

9 己卯，太皇太后郭氏崩于兴庆宫。

六月，礼院检讨官王皞贬句容令。

初，宪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预其谋；又，郑太后本郭太后侍儿，有宿怨，故上即位，待郭太后礼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楼，欲自陨；上闻之，大怒，是夕，崩，外人颇有异论。

上以郑太后故，不欲以郭后祔宪宗，有司请葬景陵外园；皞奏宜合葬景陵，神主配宪宗室，奏入，上大怒。白敏中召皞诘之，皞曰：“太皇太后，汾阳王之孙，宪宗在东宫为正妃，逮事顺宗为妇。宪宗厌代之夕，事出暧昧；太皇太后母天下，历五朝，岂得以暧昧之事遽废正嫡之礼乎！”敏中怒甚，皞辞气愈厉。诸相会食，周墀立于敏中之门以俟之，敏中使谢曰：“方为一书生所苦，公弟先行。”墀入，至敏中厅问其事，见皞争辨方急，墀举手加颡，叹皞孤直。明日，皞坐贬官。

10 秋，九月，甲子，再贬潮州司马李德裕为崖州司户，湖南观察使李回为贺州刺史。

11 前凤翔节度使石雄诣政府自陈黑山、乌岭之功，求一镇以终老。执政以雄李德裕所荐，曰：“向日之功，朝廷以蒲、孟、岐三镇酬之，足矣。”除左龙武统军。雄怏怏而薨。

12 十一月，庚午，万寿公主适起居郎郑颢。颢，细之孙，登进士第，为校书郎、右拾遗内供奉，以文雅著称。公主，上之爱女，故选颢尚之。有司循旧制请用银装车，上曰：“吾欲以俭约化天下，当自亲者始。”令依外命妇以铜装车。诏公主执妇礼，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轻夫族，毋得预时事。又申以手诏曰：“苟违吾戒，必有太平、安乐之祸。”颢弟颉，尝得危疾，上遣使视之，还，问“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观戏场。”上怒，叹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与我家为婚，良有以也！”亟命召公主入宫，立之阶下，不之视。公主惧，涕泣谢罪。上责之曰：“岂有小郎病，不

往省视，乃观戏乎！”遣归郑氏。由是终上之世，贵戚皆兢兢守礼法，如山东衣冠之族。

13 壬午，葬懿安皇后于景陵之侧。

14 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琮为太子宾客、分司。

15 十二月，凤翔节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清水先隶秦州，诏以本州未复，权隶凤翔。

16 上见宪宗朝公卿子孙，多擢用之。刑部员外郎杜胜次对，上问其家世，对曰：“臣父黄裳，首请宪宗监国。”即除给事中。翰林学士裴谂，度之子也，上幸翰林，面除承旨。

17 吐蕃论恐热遣其将莽罗急藏将兵二万略地西鄙，尚婢婢遣其将拓跋怀光击之于南谷，大破之，急藏降。

三年（己巳、849）

1 春，正月，上与宰相论元和循吏孰为第一，周墀曰：“臣尝守土江西，闻观察使韦丹功德被于八州，没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乙亥，诏史馆修撰杜牧撰《丹遗爱碑》以纪之，仍擢其子河阳观察判官宙为御史。

2 二月，吐蕃论恐热军于河州，尚婢婢军于河源军。婢婢诸将欲击恐热，婢婢曰：“不可。我军骤胜而轻敌，彼穷困而至死，战必不利。”诸将不从。婢婢知其必败，据河桥以待之，诸将果败。婢婢收余众，焚桥，归鄯州。

3 吐蕃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来降；以太仆卿陆耽为宣谕使，诏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皆出兵应接。

4 河东节度使王宰入朝，以货结权幸，求以使相领宣武；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周墀上疏论之，宰遂还镇。驸马都尉韦让求为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为，让议竟寝。墀又谏上开边，由是忤旨。夏，四月，以墀为东川节度使。以御史大夫崔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兵部侍郎、判户部魏扶同平章事。

5 癸巳，卢龙奏节度使张仲武薨，军中立其子节度押牙直方。

6 翰林学士郑颢言于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罢相。”上深感悟，甲午，墀入谢，加检校右仆射。

7 戊戌，以张直方为卢龙留后。

8 五月，徐州军乱，逐节度使李廓。廓，程之子也，在镇不治，右补阙郑鲁上言其状，且曰：“臣恐新麦未登，徐师必乱；速命良帅，救此一方。”上未之省。徐州果乱，上思鲁言，擢为起居舍人。

以义成节度使卢弘止为武宁节度使。武宁士卒素骄，有银刀都尤甚，屡逐主帅。弘止至镇，都虞候胡庆方复谋作乱；弘止诛之，抚循其余，训以忠义，军府由是获安。

9 六月，戊申，以张直方为卢龙节度使。

10 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取原州及石门、驿藏、木峡、制胜、六磐、石峡六关。秋，七月，丁巳，灵武节度使朱叔明取长乐州。甲子，邠宁节度使张君绪取萧关。甲戌，凤翔节度使李玭取秦州。诏邠宁节度权移军于宁州以应接河西。

八月，乙酉，改长乐州为威州。

河、陇老幼千余人诣阙，己丑，上御延喜门楼见之，欢呼舞跃，解胡服，袭冠带，观者皆呼万岁。诏“募百姓垦辟三州、七关土田，五年不租税；自今京城罪人应配流者皆配十处；四道将吏能于镇戍之地营田者，官给牛及种粮。温池盐利可赡边陲，委度支制置。其三州、七关镇戍之卒，皆倍给衣粮，仍二年一代。道路建置堡栅，有商旅往来贩易及戍卒子弟通传家信，关镇毋得留难。其山南、剑南边境有没蕃州县，亦令量力收复。”

11 冬，十月，改备边库为延资库。

12 西川节度使杜悰奏取维州。

13 闰十一月，丁酉，宰相以克复河、湟请上尊号，上曰：“宪宗常有志复河、湟，以中原方用兵，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议加顺、宪二庙尊谥以昭功烈。”

14 卢龙节度使张直方，暴忍，喜游猎。军中将作乱，直方知之，托言出猎，遂举族逃归京师；军中推牙将周绲为留后。直方至京师，拜金吾大将军。

15 甲戌，追上顺宗谥曰至德弘道大圣大安孝皇帝；宪宗谥曰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仍改题神主。

16 己未，崖州司户李德裕卒。

17 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奏取扶州。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九

唐纪六十五

宣宗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下

大中四年(庚午、850)

1 春,正月,庚辰朔,赦天下。

2 二月,以秦州隶凤翔。

3 夏,四月,庚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马植为天平节度使。上之立也,左军中尉马元贽有功焉,由是恩遇冠诸宦者,植与之叙宗姓。上赐元贽宝带,元贽以遗植,植服之以朝,上见而识之,植变色,不敢隐。明日,罢相,收植亲吏董侔,下御史台鞫之,尽得植与元贽交通之状,再贬常州刺史。

4 六月,戊申,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魏扶薨。以户部尚书、判度支崔龟从同平章事。

5 秋,八月,以白敏中判延资库。

6 卢龙节度使周绲薨,军中表请以押牙兼马步都知兵马使张允伸为留后,九月,丁酉,从之。

7 党项为边患,发诸道兵讨之,连年无功,戍馈不已;右补阙孔温裕上疏切谏,上怒,贬柳州司马。温裕,戡之兄子也。

8 吐蕃论恐热遣僧莽罗藏真将兵于鸡项关南造桥,以击尚婢婢,军于白土岭。婢婢遣其将尚铎罗榻藏将兵据临蕃军以拒之,不利,复遣磨离黑子、烛卢巩力将兵据鹘牛峡以拒之。巩力请"按兵拒险,勿与战,以奇兵绝其粮道,使进不得战,退不得还,不过旬月,其众必溃。"黑子不从。巩力曰:"吾宁为不用之人,不为败军之将。"称疾,归鄯州。黑子逆战,败死。婢婢粮乏,留拓跋怀光守鄯州,帅部落三千余人就水草于甘州西。恐热闻婢婢弃鄯州,自将轻骑五千追之,至瓜州,闻怀光守善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杀其丁壮,剿刖其羸老及妇人,以槊贯婴儿为戏,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

9 冬,十月,辛未,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绹同平章事。

10 十一月,壬寅,以翰林学士刘瑑为京西招讨党项行营宣尉使。

11 以卢龙留后张允伸为节度使。

12 十二月,以凤翔节度使李业、河东节度使李拭并兼招讨党项使。

13 吏部侍郎孔温业白执政求外官,白敏中谓同列曰:"我辈须自点检,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温业,戡之弟子也。

五年(辛未、851)

1 春,正月,壬戌,天德军奏摄沙州刺史张义潮遣使来降。义潮,沙州人也,时吐蕃大乱,义潮阴结豪杰,谋自拔归唐;一旦,帅众被甲噪于州门,唐人皆应之,吐蕃守将惊走,义潮遂摄州事,奉表来降。以义潮为沙州防御使。

2 以兵部侍郎裴休为盐铁转运使。休,肃之子也。自太和以来,岁运江、淮米不过四十万斛,吏卒侵盗、沈没,舟达渭仓者什不三四,大堕刘晏之法,休穷究其弊,立漕法十条,岁运米至渭仓者百二十万斛。

3 上颇知党项之反由边帅利其羊马,数欺夺之,或妄诛杀,党项不胜愤怨,故反,乃以右谏议大夫李福为夏绥节度使。自是继选儒臣以代边帅之贪暴者,行日复面加戒励,党项由是遂安。福,石之弟也。

4 上以南山、平夏党项久未平,颇厌用兵。崔铉建议,宜遣大臣镇抚。三月,以白敏中为司空、同平章事,充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等使,南北两路供军使兼邠宁节度使。敏中请用裴度故事,择廷臣为将佐,许之。夏,四月,以左谏议大夫孙景商为左庶子,充邠宁行军司马;知制诰蒋伸为右庶子,充节度副使。伸,系之弟也。

初,上令白敏中为万寿公主选佳婿,敏中荐郑颢;时颢已婚卢氏,行至郑州,堂帖追还,颢甚衔之,由是数毁敏中于上。敏中将赴镇,言于上曰:"郑颢不乐尚主,怨臣入骨髓。臣在政府,无如臣何;今臣出外,颢必中伤,臣死无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晚邪!"命左右于禁中取小柽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郑郎谮卿之书也。朕若信之,岂任卿以至今日!"敏中归,置柽函于佛前,焚香事之。

敏中军于宁州,壬子,定远城使史元破党项九千余帐于三交谷,敏中奏党项平。辛未,诏:"平夏党项,已就安

帖。南山党项，闻出山者迫于饥寒，犹行钞掠，平夏不容，穷无所归；宜委李福存谕，于银、夏境内授以闲田。如能革心向化，则抚如赤子，从前为恶，一切不问，或有抑屈，听于本镇投牒自诉。若再犯疆埸，或复入山林，不受教令，则诛讨无赦。将吏有功者甄奖，死伤者优恤，灵、夏、邠、鄜四道百姓，给复三年，邻道量免租税。向由边将贪鄙，致其怨叛，自今当更择廉良抚之。若复致侵叛，当先罪边将，后讨寇虏。”

5 吐蕃论恐热残虐，所部多叛；拓跋怀光使人说诱之，其众或散居部落，或降于怀光。恐热势孤，乃扬言于众曰：“吾今入朝于唐，借兵五十万来诛不服者，然后以渭州为国城，请唐册我为赞普，谁敢不从！”五月，恐热入朝，上遣左丞李景让就礼宾院问所欲。恐热气色骄倨，语言荒诞，求为河渭节度使；上不许，召对三殿，如常日胡客，劳赐遣还。恐热怏怏而去，复归落门川，聚其旧众，欲为边患。会久雨，乏食，众稍散，才有三百余人，奔于鄜州。

6 六月，立皇子润为鄂王。

7 进士孙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织，不自温饱，而群僧安坐华屋，美衣精馔，率以十户不能养一僧。武宗愤其然，发十七万僧，是天下一百七十万户始得苏息也。陛下即位以来，修复废寺，天下斧斤之声至今不绝，度僧几复其旧矣。陛下纵不能如武宗除积弊，奈何兴之于已废乎！日者陛下欲修国东门，谏官上言，遽为罢役。今所复之寺，岂若东门之急乎？所役之功，岂若东门之劳乎？愿早降明诏，僧未复者勿复，寺未修者勿修，庶几百姓犹得以息肩也。”秋，七月，中书门下奏：“陛下崇奉释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财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扰人，望委所在长吏量加撙节。所度僧亦委选择有行业者，若容凶粗之人，则更非敬道也。乡村佛舍，请罢兵日修。”从之。

8 八月，白敏中奏南山党项亦请降。时用兵岁久，国用颇乏，诏并赦南山党项，使之安业。

9 冬，十月，乙卯，中书门下奏：“今边事已息，而州府诸寺尚未毕功，望且令成之。其大县远于州府者，听置一寺，其乡村毋得更置佛舍。”从之。

10 戊辰，以户部侍郎魏謩同平章事，仍判户部。时上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群臣莫敢言。謩入谢，因言：“今海内无事，惟未建储副，使正人辅导，臣窃以为忧。”且泣。时人重之。

11 蓬、果群盗依阻鸡山，寇掠三川；以果州刺史王贽弘充三川行营都知兵马使以讨之。

12 制以党项既平，罢白敏中都统，但以司空、平章事充邠宁节度使。

13 张义潮发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义泽奉十一州图籍入见，于是河、湟之地尽入于唐。十一月，置归义军于沙州，以义潮为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又以义潮判官曹义金为归义军长史。

14 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龟从同平章事，充宣武节度使。

15 右羽林统军张直方坐出猎累日不还宿卫，贬左骁卫将军。

六年（壬申、852）

1 春，二月，王贽弘讨鸡山贼，平之。

是时，山南西道节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贼言辞悖慢，上怒甚。崔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于饥寒，盗弄陛下兵于溪谷间，不足辱大军，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刘潼诣果州招谕之。潼上言请不发兵攻讨，且曰：“今以日月之明烛愚迷之众，使之稽颡归命，其势甚易。所虑者，武臣耻不战之功，议者责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盗弯弓待之，潼屏左右直前曰：“我面受诏赦汝罪，使汝复为平人。闻汝木弓射二百步，今我去汝十步，汝真欲反者，可射我！”贼皆投弓列拜，请降。潼归馆，而王贽弘与中使似先义逸引兵已至山下，竟击灭之。

2 三月，赦先赐右卫大将军郑光鄠县及云阳庄并免税役。中书门下奏，以为：“税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屡发德音，欲使中外画一，今独免郑光，似稍乖前意。事虽至细，系体则多。”敕曰：“朕以郑光元舅之尊贵，欲优异令免征税，初不细思。况亲戚之间，人所难议，卿等苟非爱我，岂进嘉言！庶事能尽如斯，天下何忧不理！有始有卒，当共守之。并依所奏。”

3 夏，四月，甲辰，以邠宁节度使白敏中为西川节度使。

4 湖南奏，团练副使冯少端讨衡州贼帅邓裴，平之。

5 党项复扰边，上欲择可为邠宁帅者而难其人，从容与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须昌毕诚论边事，诚援古据今，具陈方略。上悦曰：“吾方择帅，不意颇、牧近在禁廷。卿其为朕行乎！”诚欣然奉命。上欲重其资履，六月，壬申，先以诚为刑部侍郎，癸酉，乃除邠宁节度使。

6 雍王渼薨，追谥靖怀太子。

7 河东节度使李业纵吏民侵掠杂虏，又妄杀降者，由是北边扰动。闰月，庚子，以太子少师卢钧为河东节度使。业内有所恃，人莫敢言，魏謩独请贬黜；上不许，但徙义成节度使。

卢钧奏度支郎中韦宙为副使。宙遍诣塞下，悉召酋长，谕以祸福，禁唐民毋得入虏境侵掠，犯者必死，杂虏由是遂安。

掌书记李璋杖一牙职，明日，牙将百余人诉于钧，钧杖其为首者，谪戍外镇，余皆罚之，曰："边镇百余人，无故横诉，不可不抑。"璋，绛之子也。

8 八月，甲子，以礼部尚书裴休同平章事。

9 獠寇昌、资二州。

10 冬，十月，邠宁节度使毕诚奏招谕党项皆降。

11 骁卫将军张直方坐以小过屡杀奴婢，贬恩州司户。

12 十一月，立宪宗子惴为棣王。

13 十二月，中书门下奏："度僧不精，则戒法堕坏；造寺无节，则损费过多。请自今诸州准元敕许置寺外，有胜地灵迹许修复，繁会之县许置一院。严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阙，则择人补之，仍申祠部给牒。其欲远游寻师者，须有本州公验。"从之。

七年(癸酉、853)

1 春，正月，戊申，上祀圜丘；赦天下。

2 夏，四月，丙寅，敕："自今法司处罪，用常行杖。杖脊一，折法杖十；杖臀一，折笞五。使吏用法有常准。"

3 冬，十二月，左补阙赵璘请罢来年元会，止御宣政。上以问宰相，对曰："元会大礼，不可罢。况天下无事。"上曰："近华州奏有贼光火劫下邽，关中少雪，皆朕之忧，何谓无事！虽宣政亦不可御也。"

4 上事郑太后甚谨，不居别宫，朝夕奉养。舅郑光历平卢、河中节度使，上与之论为政，光应对鄙浅，上不悦，留为右羽林统军，使奉朝请。太后数言其贫，上辄厚赐金帛，终不复任以民官。

5 度支奏："自河、湟平，每岁天下所纳钱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内五百五十万余缗租税，八十二万余缗榷酤，二百七十八万余缗盐利。"

八年(甲戌、854)

1 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罢元会。

2 上自即位以来，治弑宪宗之党，宦官、外戚乃至东宫官属，诛窜甚众。虑人情不安，丙申，诏："长庆之初，乱臣贼子，顷搜挺余党，流窜已尽，其余族从疏远者，一切不问。"

3 二月，中书门下奏，拾遗、补阙缺员，请更增补。上曰："谏官要在举职，不必人多，如张道符、牛丛、赵璘辈数人，使朕日闻所不闻足矣。"丛，僧孺之子也。

久之，丛自司勋员外郎出为睦州刺史，入谢，上赐之紫。丛既谢，前言曰："臣所服绯，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赐绯。"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绯、紫衣数袭从行，以备赏赐，或半岁不用其一，故当时以绯、紫为荣。上重翰林学士，至于迁官，必校岁月，以为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

4 秋，九月，丙戌，以右散骑常侍高少逸为陕虢观察使。有敕使过硖石，怒饼黑，鞭驿吏见血；少逸封其饼以进。敕使还，上责之曰："深山中如此食岂易得！"谪配恭陵。

5 立皇子洽为怀王，汭为昭王，汶为康王。

6 上猎于苑北，遇樵夫，问其县，曰："泾阳人也。""令为谁？"曰："李行言。""为政何如？"曰："性执。有强盗数人，军家索之，竟不与，尽杀之。"上归，帖其名于寝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谢，上赐之金紫。问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对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

7 上以甘露之变，惟李训、郑注当死，自余王涯、贾悚等无罪，诏皆雪其冤。

上召翰林学士韦澳，托以论诗，屏左右与之语曰："近日外间谓内侍权势何如？"对曰："陛下威断，非前朝之比。"上闭目摇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谓策将安出？"对曰："若与外廷议之，恐有太和之变，不若就其中择有才识者与之谋。"上曰："此乃末策。自衣黄、衣绿至衣绯，皆感恩，才衣紫则相与为一矣！"上又尝与令狐绹谋尽诛宦官，绹恐滥及无辜，密奏曰："但有罪勿舍，有阙勿补，自然渐耗，至于尽矣。"宦者窃见其奏，由是益与朝士相恶，南北司如水火矣。

九年(乙亥、855)

1 春，正月，甲申，成德军奏节度使王元逵薨，军中立其子节度副使绍鼎，癸卯，以绍鼎为成德留后。

2 二月，以醴泉令李君奭为怀州刺史。初，上校猎渭上，有父老以十数，聚于佛祠，上问之，对曰："醴泉百姓也。县令李君奭有异政，考满当罢，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谐所愿耳。"及怀州刺史阙，上手笔除君奭，宰相莫之

测。君奭入谢，上以此奖励，众始知之。

3 三月，诏邠宁节度使毕诚还邠州。先是，以河、湟初附，党项未平，移邠宁军于宁州，至是，南山、平夏皆安，威、盐、武三州军食足，故令还理所。

4 夏，闰四月，诏以“州县差役不均，自今每县据人贫富及役轻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检署讫，锁于令厅，每有役事委令，据簿定差。”

5 五月，丙寅，以王绍鼎为成德节度使。

6 上聪察强记，宫中厮役给洒扫者，皆能识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无差误者。天下奏狱吏卒姓名，一览皆记之。度支奏渍污帛，误书渍为清，枢密承旨孙隐中谓上不之见，辄足成之。及中书覆入，上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罚谪之。

上密令翰林学士韦澳纂次诸州境土风物及诸利害为一书，自写而上之，虽子弟不知也，号曰处分语。他日，邓州刺史薛弘宗入谢，出，谓澳曰：“上处分本州事惊人。”澳询之，皆处分语中事也。澳在翰林，上或遣中使宣旨草诏；事有不可者，澳辄曰：“兹事须降御札，方敢施行。”淹留至旦，上疏论之；上多从之。

7 秋，七月，浙东军乱，逐观察使李讷。讷，逊之弟子也，性卞急，遇将士不以礼，故乱作。

8 淮南饥，民多流亡，节度使杜悰荒于游宴，政事不治。上闻之，甲午，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铉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丁酉，以悰为太子太傅、分司。

9 九月，乙亥，贬李讷为朗州刺史，监军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诏“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监军。”以礼部侍郎沈询为浙东观察使。询，传师之子也。

10 冬，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柳仲郢为兵部侍郎，充盐铁转运使。有间阎医工刘集因缘交通禁中，上敕盐铁补场官。仲郢上言：“医工术精，宜补医官；若委务铜盐，何以课其殿最！且场官贱品，非特敕所宜亲，臣未敢奉诏。”上遽批：“刘集宜赐绢百匹，遣之。”他日，见仲郢，劳之曰：“卿论刘集事甚佳。”

上尝苦不能食，召医工梁新诊脉，治之数日，良已。新因自陈求官，上不许，但敕盐铁使月给钱三千缗而已。

11 右威卫大将军康季荣前为泾原节度使，擅用官钱二百万缗，事觉，季荣请以家财偿之。上以季荣有开河、湟功，许之。给事中封还敕书，谏官亦上言，十二月，庚辰，贬季荣夔州长史。

12 江西观察使郑祗德以其子颢尚主通显，固求散地，甲午，以祗德为宾客、分司。

十年(丙子、856)

1 春，正月，丁巳，以御史大夫郑朗为工部尚书、同平章事。

2 上命裴休极言时事，休请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则朕遂为闲人。”休不敢复言。二月，丙戌，休以疾辞位；不许。

3 三月，辛亥，诏以“回鹘有功于国，世为婚姻，称臣奉贡，北边无警，会昌中虏廷丧乱，可汗奔亡，属奸臣当轴，遽加殄灭。近有降者去，已历历今为可汗，尚寓安西，俟其归复牙帐，当加册命。”

4 上以京兆久不理，夏，五月，丁卯，以翰林学士、工部侍郎韦澳为京兆尹。澳为人公直，既视事，豪贵敛手。郑光庄吏恣横，积年租税不入，澳执而械之。上于延英问澳，澳具奏其状，上曰：“卿何以处之？”澳曰：“欲置于法。”上曰：“郑光甚爱之，何如？”对曰：“陛下自内庭用臣为京兆，欲以清畿甸之积弊；若郑光庄吏积年为蠹，得宽重辟，是陛下之法独行于贫户，臣未敢奉诏。”上曰：“诚如此。但郑光殚我不置；卿与痛杖，贷其死，可乎？”对曰：“臣不敢不奉诏，愿听臣且系之，俟征足乃释之。”上曰：“灼然可。朕为郑光故桡卿法，殊以为愧。”澳归府，即杖之；督租数百斛足，乃以吏归光。

5 六月，戊寅，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裴休同平章事，充宣武节度使。

6 司农卿韦厚欲求夏州节度使，有术士知之，诣厚门曰：“吾善醮星辰，求官无不如意。”厚信之，夜，设醮具于庭。术士曰：“请公自书官阶一通。”既得之，仰天大呼曰：“韦厚有异志，令我祭天。”厚举家拜泣曰：“愿山人赐百口之命！”家之货财珍玩尽与之。逻者怪术士服鲜衣，执以为盗；术士急，乃曰：“韦厚令我祭天，我欲告之，彼以家财求我耳。”事上闻。秋，九月，上召厚面诘之，具知其冤，谓宰相曰：“韦厚城南甲族，为奸人所诬，勿使狱吏辱之。”立以术士付京兆，杖死，贬厚永州司马。

7 户部侍郎、判户部、驸马都尉郑颢营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与书曰：“闻汝已判户部，是吾必死之年；又闻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颢惧，累表辞剧务。冬，十月，乙酉，以颢为秘书监。

8 上遣使诣安西镇抚回鹘，使者至灵武，会回鹘可汗遣使入贡，十一月，辛亥，册拜为嗢禄登里罗汨没密施合俱录毗伽怀建可汗，以卫尉少卿王端章充使。

9 吏部尚书李景让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侄可乎!是使陛下不得亲事七庙也,宜迁四主出太庙,还代宗以下入庙。"诏百官议其事,不决而止。时人以是薄景让。

10 敕"于灵感"、会善二寺置戒坛,僧、尼应填阙者委长老僧选择,给公凭,赴两坛受戒,两京各选大德十人主其事。有不堪者罢之,堪者给牒,遣归本州。不见戒坛公牒,毋得私容。仍先选旧僧、尼旧僧、尼无堪者,乃选外人。"

11 壬辰,以户部侍郎、判户部崔慎由为工部尚书、同平章事。上每命相,左右无知者。前此一日,令枢密宣旨于学士院,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邺同平章事。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覆奏:"邺所判度支应罢否?"上以为归长等佑之,即手书慎由名及新命付学士院,仍云"落判户部事"。邺,明之八世孙也。

12 内园使李敬寔遇郑朗不避马,朗奏之,上责敬寔,对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衔敕命,横绝可也;岂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剥色,配南牙。

十一年(丁丑、857)

1 春,正月,丙午,以御史中丞兼尚书右丞夏侯孜为户部侍郎、判户部事。先是,判户部有缺,京兆尹韦澳奏事,上欲以澳补之。辞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难以处繁剧,屡就陛下乞小镇,圣恩未许。"上不悦。及归,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与宰辅佥议,私欲用我,人必谓我以他歧得之,何以自明!且尔知时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贪名位所致耳。"丙辰,以澳为河阳节度使。玭,仲郢之子也。

2 上欲幸华清宫,谏官论之甚切,上为之止。上乐闻规谏,凡谏官论事、门下封驳,苟合于理,多屈意从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读之。

3 二月,辛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魏謩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謩为相,议事于上前,他相或委曲规讽,謩独正言无所避,上每叹曰:"謩绰有祖风,我心重之。"然竟以刚直为令狐绹所忌而出之。

4 岭南溪洞蛮屡为侵盗;夏,四月,壬申,以右千牛大将军宋涯为安南、邕管宣慰使。五月,乙巳,以涯为安南经略使。容州军乱,逐经略使王球。六月,癸巳,以涯为容管经略使。

5 甲午,立皇子灌为卫王,漼为广王。

6 秋,七月,庚子,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邺同平章事,仍判度支。

7 教坊祝汉贞,滑稽敏给,上或指物使之口占,摹咏有如宿构,由是宠冠诸优。一日,在上前抵掌诙谐,颇及外事,上正色谓曰:"我畜养尔曹,正供戏笑耳,岂得辄预朝政邪!"自是疏之。会其子坐赃,杖死,流汉贞于天德军。

乐工罗程,善琵琶,自武宗朝已得幸;上素晓音律,尤有宠。程恃恩暴横,以睚眦杀人,系京兆狱。诸乐工欲为之请,因上幸后苑奏乐,乃设虚坐,置琵琶,而罗拜于庭,且泣。上问其故,对曰:"罗程负陛下,万死,然臣等惜其天下绝艺,不复得奉宴游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罗程艺,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杀之。

8 八月,成德节度使王绍鼎薨。绍鼎沈湎无度,好登楼弹射人以为乐,众欲逐之;会病薨,军中立其弟节度副使绍懿。戊寅,以绍懿为成德留后。

9 九月,辛酉,以太子太师卢钧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

10 冬,十月,己巳,以秦成防御使李承勋为泾原节度使。承勋,光弼之孙也。先是,吐蕃酋长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来降,拜武卫将军;承勋利其羊马之富,诱之入凤林关,居秦州之西。承勋与诸将谋执延心,诬云谋叛,尽掠其财,徙其众于荒远;延心知之,因承勋军宴,坐中谓承勋曰:"河、渭二州,土旷人稀,因以饥疫。唐人多内徙三川,吐蕃皆远遁于叠宕之西,二千里间,寂无人烟。延心欲入见天子,请尽帅部众分徙内地,为唐百姓,使西边永无扬尘之警,其功亦不愧于张义潮矣。"承勋欲自有其功,犹豫未许,延心复曰:"延心既入朝,部落内徙,但惜秦州无所复恃耳。"承勋与诸将相顾默然。明日,诸将言于承勋曰:"明公首开营田,置使府,拥万兵,仰给度支,将士无战守之劳,有耕市之利。若从延心之谋,则西陲无事,朝廷必罢使府,省戍兵,还以秦州隶凤翔,吾属无所复望矣。"承勋以为然,即奏延心为河、渭都游弈使,使统其众居之。

11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朗以疾辞位;壬申,以朗为太子太师。

12 上晚节颇好神仙,遣中使迎道士轩辕集于罗浮山。

13 王端章册立回鹘可汗,道为黑车子所塞,不至而还。辛卯,贬端章贺州司马。

14 十一月,壬寅,以成德军留后王绍懿为节度使。

15 十二月,萧邺罢判度支。

十二年(戊寅、858)

1 春，正月，以康王傅、分司王式为安南都护、经略使。式有才略，至交趾，树艻木为栅，可支数十年。深堑其外，泄城中水，堑外植竹，寇不能冒。选教士卒甚锐。顷之，南蛮大至，去交趾半日程；式意思安闲，遣译谕之，中其要害，蛮一夕引去，遣人谢曰："我自执叛獠耳，非为寇也。"安南都校罗行恭，久专府政，麾下精兵二千，都护中军才羸兵数百；式至，杖其背，黜于边徼。

2 初，户部侍郎、判度支刘豫为翰林学士，上器重之。时为河东节度使，手诏征入朝，豫奏发河东，外人始知之。戊午，以豫同平章事。豫，仁轨之五世孙也。

豫与崔慎由议政于上前，慎由曰："惟当甄别品流，上酬万一。"豫曰："昔王夷甫祖尚浮华，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盛明之朝，当循名责实，使百官各称其职；而遽以品流为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无以对。

3 轩辕集至长安，上召入禁中，问曰："长生可学乎？"对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则自然受大遐福，何处更求长生！"留数月，坚求还山，乃遣之。

4 二月，甲子朔，罢公卿朝拜光陵及忌日行香，悉移宫人于诸陵。

5 戊辰，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慎由为东川节度使。

上欲御楼肆赦，令狐绹曰："御楼所费甚广，事须有名；且赦不可数。"上不悦，曰："遣朕于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储宫，四海属望。若举此礼，虽郊祀亦可，况于御楼！"时上饵方士药，已觉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闻之，俯首不复言。旬日，慎由罢相。

6 勃海王彝震卒。癸未，立其弟虔晃为勃海王。

7 夏，四月，以右街使、驸马都尉刘异为邠宁节度使，异尚安平公主，上妹也。

8 庚子，岭南都将王令寰作乱，囚节度使杨发。发，苏州人也。

9 戊申，以兵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夏侯孜同平章事。

10 五月，丙寅，工部尚书、同平章事刘瑑薨。瑑病笃，犹手疏论事，上甚惜之。

11 以右金吾大将军李燧为岭南节度使，已命中使赐之节，给事中萧仿封还制书；上方奏乐，不暇别召中使，使优人追之，节及燧门而返。仿，俛之从父弟也。辛巳，以泾原节度使李承勋为岭南节度使，发邻道兵讨乱者，平之。

12 是日，湖南军乱，都将石载顺等逐观察使韩悰，杀都押牙王桂直。悰待将士不以礼，故及于难。

13 六月，丙申，江西军乱，都将毛鹤逐观察使郑宪。

14 初，安南都护李涿为政贪暴，强市蛮中马牛，一头止与盐一斗；又杀蛮酋杜存诚。群蛮怨怒，导南诏侵盗边境。

峰州有林西原，旧有防冬兵六千，其旁七绾洞蛮，其酋长曰李由独，常助中国戍守，输租赋。知峰州者言于涿，请罢戍兵，专委由独防遏；于是由独势孤，不能自立，南诏拓东节度使以书诱之，以甥妻其子，补拓东押牙，由独遂帅其众臣于南诏。自是安南始有蛮患；是月，蛮寇安南。

15 秋，七月，丙寅，宣州都将康全泰作乱，逐观察使郑薰，薰奔扬州。

16 丁卯，右补阙内供奉张潜上疏，以为："藩府代移之际，皆奏仓库蓄积之数，以羡余多为课绩，朝廷亦因而甄奖。窃惟藩府财赋，所出有常，苟非赋敛过差，及停废将士，减削衣粮，则羡余何从而致！比来南方诸镇数有不宁，皆此故也。一朝有变，所蓄之财悉遭剽掠；又发兵致讨，费用百倍，然则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长吏，不增赋敛，不减粮赐，独节游宴，省浮费，能致羡余者，然后赏之。"上嘉纳之。

17 容管奏都虞候来正谋叛，经略使宋涯捕斩之。

初，忠武军精兵皆以黄冒首，号黄头军。李承勋以百人定岭南，宋涯使麾下效其服装，亦定容州。

安南有恶民，屡为乱，闻之，惊曰："黄头军渡海求袭我矣！"相与夜围交趾城，鼓噪："愿送都护北归，我须此城御黄头军。"王式方食，或劝出避之。式曰："吾足一动，则城溃矣。"徐食毕，擐甲，率左右登城，建大将旗，坐而责之，乱者反走。明日，悉捕诛之。有杜守澄者，自齐、梁以来拥众据溪洞，不可制。式离间其亲党，守澄走死。安南饥乱相继，六年无上供，军中无犒赏，式始修贡赋，飨将士。占城、真腊皆复通使。

18 淮南节度使崔铉奏已出兵讨宣州贼；八月，甲午，以铉兼宣歙观察使。己亥，以宋州刺史温璋为宣州团练使。璋，造之子也。

19 河南、北、淮南大水，徐、泗水深五丈，漂没数万家。

20 冬，十月，建州刺史于延陵入辞，上曰："建州去京师几何？"对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为政善恶，朕皆知之，勿谓其远！此阶前则万里也，卿知之乎？"延陵悸慑失绪，上抚而遣之。到官，竟以不职贬复州司马。

令狐绹拟李远杭州刺史,上曰:"吾闻远诗云:'长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绹曰:"诗人托此为高兴耳,未必实然。"上曰:"且令往试观之。"

上诏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师,面察其能否,然后除之。令狐绹尝徙其故人为邻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见其谢上表,以问绹,对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为百姓害,故欲一一见之,访问其所施设,知其优劣以行黜陟。而诏命既行,直废格不用,宰相可畏有权!"时方寒,绹汗透重裘。

上临朝,接对群臣如宾客,虽左右近习,未尝见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无一人立者,威严不可仰视。奏事毕,忽怡然曰:"可以闲语矣!"因问闾阎细事,或谈宫中游宴,无所不至。一刻许,复整容曰:"卿辈善为之,朕常恐卿辈负朕,后日不复得相见。"乃起入宫。令狐绹谓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尝不汗沾衣也!"

21 初,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以封疆险阔,素多盗贼,选精兵数百人别置营训练,号捕盗将。及湖南逐帅,诏商讨之。商遣捕盗将二百人讨平之。

22 崔铉奏克宣州,斩康全泰及其党四百余人。

23 上以光禄卿韦宙父丹有惠政于江西,以宙为江西观察使,发邻道兵以讨毛鹤。

24 崔铉以宣州已平,辞宣歙观察使。十一月,戊寅,以温璋为宣歙观察使。

25 兵部侍郎、判户部蒋伸从容言于上曰:"近日官颇易得,人思徼幸。"上惊曰:"如此,则乱矣!"对曰:"乱则未乱;但徼幸者多,乱亦非难。"上称叹再三。伸起,上三留之,曰:"异日不复得独对卿矣。"伸不谕。十二月,甲寅,以伸同平章事。

26 韦宙奏克洪州,斩毛鹤及其党五百余人。宙过襄州,徐商遣都将韩季友帅捕盗将从行。宙至江州,季友请夜帅其众自陆道间行,比明,至洪州,州人不知,即日讨平之。宙奏留捕盗将二百人于江西,以季友为都虞候。

十三年(乙卯、859)

1 春,正月,戊午朔,赦天下。

2 三月,割河东云、蔚、朔三州隶大同军。

3 夏,四月,辛卯,以校书郎于琮为左拾遗内供奉。初,上欲以琮尚永福公主,既而中寝,宰相请其故,上曰:"朕近与此女子会食,对朕辄折匕箸。性情如是,岂可为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尚广德公主。二公主皆上女。琮,敖之子也。

4 武宁节度使康季荣不恤士卒,士卒噪而逐之。上以左金吾大将军田牟尝镇徐州,有能名,复以为武宁节度使,一方遂安。贬季荣于岭南。

5 六月,癸巳,封宪宗子惕为彭王。

6 初,上长子郓王温,无宠,居十六宅,余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上爱之,欲以为嗣,为其非次,故久不建东宫。

上饵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乐药,疽发于背。八月,疽甚,宰相及朝士皆不得见。上密以夔王属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之。三人及右军中尉王茂玄,皆上平日所厚也。独左军中尉王宗实素不同心,三人相与谋,出宗实为淮南监军;宗实已受敕于宣化门外,将自银台门出,左军副使亓元实谓宗实曰:"圣人不豫逾月,中尉止隔门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见圣人而出?"宗实感寤,复入,诸门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亓元实翼导宗实直至寝殿,上已崩,东首环泣矣。宗实叱归长等,责以矫诏;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齐元简迎郓王。壬辰,下诏立郓王为皇太子,权句当军国政事,仍更名漼。收归长、公儒、居方,皆杀之。癸巳,宣遗制,以令狐绹摄冢宰。

宣宗性明察沈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

丙申,懿宗即位。癸卯,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以王宗实为骠骑上将军。李玄伯、虞紫芝、王乐皆伏诛。

7 九月,追尊上母晁昭容为元昭皇太后。

8 加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兼中书令,幽州节度使张允伸同平章事。

9 冬,十月,辛卯,赦天下。

10 十一月,戊午,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萧邺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

11 十二月,甲申,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杜审权同平章事。审权,元颖之弟子也。

12 浙东贼帅裘甫攻陷象山,官军屡败,明州城门昼闭,进逼剡县,有众百人,浙东骚动。观察使邓裨德遣讨

击副使刘勍、副将范居植将兵三百，合台州军共讨之。

13 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绹执政岁久，忌胜己者，中外侧目，其子滈颇招权受贿。宣宗既崩，言事者竞攻其短，丁酉，以绹同平章事，充河中节度使。以前荆南节度使、同平章事白敏中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14 初，韦皋在西川，开青溪道以通群蛮，使由蜀入贡。又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欲以慰悦羁縻之，业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军府颇厌于禀给。又，蛮使入贡，利于赐与，所从傔人浸多，杜悰为西川节度使，奏请节减其数，诏从之。南诏丰祐怒，其贺冬使者留表付嶲州而还。又索习学子弟，移牒不逊，自是入贡不时，颇扰边境。

会宣宗崩，遣中使告哀，时南诏丰祐适卒，子酋龙立，怒曰："我国亦有丧，朝廷不吊祭。又诏书乃赐故王。"遂置使者于外馆，礼遇甚薄。使者还，具以状闻。上以酋龙不遣使来告丧，又名近玄宗讳，遂不行册礼。酋龙乃自称皇帝，国号大礼，改元建极，遣兵陷播州。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

唐纪六十六

懿宗昭圣恭惠孝皇帝上

咸通元年(庚辰、860)

1 春，正月，乙卯，浙东军与裘甫战于桐柏观前，范居植死，刘勍仅以身免。乙丑，甫帅其徒千余人陷剡县，开府库，募壮士，众至数千人；越州大恐。

时二浙久安，人不习战，甲兵朽钝，见卒不满三百；郑祗德更募新卒以益之，军吏受赂，率皆得羸弱者。祗德遣子将沈君纵、副将张公署、望海镇将李珪将新卒五百击裘甫。二月，辛卯，与甫战于剡西，贼设伏于三溪之南，而陈于三溪之北，壅溪上流，使可涉。既战，阳败走，官军追之，半涉，决壅，水大至，官军大败，三将皆死，官军几尽。

于是山海诸盗及他道无赖亡命之徒，四面云集，众至三万，分为三十二队。其小帅有谋略者推刘暀，勇力推刘庆、刘从简。群盗皆遥通书币，求属麾下。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曰罗平，铸印曰天平。大聚资粮，购良工，治器械，声震中原。

2 丙申，葬圣武献文孝皇帝于贞陵，庙号宣宗。

3 丙午，白敏中入朝，坠陛，伤腰，肩舆以归。

4 郑祗德累表告急，且求救于邻道；浙西遣牙将凌茂贞将四百人、宣歙遣牙将白琮将三百人赴之。祗德始令屯郭门及东小江，寻复召还府中以自卫。祗德馈之，比度支常馈多十三倍，而宣、润将士犹以为不足。宣、润将士请土军为导，以与贼战；诸将或称病，或阳坠马，其肯行者必先邀职级，竟不果遣。贼游骑至平水东小江，城中士民储舟裹粮，夜坐待旦，各谋逃溃。

朝廷知祗德懦怯，议选武将代之。夏侯孜曰："浙东山海幽阻，可以计取，难以力攻。西班中无可语者。前安南都护王式，虽儒家子，在安南威服华夷，名闻远近，可任也。"诸相皆以为然。遂以式为观察使，征祗德为宾客。

三月，辛亥朔，式入对，上问以讨贼方略。对曰："但得兵，贼必可破。"有宦官侍侧，曰："发兵，所费甚大。"式曰："臣为国家惜费则不然。兵多贼速破，其费省矣。若兵少不能胜贼，延引岁月，贼势益张，则江、淮群盗将蜂起应之。国家用度尽仰江、淮，若阻绝不通，则上自九庙，下及十军，皆无以供给，其费岂可胜计哉！"上顾宦官曰："当与之兵。"乃诏发忠武、义成、淮南等诸道兵授之。

裘甫分兵掠衢、婺州。婺州押牙房郅、散将楼曾、衢州十将方景深将兵拒险，贼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与谋曰："贼若入城，妻子皆为葅醢，况货财，能保之乎！"乃自相帅出财募勇士，治器械，树栅，浚沟，断桥，为固守之备。贼又遣兵掠台州，破唐兴。己巳，甫自将万余人掠上虞，焚之。癸酉，入余姚，杀丞、尉；东破慈溪，入奉化，抵宁海，杀其令而据之；分兵围象山。所过俘其少壮，余老弱者蹂践杀之。

及王式除书下，浙东人心稍安。裘甫方与其徒饮酒，闻之不乐。刘暀叹曰："有如此之众而策画未定，良可惜

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将兵来，闻其人智勇无敌，不四十日必至。兵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凭城郭，据府库，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筑垒以拒之，大集舟舰。得间，则长驱进取浙西，过大江，掠扬州货财以自实，还，修石头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响应者。遣刘从简以万人循海而南，袭取福建。如此，则国家贡赋之地尽入于我矣；但恐子孙不能守耳，终吾身保无忧也。"甫曰："醉矣，明日议之！"睢以甫不用其言，怒，阳醉而出。有进士王辂在贼中，贼客之。辂说甫曰："如刘副使之谋，乃孙权所为也。彼乘天下大乱，故能据有江东；今中国无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拥众据险自守，陆耕海渔，急则逃入海岛，此万全策也。"甫畏式，犹豫未决。

夏，四月，式行至柿口，义成军不整，式欲斩其将，久乃释之，自是军所过若无人。至西陵，裘甫遣使请降，式曰："是必无降心，直欲窥吾所为，且欲使吾骄怠耳。"乃谓使者曰："甫面缚以来，当免而死。"

乙未，式入越州，既交政，为郑祇德置酒，曰："式主军政，不可以饮，监军但与众宾尽醉。"追夜，继以烛，曰："式在此，贼安能妨人乐饮！"丙申，饯祇德于远郊，复乐饮而归。于是始修军令，告馈饷不足者息矣，称疾卧家者起矣，先求迁职者默矣。

贼别帅洪师简、许会能帅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当立效以自异。"使帅其徒为前锋，与贼战有功，乃奏以官。

先是，贼谍入越州，军吏匿而饮食之。文武将吏往往潜与贼通，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或诈引贼将来降，实窥虚实；城中密谋屏语，贼皆知之。式阴察知，悉捕索，斩之；刑将吏尤横猾者；严门禁，无验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贼始不知我所为矣。

式命诸县开仓廪以赈贫乏，或曰："贼未灭，军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

官军少骑卒，式曰："吐蕃、回鹘比配江、淮者，其人习险阻，便鞍马，可用也。"举籍府中，得骁健者百余人。虏久羁旅，所部遇之无状，因喂甚；式既犒饮，又周其父母妻子，皆泣拜欢呼，愿效死，悉以为骑卒，使骑将石宗本将之。凡在管内者，皆视此籍之，又奏得龙陂监马二百匹，于是骑兵足矣。

或请为烽燧以调贼远近众寡，式笑而不应；选懦卒，使乘健马，少与之兵，以为候骑；众怪之，不敢问。

于是阅诸营见卒，及土团子弟，得四千人，使导军分路讨贼；府下无守兵，更籍土团千人以补之。乃命宣歙将白琮、浙西将凌茂贞帅本军，北来将韩宗政等帅土团，合千人，石宗本帅骑兵为前锋，自上虞趋奉化，解象山之围，号东路军。又以义成将白宗建、忠将游君楚、淮南将万璘帅本军与台州唐兴军合，号南路军。令之曰："毋争险易，毋焚庐舍，毋杀平民以增首级！平民胁从者，募降之。得贼金帛，官无所问。俘获者，皆越人也，释之。"

癸卯，南路军拔贼沃州寨，甲辰，拔新昌寨，破贼将毛应天，进拔唐兴。

5 白敏中三表辞位，上不许。右补阙王谱上疏，以为："陛下致理之初，乃宰相尽心之日，不可暂阙。敏中自正月卧疾，今四月矣，陛下虽与他相坐语，未尝三刻，天下之事，陛下尝暇与之讲论乎！愿听敏中罢去，延访硕德，以资聪明。"己酉，贬谱为阳翟令。谱，珪之六世孙也。五月，庚戌朔，给事中郑公舆封还贬谱敕书。上令宰相议之，宰相以为谱侵敏中，竟贬之。

6 辛亥，浙东东路军破贼将孙马骑于宁海。戊午，南路军大破贼将刘暀、毛应天于唐兴南谷，斩应天。

先是，王式以兵少，奏更发忠武、义成军及请昭义军，诏从之。三道兵至越州，式命忠武将张茵将三百人屯唐兴，断贼南出之道；义成将高罗锐将三百人，益以台州土军，径趋宁海，攻贼巢穴；昭义将跌跌戬将四百人，益东路军，断贼入明州之道。庚申，南路军大破贼于海游镇，贼入甬溪洞。戊辰，官军屯于洞口，贼出洞战，又破之。己巳，高罗锐袭贼别帅刘平天寨，破之。自是诸军与贼十九战，贼连败。刘暀谓裘甫曰："冥从吾谋入越州，宁有此困邪！"王辂等进士数人在贼中，皆衣绿，暀悉斩之，曰："乱我谋者，此青虫也！"

高罗锐克宁海，收其逃散之民，得七千余人。王式曰："贼窘且饥，必逃入海，入海则岁月间未可擒也。"命罗锐军海口以拒之。又命望海镇将云思益、浙西将王克容将水军巡海澨。思益等遇贼将刘简于宁海东，贼不虞水军遽至，皆弃船走山谷，得其船十七，尽焚之。式曰："贼无所逃矣，惟黄罕岭可入剡，恨无兵以守之。虽然，亦成擒矣！"裘甫既失宁海，乃帅其徒屯南陈馆下，众尚万余人。辛未，东路军破贼将孙马骑于上瞭村，贼将王皋惧，请降。

7 壬申，右拾遗内供奉薛调上言，以为："兵兴以来，赋敛无度，所在群盗，半是逃户，固须翦灭，亦可闵伤。望敕州县税外毋得科率，仍敕长吏严加纠察。"从之。

8 袁王绅薨。

9 戊寅，浙东东路军大破裘甫于南陈馆，斩首数千级，贼委弃缯帛盈路，以缓追者。跌跌戬令士卒："敢顾者

斩!"毋敢犯者。贼果自黄罕岭遁去,六月,甲申,复入剡。诸军失甫,不知所在,义成将张茵在唐兴获俘,将苦之,俘曰:"贼入剡矣。苟舍我,我请为军导。"从之。茵后甫一日至剡,壁其东南。府中闻甫入剡,复大恐,王式曰:"贼来就擒耳!"命趋东、南两路军会于剡,辛卯,围之。贼城守甚坚,攻之,不能拔;诸将议绝溪水以渴之,贼知之,乃出战。三日,凡八十三战,贼虽败,官军亦疲。贼请降,诸将出白式,式曰:"贼欲少休耳,益谨备之,功垂成矣。"贼果复出,又三战。庚子夜,裘甫、刘暀、刘庆从百余人出降,遥与诸将语,离城数十步,官军疾趋,断其后,遂擒之。壬寅,甫等至越州,式腰斩暀、庆等二十余人,械甫送京师。

剡城犹未下,诸将已擒甫,不复设备。刘从简帅壮士五百突围走;诸将追至大兰山,从简据险自守,秋,七月,丁巳,诸将共攻克之。台州刺史李师望募贼相捕斩之以自赎,所降数百人,得从简首,献之。

诸将还越,式大置酒。诸将乃请曰:"某等生长军中,久更行陈,今年得从公破贼,然私有所不谕者,敢问:公之始至,军食方急,而遽散以赈贫乏,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贼聚谷以诱饥人,吾给之食,则彼不为盗矣。且诸县无守兵,贼至,则仓谷适足资之耳。"又问:"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兵尽行,城中无兵以继之,徒惊士民,使自溃乱耳。"又问:"使懦卒为候骑而少给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敌且不量力而斗;斗死,则贼至不知矣。"皆曰:"非所及也!"

10 封宪宗子恇为信王。

11 八月,裘甫至京师,斩于东市。加王式检校右散骑常侍,诸将官赏各有差。先是,上每以越盗为忧,夏侯孜曰:"王式才有余,不日告捷矣。"孜与式书曰:"公专以执裘甫为事,军须细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求无不从,由是能成其功。

12 卫王灌薨。

13 九月,白敏中五上表辞位;辛亥,以敏中为司徒、中书令。

14 右拾遗句容刘蒙上言:"李德裕父子为相,有声迹功效,窜逐以来,血属将尽,生涯已空,宜赐哀闵,赠以一官。"冬,十月,丁亥,敕复李德裕太子少保、卫国公,赠左仆射。

15 己亥,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孜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以户部尚书、判度支毕诚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

16 安南都护李鄠复取播州。

17 十一月,丁丑,上祀圜丘;赦,改元。

18 十二月,戊申,安南土蛮引南诏兵合三万余人乘虚攻交趾,陷之。都护李鄠与监军奔武州。

二年(辛巳、861)

1 春,正月,诏发邕管及邻道兵救安南,击南蛮。

2 二月,以中书令白敏中兼中书令、充凤翔节度使;以左仆射、判度支杜悰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一日,两枢密使诣中书,宣徽使杨公庆继至,独揖悰受宣,三相起,避之西轩。公庆出斜封文书以授悰,发之,乃宣宗大渐时请郓王监国奏也。且曰:"当时宰相无名者,当以反法处之。"悰反复读良久,曰:"圣主登极,万方欣戴。今日此文书,非臣下所宜窥。"复封以授公庆,曰:"主上欲罪宰相,当于延英面示圣旨,明行诛谴。"公庆去,悰复与两枢密坐,谓曰:"内外之臣,事犹一体,宰相、枢密共参国政。今主上新践阼,未熟万机,资内外裨补,固当以仁爱为先,刑杀为后,岂得遽赞成杀宰相事!若主上习以性成,则中尉、枢密权重禁闱,岂得不自忧乎!悰受恩六朝,所望致君尧、舜,不欲朝廷以爱憎行法。"两枢密相顾默然,徐曰:"当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无人及此。"惭悚而退。三相复来见悰,微请宣意,悰无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悰曰:"勿为他虑。"既而寂然,无复宣命。及延英开,上色甚悦。

是时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则众共弃之。建州进士叶京尝预宣武军宴,识监军之面。既而及第,在长安与同年出游,遇之于途,马上相揖;因之谤议喧然,遂沈废终身。其不相悦如此。

3 福王绾薨。

4 夏,六月,癸丑,以盐州防御使王宽为安南经略使。时李鄠自武州收集土军,攻群蛮,复取安南;朝廷责其失守,贬僖州司户。鄠初至安南,杀蛮酋杜守澄,其宗党遂诱道群蛮陷交趾。朝廷以杜氏强盛,务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赠守澄父存诚金吾将军,再举鄠杀守澄之罪,长流崖州。

5 秋,七月,南诏攻邕州,陷之。先是,广、桂、容三道共发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经略使段文楚请以三道衣粮自募土军以代之,朝廷许之,所募才得五百许人。文楚入为金吾将军,经略使李蒙利其阙额衣粮以自入,悉罢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守左、右江,比旧什减七八,故蛮人乘虚入寇。时蒙已卒,经略使李弘源至镇才十

日，无兵以御之，城陷，弘源与监军脱身奔峦州，二十余日，蛮去，乃还。弘源坐贬建州司户。文楚时为殿中监，复以为邕管经略使，至镇，城邑居人什不存一。文楚，秀实之孙也。

6 杜悰上言："南诏向化七十年，蜀中寝兵无事，群蛮率服。今西川兵食单寡，未可轻与之绝，且应遣使吊祭，晓谕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庙讳，故未行册命，待其更名谢恩，然后遣使册命，庶全大体。"上从之。命左司郎中孟穆为吊祭使；未发，会南诏寇嶲州，攻邛峡关，穆遂不行。

7 冬，十月，以御史大夫郑涯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十一月，加同平章事。

三年(壬午、862)

1 春，正月，庚寅朔，群臣上尊号曰睿文明圣孝德皇帝；赦天下。

2 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蒋伸同平章事，充河中节度使。

3 二月，棣王惴薨。

4 南诏复寇安南，经略使王宽数来告急，朝廷以前湖南观察使蔡袭代之，仍发许、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各三万人授袭以御之。兵势既盛，蛮遂引去。邕管经略使段文楚坐变更旧制，左迁威卫将军、分司。

5 左庶子蔡京，性贪虐多诈，时相以为有吏才，奏遣制置岭南事。三月，京还，奏事称旨，复以京权知太仆卿，充荆襄以南宣慰安抚使。

6 夏，四月，己亥朔，敕于两街四寺各置戒坛，度人三七日。上奉佛太过，怠于政事，尝于咸泰殿筑坛为内寺尼受戒，两街僧、尼皆入预；又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又数幸诸寺，施与无度。吏部侍郎萧仿上疏，以为："玄祖之道，慈俭为先，素王之风，仁义为首，垂范百代，必不可加。佛者，弃位出家，割爱中之至难，取灭后之殊胜，非帝王所宜慕也。愿陛下时开延英，接对四辅，力求人瘼，虔奉宗祧；思缪赏与滥刑，其殃必至，知胜残而去杀，得福甚多。罢去讲筵，躬勤政事。"上虽嘉奖，竟不能从。

7 岭南旧分五管，广、桂、邕、容、安南，皆隶岭南节度使，蔡京奏请分岭南为两道节度；从之。五月，敕以广州为东道，邕州为西道，又割桂管龚、象二州，容管藤、岩二州隶邕管。寻以岭南节度使韦宙为东道节度使，以蔡京为西道节度使。

蔡袭将诸道兵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称："南蛮远遁，边徼无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虚费馈运。盖以荒陬路远，难于覆验，故得肆其奸诈。请罢戍兵，各返本道。"朝廷从之。袭累奏群蛮伺隙日久，不可无备，乞留戍兵五千人；不听。袭以蛮寇必至，交趾兵食皆阙，谋力两穷，作十必死状申中书；时相信京之言，终不之省。

8 秋，七月，徐州军乱，逐节度使温璋。

初，王智兴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号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七军，常以三百余人自卫，露刃坐于两庑夹幕之下，每月一更。其后节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骄，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众皆和之，节度使辄自后门逃去。前节度使田牟至与之杂坐饮酒，把臂拊背，或为之执板唱歌；犒赐之费，日以万计，风雨寒暑，复加劳来，犹时喧哗，邀求不已。牟薨，璋代之，骄兵素闻璋性严，惮之。璋开怀慰抚，而骄兵终怀猜忌，赐酒食皆不历口，一旦，竟聚噪而逐之。朝廷知璋无辜，乙亥，以璋为邠宁节度使，以浙东观察使王式为武宁节度使。

9 以前西川节度使、同平章呈夏侯孜为左仆射、同平章事。

10 忠武、义成两军从王式讨裘甫者犹在浙东，诏式帅以赴徐州，骄兵闻之，甚惧。八月，式至大彭馆，始出迎谒。式视事三日，飨两镇将士，遣还镇，擐甲执兵，命围骄兵，尽杀之，银刀都将邵泽等数千人皆死。甲子，敕以徐州先隶淄青道，李洧自归，始置徐海使额。及张建封以威名宠任，特帖濠、泗二州。当时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寇孽消弭，而武宁一道职为乱阶。今改为徐州团练使，隶兖海节度；复以濠州归淮南道，更于宿州置宿泗都团练观察使；留将士三千人守徐州，余皆分隶兖、宿。且以王式为武宁节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与监军杨玄质分配将士赴诸道讫，然后将忠武、义成两道兵至汴滑，各遣归本道，身诣京师。其银刀等军逃匿将士，听一月内自首，一切勿问。

11 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为政苛惨，设炮烙之刑，阖境怨之，遂为邕州军士所逐，奔藤州，诈为敕书及攻讨使印，募乡丁及旁侧土军以攻邕州。众既乌合，动辄溃败，往依桂州，桂州人怨其分裂，不纳。京无所自容，敕贬崖州司户，不肯之官；还，至零陵，敕赐自尽。以桂管观察使郑愚为岭南西道节度使。

12 冬，十月，丙申朔，立皇子俨为魏王，侹为凉王，侣为蜀王。

13 十一月，立顺宗子缙为蕲王，宪宗子憬为荣王。

14 南诏帅群蛮五万寇安南，都护蔡袭告急，敕发荆南、湖南两道兵二千，桂管义征子弟三千，诣邕州受郑愚节度。

15 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奏:“蛮寇必向邕州,若不先保护,遽欲远征,恐蛮于后乘虚扼绝饷道。”乃敕蔡袭屯海门,郑愚分兵备御。十二月,袭又求益兵,敕山南东道发弩手千人赴之。时南诏已围交趾,袭婴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16 翼王绰薨。

17 是岁,嗢末始入贡。嗢末者,吐蕃之奴号也。吐蕃每发兵,其富室多以奴从,往往一家至十数人,由是吐蕃之众多。及论恐热作乱,奴多无主,遂相纠合为部落,散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之间,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

四年(癸未、863)

1 春,正月,庚午,上祀圜丘;赦天下。

2 是日,南诏陷交趾,蔡袭左右皆尽,徒步力战,身集十矢,欲趣监军船,船已离岸,遂溺海死;幕僚樊绰携其印浮渡江。荆南、江西、鄂岳、襄州将士四百余人,走至城东水际,荆南虞候元惟德等谓众曰:“吾辈无船,入水则死,不若还向城与蛮斗,人以一身易二蛮,亦为有利。”遂还向城,入东罗门;蛮不为备,惟德等纵兵杀蛮二千余人,逮夜,蛮将杨思缵始自子城出救之,惟德等皆死。南诏两陷交趾,所杀虏且十五万人。留兵二万,使思缵据交趾城,溪洞夷獠无远近皆降之。诏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还,分保岭南西道。

3 上游宴无节,左拾遗刘蜕上疏曰:“今西凉筑城,应接未决于与夺;南蛮侵轶,干戈悉在于道途。旬月以来,不为无事。陛下不形忧闵以示远近,则何以责其死力!望节娱游,以待远人乂安,未晚。”弗听。

4 二月,甲午朔,上历拜十六陵。

5 置天雄军于秦州,以成、河、渭三州隶焉;以前左金吾将军王晏实为天雄观察使。

6 三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奏自将蕃、汉兵七千克复凉州。

7 南蛮寇左、右江,浸逼邕州。郑愚惧,自言儒臣无将略,请任武臣。朝廷召义武节度使康承训诣阙,欲使之代愚,仍诏选军校数人、士卒数百人自随。

8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毕诚以同列多徇私不法,称疾辞位;夏,四月,罢为兵部尚书。

9 庚戌,群盗入徐州,杀官吏;刺史曹庆讨平之。

10 康承训至京师,以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发荆、襄、洪、鄂四道兵万人与之俱。

11 五月,戊辰,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杨收同平章事。收,发之弟也。与左军中尉杨玄价叙同宗相结,故得为相。

12 乙亥,废容管,隶岭南西道,复以龚、象二州隶桂管。

13 戊子,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审权同平章事,充镇海节度使。

14 六月,废安南都护府,置行交州于海门镇;以右监门将军宋戎为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训兼领安南及诸军行营。

15 闰月,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悰同平章事,充凤翔节度使;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河南曹确同平章事。

16 秋,七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17 复置安南都护府于行交州,以宋戎为经略使,发山东兵万人镇之。时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岭南,江西、湖南、江西、湖南馈运者皆溯湘江入潭渠、漓水,劳费艰涩,诸军乏食。润州人陈磻石上言,请造千斛大舟,自福建运米泛海,不一月至广州,从之,军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为名,夺商人舟,委其货于岸侧,舟入海或遇风涛没溺,有司囚系纲吏、舟人,使偿其米,人颇苦之。

18 八月,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奏,蛮必向邕州,请分兵屯容、藤州。

19 夔王滋薨。

20 敕以阁门使吴德应等为馆驿使。台谏上言:故事,御史巡驿,不应忽以内人代之。上谕以敕命已行,不可复改。左拾遗刘蜕上言:“昔楚子县陈,得申叔一言而复封之;太宗发卒修乾元殿,闻张玄素谏,即日罢之。自古明君所尚者,从谏如流,岂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为不可!”弗听。

21 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难支表求经籍及每年遣使走马请历,又欲讨回鹘,使安西以来悉归唐,不许。

22 冬,十月,甲戌,以长安尉、集贤校理令狐滈为左拾遗。乙亥,左拾遗刘蜕上言:“滈专家元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权。”起居郎张云言:“滈父绹用李涿为安南,致南蛮至今为梗,由滈纳贿,陷父于恶。”十一月,丁酉,云复上言:“滈,父绹执政之时,人号‘白衣宰相’。”滈亦上表引避,乃改詹事府司直。

23 辛巳,废宿泗观察使,复以徐州为观察府,以濠、泗隶焉。

24 十二月,南诏寇西川。

25 昭义节度使沈询奴归秦，与询侍婢通，询欲杀之，未果；乙酉，归秦结牙将作乱，攻府第，杀询。

五年(甲申、864)

1 春，正月，以京兆尹李玭为昭义节度使，取归秦心肝以祭沈询。

2 淮南节度使令狐绹为其子滈讼冤。贬张云兴元少尹，刘蜕华阴令，敕曰："虽嘉蹇谔之忠，难逃疏易之责。"

3 丙午，西川奏，南诏寇巂州，刺史喻士珍破之，获千余人。诏发右神策兵五千及诸道兵戍之。忠武大将颜庆复请筑新安、遏戎二城，从之。

4 以容管经略使张茵兼句当交州事；益海门镇兵满二万五千人，令茵进取安南。

5 二月，己巳，以刑部尚书、盐铁转运使李福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

6 甲申，前西川节度使萧邺左迁山南西道观察使。

7 三月，丁酉，彗星出于娄，长三尺，己亥，司天监奏："按星经，是名含誉，瑞星也。"上大喜。"请宣示中外，编诸史策。"从之。

8 康承训至邕州，蛮寇益炽，诏发许、滑、青、汴、兖、郓、宣、润八道兵以授之。承训不设斥候；南诏帅群蛮近六万寇邕州，将入境，承训乃遣六道兵凡万人拒之，以獠为导，绐之。敌至，不设备，五道兵八千人皆没，惟天平军后一日至，得免。承训闻之，惶怖不知所为。节度副使李行素帅众治壕栅，甫毕，蛮军已合围。留四日，治攻具，将就，诸将请夜分道斫蛮营，承训不许；有天平小校再三力争，乃许之。小校将勇士三百，夜，缒而出，散烧蛮营，斩首五百余级。蛮大惊，间一日，解围去。承训乃遣诸军数千追之，所杀虏不满三百级，皆溪獠胁从者。承训腾奏告捷，云大破蛮贼，中外皆贺。

9 夏，四月，以兵部侍郎、判户部萧寘同平章事。寘，复之孙也。

10 加康承训检校右仆射，赏破蛮之功也。自余奏功受赏者，皆承训子弟亲昵；烧营将校不迁一级，由是军中怨怒，声流道路。

11 五月，敕："徐州土风雄劲，甲士精强，比因罢节，颇多逃匿，宜令徐泗团练使选募军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岭外事宁，即与代归。"

12 秋，七月，西川奏两林鬼主邀南诏蛮，败之，杀获甚众；保塞城使杜守连不从南诏，帅众诣黎州降。

13 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具知康承训所为，以书白宰相；承训亦自疑惧，累表辞疾，乃以承训为右武卫大将军、分司，以容管经略使张茵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复以容管四州别为经略使。

时南诏知邕州空竭，不复入寇，茵久之不敢进军取安南；夏侯孜荐骁卫将军高骈代之，乃以骈为安南都护、本管经略招讨使，茵所将兵悉以授之。骈，崇文之孙也，世在禁军。骈颇读书，好谈今古，两军宦官多誉之，累迁右神策都虞候；党项叛，将禁兵万人戍长武，屡有功，迁秦州防御使，复有功，故委以安南。

14 冬，十一月，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孜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

15 壬寅，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路岩同平章事；时年三十六。

六年(乙酉、865)

1 春，正月，丁巳，始以懿安皇后配飨宪宗室。时王皞复为礼院检讨官，更申前议，朝廷竟从之。

2 诸道进私白者，闽中为多，故宦官多闽人。福建观察使杜宣猷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垅，宦官德之，庚申，以宣猷为宣歙观察使，时人谓之"赦使墓户"。

3 三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萧寘薨。

4 夏，四月，以前东川节度使高璩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璩，元裕之子也。

5 杨收建议，以"蛮寇积年未平，两河兵戍岭南冒瘴雾物故者什六七，请于江西积粟，募强弩三万人，以应接岭南，道近便，仍建节以重其权。"从之。五月，辛丑，置镇南军于洪州。

6 巂州刺史喻士珍贪狯，掠两林蛮以易金；南诏复寇巂州，两林蛮开门纳之，南诏尽杀戍卒，士珍降之。

7 壬寅，以桂管观察使严撰为镇南节度使。撰，震之从孙也。

8 六月，高璩薨。

9 以御史大夫徐商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10 秋，七月，立皇子侃为郢王，俨为普王。

11 高骈治兵于海门，未进；监军李维周恶骈，欲去之，屡趣骈使进军。骈以五千人先济，约维周发兵应援；骈既行，维周拥余众，不发一卒以继之。九月，骈至南定，峰州蛮众近五万，方获田，骈掩击，大破之，收其所获以食军。

12 冬，十二月，壬子，太皇太后郑氏崩。

七年(丙戌、866)

1 春,二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奏北庭回鹘固俊克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

论恐热寓居鄜州,纠合旁侧诸部,欲为边患,皆不从;所向尽为仇敌,无所容。仇人以告拓跋怀光于鄯州,怀光引兵击破之。

2 三月,戊寅,以河东节度使刘潼为西川节度使。初,南诏围嶲州,东蛮浪稽部竭力助之,遂屠其城,卑笼部怨南诏杀其父兄,导忠武戍兵袭浪稽,灭之。南诏由是怨唐。

南诏遣清平官董成等诣成都,节度使李福盛仪卫以见之。故事,南诏使见节度使,拜伏于庭,成等曰:"骠信已应天顺人,我见节度使当抗礼。"传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决;将士皆愤怒,福乃命捽而殴之,因械系于狱。刘潼至镇,释之,奏遣还国。诏召成等至京师,见于别殿,厚赐,劳而遣之。

3 成德节度使王绍懿,在镇十年,为政宽简,军民便之。疾病,召兄绍鼎之子都知兵马使景崇而告之曰:"吾兄以汝之幼,以军政授我。汝今长矣,我复以军政归汝。努力为之,上忠朝廷,下和邻藩,勿坠吾兄之业,汝之功也。"言竟而薨。

4 闰月,吐蕃寇邠宁,节度使薛弘宗拒却之。

5 夏,四月,贬前西川节度使李福为蕲王傅。

6 五月,葬孝明皇后于景陵之侧,主祔别庙。

7 六月,魏博节度使何弘敬薨,军中立其子左司马全皞为留后。

8 以王景崇为成德留后。

9 南诏酋龙遣善阐节度使杨缉助安南节度使段酋迁守交趾,以范昵些为安南都统,赵诺眉为扶邪都统。监陈敕使韦仲宰将七千人至峰州,高骈得以益其军,进击南诏,屡破之。捷奏至海门,李维周皆匿之,数月无声问。上怪之,以问维周,维周奏骈驻军峰州,玩寇不进。上怒,以右武卫将军王晏权代骈镇安南,召骈诣阙,欲重贬之。晏权,智兴之从子也。是月,骈大破南诏蛮于交趾,杀获甚众,遂围交趾城。

10 秋,七月,以何全皞为魏博留后。

11 冬,十月,甲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收为宣歙观察使。收性侈靡,门吏僮奴多倚为奸利。杨玄价兄弟受方镇之赂,屡有请托,收不能尽从;玄价怒,以为叛己,故出之。

12 拓跋怀光以五百骑入鄜州,生擒论恐热,先刖其足,数而斩之,传首京师。其部众东奔秦州,尚延心邀击,破之,悉奏迁于岭南。吐蕃自是衰绝,乞离胡君臣不知所终。

13 高骈围交趾十余日,蛮困蹙甚,城且下,会得王晏权牒,已与李维周将大军发海门,骈即以军事授韦仲宰,与麾下百余人北归。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赞,骈遣小校曾衮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见旌旗东来,问游船,云新经略使与监军也。二人谋曰:"维周必夺表留我,"乃匿于岛间,维周过,即驰诣京师。上得奏,大喜,即加骈检校工部尚书,复镇安南。骈至海门而还。

王晏权暗懦,动禀李维周之命;维周凶贪,诸将不为之用,遂解重围,蛮遁去者太半。骈至,复督励将士攻城,遂克之,杀段酋迁及土蛮为南诏乡导者朱道古,斩首三万余级,南诏遁去。骈又破土蛮附南诏者二洞,诛其酋长,土蛮帅众归附者万七千人。

14 十一月,壬子,赦天下。诏安南、邕州、西川诸军各保疆域,勿复进攻南诏;委刘潼晓谕,如能更修旧好,一切不问。

15 置静海军于安南,以高骈为节度使。自李涿侵扰安南,为安南患殆将十年,至是始平。骈筑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余万间。

16 十二月,黠戛斯遣将军乙支连几入贡,奏遣鞍马迎册立使及请亥年历日。

17 以成德留后王景崇为节度使。

18 上好音乐宴游,殿前供奉乐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设不减十余,水陆皆备,听乐观优,不知厌倦,赐与动及千缗。曲江、昆明、灞浐、南宫、北苑、昭应、咸阳,所欲游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乐、饮食、幄帟,诸王立马以备陪从。每行幸,内外诸司扈从者十余万人,所费不可胜纪。

八年(丁亥、867)

1 春,正月,以魏博留后何全皞为节度使。

2 二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入朝,以为右神武统军,命其族子淮深守归义。

3 自安南至邕、广,海路多潜石覆舟,静海节度使高骈募工凿之,漕运无滞。

4 西川近边六姓蛮，常持两端，无寇则称效顺，有寇必为前锋；卑笼部独尽心于唐，与群蛮为仇，朝廷赐姓李，除为刺史。节度使刘潼遣将将兵助之，讨六姓蛮，焚其部落，斩首五千余级。

5 乐工李可及善为新声，三月，上以可及为左威卫将军，曹确谏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余员，谓房玄龄曰：'朕以待天下贤士，工商杂流，不可处也。'大和中，文宗欲以乐工尉迟璋为王府率，拾遗窦洵直谏，即改光州长史。乞以两朝故事，别除可及官。"不从。

6 夏，四月，上不豫，群臣希进见。

7 五月，丙辰，疏理天下系囚，非巨蠹不可赦者，皆递降一等。

8 秋，七月，壬寅，蔚王缉薨。

9 怀州民诉旱，刺史刘仁规揭榜禁之，民怒，相与作乱，逐仁规，仁规逃匿村舍。民入州宅，掠其家赀，登楼击鼓，久之乃定。

10 甲子，以兵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驸马都尉于琮同平章事。

11 宣歙观察使杨收过华岳庙，施衣物，使巫祈祷；县令诬以为收罪。右拾遗韦保衡复言，收前为相，除严撰江西节度使，受钱百万，又置造船务，人讼其侵隐。八月，庚寅，贬收端州司马。

12 九月，上疾瘳。

13 冬，十二月，信王恂薨。

14 加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同平章事。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一

唐纪六十七

懿宗昭圣恭惠孝皇帝中

咸通九年(戊子、868)

1 夏，六月，凤翔少尹李师望上言："巂州控扼南诏，为其要冲，成都道远，难以节制，请建定边军，屯重兵于巂州，以邛州为理所。"朝廷以为信然，以师望为巂州刺史，充定边军节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观察，统押诸蛮并统领诸道行营、制置等使。师望利于专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实邛距成都才百六十里，巂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

2 初，南诏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别戍桂州，初约三年一代。徐泗观察使崔彦曾，慎由之从子也，性严刻；朝廷以徐兵骄，命镇之。都押牙尹戡、教练使杜璋、兵马使徐行俭用事，军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屡求代还，戡言于彦曾，以军帑空虚，发兵所费颇多，请更留戍卒一年；彦曾从之。戍卒闻之，怒。

都虞候许佶、军校赵可立、姚周、张行实皆故徐州群盗，州县不能讨，招出之，补牙职。会桂管观察使李丛移湖南，新使未至，秋，七月，佶等作乱，杀都将王仲甫，推粮料判官庞勋为主，劫库兵北还，所过剽掠，州县莫能御。朝廷闻之，八月，遣高品张敬思赦其罪，部送归徐州，戍卒乃止剽掠。

3 以前静海节度使高骈为右金吾大将军。骈请以从孙浔代镇交趾，从之。

4 九月，戊戌，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卢耽为西川节度使；以有定边军之故，不领统押诸蛮安抚等使。

5 庞勋等至湖南，监军以计诱之，使悉输其甲兵。山南东道节度使崔铉严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沿江东下。许佶等相与谋曰："吾辈罪大于银刀，朝廷所以赦之者，虑缘道攻劫，或溃散为患耳，若至徐州，必葅醢矣！"乃各以私财造甲兵旗帜。过浙西，入淮南，淮南节度使令狐绹遣使慰劳，给刍米。

都押牙李湘言于绹曰："徐卒擅归，势必为乱；虽无敕令诛讨，藩镇大臣当临事制宜。高邮岸峡而水深狭，请将奇兵伏于其侧，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劲兵蹙其后，可尽擒也。不然，纵之使得渡淮，至徐州，与怨愤之众合，为患必大。"绹素懦怯，且以无敕书，乃曰："彼在淮南不为暴，听其自过，余非吾事也。"

勋招集银刀等都窜匿及诸亡命匿于舟中，众至千人。丁巳，至泗州。刺史杜慆飨之于毬场，优人致辞；徐卒以为玩己，擒优人，欲斩之，坐者惊散。慆素为之备，徐卒不敢为乱而止。慆，悰之弟也。

先是，朝廷屡敕崔彦曾慰抚戍卒擅归者，勿使忧疑。彦曾遣使以敕意谕之，道路相望。勋亦申状相继，辞礼甚恭。戊午，行及徐城，勋与许佶等乃言于众曰："吾辈擅归，思见妻子耳。今闻已有密敕下本军，至则支分灭族

矣！丈夫与其自投网罗，为天下笑，曷若相与戮力同心，赴蹈汤火，岂徒脱祸，兼富贵可求！况城中将士皆吾辈父兄子弟，吾辈一唱于外，彼必响应于内矣。然后遵王侍中故事，五十万赏钱，可翘足待也！”众皆呼跃称善。将士赵武等十二人独忧惧，欲逃去，悉斩之，遣使致其首于彦曾，且为申状，称：“勋等远戍六年，实怀乡里；而武等因众心不安，辄萌奸计。将士诚知诖误，敢避诛夷！今既蒙恩全宥，辄共诛首恶以补愆尤。”冬，十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彦曾执而讯之，具得其情，乃囚之。丁卯，勋复于递中申状，称：“将士自负罪戾，各怀忧疑，今已及苻离，尚未释甲。盖以军将尹戡、杜璋、徐行俭等狡诈多疑，必生衅隙，乞且停此三人职任，以安众心，仍乞戍还将士别置二营，共为一将。”

时戍卒拒彭城止四驿，阖城恟惧。彦曾召诸将谋之，皆泣曰：“比以银刀凶悍，使一军皆蒙恶名，歼夷流窜，不无枉滥。今冤痛之声未已，而桂州戍卒复尔猖狂，若纵使入城，必为逆乱，如此，则阖境涂地矣！不若乘其远来疲弊，发兵击之，我逸彼劳，往无不捷。”彦曾犹豫未决。团练判官温廷皓复言于彦曾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机，决于今日。今击之有三难，而舍之有五害：诏释其罪而擅诛之，一难也。帅其父兄，讨其子弟，二难也。枝党钩连，刑戮必多，三难也。然当道戍卒擅归，不诛则诸道戍边者皆效之，无以制御，一害也。将者一军之首，而辄敢害之，则凡为将者何以号令士卒！二害也。所过剽掠，自为甲兵，招纳亡命，此而不讨，何以惩恶！三害也。军中将士，皆其亲属，银刀余党，潜匿山泽，一旦内外俱发，何以支梧！四害也。逼胁军府，诛所忌三将，又欲自为一营，从之则银刀之患复起，违之则托此为作乱之端，五害也。惟明公去其三难，绝其五害，早定大计，以副众望。”

时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彦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将兵三千人讨勋，数勋之罪以令士众，且曰：“非惟涂炭平人，实亦污染将士。傥国家发兵诛讨，则玉石俱焚矣！”又曰：“凡彼亲属，无用忧疑，罪止一身，必无连坐。”仍命宿州出兵苻离，泗州出兵于虹以邀之，且奏其状。彦曾戒元密无伤敕使。

戊辰，元密发彭城，军容甚盛。诸将至任山北数里，顿兵不进，共思所以夺敕使之计，欲俟贼入馆，乃纵兵击之，遣人变服负薪以诇贼。日暮，贼至任山，馆中空无人，又无供给，疑之，见负薪者，执而榜之，果得其情。乃为偶人列于山下而潜遁。比夜，官军始觉之，恐贼潜伏山谷及间道来袭，复引兵退宿于城南，明旦，乃进追之。

时贼已至苻离，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战于濉水上，望风奔溃，贼遂抵宿州。时宿州阙刺史，观察副使焦璐摄州事，城中无复余兵，庚午，贼攻陷之，璐走免。贼悉聚城中货财，令百姓来取之，一日之中，四远云集，然后选募为兵，有不愿者立斩之，自旦至暮，得数千人。于是勒兵乘城，庞勋自称兵马留后。

再宿，官军始至，贼守备已严，不可复攻。先是，焦璐闻苻离败，决汴水以断北路，贼至，水尚浅可涉，比官军至，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渡水，将围城，会大风，贼以火箭射城外茅屋，延及官军营，士卒进则冒矢石，退则限水火，贼急击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为贼必固守，但为攻取之计。

贼夜使妇人持更，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备载资粮，顺流而下，欲入江湖为盗；以千缣赠张敬思，遣骑送至汴之东境，纵使西归。

明旦，官军知贼已去，狼狈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饥乏。贼舣舟堤下而陈于堤外，伏千人于舟中，官军将至，陈者皆走入陂中。密以为畏己，纵兵追之；贼自舟中出，夹攻之，自午及申，官军大败。密引兵走，陷于荷泊，贼追及之，密等诸将及监陈敕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余皆降于贼，无一人还徐者。贼问降卒以彭城人情计谋，知其无备，始有攻彭城之志。

乙亥，庞勋引兵北渡濉水，逾山趣彭城。其夕，崔彦曾始知元密败，移牒邻道求救：明日，塞门，选城中丁壮为守备，内外震恐，无复固志。或劝彦曾奔兖州，彦曾怒曰：“吾为元帅，城陷而死，职也！”立斩言者。

丁丑，贼至城下，众六七千人，鼓噪动地，民居在城外者，贼皆慰抚，无所侵扰，由是人争归之，不移时，克罗城。彦曾退保子城，民助贼攻之，推草车塞门而焚之，城陷。贼囚彦曾于大彭馆，执尹戡、杜璋、徐行俭，刳而锉之，尽灭其族。勋坐听事，盛陈兵卫，文武将吏伏谒，莫敢仰视。即日，城中愿附从者万余人。

戊寅，勋召温庭皓，使草表求节钺，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顷刻可成，请还家徐草之。”勋许之。明旦，勋使趣之，庭皓来见勋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见妻子耳。今已与妻子别，谨来就死。”勋熟视，笑曰：“书生敢尔，不畏死邪！庞勋能取徐州，何患无人草表！”遂释之。

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负，勋迎为上客，重为勋草表，称：“臣之一军，乃汉室兴王之地。顷因节度使刻削军府，刑赏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夺其节制，翦灭一军，或死或流，冤横无数。今闻本道复欲诛夷，将士不胜痛愤，推臣权兵马留后，弹压十万之师，抚有四州之地。臣闻见利乘时，帝王之资也。臣见利不失，遇时不疑；伏乞圣慈，

复赐旌节。不然，挥戈曳戟，诣阙非迟！”庚辰，遣押牙张瑄奉表诣京师。

勋以许佶为都虞候，赵可立为都游弈使，党与各补牙职，分将诸军。又遣旧将刘行及将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圆将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将千人屯宿州，自余要害县镇，悉缮完戍守。徐人谓旌节之至不过旬月，愿效力献策者远近辐凑，乃至光、蔡、淮、浙、兖、郓、沂、密群盗，皆倍道归之，阗溢郛郭，旬日间，米斗直钱二百。勋诈为崔彦曾请翦灭徐州表，其略曰：‘一军暴卒，尽可翦除；五县愚民，各宜配隶。”又作诏书，依其所请，传布境内。徐人信之，皆归怨朝廷，曰：“徼桂州将士回戈，吾徒悉为鱼肉矣！”

刘行及引兵至涡口，道路附从者增倍，濠州兵才数百，刺史卢望回素不设备，不知所为，乃开门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囚望回，自行刺史事。泗州刺史杜慆闻勋作乱，完守备以待之，且求救于江、淮。李圆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封府库，慆遣人迎劳，诱之入城，悉诛之。明日，圆至，即引兵围城，城上矢石雨下，贼死者数百，乃敛兵屯城西。勋以泗州当江、淮之冲，益发兵助圆攻，众至万余，终不能克。

初，朝廷闻庞勋自任山还趣宿州，遣高品康道伟赍敕书抚慰之。十一月，道伟至彭城。勋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陈甲兵，号令金鼓响震山谷，城中丁壮，悉驱使乘城。宴道伟于毬场，使人诈为群盗降者数千人，诸寨告捷者数十辈；复作求节钺表，附道伟以闻。

初，辛云京之孙谠，寓居广陵，喜任侠，年五十不仕；与杜慆有旧，闻庞勋作乱，诣泗州，劝慆挈家避之，慆曰：“安平享其禄位，危难弃其城池，吾不为也！且人各有家，谁不爱之？我独求生，何以安众！誓与将士共死此城耳！”谠曰：“公能如是，仆与公同死！”乃还广陵，与其家诀，壬辰，复如泗州。时民避乱，扶老携幼，塞途而来，见谠，皆止之曰：“人皆南走，子独北行，取死何为！”谠不应。至泗州，贼已至城下，谠急棹小舟得入，慆即署团练判官。城中危惧，都押牙李雅有勇略，为慆设守备，帅众鼓噪，四出击贼，贼退屯徐城，众心稍安。

庞勋募人为兵，人利于剽掠，争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断锄首而锐之，执以应募。

邻道闻勋据徐州，各遣兵据要害，而官军尚少，贼众日滋，官军数不利。贼遂破鱼台近十县。宋州东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勋遣其将张玄稔围之。会旱，山泉竭，数万口皆渴死。

或说勋曰：“留后止欲求节钺，当恭顺尽礼以事天子，外戢士卒，内抚百姓，庶几可得。”勋虽不能用，然国忌犹行香，飨士卒必先西向拜谢。癸卯，勋闻敕使入境，以为必赐旌节，众皆贺。明日，敕使至，但责崔彦曾及监军张道谨，贬其官。勋大失望，遂囚敕使，不听归。

诏以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大发诸道兵以隶三帅。承训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浑、达靼、契苾酋长各帅其众以自随；诏许之。

庞勋以李圆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将吴迥代之。丙午，复进攻泗州，昼夜不息。时敕使郭厚本将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泽，畏贼强，不敢进。辛谠请往求救，杜慆许之。丁未夜，乘小舟潜渡淮，至洪泽，说厚本，厚本不听，比明，复还。己酉，贼攻城益急，欲焚水门，城中几不能御；谠请复往求救。慆曰：“前往徒还，今往何益？”谠曰：“此行得兵则生返，不得则死之。”慆与之泣别。谠复乘小舟负户突围出，见厚本，为陈利害。厚本将从之，淮南都将袁公弁曰：“贼势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谠拔剑嗔目谓公弁曰：“贼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诏救援而逗留不进，岂惟上负国恩！若泗州不守，则淮南遂为寇场，公讵能独存邪！我当杀公而后止耳！”起，欲击之，厚本起，抱止之，公弁仅免。谠乃回望泗州，恸哭终日，士卒皆为之流涕。厚本乃许分五百人与之，仍问将士，将士皆愿行。谠举身叩头以谢将士，遂帅之抵淮南岸，望贼方攻城，有军吏言曰：“贼势已似入城，还去则便。”谠逐之，揽得其髻，举剑击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可杀也。”谠曰：“临阵妄言惑众，必不可舍！”众请不能得，乃共夺之。谠素多力，众不能夺。谠曰：“将士但登舟，我则舍此人。”众竞登舟，乃舍之。士卒有回顾者，则斫之。驱至淮北，勒兵击贼。慆于城上布兵与之相应，贼遂败走，鼓噪逐之，至晡而还。

庞勋遣其将刘佶将精兵数千助吴迥攻泗州，刘行及自濠州遣其将王弘立引兵会之。戊午，镇海节度使杜审权遣都头翟行约将四千人救泗州，己未，行约引兵至泗州，贼逆击于淮南，围之，城中兵少，不能救，行约及士卒尽死。先是，令狐绹遣李湘将兵数千救泗州，与郭厚本、袁公弁合兵屯都梁城，与泗州隔淮相望。贼既破翟行约，乘胜围之。十二月，甲子，李湘等引兵出战，大败，贼遂陷都梁城，执湘及郭厚本送徐州；据淮口，漕驿路绝。

康承训军于新兴，贼将姚周屯柳子，出兵拒之。时诸道兵集者才万人，承训以众寡不敌，退屯宋州。庞勋以为官军不足畏，乃分遣其将丁从实等各将数千人南寇舒、庐，北侵沂、海，破沭阳、下蔡、乌江、巢县，攻陷滁州，杀刺史高锡望。又寇和州，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贼登楼共饮，命军士皆释甲，指所爱二人为子弟，乞全之，

其余惟贼所处。贼遂大掠城中，杀士卒八百余人。

泗州援兵既绝，粮且尽，人食薄粥。闰月，己亥，辛谠言于杜慆，请出求救于淮、浙，夜，帅敢死士十人，执长柯斧，乘小舟，潜往斫贼水寨而出。明旦，贼乃觉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夹岸追之。贼舟重行迟，谠舟轻行疾，力斗三十余里，乃得免。癸卯，至扬州，见令狐绹；甲辰，至润州，见杜审权。时泗州久无声问，或传已陷，谠既至，审权乃遣押牙赵翼将甲士二千人，与淮南共输米五千斛、盐五百斛以救泗州。

戴可师将兵三万渡淮，转战而前，贼尽弃淮南之守。可师欲先夺淮口，后救泗州，壬申，围都梁城；城中贼少，拜于城上曰："方与都头议出降。"可师为之退五里。贼夜遁，明旦，惟空城。可师恃胜不设备，是日大雾，贼将王弘立引兵数万疾径奄至，纵击官军，官军不及成列，遂大败，将士触兵及溺淮死，得免者才数百人，亡器械、资粮、车马以万计，贼传可师及监军、将校首于彭城。

庞勋自谓无敌于天下，作露布，散示诸寨及乡村，于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令狐绹畏其侵轶，遣使诣勋说谕，许为奏请节钺，勋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修守备。

时汴路既绝，江、淮往来皆出寿州，贼既破戴可师，乘胜围寿州，掠诸道贡献及商人货，其路复绝。勋益自骄，日事游宴，周重谏曰："自古骄满奢逸，得而复失，成而复败，多矣，况未得未成而为之者乎！"

诸道兵大集于宋州，徐州始惧，应募者益少，而诸寨求益兵者相继。勋乃使其党散入乡村，驱人为兵。又见兵已及数万人，资粮匮竭，乃敛富室及商旅财，什取其七八，坐匿财夷宗者数百家。又与勋同举兵于桂州者尤骄暴，夺人资财，掠人妇女，勋不能制，由是境内之民皆厌苦之，不聊生矣！

王晏权兵数退衄，朝廷命泰宁节度使曹翔代晏权为徐州北面招讨使。前天雄节度使何全皞遣其将薛尤将兵万三千人讨庞勋，翔军于滕、沛，尤军于丰、萧。

6 是岁，江、淮旱，蝗。

十年(己丑、869)

1 春，正月，康承训将诸道军七万余人屯柳子之西，自新兴至鹿塘三十里，壁垒相属。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数千人，庞勋始惧。民多穴地匿其中，勋遣人搜掘为兵，日不过得三二十人。

勋将孟敬文守丰县，狡悍而兵多，谋贰于勋，自为符瀚。勋闻之，会魏博攻丰，勋遣腹心将将三千助敬文守丰；敬文与之约共击魏博军，且誉其勇，使为前锋。新军既与魏博战，敬文引兵退走，新军尽没。勋乃遣使绐之曰："王弘立已克淮南，留后欲自往镇之；悉召诸将，欲选一人可守徐州者。"敬文喜，即驰诣彭城。未至城数里，勋伏兵擒之，辛酉，杀之。

2 丁卯，同昌公主适右拾遗韦保衡，以保衡为起居郎、驸马都尉。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爱之，倾宫中珍玩以为资送，赐第于广化里，窗户皆饰以杂宝，井栏、药臼、槽匮亦以金银为之，编金缕以为箕箧，赐钱五百万缗，他物称是。

3 徐贼寇海州。时诸道兵戍海州者已数千人，断贼所过桥柱而弗殊，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贼过，桥崩，苍黄散乱，伏兵发，尽殪之。其攻寿州者复为南道军所破，斩获数千人。

辛谠以浙西之军至楚州，敕使张存诚以舟助之。徐贼水陆布兵，锁断淮流，浙西军惮其强，不敢进，谠曰："我请为前锋，胜则继之，败则汝走。"犹不可；谠乃募选军中敢死士数十人，牒补职名，先以米舟三艘、盐舟一艘乘风逆流直进，贼夹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锁，谠帅众死战，斧断其锁，乃得过。城上人喧呼动地，杜慆及将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见舟师张帆自东来，识其旗浙西军也；去城十余里，贼列火船拒之，帆止不进。慆令谠帅死士出迎之，乘战舰冲贼阵而过，见张存诚帅米舟九艘，曰："将士在道前却，存诚屡欲自杀，仅得至此，今又不进。"谠扬言："贼不多，甚易与耳。"帅众扬旗鼓噪而前，贼见其势猛锐，避之，遂得入城。

4 二月，端州司马杨收长流欢州，寻赐死，其僚属党友坐长流岭表者十余人。

初，尚书右丞裴坦子娶收女，资送甚盛，器用饰以犀玉；坦见之，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坏之。已而收竟以贿败。

5 康承训使朱邪赤心将沙陀三千骑为前锋，陷陈却敌，十镇之兵伏其骁勇。承训尝引麾下千人渡涣水，贼伏兵围之，赤心帅五百骑奋槊冲围，拔出承训，贼势披靡，因合击，败之。承训数与贼战，贼军屡败。

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请独将所部三万人破承训，庞勋许之。己亥，弘立引兵渡濉水，夜，袭鹿塘寨，黎明，围之。弘立与诸将临望，自谓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围，出入如飞，贼纷扰移避，沙陀纵骑蹂之，寨中诸军争出奋击，贼大败。官军蹙之于濉水，溺死者不可胜纪，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斩首二万余级。弘立单骑走免，所驱掠

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复还营，委弃资粮、器械山积。时有敕，诸军破贼，得农民，皆释之，自是贼每与官军遇，其驱掠之民先自溃。庞勋、许佶以弘立骄惰致败，欲斩之，周重为之说勋曰："弘立再胜未赏，一败而诛之，弃功录过，为敌报仇，诸将咸惧矣；不若赦之，责其后效。"勋乃释之。弘立收散卒才数百人，请取泗州以补过，勋益其兵而遣之。

6 三月，辛未，以起居郎韦保衡为左谏议大夫，充翰林学士。

7 徙郓王侃为威王。

8 康承训既破王弘立，进逼柳子，与姚周一月之间数十战。丁亥，周引兵渡水，官军急击之，周退走，官军逐之，遂围柳子。会大风，四面纵火，贼弃寨走，沙陀以精骑邀之，屠杀殆尽，自柳子至芳城，死者相枕，斩其将刘丰。周将麾下数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将梁丕素与之有隙，开城听入，执而斩之。

庞勋闻之大惧，与许佶议自将出战。周重泣言于勋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谋，今一旦覆没，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号，悉兵四出，决力死战。"又劝杀崔彦曾以绝人望。术士曹君长亦言："徐州山川不容两帅，今观察使尚在，故留后未兴。"贼党皆以为然。夏，四月，壬辰，勋杀彦曾及监军张道谨、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璐、温庭皓，并其亲属、宾客、仆妾皆死；断淮南监军郭厚本、都押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训军。勋乃集众扬言曰："勋始望国恩，庶全臣节；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勋与诸君真反者也，当扫境内之兵，戮力同心，转败为功耳。"众皆称善。于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场，仍分遣诸将比屋大索，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选丁壮，得三万人，更造旗帜，给以精兵。许佶等共推勋为天册将军、大会明王。勋辞王爵。

先是，辛谠复自泗州引骁勇四百人迎粮于扬、润，贼夹岸攻之，转战百里，乃得出。至广陵，止于公馆，不敢归家，舟载盐米二万石，钱万三千缗，乙未，还至斗山。贼将王弘芝帅众万余，拒之于盱眙，密布战舰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纵火船逆之。谠命以长叉托过，自卯战及未，众寡不敌，官军不利。贼缚木于战舰，旁出四五尺为战棚，谠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枪揭火牛焚之，战舰既然，贼皆溃走，官军乃得过入城。

庞勋以父举直为大司马，与许佶等留守徐州。或曰："将军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亲，失上下之节。"乃令举直趋拜于庭，勋据桉而受之。时魏博屡围丰县，庞勋欲先击之，丙申，引兵发徐州。

9 戊戌，以前淮南节度使、同平章事令狐绹为太保、分司。

10 庞勋夜至丰县，潜入城，魏博军皆不之知。魏博分为五寨，其近城者屯数千人，勋纵兵围之，诸寨救之，勋伏兵要路，杀官军二千人，余皆返走。贼攻寨不克，至夜，解围去。官军畏其众，且闻勋自来，诸寨皆宵溃。曹翔方围滕县，闻魏博败，引兵退保兖州。贼悉毁其城栅，运其资粮，传檄徐州，盛自夸大，谓官军为国贼云。

马举将精兵三万救泗州，乙巳，分军三道渡淮，至中流，大噪，声闻数里。贼大惊，不测众寡，敛兵屯城西寨。举就围之，纵火焚栅，贼众大败，斩首数千级；王弘立死，吴迥退保徐城，泗州之围始解。泗州被围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疮。

庞勋留丰县数日，欲引兵西击康承训，或曰："天时向暑，蚕麦方急，不若且休兵聚食，然后图之。"或曰："将军出师数日，摧七万之众，西军震恐，乘此声势，彼破走必矣，时不可失。"庞举直以书劝勋乘胜进军，勋意遂决。丁未，发丰县，庚戌，至萧，约襄城、留武、小睢诸寨兵合五六万人，以二十九日迟明攻柳子。淮南败卒在贼中者，逃诣康承训，告以其期，承训得先为之备，秣马整众，设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败走。庞勋既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诸寨已败，勋所将皆市井白徒，睹官军势盛，皆不战而溃。承训命诸将急追之，以骑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后，贼狼狈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数十里，死者数万人。勋解甲服布襦而遁，收散卒，才及三千人，归彭城，使其将张实分诸寨兵屯第城驿。

勋初起，下邳土豪郑镒聚众三千，自备资粮器械以应之，勋以为将，谓之义军。五月，沂州遣军围下邳，勋命镒救之，镒帅所部来降。

11 六月，陕民作乱，逐观察使崔荛。荛以器韵自矜，不亲政事，民诉旱，荛指庭树曰："此尚有叶，何旱之有！"杖之。民怒，故逐之。荛逃于民舍，渴求饮，民以溺饮之。坐贬昭州司马。

12 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徐商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癸卯，以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刘瞻同平章事。瞻，桂州人也。

13 马举自泗州引兵攻濠州，拔招义、锺离、定远。刘行及设寨于城外以拒守，举先遣轻骑挑战，贼见其众少，争出寨西击之，举引大军数万自他道击其东南，遂焚其寨。贼入固守，举堑其三面而围之，北面临淮，贼犹得与徐州通。庞勋遣吴迥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应，举遣别将渡淮击之，斩获数千，平其寨。

14 曹翔之退屯兖州也，留沧州卒四千人戍鲁桥，卒擅还，翔曰："以庞勋作乱，故讨之。今沧卒不从约束，是自乱也！"勒兵迎之，围于兖州城外，择违命者二千人，悉诛之。朝廷闻魏博军败，以将军宋威为徐州西北面招讨使，将兵三万屯于丰、萧之间，翔复引兵会之。

秋，七月，康承训克临涣，杀获万人，遂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县，进击丰、沛。贼诸寨戍兵多相帅逃匿，保据山林，贼抄掠者过之，辄为所杀，而五八村尤甚。有陈全裕者为之帅，凡叛勋者皆归之，众至数千人，战守之具皆备，环地数千里，贼莫敢近。康承训遣人招之，遂举众来降，贼党益离。蕲县土豪李衮杀贼守将，举城降于承训。沛县守将李直谐彭城计事，裨将朱玫举城降于曹翔。直自彭城还，玫逆击，走之，翔发兵戍沛。玫，邠州人也。勋遣其将孙章、许佶各将数千人攻陈全裕、朱玫，皆不克而还。康承训乘胜长驱，拔第城，进抵宿州之西，筑城而守之。庞勋忧懑不知所为，但祷神饭僧而已。

15 初，庞勋怒梁丕专杀姚周，黜之，使徐州旧将张玄稔代之治州事，以其党张儒、张实等将城中兵数万拒官军。儒等列寨数重于城外，环水自固；康承训围之。张实夜遣人潜出，以书白勋曰："今国兵尽在城下，西方必虚，将军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亳之郊，彼必解围而西，将军设伏要害，迎击其前，实等出城中兵蹙其后，破之必矣！"时曹翔使朱玫击丰，破之，乘胜攻徐城、下邳，皆拔之；斩获万计。勋方忧惧欲走，得实书，即从其策，使庞举直、许佶守徐州，引兵而西。

八月，壬子，康承训焚外寨，张儒等入保罗城，军官攻之，死者数千人，不能克，承训患之，遣辩士于城下招谕之。张玄稔尝戍边有功，虽胁从于贼，心尝忧愤，时将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亲数十人谋归国，因稍令布谕，协同者众，乃遣腹心张皋夜出，以状白承训，约期杀贼将，举城降，至日，请立青旌为应，使众心无疑。承训大喜，从之。九月，丁巳，张儒等饮酒于柳溪亭，玄稔使部将董厚等勒兵于亭西，玄稔先跃马而前，大呼曰："庞勋已枭首于仆射寨中，此辈何得尚存！"士卒竞进，遂斩张儒等数十人。城中大扰，玄稔谕以归国之计，及暮而定。戊午，开门出降。玄稔见承训，肉袒膝行，涕泣谢罪。承训慰劳，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赐遗甚厚。

玄稔复进言："今举城归国，四远未知，请诈为城陷，引众趋苻离及徐州，贼党不疑，可尽擒也！"承训许之。宿州旧兵三万，承训益以数百骑，皆赏劳而遣之。玄稔复入城，暮发平安火如常日。己未向晨，玄稔积薪数千束，纵火焚之，如城陷军溃之状，直趋苻离，苻离纳之，既入，斩其守将，号令城中，皆听命，收其兵，复得万人，北趋徐州。庞举直、许佶闻之，婴城拒守。

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围之，按兵未攻，先谕城上人曰："朝廷唯诛逆党，不伤良人；汝曹奈何为贼城守？若尚狐疑，须臾之间，同为鱼肉矣！"于是守城者稍稍弃甲投兵而下。崔彦曾故吏路审中开门纳官军，庞举直、许佶帅其党保子城，日昃，贼党自北门出，玄稔遣兵追之，斩举直、佶首，余党多赴水死，悉捕戍桂州者亲族，斩之，死者数千人，徐州遂平。

庞勋将兵二万自石山西出，所过焚掠无遗。庚申，承训始知，引步骑八万西击之，使朱邪赤心将数千骑为前锋。勋袭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郑处冲守其北城，贼知有备，舍去，渡汴，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勋引兵循涣水而东，将归彭城，为沙陀所逼，不暇饮食，至蕲，将济水，李衮发桥，勒兵拒之。贼惶惑不知所之，至县西，官军大集，纵击，杀贼近万人，余皆溺死，降者才及千人，勋亦死而人莫之识，数日，乃获其尸。贼宿迁等诸寨皆杀其守将而降。宋威亦取萧县，吴迥独守濠州不下。

冬，十月，以张玄稔为右骁卫大将军、御史大夫。

马举攻濠州，自夏及冬不克，城中粮尽，杀人而食之，官军深堑重围以守之。辛丑夜，吴迥突围走，举勒兵追之，杀获殆尽，迥死于招义。

以康承训为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悰为义成节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军于云州，以赤心为节度使，召见，留为左金吾上将军，赐姓名李国昌，赏赉甚厚。以辛谠为亳州刺史。谠在泗州，犯围出迎兵粮，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悰不能成也！"赐和州刺史崔雍自尽，家属流康州，兄弟五人皆远贬。

16 上荒宴，不亲庶政，委任路岩；岩奢靡，颇通赂遗，左右用事。至德令陈蟠叟因上书召对，言："请破边戚一家，可赡军二年。"上问："戚为谁？"对曰："路岩亲吏。"上怒，流蟠叟于爱州，自是无敢言者。

17 初，南诏遣使杨酋庆来谢释董成之囚，定边节度使李师望欲激怒南诏以求功，遂杀酋庆。西川大将恨师望分裂巡属，阴遣人致意南诏，使入寇。师望贪残，聚私货以百万计，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师望以计免。朝廷征还，以太府少卿窦滂代之。滂贪残又甚于师望，故蛮寇未至，而定边固已困矣。

是月，南诏骠信酋龙倾国入寇，引数万众击董春乌部，破之。十一月，蛮进寇黎州，定边都头安再荣守清溪

关，蛮攻之，再荣退屯大渡河北，与之隔水相射九日八夜。蛮密分军开道，逾雪坡，奄至沐源川，滂遣兖海将黄卓帅五百人拒之，举军覆没。十二月，丁酉，蛮衣兖海之衣，诈为败卒，至江岸呼船，已济，众乃觉之，遂陷犍为，纵兵焚掠陵、荣二州之境。后数日，蛮军大集于陵云寺，与嘉州对岸，刺史杨忞与定边监军张允琼勒兵拒之。蛮潜遣奇兵自东津济，夹击官军，杀忠武都将颜庆师，余众皆溃，忞、允琼脱身走。壬子，陷嘉州。庆师，庆复之弟也。

窦滂自将兵拒蛮于大渡河，骠信诈遣清平官数人诣滂结和，滂与语未毕，蛮乘船筏争渡，忠武、徐宿两军结陈抗之。滂惧，自经于帐中。徐州将苗全绪解之，曰："都统何至于是！"全绪与安再荣及忠武将勒兵出战，滂遂单骑宵遁。三将谋曰："今众寡不敌，明旦复战，吾属尽矣；不若乘夜攻之，使之惊乱，然后解去。"于是夜入蛮军，弓弩乱发，蛮大惊，三将乃全军引去。蛮进陷黎、雅，民窜匿山谷，败军所在焚掠。滂奔导江。邛州军资储偫皆散于乱兵之手，蛮至，城已空，通行无碍矣。

诏左神武将军颜庆复将兵赴援。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二

唐纪六十八

懿宗昭圣恭惠孝皇帝下

咸通十一年(庚寅、870)

1 春，正月，甲寅朔，群臣上尊号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赦天下。

2 西川之民闻蛮寇将至，争走入成都。时成都但有子城，亦无壕，人所占地各不过一席许，雨则戴箕盎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诃池泥汁，澄而饮之。

将士不习武备，节度使卢耽召彭州刺史吴行鲁使摄参谋，与前泸州刺史杨庆复共修守备，选将校，分职事，立战棚，具炮檑，造器备，严警逻。先是，西川将士多虚职名，亦无禀给。至是，揭榜募骁勇之士，补以实职，厚给粮赐，应募者云集。庆复乃谕之曰："汝曹皆军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无由自进，今蛮寇凭陵，乃汝曹取富贵之秋也，可不勉乎！"皆欢呼踊跃。于是列兵械于庭，使之各试所能，两两角胜，察其勇怯而进退之，得选兵三千人，号曰"突将"。行鲁，彭州人也。

戊午，蛮至眉州，耽遣同节度副使王偃等赍书见其用事之臣杜元忠，与之约和。蛮报曰："我辈行止，只系雅怀。"

3 路岩、韦保衡上言："康承训讨庞勋时，逗桡不进，又不能尽其余党，又贪虏获，不时上功。"辛酉，贬蜀王傅、分司；寻再贬恩州司马。

4 南诏进军新津，定边之北境也。卢耽遣同节度副使谭奉祀致书于杜元忠，问其所以来之意；蛮留之不还。耽遣使告急于朝，且请遣使与和，以纾一时之患。朝廷命知四方馆事、太仆卿支详为宣谕通和使。蛮以耽待之恭，亦为之盘桓，而成都守备由是粗完。

甲子，蛮长驱而北，陷双流。庚午，耽遣节度副使柳槩往见之，杜元忠授槩书一通，曰："此通和之后，骠信与军府相见之仪也。"其仪以王者自处，语极骄慢。又遣人负彩幕至城南，云欲张陈蜀王厅以居骠信。

癸酉，废定边军，复以七州归西川。

是日，蛮军抵成都城下。前一日，卢耽遣先锋游弈使王昼至汉州调援军，且趣之。时兴元六千人、凤翔四千人已至汉州，会窦滂以忠武、义成、徐宿四千人自导江奔汉州，就援军以自存。丁丑，王昼以兴元、资、简兵三千余人军于毗桥，遇蛮前锋，与战不利，退保汉州。时成都日望援军之至，而窦滂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继陷没以分其责，每援军自北至，辄说之曰："蛮众多于官军数十倍，官军远来疲弊，未易遽前。"诸将信之，皆狐疑不进。成都十将李自孝阴与蛮通，欲焚城东仓为内应，城中执而杀之。后数日，蛮果攻城，久之，城中无应而止。

二月，癸未朔，蛮合梯冲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钩缓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卢耽以杨庆复、摄左都押牙李骧各帅突将出战，杀伤蛮二千余人，会暮，焚其攻具三千余物而还。蜀人素怯，其突将新为庆复所奖拔，且利于厚赏，勇气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愤郁求奋。后数日，贼取民篱，重沓湿而屈之，以为蓬，置人其下，举以抵城而剔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然，庆复熔铁汁以灌之，攻者又死。

乙酉，支详遣使与蛮约和。丁亥，蛮敛兵请和。戊子，遣使迎支详。时颜庆复以援军将至，详谓蛮使曰："受诏诣定边约和，今云南乃围成都，则与冥日诏旨异矣。且朝廷所以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昼夜相交，何谓和乎！"蛮见和使不至，庚寅，复进攻城。辛卯，城中出兵击之，乃退。

初，韦皋招南诏以破吐蕃，即而蛮诉以无甲弩，皋使匠教之，数岁，蛮中甲弩皆精利。又，东蛮苴那时、勿邓、梦冲三部助皋破吐蕃有功，其后边吏遇之无状，东蛮怨唐深，自附于南诏，每从南诏入寇，为之尽力，得唐人，皆虐杀之。

朝廷贬窦滂为康州司户，以颜庆复为东川节度使，凡援蜀诸军，皆受庆复节制。癸巳，庆复至新都，蛮分兵往拒之。甲午，与庆复遇，庆复大破蛮军，杀二千余人，蜀民数千人争操芟刀、白棓以助官军，呼声震野。乙未，蛮步骑数万复至，会右武卫上将军宋威以忠武二千人至，即与诸军会战，蛮军大败，死者五千余人，退保星宿山。威进军沱江驿，距成都三十里。蛮遣其臣杨定保诣支详请和，详曰："宜先解围退军。"定保还，蛮围城如故。城中不知援军之至，但见其数来请和，知援军必胜矣。戊戌，蛮复请和，使者十返，城中亦依违答之。蛮以援军在近，攻城尤急，骠信以下亲立矢石之间。庚子，官军至城下与蛮战，夺其升迁桥，是夕，蛮自烧攻具遁去，比明，官军乃觉之。

初，朝廷使颜庆复救成都，命宋威屯绵、汉为后继。威乘胜先至城下，破蛮军功居多，庆复疾之。威饭士欲追蛮军，城中战士亦欲与北军合势俱进，庆复牒威，夺其军，勒归汉州。蛮至双流，阻新穿水，造桥未成，狼狈失度。三日，桥成，乃得过，断桥而去，甲兵服物遗弃于路，蜀人甚恨之。黎州刺史严师本收散卒数千保邛州，蛮围之，二日，不克，亦舍去。

颜庆复始教蜀人筑壅门城，穿堑引水满之，植鹿角，分营铺，蛮知有备，自是不复犯成都矣。

先是，西川牙将有职无官，及拒却南诏，四人以功授监察御史，堂贴，人输堂例钱三百缗；贫者苦之。

5 三月，左仆射、同平章事曹确同平章事，充镇海节度使。

6 夏，四月，丙午，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韦保衡同平章事。

7 徐贼余党犹相聚闾里为群盗，散居兖、郓、青、齐之间，诏徐州观察使夏侯孜招谕之。

8 五月，丁丑，以邛州刺史吴行鲁为西川留后。

9 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弱翁奔新息。左补阙杨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负冤，当诉于朝廷，置诸典刑，岂得群党相聚，擅自斥逐，乱上下之分！此风殆不可长，宜加严诛以惩来者。"

10 上令百官议处置徐州之宜。六月，丙午，太子少傅李胶等状，以为："徐州虽屡构祸乱，未必比屋顽凶；盖由统御失人，是致奸回乘衅。今使名虽降，兵额尚存，以为支郡则粮饷不给，分隶别藩则人心未服；或旧恶相济，更成披猖。惟泗州向因攻守，结衅已深，宜有更张，庶为两便。"诏从之，徐州依旧为观察使，统徐、濠、宿三州，泗州为团练使，割隶淮南。

11 加幽州节度使张允伸兼侍中。

12 秋，八月，乙未，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杀翰林医官韩宗劭等二十余人，悉收捕其亲族三百余人系京兆狱。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刘瞻召谏官使言之，谏官莫敢言者，乃自上言，以为："修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深轸圣慈。宗劭等诊疗之时，惟求疾愈，备施方术，非不尽心，而祸福难移，竟成差跌，原其情状，亦可哀矜。而械系老幼三百余人，物议沸腾，道路嗟叹。奈何以达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谤！盖由安不虑危，忿不思难之故也。伏愿少回圣虑，宽释系者。"上览疏，不悦。瞻又与京兆尹温璋力谏于上前；上大怒，叱出之。

13 魏博节度使何全皞年少，骄暴好杀，又减将士衣粮。将士作乱，全皞单骑走，追杀之，推大将韩君雄为留后。成德节度使王景崇为之请旌节；九月，庚戌，以君雄为魏博留后。

14 丙辰，以刘瞻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贬温璋振州司马。璋叹曰："生不逢时，死何足惜！"是夕，仰药卒。敕曰："苟无蠹害，何至于斯！恶实贯盈，死有余责。宜令三日内且于城外权瘗，俟经恩宥，方许归葬，使中外快心，奸邪知惧。"己巳，贬右谏议大夫高湘、比部郎中知制诰杨知至、礼部郎中魏筥等于岭南，皆坐与刘瞻亲善，为韦保衡所逐也。知至，汝士之子；筥，扶之子也。保衡又与路岩共奏刘瞻，云与医官通谋，误投毒药；丙子，贬瞻康州刺史。翰林学士承旨郑畋草瞻罢相制辞曰："安数亩之居，仍非己有；却四方之赂，惟畏人知。"岩谓畋曰："侍郎乃表荐刘相也！"坐贬梧州刺史。御史中丞孙瑴坐为瞻所引用，亦贬汀州刺史。路岩素与刘瞻论议多不叶，瞻既贬康州，岩犹不快，阅十道图，以欢州去长安万里，再贬欢州司户。

15 冬，十月，癸卯，以西川留后吴行鲁为节度使。

16 十一月，辛亥，以兵部尚书、盐铁转运使王铎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铎，起之兄子也。

17 丁卯，复以徐州为感化军节度。

18 十二月，加成德节度使王景崇同平章事。以左金吾上将军李国昌为振武节度使。

十二年(辛卯、871)

1 春，正月，辛酉，葬文懿公主。韦氏之人争取庭祭之灰，汰其金银。凡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舆，以锦绣、珠玉为仪卫、明器，辉焕三十余里；赐酒百斛，饼饵四十橐驼，以饲体夫。上与郭淑妃思公主不已，乐工李可及作叹百年曲，其声凄惋，舞者数百人，发内库杂宝为其首饰，以缟八百匹为地衣，舞罢，珠玑覆地。

2 以魏博留后韩君雄为节度使。

3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岩与韦保衡素相表里，势倾天下。既而争权，浸有隙，保衡遂短岩于上。夏，四月，癸卯，以岩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岩出城，路人以瓦砾掷之。权京兆尹薛能，岩所擢也，岩谓能曰："临行，烦以瓦砾相饯！"能徐举笏对曰："冥来宰相出，府司无例发人防卫。"岩甚惭。能，汾州人也。

4 五月，上幸安国寺，赐僧重谦、僧澈沈檀讲座二，各高二丈。设万人斋。

5 秋，七月，以兵部尚书卢耽同平章事，充山南东道节度使。

6 冬，十月，以兵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刘邺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

十三年(壬辰、872)

1 春，正月，幽州节度使张允伸得风疾，请委军政就医；许之，以其子简会知留后。疾甚，遣使上表纳旌节；丙申，薨。允伸镇幽州二十三年，勤俭恭谨，边鄙无警，上下安之。

2 二月，丁巳，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于琮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以刑部侍郎、判户部奉天赵隐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

3 平州刺史张公素，素有威望，为幽人所服。张允伸薨，公素帅州兵来奔丧。张简会惧，三月，奔京师，以为诸卫将军。

4 夏，四月，立皇子保为吉王，杰为寿王，倚为睦王。

5 以张公素为平卢留后。

6 五月，国子司业韦殷裕诣阁门告郭淑妃弟内作坊使敬述阴事；上大怒，杖杀殷裕，籍没其家。乙亥，阁门使田献铦夺紫，改桥陵使，以其受殷裕状故也。殷裕妻父太府少卿崔元应、妻从兄中书舍人崔沆、季父君卿皆贬岭南官；给事中杜裔休坐与殷裕善，亦贬端州司户。沆，铉之子也。裔休，悰之子也。

7 丙子，贬山南东道节度使于琮为普王傅、分司，韦保衡谮之也。辛巳，贬尚书左丞李当、吏部侍郎王涣、左散骑常侍李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张禓、前中书舍人封彦卿、左谏议大夫杨鑒，癸未，贬工部尚书严祁、给事中李贶、给事中张铎、左金吾大将军李敬仲、起居舍人萧遘、李渎、郑彦特、李藻，皆处之湖、岭之南，坐与琮厚善故也。贶，汉之子；遘，寘之子也。甲申，贬前平卢节度使于琇为凉王府长史、分司，前湖南观察使于瓌为袁州刺史。瓌、琇，皆琮之兄也。寻再贬琮韶州刺史。

琮妻广德公主，上之妹也，与琮偕之韶州，行则肩舆门相对，坐则执琮之带，琮由是获全。时诸公主多骄纵，惟广德动遵法度，事于氏宗亲尊卑无不如礼，内外称之。

8 六月，以卢龙留后张公素为节度使。

9 韦保衡欲以其党裴条为郎官，惮左丞李璋方严，恐其不放上，先遣人达意。璋曰："朝廷迁除，不应见问。"秋，七月，乙未，以璋为宣歙观察使。

10 八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薨，沙州长史曹义金代领军府；制以义金为归义节度使。是后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鹘陷甘州，自余诸州隶归义者多为羌、胡所据。

11 冬，十二月，追上宣宗谥曰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

12 振武节度使李国昌，恃功恣横，专杀长吏。朝廷不能平，徙国昌为大同军防御使，国昌称疾不赴。

十四年(癸巳、873)

1 春，三月，癸巳，上遣敕使诣法门寺迎佛骨，群臣谏者甚众，至有言宪宗迎佛骨寻晏驾者。上曰："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夏，四月，壬寅，佛骨至京师，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元和之时不及远矣。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为侈靡。上御安福门，降楼膜拜，流涕沾臆，赐僧及京城耆老尝见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国崇化寺。宰相已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因下德音，降中外系囚。

2 五月，丁亥，以西川节度使路岩兼中书令。

3 南诏寇西川，又寇黔南，黔中经略使秦匡谋兵不少敌，弃城奔荆南；荆南节度使杜悰囚而奏之。六月，乙未，敕斩匡谋，籍没其家赀，亲族应缘坐者，令有司搜捕以闻。匡谋，凤翔人也。

4 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铎同平章事，充宣武节度使。时韦保衡挟恩弄权，以刘瞻、于琮先在相位，不礼于己，谮而逐之。王铎，保衡及第时主文也，萧遘，同年进士也，二人素薄保衡之为人，保衡皆摈斥之。

5 秋，七月，戊寅，上疾大渐，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立少子普王俨。庚辰，制："立俨为皇太子，权句当军国政事。"辛巳，上崩于咸宁殿。遗诏以韦保衡摄冢宰。僖宗即位。八月，丁未，追尊母王贵妃为皇太后，刘行深、韩文约皆封国公。

6 关东、河南大水。

7 九月，有司上先太后谥曰惠安。

8 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韦保衡，怨家告其阴事，贬保衡贺州刺史。

乐工李可及流岭南。可及有宠于懿宗，尝为子娶妇，懿宗赐之酒二银壶，启之无酒而中实。右军中尉西门季玄屡以为言，懿宗不听。可及尝大受赐物，载以官车；季玄谓曰："汝他日破家，此物复应以官车载还；非为受赐，徒烦牛足耳！"及流岭南，籍没其家，果如季玄言。

9 以西川节度使路岩兼侍中，加成德节度使王景崇中书令，魏博节度使韩君雄、卢龙节度使张公素、天平节度使高骈并同平章事。君雄仍赐名允中。

10 冬，十月，乙未，以左仆射萧仿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11 韦保衡再贬崖州澄迈令，寻赐自尽。又贬其弟翰林学士、兵部侍郎保乂为宾州司户，所亲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刘承雍为涪州司马。承雍，禹锡之子也。

12 癸卯，赦天下。

13 西川节度使路岩，喜声色游宴，委军府政事于亲吏边咸、郭筹，皆先行后申，上下畏之。尝大阅，二人议事，默书纸相示而焚之，军中以为有异图，惊惧不安。朝廷闻之，十一月，戊辰，徙岩荆南节度使。咸、筹潜知其故，遂亡命。

14 以右仆射萧邺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

15 十二月，己亥，诏送佛骨还法门寺。

16 再贬路岩为新州刺史。

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上之上

乾符元年（甲午、874）

1 春，正月，丁亥，翰林学士卢携上言，以为："陛下初临大宝，宜深念黎元。国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则春夏滋荣。臣窃见关东去年旱灾，自虢至海，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贫者硙蓬实为面，蒸槐叶为畜；或更衰羸，亦难收拾。常年不稔，则散之邻境；今所在皆饥，无所依投，坐守乡闾，待尽沟壑。其蠲免余税，实无可征；而州县以有上供及三司钱，督趣甚急，动加捶挞，虽撤屋伐木，鬻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费，未得至于府库也。或租税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傥不抚存，百姓实无生计。乞敕州县，应所欠残税，并一切停征，以俟蚕麦；仍发所在义仓，亟加赈给。至深春之后，有菜叶木牙，继以桑椹，渐有可食；在今数月之间，尤为窘急，行之不可稽缓。"敕从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为空文而已。

2 路岩行至江陵，敕削官爵，长流儋州。岩美姿仪，因于江陵狱再宿，须发皆白。寻赐自尽，籍没其家。岩之为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赐死，皆令使者剔取结喉三寸以进，验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祸，所死之处乃杨收赐死之榻也。边咸、郭筹捕得，皆伏诛。

初，岩佐崔铉于淮南，为支使，铉知其必贵，曰："路十终须作彼一官。"既而入为监察御史，不出长安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监察入翰林也，铉犹在淮南，闻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皆如铉言。

3 以太子少傅于琮同平章事，充山南东道节度使。

4 二月，甲午，葬昭圣恭惠孝皇帝于简陵，庙号懿宗。

5 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隐同平章事，充镇海节度使；以华州刺史裴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6 以虢州刺史刘瞻为刑部尚书。瞻之贬也，人无贤愚，莫不痛惜。及其还也，长安两市人率钱雇百戏迎之。瞻闻之，改期，由他道而入。

7 夏,五月,乙未,裴坦薨。以刘瞻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初,瞻南迁,刘邺附于韦、路,共短之。及瞻还为相,邺内惧。秋,八月,丁巳朔,邺延瞻,置酒于盐铁院,瞻归而遇疾,辛未,薨;时人皆以为邺鸩之也。

8 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崔彦昭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彦昭,群之从子也。兵部侍郎王凝,正雅之从孙也,其母,彦昭之从母。凝、彦昭同举进士,凝先及第,尝衩衣见彦昭,且戏之曰:"君不若举明经。"彦昭怒,遂为深仇。及彦昭为相,其母谓侍婢曰:"为我多作袜履,王侍郎母子必将窜逐,吾当与妹偕行。"彦昭拜且泣,谢曰:"必不敢。"凝由是获免。

冬,十月,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刘邺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以吏部侍郎郑畋为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卢携守本官,并同平章事。

9 十一月,庚寅,日南至,群臣上尊号曰圣神聪睿仁哲孝皇帝;改元。

10 魏博节度使韩允中薨,军中立其子节度副使简为留后。

11 南诏寇西川,作浮梁,济大渡河。防河都知兵马使、黎州刺史黄景复俟其半济,击之,蛮败走,断其浮梁。蛮以中军多张旗帜当其前,而分兵潜出上、下流各二十里,夜,作浮梁,诘朝,俱济,袭破诸城栅,夹攻景复。力战三日,景复阳败走,蛮尽锐追之,景复设三伏以待之,蛮过三分之二,乃发伏击之,蛮兵大败,杀二千余人,追至大渡河南而还,复修完城栅而守之。蛮归,至之罗谷,遇国中发兵继至,新旧相合,钲鼓声闻数十里。复寇大渡河,与唐夹水而军,诈云求和,又自上下流潜济,与景复战连日。西川援军不至,而蛮众日益,景复不能支,军遂溃。

12 十二月,党项、回鹘寇天德军。

13 感化军奏群盗寇掠,州县不能禁;敕兖、郓等道出兵讨之。

14 南诏乘胜陷黎州,入邛崃关,攻雅州。大渡河溃兵奔入邛州,成都惊扰,民争入城,或北奔他州。城中大为守备,而堑垒比向时严固。骠信使其坦绰遗节度使牛丛书云:"非敢为寇也,欲入见天子,面诉数十年为谗人离间冤抑之事。傥蒙圣恩矜恤,当还与尚书永敦邻好。今假道贵府,欲借蜀王厅留止数日,即东上。"丛素懦怯,欲许之,杨庆复以为不可;斩其使者,留二人,授以书,遣还,书辞极数其罪,詈辱之,蛮兵及新津而还。丛恐蛮至,豫焚城外,民居荡尽,蜀人尤之。诏发河东、山南西道、东川兵援之,仍命天平节度使高骈诣西川制置蛮事。

15 以韩简为魏博留后。

16 商州刺史王枢以军州空窘,减折籴钱,民相帅以白梃殴之,又殴杀官吏二人。朝廷更除刺史李诰到官,收捕民李叔汶等三十余人,斩之。

17 初,回鹘屡求册命,诏遣册立使郗宗莒诣其国。会回鹘为吐谷浑、嗢末所破,逃遁不知所之,诏宗莒以玉册、国信授灵盐节度使唐弘夫掌之,还京师。

18 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是岁,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

二年(乙未、875)

1 春,正月,丙戌,以高骈为西川节度使。

2 辛巳,上祀圜丘;赦天下。

3 高骈于剑州,先遣使走马开成都门。或曰:"蛮寇逼近成都,相公尚远,万一猝突,奈何?"骈曰:"吾在交趾破蛮二十万众,蛮闻我来,逃窜不暇,何敢辄犯成都!今春气向暖,数十万人蕴积城中,生死共处,污秽郁蒸,将成疠疫,不可缓也!"使者至成都,开城纵民出,各复常业,乘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悦。蛮方攻雅州,闻之,遣使请和,引兵去。骈又奏:"南蛮小丑,易以枝梧。今西川新旧兵已多,所发长武、鄜坊、河东兵,徒有劳费,并乞勒还。"敕止河东兵而已。

4 上之为普王也,小马坊使田令孜有宠,及即位,使知枢密,遂擢为中尉。上时年十四,专事游戏,政事一委令孜,呼为"阿父"。令孜颇读书,多巧数,招权纳贿,除官及赐绯紫皆不关白于上。每见,常自备果食两盘,与上相对饮啖,从容良久而退。上与内园小儿狎昵,赏赐乐工、伎儿,所费动以万计,府藏空竭。令孜说上籍两市商旅宝货悉输内库,有陈诉者,付京兆杖杀之;宰相以下,钳口莫敢言。

5 高骈至成都,明日,发步骑五千追南诏,至大渡河,杀获甚众,擒其酋长数十人,至成都,斩之。修复邛崃关、大渡河诸城栅,又筑城于戎州马湖镇,号平夷军,又筑城于沐源川,皆蛮入蜀之要路也,各置兵数千戍之。自是蛮不复入寇。骈召黄景复,责以大渡河失守,腰斩之。骈又奏请自将本管及天平、昭义、义成等军共六万人击

南诏，诏不许。

先是，南诏督爽屡牒中书，辞语怨望，中书不答。卢携奏称："如此，则蛮益骄，谓唐无以答，宜数其十代受恩以责之。然自中书发牒，则嫌于体敌，请赐高骈及岭南西道节度使辛谠诏，使录诏白，牒与之。"从之。

6 三月，以魏博留后韩简为节度使。

7 去岁，感化军发兵指灵武防秋，会南诏寇西川，敕往救援。蛮退，遣还；至凤翔，不肯诣灵武，欲擅归徐州。内养王裕本、都将刘逢搜擒唱帅者胡雄等八人，斩之，众然后定。

8 初，南诏围成都，杨庆复以右职优给募突将以御之，成都由是获全。及高骈至，悉令纳牒。又托以蜀中屡遭蛮寇，人未复业，停其禀给，突将皆忿怨。骈好妖术，每发兵追蛮，皆夜张旗立队，对将士焚纸画人马，散小豆，曰："蜀兵懦怯，今遣玄女神兵前行。"军中壮士皆耻之。又索阆境官有出于胥吏者，皆停之。令民间皆用足陌钱，陌不足者皆执之，劾以行赂，取与皆死。刑罚严酷，由是蜀人皆不悦。

夏，四月，突将作乱，大噪突入府廷；骈走匿于厕间，突将索之，不获。天平都将张杰帅所部数百人被甲入府击突将，突将撒牙前仪注兵仗，无者奋梃挥拳，乘怒气力斗，天平军不能敌，走归营。突将追之，营门闭，不得入。监军使人招谕，许以复职名禀给，久之，乃肯还营。天平军复开门出，为追逐之势；至城北，时方修毬场，役者数百人，天平军悉取其首，还，诣府，云"已诛乱者"。骈出见之，厚以金帛赏之。明日，榜谢突将，悉还其职名、衣粮。自是日令诸道将士从己来者更直府中，严兵自卫。

9 加成德节度使王景崇兼侍中。

10 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战功，节度使赵隐赏以职名而不给衣粮，郢等论诉不获，遂劫库兵作乱，行收党众近万人，攻陷苏、常，乘舟往来，泛江入海，转掠二浙，南及福建，大为人患。

11 五月，以太傅、分司令狐绹同平章事，充凤翔节度使。

12 司空、同平章事萧仿薨。

13 六月，以御史大夫李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4 辛未，高骈阴籍突将之名，使人夜掩捕之，围其家，挑墙坏户而入，老幼孕病，悉驱去杀之，婴儿或扑于阶，或击于柱，流血成渠，号哭震天，死者数千人，夜，以车载尸投之于江。有一妇人，临刑，戟手大骂曰："高骈！汝无故夺有功将士职名、衣粮，激成众怒；幸而得免，不省己自咎，乃更以诈杀无辜近万人，天地鬼神，岂容汝如此！我必诉汝于上帝，使汝他日举家屠灭如我今日，冤抑污辱如我今日，惊忧惴恐如我今日！"言毕，拜天，怫然就戮。久之，突将有自戍役归者，骈复欲尽族之，有元从亲吏王殷谏曰："相公奉道，宜好生恶杀，此属在外，初不同谋，若复诛之，则自危者多矣！"骈乃止。

15 王仙芝及其党尚君长攻陷濮州、曹州，众至数万；天平节度使薛崇出兵击之，为仙芝所败。

冤句人黄巢亦聚众数千人应仙芝。巢少与仙芝皆以贩私盐为事，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与仙芝攻剽州县，横行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

16 卢龙节度使张公素，性暴戾，不为军士所附。大将李茂勋，本回鹘阿布思之族，回鹘败，降于张仲武；仲武使戍边，屡有功，赐姓名。纳降军使陈贡言者，幽之宿将，为军士所信服，茂勋潜杀贡言，声云贡言，举兵向蓟；公素出战而败，奔京师。茂勋入城，众乃知非贡言也，不得已，推而立之，朝廷因以为留后。

17 秋，七月，蝗自东而西，蔽日，所过赤地。京兆尹杨知至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皆贺。

18 八月，李茂勋为卢龙节度使。

19 九月，右补阙董禹谏上游畋、乘驴击毬；上赐金帛以褒之。邠宁节度使李侃奏为假父华清宫使道雅求赠官，禹上疏论之，语颇侵宦官。枢密使杨复恭等列诉于上，冬，十月，禹坐贬郴州司马。复恭，钦义之养孙也。

20 昭义军乱，大将刘广逐节度使高湜，自为留后。以左金吾大将军曹翔为昭义节度使。

21 回鹘还至罗川，十一月，遣使者同罗榆禄入贡；赐拯接绢万匹。

22 群盗侵淫，剽掠十余州，至于淮南，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诏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军节度使、监军亟加讨捕及招怀。十二月，王仙芝寇沂州，平卢节度使宋威表请以步骑五千别为一使，兼帅本道兵所在讨贼。仍以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仍给禁兵三千、甲骑五百。因诏河南方镇所遣讨贼都头并取威处分。

三年(丙申、876)

1 春，正月，天平军奏遣将士张晏等救沂州，还，至义桥，闻北境复有盗起，留使捍御；晏等不从，喧噪趣鄆州。都将张思泰、李承祐走马出城，裂袖与盟，以俸钱备酒肴慰谕，然后定。诏本军宣慰一切，无得穷诘。

2 敕福建、江西、湖南诸道观察、刺史，皆训练士卒；又令天下乡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备群盗。

3 赐兖海节度号泰宁军。

4 三月，卢龙节度使李茂勋请以其子幽州左司马可举知留后，自求致仕。诏茂勋以左仆射致仕，以可举为卢龙留后。

5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彦昭罢为太子太傅；以左仆射王铎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6 南诏遣使诣高骈求和而盗边不息，骈斩其使者。蛮之陷交趾也，虏安南经略判官杜骧妻李瑶。瑶，宗室之疏属也。蛮遣瑶还，递木夹以遗骈，称"督爽牒西川节度使"，辞极骄慢。骈送瑶京师。甲辰，复牒南诏，数其负累圣恩德、暴犯边境、残贼欺诈之罪，安南、大渡覆败之状，折辱之。

7 原州刺史史怀操贪暴；夏，四月，军乱，逐之。

8 赐宣武、感化节度、泗州防御使密诏，选精兵数百人于巡内游弈，防卫纲船，五日一具上供钱米平安状闻奏。

9 五月，昭王汭薨。

10 以卢龙留后李可举为节度使。

11 六月，抚王纮薨。

12 雄州地震裂，水涌，坏州城及公私庐舍俱尽。

13 秋，七月，以前岩州刺史高杰为左骁卫将军，充沿海水军都知兵马使，以讨王郢。

14 鄂王润薨。

15 加魏博节度使韩简同平章事。

16 宋威击王仙芝于沂州城下，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纵遣诸道兵，身还青州；百官皆入贺。居三日，州县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时兵始休，诏复发之，士皆忿怨思乱。八月，仙芝陷阳翟、郏城，诏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发兵击之。安潜，慎由之弟也。又昭义节度使曹翔将步骑五千及义成兵卫东都宫，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守东都，又诏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选步骑二千守汝、邓要路。仙芝进逼汝州，诏邠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令狐绹选步兵一千、骑兵五百守陕州、潼关。

17 加成德节度使王景崇兼中书令。

18 九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19 丙子，王仙芝陷汝州，执刺史王镣。镣，铎之从父兄弟也。东都大震，士民挈家逃出城。乙酉，敕赦王仙芝、尚君长罪，除官，以招谕之。仙芝陷阳武，攻郑州，昭义监军判官雷殷符屯中牟，击仙芝，破走之。冬，十月，仙芝南攻唐、邓。

20 西川节度使高骈筑成都罗城，使僧景仙规度，周二十五里，悉召县令庀徒赋役，吏受百钱以上皆死。蜀土疏恶，以甓甃之，环城十里内取土，皆铲丘垤平之，无得为坎堑以害耕种；役者不过十日而代，众乐其均，不费扑挞而功办。自八月癸丑筑之，至十一月戊子毕功。

役之始作也，骈恐南诏扬声入寇，虽不敢决来，役者必惊扰，乃奏遣景仙托游行入南诏，说谕骠信使归附中国，仍许妻以公主，因与议二国礼仪，久之不决。骈又声言欲巡边，朝夕通烽火，至大渡河，而实不行，蛮中惴恐。由是讫于城成，边候无风尘之警。先是，西川将吏入南诏，骠信皆坐受其拜，骈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骠信果帅其大臣迎拜，信用其言。

21 王仙芝攻郢、复二州，陷之。

22 王郢因温州刺史鲁寔请降，寔屡为之论奏，敕郢诣阙。郢拥兵迁延，半年不至，固求望海镇使；朝廷不许，以郢为右率府率，仍令左神策军补以重职，其先所掠之财，并令给与。

23 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庐、寿、舒、通等州。淮南节度使刘邺奏求益兵，敕感化节度使薛能选精兵数千助之。

郑畋以言计不行，称疾逊位，不许；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后，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疮痍数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妄奏以来，诸道尤所不服，今淹留亳州，殊无进讨之意。曾元裕拥兵蕲、黄，专欲望风退缩。若使贼陷扬州，则江南亦非国有。崔安潜威望过人，张自勉骁雄良将，宫苑使李豫，西平王晟之孙，严而有勇。请以安潜为行营都统，豫为招讨使代威，自勉为副使代元裕。"上颇采其言。

24 青、沧军士戍安南，还，至桂州，逐观察使李瓒。瓒，宗闵之子也。以右谏议大夫张禹谟为桂州观察使。

桂管监军李维周骄横，瓒曲奉之，浸不能制。桂管有兵八百人，防御使才得百人，余皆属监军；又预于逐帅之谋，强取两使印，擅补知州官，夺昭州送使钱。诏禹谟并按之。禹谟，彻之子也。

25 招讨副使、都监杨复光奏尚君长弟让据查牙山，官军退保邓州。复光，玄价之养子也。

26 王仙芝攻蕲州。蕲州刺史裴偓，王铎知举时所擢进士也。王镠在贼中，为仙芝以书说偓。偓与仙芝约，敛兵不战，许为之奏官；镠亦说仙芝许以如约。偓乃开城延仙芝及黄巢辈三十余人入城，置酒，大陈货贿以赠之，表陈其状。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庞勋，期年卒诛之。今仙芝小贼，非庞勋之比，赦罪除官，益长奸宄。"王铎固请，许之；乃以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蕲州授之。

仙芝得之甚喜，镠、偓皆贺。未退，黄巢以官不及己，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赴左军，使此五千余众安所归乎！"因殴仙芝，伤其首，其众喧噪不已。仙芝畏众怒，遂不受命，大掠蕲州，城中之人，半驱半杀，焚其庐舍。偓奔鄂州，赦使奔襄州，镠为贼所拘。贼乃分其军三千余人从仙芝及尚君长，二千余人从巢，各分道而去。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三

唐纪六十九

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上之下

乾符四年（丁酉、877）

1 春，正月，王郢诱鲁寔入舟中，执之，将士从寔者皆奔溃。朝廷闻之，以右龙武大将军宋皓为江南诸道招讨使，先征诸道兵外，更发忠武、宣武、感化三道、宣、泗二州兵，新旧合万五千余人，并受皓节度。二月，郢攻陷望海镇，掠明州，又攻台州，陷之；刺史王葆退守唐兴。诏二浙、福建各出舟师以讨之。

2 王仙芝陷鄂州。

3 黄巢陷郓州，杀节度使薛崇。

4 南诏酋龙嗣立以来，为边患殆二十年，中国为之虚耗，而其国中亦疲弊。酋龙卒，谥曰景庄皇帝；子法立，改元贞明承智大同，国号鹤拓，亦号大封人。

法好畋猎酣饮，委国事于大臣。闰月，岭南西道节度使辛谠奏南诏遣陁西段瑳宝等来请和，且言"诸道兵戍邕州岁久，馈馌之费，疲弊中国，请许其和，使赢瘵息肩。"诏许之。谠遣大将杜弘等赍书币，送瑳宝还南诏，但留荆南、宣歙数军戍邕州，自余诸道兵什减其七。

5 王郢横行浙西，镇海节度使裴璩严兵设备，不与之战，密招其党朱实降之，散其徒六七千人，输器械二十余万。舟航、粟帛称是。敕以实为金吾将军。于是郢党离散；郢收余众，东至明州，甬桥镇遏使刘巨容以简箭射杀之，余党皆平。璩，谞之从曾孙也。

6 三月，黄巢陷沂州。

7 夏，四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8 贼帅柳彦璋剽掠江西。

9 陕州军乱，逐观察使崔碣；贬碣怀州司马。

10 黄巢与尚让合兵保查牙山。

11 五月，甲子，以给事中杨损为陕虢观察使。损至官，诛首乱者。损，嗣复之子也。

12 初，桂管观察使李瓒失政，支使薛坚石屡规正之，瓒不能从。及瓒被逐，坚石摄留务，移牒邻道，禁遏乱兵，一方以安。诏擢坚石为国子博士。

13 六月，柳彦璋袭江州，执刺史陶祥，使祥上表，彦璋亦自附降状。敕以彦璋为右监门将军，令散众赴京师；以左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州刺史。彦璋不从，以战舰百余固湓江为水寨，剽掠如故。

14 忠武都将李可封戍边还，至邠州，迫胁主帅，索旧欠粮盐，留止四日，阖境震惊。秋，七月，还至许州，节度使崔安潜悉按诛之。

15 庚申，王仙芝、黄巢攻宋州，三道兵与战，不利，贼遂围宋威于宋州。甲寅，左威卫上将军张自勉将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杀贼二千余人，贼解围遁去。

王铎、卢携欲使张自勉以所将兵受宋威节度，郑畋以为威与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为所杀，不肯署奏。八月，辛未，铎、携诉于上，求罢免；庚辰，畋请归泸川养疾；上皆不许。

16 王仙芝陷安州。

17 盐州军乱，逐刺史王承颜，诏高品牛从珪往慰谕之；贬承颜象州司户。承颜及崔碣素有政声，以严肃为骄卒所逐，朝廷与贪暴致乱者同贬，时人惜之。从珪自盐州还，军中请以大将王宗诚为刺史。诏宗诚诣阙，将士皆释罪，仍加优给。

18 乙卯，王仙芝陷随州，执刺史崔休徵。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遣其子将兵救随州，战死。福奏求援兵，遣左武卫大将军李昌言将凤翔五百骑赴之，仙芝转掠复、郢。忠武大将张贯等四千人与宣武兵援襄州，自申、蔡间道逃归；诏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宣武节度使穆仁裕遣人约还。

19 冬，十月，邠宁节度使李侃奏遣兵讨王宗诚，斩之，余党悉平。

20 郑畋与王铎、卢携争论用兵于上前，畋不胜，退，复上奏，以为："自王仙芝倡扰，崔安潜首请会兵讨之，继发士卒，罄竭资粮；贼往来千里，涂炭诸州，独不敢犯其境。又以本道兵授张自勉，解宋州围，使江、淮漕运流通，不输寇手。今蒙尽以自勉所将七千兵令张贯将之，隶宋威。自勉独归许州，威复奏加诬毁。因功受辱，臣窃痛之。安潜出师，前后克捷非一，一旦强兵尽付他人，良将空还，若勍敌忽至，何以枝梧！臣请以忠武四千人授威，余三千人使自勉将之，守卫其境，既不侵宋威之功，又免使安潜愧耻。"时卢携不以为然，上不能决。畋复上言："宋威欺罔朝廷，败衄狼藉。又闻王仙芝七状请降，威不为闻奏。朝野切齿，以为宜正军法。迹状如此，不应复典兵权，愿与内大臣参酌，早行罢黜。"不从。

21 河中军乱，逐节度使刘侔，纵兵焚掠。以京兆尹窦璟为河中宣尉制置使。

22 黄巢寇掠蕲、黄，曾元裕击破之，斩首四千级。巢遁去。

23 十一月，己酉，以窦璟为河中节度使。

24 招讨副使、都监杨复光遣人说谕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长等请降于复光，宋威遣兵于道中劫取君长等。十二月，威奏与君长等战于颍州西南，生擒以献；复光奏君长等实降，非威所擒。招侍御归仁绍等鞫之，竟不能明；斩君长等于狗脊岭。

25 黄巢陷匡城，遂陷濮州。诏颍州刺史张自勉将诸道兵击之。

26 江州刺史刘秉仁乘驿之官，单舟入柳彦璋水寨，贼出不意，即迎拜，秉仁斩彦璋，散其众。

27 王仙芝寇荆南。节度使杨知温，知至之兄也，以文学进，不知兵，或告贼至，知温以为妄，不设备。时汉水浅狭，贼自贾堑渡。

五年(戊戌、878)

1 春，正月，丁酉朔，大雪，知温方受贺，贼已至城下，遂陷罗城。将佐共治子城而守之，及暮，知温犹不出。将佐请知温出抚士卒，知温纱帽皂裘而行，将佐请知温擐甲以备流矢。知温见士卒拒战，犹赋诗示幕僚，遣使告急于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福悉其众自将救之。时有沙陀五百在襄阳，福与之俱，至荆门，遇贼，沙陀纵骑奋击，破之。仙芝闻之，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旧三十万户，至是死者什三四。

2 壬寅，招讨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申州东，所杀万人，招降散遣者亦万人。敕以宋威久病，罢招讨使，还青州；以曾元裕为招讨使，颍州刺史张自勉为副使。

3 庚戌，以西川节度使高骈为荆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

4 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之子克用为沙陀副兵马使，戍蔚州。时河南盗贼蜂起，云州沙陀兵马使李尽忠与牙将康君立、薛志勤、程怀信、李存璋等谋曰："今天下大乱，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贵之秋也。吾属虽各拥兵众，然李振武功大官高，名闻天下，其子勇冠诸军，若辅以举事，代北不足平也。"众以为然。君立，兴唐人；存璋，云州人；志勤，奉诚人也。

会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兼水陆发运使，代北荐饥，漕运不继，文楚颇减军士衣米；又用法稍峻，军士怨怒。尽忠遣君立潜诣蔚州说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禀之。"君立曰："今机事已泄，缓则生变，何暇千里禀命乎！"于是尽忠夜帅牙兵攻牙城，执文楚及判官柳汉璋系狱，自知军州事，遣召克用。克用帅其众趣云州，行收兵，二月，庚午，至城下，众且万人，屯于斗鸡台下。壬申，尽忠遣使送符印，请克用为防御留后。癸酉，尽忠械文楚等五人送斗鸡台下，克用令军士丐而食之，以骑践其骸。甲戌，克用入府舍视事。令将士表求敕命；朝廷不许。

李国昌上言："乞朝廷速除大同防御使；若克用违命，臣请帅本道兵讨之，终不爱一子以负国家。"朝廷方欲使国昌谕克用，会得其奏，乃以司农卿支详为大同军宣慰使，诏国昌语克用，令迎候如常仪，除克用官，必令称愜。又以太仆卿卢简方为大同防御使。

5 贬杨知温为郴州司马。

6 曾元裕奏大破王仙芝于黄梅，杀五万余人，追斩仙芝，传首，余党散去。

黄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让帅仙芝余众归之，推巢为主，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署官属。巢袭陷沂州、濮州。既而屡为官军所败，乃遣天平节度使张杨书，请奏之。诏以巢为右卫将军，令就郓州解甲；巢竟不至。

7 加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同平章事，赏救荆南之功也。

8 三月，群盗陷朗州、岳州。曾元裕屯荆、襄，黄巢自滑州略宋、汴，乃以副使张自勉充东南面行营招讨使。黄巢攻卫南，遂攻叶、阳翟。诏发河阳兵千人赴东都，与宣武、昭义兵二千人共卫宫阙；以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充东都应援防遏使，并将三镇兵，仍听于东都募兵二千人。景仁，昌之孙也。又诏曾元裕将兵径还东都，发义成兵三千守辕辕、伊阙、河阴、武牢。

9 王仙芝余党王重隐陷洪州，江西观察使高湘奔湖口。贼转掠湖南，别将曹师雄掠宣、润。诏曾元裕、杨复光引兵救宣、润。

10 湖南军乱，都将高杰逐观察使崔瑾。瑾，郾之子也。

11 黄巢引兵渡江，攻陷虔、吉、饶、信等州。

12 朝廷以李克用据云中，夏，四月，以前大同军防御使卢简方为振武节度使，以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为大同节度使，以为克用必无以拒也。

13 诏以东都军储不足，贷商旅富人钱谷以供数月之费，仍赐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监察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家财助国稍多者赐之。时连岁旱、蝗，寇盗充斥，耕桑半废，租赋不足，内藏虚竭，无所依助。兵部侍郎、判度支杨严三表自陈才短，不能济办，辞极哀切，诏不许。

14 曹师雄寇湖州，镇海节度史裴璩遣兵击破之。王重隐死，其将徐唐莒据洪州。

15 饶州将彭幼璋合义营兵克复饶州。

16 南诏遣其酋望赵宗政来请和亲，无表，但令督爽牒中书，请为弟而不称臣。诏百僚议之，礼部侍郎崔沿等以为："南诏骄僭无礼，高骈不识大体，反因一僧帖啜卑辞诱致其使，若从其请，恐垂笑后代。"高骈闻之，上表与沿争辩，诏谕解之。沿，珙之子也。

五月，丙申朔，郑畋、卢携议蛮事，携欲与之和亲，畋固争以为不可。携怒，拂衣起，袂触砚堕地，破之。上闻之，曰："大臣相诟，何以仪刑四海！"丁酉，畋、携皆罢为太子宾客、分司。以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豆卢瑑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崔沆为户部侍郎，并同平章事。

时宰相有好施者，常使人以布囊贮钱自随，行施丐者，每出，褴褛盈路。有朝士以书规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盗充斥，相公宜举贤任能，纪纲庶务，捐不急之费，杜私谒之门，使万物各得其所，则家给人足，自无贫者，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17 邕州大将杜弘送段瑳宝至南诏，逾年而还。甲辰，辛谠复遣摄巡官贾宏、大将左瑜、曹朗使于南诏。

18 李国昌欲父子并据两镇，得大同制书，毁之，杀监军，不受代，与李克用合兵陷遮虏军，进击宁武及岢岚军。卢简方赴振武，至岚州而薨。

丁巳，河东节度使窦滁发民塹晋阳。己未，以都押牙康传圭为代州刺史，又发土团千人赴代州。土团至城北，娖队不发，求优赏。时府库空竭，滁遣马步都虞候邓虔往慰谕之，土团鸟虔，床舁其尸入府。浣与监军自出慰谕，人给钱三百，布一端，众乃定。押牙田公锷给乱军钱布，众遂劫之以为都将，赴代州，滁借商人钱五万缗以助军。朝廷以滁为不才，六月，以前昭义节度使曹翔为河东节度使。

19 王仙芝余党剽掠浙西，朝廷以荆南节度使高骈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党多郓人，乃徙骈为镇海节度使。

20 沙陀焚唐林、蒲县，入忻州境。

21 秋，七月，曹翔至晋阳；己亥，捕土团杀邓虔者十三人，杀之。义武兵至晋阳，不解甲，谯噪求优赏，翔斩其十将一人，乃定。发义成、忠武、昭义、河阳兵会于晋阳，以御沙陀。八月，戊寅，曹翔引兵救忻州。沙陀攻岢岚军，陷其罗城，败官军于洪谷，晋阳闭门城守。

22 黄巢寇宣州，宣歙观察使王凝拒之，败于南陵。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攻浙东，开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诸州。

23 九月，平卢军奏节度使宋威薨。

24 辛丑，以诸道行营招讨使曾元裕领平卢节度使。

25 壬寅，曹翔暴薨。丙午，昭义兵大掠晋阳，坊市民自共击之，杀千余人，乃溃。

26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蔚罢为东都留守。以吏部尚书郑从谠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从谠，余庆之孙也。

27 以户部尚书、判户部事李都同平章事兼河中节度使。

28 冬，十月，诏昭义节度使李钧、幽州节度使李可举与吐谷浑酋长赫连铎、白义诚、沙陀酋长安庆、萨葛酋长米海万，合兵讨李国昌父子于蔚州。十一月，岢岚军翻城应沙陀。丁未，以河东宣慰使崔季康为河东节度、代北行营招讨使。沙陀攻石州，庚戌，崔季康救之。

29 十二月，甲戌，黄巢陷福州，观察使韦岫弃城走。

30 南诏使者赵宗政还其国。中书不答督爽牒，但作西川节度使崔安潜书意，使安潜答之。

31 崔季康及昭义节度使李钧与李克用战于洪谷，两镇兵败，钧战死。昭义兵还至代州，士卒剽掠，代州民杀之殆尽，余众自鸦鸣谷走归上党。

32 王郢之乱，临安人董昌以土团讨贼有功，补石镜镇将。是岁，曹师雄寇二浙，杭州募诸县乡兵各千人以讨之，昌与钱塘刘孟安、阮结、富阳闻人宇、盐官徐及、新城杜棱、余杭凌文举、临平曹信各为之都将，号杭州八都，昌为之长。其后宇卒，钱塘人成及代之。临安人钱镠以骁勇事昌，以功为石镜都知兵马使。

六年(己亥、879)

1 春，正月，魏王佾薨。

2 镇海节度使高骈遣其将张璘、梁缵分道击黄巢，屡破之，降其将秦彦、毕师铎、李罕之、许勍等数十人；巢遂趣广南。彦，徐州人，师铎，冤句人；罕之，项城人也。

3 贾宏等未至南诏，相继卒于道中，从者死亦太半。时辛谠已病风痹，召摄巡官徐云虔，执其手曰："谠已奏朝廷发使入南诏，而使者相继物故，奈何？吾子既仕则思徇国，能为此行乎？谠恨风痹不能拜耳。"因呜咽流涕。云虔曰："士为知己死！明公见辟，恨无以报德，敢不承命！"谠喜，厚具资装而遣之。

二月，丙寅，云虔至善阐城，骠信见大使抗礼，受副使已下拜。己巳，骠信使慈双羽、杨宗就馆谓云虔曰："贵府牒欲使骠信称臣，奉表贡方物；骠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与唐约为兄弟，不则舅甥。夫兄弟舅甥，书币而已，何表贡之有？"云虔曰："骠信既欲为弟、为甥，骠信景庄之子，景庄岂无兄弟，于骠信为诸父，骠信为君，则诸父皆称臣，况弟与甥乎！且骠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诏为一，恩德深厚，中间小忿，罪在边鄙。今骠信欲修旧好，岂可违祖宗之故事乎！顺祖考，孝也；事大国，义也；息战争，仁也；审名分，礼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骠信待云虔甚厚，云虔留善阐十七日而还。骠信以木夹二授云虔，其一上中书门下，其一牒岭南西道，然犹未肯奉表称贡。

4 辛未，河东军至静乐，士卒作乱，杀孔目官石裕等。壬申，崔季康逃归晋阳。甲戌，都头张锴、郭咄帅行营兵攻东阳门，入府，杀季康。辛巳，以陕虢观察使高浔为昭义节度使；以邠宁节度使李侃为河东节度使。

5 三月，天平军节度使张裼薨，牙将崔君裕自知州事，淄州刺史曹全晟讨诛之。

6 夏，四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7 西川节度使崔安潜到官不洁盗，蜀人怪之。安潜曰："盗非所由通容则不能为。今穷核则应坐者众，搜捕则徒为烦扰。"甲子，出库钱千五百缗，分置三市，置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盗，赏钱五百缗。盗不能独为，必有侣，侣者告捕，释其罪，赏同平人。"未几，有捕盗而至者，盗不服，曰："汝与我同为盗十七年，赃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与汝同死耳。"安潜曰："汝即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来！则彼应死，汝受赏矣。汝既为所先，死复何辞！"立命给捕者钱，使盗视之，然后丐盗于市，并灭其家。于是诸盗与其侣互相疑，无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内遂无一人之盗。

安潜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将资牒诣陈、许募壮士，与蜀人相杂，训练用之，得三千人，分为三军，亦戴黄帽，号黄头军。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选得千人，号神机弩营。蜀兵由是浸强。

8 凉王偲薨。

9 上以群盗为忧，王铎曰："臣为宰相之长，在朝不足分陛下之忧，请自督诸将讨之。"乃以铎守司徒兼侍中，充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

10 五月，辛卯，敕赐河东军士银。牙将贺公雅所部士卒作乱，焚掠三城，执孔目官王敬送马步司。节度使李侃与监军自出慰谕，为之斩敬于牙门，乃定。

11 泰宁节度使李系，晟之曾孙也，有口才而实无勇略，王铎以其家世良将，奏为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使将精兵五万并土团屯潭州，以塞岭北之路，拒黄巢。

12 河东都虞候每夜密捕贺公雅部卒，族灭之。丁巳，余党近百人称"报冤将"，大掠三城，焚马步都虞候张

锴、府城都虞候郭昢家。节度使李侃下令，以军府不安，曲顺军情，收锴、昢，斩于牙门，并逐其家；以贺公雅为马步都虞候。锴、昢临刑，泣言于众曰："所杀皆捕盗司密申，今日冤死，独无烈士相救乎！"于是军士复大噪，篡取锴、昢归都虞候司。寻下令，复其旧职，并召还其家；收捕盗司元义宗等三十余家，诛灭之。己未，以马步都教练使朱玫等为三城斩斫使，将兵分捕报冤将，悉斩之，军城始定。

13 黄巢与浙东观察使崔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书，求天平节度使，二人为之奏闻；朝廷不许。巢复上表求广州节度使，上命大臣议之。左仆射于琮以为："广州市舶宝货所聚，岂可令贼得之！"亦不许，乃议别除官。六月，宰相请除巢府率，从之。

14 河东节度使李侃以军府数有乱，称疾，请寻医。敕以代州刺史康传圭为河东行军司马，征侃诣京师。秋，八月，甲子，侃发晋阳。寻以东都留守李蔚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

15 镇海节度使高骈奏："请以权舒州刺史郎幼复充留后，守浙西，遣都知兵马使张璘将兵五千于郴州守险，兵马留后王重任将兵八千于循、潮二州邀遮，臣将万人自大庾岭趣广州击黄巢。巢闻臣往，必当遁逃，乞敕王铎以所部兵三万于梧、桂、昭、永四州守险。"诏不许。

16 九月，黄巢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诟执政，急攻广州，即日陷之，执节度使李迢，转掠岭南州县。巢使迢草表述其所怀，迢曰："予代受国恩，亲戚满朝，腕可断，表不可草。"巢杀之。

17 冬，十月，以镇海节度使高骈为淮南节度使，充盐铁转运使，以泾原节度使周宝为镇海节度使，以山南东道行军司马刘巨容为节度使。宝，平州人也。

18 黄巢在岭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劝之北还以图大事，巢从之。自桂州编大筏数十，乘暴水，沿湘江而下，历衡、永州，癸未，抵潭州城下。李系婴城不敢出战，巢急攻，一日，陷之，系奔朗州。巢尽杀戍兵，流尸蔽江而下。尚让乘胜进逼江陵，众号五十万。时诸道兵未集，江陵兵不满万人，王铎留其将刘汉宏守江陵，自帅众趣襄阳，云欲会刘巨容之师。铎既去，汉宏大掠江陵，焚荡殆尽，士民逃窜山谷。会大雪，僵尸满野。后旬余，贼乃至。汉宏，兖州人也，帅其众北归为群盗。

19 闰月，丁亥朔，河东节度使李蔚有疾，以供军副使李邵权观察留后，监军李奉皋权兵马留后。己丑，蔚薨。都虞候张锴、郭昢署状绌邵，以少尹丁球知观察留后。

20 十一月，戊午，以定州已来制置使万年王处存为义武节度使，河东行军司马、雁门关已来制置使康传圭为河东节度使。

21 黄巢北趣襄阳，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淄州刺史曹全晟合兵屯荆门以拒之。贼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晟以轻骑逆战，阳不胜而走，贼追之，伏发，大破贼众，乘胜逐北，比至江陵，俘斩其什七八。巢与尚让收余众渡江东走。或劝巨容穷追，贼可尽也。巨容曰："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存将士，不爱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众乃止。全晟渡江追贼，会朝廷以泰宁都将段彦谟代为招讨使，全晟亦止。由是贼势复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众至二十万。

22 康传圭自代州赴晋阳，庚辰，至乌城驿；张锴、郭昢出迎，乱刀斫杀之，至府，又族其家。

23 十二月，以王铎为太子宾客、分司。

24 初，兵部尚书卢携尝荐高骈可为都统，至是，骈将张璘等屡破黄巢，乃复以携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凡关东节度使，王铎、郑畋所除者，多易置之。

25 是岁，桂阳贼陈彦谦陷郴州，杀刺史董岳。

广明元年（庚子、880）

1 春，正月，乙卯朔，改元。

2 沙陀入雁门关，寇忻、代。二月，庚戌，沙陀二万余人逼晋阳，辛亥，陷太谷。遣汝州防御使博昌诸葛爽帅东都防御兵救河东。

3 河东节度使康传圭，专事威刑，多复仇怨，强取富人财。遣前遮虏军使苏弘轸击沙陀于太谷，至秦城，遇沙陀，战不利而还，传圭怒，斩弘轸。时沙陀已还代北，传圭遣都教练使张彦球将兵三千追之。壬戌，至百井，军变，还趣晋阳。传圭闭城拒之，乱兵自西明门入，杀传圭；监军周从寓自出慰谕，乃定，以彦球为府城都虞候。朝廷闻之，遣使宣慰曰："所杀节度使，事出一时，各宜自安，勿复忧惧。"

4 左拾遗侯昌业以盗贼满关东，而上不亲政事，专务游戏，赏赐无度，田令孜专权无上，天文变异，社稷将危，上疏极谏。上大怒，召昌业至内侍省，赐死。

5 上好骑射、剑槊、法算，至于音律、蒱博，无不精妙；好蹴鞠、斗鸡，与诸王赌鹅，鹅一头至五十缗。尤善击

球，尝谓优人石野猪曰："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对曰："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驳放。"上笑而已。

6 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户及胡商货财；敕借其半。盐铁转运使高骈上言："天下盗贼蜂起，皆出于饥寒，独富户、胡商未耳。"乃止。

7 高骈奏改杨子院为发运使。

8 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将军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使。敬瑄，许州人，田令孜之兄也。

初，崔安潜镇许昌，令孜为敬瑄求兵马使，安潜不许。敬瑄因令孜得隶左神策军，数岁，累迁至大将军。令孜见关东群盗日炽，阴为幸蜀之计，奏以敬瑄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牛勖、罗元杲镇三川，上令四人击球赌三川，敬瑄得第一筹，即以为西川节度使，代安潜。

9 辛未，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从谠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康传圭既死，河东兵益骄，故以宰相镇之，使自择参佐。从谠奏以长安令王调为节度副使，前兵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刘崇龟为节度判官，前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赵崇为观察判官，前进士刘崇鲁为推官。时人谓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崇龟、崇鲁，政会之七世孙也。时承晋阳新乱之后，日有杀掠，从谠貌温而气劲，多谋而善断，将士欲为恶者，从谠辄先觉，诛之，奸轨惕息。为善者抚待无疑，如张彦球有方略，百井之变，非其本心，独推首乱者杀之，召彦球尉谕，悉以兵柄委之，军中由是遂安。彦球为从谠尽死力，卒获其用。

10 淮南节度使高骈遣其将张璘等击黄巢屡捷，卢携奏以骈为诸道行营都统。骈乃传檄征天下兵，且广召募，得土客之兵共七万，威望大振，朝廷深倚之。

11 安南军乱，节度使曾衮出城避之，诸道兵戍邕管者往往自归。

12 夏，四月，丁酉，以太仆卿李琢为蔚、朔等州招讨都统、行营节度使。琢，听之子也。

13 张璘渡江击贼帅王重霸，降之；屡破黄巢军，巢退保饶州；别将常宏以其众数万降。璘攻饶州，克之，巢走。时江、淮诸军屡奏破贼，率皆不实，宰相已下表贺，朝廷差以自安。

14 以李琢为蔚朔节度使，仍充都统。

15 以杨师立为东川节度使，牛勖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16 以诸葛爽为北面行营副招讨。

17 初，刘巨容既还襄阳，荆南监军杨复光以忠武都将宋浩权知府事，泰宁都将段彦谟以兵守其城；诏以浩为荆南安抚使，彦谟耻居其下。浩禁军士翦伐街中槐柳，彦谟部卒犯令，浩杖其背，彦谟怒，挟刃驰入，并其二子杀之。复光奏浩残酷，为众所诛；诏以彦谟为朗州刺史，以工部侍郎郑绍业为荆南节度使。

18 五月，丁巳，以汝州防御使诸葛爽为振武节度使。

19 刘汉宏之党浸盛，侵掠宋、兖；甲子，征东方诸道兵讨之。

20 黄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张璘急击之，巢以金啗璘，且致书请降于高骈，求保奏；骈欲诱致之，许为之求节钺。时昭义、感化、义武等军皆至淮南，骈恐分其功，乃奏贼不日当平，不烦诸道兵，请悉遣归；朝廷许之。贼诇知诸道兵已北渡淮，乃告绝于骈，且请战。骈怒，令璘击之，兵败，璘死，巢势复振。

21 乙亥，以枢密使西门思恭为凤翔监军。丙子，以宣徽使李顺融为枢密使。皆降白麻，于阁门出案，与将相同。

22 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素微贱，报至蜀，蜀人皆惊，莫知为谁。有青城妖人乘其声势，帅其党诈称陈仆射，马步使瞿大夫觉其妄，执之，沃以狗血，即引服，悉诛之。六月，庚寅，敬瑄至成都。

23 黄巢别将陷睦州、婺州。

24 卢携病风不能行，谒告；己亥，始入对，敕勿拜，遣二黄门掖之。携内挟田令孜，外倚高骈，上宠遇甚厚，由是专制朝政，高下在心。既病，精神不完，事之可否决于亲吏杨温、李修，货赂公行。豆卢瑑无他材，专附会携。崔沆时有启陈，常为所沮。

25 庚子，李琢奏沙陀二千来降。琢时将兵万人屯代州，与卢龙节度使李可举、吐谷浑都督赫连铎共讨沙陀。李克用遣大将高文集守朔州，自将其众拒可举于雄武军。铎遣人说文集归国，文集执克用将傅文达，与沙陀酋长李友金、萨葛都督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皆降于琢，开门迎官军。友金，克用之族父也。

26 庚戌，黄巢攻宣州，陷之。

27 刘汉宏南掠申、光。

28 赵宗政之还南诏也，西川节度使崔安潜表以崔澹之说为是，且曰："南诏小蛮，本云南一郡之地；今遣使与和，彼谓中国为怯，复求尚主，何以拒之！"上命宰相议之。卢携、豆卢琢上言："大中之末，府库充实。自咸通以

来，蛮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征兵运粮，天下疲弊，逾十五年，租赋太半不入京师，三使、内库由兹空竭，战士死于瘴疠，百姓困为盗贼，致中原榛杞，皆蛮故也。前岁冬，蛮不为寇，由赵宗政示归。去岁冬，蛮不为寇，由徐云虔复命，蛮尚有觊望。今安南子城为叛卒所据，节度使攻之未下，自余戍卒，多已自归，邕管客军，又减其半。冬期且至，傥蛮寇侵轶，何以枝梧！不若且遣使臣报复，纵未得其称臣奉贡，且不使之怀怨益深，坚决犯边，则可矣。”乃作诏赐陈敬瑄，许其和亲，不称臣，令敬瑄录诏白，并移书与之，仍增赐金帛。以嗣曹王龟年为宗正少卿充使，以徐云虔为副使，别遣内使，共赍诣南诏。

29 秋，七月，黄巢自采石渡江，围天长、六合，兵势甚盛。淮南将毕师铎言于高骈曰：“乾廷倚公为安危，今贼数十万众乘胜长驱，若涉无人之境，不据险要之地以击之，使逾长淮，不可复制，必为中原大患。”骈以诸道兵已散，张璘复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诸将严备，自保而已，且上表告急，称：“贼六十余万屯天长，去臣城无五十里。”先是，卢携谓“骈有文武长才，若悉委以兵柄，黄巢不足平。”朝野虽有谓骈不足恃者，然犹庶几望之。及骈表至，上下失望，人情大骇。诏书责骈散遣诸道兵，致贼乘无备渡江。骈上表言：“臣奏闻遣归，亦非自专。今臣竭力保卫一方，必能济办；但恐贼迤逦过淮，宜急敕东道将士善为御备。”遂称风痹，不复出战。

30 诏河南诸道发兵屯濉水，泰宁节度使齐克让屯汝州，以备黄巢。

31 辛酉，以淄州刺史曹全晟为天平节度使、兼东面副都统。

32 刘汉宏请降；戊辰，以为宿州刺史。

33 李克用自雄武军引兵还击高文集于朔州，李可举遣行军司马韩玄绍邀之于药儿岭，大破之，杀七千余人，李尽忠、程怀信皆死；又败之于雄武军之境，杀万人。李琢、赫连铎进攻蔚州；李国昌战败，部众皆溃，独与克用及宗族北入达靼。诏以铎为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吐谷浑白义成为蔚州刺史；萨葛米海万为朔州刺史；加李可举兼侍中。

达靼本靺羯之别部也，居于阴山。后数月，赫连铎阴赂达靼，使取李国昌父子，李克用知之，时与其豪帅游猎，置马鞭、木叶或悬针，射之无不中，豪帅心服。又置酒与饮，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愿效忠而不得。今闻黄巢北来，必为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与公辈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几何，谁能老死沙碛邪！”达靼知无留意，乃止。

34 八月，甲午，以前西川节度使崔安潜为太子宾客、分司。

35 九月，东都奏：“汝州所募军李光庭等五百人自代州还，过东都，烧安喜门，焚掠市肆，由长夏门去。”

36 黄巢众号十五万，曹全晟以其众六千与之战，颇有杀获；以众寡不敌，退屯泗上，以俟诸军至，并力击之；而高骈竟不之救，贼遂击全晟，破之。

37 徐州遣兵三千赴濉水，过许昌。徐卒素名凶悖，节度使薛能，自谓前镇彭城，有恩信于徐人，馆之球场。及暮，徐卒大噪，能登子城楼问之，对以供备疏阙，慰劳久之，方定；许人大惧。时忠武亦遣大将周岌诣濉水，行未远，闻之，夜，引兵还，比明，入城，袭击徐卒，尽杀之；且怨能之厚徐卒也，遂逐之。能将奔襄阳，乱兵追杀之，并其家。岌自称留后。汝、郑把截制置使齐克让恐为岌所袭，引兵还兖州，诸道屯濉水者皆散。黄巢遂悉众渡淮，所过不虏掠，惟取丁壮以益兵。

38 先是征振武节度使吴师泰为左金吾大将军，以诸葛爽代之。师泰见朝廷多故，使军民上表留己。冬，十月，复以师泰为振武节度使，以爽为夏绥节度使。

39 黄巢陷申州，遂入颍、宋、徐、兖之境，所至吏民逃溃。

40 群盗陷澧州，杀刺史李询、判官皇甫镇。镇举进士二十三上，不中第，询辟之。贼至，城陷，镇走，问人曰：“使君免乎？”曰：“贼执之矣。”镇曰：“吾受知若此，去将何之！”遂还诣贼，竟与同死。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四

唐纪七十

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中之上

广明元年（庚子、880）

1 十一月，河中都虞候王重荣作乱，剽掠坊市俱空。

2 宿州刺史刘汉宏怨朝廷赏薄，甲寅，以汉宏为浙东观察使。

3 诏河东节度使郑从谠以本道兵授诸葛爽及代州刺史朱玫，使南讨黄巢。乙卯，以代北都统李琢为河阳节度使。

4 初，黄巢将渡淮，豆卢瑑请以天平节钺授巢，俟其到镇讨之。卢携曰："盗贼无厌，虽与之节，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发诸道兵扼泗州，汴州节度使为都统，贼既前不能入关，必还掠淮、浙，偷生海渚耳！"从之。既而淮北相继告急，携称疾不出，京师大恐。庚申，东都奏黄巢入汝州境。

5 辛酉，以王重荣权知河中留后，以河中节度使同平章事李都为太子少傅。

6 汝郑把截制置都指挥使齐克让奏黄巢自称天补大将军，转牒诸军云，"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上召宰相议之。豆卢瑑、崔沆请发关内诸镇及两神策军守潼关。壬戌，日南至。上开延英，对宰相泣下。观军容使田令孜奏："请选左右神策军弓弩手守潼关，臣自为都指挥制置把截使。"上曰："侍卫将士，不习征战，恐未足用。"令孜曰："昔安禄山构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崔沆曰："禄山众才五万，比之黄巢，不足言矣。"豆卢瑑曰："哥舒翰以十五万众不能守潼关，今黄巢众六十万，而潼关又无哥舒之兵。若令孜为社稷计，三川帅臣皆令孜腹心，比于玄宗则有备矣。"上不怿，谓令孜曰："卿且为朕发兵守潼关。"是日，上幸左神策军，亲阅将士。令孜荐左军马军将军张承范、右军步军将军王师会、左军兵马使赵珂。上召见三人，以承范为兵马先锋使兼把截潼关制置使，师会为制置关塞粮料使，珂为句当寨栅使，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等使，飞龙使杨复恭为副使。

癸亥，齐克让奏："黄巢已入东都境，臣收军退保潼关，于关外置寨。将士屡经战斗，久乏资储，州县残破，人烟殆绝，东西南北不见王人，冻馁交逼，兵械刓弊，各思乡闾，恐一旦溃去，乞早遣资粮及援军。"上命选两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张承范等将以赴之。

丁卯，黄巢陷东都，留守刘允章率百官迎谒；巢入城，劳问而已，闾里晏然。允章，迺之曾孙也。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数千以补两军。

辛未，陕州奏东都已陷。壬申，以田令孜为汝、洛、晋、绛、同、华都统，将左、右军东讨。是日，贼陷虢州。

7 以神策将罗元杲为河阳节度使。

8 以周岌为忠武节度使。初，薛能遣牙将上蔡秦宗权调发至蔡州，闻许州乱，托云赴难，选募蔡兵，遂逐刺史，据其城。及周岌为节度使，即以宗权为蔡州刺史。

9 乙亥，张承范等将神策弩手发京师。神策军士皆长安富家子，赂宦官窜名军籍，厚得禀赐，但华衣怒马，凭势使气，未尝更战陈；闻当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贫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门楼临遣之。承范进言："闻黄巢拥数十万之众，鼓行而西，齐克让以饥卒万人依托关外，复遣臣以二千余人屯于关上，又未闻为馈饷之计，以此拒贼，臣窃寒心。愿陛下趣诸道精兵早为继援。"上曰："卿辈第行，兵寻至矣！"丁丑，承范等至华州。会刺史裴虔余徙宣歙观察使，军民皆逃入华山，城中索然，州库唯尘埃鼠迹，赖仓中犹有米千余斛，军士裹三日粮而行。

十二月，庚辰朔，承范等至潼关，搜菁中，得村民百许，使运石汲水，为守御之备；与齐克让军皆绝粮，士卒莫有斗志。是日，黄巢前锋军抵关下，白旗满野，不见其际，克让力战，贼小却，俄而巢至，举军大呼，声振河、华。克让力战，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饥甚，遂喧噪，烧营而溃，克让走入关。关左有谷，平日禁人往来，以榷征税，谓之"禁坑"。贼至仓猝，官军忘守之，溃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寿藤茂密如织，一夕践为坦途。承范尽散其辎囊以给士卒，遣使上表告急，称："臣离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馈饷未闻影响。到关之日，巨寇已来，以二千余人拒六十万众，外军饥溃，蹋开禁坑。臣之失守，鼎镬甘心；朝廷谋臣，愧颜何寄！或闻陛下已议西巡，苟銮舆一动，则上下土崩。臣敢以犹生之躯奋冒死之语，愿与近密及宰臣熟议，急征兵以救关防，则高祖、太宗之业庶几犹可扶持，使黄巢继安禄山之亡，微臣胜哥舒翰之死！"

辛巳，贼急攻潼关，承范悉力拒之，自寅及申，关上矢尽，投石以击之。关外有天堑，贼驱民千余人入其中，掘土填之，须臾，即平，引兵而度。夜，纵火焚关楼俱尽。承范分兵八百人，使王师会守禁坑，比至，贼已入矣。壬午旦，贼夹攻潼关，关上兵皆溃，师会自杀，承范变服帅余众脱走。至野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继至，承范曰："汝来晚矣！"博野、凤翔军还至渭桥，见所募新军衣裘温鲜，怒曰："此辈何功而然，我曹反冻馁！"遂掠之，更为贼乡导，以趣长安。

贼之攻潼关也，朝廷以前京兆尹萧廪为东道转运粮料使；廪称疾，请休官，贬贺州司户。

黄巢入华州，留其将乔钧守之。河中留后王重荣请降于贼。癸未，制以巢为天平节度使。

甲申，以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王徽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户部侍郎裴澈为工部侍郎，并同平章事。以卢携为太子宾客、分司。田令孜闻黄巢已入关，恐天子责己，乃归罪于携而贬之，荐徽、澈为相。是夕，携饮药死。澈，休之从子也。

百官退朝，闻乱兵入城，布路窜匿。令孜帅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门出，惟福、穆、泽、寿四王及妃嫔数人从行，百官皆莫知之。上奔驰昼夜不息，从官多不能及。车驾既去，军士及坊市民竞入府库盗金帛。

晡时，黄巢前锋将柴存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帅文武数十人迎巢于霸上。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巢馆于田令孜第，其徒为盗久，不胜富，见贫者，往往施与之。居数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

10 上趣骆谷，凤翔节度史郑畋谒上于道次，请车驾留凤翔。上曰："朕不欲密迩巨寇，且幸兴元，征兵以图收复。卿东捍贼锋，西抚诸蕃，纠合邻道，勉建大勋。"畋曰："道路梗涩，奏报难通，请得便宜从事。"许之。戊子，上至婿水，诏牛勖、杨师立、陈敬瑄，谕以京城不守，且幸兴元，若贼势犹盛，将幸成都，宜豫为备拟。

庚寅，黄巢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类。辛卯，巢始入宫。壬辰，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画皂缯为衮衣，击战鼓数百以代金石之乐。登丹凤楼，下赦书；国号大齐，改元金统。谓广明之号，去唐下体而著黄家日月，以为己符瑞。唐官三品以上悉停任，四品以下位如故。以妻曹氏为皇后。以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赵璋兼侍中，崔璆、杨希古并同平章事，孟楷、盖洪为左右仆射、知左右军事，费传古为枢密使。以太常博士皮日休为翰林学士。璆，邠之子也，时罢浙东观察使，在长安，巢得而相之。

诸葛爽以代北行营兵屯栎阳，黄巢将砀山朱温屯东渭桥，巢使温诱说之，爽遂降于巢。温少孤贫，与兄昱、存随母王氏依萧县刘崇家，崇数笞辱之，崇母独怜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汝曹善遇之。"巢以诸葛爽为河阳节度使，爽赴镇，罗元杲发兵拒之，士卒皆弃甲迎爽，元杲逃奔行在。

11 郑畋还凤翔，召将佐议拒贼，皆曰："贼势方炽，宜且从容以俟兵集，乃图收复。"畋曰："诸君劝畋臣贼乎！"因闷绝仆地，鬻伤其面，自午至明旦，尚未能言。会巢使者以赦书至，监军袁敬柔与将佐序立宣示，代畋草表署名以谢巢。监军与巢使者宴，乐奏，将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孙储曰："以相公风痹不能来，故悲耳。"民间闻者无不泣。畋闻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厌唐，贼授首无日矣！"乃刺指血为表，遣所亲间道诣行在，召将佐谕以逆顺，皆听命，复刺血与盟，然后完城堑，缮器械，训士卒，密约邻道合兵讨贼，邻道皆许诺发兵，会于凤翔。时禁兵分镇关中尚数万，闻天子幸蜀，无所归，畋使人招之，皆往从畋，畋分财以结其心，军势大振。

12 丁酉，车驾至兴元，诏诸道各出全军收复京师。

13 己亥，黄巢下令，百官诣赵璋第投名衙者，复其官。豆卢瑑、崔沆及左仆射于琮、右仆射刘邺、太子少师裴谘、御史中丞赵濛、刑部侍郎李沨、京兆尹李汤扈从不及，匿民间，巢搜获，皆杀之。广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与于仆射俱死！"执贼刃不置，贼并杀之。发卢携尸，戮之于市。将作监郑綮、库部郎中郑系义不臣贼，举家自杀。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虽臣于巢，多纳亡命，匿公卿于复壁；巢杀之。

14 初，枢密使杨复恭荐处士河间张浚，拜太常博士，迁度支员外郎。黄巢逼潼关，浚避乱商山。上幸兴元，道中无供顿，汉阴令李康以骡负糗粮数百驮献之，从行军士始得食。上问康："卿为县令，何能如是？"对曰："臣不及此，乃张浚员外教臣。"上召浚诣行在，拜兵部郎中。

15 义武节度使王处存闻长安失守，号哭累日，不俟诏命，举军入援，遣二千人间道诣兴元卫车驾。

16 黄巢遣使调发河中，前后数百人，吏民不胜其苦。王重荣谓众曰："始吾屈节以纾军府之患，今调财不已，又将征兵，吾亡无日矣！不如发兵拒之。"众皆以为然，乃悉驱巢使者杀之。巢遣其将朱温自同州，弟黄邺自华州，合兵击河中，重荣与战，大破之，获粮仗四十余船，遣使与王处存结盟，引兵营于渭北。

17 陈敬瑄闻车驾出幸，遣步骑三千奉迎，表请幸成都。时从兵浸多，兴元储偫不丰，田令孜亦劝上；上从之。

中和元年（辛丑、881）

1 春，正月，车驾发兴元。加牛勖同平章事。陈敬瑄以扈从之人骄纵难制，有内园小儿先至成都，游于行宫，笑曰："人言西川是蛮，今日观之，亦不恶！"敬瑄执而杖杀之，由是众皆肃然。敬瑄迎谒于鹿头关。辛未，上至绵州，东川节度使杨师立谒见。壬申，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遘同平章事。

2 郑畋约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同讨黄巢。巢遣其将王晖赍诏召畋，畋斩之，遣其子凝绩诣行在，凝绩追及上于汉州。

3 丁丑，车驾至成都，馆于府舍。

4 上遣使趣高骈讨黄巢，道路相望，骈终不出兵。上至蜀，犹冀骈立功，诏骈巡内刺史及诸将有功者，自监察至常侍，听以墨敕除讫奏闻。

5 裴澈自贼中奔诣行在。时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遗乐朋龟谒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为翰林学士。张浚先亦拜令孜。令孜尝召宰相及朝贵饮酒，浚耻于众中拜令孜，乃先谒令孜谢酒。及宾客毕集，令孜言曰："令孜与张郎中清浊异流，尝蒙中外，既虑玷辱，何惮改更，今日于隐处谢酒则又不可。"浚惭惧无所容。

6 二月，乙卯朔，以太子少师王铎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7 丙申，加郑畋同平章事。

8 加淮南节度使高骈东面都统，加河东节度使郑从谠兼侍中，依前行营招讨使。代北监军陈景思帅沙陀酋长李友金及萨葛、安庆、吐谷浑诸部入援京师。至绛州，将济河；绛州刺史瞿稹，亦沙陀也，谓景思曰："贼势方盛，未可轻进，不若且还代北募兵。"遂与景思俱还雁门。

9 以枢密使杨复光为京西南面行营都监。

10 黄巢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都虞候，将兵攻邓州；三月，辛亥，陷之，执刺史赵戒，因戍邓州以扼荆、襄。

11 壬子，加陈敬瑄同平章事。甲寅，敬瑄奏遣左黄头军使李鋋将兵击黄巢。

12 辛酉，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赐畋诏："凡蕃、汉将士赴难有功者，并听以墨敕除官。"畋奏以泾原节度使程宗楚为副都统，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为行军司马。黄巢遣其将尚让、王播帅众五万寇凤翔，畋使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数千，多张旗帜，疏陈于高冈。贼以畋书生，轻之，鼓行而前，无复行伍，伏发，贼大败于龙尾陂，斩首二万余级，伏尸数十里。

13 有书尚书省门为诗以嘲贼者，尚让怒，应在省官及门卒，悉抉目倒悬之；大索城中能为诗者，尽杀之，识字者给贱役，凡杀三千余人。

14 瞿稹、李友金至代州，募兵逾旬，得三万人，皆北方杂胡，屯于崞西，犷悍暴横，稹与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说陈景思曰："今虽有众数万，苟无威信之将以统之，终无成功。吾兄司徒父子，勇略过人，为众所服；骠骑诚奏天子赦其罪，召以为帅，则代北之人一麾响应，狂贼不足平也！"景思以为然，遣使诣行在言之；诏如所请。友金以五百骑赍诏诣达靼迎之，李克用帅达靼诸部万人赴之。

15 群臣追从车驾者稍集成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诸道及四夷贡献不绝，蜀中府库充实，与京师无异，赏赐不乏，士卒欣悦。

16 黄巢得王徽，逼以官，徽阳喑，不从；月余，逃奔河中，遣人间道奉绢表诣行在。诏以徽为兵部尚书。

17 前夏绥节度使诸葛爽复自河阳奉表自归，即以为河阳节度使。

18 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项羌也，纠合夷、夏兵会鄜延节度使李孝昌于鄜州，同盟讨贼。

奏天镇使齐克俭遣使诣郑畋求自效。甲子，畋传檄天下藩镇，合兵讨贼。时天子在蜀，诏令不通，天下谓朝廷不能复振，及得畋檄，争发兵应之。贼惧，不敢复窥京西。

19 夏，四月，戊寅朔，加王铎兼侍中。

20 以拓跋思恭权知夏绥节度使。

21 黄巢以其将王玫为邠宁节度使，邠州通塞镇将朱玫起兵诛之，让别将李重古为节度使，自将兵讨巢。

是时，唐弘夫屯渭北，王重荣屯沙苑，王处存屯渭桥，拓跋思恭屯武功，郑畋屯盩厔。弘夫乘龙尾之捷，进薄长安。

壬午，黄巢帅众东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门入，弘夫继至，处存帅锐卒五千夜入城。坊市民喜，争欢呼出迎官军，或以瓦砾击贼，或拾箭以供官军。宗楚等恐诸将分其功，不报凤翔、鄜夏，军士释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处存令军士系白帻为号，坊市少年或窃其号以掠人。贼露宿霸上，诇知官军不整，且诸军不相继，引兵还袭之，自诸门分入，大战长安中，宗楚、弘夫死，军士重负不能走，是以甚败，死者什八九。处存收余众还营。

丁亥，巢复入长安，怒民之助官军，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于是诸军皆退，贼势愈炽。

贼所署同州刺史王溥、华州刺史乔谦、商州刺史宋岩闻巢弃长安，皆率众奔邓州，朱温斩溥、谦，释岩，使还商州。

22 庚寅，拓跋思恭、李孝昌与贼战于土桥，不利。

23 诏以河中留后王重荣为节度使。

24 贼众上黄巢尊号曰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

25 有双雉集广陵府舍，占者以为野鸟来集，城邑将空之兆。高骈恶之，乃移檄四方，云将入讨黄巢，悉发巡内兵八万，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五月，乙未，出屯东塘。诸将数请行期，骈托风涛为阻，或云时日不利，竟不发。

26 李克用牒河东，称奉诏将兵五万讨黄巢，令具顿递，郑从谠闭城以备之。克用屯于汾东，从谠犒劳，给其资粮，累日不发。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与从谠相见，从谠登城谢之。癸亥，复求发军赏给，从谠以钱千缗、米千斛遗之。甲子，克用纵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骇。从谠求救于振武节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浑救之，破沙陀两寨，克用追战至晋阳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阳曲、榆次而归。

27 黄巢之克长安也，忠武节度使周岌降之。岌尝夜宴，急召监军杨复光，左右曰："周公臣贼，将不利于内侍，不可往。"复光曰："事已如此，义不图全。"即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复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义耳！公自匹夫为公侯，奈何舍十八叶天子而臣贼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独拒贼，故貌奉而心图之。今日召公，正为此耳。"因沥酒为盟。是夕，复光遣其养子守亮杀贼使者于驿。

时秦宗权据蔡州，不从岌命，复光将忠武兵三千诣蔡州，说宗权同举兵讨巢。宗权遣其将王淑将兵三千从复光击邓州，逗留不进，复光斩之，并其军，分忠武八千人为八都，遣牙将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张造、李师泰、庞从等八人将之。王建，舞阳人；韩建，长社人；晏弘、晖、造、师泰，皆许州人也。复光帅八都与朱温战，败之，遂克邓州，逐北至蓝桥而还。

28 昭义节度使高浔会王重荣攻华州，克之。

29 六月，戊戌，以郑畋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都统如故。

30 李克用遇大雨，引兵北还，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郑从谠遣教练使论安等军百井以备之。

31 邠宁节度副使朱玫屯兴平，黄巢将王播围兴平，玫退屯奉天及龙尾陂。

32 西川黄头军使李铤将万人，巩咸将五千人屯兴平，为二寨，与黄巢战，屡捷；陈敬瑄遣神机营使高仁厚将二千人益之。

33 秋，七月，丁巳，改元，赦天下。

34 庚申，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韦昭度同平章事。

35 论安自百井擅还，郑从谠不解靴衫斩之，灭其族。更遣都头温汉臣将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还振武。

36 初，车驾至成都，蜀军赏钱人三缗。田令孜为行在都指挥处置使，每四方贡金帛，辄颁赐从驾诸军无虚日，不复及蜀军，蜀军颇有怨言。丙寅，令孜宴土客都头，以金杯行酒，因赐之，诸都头皆拜而受。西川黄头军使郭琪独不受，起言曰："诸将月受俸料，丰赡有余，常思难报，岂敢无厌！顾蜀军与诸军同宿卫，而赏赉悬殊，颇有觖望，恐万一致变。愿军容减诸将之赐以均蜀军，使土客如一，则上下幸甚！"令孜默然有间，曰："汝尝有何功？"对曰："琪生长山东，征戍边鄙，尝与党项十七战，契丹十余战，金创满身；又尝征吐谷浑，伤胁肠出，线缝复战。"令孜乃自酌酒于别樽以赐琪。琪知其毒，不得已，再拜饮之；归，杀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数升，遂帅所部作乱，丁卯，焚掠坊市。令孜奉天子保东城，闭门登楼，命诸军击之。琪引兵还营，陈敬瑄命都押牙安金山将兵攻之，琪夜突围出，奔广都，从兵皆溃，独厅吏一人从，息于江岸。琪谓厅吏曰："陈公知吾无罪；然军府惊扰，不可以莫之安也。汝事吾能始终，今有以报汝。汝赍吾印剑诣陈公曰：'郭琪走渡江，我以剑击之，坠水，尸随湍流下矣；得其印剑以献。'陈公必据汝所言，榜悬印剑于市以安众。汝当获厚赏，吾家亦保无恙。吾自此适广陵，归高公，后数日，汝可密以语吾家也。"遂解印剑授之而逸。厅吏以献敬瑄，果免琪家。

上日夕专与宦者同处，议天下事，待外臣殊疏薄。庚午，左拾遗孟昭图上疏，以为："治安之代，遐迩犹应同心；多难之时，中外尤当一体。去冬车驾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仆射以下悉为贼所屠，独北司平善。况今朝臣至者，皆冒死崎岖，远奉君亲，所宜自兹同休等戚。伏见前夕黄头军作乱，陛下独与令孜、敬瑄及诸内臣闭城登楼，并不召王铎已下及收朝臣入城；翌日，又不对宰相，又不宣慰朝臣。臣备位谏官，至今未知圣躬安否，况疏冗乎！傥群臣不顾君上，罪固当诛；若陛下不恤群臣，于义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尽可信，南司未必尽无用。岂天子与宰相了无关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复之期，尚劳圣虑，尸禄之士，得以宴安。臣躬被宠荣，职在裨益，虽遂事不谏，而来者可追。"疏入，令孜屏不奏。辛未，矫诏贬昭图嘉州司户，遣人沉于蟇颐津，闻者气塞而莫敢言。

37 鄜延节度使李孝昌、权夏州节度使拓跋思恭屯东渭桥，黄巢遣朱温拒之。

以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以邠宁节度副使朱玫为节度使。

38 八月，己丑夜，星交流如织，或大如杯碗，至丁酉乃止。

39 武宁节度使支详遣牙将时溥、陈璠将兵五千入关讨黄巢，二人皆详所奖拔也。溥至东都，矫称详命，召师还与璠合兵，屠河阴，掠郑州而东。及彭城，详迎劳，犒赏甚厚。溥遣所亲说详曰："众心见迫，请公解印以相授。"详不能制，出居大彭馆，溥自知留务。璠谓溥曰："支仆射有惠于徐人，不杀，必成后悔。"溥不许，送详归朝。璠伏甲于七里亭，并其家属杀之。诏以溥为武宁留后。溥表璠为宿州刺史，璠到官贪虐，溥以都将张友代还，杀之。

40 杨复光奏升蔡州为奉国军，以秦宗权为防御使。寿州屠者王绪与妹夫刘行全聚众五百，盗据本州，月余，复陷光州，自称将军，有众万余人；秦宗权表为光州刺史。固始县佐王潮及弟审邽、审知皆以材气知名，绪以潮为军正，使典资粮，阅士卒，信用之。

41 高浔与黄巢将李详战于石桥，浔败，奔河中，详乘胜复取华州。巢以详为华州刺史。

42 以权知夏绥节度使拓跋思恭为节度使。

43 宗正少卿嗣曹王龟年自南诏还，骠信上表款附，请悉遵诏旨。

44 李孝昌、拓跋思恭与尚让、朱温战于东渭桥，不利，引去。

45 初，高骈与镇海节度使周宝俱出神策军，骈以兄事宝。及骈先贵有功，浸轻之；既而封壤相邻，数争细故，遂有隙。骈檄宝入援京师，宝治舟师以俟之，怪其久不行；访诸幕客，或曰："高公幸朝廷多故，有并吞江东之志，声云入援，其实未必非图我也！宜为备。"宝未之信，使人觇骈，殊无北上意。会骈使人约宝面会瓜洲议军事，宝遂以言者为然，辞疾不往，且谓使者曰："吾非李康，高公复欲作家门功勋以欺朝廷邪！"骈怒，复遣使责宝，"何敢轻侮大臣？"宝诟之曰："彼此夹江为节度使，汝为大臣，我岂坊门卒邪！"由是遂为深仇。

骈留东塘百余日，诏屡趣之，骈上表，托以宝及浙东观察使刘汉宏将为后患。辛亥，复罢兵还府，其实无赴难心，但欲襄雉集之异耳。

46 高骈召石镜镇将董昌至广陵，欲与之俱击黄巢。昌将钱镠说昌曰："观高公无讨贼心，不若以捍御乡里为辞而去之。"昌从之，骈听昌还。会杭州刺史路审中将之官，行到嘉兴，昌自石镜引兵入杭州，审中惧而还。昌自称杭州都押牙、知州事，遣将吏请于周宝。宝不能制，表为杭州刺史。

47 临海贼杜雄陷台州。

48 辛酉，立皇子震为建王。

49 昭义十将成麟杀高浔，引兵还据潞州；天井关戍将孟方立起兵攻麟，杀之。立方，汴州人也。

50 忠武监军杨复光屯武功。

51 永嘉贼朱褒陷温州。

52 凤翔行军司马李昌言将本军屯兴平。时凤翔仓库虚竭，犒赏稍薄，粮馈不继，昌言知府中兵少，因激怒其众，冬，十月，引军还袭府城。郑畋登城与士卒言，其众皆下马罗拜曰："相公诚无负我曹。"畋曰："行军苟能戢兵爱人，为国灭贼，亦可以顺守矣。"乃以留务委之。即日西赴行在。

53 天平节度使、南面招讨使曹全晟与贼战死，军中立其兄子存实为留后。

54 十一月，乙巳，孟楷、朱温袭鄜、夏二军于富平，二军败，奔归本道。

55 郑畋至凤州，累表辞位；诏以畋为太子少傅、分司。以李昌言为凤翔节度行营招讨使。

56 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澈为鄂岳观察使。

57 加镇海节度使周宝同平章事。

58 遂昌贼卢约陷处州。

59 十二月，江西将闵勖戍湖南，还，过潭州，逐观察使李裕，自为留后。

60 以感化留后时溥为节度使。

61 赐夏州号定难军。

62 初，高骈镇荆南，补武陵蛮雷满为牙将，领蛮军，从骈至淮南，逃归，聚众千人，袭朗州，杀刺史崔慤，诏以满为朗州留后。岁中，率三四引兵寇荆南，入其郛，焚掠而去，大为荆人之患。

陬溪人周岳尝与满猎，争肉而斗，欲杀满，不果。闻满据朗州，亦聚众袭衡州，逐刺史徐顥，诏以岳为衡州刺史。石门蛮向瓌亦集獠杀数千攻陷澧州，杀刺史吕自牧，自称刺史。

63 王铎以高骈为诸道都统无心讨贼，自以身为首相，发愤请行，恳款流涕，至于再三；上许之。

二年(壬寅、882)

1 春，正月，辛亥，以王铎兼中书令，充诸道行营都都统，权知义成节度使，俟罢兵复还政府。高骈但领盐铁转运使，罢其都统及诸使。听王铎自辟将佐，以太子少师崔安潜为副都统。辛未，以周岌、王重荣为都都统左右司马，诸葛爽及宣武节度使康实为左右先锋使，时溥为催遣纲运租赋防遏使。以右神策观军容使西门思恭为诸

道行营都都监。又以王处存、李孝昌、拓跋思恭为京城东北西面都统，以杨复光为南面行营都监使。又以中书舍人郑昌图为义成节度行军司马，给事中郑畋为判官，直弘文馆王抟为推官，司勋员外郎裴贽为掌书记。昌图，从谠之从祖兄弟；畋，畋之弟；抟，珏之曾孙；贽，坦之子也。又以陕虢观察使王重盈为东面都供军使。重盈，重荣之兄也。

2 黄巢以朱温为同州刺史，令温自取之。二月，同州刺史米诚奔河中，温遂据之。

3 己卯，以太子少傅、分司郑畋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召诣行在，军务一以咨之。以王铎判户部事。

4 朱温寇河中，王重荣击败之。

5 以李昌言为京城西面都统，朱玫为河南都统。

6 泾原节度使胡公素薨，军中请命于都统王铎，承制以大半张钧为留后。

7 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节度使契苾璋奏与天德、大同共讨克用。诏郑从谠与相知应接。

8 陈敬瑄多遣人历县镇诇事，谓之寻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过资阳镇，独无所求。镇将谢弘让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群盗中。明旦，二人去，弘让实无罪也。捕盗使杨迁诱弘让出首而执以送使，云讨击擒获，以求功。敬瑄不之问，杖弘让脊二十，钉于西城二七日，煎油泼之，又以胶麻掣其疮，备极惨酷，见者冤之。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避杖，亡命为盗，杨迁复诱之。能方出首，闻弘让之冤，大骂杨迁，发愤为盗，驱掠良民，不从者举家杀之，逾月，众至万人，立部伍，署职级，横行邛、雅二州间，攻陷城邑，所过涂地。先是，蜀中少盗贼，自是纷纷竞起，州县不能制。敬瑄遣牙将杨行迁将三千人，胡洪略、莫匡时各将二千人以讨之。

9 以右神策将军齐克俭为左右神策内外八镇兼博野、奉天节度使。

10 赐鄜坊军号保大。

11 夏，四月，甲午，加陈敬瑄兼侍中。

12 赫连铎、李可举与李克用战，不利。

13 初，高骈好神仙，有方士吕用之坐妖党亡命归骈，骈厚待之，补以军职。用之，鄱阳茶商之子也，久客广陵，熟其人情，炉鼎之暇，颇言公私利病，故骈愈奇之，稍加信任。骈旧将梁缵、陈珙、冯绶、董瑾、俞公楚、姚归礼素为骈所厚，用之欲专权，浸以计去之，骈遂夺缵兵，族珙家，绶、瑾、公楚、归礼咸见疏。

用之又引其党张守一、诸葛殷共蛊惑骈。守一本沧、景村民，以术干骈，无所遇，穷困甚，用之谓曰："但与吾同心，勿忧不富贵。"遂荐于骈，骈宠待埒于用之。殷始自鄱阳来，用之先言于骈曰："玉皇以公职事繁重，辍左右尊神一人佐公为理，公善遇之；欲其久留，亦可縻以人间重职。"明日，殷谒见，诡辩风生，骈以为神，补盐铁剧职。骈严洁，甥侄辈未尝得接坐。殷病风疽，搔扪不替手，脓血满爪，骈独与之同席促膝，传杯器而食。左右以为言，骈曰："神仙以此试人耳！"骈有畜犬，闻其腥秽，多来近之。骈怪之，殷笑曰："殷尝于玉皇前见之，别来数百年，犹相识。"骈与郑畋有隙，用之谓骈曰："宰相有遣剑客来刺公者，今夕至矣！"骈大惧，问计安出。用之曰："张先生尝学斯术，可以御之。"骈请于守一，守一许诺。乃使骈衣妇人之服，潜于他室，而守一代居骈寝榻中，夜掷铜器于阶，令铿然有声，又密以囊盛彘血，洒于庭宇，如格斗之状。及旦，笑谓骈曰："几落奴手！"骈泣谢曰："先生于骈，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宝。有萧胜者，赂用之，求盐城监，骈有难色，用之曰："用之非为胜也，近得上仙书云，有官剑在盐城井中，须一灵官往取之。以胜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剑耳。"骈乃许之。胜至监数月，函一铜匕首以献，用之见，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则百里之内五兵不能犯。"骈乃饰以珠玉，常置坐隅。用之自谓磻溪真君，谓守一乃赤松子，殷乃葛将军，胜乃秦穆公之婿也。

用之又刻青石为奇字云："玉皇授白云先生高骈。"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骈得之，惊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将补真官，计鸾鹤不日当降此际。用之等谪限亦满，必得陪幢节，同归上清耳！"是后，骈于道院庭中刻木鹤，时著羽服跨之，日夕斋醮，练金烧丹，费以巨万计。

用之微时，依止江阳后土庙，举动祈祷。及得志，白骈崇大其庙，极江南工材之选，每军旅大事，以少牢祷之。用之又言神仙好楼居，说骈作迎仙楼，费十五万缗，又作延和阁，高八丈。

用之每对骈呵叱风雨，仰揖空际，云有神仙过云表。骈辄随而拜之。然常厚赂骈左右，使伺骈动静，共为欺罔，骈不之寤。左右小有异议者，辄为用之陷死不旋踵，但潜抚膺鸣指，口不敢言。骈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决于用之，退贤进不肖，淫刑滥赏，骈之政事于是大坏矣！

用之知上下怨愤，恐有窃发，请置巡察使，骈即以用之领之，募险狡者百余人，纵横闾巷间，谓之"察子"，民间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夺人货财，掠人妇女，辄诬以叛逆，擒掠取服，杀其人而取之，所破灭者数百家，道路以目，将吏士民虽家居，皆重足屏气。

用之又欲以兵威胁制诸将，请选募诸军骁勇之士二万人，号左、右莫邪都。骈即以张守一及用之为左、右莫邪军使，署置将吏如帅府，器械精利，衣装华洁，每出入，导从近千人。

用之侍妾百余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辄留三司纲输其家。

用之犹虑人泄其奸谋，乃言于骈曰："神仙不难致，但恨学者不能绝俗累，故不肯降临耳！"骈乃悉去宾客，谢绝人事，宾客、将吏皆不得见；有不得已见之者，皆先令沐浴斋祓，然后见，拜起才毕，已复引出。由是用之得专行威福，无所忌惮，境内不复知有骈矣。

14 王铎将两川、兴元之军屯灵感寺，泾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宁、凤翔屯兴平，保大、定难屯渭桥，忠武屯武功，官军四集。黄巢势已蹙，号令所行不出同、华。民避乱皆入深山筑栅自保，农事俱废，长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缗。贼卖人于官军以为粮，官军或执山寨之民鬻之，人直数百缗，以肥瘠论价。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五

唐纪七十一

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中之下

中和二年(壬寅、882)

1 五月，以湖南观察使闵勖权充镇南节度使。勖屡求於湖南建节，朝廷恐诸道观察使效之，不许。先是，王仙芝寇掠江西，高安人钟传聚蛮獠，依山为堡，众至万人。仙芝陷抚州而不能守，传入据之，诏即以为刺史。至是，又逐江西观察使高茂卿，据洪州。朝廷以勖本江西牙将，故复置镇南军，使勖领之；若传不受代，令勖因而讨之。勖知朝廷意欲斗两盗使相毙，辞不行。

2 加淮南节度使高骈兼侍中，罢其盐铁转运使。骈既失兵柄，又解利权，攘袂大诟，遣其幕僚顾云草表自诉，言辞不逊，其略曰："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负陛下。"又曰："奸臣未悟，陛下犹迷，不思宗庙之焚烧，不痛园陵之开毁。"又曰："王铎偾军之将，崔安潜在蜀贪黩，岂二儒士能戢强兵！"又曰："今之所用，上至帅臣，下及裨将，以臣所料，悉可坐擒。"又曰："无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耻。臣但恐寇生东土，刘氏复兴，即轵道之灾，岂独往日！"又曰："今贤才在野，恤人满朝，致陛下为亡国之君，此子等计将安出！"上命郑畋草诏切责之，其略曰："绾利则牢盆在手，主兵则都统当权，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诸镇，悉在指挥之下，可知董制之权；而又贵作司徒，荣为太尉。以为不用，如何为用乎？"又曰："朕缘久付卿兵柄，不能翦荡元凶，自天长漏网过淮，不出一兵袭逐，奄残京国，首尾三年。广陵之师，未离封部，忠臣积望，勇士兴讥，所以擢用元臣，诛夷巨寇。"又曰："从来倚仗之意，一旦控告无门，凝睇东南，惟增凄恻！"又曰："谢玄破苻坚於淝水，裴度平元济於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将。"又曰："宗庙焚烧，园陵开毁，龟玉毁椟，谁之过欤！"又曰："'奸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认！'陛下犹迷'之语，朕不敢当！"又曰："卿尚不能缚黄巢於天长，安能坐擒诸将！"又曰："卿云刘氏复兴，不知谁为魁首？比朕於刘玄、子婴，何太诬罔！"又曰："况天步未倾，皇纲尚整，三灵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礼仪，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堕陵。朕虽冲人，安得轻侮！"骈臣节既亏，自是贡赋遂绝。

3 以天平留后曹存实为节度使。

4 黄巢攻兴平，兴平诸军退屯奉天。

5 加河阳节度使诸葛爽同平章事。

6 六月，以泾原留后张钧为节度使。

7 荆南节度使段彦谟与监军朱敬玫相恶，敬玫别选壮士三千人，号忠勇军，自将之。彦谟谋杀敬玫；己亥，敬玫先帅众攻彦谟，杀之，以少尹李燧为留后。

8 蜀人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各聚众数千人以应阡能，杨行迁等与之战，数不利，求益兵；府中兵尽，陈敬瑄悉搜仓库门庭之卒以给之。是月，大战於乾溪，官军大败。行迁等恐无功获罪，多执村民为俘送府，日数十百人；敬瑄不问，悉斩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妇女，观者或问之，皆曰："我方治田绩麻，官军忽入村，系虏以来，竟不知

何罪!”

9 秋,七月,己巳,以钟传为江西观察使,从高骈之请也。传既去抚州,南城人危全讽复据之,又遣其弟仔倡据信州。

10 尚让攻宜君寨会大雪盈尺,贼冻死者什二三。

11 蜀人韩求聚众数千人应阡能。

12 镇海节度使周宝奏高骈承制以贼帅孙端为宣歙观察使。诏宝与宣歙观察使裴虔余发兵拒之。

13 南诏上书请早降公主,诏报以方议礼仪。

14 以保大留后东方逵为节度使,充京城东面行营招讨使。

15 闰月,加魏博节度使韩简兼侍中。

16 八月,以兵部侍郎、判度支郑绍业同平章事、兼荆南节度使。

17 浙东观察使刘汉宏遣弟汉宥及马步都虞候辛约将兵二万营于西陵,谋兼并浙西,杭州刺史董昌遣都知兵马使钱镠拒之。壬子,镠乘雾夜济江,袭其营,大破之,所杀殆尽,汉宥、辛约皆走。

18 魏博节度使韩简亦有兼并之志,自将兵三万攻河阳,败诸葛爽于修武;爽弃城走,简留兵戍之,因掠邢、洺而还。

19 李国昌达靼帅其族迁于代州。

20 黄巢所署同州防御使朱温屡请益兵以捍河中,知右军事孟楷抑之,不报。温见巢兵势日蹙,知其将亡,亲将胡真、谢瞳劝温归国;九月,丙戌,温杀其监军严实,举州降王重荣。温以舅事重荣,王铎承制以温为同华节度使,使瞳奉表诣行在。瞳,福州人也。

李详以重荣待温厚,亦欲归之,为监军所告;黄巢杀之,以其弟思邺为华州刺史。

21 桂〔邕〕州军乱,逐节度使张从训,以前容管经略使崔焯为岭南西道节度使。

22 平卢大将王敬武逐节度使安师儒,自为留后。

23 初,朝廷以庞勋降将汤群为岚州刺史,群潜通沙陀,朝廷疑之,徙群怀州刺史,郑从谠遣使赍告身授之。冬,十月,庚子朔,群杀使者,据城叛,附于沙陀;壬寅,从谠遣马步都虞候张彦球将兵讨之。

24 贼帅韩秀升、屈行从起兵,断峡江路,癸丑,陈敬瑄遣押牙庄萝蝶将二千人讨之,又遣押牙胡弘略将千人继之。

25 韩简复引兵击郓州,节度使曹存实逆战,败死。天平都将下邑朱瑄收余众,婴城拒守,简攻之不下。诏以瑄权知天平留后。

26 以朱温为右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全忠。

27 李克用虽累表请降,而据忻、代州,数侵掠并、汾,争楼烦监。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与克用世为婚姻,诏处存谕克用:“若诚心款附,宜且归朔州俟朝命;若暴横如故,当与河东、大同军共讨之。”

28 以平卢大将王敬武为留后。时诸道兵皆会关中讨黄巢,独平卢不至,王铎遣都统判官、谏议大夫张浚往说之。敬武已受黄巢官爵,不出迎,浚见敬武,责之曰:“公为天子藩臣,侮慢诏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谢之。既宣诏,将士皆不应,浚徐谕之曰:“人生当先晓逆顺,交知利害。黄巢,前日贩盐虏耳,公等舍累叶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 今天下勤王之师皆集京畿,而淄青独不至;一旦贼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 不亟往分功名、取富贵,后悔无及矣!”将士皆改容引咎,顾谓敬武曰:“谏议之言是也。”敬武即发兵从浚而西。

29 刘汉宏又遣登高镇将王镇将兵七万屯西陵,钱镠复济江袭击,大破之,斩获万计,得汉宏补诸将官伪敕二百余通;镇奔诸暨。

30 黄巢兵势尚强,王重荣患之,谓行营都监杨复光曰:“臣贼则负国,讨贼则力不足,奈何?”复光曰:“雁门李仆射,骁勇,有强兵,其家尊与吾先人尝共事相善,彼亦有徇国之志;所以不至者,以与河东结隙耳。诚以朝旨谕郑公而召之,必来,来则贼不足平矣!”东面宣慰使王徽亦以为然。时王铎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谕郑从谠。十一月,克用将沙陀万七千自岚、石路趣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独与数百骑过晋阳城下与从谠别,从谠以名马、器币赠之。

31 李详旧卒共逐黄思邺,推华阴镇使王遇为主,以华州降于王重荣,王铎承制以遇为刺史。

32 阡能党愈炽,侵淫入蜀州境;陈敬瑄以杨行迁等久无功,以押牙高仁厚为都招讨指挥使,将兵五百人往

代之。未发前一日，有黥面者，自旦至午，出入营中数四，逻者疑之，执而讯之，果阡能之谍也。仁厚命释缚，温言问之，对曰："某村民，阡能因其父母妻子於狱，云，'汝诇事归，得实则免汝家；不然，尽死。'某非愿尔也。"仁厚曰："诚知汝如是，我何忍杀汝！今纵汝归，救汝父母妻子，但语阡能云：'高尚书来日发，所将止五百人，无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当为我潜语寨中人云：'仆射愍汝曹皆良人，为贼所制，情非得已。尚书欲拯救湔洗汝曹，尚书来，汝曹各投兵迎降，尚书当使人书汝背为"归顺"字，遣汝复旧业。所欲诛者，阡能、罗浑鞏、句胡僧、罗夫子、韩求五人耳，必不使横及百姓也。'"谍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书尽知而赦之，其谁不舞跃听命！一口传百，百传千，川腾海沸，不可遏也。比尚书之至，百姓必尽奔赴如婴儿之见慈母，阡能孤居，立成擒矣！"

明日，仁厚引兵发，至双流，把截使白文现出迎；仁厚周视堑栅，怒曰："阡能役夫，其众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岁余不能擒，今观堑栅重复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饱食，养寇邀功也！"命引出斩之；监军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堑栅，才留五百兵守之，余兵悉以自随，又召诸寨兵，相继皆集。

阡能闻仁厚将至，遣罗浑鞏立五寨于双流之西，伏兵千人于野桥箐以邀官军。仁厚诇知，引兵围之，下令勿杀，遣人释戎服入贼中告谕，如昨日所以语谍者。贼大喜，呼噪，争弃甲投兵请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抚谕，书其背，使归语寨中未降者，寨中余众争出降。浑鞏狼狈逾寨走，其众执以诣仁厚，仁厚曰："此愚夫，不足与语。"械以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帜，所降凡四千人。

明旦，仁厚谓降者曰："始欲即遣汝归，而前涂诸寨百姓未知吾心，或有忧疑，藉汝曹为我前行，过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谕之，比至延贡，可归矣。"乃取浑鞏旗倒击之，每五十人为队，扬旗疾呼曰："罗浑鞏已生擒，送使府，大军行至。汝曹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为良人，无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争出降；胡僧大惊，拔剑遏之，众投瓦石击之，共擒以献仁厚，其众五千余人皆降。

又明旦，焚寨，使降者执旗先驱，一如双流。至新津，韩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堑，其众钩出之，已死，斩首以献。将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犹未食。"使先运出资粮，然后焚之。新降者竞炊爨，与先降来告者共食之，语笑歌吹，终夜不绝。

明日，仁厚纵双流、穿口降者先归，使新津降者执旗先驱，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归矣。"罗夫子置九寨於延贡，其众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罗夫子脱身弃寨奔阡能，其众皆降。

明日，罗夫子至阡能寨，与之谋悉众决战；计未定，日向暮，延贡降者至，阡能、罗夫子走马巡寨，欲出兵，众皆不应。仁厚引兵连夜逼之，明旦，诸寨知大军已近，呼噪争出，执阡能，阡能窘急赴井，为众所擒，不死；又执罗夫子，罗夫子自刭。众掣罗夫子首，缚阡能，驱之前迎官军，见仁厚，拥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负冤日久，无所控诉。自谍者还，百姓引领，度顷刻如期年。今遇尚书，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复生矣。"欢呼不可止。贼寨在他所者，分遣诸将往降之。仁厚出军凡六日，五贼皆平。每下县镇，辄补镇遏使，使安集户口。

于是陈敬瑄枭韩求、罗夫子首于市，钉阡能、罗浑鞏于城西，七日而丐之。阡能孔目官张荣，本安仁进士，屡举不中第，归于阡能，为之谋主，为草书檄，阡能败，以诗启求哀于仁厚，仁厚送府，钉于马市；自余不戮一人。

十二月，以仁厚为眉州防御使。

陈敬瑄榜邛州，凡阡能等亲党皆不问。未几，邛州刺史申捕获阡能叔父行全家三十五人系狱，请准法。敬瑄以问孔目官唐溪，对曰："公已有榜，令勿问，而刺史复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杀之，岂惟使明公失大信，窃恐阡能之党纷纷复起矣！"敬瑄从之，遣押牙牛犇往，集众於州门，破械而释之，因询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买之，不与，故恨之。敬瑄召刺史，将按其罪，刺史以忧死。他日，行全闻其家由溪以免，密饷溪蚀箔金百两。溪怒曰："此乃太师仁明，何预吾事，汝乃怀祸相饷乎！"还其金，斥逐使去。

33 河东节度使郑从谠奏克岚州，执汤群，斩之。

34 以忻、代等州留后李克用为雁门节度使。

35 初，朝廷以郑绍业为荆南节度使，时段彦谟方据荆南，绍业惮之，逾半岁，乃至镇。上幸蜀，召绍业还，以彦谟为节度使。彦谟为朱敬玫所杀，复以绍业为节度使。绍业畏敬玫，逗遛不进，军中久无帅；至是，敬玫署押牙陈儒知府事。儒，江陵人也。

36 加奉天节度使齐克俭、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并同平章事。

37 李克用将兵四万至河中，遣从父弟克修先将兵五百济河尝贼。初，克用弟克让为南山寺僧所杀，其仆浑进通归于黄巢。自高浔之败，诸军皆畏贼，莫敢进。及克用军至，贼惮之，曰："鸦军至矣，当避其锋。"克用军皆衣黑，故谓之鸦军。巢乃捕南山寺僧十余人，遣使赍诏书及重赂，因浑进通诣克用以求和。克用杀僧，哭克让，受其

赂以分诸将，焚其诏书，归其使者，引兵自夏阳渡河，军于同州。

38 孟方立既杀成麟，引兵归邢州，潞人请监军吴全勖知留后。是岁，王铎墨制以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勖；与铎书，愿得儒臣镇潞州，铎以郑昌图知昭义军事。既而朝廷以右仆射、租庸使王徽同平章事，充昭义节度使，徽以车驾播迁，中原方扰，方立专据山东邢、洺、磁三州，度朝廷力不能制，辞不行，请且委昌图。诏以徽为大明宫留守、京畿安抚制置修奉园陵使。昌图至潞州，不三月而去，方立遂迁昭义军於邢州，自称留后，表其将李殷锐为潞州刺史。

39 和州刺史秦彦使其子将兵数千袭宣州，逐观察使窦潏而代之。

三年(癸卯、883)

1 春，正月，李克用将李存贞败黄揆于沙苑；己巳，克用进屯沙苑。揆，巢之弟也。王铎承制以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以杨复光为东面都统监军使，陈景思为北面都统监军使。

乙亥，制以中书令、充诸道行营都统王铎为义成节度使，令赴镇。田令孜欲归重北司，称铎讨黄巢久无功，卒用杨复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罢铎兵柄以悦复光；又以副都统崔安潜为东都留守，以都都监西门思恭为右神策中尉，充诸道租庸兼催促诸道进军等使。令孜自以建议幸蜀、收传国宝、列圣真容、散家财犒军为己功，令宰相藩镇共请加赏，上以令孜为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

2 成德节度使常山忠穆王王景崇薨，军中立其子节度副使熔知留后事，时熔生十年矣。

3 以天平留后朱瑄为节度使。

4 二月，壬子，李克用进军乾坑，与河中、易定、忠武军合；尚让等将十五万众屯于梁田陂，明日，大战，自午至晡，贼众大败，俘斩数万，伏尸三十里。巢将王璠、黄揆袭华州，据之，王遇亡去。

5 初，光州刺史李罕之为秦宗权所攻，弃州奔项城，帅余众归诸葛爽，爽以为怀州刺史。韩简攻郓州，半年，不能下；爽复袭取河阳，朱瑄请和，简乃舍之，引兵击河阳。爽遣罕之逆战於武陟，魏军大败而还；大将澶州刺史乐行达先归，据魏州，军中共立行达为留后，简为部下所杀。己未，以行达为魏博留后。

6 甲子，李克用进围华州，黄思邺、黄揆婴城固守；克用分骑屯渭北。

7 以王熔为成德留后。

8 以郑绍业为太子宾客、分司，以陈儒为荆南留后。

9 峡路招讨指挥使庄梦蝶为韩秀升、屈行从所败，退保忠州，应援使胡弘略战亦不利；江、淮贡赋皆为贼所阻，百官无俸。云安、淯井路不通，民间乏盐。陈敬瑄奏以眉州防御使高仁厚为西川行军司马，将三千兵讨之。

10 加凤翔节度使李昌言同平章事。

11 黄巢兵数败，食复尽，阴为遁计，发兵三万扼蓝田道，三月，壬申，遣尚让将兵救华州；李克用、王重荣引兵逆战於零口，破之。克用进军渭桥，骑军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将薛志勤、康君立潜入长安，燔积聚，斩虏而还，贼中大惊。

12 以淮南押牙合肥杨行愍为庐州刺史。行愍本庐州牙将，勇敢，屡有战功，都将忌之，白刺史郎幼复遣使出戍於外。行愍过辞，都将以甘言悦之，问其所须，行愍曰："正须汝头耳！"遂起斩之，并将诸营，自称八营都知兵马使。幼复不能制，荐於高骈，请以自代。骈以行愍为淮南押牙，知庐州事，朝廷因而命之。行愍闻州人王勖贤，召，欲用之，固辞。问其子弟，曰："子潜，好学慎密，可任以事；弟子稔，有气节，可为将。"行愍召潜置门下，以稔及定远人季章为骑将。

初，吕用之因左骁雄军使俞公楚得见高骈；用之横甚，或以咎公楚，公楚数戒用之少自敛，毋相累；用之衔之。右骁雄军使姚归礼，气直敢言，尤疾用之所为，时面数其罪，常欲手刃之。癸未夜，用之与其党会倡家，归礼潜遣人爇其室，杀貌类者数人，用之易服得免。明旦，穷治其事，获纵火者，皆骁雄之卒；用之於是日夜潜二将於骈。未几，骈使二将骁雄卒三千袭贼於慎县，用之密以语杨行愍云："公楚、归礼欲袭庐州。"行愍发兵掩之，二将不为备，举军尽殪，以二将谋乱告骈；骈不知用之谋，厚赏行愍。

13 己丑，以河中行营招讨副使朱全忠为宣武节度使，俟克复长安，令赴镇。

14 癸巳，李克用等拔华州，黄揆弃城走。

15 刘汉宏分兵屯黄岭、岩下、贞女三镇，钱镠将八都兵自富春击之，破黄岭，擒岩下镇将史弁、贞女镇将杨元宗。汉宏以精兵屯诸暨，镠又击破之，汉宏走。

16 庄梦蝶与韩秀升、屈行从战，又败。其败兵纷纭还走，所在慰谕，不可遏；遇高仁厚於路，叱之，即止；仁

厚斩都虞候一人，更令修娖部伍。乃召耆老，询以山川蹊径及贼寨所据，喜曰："贼精兵尽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资粮皆在寨中，此所谓重战轻防，其败必矣！"乃扬兵江上，为欲涉之状。贼昼夜御备，遣兵挑战，仁厚不与交兵，潜发勇士千人执兵负薪，夜，由间道攻其寨，且焚之。贼望见，分兵往救之，不及，资粮荡尽，众心已摇。仁厚复募善游者凿其舟，相继皆沈，贼往来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击，且招之，贼众皆降。秀升、行从见众溃，挥剑乱斫，欲止之，众愈怒，共执二人诣仁厚，仁厚诘之曰："何故反？"秀升曰："自大中皇帝晏驾，天下无复公道，纽解纲绝。今日反者，岂惟秀升！成是败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命善食而械之。夏，四月，庚子，献于行在，斩之。

17 李克用与忠武将庞从、河中将白志迁等引兵先进，与黄巢军战於渭南，一日三战，皆捷；义成、义武等诸军继之，贼众大奔。甲辰，克用等自光泰门入京师，黄巢力战不胜，焚宫室遁去。贼死及降者甚众，官军暴掠，无异於贼，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巢自蓝田入商山，多遗珍宝於路，官军争取之，不急追，贼遂逸去。

杨复光遣使告捷，百官入贺。诏留忠武等军二万人，委大明宫留守王徽及京畿制置使田从异部分，守卫长安。五月，加朱玫、李克用、东方逵同平章事。升陕州为节度，以王重盈为节度使。又建延州为保塞军，以保大行军司马延州刺史李孝恭为节度使。克用时年二十八，於诸将最少，而破黄巢，复长安，功第一，兵势最强，诸将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时人谓之"独眼龙"。

诏以崔镣家贵身显，为黄巢相首尾三载，不逃不隐，於所在斩之。

18 黄巢使其骁将孟楷将万人为前锋，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逆战而败；贼进攻其城，宗权遂称臣於巢，与之连兵。

初，巢在长安，陈州刺史宛丘赵犨谓将佐曰："巢不死长安，必东走，陈其冲也。且巢素与忠武为仇，不可不为之备。"乃完城堑，缮甲兵，积刍粟；六十里之内，民有资粮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其弟昶翊、子麾林分将之。孟楷既下蔡州，移兵击陈，军于项城；犨先示之弱，伺其无备，袭击之，杀获殆尽，生擒楷，斩之。巢闻楷死，惊恐，悉众屯溵水，六月，与秦宗权合兵围陈州，掘堑五重，百道攻之。陈人大恐，犨谕之曰："忠武素著义勇，陈州号为劲兵，况吾家久食陈禄，誓与此州存亡。男子当求生於死中，且徇国而死，不愈於臣贼而生乎！有异议者斩！"数引锐兵开门出击贼，破之。巢益怒，营於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时民间无积聚，贼掠人为粮，生投於碓硙，并骨食之，号给粮之处曰"舂磨寨"。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濮、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

19 初，上蔡人刘谦为岭南小校，节度使韦宙奇其器，以兄女妻之。谦击群盗，屡有功，辛丑，以谦为封州刺史。

20 加东川节度使杨师立同平章事。

21 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帅所部数百人赴镇，秋，七月，丁卯，至汴州。时汴、宋荐饥，公私穷竭，内外骄军难制，外为大敌所攻，无日不战，众心危惧，而全忠勇气益振。诏以黄巢未平，加全忠东北面都招讨使。

22 南诏遣布燮杨奇肱来迎公主。诏陈敬瑄与书，辞以"銮舆巡幸，仪物未备，俟还京邑，然后出降。"奇肱不从，直前至成都。

23 李克用自长安引兵还雁门，寻有诏，以克用为河东节度使，召郑从谠诣行在。克用乃自东道过榆次，诣雁门省其父。克用寻榜河东，安慰军民曰："勿为旧念，各安家业。"

24 左骁卫上将军杨复光卒于河中；复光慷慨喜忠义，善抚士卒，军中恸哭累日，八都将鹿晏弘等各以其众散去。田令孜素畏忌之，闻其卒，甚喜，因摈斥其兄枢密使复恭为飞龙使。令孜专权，人莫与之抗，惟复恭数与之争得失，故令孜恶之，复恭因称疾归蓝田。

25 以成德留后王熔、魏博留后乐行达、天平留后朱瑄为本道节度使。

26 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畋，虽当播越，犹谨法度。田令孜为判官吴圆求郎官，畋不许；陈敬瑄欲立於宰相之上，畋以故事，使相品秩虽高，皆居真相之下，固争之；二人乃令凤翔节度使李昌言上言："军情猜忌，不可令畋扈从过此。"畋亦累表辞位，乃罢为太子太保，又以其子兵部侍郎凝绩为彭州刺史，使之就养。以兵部尚书判度支裴澈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7 八月，甲辰，李克用至晋阳，诏以前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为代北节度使，镇代州。

28 升湖南为钦化军，以观察使闵勖为节度使。

29 九月，加陈敬瑄兼中书令，进爵颍川郡王。

30 感化节度使时溥营于澉水；加溥东面兵马都统。

31 以荆南留后陈儒为节度使。

32 昭义节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险人劲，屡篡主帅，欲渐弱之，乃迁治所於邢州，大将家及富室皆徙山东，潞人不悦。监军祁审诲因人心不安，使武乡镇使安居受潜以蜡丸乞师於李克用，请复军府於潞州。冬，十月，克用遣其将贺公雅等赴之，为方立所败；又遣李克修击之，辛亥，取潞州，杀其刺史李殷锐。是后克用每岁出兵争山东，三州之人半为俘馘，野无稼穑矣。

33 以宗女为安化长公主，妻南诏。

34 刘汉宏将十余万众出西陵，将击董昌；戊午，钱镠济江迎战，大破之，汉宏易服持鲊刀而遁。己未，汉宏收余众四万又战，镠又破之，斩其弟汉容及将辛约。

35 十一月，甲子朔，秦宗权围许州。

36 忠武大将鹿晏弘帅所部自河中南掠襄、邓、金、洋，所过屠灭，声云西赴行在。十二月，至兴元，逐节度使牛勖，勖奔龙州西山。晏弘据兴元，自称留后。

37 武宁节度使时溥因食中毒，疑判官李凝古而杀之。凝古父损，为右散骑常侍，在成都，溥奏凝古与父同谋；田令孜受溥赂，令御史台鞫之。侍御史王华为损论冤，令孜矫诏移损下神策狱，华拒而不遣。萧遘奏："李凝古行毒，事出暧昧，已为溥所杀，父损相别数年，声问不通，安得诬以同谋！溥恃功乱法，陵蔑朝廷，欲杀天子侍臣；若徇其欲，行及臣辈，朝廷何以自立！"由是损得免死，归田里。时令孜专权，群臣莫敢迕视，惟遘屡与争辩，朝廷倚之。

38 升浙东为义胜军，以刘汉宏为节度使。

39 赵犨遣人间道求救於邻道，於是周岌、时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忠与黄巢之党战於鹿邑，败之，斩首二千余级，遂引兵入亳州而据之。

四年（甲辰、884）

1 春，正月，以鹿晏弘为兴元留后。

2 赐魏博节度使乐行达名彦祯。

3 东川节度使杨师立以陈敬瑄兄弟权宠之盛，心不能平。敬瑄之遣高仁厚讨韩秀升也，语之曰："成功而还，当奏天子，以东川相赏。"师立闻之，怒曰："彼此列藩，而遽以我疆土许人，是无天地也！"田令孜恐其为乱，因其不发兵防遏，徵师立为右仆射。

4 黄巢兵尚强，周岌、时溥、朱全忠不能支，共求救於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二月，克用将蕃、汉兵五万出天井关；河阳节度使诸葛爽辞以河桥不完，屯兵万善以拒之。克用乃还兵自陕、河中渡河而东。

5 杨师立得诏书，怒，不受代，杀官告使及监军使，举兵，以讨陈敬瑄为名，大将有谏者辄杀之，进屯涪城，遣其将郝澧袭绵州，不克。丙午，以陈敬瑄为西川、东川、山南西道都指挥、招讨、安抚、处置等使。三月，甲子，杨师立移檄行在百官及诸道将吏士庶，数陈敬瑄十罪，自言集本道将士、八州坛丁共十五万人，长驱问罪。诏削师立官爵，以眉州防御使高仁厚为东川留后，将兵五千讨之，以西川押牙杨茂言为行军副使。

6 朱全忠击黄巢瓦子寨，拔之。巢将陕人李唐宾、楚丘王虔裕降于全忠。

7 婺州人王镇执刺史黄碣，降于钱镠。刘汉宏遣其将娄赉杀镇而代之，浦阳镇将蒋瑰召镠兵共攻婺州，擒赉而还。碣，闽人也。

8 高骈从子左骁卫大将军澞，疏吕用之罪状二十余幅，密以呈骈，且泣曰："用之内则假神仙之说，蛊惑尊听；外则盗节制之权，残贼百姓；将佐惧死，莫之敢言。岁月浸深，羽翼将成，苟不除之，恐高氏奕代勋庸，一朝扫地矣！"因呜咽不自胜。骈曰："汝醉邪！"命扶出。明日，以澞状示用之，用之曰："四十郎尝以空乏见告，未获遵命，故有此憾。"因出澞手书数幅呈之。骈甚惭，遂禁澞出入；后月余，以澞知舒州事。

群盗陈儒攻舒州，澞求救於庐州。杨行愍力不能救，谋於其将李神福，神福请不用寸刃而逐之。乃多赍旗帜，间道入舒州，顷之，引舒州兵建庐州旗帜而出，指画地形，若布大阵状；贼惧，宵遁。神福，洺州人也。

久之，群盗吴迥、李本复攻舒州，澞不能守，弃城走，骈使人就杀之。杨行愍遣其将合肥陶雅、清流张训等将兵击吴迥、李本，擒斩之，以雅摄舒州刺史。秦宗权遣其弟将兵寇庐州，据舒城，杨行愍遣其将合肥田頵击走之。

9 前杭州刺史路审中客居黄州，闻鄂州刺史崔绍卒，募兵三千人入据之。武昌牙将杜洪亦逐岳州刺史而代之。

10 黄巢围陈州几三百日，赵犨兄弟与之大小数百战，虽兵食将尽，而众心益固。李克用会许、汴、徐、兖之军于陈州；时尚让屯太康，夏，四月，癸巳，诸军进拔太康。黄思邺屯西华，诸军复攻之，思邺走。黄巢闻之惧，退军故阳里，陈州围始解。

朱全忠闻黄巢将至，引军还大梁。五月，癸亥，大雨，平地三尺，黄巢营为水所漂，且闻李克用将至，遂引兵东北趣汴州，屠尉氏。尚让以骁骑五千进逼大梁，至于繁台；宣武将丰人朱珍、南华庞师古击却之。全忠复告急于李克用，丙寅，克用与忠武都监使田从异发许州，戊辰，追及黄巢於中牟北王满渡，乘其半济，奋击，大破之，杀万余人，贼遂溃。尚让帅其众降时溥，别将临晋李谠、曲周霍存、甄城葛从周、冤句张归霸及弟归厚帅其众降朱全忠。巢逾汴而北，己巳，克用追击之于封丘，又破之。庚午夜，复大雨，贼惊惧东走，克用追之，过胙城、匡城。巢收余众近千人，东奔兖州；辛未，克用追至冤句，骑能属者才数百人，昼夜行二百余里，人马疲乏，粮尽，乃还汴州，欲裹粮复追之，获巢幼子及乘舆器服符印，得所掠男女万人，悉纵遣之。

11 癸酉，高仁厚屯德阳，杨师立遣其将郑君雄、张士安据鹿头关以拒之。

12 甲戌，李克用至汴州，营於城外；朱全忠固请入城，馆於上源驿。全忠就置酒，声乐、馔具皆精丰，礼貌甚恭；克用乘酒使气，语颇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罢酒，从者皆沾醉，宣武将杨彦洪密与全忠谋，连车树栅以塞衢路，发兵围驿而攻之，呼声动地。克用醉，不之闻；亲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余人格斗，侍者郭景铢灭烛，扶克用匿床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难，克用始张目援弓而起。志勤射汴人，死者数十。须臾，烟火四合，会大雨震电，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帅左右数人逾垣突围，乘电光而行，汴人扼桥，力战得度，史敬思为后拒，战死。克用登尉氏门，缒城得出，监军陈景思等三百余人，皆为汴人所杀。杨彦洪谓全忠曰："胡人急则乘马，见乘马则射之。"是夕，彦洪乘马适在全忠前，全中射之，殪。

克用妻刘氏，多智略，左右先脱归者以汴人为变告，刘氏神色不动，立斩之，阴召大将约束，谋保军以还。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刘氏曰："公比为国讨贼，救东诸侯之急，今汴人不道，乃谋害公，自当诉之朝廷。若擅举兵相攻，则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有辞矣。"克用从之，引兵去，但移书责全忠。全忠复书曰："前夕之变，仆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与杨彦洪为谋，彦洪既伏其辜，惟公谅察。"

克用养子嗣源，年十七，从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间，独无所伤。嗣源本胡人，名邈佶烈，无姓。克用择军中骁勇者，多养为子，名回鹘张政之子曰存信，振武孙重进曰存进，许州王贤曰存贤，安敬思曰存孝，皆冒姓李氏。

丙子，克用至许州故寨，求粮於周岌，岌辞以粮乏，乃自陕济河还晋阳。

13 郑君雄、张士安坚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则彼利我伤，围之则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围之。丁丑，夜二鼓，君雄等出劲兵掩击城北副使寨，杨茂言不能御，帅众弃寨走，其旁数寨见副使走，亦走。东川人并兵南攻中军，仁厚闻之，大开寨门，设炬火照之，自帅士卒为两翼伏道左右。贼至，见门开，不敢入，还去，仁厚发伏击之，东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蹙之壕中，斩获甚众而还。

仁厚念诸弃寨走者，明旦所当诛杀甚多，乃密召孔目官张韶，谕之曰："尔速遣步探子将数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尔意谕之曰：'仆射幸不出寨，皆不知，汝曹速归，来旦牙参，勿忧也。'"韶素名长者，众信之，至四鼓，皆还寨；惟杨茂言走至张把，乃追及之。仁厚闻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归矣！"诘旦，诸将牙集，以为仁厚诚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谓茂言曰："昨夜闻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张把，有诸？"对曰："昨夜闻贼攻中军，左右言仆射已去，遂策马参随，既而审其虚，复还寨中。"仁厚曰："仁厚与副使俱受命天子，将兵讨贼，若仁厚先走，副使当叱下马，行军法，代总军事，然后奏闻。今副使既先走，又为欺罔，理当何如？"茂言拱手曰："当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斩之，诸将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俘虏数十人，释缚纵归。君雄等闻之惧，曰："彼军法严整如是，自今兵不可复出矣！"

14 庚辰，时溥遣其将李师悦将兵万人追黄巢。

15 癸未，高仁厚陈於鹿头关城下，郑君雄等悉众出战。仁厚设伏於陈后，阳败走，君雄等追之，伏发，君雄等大败；是夕，遁归梓州。陈敬瑄发兵三千以益仁厚军，进围梓州。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六

唐纪七十二

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下之上

中和四年(甲辰、884)

1 六月,壬辰,东川留后高仁厚奏郑君雄斩杨师立出降。仁厚围梓州久不下,乃为书射城中,道其将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为诸君缓师十日,使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师立首,当分见兵为五番,番分昼夜以攻之,于此甚逸,于彼必困矣。五日不下,四面俱进,克之必矣。诸君图之!"数日,君雄大呼于众曰:"天子所诛者元恶耳,他人无预也。"众呼万岁,大噪,突入府中,师立自杀,君雄挈其首出降。仁厚献其首及妻子于行在,陈敬瑄钉其子于城北,敬瑄三子出观之,钉者呼曰:"兹事行及汝曹,汝曹于后努力领取!"三子走马而返。以高仁厚为东川节度使。

2 甲辰,武宁将李师悦与尚让追黄巢至瑕丘,败之。巢众殆尽,走至狼虎谷,丙午,巢甥林言斩巢兄弟妻子首,将诣时溥;遇沙陀博野军,夺之,并斩言首以献于溥。

3 蔡州节度使秦宗权纵兵四出,侵噬邻道;天平节度使朱瑄,有众三万,从父弟瑾,勇冠军中。宣武节度使朱全忠为宗权所攻,势甚窘,求救于瑄,瑄遣瑾将兵救之,败宗权于合乡。全忠德之,与瑄约为兄弟。

4 秋,七月,壬午,时溥遣使献黄巢及家人首并姬妾,上御大玄楼受之。宣问姬妾:"汝曹皆勋贵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其居首者对曰:"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上不复问,皆戮之于市。人争与之酒,其余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独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肃然。

5 朱全忠击秦宗权,败宗权于溵水。

6 李克用至晋阳,大治甲兵,遣榆次镇将雁门李承嗣奉表诣行在,自陈"有破黄巢大功,为朱全忠所图,仅能自免,将佐已下从行者三百余人,并牌印皆没不返。全忠仍榜东都、陕、孟,云臣已死,行营兵溃,令所在邀遮屠翦,勿令漏失,将士皆号泣冤诉,请复仇雠。臣以朝廷至公,当俟诏命,拊循抑止,复归本道。乞遣使按问,发兵诛讨,臣遣弟克勤将万骑在河中俟命。"时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务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赐优诏和解之。克用前后凡八表,称:"全忠妒功疾能,阴狡祸贼,异日必为国患。惟乞下诏削其官爵,臣自帅本道兵讨之,不用度支粮饷。"上累遣杨复恭等谕指,称:"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体。"克用终郁郁不平。时藩镇相攻者,朝廷不复为之辩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视,皆无所禀畏矣!

7 八月,李克用奏请割麟州隶河东,又请以弟克修为昭义节度使,皆许之。由是昭义分为二镇。进克用爵陇西郡王。克用奏罢云蔚防御使,依旧隶河东,从之。

8 九月,己未,加朱全忠同平章事。

9 以右仆射、大明宫留守王徽知京兆尹事。上以长安宫室焚毁,故久留蜀未归。徽招抚流散,户口稍归,复缮治宫室,百司粗有绪。冬,十月,关东藩镇表请车驾还京师。

10 朱全忠之降也,义成节度使王铎为都统,承制除官。全忠初镇大梁,事铎礼甚恭,铎依以为援。而全忠兵浸强,益骄倨,铎知不足恃,表请还朝,徙铎为义昌节度使。

11 鹿晏弘之去河中,王建、韩建、张造、晋晖、李师泰各帅其众与之俱;及据兴元,以建等为巡内刺史,不遣之官。晏弘猜忌,众心不附,王建、韩建素相亲善,晏弘尤忌之,数引入卧内,待之加厚,二建相谓曰:"仆射甘言厚意,疑我也,祸将至矣!"田令孜密遣人以厚利诱之,十一月,二建与张造、晋晖、李师泰帅众数千逃奔行在,令孜皆养为假子,赐与巨万,拜诸卫将军,使各将其众,号随驾五都。又遣禁兵讨晏弘,晏弘弃兴元走。

12 初,宦者曹知悉,本华原富家子,有胆略。黄巢陷长安,知悉归乡里,集壮士,据嵯峨山南,为堡自固,巢党不敢近。知悉数遣壮士变衣服语言,效巢党,夜入长安攻贼营,贼惊以为鬼神;又疑其下有叛者,由是心不自安。朝廷闻而嘉之,就除内常侍,赐金紫。知悉闻车驾将还,谓人曰:"吾施小术,使诸军得成大功,从驾群臣但平

步往来,俟至大散关,当阅其可归者纳之。"行在闻之,恐其为变;田令孜尤恶之,密以敕旨谕邠宁节度使王行瑜,使诛之,行瑜潜师自嵯峨山北乘高攻之,知悫不为备,举营尽殪。令孜益骄横,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断。上患其专,时语左右而流涕。

13 鹿晏弘引兵东出襄州,秦宗权遣其将秦诰、赵德谭将兵会之,共攻襄州,陷之;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奔成都。德谭,蔡州人也。晏弘引兵转掠襄、邓、均、房、庐、寿,复还许州;忠武节度使周岌闻其至,弃镇走,晏弘遂据许州,自称留后,朝廷不能讨,因以为忠武节度使。

14 十二月,己丑,陈敬瑄表辞三川都指挥、招讨、制置、安抚等使;从之。

15 初,黄巢转掠福建,建州人陈岩聚众数千保乡里,号九龙军,福建观察使郑镒奏为团练副使。泉州刺史、左厢都虞候李连有罪,亡入溪洞,岩击败之。镒畏岩之逼,表岩自代,壬寅,以岩为福建观察使。岩为治有威惠,闽人安之。

16 义昌节度使兼中书令王铎,厚于奉养,过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鲜华,如承平之态;魏博节度使乐彦祯之子从训,伏卒数百于漳南高鸡泊,围而杀之,及宾僚从者三百余人皆死,掠其资装侍妾而还。彦祯奏云为盗所杀,朝廷不能诘。

17 赐邠宁军号曰静难。

18 是岁,余杭镇使陈晟逐睦州刺史柳超,颍州都知兵马使汝阴王敬莞逐其刺史,各领州事,朝廷因命为刺史。

19 均州贼帅孙喜聚众数千人,谋攻州城,刺史吕烨不知所为。都将武当冯行袭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谓曰:"州人得良牧,无不归心,然公所从之卒太多,州人惧于剽掠,尚以为疑。不若置军江北,独与腹心轻骑俱进,行袭请为前道,告谕州人,无不服者矣。"喜以为然,从之;既渡江,军吏迎谒,伏兵发,行袭手击喜,斩之,从喜者皆死,江北军望之俱溃。山南东道节度使上其功,诏以行袭为均州刺史。州西有长山,当襄、邓入蜀之道,群盗据之,抄掠贡赋,行袭讨诛之,蜀道以通。

20 凤翔节度使李昌言病,表弟昌符知留后。昌言薨,制以昌符为凤翔节度使。

21 时黄巢虽平,秦宗权复炽,命将出兵,寇掠邻道,陈彦侵淮南,秦贤侵江南,秦诰陷襄、唐、邓,孙儒陷东都、孟、陕、虢,张晊陷汝、郑,卢瑭攻汴、宋,所至屠翦焚荡,殆无孑遗。其残暴又甚于巢,军行未始转粮,车载盐尸以从。北至卫、滑,西及关辅,东尽青、齐,南出江、淮,州镇存者仅保一城,极目千里,无复烟火。上将还长安,畏宗权为患。

光启元年(乙巳、885)

1 春,正月,戊午,下诏招抚之。

2 己卯,车驾发成都,陈敬瑄送至汉州而还。

3 荆南监军朱敬玫所募忠勇军暴横,陈儒患之。郑绍业之镇荆南也,遣大将申屠琮将兵五千击黄巢于长安;军还,儒告琮,使除之。忠勇将程君从闻之,帅其众奔朗州,琮追击之,杀百余人,自是琮复专军政。

雷满屡攻掠荆南,儒重赂以却之。淮南将张瑰、韩师德叛高骈,据复、岳二州,自称刺史,儒请瑰摄行军司马,师德摄节度副使,将兵击雷满。师德引兵上峡大掠,归于岳州;瑰还兵逐儒而代之。儒将奔行在,瑰劫还,囚之。瑰,渭州人,性贪暴,荆南旧将夷灭殆尽。

先是,朱敬玫屡杀大将及富商以致富,朝廷遣中使杨玄晦代之。敬玫留居荆南,尝曝衣,瑰见而欲之,遣卒夜攻之,杀敬玫,尽取其财。瑰恶牙将郭禹慓悍,欲杀之,禹结党千人亡去,庚申,袭归州,据之,自称刺史。禹,青州人成汭也,因杀人亡命,更其姓名。

4 南康贼帅卢光稠陷虔州,自称刺史,以其里人谭全播为谋主。

5 秦宗权责租赋于光州刺史王绪,绪不能给;宗权怒,发兵击之。绪惧,悉举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以刘行全为前锋,转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能守也。

6 秦宗权寇颍、亳,朱全忠败之于焦夷。

7 二月,丙申,车驾至凤翔。三月,丁卯,至京师;荆棘满城,狐兔纵横,上凄然不乐。己巳,赦天下,改元。时朝廷号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剑南、岭南数十州而已。

8 秦宗权称帝,置百官,诏以武宁节度使时溥为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以讨之。

9 卢龙节度使李可举、成德节度使王熔恶李克用之强,而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与克用亲善,为侄郜娶克用

女。又，河北诸镇，惟义武尚属朝廷，可举等恐其窥伺山东，终为己患，乃相与谋曰："易、定，燕、赵之余也。"约共灭处存而分其地；又说云中节度使赫连铎使攻克用之背。可举遣其将李全忠将兵六万攻易州，熔遣将将兵攻无极。处存告急于克用，克用遣其将康君立等将兵救之。

10 闰月，秦宗权遣其弟宗言寇荆南。

11 初，田令孜在蜀募新军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分隶两神策，为十军以统之，又南牙、北司官共万余员，是时藩镇各专租税，河南·北、江、淮无复上供，三司转运无调发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华、凤翔等数州租税，不能赡，赏赉不时，士卒有怨言。令孜患之，不知所出。先是，安邑、解县两池盐皆隶盐铁，置官榷之；中和以来，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专之，岁献三千车以供国用，令孜奏复如旧制隶盐铁。夏，四月，令孜自兼两池榷盐使，收其利以赡军。重荣上章论诉不已，遣中使往谕之，重荣不可。时令孜多遣亲信觇藩镇，有不附己者，辄图之。令孜养子匡祐使河中，重荣待之甚厚，而匡祐傲甚，举军皆愤怒。重荣乃数令孜罪恶，责其无礼，监军为讲解，仅得脱去；匡祐归，以告令孜，劝图之。五月，令孜徙重荣为泰宁节度使，以泰宁节度使齐克让为义武节度使，以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仍诏李克用以河东兵援处存赴镇。

12 卢龙兵攻易州，裨将刘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仁恭，深州人也。李克用自将救无极，败成德兵；成德兵退保新城，克用复进击，大破之。拔新城，成德兵走，追至九门，斩首万余级。卢龙兵既得易州，骄怠，王处存夜遣卒三千蒙羊皮造城下，卢龙兵以为羊也，争出掠之，处存奋击，大破之，复取易州，李全忠走。

13 加陕虢节度使王重盈同平章事。

14 李全忠既丧师，恐获罪，收余众还袭幽州；六月，李可举窘急，举族登楼自焚死，全忠自为留后。

15 东都留守李罕之与秦宗权将孙儒相拒数月；罕之兵少食尽，弃城，西保渑池，宗权陷东都。

16 秋，七月，以李全忠为卢龙留后。

17 乙巳，右补阙常浚上疏，以为："陛下姑息藩镇太甚，是非功过，骈首并足，致天下纷纷若此，犹未之寤，岂可不念骆谷之艰危，复怀西顾之计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党言于上曰："此疏传于藩镇，岂不致其猜忿！"庚戌，贬浚万州司户，寻赐死。

18 沧州军乱，逐节度使杨全玫，立牙将卢彦威为留后，全玫奔幽州。以保銮都将曹诚为义昌节度使，以彦威为德州刺史。

19 孙儒据东都月余，烧宫室、官寺、民居，大掠席卷而去，城中寂无鸡犬。李罕之复引其众入东都，筑垒于市西而居之。

20 王重荣自以有复京城功，为田令孜所摈，不肯之兖州，累表论令孜离间君臣，数令孜十罪；令孜结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以抗之。王处存亦上言："幽、镇兵新退，臣未敢离易、定。且王重荣无罪，有大功于国，不宜轻有改易。"诏趣其上道，八月，处存引军至晋州，刺史龚君武闭城不内而还。

21 洺州刺史马爽，与昭义行军司马奚忠信不叶，起兵屯邢州南，胁孟方立请诛忠信；既而众溃，爽奔魏州，忠信使人赂乐彦祯而杀之。

22 秦宗权攻邻道二十余州，陷之；唯陈州距蔡百余里，兵力甚弱，刺史赵犨日与宗权战，宗权不能屈。诏以犨为蔡州节度使。犨德朱全忠之援，与全忠结婚，凡全忠所调发，无不立至。

23 王绪至漳州，以道险粮少，令军中"无得以老弱自随，犯者斩！"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岖从军，绪召潮等责之曰："军皆有法，未有无法之军。汝违吾令而不诛，是无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无母之人；将军柰何使人弃其母！"绪怒，命斩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将军，既杀其母，安用其子！请先母死。"将士皆为之请，乃舍之。

有望气者谓绪曰："军中有王者气。"于是绪见将卒有勇略逾己及气质魁岸者皆杀之。刘行全亦死，众皆自危，曰："行全亲也，且军锋之冠，犹不免，况吾属乎！"行至南安，王潮说其前锋将曰："吾属违坟墓，损妻子，羁旅外乡为群盗，岂所欲哉！乃为绪所迫胁故也。今绪猜刻不仁，妄杀无辜，军中孑孑者受诛且尽，子须眉若神，骑射绝伦，又为前锋，吾窃为子危之！"前锋将执潮手泣，问计安出。潮为之谋，伏壮士数十人于篁竹中，伺绪至，挺剑大呼跃出，就马上擒之，反缚以徇，军中皆呼万岁。潮推前锋将为主，前锋将曰："吾属今日不为鱼肉，皆王君力也。天以王君为主，谁敢先之！"相推让数四，卒奉潮为将军。绪叹曰："此子在吾网中不能杀，岂非天哉！"

潮引兵将还光州，约其属，所过秋豪无犯。行及沙县，泉州人张延鲁等以刺史廖彦若贪暴，帅耆老奉牛酒遮道，请潮留为州将，潮乃引兵围泉州。

24 九月，戊申，以陈敬瑄为三川及峡内诸州都指挥、制置等使。

25 蔡军围荆南，马步使赵匡谋奉前节度使陈儒以出，留后张瑰觉之，杀匡及儒。

26 冬，十月，癸丑，秦宗权败朱全忠于八角。

27 王重荣求救于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选兵市马，聚结诸胡，议攻汴州，报曰："待吾先灭全忠，还扫鼠辈如秋叶耳！"重荣曰："待公自关东还，吾为虏矣。不若先除君侧之恶，退擒全忠易矣。"时朱玫、李昌符亦阴附朱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符与全忠相表里，欲共灭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汉兵十五万，决以来年济河，自渭北讨二镇；不近京城，保无惊扰。既诛二镇，乃旋师灭全忠以雪仇耻。"上遣使者谕释，冠盖相望。

朱玫欲朝廷讨克用，数遣人潜入京城，烧积聚，或刺杀近侍，声云克用所为，于是京师震恐，日有讹言。令孜遣玫、昌符将本军及神策鄜、延、灵、夏等军各三万人屯沙苑，以讨王重荣，重荣发兵拒之，告急于李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一月，重荣遣兵攻同州，刺史郭璋出战，败死。重荣与玫等相守月余，克用兵至，与重荣俱壁沙苑，表请诛令孜及玫、昌符；诏和解之，克用不听。十二月，癸酉，合战，玫、昌符大败，各走还本镇，溃军所过焚掠。克用进逼京城，乙亥夜，令孜奉天子自开远门出幸凤翔。

初，黄巢焚长安宫室而去，诸道兵入城纵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王徽累年补葺，仅完一二，至是复为乱兵焚掠，无孑遗矣。

28 是岁，赐河中军号护国。

二年(丙午、886)

1 春，正月，镇海牙将张郁作乱，攻陷常州。

2 李克用还军河中，与王重荣同表请大驾还宫，因罪状田令孜，请诛之。上复以飞龙使杨复恭为枢密使。

戊子，令孜请上幸兴元，上不从。是夜，令孜引兵入宫，劫上幸宝鸡，黄门卫士从者才数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学士承旨杜让能宿直禁中，闻之，步追乘舆，出城十余里，得人所遗马，无鞍勒，解带系颈而乘之，独追及上于宝鸡；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纬等数人继至。让能，审权之子，纬，戡之孙也。宗正奉太庙神主至鄠，遇盗，皆失之。朝士追乘舆者至盩厔，为乱兵所掠，衣装殆尽。

庚寅，上以孔纬为御史大夫，使还召百官，上留宝鸡以待之。

时田令孜弄权，再致播迁，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耻为之用，且惮李克用、王重荣之强，更与之合。

萧遘因邠宁奏事判官李松年至凤翔，遣召朱玫亟迎车驾，癸巳，玫引步骑五千至凤翔。孔纬诣宰相，欲宣诏召之；萧遘、裴澈以令孜在上侧，不欲往，辞疾不见。纬令台吏趣百官诣行在，皆辞以无袍笏，纬召三院御史，泣谓："布衣亲旧有急，犹当赴之。岂有天子蒙尘，为人臣子，累召而不往者！"御史请办装数日而行，纬拂衣起曰："吾妻病垂死且不顾，诸君善自为谋，请从此辞！"乃诣李昌符，请骑卫送至行在，昌符义之，赠装钱，遣骑送之。

邠宁、凤翔兵追逼乘舆，败神策指挥使杨晟于潘氏，钲鼓之声闻于行宫。田令孜奉上发宝鸡，留禁兵守石鼻为后拒。置感义军于兴、凤二州，以杨晟为节度使，守散关。时军民杂糅，锋镝纵横，以神策军使王建、晋晖为清道斩斫使，建以长剑五百前驱奋击，乘舆乃得前。上以传国宝授建负之以从，登大散岭。李昌符焚阁道丈余，将摧折，王建扶掖上自烟焰中跃过；夜，宿板下，上枕建膝而寝，既觉，始进食，解御袍赐建曰："以其有泪痕故也。"车驾才入散关，朱玫已围宝鸡。石鼻军溃，玫长驱攻散关，不克。嗣襄王煴，肃宗之玄孙也，有疾，从上不及，留遵涂驿，为玫所得，与俱还凤翔。

庚戌，李克用还太原。

3 二月，王重荣、朱玫、李昌符复上表请诛田令孜。

4 以前东都留守郑从谠为守太傅兼侍中。

5 朱玫、李昌符使山南西道节度使石君涉栅绝险要，烧邮驿，上由他道以进；山谷崎岖，邠军迫其后，危殆者数四，仅得达山南。三月，壬午，石君涉弃镇逃归朱玫。

癸未，凤翔百官萧遘等罪状田令孜及其党韦昭度，请诛之。初，昭度因供奉僧澈结宦官，得为相。澈师知玄鄙澈所为，昭度每与同列诣知玄，皆拜之，知玄揖使诣澈啜茶。

山南西道监军冯翊严遵美迎上于西县，丙申，车驾至兴元。

戊戌，以御史大夫孔纬、翰林学士承旨·兵部尚书杜让能并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保銮都将李铤等败邠军于凤州。

诏加王重荣应接粮料使，调本道谷十五万斛以济国用。重荣表称令孜未诛，不奉诏。

以尚书左丞卢渥为户部尚书，充山南西道留后。以严遵美为内枢密使，遣王建帅部兵戍三泉，晋晖及神策军使张造帅四都兵屯黑水，修栈道以通往来。以建遥领壁州刺史。将帅遥领州镇自此始。

6 陈敬瑄疑东川节度使高仁厚，欲去之。遂州刺史郑君立起兵攻陷汉州，进向成都；敬瑄遣其将李顺之逆战，君立败死。敬瑄又发维、茂羌军击仁厚，杀之。

7 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终不可去，言于萧遘曰："主上播迁六年，中原将士冒矢石，百姓供馈饷，战死饿死，什减七八，仅得复京城。天下方喜车驾还宫，主上更以勤王之功为敕使之荣，委以大权，使堕纲纪，骚扰藩镇，召乱生祸。玫昨奉尊命来迎大驾，不蒙信察，反类胁君。吾辈报国之心极矣，战贼之力殚矣，安能垂头弭耳，受制于阉寺之手哉！李氏孙尚多，相公盍改图以利社稷乎？"遘曰："主上践阼十余年，无大过恶；正以令孜专权肘腋，致坐不安席，上每言之，流涕不已。近日上初无行意，令孜陈兵帐前，迫胁以行，不容俟旦。罪皆在令孜，人谁不知！足下尽心王室，正有引兵还镇，拜表迎銮。废立重事，伊、霍所难，遘不敢闻命！"玫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异义者斩！"

夏，四月，壬子，玫逼凤翔百官奉襄王煴权监军国事，承制封拜指挥，仍遣大臣入蜀迎驾，盟百官于石鼻驿。玫使萧遘为册文，遘辞以文思荒落；仍使兵部侍郎判户部郑昌图为之。乙卯，煴受册，玫自兼左、右神策十军使，帅百官奉煴还京师；以郑昌图同平章事、判度支、盐铁、户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河中百官崔安潜等上襄王笺，贺受册。

8 田令孜自知不为天下所容，乃荐枢密使杨复恭为左神策中尉、观军容使，自除西川监军使，往依陈敬瑄。复恭斥令孜之党，出王建为利州刺史，晋晖为集州刺史，张造为万州刺史，李师泰为忠州刺史。

9 五月，朱玫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萧遘为太子太保，自加侍中、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加裴澈判度支，郑昌图判户部；以淮南节度使高骈兼中书令，充江·淮盐铁、转运等使、诸道行营兵马都统；淮南右都押牙、和州刺史吕用之为岭南东道节度使；大行封拜以悦藩镇。遣吏部侍郎夏侯潭宣谕河北，户部侍郎杨陟宣谕江、淮，诸藩镇受其命者什六七，高骈仍奉笺劝进。

吕用之建牙开幕，一与骈同，凡骈之腹心及将校能任事者，皆逼以从己，诸所施为，不复咨禀。骈颇疑之，阴欲夺其权，而根蒂已固，无如之何。用之知之，甚惧，访于其党前度支巡官郑杞、前知庐州事董瑾，杞曰："此固为晚矣。"用之问策安出，杞曰："曹孟德有言：'宁我负人，无人负我。'"明日，与瑾共为书一缄授用之，其语秘，人莫有知者。

萧遘称疾归永乐。

初，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与朱玫同谋立襄王，既而玫自为宰相专权；昌符怒，不受其官，更通表兴元。诏加昌符检校司徒。

朱玫遣其将王行瑜将邠宁、河西兵五万追乘舆，感义节度使杨晟战数却，弃散关走，行瑜进屯凤州。

是时，诸道贡赋多之长安，不之兴元，从官卫士皆乏食，上涕泣，不知为计。杜让能言于上曰："杨复光与王重荣同破黄巢，复京城，相亲善；复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谕以大义，且致复恭之意，宜有回虑归国之理。"上从之，遣右谏议大夫刘崇望使于河中，赍诏谕重荣，重荣即听命，遣使表献绢十万匹，且请讨朱玫以自赎。

戊戌，襄王煴遣使至晋阳赐李克用诏，言"上至半涂，六军变扰，苍黄晏驾，吾为藩镇所推，今已受册。"朱玫亦与克用书，克用闻其谋皆出于玫，大怒。大将盖寓说克用曰："銮舆播迁，天下皆归咎于我，今不诛玫，黜李煴，无以自湔洗。"克用从之，燔诏书，囚使者，移檄邻道，称："玫敢欺藩方，明言晏驾。当道已发蕃、汉三万兵进讨凶逆，当共立大功。"寓，蔚州人也。

10 秦贤寇宋汴，朱全忠败之于尉氏南；癸巳，遣都将郭言将步骑三万击蔡州。

11 六月，以鹰跸都将杨守亮为金商节度、京畿制置使，将兵二万出金州，与王重荣、李克用共讨朱玫。守亮本姓訾，名亮，曹州人，与弟信皆为杨复光假子，更名守亮、守信。

李克用遣使奉表称："方发兵济河，除逆党，迎车驾，愿诏诸道与臣协力。"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与朱玫合，人情恟惧；表至，上出示从官，并谕山南诸镇，由是帖然。然克用表犹以朱全忠为言，上使杨复恭以书谕之云："俟三辅事宁，别有进止。"

12 衡州刺史周岳发兵攻潭州，钦化节度使闵勖招淮西将黄皓入城共守，皓遂杀勖。岳攻拔州城，擒皓，杀之。

13 镇海节度使周宝遣牙将丁从实袭常州，逐张郁；郁奔海陵，依镇遏使南昌高霸。霸，高骈将也，镇海陵，

有民五万户，兵三万人。

14 秋，七月，秦宗权陷许州，杀节度使鹿晏弘。

15 王行瑜进攻兴州，感义节度使杨晟弃镇走，据文州，诏保銮都将李铤、扈跸都将李茂贞、陈佩屯大唐峰以拒之。茂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赐姓名。

16 更命钦化军曰武安，以衡州刺史周岳为节度使。

17 八月，卢龙节度使李全忠薨，以其子匡威为留后。

18 王潮拔泉州，杀廖彦若。潮闻福建观察陈岩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岩表潮为泉州刺史。潮沈勇有智略，既得泉州，招怀离散，均赋缮兵，吏民悦服。幽王绪于别馆，绪惭，自杀。

19 九月，朱玫将张行实攻大唐峰，李铤等击却之。金吾将军满存与邠军战，破之，复取兴州，进守万仞寨。

20 李克修攻孟方立，甲午，擒其将吕臻于焦冈，拔故镇、武安、临洺、邯郸、沙河；以大将安金俊为邢州刺史。

21 长安百官太子太师裴璩等劝进于襄王煴。冬，十月，煴即皇帝位，改元建贞，遥尊上为太上元皇圣帝。

22 董昌谓钱镠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镠曰："然，不取终为后患。"遂将兵自诸暨趋平水，凿山开道五百里，出曹娥埭，浙东将鲍君福帅众降之。镠与浙东军战，屡破之，进屯丰山。

23 感化牙将张雄、冯弘铎得罪于节度使时溥，聚众三百，走渡江，袭苏州，据之。雄自称刺史，稍聚兵至五万，战舰千余，自号天成军。

24 河阳节度使诸葛爽薨，大将刘经、张全义立爽子仲方为留后。全义，临濮人也。

25 李克修攻邢州，不克而还。

26 十一月，丙戌，钱镠克越州，刘汉宏奔台州。

27 义成节度使安师儒委政于两厢都虞候夏侯晏、杜标，二人骄恣，军中忿之；小校张骁潜出，聚众二千攻州城，师儒斩晏、标首谕之，军中稍息。天平节度使朱瑄谋取滑州，遣濮州刺史朱裕将兵诱张骁，杀之。朱全忠先遣其将朱珍、李唐宾袭滑州，入境，遇大雪，珍等一夕驰至壁下，百梯并升，遂克之，虏师儒以归。全忠以牙将江陵胡真知义成留后。

28 田令孜至成都请寻医，许之。

29 十二月，戊寅，诸军拔凤州，以满存为凤州防御使。

30 杨复恭传檄关中，称"得朱玫首者，以静难节度使赏之。"王行瑜战数败，恐获罪于玫，与其下谋曰："今无功，归亦死；曷若与汝曹斩玫首，迎大驾，取邠宁节钺乎？"众从之。甲寅，行瑜自凤州擅引兵归京师，玫方视事，闻之，怒，召行瑜，责之曰："汝擅归，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诛反者朱玫耳！"遂擒斩之，并杀其党数百人。诸军大乱，焚掠京城，士民无衣冻死者蔽地。裴澈、郑昌图帅百官二百余人奉襄王奔河中，王重荣诈为迎奉，执煴，杀之，囚澈、昌图；百官死者殆半。

31 台州刺史杜雄诱刘汉宏，执送董昌，斩之。昌徙镇越州，自称知浙东军府事，以钱镠知杭州事。

32 王重荣函襄王煴首至行在，刑部请御兴元城南楼献馘，百官毕贺。太常博士殷盈孙议，以为："煴为贼臣所逼，正以不能死节为罪耳。礼，公族罪在大辟，君为之素服不举。今煴已就诛，宜废为庶人，令所在葬其首。其献馘称贺之礼，请俟朱玫首至而行之。"从之。盈孙，侑之孙也。

33 河阳大将刘经，畏李罕之难制，自引兵镇洛阳，袭罕之于渑池，为罕之所败；经奔洛阳走，罕之追杀殆尽。罕之军于巩，将渡河，经遣张全义将兵拒之。时诸葛仲方幼弱，政在刘经，诸将多不附，全义遂与罕之合兵攻河阳，为经所败，罕之、全义走保怀州。

34 初，忠武决胜指挥使孙儒与龙骧指挥使朗山刘建锋戍蔡州，拒黄巢，扶沟马殷隶军中，以材勇闻。及秦宗权叛，儒等皆属焉。宗权遣儒攻陷郑州，刺史李璠奔大梁。儒进陷河阳，留后诸葛仲方奔大梁。儒自称节度使，张全义据怀州，李罕之据泽州以拒之。

初，长安人张佶为宣州幕僚，恶观察使秦彦之为人，弃官去；过蔡州，宗权留以为行军司马。佶谓刘建锋曰："秦公刚鸷而猜忌，亡无日矣，吾属何以自免！"建锋方自危，遂与佶善。

35 寿州刺史张翱遣其将魏虔将万人寇庐州，庐州刺史杨行愍遣其将田颢、李神福、张训拒之，败虔于褚城。滁州刺史许勍袭舒州，刺史陶雅奔庐州。高骈命行愍更名行密。

36 是岁，天平牙将朱瑾逐泰宁节度使齐克让，自称留后。瑾将袭兖州，求婚于克让，乃自郓盛饰车服，私藏

兵甲以赴之。亲迎之夕，甲士窃发，逐克让而代之。朝廷因以瑾为泰宁节度使。

37 安陆贼帅周通攻鄂州，路审中亡去；岳州刺史杜洪乘虚入鄂，自称武昌留后，朝廷因以授之。湘阴贼帅邓进思复乘虚陷岳州。

38 秦宗言围荆南二年，张瑰婴城自守，城中米斗直钱四十缗，食甲鼓皆尽，击门扉以警夜，死者相枕。宗言竟不能克而去。

三年(丁未、887)

1 春，正月，以邠州都将王行瑜为静难军节度使，扈跸都头李茂贞领武定节度使，扈跸都头杨守宗为金商节度使，右卫大将军顾彦朗为东川节度使，金商节度使杨守亮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彦朗，丰县人也。

2 辛巳，以董昌为浙东观察使，钱镠为杭州刺史。

3 秦宗权自以兵力十倍于朱全忠，而数为所败，耻之，欲悉力以攻汴州。全忠患兵少，二月，以诸军都指挥使朱珍为淄州刺史，募兵于东道，期以初夏而还。

4 戊辰，削夺三川都监田令孜官爵，长流端州。然令孜依陈敬瑄，竟不行。

5 代北节度使李国昌薨。

6 三月，癸未，诏伪宰相萧遘、郑昌图、裴澈，于所在集众斩之，皆死于岐山。时朝士受煟官者甚众，法司皆处以极法；杜让能力争之，免者什七八。

7 壬辰，车驾至凤翔，节度使李昌符，恐车驾还京虽不治前过，恩赏必疏，乃以宫室未完，固请驻跸府舍，从之。

8 太傅兼侍中郑从谠罢为太子太保。

9 镇海节度使周宝募亲军千人，号后楼兵，禀给倍于镇海军；镇海军皆怨，而后楼兵浸骄不可制。宝溺于声色，不亲政事，筑罗城二十余里，建东第，人苦其役。宝与僚属宴后楼，有言镇海军怨望者，宝曰："乱则杀之！"度支催勘使薛朗以其言告所善镇海军将刘浩，戒之使戢士卒，浩曰："惟反可以免死耳！"是夕，宝醉，方寝，浩帅其党作乱，攻府舍而焚之。宝惊起，徒跣叩芙蓉门呼后楼兵，后楼兵亦反矣。宝帅家人步走出青阳门，遂奔常州，依刺史丁从实。浩杀诸僚佐，癸巳，迎薛朗入府，推为留后。宝先兼租庸副使，城中货财山积，是日，尽于乱兵之手。

高骈闻宝败，列牙受贺，遣使馈以面粉。宝怒，掷之地曰："汝有吕用之在，他日未可知也！"扬州连岁饥，城中馁死者日数千人，坊市为之寥落，灾异数见，骈悉以为周宝当之。

10 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忌利州刺史王建骁勇，屡召之；建惧，不往。前龙州司仓周庠说建曰："唐祚将终，藩镇互相吞噬，皆无雄才远略，不能戡济多难。公勇而有谋，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谁！然葭萌四战之地，难以久安。阆州地僻人富，杨茂实，陈、田之腹心，不修职贡，若表其罪，兴兵讨之，可不战而擒也。"建从之，召募溪洞酋豪，有众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袭阆州，逐其刺史杨茂实而据之，自称防御使，招纳亡命，军势益盛，守亮不能制。

部将张虔裕说建曰："公乘天子微弱，专据方州，若唐室复兴，公无种矣。宜遣使奉表天子，杖大义以行师，蔑不济矣。"部将綦毋谏复说建养士爱民以观天下之变。建从之。庠、虔裕、谏，皆许州人也。

初，建与东川节度使顾彦朗俱在神策军，同讨贼；建既据阆州，彦朗畏其侵暴，数遣使问遗，馈以军食，建由是不犯东川。

11 初，周宝闻淮南六合镇遏使徐约兵精，诱之使击苏州。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七

唐纪七十三

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下之下

光启三年(丁未、887)

1 夏，四月，甲辰朔，约逐苏州刺史张雄，帅其众逃入海。

2 高骈闻秦宗权将寇淮南，遣左厢都知兵马使毕师铎将百骑屯高邮。

时吕用之用事，宿将多为所诛，师铎自以黄巢降将，常自危。师铎有美妾，用之欲见之，师铎不许；用之因师

铎出，窃往见之，师铎惭怒，出其妾，由是有隙。

师铎将如高邮，用之待之加厚，师铎益疑惧，谓祸在旦夕。师铎子娶高邮镇遏使张神剑女，师铎密与之谋，神剑以为无是事。神剑名雄，人以其善用剑，故谓之"神剑"。时府中籍籍，亦以为师铎且受诛，其母使人语之曰："设有是事，汝自努力前去，勿以老母、弱子为累！"师铎疑未决。

会骈子四十三郎者素恶用之，欲使师铎帅外镇将吏疏用之罪恶，闻於其父，密使人绐之曰："用之比来频启令公，欲因此相图，已有委曲在张尚书所，宜备之！"师铎问神剑曰："昨夜使司有文书，翁胡不言？"神剑不寤，曰："无之。"师铎不自安，归营，谋於腹心，皆劝师铎起兵诛用之，师铎曰："用之数年以来，人怨鬼怒，安知天不假手於我诛之邪！淮宁军使郑汉章，我乡人，昔归顺时副将也，素切齿於用之，闻吾谋，必喜。"乃夜与百骑潜诣汉章，汉章大喜，悉发镇兵及驱居民合千余人从师铎至高邮。师铎诘张神剑以所得委曲，神剑惊曰："无有。"师铎声色浸厉，神剑奋曰："公何见事之暗！用之奸恶，天地所不容。况近者重赂权贵得岭南节度，复不行，或云谋窃据此土，使其得志，吾辈岂能握刀头事此妖物邪！要鬥此数贼以谢淮海，何必多言！"汉章喜，遂命取酒，割臂血沥酒，共饮之。乙巳，众推师铎为行营使，为文告天地，移书淮南境内，言诛用之及张守一、诸葛殷之意。以汉章为行营副使，神剑为都指挥使。

神剑以师铎成败未可知，请以所部留高邮，曰："一则为公声援，二则供给粮饷。"师铎不悦，汉章曰："张尚书谋亦善，苟终始同心，事捷之日，子女玉帛相与共之，今日岂可复相违！"师铎乃许之。戊申，师铎、汉章发高邮。

庚戌，调骑以白高骈，吕用之匿之。

3 朱珍至淄青旬日，应募者万余人，又袭青州，获马千匹；辛亥，还，至大梁，朱全忠喜曰："吾事济矣！"

时蔡人方寇汴州，其将张晏屯北郊，秦贤屯板桥，各有众数万，列三十六寨，连延二十余里。全忠谓诸将曰："彼蓄锐休兵，方来击我，未知朱珍之至，谓吾兵少，畏怯自守而已；宜出其不意，先击之。"乃自引兵攻秦贤寨，士卒踊跃争先；贤不为备，连拔四寨，斩万余级，蔡人大惊，以为神。

全忠又使牙将新野郭言募兵於河阳、陕、虢，得万余人而还。

4 毕师铎兵奄至广陵城下，城中惊扰。壬子，吕用之引麾下劲兵，诱以重赏，出城力战。师铎兵少却，用之始得断桥塞门争守备。是日，骈登延和阁，闻喧噪声，左右以师铎之变告。骈惊，急召用之诘之，用之徐对曰："师铎之众思归，为门卫所遏，适已随宜区处，计寻退散；傥或不已，正烦玄女一力士耳，愿令公勿忧！"骈曰："近者觉君之妾多矣，君善为之，勿使吾为周侍中！"言毕，惨沮久之，用之惭慑而退。

师铎退屯山光寺，以广陵城坚兵多，甚有悔色；癸丑，遣其属孙约与其子诣宣州，乞师於观察使秦彦，且许以克城之日迎彦为帅。会师铎馆客毕慕颜自城中逃出，言"众心离散，用之忧窘，若坚守之，不日当溃。"师铎乃悦。

是日未明，骈召用之，问以事本末，用之始以实对，骈曰："吾不欲复出兵相攻，君可选一温信大将，以我手札谕之，若其未从，当别处分。"用之退，念诸将皆仇敌，必不利於己，甲寅，遣所部讨击副使许戬，赍骈委曲，及用之誓状并酒肴出劳师铎，师铎始亦望骈旧将劳问，得以具陈用之奸恶，披泄积愤，见戬至，大骂曰："梁缵、韩问何在，乃使此秽物来！"戬未及发言，已牵出斩之。乙卯，师铎射书入城，用之不发，即焚之。

丁巳，用之以甲士百人入见骈於延和阁下，骈大惊，匿于寝室，久而后出，曰："节度使所居，无故以兵入，欲反邪！"命左右驱出。用之大惧，出子城南门，举策指之曰："吾不可复入此！"自是高、吕始判矣。

是夜，骈召其从子前左金吾卫将军杰密议军事；戊午，署杰都牢城使，泣而勉之，以亲信五百人给之。

用之命诸将大索城中丁壮，无问朝士、书生，悉以白刃驱缚登城，令分立城上，自旦至暮，不得休息；又恐其与外寇通，数易其地，家人饷之，莫知所在。由是城中人亦恨师铎入城之晚也。

骈遣大将石锷以师铎幼子及其母书并骈委曲至扬子谕师铎，师铎遽遣其子还，曰："令公但斩吕、张以示师铎，师铎不敢负恩，愿以妻子为质。"骈恐用之屠其家，收师铎母妻子置使院。

辛酉，秦彦遣其将秦稠将兵三千至扬子助师铎。壬戌，宣州军攻南门，不克；癸亥，又攻罗城东南隅，城几陷者数四。甲子，罗城西南隅守者焚战格以应师铎，师铎毁其城以内其众。用之帅其众千人力战于三桥北，师铎垂败，会高杰以牢城兵自子城出，欲擒用之以授师铎，用之乃开参佐门北走。骈召梁缵以昭义军百余人保子城。

乙丑，师铎纵兵大掠。骈不得已，命彻备，与师铎相见於延和阁下，交拜如宾主之仪，署师铎节度副使、行军司马，仍承制加左仆射，郑汉章等各迁官有差。

左莫邪都虞候申及，本徐州健将，入见骈，说之曰："师铎逆党不多，请令公及此选元从三十人，夜自教场门出，比师铎觉之，追不及矣。然后发诸镇兵，还取府城，此转祸为福也。若一二日事定，浸恐艰难，及亦不得在左

右矣。”言之，且泣，骈犹豫不听。及恐语泄，遂窜匿，会张雄至东塘，及往归之。

丙寅，师铎果分兵守诸门，搜捕用之亲党，悉诛之。师铎入居使院，秦稠以宣军千人分守使宅及诸仓库。丁卯，骈牒请解所任，以师铎兼判府事。

师铎遣孙约至宣城，趣秦彦过江。或说师铎曰：“仆射冥者举兵，盖以用之辈奸邪暴横，高令公坐自聋瞽，不能区理，故顺众心为一方去害。今用之既败，军府廓然，仆射宜复奉高公而佐之，但总其兵权以号令，谁敢不服！用之乃淮南一叛将耳，移书所在，立可枭擒。如此，外有推奉之名，内得兼并之实，虽朝廷闻之，亦无亏臣节。使高公聪明，必知内愧；如其不悛，乃机上肉耳，奈何以此功业付之他人，岂惟受制於人，终恐自相鱼肉！前日秦稠先守仓库，其相疑已可见。且秦司空为节度使，庐州、寿州其肯为之下乎！仆见战攻之端未有穷已，岂惟淮南之人肝脑涂地，窃恐仆射功名成败未可知也！不若及今亟止秦司空勿使过江，彼若粗识安危，必不敢轻进；就使他日责我以负约，犹不失为高氏忠臣也。”师铎大以为不然，明日，以告郑汉章，汉章曰：“此智士也！”散求之，其人畏祸，竟不复出。

戊辰，骈迁家出居南第，师铎以甲士百人为卫，其实囚之也。是日，宣军以所求未获，焚进奉两楼数十间，宝货悉为煨烬。己巳，师铎於府厅视事，凡官吏非有兵权者皆如故，复迁骈於东第。自城陷，诸军大掠不已，至是，师铎始以先锋使唐宏为静街使，禁止之。

骈先为盐铁使，积年不贡奉，货财在扬州者，填委如山。骈作郊天、御楼六军立仗仪服，及大殿元会、仙署行幸供张器用，皆刻镂金玉、蟠龙蹙凤数十万事，悉为乱兵所掠，归于闾阎，张陈寝处其中。

庚午，获诸葛殷，杖杀之，弃尸道旁，怨家抉其目，断其舌，众以瓦石投之，须臾成冢。吕用之之败也，其党郑杞首归师铎，师铎署杞知海陵监事。杞至海陵，阴记高霸得失，闻於师铎。霸获其书，杖杞背，断手足，刳目截舌，然后斩之。

5 蔡将卢瑭屯于万胜，夹汴水而军，以绝汴州运路，朱全忠乘雾袭之，掩杀殆尽。於是蔡兵皆徙就张晏，屯於赤冈；全忠复就击之，杀二万余人。蔡人大惧，或军中自相惊，全忠乃还大梁，养兵休士。

6 辛未，高骈密以金遗守者，毕师铎闻之，壬午，复迎骈入道院，收高氏子弟甥侄十余人同幽之。

7 前苏州刺史张雄帅其众自海溯江，屯於东塘，遣其将赵晖入据上元。

8 毕师铎之攻广陵也，吕用之诈为高骈牒，署庐州刺史杨行密行军司马，追兵入援。庐江人袁袭说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奸邪，师铎悖逆，凶德参会，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行密乃悉发庐州兵，复借兵於和州刺史孙端，合数千人赴之，五月，至天长。郑汉章之从师铎也，留其妻守淮口，用之帅众攻之，旬日不克，汉章引兵救之。用之闻行密至天长，引兵归之。

9 丙子，朱全忠出击张晏，大破之。秦宗权闻之，自郑州引精兵会之。

10 张神剑求货於毕师铎，师铎报以俟秦司空之命，神剑怒，亦以其众归杨行密；及海陵镇遏使高霸、曲溪人刘金、盱眙人贾令威悉以其众属焉。行密众至万七千人，张神剑运高邮粮以给之。

11 朱全忠求救於兖、郓，朱瑄、朱瑾皆引兵赴之，义成军亦至。辛巳，全忠以四镇兵攻秦宗权於边孝村，大破之，斩首二万余级；宗权宵遁，全忠追之，至阳武桥而还。全忠深德朱瑄，兄事之。蔡人之守东都、河阳、许、汝、怀、郑、陕、虢者，闻宗权败，皆弃去。宗权发郑州，孙儒发河阳，皆屠灭其人，焚其庐舍而去，宗权之势自是稍衰。朝廷以鹰驾都头杨守宗知许州事，朱全忠以其将孙从益知郑州事。

12 钱镠遣东安都将杜棱、浙江都将阮结、静江都将成及将兵讨薛朗。

13 甲午，秦彦将宣歙兵三万余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赵晖邀击於上元，杀溺殆半。丙申，彦入广陵，自称权知淮南节度使，仍以毕师铎为行军司马，补池州刺史赵锽为宣歙观察使。戊戌，杨行密帅诸军抵广陵城下，为八寨以守之，秦彦闭城自守。

14 六月，戊申，天威都头杨守立与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争道，麾下相殴，帝命中使谕之，不止。是夕，宿卫皆严兵为备。己酉，昌符拥兵烧行宫，庚戌，复攻大安门。守立与昌符战於通衢，昌符兵败，帅麾下走保陇州。杜让能闻难，挺身步入侍；韦昭度质其家於军中，誓诛反贼，故军士力战而胜之。守立，复恭之假子也。壬子，以鹰驾都将、武定节度使李茂贞为陇州招讨使，以讨昌符。

15 甲寅，河中牙将常行儒杀节度使王重荣。重荣用法严，末年尤甚；行儒尝被罚，耻之，遂作乱。夜，攻府舍，重荣逃於别墅；明旦，行儒得而杀之。制以陕虢节度使王重盈为护国节度使，又以重盈子珙权知陕虢留后。重盈至河中，执行儒，杀之。

16 戊午，秦彦遣毕师铎、秦稠将兵八千出城，西击杨行密，稠败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采路绝，宣州军始食人。

17 壬戌，亳州将谢殷逐其刺史宋衮。

18 孙儒既去河阳，李罕之召张全义于泽州，与之收合余众。罕之据河阳，全义据东都，共求援於河东；李克用以其将安金俊为泽州刺史，将骑助之，表罕之为河阳节度使，全义为河南尹。

初，东都经黄巢之乱，遗民聚为三城以相保，继以秦宗权、孙儒残暴，仅存坏垣而已。全义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全义麾下才百余人，相与保中州城，四野俱无耕者。全义乃於麾下选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给一旗一榜，谓之屯将，使诣十八县故墟落中，植旗张榜，招怀流散，劝之树艺。惟杀人者死，余但笞杖而已，无严刑，无租税，民归之者如市。又选壮者教之战陈，以御寇盗。数年之后，都城坊曲，渐复旧制，诸县户口，率皆归复，桑麻蔚然，野无旷土。其胜兵者，大县至七千人，小县不减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义明察，人不能欺，而为政宽简。出，见田畴美者，辄下马，与僚佐共观之，召田主，劳以酒食；有蚕麦善收者，或亲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赐以茶彩衣物。民间言："张公不喜声伎，见之未尝笑；独见佳麦良茧则笑耳。"有田荒秽者，则集众杖之；或诉以乏人牛，乃召其邻里责之曰："彼诚乏人牛；何不助之！"众皆谢，乃释之。由是邻里有无相助，故比户皆有蓄积，凶年不饥，遂成富庶焉。

19 杜棱等败薛朗将李君睢于阳羡。

20 秋，七月，癸未，淮南将吴苗帅其徒八千人逾城降杨行密。

21 八月，壬寅朔，李茂贞奏陇州刺史薛知筹以城降，斩李昌符，灭其族。

22 朱全忠引兵过亳州，遣其将霍存袭谢殷，斩之。

23 丙子，以李茂贞同平章事、充凤翔节度使。

24 以韦昭度守太保、兼侍中。

25 朱全忠欲兼兖、郓，而以朱瑄兄弟有功於己，攻之无名，乃诬瑄招诱宣武军士，移书诮让。瑄复书不逊，全忠遣其将朱珍、葛从周袭曹州，壬子，拔之，杀刺史丘弘礼。又攻濮州，与兖、郓兵战於刘桥，杀数万人，朱瑄、朱瑾仅以身免。全忠与兖、郓始有隙。

26 秦彦以张雄兵强，冀得其用，以仆射告身授雄，以尚书告身三通授裨将冯弘铎等。广陵人竞以珠玉金缯诣雄军贸食，通犀带一，得米五升，锦衾一，得糠五升。雄军既富，不复肯战，未几，复助杨行密。

丁卯，彦悉出城中兵万二千人，遣毕师铎、郑汉章将之，陈於城西，延袤数里，军势甚盛。行密安卧帐中，曰："贼近告我。"牙将李宗礼曰："众寡不敌，宜坚壁自守，徐图还师。"李涛怒曰："吾以顺讨逆，何论众寡，大军至此，去将安归！涛愿将所部为前锋，保为公破之！"涛，赵州人也。行密乃积金帛粪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于其旁，自将千余人冲其陈。兵始交，行密阳不胜而走，广陵兵追之，入空寨，争取金帛粪米，伏兵四起，广陵众乱，行密纵兵击之，俘斩殆尽，积尸十里，沟洫皆满，师铎、汉章单骑仅免。自是秦彦不复言出师矣。

27 九月，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张浚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28 高骈在道院，秦彦供给甚薄，左右无食，至然木像、煮革带食之，有相啖者。彦与毕师铎出师屡败，疑骈为厌胜，外围益急，恐骈党有为内应者。有妖尼王奉仙言於彦曰："扬州分野极灾，必有一大人死，自此喜矣。"甲戌，命其将刘匡时杀骈，并其子弟甥侄无少长皆死，同坎瘗之。乙亥，杨行密闻之，帅士卒缟素向城大哭三日。

29 朱珍攻濮州，朱瑄遣弟罕将步骑万人救之；辛卯，朱全忠逆击罕於范，擒斩之。

30 冬，十月，秦彦遣郑汉章将步骑五千出击张神剑、高霸寨，破之，神剑奔高邮，霸奔海陵。

31 丁未，朱珍拔濮州，刺史朱裕奔郓；珍进兵攻郓。瑄使裕诈遗珍书，约为内应，珍夜引兵赴之，瑄开门纳汴军，闭而杀之，死者数千人，汴军乃退。瑄乘胜复取曹州，以其属郭词为刺史。

32 甲寅，立皇子升为益王。

33 杜棱等拔常州，丁从实奔海陵。钱镠奉周宝归杭州，属橐鞬，具部将礼，郊迎之。

34 杨行密围广陵且半年，秦彦、毕师铎大小数十战，多不利；城中无食，米斗直钱五十缗，草根木实皆尽，以堇泥为饼食之，饿死者太半。宣军掠人诣肆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讫无一声，积骸流血，满於坊市。彦、师铎无如之何，嘨聚而已。外围益急，彦、师铎忧懑，殆无生意，相对抱膝，终日悄然。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还。己巳夜，大风雨，吕用之部将张审威帅麾下士三百，晨，伏于西壕，俟守者易代，潜登城，启关纳其众，守者皆不斗而溃。先是，彦、师铎信重尼奉仙，虽战陈日时，赏罚轻重，皆取决焉。至是复咨於奉仙曰："何以取济？"奉仙曰："走

为上策!”乃自开化门出奔东塘。行密帅诸军合万五千人入城,以梁缵不尽节於高氏,为秦、毕用,斩於戟门之外;韩问闻之,赴井死。以高骈从孙愈摄副使,使改殡骈及其族。城中遗民才数百家,饥羸非复人状,行密辇西寨米以赈之。行密自称淮南留后。

35 秦宗权遣其弟宗衡将兵万人渡淮,与杨行密争扬州,以孙儒为副,张佶、刘建锋、马殷及宗权族弟彦晖皆从。十一月,辛未,抵广陵城西,据行密故寨,行密辎重之未入城者,为蔡人所得。秦彦、毕师铎至塘,张雄不纳,将渡江趣宣州;宗衡召之,乃引兵还,与宗衡合。

未几,宗权召宗衡还蔡,拒朱全忠。孙儒知宗权势不能久,称疾不行;宗衡屡促之,儒怒,甲戌,与宗衡饮酒,坐中手刃之,传首於全忠。宗衡将安仁义降於行密。仁义,本沙陀将也,行密悉以骑兵委之,列於田额之上。儒分兵掠邻州,未几,众至数万,以城下乏食,与彦、师铎袭高邮。

36 初,宣武都指挥使朱珍与排陈斩斫使李唐宾,勇略、功名略相当,全忠每战,使二人偕,往无不捷;然二人素不相下。珍使人迎其妻於大梁,不白全忠,全忠怒,追还其妻,杀守门者,使亲吏蒋玄晖召珍,以汉宾代总其众。馆驿巡官冯翊敬翔谏曰:“朱珍未易轻取,恐其猜惧生变。”全忠悔,使人追止之。珍果自疑,丙子夜,珍置酒召诸将。唐宾疑其有异图,斩关奔大梁,珍亦弃军单骑继至。全忠两惜其才,皆不罪,遣还濮州,因引兵归。

全忠多权数,将佐莫测其所为,惟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及,全忠大悦,自恨得翔晚,凡军机、民政悉以咨之。

37 辛巳,高邮镇遏使张神剑帅麾下二百人逃归扬州;丙戌,孙儒屠高邮。戊子,高邮残兵七百人溃围而至,杨行密虑其为变,分隶诸将,一夕尽坑之,明日,杀神剑于其第。

杨行密恐孙儒乘胜取海陵,壬寅,命镇遏使高霸帅其兵民悉归府城,曰:“有违命者,族之。”于是数万户弃资产、焚庐舍、挈老幼迁於广陵。戊戌,霸与弟晅、部将余绕山、前常州刺史丁从实至广陵,行密出郭迎之,与霸、晅约为兄弟,置其将卒於法云寺。

38 己亥,秦宗权陷郑州。

39 朝廷以淮南久乱,闰月,以朱全忠兼淮南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

40 陈敬瑄恶顾彦朗与王建相亲,恐其合兵图己,谋於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不为杨兴元所容,故作贼耳。今折简召之,可致麾下。”乃遣使以书召之,建大喜,诣梓州见彦朗曰:“十军阿父见召,当往省之。因见陈太师,求一大州,若得之,私愿足矣!”乃留其家於梓州,帅麾下精兵二千,与从子宗锽、假子宗瑶、宗弼,宗侃、宗弁俱西。宗瑶,燕人姜郅;宗弼,许人魏弘夫,宗侃,许人田师侃;宗弁,鹿弁也。

建至鹿头关,西川参谋李乂谓敬瑄曰:“王建,虎也,柰何延之入室?彼安肯为公下乎!”敬瑄悔,亟遣人止之,且增修守备。建怒,破关而进,败汉州刺史张顼於绵竹,遂拔汉州,进军学射山,又败西川将句惟立於蚕此,又拔德阳。敬瑄遣使让之,对曰:“十军阿父召我来,及门而拒之,重为顾公所疑,进退无归矣。”田令孜登楼慰谕之,建与诸将於清远桥上髡发罗拜,曰:“今既无归,且辞阿父作贼矣!”顾彦朗以其弟彦晖为汉州刺史,发兵助建,急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还屯汉州。

敬瑄告难於朝,诏遣中使和解之;又令李茂贞以书谕之,皆不从。

41 杨行密欲遣高霸屯天长以拒孙儒,袁袭曰:“霸,高氏旧将,常挟两端,我胜则来,不胜则叛。今处之天长,是自绝其归路也,不如杀之。”己酉,行密伏甲执霸及丁从实、余绕山,皆杀之。又遣千骑掩杀其党于法云寺,死者数千人。是日,大雪,寺外数坊地皆赤。高晅出走,明日,获而杀之。

吕用之之在天长也,给杨行密曰:“用之有银五万铤,埋於所居,克城之日,愿备麾上一醉之资。”庚戌,行密阅士卒,顾用之曰:“仆射许此曹银,何食言邪!”因牵下械系,命田额鞭之,云:“与郑杞、董瑾谋因中元夜,邀高骈至其第建黄箓斋,乘其入静,缢杀之,声言上升。因令莫邪都帅诸军推用之为节度使。”是日,腰斩用之,怨家刳割立尽,并诛其族党。军士发其中堂,得桐人,书骈姓名於胸,桎梏而钉之。

袁袭言于行密曰:“广陵饥弊已甚,蔡贼复来,民必重困,不如避之。”甲寅,行密遣和州将延陵宗以其众二千人归和州,乙卯,又命指挥使蔡俦将兵千人,辎重数千两,归于庐州。

42 赵晖据上元,会周宝败,浙西溃卒多归之,众至数万。晖遂自骄大,治南朝台城而居之,服用奢僭。张雄在东塘,晖不与通问;雄溯江而上,晖以兵塞其中流。雄怒,戊午,攻上元,拔之。晖奔当涂,未至,为其下所杀。余众降,雄悉坑之。

43 朱全忠遣内客将张廷范致朝命于杨行密,以行密为淮南节度副使,又以宣武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

后，遣牙将郭言将兵千人送之。

感化节度使时溥自以於全忠为先进，官为都统，顾不得领淮南，而全忠得之，意甚恨望。全忠以书假道於溥，溥不许。璠至泗州，溥以兵袭之，郭言力战得免而还，徐、汴始构怨。

44 十二月，癸巳，秦宗权所署山南东道留后赵德谨陷荆南，节度使张瑰，留其将王建肇守城而去，遗民才数百家。

45 饶州刺史陈儒陷衢州。

46 上蔡贼帅冯敬章陷蕲州。

47 乙未，周宝卒于杭州。

48 钱镠以杜棱为常州制置使。命阮结等进攻润州，丙申，克之；刘浩走，擒薛朗以归。

文德元年(戊申、888)

1 春，正月，甲寅，孙儒杀秦彦、毕师铎、郑汉章。彦等之归宗衡也，其众犹二千余人，其后稍稍为儒所夺；裨将唐宏知其必及祸，恐并死，乃诬告彦等潜召汴军。儒杀彦等，以宏为马军使。

2 张守一与吕用之同归杨行密，复为诸将合仙丹，又欲干军府之政，行密怒而杀之。

3 蔡将石璠将万余人寇陈、亳，朱全忠遣朱珍、葛从周将数千骑击擒之。癸亥，以全忠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代时溥，诸镇兵皆受全忠节度。

4 张廷范至广陵，杨行密厚礼之；及闻李璠来为留后，怒，有不受之色。廷范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军赴镇，全忠从之；至宋州，廷范自广陵逃来，曰："行密未可图也。"甲子，李璠至，言徐军遮道，全忠乃止。

5 丙寅，钱镠斩薛朗，剖其心以祭周宝，以阮结为润州制置使。

6 二月，朱全忠奏以杨行密为淮南留后。

7 乙亥，上不豫；壬午，发凤翔，己丑，至长安。庚寅，赦天下，改元。以韦昭度兼中书令。

8 魏博节度使乐彦祯，骄泰不法，发六州民筑罗城，方八十里，人苦其役；其子从训，尤凶险；既杀王铎，魏人皆恶之。从训聚亡命五百余人为亲兵，谓之子将，牙兵疑之，籍籍不安；从训惧，易服逃出，止於近县，彦祯因以为相州刺史。从训遣人至魏运甲兵、金帛，交错于路，牙兵益疑。彦祯惧，请避位，居龙兴寺为僧，众推都将赵文珉知留后事。

从训引兵三万至城下；文珉不出战，众复杀之，推牙将贵乡罗弘信知留后事。先是，人有言"见白须翁，言弘信当为地主"者，文珉既死，众群聚呼曰："谁欲为节度使者？"弘信出应曰："白须翁已命我矣。"众环视曰："可也。"遂立之。弘信引兵出，与从训战，败之。从训收余众保内黄，魏人围之。

先是，朱全忠将讨蔡州，遣押牙雷邺以银万两请粟于魏；牙兵既逐彦祯，杀邺于馆。从训既败，乃求救于全忠。

9 初，河阳节度使李罕之与张全义刻臂为盟，相得欢甚。罕之勇而无谋，性复贪暴，意轻全义，闻其勤俭力穑，笑曰："此田舍一夫耳！"全义闻之，不以为忤。罕之屡求谷帛，全义皆与之；而罕之征求无厌，河南不能给，小不如所欲，辄械河南主吏至河阳杖之，河南将佐皆愤怒。全义曰："李太尉所求，柰何不与！"竭力奉之，状若畏之者，罕之益骄。罕之所部不耕稼，专以剽掠为资，啖人为粮，至是番其众攻绛州，绛州刺史王友遇降之，进攻晋州，护国节度使王重盈密结全义以图之。全义潜发屯兵，夜，乘虚袭河阳，黎明，入三城，罕之逾垣步走，全义悉俘其家，遂兼领河阳节度使。罕之奔泽州，求救于李克用。

10 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既。

11 己亥，上疾复作，壬寅，大渐。皇弟吉王保，长而贤，群臣属望。十军观军容使杨复恭请立其弟寿王杰；是日，下诏，立杰为皇太弟，监军国事。右军中尉刘季述遣兵迎杰於六王宅，入居少阳院，宰相以下就见之。癸卯，上崩於灵符殿。遗制，太弟杰更名敏，以韦昭度摄冢宰。

昭宗即位，体貌明粹，有英气，喜文学，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烈之志，尊礼大臣，梦想贤豪，践阼之始，中外忻忻焉。

12 朱全忠裹粮于宋州，将攻秦宗权；会乐从训来告急，乃移军屯滑州，遣都押牙李唐宾等将步骑三万攻蔡州，遣都指挥使朱珍等分兵救乐从训。自白马济河，下黎阳、临河、李固三镇；进至内黄，败魏军万余人，获其将周儒等十人。

13 李克用以其将康君立为南面招讨使，督李存孝、薛阿檀、史俨、安金俊、安休休五将、骑七千，助李罕之

攻河阳。张全义婴城自守，城中食尽，求救于朱全忠，以妻子为质。

14 王建攻彭州，陈敬瑄救之，乃去。建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其患。

15 夏，四月，庚午，追尊上母王氏曰恭宪皇后。

16 壬午，孙儒袭扬州，克之；杨行密出走，儒自称淮南节度使。行密将奔海陵，袁袭劝归庐州，再为进取之计，从之。

17 朱全忠遣其将丁会、葛从周、牛存节将兵数万救河阳。李存孝令李罕之以步兵攻城，自帅骑兵逆战於温，河东军败，安休休惧罪，奔蔡州。汴人分兵欲断太行路，康君立等惧，引兵还。全忠表丁会为河阳留后，复以张全义为河南尹。会，寿春人；存节，博昌人也。全义德全忠出己，由是尽心附之，全忠每出战，全义主给其粮仗无乏。

李罕之为泽州刺史，领河阳节度使。罕之留其子颀事克用，身还泽州，专以寇钞为事，自怀、孟、晋、绛数百里间，州无刺史，县无令长，田无麦禾，邑无烟火者，殆将十年。河中、绛州之间有摩云山，绝高，民保聚其上，寇盗莫能近，罕之攻拔之，时人谓之"李摩云"。

18 乐从训移军洹水，罗弘信遣其将程公信击从训，斩之，与父彦祯皆枭首军门。癸巳，遣使以厚币犒全忠军，请修好，全忠乃召军还。诏以罗弘信权知魏博留后。

19 归州刺史郭禹击荆南，逐王建肇，建肇奔黔州。诏以禹为荆南留后。荆南兵荒之余，止有一十七家，禹励精为治，抚集雕残，通商务农，晚年殆及万户。时藩镇各务兵力相残，莫以养民为事，独华州刺史韩建招抚流散，劝课农桑，数年之间，民富军赡。时人谓之北韩南郭。

秦宗权别将常厚据夔州，禹与其将汝阳许存攻夺之。久之，朝廷以禹为荆南节度使，建肇为武泰节度使。禹奏复姓名为成汭。

20 加李克用兼侍中。

21 五月，己亥，加朱全忠兼侍中。

22 赵德谨既失荆南，且度秦宗权必败，壬寅，举山南东道来降，且自托于朱全忠。全忠表请以德谨自副，制以山南东道为忠义军，以德谨为节度使，充蔡州四面行营副都统。

23 朱全忠既得洛、孟，无西顾之忧，乃大发兵击秦宗权，大破宗权于蔡州之南，克北关门；宗权屯守中州，全忠分诸将为二十八寨以环之。

24 加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检校侍中。

25 陈敬瑄方与王建相攻，贡赋中绝。建以成都尚强，退无所掠，欲罢兵，周庠、蔡毋谏以为不可，庠曰："邛州城堑完固，食支数年，可据之以为根本。"建曰："吾在军中久，观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则众心易离；不若疏敬瑄之罪，表请朝廷，命大臣为帅而佐之，则功庶可成。"乃使庠草表，请讨敬瑄以赎罪，因求邛州。顾彦朗亦表请赦建罪，移敬瑄他镇以靖两川。

初，黄巢之乱，上为寿王，从僖宗幸蜀。时事出仓猝，诸王多徒行至山谷中，寿王疲乏，不能前，卧磕石上；田令孜自后至，趣之行，王曰："足痛，幸军容给一马。"令孜曰："此深山，安得马！"以鞭拄王使前，王顾而不言，心衔之。及即位，遣人监西川军，令孜不奉诏。上方愤藩镇跋扈，欲以威制之。会得彦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六月，以韦昭度兼中书令，充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等使，征敬瑄为龙武统军。

王建军新都，时绵竹土豪何义阳、安仁费师勤等所在拥兵自保，众或万人，少者千人；建遣王宗瑶说之，皆帅众附於建，给其资粮，建军复振。

26 置佑国军于河南府，以张全义为节度使。

27 秋，七月，李罕之引河东兵寇河阳，丁会击却之。

28 升凤州为节度府，割兴、利州隶之，以凤州防御使满存为节度使、同平章事。

29 以权知魏博留后罗弘信为节度使。

30 八月，戊辰，朱全忠拔蔡州南城。

31 杨行密畏孙儒之逼，欲轻兵袭洪州，袁袭曰："钟传定江西已久，兵强食足，未易图也。赵锽新得宣州，怙乱残暴，众心不附。公宜卑辞厚币，说和州孙端、上元张雄使自采石济江侵其境，彼必来逆战，公自铜官济江会之，破锽必矣。"行密从之，使蔡俦守庐州，帅诸将济自糁潭。

孙端、张雄为赵锽所败，锽将苏塘、漆朗将兵二万屯曷山。袁袭曰："公引兵急趋曷山，坚壁自守，彼求战不

得,谓我畏怯,因其怠,可破也。"行密从之。塘等大败,遂围宣州。镠兄乾之自池州帅众救宣州,行密使其将陶雅击乾之于九华,破之。乾之奔江西,以雅为池州制置使。

32 九月,朱全忠以馈运不继,且秦宗权残破不足忧,引兵还。丙申,遣朱珍将兵五千送楚州刺史刘瞻之官。

33 钱镠遣其从弟铢将兵攻徐约于苏州。

34 冬,十月,徐兵邀朱珍、刘瞻不听前,珍等击之,取沛、滕二县,斩获万计。

35 孟方立遣其将奚忠信将兵三万袭辽州,李克修邀击,大破之,擒忠信送晋阳。

36 辛卯,葬惠圣恭定孝皇帝于靖陵,庙号僖宗。

37 陈敬瑄、田令孜闻韦昭度将至,治兵完城以拒之。

38 十一月,时溥自将步骑七万屯吴康镇,朱珍与战,大破之。朱全忠又遣别将攻宿州,刺史张友降之。

39 丙申,秦宗权别将攻陷许州,执忠武留后王瓌,复取许州。

40 十二月,蔡将申丛执宗权,折其足而囚之,降於全忠,全忠表丛为蔡州留后。

41 初,感义节度使杨晟既失兴、凤,走据文、龙、成、茂四州。王建攻西川,田令孜以晟已之故将,假威戎军节度使,使守彭州。王建攻彭州,陈敬瑄眉州刺史山行章将兵五万壁新繁以救之。

42 丁亥,以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副之,东川节度使顾彦朗为行军司马;割邛、蜀、黎、雅置永平军,以王建为节度使,治邛州,充行营诸军都指挥使。

戊子,削陈敬瑄官爵。

43 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厚陷夔州。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八

唐纪七十四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上

龙纪元年(己酉、889)

1 春,正月,癸巳朔,赦天下,改元。

2 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刘崇望同平章事。

3 汴将庞师古拔宿迁,军于吕梁。时溥逆战,大败,还保彭城。

4 壬子,蔡将郭璠杀申丛,送秦宗权於汴,告朱全忠云:"丛谋复立宗权。"全忠以璠为淮西留后。

5 戊申,王建大破山行章於新繁,杀获近万人,行章仅以身免。杨晟惧,徙屯三交,行章屯濛阳,与建相持。

6 二月,朱全忠送秦宗权至京师,斩于独柳。京兆尹孙揆监刑,宗权于槛车中引首谓揆曰:"尚书察宗权岂反者邪?但输忠不效耳。"观者皆笑。揆,逖之族孙也。

7 三月,加朱全忠兼中书令,进爵东平郡王。全忠既克蔡州,军势益盛。

加奉国节度使赵德谆中书令,加蔡州节度使赵犨同平章事,充忠武节度使,以陈州为理所。会犨有疾,悉以军府事授其弟昶,表乞骸骨,诏以昶代为忠武节度使。未几,犨薨。

8 丙申,钱铢拔苏州,徐约亡入海而死。钱镠以海昌都将沈粲权知苏州。

9 夏,四月,赐陕虢军号保义。

10 五月,甲辰,润州制置使阮结卒,钱镠以静江都将成及代之。

11 李克用大发兵,遣李罕之、李存孝攻孟方立,六月,拔磁、洺二州。方立遣大将马溉、袁奉韬将兵数万拒之,战於琉璃陂,方立兵大败,二将皆为所擒,克用乘胜进攻邢州。方立性猜忌,诸将多怨,至是皆不为方立用,方立惭惧,饮药死。弟摄洺州刺史迁,素得士心,众奉之为留后,求援於朱全忠。全忠假道于魏博,罗弘信不许;全忠乃遣大将王虔裕将精甲数百,间道入邢州共守。

12 杨行密围宣州,城中食尽,人相啖,指挥使周进思据城逐赵锽;锽将奔广陵,田頵追擒之,未几,城中执进思以降。行密入宣州,诸将争取金帛,徐温独据米囷,为粥以食饿者。温,朐山人也。锽将宿松周本,勇冠军中,行密获而释之,以为裨将。锽既败,左右皆散,惟李德诚从锽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德诚,西华人也。行密表言

于朝，诏以行密为宣歙观察使。

朱全忠与赵锴有旧，遣使求之；行密谋于袁袭，袭曰："不若斩首以遗之。"行密从之。未几，袭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为折吾股肱也！吾好宽而袭每劝我以杀，此其所以不寿与！"

孙儒遣兵攻庐州，蔡俦以州降之。

13 朱珍拔萧县，据之，与时溥相拒，朱全忠欲自往临之。珍命诸军皆葺马厩，李唐宾部将严郊独惰慢，军吏责之，唐宾怒，见珍诉之；珍亦怒，以唐宾为无礼，拔剑斩之，遣骑白全忠，云唐宾谋叛。淮南左司马敬翔，恐全忠乘怒，仓猝处置违宜，故留使者，逮夜，然后从容白之，全忠果大惊。翔因为画策，诈收唐宾妻子系狱，遣骑往慰抚，全忠从之，军中始安。秋，七月，全忠如萧县，未至，珍出迎，命武士执之，责以专杀而诛之。诸将霍存等数十人叩头为之请，全忠怒，以床掷之，乃退。丁未，至萧县，以庞师古代珍为都指挥使。八月，丙子，全忠进攻时溥壁，会大雨，引兵还。

14 冬，十月，平卢节度使王敬武薨；子师范，年十六，军中推为留后，棣州刺史张蟾不从。诏以太子少师崔安潜兼侍中，充平卢节度使。蟾迎安潜至州，与之共讨师范。

15 以给事中杜孺休为苏州刺史。钱镠不悦，以知州事沈粲为制置指挥使。

16 杨行密遣马步都虞候田頵等攻常州。

17 十一月，上改名晔。

18 上将祀圜丘。故事，中尉、枢密皆襆衫侍从；僖宗之世，已具褕笏；至是，又令有司制法服，孔纬及谏官、礼官皆以为不可，上出手札谕之曰："卿等所论至当。事有从权，勿以小瑕遂妨大礼。"於是宦官始服剑佩侍祠。己酉，祀圜丘，赦天下。

上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杨复恭恃援立功，所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谋於宰相，孔纬、张浚劝上举大中故事抑宦者权。复恭常乘肩舆至太极殿。他日，上与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纬曰："陛下左右有将反者，况四方乎！"上矍然问之，纬指复恭曰："复恭陛下家奴，乃肩舆造前殿，多养壮士为假子，使典禁兵，或为方镇，非反而何！"复恭曰："子壮士，欲以收士心，卫国家，岂反邪！"上曰："卿欲卫国家，何不使姓李而姓杨乎？"复恭无以对。

复恭假子天威军使杨守立，本姓胡，名弘立，勇冠六军，人皆畏之。上欲讨复恭，恐守立作乱，谓复恭："朕欲得卿胡子在左右。"复恭见守立於上，上赐姓名李顺节，使掌六军管钥，不期年，擢至天武都头，领镇海节度使，俄加同平章事。及谢日，台吏申请班见百僚，孔纬判不集；顺节至中书，色不悦。他日，语微及之，纬曰："宰相师长百僚，故有班见。相公职为都头，而於政事堂班见百僚，於意安乎？"顺节不敢复言。

朱全忠求领盐铁，孔纬独执以为不可，谓进奏吏曰："朱公须此职，非兴兵不可！"全忠乃止。

19 田頵攻常州，为地道入城；中宵，旌旗甲兵出于制置使杜棱之寝室，遂虏之，以兵三万戍常州。

20 朱全忠遣庞师古将兵自颍上趋淮南，击孙儒。

21 十二月，甲子，王建败山行章及西川骑将宋行能于广都；行能奔还成都，行章退守眉州。壬申，行章请降于建。

22 戊寅，孙儒自广陵引兵渡江，壬午，逐田頵，取常州，以刘建锋守之。儒还广陵，建锋又逐成及，取润州。

23 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之在襄阳也，有申屠生教之烧药为黄金。田令孜之弟过襄阳，臣容出金示之。及寓居成都，令孜求其方，不与，恨之，是岁，令孜杀巨容，灭其族。

大顺元年（庚戌、890）

1 春，正月，戊子朔，群臣上尊号曰圣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改元。

2 李克用急攻邢州，孟迁食竭力尽，执王虔裕及汴兵以降。克用以安金俊为邢洺团练使。

3 壬寅，王建攻邛州，陈敬瑄遣其大将彭城杨儒将兵三千助刺史毛湘守之，湘出战，屡败。杨儒登城，见建兵盛，叹曰："唐祚尽矣，王公治众，严而不残，殆可以庇民乎！"遂帅所部出降。建养以为子，更其姓名曰王宗儒。乙巳，建留永平节度判官张琳为邛南招安使，引兵还成都。琳，许州人也。

陈敬瑄分兵布寨于犀浦、郫、导江等县，发城中民户一丁，昼则穿重壕，采竹木，运砖石，夜则登城，击柝巡警，无休息。

韦昭度营于唐桥，王建营于东阆门外；建事昭度甚谨。

辛亥，简州将杜有迁执刺史员虔嵩降於建，建以有迁知州事。

4 汴将庞师古等众号十万，渡淮，声言救杨行密，攻下天长，壬子，下高邮。

5 二月，己未，资州将侯元绰执刺史杨戡降於王建，建以元绰知州事。

6 乙丑，加朱全忠守中书令。

7 庞师古引兵深入淮南，己巳，与孙儒战于陵亭，师古兵败而还。

8 杨行密遣其将马敬言将兵五千，乘虚袭据润州。李友将兵二万屯青城，将攻常州。安仁义、刘威、田頵败刘建锋于武进，敬言、仁义、威屯润州。友，合肥人；威，慎县人也。

9 李克其将兵攻云州防御使赫连铎，克其东城。铎求救于卢龙节度使李匡威，匡威将兵三万赴之。丙子，邢洺团练使安金俊中流矢死，河东万胜军使申信叛降于铎。会幽州军至，克用引还。

10 时溥求救于河东，李克用遣其将石君和将五百骑赴之。

11 李克用巡潞州，以供具不厚，怒昭义节度使李克修，诟而笞之；克修惭愤成疾，三月，薨。克用表其弟决胜军使克恭为昭义留后。

12 赐宣歙军号宁国，以杨行密为节度使。

13 夏，四月，宿州将张筠逐刺史张绍光，附于时溥；朱于忠帅诸军讨之。溥出兵掠砀山，全忠遣牙内都指挥使朱友裕击之，杀三千余人，擒石君和。友裕，全忠之子也。

14 乙丑，陈敬瑄遣蜀州刺史任从海将兵二万救邛州，战败，欲以蜀州降王建；敬瑄杀之，以徐公钦代为蜀州刺史。丙寅，嘉州刺史朱实举州降于建。丙子，黔道土豪文武坚执戎州刺史谢承恩降于建。

15 赫连铎、李匡威表请讨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终为国患，今因其败，臣请帅汴、滑、孟三军，与河北三镇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为统帅。"

初，张浚因杨复恭以进，复恭中废，更附田令孜而薄复恭。及复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浚与复恭有隙，特亲倚之；浚亦以功名为己任，每自比谢安、裴度。克用之讨黄巢屯河中也，浚为都统判官。克用薄其为人，闻其作相，私谓诏使曰："张公好虚谈而无实用，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乱天下，必是人也。"浚闻而衔之。

上从容与浚论古今治乱，浚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于强臣，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上问以当今所急，对曰："莫若强兵以服天下。"上于是广募兵于京师，至十万人。

及全忠等请讨克用，上命三省、御史台四品以上议之，以为不可者什六七，杜让能、刘崇望亦以为不可。浚欲倚外势以挤扬复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为也。臣常虑其与河朔相表里，致朝廷不能制。今两河藩镇共请讨之，此千载一时。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失今不取，后悔无及。"孔纬曰："浚言是也。"复恭曰："先朝播迁，虽藩镇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庙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兴复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谓我何？"纬曰："陛下所言，一时之体也；张浚所言，万世之利也。昨计用兵、馈运、犒赏之费，一二年间未至匮乏，在陛下断志行之耳。"上以二相言叶，俛俛从之，曰："兹事今付卿二人，无贻朕羞！"

五月，诏削夺克用官爵、属籍，以浚为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孙揆副之，以镇国节度使韩建为都虞候兼供军粮料使，以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李匡威为北面招讨使，赫连铎副之。

浚奏给事中牛徽为行营判官，徽曰："国家以丧乱之余，欲为英武之举，横挑强寇，离诸侯心，吾见其颠沛也！"遂以衰疾固辞。徽，僧孺之孙也。

16 李克恭骄恣不晓军事；潞人素乐李克修之简俭，且死非其罪，潞人怜之，由是将士离心。初，潞人叛孟氏，牙将安居受等召河东兵以取潞州；及孟迁以邢、洺、磁州归李克用，克用宠任之，以迁为军城都虞候，群从皆补右职，居受等咸怨且惧。

昭义有精兵，号"后院将"。克用既得三州，将图河朔，令李克恭选后院将尤骁勇者五百人送晋阳，潞人惜之。克恭遣牙将李元审及小校冯霸部送晋阳，至铜鞮，霸招其众以叛，循山而南，至于沁水，众已三千人。李元审击之，为霸所伤，归于潞。庚子，克恭就元审所馆视之，安居受帅其党作乱，攻而焚之，克恭、元审皆死。众推居受为留后，附于朱全忠。居受使召冯霸，不至。居受惧，出走，为野人所杀。霸引兵入潞，自为留后。

时朝廷方讨克用，闻克恭死，朝臣皆贺。全忠遣河阳留后朱崇节将兵入潞州，权知留后。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孝将兵围之。

壬子，张浚帅诸军五十二都及邠、宁、鄜、夏杂虏合五万人发京师，上御安喜楼饯之。浚屏左右言于上曰："俟臣先除外忧，然后为陛下除内患。"杨复恭窃听，闻之。两军中尉饯浚于长乐坂，复恭属浚酒，浚辞以醉，复恭戏之曰："相公杖钺专征，作态邪？"浚曰："俟平贼还，方见作态耳！"复恭益忌之。

癸丑，削夺李罕之官爵；六月，以孙揆为昭义节度使，充招讨副使。

17 丁巳，茂州刺史李继昌帅众救成都，己未，王建击斩之。辛酉，资简都制置应援使谢从本杀雅州刺史张承简，举城降建。

18 孙儒求好于朱全忠，全忠表为淮南节度使。未几，全忠杀其使者，遂复为仇敌。

19 光启末，德州刺史卢彦威逐义昌节度使杨全玫，自称留后，求旌节，朝廷未许。至是，王熔、罗弘信因张浚用兵，为之请，乃以彦威为义昌节度使。

20 张浚会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诸军于晋州。

21 更命义成军曰宣义；辛未，以朱全忠为宣武、宣义节度使。全忠以方有事徐、杨，征兵遣戍，殊为辽阔，乃辞宣义，请以胡真为节度使，从之；然兵赋出入，皆制於全忠，一如巡属。及胡真人为统军，竟以全忠为两镇节度使，罢淮南不领焉。

22 秋，七月，官军至阴地关，朱全忠遣骁将葛从周将千骑潜自壶关夜抵潞州，犯围入城。又遣别将李谠、李重胤、邓季筠将兵攻李罕之於泽州，又遣张全义、朱友裕军於泽州之北，为从周应援。季筠，下邑人也。全忠奏：臣已遣兵守潞州，请孙揆赴镇。张浚亦恐昭义遂为汴人所据，分兵三千，使揆将之趣潞州。

八月，乙丑，揆发晋州，李存孝闻之，以三百骑伏於长子西谷中。揆建牙杖节，褒衣大盖，拥众而行；存孝突出，擒揆及赐旌节中使韩归范、牙兵五百余人，追击余众于刁黄岭，尽杀之。存孝械揆及归范。，绁以素练，徇於潞州城下曰："朝廷以孙尚书为潞帅，命韩天使赐旌节，葛仆射可速归大梁，令尚书视事。"遂绁以献於克用。克用囚之，既而使人诱之，欲以为河东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败而死，分也，岂能伏事镇使邪！"克用怒，命以锯锯之，锯不能入。揆骂曰："死狗奴！锯人当用板夹，汝岂知邪！"乃以板夹之，至死，骂不绝声。

23 丙寅，孙儒攻润州。

24 苏州刺史杜孺休到官，钱镠密使沈粲害之。会杨行密将李友拔苏州，粲归杭州；镠欲归罪於粲而杀之，粲奔孙儒。

25 王建退屯汉州。

26 陈敬瑄括富民财以供军，置征督院，逼以桎梏棰楚，使各自占；凡有财者如匿赃、虚占，急征，咸不聊生。

27 李罕之告急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存孝将五千骑救之。

28 九月，壬寅，朱全忠军于河阳。汴军之初围泽州也，呼李罕之曰："相公每恃河东，轻绝当道；今张相公围太原，葛仆射入潞府，旬月之间，沙陀无穴自藏，相公何路求生邪！"及李存孝至，选精骑五百，绕汴寨呼曰："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得尔肉以饱士卒；可令肥者出斗！"汴将邓季筠，亦骁将也，引兵出战，存孝生擒之。是夕，李谠、李重胤收众遁去，存孝、罕之随而击之，至马牢山，大破之，斩获万计，追至怀州而还。存孝复引兵攻潞州，葛从周、朱崇节弃潞州而归。戊申，全忠庭责诸将挠败之罪，斩李谠、李重胤而还。

李克用以康君立为昭义留后，李存孝为汾州刺史。存孝自谓擒孙揆功大，当镇昭义，而君立得之，愤恚不食者数日，纵意刑杀，始有叛克用之志。

李匡威攻蔚州，虏其刺史邢善益，赫连铎引吐蕃、黠戛斯众数万攻遮虏军，杀其军使刘胡子。克用遣其将李存信击之，不胜；更命李嗣源为存信之副，遂破之。克用以大军继其后，匡威、铎皆败走，获匡威之子武州刺史仁宗及铎之婿，俘斩万计。

李嗣源性谨重廉俭，诸将相会，各自诧勇略，嗣源独默然，徐曰："诸君喜以口击贼，嗣源但以手击贼耳。"众惭而止。

29 杨行密以其将张行周为常州制置使。闰月，孙儒遣刘建锋攻拔常州，杀行周，遂围苏州。

30 邛州刺史毛湘，本田令孜亲吏，王建攻之急，食尽，救兵不至。壬戌，湘谓都知兵马使任可知曰："吾不忍负田军容，吏民何罪！尔可持吾头归王建。"乃沐浴以俟刃。可知斩湘及二子降於建，士民皆泣。甲戌，建持永平旌节入邛州，以节度判官张琳知留后。缮完城隍，抚安夷獠，经营蜀、雅。冬，十月，癸未朔，建引兵还成都，蜀州将李行周逐徐公钦，举城降建。

31 乙酉，朱全忠自河阳如滑州视事，遣使者请粮马及假道于魏以伐河东，罗弘信不许，又请於镇，镇人亦不许；全忠乃自黎阳济河击魏。

32 加邠宁节度使王行瑜侍中，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同平章事。

33 官军出阴地关，游兵至于汾州。李克用遣薛志勤、李承嗣将骑三千营于洪洞，李存孝将兵五千营于赵城。镇国节度使韩建以壮士三百夜袭存孝营，存孝知之，设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静难、凤翔之兵不战而走。河东

兵乘胜逐北，抵晋州西门；张浚出战，又败，官军死者近三千人。静难、凤翔、保大、定难之军先渡河西归，浚独有禁军及宣武军合万人，举韩建闭城拒守，自是不敢复出。存孝引兵攻绛州，十一月，刺史张行恭弃城走。存孝进攻晋州，三日，与其众谋曰："张浚宰相，俘之无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军；浚、建自含口遁去。存孝取晋、绛二州，大掠慈、隰之境。

先是，克用遣韩归范归朝，附表讼冤言："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庞勋，翦黄巢，黜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玺，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云州为臣罪，则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郓，何独不讨？赏彼诛此，臣岂无辞！且朝廷当阽危之时，则誉臣为韩、彭、伊、吕；及既安之后，则骂臣为戎、羯、胡、夷。今天下握兵立功之人，独不惧陛下他日之骂乎！况臣果有大罪，六师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后取之邪！今张浚既出师，则固难束手，已集蕃、汉兵五十万，欲直抵蒲、潼，与浚格斗；若其不胜，甘从削夺。不然，方且轻骑叩阙，顿首丹陛，诉奸回於陛下之宸坐，纳制敕於先帝之庙庭，然后自拘司败，恭俟铁质。"表至，浚已败，朝廷震恐。浚与韩建逾王屋至河阳，撤民屋为筏以济河，师徒失亡殆尽。

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镇；及浚至晋州，全忠方连兵徐、郓，虽遣将攻泽州而身不至。行营乃求兵粮于镇、魏，镇、魏倚河东为捍蔽，皆不出兵；惟华、邠、凤翔、鄜、夏之兵会之。兵未交而孙揆被擒，幽、云俱败，杨复恭复从中沮之，故浚军望风自溃。

34 十二月，孙儒拔苏州，杀李友。安仁义等闻之，焚润州庐舍，夜遁。儒使沈粲守苏州，又遣其将归传道守润州。

35 辛丑，汴将丁会、葛从周击魏，渡河，取黎阳、临河，庞师古、霍存下淇门、卫县，朱全忠自以大军继之。

36 是岁，置升州于上元县，以张雄为刺史。

二年(辛亥、891)

1 春，正月，罗弘信军于内黄。丙辰，朱全忠击之，五战皆捷，至永定桥，斩首万余级。弘信惧，遣使厚币请和。全忠命止焚掠，归其俘，还军河上。魏博自是服于汴。

2 庚申，制以太保、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纬为荆南节度使，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浚为鄂岳观察使。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纬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徐彦若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昭纬，慎由从子；彦若，商之子也。

杨复恭使人劫孔纬於长乐坡，斩其旌节，资装俱尽，纬仅能自免。李克用复遣使上表曰："张浚以陛下万代之业，邀自己一时之功，知臣与朱温深仇，私相连结。臣今身无官爵，名是罪人，不敢归陛下藩方，且欲於河中寄寓，进退行止，伏俟指麾。"诏再贬孔纬均州刺史，张浚连州刺史。赐克用诏，悉复其官爵，使归晋阳。

3 孙儒尽举淮、蔡之兵济江，癸酉，自润州转战而南，田颢、安仁义屡败退，杨行密城戍皆望风奔溃。儒将李从立奄至宣州东溪，行密守备尚未固，众心危惧，夜，使其将合肥台濛将五百人屯溪西；濛使士卒传呼，往返数四，从立以为大众继至，遽引去。儒前军至溧水，行密使都指挥使李神福拒之。神福阳退以示怯，儒军不设备，神福夜帅精兵袭之，俘斩千人。

4 二月，加李克用守中书令，复李罕之官爵；再贬张浚绣州司户。

5 韦昭度将诸道兵十余万讨陈敬瑄，三年不能克，馈运不继，朝议欲息兵。三月，乙亥，制复敬瑄官爵，令顾彦朗、王建各帅众归镇。

6 王师范遣都指挥使卢弘击棣州刺史张蟾，弘引兵还攻师范，师范使人以重赂迎之，曰："师范童呆，不堪重任，愿得避位，使保首领，公之仁也。"弘以师范年少，信之，不设备；师范密谓小校安丘刘郛曰："汝能杀弘，吾以汝为大将。"弘入城，师范伏甲而享之，郛杀弘於座及其党数人。师范慰谕士卒，厚赏重誓，自将以攻棣州，执张蟾，斩之，崔安潜逃归京师。师范以郛为马步副都指挥使。诏以师范为平卢节度使。

师范和谨好学，每本县令到官，师范辄备仪卫往谒之；令不敢当，师范使客将挟持，令坐于听事，自称"百姓王师范"，拜之于庭。僚佐或谏，归范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孙不忘本也！"

7 张浚至蓝田，逃奔华州依韩建，与孔纬密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上表为纬、浚讼冤，朝廷不得已，并听自便。纬至商州而还，亦寓居华州。

8 邢洺节度使安知建潜通朱全忠，李克用表以李存孝代之。知建惧，奔青州，朝廷以知建为神武统军。知建帅麾下三千人将诣京师，过郓州，朱瑄与克用方睦，伏兵河上，斩之，传首晋阳。

9 夏，四月，有彗星见于三台，东行入太微，长十丈余。甲申，赦天下。

10 成都城中乏食，弃儿满路。民有潜入行营贩米入城者，逻者得之，以白韦昭度，昭度曰："满城饥甚，忍不救之！"释勿问。亦有白陈敬瑄者，敬瑄曰："吾恨无术以救饿者，彼能如是，勿禁也！"由是贩者浸多，然所致不过斗升，截筒，径寸半，深五分，量米而鬻之，每筒百余钱，饿殍狼籍。军民强弱相陵，将吏斩之不能禁；乃更为酷法，或断腰，或斜劈，死者相继而为者不止，人耳目既熟，不以为惧。吏民日窘，多谋出降，敬瑄悉捕其族党杀之，惨毒备至。内外都指挥使、眉州刺史成都徐耕，性仁恕，所全活数千人。田令孜曰："公掌生杀而不刑一人，有异志邪？"耕惧，夜，取俘囚戮於市。

王建见罢兵制书，曰："大功垂成，柰何弃之！"谋於周庠，庠劝建请韦公还朝，独攻成都，克而有之。建表请："陈敬瑄、田令孜罪不可赦，愿毕命以图成功。"昭度无如之何，由是未能东还。建说昭度曰："今关东落镇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也，相公宜早归庙堂，与天子谋之。敬瑄，疥癣耳，当以日月制之，责建，可办也！"昭度犹豫未决。庚子，建阴令东川将唐友通等擒昭度亲吏骆保於行府门，脔食之，云其盗军粮。昭度大惧，遽称疾，以印节授建，牒建知三使留后兼行营招讨使，即日东还。建送至新都，跪觞马前，泣拜而别。昭度甫出剑门，即以兵守之，不复内东军。昭度至京师，除东都留守。

建急攻成都，环城烽堑亘五十里。有狗屠王鹞，请诈得罪亡入城说之，使上下离心，建遣之。鹞入见陈敬瑄、田令孜，则言"建兵疲食尽，将遁矣"，出则鬻茶於市，阴为吏民称建英武，兵势强盛；由是敬瑄等懈於守备，而众心危惧。建又遣其将京兆郑渥诈降以觇之，敬瑄以为将，使乘城，既而复以诈得归。建由是悉知城中虚实，以渥为亲从都指挥使，更姓名曰王宗渥。

11 以武安节度使周岳为岭南西道节度使。

12 李克用大举击赫连铎，败其兵于河上，进围云州。

13 杨行密遣其将刘威、朱延寿将兵三万击孙儒于黄池，威等大败。延寿，舒城人也。孙儒军于黄池，五月，大水，诸营皆没，乃还扬州，使其将康睢据和州，安景思据滁州。

14 丙午，立皇子祐为德王。

15 杨行密遣其将李神福攻和、滁，康睢降，安景思走。

16 秋，七月，李克用急攻云州，赫连铎食尽，奔吐谷浑部，既而归於幽州。克用表大将石善友为大同防御使。

17 朱全忠遣使与杨行密约共攻孙儒。儒恃其兵强，欲先灭行密，后敌全忠，移牒藩镇，数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俟平宣、汴，当引兵入朝，除君侧之恶。"於是悉焚扬州庐舍，尽驱丁壮及妇女渡江，杀老弱以充食。行密将张训、李德诚潜入扬州，灭余火，得谷数十万斛以赈饥民。泗州刺史张谏贷数万斛以给军，训以行密之命馈之，谏由是德行密。

18 邢洺节度使李存孝劝李克用攻镇州，克用从之。八月，克用南巡泽潞，遂涉怀孟之境。

19 朱全忠遣其将丁会攻宿州，克其外城。

20 乙未，孙儒自苏州出屯广德，杨行密引兵拒之。儒围其寨，行密将上蔡李简帅百余人力战，破寨，拔行密出之。

21 王建攻陈敬瑄益急，敬瑄出战辄败，巡内州县率为建所取。威戎节度使杨晟时馈之食，建以兵据新都，彭州道绝。敬瑄出，慰勉士卒，皆不应。

辛丑，田令孜登城谓建曰："老夫事于公甚厚，何见困如是？"建曰："父子之恩岂敢忘！但朝廷命建讨不受代者，不得不然。傥太师改图，建复何求！"是夕，令孜自携西川印节诣建营授之，将士皆呼万岁。建泣谢，请复为父子如初。

先是，建常诱其将士曰："成都城中繁盛如花锦，一朝得之，金帛子女恣汝曹所取，节度使与汝曹迭日为之耳！"壬寅，敬瑄开门迎建。建署其将张勍为马步斩斫使，使先入城。乃谓将士曰："吾与汝曹三年百战，今始得城，汝曹不忧不富贵，惧勿焚掠坊市。吾已委张勍护之矣，彼幸执而白我，我犹得赦之；若先斩而后白，吾亦不能救也！"既而士卒有犯令者，勍执百余人，皆捶其胸而杀之，积尸於市，众莫敢犯。故时人谓勍为"张打胸"。

癸卯，建入城，自称西川留后。小校韩武数於使厅上马，牙司止之，武怒曰："司徒许我迭日为节度使；上马何为！"建密遣人刺杀之。

初，陈敬瑄之拒朝命也，田令孜欲盗其军政，谓敬瑄曰："三兄尊重，军务烦劳，不若尽以相付，日具记事咨呈，兄但高居自逸而已。"敬瑄素无智能，忻然许之。自是军事皆不由己，以至于亡。建表敬瑄子陶为雅州刺史，

使随陶之官，明年，罢归，寓居新津，以一县租赋赡之。

癸丑，建分遣士卒就食诸州，更文武坚姓名曰王宗阮，谢从本曰王宗本。陈敬瑄将佐有器干者，建皆礼而用之。

22 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左神策军中尉杨复恭总宿卫兵，专制朝政，诸假子皆为节度使、刺史，又养宦官子六百人，皆为监军。假子龙剑节度使守贞、武定节度使守忠不输贡赋，上表讪薄朝廷。

上舅王瑰求节度使，上访於复恭，复恭以为不可，瑰怒，诟之。瑰出入禁中，颇用事，复恭恶之，奏以为黔南节度使，至吉柏津，令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覆诸江中，宗族宾客皆死，以舟败闻。上知复恭所为，深恨之。

李顺节既宠贵，与复恭争权，尽以复恭阴事告上，上乃出复恭为凤翔监军；复恭愠怼，不肯行，称疾，求致仕。九月，乙卯，以复恭为上将军致仕，赐以几杖。使者致诏命还，复恭潜遣腹心张绾刺杀之。

23 加护国节度使王重盈兼中书令。

24 东川节度使顾彦朗薨，军中推其弟彦晖知留后。

25 冬，十月，壬午，宿州刺史张筠降于丁会。

26 癸未，以永平节度使王建为西川节度使；甲申，废永平军。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纳直言，好施乐士，用人各尽其才，谦恭俭素；然多忌好杀，诸将有功名者，多因事诛之。

27 杨复恭居第近玉山营，假子守信为玉山军使，数往省之。或告复恭与守信谋反，乙酉，上御安喜楼，陈兵自卫，命天威都将李顺节、神策军使李守节将兵攻其第。张绾帅家众拒战，守信引兵助之，顺节等不能克。丙戌，禁兵守含光门，俟其开，欲出掠两市，遇刘崇望，立马谕之曰："天子亲在街东督战，汝曹皆宿卫之士，当于楼前杀贼立功，勿贪小利，自取恶名！"众皆曰："诺。"遂从崇望而东。守信之众望见兵来，遂溃走。守信与复恭挈其族自通化门出，趣兴元，永安都头权安追之，擒张绾，斩之。复恭至兴元，杨守亮、杨守忠、杨守贞及绵州刺史杨守厚同举兵拒朝廷，以讨李顺节为名。守厚，亦复恭假子也。

28 李克用攻王熔，大破镇兵於龙尾冈，斩获万计，遂拔临城，攻元氏、柏乡；李匡威引幽州兵救之。克用大掠而还，军于邢州。

29 十一月，曹州都将郭铢杀刺史郭词，降于朱全忠。

30 泰宁节度使朱瑾将万余人攻单州。

31 乙丑，时溥将刘知俊帅众二千降于朱全忠。知俊，沛人，徐之骁将也，溥军自是不振。全忠以知俊为左右开道指挥使。

32 辛未，寿州将刘弘鄂恶孙儒残暴，举州降朱全忠。

33 十二月，乙酉，汴将丁会、张归霸与朱瑾战于金乡，大破之，杀获殆尽，瑾单骑走免。

34 天威都将李顺节恃恩骄横，出入常以兵自随。两军中尉刘景宣、西门君遂恶之，白上，恐其作乱。戊子，二人以诏召顺节，顺节入至银台门，二人邀顺节于仗舍坐语，供奉官似先知自后斩其首，从者大噪而出。于是天威、捧日、登封三都大掠永宁坊，至暮乃定。百官表贺。

35 孙儒焚掠苏、常，引兵逼宣州，钱镠复遣兵据苏州。儒屡破杨行密之兵，旌旗辎重亘百余里。行密求救于钱镠，镠以兵食助之。

36 以顾彦晖为东川节度使，遣中使宋道弼赐旌节。杨守亮使杨守厚囚道弼，夺旌节，发兵攻梓州。癸卯，彦晖求救于王建；甲辰，建遣其将华洪、李简、王宗侃、王宗弼救东川。建密谓诸将曰："尔等破贼，彦晖必犒师，汝曹于行营报宴，因而执之，无烦再举。"宗侃破守厚七砦，守厚走归绵州。彦晖具犒礼，诸将报宴，宗弼以建谋告之，彦晖乃以疾辞。

初，李茂贞养子继臻据金州，均州刺史冯行袭攻下之，诏以行袭为昭信防御使，治金州。杨守亮欲自金、商袭京师，行袭逆击，大破之。

37 是岁，赐泾原军号曰彰义，增领渭、武二州。

38 福建观察使陈岩疾病，遣使以书召泉州刺史王潮，欲授以军政，未至而岩卒。岩妻弟都将范晖讽将士推己为留后。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九

唐纪七十五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中

景福元年(壬子、892)

1 春,正月,丙寅,赦天下,改元。

2 凤翔李茂贞、静难王行瑜、镇国韩建、同州王行约、秦州李茂庄五节度使上言:杨守亮容匿叛臣杨复恭,请出军讨之,乞加茂贞山南西道招讨使。朝议以茂贞得山南,不可复制,下诏和解之,皆不听。

3 王熔、李匡威合兵十余万攻尧山,李克用遣其将李嗣勋击之,大破幽、镇兵,斩获三万。

4 杨行密谓诸将曰:"孙儒之众十倍于我,吾战数不利,欲退保铜官,何如?"刘威、李神福曰:"儒扫地远来,利在速战。宜屯据险要,坚壁清野以老其师,时出轻骑抄其馈饷,夺其俘掠。彼前不得战,退无资粮,可坐擒也!"戴友规曰:"儒与我相持数年,胜负略相当。今悉众致死于我,我若望风弃城,正堕其计。淮南士民从公渡江及自儒军来降者甚众,公宜遣将先护送归淮南,使复生业;儒军闻淮南安堵,皆有思归之心,人心既摇,安得不败!"行密悦,从之。友规,庐州人也。

5 威戎节度使杨晟与杨守亮等约攻王建,二月,丁丑,晟出兵掠新繁、汉州之境,使其将吕尧将兵二千会杨守厚攻梓州;建遣行营都指挥使李简击尧,斩之。

6 戊寅,朱全忠出兵击朱瑄,遣其子友裕将兵前行,军于斗门。

7 李茂贞、王行瑜擅举兵击兴元。茂贞表求招讨使不已,遗杜让能、西门君遂书,陵蔑朝廷。上意不能容,御延英,召宰相、谏官议之。时宦官有阴与二镇相表里者,宰相相顾不敢言,上不悦。给事中牛徽曰:"先朝多难,茂贞诚有翼卫之功;诸杨阻兵,亟出攻讨,其志亦在疾恶,但不当不俟诏命耳。比闻兵过山南,杀伤至多。陛下傥不以招讨使授之,使用国法约束,则山南之民尽矣!"上曰:"此言是也。"乃以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

8 甲申,朱全忠至卫南,朱瑄将步骑万人袭斗门,朱友裕弃营走,瑄据其营。全忠不知,乙酉,引兵趣斗门,至者皆为郓人所杀。全忠退军瓠河,丁亥,瑄击全忠,大破之,全忠走。张归厚于后力战,全忠仅免,副使李璠等皆死。

9 朱全忠奏贬河阳节度使赵克裕,以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兼河阳节度使。

10 孙儒围宣州。初,刘建锋为孙儒守常州,将兵从儒击杨行密,甘露镇使陈可言帅部兵千人据常州。行密将张训引兵奄至城下,可言仓猝出迎,训手刃杀之,遂取常州。行密别将又取润州。

11 朱全忠连年攻时溥,徐、泗、濠三州民不得耕获,兖、郓、河东兵救之,皆无功,复值水灾,人死者什六七。溥困甚,请和于全忠,全忠曰:"必移镇乃可。"溥许之。全忠乃奏请移溥他镇,仍命大臣镇徐州。诏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刘崇望同平章事,充感化节度使,以溥为太子太师。溥恐全忠诈而杀之,据城不奉诏,崇望及华阴而还。

12 忠义节度使赵德谨薨,子匡凝代之。

13 范晖骄侈失众心,王潮以从弟彦复为都统,弟审知为都监,将兵攻福州。民自请输米饷军,平湖洞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助之。

14 辛丑,王建遣族子嘉州刺史宗裕、雅州刺史王宗侃、威信都指挥使华洪、茂州刺史王宗瑶将兵五万攻彭州,杨晟逆战而败,宗裕等围之。杨守亮遣其将符昭救之,径趋成都,营三学山。建亟召华洪还。洪疾驱而至,后军尚未集,以数百人夜去昭营数里,多击更鼓;昭以为蜀军大至,引兵宵遁。

15 三月,以户部尚书郑延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延昌,从谠之从兄弟也。

16 左神策勇胜三都都指挥使杨子实、子迁、子钊,皆守亮之假子也,自渠州引兵救杨晟,知守亮必败,壬子,帅其众二万降于王建。

17 李克用、王处存合兵攻王熔,癸丑,拔天长镇。戊午,熔与战于新市,大破之,杀获三万余人;辛酉,克用退屯栾城。诏和解河东及镇、定、幽四镇。

18 杨晟遣杨守贞、杨守忠、杨守厚书,使攻东川以解彭州之围,守贞等从之。神策督将窦行实戍梓州,守厚密诱之为内应;守厚至涪城,行实事泄,顾彦晖斩之。守厚遁去。宁贞、守忠军至,无所归,盘桓绵、剑间,王建遣其将吉谏袭守厚,破之。癸亥,西川将李简邀击守忠于钟阳,斩获三千余人。夏,四月,简又破守厚于铜钵,斩获

三千余人，降万五千人；守忠、守厚皆走。

19 乙酉，置武胜军于杭州，以钱镠为防御使。

20 天威军使贾德晟，以李顺节之死，颇怨愤，西门君遂恶之，奏而杀之。德晟麾下千余骑奔凤翔，李茂贞由是益强。

21 李匡威出兵侵云、代，壬寅，李克用始引兵还。

22 时溥遣兵南侵，至楚州，杨行密将张训、李德诚败之于寿河，遂取楚州，执其刺史刘瓒。

23 加邠宁节度使王行瑜兼中书令。

24 杨行密屡败孙儒兵，破其广德营，张训屯安吉，断其粮道。儒食尽，士卒大疫，遣其将刘建锋、马殷分兵掠诸县。六月，行密闻儒疾疟，戊寅，纵兵击之。会大雨、晦冥，儒军大败，安仁义破儒五十余寨，田頵擒儒于陈，斩之，传首京师，儒众多降于行密。刘建锋、马殷收余众七千，南走洪州，推建锋为帅，殷为先锋指挥使，张佶为谋主，比至江西，众十余万。

丁酉，杨行密帅众归扬州；秋，七月，丙辰，至广陵，表田頵守宣州，安仁义守润州。

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及经秦、毕孙、杨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

25 王建围彭州，久不下，民皆窜匿山谷；诸寨日出俘掠，谓之"淘虏"，都将先择其善者，余则士卒分之，以是为常。

有军士王先成者，新津人，本书生也，世乱，为兵，度诸将惟北寨王宗侃最贤，乃往说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属也，陈、田召杨晟，割四州以授之，伪署观察使，与之共拒朝命。今陈、田已平而晟犹据之，州民皆知西川乃其大府而司徒乃其主也，故大军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避之，以俟招安。今军至累月，未闻招安之命，军士复从而掠之，与盗贼无异，夺其货财，驱其畜产，分其老弱妇女以为奴婢，使父子兄弟流离愁怨；其在山中者暴露于暑雨，残伤于蛇虎，孤危饥渴，无所归诉。彼始以杨晟非其主而不从，今司徒不加存恤，彼更思杨氏矣。"宗侃恻然，不觉屡移其床前问之，先成曰："又有甚于是者：今诸寨每旦出六七百人，入山淘虏，薄暮乃返，曾无守备之意。赖城中无人耳，万一有智者为之画策，使乘虚奔突，先伏精兵千人于门内，登城望淘虏者稍远，出弓弩手、炮手各百人，攻寨之一面，随以役卒五百，负薪土填壕为道，然后出精兵奋击，且焚其寨；又于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诸寨咸自备御，无暇相救，城中得以益兵继出，如此，能无败乎！"宗侃矍然曰："此诚有之，将若之何？"

先成请条列为状以白王建，宗侃即命先成草之，大指言："今所白之事，须四面通共，宗侃所司止于北面，或所白可从，乞以牙举施行。"事凡七条："其一，乞招安山中百姓。其二，乞禁诸寨军士及子弟无得一人辄出淘虏，仍表诸寨之旁七里内听樵牧，敢越表者斩。其三，乞置招安寨，中容数千人，以处所招百姓，宗侃请选所部将校谨干者为招安将，使将三十人昼夜执兵巡卫。其四，招安之事须委一人总领，今榜帖既下，诸寨必各遣军士入山招安，百姓见之无不惊疑，如鼠见狸，谁肯来者！欲招之必有其术，愿降帖付宗侃专掌其事。其五，乞严勒四寨指挥使，悉索前日所虏彭州男女老幼集于营场，有父子、兄弟、夫妇自相认者即使相从，牒具人数，部送招安寨，有敢私匿一人者斩；仍乞勒府中诸营，亦令严索，有自军前先寄归者，量给资粮，悉部送归招安寨。其六，乞置九陇行县於招安寨中，以前南郑令王丕摄县令，设置曹局，抚安百姓，择其子弟之壮者，给帖使自入山招其亲戚；彼知司徒严禁侵掠，前日为军士所虏者，皆获安堵，必欢呼踊跃，相帅下山，如子归母，不日尽出。其七，彭州土地宜麻，百姓未入山时多沤藏者，宜令县令晓谕，各归田里，出所沤麻鬻之，以为资粮，必渐复业。"建得之大喜，即行之，悉如所申。

明日，榜帖至，威令赫然，无敢犯者。三日，山中民竞出，赴招安寨如归市，寨不能容，斥而广之；浸有市井，又出麻鬻之。民见村落无抄暴之患，稍稍辞县令，复故业。月余，招安寨皆空。

26 己巳，李茂贞克凤州，感义节度使满存奔兴元。茂贞又取兴、洋二州，皆表其子弟镇之。

27 八月，以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同平章事，以田頵知宣州留后，安仁义为润州刺史。

孙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选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禀赐，以皂衣蒙甲，号"黑云都"，每战，使之先登陷陈，四邻畏之。

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盐易民布帛，掌书记舒城高勖曰："兵火之余，十室九空，又渔利以困之，将复离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邻道所无，足以给军；选贤守令劝课农桑，数年之间，仓库自实。"行密从之。田頵闻之曰："贤者之言，其利远哉！"行密驰射武伎，皆非所长，而宽简有智略，善抚御将士，与同甘苦，推心待物，无所猜忌。尝早出，从者断马鞅，取其金，行密知而不问，他日，复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

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转徙几尽；行密初至，赐与将吏，帛不过数尺，钱不过数百；而能以勤俭足用，非公宴，未尝举乐。招抚流散，轻徭薄敛，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

28 李克用北巡至天宁军，闻李匡威、赫连铎将兵八万寇云州，遣其将李君庆发兵于晋阳。克用潜入新城，伏兵於神堆，擒吐谷浑逻骑三百；匡威等大惊。丙申，君庆以大军至，克用迁入云州。丁酉，出击匡威等，大破之。己亥，匡威等烧营而遁；追至天成军，斩获不可胜计。

29 辛丑，李茂贞攻拔兴元，杨复恭、杨守亮、杨守信、杨守贞、杨守忠、满存奔阆州。茂贞表其子继密权知兴元府事。

30 九月，加荆南节度使成汭同平章事。

31 时溥迫监军奏称将士留己，冬，十月，复以溥为侍中、感化节度。朱全忠奏请追溥新命；诏谕解之。

32 初，邢、洺、磁州留后李存孝，与李存信俱为李克用假子，不相睦。存信有宠于克用，存孝在邢州，欲立大功以胜之，乃建议取镇冀；存信从中沮之，不时听许。及王熔围尧山，存孝救之，不克。克用以存信为蕃、汉马步都指挥使，与存孝共击之，二人互相猜忌，逗留不进；克用更遣李嗣勋等击破之。存信还，谮存孝无心击贼，疑与之有私约。存孝闻之，自以有功于克用，而信任顾不及存信，愤怨，且惧及祸，乃潜结王熔及朱全忠，上表以三州自归於朝廷，乞赐旌节及会诸道兵讨李克用；诏以存孝为邢、洺、磁节度使，不许会兵。

33 十一月，时溥濠州刺史张璲、泗州刺史张谏以州附于朱全忠。

34 乙未，朱全忠遣其子友裕将兵十万攻濮州，拔之，执其刺史邵伦，遂令友裕移兵击时溥。

35 孙儒将王坛陷婺州，刺史蒋瑰奔越州。

36 庐州刺史蔡俦发杨行密祖父墓，与舒州刺史倪章连兵，遣使送印于朱全忠以求救。全忠恶其反覆，纳其印，不救，且牒报行密；行密谢之。行密遣行营都指挥使李神福将兵讨俦。

37 宣明历浸差，太子少詹事边冈造新历成，十二月，上之。命曰景福崇玄历。

38 壬午，王建遣其将华洪击杨守亮于阆州，破之。建遣节度押牙延陵郑顼使于朱全忠；全忠问剑阁，顼极言其险。全忠不信，顼曰："苟不以闻，恐误公军机。"全忠大笑。

39 是岁，明州刺史钟文季卒，其将黄晟自称刺史。

二年（癸丑、893）

1 春，正月，时溥遣兵攻宿州，刺史郭言战死。

2 东川留后顾彦晖既与王建有隙，李茂贞欲抚之使从己，奏请更赐彦晖节；诏以彦晖为东川节度使。茂贞又奏遣知兴元府事李继密救梓州，未几，建遣兵败东川、凤翔之兵于利州。彦晖求和，请与茂贞绝；乃许之。

3 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自请镇兴元，诏以茂贞为山南西道兼武定节度使，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徐彦若同平章事，充凤翔节度使，又割果、阆二州隶武定军。茂贞欲兼得凤翔，不奉诏。

4 二月，甲戌，加西川节度使王建同平章事。

5 李克用引兵围邢州，王熔遣牙将王藏海致书解之。克用怒，斩藏海，进兵击熔，败镇兵于平山。辛巳，攻天长镇，旬日不下。熔出兵三万救之，克用逆战于叱日岭下，大破之，斩首万余级，余众溃去。河东军无食，脯其尸而啖之。

6 时溥求救于朱瑾，朱全忠遣其将霍存将骑兵三千军曹州以备之。瑾将兵二万救徐州，存引兵赴之，与朱友裕合击徐、兖兵于石佛山下，大破之，瑾遁归兖州。辛卯，徐兵复出，存战死。

7 李克用进下井陉，李存孝将兵救王熔，遂入镇州，与熔计事。熔又乞师于朱全忠，全忠方与时溥相攻，不能救，但遗克用书，言"邺下有十万精兵，抑而未进。"克用复书："傥实屯军邺下，願望降临；必欲真决雌雄，愿角逐于常山之尾。"甲午，李匡威引兵救熔，败河东兵于元氏，克用引还邢州。熔犒匡威于藁城，犒金帛二十万以酬之。

8 朱友裕围彭城，时溥数出兵，友裕闭壁不战。朱瑾宵遁，友裕不追，都虞候朱友恭以书谮友裕于全忠，全忠怒，驿书下都指挥使庞师古，使代之将，且按其事。书误达于友裕，友裕大惧，以二千骑逃入山中，潜诣砀山，匿于伯父全昱之所。全忠夫人张氏闻之，使友裕单骑诣汴州见全忠，泣涕拜伏于庭；全忠命左右捽抑，将斩之，夫人趋就抱之，泣曰："汝舍兵众，束身归罪，无异志明矣。"全忠悟而舍之，使权知许州。友恭，寿春人李彦威也，幼为全忠家僮，全忠养以为子。张夫人，砀山人，多智略，全忠敬惮之，虽军府事，时与之谋议；或将兵出，中涂，夫人以为不可，遣一介召之，全忠立为之返。

庞师古攻佛山寨，拔之；自是徐兵不敢出。

9 李匡威之救王熔也，将发幽州，家人会别，弟匡筹之妻美，匡威醉而淫之。二月，匡威自镇州还，至博野，匡筹据军府自称留后，以符追行营兵。匡威众溃归，但与亲近留深州，进退无所之，遣判官李抱真入奏，请归京师。京师屡更大乱，闻匡威来，坊市大恐，曰："金头王来图社稷。"士民或窜匿山谷。王熔德其以己故致失地，迎归镇州，为筑第，父事之。

10 以渝州刺史柳玭为泸州刺史。柳氏自公绰以来，世以孝悌礼法为士大夫所宗。玭为御史大夫，上欲以为相，宦官恶之，故久谪于外。玭尝戒其子弟曰："凡门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则得罪重于他人，死无以见先人于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门高则骄心易生，族盛则为人所嫉；懿行实才，人未之信，小有玭颣，众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学宜加勤，行宜加励，仅得比他人耳！"

11 王建屡请杀陈敬瑄、田令孜，朝廷不许。夏，四月，乙亥，建使人告敬瑄谋作乱，杀之新津。又告令孜通凤翔书，下狱死。建使节度判官冯涓草表奏之曰："开匣出虎，孔宣父不责他人；当路斩蛇，孙叔敖盖非利己。专杀不行于阃外，先机恐失于毂中。"涓，宿之孙也。

12 汴军攻徐州，累月不克。通事官张涛以书白朱全忠云："进军时日非良，故无功。"全忠以为然。敬翔曰："今攻城累月，所费甚多，徐人已困，旦夕且下，使将士闻此言，则懈于攻取矣。"全忠乃焚其书。癸未，全忠自将如徐州；戊子，庞师古拔彭城，时溥举族登燕子楼自焚死。己丑，全忠入彭城，以宋州刺史张廷范知感化留后，奏乞朝廷除文臣为节度使。

13 李匡威在镇州，为王熔完城堑，缮甲兵，视之如子。匡威以熔年少，且乐真定土风，潜谋夺之。李抱真自京师还，为之画策，阴以恩施悦其将士。王氏在镇久，镇人爱之，不徇匡威。匡威忌日，熔就第吊之，匡威素服衷甲，伏兵劫之，熔趋抱匡威曰："熔为晋人所困，几亡矣，赖公以有今日；公欲得四州，此固熔之愿也，不若与公共归府，以位让公，则将士莫之拒矣。"匡威以为然，与熔骈马，陈兵入府。会大风雷雨，屋瓦皆震。匡威入东偏门，镇之亲军闭之，有屠者墨君和自缺垣跃出，拳殴匡威甲士，挟熔於马上，负之登屋。镇人既得熔，攻匡威，杀之，并其族党。熔时年十七，体疏瘦，为君和所挟，颈痛头偏者累日。李匡筹奏熔杀其兄，请举兵复冤；诏不许。

14 幽州将刘仁恭将兵戍蔚州，过期未代，士卒思归。会李匡筹立，戍卒奉仁恭为帅，还攻幽州，至居庸关，为府兵所败。仁恭奔河东，李克用厚待之。

15 李神福围庐州；甲午，杨行密自将诣庐州，田頵自宣州引兵会之。初，蔡人张颢以骁勇事秦宗权，后从孙儒，儒败，归行密，行密厚待之，使将兵戍庐州。蔡俦叛，颢更为之用。及围急，颢逾城来降，行密以隶银枪都使袁稹。稹以颢反覆，白行密，请杀之，行密恐稹不能容，置之亲军。稹，陈州人也。

16 王彦复、王审知攻福州，久不下。范晖求救于威胜节度使董昌，昌与陈岩婚姻，发温、台、婺州兵五千救之。彦复、审知以城坚，援兵且至，士卒死伤多，白王潮，欲罢兵更图后举，潮不许。请潮自临行营，潮报曰："兵尽添兵，将尽添将，兵将俱尽，吾当自来。"彦复、审知惧，亲犯矢石急攻之。五月，城中食尽，晖知不能守，夜，以印授监军，弃城走，援兵亦还。庚子，彦复等入城。辛丑，晖亡抵沿海都，为将士所杀。潮入福州，自称留后，素服葬陈岩，以女妻其子延晦，厚抚其家。汀、建二州降，岭海间群盗二十余辈皆降溃。

17 闰月，以武胜防御使钱镠为苏杭观察使。又以扈跸都头曹诚为黔中节度使，耀德都头李铤为镇海军节度使，宣威都头孙惟晟为荆南节度使，六月，以捧日都头陈珮为岭南东道节度使，并同平章事。时李茂贞跋扈，上以武臣难制，欲用诸王代之，故诚等四人皆加恩，解兵柄，令赴镇。

18 李匡筹出兵攻王熔之乐寿、武强，以报杀匡威之耻。

19 秋，七月，王熔遣兵救邢州；李克用败之于平山，壬申，进击镇州。熔惧，请以兵粮二十万助攻邢州，克用许之。克用治兵于栾城，合熔兵三万进屯任县，李存信屯琉璃陂。

20 丁亥，杨行密克庐州，斩蔡俦。左右请发俦父母冢，行密曰："俦以此得罪，吾何为效之！"

21 加天雄节度使李茂庄同平章事。

22 钱镠发民夫二十万及十三都军士筑杭州罗城，周七十里。

23 升州刺史张雄卒，冯弘铎代之为刺史。

24 李茂贞恃功骄横，上表及遗杜让能书，辞语不逊。上怒，欲讨之。茂贞又上表，略曰："陛下贵为万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尊极九州，不能戮复恭之一竖。"又曰："今朝廷但观强弱，不计是非。"又曰："约衰残而行法，随盛壮以加恩；体物锱铢，看人衡纩。"又曰："军情易变，戎马难羁，唯虑甸服生灵，因兹受祸，未审乘舆播越，自此

何之!"上益怒,决讨茂贞,命杜让能专掌其事,让能谏曰:"陛下初临大宝,国步未夷,茂贞近在国门,臣愚以为未宜与之构怨,万一不克,悔之无及。"上曰:"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此乃志士愤痛之秋。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朕不能甘心为孱懦之主,愔愔度日,坐视陵夷。卿但为朕调兵食,朕自委诸王用兵,成败不以责卿!"让能曰:"陛下必欲行之,则中外大臣共宜胁力以成圣志,不当独以任臣。"上曰:"卿位居元辅,与朕同休戚,无宜避事!"让能泣曰:"臣岂敢避事!况陛下所欲行者,宪宗之志也;顾时有所未可,势有所不能耳。但恐他日臣徒受晁错之诛,不能弭七国之祸也。敢不奉诏,以死继之!"上乃命让能留中书,计画调度,月余不归。崔昭纬阴结邠、岐,为之耳目,让能朝发一言,二镇夕必知之。本茂贞使其党纠合市人数百千人,拥观军容使西门君遂马诉曰:"岐帅无罪,不宜致讨,使百姓涂炭。"君遂曰:"此宰相事,非吾所及。"市人又邀崔昭纬、郑延昌肩舆诉之,二相曰:"兹事主上专委杜太尉,吾曹不预知。"市人因乱投瓦石,二相下舆走匿民家,仅自免,丧堂印及朝服。上命捕其唱帅者诛之,用兵之意益坚。京师民或亡匿山谷,严刑所不能禁。八月,以嗣覃王嗣周为京西招讨使,神策大将军李铎副之。

25 丙辰,杨行密遣田頵将宣州兵二万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枢城守,久不下。时诸将为刺史者多贪暴,独池州团练使陶雅宽厚得民,歙人曰:"得陶雅为刺史,请听命。"行密即以雅为歙州刺史,歙人纳之。雅尽礼见枢,送之还朝。枢,遵庆之曾孙也。

26 朱全忠命庞师古移兵攻兖州,与朱瑾战,屡破之。

27 九月,丁卯,以钱镠为镇海节度使。

28 李存孝夜犯李存信营,虏奉诚军使孙考老。李克用自引兵攻邢州,掘堑筑垒环之。存孝时出兵突击,堑垒不能成。河东牙将袁奉韬密使人谓存孝曰:"大王惟俟堑成即归晋阳,尚书所惮者独大王耳,诸将非尚书敌也。大王若归,咫尺之堑,安能沮尚书之锋锐邪!"存孝以为然,按兵不出。旬日,堑垒成,飞走不能越,存孝由是遂穷。汴将邓季筠从克用攻邢州,轻骑逃归。朱全忠大喜,使将亲军。

29 乙亥,覃王嗣周帅禁军三万送凤翔节度使徐彦若赴镇,军于兴平。李茂贞、王行瑜合兵近六万,军于盩厔以拒之。禁军皆新募市井少年,茂贞、行瑜所将皆边兵百战之余,壬午,茂贞等进逼兴平,禁军皆望风逃溃,茂贞等乘胜进攻三桥,京城大震,士民奔散,市人复守阙请诛首议用兵者。崔昭纬心害太尉、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让能,密遗茂贞书曰:"用兵非主上意,皆出于杜太尉耳。"甲申,茂贞陈于临皋驿,表让能罪,请诛之。让能言于上曰:"臣固先言之矣,请以臣为解。"上涕下不自禁,曰:"与卿诀矣!"是日,贬让能梧州刺史,制辞略曰:"弃卿士之臧谋,构藩垣之深衅,咨询之际,证执弥坚。"又流观军容使西门君遂于儋州,内枢密使李周潼于崖州,段诩于欢州。乙酉,上御安福门,斩君遂、周潼、诩,再贬让能雷州司户。遣使谓茂贞曰:"惑朕举兵者,三人也,非让能之罪。"以内侍骆全瓘、刘景宣为左右军中尉。

壬辰,以东都留守韦昭度为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胤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胤,慎由之子也,外宽弘而内巧险,与崔昭纬深相结,故得为相。季父安潜谓所亲曰:"吾父兄刻苦以立门户,终为缁郎所坏!"缁郎,胤小字也。

李茂贞勒兵不解,请诛杜让能然后还镇,崔昭纬复从而挤之。冬,十月,赐让能及其弟户部侍郎弘徽自尽。复下诏布告中外,称"让能举枉错直,爱憎系于一时;鬻狱卖官,聚敛逾于巨万。"自是朝廷动息皆禀于邠、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镇以邀恩泽。有崔铤、王超者,为二镇判官,凡天子有所可否,其不遑者,辄诉于铤、超,二人则教茂贞、行瑜上章论之,朝廷少有依违,其辞语已不逊。

制复以茂贞为凤翔节度使兼山南西道节度使、守中书令,于是茂贞尽有凤翔、兴元、洋、陇秦等十五州之地。以徐彦若为御史大夫。

30 戊戌,以泉州刺史王潮为福建观察使。

31 舒州刺史倪章弃城走,杨行密以李神福为舒州刺史。

32 邠宁节度使、守侍中兼中书令王行瑜求为尚书令;韦昭度密奏:"太宗以尚书令执政,遂登大位,自是不以授人臣。惟郭子仪以大功拜尚书令,终身避让。行瑜安可轻议!"十一月,以行瑜为太师,赐号尚父,仍赐铁券。

33 十二月,朱全忠请徙盐铁于汴州以便供军;崔昭纬以为全忠新破徐、郓,兵力倍增,若更判盐铁,不可复制,乃赐诏开谕之。

34 汴将葛从周攻齐州刺史朱威,朱瑄、朱瑾引兵救之。

35 初,武安节度使周岳杀闵勖,据潭州,邵州刺史邓处讷闻而哭之,诸将入吊,处讷曰:"吾与公等咸受仆射大恩,今周岳无状杀之,吾欲与公等竭一州之力,为仆射报仇,可乎?"皆曰:"善!"于是训卒厉兵,八年,乃结朗

州刺史雷满共攻潭州，克之，斩岳，自称留后。

乾宁元年(甲寅、894)

1 春，正月，乙丑朔，赦天下，改元。

2 李茂贞入朝，大陈兵自卫，数日归镇。

3 以李匡筹为卢龙节度使。

4 二月，朱全忠自将击朱瑄，军于鱼山。瑄与朱瑾合兵攻之，兖、郓兵大败，死者万余人。

5 以右散骑常侍郑綮为礼部侍郎、同平章事。綮好诙谐，多为歇后诗，讥嘲时事；上以为有所蕴，手注班簿，命以为相，闻者大惊。堂吏往告之，綮笑曰："诸君大误，使天下更无人，未至郑綮！"吏曰："特出圣意。"綮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贺客至，綮搔首言曰："歇后郑五作宰相，时事可知矣！"累让不获，乃视事。

6 以邵州刺史邓处讷为武安节度使。

7 彰义节度使张钧薨，表其兄镈为留后。

8 三月，黄州刺史吴讨举州降杨行密。

9 邢州城中食尽，甲申，李存孝登城谓李克用曰："儿蒙王恩得富贵，苟非困於谗慝，安肯舍父子而从仇雠乎！愿一见王，死不恨！"克用使刘夫人视之。夫人引存孝出见克用，存孝泥首谢罪曰："儿粗立微劳，存信逼儿，失图至此！"克用叱之曰："汝遗朱全忠、王熔书，毁我万端，亦存信教汝乎！"囚之，归于晋阳，车裂于牙门。存孝骁勇，克用军中皆莫及；常将骑兵为先锋，所向无敌，身被重铠，腰弓髀槊，独舞铁槌陷陈，万人辟易。每以二马自随，马稍乏，就陈中易之，出入如飞。克用惜其才，意临刑诸将必为之请，因而释之。既而诸将疾其能，竟无一人言者。既死，克用为之不视事者旬日，私恨诸将，而于李存信竟无所谴。又有薛阿檀者，其勇与存孝相侔，诸将疾之，常不得志，密与存孝通；存孝诛，恐事泄，遂自杀。自是克用兵势浸弱，而朱全忠独盛矣。克用表马师素为邢洺节度使。

10 朱全忠遣军将张从晦慰抚寿州。从晦陵侮刺史江彦温而与诸将夜饮；彦温疑其谋己，明日，尽杀在席诸将，以书谢全忠而自杀。军中推其子从顼知军州事，全忠为之腰斩从晦。

11 五月，加镇海节度使钱镠同平章事。

12 刘建锋、马殷引兵至澧陵，邓处讷遣邵州指挥使蒋勋、邓继崇将步骑三千守龙回关。殷先至关下，遣使诣勋，勋等以牛酒犒师。殷使说勋曰："刘骥智勇兼人，术家言当兴翼、轸间。今将十万众，精锐无敌，而君以乡兵数千拒之，难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贵，还乡里，不亦善乎！"勋等然之，谓众曰："东军许吾属还。"士卒皆欢呼，弃旗帜铠仗遁去。建锋令前锋衣其甲，张其旗，趋潭州。潭人以为邵州兵还，不为备。建锋径入府，处讷方宴，擒斩之。戊辰，建锋入潭州，自称留后。

13 王建攻彭州，城中人相食，彭州内外都指挥使赵章出降。王先成请筑龙尾道，属于女墙。丙子，西川兵登城，杨晟犹帅众力战，刀子都虞候王茂权斩之。获彭州马步使安师建，建欲使为将，师建泣谢曰："师建誓与杨司徒同生死，不忍复戴日月，惟速死为惠。"再三谕之，不从，乃杀之，礼葬而祭之。更赵章姓名曰王宗勉，王茂权名曰宗训，又更王钊名曰宗谨，李绾姓名曰王宗绾。

14 辛卯，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延昌罢为右仆射。

15 朱瑄、朱瑾求救于河东，李克用遣骑将安福顺及弟福庆、福迁督精骑五百假道于魏，渡河应之。

16 武昌节度使杜洪攻黄州，杨行密遣行营都指挥使朱延寿等救之。

17 六月，甲午，以宋州刺史张廷范为武宁节度使，从朱全忠之请也。

18 蕲州刺史冯敬章邀击淮南军，朱延寿攻蕲州，不克。

19 戊午，以翰林学士承旨、礼部尚书李溪同平章事；方宣制，水部郎中知制诰刘崇鲁出班掠麻恸哭。上召崇鲁，问其故，对言："溪奸邪，依附杨复恭、西门君遂，得在翰林，无相业，恐危社稷。"溪竟罢为太子少傅。溪，鄜之孙也。上师溪为文，崔昭纬恐溪为相，分己权，故使崇鲁沮之。溪十表自讼，丑诋"崇鲁父符受赃枉法，事觉自杀；弟崇望与杨复恭深交，崇鲁庭拜田令孜，为朱玫作劝进表，乃云臣交给内臣，何异抱赃唱贼！且故事，缟巾惨带，不入禁庭。臣果不才，崇鲁自应上章论列，岂于正殿恸哭！为国不详，无人臣礼，乞正其罪。"诏停崇鲁见任。溪犹上表不已，乞行诛窜，表数千言，诟詈无所不至。

20 李克用大破吐谷浑，杀赫连铎，擒白义诚。

21 秋，七月，李茂贞遣兵攻阆州，拔之，杨复恭、杨守亮、杨守信帅其族党犯围走。

22 礼部侍郎、同平章事郑綮自以不合众望，累表避位，诏以太子少保致仕；以御史大夫徐彦若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

23 绵州刺史杨守厚卒，其将常再荣举城降王建。

24 杨复恭、守亮、守信将自商山奔河东，至乾元，遇华州兵，获之。八月，韩建献于阙下，斩于独柳。李茂贞献复恭遗守亮书，诉致仕之由云："承天门乃隋家旧业，大侄但积粟训兵，勿贡献。吾于荆榛中立寿王，才得尊位，废定策国老，有如此负心门生天子！"

25 昭义节度使康君立诣晋阳谒李克用。己未，克用会诸将饮博，酒酣，克用语及李存孝，流涕不已。君立素与李存信善，一言忤旨，克用拔剑斫之，囚于马步司。九月，庚申朔，出之，君立已死。克用表云州刺史薛志诚为昭义留后。

26 冬，十月，封皇子祹为棣王，禊为虔王，禋为沂王，祎为遂王。

27 刘仁恭数因盖寓献策于李克用，愿得兵万人取幽州。克用方攻邢州，分兵数千，欲纳仁恭于幽州，不克。李匡筹益骄，数侵河东之境。克用怒，十一月，大举兵攻匡筹，拔武州，进围新州。

28 以泾原留后张镒为彰义节度使。

29 朱全忠遣使至泗州，陵慢刺史张谏，谏举州降杨行密。行密遣押牙唐令回持茶万余斤如汴宋贸易，全忠执令回，尽取其茶。扬、汴始有隙。

30 十二月，李匡筹遣大将将步骑数万救新州，李克用选精兵逆战於段庄，大破之，斩首万余级，生擒将校三百人，以练纰之，徇於城下。是夕，新州降。辛亥，进攻妫州。壬子，匡筹复发兵出居庸关，克用使精骑当其前以疲之，遣步将李存审自他道出其背夹击之，幽州兵大败，杀获万计。甲寅，李匡筹挈其族奔沧州，义昌节度使卢彦威利其辎重、妓妾，遣兵攻之于景城，杀之，尽俘其众。存审本姓符，宛丘人，克用养以为子。丙辰，克用进军幽州，其大将请降。匡筹素暗懦，初据军府，兄匡威闻之，谓诸将曰："兄失弟得，不出吾家，亦复何恨！但惜匡筹才短，不能保守，得及二年，幸矣。"

31 加匡国节度使王行约检校侍中。

32 吴讨畏杜洪之逼，纳印请代于杨行密，行密以先锋指挥使瞿章权知黄州。

33 是岁，黄连洞蛮二万围汀州，福建观察使王潮遣其将李承勋将万人击之；蛮解去，承勋追击之，至浆水口，破之。闽地略定。潮遣僚佐巡州县，劝农桑，定租税，交好邻道，保境息民，闽人安之。

34 封州刺史刘谦卒，子隐居丧于贺江，土民百余人谋乱，隐一夕尽诛之。岭南节度使刘崇龟召补右都押牙兼贺水镇使；未几，表为封州刺史。

35 义胜节度使董昌苛虐，于常赋之外，加敛数倍，以充贡献及中外馈遗，每旬发一纲，金万两，银五千铤，越绫万五千匹，他物称是，用卒五百人，或遇雨雪风水违程，则皆死。贡奉为天下最，由是朝廷以为忠，宠命相继，官至司徒、同平章事，爵陇西郡王。

昌建生祠于越州，制度悉如禹庙，命民间祷赛者，无得之禹庙，皆之生祠。昌求为越王，朝廷未之许，昌不悦曰："朝廷欲负我矣，我累年贡献无算而惜越王邪！"有谄之者曰："王为越王，曷若为越帝。"于是民间讹言时世将变，竞相帅填门喧噪，请昌为帝。昌大喜，遣人谢之曰："天时未至，时至我自为之。"其僚佐吴瑶、都虞候李畅之等皆劝成之，吏民献谣谶符瑞者不可胜纪，其始赏之以钱数百缗，既而献者日多，稍减至五百、三百而已。昌曰："谶云'兔子上金床'，此谓我也。我生太岁在卯，明年复在卯，二月卯日卯时，吾称帝之秋也。"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

唐纪七十六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下

乾宁二年(乙卯、895)

1 春，正月，辛酉，幽州军民数万以麾盖歌鼓迎李克用入府舍；克用命李存审、刘仁恭将兵略定巡属。

2 癸未,朱全忠遣其将朱友恭围兖州,朱瑄自郓以兵粮救之,友恭设伏,败之于高梧,尽夺其饷,擒河东将安福顺、安福庆。

3 己巳,以给事中陆希声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希声,元方五世孙也。

4 壬申,护国节度使王重盈薨,军中请以重荣子行军司马珂知留后事。珂,重盈兄重简之子也,重荣养以为子。

5 杨行密表朱全忠罪恶,请会易定、兖、郓、河东兵讨之。

6 董昌将称帝,集将佐议之。节度副使黄碣曰:"今唐室虽微,天人未厌。齐桓、晋文皆翼戴周室以成霸业。大王兴于畎亩,受朝廷厚恩,位至将相,富贵极矣,奈何一旦忽为族灭之计乎! 碣宁死为忠臣,不生为叛逆!"昌怒,以为惑众,斩之,投其首于厕中,骂之曰:"奴贼负我!好圣明时三公不能待,而先求死也!"并杀其家八十口,同坎瘗之。又问会稽令吴镣,对曰:"大王不为真诸侯以传子孙,乃欲假天子以取灭亡邪!"昌亦族诛之。又谓山阴令张逊曰:"汝有能政,吾深知之,俟吾为帝,命汝知御史台。"逊曰:"大王起石镜镇,建节浙东,荣贵近二十年,何苦效李锜、刘辟之所为乎! 浙东僻处海隅,巡属虽有六州,大王若称帝,彼必不从,徒守空城,为天下笑耳!"昌又杀之,谓人曰:"无此三人者,则人莫我违矣!"

二月,辛卯,昌被兖冕登子城门楼,即皇帝位。悉陈瑞物于庭以示众。先是,咸通末,吴、越间讹言山中有大鸟,四目三足,声云"罗平天册",见者有殃,民间多画像以祀之,及昌僭号,曰:"此吾甥甥也。"乃自称大越罗平国,改元顺天,署城楼曰天册之楼,令群下谓己曰"圣人"。以前杭州刺史李邈、前婺州刺史蒋瑰、两浙监铁副使杜郢、前屯田郎中李瑜为相。又以吴瑶等皆为翰林学士、李畅之等皆为大将军。

昌移书钱镠,告以权即罗平国位,以镠为两浙都指挥使。镠遗昌书曰:"与其闭门作天子,与九族、百姓俱陷涂炭,岂若开门作节度使,终身富贵邪! 及今悛悔,尚可及也!"昌不听,镠乃将兵三万诣越州城下,至迎恩门见昌,再拜言曰:"大王位兼将相,奈何舍安就危! 镠将兵此来,以俟大王改过耳。纵大王不自惜,乡里士民何罪,随大王族灭乎!"昌惧,致犒军钱二百万,执首谋者吴瑶及巫觋数人送于镠,且请待罪天子。镠引兵还,以状闻。

7 王重盈之子保义节度使珙、晋州刺史瑶举兵击王珂,表言珂非王氏子。与朱全忠书,言"珂本吾家苍头,不应为嗣。"珂上表自陈,且求援于李克用。上遣中使谕解之。

8 上重李溪文学,乙未,复以溪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

9 朱全忠军于单父,为朱友恭声援。

10 李克用表刘仁恭为卢龙留后,留兵戍之;壬子,还晋阳。

妫州人高思继兄弟,有武干,为燕人所服,克用皆以为都将,分掌幽州兵;部下士卒,皆山北之豪也,仁恭惮之。久之,河东兵戍幽州者暴横,思继兄弟以法裁之,所诛杀甚多。克用怒,以让仁恭,仁恭诉称高氏兄弟所为,克用俱杀之。仁恭欲收燕人心,复引其诸子置帐下,厚抚之。

11 崔昭纬与李茂贞、王行瑜深相结,得天子过失,朝廷机事,悉以告之。邠宁节度副使崔铤,昭纬之族也,李溪再入相,昭纬使铤告行瑜曰:"冥者尚书令之命已行矣,而韦昭度沮之,今又引李溪为同列,相与荧惑圣听,恐复有杜太尉之事。"行瑜乃与茂贞表称溪奸邪,昭度无相业,宜罢居散秩。上报曰:"军旅之事,朕则与藩镇图之;至于命相,当出朕怀。"行瑜等论列不已,三月,溪复罢为太子少师。

12 王珙、王瑶请朝廷命河中帅,诏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充护国节度使;以户部侍郎、判户部王搏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3 王珂,李克用之婿也。克用表重荣有功于国,请赐其子珂节钺。王珙厚结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三帅,更上表称珂非王氏子,请以珂为陕州、珙为河中。上谕以先已允克用之奏,不许。

14 加王熔兼侍中。

15 杨行密浮淮至泗州,防御使台濛盛饰供帐,行密不悦。既行,濛于卧内得补绽衣,驰使归之。行密笑曰:"吾少贫贱,不敢忘本。"濛甚惭。

行密攻濠州,拔之,执刺史张璲。

行密军士掠得徐州人李氏之子,生八年矣,行密养以为子,行密长子渥憎之;行密谓其将徐温曰:"此儿质状性识,颇异于人,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赐汝为子。"温名之曰知诰。知诰事温,勤孝过于诸子。尝得罪于温,温笞而逐之;及归,知诰迎拜于门。温问:"何故犹在此?"知诰泣对曰:"人子舍父母将何之! 父怒而归母,人情之常也。"温以是益爱之,使掌家事,家人无违言。及长,喜书善射,识度英伟。行密常谓温曰:"知诰俊杰,诸将子皆不及也。"

丁亥，行密围寿州。

16 上以郊畿多盗，至有逾垣入宫或侵犯陵寝者，欲令宗室诸王将兵巡警，又欲使之四方抚尉藩镇。南北司用事之臣恐其不利于己，交章论谏。上不得已，夏，四月，下诏悉罢之。

17 朝廷以董昌有贡输之勤，今日所为，类得心疾，诏释其罪，纵归田里。

18 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陆希声罢为太子少师。

19 杨行密围寿州，不克，将还；庚寅，其将朱延寿请试往更攻，一鼓拔之，执刺史江从勖。行密以延寿权知寿州团练使。

未几，汴兵数万攻寿州，州中兵少，吏民凶惧。延寿制，军中每旗二十五骑。命黑云队长李厚将十旗击汴兵，不胜；延寿将斩之，厚称众寡不敌，愿益兵更往，不胜则死。都押牙汝阳柴再用亦为之请，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战，再用助之，延寿悉众乘之，汴兵败走。厚，蔡州人也。

行密又遣兵袭涟水，拔之。

20 钱镠表董昌僭逆，不可赦，请以本道兵讨之。

21 太傅、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韦昭度以太保致仕。

22 戊戌，以刘建锋为武安节度使。建锋以马殷为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

23 杨行密遣使诣钱镠，言董昌已改过，宜释之；亦遣诣昌，使趣朝贡。

24 河东遣其将史俨、李承嗣以万骑驰入于郓，朱友恭退归于汴。

25 五月，诏削董昌官爵，委钱镠讨之。

26 初，王行瑜求尚书令不获，由是怨朝廷。畿内有八镇兵，隶左右军。邠阳镇近华州，韩建求之；良原镇近邠州，王行瑜求之。宦官曰："此天子禁军，何可得也！"王珂、王珙争河中，行瑜、建及李茂贞皆为珙请，不能得，耻心。珙使人语三帅曰："珂不受代而与河东婚姻，必为诸公不利，请讨之。"行瑜使其弟匡国节度使行约攻河中，珂求救于李克用。行瑜乃与茂贞、建各将精兵数千入朝，甲子，至京师，坊市民皆窜匿。上御安福门以待之，三帅盛陈甲兵，拜伏舞蹈于门下。上临轩，亲诘之曰："卿等不奏请俟报，辄称兵入京城，其志欲何为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请避贤路！"行瑜、茂贞流汗不能言，独韩建粗述入朝之由。上与三帅宴，三帅奏称："南、北司互有朋党，堕紊朝政。韦昭度讨西川失策，李溪作相，不合众心，请诛之。"上未之许。是日，行瑜等杀昭度、溪于都亭驿，又杀枢密使康尚弼及宦官数人。又言："王珂、王珙嫡庶不分，请除王珙河中，徙王行约于陕，王珂于同州。"上皆许之。始，三帅谋废上，立吉王保；至是，闻李克用已起兵于河东，行瑜、茂贞各留兵二千人宿卫京师，与建皆辞还镇。贬户部尚书杨堪为雅州刺史。堪，虞卿之子，昭度之舅也。

27 初，崔胤除河中节度使，河东进奏官薛志勤扬言曰："崔公虽重德，以之代王珂，不若光德刘公于我公厚也。"光德刘公者，太常卿刘崇望也。及三帅入朝，闻志勤之言，贬崇望昭州司马。李克用闻三镇兵犯阙，即日遣使十三辈发北部兵，期以来月渡河入关。

28 六月，庚寅，以钱镠为浙东招讨使；镠复发兵击董昌。

29 辛卯，以前均州刺史孔纬、绣州司户张浚并为太子宾客。壬辰，以纬为吏部尚书，复其阶爵；癸巳，拜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张浚为兵部尚书、诸道租庸使。时纬居华州，浚居长水，上以崔昭纬等外交藩镇，朋党相倾，思得骨鲠之士，故骤用纬、浚。纬以有疾，扶舆至京师，见上，涕泣固辞；上不许。

30 李克用大举蕃、汉兵南下，上表称王行瑜、李茂贞、韩建称兵犯阙，贼害大臣，请讨之，又移檄三镇，行瑜等大惧。克用军至绛州，刺史王瑶闭城拒之；克用进攻，旬日，拔之，斩瑶于军门，杀城中违拒者千余人。秋，七月，丙辰朔，克用至河中，王珂迎谒于路。

匡国节度使王行约败于朝邑，戊午，行约弃同州走，己未，至京师。行约弟行实时为左军指挥使，帅众与行约大掠西市。行实奏称同华已没，沙陀将至，请车驾幸邠州。庚申，枢密使骆全瓘奏请车驾幸凤翔。上曰："朕得克用表，尚驻军河中。就使沙陀至此，朕自有以枝梧，卿等但各抚本军，勿令摇动。"

右军指挥使李继鹏，茂贞假子也，本姓名阎珪，与骆全瓘谋劫上幸凤翔；中尉刘景宣与王行实知之，欲劫上幸邠州；孔纬面折景宣，以为不可轻离宫阙。向晚，继鹏连奏请车驾出幸，于是王行约引左军攻右军，鼓噪震地。上闻乱，登承天楼，欲谕止之，捧日都头李筠将本军，于楼前侍卫。李继鹏以凤翔兵攻筠，矢拂御衣，著于楼槐，左右扶上下楼；继鹏复纵火焚宫门，烟炎蔽天。时有盐州六都兵屯京师，素为两军所惮，上急召令入卫；既至，两军退走，各归邠州及凤翔。城中大乱，互相剽掠，上与诸王及亲近幸李筠营，护跸都头李居实帅众继至。

或传王行瑜、李茂贞欲自来迎车驾，上惧为所迫，辛酉，以筠、居实两都兵自卫，出启夏门，趣南山，宿莎城

镇。士民追从车驾者数十万人，比至谷口，暍死者三之一，夜，复为盗所掠，哭声震山谷。时百官多扈从不及，户部尚书、判度支及盐铁转运使薛王知柔独先至，上命权知中书事及置顿使。

壬戌，李克用入同州。崔昭纬、徐彦若、王搏至莎城。甲子，上徙幸石门镇，命薛王知柔与知枢密院刘光裕还京城，制置守卫宫禁。丙寅，李克用遣节度判官王瑰奉表问起居。丁卯，上遣内侍郗廷昱，赍诏诣李克用军，令与王珂各发万骑同赴新平。又诏彰义节度使张锽以泾原兵控扼凤翔。

李克用遣兵攻华州；韩建登城呼曰："仆于李公未尝失礼，何为见攻？"克用使谓之曰："公为人臣，逼逐天子，公为有礼，孰为无礼者乎！"会郗廷昱至，言李茂贞将兵三万至盩厔，王行瑜将兵至兴平，皆欲迎车驾，克用乃释华州之围，移兵营渭桥。

以薛王知柔为清海节度使、同平章事，仍权知京兆尹、判度支，充监铁转运使，俟反正日赴镇。

上在南山旬余，士民从车驾避乱者日相惊曰："邠、岐兵至矣！"上遣延王戒丕诣河中，趣李克用令进兵。壬午，克用发河中。上遣供奉官张承业诣克用军。承业，同州人，屡奉使于克用，因留监其军。己丑，克用进军渭桥，遣其将李存贞为前锋；辛卯，拔永寿，又遣史俨将三千骑诣石门侍卫。癸巳，遣李存信、李存审会保大节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梨园寨，擒其将王令陶等，献于行在。思孝本姓拓跋，思恭之弟也。李茂贞惧，斩李继鹏，传首行在，上表请罪，且遣使求和于克用。上复遣延王戒丕、丹王允谕克用，令且赦茂贞，并力讨行瑜，俟其殄平，当更与卿议之。且命二王拜克用为兄。

31 以前河中节度使崔胤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32 戊戌，削夺王行瑜官爵。癸卯，以李克用为邠宁四面行营都招讨使，保大节度使李思孝为北面招讨使，定难节度使李思谏为东面招讨使，彰义节度使张锽为西面招讨使。克用遣其子存勖诣行在，年十一，上奇其状貌，抚之曰："儿方为国之栋梁，他日宜尽忠于吾家。"克用表请上还京；上许之。令克用遣骑三千驻三桥为备御。辛亥，车驾还京师。

壬子，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昭纬罢为右仆射。

33 以护国留后王珂、卢龙留后刘仁恭各为本镇节度使。

34 时宫室焚毁，未暇完葺，上寓居尚书省，百官往往无袍笏仆马。

35 以李克用为行营都统。

36 九月，癸亥，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纬薨。

37 辛未，朱全忠自将击朱瑄，战于梁山；瑄败走还郓。

38 李克用急攻梨园，王行瑜求救于李茂贞，茂贞遣兵万人屯龙泉镇，自将兵三万屯咸阳之旁。克用请诏茂贞归镇，仍削夺其官爵，欲分兵讨之。上以茂贞自诛继鹏，前已赦宥，不可复削夺诛讨，但诏归镇，仍令克用与之和解。以昭义节度使李罕之检校侍中，充邠宁四面行营副都统。史俨败邠宁兵于云阳，擒云阳镇使王令诲等，献之。

39 王建遣简州刺史王宗瑶等将兵赴难；甲戌，军于绵州。

40 董昌求救于杨行密，行密遣泗州防御使台濛攻苏州以救之，且表昌引咎，愿修职贡，请复官爵。又遗钱镠书，称："昌狂疾自立，已畏兵谏，执送同恶，不当复伐之。"

41 冬，十月，丙戌，河东将李存贞败邠宁军于梨园北，杀千余人。自是梨园闭壁不敢出。

42 贬右仆射崔昭纬为梧州司马。

43 魏国夫人陈氏，才色冠后宫；戊子，上以赐李克用。

克用令李罕之、李存信等急攻梨园；城中食尽，弃城走。罕之等邀击之，所杀万余人，克梨园等三寨，获王行瑜子知进及大将李元福等；克用进屯梨园。庚寅，王行约、王行实烧宁州遁去。克用奏请以匡国节度使苏文建为静难节度使，趣令赴镇，且理宁州，招抚降人。

44 上迁居大内。

45 朱全忠遣都将葛从周击兖州，自以大军继之。癸卯，围兖州。

46 杨行密遣宁国节度使田頵、润州团练使安仁义攻杭州镇戍以救董昌，昌使湖州将徐淑会淮南将魏约共围嘉兴。钱镠遣武勇都指挥使顾全武救嘉兴，破乌墩、光福二寨。淮南将柯厚破苏州水栅。全武，余姚人也。

47 义武节度使王处存薨，军中推其子节度副使郜为留后。

48 以京兆尹武邑孙偓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49 王行瑜以精甲五千守龙泉寨，李克用攻之；李茂贞以兵五千救之，营于镇西。李罕之击凤翔兵，走之，十

一月，丁巳，拔龙泉寨。行瑜走入邠州，遣使请降于李克用。

50 齐州刺史朱琼举州降于朱全忠。琼，瑾之从父兄也。

51 衢州刺史陈儒卒，弟岌代之。

52 李克用引兵逼邠州，王行瑜登城，号哭谓克用曰："行瑜无罪，迫胁乘舆，皆李茂贞及李继鹏所为，请移兵问凤翔，行瑜愿束身归朝。"克用曰："王尚父何恭之甚！仆受诏讨三贼臣，公预其一，束身归朝，非仆所得专也。"丁卯，行瑜挈族弃城走。克用入邠州，封府库，抚居人，命指挥使高爽权巡抚军城，奏趣苏文建赴镇。行瑜走至庆州境，部下斩行瑜，传首。

53 朱瑄遣其将贺瑰、柳存及河东将薛怀宝将兵万余人袭曹州，以解兖州之围。瑰，濮阳人也。丁卯，全忠自中都引兵夜追之，比明，至钜野南，及之，屠杀殆尽，生擒瑰、存、怀宝，俘士卒三千余人。是日晡后，大风沙尘晦冥，全忠曰："此杀人未足耳！"下令所得之俘尽杀之。庚午，缚瑰等徇于兖州城下，谓朱瑾曰："卿兄已败，何不早降！"

54 丁丑，雅州刺史王宗侃攻拔利州，执刺史李继颙，斩之。

55 朱瑾伪遣使请降于朱全忠，全忠自就延寿门下与瑾语。瑾曰："欲送符印，愿使兄琼来领之。"

辛巳，全忠使琼往，瑾立马桥上，述骁果董怀进于桥下，琼至，怀进突出，擒之以入，须臾，掷首城外。全忠乃引兵还，以琼弟玭为齐州防御使，杀柳存、怀宝；闻贺瑰名，释而用之。

56 李克用旋军渭北。

57 加静难节度使苏文建同平章事。

58 蒋勋求为邵州刺史，刘建锋不许，勋乃与邓继崇起兵，连飞山、梅山蛮寇湘潭，据邵州，使其将申德昌屯定胜镇以扼潭人。

59 十二月，甲申，阆州防御使李继雍、蓬州刺史费存、渠州刺史陈瑫各帅所部兵奔王建。

60 乙酉，李克用军于云阳。

61 王建奏："东川节度使顾彦晖不发兵赴难，而掠夺辎重，遣泸州刺史马敬儒断峡路，请兴兵讨之。"戊子，华洪大破东川兵于楸林，俘斩数万，拔楸林寨。

62 乙未，进李克用爵晋王，加李罕之兼侍中，以河东大将盖寓领容管观察使；自余克用将佐、子孙并进官爵。克用性严急，左右小有过辄死，无敢违忤；惟盖寓敏慧，能揣其意，婉辞裨益，无不从者。克用或以非罪怒将吏，寓必阳助之怒，克用常释之；有所谏诤，必徵近事为喻；由是克用爱信之，境内无不依附，权与克用侔。朝廷及邻道遣使至河东，共赏赐赂遗，先入克用，次及寓家。朱全忠数遣人间之，及扬言云盖寓已代克用，而克用待之益厚。

63 丙申，王建攻东川，别将王宗弼为东川兵所擒，顾彦晖畜以为子。戊戌，通州刺史李彦昭将所部兵二千降于建。

64 李克用遣掌书记李袭吉人谢恩，密言于上曰："比年以来，关辅不宁，乘此胜势，遂取凤翔，一劳永逸，时不可失。臣屯军渭北，专俟进止。"上谋于贵近，或曰："茂贞复灭，则沙陀大盛，朝廷危矣！"上乃赐克用诏，褒其忠款，而言："不臣之状，行瑜为甚。自朕出幸以来，茂贞、韩建自知其罪，不忘国恩，职贡相继，且当休兵息民。"克用奉诏而止。既而私于诏使曰："观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异心也。然不去茂贞，关中无安宁之日。"又诏免克用入朝，将佐或言："今密迩阙庭，岂可不入见天子！"克用犹豫未决，盖寓言于克用曰："曩者王行瑜辈纵兵狂悖，致銮舆播越，百姓奔散。今天子还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引兵渡渭，窃恐复惊骇都邑。人臣尽忠，在于勤王，不在入觐，愿熟图之！"克用笑曰："盖寓尚不欲吾入朝，况天下之人乎！"乃表称："臣总帅大军，不敢径入朝觐，且惧部落士卒侵扰渭北居人。"辛亥，引兵东归。表到京师，上下始安。诏赐河东士卒钱三十万缗。克用既去，李茂贞骄横如故，河西州县多为茂贞所据，以其将胡敬璋为河西节度使。

65 朱全忠之去兖州也，留葛从周将兵守之，朱瑾闭城不复出。从周将还，乃扬言"天平、河东救兵至，引兵西北邀之，"夜半，潜归故寨。瑾以从周精兵悉出，果出兵攻寨。从周突出奋击，杀千余人，擒其都将孙汉筠而还。

66 加镇海节度使钱镠兼侍中。

67 彰义节度使张锴薨，以其子琏权知留后。

68 朱瑄、朱瑾屡为朱全忠所攻，民失耕稼，财力俱弊。告急于河东，李克用遣大将史俨、李承嗣将数千骑假道于魏以救之。

69 安州防御使家晟与朱全忠亲吏蒋玄晖有隙，恐及祸，与指挥使刘士政、兵马监押陈可璠将兵三千袭桂

州，杀经略使周元静而代之。晟醉侮可璠，可璠手刃之，推士政知军府事，可璠自为副使。诏即以士政为经略使。玄晖，吴人也。

三年(丙辰、896)

1 春，正月，西川将王宗夔攻拔龙州，杀刺史田昉。

2 丁巳，刘建锋遣都指挥使马殷将兵讨蒋勋，攻定胜寨，破之。

3 辛未，安仁义以舟师至湖州，欲渡江应董昌，钱镠遣武勇都指挥使顾全武、都知兵马使许再思守西陵，仁义不能渡。昌遣其将汤臼守石城，袁邠守余姚。

4 闰月，克用遣薛、汉都指挥使李存信将万骑假道于魏以救兖、郓，军于莘县。朱全忠使人谓罗弘信曰："克用志吞河朔，师还之日，贵道可忧。"存信戢众不严，侵暴魏人，弘信怒，发兵三万夜袭之。存信军溃，退保洺州，丧士卒什二三，委弃资粮兵械万数；史俨、李承嗣之军隔绝不得还。弘信自是与河东绝，专志于汴。全忠方图兖、郓，畏弘信议其后，弘信每有赠遗，全忠必对使者北向拜授之，四："六兄于予，倍年以长，固非诸邻之比。"弘信信之，全忠以是得专意东方。

5 丁亥，果州刺史张雄降于王建。

6 二月，戊辰，顾全武、许再思败汤臼于石城。上用杨行密之请，赦董昌，复其官爵；钱镠不从。

7 以通王滋判侍卫诸将事。

8 朱全忠荐兵部尚书张浚，上欲复相之；李克用表请发兵击全忠，且言"浚朝为相，臣则夕至阙庭！"京师震惧，上下诏和解之。

9 三月，以天雄留后李继徽为节度使。

10 保大节度使李思孝表请致仕，荐弟思敬自代，诏以思孝为太师，致仕，思敬为保大留后。

11 朱全忠遣庞师古将兵伐郓州，败郓兵于马颊，遂抵其城下。

12 己酉，顾全武等攻余姚，明州刺史黄晟遣兵助之；董昌遣其将徐章救余姚，全武击擒之。

13 夏，四月，辛酉，河涨，将毁滑州城，朱全忠命决为二河，夹滑城而东，为害滋甚。

14 李克用击罗弘信，攻洹水，杀魏兵万余人，进攻魏州。

15 武安节度使刘建锋既得志，嗜酒，不亲政事。长直兵陈赡妻美，建锋私之，赡袖铁挝击杀建锋；诸将杀赡，迎行军司马张佶为留后。佶将入府，马忽踶啮，伤左髀。时马殷攻邵州未下，佶谢诸将曰："马公勇而有谋，宽厚乐善，吾所不及，真乃主也。"乃以牒召之。殷犹豫未行，听直军将姚彦章说殷曰："公与刘龙骧、张司马，一体之人也，今龙骧遇祸，司马伤髀，天命人望，舍公尚谁属哉！"殷乃使亲从都副指挥使李琼留攻邵州，径诣长沙。

16 淮南兵与镇海兵战于皇天荡，镇海兵不利，杨行密遂围苏州。

17 钱镠、锺传、杜洪畏杨行密之强，皆求援于朱全忠；全忠遣许州刺史朱友恭将兵万人渡淮，听以便宜从事。

18 董昌使人觇钱镠兵，有言其强盛者辄怒，斩之；言兵疲食尽，则赏之。戊寅，袁邠以余姚降于镠；顾全武、许再思进兵至越州城下。五月，昌出战而败，婴城自守，全武等围之。昌始惧，去帝号，复称节度使。

19 马殷至长沙，张佶肩舆入府，坐受殷拜谒，已，乃命殷升听事，以留后让之，即趋下，帅将吏拜贺，复为行军司马，代殷将兵攻邵州。

20 癸未，苏州常熟镇使陆郢以州城应杨行密，虏刺史成及。行密阅及家所蓄，惟图书、药物，贤之，归，署行军司马。及拜且泣曰："及百口在钱公所，失苏州不能死，敢求富贵！愿以一身易百口之死！"引佩刀欲自刺。行密遽执其手，止之，馆于府舍。其室中亦有兵仗，行密每单衣诣之，与之共饮膳，无所疑。

钱镠闻苏州陷，急召顾全武，使趋西陵备行密，全武曰："越州贼之根本，奈何垂克弃之！请先取越州，后复苏州。"镠从之。

21 淮南将朱延寿奄至蕲州，围其城。大将贾公铎方猎，不得还，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寿所掠羊群，潜入城，约夜半开门举火为应，复衣皮反命。公铎如期引兵至城南，门中火举，力战，突围而入。延寿惊曰："吾常恐其溃围而出，反溃围而入，如此，城安可猝拔！"乃白行密，求军中与公铎有旧者持誓书金帛往说之，许以婚。寿州团练副使柴再用请行，临城与语，为陈利害。数日，公铎及刺史冯敬章请降。以敬章为左都押牙，公铎为右监门卫将军。延寿进拔光州，杀刺史刘存。

22 丙戌，上遣中使诣梓州和解两川，王建虽奉诏还成都，然犹连兵未解。

23 崔昭纬复求救于朱全忠。戊子，遣中使赐昭纬死，行至荆南，追及，斩之，中外咸以为快。

24 荆南节度使成汭与其将许存溯江略地，尽取滨江州县；武泰节度使王建肇弃黔州，收余众保丰都。存又

引兵西取渝、涪二州，汴以其将赵武为黔中留后，存为万州刺史。

汴知存不得志，使人诇之，曰："存不治州事，日出蹴鞠。"汴曰："存将逃走，先匀足力也。"遣兵袭之，存弃城走；其众稍稍归之，屯于茅坝。赵武数攻丰都，王建肇不能守，与存皆降于王建。建忌存勇略，欲杀之，掌书记高烛曰："公方总揽英雄以图霸业，彼穷来归我，奈何杀之！"建使戍蜀州，阴使知蜀州王宗绾察之。宗绾密言存忠勇谦谨，有良将才，建乃舍之，更其姓名曰王宗播，而宗绾竟不使宗播知其免己也。宗播元从孔目官柳修业，每劝宗播慎静以免祸。其后宗播为建将，遇强敌诸将所惮者，以身先之，及有功，辄称病，不自伐，由是得以功名终。

25 甲午，夜，顾全武急攻越州，乙未旦，克其外郭，董昌犹据牙城拒之。戊戌，镠遣昌故将骆团绐昌云："奉诏，令大王致仕归临安。"昌乃送牌印，出居清道坊。己亥，全武遣武勇都监使吴璋以舟载昌如杭州，至小江南，斩之，并其家三百余人，宰相李邈、蒋瑰以下百余人。昌在围城中，贪吝日甚，口率民间钱帛，减战士粮。及城破，库有杂货五百间，仓有粮三百万斛。钱镠传昌首于京师，散金帛以赏将士，开仓以振贫乏。

26 李克用攻魏博，侵掠遍六州。朱全忠召葛从周于郓州，使将兵营洹水以救魏博，留庞师古攻郓州。六月，克用引兵击从周，汴人多凿坎于陈前，战方酣，克用之子铁林指挥使落落马遇坎而踬，汴人生擒之；克用自往救之，马亦踬，几为汴人所获；克用顾射汴将一人，毙之，乃得免。克用请修好以赎落落，全忠不许，以与罗弘信，使杀之。克用引军还。

葛从周自洹水引兵济河，屯于杨刘，复击郓，及兖、郓、河东之兵战于故乐亭，破之。兖、郓属城皆为汴人所据，屡求救于李克用，克用发兵赴之，为罗弘信所拒，不得前，兖、郓由是不振。

27 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贞、韩建惮之，事朝廷礼甚恭。克用去，二镇贡献渐疏，表章骄慢。上自石门还，于神策两军之外，更置安圣、捧宸、保宁、宣化等军，选补数万人，使诸王将之；嗣延王戒丕、嗣覃王嗣周又自募麾下数千人。茂贞以为欲讨己，语多怨望，嫌隙日构。茂贞亦勒兵扬言欲诣阙讼冤；京师士民争亡匿山谷。上命通王滋及嗣周、戒丕分将诸军以卫近畿，戒丕屯三桥。茂贞遂表言"延王无故称兵讨臣，臣今勒兵入朝请罪。"上遽遣使告急于河东。丙寅，茂贞引兵逼京畿，覃王与战于娄馆，官军败绩。

秋，七月，茂贞进逼京师。延王戒丕曰："今关中藩镇无可依者，不若自鄜州济河，幸太原，臣请先往告之。"辛卯，诏幸鄜州；壬辰，上出至渭北；韩建遣其子从允奉表请幸华州，上不许。以建为京畿都指挥、安抚制置及开通四面道路、催促诸道纲运等使。而建奉表相继，上及从官亦惮远去，癸巳，至富平，遣宣徽使元公讯召建，面议去留。甲午，建诣富平见上，顿首涕泣言："方今藩臣跋扈者，非止茂贞。陛下若去宗庙园陵，远巡边鄙，臣恐车驾济河，无复还期。今华州兵力虽微，控带关辅，亦足自固。臣积聚训厉，十五年矣，西距长安不远，愿陛下临之，以图兴复。"上乃从之。乙未，宿下邽；丙申，至华州，以府署为行宫；建视事于龙兴寺。茂贞遂入长安，自中和以来所葺宫室、市肆，燔烧俱尽。

乙巳，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充武安节度使。上以胤，崔昭纬之党也，故出之。

28 丙午，以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陆扆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扆，陕人也。

29 水部郎中何迎表荐国子毛诗博士襄阳朱朴，才如谢安，道士许岩士亦荐朴有经济才。上连日召对，朴有口辩，上悦之，曰："朕虽非太宗，得卿如魏征矣！"赐以金帛，并赐何迎。

30 以徐彦若为大明宫留守，兼京畿安抚制置等使。

31 杨行密表请上迁都江淮，王建请上幸成都。

32 宰相畏韩建，不敢专决政事。八月，丙辰，诏建关议朝政；建上表固辞，乃止。

韩建移檄诸道，令共输资粮诣行在。李克用闻之，叹曰："去岁从余言，岂有今日之患！"又曰："韩建天下痴物，为贼臣弱帝室，是不为李茂贞所擒，则为朱全忠所虏耳！"因奏将与邻道发兵入援。

33 加钱镠兼中书令。

34 癸丑，以王建为凤翔西面行营招讨使。

35 甲寅，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搏同平章事，充威胜节度使。

36 上愤天下乱，思得奇杰之士不次用之。国子博士朱朴自言："得为宰相，月余可致太平。"上以为然。乙丑，以朴为左谏议大夫、同平章事。朴为人庸鄙迂僻，无他长。制出，中外大惊。

37 丙寅，加韩建兼中书令。

38 九月，庚辰，升福建为威武军，以观察使王潮为节度使。

39 以湖南留后马殷判湖南军府事。殷以高郁为谋主，郁，扬州人也。殷畏杨行密、成汭之强，议以金帛结之，高郁曰："成汭不足畏也。行密公之雠，虽以万金赂之，安肯为吾援乎！不若上奉天子，下奉士民，训卒厉兵，以修

霸业,则谁与为敌矣。”殷从之。

40 崔胤出镇湖南,韩建之志也。胤密求援于朱全忠,且教之营东都宫阙,表迎车驾。全忠与河南尹张全义表请上迁都洛阳,全忠仍请以兵二万迎车驾,且言崔胤忠臣,不宜出外。韩建惧,复奏召胤为相,遣使谕全忠以且宜安静,全忠乃止。乙未,复以胤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崔远同平章事。远,珙弟玙之孙也。

丁酉,贬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扆为硖州刺史。崔胤恨扆代己,诬扆,云党于李茂贞而贬之。

己亥,以朱朴兼判户部,凡军旅财赋之事,上一以委之。以孙偓为凤翔四面行营都统,又以前定难节度使李思谏为静难节度使,兼副都统。

41 以保大留后李思敬为节度使。

42 河东将李存信攻临清,败汴将葛从周于宗城北,乘胜至魏州北门。

43 冬,十月,壬子,加孙偓行营节度、招讨、处置等使。丁巳,以韩建权知京兆尹,兼把截使。戊午,李茂贞上表请罪,愿得自新,仍献助修宫室钱;韩建复佐佑之,竟不出师。

44 钱镠令两浙吏民上表,请以镠兼领浙东;朝廷不得已,复以王抟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以镠为镇海、威胜两军节度使。丙子,更名威胜曰镇东军。

45 李克用自将攻魏州,败魏兵于白龙潭,追至观音门。朱全忠复遣葛从周救之,屯于洹水,全忠以大军继之,克用乃还。

46 加河中节度使王珂同平章事。

47 十一月,朱全忠还大梁,复遣葛从周东会庞师古,攻郓州。

48 湖州刺史李师悦求旌节,诏置忠国军于湖州,以师悦为节度使。赐告身旌节者未入境,戊子,师悦卒。杨行密表师悦子前绵州刺史彦徽知州事。

49 淮南将安仁义攻婺州。

50 十二月,东川兵焚掠汉、眉、资、简之境。

51 清海节度使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广州牙将卢琚、谭弘玭据境拒之,使弘玭守端州。弘玭结封州刺史刘隐,许妻以女。隐伪许之,托言亲迎,伏甲舟中,夜入端州,斩弘玭;遂袭广州,斩琚;具军容迎知柔入视事。知柔表隐为行军司马。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一

唐纪七十七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上

乾宁四年(丁巳、897)

1 春,正月,甲申,韩建奏:“防城将张行思等告睦、济、韶、通、彭、韩、仪、陈八王谋杀臣,劫车驾幸河中。”建恶诸王典兵,故使行思等告之。上大惊,召建谕之;建称疾不入。令诸王诣建自陈,建表称:“诸王忽诣臣理所,不测事端。臣详酌事体,不应与诸王相见。”又称:“诸王当自避嫌疑,不可轻为举措。陛下若以友爱含容,请依旧制,令归十六宅,妙选师傅,教以诗书,不令典兵预政。”且曰:“乞散彼乌合之兵,用光麟趾之化。”建虑上不从,引麾下精兵围行宫,表疏连上。上不得已,是夕,诏诸王所领军士并纵归田里,诸王勒归十六宅,其甲兵并委韩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选贤任能,足清祸乱,何必别置殿后四军!显有厚薄之恩,乖无偏无党之道。且所聚皆坊市无赖奸猾之徒,平居犹思祸变,临难必不为用,而使之张弓挟刃,密迩皇舆,臣窃寒心,乞皆罢。”诏亦从之。于是殿后四军二万余人悉散,天子之亲军尽矣。捧日都头李筠,石门扈从功第一,建复奏斩于大云桥。建又奏:“玄宗之末,永王璘暂出江南,遽谋不轨。代宗时吐蕃入寇,光启中朱玫乱常,皆援立宗支以系人望。今诸王衔命四方者,乞皆召还。”又奏:“诸方士出入禁庭,眩惑圣听,宜皆禁止,无得入宫。”诏悉从之。建既幽诸王于别第,知上意不悦,乃奏请立德王为太子,欲以解之。丁亥,诏立德王祐为皇太子,仍更名裕。

2 庞师古、葛从周并兵攻郓州,朱瑄兵少食尽,不复出战,但引水为深壕以自固。辛卯,师古等营于水西南,命为浮梁。癸巳,潜决濮水。丙申,浮梁成,师古夜以中军先济。瑄闻之,弃城奔中都,葛从周逐之,野人执瑄及

妻子以献。

3 己亥，罢孙偓凤翔四面行营节度等使，以副都统李思谏为宁塞节度使。

4 钱镠使行军司马杜棱救婺州。安仁义移兵攻睦州，不克而还。

5 朱全忠入郓州，以庞师古为天平留后。

朱瑾留大将康怀贞守兖州，与河东将史俨、李承嗣掠徐州之境以给军食。全忠闻之，遣葛从周将兵袭兖州。怀贞闻郓州已失守，汴兵奄至，遂降。二月，戊申，从周入兖州，获瑾妻子。朱瑾还，无所归，帅其众趋沂州，刺史尹处宾不纳，走保海州，为汴兵所逼，与史俨、李承嗣拥州民渡淮，奔杨行密。行密逆之于高邮，表瑾领武宁节度使。

全忠纳瑾之妻，引兵还，张夫人逆于封丘，全忠以得瑾妻告之。夫人请见之，瑾妻拜，夫人答拜，且泣曰："兖、郓与司空同姓，约为兄弟，以小故恨望，起兵相攻，使吾姒辱于此。他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姒之今日乎！"全忠乃送瑾妻于佛寺为尼，斩朱瑄于汴桥。于是郓、齐、曹、棣、兖、沂、密、徐、宿、陈、许、郑、滑、濮皆入于全忠。惟王师范保淄青一道，亦服于全忠。李存信在魏州，闻兖、郓皆陷，引兵还。

淮南旧善水战，不知骑射，及得河东、兖、郓兵，军声大振。史俨、李承嗣皆河东骁将，李克用深惜之，遣使间道诣杨行密请之；行密许之，亦遣使诣克用修好。

6 戊午，王建遣邛州刺史华洪、彭州刺史王宗祐将兵五万攻东川，以戎州刺史王宗谨为凤翔西面行营先锋使，败凤翔将李继徽等于玄武。继徽本姓杨，名崇本，茂贞之假子也。

7 己未，赦天下。

8 上飨行庙。

9 庚申，王建以决云都知兵马使王宗侃为应援开峡都指挥使，将兵入千趋渝州；决胜都知兵马使王宗阮为开江防送进奉使，将兵七千趋泸州。辛酉，宗侃取渝州，降刺史牟崇厚。癸酉，宗阮拔泸州，斩刺史马敬儒，峡路始通。

凤翔将李继昭救梓州，留偏将守剑门，西川将王宗播击擒之。

10 乙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孙偓罢守本官，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朱朴罢为秘书监。朴既秉政，所言皆不效，外议沸腾。太子詹事马道殷以天文，将作监许岩士以医得幸于上，韩建诬二人以罪而杀之，且言偓、朴与二人交通，故罢相。

11 诏以杨行密为江南诸道行营都统，以讨武昌节度使杜洪。

12 张佶克邵州，擒蒋勋。

13 三月，丙子，朱全忠表曹州刺史葛从周为泰宁留后，朱友裕为天平留后，庞师古为武宁留后。

14 保义节度使王珙攻护国节度使王珂，珂求援于李克用，珙求援于朱全忠。宣武将张存敬、杨师厚败河中兵于猗氏南；河东将李嗣昭败陕兵于猗氏，又败之于张店，遂解河中之围。师厚，斤沟人，嗣昭，克用弟克柔之假子也。

15 更名感义军曰昭武，治利州，以前静难节度使苏文建为节度使。

16 夏，四月，以同州防御使李继瑭为匡国节度使。继瑭，茂贞之养子也。

17 以右谏议大夫李洵为两川宣谕使，和解王建及顾彦晖。

18 辛亥，钱镠遣顾全武等将兵三千自海道救嘉兴，己未，至城下，击淮南兵，大破之。

19 杜洪为杨行密所攻，求救于朱全忠，全忠遣其将聂金掠泗州，朱友恭攻黄州。行密遣右黑云都指挥使马珣等救黄州。黄州刺史鞏章闻友恭至，弃城，拥众南保武昌寨。

20 癸亥，两浙将顾全武等破淮南十八营，虏淮南将士魏约等三千人。淮南将田頵屯驿亭埭，两浙兵乘胜逐之。甲戌，頵自湖州奔还，两浙兵追败之，頵众死者千余人。

21 韩建恶刑部尚书张祎等数人，皆诬奏，贬之。

22 五月，加奉国节度使崔洪同平章事。

23 辛巳，朱友恭为浮梁于樊港，进攻武昌寨，壬午，拔之，执鞏章，遂取黄州；马珣等皆败走。

24 丙戌，王建以节度副使张琳守成都，自将兵五万攻东川。更华洪姓名曰王宗涤。

25 六月，己酉，钱镠如越州，受镇东节钺。

26 李茂贞表："王建攻东川，连兵累岁，不听诏命。"甲寅，贬建南州刺史。乙卯，以茂贞为西川节度使。以覃王嗣周为凤翔节度使。

27 癸亥，王建克梓州南寨，执其将李继宁。丙寅，宣谕使李洵至梓州，己巳，见建于张杷砦，建指执旗者曰：

“战士之情，不可夺也。”

28 覃王赴镇，李茂贞不受代，围覃王于奉天。

29 置宁远军于容州，以李克用大将盖寓领节度使。

30 秋，七月，加荆南节度使成汭兼侍中。

31 韩建移书李茂贞；茂贞解奉天之围，覃王归华州。

32 以天雄节度使李继徽为静难节度使。

33 庚戌，钱镠还杭州，遣顾全武取苏州；乙未，拔松江；戊戌，拔无锡；辛丑，拔常熟、华亭。

34 初，李克用取幽州，表刘仁恭为节度使，留戍兵及腹心将十人典其机要，租赋供军之外，悉输晋阳。及上幸华州，克用征兵于仁恭，又遗成德节度使王熔、义武节度使王郜书，欲与之共定关中，奉天子还长安。仁恭辞以契丹入寇，须兵捍御，请俟虏退，然后承命。克用屡趣之，使者相继，数月，兵不出。克用移书责之，仁恭抵书于地，慢骂，囚其使者，欲杀河东戍将，戍将遁逃获免。克用大怒，八月，自将击仁恭。

35 上欲幸奉天亲讨李茂贞，令宰相议之；宰相切谏，乃止。

36 延王戒丕还自晋阳，韩建奏：“自陛下即位以来，与近辅交恶，皆因诸王典兵，凶徒乐祸，致銮舆不安。比者臣奏罢兵权，实虑不测之变。今闻延王、覃王尚苞阴计，愿陛下圣断不疑，制于未乱，则社稷之福。”上曰：“何至于是！”数日不报。建乃与知枢密刘季述矫制发兵围十六宅，诸王被发，或缘垣，或升屋，呼曰：“宅家救儿！”建拥通、沂、睦、济、韶、彭、韩、陈、覃、延、丹十一王至石堤谷，尽杀之，以谋反闻。

37 贬礼部尚书孙偓为南州司马。秘书监朱朴先贬夔州司马，再贬郴州司户。朴之为相，何迎骤迁至右谏议大夫，至是亦贬湖州司马。

38 锺传欲讨吉州刺史襄阳周琲，琲帅其众奔广陵。

39 王建与顾彦晖五十余战，九月，癸酉朔，围梓州。蜀州刺史周德权言于建曰：“公与彦晖争东川三年，士卒疲于矢石，百姓困于输挽。东川群盗多据州县，彦晖懦而无谋，欲为偷安之计，皆啖以厚利，恃其救援，故坚守不下。今若遣人谕贼帅以祸福，来者赏之以官，不服者威之以兵，则彼之所恃，反为我用矣。”建从之，彦晖势益孤。德权，许州人也。

40 丁丑，李克用至安塞军，辛巳，攻之。幽州将单可及引骑兵至，克用方饮酒，前锋白：“贼至矣！”克用醉，曰：“仁恭何在？”对曰：“但见可及辈。”克用嗔目曰：“可及辈何足为敌！”亟命击之。是日大雾，不辨人物，幽州将杨师侃伏兵于木瓜涧，河东兵大败，失亡太半。会大风雨震电，幽州兵解去。克用醒而后知败，责大将李存信等曰：“吾以醉废事，汝曹何不力争！”

41 湖州刺史李彦徽欲以州附于杨行密，其众不从；彦徽奔广陵，都指挥使沈攸以州归钱镠。

42 以彰义节度使张琏为凤翔西北行营招讨使，以讨李茂贞。

43 复以王建为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加义武节度使王郜同平章事。削夺新西川节度使李茂贞官爵，复姓名宋文通。

44 朱全忠既得兖、郓，甲兵益盛，乃大举击杨行密，遣庞师古以徐、宿、宋、滑之兵七万壁清口，将趋扬州，葛从周以兖、郓、曹、濮之兵壁安丰，将趋寿州，全忠自将屯宿州；淮南震恐。

45 匡国节度使李继瑭闻朝廷讨李茂贞而惧，韩建复从而摇之，继瑭奔凤翔。冬，十月，以建为镇国、匡国两军节度使。

46 壬子，知遂州侯绍帅众二万，乙卯，知合州王仁威帅众千人，戊午，凤翔李继溥以援兵二千，皆降于王建。建攻梓州益急。庚申，顾彦晖聚其宗族及假子共饮，遣王宗弼自归于建；酒酣，命其假子瑶杀己及同饮者，然后自杀。建入梓州，城中兵尚七万人，建命王宗绾分兵徇昌、普等州，以王宗涤为东川留后。

47 刘仁恭奏称：“李克用无故称兵见讨，本道大破其党于木瓜涧，请自为统帅以讨克用。”诏不许。又遗朱全忠书。全忠奏加仁恭同平章事，朝廷从之。仁恭又遣使谢克用，陈去就不自安之意。克用复书略曰：“今公仗钺控兵，理民立法，擢士则欲其报德，选将则望彼酬恩；己尚不然，人何足信！仆料猜防出于骨肉，嫌忌生于屏帷，持干将而不敢授人，捧盟盘而何词著誓！”

48 甲子，立皇子秘为景王，祚为辉王，祺为祁王。

49 加彰义节度使张琏同平章事。

50 杨行密与朱瑾将兵三万拒汴军于楚州，别将张训自涟水引兵会之，行密以为前锋。庞师古营于清口，或曰：“营地污下，不可久处。”不听。师古恃众轻敌，居常弈棋。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师古，师古以为惑众，斩之。十一月，癸酉，瑾与淮南将侯瓒，将五千骑潜渡淮，用汴人旗帜，自北来趣其中军，张训逾栅而入；士卒苍黄

拒战，淮水大至，汴军骇乱。行密引大军济淮，与瑾等夹攻之，汴军大败，斩师古及将士首万余级，余众皆溃。葛从周营于寿州西北，寿州团练使朱延寿击破之，退屯濠州，闻师古败，奔还。行密、瑾、延寿乘胜追之，及于渒水。从周半济，淮南兵击之，杀溺殆尽，从周走免。遏后都指挥使牛存节弃马步斗，诸军稍得济淮，凡四日不食，会大雪，汴卒缘道冻馁死，还者不满千人；全忠闻败，亦奔还。行密遗全忠书曰："庞师古、葛从周，非敌也，公宜自来淮上决战。"

行密大会诸将，谓行军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先趣寿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师古败，从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赏之钱万缗，表承嗣领镇海节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俨甚厚，第舍、姬妾，咸选其尤者赐之，故二人为行密尽力，屡立功，竟卒于淮南。行密由是遂保据江、淮之间，全忠不能与之争。

51 戊寅，立淑妃何氏为皇后。后，东川人，生德王、辉王。

52 威武节度使王潮弟审知，为观察副使，有过，潮犹加捶挞，审知无怨色。潮寝疾，舍其子延兴、延虹、延丰、延休，命审知知军府事。十二月，丁未，潮薨。审知以让其兄泉州刺史审邽，审邽以审知有功，辞不受。审知自称福建留后，表于朝廷。

53 壬戌，王建自梓州还；戊辰，至成都。

是岁，南诏骠信舜化有上皇帝书函及督爽牒中书木夹，年号中兴。朝廷欲以诏书报之。王建上言："南诏小夷，不足辱诏书。臣在西南，彼必不敢犯塞。"从之。

黎、雅间有浅蛮曰刘王、郝王、杨王，各有部落，西川岁赐缯帛三千匹，使觇南诏，亦受南诏赂诇成都虚实。每节度使到官，三王帅酋长诣府，节度使自谓威德所致，表于朝廷；而三王阴与大将相表里，节度使或失大将心，则教诸蛮纷扰。先是节度使多文臣，不欲生事，故大将常藉此以邀姑息，而南诏亦恃之屡为边患。及王建镇西川，绝其旧赐，斩都押牙山行章以惩之。邛崃之南，不置鄣候，不戍一卒，蛮亦不敢侵盗。其后遣王宗播击南诏，三王漏泄军事，召而斩之。

54 右拾遗张道古上疏，称："国家有五危、二乱。昔汉文帝即位未几，明习国家事。今陛下登极已十年，而曾不知为君驭臣之道。太宗内安中原，外开四夷，海表之国，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岁尽。臣虽微贱，窃伤陛下朝廷社稷始为奸臣所弄，终为贼臣所有也！"上怒，贬道古施州司户。仍下诏罪状道古，宣示谏官。道古，青州人也。

光化元年（戊午、898）

1 春，正月，两浙、江西、武昌、淄青各遣使诣阙，请以朱全忠为都统，讨杨行密；诏不许。

2 加平卢节度使王师范同平章事。

3 以兵部尚书刘崇望同平章事，充东川节度使；以昭信防御使冯行袭为昭信节度使。

4 上下诏罪己息兵，复李茂贞姓名官爵，应诸道讨凤翔兵皆罢之。

5 壬辰，河中节度使王珂亲迎于晋阳，李克用遣其将李嗣昭守河中。

6 李茂贞、韩建皆致书于李克用，言大驾出幸累年，乞修和好，同奖王室，兼乞丁匠助修宫室；克用许之。

7 初，王建攻东川，顾彦晖求救于李茂贞，茂贞命将出兵救之，不暇东逼乘舆，诈称改过，与韩建共翼戴天子。及闻朱全忠营洛阳宫，累表迎车驾，茂贞、韩建惧，请修复宫阙，奉上归长安。诏以韩建为修宫阙使。诸道皆助钱及工材；建使都将蔡敬思督其役。既成，二月，建自往视之。

8 钱镠请徙镇海军于杭州，从之。

9 复以李茂贞为凤翔节度使。

10 三月，己丑，以王审知充威武留后。

11 朱全忠遣副使万年韦震入奏事，求兼镇天平，朝廷未之许，震力争之；朝廷不得已，以全忠为宣武、宣义、天平三镇节度使。全忠以震为天平留后，以前台州刺史李振为天平节度副使。振，抱真之曾孙也。

12 淮南将周本救苏州，两浙将顾全武击破之。淮南将秦裴以兵三千人拔昆山而戍之。

13 以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马殷知武安留后。时湖南管内七州，贼帅杨师远据衡州，唐世旻据永州，蔡结据道州，陈彦谦据郴州，鲁景仁据连州，殷所得惟潭、邵而已。

14 义昌节度使卢彦威，性残虐，又不礼于邻道；与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争盐利，仁恭遣其子守文将兵袭沧州，彦威弃城，挈家奔魏州；罗弘信不纳，乃奔汴州。仁恭遂取沧、景、德三州，以守文为义昌留后。仁恭兵势益盛，自谓得天助，有并吞河朔之志，为守文请旌节，朝廷未许。会中使至范阳，仁恭语之曰："旌节吾自有之，但欲得长安本色耳，何为累章见拒！为吾言之！"其悖慢如此。

15 朱全忠与刘仁恭修好，会魏博兵击李克用。夏，四月，丁未，全忠至钜鹿城下，败河东兵万余人，逐北至青山口。

16 以护国节度使王珂兼侍中。

17 丁卯，朱全忠遣葛从周分兵攻洺州，戊辰，拔之，斩刺史邢善益。

18 五月，己巳朔，赦天下。

19 葛从周攻邢州，刺史马师素弃城走。辛未，磁州刺史袁奉滔自到。全忠以从周为昭义留后，守邢、洺、磁三州而还。

20 以武定节度使李继密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21 朝廷闻王建已用王宗涤为东川留后，乃召刘崇望还，为兵部尚书，仍以宗涤为留后。

22 湖南将姚彦章言于马殷，请取衡、永、道、连、郴五州，仍荐李琼为将。殷以琼及秦彦晖为岭北七州游弈使，张图英、李唐副之，将兵攻衡州，斩杨师远，引兵趣永州，围之月余，唐世旻走死。殷以李唐为永州刺史。

23 六月，以濠州刺史赵珝为忠武节度使。珝，犨之弟也。

24 秋，七月，加武贞节度使雷满同平章事，加镇南节度使锺传兼侍中。

25 忠义节度使赵匡凝闻朱全忠有清口之败，阴附于杨行密。全忠遣宿州刺史尉氏氏叔琮将兵伐之，丙申，拔唐州，擒随州刺史赵匡璘，败襄州兵于邓城。

26 八月，庚戌，改华州为兴德府。

27 戊午，汴将康怀贞袭邓州，克之，擒刺史国湘。赵匡凝惧，遣使请服于朱全忠，全忠许之。

28 己未，车驾发华州；壬戌，至长安；甲子，赦天下，改元。

上欲藩镇相与辑睦，以太子宾客张有孚为河东、汴州宣尉使，赐李克用、朱全忠诏，又令宰相与之书，使之和解。克用欲奉诏，而耻于先自屈，乃致书王熔，使通于全忠；全忠不从。

29 九月，乙亥，加韩建守太傅、兴德尹；加王熔兼中书令，罗弘信守侍中。

30 己丑，东川留后王宗涤言于王建，以东川封疆五千里，文移往还，动逾数月，请分遂、合、泸、渝、昌五州别为一镇；建表言之。

31 顾全武攻苏州；城中及援兵食皆尽，甲申，淮南所署苏州刺史台濛弃城走，援兵亦遁。全武克苏州，追败周本等于望亭。独秦裴守昆山不下，全武帅万余人攻之；裴屡出战，使病者被甲执矛，壮者彀弓弩，全武每为之却。全武檄裴令降。全武尝为僧，裴封函纳款，全武喜，召诸将发函，乃佛经一卷，全武大惭，曰："裴不忧死，何暇戏予！"益兵攻城，引水灌之，城坏，食尽，裴乃降。钱镠设千人馔以待之，乃出，羸兵不满百人。镠怒曰："单弱如此，何敢久为旅拒！"对曰："裴义不负杨公，今力屈而降耳，非心降也。"镠善其言。顾全武亦劝镠宥之，镠从之。时人称全武长者。

32 魏博节度使罗弘信薨，军中推其子节度副使绍威知留后。

33 汴将朱友恭将兵还自江、淮，过安州，或告刺史武瑜潜与淮南通，谋取汴军，冬，十月，己亥，友恭攻而杀之。

34 李克用遣其将李嗣昭、周德威将步骑二万出青山，将复山东三州。壬寅，进攻邢州；葛从周出战，大破之。嗣昭等引兵退入青山，从周追之，将扼其归路；步兵自溃，嗣昭不能制。会横冲都将李嗣源以所部兵至，谓嗣昭曰："吾辈亦去，则势不可支矣，我试为公击之。"嗣昭曰："善！我请从公后。"嗣源乃解鞍厉镞，乘高布陈，左右指画，邢人莫之测。嗣源直前奋击，嗣昭继之，从周乃退。德威，马邑人也。

35 癸卯，以威武留后王审知为节度使。

36 以罗绍威知魏博留后。

37 丁巳，以东川留后王宗涤为节度使。

38 加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兼侍中。

39 王珙引汴兵寇河中，王珂告急于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救之，败汴兵于胡壁，汴人走。

前常州刺史王栖，性刚介，有时望；诏徵之，时人以为且入相。过陕，王珙延奉甚至，请叙子侄之礼拜之，栖固辞不受。珙怒，使送者杀之，并其家人悉投诸河，掠其资装，以覆舟闻。朝廷不敢诘。

40 闰月，钱镠以其将曹圭为苏州制置使，遣王球攻婺州。

41 十一月，甲寅，立皇子祯为雅王，祥为琼王。

42 以魏博留后罗绍威为节度使。

43 衢州刺史陈岌请降于杨行密，钱镠使顾全武讨之。

44 朱全忠以奉国节度使崔洪与杨行密交通，遣其将张存敬攻之；洪惧，请以弟都指挥使贤为质，且言："将士顽悍，不受节制，请遣二千人诣麾下从征伐。"全忠许之，召存敬还。存敬，曹州人也。

45 十二月，昭义节度使薛志勤薨。

李克用之平王行瑜也，李罕之求邠宁于克用。克用曰："行瑜恃功邀君，故吾与公讨而诛之。昨破贼之日，吾首奏趣苏文建赴镇。今才达天厅，遽复二三，朝野之论，必喧然谓吾辈复如行瑜所为也。吾与公情如同体，固无所爱，俟还镇，当更为公论功赏耳。"罕之不悦而退，私于盖寓曰："罕之自河阳失守，依托大庇，岁月已深。比来衰老，倦于军旅，若蒙吾王与太傅哀愍，赐一小镇，使数年之间休兵养疾，然后归老闾阎，幸矣。"寓为之言，克用不应。每藩镇缺，议不及罕之，罕之甚郁郁。寓恐其有他志，亟为之言，克用曰："吾于罕之岂爱一镇，但罕之，鹰也，饥则为用，饱则背飞！"

及志勤薨，旬日无帅，罕之擅引泽州兵夜入潞州，据之，以状白克用，曰："薛铁山死，州民无主，虑不逞者为变，故罕之专命镇抚，取王裁旨。"克用怒，遣人让之。罕之遂遣其子请降于朱全忠，执河东将马溉等及沁州刺史傅瑶送汴州。克用遣李嗣昭将兵讨之，嗣昭先取泽州，收罕之家属送晋阳。

46 杨行密遣成及归两浙以易魏约等，钱镠许之。

47 韶州刺史曾究举兵攻广州，州将王瑰帅战舰应之；清海行军司马刘隐一战破之。韶州将刘潼复据浈、浛，隐讨斩之。

二年（己未、899）

1 春，正月，丁未，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崔胤罢守本官；以兵部尚书陆扆同平章事。

2 朱全忠表李罕之为昭义节度使，又表权知河阳留后丁会、武宁留后王敬薨、彰义留后张珂并为节度使。

3 杨行密与朱瑾将兵数万攻徐州，军于吕梁，朱全忠遣骑将张归厚救之。

4 刘仁恭发幽、沧等十二州兵十万，欲兼河朔；攻贝州，拔之，城中万余户，尽屠之，投尸清水。由是诸城各坚守不下。仁恭进攻魏州，营于城北；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求救于朱全忠。

5 朱全忠遣崔贤还蔡州，发其兵二千诣大梁。二月，蔡将崔景思等杀贤，劫崔洪，悉驱兵民渡淮奔杨行密。兵民稍稍遁归，至广陵者不满二千人。全忠命许州刺史朱友裕守蔡州。

6 朱全忠自将救徐州，杨行密闻之，引兵去；汴人追及之于下邳，杀千余人。全忠行至辉州，闻淮南兵已退，乃还。

7 三月，朱全忠遣其将李思安、张存敬将兵救魏博，屯于内黄；癸卯，全忠以中军军于滑州。刘仁恭谓其子守文曰："汝勇十倍于思安，当先虏鼠辈，后擒绍威耳！"乃遣守文及其妹婿单可及将精兵五万击思安于内黄。丁未，思安使其将袁象先伏兵于清水之右，思安逆战于繁阳，阳不胜而却；守文逐之，及内黄之北，思安勒兵还战，伏兵发，夹击之。幽州兵大败，斩可及，杀获三万人，守文仅以身免。可及，幽州骁将，号"单无敌"，燕军失之丧气。思安，陈留人也。

时葛从周自邢州将精骑八百已入魏州。戊申，仁恭攻上水关、馆陶门，从周与宣义牙将贺德伦出战，顾门者曰："前有大敌，不可返顾。"命阖其扉。从周等殊死战，仁恭复大败，擒其将薛突阙、王郤郎。明日，汴、魏乘胜合兵击仁恭，破其八寨，仁恭父子烧营而遁。汴、魏之人长驱追之，至临清，拥其众入永济渠，杀溺不可胜纪。镇人亦出兵邀击于东境，自魏至沧五百里间，僵尸相枕。仁恭自是不振，而全忠益横矣。德伦，河西胡人也。

刘仁恭之攻魏州也，罗绍威遣使修好于河东，且求救。壬午，李克用遣李嗣昭将兵救之。会仁恭已为汴兵所败，绍威复与河东绝，嗣昭引还。

8 葛从周乘破幽州之势，自土门攻河东，拔承天军；别将氏叔琮自马岭入，拔辽州乐平，进军榆次；李克用遣内牙军副周德威击之。

叔琮有骁将陈章，号"陈夜叉"，为前锋，请于叔琮曰："河东所恃者周杨五，请擒之，求一州为赏。"克用闻之，以戒德威，德威曰："彼大言耳。"战于洞涡，德威微服往挑战，谓其属曰："汝见陈夜叉即走。"章果逐之，德威奋铁槌击之坠马，生擒以献。因击叔琮，大破之，斩首三千级。叔琮弃营走，德威追之，出石会关，又斩千余级。从周亦引还。

9 丁巳，朱全忠遣河阳节度使丁会攻泽州，下之。

10 婺州刺史王坛为两浙所围，求救于宣歙观察使田頵，夏，四月，頵遣行营都指挥使康儒等救之。

11 五月，甲午，置武信军于遂州，以遂、合等五州隶之。

12 李克用遣蕃、汉马步都指挥使李君庆将兵攻李罕之，己亥，围潞州。朱全忠出屯河阳，辛丑，遣其将张存

敬救之，壬寅，又遣丁会将兵继之；大破河东兵，君庆解围去。克用诛君庆及其裨将伊审、李弘袭；以李嗣昭为蕃、汉马步都指挥使，代之攻潞州。

13 庚戌，康儒等败两浙兵于龙丘，擒其将王球，遂取婺州。

14 六月，乙丑，李罕之疾亟。丁卯，全忠表罕之为河阳节度使，以丁会为昭义节度使；未几，又以其将张归霸守邢州，遣葛从周代会守潞州。

15 以西川大将王宗佶为武信节度使。宗佶，本姓甘，洪州人也。

16 丁丑，李罕之薨于怀州。

17 保义节度使王珙，性猜忍，虽妻子亲近，常不自保；至是军乱，为麾下所杀，推都将李璠为留后。

18 秋，七月，朱全忠海州戍将陈汉宾请降于杨行密。淮海游弈使张训以汉宾心未可知，与涟水防遏使庐江王绾将兵二千直趣海州，遂据其城。

19 加荆南节度使成汭兼中书令。

20 马殷遣其将李唐攻道州，蔡结聚群蛮，伏兵于隘以击之，大破唐兵。唐曰："蛮所恃者山林耳，若战平地，安能败我！"乃命因风燔林，火烛天地，群蛮惊遁，遂拔道州，擒结，斩之。

21 朱全忠召葛从周于潞州，使贺德伦守之。八月，丙寅，李嗣昭引兵至潞州城下，分兵攻泽州。己巳，汴将刘玭弃泽州走，河东兵进拔天井关，以李孝璋为泽州刺史。贺德伦闭城不出，李嗣昭日以铁骑环其城，捕刍牧者，附城三十里禾黍皆刈之。乙酉，德伦等弃城宵遁，趣壶关，河东将李存审伏兵邀击之，杀获甚众。葛从周以援兵至，闻德伦等已败，乃还。

22 九月，癸卯，以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为凤翔、彰义节度使。

23 李克用表汾州刺史孟迁为昭义留后。

24 淄青节度使王师范以沂、密内叛，乞师于杨行密。冬，十月，行密遣海州刺史台濛、副使王绾将兵助之，拔密州，归于师范；将攻沂州，先使觇之，曰："城中皆偃旗息鼓。"绾曰："此必有备，而救兵近，不可击也。"诸将曰："密已下矣，沂何能为！"绾不能止，乃伏兵林中以待之。诸将攻沂州不克，救兵至，引退；州兵乘之，绾发伏击败之。

25 十一月，陕州都将朱简杀李璠，自称留后，附朱全忠，仍请更名友谦，预于子侄。

26 加忠义节度使赵匡凝兼中书令。

27 马殷遣其将李琼攻郴州，执陈彦谦，斩之；进攻连州，鲁景仁自杀，湖南皆平。

28 十二月，加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同平章事。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二

唐纪七十八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中

光化三年(庚申、900)

1 春，正月，宣州将康儒攻睦州；钱镠使其从弟铎拒之。

2 二月，庚申，以西川节度使王建兼中书令。

3 壬申，加威武节度使王审知同平章事。

4 壬午，以吏部尚书崔胤同平章事，充清海节度使。

5 李克用大发军民治晋阳城堑，押牙刘延业谏曰："大王声振华、夷，宜扬兵以严四境，不宜近治城堑，损威望而启寇心。"克用谢之，赏以金帛。

6 夏，四月，加定难军节度使李承庆同平章事。

7 朱全忠遣葛从周帅兖、郓、滑、魏四镇兵十万击刘仁恭，五月，庚寅，拔德州，斩刺史傅公和；己亥，围刘守文于沧州。仁恭复遣使卑辞厚礼求援于河东，李克用遣周德威将五千骑出黄泽，攻邢、洺以救之。

8 邕州军乱，逐节度使李铢；铢借兵邻道讨平之。

9 六月，癸亥，加东川节度使王宗涤同平章事。

10 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抟，明达有度量，时称良相。上素疾宦官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专横，崔胤日

与上谋去宦官，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嫉，各结藩镇为援以相倾夺。抟恐其致乱，从容言于上曰："人君当务明大体，无所偏私。宦官擅权之弊，谁不知之！顾其势未可猝除，宜俟多难渐平，以道消息。愿陛下言勿轻泄以速奸变。"胤闻之，谮抟于上曰："王抟奸邪，已为道弼辈外应。"上疑之。及胤罢相，意抟排己，愈恨之。及出镇广州，遗朱全忠书，具道抟语，令全忠表论之。全忠上言："胤不可离辅弼之地；抟与敕使相表里，同危社稷。"表连上不已。上虽察其情，迫于全忠，不得已，胤至湖南复召还。丁卯，以胤为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抟罢为工部侍郎。以道弼监荆南军，务修监青州军。戊辰，贬抟溪州刺史；己巳，又贬崖州司户；道弼长流欢州，务修长流爱州；日是，皆赐自尽。抟死于蓝田驿，道弼、务修死于霸桥驿。于是胤专制朝政，势震中外，宦官皆侧目，不胜其愤。

11 刘仁恭将幽州兵五万救沧州，营于乾宁军，葛从周留张存敬、氏叔琮守沧州寨，自将精兵逆战于老鸦堤，大破仁恭，斩首三万级，仁恭走保瓦桥。秋，七月，李克用复遣都指挥使李嗣昭将兵五万攻邢、洺以救仁恭，败汴军于内丘。王熔遣使和解幽、汴，会久雨，朱全忠召从周还。

12 庚戌，以昭义留后孟迁为节度使。

13 甲寅，以西川节度使王建兼东川、信武军两道都指挥制置等使。

14 八月，李嗣昭又败汴军于沙门河，进攻洺州。乙丑，朱全忠引兵救之，未至，嗣昭拔洺州，擒刺史朱绍宗。全忠命葛从周将兵击嗣昭。

15 宣州将康儒食尽，自清溪遁归。

16 九月，葛从周自邺县渡漳水，营于黄龙镇；朱全忠自将中军三万涉洺水置营。李嗣昭弃城走，从周设伏于青山口，邀击，大破之。

17 崔胤以太保、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徐彦若位在己上，恶之；彦若亦自求引去。时藩镇皆为强臣所据，惟嗣薛王知柔在广州，乃求代之。乙巳，以彦若同平章事，充清海节度使。初，荆南节度成汭以澧、郎本其巡属，为雷满所据，屡求割隶荆南，朝廷不许，汭颇怨望。及彦若过荆南，汭置酒，从容以为言。彦若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满小盗不能取，乃怨朝廷乎！"汭甚惭。

18 丙午，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崔远罢守本官，以刑部尚书裴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贽，坦之弟子也。

19 升桂管为静江军，以经略使刘士政为节度使。

20 朱全忠以王熔与李克用交通，移兵伐之，下临城，逾滹沱，攻镇州南门，焚其关城。全忠自至元氏，熔惧，遣判官周式诣全忠请和。全忠盛怒，谓式曰："仆屡以书谕王公，竟不之听！今兵已至此，期于无舍！"式曰："镇州密迩太原，困于侵暴，四邻各自保，莫相救恤，王公与之连和，乃为百姓故也。今明公果能为人除害，则天下谁不听命，岂惟镇州！明公为唐桓、文，当崇礼义以成霸业；若但穷威武，则镇州虽小，城坚食足，明公虽有十万之众，未易攻也！况王氏秉旄五代，时推忠孝，人欲为之死，庸可冀乎！"全忠笑揽式袂，延之帐中，曰："与公戏耳！"乃遣客将开封刘捍入见熔，熔以其子节度副使昭祚及大将子弟为质，以文缯二十万犒军；全忠引还，以女妻昭祚。

成德判官张泽言于王熔曰："河东，勍敌也，今虽有朱氏之援，譬如火发于家，安能俟远水乎！彼幽、沧、易定，犹附河东，不若说朱公乘胜兼服之，使河北诸镇合而为一，则可以制河东矣。"熔复遣周式往说全忠。全忠喜，遣张存敬会魏博兵击刘仁恭；甲寅，拔瀛州；冬，十月，丙辰，拔景州，执刺史刘仁霸；辛酉，拔莫州。

21 静江节度使刘士政闻马殷悉平岭北，大惧，遣副使陈可璠屯全义岭以备之。殷遣使修好于士政，可璠拒之；殷遣其将秦彦晖、李琼等将兵七千击士政。湖南军至全义，士政又遣指挥使王建武屯秦城。可璠掠县民耕牛以犒军，县民怨之，请为湖南向导，曰："此西南有小径，距秦城才五十里，仅通单骑。"彦晖遣李琼将骑六十、步兵三百袭秦城，中宵，逾垣而入，擒王建武，比明，复还，绁之以练，造可璠壁下示之，可璠犹未之信；斩其首，投壁中，桂人震恐。琼因勒兵击之，擒可璠，降其将士二千，皆杀之。引兵趣桂州，自秦城以南二十余壁皆望风奔溃，遂围桂州；数日，士政出降，桂、宜、岩、柳、象五州皆降于湖南。马殷以李琼为桂州刺史；未几，表为静江节度使。

22 张存敬攻刘仁恭，下二十城，将自瓦桥趣幽州，道泞不能进；乃引兵西攻易定，辛巳，拔祁州，杀刺史杨约。

23 癸未，以保义留后朱友谦为节度使。

24 张存敬攻定州，义武节度使王郜，遣后院都知兵马使王处直将兵数万拒之。处直请依城为栅，俟其师老而击之。孔目官梁汶曰："昔幽、镇兵三十万攻我，于时我军不满五千，一战败之。今存敬兵不过三万，我军十倍于昔，奈何示怯，欲依城自固乎！"郜乃遣处直逆战于沙河，易定兵大败，死者过半，余众拥处直奔还。甲申，王郜

弃城奔晋阳,军中推处直为留后。存敬进围定州,丙申,朱全忠至城下;处直登城呼曰:"本道事朝廷甚忠,于公未尝相犯,何为见攻?"全忠曰:"何故附河东?"对曰:"吾兄与晋王同时立勋,封疆密迩,且婚姻也,修好往来,乃常理耳;请从此改图。"全忠许之。乃归罪于梁汶而族之,以谢全忠,以缯帛十万犒师;全忠乃还,仍为处直表求节钺。处直,处存之母弟也。

刘仁恭遣其子守光将兵救定州,军于易水之上;全忠遣张存敬袭之,杀六万余人。由是河北诸镇皆服于全忠。

先是王郜告急于河东,李克用遣李嗣昭将步骑三万下太行,攻怀州,拔之,进攻河阳。河阳留后侯言不意其至,狼狈失据,嗣昭坏其羊马城。会佑国军将阎宝引兵救之,力战于壕外,河东兵乃退。宝,郓州人也。

25 初,崔胤与帝密谋尽诛宦官,及宋道弼、景务修死,宦官益惧。上自华州还,忽忽不乐,多纵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于是左军中尉刘季述、右军中尉王仲先、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等阴相与谋曰:"主上轻佻多变诈,难奉事;专听任南司,吾辈终罹其祸。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为太上皇,引岐、华兵为援,控制诸藩,谁能害我哉!"

十一月,上猎苑中,因置酒,夜,醉归,手杀黄门、侍女数人。明旦,日加辰巳,宫门不开。季述诣中书白崔胤曰:"宫中必有变,我内臣也,得以便宜从事,请入视之。"乃帅禁兵千人破门而入,访问,具得其状。出,谓胤曰:"主上所为如是,岂可理天下!废昏立明,自古有之,为社稷大计,非不顺也。"胤畏死,不敢违。庚寅,季述召百官,陈兵殿庭,作胤等连名状,请太子监国,以示之,使署名;胤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上在乞巧楼,季述、仲先伏甲士千人于门外,与宣武进奏官程岩等十余人入请对。季述、仲先甫登殿,将士大呼,突入宣化门,至思政殿前,逢宫人,辄杀之。上见兵入,惊堕床下,起,将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宫人走白皇后,后趋至,拜请曰:"军容勿惊宅家,有事取军容商量。"季述等乃出百官状白上,曰:"陛下厌倦大宝,中外群情,愿太子监国,请陛下保颐东宫。"上曰:"昨与卿曹乐饮,不觉太过,何至于是!"对曰:"此非臣等所为,皆南司众情,不可遏也。愿陛下且之东宫,待事小定,复迎归大内耳。"后曰:"宅家趣依军容语!"即取传国宝以授季述,宦官扶上与后同辇,嫔御侍从者才十余人,适少阳院。季述以银柧画地数上曰:"某时某事,汝不从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数十不止。乃手锁其门,熔铁锢之,遣左军副使李师虔将兵围之,上动静辄白季述,穴墙以通饮食。凡兵器针刀皆不得入,上求钱帛俱不得,求纸笔亦不与。时大寒,嫔御公主无衣衾,号哭闻于外。季述等矫诏令太子监国,迎太子入宫。辛卯,矫诏令太子嗣位,更名缜。以上为太上皇,皇后为太上皇后。甲午,太子即皇帝位,更名少阳院曰问安宫。

季述加百官爵秩,与将士皆受优赏,欲以求媚于众。杀睦王倚;凡宫人、左右、方士、僧、道为上所宠信者,皆榜杀之。每夜杀人,昼以十车载尸出,一车或止一两尸,欲以立威。将杀司天监胡秀林,秀林曰:"军容幽囚君父,更欲多杀无辜乎!"季述惮其言正而止。季述欲杀崔胤,而惮朱全忠,但解其度支盐铁转运使而已。

左仆射致仕张浚在长水,见张全义于洛阳,劝之匡复;又与诸藩镇书劝之。

进士无棣李愚客华州,上韩建书,略曰:"仆每读书,见父子君臣之际,有伤教害义者,恨不得肆之市朝。明公居近关重镇,君父幽辱月余,坐视凶逆而忘勤王之举,仆所未谕也。仆窃计中朝辅弼,虽有志而无权;外镇诸侯,虽有权而无志。惟明公忠义,社稷是依。往年车辂播迁,号泣奉迎,累岁供馈,再复庙、朝,义感人心,至今歌咏。此时事势,尤异前日;明公地处要冲,位兼将相。自宫闱变故,已涉旬时,若不号令率先以图反正,迟疑未决,一朝山东侯伯唱义连衡,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其可得乎!此必然之势也。不如驰檄四方,谕以逆顺,军声一振,则元凶破胆,旬浹之间,二竖之首传于天下,计无便于此者。"建虽不能用,厚待之。愚坚辞而去。

朱全忠在定州行营,闻乱,丁未,南还;十二月,戊辰,至大梁。季述遣养子希度诣全忠,许以唐社稷输之;又遣供奉官李奉本以太上皇诰示全忠。全忠犹豫未决,会僚佐议之,或曰:"朝廷大事,非藩镇所宜预知。"天平节度副使李振独曰:"王室有难,此霸者之资也。今公为唐桓、文,安危所属。季述一宦竖耳,乃敢囚废天子,公不能讨,何以复令诸侯!且幼主位定,则天下之权尽归宦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大悟,即囚希度、奉本,遣振如京师诇事。既还,又遣亲吏蒋玄晖如京师,与崔胤谋之;又召程岩赴大梁。

26 清海节度使薛王知柔薨。

27 是岁,加杨行密兼侍中。

28 睦州刺史陈晟卒,弟询自称刺史。

29 太子即位累旬,藩镇笺表多不至。王仲先性苛察,素知左、右军多积弊,及为中尉,钩校军中钱谷,得隐没为奸者,痛捶之,急徵所负;将士颇不安。有盐州雄毅军使孙德昭为左神策指挥使,自刘季述废立,常愤惋不平。

崔胤闻之，遣判官石戬与之游。德昭每酒酣必泣，戬知其诚，乃密以胤意说之曰："自上皇幽闭，中外大臣至于行间士卒，孰不切齿！今反者独季述、仲先耳，公诚能诛此二人，迎上皇复位，则富贵穷一时，忠义流千古；苟狐疑不决，则功落他人之手矣！"德昭谢曰："德昭小校，国家大事，安敢专之！苟相公有命，不敢爱死。"戬以白胤。胤割衣带，手书以授之。德昭复结右军清远都将董彦弼、周承诲，谋以除夜伏兵安福门外以俟之。

天复元年（辛酉、901）

1 春，正月，乙酉朔，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门，孙德昭擒斩之，驰诣少阳院，叩门呼曰："逆贼已诛，请陛下出劳将士。"何后不信，曰："果尔，以其首来！"德昭献其首，上乃与后毁扉而出。崔胤迎上御长乐门楼，帅百官称贺。周承诲擒刘季述、王彦范继至，方诘责，已为乱梃所毙。薛齐偓赴井死，出而斩之。灭四人之族，并诛其党二十余人。宦官奉太子匿于左军，献传国宝。上曰："裕幼弱，为凶竖所立，非其罪也。"命还东宫，黜为德王，复名裕。丙戌，以孙德昭同平章事，充静海节度使，赐姓名李继昭。

丁亥，崔胤进位司徒，胤固辞；上宠待胤益厚。

己丑，朱全忠闻刘季述等诛，折程岩足，械送京师，并刘希度、李奉本等皆斩于都市，由是益重李振。

庚寅，以周承诲为岭南西道节度使，赐姓名李继诲，董彦弼为宁远节度，赐姓李，并同平章事；与李继昭俱留宿卫，十日乃出还家，赏赐倾府库，时人谓之"三使相"。

癸巳，进朱全忠爵东平王。

2 丙午，敕："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枢密使侍侧，争论纷然；既出，又称上旨未允，复有改易，挠权乱政。自今并依大中旧制，俟宰臣奏事毕，方得升殿承受公事。"赐两军副使李师度、徐彦孙自尽，皆刘季述之党也。

3 凤翔、彰义节度使李茂贞来朝；加茂贞守尚书令，兼侍中，进爵岐王。

刘季述、王仲先既死，崔胤、陆扆上言："祸乱之兴，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军，扆主右军，则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上犹豫两日未决。李茂贞闻之，怒曰："崔胤夺军权未得，已欲翦灭诸侯！"上召李继昭、李继诲、李彦弼谋之，皆曰："臣等累世在军中，未闻书生为军主；若属南司，必多所变更，不若归之北司为便。"上乃谓胤、扆曰："将士意不欲属文臣，卿曹勿坚求。"于是以枢密使韩全诲、凤翔监军使张彦弘为左、右中尉。全诲，亦前凤翔监军也。又征前枢密使致仕严遵美为两军中尉、观军容处置使。遵美曰："一军犹不可为，况两军乎！"固辞不起。以袁易简、周敬容为枢密使。

李茂贞辞还镇。崔胤以宦官典兵，终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讽茂贞留兵三千于京师，充宿卫，以茂贞假子继筠将之。左谏议大夫万年韩偓以为不可，胤曰："兵自不肯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为召之邪？"胤无以应。偓曰："留此兵则家国两危，不留则家国两安。"胤不从。

4 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先取河中以制河东，己亥，召诸将谓曰："王珂驽材，恃太原自骄汰。吾今断长蛇之腰，诸君为我以一绳缚之！"庚子，遣张存敬将兵三万自汜水渡河出含山路以袭之，全忠以中军继其后；戊申，存敬至绛州。晋、绛不意其至，皆无守备，庚戌，绛州刺史陶建钊降之；壬子，晋州刺史张汉瑜降之。全忠遣其将侯言守晋州，何绍守降州，屯兵二万以扼河东援兵之路。朝廷恐全忠西入关，急赐诏和解之；全忠不从。

珂遣间使告急于李克用，道路相继，克用以汴兵先据晋、绛，兵不得进。珂妻遗李克用书曰："儿旦暮为俘虏，大人何忍不救！"克用报曰："今贼兵塞晋、绛，众寡不敌，进则与汝两亡，不若与王郎举族归朝。"珂又遗李茂贞书，言："天子新返正，诏藩镇无得相攻，同奖王室。今朱公不顾诏命，首兴兵相加，其心可见。河中若亡，则同华、邠、岐俱不自保。天子神器拱手授人，其势必然矣。公宜亟帅关中诸镇兵，固守潼关，赴救河中。仆自知不武，愿于公西偏授一小镇，此地请公有之。关中安危，国祚修短，系公此举，愿审思之！"茂贞素无远图，不报。

5 二月，甲寅朔，河东将李嗣昭攻泽州，拔之。

乙卯，张存敬引兵发晋州；己未，至河中，遂围之。王珂势穷，将奔京师，而人心离贰，会浮梁坏，流澌塞河，舟行甚难，珂挈其族数百欲夜登舟，亲谕守城者，皆不应。牙将刘训曰："今人情扰扰，若夜出涉河，必争舟纷乱，一夫作难，事不可知。不若且送款存敬，徐图向背。"珂从之。壬戌，珂植白幡于城隅，遣使以牌印请降于存敬。存敬请开城，珂曰："吾于朱公有家世事分，请公退舍，俟朱公至，吾自以城授之。"存敬从之，且使走白全忠。

乙丑，全忠至洛阳，闻之喜，驰往赴之；戊辰，至虞乡，先哭于重荣之墓，尽哀；河中人皆悦。珂欲面缚牵羊出迎，全忠遽使止之曰："太师舅之恩何可忘！若郎君如此，使仆异日何以见舅于九泉！"乃以常礼出迎，握手歔欷，联辔入城。全忠表张存敬为护国军留后，王珂举族迁于大梁，其后全忠遣珂入朝，遣人杀之于华州。全忠闻张夫人疾亟，遽自河中东归。

李克用遣使以重币请修好于全忠;全忠虽遣使报,而忿其书辞蹇傲,决欲攻之。

6 以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王溥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以吏部侍郎裴枢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溥,正雅之从孙也,常在崔胤幕府,故胤引之。

7 赠谥故睦王倚曰恭哀太子。

8 加幽州节度使刘仁恭、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并兼侍中。

9 三月,癸未朔,朱全忠至大梁。癸卯,遣氏叔琮等将兵五万攻李克用,入自太行,魏博都将张文恭入自磁州新口,葛从周以兖、郓兵会成德兵入自土门,洺州刺史张归厚入自马岭,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入自飞狐,权知晋州侯言以慈、隰、晋、绛兵入自阴地。叔琮入天井关,进军昂车。辛亥,沁州刺史蔡训以城降。河东都将盖璋诣侯言降,即令权知沁州。壬子,叔琮拔泽州,李存璋弃城走。叔琮进攻潞州,昭义节度使孟迁降之。河东屯将李审建、王周将步军一万、骑二千诣叔琮降;叔琮进趣晋阳。夏,四月,乙卯,叔琮出石会关,营于洞涡驿。张归厚引兵至辽州,丁巳,辽州刺史张鄂降。别将白奉国会成德兵自井陉入,己未,拔承天军,与叔琮烽火相应。

10 甲戌,上谒太庙;丁丑,赦天下,改元。雪王涯等十七家。

11 初,杨复恭为中尉,借度支卖曲一年之利以赡两军,自是不复肯归。至是,崔胤草赦,欲抑宦官,听酤者自造曲,但月输榷酤钱;两军先所造曲,趣令减价卖之,过七月无得复卖。

12 东川节度使王宗涤以疾求代,王建表马步使王宗裕为留后。

13 氏叔琮等引兵抵晋阳城下,数挑战,城中大恐;李克用登城备御,不遑饮食。时大雨积旬,城多颓坏,随加完补。河东将李嗣昭、李嗣源凿暗门,夜出攻汴垒,屡有杀获;李存进败汴军于洞涡。时汴军既众,刍粮不给,久雨,士卒虐利,全忠乃召兵还。五月,叔琮等自石会关归,诸道军亦退。河东将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骑五千蹑之,杀获甚众。先是,汾州刺史李瑭举州附于汴军,克用遣其将李存审攻之,三日而拔,执瑭,斩之。氏叔琮过上党,孟迁挈族随之南徙。朱全忠遣丁会代守潞州。

14 朱全忠奏乞除河中节度使,而讽吏民请己为帅;癸卯,以全忠为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节度使。

15 己酉,加镇海、镇东节度使钱镠守侍中。

16 崔胤之罢两军卖曲也,并近镇亦禁之。李茂贞惜其利,表乞入朝论奏,韩全诲请许之。茂贞至京师,全诲深与相结。崔胤始惧,阴厚朱全忠益甚,与茂贞为仇敌矣。

17 以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兼中书令。

18 六月,癸亥,朱全忠如河中。

19 上之返正也,中书舍人令狐涣、给事中韩偓皆预其谋,故擢为翰林学士,数召对,访以机密。涣,绹之子也。时上悉以军国事委崔胤,每奏事,上与之从容,或至然烛。宦官畏之侧目,皆咨胤而后行。胤志欲尽除之,韩偓屡谏曰:"事禁太甚。此辈亦不可全无,恐其党迫切,更生他变。"胤不从。丁卯,上独召偓,问曰:"敕使中为恶者如林,何以处之?"对曰:"东内之变,敕使谁非同恶!处之当在正旦,今已失其时矣。"上曰:"当是时,卿何不为崔胤言之?"对曰:"臣见陛下诏书云,'自刘季述等四家之外,其余一无所问。'夫人主所重,莫大于信,既下此诏,则守之宜坚;若复戮一人,则人人惧死矣。然后来所去者已为不少,此其所以汹汹不安也。陛下不若择其尤无良者数人,明示其罪,置之于法,然后抚谕其余曰:'吾恐尔曹谓吾心有所贮,自今可无疑矣。'乃择其忠厚者使为之长。其徒有善则奖之,有罪则惩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万数,岂可尽诛邪!夫帝王之道,当以重厚镇之,公正御之,至于琐细机巧,此机生则彼机应矣,终不能成大功,所谓理丝而棼之者也。况今朝廷之权,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权,则事无不可为者矣。"上深以为然,曰:"此事终以属卿。"

20 李克用遣其将李嗣昭、周德威将兵出阴地关,攻隰州,刺史唐礼降之;进攻慈州,刺史张瑰降之。

21 闰月,以河阳节度使丁会为昭义节度使,孟迁为河阳节度使,从朱全忠之请也。

22 道士杜从法以妖妄诱昌、普、合三州民作乱,王建遣行营兵马使王宗黯将兵三万会东川、武信兵讨之。宗黯,即吉谏也。

23 崔胤请上尽诛宦官,但以宫人掌内诸司事;宦官属耳,颇闻之,韩全诲等涕泣求哀于上,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闻,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书者数人,内之宫中,阴令诇察其事,尽得胤密谋,上不之觉也。全诲等大惧,每宴聚,流涕相诀别,日夜谋所以去胤之术。胤时领三司使,全诲等教禁军对上喧噪,诉胤灭损冬衣;上不得已,解胤盐铁使。

时朱全忠、李茂贞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东都,茂贞欲上幸凤翔。胤知谋泄,事急,遗朱全忠书,称被密诏,令全忠以兵迎车驾,且言:"昨者返正,皆令公良图,而凤翔先入朝抄取其功。今不速来,必成罪人,

岂惟功为他人所有，且见征讨矣！”全忠得书，秋，七月，甲寅，遽归大梁发兵。

24 西川龙台镇使王宗侃等讨杜从法，平之。

25 八月，甲申，上问韩偓曰：“闻陆扆不乐吾返正，正旦易服，乘小马出启夏门，有诸？”对曰：“返正之谋，独臣与崔胤辈数人知之，扆不知也。一旦忽闻宫中有变，人情能不惊骇！易服逃避，何妨有之！陛下责其为宰相无死难之志则可也，至于不乐返正，恐出谗人之口，愿陛下察之！”上乃止。

韩全诲等惧诛，谋以兵制上，乃与李继昭、李继诲、李彦弼、李继筠深相结；继昭独不肯从。他日，上问韩偓：“外间何所闻？”对曰：“惟闻敕使忧惧，与功臣及继筠交结，将致不安，亦未知其果然不耳。”上曰：“是不虚矣。比日继诲、彦弼辈语渐倔强，令人难耐。令狐涣欲令朕召崔胤及全诲等于内殿，置酒和解之，何如？”对曰：“如此则彼凶悖益甚。”上曰：“为之奈何？”对曰：“独有显罪数人，速加窜逐，余者许其自新，庶几可息。若一无所问，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贮，益不自安，事终未了耳。”上曰：“善！”既而宦官自恃党援已成，稍不遵敕旨；上或出之使监军，或黜守诸陵，皆不行，上无如之何。

26 或告杨行密云，钱镠为盗所杀。行密遣步军都指挥使李神福等将兵取杭州，两浙将顾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

27 九月，癸丑，上急召韩偓，谓曰：“闻全忠欲来除君侧之恶，大是尽忠，然须令与茂贞共其功；若两帅交争，则事危矣。卿为我语崔胤，速飞书两镇，使相与合谋，则善矣。”壬戌，上又谓偓曰：“继诲、彦弼辈骄横益甚，累日前与继筠同入，辄于殿东令小儿歌以侑酒，令人惊骇。”对曰：“臣必知其然；兹事失之于初。当正旦立功之时，但应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应听其出入禁中。此辈素无知识，数求入对，或僭易荐人，稍有不从，则生怨望；况惟知嗜利，为敕使以厚利雇之，令其如此耳。崔胤本留卫兵，欲以制敕使也，今敕使、卫兵相与为一，将若之何！汴兵若来，必与岐兵斗于阙下，臣窃寒心。”上但愀然忧沮而已。

冬，十月，戊戌，朱全忠大举兵发大梁。

28 李神福与顾全武相拒久之，神福获杭俘，使出入卧内。神福谓诸将曰：“杭兵尚强，我师且当夜还。”杭俘走告全武，神福命勿追，暮遣羸兵先行，神福为殿，使行营都尉吕师造伏兵青山下。全武素轻神福，出兵追之；神福、师造夹击，大破之，斩首五千级，生擒全武。钱镠闻之，惊泣曰：“丧我良将！”神福进攻临安；两浙将秦昶帅众三千降之。

29 韩全诲闻朱全忠将至，丁酉，令李继筠、李彦弼等勒兵劫上，请幸凤翔，宫禁诸门皆增兵防守，人及文书出入搜阅甚严。上遣人密赐崔胤御札，言皆凄怆，末云：“我为宗社大计，势须西行，卿等但东行也。惆怅，惆怅！”

戊戌，上遣赵国夫人出语韩偓：“朝来彦弼辈无礼极甚，欲召卿对，其势未可。”且言：“上与皇后但涕泣相向。”自是，学士不复得对矣。

癸卯，韩全诲等令上入阁召百官，追寝正月丙午敕书，悉如咸通以来近例。是日，开延英，全诲等即侍侧，同议政事。

丁未，神策都指挥使李继筠遣部兵掠内库宝货、帷帐、法物，韩全诲遣人密送诸王、宫人先之凤翔。

戊申，朱全忠至河中，表请车驾幸东都，京城大骇，士民亡窜山谷。是日，百官皆不入朝，阙前寂无人。

十一月，乙酉朔，李继筠等勒兵阙下，禁人出入，诸军大掠。士民衣纸及布襦者，满街极目。韩建以幕僚司马邺知匡国留后。朱全忠引四镇兵七万趣同州，邺迎降。

30 韩全诲等以李继昭不与之同，遏绝不令见上。时崔胤居第在开化坊，继昭帅所部六十余人及关东诸道兵在京师者共守卫之；百官及士民避乱者，皆往依之。庚戌，上遣供奉官张绍孙召百官，崔胤等皆表辞不至。

壬子，韩全诲等陈兵殿前，言于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师，欲劫天子幸洛阳，求传禅；臣等请奉陛下幸凤翔，收兵拒之。”上不许，杖剑登乞巧楼。全诲等逼上下楼，上行才及寿春殿，李彦弼已于御院纵火。是日冬至，上独坐思政殿，翘一足，一足踢阑干，庭无群臣，旁无侍者。顷之，不得已，与皇后、妃嫔、诸王百余人皆上马，恸哭声不绝，出门，回顾禁中，火已赫然。是夕，宿鄠县。

朱全忠遣司马邺入华州，谓韩建曰：“公不早知过自归，又烦此军少留城下矣。”是日，全忠自故市引兵南渡渭，韩建遣节度副使李巨川请降，献银三万两助军；全忠乃西南趣赤水。

癸丑，李茂贞迎车驾于田家硙，上下马慰接之。甲寅，车驾至盩厔；乙卯，留一日。

朱全忠至零口西，闻车驾西幸，与僚佐议，复引兵还赤水。左仆射致仕张浚说全忠曰：“韩建，茂贞之党，不先取之，必为后患。”全忠闻建有表劝天子幸凤翔，乃引兵逼其城。建单骑迎谒，全忠责之，对曰：“建目不知书，凡表

章书檄，皆李巨川所为。”全忠以巨川常为建画策，斩之军门。谓建曰：“公许人，可即往衣锦。”丁巳，以建为忠武节度使，理陈州，以兵援送之。以前商州刺史李存权知华州，徙忠武节度使赵珝为匡国节度使。车驾之在华州也，商贾辐凑，韩建重征之，二年，得钱九百万缗。至是，全忠尽取之。

是时京师无天子，行在无宰相，崔胤使太子太师卢渥等二百余人列状请朱全忠西迎车驾，又使王溥至赤水见全忠计事。全忠复书曰：“进则惧胁君之谤，退则怀负国之惭；然不敢不勉。”戊午，全忠发赤水。

31 辛酉，以兵部侍郎卢光启权句当中书事。车驾留岐山三日，壬戌，至凤翔。

32 朱全忠至长安，宰相帅百官班迎于长乐坡；明日行，复班辞于临皋驿。全忠赏李继昭之功，初令权知匡国留后，复留为两街制置使，赐与甚厚；继昭尽献其兵八千人。

全忠使判官李择、裴铸入奏事，称：“奉密诏及得崔胤书，令臣将兵入朝。”韩全诲等矫诏答以：“朕避灾至此，非宦官所劫，密诏皆崔胤诈为之，卿宜敛兵归保土宇。”茂贞遣其将符道昭屯武功以拒全忠，癸亥，全忠将康怀贞击破之。

33 丁卯，以卢光启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机务。

34 戊辰，朱全忠至凤翔，军于城东。李茂贞登城谓曰：“天子避灾，非臣下无礼；谗人误公至此。”全忠报曰：“韩全诲劫迁天子，今来问罪，迎鸾还宫。岐王苟不预谋，何烦陈谕！”上屡诏全忠还镇，全忠乃拜表奉辞。辛未，移兵北趣邠州。

甲戌，制：“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胤责授工部尚书，户部侍郎、同平章事裴枢罢守本官。

乙亥，朱全忠攻邠州；丁丑，静难节度使李继徽请降，复姓名杨崇本。全忠质其妻于河中，令崇本仍镇邠州。

全忠之西入关也，韩全诲、李茂贞以诏命征兵河东，茂贞仍以书求援于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将五千骑自沁州趣晋州，与汴兵战于平阳北，破之。

乙亥，全忠发邠州；戊寅，次三原。十二月，癸未，崔胤至三原见全忠，趣之迎驾。己丑，全忠遣朱友宁攻盩厔，不下。戊戌，全忠自往督战，盩厔降，屠之。全忠令崔胤帅百官及京城居民悉迁于华州。

诏以裴贽充大明宫留守。

35 清海节度使徐彦若薨，遗表荐行军司马刘隐权留后。

36 李神福知钱镠定不死，而临安城坚，久攻不拔，欲归，恐为镠所邀，乃遣人守卫镠祖考丘垄，禁樵采，又使顾全武通家信；镠遣使谢之。神福于要路多张旗帜为虚寨，镠以为淮南兵大至，遂请和；神福受其犒赂而还。

37 朱全忠之入关也，戎昭节度使冯行袭遣副使鲁崇矩听命于全忠。韩全诲遣中使二十余人分道征江、淮兵屯金州，以胁全忠，行袭尽杀中使，收其诏敕送全忠。又遣使征兵于王建，朱全忠亦遣使乞师于建。建外修好于全忠，罪状李茂贞，而阴劝茂贞坚守，许之救援；以武信节度使王宗佶、前东川节度使王宗涤等为鸾驾指挥使，将兵五万，声言迎车驾，其实袭茂贞山南诸州。

38 江西节度使钟传将兵围抚州刺史危全讽，天火烧其城，士民喧惊。诸将请急攻之，传曰：“乘人之危，非仁也。”乃祝曰：“全讽之罪，无为害民。”火寻止。全讽闻之，谢罪听命，以女妻传子匡时。

传少时尝猎，醉遇虎，与斗，虎搏其肩，而传亦持虎腰不置，旁人共杀虎，乃得免。既贵，悔之，常戒诸子曰：“士处世贵智谋，勿效吾暴虎也。”

39 武贞节度使雷满薨，子彦威自称留后。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三

唐纪七十九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下

天复二年(壬戌、902)

1 春，正月，癸丑，朱全忠复屯三原，又移军武功。河东将李嗣昭、周德威攻慈、隰，以分全忠兵势。

2 丁卯，以给事中韦贻范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

3 丙子，以给事中严龟充岐、汴和协使，赐朱全忠姓李，与李茂贞为兄弟；全忠不从。

时茂贞不出战。全忠闻有河东兵，二月，戊寅朔，还军河中。

李嗣昭等攻慈、隰，下之，进逼晋、绛。己丑，全忠遣兄子友宁将兵会晋州刺史氏叔琮击之。李嗣昭袭取绛州，汴将康怀英复取之。嗣昭等屯蒲县；乙未，汴军十万营于蒲南，叔琮夜帅众断其归路而攻其垒，破之，杀获万余人。己亥，全忠自河中赴之，乙巳，至晋州。

4 盗发简陵。

5 西川兵至利州，昭武节度使李继忠弃镇奔凤翔；王建以剑州刺史王宗伟为利州制置使。

6 三月，庚戌，上与李茂贞及宰相、学士、中尉、枢密宴，酒酣，茂贞及韩全诲亡去。上问韦贻范："朕何以巡幸至此？"对曰："臣在外不知。"固问，不对。上曰："卿何得于朕前妄语云不知？"又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当于公事如法；若有不可，必准故事。"怒目视之，微言曰："此贼兼须杖之二十。"顾谓韩偓曰："此辈亦称宰相！"贻范屡以大杯献上，上不即持，贻范举杯直及上颐。

7 戊午，氏叔琮、朱友宁进攻李嗣昭、周德威营。时汴军横陈十里，而河东军不过数万，深入敌境，众心恟惧。德威出战而败，密令嗣昭以后军前去，德威寻引骑兵亦退。叔琮、友宁长驱乘之，河东军惊溃，禽克用子廷鸾，兵仗辎重委弃略尽。朱全忠令叔琮、友宁乘胜遂攻河东。

李克用闻嗣昭等败，遣李存信以亲兵逆之，至清源，遇汴军，存信走还晋阳；汴军取慈、隰、汾三州。辛酉，汴军围晋阳，营于晋祠，攻其西门。周德威、李嗣昭收余众依西山得还。城中兵未集，叔琮攻城甚急，每行围，褒衣博带，以示闲暇。

克用昼夜乘城，不得寝食。召诸将议保云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曰："儿辈在此，必能固守。王勿为此谋，动摇人心！"李存信曰："关东、河北皆受制于朱温，我兵寡地蹙，守此孤城，彼筑垒穿堑环之，以积久制我，我飞走无路，坐待困毙耳。今事势已急，不若且入北虏，徐图进取。"嗣昭力争之，克用不能决。刘夫人言于克用曰："存信，北川牧羊儿耳，安知远虑！王常笑王行瑜轻去其城，死于人手，今日反效之邪！且王昔居达靼，几不自免，赖朝廷多事，乃得复归。今一足出城，则祸变不测，塞外可得至邪！"克用乃止。居数日，溃兵复集，军府浸安。克用弟克宁为忻州刺史，闻汴寇至，中涂复还晋阳，曰："此城吾死所也，去将何之！"众心乃定。

壬戌，朱全忠还河中，遣朱友宁将兵西击李茂贞，军于兴平、武功之间。李嗣昭、李嗣源数将敢死士夜入氏叔琮营，斩首捕虏，汴军惊扰，备御不暇。会大疫，丁卯，叔琮引兵还。嗣昭与周德威将兵追之，及石会关，叔琮留数马及旌旗于高冈之颠。嗣昭等以为有伏兵，乃引去，复取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与全忠争者累年。

克用以使引咨幕府曰："不贮军食，何以聚众？不置兵甲，何以克敌？不修城池，何以捍御？利害之间，请垂议度！"掌书记李袭吉献议，略曰："国富不在仓储，兵强不由众寡，人归有德，神固害盈。黎敛宁有盗臣，苛政有如猛虎，所以鹿台将散，周武以兴；齐库既焚，晏婴入贺。"又曰："伏以变法不若养人，改作何如旧贯！"韩建蓄财无数，首事朱温；王珂变法如麻，一朝降贼；中山城非不峻，蔡上兵非不多；前事甚明，可以为戒。且霸国无贫主，强将无弱兵。伏愿大王崇德爱人，去奢省役，设险固境，训兵务农。定乱者选武臣，制理者选文吏，钱谷有句，刑法有律。诛赏由我，则下无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则人无谮谤之忧。顺天时而绝欺诬，敬鬼神而禁淫祀，则不求富而国富，不求安而自安。外破元凶，内康疲俗，名高五霸，道冠八元。至于率闾阎，定间架，增曲蘖，检田畴，开国建邦，恐未为切。"

克用亲军皆沙陀杂虏，喜侵暴良民，河东甚苦之。其子存勖以为言，克用曰："此辈从吾攻战数十年，比者帑藏空虚，诸军卖马以自给；今四方诸侯皆重赏以募士，我若急之，则彼皆散去矣，吾安与同保此乎！俟天下稍平，当更清治之耳。"存勖幼警敏，有勇略，克用为朱全忠所困，封疆日蹙，忧形于色。存勖进言曰："物不极则不返，恶不极则不亡。朱氏恃其诈力，穷凶极暴，吞灭四邻，人怨神怒。今又攻逼乘舆，窥觊神器，此其极也，殆将毙矣！吾家世袭忠贞，势穷力屈，无所愧心。大人当遵养时晦以待其衰，奈何轻为沮丧，使群下失望乎！"克用悦，即命酒奏乐而罢。

刘夫人无子；克用宠姬曹氏生存勖，刘夫人待曹氏加厚。克用以是益贤之，诸姬有子，辄命夫人母之；夫人教养，悉如所生。

8 上以金吾将军李俨为江、淮宣谕使，书御札赐杨行密，拜行密东面行营都统、中书令、吴王，以讨朱全忠。以朱瑾为平卢节度使，冯弘铎为武宁节度使，朱延寿为奉国节度使。加武安节度使马殷同平章事。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将士，听用都统牒承制迁补，然后表闻。俨，张浚之子也，赐姓李。

9 夏，四月，丁酉，崔胤自华州诣河中，泣诉于朱全忠，恐李茂贞劫天子幸蜀，宜以时迎奉，势不可缓。全忠与之宴，胤亲执板，为全忠歌以侑酒。

10 辛丑，回鹘遣使入贡，请发兵赴难；上命翰林学士承旨韩偓答书许之。乙巳，偓上言："戎狄兽心，不可倚信。彼见国家人物华靡，而城邑荒残，甲兵凋弊，必有轻中国之心，启其贪婪。且自会昌以来，回鹘为中国所破，恐其乘危复怨。所赐可汗书，宜谕以小小寇窃，不须赴难，虚愧其意，实沮其谋。"从之。

兵部侍郎参知机务卢光启罢为太子太保。

11 杨行密遣顾全武归杭州以易秦裴；钱镠大喜，遣裴还。

12 汴将康怀贞击凤翔将李继昭于莫谷，大破之。继昭，蔡州人也，本姓符，名道昭。

13 五月，庚戌，温州刺史朱褒卒，兄敖自称刺史。

14 凤翔人闻朱全忠且来，皆惧；癸丑，城外居民皆迁入城。己未，全忠将精兵五万发河中，至东渭横桥，遇霖雨，留旬日。

15 庚午，工部侍郎、平章事韦贻范遭母丧，宦官荐翰林学士姚洎为相。洎谋于韩偓，偓曰："若图永久之利，则莫若未就为善；傥出上意，固无不可。且汴军旦夕合围，孤城难保，家族在东，可不虑乎！"洎乃移疾，上亦自不许。

16 镇海、镇东节度使彭城王钱镠进爵越王。

17 六月，丙子，以中书舍人苏检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时韦贻范在草土，荐检及姚洎于李茂贞。上既不用洎，茂贞及宦官恐上自用人，协力荐检，遂用之。

18 丁丑，朱全忠军于虢县。

19 武宁节度使冯弘铎介居宣、扬之间，常不自安；然自恃楼船之强，不事两道。宁国节度使田頵欲图之，募弘铎工人造战舰，工人曰："冯公远求坚木，故其船堪久用，今此无之。"頵曰："第为之，吾止须一用耳。"弘铎将冯晖、颜建说弘铎先击頵，弘铎从之，帅众南上，声言攻洪州，实袭宣州也。杨行密使人止之；不从。辛巳，頵帅舟师逆击于葛山，大破之。

20 甲申，李茂贞大出兵，自将之，与朱全忠战于虢县之北，大败而还，死者万余人。丙戌，全忠遣其将孔勍出散关攻凤州，拔之。丁亥，全忠进军凤翔城下。全忠朝服向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车驾还宫耳，不与岐王角胜也。"遂为五寨环之。

21 冯弘铎收余众沿江将入海，杨行密恐其为后患，遣使犒军，且说之曰："公徒众犹盛，胡为自弃沧海之外！吾府虽小，足以容公之众，使将吏各得其所，如何？"弘铎左右皆恸哭听命。弘铎至东塘，行密自乘轻舟迎之，从者十余人，常服，不持兵，升弘铎舟，慰谕之，举军感悦。署弘铎淮南节度副使，馆给甚厚。

初，弘铎遣牙将丹徒尚公迺诣行密求润州，行密不许。公迺大言曰："公不见听，但恐不敌楼船耳。"至是，行密谓公迺曰："颇记求润州时否？"公迺谢曰："将吏各为其主，但恨无成耳。"行密笑曰："尔事杨叟如事冯公，无忧矣！"

行密以李神福为升州刺史。

22 杨行密发兵讨朱全忠，以副使李承嗣权知淮南军府事。军吏欲以巨舰运粮，都知兵马使徐温曰："运路久不行，葭苇堙塞，请用小艇，庶几易通。"军至宿州，会久雨，重载不能进，士有饥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奇温，始与议军事。行密攻宿州，不克，竟以粮运不继引还。

23 秋，七月，孔勍取成、陇二州，士卒无斗者。至秦州，州人城守，乃自故关归。

24 韦贻范之为相也，多受人赂，许以官；既而以母丧罢去，日为债家所噪。亲吏刘延美，所负尤多，故汲汲于起复，日遣人诣两中尉、枢密及李茂贞求之。甲戌，命韩偓草贻范起复制，偓曰："吾腕可断，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论贻范遭忧未数月，遽令起复，实骇物听，伤国体。学士院二中使怒曰："学士勿以死为戏！"偓以疏授之，解衣而寝；二使不得已奏之。上即命罢草，仍赐敕褒赏之。八月，乙亥朔，班定，无白麻可宣；宦官喧言韩侍郎不肯草麻，闻者大骇。茂贞入见上曰："陛下命相而学士不肯草麻，与反何异！"上曰："卿辈存贻范，朕不之违；学士不草麻，朕亦不之违。况彼所陈，事理明白，若之何不从！"茂贞不悦而出，至中书，见苏检曰："奸邪朋党，宛然如旧。"扼腕者久之。贻范犹经营不已，茂贞语人曰："我实不知书生礼数，为贻范所误，会当于邠州安置。"贻范乃止。

25 保大节度使李茂勋将兵屯三原，救李茂贞；朱全忠遣其将康怀贞、孔勍击之，茂勋遁去。茂勋，茂贞之从弟也。

26 初，孙儒死，其士卒多奔浙西，钱镠爱其骁悍，以为中军，号武勇都。行军司马杜棱谏曰："狼子野心，他日必为深患，请以土人代之。"不从。

镠如衣锦军，命武勇右都指挥使徐绾帅众治沟洫；镇海节度副使成及闻士卒怨言，白镠请罢役，不从。甲戌，

锷临飨诸将，绾谋杀锷于座，不果，称疾先出。锷怪之，丁亥，命绾将所部兵先还杭州。及外城，纵兵焚掠。武勇左都指挥使许再思以迎候兵与之合，进逼牙城。锷子传瑛与三城都指挥使马绰等闭门拒之，牙将潘长击绾，绾退屯龙兴寺。锷还，及龙泉，闻变，疾驱至城北，使成及建锷旗鼓与绾战，锷微服乘小舟夜抵牙城东北隅，逾城而入。直更卒凭鼓而寐，锷亲斩之，城中始知锷至。武安都指挥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徐绾聚木将焚北门，建徽悉焚之。建徽，棱之子也。湖州刺史高彦闻难，遣其子渭将兵入援，至灵隐山，绾伏兵击杀之。

初，锷筑杭州罗城，谓僚佐曰："十步一楼，可以为固矣。"掌书记余姚罗隐曰："楼不若内向。"至是人以隐言为验。

27 庚戌，李茂贞出兵夜袭奉天，虏汴将倪章、邵棠以归。乙未，茂贞大出兵，与朱全忠战，不胜；暮归，汴兵追之，几入西门。

28 己亥，再起复前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韦贻范，使姚洎草制。贻范不让，即表谢，明日，视事。

29 西川兵请假道于兴元，山南西道节度使李继密遣兵戍三泉以拒之；辛丑，西川前锋将王宗播攻之，不克，退保山寨。亲吏柳修业谓宗播曰："公举族归人，不为之死战，何以自保？"宗播令其众曰："吾与汝曹决战，取功名；不尔，死于此！"遂破金牛、黑水、西县、褒城四寨。军校秦承厚攻西县，矢贯左目，达于右目，镞不出。王建自舐其创，脓溃镞出。王宗播攻马盘寨，继密战败，奔还汉中。西川军乘胜至城下，王宗涤帅众先登，遂克之，继密请降，迁于成都；得兵三万，骑五千，宗涤入屯汉中。王建曰："继密残贼三辅，以其降，不忍杀。"复其姓名曰王万弘，不时召见。诸将陵易之，万弘终日纵酒，俳优辈亦加戏诮；万弘不胜忧愤，醉投池水而卒。

诏以王宗涤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宗涤有勇略，得众心，王建忌之。建作府门，绘以朱丹，蜀人谓之"画红楼"，建以宗涤姓名应之，王宗佶等疾其功，复构以飞语。建召宗涤至成都，诘责之，宗涤曰："三蜀略平，大王听谗，杀功臣可矣。"建命亲随马军都指挥使唐道袭夜饮之酒，缢杀之，成都为之罢市，连营涕泣，如丧亲戚。建以指挥使王宗贺权兴元留后。道袭，阆州人也，始以舞童事建，后浸预谋画。

30 九月，乙巳，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召诸将议引兵归河中。亲从指挥使高季昌、左开道指挥使刘知俊曰："天下英雄，窥此举一岁矣；今茂贞已困，奈何舍之去！"全忠患李茂贞坚壁不出，季昌请以谲计诱致之。募有能入城为谍者，骑士马景请行，曰："此行必死，愿大王录其妻子。"全忠恻然止之，景不可。时全忠遣朱友伦发兵于大梁，明日将至，当出兵迓之。景请因此时给骏马杂众骑而出，全忠从之，命诸军皆秣马饱士。丁未旦，偃旗帜潜伏，营中寂如无人。景与众骑皆出，忽跃马西去，诈为逃亡，入城告茂贞曰："全忠举军遁矣，独留伤病者近万人守营，今夕亦去矣，请速击之！"于是茂贞开门，悉众攻全忠营；全忠鼓于中军，百营俱出，纵兵击之，又遣数百骑据其城门，凤翔军进退失据，自蹈藉，杀伤殆尽。茂贞自是丧气，始议与全忠连和，奉车驾还京，不复以诏书勒全忠还镇矣。全忠表季昌为宋州团练使。季昌，硖石人，本朱友恭之仆夫也。

31 戊申，武定节度使李思敬以洋州降王建。

32 辛亥，李茂贞尽出骑兵于邻州就刍粮。壬子，朱全忠穿蚰蜒壕围凤翔，设犬铺、铃架以绝内外。

33 癸亥，以茂贞为凤翔、静难、武定、昭武四镇节度使。

34 或劝钱镠渡江东保越州，以避徐、许之难。杜建徽按剑叱之曰："事或不济，同死于此，岂可复东渡乎！"

镠恐徐绾等居越州，遣大将顾全武将兵戍之。全武曰："越州不足往，不若之广陵。"镠曰："何故？"对曰："闻绾等谋召田頵；田頵至，淮南助之，不可敌也。"建徽曰："孙儒之难，王尝有德于杨公，今往告之，宜有以相报。"镠命全武告急于杨行密，全武曰："徒往无益，请得王子为质。"镠命其子传瑛为全武仆，与偕之广陵，且求婚于行密。过润州，团练使安仁义爱传瑛清丽，将以十仆易之；全武夜半赂阍者逃去。

绾等果召田頵，頵引兵赴之，先遣亲吏何饶谓镠曰："请大王东如越州，空府廨以相待，无为杀士卒！"镠报曰："军中叛乱，何方无之！公为节帅，乃助贼为逆。战则亟战，又何大言！"頵筑垒绝往来之道，瑛患之，募能夺其地者赏以州。衢州制置使陈璋将卒三百出城奋击，遂夺其地，瑛即以为衢州刺史。

顾全武至广陵，说杨行密曰："使田頵得志，必为王患。王召頵还，钱王请以子传瑛为质，且求婚。"行密许之，以女妻传瑛。

35 冬，十月，李俨至扬州，杨行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辄以告俨，于紫极宫玄宗像前陈制书，再拜然后下。

36 王建攻拔兴州，以军使王宗浩为兴州刺史。

37 戊寅夜，李茂贞假子彦询帅三团步兵奔于汴军；己卯，李彦韬继之。

庚辰，朱全忠遣幕僚司马邺奉表入城；甲申，又遣使献熊白；自是献食物、缯帛相继。上皆先以示李茂贞，使

启视之，茂贞亦不敢启。丙戌，复遣使请与茂贞议连和，民出城樵采者皆不抄掠。丁亥，全忠表请修宫阙及迎车驾。己丑，遣国子司业薛昌祚、内使王延缋赍诏赐全忠。

癸巳，茂贞复出兵击汴军城西寨，败还。全忠以绛袍衣降者，使招呼城中人，凤翔军夜缒去，及因樵采去不返者甚众。是后茂贞或遣兵出击汴军，多不为用，散还。茂贞疑上与全忠有密约，壬寅，更于御院北垣外增兵防卫。

38 十一月，癸卯朔，保大节度使李茂勋帅其众万余人救凤翔，屯于城北阪上，与城中举烽相应。

39 甲辰，上使赵国夫人诇学士院二使皆不在，亟召韩偓、姚洎，窃见之于土门外，执手相泣。洎请上速还，恐为他人所见；上遽去。

40 朱全忠遣其将孔勍、李晖将兵乘虚袭鄜、坊；壬子，拔坊州。甲寅，大雪，汴军冒之夕进，五鼓，抵鄜州城下。鄜人不为备，汴军入城，城中兵尚八千人，格斗至午，鄜人始败，擒留守李继璟。勍抚存李茂勋及将士之家，按堵无扰，命李晖权知军府事。茂勋闻之，引兵遁去。

汴军每夜鸣鼓角，城中地如动。攻城者诟城上人云"劫天子贼"，乘城者诟城下人云"夺天子贼"。是冬，大雪，城中食尽，冻馁死者不可胜计；或卧未死已为人所啖。市中卖人肉，斤直钱百，犬肉直五百。茂贞储偫亦竭，以犬彘供御膳。上鬻御衣及小皇子衣于市以充用，削渍松柿以饲御马。

41 丙子，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韦贻范薨。

42 癸亥，朱全忠遣人剃城外草以困城中。甲子，李茂贞增兵守宫门，诸宦者自度不免，互相尤怨。

苏检数为韩偓经营入相，言于茂贞及中尉、枢密，且遣亲吏告偓，偓怒曰："公与韦公自贬所召归，旬月致位宰相，讫不能有所为，今朝夕不济，乃欲以此相污邪！"

43 田颢急攻杭州，仍具舟将自西陵渡江；钱镠遣其将盛造、朱郁拒破之。

44 十二月，李茂勋遣使请降于朱全忠，更名周彝。于是茂贞山南州镇皆入王建，关中州镇皆入全忠，坐守孤城；乃密谋诛宦官以自赎，遗全忠书曰："祸乱之兴，皆由全诲；仆迎驾至此，以备他盗。公既志匡社稷，请公迎銮还宫，仆以弊甲雕兵，从公陈力。"全忠复书曰："仆举兵至此，正以乘舆播迁；公能协力，固所愿也。"

45 杨行密使人召田颢曰："不还，吾且使人代镇宣州。"庚辰，颢将还，征犒军钱二十万缗于钱镠，且求镠子为质，将妻以女。镠谓诸子："孰能为田氏婿者？"莫对。镠欲遣幼子传球，传球不可。镠怒，将杀之。次子传瑮请行，吴夫人泣曰："奈何置儿虎口！"传瑮曰："纾国家之难，安敢爱身！再拜而出，镠泣送之。传瑮从数人缒北门而下。颢与徐绾、许再思同归宣州。镠夺传球内牙兵印。

越州客军指挥使张洪以徐绾之党自疑，帅步兵三百奔衢州，刺史陈璋纳之。温州将丁章逐刺史朱敖，敖奔福州。章据温州，田颢遣使招之，道出衢州；陈璋听其往还，钱镠由是恨璋。

46 丁酉，上召李茂贞、苏检、李继诲、李彦弼、李继岌、李继远、李继忠食，议与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诸王以下，冻馁死者日有数人。在内诸王及公主、妃嫔，一日食粥，一日食汤饼，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对。上曰："速当和解耳！"

凤翔兵十余人遮韩全诲于左银台门，喧骂曰："阖境涂炭，阖城馁死，正为军容辈数人耳！"全诲叩头诉于茂贞，茂贞曰："卒辈何知！"命酌酒两杯，对饮而罢。又诉于上，上亦谕解之。李继昭谓全诲曰："昔杨军容破杨守亮一族，今军容亦破继昭一族邪！"慢骂之，遂出降于全忠，复姓符，名道昭。

47 是岁，虔州刺史卢光稠攻岭南，陷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进围潮州。清海刘隐发兵击走之，乘胜进攻韶州。隐弟陟以为延昌有虔州之援，未可遽取；隐不从，遂围韶州。会江涨，馈运不继，光稠自虔州引兵救之；其将谭全播伏精兵万人于山谷，以羸弱挑战，大破隐于城南，隐奔还。全播悉以功让诸将，光稠益贤之。

48 岳州刺史邓进思卒，弟进忠自称刺史。

三年(癸亥、903)

1 春，正月，甲辰，遣殿中侍御史崔构、供奉官郭遵诲诣朱全忠营；丙午，李茂贞亦遣牙将郭启期往议和解。

2 平卢节度使王师范，颇好学，以忠义自许，为治有声迹。朱全忠围凤翔，韩全诲以诏书征藩镇兵入援乘舆，师范见之，泣下沾襟，曰："吾属为帝室藩屏，岂得坐视天子困辱如此；各拥强兵，但自卫乎！"会张浚自长水亦遗之书，劝举义兵。师范曰："张公言正会吾意，夫复何疑！虽力不足，当死生以之。"

时关东兵多从全忠在凤翔，师范分遣诸将诈为贡献及商贩，包束兵仗，载以小车，入汴、徐、兖、郓、齐、沂、河南、孟、滑、河中、陕、虢、华等州，期以同日俱发，讨全忠。适诸州者多事泄被擒，独行军司马刘郛取兖州。时泰宁节度使葛从周悉将其兵屯邢州，郛先遣人为贩油者入城，诇其虚实及兵所从入；丙午，郛将精兵五百夜自水窦入，比明，军城悉定，市人皆不知。郛据府舍，拜从周母，每旦省谒；待其妻子，甚有恩礼；子弟职掌、供亿如故。

是日，青州牙将张居厚帅壮士二百将小车至华州东城，知州事娄敬思疑其有异，剖视之；其徒大呼，杀敬思，攻西城。崔胤在华州，帅众拒之，不克，走至商州，追获之。

全忠留节度判官裴迪守大梁，师范遣走卒赍书至大梁，迪问以东方事，走卒色动。迪察其有变，屏人问之，走卒具以实告。迪不暇白全忠，亟请马步都指挥使朱友宁将兵万余人东巡兖、郓。友宁召葛从周于邢州，共攻师范。全忠闻变，亦分兵先归，使友宁并将之。

3 戊甲，李茂贞独见上，中尉韩全诲、张彦弘、枢密使袁易简、周敬容皆不得对。茂贞请诛全诲等，与朱全忠和解，奉车驾还京。上喜，即遣内养帅凤翔卒四十人收全诲等，斩之。以御食使第五可范为左军中尉，宣徽南院使仇承坦为右军中尉，王知古为上院枢密使，杨虔朗为下院枢密使。是夕，又斩李继筠、李继诲、李彦弼及内诸司使韦处廷等十六人。己酉，遣韩偓及赵国夫人诣全忠营；又遣使囊全诲等二十余人首以示全忠，曰："冥来胁留车驾，惧罪离间，不欲协和，皆此曹也。今朕与茂贞决意诛之，卿可晓谕诸军以豁众愤。"辛亥，全忠遣观察判官李振奉表入谢。

全诲等已诛，而全忠围犹未解。茂贞疑崔胤教全忠欲必取凤翔，白上急召胤，令帅百官赴行在。凡四降诏，三赐朱书御札，言甚切至，悉复故官爵，胤竟称疾不至。茂贞惧，自致书于胤，辞甚卑逊。全忠亦以书召胤，且戏之曰："吾未识天子，须公来辨其是非。"胤始来。

甲寅，凤翔始启城门。丙辰，全忠巡诸寨，至城北，有凤翔兵自北山下，全忠疑其逼己，遣兵击之，擒其将李继钦。上遣赵国夫人、冯翊夫人诣全忠营诘其故，全忠遣亲吏蒋玄晖奉表入奏。

李茂贞请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又欲以苏检女为景王秘妃以自固。平原公主，何后之女也，后意难之，上曰："且令我得出，何忧尔女！"后乃从之。壬戌，平原公主嫁宋侃；纳景王妃苏氏。

时凤翔所诛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从行者，诛九十人。

甲子，车驾出凤翔，幸全忠营。全忠素服待罪；命客省使宣旨释罪，去三仗，止报平安，以公服入谢。全忠见上，顿首流涕；上命韩偓扶起之。上亦泣，曰："宗庙社稷，赖卿再安；朕与宗族，赖卿再生。"亲解玉带以赐之。少休，即行。全忠单骑前导十余里，上辞之；全忠乃令朱友伦将兵扈从，自留部分后队，焚撤诸寨。友伦，存之子也。

是夕，车驾宿岐山；丁卯，至兴平，崔胤始帅百官迎谒，复以胤为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领三司如故；己巳，入长安。

庚午，全忠、崔胤同对。胤奏："国初承平之时，宦官不典兵预政。天宝以来，宦官浸盛。贞元之末，分羽林卫为左、右神策军以便卫从，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为定制。自是参掌机密，夺百司权，上下弥缝，共为不法，大则构扇藩镇，倾危国家；小则卖官鬻狱，蠹害朝政。王室衰乱，职此之由，不翦其根，祸终不已。请悉罢诸司使，其事务尽归之省寺，诸道监军俱召还阙下。"上从之。是日，全忠以兵驱宦官第五可范等数百人于内侍省，尽杀之，冤号之声，彻于内外。其出使外方者，诏所在收捕诛之，止留黄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备洒扫。又诏成德节度使王熔选进五十人充敕使，取其土风深厚，人性谨朴也。上愍可范等或无罪，为文祭之。自是宣传诏命，皆令宫人出入；其两军内外八镇兵悉属六军，以崔胤兼判六军十二卫事。

臣光曰：宦官用权，为国家患，其来久矣。盖以出入宫禁，人主自幼及长，与之亲狎，非如三公六卿，进见有时，可严惮也。其间复有性识儇利，语言辩给，伺候颜色，承迎志趣，受命则无违忤之患，使令则有称惬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烛知物情，虑患深远，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则近者日亲，远者日疏，甘言卑辞之请有时而从，浸润肤受之诉有时而听。于是黜陟刑赏之政，潜移于近习而不自知，如饮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赏之柄移而国家不危乱者，未之有也。

东汉之衰，宦官最名骄横，然皆假人主之权，依凭城社，以浊乱天下，未有能劫胁天子如制婴儿，废置在手，东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挟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汉不握兵，唐握兵故也。

太宗鉴前世之弊，深抑宦官无得过四品。明皇始隳旧章，是崇是长，晚节令高力士省决章奏，乃至进退将相，时与之议，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炽矣。及中原板荡，肃宗收兵灵武，李辅国以东宫旧隶参预军谋，宠过而骄，不能复制，遂至爱子慈父皆不能庇，以忧悸终。代宗践阼，仍遵覆辙，程元振、鱼朝恩相继用事，窃弄刑赏，壅蔽聪明，视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虏。是以来瑱入朝，遇谗赐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闻，致狼狈幸陕；李光弼危疑愤郁，以陨其生；郭子仪摈废家居，不保丘垄；仆固怀恩冤抑无诉，遂弃勋膺，更为叛乱。德宗初立，颇振纲纪，宦官稍绌。而返自兴元，猜忌诸将，以李晟、浑瑊

为不可信，悉夺其兵，而以窦文场、霍仙鸣为中尉，使典宿卫，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宪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废嫡立庶，以成陈洪志之变。宝历狎昵群小，刘克明与苏佐明为逆，其后绛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为宦官所立，势益骄横。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杨复恭、刘季述、韩全诲为之魁杰，至自称"定策国老"，目天子为门生，根深蒂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药矣！文宗深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锡之贤，犹不能有所为，反受其殃；况李训、郑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谲诈之谋，翦累世胶固之党，遂至涉血禁涂，积尸省户，公卿大臣，连颈就诛，阖门屠灭，天子阳喑纵酒，饮泣吞气，自比赧、献，不亦悲乎！以宣宗之严毅明察，犹闭目摇首，自谓畏之。况懿、僖之骄侈，苟声色球猎足充其欲，则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无怪矣。贼污宫阙，两幸梁、益，皆令孜所为也。昭宗不胜其耻，力欲清涤，而所任不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始则张浚覆军于平阳，增李克用跋扈之势；复恭亡命于山南，启宋文通不臣之心；终则兵交阙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华阴，幽辱东内，劫迁岐阳。崔昌遐无如之何，更召朱全忠以讨之。连兵围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于糗粮，王侯毙踣于饥寒，然后全诲就诛，乘舆东出，翦灭其党，靡有孑遗，而唐之庙社因以丘墟矣！然则宦官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易曰："履霜坚冰至。"为国家者，防微杜渐，可不慎其始哉！此其为患，章章尤著者也。自余伤贤害能，召乱致祸，卖官鬻狱，沮败师徒，蠹害丞民，不可遍举。

去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具载于诗、礼，所以谨阃阈之禁，通内外之言，安可无也。如巷伯之疾恶，寺人披之事君，郑众之辞赏，吕强之直谏，曹日升之救患，马存亮之弭乱，杨复光之讨贼，严遵美之避权，张承业之竭忠，其中岂无贤才乎！顾人主不当与之谋议政事，进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动人耳。果或有罪，小则刑之，大则诛之，无所宽赦；如此，虽使之专横，孰敢焉！岂可不察臧否，不择是非，欲草剃而禽狝之，能无乱乎！是以袁绍行之于前而董卓弱汉，崔昌遐袭之于后而朱氏篡唐，虽快一时之忿而国随以亡。是犹恶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为害岂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斯之谓矣！

4 王师范遣使以起兵告李克用，克用贻书褒赞之。河东监军张承业亦劝克用发兵救凤翔，克用攻晋州，闻车驾东归，乃罢。

5 杨行密承制加朱瑾东面诸道行营副都统、同平章事，以升州刺史李神福为淮南行军司马、鄂岳行营招讨使，舒州团练使刘存副之，将兵击杜洪。洪将骆殷戍永兴，弃城走，县民方诏据城降。神福曰："永兴大县，馈运所仰，已得鄂之半矣！"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四

唐纪八十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上

天复三年(癸亥、903)

1 二月，壬申朔，诏："比在凤翔府所除官，一切停。"

时宦官尽死，惟河东监军张承业、幽州监军张居翰、清海监军程匡柔、西川监军鱼全禋及致仕严遵美，为李克用、刘仁恭、杨行密、王建所匿得全，斩他囚以应诏。

2 甲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陆扆责授沂王傅、分司。车驾还京师，赐诸道诏书，独凤翔无之。扆曰："茂贞罪虽大，然朝廷未与之绝；今独无诏书，示人不广。"崔胤怒，奏贬之。宫人宋柔等十一人皆韩全诲所献，及僧、道士与宦官亲厚者二十余人，并送京兆杖杀。

3 上谓韩偓曰："崔胤虽尽忠，然比卿颇用机数。"对曰："凡为天下者，万国皆属之耳目，安可以机数欺之！莫若推诚直致，虽日计之不足而岁计之有余也。"

4 丙子，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苏检，吏部侍郎卢光启，并赐自尽；丁丑，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溥为太子宾客、分司，皆崔胤所恶也。

5 戊寅，赐朱全忠号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赐其僚佐敬翔等号迎銮协赞功臣，诸将朱友宁等号迎銮果毅功臣，都头以下号四镇静难功臣。

上议褒崇全忠，欲以皇子为诸道兵马元帅，以全忠副之；崔胤请以辉王祚为之，上曰："濮王长。"胤承全忠密旨，利祚冲幼，固请之，己卯，以祚为诸道兵马元帅。庚辰，加全忠守太尉，充副元帅，进爵梁王。以胤为司徒兼侍中。

胤恃全忠之势，专权自恣，天子动静皆禀之。朝臣从上幸凤翔者，凡贬逐三十余人。刑赏系其爱憎，中外畏之，重足一迹。

以敬翔守太府卿，朱友宁领宁远节度使。全忠表符道昭同平章事，充天雄节度使，遣兵援送之秦州，不得至而还。

6 初，翰林学士承旨韩偓之登进士第也，御史大夫赵崇知贡举。上返自凤翔，欲用偓为相，偓荐崇及兵部侍郎王赞自代；上欲从之，崔胤恶其分己权，使朱全忠入争之。全忠见上曰："赵崇轻薄之魁，王赞无才用，韩偓何得妄荐为相！"上见全忠怒甚，不得已，癸未，贬偓濮州司马。上密与偓泣别，偓曰："是人非复前来之比，臣得远贬及死乃幸耳，不忍见篡弑之辱！"

7 己丑，上令朱全忠与李茂贞书，取平原公主；茂贞不敢违，遽归之。

8 壬辰，以朱友裕为镇国节度使。

9 乙未，全忠奏留步骑万人于故两军，以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又以汴将张廷范为宫苑使，王殷为皇城使，蒋玄晖充街使。于是全忠之党布列遍于禁卫及京辅。

戊戌，全忠辞归镇，留宴寿春殿，又饯之于延喜楼。上临轩泣别，令于楼前上马。上又赐全忠诗，全忠亦和进；又进杨柳枝辞五首。百官班辞于长乐驿。崔胤独送至霸桥，自置饯席，夜二鼓，胤始还入城；上复召对，问以全忠安否；置酒奏乐，至四鼓乃罢。

10 以清海节度使裴枢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11 李克用使者还晋阳，言崔胤之横，克用曰："胤为人臣，外倚贼势，内胁其君，既执朝政，又握兵权。权重则怨多，势侔则衅生，破家亡国，在眼中矣！"

12 朱全忠将行，奏："克用于臣，本无大嫌，乞厚加宠泽，遣大臣抚慰，俾知臣意。"进奏吏以白克用，克用笑曰："贼欲有事淄青，畏吾掎其后耳！"

13 三月，戊午，朱全忠至大梁。王师范弟师鲁围齐州，朱友宁引兵击走之。师范遣兵益刘郡军，友宁击取之。由是兖州援绝，葛从周引兵围之。友宁进攻青州；戊辰，全忠引四镇及魏博兵十万继之。

14 淮南将李神福围鄂州，望城中积荻，谓监军尹建峰曰："今夕为公焚之。"建峰未之信。时杜洪求救于朱全忠，神福遣部将秦皋乘轻舟至湓口，举火炬于树杪；洪以为救兵至，果焚荻以应之。

15 夏，四月，己卯，以朱全忠判元帅府事。

16 知温州事丁章为木工李彦所杀，其将张惠据温州。

17 王师范求救于淮南，乙未，杨行密遣其将王茂章以步骑七千救之，又遣别将将兵数万攻宿州。全忠遣其将康怀英救宿州，淮南兵遁去。

18 杨行密遣使诣马殷，言朱全忠跋扈，请殷绝之，约为兄弟。湖南大将许德勋曰："全忠虽无道，然挟天子以令诸侯，明公素奉王室，不可轻绝也。"殷从之。

19 杜洪求救于朱全忠，全忠遣其将韩勍将万人屯湓口，遣使语荆南节度使成汭、武安节度使马殷、武贞节度使雷彦威，令出兵救洪。汭畏全忠之强，且欲侵江、淮之地以自广，发舟师十万，沿江东下。汭作巨舰，三年而成，制度如府署，谓之"和舟载"，其余谓之"齐山"、"截海"、"劈浪"之类甚众。掌书记李珽谏曰："今每舰载甲士千人，稻米倍之，缓急不可动也。吴兵剽轻，难与角逐；武陵、长沙，皆吾仇也；岂得不为反顾之虑乎！不若遣骁将屯巴陵，大军与之对岸，坚壁勿战，不过一月，吴兵食尽自遁，鄂围解矣。"汭不听。珽，怔之五世孙也。

20 王建出兵攻秦、陇，乘李茂贞之弱也；遣判官韦庄入贡，亦修好于朱全忠。全忠遣押牙王殷报聘，建兴之宴。殷言："蜀甲兵诚多，但乏马耳。"建作色曰："当道江山险阻，骑兵无所施；然马亦不乏，押牙少留，当共阅之。"乃集诸州马，大阅于星宿山，官马八千，私马四千，部队甚整。殷叹服。建本骑将，故得蜀之后，于文、黎、维、茂州市胡马，十年之间，遂及兹数。

21 五月，丁未，李克用云州都将王敬晖杀刺史刘再立，叛降刘仁恭；克用遣李嗣昭、李存审将兵讨之。仁恭遣将以兵五万救敬晖，嗣昭退保乐安，敬晖举众弃城而去。先是，振武将契苾让逐戍将石善友，据城叛；嗣昭等进攻之，让自燔死；复取振武城，杀吐谷浑叛者二千余人。克用怒嗣昭、存审失王敬晖，皆杖之，削其官。

22 成汭行未至鄂州，马殷遣大将许德勋将舟师万余人，雷彦威遣其将欧阳思将舟师三千余人会于荆江口，

乘虚袭江陵，庚戌，陷之，尽掠其人及货财而去。将士亡其家，皆无斗志。

李神福闻其将至，自乘轻舟前觇之，谓诸将曰："彼战舰虽多而不相属，易制也，当急击之！"壬子，神福遣其将秦裴、杨戎将众数千逆击汴于君山，大破之，因风纵火，焚其舰，士卒皆溃，汴赴水死，获其战舰二百艘。韩勍闻之，亦引兵去。

许德勋还过岳州，刺史邓进忠开门具牛酒犒军，德勋谕以祸福，进忠遂举族迁于长沙。马殷以德勋为岳州刺史，以进忠为衡州刺史。

雷彦威狡狯残忍，有父风，常泛舟焚掠邻境，荆、鄂之间，殆至无人。

23 李茂贞畏朱全忠，自以官为尚书令，在全忠上，累表乞解去；诏复以茂贞为中书令。

24 崔胤奏："左右龙武、羽林、神策等军名存实亡，侍卫单寡；请每军募步兵四将，每将二百五十人，骑兵一将百人，合六千六百人，选其壮健者，分番侍卫。"从之。令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立格召募于市。

25 朱全忠表颍州刺史朱友恭为武宁节度使。

26 朱友宁攻博昌，月余不拔；朱全忠怒，遣客将刘捍往督之。捍至，友宁驱民丁十余万，负木石，牵牛驴，诣城南筑土山，既成，并人畜木石排而筑之，冤号声闻数十里。俄而城陷，尽屠之。抵青州城下，遣别将攻登、莱。

淮南将王茂章会王师范弟莱州刺史师诲攻密州，拔之，斩其刺史刘康乂，以淮海都游弈使张训为刺史。

六月，乙亥，汴兵拔登州。师范帅登、莱兵拒朱友宁于石楼，为两栅。丙子，夜，友宁击登州栅，栅中告急，师范趣茂章出战，茂章按兵不动。友宁破登州栅，进攻莱州栅。比明，茂章度其兵力已疲，乃与师范合兵出战，大破之。友宁旁自峻阜驰骑赴敌，马仆，青州将张士枭斩之，传首淮南。两镇兵逐北至米河，俘斩万计，魏博之兵殆尽。

全忠闻友宁死，自将兵二十万昼夜兼行赴之，秋，七月，壬子，至临朐，命诸将攻青州。王师范出战，汴兵大破之。王茂章闭垒示怯，伺汴兵稍懈，毁栅而出，驱驰疾战，战酣退坐，召诸将饮酒，已而复战。全忠登高望见之，问降者，知为茂章，叹曰："使吾得此人为将，天下不足平也！"至晡，汴兵乃退。茂章度众寡不敌，是夕，引军还。全忠遣曹州刺史杨师厚追之，及于辅唐。茂章命先锋指挥使李虔裕将五百骑为殿，虔裕殊死战，师厚擒而杀之。师厚，颍州人也。

张训闻茂章去，谓诸将曰："汴人将至，何以御之？"诸将请焚城大掠而归。训曰："不可。"封府库，植旗帜于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其后而去。全忠遣左踏白指挥使王檀攻密州，既至，望旗帜，数日乃敢入城；见府库城邑皆完，遂不复追。训全军而还。全忠以檀为密州刺史。

27 丁卯，以山南西道留后王宗贺为节度使。

28 睦州刺史陈询叛钱镠，举兵攻兰溪，镠遣指挥使方永珍击之。武安都指挥使杜建徽与询连姻，镠疑之，建徽不言。会询亲吏来奔，得建徽与询书，皆劝戒之辞，镠乃悦。建徽从兄建思谮建徽私蓄兵仗，谋作乱；镠使人索之，建徽方食，使者直入卧内，建徽不顾，镠以是益亲重之。

29 八月，戊辰朔，朱全忠留齐州刺史杨师厚攻青州，身归大梁。

30 庚辰，加西川节度使西平王王建守司徒，进爵蜀王。

31 前渝州刺史王宗本言于王建，请出兵取荆南；建从之，以宗本为开道都指挥使，将兵下峡。

32 初，宁国节度使田頵破冯弘铎，诣广陵谢杨行密，因求池、歙为巡属，行密不许。行密左右下及狱吏，皆求赂于頵，頵怒曰："吏知吾将下狱邪！"及还，指广陵南门曰："吾不可复入此矣！"頵兵强财富，好攻取；行密既定淮南，欲保境息民，每抑止之，頵不从。及解释钱镠，頵尤恨之，阴有叛志。李神福言于行密曰："頵必反，宜早图之。"行密曰："頵有大功，反状未露，今杀之，诸将人人自危矣！"頵有良将曰康儒，与頵谋议多不合，行密知之，擢儒为庐州刺史。頵以儒为贰于己，族之。儒曰："吾死，田公亡无日矣！"頵遂与润州团练使安仁义同举兵，仁义悉焚东塘战舰。

頵遣二使诈为商人，诣寿州约奉国节度使朱延寿，行密将尚公迺遇之，曰："非商人也。"杀一人，得其书，以告行密。行密召李神福于鄂州，神福恐杜洪邀之，宣言奉命攻荆南，勒兵具舟楫；及暮，遂沿江东下，始告将士以讨田頵。

己丑，安仁义袭常州，常州刺史李遇逆战，极口骂仁义，仁义曰："彼敢辱我，必有备。"乃引去。壬辰，行密以王茂章为润州行营招讨使，击仁义，不克，使徐温将兵会之。温易其衣服旗帜，皆如茂章兵，仁义不知益兵，复出战，温奋击，破之。

行密夫人，朱延寿之姊也。行密狎侮延寿，延寿怨怒，阴与田頵通谋。頵遣前进士杜荀鹤至寿州，与延寿相结；又遣至大梁告朱全忠，全忠大喜，遣兵屯宿州以应之。荀鹤，池州人也。

33 杨师厚屯临朐，声言将之密州，留辎重于临朐。九月，癸卯，王师范出兵攻临朐，师厚伏兵奋击，大破之，杀万余人，获师范弟师克。明日，莱州兵五千救青州，师厚邀击之，杀获殆尽，遂徙寨抵其城下。

34 朱延寿谋颇泄，杨行密诈为目疾，对延寿使者多错乱所见，或触柱仆地。谓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诸子皆幼，军府事当悉以授三舅。"夫人屡以书报延寿；行密又自遣召之，阴令徐温为之备。延寿至广陵，行密迎及寝门，执而杀之；部兵惊扰，徐温谕之，皆听命，遂斩延寿兄弟，黜朱夫人。

初，延寿赴召，其妻王氏谓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愿日发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僮仆，授兵阖门，捕骑至，乃集家人，聚宝货，发百燎焚府舍，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躯为仇人所辱。"赴火而死。

延寿用法严，好以寡击众，尝遣二百人与汴兵战，有一人应留者，请行，延寿以违命，立斩之。

35 田颢袭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神福自鄂州东下，颢遣使谓之曰："公见机，与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无遗！"神神曰："吾以卒伍事吴王，今为上将，义不以妻子易其志。颢有老母，不顾而反，三纲且不知，乌足与言乎！"斩使者而进，士卒皆感励。颢遣其将王坛、汪建将水军逆战。丁未，神福至吉阳矶，与坛、建遇，坛、建执其子承鼎示之，神福命左右射之。神福谓诸将曰："彼众我寡，当以奇取胜。"及暮，合战，神福佯败，引舟溯流而上；坛、建追之，神福复还，顺流击之。坛、建楼船大列火炬，神福令军中曰："望火炬辄击之。"坛、建军皆灭火，旗帜交杂，神福因风纵火，焚其舰，坛、建大败，士卒焚溺死者甚众；戊申，又战于皖口，坛、建仅以身免。获徐绾，行密以槛车载之，遗钱镠；镠剖其心以祭高渭。

颢闻坛、建败，自将水军逆战。神福曰："贼弃城而来，此天亡也！"临江坚壁不战，遣使告行密，请发步兵断其归路；行密遣涟水制置使台濛将兵应之。王茂章攻润州，久未下，行密命茂章引兵会濛击颢。

36 辛亥，汴将刘重霸拔棣州，执刺史邵播，杀之。

37 甲寅，朱全忠如洛阳，遇疾，复还大梁。

38 戊午，王师范遣副使李嗣业及弟师悦请降于杨师厚，曰："师范非敢背德，韩全诲、李茂贞以朱书御札使之举兵，师范不敢违。"仍请以其弟师鲁为质。时朱全忠闻李茂贞、杨崇本将起兵逼京畿，恐其复劫天子西去，欲迎车驾都洛阳，乃受师范降，选诸将使守登、莱、淄、棣等州，即以师范权淄青留后。师范仍言先遣行军司马刘郛将兵五千据兖州，非其自专，愿释其罪；亦遣使语郛。

39 田颢闻台濛将至，自将步骑逆战，留其将郭行悰以精兵二万及王坛、汪建水军屯芜湖，以拒李神福。觇者言："濛营寨褊小，才容二千人。"颢易之，不召外兵。濛入颢境，番陈而进，军中笑其怯，濛曰："颢宿将多谋，不可不备。"冬，十月，戊辰，与颢遇于广德，濛先以杨行密书遍赐颢将，皆下马拜受；濛因其挫伏，纵兵击之，颢兵遂败。又战于黄池，兵交，濛伪走；颢追之，遇伏，大败，奔还宣州城守，濛引兵围之。颢亟召芜湖兵还，不得入。郭行悰、王坛、汪建及当涂、广德诸戍皆帅其众降。行密以台濛已破田颢，命王茂章复引兵攻润州。

40 初，夔州刺史侯矩从成汭救鄂州，汭死，矩奔还。会王宗本兵至，矩以州降之，宗本遂定夔、忠、万、施四州。王建复以矩为夔州刺史，更其姓名曰王宗矩。宗矩，易州人也。蜀之议者，以矗唐，蜀之险要，乃弃归、峡，屯军夔州。

建以宗本为武泰留后。武泰军旧治黔州，宗本以其地多瘴疠，请徙治涪州，建许之。

41 葛从周急攻兖州，刘郛使从周母乘板舆登城，谓从周曰："刘将军事我不异于汝，新妇辈皆安居，人各为其主，汝可察之。"从周歔欷而退，攻城为之缓。郛悉简妇人及民之老疾不足当敌者出之，独与少壮者同辛苦，分衣食，坚守以捍敌；号令整肃，兵不为暴，民皆安堵。久之，外援既绝，节度副使王彦温逾城出降，城上卒多从之，不可遏。郛遣人从容语彦温曰："军士非素遣者，勿多与之俱。"又遣人徇于城上曰："军士非素遣从副使而敢擅往者，族之！"士卒皆惶惑不敢出。敌人果疑彦温，斩之城下，由是众心益固。及王师范力屈，从周以祸福谕之，郛曰："受王公命守此城，一旦见王公失势，不俟其命而降，非所以事上也。"及师范使者至，丁丑，始出降。

从周为具赍装，送郛诣大梁。郛曰："降将未受梁王宽释之命，安敢乘马衣裘乎！"乃素服乘驴至大梁。全忠赐之冠带，辞；请囚服入见，不许。全忠慰劳，饮之酒，辞以量小。全忠曰："取兖州，量何大邪！"以为元从都押牙。是时四镇将吏皆功臣、旧人，郛一旦以降将居其上，诸将具军礼拜于廷，郛坐受自如，全忠益奇之；未几，表为保大留后。

葛从周久病，全忠以康怀英为泰宁节度使代之。

42 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与客击球于左军，坠马而卒。全忠悲怒，疑崔胤故为之，凡与同戏者十余人尽杀之，遣其兄子友谅代典宿卫。

43 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遣兵袭荆南，朗人弃城走，匡凝表其弟匡明为荆南留后。时天子微弱，诸道贡赋多不上供，惟匡明兄弟委输不绝。

44 杨行密求兵于钱镠，镠遣方永珍屯润州，从弟镒屯宣州；又遣指挥使杨习攻睦州。

45 凤翔、邠州屡出兵近京畿，朱全忠疑其复有劫迁之谋，十一月，发骑兵屯河中。

46 十二月，乙亥，田颢帅死士数百出战，台濛阳退以示弱。颢兵逾濠而斗，濛急击之；颢不胜，还走城，桥陷坠马，斩之。其众犹战，以颢首示之，乃溃，濛遂克宣州。

初，行密与颢同闾里，少相善，约为兄弟，及颢首至广陵，行密视之泣下，赦其母殷氏，行密与诸子皆以子孙礼事之。

行密以李神福为宁国节度使；神福以杜洪未平，固让不拜。宣州长史骆知祥善治金谷，观察牙推沈文昌为文精敏，尝为颢草檄骂行密，行密以知祥为淮南支计官，文昌为节度牙推。文昌，湖州人也。

初，颢每战不胜，辄欲杀钱传瓘，其母及宣州都虞候郭师从常保护之。师从，合肥人，颢之妇弟也。颢败，传瓘归杭州，钱镠以师从为镇东都虞候。

47 辛巳，以礼部尚书独孤损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损，及之从曾孙也。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裴贽罢为左仆射。

48 左仆射致仕张浚居长水，王师范之举兵，浚豫其谋。朱全忠将谋篡夺，恐浚扇动藩镇，讽张全义使图之。丙申，全义遣牙将杨麟将兵诈为劫盗，围其墅而杀之。永宁县吏叶彦素为浚所厚，知麟将至，密告浚子格曰："相公祸不可免，郎君宜自为谋。"浚谓格曰："汝留则俱死，去则遗种。"格哭拜而去，叶彦帅义士三十人送之渡汉而还，格遂自荆南入蜀。

49 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习知契丹情伪，常选将练兵，乘秋深入，逾摘星岭击之，契丹畏之。每霜降，仁恭辄遣人焚塞下野草，契丹马多饥死，常以良马赂仁恭买牧地。契丹王阿保机遣其妻兄阿钵将万骑寇渝关，仁恭遣其子守光戍平州，守光伪与之和，设幄犒飨于城外，酒酣，伏兵执之以入。虏众大哭，契丹以重赂请于仁恭，然后归之。

50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诛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贞，并吞关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夺之志。胤惧，与全忠外虽亲厚，私心渐异，乃谓全忠曰："长官密迩茂贞，不可不为守御之备。六军十二卫，但有空名，请召募以实之，使公无西顾之忧。"全忠知其意，曲从之，阴使麾下壮士应募以察其变。胤不之知，与郑元规等缮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友伦死，全忠益疑胤，且欲迁天子都洛，恐胤立异。

天祐元年(甲子、904)

1 春，正月，全忠密表司徒兼侍中、判六军十二卫事、充盐铁转运使、判度支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并其党刑部尚书兼京兆尹·六军诸卫副使郑元规、威远军使陈班等，皆请诛之。乙巳，诏责授胤太子少傅、分司，贬元规循州司户，班溱州司户。丙午，下诏罪状胤等；以裴枢判左三军事、充盐铁转运使，独孤损判右三军事、兼判度支；胤所募兵并纵遣之。以兵部尚书崔远为中书侍郎，翰林学士、左拾遗柳璨为右谏议大夫，并同平章事。璨，公绰之从孙也。戊申，朱全忠密令宿卫都指挥使朱友谅以兵围崔胤第，杀胤及郑元规、陈班并胤所亲厚者数人。

2 初，上在华州，朱全忠屡表请上迁都洛阳，上虽不许，全忠常令东都留守佑国军节度使张全义缮修宫室。

全忠之克邠州也，质静难军节度使杨崇本妻子于河中。崇本妻美，全忠私焉，既而归之。崇本怒，使谓李茂贞曰："唐室将灭，父何忍坐视之乎！"遂相与连兵侵逼京畿，复姓名为李继徽。

己酉，全忠引兵屯河中。丁巳，上御延喜楼，朱全忠遣牙将寇彦卿奉表，称邠、岐兵逼畿甸，请上迁都洛阳；及下楼，裴枢已得全忠移书，促百官东行。戊午，驱徙士民，号哭满路，骂曰："贼臣崔胤召朱温来倾覆社稷，使我曹流离至此！"老幼襁属，月余不绝。

壬戌，车驾发长安，全忠以其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全忠发河南、北诸镇丁匠数万，令张全义治东都宫室，江、浙、湖、岭诸镇附全忠者，皆输货财以助之。

甲子，车驾至华州，民夹道呼万岁，上泣谓曰："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馆于兴德宫，谓侍臣曰："鄙语云：'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视。

二月，乙亥，车驾至陕，以东都宫室未成，驻留于陕。丙子，全忠自河中来朝，上延全忠入寝室见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妇委身全忠矣！"

3 甲申，立皇子祯为端王，祈为丰王，福为和王，禧为登王，祐为嘉王。

4 上遣间使以御札告难于王建，建以邛州刺史王宗祐为北路行营指挥使，将兵会凤翔兵迎车驾，至兴平，遇

汴兵，不得进而还。建始自用墨制除官，云“俟车驾还长安表闻。”

5 三月，丁未，以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军诸卫事。癸丑，全忠置酒私第，邀上临幸。乙卯，全忠辞上，先赴洛阳督修宫室。上与之宴群臣，既罢，上独留全忠及忠武节度使韩建饮，皇后出，自捧玉卮以饮全忠，晋国夫人可证附上耳语。建蹑全忠足，全忠以为图己，不饮，阳醉而出。全忠奏以长安为佑国军，以韩建为佑国节度使，以郑州刺史刘知俊为匡国节度使。

丁巳，上复遣间使以绢诏告急于王建、杨行密、李克用等，令纠帅藩镇以图匡复，曰：“朕至洛阳，则为所幽闭，诏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复得通矣！”

6 杨行密遣钱传瑮及其妇并顾全武归钱塘。

以淮南行军司马李神福为鄂岳招讨使，复将兵击杜洪。朱全忠遣使诣行密，请舍鄂岳，复修旧好。行密报曰：“俟天子还长安，然后罢兵修好。”

7 夏，四月，辛巳，朱全忠奏洛阳宫室已成，请车驾早发，表章相继。上屡遣宫人谕以皇后新产，未任进路，请俟十月东行。全忠疑上徘徊俟变，怒甚，谓牙将寇彦卿曰：“汝速至陕，即日促官家发来！”闰月，丁酉，车驾发陕；壬寅，全忠逆于新安。上之在陕也，司天监奏：“星气有变，期在今秋，不利东行。”故上欲以十月幸洛。至是，全忠令医官许昭远告医官使阎祐之、司天监王墀、内都知韦周、晋国夫人可证等谋害元帅，悉收杀之。

癸卯，上憩于谷水。自崔胤之死，六军散亡俱尽，所余击球供奉、内园小儿共二百余人，从上而东。全忠犹忌之，为设食于幄，尽缢杀之。豫选二百余人大小相类者，衣其衣服，代之侍卫。上初不觉，累日乃寤。自是上之左右职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

甲辰，车驾发谷水，入宫，御正殿，受朝贺，乙巳，御光政门，赦天下，改元。更命陕州曰兴唐府。诏讨李茂贞、杨崇本。

戊申，敕内诸司惟留宣徽等九使外，余皆停废，仍不以内夫人充使。以蒋玄晖为宣徽南院使兼枢密使，王殷为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张廷范为金吾将军、充街使，以韦震为河南尹兼六军诸卫副使，又征武宁留后朱友恭为左龙武统军，保大节度使氏叔琮为右龙武统军，典宿卫，皆全忠之腹心也。

癸丑，以张全义为天平节度使。

乙卯，以全忠为护国、[illegible]武、宣义、忠武四镇节度使。

8 镇海、镇东节度使越王钱镠求封吴越王；朝廷不许。朱全忠为之言于执政，乃更封吴王。

9 更命魏博曰天雄军。癸亥，进天雄节度使长沙郡王罗绍威爵邺王。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五

唐纪八十一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下

天祐元年（甲子、904）

1 五月，丙寅，加河阳节度使张汉瑜同平章事。

2 帝宴朱全忠及百官于崇勋殿，既罢，复召全忠宴于内殿；全忠疑，不入。帝曰：“全忠不欲来，可令敬翔来。”全忠挺翔使去，曰：“翔亦醉矣。”辛未，全忠东还；乙亥，至大梁。

3 忠义节度使赵匡凝遣水军上峡攻王建夔州，知渝州王宗阮等击败之。万州刺史张武作铁缆绝江中流，立栅于两端，谓之“锁峡”。

4 六月，李茂贞、王建、李继徽传檄合兵以讨朱全忠；全忠以镇国节度使朱友裕为行营都统，将步骑击之；命保大节度使刘郛弃鄜州，引兵屯同州。癸丑，全忠引兵自大梁西讨茂贞等；秋，七月，甲子，过东都入见；壬申，至河中。

5 西川诸将劝王建乘李茂贞之衰，攻取凤翔。建以问节度判官冯涓，涓曰：“兵者凶器，残民耗财，不可穷也。今梁、晋虎争，势不两立，若并而为一，举兵向蜀，虽诸葛亮复生，不能敌矣。凤翔，蜀之藩蔽，不若与之和亲，结为婚姻，无事则务农训兵，保固疆场，有事则觇其机事，观衅而动，可以万全。”建曰：“善！茂贞虽庸才，然有强

悍之名，远近畏之，与全忠力争则不足，自守则有余，使为吾藩蔽，所利多矣。”乃与茂贞修好。丙子，茂贞遣判官赵馑如西川，为其侄天雄节度使继勋求婚；建以女妻之。茂贞数求货及甲兵于建，建皆与之。

王建赋敛重，人莫敢言。冯涓因建生日献颂，先美功德，后言生民之苦。建愧谢曰：“如君忠谏，功业何忧！”赐之金帛。自是赋敛稍损。

6 初，朱全忠自凤翔迎车驾还，见德王裕眉目疏秀，且年齿已壮，恶之，私谓崔胤曰：“德王尝奸帝位，岂可复留！公何不言之！”胤言于帝。帝问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间，臣安敢窃议，此崔胤卖臣耳。”帝自离长安，日忧不测，与皇后终日沈饮，或相对涕泣。全忠使枢密使蒋玄晖伺察帝，动静皆知之。帝从容谓玄晖曰：“德王朕之爱子，全忠何故坚欲杀之？”因泣下，啮中指血流。玄晖具以语全忠，全忠愈不自安。

时李茂贞、杨崇本、李克用、刘仁恭、王建、杨行密、赵匡凝移檄往来，皆以兴复为辞。全忠方引兵西讨，以帝有英气，恐变生于中，欲立幼君，易谋禅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阳，与玄晖及左龙武统军朱友恭、右龙武统军氏叔琮等图之。

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晖选龙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宫门，言军前有急奏，欲面见帝。夫人裴贞一开门见兵，曰：“急奏何以兵为？”史太杀之。玄晖问：“至尊安在？”昭仪李渐荣临轩呼曰：“宁杀我曹，勿伤大家！”帝方醉，遽起，单衣绕柱走，史太追而弒之。渐荣以身蔽帝，太亦杀之。又欲杀何后，后求哀于玄晖，乃释之。

癸卯，蒋玄晖矫诏称李渐荣、裴贞一弒逆，宜立辉王祚为皇太子，更名柷，监军国事。又矫皇后令，太子于柩前即位。宫中恐惧，不敢出声哭。丙午，昭宣帝即位，时年十三。

7 李克用复以张承业为监军。

8 淮南将李神福攻鄂州未下，会疾病，还广陵，杨行密以舒州团练使泌阳刘存代为招讨使；神福寻卒。宣州观察使台濛卒，杨行密以其子牙内诸军使渥为宣州观察使，右牙都指挥使徐温谓渥曰：“王寝疾而嫡嗣出藩，此必奸臣之谋。他日相召，非温使者及王令书，慎无亟来！”渥泣谢而行。

9 九月，己巳，尊皇后为皇太后。

10 朱全忠引兵北屯永寿，南至骆谷，凤翔、邠宁兵竟不出。辛未，东还。

11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12 朱全忠闻朱友恭等弒昭宗，阳惊，号哭自投于地，曰“奴辈负我，令我受恶名于万代！”癸巳，至东都，伏梓宫恸哭流涕，又见帝自陈非己志，请讨贼。先是，护驾军士有掠米于市者，甲午，全忠奏朱友恭、氏叔琮不戢士卒，侵扰市肆，友恭贬崖州司户，复姓名李彦威，叔琮贬白州司户，寻皆赐自尽。彦威临刑大呼曰：“卖我以塞天下之谤，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后乎！”

丙申，天平节度使张全义来朝。丁酉，复以全忠为宣武、护国、宣义、天平节度使；以全义为河南尹兼忠武节度使、判六军诸卫事。乙巳，全忠辞赴镇，庚戌，至大梁。

13 镇国节度使朱友裕薨于梨园。

14 光州叛杨行密，降朱全忠，行密遣兵围之，与鄂州皆告急于全忠。十一月，戊辰，全忠自将兵五万自颍州济淮，军于霍丘，分兵救鄂州。淮南兵释光州之围还广陵，按兵不出战，全忠分命诸将大掠淮南以困之。

15 钱镠潜遣衢州罗城使叶让杀刺史陈璋，事泄；十二月，璋斩让而叛，降于杨行密。

16 初，马殷弟賨，性沈勇，事孙儒，为百胜指挥使；儒死，事杨行密，屡有功，迁黑云指挥使。行密尝从容问其兄弟，乃知为殷之弟，大惊曰：“吾常怪汝器度瑰伟，果非常人。当遣汝归。”賨泣辞曰：“賨淮西残兵，大王不杀而宠任之；湖南地近，尝得兄声问，賨事大王久，不愿归也。”行密固遣之。是岁，賨归长沙，行密亲饯之郊。

賨至长沙，殷表賨为节度副使。他日，殷议入贡天子，賨曰：“杨王地广兵强，与吾邻接，不若与之结好，大可以为缓急之援，小可通商旅之利。”殷作色曰：“杨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讨，罪将及吾。汝置此论，勿为吾祸！”

17 初，清海节度使徐彦若遗表荐副使刘隐权留后，朝廷以兵部尚书崔远为清海节度使。远至江陵，闻岭南多盗，且畏隐不受代，不敢前，朝廷召远还。隐遣使以重赂结朱全忠，乃奏以隐为清海节度使。

昭宣光烈孝皇帝

天祐二年(乙丑、905)

1 春，正月，朱全忠遣诸将进兵逼寿州。

2 润州团练使安仁义勇决得士心，故淮南将王茂章攻之，逾年不克。杨行密使谓之曰：“汝之功吾不忘也，

能束身自归，当以汝为行军副使，但不掌兵耳。”仁义不从。茂章为地道入城，遂克之。仁义举族登楼，众不敢逼。先是攻城诸将见仁义辄骂之，惟李德诚不然，至是仁义召德诚登楼；谓曰：“汝有礼，吾今以为汝功。”且以爱妾赠之。德诚掖之而下，并其子斩于广陵市。

3 两浙兵围陈询于睦州，杨行密遣西南招讨使陶雅将兵救之；军中夜惊，士卒多逾垒亡去，左右及裨将韩球奔告之，雅安卧不应，须臾自定，亡者皆还。钱镠遣其从弟镭及指挥使顾全武、王球御之，为雅所败，虏镭及球以归。

4 庚午，朱全忠命李振知青州事，代王师范。

5 全忠围寿州，州人闭壁不出。全忠乃自霍丘引归，二月辛卯，至大梁。

6 李振至青州，王师范举族西迁，至濮阳，素服乘驴而进；至大梁，全忠客之。表李振为青州留后。

7 戊戌，以安南节度使、同平章事朱全昱为太师，致仕。全昱，全忠之兄也，懦朴无能，先领安南，全忠自请罢之。

8 是日社，全忠使蒋玄晖邀昭宗诸子德王裕、棣王祤、虔王禊、沂王禋、遂王祎、景王秘、祁王琪、雅王禛、琼王祥，置酒九曲池，酒酣，悉缢杀之，投尸池中。

9 朱全忠遣其将曹延祚将兵与杜洪共守鄂州，庚子，淮南将刘存攻拔之，执洪、延祚及汴兵千余人送广陵，悉诛之。行密以存为鄂岳观察使。

10 己酉，葬圣穆景文孝皇帝于和陵，庙号昭宗。

11 三月，庚午，以王师范为河阳节度使。

12 戊寅，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独孤损同平章事，充静海节度使；以礼部侍郎河间张文蔚同平章事。甲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枢为左仆射，崔远为右仆射，并罢政事。

初，柳璨及第，不四年为宰相，性倾巧轻佻。时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枢、崔远、独孤损皆朝廷宿望，意轻之，璨以为憾。和王傅张廷范，本优人，有宠于全忠，奏以为太常卿。枢曰：“廷范勋臣，幸有方镇，何藉乐卿！恐非元帅之旨。”持之不下。全忠闻之，谓宾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识真纯，不久浮薄之党；观此议论，本态露矣。”璨因此并远、损谮于全忠，故三人皆罢。

以吏部侍郎杨涉同平章事。涉，收之孙也。为人和厚恭谨，闻当为相，与家人相泣，谓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为汝累。”

13 加清海节度使刘隐同平章事。

14 壬辰，河东都押牙盖寓卒，遗书劝李克用省营缮，薄赋敛，求贤俊。

15 夏，四月，庚子，有彗星出西北。

16 淮南将陶雅会衢、睦兵攻婺州，钱镠使其弟镖将兵救之。

17 五月，礼院奏，皇帝登位应祀南郊；敕用十月甲午行之。

18 乙丑，彗星长竟天。

柳璨恃朱全忠之势，恣为威福。会有星变，占者曰：“君臣俱灾，宜诛杀以应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于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横议，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灾异。”李振亦言于朱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寇浮薄之徒紊乱纲纪；且王欲图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难制者也，不若尽去之。”全忠以为然。癸酉，贬独孤损为隶州刺史，裴枢为登州刺史，崔远为莱州刺史。乙亥，贬吏部尚书陆扆为濮州司户，工部尚书王溥为淄州司户。庚辰，贬太子太保致仕赵崇为曹州司户，兵部侍郎王赞为潍州司户。自馀或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居三省台阁，以名检自处，声迹稍著者，皆指为浮薄，贬逐无虚日，缙绅为之一空。辛巳，再贬裴枢为泷州司户，独孤损为琼州司户，崔远为白州司户。

19 甲申，忠义节度使赵匡凝遣使修好于王建。

20 六月，戊子朔，敕裴枢、独孤损、崔远、陆扆、王溥、赵崇、王赞等并所在赐自尽。

时全忠聚枢等及朝士贬者三十余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屡举进士，竟不中第，故深疾缙绅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

振每自汴至洛，朝廷必有窜逐者，时人谓之鸱枭。见朝士皆颐指气使，旁若无人。

全忠尝与僚佐及游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独言曰：“此柳宜为车毂。”众莫应。有游客数人起应曰：“宜为车毂。”全忠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须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顾左右曰：“尚何待！”左

右数十人,捽言"宜为车辏"者悉扑杀之。

己丑,司空致仕裴贽贬青州司户,寻赐死。

柳璨馀怒所注,犹不啻十数,张文蔚力解之,乃止。

时士大夫避乱,多不入朝,壬辰,敕所在州县督遣,无得稽留。前司勋员外郎李延古,德裕之孙也,去官居平泉庄,诏下未至,责授卫尉寺主簿。

秋,七月,癸亥,太子宾客致仕柳逊贬曹州司马。

21 庚午夜,天雄牙将李公佺与牙军谋乱,罗绍威觉之;公佺焚府舍,剽掠,奔沧州。

22 八月,王建遣前山南西道节度使王宗贺等将兵击昭信节度使冯行袭于金州。

23 朱全忠以赵匡凝东与杨行密交通,西与王建结婚,乙未,遣武宁节度使杨师厚将兵击之;己亥,全忠以大军继之。

24 处州刺史卢约使其弟佶攻陷温州,张惠奔福州。

25 钱镠遣方永珍救婺州。

26 初,礼部员外郎知制诰司空图弃官居虞乡王官谷,昭示屡征之,不起。柳璨以诏书征之,图惧,诣洛阳入见,阳为衰野,坠笏失仪。璨乃复下诏,略曰:"既养高以傲代,类移山以钓名。"又曰:"匪夷匪惠,难居公正之朝。可放还山。"图,临淮人也。

27 杨师厚攻下唐、邓、复、郢、随、均、房七州,朱全忠军于汉北。九月,辛酉,命师厚作浮梁于阴谷口,癸亥,引兵渡汉。甲子,赵匡凝将兵二万陈于汉滨,师厚与战,大破之,遂傅其城下。是夕,匡凝焚府城,帅其族及麾下士沿汉奔广陵。乙丑,师厚入襄阳;丙寅,全忠继至。

匡凝至广陵,杨行密戏之曰:"君在镇,岁以金帛输全忠,今败,乃归我乎?"匡凝曰:"诸侯事天子,岁输贡赋乃其职也,岂输贼乎!今日归公,正以不从贼故耳。"行密厚遇之。

28 丙寅,封皇弟禋为颍王,祐为蔡王。

29 丁卯,荆南节度使赵匡明帅众二万,弃城奔成都。戊辰,朱全忠以杨师厚为山南东道留后,引兵击江陵;至乐乡,荆南牙将王建武遣使迎降。全忠以都将贺瑰为荆南留后。全忠寻表师厚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30 王宗贺等攻冯行袭,所向皆捷。丙子,行袭弃金州,奔均州;其将全师朗以城降。王建更师朗姓名曰王宗朗,补金州观察使,割渠、巴、开三州以隶之。

31 乙酉,诏更用十一月癸酉亲郊。

32 淮南将陶雅、陈璋拔婺州,执刺史沈夏以归。杨行密以雅为江南都招讨使,歙、婺、衢、睦观察使;以璋为衢、婺副招讨使。璋攻暨阳,两浙将方习败之。习进攻婺州。

33 濠州团练使刘金卒,杨行密以金子仁规知濠州。

34 杨行密长子宣州观察使渥,素无令誉,军府轻之。行密寝疾,命节度判官周隐召渥。隐性憨直,对曰:"宣州司徒轻易信谗,喜击球饮酒,非保家之主;余子皆幼,未能驾驭诸将。庐州刺史刘威,从王起细微,必不负王,不若使之权领军府,俟诸子长以授之。"行密不应。左右牙指挥使徐温、张颢言于行密曰:"王平生出万死,冒矢石,为子孙立基业,安可使他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隐,舒州人也。

他日,将佐问疾,行密目留幕僚严可求;众出,可求曰:"王若不讳,如军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隐召渥,今忍死待之。"可求与徐温诣隐,隐未出见,牒犹在案上,可求即与温取牒,遣使者如宣州召之。可求,同州人也。行密以润州团练使王茂章为宣州观察使。

35 冬,十月,丙戌朔,以朱全忠为诸道兵马元帅,别开幕府。

是日。全忠部署将士,将归大梁,忽变计,欲乘胜击淮南。敬翔谏曰:"今出师未逾月,平两大镇,辟地数千里,远近闻之,莫不震慑。此威望可惜,不若且归息兵,俟衅而动。"不听。

36 改昭信军为戎昭军。

37 辛卯,朱全忠发襄州;壬辰,至枣阳,遇大雨。自申州抵光州,道险狭涂潦,人马疲乏,士卒尚未冬服,多逃亡。全忠使人谓光州刺史柴再用曰:"下,我以汝为蔡州刺史;不下,且屠城!"再用严设守备,戎服登城,见全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王之威怒。王苟先下寿州,敢不从命。"全忠留其城东旬日而去。

38 起居郎苏楷,礼部尚书循之子也,素无才行,乾宁中登进士第,昭宗覆试黜之,仍永不听入科场。甲午,楷帅同列上言:"谥号美恶,臣子不得而私。先帝谥号多溢美,乞更详议。"事下太常,丁酉,张廷范奏改谥恭灵庄

愍孝皇帝，庙号襄宗，诏从之。

39 杨渥至广陵。辛丑，杨行密承制以渥为淮南留后。

40 戊申，朱全忠发光州，迷失道百余里，又遇雨，比及寿州，寿人坚壁清野以待之。全忠欲围之，无林木可为栅，乃退屯正阳。

41 癸丑，更名成德军曰武顺。

42 十一月，丙辰，朱全忠渡淮而北，柴再用抄其后军，斩首三千级，获辎重万计。全忠悔之，躁忿尤甚。丁卯，至大梁。

先是，全忠急于传禅，密使蒋玄晖等谋之。玄晖与柳璨等议：以魏、晋以来皆先封大国，加九锡、殊礼，然后受禅，当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诸道元帅，以示有渐，仍以刑部尚书裴迪为送官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赵殷衡疾玄晖权宠，欲得其处，因谮之于全忠曰："玄晖、璨等欲延唐祚，故逗留其事以须变。"玄晖闻之惧，自至寿春，具言其状。全忠曰："汝曹巧述闲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锡，岂不能作天子邪！"玄晖曰："唐祚已尽，天命归王，愚智皆知之。玄晖与柳璨等非敢有背德，但以今兹晋、燕、岐、蜀皆吾勍敌，王遽受禅，彼心未服，不可不曲尽义理，然后取之，欲为王创万代之业耳。"全忠叱之曰："奴果反矣！"玄晖惶遽辞归，与璨议行九锡。时天子将郊祀，百官既习仪，裴迪自大梁还，言全忠怒曰："柳璨、蒋玄晖等欲延唐祚，乃郊天也。"璨等惧，庚午，敕改用来年正月上辛。殷衡本姓孔名循，为全忠家乳母养子，故冒姓赵，后渐贵，复其姓名。

43 壬申，赵匡明到成都，王建以客礼遇之。

昭宗之丧，朝廷遣告哀使司马卿宣谕王建，至是始入蜀境。西川掌书记韦庄为建谋，使武定节度使王宗绾谕卿曰："蜀之将士，世受唐恩，去岁闻乘舆东迁，凡上二十表，皆不报。寻有亡卒自汴来，闻先帝已罹朱全忠弑逆。蜀之将士方日夕枕戈，思为先帝报仇。不知今兹使来以何事宣谕？舍人宜自图进退。"卿乃还。

44 庚辰，吴武忠王杨行密薨。将佐共请宣谕使李俨承制授杨渥淮南节度使、东南诸道行营都统，兼侍中、弘农郡王。

45 柳璨、蒋玄晖等议加朱全忠九锡，朝士多窃怀愤邑，礼部尚书苏循独扬言曰："梁王功业显大，历数有归，朝廷速宜揖让。"朝士无敢违者。辛巳，以全忠为相国，总百揆。以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天雄、武顺、佑国、河阳、义武、昭义、保义、戎昭、武定、泰宁、平卢、忠武、匡国、镇国、武宁、忠义、荆南等二十一道为魏国，进封魏王，仍加九锡。全忠怒其稽缓，让不受。十二月，戊子，命枢密使蒋玄晖赍手诏诣全忠谕指。癸巳，玄晖自大梁还，言全忠怒不解。甲午，柳璨奏称："人望归梁王，陛下释重负，今其时也。"即日遣璨诣大梁达传禅之意，全忠拒之。

初，璨陷害朝士过多，全忠亦恶之。璨与蒋玄晖、张廷范朝夕宴聚，深相结，为全忠谋禅代事。何太后泣遣宫人阿虔、阿秋达意玄晖，语以他日传禅之后，求子母生全。王殷、赵殷衡潜玄晖，云"与柳璨、张廷范于积善堂夜宴，对太后焚香为誓，期兴复唐祚。"全忠信之，乙未，收玄晖及丰德库使应顼、御厨使朱建武击河南狱；以王殷权知枢密，赵殷衡权判宣徽院事。全忠三表辞魏王、九锡之命；丁酉，诏许之，更以为天下兵马元帅，然全忠已修大梁府舍为宫阙矣。是日，斩蒋玄晖，杖杀应顼、朱建武。庚子，省枢密使及宣徽南院使，独置宣徽使一员，以王殷为之，赵殷衡为副使。辛丑，敕罢宫人宣传诏命及参随视朝。追削蒋玄晖为凶逆百姓，令河南揭尸于都门外，聚众焚之。

玄晖既死，王殷、赵殷衡又诬玄晖私侍何太后，令阿秋、阿虔通导往来。己酉，全忠密令殷、殷衡害太后于积善宫，敕追废太后为庶人，阿秋、阿虔皆于殿前扑杀。庚戌，以皇太后丧，废朝三日。

辛亥，敕以宫禁内乱，罢来年正月上辛谒郊庙礼。

癸丑，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柳璨贬登州刺史，太常卿张廷范贬莱州司户。甲寅，斩璨于上东门外，车裂廷范于都市。璨临刑呼曰："负国贼柳璨，死其宜矣！"

46 西川将王宗朗不能守金州，焚其城邑，奔成都。戎昭节度使冯行袭复取金州，奏请"金州荒残，乞徙理均州，"从之。更以行袭领武安军。

47 陈询不能守睦州，奔于广陵。淮南招讨使陶雅入据其城。

48 杨渥之去宣州也，欲取其幄幕及亲兵以行，观察使王茂章不与，渥怒。既袭位，遣马步都指挥使李简等将兵袭之。

49 湖南兵寇淮南，淮南牙内指挥使杨彪击却之。

三年（丙寅、906）

1 春,正月,壬戌,灵武节度使韩逊奏吐蕃七千余骑营于宗高谷,将击唱末及取凉州。

2 李简兵奄至宣州,王茂章度不能守,帅众奔两浙。亲兵上蔡刁彦能辞以母老,不从行,登城谕众曰:"王府命我招谕汝曹,大兵行至矣。"众由是定。陶雅畏茂章断其归路,引兵还歙州,钱镠复取睦州。镠以茂章为镇东节度副使,更名景仁。

3 乙丑,加静海节度使曲承裕同平章事。

4 初,田承嗣镇魏博,选募六州骁勇之士五千人为牙军,厚其给赐以自卫,为腹心;自是父子相继,亲党胶固,岁久益骄横;小不如意,辄族旧帅而易之,自史宪诚以来皆立于其手。天雄节度使罗绍威心恶之,力不能制。朱全忠之围凤翔也,绍威遣军将杨利言密以情告全忠,欲借其兵以诛之。全忠以事方急,未暇如其请,阴许之。及李公佺作乱,绍威益惧,复遣牙将臧延范趣全忠。全忠乃发河南诸镇兵十万,遣其将李思安将之,会魏、镇兵屯深州乐城;声言击沧州,讨其纳李公佺也。会全忠女适绍威子廷规者卒,全忠遣客将马嗣勋实甲兵于橐中,选长直兵千人为担夫,帅之入魏,诈云会葬;全忠自以大军继其后,云赴行营;牙军皆不之疑。庚午,绍威潜遣人入库断弓弦、甲襻,是夕,绍威帅其奴客数百,与嗣勋合击牙军,牙军欲战而弓甲皆不可用,遂阖营殪之,凡八千家,婴孺无遗。诘旦,全忠引兵入城。

5 辛未,以权知宁远留后庞巨昭、岭南西道留后叶广略并为节度使。

6 庚辰,钱镠如睦州。

7 西川将王宗阮攻归州,获其将韩从实。

8 陈璋闻陶雅归歙,自婺州退保衢州。两浙将方永珍等取婺州,进攻衢州。

9 杨渥遣先锋指挥使陈知新攻湖南。三月,乙丑,知新拔岳州,逐刺史许德勋,渥以知新为岳州刺史。

10 戊寅,以朱全忠为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始于此。全忠辞不受。

11 夏,四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12 罗绍威既诛牙军,魏之诸军皆惧,绍威虽抚数谕之,而猜怨益甚。朱全忠营于魏州城东数旬,将北巡行营,会天雄牙将史仁遇作乱,聚众数万据高唐,自称留后,天雄巡内诸县多应之。全忠移军入城,遣使召行营兵还攻高唐,至历亭,魏兵在行营者作乱,与仁遇相应。元帅府左司马李周彝、右司马苻道昭击之,所杀殆半,进攻高唐,克之,城中兵民无少长皆死。擒史仁遇,锯杀之。

先是,仁遇求救于河东及沧州,李克用遣其将李嗣昭将三千骑攻邢州以救之。时邢州兵才二百,团练使牛存节守之,嗣昭攻七日不克。全忠遣右长直都将张筠将数千骑助存节守城,筠伏兵于马岭,击嗣昭,败之,嗣昭遁去。

义昌节度使刘守文遣兵万人攻贝州,又攻冀州,拔蓨县,进攻阜城。时镇州大将王钊攻魏州叛将李重霸于宗城。全忠遣归救冀州,沧州兵去。丙午,重霸弃城走,汴将胡规追斩之。

13 镇南节度使钟传以养子延规为江州刺史。传薨,军中立其子匡时为留后。延规恨不得立,遣使降淮南。

14 五月,丁巳,朱全忠如洺州,遂巡北边,视戎备,还,入于魏。

15 丙子,废戎昭军,并均、房隶忠义军;以武定节度使冯行袭为匡国节度使。

16 杨渥以升州刺史秦裴为西南行营都招讨使,将兵击钟匡时于江西。

17 六月,甲申,复以忠义军为山南东道。

18 朱全忠以长安邻于邠、岐,数有战争,奏徙佑国节度使韩建于淄青,以淄青节度使长社王重师为佑国节度使。

19 秋,七月,朱全忠克相州。时魏之乱兵散据贝、博、澶、相、卫州,全忠分命诸将攻讨,至是悉平之,引兵南还。

全忠留魏半岁,罗绍威供亿,所杀牛羊豕近七十万,资粮称是,所赂遗又近百万;比去,蓄积为之一空。绍威虽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绍威悔之,谓人曰:"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

壬申,全忠至大梁。

20 秦裴至洪州,军于蓼洲。诸将请阻水立寨,裴不从;钟匡时果遣其将刘楚据之。诸将以咎裴,裴曰:"匡时骁将独楚一人耳,若帅众守城,不可猝拔,吾故以要害诱致之耳。"未几,裴破寨,执楚,遂围洪州,饶州刺史唐宝请降。

21 八月,乙酉,李茂贞遣其子侃为质于西川;王建以侃知彭州。

22 朱全忠以幽、沧相首尾为魏患，欲先取沧州，甲辰，引兵发大梁。

23 两浙兵围衢州，衢州刺史陈璋告急于淮南，杨渥遣左厢马步都虞候周本将兵迎璋。本至衢州，浙人解围，陈于城下，璋帅众归于本，两浙兵取衢州。吕师造曰："浙人近我而不动，轻我也，请击之！"本曰："吾受命迎陈使君，今至矣，何为复战！彼必有以待我也。"遂引兵还。本为之殿，浙人蹑之，本中道设伏，大破之。

24 九月，辛亥朔，朱全忠自白马渡河，丁卯，至沧州，军于长芦；沧人不出。罗绍威馈运，自魏至长芦五百里，不绝于路；又建元帅府舍于魏，所过驿亭供酒馔、幄幕、什器，上下数十万人，无一不备。

25 秦裴拔洪州，虏钟匡时等五千人以归。杨渥自兼镇南节度使，以裴为洪州制置使。

26 静难节度使杨崇本以凤翔、保塞、彰义、保义之兵攻夏州，匡国节度使刘知俊邀击坊州之兵，斩首三千余级，擒坊州刺史刘彦晖。

27 刘仁恭救沧州，战屡败。乃下令境内："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备兵粮诣行营，军发之后，有一人在闾里，刑无赦！"或谏曰："今老弱悉行，妇人不能转饷，此令必行，滥刑者众矣。"乃命胜执兵者尽行，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则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于是境内士民，稚孺之外无不文者。得兵十万，军于瓦桥。

时汴军筑垒围沧州，鸟鼠不能通。仁恭畏其强，不敢战。城中食尽，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朱全忠使人说刘守文曰："援兵势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应之曰："仆于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义服天下，若子叛父而来，将安用之！"全忠愧其辞直，为之缓攻。

28 冬，十月，丙戌，王建始立行台于蜀，建东向舞蹈，号恸，称："自大驾东迁，制命不通，请权立行台，用李晟、郑畋故事，承制封拜。"仍以榜帖告谕所部藩镇州县。

29 刘仁恭求救于河东，前后百余辈；李克用恨仁恭返覆，竟未之许，其子存勖谏曰："今天下之势，归朱温者什七八，虽强大如魏博、镇、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为温患者独我与幽、沧耳，今幽、沧为温所困，我不与之并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为天下者不顾小怨，且彼尝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怀之，乃一举而名实附也。此乃吾复振之时，不可失也。"克用以为然，与将佐谋召幽州兵与攻潞州，曰："于彼可以解围，于我可以拓境。"乃许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指挥使李溥将兵三万诣晋阳，克用遣其将周德威、李嗣昭将兵与之共攻潞州。

30 夏州告急于朱全忠；戊戌，全忠遣刘知俊及其将康怀英救之。杨崇本将六镇之兵五万，军于美原。知俊等击之，崇本大败，归于邠州。

31 武贞节度使雷彦威屡寇荆南，留后贺瑰闭城自守；朱全忠以为怯，以颍州防御使高季昌代之，又遣驾前指挥使倪可福将兵五千戍荆南以备吴、蜀。朗兵引去。

32 十一月，刘知俊、康怀贞乘胜攻鄜、延等五州，下之；加知俊同平章事，以怀贞为保义节度使。西军自是不振。

33 湖州刺史高彦卒，子澧代之。

34 十二月，乙酉，钱镠表荐行军司马王景仁；诏以景仁领宁国节度使。

35 朱全忠分步骑数万，遣行军司马李周彝将之，自河阳救潞州。

36 闰月，乙丑，废镇国军兴德府复为华州，隶匡国节度，割金、商州隶佑国军。

37 初，昭宗凶讣至潞州，昭义节度使丁会帅将士缟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会举军降于河东。李克用以嗣昭为昭义留后。会见克用，泣曰："会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虐唐室，会虽受其举拔之恩，诚不忍其所为，故来归命耳。"克用厚待之，位于诸将之上。

己巳，朱全忠命诸军治攻具，将攻沧州。壬申，闻潞州不守；甲戌，引兵还。

先是，调河南北刍粮，水陆输军前，诸营山积，全忠将还，悉命焚之，烟炎数里，在舟中者凿而沈之。刘守文使遗全忠书曰："王以百姓之故，赦仆之罪，解围而去，王之惠也。城中数万口，不食数月矣，与其焚之为烟，沈之为泥，愿乞其余以救之。"全忠为之留数囷以遗之，沧人赖以济。

河东兵进攻泽州，不克而退。

38 吉州刺史彭玕遣使请降于湖南。玕本赤石洞蛮酋，钟传用为吉州刺史。

资治通鉴第二百六十六卷

后梁纪一　后梁太祖开平元年(丁卯,公元 907 年)

1 春季,正月辛巳(初四),梁王朱全忠率兵在贝州休整。

2 淮南节度使兼侍中、东面诸道行营都统弘农郡王杨渥夺取江西以后,骄横奢侈更加厉害,对节度判官周隐说:"您出卖人家的国家,有什么脸面再相见!"于是杀了周隐。因此属下将佐都自感不安。

3 黑云都指挥使吕师周与副指挥使蔡章率领军队驻扎上高。吕师周与湖南作战,屡次立功,杨渥忌恨他。吕师周害怕,与蔡章商议说:"马公宽厚,我想要死里逃生,可以吗?"蔡章说:"这件事您自己考虑,我的舌头可以断,但决不敢泄露!"吕师周于是投奔湖南马殷,蔡章放走他的妻子儿女让他们逃走。吕师周是扬州人。

杨渥服丧期间日夜饮酒,点燃粗十围的蜡烛来击球,一支蜡烛费钱数万。有时单独骑马外出游玩,随从的人在道路奔走,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左、右牙指挥使张颢、徐温哭着劝谏,杨渥勃然大怒说:"你们认为我没有才能,为什么不杀死我自己当节度使!"张颢、徐温二人非常惧怕。杨渥挑选壮士,号称"东院马军",广泛安置亲信为将领官吏;所任命的人仗势骄傲专横,欺凌蔑视功臣旧人。张颢、徐温暗中谋划发动叛乱。杨渥父亲杨行密在世的时候,有数千名亲军驻扎在节度使所居的牙城之内,杨渥把他们迁出在外,用腾出的空地作为骑射的场地,张颢、徐温因此没有忌惮了。

杨渥镇守宣州的时候,命令指挥使朱思勍、范思从、陈璠率领亲兵三千人;等到继位以后,召回广陵。张颢、徐温让朱思勍等三位将领跟随秦裴攻打江西,因此防守洪州,又诬陷三将图谋叛变,派别将陈祐前去杀他们。陈祐从偏僻小路兼程前进,六天到达洪州,穿着平民衣服、怀揣短兵器直接进入秦裴帐中,秦裴大惊,陈祐告诉他缘故,于是召朱思勍等饮酒,陈祐数说朱思勍等的罪状,把他们逮捕斩首。杨渥听说三将被杀,更加忌恨张颢、徐温,想要杀死他们。丙戌(初九),杨渥早晨处理事务,张颢、徐温率领二百牙兵,手执刀剑直入庭中,杨渥说:"你们果然要杀我吗?"张颢、徐温回答说:"不敢这样做,想要杀您左右扰乱政事的人罢了!"于是数说杨渥的亲信十余人的罪状,拖下去,用铁杜打死。称之为"兵谏"。诸将当中不与张颢、徐温同心合力的,二人逐渐设法将他处死,于是军政大权全归二人,杨渥不能控制。

3 当初,梁王朱全忠因河北各藩镇全都归服,只有幽州刘仁恭、沧州刘守文父子没有攻下,所以大举讨伐他们,想要藉以坚定各藩镇的归服之心。不久,潞州内部叛变,朱全忠烧毁营寨,而返回,威望大受损害。朱全忠恐怕内外因此离心离德,想要迅速接受唐昭宣帝禅让来镇慑他们。丁亥(初十),朱全忠进入魏州住宿,患病,躺在节度使府中。罗绍威担心朱全忠袭击自己,进见朱全忠说:"现在四方发兵成为您祸患的人,都以拥戴唐室为名义,您不如先灭唐室来断绝众望。"朱全忠虽然没有应允,心里却感激他,于是急忙起程回归。壬寅(二十五日),到达大梁。

甲辰(二十七日),唐昭宣帝派遣御史大夫薛贻矩到大梁慰劳朱全忠,薛贻矩请以臣子见君之礼进见,朱全忠拱手作揖让他登阶而上,薛贻矩说:"殿下的功业德行都在人们心里,天、地、人三灵已经另选新君,皇帝正要举行舜、禹禅让事宜,我怎么敢违抗!"于是,面朝北在厅堂行朝拜皇帝之礼。朱全忠侧身避开。薛贻矩回到东都洛阳,对唐昭宣帝说:"元帅有接受禅让帝位的意思了!"唐昭宣帝于是颁下诏书,在二月让位给梁王朱全忠。又派遣宰相拿着书信告诉朱全忠;朱全忠推辞。

4 河东军队仍然驻扎长子,想要窥伺泽州。梁王朱全忠命令保平节度使康怀贞征发全部京兆、同华的军队驻扎晋州来防御守备。

5 二月,唐大臣共同奏请昭宣帝退位。壬子(初五),诏令宰相率领百官前往元帅府劝即帝位,朱全忠派遣使者到洛阳推却不受。于是,朝中大臣、藩镇乃至湖南、岭南呈进奏笺劝朱全忠即帝位的接连不断。

6 三月癸未(初六),梁王朱全忠任命亳州刺使李思安为此路行军都统,率领军队攻击幽州。

7 庚寅(十三日),唐昭宣帝诏命薛贻矩再往大梁告知禅让帝位的意愿,又诏命礼部尚书苏循携带文武百官的奏笺前往大梁。

8 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钱镠派遣他的儿子钱传璙、钱传瓘率领军队到温州讨伐卢佶。

9 甲辰(二十七日),唐昭宣帝颁下诏书让位给梁王。任命代理中书令张文蔚为册礼使、礼部尚书苏循为副使,代理侍中杨涉为押传国宝使、翰林院学士张策为副使,御史大夫薛贻矩为押金宝使、尚书左丞赵光逢为副使,率领文武百官准备皇帝车驾仪仗前往大梁。

杨涉的儿子直史馆杨凝式对杨涉说:"大人为唐朝宰相,国家到了这个地步,不能说没有过错。况且亲手拿着天子的印玺组绶送给别人,虽然保住了荣华富贵,但对后世怎么办?何不辞职!"杨涉听了大惊说:"你要灭我全族!"为此好几天神色不安。

张策是敦煌人。赵光逢是赵隐的儿子。

10 卢龙节度使刘仁恭,骄横奢侈,贪婪凶残,经常顾虑幽州城垣不坚固,在大安山上建筑馆舍,说:"这山四面悬崖绝壁,可以少制众。"馆舍的房屋雄壮美丽,与皇帝的宫殿相匹。选美女住在里面。与方士炼丹药,寻求长生不死。聚敛境内全部的钱,埋藏在山顶上,让民间用粘土作钱使用。又禁止江南茶商入境,自采山中草木做茶,卖给民间百姓。

刘仁恭有爱妾罗氏,他的儿子刘守光与她私通。刘仁恭杖责刘守光并把他赶走,不把他排在儿子之列。李思安率兵进入刘仁恭的境内,经过的地方焚烧毁坏没有剩余。夏季,四月己酉(初三),直抵幽州城下。刘仁恭还在大安山,城中没有防备,几乎失守。刘守光从外面带兵进入,登城抵御防守;又出兵与李思安作战,李思安被打败退走。刘守光于是自称节度使,令部将李小喜、元行钦率兵攻打大安山。刘仁恭派遣军队抵抗,被李小喜打败。李小喜俘虏了刘仁恭把他带回幽州,囚禁在另外的屋子里。刘仁恭的将佐及左右亲信,凡是刘守光厌恶的全都杀死。

银胡鞣都指挥使王思同率领所部士兵三千,山后八军巡检使李承约率领所部士兵二千,投奔河东;刘守光的弟弟刘守奇投奔契丹,不久,也投奔了河东。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用以李承约任匡霸指挥使,王思同任飞腾指挥使。王思同的母亲是刘仁恭的女儿。

11 庚戌(初四),梁王朱全忠开始登金祥殿,接受他的文武百官称臣,下行文书称教令,自称寡人。辛亥(初五),命令各种笺、表、簿、籍都去掉唐朝年号,只称月、日。丙辰(初十),张文蔚等到达大梁。

12 卢佶听说钱传璙等将要到达,率领水军在青澳抵抗。钱传瓘说:"卢佶的精锐部队都在这里,不能与他们作战。"于是自安固弃舟登岸,抄小路袭击温州。戊午(十二日),温州军队逃散,擒住卢佶斩首。吴王钱镠任命都监使吴章为温州制置使,命令钱传璙等率领军队转移到处州讨伐卢约。

13 壬戌(十六日),梁王朱全忠更名为晃。朱全忠的哥哥朱全昱听说朱全忠将要即皇帝位,对他说:"朱三,你能作天子吗!"

甲子(十八日),张文蔚、杨涉乘大车自上源驿随从册宝,诸司各备陈仪仗、卫士、车驾在前导引,唐朝的文武百官随后,到金祥殿前排列。梁王朱全忠身披衮袍,头戴冠冕,即皇帝位。张文蔚、苏循捧着册文登殿,进读册文,杨涉、张策、薛贻矩、赵光逢依次捧着印玺登殿,读完册文,下殿,率领文武百官跪拜称颂庆贺。后梁太祖朱晃于是同张文蔚等在玄德殿宴饮。后梁太祖举酒说:"朕辅佐朝政不久,这都是诸公拥护爱戴之力。"张文蔚等惭愧惶惧,俯伏在地,不能回答,只有苏循、薛贻矩及刑部尚书张祎盛称后梁太祖的功业德行,应当应天命顺人心称帝。

后梁太祖又与同宗亲属在宫中宴饮戏博,酒喝得正畅快,朱全昱忽然用骰子向盆中击去而迸碎四散,斜视着太祖说:"朱三,你本来是砀山的一介平民,跟随黄巢做强盗,天子用你任四镇节度使,富贵极了,为什么突然灭了唐朝三百年的国家,自称帝王!将要全族被杀,还玩什么博戏!"太祖不高兴而散场。

乙丑(十九日),后梁太祖命有关官吏祭祀天地、宗庙、社稷。丁卯(二十一日),派遣使者向各州、镇宣布受禅称帝。戊辰(二十二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开平,国号大梁。尊奉唐昭宣帝为济阴王,都如前代的成例;唐内外旧臣的官职爵位同过去一样。以汴州为开封府,命名为东都;以故东都洛阳为西都;废故西京长安,以京兆府为大安府,在大安府设置佑国军。改魏博名为天雄军。迁济阴王李柷到曹州,用荆棘圈围,派披甲的士兵守卫。

14 辛未(二十五日),后梁太祖封武安节度使马殷为楚王。

15 后梁太祖以宣武掌书记、太府卿敬翔主管崇政院事务,以备顾问,参与谋划计议,在宫内承受皇上谕旨,传达给宰相执行。宰相不是进宫奏对的时候有所奏请以及已经受旨应该再行请旨,都详细记事通过崇政院奏报,敬翔得旨后再传达给宰相。敬翔为人沉着内向,有才智谋略,在幕府三十余年,军事计划、民事政务,太祖一切都委任他办理。敬翔尽心勤劳,白天晚上不睡觉,自己说只有在马上才能休息。太祖性情残暴乖戾,难于接

近，别人不能猜测，只有敬翔能够知道他的思想旨趣。有时有不能办的事情，敬翔未曾明显说出，只是稍微表示怀疑，梁太祖心里已经理解，多数为此改变。禅让取代之际，敬翔的谋划居多。

16 后梁太祖追尊皇高祖父、母以来都为帝、后；皇父朱诚为烈祖文穆皇帝、母王氏为文惠皇后。

17 当初，后梁太祖任四镇节度使，凡是仓 库的簿籍文书，设置建昌院来管理。到这个时候，以养子宣武节度副使朱友文担任开封尹、兼建昌院事，掌管全国的钱财粮食。朱友文本来是康氏的儿子。

18 乙亥(二十九日)，颁下制命削夺李克用的官职爵位。这时，只有河东、凤翔、淮南称天祐年号，西川称天复年号，其余各镇都接受后梁的年号，向后梁称臣纳贡。

蜀王王建与弘农王杨渥移送檄文给诸道，说要与岐王李茂贞、晋王李克用合兵兴复唐室，结果没有响应的。王建于是计划称帝，颁下教文告诉辖区内的官吏百姓，又送书信给晋王李克用说："请各称帝一方，等到朱温平定以后，就寻访唐皇宗室的人立他为皇帝，我们再恢复藩镇之职。"晋王李克用回信不赞成，说："发誓在这一生不敢丧失臣节。"

唐末诛杀宦官的时候，诏书传到河东，晋王李克用把监军张承业藏在斛律寺，斩了一个罪犯来应付诏旨。到这个时候，又以张承业任监军，待他更加优厚，张承业也为李克用竭尽心力。

岐王李茂贞治军很宽松，对待兵士平易坦率。有人告发部将符昭谋反，岐王李茂贞特意前往符昭家里，让左右的人全部离开，自己在符昭家里熟睡一夜而回去，所以众人心悦诚服。但他治理军队却没有纪律。等到听说唐室灭亡，由于兵士衰弱，地盘狭小，不敢自称皇帝，只是扩大岐王府，设置文武百官，把居住的房全称为宫殿，妻称为皇后，将领官吏上书称为笺表，鸣鞭、持扇、号令多数模仿皇帝。

镇海节度判官罗隐劝说吴王钱镠讨伐大梁，说："纵然不能成功，尚且可以退保杭州、越州，自己在东边称帝，怎么能拱手侍奉盗贼，成为永远的耻辱呢！"钱镠开始以为罗隐在唐没得到重用，一定心有怨恨，等到听了他的话，虽然不能采用，心里很赞许他坚持正义。

19 五月，丁丑朔(初一)，后梁太祖任御史大夫薛贻矩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0 后梁太祖加授武顺节度使赵王王镕守太师，天雄节度使邺王罗绍威守太傅，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兼侍中。

21 契丹派遣使臣袍笏梅老到大梁互通友好，后梁太祖派遣太府少卿高颀回访。

起初，契丹有八部，每部各有大人，共同约定，推举一人为王，建置旗鼓以号令各部，每三年就依次相代。咸通末年，有名叫习尔的为王，疆土开始扩大。其后欲德为王，趁着中原多难，时常入侵中原边境抢劫。等到阿保机为王，尤其威武勇敢，五姓奚及七姓室韦、达靼都附属于他。阿保机娃邪律氏，仗恃自己强大，不肯在三年任满的时候接受替代。过了很久，阿保机攻打黄头室韦回来，其他七部在边界上胁迫他，要求遵守三年一换王的约定。阿保机无可奈何，只得传与旗鼓，并且说："我为王九年，得到汉人很多，请率领同种部落在古汉城居住，与汉人共同守护，另外自为一部。"七部应允了他。汉城是原来的后魏滑盐县。土地适宜五谷生长，有盐池之利。后来阿保机逐渐发兵灭亡其他七部，合并成为一国。阿保机又北侵室韦、女真，西取突厥旧地，攻打、灭亡五姓奚，后来又立奚王而让契丹监督他的军队。东北各夷族都敬畏服从他。

这一年，阿保机率领部众三十万侵犯云州，晋王李克用与他联合，在云州东城会面，相约为兄弟，延请到帐中，纵情饮酒，握手尽欢，相约在这年冬天共同攻梁。有人劝晋王说："趁着阿保机前来，可以擒住他。"晋王说："仇敌朱全忠没有消灭，却对夷狄失信，是自取灭亡之道啊。"阿保机留住十天才离开云州，晋王赠送给他金缯数万。阿保机留下马三千匹，各种牲畜数以万计，用来酬谢晋王。阿保机回去以后就背叛了盟约，又归附了后梁，晋王李克用因此怨恨阿保机。

22 己卯(初三)，后梁太祖进封河南尹兼河阳节度使张全义为魏王，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钱镠为吴越王，加授清海节度使刘隐、威武节度使王审知兼侍中，并以刘隐为大彭王。

癸未(初七)，后梁太祖任命暂时代理荆南留后高季昌为荆南节度使。荆南过去统辖荆、归、硖、夔、忠、万、澧、朗八州，唐僖宗乾符年间以来，外寇内乱一个接一个，诸州都被相邻各道占据，只剩下了江陵。高季昌到任，城邑残破毁坏，户口零落减损。高季昌安顿抚恤流散的人，百姓全都恢复了常业。

23 乙酉(初九)，后梁太祖封立他的哥哥朱全昱为广王，儿子友文为博王、友珪为郢王、友璋为福王、友贞为均王、友雍为贺王、友徽为建王。

24 辛卯(十五日)，后梁太祖以东都故居为建昌宫，将判建昌院事改为建昌宫使。

25 壬辰(十六日),后梁太祖命令保平节度使康怀贞率领八万大军,会同魏博军队攻打潞州。

26 甲午(十八日),后梁太祖诏令撤消枢密院,它的职掌事务全都归入崇政院,任命知院事敬翔为院使。

27 礼部尚书苏循及他的儿子起居郎苏楷自认为对后梁有功劳,应当不按寻常的次序升用。苏循日夜盼着做宰相。后梁太祖轻视他的为人,敬翔及殿中监李振也瞧不起他。敬翔对太祖说:"苏循是唐朝如同鸱枭一样的奸邪小人,出卖国家,贪求私利,不可以立于新的朝廷。"戊戌(二十二日),诏令苏循及刑部尚书张祎等十五人一并辞官,苏楷驱逐回乡。苏循父子于是往河中依附朱友谦。

28 卢约率处州投降吴越王钱镠。

29 弘农王杨渥任用鄂岳观察使刘存为西南面都招讨使,岳州刺史陈知新为岳州团练使,庐州观察使刘威为应援使,别将许玄应为监军,率领三万水军攻楚。楚王马殷非常害怕,静江军使杨定真庆贺说:"我军胜利了!"马殷问是什么缘故,杨定真说:"打仗知道害怕就会胜利,骄傲就会失败。现在淮南军队直奔我城,是骄傲轻敌的表现。可是大王您有害怕的神色,我因此知道您一定胜利。"

马殷命在城都指挥使秦彦晖率领水军三万顺长江飘浮而下,水军副指挥使黄璠率战舰三百余驻守浏阳口。六月,刘存等遇大雨,带兵回到越堤北边,秦彦晖追赶他们。刘存屡战失利,于是送书信给马殷假装投降。秦彦晖派人对马殷说:"这一定是诈降,不要接受!"刘存与秦彦晖夹水列阵,刘存遥呼说:"杀戮投降的人不吉祥,您难道不为子孙考虑吗!"秦彦晖说:"贼寇侵入我境却不攻击,怎么顾及子孙!"擂鼓呐喊而前进。刘存等退走,黄璠自浏阳带兵横渡长江,与秦彦晖合击,把淮南军队打得大败,生擒刘存及陈知新,杀死裨将一百余人,死的士卒以万计,缴获战舰八百艘。刘威带着剩下的兵众逃回,秦彦晖于是夺取了岳州。马殷解开捆绑刘存、陈知新的绳索,安慰劝解他们。二人都大骂说:"大丈夫以死报答主人,岂肯事奉贼子吗!"于是把他们斩了。许玄应是弘农王杨渥的心腹亲信,经常参与政事,张颢、徐温因为他战败,把他拘捕斩了。

30 楚王马殷派遣军队会同吉州刺史彭玕攻打洪州,没有攻克。

31 保平节度使康怀贞率兵到达潞州,晋昭义节度使李嗣昭、副使李嗣弼闭城拒守。康怀贞日夜攻打,半月没有攻下,于是挖筑垣墙并穿通如同蚰蜒行地形状的壕沟,日夜守护,使城内外隔绝。晋王李克用任命蕃、汉都指挥使周德威为行营都指挥使,率马军都指挥使李嗣本、马步都虞候李存璋、先锋指挥使史建瑭、铁林都指挥使安元信、横冲指挥使李嗣源、骑将安金全,救援潞州。李嗣弼是李克修的儿子;李嗣本,本姓张;史建瑭是史敬思的儿子;安金全是代北人。

32 晋兵攻泽州,后梁太祖派遣左神勇军使范居实率兵救援。

33 甲寅(初九),后梁太祖任命平卢节度使韩建守为司徒、同平章事。

34 武贞节度使雷彦恭会同楚兵进攻江陵,荆南节度使高季昌率兵驻扎公安,断绝他们的粮道。雷彦恭被打败,楚兵也逃跑了。

35 刘守光囚禁他的父亲刘仁恭以后,自称卢龙留后,派遣使者请求任命。秋季,七月甲午(十九日),后梁太祖任命刘守光为卢龙节度使、同平章事。

36 静海节度使曲裕去世。丙申(二十一日),后梁太祖任命他的儿子权知留后曲颜为静海节度使。

37 武贞节度使雷彦恭攻打岳州,没有攻克。

38 八月丙午(初一),后梁太祖赐河南尹张全义名宗奭。

39 辛亥(初六),后梁太祖任命吴越王钱镠兼淮南节度使、楚王马殷兼武昌节度使,各充本道招讨制置使。

40 晋周德威在高河扎营,康怀贞派遣亲骑都头秦武率兵攻击,秦武战败。

丁巳(十二日),后梁太祖任命亳州刺史李思安代康怀贞为潞州行营都统,贬斥康怀贞为行营都虞候。李思安率领河北军队西上,到达潞州城下,又修筑二重城垣,内防奔突,外拒援兵,叫作夹寨。调发山东百姓输送军粮,周德威天天派出轻骑兵抄劫,李思安于是从东南山口修筑甬道,与夹寨连接。周德威与各位将领交替前去攻击,推倒垣墙,填平壕沟,一昼夜间出发数十次,后梁兵防备不暇,疲于奔命。夹寨中有出来割草放牧的,周德威就抄劫他们,于是后梁兵紧闭营垒不出。

41 九月,武贞节度使雷彦恭进攻涔阳、公安,荆南节度使高季昌把他打败。雷彦恭贪婪残暴像他的父亲雷满,专以焚烧抢掠为事业,荆、湖间经常受他祸害;又依附于淮南。丙申(二十二日),后梁太祖诏令削夺雷彦恭的官爵,命令高季昌会同楚王马殷讨伐他。

42 蜀王王建会同部将像佐商议称帝,都说:"大王虽然忠于唐室,但唐室已经灭亡了,这就是所说的'上天

授与不取'了!"冯涓独自进献意见请以蜀王代行皇帝事,说:"这样做,唐朝复兴就没有丧失臣节,贼子存在就没有一起作恶。"王建没有听从,冯涓闭门不出。王建采用安抚副使、掌书记韦庄的计谋,率领官吏、百姓哭三日。己亥(二十五日),即皇帝位,国号大蜀。辛丑(二十七日),任命前东川节度使兼侍中王宗佶为中书令,韦庄为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阆州防御使唐道袭为内枢密使。韦庄是天宝末年宰相韦见素的孙子。

前蜀国主王建虽然目不知书,但喜好与读书人谈论,粗略知道书中的道理。当时,唐朝的官宦世族大多在蜀躲避战乱,王建对他们以礼相待,让他们研究编纂典故成例,所以蜀的法令礼乐制度有唐的遗风。

王建的长子校书郎王宗仁小时候因病致残,立他的次子秘书少监王宗懿为遂王。

43 冬季,十月,高季昌派遣他的部将倪可福会同楚将秦彦晖攻打朗州,雷彦恭派遣使者到淮南乞求归降,并告急。弘农王杨渥派遣将领泠业率领水军驻扎平江,李饶率领步兵、骑兵驻扎浏阳以救援雷彦恭;楚王马殷派遣岳州刺史许德勋率兵抗拒。泠业进军驻扎朗口,许德勋派善于游泳者五十人,用树木枝叶遮盖他们的头部,手持长刀,顺长江漂浮直下,夜里偷犯泠业军营,并且放火,泠业军中大乱。许德勋率军进击,把泠业打得大败,追至鹿角镇,生擒泠业。又攻破浏阳寨,生擒李饶,抢掠上高、唐年二县而返回。在长沙街市上,把泠业、李饶斩首。

44 十一月甲申(十一日),后梁夹马指挥使尹皓攻打晋江猪岭寨,予以攻克。

45 义昌节度使刘守文听说他的弟弟刘守光囚禁了他的父亲刘仁恭,集合将吏大哭说:"想不到我家生了这个枭獍一样的禽兽!我生不如死,誓与你们讨伐他!"于是发兵攻打刘守光,互有胜负。

天雄节度使邺王罗绍威对其部下说:"刘守光因为窘困危急归梁,刘守文孤立无援,沧州可以不战就降服了。"于是送书信给刘守文,晓谕祸福。刘守文也担心梁兵乘虚袭击他的后路,戊子(十五日),派遣使者请求归降,以儿子刘延祐作为人质。后梁太祖拍手说:"罗绍威一封书信,胜过十万军队!"加授刘守文中书令,抚慰收纳了他。

46 当初,后梁太祖在藩镇的时候,执法严苛,将校有战死的,他的部下兵卒全都斩首,称为"践队斩",士卒损失主将的,大多逃跑不敢回来。太祖于是命令,凡军士都在他们的面部刺字来记录军号。军士有的思念家乡逃走,关口津渡常常把他们捉住送回所属,没有一个不被处死的,他们的乡里也不敢收容。因此,逃亡者都聚集在山林川泽之中做强盗,成为州县的大害。壬寅(二十九日),颁布诏令赦免他们的罪过,从今即使脸部刺字也听任回归乡里。强盗减少了十之七八。

47 淮南右都押牙米志诚等率兵渡过淮河袭击颍州,攻克颍州外城。颍州刺史张实占据颍州所附的小城抵御守卫。

48 晋王李克用命令李存璋进攻晋州,藉以分散上党的军力。十二月壬戌(十九日),后梁太祖诏令河中、陕州发兵救援晋州。

49 甲子(二十一日),后梁太祖诏令派遣五千步兵骑兵救颍州,米志诚等退走。

50 丁卯(二十四日),晋兵侵犯洺州。

51 淮南军队攻打信州,信州刺史危仔倡向吴越王钱镠求救。

二年(戊辰,公元 908 年)

1 春季,正月,癸酉朔(初一),前蜀主王建登兴义楼。有个僧人剜出一只眼珠献上,王建命令施饭给一万名僧人作为回报。翰林学士张格说:"僧人无故自残,赦免他的罪过已经是幸运了,不应该再加以推崇奖赏而败坏风俗。"王建这才作罢了。

2 丁丑(初五),前蜀任命韦庄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3 辛巳(初九),王建到南郊祭天。壬午(初十),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武成。

4 晋王李克用头上生毒疮,病情严重。周德威等撤退到乱柳驻扎。晋王李克用命他的弟弟内外蕃汉都知兵马使与振武节度使李克宁,监军张承业,大将李存璋、吴珙,掌书记卢质等人拥立他的儿子晋州刺史李存勖为嗣,说:"此子志向远大,必能成就我的事业,你们好好教导他!"辛卯(十九日),晋王对李存勖说:"李嗣昭困于重围,我来不及见他了。等到葬事完毕,你与周德威等立即竭力救他!"又对李克宁等说:"把亚子烦劳你们照管了!"亚子是李存勖的小名。话说完就死了。李克宁治理军府,内外没有人敢于喧哗。

李克宁长期总理兵权,有兄死弟立之势,当时上党围困没解除,军中认为李存勖年少,多有私下议论的,人心不定。李存勖害怕,把王位让给李克宁。李克宁说:"你是嫡长子,况且有先王的遗命,谁敢违抗!"将吏想要谒见李存勖,李存勖正在悲伤哭泣,没有出来。张承业进内对李存勖说:"大孝在于不失去基业,多哭泣做什么!"于

是扶着李存勖出来，继位为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宁首先率领诸将拜贺，晋王李存勖把军府事务全部委托给李克宁。

晋王李存勖委任李存璋为河东军城使、马步都虞候。先王李克用的时候，多宠信依靠胡人及军士，侵犯扰乱街市店铺，李存璋任职以后，逮捕其中尤其残暴蛮横的杀死，一个月的时间城中秩序肃然。

5 吴越王钱镠派遣军队进攻淮南甘露镇来救援信州。

6 前蜀中书令王宗佶在蜀主王建的养子中居长，并且仗恃他的功劳，独揽大权，骄傲放纵。唐道袭已经担任枢密使，王宗佶仍然直呼其名。唐道袭心怀不满但对他更加恭敬。王宗佶多结党援，王建也憎恶他。二月甲辰(初三)，任命王宗佶为太师，停止参与政务。

7 前蜀任命户部侍郎张格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格作为宰相，极力迎合前蜀主王建的意向，有超过自己的人，一定要用计谋把他排斥走。

8 当初，晋王李克用收养许多军中壮士为养子，宠信待遇如同亲子。等到晋王李存勖继位，诸养子都年长并掌握军权，心里郁闷不服，或者托病不出，或者进见新王不叩拜。李克宁的权力地位既已重要，人情多数倾向他。养子李存颢暗中劝说李克宁道："哥哥死了，弟弟继位，自古就有这样的。以叔叔叩拜侄子，于理心安吗！上天授与不取，后悔就来不及了！"李克宁说："我家世代以父慈子孝闻名天下，先王的基业如果有了归属，我又有什么希求！你再胡说，我就杀了你！"李克宁的妻子孟氏，向来刚强蛮横，诸养子各派他们的妻子到内室劝说孟氏，孟氏认为有理，并且担心这些话泄露出去遭受祸患，屡次逼迫李克宁。李克宁性情怯懦，早晚被众人的话蛊惑，不能不动心；又与张承业、李存璋失和，屡次责备他们；又因故擅自杀死都虞候李存质；又要求兼任大同节度使，以蔚州、朔州、应州为巡属。晋王李存勖都听从了他。

李存颢等为李克宁谋划，趁着晋王到李克宁的家里探望，杀死张承业、李存璋，拥奉李克宁为节度使，率河东所属九州归附后梁，逮捕晋王李存勖及太夫人曹氏送往大梁。太原人史敬镕，年轻时侍奉晋王李克用，居于帐下，受到亲信，李克宁想知道王府中的秘密事情，召见史敬镕，秘密地把计划告诉他。史敬镕假装应允他，入府报告太夫人，太夫人大惊，召见张承业，指着晋王李存勖对他说："先王把着此儿的胳膊交给您等，如果听到外边图谋想要背弃他，就只求有地方安置我母子，不要送往大梁，其他不连累您。"张承业惶恐说："老奴以死奉先王的遗命，这是什么话呢！"晋王李存勖把李克宁的图谋告诉张承业，并且说："至亲不可以自相残杀，我如果让位，祸乱就不会发生了。"张承业说："李克宁想要把大王母子投入虎口，不除掉他岂有安全的道理！"于是召见李存璋、吴珙及养子李存敬、长直军使朱守殷，让他们暗中防卫戒备。壬戌(二十一日)，在王府摆酒宴请诸将，埋伏的甲兵在座位上把李克宁、李存颢逮捕。晋王李存勖流着泪数说李克宁道："孩儿以前把节度使府让给叔父，叔父不接受。现在事情已定，怎么又有这样的图谋，忍心把我母子送给仇人吗！"李克宁说："这都是说坏话的谗人挑拨离间，又有什么话可说！"当日，杀了李克宁及李存颢。

9 癸亥(二十二日)，后梁太祖派人在曹州用毒酒害死济阴王李柷，追谥称为唐哀皇帝。

10 甲子(二十三日)，前蜀兵进入归州，逮住归州刺史张瑭。

11 辛未(三十日)，后梁太祖任命平卢节度使韩建为侍中，兼建昌宫使。

12 后梁行营都统李思安等攻潞州，久攻不下，士卒疲惫困乏，多数逃跑。晋兵仍在余吾寨，后梁太祖怀疑晋王李克用是装死，想要召回军队，又怕晋兵尾随追击，于是商议亲自到泽州接应召回的军队，并且召匡国节度使刘知俊率兵赶往泽州。三月，壬申朔(初一)，太祖从大梁出发，丁丑(初六)，到达泽州驻扎。辛巳(初十)，刘知俊到达。壬午(十一日)，太祖任命刘知俊为潞州行营招讨使。

13 癸巳(二十二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文蔚去世。

14 后梁太祖因李思安长期没有功绩，逃跑将校四十余人，士卒以万计，又闭守营垒，于是派遣使者召李思安前来泽州。甲午(二十三日)，革除李思安官职爵位，勒令回到本籍应差充役，杀监押杨敏贞。

晋李嗣昭固守潞州过了一年，城中物资用品将要竭尽，李嗣昭登城宴请诸将取乐。飞箭射中李嗣昭的脚，李嗣昭秘密地把箭拔掉，座中的人都没有发觉。后梁太祖屡次派遣使者前去颁赐诏书，劝他投降；李嗣昭烧毁诏书，斩杀使者。

后梁太祖在泽州留住十几天，想要召回上党的军队，派遣使者前去与诸将商议。诸将认为李克用死了，余吾寨的晋兵将要撤退，上党孤城无援，请再留一个月来等待机会。太祖听从了诸将的意见，命令增运粮草来供给诸将的军队。刘知俊率领精锐军队一万人余人攻击晋军，斩杀俘获很多，上表请求自己留下进攻上党，太祖应当回

京师。后梁太祖因关中空虚，担心岐州人侵犯同华，命令刘知俊让军队在长子县休息十天，然后撤退到晋州驻扎，等到五月回藩镇。

15 前蜀太师王宗佶被罢免宰相职务以后，心中怨恨，暗中豢养凶猛敢死之徒，图谋作乱。王宗佶上表以为："我官列大臣，论骨肉之亲又是长子，国家大事，休戚与共。现在太子没有确定，一定发生祸端。陛下如果以为王宗懿的才干能够继承皇位，应该早日举行册封大礼，任用我为元帅，统领六军。倘若以为时势正在艰难，王宗懿年幼，我怎么敢保持谦逊不承担重任呢！陛下已经南面称帝，军队事宜应当委任臣下。我请求设置元帅府，铸六军印，征战守边，征发徭役，我都独自掌管施行。太子早晚侍奉饮食，我掌握军队护卫宫禁，此是万世基业，希望陛下考虑决定。"前蜀主王建大怒，暗中忍耐没有发作，问唐道袭，回答说："王宗佶的威名声望，内外畏惧顺服，足以驾驭诸将。"蜀主更加怀疑王宗佶。己亥(二十八日)，王宗佶入见，言辞神色狂悖不敬，蜀主向他指出，王宗佶仍不听，蜀主不能按捺自己的忿怒，命卫士打死他。贬王宗佶的党羽御史中丞郑骞为维州司户、卫尉少卿李钢为汶川尉，都在路途中赐死。

16 当初，晋王李克用去世，周德威在外地掌握重兵，国中人都怀疑他。晋王李存勖召周德威带兵回晋阳。夏季，四月，辛丑朔(初一)，周德威到晋阳，把军队留在城外，独自步行入城，伏在先王李克用的灵柩上哭得极为悲伤；退出后，拜见嗣王李存勖，礼节非常恭敬，众人心里的疑虑因此消释了。

17 癸卯(初三)，后梁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涉被免职降为右仆射；任命吏部侍郎于兢为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张策为刑部侍郎，都为同平章事。于兢是于琮哥哥的儿子。

18 潞州夹寨的后梁军将领奏报余吾寨的晋兵已经退走，后梁太祖以为晋的援兵不能再来，潞州一定能够夺取，丙午(初六)自泽州南下返回，壬子(十二日)到大梁。在夹寨的后梁兵也不再布置防备。晋王李存勖与诸将商议说："上党是河东的屏障；没有上党，就没有河东啊。况且朱温惧怕的只是先王罢了，听说我才登帝位，以为小孩不熟习军事，一定有骄傲懈怠的心理。如果选派精锐部队兼程急速前去，出其不意，打败梁兵是一定的了。取得威势，确定霸业，在此一举，不可失掉机会啊！"张承业也劝他亲自出征。于是，派遣张承业及判官王缄到凤翔请求李茂贞发兵援助，又派遣使者贿赂契丹王阿保机请求借给骑兵。岐王李茂贞衰老，兵弱财尽，结果没能应允。晋王李存勖大阅士卒，任命前昭义节度使丁会为都招讨使。甲子(二十四日)，率领周德威等由晋阳出发。

19 淮南弘农王杨渥派遣军队侵犯石首，襄州军队在澧港把他们打败；又派遣他的部将李厚率领水军一万五千人奔赴荆南，高季昌迎战，在马头把李厚打败。

20 己巳(二十九日)，晋王李存勖驻扎在黄碾，距离上党四十五里。五月，辛未朔(初一)，晋王埋伏军队在三垂冈下，凌晨大雾，进兵直达夹寨。后梁军未设岗哨，没料到晋兵的到来，将士还未起床，军中惊慌纷扰。晋王李存勖命令周德威、李嗣源分兵两路，周德威攻西北角，李嗣源攻东北角，填沟烧寨，擂鼓呐喊而入。后梁兵大败，向南逃跑，擒讨使符道昭的坐马栽倒，被晋兵杀死；逃失死亡将士以万计，丢弃的物资、粮草、器械堆积如山。

周德威等到潞州地下，呼唤李嗣昭说："先王已经去世，现在嗣王亲自前来，攻破梁贼夹寨。梁贼已经逃走了，可打开城门！"李嗣昭不信，说："这一定是被梁贼俘虏，派来诳骗我。"想要用箭射周德威。左右的人阻止他，李嗣昭说："嗣王果然来了，可以相见吗？"晋王李存勖自己往前呼唤他。李嗣昭见晋王穿着白色丧服，放声大哭悲痛欲绝，城中全都哭了，于是开了城门。当初，周德威与李嗣昭有仇怨，晋王李克用临死对晋王李存勖说："进通忠诚孝敬，我爱他很深。现在没有出重围，难道是周德威不忘旧日的仇怨吗！你替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他。如果潞州不能解围，我死了也不能闭上眼睛。"进通是李嗣昭的小名。晋王李存勖把父王的意思告诉周德威，周德威感激哭泣，因此攻打夹寨非常卖力，与李嗣昭相见后，从此欢洽和好像当初一样。

后梁潞州行营都虞候康怀贞率领骑兵一百余人自天井关逃回大梁。后梁太祖听说潞州夹寨没有守住，大惊失色，过了一会儿长叹说："生子当如李亚子，李克用家业可以不亡了！至于像我的儿子，只是猪狗罢了！"诏令当地安抚召集逃散的士卒。

周德威、李存璋乘胜进赴泽州，泽州刺史王班向失人心，众人不为他所用。后梁龙虎统军牛存节自西都率兵迎接夹寨溃逃的军队，到天井关，对他的部下说："泽州是要害之地，不可丢失；即使没有诏旨，也应当救援。"众人都不想救，说："晋军胜气正锐，况且众寡不敌。"牛存节说："见到危难不救，是不义；害怕敌人强大逃避，是不勇。"于是挥鞭带领众士卒前进。到达泽州，城中人已经放火喧哗，想要响应晋王，刺史王班关闭牙城自己坚守，牛存节到了以后，这才安定下来。晋兵随即到达，沿城挖掘地道攻城，牛存节日夜抵御作战，一共十三天；刘知俊

自晋州带领军队前来救援，周德威烧毁攻城器具，撤退保卫高平。

晋王李存勖回晋阳，休整军队，进行赏赐，任命周德威为振武节度使、同平章事。诏命州县举荐有才德的人，罢斥贪婪残暴的官吏，减轻田租赋税，抚恤孤寡穷民，申雪冤案，禁止奸盗，境内太平。因为河东地狭兵少，于是训练士卒，命骑兵看不见敌人不准骑马。各军部署已定，不得相互超越和停留、中断来躲避危险。分路并进，约定会合的时间不得相差片刻。有违犯者，一定斩首不赦。晋所以能兼并山东、攻取河南，是由于军队精锐整齐的缘故。

起初，晋王李克用平定静难军节度使王行瑜，唐昭宗准许他承用制书任命官职、封授爵位。当时各藩镇多实行不向朝廷奏请的墨制，李克用以与他们混同为耻，每次补授官吏一定要上表奏报皇帝。到这个时候，晋王李存勖才开始用制书任命官吏。

晋王李存勖感谢张承业的恩德，把他作为兄长侍奉，常到他家，进入内堂叩拜母亲，赐给的物品非常丰厚。

潞州困守超过了一年，士兵百姓冻饿死了一大半，市里萧条冷落。李嗣昭奖励督促耕织，减租宽刑，数年之间，潞州完全恢复。

21 静江节度使、同平章事李琼去世，楚王马殷委任李琼的弟弟李存主管桂州事务。

22 壬申（初二），后梁改许州忠武军为匡国军，同州匡国军为忠武军，陕州保义军为镇国军。

23 乙亥（初五），楚王马殷的军队侵犯邵州，淮南所署知州秦裴把楚兵打败。

24 淮南左牙指挥使张颢、右牙指挥使徐温专断军政事务，弘农威王杨渥心中不平，想要除掉他们却不能。张颢、徐温自感不安，共同策划杀死杨渥，瓜分他的国土来向后梁称臣投降。戊寅（初八），张颢派遣其党羽纪祥等在寝室把杨渥杀死，欺骗说是得急病突然死去。

己卯（初九），张颢召集将吏到节度使府庭院，夹道及庭中堂上各摆列着利刃，命令诸将让卫兵全都离开然后进入。张颢大声喝问说："嗣王已经去世，节度使府应当由谁主持？"问了三次，没有人答应，张颢的气色更加愤怒。幕僚严可求向前秘密开导说："节度使府极大，四方边境多虑，非您主持不可。但是，今天就当恐怕太快了。"张颢说："怎么说太快了？"严可求说："刘威、陶雅、李遇、李简，都是先王同等地位的人，您今天自立为王，这些人能做您的属下吗？不如立幼主辅佐他，诸将谁敢不听从！"张颢沉默了很久。严可求于是躲过左右的人，急写一纸放进衣袖里，召呼同事各官前往节度使住宅去祝贺，众人猜不透他要做什么。到了节度使住宅，严可求跪在地上宣读，原来是太夫人史氏的教书。大要说："先王创业艰难，嗣王不幸早逝，隆演按照次序应当嗣立，诸将应该不辜负杨氏，很好地开导教诲他。"言辞意旨明白殷切。张颢的气色很沮丧，因为史氏的告谕合乎正义，不敢强行夺取，于是奉弘农威王杨渥的二弟杨隆演称为淮南留后、东面诸道行营都统。这事情完了以后，副都统朱瑾前往严可求的住所，说："我十六七岁就横戈跃马，冲犯强大的敌人，从来没有畏惧，今天面对张颢，不觉流汗，您当面指摘他像没有人一样。这才知道我只是匹夫之勇，比您差得太远了。"于是，把严可求作为哥哥侍奉。

张颢委任徐温为浙西观察使，镇守润州。严可求劝说徐温道："您舍弃牙兵而出任外藩，张颢一定把杀死君王的罪名归在您身上。"徐温大惊，说："既然这样，怎么办？"严可求说："张颢刚愎自用而又不明事理，如果您能够听从，请为您想办法。"当时，淮南行军副使李承嗣参预节度使府的军政事务，严可求又劝李承嗣说："张颢凶恶淫威如此，现在将徐温调到外地，意图不仅于此，恐怕对您也不利。"李承嗣深以为是。严可求前去见张颢说："您将徐温调到外地，人们都说您想要夺他的兵权并把他杀死，很多人这样说也是可怕的。"张颢说："徐温自己想去，不是我的意思。事情已经这样了，怎么办？"严可求说："阻止他很容易。"第二天，严可求邀张颢及李承嗣一同拜访徐温，严可求瞪着眼睛责问徐温说："古人不忘记一顿饭的恩德，何况您是杨氏的老将！现在幼主初立，正是多事的时候，却求自己安适到外地去，能这样吗？"徐温谢罪说："如果您们宽容，徐温我哪里敢自己独断独行！"因此，没有前往润州。张颢知道严可求暗地里依附徐温，夜里派遣强盗前去刺杀严可求。严可求知道不能避免，请求强盗允许他写文书向府主杨隆演辞别。强盗拿刀对着他，严可求挥笔疾书没有惧色；强盗能识字，见他言辞意旨忠诚雄壮，说："您是年高有德的人，我不忍心杀您。"抢劫他的财物回去复命，说："没有抓到严可求。"张颢勃然大怒说："我想要得到严可求的首级，要财物做什么！"

徐温与严可求商量杀死张颢，严可求说："非钟泰章不可。"钟泰章是合肥人，当时担任左监门卫将军。徐温派亲将彭城人翟虔告诉钟泰章。钟泰章听说后非常高兴，秘密结交壮士三十人，夜里刺血互饮立下盟誓。丁亥（十七日）晨，钟泰章等直入左右牙指挥使厅把张颢及其亲近的人斩首。徐温开始揭露张颢杀死弘农威王杨渥的罪状，并在街市上把纪祥等人车裂。徐温前往西宫禀告太夫人史氏。史太夫人恐惧，放声大哭，说："我儿年幼，

遭此灾难，希望保全我家百口人丁回庐州，这是您的恩惠啊！”徐温说：“张颢杀主叛逆，不能不杀，夫人应当自安！”当初，徐温与张颢谋杀弘农威王杨渥，徐温说：“同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如只用我的兵。”张颢不同意，徐温说：“那么，只用您的兵士。”张颢答应了。到这个时候，彻底惩办逆党，都是左牙兵，因此人们以为徐温确实不知道张颢的密谋。杨隆演任命徐温为左、右牙都指挥使，军府事务都取决于他。任命严可求为扬州司马。

徐温性格沉稳坚毅，生活简朴，虽然不识字，但让人阅读诉讼案件的口供呈状而作出判决，都符合情理。在这以前，张颢当权，刑罚残酷泛滥，放纵亲兵抢劫市井乡里。徐温对严可求说：“大事已定，我与您等应当力行善政，使人们能够脱衣睡觉呢。”于是，制定法律，禁除强暴，提出大纲，军民相安。徐温把军队事务委交严可求，把财货赋税委交支计官骆知祥，都很称职，淮南称他们为“严、骆”。

25 己丑(十九日)，契丹王阿保机派遣使臣随梁使高颀到京城进献物品，并且请求颁给册封的命令。后梁太祖又派遣司农卿浑特到契丹，赐给阿保机亲笔诏书，约定共同消灭沙陀李存勖，这才给契丹王阿保机举行册封典礼。

26 壬辰(二十二日)，后梁在潞州夹寨逃出的各位将领到京城等候处分，全部赦免。后梁太祖赏识牛存节保全泽州的功劳，任命他为六军马步都指挥使。

27 武贞节度使雷彦恭引沅江水环绕朗州来守卫自己，秦彦晖屯驻军队一个多月不发动攻击，雷彦恭的防守戒备逐渐松懈；秦彦晖派副将曹德昌率领壮士在晚上从水洞里潜入城内，内外点火相应，城中惊乱，秦彦晖擂鼓呐喊毁坏城门而入，雷彦恭乘轻捷小船逃往广陵。秦彦晖俘虏了雷彦恭的弟弟雷彦雄，送到大梁。淮南任命雷彦恭为节度副使。在这以前，澧州刺史向瓌与雷彦恭互为表里，到这时也投降了楚王，楚才得到了澧、朗二州。

28 前蜀主王建派遣将领率兵会同岐王李茂贞的五万军队攻打雍州，晋监军张承业也率军响应他们。六月任寅(初三)，梁太祖任命刘知俊为西路行营都招讨使率兵抵御。

29 金吾上将军王师范家在洛阳，朱友宁之妻在后梁太祖面前哭诉说：“陛下化家为国，宗族的人都承蒙荣誉恩宠。我的丈夫唯独不幸，因王师范背叛从逆，死于战场；现在仇人尚在，我实在痛恨他！”太祖说：“朕几乎忘了这个贼子！”己酉(初十)，太祖派遣使者到洛阳把王师范的全族处死。使者先在王师范住宅旁边挖掘土坑，这才宣读敕书告诉王师范；王师范摆设丰盛的筵席，与宗族的人依次入座，对使者说：“死是人所不免的，何况有罪呢！我不想让尸体堆积得长幼没有次序。”于是，依次饮酒之后，王师范命自年幼到年长，依次带到坑中杀死，被杀死的总共二百人。

30 丙辰(十七日)，后梁西路行营都招讨使刘知俊及佑国节度使王重师在幕谷大败岐王李茂贞的军队，后晋前蜀的军队都退回了。

31 前蜀立遂王王宗懿为太子。

32 后梁太祖想要亲自统率军队攻打潞州，丁卯(二十八日)，诏令会合各道的军队。

33 湖南判官高郁请求允许百姓自己采茶卖给北方的客商，征收他们的赋税来供给军队，楚王马殷听从了他。秋季，七月，马殷奏请在汴州、荆州、襄州、唐州、郢州、复州设置名为“回图务”的贸易场所，运茶到黄河南北，卖茶换回丝棉纺织品及战马，并且每年进贡茶叶二十五万斤，后梁太祖下诏书应允了他。湖南因此富足。

34 壬申(初三)，淮南将吏向江淮宣谕使李儇请求，承用制书授予杨隆演淮南节度使、东面诸道行营都统、同平章事、弘农王。

钟泰章得到奖赏很少，但他自己不曾说。后来过了一年，因为喝醉了与众将争论言及此事。有人禀报徐温，认为钟泰章怨恨，请把他杀死，徐温说：“这是我的过错。”于是，擢升钟泰章为滁州刺史。

(张书才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资治通鉴第二百六十七卷

后梁纪二　　后梁太祖开平二年(戊辰，公元 908 年)

1 八月，吴越王钱镠派遣宁国节度使王景仁带着奏表前往大梁，陈述攻取淮南的计策。王景仁，即王茂章，

因避后梁太祖曾祖朱茂琳名讳而改。

淮南派遣步军都指挥使周本、南面统军使吕师造进攻吴越，九月，包围苏州。吴越将领张仁保攻打常州的东州，并把东州夺取。淮南兵死了一万余人。淮南委任池州团练使陈璋为水陆行营都招讨使，统率柴再用等将领救援东州，在鱼荡把张仁保打得大败，又夺回了东州镇。柴再用正在战斗，船坏了，靠长矛浮托，才得渡过。家人为他施饭给一千名僧人，柴再用全部拿了这些饭食犒劳部兵，说："士卒渡我上岸，僧人出了什么力呢！"

2 丙子(初八)，蜀册立皇后周氏。周皇后是许州人。

3 晋周德威、李嗣昭率兵三万出阴地关，进攻晋州，晋州刺史徐怀玉抵御防守；后梁太祖亲自统率军队前去救援，丁丑(初九)从大梁出发，乙酉(十七日)到达陕州。戊子(二十日)，岐王李茂贞所设延州节度使胡敬璋侵犯上平关，刘知俊把岐军打败。周德威等听说后梁太祖将要到达，乙未(二十七日)退兵保卫隰州。

4 荆南节度使高季昌派遣军队在汉口驻扎，断绝楚朝见进贡的道路；楚王马殷派遣他的部将许德勍率领水军前去攻打，到达沙头，高季昌畏惧，请求和解。马殷又派遣步军都指挥使吕师周率兵进攻岭南，与清海节度使刘隐打仗十余次，夺取昭、贺、梧、蒙、龚、富六州。马殷的疆域已经广阔，就使兵民得到休养生息，湖南于是安居乐业。

5 冬季，十月，前蜀主王建册立后宫张氏为贵妃，徐氏为贤妃，徐氏的妹妹为德妃。张氏是鄫县人，是太子王宗懿的母亲；二徐是徐耕的女儿。

6 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嵯峨山，糟蹋抢劫雍州各县，唐帝的陵墓几乎全被发掘。

7 庚戌(十二日)，前蜀主王建在星宿山讲习武事，参加的步兵、骑兵有三十万人。

8 丁巳(十九日)，后梁太祖回大梁。

9 辛酉(二十三日)，梁任命刘隐为清海、静海节度使，任命膳部郎中赵光裔、右补阙李殷衡充任官告使，刘隐把他们都留下了。赵光裔是赵光逢的弟弟；李殷衡是李德裕的孙子。

10 依政进士梁震，唐末考中进士，到这时候归蜀。路过江陵，高季昌喜爱他的才能见识，把他留下来，想要奏举他为判官。梁震以为耻辱，想要离开，又恐怕遭祸，于是说："我向来不羡慕荣华官宦，您不认为我愚昧无知，一定要让我参与谋划计议，只以没有官职的平民侍奉宴席就是了，何必在幕府任职呢！"高季昌应允了他。梁震终身只称前进士，不接受高季昌的征召任命。高季昌很器重他，用他作主谋，呼为"先辈"。

11 后梁太祖依从吴越王钱镠的请求，任命亳州团练使寇彦卿为东南面行营都指挥使，攻打淮南。十一月，寇彦卿率众二千人袭击霍丘，被地方豪强朱景打败；又攻打庐、寿二州，都没有取胜。淮南派遣滁州刺史史俨抵御寇彦卿，寇彦卿带兵退回。

12 定南节度使李思谏去世，他的儿子李彝昌自任留后。

13 刘守文发沧德军队进攻幽州，刘守光向晋王请求救援，晋王李存勖派遣五千军队援助刘守光。丁亥(十九日)，刘守文兵到达芦台军，被刘守光打败；又攻打玉田，也失败了。刘守文这才退回。

14 癸巳(二十五日)，后梁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策以刑部尚书辞官家居，任命左仆射杨涉为同平章事。

15 保塞节度使胡敬璋去世，静难节度使李继徽委任他的部将刘万子代镇延州。

16 这一年，弘农王杨隆演派遣军将万全感带着书信由偏僻小路前往晋阳及岐州，把自己继承王位的事告诉晋王及岐王。

17 后梁太祖准备迁都洛阳。

三年(己巳，公元909年)

1 春季，正月己巳(初三)，后梁太祖把太庙的祖宗牌位迁到洛阳。甲戌(疑误)，太祖自大梁出发。壬申(初五)，任命博王朱友文为东都留守。乙卯(十二日)，太祖到达洛阳；庚寅(疑误)，祭祀太庙；辛巳(疑误)，祭祀上天，大赦天下。

2 丙申(二十九日)，后梁由于费用开支逐渐充裕，开始发给文武百官全俸。

3 二月，丁酉朔(初一)，发生日食。

4 保塞节度使刘万子凶恶残酷，失去众心，并且图谋背叛投降大梁，静难节度使李继徽派遣延州牙将李延实设法除掉他。李延实趁着刘万子埋葬胡敬璋，发动攻击并把他杀死，于是占据了延州。马军都指挥使河西高万兴与他的弟弟高万金听到这个变故，率领他的部众数千人到刘知俊的军营投降。岐王李茂贞在鄜城设置翟州，守城的将领也投降了刘知俊。

5 三月，甲戌(初九)，后梁太祖自洛阳出发。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兼潞州四面行营招讨使。

6 庚辰(十五日)，后梁太祖到达河中，征发步兵、骑兵会同高万兴的军队攻取丹州、延州。

7 丙戌(二十一日)，后梁太祖封朔方节度使兼中书令韩逊为颍川王。韩逊本是灵州牙校，唐末占据本镇，朝廷因而授予节度使。

8 辛卯(二十六日)，丹州刺史崔公实请求投降。

9 徐温认为金陵地势优越，战船聚集，于是自己以淮南行军副使兼领升州刺史，留驻广陵，任命他的养子元从指挥使徐知诰为升州防遏兼楼船副使，前去治理升州。

10 夏季，四月，丙申朔(初一)，刘知俊转移军队攻打延州，李延实绕城守御；刘知俊派遣白水镇使刘儒分兵包围坊州。

11 庚子(初四)，后梁太祖封彰武节度使王审知为闽王，清海、静海节度使刘隐为南平王。

12 刘知俊攻克延州，李延实投降。

13 淮南军队包围苏州，推着用木架支撑、覆罩牛皮、形状如洞的洞屋攻城，吴越将领临海人孙琰在竹竿顶端安置滑轮，垂长索投锥把洞屋戳穿掀开，攻城的淮南军队便完全暴露了，炮子打来就张网拦阻，淮南军队不能攻克。吴越王钱镠派遣牙内指挥使钱镖、行军副使杜建徽等率兵救援苏州。

苏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军队张网挂铃悬在木城，鱼鳖通过都能知道。吴越游奕都虞候司马福欲潜水前行入城，故意用竿触网；淮南兵听到铃声举起网来，司马福因此能够通过，一共在水中待了三天，才得进入城里。从此，城中号令与援兵相应，淮南军队以为神奇莫测。

吴越王钱镠曾经到府园游玩，看见园丁陆仁章种植花草树木有智谋，就记住了他；等到苏州被围，让陆仁章送信到城里，果然得到答复就回来了。钱镠把陆仁章收作诸孙教养，屡次升到两府军粮都监使，终于派上用场。陆仁章是睦州人。

辛亥(十六日)，吴越军队内外合击淮南军队，把他们打得大败，生擒淮南将领何朗等三十余人，夺取战船二百艘。周本乘夜逃走，吴越军队追到皇天荡又把周本打败。淮南钟泰章率领二百精兵走在队伍的最后，在蒿草中竖立很多旗帜，吴越的追兵不敢前进而返回。

14 岐王李茂贞任命的保大节度使李彦博、坊州刺史李彦昱都弃城逃往凤翔，鄜州都将严弘倚率城投降。己未(二十四日)，后梁任命高万兴为保塞节度使，任命绛州刺史牛存节为保大节度使。

15 淮南开始建立选拔官吏的制度，任命骆知祥掌管。

16 五月丁卯(初三)，后梁太祖命令刘知俊乘胜攻取邠州。刘之俊认为难以攻取，以缺少军粮为借口推辞，于是将他召回。

17 佑国节度使王重师镇守长安数年，后梁太祖在河中，对他不按时进贡感到恼怒。己巳(初五)，召王重师到朝廷来，委任左龙虎统军刘捍为佑国留后。

18 癸酉(初九)，后梁太祖自河中出发；己卯(十五日)，回到洛阳。

刘捍到长安，王重师不以礼相待，刘捍向后梁太祖中伤他，说王重师暗中与邠州、岐州互相往来。甲申(二十日)，贬王重师为溪州刺史，不久赐令自尽，诛杀他的全族。

19 刘守文连年攻打刘守光不能攻下，于是大发兵，用重贿招致契丹、吐谷浑的兵众，合计四万人马驻扎蓟州。刘守光在鸡苏迎战，被刘守文打败。刘守文单马立在阵前，哭着对他的部众说："不要杀死我的弟弟。"刘守光的部将元行钦认识刘守文，直冲向前把他擒住，沧德军队全部溃散。刘守光把刘守文囚禁别室，用丛棘堵塞，乘胜进攻沧州。沧州节度判官吕兖、孙鹤推举刘守文的儿子刘延祚为帅，登城抗御防守。吕兖是安次人。

20 忠武节度使兼侍中刘知俊，功绩名声逐渐盛大，由于后梁太祖猜疑残忍日益厉害，内心里感到自己不安全；等到王重师被杀，刘知俊更加恐惧。太祖将要讨伐河东，紧急征召刘知俊到朝廷来，想要任命他担任河东西面行营都统。并且因为刘知俊有攻取丹州、延州的功劳，要重赏他。刘知俊的弟弟右保胜指挥使刘知浣跟随太祖在洛阳，秘密派人告诉刘知俊说："到朝廷来一定死。"又禀告太祖，请求率领弟侄前去迎接刘知俊，太祖允许了他。六月，乙未朔(初一)，刘知俊奏称"为军民所留"，于是带领同州军民归附岐王李茂贞。拘捕监军及不听从的将佐，全都戴上刑具押送凤翔。刘知俊派兵袭击华州，驱逐刺史蔡敬思，守卫潼关。暗中派人用重利引诱长安诸将，逮捕刘捍，送往凤翔，把他杀了。刘知俊派遣使者向岐王李茂贞请兵，也派使者前往晋阳请求出兵攻打晋州、绛州，送给晋王李存勖的信中说："不过十天，可以攻取两京，恢复唐室社稷。"

21 丁未(十三日),朔方节度使韩逊奏报攻克盐州,斩岐王李茂贞任命的盐州刺史李继直。

22 后梁太祖派遣亲近官员告谕刘知俊说:"朕待你甚厚,为什么忽然背弃?"刘知俊回答说:"我不会忘记恩德,只是畏惧像王重师那样被诛灭全族罢了。"太祖又派使者对他说:"刘捍说王重师暗中交结邠州、岐州,朕现在后悔不及,刘捍死了不足偿还罪责。"刘知俊没有答复。庚戌(十六日),太祖降诏革除刘知俊官职爵位,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为西路行营招讨使,率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刘郭等讨伐刘知俊。

辛亥(十七日),后梁太祖自洛阳出发。

刘郭到达潼关东,俘获刘知俊埋伏在路上侦察敌人的兵士蔺如海等三十人,把他们释放,让他们在前面当向导。刘知俊的弟弟刘知浣途中迷了路,徘徊数日,才到潼关下,关吏把他们放进关去。蔺如海等接着到了,关吏不知道他们已经被擒,也把他们放进关去。刘郭的军队趁着关门打开,径直前进,于是夺取了潼关,追上刘知浣,把他擒住。癸丑(十九日),后梁太祖到达陕州。

23 丹州马军都头王行思等发动叛乱,丹州刺史宋知诲逃回。

24 后梁太祖派遣刘知俊的侄子刘嗣业持诏前往同州招安刘知俊;刘知俊想要轻骑前往太祖的住地自认罪过,他的弟弟刘知偓阻止他。杨师厚等到达华州,刘知俊的部将聂赏打开城门投降。刘知俊听说潼关没有守住,官兵接连到来,匆忙慌张失去了主意,乙卯(二十一日)夜里,带领全族投奔岐州。杨师厚到长安,岐兵已经占据长安城,杨师厚率奇兵沿南山急趋直下,自西门入城,于是攻占了长安。庚申(二十六日),委任刘郭代理佑国留后。岐王李茂贞对刘知俊厚礼相待,任命他为中书令。岐州地域狭窄,没有藩镇安置他,只是厚给俸禄罢了。

25 刘守光派遣使者上表报捷,并且说"等到沧德事情完了,为陛下扫平并州敌寇"。刘守光也送信给晋王李存勖,说想要与他共同消灭伪梁。

26 抚州刺史危全讽自称镇南节度使,率领抚、信、袁、吉四州的军队号称十万进攻洪州。淮南守兵才一千人,将吏都畏惧害怕,节度使刘威秘密派遣使者到广陵告急求援,自己每天召集属下将吏宴饮。危全讽听说这情况,驻扎在象牙潭,不敢前进,向楚请求增兵。楚王马殷派遣指挥使苑玫会同袁州刺史彭彦章包围高安来援助危全讽。苑玫是蔡州人;彭彦章是彭玕亲兄的儿子。

徐温向严可求询问将领人选,严可求荐举周本。于是,任命周本为西南面行营招讨应援使,率兵七千援救高安。周本以前攻苏州没有立功,声称有病不出,严可求到他的卧室内强迫他起来。周本说:"苏州这场战役,敌人不能战胜我,只是主将权轻罢了。今天一定要用我,希望不要设置副职才可。"严可求应允了他。周本说:"楚兵为危全讽声援罢了,不是要取高安。我打败危全讽,援兵必然撤回。"于是急速奔赴象牙潭。经过洪州,刘威想要犒劳军队,周本不肯停留,有人说:"危全讽兵强,您应当观察形势然后再前进。"周本说:"贼众比我多十倍,我军听说这情况一定畏惧,不如乘他们锐气旺盛使用他们。"

27 秋季,七月甲子(初一),后梁太祖封授刘守光为燕王。

28 后梁兵攻下丹州,生擒王行思。

29 商州刺史李稠驱赶士民向西逃跑,商州将吏追赶并把他们斩杀,推举商州都押牙李玟主持州事。

30 庚午(初七),后梁太祖改佑国军为永平。

31 河东军队进犯晋州,抄没抢掠到达尧祠而离去。

32 癸酉(初十),后梁太祖自陕州出发;乙亥(十二日),回到洛阳,患病卧床。

33 当初,后梁太祖召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想要让他督率诸将攻打潞州,委任前兖海留后王班为山南东道留后,镇守襄州。杨师厚屡次对王班说牙兵王求等凶猛强悍,应当防备他们,王班自恃左右有壮士,不以为意,往往当众侮辱他们。戊寅(十五日),把王求流放到西部边境戍守,当天晚上,王求等发动叛乱,杀王班,推举都指挥使雍丘人刘玘为留后;刘玘假装依从他们,第二天,与指挥使王延顺逃往后梁太祖那里。乱兵尊奉平淮指挥使李洪为留后,归附前蜀主王建。过了不久,房州刺史杨虔也叛梁附蜀。

34 危全讽在象牙潭,临溪营建栅栏,连绵数十里。庚辰(十七日),周本隔着溪水列阵,先派瘦弱兵卒挑战试敌;危全讽的军队徒步渡溪追赶,周本乘他们渡到一半,发兵攻击;危全讽的军队大败,自相践踏,溺水死的人很多,周本分兵断绝他们的归路,生擒危全讽及将士五千人。周本率兵乘胜攻克袁州,逮住袁州刺史彭彦章,进攻吉州。歙州刺史陶雅派他的儿子陶敬昭及都指挥使徐章率兵袭击饶州、信州,信州刺史危仔倡请求投降,饶州刺史唐宝弃城逃走。行营都指挥使米志诚、都尉吕师造等在上高打败苑玫。吉州刺史彭玕率众数千人逃奔到楚,楚王马殷上表委任彭玕为郴州刺史,并为自己的儿子马希范娶彭玕的女儿为妻。淮南委任左先锋指挥使张景思

为信州刺史，派遣行营都虞候骨言率兵五千人送他赴任。危仔倡听说淮南军队到了，逃奔吴越，吴越王钱镠任命危仔倡为淮南节度副使，改他的姓为元氏。危全讽到广陵，弘农王杨隆演以他曾经对武忠王杨行密有恩德，把他释放，供给很丰厚。八月，虔州刺史卢光稠率州归附淮南。于是，江西之地尽为杨氏所有。卢光稠也派遣使者向后梁称臣归附。

35 甲寅(二十一日)，后梁太祖病稍愈，开始恢复临朝听政。

36 后梁任命镇国节度使康怀贞为西路行营副招讨使。

37 前蜀主王建命太子王宗懿兼领六军，设置永和府，精选朝中官吏担任属官。

38 辛酉(二十八日)，均州刺史张敬方奏报攻克房州。

39 岐王李茂贞想要派遣刘知俊率领军队攻灵州、夏州，并且约晋王李存勖让他进攻晋州、绛州。李存勖率兵南下，先派遣周德威等率领军队出阴地关进攻晋州，晋州刺史边继威全力固守。晋兵挖穿地道，城墙塌陷二十余步，城中军队血战抵御，一个晚上城墙又修好。后梁太祖诏令杨师厚率兵救援晋州，周德威用骑兵据守地势险要的蒙坑，杨师厚把他们打败，进抵晋州，晋兵解除包围逃走。

40 山南东道留后李洪侵犯荆南，荆南节度使高季昌派遣他的部将倪可福把李洪打败。后梁太祖诏令马步都指挥使陈晖率领军队会同荆南兵讨伐李洪。

41 前蜀主王建任命御史中丞王锴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42 后梁马步都指挥使陈晖率兵到达襄州，李洪迎战，被打得大败，牙兵王求战死。九月丁酉(初五)，攻占襄州，斩叛兵一千人，生擒李洪、杨虔等押送洛阳，把他们斩首。

43 丁未(十五日)，后梁任命保义节度使王檀为潞州东面行营招讨使。

44 刘守光奏报派遣他的儿子中军兵马使刘继威安抚沧州官吏平民。戊申(十六日)，委任刘继威为义昌留后。

45 辛亥(十九日)，侍中韩建罢去同平章事之职而任太保，左仆射、同平章事杨涉罢去同平章事之职而守任本官。任命太常卿赵光逢为中书侍郎，翰林奉旨、工部侍郎杜晓为户部侍郎，都为同平章事。杜晓是杜让能的儿子。

46 淮南派遣使者张知远到福建建立友好关系。张知远骄横傲慢，闽王王审知把他杀了，并上表把淮南的书信进呈给后梁太祖，开始与淮南断绝关系。王审知生性俭朴，常穿麻鞋，官府房屋低下简陋，未曾修葺。刑罚宽大，赋税轻薄，公家私人都富裕充实，境内因此安定。每年由海道经登州、莱州进贡物品到大梁，有十之四五的人在海上淹没溺死。

47 冬季，十月甲子(初二)，前蜀司天监胡秀林呈献《永昌历》，在前蜀通行。

48 湖州刺史高澧性情凶暴残忍，曾经召集州吏商议说："我想要把百姓全部杀死，可以吗？"州吏说："这样做，田租赋税从哪里出？应当只是选择可以杀的人把他杀死罢了。"当时高澧纠集百姓当兵，有人说他们叹息抱怨，高澧把民兵全部集中到开元寺，欺骗说是犒劳款待，进入寺内就把他们杀死；杀死的人超过一半，在寺外的人发觉了，放火作乱。高澧关闭城门大肆搜索，总共杀了三千人。吴越王钱镠想要杀死他，戊辰(初六)，高澧率州叛变归附淮南，发兵焚烧义和临平镇，钱镠命令指挥使钱镖前去讨伐他。

49 十一月甲午(初二)，后梁太祖到南郊天坛告谢上天。戊戌(初六)，大赦天下。

50 邺王罗绍威得了风痹病，上表称："魏州原是大镇，多数是外来的兵士，希望得到有功劳的重要大臣镇守，我乞求辞官回家。"后梁太祖 听到这些话，不禁抚案动容。己亥(初七)，后梁太祖任命他的儿子罗周翰为天雄节度副使，主持节度使府事务。并对罗绍威的使者说："赶快回去告诉你的主子：为我努力吃饭！如有不测，当使你的子孙世世代代永居高位来作报答。现在派罗周翰前去典领军府事务，还希望你恢复健康啊。"

51 岐王李茂贞想要攻取灵州来安置刘知俊，并且把灵州作为放牧马匹的地方，让刘知俊亲自带兵去攻打灵州。朔方节度使韩逊派遣使者告急，后梁太祖诏令镇国节度使康怀贞、感化节度使寇彦卿率领军队攻打邠州、宁州来救助灵州。康怀贞等打到哪里都取得胜利，攻克宁、衍二州，夺取庆州南城，庆州刺史李彦广出城投降。游兵侵犯抢掠到达泾州的边境。刘知俊听说这情况，十二月己丑(二十八日)，解除对灵州的包围，带兵回去了。后梁太祖急召康怀贞等回去，派遣军队在三原县青谷迎接援助。康怀贞等回师，到达三水，刘知俊派遣军队占据险要进行拦击，左龙骧军使寿张人王彦章奋力作战，康怀贞等才得以通过。康怀贞与副将李德遇、许从实、王审权分道前进，都与援兵没有相遇，到达升平，刘知俊在山口埋伏军队，康怀贞大败，仅以自身得免，李德遇等军全部

覆灭。岐王李茂贞委任刘知俊为彰义节度使，镇守泾州。

王彦章勇猛强悍，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每次作战都用两杆铁枪，各重一百斤，一杆放在马鞍中，一杆拿在手里，所向无敌，当时人们称他为“王铁枪”。

52 前蜀蜀州刺史王宗弁声称有病，罢官回到成都，闭门不出。前蜀主王建怀疑他居功自傲心怀怨恨，给他加官检校太保，他坚决推辞不接受，对别人说：“廉洁的人知足而没有忧愁，贪婪的人忧愁而没有知足。我是个小人物，官位到此就满足了，哪里能要求提升不止呢！”王建赞许他的志向并应允了他，赏赐增多。

53 刘守光围攻沧州很久没有攻下，把刘守文押解到城下给城中的人观看，城中将士仍然固守。城中吃的东西全完了，百姓吃胶泥，兵士吃人，驴马互相吃鬃尾。沧州节度判官吕兖挑选瘦弱的男人、女人，给他们吃酒曲麦粉，然后煮来供给军士食用，把这叫做“宰杀务”。

四年（庚午，公元 910 年）

1 春季，正月乙未（初四），刘延祚力量已尽，出城投降。当时刘继威年龄尚小，刘守光派大将张万进、周知裕辅佐他镇守沧州，把刘延祚及其将佐返归幽州，杀灭吕兖的全族，释放孙鹤。

吕兖的儿子吕琦，年十五岁，门下客人赵玉欺骗监刑的人说：“这是我的弟弟，不要乱杀。”监刑的人听信了他的话，于是赵玉带领吕琦逃走。吕琦脚痛不能行走，赵玉背着他，改变姓名，在路上讨饭充饥，才得以免死。吕琦感叹家族灭绝，努力学习自立，晋王李存勖听说他的名声，任命他为代州判官。

2 辛丑（初十），后梁任命卢光稠为镇南留后。

3 卢龙节度使刘守光为他的父亲刘仁恭请求辞官，丙午（十五日），后梁太祖命刘仁恭为太师致仕。不久，刘守光派人暗杀他的哥哥刘守文，然后把罪名归于受他支使去杀刘守文的人，并把他处死。

4 二月，淮南军将万全感从岐州回到广陵，岐王李茂贞承用制书加封弘农王杨隆演兼中书令，继承吴王。于是，吴王杨隆演在淮南境内实行大赦。

5 湖州刺史刘澧向吴王求救，吴常州刺史李简等率兵前去接应，湖州将领盛师友、沈行思关闭城门不接纳；高澧率领部下五千人投奔吴。三月癸巳（初三），吴越王钱镠巡视湖州，任命钱镖为湖州刺史。

6 前蜀太子王宗懿骄纵凶狠，喜好凌辱轻慢旧臣。内枢密使唐道袭是前蜀主王建的宠臣，太子王宗懿屡次在朝廷上戏谑他，因此二人有了嫌隙，互相向王建诉说。王建恐怕他们彼此憎恨仇视，任命唐道袭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唐道袭举荐宣徽北院使郑顼为内枢密使，郑顼接受任命那天，就要检查唐道袭兄弟盗用内库金帛之事。唐道袭畏惧，奏称郑顼狭隘急躁，不能担当大任，丙午（十六日），调郑顼出任果州刺史，任命宣徽南院使潘炕为内枢密使。

7 夏州都指挥使高宗益发动叛乱，杀定难节度使李彝昌。将吏共同杀死高宗益，推戴李彝昌族父蕃汉都指挥使李仁福为帅。癸丑（二十三日），李仁福奏报后梁太祖。夏季，四月甲子（初五），太祖任命李仁福为定难节度使。

8 丁卯（初八），宋州节度使衎王朱友谅进献瑞麦，一茎三穗，后梁太祖说：“如果在丰年，这是上等吉兆。现在宋州大水，用这些做什么！”诏令去掉出产瑞麦之县的好名声，派遣使者前去责问查究朱友谅，委任兖海留后惠王朱友能代为宋州留后。朱友谅、朱友能，都是后梁太祖之兄广王朱全昱的儿子。

9 后梁太祖因为晋州刺史下邑人华温琪抵抗晋兵有功，想要赏赐他，适逢护国节度使冀王朱友谦奏称晋州、绛州与河东接壤，乞求另建节镇，壬申（十三日），以晋、绛、沁三州为定昌军，任命华温琪为定昌节度使。

10 后梁左金吾大将军寇彦卿进京朝见，走到天津桥，有百姓没有躲避让路，便被他投掷桥栏外摔死了。寇彦卿向后梁太祖自首。太祖因寇彦卿很有才干，屡建功劳，长期以来就跟随左右，于是命令他用自己的钱财送给死者家属来赎罪。御史司宪崔沂弹劾上奏“寇彦卿在宫阙之下杀人，请依法定罪”。太祖命寇彦卿分疏辩析。寇彦卿回答说：“我让随从把他举起放到桥栏外，没想到误伤死去。”太祖想要按过失罪论定，崔沂奏称：“按照法律，以势力指使的人为首，下手的人为从，不能把罪过归于从者。没有争斗却故意殴伤别人，加伤罪一等，不能作为过失看待。”辛巳（二十二日），太祖命贬降寇彦卿为游击将军、左卫中郎将。寇彦卿扬言：“有得崔沂首级的人，赏钱一万缗。”崔沂把寇彦卿的话报告太祖，太祖派人告诉寇彦卿说：“崔沂有毫发受伤，我必当杀你的全族！”当时功臣们骄傲专横，从此稍微收敛。崔沂是崔沆的弟弟。

11 五月，吴徐温的母亲周氏去世，将吏前去祭奠，制做木偶人，高数尺，穿着用罗锦做的衣服，徐温说：“这些都出于百姓之力，怎么能将它穿在这里烧掉呢，应当解下来给贫苦的人穿。”过了不久，徐温又起用为内外马

步军都军使,兼任润州观察使。

12 岐王李茂贞屡次向前蜀索求财物,前蜀主王建都给了他。又索求巴、剑二州,王建说:"我侍奉李茂贞,勤勉到极点了。假如给他土地,就是抛弃百姓,宁可多给他财物。"于是,又送给李茂贞丝、茶、布、帛七万。

13 己亥(十一日),后梁任命刘继威为义昌节度使。

14 癸丑(二十五日),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邺贝庄王罗绍威去世。后梁太祖诏令委任他的儿子罗周翰为天雄留后。

15 匡国节度使长乐忠敬王冯行袭病重,上表请求任命代替的人。许州牙兵二千人,都是秦宗权的余党,后梁太祖深为忧虑。六月庚戌(疑误),太祖命令崇政院直学士李琪驰往许州看视病情,说:"好好地告诉他朕的意思,不要乱了我的邻近藩镇。"李琪到达许州,对将吏们说:"皇上手里掌管一百万军队,离这里不过几百里。冯公忠诚纯正,不要使皇上有所怀疑。你们赤胆忠心,报效国家,何愁没有荣华富贵!"由此众人不敢提出不同意见。冯行袭想要派人代受诏书,李琪说:"头朝东穿上朝会时的礼服,就是受诏的礼仪了。"于是就在卧室内宣布诏书,对冯行袭说:"您好好地自己保养,不要办理公务,这是您子孙的福份啊。"冯行袭哭泣谢恩,于是解下节度使、观察使印交给李琪,让他代管军府。太祖听到这情况,说:"我本来知道李琪能办事,冯行袭一族不会灭亡了。"庚辰(二十二日),冯行袭病逝。甲申(二十六日),太祖委任李琪暂时主持匡国留后事务,把冯行袭的军队全部分隶各校,冒冯姓的养子全部返归各家。

16 楚王马殷请求担任天策上将,后梁太祖诏令加官马殷天策上将军。马殷开始设置天策府,任命他的弟弟马宾为左相、马存为右相。马殷派遣将领率兵侵犯荆南,驻扎在油口,高季昌把楚兵打败,斩下首级五千个,追赶逃兵到白田才返回。

17 吴水军指挥使敖骈在赤石洞包围吉州刺史彭玕的弟弟彭瑊,楚军救援彭瑊,俘虏敖骈而回。

18 秋季,七月,戊子朔(初一),前蜀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韦庄去世。

19 吴越王钱镠上表称:"宦官周延诰等二十五人,唐末避祸来到这里,他们不是刘季述、韩全诲的党羽,乞求原宥赦免他们。"后梁太祖说:"这些宦官我知道他们没有罪,但现在革除各种弊端刚开始,不想把他们安置在宫中,可以姑且留在他那里。把这个意思告诉吴越王钱镠。"

20 岐王李茂贞与邠州李继徽、泾州刘知俊二帅各派遣使者通告晋王李存勖,请求合兵攻打定难节度使李仁福;李存勖派遣振武节度使周德威领兵会同他们,合兵五万包围夏州,李仁福绕城抗拒防守。

21 八月,后梁太祖任命刘守光兼义昌节度使。

22 镇州、定州自后梁太祖即位以来,虽然没有输送正常租税,但进献物品很勤。适逢赵王王镕的母亲何氏去世。庚申(初三),太祖派遣使者前去吊唁,并且在王镕守丧期间起用授予官职。当时邻近各道的吊客都在馆舍,后梁使者看见晋王李存勖的使者,回到洛阳后,向太祖进言说:"王镕暗中与晋通好,镇、定势力强大,恐怕终究难以控制。"太祖深以为是。

23 壬戌(初五),定难节度使李仁福前来告急。甲子(初七),后梁任命河南尹兼中书令张宗奭为西京留守。后梁太祖担心晋王李存勖的军队袭击西京洛阳,任命宣化留后李思安为东北面行营都指挥使,率兵一万人驻扎河阳。丙寅(初九),太祖从洛阳出发;己巳(十二日),到达陕州。辛未(十四日),任命镇国节度杨师厚为西路行营招讨使,会同感化节度使康怀贞率兵三万在三原驻扎。太祖担忧晋王的军队出泽州进逼怀州,不久听说晋王的军队在绥州、银州的沙漠里,说:"不值得忧虑了。"甲申(二十七日),太祖派遣夹马指挥使李遇、刘绾自鄜州、延州奔赴银州、夏州,拦截晋兵的归路。

24 吴越王钱镠修筑抵御海潮的石塘,扩大杭州城,大修平台馆舍。由此,钱塘地区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盛于东南。

25 九月己丑(初三),后梁太祖自陕州出发;甲午(初八),回到洛阳,疾病复发。

26 李遇等到达夏州,岐王李茂贞、晋王李存勖的军队都解围撤走了。

27 冬季,十月,后梁派遣镇国节度使杨师厚、相州刺史李思安率兵驻扎泽州来谋取上党。

28 吴越王钱镠巡视湖州的时候,留下沈行思担任巡检使,与盛师友一同回去。沈行思对同列陈璟说:"大王如果以盛师友为刺史,用什么来安置我?"当时陈璟已经得到吴越王钱镠派遣送沈行思回军府的密旨,于是欺骗他说:"为什么不自己到大王的住所去陈述!"沈行思听从了陈璟的建议。到达军府数日以后,陈璟送他的家人也到了,沈行思怨恨陈璟出卖了自己。钱镠自家乡衣锦军回来,将吏前去迎接谒见,沈行思取出锻槌击打陈璟,

并把他杀死，于是谒见钱镠，与盛师友争论功劳大小，夺左右兵士的长矛，想要刺杀盛师友，众人把沈行思逮住。钱镠杀了沈行思，任命盛师友为婺州刺史。

29 十一月己丑(初三)，后梁任命宁国节度使、同平章事王景仁充任北面行营都指挥招讨使，潞州副招讨使韩勍任他的副手，以李思安担任先锋将，奔赴上党。随即派遣王景仁等驻扎魏州，杨师厚回陕州。

30 前蜀主王建把太子王宗懿的名字改为王元坦。庚戌(二十四日)，前蜀主王建立养子王宗裕为通王，王宗范为燮王，王宗钧为昌王，王宗寿为嘉王，王宗翰为集王；立他的亲子王宗仁为普王，王宗辂为雅王，王宗纪为褒王，王宗智为荣王，王宗泽为兴王，王宗鼎为彭王，王宗杰为信王，王宗衍为郑王。

起初，唐末主管军权的宦官大多收养军中的壮士做儿子来加强自己的势力，从此，各军的将领也仿效他们。而前蜀主王建的养子尤其多，只有王宗懿等九人及王宗特、王宗平是他的亲儿子；王宗裕、王宗钧、王宗寿都是他的族人；王宗翰姓孟，是王建姐姐之子；王宗范姓张，他的母亲周氏是王建之妾；其余养子一百二十人都是功臣，虽然冒作王姓并且兄弟连名，但不禁止相互结为婚姻。

31 后梁太祖病情稍愈，辛亥(二十五日)，到伊水、洛水之间设围打猎。

32 后梁太祖怀疑赵王王镕有二心于晋，并且想趁着邠王罗绍威去世移调镇、定两处节度使。恰巧燕王刘守光发兵驻扎涞水，想要侵犯定州，梁太祖派遣供奉官杜廷隐、丁延徽监督魏博兵三千分别驻扎深州、冀州，声称担心燕兵南犯，前来帮助赵兵防守抵御；又说分兵到粮多之处就地取得给养。赵将石公立戍守深州，禀报赵王王镕，请求拒绝他们。王镕突然命令打开深州城门，把石公立转移到城外躲避起来。石公立出了城门，指着城流眼泪说："朱氏灭唐社稷，三尺高的小孩都知道他的为人。可是我王尚且仗恃联姻通好，以长者之心期待他，这就是所说的开门请强盗进来啊。可惜啊，这城内的人现在成为俘虏了！"

梁人有逃奔到真定的，把后梁太祖想要移调镇、定的图谋告诉王镕，王镕非常害怕，又不敢先自己断绝与后梁的关系；只是派遣使者到洛阳，诉说："燕兵已经撤走，与定州讲和像从前一样，深州、冀州人民看见魏博军队进城，奔走惊慌，乞求把魏博军队召回。"太祖派遣使者到真定慰劳宣谕他们。过了不久，杜廷隐等关闭城门，把赵的戍防兵士全部杀死，登城抵御防守。王镕才命令石公立攻打，不能攻取，于是派遣使者向燕、晋求援。

王镕的使者到晋阳，义武节度使王处直的使者也到了，想要共同推举晋王李存勖为盟主，合兵攻后梁。晋王会同将佐商议对策，都说："王镕长期向朱温称臣，每年输送众多的财物，结为儿女姻亲，他们的交情太深了。这一定是欺骗手段，应当慢慢观察他们的动静。"李存勖说："他也是择其利害而为之罢了。王氏在唐代尚且有时臣属、有时叛变，怎么肯愿意始终做朱氏的臣子呢？他朱温的女儿怎么比得上寿安公主！现在救死都不够，哪里还顾得上婚姻！我如果怀疑他而不去援救，正好落入朱氏的计谋之中。应当急速发兵前往，晋、赵协力，打败梁兵是肯定的了。"于是发兵，派遣周德威领兵，出井陉，驻扎赵州。

王镕的使者到幽州，燕王刘守光正在外出打猎，幕僚孙鹤驰往野外打猎的地方对刘守光说："赵人前来乞求援兵，这是上天想要成全大王的功业了。"刘守光说："这是什么缘故？"孙鹤回答说："近来常常忧虑王镕与朱温关系牢固。朱温的志向是不全部吞并河朔不会停止，现在他们自己为仇敌，大王如果与王镕并力打败梁兵，那么镇州、定州都提起衣襟朝见燕王了。大王您不出兵，只怕晋人已经在我之先发兵了。"刘守光说："王镕屡次背弃盟约，现在让他与梁自相败坏，我可以坐收其利，救他做什么呢！"赵的使者在路上接连不断，刘守光结果不发兵救援。从此镇州王镕、定州王处直又称唐天祐年号，再将武顺改为成德军。

后梁主管观察天象的官员说："下月月亮亏缺，不利于在外面住宿军队。"后梁太祖召王景仁等回洛阳。十二月己未(初三)，太祖听说赵王王镕与晋王李存勖联合，晋兵驻扎赵州，于是命令王景仁等率兵前去攻打。庚申(初四)，王景仁等自河阳渡过黄河，会同天雄留后罗周翰的军队，合兵四万，在邢州、洺州扎营。

33 虔州刺史卢光稠病重，想要把职位授予谭全播，谭全播不接受。卢光稠病逝，他的儿子韶州刺史卢延昌到虔州奔丧，谭全播拥立并侍奉他。吴派遣使者授予卢延昌虔州刺史，卢延昌接受了，也通过楚王马殷秘密地向后梁通表，说："我接受淮南的官职，藉以缓和他们的图谋罢了，一定为朝廷谋划治理江西。"丙寅(初十)，后梁任命卢延昌为镇南留后。卢延昌上表委任他的部将廖爽为韶州刺史。廖爽是赣州人。吴淮南节度判官严可求请求在新淦县设置制置使，派遣军队戍守，以便谋取虔州。每次更换交替，就在暗中增加新淦县的驻兵，虔州人没有察觉。

34 庚午(十四日)，前蜀主王建任命御史中丞周庠、户部侍郎判度支庾传素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35 太常卿李燕等刊定《梁律令格式》，癸酉(十七日)颁行。

36 丁丑(二十一日),王景仁等进军柏乡。

37 辛巳(二十五日),前蜀实行大赦,改明年年号为永平。

38 赵王王镕再次向晋告急,晋王李存勖任命蕃汉副总管李存审守卫晋阳,亲自统率军队自赞皇向东进发,王处直派遣部将率兵五千跟从。辛巳(二十五日),李存勖率兵到达赵州,与周德威会合,俘获割草打柴的后梁兵二百人,问他们说:"当初从洛阳出发的时候,梁主有什么号令?"后梁兵回答说:"梁主告诫上将说:'镇州王镕反复无常,终究要成为子孙的祸患。现在把精锐部队都交付给你,镇州即使用铁铸城,也一定为我夺取。'"李存勖命令把俘获的后梁兵送到赵王王镕那里去。

壬午(二十六日),李存勖率军前进,距离柏乡三十里,派遣周德威等率胡人骑兵逼近后梁营挑战,后梁兵不出。癸未(二十七日),又向前推进,距柏乡五里,在野河的北面扎营,又派遣胡人骑兵逼近后梁营纵马射箭,并且辱骂他们。梁将韩勍等率领步兵、骑兵三万人马,分三路追击挑战的晋兵,铁甲头盔都披着华丽的丝织品,雕刻着金银,光彩闪烁夺目,晋兵望见不禁丧失士气。周德威对李存璋说:"梁人的意思不在争战,只是显示兵威罢了。不挫伤他们的锐气,我军就不能振作。"于是在军中巡示说:"他们都是汴州的天武军,屠夫、酒徒、佣工、商贩之类罢了,衣甲虽然鲜艳,十个人不能抵挡你们一个人。擒获他们一个人,足够使自己富裕了,这是奇货,不可以失去啊!"周德威亲自带领精锐骑兵一千余人攻击后梁兵的两头,左右奔驰冲击,出入再四,俘获一百余人,边战边退,到野河为止;后梁兵也撤退了。

周德威向晋王进言说:"贼人的声势很盛,应当按兵不动来等待他们士气衰退。"晋王李存勖说:"我孤军远道而来,救别人的危急,三镇军队是乌合之众,利于速战速决,您却要按兵不动持重求稳,什么缘故呢?"周德威说:"镇州、定州的军队,坚守城池是他们的长处,在城外旷野里作战是他们的短处。我军所仗恃的是骑兵,在平原旷野里作战最为有利,可以纵马奔驰冲击。现在迫近敌人的营垒墙门,战马没有施展它的四足的地方。况且敌众我寡难于持久,如果敌人知道我军的虚实,那就危险了。"李存勖不高兴,退入帐中躺在床上,诸将没有人敢说话。周德威前去见张承业,说:"大王突然胜利就轻敌,不量力就追求速战。现在离敌人只有咫尺,两军不过一水之隔罢了,敌人如果造桥过河来逼近我军,我军兵众立刻就会被消灭。不如退兵到高邑,引诱敌人离开营垒,他们出来我们就回营,他们回营我们就出来,另派轻捷骑兵抄夺他们输送的粮饷,不过一个多月,打败敌人是必然无疑了。"张承业进去,掀帐拍着晋王李存勖说:"现在难道是大王安稳睡觉的时候吗!周德威老将知兵,他的话不可忽视啊!"李存勖突然站起来说:"我正在思考他的建议!"当时后梁兵关闭营垒不出,有来投降的便盘问他们,回答说:"王景仁正在造许多浮桥。"李存勖对周德威说:"果然像您说的那样。"当天,撤营退保高邑。

39 辰州蛮的首领宋邺,溆州蛮的首领潘金盛,仗恃他们的住处深险,屡次侵扰楚的边境。到这时候,宋邺侵犯湘乡,潘金盛侵犯武冈。楚王马殷派遣昭州刺史吕师周率领衡山兵五千讨伐他们。

40 宁远节度使庞巨昭、高州防御使刘昌鲁,都是唐朝官员。黄巢侵犯岭南的时候,庞巨昭任容管观察使,刘昌鲁任高州刺史,率领群蛮据险抵抗,黄巢的军队不敢进入境内。唐廷嘉奖他们的功绩,在容州设置宁远军,任命庞巨昭为节度使,任命刘昌鲁为高州防御使。等到刘隐占岭南,二州不从;刘隐派遣他的弟弟刘岩攻打高州,刘昌鲁把他打得大败;又进攻容州,也没有攻克。刘昌鲁自己估计终究不是刘隐的敌手,这一年,写信给楚请求自愿归附,楚王马殷大喜,派遣横州刺史姚彦章率兵前往迎接他。姚彦章到达容州,副将莫彦昭劝庞巨昭说:"湖南军队远来疲乏,应当撤去储备,抛弃城池,隐藏在山谷里等待他们。他们一定入城,我们用全军袭击,他们在城外没有继续到来的援兵,可以擒住了。"庞巨昭说:"马氏正在兴起,现在虽然战胜了他,以后将怎么办!不如准备牛酒饭食迎接他们。"莫彦昭不从,庞巨昭把他杀死,率州迎降。姚彦章前进到达高州,用军队援助护送庞巨昭、刘昌鲁的亲族及士卒一千余人回长沙。楚王马殷任命姚彦章主持容州事务,任命刘昌鲁为永顺节度副使。刘昌鲁是邺县人。

乾化元年(辛未,公元 911 年)

1 春季,正月,丙戌朔(初一),发生日食。

2 柏乡近来不贮存草料,后梁兵割草供给自己,晋人每天用流动部队抄掠他们,后梁兵不出营寨。周德威派遣胡人骑兵环绕后梁营奔驰射箭并辱骂他们,后梁兵怀疑设有埋伏,更加不敢出营,铡碎屋茅坐席来饲养马匹,马多有饿死的。丁亥(初二),周德威与别将史建瑭、李嗣源率领三千精锐骑兵逼近后梁军营门辱骂,王景仁、韩勍大怒,率领全体部众出战。周德威等转战到达高邑南边。晋将李存璋率步兵在野河岸边列阵,后梁军东西绵延数里,争相向前抢夺桥梁,镇州、定州的步兵抵御他们,势不能支。晋王李存勖对匡卫都指挥使李建及说:

“梁贼过桥就不能再遏制他们了。”李建及挑选步兵二百名，手执长枪大声喧噪，努力奋战把后梁兵打退。李建及是许州人，姓王，是李罕之的养子。晋王李存勖登上小土山眺望两军对战情形说：“梁兵争相前进而喧哗，我兵整齐有序而安静严肃，我军一定胜利。”战斗自巳时打到午时，没有决出胜负。李存勖对周德威说：“两军已经交战，势难分开，我们的兴亡，就在此一举。我为您先冲上前去，您可以随后跟上。”周德威拉住战马，直言劝诫说：“观察梁兵的情势，可以逸待劳制服他，不易用力量战胜他。梁兵离开营地三十余里，即使带着干粮，也没有空闲时间吃，日落以后，饥渴在腹中相逼，箭矢兵刃在身外交加，士卒劳累疲倦，一定有退却之心。这时，我用精锐骑兵追逐他们，一定大胜。现在不可攻击啊！”李存勖这才止住。

当时，魏州、滑州的后梁兵在东边列阵，宋州、汴州的后梁兵在西边列阵。到太阳下山的时候，后梁军没有吃东西，兵士没有斗志，王景仁等带兵逐渐退却，周德威大声呼喊说：“梁兵逃跑了！”晋兵大声喧噪，争相前进，魏州、滑州军队先退，李嗣源率众在西边阵前大声呼叫，说：“东阵已经逃跑，你们为什么久留！”后梁兵互相惊慌恐怖，于是大溃。李存璋率领步兵追逐逃散的梁兵，大声呼唤说：“梁人也是我们的人，父兄子弟运送军粮的不杀。”于是，梁兵都脱下铠甲，扔掉兵器，喧哗声惊天动地。赵人怀着后梁兵屠杀深州、冀州戍卒的仇恨，顾不上抢夺财物，只是挥舞利刃追杀后梁兵，后梁的龙骧、神捷两军的精兵几乎全歼，从野河到柏乡，僵尸遍地。王景仁、韩勍、李思安率数十名骑兵逃走。晋兵夜里到达柏乡，后梁兵已经离开，抛弃的粮食、资财、器械不可计算。总共斩首二万级。李嗣源等追赶到邢州，河朔大为震动。保义节度使王檀严密戒备，然后打开城门接纳残兵败卒，给予钱粮，分别遣送返回本道。晋王李存勖收兵驻扎赵州。

后梁供奉官杜廷隐等听说后梁兵失败，抛弃深州、冀州就离开了，驱赶二州的全部丁壮作为奴婢，老弱的全部活埋，城中留存的只有断墙残壁。

癸巳（初八），后梁太祖又任命杨师厚为北面都招讨使，率兵驻扎河阳，收集逃散的兵卒，过了十几天，收得一万人。己亥（十四日），晋王李存勖派遣周德威、史建瑭率领三千骑兵奔赴澶州、魏州，张承业、李存璋率领步兵攻打邢州，自己统率大军在后面跟随，移送檄文给河北各州县，说明利害。太祖派遣别将徐仁溥率领军队一千人，自西山在夜里进入邢州，协助保义节度使王檀守卫邢州城。己酉（二十四日），太祖罢免王景仁的招讨使及平章事职务。

3 前蜀主王建的女儿普慈公主嫁给了岐王李茂贞的侄子、秦州节度使李继崇，普慈公主派遣宦官宋光嗣把写在白绢上的书信送给王建，说李继崇骄矜嗜酒，请求回成都去，王建召普慈公主回成都。辛亥（二十六日），普慈公主到达成都，王建让她留下居住，任命宋光嗣为阁门南院使。岐王李茂贞勃然大怒，开始与前蜀断绝交往。宋光嗣是福州人。

4 楚昭州刺史吕师周带领军队攀援藤条沿着崖壁进入飞山洞袭击溆州蛮首领潘金盛，把他擒住押送到武冈斩首。

5 二月己未（初四），晋王李存勖到达魏州，发动攻击，没有攻下。后梁太祖认为天雄留后罗周翰年纪轻，并且憎恶他父亲时的将领像佐，庚申（初五），任命户部尚书李振为天雄节度副使，命供奉官杜廷隐率兵一千人保卫他，从杨刘渡过黄河，从偏僻的小路在夜里进入魏州，帮助罗周翰防守。癸亥（初八），李存勖到黎阳观看黄河，一万多后梁兵将要渡黄河，听说晋王李存勖到来，都抛下船只而离开。

6 后梁太祖召蔡州刺史张慎思到洛阳，长期没有授官替代。蔡州右厢指挥使刘行琮发动叛乱，放任兵丁焚烧抢掠，将要投奔淮南。顺化指挥使王存俨杀死刘行琮，安抚制止刘行琮的兵众，自己主持蔡州事务，把刘行琮部众情形飞驰奏报。当时东京留守博王朱友文没有事先奏请，急忙发兵讨伐，军队到达鄢陵，后梁太祖说：“王存俨处在恐惧之中，如果用军队去对付他，就要远走高飞了。”派遣使者飞驰前去把朱友文召回。甲子（初九日），任命王存俨暂时主持蔡州事务。

7 乙丑（初十），周德威从临清攻打贝州，夺取夏津、高唐；攻打博州，夺取东武、朝城；攻打澶州，刺史张可臻弃城逃跑，后梁太祖把他杀了。周德威进攻黎阳，夺取临河、淇门；进逼卫州，抢掠新乡、共城。庚午（十五日），太祖亲自率领军队驻扎白司马阪来防备晋军。

8 卢龙、义昌节度使兼中书令燕王刘守光攻克沧州之后，自认为得到上天佑助，荒淫暴虐更加利害。每次惩罚人，一定要把他放置在铁笼子里，用火烤，又制作铁刷子刷人的脸。刘守光听说后梁兵在柏乡被打败，派人前去对赵王王镕及王处直说：“听说二镇与晋王打败梁兵，发兵南下，我也有三万精锐骑兵，想要亲自率领为诸公前行。但是四镇的军队联合，一定要有盟主，我如果到那里去，用什么安置我？”赵王王镕很担忧，派遣使者报

告晋王李存勖，晋王笑着说："赵人告急求援，刘守光不能出一兵一卒救助。等到我成功了，却又想要用军队的威力来离间二镇，真是愚蠢到极点了！"诸将说："云州、代州与燕边境接连，他们如果侵扰我边城防务，就会动摇人心，我兵千里出征，缓急实难接应，这也是心腹之患。不如先攻取刘守光，然后就可以专心一意南下讨伐了。"李存勖说："好！"当时恰巧杨师厚自磁州、相州带兵前去救援邢州、魏州，壬申(十七日)，晋兵解除包围离去。杨师厚率兵追赶，越过漳水而返回，邢州的包围也解除了。杨师厚留在魏州驻扎。

赵王王镕亲自到赵州进见晋王李存勖，对将士大加犒劳，从此派遣他的养子王德明率领三十七都的军队经常随从李存勖征战讨伐。王德明，本姓张，名文礼，是燕人。

壬午(二十七日)，晋王李存勖从赵州出发，回晋阳，留下周德威等率兵三千人守卫赵州。

(张书才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资治通鉴第二百六十八卷

后梁纪三　　后梁太祖乾化元年(辛未，公元911年)

1 三月，乙酉朔(初一)，后梁任命天雄留后罗周翰为天雄节度使。

2 清海、静海节度使兼中书令南平襄王刘隐病情紧急，上表委任他的弟弟节度副使刘岩暂时主持留后事务；丁亥(初三)，刘隐病故。刘岩继位。

3 岐王李茂贞聚集军队到前蜀东部的边界地方，前蜀主王建对文武群臣说："自从李茂贞被朱温所困，我经常接济他的困乏，现在却忘恩负义来进行侵犯，谁替我攻打他？"兼中书令王宗侃请求前去。王建任命王宗侃为北路行营都统。司天少监赵温珪劝谏说："李茂贞没有侵犯边境，各将领贪图立功，率兵深入，运粮道路艰险遥远，恐怕不是国家的利益。"前蜀主不听，任命兼侍中王宗祐、太子少师王宗贺、山南节度使唐道袭为三招讨使，左金吾大将军王宗绍为王宗祐的副手，率领步兵、骑兵十二万，讨伐岐王李茂贞。壬辰(初八)，王宗侃等从成都出发，旌旗招展连绵数百里。

4 岐王李茂贞招募华原贼帅温韬作为养子，以华原为耀州，美原为鼎州。设置义胜军，任命温韬为义胜节度使，派他率领邠州、岐州的军队侵犯长安。后梁太祖诏令感化节度使康怀贞、忠武节度使牛存节带领同华、河中军队前去讨伐。己丑(二十五日)，康怀贞等奏报在车度攻打温韬，把他赶跑。

5 夏季，四月，乙卯朔(初一)，岐兵侵犯前蜀兴元，唐道袭把岐兵击退。

6 后梁太祖因为长期患病，五月，甲申朔(初一)，大赦天下。

7 甲辰(二十一日)，后梁任命清海留后刘岩为清海节度使。刘岩多延请中原读书人安置在幕府，出任刺史，刺史中没有武人。

8 前蜀主王建前往利州，命令太子王元坦代主国政。六月，癸丑朔(初一)，王建到达利州。

9 燕王刘守光曾经穿唐代皇帝所穿的赤褐色袍服，回头对将吏们说："现在天下大乱，英雄武力竞争，我兵马强壮，地势险要，也想自己称帝，怎么样？"孙鹤说："现在内部危难刚平定，公家私人都困苦竭蹶，太原晋王李存勖窥伺我们的西部，契丹王阿保机窥伺我们的北部，匆忙谋划自己称帝，未见其可行之处。大王只要尊养读书人，爱恤老百姓，训练军队，积贮粮食，修行德政，四方自然服从了。"刘守光不高兴。

刘守光又派人婉言劝说镇州王镕、定州王处直，要求他们尊奉自己为"尚父"。赵王王镕把这件事告诉晋王李存勖，晋王勃然大怒，想要讨伐刘守光，诸将都说："这个刘守光作恶到极点了，应当诛灭他的全族，不如假装推尊他为尚父来让他恶贯满盈。"于是与王镕、义武节度使王处直、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振武节度使周德威、天德节度使宋瑶，六镇节度使共同奉册推尊刘守光为尚书令、尚父。

刘守光不醒悟，以为六镇节度使确实畏惧自己，更加骄横，于是上表给后梁太祖详细陈情："晋王等推尊我，我承受陛下的深恩，没有敢接受。我私下考虑适宜的办法，不如陛下任命我为河北都统，那么，并州、镇州不值得平定了。"后梁太祖也知道刘守光狂妄愚蠢，于是任命刘守光为河北道采访使，派遣阁门使王瞳、崇政院受旨史彦群前去册命他。

刘守光命令属官草拟尚父、采访使承受册封的礼仪。乙卯(初三)，属官取唐代册封太尉的礼仪呈献，刘守光

看后，问怎么能没有南郊祀天、改变年号的事宜，属官回答说："尚父虽然尊贵，也是天子的臣属，哪里有南郊祀天、改变年号的事呢？"刘守光勃然大怒，把册仪仍在地上，说："我的领地二千里，披甲的将士三十万，径直作河北的天子，谁能禁止我！尚父怎么值得做呢！"命令赶快准备即皇帝位的礼仪，把阎门使王瞳、崇政院受旨史彦群及各道的使者用刑具拘系，投入狱中，不久又把他们都释放了。

10 后梁太祖命令杨师厚率兵三万到邢州驻扎。

11 前蜀的各位将领攻击岐王李茂贞的军队，屡次把岐兵打败。秋季，七月，前蜀主王建向西返回成都，留下御营使昌王王宗铎在利州驻扎。

12 辛丑（二十日），后梁太祖在张宗奭的私宅里避暑，几乎奸淫了张宗奭家的全部妇女。张宗奭的儿子张继祚不能忍受愤恨耻辱，想要杀死太祖。张宗奭阻止儿子说："我家不久前在河阳，被李罕之围困，靠吃木屑来度时日，仰赖他救我，才能有今天，这个恩情不可以忘掉。"这才作罢。甲辰（二十三日），太祖回宫。

13 赵王王镕因杨师厚在邢州，非常害怕，往承天军会见晋王李存勖。李存勖认为王镕是父亲李克用的朋友，侍奉王镕很恭敬。王镕为后梁的侵犯忧虑，李存勖说："朱温的罪恶到了顶点，老天爷将要杀死他，即使有杨师厚等也不能救他。倘使有侵犯袭击，我亲自率众抵挡他，叔父不要因为这事担忧。"王镕捧卮敬酒，祝晋王长寿，称晋王为四十六舅。王镕的小儿子王昭诲跟随前来，李存勖撕断衣衿结盟，答应把女儿嫁给王昭诲。从此，晋、赵的关系就巩固了。

14 八月，庚申（初九），前蜀主王建回到成都。

15 燕王刘守光将要自称皇帝，将佐大多私下议论以为不可，刘守光于是在大厅里摆置刀斧、砧板，说："敢进谏的斩首！"孙鹤说："沧州被攻破的时候，孙鹤本该当死，蒙大王保全性命，以至今天，今日岂敢贪生怕死而忘记恩情吗！我以为今天的皇帝是不可以做的。"刘守光勃然大怒，把孙鹤按伏在砧板上，命令军士剔下他的肉并且吃掉。孙鹤大声呼喊说："不出百日，一定有大兵来到。"刘守光命令军士用土塞他的嘴，一寸寸地剁斩。

甲子（十三日），刘守光即皇帝位，国号大燕，改年号为应天。任命后梁的使者王瞳为左相，卢龙判官齐涉为右相，史彦群为御史大夫。受册命这天，契丹攻下平州，燕人惊慌扰乱。

16 岐王李茂贞派刘知俊、李继崇率兵攻前蜀，乙亥（二十四日），王宗侃、王宗贺、唐道袭、王宗绍在青泥岭与岐兵交战，前蜀兵大败，马步使王宗浩逃奔兴州，淹死在嘉陵江，唐道袭逃奔兴元。在这以前，步军都指挥使王宗绾修筑西县城，号称安远军；王宗侃、王宗贺等收集逃散的兵卒奔赴西县保守，刘知俊、李继崇追赶包围西县。众人商议想放弃兴元，唐道袭说："没有兴元就没有安远，利州就成为敌人的地方了。我们一定要拚死守卫。"前蜀主任命昌王王宗铎为应援招讨使，定戎团练使王宗播为四招讨马步都指挥使，率兵救援安远军，在麻水、让水之间扎营，与唐道袭协同攻击岐兵，在明珠曲大败岐兵。第二天，又在鸟口交战，斩杀岐王的成州刺史李彦琛。

17 九月，后梁太祖的病逐渐痊愈，听说晋、赵图谋进犯，亲自统率军队前往抵御。戊戌（十八日），任命张宗奭为西都留守。庚子（二十日），后梁太祖从洛阳出发。甲辰（二十四日），到达卫州，正在吃饭，军前奏报晋军已经从井陉出发。太祖马上命令乘坐辇车向北奔赴邢洺，日夜兼程。丙午（二十六日），到达相州，听说晋兵没有出发，这才停止前进。相州刺史李思安没有想到后梁太祖突然到来，冷冷落落的样子，一切没有准备，因此削夺官职爵位。

18 湖州刺史钱镖酒醉逼凶杀人，担心吴越王钱镠治罪，冬季，十月，辛亥朔（初一），杀死都监潘长、推官钟安德，投奔吴王杨隆演。

19 晋王李存勖听说燕主刘守光自称皇帝，放声大笑说："等他占卜在位年数的时候，我应该已取而代之了。"张承业请示派遣使者表示祝贺来使他骄傲自负，李存勖派太原少尹李承勋前往。李承勋到达幽州，用相邻藩国交往通行的礼仪，燕掌管接待使者事务的官员说："我大王已经即位称帝了，您应当称臣在朝廷上觐见。"李承勋说："我承受唐朝的命令担任太原少尹，燕王自可统属他境内百姓，怎么能统属别国的使者呢！"刘守光勃然大怒，监禁他几天，放出来并向他说："向我称臣吗？"李承勋说："燕王能够让我晋王称臣，那么我请求称臣；不然，唯有一死而已！"刘守光结果不能使他屈服。

20 前蜀主王建前往利州，命太子王元坦代理国事。决云军虞候王琮打败岐兵，逮住岐将李彦太，俘获斩杀岐兵三千五百人。乙卯（初五），捉生将彭君集攻下岐兵的两个营寨，俘获斩杀岐兵三千人。王宗侃派遣副将林思谔自中巴穿小路到达泥溪，见王建报告紧急军情，王建命令开道都指挥使王宗弼率兵救安远，与刘知俊在斜谷交战，把刘知俊打败。

21 甲寅(初四)夜里,后梁太祖从相州出发,乙卯(初五),到达洹水。这天晚上,边境官吏说晋王、赵王的军队南下,太祖立刻率领军队前进,丙辰(初六),到达魏县。有人报告说:"沙陀兵到了!"后梁兵震动恐惧,多数逃跑,严厉惩罚也不能禁止。过了不久,又报告说没有敌人,后梁军上下才安定下来。戊午(二十日),贝州奏报晋兵侵犯东武,不久撤离。后梁太祖因潞州夹寨、柏乡屡次失败,所以尽力快速巡视北部边界,想完全洗刷过去的耻辱,神情忧郁烦闷,经常急躁发怒,功臣老将往往因为小过失被杀,众人心里更加畏惧。不久,晋、赵的军队竟未出发。十一月壬午(初二),后梁太祖南下返回。

22 燕主刘守光召集将吏商量进攻易州、定州,幽州参军景城人冯道认为不可行。刘守光勃然大怒,把冯道拘禁监狱,有人救他,得以释放。冯道逃奔到晋,张承业向晋王李存勖推荐,任命他为掌书记。丁亥(初七),王处直向晋王报告遇到危难。

23 怀州刺史开封人段明远的妹妹是个美人。戊子(初八),后梁太祖到达获嘉,段明远进献财物丰富齐备,太祖非常高兴。

24 庚寅(初十),保塞节度使高万兴奏报派遣都指挥使高万金率兵攻盐州,盐州刺史高行存投降。

25 壬辰(十二日),后梁太祖回到洛阳,病又发作。

26 前蜀将王宗弼在金牛打败岐兵,攻取十六寨,俘获斩杀六千余人,擒获岐将郭存等。丙申(十六日),前蜀王宗钧、王宗播在黄牛川打败岐兵,擒获岐将苏厚等。丁酉(十七日),前蜀主王建自利州前往兴元。援军已经聚集,安远军望见援军旗帜,王宗侃等擂鼓呐喊冲出,与援军夹攻岐兵,把岐兵打得大败,攻下二十一寨,斩杀岐将李廷志等。己亥(十九日),岐兵解除对安远军的包围而逃跑。唐道袭预先在斜谷埋伏军队进行拦击,又把岐兵打败。庚子(二十日),王建西行返回成都。

岐王左右亲信石简颙向岐王李茂贞说刘知俊的坏话,岐王夺了刘知俊的兵权。李继崇对岐王说:"刘知俊是壮士,处境困难前来归顺,不应该因为谗言罢免他。"岐王为此杀了石简颙来安抚刘知俊。李继崇召刘知俊率全族到秦州居住。

27 戊申(二十八日),燕主刘守光率兵二万侵犯易州、定州,攻打容城。王处直向晋王告急求救。

28 十二月乙卯(初五),后梁任命朗州留后马贲为永顺节度使、同平章事。

29 镇南留后卢延昌出游打猎没有节制,百胜军指挥使黎球把他杀了,自立为留后;将要杀谭全播,谭全播称说有病请求告老,才免杀身之祸。丙辰(初六),后梁任命黎球为虔州防御使。不久,黎球死了,牙将李彦图代理主持虔州事务,谭全播更称病情沉重。刘岩听说谭全播病了,发兵攻打韶州,并把州城攻克。韶州刺史廖爽逃奔楚,楚王马殷上表任命廖爽为永州刺史。

30 丁巳(初七),前蜀主王建回到成都。

31 戊午(初八),后梁任命静海留后曲美为静海节度使。

32 癸亥(十三日),后梁任命静江行军司马姚彦章为宁远节度副使,暂时主持容州事务,这是依从楚王马殷的请求。刘岩派遣军队进攻容州,马殷派遣都指挥使许德勋率领桂州兵前去救援。姚彦章不能守住州城,于是迁移容州士民及其库贮财物投奔长沙,刘岩终于取得了容管及高州。

33 甲子(十四日),晋王李存勖派遣蕃汉马步总管周德威率领三万军队攻燕,藉以救援易州、定州。

34 这一年,前蜀主王建任命内枢密使潘炕为武泰节度使,潘炕的堂弟宣徽南院使潘峭为内枢密使。

二年(壬申,公元 912 年)

1 春季,正月,周德威自代州东出飞狐口,与赵王的部将王德明、义武将领程岩在易水会合。丙戌(初七),三镇军队进攻燕的祁沟关,夺取祁沟关;戊子(初九),三镇军队包围涿州。涿州刺史刘知温据城防守,刘守奇的门客刘去非在城下大声呼喊,对刘知温说:"河东小刘郎来为他的父亲讨伐叛国作乱的贼子,与你的事有什么相干而坚决固守呢!"刘守奇脱下头盔慰劳他,刘知温在城上叩拜,于是投降。周德威嫉妒刘守奇的功劳,在晋王李存勖面前诬陷他。晋王召见刘守奇,刘守奇担心获罪,与刘去非及进士赵凤前来投奔,后梁太祖任命刘守奇为博州刺史。刘去非、赵凤都是幽州人。在这以前,燕主刘守光检查登记境内的成年男子,全部在脸上刺字为兵,即使是读书人也不能免,赵凤假装是僧人逃奔晋地,刘守奇收他为门客。

丁酉(十八日),周德威率兵到达幽州城下,燕主刘守光派人来请求救援。二月,后梁太祖的病稍愈,商议亲自率领军队前去攻击镇州、定州来救援刘守光。

2 后梁太祖听说岐王李茂贞、蜀主王建互相攻战,辛酉(十二日),派遣光禄卿卢玭等出使蜀,给蜀主书信,

称蜀主王建为兄。

3 甲子(十五日),后梁太祖从洛阳出发。随从的官员因太祖随意杀戮,多数害怕随行,太祖听到这些话,更加愤怒。这一天,到达白马顿,赏赐随从的官员吃饭,多数没有到,派遣骑兵在路上催促。左散骑常侍孙鹭、右谏议大夫张衍、兵部郎中张僎最后到达,太祖命令把他们杀死。张衍是张宗奭的侄子。

丙寅(十七日),后梁太祖到达武陟县。怀州刺史段明远供应进献比以前更加丰盛。丁卯(十八日),后梁太祖到达获嘉,追想李思安去年供应进献的财物短缺,降为柳州司马,告辞时称赞段明远的能力说:"看段明远如此忠诚勤勉,可见李思安何等狂悖怠慢!"不久,把李思安流放到崖州,赐令自尽。段明远后来改名段凝。

乙亥(二十六日),后梁太祖到达魏州,命都招讨使及宣义节度使杨师厚、副使及前河阳节度使李周彝包围枣强,招讨应接使及平卢节度使贺德伦、副使及天平留后袁象先包围蒲县。贺德伦是河西胡人,袁象先是下邑人。

戊寅(二十九日),后梁太祖到达贝州。

4 辰州蛮首领宋邺、昌师益都率众降楚,楚王马殷任命宋邺为辰州刺史,昌师益为溆州刺史。

5 后梁太祖日夜兼程,三月辛巳(初二),到达下博南,登上观津冢。赵将符习带领数百名骑兵巡逻到这里,不知道是后梁太祖,立即上前逼近,有人报告说:"晋兵大批人马来到了!"太祖抛弃出行用的帐幕,赶快带兵奔赴枣强,与杨师厚的军队会合。符习是赵州人。

枣强城小而坚固,赵人聚集精锐军队数千人据城防守,杨师厚紧急攻打,数日没有攻下,城墙坏了又修复,后梁兵死伤以万计。城中箭矢石块将要用完,商量出城投降,有一士兵奋力高呼说:"梁贼自柏乡失败以来,视我镇州人如眼中死敌,现在前去归顺他们,如同自己投入虎狼口中罢了。艰难窘迫到这个地步,要身体做什么!我请求独自前去试试他们。"夜里,用绳索缒出城去,前往后梁军营假装投降,李周彝召他来询问城中戒备情形,回答说:"没有半月的时间,是不容易攻下的。"于是商议说:"我既已归服受命,希望得到一把利剑,拼死抢先登城,取下守城将领的首级。"李周彝没有允许,派他挑担随从军队。这个士兵得空挥起扁担猛击李周彝的脑袋,李周彝跌倒在地,左右的人前来营救,才得免死。后梁太祖听说这件事,更加愤怒,命令杨师厚日夜加紧攻城,丙戌(初七),把城攻克,不管老幼全部杀死,鲜血流满全城。

起初,后梁太祖带兵渡过黄河,声称五十万大军。晋忻州刺史李存审驻扎赵州,忧虑兵少,副将赵行实请入土门躲避,李存审没有同意。等到贺德伦进攻蒲县,李存审对史建瑭、李嗣肱说:"我王正在幽州、蓟州有事,没有军队到这里来,南方的战事委托给我等数人。现在蒲县正吃紧,我等怎能坐视不管!使梁贼夺得蒲县,一定西来进攻深州、冀州,危害更加深重了。应当与您等用奇计打败他们。"李存审于是带兵把守下博桥,派史建瑭、李嗣肱分道活捉后梁兵。史建瑭把他的部下分为五队,每队各一百人,一队往衡水,一队往南宫,一队往信都,一队往阜城,自己带领一队深入敌军,与李嗣肱带领的军队遇见打柴割草的后梁兵全都捉拿,俘获数百人。第二天在下博桥会合,把俘获的后梁兵都杀死,只留数人把胳膊砍掉后放走,说:"替我告诉朱公:晋王的大军到了!"当时蒲县没有攻下,后梁太祖带领杨师厚率兵五万,会同贺德伦的军队一起攻城。丁亥(初八),才到蒲县西边,没有来得及扎营,史建瑭、李嗣肱各率领三百骑兵,摹仿后梁军的旗帜和衣服颜色,与打柴割草的后梁兵混杂行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到达贺德伦的营门,杀死守门人,放人呐喊,弓箭乱发,左右奔驰突击,天黑以后,各自割取敌人左耳、带着俘虏而离去。后梁军营中非常扰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被晋军砍断胳膊的后梁兵又来报告:"晋军大队人马到了!"太祖大为惊惧,烧毁营垒,连夜逃跑,迷失道路,曲折行走一百五十里,戊子(初九)黎明才到达冀州。蒲县的农民都拿锄举棒追逐后梁兵,后梁军抛弃的军用物资器械不能尽计。不久,太祖又派遣骑兵前去侦察晋军的动静,回来报告说:"晋军其实没有来,这只是史先锋的流动骑兵罢了。"太祖承受不了心中的羞惭和愤恨,从此病情加重,不能乘坐轿子。太祖在贝州留住十几天,各路军队才聚集。

6 义昌节度使刘继威年纪轻,荒淫暴虐像他的父亲刘守光,在都指挥使张万进家淫乱,张万进大怒,杀死刘继威。第二天早晨,张万进召请大将周知裕,告诉他杀死刘继威的缘故。张万进自称义昌留后,委任周知裕为左都押牙。庚子(二十一日),张万进派遣使者向后梁太祖进表请求归降,也派遣使者向晋投降。晋王命令周德威安抚他。周知裕心里自感不安,于是前来投奔,后梁太祖为他设置归化军,任命周知裕为指挥使,凡是自河朔来的军士都隶属于他。辛丑(二十二日),后梁任命张万进为义昌留后。甲辰(二十五日),改义昌为顺化军,任命张万进为顺化节度使。

7 乙巳(二十六日),后梁太祖自贝州出发;丁未(二十八日),到达魏州。

8 戊申(二十九日),周德威派遣副将李存晖等进攻瓦桥关,瓦桥关的将吏及莫州刺史李严全都投降。李严是幽州人,广泛阅读书籍传记,晋王李存勖让他教授自己的儿子李继岌,李严坚决推辞。晋王非常生气,要杀死李严,教练使孟知祥赤脚进入劝谏说:"强大的敌人没有消灭,大王难道应该因一时愤怒屠杀向归正义的人吗!"这才宽免了李严。孟知祥是孟迁弟弟的儿子,晋王李克用之弟李克让的女婿。

9 吴镇南节度使刘威,歙州观察使陶雅,宣州观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简,都是武忠王杨行密的旧将,建有大功,因徐温自右牙指挥使主持政事,内心不平。李遇尤其厉害,常说:"徐温是什么人,我不曾见过面,一日之间竟当政了!"

馆驿使徐玠出使吴越,路过宣州,徐温让徐玠劝说李遇到广陵朝见新王,李遇开始应允了;徐玠说:"您不这样,人家说您谋反。"李遇勃然大怒说:"您说我李遇谋反,杀死侍中的人不是谋反吗!"侍中,是说威王杨渥。徐温大怒,任命淮南节度副使王檀为宣州制置使,数说李遇不到朝廷来的罪状,派遣都指挥使柴再用率领升州、润州、池州、歙州的军队送王檀到宣州,升州副使徐知诰作他的副手。李遇不接受替代,柴再用攻打宣州,过了一个月没有攻克。

10 夏季,四月癸丑(初五),后梁任命楚王马殷为武安、武昌、静江、宁远节度使,洪、鄂四面行营都统。

11 乙卯(初七),博王朱友文到魏州行宫朝见,请后梁太祖回东都。丁巳(初九),太祖自魏州出发;己未(十一日),到达黎阳,因病停留;乙丑(十七日),到达滑州。

12 维州羌胡董琢谋反,前蜀主王建派遣保銮军使赵绰前往讨伐平定。

13 己巳(二十一日),后梁太祖到达大梁。

14 后梁太祖听说岭南与楚互相攻击,甲戌(二十六日),任命右散骑常侍韦戬等为潭、广和叶使,前往进行调解。

15 戊寅(三十日),后梁太祖由大梁出发。

16 周德威禀报晋王,因为兵少不足以攻城,晋王派遣李存审率领吐谷浑、契苾的骑兵前去会合。李嗣源攻打瀛州,刺史赵敬投降。

17 五月甲申(初六),后梁太祖回到洛阳,病情严重。

18 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薛贻矩去世。

19 燕主刘守光派遣他的部将单廷珪率领精锐军队一万人出城迎战,在龙头冈与周德威相遇,单廷珪说:"今天一定要擒住周杨五作为战利品进献!"杨五是周德威的小名。交战后,单廷珪见周德威在阵中,持枪单马追赶,枪尖刺到周德威的脊背,周德威侧身避开,奋力挥杖反击单廷珪落马,生擒单廷珪,放在军营门前。燕兵退走,周德威带领骑兵追逐,燕兵大败,斩杀三千人。单廷珪是燕的勇将,燕人失掉了他,大丧士气。

20 己丑(十一日),蜀实行大赦。

21 吴宣州刺使李遇的小儿子担任淮南牙将,李遇最喜欢他,徐温将他逮捕,押到宣州城下给李遇看,他的小儿子号哭哀求活命,李遇因此不忍心再战。徐温派典客何蒐进入宣州城内,用吴王杨隆演的命令劝说他,说:"您本来的意思如果是谋反,请斩我何蒐向众宣示;不是这样,随我何蒐出城归顺投降。"李遇于是打开城门,请求归降,徐温派柴再用把他斩首,杀了他全族。于是各个将领开始畏惧徐温,没有人敢于违抗他的命令。

徐知诰因功升任升州刺史。徐知诰为徐温做事非常谨慎,任劳任怨,有时通宵不解衣带,徐温因此特别喜爱他,常对诸子说:"你们为我做事能够像徐知诰吗?"当时各州长官多是武夫,只以征战为职责,不体察民间之事;徐知诰在升州,只选用廉洁奉公的官吏,修明政治教化,招请四方士大夫,用尽所有家财也无所吝惜。洪州进士宗齐丘,喜好纵横家游说之术,进见徐知诰,徐知诰认为他是奇才,任用为推官,与判官王令谋、参军王雄专门主持出谋划策,以牙吏马仁裕、周宗、曹悰为左右亲信。马仁裕是彭城人;周宗是涟水人。

22 闰五月壬戌(十五日),后梁太祖的病情加重,对亲近官员说:"我经营谋取天下三十年,想不到太原李克用的余孽更加兴旺强大如此!我看他的志向不小,上天又削除我的年寿,我死了,诸儿不是他们的敌手,我没有葬身之地了!"于是哽咽失声,呼吸停止后却又苏醒过来。

23 荆南节度使高季昌暗中有盘据荆南的志向,于是奏请修筑江陵的外城,把它增广扩大。

24 丙寅(十九日),前蜀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锴被免职,降为兵部尚书。

25 后梁太祖的长子郴王朱友裕早死,次养子博王朱友文,特别受太祖喜爱,经常留守东都大梁,兼建昌宫使。郢王朱友珪,担任左右控鹤都指挥使,他的母亲是亳州营妓。均王朱友贞担任东都马步都指使。

当初，元贞张皇后严肃端正，聪明多智，后梁太祖对她恭敬而畏惧。张皇后死后，后梁太祖纵情歌舞女色，诸子即使在外地，也常征召他们的妻子入宫侍奉，太祖往往与她们淫乱。朱友文的妻子王氏容貌美丽，太祖尤其宠爱她，虽然没有立朱友文为太子，太祖的意向时常专注于他。朱友珪心里愤愤不平。朱友珪曾经犯有过错，太祖用鞭子打了他，朱友珪更加不能自安。后梁太祖病情严重，命王氏到东都大梁召朱友文来西都洛阳，想要与他诀别，并且托付后事。朱友珪的妻子张氏也日夜侍奉在太祖身边，知道这件事，秘密告知朱友珪说："皇上把传国宝玺交给王氏带往东都，我们的死没有几天了。"夫妇二人相对流泪。左右有人劝解他们说："事急生计，何不另外设法，时机不可错过！"

六月，丁丑朔（初一），后梁太祖命敬翔将朱友珪调出任莱州刺史，立即让他赴任。已经传旨，但没有颁行敕书。当时贬官者大多追命赐死，朱友珪越发恐慌。

戊寅（初二），朱友珪改换服装隐藏身份，进入左龙虎军，会见左龙虎统军韩勍，把实情告诉他。韩勍也见功臣老将多因小过被杀，惧怕不能保全自己，于是与朱友珪共同策划。韩勍领牙兵五百人随从朱友珪混杂在控鹤军士中进入皇宫，埋伏在宫内，半夜砍断门闩进入，到达寝殿，侍候病人的都逃散了。后梁太祖惊起，问："谋反的是谁？"朱友珪说："不是别人。"太祖说："我原来怀疑你这贼子，只恨没有早把你杀死。你如此叛逆，天地难道容你吗！"朱友珪说："把老贼碎尸万段！"朱友珪的马夫冯廷谔猛刺太祖的肚子，刀尖从背上穿出。朱友珪亲自用毁坏的毡子把太祖裹起来，埋在寝殿里，封锁消息，不发丧。派遣供奉官丁昭溥驰往东都大梁，命令均王朱友贞杀死朱友文。

己卯（初三），朱友珪假造诏令称："博王朱友文谋反，派兵冲入殿中。朕依赖郢王朱友珪忠诚孝敬，率领军队把朱友文杀死，保全朕身。但朕病因为震动惊恐，更加危险，应令朱友珪暂时主持军队国家事务。"韩勍替朱友珪谋划，大量取出府库内的金帛赐给各军及百官来取悦于人。

辛巳（初五），供奉官丁昭溥返回，朱友珪听说朱友文已死，这才发丧，宣布先帝遗留的制书，朱友珪即皇帝位。

当时朝廷新出现内部的变故，内外人情纷扰不安。许州军士轮番报告发生事变，匡国节度使韩建不检查，也不防备。丙申（二十日），马步都指挥使张厚发动叛乱，杀死韩建，朱友珪不敢追究，甲辰（二十八日），任命张厚为陈州刺史。

26 秋季，七月，丁未（初二），后梁宣布大赦。

27 天雄节度使罗周翰年幼懦弱，军府事务都由牙内都指挥使潘晏决定。北面都招讨使、宣义节度使杨师厚在魏州驻扎，长期以来就想要谋取天雄，惧怕后梁太祖的威严，不敢动手。到这时，杨师厚在铜雀驿借宿，潘晏进见，把他逮捕并且杀死，带兵进入牙城，占据天雄节度使的职位办公治事。壬子（初七），颁布制书，任命杨师厚为天雄节度使，调任罗周翰为宣义节度使。

28 后梁任命侍卫诸军使韩勍兼匡国节度使。

29 甲寅（初九），后梁加封吴越王钱镠为尚父。

30 甲子（十九日），后梁任命均王朱友贞为开封尹、东都留守。

31 前蜀太子王元坦改名元膺。

32 丙寅（二十一日），后梁撤销建昌宫使，任命河南尹张宗奭为国计使，凡天下钱粮过去隶于建昌宫的，全部由他掌管。

33 八月，驻防怀州的龙骧军三千人，离散叛乱向东逃跑，经过的地方抄抢掠夺。戊子（十三日），派遣东京马步军都指挥使霍彦威、左耀武指挥使杜晏球率兵讨伐。庚寅（十五日），霍彦威等打败叛乱的军队，在鄢陵捉住他们的都将刘重遇。甲午（十九日），把刘重遇斩首。

34 郢王朱友珪篡夺帝位以后，众位老将大多愤怒，虽然极力增加恩赏礼遇，但终究不高兴。告哀使到达河中，护国节度使冀王朱友谦流着泪说："先帝数十年开创的根基事业，日前变起皇宫掖廷，名声很坏，我充数藩镇，内心感到耻辱。"朱友珪诏令朱友谦加官为侍中、中书令，用诏书为自己辩解，并且召他到东都。朱友谦对使者说："所立的人是谁？先帝去世不理丧事，我将要到洛阳去问他的罪，要他征召做什么！"戊戌（二十三日），朱友珪任命侍卫诸军使韩勍为西面行营招讨使，督率诸军讨伐朱友谦。朱友谦将河中归附于晋以求救援。九月丁未（初三），朱友珪任命感化节度使康怀贞为河中招讨使，改命韩勍做他的副手。

35 朱友珪因兵部尚书、知崇政院事敬翔是太祖的心腹，担心他对自己不利，想要解除他崇政院使的职务，

又怕丧失众望，庚午(二十六日)，任命敬翔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壬申(二十八日)，任命户部尚书李振为崇政院使。敬翔便常声称有病，不参与政事。

36 康怀贞等与忠武节度使牛存节合兵五万，在河中城西扎营，攻城很是急迫。晋王李存勖派遣他的部将李存审、李嗣肱、李嗣恩率领军队前去救援，在胡壁打败后梁兵。李嗣恩原是骆氏的儿子。

37 吴武忠王杨行密病重的时候，周隐请求召刘威，刘威因此被淮南帅府的人所忌恨。有人在徐温面前诬陷刘威，徐温将要派兵讨伐他。刘威的幕客黄讷劝告他说："您受到诽谤虽然深重，但谋反是更无理的，如果您乘轻便小船到广陵进见，那么嫌疑就会消除了。"刘威依从了他。歙州观察使陶雅听说宣州观察使李遇战败，也很惧怕，与刘威同行往广陵，徐温待他们很恭敬，如同侍奉武忠王杨行密的礼节，从优加官晋爵，陶雅等心悦诚服，因此人们都推重徐温。黄讷是苏州人。徐温与刘威、陶雅率领将吏向李俨请求，承用制书加封吴王继承人杨隆演为太师、吴王，任命徐温为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淮南行军司马的官职如旧。徐温派遣刘威、陶雅各回本镇。

38 辛巳(疑误)，蜀改剑南东川为武德军。

39 朱友谦又向晋告急，冬季，十月，晋王李存勖亲自率领军队自泽潞向西进发，在解县遇到康怀贞，把后梁兵打得大败，斩杀千余人，追到白径岭才回来。后梁兵解除对河中的包围，撤退保卫陕州。朱友谦亲自到猗氏县感谢李存勖，随从数十人，撤去兵器，前往晋王的营帐，拜晋王为舅舅。晋王晚上摆设酒宴歌舞，朱友谦喝得大醉。晋王让他留宿在自己的帐幕里，朱友谦安睡，鼾息声平静自如。第二天早晨晋王又摆酒宴饮，尽兴才散。

40 杨师厚得到魏博的军队后，又兼任北面都招讨使，宫中警卫的精壮兵士多在他的部下，各镇的军队都能够调发，声威权势很重，心中轻视郢王朱友珪，遇到事情往往独断专行不顾其他。朱友珪对他很担忧，颁发诏书召他，说："有北边军事机要，想要与您当面商议。"杨师厚将要起程，他的心腹亲信都劝他说："前去一定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杨师厚说："我知道朱友珪的为人，即使前去，能拿我怎么办！"于是率领精锐军队一万多人，渡过黄河，直奔洛阳，朱友珪大为惊惧。丁亥(十三日)，杨师厚率兵到达洛阳外城城门前，把军队留在门外，与十几个人入城进见，朱友珪欢喜，用甜蜜恭顺的言词讨杨师厚高兴，赏赐的财物巨万。癸巳(十九日)，朱友珪遣送杨师厚返回。

41 十一月，赵将王德明率领三万军队抢掠武城县，直到临清，攻打宗城，并把宗城夺取。癸丑(初九)，杨师厚在唐店埋伏军队，进行拦击，大败赵兵，斩杀五千余人。

42 甲寅(初十)，后梁安葬神武元圣孝皇帝于宣陵，庙号太祖。

43 吴淮南节度副使陈璋等率领水军袭击楚岳州，捉住岳州刺史苑玫。楚王马殷派遣水军都指挥使杨定真救援岳州。陈璋等进攻荆南，高季昌派遣他的部将倪可福率兵抵御。吴恐怕楚人援救荆南，派遣抚州刺史刘信率领江、抚、袁、吉、信五州的军队驻防吉州，作为陈璋的声援。

44 十二月戊寅(初五)，蜀行营都指挥使王宗汾攻打岐文州，夺取州城，守将李继燮逃跑。

45 这一年，隰州都将刘训杀死刺史，献州降晋，晋王李存勖任命刘训为瀛州刺史。刘训是永和人。

46 虔州防御史李彦图去世，州人尊奉谭全播主持州中事务；谭全播派遣使者内附于后梁，朱友珪诏令任命谭全播为百胜防御使及虔韶二州节度开通使。

47 高季昌出兵，扬言助后梁伐晋，进攻襄州，山南东道节度使孔勍把他打败。自这以后，荆南入后梁进贡的道路断绝。孔勍是兖州人。

后梁均王乾化三年(癸酉，公元913年)

1 春季，正月丁巳(十四日)，晋周德威攻克燕顺州。

2 癸亥(二十日)，郢王朱友珪朝谒祭祀太庙。甲子(二十一日)，祭天，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凤历。

3 吴淮南节度副使陈璋进攻荆南，没有攻克就返回，荆南军队与楚兵在荆江口会合来拦击。陈璋知道情况，把二百艘船并列连接成一列，夜间过江，荆南、楚二镇军队急忙冲出追赶，没能追上。

4 晋周德威攻克燕安远军，蓟州将领成行言等向晋投降。

5 二月壬午(初九)，前蜀实行大赦。

6 郢王朱友珪得志以后，马上变得荒淫无度，引起朝内外愤怒，朱友珪虽用金帛引诱，但始终没有人依附他。驸马都尉赵岩是赵犨的儿子，后梁太祖的女婿。左龙虎统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袁象先是后梁太祖的外甥。赵岩奉命出使到大梁，均王朱友贞秘密地与他谋划杀死朱友珪，赵岩说："这件事的成败，操在都招讨使杨师厚令公手中。得他一句话晓谕禁军，我的事马上就办。"均王朱友贞于是派遣心腹马慎交到魏州劝导杨师厚说："郢

王朱友珪杀父篡位，众望专注在大梁均王朱友贞身上，您如果能够因此成功，这是非凡的功勋啊。”并且答应事成之日赏赐给他犒劳将士的钱五十万缗。杨师厚与将佐商议这件事，说：“当郢王杀父叛逆的时候，我不能立即讨伐；现在君臣名份已定，无故改变主意，可以吗？”有人说：“郢王亲自杀死君父，是贼；均王发兵复仇，是正义的。尊奉正义，讨伐逆贼，有什么君臣之分！他们如果一旦打败逆贼，您将怎么安顿自己呢？”杨师厚说：“我几乎打错算盘。”于是派遣他的部将王舜贤到洛阳，暗中与左龙虎统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袁象先商量，派遣招讨马步都虞候谯人朱汉宾率兵驻守滑州作为外应。驸马都尉赵岩返回洛阳，也与袁象先秘密制定计策。

朱友珪惩治龙骧军内逃散作乱的人，搜捕他们的余党，逮住的灭族，常年不停。当时龙骧军有戍守大梁的，朱友珪召他们回洛阳，均王朱友贞于是派人激怒他们说：“天子因戍守怀州的龙骧军叛变，追拿你们打算全部活埋。”龙骧军的兵众都很害怕，不知道怎么办。丙戌（十三日），均王奏报大梁的龙骧军怀疑恐惧，不肯起程。戊子（十五日），龙骧军将校进见均王，流着泪请求指示生存的道路，均王说：“先帝与你们三十余年南征北战，筹划经营帝王事业。现在先帝尚且被人杀死，你们到何处能够逃脱死亡呢！”于是拿出后梁太祖的画像给他们看，并且流着泪说：“你们能够自己奔赴洛阳报仇雪耻，就转祸为福了。”龙骧军兵众跳跃高呼万岁，请求发给兵器。均王发给了他们。

庚寅（十七日）早晨，袁象先等率领禁军数千人冲入宫中。朱友珪听说兵变，与妻子张氏及冯廷谔跑到北垣墙楼下，将要越过城墙，自己估计不能免死，命令冯廷谔先把妻子张氏杀死，后杀死自己，冯廷谔也自杀。诸军十余万人大肆抢掠市中财物，百官逃散，中书侍郎及同平章事杜晓、侍讲学士李珽都被乱兵杀死，门下侍郎及同平章事于兢、宣政使李振被打伤。直到太阳落山才安定下来。

袁象先和赵岩带着传国宝玺前往大梁迎接均王朱友贞，均王说：“大梁是国家创立基业的地方，何必到洛阳去！”于是，在东都大梁即帝位，又把年号改为乾化三年，追废朱友珪为平民，恢复博王朱友文的官爵。

7 丙申（二十三日），晋将李存晖率兵攻打燕檀州，檀州刺史陈确献城投降。

8 前蜀唐道袭从兴元罢免回成都，复任枢密使。太子王元膺在朝廷上逐条分列唐道袭的过失罪恶，以为不应当再掌管国家机密要事，前蜀主王建不高兴。庚子（二十七日），任命唐道袭为太子太保。

9 三月，甲辰朔（初一），晋周德威夺取燕芦台军。

10 丁未（初四），后梁帝均王朱友贞更名为锽；很久以后，又改名为瑱。

11 庚戌（初七），后梁加官杨师厚兼中书令，赐爵邺王，赐诏不称名，事无大小一定要先咨询过他然后施行。

12 后梁帝派遣使者招抚朱友谦；朱友谦又称藩镇，尊奉梁朝年号。

13 丙辰（十三日），后梁帝立皇弟朱友敬为康王。

14 乙丑（二十二日），晋将刘光浚攻克古北口，燕居庸关使胡令圭等投奔晋。

15 戊辰（二十五日），后梁帝任命保义留后戴思远为保义节度使，镇守邢州。

16 燕主刘守光命大将元行钦率领七千骑兵，在山北牧马，召募山北军队来接应契丹；又任命骑兵将领高行珪为武州刺史，以为外援。晋将李嗣源分兵巡行山后八军，全部攻克；晋王任命他的弟弟李存矩为蔚州刺史总理山后八军。委任燕纳降军使卢文进为副将。李嗣源进攻武州，高行珪献城投降。元行钦听到高行珪投降，带兵攻打高行珪；高行珪派他的弟弟高行周到晋军营中作为人质，请求发兵援救。李嗣源带兵救援高行珪，元行钦解围离去。李嗣源与高行周追赶到广边军，总共打了八仗，元行钦力尽投降。李嗣源喜爱元行钦勇猛善战，收为养子。李嗣源进攻儒州，夺取州城，委任高行珪为代州刺史。高行周留下侍奉李嗣源，常与李嗣源养子李从珂分率牙兵随从左右。李从珂的母亲魏氏是镇州人，先嫁与王氏，生从珂，李嗣源随从晋王李克用在河北作战，得到魏氏，收为妾，所以从珂成为李嗣源的儿子；李从珂长大以后，以勇健善战知名，李嗣源非常喜欢他。

17 吴行营招讨使李涛率领二万军队从千秋岭出来，进攻吴越衣锦军。吴越王钱镠任命他的儿子湖州刺史钱传瑫为北面应援都指挥使，率兵前去救援；睦州刺史钱传璙为招讨收复都指挥使，率领水军进攻吴东州来分散吴军的兵势。

18 夏季，四月，癸未（十一日），后梁帝任命袁象先兼镇南节度使、同平章事。

19 晋周德威率领大军进逼幽州南门，壬辰（二十日），燕主刘守光派遣使者给周德威送去书信，请求和解，言辞卑下悲哀。周德威说：“大燕皇帝还没有到南郊祭天，怎么屈居人下如此呢！我受天命讨伐有罪的人，结成同盟，继续友好，不是我所要听到的。”没有复信。刘守光畏惧，又派人前去祈求怜悯，周德威这才把此事向晋王

报告。

20 千秋岭道路险峻狭窄，钱传瑮派人砍伐树木截断吴军的后路，然后发动攻击，把吴军打得大败，俘虏李涛及甲士步卒三千余人，带回杭州。

21 己亥(二十七日)，晋将刘光浚攻克燕平州，捉住平州刺史张在吉。五月，刘光浚率兵进攻营州，营州刺史杨靖投降。

22 乙巳(初四)，前蜀主王建任命兵部尚书王锴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3 杨师厚与刘守奇率领济州、滑州、徐州、袞州、魏州、博州、邢州、洺州的十万军队大肆虏掠赵地，杨师厚自柏乡进入攻击土门，奔赴赵州，刘守奇自贝州进入奔赴冀州，所过地方都焚烧抢掠。庚戌(初九)，杨师厚到达镇州，在南门外扎营，焚烧镇州城关厢。壬子(十一日)，杨师厚自九门退兵到下博，刘守奇带兵与杨师厚会同进攻下博，将城夺取。晋李存审、史建瑭戍守赵州，兵少，赵王向周德威告急。周德威派遣骑将李绍衡会同赵将王德明一起抵御后梁军。杨师厚、刘守奇自弓高渡过御河向东进发，逼近沧州，张万进畏惧，请求迁往河南；杨师厚上表请调张万进镇守青州，任命刘守奇为顺化节度使。

24 吴派遣宣州副指挥使花虔率领军队会同广德镇遏使涡信驻防广德，将要再次侵犯衣锦军。吴越钱传瑮率兵前去攻打。

25 六月，壬申朔(初一)，晋王派遣张承业前往幽州，与周德威商议军事。

26 丙子(初五)，前蜀主王建任命道士杜光庭为金紫光禄大夫、左谏议大夫，封蔡国公，进号广成先生。杜光庭学识渊博，长于写作，王建推崇他，常与他商议政事。

27 吴越钱传瑮率兵攻克广德，俘虏花虔、涡信而撤兵。

28 戊子(十七日)，后梁任命张万进为平卢节度使。

29 燕主刘守光派遣使者拜访张承业，请求献城投降；张承业因他没有信用，不答应。

30 前蜀太子王元膺，生就了一张公猪嘴，牙齿外露，眼睛斜视，但是机警灵敏，通晓诗书，善于骑马射箭，性情褊狭急躁，多疑残忍。蜀主王建命杜光庭选择学问纯正、性情安详、有德行的人，让他们侍奉太子。杜光庭推荐儒生许寂、徐简夫，太子与他们未曾交谈过，每天与乐工下人玩耍，没有节制，属官没有人敢于劝谏。

秋季，七月，王建将要在七夕出去游玩。丙午(初六)，太子王元膺召集诸王及文武大臣在一起设宴饮酒，集王王宗翰、内枢密使潘峭、翰林学士承旨高阳人毛文锡没有到，太子勃然大怒，说："集王不来，一定是潘峭与毛文锡从中挑拨离间。"大昌军使徐瑶、常谦，一向为太子所亲近信任，依次斟酒劝饮之间，多次瞪少保唐道袭，唐道袭畏惧而起身。丁未(初七)早晨，太子入宫禀报王建说："潘峭、毛文锡挑拨离间我们兄弟。"王建大怒，命将潘峭、毛文锡贬官放逐，任命前武泰节度使兼侍中潘炕为内枢密使。

太子出宫以后，唐道袭入宫进见，王建把刚才这事告诉他，唐道袭说："太子图谋作乱，想要召集诸将、诸王，用兵禁锢他们，然后发动叛乱罢了。"王建产生怀疑，于是七夕不出去游玩了。唐道袭请召驻防营兵进宫值宿警卫，王建应允。成都城内外戒备森严。

太子王元膺开始没有做准备，听说唐道袭召集军队，于是带领天武甲士进行自卫，逮捕潘峭、毛文锡，打他们几乎至死，把他们囚禁在东宫里；又逮捕成都尹潘峤，把他囚禁在得贤门。戊申(初八)，大昌军使徐瑶、常谦与怀胜国使严璘等各率自己所属的军队随从太子进攻唐道袭。到达清风楼，唐道袭带领驻防营兵出来抵御战斗。唐道袭被乱箭射中。追赶到城西，把唐道袭杀死，并杀死驻防营兵很多，成都城内外惊慌扰乱。

内枢密使潘炕向前蜀主王建进言说："太子只是与唐道袭争夺权力罢了，没有其他心思。陛下应该当面告谕诸王文武大臣来安定国家。"王建于是召兼中书令王宗侃、王宗贺及前利州团练使王宗鲁，命他们发兵讨伐发动叛乱的徐瑶、常谦等人。王宗侃等在西球场门列阵，兼侍中王宗黯自大安门攀梯登城，进入宫内，与徐瑶、常谦在会同殿前面进行战斗，杀死数十人。徐瑶战死，常谦与太子逃奔龙跃池，隐藏在战船中。己酉(初九)早晨，太子从战船中出来，向船夫讨饭吃，船夫把这事报告王建，王建急忙派遣集王王宗翰前去慰问安抚。等到来到龙跃池，太子已被卫士杀死。王建怀疑是王宗翰杀了太子，痛哭不止。左右的官员担心发生事变，恰巧同平章事张格进呈"慰谕军民牓"，读到"不对悖逆作乱的人实行杀戮，将要贻误国家的大计"时，王建止住涕泪说："朕怎么敢因私情危害国家公事！"于是，颁布诏书，废黜太子王元膺为平民。王宗翰奏请把亲手杀死太子的人斩首，结果王元膺左右的人由于杀戮而死的有几十个人，降职流放的人很多。

庚戌(初十)，前蜀主追赠唐道袭为太师，谥号忠壮，又任命潘峭为枢密使。

31 甲子(二十四日),晋五院军使李信攻克莫州,生擒燕将毕元福。八月乙亥(初六),李信攻克瀛州。

32 后梁帝赐高季昌爵为勃海王。

33 晋王与赵王王镕在天长会见。

34 楚宁远节度使姚彦章率领水军侵犯吴鄂州,吴任命池州团练使吕师造为水陆行营应援使,还没有到达,楚兵退走。

35 九月甲辰(初五),后梁任命御史大夫姚洎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36 燕主刘守光带领军队在夜里出击,又夺回顺州。

37 吴越王钱镠派遣他的儿子钱传瑮、钱传璙及大同节度使钱传瑛进攻吴常州,在无锡县潘葑扎营。徐温说:"浙人轻浮而且怯懦。"率领诸将日夜兼程赶路奔赴常州。到达无锡时,黑云都将陈祐向徐温进言说:"他们以为我军远道而来一定疲乏劳倦,不能进行决战,请准带领部下乘他们没有戒备攻击他们。"于是从别的道路绕到敌人后面,徐温带领大军挡在吴越军队的前面,前后夹攻,把吴越军打得大败,杀死俘获吴越兵很多。

38 荆南节度使高季昌制造战船五百艘,修挖城垣壕沟,整治铠甲器械,作为进攻守卫的工具,招集逃亡在外的人,交结吴、蜀,后梁朝廷渐渐不能控制。

39 冬季,十月己巳朔(初一),燕主刘守光率领五千兵众在夜里出发,将要进入檀州;庚午(初二),周德威自涿州带兵拦击,把燕兵打得大败。刘守光带领一百多骑兵逃回幽州,他的将领兵卒投降的接连不断。

40 前蜀潘炕屡次请求立太子,前蜀主王建认为雅王王宗辂像自己,信王王宗杰才思敏捷,想要选择一人立为太子。郑王王宗衍年龄最小,他的母亲徐贤妃深受蜀王宠爱,想要立自己的儿子,派飞龙使唐文扆示意同平章事张格上表请立王宗衍。张格在夜里把写好的表章给功臣王宗侃等看,欺骗他们说是承受了蜀主的密旨,众人都署了名。前蜀主让相面的人观察各个儿子的面貌,相面人也迎合所谓密旨说郑王相貌最尊贵。前蜀主以为众人确实想要立王宗衍为太子,不得已答应了他们,说:"王宗衍年幼懦弱,能够胜任他的职务吗?"甲午(二十六日),立王宗衍为太子。受册完毕,潘炕以朝廷没有什么事情,声称有病,请求告老辞官,王建不准许;潘炕流着眼泪坚决请求,才答应了他。国家有了大的疑难事情,常派遣使者到他家里请教。

41 岭南节度使刘岩向楚王求婚,楚王马殷应允把女儿嫁给他。

42 卢龙节度使的管辖属地都被晋占有,燕主刘守光独自据守幽州城,向契丹请求救援。契丹认为他没有信用,终于没有救援。刘守光多次向晋请求归降,晋人怀疑他欺诈,始终不接受他投降。到这时候,刘守光登上城楼,对周德威说:"等晋王到了,我就打开城门,伏首听命。"周德威派遣使者禀报晋王。十一月甲辰(初六),晋王任命监军张承业代理主持军府事务,自己亲往幽州。辛酉(二十三日),晋王单骑到达幽州城下,对刘守光说:"朱温篡唐叛逆,我本来想要与您会合河朔五镇的军队共同兴复唐室的国运。您图谋不善,竟然效法朱温狂妄僭越。镇州王镕、定州王处直二帅,都驯服恭顺地侍奉您,然而您却从来不体恤他们,所以才有今天这场战斗。男子汉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必须决定去向,您将要怎么办?"刘守光说:"今天我是砧板上的肉罢了,只听大王裁决。"晋王怜悯刘守光,与他折断弓箭起誓,说:"只要您出城相见,我保证没有别的事情。"刘守光用改换他日来推托。

在这以前,刘守光的爱将李小喜多佐助促成刘守光的恶行,刘守光对李小喜言听计从,李小喜的权势倾动境内。到这个时候,刘守光将要出城投降,李小喜止住了他。这天晚上,李小喜越过城墙,前往晋军投降,并且说幽州城内已经力量用尽。壬戌(二十四日),晋王李存勖统率诸军从四面同时攻城,夺取了幽州城,擒获刘仁恭及他的妻妾,刘守光带着妻子儿女逃走。癸亥(二十五日),晋王进入幽州。

43 后梁任命宁国节度使王景仁为淮南西北行营招讨应接使,率领军队一万余人侵犯庐州、寿州。

(张书才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资治通鉴第二百六十九卷

后梁纪四　　后梁均王乾化三年(癸酉,公元913年)

1 十二月,吴国镇海节度使徐温、平卢节度使朱瑾率领诸将抵御后梁王景仁,两军在赵步相遇。当时,吴国

征集的士卒还未到齐，徐温率领着四千余士卒与王景仁交战，终因寡不敌众而战败退却。王景仁乘胜率兵追击，快追到险要的地方，吴国的官兵都吓得惊恐失色。这时，吴国的左骁卫大将军宛丘人陈绍举起枪来高声疾呼，说："诱敌太深了，可以进攻了。"于是他跃上战马，回头还击后梁军，吴国的士卒也跟着他一起与后梁军作战，后梁军才撤退。事后徐温拍着陈绍的背说："若不是你聪明勇敢，我们几乎就要陷入困境了。"于是赏赐给陈绍很多金帛，陈绍全部赏赐分给部下。吴国的军队征集起来以后，又与后梁军战于霍丘，结果后梁军大败，王景仁和几个骑兵走在队伍的后面，吴国的士卒不敢逼近。后梁军在渡过淮水向南撤退时，在水浅的渡津作了标志；吴军霍丘守将朱景将这些标志浮在木头上移到水深的地方。等到后梁军战败回逃的时候，都按照过河时设置的标志涉水渡河，结果被溺死的士卒有一半以上，吴国人把被溺死的后梁军尸体集中起来在霍丘封筑成高土冢，以此来炫耀自己军队所取得的胜利。

2 庚午(初三)，晋王李存勖任命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兼侍中，任命李嗣本为振武节度使。

燕主刘守光被周德威击败后，将要向南投奔沧州刘守奇，由于步行过河，水寒冷，脚肿了，而且迷失了道路，行至燕乐县境内时，白天藏匿在阮谷之中，好几天都没有吃上饭，就让他的妻子祝氏到老农张师造家讨饭。老农张师造觉得刘守光的妻子祝氏形状很特殊，结果打听到了刘守光的住处，于是连刘守光的三个儿子一并捉拿起来。癸酉(初六)，晋王将要举行晏会的时候，将吏正好将刘守光押送到，晋王对他们说："主人为什么要这样畏避客人呢？"于是将刘守光的父亲刘仁恭和刘守光一并安置到客舍居住，并赏赐给他们衣食用具。随后晋王又命令掌管书牍记录的官员王缄起草称作露布的晓示天下的捷报文书。王缄不知露布的旧例，便把情况书写在布匹上，派人拉着。

晋王打算经过云州、代州回晋阳，赵王王镕和王处直请求经由中山、真定，并取道井陉返回晋阳，晋王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庚辰(十三日)，晋王从幽州出发，刘仁恭父子都戴着枷锁在露布之下。刘守光的乡亲父老将唾沫唾在他的脸上并骂他说："逆贼，把我的家败坏到这种地步！"刘守光只是低着头而已。甲申(十七日)，行至定州，住在关口的城楼里面。丙戌(十九日)，晋王和王处直拜谒北岳庙。这一天，行至行唐，赵王王镕在路上迎接谒见了晋王。

四年(甲戌，公元 914 年)

1 春季，正月，戊戌朔(初一)，赵王王镕到晋王的军帐中为晋王上寿敬酒。王镕希望能见刘太师一面，晋王命令看守刘仁恭、、刘守光的官吏卸掉刘仁恭、刘守光所戴的枷械，并把他们领到帐中同宴，王镕回拜了他们，又赠送给他们衣服、鞍马、酒馔。己亥(初二)，晋王和王镕在行唐的西面打猎，随后王镕把晋王送到边境上才分别。

2 丙子(疑误)，前蜀主王建命令太子元膺兼管六军，始建崇勋府，设置僚属，后来改名称为天策府。

3 壬子(十五日)，晋王用白绢捆绑着刘仁恭父子，高奏凯歌进入了晋阳城。丙辰(十九日)，晋王将俘虏刘仁恭父子献于太庙，并亲临刑场斩杀刘守光。临刑前刘守光高声呼喊说："我刘守光死而无恨，然而教我刘守光不降服的人是李小喜。"晋王把李小喜召来证明刘守光的话是否事实，李小喜怒目斥骂刘守光说："你乱伦的禽兽行为也是我教的吗？"晋王对他出言无礼的行为十分生气，于是先斩杀了李小喜。刘守光说："我刘守光善于骑马射箭，大王要成功霸业，为什么不留下我，让我为您效劳呢？"刘守光的两个妻子李氏和祝氏在一旁责备他说："皇上，事已如此，活着又有什么好处呢？"随即伸出脖子接受砍戮。刘守光至死都不停地号泣求饶。晋王命令节度副使卢汝弼等给刘仁恭戴上枷锁。押送到代州，剌取了他的心血祭祀了先王李克用陵墓，然后将他斩杀。

有人劝赵王王镕说："大王所讲的尚书令是梁国的官名，大王既然与梁国为仇敌，就不应当再用梁国的官名。况且自从唐太宗登位以来，没有敢称这种官名的。现在晋王为盟主，功高位低，不如用尚书令这个官位来推崇他。"王镕说："很对。"于是与王处直各自派一些人去推举晋王为尚书令，晋王再三辞让，最后才接受了，并像过去的唐太宗一样，开建府署，辟置行台。

4 高季昌因为前蜀的夔州、万州、忠州、涪州四州过去隶属荆南，打算用武力来夺取这些地方。一开始用水上军队攻打夔州。当时前蜀镇江节度使兼侍中嘉王王宗寿镇守忠州，夔州剌史王成先请求率领甲士作战，王宗寿只把穿白布袍的士卒配备给他。王成先率领这些白袍士卒迎战高季昌，高季昌放出火船焚烧了前蜀的浮桥，前蜀招讨副使张武架起铁索桥来阻拦高季昌的火船，结果火船无法通过。这时正好遇上风向调转，荆南高季昌的部队被火烧死和淹死的士卒很多。高季昌改乘战船逃跑，并给船蒙上牛皮，但被飞石击中，船尾被砸断，高季昌又改乘小船逃跑。在这次战役中，荆南兵大败，被俘虏和斩杀的共有五千人左右。夔州剌史王成先秘密派人向前蜀主奏告王宗寿不配备给戴甲士卒的情况，结果被王宗寿获知，于是召见王成先，并斩杀了他。

5 后梁帝因为岐人曾多次来侵犯，二月，调感化节度使康怀英为永平节度使，镇守长安。康怀英即康怀贞，因为避讳后梁帝均王朱友贞的名字而改为康怀英。

6 夏季，四月丙子（初十），前蜀主王建调镇江军去治理夔州。

7 丁丑（十一日），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因为犯了徇私调迁补授军校的罪，被罢免为工部侍郎，后来又贬任莱州司马。

8 吴国的袁州刺史刘景崇叛背吴国，归附于楚。刘景崇是刘威的儿子。楚将许贞率领一万人马来援救他，吴国的都指挥使柴再用、米志诚率领许多将领来讨伐他。

9 楚国的岳州刺史许德勋率领水军在楚吴边境上巡逻，到了半夜的时候，突然刮起了南风，楚国的都指挥使王环乘风直捣吴国的黄州，用绳梯登上了城墙，然后直奔州署，俘获了吴国刺史马邺，大肆抢劫之后返回。许德勋说："鄂州的军队很可能阻截我们，应该防备他们的进攻。"王环说："我军进入黄州时，鄂人根本不知道，这次路过是突然通过州城，此时他们自救不暇，哪里还敢阻截我们。"于是举起旗敲起鼓列队而行，鄂人根本没敢逼近他们。

10 五月，朔方节度使兼中书令颍川王韩逊去世，军中推选他的儿子韩洙为留后官。癸丑（十七日），后梁帝正式颁诏任用韩洙为朔方节度使。

11 吴国都指挥使柴再用与刘崇景、许贞在万胜冈打仗，结果柴再用大败敌军，刘崇景和许贞放弃了袁州而逃跑。

12 晋王攻克幽州以后，打算入侵别的地方。秋季，七月，晋王在赵州会见赵王王镕和周德威，并向南入侵邢州，李嗣昭率领昭义军和他们会师。杨师厚从魏州率领军队去援救邢州，在漳水东面安营扎寨。晋王军队行至张公桥时，裨将曹进金率军投奔来降。后来，晋军撤退，燕、赵、潞诸镇的军队也都率兵回营。八月，晋王回到了晋阳。

13 前蜀武泰节度使王宗训镇守黔州，贪暴不法，擅自回到成都。庚辰（十六日），他见到前蜀主王建以后，提出很多要求，而且说话时语言十分狂悖。王建十分生气，便命令他的卫士把王宗训活活打死。戊子（二十四日），任命内枢密使潘峭为武泰节度使、同平章事，翰林学士承旨毛文锡为礼部尚书，兼管枢密院。

川江三峡上有一座挡水的低坝，有人劝说王建趁夏秋川江水涨时，打开低坝，直灌江陵。毛文锡进谏说："高季昌虽然不顺服，但他的百姓们有什么罪呢？陛下将要用崇高的品德来怀柔天下，怎么能忍心把邻国的百姓当成鱼鳖的食物呢？"王建于是停止了水灌江陵的计划。

14 后梁帝任命福王朱友璋为武宁节度使。以前的武宁节度使王殷是朱友珪所立的，他因为害怕，不敢接受替代的制命，便背叛后梁而归附了吴国。九月，后梁命淮南西北面招讨应接使牛存节和开封尹刘郭率兵讨伐王殷。冬季，十月，牛存节等驻扎在宿州。这时吴国派遣平卢节度使朱瑾等率兵援救徐州，牛存节等率兵迎战，结果朱瑾的部队被击败，吴国的军队才撤回。

15 十一月，乙巳（十三日），南诏国侵犯黎州，前蜀主派遣夔王王宗范、兼中书令王宗播、嘉王王宗寿为三招讨，阻击南诏的侵略军。丙辰（二十四日），在潘仓峒打败了南诏侵略军，斩杀了南诏酋长赵嵯政等。壬戌（三十日），又在山口城击败了南诏军队。十二月，乙亥（十三日），攻下了南诏武侯岭等十三个村寨。辛巳（十九日），又在大渡河击败了南诏军队，俘获和斩杀了数万南诏士卒，南诏人争先恐后地抢着过河逃跑，桥被压断，又有数万人被水淹死。王宗范等将要制成浮桥渡过大渡河继续攻打南诏军队，前蜀主通知王宗范等，命令他们撤回。

癸未（二十一日），前蜀光州刺史兼北路制置指挥使王崇铎向岐国的阶州和固镇发起进攻，结果细砂等十一个村寨被王崇铎攻下，斩杀了四千人左右。甲申（二十二日），指挥使王崇俨又攻下了岐国长城关等四个村寨，斩杀了二千人左右。

16 岐国静难节度使李继徽被他的儿子李彦鲁毒死，李彦鲁自己当了留后官。

贞明元年（乙亥，公元 915 年）

1 春季，正月，己亥（初八），前蜀主驾临得贤门接受蛮夷的俘虏，并大赦了他们。起初，黎、雅蛮夷酋长刘昌嗣、郝玄鉴、杨师泰三人虽然向内归属于唐，也曾受过后唐的封爵和赏赐，号称隅金堡三王，实际上却偷偷地私通南诏，并为南诏充当侦察和向导。镇守蜀地的人多数是文官，虽然知道他们的情况，但不敢去问个究竟。此时，前蜀主责备他们泄漏军机，在成都把他们斩了，并且捣毁了隅金堡。从此以后，南诏不敢再侵犯前蜀的边境。

2 二月，牛存节等攻下了彭城，王殷全族都自焚。

3 三月，丁卯(初七)，封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光逢以太子太保辞官归居。

4 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邺王杨师厚去世。杨师厚在晚年时常居功自诿，擅自夺取财赋，并挑选军中勇敢善战的士卒设置私人军队数千人，号称银枪效节都，供给赏赐十分优厚，打算恢复过去牙兵的盛况。后梁帝虽然表面上对他尊礼有加，内心却很忌恨他，到他死后，在宫中暗自庆贺。租庸使赵岩、判官邵赞对后梁帝说："魏博一带是唐朝心腹中的蠹虫，之所以二百余年来不能铲除它的割据形势，主要原因是这个地方地广兵强。罗绍威、杨师厚占据这块地方以后，朝廷都不能够控制它。陛下如果不乘此时对这件事作重新考虑，就像所说的'弹除脓血不净，必将重新瘀结'，怎么能够知道未来的天雄节度使不像杨师厚呢？应当将魏博六州分为两镇，削弱它的权力。"后梁帝认为言之有理，于是任命原平卢节度使贺德伦为天雄节度使。在相州增置了昭德军，割出澶、卫二州隶属相州，任命原宣徽使张筠为昭德节度使，又将魏州的将士、府库财产的一半分给相州。张筠是海州人。贺德伦、张筠已经赴任，但朝廷又害怕魏州人不服，于是又派遣开封尹刘郛率兵六万，从白马渡过黄河，以讨伐镇州、定州为名，其实是虚张声势用威力来强迫魏人服从。

魏州的士卒数百年来都是父子相承，族与族之间婚姻盘结，不愿意分离。天雄节度使贺德伦多次催促他们分离，但答应离开的人都哀叹怨恨，甚至连营聚集在一起号啕大哭。己丑(二十九日)，开封尹刘郛的军队驻扎在南乐，先派澶州刺史王彦章率领龙骧骑兵五百人进入魏州，驻扎在金波亭。魏州的士卒们互相谋划说："朝廷非常忌恨我们的军府强盛，打算用计策让我们军府自行残破。我们六个州历代都是一个藩镇，士卒从来没有远出过河门，一旦骨肉流离，生不如死。"当天晚上，魏军大乱，放火掠夺，包围了金波亭，澶州刺史王彦章斩杀了守门士卒才得以逃出。第二天早晨，魏州乱兵进入了后梁军主将居住的牙城，杀了贺德伦的亲兵五百余人，并劫持了贺德伦，把他放到了牙城的城楼上。有个效节军军校叫张彦的人，率领自己的同伙，拔出刀枪，制止抢劫活动。

夏季，四月，后梁帝派遣供奉官扈异前往抚慰魏军，并答应让张彦做刺史。张彦请求恢复相、澶、卫三州隶属天雄的旧制。扈异回到朝廷以后说，张彦容易对付，只需命令刘郛派兵增援，马上就可以拿回张彦的首级来。后梁帝因此没有同意任命张彦做刺史，仅仅以褒扬的诏书回答他。使者返回魏军时，张彦将诏书撕碎扔在地上，用手指着南面怒骂朝廷，并对贺德伦说："天子愚昧昏庸，听凭别人牵着鼻子走。现在我的军队虽然还很强盛，但是如果没有外援，仍然不能自立，应当向晋王表示亲善。"于是逼着贺德伦写信向后晋王求援。

5 李继徽的养子李保衡杀死了李彦鲁，自称静难留后，并带着邠、宁二州归附后梁。后梁帝下诏，任命李保衡为感化节度使，任命河阳留后霍彦威为静难节度使。

6 吴国的镇海节度使徐温让他的儿子牙内都指挥使徐知训出任淮南行军副使和内外马步诸军副使。

7 晋王接到贺德伦的信以后，便命令马步副总管李存审从赵州出发去占据临清。五月，李存审到达临清，后梁开封尹刘郛的军队驻扎在洹水。贺德伦又派出使者向晋王告急，晋王亲率大军从黄泽岭东下，在临清与李存审会师，这时他们仍然怀疑魏人有诈，所以按兵不进。贺德伦派判官司空颋前去慰劳晋王军队，秘密地对晋王说："除乱当除根。"进而把张彦凶残狡诈的情况告诉了晋王，劝说晋王首先把张彦除掉，就没有什么忧患了。晋王听了之后没有说什么。司空颋是贝州人。

晋王率领军队向前推进，驻扎在永济。张彦挑选了银枪效节五百人，都全副武装，加强自卫，到永济拜见晋王，晋王登上驿站的城楼对他说："你欺凌逼迫主帅，残害百姓，连日来迎马诉冤的就有百余批。我今天率兵而来，目的是安定百姓，并非来贪图别人的土地。你虽然对我有功，但为了向魏州人民谢罪，不得不将你杀掉。"于是晋王斩了张彦及其同伙共七人，其余的乱兵吓得腿都发抖，十分恐惧。晋王把其余乱兵召集来对他们说："有罪的只有八人，其余的一概不追究。从今以后你们应当竭力成为我的亲信。"大家听后都跪伏在地感谢，高呼万岁。第二天，晋王宽带轻衣，十分从容地继续前进，命令张彦的士卒披甲执枪，全副武装，跟随在晋王的两侧，把他们仍然作为帐前银枪都。乱军士兵从此更加顺服了晋王。

刘郛听到晋军将要到来，选出一万多士卒从洹水直达魏县。晋王留下李存审的军队驻扎在临清，同时派遣史建瑭屯兵魏县来抵御刘郛，晋王亲自率领随身护卫的士兵到了魏县，与刘郛在漳河的两岸安营扎寨。

后梁帝听说魏博这个重要军镇投降了晋王，感到十分悔恨和恐惧，于是派遣天平节度使牛存节率兵驻扎在杨刘，声援刘郛。不久，牛存节病死，又用匡国节度使王檀代替了他。

8 岐王李茂贞派遣彰义节度使刘知俊包围了邠州，后梁将霍彦威坚守在邠州抵御围兵。

9 六月，庚寅朔(初一)，贺德伦率领将吏请求晋王入府慰劳士卒。晋王入府以后，贺德伦送上天雄军府印和天雄旌节，请求晋王兼管天雄军，晋王一再辞让说："近来听说汴梁的强寇侵略逼近您的军镇，所以亲自督率

士卒，远道来相救；又听说城中百姓最近遭到严重残害和灾难，所以亲自暂时进城安抚一下。您不能理解、信任，而是用印节来表示推让，这确实不是我的心愿。”贺德伦又一再拜谢说：“现在寇敌逼近，军营中最近又有大的变化，人心未安，我的亲信臣仆都被张彦杀死，形势十分孤弱，怎么能统率大家呢？一旦发生事情，唯恐辜负晋王的大恩。”晋王于是接受了他的印节。贺德伦带领将吏拜贺，晋王按照规制任命贺德伦为大同节度使，并派他立即赴任。贺德伦到了晋阳，被张承业留了下来。

这个时候，银枪效节都在魏州城仍然很骄横，于是晋王下令：“从今以后如有结为朋党、传播流言和以暴力掠夺百姓的人，坚决杀掉，决不宽容。”任命沁州刺史李存进为天雄都巡按使。凡有传播流言蜚语来动摇民众及用武力强夺别人一钱以上的人，李存进都砍头裂尸示众。过了十来天，城中非常安静，没有敢吵吵嚷嚷的人。李存进本姓孙，名字叫重进，振武人。

晋王经常出征打仗，天雄军府的事情都委托判官司空颋处理。司空颋依仗他的才干和势力，小怨小忿都要报复，经常受贿，又很骄横奢侈。他有个侄儿在黄河以南，司空颋秘密派人把他召来，都虞候张裕抓住司空颋的使者，报告了晋王，晋王遣责司空颋说：“自从我得到魏博以后，日常事务都委托你来处理，你为什么如此欺骗我？难道不可以事先向我报告吗？”作了一个揖，让他回家。就在这一天，在军门将司空颋的整个家族都杀掉。随即让判官王正言代替了他的职务。王正言是郓州人。

魏州孔目吏孔谦，勤劳敏捷，多计谋，善于管理簿记帐册，晋王任命他为支度务使。孔谦能够婉转变通，讨好有权势的要人，因此对他的宠信和任用越来越稳固。魏州新遭动乱以后，府库财物空竭，民间也很疲惫。集中并、魏、镇三镇的士卒，在黄河边作战将近十年，军队的供给从未有过短缺，这些全靠孔谦之力。然而紧急征集重敛财物，使魏博六州的百姓愁苦不堪，以致百姓归怨于晋王，也是孔谦所为。

张彦献魏博叛归晋国时，贝州刺史张源德不听从他，并北面联合沧州、德州，南面连接刘郭来抵御晋军，曾多次断绝镇州、定州的粮路。有人劝晋王说：“请先派兵万人夺取张源德占据的贝州，然后再向东夺取沧州、景州，这样沿海一带的地方都可以归我们晋国所有。”晋王说：“不像你们所说的那样。贝州城防坚固，兵士很多，不易突然袭击，德州隶属沧州，且没有防备，如能夺取并派兵防守，这样沧州、贝州就不能往来，两个州孤立之后，就可以夺取。”于是晋王派遣五百骑兵，昼夜兼行，前往袭击德州。德州刺史没想到晋军会到来，翻越城墙逃走，德州被晋军攻下，晋王任命辽州守捉将马通为德州刺史。

秋季，七月，晋军在一个晚上偷袭澶州，并攻破。此时澶州刺史王彦章正在刘郭的军营中，晋人在城内俘获了王彦章的妻子，晋人待他们十分优厚。晋人派出秘密使者前去引诱王彦章，王彦章杀了晋使，晋人把他的全家都杀死。晋王任命魏州将领李岩为澶州刺史。

晋王在魏县慰劳军队，趁机率领百余骑兵沿河而上，偷偷地侦察刘郭的军营。此时正好遇上天气阴暗，刘郭在河流拐弯处的丛林中埋伏下五千多士兵，一边呼叫一边击鼓冲了出来，把晋王包围了好几层。晋王策马腾跃，大声疾呼，率领骑兵突围，所向披靡。副将夏鲁奇等手持刀剑与刘郭的围兵奋力战斗，从午时一直打到申时才逃出去，有七名骑兵在战斗中死亡，夏鲁奇亲手杀死百余人，他自己遍体伤痕，正好这时李存审的援兵赶到，这才得免于难。晋王回过头来对随从骑兵说：“差点儿成为俘虏被人讥笑。”骑兵们说：“这次正足以让敌人见见大王的英俊威武。”夏鲁奇是青州人。晋王因此更加喜爱他，并赐姓名叫李绍奇。

刘郭认为晋军都在魏州作战，晋阳城一定空虚，打算用奇计袭取晋阳，于是偷偷地率兵从黄泽出发向西开进。晋军感到刘郭军队好多天没有出来，寂静无声，也没有什么活动迹象，于是派出骑兵去侦察刘郭的军营，结果城中没有烟火，只是有时看到旗帜顺着城堞来回走动。晋王说：“我听说刘郭用兵，一步百计，这里面一定有诈。”于是又派出一些人去侦察，发现顺着城堞来回走动的旗帜是用草捆绑的草人打着旗帜骑着驴在城上来回走动。后来抓到城里年老体弱的人查问，都说刘郭军队已经离开两天了。晋王说：“刘郭擅长于偷袭别人，但在决战上有所欠缺，估计刘郭的军队刚刚走到山下。”于是晋王迅速派出骑兵去追赶刘郭。这时正好遇上十几天来阴雨连绵，黄泽的道路更加艰险，泥草有一尺多深，士卒们都是拉着藤蔓等树木向前推进，好多人都腹泄脚肿，有十分之二三的士卒因此而死亡。晋将李嗣恩领兵日夜兼行，抢先进入晋阳城，晋阳城内的人得知他回来，便整顿军队，防备刘郭的进攻。刘郭行到乐平时，干粮将要吃完，又听说晋阳已有防备，追兵又在后面，士卒们都感到害怕，行将溃散，刘郭告谕他的将士们说：“现在我们离开家乡已有一千多里，深入了敌境，前面和背后都有敌兵，这里山高谷深，就像掉在井里一样，下一步将怎么办呢？只有奋力战斗，也许可以免于不幸，否则就只能以死来回报君王、父老了。”将士们停止了哭泣。晋将周德威听说刘郭率军自黄泽西上，于是率领一千多骑兵从幽州

出发前往援救晋阳，行至土门时，刘郭已经整顿部队下了山，从邢州陈宋口渡过滹河水向东而去，驻扎在宗城。刘郭在进军、撤军往来中，战马死掉将近一半。

这时，晋军缺乏军粮，刘郭得知临清有晋军的积蓄，打算占据临清来断绝晋军的粮道。周德威紧急追赶刘郭的军队，两天两夜赶到南宫，然后派出骑兵抓了刘郭的十多个哨兵，把他们的手腕打断以后放了他们，让他们回去告诉刘郭说："周德威已经占据了临清。"刘郭的士卒十分惊骇。第二天早晨，周德威率军劫掠刘郭的军营而过，进入临清，刘郭率领部队迅速逃到了贝州。这时，晋王率军驻扎在博州，刘郭驻扎在堂邑，周德威率军攻打刘郭，没有攻下。第二天，刘郭驻扎在莘县，晋军接踵而来，刘郭整治莘城，挖了壕沟坚守着，并从莘城到黄河筑起了甬道，用来运送粮饷。晋王则在莘城以西三十里安下军营，两军烟火相望，每天都要打好几次仗。

晋王特别喜爱元行钦的勇猛刚强，便向代州刺史李嗣源索求，李嗣源不得已，把元行钦献给晋王，晋王任命他为散员都部署。并赐给他姓名叫李绍荣。李绍荣曾深入敌军奋力作战，不幸面部被剑刺中，但他没有放松战斗，幸好高行周率军救了他，才免于一死。晋王又打算索求高行周，但难以启齿，便秘密派人去用官禄来引诱他。高行周推辞说："代州培养的壮士也是为了大王，我侍奉代州也就同侍奉大王一样。代州人从死亡中解救了行周兄弟，我不忍心辜负了代州人。"晋王才作罢。

10 绛州刺史尹皓攻打晋王的隰州，八月，又攻打慈州，都没有攻克。王檀与昭义节度使留后贺璟一起攻打潞州，把潞州攻克，并抓获了晋王任命的潞州刺史李岩，将他押送到东都。后梁帝任命杨师厚旧部杨延直为潞州刺史，让他率一万士卒去援助刘郭，并招诱魏州人前去。

11 晋王派遣马步副总管李存审率领五千士卒去攻打贝州。贝州刺史张源德有三千士卒，每天夜晚出去抢劫，贝州人民甚为痛苦，请求李存审挖沟阻止他们出城骚扰，以使人民能安居耕耘。李存审便发动贝州八县的丁夫，挖堑壕把城围起来。

刘郭在莘城驻守了很长时间，军粮不能运输供给，晋军曾多次到他的营寨下挑衅，刘郭的部队不出来。于是晋军断绝了他的甬道，一千多人手持斧刀砍伐刘郭的寨木，后梁的士卒惊恐地逃出营寨，被晋人俘获回去。

后梁帝下诏书谴责刘郭劳师费粮，造成伤亡大，又不速战，刘郭回奏说："我们本来计划用骑兵攻打他的心腹晋阳，回师时夺取镇、定二州，以十天为期，清除河朔一带的敌人。但天时不利，十多天阴雨连绵，军粮匮乏，士卒疲病。此后，又打算占据临清断绝晋军的粮饷，然而周德威突然来到，奔驰如神。我现在退保莘县，让士卒们一边休息一边训练，以待下一步继续作战。我看到晋军的士卒很多，又善于骑射，确实是一支强敌，从来没有敢轻视。如果有空隙可乘，我哪敢偷安养寇！"后梁帝又向刘郭询问取决胜利的策略，刘郭回答说："我今天还没有什么好的策略，只希望能得到每人十斛粮食，这样敌人就可以打败。"后梁帝十分生气，谴责刘郭说："将军你储备粮食，是准备打败敌人呢，还是打算防止饥饿呢？"于是派遣中使前往督战。

刘郭召集诸军将领问他们说："主上深居宫中，不了解军队作战，仅仅和一些新提升的年轻人商量对策。作战在于随机应变，不能预先估计。现在敌军还很强大，和他们作战一定不利于我们，怎么办呢？"诸位将领都说："不管胜负应当决于一战，这样一直拖下去又能等到什么呢？"刘郭没有说话，不高兴，退下来对他亲近的人说："主上昏暗愚昧，臣下阿谀奉承，将帅骄傲，士兵懈惰；我不知将要死在什么地方！"一天，刘郭在军营门口又召集诸军将领，每人面前放了一杯河水，让他们喝掉，众将领不解其中的意思。刘郭给他们解释说："一杯水都难以喝掉，滔滔不绝的河水难道能够穷尽吗？"诸将都吓得变了脸色。

几天以后，刘郭率领一万多士卒逼近镇、定的军营，镇、定二州的人都感到害怕。晋将李存审率领二千骑兵拦腰截击刘郭，李建及率领一千多银枪军前来援助，结果刘郭被打得大败，奔逃回去。晋军奋力追赶，一直追到刘郭的营寨之下，俘虏和斩杀了一千多人。

12 刘岩到楚国迎接他的妻子，楚王马殷派永顺节度使马存护送他们。

13 乙未(初七)，前蜀主王建任命兼中书令王宗绾为北路行营都制置使，兼中书令王宗播为招讨使，一起攻打秦州。任命兼中书令王宗瑶为东北面招讨使，同平章事王宗翰为副使，一起攻打凤州。

14 庚戌(二十二日)，吴国任命镇海节度使徐温为管内水陆马步诸军都指挥使、两浙都招讨使、守侍中、齐国公，镇守润州，并把升、润、常、宣、歙、池六州都作为他的巡察范围，国家的各种军政事务他都参与决策，和过去一样。把徐知训留在广陵掌管那里的政权。

15 当初，后梁帝做均王时，娶了河阳节度使张归霸的女儿作为妃子，即位以后，打算把她立为皇后。皇后认为皇帝没有去祭祀天帝，所以一直辞让。九月，壬午(二十四日)，张妃病重，于是册封她为德妃，当天晚上她就

病死了。

康王朱友敬，眼睛里有两个瞳子，自己说他可以当天子，于是就阴谋发动叛乱。冬季，十月，辛亥（二十四日）夜晚，德妃将要出葬，朱友敬派了几个心腹偷偷藏在寝殿。后梁帝发现之后，光着脚翻墙逃了出去。召集宿卫兵在寝殿里搜查，只要抓住叛乱的人就马上杀死。壬子（二十五日），抓获了朱友敬，并把他杀死。

后梁帝因此猜忌、疏远了宗室人员，只信用赵岩及德妃的兄弟张汉鼎、张汉杰，从兄弟张汉伦、张汉融，让他们担任了亲近皇帝的官职，让他们参与朝廷谋议，每次出兵一定派他们监护。赵岩等依权弄势，贪脏枉法，在旧有将相中挑拨离间。敬翔、李振虽然主持政务，但他们所说的话很多都不被采用。李振经常装病不去参与政事，以此来回避赵岩、张归霸家族。后来政事越来越乱，以至于后梁朝灭亡。

16 刘郡派遣士卒去晋王那里诈降，企图贿赂为晋王做饭的厨师来毒死晋王，后来事情败露，晋王杀死了这些士卒及其同党五人。

17 十一月，己未（初三）夜晚，前蜀的宫中失火。自从前蜀得到成都以来，一些宝物奇货都储藏在百尺楼里，这次大火，全部化为灰烬。诸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王宗侃率领卫兵打算进入宫中救火，但蜀主关起门来不让他们进去。庚申（初四日）的早晨，大火还没有熄灭，蜀主走出义兴门外会见了群臣，并命令有司把太庙神主都召集起来，又让他们去视察都城，说完以后，又回到宫中，把宫门关闭起来，将相们都向蜀主进献帷幕和食物。

18 壬戌（初六），前蜀实行大赦。

19 乙丑（初九），后梁帝改换了年号。

20 己巳（十三日），前蜀王宗翰率兵出青泥岭，攻克固镇，与秦州将领郭守谦在泥阳川交战。前蜀兵败退，撤到鹿台山坚守。辛未（十五日），王宗绾率军在金沙谷击败秦州士兵，抓获了他们的将领李彦巢等，乘胜开赴秦州。兴州刺史王宗铎攻克阶州，阶州刺史李彦安投降。甲戌（十八日），王宗绾攻下成州，俘获刺史李彦德。前蜀军行至上染坊，秦州节度使李继宗派他的儿子李彦秀拿着牌印迎降于前蜀军。王宗绾进入秦州，上表荐排阵使王宗涛为秦州留后。后梁将领刘知俊在邠州进攻霍彦威，半年也没有攻克，后来听说秦州已经投降前蜀军，刘知俊的妻、子都迁往成都。刘知俊撤军回到凤翔，很害怕祸及己身，于是在夜晚率领七十个亲信，过关斩将逃出军营，庚辰（二十四日），投奔前蜀军。王宗绾从河池、两当率兵前进，适逢王宗瑶攻打凤州，癸未（二十七日），攻克凤州。

21 岐国义胜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彦韬知道岐王很衰弱，十二月，率领耀州、鼎州来投降。李彦韬就是温韬。乙未（初九），后梁帝下诏改耀州为崇州，改鼎州为裕州，改义胜军为静胜军，恢复李彦韬姓温，名叫昭图，他所任的一切官职和原来一样。

22 丁未（二十一日），前蜀对犯罪的人实行大赦；改明年的年号为通正。在凤州设置了武兴军，割出文州、兴州隶属于凤州，任命前利州团练使王宗鲁为凤州节度使。

23 这一年，清海、建武节度使兼中书令刘岩任命吴越王钱镠为吴越国王，而自己则为南平王，并上表请求封自己为南越王并加都统，后梁帝没有答应。刘岩对他的僚属们说："现在中国杂乱纷纷，谁为天子！怎能长途跋涉，经历险阻来侍奉伪庭呢？"从此和朝廷断绝了贡献和使臣。

二年（丙子，公元 916 年）

1 春季，正月，后梁朝宣武节度使、守中书令、广德靖王朱全昱去世。

2 后梁帝听说原来的河南府参军李愚学问与操行都很好，于是召他来担任左拾遗官，并让他担任崇政院直学士。衡王朱友谅位尊身贵，李振等人见了都要向他跪拜，李愚见了只行拱手礼，后梁帝听说以后责备他，说："衡王朱友谅是我的兄长，我见了他都要跪拜，而你却行拱手礼，这样可以吗？"李愚回答说："陛下是以本家人的礼来见衡王的，向他跪拜是应该的。李振等是陛下的家臣。我和衡王素无来往，不敢妄有所屈。"李愚见了衡王一直是这样，后梁帝竟以他固执抗命而罢他为邓州观察判官。

3 前蜀主任命李继崇为武泰节度使、兼中书令、陇西王。

4 二月，辛丑（十六日）夜，吴国的宿卫将马谦、李球劫持着吴王杨隆演登上城楼，并派宁库士兵去讨伐徐知训。徐知训将要逃出城外，严可求劝他说："军城有变，你首先丢弃了众将士而自己逃跑，众将士又将依靠谁呢？"徐知训因此才没有出走。此时众将士仍然犹豫害怕，但严可求却关起门来去睡觉，在门外边都可以听见他的鼾声，这样府中才稍微安定了一些。壬寅（十七日），马谦等在天兴门外摆开阵势，此时诸道副都统朱瑾从润州来到，看了看马谦摆出的阵势，说："不必害怕。"回过头来对着外面的人众举手高呼，乱兵纷纷溃散。于是抓获了

马谦和李球，将他们斩杀。

5 后梁帝曾多次催促刘郭作战，但刘郭却闭门不出。于是晋王留副总管李存审坚守军营，他亲自去贝州慰劳包围张源德的军队，并扬言回归晋阳。刘郭听到之后，上奏请求袭击魏州，后梁帝告诉他说："现在全国都交给你，社稷存亡，在此一举，希望你努力去作战。"于是刘郭命令澶州刺史杨延直率领一万人开赴魏州，杨延直半夜时到达魏州城南，城中晋军选拔了五百壮士偷偷出城袭击杨延直的军队，杨延直没有防备，溃散逃跑。第二天早晨，刘郭的全部军队从莘县来到魏州城东，和杨延直剩下的军队会合。李存审率领营中的军队紧跟在他们的后面，李嗣源率领城中的部队出城迎战后梁军。这时晋王也从贝州到达，与李嗣源的军队正好在刘郭军队的前面。刘郭看到，惊讶地说："是晋王啊！"于是刘郭引兵稍作退却，晋王率军紧随其后，一直到了旧元城的西面，与李存审的部队相遇。晋王的军队在西北面摆出方阵，李存审在东南面摆出方阵，刘郭的军队则在他们的中间摆开圆阵，刘郭军队四面受敌，双方交战很久，后梁军大败，刘郭率数十骑兵冲出了包围逃跑。后梁军有七万多步卒，被晋军包围住攻打，后梁军败兵爬上了树，以致树被压断。晋军一直追到黄河边上，后梁军几乎全部被杀死或淹死。刘郭收集起被击散的军队从黎阳渡过黄河，退守滑州。

匡国节度使王檀秘密上疏建议派关西军队袭击晋阳，后梁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派河中、陕、同华诸镇军队共计三万余人，开出阴地关，很快到达晋阳城下，昼夜急攻。由于城中没有准备，于是派出各司的工匠以及市民们登城拒守，城墙有好几处几乎被踩陷。监军张承业感到非常害怕。这时原来代北的将领安金全退居在太原，前去拜见张承业，并对他说："太原是晋王的根本之地，如果失守，国家大事就全部完了。我虽年老有病，但仍为国担忧，请求把库存兵甲交给我，我为你去攻打后梁军。"张承业将库存兵甲交给了安金全。安金全率领着他的子弟以及退下来将领的家人共有几百人，乘夜间出晋阳北门，在羊马城内向后梁军发起了进攻。后梁军将士感到非常惊恐，引兵退却。晋昭义节度使李嗣昭听说晋阳被敌人侵袭，派牙将石君立率领五百骑兵前往援救。石君立早上从上党出发，晚上就赶到了晋阳。后梁军扼守汾河桥，石君立击败了他们，直奔晋阳城下，他高声大呼说："昭义侍中大军已经到来。"于是率军开进晋阳城。当天夜晚，石君立与安金全等率兵分别从晋阳城各门出击后梁军，后梁军被打死打伤的有十分之二三。次日晨，王檀领兵在晋阳城外大肆抢劫一番后撤回。晋王的性情喜欢居功自夸，因为这次晋阳解围的谋略不是他想出来的，所以对安金全等也就都没有奖赏。

当后梁兵重重包围在晋阳城下时，大同节度使贺德伦军队的士兵有很多人逃奔后梁军，张承业害怕贺德伦策划兵变，就将他抓了起来，并斩杀了他。

后梁帝听说刘郭战败，又听说王檀也没有成功，叹息地说："我的事业就要完了。"

6 三月，乙卯朔(初一)，晋王进攻卫州，壬戌(初八)，卫州刺史米昭投降了晋王。晋王又攻惠州，惠州刺史靳绍逃走，晋王抓住他斩了，把惠州改为磁州。晋王回到魏州。

7 后梁帝曾多次要召见刘郭，刘郭始终没有到，己巳(十五日)，后梁帝任命刘郭为宣义节度使，并让他率兵驻扎在黎阳。

8 夏季，四月，晋人攻下洺州，并任命魏州都巡检使袁建丰为洺州刺史。

9 刘郭被打败后，河南地区的人们都十分害怕，刘郭又多次没有接受后梁帝的召见，因此将帅部卒都有些动摇。后梁帝派遣捉生都指挥使李霸率领他的所属部队一千多人驻扎在杨刘，癸卯(十九日)，他率领部队开出宋门，当天晚上，又率部队从水门入城，大声喧闹，放火剽掠，反叛了后梁帝，攻打梁宫的建国门，后梁帝登上建国门楼抵抗。龙骧四军都指挥使杜晏球率领五百骑兵驻扎在球场，李霸的叛军把帐篷上浇上油，用长竿子架起来，准备点燃后烧毁城楼，形势十分危急。杜晏球从门缝里看到李霸的军队没有穿戴铠甲、头盔，于是率领骑兵向李霸发起进攻，士卒们奋力作战，一会儿李霸的叛军就被打败逃走了。后梁帝看到有骑兵去抗击反叛的军队，便高声地说："这不是我的龙骧将士吗！谁是叛军的首领？"杜晏球回答说："叛乱者只有李霸一个，其他的军队都没有动。陛下只管率领控鹤禁军守住宫城，等到天明，我一定能够击败叛军。"接着，杜晏球就率军讨伐李霸的反叛军队，并将叛军全营将士以及他们的家属全部诛灭。杜晏球也因此功而被提拔为单州刺史。

10 五月，吴越王钱镠派遣浙西安抚判官皮光业从建州、汀州、虔州、郴州、潭州、岳州、荆南一路向后梁朝廷入贡。皮光业是皮日休的儿子。

11 六月，晋王对邢州发起进攻，保义节度使阎宝在邢州抗拒坚守。后梁帝派捉生都指挥使张温率领五百士卒前往救援，张温却率领军队投降了晋王。

12 秋季，七月，甲寅朔(初一)，晋王到达魏州。

13 后梁帝嘉许吴越王钱镠贡献勤快。壬戌(初九),加封钱镠为诸道兵马元帅。朝廷里很多人认为钱镠入贡,是贪利市场的贸易,不应当过份地用名爵来封。翰林学士窦梦征拿着麻布丧服哭泣,后梁帝认为他犯了罪,贬他为蓬莱尉。窦梦征是棣州人。

14 甲子(十一日),吴国牙将周郊发动叛乱,进入府署,杀了大将秦师权等人,大将陈祐等出兵讨伐周郊,并把他斩杀。

15 八月,丁酉(十五日),任命退任太子少保赵光逢为司空,兼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16 丙午(二十四日),前蜀主任命王宗绾为东北面都招讨,集王王宗翰、嘉王王宗寿为第一、第二招讨,率领十万大军从凤州出发。任命王宗播为西北面招讨,武信军节度使刘知俊、天雄节度使王宗侃、匡国军使唐文裔为第一、第二、第三招讨,率领十二万大军从秦州出发,前往讨伐岐王。

17 晋王亲自率领军队进攻邢州,昭德节度使张筠丢弃相州逃跑,晋王又将相州隶属于天雄军,任命李嗣源为相州刺史。晋王派人告诉后梁保义军节度使阎宝说相州已被攻下,又派降将张温率领援兵到邢州城下向他指明利害,阎宝便献城投降了晋王。晋王任命阎宝为东南面招讨使、领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任命李存审为安国节度使,镇守邢州。

18 契丹王阿保机率领三十万大军,号称百万大军,从麟州、胜州出发向晋王的蔚州发动进攻,并攻下了蔚州,俘虏了振武节度使李嗣本。阿保机又派出使者向大同防御使李存璋送去了木刻的书信向他索求货财,李存璋斩杀了使者。契丹又向云州发起了进攻,李存璋倾全力抗拒。

19 九月,晋王回到晋阳。晋王的性情仁厚孝敬,所以他虽然经营着河北,但还经常回到晋阳去看望曹夫人,每年有两三次。

20 晋人派兵威胁沧州,顺化节度使戴思远放弃沧州城而跑到东都,沧州将领毛璋带领全城投降晋王。晋王命令李嗣源率兵前去镇守安抚沧州,李嗣源派毛璋回到晋阳。晋王调李存审为横海节度使,镇守沧州。任命李嗣源为安国节度使。李嗣源又任用安重诲为中门使,把他当做自己的心腹,安重诲也尽力为李嗣源效力。安重诲是应州的胡人。

21 晋王亲自率兵去援救云州,走到代州时,契丹人听说晋王来救,就领兵离去,晋王也就还师。之后晋王又任命李存璋为大同节度使。

22 晋人包围贝州已一年有余,张源德听说河北诸州都已经归晋王所有,所以打算投降晋国。于是他就和大家商量,大家认为当弹尽粮绝的时候投降,恐怕仍不能免于一死,所以没有听从张源德的意见。大家一起杀死了张源德,全城士卒绕城坚守。后来城中的粮食吃完了,以至食人为粮。这时才对晋国将领说:"我们出去投降,又害怕被你们杀死,请求让我们穿着甲胄,拿着兵器出去投降,等到事情安定然后就把我们放了。"晋国将领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贝州士卒三千余人出城投降了晋军,他们把兵甲放下以后,晋军包围了他们,并全部杀死。然后晋王任命毛璋为贝州刺史。从此以后河北地区都归晋国所有,只有黎阳还被后梁占据着。

23 晋王到达魏州。

24 吴国光州将领王言杀死了光州刺史戴肇,吴王派遣楚州团练使李厚前往讨伐王言。庐州观察使张崇没等接到命令就率兵赶往光州,王言弃城逃跑。吴王让李厚暂时管理光州。张崇是慎县人。

25 庚申(初八日),前蜀的新宫落成,它的位置在旧宫的北面。

26 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琅邪忠毅王王檀招募了很多盗贼,安置在他的帐下充当亲兵,己卯(二十七日),盗贼乘王檀没有防备,突然进入王檀军府将王檀杀死。天平节度副使裴彦率领军府的部队讨伐盗贼,并把他们都诛杀了,因此,军府才获得了安定。

27 冬季,十月,甲申(初二),前蜀王宗绾等率领军队开出大散关,大败岐兵,俘虏和斩杀了一万余人,夺取了宝鸡。己丑(初七),王宗播等率兵开出旧关,到达陇州。丙寅(疑误),岐国保胜节度使兼侍中李继岌害怕岐王对他有所猜忌,于是率领二万多士卒放弃陇州,投奔前蜀军。前蜀兵对陇州发起进攻,并任命李继岌为西北面行营第四招讨。前蜀将刘知俊会合王宗绾等围攻凤翔,岐兵不敢出城作战。这时正遇上下大雪,于是前蜀主下诏撤回军队。前蜀主恢复了李继岌的姓名,叫桑弘志。桑弘志是黎阳人。

28 丁酉(十五日),后梁帝任命礼部侍郎郑珏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珏是郑綮的侄孙子。

29 己亥(十七日),前蜀实行大赦。

30 晋王派遣使者出使吴国,商量两国共同攻打后梁。十一月,吴国任命行军副使徐知训为淮北行营都招

讨使，以及朱瑾等率兵开赴宋、亳和晋军配合。过了淮河以后，将讨伐后梁的檄文张贴到各州县，进兵包围了颍州。

31 十二月，戊申(二十七日)，前蜀实行大赦，改明年的年号为天汉，国号为大汉。

32 楚王马殷听说晋王攻下河北一带，便派出使者要求互通友好，晋王也派使者回报楚王。

33 这一年，庆州又背叛后梁归属于岐，岐将李继陟率兵占据了这个地方。后梁帝下诏任命左龙虎统军贺瓌为西面行营马步都指挥使，让他率兵讨伐庆州，结果打败岐兵，并攻下宁、衍二州。

34 河东监军张承业既显贵又当权，他的侄儿张璠等五人从同州来这里投靠他，晋王因为张承业的缘故，都予以提拔任用。张承业治家非常严格，他有个侄儿成为强盗，杀死贩牛人，张承业立刻将他处死，晋王派人去解救，但已经来不及了。晋王任命张璠为麟州刺史，张承业对张璠说："你本来是本度的一个普通百姓，曾与刘开道一起为贼，一贯不守法，现在如果你还不改悔，不知哪天你就会被杀死。"从此以后，张璠无论到了哪里，都不敢贪暴。

35 吴越牙内先锋都指挥使钱传瑜在闽国娶了妻，从此以后闽与吴越互通友好往来。

36 闽国开始铸造铅钱，与过去使用的铜钱并行。

37 起初，燕人苦于刘守光对他们的残酷虐待，军士中有很多人归属契丹，刘守光被围困在幽州时，幽州北面的士民们有很多被契丹人抢夺过去，契丹人日益强大起来。契丹王阿保机自称皇帝，契丹国人称他为天皇王，以他的妻子述律氏为皇后，设置了百官。至此，契丹王改年号为神册。

述律后勇敢果断，善于权变，阿保机每兴师动众，述律后经常参与谋划。阿保机曾经穿过沙漠攻打党项，留下述律后守卫帐幕，黄头、奥泊二室韦打算乘阿保机不在而合伙率兵抢掠帐幕。述律后知道了这件事后，整治兵众等待他们到来，率兵奋力反击，大破二室韦的士兵，由此，述律后名震诸夷。述律后有母亲、婆婆，述律后都坐在床上接受她们的礼拜，述律后说："我只拜天，是不拜人的。"晋王李存勖刚刚治理河北时，打算结交契丹作为后援，所以经常把阿保机当作叔父来侍奉，把述律后当作叔母来侍奉。

刘守光的晚年非常衰困，曾派遣参军韩延徽到契丹国去求援，契丹主对于他不行拜见礼十分生气，于是就把韩延徽发配到野外牧马。韩延徽是幽州人，很有智谋，也很懂写文章。述律后对契丹主说："韩延徽能够操守气节而不屈服，是当今的贤者，怎么能侮辱他而让他去放马呢？应当以礼相待而起用他。"于是契丹主召见韩延徽，并和他谈话，非常喜欢他，于是把他当作主要的参谋人物，只要一有举动，就要去和他商量。韩延徽初到契丹时就教契丹建牙开府，修筑城廓，设立市场里巷，用来安置汉民，使每个人都有配偶，开垦种植荒田。从此以后，汉族人都各自安居乐业，逃亡的人越来越少。契丹能够威服各国，韩延徽给予了很大帮助。

没多久，韩延徽逃奔到晋阳。晋王打算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幕府里，掌书记王缄很嫉妒他。韩延徽感到不能自安，所以请求回幽州看望母亲，路过真定时，在同乡人王德明家住下。王德明问他下一步到哪里去，韩延徽说："现在河北地区都归晋国所有，应当重新回到契丹国去。"王德明说："你叛背了契丹国，而今又要返回去，这不是去找死吗？"韩延徽说："契丹国自从我出走后，国王如丧手目，今天我再返回契丹国，契丹国王的手目不是又完备了吗？他怎么能够杀害我呢？"等他看望了母亲以后，就又重新回到了契丹国。契丹国主听说韩延徽回来非常高兴，就好像韩延徽从天而降，国王抚着韩延徽的背说："前一段你走到哪里去了？"韩延徽说："我很思念母亲，本想请假回去看看，但又害怕国王不答应我，所以我就私自回去了。"从此以后，契丹国主待他更加丰厚。契丹国主称皇帝时，就任命韩延徽为宰相，一直提拔到中书令。

晋王派出使者到契丹国，韩延徽借机给晋王写信，追叙了当初所以北去契丹的原因。并且说："不是我不留恋英明的君主，也不是我不思念故乡，我之所以不能留在晋国，正是害怕王缄嫉妒我而说我的坏话。"因此又以老母相托，信中又说："有我韩延徽在此，契丹国一定不会向南侵扰。"所以在李存勖成为后唐庄宗的时期，契丹不向南面深入侵扰，靠的是韩延徽之力。

三年(丁丑，公元 917 年)

1 春季，正月，后梁帝下诏命令宣武节度使袁象先前往援救颍州，到达颍州之后，吴军已自己撤退。

2 二月，甲申(初五)，晋王率兵进攻黎阳，刘郡率兵抗拒，双方交战了好几天，晋军因攻不下而退去。

3 晋王的弟弟威塞军防御使李存矩驻守新州，他骄横懒惰，不能治理，他的奴婢侍从们经常干预政事。晋王命他到山北面的部落地区去招募一些勇敢善战的人以及刘守光的逃兵，来扩充向南讨伐的军队。他又强迫百姓出马，百姓们有的用十头牛去换一匹战马，加上期限非常紧迫，以至边境的百姓悲叹愤怒。李存矩征得五百匹

战马，自己带领送往前方，派寿州刺史卢文进为裨将。前去送马的人们都对这趟长途差役害怕和忧虑，李存矩又对他们不加体恤。甲午（十五日），行到祁沟关，小校宫彦璋和士卒们谋划说："我听说晋王的军队和梁国的军队旗鼓相当，晋王的骑兵又死伤不少。我们舍弃了父母妻儿，为别人在异乡作战，这真是千里来送死，而使长又不怜惜我们，怎么办呢？"大家都说："杀死使长，拥护卢将军回到新州，据城自守，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呢？"于是拿起武器，大声疾呼，直奔传舍。次日晨，李存矩睡觉还没有起床，就被这些人给杀死了。卢文进未能制止，自己捶着胸哭李存矩说："奴辈害了郎君，让我以什么脸面去见晋王呢？"于是被大家拥簇回到新州，新州守将杨全章拒绝接纳。他们又攻打武州，结果又被雁门以北都知防御兵马使李嗣肱打败。晋将周德威也派兵追讨，卢文进率众投奔契丹。晋王听说李存矩因为治理不得法而导致叛乱，于是杀了李存矩的奴婢侍从及幕僚数人。

4 当初，在幽州以北七百里的地方有一个渝关，渝关下有一条渝水直通于海。从关东北顺着海有一条路，这条路的狭窄处只有几尺宽，旁边都是高低起伏的山峰，山高峻不可攀越。北至进牛口，过去在这里设置有八防御军，招募士兵来把守。这里的田租都供给军用，不需送到蓟县，幽州每年往这里运送布帛和棉絮，做成衣服供士兵穿戴。这里每年都收获很早，坚壁清野后等待契丹的入侵，契丹军来了，他们就关起壁垒不出去作战，等到契丹军离开，就选拔一些勇敢善战的士卒占据隘口阻截他们，契丹军经常失利而退走。这里的士兵们都自己耕种田园，奋力作战而立功者，会加赏封官。因此，契丹人也不敢轻易进来侵略。周德威任卢龙节度使时，他依仗自己勇敢而从不修整边防设备，于是慢慢失掉了渝关的险要，契丹人也经常来营州、平州之间放牧和割草。周德威还嫉妒幽州旧将领中有名望的人，往往把他们杀掉。

吴王派遣使者送给契丹主"猛火油"，说："攻城时，用这种油点燃焚烧城楼，敌人用水来浇它，火势更旺。"契丹主特别高兴，便选拔三万骑兵准备攻打幽州，述律后讥笑他说："哪里有为了试验油而发起对一国的攻打？"因此指着军帐前面的树对契丹主说："这棵树没有树皮，它还可以生长吗？"契丹主回答说："不可以。"述律后说："幽州城也和这棵树一样。我们只用三千骑兵埋伏在幽州城的旁边，抢掠了它的四周，使城中没有粮食可吃，不用几年，幽州城自然会处于困境，何必如此轻举妄动！万一打不胜，被中原各国所讥笑，我们的部落也就会解体。"契丹主于是停止了对幽州城的进攻。

三月，卢文进引契丹兵迅速向新州发起进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坚守阵地，弃城逃跑。卢文进因此任命他的部将刘殷为新州刺史，让他坚守新州。晋王派周德威会合河东、镇州、定州的部队向新州发起进攻，十几天都未能攻克。契丹主率领三十万大军前往援救，周德威由于寡不敌众，被契丹主打得大败，赶快逃奔回去。

5 楚王马殷派遣他的弟弟马存前往攻打吴国的上高，俘获了很多人口、财物而回。

6 契丹乘胜前进包围了幽州，声言他们有百万大军，挂毡毯的大车和毡帐布满了山上山下。卢文进教他们攻城的方法，挖地道，白天黑夜四面一起进攻，城里挖地穴点燃膏油来阻截他们。又在城边垒起土山以居高临城，城中熔铜来投洒敌人，每天杀死的人将近一千，就这样还进攻不止。周德威秘密派出使者到晋王那里告急，此时晋王刚和后梁军相持在河上，想分兵救援，又觉得兵力太少，打算不去救援，又怕失去幽州。于是和诸将商量，只有李嗣源、李存审、阎宝劝晋王去解救幽州。晋王高兴地说："从前唐太宗得到一个李靖还能抓获颉利，今天我有猛将三人，又有什么可忧患的呢？"李存审、阎宝认为敌人没有带多少军用物资，这种形势不会维持太久，等到他们在野外掠夺不到什么，粮食吃完的时候，就会自己撤回去。然后紧追其后而攻打。李嗣源说："周德威是国命所系的大臣，现在幽州朝夕难保，恐怕这段时间里就会发生变化，哪有时间等待敌人的衰弱！我请求身为前锋赶赴前线作战。"晋王说："你说得很对。"当天就让他整理军队。夏季，四月，晋王命令李嗣源领兵率先前进，在涞水驻扎下来，阎宝率领镇州、定州的军队跟在后面。

7 吴国升州刺史徐知诰建造的城市府舍非常兴盛。五月，徐温巡行到升州，非常喜欢这里的繁华富裕。润州司马陈彦谦劝徐温把镇海军的治所迁到升州，徐温听从了他的意见，把徐知诰调任为润州团练使。徐知诰请求调到宣州，徐温没有答应，徐知诰很不高兴。宋齐丘偷偷对徐知诰说："三郎骄傲放纵，迟早要失败的。润州离广陵只是一水之隔，这是上天授与你的。"徐知诰听后也觉得高兴，于是马上去上任。三郎，指的是徐温的长子徐知训。于是徐温任命陈彦谦为镇海节度判官。徐温只抓大事，具体事情全部委托陈彦谦来办理，从此江、淮地区也可称得上是管理得不错的地方。陈彦谦是常州人。

8 高季昌和孔勍重新和好，又恢复了过去的进奉。

（骈宇骞　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第二百七十卷

后梁纪五　后梁均王贞明三年(丁丑,公元 917 年)

1 秋季,七月,庚戌(初三),前蜀主王建任命桑弘志为西北面第一招讨,王宗宏为东北面第二招讨。己未(十六日),任命兼中书令王宗侃为东北面都招讨,武信节度使刘知俊为西北面都招讨。

2 晋王李存勖认为李嗣源、阎宝的兵力较少,不足与契丹国抗衡,辛未(二十八日),又命令李存审率兵去加强他们的兵力。

3 前蜀飞龙使唐文扆在朝中掌权,张格依附于他,与司徒、判枢密院事毛文锡争夺权力。毛文锡准备把他的女儿嫁给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庾传素的儿子,亲族聚会在枢密院娱乐,没有事先奏明前蜀主,前蜀主听到音乐声,感到很奇怪,唐文扆趁机说毛文锡的坏话。八月,庚寅(十三日),将毛文锡降为茂州司马。把毛文锡的儿子司封员外郎毛询流放到维州,并把他全家的财产没收归公。把毛文锡的弟弟翰林学士毛文晏贬为荣经县尉。把庾传素降为工部尚书,让翰林学士承旨庾凝绩暂管内枢密院的事情。庾凝绩是庾传素的本家弟弟。

4 清海、建武节度使刘岩在番禺称帝,国号为大越,实行大赦,改年号为乾亨。任命后梁使者赵光裔为兵部尚书,节度副使杨洞潜为兵部侍郎,节度判官李殷衡为礼部侍郎,三人一并为同平章事。新修了三座祖庙,追尊祖父刘安仁为太祖文皇帝,父亲刘谦为代祖圣武皇帝,哥哥刘隐为烈宗襄皇帝,并把广州改为兴王府。

5 契丹围困幽州将近二百天,幽州城内十分危难。晋将李嗣源、阎宝、李存审率领七万名士卒和骑兵在易州会师。李存审说:"敌众我寡,敌人的骑兵多,我们的步兵多,如果在平原上两军相遇,敌人用一万名骑兵践踏我们的阵地,我们的兵士将被他们活活踩死而没有活着回去的。"李嗣源说:"敌人没有多少军需,我们行军必须随军拉着粮食,如果在平原上两军相遇,敌人一定会抢我们的粮食,我军将不战自败。不如从山中偷偷地直抵幽州,形成和幽州城内结合的形势。如果在途中遇上敌人,我们就占据险要的地方来抵御他们。"甲午(十七日),李嗣源、阎宝、李存审率兵从易州向北出发,庚子(二十三日),翻过大房岭,沿着山涧向东进发。李嗣源和他的养子李从珂率领三千骑兵为前锋部队,在距离幽州六十里的地方,与契丹军队相遇。契丹军队感到惊恐而退却,晋军从两翼紧随其后。契丹军在山上走,晋军在山涧走,每到一个谷口,契丹军就拦截晋军,李嗣源父子奋力战斗,才能继续前进。到达山口时,契丹部队用一万多骑兵挡在晋军前面,晋军将士吓得脸都变了色。李嗣源带领百余骑兵率先前进,他脱掉甲胄,扬鞭上马,并用契丹语对契丹人说:"你们无故侵犯我们的疆土,晋王命令我率兵百万直捣西楼,消灭你们种族。"于是跃马奋击,三次冲入契丹军阵,斩杀契丹酋长一人。晋军后面的部队也赶了上来,一起向契丹军进攻,契丹军队退却,晋军才得以出了山口。李存审命令他的士卒伐木,做成防御营寨的鹿角,每人手持一根,部队停下来时,就做成营寨。契丹军队绕着晋军的营寨经过,晋军从营寨中万箭齐发,射击契丹军,飞出来的箭遮天蔽日,契丹死伤的人马几乎把路堵塞。晋军快要到达幽州时,契丹军早已严阵以待。李存审命令部队在契丹军的后面摆好阵势,告诫他们暂不要动。他先命令疲弱的军队拿着点燃的柴草前进,使烟雾遮天,契丹人不知道晋军到底有多少人马。在这种情况下晋军击鼓喧闹,一起出战,李存审催促后面的军队乘势追击,契丹被打得大败,席卷其全部士卒从北山逃跑,满山遍野都是契丹军丢弃了的战车、帐蓬、铠甲、羊、马等。晋军乘胜追击,俘获和斩杀了的契丹兵数以万计。辛丑(二十四日),李嗣源等进入幽州,周德威见到他,握着他的手痛哭流涕。

契丹任命卢文进为幽州留后,后来又任命他为卢龙节度使。卢文进经常居住在平州,每年都要率领奚地的骑兵入侵晋国的北部,杀掠百姓。晋国人从瓦桥运粮食到蓟州,虽然有部队护送,但也不免被契丹人所抄掠。每逢契丹人侵略,卢文进就带领汉族士兵作为向导,属于卢龙巡守的各州都被抢劫得残破不堪。

6 刘郓从滑州回到朝廷,朝廷决定以失守河朔而处罚他。九月,解除刘郓的平章事,贬调他出任亳州团练使。

7 冬季,十月,己亥(二十三日),后梁帝加封吴越王钱镠为天下兵马元帅。

8 晋王回到晋阳。由于晋王连年出征,凡军府政事一律委托监军使张承业办理,张承业积极督促农桑生产,储备钱粮,收买兵马,征收赋税,执法严格,从不宽容权贵亲戚,因此晋阳城内平静,军队粮饷不缺。晋王有时

候需要钱去博戏或者赏赐给乐官、伶人，张承业吝惜得不肯给他，晋王也拿不到钱。于是晋王在钱库里摆了一桌酒席，让他的儿子李继岌给张承业跳舞，张承业用饰有珍宝的带子和币马赠送给李继岌。晋王指着库里积存的钱物高声叫着李继岌的小名对张承业说："和哥缺钱，七哥你应当用一堆积钱送给他，宝带、币马不算丰厚。"张承业说："我送给少爷的彩礼，都是从我的俸禄里支出的，钱库里的钱，是大王用来给养战士用的，我不敢用公物作为个人的私礼。"晋王听了很不高兴，借酒用话讽刺他，张承业生气地说："我是皇上的老臣，并不是为我的子孙打算，我之所以珍惜这库里的钱，是为了帮助大王成就霸业，不然的话，大王可以自己随便取用，何必还问我呢？不过钱财用完，百姓也就会远离你，你的事业将一无所成。"晋王十分生气，回过头向李绍荣要剑，张承业站起来，拉住晋王的衣服，哭着说："我受先王临终之命，发誓为国家诛灭汴梁朱氏，如果因为吝惜库存的钱物而死于大王手下，我在地下见到先王也就无愧了。今日请大王处死好了！"阎宝从旁拉开张承业的手，让他退下。张承业气愤地使劲用拳把阎宝打倒在地，并且骂他说："阎宝，你是朱温的同党，降晋后晋国对你有大恩大德，你不尽忠报国，反而想用谄媚的手段来求得安身吗？"曹太夫人听说这件事后，急忙让人去召晋王，晋王惊慌地直叩头，向张承业道歉，说："我因为喝多了酒而顶撞了七哥，这也必然得罪于太夫人，请七哥为了减轻我的过错而痛饮几杯。"于是晋王连饮四杯，而张承业却一杯也不肯喝。晋王入宫后，曹太夫人派人去向张承业道歉，并说："小儿顶撞了特进，刚才已经责打了他。"第二天，曹太夫人和晋王一起来到张承业的府第向他道歉。不久，按照先帝的遗旨，授予张承业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燕国公。张承业一再推辞不接受，一直到死都只称唐官。

掌书记卢质嗜酒而且轻傲，曾经称呼晋王的弟弟们为猪狗，晋王怀恨在心。张承业害怕他因此招致祸患，抽空对晋王说："卢质曾经多次无礼，请代为大王杀掉他。"晋王说："我正在招贤纳士来完成我的功业，七哥为什么要说这样过份的话？"张承业站起来祝贺他说："大王能够如此，还怕得不到天下吗？"卢质因此得以免祸。

晋王的元妃是卫国的韩夫人，其次是燕国的伊夫人，再次是魏国的刘夫人。刘夫人最受晋王宠爱，她的父亲是成安人，以行医占卜为业。刘夫人小的时候，被晋将袁建丰抢了回来，把她送进了王宫。刘夫人性情狡猾泼悍，放荡，好忌妒人。她跟随晋王在魏国，其父听说她已经显贵，就到魏宫拜见晋王，晋王召袁建丰来辨认。袁建丰说："当初得到刘夫人时，有一个黄须老头保护着她，就是这个老人。"晋王把这番话告诉了刘夫人，刘夫人这时正和其他几位夫人争宠，互相比门地高低，对她的出身寒微感到耻辱。她非常生气地说："我离开家乡时的情景还大概记得，我的父亲不幸死于兵乱，我曾守着他的尸体痛哭，然后才离开了他，今天哪里来的什么乡巴佬敢到这里？"于是让人在宫门口把刘老头儿打了一顿。

9 越主刘岩派客省使刘瑭出使吴国，告诉吴王他已经即位，并且劝吴王也称帝。

10 闰十月，戊申（初二），前蜀主任命判内枢密院庾凝绩为吏部尚书、内枢密使。

11 十一月，丙子朔（初一），正逢冬至，前蜀主去圜丘祭天。

12 晋王听说黄河上的冰已结满河床，说："打了好几年仗，由于受黄河的限制，不能渡河作战，如今河床自己结满了冰，这是天助我们。"于是他很快地赶到魏州。

13 前蜀主任用刘知俊为都招讨使，其他将领都是原来的有功之臣，很多人不听从他的命令，而且还嫉妒他，所以他没建立什么战功。唐文扆经常诋毁他，前蜀主也嫉妒他的才能，曾对亲近的人说："我已经老了，刘知俊不是你们这些人所能驾驭的。"十二月，辛亥（初六），拘捕了刘知俊，说他想阴谋叛乱，在炭市把他斩杀。

14 癸丑（初八），前蜀大赦，改明年的年号为光天。

15 壬戌（十七日），后梁帝任命张宗奭为天下兵马副元帅。

16 后梁帝论评平定庆州的战功，丁卯（二十二日），任命左龙虎统军贺瓌为宣义节度使、同平章事，不久又任命他为北面行营招讨使。

17 戊辰（二十三日），晋王在朝城打猎。这一天，天气特别冷，晋王看到黄河的冰很坚固，就率领骑兵逐渐过河。后梁军三千士卒驻扎在杨刘城，沿河数十里，栅垒相望，晋王迅速发起进攻，全部攻克了这些栅垒。接着进攻杨刘城，派出步兵先夺取后梁军营寨，然后用芦苇塞满防御的堑壕，从四面发起进攻，当天就攻下了杨刘城，并抓获守将安彦之。

在杨刘城失守以前，后梁租庸使、户部尚书赵岩曾对后梁帝说："陛下即位以来，还没有去南郊祭天，议论这件事的人认为陛下和诸侯没什么两样，被四方所轻视。请陛下去西都行郊祀礼，接着谒拜宣陵。"敬翔进谏说："自从刘郭失利以来，公私都处于十分困难的时刻，人心惶惶。现在要去祭祀圜丘，必定要施行赏赐，这是为了图虚名，而受实害。况且晋国劲敌近在黄河边上，御驾车马哪里能轻易出动。等到北方平定以后，再去郊祀也不

晚。”后梁帝没有听从敬翔的进谏。己巳(二十四日),后梁帝到了洛阳,视察了御用的车子和章服,装饰了宫阙。去南郊祭祀的日子已定,突然听说杨刘城失守,道路上的人都传说晋军已经到了大梁,并扼住汜水。跟从后梁帝出行的官员们都很担忧自己的家,相互哭泣。后梁帝恐慌而失去了主意,于是停止了郊祀,奔回大梁。

18 甲戌(二十九日),后梁帝任命河南尹张宗奭为西都留守。

19 这一年,闽王王审知给他的儿子牙内都指挥使王延钧娶了越主刘岩的女儿。

四年(戊寅,公元 918 年)

1 春季,正月,乙亥朔(初一),前蜀大赦,恢复国号为蜀。

2 后梁帝回到大梁。晋军一直侵掠到郓州、濮州以后才率军而还。敬翔上疏说:“国家连年战事失利,疆土日益缩小。陛下深居宫中,和您一起共商大事的人都是您的左右亲幸之人,怎么能估量到敌国的胜负呢?先帝在世的时候,拥有河北的全部疆土,亲自驾驭着豪杰将士,仍不得志。今天敌人已经到了郓州,还不能引起陛下的注意。我听说李存勖继位以来,到今年已经十年了,每当攻城作战,无不亲自冲锋陷阵,最近攻打杨刘城时,亲自背着柴束走在士卒的前面,结果一鼓攻下杨刘城。陛下温文儒雅自守,安然自若,而派贺瓌之流去抵挡敌人,期望他们驱逐敌寇,我不知道他们能做什么。陛下应当广泛询访老人,另外寻找一些别的方法。如果不能这样,忧患就不能停止。我虽然胆小无才,但国家给我的恩情很大,陛下如果一定缺乏人才,我请求到边疆为国效力去。”他的奏书送给后梁帝以后,赵岩、张归霸之流说敬翔是在发泄怨恨。后梁帝没有起用他。

3 吴王任命右都押牙王祺为虔州行营都指挥使,并让他率领洪、抚、袁、吉的部队去攻打谭全播。严可求用厚禄招募了一些熟悉赣石之险的水工,所以吴兵全部到达虔州城下时,虔州人才知道。

4 前蜀太子王宗佶嗜酒好色,喜欢游戏。前蜀主曾经从夹城路过,听到太子和诸王斗鸡击球喧闹的声音,叹息地说:“我身经百战是为了建立发展大业的基础,这些人能够守得住吗?”因此对当时拥立王宗佶为太子的张格产生恶感,但因为徐贤妃在内为之作主,所以就没有废除太子。信王王宗杰很有才略,经常陈述对时政的意见,前蜀主很器重他,因而产生了废宗佶立宗杰的想法。二月,癸亥(二十日),王宗杰突然病死,前蜀主对他的死感到十分怀疑。

5 后梁河阳节度使、北面行营排陈使谢彦章率领好几万兵向杨刘城发起进攻。甲子(二十一日),晋王率领轻骑从魏州直达黄河边上。谢彦章修筑起壁垒坚守阵地,并决黄河口,河水弥漫了好几里,用来阻止晋军,晋军不能前进。谢彦章是许州人。安彦之被打败以后,他的士卒很多人聚集在兖州、郓城一带的山谷之中成为强盗,坐观梁、晋二国的成败。后来晋王招募他们,其中有不少人就投靠了晋王。

6 己亥(疑误),前蜀主任命东面招讨使王宗侃为东、西两路诸军都统。

7 三月,吴越王钱镠开始设置元帅府,并安排了一些官属。

8 夏季,四月,癸卯朔(初一),前蜀主立子王宗平为忠王,王宗特为资王。

9 岐王派出使者到前蜀,请求互通友好。

10 己酉(初七),后梁帝任命吏部侍郎萧顷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1 后梁保大节度使高万金去世。癸亥(二十一日),任命忠义节度使高万兴兼任保大节度使,并让他镇守鄜州和延州。

12 后梁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光逢因老辞官,己巳(二十七日),以司徒的职分回乡归居。

13 前蜀主王建自从永平末年得病以来,一直视力昏暗不明,到现在更加严重了。因为北面行营招讨使兼中书令王宗弼沉着有谋略,五月把他召回,任命为马步都指挥使。乙亥(初三),王建让大臣们到他的寝殿,告诉他们说:“太子宗佶没有什么能耐,但我不能违背诸位的请求,越过次序而立了他。如果他担不起大业,可以把他安置在别的宫中,但不要把他杀死。只要是王氏子弟,诸位可以选择辅助他们当中有才能的人。徐妃的兄弟们,只可以照顾他们的俸禄和官位,一定要小心,要不让他们掌握兵权和参与政事,以成全他们的宗族。”

内飞龙使唐文扆掌管皇帝的亲兵时间已经很长,经常参预一些机密的事情。他打算除去诸大臣,于是派人把守住宫门。王宗弼等三十余人每天都到朝堂,但不得入见前蜀主,唐文扆每次都以前蜀主的名义来慰抚他们,等前蜀主一死,他就发难。他还派出同党内皇城使潘在迎到外面去侦察,潘在迎把唐文扆的阴谋告诉了王宗弼等人。于是王宗弼等推开宫门进去,向前蜀主说明了唐文扆的罪行,前蜀主让天册府掌书记崔延昌暂管六军事,让太子入宫侍候自己的病。丙子(初四),把唐文扆降为眉州刺史。翰林学士承旨王保晦因附会唐文扆,也削了他的官位,把他流放到泸州。潘在迎是潘炕的儿子。

丙申(二十四日),前蜀主下诏,将中外财赋、中书除授、诸司刑狱案牍的事情专门委派给庾凝绩管理,将都城以及行营军旅的事情委派给宣徽南院使宋光嗣来管理。

丁酉(二十五日),削了唐文扆的官职爵位,流放到雅州。辛丑(二十九日),任命宋光嗣为内枢密使,并和兼中书令王宗弼、王宗瑶、王宗绾、王宗夔一同受遗诏辅政。当初,前蜀主虽然依照唐制设置了枢密使,专用有官位的士人,到唐文扆犯罪之时,前蜀主认为好多将领都是许州的旧友,害怕他们不能听从幼主的使用,所以用宦者宋光嗣取代士人做枢密使。从此宦者才掌握权力。

六月,壬寅(初一),前蜀主去世。癸卯(初二),太子王宗衍即皇帝位。尊崇徐贤妃为太后,徐淑妃为太妃。任命宋光嗣管六军诸卫事。

乙卯(十四日),杀了唐文扆、王保晦。又命令西面招讨副使王全昱在秦州杀了天雄节度使唐文裔,免去左保胜军使领右衙使唐道崇的官。

14 吴国内外马步都军使、昌化节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训傲慢淫暴。威武节度使、抚州知州李德诚家里有几十个女艺人,徐知训想要几个过来,李德诚派使者前往道歉说:"我家的女艺人年龄都大了,有的已经有了孩子,不足以侍候贵人,应当重新为您寻找一些年轻美丽的女子。"徐知训十分生气,对使者说:"以后我要杀了李德诚,连同他的妻子也一起要过来。"

徐知训对吴王杨隆演戏弄轻慢,没有君臣之礼。曾和吴王扮作优伶,他自己当参军,让吴王当僮奴,把头发扎为两个丫角,穿着破旧的衣服,手里拿着帽子,跟在他后面。徐知训又曾和吴王在浊河上划船,吴王先起来,徐知训用弹子儿弹他。徐知训也曾和吴王在禅智寺一起赏花,徐知训喝酒时很狂悖傲慢,吴王都被他吓哭了,四座的人害怕得两腿发抖。吴王的左右侍从扶着他登船,徐知训乘轻便的船追逐,因没有追上吴王,就用铁器打死了吴王亲近的官吏。将佐们没有敢说话的,徐知训的父亲徐温都不知道这些事。

徐知训和他的弟弟徐知询都对徐温的养子徐知诰没有礼貌,唯独三弟徐知谏对徐知诰以兄礼相待。徐知训曾经召集他的兄弟们一起喝酒,徐知诰没有参加,徐知训十分生气地说:"讨饭的家伙不想喝酒,难道想吃剑吗?"后来徐知训又曾和徐知诰一起喝酒,埋伏了甲兵,准备杀死徐知诰,徐知谏暗踩徐知诰的脚以示意,徐知诰假装起来上厕所而逃走。徐知训把剑交给他的亲信刁彦能,让他去追赶徐知诰把他杀掉。刁彦能骑马追到半路上,只是举起剑来向徐知诰表示一下就回去了。回来后告诉徐知训说是没有追上。

平卢节度使、同平章事、诸道副都统朱瑾派他家里的女艺人去问候徐知训,徐知训打算强行归为己有,朱瑾已经愤愤不平。徐知训又恨朱瑾的地位比自己高,于是在泗州设置了静淮军,派朱瑾出任静淮节度使,朱瑾因此更加仇恨徐知训,但从外表上对待徐知训更加谨慎。朱瑾有匹非常喜爱的马,冬天把它圈在用布做的帐篷里,夏天把它圈在用纱做的蓟帐里。朱瑾的宠妓很漂亮。徐知训路过朱瑾家时向他告别,朱瑾摆了酒席,自己拿着酒杯,让宠妓出来唱歌,并用自己所喜爱的马送给徐知训为他祝寿,徐知训十分高兴。朱瑾领着徐知训进了中堂,让他的勇士们埋伏在户内,然后让他的妻子陶氏出来拜见徐知训,徐知训答拜,朱瑾用笏板从后面把徐知训打倒在地,呼叫出勇士们把他杀死。在此之前,朱瑾在庑下拴了两匹暴躁的马,在准备杀徐知训时,秘密地让人去把马解开,两匹马相互踢咬,声音很大,所以外面的人没有听见里面的事情。朱瑾提着徐知训的脑袋出去时,徐知训的数百随从都已经逃跑了。朱瑾又骑着马直奔王府,把徐知训的头拿出来给吴王看,并对吴王说:"我已经为大王除掉了祸害。"吴王感到害怕,用衣服遮住了脸不敢看,向里面走,说:"劳驾你自己干的,我也不敢细问明白。"朱瑾说:"这小子不足以和他共成大事。"于是用徐知训的头去击柱,然后拔出剑来出了王府。子城使翟虔等已经关上了府门,率兵准备讨伐朱瑾,于是朱瑾从后面翻越城墙,结果摔下去脚骨折断。他回过头对追赶的人们说:"我为万人除害,我一个人来承担大家的忧患。"说完就自杀了。

徐知诰在润州听说徐知训遇难,就采用了宋齐丘的计策,当天率兵渡过了长江。后来朱瑾已死,因此又安定了军府。这时,徐温的几个儿子都没有什么能耐,徐温于是让徐知诰代徐知训去管理吴国政事,把朱瑾的尸体沉在了雷塘里,并诛灭了他的家族。

朱瑾杀了徐知训以后,泰宁节度使米志诚带着十几个骑兵打听朱瑾的去向,听说他已经死了,才返了回去;宣谕使李俨十分贫困,住在海陵。徐温怀疑他们与朱瑾同谋,所以要把他们杀掉。严可求害怕米志诚不接受命令,谎称袁州兵把楚兵打得大败,所在将吏都入朝祝贺,让勇士们埋伏在戟门口,等米志诚来到,把他抓获杀死,并把他的几个儿子也杀死。

15 壬戌(十九日),晋王从魏州去杨刘慰劳军队,他亲自划船到黄河上测量水的深浅,河水的深度只淹没

了枪。晋王对各将说:“梁军没有作战的真意,只是想用水阻止我军过河,使我军士气衰落,应当涉水过河向梁军发起进攻。”甲子(二十一日),晋王率亲信部队首先过河,各路军都跟着,士卒们提起衣服,横背着枪,组成军阵向前推进。这一天,河水下落,水深刚到膝盖。后梁匡国节度使、北面行营排陈使谢彦章率师在河岸边抵御晋军,晋军不能继续前进,就稍稍向后退却,后梁军紧随着他们。到了河中间,晋军击鼓呐喊,继续前进,谢彦章顶不住,又退回河岸,晋军乘胜追击,后梁军大败,死伤的士卒不可胜数,黄河水都染成红色,谢彦章只身逃去,免于一死。这一天,晋军攻陷了临河的四个营寨。

16 前蜀的唐文扆被杀以后,太傅、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格内心感到不安,有人劝张格假装称病,等待命令。礼部尚书杨玢害怕自己失去势力,对张格说:“你有拥立宗衍做皇帝的大功,不必担忧。”庚午(二十七日),把张格降为茂州刺史,把杨玢降为荣经县尉。吏部侍郎许寂、户部侍郎潘峤都因与张格同党被降了官位。不久,又把张格降为维州司户,庾凝绩上奏请求把张格迁到合水镇,并命令茂州刺史顾承郾侦察张格的隐私。王宗侃的妻子和张格是同姓,想保全张格,于是对顾承郾的母亲说:“要告诫你的儿子,不要替别人报仇,否则将来会归罪于你。”顾承郾听从了他母亲的话。庾凝绩知道以后,十分生气,按公事失职让顾承郾承担了他应负的罪责。

秋季,七月,壬申朔(初一),前蜀主封兼中书令王宗弼为钜鹿王,王宗瑶为临淄王,王宗绾为临洮王,王宗播为临颍王,王宗裔、王宗夔以及兼侍中王宗黯都为琅琊郡王。甲戌(初三),封王宗侃为乐安王。丙子(初五),任命兵部尚书庾传素为太子少保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前蜀主不亲自处理政事,内外官员的变动都由王宗弼来处理。王宗弼收到的贿赂很多,都归为私有,上上下下都有怨气。宋光嗣聪明且善于迎合,前蜀主十分宠爱信赖他,前蜀由此也就逐渐衰弱。

17 吴国的徐温回到广陵的朝内,他怀疑诸将都参与了朱瑾的谋划,准备大开杀戒。徐知诰、严可求一起陈述了徐知训的罪恶和导致被杀的原因之后,徐温的怒气才稍缓解一些。于是让人到雷塘打捞起朱瑾的尸骨理葬,并谴责徐知训的左右将领不能匡救他的责任,让他们都承担了应有的罪责。唯独刁彦能经常规劝徐知训,徐温很赏识他。戊戌(二十七日),任命徐知诰为淮南节度行军副使、内外马步都军副使、通判府事,兼江州团练使。让徐知谏暂管润州团练的事情。后来徐温又回到金陵镇守,总管吴朝大事,其余的政事,全都由徐知诰来决定。

徐知诰和徐知训的所作所为截然相反,侍奉吴王特别恭敬,接见士大夫很谦虚,以宽容驭使众人,以节俭约束自己。用吴王的命令,全部免除天祐十三年以前所拖欠的租税,其余的等到年景丰收时再交纳。。他访求贤才,接受规劝,铲除奸滑,杜绝请托。因此百姓们很自然地归心于他,就连那些耆宿老将和强悍勇夫也无不悦服。在此以前,吴国规定交丁口钱,又要按照耕种的田地亩数交钱,这样钱重物轻,百姓们感到十分困苦。宋齐丘劝说徐知诰,他认为:“钱并不是耕种养桑可以得到的,现在让百姓们交钱,就是让百姓们弃本逐末。请求免除丁口钱,其余的税钱全部折合谷帛交纳,细绢每匹值一千钱的可以当三千税钱。”有人说:“这样下去,朝廷每年失掉的钱就有亿万。”宋齐丘说:“哪里有百姓富足了而国家还贫穷的呢?”徐知诰听从了他的意见。从此以后,江、淮之间空旷的土地也全部开垦出来,遍野都种植上了桑柘树,国家因此富足起来。

徐知诰打算起用宋齐丘,但遭到徐温的反对,于是提拔他为殿直、军判官。徐知诰每天晚上都领宋齐丘到水亭密谈,经常谈到半夜。有时候在殿堂,把屏障撤去,摆上一个大火炉,相向而坐,都不说话,用铁筋在灰上写字,随即就用勺子把字涂掉,所以,他们所谋划的事情,外面的人们无法得知。

18 虔州非常险要而坚固,吴军久攻不下。后来军中流行瘟疫,王祺也病了,于是吴王任命镇南节度使刘信为虔州行营招讨使。没过多久,王祺病死。谭全播请求吴越、闽、楚援救。吴越王钱镠任命统军使钱传球为西南面行营应援使,让他率领二万大军前往攻打信州;楚将张可求率领一万余人驻扎在古亭;闽军驻扎在雩都,准备援救谭全播。信州的驻军只有数百人,迎战吴越军,不利。于是吴越的军队包围了信州城。信州刺史周本打开城门,在城门里面支起空帐篷,叫他手下的官吏登上城楼在音乐声中摆开宴席作乐饮宴。吴越军向城楼上射出的箭如雨一般密集,但信州官吏们安坐不动。吴越人疑有伏兵,到了半夜,他们撤了回去。吴王任命前舒州刺史陈璋为东南面应援招讨使,并让他率兵入侵苏州、湖州,钱传球从信州南下驻扎在汀州。晋王派出秘密使者拿着书信去吴国请求会师,吴人以攻打虔州的艰难而推辞。

19 晋王准备大举入侵后梁,命令周德威率幽州三万骑兵和步卒,李存审率一万多沧州、景州骑兵、步卒,李嗣源率一万多邢州、洺州骑兵、步卒,王处直派将率一万多易州、定州骑兵、步卒,以及麟、胜、云、蔚、新、武等州的奚、契丹、室韦、吐谷浑各部落,把兵汇集起来。八月,又汇合河东、魏博的部队,在魏州举行盛大的检阅。

20 前蜀各位亲王都统率军队,彭王王宗鼎对他的兄弟说:“亲王掌管部队,是祸乱之本。现在主上年轻而

大臣们都很强悍，进谗离间的事将要增多，修缮武器，训练士卒，都不是我们所应当做的。”因此他坚决辞去军使职务，前蜀主答应了他的请求，只让他管理书舍、种植松竹来自寻乐趣。

21 后梁泰宁节度使张万进不怕危险，喜欢动乱。当时，皇帝宠爱的人掌权，很多人都向张万进索取贿赂。张万进听说晋国的军队将要出去作战，己酉（初九），张万进派使者归附于晋国，并请求晋国给予援助。后梁帝任命亳州团练使刘郛为兖州安抚制置使，并让他率兵讨伐张万进。

22 甲子（二十四日），前蜀顺德皇后去世。

23 乙丑（二十五日），前蜀主任命内给事王廷绍、欧阳晃、李周辂、宋光葆、宋承蕴、田鲁俦等为将军及军使，这些人都干预政事，骄横贪暴，成为前蜀的大患，周庠曾恳切地劝谏，但前蜀主不听。欧阳晃对他的住处狭小感到不快，有一个夜晚，他借风放火，把西邻军的营寨烧了几百间，第二天早晨，他就叫一些工匠把他的住处扩大。前蜀主对这件事情也不闻不问。宋光葆是宋光嗣的堂弟。

24 晋王从魏州到了杨刘，率兵抢掠郓、濮以后而回，他沿着黄河而上，驻扎在麻家渡。贺瓌、谢彦章率后梁兵驻扎在濮州北面的行台村，两军相持不战。

晋王喜欢亲自率领轻骑逼近敌人的营寨去挑战，有好几次处境十分危险窘迫，幸亏依靠李绍荣奋力抗战在两翼保卫，才得免于难。赵王王镕和王处直都曾派出使者给晋王送信说：“百姓的性命和您连在一起，国家的兴旺也和您联系在一起，怎么能自己轻率到这个地步！”晋王笑着对使者说：“安定天下，不经百战怎么能办到？怎么可以深居帷房自己养肥呢？”

一天早晨，晋王准备出营作战，都营使李存审拉住他的马一边哭一边劝说：“大王应当为了天下多加保重自己。那些作战率先冲锋陷阵的事是将士们的职责，是我李存审这类人做的，不是大王应做的事情。”晋王被李存审拉住了马的缰绳才返回。又一天，晋王乘李存审不在，骑着马迅速跑了出去，回过头对他的左右说：“那老家伙妨碍别人游戏！”晋王率领好几百骑兵直抵后梁军营寨，后梁将谢彦章在河堤下埋伏了五千余精锐部队。晋王率领十几个骑兵刚过河堤，谢彦章的伏兵冲了出来，把晋王包围了十来层，晋王在包围圈中奋力作战，他的后援骑兵在包围圈外面攻打，晋王才冲出了包围圈。这时李存审的援救部队也正好赶到，后梁军才撤了回去。晋王到这时才开始认识到李存审原来给他讲的话完全是一片忠心。

25 吴国刘信派他的将领张宣等率领三千士卒在一个晚上于古亭袭击了楚将张可求，并攻下古亭。他又派梁诠等去袭击吴越和闽国的部队，两国部队听说楚军已被打败，也就率兵退却了。

26 梅山蛮侵略邵州，楚将樊须率兵把他们击退。

27 九月，壬午（十二日），前蜀内枢密史宋光嗣把判六军的官位让给了兼中书令王宗弼，前蜀主同意了。

28 吴将刘信昼夜急攻虔州，打死了好几千人，但仍没有攻下。于是派人去游说谭全播，领取人质，接收了贿赂就撤兵了。徐温非常生气，把刘信的使者打了一顿。刘信的儿子刘英彦掌管亲兵，徐温交给刘英彦三千士兵，说：“你的父亲处在上游的地方，率领着十倍于虔州的士卒，都不能攻下一个城，这是一种反叛，你可以率领这些军队前往，与你的父亲一起反叛。”同时又派升州牙内指挥使朱景瑜同他一起去，说：“谭全播的士卒都是农夫出身，饥寒交迫已经好几年了，妻子又在包围圈的外面，重重包围已经解除，都互相庆贺离去。只要他们听说吴军还要来，一定都会逃跑，谭全播所守的城也就成了空城，只要我们再去，就一定能够攻陷。”

29 冬季，十一月，壬申（初三），前蜀在永陵埋葬了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王建，庙号为高祖。

30 越主刘岩到南郊去祭祀，实行大赦，改国号叫汉。

31 刘信听到徐温所说的话以后，十分害怕，又率兵返回去攻打虔州。先头部队刚刚到达，虔州的军队就都溃逃了。谭全播逃到了雩都，刘信的部队追上把他抓获。吴国任命谭全播为右威卫将军，承领百胜节度使。

在此以前，吴越王钱镠经常由虔州到朝廷入贡，现在这条道路断绝，于是开始从海上到达登州、莱州，然后再到大梁。

32 起初，吴国的徐温自认为权力虽大，但地位却很低，劝吴王说：“现在大王和各将领都是节度使，虽然有都统的名义，但不能临事辖制，请建立吴国，称皇帝，来治理这一带。”吴王没有答应。

严可求曾多次劝说徐温用次子徐知询取代徐知诰来管理吴国政事，徐知诰和骆知祥谋划，决定派出严可求任楚州刺史。严可求接受命令，到金陵，见到徐温，劝徐温说：“我秉奉唐朝的年号，一直以使国家复兴为说辞。现在朱、李争权夺利，朱氏一天天衰落下去，李氏一天天兴旺起来。一旦李氏统治了天下，我们能够甘心做他的大臣吗？不如先建立吴国，顺应民心所望。”徐温十分高兴，又把严可求留在身边，让他参理政事，并让他起草准备

建立国家的礼仪。徐知诰知道严可求不可能去出任楚州刺史，于是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严可求的儿子严续。

33 晋王打算夺取大梁，后梁军阻挡在前面，一百多天坚守壁垒不出来作战。十二月，庚子朔(初一)，晋王率兵推进，在距离后梁军十里的地方停了下来。

当初，北面行营招讨使贺瓌擅长率领步兵，而排陈使谢彦章擅长率领骑兵，贺瓌对谢彦章与自己齐名耿耿于怀。一天，贺瓌和谢彦章在野外练兵，贺瓌指着一块高地说："这里可以立栅垒来防御敌人。"现在，晋军恰恰在这块高地上立起了栅垒，贺瓌怀疑谢彦章与晋军通谋。贺瓌几次想出战，对谢彦章说："主上把国家的军队全部交给我们两人，江山社稷依靠我们。今天强大的敌人逼压在我们门前，我们却停留不战，这样可以吗？"谢彦章说："强大的敌人前来入侵欺凌，速战速决最有利于他们。现在我们深沟高垒，占据着渡口的要害地方，他们怎么敢深入进来！如果我们轻率地和他们作战，万一有什么失误，大事就办不成了。"贺瓌更加怀疑谢彦章，就在后梁帝面前说了谢彦章的坏话，并和行营马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珪谋划设宴请客，暗藏武士，杀死谢彦章和濮州刺史孟审澄、别将侯温裕，并以谢彦章谋划叛乱上奏于后梁帝。孟审澄、侯温裕，都是骑兵中好的将领。丁未(初八)，后梁帝任命朱珪为匡国留后。癸丑(十四日)，又任命他为平卢节度使兼行营马步副指挥使，作为对他的奖赏。

晋王听说谢彦章被杀死，高兴地说："他们的将帅自相残杀，不要多久就会灭亡。贺瓌残暴肆虐，失去了士卒的心，我们如果率兵直捣他的国都，他们怎么能坚守不动呢？如果有幸和他们打一仗，可以保证战无不胜。"晋王打算亲自率领一万骑兵直捣大梁，周德威说："梁军虽然杀了良将，但他的军队还是很完整的，如果想轻率行动侥幸取胜，未必能有好处。"晋王没有听从他的意见。戊午(十九日)，下达命令，让军中所有的老弱将士全回魏州，他率兵直奔汴梁。庚申(二十一日)，把军营毁掉，率兵前进，号称十万大军。

34 辛酉(二十二日)，前蜀改明年年号为乾德。

35 贺瓌听说晋王已率兵向西行动，于是也放弃营垒跟在晋军后面。晋王派出魏博三万平民百姓随从部队，让他们为部队修筑栅垒，部队一到，栅垒等工程立即就修好。壬戌(二十三日)，到达胡柳陂。癸亥(二十四日)早晨，探子报告后梁的军队从后面跟了上来。周德威说："敌人从后面来，没有可以休息的地方，我军栅垒已很坚固，而且守备也有富余，我们既然已经深入敌人境界，一定要考虑周全，不可以轻率行动。这里离大梁城很近，后梁的士卒们都很思念家人，心中愤怒又激动，如果不用谋略来制服他们，恐怕很难如愿以偿。大王应该按兵不动，我请求用骑兵先去骚扰一下，使他们得不到休息，到晚上营垒还没有修好，柴火锅灶还没准备齐全，乘他们疲乏的时候，可以一举消灭。"晋王说："从前在黄河上恨没有看到敌人，现在敌人来了又不打，还等待什么，你怕什么呢！"回过头对李存审说："给你兵甲、粮草先出发，我为你殿后，消灭了敌人就离开。"于是把他的亲信部队先派出去。周德威不得已率领幽州的军队跟从着晋王，临行前对他的儿子说："我不知死在什么地方啊！"

贺瓌将军队组织成战阵赶到，横跨数十里。晋王率领禁卫军攻打后梁军的战阵，奋勇冲杀，往返十多里。行营左厢马军都指挥使、郑州防御使王彦章的军队先被击败，向西逃到濮阳。晋军的武器、粮草在阵地的西面，他们看见后梁军的旗帜，吓得逃散。散兵进入了周德威率领的幽州阵营，幽州军队的阵营也被扰乱，自相践踏，周德威不能制止，周德威父子都战死。魏博节度副使王缄和武器、粮草同行，结果也战死。

晋国的军队还没有恢复，后梁军从四面集合起来，攻势甚猛。晋王占据在高丘收集散兵，到了中午，军队才又重新振作起来。城中有一座土山，贺瓌率兵占据了它。晋王对他的将士们说："今天得到这座山的人就可以取得胜利，我和你们一起夺取。"于是他率兵首先登上了山，李从珂和禁卫军大将李建及率领步兵跟在他的后面，后梁兵见势纷纷下山，于是晋军夺取了这座山。

到了傍晚，贺瓌的军队在山的西面列阵，晋军望见面带惧色。晋军有些将领认为部队的散兵还没有全部集合起来，不如先收兵回营，明早再继续战斗。天平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阎宝说："王彦章的骑兵已经到了濮阳，山下只有步卒，傍晚时都想回家，我们居高临下攻打，一定会打败他们。如今大王已经深入敌境，配合部队又出师不利，如果再率兵撤退，一定会被打败。一些尚未集合全的部队听说又被梁军打败，一定会不战自败。凡与敌人决战一争胜负，只有认真观察形势，形势已搞清楚，就要果断，不能疑惑。大王的成功与失败，在此一举。如果不能决一死战，夺取胜利，即使收复散兵回到北面，河朔一带也就不归大王所有了。"昭义节度使李嗣昭说："敌人没有营垒，日夜都想回家，只要用精锐的骑兵去骚扰，使他们不能吃晚饭，等他们退却时，我们就追击，这样就可以打败他们。我们如果收兵回营，他们就会整理好部队卷土重来，胜负就不可知了。"李建及穿起战衣横执武器就出发，说："敌人的大将已经逃跑，大王的骑兵一无所失，现在攻打这些疲乏的士卒，就像摧毁腐朽之物一样

轻而易举。大王只管登山，观看臣下为王破敌。”晋王惊讶地说：“如果不是你们这么说，我几乎耽误大计。”李嗣昭、李建及率骑兵高声呼喊着冲向后梁军的阵营，其他部队在后面紧跟，后梁军大败。元城令吴琼、贵乡令胡装，各率一万多平民百姓在山下拉着柴，弄得灰尘弥漫，击鼓呼喊助威。后梁军士卒自相踩踏，山上到处都堆着后梁军丢弃的兵甲，后梁军被打死的人几乎达三万。胡装是胡澄的曾孙。在这一天，两军损失的士卒各有三分之二，都不能重新振兴起来。

晋王回到军营，听说周德威父子都已战死，哭得十分悲痛，说：“丧失了我的好将领，这是我的罪过。”于是把他的儿子幽州中军兵马使周光辅升任为岚州刺史。

李嗣源和李从珂失去联系，李嗣源看到晋军被挫败，也不知道晋王去了哪里，有人说：“晋王已经向北渡过了黄河。”于是李嗣源也踏着冰向北渡过黄河，准备到相州去。这一天，李从珂跟着晋王夺下了土山，晚上战斗中也有功劳。甲子(二十五日)，晋王进攻濮阳，予以攻克。李嗣源听到晋军胜利的消息，又到濮阳来见晋王，晋王很不高兴，说：“你以为我死了吗？过了黄河准备去哪里？”李嗣源叩头谢罪。晋王认为李从珂战斗有功，但只赏赐给他一大钟酒来罚他喝。从此以后晋王对待李嗣源冷淡了一些。

36 起初，契丹主的弟弟撒剌阿拨号称北大王，打算在国内阴谋作乱。事情被发觉后，契丹主责备他说：“我和你亲如手足，而你却起了这种心，我如果杀了你，这和你有何差别？”于是把他关了一年监狱就又释放了他。后来撒剌阿拨率众投奔到晋国，晋王给他的待遇非常丰厚，并把他作为养子，任命他为刺史。在胡柳作战的时候，他的妻子也投奔来晋国。

晋军到了德胜渡，王彦章败散的士卒有走到大梁的，他们说：“晋军取得胜利，将要来到这里。”不一会儿，晋国的散兵也有先到大梁询问住处的，大梁人误认为晋军已到，于是京城大惊。后梁帝赶快驱赶京城的人登上城的高处，又打算逃到洛阳，只因已是夜晚才作罢。后梁军被击败的散卒回到大梁的不到千人，被打伤逃散的人各自都回到了家乡，一个月多以后才又回到部队。

五年(己卯，公元 919 年)

1 春季，正月，辛巳(十二日)，前蜀主到南郊去祭祀，实行大赦。

2 晋将李存审在德胜南北修筑了两城坚守阵地。晋王任命李存审代周德威为内外蕃汉马步总管。晋王回到魏州以后，派李嗣昭到幽州管理军府事。

3 汉主刘岩立越国夫人马氏为皇后，马氏皇后是楚王马殷的女儿。

4 三月，丙戌(十八日)，前蜀北路行营都招讨、武德节度使王宗播等从散关进攻岐国，他们渡过渭水，打败岐将孟铁山。后来赶上大雨才撤回部队，分兵驻扎在兴元、凤州和威武城三地。戊子(二十日)，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进攻陇州，没有攻下。

5 前蜀主奢侈放纵没有节制，每天和太后、太妃在显贵的大臣家里游玩饮宴，以及到附近郡县的名山去玩，饮酒赋诗，所花费用不可胜数。依仗内教坊使严旭强行把平民百姓的女孩子抢回送入宫中，有些百姓为了保全女子，向严旭送上厚礼。严旭的官一直升到蓬州刺史。太后、太妃都各自发出教唆的命令去卖刺史、县令、录事参军等官职，每一官位，都有好多人争抢着送礼，礼送得多的人就可以买上。

6 晋王亲自领管卢龙节度使，任命中门使李绍宏管理军府事，代替了李嗣昭。李绍宏是个宦官，本姓马，晋王赏赐给他李姓，让他和主持岚州事务的孟知祥都任中门使。孟知祥又推荐教练使雁门人郭崇韬，说他能够管理难度大的事，晋王任命他为中门副使。郭崇韬很洒脱倜傥，有才智谋略，临事果断，晋王宠信他，一天比一天尊崇。在此之前，中门使吴珪、张虔厚相继犯罪，到李绍宏出镇幽州以后，孟知祥害怕引起祸端，就装病辞官。晋王便任命孟知祥为河东马步都虞候。从此以后，郭崇韬专门管理国家机密。

7 后梁帝下诏，命令吴越王钱镠大举讨伐淮南。钱镠任命节度副大使钱传瓘为诸军都指挥使，率领五百艘战船，从东洲攻打吴国。吴国派遣舒州刺史彭彦章及副将陈汾抵御后梁军。

8 吴国徐温带领将帅以及藩镇官吏请求吴王杨隆演称帝，吴王没有答应。夏季，四月，戊戌朔(初一)，吴王登王位。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武义。修建宗庙和社稷坛台，设置朝廷百官，宫殿的礼乐典章全用天子的礼制。以金行继承唐的土行，腊月用丑。改谥武忠王杨行密为孝武王，庙号为太祖；改谥威王杨渥为景王；尊他的母亲为太妃。任命徐温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诸道都统，镇海、宁国节度使，仍担任太尉兼中书令、东海郡王。任命徐知诰为左仆射、参政事兼知内外诸军事，仍然领管江州团练使。任命扬府左司马王令谋为内枢密使，营田副使严可求为门下侍郎，盐铁判官骆知祥为中书侍郎，前中书舍人卢择为吏部尚书兼太常卿，掌书记殷文圭为翰

林学士，馆驿巡官游恭为知制诰，前驾部员外郎杨遐为给事中。卢择是醴泉人。杨遐是杨嗣之的孙子。

9 钱传瓘和彭彦章两军相遇，钱传瓘命令每只船上都要装载上灰土、豆子以及沙子。乙巳(初八)，两军在长江边狼山交战。吴国的船乘风而进，钱传瓘率领船只躲避开吴船，等吴国的船只过去之后，钱传瓘又从吴船的后面紧跟着。吴国的船回过头来与钱传瓘交战，钱传瓘让士卒们顺风扬灰，弄得吴国士卒睁不开眼。等到两军船舷相靠近的时候，钱传瓘让士卒们在自己的船上撒沙子，向吴国的船上撒豆子，这些豆子上沾满了战斗中流的血，吴国士卒踩上这些沾满血的豆子，一动就都摔倒在地。钱传瓘因此放火烧了吴军的船只，结果吴军大败。彭彦章抵抗十分努力，武器用完后他又拿着木头继续作战，结果身上被打伤数十处，陈汾按兵不救，彭彦章知道免不了一死，于是就自杀了。钱传瓘俘获了吴军将领七十多人，斩杀了一千多人。吴国人斩杀了陈汾，把他的家产集中起来全部没收，将陈汾一半家产赏赐给彭彦章家，供养他的妻子终身。

10 后梁将贺瓌攻打德胜南城，四面八方一起推进，用竹笮将十余艘战船连在一起，蒙上牛皮，并像城墙一样做了一些短墙和支架等，横摆在黄河上，以断绝晋军的援兵，使他们不能渡河。晋王亲自率兵前往援救，在黄河北岸摆开阵势，但不能前进。他派善于游泳的马破龙进入南城，见守将氏延赏，氏延赏对他说这里的弓箭石头都快用完了，不用多久就会被攻克。晋王在军营门口堆了不少金钱丝帛，招募能够击破战船的人。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好。晋王的随身护卫将领李建及说："贺瓌率领他的全部军队来，希望在此一举。如果我军不渡过黄河，正好让他们得志。今天的事情，我李建及请求和他们决一死战。"于是他选拔了敢死效节亲兵三百人，穿上铠甲，拿上刀斧，他领着勇士们乘船出发。快接近战船的时候，像雨一样密集的箭向他们射来，李建及让拿刀斧的人冲上战船，砍断竹笮，又用木罂装上柴草，浇上油点燃，从上游顺水放下，随后又用大的战船载满士卒，一边击鼓，一边大声呼叫；向后梁军发起进攻。后梁军战船的竹笮被割断，便都随流漂了下去，士卒被烧死淹死的将近一半，晋军便渡过了黄河。贺瓌突围逃跑，晋军在后面追赶，一直追到濮州才返回去。贺瓌退扎在行台村。

11 前蜀主命令天策府的各位将领不得擅自离开自己驻守的边境。五月，丁卯朔(初一)，左散旗军使王承诲、王承勋、王承会违犯了命令，前蜀主免了他们的罪。从此以后，前蜀主颁布的禁令就行不通了。

12 楚军向荆南发起进攻，高季昌请求吴国援救，吴王命令镇南节度使刘信等率领洪、吉、抚、信四州的步兵从浏阳直奔潭州，命令武昌节度使李简等率领水军进攻复州。刘信等到了潭州的东边时，楚军放弃了进攻荆南而率兵回营。李简等进入复州，抓获了复州知州鲍唐。

13 六月，吴国军队在沙山把吴越军打败。

14 秋季，七月，吴越王钱镠派钱传瓘率领三万多士卒向吴国的常州进攻，徐温率各军将领抵御，右雄武统军陈璋率领水军从下面的海门跟在吴越军的后面。壬申(初七)，两军在无锡交战。这时恰好徐温生病发烧，不能统率军队。吴越军攻打吴军主力，射出的箭就像雨一样密集，镇海节度判官陈彦谦把主力部队的战旗战鼓迁在左边，找了一个长相和徐温一样的人，穿上铠甲，指挥作战，这样徐温才得以休息一阵。一会儿，徐温的病稍有好转，就出去抵御吴越兵。这个时候，由于久旱草枯，吴军乘风放火，吴越的军队乱成一团，被吴军打败。吴军杀死了吴越军的将领何逵、吴建，斩杀了一万人。钱传瓘逃跑，吴军追到山的南面，又把吴越军打败。陈璋在香弯也击败了吴越军。

徐温招募能够活捉叛将陈绍的人，抓获赏赐百万。结果指挥使崔彦章抓获了陈绍。陈绍作战勇敢而且计谋多，徐温重新让他统率部队。

当初在衣锦作战时，吴军的马军指挥曹筠背叛投奔到吴越，徐温没有治他妻子的罪，反而对她很好。后来派出秘使去告诉曹筠说："你因为不得志而离开吴军，这是我的过错。你不必挂念你的妻子。"在这次战争中，曹筠又回到了吴军。徐温自己列举了过去没有任用曹筠的三点过错，却没有过问曹筠来去之罪，并把他的田地和住宅归还给他，恢复了他的军职。曹筠因内心深感惭愧而死。

徐知诰请求率领二千名步卒，换上吴越军队的铠甲、旗帜，跟在吴越败兵的后边，向东面出发，袭取苏州。徐温说："你的计策是好的，然而我想让士卒休息一下，没有时间按你讲的去办。"各将领都认为："吴越的军队主要依靠的是船只，现在天气大旱，水路干涸，这是老天灭亡他们的时候，应当将我们的步兵和骑兵全部调动起来，一举消灭他们。"徐温感叹地说："天下战乱很长时间了，百姓的困苦已非常严重，钱公也不可以轻易小看他。如果连续不断地作战，不肯松懈，才正是诸位所担忧的。现在战胜了他们，应该让他们害怕；我们息兵不战以怀柔，使得两地的百姓们各安其业，君臣们都高枕无忧，难道这不是好事吗？一直打仗杀害百姓又为了什么呢？"于是领兵回去。

吴越王钱镠看到了何逢的战马，悲痛得不能控制自己，所以将士们的心能归服他。钱镠宠姬郑氏的父亲犯了国法应当处死，左右大臣都为他请求免死，钱镠说："怎么能因为一个妇人家乱了我的国法。"把郑氏拉出去斩首。钱镠从小就在军队中，黑夜从未上床睡过，实在困倦的时候就枕上一个小圆木，或枕上一个大铃休息一下，睡着后小木枕或大铃一斜，他就又醒了，他把这种枕头叫做"警枕"。此外，他还在卧室内放一个粉盘，如有什么需要记下来的就写在粉盘中，一直到老也是这样孜孜不倦。有时睡得正香甜的时候，如果外面有人来报告事情，他让侍女振动纸张就能醒来。有时他把铜丸弹到楼墙的外面，用这种办法来提醒打更的人。有一次他悄悄出去，半夜里敲北城门，守门官不肯开门，说："即使是大王来也不能给开。"于是他从别的门进去。第二天，召见北城门官，很丰厚地赏赐了他。

15 丙戌(二十一日)，吴王立他的弟弟杨濛为庐江郡公，杨溥为丹阳郡公，杨浔为新安郡公，杨澈为鄱阳郡公，立他的儿子杨继明为庐陵郡公。

16 晋王回到晋阳以后，任命巡官冯道为掌书记。中门使郭崇韬认为陪晋王吃饭的人太多，请求减少一些人数。晋王很生气地说："我为保卫国家而不怕牺牲的人准备了饭菜，也不能自做主张，可以让军中另外选择河北的领帅，我自己回太原去。"于是马上召见冯道，让他起草告示来告诉大家。冯道拿起笔迟疑徘徊，一直不写，说："大王刚刚平定河南，安定了天下，郭崇韬所请求的也不是什么大的过错，大王不听从就算了，何必以此惊动远近，如果让敌国知道，就会说大王君臣不和，这不是扩大威望的好办法。"正好郭崇韬进来谢罪，晋王才停止让冯道写告示。

17 当初，唐朝消灭了高丽。天祐初年，高丽石窟寺的瞎眼和尚躬乂聚众占据了开州，并在那里自称为王，号大封国，至今，派佐良尉金立奇向吴国纳贡。

18 八月，乙未朔(初一)，宣义节度使贺瓌去世。任命开封尹王瓒为北面行营招讨使。王瓒率领五万士卒从黎阳渡过黄河，乘其不备而袭击了澶州、魏州，一直到了顿丘，遇到晋军才退回来。王瓒管理军队非常严格，令行禁止。他占据了在晋军上游十八里处的杨村，在黄河两岸修筑营垒，从洛阳运来竹木制造浮桥，从滑州接连不断地运来粮食。晋军马步副总管、振武节度使李存进也在德胜制造浮桥，有人说："制造浮桥需要竹笮、铁牛、石囷，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怎么能成功？"李存进不听这些人的话，他用苇绳拴住大的战船，再拴在土山上的大树上，一个多月就修成了浮桥，人们都佩服他的聪明。

19 吴国徐温派遣使者拿着吴王的信到吴越，归还在无锡作战时的俘虏，吴越王钱镠也派遣使者请求和吴国友好往来。从此以后，吴国停止了作战，让百姓得到了休息，三十几个州的百姓安居乐业了二十多年。吴王和徐温曾多次给吴越王钱镠去信，劝说钱镠在国内称王，钱镠没有听从他们的话。

20 九月，丙寅(初二)，后梁帝下诏书解除刘岩的官职，并命令吴越王钱镠去讨伐他。钱镠虽然接受了命令，但没有去执行。

21 吴国庐江公杨濛很有才气，常叹息地说："我们的国家为他人所有，这样可以吗？"徐温听了杨濛的话后，对他产生了恶感。

(骈宇骞　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第二百七十一卷

后梁纪六　后梁均王贞明五年(乙卯，公元919年)

1 冬季，十月，吴国派杨濛出任楚州团练使。

2 晋王到魏州，派数万名士卒扩建德胜北城，每天都和后梁争战，大小战争不下百次，互有胜负。左射军使石敬瑭和后梁军在黄河边上交战，后梁军攻打石敬瑭，击断了石敬瑭战马的铠甲，横冲兵马使刘知远把自己的战马给了石敬瑭，自己骑着断了甲的马在军队的后面慢慢走。后梁军怀疑晋军有伏兵，不敢靠近，因此他们都幸免于难。因此，石敬瑭更加宠爱刘知远。石敬瑭、刘知远的祖先都是沙陀人。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 。

3 刘郭在兖州包围张万进已经一年多了，城中危机窘困，这时晋王正和后梁军在黄河上作战，无力解救兖州。张万进派遣他的亲信将领刘处让向晋王请求援兵，晋王没有答应。刘处让在军营门口割掉自己的耳朵，说：

"如果不答应请求,活着不如死了。"晋王认为他很义气,准备出兵援救兖州。这时正好刘郭已经攻下兖州,灭了张万进家族,才停止出兵援助。晋王任命刘处让为行台左骁卫将军。刘处让是沧州人。

4 十一月,吴国武宁节度使张崇率兵侵犯安州。

5 丁丑(十三日),后梁帝任命刘郭为泰宁节度使、同平章事。

6 辛卯(二十七日),王瓒率兵到了戚城,与李嗣源交战,没有取胜。

7 后梁军在潘张修筑营垒,储蓄粮食,潘张离杨村五十里。十二月,晋王率领骑兵从黄河南岸向西行进,阻截后梁军的送粮人,俘虏了送粮人而返。后梁军在要害路段埋伏了士兵,晋军大败。晋王领着几个骑兵逃走,后梁军用几百骑兵包围了他们。晋将李绍荣认出是自己军队的旗帜,就一个人骑马去奋力解救晋王,仅使晋王免于一死。戊戌(初五),晋王又和王瓒在黄河南岸交战,王瓒先取得胜利,俘获了晋将石君立等。过了一阵,王瓒的军队被晋军打败,王瓒乘小船渡过黄河,跑回北城坚守。这次战败,有一万多士卒逃跑或被杀。后梁帝听说石君立非常勇敢,打算让他做自己的将领,把他关在监狱里,给他丰厚的待遇,并派人去劝诱他。石君立说:"我是晋军的败将,如果在梁国被起用,虽竭诚效死,有谁能相信我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君主,怎么能忍心被仇人所利用呢?"后梁帝还是很爱惜他,把俘获的其他晋将全部杀掉,只留下了石君立。晋王乘胜前进,一举攻下了濮阳。后梁帝把王瓒召回,任命天平节度使戴思远代理北面招讨使,驻扎在黄河抵御晋军。

8 己酉(十六日),前蜀国雄武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朗犯了罪,前蜀主解除了他的官爵,恢复了他的姓名叫全师朗,命令武定节度使兼中书令桑弘志讨伐他。

9 吴国禁止百姓私藏武器,盗贼越来越多。御史台主簿京兆人卢枢上奏说:"现在四方纷争,应当教百姓熟习战争。况且善良的人是惧怕法律禁令的,而不安分守己的人舞弄干戈,这是想禁止争斗反而招来盗贼啊!应当团结百姓士卒,让他们熟习战斗,各自保卫自己的家乡。"吴王听从了卢枢的意见。

六年(庚辰,公元 920 年)

1 春季,正月,戊辰(初五),前蜀将桑弘志攻克金州,抓获全师朗,送到成都,前蜀主把他释放了。

2 吴将张崇进攻安州,没有攻下,率兵返回。

张崇在庐州,贪暴不法。庐江的百姓上诉庐江县令,说他接受了贿赂。徐知诰派侍御史知杂事杨廷式前往检查,打算以此来威胁张崇一下。杨廷式说:"杂端推事这个官,身份是很重要的,这是本职工作,不可不做。"徐知诰说:"那怎么办呢?"杨廷式说:"给张崇戴上刑具,派一个官吏去升州,反复诘责都统。"徐知诰说:"现在查办的只不过是一个县令,何至于如此!"杨廷式说:"县令虽然是个小官,但张崇让他收取的民财都转献给了都统,难道可以舍去大官而去诘责一个小官吗?"徐知诰道歉说:"本来知道小事不足以麻烦你。"徐知诰因此更加器重杨廷式。杨廷式是泉州人。

3 自从晋得到魏州以后,任命李建及为魏博内外牙都将,统率禁卫军银枪效节都。李建及为人忠诚壮节,得到的赏赐全部分给士卒,与士卒们同甘共苦,所以能够得到士卒们对他尽心尽力,只要他出去作战,一定会立功,同行们很嫉妒他。宦官韦令图监视李建及的军队,偷偷地对晋王说:"李建及用自己的财物多次分给士卒,如此看来,他的志向不小,不能让他率领禁卫军了。"晋王产生了怀疑。李建及知道后,行之自若。三月,晋王免去李建及的军职,任命他为代州刺史。

4 南汉杨洞潜请求建立学校,开设贡举,量才授官,南汉主刘岩听从了他的意见。

5 夏季,四月,乙亥(疑误),后梁帝任命尚书左丞李琪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琪是李琼的弟弟,他的性情开朗出众,依仗赵岩、张汉杰的势力,颇通贿赂。萧顷和李琪同为宰相,萧顷谨慎秘密地观察李琪的短处。过了很久,有人想将试用的官改为正式的官,李琪就给他改试用官为守官,萧顷把这件事上奏给后梁帝。后梁帝十分生气,想把李琪流放到远方,经赵岩、张汉杰帮助,才未流放,降为太子少保。

6 河中节度使冀王朱友谦率兵袭击并夺取了同州,赶走了忠武节度使程全晖。程全晖逃到了大梁。朱友谦任命他的儿子朱令德为忠武留后,并上表皇帝请求赐发符节和斧钺,后梁帝十分生气,没有答应。后来后梁帝害怕朱友谦心怀不满,己酉(十七日),任命朱友谦兼任忠武节度使。后梁帝的命令下达时,朱友谦已向晋王请求到符节和斧钺,归降于晋王,于是晋王直接发出亲笔手令解除了原忠武节度使,任命朱令德为忠武节度使。

7 吴宣王很厚道,而且谦恭谨慎,徐温父子掌管全权,宣王从来没有不平之意表现在脸色上,徐温因此就安然自在。到了建国称王以后,宣王更没有什么所高兴的,经常喝酒,很少吃饭,慢慢就卧床生病了。

五月,徐温从金陵回朝,商议谁当为继承王位的人。有人迎合徐温的心意说:"蜀先主刘备对武侯说:'嗣子

没有才能，您可以自代王位。’”徐温端庄严肃地说：“我如果真有心取代王位，是在杀掉张颢的时候，哪能等到今日！即使杨氏没有儿子，有女儿也应当立她为王。再有敢胡说的，一律杀掉。”于是以宣王之命迎接丹杨公杨溥回来代行处理政事，调杨溥的哥哥杨濛任舒州团练使。

己丑（二十八日），宣王去世。六月，戊申（十八日），杨溥登吴王位。尊称他的母亲王氏为太妃。

8 丁巳（二十七日），前蜀主让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周庠参议国事，并让他担任永平节度使。

9 后梁帝任命泰宁节度使刘郛为河东道招讨使，率领感化节度使尹皓、静胜节度使温昭图、庄宅使段凝一起攻打同州。

10 闰五月，庚申朔（初一），前蜀主在万里桥修建了高祖原庙，带领后妃、百官，供上高祖生前最喜欢吃的食品，击鼓吹乐来祭祀高祖。华阳尉张士乔上书劝说前蜀主，认为这样做不合祭礼。前蜀主十分生气，打算把他杀掉。太后认为不能杀，于是免了他的官职，把他流放到黎州。张士乔感到愤怒，跳水自杀。

11 刘郛等包围了同州，朱友谦请求晋国援救。秋季，七月，晋王派遣李存审、李嗣昭、李建及、慈州刺史李存质率兵前去援救。

12 乙卯（二十六日），前蜀主颁发诏书，准备到北边巡视。任命礼部尚书兼成都尹长安人韩昭为文思殿大学士，地位在翰林承旨之上。韩昭没有文才，用花言巧语、阿谀逢迎得到前蜀主宠幸，出入宫禁，在接近前蜀主时请求卖掉通、渠、巴、集四州刺史官爵，用来修建他的住宅，前蜀主答应了。明白这件事的人知道前蜀将要灭亡。

八月，戊辰（初十），前蜀主到了成都，他身披金甲，头戴珠帽，手执弓箭而行，随从的旌旗兵甲，连接起来有数百里长。雒县守令段融上书说：“不宜远离都城，应委派大臣出去征讨。”前蜀主不听。九月，军队驻扎在安远城。

13 李存审等到了河中，当天过了黄河。后梁军平时很轻视河中兵，每次战斗都要穷追不舍。李存审挑选了二百名精兵，其中又掺杂了一些河中兵，一直逼近刘郛的军营。刘郛率领一千骑兵出去追逐，发现晋军已经来到，十分吃惊，从此以后，刘郛不敢轻易出动。晋军驻扎在朝邑。

河中事奉后梁时间已经很长，将士们都是脚踩两只船。各路军队都集中在河中，粮草价格昂贵，朱友谦的儿子们劝说朱友谦诚心归服后梁，以此来让后梁军撤兵，朱友谦说：“从前晋王亲自率兵解救我的危急，手持火把连夜作战。现在正和后梁军相持，晋王又命令将帅披星戴月赶来援救，还给我们物资粮食，我们怎么能辜负他呢？”

晋军分兵去攻打华州，破坏了华州的外城。李存审等按兵不动，几十天后才逼近刘郛的军营，刘郛等率领全军出来迎战，被打得大败，只好收拾剩下的军队退守罗文寨。又过了十几天，李存审对李嗣昭说：“野兽到了最困难的时候就会拼死搏斗，不如放开一条路让他们逃走，然后从后面追击他们。”于是李嗣昭派出人到沙苑去放马。刘郛等乘夜逃跑，李嗣昭率兵追击到渭水，又将刘郛的军队打败，斩杀和俘获很多。李存审等张贴檄文，告示关右，同时率兵攻占了很多地方，一直到下邽，竭拜了唐帝的陵墓，在陵前痛哭一番后返回。

河中的军队向崇州发起进攻，静胜节度使温昭图非常害怕。后梁帝派供奉官窦维劝他说：“你仅仅有华原、美原两个县罢了，虽然名为节度使，其实是一个镇将，和一些强大的藩来比，怎么可以同日而语，你想扩大一点吗？”温昭图说：“当然。”窦维说：“让我为你来谋划。”于是就让温昭图上书请求改换个地方。后梁帝于是让汝州防御使华温琪代理静胜留后。

14 冬季，十月，辛酉（初三），前蜀主去了武定军，几天以后又回到安远。

15 十一月，戊子朔（初一），前蜀主任命兼侍中王宗侃为山南节度使、西北面都招讨、行营安抚使，任命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永宁军使王宗晏，左神勇军使王宗信为三名招讨，来辅助王宗侃讨伐岐。他们率兵出故关，在咸宜修筑壁垒，后进入良原。丁酉（初十），王宗侃向陇州发起进攻，岐王亲自率领一万五千军队驻扎在汧阳。癸卯（十六日），前蜀将陈彦威从散关出兵，在箭筈岭击败了岐兵。前蜀军的粮食吃完后，才率兵回去。王宗昱驻扎在秦州，王宗侃驻扎在上邽，王宗晏和王宗信驻扎在武威城。

庚戌（二十三日），前蜀主到达安远城，十二月，庚申（初三），到达利州，阆州团练使林思谔来朝拜前蜀主，并请求前蜀主巡视阆州，前蜀主答应了他的请求。癸亥（初六），顺江而下，龙舟彩船，光辉照映在江的两岸，这些都是沿江的州县供应的，老百姓开始发愁抱怨。壬申（十五日），前蜀主到了阆州，阆州的百姓何康有个很漂亮的女儿，将要出嫁，前蜀主就娶了她，然后赏赐给她的夫家一百匹丝帛，那个未婚夫极其悲痛而死。癸未（二十六日），前蜀主到了梓州。

16 赵王王镕依仗世代镇守成德，颇得赵地人心，生活富裕，地位显贵，容仪温文，悠然自得。他治理的府第园池，在当时是最好的。他经常游玩，不问政事，一切政事都依靠僚佐来处理。他深居府第，把大权交给了他的左右官员。行军司马李蔼、宦官李弘规掌管内外事务。宦官石希蒙全靠阿谀奉承得到宠爱。

当初，刘仁恭派牙将张文礼随他的儿子刘守文去镇守沧州，刘守文到幽州去看望父亲，张文礼随后占据了沧州城发动叛乱，沧州人讨伐他，他逃到了镇州。张文礼喜欢吹大话，自称会打仗，赵王王镕认为他很奇特，于是收为养子，并改名为德明，把全部的军事委托给他。德明率领着行军部队跟随着晋王，王镕想委派一个亲信去，于是派都指挥使符习替代德明，让他回来，任防城使。

王镕晚年信佛，喜欢求仙，专门讲习佛经，学习道家符箓，广设斋坛向神佛祈祷，炼金丹。在西山把馆宇装饰的非常华丽，经常去那里游玩。他登山观水，几个月后才回来，陪他的左右将士经常不下一万人。来往食宿，耗资巨大，军民都深受其苦。这个月，从西山回返，住在鹘营庄，石希蒙劝王镕再到别的地方去玩。李弘规对王镕说："晋王在黄河两岸和梁军血战，栉风沐雨，亲自冒着箭石率兵前进。而大王专门把供给军队用的物质挪用于一些不急的事情。况且时下正处在困难时期，人心难测，大王如果长期离开府第，远出游玩，万一有奸人叛变，关起关门，把我们隔在外面，该怎么办呢？"赵王准备回去，石希蒙又偷偷地和赵王说："李弘规胡乱猜想，口出不逊之言来威胁大王，专门把外面的事情夸大，长敌人的威风。"于是赵王又留了下来，连续住了两夜还不想回去。李弘规于是让内牙都将苏汉衡率领亲信部队穿甲持刀，到帐篷前面对赵王说："士卒们离家在外已经很长时间了，都希望跟从大王回去。"李弘规因此也劝赵王说："石希蒙劝大王没完没了地游玩，而且还听说他准备谋害大王，请把他杀掉来向大家认错。"赵王不听，于是卫队士卒大声喧哗起来，杀了石希蒙，拿着他的头到赵王面前诉说。赵王十分生气也很害怕，于是赶快回到了府第。当天晚上赵王就派他的长子副大使王昭祚和王德明率兵包围了李弘规和李蔼的住宅，把他的全家全部杀掉，受牵连的有几十家。又将苏汉衡杀掉，拘捕了他的党羽，彻底追究他们反叛的情况，赵王的亲信部队感到十分惊恐。

17 吴国修筑的金陵城落成，陈彦谦将开支帐册送给徐温过目，徐温说："我既然任用你办，我就不再检查核算了。"于是把那些帐簿全部烧了。

18 当初闽王王审知按照规定让他的侄儿泉州刺史王延彬兼任平卢节度使。王延彬治理泉州十七年，官民都安居乐业。正好在这个时候，王延彬得到了白鹿和紫芝等祥瑞物品，僧人浩源认为这是王延彬要做闽王的征兆。王延彬因此骄傲放肆起来，他偷偷派人过海去闽王那里纳贡，并请求闽王任命他为泉州节度使。事情败露后，王审知诛灭了浩源及其同党，罢免了王延彬的官爵，打发他回了家。

19 南汉主刘岩派遣使者到蜀国去互通友好。

20 吴越王钱镠派遣使者到楚国为他的儿子钱传瑮求婚，楚王马殷答应了他的请求。

龙德元年(辛巳，公元 921 年)

1 春季，正月，甲午(初七)，前蜀主回到了成都。

2 当初，前蜀主王宗衍还是太子的时候，高祖王建为王宗衍聘兵部尚书高知言的女儿为妃，王宗衍不喜欢她。韦妃入宫后，王宗衍对高氏更加疏远，这时把她送回娘家。高知言知道后，吓得摔倒，吃不下饭死去。韦妃是徐耕的孙女，长得很漂亮，前蜀主到他母亲徐氏那里，见到此女十分喜欢，因此太后就把她留在后宫。前蜀主不愿意娶母亲家族的人为妻，于是就假托说是韦昭度的孙女。开始任她为婕妤，后来逐渐升为正妃。

前蜀主经常挂起锦缎围成一个屏幕，在里面击球，从远道来的人往往不知道他在里面。他经常烧香，昼夜不绝。时间长了，又讨厌烧香，改用烧皂荚来改变室内气味。他还把缯帛堆成山的样子，然后在上面做一些宫殿楼观，有时经风吹雨淋坏了，就用新的把坏的换掉。有时在缯山上饮酒作乐，一住十来天还不想下来。在缯山的前面挖一条渠，一直通往前蜀主的宫内，有时晚上乘船回宫中，命令宫女们手拿着一千余支蜡烛在前面的船上，脸朝后面站着，水面上如同白天一样明亮。有时在宫中大吃大喝，鼓乐沸腾，通宵达旦。这种情况是经常的。

3 甲辰(十七日)，后梁帝调静胜节度使温昭图任匡国节度使，镇守许昌。温昭图一向侍奉赵岩，所以他可以称藩。

4 前蜀主、吴主曾多次写信劝晋王称帝，晋王把这些书信让他的僚属们看，并说："从前王太师也曾给先王送去书信，劝他说唐室已经灭亡，应该自己称帝，占据一方。先王对我说：'从前天子巡视石门时，我派兵去诛灭了敌臣贼子，当时，威振天下，我如果在那时挟持天子，占据关中，自己起草赐封九锡和禅让的文告，谁能禁止我？但是我家世代效忠皇帝，常为朝廷立功，我誓死不能这样做。你以后应当全心全意恢复唐朝社稷，小心不要

效法这些人的做法。'先王对我讲的话好像还在耳边，这种建议我听都不敢听。"说完就哭了。

不久，晋王的左右将佐以及藩镇官吏们不断地劝他称帝，于是他让有关部门购买玉石制作传国宝物。以前黄巢攻破长安的时候，魏州僧人传真的师傅得到过传国之宝，珍藏了四十年，到现在，传真以为是一块普通的玉石，将准备把它卖掉，有人认出这块宝玉来，对传真说："这是传国之宝。"于是传真就到行台献上宝玉。晋王的左右将佐们都举杯祝贺。

张承业在晋阳听说这件事后，到魏州劝晋王说："大王世世代代忠效唐朝王室，解救了唐朝的不少患难，所以老奴我三十多年来为大王收集财赋，招兵买马，誓死消灭叛逆之人，恢复唐朝的宗庙社稷。现在黄河以北刚刚安定下来，朱氏还存在，大王就急急忙忙登帝位，和你当初奋力作战的意思大不一样，这样天下的人心怎么能不离散呢？大王何不先灭掉朱氏，报了各位先王的深仇，然后寻到唐王室的后人拥立为帝，向南夺取吴国，向西夺取蜀国，横扫天下，合为一家，到那时候，即使高祖、太宗起死回生，又有谁敢坐在你的上面呢？谦让的时间越长，所得到的就越牢固。老奴我没有别的想法，只是因为接受了先王的大恩，愿为大王创建万年大业的基础。"晋王听了以后说："这并不是我的愿望，只是对左右大臣的意见无可奈何。"张承业知道阻止不了，痛哭着说："诸侯们浴血奋战，本来是为了恢复唐朝大业，现在大王自己取得帝位，欺骗了老奴我啊。"马上把自己的封地交还给晋王。后来张承业得了病，没能再起来。

5 二月，吴国改年号为顺义。

6 赵王把李弘规、李蔼杀掉，然后让他的儿子王昭祚掌管政权。王昭祚性情骄傲，刚愎自用，掌握大权以后，把从前顺从李弘规的人们都全家斩杀。李弘规部队的五百士卒打算逃跑，他们聚集在一起一边哭一边小声私语，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正好这时赏赐各部队，赵王恨他的亲信部队杀死石希蒙，偏偏没有按时给他们，大家更感到害怕。太保王德明平素就怀有异心，现在利用他们心里恐惧而更加激发他们说："赵王命令我把你们这些人全部坑杀。我觉得你们没有罪却被杀死，想服从赵王的命令但又不忍心杀你们，不杀你们我又得罪了赵王，怎么办呢？"大家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这天晚上，赵王的卫兵中有人住在潭城的西门，他们在一起喝酒，并谋划杀死赵王。喝得高兴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位勇敢的人说："我们很明白王太保的意思，今晚上就能让大家富贵了。"说完他们就翻过城墙进入城内。此时赵王正在烧香，接受上帝赐给他的符命之书，两个人把他杀掉出去，焚烧了赵王的住宅。军校张友顺率领士卒来到王德明的住地，请他作留后官，王德明恢复了姓名叫张文礼，把王氏的家族全部杀掉，只留下王昭祚的妻子普宁公主，以此来托身于后梁。

7 三月，吴国把吴越王钱镠堂弟龙武统军钱鏐送回钱唐，钱镠也在广陵送回吴国将领李涛。徐温任命李涛为右雄武统军，钱镠任命钱鏐为镇海节度副使。

8 张文礼派遣使者告诉晋王，赵州已乱，并且拿着给晋王的信劝他称帝，并请求晋王授予符节和斧钺。这时晋王正在饮酒作乐，听到这件事后，扔掉酒杯悲痛地哭起来，准备去讨伐张文礼。晋王的左右僚臣们认为张文礼的罪过确实很大，然而晋正与后梁争战，不能再在近处树敌，应该答应他的请求来安定他们。晋王不得已，于夏季四月派节度判官卢质秉承晋王的旨意授张文礼为成德留后。

9 陈州刺史患王朱友能反叛，率军直到大梁城。后梁帝下诏书命令陕州留后霍彦威、宣义节度使王彦章、控鹤指挥使张汉杰率兵讨伐朱友能。朱友能到了陈留以后被打败，又逃回了陈州，各路军队包围了陈州。

10 五月，丙戌朔（初一），后梁改换年号。

11 当初，刘郭与朱友谦有姻亲关系。刘郭接受命令去讨伐朱友谦。到了陕州以后，先派遣使者给朱友谦送了一封信，给他讲明白怎么做会有祸，怎么做会有福。等待了一个多月，朱友谦不听从刘郭的意见，刘郭然后才进兵。尹皓、段凝向来很忌恨刘郭，就在后梁帝面前诬陷他说："刘郭在那里耽搁时间，保护敌人，使敌人有时间等待援兵。"后梁帝相信了他们的话。等到刘郭战败回来，因病请求解除自己的兵权，后梁帝下诏书，让他在西都洛阳看病，并秘密让洛阳留守张宗奭用毒酒害他，丁亥（初二），刘郭死去。

12 六月，乙卯朔（初一），出现日食。

13 秋季，七月，患王朱友能投降。庚子（十七日），后梁帝下诏免去他的死罪，降他为房陵侯。

14 晋王既然同意了藩镇官吏们的请求，就访求唐朝旧臣，打算准备朝廷百官。朱友谦派前礼部尚书苏循到行台，苏循到了魏州，进入牙城，看到官府就拱手弯腰行礼，这叫做拜殿。见了晋王就高呼万岁，手舞足蹈，边哭边自称臣下。第二天，苏循又献给晋王三十支大笔，叫做"画日笔"。晋王十分高兴，马上就恢复苏循的原职，

任命他为河东节度副使。张承业对苏循特别反感。

15 张文礼虽然接受了晋王的命令，但心里很不安，又秘密派使者通过卢文进向契丹求援。同时秘密派使者来告诉后梁说："王氏被敌兵杀死，但公主十分安全。现在我已经向北面招请契丹人，请求朝廷派出一万精锐部队相助，从德州、棣州渡过黄河，这样晋人就没有空隙逃跑了。"后梁帝犹疑不决。敬翔说："陛下如果不乘这个机会收复黄河以北，那么晋人是很难再被攻破的。应当顺从他们的请求，机不可失啊！"赵岩、张汉杰等人都说："现在强大的敌人离我们很近，就在黄河边上，用我们的全部兵力来抵抗他们，还怕支持不下来，哪有时间分出一万多士卒去援救张文礼呢！况且张文礼脚踩两只船，打算以此来巩固自己，对于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于是后梁帝停止了对张文礼的援救。

晋人曾多次在边境上和黄河的渡口边抓获张文礼送给契丹和后梁国的用蜡丸密封、用白绢书写的书信，晋王每次都派使者给张文礼送回去，张文礼感到惭愧惧怕。张文礼十分忌恨赵王原来的将领们，大多数都被诛杀。符习率领一万多赵国士卒随从着晋王在德胜，张文礼请求将符习召回，由别的将领代替，并且用符习的儿子 符蒙作为都督府参军，张文礼还派人带着钱财物品去慰劳前线将士，以讨好他们。符习见到晋王以后，一边哭泣一边请求留下，晋王说："我和赵王曾经订立同盟共同抗敌，其情义像骨肉一般，不料一下子在身边发生祸端，我确实痛心。你如果没有忘记过去的君主，能为他报仇吗？我将援助你士卒和粮食。"符习和三十多位部将一起跪在地上边哭边说："王镕交给我符习等人宝剑，让我们消灭敌寇。自从发生患难以来，深冤大恨无处可诉，本想引剑自杀，但又想到这样对死去的人没有什么好处。现在大王怀念王镕对你的辅佐之恩，答应为王镕报仇，我符习等不敢麻烦尊府的士兵，我愿意率领我的部下前去冲杀敌人，来报答王氏对我世世代代的恩情，这样死去我也没什么悔恨的。"

八月，庚申(初七)，晋王任命符习为成德留后，又命令天平节度使阎宝、相州刺史建瑭率兵帮助他，从邢州、洺州向北进发。张文礼原先肚子上长了个毒疮，甲子(十一日)，晋军攻下了赵州，赵州刺史王铎投降了晋军，晋王又把他任命为赵州刺史，张文礼听说以后，惊恐而死。张文礼的儿子张处瑾不发布张文礼死亡的消息，而与他的同党韩正时谋划如何全力抵御晋军。九月，晋军渡过了滹沱河，包围了镇州，并把漕渠挖开，用水灌镇州，抓获了深州刺史张友顺。壬辰(初十)，史建瑭被流箭击中而身亡。

晋王打算分出一部分兵力去攻打镇州，后梁北面招讨使戴思远听说以后，谋划用杨村的人马去袭击德胜北城。晋王抓到投降的后梁兵后才知道了这件事。冬季，十月，己未(初七)，晋王命令李嗣源在戚城埋伏下士卒，命令李存审驻扎在德胜，先用骑兵去引诱后梁军，假装害怕。后梁兵于是争先恐后地向前推进，晋王率领主力部队严阵以待。后梁兵到了以后，晋王命令三千名铁骑奋力出击，后梁兵大败，戴思远逃往杨村，他的士卒有的被晋军所杀死杀伤，有的在逃跑时自相践踏，有的掉在河中的冰窟窿里，损失了两万余人。晋王任命李嗣源为蕃汉内外马步副总管、同平章事。

16 起初，义武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处直没有儿子，妖人李应之在陉邑得到一个名叫刘云郎的小孩儿，把他送给了王处直，并且说："这个小孩儿有贵人相。"让他收养为儿子，并起名叫王郁。王郁长大后，很会阿谀逢迎，弄虚作假，王处直特别喜欢他。后来王处直新建了一支军队，让他来统率。另外，王处直还有一个非嫡妻所生的儿子，名叫王郁，没有得到王处直的宠爱，于是就投奔到晋国，晋王李克用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一直把他提拔到新州团练使。王处直的其他儿子都还幼小。后来王处直又任命王郁为节度副大使，准备把他立为继承人。

晋王李存勖讨伐张文礼的时候，王处直认为平时镇州、定州唇齿相依，恐怕镇州失守后定州就十分孤单，因此坚决劝说晋王，认为现在正在防御后梁军的侵略，应该对张文礼宽大处理。晋王回答说，因为张文礼有弑君之罪，从道义上讲不能宽大。王处直又想暗中勾引后梁军，但又怕对易州、定州不利。王处直对这件事十分忧虑。他认为新州与契丹相邻，于是偷偷派人对王郁说，让他贿赂契丹，使契丹人侵略晋国的边境，以此来解镇州之围。王郁的左右将领们曾多次劝说，王郁没有听从。王郁平素非常嫉妒王郁留其宗族继承家业，于是就以此来请求王处直把自己立为继承人，王处直答应了他的请求。

军府的人们都不愿招致契丹人入侵，王郁也忧虑王郁夺取他的地位，于是与书吏和昭训密谋劫持王处直。正好遇上王处直与张文礼在城东喝酒吃饭，王处直晚上回来，王郁将他统领的几百名新军士卒埋伏在王处直的住地，一起冲出来边呼边嚷将王处直劫持，并说："将士们不愿以城招致契丹人的入侵，请您回到西院。"于是把他和他的妻妾们幽禁在西院，并杀掉王处直在中山的全部子孙和他身边的心腹将佐。王郁自称为留后，并将这些情况全部告诉了晋王。晋王就让王郁代替了王处直的职位。

17 吴国徐温劝说吴王去南郊祭祀，有人说："现在礼乐还没有准备好。况且唐朝在南郊祭祀时，耗资巨万，现在也办不到。"徐温说："哪有做了王不祭祀天的！我听说侍奉上天贵在心诚，多耗费又有什么用呢？每当唐朝在南郊祭天，打开南门时，都要用一百斛油脂灌大门的枢纽，这都是衰世挥霍无度的弊病，怎么能效法呢？"甲子（十二日），吴王在南郊祭天，并以太祖配享。乙丑（十三日），实行大赦。加封徐知诰为同平章事，兼任江州观察使。不久以后又改江州为奉化军，让徐知诰兼任节度使。

徐温听说寿州团练使崔太初因苛刻繁琐失掉民心，打算追究他的责任。徐知诰说："寿州是边陲大镇，如果追究崔太初，恐怕引起动乱，不如派人去让他回朝，这样把他留在朝廷。"徐温十分生气地说："一个崔太初都不能制服，其他人又怎么样呢？"于是调他为右雄武大将军。

18 十一月，晋王派李存审、李嗣源镇守德胜，他亲自率兵攻打镇州。后梁将领张处瑾派其弟张处琪、幕僚齐俭向晋王认罪并请求投降，晋王没有答应，率领全部精锐部队继续进攻镇州，结果十几天也没攻下来。张处瑾派韩正时率领一千多骑兵冲出包围圈，直奔定州，打算向王处直请求援救，晋军一直追到行唐，把张处瑾俘获斩杀。

19 契丹主已经允许卢文进出兵援救张文礼，王郁又劝他说："镇州的美女如云，金帛如山，天皇王如能迅速赶到，那里的美女金帛都归您所有，不然的话，就归晋王所有了。"契丹主认为王郁说得对，于是带领全部人马向南进发。述律后劝他说："我们有西楼羊马之富，这里的乐趣已不可穷尽，何必要劳师远征而且冒着危险去求得那些利益呢？我听说晋王用兵，天下无敌，如有危险或被击败，后悔也就来不及了。"契丹主没有听从述律后的劝说。十二月，辛未（二十日），契丹人向幽州发起进攻，晋将李绍宏环城自守。契丹人向南深入，包围了涿州，十几天后攻下，抓获了涿州刺史李嗣弼。又前进攻打定州。王郁向晋王告急，晋王从镇州率领五千亲军前往援救，并派遣神武都指挥使王思同率兵驻扎在狼山以南来抵御契丹人。

20 后梁高季昌派都指挥使倪可福带领一万多士卒去修筑江陵的外城，高季昌巡察时，指责工程进展太慢，用棍杖打了倪可福。高季昌的女儿是倪可福的儿子倪知进的妻子，高季昌对他的女儿说："回去告诉你公公说，我打算用威势迫使众人给我办事。"并将数百两白金送给了她。

21 这一年，汉以尚书左丞倪曙来共议国事。

22 辰州、溆浦的蛮夷侵略楚国，楚宁远节度副使姚彦章率军击败他们。

二年（壬午，公元 922 年）

1 春季，正月，壬午朔（初一），王郁到西院看望王处直，王处直愤怒地用拳打王郁的胸部，说："逆贼，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王处直手中没有武器，就用嘴咬他的鼻子，王郁用衣服挡住才避免咬伤。没过多久，王处直因忧愤而死。

2 甲午（十三日），晋王到达新城南面，侦察的骑兵回来说契丹军的前锋驻扎在新乐，准备过了沙河向南进军。将士们听后都感到害怕，士卒们有临阵逃跑的，主将把逃跑的杀了，也无法禁止。诸将都说："契丹人把全国的军队都调这里来，我们寡不敌众。又听说梁军入侵，应当把部队调回魏州以解决关键问题。或者撤了包围镇州的部队，向西进入井陉来回避一下。"晋王犹豫不决。郭崇韬说："契丹人被王郁所诱惑，本来是为了夺取货财来的，他们并不能解救镇州的危难。大王最近击败梁军，威振夷、夏，契丹人听到大王已经到来，一定会灰心丧气，如果能脞败其前锋部队，后面的部队就一定会逃跑。"李嗣昭从潞州来到这里，也说："现在强敌在前，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能轻易动摇人心。"晋王说："帝王的兴起，自有天命，契丹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我曾用数万军队平定了太行山以东地区，现在遇到这样小的敌人就回避他们，我还有什么面目来见天下人呢？"于是他亲自率领五千骑兵率先前进。到了新城北面，一半军队刚走出桑林，契丹军一万多骑兵看到，都吓得逃跑了。晋王将部队分为两路追逐他们，追出数十里，抓获了契丹主的儿子。当时沙河桥窄冰薄，契丹人掉在河里淹死了很多。当天晚上，晋王住在新乐。契丹主随军带的车帐扎在定州城下，败兵到来，契丹军全部退到望都坚守。

晋王来到定州，王郁到马前去迎接，请求把自己的爱女嫁给晋王的儿子李继岌。

戊戌（十七日），晋王率兵直捣望都，契丹兵迎战，晋王率亲军一千多骑兵率先前进，正好遇上奚族首领秃馁五千多骑兵，被秃馁所包围。晋王奋力冲战，出入好几次，从午时起一直战到申时都没有冲开包围。李嗣昭听说以后，率领三千骑兵从旁面攻打秃馁部队，秃馁的部队退走，晋王才从包围中解救出来。于是放手让士卒奋力追击，契丹大败，一直向北追到易州。此时正好遇上十几天下大雪，平地积雪有几尺厚，契丹军的人马都没有吃的，冻饿死的人一个挨着一个在道路上。契丹主举起手指着天，对卢文进说："老天没有让我到这里来。"于是向北回

去。晋王带兵跟踪，契丹人走，晋军也走，契丹人休息，晋军也休息。晋王看到他们在野地睡觉的地方，在地上铺上草，环绕的方方正正，都像编起来用剪刀剪过似的，虽然他们已经离开这里，地上铺的草还没有一根乱的。于是晋王感叹地说："契丹人执法很严格，所以才能这样，这是中原地区的部队所不如的。"晋王到了幽州以后，派出二百骑兵跟在契丹军的后面，并告诉他们说："契丹人出了边境以后你们就返回来。"这些骑兵依仗他们勇敢，边追边打，结果被契丹人全部抓获，只有两个骑兵从别的路上逃跑才没有被抓获。

契丹主责怪王郁，把他捆着带回来。从此以后契丹主不再听他的计谋了。

晋国代州刺史李嗣肱平定了妫、儒、武等州，晋王授予他山北都团练使。

3 晋王北攻镇州的时候，李存审对李嗣源说："梁人听说我们在南边的兵少，他们不攻德胜，必袭魏州。我们两个人都集中在这里干什么呢？不如把军队分开来防备梁军的进攻。"于是两人就把军队分开，一部分驻扎在澶州。戴思远果然率领全部杨村的军队直奔魏州，李嗣源率兵走在他们的前面，驻扎在狄公祠，并派人通告了魏州方面，使他们有所准备。戴思远到了魏店，李嗣源派出将领石万全率骑兵出击挑战。戴思远知道晋军有了防备，就向西渡过洹水，攻下成安，大肆抢掠后返回。后来戴思远又率领五万士卒向德胜北城发起进攻，在城外挖了一条条壕沟，又修筑了层层墙垒，切断了晋军的出入之路，昼夜连续进攻，李存审全力坚守。晋王听说德胜的形势危急，二月，从幽州出发，五天到达魏州。戴思远听说晋王率军将要到来，就烧毁了军营逃回杨村。

4 前蜀主喜欢微服出行，酒肆、歌舞艺人的家里无所不去。后来他怕人们认出他来，就下令让士民们都戴大帽子。

5 晋国天平节度使兼侍中阎宝修筑墙垒把镇州包围起来，并引滹沱水环绕在镇州四周。镇州城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城内的粮食也快吃完了。丙午(疑误)，镇州城派五百余人出城找食物。阎宝让他们出来，打算用伏兵把他们抓获。但这些人出来后就攻打工事，阎宝轻视他们，没有任何防备，不一会儿又有数千人到来。这时阎宝的军队还没有集合，镇州人毁坏了阎宝的包围工事冲了出去，并放火攻击阎宝的军营，阎宝不能抵御，退到赵州坚守。镇州人把晋军修筑的墙垒等工事全部毁掉，并把他们的粮草拿走，好几天都拿不完。晋王听说此事，调昭义节度使兼中书令李嗣昭为北面招讨使，代替阎宝。

6 夏季，四月，前蜀国军使王承纲的女儿将要出嫁，前蜀主把她娶进宫内。王承纲请求不要让女儿入宫，前蜀主非常生气，于是把王承纲流放到茂州。王承纲的女儿听说父亲被治罪，就自杀了。

7 甲戌(二十四日)，张处瑾派出一千多士卒到九门外迎接夺取晋军的粮食，李嗣昭在旧营设下伏兵，阻击迎粮的士卒，差不多把梁军全都杀死或捕获。剩下的五千人隐藏在墙垒的废墟间，李嗣昭骑着马围着用箭射他们。镇州的士卒也射箭还击，击中了李嗣昭的脑部，李嗣昭箭袋子里的箭用完了，从脑袋上拔下那根箭来继续射杀镇州人，一箭就射杀一个。这时太阳正好落山，李嗣昭回到了军营里，被射伤的地方流血不止，当天晚上李嗣昭就死了。晋王听说后，好几天不食酒肉。李嗣昭的遗言说："把泽州、潞州的兵全部交给判官任圜，让他率领诸军继续攻打镇州。"任圜发布的命令和以前完全一样，镇州人不知道李嗣昭被射死。任圜是三原人。

晋王任命天雄马步都指挥使、振武节度使李存进为北面招讨使。命令李嗣昭的儿子们护送李嗣昭的灵柩回晋阳，并把他安葬在那里。他的儿子李继能不接受归葬晋阳的命令，而率领他父亲的几千名牙兵，从军营护丧送回潞州。晋王派遣他的同母弟弟李存渥骑马急速追上李继能，并给他讲明要护丧到晋阳，李继能的兄弟们都感到忿怒，想杀掉李存渥，李存渥逃回。李嗣昭有七个儿子：李继俦、李继韬、李继达、李继忠、李继能、李继袭、李继远。李继俦是泽州刺史，应当接替父亲的爵位，他平素比较软弱。李继韬凶暴狡猾，把李继俦囚禁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假装让士卒们劫持他请为留后，李继韬再公开谦让一番，然后把这件事报告晋王。晋王因为战争正在高潮，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改昭义军为安义，任命李继韬为留后。

8 阎宝战败后感到悲愤，背上长了个毒疮，在甲戌(二十四日)那一天就病死。

9 南汉国主刘岩按照五行家的话，到梅口镇去躲避灾难。这个地方接近闽的西部边境，闽将王延美率兵来袭击他，走到离刘岩还有几十里的地方时，侦察的人告诉了刘岩，刘岩赶紧逃跑，才免遭袭击。

10 五月，乙酉(初六)，晋将李存进到达镇州，在赤垣渡安营扎寨，在滹沱水两侧修筑营垒。

11 晋国卫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杨，名婆儿，因为会演戏，得到晋王的宠爱。他颇有膂力，晋王赐给他姓名，并任命为刺史。他专门搜括民财，保卫城的士卒们每月征交了课钱后李存儒才放他们回家。八月，后梁庄宅使段凝和步军都指挥使张朗率兵连夜渡过黄河袭击，第二天早晨登城，抓获李存儒，攻下卫州。戴思远又和段凝攻下了淇门、共城、新乡，到这时，澶州以西、相州以南的地区都归后梁所有。晋军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军用储备，后

梁军又振作起来。后梁帝任命张朗为卫州刺史。张朗是徐州人。

12 九月，戊寅朔(初一)，张处瑾派其弟张处球乘李存进没有准备，率兵七千突然到达东垣渡。这时晋国的骑兵也向镇州城开进，但两军并没有相遇。镇州的士卒赶到李存进的营门，李存进十分狼狈地率领着十几个人在桥上作战，镇州的士卒被击退，晋国的骑兵切断了他们后面的部队，前后夹攻，镇州的士卒几乎被消灭光，李存进也战死。晋王任命蕃汉马步总管李存审为北面招讨使。

镇州城内食尽力竭，张处瑾派出使者到行台请求投降，还没有得到回报，李存审的部队已兵临城下。丙午(二十九日)夜晚，镇州城中将李再丰为内应，秘密地用绳子从城墙上把晋军放进来，到天亮就全部登上了城，抓获了张处瑾的兄弟家人以及他的同党高濛、李蕘、齐俭等，把他们送到了行台，赵人都请求把他们斩杀吃掉，张文礼的尸体在市上被车裂。赵王原来的侍者在灰烬中找到了赵王的遗骸，晋王命令祭祀赵王，并将遗骸埋葬。晋王任命赵将符习为成德节度使，乌震为赵州刺史，赵仁贞为深州刺史，李再丰为冀州刺史。乌震是信都人。

符习不敢接受成德节度使，他辞让说："原来的节度使没有儿子而且还未安葬，我符习应当服重丧然后把他安葬，等到葬礼完毕之后，我再听从大王的命令。"安葬以后，他马上就到了行台。赵人请求晋王兼领成德节度使，晋王答应了赵人的请求。晋王割出相、卫二州设置了义宁军，任命符习为义宁军节度使。符习又辞让说："魏、博是大王的府邸，不能分割，我希望得到黄河以南的一个镇，我符习自己去攻占。"于是晋王任命他为天平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加任李存审兼侍中。

13 十一月，戊寅(初二)，晋特进、河东监军使张承业去世，曹太夫人到张承业的住地为他服丧，和他的儿子、侄儿们服的丧礼一样。晋王听到张承业死的消息后，好几天都不吃饭。晋王命令河东留守判官何瓒代理河东军府事。

14 十二月，晋王任命魏博观察判官晋阳人张宪兼任镇冀观察判官，代理镇州军府事。

魏州的赋税拖欠得很多，晋王因此责怪司录济阴人赵季良，赵季良说："殿下什么时候能平定黄河以南？"晋王十分生气地说："你的职务是监督税赋，自己的职务都没干好，怎么敢干预我的军事！"赵季良回答说："殿下只谋划攻取而不爱惜百姓，一旦百姓对你离心，恐怕连黄河以北也不能归殿下所有，更何况黄河以南呢！"晋王十分高兴，并且很感谢他。从此以后，晋王对赵季良很重视，每次商量大事都让他参与谋划。

15 这一年，契丹改年号为天赞。

16 大封王躬义，性情残忍，海军统帅王建把他杀死，自己继位，仍然称高丽王，并以开州为东京，平壤为西京。王建生活节俭，对人宽厚，国内人民十分安定。

(骈宇骞　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第二百七十二卷

后唐纪一　后唐庄宗同光元年(癸未，公元 923 年)

1 春季，二月，晋王下达告谕设置百官，在河东、魏博、易定、镇冀四镇判官中选拔前朝的士族，打算任命为丞相。河东节度判官卢质名列榜首，卢质坚决辞让，请求让义武节度判官豆卢革、河东观察判官卢程来充任。于是晋王马上召见豆卢革和卢程，并拜他们为行台左右丞相，任命卢质为礼部尚书。

后梁国主派遣兵部侍郎崔协等传达命令，任命吴越王钱镠为吴越国王。丁卯(二十二日)，钱镠开始建国，仪仗与卫士的名称都和天子的制度一样，把居住的地方叫做宫殿，府署叫做朝廷，命令下达到所管辖范围内曰制敕，将吏都为钱镠的臣下，只是没有改年号，上表疏时称为吴越国，不称军节度。任命清海节度使兼侍中钱传瑮为镇海、镇东留后，总管军府的事务。设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员外郎、客省等使。

2 李继韬虽然接受晋王的命令为安义留后，但始终心里不安，他的幕僚魏琢、牙将申蒙又从中挑拨说："晋国没有继承的人，最终是会被梁国所兼并的。"这时正好晋王在筹置百官，三月，晋王让监军张居翰、节度判官任圜赶赴魏州，魏琢、申蒙又劝李继韬说："晋王着急地召见这两个人，其情可知啊！"李继韬的弟弟李继远也劝李继韬要依靠后梁。李继韬派李继远到大梁，请求把泽州、潞州归属后梁而成为后梁的臣属。后梁主很高兴，于是下令把安义军改为匡义，任命李继韬为匡义节度使、同平章事。李继韬把他的两个儿子作为人质。

安义军的旧将领裴约戍守在泽州，边哭边对部下说："我侍奉原来的节度使二十四年多，亲眼看见他把财物分给士卒共享，他立志消灭仇敌。但不幸去世，灵柩还没有安葬，他的儿子就背叛父亲和其他亲人，我宁死也不能服从。"于是他占据泽州坚守。后梁主任命勇将董璋为泽州刺史，并让他率兵攻打裴约。

李继韬分散财物来招募士卒，尧山人郭威前往应募。郭威因一气之下而杀死了市人，被捆起来送往监狱，李继韬珍惜郭威的才能和勇气，把他放了。

3 契丹人侵略幽州，晋王问郭崇韬谁可以率兵作战，郭崇韬推荐横海节度使李存审。李存审这时正卧床生病，己卯(初五)，调李存审为卢龙节度使，用车子拉着他带病的身体前往。并任命蕃汉马步副总管李嗣源兼任横海节度使。

4 晋王在魏州牙城的南面修筑祭祀用的坛宇，夏季，四月，己巳(二十五日)，晋王登上祭坛，祭告上帝，随即登皇帝宝位，国号为大唐，实行大赦，改年号。尊其母晋国太夫人曹氏为皇太后，尊其父的正妻秦国夫人刘氏为皇太妃。任命豆卢革为门下侍郎，卢程为中书侍郎，两人都为同平章事，任命郭崇韬、张居翰为枢密使，卢质、冯道为翰林学士，张宪为工部侍郎、租庸使，又任命义武节度掌书记李德休为御史中丞。李德休是李绛的孙子。

后唐帝下诏命令卢程到晋阳册封太后、太妃。当初，太妃没有儿子，，性格贤惠，从不嫉妒。太后做武皇帝侍姬时，太妃经常劝说武皇帝要很好地对待她，太后也很谦让，因此两个人相处得很欢洽。到了受命册封时，太妃到太后的宫里祝贺，脸上显得很高兴，太后反而显出羞愧的样子，感到不安。太妃说："希望我们的儿子能够长久地做皇帝，我们死后埋在地下，园陵有主，还有什么说的。"两个人因此又面对着面哭了一会儿。

豆卢革、卢程两人都很浅薄，没有其他才能，后唐帝认为他们是仕宦世家，过去霸府的僚属，所以就起用了他们。

当初，李绍宏为中门使，郭崇韬为中门副使。到现在，李绍宏又从幽州召回，郭崇韬很忌恨原来和他在一起的人职位比自己高，就推荐张居翰为枢密使，李绍宏为宣徽使，李绍宏因此而怀恨郭崇韬。张居翰和顺谨慎，怕惹事，军政大权都由郭崇韬掌握。支度务使孔谦自称有才能，而且勤劳效力，应当担任租庸使。大家认为孔谦地位低微，出身贫寒，不应当很快地提拔他担当重任，所以郭崇韬推荐张宪担任租庸使，孔谦为副使。孔谦心中也不高兴。

后唐把魏州升为兴唐府，在这里建东京，又在太原府建西京，同时把镇州升为真定府，建北都。任命魏博节度判官王正言为礼部尚书，兼任兴唐尹。任命太原马步都虞候孟知祥为太原尹，同时担任西京副留守。任命潞州观察判官任圜为工部尚书，兼真定尹，同时担任北京副留守。任命皇子李继岌为北都留守、兴圣宫使，兼管六军诸卫事。当时的唐国共有十三个节度、五十个州。

闰三月，后唐帝追尊曾祖父李执宜为懿祖昭烈皇帝，追尊祖父李国昌为献祖文皇帝，追尊父亲晋王为太祖武皇帝。在晋阳建立宗庙，从高祖、太宗、懿宗、昭宗至懿祖以下，共七个庙宇。

5 甲午(二十日)，契丹人侵略幽州，行至易定又退回。

这时契丹人经常入侵后唐，强夺他们的粮食，幽州一年的粮食不够半年用。卫州被后梁夺取，潞州内部也发生叛乱，人们都感到很危险，认为不能消灭后梁。后唐帝也为此担忧。这时正好后梁郓州将领卢顺密来投奔。在此之前，后梁天平节度使戴思远驻扎在杨村，留下卢顺密和巡检使刘遂严、都指挥使燕颙驻守郓州。卢顺密告诉后唐帝说："驻守郓州的士兵不足一千人，刘遂严和燕颙都失掉了民心，可以攻取郓州。"郭崇韬等都认为："孤军远征，万一不利，白白丢掉数千人，卢顺密的话不可听从。"后唐帝秘密召见李嗣源，在帷帐中谋划说："梁人的计划是吞并泽州、潞州，东边没有什么防备，如果能取得东平，就击败了他的心腹之地。东平可以夺取吗？"李嗣源自从在胡柳战役中因为没有跟从晋王，率兵北渡黄河，一直感到惭愧，经常打算建立奇功来弥补过去的过错。于是他回答后唐帝说："现在打了一年多仗，百姓们很疲惫，如果不出奇制胜，怎能成就大的功业。我希望一个人挑起这次战役的重担，一定会有好消息报告皇帝。"后唐帝很高兴。壬寅(二十八日)，派遣李嗣源率领他所属部队的五千精锐士卒从德胜直取郓州。到达杨刘时，太阳已经落山，阴雨绵绵，道路漆黑，将士们都不想继续前进了。高行周说："这是天助我也，他们一定毫无准备。"黑夜，渡过黄河到了城下，郓州人根本不知道，李从珂首先登上城门，杀死守城门的士卒，打开城门让队伍进去，接着进攻牙城，城中大乱。癸卯(二十九日)早晨，李嗣源的部队全部进入城内，攻取了牙城。刘遂严、燕颙逃奔到大梁。李嗣源禁止士卒在城内焚烧强掠，安抚百姓，只把知州事节度副使崔筮、判官赵凤押送到兴唐。后唐帝十分高兴地说："总管你真是奇才，我们的事情成功了。"马上任命李嗣源为天平节度使。

后梁主听说鄆州失守，十分害怕，在大街上把刘遂严、燕颙斩了，罢免了戴思远的招讨使官职，降为宣化留后。梁主派遣使者去责问驻守在北面的段凝、王彦章等将领，让他们前进作战。敬翔知道后梁王室已经很危险了，于是把绳子装在靴子里进宫内求见后梁主，说："先帝夺取天下的时候，不认为我敬翔没有才能，无论什么谋划都让我参与。现在敌人的势力更加强大，而陛下不听或忽视我的话，我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不如死去。"把绳子从靴子里取出来就要上吊自缢。后梁主赶快劝阻，并问他有什么话想说。敬翔说："现在的事情十分紧急，不用王彦章为大将，不能挽救梁王室的危亡。"后梁主听从了他的建议，让王彦章代替戴思远为北面招讨使，仍然用段凝为副招讨使。

后唐帝听说这件事后，亲自率领亲军驻守在澶州，命令蕃汉马步都虞候朱守殷坚守德胜，并告诫他说："王铁枪勇敢果断，他们乘士卒愤怒激动的气势，一定会突然到来，应当谨慎小心地防备他们。"朱守殷是后唐帝小时候所用的奴仆。

后唐帝又派遣使者给吴王送去书信，告诉吴王说鄆州已经被攻破，请他一起率兵攻打后梁。五月，使者到达吴国，徐温打算脚踩两只船，率领水上部队沿海向北而行，帮助取得胜利的一方。严可求说："如果梁军请求我们登上陆地援助他们，用什么理由拒绝他们呢？"于是徐温才停止了行动。

6 后梁主召见王彦章，问他多长时间可以击败敌人，王彦章回答说："三天。"左右大臣都哑然失笑。王彦章率兵出发，用了两天时间，飞速到达滑州。辛酉（十八日），王彦章大办宴会，并秘密派人在杨村准备舟船。晚上，命令六百名士卒都拿着大斧，船上载着冶炼的工匠，准备了吹火用的皮囊和炭，顺流而下。这时宴会还没有结束，王彦章表面上是出去换衣服，实际上他率领数千精兵沿着黄河南岸直奔德胜。这时天下着小雨，朱守殷没有一点防备，王彦章船上的士兵将城门的锁用火烧断，用大斧把浮桥砍断。王彦章率兵迅速向南城发起进攻。浮桥被砍断，南城就被攻破，此时正好是接受命令以后的第三天。朱守殷用小船载着士卒渡过黄河来援救，但已来不及了。王彦章又向潘张、麻家口、景店诸寨发起进攻，都攻了下来。王彦章的声势大振。

后唐帝派遣宦官焦彦宾迅速赶到杨刘，与杨刘镇使李周在那里坚守。命令朱守殷放弃德胜北城，把房屋拆掉做成木筏，载着士兵和武器从黄河上向东漂下，帮助杨刘坚守，把德胜的粮草薪炭运往澶州，损失了将近一半。王彦章也把德胜南城的房屋拆掉，做成木筏，顺着黄河漂下去。王彦章和朱守殷各走一岸，每遇上黄河弯曲的地方，就在河中间战斗，射出的箭像雨一般密集，有时整船覆没，一日交战百余次，两军互有胜负。到达杨刘时，朱守殷的士卒有一半伤亡。己巳（二十六日），王彦章、段凝率领十万大军向杨刘发起进攻，四面八方一起推进，昼夜不停。把九艘大船连在一起，横放在黄河的渡口上，来阻挡朱守殷的援兵。杨刘城几次都差一点被攻陷，全靠李周与士卒同甘共苦，全力抵御，王彦章才没攻下，于是率兵退到城南驻扎，把营寨连起来坚守。

杨刘方面向后唐帝告急，请求皇帝日行百里赶快到达杨刘。后唐帝率兵前往援救，说："有李周在那里，有什么忧虑的。"于是日行六十里，在路上还照常打猎。六月，乙亥（初二），到达杨刘。后梁军修筑了重重营垒，防守十分严密，很难深入，后唐帝十分担忧，就问郭崇韬怎么办好，郭崇韬回答说："现在王彦章据守着重要的渡口，他的意思是想坐取东平。如果大军不向南开进，那么东平就难以坚守。我请求在博州东岸修筑营垒来巩固黄河的渡口，这样既可以接应东平，又可以分散敌人的兵力。只是忧虑王彦章侦察到我们的情况，直接逼近我们，到那时我们的城还修不好。希望陛下召募敢死的士卒，每天让他们挑动敌人出动来牵制他们，如果王彦章十几天不向东去，城垒就可以修好。"这时李嗣源在鄆州坚守，黄河以北的消息一点也不通，人心离散，朝不保夕。这时正好后梁军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秘密请求投降李嗣源，康延孝是太原地区的胡人，因为有罪，逃奔到后梁，当时属于段凝的部下。李嗣源派押牙临漳人范延光把康延孝请求投降的信用蜡封好送到后唐皇帝那里，范延光因此对后唐帝说："杨刘把守的很坚固，梁军一定攻不下来，请在马家口修筑城堡，打通通往鄆州的道路。"后唐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派郭崇韬率领万人连夜出发，兼程直奔博州，到马家口渡过黄河，昼夜不停地在那里修筑城堡。后唐帝则在杨刘，与后梁军昼夜苦战。郭崇韬修筑新城共用了六天时间，王彦章听到此事，便率领数万大军直奔新城，戊子（十五日），对新城发起紧急攻击，把十余艘战船连起来放到河的中间，断绝郭崇韬的援兵。当时马家口城垒的板墙刚刚修好，但城墙很低小，修墙用的沙土质量也不好，还没有修建瞭望台和守备设施。郭崇韬慰劳士卒，以身率先，四面抗战，同时也派出密使向后唐帝告急。后唐帝从杨刘率领大军前来援救，在新城西岸摆开阵势，城里的士卒望见援兵来到，斗志倍增，大声斥骂后梁军，后梁军砍断了连接战船的绳子收回了战船。后唐帝的船刚要渡河，王彦章撤除了包围，退到邹家口坚守。鄆州向后唐帝奏报的道路才打通。

李嗣源秘密上表请求治朱守殷覆军之罪，后唐帝没有接受。

7 秋季，七月，丁未(初五)，后唐帝率领军队沿着黄河向南开进，王彦章等放弃了邹家口，又开赴杨刘。甲寅(十二日)，游弈将李昭兴在清丘驿的南面击败了后梁军的流动部队。段凝以为后唐兵已从上游渡过了黄河，惊惧失色，当面指责王彦章不应当深入鄆州之境。

8 乙卯(十三日)，前蜀侍中魏王王宗侃去世。

9 戊午(十六日)，后唐帝派骑将李昭荣直捣后梁营，抓获后梁军的哨兵，后梁军更加恐惧，李昭荣又用火点着木筏焚烧了后梁军连在一起的战船。王彦章等听说后唐帝率兵已经到达邹家口，己未(十七日)，撤去了杨刘的包围，逃到杨村去坚守。后唐军追击后梁军，驻扎在德胜。后梁军先后紧急攻打后唐的几座城，士卒们遭受到箭石的射击，河水淹死、中暑而死的将近一万人，丢弃的物资、粮食、铠甲、武器、军锅、幕帐等，常常以千计。等到杨刘解除包围时，城中已经三天没有粮食吃了。

10 王彦章很憎恨赵岩、张汉杰干扰国政，他当了招讨使后，对其亲信说："等我成功返回，将杀掉全部奸臣，以此来答谢天下百姓。"赵岩、张汉杰听到这些话，私下议论说："我们宁愿被沙陀族杀死，也不能被王彦章所杀。"相互协力合作，准备搞倒王彦章。段凝平素就很嫉妒王彦章的才能，因而献媚依附赵、张，在军中动不动就和王彦章作对，千方百计地败坏损伤王彦章的声誉，惟恐他建立战功，经常偷偷地监视王彦章的过失，然后报告梁主。每次送来捷报，赵、张都把功劳说成是段凝的，因此王彦章竟没有建立功业。他回到杨村后，后梁主相信了谗言，又怕王彦章一旦取得成功难以控制，于是把他调回大梁，让他率兵和董璋一起攻打泽州。

甲子(二十二日)，后唐帝到杨刘去慰劳李周说："要不是你善于防守，我的事业早失败了。"

11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程因私事求于兴唐府，兴唐府的官吏们没有答应，他就用鞭子抽打府吏们的背。光禄卿兼兴唐少尹任团是任圜的弟弟，后唐帝的叔伯姐姐的女婿，到了卢程那里去诉说，卢程骂他说："你怎么这样下贱，难道想依仗你老婆的力量吗？"任团把此事告给了后唐帝，后唐帝非常生气地说："我错看了这蠢东西，胆敢污辱我的九卿！"打算命令他自杀。卢质全力解救，才将他贬为右庶子。

12 裴约秘密派使者向后唐帝告急，后唐帝说："我哥哥不幸生下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只有裴约能够知道他的逆顺。"回头对北京内牙马步军都指挥使李绍斌说："泽州这块弹丸之地，我没什么用处，你为我去把裴约叫回来。"八月，壬申(初一)，李绍斌率领五千士卒前往援救裴约，还没有到达泽州，泽州城已被攻破，裴约也战死，后唐帝十分痛惜。

13 甲戌(初三)，后唐帝从杨刘回到兴唐。

14 后梁主命令从滑州把黄河河堤打开，把水引向东面灌注曹、濮以及鄆州三城，以隔断后唐兵。

15 当初，后梁主曾派遣段凝在黄河上监督大军作战，敬翔、李振多次请求罢免他。后梁主说："段凝没有过错。"李振说："等到他有了过错时，国家就危险了。"这时，段凝用厚礼贿赂赵岩、张汉杰，请求出任招讨使，敬翔、李振据理力争，认为不能任命段凝。最后由赵、张作主，竟用段凝代替了王彦章北面招讨使的职务，于是老将们很愤怒，士卒们也不服气。天下兵马副元帅张宗奭对后梁主说："我做天下兵马副元帅，虽然已经老了，但足以为陛下抵御北方侵略者。段凝是个晚辈，他的功名不能服人，大家对此议论纷纷，恐怕要给国家带来深深的忧患。"敬翔也说："军队的将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现在国家的形势已经危急，陛下怎么还不留意呢？"后梁主都没有听从。

戊子(十七日)，段凝率领五万大军驻扎在王村，从高陵津渡过黄河，掠夺抢劫了澶州各县，然后到了顿丘。

后梁主命令王彦章率领保銮骑士和其他兵力共一万余人驻扎在兖州、鄆州境内，打算夺回鄆州，并派张汉杰监督他的军队。

16 庚寅(十九日)，后唐帝率兵驻扎在朝城。

戊戌(二十七日)，康延孝率领一百多骑兵来投奔后唐帝，后唐帝脱下穿的锦袍玉带赏赐给他，并任命他为南面招讨都指挥使，兼任博州刺史。后唐帝让周围的人退下，然后向康延孝询问后梁的事情。康延孝回答说："梁朝的地盘不算小，兵力也不算少，然而看他过去所干的事情，最后必然会灭亡。为什么呢？梁主愚昧软弱，赵、张兄弟独揽大权，里面勾结皇宫的人员，外面接受贿赂，官职的高低只看贿赂的多少而定，对才能和品德不加选择，也不管有无功劳。段凝智勇全然没有，一夜之间竟升到王彦章、霍彦威的上面，自从段凝率兵以来，他任意约束士卒，以此来讨好权贵。梁王每次出兵，不能把军权交给将帅，经常用亲信的大臣来监督军队，军队是否可以前进，常受这些人制约。最近又听说梁主打算四面出击，命令董璋率领陕州、虢州、泽州、潞州的军队从石会关直驱太原，命令霍彦威率领汝州、洛州的军队从相州、卫州、邢州、洺州侵犯镇定，命令王彦章、张汉杰率领禁卫军

攻打郓州，命令段凝、杜晏球率领大军抵挡陛下，决定在十月大举进攻。我自己认为梁兵集中在一起确实不少，但一分散开就不多了。希望陛下养精蓄锐来等待他们分兵作战，到那时您率领五千精锐的骑兵从郓州出发直捣大梁，抓获其伪主，十天一个月之间，天下即可平定。”后唐帝十分高兴。

17 前蜀主把文思殿大学士韩昭、内皇城使潘在迎、武勇军使顾在珣当作陪伴嬉游饮宴的人，经常陪侍前蜀主玩乐吃喝，他们和宫女们杂坐在一起，有时作一些艳歌相唱和，有时高谈阔论，戏谑放荡，轻慢粗俗，无所不为，前蜀主很喜欢他们这样做。顾在珣是顾彦朗的儿子。

当时枢密使宋光嗣等专断国家大事，任意施威肆虐，专门顺从前蜀主的欲望来盗用他的权力。宰相王锴、庾传素等人各自保护自己的宠爱和俸禄，不敢规劝纠正。潘在迎经常劝前蜀主诛杀那些进谏的人，不要使他们诽谤国家。嘉州司马刘赞献上陈后主三阁图，并作歌加以讽谕，贤良方正蒲禹卿在考场上回答考官的话也很恳切直爽。前蜀主虽然没有罪怪他们，但也不起用他们。

九月，庚戌（初九），前蜀主因为重阳节在宣华苑宴请亲近的大臣，酒喝得正高兴时，嘉王王宗寿乘空极力陈说国家将要危亡，痛哭不已。韩昭、潘在迎说：“嘉王喜欢在喝酒后哭泣。”因此一笑了之。

18 后唐帝在朝城，后梁将段凝率兵进军到临河县南面，澶州西面、相州南面每天都有敌人来侵犯。自从在德胜失利以来，损失粮草数百万，租庸副使凶暴地收取赋税来供应军需，有很多百姓都逃跑了，收上来的租税越来越少，仓库里的积蓄支持不了半年。泽州、潞州尚未攻下，卢文进、王郁率领契丹人曾多次经过瀛、洺的南面，传说等到草枯结冰就进一步深入后唐境。又听说后梁主准备从四面八方大举进攻后唐，后唐帝为此深深忧患，于是召集诸位将领商议对策。宣徽使李绍宏等都认为郓州城门之外都是敌人占领区，孤立遥远，难以坚守，占有不如放弃，请求用这些地方换取后梁的卫州和黎阳，和后梁定约和好，以黄河为界，停止战争，让百姓得到休息，等到财力稍有积蓄时，再进一步计划以后的行动。后唐帝听后，很不高兴，说：“这样下去，我都要没有葬身之地了。”于是停止与诸位将领商议，单独召见郭崇韬来问他。郭崇韬回答说：“陛下不梳头洗脸、不解甲已经十五年多，您的志向是想雪洗国家的深仇大恨。现在已经名正言顺地做了皇帝，黄河以北的士卒百姓们天天盼望天下太平，现在刚刚得到郓州这块很小的地方，不能坚守而要放弃它，这样怎么能将中原大地全部占有呢？我所担心的是将士们灰心丧气，将来粮食吃完了，大家都离散，虽然划河为界，又有谁来为陛下坚守阵地呢？我曾详细地向康延孝询问过黄河以南的情况，揣度自己，估计敌人，日夜思考这些事情，我认为成败的机会就在今年。梁国现在将全部精锐部队交给了段凝，占领我们的南边，又把河堤决开，以此来保护自己，说我们不能马上渡过黄河，他依靠这些有利条件就没有再设防。他们派王彦章逼近郓州，目的是希望有奸人动摇，在我们内部发生变化。段凝本来不是什么将材，他不能临阵决策，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投降过来的人都说大梁没有什么军队，如果陛下留下部分兵力坚守魏州，保卫杨刘，亲自率领精锐部队与郓州会合起来，长驱直入汴梁，城中本来就很空虚，一定会望风自溃。如果伪主投降或者被杀，那么他们的各将领自然也会投降。不然的话，今年秋天五谷不丰收，军粮将要吃完，如果陛下不下定决心，大的功业怎么可以成功？俗话说：‘当道筑室，三年不成。’帝王顺应天运，一定会有天命，关键是陛下不能再迟疑了。”后唐帝说：“这些正合乎我的想法。大丈夫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我已经决定行动了。”司天上奏说：“今年天道不利，深入敌境一定不会成功。”后唐帝没有听信。

王彦章率兵过了汶水，即将向郓州发起进攻，李嗣源派遣李从珂率领骑兵迎战，并在递坊镇打败了王彦章的前锋部队，抓获了三百多名将士，斩杀了二百多人，王彦章退守中都。戊辰（二十七日），捷报上奏到朝城，后唐帝十分高兴，对郭崇韬说：“郓州首战告捷，这足以壮大我们的士气。”己巳（二十八日），命令将士们把全部家属送回兴唐府。

19 冬季，十月，辛未朔（初一），出现日食。

20 后唐帝送魏国夫人刘氏、皇子李继岌回到兴唐府，和他们诀别说：“事情的成败，在此一举。如果不能成功，就把我们全家集合起来到魏宫全部自焚。”仍然命令豆卢革、李绍宏、张宪、王正言共同坚守东京。

壬申（初二），后唐帝率领大军从杨刘渡过黄河，癸酉（初三），到达郓州，半夜，继续进军，过了汶水，命令李嗣源为前锋部队，甲戌（初四）早晨，与后梁军相遇，一战就打败了后梁军，一直追到中都，包围了中都城。城中没有防备，不一会儿，后梁军冲出包围，后唐军奋勇追击，打败了后梁军。王彦章率领几十个骑兵逃跑，龙武大将军李绍奇单人独马追击他，李绍奇听出是王彦章的声音，说：“王铁枪！”于是拔出长稍刺向王彦章，王彦章负重伤，马跌倒，抓获了王彦章，同时抓获了后梁军都监张汉杰、曹州刺史李知节、副将赵廷隐、刘嗣彬等二百多人，斩杀了好几千人。赵廷隐是开封人。刘嗣彬是刘知俊同族的后代。

王彦章曾经对人说:"李存勖是个斗鸡小儿,没有什么可怕的。"到现在,后唐帝李存勖对王彦章说:"你常说我是小儿,今天服不服?"又问王彦章说:"你名为善战将领,为什么不坚守兖州?中都没有修筑防御工事,怎么能保卫住?"王彦章回答说:"天命已去,没有什么好说的。"后唐帝很珍惜王彦章的才能,打算起用他,赐药让他治疗伤口,曾多次派人去诱导他。王彦章说:"我本是一个平民,承蒙梁国的恩爱,把我提拔成上将,与皇帝交战了十五年。今天兵败力穷,死是预料之中的事,纵使皇帝可怜我让我活着,我拿什么面目去见天下的人呢?哪里有早晨还是梁国的将领,晚上就变成唐朝的大臣的道理。这些我是不能干的。"后唐帝又派李嗣源亲自去说服他,王彦章躺着对李嗣源说:"你不是邈佶烈吗?"王彦章平素很轻视李嗣源,所以用小名来叫他。这时,各位将领都在举杯庆贺胜利,后唐帝也举杯对李嗣源说:"今日之功,全靠你和郭崇韬的力量。如果从前听了李绍宏等人的话,就耽误了我的大事了。"

后唐帝又对各位将领说:"原来我所忧患的只有王彦章,今天他已被抓获,这是天意要消灭梁国。段凝目前还在黄河边上,是进是退,应该向哪个方向去才好呢?"各位将领认为:"传话的人虽然说梁国没有什么防备,但不知道是虚是实。现在东方各镇的兵力都集中到段凝的军队里,所剩下的全是空城,用陛下的天威去攻打这些城池,没有攻不下的。如果先扩大我们占据的地方,东面靠近海边,然后乘空行动,这样可以万无一失。"康延孝则坚决请求急速攻取大梁。李嗣源说:"兵贵神速。现在王彦章已被抓获,段凝一定还不知道,即使有人跑去告诉他,段凝是信是疑也需要三天时间来决定。假使他知道了我军所向,就会发兵援救。如果我们从直路去,有决口的黄河阻挡,需要从白马以南渡过黄河,几万军队,船只和船桨也难以很快地找到。从这里去大梁最近,前面也没有高山险要的地方,把部队排成方阵,所向无阻,这样昼夜兼程,过两个晚上就能到达。段凝还没离开黄河边,朱友贞就会被我们抓获。康延孝所讲的是对的,请求陛下率领大军慢慢推进,我愿率领一千骑兵作为前锋。"后唐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命令下达后,各路军队都踊跃希望出发。

这天晚上,李嗣源率领前锋部队快速直奔大梁。乙亥(初五),后唐帝从中都出发,抬着王彦章跟随在后面。后唐帝派中使问王彦章说:"我们此行能取得胜利吗?"王彦章回答说:"段凝率领有精锐部队六万人,虽然主将没有才能,但也不会马上投降,几乎很难击败他们。"后唐帝知道他最终也不会被利用,于是就把他杀掉了。

丁丑(初七),后唐军到达曹州,后梁军驻守在那里的将领投降了后唐军。

王彦章的败卒有先跑回大梁的,有人告诉后梁主,王彦章已经被后唐军抓获,后唐军长驱直入,即将到来。后梁主把全家集合在一起边哭边说:"世运已经完了。"又召集大臣们问他们有什么办法,大臣们都回答不上来。后梁主对敬翔说:"我平时忽视你的话,才到了今天这步。现在事情非常紧急,你不要怨恨过去。该怎么办呢?"敬翔边哭边说:"我蒙受先帝的厚恩,差不多三十多年了,名为宰相,其实是朱家的老奴,侍奉陛下如同儿子一般。我前前后后贡献的意见,无一不是忠心耿耿。陛下当初起用段凝时,我极力建议不可使用,小人们相依附勾结,所以才导致有今天这样。现在唐军将要到来,段凝隔在黄河以北,不能赶来援救。我打算请陛下出去到北面狄族那里躲避一下,陛下一定不会听从我的意见;如果请求陛下出奇兵与唐军交战,陛下一定不会果断决定。即使使汉代的张良、陈平重返人世,谁又能为陛下想出好办法来呢?我希望陛下赐我先死,我不忍心看到国家的灭亡。"于是和后梁主面对面痛哭一场。

后梁主派出张汉伦骑马急追段凝的军队。张汉伦到滑州时,从马上掉下来摔伤了脚,后来又被水挡住不能前进。

当时城中还有几千控鹤军,朱珪请求率领这些军队出去迎战,后梁主没有答应,而命令开封尹王瓒驱赶市民登城守备。

当初,后梁陕州节度使邵王朱友诲是朱全昱的儿子,生性聪明,人心多归向他。有人说他引诱禁卫军打算叛乱,后梁主就把他召了回来,和他的哥哥朱友谅、朱友能一起关在别的房子里。后唐军将要到来时,后梁主怀疑他们弟兄们会乘危谋乱,于是把他们和皇弟贺王朱友雍、建王朱友徽全部杀掉。

后梁主登上开封城建国楼,当面选择亲信,丰厚地赏赐他们,让他们穿上老百姓的衣服,又送给他们一份用蜡封的诏书,让他们去催促段凝的军队,刚刚告别,这些人就都逃跑躲藏起来了。有人请求后梁主到洛阳,把各军集合起来抵御后唐军,后唐军虽然占领了都城,但形势不允许他们久留。有人请求到段凝的军队那里。控鹤都指挥使皇甫麟说:"段凝本来就不是将才,他的官位是因为他妹妹才晋升的,现在正值危难之际,希望他面对情势灵活机动地取得胜利,立下扭转败局的功劳是很难的。况且段凝听到王彦章已被击败,他的胆子已被吓破,怎么知道他能够在最后时刻为陛下尽忠尽节呢?"赵岩说:"事态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下此楼,谁的心都难保证。"

后梁主决定不到段凝那里。后来又召来宰相郑珏商量，郑珏请求自己拿着传国之宝去假装投降后唐军来缓解国难。后梁主说："今天固然我不敢再爱国宝，只是如果按你的这一办法去办，真能解除国难吗？"郑珏低下头，好久才说："恐怕不能。"后梁主的左右大臣们都缩着脖子发笑。后梁主日夜哭哭涕涕，不知道怎么办好。他把传国之宝放在卧室里，有一天忽然不见了，后梁主以为是左右大臣们偷去迎接后唐军去了。

戊寅（初八），有人报告说后唐军已经过了曹州，满天都是尘埃，赵岩对跟从他的人说："我对待温韬很好，他一定不会对不起我。"于是跑到了许州。

后梁主对皇甫麟说："李氏是我世世代代的仇人，理难投降他们，不能等着让他们来杀害我。如果我不能自杀，你可以把我的头砍下来。"皇甫麟哭着说："我为陛下挥剑抗战死于唐军之手是可以的，但不敢接受这个诏令。"后梁主说："你打算出卖我吗？"皇甫麟想自杀，后梁主拉住他说："我和你一起死。"皇甫麟于是杀了梁主，随即自杀。后梁主为人温和并恭敬，而且简朴，没有荒淫方面的过失。只是特别宠爱和相信赵岩、张汉杰，使他们独断专行，作威作福，丢弃和疏远了敬翔、李振等旧臣，不听他们的意见，所以最终导致灭亡。

己卯（初九）早晨，李嗣源的军队到达大梁城，向封丘门发起进攻，王瓒开门出来投降，李嗣源进入城内，安抚城内军民。这一天，后唐帝从梁门进入城内，后梁国的百官们在后唐帝的马前迎接，并跪那里请罪，后唐帝慰劳他们，让他们回到各自的官位上。李嗣源出来迎接并祝贺唐帝，后唐帝喜不自胜，用手拉着李嗣源的衣服，用头撞了一下李嗣源说："我取得天下，是你父子二人的功劳，我和你们共享天下。"后唐帝命令访求后梁主，不一会儿，有人拿着后梁主的脑袋献给了后唐帝。

李振对敬翔说："如果唐帝下诏洗雪我们，我们朝见新的君主吗？"敬翔说："我们两人是梁国的宰相，君主昏庸不能接受进谏，国家要灭亡了不能拯救，如果新的君主问我们，将用什么话来回答呢？"这天晚上天还未亮的时候，有人来报告敬翔说："崇政使太保李振已经入朝投降了。"敬翔叹息地说："李振枉为大丈夫！朱氏与新君世世代代为仇敌，现在国亡君死，即使新的君主不杀掉我，我还有什么脸再进入大梁的建国门呢？"于是自缢而死。

庚辰（初十），后梁百官又在朝廷大堂内等待治罪，后唐帝宣布赦免他们。

赵岩到了许州，温昭图迎接他到住所，杀了他把头献给了后唐帝，把赵岩所送的东西全部没收。温昭图恢复了原名温韬。

辛巳（十一日），后唐帝下诏命令王瓒收回朱友贞的尸体，停放在佛寺里，给他的头部涂上油漆，然后入殓，放在太社里面。

段凝从滑州渡过黄河前往增援，命令诸军排阵，使杜晏球为前锋。到封丘后，遇上李从珂的部队，杜晏球率先投降了后唐军。壬午（十二日），段凝率领其五万大军到达封丘，也脱去铠甲请求投降。段凝带领着将领们到宫门等待治罪，后唐帝慰劳赏赐了他们，并去安慰晓谕士卒，让他们都各自回到自己住的地方。段凝出入于后唐廷公卿之间，扬扬自得，脸上没有一点愧色，后梁的旧臣们见了，都想咬他的脸，挖他的心。

丙戌（十六日），后唐帝下诏贬后梁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珏为莱州司户、萧顷为登州司户、翰林学士刘岳为均州司马、任赞为房州司马、姚颉为复州司马、封翘为唐州司马、李怿为怀州司马、窦梦征为沂州司马、崇政学士刘光素为密州司户、陆崇为安州司户、御史中丞王权为随州司户，因为以上这些人世世代代蒙受唐朝的恩德而在后梁做官又很显贵，所以才任用他们。刘岳是刘崇龟的侄儿。姚颉是万年人。封翘是封敖的孙子。李怿是京兆人。王权是王龟的孙子。

段凝、杜晏球上书后唐帝说："伪梁的要害人物赵岩、赵鹤、张希逸、张汉伦、张汉杰、张汉融、朱珪等窃取权力，作威作福，残害百姓，不可不杀。"后唐帝下诏："敬翔、李振带头帮助朱温颠覆唐帝。契丹撒剌阿拨叛兄弃母，辜负恩德，背叛国家，应当和赵岩等在街市上诛灭全族。其余的文武将吏一概不追究。"又下诏追废朱温、朱友贞为平民，毁掉他们的宗庙神主。

后唐帝和后梁军在黄河上作战时，后梁拱宸左厢都指挥使陆思铎善于射箭，经常在箭杆上亲自刻上姓名。他射后唐帝时，射中后唐帝的马鞍，后唐帝把箭拔下收藏起来。到现在，陆思铎跟随大家一起投降，后唐帝拿出当初的箭给他看，陆思铎跪地等待治罪，后唐帝安慰他，把他释放了。不久，后唐帝授他为龙武右厢都指挥使。

因为豆卢革还在魏州，后唐帝命令枢密使郭崇代理中书事务。

后梁的各藩镇都逐渐进朝投降，有的上表请求治罪，后唐帝都安慰、释放了他们。宋州节度使袁象先首先入朝投降，陕州留后霍彦威稍晚一点。袁象先用车拉着数十万珍宝财货，贿赂了刘夫人以及权贵、伶官、宦者等人，十几天来，朝内外都争相说他好，受到后唐帝很高的宠爱。己丑（十九日），后唐帝下诏，后梁的节度使、观察使、

防御使、团练使、刺史以及各位将校官员，一律不更改，将校官吏中原先投奔后梁的人一律不追究。

庚寅(二十日)，豆卢革从魏州来。甲午(二十四日)，加封郭崇韬为守侍中，兼任成德节度使。郭崇韬的权力兼管内外，谋划经营，全心全意没有一点隐瞒，他也很能引荐人物，豆卢革只能接受已定的谋略，不能删裁改正。

丙申(二十六日)，后唐帝赐给滑州留后段凝姓名叫李绍钦，赐给耀州刺史杜晏球姓名叫李绍虔。

乙酉(疑误)，后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张宗奭来朝见，后唐帝恢复了他的名字叫张全义，张全义所献钱币、马匹数以千计。后唐帝命令皇子李继岌、皇弟李存纪等把他当作兄长来对待。后唐帝打算挖掘后梁太祖的坟墓，砍开他的棺材，烧了他的尸体。张全义上书说："朱温虽然是国家的大仇人，然而他已经死去，无法再给他加什么刑罚，诛灭了他的全家，已经够报仇的了，请求不要砍开他的棺材和焚烧他的尸体，以此来存留下皇帝对他的恩情。"后唐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只是铲除了他坟上的阙室，砍掉了他坟上的树木而已。

戊戌(二十八日)，后唐帝加封天平节度使李嗣源兼任中书令。任命北京留守李继岌为东京留守、同平章事。

21 后唐帝派遣使者去各道宣谕，说后梁主任命的五十多名节度使都已向后唐帝上表进贡。

楚王马殷派他的儿子牙内马步都指挥使马希范入见后唐帝，交回洪、鄂行营都统印符，并送上本道将吏的花名册。

荆南节度使高季昌听说后唐帝消灭了后梁，为避后唐庙讳，改名叫高季兴。他打算亲自入朝，梁震说："唐有吞并天下的志向，你用重兵把守着险要的地方还担心不能保全自己，何况长途跋涉数千里去入朝？而且你是朱氏的旧将，怎么能知道他不以仇敌来对待你呢？"高季兴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22 后唐帝派遣使者把消灭了后梁的事去告诉了吴、前蜀，两国都感到害怕。徐温责怪严可求说："你以前阻止我的计策，现在怎么办？"严可求边笑边说："听说唐主刚刚取得中原地区，意满骄傲，使用下面的人时根本没有法度，不出数年，内部将会产生变化，我对他们说话时恭敬谦虚些，送上丰厚的礼物，守卫好我们的国境，使百姓得到安宁，以此来等待他们发生变化。"后唐使到吴国说是唐帝下的诏书，吴人不接受。后来后唐帝改变了书信规格，用对待平等国家的口气，说："大唐皇帝致书于吴国主"，吴人回信时称"大吴国主上大唐皇帝"，信中的用辞和礼节就像下级对待上级一样。

23 吴国有人上告寿州团练使钟泰章侵占或卖掉了官马，徐知诰用吴王的命令派遣滁州刺史王稔去巡察霍丘，从而代为寿州团练使，改钟泰章任饶州刺史。徐温把钟泰章叫回金陵，让陈彦谦责问他，连续三次，他都不回答。有人问钟泰章说："你为什么自己不辩解一下呢？"钟泰章说："我在扬州时，在十万大军中号称壮士，寿州离淮水只有几里远，步兵、骑兵不下五千人，我如有别的想法，难道王稔能靠他单人匹马代替了我？我的情义是不辜负国家，把我贬为县令也行，何况刺史呢！为什么要自己辩解来张扬朝廷的过失呢？"徐知诰打算对其他几位将领绳之以法，并请求把钟泰章抓起来治罪。徐温说："如果不是钟泰章，我早已死在张颢的手下，现在我富贵了，怎么可以对不起他呢？"于是命令徐知诰为他的儿子徐景通娶了钟泰章的女儿，并以此解脱了钟泰章的罪过。

24 與鬼星附近出现彗星，有一丈多长，前蜀国的司天监说国家将会有大灾。前蜀主下诏书，让在玉局化修筑道场。右补阙张云上疏，他认为："百姓的怨气上升到天上，所以才出现了彗星。这是国家灭亡的征兆，不是祈求祛除灾难可以解决的。"前蜀主非常生气，把张云流放到黎州，结果死在路上。

25 郭崇韬上书说："河南节度使、刺史中上表的人只称姓名，没有授给新官，恐怕心中还有些担心和疑虑。"十一月，开始发布皇帝的命令，任命给他们新官。

26 滑州留后李昭钦通过伶人景进向皇宫贡献了财货，结果被任命为泰州节度使。

后唐帝小时候就喜欢音乐，所以伶人倍受宠爱，经常侍奉在他左右。后唐帝有时候也自己涂上粉墨，和优伶一起在宫庭里玩，来讨刘夫人高兴，他艺名为"李天下"。因为他在演戏时，自己喊自己"李天下，李天下"，有一个叫敬新磨的戏子突然上前打他的脸，后唐帝突然变了脸色，众戏子也感到害怕，敬新磨慢慢地说："治理天下的人只有一个，你还呼谁呢？"后唐帝听了很高兴，于是赏赐给他丰厚的礼物。后唐帝曾经在中牟打猎，践踏了百姓的庄稼，中牟县令站在他的马前进谏说："陛下是老百姓的父母，怎么能够毁坏了他们所吃的东西呢？是想让他们饿死后把尸体扔到山沟里吗？"后唐帝听了十分生气，大声斥责让他离去，准备杀死他。敬新磨赶快追上他，并把他抓回后唐帝的马前，责骂他说："你当县令，难道不知道我们的天子喜欢打猎吗？为什么你要任意让百姓耕种，来妨碍我们的天子驰骋打猎呢？你罪当处死。"因此请求后唐帝把他杀掉，后唐帝笑了笑就把他给释放了。

优伶们常出入于皇宫，捉弄欺负士大夫，大臣们非常愤恨，但又不敢对他们生气，反而有人依附或拜托他们

求得后唐帝的恩泽，四面八方的藩镇官员们也争相贿赂、巴结。害政害人最严重的，景进是第一个。景进喜欢采集一些民间小事说给后唐帝听，后唐帝也想知道一些外面的事情，于是把景进当作自己的耳目。景进每次去后唐帝那里报告事情，后唐帝都要让左右的人们退下去后才问他，因此景进也乘机说别人一些坏话，干预政事。从将相大臣往下的官员们都害怕他，孔谦常把他当作兄长来对待他。

27 壬寅(初二)，岐王派遣使者给后唐帝送来信，信中对后唐帝消灭了后梁国表示祝贺，岐王以叔父自居，信中的话语和礼仪也很傲慢。

28 癸卯(初三)，河中节度使朱友谦入朝拜见后唐帝，后唐帝设宴款待了他，给他的赏赐无法计算。

29 张全义请求后唐帝把京都迁到洛阳。后唐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30 乙巳(初五)，后唐帝赐给朱友谦姓名叫李继麟，让李继岌把他当作兄长来对待。

31 后唐帝任命康延孝为郑州防御使，赐给他姓名叫李绍琛。

32 撤消了北都，改回成德军。

33 后唐帝赐给宣武节度使袁象先姓名叫李绍安。

匡国节度使温韬入朝拜见后唐帝，后唐帝赐给他姓名叫李绍冲。李绍冲把许多金帛送给刘夫人和一些权贵伶宦，十几天后，又派他返回原来的镇所。郭崇韬说："国家为唐朝洗除了耻辱，温韬几乎挖遍了唐朝皇帝的陵墓，他的罪过和朱温相等，怎么能让他又去管方镇，天下的义士会说我们些什么呢？"后唐帝说："在进入大梁之初就已经赦免了他的罪行。"最终还是派他去了。

34 戊申(初八)，中书上奏认为："国家的财用还不够充实，请求酌量留下三省、寺、监官员，其余的机构一律撤消，等到现任的官员任满二十五个月以后，按照次序来代替他们。武官们职位在上将军以下的，命令枢密院也按照这一方法执行。"后唐帝接受了这个意见。但官员们多所叹息埋怨。

35 当初，后梁国均王朱友贞在洛阳将要去南郊祭天时，听说杨刘被攻陷而停止，但祭祀用的东西还都在。张全义请求后唐帝赶快巡幸洛阳，谒拜太庙以后就到南郊祭天。后唐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36 丙辰(十六日)，后唐帝又把后梁东京开封府改为宣武军汴州。后梁国以宋州为宣武军，后唐帝下诏改名为归德军。

37 后唐帝下诏命令文武官员先到洛阳。

38 有人议论说任命功臣郭崇韬为宰相，他不了解朝廷的典章制度，应当用前朝名家来辅佐他。有人推荐礼部尚书薛廷珪，太子少保李琪也曾当过太祖时的册礼使，他们都是师长宿儒，而且有文才，应当为宰相。郭崇韬上奏说薛廷珪华而不实，没有做宰相的本事；而李琪险诈，没有士大夫的风范；尚书左丞赵光胤廉洁正直，后梁朝还没有灭亡的时候，北方人都说他有做宰相的才略。豆卢革推荐礼部侍郎韦说，说他熟悉朝廷的典章制度。丁巳(十七日)，后唐帝任命赵光胤为中书侍郎，与韦说同为同平章事。赵光胤是赵光逢的弟弟。韦说是韦岫的儿子。薛廷珪是薛逢的儿子。赵光胤性格轻率，喜欢自夸，韦说谨慎庄重，遵守常法。

赵光逢自从后梁朝罢免了他宰相以后，关起门来不和外面宾客交往，赵光胤有时去看望他，谈话中涉及到政事。有一天，赵光逢在他的门上写上："请不要谈中书省的事。"

39 租庸副使孔谦对张宪的公正很害怕，他想一个人专管租庸使一司的事务，于是他对郭崇韬说："东京是个重要的地方，需要一个大臣去镇守，这个人非张公不可。"郭崇韬于是上奏请求任命张宪为东京副留守，主管留守的事务。戊午(十八日)，任命豆卢革兼任租庸使，同时还兼任诸道盐铁转运使。孔谦大失所望。

40 己未(十九日)，后唐帝让张全义试任尚书令，让高季兴试任中书令。当时高季兴入朝拜见后唐帝，后唐帝对他很好，后唐帝从容地问他："我计划向吴国和蜀国发起进攻，这两国里先打哪个呢？"高季兴认为前蜀国道险，难以夺取，于是回答说："吴国地薄民穷，夺取它没有什么好处，不如先攻打蜀国。蜀国的土地富饶，再加上蜀主荒淫，百姓们都怨恨他，攻打他一定会取得胜利。攻下蜀国以后，顺流而下，再夺取吴国，这样就易如反掌。"后唐帝说："很好！"

41 辛酉(二十一日)，后唐帝又把过去后梁国的永平军大安府改为西京京兆府。

42 甲子(二十四日)，后唐帝从大梁出发。十二月，庚午(初一)，到达洛阳。

43 吴越王钱镠任命行军司马杜建徽为左丞相。

44 壬申(初三)，后唐帝下诏书把汴州的宫苑作为行宫。

45 后唐帝把耀州改为顺义军，延州改为彰武军，邓州改为威胜军，晋州改为建雄军，安州改为安远军。其

余的藩镇，都恢复了唐朝时的旧名称。

46 庚辰(十一日)，御史台上奏说："朱温篡夺君位，删改了本朝的《律令格式》，烧掉了旧的法律书，现在台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的全是伪朝廷的法律条文。听说只有定州国库里保存有完整的本朝《律令格式》，请求下令定州，让他们抄录一份送上。"后唐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47 李继韬听说后唐帝消灭了后梁国，又担忧又害怕，不知怎么办好，想向北逃到契丹人那里，正好此时后唐帝下诏让他到朝廷。李继韬准备出发上朝，他的弟弟李继远说："哥哥因为反叛而闻名，哪里容得下你？你去和不去一个样，不如挖沟修垒，坐吃存粮，这样还可以延长一些活的时间。如果你入朝，立刻就会被杀死。"也有人对李继韬说："你的父亲对国家曾经立过大功，皇帝对于你来说就如同叔父，你去朝廷一定不会出什么事。"李继韬的母亲杨氏，善于理财，家产万贯，于是李继韬和他的母亲一同前往，携带了四十万两银子，其他礼物带的也相当可观，还有不少货币，一起送去贿赂皇宫里的人。皇宫里的伶人、宦官们都争着为他们说好话，说："李继韬当初并没有什么邪恶阴谋，只是被一些奸诈邪恶的坏人所迷惑。李嗣昭是个好人，不能无后。"杨氏又亲自进宫去拜见后唐帝，并按照她先人的话边哭边请求后唐帝赐死。后来她又请求刘夫人同情她，刘夫人也为她说好话。李继韬去拜见后唐帝请求治罪时，后唐帝把他给赦免了。李继韬在皇宫里住了一月多，经常跟着后唐帝出去游玩打猎，所受宠爱和原来一样。后唐帝的弟弟义成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存渥经常毁谤李继韬，李继韬感到心中很不安。于是他又贿赂后唐帝的左右，请求让他回原来的方镇，后唐帝没有答应。后来李继韬秘密派人送给他弟弟李继远一封信，请他弟弟让士卒们在军营放火，希望后唐帝再派自己回去安抚士卒，事情败露之后，辛巳(十二日)，把他贬为登州长史，不久在天津桥南斩杀了他，同时还斩杀了他的两个儿子。后唐帝又派使者去上党斩杀了李继远，让李继达担任了军城巡检。

后来后唐帝又召代理知军州事李继俦到朝廷，自李继韬被杀后，李继俦占据了李继韬的家室，他挑选了一些妓妾，搜寻了一些钱财，不多时就准备上路了。李继达生气地说："我家兄弟父子同时被斩杀了四人，大哥没有一点骨肉之情，这样贪财好色，我真感到害羞，无脸见人，活着不如死去。"甲申(十五日)，李继达穿着丧服，率领他部下一百余骑兵坐在李继俦家大门口呼喊说："谁和我一起造反？"于是攻打李继俦的家，杀了李继俦。节度副使李继珂听说李继达叛乱，于是招募了一千多市民，向子城发起进攻。李继达知道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于是他打开东门，跑回了自己的家，把他的妻子儿子全部杀掉，准备投奔契丹，他出城走了几里路以后，跟从他的骑兵们都逃散了，于是他也自杀了。

48 甲申(十五日)，吴王又派遣司农卿洛阳人卢革出使后唐，严可求预料到后唐帝要问卢革些什么，教卢革怎样回答。卢革来到，果然都如严可求所料。卢革回去说，后唐帝整天游玩打猎，又吝啬财产，拒绝劝谏，内外都很怨恨他。

49 高季兴在洛阳时，后唐帝的左右大臣以及伶人宦官们贪得无厌地向高季兴索取财物，高季兴十分憎恨这些人。后唐帝打算留下高季兴，郭崇韬劝后唐帝说："陛下刚刚取得天下，诸侯们都不过是派子弟或将佐们来朝入贡，只有高季兴亲自来朝，应当表扬奖励他，以此来劝那些不亲自来的诸侯。如把他扣留下来不让他回去，这样背信弃义，让天下灰心失望，这不是长远之计。"于是后唐帝派高季兴回去。高季兴出来后日夜兼程，到了许州以后，对跟随他的人们说："这次行动有两个失误：我入朝是一个失误，朝廷把我放了又是一个失误。"路过襄州时，节度使孔勍留高季兴吃饭，到了半夜，高季兴冲出关口逃跑。丁酉(二十八日)，到了江陵，高季兴握着梁震的手说："没听你的话，差点儿逃不出虎口。"他又对将佐们说："新朝皇上经过百战刚得到黄河以南地区，他举起手来对有功之臣们说：'我靠我十个指头夺得了天下。'如此居功自夸，别人都没有一点功劳，这样谁不灰心。而且皇上还迷恋于捕猎和女色，怎么能够长久统治天下呢？我没有什么担忧的。"于是他修缮城池，积蓄粮食，招纳原来后梁国的旧兵，做战斗的准备。

(骈宇骞　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第二百七十三卷

后唐纪二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甲申，公元 924 年)

1 春季，正月，甲辰(初五)，幽州上奏说契丹人入侵，到了瓦桥。后唐帝任命天平军节度使李嗣源为北面行

营都招讨使，陕州留后霍彦威为副招讨使，宣徽使李绍宏为监军，让他们率军援救幽州。

2 孔谦又对郭崇韬说："首座相公豆卢革日理万机，事务繁忙，而且居住的地方离朝廷很远，租庸簿册等积压很多，应当另外选择人来充当租庸使。"当时，豆卢革亲手写借条向省库借钱数十万，孔谦拿豆卢革亲手写的借条给郭崇韬看，郭崇韬只是稍微劝说了一下豆卢革。豆卢革感到害怕，上奏请求郭崇韬专门代管租庸事务，郭崇韬坚决辞让。后唐帝问说："那么谁可以呢？"郭崇韬回答说："孔谦虽然管理金谷事务时间较长，但如果急急忙忙委此大任，恐怕不孚众望，请再度起用张宪。"后唐帝立即下令召见张宪。孔谦更加失望。

3 岐王听说后唐帝进入洛阳，内心感到不安，于是派遣他的儿子行军司马彰义节度使兼侍中李继曄向后唐帝进贡，开始上表称臣。后唐帝认为他是前朝旧老，和太祖是同辈人，于是特加厚礼，每次下诏书时只称岐王而不称其名。庚戌（十一日），加封李继曄为中书令，并把他送回去。

4 后唐帝下敕："宦官不应在外面居住，前朝宦官以及各道监军和私人家里所养的人，不论贵贱，一律遣送回朝廷。"当时在后唐帝左右已有五百人，到这个时候几乎多达千人。后唐帝都赐给他们优厚的待遇，委派他们担任一定的职务，把他们当作心腹。自天祐以来朝内都用一般官吏代替宦官担任宫内各司使，此时又起用宦官，宦官逐渐干预政事。不久又设置各道监军，节度使出去打仗或留在朝廷时，军府的政事都由监军来裁决，他们凌驾在主帅之上。仗势争权夺利，因此各藩镇对他们都十分愤恨。

5 契丹军开出边境。后唐帝命令李嗣源率兵回师，命令泰宁节度使李绍钦、泽州刺史董璋驻守在瓦桥。

6 李继曄见后唐军十分强大，回来告诉岐王，岐王更加感到害怕。癸丑（十四日），岐王上表请求以藩臣的礼节来对待自己，后唐帝下诏没有答应。

7 孔谦不满张宪的到来，于是对豆卢革说："钱谷这些小事，一个精干的官吏即可以办理。魏都是个很重要的地方，怎么能反过来不重视呢？兴唐尹王正言品行有余，才能不足，不得已的话，可以让他身居朝廷，大家来辅佐他，还是胜过专门委任他担一方的军政事务。"豆卢革为孔谦在郭崇韬面前推荐王正言，于是郭崇韬上奏请求把张宪留在东京。甲寅（十五日），任命王正言为租庸使。王正言糊涂软弱，孔谦是贪图他容易被控制，才提名他出任租庸使的。

8 李存审奏告后唐帝契丹人已经离去，重新得到新州。

9 戊午（十九日），后唐帝下敕：盐铁、度支、户部三司一并隶属于租庸使管辖。

10 后唐帝派遣他的弟弟李存渥、他的儿子李继岌到晋阳迎接太后、太妃，太妃说："祖宗陵庙在这里，如果我们都一起去，每年祭祀的时候谁来这里奉祀祖宗。"于是她留了下来。太后即将到时，庚申（二十一日），后唐帝到河阳去迎接；辛酉（二十二日），后唐帝随从太后一起进入洛阳。

11 二月，己巳朔（初一），后唐帝到南郊去祭天，同时对全国罪犯实行大赦。孔谦打算搜刮民财来讨好后唐帝，凡赦文中免除征收的人，孔谦仍然要向他们征收。从此以后，每次后唐帝下发诏令，人们都不相信，百姓们忧愁怨恨。

郭崇韬刚到汴梁、洛阳时，接受了很多藩镇给他的馈赠，他的亲信中有人规劝他，郭崇韬说："我的职位兼管军政，俸禄百万，我怎么能搜刮外财呢？只是因为梁朝末期，贿赂成风，现在黄河以南的藩镇官吏都是原来梁朝的旧臣，都是皇帝的仇人，如果拒绝他们，他们心里能不害怕吗？我只是为国家先收藏在我的家里。"等到后唐帝快要到南郊祭天时，郭崇韬带头贡献慰劳军队的钱十万缗。在此之前，宦官们曾劝说后唐帝把国家的财赋分为内外二府，州县贡献的收入外府，充当国家经费用；方镇贡献的收入内府，供皇帝宴席、游玩以及赏赐左右大臣用。这样，外府的费用经常短缺无余，而内府的财赋则堆积如山。等到有关部门去筹办郊祀时，缺乏慰劳军队的费用，郭崇韬对后唐帝说："我已经把所有的家产拿出来资助郊祀大礼，希望陛下也拿出内府一些钱财来帮助有司。"后唐帝沉默了好大一会儿说："我在晋阳自有积蓄，可以让租庸使用车拉点来资助有司。"于是在李继韬的住地取了数十万金帛来帮助有司。军队士卒们对此很不满意，开始怨恨，并产生了叛离的想法。

12 河中节度使李继麟请求代管安邑、解县的盐务，每季给省上送一次盐赋。己卯（十一日），任命李继麟为制置两池榷盐使。

13 辛巳（十三日），进封岐王李茂贞为秦王，并且允许他朝见时不称名，不下拜。

14 郭崇韬知道李绍宏心中不快，于是设置了内句使，掌管考核三司财赋，让李绍宏任内句使，希望消除他的不满，但李绍宏始终不高兴，结果，只是使州县里增加了移报手续的麻烦。

郭崇韬的职位掌握着军政大权，又掌握着使臣所持的旌节，他以天下为己任，其权力和皇帝相等，每天早晚

门前的车马都是满满的。郭崇韬性情刚愎而急躁，遇事就发脾气，后唐帝宠爱的人想求他办事，多数都遭到失败。宦官们很憎恨他，每天在后唐帝那里说他的短处。郭崇韬感到很愤怒，想制服他们但又不能。豆卢革、韦说曾经问他说："汾阳王本是太原人，后迁到华阴，您世世代代在雁门，难道是他的枝派吗？"郭崇韬因此回答他说："因遭动乱，谱谍丢失，曾经听先人说，上距汾阳王只有四世。"豆卢革说："既然如此，那么本是同一祖宗了。"从此，郭崇韬以出生豪门而悠然自处，同时也辨别一些人的门第，推荐选拔一些华而不实的人，辞退一些过去有功劳的故旧，有人向郭崇韬请求封官，郭崇韬说："我很了解你的功绩和才能，但因出身寒门，不敢起用，害怕名流们讥笑。"因此，宫廷内皇帝宠幸的人忌恨他，朝廷外过去的功臣们怨恨他。郭崇韬曾多次请求把枢密使让给李绍宏，后唐帝始终没有答应。他又请求把一部分枢密院的事情分给朝内各司，以此来减轻他的一些权力，但宦官们却没完没了地指责他的过失。郭崇韬感到愁闷不得志，于是和他的亲信们商量准备到本镇上回避一下。其中有人说："不可以。蛟龙离开了水，蝼蚁都可以制服它。"

在此以前，后唐帝打算把刘夫人立为皇后，因有正妃韩夫人在，皇太后平素又恨刘夫人，郭崇韬也曾多次劝说后唐帝，因此后唐帝才没有把刘夫人立为皇后。于是，亲信们劝郭崇韬说："您如果请求立刘夫人为皇后，皇帝一定很高兴。这样，内有皇后的帮助，那些伶宦们就不会成为您的忧患了。"郭崇韬听从了这些人的意见。于是和宰相带领百官一起上奏，请求立刘夫人为中宫皇后。癸未(十五日)，后唐帝立魏国夫人刘氏为皇后。皇后出身很贫寒，等到她显贵以后，专力集蓄财物，她在魏州时，那些柴草果菜都进行贩卖。等到立为皇后以后，四方送给朝廷的贡品都分为二份，一份送给皇帝，一份留在中宫。因此财宝堆积如山，只用来抄写佛经或馈赠尼师而已。

这时，皇太后下发的诰令，皇后下发的教令，和皇帝下发的制敕在藩镇中相互交行，藩镇的官吏们奉之如一。

15 后唐帝下诏，命令蔡州刺史朱勍治理索水，使索水成为水上运输道路。

16 三月，己亥朔(初一)，前蜀主在怡神亭宴请亲近的大臣们，喝酒喝得正高兴时，君主、大臣以及宫人都脱掉了帽子，露出发结，喧哗吵闹，为所欲为。知制诰京兆李龟祯劝前蜀主说："君主大臣沉湎于酒，对国家的政事不忧愁，我担心这会促使北面敌人算计我们。"前蜀主不听他的规劝。

17 乙巳(初七)，镇州报告说契丹人将要侵犯边境。后唐帝下诏，命令横海节度使李绍斌、北京左厢马军指挥使李从珂率领骑兵分路防备。命令天平节度使李嗣源驻守在邢州。李绍斌本姓赵，名行实，幽州人。

18 丙午(初八)，加封高季兴兼任尚书令，进封为南平王。

19 李存审自认身为诸将之首，没有得到参与攻克汴梁之功，感到激愤，病情加重，曾多次上表请求朝见皇帝，郭崇韬扣压住不许他入朝。李存审的病情更加厉害，上表请求在活着的时候能见到后唐帝，因此才答应了他的请求。当初，后唐帝曾和右武卫上将军李存贤空手搏击，李存贤没有使出全部技能，后唐帝说："你如能胜我，当授予你节度使之职。"于是李存贤按照他说的，但仅把他击得向前倾跌就住了手。等到允许李存审入见时，后唐帝任命李存贤为卢龙行军司马，过了十几天任命他为节度使，说："手搏之约，我不能说话不算数。"

20 庚戌(十二日)，幽州上奏说契丹人侵犯新城。

21 有功之臣都害怕伶宦毁谤，内心都感到不安。蕃汉内外马步副总管李嗣源请求解除兵权，后唐帝没有答应他。

22 自从唐末衰乱以来，士大夫之家有人告发在同族和亲戚中有卖官的，于是乱了礼教，甚至有舅舅拜见外甥的、叔叔拜见侄儿的。在候选、候补的人员中，弄虚作假的人很多。郭崇韬想革除这种弊病，请求让吏部严加考核。当时参加祭天的行事官有一千二百多人，其中按资叙授官的才几十个人，而涂改委任官职文凭的人占十分之九。候选、候补官员的人有的在道路上号啕大哭，有的饿死在旅馆。

23 唐室先祖的陵墓早先被温韬所挖，庚申(二十二日)，任命工部郎中李途为长安按视诸陵使。

24 皇子李继岌代替张全义管理六军诸卫事。

25 夏季，四月，己巳朔(初一)，群臣给后唐帝上尊号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

26 后唐帝派遣客省使李严出使前蜀，李严十分夸耀后唐帝的威德，说后唐帝有统一天下的志向。而且还说朱氏企图篡夺政权，但诸侯王们都没有一点儿为他尽力的举动。王宗佶认为他的话是在攻击前蜀，请求把他斩杀，但前蜀主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宣徽北院使宋兴葆对前蜀主说："晋王有进一步逼迫我国的野心，我们应当选将练兵，在边境上驻守军队，积蓄粮秣，建造战船，以防他来侵略。"于是前蜀主任命宋光保为梓州观察使，并

担任武德节度使留后。

27 乙亥(初七),封楚王马殷兼任尚书令。

28 庚辰(十二日),后唐帝赐给原保义留后霍彦威姓名叫李绍真。

29 秦忠敬王李茂贞死,他留下的奏文中希望任命他的儿子李继曮代理凤翔军府事。

30 当初,安义牙将杨立很受李继韬宠爱,李继韬被杀以后,杨立经常闷闷不乐,打算叛乱。正巧这时朝廷准备派三千安义兵去戍守涿州,杨立对他的士卒们说:"在此之前潞州的士卒从没有戍守过边境,现在朝廷把我们这些人驱赶到很远的边塞去,大概是不想让我们在潞州了。我们与其死在沙漠边塞,不如据城自守,事情如果成功了,大家就会富贵起来,事情如果不成功,我们就集合起来做盗贼。"因此聚众鼓噪,攻打子城的东门,烧掠街上的商店。节度副使李继珂、监军张宏祚弃城逃走,杨立自称为留后官,并派遣他的将士们上表请求后唐帝发给留后官应持有的旌节信物。后唐帝下诏任命天平节度使李嗣源为招讨使、武宁节度使李绍荣为部署、帐前都指挥使张廷蕴为马步都指挥使前去讨伐杨立。

31 孔谦将钱借贷给百姓,然后让百姓们用低价的丝来偿还贷款,而且经常下发檄文让州县的官吏们来督促。翰林学士承旨、代理汴州知州卢质上书后唐帝说:"梁国的赵岩曾任租庸使,因为他利用借款来向百姓搜刮财物,和百姓们结下怨仇。陛下破旧立新,为民除害,但有关部门没有改掉他们的所作所为,这就像赵岩又复活一样。今年春季因霜寒损害了庄稼,收获的茧丝也很少,只收正税还怕有人逃亡躲税,何况又增加了借贷,百姓怎么能忍受得了。臣下只侍奉天子,不侍奉租庸使,敕旨还没有颁发,租庸使就频繁地下达文书,希望能够及早颁发明确的命令。"但后唐帝没有答复他。

32 南汉主率兵入侵闽州,军队驻扎在汀州、漳州的边境上。闽州人还击,南汉主被击败逃走。

33 当初在胡柳战役中,乐官周匝被梁人抓获,后唐帝经常思念他。到后唐军进入汴梁的那天,周匝在马前拜见后唐帝,后唐帝十分高兴。周匝在后唐帝面前哭诉说:"臣之所以能够安全活到今天,全靠梁教坊使陈俊、内园栽接使储德源的帮助,希望陛下能把两个州封赏给他们,以此来报答他们的恩情。"后唐帝答应了他的请求。郭崇韬劝后唐帝说:"陛下要封赏的应该是那些和你共同夺取天下的人,这些人都是英豪忠勇之士。今天大功刚刚告成,这些人中还没有一个人得到封赏,而首先任命一个乐官为刺史,恐怕要失掉天下人们的心。"因此周匝的建议没有实行。一年之后,乐官经常提起这件事,后唐帝对郭崇韬说:"我已经答应过周匝,我感到很不好意思见到这三个人。你所讲的都很正确,但还应当看在我的面子上委屈执行一下。"五月,壬寅(初五),后唐帝任命陈俊为景州刺史,储德源为宪州刺史。当时亲军中有跟从后唐帝转战南北而没有封得刺史的人无不愤怒叹息。

34 乙巳(初八),右谏议大夫薛昭文给后唐帝上疏,认为:"诸道官吏中和朝廷对抗的人很多,征伐的手段,不可一下子止息不用。此外,士卒们长时间出征作战,赏给不丰厚,很多人都很贫穷,应当把各方的贡品以及南郊祭祀的剩余物品赏赐给他们。再者,黄河以南的各路军队都是过去梁国的精锐部队,恐怕那些和朝廷对抗的藩镇官吏们会偷偷地用丰厚的利益来引诱他们,朝廷应当加以安抚。还有,举家离乡背井的人们,应当放宽和减少他们的徭役赋税,以此来安慰他们,并把他们再聚集回来。又有,不是急需的土木劳役,应当加以裁减。最后,请求选择一些没用的空地去放马,不要使马践踏了京畿的民田。"后唐帝都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35 戊申(十一日),前蜀主派李严回到本国。当初,后唐帝派李严进入前蜀,让他用马来交换前蜀宫中珍贵的玩赏器物,但前蜀法规定前蜀国上好的丝织品以及珍贵少见的器物不能流入中原地区的国家,但做工比较粗劣的可以让流入中原地区的国家,当地人称之为"入草物"。李严回到后唐后,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后唐帝,后唐帝很生气地说:"王衍难道不是入草之人吗。"李严于是对后唐帝说:"王衍像小孩子一样痴愚,昏乱放纵,不亲自处理政事,把一些过去的老人排斥得很远,亲近小人。他用的那些掌权的大臣王宗弼、宋光嗣等,靠奉承皇帝而专横跋扈,贪得无厌,贤愚颠倒,刑赏混乱,君臣上下相互都崇尚奢侈荒淫。以我来看,大兵一来,他们就会土崩瓦解,我们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把蜀国得到。"后唐帝深感他讲得对。

36 后唐帝因为潞州反叛的缘故,庚戌(十三日),下诏命令全国各州镇不得擅自修筑深沟城垒,全部拆毁原来的防城设施。

37 壬子(十五日),新上任的宣武节度使兼中书令、蕃汉马步总管李存审在幽州去世。李存审出身贫寒,他经常告诫孩子们说:"你们的父亲小时候拿着一把剑离开了家乡,四十多年来,爵位一直升到将相,在这期间,死里逃生不是一两次,剖开骨头取出箭头就有一百多次。"因而把从身上取出的箭头交给了他的孩子们,命令他们把箭头收藏起来,说:"你们生活在富裕的家庭里,应当知道你们的父亲起家是很不容易的。"

38 幽州方面报告说契丹人又将入侵,甲寅(十七日),命令横海节度使李绍斌出任东北面行营招讨使,并让他率领大军渡过黄河向北进军。契丹的人军队驻扎在幽州东南城门外,到处都是敌人的骑兵,他们所用的粮草大多是从当地抢夺来的。

39 壬戌(二十五日),任命李继曄为凤翔节度使。

40 乙丑(二十八日),任命代理归义留后曹义金为归义节度使。当时,瓜州、沙州的人和吐蕃人杂居在一起,曹义金派遣使者从小道上朝入贡,所以后唐帝才任命他为节度使。

41 李嗣源率领的部队的前锋到达潞州时已经夕阳西下。军队刚刚安顿好,张廷蕴就率军中一百多名壮士越过沟坎登城,守城的人无力抵抗,于是他们边攻边杀,一直攻进城内。等到天亮的时候,李嗣源和李绍荣到达潞州,潞州城已经被攻下,李嗣源等不大高兴。丙寅(二十九日),李嗣源上奏皇帝说潞州已经平定。六月,丙子(初九),在镇国桥杀死了杨立及其同党。潞州城高池深,后唐帝命令夷平。

42 丙戌(十九日),后唐帝任命武宁节度使李绍荣为归德节度使、同平章事,并把他留在宫中,担任警卫,后唐帝非常喜欢他,给他的待遇十分丰厚。后唐帝有时和太后、皇后一起到他家串门。后唐帝有个宠姬,长得很漂亮,曾生过一个儿子,刘皇后很嫉妒她。这时李绍荣的妻子正好去世,一天,绍荣在宫中侍奉后唐帝,后唐帝就问绍荣说:"你还再娶妻子吗?我为你去求婚。"皇后因此就指着后唐帝的宠姬对后唐帝说:"大家都很可怜绍荣,为什么不把小妾赏赐给他呢?"皇帝难以拒绝,只是含含糊糊答应了。皇后赶快让李绍荣拜谢皇帝,第二天一早,后唐帝去看他的宠姬时,已经坐轿子出了皇宫。后唐帝因为这件事情托病,好几天都没吃饭。

43 壬辰(二十五日),后唐帝任命天平节度使李嗣源为宣武节度使,并代替李存审为蕃汉内外马步总管。

44 秋季,七月,壬寅(初五),前蜀主任命礼部尚书许寂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45 孔谦又在郭崇韬面前说王正言的坏话,同时用丰厚的礼物来贿赂那些伶人宦官,想求得租庸使,最终还是没有得到,心里很不高兴。癸卯(初六),他给后唐帝上表请求解除他的职务,后唐帝看了很生气,认为他想逃避事务,准备以法处理他,后来景进到后唐帝面前求情解救,才使他免于处分。

46 当初后梁把黄河的堤坝打开,连续几年使曹州、濮州受害,甲辰(初七),后唐帝命令右监门上将军娄继英去监督汴州、滑州地方的士卒,让他们把决口堵住。但没过多久,河堤又被冲坏了。

47 庚申(二十三日),在新州设置了威武军。

48 契丹人依仗自己的强大,派遣使者到后唐帝那里请求用幽州安置卢文进。当时,东北地区各夷族都已经归属契丹,并受其役使,只有勃海国还没有降服。契丹主谋划入侵后唐,又怕勃海国人从后面截获他们,于是先发兵攻打勃海国的辽东地区,并派遣其将领秃馁和卢文进占据营州、平州等地来干扰后唐的燕地。

49 八月,戊辰(初二),前蜀主任命右定远军使王宗锷为招讨马步使,率领二十一军驻扎在洋州。乙亥(初九),任命长直马军使林思锷为昭武节度使,率兵戍守在利州,防备后唐军的侵略。

50 后唐租庸使王正言中风得病,神志恍惚,不能处理政事,景进在后唐帝面前反复说这件事情。癸酉(初七),后唐帝任命租庸副使、卫尉卿孔谦为租庸使,任命右威卫大将军孔循为租庸副使。孔循就是赵殷衡,后梁灭亡时才恢复了真实姓名。孔谦从此才实现他的愿望,他为了满足后唐帝的欲望而对百姓们加重赋税,紧急征集,民不聊生。癸未(十七日),后唐帝赏赐给孔谦号叫丰财赡国功臣。

51 后唐帝又派遣使者李彦稠进入前蜀国,九月,己亥(初三),李彦稠到达成都。

52 癸卯(初七),后唐帝在近郊打猎。当时后唐帝经常出去游玩打猎,随从的骑兵们践踏了老百姓的庄稼。洛阳令何泽爬在草木丛生的地方等待着皇帝的到来,等后唐帝来到后,他拦住马规劝后唐帝说:"陛下征集赋税时很紧急,现在庄稼就要熟了,又来践踏它,这让官吏们以什么理由来对百姓说?让百姓们怎么生活?臣下希望皇上先赐我死。"后唐帝安慰他并把他送走。何泽是广州人。

53 契丹人向勃海国发起进攻,无功而还。

54 前蜀国前山南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侃认为前蜀主已经丧失了品德,与王宗弼谋划把前蜀主废掉,王宗弼犹豫不决。庚戌(十四日),王宗侃因为忧愁愤恨而死。王宗弼对枢密使宋光嗣、景润澄等说:"王宗侃曾让我杀掉你们,今日王宗侃一死就没有什么后患了。"宋光嗣等人边哭边跪向王宗弼表示感谢。王宗弼的儿子王承班听说这件事后对人们说:"我家难免一场灾难了。"

55 乙卯(十九日),前蜀主任命前镇江军节度使张武为峡路应援招讨使。

56 丁巳(二十一日),幽州方面报告契丹人入侵。

57 冬季，十月，辛未（初六），天平节度使李存霸、平卢节度使符习上奏说："所属州官多称他们只按照租庸使的柬帖来行公事，节度使司根本不知道这一情况，这样把规程打乱了。"租庸使上奏说，近来租庸使的柬帖都是直接下发到各州，不通过节度观察使。后唐帝下命令说："按朝廷旧例，命令都不下发到各州，各州官吏也不能单独上奏。今天天平、平卢两道所讲的事情，是本朝过去的规定。租庸使所讲的是梁朝的近事。从今以后，不是各支郡亲自进奉的，都必须先移交本道，然后再由本道上奏。租庸使催办征收赋税时也要书写牒文报告观察使。"虽然下达了这道命令，实际上并没有执行。

58 易定方面报告说契丹人入侵。

59 前蜀国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请准在各军中选择一万两千勇敢善战的士卒，安置在属于国主管辖的左、右龙武步骑四十军里，武器及供给都要优于其他军队，任命王承休为龙武军马步都指挥使，副将安重霸为副指挥使，旧将们对此事无不感到愤怒耻辱。安重霸是云州人，他用狡诈、巴结、贿赂的手段来侍奉王承休，所以王承休特别喜欢他。

60 吴越王钱镠又开始向本朝贡献物品，壬午（十七日），后唐帝根据他在后梁时的官爵重新任命了他。钱镠贡献的物品很多，并且贿赂那些掌握大权的人们，请求后唐帝发给他金印、玉册，赐诏允许他朝见不称姓名，称为国王。主管官吏说："按旧的规定，只有天子用玉册，王公们都用竹册。而且，不是四方夷族，一律不封国王。"但皇帝还是委曲顺从了钱镠的意思。

61 吴王到白沙观看叠层的大船，下命令把白沙改名叫迎銮镇。徐温从金陵来朝拜吴王。在此以前，徐温让他的亲信官吏翟虔担任阁门、宫城、武备等使，让他观察吴王的起居，翟虔防卫、限制吴王很严格。到现在，吴王对徐温说"雨"字时总要改为"水"字，徐温请吴王解释一下这个缘故。吴王说："这是翟虔父亲的名字，我避讳这个字已很熟练了。"吴王因此对徐温说："你对我的忠诚，我是很了解的，然而翟虔无礼，宫中以及宗室所需要的东西多数都得不到。"徐温听后赶快低头认罪，请求把翟虔斩了，吴王说："杀他太过份了，把他迁徙到很远的地方就可以了。"于是把翟虔徙到了抚州。

62 十一月，前蜀主派遣其翰林学士欧阳彬来后唐互通友好。欧阳彬是衡山人。又送李彦稠从蜀回国。

63 癸卯（初九），后唐帝率领他的亲军在伊阙打猎，命令跟随他的官吏们谒拜后梁太祖的坟墓。后唐帝一行在伊阙翻山越岭，连日不停，有时夜里合围野兽。随从后唐帝的士卒有不少人摔在深崖狭谷中摔死，有不少人被摔伤。丙午（十二日），回到皇宫中。

64 前蜀主认为已经和后唐帝互通友好了，于是就撤了戍守在威武城的士卒，又把关宏业等二十四军调回成都。戊申（十四日），又撤了武定、武兴招讨刘潜等三十七军。

65 丁巳（二十三日），后唐帝赐给护国节度使李继麟世世代代享受特殊待遇的铁契，并任命他的儿子李令德、李令锡都为节度使，李继麟的儿子中凡长大成人的都给封了官，他家受到的宠爱在所有藩镇中是居于首位的。

66 庚申（二十六日），蔚州方面报告说契丹人入侵。

67 辛酉（二十七日），前蜀主撤了天雄军的招抚讨伐任务，命令王承骞等二十九军回到成都。

68 十二月，乙丑朔（初一），前蜀主任命右仆射张格兼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当初，张格犯了罪的时候，中书吏王鲁柔乘机威逼过他，等他又当了宰相掌握了权力时，就用杖打死了王鲁柔。许寂对人们说："张公才能虽高但见识短浅，杀死一个王鲁柔，其他人谁能保全自己？这是他自取祸难的开始。"

69 前蜀主撤了戍守在金州的部队，下令让王承勋等七军回到成都。

70 己巳（初五），后唐帝命令宣武节度使李嗣源率领三万七千名警卫部队赶到汴州，不久又去幽州抵御契丹人的侵略。

71 庚午（初六），后唐帝和皇后到张全义的住处，张全义把贡献给皇帝的物品全部摆出来。酒喝得正高兴的时候，皇后奏请后唐帝说："妾从小失去父母，一见老人就想念自己的父母，请把张全义当作父亲来侍奉他。"后唐帝答应了她的请求。张全义惶恐不安，一再推辞。皇后再三坚持，最后张全义接受了皇后的拜礼，于是又拿出一些贡品送给皇后表示感谢恩德。第二天，皇后命令翰林学士赵凤写信感谢张全义，赵凤秘密上奏后唐帝说："自古以来没有作为天下之母的皇后拜大臣作父亲的。"后唐帝表扬他耿直，但最终还是按皇后的意思办了。从此以后，皇后和张全义每天都派遣使者往来问候、馈赠东西，从来没有间断过。

72 当初，唐朝僖宗、昭宗的时候，宦官们虽然十分强盛，但从未封过他们官爵。前蜀国安重霸劝王承休请

求出任秦州节度使,王承休对前蜀主说:"秦州美丽的妇人特别多,我请求为陛下去选择一些贡献上来。"前蜀主答应了他的请求。庚午(初六),前蜀主任命王承休为天雄节度使,并封他为鲁国公。把龙武军作为王承休的卫队。

73 乙亥(十一日),前蜀主任命原来的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徐延琼为京城内外马步都指挥使。徐延琼以外戚的身份代替王宗弼位列旧将领的上面,大家都感到不平。

74 壬午(十八日),北京、太原方面报告说契丹人入侵岚州。

75 辛卯(二十七日),前蜀主改明年的年号为咸康。

76 卢龙节度使李存贤去世。

77 在这一年里,前蜀主调普王宗仁为卫王,雅王宗辂为幽王,褒王宗纪为赵王,荣王宗智为韩王,兴王宗泽为宋王,彭王宗鼎为鲁王,忠王宗平为薛王,资王宗特为莒王。同时撤了宗略、宗智、宗平三人的军队职务。

三年(乙酉,公元 925 年)

1 春季,正月,甲午朔(初一),前蜀国实行大赦。

2 丙午(初三),后唐帝下令有司,改葬昭宗和少帝。最后竟因费用不足而停止。

3 契丹人入侵幽州。

4 庚子(初七),后唐帝从洛阳出发。庚戌(十七日),皇帝到达兴唐。

5 后唐帝下诏,命令平卢节度使符习在离酸枣较远的地方修筑河堤以防御黄河决口。

6 当初,李嗣源北征契丹时,路过兴唐,东京的武库中有供给皇帝用的精细的铠甲,李嗣源写了牒文给副留守张宪,取走五百具铠甲,张宪因军队在行军中,没有时间奏告后唐帝就给了李嗣源。后唐帝知道这件事后很生气地说:"张宪不遵守诏令,擅自把我的铠甲给了李嗣源,这是什么意思?"于是罚了张宪一个月的俸禄,并命令他亲自去军中把铠甲取回。

后唐帝因为义武节度使王都即将来朝拜,打算开辟一块球场,张宪说:"近来把行宫阙廷做为球场,前年陛下在那里即位,这个坛不能毁掉,请在宝宫的西面开辟球场。"几天过去了,球场还没有修成,后唐帝下令毁掉即位时用的坛。张宪对郭崇韬说:"这个坛是皇帝用来给上帝祭祀的,是皇帝一开始受命于上帝的地方,怎么能把它毁掉呢?"郭崇韬很从容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后唐帝,后唐帝反而马上命令马军虞候和步军虞候把坛毁掉。张宪私下对郭崇韬说:"忘天背本,这是最大的不吉祥。"

7 二月,甲戌(十一日),任命横海节度使李绍斌为卢龙节度使。

8 丙子(十三日),李嗣源奏告后唐帝在涿州击败了契丹人。

9 后唐帝认为契丹人的存在是个忧患,于是就和郭崇韬谋划,后唐帝认为有名望的老将们差不多都不在了,李绍斌的威望平时也不高,于是就想调李嗣源去镇守真定,作为李绍斌的后援,郭崇韬深感这样做是很适宜的。当时郭崇韬兼管真定,后唐帝想调郭崇韬去兼守汴州,郭崇韬推辞说:"臣下在朝内掌管重要的事情,在朝外又参与重大政事,富贵到了极点,何必还要再代管藩镇呢?况且朝廷大臣们有的已经跟从陛下好多年了,身经百战,所得到也不过是一个州官。我无汗马功劳,只是陛下的左右侍从,随时辅佐圣上谋划一些事情,爵位升到这样高,我心中经常感到不安。现在乘委任有功或贤能的人,让我解脱现在职位,这才是我最大的希望啊!况且汴州是关东的要害地方,人多地富,我既然不到官府所在地,只能命令别人代为管理,这和空一个城有什么两样呢?这不是巩固国家的办法。"后唐帝说:"我深知你对我一片忠心,然而你为我出谋划策,夺取了汶阳,保住并且巩固了黄河的渡口,以后又从这条路直奔大梁,成全了我的帝业,难道百战之功可以和你相比吗?今天我显贵地成为天子,怎么可以使你没有寸土之地呢?"郭崇韬坚决推辞,后唐帝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庚辰(十七日),调李嗣源为成德节度使。

10 南汉主听到后唐帝消灭了后梁感到很害怕,于是派宫苑使何词来朝进贡,并偷偷地察看一下中原的强弱。甲申(二十一日),何词到了魏都。他回去后对南汉主说,后唐帝骄傲荒淫,不管政事,不必害怕。南汉主听了非常高兴,从此以后断绝了和中原的来往。

11 后唐帝性情刚愎好胜,不愿意权力低于臣下,到了洛阳之后,听信了伶人宦官的谗言,所以对过去那些老的将领颇疏远忌恨。李嗣源家在太原,三月,丁酉(初五),他上表后唐帝,请求调卫州刺史李从珂为北京内牙马步都指挥使,这样对他照顾家里比较方便。后唐帝看了之后很生气地说:"李嗣源掌握兵权,身居大镇,军政大权在我手中,他怎么能为他的儿子提出请求呢?"于是贬李从珂为突骑指挥使,让他率领几百人戍守在石门镇。

李嗣源对这件事又担忧又害怕，于是上书申辩理由，很长时间才缓解了和后唐帝的关系。辛丑(初九)，李嗣源请求到东京去朝见，后唐帝没有答应。郭崇韬认为李嗣源功高位重，也很嫉妒他，私下对人说："总管令公李嗣源并不是久为人下的人，皇家子弟都比不了他。"于是偷偷劝后唐帝把李嗣源召来，让他任警卫官，罢免了他的军权，以后又劝后唐帝把李嗣源除掉，后唐帝都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12 己酉(十七日)，皇帝从兴唐出发，从德胜渡过黄河，经历杨村、戚城，去观看了一下过去打过仗的地方，并指示群臣们要以此为乐。

13 洛阳的宫殿修建得宏伟深邃，宦官们打算让后唐帝增加扩充侍妾和宫女，于是就假装说宫中黑夜里发现鬼物。后唐帝打算让巫觋们来驱逐这些鬼物，宦官说："我过去侍奉懿宗、僖宗，在那个时候，六宫里的侍妾宫女无论贵贱，都不下万人。现在妃嫔们居住的地方有一大半是空的，所以鬼物就来这里游玩了。"于是后唐帝命令宦官王允平、伶人景进去民间挑选女子，远的地方到了太原、幽州、镇州。回来后把这些女子安排在妃嫔们住的地方，不只三千人，也不问她们从什么地方来的。后唐帝从兴唐回来时，用牛车拉着很多女子，满路上接连不断，到处都是。张宪上奏说："魏州各营妇女逃亡的有一千多人，可能是那些扈从的军队士卒们挟持着把她们藏起来，然后把她们带走了。"其实是都进入宫内了。

庚辰(疑误)，后唐帝到了洛阳。辛酉(二十九日)，下诏又把洛阳改为东都，兴唐府为邺都。

14 夏季，四月，癸亥朔(初一)，出现日食。

15 当初，五台山的僧人诚惠用虚妄的邪术来迷惑人，他自己说能制服天上的龙，能呼风唤雨。后唐帝尊敬相信他，并亲自带领皇后、皇妃以及皇弟、皇子们去拜见诚惠，诚惠安稳地坐在那里也不起来，跟随后唐帝去的大臣们没有一个敢不跪拜的。当时天气正值大旱，后唐帝从邺都把诚惠迎接到洛阳，请他祈雨，士民们从早到晚都来看他祈雨，结果好几十天过去了也没下雨。有人对诚惠说："皇上请你来祈雨，结果没有应验，他将会烧死你。"诚惠听后就逃跑了，因感到惭愧害怕而死。

16 庚寅(二十八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兴胤去世。

17 太后自从和太妃分别之后，经常恍恍忽忽不高兴，虽然娱乐玩耍的东西在她面前到处都是，但也不能使她开颜而笑。太妃和太后分别之后，也闷闷不乐而生病。太后派遣宫廷医生连续不断地去给她看病，后来听说太妃的病情加重，她愁得连饭也吃不下去。于是她对后唐帝说："我和太妃恩如姐妹，我想亲自去看望一下她。"后唐帝借口天气热，道路远，苦苦规劝她不要去，好长时间才阻止了太后，只是派遣皇弟李存渥等前去侍奉。五月，丁酉(初六)，北都上奏说太妃去世。太后听说后十分悲哀，连续几天吃不下饭，后唐帝守在太后身边安慰解释。太后因此得病，又想亲自去给太妃送葬，后唐帝极力劝阻，她才没有去。

18 闽王王审知得病卧床，命令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王延翰代管军府事。

19 从春天到夏天一直天旱，六月，壬申(十一日)，才开始下了雨。

20 后唐帝受不了盛夏湿热的气候，在皇宫里选择地高凉爽的地方避暑，都不满意。宦官们因此对后唐帝说："我记得长安在全盛时期，大明、兴庆等高大的建筑就有数百座。如今圣上竟没有个避暑的地方，宫殿的华丽还不如当时公卿们的住宅。"后唐帝于是命令宫苑使王允平另外修建一座楼，用来给后唐帝避暑。宦官们说："郭崇韬经常愁眉不展，是因为孔谦老议论费用不足，恐怕陛下虽然想修建一座楼来避暑，但最后怕建不成。"后唐帝说："我自己用内府的钱来修建，和租庸使管的经费无关。"但后唐帝心里仍然忧虑郭崇韬来劝谏。于是派宫中的使者对郭崇韬转达他的话说："今年的盛暑异常，朕过去在黄河边与梁军对垒，行军的军营低下潮湿，穿着铠甲骑着马，亲自抵挡箭石，也没感到这么热。现在深居宫中而难以度过这个暑天，怎么办呢？"郭崇韬回答说："陛下过去在黄河边时，强敌还没有消灭，深深思念的是洗除耻辱和杀敌报仇，那时虽然也有酷暑，但您也不在意。现在外面的忧患已经消除，国内诸侯都臣服天子，所以虽然有珍贵的高台和空闲的馆所，仍然觉得很闷热。陛下倘若没有忘记艰难的时候，那么暑热就会自然消除。"后唐帝听后没有说什么话。宦官们说："郭崇韬的宅第，和皇宫没有什么两样，因此他不了解圣上的暑热。"后唐帝最终还是命令王允平修筑楼阁。每天参加修建楼阁的人有一万多，所耗费的钱财十分巨大。郭崇韬劝后唐帝说："今年两河干旱，军队的供给也不充足，希望能够停止修建，等到丰年时再开始动工。"后唐帝没有听从他的规劝。

21 后唐帝将讨伐前蜀国，辛卯(三十日)，下诏天下，收买战马。

22 吴镇海节度判官、楚州团练使陈彦谦身体有病，徐知诰害怕他留下遗言谈及继嗣的事，于是送给他药品和金银丝帛，运送物品的车在路上接连不断。陈彦谦临终时偷偷留下了一封遗书送给了徐温，请求能让他的

亲生儿子继承他的爵位。

23 太后病得很厉害。秋季，七月，甲午(初三)，成德节度使李嗣源以边境战事逐渐停下来为理由，上表请求进朝廷看望一下太后。但后唐帝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壬寅(十一日)，太后去世。后唐帝由于过份的悲痛，五天以后才开始吃饭。

24 八月，癸未(二十三日)，河南县令罗贯因犯罪而被用杖打死。起初，罗贯任礼部员外郎，性情刚直，被郭崇韬赏识，任用他去当河南县令。他在任河南县令期间，处理政事从不回避那些有权有势之家，伶人宦官们请求托办事情的书信堆满了桌子，他一个也不给回答，把这些书信全部拿去让郭崇韬看，郭崇韬把这些事上奏给后唐帝，因此那些伶人宦官们对罗贯恨得咬牙切齿。河南尹张全义也认为罗贯很高傲，十分讨厌罗贯，派奴婢去告诉皇后，皇后和伶人宦官们一起诋毁罗贯，后唐帝听了虽然内心很生气，但还没有发作出来。正好这时后唐帝亲自前往寿安察看修筑坤陵的人们，这里的道路泥泞，桥梁多数也毁坏。后唐帝就问主管这里的是谁，宦官们回答后唐帝说是河南县令罗贯。后唐帝听了十分生气，下令把罗贯抓入监狱。监狱吏们用棍子打他，打得罗贯体无完肤。第二天，后唐帝下诏要把罗贯杀死。郭崇韬劝后唐帝说："罗贯犯了桥路不修的罪，但按照法律也不应该定死罪。"后唐帝很生气地说："太后的灵驾很快就要出发，天子经常往来于这段路间，这里的桥路不修治，你说他无罪，就是他的同党。"郭崇韬说："陛下是国家最尊崇的人，为一个县令生气，让天下人说陛下用法不平，这是我的罪过。"后唐帝说："既是你喜欢的人，那任凭你来裁决。"于是后唐帝拂袖而起，进入宫中，郭崇韬跟随着没完没了地向后唐帝论说奏请。后唐帝亲自把殿门关了，郭崇韬没有进入宫中。最后罗贯还是被处死，在府门前把他的尸体示众，远近人们都认为他死得冤枉。

丁亥(二十七日)，后唐帝派遣吏部侍郎李德休等前去赏赐给吴越国王玉册、金印、红袍御衣。

26 九月，前蜀主和太后、太妃到青城山游玩，经过丈人观、上清宫，又到了彭州阳平化、汉州三学山，后来才回去。

27 乙未(初五)，立皇子李继岌为魏王。

28 丁酉(初七)，后唐帝与宰相商议讨伐前蜀，威胜节度使李绍钦平时巴结讨好宣徽使李绍宏，李绍宏推荐说："李绍钦有盖世奇才，孙子、吴起都不如他，可以委任他干大事。"郭崇韬说："李绍钦是亡国之将，他奸诈献媚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不能相信他。"大家又推举李嗣源，郭崇韬说："契丹方面正打的激烈，总管李嗣源不能离开河朔。魏王应当是君位的继承人，但他没有立过什么特殊功劳，请按照过去的惯例，任命他为讨伐蜀国的统帅，成全他的威名。"后唐帝说："儿子还小，怎么能让他单独前去，应当给他寻找一个副统帅。"后来后唐帝又说："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庚子(初十)，任命魏王李继岌出任西川四面行营都统，郭崇韬担任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等使，军队的全部事务都委托给郭崇韬。又任命荆南节度使高季兴担任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凤翔节度使李继曮担任都供军转运应接等使，同州节度使李令德担任行营副招讨使，陕州节度使李绍琛担任藩汉马步军都排陈斩斫使兼马步军都指挥使，西京留守张筠担任西川管内安抚应接使，华州节度使毛璋担任左厢马步都虞候，邠州节度使董璋担任右厢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严担任西川管内招抚使，率兵六万前往讨伐蜀国。同时下诏让高季兴率兵夺取夔、忠、万三州作为荆南巡属。都统设置在中军，让供奉官李从袭担任中军马步都指挥监押，又让德高且有学问的李廷安、吕知柔担任魏王府的通谒。辛丑(十一日)，让工部尚书任圜、翰林学士李愚一并参与都统军中的机要事情。

29 自从六月甲午(疑误)下雨以来，很少能看见太阳和星星，江河百川到处溢流，雨下了七十五天才停下来。

30 郭崇韬为了报答北都留守孟知祥过去引荐他的旧恩，临出发以前，对后唐帝说："孟知祥忠厚诚实，又有谋略，如果能夺得西川而寻求统帅，那没有人能够超过他。"郭崇韬还推荐邺都副留守张宪稳重有见识，可以任他为相。戊申(十八日)，大军向西出发。

31 前蜀国安重霸劝王承休请求前蜀主到东面的秦州去游玩。王承休到任后，马上就拆除了府署的房子，修建行宫，大兴土木，让人们来服劳役。他又强夺民女教她们唱歌跳舞，并画出这些歌舞的图像送给韩昭，请韩昭言于前蜀主。王承休又将秦州产的好花木画成图画献上，盛夸秦州山川土风的美丽。前蜀主将要去秦州游玩，大臣中有很多人劝说，前蜀主不听。王宗弼上表前蜀主进行观劝，前蜀主把他的表章扔在地上。太后痛哭吃不下饭，劝他不要去，前蜀主也没有听从。原来的秦州节度判官蒲禹卿给前蜀主上表将近二千多字，他的大概意思是说："先帝创业时十分艰难，打算流传万世。陛下从小生长在富贵人家，迷恋于酒色。秦州是羌、胡人杂居的地

方，经常流行恶性疟疾等传染病，百姓到处奔跑谋生，疲惫不堪，郡县断绝了按需要而供给的东西。凤翔很长时期以来和这里有仇，一定会积嫌引成仇敌。和唐国刚刚互通友好，因无事出兵，恐怕也会引起怀疑。先帝从来没有无故去游玩过，陛下经常随意就离开宫殿。秦始皇向东巡狩，车马未归；隋炀帝南巡，龙舟不返。蜀都很强大，虎视邻邦，边境虽上没有烽火的忧患，境内却有腹心之疾，百姓失业，盗贼横行。从前李势屈从了桓温，刘禅投降了邓艾，山河虽然险要牢固，但仍不能够依赖。”韩昭对蒲禹卿说：“我先收起你上的表章，等到主上回成都时，一定让狱吏一字一句来问你！”王承休的妻子严氏长得很美丽，前蜀主与她私通，所以他坚决想去。

32 冬季，十月，排陈斩斫使李绍琛和李严率领勇敢善战的三千骑兵、一万步兵为前锋，招讨判官陈乂到了宝鸡说身体有病，请求留在那里。李严生气地说：“陈乂见到利益就前进，害怕困难就停止。现在大军爬山涉险，人心很容易动摇，应当把他杀掉示众！”因此，军中再没有敢踌躇不前进的。陈乂是蓟州人。

33 癸亥（初四），前蜀主率领数万大军从成都出发。甲子（初五），到达汉州。武兴节度使王承捷报告说后唐兵从西面上来，前蜀主以为是大臣们合谋阻止他，对王承捷所讲的不大相信，于是他夸口说：“我正想炫耀一下武力，显示一下我的威风。”于是向东前进。在路上还和大臣们吟诗赋歌，根本不在意。

34 丁丑（十八日），李绍琛率军向前蜀威武城进攻，前蜀指挥使唐景思率兵出去投降。城使周彦禋等知道难以坚守，也投降了。唐景思是秦州人。李绍琛夺得城中的粮食二十万斛。李绍琛放走了前蜀军败兵一万余人，然后兼程直奔凤州。李严飞速向王承捷报信。后唐凤翔节度使李继曮把凤翔积蓄的粮食全部馈送军士，但还不能满足，人心有点担忧和害怕。郭崇韬进入散关后，指着这里的山说：“我们如果进攻不能成功，就不能再回到这里来。应当尽力决一死战。现在运来的粮食快要吃完了，应当首先夺取凤州，用那里的粮食。”各位将领都说蜀地险要坚固，不可长驱直入，应当按兵不动，观察一下蜀兵的动向。郭崇韬以此询问李愚，李愚回答说：“蜀人对蜀主荒淫无度感到很苦恼，都不想为他效力。应当乘蜀国人心涣散时迅速发起进攻，这样他们都会被吓破了胆，虽然有险阻，又有谁来为他坚守呢？战机不可迟缓。”当天李绍琛又传来捷报，郭崇韬听了之后十分高兴，于是他对李愚说：“你料敌如此，我还有什么可忧患的。”因此率军兼程前进。戊寅（十九日），王承捷持凤、兴、文、扶四州的印节来投降，后唐军得到八千多降兵，粮食四十万斛。郭崇韬说：“平定蜀国是必定无疑了。”因此以都统的命令让王承捷代理武兴节度使。

己卯（二十日），前蜀主到达利州，威武城被打败的士卒逃了回来，他才相信后唐兵已经到来。王宗弼、宋光嗣对前蜀主说：“东川、山南的军队还是很完整的，陛下只要用大军据守利州，唐人怎么敢孤军深入。”前蜀主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庚辰（二十一日），前蜀主任命随驾清道指挥使王宗勋、王宗俨、兼侍中王宗昱为三招讨，率兵三万迎战后唐军。随驾的士卒从绵、汉出发到达深渡，相连千里，士卒们都很怨恨，说：“皇帝赏赐给龙武军的粮草有其他军的好几倍，其他军队怎么能来抵御敌军呢？”

李绍琛等率军经过长举，兴州都指挥使程奉璠率领他的所属部队五百人前来投降，请求首先修治桥梁和栈道，等待后唐军的到来，这样后唐军行进就不用担心有什么险阻。辛巳（二十二日），兴州刺史王承鉴弃城逃走，李绍琛等攻下了兴州，郭崇韬任命唐景思代理兴州刺史。乙酉（二十六日），成州刺史王承朴弃城逃走。李绍琛等和前蜀国三个招讨在三泉作战，前蜀军大败，五千余人被斩首，其余的士卒都溃逃。李绍琛在三泉又夺得十五万斛粮食，军队的粮食又富足起来。

35 戊子（二十九日），在坤陵埋葬了贞简太后。

36 前蜀主听说王宗勋等战败，从利州快速向西逃跑，沿途拆除了桔柏津的浮桥。前蜀主命令中书令、判六军诸卫事王宗弼率领大军坚守在利州，命令将王宗勋等三个招讨斩杀。

李绍琛昼夜兼程直奔利州。前蜀国武德留后宋光葆送给郭崇韬一封信，信中说：“请求唐军不要进入境内，如果办到，我就将管辖范围内的地方全部归附于唐军。如果不能按约定办，我就背城一战，以此来报答蜀主。”郭崇韬回信表示愿如约接纳他们。乙丑（疑有误），魏王李继岌到达兴州，宋光葆率梓、绵、剑、龙、普五州，武定节度使王承肇率洋、蓬、壁三州，山南节度使王宗威率梁、开、通、渠、麟五州，阶州刺史王承岳率阶州，全部投降了后唐军。王承肇是王宗侃的儿子。其余城镇都望风归附后唐军。

天雄节度使王承休和副使安重霸谋划伏击后唐军，安重霸说：“袭击如果不能取得胜利，那么大事就完了。蜀国有十万精兵，天下险要牢固，唐军虽然勇敢，怎么能够顺利到达剑门呢？国家对你的恩情很大，听到国家有危难不可不赴难，我希望和你一起向西回朝。”王承休平素很信任安重霸，认为他讲得对。安重霸请求贿赂一下羌族人，买通文、扶二州的道路以便回朝时通过，王承休也听从了他的意见，并让安重霸率领龙武军以及招募来

的一万二千多士卒跟随他一起回朝。临行前，州人在城外为他们饯行。王承休上路后，安重霸在他的马前跪拜说："国家用全部力量夺得秦、陇二州，如果我也跟随你回朝，谁来坚守这里呢？你走之后，我请求为你坚守在这里。"王承休已经上路，对安重霸没有办法，于是与招讨副使王宗汭从扶、文二州向南前进。这里都是不毛之地，羌族人从后面抄袭他们，王承休率军边战边走，士卒们又冻又饿，到茂州时只剩下二千人。于是安重霸就率秦、陇二州投降了后唐军。

37 高季兴经常想夺取三峡，只是害怕前蜀峡路招讨使张武的威名，不敢前进。到这个时候，乘后唐军的优势，让其子司马高从诲代管军府事务，他亲自率领水军进入三峡夺取施州。张武用铁链子封锁了长江上的通路，高季兴派遣勇士乘船去砍断了铁锁链。这时正好刮起大风，后唐军的船只挂在了铁链子上，不能进退，前蜀军用箭石一起攻击，打坏了后唐军的战船，高季兴乘坐轻便的小船逃离。后来张武听说北路陷落战败，因此让夔、忠、万三州派使者到魏王那里请求投降。

38 郭崇韬给王宗弼等送去一封信，向他们说明利害关系。此时李绍琛还没有到达利州，王宗弼就弃城率兵向西撤退。王宗勋等三个招讨在白芳追上了王宗弼，王宗弼从怀中取出诏书给他们看，并对他们说："宋光嗣命令我杀死你们。"三个招讨使和王宗弼一起哭了起来，最后他们合谋准备与唐军议和。

（骈宇骞　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第二百七十四卷

后唐纪三　　后唐庄宗同光三年(乙酉，公元 925 年)

1 十一月，丙申(初七)，前蜀主回到成都，朝廷百官和宫中妃嫔们到七里亭迎接前蜀主。前蜀主走到妃嫔的中间效仿回纥人排的队回到宫中。丁酉(初八)，前蜀主在文明殿会见大臣，泪水沾湿了衣襟，君臣相视，竟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解救国难的话。

戊戌(初九)，李绍琛到达利州，修好了桔柏的浮桥。昭武节度使林思谔在此以前已经弃城逃到阆州，现在又派遣使者来请求投降。甲辰(十五日)，魏王李继岌到了剑州，前蜀国的武信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弈率遂、合、渝、泸、昌五州投降。

王宗弼到成都后，登上了大玄门，严兵自卫。前蜀主和太后亲自去慰劳他，王宗弼很傲慢，都没有向前蜀主回拜臣下之礼。乙巳(十六日)，王宗弼劫持前蜀主、太后以及后宫诸王，把他们迁至西宫，没收了他们的玺印，同时让前蜀主的亲信官吏在义兴门领取内库的金帛，全部让他们回家。王宗弼的儿子王承涓持剑进入宫中，领着几个前蜀主宠爱的姬妾回到家中。丙午(十七日)，王宗弼自称代理西川兵马留后。

李绍琛进至绵州，那里的仓库民居已被前蜀兵所烧毁，绵江浮桥也被前蜀兵切断，由于水深，又没有用来过河的舟船，李绍琛对李严说："我们孤军深入敌境，只有速战才对我们有利。乘蜀军心惊胆战时，只需要一百个骑兵速过鹿头关，他们连出来投降的时间都没有。如果等修好桥再进攻，一定要在这里住几天，或许有人教王衍坚固地封锁鹿头关，挫我军士气，倘若延缓十天，那么胜负就难以预测了。"于是就和李严骑马渡江，跟从他们的士卒渡过去的仅有一千人，被淹死的也有一千余人，接着他们就攻进鹿头关。丁未(十八日)，占据了汉州，在那里住了三天，后面的部队才到达。

王宗弼派遣使者拿着钱财、马牛、酒肉去慰劳后唐军，并把前蜀主的信送给李严，信中说："你来了我就投降。"有人对李严说："你首先提出讨伐蜀国的策略，蜀国人对你恨之入骨，你千万不可去。"！李严没有听从这个人的意见，仍高高兴兴地直奔成都。他到了成都，安抚慰恤那里官吏和百姓，告诉他们大军将相继到来。前蜀国的君主大臣以及后宫妻妾们听后都痛哭流涕。前蜀主领着李严去见太后，把他的母亲和妻子托附给他。王宗弼仍然坚守在城上，李严命令他撤除所有的高台。

己酉(二十日)，魏王李继岌到达绵州，前蜀主命令翰林学士李昊起草送给后唐帝的降表，又命令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锴起草送给后唐军的降书，派遣兵部侍郎欧阳彬拿着这些表章、书信迎接李继岌和郭崇韬。

王宗弼说前蜀国的君主大臣们早就想归服于后唐，而内枢密使宋光嗣、景润澄、宣徽使李周辂、欧阳晃迷惑前蜀主。他把这些人都斩杀，把他们的头装起来送交李继岌。又对文思殿大学士、礼部尚书、成都尹韩昭的奸巧

谄谀进行了谴责，并将他在金马坊门处以极刑。内外马步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徐延琼、果州团练使潘在迎、嘉州刺史顾在珣以及皇宫贵戚们都惶恐不安，用家里的全部金帛妓妾来贿赂王宗弼，这样才得以免死。凡是王宗弼平素不喜欢的人，都把他们杀了。

辛亥（二十二日），李继岌到达德阳。王宗弼派遣使者送去书信，说已经把前蜀主迁到他西边的住宅里，安抚了城中的军队，以等待大王军队的到来。又派他的儿子王承班用前蜀主妻妾及珍贵玩物来贿赂李继岌和郭崇韬，请求能任用他为西川节度使。李继岌说："这些都是我家的东西，怎么用这些东西作为贡献呢？"把他送来的东西留下而把他又送走了。

李绍琛在汉州住了八天等待李继岌的到来，甲寅（二十五日），李继岌到达汉州，王宗弼迎拜李继岌。乙卯（二十六日），李继岌到达成都。丙辰（二十七日），李严领着前蜀主以及百官、仪仗和卫士在升迁桥投降。前蜀主穿着白衣服，口里含着玉璧，手里牵着羊，用草绳攀绕着头表示前蜀国已经战败灭亡，自己应当处死。百官们身穿丧服，光着脚，用车子拉着空棺表示战败国亡，请求死罪，他们都大声号哭着等待李继岌的命令。李继岌接受了前蜀主的玉璧，郭崇韬解开了前蜀主脖子上的革绳，并把那些空棺都烧掉，按照后唐帝的旨意，免除他们的罪过，并释放了他们。前蜀国君臣都向着东北面拜谢了后唐帝。丁巳（二十八日），后唐军进入成都。郭崇韬禁止士卒进行抢掠，街市上照常贸易往来。从后唐出兵到攻克前蜀国，共用了七十天。夺取十个节度使、六十四个州、二百四十九个县，俘获了三万士卒，铠仗、钱粮、金银、缯帛等数以千万计。

高季兴听说前蜀国已被消灭，他正要吃饭，跌落了勺子和筷子，他说："这是老夫我的过错啊！"梁震说："不必担忧。唐主得到蜀国以后就会更加骄傲，不过多久就会灭亡，哪里能知道他不是为我们谋福呢？"

楚王马殷听说前蜀国被消灭，上表后唐帝说："我已经把衡麓地区治理成我告老退隐的地方，希望交出印绶来保全我的有生之年。"后唐帝下了一道嘉奖诏书安慰了他一番。

2 平定前蜀国的功劳，李绍琛最多，爵位也在董璋之上。但是董璋平素和郭崇韬很好，因此郭崇韬经常召来董璋一起商议军事。李绍琛心中不平，就对董璋说："我有平定蜀国的功劳，你们是平庸的随从人员，反倒在郭公之门窃窃私语，相互谋划排挤陷害别人。我身为都将，难道不能以军法把你杀掉吗？"董璋把这些话告诉了郭崇韬。十二月，郭崇韬上表后唐帝任命董璋为东川节度使，解除了他的军职。李绍琛对此更加愤怒，说："我冒着生命危险，翻越险阻，平定了东川、西川，董璋却坐享其成了！"于是就找到郭崇韬说："东川是个重要的地方，尚书任圜文武双才，应当上表皇上任他为帅。"郭崇韬听后很生气地说："李绍琛想造反吗？怎么敢违犯我的指挥。"李绍琛感到害怕而退了回去。

当初，后唐帝派遣宦官李从袭等跟从魏王李继岌前往讨伐前蜀。李继岌虽然身为都统，但军中的经营谋划、委任官职等全部由郭崇韬掌管，郭崇韬整天处理事务，将吏宾客们你来我往，门庭若市，而都统住的地方只有大将早晨来谒拜，牙门里冷冷清清，李从袭等感到羞辱。攻破前蜀国后，前蜀国的贵臣将领们争着给郭崇韬和他的儿子郭廷诲送宝物、妓艺，而魏王李继岌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一些马匹、束帛、唾壶、麈柄等而已，李从袭等更加愤愤不平了。

王宗弼自己当西川留后的时候，贿赂郭崇韬请求做西川节度使，郭崇韬表面上答应，但过了很久王宗弼还没有得到这个官，于是就带着蜀人来见李继岌，列举了很多理由，请求留下郭崇韬镇守蜀地。李从袭等因此对李继岌说："郭公父子十分专横，现在又让蜀人为自己请求统帅，他的志向难以猜透，大王对他不可没有防备。"李继岌对郭崇韬说："主上依靠你如靠大山，不可让你离开庙堂，难道肯把元老丢弃在这蛮夷地区吗？再说这些不是我所敢知道的，请诸位到宫廷里自己去陈说吧！"从此李继岌和郭崇韬之间就相互产生了猜疑。

这时正好宋光葆从梓州来到，他诉说了王宗弼诬杀宋光嗣等的情况。又赶上郭崇韬向王宗弼征收数万缗钱想用来慰劳军队，但王宗弼吝惜不肯给，士卒们非常愤怒，晚上，在王宗弼的住处放火喧闹。郭崇韬想杀了王宗弼来表明自己清白，己巳（初十），郭崇韬告诉李继岌把王宗弼、王宗汭、王宗渥抓起来，谴责他们的不忠之罪，然后就把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属全部斩杀，并没收了他们的家产。王宗弼被杀之后，前蜀人争抢着吃王宗弼的肉。

3 辛未（十二日），闽国忠懿王王审知去世，他的儿子王延翰自称威武留后。汀州百姓陈本纠集三万多人包围了汀州，王延翰派遣右军都监柳邕等率领二万士卒前去讨伐。

4 癸酉（十四日），王承休、王宗汭到达成都，魏王李继岌责问说："你们驻守大镇，拥有强兵，为什么不抵抗？"回答道："害怕大王的神明威武。"李继岌问："那么为什么不投降？"答道："大王的军队没有进入境内。"李继岌问："你们进入羌地共有多少人？"答曰："一万两千人。"李继岌又问："现在回来的有多少人？"他们回答说："二

千人。”李继岌最后说:“为了报答那一万人,把他们处死。”于是就把他们以及他们的儿子全部杀死了。

5 丙子(十七日),任命知北都留守事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并催促他去洛阳。后唐帝和人商议推选一个北都留守,枢密承旨段徊等讨厌邺都留守张宪,不想让他回朝廷,于是段徊等说:“北都留守非张宪不可。张宪虽然有做宰相的才能,但是现在国家刚刚得到中原地区,宰相天天在天子眼前,万一事情有所得失,可以更改,和北都独挡一面的安危来比,宰相不是什么重要职务。”于是调张宪出任太原尹,主持北都留守事务。任命户部尚书王正言为兴唐尹,主持邺都留守事务。王正言年老糊涂,因此后唐帝任命武德使史彦琼为邺都监军。史彦琼本来是个艺人,在后唐帝面前很受宠。魏、博等六州军旅的钱粮大政都由史彦琼来决定,他作威作福,恣情放纵,侵侮将佐,自王正言以下的人,都巴结侍奉他。

6 当初,后唐帝得到魏州禁卫军近八千人,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信部队,这些人作战十分勇敢,天下无敌。在黄河两岸作战时,确实全靠他们,他们曾多次建立大功,后唐帝经常答应等到消灭了梁国,大加赏赐。在平定了河南以后,虽然赏赐有所不同,但士卒们依仗有功,骄傲放纵,贪得无厌,反而后对唐帝心怀不满。这一年,庄稼收成不好,老百姓离乡背井,收上来的粮租赋税很不充足,道路上到处是积水,水陆两路都不畅通,东都的粮仓已被吃空,没有东西可以供给士卒。租庸使孔谦每天在上东门外瞭望诸州从水上运来的粮食,只要一到,随时就发给他们。士卒们由于缺乏粮食,有人嫁妻卖子;年老和体弱的人们在野外挖采野菜来充饥,有的十几人为一群,有的百来人为一群,这些人往往被饿死在外,人们经常说一些带有诽谤性的话,慨叹愤恨,而后唐帝却在外面不停地游玩打猎。己卯(二十日),后唐帝在白沙打猎,皇后、皇子以及后宫妃妾们都跟随着他。庚辰(二十一日),住在伊阙。辛巳(二十二日),住在潭泊。壬午(二十三日),住在龛涧。癸未(二十四日),回到宫内。当时正下大雪,官吏士卒有人冻僵跌倒在道路上。伊、汝之间受的灾尤其严重,凡禁卫所经过的地方,都要当地百姓供给粮饷,如果得不到,就破坏他们的日常用具,把他们的房屋拆掉当作烧火柴,比盗贼敌人都厉害,县里的官吏们都逃到山谷之间躲藏起来。

7 有人在南汉宫里看见白龙。于是南汉主就把年号改为“白龙”,自己也改名叫龚。

8 长和骠信邓旻派遣他的布燮郑昭淳向南汉求婚,南汉主把他的女儿增城公主嫁给了他。长和就是唐朝时的南诏国。

9 成德节度使李嗣源回到朝中。

10 闰月,己丑朔(初一),孟知祥到达洛阳,后唐帝对待他十分优厚。

11 因为军队的储备不充足,后唐帝与大臣商议,豆卢革以下的大臣们都想不出办法。吏部尚书李琪向后唐帝上疏,他认为:“古时候是根据收入的多少来决定支出的多少,根据农时的忙闲来发动战争,所以即使发生了水旱灾害,也不会出现缺乏粮草的忧虑。近来是靠农民的税赋来供养军队,没有农民富足而军队供需不足或农民因饥饿而死而军队士卒却丰衣足食的情况。现在即使不能减少农民的租税,如果能够免除折纳和纽配的交租方法,农民也可以稍微得到休整。”后唐帝马上按照李琪所讲的敕令主管官吏,然而终究没能执行。

12 丁酉(初九),后唐帝下诏,凡前蜀的官员在四品以上者按不同情况降职安排,凡在五品以下而又没有什么才能可取者一律放回家乡。率先投降的和有功劳的人,委托郭崇韬按照具体情况来奖励和委任。后唐帝又赐诏王衍,大概意思说:“本来应当割出一块地来封给你,而且一定不会少于别人。日、月、星三辰在上,一句话也不敢欺骗你。”

13 庚子(十二日),彰武、保大节度使兼中书令高万兴去世。任命他的儿子保大留后高允韬为彰武留后。

14 因为军队储备不足,后唐帝打算到汴州。谏官上书说:“不如节俭一些来满足军队的需要,自古以来就没有找天子吃饭的军队。现在杨氏还没有消灭,不应把我们的虚实暴露给他们。”

15 辛亥(二十三日),立皇弟李存美为邕王,李存霸为永王,李存礼为薛王,李存渥为申王,李存乂为睦王,李存确为通王,李存纪为雅王。

16 郭崇韬平素就嫉恨宦官,曾暗中对魏王李继岌说:“大王他日得到天下,骟了的马都不能骑,更何况任用宦官!应当把他们全部辞去,专门起用士人。”吕知柔正好在外面偷听到郭崇韬的话,因此宦官们对郭崇韬都恨得咬牙切齿。

当时成都虽然被攻取,但蜀中盗贼四起,布满山林。郭崇韬担心大军撤离,成为后患,命令任圜、张筠分路去招抚讨伐他们,郭崇韬于是停留下来没有回洛阳。唐帝派宦官向延嗣催促,郭崇韬没有到郊外去迎接,见了向延嗣后,礼节又十分傲慢,向延嗣十分生气。李从袭对向延嗣说:“魏王是太子,主上多福,而郭公如此独裁。郭廷

诲和他的同党们经常往来，每天和军队中勇敢的将领们、蜀地的豪杰们喝酒胡混，指天画地、胡吹乱捧。近来又听说他让父亲郭崇韬上表请求为蜀帅，又说'蜀地非常富饶，大人应当为自己妥善的谋划一番'。现在诸军将领都是郭氏的同党，大王寄身在虎狼之口，一旦有变，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骨头丢在什么地方啊！"于是面对面地痛哭流涕。向延嗣回到洛阳之后，把这些情况全部告诉了刘后，刘后边哭边告诉给后唐帝，并请求及早挽救李继岌，使他免于一死。

在此以前后唐帝听到蜀人请求郭崇韬做他们的统帅，心中已经愤愤不平，这时又听到向延嗣的这番话，不能不表示怀疑。后唐帝查看前蜀府库的帐簿时，说："人们都说蜀中的珍宝无法计算，为什么帐簿上这么少呢？"向延嗣说："我听说蜀国被攻破以后，那里的珍宝都到了郭崇韬父子的手中，郭崇韬有黄金一万两，白银四十万两，钱百万串，名贵的马一千匹，其他的东西与此相当。至于郭廷诲所拿到的还在这些之外。所以县官们所得到的并不很多。"于是后唐帝脸上流露出愤怒的表情。等到孟知祥将要出发到成都时，后唐帝对他说："听说郭崇韬有异心，你到了那里，帮我把他杀掉。"孟知祥说："郭崇韬是国家的有功之臣，不应这样处理。等我到了蜀地观察他一段，如果没有异心就送他回来。"后唐帝答应了。

壬子（二十四日），孟知祥从洛阳出发。不久，后唐帝又派衣甲库使马彦珪迅速赶到成都观察郭崇韬到底愿不愿离开那里。如果能按照后唐帝的命令班师回朝则已，如果拖延时间或表现出飞扬跋扈的样子，就和李继岌一起把他杀掉。马彦珪见到皇后，劝她说："我看如果象向延嗣所说的蜀中形势，忧患就在朝夕，现在皇上当断不断，成败的时机，间不容发，怎么能够在三千里之外执行紧急命令呢？"皇后又把这些告诉了后唐帝，后唐帝说："道听途说的话，不能判断是真是假，怎么可以仓促作出决定呢？"皇后的请求未得允准，只好退出。她自己给李继岌写了个告谕，命令他杀死郭崇韬。孟知祥到达石碛，马彦珪黑夜敲开他的门宣布了后唐帝的命令，催他赶往成都，孟知祥私下叹息地说："乱子将要发生了。"于是他日夜兼程，赶赴成都。

17 当初，楚王马殷得到湖南时，不征收商人的税，因此四面八方的商人都聚集在这里。湖南盛产铅、铁，马殷采纳了军都判官高郁的策略，把铅和铁铸造成当地使用的货币，商人一离开楚境，这些货币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所以他们就用钱买成其他东西带走，这样就能够用境内所剩余的东西换成天下的各种货物，国家因此就富裕起来了。湖南的百姓们不从事桑蚕业，高郁就命令交税的人们以绢帛来代替钱，不久，民间的织布业大大盛行起来。

18 吴越王钱镠派遣使者沈瑫给吴国送来一封信，把接受玉册、被封为吴越国王的事告诉了吴国。吴国人认为他的国名和自己国家的名字相同，拒不接受吴越王的信，又把沈瑫送了回去。并且告诫边境不得让吴越国的使者和商人通过。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丙戌，公元 926 年）

1 春季，正月，庚申（初三），魏王李继岌派遣李继曮、李严带领人马把王衍及其家族、百官数千人送到洛阳。

2 河中节度使、尚书令李继麟依仗自己和后唐帝是老朋友，而且有战功，后唐帝给他的待遇也很丰厚，但苦于那些伶人宦官经常向他求乞而且贪得无厌，于是就拒绝不给。大军征伐前蜀时，李继麟检阅部队，派他的儿子李令德率领部队跟随着他。景进和宦官们诬陷他说："李继麟听说大军将要出发，他认为是来讨伐自己，所以他感到惊恐害怕，并检阅他的部队准备自卫。"又说："郭崇韬之所以敢在蜀中直傲不屈于人，是他和河中有阴谋，内外相应的缘故。"李继麟听到这些话后感到害怕，打算亲自到朝廷里讲个明白，他的亲信们阻止了他。李继麟说："郭崇韬功劳比我高。现在的势态很危急，我得去见皇上，当面说清我对他的忠诚，这样，那些说别人坏话的人就会受到惩罚。"癸亥（初六），李继麟到了朝廷。

3 魏王李继岌将从成都出发，命令任圜代管留下的事情，等待孟知祥的到来。各路军队已部署好，就在这一天里，马彦珪来到成都，把皇后的告谕拿给李继岌看，李继岌说："大军将要出发，郭崇韬也没有什么迹象，怎么可以做这种对不起人的事呢？你们不能再说这种话了。况且皇上也没有命令，仅凭皇后的告谕就把招讨使杀死，这样做可以吗？"李从袭等哭着说："既然有了这种迹象，万一郭崇韬听说以后，中途发生了变化，那就更不可以挽救了。"于是李从袭等一起花言巧语地向李继岌陈说利害，李继岌不得已只好听从了他们的意见。甲子（初七）晨，李从袭以李继岌的命令召见郭崇韬议事，李继岌上楼躲避。郭崇韬刚要上台级，跟随李继岌的李环击碎了他的头，并杀死了他的儿子郭廷诲、郭廷信。外面的人还不知道这件事。都统推官滏阳李崧对李继岌说："现在部队将要出发在三千里之外，一开始就没有皇上的命令而擅自杀死大将，大王怎么可以做出这种危险的事

情!难道不能忍一忍到洛阳再说吗?"李继岌说:"你说得很对,但后悔也来不及了。"于是李崧召集了好几个书吏来,登上楼,然后把梯子撤去,假造了一个皇帝的命令,又用蜡摹刻了个印盖上,才对外宣谕,这样军中才稍稍安定下来。而郭崇韬的左右亲信们都逃跑躲藏起来,只有掌书记滏阳人张砺到魏王府痛哭了很长时间。李继岌任命任圜代替郭崇韬总管军政。

4 魏王通知李廷安献上前蜀国的乐工二百余人,其中有个叫严旭的,王衍用他为蓬州刺史。后唐帝问他说:"你是怎么才当上刺史的?"严旭回答说:"我用唱歌。"后唐帝让他唱歌,认为他唱得好,答应恢复他过去的职务。

5 戊辰(十一日),孟知祥到达成都。当时刚刚杀死郭崇韬,人心还没有安定下来,孟知祥安抚官民,慰劳赏赐将士,无论他们愿意留下还是离开这里,都顺从其意愿。

6 闽人打败陈本,并斩杀了他。

7 契丹主向女真和勃海国发起进攻,但又害怕后唐兵乘虚而入。戊寅(二十一日),派遣梅老鞋里来后唐互通友好。

8 马彦珪回到洛阳,后唐帝下诏公布郭崇韬的罪行,并杀其子郭廷说、郭廷让、郭廷议,朝廷内外惊骇惋惜,议论纷纷,后唐帝派宦官们偷偷地去察看情况。保大节度使睦王李存义是郭崇韬的女婿。宦官们想全部清除郭崇韬的同党,说:"李存义对着诸位将领捋衣出臂,痛哭流涕,为郭崇韬申冤,他的言辞对朝廷很不满。"庚辰(二十三日),把李存义拘禁在他的住宅里,不久就把他杀掉了。

景进说:"河中有人来告说那里叛变,说李继麟和郭崇韬阴谋反叛。郭崇韬死了之后,又和李存义联合谋划。"因此宦官们一起劝说后唐帝尽快把他们清除掉,于是后唐帝调李继麟任义成节度使,当天夜里,又派遣蕃汉马步使朱守殷用兵包围了李继麟的住宅,逼迫李继麟走出徽安门外面,把他杀掉,恢复他原来的姓名朱友谦。朱友谦有两个儿子,朱令德为武信节度使,朱令锡为忠武节度使。后唐帝下诏让魏王李继岌在遂州杀掉朱令德,让郑州刺史王思同在许州杀掉朱令锡,让河阳节度使李绍奇在河中把他的家人杀掉。李绍奇来到朱友谦的家,朱友谦的妻子张氏带领二百余口家人来见李绍奇,她说:"朱氏宗族是应该杀死的,但希望不要错误地把平民也杀掉。"于是把她家的一百多名奴仆分出来,另外一百多口族人就走上了刑场。张氏又拿出后唐帝颁赐给朱友谦的世代可享受特殊待遇的铁契来给李绍奇看,并对李绍奇说:"这是皇上去年赏赐的,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认识字,不知道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李绍奇为之感到惭愧。朱友谦的旧将史武等七人,当时都是刺史官,也都作为同族而被杀掉。

当时洛中各军饥饿困迫,编造了些谣言,伶官们收集起来告诉后唐帝,所以朱友谦、郭崇韬都因此遭祸。成德节度使兼中书令李嗣源也属于被谣言中伤的一类人物,后唐帝派遣朱守殷去侦察他。朱守殷私下对李嗣源说:"你的功业,威震皇帝,应该自己安排一个归宿,离开是非之地。"李嗣源说:"我的良心没有对不起天地的,不管是祸是福,都没有什么可躲避的,全靠命运的安排了。"当时是伶人宦官掌权,有功劳的故旧都不能自保,李嗣源已有多次处于危险地位,全靠宣徽使李绍宏及其左右的保护营救才得以保全。

9 魏王李继岌留下马步都指挥使陈留人李仁罕、马军都指挥使东光人潘仁嗣、左厢都指挥使赵廷隐、右厢都指挥使浚仪人张业、牙内指挥使文水人武漳、骁锐指挥使平恩人李廷厚戍守在成都。甲申(二十八日),李继岌从成都出发,命令李绍琛率领一万两千人为他的后援部队,在路上行进或休息时,经常和中军相距三十里远。

10 二月,己丑朔(初一),任命宣徽南院使李绍宏为枢密使。

11 魏博指挥使杨仁晟率领他所属的部队戍守在瓦桥,一年以后换他回来,走到贝州,后唐帝认为邺都很空虚,怕他的部队回来后发生变化,于是下令让他们驻守在贝州。

当时天下的人们还不知道郭崇韬的罪行,民间传讹说:"郭崇韬杀死了李继岌,在蜀自己称了王,所以才把他的全家杀掉。"朱友谦的儿子朱建徽是潼州刺史,后唐帝秘密命令邺都监军史彦琼去杀死了他。看守城门的人对留守王正言说:"史彦琼半夜骑着马出了城,没有说他向哪里去。"又有人传讹说:"皇后把李继岌的死归咎于唐帝,已经把唐帝杀死了,所以火急召见史彦琼去商量事情。"人们感到更加惊骇。

杨仁晟的部下皇甫晖和他的朋友夜里赌博没能赢,因为人心不安,于是乘机作乱。他威胁杨仁晟说:"主上所以能够占有天下,全靠我们魏军的力量。魏军将士不曾脱去铠甲、战马不曾解下马鞍已经有十多年了,现在天下已经平定,天子不但不想我们过去的功劳,反而更加猜忌我们。我们在边远的地方戍守了一年多,刚刚高兴地把我们换回来,离家已经很近,却不让和家人相见。现在听说皇后已经杀了皇帝,京师大乱,将士们希望和你一

起回去，并且请求你上表朝廷。如果天子有福没死，兴兵讨伐我们，凭我们魏博的兵力是能抵御他们，怎么能知道这不是重新获得富贵的机会呢？”杨仁晟不从，于是皇甫晖杀了杨仁晟。皇甫晖又威胁一个小校官，小校官也不从，皇甫晖又把小校官杀死。效节指挥使赵在礼听说已叛乱，衣带还没来得及系就翻墙逃跑，皇甫晖追上，拉住他的脚把他从墙上拖下来，把杀死的两个人头给他看，赵在礼害怕就顺从了。于是叛乱的军队就奉赵在礼为统帅，焚烧抢掠了贝州。皇甫晖是魏州人。赵在礼是涿州人。第二天早晨，皇甫晖等保护着赵在礼向南直奔临清、永济、馆陶，他们所经过的地方都被抢劫一空。

壬辰（初四）的晚上，有人从贝州来报告说乱军将侵犯邺都，都巡检使孙铎等急忙到了史彦琼那里，请求授予武器登城防备。史彦琼怀疑孙铎等有其他想法，说：“报告的人说乱贼今天到了临清，按照里程计算，六日晚才能到这里，到时再做防备也不晚。”孙铎说：“乱贼既然已反叛，一定乘我们没有防备的时候日夜兼程，怎么肯按里数来走呢？请仆射率领大家登上城墙，孙铎我招募一千精壮兵士埋伏在王莽河畔来袭击他们，贼势被我们挫败，一定会逃散，然后可以全面讨伐他们。如果一定要等他们来到城下才作防备，万一有内奸和他们相呼应，那就危险了。”史彦琼说：“只需用严兵守城，何必出去迎战？”当天晚上，乱兵的前锋攻打邺城北门，弓弩乱发。当时史彦琼所率部属在北门楼上，听到乱兵的呼喊声，当时就被吓散了。史彦琼单人匹马逃奔到洛阳。

癸巳（初五），乱兵进入邺都，孙铎等人奋力抵御，不能取胜，于是都逃跑了。赵在礼占据了宫城，安排皇甫晖和军校赵进为马步都指挥使，放纵士卒大肆抢掠。赵进是定州人。

王正言正伏案准备召集官吏来起草奏书，没有人来，王正言很生气，家人对他说：“乱贼已经进入城内，在街市上又杀又抢，官吏们都逃散了，您还叫谁呢？”王正言惊讶地说：“我从来不知道这个情况。”他要人备马，没有得到。于是就带领他左右的官吏走出府门拜见赵在礼，他们拜了又拜，向赵在礼请罪。赵在礼也回拜了他们，说：“只是士卒们想回家，尚书重德，不要自己卑躬屈膝！”安慰了他们一番就把他们送走了。

大家都推举赵在礼为魏博留后，把他的情况上奏给后唐帝。北京留守张宪的家在邺都，赵在礼用丰厚的礼物抚慰了他的家属，然后派遣使者送信来引诱张宪，张宪连信都没拆就把使者杀了，然后向朝廷报告。

12 甲午（初六），任命景进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

13 丙申（初八），史彦琼到达洛阳。后唐帝问枢密使李绍宏谁可以任为大将，李绍宏再次请求起用李绍钦，后唐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命令李绍钦逐条送上他的计谋策略。李绍钦所请求使用的将佐们，都是后梁国的旧将领，也是他所喜欢的人，后唐帝对此很怀疑，于是此事就作罢了。皇后说：“这是一件小事，不必麻烦大将，李绍荣就可以办到。”于是后唐帝命令归德节度使李绍荣率领三千骑兵到邺都抚慰赵在礼等，使他们归顺朝廷，同时征集各路部队，以防备他们不服招抚。

14 郭崇韬被杀的时候，李绍琛曾经对董璋说：“你又准备到谁家门上去窃窃私语呢？”董璋很害怕，认罪道歉。魏王李继岌的军队回到武连，遇到了皇帝的使者，把朱友谦已经被杀死的情况告诉了李继岌，同时传令董璋率领部队到遂州去诛杀朱令德。当时李绍琛率领的后援部队在魏城，听到这个情况后，认为后唐帝不委派自己去杀朱令德而委派董璋，感到非常惊讶。不一会儿，董璋经过李绍琛的军队，没有拜见。李绍琛非常生气，借酒对诸位将领说：“皇上南面夺取大梁，西面平定巴、蜀，都是郭崇韬的计谋，我的战功。至于背叛梁国，归顺皇上，并和皇上一起牵制夹击敌人，最后攻破梁国，这些是朱公的功劳。现在朱、郭二人都被无罪灭族，回到朝廷，就轮到我了。冤枉啊！天啊！怎么办呢？”李绍琛所率部队大部分是河中士卒，河中将焦武等在军门口放声痛哭，并说：“西平王朱友谦有什么罪过，满门被诛杀！我们回去就和史武等一样会被诛杀，决不会再回东方来。”这一天，魏王李继岌到达泥溪，李绍琛到剑州派人告诉李继岌说：“河中的将士不停地号哭，他们想叛乱。”丁酉（初九），李绍琛从剑州率兵回到西边，他自称西川节度、三川制置等使，并张贴声讨成都的檄文，声称他代替了孟知祥，招告蜀国百姓，三天之内就来了五万人。

15 戊戌（初十），李继曮到达凤翔，监军使柴重厚没有把符信交给李继曮，只是催促他赶快到皇帝那里去。

16 己亥（十一日），魏王李继岌到达利州，李绍琛派人破坏了桔柏津。李继岌听说以后，任命任圜为副招讨使，率领七千名步兵骑兵，和都指挥使梁汉颙、监军李延安追击讨伐他。

17 庚子（十二日），邢州左右步直兵赵太等四百人占据了邢州城，自称是安国留后。后唐帝下诏东北面招讨副使李绍真，让他讨伐赵太。

18 辛丑（十三日），任圜首先命令别将何建崇攻击剑门关，结果攻了下来。

19 李绍荣到达邺都，攻打邺都南门，并派人以皇帝的诏书宣谕赵在礼等。赵在礼用羊和酒来慰劳士卒，在

城上拜他们说:“将士们思念家人擅自回来,李相公如果能真诚善意地陈奏皇上,能够免除我们死罪,我们敢不悔过自新!”于是把后唐帝的命令告诉了全军将士。史彦琼指手画脚地大骂说:“你们这些死贼,攻破城以后把你们身砍万段!”皇甫晖对大家说:“从史彦琼的话来看,皇帝是不会饶恕我们的。”因此聚众鼓噪,抢过皇帝的诏书撕碎,坚守在城上的女墙边抵抗后唐军。李绍荣攻城不利,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后唐帝,后唐帝听了非常生气地说:“攻下城的那一天,一个活人也不能留下。”于是调集各路军队讨伐。壬寅(十四日),李绍荣撤退驻扎在澶州。

20 甲辰(十六日)夜晚,从马直军士王温等五人杀死了军使,阴谋作乱,后来把他们抓住杀了。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本来是个唱戏的,艺名叫郭门高,后唐帝与后梁军相持在德胜的时候,召募勇士来挑逗后梁军出战,郭从谦应召,俘获斩杀了后梁军士卒而还,因此后唐帝对他更加宠爱。后唐帝选择勇敢善战的人作为他的亲信部队,分别设置了四个指挥,号称从马直,郭从谦因战功累累,从军使一直升到指挥使。当初郭崇韬刚掌权时,郭从谦把他当作叔父来侍奉他,睦王李存乂把郭从谦当作养子。郭崇韬、李存乂获罪以后,郭从谦曾多次用自己的钱财来犒赏从马直的各军校,对着他们痛哭流涕,说郭崇韬死得冤枉。等到王温作乱时,后唐帝开玩笑地对他说:“你辜负了我而站在郭崇韬、李存乂一边,又教王温造反,你打算干什么呢?”郭从谦更加害怕。退朝后对各位军校说:“主上因王温作乱,等邺都平定以后,要全部把你们坑杀。家中所有的财产应当全部买成酒肉,不要作长远打算了。”因此,后唐帝的亲军士卒们都感到心里不安。

21 己巳(十七日),王衍到了长安,后唐帝命令他停留在那里。

22 在此之前,后唐帝的各位兄弟虽然任节度使,但都留在京师,只依靠他们的俸禄生活。戊申(二十日),开始命令护国节度使永王李存霸到河中。

23 丁未(十九日),李绍荣用各道的士卒再次攻打邺都。庚戌(二十二日),副将杨重霸率领数百名士卒登上了邺都城,因为没有后援,杨重霸等都战死。乱兵知道罪不可赦,因此一直坚守战斗,没有一点投降的意思。朝廷对这件事十分忧虑,每天都派使者催促魏王回来。李继岌让中军精锐的部队都跟随任圜讨伐李绍琛去了,他留在利州等待他们,所以未能东回。

李绍荣讨伐赵在礼长时间没有战功,赵太占据了邢州,李绍荣也未能攻下。沧州的军队发生动乱,小校王景戡率军讨伐平定了沧州,自称留后。河朔地区的州县接连不断地有人来报告发生动乱。后唐帝打算亲自率军去讨伐邺都,宰相、枢密使都说京师是国家的根本,皇帝的车驾不能轻易出动,后唐帝说:“诸位将领中没有人可以派出去了。”大家都说:“李嗣源是最有功劳的旧将。”后唐帝心中忌恨李嗣源,于是说:“我爱惜嗣源,想留他在宫中担任警卫。”大家又说:“别人就都不行了。”忠武节度使张全义也说:“河朔事多,时间长了就会变成大的忧患,应当让李总管去讨伐。如果依靠李绍荣等人,恐怕看不到他们成功的日期。”李绍宏也曾多次说这件事,后唐帝因为内外都推荐李嗣源,所以,甲寅(二十六日)就命令李嗣源率领皇帝的亲军前去讨伐邺都。

24 延州方面报告,绥、银地区的军队叛乱,并抢劫了州城。

25 董璋率领二万士卒驻扎在绵州,正遇上任圜讨伐李绍琛。后唐帝派遣中使崔延琛到成都,遇上了李绍琛的军队,欺骗他们说:“我奉皇帝命令来见孟知祥,你如果能延缓一下,自然能得到蜀地。”他到了成都,劝孟知祥作好战斗准备。孟知祥挖战壕,树栅垒,并派马步都指挥使李仁罕率领四万人、骁锐指挥使李延原率领二千人去讨伐李绍琛。李延原召集大家说:“有年轻体壮勇敢善战而又想立功求得富贵的人站在东边,年老有病、害怕而且厌倦行军打仗的人站在西边。”最后率领选出来的七百士卒出发。

这天,任圜的军队在汉州追到李绍琛,李绍琛出兵迎战。招讨掌书记张砺请求把精锐部队埋伏在后面,用体弱的士卒去引诱他们,任圜听从了他的意见,并让董璋用东川的弱兵先去作战,然后再退却。李绍琛轻视任圜是个书生,又见他的兵弱,就奋力追击。伏兵出动,把李绍琛的军队打得大败,斩杀了好几千人。从此李绍琛进入汉州,闭城不敢出来。

26 三月,丁巳朔(初一),李绍真奏告后唐帝攻破了邢州,抓获赵太等。庚申(初四),李绍真率兵到达邺都,在城西北安下营寨,把赵太等在邺都城下示众杀死。

27 辛酉(初五),任命威武节度副使王延翰为威武节度使。

28 壬戌(初六),李嗣源到达邺都,在城西南安下营寨。甲子(初八),李嗣源下达命令,明晨攻打邺都城。这天夜里,从马直军士张破败叛乱,带领好多人大声喧闹,杀死都将,焚烧营寨。第二天早晨,叛乱的士卒逼近中军,李嗣源率领随身护卫部队抵抗,抵挡不住,乱兵的气势更加猖狂。李嗣源大声斥问他们说:“你们想干什么?”乱兵回答说:“将士们跟随主上已有十年,经过百战夺得了天下。现在主上忘恩负义,欺凌士卒,驻守在贝州的士

卒只是想回家，主上不能饶恕他们，还说‘攻下城以后，应当把魏博的军队全部坑杀’。近来从马直贵备士卒争逐喧闹，想很快地把这些士卒杀掉。我们从来没有背叛的想法，只是害怕被杀。现在大家商量想和城里的人联合起来，击退各路军队，请主上在河南称帝，您在河北称帝，成为这里军民的主上。”李嗣源边哭边把皇帝的命令告诉他们，没人听从。李嗣源说：“你们不听我的话，任你们随便干，我回京师。”叛乱的士兵们拔出刀剑把他围起来，并说：“这些人都是虎狼之辈，不管尊卑，你离开这里准备去哪里呢？”于是簇拥着李嗣源和李绍真等进城，结果城里的人不让外面的兵进去，皇甫晖迎战张破败，张破败被击杀，城外的兵被打败。赵在礼率领各位校官迎接拜见了李嗣源，边哭边谢罪说：“将士们对不起您，敢不唯命是从！”李嗣源欺骗赵在礼说：“凡是发动大的事情，必须借助兵力，现在城外的士卒被打散后无处可归，我为你出去收集他们。”赵在礼同意李嗣源和李绍真一起出城，他们住在魏县，被击散的士卒有一些又回来。

29 汉州城没有防御用的壕沟，只是树立起一些木头作为栅垒。乙丑（初九），任圜进攻这些栅垒，并放火烧掉，李绍琛率兵出来在金雁桥迎战任圜，李绍琛被打败，他和十余个骑兵逃奔到绵竹，任圜乘胜追击，抓获李绍琛。孟知祥亲自到汉州慰劳军队，他和任圜、董璋大摆宴席，把李绍琛的槛车拉到宴席的座位中间，孟知祥用大杯子自酌自饮，对李绍琛说：“你已经拿着皇上给你的符节，又有平定蜀国的功劳，为什么还忧患你富贵不了，而寻求坐这种槛车呢？”李绍琛说：“侍中郭崇韬辅佐皇帝功劳第一，没有经过战争而夺取东川、西川，突然无罪被灭族，象我李绍琛怎么能保全自己的脑袋呢？因此不敢回到朝廷。”魏王李继岌已经知道抓获了李绍琛，于是率兵日夜兼程向东进军。

孟知祥抓获了陕虢都指挥使汝阴李肇、河中都指挥使千乘侯弘实，然后任李肇为牙内马步都指挥使，侯弘实为牙内马步都指挥副使。蜀中的盗贼还未平息，于是孟知祥选择廉洁官吏治理各州县，免除了那些依仗权势随便增加的赋税，安置召集流散人员，颁布一些宽大的政策，让百姓重新安居乐业。同时又派遣左厢都指挥使赵廷隐、右厢都指挥使张业率兵分别去讨伐盗贼，最后全部消灭。

30 李嗣源被乱兵逼迫的时候，李绍荣有一万士卒驻扎在邺都城南，李嗣源派遣牙将张虔钊、高行周等七人相继去通知他，想和他联合起来消灭乱兵。李绍荣怀疑李嗣源有诈，于是把使者扣留下来，关起军营大门拒不响应。等到李嗣源进入邺都，他率兵离开这里。李嗣源在魏县时，士卒不到一百人，又没有武器。李绍真所率领的镇州五千士卒，听说李嗣源出来，一起归附了他，因此李嗣源的军队渐渐振兴起来。李嗣源边哭边对诸将说：“我明天就回藩镇去，上奏皇上请求治罪，听从皇上的裁决。”李绍真和中门使安重诲说：“这种策略不大适当。您身为元帅，不幸被乱兵劫持。李绍荣不战而退，回到朝廷后一定会以您为借口。如果您回到藩镇，那就是占据地盘来胁迫君主，正足以证实那些谗言了。不如日夜兼程回到朝廷，面见天子，这样方可不讲自明。”李嗣源说：“很好！”丁卯（十一日），从魏县出发向南直奔相州，遇到了马坊使康福，得到了几千匹马，才组织成军队。康福是蔚州人。

31 平卢节度使符习率军攻打邺都，听说李嗣源的军队被打败，就率兵回去了。到了淄州，监军使杨希望派兵迎面攻打他们，符习害怕，又率军向西进。青州指挥使王公俨向杨希望进攻，并杀死了他，因此占据其城。

当时后唐帝左右和宦官任诸道监军的人们，都依仗后唐帝的恩宠和节度使们争权，等到邺都的军队发生叛变时，凡仍在任监军的宦官多数被杀死。安义监军杨继源阴谋杀害节度使孔勍，结果孔勍先引诱而后就杀死了他。武宁监军认为李绍真跟随着李嗣源，阴谋杀害原来跟从李绍真的将士，占据彭城来抗拒李绍真。权知留后淳于晏率领诸位将领先杀了监军。淳于晏是登州人。

32 戊辰（十二日），因军粮不足，后唐帝下令河南尹先预借夏秋赋税，结果民不聊生。

33 忠武节度使、尚书令齐王张全义听说李嗣源进入邺都，又忧愁又害怕，连饭都吃不下去。辛未（十五日），在洛阳去世。

34 租庸使因仓库储备不足，极力压缩削减军粮，军士的流言就更加厉害。宰相感到害怕，就带领百官上奏后唐帝说：“现在收上来的租税已经用完，内库还有剩余，各军的家室都不能相保，如果不赶快赈救，怕有离心。等到过了灾年，财产又会收集上来。”后唐帝打算听从他们的意见，刘皇后说：“我们夫妇以君主的身份面临万国，虽然借助了武力的功劳，但也是由天命的安排。命运既然由天掌握，人们能把我们怎么样？”宰相又在帝王休息的殿堂里议论这件事，皇后把耳朵贴在屏风的后面偷听，不一会儿，她把梳妆用具、三个银盆以及皇帝三个幼小的儿子抱到外面说：“人们都说宫中的积蓄多，但四面八方来的贡献随时都赏赐下去，所剩下的只有这些了，请把这些东西卖掉来赡养军队。”宰相听后十分害怕地退出宫殿。

35 李绍荣从邺都退到卫州坚守,同时上奏后唐帝说李嗣源已经叛变,与乱兵合伙。李嗣源派出使者给后唐帝送去自己解释的奏章,一天之内就有好几个人来送。李嗣源的长子李从审为金枪指挥使,后唐帝对李从审说:"我深知你父亲的忠厚,你回去告诉他我的意思,不要使他自疑。"李从审到了卫州,李绍荣把他抓了起来,想杀掉他。李从审说:"你们既不相信我的父亲,我又不能回到我父亲的住地,那么请求再把我关回禁卫军去。"于是李绍荣才放了他。后唐帝很怜爱李从审,赐给他名字叫继璟,待他就像待儿子一样。此后李嗣源的所有奏书,都被李绍荣拦挡,不得通过。李嗣源也因此而疑惧。石敬瑭说:"大凡事情都是由于果断而取得成功,犹豫而招致失败,哪里有上将和叛卒进入贼城而他日又安然无恙呢?大梁是天下的要害地方,我希望借三百骑兵先去夺取大梁。如果侥幸攻取了大梁,您就率领大军赶快前进,只有这样才可保全自己。"突骑指挥使康义诚说:"主上没有德政,军民们又怨恨又愤怒,您要顺从大家就会活下来,如果坚守节操就会死去。"于是李嗣源下令安重诲集中部队。康义诚是代北的胡人。

当时齐州防御使李绍虔、泰宁节度使李绍钦、贝州刺史李绍英驻扎在瓦桥,北京右厢马军都指挥使安审通驻扎在奉化军,李嗣源都派遣使者去召集他们。李绍英是瑕丘人,本姓房,名知温。安审通是安金全的侄儿。李嗣源的家属住在真定,虞候将王建立先杀了监军,因此李嗣源的家属才得以保全。王建立是辽州人。李从珂从横水率部队从孟县直奔镇州,与王建立的军队会合,日夜兼程地奔赴李嗣源。李嗣源因为李绍荣在卫州,所以谋划从白皋渡过黄河,分出三百名骑兵让石敬瑭率领作为前头部队,李从珂跟在军队的最后面,于是军势大盛。李嗣源的侄儿李从璋从镇州率领部队向南进军,经过邢州时,邢州人尊崇他为邢州留后。

36 癸酉(十七日),后唐帝下诏让怀远指挥使白从晖率领骑兵扼守河阳桥,于是拿出一些金帛赏赐给各路军队,枢密宣徽使以及供奉内使景进等都献出一些金帛来帮助后唐帝赏赐军队。军队士卒们背着东西骂道:"我们的妻子已经饿死,拿上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甲戌(十八日),李绍荣从卫州到达洛阳,后唐帝到鹞店去慰劳他。李绍荣说:"邺都的叛乱士卒已经派出他们的同伙翟建白占据了博州,打算渡过黄河来袭击郓、汴,希望陛下巡幸关东来招抚他们。"后唐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37 景进等对后唐帝说:"魏王还没有到来,康延孝刚刚平定西南方面,还是不很安定。王衍的同党不少,如果他们听说您东征,恐怕会发生变化,不如消灭他们。"后唐帝派遣中使向廷嗣拿着后唐帝的命令去诛杀他。后唐帝的命令说:"王衍一行,一并杀死。"已经盖上了后唐帝的印记和画了押,枢密使张居翰复看时,就在殿堂的柱子上勾去"行"字,改为"家"字,因此蜀国的百官以及王衍的仆役们就有一千多人免于一死。向廷嗣到达长安,在秦川驿把王衍的家族全部诛杀。王衍的母亲徐氏将要被杀时,大声说:"我的儿子以一个国家迎降还免不了诛灭全家,你们背信弃义,我知道你们也要遭受这种灾难。"

38 乙亥(十九日),后唐帝从洛阳出发。丁丑(二十一日),住在汜水。戊寅(二十二日),派遣李绍荣率骑兵沿着黄河向东进军。李嗣源的亲信同伙中追随后唐帝的人大多逃跑了。有人劝说李继璟应当及早逃脱,但李继璟始终没有逃离的意思。后唐帝曾多次派遣李继璟到李嗣源那里去,李继璟坚决不去,希望死在后唐帝的面前来表明自己的忠诚。后唐帝听说李嗣源在黎阳,硬派遣李继璟渡过黄河去召他,李继璟在路上遇到李绍荣,李绍荣把他杀死了。

39 吴越王钱镠有病,他到衣锦军那里命令镇海、镇东节度使留后傅璮监国。吴国的徐温派遣使者来问候,钱镠的左右大臣都劝他不要见吴国使者,钱镠说:"徐温阴险狡猾,这回名义上是来问候我,而实际上是来窥探我。"于是他振作起来出去接见吴国使者。徐温果然集中兵力准备袭击吴越,听说钱镠病愈,就停止了行动。

40 吴国任命左仆射、同平章事徐知诰为侍中,右仆射严可求兼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41 庚辰(二十四日),后唐帝从汜水出发。

辛巳(二十五日),李嗣源到达白皋,遇到好几船山东去上供的绢帛,于是拿这些东西赏给了军队。跟随安重诲的人争抢船上的东西,行营马步使陶玘把他们当众斩杀,因此军中才整肃起来。陶玘是许州人。李嗣源渡过黄河,到达滑州,派人去召见符习,符习和李嗣源在胙城相会,安审通也率部队来这里相会。汴州知州孔循派遣使者拿着送给后唐帝的表书在西面迎接后唐帝的到来,同时也派遣使者向北方偷偷送信给李嗣源,说:"谁先到谁将得到汴州。"

在此以前,后唐帝派遣骑将满城人西方邺镇守汴州。石敬瑭派副将李琼用强劲的军队突然攻入封丘门,石敬瑭跟在他们的后面从西门进入,占据了汴州城,西方邺请求投降。石敬瑭派人去报告李嗣源。壬午(二十六日),李嗣源进入大梁。

这一天，后唐帝到达荥泽的东面，命令龙骧指挥使姚彦温率领三千骑兵为前锋，并说："你们都是汴梁人，我进入你们的境内，不想让其他部队作为前锋，唯恐打扰你们的家室。"赏赐了丰厚的礼物就派他们走了。姚彦温马上率领这部分士卒背叛了后唐帝而归服了李嗣源，他对李嗣源说："京师危险紧迫，主上被赐名李绍荣的元行钦所迷惑，大势已去，不可再侍奉皇上了。"李嗣源说："你没有忠心，说的话何等悖乱！"于是马上夺取了他的部队。指挥使潘环驻守在王村寨，有好几万斤粮草，后唐帝派骑兵去察看，潘环也逃奔到大梁。

后唐帝到达万胜镇，听说李嗣源已经占据了大梁城，诸军离叛，神色沮丧，他登上高处叹息地说："我不能成功了。"于是马上命令回师。后唐帝出关时，随从的部队有二万五千人，等到回师的时候已失去一万余人，于是他留下秦州都指挥使张唐率领三千骑兵步兵把守关口。癸未（二十七日），后唐帝返回时路过瓮子谷，道路狭窄，每逢遇到拿着兵器仪仗的卫士，他就用友好爱惜的话安抚他们说："刚才有人报告说魏王又进贡西川的金银五十万两，等到了京师全部分给你们。"士卒们回答说："陛下的赏赐已经晚了，人们也不会感谢圣恩了。"后唐帝只是哭泣而已。后唐帝又寻找袍带赏赐给跟从他的官吏们。内库使张容哥说颁赐的东西已经用完了，卫士们骂张容哥说："使国君失去了国家，都是你们这些阉竖们干的。"于是拔出刀来追逐他。幸好有人救了他，才免于一死。张容哥对他的同伙们说："皇后吝啬财物到了如此地步，现在又归咎于我们。如果发生意外的事情，我们将会碎尸万段，我不能忍心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因此，他跳进黄河淹死了。

甲申（二十八日），后唐帝到达石桥的西面，摆开酒宴，悲痛地对李绍荣等诸位将领说："你们侍奉我以来，急难同当，富贵同享，今天使我到了如此地步，都没有一个计策能救我吗？"一百多位将领都割断了头发放在地上，誓死来报答后唐帝，于是一起放声大哭。当天晚上，进入洛城。

李嗣源命令石敬瑭率领前锋部队到汜水收集安抚那些逃散的士卒，李嗣源在后面跟着他们。李绍虔、李绍英率领部队也来相会。

丙戌（三十日），宰相、枢密使一起上奏后唐帝说："魏王率领西面的部队即将到来，陛下的车驾应当暂且控制扼守住汜水，收集安抚逃散的士卒来等待魏王。"后唐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并亲自到上东门外检阅了骑兵，告诫他们明天早晨向东进军。

（骈宇骞　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第二百七十五卷

后唐纪四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丙戌，公元 926 年）

1 夏季，四月，丁亥朔（初一），后唐帝出行前的戒严等都已办好准备出发，骑兵陈列在宣仁门外，步兵陈列在五凤门外。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不知道睦王李存义已经死去，打算辅助他一起叛乱，于是率部队从军营中亮出刀刃大声疾呼，和黄甲两军攻打兴教门。这时后唐帝正在吃饭，听说兵变就率领诸王和近卫骑兵进攻，把乱军赶出兴教门。当时，蕃汉马步使朱守殷率骑兵在外面，后唐帝派中使去急召他，打算和他一起攻打乱兵。朱守殷不来，领兵在北邙茂密的树林中休息。乱兵焚烧了兴教门，沿着城墙进入，后唐帝身边的大臣和禁卫兵都丢盔弃甲偷偷逃跑了，只有散员都指挥使李彦卿以及宿寻军校何福进、王全斌等十余人奋力作战。不一会儿，后唐帝被流箭射中，鹰坊人善友扶着后唐帝从门楼上走下来，到了绛霄殿的屋檐下把箭拔出来。后唐帝口渴烦闷想喝水，皇后没有亲自去看望，只是派宦官送去些乳浆。很快后唐帝就死了。李彦卿等痛哭而去，左右大臣也都离去，善友收拾了屋檐下的乐器，盖住后唐帝的尸体，把他焚烧了。李彦卿是李存审的儿子。何福进、王全斌都是太原人。刘皇后装好金玉珠宝，系上马鞍，和申王李存渥、李绍荣领着七百骑兵焚烧了嘉庆殿以后从师子门出逃。通王李存确、雅王李存纪逃奔到南山。宫里的人大多数都逃跑了，朱守殷进入宫内，挑选了三十多个宫女，让她们各自拿了些乐器和珍贵的玩物，放在他家。此时各路军队把都城洗劫一空。

这一天，李嗣源到达瓮子谷，听说后唐皇帝庄宗已死，痛哭一场，并对诸位将领说："主上平时很得人心，正是被这一群小人蒙蔽迷惑才到了这种地步，现在我将到哪里去呢？"

戊子（初二），朱守殷派使者飞速报告李嗣源，说："京城大乱，诸军烧杀抢掠不已，希望赶快来解救京城。"乙丑（疑误），李嗣源进入洛阳，住在自己的宅里，禁止焚烧抢掠，在灰烬中拾了一些庄宗的遗骨，然后把他安葬了。

李嗣源进入邺都的时候，前直指挥使平遥人侯益摆脱了李嗣源回到洛阳，庄宗抚摩着他痛哭流涕。到了现在，侯益自缚来请罪。李嗣源说："你作为一个大臣，尽忠尽节，又有什么罪呢？"又使他官复原职。

李嗣源对朱守殷说："你好好地巡回检查，以待魏王到来。淑妃、德妃都在宫中，她们的供给应当格外丰富齐备。等皇上的陵墓修好，国家有了继承人，我就回到我的藩镇去为国家保卫北方领土。"

这一天，豆卢革率领百官送上书札劝李嗣源即皇帝位，李嗣源当面告诉他们说："我奉皇上的命令去讨伐乱贼，不幸部队叛背逃散。本想入朝亲自诉说情况，但被李绍荣所阻隔，分裂到如此地步。我本来没有其他想法，诸君突然来推举我，是根本不了解我，希望不要说了。"豆卢革等坚决请求，李嗣源还是没有答应。

李绍荣想投奔河中去靠拢永王李存霸，跟从他的部队渐渐逃散了。庚寅(初四)，到了平陆，只剩下几个骑兵，被人抓获，由于戴了脚，就送到了洛阳。李存霸也率领一千多人弃镇逃奔到晋阳。

2 辛卯(初五)，魏王李继岌到兴平，听说洛阳叛乱，又率兵回到西边，计划据守凤翔。

3 向延嗣到了凤翔，以庄宗的命令杀死李绍琛。

4 当初，庄宗命令吕、郑两个内养留在晋阳，一个监管军队，一个监管仓库，自留守张宪以下都承应不暇。等到邺都发生兵变，又命令汾州刺史李彦超为北都巡检。李彦超是李彦卿的哥哥。

庄宗死后，推官河间张昭远劝张宪奉表拥李嗣源为帝，张宪说："我是一个书生，从一个普通百姓到做大官，都是托先帝的恩情，怎么能够苟且偷生而不感到惭愧呢？"张昭远边哭边说："这是古人的事情，你如能实行，忠义不朽。"

有一个叫李存沼的人，是庄宗的近亲，他从洛阳跑到晋阳，假传庄宗的命令，偷偷和两个内养阴谋杀死张宪和李彦超，占据晋阳而坚守。李彦超知道这一情况后，悄悄地告诉了张宪，打算先把他杀掉。张宪说："先帝对我有深厚的恩情，我不忍心这样做。坚守道义而至死不变却免不了祸端，这是天命啊！"李彦超的计划还没有决定，壬辰(初六)夜晚，士卒们就在牙城里杀死了两个内养和李存沼，于是在城内抢掠到天亮。张宪听说发生兵变，出逃到忻州。正好这时李嗣源的信送到这里，李彦超给士卒下了命令，城里才开始安定下来，于是他就代理太原军府。

5 百官第三次送上书札请求李嗣源称监国，代行国政，李嗣源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甲午(初八)，进入兴圣宫居住，开始接受百官按次序的拜见。他下发的命令称作敕，百官称他为殿下。庄宗的后宫里还有一千多人，宣徽使从中选择了几百名年轻漂亮的送给了监国李嗣源，监国说："这些人有什么用？"宣徽使回答说："宫中的主管不可缺少这些人。"监国说："宫中主管应当熟悉过去的典章制度，这些人怎么会知道？"于是全部用过去的旧官老人代替了他们，让那些年轻人都出宫回亲戚家，没有亲戚的任凭他们随便去哪里。蜀中所送来的宫人也照此办理。

乙未(初九)，任命中门使安重诲为枢密使，镇州别驾张延朗为副使。张延朗是开封人，在后梁时任租庸吏。他工于心计，善事权贵。把他的女儿嫁给了安重诲的儿子，所以安重诲引荐了他。

监国李嗣源命令访求还活着的各王。通王李存确、雅王李存纪藏匿在民间，有人秘密告诉安重诲，安重诲和李绍真谋划说："现在殿下已经摄政，主持办理丧事，各王应当及早安排处置，以此来统一人心。殿下性情慈善，不能告诉他。"于是秘密派人到农舍杀了他们。一个多月以后监国才听说这件事，严厉地谴责了安重诲，伤心惋惜了很久。

刘皇后和申王李存渥逃到晋阳，在路上和李存渥通奸。李存渥到了晋阳，李彦超不接纳，他又跑到风谷，被部下杀死。第二天，永王李存霸也到达晋阳，跟随他的士卒全都逃跑了。李存霸剃掉头发，穿上僧服去拜见李彦超，说："愿意成为山上的僧人，希望能得到庇护。"军士们争着想杀掉他，李彦超说："六相公李存霸既然来了，应当奏请，然后决定去留。"军士们没有听从他的话，在府门的石碑下把他杀死。刘皇后在晋阳当了尼姑，监国派人到晋阳杀了她。薛王李存礼以及庄宗幼小的儿子李继嵩、李继潼、李继蟾、李继岚在国家遭受兵乱后都不知所终。只有邕王李存美中风得病，半身不遂，才免于一死，住在晋阳。

6 徐温、高季兴听说庄宗被杀，更加器重严可求、梁震。

梁震把原来的陵州判官贵平人孙光宪推荐给高季兴，掌管书牍记录。高季兴大治战船，准备攻打楚国。孙光宪劝说："荆南政治混乱之后，全靠你才使士民得以休养生息，现在刚有点生机，如果又和楚国成为仇敌，其他国家乘机钻我们空子，是非常令人担心的。"高季兴于是停止与楚国交战。

7 戊戌(十二日)，李绍荣到达洛阳，监国李嗣源责备他说："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你杀死我的儿子？"李绍

荣睁大眼睛瞪着监国说:“先帝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于是杀死了李绍荣,并恢复了他原来的姓名元行钦。

8 监国怕征讨前蜀国的军队回来发生变故,于是任命石敬瑭为陕州留后。己亥(十三日),任命李从珂为河中留后。

9 枢密使张居翰请求回家乡,监国答应了他的请求。李绍真曾多次推荐孔循的才能,庚子(十四日),任命孔循为枢密副使。李绍宏请求恢复他姓马。

监国下发教令,谴责租庸使孔谦奸巧谄谀、侵占剥夺,使军民贫困的罪行,并将他处死。凡是孔谦制定的苛敛之法,全部废除,同时撤消了租庸使和内句司,依照旧例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委托宰相一人专门管理。又取消了各道的监军使。因为庄宗是由于任用宦官才导致亡国的,所以命令各道把宦官全部杀掉。

10 魏王李继岌从兴平退到武功,宦官李从袭说:“是祸是福不可预测,,但后退不如前进,请王赶快东进来解救内难。”李继岌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前进到达渭水,代理西都留守张籛已经把桥拆毁。他们顺流渡过渭水,当日到达渭南,李继岌的心腹之人吕知柔等都已逃跑躲藏起来。李从袭对李继岌说:“大势已去,王应自图。”李继岌边哭边来回走动,后来就趴伏在床上,命令仆夫李环用绳子把他勒死。任圜代替他率领部队向东前进。监国命令石敬瑭去安抚他们,士卒们都归顺了李嗣源。

在此之前,监国命令他的亲信李冲为华州都监,来应接魏王李继岌的部队。李冲擅自逼迫华州节度使史彦镕入朝。同州节度使李存敬路过华州时,李冲杀死了他,并把他的家属也全部杀掉。他还杀死了西川行营都监李从袭。史彦镕哭着向安重诲诉说了李冲逼他的事,安重诲派史彦镕回到华州,召李冲回朝。

自从监国进入洛阳以来,内外重要的事情都由李绍真决定。李绍真擅自拘捕了威胜节度使李绍钦、太子少保李绍冲,并把他们投入监狱,打算把他们杀掉。安重诲对李绍真说:“温韬、段凝的罪恶都在梁朝,现在殿下刚刚平息了内乱,希望安定万国,难道可以只为你报仇吗?”李绍真因此才没杀他们。辛丑(十五日),监国下令,恢复了李绍冲、李绍钦的姓名叫温韬、段凝,并放他们回归家乡。

11 壬寅(十六日),任命孔循为六枢密使。

12 主管官吏商议监国即皇帝位的礼仪。李绍真、孔循认为唐朝的世运已经完了,应当自己建立国号。监国问左右大臣说:“什么叫做国号?”回答说:“先帝接受唐朝赐给的姓,为唐朝报仇,继唐昭宗之后,所以称唐。现在梁朝的人们不想让殿下的国号称作唐。”监国说:“我十三岁时侍奉献祖,献祖把我看作同一宗族,对我就象对待儿子一样。后来又侍奉武皇近三十年,侍奉先帝近二十年,每次筹划治理国家的大事和攻伐征战,我未尝不参预。武皇的基业就是我的基业,先帝的天下就是我的天下,哪有同家而异国的道理!”于是命令主持政务的人们重新商议一下。吏部尚书李琪说:“如果改变国号,那先帝就成了与国家没有关系的人,他的棺材往哪里安放呢?这不仅仅是殿下忘记了三世旧的君主,我们这些做大臣的心里能够自安吗?过去的朝代以旁支继承王位的有很多,应当用嗣子在棺材前面即位的礼仪即位。”大家听从了他的意见。丙午(二十日),监国从兴圣宫到西宫,穿着用粗麻布做的重丧服在棺材前面即位,百官们都穿着白丧服。不一会儿,监国穿上皇帝的礼服和礼帽,接受册书,百官们穿着吉祥的服装祝贺。

13 戊申(二十二日),命令朝廷内外大臣不得贡献鹰犬珍玩之类的东西。

14 有关部门检举弹劾太原尹张宪弃城之罪,庚戌(二十四日),后唐皇帝李嗣源赐张宪死。

15 任圜率领着出征前蜀的二万六千多士卒到了洛阳,后唐帝慰劳安抚他们,命令他们各自回到军营去。

16 甲寅(二十八日),大赦天下,更改年号。酌情留下后宫一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一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其余的人自己愿到哪里就到哪里。各司、使、务有名无实的人都免除了他们的职务。分派各军在附近的地方供给粮食,以节省运送的费用。免除了夏、秋两季税赋的损耗。节度、防御等使,元旦、冬至、端午、皇帝生日四个节日随便贡奉,但不得剥削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贡奉。选拔人才时,如果有先涂改文书的人,命令三铨制止他们欺诈伪造,其余按旧的规定办理。

17 五月,丙辰朔(初一),任命太子宾客郑珏、工部尚书任圜一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任圜同时兼管三司。任圜忧公如家,他选拔贤良有才能的人,杜绝侥幸,一年之间,府库充实,军民都很满足,朝廷的大纲要领也初具规模。任圜每干一件事,都以天下为己任,因此,安重诲很忌恨他。

18 武宁节度使李绍真、忠武节度使李绍琼、贝州刺史李绍英、齐州防御使李绍虔、河阳节度使李绍奇、洺州刺史李绍能,各自请求恢复他们的姓名为霍彦威、苌从简、房知温、王晏球、夏鲁奇、米君立,后唐帝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苌从简是陈州人。王晏球本来是姓王的儿子,寄养在姓杜的家,所以请求恢复姓王。

19 丁巳(初二),命令百官正衙除正常朝拜外,每隔五天进内殿问一次安。

20 数百名宦官逃窜到山林里面隐藏起来,有的剃发为僧,有七十多人到了晋阳,后唐帝下诏北都指挥使李从温,把他们全部杀掉。李从温是后唐帝的侄儿。

21 后唐帝认为前相州刺史安金全对晋阳有功,壬戌(初七),任命安金全为振武节度使、同平章事。

22 丙寅(十一日),赵在礼请求后唐帝巡幸邺都。戊辰(十三日),任命赵在礼为义成节度使。赵在礼以军情未安定为理由,没有到义成节度使镇所去。

23 李彦超入朝,后唐帝说:"河东没有忧虑,全靠你的力量了。"庚午(十五日),任命李彦超为建雄留后。

24 甲戌(十九日),加封王延翰为同平章事。

25 后唐帝不识字,四面八方的奏书都让安重诲读给他听,安重诲也不能全部通晓,于是上奏说:"臣只以忠诚的心来侍奉陛下,得以掌管朝内重要的事情,现在的事情还粗粗能够知道一些,至于过去的事情,非我所及。希望效仿前朝的侍讲、侍读、近代直崇政、枢密院,选择一些有文化的大臣来共同处理这些事情,以备应对。"于是设置了端明殿学士。乙亥(二十日),任命翰林学士冯道、赵凤为端明殿学士。

26 丙子(二十一日),允许归葬郭崇韬,恢复了朱友谦的官爵。两家的货财田宅,以前没收了的全部归还给他们。

27 戊寅(二十三日),任命安重诲兼领山南东道节度使。安重诲认为襄阳是个重要的地方,不可以没有统帅,不应当兼领,所以他坚决推辞。后唐帝答应了他的请求。

28 后唐帝下诏调汴州控鹤指挥使张谏等三千人去戍守瓦桥。六月,丁酉(十二日),军队出了城,后又返回发动叛乱,焚烧抢掠街市,杀死权知州、推官高逖。逼迫马步都指挥使、曹州刺史李彦饶为统帅,李彦饶说:"你们想让我当统帅,就应当听我的命令,禁止焚烧抢掠。"大家听从了他。己亥(十四日)的早晨,李彦饶在家里暗藏了一些武士,诸位将领进来祝贺,李彦饶说:"前日提倡叛乱的人只有几个人而已。"于是把张谏等四人抓起来,并把他们斩杀。张谏的同党张审琼率领好多人在建国门大声吵嚷,李彦饶率兵攻打他们,全部杀死了这伙人,共有四百人。然后军、州才开始安定下来。当天,把军、州的事情写成公文报节度推官韦俨知道,详细写在书札里报告后唐帝。庚子(十五日),后唐帝下诏命令枢密使孔循掌管汴州,拘捕了三千家作乱的人,把他们全部处死。李彦饶是李彦超的弟弟。

29 前蜀的百官到达洛阳,永平节度使兼侍中马全说:"国家灭亡到了这种地步,活着不如死了!"绝食而死。任命平章事王锴等为诸州府刺史、少尹、叛官、司马,也有些人又回到了前蜀。

30 辛丑(十六日),滑州都指挥使于可洪等放火作乱,攻打驻守在魏博部队的三个指挥,并把他们赶了出去。

31 乙巳(二十日),后唐帝敕命:"朕的名字有两个字,但只要不连称,都不需避讳。"

32 戊申(二十三日),加封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兼任侍中。

33 李继曮到达华州,听说洛中叛乱,又回到凤翔。后唐帝为他诛杀了柴重厚。

34 高季兴上表请求夔、忠、万三州为自己属郡,后唐帝下令答应了他的请求。

35 安重诲依仗后唐帝的恩宠,十分骄横,殿直马延误冲了他的前列仪仗,于是在马前斩了马延,御史大夫李琪把这件事告诉了后唐帝。秋季,七月,安重诲称后唐帝下诏说,马延侵侮冲撞身居要职的大臣,要告诫中外。

36 于可洪和戍守在魏博的将领互相上奏说对方作乱,后唐帝派遣使者去查验落实,辛酉(初七),在都市里斩杀了于可洪。叛乱的首谋滑州左崇牙全营全部灭族,帮助作乱的右崇牙两长剑建平将校一百人也全部灭族。

37 壬申(十八日),开始命令百官每隔五天入朝问一次安,并依次上奏本部门公事。

38 契丹主向勃海发动进动,攻下了夫余城,下令改名叫东丹国。命令他的长子突欲镇守东丹,号人皇王。命令他的次子德光镇守西楼,号元帅太子。

后唐帝派遣供奉官姚坤告诉契丹主庄宗去世。契丹主听说庄宗被乱兵所害,痛哭地说:"世宗是我'朝定'儿。我正准备去援救他,因为勃海没有攻下来,所以没有去成,致使我儿到了如此地步。"痛哭不已。契丹人说"朝定",就是汉语里"朋友"的意思。他又对姚坤说:"现在天子听说洛阳有急事,为什么不去援救?"姚坤回答说:"因为道路太远去不了。"契丹主说:"是什么缘故自立为皇帝?"姚坤给他讲了皇帝之所以即位的原因。契丹主说:"汉族人喜欢粉饰言辞,不必多谈了。"突欲陪从在契丹主的身旁,说:"牵牛践踏了别人的田地,田主就把他

的牛夺过来，这样做可以吗？”姚坤说：“中原没有君主，唐朝天子是不得已才即位的。也就好象天皇王刚刚有了封国一样，难道是强行夺取的吗？”契丹主说：“道理应当是这样。”他又说：“听说我儿专门喜欢声色游猎，他到这种地步也是应该的。我自从听到这件事后，全家不喝酒，把伶人们都遣散了，释放了鹰犬。如果我也效仿我儿的所作所为，将会自取灭亡。”他又说：“我儿和我虽然是世代交谊，然而曾多次和我战争。我和现在的天子没有什么怨恨，足以和好。如果能够给了我黄河以北的地方，我就不再会向南侵犯了。”姚坤说：“这些事情不是使臣我说了就算数的。”契丹主听了非常生气，于是就关起他来，十几天后，又召见他说：“黄河以北恐怕难以得到，得到镇、定、幽州也可以。”于是拿上纸和笔催他写下来，姚坤不肯写，契丹主想把他杀掉，韩延徽劝说，才又把姚坤关了起来。

39 丙子（二十二日），在雍陵安葬了光圣神闵孝皇帝，庙号为庄宗。

40 丁丑（二十三日），镇州留后王建立上奏说涿州刺史刘殷肇不接受替代命令，企图作乱，已经讨伐抓获了他。

41 己卯（二十五日），在应州设置了彰国军。

42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豆卢革、韦说在后唐帝面前奏请事情时，有时礼貌不很恭敬。百官的俸禄都折价放发，只有豆卢革父子的俸禄拿实际钱数。百官的俸禄从五月开始给，而豆卢革父子的俸禄从正月给。因此大家议论纷纷。韦说把孙子当作儿子，上奏求官。候选官员王惨行贿赂，被任命为京畿附近的州县官。按照后唐帝的旨意，任命库部郎中萧希甫为谏议大夫，豆卢革、韦说又重新上奏。萧希甫很恨他们，于是给后唐帝上疏说“豆卢革、韦说不忠于前朝，看脸色阿谀奉承”，因此又诬陷他们说：“豆卢革强夺民田，指使佃农杀人；韦说强夺邻家的水井，抢取别人窖藏的东西。”皇帝下令贬豆卢革为辰州刺史，贬韦说为溆州刺史。庚辰（二十六日），后唐帝赏赐萧希甫金帛，提拔他为散骑常侍。

43 辛巳（二十七日），契丹主阿保机在夫余城去世。述律后召见诸将以及首长中难以制服的人的妻子，然后对他们说：“我现在一人独居，你们不可不效法我。”又召集她们的丈夫边哭边问他们说：“你们思念先帝吗？”这些人回答说：“先帝对我们有很大的恩情，怎么能不思念他呢？”述律后说：“果然思念他，就应该去见他。”于是就把他们都杀死了。

44 癸未（二十九日），再次贬豆卢革为费州司户，贬韦说为夷州司户。甲申（三十日），将豆卢革流放到陵州，把韦说流放到合州。

45 孟知祥暗中有占据蜀中的心思，在检阅军库时，得到铠甲二十万，设置了左右牙等兵十六个营，一共有一万六千人，驻扎在牙城内外。

46 八月，乙酉朔（初一），出现日食。

47 丁亥（初三），契丹述律后派少子安端少君镇守东丹，她和长子突欲奉侍着契丹主的丧事，并率领大家从夫余城出发。

48 当初郭崇韬把前蜀的骑兵分为左、右骁卫等六个营，共有三千人；步兵分为左、右宁远等二十个营，共有二万四千人。庚寅（初六），孟知祥又增设了左、右冲山等六个营，共有六千人，驻扎在城墙外加建的小城圈内外；还设置了义宁等二十个营，共有一万六千人，分别戍守在管辖内的州县，并由这些州县就近供给。又设置了左、右牢城四个营，共有四千人，分别戍守在成都境内。

49 王公俨杀死了杨希望后，打算求得后唐帝颁给他节钺，并扬言说符习管理军队非常严苛，军府里的人不愿让他回来。符习回来时到达齐州，王公俨阻挡住他，符习不敢前进。王公俨又让将士们上表后唐帝，请求自己为统帅，后唐帝下诏，任命他为登州刺史。

王公俨不按时去上任，推托说因为军情留了下来。后唐帝于是调天平节度使霍彦威为平卢节度使，把军队集中在淄州，计划攻取青州。王公俨感到害怕，乙未（十一日），才开始去上任。丁酉（十三日），霍彦威到达青州，追踪王公俨，把他抓获，于是将他的家族和同党全部斩杀，支使北海人韩叔嗣也参预了这件事情。韩叔嗣的儿子韩熙载将要投奔吴国，偷偷告诉他的朋友汝阴进士李榖，李榖送他到正阳，痛饮一番然后告别。韩熙载对李榖说：“吴国如果起用我为宰相，我就长驱直入平定中原。”李榖笑着说：“中原如果用我为宰相，夺取吴国如同取囊中之物。”

50 庚子（十六日），幽州方面报告说契丹人侵犯边境，后唐帝命令齐州防御使安审通率兵抵御契丹人。

51 九月，壬戌（初八），孟知祥设置了左、右飞棹兵六个营，共有六千人，分别戍守在沿江诸州，熟习水上作

战，来防备夔、峡。

52 癸酉(十九日)，卢龙节度使李绍斌请求恢复姓赵，后唐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并且赐他名字叫德钧。赵德钧的养子延寿娶了皇帝的女儿兴平公主，所以赵德钧更加蒙受宠任。延寿本来是蔚县县令刘郛的儿子。

53 加封楚王马殷署理尚书令。

54 契丹述律后喜欢中子德光，想立他为契丹主。到了西楼，让他和突欲一起骑着马立在帐前，然后她对各位酋长说："这两个儿子我都很喜欢，不知道该立那个为契丹主，你们选择一个可以立为契丹主的，然后拉住他的马缰绳。"酋长们知道她的心思，都争着去拉德光的马缰绳，并高兴地跳着说："愿意侍奉元帅太子。"述律后说："大家的愿望，我怎么敢违背。"于是立德光为天皇。突欲心中不平，率几百骑兵想投奔后唐，被巡逻的人所阻止。述律后没有治他罪，只是把他遣送回东丹。天皇王尊述律后为太后，国家的事情都由她来决定。太后又接纳她的侄女为天皇王后。天皇王的性情谨慎孝顺，他的母亲得病后不能吃饭，他也不吃饭，天天侍奉在母亲的身边，应对母亲有时不符合她的意思。母亲睁大眼睛看他时，就害怕得快步避开，不再叫他回来他就不敢再进来见太后。任命韩延徽为政事令，同意姚坤回归后唐国复命，并派遣他的大臣阿思没骨恢来后唐国告诉契丹主去世。

55 壬午(二十八日)，后唐帝赐李继曮名从曮。

56 冬季，十月，甲申朔(初一)，开始赏赐文武官员春天和冬天穿的衣服。

57 昭武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延翰骄淫残暴，己丑(初六)，自称大闽国王。修建宫殿，设置百官，礼仪细节以及礼乐典章制度都效仿天子，臣下称他为殿下。赦免境内的罪犯，追尊其父亲王审知为昭武王。

58 静难节度使毛璋骄横不遵守法度，他训练士卒，修缮武器，专横暴敛，欺上压下。后唐帝下诏，任命颍州团练使李承约为节度副使去监察他。壬辰(初九)，调毛璋任昭义节度使。毛璋想不执行后唐帝的命令，李承业和观察判官长安人边蔚从容劝说，很长时间，他才肯接受替代去任昭义节度使。

59 庚子(十七日)，幽州奏告契丹卢龙节度使卢文进来投奔。当初，卢文进为契丹镇守平州，后唐帝即位以后，派遣密使去劝说他，因为是换代以后，所以也就没有什么疑忌和怨恨。卢文进的军队都是汉族人，想回家乡，于是杀死了契丹派往戍守平州的人，并率领他的十多万士卒、八千多辆车帐投奔来。

60 当初，魏王李继岌、郭崇韬计算蜀中富裕的百姓们应当交纳犒赏钱五百万缗，任凭他们用金银缯帛来充当，昼夜督促他们上交，有的人被逼自杀。除供给军队需要外还剩下两万缗。到这个时候，任圜管理三司，他知道成都富饶，于是派遣盐铁判官、太仆卿赵季良入蜀给孟知祥送去加封侍中的符节文书，并使他兼任三川都制置转运使。甲辰(二十一日)，赵季良到达成都。蜀人打算都不给，孟知祥说："府库的钱财是别人收集来的，交出去是可以的。州县收上来的租税，是用来赡养十万镇兵的，决不可给。"因此赵季良只拿走府库里的东西，也不敢再说制置转运的事。

安重诲认为孟知祥和东川节度使董璋都占据了险要的地方，并且拥有强大的军队，恐怕时间长了就难以控制。况且孟知祥又是庄宗较近的姻亲，因此想偷偷把他杀死。客省使、泗州防御使李严自己请求出任西川监军，一定能够控制孟知祥。己酉(二十六日)，后唐帝任命李严为西川都监，任命文思使太原人朱弘昭为东川节度副使。李严的母亲很贤明，她对李严说："你先前出谋划策消灭蜀国，今日再去那里，一定会以死来报答蜀国人民的。"

61 按旧的规定：吏部发委任官职的文凭时，先要求任职人交朱胶绫轴钱。丧乱以来，贫穷的人只接受皇帝发的任职命令，多数人不拿吏部发的任职文凭。十一月，甲戌(二十一日)，吏部侍郎刘岳上书说："任职文凭上有褒贬训诫的话，哪里能让人初任职就不看呢？"于是后唐帝下命令文官尚书左右丞及二十四曹郎、给事中、谏议大夫，武官大将军以上，应当赐给他们任职文凭。在这以后，主管这一事务的人们又议论，认为朱胶绫轴费用不多，朝廷既然已经授予他们官禄，为什么还吝惜这些小费呢？于是上奏后唐帝："凡是拜官授职的人改为不交钱，都赐给任职文凭。"在这个时候，除了赐给新任的正员官之外，其余如试衔、贴号只赐给特别宠爱的军中将校而已。到了长兴以后，所授予的官越来越多，甚至军中卒伍，使、州、镇、戍中的小官吏，都得到了银印青绶，级别接近了御史台官，每年赐给的任职文凭数以万计。

62 闽王王延翰轻视欺侮他的兄弟，继承王位才一个多月，就把他的弟弟王延钧赶出去任泉州刺史。王延翰选取了很多民女来充实他的后宫，无止境地到处选取。王延钧上书极言相劝，王延翰非常生气，因此两个人有了嫌隙。他的父亲王审知的养子王延稟任建州刺史，王延翰给他写信让他帮助选取宫女，王延稟在回信时出言不逊，因此他们之间也有了矛盾。十二月，王延稟、王延钧联合兵力袭击福州。王延稟顺流而下先到福州，福州

指挥使陈陶率兵抵抗他，陈陶战败自杀。这天黑夜，王延禀率领一百多壮士直奔福州西门，踩着梯子进入城内，把看守大门的人抓了起来，打开兵库，取出武器。到了寝门时，王延翰吓得藏匿在别的房间里。辛卯（初八）晨，王延禀抓获了王延翰，把他的罪恶公布于众，而且说王延翰和他的妻子崔氏共同杀害了先王，并把这些告诉了官吏百姓们，然后在紫宸门外斩杀了他。这一天，王延钧到达城南，王延禀打开城门让他进去，并且尊崇王延钧为威武留后。

63 癸巳（初十），后唐帝任命卢文进为义成节度使、同平章事。

64 庚子（十七日），任命皇子李从荣为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

65 赵季良等从蜀中运回十亿金帛到达洛阳，当时朝廷正钱财匮乏，全靠这些金帛来接济。

66 这一年，吴越王钱镠认为中原丧乱，朝廷的命令也通不下去，于是就改换年号为宝正。其后又和中原来往，因此也就避讳而不用这个年号了。

二年（丁亥，公元 927 年）

1 春季，正月，癸丑朔（初一），后唐帝更改名字叫亹。

2 孟知祥听说李严来监督他的军队，因此很憎恨他。有人请求上奏后唐帝阻止他来，孟知祥说："何必这样呢，我有对付他的办法。"于是派遣官吏到绵州、剑州去迎候他。正好遇上武信节度使李绍文去世，孟知祥自称他曾接受过庄宗皇帝的秘密诏令，允许他见机行事。壬戌（初十），任命西川节度副使、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李敬周为遂州留后，并催促他上路赴任，然后才上表告诉后唐帝。李严事先派遣使者到达成都，孟知祥自认为对李严有旧恩，希望他惧怕而自己返回，于是阵列重兵给李严看，李严却不以为然。

3 安重诲认为孔循从小在宫廷里侍奉，明白熟习朝廷里过去的典章制度，也知道朝廷官员的品行才能，所以好多事情都听他的话。豆卢革、韦说获罪以后，朝廷商议设立宰相，孔循的意见是不想起用河北人，一开始推荐郑珏，后又推荐太常卿崔协。任圜想起用御史大夫李琪。郑珏平素就恨李琪，所以孔循极力阻止他，于是对安重诲说："李琪不是没有文才，只是有点不廉洁。宰相只能用端重有器度的人，这样才足以成为朝廷百官的典范。"有一天在后唐帝面议论这件事，后唐帝问谁可以任宰相，安重诲回答说是崔协。任圜说："安重诲不熟习朝中人员，被人所收买。崔协虽然是名家，但认识的字很少。我已经是因为没有学问而忝列相位，怎么可以再增加一个崔协而被天下人笑话呢？"后唐帝说："宰相是个重要的职位，你们再重新商议一下。我在河东时见书记冯道多才博学，与世无争，这个人可以任宰相。"退堂时，孔循没给后唐帝行礼，一甩衣服就走了，还说："天下的事情一也是任圜，二也是任圜，任圜是个什么人！假使崔协突然死去那也就算了，如果死不了必须让他当宰相。"因此他好几天称病不上朝，后唐帝派安重诲去给他说明情况，他才上了朝，安重诲私下对任圜说："现在正缺人，崔协暂且作备选人员，可以吗？"任圜说："您抛弃李琪而使崔协为宰相，这就好像抛弃了苏合香丸，选取屎壳螂推的粪球。"孔循和安重诲在一起处理政事，每天都说李琪的坏话而说崔协的好话。癸亥（十一日），终于任命端明殿学士冯道和崔协一起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协是崔邠的曾孙子。

4 戊辰（十六日），王延禀准备回建州，王延钧给他送行，将要分别的时候。王延禀对王延钧说："要好好地守住先人事业的根基，不要麻烦我再来！"王延钧十分恭敬谦逊地谢过王延禀，脸色都变了。

5 庚午（十八日），开始命令天下长吏每隔十天就要亲自讯视记录囚徒的罪状。

6 孟知祥对李严的礼节待遇都十分优厚，有一天，李严去拜见孟知祥，孟知祥对他说："你从前奉诏出使见了王衍，回去以后又请求出兵讨伐蜀国，庄宗听了你的话，致使两国都灭亡。今天你又来到这里，蜀中的人感到十分害怕。况且天下都已经废掉了监军，你单独来监督我军，这是为什么呢？"李严听后十分恐惧，苦苦哀求。孟知祥说："大家怒不可遏。"于是把他缉拿斩杀了。孟知祥又召见左厢马步都虞候丁知俊，丁知俊感到十分恐惧，孟知祥指着李严的尸体对他说："过去李严出使蜀国，你是他的副手，然而他已成为故人，你替我把他埋葬了。"因此向后唐帝诬奏说："李严假宣后唐帝口头敕令，说是代替我，让我到后唐帝那里。他又擅自允许将士优待奖赏，我已经把他诛杀了。"

内八作使杨令芝因事去蜀中，到鹿头关后听说李严被杀死，就逃奔回来。朱弘昭在东川，听到李严被杀也很害怕，谋划回洛阳。正好这时有军事行动，董璋派他回去奏告后唐帝，朱弘昭说了些假话然后就走了，因此才得以免死。

7 癸酉（二十一日），任命皇子李从厚为同平章事，充任河南尹，兼管六军诸卫事。李从荣听说后很不高兴。

8 己卯（二十七日），加封枢密使安重诲兼任侍中，孔谦为同平章事。

9 吴国马军都指挥使柴再用全副武装进入朝廷,御史弹劾他,柴再用依仗有战功而不服气。侍中徐知诰故意在吴王休息的别殿请安,退下去以后他自己弹劾自己,吴王下优待诏书,不予追问,徐知诰坚决请求扣去一个月的俸禄。因此朝廷内外得到整肃。

10 契丹改变年号为天显,在木叶山安葬了契丹主阿保机。述律太后的左右人中有凶暴狡诈的人,皇后对他们说:"替我向先帝传话。"到了先帝的墓地就把他杀了,先后共杀死一百多人。最后该平州人赵思温去,赵思温不去。皇后说:"你侍奉先帝时非常亲近,为什么现在不去呢?"赵思温回答说:"我亲近也不如皇后,皇后去,我就跟着你。"皇后说:"我不是不想跟随先帝到地下,只是看到儿子幼弱,国家又没有君主,所以不能前往。"于是砍下一只手腕,命令他放在墓中。赵思温也因此才免于一死。

11 后唐帝派冀州刺史乌震三次率兵护运粮食到幽州。二月,戊子(初七),任命乌震为河北道副招讨,兼领宁国节度使,驻扎在卢台军。代理泰宁节度使、同平章事房知温回到兖州。

12 庚寅(初九),任命保义节度使石敬瑭兼任六军诸卫副使。

13 丙申(十五日),任命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为景州刺史,等他到任,派遣使者把他全家诛杀了。

14 高季兴得到三州,请求朝廷不要任命刺史,自己派自家子弟去充当,后唐帝没有答应。到夔州刺史潘炕罢官时,高季兴就派兵突然进入夔州城,杀死戍守的士兵,并占据了这个地方。朝廷任命原奉圣指挥使西方邺为夔州刺史,高季兴不接受。高季兴又派兵袭击涪州,没有攻下来。魏王李继岌派遣押牙韩珙等部给朝廷送蜀中的珍宝货物金帛四十万,顺江而下,高季兴在峡口杀死韩珙等,全部强夺了这些珍宝货物。朝廷责问高季兴,高季兴回答说:"韩珙等率领的船队下行到峡口时,已经在水上行走了数千里,要想知道翻船淹死的原故,应该自己去询问水神。"后唐帝听了非常生气,壬寅(二十一日),下令剥夺了高季兴的官爵,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刘训为南面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任命忠武节度使夏鲁奇为副招讨使,率领四万步兵骑兵去讨伐。东川节度使董璋充任东南面招讨使,新任夔州刺史西方邺为东南面副招讨使,率领蜀中的部队下行到三峡,并且会合湖南军队,三面向高季兴发起进攻。

15 三月,甲寅(初三),任命李敬周为武信留后。

16 丙辰(初五),开始设置了监牧,来饲养繁殖马匹。

17 当初,庄宗攻克后梁时,依靠的是魏州牙兵之力。等到他灭亡时,皇甫晖、张破败叛乱也依靠的是魏州兵力。赵在礼被调到滑州,他不到任,实际上也是因为魏兵所劫制。赵在礼自己琢磨想摆脱祸患,于是就秘密派遣心腹到后唐帝那里去请求改换个地方,后唐帝于是为他任命皇甫晖为陈州刺史、赵进为贝州刺史,调赵在礼为横海节度使。任命皇子李从荣去镇守邺都,命令宣徽北院使范延光率兵护送他去,并且设置了邺都军事。于是调出奉节等九指挥的三千五百人,派军校龙晟率领他们,戍守在卢台军来防备契丹人的侵略。但不给他们铠甲和武器,只是在长竿子上挂个旗帜以别于其他队伍,因此都俯首贴耳地离开这里。到了途中听说孟知祥杀死了李严,军中混乱起来,已经有谣言传开。到了卢台之后,正好朝廷不按寻常的顺序提拔乌震为副招讨使,军中的谣言更加厉害。

房知温怨恨乌震突然来代替自己,乌震来到以后,房知温没有交出印信符节。壬申(二十一日),乌震在东面的营寨里召集房知温以及诸先锋马军都指挥使、齐州防御使安审通来下棋,房知温引诱龙晟所属部下在席上杀死乌震,乌震的部下在营外大吵大闹,安审通脱身逃跑,抢夺了一些船只渡过黄河,率领着骑兵按兵不动。房知温害怕事情不能成功,于是也上马跑出门外,士卒们拉住他的马缰绳说:"你应当成为我们的主帅,你离开这里想到哪里呢?"房知温欺骗他们说:"骑兵们都在黄河以西,不去收取他们,只靠步兵,怎么能成就事业。"于是快马加鞭登舟过河,和安审通一起谋划攻打乱兵,乱兵于是就向南去了。骑兵们慢慢地跟在他们的后面,队伍也很整齐。乱兵互相看着吓得脸色都变了,他们排好队,手持火炬在夜里前进,在荒滩水泽中走得很疲乏,第二天早晨,骑兵们从四面一起进攻,乱兵几乎被全部消灭,剩下的人又想返回营寨,但营寨已被安审通焚烧,乱兵们进退无靠,被打得大败。他们当中藏匿在丛林山谷里得免于一死的约有十分之一二。范延光回到淇门时,听说卢台兵乱,就派滑州部队又回到邺都,准备逃跑。

18 后唐帝派遣客省使李仁矩去西川传达诏令,安抚孟知祥以及那里的官民,甲戌(二十三日),到达成都。

19 刘训的部队到达荆南,楚王马殷派遣都指挥使许德勋率领水军驻扎在岳州。高季兴坚守在营寨里不出来应战,同时请求吴国援救,吴国派出水军来援助他。

20 夏季,四月,庚寅(初十),后唐帝下令,凡是卢台乱兵在营寨里的家属一并满门处斩。命令到达邺都,把

九指挥的门关起来，驱赶三千五百家共一万多人到石灰窑，全部斩杀，永济渠的水都被染成了红色的。

21 朝廷虽然知道房知温是首乱分子，为了安定动荡，癸巳（十三日），加封房知温兼任侍中。

22 在此以前，孟知祥派遣牙内指挥使文水人武漳到晋阳迎接他的妻子琼华长公主和儿子仁赞，走到凤翔，李从晏听说孟知祥杀死了李严，就把他们扣下，然后报告后唐帝，后唐帝同意他们回蜀中。丙申（十六日），到达成都。

23 盐铁判官赵季良和孟知祥有旧交，因此孟知祥就上奏后唐帝请求留下赵季良为副使。朝廷不得已，丁酉（十七日），任命赵季良为西川节度副使。李昊回到蜀中，孟知祥任命他为观察推官。

24 江陵地区本来就低下潮湿，又值长时间下雨，运粮的道路不能行走，粮食不能连续不断地运来，将士们都生了病，刘训也生病卧床不起。癸卯（二十三日），后唐帝派遣枢密使孔循前往视察，并察看进攻作战的事宜。

25 五月，癸丑（初三），任命威武留后王延钧为本道节度使、琅邪王。

26 孔循到达江陵，进攻它而没有攻下，于是就派人进城去劝说高季兴，高季兴不退让。丙寅（十六日），后唐帝派遣使者去湖南赏赐在那里的士卒夏季衣服一万套。丁卯（十七日），又派遣使者去赏赐给楚王马殷鞍马玉带，并督促把粮食送到军营，但马殷竟不服从命令。庚午（二十日），后唐帝下诏命令刘训率兵返回。

27 楚王马殷派遣中军使史光宪进朝入贡，后唐帝赏赐给他骏马十匹，美女两人。史光宪回去路过江陵时，高季兴把史光宪抓起来，并抢去了他的马匹美女。高季兴请求率领全镇归附吴国，吴国徐温说："为了国家应当务求实效而抛弃虚名。高氏侍奉唐朝时间已很长，洛阳离江陵也不太远，唐人的步兵和骑兵袭击这里非常容易，我用水军逆流而上援救也很困难。纳人为臣而又不能去援救，使他处于危亡地步，能不感到惭愧吗？"于是接受了他的贡物，而推辞了他向吴称臣，同意他自己归附后唐。

28 任圜的情性刚直，而且依仗自己和后唐帝有旧交，作事敢作敢当，有权势而又得后唐帝宠幸的人们都嫉妒他。按旧的规定，使臣外出的费用由户部发给，而安重诲请求从枢密院发给，他和任圜在后唐帝面前争论了好几次，声色俱厉。后唐帝退朝后，宫人问后唐帝："刚才和安重诲争论事情的是谁？"后唐帝说："宰相。"宫人说："妾在长安宫中，从来没有见宰相、枢密奏请事情时敢象这个样子，大概是轻视皇上吧！"后唐帝听后更加不高兴，最后听从了安重诲的建议。任圜因此请求罢去三司之职，后唐帝下诏，任命枢密承旨孟鹄充任三司副使权判。孟鹄是魏州人。

29 六月，庚辰（初一），太子詹事温犖请求立太子。

30 丙戌（初七），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圜被罢免为太子少保。

31 己丑（初十日），任命宣徽北院使张延朗兼管三司。

32 壬辰（十三日），贬刘训为檀州刺史。

33 丙申（十七日），封楚王马殷为楚国王。

34 西方邺在三峡中击败了荆南水军，又夺回了夔、忠、万三州。

（骈宇骞　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第二百七十六卷

后唐纪五　后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公元 927 年）

1 秋季，七月，任命归德节度使王晏球为北面副招讨使。

2 丙寅（十七日），把夔州升为宁江军，任命西方邺为节度使。

3 癸巳（疑误），以上年给高季兴夔、忠、万三州一事定为豆卢革、韦说的罪行，把他们赐死。

4 把段凝流放到辽州，温韬流放到德州，刘训流放到濮州。

5 任圜请求退休居住在磁州，后唐帝答应了他的请求。

6 八月，己卯朔（初一），出现日食。

7 册礼使到达长沙，楚王马殷开始建国，他建立宫殿，设置百官，都和天子一样，有的稍变更一下名称，翰林学士叫文苑学士，知制诰叫知辞制，枢密院叫左右机要司，臣下称国王为殿下，国王下的命令称做教令。任命

姚彦章为左丞相，许德勋为右丞相，李铎为司徒，崔颖为司空，拓拔恒为仆射，张彦瑶、张迎主管机要部门。然而管内官属都称为摄，只有郎、柱节度使是先任命后请求国王批准。拓拔恒本姓元，为避马殷父亲讳才改为拓拔。

8 九月，后唐帝对安重诲说："李从荣身边有人假传朕的旨意，让他不要接近儒生，恐怕削弱人的志气。朕因为李从荣年轻，又管理大藩，所以给他选择了名儒来辅导他，没想到现在这些奸人们竟讲出这种话！"后唐帝想把这些假传圣旨的人斩掉。安重诲请求对这些人只是严加防备而已。

9 北都留守李彦超请求恢复他姓符，后唐帝答应了他的请求。

10 丙寅(十八日)，任命枢密使孔循兼任东都留守。

11 壬申(二十四日)，契丹来人请求互通友好，后唐派遣使者回报契丹人。

12 冬季，十月，乙酉(初七)，后唐帝从洛阳出发去汴州。丁亥(初九)，到达荥阳。

民间谣传后唐帝打算亲自率兵攻打吴国，又传说后唐帝要制服东方诸侯。宣武节度使、检校侍中朱守殷对此疑惧，判官高密人孙晟劝朱守殷反叛，于是朱守殷登上汴州城坚守。后唐帝派遣宣徽使范延光前去告示朱守殷，范延光说："如不及早攻打他们，汴州就会越来越坚固。我希望率领五百骑兵一起前往。"后唐帝听从了他的建议。范延光在太阳落山时出发，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就走了二百里，直抵汴州城下，和汴州的人交锋，汴州人感到非常吃惊。戊子(初十)，后唐帝到达京水，派遣御营使石敬瑭率领禁卫军日夜兼程去增援范延光。

有人对安重诲说："那些被免除官职而在外面的人，乘乱贼还未被击败，或许能成为祸患，不如把他们消灭了。"安重诲认为说得对，于是上奏请求派遣使者去赐任圜死。端明殿学士赵凤边哭边对安重诲说："任圜是个讲道义的人，怎么肯叛逆呢？你如此滥用刑法，将用什么辅佐国家。"前往赐任圜死的使者到达磁州，任圜把他的家族集合起来喝酒，然后死去，他的表情一点也没有屈服的样子。

13 己丑(十一日)，后唐帝到汴州，四面向汴州城发起进攻，官吏和百姓从城上缒绳出来投降的人很多。朱守殷知道事情不能成功，于是把他的家族全部杀掉，又伸出脖子让左右把他杀死。登上城的人们望见了后唐帝圣驾，都争着打开城门出来投降。孙晟逃奔到了吴国，徐知诰以客相待。

14 戊戌(二十日)，后唐帝下诏免去三司拖欠的赋税近二百万缗。

15 辛丑(二十三日)，吴国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诸道都统、镇海与宁国节度使兼中书令东海王徐温去世。

当初，徐温的儿子行军司马、忠义节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询认为他的哥哥徐知诰不是徐氏的儿子，曾多次请求代替他执掌吴国国政，徐温说："你们都不如他。"严可求以及行军副使徐玠也屡次劝说徐温让徐知询代替徐知诰，徐温认为徐知诰孝顺谨慎，不忍心让徐知询代替他。陈夫人说："徐知诰是从我们家贫穷时就收养了的，怎么能够富贵以后就抛弃他呢？"但严可求等仍然劝说不已。徐温打算率领诸藩镇的官员入朝劝说吴王称帝，将要出发时突然生病，于是就派遣徐知询拿着奏表去劝吴王称帝，因而留下代替徐知诰处理政事。徐知诰起草了奏表想请求出任洪州节度使，打算第二天早晨送上去，这天晚上，徐温的死讯传来，才没有上表。徐知询很快回到金陵。吴王赠徐温为齐王，谥号叫忠武。

16 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筠病了好长时间，将佐们请求召见，没有得到允许。副使符彦琳等怀疑他已经死去，害怕张筠的左右人员有阴谋，于是请求上交符印。张筠知道后十分生气，下令拘捕了符彦琳以及判官都指挥使等，并把他们送进监狱，以谋反来诬陷他们。后唐帝下诏要拿取符彦琳等上朝，经过核实后发现符彦琳没有谋反的证据，于是就把他释放了。后来又调张筠为西都留守。

17 癸卯(二十五日)，任命保义节度使石敬瑭为宣武节度使，兼任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

18 十一月，庚戌(初三)，吴王即皇帝位，追尊孝武王为武皇帝，景王为景皇帝，宣王为宣皇帝。

19 安重诲商议想讨伐吴国，后唐帝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20 甲子(十七日)，吴国实行大赦，改年号为乾贞。

丙子(二十九日)，吴主尊太妃王氏为皇太后。任命徐知询为诸道副都统、镇海宁国节度使兼侍中，加封徐知诰都督中外诸军事。

21 十二月，戊寅朔(初一)，孟知祥派出二十万劳役去修建成都城。

22 吴主立其兄庐江公杨濛为常山王，立其弟鄱阳公杨澈为平原王，立其兄的儿子南昌公杨濛为建安王。

23 当初，晋阳有个会相面的人叫周玄豹，他曾经说后唐帝的相貌贵不可言，后唐帝即位之后，打算把他召到朝廷里来。赵凤说："周玄豹曾经说过陛下当为天子，今天已经验证，没有必要再查询他了。如果把他留在京

师，那些轻举妄动、性情暴躁、狂放不拘等危险人物就一定会聚集到他的门下，争相询问凶吉。自古以来那些巫祝占卜之流经常胡说八道，致使很多人全家被诛灭，这些人根本不能用来安定国家。”后唐帝任命他为光禄卿，并以此职退休，只赏给他很多金帛而已。

24 中书舍人马缟请求用汉光武时的典章制度，七庙之外另外再立一个亲庙。中书门下上奏请求象汉孝德、孝仁皇那样，称皇不称帝。后唐帝想兼称帝，大臣们于是就引用德明、玄元、兴圣皇帝的例子，都在京师立庙。后唐帝命令在应州旧宅立庙，从高祖的父母以下都追谥为皇帝、皇后，他们的墓都称为陵。

25 南汉主到达康州。

26 这一年，蔚、代沿边境的地方一斗粮食的价钱不到十钱。

三年(戊子，公元 928 年)

1 春季，正月，丁巳(初十)，吴主立他的儿子杨琏为江都王，杨璿为江夏王，杨璆为宜春王，宣帝的儿子庐陵公杨玠为南阳王。

2 昭义节度使毛璋的所作所为骄横越轨，有时穿着天子才能穿的赭袍，狂饮娱乐，左右有规劝他的，他就让人剖其心给他看。后唐帝听说此事，征调他为右金吾卫上将军。

3 契丹人攻陷平州。

4 二月，丁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5 后唐帝将要到邺都，当时扈驾诸军的家属刚刚迁到大梁，听说要到邺都，都不高兴，流言议论纷纷。后唐帝听说后，没有成行。

6 吴国自从庄宗消灭了后梁国以来，使者往来不断。庚辰(初四)，吴国的使者到来，安重诲以为吴王杨溥敢和朝廷抗礼，于是派出使者去暗中窥视，并拒不接受他，从此以后就和吴国断绝了关系。

7 张筠到了长安，把守城门的士卒关起来不让他进去。张筠单人匹马入朝，后唐帝任命他为左卫上将军。

8 壬辰(十六日)，宁江节度使西方邺攻下了归州。没过多久，荆南又夺了回去。

9 枢密使、同平章事孔循性情狡猾，善于花言巧语，安重诲很亲信他。后唐帝想为他的儿子娶安重诲的女儿为妻子，孔循对安重诲说：“您身为皇上的近臣，你们又很密切，不应再和皇子为婚姻亲戚。”于是安重诲就推辞了女儿的婚事。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对安重诲说：“孔循善于挑拨离间，不可安排在与皇上密切接触的位置。”孔循知道这件事后，就暗暗派人去巴结王德妃，请求接纳他的女儿。王德妃请求后唐帝为皇子李从厚娶孔循的女儿为妻，后唐帝答应了她的请求。安重诲听到这件事后大发雷霆。乙未(十九日)，后唐帝任命孔循为同平章事，忠武节度使兼东都留守。

安重诲性情刚愎。秦州节度使华温琪入朝，请求留在朝廷，后唐帝表彰了他，任他为左骁卫上将军，每月除了俸禄外还要赏赐他些钱谷。一年多以后，后唐帝对安重诲说：“华温琪是旧交，应该选择一个重镇来安排他。”安重诲回答说没有空缺。又一天，后唐帝又反复说起这件事，安重诲恼怒地说：“我曾多次上奏说没有空缺，只有枢密使可以代替。”后唐帝说：“也可以。”安重诲无言以对。华温琪听说这件事后感到非常害怕，好几个月不敢出门。

安重诲恨成德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建立，于是上奏说王建立和王都互相勾结，有叛变的意图。王建立也上奏安重诲独揽大权，请求入朝当面向后唐帝说明情况，于是后唐帝就召见他。他到了朝廷，说安重诲与宣徽使判三司张延朗结为婚姻亲戚，内外勾结，作威作福。三月，辛亥(初五)，后唐帝见了安重诲，满脸怒气，对他说：“现在给你一镇自己休息去，用王建立代替你，张延朗也放为外任。”安重诲说：“臣披荆斩棘侍奉陛下数十年，正值陛下兴起，因缺乏适当人选而由臣任机要职务，几年来天下平安无事。现在一下把我抛弃在外，我希望听听有什么罪过。”后唐帝很不高兴地站起来，告诉了宣徽使朱弘昭，朱弘昭说：“陛下平日待安重诲如左右手，怎么能因小的忿怒就抛弃了他呢？希望陛下三思。”不久，后唐帝又召见安重诲安抚慰问。第二天，王建立辞掉职务想回到镇上，后唐帝说：“你近来上奏说想在朝廷分担我的忧愁，今天又要到哪儿去！”正好这时门下侍郎兼刑部尚书、同平章事郑珏请求辞官归居，己未(十三日)，任命郑珏为左仆射，然后让他辞官归居。癸亥(十七日)，任命王建立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

10 孟知祥曾多次和董璋争夺盐利，董璋引诱商贩们贩东川的盐入西川，孟知祥对此十分忧虑，于是就在汉州修置了三个场地征收商人的重税，一年可以得到税钱七万缗，从此商贩们不再到东川贩盐了。

11 楚王马殷到达岳州，派遣六军使袁诠、副使王环、监军马希瞻等率领水军攻打荆南，高季兴也用水军迎

战。到了刘郎浦时，马希瞻乘夜间在港中偷偷藏匿下数十艘战船，第二天早晨，两军交战，马希瞻开出战船截击，大败高季兴，俘获和斩杀数以千计，然后进逼江陵。高季兴请求讲和，并把史光宪送还楚国。楚军回去后，楚王马殷责备王环不继续前进夺取荆南，王环说："江陵在唐以及吴、蜀之间，这里四面受敌，应当把它保存下来作为我们屏藩。"马殷听后很高兴。王环每次作战，都身先士卒，和大家同甘共苦。他经常在座位的右侧放一些针和药物，战斗结束后，他就寻找一些受伤的士卒到营帐前，亲自给他们敷药治疗。那些隶属王环的部下都互相称贺说："我们得到了死后的归所。"所以每次作战，都会建立功勋。

12 楚国发动所有水军向南汉发起攻击，包围了南汉的封州。南汉主用《周易》来占卜这次战争，遇上"大有"卦，于是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大有。南汉主命令左右街使苏章率领三千神射手、一百艘战船去援救封州。苏章到达贺江，把铁绳沉在水中，两岸修筑巨轮把铁绳挽在上面，又修筑了很长的堤坝把它挡起来，在堤坝中埋伏了壮士。苏章乘轻舟去迎战，假装战败，楚人追击，进入堤坝中，南汉兵把轮子上的铁绳拉开，楚军的战船既不能进，也不能退，然后神射手们在两岸用强弩射击楚军，楚兵大败，解除了封州的包围逃跑了。南汉主任命苏章为封州团练使。

13 夏季，四月，后唐帝任命邺都留守李从荣为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客省使太原人冯赟为北都副留守，夹马指挥使新平人杨思权为步兵都指挥使来辅佐李从荣。戊寅(初三)，任命宣武节度使石敬瑭为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加封同平章事。枢密使范延光为成德节度使。丙戌(十一日)，任命枢密使安重诲兼任河南尹，河南尹李从厚为宣武节度使，仍然兼管六军诸卫事。

14 吴国右雄武军使苗璘、静江统军王彦章率领一万水军向楚国的岳州发起进攻，到了君山，楚王马殷派遣右丞相许德勋率领一千多艘战船去抵御吴军。许德勋说："吴军想乘我们没有防备而袭击，当他看见我们大军时，一定会感到害怕而逃跑。"于是他们偷偷地驻在角子湖，派王环在黑夜里率领三百战船去断绝吴军的回路。天将亮的时候，吴军进军到荆江口，准备会合荆南军队一起攻打岳州，丁亥(十二日)，到达道人矶。许德勋命令战棹都虞候詹信率三百轻便船只走在吴军的后面，许德勋率领大军迎在吴军的前面，前后夹攻吴军，将吴军打得大败，俘虏了苗璘、王彦章，把他们带回楚国。

15 当初，义武节度使兼中书令王都在易定镇守了十多年，自己任命刺史以下的官吏，所交的租赋都用来供养本地军队。等到安重诲掌权以后，渐渐按国家法规办事。后唐帝也因为王都是篡夺了他父亲的权位而憎恨他。当时，契丹人曾多次侵略边境，所以朝廷在幽、易之间驻扎了大量军队。对于军队将领们的行动，王都暗地里都有所防备，时间长了逐渐产生了猜疑。王都害怕朝廷把他调到其他地方，他的心腹和昭训劝他要有保全自己的办法，于是王都就向卢龙节度使赵德钧求婚。又知成德节度使王建立与安重诲之间有些矛盾，于是派遣使者去和王建立结为兄弟，同时偷偷和王建立谋划恢复河北地区原来的诸镇世袭、不给朝廷贡赋、不受朝廷征发等旧的规定。王建立表面上答应了他，但又秘密把这些情况上奏给后唐帝。王都又把用蜡封好的密信送给青、徐、潞、益、梓五个统帅，挑拨离间他们。王都还派人去劝说北面副招讨使归德节度使王晏球，王晏球没有听从他。于是把金子送到王晏球的营帐来贿赂他，使他想办法，但没有结果。癸巳(十八日)，王晏球把王都谋反的情况上奏，后唐帝下诏宣徽使张延朗和北面各位将领商议讨伐王都。

16 戊戌(二十三日)，吴国调常山王杨濛为临川王。

17 庚子(二十五日)，后唐帝下诏罢免王都的官爵。壬寅(二十七日)，任命王晏球为北面招讨使，暂时主持定州州事。任命横海节度使安审通为北面副招讨使，郑州防御使张虔钊为都监，调各道的军队联合起来讨伐定州。这一天，王晏球向定州发起进攻，攻下了定州北关城。王都用厚礼请求奚人酋领秃馁来援救。五月，秃馁率领一万骑兵突然进入定州，王晏球撤退，坚守曲阳，王都和秃馁趁进攻打。王晏球和王都、秃馁在嘉山下交战，把他们打得大败，秃馁率领两千骑兵逃奔回定州。王晏球追击到定州城门，进一步发起进攻，夺取了西关城。定州城很坚固，很难攻下，王晏球扩建西关城，并设置行府，使定州、祁州、易州三州的百姓交纳税赋供给这里的军队，让他们在这里坚守阵地。

18 辛酉(十七日)，后唐帝任命天雄节度使副使赵敬怡为枢密使。

19 王晏球听说契丹人出兵来援救定州，于是率领大军直奔望都，并派遣张延朗分一部分兵力退守在新乐。于是张延朗到了真定，留下赵州刺史朱建丰率领军队修筑新乐城。契丹人已从别的道路进入定州，与王都在夜晚袭击新乐，攻克后杀死了朱建丰。乙丑(二十一日)，王晏球、张延朗在行唐会师，丙寅(二十二日)，到达曲阳。王都乘胜把自己的全部兵力和契丹五千骑兵会合成一万多人，在曲阳阻截住王晏球等，丁卯(二十三日)，两

军在城南交战。王晏球召集诸位将校命令他们说:“王都轻薄而且骄傲,一战就能把他抓获。今天是诸位报效国家的时候。都扔掉弓箭,用刀剑进攻,回头看的斩首。”于是骑兵率先前进,舞鞭挥剑,直冲王都的阵地,把王都的军队打得大败,被击杀的尸体满山遍野。契丹人有一半被击杀,其余的都逃跑了。王都和秃馁只剩下几个骑兵保护,才免于一死。卢龙节度使赵德钧阻击契丹人,那些逃走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被杀死。

20 吴国派遣使者向楚国请求和好,并请求归还苗璘、王彦章。楚王马殷把他们送回去,并派许德勋为他们饯行。许德勋对他们二人说:“楚国虽小,旧的大臣老的将领们还都健在,希望吴国不要打什么主意。一定要等到马驹争夺马厩时,然后才可以谋取。”当时马殷在宫内有很多宠幸的人,嫡庶不分,他的儿子们也骄横奢侈,所以许德勋才对他们讲了这番话。

21 六月,辛巳(初八),高季兴又请求向吴国称臣,吴国给高季兴进爵为秦王,后唐帝下诏楚王马殷讨伐高季兴。马殷派许德勋率兵去攻打荆南,派他的儿子马希范为监军,驻在沙头。高季兴的侄子云猛指挥使高从嗣单人匹马到了楚军的营寨前,请求和马希范一决胜负,副指挥使廖匡齐出去和他交战,摧折他的身体,把他杀死了。高季兴听说之后感到很恐惧,第二天,请求和楚军和好,许德勋才率兵回去。廖匡齐是赣县人。

22 王晏球知道定州有防备,不能轻易急攻,朱弘昭、张虔钊扬言王晏球胆却害怕。后唐帝下诏催促他们进攻。王晏球不得已,乙未(二十二日),向定州城发起进攻,结果有三千将士被杀伤。

23 在此之前,后唐帝下诏调西川的军队去戍守夔州,孟知祥派遣左肃边指挥使毛重威率领三千人前往夔州。不久,孟知祥上奏说:“夔、忠、万三州已经平定,请求把戍守在夔州的士卒召回去,这样可以节省军队供给的运输。”后唐帝没有答应。孟知祥偷偷派人去引诱他们,毛重威率领他的士卒喧闹着逃了回去。后唐帝命令将毛重威治罪,经过孟知祥的请求才赦免了他。

24 陕州行军司马王宗寿请求埋葬原来的前蜀主王衍,秋季,七月,追封王衍为顺正公,用诸侯的礼仪把他埋葬。

25 北面招讨使安审通去世。

26 东都的百姓中有违犯法律私自酿酒的人,东都留守孔循将其全家诛灭。有人请求让百姓们自便酿酒,而在秋季税赋中每亩增收五钱。己未(十六日),后唐帝下令同意。

27 壬戌(十九日),契丹又派其首长惕隐率领七千骑兵救援定州,王晏球在唐河北面迎战,把契丹人打得大败。甲子(二十一日),追击到易州。当时因为长期下雨,河水上涨,契丹人被后唐军所俘获斩杀以及掉入河中淹死的不计其数。

28 戊辰(二十五日),后唐帝任命威武节度使王延钧为闽王。

29 契丹人败走,道路泥泞,人马又饥饿又疲乏,进入了幽州境内。八月,壬戌(疑误),赵德钧派遣牙将武从谏率领精锐骑兵阻击,并分别派军队把守在险要的地方,活捉了惕隐等几百人。其余的士卒都分散逃到村里,村里的百姓用棍子打他们,最后逃脱回国的不过几十个人。从此以后,契丹人灰心丧气,不敢轻易来侵犯边塞。

30 当初,庄宗攻占河北时,得到一个小孩儿,把他养在宫中,等到他长大赐姓名叫李继陶。明宗即后唐帝位后,把他放了回去。王都得到他后,让他穿上黄袍,坐在城上的矮墙中间,对王晏球说:“这是庄宗皇帝的儿子,已经即皇帝位。你蒙受先朝的厚恩,难道你不怀念先朝吗?”王晏球说:“你搞这些小动作有什么好处呢?我现在教给你两个办法,如果不率领全军出来决战,那么就束手投降,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活路。”

31 王建立认为自己没有多少文化,请求解除判三司的官职,后唐帝没有答应。

32 乙未(二十三日),吴国实行大赦。

33 吴越王钱镠想立中子钱传瓘为继承人,于是对他的儿子们说:“你们各自讲讲你们的功劳,然后我选择你们中功劳多的人立为继承人。”钱传瓘的哥哥钱传琦、钱传璙、钱传球都一致推举钱传瓘。于是上奏请求后唐帝授给钱传瓘两个镇。闰八月,丁未(初五),后唐帝下诏任命钱传瓘为镇海、镇东节度使。

34 戊申(初六),赵德钧献上了契丹的俘虏惕隐等,诸位将领都请求把他们杀掉,后唐帝说:“这些人们都是契丹人中的勇敢将领,杀了他们契丹人就绝望了,不如留下他们来缓解边塞的忧患。”于是赦免了惕隐等酋长五十人,把他们安排在亲卫中,其余的六百多人全部斩杀。

35 契丹派遣梅老季素等人来入贡。

36 当初,卢文进来投降,契丹任命蕃汉都提举使张希崇代替他为卢龙节度使,驻守在平州,并派遣了亲信将领率三百骑兵去监督他。张希崇本来是个书生,任幽州牙将,后来被契丹人俘获。他的性情和气平易,契丹将

领们渐渐亲近信任他，他于是和部属们谋划南归。部属们哭着说："回南方去当然是我们连睡觉吃饭都不会忘记的，然而敌众我寡，怎么办呢？"张希崇说："我引诱他们的将领然后把他们杀掉，士卒们一定会溃散逃离。这里离契丹人的营帐有一千多里，等到他们知道后调集军队来攻打我们，我们已经离开这里很远了。"大家都说："很好！"于是就先挖了些陷井，又给里面放了石灰。第二天，召集契丹将领来饮酒，等他们喝醉以后，连跟从他们的人都一起杀掉，把他们扔进了陷井中。他们的营寨在城北，迅速派兵去攻打，契丹兵都溃散逃跑。张希崇率领他的全部军队二万余人来投降，后唐帝下诏任命他为汝州刺史。

37 吴国的王太后去世。

38 九月，辛巳(初九)，荆南军队在白田打败了楚国军队，抓获了楚国的岳州刺史李廷规，把他送到吴国。

39 乙未(二十三日)，后唐帝下令，因为温韬盗挖先帝的陵墓，段凝反叛，在他们所在地赐死。

40 己亥(二十七日)，任命武宁节度使房知温兼任荆南行营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并分别派遣中使调发各道军队赶赴襄阳去讨伐高季兴。

41 辛丑(二十九日)，调庆州防御使窦廷琬为金州刺史。冬季，十月，窦廷琬占据庆州拒绝执行命令。

42 丙午(初五)，任命横海节度使李从敏兼任北面行营副招讨使。李从敏是后唐帝的侄儿。

43 戊申(初七)，后唐帝下诏，命令静难节度使李敬通出兵讨伐窦廷琬。

44 王都占据定州，守备坚固，四周巡察很严，他部下有些将领曾多次想翻城出来响应官军，但都没有成功。后唐帝派遣使者去催促王晏球进攻，王晏球同使者一起骑着马沿定州城看了看，他指着城对使者说："城墙修得如此高大险峻，即使城主听任外面的士兵登城，也不是云梯战车能够办到的。只是白白地死伤精锐士卒，对敌人一点也不会损伤，像这样还攻城干什么呢？不如让三州将租税供给军队，爱民养兵耐心等待，他们一定从内部崩溃。"后唐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45 十一月，有关部门请为哀帝立庙，后唐帝下诏在曹州修庙。

46 平卢节度使晋忠武公霍彦威去世。

47 忠州刺史王雅夺取归州。

48 庚寅(十九日)，皇子李从厚娶孔循的女儿为妃，孔循因此去了大梁，他用厚礼来巴结王德妃的同党，请求留在大梁。安重诲把他的情况全部上奏给后唐帝，极力排斥他留在大梁，婚礼办完，就催促命令他回到自己的镇所。

49 甲午(二十三日)，起用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建立共议国事，并让他充任平卢节度使。

50 丙申(二十五日)，后唐帝问赵凤："帝王赏赐给人们铁券，这是为什么呢？"赵凤回答说："与他们立下誓言，让他们的子孙们世世代代享受爵禄。"后唐帝说："先朝接受这种赐物的只有三个人，郭崇韬、李继麟不久就全家抄斩，朕只差一点点才得以脱险。"说完后他叹息了很长时间。赵凤说："帝王的心中存有大的信义，本来就不必刻在金石上。"

51 十二月，甲辰(初三)，李敬周奏报攻取了庆州，并将窦廷琬灭族。

52 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得病卧床，命令他的儿子行军司马、忠义节度使、同平章事高从诲代管军府事。丙辰(十五日)，高季兴去世。吴主任命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兼任侍中。

53 史馆修撰张昭远上书说："我见先朝时，皇弟、皇子都喜欢乐舞艺人，进门就给姬妾装饰打扮，出门就夸耀自己有什么骏马。这些人的习尚如此，怎么能成为贤人呢？诸位皇子应当精心选择好的老师，命令皇子躬身拜他们为师，而且恭恭敬敬地侍奉他们，请他们讲习礼义的经义，论述国家安危的道理。古代人君一即帝位就立太子，是为了明确嫡庶的区别，阻塞祸乱的根源。现在通过占卜来确定继承人，我不敢轻率地议论。至于降恩赏赐、婚姻省侍等，嫡庶长幼，应有区分，明确等级权威，杜绝他们心中的侥幸的希望。"后唐帝很赞赏他的说法，但没有能付诸实施。

54 闽王王延钧让二万百姓离俗出家，从此以后闽中的僧人越来越多。

55 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李从荣，年轻骄傲，不亲自处理政务，后唐帝派遣一个平时和李从荣相处比较好的亲信去和他住在一起，让这个人心平气和地劝说和引导他。这个人私下对李从荣说："河南相公李从厚恭敬善良，礼贤下士，有老练成熟的风度。相公您年龄比他大，应当鞭策激励自己，不要让名誉低于河南相公。"李从荣听了很不高兴，回去以后，告诉步军都指挥使杨思权说："朝廷的人们都推崇李从厚而说我的坏话，要废掉我吗？"杨思权说："相公您手里掌握着强大的兵力，而且有我杨思权在，有什么忧虑的呢？"因此劝说李从荣多招募

一些士卒，理好武器，暗中为巩固自己而做好准备。杨思权又对那个皇帝的亲信说："君主经常称誉李从厚而贬低李从荣，我们难道就不能帮助他吗？"这个人感到害怕，于是就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北都副留守冯赟，冯赟又秘密上奏给后唐帝。后唐帝召杨思权到朝廷，因为李从荣的缘故，没有治他的罪。

四年（己丑，公元 929 年）

1 春季，正月，冯赟到朝廷任宣徽使，他对执政说："李从荣性情刚愎而且轻举妄动，应当选择德高望重的人去辅佐他。"

2 王都、秃馁打算突破包围逃出去，但没有能成功。二月，癸丑（十三日），定州都指挥使马让能打开城门让官军进去，王都的全家族人都自焚而死，抓获了秃馁以及契丹二千人。辛亥（十一日），任命王晏球为天平节度使，与赵德钧一并加封兼任侍中。秃馁被送到大梁，在街市上当众斩杀。

3 枢密使赵敬怡去世。

4 甲子（二十四日），后唐帝从大梁出发。

5 丁卯（二十七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协在须水去世。

6 庚午（三十日），后唐帝到达洛阳。

7 王晏球在定州城下，每天用自己的财物慰劳士卒，从开始攻城到攻下城，从来没有杀过一个士卒，三月，辛巳（十一日），王晏球到了朝廷，后唐帝称美他的功劳。王晏球只是感谢朝廷长期给他运送粮食。

8 皇子右卫大将军李从璨性情刚愎，安重诲掌权后，李从璨不服从他。后唐帝巡幸大梁时，任命李从璨为皇城使，李从璨和客人们在会节园大摆宴席，喝酒喝得高兴的时候，开玩笑地登上了皇帝设在会节园的床上。安重诲上奏请求诛杀李从璨。丙戌（十六日），后唐帝赐李从璨死。

9 横山地区的蛮族侵犯邵州。

10 楚王马殷命令他的儿子武安节度副使、兼管长沙府的马希声处理政事，总管内外大小军事，从此以后，国家的大事先经过马希声，然后才报告马殷。

11 夏季，四月，庚子朔（初一），禁止铁锡钱流通。当时湖南专用锡钱，一个铜钱值一百个锡钱，锡钱流入中原，法令难以禁止这些钱的流通。

12 丙午（初七），楚六军副使王环在石首击败了荆南的军队。

13 开始命令沿边境的地方设置市场买党项马，不让他们送到朝廷。在此以前，党项人都把马送到朝廷，以贡马为名，国家粗粗估计一下价钱都付了他们，再加上供给他们食宿，每年的耗费约五十万缗。有关部门苦于这些耗费，因此禁止他们到京城来。

14 壬子（十三日），任命皇子李从荣为河南尹、兼管六军诸卫事；任命李从厚为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

15 契丹人侵犯云州。

16 甲寅（十五日），任命端明殿学士、兵部侍郎赵凤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17 五月，乙酉（十七日），中书上书说："太常改谥哀帝为昭宣光烈孝皇帝，庙号为景宗。既然称宗就应该入太庙，如在别的庙里就不应该称宗。"于是去掉了庙号。

18 后唐帝将要去南郊祭祀，派遣客省使李仁矩用后唐帝的命令告示两川，命令西川贡献钱一百万缗，东川贡献钱五十万缗。但两川都推辞说军需不足，结果西川贡献了五十万缗，东川贡献了十万缗。李仁矩是后唐帝当初在藩镇时的一位将领，被安重诲器重，他依仗恩宠特别傲慢。他到梓州时，董璋置办酒宴招待他，等到中午还不来，正抱着艺妓饮酒。董璋非常生气，跟从董璋的士卒们手执武器进了驿站，让李仁矩站在台阶下面骂他说："你只听说西川斩杀了李严，难道说我们不能杀人吗？"李仁矩痛哭流涕地拜谢请罪，才得以免死。之后又用丰厚的礼物来贿赂李仁矩，让他回朝后不要讲出这件事。李仁矩回到朝廷后，说董璋不遵守法令。不久，后唐帝又派遣通事舍人李彦珣到东川，入境后，有失小礼，董璋就拘捕了跟从李彦珣的人，李彦珣逃了回去。

19 高季兴背叛之后，他的儿子高从诲直言规劝，高季兴不听。高从诲继承爵位后，对他的左右僚佐们说："唐近而吴远，舍弃唐而臣服吴，这不是好方法。"于是就通过楚王马殷向后唐谢罪。又给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元信写信，请求他上奏后唐帝，愿意重新称臣纳贡。丙申（二十八日），安元信把高从诲信的内容告诉了后唐帝，后唐帝答应了他的请求。

20 契丹侵犯云州。

21 六月，戊申（十一日），又将邺都恢复为魏州，留守、皇城使一并停置。

22 庚申(二十三日),高从诲自称为前荆南行军司马、归州刺史,上表请求归附后唐。秋季,七月,甲申(十七日),任命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兼侍中。己丑(二十二日),废止荆南招讨使。

23 八月,吴国武昌节度使兼侍中李简因病请求回到江都。癸丑(十七日),李简在采石去世。徐知询是李简的女婿,他擅自把李简的亲兵二千人留在金陵,并上表推荐李简的儿子李彦忠代替他的父亲镇守鄂州,徐知诰任命龙武统军柴再用为武昌节度使。徐知询知道以后很生气地说:"刘崇俊是哥哥的亲戚,他家三世为濠州刺史。李彦忠是我妻子的家族,难道不能任职吗?"

24 当初,楚王马殷用都军判官高郁为主要谋臣,国家依靠他富强起来,邻国都嫉妒他。庄宗进入洛阳之后,马殷派他的儿子马希范去入贡。庄宗很喜欢他的敏捷,对他说:"近来听说马氏的政权要被高郁所夺取,今天有你这样的人,高郁怎么能夺取呢?"高季兴也用流言在马殷那里诋毁高郁,马殷不听从,于是又派遣使者给节度副使、知政事马希声送去信,非常赞赏高郁的功劳和名誉,并希望与他结为兄弟。使者对马希声说:"高公高季兴经常说'马氏政事都出于高郁',这是子孙们的忧患啊!"马希声相信了他的话。行军司马杨昭遂是马希声妻子的同族人,他图谋取代高郁的职务,每天在马希声那里诬陷高郁。马希声也曾多次向他的父亲马殷说高郁奢侈越轨,而且广交外面的藩镇,请求把他杀掉。马殷说:"我事业能够成功,全靠高郁的力量,你不要说这些话。"马希声坚决请求罢免高郁的兵权,于是高郁被降职为行军司马。高郁对他的亲信们说:"赶快经营西山,我将要告老回乡。狗崽渐渐长大,能咬人了。"马希声听说以后,更加愤怒,第二天,假传马殷的命令在府舍里杀死了高郁,并张榜告示中外,诬陷说高郁要谋反,同时把高郁的全家以及他的同党全部杀死。到了晚上,马殷还不知道这件事。这一天,天气大雾,马殷对他的左右说:"我从前跟从孙儒渡淮河时,每逢杀死那些无罪的人时,大多要出现这种怪现象。难道马步院有冤死的人吗?"第二天,官吏把高郁被杀的情况告诉了马殷,马殷抚摸着胸口非常悲痛地说:"我已经老了,政事也不是我自己说了算,致使我过去的有功之臣横遭这些冤酷。"一会儿又回过头来对他的身边左右的人说:"我怎么可以长久地在这里呢?"

25 九月,后唐帝和冯道从容地聊起近年来五谷丰登,四方无事。冯道说:"我经常记起过去在先帝的幕府任掌书记时,奉命出使中山,经过井陉险要的地方,我常担忧马被摔倒,非常小心谨慎地抓住缰绳,幸好没有失误。等到了平路时,放开缰绳让马自己去奔跑,不一会儿就跌倒了。凡是治理天下的道理也和这差不多。"后唐帝深深感到他讲得很对。后唐帝又问冯道说:"今年虽然又丰收了,百姓们的赡养是否充足?"冯道说:"种庄稼的人遇上灾年就饿殍满道,遇上丰年又为粮食价格便宜而发愁,无论是丰年还是灾年,都有困苦,只有庄稼人是这样呵!我曾记得进士聂夷中的诗中写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语言虽然粗俗,但全部说出了庄稼人的甘苦。农民是士、农、工、商四种人中最勤苦的,陛下不可不了解这些情况啊!"后唐帝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命令他身边的人把这首诗抄录下来,经常朗读背诵它。

26 戍守在东川的鄜州军队该回本道了,董璋擅自留下其中身体强壮的人,挑选一些年老体弱的人让他们回去,同时还收了他们的武器。

27 癸巳(二十七日),西川右都押牙孟容的弟弟任资州的税赋官,因为他犯了监守自盗的罪而被判处死刑,观察判官冯瑑、中门副使王处回为他请求免除死刑,孟知祥说:"即使是我的弟弟犯了法也不能饶恕,何况是别人呢?"

28 吴越王钱镠在他的国内喜欢自夸,朝廷派去的使者违心地奉承他,他就会赠送给一批丰厚的礼物,如果不奉承他,礼遇就很低。钱镠曾给安重诲去过一封信,信中的语言礼节都很傲慢。后唐帝派遣供奉官乌昭遇、韩玫出使吴越国,乌昭遇和韩玫有矛盾,他们完成使命回朝,韩玫上奏说:"乌昭遇见到钱镠之后,称臣拜舞,称钱镠为殿下,并私下把国家大事告诉了钱镠。"安重诲奏请后唐帝赐乌昭遇死。癸巳(二十七日),后唐帝下令钱镠以太师的身份辞官归居,其余的官爵都被罢免,凡是吴越国的进奏官、使者、纲吏等,命令这些人所在的地方官把他们抓起来治罪。钱镠命令他的儿子钱传瑾等上表诉冤,后唐帝都不理。

29 当初朔方节度使韩洙死后,他的弟弟韩澄被任命为留后。不久,定远军使李匡宾聚众占据了保静镇发动叛乱,朔方地区很不安定。冬季,十月,丁酉(初二),韩澄派遣使者带着绢表请求朝廷任命主将。

原来的磁州刺史康福,精通胡语,后唐帝退朝后,经常把他叫进便殿,谘询当时的一些事情,康福用胡语回答后唐帝的提问。安重诲讨厌他这样做,经常告诫说:"康福,你竟敢胡乱奏事,应该杀掉你!"康福听了很害怕,请求补缺放外任。安重诲认为灵州深入胡境,在那里当统帅的人多数被杀害,戊戌(初三),任命康福为朔方、河西节度使。康福见到后唐帝,痛哭流涕地想辞去这个职务。后唐帝命令安重诲为康福调换到其他镇去,安重诲

说:“康福没有功劳,从刺史升到节度使,还有什么可再求的?况且命令已经下发,难以再更改。”后唐帝不得已,对康福说:“安重诲不肯更改,这并不是朕的意思。”康福告辞出发了,后唐帝派遣将军牛知柔、河中都指挥使卫审嵘等率领一万多士卒护送他去。卫审嵘是徐州人。

30 辛亥(十六日),分出阆、果二州来建置了保宁军。壬子(十七日),任命内客省使李仁矩为节度使。

在此之前,西川经常调拨一些粮草送给峡路,孟知祥推辞说因为本道兵多,难以供奉别的藩镇,后唐帝下诏不允许不调拨,而且曾多次催促他。甲寅(十九日),孟知祥上奏说因财力不足,不执行诏令。

31 吴国诸道副都统、镇海宁国节度使兼侍中徐知询自以为手握兵权而且占据在上游,心中很轻视徐知诰,曾多次和徐知诰争权夺利,在内部互相猜忌,徐知诰很担心他。内枢密使王令谋对徐知诰说:“你辅佐皇上时间已经很长,挟天子以令境内,谁敢不服从!徐知询年轻,他的信义和恩德还没有润泽众人,办不了什么大事。”徐知询对待各个弟弟也很刻薄,他的弟弟们也怨恨他。徐玠知道徐知询不可辅佐,反倒掌握着他的短处而去归附徐知诰。吴越王钱镠送给徐知询用金玉制作的马鞍、马勒、器皿,都装饰上龙凤。徐知询不以为会引起嫌疑,而使用了这些东西。掌管礼仪事务的官吏周廷望劝徐知询说:“你如果能真心诚意把这些宝货捐献出来来交结朝中过去有功劳的人,使他们都和你同心同德,还有谁和徐知诰在一起呢?”徐知询听从了他的意见。并派周廷望去江都说明他的意思。周廷望和徐知诰的亲信官吏周宗很好,偷偷向徐知诰表达诚心,同时也将徐知诰的阴谋告诉了徐知询。徐知询叫徐知诰到金陵解除为父亲徐温治丧的丧服,徐知诰回告他说吴主下令不允许,周宗对周廷望说:“人们说侍中有七件不象做臣办的事情,应当赶快入朝谢罪。”周廷望回去以后,把这些都告诉了徐知询。十一月,徐知询回到朝廷,徐知诰留下徐知询做统军,兼领镇海节度使,并派遣右雄武都指挥使柯厚去征调金陵的士卒返回江都,徐知诰从此开始独揽吴国政权。徐知询遣责徐知诰说:“先王离世,你是先王的儿子,一点儿也不去哭办父亲的丧事,那样可以吗?”徐知诰说:“你拔出剑等待我,我怎么敢去呢?你为人臣,蓄积这些天子服用的东西,难道也可以吗?”徐知询又用周廷望的话来责问徐知诰。徐知诰说:“把你的所作所为告诉我的人也就是周廷望。”于是斩杀了周廷望。

32 壬辰(二十七日),吴主加尊号睿圣文明光孝皇帝,全国实行大赦,改年号叫大和。

33 康福走到方渠,羌族人出兵阻截他,康福把他们打跑。到青刚峡后,遇到了吐蕃野利、大虫二族几千个营帐,但他们都不知道后唐的军队已经到来,康福派遣卫审嵘乘他们没有防备袭击,把他们打得大败,几乎全部杀尽或俘获。从此康福威望大振,于是继续前进到灵州,从此朔方才开始接受康福代替为朔州节度使。

34 十二月,吴国加封徐知诰兼任中书令,同时代管宁国节度使。徐知诰请徐知询来喝酒,用金做的酒杯酌酒给他喝,并说:“希望弟弟能活千岁。”徐知询怀疑其中有毒,又拿其他杯子把酒平均分开,跪着献给徐知诰,并说:“希望和兄长各享五百岁。”徐知诰脸色都变了,来回看着左右大臣,终不肯接受,但徐知询捧着酒一直不退。左右大臣都不知徐知诰想干什么,伶人申渐高径直走到他们面前说了几句诙谐的话,就夺过两杯酒,倒在一起喝下去,然后怀揣金杯很快退出。徐知诰偷偷派人用良药去给申渐高解酒毒,但他的脑子已经溃烂而死亡。

35 奉国节度使、知建州王延禀称病辞职回家乡,请求把建州授给他的儿子王继雄。庚子(初五),后唐帝下诏任命王继雄为建州刺史。

36 安重诲已经安排李仁矩去镇守阆州,让他和绵州刺史武虔裕都率兵去赴任。武虔裕是皇帝身边的旧官吏,安重诲的异姓兄弟。安重诲让李仁矩去刺探董璋谋反的情况,李仁矩添枝加叶上奏给后唐帝。朝廷又派武信节度使夏鲁奇去修治遂州的城壕,修缮武器,并增派士卒在那里戍守。董璋感到很害怕。当时路上的人传言,又将割出绵州、龙州新置节镇,孟知祥听说后也感到害怕。董璋平素和孟知祥有矛盾,不曾往来,到了这个时候,董璋派遣使者到成都,请求为他的儿子娶孟知祥的女儿为妻。孟知祥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商量团结起来一起抗拒朝廷。

(骈宇骞　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第二百七十七卷

后唐纪六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庚寅,公元 930 年)

1 春季，正月，东川节度使董璋派兵在剑门修筑七座营寨。辛巳(十六日)，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派其副使赵季良到梓州来与董璋修好，以相结纳。

2 鸿胪少卿郭在徽奏请铸造当五千、三千、一千使用的大钱，后唐朝廷以为这种指虚为实的主张，是没有见识的胡说，把他贬降为卫尉少卿，比同正员。

3 南方的吴国调迁平原王杨溥为德化王。

4 二月，乙未朔(初一)，赵季良从梓州返回成都，对孟知祥说："董璋这个人贪残好胜，野心大，谋略短，终究是我们西川的祸害。"

孟知祥的部属都指挥使李仁罕、张业打算设酒席宴请他，此前二日，有尼姑密告说这两个属将阴谋在宴请时谋害孟知祥；孟知祥严加查究，没有获得证据。丁酉(初三)，归罪于最先传言此事的军校都延昌和王行本，把二人都杀了。戊戌(初四)，孟知祥去参加宴会，把随从人员都打发开，独自到李仁罕的住宅；李仁罕叩头流涕地说："我是你的老部下，今后只有尽死命来报答你的恩德。"从此，孟知祥所部诸将都心悦诚服地亲近和依附于他。

5 壬子(十八日)，孟知祥与董璋共同向后唐明宗上表称："东川、西川听说朝廷在阆中建立节度使，在绵州、遂州增加兵力，无不感到担忧和恐惧。"后唐明宗下诏书慰抚劝导他们。

6 乙卯(二十一日)，明宗在圜丘祭天，实行大赦，把年号改为长兴。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李从曮入朝陪祭，三月，壬申(初八)，明宗下令把李从曮调迁为宣武节度使。

7 癸酉(初九)，吴国君主杨溥立江都王杨璇为太子。

8 丙子(十二日)，任命宣徽使朱弘昭为凤翔节度使。

9 朔方节度使康福报奏：攻克了保静镇，杀死了叛军首领李匡宾。

10 恢复安义军的旧名，仍称昭义军。

11 明宗将要立曹淑妃为皇后，淑妃对王德妃说："我平素胸中烦热有病，厌倦那些接待应对的事，请你代替我去应承。"德妃说："入中宫做皇后可以同天子匹偶，平起平坐，谁敢去干预！"庚寅(二十六日)，立淑妃为皇后。德妃对待皇后恭顺谨慎，皇后也怜爱她。

起初，王德妃是由于枢密权臣安重诲的举荐才得以入宫的，经常感念安重诲。明宗本来习性俭朴，在位既久，宫内的费用也逐渐奢侈，安重诲时常规劝他。德妃调取外库的锦帛做地毯，安重诲极力谏阻，并引用前朝庄宗时刘皇后的事例以为戒鉴；德妃从此嫌怨安重诲。

12 荆南高从诲派使者奉呈表章来到吴国，表示高氏祖坟在北方，害怕被后唐朝廷所讨伐，那时吴兵会来不及援助他，因此，谢绝了吴国对他的笼络。吴国便派兵进攻荆南，没有能攻下来。

13 董璋害怕绵州刺使武虔裕窥探他的行动，夏季，四月，甲午朔(初一)，上表推荐他兼任行军司马，把他诱至梓州，囚押在东川府廷。

14 宣武节度使符习，自恃是后唐宿将，论事议政常常与枢密使安重诲对抗，重诲寻找他的过错，奏告明宗；丁酉(初四)，下诏命令符习以太子太师的荣誉名衔告老去官。

15 戊戌(初五)，加封孟知祥兼任中书令，夏鲁奇任同平章事。

16 以前，后唐明宗镇守真定时，其养子李从珂与安重诲曾在饮酒时争吵，李从珂殴打安重诲，安重诲躲避，才得以免遭殴打；酒醒以后，李从珂悔悟道歉，安重诲始终记恨他。到此时，安重诲掌权用事，皇子李从荣、李从厚都尊敬他不敢怠慢。当时李从珂任河中节度使、同平章事，安重诲多次在明宗面前说他的坏话，明宗不听。安重诲便假造明宗意旨，谕令河中牙内指挥使杨彦温驱逐他。这一天，李从珂出城检阅战马，杨彦温领兵关了城门，拒绝让他进城。李从珂命人扣门，质问他说："我待你很厚重，你怎么能这样做？"杨彦温回答说："我彦温不敢对您负恩，我是受枢密院的宣示，请您入朝。"李从珂暂驻扎在虞乡，派使者把情况向朝廷报告。使者到了以后，壬寅(初九)，明宗向安重诲说："杨彦温从哪里得到这种说法？"安重诲回答说："这是坏人杨彦温的胡说，应该赶快派兵征讨他。"明宗怀疑此事，想把杨彦温引诱来讯问情况，便调杨彦温为绛州刺史。安重诲坚持请求派兵攻打杨彦温，朝廷便命令西都留守索自通、步军都指挥使药彦稠统兵讨伐他。明宗指令药彦稠："务必把杨彦温活着抓回来，我要当面讯问他。"又召唤李从珂到京城洛阳来。李从珂知道是被安重诲所陷害，赶快入朝自己进行表白。

17 加封安重诲兼任中书令。

18 李从珂来到洛阳，明宗责令他回自己的府第，断绝入朝请见。

辛亥（十八日），索自通等攻下河中，斩杀了杨彦温，癸丑（二十日），把他的首级传送到洛阳来献报朝廷。明宗恼怒药彦稠不把他活着送来，严厉地责备药彦稠。

安重诲指使冯道、杨凤表奏李从珂失于职守，应该加罪。明宗说："我儿被奸党所倾害，是非曲直还未弄明白。你们二位为什么说这样的话，是不是想不让他活在人间，这些都不是你们二位的意思哟。"冯、杨二人吓得惶恐而退。过些天，赵凤又奏谈此事，明宗不表态。第二天，安重诲自己奏言其事，明宗说："我从前当小兵，家里贫穷，依赖这个孩子拣拾马粪养家，到了今天我当了皇帝，就不能庇护他吗？你想怎样处置他，听你的便好了！"安重诲说："陛下父子之间的事，为臣何敢乱说！只能听凭陛下裁夺！"明宗说："让他闲居在自己家里也就可以了，何必再多谈此事！"

丙辰（二十三日），任命索自通为河中节度使。索自通到了镇所，秉承安重诲的指拨，登记点收军库中铠甲兵器几次向朝廷报告，以为是李从珂私自制造；仰仗王德妃在内部保护，李从珂才得以免罪。士大夫不敢与李从珂往来，只有礼部郎中、史馆修撰吕琦和他居住相近，有时去看他，李从珂遇到有事奏请时，都是问了吕琦之后才办。

19 戊午（二十五日），明宗加尊号为圣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

20 安重诲奏言昭义节度使王建立经过魏州时有动摇人心之语，五月，丙寅（初三），命令他以太傅职称去官退休。

21 董璋检阅召集来的百姓士卒，都给他们剪发黥面，又在剑门之北设置永定关，布列烽火。

22 孟知祥多次上表请求割划云安等十三个盐务监所隶属于西川，用盐值税赋来供给宁江的屯兵，辛卯（二十八日），得到准许。

23 六月，癸巳朔（初一），出现日食。

24 辛亥（十九日），敕命：防御、团练使、刺史、行军司马、节度副使，今后都由朝廷任命，各节度使不得奏荐。

25 董璋派兵劫掠守卫在遂州、阆州的官军，秋季，七月，戊辰（初七），两川因为朝廷继续派兵屯戍遂州、阆州，又有奏章议论此事，从此东北方向的商旅，稍微敢于入蜀。

26 八月，乙未（初四），捧圣军使李行德、十将张俭引领告密人边彦温奏告：安重诲起兵，说要自己去讨伐淮南；又召引占相者为自己算命。明宗为此咨询于侍卫都指挥使安从进、药彦稠，二人说："这是奸人要离间对陛下有功勋的旧臣。安重诲给陛下做事三十年，有幸得到富贵，何苦要谋反！我们请求用自己的家族生命保全他。"明宗便把边彦温杀了，并召见安重诲慰抚他，君臣相对而哭泣。

27 任用前忠武节度使张延朗担任工部尚书，充当主管盐铁、户部、度支的三司使。三司使的职名是从这时开始的。

28 吴国中书令徐知诰因为海州都指挥使王传捴有威名，得人心，正赶上团练使陈宣罢官归家，徐知诰许诺由王传捴代替他；接着又把陈宣派遣回海州，而征召王传捴还归江都。王传捴发怒，以为是陈宣诋毁他所致。己亥（初八），率领部属到陈宣处辞行，借机杀了陈宣，焚烧抢掠城郭，带领部众五千人投奔他方。徐知诰说："这是我的过错。"免去王传捴的妻子的罪。涟水制置使王岩领兵进入海州，便任用王岩为威卫大将军，主持海州政事。

王传捴是王绾的儿子，他的叔叔王舆为光州刺史。传捴派秘使拿着他的信来到光州找王舆，王舆拘留来使，上报吴主，并因此要求罢官还家，徐知诰任用王舆为控鹤都虞候。当时吴国政权掌握在徐氏手中，委任典兵宿卫尤其难于选用，徐知诰因为王舆为人厚重慎密，所以用他。

29 壬寅（十一日），赵凤奏称："听说近来有奸人诬陷大臣，动摇国家的柱石，还没有完全诛尽。"明宗便下令收捕李行德、张俭，把二人的家族都诛杀了。

30 立皇子李从荣为秦王；丙辰（二十五日），令李从厚为宋王。

31 董璋之子董光业任宫苑使，在洛阳，董璋给他写信说："朝廷把我管辖的分支地方划出另设节镇，屯兵在三川，这是一定要把我置于死地。你见到枢密要员替我传言：如果朝廷再多派一个人马进入斜谷，我就必定造反，和你诀别了。"董光业把信给枢密承旨李虔徽看了。没有多久，后唐朝廷又派别将荀咸义率兵戍镇阆州，董光业对李虔徽说："不等这一支兵马到达，我父亲必然造反。我不敢爱惜自己的生命，恐怕让朝廷调发人马招惹麻

烦，希望能够停止派遣这支人马，我父亲保证没有别的举动。”李虔徽把董光业意见报告安重诲，安重诲没有答应。董璋听说了，于是就造了反。利州、阆州、遂州三镇向朝廷报告，并说董璋已经聚集兵马将要进攻三镇。安重诲说：“我早就知道董璋要这样，陛下太容忍他，不肯讨伐啊。”明宗说：“我不亏负于人，人亏负于我便要讨伐他。”

九月，癸亥(初三)，西川进奏官苏愿向孟知祥传告：“朝廷要派大军讨伐两川。”孟知祥和节度副使赵季良谋议对策，赵季良建议让东川兵马先占领遂州、阆州，然后西川同东川合兵扼守剑门，这样，即使朝廷大军来了，我们两川也没有后顾之忧了。孟知祥听从了赵季良的意见，派使者邀约董璋共同起兵。董璋便向利州、阆州、遂州三镇送发檄文，责备他们离间朝廷与东川的关系，发兵进攻阆州。庚午(初十)，孟知祥任用都指挥使李仁罕为行营都部署，汉州刺史赵廷隐做他的副手，简州刺史张业为先锋指挥使，率领三万士兵进攻遂州；又派牙内都指挥使侯弘实、先登指挥使孟思恭领兵四千会师董璋进攻阆州。

33 安重诲长期掌握大权，内外怨恨他的人很多；王德妃和武德使孟汉琼渐渐握有势力，几次在明宗面前说他的坏话。安重诲心里担忧害怕，上表要求解除他的枢密机要任务，明宗对他说：“朕和你之间没有隔阂。造谣诬陷你的人，朕已经把他们诛杀了，你还要干什么呢？”甲戌(十四日)，安重诲又面奏明宗说：“我出身贫寒卑贱，得到如此高位，现在被人诬告说我要谋反，假若不是陛下极度圣明，我就灭门无后了。由于我才能小责任重，恐怕终究不能压制住流言蜚语，请求陛下赐给我一个外镇使命以保全余生。”明宗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安重诲没完没了地反复请求，明宗发怒说：“听凭你去吧，朕不愁没有人接替你。”从前成德节度使范延光劝奏明宗留用安重诲，并且说：“重诲如果走了，有谁能代替他？”明宗说：“你难道不可以吗？”范延光说：“我受陛下驱使的时间还短，而且才干不及重诲，怎么敢当此重任！”明宗派孟汉琼到中书令署讨论安重诲的问题，冯道说：“诸位果真爱惜安令公，解除他的枢要任务为宜。”赵凤说：“您失言了！”于是回奏认为大臣不可轻易变动。

34 东川的兵马进到阆州，戍守的诸将都说：“董璋早就蓄谋造反，用金帛财物收买他的士兵，锐气不可阻挡，应该挖筑深沟高垒来挫败他，不用十天，朝廷大军到来，贼兵自己就要退走的。”阆州主帅李红矩说：“蜀兵懦弱没有战斗力，怎能抵挡我军的精兵强卒！”于是便出城迎战，还没有交锋就溃败回来。董璋令军队不分昼夜攻击，庚辰(二十日)，城池被攻陷，杀了李红矩，诛灭了他的家族。

过去，董璋在后梁为将时，指挥使姚洪曾经隶属于他的部下，此时正领兵千人戍守阆州；董璋暗地给他写信诱降，姚洪把信丢入厕所。城陷后，董璋抓住姚洪，责备他说：“我主动策反来拉拢提拔你，今天你为何相负于我？”姚洪说：“老贼！你从前在李姓富人家当奴仆，扫马粪，得点烤肉就感恩不尽。现在皇上用你当节度使，有什么亏负于你而造反呀？你尚且负心于天子，我受你什么恩典了，你竟说起什么相负啊！你是个奴才，本来就无耻；我是义士岂能干你所干的事呢！我宁可为天子死，不能同人奴共生！”董璋大怒，在他的面前烧起大锅，叫十个壮汉割他的肉自己煮来吃，姚洪至死骂声不绝。明宗把姚洪的两个儿子安置在近卫军中，优厚地抚恤他的家属。

35 甲申(二十四日)，任命范延光为枢密使，安重诲任职如故。

36 丙戌(二十六日)，下命令削去董璋的官爵，兴兵讨伐他。丁亥(二十七日)，任用孟知祥兼职西南供馈使。任用天雄节度使石敬瑭为东川行营都招讨使；由夏鲁奇为他的副手。

董璋让孟思恭分兵攻打集州，孟思恭轻率进兵，打了败仗回来；董璋发怒，把他逮回成都，孟知祥免了他的官职。

戊子(二十八日)，任命石敬瑭暂时主持东川的事务。庚寅(三十日)，任用右武卫上将军王思同为西都留守兼行营马步都虞候，做伐蜀的前锋。

37 南汉主遣派他的大将梁克贞、李守鄘攻打交州，攻了下来，抓获静海节度使曲承美而归，任用他的将领李进守戍交州。

38 冬季，十月，癸巳(初三)，李仁罕包围遂州，夏鲁奇依城抵御固守；孟知祥命都押牙高敬柔率领资州义军二万人筑起一道很长的围墙环绕包围他。夏鲁奇派马军都指挥使康文通出战，康文通听说阆州已被董璋攻陷，便带领他的部众投降了李仁罕。

戊戌(初八)，董璋带领人马攻向利州，途中遇到大雨，粮秣运输跟不上，又回阆州。孟知祥听到这件事后，吃惊地说：“刚刚攻破阆州，正要挥军直下攻取利州，其主帅不敢抵抗，必然望风逃遁。我军便可缴获他的粮食仓储，占据漫天寨的险要，北方来的朝廷军队最终也一定不能西救遂州。现在董公偏僻地留处阆州，远离剑阁，不是上策。”准备派兵三千帮助守卫剑门；董璋坚决拒辞说：“此事已经有了准备。”

39 吴越王钱镠乘着后唐朝廷册立闽王的使者裴羽回朝之便，附送表章表示自己有过失；他的儿子钱传瑮和将佐也屡次为钱镠上表作自我表白。癸卯（十三日），明宗下敕文，让释放两浙纲使，听其自便。

40 任用宣徽北院使冯赟为左卫上将军、北都留守。

41 丁未（十七日），诛杀了董光业全家。

42 楚王马殷病危，派使者进诣朝廷，请求把职位传给其子马希声。朝廷怀疑马殷已死，辛亥（二十一日），便把马希声起用复职为武安节度使兼侍中。

43 孟知祥任用原来前蜀镇江节度使孙武为峡路行营招收讨伐使，带领水军夺取夔州，任用左飞棹指挥使袁彦超为他的副手。

癸丑（二十三日），东川兵攻陷徽、合、巴、蓬、果五州。

44 丙辰（二十六日），吴国左仆射、同平章事严可求去世。徐知诰任用他的长子大将军徐景遵为兵部尚书、参政事，是因为徐知诰将要出镇金陵的缘故。

45 南汉大将梁克贞攻入占城，掠取了占城的财宝货物而归。

46 十一月，戊辰（初九），孙武进到达渝州，刺史孙环向他投降，于是进而占领了泸州，又派先锋将朱偃分兵向黔州和涪州进军。

47 己巳（初十），楚王马殷去世，遗命给几个儿子，要兄死弟继；放置一把宝剑在祠堂内，并说："谁要是违背我的遗命，就杀了他！"他部下的诸将讨论，主张先派兵防守四面边境，然后再发布丧讯，兵部侍郎黄损说："我们丧失了君主还有君主，有什么要防备的？应该派遣使者到各个邻郡去说明先君去世、后君接续就行了。"

48 石敬瑭进入散关，阶州刺史王弘赞、泸州刺史冯晖与前锋马步都虞候王思同、步兵都指挥使赵在礼带领军队出人头山之后，绕至剑门之南，回过头来袭击剑门，攻了下来，杀死东川兵三千人，擒获都指挥使齐彦温，占据了剑门险隘而加以防守。冯晖是魏州人。甲戌（十五日），王弘赞等攻破剑州，而大部队未能跟着上来，便烧了剑州守军的房舍，掠取了他的物资粮食，回军保卫剑门。

乙亥（十六日），明宗下诏书，削去孟知祥的官爵。

己卯（二十日），董璋派使者到成都告急。孟知祥听说剑门失守，大为恐惧，并说："董璋果然贻误于我！"庚辰（二十一日），派牙内都指挥使李肇领兵五千去救援，并告诫他说："你加倍赶路，先去占据剑州，北方来的军队就没有办法了。"又派使者到遂州，命令赵廷隐带领万人会师驻扎剑州。又派遣原来前蜀永平节度使李筠领兵四千奔赴龙州，把守要害。当时，天气寒冷，士兵恐惧，观望不肯前进，赵廷隐流着眼泪劝告大家说："现在北军气势强盛，你们如不竭尽全力去抵挡敌军，那样，老婆孩子就都要为别人所有了！"兵众的心情才激奋起来。

董璋从阆州率领两川的兵马驻扎在木马寨。

起先，西川牙内指挥使太谷的庞福诚、昭信指挥使谢鍠屯驻来苏村，听到剑门失守，相互言说："如果北军进一步取得剑州，那么，二蜀的局势就危险了。"便立即引领所部兵卒千余人从小道急奔剑州。刚刚到达，一万多官军从北山大量涌下，此时正好太阳快落山，二人商议说："我们众寡不能匹敌，要是等到天明我们的人就没有存活的了。"于是庞福诚乘夜晚引领兵丁数百人登上北山，在官军营寨之后大声喊叫，谢鍠率领余下的人手持短兵器从其前面进行攻击；官军大为惊恐，倾营逃遁而去，还兵守卫在剑门，十多天不出来。孟知祥听说后，高兴地说道："开始我以为李弘赞等攻下剑门，直取剑州，坚守其城，或者引兵直向梓州，董璋必定舍弃阆州跑回去；我军失去援兵，也就需要解除对遂州的围困。如果这样，就要内外受敌，两川震动、形势可谓忧患危急；现在，他们焚毁了剑州，掠运粮食东归剑门，屯扎兵马不再前进，我的事情就好办了。"

官军分道直奔文州，准备袭击龙州，被西川定远指挥使潘福超、义胜都头太原的沙延祚所击败。

甲申（二十五日），张武在渝州去世；孟知祥命令袁彦超代理统率他的军队。

朱偃将要到达涪州，武泰节度使杨汉宾放弃黔南，奔向忠州；朱偃追赶他到丰都，又回军占领涪州。孟知祥命成都支使崔善暂为武泰留后。董璋派前陵州刺史王晖领兵三千会合李肇等分别屯驻剑州南山。

49 丙戌（二十七日），马希声继承了马殷的职位，称言奉马殷的遗命除去建立楚国的规制，恢复节度使藩镇的旧制。

50 契丹族的东丹王突欲自以为失去职位，于是率领他的家仆四十人越过渤海湾，从登州来投奔后唐。

51 十二月，壬辰（初三），石敬瑭率军到剑门，乙未（初六），进军屯驻剑州北山；赵廷隐陈兵在主帅所居的牙城后山，李肇、王晖陈兵于河桥。石敬瑭引李兵进击赵廷隐，赵廷隐选择善于弓射的士卒五百人埋伏在石敬瑭

的归路上，悄然无声地等待他的兵来临。到走近来枪刀可以相接时，才扬旗击鼓呐喊出击，北军遭到伏击退走，颠扑坠落地逃下山，被俘斩了百余人。石敬瑭又指使骑兵冲击河桥，李肇用强弩射击，骑兵不能前进。傍晚，石敬瑭引兵退去，赵廷隐领兵蹑足潜随其后，与伏兵联合进击，打败石敬瑭的兵众。石敬瑭还军屯扎于剑门。

52 癸卯(十四日)，夔州官军上奏收复了开州。

53 庚戌(二十一日)，后唐明宗任命武安节度使马希声为武安、静江节度使，加官兼任中书令。

54 石敬瑭征蜀未能取得功效，使者从前线来到朝廷，大多诉说道路艰险狭窄，进兵极为困难，函谷关以西的人由于为军队转运粮饷，搞得很疲惫，往往逃窜躲藏到山谷中，聚合当盗贼。明宗很忧虑，壬子(二十三日)，对亲近的大臣说："有谁能替我办理朝中事务，我要亲自去征伐蜀地。"安重诲说："我承蒙重用，任职于机密要位，现在军威不能振兴，是我的过失，请求让我去亲自督战。"明宗准许了他。安重诲立即拜辞朝廷，癸丑(二十四日)，便上路了，每天奔驰数百里。西方的蕃镇闻讯，没有不惊惶骇惧的。钱两、布匹、军革、粮食等等，昼夜用车运送到利州，人畜颠跌毙死于山谷的不可计数。当时，明宗已经疏远安重诲，石敬瑭本来就不愿西征，等到安重诲离开君主身边后，于是才敢多次上表奏论，认为对蜀地不可征伐，明宗很以为然。

55 西川兵士早先戍守在夔州的人有一千五百，明宗全部释放他们归家。

二年(辛亥，公元 931 年)

1 春季，正月，壬戌(初三)，孟知祥上表感谢朝廷遣还戍兵。

2 庚午(十一日)，川军李仁罕攻陷遂州，官军守将夏鲁奇自杀。

癸酉(十四日)，石敬瑭再次引兵到剑州，屯驻在北山。孟知祥砍了夏鲁奇的人头示众。夏鲁奇的两个儿子跟随石敬瑭在军队中，哭泣着请求往敌阵取回夏鲁奇的头来安葬，石敬瑭说："孟知祥是厚道的长者，必然会安葬你们的父亲，那样岂不比把你父亲身体和首级分为两处更好些吗！"过后孟知祥果然把夏鲁奇收葬了。石敬瑭同赵廷隐交战不能取得胜利，又还军于剑门。

3 丙戌(二十七日)，加封高从诲兼任行中书令。

4 东川把原先占领的合州归还给其旧统辖的武信军。

5 起初，凤翔节度使朱弘昭讨好安重诲，连连得以领治大的节镇。安重诲经过凤翔时，朱弘昭在马前迎接拜礼，让安重诲下榻在他的官舍内，并且延请到内室，叫出妻子罗列参拜，亲自上菜进酒，礼节极为恭敬。安重诲对朱弘昭哭着说："小人交恶，用谗言构陷于我，几乎得罪不能免死，幸亏仰赖君主洞察明透，才得以保全我的宗族。"安重诲走了以后，朱弘昭立即上奏："安重诲埋怨朝廷，并说了朝廷的坏话，不可让他到达行营，恐怕他要夺取石敬瑭的兵权。"朱弘昭又写信给石敬瑭，说："安重诲行动鲁莽，他若到了军队中，恐怕将士都要怀疑恐惧，不战自溃，应该阻挡他前去。"石敬瑭非常害怕，立即上表奏称："安重诲如果来到军前，恐怕人心有变，要赶快把他调回。"此时，宣徽使孟汉琼从西面前线回朝，也奏说安重诲的过失和罪行，于是，明宗下诏召唤安重诲还京。

二月，己丑朔(初一)，石敬瑭由于遂州、阆州已经陷落，粮秣运输接应不上，烧了营寨北归。前锋把情况报告孟知祥，孟知祥藏起了报告信，对赵季良说："北军渐渐向前推进，该怎么办？"赵季良说："他们到不了绵州，必然要退回去。"孟知祥问是什么原因，赵季良说："我逸彼劳，他们把军队远远遣愚在千里之外，粮食吃完了，能不走吗？"孟知祥大笑，才把报告信拿给他看。

6 安重诲到达三泉后，得到明宗诏书，急忙回朝，再过凤翔时，朱弘昭不接纳他。安重诲害怕，快马驰奔向东续进。

7 两川兵追赶石敬瑭到利州，壬辰(初四)，昭武节度使李彦琦放弃城池逃走；甲午(初六)，两川兵进入利州。孟知祥用赵廷隐为昭武留后，赵廷隐派使者秘密对孟知祥说："董璋为人多诈变，可以和他同忧患，不可和他共安乐，这个人以后必然是您的祸患。乘着他到剑州慰劳军队，请您谋取他。并吞两川之众，可以得志于天下。"孟知祥不答应。董璋来到赵廷隐的军营，留住一夜而去。赵廷隐叹息说："不依我的计谋，祸害难于制止了。"

8 庚子(十二日)，孟知祥任用武信留后李仁罕为峡路行营招讨使，让他带领水军向东略取地盘。

9 任用枢密使兼中书令安重诲为护国节度使。赵凤对后唐明宗说："安重诲是陛下的家臣，他的心绝不会背叛主人，但因为他不能周密地防备，被人所谗毁；如果陛下不明察他的心迹，他就会不知哪天要死于非命了。"明宗认为赵凤与安重诲结为朋党，不高兴。

10 乙巳(十七日)，赵廷隐、李肇从剑州引兵回到成都，留下五千兵马戍守利州。丙午(十八日)，董璋也回到东川，留三千兵马戍守果州、阆州。

11 丁巳(二十七日),李仁罕攻陷忠州。

12 吴国徐知诰打算让中书侍郎、内枢使宋齐丘任宰相,宋齐丘以为自己资望素来浅薄,想用退让作为上策,回故乡洪州安葬父亲,借机进入九华山,留在应天寺,启奏请求隐居;吴国君主下诏征调他回朝,徐知诰也写信招他回来,宋齐丘都不来。徐知诰派其子徐景通亲自入山敦促劝说,宋齐丘才回朝,封为右仆射,让他告老退休,把应天寺改名为"徵贤寺"。

13 三月,己未朔(初一),李仁罕攻陷万州;庚申(初六),攻陷云安监。

14 辛酉(初七),后唐明宗赐契丹的东丹王突欲姓东丹,名叫慕华,任用他为怀化节度使及瑞、慎等州的观察使;他的家仆和以前俘获的契丹酋长惕隐等人都赐姓名。惕隐姓狄,名怀忠。

15 李仁罕到达夔州,宁江节度使安崇阮放弃镇所,与杨汉宾从均州、房州逃归;壬戌(初四),李仁罕攻陷夔州。

16 明宗既已解除了安重诲和枢要职务,便把义子李从珂召回来,流着眼泪对他说:"如果按照安重诲的意思,你哪还能够见到我!"丙寅(初八),任命李从珂为左卫大将军。

17 壬申(十四日),横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孔循去世。

18 乙酉(二十七日),后唐朝廷重新任命钱镠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吴越国王,派监门上将军张籛前往宣谕圣旨,因为以前让钱镠告老退休,是安重诲擅改制命所为。

19 丁亥(二十九日),任用太常卿李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0 夏季,四月,辛卯(初三),把王德妃升为淑妃。

21 闽国奉国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延禀听说闽王王延钧有病,用他的次子王继升为建州留后,自己带领建州刺史王继雄统率水军进袭福州。癸卯(十五日),王延禀攻西门,王继雄攻东门;王延钧派楼船指挥使王仁达统领水军抵抗。王仁达在舟中埋伏了甲兵,假树白旗请求投降,王继雄很高兴,于是屏退左右,登上王仁达的船来慰抚他;王仁达杀了王继雄,砍了头悬挂在西门。王延禀正在放火攻城,看见之后,哀痛大哭,王仁达因此纵兵攻击他,其众溃散,左右的人用巨斛抬架着王延禀而奔逃。甲辰(十六日),追上抓获了他。王延钧见到他说:"果然麻烦你老兄再下福州了!"王延禀惭愧得不能回对。王延钧把他囚押在别室,派使者到建州招抚他的党羽;王延禀的党羽杀死使者,保护着王继升和他的弟弟王继伦投奔吴越国。王仁达是王延钧的侄儿。

22 任用宣徽北院使赵延寿为枢密使。

23 己酉(二十一日),委任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任六军诸卫副使。

24 辛亥(二十三日),任用朱弘昭为宣徽南院使。

25 五月,闽王王延钧斩了其异姓兄弟王延禀,恢复其姓名为周彦琛,派遣他的弟弟都教练使王延政到建州抚慰官吏和民众。

26 丁卯(初十),停止计亩收酒麴税钱,城内官造麴按旧价减半,乡村听由百姓自己制造;民众很称方便。

27 己卯(二十二日),用孟汉琼主管内侍省事务,充任宣徽北院使。孟汉琼本来是赵王李镕的家奴。当时,范延光、赵延寿虽然身为枢密使,但是畏戒安重诲刚愎用事获罪,往往对政事不敢表示可否;独有孟汉琼与王淑妃在内宫主事,人们都惧怕他们。起初,宫中需要和索取稍有超越正常度用,安重诲常常抓住上奏后唐明宗,因此非份的求取几乎断绝了。到这时,孟汉琼径直用中宫的命号调取府库中的器物,不再经由枢密院和三司把关,也没有文书凭据,所取之物不可胜计。

28 辛巳(二十四日),任用相州刺史孟鹄为左骁卫大将军,充当三司使。

29 昭武留后赵廷隐从成都赴利州,过了一个月,请求派兵进取兴元及秦州、凤州;孟知祥因为兵疲民困,没有答应赵廷隐的请求。

30 护国节度使兼中书令安重诲内心感到不能自安,上表请求退休;闰月,庚寅(初三),后唐明宗下令让他以太子太师告老退休。就在这一天,他的儿子安崇赞、安崇绪逃奔到河中。

壬辰(初五),任命保义节度使李从璋为护国节度使。甲午(初七),派遣步军指挥使药彦稠领兵进军河中。

安崇赞等到了河中,安重诲吃惊说:"你们为什么来这里?"接着又说:"我明白了,这不是你们的意思,是被人所利用啊。我要以死殉国,还有什么再说的?"于是,捉拿了二子上表押送到朝廷。

第二天,有内廷使者到来,见到安重诲,悲痛涕哭不止;安重诲问他为什么这样悲痛,内使说:"人们传说您要谋反,朝廷已派遣药彦稠领兵过来了。"安重诲说:"我受国家重恩,死也不足报答,怎敢有异志,来烦扰国家发

兵，招致主上的忧虑，那就罪过更重了。”安崇赞等到了陕州，来了诏书把他们囚系狱中。皇城使翟光邺向来厌恶安重诲，后唐明宗派他到河中去察看情况，并说：“安重诲如果真有异志就杀了他。”翟光邺到了汉中，李从璋派带甲的兵士包围安重诲的府第，自己进入见安重诲，拜于庭下。安重诲大惊，走下台阶答拜，李从璋猛然奋起以锤挝击他的头部；安妻张氏惊慌援救，也被击毙。

奏章到了朝廷，己亥(十二日)，明宗下诏书，把安重诲离间孟知祥、董璋、钱镠与朝廷的关系作为安重诲的罪行，又诬说他想自己出击淮南以夺取兵权，派遣元随暗中带安崇赞、安崇绪二子归还本道；并将二人诛杀。

31 丙午(十九日)，后唐明宗派西川进奏官苏愿、东川军将领刘澄各自回到本军镇所，传达：因安重诲专权，朝廷对他兴兵讨伐，现在安重诲已经伏辜死亡。

32 六月，乙丑(初九)，重新任用李从珂为同平章事，充当西都留守。

33 丙子(二十日)，后唐朝廷命令所辖诸道均衡民众的田税。

34 闽王王延钧喜好神仙不死之术，道士陈守元、巫师徐彦林与盛韬共同诱骗他兴建宝皇宫道观，土木工程极为豪华，就用陈守元为宫主。

35 秋季，九月，己亥(十五日)，重新赐予东丹慕华的姓名叫李赞华。

36 吴国镇南节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谏去世；任用诸道副都统、镇海节度使、宁中书令徐知询代替他，赐爵东海郡王。天成四年时徐知诰利用权柄召调徐知询还入吴国朝廷之事，徐知谏参与了策划。此次，徐知询往洪州赴任，路上遇到徐知谏的丧葬，徐知询抚摸着棺材而哭泣地说：“老弟对我如此用心，我也不怨恨你，然而你有何面目在地下见先王呢？”

37 辛丑(十七日)，加封枢密使范延光为同平章事。

38 辛亥(二十七日)，后唐明宗敕令把内廷五坊豢养的鹰隼都放回山林，以后朝廷内外都不得再进用。冯道说：“陛下可称仁爱及于禽兽了。”明宗说：“不是这样。朕从前曾经随从武皇帝打猎，当时正当秋季，禾稼刚成熟，有的野兽逃入田中，派人骑着马去猎取，等到抓住野兽，禾稼已经剩余没有多少了。因此想到，纵放鹰犬去打猎有损无益，所以我不干那种事啊。”

39 冬季，十月，丁卯(十三日)，洋州指挥使李进唐攻打蜀地通州，予以攻克。

40 壬午(二十九日)，任用王延政为建州刺史。

41 十一月，甲申朔(初一)，出现日食。

42 癸巳(初十)，苏愿到达成都，孟知祥听说他的亲戚在后唐朝廷做官的都安然无事，就派使者去告诉董璋，想要和董璋一同上表谢罪。董璋发怒说：“孟公亲戚都完好，当然应该归附朝廷；我的宗族已经杀灭，还有什么可谢的！朝廷下的诏书都在苏愿的肚子里，刘澄哪得预闻，我董璋难道不知道吗！”从此，又成为怨敌。

43 乙未(十二日)，李仁罕从夔州领兵返还成都。

44 吴国中书令徐知诰向吴主上表说自己辅政时间长了，请求告老回金陵；吴主便任命徐知诰为镇海、宁国节度使，镇守金陵，其余官职如旧，总管朝政像他的父亲徐温一样。又任用徐知诰的儿子兵部尚书、参政事徐景通为司徒、同平章事，主管中外左右诸军事务，留在江都辅政；还用内枢使、同平章事王令谋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用宋齐丘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二人并同平章事，兼内枢使，以协助徐景通。

赐予德胜节度使张崇进爵清河王。张崇在庐州贪婪暴虐，百姓叫苦。他曾经屡次入朝，用大量财物勾结朝中有权有势的高官，因此常常能够返还原镇，成为庐州的祸害达二十多年。

45 十二月，甲寅朔(初一)，开始听任百姓自己铸造农具和杂铁器，每有田二亩，夏秋季纳农具税三钱。

46 武安、静江节度使马希声听说后梁太祖朱温嗜好吃鸡，很羡慕，待到他继承荆南王位以后，每天杀五十只鸡供膳食之用，他正居于服丧之期，也没有悲伤的样子。庚申(初七)，在衡阳埋葬他的父亲武穆王马殷，将要发丧，一顿吃了数盘鸡冀，前吏部侍郎讥讽他说：“从前阮籍居丧中吃蒸小猪；哪一代没有‘贤人’啊！”

47 癸亥(初十)，徐知诰到达金陵。

48 昭武留后赵廷隐上表告诉孟知祥，因为利州修整城堑已经完成，前此在守卫剑州时，牙内都指挥使李肇与其有同样的功劳，愿意把昭武军镇让给李肇，孟知祥称赞了他，但没有准许；赵廷隐三次表示让位，癸酉(二十日)，孟知祥把赵廷隐召回成都，让李肇去代替他。

49 闽国的陈守元等称言，奉宝皇之命，对闽王王延钧说：“如果您能避开王位，接受道籍，可以做天子六十年。”王延钧相信了这个话，丙子(二十三日)，命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王继鹏暂管军府之事。王延钧避位接受道家

符策，取道名玄锡。

50 爱州将官杨廷艺养假子三千人，企图复取交州；南汉守将李进知道此事，由于受到杨廷艺的贿赂，不向南汉国主刘龚报告。这一年，杨廷艺发兵围攻交州，南汉国主派承旨程宝去救援，兵未到而城已陷。李进逃归，南汉主把他杀了。程宝围攻交州，杨廷艺出城迎战，程宝战败而死。

三年（壬辰，公元 932 年）

1 春季，正月，枢密使范延光上奏："从灵州至邠州方渠镇，使臣及外国入朝廷来进贡的人，很多被党项所劫掠，请朝廷派兵去攻打他们。"己丑（初七），后唐朝廷派静难节度使药彦稠、前朔方节度使康福统领步兵和骑兵七千人讨伐党项。

2 乙未（十三日），孟知祥妻福庆长公主去世。

3 孟知祥因为朝廷对他恩宠优厚，而董璋挡住绵州的道路，不让他派使者入朝致谢，便同节度副使赵季良等谋议，准备派遣使者从峡江出川上表，掌书记李昊说："您不同东川商量而独自派出使者，那么将来不守协约的责任就落在我们头上了。"因而又派人告诉董璋，董璋不听他的。

二月，赵季良与诸将计议派昭武都监太原的高彦俦领兵攻取壁州，来断绝秦岭以南的兵卒转奔山后诸州的人；孟知祥和自己的僚属商议，李昊说："朝廷把苏愿等派回来，还没有向朝廷报谢，现在反派兵包抄通路，您如果不顾自家的祖坟和亲戚，就不如发出战报直取梁州、洋州，哪用得着攻打壁州啊！"孟知祥便停止攻取壁州。赵季良从此厌恶李昊。

4 辛未（十九日），后唐朝廷开始下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版印制出售。

5 药彦稠等奏报攻破党项十九个部族，俘虏二千七百人。

6 赐授高从诲进爵勃海王。

7 吴国徐知诰在金陵府舍作礼贤院，聚集图书，延揽士大夫，与孙晟及海陵陈觉议论时事。

8 孟知祥三次派使者劝说董璋，因主上对西川优礼有加，如不上表谢罪，恐怕还要派兵来讨伐，董璋不听。三月，辛丑（十九日），又派李昊到梓州拜见董璋，极力论述利害。董璋见到李昊，怒骂不已，仍不同意。李昊回来，对孟知祥说："董璋不容商量，而且有袭取西川的意图，您可要戒备他。"

9 甲辰（二十二日），闽王王延钧结束避位，又复位。

10 吴越武肃王钱镠患病，对所属文官武将说："我这次患病必然不能再愈。我的几个儿子都愚蠢懦弱，谁可以做统帅呢？"众人涕泣地说："镇海节度使钱传瓘仁孝有功，谁不爱戴！"钱镠便把吴越的印信、锁钥全部取出授与钱传瓘，并说："众位将吏推举你，你要妥善守护住。"又说："今后，子孙们要亲善地对待中原，不要因为中原统治者易姓而放弃侍奉大国之礼。"庚戌（二十八日）去世，终年八十一岁。

钱传瓘与兄弟们共同在一个帐幄内守丧，内牙指挥使陆仁章说："令公继承先王的霸业，将吏们早晚要进见他，应当与诸位公子分开住。"便命令主事的人另设一帐，扶着钱传瓘住进去，并向将吏宣告："从今以后，这里只能谒见令公，禁止诸公子的随从未经允许随便进入。"于是，昼夜警卫，未尝休息。钱镠末年，侍奉在左右的人都依附讨好于钱传瓘，唯独陆仁章几次因为一些事情触犯他。到此时，钱传瓘慰劳他，陆仁章说："先王在位时，仁章不知侍奉令公，现在为您尽力，犹如侍奉先王呵。"钱传瓘很嘉许他，称叹不已。

钱传瓘继承王位以后，改名元瓘，兄弟们名字中的"传"字都改为"元"字。用钱镠的遗命去掉称为国家的典仪，而用藩镇法制；免除民田荒芜无收者的租税。任命处州刺史曹仲达暂为知政事。设置择能院，掌管选拔先后之事，用浙西营田副使沈崧领导此事。

内牙指挥使富阳人刘仁杞及陆仁章长时间当权，陆仁章性刚直，刘仁杞喜欢贬低人，二人都被众人所厌恶。一天，诸将一起来到府门请求除掉他们；钱元瓘命他的侄子钱仁俊宣告众人说："这二位将军侍奉先王很久了，我正要表彰他们的功劳，你们竟然要为遂私人嫌怨而诛杀他们，怎么可以呢？我现在是你们的王，你们应当听从我的命令；如若不然，我就应当归返临安以避让贤路！"众人惶惧而退去。于是，便任用陆仁章为衢州刺史。刘仁杞为湖州刺史。内外有上书进行私人攻击的人，钱元瓘都搁置不理，因此将吏和睦。

11 起先，契丹舍利薛剌与惕隐都被赵德钧所擒获、契丹屡次派人请求放还他们。明宗与群臣讨论，赵德钧等都说："契丹所以几年不来侵犯边境，而且多次来求和，就是由于这些人被系押在南朝的缘故，放了他们，那就要边患再生。"明宗把此事咨询冀州刺史杨檀，杨檀回答说："薛剌是契丹的勇将，过去帮助王都阴谋危害社稷，幸而擒住了他，陛下免了他一死，赐给他的恩惠已经很多。契丹丢掉了他如同断了手足。他在朝廷留居数年，了

解中国的露实，如果获得放归，必然要深深为患。才放他出了塞北，他就会向南放射弓箭，那时，恐怕后悔也来不及了。”明宗便停止释放他们。杨檀是沙陀国的人。

12 明宗要授予李赞华河南藩镇，群臣都认为不可，后唐明宗说：“我和他父亲盟约为兄弟，所以赞华才归顺于我。现在我老了，后来的继承大统之君，虽然想招他来，可能办得到吗？”夏季，四月，癸亥(十一日)，任命李赞华为义成节度使，并且为他选拔朝士做僚属以辅助他。李赞华只顾优游享受，不预闻政事；明宗赞许他，虽然时常有不法行为也不过问，还把庄宗后宫宫人夏氏做他的妻子。李赞华喜欢喝人血，姬妾们常常刺破手臂流血让他吸吮；婢仆者有些小过失，或者挖目，或者刀割、火灼；夏氏看不惯他的残忍，奏请离婚去当尼姑。

13 乙丑(十五日)，加封宋王李从厚兼任中书令。

14 东川节度使董璋聚会众将谋求袭击成都，众将都说一定能够攻克；前陵州刺史王晖说：“剑南万里地方，以成都为大郡，现在又正当盛夏，师出无名，一定不能成功。”孟知祥听说董璋来袭，派马军都指挥使潘仁嗣统领三千人马到汉州侦察、等待他。

董璋进入西川境内，攻破白杨林镇，抓住守将武弘礼，声势很盛，孟知祥担忧，赵季良说：“董璋为人猛勇而没有恩德，士兵心中不依附他，如果他据城固守，就难以攻克，如果进行野战，就容易擒获他了。现在，他不守自己的巢穴，对您是有利的。董璋用兵，精锐都放在前锋，您应用弱兵引诱他，用强兵等待他，开始虽然要有小挫折，最后必然取得大胜利。董璋素来以威武扬名，现在他兴兵骤至，人心害怕，您应当亲自出战去抗御他，来加强兵众的斗志。”赵廷隐认为赵季良的话说得对，也说：“董璋轻率而没有谋略，他举兵必然要失败，我应当为您把他捉住。”辛巳(二十九日)，用赵廷隐为行营马步军都部署，统领三万人抗拒董璋。

五月，壬午朔(初一)，赵廷隐来辞别孟知祥。董璋的兴兵文书送到成都，还有给赵季良、赵廷隐及李肇的信，信中造谣说，赵季良、赵廷隐和董璋通同设谋，招唤董璋来攻西川。孟知祥把来信交给赵廷隐，赵廷隐根本不看，投掷于地，说道：“不过是施行反间之计，要使令公杀节度副使和廷隐而已。”便向孟知祥郑重地拜别登程了。孟知祥说：“事情一定能够成功。”李肇素来不认识字，一看来信，便说：“董璋教我反叛哟。”把董璋派来的使者囚禁起来，然而也调集兵马做了自我保全的准备。

董璋的兵马到了汉州，潘仁嗣和他在赤水开战，打得大败，被董璋擒获，董璋便占领了汉州。

癸未(初二)，孟知祥留下赵季良、高敬柔守卫成都，自己带领八千兵马奔向汉州。到达弥牟镇，赵廷隐陈兵于镇北。甲申(初三)，天刚亮，赵廷隐在鸡跖桥摆开阵势，义胜空远都知兵马使张公铎在他的后面布开阵势。过了一些时候，董璋望见西川兵势盛大，自己把阵线退据在武侯庙下。董璋帐下的骁勇的兵卒大事鼓噪说：“太阳正当午，把我们大家曝晒在烈日之下要干什么！”董璋这才上马向前进军。前锋刚刚交战，东川右厢马步都指挥使张守进向孟知祥投降，并说：“董璋的兵马全部在这里，再没有后继部队，您应该快速出击。”孟知祥登上高坟头督战，左明义指挥使毛重威、左冲山指挥使李瑭把守鸡跖桥，都被东川兵所杀；赵廷隐三次交战都失利，牙内都指挥副使侯弘实的兵也退却下来，孟知祥害怕，用马鞭指挥后阵。张公铎率领众兵大喊着进军向前，东川兵大败，死亡数千人，擒获东川中都指挥使元璟、牙内副指挥使董光演等八十余人。董璋捶打着胸脯说：“亲近兵士都丧失了，我还依靠谁啊！”只同几个骑兵逃遁而去，其余兵众七千多人投降了，把潘仁嗣也拯救回来。孟知祥领兵追赶董璋到五侯津，东川马步都指挥使元璟投降。西川兵攻入汉州府第，寻找不见董璋。当时，士兵争着劫掠董璋的军事物资，所以董璋没有被抓住。赵廷隐追赶到赤水，又缴获降卒三千人。这一晚，孟知祥留宿在雒县。命李昊草拟榜文告谕东川吏民。又起草书信“慰劳问候”董璋，并且说要到梓州去，询问董璋为什么不守协约，质问他兴兵见伐的罪名。乙酉(初四)，孟知祥与赵廷隐在赤水会师，便西还成都，命令赵廷隐统兵进攻梓州。

董璋退至梓州，让人架着肩舆抬回来，王晖迎接着问道：“太尉您统帅全军出征西川，现在回来的不到十人，是怎么回事？”董璋涕哭着不能答对。到了自家府第，正在吃饭，王晖与董璋的侄子牙内都虞候董廷浩带领兵丁三百人大声呼喊进来。董璋拉着妻子登上城垣，他的儿子董光嗣自杀。董璋跑到北门城楼，呼唤指挥使潘稠让他镇压乱兵，潘稠带着十个兵丁登城，斩了董璋的头，又取下董光嗣的头，一起交给王晖，王晖便开城迎入西川兵而投降了。赵廷隐进入梓州，封闭了府库财物以等待孟知祥到来。李肇听说董璋失败，才把原来囚禁的董璋派来的使者杀了，并报告孟知祥。

丙戌(初五)，孟知祥返回成都，丁亥(初六)，又率兵八千人赴梓州。到新都时，赵廷隐向他呈献董璋的人头。己丑(初八)，从玄武出发，赵廷隐带领着东川的将吏来迎接。

15 朔方节度使康福向后唐朝廷奏报，党项掠劫者已经伏诛，其余都已降附。

16 壬辰(十一日),孟知祥患病,癸巳(十二日),病加剧,中门副使王处回侍奉在左右,厨师送食物进来,必然空着食器出来,用以安定众人之心。李仁罕从遂州来,赵廷隐在板桥迎接他;李仁罕不称道攻取东川的功劳,侮谩赵廷隐,赵廷隐很是恼怒。乙未(十四日),孟知祥病好了;丁酉(十六日),进入梓州。戊戌(十七日),犒赏战士,饮宴之后,孟知祥对李仁罕、赵廷隐说:"二位将军谁应当镇戍在这里?"李仁罕说:"令公如果再把蜀州交给我领管,我也可以去。"赵廷隐不说话。孟知祥觉着为难,回来之后,让李昊起草公文,等二将有所推让便任用一个为留后,李昊说:"以前梁朝太祖、我朝庄宗都一身而兼领四镇,现在二将不肯相让,只有令公自己领管为宜。您最好赶快回城都,同赵秉良仆射商量。"

17 己亥(十八日),契丹使者迭罗卿辞别朝廷归国,后唐明宗说:"朕的意愿是要使边境安宁,不可不稍微符合他们的要求。"便把荫骨舍利遣返,与使者同归。契丹因为没有得到荫刺遣回,从此几次侵犯云州及振武。

18 孟知祥命令李仁罕返回遂州,留下赵廷隐为东川巡检,任用李昊行使梓州军府的管理事务。李昊说:"两只老虎正争斗得凶,在下不敢接受这个命令,愿意跟随您回成都。"于是,便用都押牙王彦铢为东川监押。癸卯(二十二日),孟知祥到达成都,赵廷隐不久也领兵向西还军。

孟知祥对李昊说:"我取得东川,忧虑更多了。"李昊问其缘故,孟知祥说:"自从我离开梓州,得到李仁罕七次表白,都说'您应该亲自领镇东川,不然诸将会不心服。'赵廷隐则说'本来不敢领镇东川,因李仁罕不相让,才有了与他争任之心。'请你替我晓谕赵廷隐,我要恢复阆州为保宁军,加上果、蓬、渠、开四州,请他去镇守。我自己兼领东川,以断绝李仁罕的企望。"赵廷隐听了还是恨恨不平,要求与李仁罕比武,谁胜谁领东川;李昊深入劝解他,他才接受了孟知祥的命令。六月,任用赵廷隐为保宁留后。戊午(初七),赵季良带领将吏请求孟知祥兼镇东川,孟知祥答应了。赵季良等又请求孟知祥称王,暂时行使王位制命,赏赐功臣,孟知祥不准。

董璋攻打孟知祥的时候,山南西辽节度使王思同向后唐朝廷作了报告,范延光对明宗上言:"如果两川合并于一个盗贼掌握,他安抚民众,守卫险要,那就更难于攻取了,最好在他们交争之中,早日收服他。"明宗命王思同用兴元之兵暗中规划准备进取西蜀。没有多久,听到董璋败死,范延光又说:"孟知祥虽已据有全蜀,然而他的士兵都是东边的人,孟知祥怕他们思归致变,也想依赖朝廷的重望以震摄他的兵众,陛下如果不屈意委婉地安抚他,他就不能借机自新。"明宗说:"孟知祥是我的故旧相好,是被人离间才干出抗拒朝廷的事情,有什么'屈意'可说的!"于是,派遣供奉官李存璨赐给孟知祥以诏书说:"董璋是狐狼之辈,自找族灭全家。爱卿的祖宗墓园和亲戚之属都保障了安全,你应该保全家世的美名,遵守君臣的大节。"李存璨是李克宁的儿子,孟知祥的外甥。

19 闽王王延钧对陈守元说:"你为我问问宝皇:既然能当天子六十年,以后又将怎么样。"第二天,陈守元进府说:"昨夜向天宫进奏章请示,得到宝皇降旨,您后来要当大罗仙主。"徐彦林等人也说:"北庙崇顺王曾经见到宝皇,所讲的话与陈守元说的一样。"王延钧更加自命不凡,开始谋求称帝。上表给朝廷说:"钱镠死了,请朝廷任我为吴越王;马殷死了,请朝廷任我为尚书令。"后唐朝廷不理他,从此便断绝了应行的朝贡。

(白隅 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第二百七十八卷

后唐纪七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壬辰,公元 932 年)

1 秋季,七月朔(初一),朔方上表奏报:夏州党项来侵犯,击败了他们,追击到贺兰山。

2 己丑(初九),加封镇海、镇东节度使钱元瓘为中书令。

3 庚寅(初十),李存璨到了成都,孟知祥拜泣着接受后唐明宗诏书。

4 武安、静江节度使马希声因湖南连年大旱,下令关闭南岳及境内诸神祠的大门,到底没有下雨。辛卯(十一日),马希声去世,六军使袁诠、潘约等迎请镇南节度使马希范于朗州而拥立他为主。

5 乙未(十五日),孟知祥让李存璨回洛阳,向朝廷上表谢罪,并报告福庆公主的丧事。从此又向后唐朝廷自称藩属。

6 庚子(二十日),任用西京留守、同平章事李从珂为凤翔节度使。

7 废除武兴军,恢复凤、兴、文三州隶属于山南西道。

8 丁未(二十七日),任用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凤同平章事,充当安国节度使。

9 八月,庚申(十一日),荆南马希范到达长沙;辛酉(十二日),承袭其兄马希声的职位。

10 甲子(十五日),孟知祥让李昊为武泰赵季良等五个留后起草表章,请求朝廷封孟知祥为蜀王,行使墨书制命的权力,允许他自行委任将吏,同时为他们自己请求朝廷赐给节度使的旌节,李昊说:"近来诸将攻取一方军镇,就占有其地域,现在又自己要求给予旌节斧钺以及您的封爵,这样,职位轻重的权衡就都落在下属部众之手了;假如您自己请封,岂不更好!"孟知祥一下明白过来,便让李昊替自己起草表章,请求施行墨书制命,可以补授缺额的两川刺史以下的官职;又上表请求朝廷任命赵季良等五个留后为节度使。

起先,安重诲图谋占取两川,自从孟知祥杀死李严,每当任命刺史,都用东方的军队护送他们赴任,小的州府不少于五百人,像夏鲁奇、李仁矩、武虔裕,都各领数千人,号称牙队。及至孟知祥攻下遂州、阆州、利州、夔州、黔州、梓州六镇,得到护从东兵不下三万人,怕朝廷征召东兵返回,就上表请求允许他们的妻子到驻地来。

11 吴国徐知诰扩建金陵城周围二十里。

12 起初,契丹已经强大,把卢龙诸州都抢掠遍了,幽州城门以外,到处是契丹的骑兵。往往从涿州运粮到幽州,契丹兵众大多埋伏在阎沟,进行掠夺。到赵德钧为节度使时,在阎沟筑城守卫,设立良乡县,粮道略有通便。幽州以东十里之外,百姓不敢打柴放牧;赵德钧在州东五十里建立潞县城,加以守卫,靠近州城的百姓才得以进行农耕种庄稼。到此时,又在幽州东北百余里处,建立三河县城来疏通蓟州运路,契丹骑兵来争夺,赵德钧便把他们击退。九月,庚辰朔(初一),奏报三河县城建设完毕。边民赖以生存。

13 壬午(初三),任用镇南节度使马希范为武安节度使,兼任侍中。

14 孟知祥命令他的儿子孟仁赞代理行军司马,兼任都总辖两川牙内马步都军事。

15 冬季,十月,己酉朔(初一),明宗再派李存璋赴成都,凡是在剑南的将吏,从节度使、刺史以下的官员,听凭孟知祥差派任命之后,向朝廷奏报即可,朝廷不再另行任命别人;只是不让戍兵的妻子去戍所,然而对那些兵众也不再征召东还。

16 秦王李从荣喜欢作诗,聚集浮华放荡的文士高辇等人在幕府中,同他们相与唱和,很是标榜自夸。每次设宴摆酒,往往让僚属们吟赋诗篇,有作得不如意的,当面撕毁丢弃。壬子(初四),李从荣入朝谒见,明宗对他说道:"我虽然不识文字,然而喜欢听取儒生讲说经文大义,可以开发人的智识和思考。我见庄宗皇帝喜好作诗,武将家的儿子文墨不是素所研习,只是白白让人背地笑话,你不要效法那个。"

17 丙辰(初八),幽州报奏:契丹人马屯驻捺剌泊。

18 前彰义节度使李金全屡次向朝廷献马,后唐明宗不接受,并说:"你在镇所治理得怎么样?且不要只做献马这样的事!"李金全是吐谷浑的人。

19 壬申(二十四日),大理少卿康澄上书启奏:"为臣听说,童谣不是祸福的根据,妖祥岂能当做兴衰的本源!所以,商代出现飞雉落于鼎耳而鸣、桑谷共生于朝的祥瑞,不能中止殷王宗庙之盛;晋朝发生神马长嘶、水涌石龟的异兆,不能延缓晋国传位之长。由此悟出国家有不足惧的事情五件,有深可畏的事情六条:阴阳不协调不足惧,三星运行失常不足惧,小人传播讹言不足惧,山崩河涸不足惧,害虫伤害禾稼不足惧;贤人藏匿不出深可畏,四民迁业不安深可畏,上下通同作弊深可畏,廉耻之道消亡深可畏,诋毁赞誉混淆真伪深可畏,正直言论听不到深可畏。不足惧的事情愿陛下任其存在而不必多去计较;深可畏的事情愿陛下修治而不要差失。"明宗用嘉许的诏书奖励他。

20 秦王李从荣为人像鹰眼一样常常侧目看人,既轻薄又尖刻;他被任用为判理六军诸卫事务后,又参与朝政,往往骄纵不守法纪。以前,安重诲做枢密使,明宗特别依重他。李从荣及宋王李从厚从幼儿时就和他亲昵戏闹,后来,虽然成为统兵大吏,也常被安重诲所牵制,对安重诲很敬重。安重诲死后,王淑妃与宣徽使孟汉琼宣布传达皇帝意旨,由范延光、赵延寿做枢密使,而李从荣对他们都很轻慢、看不起。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任六军诸卫副使,他的妻子永宁公主与李从荣是异母所生,素来就相互憎恶不和。李从荣因为李从厚的名声比自己高,便尤其忌恨他。李从厚曲从迁就她,用谦卑软弱的姿态对待李从荣,所以嫌隙之状表面上看不出来。石敬瑭因不愿与李从荣共事,常想到外面蕃镇补领一职来避开他。范延光、赵延寿也顾虑弄不好招祸,多次请求辞去枢要职务,与可信用的老臣更换充任,明宗不答应。当时正逢契丹要来侵扰,明宗授命秉政大臣选择可当统帅的人材去镇守河东,范延光、赵延寿都说:"现在可任统帅去河东的只有石敬瑭、康义诚而已。"石敬瑭也愿意前去,于是,明宗就任命委派他去。等到诏书下来,不落六军副使的职位名款,石敬瑭又辞谢不受,明宗便任用宣

徽使朱弘昭主持山南东道的事务，代替康义诚的职位，让康义诚到朝廷来。

21 十一月，辛巳（初三），任用三司使孟鹄为忠武节度使，用忠武节度使冯赞充任宣徽南院使，判理三司。孟鹄本来是个掌案牍的书吏，与范延光是同乡，友谊深厚，几年之间荐引提拔到节度使；明宗虽然晓得提拔太快，然而不能不认可。

22 乙酉（初七），明宗因为契丹人越来越侵逼北部边疆，命速议选任河东统帅；石敬瑭想要承担，而范延光、赵延寿想任用康义诚，议论了很长时间不能决定。摄理枢密直学士李崧以为此任非石太尉不可，范延光说："我也几次奏请用他，皇上要想把他留在身边统领宿卫军呐。"正好明宗命内使来催促，大家便接受了李崧的意见。丁亥（初九），任用石敬瑭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任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加兼侍中。

23 己丑（十一日），加封枢密使赵延寿同平章事。

24 吴国任用诸道都统徐知诰为大丞相、太师、加领得胜节度使；徐知诰辞却丞相、太师。

25 大同节度使张敬达集中兵力防守要害关塞，契丹兵竟然不敢南下而退还本地。张敬达是代州人。

26 蔚州刺史张彦超本来是沙陀人，曾经是明宗的养子，与石敬瑭有嫌隙；听说石敬瑭当了总管，便把整个城池降附于契丹，契丹把他任命为大同节度使。

27 石敬瑭到了晋阳，任用他的部将刘知远、周瓌为都押司，依靠他们做心腹；军事委托刘知远，财政收入委托周瓌。周瓌是晋阳人。

28 十二月，戊午（十一日），任用康义诚为河阳节度使，兼任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任用朱弘昭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29 这一年，南汉国主刘龚立他的儿子刘耀枢为雍王，刘龟图为康王，刘弘度为宾王，刘弘燕为晋王，刘弘昌为越王，刘弘弼为齐王，刘弘雅为韶王，刘弘泽为镇王，刘弘操为万王，刘弘果为循王，刘弘睎为思王，刘弘邈为高王，刘弘简为同王，刘弘建为益王，刘弘济为辨王，刘弘道为贵王，刘弘昭为宜王，刘弘政为通王，刘弘益为定王；没有多久，把刘弘度调迁为秦王。

四年（癸巳，公元933年）

1 春季，正月，戊子（十一日），加封秦王李从荣担任尚书令，兼任侍中。庚寅（十三日），任用端明殿学士归义人刘昫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 闽国有人说，闽王王延钧未成国主之前所住的真封宅有龙出现，便把这所宅第改名为龙跃宫。接着就谒拜宝皇宫受其册封，设置仪仗军卫，返回王府，即位称帝，国号大闽，实行大赦，改年号为龙启，把自己的名字改叫王璘。上尊号追谥自己的父亲和祖父，立五世的庙号。任命他的僚属李敏为左仆射、门下侍郎，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王继鹏为右仆射、中书侍郎，二人都为同平章事；任命亲信属吏吴勖为枢密使。后唐朝廷的册礼使裴杰、程侃正好来到闽地海门，闽主任用裴杰为如京使；程侃坚持要求北还后唐，闽主不准。闽主自己知道国小地偏，经常注意和四面邻境搞好关系，因此闽地境内还算安定。

3 二月，戊申（初二），孟知祥直接下令任用赵季良等为五镇的节度使。

4 凉州大将拓跋承谦及耆老上表，请求后唐朝廷任命暂居摄政留后孙超为节度使。明宗问来使："孙超是什么人？"使者回答："大唐宣宗时张义潮来归河西，朝廷用天平军二千五百人守戍凉州，自从黄巢之乱以后，凉州被党项族隔断，鄯州随军来的人渐渐都死完了，孙超及城中之人都是他们的后代子孙。"

5 乙卯（初九），任用马希范为武安、武平节度使，兼任中书令。

6 戊午（十二日），定难节度使李仁福去世；庚申（十四日），军队里立他的儿子李彝超为留后。

7 癸亥（十七日），任用孟知祥为东西川节度使、封蜀王。

8 过去，河西诸镇都说李仁福暗通契丹，后唐朝廷怕他和契丹联合用兵，并吞甘、陕等河右之地，南向侵掠关中。不久，李仁福死了，三月，癸未（初七），任用他的儿子李彝超为彰武留后，调迁彰武节度使安从进为定难留后，仍然命令静塞节度使药彦稠带兵五万人，由宫苑使安重益为监军，护送安从进赴镇所上任。安从进是振武军索葛人。

9 乙酉（初九），明宗方始下诏，任命赵季良等为五镇节度使。

10 丁亥（十一日），明宗下敕文告谕夏州、银州、绥州、宥州的将士吏民，说："夏州贫穷边远，李彝超年轻，不能捍卫防御外敌，所以让他去延安。服从朝廷调遣就可以有李从昷、高允韬那样的富贵福份，违背朝廷调遣就

要遭到王都、李匡宾那样的覆亡灭族之祸。”夏季，四月，李彝超上表奏称，他被军士百姓所拥护挽留，没有能够去延安赴任。明宗下诏派使者去催促他。

11 奏事的人建议给亲王们设立师傅，宰相惧怕秦王李从荣，不敢派人，请求让秦王自己选择师傅。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荐举兵部侍郎刘瓒给李从荣，李从荣上表请求选派他。癸丑(初七)，朝廷任命刘瓒为秘书监、秦王傅，前襄州支使山阳人鱼崇远为记室。刘瓒自己以为这是降职，涕泣诉说，不能得到改免。秦王府里的参谋佐辅人员都是新进拔的少年，轻浮放荡而好谄媚阿谀奉承，唯有刘瓒从容冷静地进行规劝，李从荣便不高兴。刘瓒虽然作为师傅，李从荣把他一律用对僚属的态度对待；刘瓒有难堪之色；李从荣觉察到了，从此告诫守门人不要给他通报，每月听凭他一到府内，或者一天也不召见他，也不给他供膳。

12 李彝超不按明宗的诏书办事，派遣他的哥哥阿啰王把守青岭门，聚集境内党项诸部胡人进行自己救援。药彦稠等进军屯驻在芦关，李彝超派党项兵抄掠官军粮运及进攻武器，官军从芦关退守金明。

13 闽国主王璘立他的儿子王继鹏为福王，充任宝皇宫使。

14 五月，戊寅(初三)，后唐朝廷立皇子李从珂为潞王，李从益为许王，皇侄天平节度使李从温为兖王，护国节度使李从璋为洋王，成德节度使李从敏为泾王。

15 庚辰(初五)，闽地地震，闽主王璘避位修道，命令福王王继鹏暂行总理一切。起初，第一任闽王王审知性情节俭，府舍都比较简陋；到此时，大肆兴建宫殿，极尽土木之豪华。

16 甲申(初九)，明宗突然患风疾，庚寅(十五日)，病稍好些，在文明殿接见群臣。

17 壬辰(十七日)夜，夏州城上点起烽火，天刚亮，各路胡兵数千人马驰奔而至，安从进派先锋使宋温把他们击走。

18 吴国宋齐丘劝徐知诰把吴主杨溥迁都到金陵，徐知诰便在金陵营建宫城。

19 明宗十天不见群臣，京都的人惶恐，或者暗中流窜到山林荒野，或者躲藏到军营。秋季，七月，庚辰(初二)，明宗带病勉强驾临广寿殿，人心才安定下来。

20 安从进攻打夏州。夏州的城垣是赫连勃勃所筑，坚固得像铁石一般，斫凿不能使它破毁。那里又有党项四万多骑兵在四野流动，抢掠粮食财物，致使官军不能进行农耕、畜牧。山路又艰险又狭小，关中百姓运输一斗米、一捆柴草，要费钱数贯，民间困苦竭尽，无力供应。李彝超兄弟登上城垣对安从进说：“夏州很贫穷，没有珍宝积蓄可以充当对朝廷的贡品和财赋的地方，只是因为祖父、父亲世代据守此地，不想把它丢失了。这个小小孤城，战胜它也不足以宣扬威武，何必这样麻烦国家劳师费财！请您上表把情况报告朝廷，如果朝廷能准许我们自新，或者派遣我们去征伐异城，我愿意去打先锋。”明宗听说这种情况，壬午(初八)，命令安从进带兵返回。

其后，有人知道李仁福的隐怀，指出：“李仁福怕朝廷调动他的人马，便放风说要联合契丹相互支援，其实契丹并未与他勾结；致使朝廷这次错误地兴兵讨伐，结果无功而还。”从此，夏州疏远朝廷，每逢有人叛变，必然暗中与之通连勾结，来达到要求贿赂遗赠的目的。当时，明宗久病未愈，征讨夏州无所获而归，军士中有很多流言，乙酉(十一日)，按等级优厚赏赐在京各军；这样，赏赐没有正当理由，士兵从此更加骄纵了。

21 丁亥(十三日)，赐予钱元瓘封爵为吴王。钱元瓘对他的兄弟们很是敦厚，他的哥哥中吴、建武节度使钱元璙从苏州来朝见他。钱元瓘用家人礼法待他，举杯向他祝福，并说：“这是哥哥的王位，而小弟我占有了，这是兄长所赐予我的啊。”钱元璙说：“先王是选择贤能而扶立的，现在君臣之位已定，元璙明白要忠贞顺从而已。”因而兄弟相对涕泣。

22 戊子(十四日)，闽主王璘复位。起先，福建中军使薛文杰，为人乖巧谄媚，王璘喜爱奢侈，薛文杰便用搜刮民财的手段来迎合他，王璘任用他当国计使，视为亲信。薛文杰暗中探查有钱人家的罪过，抄没其家财，被拷打的人胸背受刑，用烧红了的铜斗烙灼。建州的土豪吴光来朝拜闽主，薛文杰看中他的财产，搜求他的罪过，将要处治他；吴光怨恨恼怒，率领自己的徒众几乎上万人，反叛而奔入吴国。

23 明宗任命工部尚书卢文纪、礼部郎中吕琦为蜀王册礼使，并赐蜀王一品朝服。孟知祥自己制作九旒冕冠，九章衣，车舆服饰旌旗都比照天子。八月，乙巳朔(初一)，卢文纪等到达成都。戊申(初四)，孟知祥穿上衮服、冕冠，准备好仪仗军卫来到驿舍，降阶行礼。面向北方接受册封，坐上带着玉辂的车，到达王府门前，坐着人抬的步辇而进入内庭。卢文纪是卢简求的孙子。

24 戊申(初四)，群臣为明宗上尊号为圣明神武广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实行大赦。对在京城及诸道的将士，各按等级进行优赏。当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再次实行优赏，从此用度更加困窘。

25 太仆少卿何泽看到明宗卧病，秦王李从荣权势正在发展，他希望自己能重新得到起用，便上表请求立李从荣为太子。明宗看到表章流下眼泪，私下对左右亲近的人说："群臣请求立太子，朕自当归老在太原旧府第了。"不得已，壬戌（十八日），下诏让宰相、枢密使讨论此事。丁卯（二十三日），李从荣谒见明宗，说道："听说有奸臣请陛下立臣为太子，臣年纪幼小，并且臣愿意学习带兵，不愿担当这个名义。"明宗说："这是群臣所要求的。"李从荣退下来，去见范延光、赵延寿说："你们执政的各位要让我当太子，这是想夺我的兵权，把我幽禁在东宫而已。"范延光等知道明宗并不愿立太子，而且畏惧李从荣讲的话，就把他的话如实上奏明宗；辛未（二十七日），明宗下制书，任命李从荣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26 九月，甲戌朔（初一），吴主立德妃王氏为皇后。

27 戊寅（初五），加封范延光、赵延寿兼任侍中。

28 癸未（初十），中书上奏：节度使见元帅的仪礼，虽然带衔平章事，仍用军人礼节进见和参拜；批准了这样办。

29 明宗要加封宣徽使、判三司冯赞同平章事；冯赞的父亲叫冯章。执政者弄错了唐制旧规定，庚寅（十七日），加封冯赞同中书门下二品，充当三司使。

30 秦王李从荣请求把严卫军和捧圣军的步骑两指挥作为从属于自己的牙兵。每逢他入朝，随从几百骑马的兵勇，张着弓，带着箭，奔驰在通衢大路上；又令文士替他试着起草征讨淮南的宣言，表示他将要平定海内的意志。李从荣对执政者不满意，私下对他的亲信讲："我有朝一日做了皇帝，必定把他们灭门诛杀。"范延光、赵延寿害怕，几次请求补放在外镇为官以躲避灾祸。明宗以为他们是看到自己有病而要求离去，很恼火，说："要走便自己走；何必上表！"赵延寿的妻子齐国公主又替赵延寿在内宫进言，说："赵延寿确实有病，承担不了机要重务。"丙申（二十三日），范、赵二人再次上奏明宗说："我们不是怕辛劳，而是愿意与勋旧老臣轮流担负枢要重任。我们也不敢一下都走，希望能允许先走一个。如果新任的人不称职，可以再把我们召回，我们必定马上回来。"明宗这才准许了。戊戌（二十五日），外调赵延寿为为宣武节度使，另行调入山南东道节度使朱弘昭为枢密使、同平章事。明宗制命下来，朱弘昭又推辞不受，明宗斥责他说："你们这些人都不想在我身边，我供养你们干什么！"朱弘昭才不敢再说。

31 吏部侍郎张文宝经海路出使吴越国的杭州，途中船坏了，水手用小船接济他，靠风力飘流至吴国的天长；原有随从二百人，留存下来的只剩五人。吴国君主接待他很优厚，资且他随从人员的仪礼服装、钱币数万，仍然为他转达公文给吴越国主钱元瓘，让他们派人在境界上迎候。张文宝只接受了饮食，其他东西都没有要，并说："本朝与吴国很长时间不通问讯了，现在既不是君臣关系，又不是宾主关系，如果接受了这些东西，用什么言词来致谢！"吴主杨溥很赞赏他。他居然把朝廷委派的任务传达到杭州而还。

32 庚子（二十七日），任用前义成节度使李赞华为昭信节度使，人留在洛阳而享受节度使的俸给。

33 辛丑（二十八日），明宗下诏：大元帅李从荣地位在宰相之上。

34 吴国徐知诰因为境内屡次遭受水火灾害，说道："军队和百姓生活困苦，我怎么可以独享逸乐！"便把所有的侍妓全部打发出去，把歌舞演奏的乐器都焚烧了。

35 闽国的内枢密使薛文杰劝说闽王王璘抑制挫压各个宗室；王璘的侄儿王继图很愤恨，谋反失败，被诛杀，连坐的有一千余人。

36 冬季，十月；乙卯（十二日），范延光、冯赞奏称："西北的各族胡人卖马的往来像穿梭，每天用于换马交易的绢恐怕不少于五千匹，计算起来耗费国家费用达到十分之七，请朝廷委派沿边界的镇所，选择各族胡人所卖马中优良的发给价券，价购多少按数上报。"明宗同意施行。

37 戊午（十五日），任用前武兴节度使孙岳为三司使。

38 范延光由于孟汉琼、王淑妃的缘故，屡次请求明宗准许委派他到外镇为官；庚申（十七日），任用范延光为成德节度使，而以冯赞为枢密使。

明宗以为亲军都指挥使、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康义诚为人淳朴忠实，很亲近和信任他。当时朝廷重要和亲近的官员大多要求外调以躲避秦王的加祸，康义诚料想自己不能解脱，便让他的儿子侍奉秦王，遇事力求用恭敬顺从、左右两可的态度去对待，希望借此保全自己。

39 暂任主持夏州事务的李彝超上表向朝廷谢罪，请求昭雪讨伐他的罪行；壬戌（十九日），任命李彝超为定难军节度使。

40 十一月，甲戌(初二)，明宗给范延光饯行，喝完了酒，明宗说："你现在要远离我而去，有什么事尽管说出来。"范延光回答说："朝廷的大事，希望陛下同内外辅佐的大臣商量决定，不要听那些小人的话。"随即相互流泪而别。当时，孟汉琼弄权操纵一切，依附他的人相互结为朋党，共同蒙蔽惑乱皇帝的耳目，所以范延光说起这些话。

41 庚辰(初八)，更改慎州怀化军为昭化军。设置保顺军于洮州，领有洮州、鄯州等地。

42 戊子(十六日)，明宗的病复发，己丑(十七日)，明显见好，秦王李从荣进宫问候，明宗低着头不能抬起。王淑妃说："从荣在这里。"明宗没有回答。李从荣出来，听到宫中人都在恸哭，他以为明宗已经死了，第二天早上，自称有病不进宫省问。这天晚上，明宗实际上是稍见好转，而李从荣却不知道。

李从荣自己知道当时人心舆论对他不利，害怕继承不了皇帝大位，便同他的党羽策划，要用武力入宫侍卫，先要制服权臣。辛卯(十九日)，李从荣派都押牙马处钧告诉朱弘昭、冯赟说："我要带兵进入宫内侍候皇上疾病，并且防备非常之变，应该在哪里居处？"朱、冯二人答称："请王爷自己选择地方。"接着私下对马处钧说："皇上平安无事，秦王应该竭尽心力实行忠孝之道，不可乱信坏人的胡说。"李从荣大怒，又派马处钧告诉朱、冯二人："你们两位难道不爱惜自己的家族吗？怎么敢抗拒我！"朱、冯二人害怕，入宫报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汉琼，都说："这件事不得到康义诚的合作和支持就不可能办好。"便把康义诚召入内廷和他商议办法，康义诚竟然不拿主意，只是说："义诚是带兵的军人，不敢干预朝廷政务，我只听从宰相大人的驱使。"朱弘昭怀疑康义诚不想当着众人表态，夜间，把他邀请到家里再次问他，康义诚对答得和原来一样。

壬辰(二十日)，李从荣穿着平常服装从他任令尹的河南府带领步骑兵马千人列阵于天津桥。当日黎明，李从荣派马处钧到冯赟府第，对他说："我今天决定进入皇宫，并且要住进准备嗣位的兴圣宫。你们各位枢要大臣都各有自己的宗族，做事也应该仔细慎重，是祸是福就决定在顷刻之间了。"又派马处钧去见康义诚，康义诚答复说："只要秦王来到，我必奉迎。"

冯赟快马奔入右掖门，见到朱弘昭、康义诚、孟汉琼及三司使孙岳正聚集在中兴殿门外会商，冯赟便把马处钧的传语告诉他们，并因而责难康义诚说："秦王说'是祸是福决于顷刻'，这件事的利害十分清楚，您可不要因为自己儿子在秦王府里供职而左顾右望！皇上提拔我们这些人，从平民百姓高升至将相，假如让秦王的兵卒得以进入这禁内大门，把皇上置于何等地位？我们这些人还能有遗族吗？"康义诚还未来得及回答，监门官进来报告：秦王已经带领兵丁到达端门之外。孟汉琼一甩袖子站起来说道："今天的事，危害到了皇上，您还犹豫观望，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吗？我怎么能爱惜自己的余生，只能带领兵士去抗拒他！"立即进入中兴殿门，朱弘昭、冯赟跟着他，康义诚不得已，也随着他进入内宫。

孟汉琼见了明宗，奏报说："秦王从荣造反了，他的兵众已攻到端门，马上要打进宫内来，可要大乱了。"宫里的人相视号哭，明宗说："从荣何苦要这样干！"便向朱弘昭等说："有没有这回事？"朱等回答说："有这回事，刚才已经命令守门人关上了大门。"明宗指着天落泪不止，对康义诚说："请你自己做主去处理，不要惊扰百姓！"控鹤指挥使李重吉，是李从珂的儿子，当时正侍奉在明宗身边，明宗对他说："我和你的父亲，冒着枪林箭雨，平定了天下，几次把我从危难中抢救出来；从荣他们这些人出过什么力，现在竟被人教唆，干这种悖逆不道的事！我本来就知道这种人不足以把大事托付给他们，理当召唤你父亲前来，把掌兵的大权交付给他。你替我部署关闭所有宫门，把它们防守好。"李重吉立即率领控鹤兵士守卫着宫门。孟汉琼披挂铠甲，骑上战马，召来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让他带领五百名骑兵去讨伐李从荣。

此时，李从荣正倚据着胡床，坐在桥上，让左右侍从召唤康义诚来。由于端门已经被关闭，便叩打左掖门，并从门缝中向内窥视，看见朱洪实正率领骑兵从北面驰来，急忙报告李从荣；李从荣大为吃惊，命令取来铁掩心盔甲披挂，坐在那里调拨弓矢。不多久，骑兵大量奔压过来，李从荣退避逃归河南府署，他的僚属都逃窜藏匿起来，牙兵抢掠嘉善坊之后溃逃四散。李从荣和他的妃子刘氏藏躲在床下，皇城使安从益就地把他们杀了，并杀了他的儿子，把他们的首级进献朝廷。起初，孙岳参预内廷密谋陷得很深，冯赟、朱弘昭害怕李从荣乖戾难于应付，孙岳曾经为他们竭力剖析利害之所归；康义诚很厌恨他，此时便趁着混乱之中暗地派骑兵把他射杀了。明宗听说李从荣被杀，很是吃惊悲伤，几乎从床榻上跌落下来，几次昏厥又复苏过来，从此病情加剧。李从荣有一个儿子还很幼小，养于宫中，众将要求把他杀掉，明宗涕泣着说："这孩子有什么罪！"不得已竟把孩子交给了众将。癸巳(二十一日)，冯道带领群臣入朝，在雍和殿觐见明宗，明宗泪下如雨，呜咽不止，悲痛地说："我家的事情闹到这样，实在惭愧见到你们众位公卿！"

宋王李从厚正充任天雄节度使；甲午(二十二日)，明宗派遣孟汉琼去徵召李从厚入朝侍疾，并使孟汉琼暂时主持天雄军的事务。

丙申(二十四日)，追废李从荣为平民。执政诸人共同评议李从荣所属官吏的罪名，冯道说："从荣所亲信的是高辇、刘陟、王说而已，任赞在秦王府到官才半个月，王居敏、司徒诩在病中告假已经半年，怎能参预他的阴谋！王居敏更是受李从荣的厌恶，昨日举兵叛乱中，向宫阙进军的时候，李从荣同高辇、刘陟并马而行，他指着日晷之影说：'来日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把王詹事诛杀了。'证明王居敏不是作乱的同谋，怎能一切属官都加以诛杀呢！"朱弘昭说："如果李从荣能够打进光政门，任赞那一伙人会怎样行事，那时我们这些人还能留下遗族吗！并且，首犯与从犯只能罪差一等，现在首犯已经拿获受戮，而对从犯都不追问罪，皇上岂不要以为我们是在庇护奸人吗？"冯赡极力为他争辩，这才议定为流放和贬官。当时，咨议高辇已经被杀。丁酉(二十五日)，元帅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赞、秘书监兼王傅刘瓒、好友苏瓒、记室鱼崇远、河南府少尹刘陟、判官司徒诩、推官王说等八人，一并长期流入到远方为民，河南巡官李濬、江文蔚等六人勒令回归田里，六军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推官郭瞻一并贬职。李濬是唐武宗朝宰相李回的同族曾孙；司徒诩是贝州人；江文蔚是建安人。江文蔚投奔吴国，徐知诰给了他很隆重礼遇。

起初，李从荣行为不合常道，六军判官、司谏郎中赵远劝谏他说："大王您居于优先嗣业的地位，应该经常修养德行，为什么尽干这些样不妥当的事！不要以为有父子至亲的关系可以依恃无恐，难道您没有看到春秋时晋献公杀了恭世子和汉武帝杀了戾太子的事例吗？"李从荣听了恼火，把他贬放为泾州判官；待到李从荣失败，赵远因为讲过这些话而声名流播。赵远字上交，幽州人。

43 戊戌(二十六日)，明宗去世。明宗皇帝性格不行猜忌，与外物不做竞争，登基那一年已经过了六十岁，他每天夜间在宫中焚香向天神祝告说："我是个沙陀国的胡人，由于动乱被众人推举出来继位；愿上天早降圣人，做百姓的君主。"他在位时粮谷多次丰收，兵戈战乱少见，从五代时期来衡量，稍称小康。

辛丑(二十九日)，宋王李从厚到达洛阳。

44 闽国主王璘尊鲁国太夫人黄氏为皇太后。

闽主王璘喜好崇拜鬼神，巫人盛韬等都受到宠信。薛文杰对闽主说："陛下左右有很多奸臣，不询问于鬼神，就不能知道谁是奸臣。盛韬善于见鬼，可以让他去察看。"闽主听从了这个意见。薛文杰厌恶枢密使吴勖，有一次正当吴勖有病，薛文杰去探望他，薛文杰对吴勖说："主上因为您久病不愈，想罢免您的枢密职务，我对主上说您只不过患头痛小病，已经快要好了。主上也许要派人来探问，请您慎重，不要说有其他疾病。"吴勖答应了。第二天，薛文杰唆使盛韬上奏闽主说："刚才我见到北庙崇顺王审讯吴勖谋反的事，用铜钉钉他的脑顶，并用金椎锤击。"闽主把此事告诉薛文杰，薛说："不一定可信，最好派人去查问一下。"吴勖果然回答说是头病，闽主便把吴勖收拿下狱，派遣薛文杰及狱吏用各种办法去惩治他，吴勖只得承认所诬陷的谋反罪，于是便连同他的妻儿都诛杀了。从此以后，闽国百姓更加愤怒不满。

闽国土豪吴光请求吴国派兵攻闽，吴国信州刺史蒋延徽不等接受吴国朝廷的命令，便领兵与吴光会师攻打建州，闽主派使者求救于吴越国。

45 十二月，癸卯朔(初一)，才开始发明宗丧，宋王李从厚即后唐皇帝之位，是为闵帝。

46 秦王李从荣死后，朱洪实之妻入宫，与宫中司掌衣饰的王氏说到秦王，王氏说："秦王作为王子，不在父皇左右侍奉疾病，以致被人归加罪名，是他自己招的；如果说他大逆不道，那是诬陷他太过份了。朱司徒是最受秦王恩宠的，当时不替他辩护，真是太可惜了。"朱洪实听到这些话，很恐惧，与康义诚一起把这些话上奏闵帝，并说王氏同李从荣私通替李从荣刺探宫中之事，辛亥(初九)，把王氏赐死。事情还牵连到王淑妃，王淑妃平素对李从荣很厚待，闵帝从此便对王淑妃产生了怀疑。

47 丙辰(十四日)，任用天雄左都押牙宋令询为磁州刺史。朱弘昭以为诛杀秦王立闵帝是自己的功劳，想要独专朝政；而宋令询陪侍闵帝左右最久，素来被闵帝所亲信，朱弘昭不想让旧人在皇帝身边，所以把他调出去。闵帝不愉快，但也无可奈何。

48 孟知祥听说明宗病逝，对他的僚属亲信说："宋王年轻而软弱，当政的都是掌理案牍的小人，可以坐着等待那里发生乱子。"

辛未(二十八日)，闵帝开始驾临中兴殿处理朝政。闵帝自从结束守丧的礼制之日，就召令学士为他读讲《贞观政要》、《太宗实录》，怀有谋求天下大治的志愿；然而不懂求治的要领所在，宽容软弱，缺乏决断。宰相李愚私

下对与他同列执政的官员说:“主上的召请和咨询,很少临到我们这些人,我们处高位,责任重大,事情真不好办。”大家屏住气息不敢回答。

49 顺化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明州钱元珣,骄横放纵,不守法度,每当有事请求于王府而得不到满足时,就上书侮慢顶抗而发泄不满。他曾经恼怒一个属吏,便放置在铁床上烤炙他,焦臭气味弥漫满城。吴王钱元瓘派牙将仰仁诠到明州去召唤他,仰仁诠的左右人等担心钱元珣难以制服,劝他做好应急准备,仰仁诠没有听从,穿着日常服装径直到钱元珣官署听理事务。钱元珣看到到仰仁诠来了,吓得直打颤。于是就回归吴越国都杭州,被幽禁在别设的府第。仰仁诠是湖州人。

50 闽主王璘把福州改为长乐府。

闽国亲从都指挥使王仁达有擒获叛将王延稟之功,性情慷慨,对主上奏事无所忌避。闽主厌恶他,曾经私下对其亲信说:“王仁达智谋太多,我还能够驾御他,但他不会臣服于少主。”到此时,竟诬陷他要叛乱,诛杀了他全族。

51 以前,楚王马殷的众多儿子中,马希声、马希范是同一天出生的,马希声的母亲是袁德妃,马希范的母亲为陈氏。马希范怨恨马希声先立为王而不辞让,等到马希范接替马希声继承王位后,对袁德妃很不礼貌。马希声的同母弟马希旺任亲从都指挥使,马希范常常谴责他;袁德妃请求收免马希旺的官职,让他去做道士,马希范不答应,解除了马希旺的军职,让他居住在竹屋草门之中,不得参与兄弟之间的饮宴聚会。袁德妃死后,马希旺也忧愤而死。

后唐潞王清泰元年(甲午,公元 934 年)

1 春季,正月,戊寅(初七),闵帝实行大赦,更改年号为应顺。

壬午(十一日),加封河阳节度使兼侍卫都指挥使康义诚兼任侍中,判理六军诸卫事。

2 朱弘昭、冯赟嫉妒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安彦威、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忠正节度使张从宾,甲申(十三日),调出安彦威为护国节度使,任用捧圣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代替他;调出张从宾为彰义节度使,任用严卫步军都指挥使皇甫遇代替他。安彦威是峄县人;皇甫遇是真定人。

3 戊子(十七日),枢密使、同平章事朱弘昭、同中书门下二品冯赟、河东节度使兼侍中石敬瑭一同兼任中书令。冯赟因为越级升迁太多,坚辞不受;己丑(十八日),改兼侍中。

4 壬辰(二十一日),封荆南节度使高从诲为南平王,武安、武平节度使马希范为楚王。

5 甲午(二十三日),封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钱元瓘为吴越王。

6 吴国徐知诰别治私第在金陵,乙未(二十四日),他迁居到私第,腾出了府舍以等待吴主杨溥来住。

7 凤翔节度使兼侍中潞王李从珂,年轻时与石敬瑭跟从明宗征伐,立过功,有声望,又得人心;朱弘昭、冯赟的地位和声望,历来距李从珂、石敬瑭二人很远,朱、冯一旦执掌朝政,都憎恶这两个人。明宗有病时,潞王经常让他的夫人入宫省候侍奉;等到明宗病逝后,潞王却托词有病不来,朝廷使臣到过凤翔的人中有人自称伺探得潞王阴私之事。当时,潞王长子李重吉在朝廷任控鹤都指挥使,朱弘昭、冯赟不想让他掌管禁中兵权,己亥(二十八日),调出任亳州团练使。潞王有个女儿李惠明出家为尼,住在洛阳,也被召入禁中。潞王李从珂由此产生疑惧。

8 吴将蒋延徽在浦城打败闽兵,接着包围建州,闽主王璘派遣上军使张彦柔、骁骑大将军王延宗统兵万人救援建州。王延宗的军队行至中途,士兵不肯前进,扬言:“不得到薛文杰,不能去讨贼。”王延宗急忙派使者上报闽主王璘,闽国百姓震惊和恐惧。太后和福王王继鹏涕泣着对闽主王璘说:“薛文杰盗弄国家权柄,任意残害无辜吏民,上上下下对他怨恨愤怒已经很久了。现在,吴兵深入我国国境,抗敌士兵不肯前进,社稷江山一旦倾覆,留着薛文杰有什么好处!”当时,薛文杰也在场,互相诉说利害。王璘说:“我不想把你怎么样,你自己考虑怎么办吧。”薛文杰出来,王继鹏暗伺在启圣门外,用朝笏把他击倒在地,用槛车押送军前,市街上的人们争着用瓦砾投掷他。薛文杰善于做巫术,自称超过三天就没有祸患了。押送他的人听到这个话,加倍赶路,两天就到达军前,士兵见了他,踊跃愤怒,割他的肉,嚼他的骨;闽主急忙派人赦免他,但已经来不及。起初,薛文杰认为按古制制造的槛车太宽松,便重新制作,形如木柜,四面攒插铁锥,锋尖朝内,人一活动便要触碰它。这种槛车刚制成,薛文杰自己首先装进去了。与此同时,把盛韬也杀了。

蒋延徽攻建州即将攻克,徐知诰因为蒋延徽是吴太祖杨行密的女婿,与临川王杨濛素来友好,害怕他攻克了建州会拥戴杨濛以图恢复吴国的王权,便派人把他召回。蒋延徽也闻报闽国和吴越国的援兵将要到来,于是,

引兵归还；闽兵趁势追击，打败吴兵，士兵死亡了很多，却把责任归罪给都虞候张重进，并把他杀了。徐知诰把蒋延徽贬降为右威卫将军，遣派使者到闽国以求和好。

9 闰正月，后唐闵帝把左谏议大夫唐汭、膳部郎中、知制诰陈乂都任用为给事中，充当枢密直学士。唐汭因擅长文学侍从闵帝，经历宣武、河东、天雄三度迁镇都在幕府中。及至即位称帝，原来将佐中有才干的，朱弘昭、冯赟都把他们排斥放逐出去了。唐汭性情固执方正，朱弘昭、冯赟怕遇上闵帝发怒，便把唐汭引入枢密近侍，而用他们的党羽陈乂监视他。

10 丙午(初五)，尊明宗曹皇后为皇太后。

11 安远节度使符延超的奴仆王希全、任贺儿看到朝廷总出事，不安定，阴谋杀害符彦超，占据安州依附于吴国。某夜，叩门谎称有紧急文书传递到来，符彦超出来办事，这两个奴仆杀了他，接着便用符彦超的名义召见诸将，有不听从他们的，往往杀掉。己酉(初八)，天刚亮，节度副使李端率领本州兵将讨伐，杀了他们，把他们的党羽也都杀了。

12 甲寅(十三日)，封王淑妃为太妃。

13 蜀国将吏向蜀王孟知祥劝进称帝；己巳(二十八日)，孟知祥在成都即皇帝位。

(白隅 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第二百七十九卷

后唐纪八 后唐潞王清泰元年(甲午，公元 934 年)

1 二月，癸酉(初三)，蜀主孟知祥任用武泰节度使赵季良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领有节度使名衔如故。

2 吴国人很多都不想迁都，都押牙周宗向徐知诰进言说："主上西迁金陵，您却需要东镇江都，不但劳费人力物力很大，而且违背人心。"丙子(初六)，吴主杨溥派遣宋齐丘到金陵，告谕徐知诰：迁都之事作罢。

过去，徐知诰很早就有让吴主把皇位传让给自己的意图，因为吴主没有什么失德之处。他害怕众心不服，便想等待嗣君继位后再说；宋齐丘也觉得这样做为好。有一天早上，徐知诰照着镜子拔镊着发白的胡须，叹着气说："国家安宁而我已经老了，怎么办呢？"周宗了解他的意图，请求去江都，稍微把传让帝位的意思劝说吴主，并且告诉了宋齐丘。宋齐丘认为周宗走在自己的前面，心里忌恨，便派人急奔金陵，亲笔上书极力劝阻，认为天时人心都不适宜；徐知诰听说，很出意料，表示惊愕。过了几天，宋齐丘来到金陵，请求斩了周宗，用来向吴主谢罪，于是，便把周宗贬黜为池州团练副使。时间长了，节度副使李建勋、行军司马徐玠等人多次陈奏徐知诰的功业，应该早日依从民众的期望，召回周宗恢复他的都押牙职务。徐知诰从此便疏远宋齐丘了。

3 朱弘昭、冯赟不想让石敬瑭久居太原，并且想召回权知天雄军府的孟汉琼。己卯(初九)，调迁成德节度使范延光为天雄节度使，代替孟汉琼；调派潞王李从珂为河东节度使，兼任北都太原留守；调迁石敬瑭为成德节度使。对这些调遣都不下皇帝制命，只是各派使臣持枢密院所行的文书，护送着到达镇所。

4 吴主杨溥下诏书命徐知诰回到他所造的府舍。甲申(十四日)，金陵大火；乙酉(十五日)，又失火。徐知诰怀疑发生事变，集中兵力以自卫。

5 潞王李从珂已经与朝廷猜忌疏远，朝廷又任命洋王李从璋主持风翔事务。李从璋性情粗鲁而且幸灾乐祸，以前代替安重诲镇守河中，亲手槌杀安重诲；李从珂听说要派他来接替自己，心里尤其厌恶，想要拒绝朝廷的命令，却兵弱粮少，不知怎么办为好，便同所属将佐商议，众人都说："自从皇上年纪衰老以来，国家政事都操纵在朱弘昭、冯赟手中，大王您功高名大，震慑君主，离开镇所必然不能保全自己。不能接受别人的替代。"李从珂询问观察判官滴河人马胤孙说："现在，我需要前往京师洛阳，应当朝哪个方向为好？"马胤孙回答说："君主有命相召，不能等待。您应该去京师参加先皇的葬礼，然后去太原的北都留守镇所，又有什么可犹豫的！大家给您出的是极坏主意，可不能听从他们的意见。"大家都笑他不达时变，太迂阔。于是李从珂便向邻近各道发出宣告文书，言称："朱弘昭等人，趁先帝患病严重之际，杀长立少，专擅朝廷大权，离间挑拨皇室骨肉，动摇藩镇根基，深恐他们要倾覆唐室的江山社稷。现在，从珂即将入朝以清君侧的坏人，而如此大事又不是独力所能办到，愿意

请求邻藩各道支援，合力达到这个目的。”

潞王李从珂认为西都长安留守王思同正处在从凤翔东讨洛阳的必经之路上，尤其希望和他相交结，便派遣推官郝诩、押牙朱廷乂等接连到长安去见王思同，向他说明利害，并馈赠美妓作诱饵，如果他不顺从，便就地把他处置了。王思同对所属将吏说：“我受过明宗皇帝的大恩，如果现在与凤翔一起造反，即使事情成功而获得荣耀，也还是关键时刻的叛臣，何况事败而遭到辱骂，流下千古的丑恶遗迹呢！”便把郝诩等拘系起来，向朝廷作了报告。当时，潞王李从珂派出的使者大多被邻道所拘留，没有被拘留的就是依附了对方或脚采两只船，只有陇州防御使相里金全心全意地依附顺从于他，派判官薛文遇往来商议联络。相里金是并州人。

朝廷研究讨伐凤翔的事。康义诚不想调派在外边，害怕丢了兵权，便奏请派王思同为统帅，任用羽林都指挥使侯益为行营马步军都虞候。侯益晓得军情将要发生变故，推辞不肯成行；执政者恼怒，把他派出去任商州刺史。辛卯(二十一日)，任用王思同为西面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前静难节度使药彦稠作他的副手，前绛州刺史药从简为马步都虞候，严卫步军左厢指挥使尹晖、羽林指挥使杨思权等都任为偏将。尹晖是魏州人。

6 蜀主孟知祥任用中门使王处回为枢密使。

7 丁酉(二十七日)，加封王思同为同平章事，主持凤翔行府；任用护国节度使安彦威为西面行营都监。王思同虽然有忠义的志向，但是驾驭军队却没有法度；潞王对于治理行军作战很有经验，将士希望升迁跻身富贵的，内心都愿意归附他。闵帝下诏派遣殿直楚匡祚拘捕亳州团练使李重吉，幽禁在宋州。洋王李从璋受命赴任，行至函谷关西，听说凤翔抗拒朝廷命令，便回来了。

8 三月，安彦威与山南西道张虔钊、武定孙汉韶、彰义张从宾、静难康福等五镇节度使上奏联合讨伐凤翔。孙汉韶是李存进的儿子，李存进是李克用义子，本姓孙。

9 乙卯(十五日)，诸道之兵会集在凤翔城下大举进攻，攻下了东、西城关，城里人死亡的很多。丙辰(十六日)，继续进兵攻打城垣，一定要把城池攻取下来。凤翔城垣塾壕低矮浅薄，守备器材都不足，兵众和市民都感到很危急，李从珂登上城头对城外进攻军队涕泣地说：“我从十几岁就跟随先帝经历上百次战斗，出生入死，满身创伤，创建了今日的天下；你们大家跟着我，亲眼看到过那些事实。现在，朝廷相信和任用坏人，猜忌自家骨肉，我有什么罪而受到诛伐啊！”因而痛哭不已，听到的人都哀伤而同情他。

张虔钊性情偏激而急躁，他负责主攻城西南，用刀驱逼士兵登城，士兵发怒，大骂他，反身攻击他，张虔钊赶忙骑马逃逸，才免一死。杨思权因势大声喊着说：“大相公潞王，是我的君主。”便率领军队解去铠甲，丢掉兵器，向潞王请降，他从西门进入，用一张纸递给潞王说：“希望大王攻克京城的时候，派我当节度使，不要让我当防御、团练的职务。”李从珂立即写了个“杨思权可任邠宁节度使”的字条给他。王思同还不知道这些情况，仍在督促士兵登城，尹晖大喊说：“城西的官军已经入城接受赏赐了。”于是，兵众都弃甲缴械投降，那声音响的地动山摇。到了中午，乱兵都进了城，外面的军队也溃散了，王思同等六位节度使都逃跑了。潞王便把城中所有将吏士民的财物收集起来，用来犒劳军队，甚至连锅釜等器皿都估价赏赐给军队。丁巳(十七日)，王思同、药彦稠等败退到长安，西京副留守刘遂雍关上城门不接纳，只得奔向潼关。刘遂雍是刘郓的儿子。

潞王李从珂设置了大将的旗鼓，整理兵众而向东挺进，把孔目官虞城人刘延朗作为心腹。开始，潞王还担心王思同等联合力量占据长安抗拒，到了岐山，听说刘遂雍不接纳王思同，高兴极了，派人去慰问安抚。刘遂雍把府库中的钱财全部取出来放在外边，军士先到的就发给赏金让他过去；等到潞王到达时，前面的军队已经普遍得到赏赐，便都不入城骚扰。庚申(二十日)，潞王来到长安，刘遂雍迎接拜见他，并聚敛民间资财来充当赏金。

这一天，西面步军都监王景从等从前线奔逃回洛阳，朝廷内外都很震惊。闵帝不知该怎么办，对康义诚等人说：“先帝辞世之际，朕正在外边戍守藩镇，当这个时候，谁来继承大位，只在诸位明公所选取而已，朕实在没有心思与别人争当皇帝。后来继承了大业，年纪还很轻，国家大事都委托给诸位明公办理。朕和兄弟之间不致于隔阻不通，诸位明公把有关国家社稷的大计见告，朕哪里敢不听从？这次兴兵讨伐凤翔之初，都夸大其辞，认为凤翔乱寇很容易讨平；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有什么办法可以扭转祸局？朕打算亲自迎接潞王，把皇帝大位让给他，如果不能免去罪罚，也心甘情愿。”朱弘昭、冯赟大为恐惧，不敢答对。康义诚想用全部宿卫兵迎降作为自己的功劳，便说：“朝廷的军队溃败惊散，是由于主将的指挥失策。现在，还有很多侍卫部队，我请求亲自去扼守住冲要之地，招集离散了的部队，来谋求以后的效果，请陛下不要过于忧虑！”闵帝想派使臣去召唤石敬瑭，让他统兵去抗拒李从珂的人马。康义诚坚持请求自己去，闵帝便把将士招集起来进行慰问和动员，调用全部府库财物犒劳军队，并且许愿：平定凤翔之乱以后，每人加赏二百缗钱，如果府库不足，便用宫中锦帛珍玩变价补

充。因此，军士更加骄横，肆无忌惮，背负着所赏赐的东西，在路上张扬说："到了凤翔，还要再弄一份。"

朝廷派遣楚匡祚到宋州把李从珂的儿子李重吉杀了；楚匡祚拷打李重吉，没收了他的家财。又杀了李从珂已经出家为尼的女儿李惠明。

以前，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很被秦王李从荣所厚爱，待到朱弘昭当了枢密使，朱洪实把他当作同宗兄长；李从荣率领兵马列阵天津桥包围宫垣的时候，朱洪实响应孟汉琼的召唤，首先袭击李从荣，康义诚由于曾经暗许迎立李从荣，便怀恨朱洪实。辛酉（二十一日），闵帝亲临府库左藏，给将士发放金帛赏物。康义诚同朱洪实一起议论此次用兵的利与害，朱洪实主张用禁军固守洛阳，并说："这样做，对方也就不敢直攻洛阳，然后再想办法进一步加以解决，这是万全之计。"康义诚听了发怒地说："洪实说这样的话，是想要造反吗？"朱洪实说："您自己要造反，还说别人要造反！"二人争吵的声音越来越大。闵帝听到了，召唤二人来询问，二人各把自己的意见向闵帝诉说，闵帝不能明辨二人争辩的是非，便把朱洪实斩杀了，军士更加愤怒。

壬戌（二十二日），潞王李从珂到达昭应，听说前军抓获王思同，潞王说："虽然王思同的谋划有所失误，然而他竭尽心力为其所奉侍的主上，也是可以嘉许的。"癸亥（二十三日），到达灵口，前军把王思同押见李从珂，李从珂责备他，王思同回答说："思同起于行伍之间，先帝提拔我，位至建立节度的大将，经常惭愧自己没有功劳报答重用的大恩。并非不知道依附大王您马上就能得到富贵，帮助朝廷是自取祸殃，只是怕临死之日没有面目在九泉之下见先帝。如果失败了就用我的血来祭奠战鼓，也算是得其所了。请您让我早些就死！"潞王听了这些话大受感动，改容相敬，说道："您别说了。"潞王想赦免了他，而杨思权一班人却羞见其面。当潞王兵过长安时，尹晖全部掠取了王思同的家财和姬妾，并多次对潞王心腹刘延朗说："如果留下王思同，恐怕要失掉吏士之心。"趁着潞王酒醉，不等到向上报告，擅自杀了王思同和他的妻子。潞王酒醒之后，很恼怒刘延朗，叹息了许多天。

10 癸亥（二十三日），闵帝下令任命康义诚为凤翔行营都招讨使，任用王思同为他的副手。

甲子（二十四日），潞王攻到华州，俘获药彦稠，把他囚禁起来。乙丑（二十五日），兵到阌乡。朝廷前后所派发的各路军马，遇到凤翔来的军队后都纷纷迎降，没有一个肯于应战的。丙寅（二十六日），康义诚率领侍卫兵从洛阳出发，闵帝下诏书任用侍卫马军指挥使安从进为京城巡检；安从进已经接到潞王的密信，暗中布置心腹之人。

这一天，潞王到达灵宝，护国节度使安彦威、匡国节度使安重霸都投降了，只有保义节度使康思立打算固守陕城来等待康义诚的到来。从前，捧圣军有五百骑兵戍守陕西，这次充当了潞王的前锋，到了陕城之下，向城上人呼喊着说："禁军十万人已经转奉新帝，你们这几个人有什么用！白白地连累一城人遭到屠杀而已。"于是，捧圣军的兵卒争着出城迎降，康思立不能阻挡，不得已自己也出来迎降。

丁卯（二十七日），潞王到达陕州，僚佐劝潞王说："现在大王将要到达京畿，传闻皇帝乘舆已经转移出去，大王最好稍微在这里停留一下，先发布文告慰抚京城士庶。"潞王听从这个意见，便发布安抚文告传谕洛阳文武士庶说，除了朱弘昭、冯赟两个家族不赦免之外，其余人等都不要有忧疑。

康义诚的军队到达新安，所部将士自己相互结合，百八十人为一群，丢弃兵器铠甲，争先奔向陕州投降，连续不断。康义诚到达干壕后，在他指挥下的人只剩几十个，路上遇到潞王在那里的候骑十多人，康义诚解下所佩戴的弓和剑作证，随着候骑请求向潞王投降。

戊辰（二十八日），闵帝闻报潞王到达陕州，康义诚军队溃败，忧愁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急忙派人召见朱弘昭商量怎么办，朱弘昭说："急切召见我，是要加罪于我啊。"便投井而死。安从进听说朱弘昭死讯后，便在冯赟的府第杀了他，并杀灭了他的家族，把朱弘昭、冯赟的首级传送给潞王。闵帝想逃奔魏州，召见孟汉琼让他到魏州先去安置；孟汉琼不应召命，自己单骑奔向陕州。

从前，闵帝在藩镇时，宠信牙将慕容迁，待到即位为帝，把他任用为控鹤指挥使；闵帝将要北渡黄河去魏州，秘密地与他策划，让他带领所属兵士把守玄武门。当晚，闵帝带了五十名骑兵出玄武门，对慕容迁说："朕即将去魏州，慢慢再图复兴，你率领有马的控鹤军跟我走。"慕容迁说："生死跟着皇上。"于是表面上团结在闵帝周围；等到闵帝出了宫城后，他就关了城门不跟随了。

己巳（二十九日），冯道等人入朝，刚到端门，听说朱弘昭、冯赟已经死了，闵帝已经向北逃走；冯道和刘昫就要回家，李愚说："天子出走，我们这些人未能参与谋划。现在，太后还在宫中，我们应当到中书省去，派小黄门太监去听取太后如何进止，然后再回自己的宅第，这是人臣的大义啊！"冯道说："主上把江山社稷丢了，作为人臣只能侍奉君主，没有了君主而进入宫城，恐怕不合适。潞王已经处处张贴榜文，不如回去听候命令。"便回去了。

到了天宫寺，安从进派人告诉他说："潞王加倍赶路而来，即将到达，相公您应该率领百官到城西谷水去迎接。"冯道便在寺中停留下来，召集百官，中书舍人卢导来到，冯道说："等待舍人先生很久了，现在所急需办的事，是准备劝进的文书，请赶快起草。"卢导说："潞王入朝，百官列班相迎就可以了；如果有废立之事，应当听候太后的教令，岂能仓促之间草率建议劝进呢？"冯道说："办事应当从现实出发。"卢导说："哪有天子在外，人臣却突然拿皇帝大位劝人进据的啊！如果潞王坚持在北面守臣节，用君臣大义来责备我们，将用什么话来回对？您不如率领百官进谒宫门，送进名帖问安，听从太后的进止，那样便去就两善了。"冯道还未及回答，安从进已经几次派人来催促，并说："潞王来了，太后、太妃已经派遣宫中使者去迎接慰劳了，怎么能百官无人列班！"冯道等人就纷纷散去。过了一会儿潞王尚未到达，三个宰相冯道、李愚、刘昫正停息在上阳门外，卢导从他们面前经过，冯道又召他来谈劝进的事，卢导对答如初。李愚说："舍人的话是对的。我们这些人的罪过是拔下头发也数不尽了。"

康义诚到陕州来等待罪处，潞王责备他说："先帝晏驾，立谁为嗣取决于你们诸公，现在皇帝居丧，政事也取决于诸公，为什么你们这些重臣不能始终如一，以致陷害我的弟弟至于如此地步啊？"康义诚害怕极了，叩头请求赐死。潞王素来厌恶康义诚的为人，但没有想马上杀他，暂且宽赦了他。马步都虞候芮从简、左龙武统军王景戡都被部下所擒拿，向潞王投降，朝廷的军队便全部都归降了。潞王上书给太后听从进止，于是就从陕州向东。

夏季，四月，庚午朔(初一)，天还没有亮，闵帝到达卫州以东几里的地方，遇到石敬瑭，闵帝大喜，便向他询问如何保存社稷的大计，石敬瑭说："听说康义诚向西讨伐，怎么样了？陛下为什么来到这里？"闵帝说："康义诚也叛变离去了。"石敬瑭垂头长叹了好几次，说："卫州刺史王弘赞是位宿将，懂得很多事情，请您等我和他商量。"于是石敬瑭就去问王弘赞，王弘赞说："前代天子流亡的也不少，然而都随从有将相、侍卫、府库、法物，使得随从的人有所依恃和希望；现在主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五十骑兵跟随着他自己，我们虽然有忠义之心，还能有什么办法呢？"石敬瑭回来，到卫州的驿馆去见闵帝，把王弘赞的话告诉闵帝。弓箭库使沙守荣、奔洪进上前责备石敬瑭说："您是明宗的爱婿，富贵相互共同享有，忧患也应该相互体谅、承担。现在，天子奔波在外，把希望寄托给您，以图复兴，竟然拿这四样来做托辞，这简直是要依附于叛贼而出卖天子呀！"沙守荣抽出佩刀要刺杀他，石敬瑭的亲将陈暉救他，沙守荣与陈暉相斗而死，奔洪进也自刎而死。石敬瑭的牙内指挥使刘知远带着兵卒进来，把闵帝左右及随从的骑兵都杀了，只是留下闵帝不顾而去。石敬瑭便向洛阳进发。

这一天，太后命宫内诸司的人到干壕迎接潞王，潞王赶忙把来使遣回洛阳。

过去，潞王李从珂从河中罢官回洛阳，明宗让他归居私第，王淑妃曾经多次派孟汉琼去安慰他。孟汉琼自以为对李从珂有旧恩，到滹池西，见到潞王大哭，想有所陈诉，潞王说："各种事情都不必说了，我都知道。"孟汉琼便自己到了随从臣吏之中，潞王就下令把他斩首在路边。

11 山南西道节度使张虔钊去讨伐凤翔时，留下武定节度使孙汉韶镇守兴元。张虔钊失败以后，奔归兴元，会同孙汉韶呈献两镇之地投降了蜀国；蜀主孟知祥命奉銮肃卫马步都指挥使、昭武节度使李肇领兵五千人还镇利州，右匡圣马步都指挥使、宁江节度使张业领兵一万人屯驻大漫天以迎取他们。

12 壬申(初三)，潞王李从珂到达蒋桥，百官在路上列班迎接，潞王传命，因尚未拜谒明宗的灵柩，还不能接见大家。冯道等人都上书劝进大位。潞王入宫谒见曹太后、王太妃，又到西宫，伏在明宗的棺柩上痛哭，自己陈说进诣朝廷的原因。冯道率领百官来谒见，下拜；潞王答释。冯道等人又上书劝进，潞王立即告诉冯道说："我这次来，是逼不得已。等候皇帝还朝，先帝灵寝行礼完毕，理当还守藩镇的服制，各位明公突然讲到这样的事，很没有意思啊！"

癸酉(初四)，太后下令废除闵帝为郇王，委任潞王李从珂主持军国大事，暂且以书诏印施行政令。百官进诣至德宫门待罪，潞王命他们各还其位。甲戌(初五)，太后命令潞王应该即皇帝之位；乙亥(初六)，在明宗灵柩前即位。

后唐末帝李从珂从凤翔出发时，答应入洛阳以后给军士每人赏钱一百缗。到了洛阳，询问三司使王玫，府库中的虚实如何，回答说有数百万库存。接着派人查实，金钱和布帛不过三万两、匹；而赏军的费用预计需要五十万缗。末帝发怒，王玫提请聚敛民财来补足，收集了几天，只得到数万缗，末帝对执政的要员说："军队不能不赏，百姓不能不体恤，这事怎么办为好？"执政的人建议，可以根据房屋来筹措，不论士庶自己居住或是租赁居住的，预借五个月的租金数，末帝同意这样办。

13 王弘赞把闵帝从驿馆迁居到州署，末帝派王弘赞的儿子殿直王峦前往用毒酒去鸩杀他。戊寅(初九)，王峦到卫州谒见闵帝，闵帝问他干什么，王峦不回答。王弘赞几次进酒，闵帝知道其中有毒，不肯喝，王峦把他勒

死。

闵帝性情宽厚，对于兄弟敦诚和睦，虽然遭到秦王李从荣的忌恨，但闵帝以坦白心怀对待他，终于避免了祸患。继位以后，对潞王李从珂也没有什么嫌隙，而朱弘昭、孟汉琼那一伙人横生猜疑离间，闵帝不能不听从他们，所以招致了祸败。

孔妃此时还在宫中，潞王让人问她说："李重吉现在哪里？"于是把孔妃连同他的四个儿子一起杀了。

闵帝逃至卫州，只有磁州刺史宋令询派人问候起居，听到他遇害，痛哭半日，自己也上吊死了。

14 己卯（初十），石敬瑭来朝见。

15 庚辰（十一日），任用刘昫判理三司。

16 辛巳（十二日），蜀国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明德。

17 末帝从凤翔起兵时，曾经召唤兴州刺史刘遂清，迟疑不肯来。听说末帝占据洛阳，刘遂清便全部聚集三泉、西县、金牛、桑林的守戍士卒回归，把散关以南的城镇全部放弃了，都被蜀人所占有。癸未（十四日），来到朝廷，末帝要治他的罪，因为他能够自己归来，便又赦免了他。刘遂清是刘郛的侄儿。

18 甲申（十五日），蜀国将领张业率兵进入兴元、洋州。

19 乙酉（十六日），李从珂改年号为清泰，实行大赦。

20 丁亥（十八日），任用宣徽南院使郝琼暂时判理枢密院，前三司使王玫为宣徽北院使，凤翔节度判官韩昭胤为左谏议大夫，充任端明殿学士。

21 戊子（十九日），斩杀河阳节度使、判六军诸卫兼侍中康义诚，灭除了他的家族。

22 己丑（二十日），诛杀了药彦稠。

23 庚寅（二十一日），释放了王景戡、芮从简。

24 有关官员千方百计搜敛民财，只收得六万，末帝发怒，把输财迟违的人都关进军巡使的狱中，昼夜督催，犯人把牢狱都住满了，甚至有人上吊、投井。而军士在市场上游荡脸上都显得很骄傲，市民聚在一起责骂他们说："你们这些人为皇帝努力打仗，立功也真不容易，但是，反而使我们百姓胸背挨鞭子受棍杖，还要出钱作你们的赏金，你们这些人还扬扬自以为得意，难道你们就不知愧对天地吗？"

这个时候，把存放金帛财赋的左藏中所有旧物以及各道的贡献之物，乃至太后、太妃所用的器皿服饰簪环全部拿了出来，才只有二十万缗，末帝很着急，当时枢密直学士李专美正在夜间值班，末帝责备他说："你是个以才干闻名的人，不能为我谋划完成这件事，你留着才干往哪里用啊？"李专美谢罪说："为臣很蠢笨，陛下是提拔任用得过份了，然而军赏不够充分，不是我的责任。我思考过，自长兴年间以来，赏赐很频繁，士兵因此而骄纵；接着又兴建皇帝陵墓和出兵征战，国家的财帑储藏便枯竭了。虽然有无尽之财物，但不能满足骄卒之心，因此，陛下在国家危困之中才能够拱手而得天下。说起来国家的存亡，并不专靠厚赏，也在于修治法度，建立纪纲。陛下如果不改革前朝覆车的老路，臣担心只能是困扰百姓，国家的存亡很难预料啊。现在，国家财力只有这些了，应该根据所能得到的平均分给大家，何必非履行当初所许诺的不可呢！"末帝认为他讲得对。壬辰（二十三日），下诏命：禁军在凤翔归附的，从杨思权、尹晖等各赐马二匹、骆驼一匹、钱七十缗，下至军人赐钱二十缗，那些在京城的各赐钱十缗。军士贪得无厌，仍然不满意，编造谣言说："除去菩萨，扶立生铁。"因为闵帝宽仁软弱，而末帝刚强严苛，表现出一种悔怨的心理。

25 丙申（二十七日），在徽陵安葬圣德和武钦孝皇帝，庙号明宗。末帝穿戴丧服护随到陵墓，并留宿在陵所。

26 五月，丙午（初七），任用韩昭胤为枢密使，任用庄宅使刘延朗为枢密副使，权知枢密院房暠为宣徽北院使。房暠是长安人。

27 末帝李从珂和石敬瑭都是由于勇武善斗而服侍在明宗李嗣源的左右；然而二人心里竞争，平素彼此不和睦。现在，李从珂即位为皇帝，石敬瑭不得已入京朝拜，安葬完明宗以后，不敢提出归还镇所。当时石敬瑭久病之后很疲弱，曹太后和魏国公主几次替他说情；而从凤翔来的将佐大多劝说末帝把他羁留洛阳，只有韩昭胤、李专美认为宣武节度使赵延寿正在汴梁，逼近洛都，为了避免赵延寿的疑惧，不应当猜忌石敬瑭。末帝也看到石敬瑭很削瘦衰弱，不担心他，便说："石郎不但是内亲，关系密切，而且他从小与我共同经历艰难；现在我做了天子，不依靠石郎还能依靠谁呀！"便仍任用他为河东节度使。

28 戊午（十九日），任用陇州防御使相里金为保义节度使。

29 丁未(初八),阶州刺史赵澄投降蜀国。

30 戊申(初九),任用羽林军使杨思权为静难节度使。

31 己酉(初十),张虔昭、孙汉韶把全部族人迁往成都。

32 庚戌(十一日),任用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冯道为同平章事,充任匡国节度使。

33 任用天雄节度使兼侍中范延光为枢密使。

34 末帝在凤翔起兵时,把天平节度使李从昪的家财甲兵全部调取来用以供给军需。大军将要出发,凤翔的百姓拦着马请求仍任用李从昪镇守凤翔,末帝答应了,到此时,便把李从昪调迁为凤翔节度使。

35 以前,明宗李嗣源任北面招讨使的时候,平卢节度使房知温任副都部署,末帝李从珂当时为判将,受房知温统辖,二人曾经酒醉后争吵,以至拔刀相对。等到末帝领兵进入洛阳,房知温秘密与行军司马李冲策划抗拒他,李冲劝他先上表表示拥戴来观察形势发展,上表使者回来后,说洛阳已经安定下来。任戌(二十三日),房知温入京朝见,表示谢罪,末帝优礼待他;房知温的贡纳也很丰厚。

36 吴国镇南节度使、守中书令东海康王徐知询去世。

37 蜀国人攻取了成州。

38 六月,甲戌(初五),任用皇子左卫上将军李重美为成德节度使、同平章事,兼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

39 文州都指挥使成廷龟把全州军民归附于蜀国。

40 吴国徐知诰将要受吴主杨溥的禅让,他忌恨昭武节度使兼中书令临川王杨濛,指使人告发杨濛藏匿亡命之徒,擅自制造兵器;丙子(初七),把杨濛降封为历阳公,幽禁在和州,命令控鹤军使王宏领兵二百人守卫他。

41 刘昫与冯道通婚,结成儿女亲家。刘昫性情狭隘、好计较小事,李愚性情也刚愎偏颇;冯道出镇同州以后,二人议论往往不能一致,遇到有应该改变的事情,李愚就对刘昫说:"这是你的贤亲家所办,变更了不是很方便吗?"刘昫恼恨他,从此二人动不动就争吵,直至互相诟骂,都要求不是接见的时刻谒见皇帝,事情往往拖延,不能及时处理。末帝很恼怒,要另行任命宰相,询问所亲信之人,朝臣中的威望声誉谁是适合当宰相的,都提到尚书左丞姚颐、太常卿卢文纪、秘书监崔居俭;论评三人的才干和品行,互有优劣。末帝不能决定,于是把三人的名字放在琉璃瓶内,夜里,焚香祝天,用筷子挟取,首先得到卢文纪,其次得到姚颐。秋季,七月,辛亥(十三日),任用卢文纪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居俭是崔蒿的儿子。

42 末帝要杀楚匡祚,韩昭胤说:"陛下是天下人之父,天下之人都是陛下的儿子,施用法律应该按照至公办理。楚匡祚遵受诏命检查李重吉的家财,不得不那样办。现在要族灭楚匡祚,对死者没有什么益处,恐怕反而不能顺服众心。"乙卯(十七日),把楚匡祚长期流放到登州。

43 丁巳(十九日),立沛国夫人刘氏为皇后。

44 回纥入贡的人往往被河西杂胡所抢掠,下诏命令将军牛知柔率领禁军护送,会同邠州兵马共同讨伐他们。

45 吴国徐知诰召唤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宋齐丘还归金陵,任用他为诸道都统判官,加司空,但是,对于各种事务都不让他干预,宋齐丘屡次请求退休家居,徐知诰把南园赐给他。

46 护国节度使洋王李从璋,归德节度使泾王李从敏,都免去他们的军镇职务,让他们住在洛阳自己家里,末帝对待他们很苛薄;李从敏在宋州参预杀害李重吉,末帝尤其厌恶他。有一次,曾经在禁中侍奉御宴,酒饮得正高兴时,末帝看着二王说:"看你们都像什么东西,也敢占据雄厚冲要的藩镇!"二王极为惊恐,太后叱喝他们说:"皇帝醉了,你们俩快回去!"

47 蜀国在雅州设置永平军,任用孙汉韶为节度使。重新任用张虔钊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张虔钊坚决推辞不去。

48 蜀主孟知祥患了风疾一年多,到这时病情发展严重;甲子(二十六日),立他的儿子东川节度使、同平章事、亲卫马步都指挥孟仁赞为太子,仍然做监国。召来司空、同平章事赵季良、武信节度使李仁罕、保宁节度使赵廷隐、枢密使王处回、捧圣控鹤都指挥使张公铎、奉銮肃卫指挥副使侯弘实接受遗诏辅政。当夜,孟知祥便去世,保守秘密不发丧。

王处回夜间开了义兴门告诉赵季良,王处回痛哭不已,赵季良严肃地对他说:"现在强将掌握兵权,专门等待随时变故,应该迅速扶立嗣君,以免有人觊觎皇位,怎么能只知道相互对泣呢!"王处回收了眼泪向他表示歉谢。赵季良教令王处回去见李仁罕,观察他的言行意图然后告诉他。王处回到了李仁罕的府第,见李仁罕布置

了防备措施才出来，便没有把实情告诉他。

丙寅（二十八日），宣读孟知祥的遗命，令太子孟仁赞改名孟昶，丁卯（二十九日），即皇帝位。

49 以前，后唐末帝李从珂由于王玫回答府库左藏现存财物失实，因此任用刘昫代判掌握盐铁、户部、度支的三司。刘昫命判官高延赏严格考核查索，有许多都是历年逃欠漏缴之数，奸吏认为这些有利于他们按纳税之责索求勒取，所以都保留着。刘昫把实际情况具表上奏，并且建议凡能查实可以征收的赶紧督促缴纳，一定无法补偿的都豁免了，韩昭胤极力称赞这个办法。八月，庚午（初二），下诏把明宗长兴以前户部及各道逃漏租税三百三十八万缗，虚列薄籍，徒增烦乱，全部豁免，不再征收。贫苦的百姓大为欢喜，而三司的官吏却埋怨不满。

50 辛未（初三），任用姚颂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51 右龙武统军索自通，因为镇守河中时，查抄过李从珂的军府兵器，心里不能自安，戊子（二十）日，退朝之后路过洛水，投河而死。末帝听说以后很吃惊，封赠他为太尉。

52 丙申（二十八日），任命前安国节度使、同平章事赵凤为太子太保。

53 九月，癸卯（初六），末帝下诏，命凤翔增兵把守东安镇，来防备蜀国进扰。

54 蜀国卫圣诸军都指挥使、武信节度使李仁罕自恃是宿将有功劳，又受先帝遗诏辅政，希求让他总判六军，指使进奏吏宋从会把他的意图传告枢密院，又到学士院探听起草的情况。蜀主孟昶不得已，甲寅（十七日），加封李仁罕兼任中书令，判六军事；任用左匡圣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赵廷隐兼任侍中，做他的副手。

55 己未（二十二日），云州奏报契丹入境侵犯，北面招讨使石敬瑭上奏他自己带兵屯驻百井，来防备契丹。辛酉（二十四日），石敬瑭表奏振武节度使杨檀在边境上还击契丹，把他们打回去了。

56 蜀国奉銮肃卫都指挥使、昭武节度使兼侍中李肇听说蜀主孟昶即位，他观望形势，没有及时入朝，到了汉州时，他留下来与亲近戚友饮酒宴乐十多天；冬季，十月，庚午（初四），才到达成都，称说脚有病，扶着手杖入朝，见到蜀主也不拜。

57 戊寅（十二日），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愚罢免本官，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刘昫罢职任右仆射。三司吏属听说刘昫罢免宰相，都相互祝贺，没有一个人跟随他到新官署的。

58 蜀国捧圣控鹤都指挥使张公铎与医官韩继勋、丰德库使韩保贡、茶酒库使安思谦等都是从在藩镇时就跟随蜀主孟昶的，平素就与李仁罕不和，便共同讲他的坏话，说李仁罕有叛变的思想；蜀主让韩继勋等与赵季良、赵廷隐谋划，借着李仁罕入朝的时候，命令武士逮捕并杀了他。癸未（十六日），下诏宣布他的罪名，连同他的儿子李继宏及宋从会等几个人都被杀。这一天，李肇放弃了手杖而见少主下拜。

59 蜀国源州都押牙文景琛占据着州城反叛，渠州刺史李延厚发兵讨伐，平定了这场叛乱。

60 蜀主孟昶的左右近臣因李肇倨傲侮慢，请求杀了他；戊子（二十一日），封李肇为太子少傅让他退休，迁往邛州。

61 吴主杨溥加封徐知诰为大丞相、尚父、嗣齐王、加九锡；徐知诰辞谢不接受。

62 后唐雄武节度使张延朗领兵包围了蜀地文州，阶州刺史郭知琼攻下尖石寨。蜀国李延厚带领渠州兵屯扎在当时已被蜀国占领的兴州，派遣先登指挥使范延晖领兵救援文州，张延朗便解除了对文州的包围而归去。后唐朝廷任命的兴州刺史冯晖也从千渠带领守戍兴州的士兵归还凤翔。

63 十一月，徐知诰召唤他的儿子司徒、同平章事徐景通还归吴国西都金陵，任为镇海、宁国节度副大使、诸道副都统、判中外诸军事；任用他的次子牙内马步都指挥使、海州团练使徐景迁为左右军都军使、左仆射、参政事，留在吴国东都江都辅佐政务。

64 十二月，己巳（初三），任用易州刺史安叔千为振武节度使，齐州防御使尹晖为彰国节度使。安叔千是沙陀人。

65 石敬瑭奏报契丹退兵，于是罢兵归镇。

66 乙亥（初九），征召雄武节度使张延朗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

67 辛巳（十五日），南汉皇后马氏去世。

68 甲申（十八日），蜀国在和陵安葬文武圣德英烈明孝皇帝孟知祥，庙号高祖。

69 乙酉（十九日），在徽陵城南安葬鄂王李从厚，封土才有几尺高；看见的人都感到悲哀。

70 这一年秋、冬大旱，民众许多人逃荒流亡，同州、华州、蒲州、绛州尤其严重。

71 南汉主刘龚命令总判六军的秦王刘弘度募集宿卫兵一千人，都是市井无赖子弟，而刘弘度却亲昵他

们。同平章事杨凝潜向南汉主进谏说:“秦王是国家的皇位继承人,应该亲近端正之士。任用他治军已经是过失,何况他竟然亲昵成群的小人啊!”南汉主说:“不过是小儿教他们治军之事,过份劳烦您的忧虑了。”最终还是没有约束刘弘度。杨凝潜从宫廷出来,看见卫兵抢掠商人的财物,商人都不敢投诉,杨凝潜叹息说:“政事如此混乱,还要宰相有什么用!”因而以有病辞谢朝政回到自己宅第;很长时间,也不召他入朝,便病死了。

二年(乙未,公元 935 年)

1 春季,正月,丙申朔(初一),闽国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永和。

2 二月,丙寅朔(初一),蜀国大赦。

3 甲戌(初九),任用枢密使、天雄节度使兼侍中范延光为宣武节度使兼中书令。

4 丁丑(十二日),夏州节度使李彝超上书说自己有病,让他哥哥行军司马李彝殷暂时主持军州事;李彝超不久就死了。

5 戊寅(十三日),蜀主孟昶尊上母亲李氏为皇太后。李太后是太原人,本来是后唐庄宗后宫宫女,用来赐给蜀高祖孟知祥为妻的。

6 己丑(二十四日),末帝李从珂追尊他的母亲鲁国夫人魏氏称宣宪皇太后。

7 闽国主王璘立淑妃陈氏为皇后。起初,闽主两度娶刘氏为妻,都是士族,虽然长得美丽但却不得宠爱。陈皇后本来是闽太祖王审知的侍婢,名叫金凤,长得丑陋而且淫荡,但闽主王璘溺爱她,并任用她的本家陈守恩、陈匡胜为殿使。

8 三月,辛丑(初七),任用前宣武节度使兼侍中赵延寿为忠武节度使兼枢密使。

9 任用李彝殷为定难节度使。

10 己酉(十五日),后唐朝廷封赠吴越王钱元瓘的母亲陈氏为晋国太夫人。钱元瓘性情孝顺,对母亲的族属很尊敬尽礼,赐赏很丰厚,但是从未给他们升官和授予重任。

11 壬戌(二十八日),任用彰圣都指挥使安审琦领受顺化节度使。安审琦是安金全的儿子。

12 太常丞史在德,性格狂放不羁,上书诋毁朝廷内外的文武之士,请求普遍进行考试,从而黜抽拔能;执政者及朝士大为恼火,卢文纪及补阙刘涛、杨昭俭等都请求皇帝治他的罪。末帝对学士马胤孙说:“朕刚刚临御天下,应该开启言路,如果朝士因为说话而获致罪名,还有谁敢说话呢?请你替朕起草诏书,宣示朕的意思。”于是,便下了诏书,大意是说:“从前魏徵请求唐太宗奖赏皇甫德参,现在刘涛等人请求罢黜史在德,事情相同而评价两样,为什么相差这样远,在德的心情是要倾吐自己心里想说的话,怎么能责备他呢!”杨昭俭是唐文宗时宰相杨嗣复的曾孙。

13 吴国加封徐景迁为同平章事、知左右军事;徐知诰命令尚书郎陈觉辅助他,并且对陈觉说:“我年轻的时候与宋子嵩(齐丘)议论,喜欢相互问难,或者我停止争论放他回家,或者他拂衣而去。子嵩收拾衣箱眼望秦淮门想离我而去的情况有过好多次了,我常常告诫守门人不要放他走。我现在已经年纪大了,还没有能够对时事样样通晓,何况景迁年少担当国家大事,所以委屈您老先生来教导他啊。”

14 夏季,四月,庚午(初六),蜀国任用御史中丞龙门人毋昭裔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5 癸未(十九日),加封枢密使、刑部尚书韩昭胤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辛卯(二十七日),任用宣徽南院使刘延皓为刑部尚书,充任枢密使。刘延皓是刘皇后的弟弟。癸巳(二十九日),任用左领军卫大将军刘延朗为本卫上将军,充任宣徽北院使,兼任枢密副使。

16 五月,丙申(初三),契丹入侵新州及振武。

17 庚戌(十七日),赐给振武节度使杨檀名字叫光远。

18 六月,吴国德胜节度使兼中书令柴再用去世。以前,史官王振曾经询问他的战功,柴再用说:“鹰犬的细小作用,都是国家社稷的灵验,再用有什么功劳!”竟然没有上报。

19 契丹侵扰应州。

20 河东节度使、北面总管石敬瑭返归镇所以后,暗中谋划如何保全自己。末帝喜欢访查咨询外边的事情,常常命令端明殿学士李专美、翰林学士李崧、知制诰吕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赵延义等轮换在中兴殿庭院值班,有时候同他们谈论到深夜。当时,石敬瑭的两个儿子任内使、曹太后则是石敬瑭之妻晋国长公主的母亲,石敬瑭贿赂太后的左右,让他们暗中侦查皇帝的密谋,不论事情的大小他都能知道。石敬瑭常常在宾客面前自称病弱不能领兵为帅,希图朝廷不猜忌他。

当时，契丹族频繁侵扰北部边界，守卫的军队大多设防在幽州和并州，石敬瑭与赵德钧都请求朝廷增兵运粮，日夜相继不断。甲申（二十一日），朝廷下诏向河东有积蓄的人征借菽粟。乙酉（二十二日），下诏令镇州输纳绢五万匹给总管府，用来购买军粮，率领镇冀的人车一千五百辆运粮供给代州；又下诏令魏博开市购粮。当时水灾、旱灾使得百姓饥饿，石敬瑭派人督催缴纳非常严厉紧急，太行山以东的百姓流离失散，开始露出了动乱的兆头。

石敬瑭率领大军屯驻忻州，朝廷派使臣赏赐军士夏衣，传布诏书加以抚慰，军士曾多次呼喊万岁。石敬瑭害怕，他的幕僚河内人段希尧请求杀了那些带头呼叫的，石敬瑭命令都押牙刘知远斩了挟马都将李晖等三十六人作为此事的殉难者。段希尧是怀州人。末帝听说这些情况，更加怀疑石敬瑭。

21 壬辰（二十九日），下诏："窃盗不论赃有多少，以及纵火强盗，都施行极刑。"

22 闽国福王王继鹏与宫人李春燕私通，王继鹏请求陈皇后把李春燕赐给他，陈皇后告诉闽主王璘而后赏赐给他。

23 秋季，七月，任用枢密使刘延皓为天雄节度使。

24 乙巳（十三日），任用武宁节度使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领兵屯驻代州，用来分散石敬瑭的权力。

25 末帝因为时局常常感到忧虑，曾经很平和地责备过卢文纪等，批评他们没有提供什么规劝和赞同的建议。丁巳（二十五日），卢文纪等上奏说："臣等每五天一次来问候主上的起居，与文武两班众臣共同进见，暂时得到对答的机会，而侍从保卫人员布满在眼前，虽然对事情有所考虑，也不敢陈说。我们想到前朝自从唐肃宗上元年代以后，设置延英殿，遇到宰相想有所论奏，或者天子要有所咨询商酌，旁边不设侍卫，所以人们能够把话都说出来。希望主上也能恢复前朝的这种做法，只让机要的大臣侍候在旁边。"末帝下诏书说："旧制施行五日问起居的时候，百官都退场，只有宰相单独留下来，象平常的事情仍然可以陈奏。遇到有机密的事情，不按五天的期限，或者另选日期在阁门听取奏摺子，应当让侍臣都屏退，在便殿等候进见，何必要承袭延英殿的名义呢！"

26 吴国润州团练使徐知诰，亲昵狎近小人，游赏宴集，废弃正务，在牙城以西仿造排列着商肆的市场，亲自去做商沽交易。徐知诰听说后发怒，找来徐知诰的左右盘问责骂他们；徐知诰很害怕。有人告诉徐知诰说："尊翁忠武王徐温在世时最喜欢知诰，然而却把后来的大业传给了你。前几年知诲失去镇所，议论到现在还没有停息。如果知诰治理政务有能干的名声，训练武备，休养百姓，对您有什么好处呢？"徐知诰有所领悟，对待徐知诰更加宽厚。

27 九月，丙申（初四），吴国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天祚。

28 己酉（十七日），后唐朝廷任用宣徽南院使房嵩为刑部尚书，充任枢密使，宣徽北院使刘延朗任为南院使，仍兼任枢密副使。从此刘延朗及枢密直学士薛文遇等把持朝中事务，房嵩与赵延寿虽然做枢密院的首长，但他们的意见，被采用的不过十分之三四。房嵩随势应称，什么事都不先拿出意见。每当幽州、并州派使者来朝廷奏事，枢密院的几位大臣环坐而讨论，房嵩常常低着头打盹，等他醒来，整整衣领，理理服装后，那时使者已经走了。是否启奏皇帝和任免职务，一律取决于刘延朗。各处方镇、刺史从外藩入朝的，必然先贿赂刘延朗，然后议论一下各家所贡献的礼物，贿赂多的先办，得到内地职差；贿赂少的后办，只能得到边远的职差。因此，各地将帅都很怨愤不满，而末帝不能察觉。

29 蜀国任命的金州防御使全师郁攻掠金州，攻下了水寨。城中的守兵只有一千人，都监陈知隐推托有别的事；带兵三百沿着汉水逃遁而去；防御使马全节把自己的全部私财都拿出来，用来赏供军队，出奇兵死命战斗，蜀兵才退回去。戊寅（疑误），末帝下诏斩了陈知隐。

30 从前，闽主王璘有个宠幸之臣名叫归守明，可以出入闽主的卧室；闽主晚年得了风寒伤身的疾病，陈皇后与归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闽国人都厌恶他们，但是，不敢揭发。

李可殷曾经在闽主面前说过皇城使李倣的坏话，皇后的本家陈匡胜对福王王继鹏没有礼度，李倣和王继鹏都怨恨这些人。闽主病情发展严重，王继鹏心里很高兴。李倣以为闽主的病必定不能再起，冬季，十月，己卯（十八日），指使几个身体强壮的人，手持棍棒去袭击李可殷，把他杀了，朝廷内外震惊。庚辰（十九日），闽主的病稍微见好，陈后把这件事告诉了闽主。闽主带病勉强临朝视事，查究李可殷是怎么死的。李倣恐惧而出，一会儿率领他的部属兵卒，吵嚷喧哗地进入宫中。闽主听见变故，躲在九龙帐底下，乱兵刺了他而后散出。闽主受了伤，痛苦呻吟而没有死，宫人看了不忍心让他受这样的痛苦，便为他断气而死。李倣与王继鹏杀了陈皇后、陈守恩、陈匡胜、归守明及王继鹏的弟弟王继韬；因为王继韬素来同王继鹏相互厌恶。辛巳（二十日），王继鹏声称皇太后

令他监国，就在当天，即皇帝位，改名王昶。给其父王璘上谥号为齐肃明考皇帝，庙号惠宗。接着又自称暂时主持福建节度事，派遣使者向后唐朝廷上表，在其辖境内实行大赦；册立李春燕为贤妃。

起初，闽惠宗王璘娶南汉主刘龚的女儿清远公主，派宦官闽清人林延遇在番禺建立府邸，专门掌握国内的信息。南汉主赐给他大的宅第，供给赏赐都很丰厚。多次向他讯问闽国的事情，林延遇不回答，退下来后，对人说："离开闽国就谈论闽，离开越国就谈论越，居处在人家的宫禁之内，可以这样吗！"南汉主听到这话后认为他是贤士，用他为内廷常侍，让他联系校核诸司的事情。林延遇听说惠宗王璘被弑，要求归闽，没有得到汉主的允许，穿了素服向着他的国家方向哭了三天。

31 荆南节度使高从诲，性情通达，亲近和礼敬贤士，委任梁震，把他作为兄长看待；梁震常常称呼高从诲为郎君。

楚王马希范喜爱奢侈靡费，和他游乐谈笑的人都夸赞他的盛况。高从诲对僚佐说："像马王那样可以称得上是大丈夫了。"孙光宪回答他说："天子和诸侯，礼节上是有差别的。他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骄纵奢侈僭越靡费，取得快意于一时，不作长远的思虑，不知哪天便要危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啊？"高从诲愕怔之后而觉悟，说："先生的话是对的。"过几天，对梁震说："我自己感到平生所受的奉养本来就已经过份了。"于是舍弃了好玩喜爱的东西，用阅读经史作为自己的乐事，省简刑罚，减轻同税，辖境之内，得以安定。

梁震说："先王高季兴待我如同布衣之交一样，把嗣王托付给我。现在嗣王能够自立，可以不使先王遗业坠落了。我老了，不再侍奉别人了。"于是坚决请求告退家居。高从诲留不住他，便替他在土洲建筑了房子。梁震披着鹖氅，自称荆台隐士，每当到王府去谒见，骑着黄牛直到听事的大厅。高从诲时常到他家里去看望他，一年四季的赏赐极为丰厚。从此，把政务全部托付给孙光宪去处理。

臣司马光曰：孙光宪看到细微兆头而能够进谏，高从诲听到正确意见而能够改正，梁震功成之后而能够引退，自古握有国家大权的人能做到这样，还有什么亡国、败家、丧身的事情出现。

32 吴国加封中书令徐知诰为尚父、太师、大丞相、大元帅，进封齐王，设置特殊的礼节，把升、润、宣、池、歙、常、江、饶、信、海十个州划作齐国；徐知诰辞退尚父、丞相的职称，对于给他的特殊礼节也不予承受。

33 闽国皇城使、判六军诸卫李仿专权把持朝政，暗中培养亡命之徒，闽主王昶与拱辰指挥使林延皓等合谋劫取他。林延皓等假意亲近依附于他，李仿对待这些人也不加怀疑。十一月，壬子(二十一日)，李仿入朝，林延皓等在内殿，埋伏了卫士几百人，把他捉住杀了，砍下首级在朝门示众。李仿的部兵一千多人拿着刀枪进攻应天门，攻不下来，焚烧了启圣门，夺取了李仿的头投奔吴越。闽主下诏宣布李仿弑君以及杀死王继韬等罪名，告示朝廷内外。闽主王继鹏任用建王王继严暂领判理六军诸卫的事务，任用六军判官永泰人叶翘为内宣徽使、参政事。

叶翘学识渊博，为人质朴正直，闽惠宗王璘把他选择来做福王王昶的朋友，王昶用师傅的礼遇对待他，多方面得到他的帮助和益处，宫中管他叫"国翁"。后来，王昶继承了王位，便骄纵起来，不再同叶翘议论国事。一天早上，王昶正在办公，叶翘穿着道士的衣服从庭院中经过并往门外走去，王昶把他召回来，向他行拜礼，说道："军国的事太多，很久没有同您商谈了，这是我的过错。"叶翘顿首下拜说："老臣辅助引导得不得法，以致使陛下即位以来没有一件好事可以称道，希望您放我告老回乡，保存躯骸归土。"王昶说："先帝把我托付给您，政令如有不善之处，老先生应当极力进言，怎么能抛下我不管而去呢！"于是赐给他丰厚的金帛，慰问劝解，命令他恢复原来职位。王昶的原配梁国夫人李氏，是同平章事李敏的女儿，王昶宠爱李春燕，对待夫人很淡薄。叶翘进谏说："夫人是先帝的外甥女，是用隆重礼法聘娶来的，怎能因为有了新欢的人就把她丢弃呢！"王昶很不高兴，从此便疏远了他。没有多久，又上书言事，王昶在纸的末尾批示说："一叶随风落御沟。"便把叶翘放归永泰，后来因年老而死。

34 后唐末帝赞扬马全节保护金州的功劳，召他进京诣见。刘延朗向他索求贿赂，马全节没有给他什么东西；刘延朗想任命马全节为绛州刺史，群臣不满，议论沸腾。末帝听说后，乙卯(二十四日)，任命马全节为横海留后。

35 十二月，壬申(十一日)，任用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充枢密使韩昭胤同平章事，充护国节度使。

36 乙酉(二十四日)，任用前匡国节度使、同平章事冯道为司空。当时已经很久没有正式拜授为三公的人，朝班议论中对司空的职事拿不准，卢文纪想让他掌管祭祀扫除，冯道听说后说道："司空扫除，这也算他的职责，我有什么可怕的。"接着卢文纪自己也意识到这样做不合适，于是停止实行。

37 闽主王昶赐给洞真先生陈守元以天师的称号，信任和倚重他，乃至更换将相、施行刑罚、选贤举能这样的重大事情，都同他商议；陈守元接受贿赂、请托，有求必应，门庭若市。

（白隅　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卷

后晋纪一　后晋高祖天福元年（丙申，公元 936 年）

1 春季，正月，吴国徐知诰开始建造大元帅府，用他的幕僚分别执掌吏、户、礼、兵、刑、工各部及盐铁监司。

2 丁未（十七日），后唐末帝李从珂册立他的儿子李重美为雍王。

3 癸丑（二十三日），后唐末帝以自己的生日为千春节，置酒设宴，晋国长公主上寿祝贺完毕，告辞回晋阳。当时末帝已经带醉，说道："为什么不多留些时候，忙着赶回去想帮助石郎造反哪！"石敬瑭听说后，更加害怕。

4 三月，丙午（十七日），任用翰林学士、礼部侍郎马胤孙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马胤孙性格谨慎懦弱，中书省办事往往凝滞不能畅达，又很少接待宾客，时人说他们是口、印、门"三不开"。

5 石敬瑭把他在洛阳及诸道的财货全部收拢送回到晋阳，托词说是帮助军费，人们都知道他是心怀异志。唐主在夜间同近臣从容平淡地说："石郎是我的至亲，没有什么可猜疑的；但是流言总是不断，万一和他失掉和好，怎么办为好？"众臣都不回答。

端明殿学士、给事中李崧退下来对同僚吕琦说："我们这些人受恩深厚，怎能把自己等同于众人，一概观望呢，现在能想些什么办法呢？"吕琦说："河东那里如果有其他打算，必然要勾结契丹作援助。契丹太后因为他的长子李赞华降归中国，屡次要求和亲，但是，他们要求释放前刺回去没有获得结果，所以和议未能成功。现在，如果真能把前刺等放归与他们议和，每年用大约值十多万缗的礼物、钱财送给他们，他们必定会欢欣地答应。如果做到这样，那么河东虽然想蠢动，也无能为力了。"李崧说："你说的与我的想法一样。然而钱、粮都要从三司度支，需要进一步同张丞相商量。"便把事情告诉了张延朗，张延朗说："按学士的策划，不但可以制约河东，也可以节省戍边费用十分之九，计谋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如果主上听从了这个意见，只要责成老夫去办理就行了，可以在国家财库之外去搜集，以供其用。"又一个晚间，二人秘密地把这个办法陈述给末帝，末帝大喜，称道二人的忠心，二人私下草拟《遗契丹书》来等待命令。

过了些时候，末帝把他们的谋略告诉了枢密直学士薛文遇，薛文遇回答说："以天子的尊崇，屈身来侍奉夷狄野人，不是太耻辱了吗！再者，如果那胡虏按照过去的做法来谋求迎娶公主去和亲，用什么来拒绝他？"接着就诵读唐人戎昱的《昭君诗》说："安危托妇人。"末帝的思想便改变了。一天，紧急召来李崧和吕琦到后楼，很恼火，责备他们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懂得历史的，是想要辅佐人主获得天下太平的；怎么现在竟然出了这么个主意！朕有一个女儿还没有脱离乳臭，你们是要想把她抛弃到大沙漠当中去吗？而且，要把国家育养贤士的财力输送给胡虏那里去，是什么居心？"李崧和吕琦很惶恐，汗流浃背，说道："臣等的本意是要竭尽愚拙的想法用以报效国家，不是在替胡虏作打算，希望陛下明察。"二人无数次拜谢求恕，末帝指责不停。吕琦气力不继，叩拜稍有停顿，末帝说："吕琦倔犟，你还肯把朕看做人主吗？"吕琦说："我们谋事不善，愿请陛下治罪，多拜有什么用！"末帝的恼怒稍有缓解，制止他们的叩拜，每人赐给一杯酒，让他们出宫了，从此群臣不敢再提和亲的建议。丁巳（二十八日），任用吕琦为御史中丞，以表示疏远他。

6 吴国徐知诰任用他的儿子副都统徐景通为太尉、副元帅，都统判官宋齐丘、行军司马徐玠为元帅府左、右司马。

7 闽国主王昶把年号改为通文，册立贤妃李氏为皇后，尊上皇太后称为太皇太后。

8 静江节度使、同平章事马希杲有好的政声，监军裴仁煦向楚王马希范诽谤他，说他收买人心，马希范对他产生怀疑。夏季，四月，南汉将领孙德威侵犯蒙州和桂州，马希范命令他的弟弟武安节度副使马希广暂时主持军府事，自己带领步兵、骑兵五千人赴桂州。马希杲害怕，他的母亲华夫人到全义岭远迎马希范，谢罪说："希杲治理政事不得法，招致敌兵入境，烦劳殿下亲自跋涉险阻之地，都是我的罪过。我们愿意削去封邑，去当洒扫庭院的人，用来赎偿希杲的罪过。"马希范说："我很久没有见到希杲，听说他治理成绩优异，所以来看看，没有别的

意思。”南汉兵从蒙州退走，便把马希杲调迁到朗州。

9 荆南高从诲遣派使者送信给徐知诰，劝他即皇帝之位。

10 过去，石敬瑭想试探后唐朝廷的意图，多次上表陈诉身体羸弱，请求解除他的兵权，调迁到别的镇所；末帝与执政大臣商议后答应了他的请求，把他移镇郓州。房嵩、李崧、吕琦等人都极力谏劝，认为不能这样做，末帝犹疑了很长时间。

五月，庚寅(初二)夜间，李崧因有急事请假在外，薛文遇独自承值夜班，末帝同他议论河东的事情，薛文遇说：“俗谚说：‘在道路当中盖房，三年也盖不成’，这种事情只能由主上的意志进行决断。群臣各为自身利害作打算，怎么肯什么话都说！以臣看来，河东的事，移镇也反，不移也要反，只是时间早晚而已，不如走在前头，先把他解决了。”以前，卜巫术士说国家今年应该得到贤人辅佐，提出奇谋，安定天下，末帝以为这个人当由薛文遇来应验，听到他的话，大为高兴，说道：“爱卿的话，很使我心意豁然开朗，不论成功还是失败，我决心施行。”立即命薛文遇写出封授官职的拟议，交付学士院草拟任命制书，辛卯(初二)，任命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任用马军都指挥使、河阳节度使宋审虔为河东节度使。制令一出，文武两班听到石敬瑭的名字，相顾失色。

甲午(初六)，任用建雄节度使张敬达为西北蕃汉马步都部署，催促石敬瑭速赴郓州。石敬瑭很是疑惧，便和他的将佐计议说：“我第二次来河东时，主上曾当面答应我不再派别人来替换我；现在又忽然有了这样的命令，莫不是像今年过春节的时候，主上同公主所讲的那样吗？我如果不造反，朝廷要先发制人，怎么能束手被擒，死于道路之间呢！今天我要上表说有病，来观察朝廷对我的意向，如果他对我宽容，我就臣事他；如果他对我用兵，那我就要另作打算了。”幕僚段希尧极力反对，石敬瑭因为他为人直率，并不责怪他。节度判官华阴人赵莹劝石敬瑭去郓州赴任；观察判官平遥人薛融说：“我是个书生，不懂得建兵作战的事。”都押牙刘知远说：“明公您长期统率兵将，很能受到士兵的拥护；现在正占据着有利的地势，将士和马步军队都很精锐强悍，如果起兵，传书宣示各道，可以完成统一国家的帝王大业，怎么能只为一道朝廷制令便自投虎口呢！”掌书记洛阳人桑维翰说：“主上当初即位的时候，明公您入京朝贺，主上岂能不懂得蛟龙不可纵之归渊的道理？然而到底还是把河东交给您，这正是天意要借一把快刀给您。先帝明宗的遗爱留给了后人，主上却用旁支的庶子取代大位，群情是不依附于他的。您是明宗的爱婿，可是现在主上却把您当作叛逆看待，这就不是仅仅靠表示低头服从所能取得宽免，只能努力为保全自己想办法了。契丹向来同明宗协约做兄弟之邦，现在，他们的部落近在云州、应州，您如果真能推心置腹地曲意讨好他们，万一有了急变之事，早上叫他晚上就能来到，还担心什么事不能办成吗？”石敬瑭于是便下了造反的决心。

过去，朝廷猜疑石敬瑭，任用羽林将军宝鼎人杨彦询为北京太原的副留守，石敬瑭将要起兵造反，也把情况告诉了他。杨彦询说：“不知河东现在有多少兵士和粮秣，能够敌得过朝廷吗？”石敬瑭左右的人请求杀了杨彦询，石敬瑭说：“只有副使一个人，我亲自保证他没有事，你们大家就不必再说了。”

戊戌(初十)，昭义节度使皇甫立奏报石敬瑭叛乱。石敬瑭上表称：“皇帝是养子，不应该继位，请把皇位传给许王李从益。”末帝把石敬瑭的表章撕碎扔在地上，用诏书回答他说：“你同郓王李从厚本来并不疏远，卫州的事情，天下人都知道；许王的话，谁肯听他！”壬寅(十四日)，末帝下制令，削夺了石敬瑭的官爵。乙巳(十七日)，任用张敬达兼太原四面排阵使，河阳节度使张彦琪为马步军都指挥使，任用安国节度使安审琦为马军都指挥使，任用保义节度使相里金为步军都指挥使，任用右监门上将军武廷翰为壕寨使。丙午(十八日)，任命张敬达为太原四面兵马都部署，任命义武节度使杨光远为副部署。丁未(十九日)，又任命张敬达主持太原行府事，任命前彰武节度使高行周为太原四面招抚、排阵等使。杨光远离任后，定州军作乱，牙将千乘人方太讨伐平定了叛乱。

张敬达统兵三万在晋安乡安营扎寨，戊申(二十日)，张敬达奏报西北先锋马军都指挥使安审信叛奔晋阳。安审信是安金全的侄子，与石敬瑭旧有往来。过去，雄义都指挥使马邑人安元信带领所部六百余人戍守代州，代州刺史张朗待他很好。安元信暗中劝说张朗说：“我看石令公是个长者，他举兵造反，必能成功；您何不暗地派人去表达心意，可以保全自己。”张朗不听，从此二人互相猜忌。安元信企图杀了张朗，没有成功，便带领自己的部属兵众投奔安审信，安审信便率领他指挥下的几百骑兵与安元信会合，抢掠百井后，投奔晋阳。石敬瑭对安元信说：“你看出什么利害，竟然舍强而归弱？”回答说：“我并不会观星识气，只是用人事的判断来作决定而已。谈起帝王之所以能够临御天下，没有比信誉更重要的了。现在，主上对令公您失去大信，至亲而且尊贵的人尚且不能自保，何况疏远而卑微的人哪！他的灭亡可以翘着脚等待，他算什么强啊！”石敬瑭高兴，让他掌管军事。振武西北巡检使安重荣戍守代北，也率领步兵和骑兵五百人投奔晋阳。安重荣是朔州人。朝廷任命宋审虔为宁国节度

使、充当侍卫马军都指挥使。

11 天雄节度使刘延皓依恃皇后家族的势力，很骄纵，侵占别人的财产，扣减将士的赏赐，宴会饮酒没有节制。捧圣都虞候张令昭因为众心怨恨，企图用魏博军民来响应河东造反，癸丑（二十五日）天未亮，率领兵众攻打主将所居的牙城，攻了下来；刘延皓脱身逃去，乱兵大肆抢掠。张令昭上奏："刘延皓抚绘驾御不当，以致军人作乱；臣为了要抚恤安慰士兵，暂时领管军府，请求朝廷赐给旌节！"刘延皓逃回洛阳，末帝发怒，下令把他贬到远方，皇后为他说情，六月，庚申（初三），只是削去刘延皓的官爵，让他回自己的宅第。

12 辛酉（初四），吴国太保、同平章事徐景迁因为患病罢官，任用他的弟弟徐景遂代替他做门下侍郎、参政事。

13 癸亥（初六），后唐末帝任用张令昭为右千牛卫将军，暂时主持天雄军府事。张令昭因为调发人马没有会集，暂且接受新的任命。不久，又有诏书命令他调任齐州防御使，张令昭托词说被士兵所留滞，实际上是等待观察河东起兵之成败。后唐末帝派遣使者告谕他，张令昭把使者杀了。甲戌（十七日），任命宣武节度使兼中书令范延光为天雄四面行营招讨使、主持魏博行府事，任命张敬达充当太原四面招讨使，任用杨光远为副使。丙子（十九日），任命西京留守李周为天雄军四面行营副招讨使。

14 石敬瑭的儿子右卫上将军石重殷、皇城副使石重裔听说石敬瑭起兵造反，躲藏在民间市井中。石敬瑭的弟弟沂州都指挥使石敬德杀了自己的妻子、女儿而后逃走，不久，被捕获，死于狱中。叔伯弟弟彰圣都指挥使石敬威自杀。秋季，七月，戊子（初二），抓获了石重殷和石重裔，诛杀了他们，并把藏匿他们的人家全族杀害。

15 庚寅（初四），楚王马希范从桂州北还。

16 云州步军指挥使桑迁上奏：应州节度使尹晖驱逐云州节度使沙彦珣，并且接收了他的兵马，响应河东造反。丁酉（十一日），沙彦珣上表奏称桑迁谋反响应河东，并且率领兵马包围了主城旁的子城。沙彦珣突破包围走出西山，占据雷公口，第二天，收集兵士入城袭击乱兵，桑迁败走，军城恢复安定。这一天，尹晖抓住桑迁把他押送洛阳，朝廷把他斩了。

17 丁未（二十一日），范延光攻取了魏州，斩杀了张令昭。朝廷下诏：把他的党羽七个指挥都诛除了。

18 张敬达发动怀州彰圣军戍守在虎北口，该军指挥使张万迪带领五百骑投奔河东，丙辰（三十日），朝廷下诏：把他的家属全部诛杀。

19 石敬瑭派使者从僻路求救于契丹，让桑维翰草写表章向契丹主称臣，并且请求用对待父亲的礼节来侍奉他，约定事情成功之日，划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给契丹。刘知远劝谏他说："称臣就可以了，用父亲的礼节对待他就太过份了。用丰厚的金银财宝贿赂他，自然是以促使他发兵，不必许诺割给他土田，恐怕那样以后要成中国的大患，后悔就来不及了。"石敬瑭不听。表章送到契丹，契丹国主耶律德光非常高兴，告诉他的母亲述律太后说："孩儿最近梦见石郎派遣使者来，现在果然来了，这真是天意啊。"便向石敬瑭写了回信，答应等到仲秋时节，发动全国人马来支援他。

20 八月，己未（初三），任用范延光为天雄节度使，李周为宣武节度使、同平章事。

21 癸亥（初七），应州奏报：契丹三千骑兵进攻州城。

22 张敬达设置了很长的包围工事来攻打晋阳。石敬瑭任用刘知远为马步都指挥使，把安重荣、张万迪的降兵都隶属于他。刘知远以法办事，没有私弊，对军民抚恤一视同仁，因此人都没有二心。石敬瑭亲自登城视察部属兵卒，坐卧在敌人的矢石投射之下。刘知远说："察看张敬达这些人筑设高垒深沟，想作持久打算，他们没有其他好的办法，是不足为虑的。请您向各方派出快速联系的使者，准备好对外事务。守城的事很容易，我知远一个人就能独力办的。"石敬瑭拉着刘知远的手，抚拍他的肩背而称赞他。

23 戊寅（二十二日），后唐朝廷任用成德节度使董温琪为东北面副招讨使，用来帮助卢龙节度使赵德钧。

24 后唐主派出端明殿学士吕琦到河东行营犒劳军队，杨光远对吕琦说："请您附带奏告陛下，请主上稍微减少昼夜操劳。贼兵如果没有援兵，用不多天就可以平定；如果他勾结契丹来犯，自当放他进来，一次战斗就能把他打败。"末帝闻奏很是高兴。末帝听说契丹答应石敬瑭在仲秋时节发兵来支援他，几次督促张敬达紧急攻打晋阳，但不能攻下。每当有所营建构筑工事，往往遇到风雨天气，很长的包围工事又被水浸所破坏，竟然接合不拢。晋阳城中日益窘迫，粮食储备因浸泡而缺乏。

25 九月，契丹主耶律德光统领五万骑兵，号称三十万，从代州扬武谷向南进发，旌旗连绵不断达五十余里。代州刺史张朗、忻州刺史丁审琦绕城自守，敌人骑兵经过城下时，也不诱降挟胁他。丁审琦是洺州人。

辛丑(十五日),契丹主到达晋阳,把兵马布列在汾北的虎北口。先派人对石敬瑭说:"我打算今天攻打贼兵,行不行?"石敬瑭派人驰奔告诉他们说:"南军力量很雄厚,不可以轻视,请等到明天议论好如何开战也不晚。"使者还未到达契丹军营,契丹兵已经同后唐骑将高行周、符彦卿打了起来,石敬瑭便派刘知远出兵帮助他们。张敬达、杨光远、安审琦用步兵列阵在城西北山下,契丹派轻骑兵三千人,不披铠甲,直奔唐兵阵列。唐兵看到契丹兵单薄,争相驱赶,到了汾水之曲,契丹兵涉水而去。唐兵沿着河岸向北进取,契丹伏兵从东北涌起,冲击唐兵,把唐兵截为两段,在北面的步兵大多被契丹所杀,在南面的骑兵引退回到晋安营寨。契丹放开兵马乘乱攻击,唐兵大败,步兵死亡近万人,骑兵却保全了。张敬达等收集余众退保晋安,契丹也率领其兵返回虎北口。石敬瑭俘获后唐降兵一千余人,刘知远劝石敬瑭把他们都杀了。

这天晚上,石敬瑭出北门,会见契丹主。契丹主握住石敬瑭的手,只恨相见晚了。石敬瑭问说:"皇帝远道而来,兵马疲倦,急切同唐兵作战而取得大胜,这是什么原因?"契丹主说:"开始我从北面过来,以为唐兵必然要切断雁门的各条道路,埋伏兵众在险要之地,那样我就不能顺利前进了。我使人侦察,发现断路和伏险都没有,这样,我才得以长驱深入,知道大事必然成功了。兵马相接以后,我方气势正锐盛,彼方气势正沮丧,如果不乘此时急速攻击他,旷日持久,那谁胜谁负就不可预料了。这就是我之所以速战而胜的道理,不能用谁劳谁逸的通常的道理来衡量了。"石敬瑭很是叹服。

壬寅(十六日),石敬瑭率领兵马会合契丹兵马包围了晋安寨,在晋安的南面设置营地,长一百多里,宽五十里,密布带铃索的吠犬,人们连半步也不能过去。此时张敬达等的士兵尚有五万人,马有万匹,四面张顾,不知往哪里去好。甲辰(十八日),张敬达派出使者向后唐朝廷报告打了败仗,此后便没有再通音讯了。唐主极为恐惧,派遣彰圣都指挥使符彦饶统领洛阳步兵、骑兵屯扎在河阳,末帝下诏命令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范延光统领魏州兵两万从邢州青山奔赴榆次,卢龙节度使、东北面招讨使兼中书令北平王赵德钧统领幽州兵从契丹军阵之后出击,耀州防御使潘环纠合西路守戍的兵士从晋州、绛州间的两乳岭出兵向慈州、隰州共同营救晋安寨。契丹主把军帐移到柳林,流动的骑兵过了石会关,还没有遇到唐兵。

丁未(二十一日),后唐主下诏书,宣布亲征。雍王李重美说:"陛下眼疾还没有好,不能远路跋涉到风沙之地,为臣虽然尚在童稚之年,愿意代替陛下向北方征讨。"末帝的意念本来就不想北行,听了这些话,很觉高兴。但是张延朗、刘延皓和宣徽南院使刘延朗却劝末帝亲征,末帝不得已,戊申(二十二日),从洛阳出发,对卢文纪说:"朕向来听说你有宰相才干,所以排除众议首先任用您,现在遭到如此祸难,你的好谋略是什么呢?"卢文纪只是拜谢对自己的称许,但拿不出对策。己酉(二十三日),遣派刘延朗监督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符彦饶的部队开赴潞州,为前线晋安寨的大军去做后援。诸路军队自从凤翔推戴李从琦以来,日益骄悍不听指挥,符彦饶害怕他们作乱,不敢用法纪来约束他们。

末帝到了河阳,心里害怕北行,召集宰相、枢密使讨论进取的方略,卢文纪迎合末帝的意旨,说:"国家的根本,大半在黄河之南。契丹胡兵忽来忽走,不能久留;晋安的大寨非常坚固,况且已经派出范延光、赵德钧、潘环三起兵马去救援。河阳是天下的津渡要路,主上的车驾应该留在这里镇守,安抚南方和北方。可以暂且遣派近臣前去督战,如果不能解围,再向前进发也不晚。"张延朗想借个因由来使赵延寿解除枢要机务,便说:"文纪的意见是对的。"末帝询访其余的人,没有人敢讲别的意见。泽州刺史刘遂凝,是刘郓的儿子,暗中和石敬瑭有来往,上表言称:"车驾不可越过太行山。"于是,末帝便同他们商议近臣中可以派去北边的人。张延朗与翰林学士须昌人和凝等人都说:"赵延寿的父亲赵德钧带着卢龙兵马来勤王赴难,应该派赵延寿去与他会合。"庚戌(二十四日),派遣枢密使、忠武节度使、随驾诸军都部署、兼侍中赵延寿统兵二万人开赴潞州。辛亥(二十五日),末帝去怀州。任命右神武统军康思立为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率领扈从骑兵开赴团柏谷。康思立是晋阳的胡人。

末帝忧虑晋安的军事形势,向群臣询问对策,吏部侍郎永德人龙敏建议立李赞华为契丹国主,命令天雄、卢龙二镇分兵送他归国,从幽州趋向西楼,朝廷透露了檄文讲出这件事情,契丹主必有内顾不安的忧虑,然后选拔募集军中的精锐之兵去攻击他,这也是解围的一种办法。末帝认为这个意见很对,而执政诸人担心不能成功,议论之中竟然作不出决定。

末帝的忧愁沮丧表现在神色之上,从早到晚只是酣饮悲歌,群臣有人劝他北行赴阵,便说:"你不要谈这个了,石郎已经使我的心胆掉落地上了!"

26　冬季,十月,壬戌(初七),下诏普遍搜集天下将吏以及民间的马,又发动百姓当兵,每七户出一个征夫,自己准备铠甲兵器,称作"义军",定期在十一月全部集中,命令陈州刺史郎万金训练他们的战阵知识和技能,这

是采用张延朗的谋划。结果只得到马二千余匹，征夫五千人，实在没有多大用处，但民间却因此受到很大骚扰。

27 起初，赵德钧暗中怀有异志，想要乘着动乱夺取中原，自己请求去救援晋安寨，末帝命他从飞狐道出代州，绕到契丹之后，抄袭其部落，赵德钧请求把他在幽州用契丹降卒培训的银鞍契丹直三千骑兵，从土门路向西进军，末帝准许了他。赵州刺史、北面行营都指挥使刘在明原来领兵戍守在易州，赵德钧军过易州，命令刘在明带着自己的兵众跟随他行进。刘在明是幽州人。赵德钧到了镇州，任用董温琪为招讨副使，也邀他一起行动。又上表朝廷说自己兵少，须同泽路的兵力会合；便从吴儿谷向潞州进发，癸酉（十八日），到达乱柳。当时范延光领受诏命统领所属兵士二万人屯驻于辽州，赵德钧又请求与魏博军会合；范延光知道赵德钧合拢诸军，意图难于测料，便上表朝廷声称魏博兵已经入了贼境，不能再向南行军数百里与赵德钧会合，便停止下来。

28 南汉主任用宗正卿兼工部侍郎刘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刘浚是刘崇望的儿子。

29 十一月，后唐朝廷任命赵德钧为诸道行营都统、依旧任东北面行营招讨使。任用赵延寿为河东道南面行营招讨使，任用翰林学士张砺为判官。庚寅（初五），任用范延光为河东道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任用宣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做他的副使。辛卯（初六），任用刘延朗为河东道南面行营招讨副使。赵延寿在西汤遇到赵德钧，把所统兵马全部归属于赵德钧。末帝派吕琦赐给赵德钧敕告，并且犒赏了军队。赵德钧的意图是要兼并范延光的军队，逗留不肯前进，朝廷屡次下达诏书催促他，赵德钧便引领部队向北屯扎在团柏谷口。

30 癸巳（初八）吴主杨溥下诏，使齐王徐知诰设置百官，以金陵府为西都。

31 前坊州刺史刘景岩是延州人，家财富有而且喜爱侠义，交结豪杰，家里设置丁夫兵仗，人们都慑服他的势力强大，整个州县无人能比。彰武节度使杨汉章治理无当，丧失夷、夏人心，正赶上搜集马匹和义军，杨汉章率领步兵、骑兵数千人即将按期开赴军阵，正在野外进行检阅。刘景岩暗中使人阻挠破坏此事说："契丹强盛，你们这些人有去无回。"兵众害怕，杀了杨汉章，拥护刘景岩为留后。末帝不得已，丁酉（十二日），任命刘景岩为彰武留后。

32 契丹主对石敬瑭说："我从三千里以外来帮助你解决危难，必然会成功。观察你的器宇容貌和见识气量，真的是个中原的国主啊。我想扶立你做天子。"石敬瑭推辞退让了好几次，将吏又反复劝他进大位，于是便答应了。契丹主制作册封的文书，命令石敬瑭为大晋皇帝，自己解下衣服冠冕亲授给他，在柳林搭筑坛台，就在这一天，即了皇帝之位。并割让了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个州给予契丹，仍然答应每年运输帛三十万匹给他们。己亥（十四日），后晋高祖皇帝石敬瑭下制令，更改长兴七年为天福元年，实行大赦；救命各种法制都遵守明宗时的旧规。任用节度判官赵莹为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知河东军府事，掌书记桑维翰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权知枢密使事，观察判官薛融为侍御史知杂事，节度推官白水人窦贞固为翰林学士，军城都巡检使刘知远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客将景延广为步军都指挥使。景延广是陕州人。立晋国长公主为皇后。

契丹主虽然把军队屯扎在柳林，他们的辎重和老弱士兵都在虎北口，每当太阳西落便结扎停当，以便于仓促之间遁逃，而赵德钧想要倚赖契丹夺取中国，到达团柏一个多月，按兵不动，距离晋安才百里，但消息不能相通。赵德钧屡次上表为他的儿子赵延寿祈求委任为成德节度使，他说："臣现在远征在外，幽州形势孤弱，想要让延寿戍守在镇州，向左向右都便于接应。"后唐末帝说："延寿正在与贼兵争斗，哪有空暇去往镇州！等待贼兵平定后，可以按所请求的办理。"赵德钧没完没了地请求，后唐主发怒说："赵氏父子坚持要得到镇州，是什么意思？如果能够打退胡寇，即使要取代我的位置，我也甘心愿意，若是玩弄寇兵以胁求君主，只怕要落得犬兔都毙命了。"赵德钧听说，很不高兴。

闰十一月，赵延寿奉献出契丹主所赐的诏书以及铠甲、马匹、弓矢、刀剑，诈称赵德钧遣派的使者致信给契丹主，为后唐求结和好，劝说契丹让他们引兵归国；其实又另具秘密书信，用丰厚的金宝财帛贿赂契丹主，并说："如果立自己为中国皇帝，请求就用现有兵马向南平定洛阳，与契丹约为兄弟之国；仍然允许石敬瑭常镇河东。"契丹主自以为深入敌境，晋安没有攻下，赵德钧兵力尚强，范延光在他的东面，又怕太行山以北诸州遮断他的归路，想要答应赵德钧的请求。

后晋帝听说，很是害怕，赶紧派桑维翰去见契丹主耶律德光，劝他说："您大国发动义兵来救援孤危，一次战斗就使唐兵瓦解，退守到一栅之后，食粮用尽，力量穷竭。赵德钧父子不忠于唐，不信于契丹，只是畏惧大国之强盛，而且素怀异志，按兵不动，以窥测变化，并非以死殉国的人，有什么可怕的。您怎么能因而相信他的妄诞之词，贪取毫末小利，丢弃将要完成的功业呢？而且如果让晋国得了天下，将要竭尽中国之财以奉献给大国，哪里

是这些小利可比的!"契丹主说:"你看见捕鼠的人吗,不防备它,还可能咬伤了手,何况是大敌啊!"回答说:"现在大国已经卡住它的喉咙,岂能再咬人啊!"契丹主说:"我不是要改变以前的约定,只是用兵的权谋不能不这样。"回答说:"皇帝用信义救人的急难,四海人的耳目都注意到了这件事,怎么能忽而这样、忽而那样,以致使得大义不能贯彻始终,臣私下认为皇帝不能这样做啊!"于是,跪在帐前,从早到晚,哭泣流涕地争辩不止。契丹主便依从了他,指着帐前的石头对赵德钧的使者说:"我已经许诺了石郎,除非这块石头烂了,才能改变。"

33 龙敏对前郑州防御使李懿说:"您是国主的近亲,现在社稷如此危难,跷足之间就可以灭亡,您难道惟独没有忧虑吗?"李懿为他分析赵德钧必能打败敌军的形势。龙敏说:"我是燕地人,知道赵德钧的为人,他胆小而又无谋略,只是对于守城稍有长处而已。何况他现在内蓄奸谋,这样的人怎么能依恃呢?在下有个冒昧的计策,只怕朝廷不肯那样干。现在随从圣驾的兵尚有万余人,马近五千匹,如果选出精锐骑兵一千人,让我和郎万金指挥他们,从介休山路出发,趁着夜间冲破贼阵而进入晋安寨,只要能有一半人进去,事情就好办了。张敬达等现在陷于重围之中,不知道朝廷的信息,如果他们知道大军近在团柏,那就即使有铁的屏障也可以冲破,何况虏骑的阵列啊!"李懿把这个意见报告了后唐主,后唐主说:"龙敏的志向极为壮烈,现在用这个办法可惜晚了。"

34 丹州的义军作乱,驱逐了刺史康承询,康承询投奔鄜州。

35 晋安寨被围了几个月,高行周、符彦卿多次率领骑兵出战,由于寡不敌众,都不能成功。粮食和草料都用完了,只好削木屑淘粪便来喂马,马互相啖咬,尾巴和颈鬃都秃了,死了就由将士分而食之,援兵竟还不来。张敬达性情刚强,当时人叫他"张生铁"。杨光远、安审琦劝说张敬达向契丹投降,张敬达说:"我受明宗和当今皇上的厚恩,当了元帅而打败仗,罪过已经很大,何况向敌人投降呢!现在援兵早早晚晚是要到来,暂且等待吧。如果一旦力尽势穷,那就请诸军斩了我的头,拿着去投降,以求保全自己而获多福,那时也还不晚。"杨光远向安审琦使眼色要杀掉张敬达,安审琦不忍下手。高行周晓得杨光远要暗算张敬达,常常带领精壮骑兵尾随张敬达来护卫他,张敬达不知其中缘故,对别人说:"行周常常跟在我的脚后,是什么用意?"高行周才不敢再尾随他。诸将每天早晨会集在招讨使的营房中,甲子(初九),高行周、符彦卿尚未到达,杨光远乘着张敬达没有防备,斩了他的头,率领诸将上表向契丹投降。契丹主耶律德光平素就听说诸将的名声,都加以慰劳,赐给皮帽,因而开玩笑说:"你们各位是非常可恨的恶汉,用不着我准备加盐的乳酪来喂你们上万匹的战马了!"杨光远等大为羞惭。契丹主嘉许张敬达的忠义,命令收尸安葬,并进行祭典,对他的下属及晋国诸将说:"你们做人臣的,应该仿效张敬达啊!"当时晋安寨尚有马近五千匹,铠甲兵杖五万,契丹全部取走送归本国,而把后唐的将卒全部交给后晋帝石敬瑭,并对大家说:"勉力效忠你们的主上。"马军都指挥使康思立愤恨惋伤而死。

后晋高祖石敬瑭因为晋安已经投降,派使者谕告诸州,代州刺史张朗杀了来使;吕琦奉后唐主的诏书慰劳雁门关以北诸军,到了忻州,遇到晋国使者,也把使者杀了。吕琦对忻州刺史丁审琦说:"胡虏经过城下时都不回头看。他们的心迹可以看清,还朝之日必定不能保全自己,不如早日率领军民从五台奔赴镇州。"将要出发,丁审琦又后悔了,关闭牙城不跟吕琦走。州兵要攻打他,吕琦说:"国与家到了这种地步,为什么还要相互残杀!"于是率领兵将奔向镇州,丁审琦便向契丹投降了。

36 契丹主对后晋高祖石敬瑭说:"桑维翰对你很尽忠心,应该让他做宰相。"丙寅(十一日),高祖任命赵莹为门下侍郎,桑维翰为中书侍郎,二人都同平章事;桑维翰仍然暂时主持枢密使的事务。任命杨光远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任命刘知远为保义节度使、侍卫马步军都虞候。

37 后晋帝与契丹主将要领兵向南进军,想留下他的一个儿子戍守河东,征求契丹主的意见。契丹主让后晋帝把他的儿子都叫出来,由他自己选择。后晋帝哥哥的儿子石重贵,其父石敬儒早亡,后晋帝养育他做自己的儿子,相貌与后晋帝相像而身材短小,契丹主指着他说:"这个大眼睛的可以。"因而任用石重贵为北京留守、太原尹、河东节度使。契丹用他的将领高谟翰做前锋,同降兵一起相偕而进。丁卯(十二日),到达团柏,与唐兵交战,赵德钧、赵延寿先逃跑,符彦饶、张彦琦、刘延朗、刘在明也跟着逃跑,士兵大乱溃逃,相互践踏而死的有一万余人。

己巳(十四日),刘延朗、刘在明到了怀州,后唐末帝才知道石敬瑭已即帝位,杨光远已经投降。众人议论认为:"天雄军府还完好,契丹必然惧怕山东,不敢南下,皇帝应当到魏州去巡幸。"后唐主李从珂认为李崧素来与天雄节度使范延光相友善,便召唤李崧来谋议。薛文遇不知道也跟着进来,后唐主发怒,变了颜色;李崧用脚踩薛文遇的脚,薛文遇才退去。后唐主说:"我看见这东西肉就发颤,刚才几乎要拔佩刀刺他。"李崧说:"薛文遇是个小人,出的主意浅薄误国,刺了他更显得丑恶。"李崧因而劝后唐主南还,后唐主听从了他的意见。

洛阳听说北方军事大败的消息，民众心里大受震动，居住城中的百姓四面出走，逃窜到山谷。把守城门的军士禁止百姓出走，河南尹雍王李重美说："国家多难，不能当好百姓的主管，又禁止他们去求生，只能增加恶名；不如听其自便，事情安定了自然会归还。"于是下令任凭他们随便出走，民心稍见安宁。

壬申（十七日），后唐主李从珂回到河阳，命令诸将分守南、北城。张延朗请求后唐主再去滑州，以便同魏博声势相接，后唐主没能作出决定。

赵德钧、赵延寿向南逃奔到潞州，后唐败兵有一些人跟着他们，其将领时赛率领卢龙的轻骑兵向东回到渔阳。后晋帝先派遣昭义节度使高行周回到潞州准备粮秣，到达城下，见赵德钧父子在城上，高行周说："我和您是同乡，怎能不向您进言忠告！城中没有一斗粟米可守，不如赶快迎接晋帝车驾。"甲戌（十九日），后晋帝与契丹主到达潞州，赵德钧父子在高河迎接并谒见，契丹主好言安慰他们，赵氏父子在马前拜见后晋帝，又走近后晋帝身边说："分别以后安好吗？"后晋帝不看他们，也不同他们交谈。契丹主向赵德钧说："你在幽州所设置的银鞍契丹兵现在哪里？"赵德钧指给他看，契丹主下令在西郊把这些人都杀了，共有三千人。于是，便拘拿了赵德钧、赵延寿，押送到契丹国。

赵德钧谒见契丹主的母亲述律太后，把所有带来的宝货及没收得来的田宅都献出来作贡物，太后问道："你最近为什么到太原去？"赵德钧说："是奉唐主之命。"太后指着天说道："你向我儿请求扶你当天子，为什么说瞎话！"又指指自己的心说："这里是不能欺骗的。"又说："我儿将要出行的时候，我告诫他说：赵大王如果率领兵马向渝关北进时，就赶紧带领部众回来，太原不必去救他。你想当天子，为什么不先把我儿击退，再慢慢谋取也不晚。你作为人臣，既辜负自己的君主，不能攻击敌人，又想乘着危乱之时谋求自己的利益，你干出这样的事，还有什么面目来求生存呢？"赵德钧低着头不能回答。太后又问他："你所献的器皿玩好在这里，但你所献的田宅在哪里？"赵德钧说："在幽州。"太后说："幽州现在是属于谁的？"回答说："属于太后。"太后说："那你还献什么啊！"赵德钧更加羞惭。从此郁郁吃不下东西，一年之后便死了。张砺随着赵延寿一起进入契丹，契丹主仍然让他做翰林学士。

后晋帝将要进军上党，契丹主举着酒杯对他说："我远道而来履行协约，现在大事已经完成，我如果再向南进军，黄河以南的人必然要引起大的惊骇；你应该自己率领汉兵南下，人心定不会太恐惧，我命令太相温带领五千骑兵保卫护送你到河梁，你想要多少人随你渡河由你决定。我暂时留在这里，等你的消息，有紧急情况，我便下山去援救你；如果你能把洛阳安定下来，我就返回北面去。"于是与后晋帝执手相泣，久久不能作别，脱下自己的白貂裘赠给后晋帝，又赠送了好马二十匹，战马一千二百匹，说道："世世代代子孙不要相忘。"又说："刘知远、赵莹、桑维翰都是创业的功臣，没有大的过失，不要丢弃他们。"

起初，张敬达率师出征以后，后唐主李从珂派左金吾大将军历山人高汉筠戍守晋州。张敬达死了以后，建雄节度副使田承肇率领部众在府署攻击高汉筠，高汉筠打开府署大门延请田承肇进入，很从容地对田承肇说："我和您都是受朝廷的委任，为何如此相迫？"田承肇说："要拥戴您做节度使。"高汉筠说："我老了，道义上不允许我当作乱的头头，或死或生都听任您的处置了。"田承肇目示左右要杀他，军士们把武器投掷在地说："高金吾是几朝有德望的人，为什么要害他！"田承肇这才向他谢罪说："和您开玩笑而已。"听由高汉筠归还洛阳。后晋帝在路途中遇上了他，说道："朕担忧您为乱兵所伤，现在见到您，我很高兴。"

38 符彦饶、张彦琪到达河阳，秘密地向唐主讲言说："现在胡兵大举南下，黄河的水又逢浅季，人心已经离散，此地不能固守。"丁丑（二十二日），后唐主命令河阳节度使芼从简与赵州刺史刘在明戍守河阳南城，便把渡河浮桥断毁，回到洛阳。派遣宦官秦继旻、皇城使李彦绅在李赞华的府第杀了昭信节度使李赞华。

39 己卯（二十四日），后晋帝到达河阳，芼从简迎接投降，渡河舟楫已经准备好了。彰圣军拘执了主官刘在明，也来投降，后晋帝把他释放了，让他复职返回镇所。

40 后唐主命令马军都指挥使宋审虔、步军都指挥使符彦饶、河阳节度使张彦琪、宣徽南院使刘延朗带领千余骑兵到达白马阪准备进行战斗的地方，有五十多骑兵投奔到北方的后晋军队。诸将对宋审虔说："哪个地方不能战斗，谁还肯停留在这里？"便带兵回来了。庚辰（二十五日），后唐主又同宋、符、张、刘四将商讨再向河阳进攻，而此时将校都已经驰送降书给晋帝了。后晋帝担心后唐主向西逃奔，派遣契丹成千骑兵扼阻在滹池。

辛巳（二十六日），后唐主李从珂与曹太后、刘皇后、雍王李重美及宋审虔等携带着传国宝玺登上宣武楼自焚。刘皇后积聚薪柴想把宫室也烧了，李重美劝谏说："新天子来了，必定不能露天居住，以后修建宫室还要劳费民力；我们死了，还要给民众遗留怨恨，能有什么好处！"于是，便停止了焚烧宫室。王淑妃对曹太后说："事情已

经危急了，应该暂且躲藏一下，等候姑夫来了再说。”曹太后说：“我的儿子、孙子、媳妇、女儿一旦到了如此地步，我怎么忍心独自生存！妹妹你自己勉力而为吧。”王淑妃便同许王李从益藏匿在球场，终免于一死。

这天晚上，后晋帝石敬瑭进入洛阳，住在自己的旧府第。后唐的兵都解脱铠甲等待问罪，后晋帝安慰大家，并加以释放。后晋帝命令刘知远部署京城的治安，刘知远分派汉军让他们回到自己的营地，把契丹兵安置在天宫寺，城中秩序非常平静，没有人敢违背命令。士民避乱逃窜躲藏的人，没有几天都回来恢复了旧业。

过去，后晋帝在河东时，受到后唐朝廷的猜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张延朗不愿让河东有更多的积蓄，于是把除了应该留供地方使用的财物以外，全部收取上缴，晋帝因此怨恨他，壬午(二十七日)，百官入宫朝见，唯独把张延朗扣押交付御史台究办，其余的都谢恩免究。

甲申(二十九日)，后晋帝车驾入宫，实行大赦，宣告：“应中外官吏一切不问，只有贼臣张延朗、刘延皓、刘延朗属于奸邪贪猥，其罪行难于容忍宽贷；中书侍郎、平章事马胤孙、枢密使房暠、宣徽使李专美、河中节度使韩昭胤等，虽然居于重要职位，不追求诡诈逢迎，一并解脱他们的罪行，予以除名；内外臣僚中先归顺的，委令中书、门下省另行加以任用。”刘延皓藏匿在龙门，几天后，自己上吊死了。刘延朗将要逃奔南山，捉住了他，并把他杀死。把张延朗斩首，接着选拔三司使，难于有合适人选，后晋帝很是后悔。

闽国人听到后唐主的灭亡消息后，叹息着说：“潞王的罪行，我们没有听说过，他比起我们的国君又能怎么样呢！”

41 十二月，乙酉朔(初一)，后晋帝来到河阳，设宴给太相温和契丹兵饯行，送他们回国。

42 追废后唐主李从珂为平民百姓。

43 丁亥(初三)，任用冯道兼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44 曹州刺史郑阮贪婪暴虐，指挥使石重立乘着变乱，把他杀了，并族灭了他的家属。

45 辛卯(初七)，任用后唐中书侍郎姚颂为刑部尚书。

46 以前，朔方节度使张希崇治理政务有威信，民众喜欢爱戴他，他兴办屯田就地取粮，从而省减了漕运，在镇所五年，要求往内地调迁，后唐潞王李从珂任用为静难节度使。后晋帝与契丹修好，担心契丹再次攻取灵武，癸巳(初九)，仍然任用张希崇为朔方节度使。

47 当初，成德节度使董温琪贪婪暴虐，积蓄的财货竟达巨万，他把牙内都虞候平山人秘琼当作心腹。董温琪与赵德钧一起死于契丹。秘琼把董温琪的家属杀了，埋葬在一个坟坑里，而把他的家财都夺取了，自称留后，上表称言军队动乱。

48 同州的小校门铎杀了节度使杨汉宾，焚烧并掠抢了州城。

49 后晋帝下诏封赠李赞华为燕王，派使者护送他的丧葬回契丹。

50 代州刺史张朗带领他的兵众入京朝见后晋帝。

51 庚子(十六日)，后晋帝任用后唐中书侍郎卢文纪为吏部尚书。任用皇城使晋阳人周瓌为大将军、充任三司使；周瓌辞谢说：“臣自知才干不能称职，宁可因为躲避事责而被陛下见弃，也还是比冒恃陛下的宠爱而获罪要好。”后晋帝准许了他。

52 后晋帝听说平卢节度使房知温去世，遣派天平节度使王建立领兵巡抚青州。

53 更改兴唐府叫广晋府。

54 安远节度使卢文进听说后晋帝是由契丹扶立的，自己本是契丹的叛将，辛丑(十七日)，放弃了镇所投奔吴国。所过镇戍之地，召唤其主将，告诉他们缘故，都拜辞而退。

55 吴国的徐知诰因为镇南节度使、太尉兼中书令李德诚、德胜节度使兼中书令周本的地位高声望大，想让他们率领众将吏推戴自己当皇帝。周本说：“我受先王大恩，自从徐温父子擅权用事，恨自己不能挽救杨氏的危难，现在又让我干这种事，可以吗？”他的儿子周弘祚强迫他干，不得已与李德诚率领诸将到江都上表吴主杨溥，陈述徐知诰的功德，请吴主施行册命；又到金陵向徐知诰劝进。宋齐丘对李德诚的儿子李建勋说：“令尊是太祖的元勋，今天名声扫地了。”这个时候，吴宫发生许多妖异的事情，吴主说：“吴国的福祚大概将要完了！”左右的人说：“这是天意，不是人事所能改变的啊！”

56 高丽王王建发兵击破新罗、百济，从此东夷诸国都归附于他，拥有二京、六府、九节度，一百二十郡。

(白隅　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一卷

后晋纪二　后晋高祖天福二年(丁酉,公元 937 年)

1 春季,正月,乙卯(初二),出现日食。

2 后晋高祖石敬瑭下诏,任用前北面招收指挥使安重荣为成德节度使,任用秘琼为齐州防御使。派遣引进使王景崇去给秘琼讲明利害。安重荣与契丹将领赵思温相偕来到镇州,秘琼不敢拒绝接受命令。丙辰(初三),安重荣上奏称已经视事。王景崇是邢州人。

3 契丹把幽州做为南京。

4 李崧、吕琦逃匿在伊阙民间。后晋帝认为开始镇守河东时,李崧推举有功,心里感激他;也不责备吕琦。乙丑(十二日),任用吕琦为秘书监;丙寅(十三日),任用李崧为兵部侍郎、判理户部。

5 从前,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范延光微贱时,有个术士张生对他说:"您将来必定做将相。"范延光贵显以后,很信任器重他。范延光曾经梦见蛇从肚脐钻入腹中,便把这件事询问张生,张生说:"蛇就是龙,是当帝王的兆头。"范延光从此有了非份之想。后唐潞王李从珂素来与范延光友善,等到赵德钧败亡后,范延光从辽州领兵返归魏州,虽然他向晋帝上表请降,内心很不自安,他写信暗中勾结秘琼,想同他一起作乱;秘琼接信后不作回答,范延光很怨恨他。秘琼将要去齐州就任,经过魏州境内,范延光想灭口,并且贪爱他的财货,便派兵在夏津阻挡他,把他杀了。丁卯(十四日),范延光奏称夏津捕捉强盗,士兵误杀秘琼,后晋帝不作究问。

6 戊寅(二十五日),任用李崧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充枢密使,任用桑维翰兼枢密使。当时,后晋新得天下,藩镇大多还没有服从;或者虽然服从,但是还反复不安定。战争焚掠之余,官家府库中的金帛财物已经支用净尽,民间生活困难贫穷,而契丹又征调索求没完没了。桑维翰劝说晋帝要诚心诚意、放弃前怨,来安抚各地藩镇;用谦卑的言词和丰厚的献礼,来结好于契丹;加强训练、整饬军伍,来完善武备力量;勤务农桑生产,来充实仓储;通畅商贾贸易,来交流丰富财货。这样经过治理整顿过了几年之后,中国的社会、经济,稍见安定。

7 吴国太子杨璉娶了齐王徐知诰的女儿做妃子。

徐知诰开始在他的驻地修建太庙、社稷祭坛、更改金陵为江宁府,主帅所居的牙城称作宫城,府中的厅堂称为殿;委任左、右司马宋齐丘和徐玠为左、右丞相,马步判官周宗、内枢判官黟县人周延玉为内枢使。自此以下的百官,都和吴国的制度一样。置建骑兵八个军,步兵九个军。

8 二月,吴主杨溥任用卢文进为宣武节度使,兼任侍中。

9 戊子(初五),吴主让宜阳王杨璟去西都金陵,册命齐王;齐王徐知诰接受册命,在辖境以内实行大赦,册立王妃称作王后。

10 吴越王钱元瓘的弟弟顺化节度使、同平章事钱元珣被钱元瓘施加罪名,废职为庶民。

11 契丹主耶律德光从上党北上经过云州时,大同节度使沙彦珣出城迎接,契丹主把他留下,不让回镇所。节度判官吴峦在城中,对他的下属将士说:"我们属于有礼义之俗的国家,怎么可以做夷狄的臣民啊!"众人推举吴峦领导全州的事务,关上城门不接受契丹的命令,契丹兵攻城,攻不下来。应州马军都指挥使金城人郭崇威也耻于向契丹称臣,挺身南归。

契丹主经过蔚州,命令威塞节度使翟璋收集犒劳军队的钱十万缗。以前、契丹主耶律德光的父亲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机强盛,室韦、奚、霫都成为他的属地而为其役使。奚王去诸苦于契丹的贪求和虐待,带领他的属众向西迁徙到妫州,依附于刘仁恭父子,号称西奚。去诸死后,他的儿子扫剌继立。后唐庄宗讨灭刘守光时,赐给扫剌姓李,名绍威。李绍威娶了契丹逐不鲁的姐姐。逐不鲁得罪了契丹,投奔李绍威,李绍威接纳了他;契丹发怒,攻打他,没有攻下来。李绍威死后,子拽剌继立。等到契丹主耶律德光从上党北归时,拽剌迎接并投降于他,当时逐不鲁也已死了,契丹主耶律德光说:"你实在是没有罪过的,扫剌、逐不鲁有负于我们契丹。"便令人把二人的尸骨挖掘出来,磨碎后加以散扬。各处奚人畏惧契丹的暴虐,很多都叛离而逃走了。契丹主慰劳翟璋说:"我一定找人替代你的职务,让你回到南朝。"己亥(十六日),翟璋上表后晋朝廷,请求召他回朝在阙门谒见。没有多久,契丹派遣翟璋领兵去讨伐叛变的奚人,进攻云州,有功劳,便把他留下,不让他回去,最后翟璋郁郁而死。

翰林学士张砺从契丹逃归南方,被追赶的契丹骑兵抓获,契丹主责备他说:"你为什么离我而去?"张砺回答

说:"我是中国人,饮食、衣服都同此地不一样,活着还不如死了,我愿意您早日把我杀了。"契丹主对着翻译高彦英说:"我常常告诫你要优厚地对待这个人,你为什么让他流离失所而逃走?如果失去他,还能到哪里去获得这样的人!"便笞打高彦英而向张砺道歉。张砺侍奉契丹主很是忠心和直率,遇到问题往往进言,没有什么隐藏和躲避的,契丹主耶律德光很器重他。

12 以前,吴越王钱镠的小儿子钱元球,多次建立军功,钱镠赐给他护从用的兵仗。等到吴越王钱元瓘继立后,钱元球被任命为土客马步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他依恃恩宠而骄傲蛮横,增设兵仗达数千人,国中的人常常依附逢迎他。钱元瓘猜忌他,让人去劝钱元球自己请求捐献兵仗,出朝去判理温州,钱元球不干。铜官庙的司管官员告发钱元球派亲信去向神祈祷,求神让他做吴越江山的君主;又告发他制作蜡丸从水洞流进流出,与他哥哥钱元瑜密谋策划。三月,戊午(初五),钱元瓘派使者召唤钱元球到宫中赴宴,到达之后,宫中左右的人声称钱元球身上有刀坠挂在怀袖里边,就把他捉拿杀了;同时杀了钱元瑜。钱元瓘还要查究将吏中与钱元瑜、钱元球有交往沟通的人。他的儿子钱仁俊劝谏他说:"昔日东汉光武帝打败王莽,三国时曹操破了袁绍,都把他们的往来书信烧了,用以平息出现反叛和倾覆,现在,我们也应该效法他们。"钱元瓘听从了这个意见。

13 有人得到后唐潞王李从珂自焚后的脊骨和髑骨,拿来进献,庚申(初七),后晋帝下诏,用王礼葬于徽陵之南。

14 后晋帝遣派使者到蜀国去通告自己即位的事,并且叙述姻亲之好;蜀后主孟昶用对待平等国家的礼节回了信。

15 范延光聚集兵马、治理军务,把他管辖下的刺史全部召集到魏州,将要作乱造反。正当此时,后晋帝打算迁都到大梁,桑维翰说:"大梁北控燕、赵,南通江、淮,是水陆两路都通,物资和财用都很富饶。但是,现在范延光的谋反迹象已经显露出来,大梁距离魏州不过十个驿站那么远,他那边如果发生变故,大军很快就可过来,真是像俗话所说的'迅雷不及掩耳'一样啊!"丙寅(十三日),下诏,托言洛阳漕运不足,东巡汴州。

16 吴国齐王徐知诰册立他的儿子徐景通为太子;徐景通坚决辞谢不接受。徐知诰又追尊他的父亲忠武王徐温为太祖武王,他的母亲明德太妃李氏为王太后。壬申(十九日),更改自己的名字为诰。

17 庚辰(二十七日),后晋帝从洛阳出发东巡,留下前朔方节度使张从宾为东都巡检使。

18 南汉主刘龚因为生病痊愈,实行大赦。

19 交州将领皎公羡杀了安南节度使杨廷艺并取而代之。

20 夏季,四月,丙戌(初四),后晋帝到达汴州;丁亥(初五),实行大赦。

21 吴越王钱元瓘恢复建国,如同后唐庄宗同光时期一样。丙申(十四日),在辖境以内实行大赦,册立他的儿子钱弘倧为世子。任用曹仲达、沈崧、皮光业为丞相,镇海节度判官林鼎掌管教令。

22 丁酉(十五日),后晋朝廷加封宣武节度使杨光远兼任侍中。

23 闽主王璘修建紫微宫,用水晶做装饰,土木工程的盛大,加倍于宝皇宫。又派出使者分散到所辖各州,暗中侦查人们所隐匿的事情。

24 五月,吴国齐王徐诰听从宋齐丘的计谋,想要勾结契丹来取得对中国的统治,遣派使者用美女、珍玩宝货从海上送去以修好,契丹主耶律德光也遣派使者回报他。

25 丙辰(初五),后晋帝下敕令:暂时把汴州的牙城署名为大宁宫。

26 壬申(二十一日),后晋朝廷进爵范延光为临清郡王,用来安抚他的心意。

27 后晋帝石敬瑭追尊四代父母为皇帝和皇后。己卯(二十八日),下诏,命把太庙所藏唐室罪人的首级听由其亲属故旧加以收葬。当初,武卫上将军娄继英曾经臣事后梁均王朱友珪,任内诸司使,到这时,请求收殓均王的首级以便埋葬。

28 六月,吴国诸道副都统徐景迁去世。

29 范延光向来把军府的政事委任给元随左都押牙孙锐办理,孙锐依恃恩宠而独断专横,符文奏章有不如意的当着范延光的面便把它撕碎了。此时,范延光患病已十多天,孙锐暗中召唤澶州刺史冯晖,同他合谋逼迫范延光造反;范延光也思念术士张生的话,便依从了他们。

甲午(十三日),六宅使张言奉晋帝之命出使魏州回朝,奏言范延光造反的情况;义成节度使符彦饶奏报范延光派兵渡过黄河,焚烧了以草屋为居的乡里市场;下诏命令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昭信节度使白奉进率领一千五百骑兵屯驻白马津,用来加强防备。白奉进是云州人。丁酉(十六日),任命东都巡检使张从宾为魏府西南面

都部署。戊戌(十七日),遣派侍卫都军使杨光远统领步兵、骑兵一万人屯驻滑州。己亥(十八日),遣派护圣都指挥使杜重威统兵屯驻卫州。杜重威是朔州人,娶的妻子是晋帝的妹妹乐平长公主。范延光任用冯晖为都部署,孙锐为兵马都监,统领步兵、骑兵二万人,沿着黄河西岸到达黎阳口。辛丑(二十日),杨光远奏报:率兵过了胡梁渡。

30 任用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和凝为端明殿学士。和凝在他家的大门上贴出通告,不迎接宾客。前耀州团练推官襄邑人张谊给和凝写信,认为"切近朝廷的职位是天子的耳目,应该知道四方的利和弊,怎么能拒绝宾客!虽然对自己不受干扰是方便了,但亏负了国家的付托可怎么好!"和凝很惊奇,把他推荐给桑维翰,没多久,被任用为左拾遗。张谊上书说:"北狄契丹有援助立朝的功劳,应该表面上与他敦信修好,内部要认真加强边境上的戒备,不能自己放松警惕,因而开启他的兴兵侵犯之心。"后晋帝感到讲得很正确。

31 契丹进攻云州,半年也攻不下来。守将吴峦派人从便道紧急奉表朝廷求救,后晋帝为他给契丹主写信提出请求,契丹主便下令翟璋解围而去。后晋帝把吴峦召唤回来,任用他为武宁节度副使。

32 丁未(二十六日),任命侍卫使杨光远为魏府四面都部署,张从宾为副部署兼诸军都虞候,昭义节度使高行周统领本军屯驻相州,为魏府西面都部署。

军士郭威原来隶属于刘知远,应当随从杨光远北征,他向刘知远说明要求留下。人们问他为什么,郭威说:"杨公有奸诈之才,无英雄之气,得到我有什么用处?能用我的大概就是刘公啊!"

33 后晋帝下诏,命令张从宾派数千河南兵出击范延光。范延光让人去诱劝张从宾,张从宾便同范延光一起造反,杀了任河阳节度使的皇子石重信,让上将军张继祚主持河阳留后的事务,张继祚是张全义的儿子。张从宾又率领兵马进入洛阳,杀了暂时代理东都留守的皇子石重义,任用东都副留守、都巡检使张延播主持河南府事务,跟随军队行动。又调取内库的钱帛用来犒赏部兵;留守判官李遐不给,兵众把他杀了。张从宾带兵扼守汜水关,将要逼近汴州。后晋帝下诏奉国都指挥使侯益率领五千禁兵会合杜重威去征讨张从宾;又诏宣徽使刘处让从黎阳分兵讨伐他。当时,军书往来纷繁,随从晋王在大梁的官员没有不烦扰惊恐的,只有桑维翰从容指挥军事,神色自若,接待应对宾客不改正常规范,众人见了心里略觉平静。

34 有方士对闽主王璘言称,有条白龙夜间出现在螺峰,闽主便兴建了白龙寺。当时,各种劳役接连不断,资金用度很不充足,闽主对吏部侍郎、判三司侯官人蔡守蒙说:"听说官署委任官员都接受贿赂,有这样的事吗?"回答说:"流言蜚语不足为信。"闽主说:"朕知道此事已经很久了,现在把授官任职的事情,委托给你办理,一方面要选择授给贤能的人,另方面有不称职和假冒顶替的人也不要拒绝,只是让他们纳贿,立籍造册而加以举荐。"蔡守蒙素称廉洁,认为不能这样办;闽主发怒,蔡守蒙害怕,便依从了。从此任用官员就凭纳钱多少来分差等。闽主又让医工陈究用空白不填名姓的委任牒文在外朝卖官,专门从事搜刮民财,没有满足,贪得无厌。又下诏民间如有隐瞒年龄者用刑杖笞背,隐瞒人口者处死,逃亡者诛杀全家。果、菜、鸡、猪,都征收重税。

35 秋季,七月,张从宾攻打汜水,杀了巡检使宋廷浩。后晋帝穿着军装,整备轻骑,准备奔向晋阳避躲。桑维翰叩头苦苦谏阻说:"贼兵的锋芒虽然强盛,其势不能持久,请少等待一下,不可轻率动移。"后晋帝这才留止未动。

36 范延光派遣使者用蜡丸密书招诱失职的人,右武卫上将军娄继英、右卫大将军尹晖在大梁,温韬的儿子温延濬、延沼、延兖居留在许州,都响应范延光而造反。范延光命令温延濬兄弟夺取许州,聚集徒众已达千人。娄继英、尹晖因为事情泄露,都逃走了。壬子(初二),晋帝下敕书,认为范延光施用奸谋,诬陷玷污忠良,从今以后,抓获范延光的间谍,奖赏抓获的人,杀死间谍,焚烧蜡书,不必上报。尹晖将要投奔吴国,被人所杀。娄继英投奔许州,依附了温氏兄弟。忠武节度使药从简以重兵防备他们,温延濬等不敢发作,想杀了娄继英以表白自己,温延沼阻止了他,便一同投奔了张从宾。娄继英知道了他们的阴谋,劝张从宾捉获温家三兄弟,都把他们杀了。

37 白奉进在滑州,有军士在夜间进行抢掠的,便捕捉他们,抓获了五个人,其中三个是白奉进的下属,两个是符彦饶的下属,白奉进把他们都杀了;符彦饶因为他没有先告诉自己,非常恼怒。第二天,白奉进带着几个随从骑兵来拜见符彦饶表示道歉。符彦饶说:"军中各有分属,为什么抓了滑州的军士一起杀了,连一点主人和客人的名份都不顾了!"白奉进说:"军士犯了法,怎能分你和我!我已经承担责任来向您道歉,而您还是发怒不止,这岂不成了想与范延光共同造反吗!"一甩袖子起身要走,符彦饶不挽留;帐下甲兵大为喧闹,捉住白奉进,把他杀了。白奉进的随从骑兵走出营帐,在外边大声呼喊,各方军队争着穿着铠甲、手执武器,吵嚷之声不能禁

止。奉国左厢都指挥使马万一时惶惑不知怎么办，率领步兵想跟着暴乱，正好遇上左厢都指挥使卢顺密率领本部人马出营，厉声对马万说："符公擅自杀了白公，必定与魏城通谋。这里离天子行宫才二百里，我们这些人和军士的家属都在大梁，为什么不思报效国家，反而要帮助乱兵，难道是要自取族灭全家吗！现在，我们应当共同捉拿符公，送交天子，立大功。军士服从命令的奖赏，违背命令的诛杀，不要再有什么疑虑！"马万所部士兵还有呼喊跳跃的，卢顺密杀了几人，众人就不敢乱动了。马万不得已跟从着他，与奉国都虞候方太等共同攻打牙城，抓住符彦饶，命令方太的部兵送往大梁。甲寅(初四)，后晋帝敕令在班荆馆斩杀了符彦饶，对于他的兄弟们都没有究问。

杨光远从白皋领兵向滑州进军，士卒听说滑州动乱，想推举杨光远为君主。杨光远说："天子岂是你们这等人所玩弄的物体！当年我在晋阳的投降是出于穷迫无奈，现在如果改变图谋，那就真是反贼了。"他的部下才不敢再说。当时，魏、孟、滑三镇相继叛变，人情大为震动，后晋帝向刘知远询问怎么办，回答说："帝王的兴起，自有天命。陛下当年在晋阳，粮食不足支持五天，转眼成就了大业。现在，天下已经平定，内有强盛的兵力，向北团结强大的胡虏，这些反叛的鼠辈能够干出什么来呢！愿陛下用恩德来安抚将相，我替您训养士卒的威风，恩威兼施，京都自然会安定，树干和树根深固了，那么枝条和叶就不会受伤了。"刘知远便严格建立科罚禁犯的条令，宿卫京城的诸军没有敢违犯的。有个军士偷盗纸钱一樸，被其主人抓获，左右的人请求放了他，刘知远说："我是按事情的情况来诛杀他的，不计较它的多少。"居然把他杀了，从此众军士都畏服。

乙卯(初五)，任命杨光远为魏府行营都招讨使、兼理行府事务，任用昭义节度使高行周为河南尹、东京留守，任用杜重威为昭义节度使、充当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任用侯益为河阳节度使。后晋帝因为滑州奏事都以马万为首，便提升马万为义成节度使。丙辰(初六)，任用卢顺密为果州团练使，方太为赵州刺史；不久得知平定滑州都是卢顺密的功绩，便改任卢顺密为昭义留后。

冯暉、孙锐带领兵马到了六明镇，杨光远引诱他们渡河，渡了一半就袭击他们，尹暉、孙锐的兵众大败，很多人淹死水中，有三千人被斩杀，尹暉和孙锐逃回到魏州。

杜重威、侯益领兵到达汜水，遇到张从宾的兵众一万多人，同他们交战，几乎全部俘获斩尽，便攻克了汜水。张从宾逃走，乘马渡河，结果被淹死了；俘获他的党羽张廷播、张继祚、娄继英，押送到大梁，把他们杀了，诛灭了他的家族。史馆修撰李涛上书奏言，张继祚的父亲张全义有再造洛阳的功劳，请求赦免他的族人，便只诛杀了张继祚的妻子。李涛是李回的族曾孙。

38 后晋帝下诏：东都留守司的百官全部迁赴行在。

39 杨光远奏报，主管博州事务的张暉带领全城投降。

40 安州威和指挥使王暉听说范延光作乱，杀了安远节度使周瑭，自己统领军府，打算等待范延光胜利就依附他，如果他败了就渡过长江投奔吴国。后晋帝派遣右领军上将军李金全带领一千骑兵到安州去巡视检查，答应赦免王暉的罪，并任用他为唐州刺史。

41 范延光知道造反的事不能成功了，便归罪于孙锐，把他的全家人杀了，派出使者到后晋朝廷上表等待治罪。戊寅(二十八日)，杨光远报告了朝廷，后晋帝不准许。

42 吴国同平章事王令谋到金陵劝徐诰接受吴主的禅让，继位当皇帝，徐诰辞让不接受。

43 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担心王暉投奔吴国，派行军司马张朏领兵会合复州兵在冲要路上阻挡他。王暉在安州大肆抢掠后将要投奔吴国，部将胡进杀了他。八月，癸巳(十三日)，把情况报告了朝廷。李金全到达安州，将士中有几百人参预动乱，李金全谕告他们，都让他们到京城去阙门诣见等待发落；接着，听说指挥使武彦和等数十人挟带行赂的财物很多，便在野外埋伏士兵把他们捉住杀了。武彦和临死前高声喊着说："王暉是首恶，天子还把他赦免了，我们这些人都是胁从的，有什么罪！"后晋帝虽然知道李金全的情况，把事情掩盖起来，不加究问。

44 吴国历阳公杨濛知道吴国快要败亡了，甲午(十四日)，杀了守卫他的军使王宏；王宏的儿子带领兵卒攻击杨濛，杨濛射杀了他。因为德胜节度使周本是吴国有功勋的旧臣，便带领两个骑兵来到庐州，想依托于他。周本听说杨濛来了，将要会见他，他的儿子周弘祚坚决劝阻，周本发怒说："我家的少主来了，为什么不让我见他！"周弘祚关上门不让周本出去，并让人在外边把杨濛抓起来，送往江都。徐诰派使者称吴主下诏，在采石杀了杨濛，并把他追废为"悖逆庶人"，灭绝了杨氏属籍。侍卫军使郭悰在和州把杨濛的妻子杀了，徐诰归罪于郭悰，把他贬移到池州。

45 乙巳(二十五日),后晋帝赦免了张从宾、符彦饶、王晖的党羽,没有伏诛的都不再问罪。

后梁,后唐以来,士民中因为奉派出使或被俘掠而落在契丹的,全部派人把他们赎回,并把他们送回家中。

46 吴国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内枢使、忠武节度使王令谋年老有病,连牙齿都没有了,有人劝他辞官退休,王令谋说:"齐王的大事还没完成,我怎么敢自图安逸!"病得快死了,还极力劝说徐诰接受吴主让位。就在这个月里,吴主杨溥下诏书,把帝位禅让给齐王徐诰。李德诚再次进诣金陵,率领百官劝进,宋齐丘不在劝进表上署名。九月,癸丑(初四),王令谋去世。

47 甲寅(初五),后晋朝廷任用李金全为安远节度使。

48 娄继英没有来得及安葬后梁钧王朱友珪就被杀死,后晋帝下诏后梁旧臣右卫上将军安崇阮与均王旧妃郭氏把他安葬了。

49 丙寅(十七日),吴主杨溥命江夏王杨璘奉献皇帝的国玺和绶带给齐王。冬季,十月,甲申(初五),齐王徐诰在金陵即皇帝位,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元升,国号唐。追尊他的父亲太祖武王徐温称武皇帝。乙酉(初六),遣派右丞相徐玠奉送上尊号的册文去进诣吴主杨溥,称言受禅老臣诰谨拜稽首上皇帝尊号为高尚思玄弘古让皇,宫室、乘舆、服御都照旧,宗庙、正朔、徽章、服色都仍按吴国制度。丁亥(初八),册立徐知证为江王,徐知谔为饶王。任用吴太子杨璇领职平卢节度使、兼中书令,封为弘农公。

南唐国主徐诰在天泉阁宴请群臣,李德诚奏称:"陛下应天顺人,只有宋齐丘不愉快。"因而把宋齐丘阻止李德诚劝进的信拿出来作为证明,南唐主拿着这封信而不看,并说:"子嵩是我三十年的老朋友,必定不会负我。"宋齐丘顿首拜谢。

己丑(初十),南唐主上表让皇,请求更改东都江都的宫殿名称,都是从神仙经书中取名的。让皇经常穿着道士羽衣,习练辟谷修仙的法术。辛卯(十二日),吴国宗室建安王杨珙等十二人都降爵为公,但加授了官职并增了食邑,以示安慰。丙申(十七日),南唐主任用吴国前同平章事张延翰及门下侍郎张居咏、中书侍郎李建勋都任同平章事。让皇因为南唐主仍用上表的形式,写信表示不能接受,南唐主上表致谢,但仍不改变。

丁酉(十八日),加授宋齐丘为大司徒。宋齐丘虽然任左丞相,但不能参预政事,心里怨怒,听说南唐主所作词中称是"布衣之交",便抗辩说:"我当老百姓的时候,陛下是刺史,现在当了天子,可以不用老臣了。"回家请求治罪,南唐主亲笔写诏书向他致谢,但也不再改变授官命令。时间长了,宋齐丘不知怎么办为好,便上书建议把让皇行移到其他州府,并疏远吴太子杨璇,断绝与他的婚姻;南唐主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乙巳(二十六日),南唐册立王后宋氏为皇后,戊申(二十九日),任命诸道都统、判元帅府事徐景通为诸道副元帅、判六军诸卫事、太尉尚书令、吴王。

50 闽主王璘命令他的弟弟威武节度使王继恭向后晋朝廷上表报告他继承了闽国的君位,并且请求在闽国都建置府邸。

51 十一月,乙卯(初六),南唐吴王徐景通改名为璟。

南唐主赐予杨璇的妃子号为永兴公主,这位妃子听到别人称呼她为公主便流眼泪而推辞。

戊午(初九),南唐主立他的儿子徐景遂为吉王,徐景达为寿阳公;任命徐景遂为侍中、东都留守,江都尹,率领留司百官到东都去。

52 戊辰(十九日),后晋朝廷下诏,加任吴越王钱元瓘为天下兵马副元帅,进封为吴越国王。

53 安元节度使李金全任用亲信属吏胡汉筠为中门使,军府的事务全部委任他办理。胡汉筠贪猾残忍,搜刮贪求无厌。后晋帝听说后,便任用清廉官吏贾仁沼代替了他,并且召回胡汉筠,准备授给他其他官职,以求保全功臣。胡汉筠很害怕,开始劝李金全作叛离的打算。乙亥(二十八日),李金全上表说胡汉筠病了,没有能受诏成行。李金全的老朋友庞令图多次劝谏他说:"贾仁沼是忠义之士,用他来代替胡汉筠,会增加很多好处。"胡汉筠夜里派遣强壮之人跳墙把庞令图的族人都杀了,又去对贾仁沼用毒,贾仁沼舌头烂掉而死。胡汉筠与推官张玮相勾结,共同谄媚惑乱李金全,李金全宠爱他更加深厚了。

十二月,戊申(二十九日),蜀国实行大赦,改明年年号为明德。

54 后晋帝下诏加马希范为南路诸道都统,下令设置武平、静江等军府的事务。

55 这一年,契丹改年号为会同,国号大辽。公卿庶官的设置都仿效中国,并且多选用中国人,任用赵延寿为枢密使,不久,又兼任政事令。

三年(戊戌,公元 938 年)

1 春季，正月，己酉(初二)，出现日食。

2 南唐德胜节度使兼中书令西平恭烈王周本因为不能保存吴国，愧恨而死。

3 丙寅(十九日)，南唐任用侍中吉王徐景遂参判尚书都省。

4 蜀主孟昶任用武信节度使、同平章事张业为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枢密使，武泰节度使王处回兼任武信节度使、同平章事。

5 二月，庚辰(初三)，后晋朝廷左散骑常侍张允上书《驳赦论》，他认为："帝王遇到频繁的天灾便应实行大赦，称作修德。假设有两个人正在坐牢，遇上行赦，那就会出现不老实的人也能侥幸获免，而老实人却要含冤。冤气升闻于天，这正是所以招致天灾，而不是要消除天灾呵。"后晋帝下诏褒奖他。晋帝乐于听取善言，下诏百官各上封书言事，命吏部尚书梁文矩等十人设置评定院来加以考核，无可取的留在中枢，有可取的就施行。几个月以后，应诏的不足十人。乙未(十八日)，再一次颁下御札催促这件事。

6 三月，丁丑(三十日)，敕令禁止民间制作铜器。过去，后唐时期天下有十六个冶铜所铸钱，丧乱以来，都已废绝了，而钱日益耗费，民众往往销毁钱来制作铜器，所以禁止它。

7 中书舍人李详上疏，他认为"十年以来，多次颁布赦令，对于诸道职掌都允许推广扩充，而各地藩镇的荐举动辄超过几百人，乃至管理帑藏的典吏、书吏、优伶、奴仆这些人，开始任命就要授以银印青绶的职阶，穿着都是紫袍象笏，以致名号和器物假冒滥用，贵贱不能分辨。请求自今以后，除诸道主管军务的将校之外，节度州允许奏报不给铜印的木印朱记大将以上十个人，其他州只允许奏报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其余的人员只是委托本道酌量调迁而已。"后晋帝听从了这个意见。

8 夏季，四月，甲申(初七)，南唐宋齐丘自己陈说丞相不应当不参预政事，南唐主答复说省署还没有准备好。

9 吴国让皇坚决辞让，不住在旧宫，多次请求迁徙别处居住；李德诚等极力主张这样办。五月，戊午(十二日)，南唐主把润州牙城改名为丹杨宫，任用李建勋为迎奉让皇使。

10 杨光远自恃拥有重兵，很是干预朝中政事，常常提出抗命的奏事，晋帝常屈意听从他。庚申(十四日)，任命他的儿子杨承祚为大威卫将军，娶了晋帝女儿长安公主为妻，次子杨承信也拜受美好官职，恩宠为当时之冠。

11 壬戌(十六日)，南唐主任用左宣威副统军王舆为镇海留后，客省使公孙圭为监军使，亲近官吏马思让为丹杨宫使，把让皇迁徙到丹杨宫。

宋齐丘再次陈说自己被左右所间隔架空，南唐主大怒；宋齐丘回到自己府第，穿起白衣等待治罪。有人说："齐丘是旧臣，不应因为小过失而把他抛弃。"南唐主说："齐丘有才干，但是不识大体。"便让吴王徐璟拿着亲笔诏书召唤他。

六月，壬午(初七)，有人献毒酒方给南唐主，南唐主说："违犯我法律的自有正常刑罚，要这个干什么！"群臣争着请求更改府寺州县的名称中有"吴"和"阳"字的，留守判官杨嗣请求改姓羊，徐玠说："陛下自然是应天顺人的，事情不是有意抗逆的，而谄邪之人专门抓住这些事更改讨好，这都不是当务之急，不要听从他们。"南唐主认为很对。

12 河南留守高行周奏请修缮洛阳宫。丙戌(十一日)，左谏议大夫薛融进谏说："现在的宫室虽然遭受焚烧毁坏，还是比帝尧的茅茨宫殿奢侈得多；所修费用再少，也要多于汉文帝的露台。何况魏城尚未攻下来，公家、民众都处于困窘之中，真不是陛下修建宫馆的时候，等待海内平靖安宁之日，再经营这些也不为晚。"后晋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仍然赐予褒奖的诏书。

13 己丑(十四日)，金部郎中张铸奏言："我看到乡村中没有空籍的浮户，并非不愿勤劳于耕种庄稼，并非不愿乐业安居，只是因为他们种树还不到十年，垦田也不足三顷，将要成为生计之业时，就已被县里司管部门收起，要求供应徭役，要求交纳重赋，用严酷的刑罚震慑他们，因此，不免丢了劳绩，舍弃生业，另谋出路。请求允许：从今以后，民众垦田到五顷以上的，三年以后才听由县司徭役。"晋帝听从了这个意见。

14 秋季，七月，中书奏言："朝代虽然不同，条规制度没有变样。请朝廷委命专门官员选择明宗及清泰时期的敕令，详细审定可以长久施行的条规加以编排。"己酉(初四)，诏命左谏议大夫薛融等详加审定。

15 辛酉(十六日)，晋帝敕令制作受命的宝玺，其文字用"受天明命，惟德允昌"。

16 后晋帝给契丹国主耶律德光及述律太后上尊号，戊寅(初四)，任命冯道为太后册礼使，左仆射刘煦为

契丹主册礼使，配备着卤簿、仪仗、车辂，送至契丹行礼；契丹主极为高兴。后晋帝石敬瑭对待契丹很恭谨，上表称臣，叫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当契丹的使者来到，后晋帝在别殿拜接契丹的诏书和敕令。每年除了要输送金帛三十万之外，各种吉凶庆吊，季节馈赠，玩好珍异，运送的车马接连于道路。而且对于述律太后、元帅太子、伟王、南王、北王、韩延徽、赵延寿等诸大臣都有贿赠；他们小有不如意的，便来责备、索取，后晋帝往往用谦卑的语言道歉、谢罪。晋朝的使者到了契丹，契丹很是骄横倨慢，语多不逊。使者回朝，向后晋帝报告，朝廷内外都以为羞耻，而后晋帝卑恭对待契丹，从来没有怠慢过，因此，整个后晋帝在位的时期，同契丹没有发生过嫌隙。然而所输送的金帛，不过是几个县的田租赋税。往往托词说民间困乏，不能满额送到。后来，契丹主多次制止后晋帝上表称臣，只叫他写信时自称“儿皇帝”，像家庭之间行礼一样。

当初，契丹取得幽州以后，命名为南京，任用后唐降将赵思温为留守。赵思温的儿子赵延照在后晋朝，后晋帝任用他为祁州刺史。赵思温暗中让他的儿子赵延照上言后晋帝说契丹的情况终必要变更，请求把幽州内附于后晋；后晋帝不答应。

17 契丹遣派使者到南唐，宋齐丘劝南唐主徐诰给他丰厚的贿赠，待到他回途行至淮河以北时，暗中派人杀了他，打算以此来离间契丹同后晋的关系。

18 壬午（初八），杨光远奏报：前濮州刺史冯晖从广晋城中出战，乘机来投降，言说反将范延光在城中粮食用尽，情况穷困；己丑（十五日），后晋朝廷任用冯晖为义成节度使。

杨光远攻打广晋，一年多攻不下来。后晋帝因为师兴过久，百姓困疲，便派在内廷供职的宦者朱宪进入广晋城告谕范延光，答应调他镇守大的藩镇，并说：“如果在你投降后杀你，白日在上，我不能享有国家。”范延光对节度副使李式说：“主上是个看重信用的人，说不杀就一定不会杀的。”便撤下城中守备，然而还犹豫不决。宣徽南院使刘处让再次进城告谕他，范延光才决意投降。九月，乙巳朔日（初一），杨光远把范延光的两个儿子范守图、范守英送往大梁。己酉（初五），范延光遣派牙将奉表朝廷等待治罪。壬子（初八），后晋帝诏书来到广晋，范延光率领他的属众在牙门素服迎接，使者宣读诏书将他释放。朱宪是汴州人。

19 契丹遣派使者到洛阳，接赵延寿的妻子后唐明宗的女儿燕国长公主北归。

20 壬戌（十八日），南唐太府卿赵可封请求南唐主徐诰恢复姓李，建立唐室宗庙。

21 庚午（二十六日），杨光远上表请求入朝；命刘处让暂时主持天雄军府事。己巳（二十五日），后晋帝下令任用范延光为天平节度使，仍然赐给他铁券，答应广晋城中将吏军民在今日以前的罪行都释除不再究问；那些属于张从宾、符彦饶的余党以及从官军中逃叛入城的人，也都释放了。范延光的腹心将佐李式、孙汉威、薛霸都任用为防御、团练使、刺史，牙兵都升为侍卫亲军。

以前，河阳行军司马李彦珣是邢州人，父母住在乡下，没有受过供养。后来，李彦珣与张从宾一同反叛，张从宾失败，投奔广晋。范延光任用他为步军都监，让他登城拒守。杨光远查访抓获他的母亲，置放在城下来招降李彦珣，李彦珣用弓箭把他的母亲射杀了。范延光投降后，后晋帝任用李彦珣为坊州刺史。后晋帝近臣言说李彦珣杀母的恶逆不可赦；后晋帝说：“赦令已经施行，不能再改了。”便仍让他去赴任。

臣司马光曰：治理国家的人固然不可以不讲求信用。然而李彦珣的罪恶，天地人三灵之所不容。如果晋高祖赦了他背叛君主的过错，惩罚他杀母的罪行，有什么损害信用的呢！

22 辛未（二十七日），任用杨光远为天雄节度使。

23 冬季，十月，戊寅（初五），契丹派遣使者奉献宝册，加尊后晋帝为英武明义皇帝。

24 后晋帝认为大梁是船车所汇聚的地方，便于水路运输，丙辰（疑误），在汴州建立东京。又把汴州立为开封府，把东都洛阳立为西京，把西都长安归为晋昌军节度。

25 后晋帝派遣兵部尚书王权出使契丹表示对上尊号的谢意。王权以为自己累世任中国朝廷的将相，感到羞耻，对人说：“我已经老了，怎能向穹庐去下跪！”便说年老有病，推辞不去。后晋帝发怒，戊子（十五日），王权坐罪被停官。

26 以前，郭崇韬死后，宰相很少有兼任枢密使。后晋帝即位，桑维翰、李崧兼任了，宣徽使刘处让和宦官都不高兴。杨光远围攻广晋的时候，刘处让几次以军事身份带着后晋帝命令往来传达，杨光远奏请事情往往超越本份，后晋帝常常不作可否，唯独桑维翰按法规加以裁定和批驳。杨光远为此对刘处让表示过不满，刘处让说：“这些都是执政者的意思。”杨光远因此怨恨执政者。范延光投降以后，杨光远秘密上表论说执政者的过失；后晋帝知道事情发生的原因但又无法解决，便加官给桑维翰为兵部尚书，李崧为工部尚书，把二人的枢密使都罢免

了;任命刘处让为枢密使。

27 太常寺奏道:“现在已建东京,而宗庙、社稷的祭祀都在西京,请求把它们迁到大梁。”后晋帝下敕旨:“暂且照旧不动。”

28 戊戌(二十五日),实行大赦。

29 杨廷艺的旧将吴权从爱州起兵攻打在交州的皎公羡,皎公羡派使者用贿赂求救于南汉,南汉主刘龚想乘其乱而夺取交州,任用他的儿子万王刘弘操为静海节度使,并徙封为交王,统兵去救皎公羡,南汉主自己统兵屯驻海门,作为他的声援。南汉主向崇文使萧益询问计策,萧益说:“现在淋雨已经十多天,海道又险远,吴权为人凶猛而狡黠,不可轻视。我们的大军应当行动持重,多用向导,然后才可行进。”南汉主不听他的意见。命令刘弘操率领战舰从白藤江向交州进军。当时吴权已经杀了皎公羡,占据了交州,率领兵众来迎战,先在海口栽植很多大木橛,把橛头削尖了,用铁包裹,派出轻便的船乘着涨潮来挑战,接着便伪装作逃遁,不长时间潮水回落,南汉的舰船都被铁橛阻挡住,不能返航,南汉兵大败,士兵有一多半被覆舟淹死;刘弘操战死,南汉主痛哭,收集余众而还。以前,著作佐郎侯融曾经劝告南汉主息兵养民,到这时把兵力不振归罪于侯融,把他的棺材挖出来,加以暴尸。萧益是唐懿宗宗时宰相萧倣的孙子。

30 楚国顺贤夫人彭氏去世。彭夫人相貌长得并不好看,但是治家很得法,楚王马希范畏惧她。她死了以后,马希范开始纵情声色,做通宵的饮宴娱乐,不分内外。有个商人的妻子长得美丽,马希范杀了她的丈夫而要占有她,商人妻发誓不受玷辱,自己上吊死了。

31 黄河在郓州决口。

32 十一月,范延光从郓州来入京朝拜。

33 丙午(初三),后晋朝廷册命闽主王昶为闽国王,委命左散骑常侍卢损为册礼使,,赐予王昶天子服用的褚袍。戊申(初五),任命威武节度使王继恭为临海郡王。闽主听说后,遣派进奏官林恩向执政者告白,认为闽主已经承袭了闽国帝号,辞却晋廷的册命和使者。闽国谏议大夫黄讽认为闽主荒淫暴虐,他便和妻子诀别而后入朝进谏,闽主要用廷杖责处他,黄讽说:“我若是迷乱国家而不忠,即使死了也没有怨言;若是因为直言进谏而被杖罚,我不能接受。”闽主发怒,将他罢黜为民。

34 后晋帝顾虑天雄节度使杨光远跋扈难以制服,桑维翰请求分散天雄军的兵力,给杨光远加官为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阳节度使。杨光远从此产生了怨恨心理,暗中贿赂契丹并向契丹进行自我表白,他训养私人所有的部曲一千余人,心里常怀叛离的想法。

辛亥(初八),后晋朝廷在广晋府恢复建立邺都;在相州设置彰德军,把澶州、卫州划属于它;在贝州设置永清军,把博州、冀州划属于它。澶州的州治过去设在黄河北岸的顿丘,后晋帝顾虑契丹以后为患于中原,遣派前淄州刺史汲州人刘继勋把澶州迁移到黄河南岸的德胜津,连同顿丘一起划归澶州统辖。任命河南尹高行周为广晋尹、邺都留守,贝州防御使王廷胤为彰德节度使,右神武统军王周为永清节度使。王廷胤是王处存的孙子;高行用是邺都人。

35 范延光几次请求告老辞官,甲寅(十一日),后晋帝下诏:以太子太师辞官,居住在东京大梁,每逢参加宴会,与群臣没有不同。

范延光造反的时候,相州刺史掖州人王景在边境抗拒不跟随他,戊午(十五日),任用王景为耀州团练使。

36 癸亥(二十日),后晋帝下敕令:听由公私自铸铜钱,但不得掺杂进铅和铁,每十钱重一两,用“天福元宝”作文字,仍然由盐铁使司颁行钱模作规范。惟独禁止私自制作铜器。

37 后晋立左金吾卫上将军石重贵为郑王,充任开封尹。

38 癸亥(二十日),后晋帝敕令先行准许公私铸造钱币,又考虑铜料难以得到,便听任轻重可以从便,只是不要使钱币流通缺漏。

39 辛丑(疑误),吴国让皇杨溥去世。南唐主徐诰停止上朝二十七日,追谥让皇为睿皇帝。这一年,南唐主徙封吴王徐璟为齐王。

40 凤翔节度使李从昪,对文士厚重而对武人轻薄,对农民爱惜而对士兵严厉,因此,将士怨恨他。有一天,发兵戍守西部边界,刚开出郊外,发生动乱,冲破门卫入城,在市街上大事劫掠。李从昪发动帐下兵众攻击他们,乱兵失败,向东遁走,想到东京去向后晋朝廷申诉,到达华州时,镇国节度使张彦泽进行阻击,把他们都杀了。

(白隅　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二卷

后晋纪三　后晋高祖天福四年(己亥,公元 939 年)

1 春季,辛亥(初九),任用澶州防御使太原人张从恩为枢密副使。

2 朔方节度使张希崇去世,北方的羌胡入侵和抢掠,无所忌惮,甲寅(十二日),任用义成节度使冯晖为朔方节度使。党项族的酋长拓跋彦超最为强大,冯晖到镇以后,拓跋彦超来镇祝贺,冯晖待他很是厚重,在城中替他准备宅第,置放了很多华服珍玩,留下他不让回去。这样,辖境之内始安宁下来。

3 南唐群臣江王徐知证等几次上表请求南唐王徐诰恢复姓李,建立唐室宗庙,乙丑(二十三日),南唐主准许了。群臣又请求上帝王尊号,南唐主说:"尊号是一种虚美,并且不是古制。"便没有接受。此后,子孙都依照这种做法,不受学号,又不用外戚辅理政事,宦官不准干预国事,这都是其他国家所做不到的。

二月,乙亥(初三),更改南唐太祖徐温的庙号称为义祖。己卯(初七),南唐主为李氏先考先妣举行哀悼,同皇后一起披麻戴孝,值守于祭堂,像初丧之礼一样,朝夕拜祭达五十四天。徐温的亲子江王徐知证、饶王徐知谔请求也披麻戴孝;南唐主不准许。李建勋之妻广德长公主假借丧服到祭堂哀哭尽礼,如同父母之丧一样。

辛巳(初九),南唐王下诏书,国事委授齐王李璟具体决处,只有军事问题要上报南唐主知道。庚寅(十八日),南唐主更名为李昇。

南唐主下诏,令百官讨论把徐、李二姓的先人合起来同受祭享的礼制。辛卯(十九日),宋齐丘等建议把义祖徐温的灵位放在第七室的东侧。南唐主命令把唐高祖李渊的灵位放在西室,唐太宗李世民居其次,义祖徐温再其次,都作为肇始之主。群臣说:"义祖是诸侯,不适于与高祖、太宗同样祭享,建议在太庙正殿之后另行建庙祭礼他。"南唐主说:"我从小托身给义祖,如果不是过去义祖有大功于吴国,朕怎能开创今天的中兴之大业?"群臣便不敢再说什么。

南唐主想要把自己世系的始祖定为唐高祖的儿子吴王李恪,有人说:"李恪是被唐高宗诛杀的,不如以郑王李元懿为始祖。"南唐主便命省司考核二王的后裔,因为吴王的孙子李祎在历史上有戍守边疆之人,李祎的儿子李峴又当过宰相,于是以吴王为祖。说是从李峴之后,经过五世而至于南唐主之父李荣。他们的名字,大体都是有司所杜撰。南唐主又觉得自唐初至今,已然经历十九个皇帝,长达三百年,觉得自己的世系才经过十世太少。有司奏称:"三十年为一世,陛下出生在唐僖宗文德年间,已经五十年了。"于是,便依从了他们。

4 卢损作为后晋朝廷的册礼使到达福州,闽主王昶称说有病,不予接见,命他的弟弟王继恭主持招待晋使。派遣他的礼部员外郎郑元弼带着王继恭的表章跟随卢损入朝进贡。闽主对卢损不礼貌,有个士人林省邹私下对卢损说:"我的国主不侍奉其君,不爱护其亲,不体恤其民,不崇敬其神,不敦睦其邻,不礼遇其宾,这样的人,他能够持久吗!我将要穿着僧服而向北逃走,以后会同您相见在中原吧。"

5 三月,庚戌(初八),南唐主李昇追尊吴王李恪为定宗孝静皇帝,从他的曾祖到下三代都追尊庙号和谥称。

6 后晋帝下诏,命归德节度使刘知远、忠武节度使杜重威一起加官同平章事。刘知远自以为有辅佐后晋帝创业的功劳,而杜重威是以外戚起家,没有大功,把与他同时受制令加官视为羞耻,制令下达好几天,关了门四次上表推辞不接受。后晋帝发怒,对赵莹说:"重威是朕的妹夫,知远虽然有功,怎么能坚决拒受制命!可以把他的军权削除,让他回到自己家里去。"赵莹下拜请求说:"陛下从前在晋阳时,兵众不超过五千,被唐兵十余万人所进攻,危险得像早晨的露水一样,太阳一出来就要化为乌有。当时若不是知远心如铁石似的坚定,怎能成今日的大业!为什么竟因小的过失而丢弃他!我担心这个话如果传出去,是不能够表现作为人君的宏大度量啊!"后晋帝的心情才舒解了,命端明殿学士和凝去到刘知远的府第传谕皇帝的意旨,刘知远感到惶恐,敬起接受制令。

7 灵州戍将王彦忠据怀远城叛变,晋帝派供奉官齐延祚去招谕他投降;王彦忠投降了,齐延祚却把他杀了。后晋帝发怒,说道:"朕登极以来,不曾失信于人,王彦忠已经打着旌旗仪仗出迎投降,齐延祚怎么能擅自把他杀了!"便罢了齐延祚的官,重杖责打之后流放发配到远地。议论的人还觉得对齐延祚不应当免除他的死刑。

8 辛酉(十九日),后晋朝廷册立回纥可汗仁美为奉化可汗。

9 夏季,四月,南唐江王徐知证等也请求改姓为李,南唐主李昇没有答应。

10 辛巳(初十),南唐主祭祀南郊;癸未(十二日),实行大赦。

11 自从后梁太祖朱温以来,军国大政,天子往往同崇政使、枢密使议定,宰相不过是接受成命,颁行制敕,讲求典故,治理文事而已。后晋帝石敬瑭借鉴后唐明宗时期安重诲专横的教训,因此,即位之初,只任用桑维翰兼枢密使。等到由刘处让任枢密使时,奏言对事往往不能称意,没有多久,正好遇上刘处让的母亲去世而守丧,甲申(十三日),废除枢密院,把署印交给中书省,枢密院的事务都委交宰相分别判处。任用枢密副使张从恩为宣徽使;直学士、仓部郎中司徒诩,工部郎中颜衍一起罢守本官。然而勋旧大臣近来的习惯不识大体,习惯于老的做法,常常想恢复老办法。

12 后晋帝因为后唐的大臣罢除官职后仍在东、西两京的都比较清贫困迫,便重新任用李专美为赞善大夫,丙戌(十五日),任命韩昭胤为兵部尚书,马胤孙为太子宾客,房嵩为右骁卫大将军,一同以此终官退休。

13 闽主王昶忌妒其叔父前建州刺史王延武、户部尚书王延望的才干和名声,卜巫人林兴与王延武有怨隙,借托鬼神的话,说"王延武、王延望将要叛变。"闽主没有再查核,就让林兴率领强壮兵卒在他们的府第中把他们杀死,连同他们的五个儿子也一齐杀了。

闽主采用陈守元的建议,在宫中建造三清殿,用黄金数千斤铸造宝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昼夜作乐,焚香祷告,寻求神丹。政事不论大小,都由林兴传达宝皇的神命来决定。

14 戊申(初七),后晋朝廷加封楚王马希范为天策上将军,赐予官印,听由他开府设置官属。

15 辛亥(初十),南唐调徙吉王李景遂为寿王,册立寿阳公李景达为宣城王。

16 乙卯(十四日),南唐镇海节度使兼中书令梁怀王徐知谔去世。

17 南唐人把吴国让皇杨溥的族人迁移到泰州,号永宁宫,防卫很严密。康化节度使兼中书令杨珙称说有病,罢官回到永宁宫。乙丑(二十四日),任用平卢节度使兼中书令杨璆为康化节度使;杨璆坚决推辞,请求守完让皇的丧事,南唐主答应了他。

18 南唐主将要立齐王李璟为太子,李璟坚决辞让;便把他任用为诸道兵马大元帅、判六军诸卫、守太尉、录尚书事、昇扬二州牧。

19 闽国的判六军诸卫建王王继严能得将士之心,闽主王昶嫉妒他,六月,罢免了他的兵权,把他的名字改为继裕;任用闽主之弟王继铦为判六军,删去诸卫二字。

林兴的欺诈被发觉,流放到泉州。望气的人说宫中要发生灾祸,乙未(二十五日),闽主迁居到长春宫。

20 秋季,七月,庚子朔(初一),出现日食。

21 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出身于行伍,性情粗率,倚仗自己勇武而骄傲暴躁,常常对人们说:"现在的天子,兵强马壮就可以当。"他的衙门里有一个幡竿有几十尺高,他曾经挟着弓对左右的人说:"我如果能射中竿上龙首,必有当人君的天命。"一发而射中,由此就更加自负。

后晋帝当初派遣安重荣去代替杜琼时,告诫他说:"如果杜琼不接受你去代职,将要为你另委一镇做节度使,不要用武力去夺取,怕以后为患越来越深。"安重荣因此以为后晋帝怯懦,对别人说:"杜琼是个匹夫小人,天子尚且怕他,何况对我这样有将相的重要地位,有众多兵马的人啊!"往往有所奏请就超越本份,被执政者或可或否,心里愤愤不愉快,便聚合亡命之徒,购买战马,有自求飞扬的意图。后晋帝知道这种情况,义武节度使皇甫遇与安重荣是姻亲,甲辰(初五),把皇甫遇调迁为昭义节度使来隔离他们。

22 乙巳(初六),闽国北宫失火,把宫殿几乎焚烧殆尽。

23 戊申(初九),后晋薛融等上奏所定的编敕,加以施行。

24 丙辰(十七日),后晋帝敕令:"以前令天下公私铸钱,现在私铸钱多用铅锡,而且小弱缺薄,应该都加以禁止,专门由主管官司自行铸造。"

25 西京留守杨光远上疏奏称: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桑维翰对官吏调、任不公,以及允许任意两都营造宫邸,与民争利;后晋帝不得已,闰七月,壬申(初三),把桑维翰外调为彰德节度使,兼任侍中。

26 以前,义武节度使王处直的儿子王威,为了躲避王都叛乱的灾难,逃亡在契丹。到此时,义武军因为皇甫遇调迁而缺少主帅,契丹主耶律德光遣派使者来说:"请求让王威承袭他父亲的土地,如同我朝的法律规定。"后晋帝推辞,认为:"中国之法,必须从刺史、团练使、防御使依照顺序迁升,才能到节度使,请把王威派到这里来,逐渐加以进用。"契丹主发怒,再次遣派使者来说道:"你自己从节度使升到天子,也是按阶梯上去的吗!"后晋帝怕这样做法会滋蔓没有止境,便厚重地贿赂契丹,并且请求用王处直哥哥的孙子彰德节度使王廷胤为义武节度使以满足他们的愿望,契丹的怒气稍有缓解。

27 过去，闽惠宗王璘把太祖王审知的原来侍从立为拱宸、控鹤二都，等到康宗王昶即位后，又募集壮士二千作为腹心，号称宸卫都，俸禄和赏赐都厚于二都；有人传言，二都不满意，将要作乱，闽主想把二者分列隶属于漳、泉二州，二都更加愤怒。闽主喜欢作长夜的饮宴，强制群臣喝酒，喝醉了便让左右之人伺机找他的过失；闽主的堂弟王继隆醉后失礼，把他斩了。这样，由于多次猜疑、发怒而诛杀宗室。闽主的叔父左仆射、同平章事王延羲表面上装作狂呆用来躲避祸端，闽主赐给他道士服装，把他放置在武夷山中；不久，又把他召回来，幽禁在他自己的私第。

闽主几次轻侮拱宸、控鹤军使永泰人朱文进、光山人连重遇，二人很怨恨。没过多久，北宫失火，查究放火贼人但没有寻获；闽主命令连重遇带领内外营兵扫除余烬，每天役使上万人，士兵很劳苦。又怀疑连重遇知道纵火的阴谋，想要把他杀了；内廷学士陈郯私下告诉了连重遇。辛巳（十二日）夜，连重遇进宫值勤，率领二都之兵焚烧了长春宫，袭击闽主，派人从瓦砾中把王延羲迎接出来，对着他呼喊万岁，又召集外营的二都兵众共同攻击闽主；只有宸卫都的兵士抗拒进行战斗，闽主便和皇后李春燕避往宸卫都。待到天亮，乱兵把宸卫都焚烧了。宸卫都打败，剩下的千余人保护着闽主和李后出了北关，到达梧桐岭，剩下的人又有逃散的。王延羲让他哥哥的儿子前汀州刺史王继业带兵追赶他们，一直逃到村舍；闽主平素擅长射术，拉起弓射杀几个人。不多时，追兵云集，闽主自知不能逃脱，便丢下弓箭对王继业说："你的臣节到哪里去了！"王继业说："君既然没有君德，臣还有什么臣节！新君，是我的叔父，旧君，是我的兄弟，分得清谁亲谁远吗？"闽主不再说话。王继业同他一起回来，到达陀庄，让他喝酒，醉后把他勒死了。连同李后及几个儿子、王继恭都杀死了。宸卫都的余众投奔吴越。

王延羲自称威武节度使、闽国王，改名王曦，改年号为永隆。赦放系押的囚犯，对朝廷内外进行赐赏。宣称宸卫军杀了闽主投赴邻国，谥号闽主为圣神英睿文明广武应道大弘孝皇帝，庙号康宗。遣派商人从便道去上表，向后晋朝廷称藩；然而在他的国内，设置百官都如同天子的制度。任用已经以太子太傅名义退休的李真为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连重遇攻击康宗时，陈守元正在宫中，换了衣服将要逃跑，兵士把他杀了。连重遇抓住了蔡守蒙，数责他的卖官之罪而把他杀了。闽王王曦立位以后，派使者到泉州去把林兴也杀了。

28 黄河在薄州决口。

29 八月，辛丑（初三），后晋朝廷任用冯道守职司徒兼侍中。壬寅（初四），后晋帝下诏：中书的理事知印只委予上相，从此事无世细，都委交给冯道办理。后晋帝曾经把关于用兵的谋略征询冯道的意见，冯道回答说："征伐是国家的大事，取决于圣上意志的独断。我是个书生，只知道谨守历代的成规而已。"后晋帝以为他说得对。冯道曾经称病要求退职，后晋帝让郑王石重贵到冯道的府第探视他，并说："来日还不出来，朕就要亲自去请他。"冯道这才出来视事。当时的宠遇，群臣没有能同他相比的。

30 己酉（十一日），后晋朝追任吴越王钱元瓘为天下兵马元帅。

31 黔南节度使巡属之内的溪州刺史彭士愁率领奖州、锦州蛮族万余人袭扰辰州、澧州，焚掠镇戍之所，派遣使者到蜀国请求出兵支援；后蜀主孟昶因为道路太远，没有答应。九日，辛未（初三），楚王马希范命令左静江指挥使刘勍、决胜指挥使廖匡齐率领衡山兵五千去讨伐。

32 癸未（十五日），后晋朝廷封后唐许王李从益为邠国公，奉行后唐的祭祀。由于李从益还年幼，后晋帝的李皇后是后唐明宗曹皇后的女儿，便把许王留养在宫中，又对明宗次妃王淑妃侍奉如同母亲。

33 冬季，十月，庚戌（十三日），闽国康宗王曦所遣派的使者郑元弼到达晋朝东京大梁。康宗给执政者的信说："闽国自从兴运以来，一直统续贡职至今，年华久历，现在，北辰的帝座频繁变换，以致东海的风帆常常受阻。"又要求用对等国家的礼节致书往来。后晋帝恼怒他的态度不够谦逊，壬子（十五日），下诏退还其贡物以及福州、建州等地的成批纲运的物资，并命令郑元弼及闽国驻后晋朝廷的进奏官林恩部送他们即速回去。兵部员外郎李知损上奏说："王昶僭越傲慢，应该拘留他的使者，登记没收他的货物。"后晋帝便把郑元弼、林恩投进监狱里。

34 吴越王钱元瓘的恭穆夫人马氏去世。夫人是雄武节度使马绰之女。以前，武肃王钱镠禁止内外蓄养歌舞女伎，文穆王钱元瓘年过三十还没有儿子，马夫人为此向钱镠请求允许钱元瓘纳妾，钱镠高兴地说："我家的祭礼香火，实际上是由你做主的。"于是，便听由钱元瓘纳妾。鹿氏，生下钱弘倧、弘倧；许氏，生弘佐；吴氏，生弘俶；众妾还生下弘儇、弘億、弘偓、弘仰、弘信；马夫人对他们抚养看待，慈爱如一。常常置放银鹿在自己的帐前，让诸儿全在上面，逗弄他们嬉戏。

35 十一月，戊子(二十一日)，契丹派遣其臣遥折出使晋廷，于是又到了吴越。

36 楚王马希范始开天策府，设置护军中尉、领军司马等官，任用其诸弟及将校充任。又任用幕僚拓跋恒，李弘皋、廖匡图、徐仲雅等十八人为学士。

刘勍等进攻溪州，彭士愁的兵打了败仗，放弃了州城，退保在山寨；石崖四面绝壁，刘勍遣梯栈登上去包围了他们。廖匡齐战死，楚王马希范派人吊问他的母亲，其母不哭，对使者说："廖氏全家三百口，受楚王给予温饱的恩惠，全族效死于国家，不足以报答，何况一个儿子啊！请大王不要把此事记在心上。"楚王认为廖匡齐的母亲很贤慧，丰厚地抚恤其家。

37 十二月，丙戌(疑误)，后晋朝廷禁止创建佛寺。

38 闽王王曦建造新宫，徙居到里面。

39 这一年，南汉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光裔对南汉主刘龚说："自从马皇后去世后，设有再通使于楚，亲邻旧好是不可忘记的。"因而举荐谏议大夫李纾可以领命出使楚国，南汉主听从他的意见办了；楚国也派遣使者来答谢聘问。赵光裔在南汉当宰相二十余年，府库充实，边境没有忧患。赵光裔死后，南汉主又任用他的儿子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赵损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五年(庚子，公元 940 年)

1 春季，正月，后晋帝接见闽国来使郑元弼等。郑元弼说："王昶是蛮夷的君主，不懂得礼仪，陛下听到他的善言不足为喜，恶言不足为怒。我受他的差遣，办事不得体，愿意接受斧质腰斩之刑以赎王昶的罪过。"后晋帝可怜他，辛未(初五)，下诏释放了郑元弼等人。

2 楚国刘勍等借着大风，用火箭焚烧彭士愁的山寨，向他进攻，彭士愁率领他指挥下的兵逃入奖州、锦州的深山，乙未(二十九日)，遣派他的儿子彭师暠率领诸酋长献纳溪、奖、锦三州的印信，请求向楚国投降。

3 二月，庚戌(十四日)，北都太原留守、同平章事安彦威入京朝见，后晋帝说："我所重视的是信与义。从前契丹出于道义救援于我，我现在用信守协约来报答他；听说他们不断地征索求取，您能委曲自己的节操来侍奉他，是很能称合朕的意图的。"安彦威回答说："陛下为了苍生百姓，尚且卑词厚币来对待他，臣有什么屈节可说！"后晋帝很高兴。

4 刘勍领兵回师长沙。楚王马希范把溪州的治所迁移到离楚境近便于制命的地方，表奏彭士愁为溪州刺史，任用刘勍为锦州刺史；从此群蛮归服于楚国。马希范自称汉代马援的的后人，便用铜五千斤铸立一个铜柱，高一丈三尺，埋入地下六尺，铭刻当时的形势和志愿在柱上，把它立在溪州。

5 南唐康化节度使兼中书令杨璆进谒埋葬其父吴让皇杨溥的平陵归来，一个晚上，饮酒大醉，死在船中。南唐主追封他，谥号为弘农靖王。

6 闽主王曦即位以后，骄奢淫逸，酷苛暴虐，猜忌宗族，常常寻找旧怨加以报复。他的弟弟建州刺史王延政多次上书劝谏他，王曦发怒，复书责骂王延政；派遣亲信官吏业翘监察建州军，教练使杜汉崇监福州与建州之间的南镇军。这两个人争着搜集王延政的阴私之事向王曦报告，因此兄弟二人长期相互猜忌怨恨。有一天，业翘与王延政议论事情意见不和，业翘呵斥王延政说："你要造反啊！"王延政发怒，要杀业翘；业翘奔向南镇，王延政发兵到南镇攻击他，打败了南镇的守兵，业翘、杜汉崇奔向福州，西郊边境的守兵都溃散了。

二月，王曦派遣统军使潘师逵、吴行真统兵四万攻打王延政。潘师逵屯军在建州城西，吴行真屯军在建州城南，都隔着水设置营地，焚烧了城外的房舍。王延政求救于吴越，壬戌(二十六日)，吴越王钱元瓘派宁国节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诠、内都监使薛万忠统兵四万去救援他；闽国丞相林鼎谏阻王曦，不听。三月，戊辰(初二)，潘师逵分兵三千，派都军使蔡弘裔领着他们出战，王延政派其将林汉彻等在茶山把他们打败，斩首千余级。

7 安彦威、王建立都向后晋帝请求告退辞官；后晋帝不准许。辛未(初五)，任用归德节度使、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同平章事刘知远为邺都留守，调迁安彦威为归德节度使，加官兼任侍中。癸酉(初七)，调迁王建立为昭义节度使，进爵为韩王；因为王建立是辽州人，割划辽、沁二州隶属于昭义军。调迁建雄节度使李德珫为北都留守。

8 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安从进依恃他所镇守襄阳之地的险要和牢固，暗蓄叛离的心计，擅自截取楚国从湘南送往后晋朝廷的进贡物品，招纳亡命之徒，增加扩充兵众；从开始就跟随他的都押牙王令谦、押牙潘知麟劝阻他，都被他杀了。及至王建立受任昭义节度使迁镇潞州，后晋帝使人问他说："朕把镇戍青州的平卢节度使虚位等待着你，你如果有意去，我就降旨委任你。"安从进回答说："如果把青州移置在汉水以南，我就去赴任镇所。"后晋帝也不责怪他。

9 丁丑(十一日)，闽国建州刺史王延政募集了一千多敢于冒死的士卒，乘着夜间涉水，潜伏进入潘师逵的

营垒，顺风纵火，城上擂鼓呐喊来响应他们，战棹都头建安人陈诲杀了潘师逵，他的兵众都溃散了。戊寅（十二日），王延政率领兵卒要进攻吴行真的营寨，还未等到建州兵涉水过来，吴行真和将士就弃营逃走，死亡达万人。王延政乘胜攻取了永平、顺昌二城。从此以后，建州的兵卒开始强盛起来。

10 夏季，四月，蜀国太保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季良奏请，与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业分判三司，癸卯（初八），蜀主孟昶使赵季良主管户部，毋昭裔主管盐铁，张业主管度支。

11 庚戌（十五日），后晋朝廷任用前横海节度使马全节为安远节度使。

12 甲子（二十九日），吴越国孝献世子钱弘俨去世。

13 吴越国仰仁诠等率援军到达建州，王延政因为闽国福州兵已经败走，取出肉酒犒劳他们，请他们班师回吴越。仰仁诠等不依从，在子城的西北扎营。王延政害怕，又遣使者向闽王请求发兵救援。闽王王曦任命泉州刺史王继业为行营都统，率兵二万来救援；并且行文责备吴越，派遣轻兵断绝吴越的运粮道路。此时正好遇上长时间下雨，吴越兵粮食用尽，五月，王延政派兵出击，大破吴越之兵，俘虏斩杀上万人。癸未（十八日），仰仁诠等乘夜间逃走。

14 胡汉筠既已依仗李金全的庇护违背晋帝诏命不肯诣阙陛见，又听说被他所杀害的朝廷使官贾仁沼的两个儿子要向朝廷告发；及至后晋朝廷任命马全节为安远节度使取代李金全镇戍安州时，胡汉筠便欺骗李金全说："以派驻朝廷的进奏吏派人加倍赶路来说，朝廷等您接受替代命令，就要查究贾仁沼是怎么死的，认为您必然有叛变的图谋。"李金全大为恐惧。胡汉筠便进而劝说李金全拒绝接受代命，自行归顺于南唐；李金全听从了他的意见。

丙戌（二十一日），后晋帝闻知李金全叛变，命令马全节统率汴、洛、汝、郑、单、宋、陈、蔡、曹、濮、申、唐诸州的兵马征讨他；任用保大节度使安审晖做他的副帅。安审晖是安审琦的哥哥。

李金全遣派推官张纬带着表章向南唐请求归降，南唐主李昇遣郑州屯营使李承裕、段处恭领兵三千迎他。

15 南唐主遣派客省使尚全恭赴闽国，与闽王王曦及王延政议和。六月，王延政派遣牙将及女奴带着誓书及香炉到福州，与王曦定盟于闽太祖王审知的宣陵。但是，兄弟相互猜疑忌恨依然如故。

16 癸卯（初九），南唐李承裕等到达安州。这天晚上，李金全带领他指挥下的兵卒数百人进见南唐军，妓妾资财都被李承裕的人所夺取，李承裕进占安州。甲辰（初十），马全节从应山进军到大化镇，与李承裕在城南交战，把他打得大败。李承裕抢掠安州后向南败走，马全节进入安州。丙午（十二日），安审晖追赶南唐兵，在黄花谷又把他们打败，段处恭战死。丁未（十三日），安审晖又在云梦泽中把南唐兵打败，俘虏了李承裕及他的兵众。南唐将领张建崇占据云梦桥抵抗，安审晖使带兵归还。马全节在安州城下斩杀了李承裕及他的兵众一千五百人，俘送监军杜光业等五百零七人到大梁。后晋帝说："这些人有什么罪！"便都赐给马匹和器物服装，把他们送回南唐。

过去，卢文进投奔吴国的时候，南唐主命祖全恩统兵迎击，告诫祖全恩不要进入安州城，列阵在城外，等待卢文进出来，尾随他回来，不许劫掠。及至李承裕迎击李金全时，告诫他也像告诫祖全恩一样；而李承裕却贪图劫掠，与晋兵交战而被打败，逃跑死亡的有四千人。南唐主惋惜悔恨好多天，自己认为对告诫敕令之类的事情不熟练，把握不住。杜光业等被遣送回来到达南唐，南唐主因为他们是违背命令才失败的，不接纳，又把他们送回淮河以北，并且给后晋帝写信说："边境将校贪图功利，乘着方便占据堡垒。"又说："不论是律以军法，或是衡之朝章，彼此都不可容忍。"后晋帝再次把他们遣送回去，使者要从宿州的桐墟渡过淮河南返，唐主派战船阻拒他们，只好又北还。后晋帝便把南唐诸将都授以官职，把他们的士兵建立为显义都，命随兵起于晋阳的旧将刘廉率领他们。

臣司马光曰：违背诏命的是将领，士兵是听从将领之令的，又有什么罪呢！接纳遣返而杀其将领用来回报敌国，同情士兵而安抚他们，这就可以了，何必要抛弃自己的子民去帮助敌国啊！

17 南唐主李昇让宦官去祭祀庐山，宦官回来，南唐主慰劳他说："你这次出行很是廉洁。"宦官说："我从奉诏命出去，一直吃素到现在。"南唐主说："你在某处曾买鱼作羹，某日曾买肉切大块烹食，怎么叫吃素？"宦官感到惭愧而且承认了这些事。管仓库的官吏岁终呈献盈余的赋税租米万余石，南唐主说："支出和收入都有数额，如果不是聚敛百姓尅扣军粮，哪里来的盈余呀！"

18 秋季，七月，闽主王曦在福州西门修建城廓用来防备建州之人。又让民众离俗当和尚，民众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很多人出家为僧，共有一万一千多人当了和尚。

19 乙丑(初二),后晋帝赐给闽国使臣郑元弼等丝帛,把他们送回闽国。

20 李金全叛晋的时候,安州马步副都指挥使桑千、威和指挥使王万金、成彦温不追随他而死,马步都指挥使庞守荣讥诮他们愚蠢,以迎合李金全的意图。己巳(初六),后晋帝下诏,赠予贾仁沼及桑千等人以官位,遣派使者到安州诛杀了庞守荣。李金全到了金陵,南唐主待他很冷淡。

21 丁巳(疑误),南唐主册立齐王李璟为太子,兼大元帅,录尚书事。

22 后晋太子太师退休的范延光请求回到在河阳的私人宅第,后晋帝准许了他。范延光载运了很丰厚的财物出发。西京洛阳留守杨光远兼领河阳军镇,贪图范延光的财货,并且顾虑他以后会成为杨氏子孙的祸患,便上奏说:"范延光是叛臣,不把家放在汴梁和洛阳而放归外属,恐怕他要逃跑到敌国去,应该早日把他除掉!"后晋帝不准许。杨光远又请求敕令范延光留居西京洛阳,后晋帝同意了。杨光远让他的儿子杨承贵带领着甲士兵包围了范延光的宅第,逼令他自杀。范延光说:"天子在上,赐给我铁券,答应我不死,你们父子怎能这样!"己未(疑误),杨承贵拿着刀逼迫范延光上马,行径浮桥时,把他挤落在黄河里。杨光远上奏说他自己要投水而死,后晋帝知道其原因,但是惧怕杨光远的强悍,不敢究问;后晋帝因为范延光之死而停止上朝,追赠他为太师。

23 南唐齐王李璟坚决辞让被封为太子;九月,乙丑(初三),南唐主允许了他,下诏朝廷内外向他致书按太子礼施行。

24 丁卯(初五),后晋朝廷任用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和凝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5 己巳(初七),邺都留守刘知远入朝。

26 辛未(初九),李崧奏言:"诸州的仓粮,在计账以外所盈余的相当多。"后晋帝说:"法定之外向民众征税,罪过可同枉法一样。仓库官吏只能免其一死,但都要严惩他们。"

27 翰林学士李澣,为人轻薄,常常因酒误事,后晋帝厌恶他,丙子(十四日),罢去翰林学士的官职,把它的职掌并归中书舍人。李澣是李涛的弟弟。

28 河阳节度使杨光远入朝,后晋帝想把他调徙到别的军镇,对杨光远说:"围攻魏州之役,你的左右都立了功,还没有封赏他们,现在应当各授官一州来荣显他们。"便把他的将校几个人用为刺史。甲申(二十二日)调迁杨光远为平卢节度使,进爵为东平王。

29 冬季,十月,丁酉(初五),加封吴越王钱元瓘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尚书令。

30 壬寅(初十),南唐实行大赦,诏令中外奏章不得用"睿"、"圣"、字样,违犯者按不敬论。

术士孙智永因为四个星聚于斗宿,分野有灾,劝说南唐主李昇巡视东都,乙巳(十三日),南唐主命齐王李璟监国。光政副使、太仆少卿陈觉由于私人憾怨奏言泰州刺史褚仁规贪婪残虐;丙午(十四日),罢免褚仁规徙鼎驾都部署,陈觉开始当权。庚戌(十八日),南唐主从西都金陵出发;甲寅(二十二日),到达东都江都。

31 闽王王曦乘商人入京,带着表章向后晋朝廷为自己申说未尝称帝;十一月,甲申(二十三日),后晋帝任命王曦为威武节度使,兼中书令,封闽国王。

32 南唐主打算在江都居留下来,因为水冻冰,漕运供应不上,只得西归;十二月,丙申(初五),到达金陵。

33 南唐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延翰去世。

34 这一年,南汉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损去世;任用宁远节度使南昌人王定保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不到一年也去世了。

35 过去,后晋帝割划雁门关以北来贿赂契丹,从此吐谷浑之地都归属于契丹,苦于契丹人贪求和暴虐,想归附于中国;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又引诱它,于是吐谷浑率领部落千余帐从五台来投奔。契丹大怒,遣派使者责备后晋帝是招纳叛变的人。

六年(辛丑,公元 941 年)

1 春季,正月,丙寅(初六),后晋帝遣派供奉官张澄领兵二千搜索吐谷浑在并、镇、忻、代四州山谷之中的人,驱逐他们使之还归故土。

2 王延政在建州修筑城池,周围二十里,请求闽王王曦在建州设置威武军,他自己做节度使。王曦因为福州称威武军,便以建州为镇安军,任命王延政为节度使,封为富沙王;王延政把镇安改称为镇武以为军镇之名。

3 二月,壬辰(初二),后晋朝廷在黄河德胜口建造一座浮桥。

4 彰义节度使张彦泽要杀他的儿子,掌书记张式素为张彦泽所亲厚,劝阻他。张彦泽发怒,用箭射他;左右之人素来厌恶张式,乘机讲张式的坏话。张式害怕,用有病辞谢而去,张彦泽派兵追赶他。张式到了邠州,静难节度使李周向后晋朝廷作了报告,后晋帝因为顾及张彦泽,把张式流放到商州。张彦泽派行军司马郑元昭进诣

朝廷讨要他，并且说："张彦泽如得不到张式，恐怕要引起不测的事情。"后晋帝不得已，给了他。癸巳（初三），张式到达泾州，张彦泽命令把他决口、剖心、剁断四肢。

5 凉州军叛乱，留后李文谦闭门自焚而死。

6 蜀自从建国以来，节度使大多兼领禁兵，或者用别的职务留在成都，委派僚佐管理留职的事务，专门从事聚敛财物，由于政事治理不善，民众也无处申诉。蜀主孟昶知道了这些弊病，丙辰（二十四日），加封卫圣马步都指挥使、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赵廷隐，枢密使、武信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处回，捧圣控鹤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同平章事张公铎为检校官，把他们的节度使都罢免了。三月，甲戌（十四日），任用翰林学士承旨李昊主持宁武军，散骑常侍刘英图主持保宁军，谏议大夫崔鉴主持武信军，给事中谢从志主持武泰军，将作监张谦主持宁江军。

7 夏季，四月，闽王王曦任用他的儿子王亚澄为同平章事，判六军诸卫。王曦怀疑他的弟弟汀州刺史王延喜与王延政勾结通谋，派遣将军许仁钦带兵三千到汀州，抓住王延喜把他带回来。

8 南唐主任用陈觉和万年人常梦锡为宣徽副使。

9 辛巳（疑误），北京太原留守李德珓派遣牙校率领吐谷浑首长白承福入京朝见后晋帝。

10 南唐主派遣通事舍人欧阳遇请求从晋国辖境借道来通往契丹，晋帝不准许。

11 自从黄巢进犯长安以来，天下血战几十年，然后诸国各有分土，兴兵作战的事情稍见停息。及至南唐主李昇即位，长江、淮河一带连年丰收，军粮有了富余，群臣争着上言："陛下中兴，现在北方多难，应该出兵北讨，恢复盛唐旧的疆域。"南唐主说："我从年少时就生活在军旅之中，看到用兵对于民众的害处是很深的，不忍再提战争。让他的百姓安宁，那么我的百姓也安宁了，又有什么要索求的呢！"南汉主刘龚遣派使者来到南唐，谋求共同夺取楚国，分占他的疆土；南唐主不答应。

12 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准备造反，派使者带着表章到蜀国，请求出兵攻打金州、商州作为声援；丁亥（疑误），使者到达成都。蜀主孟昶与群臣谋划，都说："金州，商州险阻遥远，出兵少了不足以制服敌人，多了水陆运输粮秣跟不上。"蜀主便推辞了这件事。安从进又向荆南求援，荆南的高从诲给安从进写信，晓以祸福；安从进发怒，反而向后晋朝廷诬奏高从诲。荆南行军司马王保义劝高从诲把实际情况向朝廷奏报，并且请求发兵帮助朝廷去讨伐他；高从诲采纳了王保义的建议。

13 成德节度使安重荣耻于向契丹称臣，会见契丹使者时，必然伸开两腿箕踞漫骂，使者经过他的辖境，有时暗中派人把使者杀了；契丹以此责备后晋帝，后晋帝常替他道歉谢过。六月，戊午（二十九日）安重荣拘执契丹使者拽剌，派出骑兵掠抢幽州的南境，把军队屯扎在博野，上表称说："吐谷浑、两突厥、浑、契苾、沙陀各自帅领部众来归附；党项等也遣派使者缴出契丹委任职务的符牒，诉说被契丹所欺凌虐待，又说自从二月以来，契丹命令他们各自准备精兵壮马，将要在入秋时向南寇掠，他们害怕老天爷不保佑，与契丹一道灭亡，愿意自己准备十万人马，与晋国共同攻击契丹。又有朔州节度副使赵崇已经驱逐了契丹任命的节度使刘山，请求归顺朝廷。我已经把这些情况相继报告朝廷。陛下多次命令我仰承恭奉契丹，不要自己去挑起衅端；可是现在天道人心，难以违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诸节度使被执陷在胡虏境内的都伸长脖子、提起脚跟在等待着王师北伐，实在值得同情哀怜。愿朝廷早作决计。"表章共有几千言，大体都是斥责后晋帝石敬瑭把契丹当作父亲来侍奉，竭尽中国所有以谄媚贪得无厌的胡虏。安重荣又用这种意思写信送给朝中贵官，并且传送给各藩镇，说已经调动兵将，决心同契丹决战。后晋帝由于安重荣正掌握着强大兵力，不能辖制他，极为忧虑。

当时，邺都留守、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刘知远在大梁入朝；泰宁节度使桑维翰知道安重荣已经心怀奸谋，又怕朝廷难违其意，秘密上疏说："陛下免除了晋阳之难而领有天下，都是契丹的功绩啊，不可亏负他。现在，安重荣依恃勇悍，轻视敌人，吐谷浑想借我们的手来报仇，都不是对国家有利的事，不能听从他们。我观察契丹数年以来，士马精强，吞并四邻，战必胜，攻必取，割据中国的土地，收缴中国的器械；他的君主智勇过人，他的臣僚上下洽睦，牛羊繁殖育养茂盛，国家没有天灾，这样的民族是不可以把他视为敌人的。而且，中国刚刚败给他们，士气低落沮丧，用这样的军队去抵挡契丹乘胜的盛焰，这种形势，相差太远。再者，和亲的关系即已断绝，就应当发兵戍守边塞，但是，兵少了是不足以应付敌寇的，兵多了又使得后勤运输接济不上。我军出战，他就退走，我军回守，他又出来骚扰，我担心禁卫的士兵疲于奔命，镇州、定州之地不能再有遗留的民众。现在，天下刚刚稍有安定，国家的创伤没有恢复，府库空虚穷竭，百姓困苦凋弊，平静地来守护还怕不能济事，怎么可以再妄作举动呢！契丹与我们国家恩义不浅，彼此对信守誓约都很重视，他没有差错而我们自取衅端，即使战胜了他，后患也会更

加麻烦;万一不能战胜他,大事就完了。人们议论认为每年运送缯帛给他们叫作耗蠹,有所卑恭谦逊叫作屈辱。殊不知如果兵战连绵而不罢休,灾祸纠结而不解除,财力将要匮乏,耗蠹哪个更厉害呢!用兵就会使得武将功臣过份要求姑息迁就他们,边藩远郡因此得以骄傲矜伐,下颓上废,不思振作,屈辱哪个更大呢! 我希望陛下训劝农耕,习练军战,养备兵众,与民休息,等到国家没有内忧,民众有了余力,然后看形势而动,才能动必有成。再者,邺都丰富繁盛,是国家的屏障,现在它的主帅赴阙朝见,军府无人主事,我想到《易经》上说的不谨守所藏,要招引盗贼的话,《左传》上所讲勇敢的人重视守护的道理,请求陛下略作巡视检查,以杜绝奸谋。"后晋帝对来使说:"朕这几天心里烦扰,不能决定怎么办,今天见到你们节帅的奏章,就像酒醉醒来,告诉你们节帅不要忧虑。"

14 闽主王曦听说王延政写信招泉州刺史王继业,便把王继业召回福州,赐死于郊外,又在泉州把他的儿子杀了。以前,王继业做汀州刺史,闽国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沂丰当时是士曹参军,与他相亲善;此时,有人告称杨沂丰与王继业同谋,杨沂丰正在陪侍闽主的宴会,立即抓起来下狱,第二天便杀了,还夷灭了他的家族。杨沂丰是杨涉的堂弟,当时已经八十多岁,闽国的民众很为他悲哀。从此宗族勋旧相继被诛杀,人人不能自保,谏议大夫黄峻抬着棺材到朝堂极力进谏,王曦说:"老东西狂病发作了!"把他贬官为漳州司户。

王曦淫侈无度,资金用度接不上,于是就同国计使南安人陈匡范商讨办法,陈匡范建议他每天收进万金;王曦高兴,加封陈匡范为礼部侍郎,陈匡范向商贾收赍时增算数倍。王曦宴会群臣时,举酒对陈匡范说:"明珠美玉,求之可以得到;像匡范这样的人是人中之宝,不可得啊!"没多久,商贾的增收之数不能凑足日进之额,就借用各部门的经费来补足,又怕被发觉,陈匡范忧惧而死,王曦对他祭典赠赐很丰厚。各部门把陈匡范挪代理经费的事具列帐贴上奏,王曦大怒,劈了他的棺材,斩断他的尸体抛掷到水中。另行任用连江人黄绍颇代做国计使。黄绍颇建议:"命令那些要做官的人,只要不是因功绩荫庇补官的,都听由指送金钱授任他,从百缗直到千缗,用资望高下及州县户口多寡来定价格。"王曦听从了这个办法。

15 南唐主李昇以为自己是由于专权夺取了吴国皇位,尤其忌怕宰相权重,因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勋执政的时间太长了,想要罢免他。正好李建勋上疏言事,他想会留在宫中,不久南唐主却颁下诏令到有司施行。李建勋自己知道事情掺挟着自己的爱憎,暗中取出所奏偷改了;秋季,七月,戊辰(初十),罢免了李建勋的官职,让他退归私第。

16 后晋帝忧惠安重荣跋扈,己巳(十一日),任命刘知远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仍然把辽州、沁州隶属于河东;把北京留守李德珓调任为邺都留守。

刘知远卑微时,是晋阳李姓人家的招赘女婿,曾经放牧马匹,侵犯了僧人的田地,僧人把他抓住打了板子。刘知远到了晋阳,首先把那个僧人找来,让他坐下,安慰他,并赠送东西给他,众人心里大为高兴。

17 吴越王的府署着火,宫室府库几乎烧光。吴越王钱元瓘惊惧,得了狂疾。南唐人争着劝说南唐主乘其弊患而攻取吴越,南唐主说:"怎么能从人家的灾难中取利!"使遣派使者去慰问,并且赈济其匮乏。

18 闽主王曦自称大闽皇,领承威武节度使,与王延政训练兵众互相攻伐,各有胜负,福州和建州之间,暴露的骨骸如同草莽一样繁茂。镇武节度判官晋江人潘承祐屡次请求他们息兵修好,王延政不听。闽主的使者到来,王延政大列甲兵以显示兵力,对使者语言极其逆悖轻慢;潘承祐长跪恳切劝谏,王延政发怒,对他的左右说:"判官的肉好吃吗!"潘承祐不顾一切,声色更加严厉。闽主王曦厌恶泉州刺史王继严得众心,把他罢免回家,用毒酒鸩杀了他。

19 八月,戊子朔(初一),后晋朝廷任用开封尹鄱王石重贵为东京留守。

20 冯道、李崧屡次推荐天平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马步副都指挥使,同平章事杜重威能干,把他任用为都指挥使,充当随驾御营使,代替刘知远;刘知远因此怀恨两个宰相。杜重威所到之处搜刮财货,民众多有逃亡。他曾经出来经过市街,对左右的人说:"人们说我把老百姓都驱赶光了,为什么市场上还有这么多的人呢!"

21 壬辰(初五),后晋帝从大梁出发;己亥(十二日),到达邺都;壬寅(十五日),实行大赦。后晋帝用诏书谕示安重荣说:"你身为大臣,家中还有老母,愤怒中不想到困难,抛弃君主与至亲。我因契丹而得天下,你因我而得到富贵。我不敢忘人家的恩德,你却忘了,这是为什么?现在,我把天下视作臣民,你想用一镇之地来抗衡,不也太难了吗! 你应该审慎地思考,不要招来后悔啊?"安重荣得到这个诏书更加骄傲,听到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有叛乱之心,暗中派使者与他通同谋划。

22 吴越文穆王钱元瓘病重起不了身,他发现内都监章德安为人忠厚,能够决断大事,便想把身后的事情托付给他,对他说:"弘佐年纪小,应当选择宗室中的年长者立之为主。"章德安说:"弘佐虽然年轻,但是众臣下佩

服他的英明敏捷，请您不要为这个忧虑！”吴越王说：“你能好好辅助他，我就没有忧虑了。”章德安是处州人。辛亥（二十四日），钱元瓘去世。

以前，内牙指挥使戴恽是钱元瓘所亲信依靠的，把军事全部委托给他。钱元瓘养子弘倧的乳母，是戴恽妻子的亲戚，有人告发戴恽蓄谋拥立钱弘倧。章德安便把钱元瓘去世的消息封锁，不发表讣告，并同诸将密谋，在幕后埋伏带甲士兵；壬子（二十五日），戴恽进入王府，把他抓住杀了，废掉钱弘倧为平民，恢复姓孙，幽禁在明州。这一天，将吏根据钱元瓘的遗命，奉承朝廷制命任用镇海、镇东副大使钱弘佐为节度使，当时年纪是十四岁。九月，庚申（初三），钱弘佐即王位，任命丞相曹仲达摄掌政务。军队里声言赐予不均衡，举擎仪仗不接受所赐，诸将不能制止；曹仲达亲自去告谕大家，便都放下仪仗而拜受。

钱弘佐温和谦恭，好读书，能礼士，亲自勤理政务，发现剔指隐伏不当之事，人们不能欺骗他。庶民中有人奉献嘉禾，钱弘佐向司掌仓库的官吏：“现在粮食蓄积有多少？”回答说：“能用十年。”钱弘佐说：“那么军粮是够了，可以对我的民众松宽一些。”便命令免除境内税三年不纳。

23 辛酉（初四），滑州上报：黄河决口。

24 后晋帝因为安重荣杀了契丹使者，怕他们前来侵犯边塞，乙亥（二十日），派遣安国节度使杨彦询出使契丹。杨彦询到了契丹的营帐，契丹责问使者遭杀的情况，杨彦询说：“比如人家里有了恶子，父母管不住他，那将怎么办？”契丹主的怒气才消解了。

25 闽主王曦任用他的儿子琅邪王王亚澄为威武节度使、兼中书令，改封号为长乐王。

26 刘知远派遣他的亲近将领郭威，根据朝廷诏命去劝说吐谷浑首长白承福，让他脱离安重荣归附后晋朝廷，答应让他当节度使。郭威回来，对刘知远说：“胡虏只喜欢对自己有好处的事，安重荣只是用袍袴之类贿赂他；现在，我们要把他拉过来，不如用重赂，才能让他过来。”刘知远听了他的建议，并且让使者去告诉白承福说：“朝廷已经把你们割划隶属于契丹，你们就应该安分治理自己的部落，现在竟然南来帮助安重荣当叛逆，安重荣已经被天下所唾弃，早晚之间就要败亡，你们要早日顺从归化，不要等到用兵力加临于你们，弄得南、北都无所适从，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白承福害怕，冬季，十月，率领他的兵众依附于刘知远。刘知远把他们置放在太原东山及岚州、石州之间，上表请任白承福领受大同节度使，收揽他的精锐骑兵隶属在自己的指挥之下。

开始，安重荣行文给诸道，说与吐谷浑、达靼、契苾共同起兵，不久，白承福向刘知远投降，达靼、契苾也不去参加起兵，安重荣的势力大为沮丧。

27 闽主王曦即皇帝位；王延政自称兵马元帅。闽国同平章事李敏去世。

28 后晋帝从大梁出发东巡时，和凝请示说：“陛下东驾已经出行，安从进如果在此时造反，怎么防备他？”后晋帝说：“你们意见怎么样？”和凝请求秘密留下空着名字的宣旨和敕令十多份，交付给留守东京的郑王石重贵，听到变故便写上诸将之名，遣派他们去攻打安从进；后晋帝依从了他。

十一月，安从进发兵攻打邓州，唐州刺史武延翰向朝廷报告。郑王石重贵遣派宣徽南院使张从恩、武德使焦继勋、护圣都指挥使郭金海、作坊使陈思让统领大梁兵到叶县与中州刺史李建崇的兵会合去征讨他。郭金海本是突厥人，陈思让是幽州人。丁丑（二十一日），任命西京留守高行周为南面军前都部署，前同州节度使宋彦筠为他的副手，张从恩为监军；又任命郭金海为先锋使，陈思让为他的监军。宋彦筠是滑州人。

庚辰（二十四日），任用邺留守李德珫暂时署理东京留守，召唤郑王石重贵到邺都。

安从进攻打邓州，威胜节度使安审晖依据牙城抗拒他，安从进不能攻克而退兵。癸未（二十七日），安从进到达花山，遇上张从恩的兵，没想到他来得这样快，交战，大败，张从恩俘获了安从进的儿子牙内都指挥使安弘义，安从进带着几十名骑兵奔回襄州，自己绕城固守。

29 南唐主李昇性格节俭，常常脚穿用蒲草编织的鞋子，洗手洗脸用铁盆，暑天便睡在用青蔼做的蚊帐里，左右使用的只是又老又丑的宫人，服饰粗糙简单。为国家而死亡的人，都给俸禄三年。分派使者按察民田，根据田地肥瘦核定租税，民间称道公平合理。从此，江、淮地带的调兵、兴办劳役以及其他赋捐收入，都按税金作比率征收，直到现在仍采用这个办法。南唐主勤于听政，夜以继日，从江都巡视回来之后，不再举 行宴会作乐，事情处理有些过于急躁，内侍王绍颜上书，认为“今春以来，群臣获罪的相当多，内外疑虑恐惧。”南唐主亲下手诏，解释为什么会这样，让王绍颜宣示中外。

30 十二月，丙戌朔（初一），后晋朝廷调徙郑王石重贵为齐王，充邺都留守；任用李德珫为东都留守。

31 丁亥（初二），任用高行周主持襄州行府事。后晋帝下诏，命荆南、湖南共同讨伐据守襄州的安从进。荆南

高从诲遣派都指挥使李端统领水军数千至南津，楚王马希范遣派天策都军使张少敌统领战船一百五十艘进入汉江帮助高行周，仍然各处漕运粮食以保证给养。张少敌是张佶的儿子。

32 安重荣听说安从进兴兵反晋便也决定谋反，大举收集境内饥民，人众达到数万，南向邺都，声称要入朝。起初，安重荣与深州人赵彦之都是散指挥使，互相处的很融洽。安重荣镇成德时，赵彦之从关西来依附他，安重荣待他很厚重，让赵彦之招募党众；然而内心实际上是猜忌他，等到举兵造反时，只是任用他充当排阵使，所以，赵彦之怀恨于他。

后晋帝听说安重荣反叛，壬辰(初七)，遣派护圣等马步三十九指挥迎击他。任用天平节度使杜重威为招讨使，安国节度使马全节为副招讨使，前永清节度使王清为马步都虞候。

33 安从进遣派他的弟弟安从贵领兵迎接均州刺史蔡行遇的援兵，焦继勋堵击他，把他打败，俘获了安从贵，斩断他的脚而后把他送回去。

34 戊戌(十三日)，杜重威与安重荣相遇在家城西南，安重荣作偃月阵，官军一再进击，攻不动；杜重威害怕，想退兵。指挥使宛丘人王重胤说："用兵的人禁忌退兵。安重荣镇州的精锐都在中军，请您分用锐利之士进击他的左右两翼，重胤为您用契丹兵直冲其中军，他必然狼狈不堪。"杜重威依从他。镇州兵的阵列稍有退却，赵彦之捲旗打马来投降。赵彦之是用银子装饰铠甲及鞍勒的，官军把他杀了而分抢了他的东西。安重荣听说赵彦之叛变，大为恐惧，退兵藏在辎重队伍之中。官军追随其后而乘机进攻他，镇州兵大溃，斩首一万五千级。安重荣收集余众，退保在宗城，官军进攻，天快黑的时候攻了下来。安重荣带着十多个骑兵逃回镇州，围绕起城池自守。正好遇上天寒，有两万余镇州人战死和冻死。

契丹听说安重荣造反，便听由杨彦询还归后晋。

庚子(十五日)，冀州刺史张建武等攻取了赵州。

35 南汉主病重不起，有个胡僧说南汉主名龚不吉利；南汉主自己造了一个"龔"字作名字，取"飞龙在天"之义，读音若俨。

36 庚戌(二十五日)，后晋朝廷下制令，任用钱弘佐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兼中书令、吴越国王。

(白隅　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三卷

后晋纪四　　后晋高祖天福七年(壬寅，公元 942 年)

1 春季，正月，丁巳(初二)，镇州牙将从西廓水碾门引导官军入城，杀了守城民众两万人，抓住了安重荣，杀了他。杜重威杀了引导入城的人，把入城据为自己的功绩。庚申(初五)，安重荣的首级送到邺都，后晋帝命令涂了漆防腐，装入匣中送往契丹。

2 癸亥(初八)，后晋朝廷更改镇州为恒州，改成德军为顺国军。

3 丙寅(十一日)，任用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莹为侍中，任用杜重威为顺国节度使兼侍中。

安重荣的私财及恒州府库的资财，杜重威全部占有了，后晋帝知道而不过问。又上表举荐卫尉少卿范阳人王瑜为节度副使，王瑜替杜重威沉重地搜刮百姓，恒州人不堪其苦。

4 张式的父亲张铎到朝门诉冤，告发张彦泽杀害张式的惨状。壬午(二十七日)，任用河阳节度使王周为彰义节度使，替代了张彦泽。

5 闽主王曦立李氏为皇后，李后是同平章事李真的女儿；她嗜好喝酒，并且刚愎自用，王曦既宠爱她，又惧怕她。

6 彰武节度使丁审琪，豢养私属部曲千人，放纵他们在辖境内滥施暴行；军中小校贺行政与众胡人相勾结作乱，攻打延州，后晋帝遣派鄜州防御使何重建领兵去救援延州，同州、鄜州的援兵也相继来到，延州才免除了厄难。二月，癸巳(初九)，朝廷任命何重建为彰武留后，召唤丁审琪还朝。何重建是云州和朔州之间的胡人。

7 南唐左丞相宋齐丘坚决要求参预政 事的署理，唐主李昇听任他进入中书省；宋齐丘又要求领管尚书省，唐主便罢免了侍中寿王李景遂的判理尚书省，改为领管中书、门下省，任用宋齐丘主持尚书省事务；这三个省的

事务都要取得齐王李璟的参与决策。宋齐丘视事几个月后，自己的亲信官吏夏昌图盗取官钱三千缗，宋齐丘判处他可以免死；南唐主李昇大怒，斩了夏昌图。宋齐丘便称说自己有病，请求罢免尚书省的事务，南唐主答应了他的请求。

8 泾州奏报：朝廷遣派押牙陈廷晖带着后晋帝敕书到凉州去，州中将吏请求任用陈廷晖为凉州节度使。

9 三月，闽主王曦立长乐王王亚澄为闽王。

10 张彦泽在泾州镇所时，擅自发兵袭击西北诸胡，兵众都打败失散了，又调集民间马千余匹来补充。回军到陕州后，抓获了逃走的将领杨洪，在酒醉中令人砍断他的手足，进而杀了。王周代任彰义节度使以后，奏陈张彦泽在镇时贪暴残忍不法之事二十六条，民众失散逃亡的五千余户。张彦泽还朝，后晋帝因为他有军功，又同杨光远连了姻亲，便没有究问。

夏季，四月，己未（初六），右谏议大夫郑受益上书奏言："杨洪之所以被屠戮，是由于陛下去年送交张式给张彦泽，使他得志逞凶，以致张彦泽敢于任意施行凶虐残暴，没有任何忌惮。看见或者听说他的暴行之人，没有不切齿愤慨的，而陛下却一点也不动心，不做任何查究和责备；端正与阴邪不能分辨，奖励与惩罚没有章法。内外之人都说陛下接受张彦泽所献的马一百匹，才听任他这样做，我很替陛下惋惜承受这种恶劣的名声，请求陛下明正张彦泽的罪名依法惩办，用以洗刷天子的圣德。"奏书上报以后，被扣押在朝廷之内。郑受益是郑从谠哥哥的儿子。

庚申（初七），刑部郎中李涛等匍匐在阁门之下极力论说张彦泽的罪行，语言十分恳切透彻。辛酉（初八），后晋帝敕令："削去张彦泽官秩一等，降低封爵一级。张式的父亲和他的子弟都拜受官职。泾州民众复营旧业的，减少他们的徭役、税赋。"癸亥（初十），李涛又与中书、门下两省及御史台的官员伏阁上言，奏称对张彦泽的罪过惩罚太轻，请求依法论处。后晋帝召唤李涛入殿当面向他谕释。李涛双手捧着朝笏迫近殿阶，声色俱厉。后晋帝发怒，连声喝叱他，李涛也不退让。后晋帝说："朕已经答应过张彦泽有罪可以免死。"李涛说："陛下答应过张彦泽可以不死，固然不能不算数，不知当年赐给范延光的铁券现在哪里！"后晋帝不高兴地拂衣而起，回到宫内，没有理他。丙寅（十三日），任命张彦泽为左龙武大将军。

11 南汉高祖刘龚患病不起，因为他的儿子秦王刘弘度、晋王刘弘熙都骄横任性，少子越王刘弘昌孝顺谨慎，有智慧见识，与右仆射兼西御院使王翱谋划派出刘弘度镇戍邕州，刘弘熙镇戍容州，而立刘弘昌为太子。制命将要下达施行，正好遇上崇文使萧益进宫问候疾病，便向咨询这件事。萧益说："立太子应该是长子，违背了这一条必然要导致混乱。"于是便停止下来。

丁丑（二十四日），南汉高祖刘龚去世。

南汉高祖为人能分辨观察是非，有心计多权术，喜欢自己夸大，曾经讥讽中原朝廷的天子是"洛州刺史"。岭南地区是珍宝异物所聚集之处，他往往极尽奢侈华丽的追求，宫殿全部用黄金、美玉、珍珠、翡翠作装饰。使用的刑罚惨烈严酷，有灌鼻、割舌、肢解、刳剔、炮炙、烹蒸等办法；或者把毒蛇聚养在水中，把犯了罪的人投进去，称为"水狱"。同平章事杨洞潜劝阻他，高祖不听。到了末年他更加猜忌；以为士子之人往往替子孙着想，所以专任宦官，因此南汉国中为宦之人大为兴盛。

秦王刘弘度即南汉皇帝位，更名刘玢；任用刘弘熙辅政，改年号为光天；尊奉其母赵昭仪为皇太妃。

12 契丹因为晋朝招纳吐谷浑，遣派使者来责问。后晋帝石敬瑭忧郁不知怎么办为好；五月，己亥（十六日），开始生病。

13 乙巳（二十二日），后晋帝专奉太妃刘氏为皇太后。太后是后晋帝父亲的妾，也就是后晋帝的生母。

14 南唐丞相、太保宋齐丘被罢免尚书省的官职以后，就不再上朝谒见。南唐主李昇派寿王李景遂去慰劳问候他，答应他去镇戍洪州，这才开始入朝。

南唐主李昇与宋齐丘宴会，酒喝的正痛快时，宋齐丘说："陛下完成中兴大业，是我的力量啊，为什么把我忘了！"南唐主发怒说："阁下以游说谋士的身份作朕的客人，现在位至三公，也可以满足了。可是你却跟人家说朕长的是鸟嘴像战国时的越王勾践一样，难于同朕共享安乐，有这样的话吗？"宋齐丘说："臣确实说过这个话。臣当游说之客的时候，陛下不过是个偏将副官而已。今天陛下可以把臣杀了哇！"第二天，南唐主下手诏向他谢过说："朕的性情褊颇，子嵩你素来是知道的。我们从小相亲相爱，老来却相怨，这样好吗？"

丙午（二十三日），南唐任命宋齐丘为镇南节度使。

15 后晋帝患病不起，一天早上，召来冯道独自对话。后晋帝叫幼子石重睿出来拜见冯道，又命令宦官抱着

石重睿放到冯道怀中，意思是要冯道辅立他为幼主。

六月，乙丑(十三日)，后晋帝石敬瑭去世。

冯道与天平节度使、侍卫马步都虞候景延广谋议，认为国家正处在困难多的时刻，应该立长子为嗣君，便拥立广晋尹齐王石重贵为继承人。这一天，齐王即皇帝位。景延广以为这是自己的功劳，开始弄权用事，禁止国都中的人相聚议论是非。

起初，后晋高祖石敬瑭病重时，有旨召唤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入朝辅政，齐王石重贵把旨压下不发，刘知远从此与齐王结下怨恨。

16 丁卯(十五日)，后晋出帝石重贵尊皇太后刘氏为太皇太后，皇后李氏为皇太后。

17 闽国富沙王王延政围攻汀州，闽主王曦调发漳州、泉州兵五千人去救援。又遣派他的将领林守亮进入龙溪，派大明宫使黄敬忠屯驻尤口，准备乘着对方空虚时袭击建州；国计使黄绍颇领步兵八千人做林、黄二军的声援。

18 秋季，七月，壬辰(初十)，后晋太皇太后刘氏去世。

19 闽国富沙王王延政攻打汀州，经过四十二次战斗，攻不下来就回去了。他的属将包洪实、陈望带领水军抵御福州的军队；丁酉(十五日)，双方军队在尤口相遇。尤口守将黄敬忠将要出战，占卜的人说时刻未到出战不利，便按兵不动；包洪实等引兵登岸，水陆两军夹攻他，杀了黄敬忠，俘虏和斩杀了二千人，林守亮和黄绍颇都逃回去。

20 庚子(十八日)，后晋朝廷实行大赦。

21 癸卯(二十一日)，加封景延广为同平章事，兼侍卫马步都指挥使。

22 后晋朝廷的功勋旧臣都要求恢复设置枢密使，冯道等人三次上奏，请求把已经并归中书省的枢密旧职让还回去，出帝石重贵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

23 有个神降临在博罗县民家中，和人说话而看不见他的形貌，邻里间的人去找他占卜吉凶事情，往往应验，县吏张遇贤对待他极为恭谨。当时，岭南循州一带盗贼群起，相互间不能统一，乱贼的首领共同向神祷告，那个神大声说："张遇贤应当做你们的君主。"于是，众贼共同拥戴张遇贤，称为中天八国王，改年号为永乐，设置百官，攻取掠抢海边沿岸一带。张遇贤年纪尚轻，没有什么方略，所属诸将只是向他报告出去、回来而已。

南汉国主刘玢任命越王刘弘昌为都统，循王刘弘杲为副都统去讨伐张遇贤，在钱帛馆交战。南汉兵作战失利，二王都被贼兵所围困；指挥使陈道庠等力战去解救他们，才得免死。南汉境内靠东边的州县多被张遇贤所攻陷。陈道庠是端州人。

24 高行周围攻襄州一年多，没能攻下。城中的粮食都吃用完了。奉国军都虞候曲周人王清向高行周进言说："贼城已经危窘，我们的兵众已经疲惫，民力已经困乏，不早点逼迫他，还等待什么呢！"便与奉国都指挥使元城人刘词率领兵众带头登城。八月，攻破城池。安从进全族自焚。

25 甲子(十三日)，后晋朝廷任用赵莹为中书令。

26 闽主王曦派使者用手诏及金器九百、钱万缗、将吏敕告六百四十通，向富沙王王延政求和，王延政不接受。

丙寅(十五日)，闽主王曦在九龙殿大宴君臣。他的侄子王继柔不能饮酒，强迫他喝。王继柔暗中把酒减少，王曦发怒，连同客将一起杀了。

27 闽国铸"永隆通宝"大铁钱，一枚当铅钱百枚。

28 南汉在康陵安葬天皇大帝刘龚，庙号高祖。

29 南唐主李昇自从当吴国宰相以来，兴利除害，把旧的法规变更了很多。及至他自己即位当皇帝，命令执法官及尚书省删定为《昇元条》三十卷；庚寅(疑误)，颁布施行。

30 闽主王曦任用同平章事侯官人余廷英为泉州刺史。余廷英贪脏污浊，掠夺别人家的妇女，欺骗说是受了朝廷的诏命选取来供给皇家后宫使用的。事情被察觉的，王曦派管监察的御史去查究。余廷英害怕，到福州来自首，王曦责问他，将要交有关部门惩办；余廷英退出来后，贡献买宴钱万缗。王曦高兴，第二天就召见他，对他说："宴已经买了，献给皇后的贡物在哪里啊？"余廷英又献钱给李皇后，便仍把他派回泉州了；从此各州都另备贡礼送给皇后。没过多久，又召命余廷英任为宰相。

31 冬季，十月，丙子(二十六日)，张遇贤攻陷循州，杀了南汉的刺史刘传。

32 楚王马希范建造天策府，用了最好的梁柱殿宇，门窗栏槛都用金玉作装饰，涂刷墙壁用的朱红色的砂粉

就用了几十万斤；铺盖地面用地衣，春天和夏天用竹篾编织席子，秋天和冬天用木棉纺织布匹。与他的子弟及僚属游乐饮宴在其间。

33 十一月，庚寅（初十），后晋朝廷在显陵安葬圣父章武明德孝皇帝石敬瑭，庙号为高祖。

34 过去，黄河南、北诸州官府私自贩卖海盐，每年可以收入钱十七万缗；又散派养蚕抱茧用的盐来搜刮民众的钱财。奏事的人上言说民众因卖私盐而犯法抵罪的人很多，不如听任他们自行贩卖，而把每年官府所卖的钱数直接用赋税形式向民间征收，叫做“食盐钱”；晋高祖听从了这个意见。转眼之间盐价立即下降，每斤只卖十个钱。

到这时，三司使董遇想要增加超额的税赋，又难于突然改变以前的法度，便加重向盐商征税，经过这里的每斤收七钱，留在这里售卖的每斤收十钱。因此盐商私贩的便几乎没有了，而官府又恢复了自己的贩卖。但是敛收“食盐钱”，却至今照征如故。

35 闽国盐铁使、右仆射李仁遇是李敏的儿子，也是闽主王曦的外甥；年纪轻，容貌长得美好，受到王曦的宠幸。十二月，任用李仁遇为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另任用翰林学士、吏部侍郎李光准为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二人都委授同平章事。

闽主王曦荒淫无度，曾在举行夜宴时，因为李光准醉酒违背了闽主意旨，便命人把他绑起来送到市街上问斩；下边的官吏不敢杀他，拘留在牢狱里。第二天，闽主上朝视事，又召来恢复他的职位。这天晚间，又举行宴会，把翰林学士周维岳又拘系下狱。下边的属吏扫干净了床接待他，并说：“昨天宰相爷也住在这里，尚书大人您不必忧虑。”闽主酒醒以后，果然也把他释放了。过了些日子，又举行宴会，陪侍的大臣都因醉酒散去，只有周维岳还在。闽主王曦说：“周维岳身材矮小，为什么他能喝那么多的酒？”左右的人有的说：“能喝酒的人，另有盛酒的肠子，不必非长得高大不可。”王曦听了很高兴，便命人把他揪拿下殿，想要把他割腹看他的酒肠。有人又说：“杀了周维岳，可就没有人能陪伴陛下放开量痛快饮酒了。”便又释放了他。

36 后晋出帝石重贵初即位时，朝中大臣商讨要向契丹奉表称臣报告先帝死亡之哀，景延广主张写个信不上表，并且称孙不称臣。李崧奏道：“屈身事胡是为了江山社稷，有什么可耻的！陛下这样做，他日必然落个亲身披甲带胄去同契丹打仗，那时再后悔可就没有用处了。”景延广坚持自己的意见力争，冯道在其间含含糊糊不明确表态，出帝终于听从了景延广的意见。契丹接信后大怒，派使者来质问责备，并且说：“为什么不先来禀告，自己便骤然即位称帝？”景延广又用不尊敬的话语回答他。

契丹委任的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想要代替晋主做中国的皇帝，多次劝说契丹进攻晋国，契丹主耶律德光认为他讲得很对。

后晋齐王天福八年（癸卯，公元 943 年）

1 春季，正月，癸卯（二十四日），后蜀主孟昶任用宣徽使兼宫苑使田敬全领受永平节度使；田敬全是个宦官，援引前蜀主王衍任用宦官王承休帅领秦州的例子比照着任命他，蜀国的人非难这种做法。

2 后晋出帝听说契丹将要来入侵，二月，己未（十一日），从邺都出发，乙丑（十七日），到达东京大梁。但是，还同契丹互相遣派使者往来通问，没有一个月间断过。

3 南唐宣城王李景达，为人刚毅开朗，烈祖李昇很喜爱他，几次想让他继承皇位，宋齐丘极力称赞他的才干，唐主李昇因为齐王李璟年纪居长而没有实行。李璟因此怨恨宋齐丘。

南唐主的小儿子李景遏的母亲种氏受到南唐主的宠爱，而齐王李璟的母亲宋皇后很少有机会能得到进见。南唐主到李璟的宫中，碰上李璟在那里亲自调弄乐器，大为恼怒，责备了他好几天。种氏便借此机会进言，说李景遏虽然年幼，但很聪明，可以继承皇位。南唐主发怒说：“儿子有过失，父亲教训他，这是正常的事情。国家的大谋略，女人怎么能参预过问！”就下令把种氏嫁出去了。

南唐主曾经梦见自己吃了灵丹，天亮后方士史守冲献上丹方，南唐主以为应了神验而按丹方吃起来，慢慢地便形成了急躁的毛病。左右的人劝阻他，他都不听。南唐主曾经把药赐给李建勋，李建勋奏称：“我吃了几天，已经觉得身上躁热，何况经常吃它！”南唐主说：“朕已经服药很长时间了。”群臣奏告事情，往往遇上南唐主大发脾气；但是，有时遇上严正论说事情而且有道理的，也庄重地表示感谢而听从他。

南唐主询问道士王栖霞：“什么道可以保证获得天下太平？”王道士回答说：“为帝王的要治心治身，才能治好国家。现在陛下还没有能够消除‘饿了嗔怪、饱了高兴’的性情，哪里谈得上天下太平！”宋皇后在帘后称叹他的话，以为是至理明言。凡是南唐主所所赐予的东西，王栖霞都不接受。王栖霞常常替别人向上天陈述奏章，南

唐主要为他建造祝天的祭坛，王栖霞推辞说："国家的度用正处在紧缺之时，哪有时间办这个事！待等焚烧奏章不化，不能上闻于天的时候，我会奏请陛下建造的。"

驾部郎中冯延巳，为齐王元帅府掌书记，为人性格乘巧投机，与宋齐丘及宣徽副使陈觉相互勾结；同时在齐王府任职而名位在自己之上的，冯延巳便小施计谋把他排挤出去。冯延巳曾经对中书侍郎孙晟加以戏弄地说："您有什么本事，当了中书郎？"孙晟说："我孙晟不过是山东的一个鄙陋的儒生，作文章比不上您，谈吐诙谐比不上您，谄媚狡诈比不上您。但是，主上让您同齐王一起行动和居处，是想请您用仁义的言行去辅导他，怎么能只是成为声色狗马的朋友啊！我孙晟确实没有什么本事，然而您的本事，恰好是给国家造成灾祸而已啊。"冯延巳是歙州人。

又有一个名叫魏岑的人，也在齐王府中。给事中常梦锡几次上言，说陈觉、冯延巳、魏岑都是佞邪的小人，不适合让他们在东宫侍奉太子，司门郎中判大理寺管理司法的萧俨上表指称陈觉奸邪乱政；南唐主很有些感受和觉察，但没有来得及去掉他们。

不久，南唐主背上长了痈疽，把消息封锁起来不让人知道，秘密地让医士来治疗，他上朝听取政事仍和原来一样。庚午(二十二日)，病情严重恶化，太医吴廷裕派亲信之人去把齐王李璟召入宫中侍奉疾病。南唐主李昇对李璟说："我服用金石丹药，本来是想延年益寿，哪知反而更加伤害生命，你可要警惕戒备这件事！"这天夜时，便死去了。把丧事隐秘不宣布，下达制令："任用齐王监国，实行大赦。"

孙晟怕冯延巳等人把持朝政，想宣告：遵照先帝遗诏，命令太后临朝代行天子之事。翰林学士李贻业说："先帝曾经说过：'妇人干预政事，是致乱的根源'，怎么肯自己开创恶端！这必然是亲近中的奸人搞的欺诈行为。而且继嗣之君年事已长成，明德的声望很昭著，您为什么突然讲这种亡国的说法！如果真的这样宣布施行，我一定要向百官揭露抵制这个做法。"孙晟害怕而没有这样做。李贻业是唐僖宗时宰相李蔚的曾侄孙。

丙子(二十八日)，才宣布遗制。南唐烈祖李昇末年脾气急躁，近身的大臣往往遭到谴责和惩罚。陈觉称说有病，整月整月地不入朝门，及至宣告遗诏，才出来。萧俨弹劾他奏称："陈觉端坐在私人的居室，来等待升官提拔，请朝廷按律治他的罪。"齐王李璟不准。

自从南唐烈祖李昇在吴国当宰相，便禁止压迫良民作奴婢，命令买奴婢的人要通过官府立字为据。冯延巳和他的弟弟礼部员外冯延鲁，都在元帅府供职，起草烈祖遗诏，听由民间卖儿女；他们想要自己买入姬妾。萧俨驳斥说："这事必然是冯延巳等人干的，不是先帝大行之前的命令。以前，冯延鲁任东都留守判官时，已经有过这样的请求；当时先帝询问过我，我回答说：'陛下从前做吴国的宰相，民间有卖儿女的，您为了他们拿出府库中的金钱，把人赎出来，归还给他们的父母，因此远近都仰敬而归心于您。现在您即位当皇帝而实行相反的办法，让穷人的子女去为富人做役使，这样合适吗？'先帝以为我说得对，将要治冯延鲁的罪。当时我以为冯延鲁愚蠢，不足以责备他。先帝便把冯延鲁的奏章斜封了，抹了三笔，拿进宫去。请您让人到诸宫中去寻求，必然还在。"齐王让人取出先帝时留在宫中的章奏千余道，都是斜封后一抹的，果然找到冯延鲁的上疏。然而，由于烈祖的遗诏已经施行，也就没有再做改变。

4 闽国富沙王王延政在建州称帝，国号大殷，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天德。把将乐县改作镛州，延平镇改作镡州。把其妻张氏立为皇后。任用节度判官潘承祐为吏部尚书，节度巡官建阳人杨思恭为兵部尚书。没有多久，把潘承祐任为同平章事，杨思恭调任仆射，掌握军国之事。

王延政穿着帝王用的褚袍视事，但牙将参拜以及接见邻国的使者，还是实行藩镇的礼制。

殷国国小民贫，军事活动不停息。杨思恭由于善于聚敛民财而获得宠幸，增收田亩山泽的税赋，乃至于鱼盐蔬果，没有不加倍征收的，闽国人称他为"杨剥皮"。

5 三月，己卯朔(初一)，后晋朝廷任用中书令赵莹为晋昌节度使兼中书令；任用晋昌节度使兼侍中桑维翰为侍中。

6 南唐元宗李璟即位，实行大赦，改年号为保大。秘书郎韩熙载请求等过了年后再改元，没有依从。尊崇皇后为皇太后，册立王妃钟氏为皇后。

南唐国主李璟尚未听政视事，冯延巳已经屡次入朝陈述政事，一天来几次，国主说："书记有正常的职守，为什么这样烦琐啊！"

南唐国主为人谦虚谨慎，初即位，不呼唤大臣的名字，几次邀请公卿议论政治措施，李建勋对人说："主上宽仁大度，比先帝为好；但是性格和习惯尚未定型，如果没有正派人辅佐，只怕不能守住先帝创立的基业。"

南唐国主任用镇南节度使宋齐丘为太保兼中书令，奉化节度使周宗为侍中。国主因为宋齐丘、周宗是先朝的功勋旧臣，所以顺从人望召他们为宰相，但政事都由自己作决定。

调徙寿王李景遂为燕王，宣城王李景达为郢王。

从前，南唐国主为齐王，知政事，每当有过失时，常梦锡常常率直上言来规劝更正他；开始虽然厌烦，最后总是原谅他直言而称赞他。及至即位称帝，答应让他做翰林学士，宋齐丘的党羽忌恨他，加给他封驳皇帝制书的罪名，贬降为池州判官。池州这个地方在南唐辖境中有较多贬迁的官属，节度使上蔡人王彦俦防备控制他们很严厉，几乎不能维持生活，惟独对待常梦锡仍如他在朝廷时一样。

宋齐丘对待陈觉素来厚重，南唐国主也认为陈觉是有本事的人，便委以重任。冯延巳，冯延鲁、魏岑三个人虽然是齐王府的旧僚属，也都依附于陈觉，他们与休宁人查文徽互相勾结援引，把持败坏政事，南唐人把陈觉等人称作"五鬼"。冯延鲁从礼部员外郎升迁为中书舍人、勤政殿学士，江州观察使杜昌业听说了，感叹地说："国家用来驱使驾驭君臣的，就在于掌握官爵的任免。如果有一句话说中了主上的心意，便骤然把他提拔到通达显要的地位，那末以后再有立功于国家的人，拿什么来赏授他呢！"没过几天，南唐国主把魏岑和查文徽都提拔为枢密副使。魏岑得志以后，不久遇到陈觉遭逢母亲的丧事归里守孝，魏岑就揭露宣扬陈觉的过失和恶行，把他排斥掉。

7 南唐在濠州设置定远军。

8 南汉殇帝刘玢骄横奢侈，不喜欢过问政事。南汉高祖刘龑还在丧殡之中，他就大作声乐酣饮；夜间同娼女鬼混，让男人和女子脱光衣服而加以观赏取乐。左右的人有不合心意的往往弄死，没有人敢作劝谏；只有他的兄弟越王刘弘昌和内常侍番禺人吴怀恩多次进谏，不采纳。经常猜忌他的几个弟弟，每次邀集人参加宴会，就命宦官把守大门，君臣和宗室都要脱衣搜查，然后才能进门。

晋王刘弘熙想要谋取他，便用盛妆打扮声妓，博取他的高兴，促使他更加作恶。南汉主刘玢喜爱空手搏斗，刘弘熙便命指挥使陈道庠引领力壮的武士刘思潮、谭令锺、林少强、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个人在晋王府中习练格斗，南汉主听说很高兴。丙戌(初八)，同诸王在长春宫宴饮，观赏格斗，直到夜晚才停止酒宴，南汉主大醉。刘弘熙命陈道庠、刘思潮等人拖拽南汉主，把他拉杀了，并把他的左右随从也都杀了。

第二天早上，百官诸王不敢进入宫廷，越王刘弘昌带领诸弟来到南汉高祖刘龑的寝殿，迎接刘弘熙即皇帝位，改名为刘晟，把年号改为应乾。任命刘弘昌为太尉兼中书令、诸道兵马都元帅，主持政事；循王刘弘杲为副元帅，参预政事。陈道庠及刘思潮等都受到很丰厚的赏赐。

9 闽主王曦纳娶金吾使尚保殷之女，立为贤妃。尚妃长得特别美貌，王曦很宠幸她；王曦喝醉酒的时候，尚妃所要杀的人就把他杀了，所要宽宥的人就把他放了。

10 夏季，四月，戊申朔(初一)，出现日食。

11 南唐任用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勋为昭武节度使，镇守抚州。

12 殷国王延政的将领陈望等进攻闽国的福州，进入其西廓，接着又打败仗而归去。

13 五月，殷国的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潘承祐上书陈奏十件事，大体上说："兄弟之间互相攻战，违逆伤残天理，这是一。赋税征敛过于烦重，调用劳役没有节制，这是二。征集百姓服兵役，大家羁留在征途愁怨不尽，这是三。杨思恭掠夺民众衣食，让民众把怨恨归聚于主上，群臣不敢揭发指责，这是四。疆土狭隘，却过多设置州县，增添官吏，困扰百姓，这是五。修治道路，载运粮食，将要攻打汀州，却不考虑金陵的南唐、钱塘的吴越要乘着国家戍守虚乏来袭击，这是六。搜求有钱的人，输财多的补授官职，逃欠征赋的判受刑罚，这是七。延平一带的几条河道，征收果、菜、鱼、米等税，获得的利益很少，而招来怨恨却很大，这是八。我国同南唐、吴越相邻，建国称帝以来，没有通派使者，这是九。宫室台榭，崇建华饰，没有节制，这是十。"殷主王延政大怒，削去了潘承祐的官爵，勒令他还归私第。

14 南汉中宗刘晟自立以后，国内议论泛滥。循王刘弘杲请求杀刘思潮等人来向中外表白，汉主不依从。刘思潮等听说后，诬诉刘弘杲谋反，南汉主刘晟命令刘思潮等暗中侦察他。一天，刘弘杲正在宴客，刘思潮与谭令锺带领卫兵，突击而入，杀了刘弘杲。于是南汉主刘晟谋划把几个弟弟都杀了，以为越王刘弘昌贤能而得人心，于是更加忌恨他。雄武节度使齐王刘弘弼自以为居处大镇，怕加祸，请求入归朝廷；南汉主准许了他。

15 过去，闽主王曦侍奉康宗王昶宴会，遇上新罗国进献宝剑，康宗举起剑问同平章事王倓说："这个可以干什么用？"王倓回答说："可以斩杀当臣子而不忠于主上的人。"当时王曦已经怀有叛心，吓得连脸色都变了。到了

王曦篡位以后，宴请君臣的时候，又有进献宝剑的，王曦便命人发掘王倓的坟墓，用剑斩杀了他的尸首。

校书郎陈光逸对他的朋友说："主上没有道德，没有多久就会灭亡；我打算冒死进谏。"他的朋友阻止他，不听。陈光逸上书谏说王曦大恶五十条。王曦发怒，命令卫士鞭打他几百下，没有死；便用绳子绑住他的脖子，悬挂在庭院的树上，很长时间才断了气。

16 秋季，七月，乙丑(十三日)，后晋出帝下诏，由于年岁饥荒，国家财用不足，分路派遣六十余使者，到诸道去搜求民间谷物。

17 吴越王钱弘佐刚刚立爵，上军统使阚璠逼强霸道，排斥异己，钱弘佐辖制不了他；内牙上都监使章德安多次同他争执，右都监使李文庆也不依附于阚璠，乙巳(二十七日)，把章德安贬官到处州，李文庆贬到睦州。阚璠与右统军使胡进思更加专横。阚璠是明州人；李文庆是睦州人；胡进思是湖州人。

18 南唐主李璟遵循烈祖李昇的意旨，任用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金陵尹燕王李景遂为诸道兵马元帅，徙封为齐王，居住在东宫；任用天平节度使、守侍中、东都留守郓王李景达为副元帅，徙封燕王；宣告中外，约定传位给他们。册立长子李弘冀为南昌王。李景遂、李景达坚决辞让，没有答应。李景遂自己发誓，一定不敢做嗣王，把自己的字改为退身。

19 南汉指挥使万景忻在循州把张遇贤打败。张遇贤向神祷告，神说："攻取虔州，大事就会成功。"张遇贤便带领起义兵众跨越南领，北向虔州。南唐百胜节度使贾匡浩不作防备，张遇贤的兵众十多万人攻陷所到诸县，又打败州属守兵，于是虔州守兵不得不把城门在白天也关闭起来。张遇贤在白云洞建造起宫室营署，派将领兵四出抢掠。贾匡浩是唐昭宗时贾公铎的儿子。

20 八月，乙卯(初九)，南唐主李璟立他的幼弟李景迈为保宁王。南唐主的母亲宋太后不满意李景迈的生母种夫人得宠，多次要害李景迈，南唐主极力把他保全下来。

21 夏州牙内指挥使拓跋崇斌企图造反，绥州刺史李彝敏准备帮助他，事情被后晋朝廷发觉；辛未(二十五日)，李彝敏放弃了绥州，与他的弟弟李彝俊等五人逃奔延州。

22 九月，后晋出帝石重贵尊他的生母秦国夫人安氏为皇太妃。安太妃是代北人。出帝侍奉太后、太妃很恭谨，对待几个弟弟也友爱。

23 过去，河阳牙将乔荣，跟随赵延寿投归契丹，契丹任命他为回图使，在契丹和晋境之间往来贩卖贸易，在后晋京都大梁设置了官邸。待到契丹同晋国有了嫌隙时，景延广说服出帝把乔荣囚拘在牢狱里，把他府邸中的财宝都夺取过来。凡是契丹的人在晋国境内贩卖贸易者，都杀了，夺取其财货。晋国的大臣都上言说契丹有过大功，不能辜负。戊子(十三日)，释放了乔荣，慰问并赏赐他，让他归返契丹。

乔荣向景延广告辞，景延广说大话："回去告诉你的主子，先帝高祖是北朝所扶立，所以向你们称臣上表章。现在的皇帝乃是中国自己所立，之所以还向北朝降低身份，正是因为不敢忘记先帝同北朝做过盟约的缘故。作为邻邦自称为孙，已经足够了，没有再向北朝称臣的道理。北朝的皇帝不要听信赵延寿的诱骗，轻慢欺侮中国。中国的兵将马队，是你亲眼看到的。祖翁如果发怒来侵犯，孙儿有十万横磨凌厉的剑，足以用来相待。以后如果被孙儿打败，被天下人取笑，可不要后悔呀！"乔荣自己认为丢掉了货物和钱财，怕归来获罪，并且想替今后取得证据，就说："您说的内容太多，怕遗忘了说不全，希望把您讲的话用纸墨记录下来。"景延广便让属吏记下他的话交给乔荣，乔荣就拿着证据把情况都告诉了契丹主。契丹主耶律德光大怒，向中原发动进攻的心志便决定下来。晋国使者来到契丹，都被执系在幽州，不能见到契丹主。

桑维翰屡次请求用谦逊的语言向契丹道歉，往往被景延广所阻拦。出帝因为景延广有扶立他继位的功绩，所以恩宠比群臣都高；又总管宫廷宿卫将士，因此朝中大臣不敢同他争论。河东节度使刘知远，知道景延广必然要造反，但是怕景延广正在当权用事，不敢上言，只是更加募集兵丁，奏请设置兴捷、武节等十多个军镇，用以防备契丹。

24 甲午(十九日)，后晋定难节度使李彝殷奏报绥州刺史李彝敏作乱的情况，出帝下诏，拘执李彝敏押送夏州，把他杀了。

25 冬季，十月，戊申(初三)，后晋出帝册立吴国夫人冯氏为皇后。

从前，后晋高祖石敬瑭喜爱他的小弟弟石重胤，把他当作儿子来养育；后来石敬瑭留守邺都时，聘娶副留守安喜人冯濛的女儿给石重胤做媳妇。石重胤早死，冯夫人寡居，长得美，当时齐王石重贵看到他的婶母喜欢上了；后晋高祖去世，棺材还未殡葬，石重贵便把其婶母娶了过来。群臣都来祝贺，出帝石重贵对冯道等人说："遵皇太后之命，同众卿不举办大庆。"群臣退出，出帝与冯夫人酣饮为乐，经过高祖灵柩之间，用酒酹地而祷告说：

“皇太后之命，同先帝不搞大庆。”左右之人不觉失笑，出帝自己也发笑，对左右的人说：“我今天当了新女婿，怎么样？”冯夫人和左右都大笑。皇太后虽然恼恨，也没有办法。

冯夫人正位中宫之后，经常干预朝政。她的哥哥冯玉，当时任礼部郎中、盐铁判官，少帝骤然把他提拔为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同他议论政事。

26 南汉主刘玢命令韶王刘弘雅退休。

27 南唐主李璟派遣洪州营屯都虞候严恩领兵讨伐张遇贤，任用通事舍人金陵人边镐为监军。边镐用虔州人白昌裕为主持谋划的人，出击张遇贤，多次打败他。张遇贤向神祷告，神不再讲话，他的徒众大为恐惧。白昌裕劝边镐砍伐树木开辟出道路，从他们的营寨后面来袭击他们，张遇贤舍弃了他的徒众奔向别将李台。李台知道求神没有应验，便擒拿张遇贤来投降，在金陵市街上把他斩杀。

28 十一月，丁亥（十三日），南汉主刘晟在南郊祭祀，实行大赦，改年号为乾和。

29 戊子（十四日），吴越王钱弘佐纳妃仰氏，是仰仁诠的女儿。

30 过去，后晋高祖石敬瑭把三百马匹马借给平卢节度使杨光远，景延广用出帝诏命向他索取，杨光远发怒说：“这是怀疑我啊！”暗中召唤他的儿子单州刺史杨承祚，戊戌（二十四日），杨承祚声称母亲有病，夜间，打开城门奔向青州。庚子（二十六日），后晋朝廷任用左飞龙使金城人何超暂时主持单州事务。派遣内班使者去赏赐给杨光远玉带、御马，用来安抚他的心意。

壬寅（二十八日），派遣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郭谨领兵镇守郓州。

31 南唐在永陵安葬光文肃武孝高皇帝李昇，庙号烈祖。

32 十二月，乙巳朔（初一），后晋派遣左领军卫将军蔡行遇领兵镇戍郓州。杨光远派遣骑兵进入淄州，劫掠了刺史翟进宗还归青州。甲寅（初十），朝廷调徙杨承祚为登州刺史，用来顺应他行事方便。

杨光远更加骄纵，暗中陈告契丹，说晋主辜负恩德违背盟约，境内饥荒严重，公家和民间困乏穷竭，乘这个时候攻打，一举可以夺取晋室天下；投降契丹的赵延寿也劝说契丹南征。契丹主耶律德光便聚集山后和卢龙的兵众共合五万人，让赵延寿统领他们，并委任赵延寿经略中国，说：“如果能夺得中国，定当立你当皇帝。”又常常指着赵延寿对晋国的人说：“这就是你们的皇帝。”赵延寿相信这个，因此替契丹尽力，谋划夺取中国的办法。

后晋朝廷知道这种谋划，丙辰（十二日），派遣使者在南乐筑城及设置德清军，征调附近各道的兵力以防备契丹。

33 南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谨自守，中书令宋齐丘广泛地树立自己的朋党，千方百计排挤他。周宗涕泣地诉陈于南唐主，南唐主因此轻慢宋齐丘。

不久，陈觉被疏远，便把宋齐丘派出去当镇海节度使。宋齐丘很怨愤，上表要求回归九华山旧时隐居处，南唐主知道他的欺诈，只上一表，便批准他，并赐给他诏书说：“明天的行程，是从前应许的。朕确实知道先生，因此不违背先生的志趣。”仍然赐给他封号：九华先生，封为青阳公，享受一县的租税。

宋齐丘便营建一处大的府第在青阳，旌旗兵马，武将文吏，都和王公一样，但是，忧郁更加厉害了。

34 宁州酋长莫彦殊把他所属的温那等十八州归附于楚国；那些州没有官府，只是立碑牌在山冈或土堆之上，稍微施行些恩惠或威严，加以笼统牵制而已。

35 这一年，春季、夏干旱，秋季、冬季大水泛滥。蝗灾大起，东边从海堰开始，西边到达陇山，南边跨过长江、淮河，北边至于幽州、蓟州，原野、山谷、城廓、庐舍都飞满了，竹叶、树叶都被吃光了。再加上官府搜刮民间谷物，使差督催责罚严苛而且紧急，以至封闭碓臼碾磨，不留口粮，有因为隐匿粮谷而犯罪抵命的。县令往往由于督催不上来，归还印信自己弹劾弃官逃去的。民众饥饿而死的达数十万口，流亡逃荒的不可胜计。因此留守、节度使以下到将军，各自捐献马匹、金帛、粟草，用来帮助国家。

后晋朝廷因为恒州、定州饥馑严重，特许不收刮民间谷物。顺国节度使杜威奏称军粮不足，请求像各州一样搜求，朝廷准许。杜威用判官王绪的谋略，检查索求几乎净尽，获得一百万斛。杜威只奏报三十万斛，其余都收进他的家里；又命令判官李沼用向民间借贷的名义，又搜取百万斛，来春出售，得钱二百万缗，全境受其苦害。定州的官吏也想引援杜威在恒州的先例上奏，义武节度使马全节不准许，说：“我做观察使，职责在于养民，怎忍心学他那种做法啊！”

36 楚地多产金银，茶叶的利润尤其厚重，因此财赋货物的收入丰富。然而楚王马希范，奢侈的贪欲无尽无休，喜欢自己夸大。制作长枪大槊，用黄金作装饰，可以执举而不可用。募集了八千多有钱人家的子弟长得丰满润泽的人，设为银枪都。宫室、园圃、服用的东西，必求奢侈靡费到极点。建造九龙殿，用沉香木雕刻为八条龙，

用金宝作饰物，长十多丈，绕柱相向；马希范坐在其中，自己作为一条龙，他戴的襆头，巾带一丈多长，用来象征龙角。

用度不足，便加重赋敛。常常派遣使差查计田亩，专事增加顷亩来记功，民众负担不起租赋而逃走。楚王却说："只要田地在，何愁没有粮食吃！"命令营田使邓懿文查核逃税的田亩，募集民众耕种出租。民众舍弃旧田而去租种新地，只够维持自己生存，从西到东，各自把营生之业丢失了。又听任庶人捐钱拜官，按输钱多少作为买官高低的等级。富商大贾，安排在有品阶的行列。在朝外做官又还朝为官的，必然要求他向朝廷作贡献。老百姓，便有钱的捐财，强壮的当兵，只有贫穷薄弱的受刑罚。又设立信箱，让人投入匿名信相互告发，以至有人因而族灭全家的。

这一年，采用孔目官周陟的建议，下令在正常租税之外，大县贡纳米二千斛，中县一千斛，小县七百斛；没有米的输纳布帛。天策学士拓跋恒上书说："殿下生长在深宫之中，继承已经完成的家业，身体没有经历过种庄稼的辛劳，两耳没有听到过战争鼙鼓的声音，骑着马驰骋遨游，住的是雕梁画栋，吃的是山珍海味。国家财政艰难，府库里空虚了，反而浪费越来越严重；人民生计困穷，老百姓过不了日子，却还不断加重赋敛。现在地处淮南的唐朝是敌对之国，南方占据番禺的南汉怀着吞并之心，近邻荆渚天天在窥伺我们，远地溪洞之族期待我们的接济。俗话说'足寒伤心，民怨伤国'。希望能够停止输纳米谷的命令，杀了周陟来向州县谢罪，去掉不急的事务，减少兴建的劳役，不要招致一旦祸败，被四方所耻笑。"楚王大怒。过几天，拓跋恒请求谒见，楚王以白天睡觉推辞不见。拓跋恒对客将区弘练说："大王随心所欲而拒绝进谏，我等着看他一家千口飘零过不了日子了。"楚王更加发怒，从此终身不再见他。

37　闽主王曦出嫁他的女儿，索取记载将吏朝见的名册来察看，朝士有十二人没有来朝贺，都在朝堂施行廷杖。因为御史中丞刘赞没有揭发弹劾这种人，也将要杖责他，刘赞义愤不甘受辱，准备自杀。谏议大夫郑元弼劝谏说："古时候刑不上大夫。中丞是掌握百官刑罚制度的人，怎能对他打板子！"王曦严厉地说："你想效仿魏徵吗？"郑元弼说："我把陛下当作唐太宗，所以才敢效仿魏徵。"王曦怒气稍微缓解，才把刘赞释放了，结果刘赞竟然因此忧虑而死。

开运元年(甲辰，公元 944 年)

1　春季，正月，乙亥(初二)，边防的藩镇向后晋朝廷派飞骑驰告："契丹前锋将赵延寿、赵延照统领兵众五万人来侵犯，逼近贝州。"赵延照是赵思温的儿子。

起先，后晋朝廷因为贝州是水陆要冲，便大量聚集粮草，是大举进军时的数年储存，用以防备契丹。军校邵珂，性格凶狠不讲理，永清节度使王令温贬黜了他。邵珂怨恨，暗中派人跑到契丹，说："贝州粮食多而兵力弱，容易攻取。"不久，王令温入朝，执政者任用前复州防御使吴峦暂时主持州务，吴峦到达贝州，推诚对待将士；接着就赶上契丹兴兵侵犯，吴峦是个书生，没有爪牙，邵珂自己提出请求，愿意以死效力，吴峦让他领兵把守南门，自己把守东门。契丹主亲自攻打贝州，吴峦用全力抗拒他，把他的攻城器具几乎都烧光了。己卯(初六)，契丹又来攻城，邵珂引领契丹兵从南门进来，吴峦投井而死。契丹便把贝州城攻取下来，所杀害的晋国军民几近万人。

庚辰(初七)，后晋朝廷任用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河阳节度使符彦卿为马军左厢排陈使，右神武统军皇甫遇为马军右厢排陈使，陕府节度使王周为步军左厢排陈使，左羽林将军潘环为步军右厢排陈使。

2　太原报奏契丹进入雁门关。恒州、邢州、沧州都报奏契丹来侵犯。

3　成德节度使杜威派其幕僚曹光裔去见杨光远，向他陈述依违朝廷的祸福，杨光远派曹光裔向后晋朝廷入奏，说："杨承祚逃归青州，是因为母亲有病。既然承蒙朝廷施恩原谅，合家都感谢朝廷的恩惠。"后晋朝廷相信了他的话，派遣使者同曹光裔一道再次去安抚告谕他。

4　南唐任用侍中周宗为镇南节度使，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居咏为镇海节度使。

5　南唐主李璟决定传位给他的弟弟齐、燕二王。翰林学士冯延巳等因此想隔绝朝廷内外来把持权柄。辛巳(初八)，南唐主下敕令："齐王李景遂参与决定庶政，百官中只有枢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可以向天子陈奏事情，其余的人除非召对，不得进见。"国中人士大为惊骇。给事中萧俨上疏极力争论，疏被压下不予上报。侍卫都虞候贾崇叩首阁门请求接见，说："为臣侍奉先帝三十年，看到先帝接见疏远之人，辛勤专致不敢懈怠，下边的情状还有不能上达的。陛下新即位，所依靠的是什么样人，便马上同群臣隔绝？为臣老了，不能再亲身得见陛下的颜色。"因而流泪满面，呜咽不已。南唐主感悟，急忙收回先前下的敕令。

南唐主在宫中建造高楼，召集侍臣观看，众人都叹赏赞美。萧俨说："只恨楼下没有修个井。"南唐主问他为什么。回答说："因为这个不如陈后主的景阳楼而已。"南唐主发怒，把他贬官到舒州，观察使孙晟派兵防备他。萧俨说："我是因为直言进谏而得罪，不是有异志。从前在顾命的时候，您老兄几乎把社稷引向危亡，那种罪过难道不比我萧俨更重吗？今天你反而来防备我呀！"孙晟惭愧惶恐，立即解除防设。

6 后晋出帝遣派使臣带着书信送给契丹，契丹已经屯驻邺都，不得通过而返回。

壬午(初九)，任命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景延广为御营使，前静难节度使李周为东京留守。这一天，高行周率领前军首先出发。当时用兵的方略和号令都出自景延广，从宰相以下，都不能参预；景延广借着权势任性使气，凌侮诸将，即使是天子也不能制止他。

乙酉(十二日)，出帝从东京出发。丁亥(十四日)，滑州奏报契丹兵到达黎阳。戊子(十五日)，后晋帝到达澶州。

契丹主耶律德光屯驻元城，赵延寿屯驻南乐，契丹任命赵延寿为魏博节度使，封爵魏王。

契丹侵犯太原，刘知远与白承福联合二万士兵迎击。甲午(二十一日)，后晋朝廷任命刘知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杜威为副招讨使，马全节为都虞候。丙申(二十三日)，派遣右武卫上将军张彦泽等统兵在黎阳抗拒契丹。

7 戊戌(二十五日)，蜀主孟昶恢复用将相遥领节度使。

8 出帝再次遣派翻译孟守忠给契丹送信，要求恢复旧好。契丹主复信说："已经形成的局势，不能改变了。"

辛丑(二十八日)，太原奏报：在忻州秀容打败了契丹，斩了敌人首级三千。契丹兵从鸦鸣谷逃遁。

9 殷国铸造"天德通宝"大铁钱，一当百。

10 南唐主李璟派使者送书信给闽主王曦和殷主王延政，责备他们不该兄弟之间兴动干戈。王曦复信，引用周公诛除管叔、蔡叔和唐太宗诛除建成、元吉作比喻。王延政复信，斥责南唐主篡夺杨氏天下。南唐主发怒，便与殷国绝了交。

11 天平节度副使、知郓州事颜衎派遣观察判官窦仪上奏后晋朝廷："博州刺史周儒把城池向契丹投降，又同杨光远通使往来，引导契丹兵从马家口渡过黄河，擒去左武卫将军蔡行遇。"窦仪对景延广说："北虏如果渡过黄河与杨光远联合，黄河以南就危险了。"景延广认为他说得对。窦仪是蓟州人。

(白隅　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四卷

后晋纪五　后晋齐王开运元年(甲辰，公元944年)

1 二月，甲辰朔(初一)，后晋朝廷命前保义节度使石赟把守麻家口，前三胜节度使何重建把守杨刘镇，护圣指挥白再荣把守马家口，西京留守安彦威把守河阳。不久，周儒引领契丹将军麻荅从马家口渡过黄河，在东岸扎营，攻打郓州北津以接应杨光远。麻荅是契丹主耶律德光的堂弟。

乙巳(初二)，后晋派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李守贞、神武统军皇甫遇、陈州防御使梁汉璋、怀州刺史薛怀让统兵万人，沿着黄河水陆并进。李守贞是汉阳人；梁汉璋是应州人；薛怀让是太原人。

丙午(初三)，契丹兵在戚城包围了高行周、符彦卿及先锋指挥使石公霸。起先，景延广命令诸将分地而守，不许相互救援。此时，高行周等告急，景延广延缓地报告后晋出帝，后晋出帝自己带兵去救援。契丹兵围解除退去，三将涕泣地诉说救兵来得太慢，几乎不能免于一死。

戊申(初五)，李守贞等到达马家口。契丹遣派一万步兵修筑堡垒，在其外散布骑兵戍守，其余兵众数万人屯驻在河西，有船数千艘运渡兵卒。没有多久，晋兵迫近他们，契丹的骑兵退走，晋兵进攻其堡垒，攻下了它们。契丹兵大败，骑马过河的人被淹死几千人，被俘、被杀的也有几千人。黄河西边的兵痛哭着退走，从此不敢再向东来。

2 辛亥(初八)，定难节度使李彝殷奏报：统兵四万从麟州渡过黄河，侵入契丹之境。壬子(初九)，任命李彝殷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

过去，契丹主取得贝州、博州，都对这个地方的人加以抚慰，或者拜授官职、赐给有纹彩的官服。等到在戚城及马家口打了败仗，以后他就恼恨了，把所虏得的民众都杀了，俘获的军士都烧死。因此引起晋国人的愤怒，团结合力，奋起斗争。

杨光远带领青州兵，想向西与契丹兵会合；戊午(十五日)，后晋出帝下诏，命令石赟分出兵马驻扎在郓州，来防备他。

出帝诏命刘知远带领本部兵马从土门出恒州，进击契丹，又诏命他在邢州与杜威、马全节会合。刘知远引兵驻扎在乐平不再前进。

3 后晋出帝居丧将近一年，就在宫中演奏细声女乐。等到出师北讨时，常常让左右之人奏三弦、琵琶，和以羌笛，击鼓唱歌舞蹈，并说："这不是作乐啊。"庚申(十七日)，百官上表请求听乐，下诏不许。

4 壬戌(十九日)，杨光远围困棣州，刺史李琼出兵把他打败，杨光远烧了营寨退回青州。癸亥(二十日)，后晋朝廷任命前威胜节度使何重建为东面马步都部署，统兵屯驻郓州。

5 阶州、成州义军指挥使王君怀率领所部千余人叛晋降蜀，请求当向导去攻取阶、成二州。甲子(二十一日)，蜀人攻打阶州。

6 契丹假装舍弃了元城退去，把精锐骑兵埋伏在古顿丘城，来等待晋军与恒州、定州之兵会合之后再迎击它。邺都留守张从恩几次奏报北虏已经遁走，大军打算进击追逐它，后来由于遇上下雨而停止。契丹设置埋伏十多天，人马饥饿疲乏，赵延寿说："晋军都在河上，惧怕我们的精锐，必定不敢向前；不如就地攻下其城，四面合兵攻打，夺取黄河上的浮桥，那么天下就平定了。"契丹主听从了他的话，三月，癸酉朔(初一)，亲自领兵十余万在澶州城的北面排开阵势，东面和西面横向包围城的两角，登城观望，看不见边际。高行周的前锋部队在戚城之南，与契丹兵交战，从晌午到日落，互有胜负。契丹主耶律德光指挥精兵向着中军进击而来，晋帝石重贵也率兵出来摆开阵势等待他过来。契丹主望见晋军的盛况，对左右说："杨光远说晋兵之半数已经饿死，现在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使用精锐骑兵从左方和右方攻打，晋军丝毫不动，万弩齐发，飞矢落下遍地都是。契丹兵稍向后退；又向晋军的东翼进攻，也攻不下来。苦战到晚上，两军死亡的不可胜数。天黑以后，契丹引兵后退，在三十里之外扎营。

乙亥(初三)，契丹主帐中的小校盗其马逃来晋军，说契丹已经传递木书信契，收军北去。景延广怀疑有诈，关闭军垒不敢追击。

7 南汉主刘晟命中书令、都元帅越王刘弘昌到海曲进谒烈宗刘隐的陵墓，到了昌华宫后，指使盗贼把他杀了。

8 契丹主从澶州向北兵分两路，一支出沧州、德州，一支出深州、冀州而归去。所过的地方，大事焚烧抢掠，方圆面积有一千里，民间财物几乎被抢光了。留下赵延照为贝州留后。麻荅攻陷德州，捉住刺史尹居璠。

9 闽国拱宸都指挥使朱文进、阁门使连重遇，杀了康宗王昶以后，常常害怕国人声讨他们，便互相结为婚姻，用来巩固自己的势力。闽主王曦对诛杀很随便，他游览西园，因为醉酒杀了控鹤指挥使魏从朗。魏从朗是朱文进、连重遇的党羽。又曾经在酒兴正浓时吟诵白居易的诗道："惟有人心相对间，咫尺之情不能料"，边诵边举酒对着朱、连二人，二人起立，流涕再拜，说："臣子侍奉君父，哪能有二心！"王曦没有什么反应，二人大为惶恐。

李后妒忌尚贤妃受到闽主王曦的宠爱，想要谋杀王曦而立她的儿子王亚澄为帝，派人告诉二人说："主上对待你们二位很不公平，怎么办？"

不久，李后的父亲李真生病，乙酉(十三日)，王曦到李真的府第问候疾病。朱文进、连重遇指使拱宸马步使钱达在马上把王曦杀了，召集百官到朝堂，向大家宣告说："太祖昭武皇帝光辉地开创闽国，现在子孙淫乱暴虐，使他的遗绪荒废坠落，上天厌弃王氏，应该另外选择有德的人拥立他为皇帝。"众人不敢讲话。连重遇便把朱文进推拥上殿升座，穿上帝王的衣服冠冕，帅领群臣向北面再拜称臣。朱文进自称闽主，把王氏宗族从王曦的弟弟王延喜以下少长五十余人，全部收拘，都杀了。埋葬了闽主王曦，谥为睿文广武明圣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庙号景宗。任用连重遇总领六军。礼部尚书、判三司郑元弼言词抗驳不屈服，罢黜他回归田里，在他将要投奔建州时，朱文进把他杀了。朱文进下令，遣出宫人，停止营建，以此改变王曦的政策。

殷主王延政遣派统军使吴成义领兵征讨朱文进，未能取胜。

朱文进加封枢密使鲍思润同平章事，任用羽林统军使黄绍颇为泉州刺史，左军使程文纬为漳州刺史。汀州刺史同安人许文稹，献出守郡向朱文进投降。

10 丁亥(十五日),后晋出帝下诏,命令太原、恒州、安州兵各还本镇。

11 辛卯(十九日),马全节攻打契丹的泰州,攻取下来。

12 后晋出帝敕令天下按籍征召乡兵,每七户按一个兵卒共同出兵械钱。

13 秦州兵救援阶州,出黄阶岭,在西平打败了蜀兵。

14 南汉任用户中侍郎陈偓同平章事。

15 夏季,四月,丁未(初五),缘河巡检使梁进用乡社兵收复了德州。己酉(初七),后晋朝廷命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保义节度使王周留镇澶州。庚戌(初八),出帝从澶州出发回师;甲寅(十二日),到达大梁。

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景延广,既已被将相和军民上下所厌恶,出帝也怕他不驯服,难于控制;桑维翰又提出他不救援戚城之罪,辛酉(十九日),给景延广加官兼任侍中,出朝任西京留守。任用归德节度使兼侍中高行周为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景延广郁郁不得志,看到契丹强盛,开始忧虑国家要破败,自身也危亡,便昼夜放纵饮酒。

后晋朝廷由于契丹入侵,国家财用更加困竭,便又遣派使者三十六人分到各道搜括民间财物,每个使者各封赐给上方宝剑,授以斩杀之权。这些使者经常带着吏卒随从,拿着锁链刑械、刀杖进入民众家里,小孩大人都很惊怕,想要求死都无路可走。那些州和县的官吏又借此机会为非作歹。

河南府应出缗钱二十万,景延广增加到三十七万。留守判官卢億向景延广进言说:"公爷高位兼居将相,富贵达到极点了。现在国家不幸,府库空乏竭尽,不得已索取于百姓,公爷怎么忍心再借机贪求私利,给子孙增加罪累啊!"景延广惭愧而停止增赋。

以前,后晋朝廷因为杨光远背叛,下诏命令兖州修筑守备设施。泰宁节度使安审信用建造城防楼堞的名义,搜括民间财物来充实自己的收藏。后晋朝廷大理寺卿张仁愿受派为括率使,来到兖州,收取缗钱十万。正适安审信不在,拘捕了他的守藏吏,指令取一个囤库的钱,便满足了所需之数。

16 戊寅(初七),后晋朝廷命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和泰宁节度使李守贞统领步骑二万人讨伐青州的杨光远,又遣派神武统军洛阳人潘环及张彦泽等统兵屯驻澶州,来防备契丹。

契丹派兵救援青州,晋国齐州防御使堂阳人薛可言迎击,打败了他们。

17 丙戌(十五日),后晋朝廷诏令诸州所按户籍征调的乡兵,号称武定军,共得七万余人。当时正值兵荒之余,再有这样的困扰,致使民不聊生。

18 丁亥(十六日),邺都留守张从恩上奏后晋朝廷:"赵延照虽然占据贝州,他指挥下的契丹兵卒都是久客在外思归,应该迅速进军攻打它。"诏令任用张从恩为贝州行营都部署,督率诸将进击。辛卯(二十日),张从恩奏报赵延照放火大肆抢掠,弃城而逃,屯扎在瀛州、莫州,依水设阻,巩固自己的阵地。

19 闽国朱文进遣派使者到南唐,南唐主李璟把使者囚禁起来,将要征伐闽国,正好遇到天气暑热、疫病流行才停止。

20 六月,辛酉(二十一日),后晋官军攻克淄州,斩杀杨光远的刺史刘翰。

21 后晋太尉、侍中冯道虽当宰相,但办事模棱两可,什么事都不拿主意。有人对出帝说:"冯道是和平时期的好宰相,现在是艰难之际,比如让参禅僧人去飞鹰搏兔,非其所擅。"癸卯(初三),任用冯道出朝为匡国节度使,仍兼侍中。

22 南汉主刘晟在他的私宅里幽禁齐王刘弘弼。

23 有人对后晋出帝说:"陛下想要抵御北狄,安治天下,非用桑维翰不可。"丙午(初六),恢复设置枢密院,任命桑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使,事情不论大小,都委托给他。几个月之间,朝廷的事稍见治绩。

24 黄河在滑州决口,淹浸了汴、曹、单、濮、郓五州的地区,环绕梁山合流入汶水。后晋朝廷诏命大规模发动几个道的民夫去堵塞。堵塞完成之后,晋帝要刻碑记载此事。中书令舍人杨昭俭进谏说:"陛下刻石记功,不如降下哀痛的诏书;点染翰章歌颂美德,不如颁发责备自己的文告。"晋帝认为他的话说得好而停止。

25 从前,后晋高祖石敬瑭割让北边的地盘来贿赂契丹,于是府州刺史折从远也随郡北属。契丹想把黄河以西的民众全部迁移去充实辽东,府州民众大为惊恐,折从远便据险抗拒。等到出帝与契丹绝交,派使者谕告折从远让他攻打契丹。折从远率领兵马深入北境,拔除契丹十多个营寨。戊午(十八日),任用折从远为府州团练使,折从远是云州人。

26 甲子(二十四日),恢复设置翰林学士。戊辰(二十九日),任用右散骑常侍李慎仪为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都官郎中刘温叟、金部郎中、知制诰武强人徐台符、礼部郎中李濬、主客员外郎宗城人范质,都任用为学

士。刘温叟是唐明宗时刘岳的儿子。

27 秋季，七月，辛未朔(初一)，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开运。

28 己丑(十九日)，后晋朝廷任命太子太傅刘昫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29 八月，辛丑朔(初一)，任用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为北面行营都统，顺国节度使杜威为都招讨使，督导十三个节度使来防备契丹。

桑维翰两次执掌朝政，调出杨光远、景延广到外藩，到这时统一指挥权，节度使十五人没有敢违抗者，当时人叹服他的胆略。

朔方节度使冯晖上奏章陈说自己没有老，还可留用，而晋帝下制令时没有提到他。桑维翰用诏旨让入值禁宫的学士拟写答诏说："不是制令忽略忘记，实在因为朔方是重要之地，不是你没有别人能够弹压得住。近来考虑把你移调内地，代替你的人也需要奇才。"冯晖得到诏书，极为高兴。

当时，军务、国事很繁重，百官及各地使者来请示、报告的人东水马龙，接连不断，桑维翰随事裁决，起初好像是没有经过思虑，人们怀疑他有所粗疏忽略，但退下来后仔细斟酌，终于没有可改变的。然而他当宰相时全以自己的爱憎，一饭之恩、瞪眼之怨，必定报复，人们因此对他也有非议。

契丹入侵的时候，出帝再次命令刘知远会师到太行山以东，都过期了还没有到。出帝怀疑他，对亲近的人说："太原很不听朕的话，必然有反叛的图谋。如果有当天子的福份，为什么不早点干！"到此时虽然任用他为诸军都统，实际上没有施行指挥的权力，密谋军国大事，都不让他参加。刘知远也自知被出帝疏远，只是谨慎处事自我守护而已。郭威看到刘知远有忧虑之色，对他说："河东地方山川险要坚固，风俗崇尚勇武，此地多产战马，安静的时候勤于农业生产，动乱的时候勇于练习军事，这是成就霸业和王道的依凭，有什么可忧虑的。！"

30 朱文进自称威武留后，暂时主持闽国事务，派使者呈奉表章向后晋朝廷称藩。癸丑(十三日)，后晋朝廷任用朱文进为威武节度使，主持闽国事务。

31 癸亥(二十三日)，后晋在澶州设置镇宁军，把濮州隶属其下。

32 当初，吴国濠州刺史刘金死后，他的儿子刘仁规代替了他；刘仁规死后，其子刘崇俊代替了他。南唐时烈祖李昇在濠州设置定远军，任用刘崇俊为节度使。不久，正遇上清淮节度使姚景死亡，刘崇俊用重礼厚赂朝中权要，要求兼领寿州。南唐主假装不明白他的意思，把刘崇俊调迁为清淮节度使，另任楚州刺史刘彦贞为濠州观察使，赶奔濠州代替了他；刘崇俊很后悔。刘彦贞是吴国刘信的儿子。

33 九月，庚午朔(初一)，发生日食。

34 丙子(初七)，契丹入侵遂城、乐寿，深州刺史康彦进击退了他们。

35 冬季，十月，丙午(初七)，南汉主刘晟在邕州把镇王刘弘泽毒死。

36 殷国国主王延政遣派其将陈敬佺领兵三千屯驻在尤溪及古田，卢进领兵二千屯驻在长溪。

泉州散员指挥使姚林人留从效对同列为官的王忠顺、董思安、张汉思说："朱文进屠灭了王氏家族，派遣他的心腹之人分别占据各州。我们这些人世代蒙受王氏的恩惠，却拱手服从奸贼，一旦富沙王攻下福州，我们死有余愧啊！"众人认为他说得对。十一月，留从效等各自率领军中所要好的壮士，夜晚在留从效家中饮酒，留从效骗诱他们说："富沙王已经平定福州，有密旨让我们讨拿黄绍颇。我看诸位的相貌，都不是久居贫贱之人。听我的话，富贵可以谋求；不然的话，大祸就要临头了。"众人都很积极响应，拿起棍棒，跳墙而入，捉住黄绍颇，把他杀了。留从效拿着泉州的印信到王继勋的府第去见他，请他出来主持军府的事务。留从效自称是平贼统军使，用匣子装了黄绍颇的首级，遣派副兵马使临淮人陈洪进捧着送到建州王延政那里。

陈洪进到达尤溪，福州方面的戍兵数千人挡住道路。陈洪进骗他们说："起义的部队已经诛杀福州的朱文进，我正加倍赶路到建州去迎接君王继承人，你们还戍守在这里干什么呢？"并把黄绍颇的首级给他们看，这些兵众便逃散了，有几员大将跟随陈洪进到了建州。王延政任用王继勋为侍中、泉州刺史，留从效、王忠顺、董思安、陈洪进都任为都指挥使。漳州将官程谟听说这件事后，也杀了刺史程文纬，扶立王继成暂理州府事务。王继勋、王继成都是王延政的本家侄儿，朱文进族灭王氏家族的时候，这两个人由于关系疏远而得以保全。

汀州刺史许文稹上表章请求顺降于殷国。

37 十二月，癸丑(十五日)，后晋朝廷任命朱文进为同平章事、封为闽国王。

38 李守贞围攻青州已经很长时间，城中食粮用尽，饿死的人有一大半。契丹的援兵不来，杨光远向遥远的契丹方向叩拜说："皇帝啊皇帝！把我杨光远耽误了！"他的儿子杨承勋、承祚、承信劝杨光远投降，以求能够保全家族。杨光远不答应，说："从前我在代北的时候，曾经用纸钱祭祀天池，纸钱下沉了，人们都说我应当为天子，姑

且等待一下。”丁巳(十九日),杨承勋杀了劝杨光远造反的节度判官丘涛等人,把他们的头送到李守贞处,放火大声喧闹,劫持他父亲住到私人宅第,向后晋朝廷上表等待治罪,开城接进官军。

39 朱文进听说黄绍颇死了,大为恐惧,用重赏招募兵卒二万人,遣派统军使林守谅、内容省使李廷锷统领他们进攻泉州,锣鼓之声相闻达五百里。殷主王延政派大将军杜进领兵二万救援泉州,留从效打开城门与福州兵交战,把对方打得大败,斩了林守谅,捉住李廷锷。王延政派统军使吴成义率领战船千艘攻打福州,朱文进遣派子弟到吴越作人质,向吴越求救。

从前,南唐翰林侍诏臧循,与枢密副使查文徽是同乡,臧循常作商贩,熟悉福建的山水情况,替查文徽谋划攻取建州的办法。查文徽上表南唐主请求用兵攻打王延政,而南唐国中之人大多数认为不可。南唐主李璟任命查文徽为江西安抚使,循行在辖境上,来察看是否可行;查文徽到达信州,上奏称攻击它必定能够取得胜利。南唐主便任命洪营屯都虞候边镐为行营招讨诸军都虞候,领兵随着查文徽讨伐殷国。查文徽从建阳进屯盖竹,听说漳州、泉州、汀州都降顺于殷,殷将张汉卿从镡州领兵八千将要来到,查文徽害怕,退保建阳。臧循屯驻邵武,邵武的百姓引导殷兵袭破臧循的军队,抓获了臧循,送到建州后就把他杀了。

40 后晋朝廷由于杨光远罪大,而他的几个儿子却归服朝廷,难于进行过份的诛杀,便命令李守贞斟酌处理。闰十二月,癸酉(初五),李守贞进入青州,派人把杨光远在他的别宅拉拽出来杀了,上报说是病死了。丙戌(十八日),恢复起用杨承勋,授官为汝州防御使。

41 殷国吴成义听说南唐兵来了,派人告诉福州的吏民、诈称:“唐兵帮助我们讨伐贼臣,大兵现在到了。”福州人更加恐惧,乙未(二十七日),朱文进派同平章事李光准等护送国宝给殷国。

丁酉(二十九日),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对他的徒众说:“我们世世代代侍奉王氏,现在受到贼臣的辖制,富沙王来了,有什么脸面见他!”于是率领他的徒众三十人披上铠甲奔向连重遇的府第,连重遇正用兵卒严密地保卫自己,这三十个人看到如此情状,稍微后退遁走。林仁翰手执长槊直奔向前刺连重遇,把他杀了,砍下他的头来示众说:“富沙王将要来到,你们这些人要全家族灭了!现在连重遇已死,为什么还不赶快去攻取朱文进来为自己赎罪!”众人踊跃地跟着他,从而杀了朱文进,迎接吴成义进城,用匣装了朱、连二人的首级送往建州。

42 契丹再次大举入侵,卢龙节度使赵延寿引领兵马在前面先行进发。契丹前锋到达邢州,后晋顺国节度使杜威派人从近道向朝廷告急。晋帝准备亲自统兵进行抗拒,但恰好遇上生病,便命令天平节度使张从恩、邺都留守马全节、护国节度使安审琦会合诸道兵马屯驻邢州,武宁节度使赵在礼屯驻邺都。

契丹主耶律德光率领大兵接着来到,在元氏建造牙城。后晋朝廷惧怕契丹兵力强盛,下诏令张从恩等稍作退却,因此诸军恐惧,不能形成部伍,丢弃兵器铠甲,所过地方都焚烧抢掠,等退到相州时,已无法再作整顿。

二年(乙巳,公元945年)

1 春季,正月,诏令赵在礼回师驻扎在澶州,马全节还师邺都;又遣派右神武统军张彦泽屯驻黎阳,西京留守景延广从滑州引兵把守胡梁渡。庚子(初三),张从恩奏报:契丹逼近邢州,出帝下诏,命滑州、邺都再次进军抗拒。义成节度使皇甫遇领兵赴邢州。契丹侵犯邢、洺、磁三州,几乎把那里抢光杀尽,然后进入邺都境内。

壬子(十五日),张从恩、马全节、安审琦将全部行营兵数万列阵在相州安阳水之南。皇甫遇与濮州刺史慕容彦超率领数千骑兵往前方窥测契丹情况,到了邺县,将要渡过漳水,遇上数万契丹兵,皇甫遇等边战边退;到了榆林店后,契丹大队人马来到,皇甫遇与慕容彦超二将谋议说:“我们现在退走,将会死尽无遗了!”便停止退却,布设军阵,从午时到来时,力战百余回合,相互杀伤很多人。皇甫遇的马战死,便舍马进行步战;他的仆人杜知敏把自己骑的马给了他,皇甫遇乘上马再次进行战斗。很长时间之后,危困稍见缓解;寻找杜知敏,已经被契丹擒去,皇甫遇说:“杜知敏是个义士,不能丢弃他。”便与慕容彦超跃马杀入契丹军阵,夺取了杜知敏才回来。不一会儿,契丹又派出新兵来战,二位将领说:“我们这些人已经不能退走,只能以死报国了。”

太阳将要落山,拒守在安阳的诸将奇怪前去探测的兵马不见回来,安审琦说:“皇甫太师一点消息也听不到,必定是被北虏所围困。”话还未说完,有一人骑马来报,说皇甫遇等人被北兵数万人包围;安审琦立即引领骑兵出来,将要去救援,张从恩说:“此话未必可信,假如虏兵真的蜂拥而至,即使把我军全部派出,恐怕也不足以迎战,您去了能有什么用?”安审琦说:“成功或者失败,是天意,万一不管事,理当共同承受其后果。假如胡虏不继续向南来侵犯,而把皇甫太师白白丢失了,我们这些人有何面目去见天子!”于是渡过安阳水而向北进军。契丹兵看到烟尘扬起,便马上解围而逃跑。皇甫遇等才得以回来,与诸将一起返归相州,军中都叹服皇甫遇与慕容彦超二将的勇烈。慕容彦超本是吐谷浑人,与刘知远是同一民族。

契丹也引兵退归，其兵众自相惊恐地说："晋军全部过来了！"当时契丹主正在邯郸，听说后，立即向北遁走，不敢过夜，一直到了鼓城。

当晚，张从恩等议论说："契丹如果把全国人马都调发出来，我们的兵不多，城中粮食不足十天之用，万一奸人到契丹那里去报告我军的虚实，虏兵全部调发来包围我们，没多久我们就会死去。不如引兵去就食黎阳仓，南面依靠大河来抗拒他，方可以得到万全。"议论未决，张从恩带着兵先出发，诸军跟随着也出发；扰乱丢失，又乱得像从邢州出发时那样。

张从恩留下步兵五百人守护安阳桥，夜间四更时，主持相州事务的符彦伦对将佐说："今晚乱哄哄，人们没有坚强的意志，五百个疲惫兵卒，怎能守住桥梁！"便把人招进城来，依靠城池做防备。到天亮，一看，契丹数万骑兵已经列阵在安阳水之北，符彦伦命令城上扬动旌旗鼓噪，兵卒都遵守号令，契丹不能测知城中实情。到了辰时，赵延寿与契丹惕隐率领兵众渡水，环绕相州而向南前进，后晋朝廷诏令右神武统军张彦泽率兵趋赴相州。赵延寿等到达汤阴后，得到消息，甲寅(十七日)，又引退；马全节等拥有大军在黎阳，不敢追赶。赵延寿把武装着的骑兵全部列阵于相州城下，好像要攻城的样子，符彦伦说："这是胡虏将要退走而已。"派出五百全副武装的士卒，列阵在城北用以等待他们；契丹兵果然退走。

后晋任命天平节度使张从恩暂为东京留守。

庚申(二十三日)，振武节度使折从远进击契丹，包围胜州，接着攻打朔州。

出帝的病情稍见好转，河北相继告急。出帝说："现在不是安睡之时！"便部署分派诸将为出征作准备。

2 更改武定军名为天威军。

3 北面副招讨使马全节等奏报："据投降的人讲，虏众不多，应该乘着他散归部落的时机，大举发兵直袭幽州。"出帝以为对，便向诸道征兵。壬戌(二十五日)，下诏亲征；乙丑(二十八日)，出帝从大梁出发。

4 闽国的旧臣一起迎接殷主王延政；请他回福州，改国号为闽。王延政因为南唐兵正在犯境，顾不上迁都，任用他的侄子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继昌都督南都内外诸军事，坐镇福州；任用飞捷指挥使黄仁讽为镇遏使，统兵去防卫。

林仁翰来到福州，闽主王延政对他的赏赐很微薄；林仁翰也没有自己夸耀自己的功劳。

调发南都侍卫及两军甲士一万五千人到达建州，用来抗拒南唐兵。

5 二月，壬辰朔(初一)，后晋出帝北征来到滑州，命令安审琦屯驻邺都。甲戌(初七)，出帝从滑州出发，乙亥(初八)，到达澶州。己卯(十二日)，马全节等诸军按次序北上。刘知远听说以后说："中国疲乏困弊，保全自己还怕来不及；怎么能再去胡乱地挑动强盛的北胡，即使打胜了也免不了后患，况且不能取胜啊！"

契丹人从恒州还军，用弱兵驱赶着牛羊经过祁州城下，刺史下邳人沈斌出兵攻击他；契丹用精锐骑兵夺取了城门，州兵回不了城。赵延寿知道城中没有余兵，率领契丹兵紧急攻城；沈斌在城上，赵延寿对他说："沈使君，你是我的老相识，'择祸不如选择轻的'，为什么不早早投降！"沈斌说："侍中父子因为失算陷身在胡虏那边，忍心率引犬羊来摧残父母之邦；自己不认为惭愧和羞耻，反而有骄傲的颜色，这是为什么！沈斌即使弓折矢尽，宁可为国家去死，最后也不能仿效你的所为！"第二天，城池陷落，沈斌自杀。

6 丙戌(十九日)，出帝诏命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杜威率领本道兵马会合马全节等共同进军。

7 后晋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冯玉，宣徽北院使、权理侍卫马步都虞候太原人李彦韬，都是依靠自己是皇亲而挟恩当权的，他们厌恶中书令桑维翰，多次诋毁他。出帝想罢免桑维翰的政务，李崧、刘昫坚持谏阻而停止。桑维翰知道后，请求任用冯玉为枢密副使，冯玉很不平。丙申(二十九日)，御中下旨任命冯玉为户部尚书、枢密使，用以分削桑维翰的权柄。

李彦韬年少时侍奉阎宝，当仆夫，后来隶属后晋高祖石敬瑭帐下。石敬瑭从太原南下，留下李彦韬侍奉出帝，成为心腹，从此就受到宠信。他为人性格琐屑巧黠，与那些由于亲近而获宠的人相勾结，来蒙蔽出帝耳目；出帝依靠信赖他，以至于提升贬降将相，他也能够参与议论。他常常对人说："我不知道朝廷设置文官有什么用，我想把他们淘汰，慢慢地我将要全部去掉他们。"

8 南唐查文徽上表请求增加兵力，南唐主李璟任用天威都虞候何敬洙为建州行营招讨马步都指挥使，将军祖全恩为应援使，姚凤为都监，统兵数千会攻建州，从崇安进屯赤岭。闽主王延政派遣仆射杨思恭、统军使陈望领兵万人进行抗拒，排列栏栅在水的南面，十多天不出战，南唐兵不敢进逼。

杨思恭用王延政的命令督催陈望出战，陈望说："江、淮的兵是精锐的，将官熟悉用兵。国家的安危，全在这

一仗，不可不万全而后行动。”杨思恭生气地说：“南唐兵深入侵犯，陛下睡时不能合眼，把事情委托给将军。现在唐兵不出数千，将军拥有兵众万余人，不乘他立足未定而进击他，好像唐兵惧怕而自行退走，将军有何面目去见陛下呢！”陈望不得已，引兵涉水与唐兵交战。祖全恩等用大规模的兵众在前面迎击他，而让奇兵袭击他的后面，把他们打得大败。陈望战死，杨思恭只身免于一死。

王延政大为恐惧，绕城自守，招唤董思安、王忠顺，使他们率领五千泉州兵赶赴建州，分守要害之地。

9 起初，后晋高祖在澶州故城设置德清军，等到契丹入侵时，澶州、邺都之间的城守都陷落了。人们议论认为澶州、邺都相去一百五十里，应该在中途修筑城防来应接南北，晋帝听从了。三月，戊戌（初二），另筑德清军城，聚合德清、南乐的民众来充实它。

10 以前，光州人李仁达，在闽国做官任元从指挥使，十五年没有迁调职位。王曦做闽主的时候，反叛投奔建州，王延政做闽主时用他为将军。等到朱文进杀了王曦，又叛离了建州投奔福州，讲述了攻取建州的办法。朱文进厌恶他的反复，罢黜他留居在福清。浦城人陈继珣，也是叛离王延政投奔福州的，给王曦谋划攻取建州，王曦用他做著作郎。待到王延政取得福州后，二人都感到不能自安。

王延政的侄儿王继昌镇守福州，为人愚昧懦弱，嗜酒，不体恤爱护将士，将士多有怨恨。李仁达潜入福州，游说黄仁讽说：“现在唐兵乘胜而进，建州孤立而危险。富沙王不能保全建州，又怎能保护福州！从前王氏先祖王潮兄弟，不过是光山的小百姓，他们竟易如反掌地取得福建。何况我们遇到如此的机会，自己谋求富贵，何必担心不如他们呢！”黄仁讽赞成他。当夜，李仁达等引领甲兵突入府舍，杀了王继昌及吴成义。

李仁达想自立为王，又怕众心不服，由于雪峰寺僧人卓岩明素来被民众所推重，便说：“这个和尚有两个瞳子，手长过膝，是真命天子啊。”因此共同把他迎接出来。己亥（初三），立他做皇帝，脱了僧衣，穿戴帝王衮冕，将吏向着北面朝拜他，但还是称为天福十年，遣派使臣向晋廷上表称藩。

王延政听说以后，族灭了黄仁讽全家，命令统军使张汉真统领水军五千人，会合漳州、泉州兵征讨卓岩明。

11 乙巳（初九），杜威等诸军在定州会合，任用供奉官萧处钧暂时主持祁州事务。庚戌（十四日），诸军攻打契丹，其泰州刺史晋廷谦带领全州投降。甲寅（十八日），夺取了满城，擒获契丹首长没剌以及他的兵众二千人。乙卯（十九日），夺取了遂城。赵延寿的亲兵有投降的人说：“契丹主归回到虎北口，听说晋兵袭取泰州，又带领兵众向南进军，约有八万多骑兵，预计明晚应当来到，要赶快作准备。”杜威等害怕，丙辰（二十日），退守在泰州。

戊午（二十二日），契丹兵到达泰州。己未（二十三日），晋军向南撤退，契丹兵跟踪而来。晋军到达阳城，庚申（二十四日），契丹兵大举攻来。晋军同之交战，向北驱逐他们十余里，契丹跨过白沟而去。

壬戌（二十六日），晋军集结成阵列向南行进，契丹兵从四面合围像山岳一样，后晋诸军极力抗拒。这一天，只行军十余里，人马饥乏疲惫。

癸亥（二十七日），晋军到达白团卫村，埋下鹿角柴障安营扎寨。契丹兵把它包围了好几层，并派奇兵绕到寨后断绝晋军粮道。当夜，东北风大起，刮破房屋，摧折树木；晋营中掘井，刚出水便往往崩坍，士兵只好取带水的泥，用布帛拧绞出水来饮用，人和马都很干渴。到天亮，风刮得更厉害。契丹主坐在从奚地取材做的大车中，对其兵令下令说：“晋军只此而已，必当把他们全部擒获，然后向南直取大梁！”命令铁鹞军四面下马，拔除鹿角柴障而入营寨，用短兵器袭击晋军，又顺风纵火扬尘以助其声势。

晋军军士都很愤怒，大呼说：“都招讨使为什么不出兵，让士兵们白白送死！”诸将请求出战，杜威说：“等待风势稍微转缓后慢慢再看可不可以出战。”马步都监李守贞说：“敌兵人多我们人少，风沙之内，看不清谁多谁少，只有奋力作战的人才可以取胜，这个风正好是帮我们的忙；如果等到风停，我们这些人就剩不下了。”当即大呼：“诸军齐发向贼兵进击！”又对杜威说：“令公您善长守卫，我李守贞用中路军与敌人决一死战了！”马军左厢都排陈使张彦泽召集诸将问怎么办好，都说：“胡虏现在正得到顺风，应该等到风往回吹时再同他交战。”张彦泽也认为可以。诸将退出，马军右厢副排陈使太原人药元福独自留下，对张彦泽说：“现在军中饥渴已到极点，如果等到风回，我们这些人已经成了俘虏。敌人认为我们不能逆风出战，应该出其不意抓紧攻击他，这是用兵的诡诈之道啊。”马步左右都排陈使符彦卿说：“与其束手就擒，不如以身殉国！”便与张彦泽、药元福及左厢都排陈使皇甫遇带领精锐骑兵出西门进击契丹，诸将接着也跟上来了。契丹兵退却几百步。符彦卿等对李守贞说：“是拉着队伍往来游弋呢，还是一直向前进击，直到打胜为止呢？”李守贞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怎么能够调转马头！应该长驱直进取得胜利才作罢。”符彦卿等跃马而去，风势更加厉害，昏暗得像黑夜。符彦卿等率领一万多骑兵横冲契丹军阵，呼声震动天地，契丹兵大败而走，势如山倒。李守贞命令步兵把鹿角都拔去，出阵战斗，步兵

和骑兵同时进击，把契丹兵向北驱逐二十余里。契丹的铁鹞军下马之后，仓皇之间来不及再上马，把马和铠甲兵仗丢弃得遍地都是。

契丹溃散的兵卒到了阳城东南水上，稍微整复了阵列。杜威说："贼兵已经破胆，不能再让他布成阵列！"于是派出精锐骑兵追击他们，契丹兵都渡水逃去。契丹主乘坐兵车奔逃十余里，追兵紧急，捉获一匹骆驼，骑上它逃走。晋军诸将请求急速追赶他们。杜威扬言说："遇上敌人幸而没有死掉，还想进一步索求衣囊吗？"李守贞说："两天来人和马都渴极了，现在喝上了水，都饱足了而且身子加重，难以追奔，不如保全军队还师。"于是退守定州。

契丹主到达幽州，逃散的兵众稍见集聚；因为打仗失利，把首长们各打军杖数百，只有赵延寿得以免打。

乙丑(二十九日)，诸军从定州引还。后晋诏命把泰州归属于定州。

12 夏季，四月，辛巳(十六日)，晋帝从澶州出发；甲申(十九日)，回到大梁。

13 己丑(二十四日)，恢复邺都为天雄军镇所。

14 闽国张汉真到达福州，向东关进攻。黄仁讽听说他的全家被杀灭，开门力战，大破闽兵，抓住张汉真，进城杀了他。

卓岩明没有别的方略，只会在殿上喷水撒豆，作种种法事而已。又派人到莆田，迎接他的父亲，尊为太上皇。

李仁达挟立卓岩明之后，自己判领六军诸卫的事务，让黄仁讽屯驻西门，陈继珣屯驻北门。黄仁讽与陈继珣闲谈中说道："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实行忠、信、仁、义。我以前有功于富沙王，中间叛离了他，这是不忠；人家把侄儿托付给我而同别人一起把他杀了，这是不信；下属们与建州兵作战，所杀的都是同乡故人，这是不仁；抛弃妻子儿女，让人像鱼肉一样给宰杀了，这是不义。我这个人十沉九浮，死有余愧啊！"因而捶胸大哭。陈继珣说："大丈夫为了功名事业，哪里顾得上老婆孩子！应该把这个事放在一边，不要因此而取祸。"李仁达听说后，指使人告黄仁讽、陈继珣阴谋造反，把他们都杀了。从此兵权全部归于李仁达。

15 五月，丙申朔(初一)，后晋实行大赦。

16 顺国节度使杜威，镇守恒州很长时间了，性情贪婪残酷，自己依仗是皇室贵戚，常常不守法纪。时常用边境设防的名义，搜刮官吏，百姓的金钱布帛，用来充实自己的私人腰包。富有人家有了珍贵的东西或者出色的美女、好马，都掠夺过来；或者诬加罪名把人杀了，没收他的家产。但他又畏缩怯懦得十分严重，每当契丹几十个骑兵入境，杜威已经关上城门登临高台，或者几个敌人骑兵驱赶着所俘掠千百个中国人从城下经过时，杜威只能睁大眼伸长颈项看着，没有阻劫夺取的意思。因此，北虏无所忌惮，所辖属的城池常常被虏兵所屠掠，杜威竟然不出一兵一卒去救援，千里之间，尸骨暴露在荒野像草莽一样，村落人家几乎没有了。

杜威看到自己所管辖的部属残破败弊，被众人怨恨又畏惧契丹的强盛，连续上表请求入朝为官，出帝没有答应；杜威不等上报，突然放下军镇入朝，朝廷听说后，很惊怕。桑维翰对出帝上言说："杜威顽固地违抗朝廷的命令，擅自离开边镇。平时往往依恃自己是勋爵旧臣而姑息满足他的非份贪求，等到边疆战场多事时，不曾有过守土御敌的表示；应该乘此时罢免废除了他，免得以后发生祸患。"出帝不高兴。桑维翰说："陛下不忍心废除他，应该授给他近京的小镇，不要委任他去辖领雄藩大镇。"出帝说："杜威是朕的至密亲戚，一定不会有二心；只是宋国长公主急切想和他相见而已，先生不要对他产生疑惑！"桑维翰从此不敢再议论国事，以脚有病辞谢去位。丙辰(二十一日)，杜威到达大梁。

17 丁巳(二十二日)，闽国李仁达大规模检阅战士，请卓岩明亲临视察。李仁达暗中教唆军士突然上前登上台阶，刺杀卓岩明。李仁达假作惊恐，狼狈而走；军士们一起架着李仁达，让他坐在卓岩明的位置上。李仁达便自称威武留后，用保大的年号，向南唐上表称藩，也派使臣向后晋入贡；并且杀了卓岩明的父亲。南唐任命李仁达为威武节度使、同平章事，赐名弘义，把他编入李氏属籍。李弘义又派使者向吴越修好。

18 己未(二十四日)，杜威向后晋朝廷献上部曲步兵和骑兵共计四千人及配备用的铠甲兵仗，庚申(二十五日)，又献粟十万斛，刍草二十万束，说这些东西都在镇守的本道。出帝把他所献的骑兵隶属于鹿圣军，步兵隶属于护国军，杜威又请求把这些兵马作为自己的军队，而他们的粮秣供给都由各县担负。杜威又让宋国长公主向出帝表示，请求让他充任天雄节度使，出帝应许了。

19 南唐兵包围建州，屡次打败泉州兵。许文稹在汀州把南唐兵打败，捉住南唐将领时厚卿。

20 六月，癸酉(初九)，后晋任命杜威为天雄节度使。

21 契丹连年入侵，中国疲于奔命，边民受尽苦难；契丹的人和牲畜也死了许多，他的民众对这种状况也厌恶和痛苦。述律太后对契丹主说："让汉人来当胡人皇帝行不行？"回答说："不行！"太后说："那末你为什么要当

汉人的皇帝?"回答说:"姓石的辜负了对他们的恩义,不能容忍。"太后说:"你现在虽然取得了汉地,不能居留;万一有了差失,后悔也来不及!"又对她的下属众人说:"汉儿哪曾得到过睡一晌好觉! 自古只听说汉来和蕃,没有听说过蕃和汉。汉儿如果能回心转意,我们又何必吝惜与他和好!"

桑维翰屡次劝出帝仍然请和于契丹以缓解国家的祸患,出帝借助于开封军将张晖供奉官,让他奉表称臣前去契丹,用谦卑的语言谢过。契丹主说:"让景延广、桑维翰亲自来,仍然割让镇州、定州两道归属于我国,就可以和。"后晋朝廷认为契丹讲话愤慨,说他没有和意,便停止了。后来契丹主耶律德光入主大梁时对李崧等说:"如果当时晋国使者再来我国,那就南北不战了。"

22 秋季,七月,闽国有人告发福州赴建州支援的兵众谋反,闽主王延政收缴了他们的铠甲兵器,遣送回福州,设伏兵在归路隘口,全部把他们杀了,死的人有八千多,把他们的肉做成肉脯带回作食品。

南唐边镐攻克镡州,查文徽的党羽魏岑、冯延巳、冯延鲁由于师出有功,都欢欣鼓舞地表示赞成。征调搜求的供应和赏赐,府库都耗竭完了,洪、饶、抚、信诸州的民众尤其蒙受苦难。

王延政遣派使者向吴越上表称臣,请求作吴越的附庸以求得救援。

23 楚王马希范怀疑静江节度使兼侍中、主政朗州的马希杲得人心,派人去窥探他。马希杲害怕,称病要求归还,楚王不准许,派医生前往察看疾病,因而把马希杲毒杀了。

(白隅　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五卷

后晋纪六　后晋齐王开运二年(乙巳,公元 945 年)

1 八月,甲子(初一),出现日食。

2 丙寅(初三),后晋出帝石重贵免去和凝所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之职,保留右仆射原官;枢密使、户部尚书冯玉加官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朝事无论巨细全都交由冯玉全权处理。

出帝自从阳城获胜,认为天下太平,更加骄横奢侈。各地进贡献上的奇珍异宝,统统归入内府;大量制造器具玩物,扩建宫室,装饰后宫,晚近各朝望尘莫及。建造织锦楼来编织地毯,征用数百名织工,一年才完成;出帝又毫无节制地赏赐为他歌舞戏谑的艺人。大臣桑维翰劝谏道:"过去陛下亲自率兵抗击胡人的进攻,战士受重伤的,也不过赏给数端布帛而已;现在艺人一说一笑合您的心意,就往往赏给十端布帛、上万钱币,还有锦袍、银带。这些若让那些战士看见,怎能不抱怨? 他们会说:'我们冒着刀锋剑刃,断筋折骨,竟不如人家一说一笑的功劳大呵!'这样下去,军队就将瓦解,陛下还靠谁来保卫国家呢?"出帝没有听从。

冯玉常常善于迎合出帝的心意,因此越发得到宠信。有一次他在家养病,没有入朝,出帝对各宰相说:"自刺史以上的官职,要等冯玉病好入朝,才能任命。"对他竟这样信任、重用。冯玉仗势玩弄权柄,各地争相贿赂馈赠,门前车马络绎不绝,由此朝政日益败坏 。

3 南唐军队围困建州已久,建州城中人心涣散。有人对守城将领董思安说:"要及早选择何去何从呵。"董思安说:"我世代侍奉王家,到了危难之际背叛他,天下谁还能容我!"众人感佩他的话,竟无一人背叛。

丁亥(二十四日),南唐军先锋桥道使上元人王建封率先登城,于是攻克建州,闽主王延政投降。将领王忠顺战死,董思安收拾残部投奔泉州。

当初,南唐军队开来时,建州百姓因苦于闽主王延政的昏乱和杨思恭的横征暴敛,争先砍伐树木开辟道路来迎接南唐军队。等南唐军队攻克建州后,竟纵兵大肆抢掠,将王氏宫殿和百姓房屋统统放火烧光。当夜寒雨纷飞,冻死的人多得相互枕藉。建州百姓大失所望。而南唐主李璟却因其将领破城有功,对这些全不过问。

4 南汉主刘晟杀其弟韶王刘弘雅。

5 九月,许文稹率汀州、王继勋率泉州、王继成率漳州,向南唐投降。南唐在建州设置永安军。

6 丙申(初三),后晋命西京留守兼侍中景延广任北面行营副招讨使。

7 殿中监王钦祚暂主管恒州事务。正值军粮储备缺乏,朝廷诏命他收刮买进民间粮食。杜威有十几万斛粮食存在恒州,王钦祚将其全部抄没,奏报朝廷。杜威闻知大怒,上表章声称"臣有什么罪? 王钦祚竟抄没我的粮

食!”朝廷因此将王钦祚从恒州召回,并重赏杜威以示抚慰。

8 戊申(十五日),在曹州设置威信军。

9 派遣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李守贞守卫澶州。

10 乙卯(二十二日),派遣彰德节度使张彦泽守卫恒州。

11 南汉主刘晟杀刘思潮、林少强、林少良、何昌廷。因左仆射王翰曾与高祖刘龚策划立越王弘昌为主,贬往边远为英州刺史,人还未曾到英州,又命赐死。内外大臣都人人自危,怕不能保全性命。

12 冬季,十月癸巳(三十日),在陈州设置镇安军。

13 南唐元敬宋太后去世。

14 闽主王延政到达金陵,南唐主李璟任命他为羽林大将军。将杨思恭斩首以平建州的民愤。任命百胜节度使王崇文为永安节度使。王崇文为政宽宏、简约,建州百姓于是安定。

15 当初,高丽王王建发兵吞并灭亡邻国,很强大,胡人僧侣襪啰因而对后晋高祖石敬瑭说:“勃海是我国的姻亲,它的国王被契丹所俘虏,希望与朝廷共同攻取契丹。”高祖未予答复。待高祖和契丹结仇之后,襪啰又说起这件事。后晋高祖想让高丽骚扰契丹的东边,以分散契丹的兵力。正在此时,高丽王王建去世了,他的儿子王武自称代理主持国家事务,并向后晋奉上表章报丧。十一月,戊戌(初五),后晋任命王武为大义军使、高丽王,派通事舍人郭仁遇出使高丽,传达旨意让高丽攻击契丹。郭仁遇来到高丽,发现它的兵力极为衰弱,以前襪啰所说的话,只是王建夸海口罢了,高丽实际不敢和契丹为敌。郭仁遇返回,高丽王王武又以其他理由作解释。

16 乙卯(二十二日),吴越王钱弘佐诛杀内都监使杜昭达;己未(二十六日),诛杀内牙上统军使、明州刺史阚璠。

杜昭达是杜建徽的孙子,和阚璠都贪财。钱塘的富人程昭悦用钱财与二人交结,于是得以在吴越王的身边侍奉。程昭悦为人狡猾,善谄媚,吴越王喜欢他,对他的宠信厚待超过老将,阚璠对此愤然不平。程昭悦知道后,就去向阚璠磕头认错,阚璠责骂他很久,才说:“我在开始时决意要杀你;现在你已经悔过,我也就打消啦。”程昭悦听了心惊肉跳,心里谋划着除掉阚璠。

阚璠为人专横跋扈、刚愎自用,国人憎恶他的很多。程昭悦想把阚璠打发出去作地方官,又怕他察觉,私下对右统军使胡进思说:“现在想任命你和阚璠各回家乡作官,使阚璠不生疑心,可以吧?”胡进思同意了。于是任命阚璠为明州刺史,胡进思为湖州刺史。阚璠大怒道:“迁我到外地作官,是舍弃我!”胡进思劝他说:“老兵得个大州,也算幸运了,不去干什么呢!”阚璠才接受了调命。不久,程昭悦又用其他理由把胡进思留在京城。

内外马步都统军使钱仁俊的母亲,是杜昭达的姑母。程昭悦因而诬陷阚璠、杜昭达合谋拥奉钱仁俊共同叛乱,将他们抓到狱中罗织罪名而定罪。阚璠、杜昭达被杀后,又罢免了钱仁俊的官,并将他囚禁在东府。于是程昭悦大抓阚璠和杜昭达的党羽,凡是权力、官位和他相等的、他心里有所顾忌的,被杀、被流放有一百多人,国中人害怕他而不敢正视。胡思进厚道寡言,程昭悦认为他憨厚,所以只留下他。

程昭悦抓到钱仁俊原手下官吏慎温其,让他出具伪证证明钱仁俊的罪,百般拷打他;但是慎温其坚贞自守,毫不屈服;钱弘佐赞许他,提拔他为国家官员。慎温其是衢州人。

17 十二月,乙丑(初三),后晋朝廷加任吴越王钱弘佐为东南面兵马都元帅。

18 辛未(初九),任命前中书舍人广晋人阴鹏为给事中、枢密直学士。阴鹏是冯玉的党羽,朝廷每当有官员任免升降,冯玉都和阴鹏商议,因此前去求见、进行贿赂的挤满了家门。

19 当初,后晋出帝的病情还未平复,恰值正月初一,早晨,枢密使、中书令桑维翰派女仆入宫向太后问安,便询问:“皇弟睿近来读书吗?”出帝听到,告诉冯玉,冯玉于是诬陷桑维翰有废出帝、立石重睿的异志;出帝听后便对桑维翰产生怀疑。

李守贞历来憎恶桑维翰,冯玉、李彦韬与李守贞合谋排挤桑维翰;因中书令代理开封府尹赵莹为人软弱易于控制,他们共同荐举他取代桑维翰。丁亥(二十五日),罢免桑维翰朝中的职务,让他作开封尹;任命赵莹为中书令,李崧为枢密使兼侍中。桑维翰于是称脚有病,很少再入朝谒见,并谢绝宾客。

有人对冯玉说:“桑公是开国元老,现在已然解除他枢密使的职务,纵然不能留在宰相的职位上,也应当优待他任大藩镇的长官,怎能用他作开封尹,亲自去干那些闲杂琐碎的事务呢?”冯玉说:“怕他造反。”人说道:“他一个读书的儒生怎能造反!”冯玉说:“纵然他自己不出头造反,也怕会教唆别人造反!”

20 楚湘阴的隐士戴偃作诗多有讥讽朝廷的意思,楚王马希范把他囚禁起来;天策副都军使丁思璋上书恳切劝谏,马希范却削除了他的官职爵位。

21 南唐齐王李景达的府僚谢仲宣向李景达进言道:“宋齐丘是先帝贫微时的老朋友,现在被舍弃在山野,此事难服众心。”李景达为此对南唐主李璟说:“宋齐丘是老成望重的人,不用他也便罢了,何必以舍弃而让他成名!”南唐主于是让李景达亲自到达青阳召他。

三年(丙午,公元 946 年)

1 春季,正月,南唐主任命宋齐丘为太傅兼中书令,但只奉朝会请召,并不参预政 务大事。任命昭武节度使李建勋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与中书侍郎冯延巳都为同平章事。李建勋练达谙习官吏事务,但为人懦弱胆小,缺乏决断;冯延巳擅长文章辞藻,但为人狡猾,善于谄媚,喜欢说大话,多结纳党羽。水部郎中高越上书指责冯延巳兄弟作恶多端。南唐主发怒,贬谪高越为蕲州司士。

当初,南唐主在宫禁中设置了宣政院,任命翰林学士、给事中常梦锡主管,专处理国家机要事务,他和中书侍郎严续,都是忠诚正直无私的大臣。南唐主曾对常梦锡说:“大臣里只有严续保持中立,但是缺乏才能,怕不能抵住朝中的朋党,爱卿应从旁帮助他。”不久,常梦锡被罢免了宣政院的职务,严续也被放到外地作了池州观察使。常梦锡于是上书称病,日日在家饮酒,不再参预朝廷的事。严续是严可求的儿子。

2 二月,壬戌(初一),出现日食。

3 晋昌节度使兼侍中赵在礼,曾历任十个藩镇的节度使,所到之处贪婪残暴,所积家财在各镇将帅中是最多的。出帝贪图他的富有,三月,庚申(二十九日),为皇子镇宁节度使石延煦娶他的女儿。为办此事,赵在礼自己花费了十万缗钱财,而官府化费多出好几倍。石延煦和弟弟石延宝,都是后晋高祖石敬瑭的孙子,出帝收为自己的养子。

4 南唐泉州刺史王继勋致信给威武节度使李弘义,愿两相修好。李弘义认为泉州原隶属于威武军,因王继勋致信用对等礼仪而大怒。夏季,四月,派弟弟李弘通率兵一万多人前去讨伐。

5 当初,朔方节度使冯晖驻扎在灵州,并将党项酋长拓跋彦超扣留在州里,所以各部落不敢前来侵掠,到冯晖将离任时,就把拓跋彦超放出了灵州。

前彰武节度使王令温取代冯晖来镇守朔方,他不去安抚羌人、胡人,却用中国的法度来处置他们,于是羌人、胡人都颇为怨恨愤怒,争相侵犯抄掠。拓跋彦超、石存、也厮褒三个部族联合进攻灵州,杀死王令温的弟弟王令周。戊午(疑误),王令温向朝廷奉上表章告急。

6 泉州都指挥使留从效对刺史王继勋说:“李弘通的军队来势很猛,而我们的士兵因您赏罚不公,没有肯卖力作战的,您应该自己引退反省!”于是王继勋被废黜回归家中。留从效代理军府事务,组织军队抗击李弘通,大败敌人。上表向南唐朝廷报捷,南唐主任命留从效为泉州刺史,将王继勋召回金陵,另选派将领率兵前去驻守泉州。调漳州刺史王继成为和州刺史,调汀州刺史许文稹为蕲州刺史。

7 在定州西北二百里处有座狼山,当地人在山上筑起城堡来躲避胡人的抄掠。城堡中有庙,尼姑孙深意住在庙中,用妖诡法术蛊惑众人,预言事情很灵验,远近村民都很信奉她。中山人孙方简和弟弟孙行友,自称是孙深意的侄子,不饮酒吃肉,侍奉孙深意很勤谨。孙深意死后,孙方简就接着用她的法术,称孙深意是坐化了,将尸体装扮修饰,象在活的时候侍奉她。孙方简的门徒日渐增多。

正赶上后晋和契丹绝交,北部边境地区赋役繁多沉重,盗贼遍地丛生,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孙方简、孙行友于是率领当地百姓中强健好斗的把寺庙作为兵寨来保护自己。契丹入侵时,孙方简率领大家迎击,缴获了许多兵器铠甲、牛马等军用物资,人们携家带口前往依附的日益众多。时间久了,达到一千多家,于是成为了群盗。因为惧怕官吏征讨,便归顺朝廷。朝廷也借他们来抵御契丹的入侵,就命其代理东北招收指挥使。

孙方简有时进入契丹境内抄掠,多有斩杀缴获。不久向朝廷邀功请赏不止,朝廷稍不如他们的意,他就率全寨投降契丹,并请求作契丹人的向导,深入内地抢掠。当时正值河北荒年,百姓饿死的数以万计,兖、郓、沧、贝四州之间,盗贼蜂起,官吏不能禁止。

天雄节度使杜威派原随军将领刘廷翰到边境一带买马,孙方简抓住他,献给契丹。刘廷翰逃跑回来,六月壬戌(初三),到达大梁,说:“孙方简想乘中国的大饥荒,勾引契丹人入侵,应该为此作好准备。”

8 当初,朔方节度使冯晖在灵武时,深得羌、胡部族的人心,一年之内作马匹交易,得马五千匹,朝廷对他有顾忌,调他镇守邠州及陕州,又调入朝中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兼领河阳节度使。冯晖得知朝廷的用意,后悔离开灵武,于是就殷勤侍奉冯玉、李彦韬,请求再镇守灵州。朝廷也以羌、胡部族正骚扰边境,丙寅(初七)再任冯晖为朔方节度使,率领关西兵马攻击羌、胡军队;任命威州刺史药元福为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

9 乙丑(初六),定州上报朝廷说契丹调遣军队,进逼边境。出帝下诏书,任命天平节度使、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李守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义成节度使皇甫遇任副职;彰德节度使张彦泽充马军都指挥使兼都虞候,义武节度使药人李殷充任步军都指挥使兼都排陈使;派护圣指挥使临清人王彦超、太原人白延遇率领部兵十营前往邢州。当时,马军都指挥使、镇安节度使李彦韬正执掌权柄,看不起李守贞。李守贞在外地的所作所为,无论事情大小,李彦韬都一定知道,李守贞表面虽然尊奉他,但心内很恨他。

10 当初,南唐人攻克建州后,打算乘胜夺取福州,但南唐主不允许。枢密使陈觉请求亲自去说服李弘义,一定让他入朝称臣。宋齐丘也推荐陈觉口才的雄辩,可以不用刀枪就使李弘义前来归降。南唐主于是封李弘义的母亲、妻子都为国夫人,四个弟弟都升官,派陈觉为福州宣谕使,赏赐李弘义丰厚的金银财物。李弘义明白他们的计谋,接见陈觉时,说话、脸色非常傲慢,给他以冷遇,陈觉没敢提入朝归降的事就返回了。

11 秋季,七月,黄河在杨刘决口,向西流入莘县,大水漫漫有四十里宽,从朝城向北流去。

12 有从幽州来的人,说赵延寿有意归顺国家,枢密使李崧、冯玉相信了,命令天雄节度使杜威给赵延寿写信,把朝廷的意思讲清楚,用丰厚的财利来引诱。洛州驻军将领赵行实曾在赵延寿手下作过事,派他带上书信偷偷送到幽州去。赵延寿回信说:"久在异国他乡,很想回中国。恳求朝廷发大军接应,我将起程南下离去。"词意恳切真挚。朝廷很高兴,又派赵行实前去会见赵延寿,与他约定日期。

13 八月,李守贞上报:"与契丹一千多骑兵在长城北面相遇,辗转追杀搏斗了四十里,斩杀了他们的首领解里,把其它敌人赶入水中,淹死了很多。"丁卯(初九),诏命李守贞回兵,驻守澶州。

14 后晋出帝与契丹绝交后,屡次召吐谷浑的首长白承福进京入朝,宴会隆重,赏赐丰厚。白承福跟随出帝,与契丹在澶州作战,又和张从恩共同守卫滑州。适值天气酷热,白承福遣送他的部落回到太原,把牲畜放牧在岚、石二州境内。部落的人经常犯法,刘知远决不放纵;部落知道朝廷衰微,又因害怕刘知远执法的严厉,谋划一起跑回原来的地方。有个叫白可久的,地位仅次于白承福,率领自己的队伍最先逃跑,归降了契丹,契丹任命为云州观察使,用此来引诱白承福投降。

刘知远和郭威谋划道:"现在天下多事,把吐谷浑部落安置在太原,是心腹之患,不如把它除掉。"白承福家里很富,喂马都用银食槽。郭威劝说刘知远杀死他,没收他的财产用来养军队。刘知远送上密表,称"吐谷浑反覆无常难以担保,请把他们迁往内地。"出帝派使者将其部落一千九百人分别安置在河阳和其它各州。刘知远又让郭威引诱白承福等人住到太原城里,乘机诬陷白承福等五个部族聚谋反叛,用兵包围并杀死了他们四百人,抄没了白承福的家财。出帝下诏表彰奖赏他们。吐谷浑部落从此衰微了。

濮州刺史慕容彦超因违法征收赋税,擅自取官仓的麦子五百斛造酒,分给部民而犯罪。李彦韬历来与慕容彦超有仇隙,揭发了这件事,按罪应斩首。李彦韬催促冯玉杀掉他,刘知远向朝廷上表章辩论营救。李崧说:"像慕容彦超的罪,现在天下各地的藩镇都有,如果都按法处置,怕人人不能安心。"甲戌(十六日),赦免了慕容彦超的死罪,削去他的官职爵位,流放到房州。

15 南唐陈觉从福州返还,到达剑州,他耻于此行未能立功,就假传圣旨,让侍卫官顾忠召李弘义入朝。自称代理福州军府事务,擅自调派汀、建、抚、信四州的军队和守边的士兵,命建州监军使冯廷鲁率领,赶赴福州迎接李弘义。冯廷鲁先给李弘义写了信,说明祸福。李弘义回信请战,派楼船指挥使杨崇保率州中军队抵御。陈觉命剑州刺史陈诲为缘江战棹指挥使,并向朝廷上表:"福州孤立危难,早晚就能攻克。"南唐主因陈觉专命独断,非常愤怒;群臣多说:"军队现在已然分布在福州城下,不能中止,应当发兵助攻。"

丁丑(十九日),陈觉、冯廷鲁在候官打败了杨崇保的军队。戊寅(二十日),南唐军队乘胜进攻福州西关。李弘义出击,大败南唐军,抓获南唐左神威指挥使杨匡邺。

南唐主命永安节度使王崇文为东南面都招讨使,命泸泉安抚使、谏议大夫魏岑为东面监军使,冯廷鲁为南面监军使,合兵进攻福州,攻克福州的外城。李弘义固守第二道城墙。

16 冯晖率兵经过旱海,到达辉德,干粮已尽。拓跋彦超几万军队列为三个阵,扼守要路,控制水源,严阵以待。冯晖军队大为恐慌。冯晖给拓跋彦超贿赂以求和,拓跋彦超同意。但从早晨到中午,使者往返了四次,对方军队还没有撤退。药元福对冯晖说:"敌人知道我们又饿又渴,假装允和,以此困住我们。如果到了晚上,那我们就被活捉了。现在敌人虽然多,但精兵并不多,仅是靠西山布阵而已。其余的步兵,不足威胁我们。请您严阵等待我的信号;我率领精锐骑兵先攻击西山下的敌军,如获小胜就举起黄旗,大军再合力攻击,打败敌军是必定的。"于是率领骑兵首先冲去,用短刀全力死战;拓跋彦超稍稍退却,药元福就举起黄旗,冯晖率兵赶赴,拓跋彦

超被打得大败。第二天，冯晖率兵进入灵州。

17 九月，契丹三万兵马侵犯河东；壬辰（初五），刘知远在阳武谷打败了他们，斩首七千人。

18 南汉刘思潮等人死后，陈道庠心内不安。邓伸送给他一部《汉纪》，陈道庠问是何原因，邓伸说："傻瓜！这书里有诛韩信、醢彭越的事，应仔细阅读啊！"南汉主听到此事，诛灭陈道庠、邓伸家族。

19 李弘义自称为威武留后，改名李弘达，奉上表章听命于后晋。甲午（初七），后晋任命李弘达为威武节度使、同平章事，主持闽国事务。

20 张彦泽上奏：在定州以北击败契丹，在泰州再次击败它，共斩首二千人。

21 辛丑（十四日），福州排陈使马捷领南唐军队从马牧山拔寨而入，开到善化门桥，都指挥使丁彦贞率一百名士兵抵抗。李弘达退守善化门。外城及第二道城都被南唐兵占领。李弘达改名李达，派使者向吴越王钱弘佐奉表称臣，乞求救兵。

22 楚王马希范知道后晋出帝喜好奢侈、华丽，多次献上珍玩宝物，求封为都元帅；甲辰（十七日），命马希范为诸道兵马都元帅。

23 丙辰（二十九日），黄河从澶州的临黄决口。

24 契丹让瀛州刺史刘延祚给后晋乐寿监军王峦写信，要求率全城归降，并且说："城中契丹兵不足一千人，请朝廷派轻兵前来袭击，自己为内应。还有，今年秋天雨多，从瓦桥以北，积水漫无边际，契丹主已回牙帐去了，纵然听到关南有突变，路远隔水，也不能前来援救。"王峦与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杜威屡次上奏，认为瀛、莫二州乘这个机会可夺取；深州刺史慕容迁又献上《瀛莫图》。冯玉、李崧都信以为真，准备派出大兵迎接赵延寿和刘延祚。

早先，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李守贞屡次领兵经过广晋，杜威接待他很好，赠送他金银兵器铠甲，每次都数以万计。李守贞因此和杜威亲近友好。李守贞入朝时，出帝慰劳他说："听说爱卿作为将军，常用自己的钱财赏给战士。"答道："这些都是杜威对国家的忠心，他用金银钱财资助我，我怎么敢掠取他的美德！"于是说："陛下如果他日用兵，我愿和杜威通力合作肃清沙漠之敌。"出帝因此也感到他是个德才兼备的将军。

待将要北征的时候，出帝和冯玉、李崧商议，任命杜威为元帅，李守贞为副帅。赵莹私下对冯、李二人说："杜威是皇帝的亲戚，又是显贵的将相，但他的欲望还没有满足，心常怀不满之意，怎能再授予他兵权！如果一定要对北方用兵，不如只委任李守贞一个人为好。"冯、李二人没有听从。冬季，十月辛未（十四日），命杜威为北面行营都指挥使，命李守贞为兵马都监，泰宁节度使安审琦为左右厢都指挥使，武宁节度使符彦卿为马军左厢都指挥使，永清节度使梁汉璋为马军都排陈使，前威胜节度使宋彦筠为步军左厢都指挥使，奉国左厢都指挥使王饶为步军右厢都指挥使，洺州团练使薛怀让为先锋都指挥使。并下达敕榜，写道："专门调发大军，前往扫平黠虏。先取瀛州、莫州，安定关南；其次收复幽燕，扫荡平定塞北。"又道："有生擒胡虏君主的，任命上等大镇的节度使，赏赐钱一万缗，绢一万匹，银子一万两。"当时，从六月连日下雨，一直没停，行军和运送军粮都很艰苦。

25 南唐漳州将领林赞尧作乱，杀死监军使周承义、剑州刺史陈诲。泉州刺史留从效起兵驱逐林赞尧，派泉州副将董思安代理主持漳州事务。南唐主命董思安为漳州刺史，思安因父亲名"章"而推辞，南唐主于是改漳州为南州，命董思安和留从效率领州中的军队合攻福州。庚辰（二十三日），包围了福州城。

福州的使者来到钱塘。吴越王钱弘佐召集众将领商议，都说："道路又远又险，难去救援。"只有内都监使临安人水丘昭券认为应去援救。钱弘佐说："唇亡齿寒，我作为天下元帅，连邻邦都不能解救，那还有什么用！你们只高兴吃饱了坐着吗？"壬午（二十五日），派统军使张筠、赵承泰率兵三万人，从水陆两路救援福州。

此前召募士兵，很长时间也没应募的，钱弘佐命令征集，并说："凡征集而当兵的发给他的粮食减少一半。"第二天，应召的人云集而至。钱弘佐命水丘昭券专管用兵之事，但昭券害怕程昭悦，把用兵的事让给他干。钱弘佐命程昭悦掌管接应后援输送粮食的事务，而把全军的谋略大事委交元德昭。元德昭是危仔倡的儿子。

钱弘佐建议铸铁钱以增加将士们的俸禄赏赐，他的弟弟牙内都虞候钱弘亿劝谏道："铸铁钱有八条害处：新铁钱一发行，旧铜钱都流入邻国，这是第一条；铁钱可在我国使用却不可在他国使用，商人不使用，百货也就不能流通，是第二条；采铜被严格禁止，百姓还有偷偷铸造的，现在使用铁钱，家里有铁锅，地里有锹犁，私铸犯法的必然多，是第三条；闽人铸造铁钱而灭亡，这不值得效法，是第四条；国家财力庆幸很充足，而铸铁钱却是自己显示国库空虚，这是第五条；赐予俸禄本有常数，而无故增加它来诱发贪得无厌之心，是第六条；一旦法变酿成弊端，不能立即恢复，是第七条；'钱'是国姓，改动不吉祥，是第八条。"钱弘佐于是作罢。

26 杜威、李守贞在广晋会师，然后向北走。杜威屡次让公主入宫上奏，请求增兵，他说："现在深入胡虏的国境，一定要靠大家的力量！"因此禁军都归于他的麾下，连宫内的宿值警卫都空虚了。

十一月，丁酉(初十)，派李守贞代理主持幽州行府事务。

己亥(十二日)，杜威等人率兵来到瀛州，城门洞开，寂静得像没有人，杜威等人不敢进去。听说契丹将领高谟翰早已率兵偷偷出城跑了，杜威就派梁汉璋率领二千名骑兵追击，在南阳务与契丹遭遇，梁汉璋战败被杀。杜威等听到这个消息，率兵南下。当时束城等几个县已请求归降，杜威等人焚烧了庐舍，抢掠了那里的妇女而返回。

27 己酉(二十二日)，吴越的军队来到福州，从晋浦以南偷偷进入福州城。而南唐军队又前进占领了东武门，李达和吴越兵共同抵抗，战事不利。从此福州城与外界联系断绝，城里形势更加危急。

南唐主派信州刺史王建封帮助进攻福州。当时南唐军中虽然王崇文是元帅，但是陈觉、冯延鲁、魏岑三人争着主事，留从效、王建封二人又倔强不听命令，各自抢功劳，进退行动互不照应。因此下面的将士也都各自为战，所以福州城攻不下来。

南唐主命江州观察使杜昌业为吏部尚书，兼任尚书省事。原先，杜昌业是兵部尚书兼任尚书省事，这次回来上任，翻阅帐册簿籍，拍案感叹道："没几年功夫，府库的积累所消耗已过半，怎么能持久呢！"

28 契丹主率兵大举入侵，从易州、定州直向恒州。杜威等到达武强，听到这个消息，要从贝州、冀州往南走。彰德节度使张彦泽当时在恒州，领兵前去和杜威等人会师，并陈述契丹可以被打败的理由，杜威等又开往恒州，命张彦泽为前锋。甲寅(二十七日)，杜威等来到中度桥，但契丹已占领了桥，张彦泽率骑兵前去争夺，契丹兵把桥烧掉退却了。于是后晋兵马和契丹军队隔着滹沱河驻扎下来。

开始，契丹人见后晋军队浩浩荡荡开来，前来争桥又没取胜，担心对方会强渡滹沱河，和恒州联合夹击，商议退兵返回；但听到后晋军队已筑起营垒作持久的准备，于是就不退兵了。

29 后蜀施州刺史田行皋反叛，后蜀派供奉官耿彦珣率兵前去讨伐。

30 杜威虽然以皇帝亲戚身份担任上将，但生性懦弱胆小。他手下的将领都是节度使，只是天天奉承迎合，饮酒作乐，很少谈论军事。

磁州刺史兼北面转运使李榖劝说杜威和李守贞道："现在大军距恒州近在咫尺，相互的烟火都能望见。如果把许多三股木放到水中，在上面放上柴草铺上土，桥就立刻架成了。再密约城中的守军点起火堆为联络信号，趁夜里组织将士砍断胡虏营盘的栅栏冲进去，里外合兵，胡虏一定败逃。"众将领都认为说得对，只有杜威认为不行，派李榖往南到怀、孟二州督运军粮。

契丹用大军挡在后晋军队的前面，又悄悄派出将领萧翰、通事刘重进率领一百名骑兵和羸弱的步卒，沿西山出现在后晋军队的后面，切断后晋军的粮道和退路。打柴的樵夫遇到他们，全被抓走了；有逃跑回来的，都说契丹军队的强盛，后晋军中人心惶惶。萧翰等到达了栾城，城中后晋守军有一千多人，没想到敌人来临，慌乱狼狈中全都投降了。契丹抓到的后晋百姓，全都在脸上刺"奉敕不杀"四个字，放他们往南走；运粮的民夫在路上遇见他们，都撂下辎重惊慌溃逃了。萧翰是契丹主耶律德光的舅舅。

十二月，丁巳(初一)，李榖亲自给出帝写上密奏，详细说明后晋大军危急的形势，请皇帝亲临滑州，派高行周、符彦卿扈从，并请派兵守卫澶州、河阳，以防范契丹军队的狼奔豕突。派将领关勋快马加鞭把密奏送给皇帝。

己未(初三)，后晋出帝才知道大军驻扎在中度桥的消息。这天晚上，关勋已赶到大梁。庚申(初四)，杜威上奏章请求增兵，出帝下诏调全部守卫宫禁的几百人，赶往中度桥。又下诏，调发河北及滑、孟、泽、潞各州粮草五十万送到军营。因为督运时间紧迫，催促严急，各地惊扰沸腾。辛酉(初五)杜威又派遣部下张祚等前去告急，在张祚等回来的途中被契丹抓获。从此，朝廷和军队之间消息不通。

当时宫中的宿卫军都在行营里，人人心里危惧，不知该怎么办。开封尹桑维翰认为国家的存亡已经危在旦夕，请求朝见皇帝、上报情况。出帝正在御苑里玩弄猎鹰，推辞不见。桑维翰又去向执掌权柄的大臣陈述，那些大臣不以为然。桑维翰退下来，对亲近的人说："晋氏的宗庙得不到祭祀了！"

出帝要亲自率兵北征，被李彦韬劝谏阻止。当时符彦卿虽然担任行营的职务，出帝把他留下，让他守卫荆州口。壬戌(初六)，下诏命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都部署，命符彦卿任副职，一起守卫澶州；命西京留守景延广守卫河阳，张开了迎战的架势。

奉国节度使王清向杜威进言道："现在大军离恒州城只有五里，守在这里干什么！军营孤立，粮食吃完，必将

自己溃败。请求率步兵二千为先锋，夺取桥梁，开辟道路，您率领各军紧随其后，能够进入恒州，就没有忧虑了。”杜威允许了，派王清和宋彦筠一起前进。王清作战锐不可当，契丹兵不能支持，稍稍退却；众将领请求立刻派大军随后前进，杜威不允许。宋彦筠被契丹打败了，自己游回岸边，免于一死。王清独自率麾下兵士在河北岸布阵奋力作战，两军互有伤亡；王清屡次向杜威求救，杜威竟然不派一兵一卒前去支援。王清对士兵们说：“上将手握重兵，却坐观我们在困急当中不来救援，他一定有叛变之意。我们应该以死报国！”大家为他的话所感动，没有一人后退的，到了晚上，仍然战斗不息。契丹又派新的军队前来进攻，王清和士兵们全都战死。从此后晋各军丧失了士气。王清是洺州人。

甲子（初八），契丹派兵从远处包围了后晋军营，军营与外界联系断绝了，军中粮食将尽。杜威和李守贞、宋彦筠谋划投降契丹，杜威还派遣了心腹到契丹主的牙帐里，邀功求取重赏。契丹主骗他说：“赵延寿威望太浅，恐怕不能作中国的皇帝。你果真能投降，就让你当皇帝。”杜威喜欢，于是拟定投降的计划。丙寅（初十），军帐周围埋伏了全副武装的士兵，召集众将领前来，杜威拿出降表来给他们看，让他们署名。众将领惊愕害怕，没有敢说话的，只有“是、是”地听从命令。杜威派阁门使高勋带降 表送给契丹，契丹主赐下诏书抚慰收纳他们。这一天，杜威命全军士兵到营外列阵，军士们十分踊跃，以为就要打仗。杜威亲自告诉他们：“现在粮食吃光无路可走，应和你们一同求取生存的办法。”于是命令全军放下武装。军士们都抱头痛哭，哭声振动了原野。杜威、李守贞还在众人中宣扬：“君主无德，听信任用奸臣小人，猜忌我们。”听的人没有不咬牙切齿的。契丹主派赵延寿身穿红袍来到后晋营中抚慰士兵，指着红袍说：“这都将是你的东西。”杜威以下将领都到马前迎接拜见；赵延寿也给杜威穿上红袍，给后晋将士们看，其实这都是愚弄他们的把戏而已。契丹任命杜威为太傅，李守贞为司徒。

杜威引导契丹主来到恒州城下，告诉顺国节度使王周自己投降的情况，王周也出城投降了。戊辰（十二日），契丹主进入恒州。又派兵袭击代州，刺史王晖开城投降。

原先，契丹屡次进攻易州，刺史郭璋死守抗拒。契丹主每次经过城下都指着易州城叹道：“我能够吞并天下，却被此人所扼阻！”现在杜威已投降，契丹主派通事耿崇美来到易州，诱劝郭璋的部下，这些人都投降了，郭璋不能制止，于是被耿崇美杀死。郭璋是邢州人。

义武节度使李殷、安国留后方太，都投降了契丹。契丹主任命孙方简为义武节度使，麻答为安国节度使，任命客省副使马崇祚代理主持恒州事务。

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书张砺对契丹主说：“现在大辽已得天下，中国的将相应由中国人来作，不宜用北国人和左右熟悉的人。如果政令失误，就会人心不服，虽然得到了天下，也还会失去。”契丹主不肯听从。

契丹主率兵从邢、相二州南下，杜威率降兵跟随。契丹主派张彦泽率二千骑兵先去攻取大梁，并且安抚那里的官吏百姓，派通事傅住儿为都监。

杜威投降的事，皇甫遇当初没参预谋划。契丹主要派皇甫遇先率兵进入大梁，他推辞了；退下后对亲信说：“我身为将相，兵败后不能去死，怎能忍心再谋取君主呢！”兵至平棘，对身边跟随人的说：“我已好几天不吃饭了，还有什么面目再往南走啊！”于是掐住喉咙而死。

张彦泽日夜兼程飞奔疾驰，夜里渡过白马津。壬申（十六日），后晋出帝才知道杜威等人已投降。当天晚上，又听说张彦泽已到滑州，就召李崧、冯玉、李彦韬到宫中议事，打算诏命刘知远起兵来援救都城。癸酉（十七日），天还没亮，张彦泽已从封丘门破关冲入城中，李彦韬率领禁军五百名前往迎敌，不能阻止，张彦泽在明德门外驻军，城中大乱。

后晋出帝在宫中放起了火，自己提着宝剑驱赶后宫的十几个人将跳入火中，被亲军将领薛超抱住了。一会儿，张彦泽从宽仁门外传进契丹主给太后的书信以示抚慰，并召桑维翰、景延广前来。出帝于是命令灭火，打开所有的宫门。出帝坐在御苑中和后妃们相聚哭泣，召翰林学士范质草拟降表，自称：“孙男臣重贵，祸事来临神鬼迷惑；运数气尽天命灭亡。现在和太后及妻子冯氏，全族大小都在郊野两手反绑向前排列等待降罪。派儿子镇宁节度使石延煦、威信节度使石延宝，奉上国宝一枚、金印三枚出城迎接。”太后也上表称“新妇李氏妾。”

傅住儿入宫内宣示契丹主的命令，出帝脱下黄袍，穿上素色衣衫，再次叩拜听从宣示，宫内左右侍从们都掩面涕泣。出帝让人召张彦泽来，想和他议事。张彦泽说：“臣没脸去见陛下。”出帝再次召他去，他只是微笑不答应。

有人劝桑维翰逃走，而他说：“我是大臣，逃了又往哪里去！”静坐待命。张彦泽以皇帝的命令召桑维翰入宫，桑维翰来到天街时，遇见李崧，停下马来说话未完，就有军吏在马前揖请桑维翰去侍卫司，他知道自己难免一

死，回头对李崧说："您这位侍中主执国政，现在国家灭亡，反而要让我去死，为什么呢？"李崧脸上露出惭愧的表情。张彦泽傲慢地倚坐接见桑维翰，桑维翰指责他道："去年从罪人之中把你提拔出来，又让你管辖一个大的藩镇，授予你兵权，你怎么能如此负恩！"张彦泽无话可答，派兵看守住桑维翰。

宣徽使孟承诲一贯以乖巧谄媚受出帝宠信，到这时，出帝召他，想和他商议事情，孟承诲藏匿起来不到；张彦泽把他捉住而杀掉。

张彦泽放纵士兵大肆抢掠，贫民趁乱也争着闯入富人家里杀人抢钱财，两天才停止，而都城已经被洗劫一空。张彦泽的住处里钱财宝物堆积得像小山，他自认为有功于契丹，不分昼夜地饮美酒、听歌乐，纵情娱乐；每次出入跟随的骑兵常有几百名，他的旗帜上都题有"赤心为主"四字，见到的无不耻笑他。军士抓获罪人押到跟前，他不问所犯何罪，只瞪起眼睛竖起中指，就拉出去腰斩。张彦泽素来与阁门使高勋不融洽，就乘酒醉来到他家，杀死他的叔父和弟弟，陈尸门前。士民见了不寒而栗。

中书舍人李涛对人说："我与其逃到水沟里而不免一死，就不如前去见他。"于是投上名刺谒见张彦泽，说："上书请杀太尉人李涛，谨来请死。"张彦泽欣然接见了他，问李涛："你今天害怕了？"李涛说："我今天的害怕，就像你当年的害怕一样。过去如果高祖听我李涛的话，事情哪能到这地步！"张彦泽听了放声大笑，命人拿酒来给李涛喝，李涛斟满杯后一饮而进，然后旁若无人地走了。

甲戌(十八日)，张彦泽把出帝迁往开封府，而且片刻不能停留，宫里一片大哭的声音。出帝和太后、皇后坐着轿子，宫人、宦官十几人步行跟随。路上见到的人都流下眼泪。出帝把内库的金银珠宝都随身带走，张彦泽派人规劝他说："契丹主来时，这些东西无法藏匿。"出帝将这些财宝都放回内库，也分一部分给张彦泽；张彦泽选取其中的奇珍异宝，封存其余留待契丹。张彦泽派控鹤指挥使李筠率兵看守出帝，出帝和外界的联系不通。出帝的姑姑乌氏公主贿赂看门人，进来与出帝诀别，然后回到家中自杀而死。出帝和太后给契丹主所上的表章，都先给张彦泽检查，然后才敢发出。

出帝让人取几匹内库的丝帛，管库的人不给，说："这不是你的东西。"又向李崧要酒，李崧也用其它原因推托不送来。他又想见李彦韬，李彦韬也推辞不来。出帝为此惆怅了许久。

冯玉谄媚张彦泽，请求让自己送去传国之宝，希望契丹能再任用他。

楚国夫人丁氏，是石延煦的母亲，长得美丽。张彦泽派人去取来，太后迟疑徘徊不肯给，张彦泽大骂，把楚国夫人装上车就走。

这天晚上，张彦泽害死了桑维翰，并用带子套在他脖子上，告诉契丹主，说他是上吊自杀。契丹主说："我无意杀桑维翰，他为什么这样！"命人丰厚地抚恤他的家属。

高行周、符彦卿都到契丹主的牙帐投降。契丹主因阳城之战被符彦卿打败，追问符彦卿，彦卿说："臣当时只知为晋主竭尽全力，今天死生听天由命。"契丹主一笑而释放了他。

乙卯(二十三日)，石延煦、石延宝从牙帐回，契丹主赐给出帝手写的诏书，并派解里前去对出帝说："孙儿不要担忧，一定让你有吃饭的地方。"出帝心里稍稍安稳，上表谢恩。

契丹认为所献的传国之宝雕琢不精细，又和前代历史不相吻合，怀疑不是真品，下诏书追问出帝，让他献出真宝。出帝上奏道："不久前王从珂自焚时，旧的传国之宝就不知去向，想来一定是和他一起化为灰烬了。这个国宝是先帝所制，众大臣全知道。我在今天哪里还敢藏匿国宝啊！"于是作罢。

出帝听说契丹主将要渡黄河，想和太后事先到前面迎接；张彦泽事先奏报，契丹主不同意。有关官员又想让出帝口衔璧、手牵羊，大臣拉着车上的棺材，到郊外迎接；先将这些仪式告诉契丹主，契丹主说："我派奇兵直接占领了大梁，不是来受降的。"也不允许。又下诏书告诉后晋文武百官，一切都照旧；朝廷制度沿用汉人礼仪。有关官署要备法驾去迎接契丹主，契丹主说："我正戎装披甲，太常仪卫没工夫使用。"一概推却了。

早先，契丹主来到相州，旋即派兵开往河阳捕捉景延广。景延广仓促之间无处逃跑藏匿，就到封丘去见契丹主。契丹主责问他道："导致两主不合，全是你所干的事！你所说的'十万横磨剑'在哪里？"召来乔荣，让他们互相申辩对证，共十件事。景延广最初不服，乔荣把纸上所记的话给他看，景延广才认服，每承认一件事，就给他一支算码。到第八支算码时，景延广只能把脸伏在地上请求死罪，于是把他关押起来了。

丙戌晦(三十日)，文武百官在封禅寺住宿。

(杨璐　北京古籍出版社)

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六卷

后汉纪一　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丁未,公元 947 年)

1 春季,正月丁亥(初一),后晋的文武百官在大梁城北远远地向后晋主辞别,然后改换白衣纱帽,迎接契丹主耶律德光,全都在路旁伏服请罪。契丹主头戴貂帽,身披貂裘,内裹铁甲,立马于高岗之上,命令归降的百官起立,改换服装,安抚勉慰百官。左卫上将军安叔千一人从百官的行列中站出来,向契丹主耶律德光说了一番胡语。契丹主说:"你就是'安没字'吗?你过去镇守邢州时,已多次向我表示忠诚,我没忘记啊。"安叔千欢呼跳跃拜谢而退。

后晋主和太后以下在封丘门外迎接,契丹主推辞不见。

契丹主进入大梁城门时,百姓们都惊呼地跑掉了。契丹主登上城楼,命翻译告诉百姓们:"我也是人,你们不要害怕!我要让你们休养生息。我无心南来,是汉兵引我来到这儿的。"来到明德门,契丹主下马叩拜,然后入宫。命令他的枢密副使刘密为代理开封尹。日落时分,契丹主退出都城,屯兵于赤冈。

2 戊子(初二),抓获郑州防御使杨承勋,将他押解到大梁城,斥责他杀父、背叛契丹,命令左右的人把他剁为碎肉吃掉。不久,委任他的弟弟右羽林将军杨承信为平卢节度使,并把他父亲的旧部全都交给他率领。

3 高勋向契丹主耶律德光控诉张彦泽杀他的家属。契丹主也愤恨张彦泽剽掠京城,将张彦泽和监军傅住儿一起抓了起来。契丹主把张彦泽的罪行向百官宣布,并问:"张彦泽应不应该处死?"百官都说:"应该处死。"全城百姓也争先恐后递上状牒上书张彦泽的罪行。己丑(初三),命将张彦泽、傅住儿押往北市斩首,并命高勋监斩。张彦泽原来所杀的士大夫的子孙,这时都携带丧杖,随后怒骂,用丧杖痛打张彦泽的尸首。高勋命令砍断手腕从铐锁中取出尸体,剖腹取心来祭奠被他杀害的人。市民们争着砸碎他的头,取出他的脑髓,剁碎他的肉并分吃掉。

4 契丹押解景延广返归契丹,庚寅(初四)那天,夜宿于陈桥镇,趁看押人懈怠的时候,他掐脖子自杀了。

5 辛卯(初五),契丹封后晋主为负义侯,安置在黄龙府。黄龙府就是原慕容氏的和龙城。契丹主派人对李太后说:"听说重贵是不听母命才落到今天的下场;您可以自行方便,不要和他一起同行。"太后说:"重贵侍奉我很恭谨。他的失误是,违背了先君的意志,断绝了两国的交欢。现在有幸蒙受大恩,保全了身家性命,我做母亲的不随着儿子,又往哪儿寻求归宿呢!"

癸巳(初七),契丹把后晋主和他全家人迁到封禅寺,派大同节度使兼侍中河内崔廷勋领兵看守。契丹主多次派使者前去探望问讯;后晋主每听说使者到,全家都惊恐担忧。当时雨夹雪下了十几天,寺外断绝了供给,全家老小又冷又饿。李太后派人对寺内的和尚说:"我曾在这里供给数万和尚的斋饭,现在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记着我吗?"和尚以"契丹用心难料,不敢献上食品"为推辞。后晋主只好偷偷地哀求看守,才得到一点食物。

当天,契丹主率兵从赤冈进入宫中。都城各门和宫禁大门,都派契丹兵把守,昼夜不放兵器。并且在大门前杀狗,在庭院中竖起长竿挂上羊皮作为诅咒。契丹主对群臣说:"从今以后,不整治兵器,不购置战马,减轻赋税,少征徭役,天下太平了!"于是废除东京建制,降开封府为汴州,原府尹为防御使。乙未(初九)契丹主改穿中国衣冠,文武百官上朝退朝一切均按旧有的典章制度。

赵延寿、张砺一起荐举李崧的才华;正赶上威胜节度使冯道从邓州入朝,契丹主对二人的名声早有耳闻,都给予礼遇以示重视。不久,就命李崧为太子太师,充任枢密使;命冯道为太傅,在枢密院供职,担任顾问。

契丹又分别派出使者,将诏书赐给后晋的各个藩镇;各藩镇都争着上表章称臣,凡被召的没有不快马加鞭到达的。只有彰义节度使史匡威据守泾州不接受命令。史匡威是史建瑭的儿子。雄武节度使何重建,把来传诏书的契丹使者杀掉,率领秦、阶、成三州投降后蜀。

当初,杜威恢复旧名杜重威领着后晋军投降契丹后,契丹主收缴了全部兵器铠甲,有数百万件之多,贮存于恒州;派人将军马数万匹北归其国中;派杜重威率领其部卒跟随自己南下。到了黄河岸边,契丹主看到投降的后晋兵卒太多,怕制造事变,想用自己的骑兵把他们统统赶进黄河。有人劝谏道:"晋兵在各地的还很多,他们听到投降的都死了,一定都会抗拒到底的;不如先安抚他们,慢慢地再想万全之策。"契丹主就派杜重威带领他的降

兵屯驻陈桥。正赶上下雪多日，粮饷皆无，士兵们又冷又饿，都怨恨杜重威，相聚而哭泣；杜重威每出帐外，道旁的士兵都骂他。

契丹主还是想诛杀后晋降卒。赵延寿对他说："皇帝亲自率兵冒着飞矢流石夺取了晋国江山，是想自己占有呢，还是想替他人夺取呢？"契丹主脸色突变道："朕统率全国南征，五年不解衣甲，才刚刚得到，岂能是为他人！"赵延寿说："晋南面有唐，西面有蜀，常常互为仇敌，皇帝也知道吧？"契丹主答："知道。"赵延寿又说："晋国东起沂州、密州，西至秦州、凤州，绵延广袤数千里，边境与吴、蜀相接，常要派兵镇守。南方暑热潮湿，北国人不能居住。他日您车驾北归，而这么辽阔的晋国疆土无兵把守，吴、蜀一定乘虚入侵，这样，难道不是为他人夺取江山吗？"契丹主说："这是我没料到的。那么应该怎么办呢？"赵延寿说："陈桥的降兵，可分开来把守南部边疆，这样吴、蜀就不能成为后患了。"契丹主说："我过去在上党，失策在于当断不断，把唐兵交给晋。没想到反过来与我为仇，北面同我作战，辛苦勤劳好几年，才把他们战胜。现在有幸落在我的手里，不乘这时把他们翦除干净，难道还留作后患吗？"赵延寿说："过去把晋兵留在河南，不将他们的妻子作为人质，所以才有这种忧患。现在如果把他们的家全迁到恒、定、云、朔各州之间，每年轮番让他们把守南部边疆，何怕他们发生突变！这是上策呵。"契丹主高兴地说："对！全按你燕王的意见办理！"于是陈桥降兵才得豁免，分别遣返兵营。

6 契丹主杀右玺吾卫大将军李彦绅和宦者秦继旻，因为他们曾为后唐潞王杀东丹王的缘故。并把他们家族的资财赏赐给东丹王的儿子永康王兀欲。兀欲瞎一只眼，为人豪迈雄健，慷慨好施。

7 癸卯(十七日)，后晋主与李太后、安太妃、冯后与弟石重睿、儿子石延煦、石延宝全部向北迁移，后宫左右随从有一百多人。契丹派三百名骑兵护送、防范，又命原后晋中书令赵莹、枢密使冯玉、马军都指挥使李彦韬与他们同行。

后晋主在路上，食物供给接不上，有时和太后一同断食，而那些旧日的臣下竟没人敢前来迎接进见的，只有磁州刺史李穀在路旁边迎接拜谒。君臣相对泣下。李穀说："为臣无能，有负于陛下。"于是把自己所有的资财献上。

后晋主到达中度桥，望见杜重威的兵寨，感叹道："天呵！我家何负于人，竟被这个贼人所破！"大哭而去。

8 癸丑(二十七日)，后蜀主孟昶派左千牛卫上将军李继勋为秦州宣慰使。

9 契丹主任命前燕京留守刘晞为西京留守；任命永康王兀欲的弟弟留哇为义成节度使、兀欲的姐夫潘聿撚为横海节度使；任命赵延寿的儿子赵匡赞为护国节度使；任命汉将张彦超为雄武节度使，史佺为彰义节度使，客省副使刘晏僧为忠武节度使；前护国节度使侯益为凤翔节度使，代理凤翔府事；任命焦继勋为保大节度使。刘晞是泺州人。不久何重建归附后蜀，史匡威据泾州以拒史佺取代，契丹之势稍稍受到扼制。

10 晋昌节度使赵在礼入朝到大梁，他留在长安的裨将作乱，节度副使建州人李肃讨伐诛灭了叛乱，军府得以平安。

11 后晋主断绝和契丹的往来，匡国节度使刘继勋当时为宣徽北院使，多参预此事的谋划；契丹主进入大梁，刘继勋又来朝见，契丹主责怪他。当时冯道正在殿上，刘继勋急忙指着他说："冯道是首相，和景延广实际策划的此事。臣的官职卑微，哪里敢说话！"契丹主说："这老头儿不是多事的人，你不要胡乱攀引他！"命人锁上刘继勋，押送黄龙府。

赵在礼走到洛阳时，对人说："契丹主曾说庄宗之乱由我引起。看来我此行，深可忧虑。"契丹派契丹的将领述轧、奚王拽剌、勃海将领高谟翰驻守洛阳，赵在礼进入谒见。在庭下叩拜，而拽剌等人蹲坐着受礼。乙卯(二十九日)，赵在礼到了郑州，听说前往入朝的刘继勋被锁上，惊恐万分，到了夜里，在马房里自杀了。契丹主听说赵在礼自杀了，就释放了刘继勋，刘继勋忧虑愤恨而死。

刘晞在契丹曾为枢密使、同平章事等职，到了洛阳，责骂奚王拽剌道："赵在礼是汉家的大臣，你只不过是北方的一个酋长罢了，怎敢这样怠慢他！"刘晞站在庭下大挫他的气焰。于是洛阳人稍得安定。

契丹主广泛接受四面八方送上来的进贡礼品，大肆饮酒作乐，常常对原后晋的臣子说："你们中国的事，我都知道；可我国的事，你们就不晓得了！"

赵延寿请求供给北国军队的粮饷，契丹主说："我国没有这个法。"于是就四处放出胡骑兵，以放马为名，四处抢掠，称为"打草谷"。百姓中年轻力壮的死于契丹兵的刀口，年老体弱的填于沟壑，从大梁、洛阳的辖区直到郑、滑、曹、濮各州，几百里地的地面上，财产牲畜几乎抢掠一空。

契丹主对判三司刘昫说："契丹大军三十万，平掉了晋国，就应该发给丰厚的赏赐，要赶快准备操办。"当时

官府仓库里已经空竭，刘昫不知从何处而出，于是就向都城的士人百姓借钱，自将相以下都免不了。又分别派遣几十名使者到各州中借款，都用严刑相威胁，民不聊生。其实钱本不颁发给契丹士兵，都聚积到皇宫内库里，打算装车运往本国。于是内外怨恨、愤怒，开始感到契丹的祸患痛苦，都想驱逐他们了。

12 当初，后晋主与河东节度使、中书令、北平王刘知远相互猜忌。虽然任命刘知远为北面行营都统，但徒有虚名罢了，各军的行动，实际上他一点都不能干预。刘知远因此大量招募士兵；阳城一战，各军的散兵游勇归附于他的有几千人，又得到吐谷浑的财产牲畜，于是各藩镇中河东最为富强，步兵、骑兵多达五万人。

后晋主和契丹结下怨隙，刘知远判断他必然凶多吉少，但从未加以劝谏。契丹屡次深入进犯，刘知远全然没有拦击、入援的打算。等到听说契丹已占据大梁，刘知远就分兵守护四方边境来防备侵袭。又派遣客将安阳人王峻向契丹主奉上三道表章：一是祝贺契丹进入大梁；二是因太原是夷、夏人杂居共处之处，守防士卒屯聚，所以不敢离镇前往朝贺；三是本应献上贡品，但正值契丹将领刘九一的军队从土门西入屯于南川，太原城中人心忧虑恐惧，待召还此军，道路畅通，才可以送入贡品。契丹主见表章后赐予诏书，称赞表彰，待亲自审批诏书时，又在刘知远的姓名上加上“儿”字，以示亲近，并赐给木杨。按照胡人的传统，受礼遇优待的大臣，才能赐求木杨，相当于汉人赐给几杖，只有伟王因为有其叔父的尊贵地位，才得到这种赏赐。

刘知远又派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献上珍奇的丝织品和名贵的马匹。契丹主见刘知远观望不到，等白文珂回太原时，契丹主让他告诉刘知远：“你既不奉事南朝，又不奉事北朝，你打算等什么呢？”蕃汉孔目官郭威对刘知远说：“胡虏对我们怨恨很深呵！王峻说契丹贪婪残暴失掉人心，一定不能长久占据中国。”

有人劝刘知远起兵进攻。刘知远说：“用兵有缓有急，应当因时采取合适的策略。现在契丹刚刚招降了晋国的十万兵马，象老虎一样雄踞着都城，形势没有其它的变化，怎能轻举妄动呢！况且观察他们所贪图的无非是钱财物品，钱财物品得足了，一定要向北回国的。况且现在冰雪已消，气候转暖，他们必然难以久留，应等他们退去，再去占领那里，才可确保万无一失。”

昭义节度使张从恩，因为地近怀、洛二州，想向契丹朝觐，派使者先去和刘知远商量。刘知远说：“我们以一隅之地，怎么敢与偌大的天下抗争！您可先行一步，我当随后就去。”张从恩信以为真。判官高防劝谏道：“您身为晋室的懿亲，切不可轻易地改变为臣的气节。”张从恩不听从。左骁卫大将军王守恩和张从恩是亲家，当时在上党，张从恩命节度副使赵行迁主持留后事务，发公文派王守恩代理巡检使，与高防共同辅佐赵行迁。王守恩是王建立的儿子。

13 荆南节度使高从诲派使者向契丹进贡，契丹派使者赐给他马匹。高从诲也派使者到河东，劝刘知远登皇帝位。

14 南唐主立齐王李景遂为皇太弟；又改封燕王李景达为齐王，领诸道兵马元帅；改封南昌王李弘冀为燕王，为副元帅。

李景遂和宫中僚属玩耍聚会，赞善大夫元城人张易有所劝谏，而李景遂正和客人们传看赏玩玉杯，不回头理他。张易愤怒地说：“殿下看重宝物而轻视士人！”抓过玉杯来摔在地上砸碎了，众人都大惊失色。而李景遂收起笑容向张易道歉，从此对张易更加重视了。

李景达生性刚直。南唐主常和宗室近臣饮酒，冯延巳、冯延鲁、魏岑、陈觉等人在此时竭尽谄媚丑态，有时借酒喧哗大笑。李景达多次大声斥责他们，又反复劝谏南唐主，不应亲近那些奸佞之臣。冯延巳因两个皇弟的封立并不出于自己的意思，就想用空话来表示自己对他们有恩德；一次在东宫饮宴时，他装作酒醉，抚着李景达的后背说：“你不能忘了我！”李景达大怒，一甩袖子进入宫中，禀报南唐主，请求杀掉冯延巳；唐主百般劝解，才算罢了。张易对李景达说：“朝中这群屑小之徒盘根错节，实在关系到生死福祸。殿下全力也未能除去他们，多次面争廷折，使他们害怕并作好防范，什么事干不出来！”从此每次游乐宴会，李景达多借口身体不适而不参加。

南唐主派使臣去祝贺契丹攻灭后晋，并请契丹允许他去长安修复陵墓。契丹不允许，并派使者回复此事。

后晋密州刺史皇甫晖、棣州刺史王建，都躲避契丹而率众投奔南唐；淮北一带的义军将领也多请求归附，听命于南唐。南唐虞部员外郎韩熙载上疏道：“陛下要恢复祖先大业，现在是时候了！如果胡虏之主北上回国，而中原有了新主，那就不容易对付了。”当时南唐正在福州集结军队，没有机会顾及北方。南唐人都以此为恨事，后唐主也很后悔痛失良机。

15 契丹主召集后晋的全部文武百官在庭中，问他们：“我国土辽阔广大，方圆数万里，有君长二十七人；而中国的习俗和我国不一样，我想选一个人作中国的君长，怎么样？”百官都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无论夷族、华

夏的人心，都愿拥戴您为皇帝。”这样劝进两次。契丹主于是说：“你们既然愿意让我作皇帝，那么现在要办的事，第一项是什么？”百官答道：“皇帝刚刚得到天下，应该大赦罪人。”二月丁巳(初一)，契丹主头戴通天冠，身披绛纱袍，在皇宫正殿登极，庭下设置了大典乐器和仪仗卫队。百官都来朝贺，汉人都穿礼服，胡人仍穿胡服，立在汉人文、武两班中间。契丹主传下命令，称大辽会同十年，大赦天下。并说：“从今以后，节度使、刺史不许设置亲兵卫队，不得购买战马。”

赵延寿因为契丹主负约，心里愤闷不平，派李崧向契丹主说：“我不敢奢望为汉人天子，但请求作个皇太子。”李崧不得已，把这话转告给契丹主。契丹主说：“我对燕王，即使是割我身上的肉只要于燕王有用，也在所不惜。但是我听说皇太子应当是天子的儿子才能当，哪能是燕王所能作的！”于是命令给燕王晋升官职。当时契丹以恒州作为中京，翰林承旨张砺奏拟为：燕王为中京留守、大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枢密使照旧。契丹主取笔涂去“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后，发布此令。

16 壬戌(初六)，后蜀李继勋和兴州刺史刘景进攻并夺取了固镇。何重建请求后蜀派兵与阶、成二州兵马共同扼守散关，以便夺取凤州。丙寅(初十)，后蜀主命发山南兵三千七百名赶赴散关。

17 刘知远听说何重建投降后蜀，感叹道：“戎狄入侵蹂躏，中原没有君主，致使藩镇向外投靠，我身为一方长官，太感惭愧了！”

于是他手下的将佐劝刘知远称皇帝尊号，以便号令四方，看各处诸侯的去向。刘知远不同意。听说晋主北上迁徙，刘知远放出风声要出兵井陉，迎接出帝回晋阳城。丁卯(十一日)，命令武节都指挥使荥泽人史弘肇集合各军到球场，公布了出兵的日期。军士们都说：“现在契丹攻陷京城，抓走天子，天下已没有君主了。能够作天下君主的，除了我们北平王还有谁！应该先确定皇帝名号，然后再出兵。”于是争着呼喊“万岁”不止。刘知远对左右兵将说：“胡虏的兵力还强，而我们的军威还不振，应当先建功业。这些事士兵怎能知道呢！”命左右将佐制止士兵的喧哗。

己巳(十三日)，行军司马潞城人张彦威等三次上书劝登皇帝位。刘知远迟疑不决。郭威和都押牙冠氏人杨邠入内劝说刘知远道：“现在远近的人心，不谋而合，这是天意呵！”如果您不趁这个时候取天下，而谦让不就，只怕人心就要转移，而转移了您就要反受其害了。”刘知远听从了他们的劝进。

18 契丹派他的将领刘愿为保义节度副使，陕城人苦于他的暴虐，奉国都头王晏与指挥使赵晖、都头侯章合谋道：“现在胡虏扰乱中华，这正是我辈奋发有为的年代。河东的刘公，德高望重、远近闻名，我们如果杀死刘愿，率陕城归附于他，以此作为天下的首倡，那么取得富贵就易如反掌了。”赵晖等人都认为说得很对。王晏和几名壮士，趁着夜里爬上牙城并潜入府库，把兵器取出分给众人。庚午(十四日)早晨，砍掉了刘愿的脑袋，悬挂在府门上，又杀掉契丹的监军，拥立赵晖为留后。王晏是徐州人，赵晖是澶州人，侯章是太原人。

19 辛未(十五日)，刘知远登皇帝位。自称不忍改后晋年号，但厌恶开运这个年号，于是改称天福十二年。

壬申(十六日)，刘知远下诏书道：“各道官员为契丹搜刮钱财的，都罢免；原后晋臣子被胁迫派出作使者的，不予追究，命前来报到。至于其它契丹人，各处都要诛杀他们。”

20 何重建派宫苑使崔廷琛领兵攻打凤州，没能攻克，退守固镇。

21 甲戌(十八日)，后汉高祖刘知远亲自率兵东去迎接后晋主和太后。兵至寿阳时，听说后晋主已被押过恒州好几天了，于是留兵在承天军守卫而返回。

后晋主到塞外，契丹就不再提供饮食，跟随的官员、宫女都自己去采摘树上的野果和草叶充饥。到了锦州，契丹命后晋主和后妃叩拜契丹主阿保机的墓。后晋主受不了这种屈辱，哭泣道：“薛超害了我！”冯皇后悄悄命令随从去寻找毒药，打算和后晋主一起自杀，但没能实现。

22 契丹主听说刘知远已即皇帝位，就派通事耿崇美为昭义节度使，高唐英为彰德节度使，崔廷勋为河阳节度使，以便控制扼守各地要塞。

当初，后晋设置乡兵，号称“天威军”，教习演练了一年多，村民们还是不熟悉军旅作战，结果不能使用，于是又下令解散了，只让每七户交钱十千，原来的兵器铠甲全部交纳官府。而乡兵中的无赖子弟，不再肯干农活，占聚山林的盗贼，从此多了起来。到了契丹进入大梁城，放纵胡人骑兵四处“打草谷”；又大多命他们的子弟和亲信左右为节度使、刺史，但这些人并不通晓政事，华人中狡狯者往往依附于他的麾下，教他们肆无忌惮地作威作福，苛敛钱财，使得老百姓活不下去。于是就地相聚作为盗贼，多的有几万人，少的也不低于千儿八百，他们攻陷州县城池，杀戮抢掠官民。滏阳盗贼头目梁晖，聚众数百人，向晋阳上表归诚请求效力，刘知远同意了。磁州刺

史李殷向皇帝刘知远呈密报，命令梁晖袭击相州。梁晖侦察到高唐英还没到，而相州聚积了许多兵器，且没有守备军兵。丁丑（二十一日）夜里，派壮士爬过城墙，到城中打开城门，众人涌入，杀死契丹人数百名，他们的守将突围逃跑了。梁晖占据了相州，自称留后，并向刘知远上表陈述作战经过。

23 戊寅（二十二日），刘知远回到晋阳城，提议向百姓分派索取钱财赏给作战将士，夫人李氏劝谏道："陛下靠河东开创大业，但没有给百姓们带来恩惠好处，就先要夺取他们借以生息的本钱，这大概不是新天子救民于苦难中的本意吧？现在就宫中所有的钱财，请全部拿出来慰劳军兵，虽然钱不太多，但人不会有怨言。"刘知远说："对！"当即免除百姓分摊之议，把内府全部积蓄都拿出来赏赐作战将士，官员、百姓听到后，都很高兴。李氏是晋阳人。

24 吴越内都监程昭悦聚积了众多的门客，收贮兵器，并和方士交往。吴越王钱弘佐想诛杀他，对水丘昭券说："你今天晚上带领甲士三千人包围程昭悦的宅第。"昭券说："程昭悦是家臣，有罪应该明正典刑、当众处决，不宜于夜晚兴兵问罪。"钱弘佐说："对！"于是命内牙指挥使诸温等待程昭悦回家，抓送东府审讯。己卯（二十三日），砍头。并把关押中的钱仁俊释放了。

25 武节都指挥使史弘肇出兵并攻克代州，杀掉王晖。

26 建雄留后刘在明朝见契丹，让节度副使骆从朗主持州中事务。后汉高祖派使者张晏洪等人前往晋州，宣布自己已登皇帝位，骆从朗把他派去的人全都囚禁起来。大将药可俦杀死了骆从朗，推举张晏洪为代理留后。庚辰（二十四日），派使者报告后汉高祖。

契丹主派遣右谏议大夫赵熙出使晋州，搜刮老百姓的钱财，征收催逼得很急。骆从朗死后，百姓们互相招呼着一起杀死赵熙。

契丹主赐给赵晖诏书，命他为保义留后。赵晖斩杀契丹使者，烧掉诏书，派支使河间人赵矩为使者奉持表章前往晋阳。契丹派将军高谟翰进攻赵晖，没能攻克。后汉高祖见到赵矩，非常高兴，说："你带着咽喉要地前来归顺于我，天下是不难平定了！"赵矩劝他早日率兵南下，以满足天下人的盼望。后汉高祖答应了。

辛巳（二十五日），后汉高祖任命赵晖为保义节度使，侯章为镇国节度使、保义军马步都指挥使，王晏为绛州防御使、保义军马步副指挥使。

27 高防与王守恩策划，派指挥使李万超在白天率领众兵喧噪入府，杀死赵行迁，推举王守恩为代理昭义留后。王守恩杀死契丹使者，率藩镇前来归降。

28 镇宁节度使邪律朗王，生性残酷暴虐，澶州人吃够了他的苦头。盗贼首领王琼率领他的一千多人趁夜袭击占领了南城，然后向北穿过浮桥，纵兵大肆劫掠，将邪律朗王围困于牙城之内。契丹主听到这个消息，很害怕，开始派天平节度使李守贞、天雄节度使杜重威返回原镇，从此再没有久留河南的意思。契丹主调兵遣将营救澶州；王琼退守澶州城近郊，派弟弟王超上表前来求救。癸未（二十七日），后汉高祖给予王超丰厚的赏赐，送他回澶州。王琼战败，被契丹杀死。

29 后蜀主加封雄武节度使何重建为同平章事。

30 延州录事参军高允权，是高万玺的儿子。彰武节度使周密昏庸而贪婪，将士们哗变而攻打他，周密兵败，退守东城。将士们认为高允权家世代统帅延州，推举他为留后，占据西城。周密是应州人。

31 丹州都指挥使高彦珣杀死契丹指派的刺使，自己统领丹州事务。

32 契丹述律太后派遣使者把辽国的酒肉蔬果赐给契丹主，祝贺他灭亡了后晋。契丹主和群臣饮宴于永福殿，每次举起酒，都立着饮尽，说："太后所赐的酒，不敢坐着喝。"

33 后唐明宗的王淑妃和邠公李从益住在洛阳；赵延寿曾娶后唐明宗的女儿为妻，淑妃前来大梁城会面见礼。契丹主见到她就下拜行礼，说："是我的嫂子。"统军刘遂凝通过淑妃求封，契丹主封李从益为许王、威信节度使，刘遂凝为安远节度使。王淑妃因为李从益还年幼，推辞未赴藩镇，又回到洛阳。

34 契丹主任命张砺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左仆射和凝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刘昫，因有眼疾要求辞职，于是免去其职，罢为太保。

35 东方群盗蜂拥而起，攻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对左右官员说："我不知道中国人竟这样难于制服！"急派泰宁节度使安审琦、武宁节度使符彦卿等人回归藩镇，还派契丹兵护送他们。

符彦卿来到埇桥，盗贼头领李仁恕率领几万军兵加紧进攻徐州。符彦卿和数十骑兵来到城下，扬鞭想要招抚劝谕他们，李仁恕就抓住符彦卿的马缰绳，说请和相公一齐进城。符彦卿的儿子符昭序，在城中派军校陈守习从城上缒绳而下，到李仁恕军士中大声呼喊："相公已经陷入虎口，听任相公助贼攻城，也休想得到此城！"李仁

恕军士知道劫持不成，就相互跟着拜倒在符彦卿的马前，乞求赦免他们的罪过。符彦卿和他们起誓后，于是解围离去。

36 三月，丙戌(初一)，契丹主身穿赭袍，坐在崇元殿上，文武百官前来行入阁礼。

37 戊子(初三)后汉高祖派遣使臣宣示诏书，安抚那些为避契丹战乱祸患而聚集到山谷借以自保的农民。

38 辛卯(初六)，高允权上表来归降。后汉高祖告诉高允权说，让周密到自己住地来。周密闻讯立刻放弃了东城前来投奔。

39 壬辰(初七)，高彦询率丹州前来归降。

40 后蜀翰林承旨李昊对王处回说："敌人又占领了固镇，这样兴州的道路已断绝，不再能援救秦州了。请派山南西道节度使孙汉韶领兵加紧进攻凤州。"癸巳(初八)，后蜀主命孙汉韶赶往凤州行营。

41 契丹主又召见原后晋的文武百官，告谕他们说："天时渐渐热起来，我难以久留此地，想暂时北归辽国看望太后。应当留一名亲信在这里任节度使。"百官请求迎接太后到大梁。契丹主说："太后家族庞大，就象古柏盘根，不可移动了。"契丹主想把后晋的百官统统随从自己北上。有人说："如果全国北迁，恐怕人心动摇，不如慢慢地迁徙。"于是诏令有职事的跟随北迁，其它的留在大梁。

契丹主又将汴州改置为宣武军，派萧翰为节度使。萧翰是述律太后哥哥的儿子，他的妹妹又是契丹主的皇后。萧翰开始以萧为姓，从此以后，契丹皇后一族都称是萧氏。

42 吴越王又派水军，命令将军余安率领，从海路救福州。己亥(十四日)，水军到白虾浦，海岸全是泥沼，必须铺上竹席军队才能登岸，而南唐的各路军马在福州城南的，聚集起来向海岸射箭，竹席铺不成。冯延鲁说："福州城之所以不投降，是依仗有海上救兵。现在两军相持不战，只能使我军疲惫；不如放他们登岸而全部消灭，城也就不攻自破了。"副将孟坚说："吴越兵远来这里，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已不得和我们决一死战。如果放他们登岸，他们一定要致我们于死地，那锋芒锐不可当，怎能被全部消灭呢！"冯延鲁不听劝告，说："我自己带兵去击杀他们。"吴越兵登岸后，就大声喊杀，奋勇拼搏，冯延鲁不能抵挡，扔下军队自己跑了；孟坚战死。吴越兵乘胜前进，城中兵也冲出来，夹击南唐军队，大败南唐军。福州城南的各路军马全都逃跑，吴越兵在后面追杀；王崇文率领三百名亲兵顽强抵抗，各路军马在王崇文后面布阵，追击的吴越兵才退却。

有人说吴越兵想舍弃福州，救李达的军队回归钱唐，东南面的守将刘洪进等禀告王建封，请他把吴越兵全都放出城然后夺取城池。留从效本不愿平定福州，王建封也忿恨陈觉等人专横跋扈，就说："我军已经败了，怎能和人争夺城池！"当晚，烧掉军营逃跑，包围城北的各部军马也跟随溃退了。冯延鲁抽出佩刀自杀，随身亲兵连忙抢救，得以不死。南唐兵将死了两万多人，丢弃的军资器械有几十万件，国库也为此耗尽了。

余安领兵进入福州，李达把全部军队都交他指挥。

43 留从效领兵回泉州，对南唐守将说："泉州和福州世世为仇敌，南面连接岭南海边瘴气弥漫、疠病漫延的地方，地势险要而土壤贫瘠。由于连年兴兵作战，田地桑园全都废弃，每年冬夏两季征收的粮食、赋税，仅够自己养活自己，怎敢有劳大军长久驻扎在这里呢！"于是摆设酒宴为他们饯行，南唐守将不得已就率兵回国了。南唐主不能制约留从效，就加封他为检校太傅。

44 壬寅(十七日)，契丹主从大梁出发，后晋文武各司被带走的官员有几千人，各军兵将又有几千人，宫女、宦官几百人，把府库中值钱的统统装车运走，所留下的只有乐器仪仗罢了。当晚，宿于赤冈，契丹主见村落都空荡荡的，就命令官员发布榜文数百篇，招徕安抚当地百姓，但是他竟不禁止胡人骑兵的抢劫掠夺。丙午(二十一日)，契丹主从白马渡过黄河，对宣徽使高勋说："我在辽国，以骑射打猎作为乐事，来到这里令人闷闷不乐；今天总算回来，死了也无遗恨了。"

45 后蜀孙汉韶率兵二万攻打凤州，军队驻扎在固镇，分兵把守散关，以断绝外援之路。

46 张筠、余安回到钱唐，吴越王钱弘佐派遣东南安抚使鲍修让领兵守卫福州，任命东府安抚使钱弘倧为丞相。

47 庚戌(二十五日)，后汉高祖派皇弟北京马步都指挥使刘崇为代理太原府尹，主持府中事务。

48 辛亥(二十六日)，契丹主将要进攻相州，守将梁晖请求投降；契丹主赦免了他的罪，并答应封他为防御使。梁晖怀疑其中有诈，又登城抗击拒守。夏季，四月己未(初四)，天还未亮，契丹主命蕃、汉各军急攻相州，到吃饭时就攻克了，把城中的男子全杀光，驱赶着妇女北上。契丹人把婴儿扔到空中，然后举起刀锋去接，以此作乐。契丹主留高唐英镇守相州。高唐英查看城中，遗留下的百姓男女仅得七百多人。以后节度使王继弘收敛城中的髑髅埋葬，共得十几万具。

有人告发磁州刺史李榖策划率州投降汉人。契丹主把李榖抓起来讯问，李榖不服，契丹主把手伸向车中，象要取出所查获的书信。李榖料定其中有诈，于是请求道："如果一定有验证，请明白展示出来。"契丹主追问了六次，李榖话语气色毫不屈服，于是就把他释放了。

49 后汉高祖派从弟北京马军都指挥使刘信兼任义成节度使，充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武节都指挥使史弘肇兼任忠武节度使，充任步军都指挥使；右都押牙杨邠为代理枢密使，蕃汉兵马都孔目官郭威为代理副枢密使，两使都孔目官南乐王章为代理三司使。

50 癸亥(初八)，后汉高祖立魏国夫人李氏为皇后。

51 契丹主见所过的城邑都化为丘墟，对蕃、汉群臣说："把中国搞成现在这个样子，都是燕王赵延寿的罪过呵！"回头又对张砺说："你也出了不少力呵！"

52 甲子(初九)，后汉高祖任命河东节度判官长安人苏逢吉、观察判官苏禹珪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禹珪是密州人。

振武节度使、府州团练使折从远入朝，改名为从阮。在府州设永安军，命折从阮为节度使。又任命河东左都押牙刘铢为河阳节度使。刘铢是陕州人。

53 契丹昭义节度使耿崇美驻守泽州，将要进攻潞州；乙丑(初十)，后汉高祖诏令史弘肇率领一万步兵、骑兵救援潞州。

54 丙寅(十一日)，任命王守恩为昭义节度使，高允权为彰武节度使；又任命岢岚军使郑谦为忻州刺史，兼任彰国节度使、兼忻代二州义军都部署。丁卯(十二日)，任命缘河巡检使阎万进为岚州刺史，兼任振武节度使、兼岚宪二州义军都制置使。后汉高祖听说契丹已北归，想占领河南，所以派史弘肇为前驱，又调派阎万进从北方出兵来分散契丹的兵势。阎万进是并州人。

55 契丹主用几十艘大船装载着后晋国中的武器铠甲向北运走，计划从汴水沿着黄河而上返回辽国，命令宁国都虞候榆次人武行德率领士卒一千多人护送船只。到达河阴，武行德和将士们商议："现在我们被胡虏胁制，即将远离家乡。人活着都会有死，但怎能去作异国他乡的野鬼呢！胡虏势力必然不能久留中国，不如一起赶走他们，坚守河阳城，等到有天命所归的天子出现而做他的臣民，这难道不是长远之计吗？"大家都觉得他说得对。武行德就把船中的武器发给大家，一起杀死了契丹的监军使。这时，正赶上契丹的河阳节度使崔廷勋派兵送耿崇美到潞州，武行德趁城中空虚占领了河阳。将士们推举武行德为河阳都部署。武行德立即派弟弟武行友将表章封在腊丸里抄小路送往晋阳。

契丹派武定节度使方太到洛阳巡行视察，到达郑州；州里的守兵一起强迫他为郑王。后梁朱温的后代密王朱乙避祸当了和尚，嵩山盗贼头领张遇得到他，就立他为天子，把嵩岳大神的冠冕衮袍扒下来给他穿上，率领部众一万多人袭击郑州，被方太打跑了。方太认为契丹现在还很强大，怕事情不成，就劝谕守军一起向西转移。大家不同意，方太就从西门逃奔洛阳。守军失去方太，反过来向契丹诬告方太，说方太胁迫我们作乱。方太派儿子方师朗向契丹陈述真情，契丹将领麻荅把他杀死。方太知道无法剖明自己的心迹。正好群盗攻打洛阳，契丹留守刘晞扔下城池逃往许州，方太于是就进洛阳府中代理留守事务，和巡检使潘环一起攻打群盗，使其退却，张遇杀死朱乙请求投降。伊阙盗贼头领自称天子，在洛阳城南郊天坛聚众誓师，将要进入洛阳，方太出兵迎击，把他们打跑。

方太自己打算回归晋阳，武行德却派人去诱骗他说："我只是个军中的副官。您原来就镇守此地，我现在虚位以待。"方太相信了，来到河阳，被武行德杀死。

萧翰派遣高谟翰护送刘晞从许州返回洛阳，刘晞怀疑潘环策动部众驱逐自己，让高谟翰杀死他。

戊辰(十三日)，武行友来到晋阳。

庚午(十五日)，史弘肇奏报派先锋将马诲攻击契丹，杀死千余人。当时耿崇美、崔廷勋来到泽州，听说史弘肇的军队已进入潞州，不敢前进，领兵南下。史弘肇派马诲前去追击，打败了敌军。耿崇美、崔廷勋和奚王拽剌退守怀州。

辛未(十六日)，后汉高祖任命武行德为河阳节度使。

契丹主听说河阳之乱，感叹道："我有三个失误，使天下应该背叛我啊！许各遣搜刮钱财，这是第一个失误；命北国人'打草谷'，这是第二个失误；没有及早派各个节度使返回镇所，这是第三个失误。"

56 南唐主认为伪称诏书使军队失败，都是陈觉、冯延鲁的罪过。壬申(十七日)，下诏赦免其他将领，廷议斩

杀陈、冯向内外谢罪。御史中丞江文蔚面对仪仗弹劾冯延巳、魏岑，他说："陛下登极以来，所信任的人，只有冯延巳、冯延鲁、魏岑、陈觉四个人而已，都阴险狡诈、玩弄权柄、蒙蔽皇上视听、排斥忠臣良将，引荐任用小人；敢于进谏争论的逐出朝廷，私下议论的被滥用刑罚；上下互相蒙蔽，人们不敢说真话，在路上遇见也只能互相使眼色而已。现在陈觉、冯延鲁虽然伏罪，但冯延巳、魏岑还在，树根没有被铲除，枝干会重新生长。而同罪异罚，使人心疑惑不解。"又说："皇上的视听，只在那几个人，虽然每天接触众多大臣，终究是孤立的。"又说："那些人在外掌握兵权，在内执掌国政。"还说："魏岑、陈觉、冯延鲁，互相磨擦争斗，你向前我就要向后，你往东我就要往西。天生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合作才是国家的财富，国家一时间竟成为小人们泄忿争斗、轻举妄动的工具。"还说："国家讨伐出兵的权力，在于魏岑的一纸书简；国库财富的支取，全凭魏岑的一句话。"南唐主认为江文蔚讲得太过分，大怒，贬他作江州司干参军。陈觉、冯延鲁被戴上刑具押送到金陵。宋齐丘因为曾经荐举陈觉去福州，这时向皇帝送上表章等待定罪。

南唐主诏令陈觉流放蕲州，冯延鲁流放舒州。知制诰会稽人徐铉、史馆修撰韩熙载上疏说："陈觉、冯延鲁二人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但因为宋齐丘、冯延巳为他们求情，所以陛下才赦免他们。擅自发兵的人不处极刑，边疆就会有制造事变的了；全军覆没的人获得生存，军队就没有拼死作战的了。请施行明罚大刑来重振军威。"南唐主没有听从。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冯延巳被罢免为太弟少保，魏岑被贬官为太子洗马。

韩熙载多次上言宋齐丘一党必定成为国家的祸乱。宋齐丘奏奏韩熙载嗜酒如命、狂妄自大，贬韩熙载为和州司士参军。

57　乙亥(二十日)，凤州防御使石奉颜率领全州投降后蜀。石奉颜是后晋的宗族。

58　契丹主到临城，得了病；到了栾城，已病体沉重，身上滚烫，把冰放在胸腹和手脚上，还吃冰。丙子(二十一日)，到达杀胡林而去世。契丹人把他的肚子剖开，装进几斗盐，载着尸体北上，后晋人称之为"帝靶"。

赵延寿怨恨契丹主背弃信约，对人说："我不再进龙沙了。"当天就领兵先进了恒州，契丹永康王兀欲和南、北二王各自率领他们的军队相继进入恒州。赵延寿想把他们拒之恒州城外，又怕失去大部队支援，就放他们进来。

这时契丹的众多将领已秘密商议拥戴兀欲为契丹主，兀欲登上鼓角楼受叔父、兄弟的朝拜。而赵延寿不知道这些，还自称受契丹皇帝的遗诏：代理主持南朝军国事务，并下令布告各道，给兀欲的日常供给和其他将领一样，兀欲对此含恨。恒州各城门的钥匙及仓库的出入，兀欲都亲自管理。赵延寿派人去代管此事，兀欲不允许。

契丹主的尸体运到辽国，述律太后没有哭，说："等到各部落象以前那样安宁统一时，就来安葬你！"

59　后汉高祖从寿阳回太原，曾留下一千名军兵守卫承天军。守军听说契丹人马向北回国，不作防备；而契丹兵突然袭击承天军，守卫军兵惊慌溃散。契丹烧毁了城市村镇，一天之内报警的狼烟有一百多起。后汉高祖说："这些胡虏将遁逃，是虚张声势罢了。"派遣亲将叶仁鲁率领步兵、骑兵三千人去迎敌。正赶上契丹军外出抢掠，叶仁鲁趁城中空虚大败契丹守军，丁丑(二十二日)，又占领了承天军。

60　冀州人杀死契丹刺史何行通，推举牢城指挥使张廷翰主持州中事务。张廷翰是冀州人，符习的外甥。

61　有人劝说赵延寿说："契丹各位大人连日聚会谋议，这里一定有变故。现在汉兵不下万人，不如先下手为强。"赵延寿犹豫不决。壬午(二十七日)，赵延寿下令，于下月初一在待贤馆举行仪式上书言事，接受文武官员的祝贺。礼仪是：宰相、枢密使在阶上叩拜，节度使以下在阶下叩拜。李崧认为契丹人意向不同，事情难测，竭力劝说赵延寿免行这个礼仪，此事才作罢。

（杨璐　北京古籍出版社）

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七卷

后汉纪二　　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丁未，公元 947 年)

1　五月，乙酉(初一)，永康王兀欲召请赵延寿及张砺、和凝、李崧、冯道等人到自己的馆舍饮酒。兀欲的妻子素来以兄长事奉赵延寿，兀欲就从容地对赵延寿说："妹妹远从契丹来，难道不想见见她吗？"赵延寿欣然和他一

起走入后堂。过了许久，兀欲出来，对张砺等人说："燕王蓄谋反叛，刚才已经把他锁起来了。"又说："先帝在大梁时，留给我一个计划，允许我主持南朝军国大事。近日驾崩之前，没有其他遗诏。而燕王擅自主持南朝军国大事，岂有此理！"下令道："赵延寿的亲友朋党，全都开释不予查问。"隔了一天，兀欲到待贤馆接受蕃、汉官员的拜贺，笑着对张砺等人说："燕王如果真的在这里行这种礼仪，我就将用铁甲骑兵包围此地，诸位也就难免遭殃了。"

几天以后，集中蕃、汉大臣到恒州府衙，宣读契丹主的遗诏。遗诏大略说："永康王，是大圣皇帝的嫡长孙，是人皇王的长子，太后所钟爱，群情所归，可以在中京即皇帝位。"于是开始为先帝举哀，穿起丧服。然后又换上吉服接见群臣，不再行丧礼，歌声乐声在署内响个不停。

2 辛卯（初七），后汉高祖任命绛州防御使王晏为建雄节度使。

3 后汉高祖召集群臣在朝廷商议进军路线。众将领都建议从井陉出兵，攻取镇、魏二州，先平定河北，河南就会自己拱手称臣。高祖想从石会出兵，进军上党。郭威说："契丹主虽然死了，可是党羽部众还很强盛，各自占据坚固的城池；我们出兵河北，士兵缺少，道路迂回，旁边没有接应救援，如果这些胡虏联合攻击我军，那么我军前进则受阻击，后退，则受拦截，运粮道路也会断绝，这是条危险的道路。上党的山路艰险难走，沿路粮少民穷，没有供给，也不能走。近来陕、晋二镇相继向我们投诚归附，如果率兵从这里走，是万无一失的，不出二十天，洛阳、大梁就可平定了。"高祖说："爱卿所说极是。"苏逢吉等人说："史弘肇的大军已驻札在上党，胡虏们相继逃跑，不如从天井出兵，奔赴孟津最为便捷。"司天官上奏道："太岁星在午的方位，不利于南行。应该从晋、绛二州进军到达陕州。"高祖听从了这种意见。辛卯（初七），诏令十二日从北京发兵，向各道宣布通知。

4 甲午（初十）后汉高祖任命太原尹刘崇为北京留守，赵州刺史李存璟为副留守，河东幕僚真定人李骧为少尹，牙将太原人蔚进为马步指挥使来辅助他们。李存璟是后唐庄宗的堂弟。

5 这一天，刘晞放弃洛阳逃奔大梁。

6 武安节度副使、天策府都尉、代理镇南节度使马希广是楚国文昭王马希范同母的弟弟，性情恭谨温顺，马希范喜欢他，让他处理内外各司的事务。壬辰（初八）夜里，马希范去世，将领们商议拥立人选。都指挥使张少敌、都押牙袁友恭，认为武平节度使兼主持永州事务的马希萼，在马希范兄弟中年龄最大，建议立马希萼。长直都指挥使刘彦瑫，天策府学士李弘皋、邓懿文，小门使杨涤，都希望立马希广。张少敌说："马希萼年长而为人刚强，必定不肯屈居都尉马希广之下是很明显的。如果一定要立马希广，就要想个长远之计来控制马希萼，使他顺从不动就可以，如果不这样，国家社稷就危险了。"刘彦瑫等不答应。天策府学士拓跋恒说："三十五郎马希广即使主理军政大事，但三十郎马希萼年龄居长，也应派遣使者以礼相让；不然，一定会起争端。"刘彦瑫等人都说："现在军政大权在手，上天赐予而不取，让他人得到，今后我们这些人哪有安身之处！"马希广为人懦弱，不能自己决断；乙未（十一日），刘彦瑫等称有马希范遗命，共同拥立马希广。张少敌退下来叹息道："大祸就要从这里开始了！"从此和拓跋恒都称有病，不再出门。

7 丙申（十二日），后汉高祖从太原起兵，从阴地关开往晋、绛二州。

丁酉（十三日），史弘肇奏报攻克泽州。开始，史弘肇进攻泽州，刺史翟令奇死守城池，攻不下来。后汉高祖认为是史弘肇兵少，想召回撤兵。苏逢吉、杨邠说："现在陕、晋、河阳都已归顺我朝，崔廷勋、耿崇美早晚要逃跑，如果召回史弘肇，那么河南就会人心动摇，而胡虏的气焰会再度嚣张起来。"高祖没决定，就派人将此事告诉史弘肇，史弘肇说："军队已到达此地，就象势如破竹，只能前进而不能后退。"与苏逢吉等人的建议相吻合，高祖于是就听从了这个意见。史弘肇派部将李万超前去说服翟令奇，令奇便归降了，史弘肇命李万超代理主持泽州事务。

8 崔廷勋、耿崇美、奚王拽剌联兵逼近河阳城，张遇率领几千人马前往救援，在南阪和敌军展开战斗，战败而死。武行德从河阳城中出来助战，也战败了，退回城中闭门自守。拽剌想要攻城，崔廷勋说："现在契丹的军队已向北撤退了，得到这座城池有什么用！而且杀死一个人还觉得可惜，更何况毁灭一个城呢！"听说史弘肇已取得泽州，于是就放弃河阳，退守怀州。史弘肇军队临近泽州，崔廷勋等人率领众军向北逃走，路过卫州，大肆抢掠而离去。契丹在河南的军队就相继逃往北方。史弘肇领兵和武行德会合。

史弘肇为人稳重坚毅、沉默寡言，统领军队，号令严明、军纪整肃，大小将领稍不服从命令，立刻打死；士兵经过的地方，凡侵犯百姓田地和在树上系马的，一律斩首。军队中人人小心谨慎，不敢违犯军令，所以所向无敌、攻无不克。高祖从晋阳一路平安进入洛阳和大梁，士兵的刀枪没沾过血，都是靠了史弘肇之力。高祖从此更加倚重、喜爱他了。

辛丑(十七日),高祖到达霍邑,派使臣招谕河中节度使赵匡赞,并把契丹囚禁他父亲赵延寿的事告诉他。

9 滋德宫内有五十多名宫女,萧翰想要带走,宦官张环不给。萧翰砸坏宫门的锁。抢走宫女,抓起张环,用烧红的铁烙他,直把肚子烫烂而死。

当初,萧翰听说高祖率兵南下,就想向北回国,因为怕中国无主后,必然大乱,自己就不能从容回国了。当时后唐明宗的儿子许王李从益和王淑妃在洛阳,萧翰派高谟翰去迎接他们,假称契丹主的命令,让李从益主持南朝军国大事,召自己去恒州。王淑妃和李从益藏在后唐明宗徽陵的下宫里,不得已才出来。到了大梁,萧翰立李从益为皇帝,并领着众酋长向他朝拜。命礼部尚书王松、御史中丞赵远为宰相,命前宣徽使甄城人翟光邺为枢密使,命左金吾大将军王景崇为宣徽使,命北来指挥使刘祚代理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充任在京巡检。王松是王徽的儿子。

文武百官拜见王淑妃,淑妃哭泣道:"我们母子二人这样孤单弱小,却被你们各位推上这个位置,这是祸害我家呵!"萧翰留下一千名燕兵,把守各个大门,并作为李从益的值宿警卫。壬寅(十八日),萧翰和刘晞辞行,李从益在北郊为二人饯行。李从益派遣使者到宋州召高行周、到河阳召武行德,都不到,王淑妃害怕了,召集众大臣商量道:"我们母子被萧翰逼迫,本当去死。但你们都没有罪,应该及早准备迎接新的君主,为自己多多求福,不要以我们母子为念了!"大家被她的一番话所感动,都不忍背叛他们而离去。有人说:"现在集中各营兵马,不少于五千,和燕兵合力坚守一个月,北边必有救兵来到。"淑妃说:"我们母子本身就是亡国的苟活之人,怎么敢和别人争夺天下!已经不幸到这个地步了,生死就任人去裁夺吧。如果新的君主明察这一切,应当知道我们无负于人。如果现在再要计划用兵,那就会祸及他人,造成满城生灵涂炭,最终又有什么好处呢?"众大臣还要坚守城池抵抗,三司使文安人刘审交说:"我是燕人,还能不为燕兵着想!但事情有无可奈何的。现在城中大乱以后,无论官家私人都穷到了底,留下的百姓没多少,如果再被围一个月,那就没有能喘气的人。希望大家不要再说,一切都听从太妃的处理决定。"于是采用赵远、翟光邺的建议,李从益改称梁王,主持这里的军国之事;派出使者向后汉高祖奉表称臣迎帝,请他早日前来京师,并从宫中搬出住到私宅。

10 甲辰(二十日),后汉高祖到达晋州。

11 契丹主兀欲因为先帝耶律德光有儿子留在辽国,而自己是代替哥哥的儿子承袭皇位,又没有述律太后的命令,擅自即位,所以内心不安。

当初,契丹主阿保机死于勃海,述律太后杀死了酋长和众将领约几百人。这次契丹主德光又死于国外,酋长和众将们怕死,于是策划尊奉契丹主兀欲统率军队向北回国。

契丹主兀欲命安国节度使麻答为中京留守,命前武州刺史高奉明为安国节度使。后晋的文武官员和士卒全都留在恒州,只让翰林学士徐台符、李澣以及后宫、宦官、教坊的舞乐人员跟随自己。乙巳(二十一日),从真定出发。

12 后汉高祖即位后,绛州刺史李从朗和契丹将军成霸卿等人抗拒诏命。高祖派西南面招讨使、护国节度使白文珂攻打他们,但未能攻克。高祖来到城下,命令各部军队四面围住但不攻城,向李从朗等人晓以利害,劝谕归降。戊申(二十四日),李从朗开城投降。高祖命令只派亲将分守各门,士卒一人也不许入城;命偏将薛琼为防御使。

13 辛亥(二十七日),后汉高祖到达陕州,赵晖亲自牵皇帝的马进城。壬子(二十八日),抵达石壕,大梁百姓有远来迎接的。

14 六月甲寅(初一),萧翰来到恒州,与麻答合派铁甲骑兵包围了张砺的住宅。张砺正卧病在床,出来接见他们,萧翰就数落他说:"你为什么对先帝说胡人不可以作节度使?还有,我是宣武节度使,而且是国舅,你在中书就胆敢告我!还有,先帝留我守大梁,让我住在宫里,你却说不行。还有,在先帝面前诬告我和解里,说解里爱抢人的财物,说我爱抢人的女子。今天我一定得宰了你!"命人把他锁起来。张砺高声说:"这些事都有关国家大体,我确实说过。要杀就杀,还锁起来干什么?"麻答说不能擅自杀戮大臣,极力解救、阻止,萧翰才把他释放。这天夜里,张砺又恨又怒而死。

崔廷勋看到麻答,快步走上前去叩拜,并起身后跪着献酒,麻答蹲坐着接受。

15 乙卯(初二),后汉高祖到达新安,西京留守各司的官员都来迎接。

16 吴越国忠献王钱弘佐去世。遗命委任丞相钱弘倧为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侍中。

17 丙辰(初三),后汉高祖来到洛阳,进入并居住宫中。大梁的文武百官奉上表章前来迎接。高祖下诏书让

那些接受契丹任命安排的人不要自己疑虑，将任命文告状牒收集起来烧掉。赵远改名为上交。

高祖命令郑州防御使郭从义先头进入大梁，清理内宫，密令杀死李从益和王淑妃。淑妃临死前说："我儿子是被契丹人立为皇帝，有什么罪而至死！为什么不能留下他一个，让每年的寒食节有一盂麦饭酒在明宗陵前呢！"听到的人都流下眼泪。

18 戊午（初五），后汉高祖从洛阳出发。枢密院的官吏魏仁浦从契丹逃回，在巩县叩见高祖。郭威问契丹的兵力和事情，魏仁浦为人精细敏捷、博闻强记，郭威从此亲近重用他。魏仁浦是卫州人。

19 辛酉（初八），汴州的窦永固等文武百官在荥阳迎接。甲子（十一日），后汉高祖到达大梁，后晋的藩镇相继前来归降。

20 丙寅（十三日），吴越王钱弘倧承袭王位。

21 戊辰（十五日），后汉高祖下诏书实行大赦。凡是契丹所委任的节度使，下至将领官吏，各自安于职守，不再变更。又把汴州改为为东京，改国号为汉，年号仍称天福，他说："我不忍忘却晋呵！"恢复青、襄、汝三州的节度使。壬申（十九日）任命北京留守刘崇为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

22 契丹述律太后听说兀欲自立为契丹主，大怒，派兵前去抗击。契丹主兀欲派伟王为前锋，在石桥相遇。当初，后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彦韬跟随后晋主向北迁徙，隶属于述律太后麾下，太后任命为排陈使。李彦韬向伟王投降，太后用兵因此大败。契丹主把太后囚禁在阿保机墓旁。改年号为天禄，自称为天授皇帝，任命高勋为枢密使。

契丹主仰慕中国的风俗，所以多用原后晋的大臣，而他自己沉湎于酒色之中，轻视怠慢各位酋长，因此国内人不归附于他，各部落多次叛乱，就兴兵讨伐，所以几年里顾不上向南侵犯。

23 当初，契丹主耶律德光命奉国都指挥使南宫人王继弘、都虞候樊晖带领所部人马守卫相州，彰德节度使高唐英对他们很好。守兵缺乏铠甲兵器，高唐英就把铠甲兵器给他们，对他的倚重信赖就象亲戚一样。高唐英听说后汉高祖南下，带领藩镇请求归降；派往的使者还没返回，王继弘、樊晖就已杀死了高唐英。王继弘自称为留后，派使者告诉说高唐英反复无常。后汉高祖诏令王继弘为彰德留后。庚辰（二十七日），任命樊晖为磁州刺史。

安国节度使高奉明听说高唐英被杀，心里忐忑不安，向麻荅请求派马步都指挥使刘铎为节度副使，主持军府事务，自己回归恒州。

24 后汉高祖派遣使者通告安抚荆南。高从诲上表章祝贺，并要求郢州，高祖不答应；等到高祖派的加恩使来到，高从诲拒不接受。

25 南唐主听说契丹主耶律德光去世，萧翰放弃大梁逃往北方，就下诏书道："我眷恋着中原，那是本朝的故土。"派左右卫圣统军、忠武节度使李金全为北面行营招讨使，筹划攻取北方；听说后汉高祖已进入大梁，于是就不敢出兵。

26 秋季，七月甲午（十一日），后汉任命马希广为天策上将军、武安节度使、江南诸道都统，兼中书令，封为楚王。

27 有人传说赵延寿已经死了。郭威对后汉高祖说："赵匡赞是契丹任命的，现在还留在河中，我们应派遣使者前往吊唁祭祀，从而起用他，并调换镇所。他已无家无国可归，一定会感恩戴德听从陛下的诏命。"高祖听从这个建议。正值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杜重威、天平节度使兼侍中李守贞都奉上表章前来归顺。杜重威并请求调到其他藩镇。归德节度使兼中书令高行周正前来朝觐。丙申（十三日），调杜重威为归德节度使，命高行周代替他；命李守贞为护国节度使，加官兼中书令；调护国节度使赵匡赞为晋昌节度使。过了二年，赵延寿 才死于契丹。

28 吴越王钱弘倧派他的弟弟台州刺使钱弘俶共同参预相府事务。

29 李达命他的弟弟李遘主持福州留后事务，自己到钱唐拜见吴越王钱弘倧，吴越王承用制书加封李达为兼侍中，改他的名为殭赞。不久，李殭赞又悔又怕，用二十株金简和其它珍宝贿赂内牙统军使胡进思，请求回归福州；胡进思替他请求，钱弘倧答应了。

30 杜重威自从投靠契丹、背叛中国后，心里常常疑惧；等到调任归德节度使的命令下达，他又拒不接受；他派自己的儿子杜弘璋到麻荅处作人质，以换取契丹的援兵。当时，赵延寿有二千名幽州亲兵驻札在恒州，由指挥使张璲率领，杜重威请契丹派他们来帮助固守魏州。麻荅派将领杨衮率契丹一千五百人和幽州兵马前往。闰七月庚午（十八日），后汉高祖诏令削去杜重威的官职爵位，派高行周为招讨使，镇宁节度使慕容彦超为招讨副使，

出兵讨伐杜重威。

31 辛未(十九日),杨邠、郭威、王章都为正使。当时正是兵荒马乱之后,国家、百姓都资财空乏,太原来的兵和后晋的兵合在一起,顿时兵员增加了几倍。王章建议高祖取消不急之务,省去无益的化费来供给军队,费用开支才能足够。

32 庚辰(二十八日),后汉高祖制令兴建宗庙。太祖高皇帝刘邦、世祖光武皇帝刘秀,都百代不迁。又建立了高祖、曾祖、祖、考四座亲庙,共六座庙。

33 麻答为人贪婪、奸诈、残忍,民间有的珍奇宝物、美丽妇女,他都一定要夺取到手。他还捕捉村民,诬陷为强盗,剥皮、挖眼、砍手,用火活活烧死,想用这些酷刑来威吓百姓。他常把那些刑具随身携带,居室周围悬挂有人的肝、胆、手、脚,而他在里面饮食起居,从容谈笑。进出有时身穿黄袍,乘坐天子的车驾,使用宫中物品,他说:"这些事,汉人认为不可,可是在我国是毫无忌讳的。"又因宰相人员不足,就用牒文命冯道兼判弘文馆,命李崧兼判史馆,命和凝兼判集贤馆,命刘昫兼判中书,他的僭越妄为竟到达如此地步。然而规定,契丹人如有犯法,不能宽免,所以街市店铺不受滋扰。他常怕城中的汉人偷偷跑掉,对把守城门的人说:"汉人如有窥探城门的,就砍掉他的脑袋来见我!"

麻答派使者到洺州督运粮草,洺州防御使薛怀让听说后汉高祖已入大梁城,就杀死那使者,率全州归降。高祖派郭从义领兵一万会同薛怀让进攻邢州的刘铎,不能攻克。刘铎向麻答请求救兵,麻答派将领杨安和前义武节度使李殷率一千骑兵攻击洺州的薛怀让。薛怀让绕城固守,杨安等人纵兵大肆抢掠邢州、洺州一带。

契丹留在恒州的兵不满二千人,麻答却让有关司衙发给一万四千人粮饷,他把多出的收入自己的腰包。麻答常怀疑汉人兵将,而且认为毫无用处,逐渐地削减其兵员,又减少其粮食供给,而用来给契丹兵吃,众汉兵心里怨恨愤怒,听说高祖入大梁,就都有向南投奔的意愿。前颍州防御使何福进、控鹤指挥使太原李荣,暗地里联络军中的几十名壮士,谋划袭击契丹人,但怕契丹兵力尚强,所以犹豫没有发起行动。正赶上杨衮、杨安等人率兵外出作战,契丹留在城内的士兵才有八百人,何福进等人于是决定,约好以佛寺敲钟为起事信号。

辛巳(二十九日),契丹主兀欲派骑兵到恒州,召前威胜节度使兼中书令冯道、枢密使李崧、左仆射和凝等,会同安葬契丹先帝耶律德光于木叶山。冯道等人还没上路,吃饭时,钟声突然响起。汉兵夺过契丹守门兵士的兵器进攻契丹人,杀死了十几人,又冲入府衙中。李荣首先占领武库,召唤汉人士兵和市民,将兵器铠甲分发给他们,焚烧牙门,和契丹兵厮杀。李荣号召汉将通同合力起事。护圣左厢都指挥使、恩州团练使白再荣狐疑不定,藏匿到其他房子的帘幕后;起事官兵用佩刀砍掉帘幕,拽着他的胳膊,白再荣不得已而一起走。其它汉军将领相继到达,四周烟火冲天,鼓噪喊杀声震地。麻答等人大为惊恐,装上钱财宝物和家属,逃往北城拒守。而汉兵没有统一指挥行动,贪婪狡诈的乘乱抢掠,胆小怕事的鼠窜藏匿。八月壬午(初一),契丹军队从北门开入恒州城,势头又振作起来,汉民被杀的有二千多人。前磁州刺史李殷怕起事不成,就请冯道、李崧、和凝到阵前慰问勉励士兵,士兵见冯道等人来,各自争先奋勇杀敌。到日落西山时,有好几千村民在城外鼓噪呐喊,要抢夺契丹人的金银财宝和妇女,契丹害怕而向北逃去。麻答、刘晞、崔廷勋全都逃往定州,与义武节度使邪律忠会合,邪律忠就是邪律郎五。

冯道等人四出巡行安抚士兵和百姓,大家推举冯道为节度使。冯道说:"我是个书生,只能向上奏报事情罢了,应从众位武将里选择留后。"当时李荣功劳最大,而白再荣官位在他以上,就让白再荣代理主持留后事务,写成奏章上报,并且请派援兵。高祖派左飞龙使李彦从领兵前往。

白再荣为人贪婪昏昧,猜忌其他将领。奉国军主华池人王饶怕被白再荣吞并,假称脚有病,占据东门楼,严加防范守卫。司天监赵延义和王、白二人友善,往来劝说解释,才得和解。

白再荣认为李崧、和凝等人久做宰相,家中殷富,派军士们包围二人的住宅,请求发赏钱,李崧、和凝各自拿出家财分给他们;但白再荣又想杀掉二人以灭口。李殷前去会见白再荣,责备他说:"国家灭亡、君主蒙辱,你们手握兵权不去解救。现在刚刚驱逐了一个胡虏将领,镇州百姓死了近三千人,难道单单是你的力量!刚刚脱离死境,就想杀戮宰相,断天子如果追究你擅杀大臣的罪过,你用什么话来回答?"白再荣害怕而住手。他又想搜刮百姓的钱财来供给军队,李殷极力抗争,才算作罢。汉人中曾给麻答供事的,白再荣都把他们抓起来来索取财物,恒州人因为他贪婪暴虐,都叫他"白麻答"。

杨衮到达邢州,听说麻答已被驱逐,当天向北返回,杨安也领兵跑了;李殷率领他的军队前来投降。

34 庚寅(初九),后汉高祖任命薛怀让为安国节度使。刘铎听说麻答逃跑,就率邢州投降,而薛怀让诈称要

入城巡视检查，领兵开向邢州，刘铎大开城门让他们进来，薛怀让杀死刘铎，以攻克收复邢州上报。朝廷知道此事但不追问。

35 辛卯（初十），后汉又把恒州顺国军改为镇州成德军。

36 乙未（十四日），后汉高祖任命白再荣为成德留后。一年后，才任命何福进为曹州防御使，李荣为博州刺史。

37 后汉敕令："盗贼不问赃物多少全都处死罪。"当时各地盗贼蜂起，朝廷深为担忧，所以刑法从严，并分派使者到各处追捕。苏逢吉自己草拟诏文，大意是："接应盗贼，连同四邻同保，都全族处以斩首。"众大臣认为："盗贼尚且不可灭族，况且是四邻同保呢！"苏逢吉坚持抗争，不得已，只删去了"全族"二字。由此，捕贼使者张令柔杀死了平阴县十七村的百姓。

苏逢吉为人，用法刻严、专嗜杀戮。在河东幕府时，后汉高祖曾命他"静狱"来祈求福祐，苏逢吉杀尽狱中囚犯回来答复。等做到宰相时，朝廷初创，高祖把一切军务委交杨邠、郭威，各部的事务委交苏逢吉和苏禹珪。这二位宰相决断事务，都根据自己的想法，不拘泥于旧有的典章制度；虽然事情没有耽搁滞留但他的任用舍弃、罢免升迁，只是随心所欲。高祖正依靠、信任他们，没有敢说的。苏逢吉尤其贪婪奸诈，公开索取钱财，毫无顾忌。他的继母死后，他不穿丧服。他的异母哥哥从外地来，没禀报他去看各个侄子，苏逢吉就恼怒了，私下告诉郭威，以其他事由把哥哥用杖打死。

38 楚王马希广的异母弟弟天策左司马马希崇，生性狡猾阴险，悄悄写信给长兄马希萼，说刘彦瑫违背先王的遗命，废除长兄而拥立少弟，借此来激怒马希萼。

马希萼从永州前来奔丧，乙巳（二十四日），到达跌石。刘彦瑫告诉马希广，请派侍从都指挥使周廷诲等人率水军前往迎接，命永州将士全解甲入城，让马希萼住在碧湘宫，在其驻地服丧，不让进入，与马希广相见。马希萼请求返回朗州，周廷诲劝马希广杀掉马希萼。马希广说："我怎忍心杀哥哥，宁愿和他分管潭州、朗州而统治楚国！"于是给马希萼丰厚的赏赐，送还朗州。马希崇常为马希萼侦察马希广，乃至马希广的一言一行，都告诉马希萼，相约作为城中内应。

39 契丹灭亡后晋，驱赶战马二万匹回归辽国。到这时后汉军队缺乏战马，诏令到河南各道未经契丹抢掠的地方去购买士民的马匹。

40 后汉高祖制令任命钱弘倧为东南兵马都元帅，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中书令，吴越王。

41 高从诲听说杜重威背叛，就出动水军几千人袭击襄州。山东南道节度使安审琦将他击退。高从诲又侵犯郢州，被刺史严实打得大败。于是断绝与后汉的关系，依附于南唐、后蜀。

当初，荆南介于湖南、岭南和福建之间，地域狭窄，兵力薄弱。从武信王高季兴时起，各道进贡经过这里者，被他多次掠夺钱财货物。到各道下书谴责，或派兵讨伐，他不得已才把财物送还，竟不感羞愧。等到高从诲为王，后唐、后晋、契丹、后汉更替占据中原，南汉、闽、吴、后蜀都称帝，高从诲贪图各国的赏赐，就四处称臣。各国都鄙视他，称他为"高无赖"。

42 南唐主任命太傅兼中书令宋齐丘为镇南节度使。

43 南汉主担心弟弟们和他的儿子争天下，就杀掉齐王刘弘弼、贵王刘弘道、定王刘弘益、辨王刘弘济、同王刘弘简、益王刘弘建、恩王刘弘伟、宜王刘弘照，并杀尽其家中男子，把妇女充入后宫。他还命建造离宫一千多间，装饰上珠宝，设置镬汤、铁床、剉剔等刑具，号称"生地狱"。有一次喝醉了酒，开玩笑地把一个瓜放在乐工的脖子上试剑，于是砍掉了乐工的脑袋。

44 当初，后汉高祖和吏部尚书窦贞固同在后晋高祖处供事，互相深知敬重，待后汉高祖当了皇帝，想任命窦贞固为宰相，他问苏逢吉道："你之外，有谁能作宰相？"苏逢吉和翰林学士李涛知己，于是就推荐李涛，说："过去李涛请求斩掉张彦泽，陛下在太原，曾看重他，此人可以作宰相。"

正好高行周、慕容彦超到邺都共同讨伐杜重威。慕容彦超想要加紧攻城，而高行周想放慢进攻来等待敌人的漏洞。高行周的女儿是杜重威的儿媳，彦超扬言说："高行周为他女儿的缘故，爱护敌人而不发动进攻。"从此两将不和。高祖怕生出其他突变，就想亲自去打杜重威，但主意还没定。这时，李涛上疏请皇帝御驾亲征。高祖大为高兴，认为李涛有宰相才器。九月，甲戌（二十三日），苏逢吉加官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苏禹珪加官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窦贞固加官为司空兼门下侍郎，李涛加官为户部尚书兼中书侍郎，都为同平章事。

戊寅（二十七日），高祖下诏书，去澶州、魏州慰劳军队，命皇子刘承训为东京留守。

45 冯道、李崧、和凝从镇州返回，己卯（二十八日），后汉高祖任李崧为太子太傅，和凝为太子太保。

46 庚辰(二十九日),后汉高祖从大梁出发。

47 晋昌节度使赵匡赞顾虑最终不能被后汉朝廷所容,在冬季十月,派使臣归降后蜀,请求从终南山路出援兵接应。

48 戊戌(十七日),后汉高祖来到邺都城下,住在高行周军营中。高行周对高祖说:"城中粮食未尽,现在猛攻,白白损失士卒,不容易攻克城池;不如慢慢围困它,城中粮尽自然溃败。"高祖认为是。慕容彦超屡次借事端凌辱高行周,高行周向执政大臣哭诉,被粪土塞嘴,苏逢吉、杨邠将情况密报高祖。高祖深知慕容彦超理屈,仍命两位大臣和解;又把慕容彦超召到营帐里责备,并让他去向高行周谢罪。

杜重威曾声称高祖的车驾到达就投降,高祖派给事中陈观前去宣布旨意,杜重威却又关城门拒绝。城中粮食逐渐吃光。将士多有出城投降的。慕容彦超坚持请求攻城,高祖同意。丙午(二十五日),高祖亲自督励众将攻城,从寅时攻到辰时,士卒伤了一万多人,死了一千多人,未能攻下而收兵。慕容彦超于是不敢再说攻城。

当初,契丹留下一千五百名幽州兵守卫大梁。高祖进入大梁,有人密报幽州兵将发动兵变,高祖把所有幽州兵都杀死在繁台下面。待现在围困邺都,张琏率二千名幽州兵帮助杜重威拒守,高祖虽然屡次派人劝谕招降,许诺不杀死;张琏说:"繁台下面的幽州兵卒,有什么罪而遭杀戮?现在坚守此城,只求一死罢了。"因此城池久攻不下。十一月丙辰(初六),内殿直韩训进献攻城的器械,高祖说:"守城所倚仗的,是众人的心;如果众人离心离德,城池就无人保卫,用这些器械干什么!"

杜重威背叛后汉,观察判官玺乡人王敏屡次哭泣劝谏,杜重威不听。到现在粮食吃光、气力用尽,甲戌(二十四日),派王敏出城奉上降表。乙亥(二十五日),杜重威的儿子杜弘琏前来朝见;丙子(二十六日),杜重威的妻子石氏来朝见,石氏就是后晋的宋国长公主。高祖再次把他们送回城中。丁丑(二十七日),杜重威大开城门,出城投降。这时,城中十有七、八的人都饿死了,活着的也都骨瘦如柴没有人样。张琏先要求朝廷讲信用发誓,高祖下诏令允许返归家乡;等出降以后,杀张琏等将领军校几十人;释放其他士兵北归家乡。那些幽州兵将出魏州地界时,大肆抢掠而去。

郭威请求杀死杜重威的一百多名牙将,并抄没杜重威家中的资财赏给战士们,高祖同意了。高祖任命杜重威为太傅兼中书令、楚国公。杜重威每次出入,路上的人常常向他扔碎砖烂瓦诟骂他。

臣司马光曰:后汉高祖杀害无辜的幽州士卒一千五百人,是不仁;引诱张琏投降而又杀死他,是不信;杜重威罪恶大却赦免了他,是不刑。仁用以团结大众,信用以执行命令,刑用以惩罚奸佞,失掉这三者,凭什么守卫国家!他的皇位不能延续,也是应该的!

49 高行周因为慕容彦超在潼州,所以极力辞去相近的邺都。己卯(二十九日),后汉高祖命忠武节度使史弘肇领归德节度使,兼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命义成节度使刘信领忠武节度使兼侍卫马步副都指挥使;调慕容彦超为天平节度使,并加官同平章事。

50 吴越王钱弘倧大举检阅水军,赏赐比过去多一倍,胡进思极力劝谏减少赏赐,钱弘倧动怒,把笔投到水里,说:"我的财产和士卒共有,有什么多少的界限呢!"

51 十二月,丙戌(初六),后汉高祖从邺都出发。

52 后蜀主孟昶派雄武都押牙吴崇慜,带上枢密使王处回的信,招凤翔节度使侯益归降。庚寅(初十),命山南西道节度使兼中书令张虔钊为北面行营招讨安抚使,命雄武节度使何重建为安抚副使,命宣徽使韩保贞为都虞候,共率五万兵马,张虔钊从散关出兵,何重建从陇州出兵,来攻击凤翔;又命奉銮肃卫都虞候李廷珪领兵二万出子午谷,去援助长安。各军从成都出发时,旌旗连绵几十里。

53 辛卯(十一日),后汉高祖的皇子开封尹刘承训去世。刘承训为人孝顺、友爱、忠诚、厚道,而且通晓政务,人都对他的死感到惋惜。

54 癸巳(十三日),后汉高祖抵达大梁。

55 威武节度使李殭赟与吴越守将鲍修让不和,李殭赟谋划袭击杀死鲍修让,再率福州投降南唐;鲍修让察觉了,领兵进攻福州府署,这天,杀死李殭赟,灭其家族。

56 乙未(十五日),后汉高祖追立皇子刘承训为魏王。

57 侯益请求归降于后蜀,让吴崇慜拿走凤翔的兵籍和粮帐向西返回,并与赵匡赞一同上表章请求出兵平定关中。

58 己酉(二十九日),鲍修让把李殭赟的头传至钱唐,吴越王钱弘倧派丞相山阴人吴程主持威武节度事务。

59 吴越王钱弘倧,生性刚毅、严厉,愤恨忠献王钱弘佐容忍宠养众将,政令不出于自己。待他承袭王位,诛

杀杭、越二州玩弄败坏法纪的三个官吏。

内牙统军使胡进思倚仗着有迎立新王的功劳，干预政事；钱弘倧厌恶他，想让他去管辖一个州，胡进思不愿意。他有时陈述自己的谋略，钱弘倧就多次当面折辱他。胡进思回到家，设了一个忠献王的牌位，披散头发痛哭。百姓有杀牛的；官吏查访此事，拿来他人所买的肉近一千斤。钱弘倧问胡进思："牛大的有多少肉？"答道："不过三百斤。"钱弘倧说："那么官吏是胡说。"命人查办官吏的罪。胡进思向钱弘倧拜贺他的明察。钱弘倧问："您怎么能知道得这样详细？"胡进思恭敬而不安地答道："臣过去没从军时，也曾干这种事。"胡进思认为钱弘倧知道他原来的旧业，故意侮辱他，更加愤恨恼怒。胡进思建议派李孺赞回福州，等到李孺赞反叛，钱弘倧责备他，胡进思越发自感不安。

钱弘倧和内牙指挥使何承训计划驱逐胡进思，又和内都监使水丘昭券商议，水丘昭券认为胡进思党羽众多难以制服，不如宽容他，钱弘倧犹豫不决。何承训怕事情泄露，反而把密谋告诉了胡进思。

庚戌（三十日），钱弘倧夜里宴请将领官员，胡进思怀疑他谋害自己，便与他的党羽策划作乱，率领亲兵一百人，身着戎装手持武器开进宫内在天策堂见钱弘倧，胡进思说："老奴没有罪，大王为什么要谋害我？"钱弘倧喝斥他，他不退，周围执兵器的人都很愤怒。钱弘倧猛然惊愕得没时间发话，跑入义和院。胡进思锁上院门，假传王命，宣告朝廷内外："因突然中风，传位给同参相府事钱弘俶。"胡进思于是率领众将到私宅迎接钱弘俶入宫，并召丞相元德昭。元德昭到达，站立在帘外不拜，说："等待谒见新君。"胡进思急忙出去掀开帘子，元德昭才下拜。

胡进思伪称钱弘倧之命，承奉制书授钱弘俶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侍中。钱弘俶说："能保全我哥哥，才敢接受此命，否则，我当避路让贤。"胡进思答应他。钱弘俶开始处理国事。

胡进思杀死水丘昭券和进侍鹿光铉。鹿光铉是钱弘倧的舅舅。胡进思的妻子说："他人还可杀，昭券是君子，怎么能杀害！"

60 这一年，南唐主命羽林大将军王延政为安化节度使、鄱阳王，镇守饶州。

乾祐元年（戊申，公元 948 年）

1 春季，正月，乙卯（初五），后汉高祖大赦天下，改年号为乾祐。

2 后汉高祖因为赵匡赞、侯益和后蜀兵联合侵犯，深感忧虑。正赶上回鹘送来贡品，诉称在路上被党项人所阻拦，请求发兵接应。高祖诏令左卫大将军王景崇、将军齐藏珍率领禁军几千人赶赴，乘此让王景崇等人取得关西。

晋昌节度使判官李恕，多年在赵延寿幕府中，赵延寿派他去辅佐赵匡赞。赵匡赞将要入蜀，李恕劝谏说："燕王身入契丹朝，难道是他自愿的吗？现在汉家新得天下，正致力招降怀远，如果认罪回归朝廷，一定能保住富贵。到后蜀去不是万全之策，'牛马蹄印里的水，容不得尺长的鲤鱼'，您一定会后悔。"赵匡赞于是派李恕去后汉奉上降表请求入朝。王景崇等人还没发兵李恕就到了。高祖问李恕："匡赞为什么归附蜀？"答道："匡赞认为自己因为身受胡虏的官职，父亲又在胡虏朝廷，怕陛下不能详察，所以依附蜀国寻求苟且免杀。臣认为国家一定应能收留抚慰，所以就派臣来祈求哀怜。"高祖说："匡赞父子，本来就是我们的人，不幸身陷于胡虏之中。如今延寿刚落入胡虏的监狱，我又怎能忍心再加害于匡赞呢！"立即让他入朝。侯益也请求赶赴二月四日圣寿节恭贺高祖生日。王景崇等人要走，高祖召入卧室中，命令道："赵匡赞、侯益的心，都不可知。你们兵到那里，他们已经入朝，就不再过问；如果他们还在迁延观望，应当随机从事。"

3 己未（初九），后汉高祖改名为暠。

4 后汉高祖任命前威胜节度使冯道为太师。

5 壬戌（十二日），吴越王钱弘俶把原来的吴越王钱弘倧迁到衣锦军的私宅，派匡武都头薛温领亲兵守卫，并悄悄告诫薛温："如果有非常的处理，都不是我的意思，你应当拼死拒绝。"

6 后汉高祖自从魏王刘承训去世，过于悲伤哀痛，甲子（十四日），开始发病。

7 赵匡赞没等李恕回长安述命，就离开长安去，丙子（二十六日），入京朝见。

王景崇等来到长安时，听说后蜀军队已开入秦川，因为自己带的兵少，就起用本道兵马和赵匡赞的一千多名牙兵共同拒敌。王景崇恐怕赵匡赞的牙兵逃跑，想在他们的脸上刺字，稍微透露出一点风声；牙兵的军校赵思绾首先请求在自己脸上刺字来统率部下，王景崇很高兴。齐藏珍悄悄说："赵思绾凶猛暴戾，难以制服，不如杀掉他。"王景崇不听。赵思绾是魏州人。

后蜀李廷珪快到长安时，听说赵匡赞已向后汉皇帝朝拜，想率兵退回蜀地；王景崇拦击，在子午谷打败李廷珪。张虔钊到达宝鸡，众将意见不一致，按兵不动。侯益听说李廷珪向西返回，于是关闭壁垒抗拒后蜀军队。张虔钊见势力孤单，率领军队连夜逃跑。王景崇率领凤翔、陇、邠、泾、鄜、坊六州的兵马追击，在散关打败后蜀军队，俘虏兵将四百人。

8 丁丑(二十七日)，后汉高祖病危，杨邠忌防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忠武节度使刘信，立刻送他前往镇所。刘信不能辞行，泪如雨下而离去。

高祖召苏逢吉、杨邠、史弘肇、郭威入宫接受遗嘱，说："我气息微弱，不能多说。刘承祐年幼弱小，一切后事拜托各位爱卿。"又说："妥善防范杜重威。"当天，在万岁殿去世。苏逢吉等人保密而不发布丧耗。

庚辰(三十日)，传下皇帝诏书，声称："杜重威父子，乘朕小病，毁谤诽议，动摇人心，连同他的儿子杜弘璋、杜弘琏、杜弘璀一起斩首。晋公主及内外亲族，一概不予追究。"杜重威陈尸于街市，市民争着咬吃他的肉，官吏不能禁止，一会儿尸体就被咬光了。

二月辛巳(初一)，立皇子左卫大将军、大内都点检刘承祐为周王，同平章事。不久，发布丧事，宣读遗诏，命周王即皇帝位。那年，刘承祐十八岁。

9 后蜀韩保贞、庞福诚率兵从陇州返回，约何重建一起西行。这天，韩保贞等到达秦州，分兵把守各城门及大路，何重建于是进入后蜀。

10 丁亥(初七)，后汉尊皇后为皇太后。

11 后汉朝廷知道成德留后白再荣不是将帅之才，庚寅(初十)，派前建雄留后刘在明前往取代他。

12 癸巳(十三日)，大赦天下。

13 吴越内牙指挥使何承训又请求诛杀胡进思及其党羽。吴越王钱弘倧厌恶他反复无常，而且怕召来祸患，乙未(十五日)，把何承训抓起来斩首。

胡进思屡次请求杀掉废王钱弘倧以绝后患，钱弘俶不允许。胡进思假称王命，密令薛温害死钱弘倧，薛温说："我自受命守卫那天起，没有听到过这句话，不敢妄自行动。"胡进思就在夜里派出他的党羽方安二人跳墙而入，钱弘倧关门抵抗，大喊求救；薛温听到，率众兵冲入，在院中杀死方安二人。薛温到钱唐报告钱弘俶，钱弘俶大吃一惊，说："保全我哥哥，全靠你的力量啊！"

钱弘俶畏惧提防胡进思，极力对他低三下四。胡进思也心中担忧害怕，不久，背上恶疮发作而死。钱弘倧因此得以保全。

14 后汉隐帝刘承祐诏令王景崇兼凤翔巡检使。王景崇领兵到达凤翔，侯益还没有启程，王景崇让禁兵分守各个城门。有人劝说王景崇杀掉侯益，王景崇说因接受先朝"便宜行事"的密旨，但新皇帝不知道，或许会怀疑擅自杀戮，所以犹豫不决。侯益听到风声，不与王景崇告别而离去，王景崇十分后悔，骂自己。戊戌(十八日)，侯益入朝谒见后汉隐帝。隐帝问："为什么招蜀军？"回答道："臣想把他们诱到凤翔而杀掉。"隐帝微微一笑。

15 后蜀张虔钊恨自己劳师无功，癸卯(二十三日)，到达兴州，惭愧忿闷而死。

16 后汉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同平章事史弘肇因母去世在家居丧，但没过几天，又出来上朝参政。

(杨璐　北京古籍出版社)

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八卷

后汉纪三　后汉高祖乾祐元年(戊申，公元948年)

1 三月，丙辰(初七)，史弘肇出仕复职，加官兼侍中。

2 侯益家里财产丰厚，送厚礼贿赂执掌政权的大臣和史弘肇等人，因此众大臣交口称赞。丙寅(十七日)，任命侯益兼中书令，代理开封尹。

3 改广晋府为大名府，改晋昌军为永兴军。

4 侯益在朝中大肆诋毁王景崇，说他恣意横行。王景崇听说侯益为开封尹，明白事态已产生变化，内心忐忑不安，而且埋怨朝廷。正赶上诏令派供奉官王益到凤翔，取赵匡赞的牙兵带回京城，牙校赵思绾等人很害怕，王

景崇乘机用话语相激。赵思绾在路上对他的党羽常彦卿说:"小太尉赵匡赞已落入他们的手中,我们到达京城,都得死了,怎么办?"常彦卿说:"见机行事,你不要再说!"

癸酉(二十四日),到达长安,永兴节度副使安友规、巡检乔守温出城迎接王益,并在客亭设置酒宴款待。这时,赵思绾走上前来说:"壕寨使已经把舍馆定在城东,现在将士的家属都在城中,想各自进城把家属带到城东住宿。"安友规等人同意。当时赵思绾等人都没有武器铠甲,进了西门,见有该州军校坐在门旁,赵思绾突然夺过他的剑把他杀死;赵思绾的党羽乘势大喊大叫,拿着棍子,打死十几个守门兵士,派遣党羽分别把守各个大门。赵思绾进入府衙,打开府库取出武器铠甲分给大家,安友规等人都逃跑离开。赵思绾于是占据了长安城,集中城内少年,约有四千多人,修缮护城壕沟,整治城楼矮墙,十天之内,作战守卫的器械样样齐备。

王景崇示意凤翔的官吏士民向朝廷上表,推举自己主持军府事务,朝廷对此深为担忧。甲戌(二十五日),调静难节度使王守恩为永兴节度使,调保义节度使赵晖为凤翔节度使,都为同平章事。命王景崇为邠州留后,让他抄近路赴任。

鼓州的艺人靖边庭杀死团练使田令方,裹胁州中百姓,投奔赵思绾。到了潼关,潼关守将出关迎击,他的一群人全都溃散了。

5 当初,契丹主北行回国,来到定州,命义武节度副使邪律忠为节度使,调原节度使孙方简为大同节度使。孙方简怨恨愤怒,又怕到了契丹朝廷被他们扣留,所以拖延时日不接受任命,率领他的党羽三千多人守卫狼山原来的山寨,控制固守各处要害。契丹兵进攻,未能攻克。不久,他派使者见后汉高祖请求归降,高祖恢复他的原官职,用他来抵御契丹。

邪律忠听说邺都已被平定,常常害怕汉人发动事变。后汉高祖诏令成德留后刘在明为幽州道马步都部署,派他出兵整治定州。还没出兵,邪律忠和麻荅等人已劫掠焚烧了定州,驱赶定州百姓弃城北去。孙方简从狼山率领几百名军兵,回来占领定州,又上奏章请任命弟弟孙行友为易州刺史、孙方遇为泰州刺史。每当契丹人入侵,兄弟三人就奔走抵抗,契丹人很害怕他们,于是后晋末年州县陷落到契丹人手中的,都又为后汉所有了。

丙子(二十七日),后汉任命刘在明为成德节度使。

麻荅回到辽国,契丹主责备他失守,麻荅不服气,说:"这是因为朝廷招收任用汉官,才导致今天的祸乱!"契丹主将他毒死。

6 苏逢吉等人作宰相,频繁提升补充官员,杨邠认为白白耗费国家钱财,在奏章里多次贬抑这种作法,苏逢吉等人不高兴。

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李涛上疏说:"现在关西形势纷乱,抵御外寇入侵是当务之急。二位枢密使都是先朝辅佐创业的功臣,官阶虽然显贵但家资并不富裕,应该授予他们重要的大藩镇。枢密机要的事务,在陛下眼前,容易裁决,况且苏逢吉、苏禹珪都是从先帝时就任职,都可以委托。"杨邠、郭威听说,入宫向太后哭诉道:"我们跟随先帝在艰难中起来,现在天子听信人几句话,要把我们弃置在外。况且关西正有事,我们自求安逸,不顾社稷的安危。如果我们一定不称职,请求留我们过了先帝灵柩出殡。"太后大怒,责备隐帝道:"国家元勋旧臣,怎么能听人几句话就放逐他们!"隐帝说:"这是宰相说的。"于是又去责问宰相苏逢吉等人,李涛站出来说:"这篇疏文是臣独自写的,别人没有参预。"丁丑(二十八日),罢免李涛官职,勒令回归家中。

7 当天,邠、泾、同、华四镇都向朝廷上报:护国节度使兼中书令李守贞和永兴、凤翔二镇同时反叛。

开始,李守贞听说杜重威被杀而心中害怕,暗中萌生反叛念头。自以为后晋时曾为上将,有战功,平常慷慨好施,所以颇得士兵之心。现在后汉新建,皇帝年轻刚刚继位,执掌朝政都是后来进身的官员,所以有轻视朝廷看法。于是招纳亡命之徒,豢养敢死之士,治理城墙壕堑,修缮武器铠甲,日夜不停。又派人从小路带着腊丸密信去勾结契丹,多次被把守边关的官吏所查获。

浚仪人赵修己、素来擅长星象占卜之术,自从李守贞镇守滑州,署理司户参军,屡次跟随藩镇调动,对李守贞说:"时运、天命不允许,不要轻举妄动!"前后恳切劝谏不止一次,李守贞不听,他于是声称有病回家乡。僧人总伦,用他的法术讨好李守贞,说他一定要作天子,李守贞信以为真。又曾和将佐聚会设置酒宴,弯弓搭箭指着《舐掌虎图》说:"我如果有非常的福份,就当射中它的舌头。"一箭射中,周围人都向他祝贺,李守贞更加自命不凡。

正赶上赵思绾占领了长安城,向李守贞奉上表章献上御衣。李守贞自认为是天意、人心共同默契,于是自称秦王,派他的骁将平陆人王继勋占据潼关,任命赵思绾为晋昌节度使。

同州距离河中最近,匡国节度使张彦威常侦察李守贞的所作所为,并奏请朝廷早作防范,诏令滑州马军都指挥使罗金山率所部守卫同州;所以李守贞起兵时,同州没有被他吞并。罗金山是云州人。

8 后汉定难节度使李彝殷起兵驻守境上,向朝廷上奏章,称:"三年以前,羌族唃厮啰杀死绥州刺史李仁裕反叛逃走,请求发兵征讨。"庆州上奏道:"请增加兵力作准备。"诏书以司天官说,今年不利于先动兵戈,劝谕制止众将行动。

9 夏季,四月,辛巳(初二),陕州都监王玉奏报攻克收复潼关。

10 后汉隐帝和身边的大臣商量,因太后恼怒李涛的挑拨离间,现在想再进用两位枢密使,以便表明前举不是皇帝的意思。大臣们也憎恨二苏专政,想夺他们的权,所以都劝勉皇帝这样干。壬午(初三),制令枢密使杨邠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枢密使官职照旧;命副枢密使郭威为枢密使;又三司使王章加官同平章事。

凡中书省任命官员、各司上奏公事,隐帝全委任杨邠斟酌办理。从此其它三位宰相全都拱手无事,一切政事都决定于杨邠。凡事有未经杨邠认可,没有人敢施行,便形成梗塞。三位宰相每次所拟的进用人选,只要不出于杨邠之意,即使主簿、尉这样的小官也不给。杨邠历来不喜欢书生,常说:"国家的府库仓廪要充实,兵力要强盛,这才是当务之急。至于文章礼乐,有什么值得介意!"他既怀恨二苏曾排斥自己,又因二苏原来任命官员太滥,被众人非议指责,想要矫正这一弊病,因此授予官职就很难了,士大夫里多有从后汉兴到后汉亡不曾受过一次升迁;还规定:凡靠祖、父余荫得官的子弟以及从各个部门入仕的,全部罢免。这虽说由于杨邠的愚昧闭塞,但当时人们也归咎于二苏封官办事不公所致。

11 后汉命镇宁节度使郭从义充任永兴行营都部署,率领侍卫兵讨伐赵思绾。戊子(初九),命保义节度使白文珂为河中行营都部署,命内客省使王峻为都监。辛卯(十二日),削去李守贞的官职爵位,命白文珂等将领合兵讨伐他。乙未(十六日),命宁江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尚洪迁为西面行营都虞候。

12 王景崇拖延时日不去邠州上任,招集、检阅凤翔的壮丁,假称要讨伐赵思绾,并发牒文与邠州合兵。

13 契丹主到了辽阳,前后晋主和太后、皇后都拜见他。有个叫禅奴利的,是契丹主妻子的哥哥,他听说后晋主有女儿尚未出嫁,就去见后晋主求婚,后晋主以女儿年龄幼小推辞。过了几天,契丹主派人骑马取走他女儿飞驰而去,赐给禅奴利。

14 王景崇致信给后蜀凤州刺史徐彦,要求互通贸易。壬戌(疑误),后蜀主命徐彦回信招降他。

15 契丹主扣留后晋翰林学士徐台符于幽州,徐台符逃回。

16 五月,乙亥(二十七日),滑州上报,黄河在鱼池决口。

17 六月,戊寅朔(初一),出现日食。

18 辛巳(初四),命奉国左厢都虞候刘词充任河中行营马步都虞候。

19 乙酉(初八),王景崇派使者向后蜀请求归降,同时接受李守贞给予的官爵。

20 高从诲与后汉断绝往来后,北方的商人不再来,境内贫困、物资缺乏,于是派使者向后汉上表章谢罪,并请允许履行交纳贡品的职责;后汉皇帝诏令派使者前去安抚。

21 西面行营都虞候尚洪迁攻打长安,身受重伤而死。

22 秋季,七月,命工部侍郎李榖充任西南面行营都转运。

23 庚申(十三日),枢密使郭威加官任同平章事。

24 后蜀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业,生性豪放、奢侈,强买别人的田地住宅,在自己的宅院里藏匿亡命的罪犯;私设监狱,抓欠债的人,有时关押一年半载以至有病死的。他的儿子检校左仆射张继昭,喜好击剑,曾和归信和尚走访善于击剑的高手。右匡圣都指挥使孙汉韶和张业有仇隙,密靠张业、张继昭二人谋反;翰林承旨李昊、奉圣控鹤马步都指挥使安思谦又趁机诬陷他们,甲子(十七日),张业上朝,后蜀主命令壮士在都堂里把他杀死,下诏书公布他的罪恶,抄没他的家产。

枢密使、保宁节度使兼侍中王处回,也擅权专横,贪婪恣肆,出卖官职,收受罪犯的贿赂,各地赠送的贡物,都先送到王处回处,再给皇帝内府,他家产巨万。他的儿子王德钧,也骄横跋扈。张业被处死后,后蜀皇帝不忍心杀王处回,让他回家;王处回慌忙辞去官职,后蜀主任他为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

后蜀主想让普丰库使高延昭、茶酒库使王昭远为枢密使,但因他们的名声和地位素向轻微,就授予他们为通奏使,来主持枢密院事务。王昭远是成都人,年幼时做小和尚随他的师傅进入都府,后蜀高祖喜爱他聪明敏捷,让他在自己身边供事;到这时,委任他国家重要事务,府库里的金银财帛,任其随意拿取,不再计算。

25 戊辰(二十一日),任命郭从义为永兴节度使,白文珂兼理主持河中行府事务。

26 后蜀主命翰林承旨、尚书左丞李昊为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命翰林学士、兵部侍郎徐光溥为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都为同平章事。

27 后蜀安思谦谋划把旧将全部除掉，又诬陷卫圣都指挥使兼中书令赵廷隐谋反，企图取代他的权位，夜里派兵包围了他的住宅。正赶上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廷珪入朝，全力辩解赵廷隐没有罪，才免罪。赵廷隐因此声称有病，坚持请求解除自己的军权；甲戌（二十七日），后蜀主答应。

28 凤翔节度使赵晖来到长安；乙亥（二十八日），上表章说王景崇反叛的情况日益明显，请求发兵进攻。

29 当初，后汉高祖镇守河东，皇弟刘崇是马步都指挥使，与蕃汉都孔目官郭威争夺权力，二人有仇隙。等到郭威执政，刘崇很担扰。节度判官郑珙劝刘崇安排保全自己之计，刘崇听从了。郑珙是青州人。八月庚辰（初四），刘崇上表招募四个指挥的士兵，从此他精选招募勇士，收纳亡命的罪犯，修缮兵器装备，充实官仓府库，停止向朝廷上缴的赋税财物，都以防御契丹入侵为名；朝廷所下的诏令，大多不接受。

30 自从河中、永兴、凤翔三个藩镇抗拒朝廷命令以来，朝廷连续派众将领讨伐他们。昭义节度使常思屯兵潼关，白文珂屯兵同州，赵晖屯兵咸阳。只有郭从义、王峻在靠近长安的地方设置栅栏，但是郭、王二人相互交恶，就象水火不能相容，所以从春到秋二人都对峙观望不肯进攻作战。隐帝为此忧虑，想派一位朝廷重臣临阵督战，壬午（初六），命郭威为西面军前招慰安抚使，各军都受郭威的调度。

郭威将要上路，向太师冯道请教良策。冯道说："李守贞自认为是老将，士兵之心都归附于他；望您不要吝惜官家的财物，要用以赏赐士兵，这样就夺走了他所倚仗的优势了。"郭威听从了冯道的这条计策。从此众人之心开始归附郭威。

隐帝诏令，白文珂赶赴河中，赵晖赶赴凤翔。

31 甲申（初八），后蜀主任命赵廷隐为太傅，封爵为宋王，凡有国家大事，亲自到他家中询问。

32 戊子（十二日），后蜀改凤翔为岐阳军；己丑（十三日），命王景崇为岐阳节度使、同平章事。

33 乙未（十九日），后汉封吴越钱弘俶为东南兵马都元帅，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中书令，吴越国王。

34 郭威与众将领商议讨伐进攻，众将领想先夺取长安、凤翔。镇国节度使扈从珂说："现在三个叛藩联合，推举李守贞为主，如果李守贞灭亡，那两个藩镇便不攻自破了。如果舍近攻远，万一王、赵在前面抵抗，李守贞在背后夹击，这是危亡之道。"郭威认为很有道理。于是郭威从陕州，白文珂及宁江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刘词从同州，常思从潼关，从三条路进攻河中。郭威抚养士兵，和他们同甘共苦，士兵们稍立军功就受到赏赐，稍有伤就经常亲自看望；谋士中无论是贤者还是不肖的，只要有事来陈述的，都和言悦色地接待他们；违背触犯他不发怒，小的过错不责罚。因此士兵、将领之心都归附于郭威。

开始，李守贞以为禁军都曾是自己的老部下，受过他的恩惠，而且士兵一贯骄横，苦于后汉军法的严格；认为禁军一到就会前来敲城门奉迎他为君主，可以坐着等待。但是士兵们新近在郭威处受到赏赐，都忘了李守贞的旧恩；己亥（二十三日），兵至城下，挥扬军旗，擂响战鼓，踊跃呼喊，李守贞在城上看到，大惊失色。

白文珂攻克西关城，在黄河西岸设营栅，常思在城南设营栅，郭威在城西设营栅。不久，郭威认为常思没有将领之才，先把他派回原藩镇。

众将领想赶快攻城，郭威说："李守贞是前朝有经验的老将，勇猛善斗，慷慨好施，多次建立战功。况且城临黄河，城楼护墙完好坚固，不容轻视。况且他凭借高城而战，我们仰面进攻，这和领着士兵去赴汤蹈火有什么不同！勇气有盛有衰，进攻有慢有急，时机有可有不可，办事情有后有先；不如先设置长长的包围圈困守他，使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而我们磨洗兵器，放牧战马，静坐享用转运来的粮食，做到温饱有余。等城中没粮了，官家、私人的钱财全都枯竭，然后推进云梯冲车来逼近他们，飞传羽檄来招降他们。那边的将领士兵，各自脱身逃亡，就是父子也难以互相保护，何况是些乌合之众！赵思绾、王景崇二处，只要分兵牵制住，不值得忧虑。"于是征发各州民夫二万多人，让白文珂等人率领他们，挖长沟，筑连城，排列队伍把河中城团团围住。郭威又对众将领说："李守贞过去害怕高祖，所以不敢嚣张；认为我们从太原崛起，事业功勋不显赫，有轻视我们之心，所以敢于反叛。我们正应该用静来制服他。"于是把军旗、战鼓都收起来，只沿黄河设置"火铺"传递军情，连绵几十里，派步卒轮番守护；派水军船只停泊在岸边，敌人有偷偷往来的，无不抓获，于是李守贞就象坐在罗网中了。

35 后蜀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处回请求告老退休，辛丑（二十五日），他以太子太傅的身份辞官。

36 南汉主派知制诰宣化人钟允章到楚国求婚，楚王马希广不同意。南汉主大怒，问钟允章："马希广还能治理南方吗？"答道："马氏兄弟正在争斗不暇，怎能伤害我们！"南汉主说："好！马希广为人懦弱而且吝啬，他的士兵很久都没打过仗，这正是我们进取的大好时光啊！"

37 楚国武平节度使马希萼向后汉朝廷提出要与楚王马希广各自尽职进奉贡品，请求朝廷另加封官爵。马希广采用天策府内都押牙欧弘练、进奏官张仲荀的计策，用厚礼贿赂执政大臣，让朝廷拒绝马希萼的请求。九月，壬子(初七)，后汉皇帝赐马希萼及楚王马希广诏书，劝谕他们"兄弟应该和睦相处，凡是马希萼的贡品，应当附于马希广贡品中上报。"马希萼不听从。

38 后蜀支援王景崇的军队驻扎在散关，赵晖派都监李彦从前去袭击，打败了他们，蜀军逃跑离去。

39 后蜀主孟昶认为张业、王处回主持政务时，自己多受蒙蔽而视听不清，己未(十四日)，开始设置举报箱，名叫匦函，后改为献纳函。

40 王景崇把侯益的家属七十多人全部杀死，只有侯益的儿子前天平行军司马侯仁矩事前在外，才免于一死。庚申(十五日)，后汉朝廷任命侯仁矩为陕州刺史。侯仁矩的儿子侯延广，还在襁褓之中，奶妈刘氏用自己的孩子和他调换了，抱着侯延广逃走，靠要饭走到大梁城，回到侯益家里。

41 李守贞屡次出兵想突出长围，都战败而回；派人带上蜡丸密信向南唐、后蜀、契丹求救，全被巡逻士兵抓获。城里粮食将要吃完，饿死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李守贞满脸愁云，召总伦和尚责问，总伦说："大王应当为天子，别人不能夺走。但这分野有灾，等磨难将尽，只剩下一人一马，就是大王鹊起的时候了。"李守贞仍然信以为真。

冬季，十月，王景崇派儿子王德让，赵思绾派儿子赵怀义，到成都朝见后蜀主。

戊寅(初三)，王景崇派兵出西门，赵晖打败他，于是夺取西关城。王景崇退守大城。赵晖挖起深沟包围住他们，多次挑战，王景崇军队也不出来了。赵晖就偷偷派出一千多人身披铠甲手拿兵器，仿效后蜀军队的旗号，沿南山开下来，让各军叫道："蜀兵到了！"王景崇果然派出几千人马出城迎接，赵晖设下埋伏突然出击，出城军队全被歼灭。从此王景崇再也不敢出城了。

后蜀主派山南西道节度使安思谦领兵救援凤翔，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上疏进谏道："臣愚见，后唐庄宗皇帝贪于向西征伐，前蜀主意在向北进军，凡是在朝的臣子，全都劝谏上疏，一点都不听取采纳，如此用兵，又能有什么成就！只这两朝的先例，就可作为诫鉴。"蜀主不听，又派出雄武节度使韩保贞从汧阳出兵来分散后汉军队的兵力。

王景崇派前义成节度使酸枣人李彦舜等去迎后蜀援军。丙申(二十一日)，安思谦驻扎在宝鸡以西，后汉军驻扎在宝鸡。安思谦派眉州刺史申贵率兵二千奔赴模壁，在竹林中设下伏兵；丁酉(二十二日)旦，申贵用几百名士兵逼近宝鸡布阵，后汉兵驱逐他们，在竹林中了埋伏而失败，后蜀兵乘胜追击，攻破宝鸡寨。后蜀兵离去，后汉兵又进入宝鸡。己亥(二十四日)，安思谦进兵驻扎在渭水之滨，后汉增兵五千人保卫宝鸡；安思谦害怕了，对众将领说："军粮少而敌人强大，应再为以后打算。"辛丑(二十八日)，退兵驻扎凤州，不久回到兴元。申贵是潞州人。

42 荆南节度使南平文献王高从诲卧床病重，命他的儿子节度副使高保融兼领内外兵马事务。癸卯(二十八日)，高从诲去世，高保融主持留后事务。

43 彰武节度使高允权与定难节度使李彝殷有仇隙，李守贞秘密向李彝殷求援，李彝殷发兵驻扎在延州、丹州边境上，听说官军已围住河中，就退兵了。甲辰(二十九日)，高允权将此事上报朝廷，李彝殷也自己申诉，朝廷命二人和解。

44 当初，后汉高祖入大梁城，太师冯道、太子太傅李崧都在真定，高祖把冯道的住宅赐给苏禹珪，李崧的住宅赐给苏逢吉。李崧宅中埋藏的东西以及洛阳庄园，苏逢吉全都占了。等李崧归顺后汉朝廷，自认为孤立而危险，事奉后汉权臣，经常小心谨慎，大多时间称病关门在家。而两个弟弟李屿和李嵩，与苏逢吉子弟都是朝士，有时趁饮酒后口出怨言，说"夺我住房、家财"。苏逢吉因此憎恶他们。不久，李崧又把两京住宅的房契献给苏逢吉，苏逢吉更加不高兴；翰林学士陶穀，早先被李崧荐举进用，又跟着说他的坏话。

后汉法律已经很严，而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尤其残忍，史弘肇宠信、重用孔目官解晖，凡抓到军中监狱的人，任他随意罗织罪名，最后没有不屈打成招的。等到三镇叛变联兵，朝野内外群情震动，民间有人误传互相惊扰害怕。史弘肇掌握部署禁兵，在京城巡逻，凡抓到罪犯，不问罪行轻重，在法律中应如何处理，全都从不请求就砍头，或者裂口断舌，砍筋，断腿骨，没有一天不是这样。虽然奸人盗贼没了踪迹，但冤死的人很多，没人敢出来分辩申诉。

李屿的仆人葛廷遇为李屿贩卖东西，常常欺骗主人、藏匿钱财；李屿鞭打他，催他交出亏欠逼得很急。葛廷遇和苏逢吉的仆人李澄，商量向上诬告李屿谋反。苏逢吉听说后把他引诱过来，于是召李崧来到家中，抓起来送

入侍卫狱。李屿在狱中屈招说:“与兄李崧、弟李嵩、外甥王凝及家僮共二十人,谋划乘皇帝灵柩发运时,纵火焚烧京城作乱;又曾派人带蜡丸密书到河中城,勾结李守贞;又派人去招契丹兵。”在结案上报时,苏逢吉又取笔把“二十”改为“五十”。十一月,甲寅(初九),下诏诛杀李崧兄弟、家属以及供词涉及的人,都暴尸街头。并重赏了葛延遇等人。当时人没有不觉得李氏冤枉的。从此士民家里都害怕仆人,往往被仆人所胁制。

有一天,秘书郎真定人李昉拜访陶谷,陶谷问:“你和李侍中关系远近?”李昉说:“他是同族叔父。”陶谷说:“李家之祸,我出了力。”李昉听说,吓得出汗。陶谷是邠州人,本姓唐,因避后晋高祖名讳而改。

史弘肇特别憎恶文人,常说:“这些家伙轻蔑人让人最难忍耐,常叫我们是兵卒。”史弘肇兼领归德节度使,委派他亲近的官吏杨乙征归属府的公利。杨乙依仗史弘肇的势力骄横跋扈,整个藩镇怕他就象怕史弘肇,副使以下的官员,远远望见他都要展拜示敬,而杨乙都以下人看待他们,每月搜刮上万缗钱财交给史弘肇,士民百姓都受不了这种苦。

45 当初,沈丘人舒元、嵩山道士杨讷,都以游客身份谒见李守贞;当李守贞被后汉围攻,派舒元改姓朱,杨讷改姓李,抄小道奉表章向南唐求救。南唐谏议大夫查文徽、兵部侍郎魏岑请求出兵救应。

南唐主命北面行营招讨使李金全率兵救河中,派清淮节度使刘彦贞为副手,查文徽为监军使,魏岑为沿淮巡检使,驻军在沂州境内。李金全和众将领正一起吃饭时,侦察兵报告有后汉兵几百人在涧北,都是病弱;请求袭击他们。李金全命令道:“谁敢说过涧斩首!”到了晚上,伏兵四起,鸣金击鼓之声传出十几里,李金全说:“刚才可以和他们打吗?”当时南唐士兵厌战,没有斗志;又因河中城路远,地理上遥不相及,丙寅(二十一日),南唐兵退守海州。

南唐主致信后汉隐帝告罪,请求通商贸易,并请求赦免李守贞,朝廷不答复。

46 壬申(二十七日),后汉葬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刘暠于睿陵,庙号是高祖。

47 十二月,丁丑(初三),任命高保融为荆南节度使、同平章事。

48 辛巳(初七),南汉主任命内常侍吴怀恩为开府仪同三司、西北面招讨使,率兵攻打楚国,进攻贺州;楚王马希广派决胜指挥使徐知新等人率兵五千人去援救贺州。援兵还没到,南汉人已经攻占贺州,并在城外挖了大陷阱,覆盖竹席,加上土,下面设置了机关,从壕沟中挖洞通到阱里。徐知新等到达,率兵攻城,南汉派人在洞中引发动机关,楚兵全都落入陷阱,南汉从城里出兵从而反攻,楚兵互亡数以千计;徐知新等逃回楚国,被楚王马希广斩首。南汉兵又攻陷了昭州。

49 王景崇屡次向后蜀上表章告急求救。后蜀主命安思谦再次出兵去援救。壬午(初八),安思谦从兴元领兵驻扎在凤州,请求先运军粮四十万斛,才能出境。后蜀主说:“看安思谦的意思,他怎肯为朕进兵攻取!”但依然调集兴州、兴元的米几万斛发送去。

戊子(十四日),安思谦进兵驻扎在散关,派马步使高彦俦、眉州刺史申贵袭击并攻克后汉箭筈安都寨。庚寅(十六日),安思谦在玉女潭又打败了后汉军队,后汉兵马退守宝鸡,安思谦进军驻扎模壁。后蜀将领韩保贞从新关出兵,壬辰(十八日),驻扎在陇州神前,后汉兵不出战,韩保贞也不敢进攻。

赵晖向郭威告急,郭威亲自赶赴华州。这时李守贞派副使周光逊、裨将王继勋、聂知遇守卫城西。郭威告诫白文珂、刘词说:“贼军如果不能突围,最终会被我抓获;万一冲出包围,那我们就不能再留在这里。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此!贼军的精锐部队,都集中在城西,我一离去他们必然从此突围,你们要谨慎防备!”郭威来到华州,听说后蜀军队军粮吃完已退走,郭威就返回河中。韩保贞听说安思谦离去,他也退守到弓川寨。

50 后蜀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同平章事徐光溥因为用轻佻的话挑逗前蜀安康长公主,丁酉(二十三日),被罢免同平章事,任守原来官职。

后汉隐帝乾祐二年(己酉,公元949年)

1 春季,正月乙巳(初一),大赦天下。

2 郭威将到河中,白文珂从军营出来迎接。

戊申(初四)夜里,李守贞派王继勋等率领精锐部队一千多人沿黄河南下,袭击后汉军队的营栅。他们在堤岸上挖坑攀登而上,于是进入营栅,放火,大声呼喊,军营里狼狈不知所措。刘词却神色自如,下命令道:“小小盗贼不足惊慌。”率领众将士反击。客省使阎晋卿说:“贼军铠甲上都有黄纸,被火光一照,容易辨认;但众兵没有斗志怎么办!”裨将李韬说:“哪有太平无事时吃君王俸禄,有危急却不冒死搏斗的!”举起长矛带头冲锋,众兵将跟上。河中兵将退却逃跑,死亡七百人,王继勋受重伤,只捡了一条命。己酉(初五),郭威到达,刘词出迎在马头前

请罪。郭威给他重赏，说："我所担忧的正在这里。没有兄弟勇猛善战，几乎被敌人所嗤笑。然而敌人的伎俩也就到此为止了。"阎晋卿是忻州人。

李守贞策划偷袭河西营栅，先派人出去到村里卖酒，有的赊欠白给，不要付钱，后汉巡逻的骑兵大多喝醉，因此河中的士兵得以偷偷地进入营寨，营寨几乎失守。于是郭威下命令："将领士兵不在犒赏宴饮，不得私下喝酒！"郭威的爱将李审，早晨喝了点儿酒，郭威大怒道："你在我帐下，带头违反军令，怎么来统一大家！"立刻斩首示众。

3 甲寅(初十)，后蜀安思谦退守驻扎在凤州，送上表章等待朝廷降罪，后蜀主放下此事不再过问。

4 后汉隐帝下诏书，命将静州隶属于定难军。二月辛未(疑误)，李彝殷奉上表章告罪。李彝殷因为中原多事，有轻慢傲侮的想法，每当藩镇有反叛的，常在暗处帮助、支持，以希望得到丰厚的贿赂。朝廷知道这些事，也用恩惠来拢络他。

5 淮北众多盗贼大都听命于南唐，南唐主派神卫都虞候皇甫晖等领兵一万多人从海州、泗州出来招抚接纳他们。蒙城守将戚师朗等人向皇甫晖投降；徐州守将成德钦在峒峿镇打败南唐军队，俘获、斩首六百多人，皇甫晖等率兵退回。

6 后晋李太后去见契丹主，请求靠着汉人城寨的旁边，给一块田地用来耕种养蚕养活自己，契丹主准许并让她和后晋主一起迁往建州。还没到建州，安太妃死在途中，遗嘱说："一定要火化我的遗体，向南方扬去，使我的魂魄能回到汉地。"到建州后，得到田地五十多顷，后晋主命令跟随的人都在田里耕种来获取食物。不久，述律王派人来取后晋主宠爱的姬妾赵氏、聂氏而去。述律王是契丹主耶律德光的儿子。

7 三月己未(十六日)，命归德牙内指挥使史德琉兼任忠州刺史。史德琉是史弘肇的儿子，很爱读书，常不喜欢父亲的所作所为。有举人在贡院门前高声喧哗，苏逢吉命人抓起来送往侍卫司，准备狠抽一顿鞭子再在脸上刺上字。史德琉对父亲说："书生无礼，自然有台府处置，这不是军务。这全是公卿大臣想要宣扬大人的过错罢了。"史弘肇深以为然，立即打开刑具把书生送走。

8 楚国将领徐进在凤阳山打败南蛮，斩首五千多人。

9 夏季，四月壬午(初九)，太白星白天出现，百姓中有仰面观看的，被巡逻的士兵抓住，史弘肇命处以腰斩。

10 河中城里粮食将要吃光，百姓饿死的有十分之五、六。癸卯(三十日)，李守贞出兵五千多人，带着梯子、造桥器械，分五路进攻长围的西北角。郭威派都监吴虔裕率兵从旁拦击，河中兵战败逃跑，被杀伤一大半，夺走了进攻器械。五月丙午(初三)，李守贞又出兵，又被打败，后汉生擒了他的将领魏延朗、郑宾。壬子(初九)，周光逊、王继勋、聂知遇率领一千多人前来投降。李守贞将领、士兵投降的相继不断，郭威趁李守贞部下分崩离散，庚申(十八日)，督率各军分一百路进攻河中。

11 赵思绾喜吃人肝，曾经当面剖开人腹取肝而切成细丝，吃完了，人还没死。又好用酒吞吃人胆，对人说："吞这一千个，就胆大无敌了。"长安城中绝粮的时候，就靠吃妇女、小孩充当军粮，每天有一定数量的供给，每次犒劳军队，就屠杀几百个人吃，就象杀猪宰羊一样。赵思绾计谋用尽，不知出路何在。郭从义派人引诱他。

当初，赵思绾少年时，请求当已退休的左骁卫上将军李肃的马夫，李肃不收纳他，说："这个人眼珠乱转而且言语荒诞，来日一定是个叛臣。"李肃的妻子张氏，是张全义的女儿，说："你现在这样拒绝他，以后会成为你的祸患。"于是送赠许多金银钱财把他打发走了。等赵思绾占据长安，李肃闲住在城中，赵思绾多次前往探望，向李肃叩拜伏地如同旧日礼节。李肃说："这个人老是来我这儿，是玷污我的清白！"想要自杀。妻子说："何不劝他归附国家！"正赶上赵思绾前来请教能保全自己的办法，李肃就和判官程让能劝说他："你本来和国家并无嫌隙，只不过是怕获罪而已。现在国家三路用兵，都没有成功。如果趁现在翻然悔过，改弦更张，朝廷一定高兴，自然不会失掉富贵，这不比坐以待毙强多了！"赵思绾听从了他们的劝告，派遣使者前往朝廷请求归降。乙丑(二十三日)，朝廷任命赵思绾为华州留后，任命都指挥使常彦卿为虢州刺史，让他们走近道直接前往就任。

12 吴越的内牙都指挥使斜滔，是胡进思的党羽，有人告发他蓄谋反叛，告发牵连到丞相张弘亿，吴越王钱弘俶不想深入追查治罪，只把斜滔贬到处州。

13 六月，癸酉(初一)，出现日食。

14 秋季，七月，甲辰(初三)，赵思绾脱下盔甲出城接受皇帝的诏书，郭从义派兵把守南门，又把他接回城里。赵思绾要他的卫队和兵器，郭从义也都给了他；赵思绾拖延时间，在城中收敛钱财，三次改变行期。郭从义等人产生怀疑，密报郭威，请求采取果断措施。郭威同意了。壬子(十一日)，郭从义和都监、南院宣徽使王峻骑马入城，来到府署馆舍，召赵思绾饯行话别，就势抓住了他，连同常彦卿及父亲、兄弟、部下共三百个人，全部推

到街市上斩首。

15 甲寅(十三日),郭威进入河中城,攻克外城。李守贞收集余部退守子城。各将领要求赶快进攻子城,郭威说:"那鸟没处逃的时候还会啄人,何况是一支军队!把水慢慢舀干了再抓鱼,何必要这么性急!"

壬戌(二十一日),李守贞和妻子及儿子李崇勋等自焚而死,郭威军队入城,抓住了李守贞的儿子李崇玉等及所委任的宰相靖嵓、孙愿,枢密使刘芮,国师总伦等人,押解到大梁,全都杀掉并暴尸街头。征召赵修己为翰林天文。

郭威查阅李守贞的公文书信,得到朝廷权臣及藩镇大员和李守贞来往勾结的书信,言语大逆不道,郭威想上奏朝廷,但秘书郎榆次人王溥劝谏道:"鬼魅在夜里才争着出来,而见到太阳自然会消失。希望把这一切统统烧掉,来安定那些反复无常的人。"郭威听从此言。

16 三叛平息后,隐帝逐渐骄奢放纵,和身边的宠臣随意玩耍。飞龙使瑕丘人后匡赞、茶酒使太原人郭允明都因谄媚而得到宠幸,隐帝平时爱和他们说隐语、脏话。太后多次告诫他,他也不在意。癸亥(二十二日),太常卿张昭进言道:"应该亲近儒臣,讲习经典训诂。"隐帝不听。张昭,就是张昭远,为避高祖名讳而改名。

17 戊辰(二十七日),永兴节度使郭从义加任同平章事,调镇国节度使扈从珂为护国节度使,命河中行营马步都虞候刘词为镇国节度使。

18 南唐主再度起用魏岑;吏部郎中会稽人钟谟、尚书员外郎李德明凭着能说善辩、聪明机警得到宠幸,参预国政。两人都自恃恩宠而轻浮骄躁,虽然不与魏岑结党,国人也都憎恶他们。户部员外郎范冲敏,为人廉正耿直,于是让天威都虞候王建封上书,一一指责当权人的错误,要求任用正人君子。南唐主认为王建封是武将,只掌管军队,不应干预国家政治,勃然大怒,把王建封流放到池州,没有到达,在途中便被杀死;范冲敏在街头被斩首示众。

南唐主听说河中城被攻破,就任命朱元为驾部员外郎,待诏文理院李平为当书员外郎。

19 吴越王钱弘俶命丞相钱弘亿出任明州地方官。

20 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为人贪婪卑鄙,专门聚敛钱财。丧车不交钱不准出城,下至清扫厕所、作乞丐的,也不免交税;有时还让他手下的人去偷人家的钱财。有富人家娶媳妇,王守恩和几个艺人前去作宾客,捞取几锭银子才回去。

八月,甲申(十三日),郭威从河中返回,途经洛阳;王守恩倚仗自己位兼将相,坐在轿里出来迎接。郭威大怒,认为有意侮慢自己,用沐浴休假推辞,不见他,旋即拟堂帖任命保义节度使、同平章事白文珂取代王守恩作留守,白文珂不敢违背他的意思。王守恩还在客座上,官吏告诉他:"新留守现已在西京府里办公了。"王守恩大吃一惊,狼狈而归,见几百名家属已经被赶出府外,站在大街上了。朝廷不过问此事,任命白文珂兼侍中,充任西京留守。

欧阳修论曰:自古动乱、灭亡的国家,一定是先破坏了它的法制,然后动乱才跟随而起,这是势所必然的,五代的时候正是这样。白文珂、王守恩都是后汉的大臣,而周太祖郭威当时仅用一个枢密使的堂帖而更换,就象更换卫兵一样。当时周太祖并没有无视君主的异志,但所以能这样干,是因为习为常事,所以白文珂不敢违背,王守恩不敢抗拒。太祖既然不怀疑这种干法,后汉朝廷的君臣也置之不问,这难道不是因朝纲法纪败坏混乱到了极点,而导致这种局面吗!所以说,善于为国家着想的,不敢在小事上马虎,而要经常杜微防渐,能不警惕吗?

21 王守恩来到大梁,害怕获罪,所以各处打点,用重礼贿赂权贵。朝廷也因为王守恩最先率潞州归降后汉,所以宽恕了他,只惩罚了他手下当权的人。

22 马希萼征调朗州所有的壮丁组成乡兵,创立军号为静江军;制造了七百艘战船,准备攻打潭州。他的妻子苑氏劝谏道:"兄弟互相攻打,无论胜败都将被外人嗤笑。"马希萼不听,率兵赶赴长沙。

马希广听到朗州军情后说:"朗州,那是我的哥哥,不能和他争斗,只应当把国家让给他罢了。"刘彦瑫、李弘皋极力抗争认为不能这样做,于是派岳州刺史王赟为都部署战棹指挥使,派刘彦瑫为监军。己丑(十八日),在仆射洲把马希萼的水军打得落花流水,俘获三百只战船。王赟追击马希萼,快追上时,马希广派使臣向他关照道:"不要伤害我哥哥!"王赟于是率兵返回。王赟是王环的儿子。

马希萼本人从赤沙湖乘小船逃回朗州。苑氏哭泣道:"大祸就要临头了,我不忍看见。"投井而死。

23 戊戌(二十七日),郭威回到大梁,入朝拜见隐帝,隐帝慰劳他,赐给他金帛、衣服、玉带、鞍马。郭威推辞

道:“臣接受命令一年,只攻克一座城,有什么功劳!而且我率领兵马在外,保卫、治理京城,供应军需物品、使军粮不缺,都是朝中众位大臣的力量,我怎么敢独自接受这些赏赐!请分赏给大家吧!”又建议加授他藩镇,他推辞道:“杨邠位置在我之上,尚且没有兼领藩镇之地;况且帷幄近臣不可以与史弘肇相比。”九月,壬寅(初二),通赏宰相、枢密使、宣徽使、三司使、侍卫使九个人,与郭威一样。隐帝想特别赏赐郭威,郭威推辞道:“作战的运筹策划,出于朝廷;发兵运粮,依靠藩镇;野外战斗,在于将士,而把功劳只归我,为臣的怎能受得了!”

乙巳(初六),郭威加任兼侍中,史弘肇加任兼中书令。辛亥(十二日)加任窦永固为司徒、苏逢吉为司空、苏禹珪为左仆射、杨邠为右仆射。众大臣议论,因为朝廷中执掌政权的大臣普遍加受恩遇,恐怕各地藩镇埋怨失望。乙卯(十六日),加任天雄节度使高行周为守太师、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审琦为守太傅、泰宁节度使符彦卿为守太保,河东节度使刘崇兼中书令。己未(二十日),加任忠武节度使刘信、天平节度使慕容彦超、平卢节度使刘铢都兼侍中。辛酉(二十二日),加任朔方节度使冯晖、定雄节度使李弊殷都兼中书令。冬季,十月,壬申(初三),加任义武节度使孙方简、武宁节度使刘赟为同平章事。壬午(十三日),加任吴越王钱弘俶为尚书令、楚王马希广为太尉。丙戌(十七日),加任荆南节度使高保融兼侍中。议论的人认为:“郭威不独占功劳,而是把功劳推让分给别人,确实是高尚的行为;但是国家的爵位,因一个人立功而普及天下,不也太滥了吗!”

24 吴越王招募农民开垦荒地,不收赋税,因此吴越境内没有闲弃的田。有官员请求查纠百姓户籍上遗漏的男丁来增加赋役,并申请自己掌管此事;钱弘俶命人在都城大门用杖打他。国人都很高兴。

25 楚国的静江节度使马希瞻因为哥哥马希萼、马希广二人交相争斗,屡次派使者向二人劝谏阻止,二人都没有听从;他知道最终会造成家族覆亡,因背上毒疮崩发,丁亥(十八日),去世。

26 契丹侵犯河北,所过之处杀人、抢掠。各节度使、刺史都只是自己绕城固守。契丹流动骑兵来到贝州及邺都的北部边境,隐帝深感忧虑。己丑(二十日),派枢密使郭威监督众将领抵御来犯之敌,并派宣徽使王峻监督军队。

十一月,契丹兵听说后汉军队渡过黄河,就后退离去。辛亥(十二日),郭威率军队来到邺都,命令王峻分兵开赴镇、定二州。戊午(十九日),郭威到达邢州。

27 南唐军队渡过淮河,进攻正阳。十二月,颍州将领白福进出击,打败了南唐军队。

28 杨邠主持政务苛刻琐碎。当初,邢州人周璟为诸卫将军,被罢黜官阶因没有依靠,就跟随王景崇西征,王景崇叛变,于是他就成为谋主。杨邠上奏道:“各前朝所任命的官员,都喜欢煽动藩镇大臣反叛,应该全部把他们送到京城。”不久,前朝官员从四方云集到都城,每天挡拦宰相的马请求封官;辛卯(二十二日),杨邠又上奏道:“前朝所授的官员应分住两京,以便等有空缺而补官。”漂泊流离失去住所的官员很多;杨邠又上奏道:“在路上往来的前朝所授官员,都发给通行证。”不久负责签发证件的官司衙门拥挤不堪、民情大为骚动,于是作罢。

29 赵晖加紧进攻凤翔,周璟对王景崇说:“你过去与李守贞、赵思绾二藩镇互为表里,而现在两个藩镇已被平定,后蜀小儿也不可依仗,不如投降。”王景崇说:“好,容我再想想。”

过了几天,城外围攻得更加紧急,王景崇对他的党羽们说:“事情已经山穷水尽了,我想采取应急计策。”于是对他的将领公孙鞏、张思练说:“赵晖的精锐部队,大多布置在城北,明天五鼓以前,你二人烧城东门诈降,但不要让敌军进城;我和周璟率领卫队亲兵出北门冲击赵晖的军队,纵然不成而死,也胜过束手就擒。”众将领都说:“是!”

癸巳(二十四日),天还没明,公孙鞏、张思练二人放火烧东城门,请求投降,府衙内也火光冲天而起;二位将领派人去侦察,原来王景崇已和家里人自焚。周璟也投降了。

30 丁酉(二十八日),密州刺史王万敢进攻南唐海州的获水镇,消灭守军。

31 这个月,南汉主前往英州。

32 这一年,南唐泉州刺史留从效的哥哥南州副使留从愿,毒死南州刺史董思安取代他;南唐主不能控制,在泉州设置清源军,任命留从效为节度使。

(杨璐　北京古籍出版社)

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九卷

后汉纪四　后汉隐帝乾祐三年(庚戌,公元 950 年)

1 春季,正月,丁未(初九),凤翔节度使赵晖加官兼任侍中。

2 密州刺史王万敢请求增加兵力来进攻南唐;后汉隐帝下诏任命前沂州刺史郭琼为东路行营都部署,率领京城禁军以及齐州军队赶赴海州。

3 郭威请求统率军队北上进逼契丹边境,隐帝下诏制止。

4 丙寅(二十八日),后汉隐帝派遣使者到河中、凤翔一带收集掩埋阵亡将士以及饿死百姓的遗骸,当时已有僧人聚集遗骸二十多万具了。

5 南唐君主听说后汉军队彻底平熄赵思绾、李守贞、王景崇的三镇叛乱,才撤销李金全的北面行营招讨使。

6 南唐清淮节度使刘彦贞大肆收括民财来贿赂当朝权贵,权贵争相称誉他;刘彦贞在寿州坐镇多年,恐怕被人取代,想用边境军情紧急来稳住自己的地位,谎报军情说后汉军队将要大举南下进犯。二月,南唐君主任命东都留守燕王李弘冀为润、宣二州大都督,坐镇润州;任命宁国节度使周宗为东都留守。

7 后汉朝廷想调换各镇节度使,适逢各镇请求进京赶赴嘉庆节祝贺皇上生日,就答应了他们。

8 甲申(十六日),郭威巡行北部边境返回。

9 福州人有的到建州报告南唐永安留后查文徽,说吴越军队已经弃城离去,请求查文徽当统帅。查文徽相信了他,派遣剑州刺史陈诲带领水军沿闽江而下,自己率领步兵、骑兵为后继。碰上天下大雨,河水猛涨,陈诲一夜行船七百里,到了城下,击败福州军队,抓获将领马先进等人。庚寅(二十二日),查文徽到福州,吴越国知威武军吴程派遣数百人出城假装迎接。陈诲说:"闽人善于欺诈,不可轻信,应当安营扎寨从长计议。"查文徽说:"犹豫就会产生变故,不如乘机占据福州城。"便带领军队一直前进。陈诲整顿好部队才击鼓前进,在闽江边上停下来。查文徽不作防备,吴程领兵出击,南唐军队大败,查文徽从马上摔下来,被福州人抓获,士卒死亡万人。陈诲却完整地将军队带回剑州。吴程解送查文徽到钱唐,吴越王钱弘俶将查文徽作为战利品在祖宗五庙举行献俘礼,然后释放了他。

10 丁亥(十九日),汝州奏报防御使刘审交去世。当地官吏百姓到朝廷上书,以刘审交生前有仁政的理由,恳求将其尸体留葬在汝州,以便能够侍奉他的坟墓,后汉隐帝下诏准许。汝州百姓相互聚集在一起痛哭,安葬了刘审交,为他建立祠堂,按时举行祭祀。太师冯道说:"我曾经做过刘君的同僚,看他的为政,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不能削减租赋,免除徭役,只是能推广公正廉洁慈善仁爱的心并且实行罢了。这也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只是别人不做而只有刘君一人去做了,所以汝州百姓如此爱戴他。倘若天下各地方长官都能仿效刘君的作为,何患不像刘君那样获得民心呢!"

11 甲午(二十六日),吴越丞相、昭化节度使、同平章事杜建徽去世。

12 乙未(二十七日),后汉隐帝任命前永兴节度使赵匡赞为左骁卫上将军。

13 三月,丙午(初九),是后汉隐帝的生日嘉庆节,邺都留守高行周、天平节度使慕容彦超、泰宁节度使符彦卿、昭义节度使常思、安远节度使杨信、安国节度使薛怀让、成德节度使武行德、彰德节度使郭谨、保大留后王饶,都进京入朝祝寿。

14 甲寅(十七日),隐帝下诏在高祖西汉刘邦的长陵、世祖东汉刘秀的原陵营建寝庙,按时举行祭祀。有关承办部门因为费用大,搁置了这件事,直到后汉灭亡,这两处陵墓始终没有享受过一次祭奠。

15 壬戌(二十五日),后汉隐帝调任高行周为天平节度使,符彦卿为平卢节度使;甲子(二十七日),调任慕容彦超为泰宁节度使。

16 永安节度使折从阮全家族进京入朝。

17 夏季,四月,戊辰朔(初一),调任薛怀让为匡国节度使,庚午(初三),调任折从阮为武胜节度使,壬申(初五),调任杨信为保大节度使,调任镇国节度使刘词为安国节度使,永清节度使王令温为安远节度使。河中李

守贞叛乱，王饶暗中与他勾结，李守贞叛乱被平息，众人以为王饶必定要被贬为冗散闲官；但待到进京入朝，他用重金结交史弘肇，竟升任为护国节度使，听说此事的人都大为惊骇。

18 杨邠请求解除自己枢密使的职务，隐帝派遣宫中使者告谕阻止他。宣徽北院使吴虔裕在杨邠身旁说："枢密院为政务重地，难以长久停留，应当让后来的人轮流担任，相公辞去枢密使的要求是对的。"隐帝听说此话，很不高兴，辛巳(十四日)，任命吴虔裕为郑州防御使。

19 后汉朝廷因为契丹军队近来入侵，横行黄河以北地区，诸位藩镇长官各保自身，没有出来抵抗的，便商议任命郭威出镇邺都，让他督率诸将来防备契丹军队。史弘肇要郭威仍旧兼任枢密使之职，苏逢吉认为无此先例，史弘肇说："郭威兼领枢密使就可以在外根据情况机断行事，各路军队因此畏惧服从，号令便畅行无阻了。"隐帝最终听从了史弘肇的建议。史弘肇怨恨苏逢吉的异议，苏逢吉便说："用内朝官节制外朝官，是名正言顺的；如今反过来用外朝官来制约内朝官，难道可以吗？"壬午(十五日)，隐帝下制书任命郭威为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枢密使之职照旧。同时颁布诏书到黄河以北地区，所有军队、武器、钱财、粮草，只要见到郭威签署的文书立即都应接受命令负责提供。第二天，朝廷权贵在窦贞固的宅第聚会宴饮，史弘肇举起大杯向郭威劝酒，厉声说："昨日朝廷的议论，竟是何等的不同！今日我与贤弟痛饮此杯。"苏逢吉、杨邠也举杯说："这都是为国家之事，何必介意！"史弘肇又厉声说："安定国家，靠的是长枪大剑，哪里用得着毛笔啊！"王章说："没有毛笔，那钱财军赋又从何而来呢？"从此文臣武将之间开始有了矛盾。

20 癸未(十六日)，后汉撤销永安军。

21 壬辰(二十五日)，后汉隐帝任命左监门卫将军郭荣为贵州刺史、天雄牙内都指挥使。郭荣本姓柴，其父柴守礼，是郭威妻子的哥哥，郭威没有儿子时收养郭荣为子。

22 五月，己亥(初二)，后汉隐帝任命府州蕃汉马步都指挥使折德扆为府州团练使。折德扆是折从阮的儿子。

23 庚子(初三)，郭威辞别出行，向隐帝进言说："太后随从先帝很久，经历许多天下之事，陛下年纪尚轻，有大事应当接受太后教导再行动。亲近忠诚正直的君子，远离谄谀邪恶的小人，善恶的界线，应当仔细分清楚。苏逢吉、杨邠、史弘肇都是先帝的元老旧臣，尽忠报国，希望陛下放心任用他们，必定不会坏事失误。至于边疆征战之事，臣下愿竭尽绵薄之力，或许可以不辜负陛下的委托。"隐帝脸色严肃地告谢。郭威到达邺都，鉴于黄河以北地区的困难凋弊，告诫边境上的将军谨慎守卫疆界，严密防备，不得外出侵扰抢掠，契丹军队进来侵犯，就采用坚壁清野的办法对付它。

24 辛丑(初四)，后汉隐帝下敕书命令："各防御使、团练使，如果不是军务机要，不得擅自直接向朝廷进奏言事，都须先申报各地观察使斟酌后再来奏闻。"

25 丙午(初九)，隐帝任命皇弟山南西道节度使刘承勋为开封尹，加官兼任中书令，实际上刘承勋因年纪尚幼并未出就封职。

26 平卢节度使刘铢，贪婪暴虐，恣意横行，后汉朝廷准备征召他回京，恐怕他抗拒命令，便乘在沂州、密州对南唐用兵的机会，派遣沂州刺史郭琼带领军队驻扎在青州。刘铢自感不安，就摆酒设宴召请郭琼，在府署埋伏军士，准备杀害他；郭琼知悉刘铢的阴谋，毅然屏退全部随从，从容赴会，毫无惧色，刘铢于是不敢下手。郭琼乘机说明利害祸福，刘铢被感化折服，等诏书一到，立即上路。庚戌(十三日)，刘铢进京入朝。辛亥(十四日)，隐帝任命郭琼为颍州团练使。

27 癸丑(十六日)，王章设宴聚会各位朝廷显贵，饮酒尽兴，用手势行酒令，史弘肇不熟悉酒令，客省使阎晋卿座位紧挨史弘肇，多次教他。苏逢吉嘲弄史弘肇说："身旁有娃阎的人，何必担心罚酒！"史弘肇的妻子阎氏，原本是酒家娼妓，史弘肇以为苏逢吉在讥笑阎氏，勃然大怒，用脏话辱骂苏逢吉，苏逢吉不回嘴。史弘肇要揍他，苏逢吉起身离去。史弘肇寻找刀剑要追杀他，杨邠流着泪劝阻说："苏公是当朝宰相，您若杀他，将把天子置于何地，望三思啊！"史弘肇即刻上马离去，杨邠也上马同他并驾齐驱，送到他的宅第而返回。从此文武将相之间的关系就像水火那样不相容了。隐帝派宣徽使王峻摆设酒宴调解将相关系，没能成功。苏逢吉打算请求出任藩镇来避开史弘肇，不久便放弃，说："我若离开朝廷，只劳史公做个手脚，我便粉身碎骨了。"王章也闷闷不乐，打算求任外官，杨邠、史弘肇再三劝阻他。

28 闰月，后汉宫中多次出现怪事。癸巳(二十七日)，大风狂作，掀屋拔树，吹得京城西南的郑门门扇飞起，扬出十多步才落地，被震死的有六七人，平地水深一尺多。隐帝于是召来司天监赵延乂，询问祈求消灾免祸的办

法，赵延义回答说："臣下的业务在天文历算方面，祭祀祈祷不是我所熟习的。然而统治天下的人想要消弭灾异，最好的办法不如修行德政。"赵延义回家，隐帝又派宫中使者去问："怎样才算是修行德政？"赵延义回答："请读《贞观政要》而效法它。"

29 六月，黄河在郑州决口。

30 马希萼既已兵败逃归，于是写书信引诱辰州、溆州以及梅山蛮族，打算和他们共同进攻湖南。蛮人平素听说长沙国库很富有，非常高兴，争着出兵赶赴前往，随即攻打益阳。楚王马希广派遣指挥使陈璠抵抗，在淹溪交战，陈璠兵败而死。

31 秋季，七月，南唐归还马先进等战俘给吴越来交换查文徽。

32 马希萼又调遣各蛮族部落进攻迪田，八月，戊戌（初三），攻破迪田，杀死守将张廷嗣。楚王马希广派遣指挥使黄处超援救迪田，黄处超兵败身死。潭州人震惊恐慌，又派遣牙内指挥使崔洪琏领兵七千驻扎在玉潭。

33 庚子（初五），后蜀君主封立他的弟弟孟仁毅为樊王，孟仁赞为雅王，孟仁裕为彭王，孟仁操为嘉王。己酉（十四日），封立他的儿子孟玄喆为秦王，孟玄珏为褒王。

34 后晋李太后在建州，生病卧床，没有医生药物，只能和后晋出帝石重贵仰天呼喊哭泣，挥手比划大骂杜重威、李守贞道："我死都不放过你们！"戊午（二十三日），李太后去世。后周显德年间，有从契丹来的人说："晋出帝和冯后还活着，但他的侍从逃亡回家和过世的却超过一半了。"

35 马希萼上表后汉朝廷请求在京城另外设置进奏务。九月，辛巳（十七日），后汉隐帝下诏书，因湖南在京城已设有进奏务，没有准许。同时也赐楚王马希广诏书，规劝马氏兄弟亲密和睦。

36 马希萼以为后汉朝廷有意袒护楚王马希广，发怒，派遣使者向南唐称臣，请求出兵攻打楚王马希广。南唐加封马希萼为同平章事，将鄂州当年租税赏赐给他，命令楚州刺史何敬洙领兵援助马希萼。冬季，十月，丙午（十二日），马希广派遣使者向后汉朝廷上表告急，说："荆南高氏、岭南刘氏、江南李氏连兵谋划，准备瓜分湖南之地，乞求发兵屯驻澧州，用来把守江南、荆南支援朗州的道路。"

37 丁未（十三日），后汉隐帝任命吴越王钱弘俶为诸道兵马元帅。

38 楚王马希广因为朗州人与山蛮入侵，众将屡吃败仗，面有忧色。刘彦瑫对马希广说："朗州军队不到一万，马匹不到一千，您有精兵十万，为什么担忧不能取胜！望给我军队一万余人，战舰一百五十艘，直接攻入朗州城捉拿马希萼，以解大王心头忧愁。"楚王听了很高兴，任命刘彦瑫为战棹都指挥使、朗州行营都统。进入朗州地界，父老乡亲争着用牛、酒来犒劳军队，说："我们百姓不愿意跟从乱党，盼望楚王的军队已很久了。"刘彦瑫重赏大家；战舰驶过以后，就运来毛竹木头来截断后路。这一天，马希萼调遣朗州军队和蛮族军队六千、战舰百艘在湄州迎战，刘彦瑫乘着风势放火来焚烧朗州的战舰，一会儿，风向回转，反过来烧了自己的战舰。刘彦瑫调头逃跑，但水路已经截断，士兵战死的以及淹死的有数千人。马希广闻讯，哭得不知做什么是好。马希广平时很少颁发赏赐，到这时，也拿出大量金钱绢帛来博取士兵的欢心。

有人告发天策左司马马希崇撒布流言，扰乱人心，谋反的征状已经很明显，请求杀死他。马希广说："我亲手来杀害自己的兄弟，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九泉之下的先王！"

马军指挥使张暐领兵从别的路进攻朗州，到达龙阳，听说刘彦瑫兵败，便后退屯驻益阳。马希萼又调遣指挥使朱进忠等领兵三千急攻益阳，张暐欺骗部众说："我带帐下的亲兵出城赶到贼军后面，你们留守城中等待我，然后一起合力攻击敌人。"张暐已出益阳，就从竹头市跑回长沙。朗州军队得知城中没有主帅，加紧攻击，守城九千多士兵全部战死。

39 吴越王钱弘俶让查文徽返归南唐。查文徽患哑疾，以工部尚书之职辞官。

40 十一月，甲子朔（初一），出现日食。

41 后蜀太师、中书令宋忠武王赵廷隐去世。

42 楚王马希广派遣他的幕僚孟骈劝说马希萼道："您忘记父兄的仇敌，臣服南唐，与东汉末年的袁谭向曹操求救有什么不同呢！"马希萼将要斩他的头，孟骈说："古代两军交战，使者可以来往其间。我孟骈倘若吝惜一死，岂肯到这里来！我的话并非出于潭州人的私利，实在是为您考虑啊。"马希萼这才放了孟骈，让他返归回答说："兄弟的情义已经断了，不到九泉之下不再相见！"

朱进忠请求马希萼亲自领兵攻取潭州。辛未（初八），马希萼留下他的儿子马光赞镇守朗州，调发境内全部军队直奔长沙，自称顺天王。

43 后汉隐帝下诏书命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宁江节度使王殷领兵驻扎在澶州来防备契丹入侵。王殷是滨州人。

44 后汉朝廷讨论出兵，任命安远节度使王令温为都部署，以援救潭州，正好遇上内乱发生，没有成行。

45 后汉隐帝从即位以来，枢密使、右仆射、同平章事杨邠总理机要政务，枢密使兼侍中郭威主持征战，归德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史弘肇典领京城警卫，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管财政赋税。杨邠十分秉公忠心，退朝回家，门下没有私人拜会，虽然不拒绝四方的馈赠，但有多余的就进献皇上。史弘肇负责京城治安，路上丢了东西没有人捡。这时正好紧承契丹大乱中原之后，官府、百姓的财力困难拮据。王章搜集点滴余利，节约开支，以此充实国库，虽然跟着就有李守贞、王景崇、赵思绾的三镇叛乱互相勾结，却用兵多年而供应没有短缺；到了事态平息，除赏赐之外，还有积余，因此国家基本安定。

王章征集赋税苛刻严厉。以前规定，田税每斛之外再交二升，叫做“雀鼠耗”，王章开始下令再交二斗，称做“省耗”；以前钱币的付出、收入都以八十文为“陌”，王章开始下令收入的以八十文为“陌”，付出的以七十文为“陌”，称做“省陌”；有违反盐、矾、酒曲禁令的，即使只有一两一钱、一点一滴，也都定为死罪；百姓因此忧愁怨恨。王章特别不喜欢文官，曾经说：“这帮人交给他一把筹码，也不知道如何摆弄，有什么用处！”文官的俸禄都以少于相应武官的标准供给，有关官吏已对文官俸禄超值估算，王章又再增加。

后汉隐帝的左右宠臣逐渐被任用，太后的亲戚也干预朝政，杨邠等屡次加以裁减抑制。太后有个旧友的儿子要求补个军职，史弘肇发怒斩了他。武德使李业，是太后的弟弟，后汉高祖让他掌管宫内财物，到了隐帝即位，他特别受到宠幸信任。适逢宣徽使空缺，李业心想补缺，隐帝和太后也给执政官打了招呼；杨邠、史弘肇认为内朝使职的升迁递补有规定次序，不能因为外戚而越级担任，于是作罢。内朝客省使阎晋卿按次序应当担任宣徽使，但迟迟没有递补；枢密承旨聂文进、飞龙使后匡赞、翰林茶酒使郭允明都得到隐帝的宠爱，却长时间没有升官，因此共同怨恨执政官。聂文进是并州人。刘铢免职从青州归来，长期闲散无事，没有委派职务，故此经常用手对执政官指指戳戳。

隐帝刚解除高祖的三年之丧，就听音乐，赏赐乐官锦袍、玉带。乐官到史弘肇处告谢，史弘肇大怒道：“将士守卫边疆殊死苦战尚且没有赏赐这些，你们这等人有什么功劳得到锦袍、玉带！”随即全部没收还归官府。隐帝想立所宠爱的耿夫人为皇后，杨邠认为太快；耿夫人去世，隐帝想用皇后之礼安葬，杨邠又认为不可。隐帝年龄渐渐增大，讨厌被大臣所制约。杨邠、史弘肇曾在隐帝面前议论政事，隐帝说：“仔细考虑，不要让人有闲话！”杨邠说：“陛下只管闭口不出声，有我们在。”隐帝的积怨久不能平，左右宠臣就乘机向隐帝进谗言说：“杨邠等人专横跋扈肆无忌惮，最终定当犯上作乱。”隐帝听信了这话。隐帝曾经夜里听到手工作坊打铁声响，怀疑有人在紧急赶制兵器，到天亮都没入睡。司空、同平章事苏逢吉已与史弘肇有了隔阂，知道李业等人怨恨史弘肇，就多次用言语激他们。隐帝于是和李业、聂文进、后匡赞、郭允明谋划诛杀杨邠等人，商议已定，入内禀告太后。太后说：“这事怎么可轻举妄动！应该再同宰相商议。”李业当时在旁边，说：“先帝曾经说过，朝廷大事不可同书生谋划，书生胆小怕事会误事害人。”太后又重复她刚才所说的话，隐帝于是生气地说：“国家大事，不是闺门女人所能知晓的！”拂袖而出。乙亥(十二日)，李业等将他们的密谋告诉阎晋卿，阎晋卿恐怕事情不成，到史弘肇宅第想报告他，史弘肇因为别的事推辞不见。

丙子(十三日)早晨，杨邠等上朝，有几十名全副武装的武士从广政殿出来，在东面廊屋下杀死杨邠、史弘肇、王章，聂文进立刻召集宰相、朝会大臣在崇元殿依次排列，宣旨说：“杨邠等人谋划造反，已经伏罪处决，与诸位共同庆贺。”又召集各军将校到万岁殿庭中，隐帝亲自向他们宣布了这事，并且说：“杨邠等人把朕当作小孩子来看待，朕今日开始得以为你们作主，你们从此免除权臣专横的忧患了。”众人全都拜谢退下。隐帝又召集在京前节度使、刺史等上殿宣布此事，分头派遣使者率领骑兵逮捕杨邠等人的亲属、党羽、随从，全部杀死。

史弘肇对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王殷特别厚待，杨邠等死后，隐帝派遣供奉官孟业携带绝密诏书到澶州以及邺都，命令镇宁节度使李洪义杀死王殷，又命令邺都行营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步军都指挥使真定人曹威杀死郭威以及监军、宣徽使王峻。李洪义是太后的弟弟。又紧急下诏征调天平节度使高行周、平卢节度使符彦卿、永兴节度使郭从义、忠宁节度使慕容彦超、匡国节度使薛怀让、郑州防御使吴虔裕、陈州刺史李毅进京入朝。任命苏逢吉临时主持枢密院事务，前平卢节度使刘铢临时主持开封府事务，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洪建临时兼管侍卫司事务，内侍省使阎晋卿代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洪建是李业的哥哥。

当时朝廷内外人心惶惶，苏逢吉虽然厌恶史弘肇，但没有参预李业等人密谋，闻悉事变陡然一惊，私下里对

人说:“事情干得太草率,皇上倘若有一语问我,绝不会到这个地步!”李业等命令刘铢诛杀郭威、王峻的家属,刘铢极其残忍,连婴儿小孩都没有幸免于难的。命令李洪建诛杀王殷的家属,李洪建只派人守卫监视,仍旧供应饮食。

丁丑(十四日),使者到达澶州,李洪义畏缩胆怯,顾虑王殷已经知道此事,不敢动手,于是带着孟业去见王殷;王殷囚禁孟业,派遣副使陈光穗把绝密诏书拿给郭威看。郭威召见枢密吏魏仁浦,把诏书拿给他看,说:“怎么办?”魏仁浦说:“您是国家的大臣,功勋名声素来卓著,加上掌握强兵,据守重镇,一旦被小人们所诬陷,灾祸出于不测,这不是用言词所能排解的。事态已经如此,不可坐着等待。”郭威于是召集郭崇威、曹威以及众将,告知杨邠等人蒙冤屈死以及有绝密诏书的情况,并且说:“我与杨邠等人,披荆斩棘,跟随先帝夺取天下,接受托孤的重任,尽心竭力保卫国家,如今他们已死,我还有什么心思独自活着!各位应当执行诏书指令,斩取我的脑袋来禀报天子,大概能不受牵累。”郭崇威等都流着泪说:“天子年少,这必定是天子身边小人们所干的,倘若让这帮小人得志,国家岂能得到安宁!我郭崇威情愿跟从您进京入朝亲自申诉,扫除无能鼠辈来肃清朝廷污浊,切不可被一个使者所杀,蒙受千古恶名。”翰林天文赵修己对郭威说:“您白白送死有什么好处!不如顺应众人之心,领兵南行,这是天赐良机啊。”郭威于是留下他的养子郭荣镇守邺都,命令郭崇威率骑兵前面开路,戊寅(十五日),自己带领大部队接着进发。

慕容彦超正在吃饭,得到诏书,放下汤勺筷子就进京入朝;隐帝把军事全都委托给了他。己卯(十六日),吴虔裕进京入朝。

隐帝闻知郭威领兵向南,商议发兵抵抗。前开封尹侯益说:“戍守邺都士兵的家属都在京师,官府军队不可轻易出去,不如紧闭城门来挫伤他们的锐气,让他们的父母妻子登上城楼招呼他们回来,可以不战而胜。”慕容彦超说:“侯益已经衰老,只会出胆小鬼的计策。”隐帝于是派遣侯益以及阎晋卿、吴虔裕、前保大节度使张彦超带领禁军奔赴澶州。

这天,郭威已经到达澶州,李洪义迎纳郭威;王殷迎接拜见时痛哭,率领所统辖的军队跟随郭威过黄河。隐帝派遣宫中杂役鹜脱暗中监视郭威,郭威抓获了他,把上奏的文表放在鹜脱的衣领里,让他回去告诉隐帝说:“臣下昨日得到诏书,伸着脖子等死。郭崇威等不忍心杀我,说这都是陛下身边贪图权势不知满足的人进谗言陷害我,便逼着我向南行进,到宫阙下请罪。我求死不得,又无力量能控制他们。我数日之内必当到达宫阙大庭。陛下如果认为我有罪,岂敢逃避惩处!如果确实有进谗言的小人,希望抓交军前以大快人心,那么,我又岂敢不安抚晓喻各部,撤退回归邺都。!”

庚辰(十七日),郭威赶赴滑州。辛巳(十八日),义成节度使宋延渥出迎并投降了郭威。宋延渥是洛阳人,他的妻子是后晋高祖女儿永宁公主。郭威取出滑州仓库的财物来慰劳将士,并且告诉他们说,听说侯令公已经督率各军从南面而来,如今遇上他们,交战就违背进京入朝的本意,不战就被他们所屠杀。我想成全你们的功名,不如执行日前诏书,我死了也没有遗恨!”众将士都说:“朝廷辜负了您,您没有辜负朝廷,因此万众奋勇争先,如同各报私仇一样,侯益一伙能有什么作为呢!”王峻向部众宣布说:“我已得郭公的决定,等到攻克京城,准许抢劫十天。”大家都欢腾雀跃。

辛巳(十八日),鹜脱到达京城大梁。在此之前隐帝提议准备亲自前往澶州,听说郭威已到黄河边上而作罢。隐帝颇有后悔恐惧的神色,私下对窦贞固说:“日前也太草率了。”李业等人请求清空仓库来赏赐各军,苏禹珪认为不可以,李业在隐帝面前叩拜苏禹珪,说:“相公暂且为天子考虑而不要吝惜仓库财物。”于是赏赐禁军每人二十缗钱,其他军队减半,将士在北面郭威军队中的给他们的家,让眷属通家信来引诱他们。

壬午(十九日),郭威的军队到达封丘,人心惶惶。太后流泪说:“不听李涛的话,自该灭亡啊!”慕容彦超恃仗自己勇猛,对隐帝说道:“我看北方的军队犹如小虫罢了,必当为陛下活捉他们的魁首!”退朝,慕容彦超见到聂文进,询问北方来的军队数量和将校姓名,颇感恐惧,说:“这还是强贼劲敌,不可看轻他们啊!”隐帝又派遣左神武统军袁嶷、前威胜节度使刘重进等率领禁军与侯益会合驻扎在赤冈。袁嶷是袁象先的儿子。慕容彦超率领大部队驻扎在七里店。

癸未(二十日),南、北两方军队在刘子陂相遇。隐帝准备亲自出去慰劳军队,太后说:“郭威是我家的旧臣,如果不是生死攸关,哪里会到这个地步!只要按兵不动守在城中,飞传诏书告诉他,观察他的志向,必定有解说道理,那君臣大礼就可以保全,千万不要轻易出去。”隐帝不听。当时扈从军队很多,太后派人告戒聂文进说:“须非常留意!”聂文进回答说:“有我在,即使一百个郭威,也可捉拿来!”到傍晚,两军没有交战,隐帝回宫。慕容彦

超说大话道:"陛下明日若宫中无事,恭请再次出来观看臣下如何攻破贼军。我不必同他们交战,只须呼喝驱散他们即可使他们返归营地!"

甲申(二十一日),隐帝想再次出城,太后极力制止,不答应。已经摆好军阵,郭威训戒部众说:"我来诛讨这帮小人,不是敢与天子对抗,千万不要首先动手。"过了好久,慕容彦超带领轻骑兵径直前进猛烈攻击,郭崇威与前博州刺史李荣率领骑兵抵抗。慕容彦超坐骑摔倒,差点被抓获。慕容彦超带兵撤退,手下死亡一百多人,于是南面各军丧失士气,逐渐向北方军队投降。侯益、吴虔裕、张彦超、袁嶐、刘重进都瞎中前往拜见郭威,郭威逐一遣返他们回营,又对宋延渥说:"天子正处危难,您亲近在旁,应该带领牙帐卫兵前往保卫天子,并请附带启奏陛下,希望有空早日光临臣下军营。"宋延渥没到天子营帐,乱兵纷扰,不敢前进而退回。到了天黑,南面军队大多数投归到北面。慕容彦超与手下十几名骑士逃跑返回兖州。

当晚,隐帝只与窦贞固、苏逢吉、苏禹珪三位宰相以及随从官员数十人在七里寨住宿,其余人都逃跑溃散。乙酉(二十二日)早晨,郭威望见天子的旌旗在高坡上,便下马脱去头盔前往跟随,到达后隐帝已经离去了。隐帝扬鞭赶马准备回宫,到达大梁玄化门,刘铢在城门上,问隐帝周围的人:"兵马在何处?"就向隐帝身边人射箭。隐帝掉转马头,往西北到达赵村,追兵已经赶到,隐帝下马进入百姓家,被乱兵所杀。苏逢吉、阎晋卿、郭允明都自杀;聂文进挺身逃跑,被军士追上斩杀。李业逃奔陕州,后匡赞逃奔兖州。郭威听说隐帝遇害,呼喊痛哭道:"是我老夫的罪过啊!"

郭威到达玄化门,刘铢像雨点似地向城外射箭。郭威从迎春门入城,回到私宅,派遣前曹州防御使何福进领兵把守明德门。各军大肆抢掠,整夜烟火四起。

军士进入前义成节度使白再荣的住宅,抓住白再荣,抢光财物,然后上前说:"我们从前曾在您手下奔走,今日无礼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脸面再见您!"于是割下白再荣的头而离开。

吏部侍郎张允,家产数以万计,但生性吝啬,即使是妻子也不肯放手,总是把全部钥匙系在自己衣服底下,走起路来丁当作响如同佩带玉环。这天晚上,他躲藏在佛堂顶棚板上,上去的人逐渐增多,顶板损坏而坠落,军士即抢走他身上的衣服,于是他因受冻而死。

当初,作坊使贾延徽受到隐帝宠信,与魏仁浦是邻居,想吞并魏仁浦所住房屋来扩大自己宅第,屡次向隐帝说魏仁浦的坏话,几乎酿成杀身之祸。到这个时候,有抓获贾延徽交给魏仁浦的,魏仁浦拒绝说:"乘乱而报私怨,是我所不做的!"郭威听说此事,对待魏仁浦越发优厚。

右千牛卫大将军枣强人赵凤说:"郭侍中起兵,只是要诛伐国君身边的恶人来安定国家罢了;然而底下无名鼠辈竟敢如此胡作非为,已成强盗,哪里是郭侍中的本意呀!"手持弓箭,危坐绳床,坐在里巷门口,抢掠者一到,就发箭射杀,同里的人家都依赖此而得以保全。

丙戌(二十三日),抓获刘铢、李洪建,囚禁他们。刘铢对他妻子说:"我死了,你将去做人家的奴婢吗?"妻子说:"按您平日的所作所为,确实只该这样!"

王殷、郭崇威向郭威进言说:"不制止抢掠,今晚就只剩一座空城了。"郭威于是命令众将约束所部禁止抢掠,不服从就斩首;到黄昏,才安定下来。

窦贞固、苏禹珪从七里寨逃跑归来,郭威派人寻访找到他们,不久官复原职。窦贞固为宰相时,正当杨邠、史弘肇滥用职权,李业等人发难作乱,他不过仅以谨慎稳重处于两者之间,自我保全罢了。

郭威命令有关部门将后汉隐帝的棺木迁到西宫。有人请求比照三国时魏高贵乡公的旧例,用公礼安葬隐帝,郭威不允许,说:"急紧之时,我不能保卫好天子,罪责已够大了,何况再敢贬低国君呢!"

太师冯道率领百官拜见郭威,郭威见到冯道,仍行拜礼,冯道像平时一样接受拜礼,慢条斯理地说:"侍中这一路不容易啊!"

丁亥(二十四日),郭威率领百官到明德门向太后请安,并且进奏说:"军政事务繁多,请早立继位国君。"太后发诰令说:"郭允明大逆杀君,但君位不可一日无主;河东节度使刘崇,忠武节度使刘信,都是高祖的弟弟;武宁节度使刘赟,开封尹刘勋,是高祖的儿子,就让百官商议选择最合适的吧。"刘赟是刘崇的儿子,后汉高祖喜爱他,收养视为亲生儿子。郭威、王峻进入内宫在万岁宫谒见太后,请求让刘勋为继承人。太后说:"刘勋长期虚弱患病不能起床。"郭威出去告知众将,众将请求面见刘勋,太后命令手下人用卧榻抬着刘勋给众将看,众将这才相信。于是郭威和王峻商议立刘赟继位。己丑(二十六日),郭威率领百官上表请求让刘赟继承帝位。太后诰令有关部门,选择日子,准备天子车马迎接刘赟就皇帝位。郭威上奏派遣太师冯道以及枢密直学士王度、秘书监赵

上交到徐州侍奉迎接。

郭威领兵讨伐三镇叛乱时，常见朝廷诏书，处置军务都切合实际情况，便向使者道："谁起草的这诏书？"使者回答是翰林学士范质。郭威说："真是宰相的人材啊！"进入京城后，寻访找到范质，极为喜欢。当时天下着大雪，郭威解下身上的紫袍给范质穿上，令他起草太后诰令，迎接新国君的礼仪规则。匆忙之中，讨论写定，都很得体。

当初，隐帝派遣供奉官押班阳曲人张永德赐给昭义节度使常思生日的回赠礼物，张永德是郭威的女婿，遇上杨邠等人被诛杀，有绝密诏书命令常思杀死张永德。常思久闻郭威颇有奇才，便囚禁张永德以观察事变，及至郭威攻克大梁，常思就释放张永德而谢罪。

庚寅（二十七日），郭威率领百官进言："等皇帝驾到宫中，行程需要十天，请求太后临朝听政。"

46 在此之前，马希萼调遣蛮军围攻玉潭，朱进忠领兵会合；崔洪琏守军失败，奔回长沙。马希萼领兵继续前进，攻打岳州，刺史王赟抵抗，五天没有攻克。马希萼派人对王赟说："您不是马家的臣子吗？不事奉我，还想事奉他国吗？做人家的臣子而内怀二心，岂不有辱自己的先人！"王赟说："我父亲王环做先王的将军，六次击败淮南军队。如今大王兄弟互不相容，我王赟常常害怕淮南坐收两败俱伤的好处，有朝一日让我臣服淮南，那才真是有辱先人英灵！大王如果能捐弃前嫌停止用兵，兄弟之间像当初那样融洽和睦，我王赟怎敢不拼死来事奉大王兄弟，哪有什么三心二意呢！"马希萼感到惭愧，率领军队离去。辛卯（二十八日），马希萼军队到湘阴，焚烧抢掠而过。到达长沙，马希萼领兵驻扎在湘西，步兵以及蛮军驻扎在岳麓，朱进忠从玉潭领兵来会合。

马希广派遣刘彦瑫召令水军指挥使许可琼率战舰五百艘屯驻城北渡口，战舰一直连到城南渡口，任命马希崇为监军；又派遣马军指挥使李彦温带领骑兵屯驻驼口，扼守湘阴的路，步军指挥使韩礼领二千人屯驻杨柳桥，扼守栅栏掐断通湘西的路。许可琼是许德勋的儿子。

47 壬辰（二十九日），太后开始上朝，任命王峻为枢密使，袁羕为宣徽南院使，王殷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郭崇威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曹威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陈州刺史李谷临时兼管三司。

48 刘铢、李洪建及其党徒都被在街市上斩首悬挂示众，而赦免了他们的家属。郭威对朝廷大臣们说："刘铢屠杀我的家属，我再屠杀他的家属，怨仇翻来复去，哪里有个头呢！"由此这几家获得赦免。王殷屡次为李洪建请求免除死刑，郭威不允许。

后匡赞到达兖州，慕容彦超抓住他献给朝廷。李业到达陕州，他的哥哥保义节度使李洪信不敢把他藏在家中；李业带着金子准备投奔晋阳，到达绛州，强贼杀死李业取走了他的金子。

49 后蜀施州刺史田行皋投奔荆南。高保融说："他背叛蜀国，哪里会尽心忠于我呢！"把他抓起来，送归给后蜀，伏法处死。

50 镇州、那州奏报："契丹君主率领数万骑兵入侵，攻打内丘，五天没有打下来，死伤很多。有五百守兵叛变策应契丹，领契丹军队入城，屠杀居民，又攻陷饶阳。"太后敕令郭威率领大部队攻打契丹，国事暂时委交窦贞固、苏禹珪、王峻，军事委交王殷。十二月，甲午朔（初一），郭威从大梁出发。

51 丁酉（初四），任命翰林学士、户部侍郎范质为枢密副使。

52 当初，蛮族部落酋领彭师暠向楚国投降，楚人讨厌他粗犷耿直，只有楚王马希广爱怜他，任命为强弩指挥使，兼领辰州刺史，彭师暠随时准备为马希广献身。及至朱进忠与蛮军会合七千多人到达长沙，在湘江西岸扎营，彭师暠登城眺望敌军，对马希广说："朗州人因突然取胜而骄傲，同蛮军混杂在一起，攻打它容易击破。希望给臣下步兵三千，从巴溪渡过湘江，从岳麓的后面出去，绕到湘江西面，让许可琼用战舰横渡湘江，前后合击，必定击破敌人。前锋军队失败，那么他的大队人马自然不敢轻易前进了。"马希广打算听从此计。当时，马希萼已经派遣密使用厚利引诱许可琼，答应和他瓜分湖南共同统治，许可琼有了二心，就对马希广说："彭师暠与梅山各蛮都是同一族类，哪里可以轻信呢！我许可琼世代为楚国将军，必定不背负大王，那马希萼究竟能有什么作为！"马希广于是取消彭师暠的计划。

马希萼不久率领战舰四百余艘停泊湘江西岸。马希广命令众将都接受许可琼的调度，每日赐给许可琼白银五百两，马希广多次到许可琼的营帐筹划军事。许可琼经常关闭营垒，不让士兵知道朗州军队进退情况，马希广感叹说："真正的将军啊，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许可琼有时夜晚乘坐单只小船假称巡视江面，同马希萼在湘水西岸会面，相约作为内应。一天，彭师暠见到许可琼，瞪大眼珠叱斥他，拂袖而去进见马希广说："许可琼将要叛国，一般人都知道，请迅速除掉他，不要贻留后患。"马希广说："可琼是侍中许德勋的儿子，岂能有这样的事

呢!”彭师暠退下,叹息道:“楚王仁义而不果断,失败灭亡会立等可到啊!”

潭州下起大雪,平地积雪四尺,潭州、朗州两军许久不能交战。马希广相信巫师以及僧侣的话,在江边上塑造鬼像,举着手来使朗州军队退兵,又在高楼上制作巨大鬼像,手指着湘江西岸,怒目而视,命令许多僧侣日夜诵念经文,马希广自己穿上僧侣服装向鬼像顶礼膜拜祈求赐福。

甲辰(十一日),朗州步军指挥使武陵何敬真等领蛮军三千在杨柳桥列阵,何敬真望见韩礼营中旗帜纷乱,说:“对方兵众已经恐惧,攻打他容易击破。”朗州人雷晖穿上潭州士兵的衣服潜入韩礼营寨,手持长剑刺向韩礼,虽没刺中,但军营中已惊恐骚扰,何敬真等乘乱出击,韩礼军队大败,韩礼带伤逃跑,到家而死。于是朗州军队从水陆两路猛攻长沙,步军指挥使吴宏、小门使杨涤相互勉励说:“以死报国,这是时候了!”各自领兵出战。吴宏从清泰门出,交战失利;杨涤从长乐门出,战斗从辰时持续到午时,朗州军队稍稍退却;但许可琼、刘彦瑫按兵不去救援。杨涤的士兵饥饿疲乏,撤退吃饭;彭师暠在城东北角战斗。蛮军从城东面放火,城上人招呼许可琼军队让他们救援城内,但许可琼带领全体部下投降马希萼,长沙于是沦陷。朗州军队和蛮军大抢三天,砍杀官吏百姓,焚烧房屋建筑,从楚武穆王以来所营造的宫殿居室,全都化为灰烬,所积聚的金银财宝,全都落入蛮人部族。李彦温望见城中起火,从驼口领兵来救援,朗州人已经占据城市作战抵抗。李彦温部攻打清泰门,没有攻克,与刘彦瑫各领千余人护送楚文昭王马希范和马希广的儿子们赶赴衡州,于是投奔南唐。张晖向马希崇投降。左司马马希崇率领将官前往马希萼处劝即王位。吴宏作战鲜血沾满袍袖,看见马希萼说:“不幸被许可琼所耽误,今日虽死,也不愧对先王了。”彭师暠将长矛扔到地上,大喊求死。马希萼叹息说:“真是像铁石一样坚硬的人啊!”都没杀。

乙巳(十二日),马希崇迎接马希萼进入府第治理政事,关闭城门,分头搜捕马希广以及掌书记李弘皋、其弟李弘节、都军判官唐昭胤和邓懿文、杨涤等,全部抓获。马希萼对马希广说:“继承父兄家业,难道没有长幼之分吗?”马希广说:“我只是被将校官吏所推举,被朝廷天子所册命罢了。”马希萼将他们全部囚禁。丙午(十三日),马希萼命令内外巡检侍卫指挥使刘宾去禁止纵火抢掠。

丁未(十四日),马希萼自称天策上将军,武安、武平、静江、宁远等军节度使,楚王。任命马希崇为节度副使,兼管军府事务;湖南的重要职务,全用朗州人来担任。将李弘皋、李弘节、唐昭胤、杨涤切成肉块处死,在闹市将邓懿文斩首。戊申(十五日),马希萼对将校官吏说:“马希广是个懦夫,只是被左右小人所控制罢了。我想让他活着,行吗?”众将官都不回答。朱进忠曾经被马希广鞭打过,回答说:“大王经过三年浴血苦战,方才取得长沙。一个国家不能容纳两个君主,如让马希广活的话,到时候必定会后悔。”戊申(十五日),马希萼便命马希广自杀。马希广临刑之时,仍然口诵佛典经书,彭师暠把他葬在浏阳门外。

53 武宁节度使刘赟留下右都押牙巩廷美、元从都教练使杨温守卫徐州,与冯道等人向西而来,在路上的仪仗警卫,都按照王的规格,左右高呼万岁。郭威到达滑州,停留数日。刘赟派遣使者慰劳,众将接受犒赏赐命的时候,相互环顾不下拜,私下又相互说:“我们攻陷京城,屠杀吏民,那罪行够大了;倘若刘氏再立为国君,我们还会有后代吗!”己酉(十六日),郭威听说这情况,立即领兵行进,赶赴澶州。辛亥(十八日),太后派遣苏禹珪到宋州迎接准备继承君位的刘赟。

54 楚王马希萼任命儿子马光赞为武平留后,任命何敬真为朗州牙内都指挥使,领兵戍守。马希萼征召拓跋恒,准备任用他。拓跋恒称说有病不能起来。

55 壬子(十九日),郭威渡过黄河,寓居澶州驿馆。癸丑(二十日)早晨,将要出发时,将士数千人忽然大声喧哗,郭威即下令关上房门,将士们便翻越墙头登上房顶而进入说:“天子必须侍中您自己来做,我们已经与刘氏结仇,不可再立刘氏为君!”有人撕裂黄旗披在郭威身上,共同扶抱起郭威,欢呼万岁,震天动地,趁势簇拥着郭威向南行进。郭威于是向太后上奏笺,请求主持宗庙社稷,事奉太后作为母亲。丙辰(二十三日),郭威到达韦城,发下文告安抚大梁百姓:于昨日离开黄河岸边,一路上秋毫无犯,大家不必担心疑虑。戊午(二十五日),郭威到达七里店,窦贞固率领文武百官出城迎接拜见,乘此劝即帝位。郭威在皋门村宿营。

武宁节度使刘赟已经到达宋州,王峻、王殷听说澶州军队哗变,就派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带领七百骑兵前往阻击,又派遣前申州刺史马铎领兵到许州巡察。郭崇威却突然到达宋州,在府第门外排队列阵,刘赟大为惊恐,关闭府门登上门楼责问郭崇威。郭崇威回答说:“澶州发生军队哗变,郭公顾虑陛下不知详情,故此派遣崇威前来警卫,没有别的意思。”刘赟召见郭崇威,郭崇威不敢进去。冯道出门和郭崇威面谈,郭崇威这才登上门楼,刘赟抓住郭崇威的手流泪。郭崇威转达郭威之意安慰他。

一会儿，郭崇威出府第，当时护圣指挥使张令超率领所辖军队为刘赟警卫。徐州判官董裔劝说刘赟道："观察郭崇威的眼色举止，必定有阴谋。路上都传说郭威已经称帝，而陛下还一路深入不停，灾祸将要降临啦！请赶紧召见张令超，说明利害祸福，让他夜里领兵劫持郭崇威，夺取他的兵权。明天，抢掠睢阳府库的金银绢帛，招募士兵，朝北奔赴晋阳。郭威他刚刚在京城安顿，没有时间来追赶我们，这是上策啊！"刘赟犹豫没作决定。当晚，郭崇威秘密招诱张令超，张令超率领部众归附郭崇威。刘赟非常害怕。

郭威写书信给刘赟，说自己是被众军所逼迫；召冯道先回京城，留下赵上交、王度侍候。冯道告辞上路，刘赟说："我这次前来所依靠的，是您这位三十年的老宰相，所以没有顾虑。如今郭崇威夺走我的卫兵，事情危险了，您有什么计策？"冯道默默无语。客将贾贞多次注视冯道，准备杀他。刘赟说："你们不要草率鲁莽，这不关冯公的事。"郭崇威将刘赟迁居到府外驿馆，杀死刘赟的心腹董裔、贾贞等几人。

己未（二十五日），太后发布诰令，废黜刘赟为湘阴公。

马铎领兵进入许州，刘信惶惑不安而自杀。

庚申（二十六日），太后发布诰令，任命侍中郭威代理国政。文武百官和四方藩镇相继上表劝郭威即帝位。壬戌（二十八日）晚，郭威军营中有步兵将校喝醉酒，扬言说前日澶州骑兵扶立郭威为帝，今日步兵也要扶立郭威为帝，郭威将他斩首。

56 南汉君主任命宫女卢琼仙、黄琼芝为女侍中，穿戴朝臣冠服，参预决策政事。国君宗室、元老旧臣差不多被斩尽杀绝，只有宦官林延遇等人当权。

（李解民　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第二百九十卷

后周纪一　后周太祖广顺元年（辛亥，公元 951 年）

1 春季，正月，丁卯（初五），后汉太后颁下诰令，授予郭威传国玺印，正式即皇帝位。郭威从皋门进入皇宫，在崇元殿即位，下制书说："朕是周代宗室的子孙，虢叔的后裔，国号应该叫周。"改年号，实行大赦。杨邠、史弘肇、王章等人都追赠官爵，官府为他们收敛安葬，并且寻访他们的子孙依次任用。所有粮食仓库、场院掌管交纳的官吏，不得收取额外的"斗余"、"称耗"。从前以赋税盈余名义进贡物品，全部取消。犯有盗窃罪和强奸罪的，一律按照后晋天福元年以前的刑法条文处理；罪人不犯谋反罪的，不得株连亲戚家族和登记没收家产。后唐庄宗、后唐明宗、后晋高祖安葬处分别设置守陵的人家十户，后汉高祖陵园的官吏、宫人，一年四季供奉祭祀以及守陵户数一律照旧。当初，唐朝衰败，盗贼很多，便不用原来的刑律条文，另外制订严刑酷法，规定盗窃赃物够三匹绢帛的处死。后晋天福年间将处死标准加到五匹绢帛。奸淫有夫之妇，不论强奸、通奸，男女一律处死。后汉刑法规定，盗窃钱一文以上的都处死，此外罪行还不属于谋反的，往往满门抄斩、没收家产。所以后周太祖郭威一即位，首先革除这些弊端。

当初，杨邠因为功臣元勋、皇亲国戚担任镇守一方长官大多不熟悉行政事务，于是用朝廷三司军将补任都押牙、孔目官、内知客，那些人自仗是皇命敕补，大多专横跋扈，节度使不能控制；到这时全部罢免。

太祖命令史弘肇亲信上党人李崇矩寻访史弘肇的亲族，李崇矩说："史弘肇的弟弟史弘福如今还在。"当初，史弘肇让李崇矩掌管他家财产的帐簿，因此得到全部史家财产，李崇矩都交付给了史弘福。太祖认为李崇矩贤能，让他在皇子郭荣手下供职。

2 戊辰（初六），任命前复州防御使王彦超代理武宁节度使。

3 后汉李太后迁居西宫，己巳（初七），后周太祖进上尊号称昭圣皇太后。

4 开封尹兼中书令刘勋去世。

5 癸酉（十一日），王峻加官同平章事。

6 命令卫尉卿刘皞主办后汉隐帝的丧事。

7 当初，河东节度使兼中书令刘崇听说后汉隐帝遇害，准备起兵向南进发，听说迎立刘赟继位，于是作罢，说："我儿子当皇帝，我又有什么可求！"太原少尹李骧私下劝说刘崇道："观察郭威的心思，终究是要自取帝位，

您不如火速领兵翻过太行山，占据孟津，等待徐州相公刘赟即帝位，然后返回镇所，那郭威就不敢动手了。不然，将要被人出卖。”刘崇发怒道：“你这个腐儒，想要离间我父子关系！”命令手下人将李骧拉出去斩首。李骧大喊道：“我怀经世济民的才能却在为愚人谋划事情，死了本当甘心！但家中还有年老的妻子，希望和她同死。”刘崇便连他的妻子一齐杀了，并且向朝廷奏报，表示没有二心。到了刘赟被罢黜，刘崇才派遣使者请求让刘赟返归晋阳。诏书回答说：“湘阴公刘赟近在宋州，如今正取道返归京城，必定让他得其所宜，您不要为此忧虑。您如能一同出力辅佐朝廷，理当加封王爵，永远镇守河东。”

巩廷美、杨温听说湘阴公刘赟失去帝位，便侍奉刘赟妃子董氏占据徐州坚守，以此等待河东援军，太祖让刘赟用书信陈说利害。巩廷美、杨温想投降而怕死，太祖又给刘赟书信说：“念及这两人对主人竭尽忠心，就值得奖赏他们的忠义，哪有什么理由责备他们有过错，等待新节度使入城，应当分别委任刺史，您可再用亲笔信宣示此意。”

8 契丹军队进攻内丘，死伤很多，又碰到月食，军中出现许多奇异怪事，契丹君主恐惧，不敢继续深入，便领兵返回，派遣使者向后汉请求和好。适逢后汉灭亡，安国节度使刘词送契丹使者到大梁，后周太祖派遣左千牛卫将军朱宪回报使者来访，并且陈述改朝换代的缘由，把金器、玉带赠送给契丹君主。

9 后周太祖利用邺都镇抚黄河以北地区，控制契丹，打算安排心腹亲信居守。乙亥(十三日)，任命宁江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王殷为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兼领侍卫军照旧，并仍带侍卫司随从同赴镇所。

10 丙子(十四日)，后周太祖率领文武百官到西宫，为后汉隐帝发丧，穿上丧服，全都按照天子的葬礼。

11 慕容彦超派遣使者入朝进贡，太祖顾虑他有疑惑恐惧，特赐诏书安慰他，说：“如今我的事情已到这个地步，不想多说，只望你能鼎力扶助，共同安定黎民。”

12 戊寅(十六日)，在宋州杀死湘阴公刘赟。

13 当天，刘崇在晋阳即皇帝位，仍旧沿用乾祐年号，所统辖的有并州、汾州、忻州、代州、岚州、宪州、隆州、蔚州、沁州、辽州、麟州、石州，共十二州之地。任命节度判官郑珙为中书侍郎，观察判官蒙阳人赵华为户部侍郎，均为同平章事。任命次子刘承钧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太原尹，任命节度副使李存璟为代州防御使，副将武安人张元徽为马步军都指挥使，陈光裕为宣徽使。

北汉君主刘崇对李存璟、张元徽说：“朕只因为高祖的大业一朝断送，所以今日的帝位年号，是不得已才称的。但我算是什么天子，你们又算是什么节度使啊！”因此不建立宗庙，祭祀祖宗如同普通百姓，宰相每月俸禄只有一百缗钱，节度使只有三十缗钱，其余官员也都只有微薄的供养而已，所以北汉国中很少有廉洁的官吏。

客省使河南人李光美曾经做过直省官，很熟悉宫廷旧事，北汉朝廷的各项制度，都出自李光美之手。

北汉君主听说湘阴公刘赟死讯，哭着说：“我不听忠臣的话，才至于此！”为李骧建立祠堂，逢年过节祭祀他。

14 己卯(十七日)，后周太祖任命太师冯道为中书令，窦贞固加官侍中，苏禹珪加官司空。

15 王彦超奏报派遣使者携带敕书到徐州，巩廷美等犹豫未决不肯打开城门，后周太祖下诏令进兵攻城。

16 后周太祖对王峻说：“朕出身在贫寒之家，饱尝艰辛困苦，遭遇时世沉沦动乱，如今一朝成为帝王，岂敢优厚自己的供养而让下面百姓吃苦呢！”命令王峻清理四方贡献的珍美食物，庚辰(十八日)，下诏令全部停止进贡。诏书大致说：“所供养的只给朕一人，而受损害的却普及黎民百姓。”又说：“贡品贮存在官府之中，大多成为无用之物。”又下诏书说：“朕生长在军队，没有亲自从师学习，不懂治理天下的道理，文武官员有利国利民的办法，各自上书奏报让我知道，都应直陈其事，不要讲究辞藻。”太祖将苏逢吉的宅第赏赐给王峻，王峻说：“这是苏逢吉诛灭李崧家族的起因啊！”推辞而不住。

17 当初，契丹君主返归北方，横海节度使潘聿檄离弃镇所跟随北上，契丹君主任命潘聿檄为西南路招讨使。及至北汉君主即位，契丹君主让潘聿檄给刘承钧去信；北汉君主让刘承钧复信，说：“原来的汉朝已沦陷灭亡，我继承帝位，想遵循晋朝的先例，向北朝契丹求援。”契丹君主非常高兴。北汉君主发兵屯住阴地、黄泽、团柏。丁亥(二十五日)，任命刘承钧为招讨使，与副招讨使白从晖、都监李存璟率领步兵、骑兵万人侵犯晋州。白从晖是吐谷浑人。

18 郭崇威改名为崇，曹威改名为英。

19 二月，丁酉(初五)，后周太祖任命皇子天雄牙内都指挥使郭荣为镇宁节度使，挑选朝廷文士当他的属官，任命侍御史王敏为节度使判官，右补阙崔颂为观察判官，校书郎王朴为掌书记。崔颂是崔协的儿子，王朴是

东平人。

20 戊戌(初六),北汉军队分五路进攻晋州,节度使王晏紧闭城门不出。刘承钧认为王晏胆怯,下令士兵像蚂蚁那样密集攀墙登城。王晏埋伏的士兵奋起反击,北汉军队死伤一千余人。刘承钧派副兵使安元宝焚烧晋州西城,安元宝却前来投降。刘承钧于是转移军队攻打隰州,癸卯(十一日),隰州刺史许迁派步军都指挥使孙继业在长寿村迎击北汉军队,捉住北汉将军程筠等人,杀死他们。不久,北汉军队进攻隰州州城,多日不能攻克,死伤惨重,于是退兵离去。许迁是郓州人。

21 甲辰(十二日),楚王马希萼派遣掌书记刘光辅到南唐进贡。

22 后周太祖将后汉宫中数十件珠宝玉器全部清出,在厅堂上砸碎,说:"所有当帝王的,哪里用得着这些东西!听说汉隐帝整日与亲信宠臣在宫禁中游戏玩耍,珍宝古玩不离身边,此事不远,应该引为鉴戒。"并告诫左右的人,从今以后珍贵华丽、赏心悦目的物品,不得进入宫廷。

23 丁未(十五日),契丹君主派遣他的臣子袅骨支与朱宪一同来朝,祝贺后周太祖即皇帝位。

24 戊申(十六日),后周太祖下敕令前朝官员居住京外州、县各听自便。

25 陈思让没有到达湖南镇府,马希萼便已攻克长沙,陈思让只得滞留屯住郢州,后周太祖下敕书召回。

26 丁巳(二十五日),后周太祖派遣尚书左丞田敏出使契丹。北汉君主派遣通事舍人李荃出使到契丹,请求出兵作为援军。

27 后周太祖下诏泰宁节度使慕容彦超加官中书令,派遣翰林学士鱼崇谅到兖州宣旨。鱼崇谅就是鱼崇远。慕容彦超进表书道谢。三月,壬戌朔(初一),诏书回复说:"昔日因为前代汉朝丧失德政,年少君主听用谗言,危急关头,征召爱卿奔赴宫阙,爱卿立即飞奔疾驰接受命令,只过了两夜便赶到京城,这真是拯救国家危难而不顾自身,听到君主召唤而不等驾车。及至上天结束汉朝国运,军队在大梁郊外溃散,投降的将领、溃败的军队接踵而至,爱卿却立刻就掉转马头,直接返回龟阴。对于国君,对于时势,做到有始有终,真所谓危乱关头才看见忠臣的节操,狂风时节才知道劲草的骨气。倘若做臣子的都能如此,那么有国家的君主谁不想任用!表中所说朕到黄河北岸回避退让的关头,在浚水郊外平定乱难的时候,因为没有接到告示,所以也没能派人到朕的行在。但臣子事奉君主的道理,何必如此!如若对汉朝有三心二意,又怎么肯对周室忠信不二呢!由此产生恐惧,不也过分了吗!爱卿只管尽心竭力,安民利国。事奉朕的节操,如同事奉从前君主一样,不但黎民获得平安,而且国家也依赖于此。朕只想坚定爱卿的表率作用,从未议论过撤换。一片肺腑之言,话全说到这里。"

28 南唐君主任命楚王马希萼为天策上将军,武安、武平、静江、宁远节度使兼中书令,楚王;任命右仆射孙忌、客省使姚凤为册礼使。

29 丙寅(初五),后周太祖派遣前淄州刺史陈思让领兵驻防磁州,把守黄泽关路口。

30 楚王马希萼既已得志称王,便时常回忆旧日怨仇,诛杀屠戮没有节制,日夜纵酒,荒淫无度,把军政事务全部委托给马希崇。马希崇又多私人好恶,政治刑律混乱不堪。官府仓库已经在战乱中荡然无存,便搜刮没收百姓财产来赏赐士兵,有的封百姓的门而夺取家中财物,士兵仍然因为分配不均而怨恨。即使朗州旧日将佐跟从马希萼一同来的,也都不高兴,渐渐产生背离之心。

刘光辅到南唐进贡,南唐君主待他很优厚,刘光辅秘密进言道:"湖南百姓疲惫,君主骄横,可以攻取啊。"南唐君主于是任命营屯都虞候边镐为信州刺史,领兵屯驻袁州,暗中谋划进攻夺取湖南。

小门使谢彦颙,原本是马希萼的家奴,因为面目姣美得到马希萼宠幸,甚至与马希萼的妻妾同坐,依仗恩宠专横跋扈。谢彦颙经常与马希崇并肩相随,有时拍马希崇的背;马希崇怀恨在心。旧例,府中设宴,小门使手持兵器站在门外,马希萼让谢彦颙入席同坐,有时坐在众将的上方,众将都为此感到耻辱。

马希萼因为府第房舍焚烧毁坏,命令朗州静江指挥使王逵、副使周行逢率领所管辖的士兵千余人修建,承担的徭役十分辛苦,又没有犒劳赏赐,士兵都怨恨,私下说道:"囚犯免死便罚作苦役。我们跟从大王出生入死攻取湖南,有什么罪过要像囚犯那样服苦役呀!况且大王终日醉酒当歌,哪里知道我们的辛劳苦处啊!"王逵、周行逢听到这些,相互说:"大家的积怨深了,不早作打算,灾祸会轮到我们头上。"壬申(十一日)早晨,他俩便率领部众各人手拿长柄斧子、白木棍棒,逃回朗州。当时马希萼酒醉没醒,周围的人不敢报告。癸酉(十二日),才报告此事。马希萼派遣湖南指挥使唐师翥带领千余人追赶,没追上,一直追到朗州。王逵等乘他们疲惫困乏,埋伏的士兵全力出击,追兵死的死伤的伤几乎全军覆没,唐师翥脱身逃归。

王逵等废黜留后马光赞,改用马希萼哥哥的儿子马光惠主持朗州政事。马光惠是马希振的儿子。不久奉立

马光惠为节度使，王逵等与何敬真以及诸军指挥使张做参预决策军政大事。马希萼详细将情况通报给南唐，南唐君主派遣使者用丰厚的赏赐来招降安抚。王逵等收下南唐的赏赐，放走使者，不回答诏谕，南唐也不敢追问。

31 王彦超奏报攻克徐州，杀死巩廷美等人。

32 北汉使者李罃到契丹，契丹君主派拽剌梅里回报北汉。

33 丙子(十五日)，后周太祖下敕令："本朝廷与唐朝廷本来没有怨仇，沿淮河的军镇，各守自己疆域，不得放纵士兵百姓擅自进入唐人地界；商人旅客往来，不得阻止。"

34 己卯(十八日)，潞州送来涉县所俘获的北汉将领士兵二百六十多人，后周朝廷赐给每人衣衫、裤子、头巾、鞋子，遣送回家。

35 吴越王钱弘俶加官诸道兵马都元帅。

36 夏季，四月，壬辰朔(初一)，滨临淮河的州镇上奏说："淮南饥民渡过淮河来买粮，没敢禁止。"后周太祖下诏说："那边的百姓，与这边的百姓有什么不同，应下令各州、县渡口、粮铺不得禁止。"

37 后蜀通奏使高延昭坚决推辞主持枢密院事务。丁未(十六日)，后蜀君主任命前云安榷盐使太原人伊审征为通奏使，主持枢密院事务。伊审征是后蜀高祖妹妹褒国公主的儿子，从小同后蜀君主亲昵随便，及至他主持枢密院，后蜀君主无论政事大小都向他咨询。伊审征也以经国济世为己任，但贪婪奢侈、奸诈邪恶，与王昭远内外勾结，后蜀政权因此逐渐衰败。

38 吴越王钱弘俶将废黜的前王钱弘倧迁居东府，为他建筑宫室，修造园林，让他游玩快活，一年四季供养馈赠非常丰厚。

39 契丹君主派遣使者前往北汉，告知后周使者田敏来的情况，约定每年送钱十万缗。北汉君主派郑珙为使者用丰厚的钱财向契丹君主致谢，自称"侄皇帝向叔父天授皇帝致送书信"，请求举行册命典礼。

40 五月，己巳(初八)，后周太祖派遣左金吾将军姚汉英等出使到契丹，契丹留住他们。

41 辛未(初十)，北汉礼部侍郎、同平章事郑珙在契丹去世。

42 甲戌(十三日)，义武节度使孙方简为避后周皇帝父亲郭简的名讳，改名为方谏。

43 定难节度李彝殷派遣使者持奉表书到北汉。

44 六月，辛亥(二十一日)，后周太祖任命枢密使、同平章事王峻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枢密副使及兵部侍郎范质、兼领三司李毅为中书侍郎，都为同平章事，李毅仍然兼领三司。司徒兼侍中窦贞固、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苏禹珪都被免去同平章事而担任原来的职务。癸丑(二十三日)，范质参预主持枢密院事务。丁巳(二十七日)，任命宣徽北院使翟光邺兼枢密副使。

当初，后周太祖征讨河中，已为众望所归。李毅当时任转运使，太祖多次用委婉言语打动他，李毅只用为人臣子应该尽到臣节作为回答，太祖因此认为他有贤德，即皇帝位后，便首先任用他为宰相。当时国家新建，四方多事，王峻日夜绞尽脑汁，知道的事没有不去做的，军事谋划，常出良策补益。范质精明敏锐，博闻强记，严守法律制度。李毅沉静坚毅，有才器胆略，在太祖面前议论朝政，言辞慷慨激昂，善于运用譬喻来启发皇帝的意向。

45 武平节度使马光惠，愚蠢胆小，专好饮酒，不能折服众将。王逵、周行逢、何敬真商量，认为辰州刺史庐陵人刘言打仗勇猛很得蛮夷士众之心，准备迎立他为武平节度副使。刘言知道王逵等人难以驾驭，说："不去的话，将会向我进攻。"于是单枪匹马赶赴朗州。刘言已到，众将便废黜马光惠，送他到南唐，推举刘言代理武平留后，上表书向南唐朝廷请求赐予旌旗符节，南唐人没有答应，便同时也向后周称臣。

46 吴越王钱弘俶因为前内外马步都统军使钱仁俊无罪，恢复他的官职爵位。

47 契丹君主派遣燕王耶律述轧等人来主持典礼，册命北汉君主为大汉神武皇帝，妃子为皇后。北汉君主改名为旻。

48 秋季，七月，北汉君主派遣翰林学士博兴人卫融等到契丹道谢所赐册命典礼，并且请求出兵。

49 八月，壬戌(疑误)，北汉隐帝安葬在颖陵。

50 义武节度使孙方谏进京入朝，壬子(二十三日)，调任镇国节度使，任命孙方谏弟弟易州刺史孙行友为义武留后。又调建雄节度使王晏改任武宁节度使镇守徐州，任命武宁节度使王彦超接替王晏原职。

51 戊午(二十九日)，后周太祖追立已故夫人柴氏为皇后。

52 九月，北汉君主派遣招讨使李存璟领兵从团柏入侵。契丹君主准备领兵会合北汉军队，与酋长们在九十九泉商议。各部落都不愿南侵，契丹君主强行出兵。癸亥(初四)，契丹军队行进到新州的火神淀，燕王耶律述

轧以及伟王的儿子太宁王耶律沤僧发动叛乱，杀死契丹君主耶律阮而拥立耶律述轧。前契丹君主耶律德光的儿子耶律述律逃入南山，各部落拥戴耶律述律而进攻耶律述轧、耶律沤僧，杀死他们，吞并他们的部族党羽，拥立耶律述律为皇帝，改年号为应历。耶律述律从火神淀进入幽州，派遣使者向北汉报告，北汉君主派遣枢密直学士上党人王得中前往契丹，祝贺耶律述律即皇帝位，又用对待叔父的规格事奉他，请求出兵来攻击晋州。

契丹君主耶律述律年轻，喜好玩耍，不亲理国家大事。每天夜里摆酒畅饮，直到天亮才睡觉，中午才起床，国中之人称他为睡王。后来改名为明。

53 壬申（十三日），后蜀任命吏部尚书、御史中丞范仁恕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

54 楚王马希萼既已攻克长沙，没有奖赏许可琼，怀疑许可琼有怨恨，便让他出任蒙州刺史。派遣马步都指挥使徐威、左右军马步使陈敬迁、水军都指挥使鲁公绾、牙内侍卫指挥使陆孟俊率领所部军队在城西北角安营扎寨，用以防备朗州军队，不慰问安抚从事劳役的军队，服役的将士都怨恨贫怒，谋划发动叛乱。马希崇知道将士的阴谋，戊寅（十九日），马希萼宴请将领官吏，徐威等人不参加，马希崇也推辞有病而不到。徐威等派人先驱赶十几匹炮嚼子咬人的劣马进入府中，自己带领部下手持斧子、白木棍棒，声称来绊缚劣马，突然闯到坐席上面，任意砍杀赴宴的人，倒下的人躺满一地。马希萼翻墙逃跑，徐威等抓住囚禁了他，抓住谢彦颙，从头到脚剁成碎块。拥立马希崇为武安留后，放纵士兵大肆抢掠。将马希萼幽禁在衡山县。

刘言听说马希崇立为武安留后，便调遣军队奔赴潭州，声称要讨伐他篡位夺权的罪行，壬午（二十三日），军队驻扎在益阳西面。马希崇恐惧，癸未（二十四日），发兵二千抵抗，又派遣使者前往朗州求和，请结为睦邻藩镇。掌书记桂林人李观象劝说刘言道："马希萼的旧部将佐还在长沙，那些人必定不愿与您结为友邻；不如先驰传檄文命马希崇取来他们的首级，然后筹划夺取湖南，便可最后兼并占有整个湖南了。"刘言听从此计。马希崇畏惧刘言，立即斩下都军判官杨仲敏、掌书记刘光辅、牙内指挥使魏师进、都押牙黄勍等十几人的首级，派遣前辰阳县令李翊带着送往朗州。等到朗州，首级已经腐烂，刘言与王逵等都认为不是杨仲敏等人的头，发怒斥责李翊，李翊惶恐不安而自杀。

马希崇继位之后，也纵酒狂饮，荒淫无度，办事不公，言语多虚妄，国中之人都不亲附他。

当初，马希萼进入长沙，彭师暠虽然免于死刑，但仍背受杖刑废黜为民。马希崇认为彭师暠必定仇恨马希萼，便派他送马希萼到衡山，实际要彭师暠杀死马希萼，彭师暠说："难道要让我做弑君犯上的人吗！"反而侍候马希萼愈加小心谨慎。丙戌（二十七日），到达衡山县。衡山指挥使廖偃是廖匡图的儿子，与他叔父节度巡官廖匡凝商量说："我家世代承受马氏恩德，如今马希萼年长而被废黜，必定不能避免杀身大祸，何不一起辅助他！"于是率领庄中佃户和乡里百姓全部组成军队，与彭师暠共立马希萼为衡山王，将县府作为临时王府，横截湘江设置栅栏，编排竹子作为战舰，任命彭师暠为武清节度使，召募部众，数天之后，达到一万多人，邻近州县也大多响应。派遣判官刘虚己向南唐求援。

徐威等人见马希崇的所作所为，知道必定不能成功，又畏惧朗州、衡山的压力，恐怕有朝一日马希崇覆亡，同遭祸殃，打算杀死马希崇来解脱自己。马希崇暗中察觉此事，大为惊恐，秘密派遣客将范守牧携带表书到南唐请求出兵，南唐君主命令边镐从袁州领兵一万人向西赶赴长沙。

55 冬季，十月，辛卯（初三），后周潞州巡检陈思让在虒亭击败北汉军队。

56 南唐边镐领兵进入醴陵。癸巳（初五），楚王马希崇派遣使者犒劳军队。壬寅（十四日），派遣天策府学士拓跋恒奉持笺书到边镐住处请求投降。拓跋恒叹息说："我这么长时间没有死，竟是为了给这小子递送投降书！"癸卯（十五日），马希崇率领兄弟侄子迎接边镐，刚望见远处的行尘便叩拜，边镐下马宣读诏书慰劳马希崇。甲辰（十六日），马希崇等人跟从边镐进入长沙城，边镐住宿在浏阳门楼，湖南将领官吏全来祝贺，边镐都重赏他们。当时湖南闹饥荒，边镐大量散发马氏仓库粮食救济百姓，楚地人民非常喜悦。

57 契丹派遣彰国节度使萧禹厥统率奚、契丹五万人马会合北汉军队入侵，北汉君主亲自统领二万军队从阴地关侵犯晋州。丁未（十九日），军队驻扎在晋州城北，三面安置营寨，日夜攻城，流动部队到了绛州。当时王晏已经离开镇所，王彦超还没有到达，巡检使王万敢临时主持晋州军政，与龙捷都指挥使史彦超、虎捷指挥使何徽共同抵抗敌军。史彦超是云州人。

58 癸丑（二十五日），南唐武昌节度使刘仁赡率领战船二百艘攻取岳州，安抚招纳投降归附的军民，楚人都好像忘记了国家灭亡。刘仁赡是刘金的儿子。

南唐文武百官共同庆贺平定湖南，起居郎高远说："我们乘着楚国内乱，所以夺取它很容易。观察众将的才

能，只怕守住它就难了！”高远是幽州人。司徒致仕李建勋说：“祸患恐怕就从这里开始吧！”

南唐君主从即位以来，未曾亲自祭祀天地宗庙，礼官请求举行祭祀，南唐君主说：“等到天下成为一家，然后告谢天地祖宗。”及至一举夺取楚地，认为其余各国也能随手平定。魏岑陪从南唐君主消磨闲暇，说：“我年轻时游过元城，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等到陛下平定中原，请求让我当魏博节度使。”南唐君主答应了他，魏岑赶忙快步走下台阶拜谢。南唐君主的骄傲、臣子们的谗媚大都如此。

马希萼希望南唐人扶立自己为潭州主帅，但潭州人憎恨马希萼，一齐请求边镐为主帅，南唐君主于是任命边镐为武安节度使。

59 王峻有个老熟人叫申师厚，曾任兖州牙将，因失去职务而饥寒交迫，在路上望见王峻坐骑而叩拜谒见。恰好凉州留后折逋嘉施向朝廷上奏表书请求委派主帅，后周太后因为偏远地区无人愿去，便在东宫率府供奉官中招募愿意前往的人，但过了一个多月，还是没人应募，王峻向后周太祖推荐申师厚。丁巳(二十九日)，任命申师厚为河西节度使。

60 南唐边镐催促马希崇带领家族进京入朝，马氏聚集族人相对哭泣，打算用重礼贿赂边镐，上奏乞求留住长沙，边镐微微一笑说：“国家与您马家世代互为仇敌，将近六十年，然而未曾敢有窥窬您马氏楚国的意思。如今您兄弟争斗，自己落得穷困下场，倘若再有三长两短，恐怕又会产生无法预测的忧患。”马希崇无言以答，十一月，辛酉(初三)，和同宗族人以及将佐一千余人呼喊痛哭登上船只，送行的人也都哭着，哭声震动江河山谷。

61 后周太祖因为北汉、契丹的军队仍在晋州，甲子(初六)，任命王峻为行营都部署，领兵援救晋州，颁诏令各路军队都接受王峻的调度指挥，授权王峻根据情况需要机断从事，可以自己选择任命将领官吏。乙丑(初七)，王峻出征，后周太祖亲自到城西为他饯行。

62 楚静江节度副使、知桂州马希隐是楚武穆王马殷的小儿子。楚王马希广、马希萼兄弟争夺国家，南汉君主任命内侍吴怀恩为西北招讨使，领兵屯驻国境线上，等待时机，秘密图谋进攻夺取楚地，马希广派遣指挥使彭彦晖领兵屯驻龙峒来防备南汉军队。马希萼从衡山县派遣使者任命彭彦晖为桂州都监、在城外内巡检使、判军府事，马希隐厌恶彭彦晖，暗中派人告知蒙州刺史许可琼。许可琼正畏惧南汉的威逼，立即放弃蒙州，领兵直奔桂州，同彭彦晖军队在城中开战，彭彦晖被打败，逃奔衡山县，许可琼留下来屯驻桂州。吴怀恩占据蒙州，进军侵犯抢掠，桂州管区大受骚扰，马希隐、许可琼不知该怎么办，只是一起饮酒相对哭泣。

南汉君主给马希隐书信，说：“楚武穆王拥有整个楚国，富强安宁五十多年。正是由于三十五舅马希广、三十舅马希萼兄弟同室操戈，自相残杀，拿先人打下的江山，向昔日仇敌南唐称臣降服。如今听说南唐军队已经占据长沙，我估计桂林将相继为南唐所夺取。本朝世代与楚为邻国，加以通婚联姻，见此倾覆危亡，岂能忍心不前往救援！已经调发大军水陆并进，必当让您相公舅永远握有实权，长久镇居一方。”马希隐得到书信，与部下商议投降南汉，支使潘玄珪认为不可。丙寅(初八)，吴怀恩领兵突然进到城下，马希隐、许可琼率领部众，夜晚破关夺路逃奔全州，桂州于是溃败。吴怀恩乘机用兵基本平定宜州、连州、梧州、严州、富州、昭州、柳州、龚州、象州等，南汉从此完全占有大庾岭以南之地。

63 辛未(十三日)，南唐边镐派遣先锋指挥使李承戬领兵前往衡山县，催促马希萼进京入朝。庚辰(二十二日)，马希萼与将佐士兵一万多人从潭州向东沿江而下。

64 王峻在陕州停留十日，后周太祖因北汉军队攻打晋州紧急，担心晋州不能坚守，商议亲自统军从泽州路与王峻会师救援晋州，并且派遣使者告知王峻。十二月，戊子朔(初一)，后周太祖下诏令于三日出发西征。使者到达陕州，王峻通过使者转告太祖说：“晋州城池坚固，不易攻破，刘崇军队前锋正锐气十足，不可力争。我之所以屯兵不进，只为等待他们士气低落罢了，不是臣下心虚胆怯。陛下新近即位，不宜轻举妄动。倘若陛下大驾从汜水出来，那末慕容彦超领兵进入汴京的话，大事就完了。”太祖听到这话，不觉自己用手拉耳朵说：“差点坏了我的大事！”庚寅(初三)，敕命取消原定的亲征计划。

当初，泰宁节度使兼中书令慕容彦超听说徐州平定，疑虑恐惧愈发加重，于是招纳亡命之徒，积聚粮草，暗中写书信勾结北汉，官吏截获书信而奏报。慕容彦超又派人装作商人向南唐寻求援助。后周太祖派遣通事舍人郑好谦前去申明劝慰之意，与他立下誓约。慕容彦超更加自感不安，屡次派遣都押牙郑麟到朝廷，表面上假表忠心，实际上刺探机密，又献上天平节度使高行周的书信，信中讲的都是诽谤朝廷与慕容彦超私相勾结的话，太祖笑道：“这是慕容彦超的鬼计啊！”将书信拿给高行周看，高行周上陈表书感谢皇恩。不久慕容彦超谋反的迹象日益显露，丙申(初九)，后周太祖派遣阁门使张凝领兵赶赴郓州巡行检查来防备他。

65 庚子(十三日),王峻到达绛州;乙巳(十八日),领兵奔赴晋州。晋州南面有个蒙阮,地形最为险恶,王峻担心北汉军队占据它。当天,听说前锋部队已过蒙阮,欣喜地说:"我的大事成功了!"

66 慕容彦超上表奏请进京入朝,后周太祖明知他有诈,立即应许他,不久他又说境内强盗多,不敢离开镇所。

67 北汉君主攻打晋州,久攻不下。碰上天下大雪,百姓互相聚集保守山寨,野外没有可抢掠的,军队缺乏食物。契丹军队想返回,听说王峻到达蒙阮,便焚烧营帐连夜逃跑。王峻进入晋州,众将请命立即追赶,王峻犹豫没作决定;第二天,才派遣行营军都指挥使仇弘超、都排陈使药元福、左厢排陈使陈思让、康延沼率领骑兵追击,赶到霍邑,撒开骑兵奋勇击杀,北汉士兵坠落山崖深谷摔死的非常多。霍邑道路狭窄,康延沼畏缩害怕不敢紧追,因此北汉军队得以渡河。药元福说:"刘崇调动他的全部军队,挟持胡人骑兵一起来,志在吞并晋州、绛州,如今士气衰落疲惫不堪,狼狈逃窜,不乘此时歼灭,必定留为后患。"众将不想继续挺进,王峻又派人制止,于是返回。等到契丹军队到达晋阳,士卒马匹损失十分之三四。萧禹厥因无功败归感到耻辱,将一名大酋长钉在街市上,十几天以后才斩杀。北汉君主开始打消南下进取的念头。北汉土地贫瘠、人民穷困,内要供给军队、官府的费用,外要向契丹贡献钱财,赋税繁多,徭役沉重,民不聊生,逃入后周地界的人很多。

68 南唐君主任命镇南节度使兼中书令宋齐丘为太傅;任命马希萼为江南西道观察使,镇守洪州,仍旧赐爵为楚王;任命马希崇为永泰节度使,镇守舒州。湖南的将领官吏,职位高的授于刺史、将军、卿监,职位低的也依次授官。南唐君主嘉奖廖偃、彭师暠的忠诚,任命廖偃为左殿直军使、莱州刺史,彭师暠为殿直都虞候,赏赐非常丰厚。湖南刺史都到南唐京城入朝称臣,只有永州刺史王赟最后到达,南唐君主用毒药杀死他。

69 南汉君主派遣内侍省丞潘崇徹、将军谢贯领兵进攻郴州,南唐边镐发兵救援。潘崇徹在义章击败南唐军队,于是攻取郴州。边镐请求任命全、道二州的刺史来防备南汉。丙辰(二十九日),南唐君主任命廖偃为道州刺史,任命黑云指挥使张峦主持全州军政。

70 这一年,南唐君主任命安化节度使鄱阳王王延政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又赐爵为光山王。

当初,蒙城镇守将领戚师朗率领所辖军队投降南唐,南唐君主将他的部队改编为奉节都,跟随边镐平定湖南。南唐全部没收湖南的金银绢帛、珍宝古玩、仓库粮食乃至舟船战舰、亭台馆阁、鲜花水果中的佳品,都转移到金陵,派遣都官郎中杨继勋等收取湖南租税军赋来供养守卫的军队。杨继勋等专门加重收敛盘剥,湖南百姓大失所望。行营粮料使王绍颜削减士兵的粮食、赏赐,奉节指挥使孙朗、曹进发怨说:"从前我们跟着戚公投降唐朝,唐朝待我们哪里比得上今日待湖南将士那样优厚呀!如今有功劳不增加俸禄赏赐,反而减少,不如杀掉王绍颜和边镐,占据湖南,投归中原,荣华富贵指日可待!"

二年(壬子,公元 952 年)

1 春季,正月,庚申(初三),夜晚,孙朗、曹进率领他们的徒众举行叛乱,将蒿草打成捆暗中焚烧镇府大门,火没点着。边镐发觉,派出士兵进行格斗,并且命令击鼓吹号,孙朗、曹进等以为天将破晓,便夺关破门逃奔朗州。王逵问孙朗道:"我昔日跟随楚武穆王,与淮南作战屡次取胜,淮南军队容易对付。如今打算用朗州的部众再次夺取湖南,可以吗?"孙朗说:"我在金陵多年,详察南唐的政事,朝廷没有贤臣,军队没有良将,忠诚奸佞不分,赏罚失当,像这样,能保存国家已是万幸了,还有什么闲暇去兼并别人!我请求做您的前锋,夺取湖南就如同捡拾小草!"王逵很高兴,厚礼待他。

2 壬戌(初五),后周征发开封府五万民夫修筑大梁城墙,十天完成。

3 慕容彦超调发乡兵入城,挖沟引泗水灌注护城河,作战斗防守的准备;同时把许多旗帜授予各镇将领,让他们招募成群结伙的强盗,抢掠邻近州县,骚扰所及之处纷纷奏报慕容彦超反叛的情况。甲子(初七),后周太祖敕令沂、密二州不再隶属泰宁军。任命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昭武节度使曹英为都部署,讨伐慕容彦超,齐州防御使史延超为副部署,皇城使河内人向训为都监,陈州防御使药元福为行营马步都虞候。后周太祖因为药元福是经验丰富的老将,命令曹英、向训不得按照军礼见药元福,二人都像对父亲那样待他。

南唐君主发兵五千,驻扎在下邳,以便援助慕容彦超;听说后周军队将到,后退屯驻沭阳。徐州巡检使张令彬出击,大败南唐军队,杀死、淹死的有一千多人,抓获南唐将领燕敬权。

当初,慕容彦超因周朝新建,认为容易动摇,所以北面召呼北汉和契丹,南面引诱南唐人,让他们侵犯边疆,希望朝廷疲于奔命无暇它顾,然后自己乘机而动。及至北汉、契丹军队从晋州败走,南唐军队在沭阳溃败,慕容彦超的势力于是受挫。

永兴节度使李洪信，因为自己是后汉皇室的近亲，内心不能自安，城中军队不满千人，王峻在陕州时，以援救晋州的名义，调发其中数百人。及至北汉军队逃跑离去，朝廷又派遣禁兵一千多人戍守长安；李洪信深感恐惧，于是只得进京入朝。

4 壬申(十五日)，王峻从晋州回来，入朝拜见太祖。

5 曹英等到达兖州，布设包围圈。慕容彦超屡次出城交战，药元福都击败他，慕容彦超便不敢出来。十几天后，包围圈合围，就发起进攻。

当初，慕容彦超将要反叛，判官崔周度劝谏说："鲁这个地方，是诗书的国家，自从伯禽以来虽不能称霸诸侯，然而用礼义守护，可以长存于世。您对国家并无私恨，为什么自己疑神疑鬼，况且主上开导诚谕关怀备至，假如撤去防备归降投诚，就可以坐享太山那样的平安了。难道没看见杜重威、安从进、李守贞结果干成什么了吗！"慕容彦超大怒。及至官府军队围城，慕容彦超搜刮士人百姓的财产来供应军需，因隐匿财产罪被处死的人很多。前陕州司马阎弘鲁是阎宝的儿子，畏惧慕容彦超的残暴，把全部家产献出，但慕容彦超仍然认为他有所隐瞒，命令崔周度搜索阎家。崔周度对阎弘鲁说："您的死生之命，就系连在献出财产的多少上，应该无所吝惜。"阎弘鲁流泪叩拜他的妻子侍妾说："拿出全部所有的财物来救我免死。"都说："一点儿也没有了。"崔周度将情况告诉慕容彦超，慕容彦超不相信，拘捕阎弘鲁夫妻押在监狱。有个奶妈从泥土中扒到金镯子，献给官府，希图赎出主人。慕容彦超说："所隐藏的必定还有很多。"拷打阎弘鲁夫妻，皮开肉绽而死。又认为崔周度袒护包庇阎弘鲁，将他在闹市斩首。

6 北汉派遣军队侵犯府州，防御使折德扆击败入侵军队，杀死二千多人。二月，庚子(十四日)，折德扆奏报攻下北汉岢岚军，率军队守卫。

7 甲辰(十八日)，后周太祖释放燕敬权等人让他们回归南唐，对南唐君主说："叛逆之臣，是天下所共同痛恨的，不料唐主扶助他们，恐怕是失策了吧！"南唐君主大感惭愧，将先前所得的中原降附人士，都以礼相待遣返回国。南唐谈论政事的人仍然进献夺取中原的计策，中书舍人韩熙载说："郭氏掌握国家虽然时间不长，但统治已经牢固，我国军队轻易出动，必然有害无益。"

南唐自从烈祖以来，经常派遣使者飘洋过海与契丹相勾结，打算和契丹共同钳制中原，并厚礼馈赠，相约结为兄弟。然而契丹贪图送来的财货，只是用空话作为回报，实际上不被南唐所利用。

南唐君主喜好文学，所以韩熙载与冯延巳、冯延鲁、江文蔚、潘佑、徐铉等人都得到高官美差。潘佑是幽州人。当时南唐的艺文礼乐比其它各国兴盛，然而未曾设立科举制度，大多根据上书言事来授予官职。到这时，开始任命翰林学士江文蔚主持选拔人材，进士有庐陵人王克贞等三人考中。南唐君主问江文蔚："爱卿取士比前朝怎么样？"回答说："前朝公家荐举、私人说情各占一半，臣下专用一种绝对公正！"南唐君主很高兴。中书舍人张纬，前朝取中进士，听说此话而怀恨在心。当时朝廷执政官员都不是经科举任职，便一齐阻挠诋毁，结果停止了科举选仕。

8 三月，戊辰(十二日)，任命内客省使、恩州团练使晋阳人郑仁诲为枢密副使。

9 甲戌(十八日)，后周威胜军改名为武胜军。

10 南唐君主任命太弟太保、昭义节度使冯延巳为左仆射，前镇海节度使徐景运为中书侍郎，和右仆射孙晟都为同平章事。宣读制书后，户部尚书常梦锡在大庭广众中大声说道："白麻诏书虽然很好，只是不及江文蔚的弹劾疏文啊！"孙晟素来轻视冯延巳，对人说："金杯玉碗，竟然盛了狗屎！"

冯延巳对南唐君主说："陛下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所以宰相不能全部施展他的才能，这就是安邦治国之道未能实现的原因啊！"南唐君主于是便把政事全部委托给他，只等奏报点头而已。不久，冯延巳不能勤理事务，文书仰仗刀笔小吏写成，军务就交给守边将领，过了一段时间，事务愈发不能处理，南唐君主才再次亲理朝政。

大理卿萧俨憎恶冯延巳的为人，多次上疏攻击冯延巳。正好遇上萧俨犯了错判人死罪的过失，钟谟、李德明等一帮人一定要杀萧俨，冯延巳说："萧俨误杀一个妇人，诸位认为应当处死。萧俨是九卿之一，难道可以误杀吗？"单独上言说："萧俨一向有耿直的名声，如今所判犯人已遇赦免，应当从宽饶恕他的过失。"萧俨因此得以免死；人们也为此称道冯延巳。

徐景运不久被罢免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之职而任太子少傅。

11 夏季，四月，丙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12 后周太祖因为曹英等攻打兖州长时间不下，乙卯(三十日)，下诏书亲自出征，任命李毅代理东京留守

兼领开封府，郑仁诲代理大内都巡检，又任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崇担任在京都巡检。

13 南唐君主已经攻克湖南，派遣其将领李建期屯兵益阳来谋取朗州，任命知全州事务张峦兼任桂州招讨使来谋取桂州，旷日持久，没有成功。南唐君主对冯延巳、孙晟说："楚人求我能让他们休养生息，但我没有抚恤治疗战乱的创伤反而滥用民力，这不是用以实现楚人复苏愿望的办法；我打算停止桂州的战役，收回益阳的屯兵，将指挥权授于刘言，怎么样？"孙晟认为应该这样。冯延巳说："我们派出偏将攻取湖南，远近四方为之震惊；若一旦丧失三分之二，人家将会轻视我们。请求委派守边将领试探朗州、桂州的形势。"南唐君主于是派遣统军使侯训领兵五千从吉州一路赶赴全州，与张峦合兵进攻桂州。南汉在山谷埋伏军队，张峦等刚到城下，十分疲乏，突然南汉伏兵四起，桂州城中出动军队前后夹击，南唐军队大败，侯训战死，张峦收拾残兵数百逃归全州。

14 五月，庚申（初五），后周太祖从大梁出发；戊辰（十三日），到达兖州。己巳（十四日），太祖派人招安慕容彦超，但城上的人出言不逊；庚午（十五日），太祖命令各军发起进攻。

在此之前，方士欺骗慕容彦超说："土星已运行到角、亢二宿，角、亢是兖州的分野，土星下面有福运。"慕容彦超于是建立祠堂祈祷求福，并命令民间都要树立黄色旗幡。慕容彦超生性贪婪吝啬，官府军队攻城紧急，仍然埋藏珍宝，因此人无斗志，将领士卒相继有出城投降的。乙亥（二十日），官府军队攻克兖州城，慕容彦超正在土星祠祈祷，急忙率领部众拼力战斗，没有获胜，于是焚烧土星祠，与妻子投井而死。儿子慕容继勋出城逃跑，被追兵抓获，杀死。官府军队大肆抢掠，城中死的接近万人。当初，慕容彦超将要反叛，招募群盗安置在自己手下，来的盗贼有二千多人，都是山林粗犷强悍之徒，结果却没有被他派上用场。

后周太祖想诛杀兖州所有的将领官吏，翰林学士窦仪谒见冯道、范质，和二人共同对太祖说："他们都只是胁从罢了。"太祖于是赦免了兖州将吏。丁丑（二十二日），任命端明殿学士颜衎临时主持兖州事务。在兖州管区内实行大赦，规定慕容彦超同党逃跑隐匿者一月之内随时可以自首，以前已经伏罪诛杀者赦免他们的亲戚。癸未（二十八日），将泰宁军降为防御州。

15 南唐司徒致仕李建勋去世，临死时，告诫他的家里人说："世道到了如此地步，我能得好死已经很幸运了！不要在我坟头封土立碑，任凭别人在坟上耕种，免得成为日后开挖盗发的标志。"及至江南沦亡，各权贵人家高大的墓冢没有不被发掘的，只有李建勋的坟无人知道地方。

16 六月，乙酉朔（初一），后周太祖前往曲阜，拜谒孔子祠。已献上供品，将行拜礼，左右侍臣说："孔子是诸侯的大夫，不应当以天子的身分拜他。"太祖说："孔子是百代帝王的老师，岂敢不恭敬啊！"于是行拜。又拜孔子墓，命令修缮孔子祠，禁止在孔林打柴采草。访求孔子、颜渊的后代，任命做曲阜县令以及主簿。丙戌（初二），太祖从兖州出发。

17 乙未（十一日），吴越顺德太夫人吴氏去世。

18 丁酉（十三日），后蜀发大水冲入成都，漂没一千多家，淹死五千多人，冲坏太庙四室。戊戌（十四日），后蜀发布大赦，救济遭受水灾的人家。

19 己亥（十五日），后周太祖回到大梁。

20 朔方节度使兼中书令陈留王冯晖去世，他的儿子牙内都虞候冯继业杀死其兄冯继勋，自己主持方镇军政事务。

21 后周太祖太子宾客李涛的弟弟李濬，在契丹当勤政殿学士，与幽州节度使萧海真关系很好。萧海真是契丹君主耶律兀欲的妻弟。李瀚劝说萧海真归附后周，萧海真欣然答应。李濬利用定州间谍田重霸携带绢表来传报，并且给李涛信，说："契丹君主幼稚愚昧，专门从事闲逛游戏，毫无远大志向，没法同他的前人相比，朝廷倘若能够用兵，必定取胜；不然的话，与他讲和，也必定可以。这两者都宜于快速进行，估计契丹的情况形势，将来终究不能出力帮助河东的北汉。"壬寅（十八日），田重霸到达大梁，遇上国内事情繁多，结果没有采取李濬之计。

22 辛亥（二十七日），任命冯继业为朔方留后。

23 枢密使王峻性情轻浮急躁，善于算计，贪图权利，喜欢人家奉承自己。自负得认为治理天下的重任只有自己才能承担。他经常谈论政事，太祖听从他就高兴，有时不同意，就怨恨，往往出言不逊；太祖念其元老旧臣，并且有辅佐创立帝业的功劳，又一向深知他的为人，常常宽容原谅他。王峻年纪比太祖大，太祖即位，仍然对王峻以兄相称，或者称他的字，王峻因此愈加骄横。枢密副使郑仁诲、皇城使向训、恩州团练使李重进，都是太祖在藩镇时候的心腹将佐，太祖即位，逐渐提拔起用他们。王峻心中妒嫉，便多次上表称说有病，请求解除政务，以此试探太祖的意思。太祖屡次派遣左右侍者敦促劝慰，王峻回答使者的言词意气非常激烈厉害，同时给各道节度

使去信寻求保举证书；各道分别进献保举王峻的书信，太祖阅后惊骇很久，又派左右侍者慰问劝勉，让他治理政事，并且说："爱卿倘若不来，朕将亲自前往。"王峻仍然不到朝廷。太祖知道枢密直学士陈观与王峻亲密友善，便令他前去宣谕旨意，陈观说："陛下只须扬言要亲自驾临他的家，王峻必定不敢不来。"秋季，七月戊子(疑误)，王峻上朝，太祖慰劳他并让他处理政事。李重进是沧州人，他母亲就是太祖的妹妹福庆长公主。

24 李榖失足摔跤，伤了右臂，休假一个多月。太祖因为李榖主管的业务繁多紧急，便催促他入朝，李榖以不能行朝拜大礼为理由推辞。癸巳(十八日)，太祖下诏免除他的入朝参拜礼节，只让他处理事务。

25 后蜀工部尚书、判武德军郭延钧对监押王承丕无礼，王承丕阴谋发动叛乱。辛丑(十八日)，左奉圣都指挥使安次人孙饮应当率所部士兵戍守边关，前往王承丕处告辞，王承丕邀请他一同去参见府公郭延钧。孙钦不知他的阴谋，跟从他去。王承丕到后，就命手下击杀郭延钧，并屠杀他全家，号称奉诏命处理军府事务，立即打开仓库赏赐士卒，放出关押的囚犯，征发他们屯戍边疆。将领官吏全部集合，孙钦对王承丕说："如今郭延钧已经伏罪，您该拿出诏书来给大家看。"王承丕说："我能让您得到富贵，不必再问诏书。"孙钦这才知道王承丕是在造反，就骗他说："如今内外没有安定，我请求用所部士兵为您巡逻检查。"随即跳上马奔驰而出，王承丕连声叫他，没有止步。孙钦回到军营，向部众说明情况，率领队伍进入军府，攻击王承丕，王承丕左右侍卫想抵抗战斗，孙钦大声呼喝，侍卫全都丢弃武器逃跑，于是抓住王承丕，斩杀了他，以及他的亲属同党，将王承丕首级传送成都。

26 天平节度使、守中书令高行周去世。高行周勇敢而深明大义，功高而不骄傲自夸，战场上扬鞭策马亲临敌阵，叱咤风云，但平时居家与宾客像属闲暇聚会，和颜悦色，平易近人，人们因此尊重他。

27 癸卯(二十日)，后蜀君主派遣客省使赵季札前往梓州，慰问安抚官吏百姓。

28 后汉刑法规定，凡犯有走私食盐、酒曲罪的，不问数量多少一律处死。郑州百姓有人交纳屋税而从官府接受配给的盐，经过州城时，官吏以为是私盐，抓住杀了他；他的妻子申诉冤枉。癸丑(三十日)，后周太祖开始发布诏令：犯走私食盐、酒曲罪者，根据数量多少，定刑时应有差别。

(李解民　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第二百九十一卷

后周纪二　后周太祖广顺二年(壬子，公元952年)

1 九月，甲寅朔(初一)，吴越丞相裴坚去世。任命台州刺史吴延福共同参预丞相府事务。

2 庚午(十七日)，后周太祖敕令北部边境官吏百姓不得进入契丹地界掳掠人口财物。

3 契丹将领高谟翰用芦苇编成的筏子渡过胡卢河入侵，到达冀州，成德节度使何福进派遣龙捷都指挥使刘诚诲等屯驻贝州来抵抗。契丹军队闻讯，马上退兵北上渡河。所劫掠的冀州壮丁数百人，望见官府军队，争相鼓噪，想要攻击契丹军队，官府军队不敢响应，契丹军队杀死全部壮丁。

4 后蜀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廷珪奏报后周人在关中地区集结军队，请求增加兵力进行防备。后蜀君主派遣奉銮肃卫都虞候赵进领兵赶赴利州。不久听说后周人集结军队用来防备北汉，于是退兵返回。

5 南唐武安节度使边镐，昏庸怯懦不决断，在湖南，政令出自多家，不能凝聚民心。吉水人欧阳广上书，说："边镐不是将帅之才，必定会丧失湖南，应该另外选择好的主帅，并增加军队来挽救败亡。"没有答复。

南唐君主让边镐筹划治理朗州，有从朗州来的人，大多说刘言忠诚顺服，边镐因此不作防备。南唐君主召刘言进京入朝，刘言不去，对王逵说："唐必定讨伐我，怎么办？"王逵说："武陵依托长江、洞庭湖的险要，全副武装的士卒数万，怎么能束手待毙受制于人！边镐治理无方，士人百姓不愿亲附，可以一战就擒获。"刘言犹豫不决，周行逢说："机密之事贵在神速，动作迟缓的话对方就会作准备，不可谋取了。"刘言于是任命王逵、周行逢以及牙将何敬真、张儆、蒲公益、朱全琇、宇文琼、彭万和、潘叔嗣、张文表十人都为指挥使，部署发兵。潘叔嗣、张文表都是朗州人。周行逢擅长计谋，张文表善于作战，潘叔嗣果断勇敢，三人经常互相配合取胜，情投意合，非常亲密。

众将想召唤溆州酋长符彦通作为援军，周行逢说："蛮人贪婪而不讲信义，前年跟从马希萼进入潭州，烧杀抢掠没有遗留。我军以义起事勇往直前，攻无不克，何必动用这家伙，让他暴虐残害百姓呢！"于是作罢。然而又

怕苻彦通成为后顾之忧，因蛮人首长团都指挥使刘瑫被众蛮人部落所畏服，便补授他为西境镇遏使来防备苻彦通。

冬季，十月，王逵等领兵分路奔赴长沙，任命孙朗、曹进为先锋使，边镐派遣指挥使郭再诚等领兵屯驻益阳抵抗。戊子（初五），王逵等攻克沅江，抓获都监刘承遇，副将李师德率部众五百人投降。壬辰（初九），王逵等命令军士举着小船遮蔽自己，直达益阳城下，从四面用斧子砍破寨门进入，于是攻克益阳，杀死戍守士兵二千人。边镐向南唐告急。甲午（十一日），王逵等攻克桥口及湘阴；乙未（十二日），到达潭州，边镐据城亲自守卫。救兵没有到达，城中士兵又少，丙申（十三日）夜晚，边镐弃城逃跑，官吏百姓全都溃逃。潭州城东的醴陵门桥断裂，死的有一万多人，道州刺史廖偃被乱军所杀。丁酉（十四日）清晨，王逵进入潭州城，自称武平节度副使，代理主持军府事务，任命何敬真为行军司马。派遣何敬真等追赶边镐，没有追上，斩得首级五百。蒲公益进攻岳州，南唐岳州刺史宋德权逃跑，刘言任命蒲公益代理主持岳州军政。南唐将领守卫湖南各州的，听说长沙陷落，相继逃跑离去。刘言全部收复马氏大庾岭以北旧地，只有郴州、连州落入南汉之手。

6 契丹瀛州、莫州、幽州发大水，流民进入边塞散居河北的有数十万人，契丹各州、县也不加禁止。后周太祖下诏书命有关州、县救济接待流民，中原百姓从前被抢掠而得以返归者有十分之五六。

7 丁未（十二四日），李榖因为手臂的伤长久不能痊愈，三次上表要求辞去职位，后周太祖派遣宫中使者传达旨意，说："爱卿所执掌的事务至为重要，朕实在难得合适的人选，只要事业能够成功，何必讲究朝礼的形式！朕现在便殿等候爱卿，可马上入宫相见。"李榖入宫在金祥殿谒见，当面陈述由衷之言，太祖不答应。李榖不得已再主事。李榖不能握笔，太祖诏令：因三司事务繁杂，命刻李榖的印章用于公文。

8 辛亥（二十八日），后周太祖下敕令："百姓若有诉讼，必须先经县、州以及观察使处理，认为判决不公，才允许向朝廷台省起诉。有人自己不能书写状牒，请他人书写的，必须写明代笔人的姓名、住址。倘若无合适人可请，允许拿着白纸起诉。所申诉的必须是自己的事，不得挟持私心为他人诉讼。"

9 庆州刺史郭彦钦生性贪婪，野鸡族部落羊马很多，郭彦钦故意骚扰他们来索求贿赂，野鸡族于是反叛，抢劫贸易商队。后周太祖命令宁州、环州会合军队讨伐。

10 刘言派遣使者前来报告，说："湖南世代事奉朝廷，不幸被南唐所攻陷，臣下虽然没接奉诏令，但立即纠合义兵，已经平定湖南楚国旧地。"

南唐君主削去边镐的官职爵位，流放饶州。当初，边镐任都虞候跟随查文徽攻克建州，凡是所捕获俘虏都保全性命，建州人称他"边佛子"，及至攻克潭州，市场照常营业，潭州人称他"边菩萨"，不久当了节度使，为政没有章法，只是每天摆设供品，大修佛事，潭州人很失望，称他"边和尚"了。

左仆射同平章事冯延巳、右仆射同平章事孙晟上表书请罪。南唐君主都宽恕了他们。孙晟陈述请罪不止，才和冯延巳一同被罢免同平章事而担任原来的官职。

南唐君主因连年出师无功，于是商议停止用兵休养生息。有人说："希望陛下几十年都不用兵，可以实现小康了。"南唐君主说："我将终身不再用兵，何况几十年呢！"南唐君主想起欧阳广当初说的话，授任他为本县县令。

11 十一月，辛未（十九日），后周太祖调任保义节度使折从阮为静难节度使，讨伐野鸡族。

12 癸酉（二十一日），后周太祖颁发敕令："规定每年民间所进贡的牛皮，减免三分之二。每十顷田，征税收取一张牛皮，其余的任凭百姓自己使用以及相互买卖，只禁止出卖给敌对国家。"在此之前，战争兴起以来，禁止百姓私自买卖牛皮，全部让送到官府接受偿值。唐明宗的时候，官府只用盐作为偿还。后晋天福年间，连盐都不给。后汉法律规定，犯有私自动用一寸牛皮的处死，然而民间生活日用实在不可缺少。后周太祖素知其中弊端，到这时，李榖提出建议，将上缴牛皮均摊到田亩里，公私双方都方便。

13 十二月，丙戌（初四），黄河在郑州、滑州决口，后周太祖派遣使者巡视堵塞决口。

14 甲午（十二日），前静难节度使侯章进献买宴绢一千匹、银子五百两，后周太祖不接受。说："诸侯入朝觐见，天子应该有宴席犒劳，岂能等人出钱买宴呢！从今以后像这类的进贡，一律不接受。"

15 王逵率领所部以及洞蛮军队五万进攻郴州，南汉将领潘崇徹救援郴州，在蜡石相遇。潘崇徹登高观望湖南军队，说："疲惫而不整齐，可以击败。"纵兵出击，大败王逵，倒伏的尸体长达八十里。

16 翰林学士徐台符请求诛杀诬告李崧的葛延遇和李澄，冯道认为屡经赦免，不准许。王峻赞许徐台符的义气，向后周太祖禀报。癸卯（二十一日），逮捕葛延遇、李澄，诛杀二人。

17 刘言上表称说潭州残坏破败，请求将节度使府治迁移到朗州，并且请求进纳贡献、卖买茶叶，全部比照马氏成例，后周太祖准许。

18 南唐江西观察使楚王马希萼进京入朝，南唐君主留他在京，几年之后，马希萼在金陵去世，谥号为恭孝。

19 当初，麟州土豪杨信自称刺史，接受后周的命令。杨信去世，儿子杨重训继位，带着麟州投降北汉。到这时，被众多羌人部落所包围，又归附投诚后周，向夏、府二州求救。

三年(癸丑，公元 953 年)

1 春季，正月，丙辰(初五)，后周太祖任命武平留后刘言为武平节度使、置制武安及静江等军事、同平章事。任命王逵为武安节度使，何敬真为静江节度使，周行逢为武安行军司马。

2 后周太祖下诏书给折从阮："野鸡族首领能够改过的，授于官职赏赐金帛，怙恶不悛的就进兵讨伐。"壬戌(十一日)，折从阮奏报："除首长李万全等接受诏书立誓改过之外，其余的仍然不肯降服，正在讨伐他们。"

3 前代屯田都在边疆地带，让卫戍的士兵耕种。唐朝末年，中原驻扎军队，所在之处都设置营田来耕种空旷土地。以后又招募钱多的富户耕种让他们交纳租税，户部另外设置机构总管，不隶属于州、县，有的壮丁多而无徭役，有的收容庇护奸人盗贼，州、县没法追究。后梁太祖进击淮南，抢掠到的牛数以千万计，提供给东南各州农民，让他们每年交租。自此经过几十年后，牛死而租不免除，农民深受其苦。后周太祖素知其中弊端，正好阁门使、知青州张凝上奏请便宜行事，要求撤销营田事务，李毅也这样说，乙丑(十四日)，颁敕令："全部取消户部营田事务，将耕种营田的农民隶属于州、县。他们的田地、庐舍、耕牛、农具，同时赐给现在耕种者作为永久产业，全部免除牛租的征收。"这一年，户部增加三万多户人口。农民既已得到这些成为永久产业，方才敢修葺房屋、种植树木，获取地利数倍于以前。有人说："营田中有肥沃富饶的，不如卖掉它，可以得钱数十万缗来充实国库。"太祖说："利益在农民那里，如同在国家一样，朕用这些钱干什么！"

4 莱州刺史叶仁鲁是后周太祖的旧吏，因贪污绢帛一万五千匹、钱一千缗而被判罪，庚午(十九日)，赐其自杀。太祖派遣宫中使者赐给酒和食物，说："你自己触犯国法，我没有什么办法！必当关照抚恤你的母亲。"叶仁鲁感动得流下眼泪。

5 后周太祖为黄河决口而忧愁，王峻自己请求前往巡视，太祖准许。镇宁节度使郭荣屡次请求进京入朝，王峻忌恨他英武勇烈，经常阻挠。闰月，郭荣又请求进京入朝，正好王峻外出在黄河边上，太祖就答应了。

6 契丹侵犯定州，包围义丰军，定和都指挥使杨弘裕夜晚袭击敌营，大获全胜，契丹军队逃跑离去。契丹军队又侵犯镇州，当地军队击败赶走了敌人。

7 丙申(十五日)，镇宁节度使郭荣进京入朝。原李守贞的骑士马全义随郭荣入朝，后周太祖召见他，补授他为殿前指挥使，对左右的人说："马全义忠于所服务的主人，从前在河中时，屡次挫败我的军队，你们应该仿效他。"王峻听说郭荣进京入朝，赶紧从黄河边上返回，戊戌(十七日)，到达大梁。

8 彰武节度使高允权去世，他的儿子牙内指挥使高绍基图谋承袭父亲职位，谎称高允权病重，上表自己主持军府事务。观察判官李彬恳切劝谏，高绍基发怒，斩杀了他，辛巳(疑误)，捏造李彬图谋造反向上报告。

9 王峻再三请求兼领藩镇，后周太祖不得已，任命王峻兼任平卢节度使。

10 高绍基屡次奏报各种强虏侵犯边境，希望能承袭父职，后周太祖派遣六宅使张仁谦到延州巡视检查，高绍基不能再隐瞒，才发布父丧。

11 戊申(二十七日)，折从阮奏报降伏野鸡二十一个部族。

12 南唐布衣之士邵棠上言说："近来出游淮上，听说周主恭敬俭朴，不断推行德政。我国军队新近在潭州、朗州失利，恐怕周有南征的意向，应该为此作好防备。"

13 当初，王逵既已取得潭州，便任命指挥使何敬真为静江节度副使，朱全琇为武安节度副使，张文表为武平节度副使，周行逢为武安行军司马。何敬真、朱全琇各自设置警卫牙兵，与王逵分厅处理政务，官吏百姓不知应该听从谁的。每次宴请聚会，众将领酗酒使性，纷纭杂乱得像市场一样，不再有上下尊卑的区分，只有周行逢、张文表对待王逵恭敬有礼，所以王逵亲近喜爱这两人。何敬真与王逵不和，告辞返归朗州，但又不肯服从刘言，便与朱全琇谋划发动叛乱。刘言一向顾忌王逵的强大，怀疑王逵派何敬真来窥探自己，准备征讨王逵，王逵闻知，很恐惧。周行逢说："刘言素来不与我们一条心，何敬真、朱全琇以在您手下为耻，您应当及早处置他们。"王逵大喜说："与您共同翦除凶党乱徒，一道统治潭州、朗州，还有什么忧愁！"正好遇上南汉入侵全州、道州、永州，

周行逢请命:“我愿单身到朗州劝说刘言,让他派遣何敬真、朱全琇南下讨伐,等二人到达长沙,设计捉拿,犹如拿取掌中之物那样容易。”王逵听从此计,周行逢到达朗州,刘言任命何敬真为南面行营招讨使,朱全琇为先锋使,率领牙兵百余人会合潭州军队来抵御南汉。两人到达长沙,王逵亲自出城到郊外迎接,相互见面显得非常欢喜,设宴畅饮接连几天,常用美貌妓女款待引诱他们,何敬真因此滞留不再前进。朗州指挥使李仲迁所部军队三千人长久戍守潭州,何敬真让他先出发,赶赴大庾岭北面,都头符会等因士兵思归故里,劫持李仲迁擅自返回朗州。王逵乘何敬真大醉,派人假装成刘言的使者,斥责何敬真:“南面敌寇大举入侵,不立即防御抵抗而专门追求荒淫玩乐,太师命令给您戴上脚镣手铐押回西府朗州。”趁机将何敬真逮捕关进监狱。朱全琇逃跑离去,派兵追捕他。二月,辛亥朔(初一),斩杀何敬真来示众。不久,捕获朱全琇及其党羽十几人,全部斩首。

14 癸丑(初三),镇宁节度使郭荣返归潭州。

15 当初,契丹君主耶律德光返回北方,将后晋传国玺印随身携走。到这时,又用玉做两枚玺印。

16 王逵派遣使者将何敬真斩首报告刘言,刘言不得已,于庚申(十日),将符会等多人斩首。

17 枢密使、平卢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峻,晚年性情益发狂妄急躁,奏请任用端明殿学士颜衎、枢密直学士陈观取代范质、李穀为宰相,后周太祖说:“调换宰相,不可仓促行事,待朕再考虑一番。”王峻极力陈述己见,言语愈来愈不恭敬。太阳已近正中,太祖还未进食,王峻争执没个完,太祖说:“如今正是寒食节,等待休假结束,就照爱卿所奏办理。”王峻这才退下。

癸亥(十三日),后周太祖紧急召见宰相、枢密使入朝,将王峻软禁在别的地方。太祖见到冯道等人,流下眼泪说:“王峻欺朕太甚,想将大臣全部驱逐,翦除朕的右膀右臂。朕只有一子,王峻却专门设置障碍,临时让他进京入朝,王峻得知便已满腔怨恨。况且岂有一身既主持枢密院,又兼任宰相,还要求遥领重要藩镇的道理!观察他的志向意趣,永无满足。目中无君如此,谁能忍受!”甲子(十四日),贬谪王峻为商州司马,制书之辞大略说:“视群臣如案板上的肉,待朕身似几岁孩童。”太祖顾虑邺都留守王殷会自感不安,命王殷儿子尚食使王承谔前往王殷处,告知王峻获罪的情况。王峻到达商州,得了腹泄病,太祖仍然可怜他,命他的妻子前往探视,王峻不久便去世了。

18 后周太祖命折从阮分兵屯驻延州,高绍基开始害怕,时常有贡物给朝廷。太祖又命供奉官张怀贞率领禁兵两个指挥屯驻鄜州、延州,高绍基这才把全部军府事务交给节度副使张匡图。甲戌(二十四日),任命客省使向训出守延州。

19 三月,甲申(初五),后周太祖任命镇宁节度使郭荣为开封尹、晋王。丙戌(初七),任命枢密副使郑仁诲为镇宁节度使。

20 当初,杀牛族与与野鸡族有磨擦,听说官府军队讨伐野鸡族,便馈送军粮迎接侍奉,官府军队贪图他们的财产牲畜而进行抢掠。杀牛族即造反,与野鸡族联合,在包山打败宁州刺史张建武。后周太祖因为郭彦钦骚扰各胡人部族,导致发生叛乱,将他革职为民。

21 当初,鲜州刺史浚仪人郭元昭与榷盐使李温玉有矛盾,李温玉女婿魏仁浦为枢密主事,郭元昭怀疑魏仁浦庇护岳丈;正好遇上河中李守贞造反,李温玉有个儿子在河中,郭元昭拘捕关押李温玉,上奏报告他叛变,事情牵连到魏仁浦。后周太祖当时任枢密使,知道这是诬告,便放在一边不加追问。到这时,魏仁浦任枢密承旨,郭元昭调职归京,很害怕,路过洛阳,来告诉魏仁浦的弟弟魏仁涤,魏仁涤说:“我哥哥平素不与人结怨记仇,怎么肯因私人恩怨来害您呢!”郭元昭已到京,丁亥(八日),魏仁浦报告后周太祖,任命郭元昭为庆州刺史。

22 己丑(十日),后周太祖任命棣州团练使太原人王仁镐为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

23 南唐君主又任命左仆射冯延巳为同平章事。

24 周行逢厌恶武平节度使副张倣,向王逵禀告说:“何敬真是张倣的亲戚,何敬真临刑时将后事托付给张倣,您应防备他。”夏季,四月,庚申(十一日),王逵召张倣喝酒,灌醉后杀了他。

25 丙寅(十七日),归德节度使兼侍中常思进京入朝;戊辰(十九日),调任平卢节度使。常思将要出行,启奏说:“臣下在宋州,在民间发放四万余两丝的债,谨将债权进献皇上,请到时征收。”后周太祖点点头。五月,丁亥(初九),太祖向宋州颁发布告,凡是常思所放的债全部豁免,常思知道后也没有惭愧的样子。

26 自从唐朝末年以来,各地学校荡然无存,后蜀毋昭裔拿出私人财产上百万营办学馆,并且请求刻板印刷《九经》;后蜀君主听从了他。由此蜀地的文艺学术重新昌盛。

27 六月,壬子(初四),沧州奏报契丹的知卢台军事范阳人张藏英前来投降。

28 当初，后唐明宗的时候，宰相冯道、李愚请示让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刷出售，朝廷同意。丁巳(九日)，刻板完成，进献朝廷。从此，虽然世道大乱，但《九经》的传布仍然很广。

29 王逵任命周行逢主持潭州事务，自己领兵袭击朗州，攻克州城，杀死指挥使郑珓，抓获武安节度使、同平章事刘言，囚禁在客馆。

30 秋季，七月，王殷三次上表请求进京入朝，后周太祖怀疑他不诚心，派遣使者制止。

31 南唐大旱，井水、泉水干涸，淮河干得可徒步而过，饥民渡过淮河北上的接连不断，南唐濠州、寿州发兵阻止，百姓与士兵争斗朝北奔来。后周太祖闻悉此情说："对方和我方的百姓是一样的，听凭南面百姓过淮河来买粮。"南唐人于是修筑仓库，多买粮食来供应军队。八月，己未(十二日)，后周太祖颁诏令：南唐百姓用人力和牲口拉粮食的准许，用船只车辆运载粮食的不给。

32 王逵派遣使者上表书，诬称："刘言阴谋率朗州向南唐投降，又准备攻打潭州，他的部众不肯从命，将他废黜并囚禁，臣下已经到达朗州安抚军府完毕。"并且请求将节度使府治再迁移到潭州。甲戌(二十七日)，后周太祖派遣通事舍人翟光裔到湖南宣旨安抚，同意王逵的请求。王逵返回长沙，任命周行逢主持朗州事务，又派遣潘叔嗣在朗州杀死刘言。

33 九月，己亥(二十二日)，武成节度使白重赞奏报堵塞黄河决口。

34 契丹军队侵犯乐寿，齐州卫戍部队右保宁都头刘汉章杀死都监杜廷熙，策划接应契丹军队，没有成功，连同他的党羽伏法处死。

35 南汉君主封立他的儿子刘继兴为卫王，刘璇兴为桂王，刘庆兴为荆王，刘保兴为祯王，刘崇兴为梅王。

36 东起青州、徐州，南到安州、复州，西到丹州、慈州，北到贝州、镇州，都发大水。

37 后周太祖以入秋以来受风得了痹病，影响饮食和行走，术士说应该散发财物来祛病消灾。太祖打算在南郊举行祭祀，又因从后梁以来，祭祀天地常在洛阳举行，疑惑未决。朝廷执政官说："天子所在都城便可以祭祀百神，何必非在洛阳！"于是，开始建筑祭祀天地的圜丘、社稷坛，在大梁建造太庙。癸亥(十六日)，派遣冯道到洛阳迎来太庙社稷的神主牌位。

38 南汉实行大赦。

39 冬季，十一月，己丑(十三日)，太常请示比照洛阳修筑四郊各坛，后周太祖同意。十二月，丁未朔(初一)，神主牌位抵达大梁，后周太祖到西郊迎接，合供在太庙。

40 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同平章事王殷恃仗有功专横不法，凡是河北藩镇卫戍部队应用皇帝敕书才能处理的事，王殷却直接用自己的手帖就实施了，同时大量盘剥百姓财产。后周太祖听说这些很不高兴，派人对他说："爱卿与国家同为一体，邺都国库非常丰盈，爱卿想用就拿取，还怕什么没财！"成德节度使何福进一向憎恶王殷，甲子(十八日)，何福进进京入朝，秘密地将王殷隐私之事禀报后周太祖，太祖由此怀疑王殷。乙丑(十九日)，王殷进京入朝，太祖颁诏留下王殷充任京城内外巡检。

41 戊辰(二十二日)，府州防御使折德扆奏报北汉将领秦赟入侵，将他打跑了。

42 王殷每次出入，随从经常有数百人。王殷请求如数配给铠甲兵器以备巡逻之用，后周太祖对此感到为难。当时太祖身体欠安，将要举行祭祀天地的典礼，而王殷挟持功高震主之势在天子左右，众人心中忌恨他。壬申(二十六日)，太祖竭力支撑带病的身子坐在滋德殿，王殷进入问安，于是拘捕了他。颁下制书诬称王殷密谋在祭祀天地那天发动叛乱，流放登州，刚出京城，便杀死了他。命令镇宁节度使郑仁诲到邺都进行安抚，郑仁诲贪图王殷家产，擅自杀死王殷的儿子，并将他的家属迁到登州。

43 南唐祠部郎中、知制诰徐铉进言选拔人材制度刚开始设立，不应马上停止，于是又实行。

在此之前，楚州刺史田敬洙请示修理白水塘灌溉田地来充实边疆，冯延巳认为有利。李德明因此请示大力开辟空旷土地作为屯田，修复当地已经埋没废弃的灌渠水塘。官吏乘机侵扰百姓，大兴徭役，夺取民田很多，百姓忧愁，怨恨无处诉说。徐铉将情况禀报南唐君主，南唐君主命令徐铉检查视察，徐铉没收官吏所侵吞的民田全部归还原主。有人进谗言说徐铉擅自作主，滥施恩威，南唐君主发怒，将徐铉发配舒州。这样白水塘终于没能修成。

南唐君主又命少府监冯延鲁巡视安抚各州，左拾遗徐锴上表弹劾冯延鲁没有才能却有许多罪行，举止轻浮浅薄，不适宜奉命出使。南唐君主大怒，将徐锴贬为校书郎、分司东都。徐锴是徐铉的弟弟。

44 道州盘容洞蛮酋长盘崇聚集部众自称盘容州都统，屡次侵犯郴州、道州。

45 乙亥(二十九日),后周太祖祭祀太庙,穿戴衮衣冠冕,由左右人搀扶着登上台阶,才到一室,刚斟酒进献,便低下头不能行拜而退下,命令晋王郭荣完成祭礼。当晚,住宿南郊,病情格外加重,几乎没救了,夜半时稍有好转。

显德元年(甲寅,公元 954 年)

1 春季,正月,丙子朔(初一),后周太祖到圜丘祭天,仅能抬头瞻仰表示致敬而已,进献酒爵、奠放币帛都由有关官员代劳。宣布实行大赦,改换年号。同意后蜀在边境通商贸易。

2 戊寅(初三),撤销邺都,只设天雄军。

3 庚辰(初五),晋王郭荣加官兼侍中,管理京城内外兵马事务。当时群臣很少能见到后周太祖,所以朝廷内外惊恐害怕,听说晋王掌管军队,人心渐渐趋于平静。

4 军队将士中有流言说郊祀的赏赐比后唐明宗时少,后周太祖闻悉,壬午(初七),召集众将到寝殿,责备说:"朕从即位以来,节衣缩食,专门把保证军队供给放在心上。国库的积蓄,四方的贡献,除去供应军队之外,很少有剩余,你们难道不知晓!如今却纵容凶恶之徒乱说,全然不顾念君主的勤勉俭朴,体察国家的贫穷匮乏,又不想想自己有什么功劳而接受赏赐,只知抱怨,你们于心能安吗!"众将都惶恐告罪,退下,搜索军中不逞之徒立即杀戮,流言蜚语于是平息。

5 当初,后周太祖在邺都时,格外喜爱小吏曹翰的才能,让他事奉晋王郭荣;郭荣镇守澶州,任命他为牙将。郭荣入朝任开封尹,没有立即召来曹翰,曹翰却自己到了,郭荣很奇怪。曹翰请求私下进言,说:"大王是国家的继承人,如今主上患病卧床,大王应当入宫侍候医治用药,怎么还在外面处理决定事务呢!"郭荣醒悟,当天进入住在宫中。丙戌(十一日),后周太祖病情危重,停理各部门具体事务,全部不得奏报,有重大事情,则由晋王郭荣禀报可否而宣旨实行。

6 任命镇宁节度使郑仁诲为枢密使、同平章事。

7 戊子(十三日),任命义武留后孙行友、保义留后韩通、朔方留后冯继业都为节度使。韩通是太原人。

8 后周太祖屡次告戒晋王说:"从前我西征的时候,看到唐朝十八座皇陵没有不被发掘的,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多藏金银宝玉的缘故。我死后,定当用纸衣给我穿上,用土烧的棺材收敛我;迅速办理安葬,不要久留宫中;墓穴中不要用石头,拿砖代替;工匠役徒都由官府出钱雇佣,不要麻烦百姓;安葬完毕,招募靠近陵墓的百姓三十家,免除他们的各种徭役,让他们看守陵墓;不要修建地下宫室,不要设置守陵宫人,不要造石羊、石虎、石人、石马,只刻一块石碑立在陵前,写上:'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嗣天子不敢违也。'你如果违背我的话,我就不施福给你。"又说:"李洪义应当授予符节和斧钺,魏仁浦不要让他离开枢密院。"

9 庚寅(十五日),诏令前登州刺史周训等堵塞黄河决口。此前,黄河在灵河、鱼池、酸枣、阳武、常乐驿、河阴、六明镇、原武决口,共八个口。到这时,分别派遣使者去堵塞。

10 后周太祖命令赶快起草制书,任命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王溥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壬辰(十七日),宣布制书完毕,左右大臣都已知晓,太祖说:"我没有遗憾了。"任命枢密副使王仁镐为永兴军节度使,任命殿前都指挥使李重进兼任武信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兼任武定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何徽兼任昭武节度使。李重进年龄大于晋王郭荣,太祖召他入宫中,托付后事,并命他拜见郭荣,以确定君臣之间的名分。当天,后周太祖死于滋德殿,封锁消息不发丧。乙未(二十日),宣布太祖遗制。丙申(二十一日),晋王即皇帝位。

11 当初,静海节度使吴权去世,儿子吴昌岌继位;吴昌岌去世,弟弟吴昌文继位。此月,开始向南汉请求任命,南汉任命吴昌文为静海节度使兼安南都护。

12 北汉君主听说后周太祖去世,极为高兴,图谋大举入侵后周,派遣使者到契丹请求出兵。二月,契丹派遣它的武定节度使、政事令杨衮率领一万多骑兵前往晋阳。北汉君主亲自领兵三万,任命义成节度使白从晖为行军都部署,武宁节度使张元徽为前锋都指挥使,与契丹军队从团柏南下赶赴潞州。

13 后蜀左匡圣马步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安思谦进谗言杀害张业,废黜赵廷隐,蜀人都痛恨他。后蜀君主派他领兵救援王景崇,安思谦徘徊观望而无战功,内心惭愧恐惧,自感不安。从张业被诛杀以后,宫门守卫更加严密,安思谦认为这是怀疑自己,说话多有不敬。安思谦统领皇宫警卫,老是杀士兵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后蜀君主查阅卫士名册,有年纪还轻而被安思谦所斥退的,便又留下归入簿籍,安思谦却杀死这些卫士,后蜀君主深感不平。安思谦有三个儿子:安辰、安嗣、安裔,倚仗父亲权势残暴横行,成为国人大患。翰林使王藻屡次奏言安思谦怨恨在心,准备谋反,丁巳(十二日),安思谦上朝,后蜀君主命壮士击杀他,以及他的三个儿子。王藻也因犯有

擅自启拆边关奏报的罪，一同遣诛杀。

14 北汉军队屯驻梁侯驿，昭义节度使李筠派遣将军穆令均带领步兵、骑兵二千人迎战，李筠自己率领大部队在太平驿安下营垒。张元徽与穆令均交战，假装打不过而逃跑，穆令均追逐，北汉伏兵突然出击，杀死穆令均，俘虏斩杀士兵一千多人。李筠逃归上党，据城自守。李筠就是李荣，为避周世宗郭荣的名讳而改了名。

后周世宗听说北汉君主领兵入侵，准备亲自率领军队抵抗，朝廷群臣都说："刘崇从平阳逃跑以来，势力缩小，士气沮丧，必定不敢亲自再来。陛下新近即位，为帝不久，人心容易动摇，不宜轻易出动，应该命令将领去抵抗。"世宗说："刘崇庆幸我国有大丧，轻视朕年轻新近即位，颇有吞并天下之心，这次必定亲自前来，朕不可不前往。"冯道一再争辩，世宗说："昔日唐太宗平定天下，未尝不亲自出征，朕何敢苟且偷安！"冯道说："不知陛下能不能成为唐太宗？"世宗说："以我的兵力的强大，打败刘崇犹如大山压碎鸡蛋罢了。"冯道说："不知陛下能不能成为大山？"世宗不高兴。只有王溥鼓励出征，世宗听从他的话。

15 三月，乙亥朔(初一)，后蜀君主下令擢圣、控鹤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孙汉韶加官武信节度使，赐爵位乐安郡王，免去军事职务。后蜀君主鉴于安思谦专横跋扈的教训，命令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廷珪等十人分别统领禁兵。

16 北汉军队乘胜推进逼近潞州。丁丑(初三)，后周世宗诏令天雄节度使符彦卿领兵从磁州团镇出现在北汉军队后面，任命镇宁节度使郭崇为副帅，又诏令河中节度使王彦超领兵从晋州东北拦截北汉军队，任命保义节度使韩通为副帅，又命马军都指挥使、宁江节度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清淮节度使何徽及义成节度使白重赞、郑州防御使史彦超、前耀州团练使符彦能领兵先赶赴泽州，宣徽使向训监督各部。白重赞是宪州人。

17 辛巳(初七)，后周实行大赦。

18 癸未(初九)，后周世宗命冯道护送太祖灵柩前往山陵，任命郑仁诲为东京留守。

乙酉(十一日)，后周世宗从大梁出发，庚寅(十六日)，到达怀州。世宗想日夜兼程快速前进，控鹤都指挥使真定人赵晁私下对通事舍人郑好谦说："贼寇气势正在强盛之时，应该稳健持重来挫败它。"郑好谦讲给世宗听，世宗发怒说："你从哪里得到这话！必定是被人所支使，说出那人就活，不然定叫你死。"郑好谦据实回答，世宗命令将他连同赵晁一起关押在怀州监狱。壬辰(十八日)，世宗经过泽州，住宿在州城东北。

北汉君主不知后周世宗到达，所以经过潞州时没有进攻，领兵向南，当晚，军队驻扎在高平城南。癸巳(十九日)，后周前锋部队与北汉军队相遇，发起攻击，北汉军队后退。世宗顾虑敌军逃跑，催促各路军队急速前进。北汉君主率中军在巴公原摆开阵势，张元徽率军在东边，杨衮率军在西边，部众十分严整。这时后周河阳节度使刘词率领后续部队尚未到达，大家心感危险惧怕，而世宗意志情绪更加坚决，命令白重进与侍卫马步都虞候李重进率领左路军队在西边，樊爱能、何徽率领右路军队在东边，向训、史彦超率领精锐骑兵居中央，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率领禁兵保卫世宗。世宗骑着披甲的战马亲临阵前督战。

北汉君主看到北周军队人数少，后悔召来契丹军队，对众将说："我独自用汉家军队就可破敌，何必再用契丹！今天不但可以战胜周军，而且还可以让契丹心悦诚服。"众将都认为说的对。杨衮驱马向前观望北周军队，退下来对北汉君主说："是劲敌啊，不可轻易冒进！"北汉君主扬起两颊长须说："时机不可丧失，请您不必多言，试看我出战！"杨衮沉默不快。这时东北风正大，一会儿忽然转成南风，北汉枢密副使王延嗣派司天监李义禀报北汉君主说："现在可以开战了。"北汉君主听从所言。枢密直学士王得中牵住马劝谏说："李义应该斩首！风向这样，哪里是在助我呢！"北汉君主说："我的主意已定，老书生不要胡言乱语，再说将杀你的头！"指挥东面军队首先推进，张元徽率领一千多骑兵攻击北周右路军队。

交战不多时，樊爱能、何徽带着骑兵首先逃跑，右路军队溃败，一千多步兵脱下盔甲口呼万岁，向北汉投降。后周世宗看到形势危急，自己带贴身亲兵冒着流矢飞石督战。宋太祖皇帝赵匡胤当时任后周警卫将领，对同伴说："主上如此危险，我等怎么能不拼出性命！"又对张永德说："贼寇只不过气焰嚣张，全力作战可以打败！您手下有许多能左手射箭的士兵，请领兵登上高处出击作为左翼，我领兵作为右翼攻击敌军。国家安危存亡，就在此一举。"张永德听从，各自率领二千人前进战斗。宋太祖皇帝身先士卒，快马加鞭冲向北汉前锋，士兵拼死战斗，无不以一当百，北汉军队开始溃败。内殿直夏津人马仁瑀对部众说："让皇上受敌攻击，那还用我们干什么！"跃马奔腾，拉弓发射，大声呼喊，连续击毙数十人，士气愈发振奋。殿前右番行首马全义对世宗说："贼寇气势已经尽了，将要被我们擒获，望陛下抓住缰绳别动，慢慢观看众将如何击破贼寇。"立即率领数百骑兵前进深入敌阵。

北汉君主得知后周世宗亲临战阵，便嘉奖重赏张元徽，催促他乘胜进兵。张元徽前往攻阵，坐骑摔倒，被北周士兵所杀。张元徽是北汉有名的猛将，北汉军队因此丧失士气。这时南风越刮越大，北周士兵奋勇争先，北汉

军队大败，北汉君主亲自高举红旗来收集军队，还是不能制止溃败。杨袞害怕后周军队的强大，不敢救援，而且痛恨北汉君主的大话，便保全军队而撤退。

樊爱能、何徽领数千骑兵向南逃奔，箭上弦、刀出鞘，抢掠军用物资，负责运送的役徒惊慌奔逃，跑失、死亡的很多。后周世宗派遣身边大臣以及贴身军校追赶宣命制止他们抢掠，没有人肯接受诏令，使者有的被军士所杀死，军士扬言："契丹大军赶到，官府军队溃败，其余部众已经是投降的俘虏了。"刘词在路上遇到樊爱能等人，樊爱能等劝阻他，刘词不听，领兵北上。当时北汉君主还有余部一万多人，凭借山涧作为障碍而布阵，接近日落时候，刘词到达，又与其它军队进攻，北汉军队又被击败，后周军杀死王廷嗣，直追到高平，僵卧的尸体布满山谷，丢弃的皇帝专用物品以及军需、用具、各种牲畜不计其数。

当夜，后周世宗在野外宿营，得到投降敌人的步兵，全部杀死。樊爱能等听说北周军队大捷，才与士兵逐渐又返回，有的至天亮还没到，甲午（二十日），世宗在高平休整队伍，挑选北汉投降士兵数千人组成效顺指挥，命令前武胜行军司马唐景思率领，让他们戍守淮上，其余二千多人给予路费服装释放遣返北汉。李榖被乱兵所逼迫，潜逃山谷之中，数日之后才出来。丁酉（二十三日），后周世宗到达潞州。

北汉君主从高平起穿上粗布衣服戴上斗笠，乘着契丹所赠送的黄骝骏马，率一百多骑兵从雕窠岭逃跑回归，夜晚迷路，俘虏村民领路，错向晋州走去，行了一百多里，才发觉，即杀死向导。日夜向北奔走，刚到一处，得到食物还未举起筷子，有人传言北周军队追到，便仓皇离去。北汉君主衰老疲惫，伏在马上，日夜奔驰，几乎不能支持，勉强得以进入晋阳。

后周世宗想诛杀樊爱能等人以整肃军纪，但犹豫未决，己亥（二十五日），白天躺在行宫的帐篷中，张永德在旁边侍候，世宗拿此事询问他，张永德回答说："樊爱能等人平素没有大功，白当了一方将帅，望见敌人首先逃跑，死了都不能抵塞罪责。况且陛下正想平定四海，一统天下，如果军法不能确立，即使有勇猛武士，百万大军，又怎么能为陛下所用！"世宗将枕头掷到地上，大声称好。立即拘捕樊爱能、何徽以及所部军使以上的军官七十多人，斥责他们说："你们都是历朝的老将，不是不能打仗；如今望风而逃，没有别的原因，正是想将朕当作稀有的货物，出卖给刘崇罢了！"随即将他们全部斩首。世宗因何徽先前守卫晋州有功，打算赦免他，但马上又认为军法不可废弃，于是将他一起诛杀，赐给运载棺木的车子送归老家安葬。从此骄横的将领、怠惰的士兵开始知道军法的可怕，姑息养奸的政令不再通行了。

庚子（二十六日），赏赐高平战役中有功人员，任命李重进兼忠武节度使，向训兼义成节度使，张永德兼忠武信节度使，史彦超为镇国节度使。张永德极力称赞宋太祖皇帝赵匡胤的智慧勇敢，后周世宗提拔宋太祖皇帝为殿前都虞候，兼任严州刺史，任命马仁瑀为控鹤弓箭直指挥使，马全义为散员指挥使；其余将校军官升任职务的共几十人，士兵有从行伍中提拔担任军主、厢主的。解除对赵晁的禁囚。

北汉君主收拾残兵，修缮武器装备，加固城池守卫工事来防备后周。杨袞率领他的部众北上屯驻代州，北汉君主派遣王得中送杨袞，趁此向契丹请求救援，契丹君主遣送王得中回去报告，答应发兵援救晋阳。

壬寅（二十八日），后周世宗任命符彦卿为河东行营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任命郭崇为副职，向训为都监，李重进为马步都虞候，史彦超为先锋都指挥使，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从潞州出发。并且诏令王彦超、韩通从阴地关进入，与符彦卿会师进军，又任命刘词为随驾部署，保大节度使白重赞为副职。

19 后汉昭圣皇太后李氏在西宫去世。

20 夏季，四月，北汉孟县投降。符彦卿驻军晋阳城下，王彦超进攻汾州，北汉防御使董希颜投降。后周世宗派莱州防御使康延沼进攻辽州，密州防御使田琼进攻沁州，都没攻下。供备库副使太原人李谦溥单人匹马去劝说辽州刺史张汉超，张汉超立即投降。

21 乙卯（十二日），后周将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安葬在嵩陵，庙号为太祖。

22 南汉君主任命高王刘弘邈为雄武节度使，镇守邕州。刘弘邈因齐王、镇王两人相继死在邕州，坚决推辞，请求入宫值宿警卫，南汉君主不允许。刘弘邈到达镇所，将政事交给手下僚佐，每天喝酒，祈祷鬼神保佑。有人上书诬陷刘弘邈阴谋发动叛乱，戊午（十五日），南汉君主派遣甘泉宫使林延遇赐给毒酒将刘弘邈杀死。

23 起初，后周世宗派遣符彦卿等人北上征伐，只想在晋阳城下炫耀兵力，并没有打算攻取。进入北汉境内后，那里的百姓争相用食物迎接后周军队，哭诉刘氏政权赋税徭役的沉重，表示愿意供应军需物资，帮助进攻晋阳，北汉的州、县相继有投降的。后周世宗知悉这些情况，开始有兼并北汉的意思，派遣使者前去与众将商议，众将都说："粮草不足，请暂且回师，等待时机再发兵。"世宗不同意。不久后周各路军队数十万人聚集在太原城下，

军士不免有抢掠行动，北汉百姓感到失望，渐渐退保山谷自守。世宗听说，派使者飞驰传送诏令禁止抢掠，安抚农民，只征今年租税，并且募集百姓缴纳粮食，按缴的数量授于不同的官职，同时征发泽州、潞州、晋州、绛州、慈州、隰州以及太行山以东路近方便的各州百姓运送粮食来供应军队。己未(十六日)，派遣李毅到太原筹划粮草。

24 庚申(十七日)，太师、中书令瀛文懿王冯道去世。冯道少年时以孝顺谨慎闻名，后唐庄宗时代开始尊贵显赫，从此历朝官不离将军、宰相、三公、三师的职位，为人清静俭朴宽容大度，别人无法猜测他的喜怒哀乐，能言善辩，足智多谋，与世沉浮，左右逢源，曾经作《长乐老叙》，自述历朝荣誉礼遇的情况，当时的人每每用有德行度量来推重他。

欧阳修论曰："礼、义、廉、耻，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四条纲维；这四条纲维不能张立，国家就灭亡。"礼、义，是统治人民的根本大法；廉、耻，是安身立命的基本节操。况且身为大臣而毫无廉耻，天下岂有不乱，国家岂有不亡的啊！我读冯道《长乐老叙》，看他的自述不讲礼义廉耻反以为荣耀，真可谓是毫无廉耻的人了，那天下国家的命运也就可以从而知晓了。

我从五代历史中找到保全节操的志士有三位，为事业而死的仁人有十五位，都是武夫战士，难道在儒者中间果真没有那样的人吗？莫非是高尚节操的士人，憎恶时势的浊乱，鄙薄那世道不肯出来？还是统治天下的君主来不及关顾，而没能让他们出来呢？

我曾经听说五代时有个叫王凝的人，家在青州、齐州之间，担任虢州司户参军，因为疾病在任上去世。王凝家中素来贫寒，一个儿子还年幼，他的妻子李氏，带着孩子，背着王凝的尸骨回老家，向东经过开封，在旅店住下，店主不愿接纳。李氏眼看天色已晚，不肯离去，店主拉她的胳膊让她出去。李氏仰天痛哭说："我是个女人，不能守住贞操，而让这只手臂被别的男人抓过了！"立即拿起斧子自己砍断那条胳膊，看见的人为她叹息流泪。开封尹听说后，将此事向朝廷禀报，优厚地周济李氏而鞭打了那位店主。呜呼！士人不自己珍爱他的身子而忍受耻辱苟且偷生的，听说李氏的高风亮节，应当稍微知道点羞愧了！

臣司马光曰：天地设置方位，圣人作为仿效的准则，用来制定礼仪、建立法律，家中有夫妇，家外有君臣。妇人随从丈夫，终身不能改变；臣子事奉君主，至死没有二心；这是为人之道的最大伦常。如果有人废弃它，祸乱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范质称赞冯道德行深厚精研古道，才器雄伟度量宏大，虽然朝代变迁，人们也没有闲言碎语，好像大山那样巍然屹立，不可震撼转动！臣下我认为正派的女人不会跟从两个丈夫，忠诚的臣子不会事奉两位君主。做女人不正派，即使再有如花似玉的美貌，纺纱织锦的巧手，也称不上贤惠了；做臣子不忠诚，即使再才器过人，足智多谋，政绩卓著，也不值得看重了。什么缘故呢？因为大节已经亏缺了。冯道担任宰相，历事五个朝代、八位君主，如同旅店看待过客那样，清晨还是仇敌，傍晚已成君臣，变换面孔、变化腔调，竟无一点羞愧之心，大节如此，即使有小善，哪里还值得称道呢！

有人认为自从大唐皇室灭亡，群雄武力相争，一位帝王的兴盛衰亡，长的十几年，短的三四年，虽然有忠臣智士，又能怎么样呢！在这种时候，丧失为臣节操的不止冯道一个人，岂能单独怪罪冯道呢！臣下我认为忠臣担忧国运如同家运，见到危险敢于献出生命，君主有过失就坚决劝谏、据理力争，国家衰败灭亡就至死恪守节操。智士见国家清明有道就出来，国家昏庸无道就隐居，或者遁入山林不留踪迹，或者身居小吏悠闲自在。如今冯道论尊贵恩宠则胜过太师、太傅、太保三师，论权力责任则居各宰相之首，国家存在便拱着手闭着嘴不置可否，窃据权位无功受禄；国家灭亡便图谋保全苟且免死，迎接拜谒新主或上表劝进帝位。国君兴盛灭亡一个接着一个，冯道荣华富贵依然故我，这是奸臣之最，哪能与其他一般人相提并论呢！有人认为冯道能够在乱世中保全自身远离祸害，这也算得上贤能了。臣下认为君子只有敢于牺牲自己成全仁义，决不能为追求活命而损害仁义，哪能将专门保全自身远离祸害当作贤能呢！那么盗跖虽是大盗却生病老死，而子路虽为忠臣却被砍成肉酱，究竟谁才称得上贤能呢？

然而这不光是冯道的过错，当时的君主也有责任。什么缘故呢？不正派的女人，一般男子羞以为妻；不忠诚的小人，一般君主羞以为臣。冯道为前朝宰相，说他忠诚却背叛前君事奉仇敌，说他智慧却听任国家变成废墟；后来的君主，对他既不诛杀又不抛弃，却再任用为宰相，他又怎么肯要求自己竭尽忠诚从而能派上他的用场呢！所以说，不光是冯道的过错，当时的君主也有责任啊！

25 辛酉(十八日)，符彦卿奏报北汉宪州刺史太原韩光愿、岚州刺史郭言都率城投降。

26 当初，符彦卿有个女儿嫁给李守贞的儿子李崇训，看相的人说她有贵相，日后当为天下的国母。李守贞欣喜地说："我的媳妇都能当天下的国母，何况我呢！"反叛的念头于是决定了。及至李守贞败亡，李崇训先用刀

杀死弟弟妹妹，依次轮到符氏。符氏藏匿在帏帐下面，李崇训仓促之间寻找不到，于是自杀。乱兵已经进入，符氏却安然坐在堂前，叱责乱兵说："我父亲与郭公是兄弟，你们不得无礼！"后周太祖派人将她送归给符彦卿。到了后周世宗镇守澶州，太祖为世宗选娶符氏。壬戌（十九日），符氏立为皇后。皇后性情温和贤惠而聪明果断，世宗很看重她。

27 王彦超、韩通进攻石州，攻克州城，抓获刺史安彦进。癸亥（二十日），沁州刺史李廷诲投降。庚午（二十七日），后周世宗从潞州出发，赶赴晋阳。癸酉（三十日），北汉忻州监军李勍杀死刺史赵皋和契丹通事杨耨姑，率城投降；后周世宗任命李勍为忻州刺史。

28 王逵上表请求再次将节度使府治迁到朗州。

（李解民　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第二百九十二卷

后周纪三　后周太祖显德元年（甲寅，公元 954 年）

1 五月，甲戌朔（初一），王逵从潭州迁居朗州，任命周行逢主持潭州政务，任命潘叔嗣为岳州团练使。

2 丙子（初三），后周世宗到达晋阳城下，后周军队的旗帜环绕晋阳城长达四十里。杨衮怀疑北汉代州防御使郑处谦要向后周投降，便召他来共同商计军事，准备借机处置他，郑处谦知道情况，不肯前往。杨衮派胡人骑兵数十名把守代州城门，郑处谦杀死他们，就关上城门拒绝杨衮进来。杨衮逃奔返回契丹。契丹君主恼怒杨衮没有立功，囚禁了他。郑处谦率领全城前来投降。丁丑（初四），后周在代州设置静塞军，任命郑处谦为节度使。

契丹数千骑兵屯驻在忻州、代州之间，作为北汉的援军，庚辰（初七），后周派遣符彦卿等人率领步兵、骑兵一万多出击。符彦卿进入忻州，契丹军队后退保守忻口。

丁亥（十四日），后周在汾州设置宁化军，将石、沁二州隶属于它。

代州将领桑珪、解文遇杀死郑处谦，诬奏说郑处谦私通契丹。

符彦卿上奏请求增加兵力，癸巳（二十日），后周派遣李筠、张永德领兵三千赶赴。契丹流动骑兵时常到达忻州城下，丙申（二十三日），符彦卿和众将列阵等待契丹军队。史彦超带领二十骑兵作为前锋，遇到契丹军队，进行战斗，李筠领兵增援，杀死契丹二千人。史彦超恃仗勇敢，轻易冒进，离开大部队越来越远，寡不敌众，被契丹军队杀死，李筠也只不过幸免于死，后周士兵死伤很多。符彦卿后退保守忻州，不久领兵返回晋阳。

府州防御使折德扆率领州兵前来朝见；辛丑（二十八日），后周又在府州设置永安军，任命折德扆为节度使。

当时大量征发军队民夫，东起怀州、孟州，西至蒲州、陕州，用以进攻晋阳，没有攻克。遇上长时间下雨，士兵疲劳生病，于是商议退兵回还。

当初，王得中从契丹返回，正值后周军队围困晋阳，便停留住在代州。及至桑珪杀死了郑处谦，便囚禁王得中，将他送到后周军中，世宗释放王得中，赐给玉带、马匹，问："契丹军队什么时候会到？"王得中说："我只受命送杨衮，没有别的使命。"有人对王得中说："契丹答应您发兵，您不将实情禀告，倘若契丹军队立即到达，您不就危在旦夕了吗？"王得中叹息说："我吃刘氏的俸禄，又有老母在围城之中，倘若将实情禀告，周人必定发兵占据险要来抵抗，像这样，家庭、国家双亡，我独自活着又有何用！不如杀身来保全家、国，所得到的就多了！"甲辰（初二），世宗因为王得中进行欺骗，便勒死了他。

乙巳（初三），世宗从晋阳出发。匡国节度使药元福向世宗进言说："进军容易，退军困难。"世宗说："朕的身家性命就全部委托给爱卿了。"药元福于是整顿军队排成行列断后。北汉果然派出军队追踪，药元福打跑追兵。然而军队返回匆忙仓促，数十万粮草还在晋阳城下，只好全部焚烧丢弃。军队中谣言流传相互惊扰，有的互相抢劫，军用物资损失无法计算。所得到的北汉州、县，后周所设置的刺史等都弃城逃跑，只有代州桑珪已经叛变北汉，但又不改归顺后周，只好环城自守，北汉派兵攻占代州。

乙酉（疑误），后周世宗到达潞州，甲子（二十二日），到达郑州，丙寅（二十四日），拜谒嵩陵，庚午（二十八日），到达大梁。

3 后周世宗违背朝臣众议击败北汉，从此政事无论大小全都亲自决定，文武百官只是从皇上那里接受成

命罢了。河南府推官高锡上书劝谏，认为："天下四海的广大，千头万绪的众多，即使是唐尧、虞舜也不能独自治理，必定要选择贤人来任用他们。如今陛下全部亲自处理，但天下人并不认为陛下聪明智慧足以兼负百官的重任，却都说陛下狭隘多疑全不相信朝廷群臣啊！不如选择能够知人善任、公正无私的人作为宰相，能够爱护百姓、善理诉讼的人作为州守县令，能够增加财富、丰衣足食的人委派掌管金银粮食，能够推究实情、遵守法制的人委派管刑法监狱，那么陛下只须在朝廷垂衣拱手，根据他们的功过而进行赏罚，天下何愁不能太平！何必降低国君的尊严而代替臣子的职责，枉屈高贵的地位亲理平贱的事务，不是丢失为政的根本了吗！"世宗不听从。高锡是河中人。

4 北汉君主忧愤成疾，将国家大事全部委托给他的儿子侍卫都指挥使刘承钧。

5 河西节度使申师厚没有等到诏令，擅自离弃镇所进京入朝，安排他的儿子作为留后。秋季，七月，癸酉朔(初一)，后周世宗斥责他，改授东宫率府副率之职。

6 丁丑(初五)，后周世宗下诏吴越王钱弘俶加官天下兵马都元帅。

7 癸巳(二十一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范质加官守司徒，任命枢密副直学士、工部侍郎长山人景范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枢密副使、同平章事郑仁诲加官兼任侍中。乙未(二十三日)，任命枢密副使魏仁浦为枢密使。范质既已担任司徒，原司徒窦贞固回归洛阳老家，当地府、县都按平民看待他，赋税徭役全不减免。窦贞固向留守向训诉说，向训不理睬。

当初，后周世宗与北汉君主在高平对峙，命令前泽州刺史李彦崇领兵扼守江猪岭，阻断北汉君主的归路。李彦崇听说樊爱能等向南逃跑，便领兵撤退了，后来北汉君主果然从这条路逃跑离去。八月，己酉(初八)，贬李彦崇为率府副率。

8 己巳(二十八日)，后周撤销镇国军。

9 当初，后周太祖因建雄节度使王晏有抵抗北汉军队的功劳，他的故乡在滕县，便调任王晏为武宁节度使。王晏年轻时曾经做过强盗，到达镇所，召集所有旧日同党，赠送金钱绢帛、鞍子马匹，对他们说："我们家乡素来以强盗多出名，从前我和诸位都曾经干过，料想后来的强盗没有能胜过诸位的。诸位劳驾替我告诉其他强盗，让他们不要再干，再干的人我必定灭他的家族。"于是全境强盗绝迹。九月，徐州人请求为王晏树立衣锦碑。后周世宗准许。

10 冬季，十月，甲辰(初三)，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因交纳藁税时，场院官吏侵扰百姓，多取所谓"耗余"而定罪，赐他自杀。有关官员奏称孟汉卿的罪还不至于死，世宗说："朕知道这些，只不过想借此惩戒众人罢了！"

11 己酉(初八)，后周撤销安远军、永清军。

12 当初，宫禁警卫士兵，历朝相互继承，只求息事宁人，不想再检查挑选，恐怕伤害人情，因此瘦弱年老的占据多数。但又骄横傲慢，不听命令，实际无法使用，每次遇到大敌，不是逃跑就是投降，各朝之所以丧失国家，也大多由于这个原因。后周世宗通过高平一战，开始知道它的弊端，癸亥(二十二日)，对侍从大臣说："大凡军队只求精而不求多，如今用一百个农夫也未必能供养得起一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怎么能榨取百姓的血汗，去养活这批无用的东西呢！况且勇健懦弱不加区分，用什么去激励士众！"于是命令各军普遍检查挑选兵员，精锐的提升到上军，瘦弱的逐出军队。又因强健勇猛的战士大多被藩镇所吸收，下诏征募天下壮士，全部遣送到京城，命令宋太祖皇帝赵匡胤挑选其中最好的组成殿前诸班，其余骑兵、步兵各军，分别命令将帅挑选士兵，由此士兵精干强壮，近代以来没有比得过的，征伐四方，所到之处频传捷报，这就是挑选兵员的功效啊！

13 戊辰(二十七日)，后周世宗对侍从大臣说："各道盗贼很多，讨伐搜捕终究不能绝迹，是由于历朝另外命令使臣巡视检查，致使藩镇主帅、州守县令都不再努力。应该全部召回使臣，专门委托藩镇节度使、州守县令，责成他们肃清盗贼。"

14 黄河从杨刘直至博州有一百二十里，连年在东面冲溃堤防，分成两个支流，汇合为巨大湖泽，河水弥漫达数百里。黄河又向东北冲毁古堤而流出，灌淹齐、棣、淄各州，直至海边，漂流淹没百姓田地房屋不可胜计，流民只好采集茭白稗子、捕捞鱼虾来充食，朝廷屡次派遣使者没能堵塞住。十一月，戊戌(二十八日)，后周世宗派遣李谷到澶州、郓州、齐州检查监督堤防决口的堵塞，征发役徒六万，三十天完工。

15 北汉君主病重，命令他的儿子刘承钧代理国政，不久去世。北汉派遣使者向契丹报告恶耗。契丹派遣骠骑大将军、知内侍省事刘承训册立刘承钧为皇帝，刘承钧改名为钧。北汉孝和帝刘钧生性孝顺谨慎，继承皇位后，勤理朝政，爱护百姓，礼贤下士，境内基本平安。他每次向契丹君主上表自称为"男"，契丹君主回赐诏书，叫

他“儿皇帝”。

16 马希萼率领各蛮族部落攻破长沙，都府仓库中历代积累的财富，全被溆州蛮族部落酋长苻彦通所抢，苻彦通因此富有强盛，在溪谷洞壑之间自称为王。王逵既已得到湖南，打算派遣使者安抚他，招募能前往的人选，他的部将王虔朗请求出行。王虔朗到达后，苻彦通警卫森严地会见王虔朗，举止态度十分傲慢。王虔朗声音严厉地斥责他说：“您自称是苻秦的后裔，应该知道礼义，有区别于其他蛮族部落的地方。从前马氏在湖南的时候，您的祖父、父亲都北面称臣。如今王公取得马氏全部的领地，您既不及早前往请求结盟，致使王公派我这个使者先来，又不以礼相迎，他日难道不会后悔吗！”苻彦通惭愧恐惧，从座位上起来，握住王虔朗的手向他道歉。王虔朗知道苻彦通可以说动，就劝说道：“这溪谷洞壑之地，隋、唐的时代都是州、县，记载在地图簿籍上。如今您上无天子的诏书，下无节度使都府的命令，虽然自己在山谷之间称王，实际不过蛮夷部落的一个酋长罢了。不如去掉王号，自动归顺王公，王公必定用天子的命令授于您节度使之职，与中原的侯伯等同，岂不尊贵荣耀吗？”苻彦通大为喜欢，当天去掉王号，通过王虔朗向王逵进献多枚铜鼓。王逵说：“王虔朗一席话胜过数万军队，真是国家的贤士啊！”王逵接受皇帝制书任命苻彦通为黔中节度使，任命王虔朗为都指挥使，参与都府政务。

王逵顾虑西界镇遏使、锦州刺史刘瑫会成为边境隐患，上表请求任命刘瑫为镇南节度副使，担任西界都招讨使。

17 当年，湖南出现大饥荒，百姓食用草木的果实。武清节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打开粮仓赈济灾民，保全救活许多人。周行逢出身贫贱，知道民间疾苦，励精图治，执法严厉，公正无私，征召安排属官，都选取廉洁方正之士，规约简单明了，给自己的奉养十分菲薄。有的人讥讽他太节俭，周行逢说：“马氏父子穷奢极欲，不体贴百姓，如今他的子孙在向人要饭，还值得效法吗！”

后周世宗显德二年(乙卯，公元 955 年)

1 春季，正月，庚辰(十日)，后周世宗因为河道运粮自从后晋、后汉以来不给“斗耗”，负责运送的官吏不少因为损耗造成粮食亏欠而抵死罪，下诏命令从今开始每斛粮食给损耗一斗。

2 定难节度使李彝兴因为折德扆也当了节度使，与自己地位相同，感到羞耻，便阻塞道路不与后周交通使者。癸未(十三日)，后周世宗与宰相商量，宰相回答说：“夏州是边关重镇，朝廷历来格外从宽优待，府州地方偏僻狭小，利害得失不关轻重，暂且应该安抚李彝兴，可以保全大局。”世宗说：“折德扆多年以来，尽忠报国努力作战来抵御北汉刘氏，怎么能一下子抛弃他！况且夏州只出产羊马，交易其他百货，全部仰仗中原，我若断绝关系，他还能有什么作为！”于是派遣供奉官齐藏珍带着诏书责问李彝兴，李彝兴惊惶恐惧连忙认罪道歉。

3 戊子(十八日)，后蜀在凤州设置威武军。

4 辛卯(二十一日)，后周开始命令翰林学士、门下和中书两省官员荐举县令、录事参军人选。授官之日，同时记下荐举人的姓名，倘若被荐人贪婪污秽败坏公务，与荐举人一并连同定罪。

5 契丹自从后晋、后汉以来，频繁侵犯河北，轻骑兵长驱直入，没有任何屏障的阻隔，郊区野外的农民经常陷入烧杀抢掠的困境。向朝廷陈述政见的称说深州、冀州之间有胡卢河，绵延横亘几百里，可以疏通河道来阻截契丹骑兵的横冲直撞，当月，诏令忠武节度使王彦超、彰信节度使韩通率领士兵、民夫疏通胡卢河，在李晏口筑城，留驻军队守卫。后周世宗召见德州刺史张藏英，询问边疆防备的对策，张藏英具体陈说地理形势、军事要塞，请求部署戍边军队，招募边疆百姓中矫健勇猛的，多给军饷，自己请求率领他们，随时根据情况征讨攻击契丹骑兵；世宗全都同意，任命张藏英为沿边巡检招收都指挥使。张藏英赴任几个月，招募到一千多人。王彦超等巡视疏通河道的工程，曾经被契丹军队所包围；张藏英带领所招募的士兵驰马出击，大败敌军。从此契丹军队不敢再过胡卢河，胡卢河以南的百姓开始得到休养生息。

6 二月，庚子朔(初一)，出现日食。

7 后蜀夔恭孝王孟仁毅去世。

8 壬戌(二十三日)，后周世宗诏令群臣畅所欲言陈述政事的得失利弊，诏书大致说：“朕对各位卿大夫，才能没法全部知道，面孔没法全都认识。倘若不采集他们的言论从而观察他们的行为，明悉他们的意见从而考察他们的忠诚，那凭什么来看出各人才器韬略的高低深浅，了解任用是否得当！倘若卿大夫陈说了而听不进，罪确实在朕身上。假使我要求了而不说，罪责将归谁呢？”

9 南唐君主任命中书侍郎、知尚书省严续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10 三月，辛未(初二)，后周在李晏口设置静安军。

11 后周世宗经常为唐僖宗广明以来中原日益缩小而愤慨，及至高平一战奏捷，慨然萌生削平各国统一天下的志向。正好秦州百姓有到大梁进献计策请求恢复旧日大唐疆域的，世宗采纳他的意见。

后蜀君主闻知情况，派遣客省使赵季札巡视边防。赵季札素来以有文武双全的才略自许，出使回来，上奏道："雄武节度使韩继勋、凤州刺史王万迪不是将帅之才，不能够抵御大敌入侵。"后蜀君主问："谁可前往呢？"赵季札请命自己前往。丙申(二十七日)，任命赵季札为雄武监军使，并将宫禁警卫精兵一千人作为他的私属部队。

12 后周世宗因为大梁城中局促狭窄，夏季，四月，乙卯(十七日)，下诏拓展外城，先设立标记，等待今年冬天农闲再兴土木。农事开始就停止，再等来年开工，以此逐渐完成。并且命令从今开始葬埋死人都要出城，离所立标记七里之外，在标记内等待官府划分出街道、仓库场院、营房官舍，除此之外，听凭百姓随便盖房。

13 丙辰(十八日)，后蜀君主命令知枢密院王昭远巡视检查北部边界的城镇营寨和武备。

14 后周世宗对宰相说："朕经常思考达到大治的方略，没有得到其中的要义，睡觉吃饭都不能忘记。又从后唐、后晋以来，吴地、蜀地、幽州、并州都被隔断了政令教化，不能混为一体，应该命令朝中大臣撰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开边策》各一篇，朕将一一阅览。"

比部郎中王朴进献策略，认为："中原朝廷丧失吴地、蜀地、幽州、并州，都是由于丧失了治国之道。如今一定要首先考察所以丧失土地的根本原因，然后才能知晓所以收取失地的方法。当开始丧失国土时，没有不是因为君主昏庸臣子奸邪，军队骄横百姓穷困，奸人乱党在朝内炙手可热，强将武夫在外面横行霸道，由小变大，积微成著。如今要收取失地，只不过反其道而行之罢了。召进贤人斥退坏人，是收罗人材的办法；布施恩泽讲究信用，是团结人心的办法；奖赏功劳惩罚罪过，是鼓励大家贡献力量的办法；革除奢侈节约费用，是增加财富的办法；按时使用民力，减少赋税，是使百姓富足的办法。等到群贤毕集，政事理顺，财用充足，人民归附，然后起兵而使用他们，千秋功业没有不成功的了！对方的人民看到我方有必定取胜的形势，知道内部情况的就愿意当间谍，熟悉山川地理的就愿意当向导，民心已归附，那么天意也必然会顺从了。

"大凡进攻夺取的规律，必定先从容易的地方下手。南唐与我们相接的国境将近二千里，这地势很容易骚扰对方。骚扰对方应当从没有防备的地方开始，防备东面就骚扰西面，防备西面就骚扰东面，对方必定东奔西走去救援。东奔西走之间，就可以探明对方的虚实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击弱。不须大举进攻时，暂且用小部队骚扰。南方人生性懦弱胆小，听说有小小的警报，必定出动全部军队去救援。军队频繁出动就会使百姓疲劳而财物耗竭，不出动全国军队救援，我们就可以乘着空虚夺取土地。像这样，长江以北各州将全部被我们占有。既得长江以北，就可利用他们的百姓，实行我们的办法，那长江以南也容易夺取了。取得江南，那么岭南、巴蜀之地就可以传递檄文而平定。南方既已平定，那燕地必定望风披靡归附中原；倘若它不归顺，就调动军队进攻，犹如卷席子那样很快可以平定了。只有河东北汉是必然要拼死一战的敌人，没法用恩惠信义诱导，应当用强大的军队制服它，然而它从高平失败以后，国力空虚士气沮丧，必定不能再起边患，应该暂且放在以后谋取，等待天下已经平定，然后瞅准时机，一举就可以擒获。如今士兵精干，武器齐全，部下畏服军法，众将愿意效力，一年以后可以出师，应该从夏季、秋季就开始积蓄粮草来充实边疆了。"

世宗欣然接受。当时群臣大多墨守常规苟且偷安，所对策略很少有可取的，只有王朴神情峻逸气势刚劲，有智谋能决断，凡是有所规划建议，都符合世宗的心意，世宗因此看重王朴的气质胆识，不久，迁升左谏议大夫，主持开封府政务。

15 后周世宗谋划攻取秦州、凤州，寻找可以统领军队的人。王溥推荐宣徽南院使、镇安节度使向训。世宗命令向训与凤翔节度使王景、客省使高唐人皆居润同行。五月，戊辰朔(初一)，王景从散关出兵直奔秦州。

16 后周世宗敕命天下寺院，未经朝廷敕赐匾额的全部废除。禁止私下剃发出家当和尚、尼姑，凡是打算出家的人必须得到祖父母、父母亲、伯伯叔叔的同意，只有东京、西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准许设立传戒的佛坛。禁止僧侣献身自杀、斩断手指、手指上燃香、裸体挂钩点灯、身带铁铐之类惑乱破坏社会风俗的行为。命令东京、西京以及各州每年编制僧侣帐册，如有死亡、返俗，都随时注销。这一年，天下寺院保存的有二千六百九十四座，废除的有三万三百三十六座，现有和尚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人，尼姑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人。

17 王景攻拔黄牛等八个营寨。戊寅(十一日)，后蜀君主任命捧圣控鹤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李廷珪为北路行营都统，左卫圣步军都指挥使高彦俦为招讨使，武宁节度使吕彦珂为招讨副使，客省使赵崇韬为都监。

18 后蜀赵季札到达德阳，听说后周军队入境，恐惧不敢前进，上书请求解除守边任务返回京城奏报情况，先遣送随身携带的包裹箱笼和妓女侍妾向西返归。丁亥(二十日)，赵季札单人匹马奔入成都，众人都以为是打

败仗逃回，没有不震惊恐慌的。后蜀君主问他军事机务，都不能回答。后蜀君主勃然大怒，将他关押在御史台，甲午（二十七日），在崇礼门斩首。

19 六月，庚子（初三），后周世宗在宫内园林亲自处查阅囚犯的档案。有个汝州的百姓叫马遇，父亲以及弟弟被官吏冤枉致死，屡经核查审理，自己不能申诉，世宗当面审问，才获得真实情况，众人都认为神奇。从此各部门长官无不亲自省察刑事诉讼案件。

20 壬寅（初五），西征军队与后蜀李廷珪等在威武城东交战，失利，排陈使濮州刺史胡立等人被后蜀擒获。丁未（十日），后蜀君主派遣秘密使者前往北汉和南唐，准备和他们共同出兵来制服后周，北汉君主、南唐君主都答应。

21 己酉（十二日），后周任命彰信节度使韩通充任西南行营马步军都虞候。

22 戊午（二十一日），南汉君主杀死祯州节度使通王刘弘政，于是南汉高祖的所有儿子全没了。

23 壬戌（二十五日），后周世宗任命枢密院承旨清河张美为右领军大将军、权点检三司事。当初，世宗在澶州时，张美掌管州中隶属于三司的钱粮，世宗有时私下有所索求，张美千方百计为他提供满足。后周太祖听说此事很生气，又恐怕伤害世宗的感情，只是调任张美为濮州马步军都虞候。张美治理财政很精明，当时很少有人及得上，所以世宗将财政收入的大权授给他；然而想到他在澶州的作为，终究不将他当作公正忠诚的人来对待。

24 秋季，七月，丁卯朔（初一），后周世宗任命王景兼西南行营都招讨使，向训兼行营兵马都监。宰相因王景等长久没有成功，粮草运输跟不上，坚持请求撤兵。世宗命令宋太祖皇帝赵匡胤前往视察，回来，陈述秦州、凤州可以攻取的情况，世宗听从了他意见。

25 八月，丁未（十一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景范罢免判三司之职，不久因为父丧免去朝政事务。

26 王景等击败后蜀军队，捕获将吏士卒三百人。己未（二十三日），后蜀君主派遣通奏使、知枢密院、武泰节度使伊审征前往军营慰劳安抚，并且督战。

27 后周世宗因为官府长久没有铸造铜钱，而民间许多人销毁钱币做成器皿以及佛像，铜钱越来越少，九月，丙寅朔（初一），敕令开始设立机构采集铜来铸造钱币，除了朝廷的礼器、兵器以及寺庙道观的钟磬、鈸镲、铃铎之类准许保留外，其余民间的铜器、佛像，五十天内全部让送交官府，付给等值的钱；超过期限隐藏不交，重量在五斤以上的判死罪，不到五斤的量刑判处不同的罪。世宗对待从大臣说："你们不要怀疑我是在毁佛。佛用善道来教化人，假如立志行善，这就是信佛了。那些铜像岂是所说的佛呢！况且我听说佛的宗旨是在于利人，即使是脑袋、眼睛也都可以舍弃布施给需要的人，倘若朕的身子可用来普济百姓，也不值得吝惜啊。"

臣司马光曰：像周世宗，可以称得上仁爱了，不吝惜自身而爱护百姓；像周世宗，可以称得上英明了，不用无益的东西来废弃有益的东西。

28 后蜀李廷珪派遣先锋都指挥使李进占据马岭寨，又派遣准备突然出击的部队从斜谷而出，屯驻白涧，又分出军队从凤州以北的唐仓镇和黄花谷而出，断绝后周的粮道。闰月，王景派遣副将张建雄领兵二千抵达黄花谷，又派遣军队一千赶赴唐仓镇，把守后蜀军队归路。后蜀染院使王峦领兵从唐仓镇而出，与张建雄在黄花谷交战，后蜀兵败，逃奔唐仓镇，路遇后周军队，又被击败，俘虏王峦及其将吏士卒三千人；马岭、白涧的军队全都溃逃，李廷珪、高彦俦等后退保守青泥岭。后蜀雄武节度使兼侍中韩继勋放弃秦州，逃回成都，观察判官赵玭率城投降，斜谷增援部队也溃散。成、阶二州都投降，后蜀人震惊恐慌。赵玭是澶州人。世宗打算任命赵玭为节度使，范质坚持争辩认为不可，于是任命赵玭为郢州刺史。

壬子（十七日），文武百官入朝祝贺，世宗举杯为王溥敬酒说："边疆战功的取得，全仗爱卿选择主帅得当的力量啊！"

29 甲子（二十九日），后周世宗与将军、丞相在万岁殿就餐，因而说道："两天大寒，朕在宫中吃美味佳肴，对百姓没功劳而坐享上天赐予的禄位深感惭愧，既然不能自己耕耘而吃饭，那就只有亲身去冒飞矢流石的危险来为民除害，还略可自我安慰。"

30 乙丑（疑误），后蜀李廷珪上表等候治罪。冬季，十月，壬申（初八），伊审征到达成都请罪。

后蜀君主致送书信给后周世宗请求讲和，自称大蜀皇帝。世宗恼怒他以对等礼节相待，不作回答。后蜀君主愈加恐慌，在剑门、白帝聚集军队、粮草，作好防守抵抗的准备，招募士兵已经很多，费用开支不够，开始铸造铁钱，对境内铁器实行专卖，百姓很为此所苦累。

31 南唐君主生性温和文柔，爱好文采辞章，而且喜欢人奉承自己，因此善于花言巧语、献媚取宠的臣子大

多晋升任用，政事日益混乱。既已攻克建州，击破湖南，就更加骄傲，产生吞并天下的志向。李守贞、慕容彦超叛乱，南唐都为之出兵，远远地进行声援，又派遣使者从海道交通契丹和北汉，约定共同谋取中原。后周正值中原多事，没有时间来与他计较。

从前，每年冬天淮河水浅干涸，南唐人经常发兵守卫淮河，称做"把浅"，寿州监军吴廷绍认为边境平安无事，白费财物粮草，全部撤回。清淮节度使刘仁赡上表一再争辩，没能取胜。十一月，乙未朔(初一)，后周世宗任命李榖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都部署兼知庐州、寿州等行府事务，任命忠武节度使王彦超为行营都副部署，督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等十二名将领来攻伐南唐。韩令坤是磁州武安人。

32 汴水从唐朝末年溃堤决口以来，自埇桥东面全都成为污泥沼泽。后周世宗图谋攻击南唐，先命令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征发民夫，顺着原来河堤疏通引水，东流到泗水之上；商议的人都认为难以成功，世宗说："数年以后，必定获得它的好处。"

33 丁未(十三日)，后周世宗与侍从大臣谈论刑赏，世宗说："朕一定不因为自己气怒而惩处人，因为自己高兴而奖赏人。"

34 在这以前，大梁城中居民侵占街道修筑房舍，能通大车的路比较少，后周世宗命令将街道全部取直并且拓宽，拓宽到三十步；又将坟墓迁移到标记以外。世宗说："近来拓宽京城，给活人、死者骚扰动乱确实很多。怨恨诽谤的言语，朕自己承当，然而将来终究会对百姓有利。"

35 王景等包围凤州，韩通分兵修筑固镇城来截断后蜀的援军。戊申(十四日)，攻克凤州，擒获后蜀威武节度使王环以及都监赵崇溥等将吏士兵五千人。赵崇溥不进食而死。王环是真定人。乙卯(二十一日)，制令在秦州、凤州、阶州、成州境内实行特赦，所俘获后蜀将吏士兵，愿意留下的给他们优厚的俸禄赏赐，愿意离去的送给路费服装而遣返。诏书说："用来安慰民众的情绪，避免违背事物的本性，这四州的百姓，除了夏税、秋税的征收之外，凡是蜀人所设立的各种赋税徭役，全部取消。"

36 南唐人听说后周军队即将到达而恐惧。刘仁赡神态自若，部署军队守卫抵御，与平日没有两样，大家的情绪稍趋安稳。南唐君主任命神武统军刘彦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领兵二万奔赴寿州，奉化节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晖为应援使，常州团练使姚凤为应援都监，领兵三万屯驻定远。征召镇南节度使宋齐丘返回金陵，商讨应付国难，任命翰林承旨、户部尚书殷崇义为吏部尚书、知枢密院。

37 李榖等架设浮桥，从正阳渡过淮河。十二月，甲戌(十日)，李榖奏报王彦超在寿州城下击败南唐军队二千余人。己卯(十五日)，又奏报先锋都指挥使白延遇在山口镇击败南唐军队一千多人。

38 丙戌(二十二日)，枢密使兼侍中韩忠正公郑仁诲去世。后周世宗要亲临吊丧，侍从近臣进奏说时日不吉利，世宗说："君臣情义深重，讲究什么日子时辰！"前往痛哭倾表哀思。

39 吴越王钱弘俶派遣元帅府判官陈彦禧入朝进贡，后周世宗赐诏书安抚钱弘俶，让他出兵进攻南唐。

三年(丙辰，公元 956 年)

1 春季，正月，丙午(十二日)，后周任命王环为右骁卫大将军，奖赏他的不投降。

2 丁酉(初三)，李榖奏报在上窑击败南唐军队一千多人。

3 戊戌(初四)，后周征发开封府、曹州、滑州、郑州的百姓十多万建筑大梁外城。

4 庚子(初六)，后周世宗颁下诏书亲自出征淮南，任命宣徽南院使、镇安节度使向训暂时代理东京留守，端明殿学士王朴为副留守，彰信节度使韩通暂代理点检侍卫司以及在京内外都巡检。命令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李重进领兵先赶赴正阳，河阳节度使白重赞带领随身亲兵三千屯驻颍上。壬寅(初八)，世宗从大梁出发。

李榖进攻寿州，许久没攻下；南唐刘彦贞领兵救援，到达来远镇，距离寿州二百里，又率领战舰数百艘赶赴正阳，造成攻击浮桥的态势。李榖畏惧南唐水军，召集将领僚佐商量说："我军不善于水战，倘若贼寇截断浮桥，就会腹背受敌，全都不能返回了。不如退守浮桥来等待皇上。"世宗到达围镇，听说李榖的计谋，立即派遣朝廷使臣乘着驿站车马去制止。等使者到达，李榖已焚烧粮草，退守正阳浮桥。丁未(十三日)，世宗到达陈州，立即派遣李重进领兵赶赴淮上。

辛亥(十七日)，李榖上奏："贼寇战舰在淮水中央前进，弓弩石炮的射程不能到达，倘若浮桥失守，就会人心动摇，必定退兵。如今贼寇战舰每日前进，淮水日益上涨，倘若皇上大驾光临，万一粮道断绝，那危险就难以预测。希望陛下暂且驻在陈州、颍州，等待李重进到达，臣下与他共同商量如何阻止贼寇战舰，如何保全浮桥，立即陈奏报告。倘若我军厉兵秣马作好准备，春去冬来等待时机，足以让贼寇疲惫不堪，到那时取之未晚。"世宗阅览

奏报，很不高兴。

刘彦贞素来骄横宠贵，既无才能谋略，又不熟悉军事，在任所经藩镇，专行贪污暴虐，积累财产达万万，用来贿赂当权要人，因此魏岑等权臣争相称誉他，认为他治理百姓如同西汉的好官龚遂、黄霸，用兵打仗如同西汉的良将韩信、彭越，所以后周军队来到，南唐君主首先起用他。刘彦贞的副将戚师朗等人都有勇无谋，听说李毅退兵，大喜，领兵直接抵达正阳，各色旗帜、军需运输前后长达数百里，刘仁赡和池州刺史张全约再三劝阻刘彦贞。刘仁赡说："您的军队未到而敌人先跑，这是畏惧您的声威啊，怎么能用速战速决的办法！万一失利的话，大事就完了。"刘彦贞不听。已经出行，刘仁赡说："果真遇上敌人，必定失败。"于是增加士兵登上城楼作好战备。李重进渡过淮河，在正阳东面迎战，大败南唐军队，斩杀刘彦贞，活捉戚师朗等，斩得首级一万多，躺伏地上的尸体长达三十里，收缴军用物资器材三十多万件。此时长江、淮河一带长久平安无事，百姓不习惯打仗，刘彦贞既已战败，南唐人大为恐慌，张全约收集残余的部众投奔寿州，刘仁赡上表荐举张全约为马步左厢都指挥使。皇甫晖、姚凤后退保守清流关，滁州刺史王绍颜弃城逃跑。

壬子（十八日），世宗到达永宁镇，对侍从大臣说："听说寿州围困解除，农民大多回归村落，如今听说大部队到达，必定再次入城。可怜他们聚集起来会成为饿殍，应先派遣使者安抚，让他们各自安心务农。"甲寅（二十日），世宗到达正阳，任命李重进代替李毅为淮南道行营都招讨使，任命李毅兼理寿州行府政务。丙辰（二十二日），世宗到达寿州城下，在淝水北岸宿营，命令各军包围寿州，将正阳浮桥移到下蔡镇。丁巳（二十三日），征发宋州、亳州、陈州、颍州、徐州、宿州、许州、蔡州等地壮丁数十万来攻城，昼夜不停。南唐一万多人将船只栓连在淮河上，在涂山脚下宿营。庚申（二十六日），世宗命令宋太祖皇帝赵匡胤出击，宋太祖皇帝派遣一百多骑兵入侵南唐军营而又假装逃跑，埋伏的部队乘机拦击南唐追兵，在涡口大败南唐军队，斩杀南唐都监何延锡等人，夺取战舰五十多艘。

5 后周世宗下诏任命武平节度使兼中书令王逵为南面行营都统，让他进攻南唐的鄂州。王逵领兵经过岳州，岳州团练使潘叔嗣准备丰厚的宴饮食物来慰劳，招待非常恭敬；王逵手下的人贪得无厌，不满足而抱怨的人对王逵说潘叔嗣的坏话，说他谋划叛变，王逵忿怒溢于言表，潘叔嗣因此恐惧而不能自安。

南唐君主听说湖南军队将要到达，命令武昌节度使何敬洙将百姓都迁移入城，筹划固守鄂州之计，何敬洙没有听从，让百姓清理地方作为战场，说："敌军到达，就和军民一齐战死在这里！"南唐君主赞赏他。

6 二月，丙寅（初三），下蔡浮桥架成，后周世宗亲自前往视察。

戊辰（初五），庐、寿、光、黄巡检使司超奏报在盛唐击败南唐军队三千多人，擒获都监高弼等人，缴获战舰四十多艘。

后周世宗命令宋太祖皇帝兼程而行袭击清流关。皇甫晖等在山下列阵，正与后周前锋部队交战，宋太祖皇帝领兵从山后出来；皇甫晖等大吃一惊，逃入滁州城中，打算毁断护城河桥坚守，宋太祖皇帝跃马指挥军队涉水而过，直抵城下。皇甫晖说："人都各为自己的主子效力，希望容我排好队列再战。"宋太祖皇帝笑着答应了他。皇甫晖整顿部众出城，宋太祖皇帝抱住马脖子突破敌阵冲进去，大喊道："我只取皇甫晖，别的都不是我的敌人！"手持长剑攻击皇甫晖，刺中脑袋，生擒活捉，并擒获姚凤，于是攻克滁州。数日以后，宋太祖皇帝的父亲宋宣祖皇帝为马军副都指挥使，半夜领兵到达滁州城下，传令呼喊开门。宋太祖皇帝说："父子虽然最亲，但城门开启是王家大事，不敢随便受命。"

后周世宗派遣翰林学士窦仪清点登记滁州库存的物资，宋太祖皇帝派心腹官吏提取库藏绢帛。窦仪说："您在攻克州城之初时，即使把库中东西取光，也无妨碍。如今已经登录为官府物资，没有诏书命令，是不可取得的。"宋太祖皇帝因此器重窦仪。世宗诏令左金吾卫将军马崇祚主持滁州政务。

当初，永兴节度使刘词遣送表书荐举他的幕僚蓟州人赵普有才能可以重用。适逢滁州平定，范质推荐赵普为滁州军事判官，宋太祖皇帝和他交谈，很喜欢他。当时捕获强盗一百余人，都应处死，赵普请求先审讯然后处决，结果活下来的占十分之七八。宋太祖皇帝愈发认为他是个奇才。

宋太祖皇帝的威名日益盛大，每当亲临军阵，必定用精美的辂马绳带装饰坐骑，铠甲兵器锃亮耀眼。有人说："像这样，会被敌人所认识。"宋太祖皇帝说："我本就想让敌人认识我！"

南唐君主派遣泗州牙将王知朗携带书信抵达徐州，称："唐皇帝奉上书信致达大周皇帝，请求休战讲和，情愿把皇帝当作兄长来事奉，每年贡献货物财宝来裨助军费。"甲戌（十一日），徐州将书信奏报；世宗不作回答。戊寅（十五日），世宗命令前武胜节度使侯章等人进攻寿州水寨，在护城河的西北角打开决口，将护城河水引入淝

水。

宋太祖皇帝派遣使者献上皇甫晖等战俘，皇甫晖伤势很重，见到世宗，卧着说道："臣下不是不忠于所事奉的主人，只是士兵有勇敢胆怯的不同罢了。臣下往日屡次与契丹交战，未曾见到过像您这样精锐的军队。"因而盛赞宋太祖皇帝的勇敢。世宗释放他，数日之后去世。

世宗探知扬州没有防备，己卯(十六日)，命令韩令坤等领兵袭击扬州，告戒不得残害百姓；那里的李氏陵墓寝庙，派人与李氏族人共同守卫看护。

南唐君主因军队屡遭败绩，惧怕灭亡，于是派遣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钟谟和工部侍郎、文理院学士李德明奉持表书称臣，前来请求和平，进献皇帝专用的服装、汤药以及金器一千两，银器五千两，缯帛锦缎二千匹，犒劳军队的牛五百头，酒二千斛，壬午(十九日)，到达寿州城下。钟谟、李德明一向能说善辩，世宗知道他们打算游说，命全副武装的士兵严整列队而接见，说："你们的君主自称是唐皇室的后裔，应该懂得礼义，同别的国家有区别。与朕只有一水之隔，却未曾派遣过一位使者来建立友好关系，反而飘洋过海去勾结契丹，舍弃华夏而臣事蛮夷，礼义在哪里呢？再说你们准备向我游说让我休战吧？我不是战国时代六国那样的愚蠢君主，岂是你们用口舌所能改变主意的人！你们可以回去告诉你们的君主：马上来见朕，下跪再拜认罪谢过，那就没有事情了。不然的话，朕打算亲自到金陵城观看，借用金陵国库来慰劳军队，你们君臣可不要后悔啊！"钟谟、李德明全身发抖不敢说话。

7 吴越王钱弘俶派遣军队屯驻边境上以等待后周命令。苏州营田指挥使陈满向丞相吴程进言说："后周军队南下征伐，南唐举国震惊骚乱，常州没有防备，容易攻取。"适逢南唐君主有诏书安抚江阴官吏百姓，陈满禀告吴程说："后周诏书已经到达。"吴程为此向钱弘俶进言，请求立即发兵采用陈满的计策。丞相元德昭说："南唐是大国，不可轻视啊。倘若我军进入南唐境界而周兵没到，谁来与我们合力作战，能不危险吗！请暂且等待一下。"吴程再三争辩，认为时机不可错过，钱弘俶结果听从了吴程的建议。癸未(二十日)，钱弘俶派遣吴程督领衢州刺史鲍修让、中直都指挥使罗晟奔赴常州。吴程对将士们说："元丞相不愿意出兵。"将士们恼怒，有流言说要袭击元德昭。钱弘俶把元德昭藏匿在自己府中，下令逮捕撒布流言的人，叹息说："正要出兵而士卒想要袭击丞相，不吉利得很啊！"

8 乙酉(二十二日)，韩令坤突然到达扬州；天大亮，先派遣白延遇率数百骑兵奔驰入城，城中没有觉察。韩令坤接着到达，南唐东都营屯使贾崇焚毁政府官邸、百姓房屋，弃城往南逃奔，副留守工部侍郎冯延鲁剃光头发披上僧服躲藏进佛寺，军士抓获他。韩令坤慰问安抚扬州百姓，让他们都安居乐业。

庚寅(二十七日)，王逵奏报攻拔鄂州长山寨，抓获南唐将领陈泽等人献上。

辛卯(二十八日)，宋太祖皇帝奏报南唐天长制置使耿谦投降，缴获粮草二十多万。

9 南唐君主派遣园苑使尹延范前往泰州，将吴让皇的家族迁居到润州。尹延范因为道路艰难，恐怕杨氏家族发生变乱，将其中男子六十人全部杀死，返回报告，南唐君主大怒，腰斩尹延范。

10 韩令坤等进攻泰州，占领泰州，刺史方讷逃奔金陵。

11 南唐君主派人拿着封有书信的蜡丸去向契丹求救。壬辰(二十九日)，静安军使何继筠截获后献给后周世宗。

12 后周任命给事中高防临时主持泰州政务。

13 癸巳(三十日)，吴越王钱弘俶派遣上直都指挥使路彦铢进攻宣州，罗晟率领战舰屯驻江阴。南唐静海制置使姚彦洪率领士兵、百姓一万多人投奔吴越。

14 潘叔嗣集合将士告诉他们说："我事奉王令公好得无以复加了，如今反而听信谗言怀疑发怒；军队返回来的话，必定攻击我，我不能坐着等死，你们能和我一道西进吗？"部众很愤怒，请求出行，潘叔嗣率领所部向西袭击朗州。王逵听说这消息，调回军队追赶，追到武陵城外，与潘叔嗣交战，王逵兵败身死。

有人劝说潘叔嗣就此占据朗州，潘叔嗣说："我只不过救命罢了，怎么敢自己称尊称王，应该将朗州督府交归潭州太尉周行逢，难道他不会安排我当武安节度使吗！"于是返归岳州，派团练判官李简率领朗州将领官吏迎接武安节度使周行逢。部众对周行逢说："一定要把潭州授予潘叔嗣。"周行逢说："潘叔嗣杀害主帅，罪该灭族。可以宽恕的地方，只是取得武陵而不占有，交给我罢了。倘若马上起用他为节度使，天下人就会认为我和他是同谋，我还怎么自我表白！现宜暂时任命为行军司马，等过了一年，便可以授予节度使的职权。"于是任命衡州刺史莫弘万临时主持潭州政务，率领部众进入朗州，自称武平、武安留后，向朝廷报告，任命潘叔嗣为行军司马。潘叔

嗣恼怒，称病不到任。周行逢说："行军司马，我曾经做过，权力与节度使大致相当，潘叔嗣却还不满意，难道还想对我图谋不轨吗！"

有人劝说周行逢："用授予潘叔嗣武安节度使职权来引诱他，让他到都府来接受任命，他就成为案板上的肉了！"周行逢听从此计。潘叔嗣将要上路，亲近的人阻止他。潘叔嗣自仗素来以兄长事奉周行逢，相互亲善，于是登程，不加怀疑。周行逢派遣使者迎接等候，一路不断，已经到达，周行逢亲自出城到郊外慰劳，相互见面非常高兴。潘叔嗣入府谒见，还没到办公大厅，周行逢便派人拘捕他，立在厅堂下，斥责他说："你做了个小校并无大功，王逵起用你为团练使，却突然反过来杀死主帅；我因往昔的情谊，不忍心杀你，任你为行军司马，竟敢违抗我的命令而不接受！"潘叔嗣自知难免一死，请求保全宗族。于是将他斩首。

（李解民　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第二百九十三卷

后周纪四　后周世宗显德三年（丙辰，公元 956 年）

1 三月，甲午朔（初一），后周世宗巡视水寨，到达淝桥，亲自捡取一块石头，骑在马上拿着到寨中供炮使用，随从官员过桥的每人也携带一块石头。宋太祖皇帝乘坐牛皮船进入寿春护城河中，城上用连弩发射，箭矢像房屋的椽子那样粗；牙将馆陶人张琼立即用身体遮挡，箭射中张琼的大腿，昏死过去又苏醒过来。箭头射进骨头不能拔出，张琼喝下一大杯酒，命令人敲破骨头取出箭，流血好几升，神态脸色仍从容自如。

南唐君主又任命右仆射孙晟为司空，派遣他与礼部尚书王崇质奉持表章入周进见，表称："自从唐朝天祐以来，天下分崩离析，有的地区割据一方，有的地区改朝换代，臣下继承祖先基业，拥有江表之地，只是因为看那乌鸦都没有落脚，要想附凤攀龙又从何谈起！如今天命已有归宿，声威教化泽被远近，希望比照两浙的吴越、湖南的楚国，敬奉中原号令，谨守土地疆域，乞求收敛征伐的威势，赦免后来臣服的罪过，从我小国开始，让我作您域外臣子，那么安抚边远的德政，还有谁不服从！"又贡献黄金千两，白银十万两，罗绮二千匹。孙晟对冯延巳说："此行应当由您左相出使，然而我孙晟如果推辞，那就有负先帝烈祖厚望。"上路以后，自知不免一死，半夜叹息，对王崇质说："您家有一百多口人，应该好好地为自己盘算。我已经考虑得很成熟了，最后决不辜负永陵烈祖的在天之灵，其余的一无所知了。"

2 南汉甘泉宫使林延遇，为人阴险，善于算计，南汉君主依靠信任他；诛杀消灭君主的诸兄弟，都是林延遇的主意。乙未（初二），林延遇去世，国中之人互相庆贺。林延遇病情危重时，推荐内给事龚澄枢代替自己，南汉君主当日提升龚澄枢主持承宣院和内侍省。龚澄枢是番禺人。

3 光、舒、黄招安巡检使、行光州刺史何超率领安、随、申、蔡四州军队数万人进攻光州。丙申（初三），何超奏报南唐光州刺史张绍弃城逃跑，都监张承翰率城投降。

丁酉（初四），行舒州刺史郭令图攻克舒州，南唐蕲州将领李福杀死知州王承鲁，率州前来投降。后周派遣六宅使齐藏珍进攻黄州。

4 彰武留后李彦頵，生性贪婪暴虐，所辖百姓和羌胡部落发动叛乱，进攻李彦頵。后周世宗召李彦頵回朝进京。

5 秦州、凤州平定的时候，后周世宗赦免所俘获的后蜀士兵将他们编入军籍，跟随征伐淮南，他们又逃亡向南唐投降。癸卯（初十），南唐君主上表献出降卒一百五十人；世宗命令将他们全部斩首。

6 舒州人驱逐郭令图，铁骑都指挥使洛阳人王审琦挑选轻骑兵夜晚袭击舒州，又收复舒州，郭令图于是得以返归。

7 马希崇和王延政的儿子王继沂都在扬州，后周世宗下诏安抚慰问他们。

8 丙午（十三日），孙晟等人到达后周世宗所在之处。庚午（十七日），后周世宗派遣朝廷使者带孙晟到寿春城下，并且让他招安南唐守将。刘仁赡见到孙晟，在城上身着戎装行拜礼。孙晟对刘仁赡说："您身受国君深厚恩泽，不可打开城门迎纳敌寇。"世宗听说后，十分恼怒，孙晟说："臣下我身为宰相，岂能教唆节度使叛变投敌呢！"世宗于是释放了他。

9 南唐君主派遣李德明、孙晟对后周世宗说，请求废除帝号，割让寿州、濠州、泗州、楚州、光州、海州等六州之地，并且每年进贡黄金绢帛百万，以求休兵停战。世宗因为淮南之地已经一半被后周占有，各路将领捷报连日到达，便打算取得全部长江以北的地方，不答应唐主所请。李德明眼看后周军队日益推进，上奏称述："唐主不知道陛下的兵力如此强盛，希望给臣下五天不作讨伐的宽限，使臣下得以返归禀告唐主，献出全部长江以北之地。"世宗于是准许他。孙晟便奏请派王崇质与李德明一道返归。世宗派遣供奉官安弘道送李德明等人返归金陵，赐南唐君主书信，信中大致说："只管保存帝号，为什么要失去松柏不怕天寒地冻依旧郁郁葱葱的品格！倘若能坚定自己事奉大周的信念，终究不会被人逼入险境绝地。"又说："等到江北各州全部献来，我的大军立即休战。话已在此说尽，不再赘述；倘若说还不行，请从此决绝。"又赐给南唐将相书信，让他们仔细商议而来。南唐君主又上表道谢。

李德明盛赞后周世宗声威德行和军队强盛，规劝南唐君主割让长江以北之地，南唐君主不高兴。宋齐丘认为割让土地无济于事；李德明为人轻浮，经常言过其实，国中之人也不相信他的话。枢密使陈觉、副使李征古素来憎恶李德明和孙晟，让王崇质说得同李德明不一样，趁势对南唐君主说李德明的坏话道："李德明出卖国家求取私利。"南唐君主勃然大怒，将李德明在街市斩首。

10 吴程进攻常州，攻破常州外城，抓获南唐常州团练使赵仁泽，解送到钱唐。赵仁泽见到吴越王钱弘俶不下跪叩拜，斥责钱弘俶背信负约；钱弘俶发怒，把他的嘴一直撕裂到耳边。元德昭怜惜他的忠诚，为他敷用好药，得以不死。

南唐君主因吴越军队在常州城下，害怕他们侵犯进逼润州，又因宣、润大都督燕王钱弘冀年纪轻，怕他不熟习军事，便征召他返回金陵。部将赵铎对钱弘冀说："大王身为元帅，是众人心目中的支柱，反而自己退归京城，部众必定大乱。"钱弘冀认为是这样，推辞不接受征召，部署众将，作好战斗守卫的准备。

龙武都虞候柴克宏是柴再用的儿子，沉默寡言、乐善好施，不管家产，虽然典领宫廷警卫，但仍每天与宾客们下棋喝酒，不曾谈论军事，当时人认为他不是将帅的材料。到这时，有人说柴克宏很久没迁升官职，南唐君主便任命他为抚州刺史。柴克宏请求在军队效命，他母亲也进表称柴克宏有父亲遗风，可以为将，如果不能胜任，甘愿满门抄斩。南唐君主于是任命柴克宏为右武卫将军，让他领兵会合袁州刺史陆孟俊救援常州。

当时南唐精锐部队都在长沙以北，柴克宏所率领的数千人都瘦弱年迈，枢密使李征古又将铠甲兵器中锈蚀破烂的给他。柴克宏向李征古申诉，李征古傲慢地辱骂他，部众都忿忿不平，柴克宏却安然如常。到达润州，李征古派遣使者召他回来，任命神卫统军朱匡业取代他。燕王钱弘冀对柴克宏说："您只管在前面打仗，我自会安排奏报。"于是上表说柴克宏才能谋略可以成就功业，常州危在旦夕，不适宜中途调换主将。柴克宏领兵直奔常州，李征古又派遣使者召他，柴克宏说："我估计数日可以破敌，你来召我回去，必定是奸人啊！"命令斩首。使者说："我接受李枢密的命令而来。"柴克宏说："李枢密来，我也斩他首级。"

当初，鲍修让、罗晟在福州的时候，与吴程有矛盾，到这时，吴程压制刁难他们，二人都有怨恨。在这以前，南唐君主派遣中书舍人乔匡舜到吴越出使，壬子(十九日)，柴克宏到达常州，用帐幕蒙在船上，将全副武装的士兵藏匿在里面，声称前来接乔匡舜。吴越巡逻士兵将情况报告，吴程说："两国交战，使者可以在其间来往，不可随便怀疑。"南唐士兵登上岸，直接逼近吴越营寨，罗晟不拼力作战，放进来让他们奔向吴程的营帐，吴程仅仅自己幸免于难。柴克宏大破吴越军队，斩首一万级。朱匡业到达军营，柴克宏事奉他很恭敬。吴程到达钱唐，吴越王钱弘俶削夺他的一切职务。

11 甲寅(二十一日)，后蜀君主任命捧圣控鹤都指挥使李廷珪为左右卫圣诸军马步都指挥使，仍旧分卫圣、匡圣步兵、骑兵为左右十个军，任命武定节度使吕彦琦等为军使，李廷珪总领，如同赵廷隐的职务。

12 当初，柴克宏为宣州巡检使，开始到达时，城墙、护城河长年失修，战备器具都有损缺，官吏说："自从田頵、王茂章、李遇相继叛变，后来的人没有敢修治城池器械的。"柴克宏说："时代变换事情不同，哪有这种道理！"全部修缮完好。因此路彦铢攻城不克，听说吴程兵败，乙卯(二十二日)，撤退返回。南唐君主任命柴克宏为奉化节度使，柴克宏又请求领兵救援寿州，没有到达而去世。

13 河阳节度使白重赞因为天子南征，顾虑北汉有可能乘虚入侵，修治防御工事，并且向西京请求增兵。西京留守王晏起初不给军队，后又考虑事情发生在非常时期，于是亲自统率军队赶赴。白重赞因为王晏不是接受诏令前来，拒不接纳，派人对他说："令公您昔日在陕城归服，已立大功，河阳区区小城，不劳屈尊枉驾！"王晏羞愧而回。孟州、洛州的百姓，惊恐骚动了好几天。

14 南唐君主命令诸道兵马元帅齐王李景达领兵抵抗后周军队，任命陈觉为监军使，前武安节度使边镐为应援都军使。中书舍人韩熙载上书说："论信任，没有比亲王更可信的；论权重，没有比元帅更重要的，哪里用得上监军使呢！"南唐君主没听从。

派遣鸿胪卿潘承祐到泉州、建州召募矫健勇猛的人材，潘承祐推荐前永安节度使许文稹、静江指挥使陈德诚、建州人郑彦华、林仁肇。南唐君主任命许文稹为西面行营应援使，郑彦华、林仁肇都为将领。林仁肇是林仁翰的弟弟。

15 夏季，四月，甲子（初二），后周世宗任命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李重进为庐、寿等州招讨使，任命武宁节度使武行德为濠州城下都部署。

16 南唐右卫将军陆孟俊从常州领兵一万多人赶赴泰州，后周军队逃遁离去，陆孟俊收复泰州，派遣陈德诚守卫泰州。陆孟俊进攻扬州，屯驻在蜀冈，韩令坤丢弃扬州逃跑。后周世宗派遣张永德领兵救援，韩令坤再入扬州。世宗又派遣宋太祖皇帝领兵屯驻六合。宋太祖皇帝下令说："扬州士兵有过六合的，折断他的脚！"韩令坤这才有固守的决心。

世宗亲自到达寿春以来，命令各军昼夜攻城，长久未能攻克；适逢大雨，军营中水深数尺，攻城器材以及士兵损失逃亡很多，粮草运输接应不上，李德明超过期限没有到达，于是商议回师。有人劝说世宗往东巡视濠州，声称寿州已经攻破；世宗听从。己巳（初七），世宗从寿春沿着淮河东进，乙亥（十三日），到达濠州。

韩令坤在扬州城东击败南唐军队，擒获陆孟俊。当初，陆孟俊废黜马希萼拥立马希崇，诛灭原舒州刺史杨昭惲全家而取得杨家财产，杨家有个女儿长得美丽，陆孟俊把她献给马希崇。韩令坤进入扬州，马希崇把杨氏送给韩令坤，韩令坤宠爱她。已经抓获陆孟俊，给他带上脚镣手铐准备押送到世宗所在之处；杨氏站在竹帘下，突然捶胸痛哭，韩令坤惊讶而问她，回答说："陆孟俊昔日在潭州，杀死贱妾家人二百口，今日见到，请报冤仇。"韩令坤就杀了陆孟俊。

17 南唐齐王李景达领兵二万从瓜步渡过长江，距离六合二十余里，设置栅栏不再前进。后周众将领想出击，宋太祖皇帝说："他们设置栅栏固守，是怕我们啊。如今我们部众不满二千，倘若前往攻击，他们就看出我们人数的多少了；不如等待他们来而出击，必定可打败他们了。"过了几天，南唐出兵赶赴六合，宋太祖皇帝奋勇出击，大败敌军，杀死抓获近五千人，余下部众还有一万多，逃奔渡江，争船淹死的很多，于是南唐的精锐部队丧尽。

这场战斗，士兵有不卖力的。宋太祖皇帝假装督战，用剑砍那些作战不卖力的士兵的皮斗笠。第二天，普遍检查皮斗笠，上面有剑砍痕迹的有数十人，全部推出斩首，从此所部士兵没有敢不拼死作战的。

在此之前，南唐君主听说扬州失守，命令四周州军发兵夺取扬州。己卯（十七日），韩令坤奏报在湾头堰击败扬州军队一万多人，抓获滁州刺史秦进崇；张永德奏报在曲溪堰击败泗州军队一万多人。

18 丙戌（二十四日），后周世宗任命宣徽南院使向训为淮南节度使兼沿江招讨使。

涡口奏报新建浮桥落成。丁亥（二十五日），世宗从濠州前往涡口。

世宗锐意进取，打算亲自到扬州，范质等人认为军队疲乏粮食缺少，哭着劝谏而阻止。世宗曾经生翰林学士窦仪的气，想杀他；范质进去救窦仪，世宗远远望见，知道来意，立即起身避他，范质急步向前伏在地上，磕头进谏说："窦仪的罪不至于死，臣下身为宰相，导致陛下错杀近臣，罪都在臣下身上。"接着哭泣。世宗怒气消解，于是释放窦仪。

19 北汉在交城北山安葬神武帝刘旻，庙号为世祖。

20 五月，壬辰朔（初一），后周将涡口改为镇淮军。

21 丙申（初五），南唐永安节度使陈诲在南台江击败福州军队，俘虏斩首一千余级。南唐君主将永安军改名为忠义军。陈诲是陈德诚的父亲。

22 戊戌（初七），世宗留下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等围攻寿州，从涡口北上返归；乙卯（二十四日），到达大梁。

23 六月，壬申（十一日），后周赦免淮南各州关押的囚犯，废除南唐李氏不合理的赋税徭役，事情有不便利百姓的，委托州县官吏奏报。

24 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彰信节度使李继勋在寿州城南安营，南唐刘仁赡等候李继勋没有防备，出兵袭击，杀死士兵数百人，焚毁后周军队的攻城器具。

25 南唐驾部员外郎朱元利用奏报政事论述用兵策略，南唐君主认为他有才能，命他统领军队收复长江以北各州。

26 秋季，七月，辛卯朔(初一)，后周世宗任命周行逢为武平节度使，制置武安、静江等军事。周行逢既已兼管洞庭湖、湘水地区，于是就矫正前人的弊端，关心百姓生计，全部废除马氏的横征暴敛，贪官污吏扰民成为百姓祸害的全部革去，选择廉洁平正的官吏担任刺史、县令。

朗州地区华夏、蛮夷之民共同居住，刘言、王逵旧日将领大多骄横不法，周行逢一律用法制来管理，没有一点宽容姑息，众人既怨恨又恐惧。有个大将与其党羽十几人阴谋发动叛乱，周行逢知道此事，便设宴大会众将，在座位上擒获他，数落说："我穿布衣、吃粗粮，充实国库，正是为了你们，为何负心而谋反！今日宴会，是与你诀别！"立刻打死他，在座将领吓得双腿发抖。周行逢说："诸位没有罪过，都得应自己心安。"大家高兴地饮酒而结束。

周行逢足智多谋，善于抉发隐患，将吏士兵有阴谋作乱和叛变逃亡的，周行逢必定事先察觉，拘捕斩杀，因此部众对他十分敬畏。然而他生性多疑残忍，经常分头派人秘密探察各州情况，他派到邵州的人，没有情况可以报告，便只说刺史刘光委经常设宴饮酒。周行逢说："刘光委多次聚众宴饮，想算计我吧！"立即召回，杀死他。亲卫指挥使、衡州刺史张文表畏恐无辜获罪，请求解除兵权回归治所衡州，周行逢准许。张文表一年四季馈赠贡献十分丰厚，同时小心事奉周行逢身边亲信，因此得以免罪。

周行逢妻子郧国夫人邓氏，丑陋而刚强决断，善于操持生计，曾经规劝周行逢，用法太严的话别人就不会亲附。周行逢发怒说："你妇道人家知道什么！"邓氏不愉快，因此请求到乡村草房看守田园，于是不再回归府第官舍。周行逢屡次派人接她，不肯到来；有一天，她亲自带领家僮仆人前来交纳赋税，周行逢上前见她，说："我身为节度使，夫人为何如此自找苦吃！"邓氏说："赋税，是官家的财富。您身为节度使，不首先交纳赋税，用什么去做下面百姓的表率！再说你难道不记得当里正代人交纳赋税来免除刑杖拷打的时候了吗？"周行逢想同她回家，她不答应，说："您诛杀太过分，我常常担心有朝一日发生变化，乡村草房容易逃避藏匿。"周行逢又羞又气，他的僚属说："夫人说得有理，您应该接受。"

周行逢的女婿唐德要求补任官吏，周行逢说："你的才能不配做官吏，我如今私下照顾你倒是可以的；但如你当官不像样，我不敢用法来宽容你，那亲戚间的情谊就断绝了。"给他耕牛、农具而遣送回家。

周行逢年轻时曾经因事定罪受黥刑，发配辰州铜阮，有人劝说周行逢："您脸上刺有字，恐怕会被朝廷使者所嗤笑，请用药来除去。"周行逢说："我听说汉代有个黥布，并不因此妨碍他成为英雄，我何必为此感到羞耻呢！"

从刘言、王逵以来，多次起兵，将领官吏积累功劳以及所属羁縻州县的蛮夷部落首领，赏赐加封得到司徒、司马、司空三公散官头衔的数以千计。前天策府学士徐仲雅，从马希广被废黜以后，闭门不出，周行逢仰慕他，任命他代理节度判官。徐仲雅说："周行逢昔日在我手下做事，我怎么能做他幕府的官吏！"推辞有病而不到职。周行逢强迫威胁再三征召，当面授予任职文书，终究坚辞不就，周行逢发怒，将他流放到邵州，不久又召回。遇上周行逢生日，各府州分别派遣使者表示祝贺，周行逢面有骄色，对徐仲雅说："从我总领武平、武安、静江三府之后，四方比邻也都畏服我吗？"徐中雅说："侍中您管辖境内，满天太保，遍地司空，四邻八方哪能不畏服呢！"周行逢再次将他流放到邵州，最后没能使他屈服。有个叫仁及的僧人，得到周行逢信任，军府事务都参与，也加封为检校司空，娶了好几个妻子，出来进去开道跟从的排场如同王公一般。

27 辛亥(二十一日)，后周宣懿皇后符氏去世。

28 南唐将领朱元攻取舒州，后周刺史郭令图弃城逃跑。李平攻取蕲州。南唐君主任命朱元为舒州团练使，李平为蕲州刺史。朱元又攻取和州。

当初，南唐政府将茶、盐强行配给农民而征收粮食布帛，称为"博征"，又在淮南兴造营田，农民很吃苦头；及至后周军队到达，农民争相奉送牛酒来迎接慰劳。但后周将帅不体贴安抚，反而专门从事掳掠，把农民视为粪土草芥；农民都很失望，相互聚集在山林湖泽，建立城堡壁垒自己固守，操持农具作为武器，拼缀纸片作为铠甲，当时人称之为"白甲军"。后周军队讨伐他们，屡次被打败，先前所得到南唐各州，大多再为南唐所有。

南唐的救援部队在紫金山安营，与寿春城中的烽火遥相呼应。淮南节度使向训上奏请求派广陵的军队合力进攻寿春，等待攻克寿春城，再计划进取，后周世宗下诏同意。向训封好都府仓库交给扬州主管人员，命令扬州牙将部署在城中的巡逻，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扬州百姓感动喜悦，军队返回，有的人背着干粮送去。滁州守将也

弃城离去，都领兵赶赴寿春。

南唐众将请求占据险要来迎击后周军队，宋齐丘说："如此的话，怨仇就更深了。"于是命令众将各自退保坚守，不得擅自出击后周军队。因此寿春的围困益发紧急。齐王李景达军队到达濠州，远远地为寿州声援，军政命令都出于陈觉之手，李景达只是在文书末尾署名而已，拥有五万军队，却无决战之意，将领官吏畏惧陈觉，没有敢说的。

29 八月，戊辰（初九），端明殿学士王朴、司天少监王处纳撰成《显德钦天历》上奏。后周世宗诏令从来年开始施行。

30 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张永德屯驻下蔡，南唐将领林仁肇率水军、陆军救援寿春；张永德与他交战，林仁肇在船舱装满柴草，借着风势放火，打算烧毁下蔡浮桥，一会儿风向改变，南唐军队溃败退兵。张永德用铁索一千多尺，在距离浮桥十几步的地方，拦腰阻截淮水河道，并系上巨大的木头，因此南唐军队无法接近。

31 九月，丙午（十七日），后周世宗任命端明殿学士、左散骑常侍、权知开封府事王朴为户部侍郎，充任枢密副使。

32 冬季，十月，癸酉（十四日），李重进奏报南唐军队侵犯盛唐，铁骑都指挥使王彦升等击败来敌，斩首三千多级。王彦升是蜀人。

33 丙子（十七日），后周世宗对侍从大臣说："近代各朝征收粮食布帛，大多不等到收获、纺织完毕。"于是诏令三司，从今夏税在六月开始征收，秋税在十月开始征收，乡里民间感到便利。

34 山南东道节度使、守太尉兼中书令安审琦坐镇襄州十几年，到这时进京入朝，授官守太师，遣送返回镇所。上路以后，后周世宗问宰相："爱卿等送他了吗？"回答说："送到京城南面，安审琦深深感激皇上的恩德。"世宗说："近代各朝大多不用诚信对待诸侯，诸侯即使有想效忠尽节的，那路也无从可走。统治天下的人只要能不失信用，怕什么诸侯不心归诚服呢！"

35 壬午（二十三日），张永德奏报在下蔡击败南唐军队。当时南唐再次用水军进攻张永德，张永德夜晚命令善于游泳的士兵潜没到敌船底下，系上铁锁，发兵攻击，船只不能前进后退，淹死的南唐兵很多。张永德解下身上的金带赏给善于游泳的士兵。

36 甲申（二十五日），后周世宗任命宋太祖皇帝为定国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宋太祖皇帝表举渭州军事判官赵普为节度推官。

37 张永德和李重进关系不和，张永德秘密上表说李重进有外心，后周世宗不相信。当时两位将领各自握有重兵，众人心里担忧恐惧。李重进有一天单人匹马到张永德营帐，从容自如地欢宴饮酒，对张永德说："我和您有幸因是皇上的心腹而都做将帅，为何相互疑忌如此之深呢？"张永德的敌意于是消除，众人心里也踏实了。南唐君主闻讯，派人将封有书信的蜡丸带给李重进，用高官厚禄来引诱，书信中都是毁谤朝廷和策反离间的话；李重进将来信奏报。

当初，南唐使者孙晟、钟谟跟随世宗到达大梁，世宗待他们很优厚，每次朝会，让他们排在中书省官员的后面，时常召见，给他们喝美酒，询问南唐情况。孙晟只说："唐主畏服陛下神武，事奉陛下别无二心。"及至获得南唐蜡丸中的书信，世宗勃然大怒，召见孙晟，斥责他回答的不是实情。孙晟神色严正言辞激昂，只求一死。再问南唐国中虚实，缄口不答。十一月，乙巳（十七日），世宗命令都承旨曹翰送孙晟到右军巡院，再按世宗意思问他。曹翰与他饮酒；酒过几巡以后，和言悦色地问他，孙晟始终不说。曹翰于是对他说："我有敕书，赐相公自杀。"孙晟神色安祥，寻找朝袍朝笏，整理衣帽，向南叩拜说："臣下我谨以死报国。"于是赴刑。连同随从一百多人都杀死，钟谟贬为耀州司马。事后世宗怜惜孙晟的忠诚节操，后悔杀他，召回钟谟，授予卫尉少卿。

38 后周世宗召见华山隐士真源人陈抟，询问羽化升仙、冶炼金子的法术，陈抟回答："陛下是天子，应当以治理天下为己任，哪里用得着这些呢！"戊申（二十日），世宗遣送他回山，诏令州县长官经常看望问候。

39 十二月，壬申（十四日），后周世宗任命张永德为殿前都检点。

40 后周世宗分别命令宫中使者征发陈州、蔡州、宋州、亳州、颍州、宛州、曹州、单州等地壮丁民夫修筑下蔡城。

41 这一年，南唐君主诏令取消损害百姓特别严重的部分淮南营田。派遣郎中陈处尧携带厚礼渡海到契丹乞求出兵；契丹不能为南唐出兵，因而留下陈处尧不送还。陈处尧刚强直率，有口才善辩，时间久了，忿怒怨恨，多次当面指责契丹君主，契丹君主也不怪罪他。

42 后蜀陵州、荣州獠人造反，弓箭库使赵季文讨伐平定叛乱。

43 吴越王钱弘俶搜求境内的百姓当兵，烦劳骚扰颇多，明州刺史钱弘亿亲笔上疏恳切劝谏，吴越王于是撤消此举。

四年(丁巳，公元 957 年)

1 春季，正月，己丑朔(初一)，北汉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天会。任命翰林学士卫融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内客省使段恒为枢密使。

2 后周宰相多次请求册立皇子为王，世宗说："儿子们都还年幼；况且功臣的儿子都没加封，反而独自先封朕的儿子，能心安理得么！"

3 后周军队围攻寿春，连年没有攻下，城中粮食吃光。齐王李景达从濠州派遣应援使、永安节度使许文稹和都军使边镐、北面招讨使朱元领兵数万，沿淮水而上救援寿春，军队驻扎在紫金山，排列十几个营寨如同串连的珠子，与城中的烽火早晚相呼应，又修筑两旁有墙的通道直达寿春，准备运输粮食来供应城中，绵延横亘长达几十里。通道将要修到寿春城下，李重进拦截出击，大败南唐军，死的有五千人，夺取两个营寨。丁未(十九日)，李重进奏报。戊申(二十日)，世宗下诏宣布于下月亲临淮水之上。

刘仁赡请求让边镐守城，自己率领部众决一死战；齐王李景达不准许，刘仁赡因气抑郁成疾。刘仁赡的小儿子刘崇谏夜晚乘船准备渡到淮北，被军中小校抓获，刘仁赡命令腰斩，左右部将没有人敢去救，监军使周廷构在中门大哭来相救；刘仁赡不允许。周廷构又派人向夫人求救，夫人说："贱妾对崇谏不是不怜爱，然而军法不可徇私，名节不可亏损；倘若宽容他，刘氏就成为不忠之家，贱妾与刘公将有什么面目去见将吏士卒呢！"催促命令腰斩，然后收敛安葬，将吏士兵都感动流泪。

议事的人认为南唐援军还强大，大多请求撤兵，世宗怀疑所议。李毅卧病在家，二月，丙寅(初八)，世宗派范质、王溥前去与他商议，李毅上书，认为："寿春危难困苦，朝夕之间可以攻破，倘若皇上亲自出征，将士就会奋勇争先，南唐援军震惊恐慌，城中守军知道危亡，就必定可以攻下了！"世宗很高兴。

4 庚午(十二日)，后周世宗诏令有关部门另外制造祭器、祭玉等，命国子博士聂崇义探讨研究礼仪制度，画出图来。

5 甲戌(十六日)，后周世宗任命王朴暂时代理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事，任命三司使张美为大内都巡检，任命侍卫都虞候韩通为京城内外都巡检。

乙亥(十七日)，世宗从大梁出发。在这之前后周与南唐交战，南唐水军精锐敏捷，后周无法同它抗衡，世宗经常以此为恨。从寿春返回后，在大梁城西汴水岸边制造战舰数百艘，命令南唐投降士卒教北方兵水战，几个月以后，后周水军纵横江湖，出没水中，差不多胜过南唐水军。到这时，命令右骁卫大将军王环率领水军数千人从闵河沿颍水进淮水，南唐军队看见大为震惊。

乙酉(二十七日)，世宗到达下蔡；三月，己丑(初二)，夜晚，世宗渡过淮水，抵达寿春城下。庚寅(初三)早晨，亲自穿上盔甲，驻军紫金山南面，命令宋太祖皇帝攻击南唐先锋寨以及山北面的另一个营寨，全都击破，斩获三千多首级，掐断敌军通道，由此南唐军队首尾无法互相救援。到傍晚，世宗诏令分兵把守各个营寨，返回下蔡。

6 南唐朱元倚仗有战功，常常违抗元帅指挥；陈觉与朱元有矛盾，屡次上表说朱元反复无常，不可领兵，南唐君主任命武昌节度使杨守忠取代他。杨守忠到达濠州，陈觉用齐王李景达的命令，召见朱元到濠州计划军事，准备夺取他的兵权；朱元听说此事，异常愤怒，想要自杀，门下客人宋垍劝朱元说："大丈夫到哪里不能富贵，何必为了妻子儿女去死呢！"辛卯(初四)夜晚，朱元与先锋壕寨使朱仁裕等率领营寨中一万多人投降；副将时厚卿不服从，朱元杀死了他。

世宗考虑南唐其余部众会沿着水流向东溃逃，赶紧命令虎捷左厢都指挥使赵晁带领数千水军沿着淮水而下。壬辰(初五)早晨，世宗驻扎在赵步，众将攻击南唐紫金山营寨，大败唐军，杀死俘获一万多人，活捉许文稹、边镐、杨守忠。其余部队果然沿着淮水向东逃跑，世宗从赵步率领数百骑兵沿北岸追赶，众将率步兵、骑兵沿南岸追赶，水军从淮水中流而下，南唐军队战死淹死和投降的将近四万人，缴获船舰粮食兵器数以万计。黄昏时分，世宗奔驰到荆山洪，距离赵步二百多里。当夜，住宿在镇淮军，癸酉(疑误)，随从官员才到达。刘仁赡听说援兵溃败，气噎喉咙而叹息。

甲午(初七)，后周征发附近州县壮丁民夫修筑镇淮军城，建造两座城，中夹淮水，将下蔡浮桥迁移到两城之间，掐断濠州、寿州接应救援的道路。适逢淮水上涨，南唐濠州都监彭城人郭廷谓率水军沿淮水而上，想乘不备

之时突然袭击，焚毁浮桥；右龙武统军赵匡赞窥察知道，埋伏军队拦击，打败唐军。

南唐齐王李景达和陈觉都从濠州逃回金陵，只有静江指挥使陈德诚全军而还。

戊戌（十一日），后周世宗任命淮南节度使向训为武宁节度使、淮南道行营都监，领兵戍守镇淮军。

己亥（十二日），后周世宗从镇淮军再次前往下蔡。庚子（十三日），赐刘仁赡诏书，让他自己选择吉凶祸福。

南唐君主拟议亲自督率众将抵抗后周，中书舍人乔匡舜上书恳切劝谏，南唐君主认为动摇军心，流放抚州。南唐君主问神卫统军朱匡业、刘存忠防御策略，朱匡业背诵罗隐的诗道："时机到来天地都同力助祐，气运离去英雄也身不由己。"刘存忠认为朱匡业的话很对。南唐君主发怒，贬谪朱匡业为抚州副使，将刘存忠流放到饶州。不久他自己也居然不敢出行。

甲辰（十七日），后周世宗在寿春城北显示兵力。南唐清淮节度使兼侍中刘仁赡病得很重，不省人事，丙午（十九日），监军使周廷构、营田副使孙羽等以刘仁赡的名义起草表书，派遣使者拿着前来投降。丁未（二十日），世宗赐刘仁赡诏书，派遣阁门使方年人张保续入城宣示安抚，刘仁赡儿子刘崇让又出城告罪。戊申（二十一日），世宗大陈军旅，在寿春城北面接受投降，周廷构等抬着刘仁赡出城，刘仁赡躺着不能起来，世宗慰劳赏赐，又让他进城养病。

庚戌（二十三日），将寿州府治迁到下蔡，赦免州境内死罪以下全部囚犯。州中百姓因受到南唐刑法处理而聚集山林的，一并召回让他们重操旧业，不加问罪；有曾经被他们伤害过的，不得报仇打官司。昔日政令有不便于百姓的，命令本州条陈奏报。辛亥（二十四日），任命刘仁赡为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制书内容大致说："对事奉的君主竭尽忠诚，高风亮节没有欠缺，前代名臣良将，能有几人可以比拟！朕讨伐叛逆，得到你才真正值得称道。"当日，刘仁赡去世，追赐爵位为彭城郡王。南唐君主闻悉，也追赠刘仁赡为太师。世宗又将清淮军改为忠正军来表彰刘仁赡的节操，任命右羽林统军杨信为忠正节度使、同平章事。

7 前许州司马韩伦，是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的父亲。韩令坤兼领镇安节度使，韩伦居住在陈州，干预当地政事，贪污违法，成为官府、百姓的祸患，被人起诉，韩令坤屡次为他哭泣求情。癸丑（二十六日），后周世宗下诏韩伦免于处死，流放沙门岛。

韩伦后来得到赦免返回，居住洛阳，与光禄卿致仕柴守礼以及当时将相王溥、王晏、王彦超的父亲交游相处，依仗权势恣意横行，洛阳百姓怕他们，称作"十阿父"。世宗成为太祖继承人，别人不敢说他是柴守礼的儿子，只以长舅看待柴守礼，给他优厚的俸禄给养，但未曾到达大梁；柴守礼曾经因一点小小的忿恨而杀人，官吏不敢查究，世宗知道而不过问。

8 后周世宗诏令打开寿州粮仓救济饥民。丙辰（二十九日），世宗北上返回；夏季，四月，己巳（十二日），到达大梁。

9 后周世宗诏令修缮永福殿，命令宦官孙延希监督工程。丁丑（二十日），世宗到达修缮场所，看到役徒有使用木片削成的勺子，在瓦片中盛饭吃的，勃然大怒，将孙延希在街市斩首。

10 后周世宗攻克秦州、凤州后，将后蜀士兵数千人组建为怀恩军。乙亥（十八日），派遣怀恩指挥使萧知远等率领将士八百多人向西返回。

11 壬午（二十五日），李榖抱病入朝谒见，世宗命令不必下拜，让他坐在天子座位的旁边。李榖恳切辞去俸禄职位，但世宗不答应。

12 甲申（二十七日），后周将江南投降的士兵分编成六军、三十指挥，号称怀德军。

13 乙酉（二十八日），后周世宗诏令疏通汴水让其向北流入五丈河，从此齐、鲁一带的船只都能直达大梁。

14 五月，丁酉（十一日），后周世宗任命宋太祖皇帝兼领义成节度使。

15 后周世宗诏令因法律条令文字古奥艰深难以明白，格式、敕令繁杂众多互不统一，命令御史知杂事张湜等训诂诠释，缜密编定为《刑统》。

16 南唐郭廷谓率领水军切断涡口浮桥，并且在定远偷袭击败武宁节度使武行德，武行德仅仅自己逃脱。南唐君主任命郭廷谓为滁州团练使，充任上淮水陆应援使。

17 后蜀人大多议论左右卫圣马步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廷珪担任将领而兵败覆没，不应该再统领军队；李廷珪自己也请求罢免。六月，乙丑（十日），后蜀君主诏令李廷珪加官检校太尉，罢去军队职务。李太后因为统领军队的将帅大多不是合适人选，就对后蜀君主说："我从前看见唐庄宗跨越黄河与梁朝作战，以及先帝在太原任职，其后平定西川、东川，各位将领没有重大战功，不得统领军队，所以士兵畏惧服从。如今王昭远

出身役徒下人，伊审征、韩保贞、赵崇韬都是膏粱纨袴、乳臭未干的贵胄子弟，素来不熟悉军事，只是因为旧日恩宠而置于常人之上，平时谁敢说他们，然而一旦边疆有战事，他们怎么能抵御入侵大敌呢！按我的观察，只有高彦俦是光帝在太原时的老人，终究不会背负您，其余均不值得重用。”后蜀君主没能听从。

18 丁丑(二十二日)，后周世宗任命前华州刺史王祚为颍州团练使。王祚是王溥的父亲。王溥担任宰相，遇到王祚有宾客，王溥经常穿着朝服立着侍候，客人们坐在席上很不安，王祚说：“犬子不值得诸位为他起身。”

19 秋季，七月，丁亥(初二)，后周世宗处理定远军和寿春城南的失败，任命武宁节度使兼中书令武行德为左卫上将军，河阳节度使李继勋为右卫大将军。

20 北汉君主开始设立祖宗七庙。

21 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毅卧病二年，前后共九次上表辞职；八月，乙亥(二十一日)，后周世宗诏令免去李毅同平章事之职保留原官，让他每月坐着轿子到便殿一次，议论朝廷政事。

22 后周世宗任命枢密使、户部侍郎王朴为检校太保，充任枢密使。

23 怀恩军到达成都，后蜀君主派遣梓州别驾胡立等八十人向东返回，并且致书信表示感谢，请求通使友好。癸未(二十九日)，胡立等人到达大梁。后周世宗因为后蜀君主采用对等礼节，便不回复他；后蜀君主闻悉后，发怒说：“朕为天子在郊外祭祀天地的时候，你还在当盗贼，怎么敢如此无礼！”

24 九月，中书舍人窦俨上书请求命令有关官员研讨纂集古今的礼仪，撰作《大周通礼》，考究校正黄钟律度，撰作《大周正乐》。同时认为：“治理政事的根本，没有比选择人材更重要的；选择人材的重点，没有比挑选宰相更首要的。自从唐朝末年以来，轻易赐爵封官，刚担任宰相辅佐天子处理朝政，便立即兼领司徒、司空、司马三公和仆射的官位。因此许多人在没得到职位时，就一门心思追逐猎取；得到职位以后，就专以沉默寡言、明哲保身为事，只考虑如何解脱耗神费力的政务，守住位高权重的官职，整天逍遥在园林亭台之中，保护家族的平安。请求命令现任宰相至尚书省六部尚书、中书省及门下省给事中、中书舍人以上，各自荐举所知道的人材。倘若陛下平素知道其人贤能，自己可以提拔任用；倘若不清楚，暂且让其人以原来官位暂时主持政事。用一年左右的时间，考察他的职责业绩，倘若果真能够胜任，他原来的官位已经高了，就正式授予平章事；倘若原来的官位不高，就再稍加提升，代理主持政事照旧。倘若有不称职的，就罢免他处理政事的资格，追究荐举者的责任。此外，在朝做官的班次行列之中，有名额而无职责的占了大半，请求衡量他们的才能本领，授官出外任职，在实际事务中试用，回京入朝后按原职登录叙用，考察他的政绩，能干的提拔，无能的贬黜。”又请求：“让盗贼自己相互检举揭发，将被告发者的一半财产赏给告发者；或有亲戚替他自首的，就判处他的党徒同伙而赦免所自首者。像这样，盗贼就不能聚集了。另外，新郑的乡村组织成义营，分别设立将佐，一户当盗贼，就连累一村，一户遭遇盗抢，就怪罪一将。每当有盗贼发生，就击鼓举火，成年男子云集出事地点，盗贼少而百姓多，便没有能漏网逃脱的。如此邻近县乡盗贼充斥而新郑全境独自肃清盗贼。请求下令其也州县都仿效新郑，这也是阻止盗贼的一个办法。同时，历朝以来，多次颁下诏书，听凭农民在旧田以外多种广耕，只交纳旧税，但等到农民已经种上，官吏就丈量田亩而增税。所以农民都怀疑惧怕而田地不再开辟。实行政令的先决条件，没有比诚实信用更重要的，如果信用卓著，田地就不会不扩大，田地扩大粮食就增多，粮食增多藏在农民手里就如同藏在官府一样。”又说：“陛下南下征伐长江、淮水流域，一举而取得八个州，再次出征而平定寿春，神威所至之处，前面无有强敌对手。如今以多击少，以治伐乱，势必攻无不克，只是行动上贵在神速，对方的百姓就可免于俘获斩首的灾难，这里的百姓则能消除辗转运输的困苦。”世宗阅后认为好。窦俨是窦仪的弟弟。

25 冬季，十月，戊午(初五)，后周设立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等科荐举人材。

26 癸亥(初十)，北汉麟州刺史杨重训率城投降，后周世宗任命他为麟州防御使。

27 己巳(十六日)，后周世宗任命王朴为东京留守，准许他根据情况机断行事。任命三司使张美充任大内都点检。

壬申(十九日)，世宗从大梁出发。十一月，丙戌(初四)，到达镇淮军，当夜五更，渡过淮水。丁亥(初五)，到达濠州城西。濠州东北十八里有个滩，南唐人在滩上设置栅栏，四周环水据以固守，认为后周军队必定无法渡河。戊子(初六)，世宗亲自攻打，命令内殿直康保裔率领全副武装士兵数百人，乘着骆驼涉水，宋太祖皇帝率领骑兵随后，于是拔取。李重进攻破濠州南关城。癸巳(十一日)，世宗亲自进攻濠州，王审琦攻取了南唐军水寨。南唐军队在城北面聚集数百条战船，又在淮水中竖起大木头来阻拦后周军队。世宗命令水军进攻，拔掉大木头，

烧毁战船七十多艘，斩首二千多级，又攻破城外的羊马墙工事，城中震动恐慌，丙申（十四日）夜晚，南唐濠州团练使郭廷谓上表给后周世宗说："臣下家在江南，如今倘若马上投降，恐怕被唐人诛灭全族，请求先派遣使者到金陵请命，然后出城投降。"世宗答应了他。辛丑（十九日），世宗听说南唐有数百艘战船在涣水东面，准备救援濠州，便亲自领兵夜晚派出水军、陆军进攻。癸卯（二十一日），在洞口大败南唐军队，斩首五千余级，投降士兵二千多人，后周军队乘势击鼓向东行进，所到之处都被攻克。乙巳（二十三日），到达泗州城下，宋太祖皇帝先攻城南，乘势焚烧城门，攻破水寨和月城。世宗住在月城楼上，监督将士攻打泗州城。

28 北汉君主从即位以来，正忙于安定国内，没空对外攻略。当月，契丹派遣大同节度使、侍中崔勋领兵来会合北汉军队，准备共同入侵后周，北汉君主派遣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存璟领兵会合崔勋的军队，南下侵犯潞州，到达城下而返回。北汉君主知道契丹靠不住而不敢立即与之断绝关系，便赠送给崔勋很丰厚的礼物。

29 十二月，乙卯（初三），南唐泗州守将范再遇率城投降，后周任命范再遇为宿州团练使。世宗亲自到达泗州城下，禁止军中割草打柴的人不得侵犯农民田地，农民都感激喜悦，争相献送粮草；攻克泗州以后，没有一名士兵敢擅自入城。世宗闻悉南唐数百艘战船停泊在洞口，派遣骑兵侦察，南唐军队退守清口。

戊午（初六），世宗亲自率领警卫部队从淮水北岸挺进，命令宋太祖皇帝率领步兵、骑兵从淮水南岸挺进，众将率领水军从淮水中流挺进，共同追击南唐军队。当时淮水之滨长久没有行人，芦苇茂密如织，到处沼泽沟坑，士兵凭借胜利的气势跋涉泥泞争相前进，都忘却了劳累。庚申（初八），追上南唐军队，边打边进，金钲的声音传到周围数十里。辛酉（初九），到达楚州西北，大败南唐军。南唐军队有沿淮水向东而下的，世宗亲自追赶，宋太祖皇帝担任前锋，出行六十里，擒获南唐保义节度使、濠、泗、楚、海都应援使陈承昭而返归。所缴获的战船除去烧毁沉没之外共得三百多艘，士兵斩杀淹死之外共俘七千多人，南唐人在淮水上的战舰，全在这场战斗中歼灭了。

郭廷谓的使者从金陵回来，得知南唐朝廷不能救援，便命令录事参军鄱阳人李延邹起草投降表书。李延邹用忠义来斥责郭廷谓，郭廷谓用兵器相逼，李延邹将笔掷地说："大丈夫最终决不辜负国家去为叛臣写投降表书！"郭廷谓杀死他，率濠州投降，后周得到兵员万人，粮食数万斛。南唐君主用官位赏赐李延邹的儿子。

壬戌（十日），世宗渡过淮水，到达楚州，在城西北安营。

乙丑（十三日），南唐雄武军使、知涟水县事崔方迪投降。

丙寅（十四日），任命郭廷谓为亳州防御使。

戊辰（十六日），世宗进攻楚州，攻克城外的月城。

庚午（十八日），郭廷谓在行宫拜见，世宗说："朕南下征伐以来，江南众将相继战败逃亡，只有爱卿能切断涡口浮桥，击破定远寨，用以报答国家的战功足够了。濠州是个小城，派李璟自己把守，能守住吧！"派他率领濠州军队进攻天长。世宗派遣铁骑左厢都指挥使武守琦率领数百骑奔赴扬州，到达高邮；南唐人焚烧扬州全部官府民宅，驱赶扬州百姓向南渡过长江，几天以后，后周军队到达，城中只剩下十几个手脚不便的瘫病患者，癸酉（二十一日），武守琦将情况报告。

世宗闻悉泰州没有防备，派兵袭击。丁丑（二十五日），拔取泰州。

30 南汉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膺去世。

31 南汉君主闻悉唐军屡遭失败，忧愁溢于言表，派遣使者向后周进贡，道路被湖南所阻塞，于是建造战舰，进行军事准备；不久纵酒狂饮，说："我自身能免于战火，就很幸运了，还有什么闲暇来考虑后代呢！"

32 南唐使者陈处尧在契丹，禀报契丹君主请求南下太原游玩，北汉君主对他厚礼相待；停留数日，北上返回，陈处尧最终死在契丹。

（李解民　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第二百九十四卷

后周纪五　后周世宗显德五年（戊午，公元 958 年）

1 春季，正月，乙酉（初三），后周撤销匡国军。

2 南唐改年号为中兴。

3 丁亥(初五),后周右龙武将军王汉璋奏报攻克海州。

4 己丑(初七),后周世宗任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代理扬州军府事务。

5 后周世宗打算率领战舰从淮水进入长江,但受到北神堰阻挡,没法渡过,就打算开凿楚州西北的鹳水来通淮水、长江的河道。派遣使者巡视,回来说地形条件不便利,预计费工很多。世宗亲自前往视察,口授工程规划,征发楚州民夫疏通河道,十天便完成,化费工日很少,数百艘巨大战舰都直接到达长江,南唐人大为惊讶,认为神奇。

6 壬辰(初十),后周攻取静海军,开始打通与吴越的陆路。在这之前世宗派遣左谏议大夫长安人尹日就等人出使吴越,跟他们说:"爱卿此去虽然还要泛舟过海,但等到回来,淮南已经平定,必当从陆上返回了。"不久果真如此。

7 甲辰(二十二日),后蜀右补阙韋九龄谒见后蜀君主,说政事没有治理好,是由于奸人佞臣在朝廷专权。后蜀君主问这奸人佞臣是谁,韋九龄手指李昊、王昭远来回答。后蜀君主发怒,认为韋九龄是毁谤大臣,贬为维州录事参军。

8 后周军队进攻楚州,经过四十天,南唐楚州防御使张彦卿仍然坚守而无法攻下;乙巳(二十三日),后周世宗亲自监督众将攻城,住宿在城下,丁未(二十五日),攻克楚州。张彦卿与都监郑昭业仍然率领部众抵抗战斗,弓箭刀剑都用光了,张彦卿举起折椅来搏斗而死去,所部一千多人,至死没有一人投降。

9 荆南高保融派遣指挥使魏璘率领战船百艘顺长江东下会同后周征伐南唐,到达鄂州。

10 庚戌(二十八日),后蜀在果州设置永宁军,将通州隶属永宁军。

11 南唐将天长县改为雄州,任命建武使易文赟为刺史。二月,甲寅(初二),易文赟率城投降。

12 戊午(初六),后周世宗从楚州出发;丁卯(十五日),到达扬州,命令韩令坤征发民夫一万多,在原城东南角修筑小城来作为扬州治所。

13 乙亥(二十三日),后周黄州刺史司超奏报与控鹤右厢都指挥使王审琦进攻南唐舒州,擒获舒州刺史施仁望。

14 丙子(二十四日),后周建雄节度使真定人杨廷璋奏报在隰州城下击败北汉军队。当时隰州刺史孙议突然死亡,杨廷璋对都监、闲厩使李谦溥说:"如今皇上南下征伐,隰州没有守将,河东北汉必生觊觎之心,倘若奏报请示等待回复,隰州孤城就危险了。"立即签署书牒命李谦溥代理隰州军政,李谦溥到达后就进行守城准备。不久,北汉军队果然到来,众将请求迅速救援,杨廷璋说:"隰州城池坚固,守将杰出,不容易攻克。"北汉军队攻城久攻不下,杨廷璋估计他们疲惫困乏没有准备,暗中与李谦溥约定,各招募敢死士兵一百多人深夜偷袭敌营,北汉军队惊慌溃逃,斩首一千多级;北汉军队于是撤退离去。

15 三月,壬午朔(初一),后周世宗前往泰州。

16 丁亥(初六),南唐实行大赦,改年号为交泰。

17 南唐皇太弟李景遂前后共十次上表请求辞去继承人地位,并且说:"如今国家危难不能匡扶,请求出宫就任一方藩镇。燕王李弘冀是嫡长子又有军功,应该当继承人,谨奏奉上皇太弟的宝册。"齐王李景达也因为军队溃败辞去元帅之职。南唐君主于是封李景遂为晋王,加官天策上将军、江南西道兵马元帅、洪州大都督、太尉、尚书令,任命李景达为浙西道元帅、润州大都督。李景达因浙西正在用兵,坚决推辞,改任抚州大都督。南唐君主立李弘冀为皇太子,参预决定各种政务。李弘冀为人多疑尖刻,李景遂手下人还有没出东宫的,立即斥退赶走。他弟弟安定公李从嘉畏惧李弘冀,不敢参预政事,专门以书籍作为自我娱乐。

18 辛卯(十日),后周世宗前往迎銮镇,屡次到达长江口,派遣水军攻击南唐军队,打败敌军。世宗听说南唐数百艘战舰停泊在东沛州,将要赶赴入海口扼守通往苏州、杭州的路,便派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钊带领步兵、骑兵,右神武统军宋延渥带领水军,沿江而下。甲午(十三日),慕容延钊奏报在东沛州大败南唐军队;世宗派遣李重进率领军队赶赴庐州。

南唐君主闻知世宗在长江岸畔,恐怕就要南下渡江,又耻于贬降帝号改称藩臣,于是派遣兵部侍郎陈觉奉持表章,请求传位给太子李弘冀,让他听从后周的命令。当时淮南只有庐州、舒州、蕲州、黄州没有攻下,丙申(十五日),陈觉到达迎銮镇,看到后周军队的强盛,向世宗禀报,请求派人渡过长江拿取表章,进献四州土地,划江为界,来要求休战,言辞旨意非常悲哀。世宗说:"朕兴师出兵本只为取得江北之地,你的君主能够率国归附,朕

还要求什么呢!”陈觉叩拜道谢而退下。丁酉(十六日),陈觉请求派遣他的属官阁门承旨刘承遇前往金陵,世宗赐给南唐君主书信,说“皇帝恭问江南国主”,安慰接纳他。

戊戌(十七日),吴越奏报派遣上直指挥使、处州刺史邵可迁和秀州刺史路彦铢率领四百艘战舰、一万七千多士兵驻守通州南面江岸。

南唐君主再派刘承遇奉送表章自称唐国主,请求献出长江北面庐、舒、蕲、黄等四州,每年献送贡品十万。于是长江以北全部平定,得到十四个州、六十个县。

庚子(十九日),世宗赐给南唐君主书信,告以:“沿长江各支军队和在两浙、湖南、荆南的军队都当撤回,其中庐州、蕲州、黄州三路军队,也下令把军队收回到近郊以外。等到三州城中将吏士兵及其家属上路南归以后,可以派人召唤我军将校并将城市都邑交付给他们。长江的船只有需要来往的,一并让他们到北岸来拉走。”辛丑(二十日),陈觉告辞上路,世宗又赐给南唐君主书信,告诉他不必把君位传给儿子。

壬寅(二十一日),世宗从迎銮镇再次前往扬州。

癸卯(二十二日),后周世宗诏令吴越、荆南军队各自返回本地;赐给钱弘俶犒劳军队的绢帛三万匹,赐高保融一万匹。

甲辰(二十三日),在庐州设置保信军,任命右龙武统军赵匡赞为节度使。

丙午(二十五日),南唐君主派遣冯延巳贡献银、绢、钱、茶、谷总共百万以犒劳军队。

己酉(二十八日),后周世宗命令宋延渥率领水军三千人沿江而上巡逻警戒。

庚戌(二十九日),敕令已故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已故升府节度使徐温等人的墓全都根据需要给予守墓民户;其余江南群臣有先人坟墓在长江以北的,也委托所在地方长官按时检查。

辛亥(三十日),南唐君主派遣临汝公徐辽代表自己前来献送祝寿礼品。

19 当月,疏通汴口,引导黄河支流直达淮水,于是长江、淮水的船只开始直通东京。

20 夏季,四月,乙卯(初四),后周世宗从扬州北上返回。

21 后周大梁新造太庙建成。庚申(初九),神主牌位放入太庙。

22 辛酉(十日)夜晚,吴越钱唐城南起火,延及内城,官家府第百姓房舍几乎烧尽。壬戌(十一日)清晨,大火即将烧到镇国仓,吴越王钱弘俶长期患病,自己勉强支撑着出去救火。大火止熄,钱弘俶对左右的人说:“我的病因这场火灾而痊愈。”众人的心稍许得到安慰。

23 后周世宗南下征伐,契丹军队乘虚入侵。壬申(二十一日),世宗到达大梁,命令张永德领兵到北部边界防备御敌。

24 五月,辛巳朔(初一),发生日食。

25 后周世宗颁诏赏赐南下征伐的士兵和淮南新近归附的百姓。

26 辛卯(十一日),后周世宗任命宋太祖皇帝兼领忠武节度使,调任安审琦为平卢节度使。

27 成德节度使郭崇进攻契丹束城,拔取,以此回报契丹军队的入侵。

28 南唐君主为避后周世宗祖先名讳,改名为景。下令取消帝号,只称国主,所有原来的天子仪仗规制都有所降低贬损,取消交泰年号,改用后周年号历法,并向太庙报告。左仆射、同平章事冯延巳免职后为太子太傅,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严续免职后为少傅,枢密使、兵部侍郎陈觉免去同平章事保留原来官职。

当初,冯延巳用夺取中原的策略来劝说南唐君主,因此得到宠幸。冯延巳曾经嘲笑南唐烈祖息兵是心胸狭窄,说:“安陆所丧失的才几千士兵,就为之禁食叹息有十天,这是乡村田舍老翁的见识度量,怎么能与他成就大事!哪像如今皇上几万大军风餐露宿在野外,而自己打球玩耍取乐与平日没有两样,真是英明的君主啊!”冯延巳与他的同党谈论时,总是把治理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互相唱和呼应。翰林学士常梦锡多次上言说冯延巳等人浮夸荒诞,不可信任;南唐君主不听从,常梦锡说:“奸臣的话好似忠言,陛下如果再不觉悟,国家必定灭亡了!”及至向后周臣服,冯延巳党羽相互言谈,有称后周为大朝的,常梦锡大笑说:“诸位平常想引导国君成为统治天下的唐尧、虞舜,哪里想得到今日却自称小朝廷呢!”众人沉默无语。

自从南唐君主归附中原,后周世宗只通过对方使者赐给书信,还未曾派遣使者到唐国。己酉(二十九日),方始命令太仆卿冯延鲁、卫尉少卿钟谟出使到南唐,赐给御衣、玉带等物品以及犒劳军队的绢帛十万匹,并赐当年的《钦天历》。

刘承遇从金陵返回,南唐君主派陈觉禀报世宗,因为江南地区没有盐卤之田,希望得到海陵监归属江南来

供应军需。世宗说:"海陵在长江北岸,难以归属江南而使南、北官吏交错杂居,应当另有安排。"到这时,诏令每年拨出三十万斛盐给江南地区,所俘获的江南士兵,渐渐地释放回国。

29 六月,壬子(初二),后周昭义节度使李筠奏报出击北汉石会关,攻拔北汉六个寨子。乙卯(初五),晋州奏报都监李谦溥出击北汉,攻破孝义。

30 荆南高保融派遣使者劝说后蜀君主向后周称臣,后蜀君主回复说去年派胡立送致书信给后周而未予答复。

31 秋季,七月,丙戌(初七),后周开始实行《大周刑统》。

32 后周世宗准备平均田租,丁亥(初八),将元稹《均田图》普遍赐发各地。

33 闰月,南唐清源节度使兼中书令留从效派遣牙将蔡仲赍穿着商人服装,把绢帛表章夹放在皮带中间,从偏僻小路前来称臣。

34 南唐江西元帅晋王李景遂到洪州赴任,因当时正在用兵,奏请委派大臣作为自己的副手,南唐君主任命枢密副使、工部侍郎李征古为镇南节度副使。李征古傲慢凶狠专横跋扈,李景遂虽然宽容仁厚,但时间长了也不堪忍受,经常想斩了李征古,然后到有关执法部门自首,被左右人劝谏而住手,李景遂惆怅恍惚闷闷不乐。

太子李弘冀住在东宫多有不法行为,南唐君主发怒,曾经用击球木棍打他说:"我应当重新召回李景遂。"昭庆宫使袁从范跟从李景遂为洪州都押牙,有人向李景遂说袁从范儿子的坏话,李景遂想杀他,袁从范因此产生怨恨。李弘冀闻知,秘密支使袁从范毒杀李景遂;八月,庚辰(初二),李景遂打马球口渴得很,袁从范送上饮料,李景遂喝下而死去。还没等到收殓,身体已经溃烂。南唐君主不知详情,追赠皇太弟,谥号为文成。

35 辛巳(初三),南汉中宗刘晟去世,长子刘继兴即皇帝位,改名为铱,改年号为大宝。刘铱十六岁,国事全部由宦官玉清宫使龚澄枢和女侍中卢琼仙等人裁决,朝廷台、省各部官员只是虚有其名而已。

36 甲申(初六),南唐开始在大梁设置进奏院。

37 壬辰(十四日),后周世宗命令西上阁门使灵寿人曹彬出使吴越,赐给吴越王钱弘俶二百副骑兵钢铠甲、五百副步兵钢铠甲和其它兵器。曹彬事情完毕即刻返回,不接受馈赠,吴越人划着轻便小船追送礼品,推辞再三,曹彬说:"我最终仍不接受,这是沽名钓誉啊。"全部登录礼品数量,返归后献上。世宗说:"以前奉命出使的人,索求没个满足,使得四方之人轻视朝廷命令。爱卿能够如此,非常好;然而别人既已将此馈赠爱卿,爱卿自可取走。"曹彬这才跪拜接受,全部散发给亲近熟人,家中一点没留。

38 辛丑(二十三日),冯延鲁、钟谟从南唐而来,南唐君主亲书表章感谢皇恩,表章大致说:"天地的恩泽真厚啊,父母的恩泽真深啊,子女无法感谢父母,人们怎么报答天地,只有赤诚之心,可以回报大恩大德。"又请求与四方藩镇同列,降赐诏书。又说:"有情况让钟谟上奏,乞求让他早日返回。"南唐君主又让钟谟禀报世宗,打算传位给太子。九月,丁巳(初九),后周世宗任命冯延鲁为刑部侍郎、钟谟为给事中。南唐君主又派遣吏部尚书、知枢密院殷崇义前来祝贺世宗生日天清节。

39 后周世宗谋划伐后蜀,冬季,十月,己卯(初二),任命户部侍郎高防为西南面水陆制置使、右赞善大夫李玉为判官。

40 甲午(十七日),后周世宗将冯延鲁和左监门卫上将军许文稹、右千牛卫上将军边镐、卫尉卿周廷构送归给南唐。南唐君主因许文稹等人都是打败仗的俘虏,弃置不再任用。

41 荆南高保融再次给后蜀君主去信,规劝他向后周投降称臣,后蜀君主召集将相商议此事,李昊说:"听从他就是国君先父的耻辱,违背他周朝军队必定到达,众将能够抵御周军吗?"众将都说:"依靠陛下的圣明,江山的险固,岂能望风投降!秣马厉兵长期战备,正是为了今日抵御外敌。我们请求用生命来保卫国家!"丁酉(二十日),后蜀君主命令李昊起草回信,尽情陈辞拒绝劝降。

42 后周世宗诏令左散骑常侍须城人艾颖等三十四人分别视察各州,按地多少均衡确定田租。庚子(二十三日),诏令各州合并乡村,一般以百户为一团,每团设置年老的团长三人。世宗留意农事,用木头刻成耕田农夫、养蚕农妇,安放在宫殿庭院中。

43 后周世宗命令武胜节度使宋延渥率领水军巡视长江。

44 荆南高保融上奏,听说王师将要征伐后蜀,请求率领水军赶赴三峡,后周世宗诏令嘉奖他。

45 十一月,庚戌(初四),后周世宗敕令窦俨编纂《大周通礼》、《大周正乐》。

46 辛亥(初五),南汉将文武光明孝皇帝安葬在昭陵,庙号为中宗。

47 乙丑(十九日),南唐君主又派遣礼部侍郎钟谟入朝谒见。

48 李玉到达长安,有人说:"蜀归安镇在长安南面三百多里,可以偷袭夺取。"李玉听信这话,投牒给永兴节度使王彦超,索求二百士兵,王彦超认为归安道路险恶狭窄难以攻取,李玉说:"我自奉有密旨。"王彦超不得已给他二百士兵。李玉带领士兵前往,十二月,后蜀归安镇遏使李承勋占据险要地形拦击,斩杀李玉,他的士兵全部覆没。

49 乙酉(初九),后蜀君主任命右卫圣步军都指挥使赵崇韬为北面招讨使,丙戌(十日),任命奉銮肃卫都指挥使、武信节度使兼中书令孟贻业为昭武、文州都招讨使,左卫圣马军都指挥使赵思进为东面招讨使,山南西道节度使韩保贞为北面都招讨使,领兵六万,分别驻守要害地段来防御后周。

50 丙戌(十日),后周世宗诏令所有各种课户和僦户一律统归州县管理,所有幕职官、州县官从今开始一律由州县开支俸钱和粮食。

51 当初,南唐太傅兼中书令楚公宋齐丘大肆拉帮结伙、培植党羽,想以此垄断朝政大权,浮躁急进之士争相攀附,推崇夸奖宋齐丘为国家元老。枢密使陈觉、副使李征古倚仗宋齐丘的势力,尤其骄横傲慢。及至许文稹等在紫金山溃败,陈觉与宋齐丘、李景达从濠州逃跑回来,国中之人非常恐惧。南唐君主曾经感叹说:"我的国家一刹时竟到了这个地步!"因而流下眼泪。李征古说:"陛下应当整顿军队来抵抗敌人,流泪哭泣干什么!难道是喝酒过量了吗,还是奶妈没到呢?"南唐君主脸色大变,而李征古言谈举止仍从容自如。适逢司天奏报:"天象有大变,人主应该避位祈求消灾。"南唐君主于是说:"祸乱灾难正频繁,我想放弃君位摆脱政务,让心境处于淡泊寂静之中,但可以将国家托付给谁呢?"李征古说:"宋公是治理国家的高手,陛下如果讨厌政务,何不把国家交授给他!"陈觉说:"陛下深居在宫中,国家大事都委托给宋公,先处理后报告,我们时常入宫侍候,只谈释迦牟尼、老子罢了。"南唐君主心中怨恨,立即命令中书舍人豫章人陈乔起草诏书实行。陈乔恐惧不安请求谒见,说:"陛下一旦签署这项诏令,我便不再能见陛下了。"就极力陈述不可如此的道理。南唐君主笑着说:"你也知道那样不行吗?"于是作罢,因此借晋王出任藩镇之机,任命李征古为他副手,陈觉从后周返回,也被撤销朝廷近臣之职。

钟谟平素与李德明要好,因为李德明的死而怨恨宋齐丘;及至奉命出使回归南唐,对南唐君主进言道:"宋齐丘乘国家危难,便马上图谋篡国夺位,陈觉、李征古当他的帮手,天理不容。"陈觉从后周回来,伪造后周世宗命令对南唐君主说:"听说江南多年抗拒诏令,都是宰相严续的主意,必当替我斩了他。"南唐君主明知陈觉素来与严续有矛盾,本来就不相信他的话。钟谟请求到后周核对,南唐君主于是通过钟谟回复命令,上言说:"长时间抗拒王师,都是我的愚昧糊涂,不是严续的罪过。"后周世宗闻悉,大为惊讶,说:"确实如此的话,那严续乃是忠臣,朕为天下之主,岂能教唆人杀害忠臣呢!"钟谟回国,将情况禀报南唐君主。

南唐君主打算诛杀宋齐丘等人,又派遣钟谟入朝向后周世宗禀报。世宗因为是别国的臣子,不置可否。己亥(二十三日),南唐君主命令知枢密院殷崇义起草诏书公布宋齐丘、陈觉、李征古的罪恶,允许宋齐丘返归九华山旧日隐居之地,官职爵位全部照旧;陈觉被贬谪授于国子博士,送往宣州安置;李征古削夺官职爵位,赐命自杀;他们的党羽都不作追究。派遣使者向后周报告。

52 丙午(三十日),后蜀任命峡路巡检制置高彦俦为招讨使。

53 平卢节度使、太师、中书令陈王安审琦的车夫安友进同安审琦的爱妾私通,这个侍妾怕事情泄露,就与安友进密谋杀死安审琦,安友进认为不可,侍妾说:"不这样的话,我必定反过来告发你。"安友进恐惧而听从她的主意。

六年(己未,公元 959 年)

1 春季,正月,癸丑(初七),安审琦喝醉酒熟睡,侍妾取出安审琦所枕的剑交给安友进而杀死他,并且将在帐下服侍的婢女全部杀死灭口。事后数日,安审琦的儿子安守忠才知道真相,抓住安友进等人将他们凌迟处死。

2 当初,有关官吏准备安放正月初一接受朝贺的仪仗礼器,前一天晚上在正殿厅堂上设置悬挂的钟磬,后周世宗前去观看,见到钟磬有挂设在那里却不敲打的,便询问乐工,都不能回答。于是命令窦俨探讨研究古今有关制度,考定校正雅乐。王朴一向通晓音律,世宗询问他雅乐之事,王朴上书,认为:"礼仪是用来规范形体的,音乐是用来陶冶心灵的;形体在外表恭顺,心灵在内部平和,这样而天下还不太平的是没有的。所以礼乐在朝廷上修成实行,天下万国就会感化归服,圣人的教化不峻急而成功,圣人的政令不严厉而大治,就是由于这个道理。那音乐产生于人的心灵而声音形成于物体的振动,物体的声音既已形成,又能反过来感化人的心灵。

“从前黄帝吹九寸长的竹管，得到黄钟的正声，截去一半变为清声，加长一倍变为缓声，用增减三分之一长度的方法产生十二音律。十二音律轮流作为宫音，都可产生七个调，成为一均。总共有十二个均、八十四个调，从而均、调全部齐备。但是遭到秦代消灭学术的厄运，历代研习演奏音乐的人很少有能使用它的。唐太宗的时代，祖孝孙、张文收考定校正雅乐，配齐八十四个调；安禄山、史思明作乱，乐器和乐师损失十分之八九，到了黄巢造反，便荡然无存。当时有太常博士殷盈孙，根据《考工记》，铸造镈钟十二枚、编钟二百四十枚，处士萧承训校定石磬，如今悬挂的就是。虽然有钟、磬的形状，但一点都没有相应的和谐，那钟镈也不问是什么音律，只是循环敲打，编钟、编磬白白地挂着而已。丝、竹、匏、土等各种质地的乐器也只有七个声音，称为黄钟之宫，保存下来的有九个曲子。校核九个曲子，三个曲子合符音律，六个曲子夹杂各种音调；音乐的旷废遗缺，没有比当今更严重的了。

“陛下武功既已卓著，开始注意振兴礼乐，因为臣下曾经学过律吕之术，便公布古今音乐著录，命令臣下探讨研究。臣下谨慎地按照古代的方法，用黑黍子粒来定出尺寸，长九寸、直径三分的作为黄钟律管，与当今黄钟的声音相互应合，以此推算，得出十二音律。因为做许多律管交替吹奏，使用听声不方便，于是制作律准，共有十三条弦，其长九尺，所有的音都应合黄钟的声音，依次设置架弦的码子，调成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蕤宾、大吕、夷则、夹钟、无射、中吕等十一音律和黄钟清声，轮番使用七个音律成为一均。作为均的主音，首先是宫，其次是徵、商、羽、角、变宫、变徵。发出该均主音之声，最后回归到本音的音律，重迭应和而不杂乱，才能构成一调，总共八十一调。这个方法长期失传，出于臣下独自见解，请求召集百官校考其得失正误。”

世宗下诏采用王朴所奏旋宫之法。百官都认为是这样，于是实行。

3 南唐宋齐丘到达九华山，南唐君主下令锁上他宅第的全部门窗，在墙上挖洞供给饮食。宋齐丘叹息说：“我从前献计将吴让皇帝家族幽禁在泰州，所以今天应该到达这步田地！”于是上吊而死。谥号为丑缪。

当初，翰林学士常梦锡主持宣政院事务，参预机要政务，深切痛恨宋齐丘一派，多次对南唐君主说：“不除去这一帮，国家必定危险灭亡。”同冯延巳、魏岑之徒每天都有争论。时间久了，被罢免宣政院职务，常梦锡心情忧郁不能实现抱负，不再参预朝政，纵酒狂饮成疾而去世。到宋齐丘死时，南唐君主说：“常梦锡生前总是想杀死宋齐丘，遗憾的是不能让他见到这一天。”追赠常梦锡为左仆射。

4 二月，丙子朔(初一)，后周世宗命令王朴前往河阴巡视黄河堤防，在汴水入河口建立放水闸门。壬午(初七)，命令侍卫都指挥使韩通、宣徽南院使吴延祚，征发徐州、宿州、宋州、单州等地壮丁民夫数万人疏通汴水。甲申(初九)，命令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从大梁城东面引汴水流入蔡水，来打通陈州、颍州的运粮水道，命令步军都指挥使袁彦疏通五丈渠，向东经过曹州、济州、梁山泊，以打通青州、郓州的运粮水道，征发京城所辖地区之内和滑州、亳州壮丁民夫数千人来提供给这些工程。

5 丁亥(十二日)，开封府奏报征取租税的田地原为十万二千余顷，如今核查得到多出的田地有四万二千余顷，后周世宗敕令减免租税三万八千顷。各州巡视苗田使者回来，所奏报多出的田地，减免租税的比例仿照开封府。

6 淮南闹饥荒，后周世宗命令把粮食借贷给百姓。有人说：“百姓贫穷，恐怕不能偿还。”世宗说：“百姓是我的子女啊，哪有子女倒悬在那里而父亲不为他解脱的道理呢！哪个在要求百姓必定偿还呢！”

7 庚申(初三)，枢密使王朴去世。后周世宗亲临他的丧礼，用玉钺击地，痛哭多次，不能自制。王朴生性刚强而敏锐，智谋韬略超过常人，后周世宗因此爱惜他。

8 甲子(十九日)，后周世宗诏令因北部领土没有收复，将要亲临沧州，命令义武节度使孙行友捍卫西山路，任命宣徽南院使吴延祚代理东京留守、判开封府事，三司使张美代理大内都部署。丁卯(二十二日)，命令侍卫亲军都虞候韩通等人率领水路、陆路军队首先出发。甲戌(二十九日)，后周世宗从大梁出发。

夏季，四月，庚寅(十五日)，韩通奏报从沧州修治水道进入契丹国境，在乾宁军南面设置栅栏，修补损坏堤防，挖开排水口三十六个，于是直通瀛州、莫州。

辛卯(十六日)，世宗到达沧州，当日率领步兵、骑兵数万人从沧州出发，直奔契丹国境。黄河以北的州县不是世宗车马所过之处，当地百姓都不知道皇帝出征。壬辰(十七日)，世宗到达乾宁军，契丹宁州刺使王洪率城投降。

乙未(二十日)，世宗大力整治水军，分别命令众将水、陆两路同时而下，任命韩通为陆路都部署，宋太祖皇帝为水路都部署。丁酉(二十二日)，世宗乘坐龙船沿着水流北上，船只头尾相接长达数十里。己亥(二十四日)，

到达独留口，又沿水道向西。辛丑（二十六日），到达益津关，契丹守将终廷辉率城投降。

从益津关往西，水路逐渐狭窄，无法通行大船，于是弃船。壬寅（二十七日），世宗登陆西进，在野外宿营，侍从警卫的士兵不到一旅五百人，随从的官吏都很恐惧。胡人骑兵成群结队在周围出没，但不敢靠近。

癸卯（二十八日），宋太祖皇帝先到达瓦桥关，契丹守将姚内斌率城投降，世宗进入瓦桥关。姚内斌是平州人。甲辰（二十九日），契丹莫州刺史刘楚信率城投降。五月，乙巳朔（初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李重进等人开始领兵陆续到达，契丹瀛州刺史高彦晖率城投降。高彦晖是蓟州人。从此瓦桥关以南全部平定。

丙午（初二），世宗在行宫宴请众将，商议夺取幽州，众将认为："陛下离开京城四十二天，兵不血刃，取得燕南之地，这是罕见的功绩。如今契丹骑兵都集结到幽州北面，不宜继续深入。"世宗不高兴。当天，世宗催促先锋都指挥使刘重进首先出发，占据固安；世宗亲自到达安阳水岸边，命令架桥，到天色已晚，返回瓦桥关住宿，当天，世宗身体不适而停止进军。契丹君主派遣使者日行七百里赶到晋阳，命令北汉君主发兵骚扰后周边境，听说世宗南下返归，于是休兵。

戊申（初四），孙行友奏报拔取易州，擒获契丹刺史李在钦，献给皇上，在军营的市场中斩首。

己酉（十一日），将瓦桥关改为雄州，割出容城、归义二县隶属于它；将益津关改为霸州，割出文安、大城二县隶属于它。征发滨州、棣州壮丁民夫数千人修筑霸州城，命令韩通监督工程。

庚戌（初六），命令李重进领兵从土门而出，进攻北汉。

辛亥（初七），任命侍卫马步都指挥使韩令坤为霸州都部署，义成节度使留后陈思让为雄州都部署，各自率领所部士兵守卫。

壬子（初八），世宗从雄州南下返回。

己巳（二十五日），李重进奏报在百井击败北汉军队，斩首二千余级。

甲戌（三十日），世宗到达大梁。

9 六月，乙亥朔（初一），昭义节度使李筠奏报进攻北汉，拔取辽州，擒获辽州刺史张丕。

10 丙子（初二），郑州奏报黄河在原武决口，命令宣徽南院使吴延祚征发附近州县二万多民夫堵塞决口。

11 南唐清源节度使留从效派遣使者入朝进贡，请求在京城设置进奏院，直接隶属中央朝廷，诏书回复说："江南新近归服，正在设法安抚，爱卿长久侍奉金陵，不可改变主意。倘若在京城设置进奏院官邸，同金陵相抗衡，接受你而拥有了你的泉州，罪过就在朕身上。爱卿远道而来进奉贡品，足以表示忠诚勤勉，努力事奉旧日君主，应该一切如故。这样的话，对于爱卿来说可以加深始终如一的情义，对于朕来说可以尽到安抚四方的义务，希望你通情达理，体谅明白朕的本意。"

南唐君主派遣他的儿子纪公李从善与钟谟一道入朝进贡，世宗问钟谟说："江南也在操练军队进行战备吗？"回答说："既已臣事大国，不敢再这样了。"世宗说："不对。昔日是仇敌，今日已成一家，我朝同你们国家的名分大义已经确定，保证没有其它变故；然而人生难以预料，至于后世，则事情更不可知晓。回去对你家君主说：可以趁着我在的时候加固城郭，修缮武器，据守要塞，为子孙后代着想。"钟谟回国，将世宗的话禀告南唐君主。南唐君主于是修建金陵城墙，凡是各州城池有不坚固的便整治修理，守卫士兵少的便补充增加。

臣司马光曰：有人问臣下，五代帝王之中，唐庄宗、周世宗都号称英武，两位君主中谁更贤明？臣下回答说：天子，是统治万方国家，讨伐不肯降服者，安抚微小虚弱者，实行其号令，统一其法度，敦厚信用、昭明大义，用以兼爱亿万百姓的。唐庄宗灭亡梁以后，天下震动，湖南马殷派遣儿子马希范入朝进贡，唐庄宗说："近来听人说马氏的家业，终将被高郁所夺取。如今他有这样的儿子，高郁怎么能得到马氏家业呢？"高郁是马氏的优秀辅佐大臣。马希范的哥哥马希声听说唐庄宗的话，结果假造他父亲的命令杀死了高郁。这只是街市中道路上的行商坐贾所干的事，哪里是帝王的风度啊！唐庄宗是个善于打仗的人，所以能以弱小的晋国战胜强大的梁国，但是取得梁国以后，居然不出几年，众叛亲离，没有安身之处。实在是因为只知用兵方术，而不知治理天下道理的缘故啊。周世宗以信用驾驭群臣，以正义要求各国，王环因不投降而受奖赏，刘仁赡因坚守不屈而蒙褒扬，严续因尽忠报国获得生存，后蜀士兵因朝三暮四而被杀戮，冯道因丧失臣节被遗弃，张美因私人恩惠而被疏远；江南没有归服，就亲身冒着飞矢流石，抱定必胜的信念，降服以后，便像对待子女那样地爱护，推心置腹地把话说尽，为之作长远考虑。他的宏伟规制，博大襟怀，哪能与唐庄宗同日而语啊！《尚书》说："不要偏袒不要结党，为王之道浩浩荡荡。"又说："大国畏惧它的实力，小国怀念他的恩德。"周世宗可谓接近《尚书》上的话了。

12 辛巳(初七),后周建雄节度使杨廷璋奏报进攻北汉,降服十三个堡寨。

13 癸未(初九),后周世宗立符氏为皇后,她是宣懿皇后的妹妹。

14 后周世宗立皇子柴宗训为梁王,兼领左卫上将军,柴宗让为燕公,兼领左骁卫上将军。

15 后周世宗打算任用枢密使魏仁浦为宰相,参预商议的人认为魏仁浦不从科举及第,不可以担任宰相。世宗说:"自古以来任用有文才武略的人作为辅佐,哪里全是从科举及第的呢!"己丑(十五日),王溥加官门下侍郎,与范质都参预主持枢密使院事务。任命魏仁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枢密使之职照旧。魏仁浦虽然处身权力要津而能谦虚谨慎,世宗性格严厉急躁,周围官员有违反旨意的,魏仁浦大多将罪过归于自己来拯救他们,所保全救活的占十分之七八,所以虽然出身于办理文书的小吏,官至宰相,但当时人们并不认为耻辱。又任命宣徽南院使吴延祚为左骁卫上将军,充任枢密使;归德节度使、侍卫亲军都虞候韩通和镇宁节度使兼殿前都点检张永德都加官同平章事,并任命韩通充任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任命宋太祖皇帝兼任殿前都点检。

世宗曾经问兵部尚书张昭,大臣中何人可为宰相,张昭举荐李涛。世宗惊愕地说:"李涛为人轻薄没有大臣的风度,朕问宰相人选而爱卿首先荐举他,为什么?"回答说:"陛下所指责的是小事,臣下所荐举的是他的大节。从前晋高祖之世,张彦泽滥杀无辜,李涛屡次上疏请求杀他,认为不杀必定成为国家祸患;到汉隐帝之世,李涛也上书请求解除先帝太祖的兵权。国家的安危还没有形成便能预见,这才是真正宰相的人材,臣下因此荐举他。"世宗说:"爱卿之言很好而且极为公正,然而像李涛这样的人,终究无法安置在中书省。"李涛喜欢说笑逗乐,不拘小节,与弟弟李澣都以文章博学而著名,虽然互相很友爱,却常常调笑放浪,没有长幼的规矩,世宗因此轻视他。

世宗因为翰林学士卑父人王著是从前藩府的僚属,多次想用他为相,但又因他嗜好喝酒不检点而作罢。

癸巳(十九日),世宗病情加剧恶化,召见范质等人入宫接受遗嘱。世宗说:"王著是我在藩镇府第的老人,朕若一病不起,应当起用他为宰相。"范质等人出宫,相互说:"王著终日醉生梦死,哪配当宰相!千万不要泄露这话。"当天,世宗去世。

世宗在藩镇时,很注意韬晦,及至即皇帝之位,在高平大破北汉入侵之敌,人们开始佩服他的英勇神武。他统率军队,纪律严明,没有人敢违反,攻打城市面对敌寇,飞石流矢落在身边,别人都惊慌失色而世宗面不改色镇定自若;应付机变决定策略,出人意料之外。又勤勉治国,各个部门的簿籍,过目不忘,发现奸人粉碎隐患,洞察秋毫犹如神明。闲暇之时便召见儒生文人诵读前代史书,商榷其中主旨大义。生性不喜好乐器、珍宝一类东西。经常说先帝太祖姑息惯养酿成王峻、王殷的大恶,致使君臣的情分有始无终,所以百官群臣有过失就当面对质斥责,服罪改过就赦免他,有功就重赏他。文武人材一齐任用,各人发挥自己的才能,大家无不畏服他的严明而又怀念他的恩惠,所以能攻破敌国拓广领土,所向披靡,一往无前。然而使用刑法过于严厉,百官群臣奉职办事稍有做得不好的,往往处以极刑,即使平素再有才干名望,也没有一点宽容,不久自己也觉后悔,最后几年逐渐放宽。去世之日,四方远近都哀悼仰慕他。

甲午(二十日),宣布遗诏,诏令梁王柴宗训即皇帝之位,柴宗训出生至此七岁了。

16 秋季,七月,壬戌(十九日),后周恭帝任命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兼领淮南节度使,副都指挥使韩通兼领天平节度使,宋太祖皇帝兼领归德节度使。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向拱为西京留守;庚申(十七日),向拱加官兼任侍中。向拱就是向训,避恭帝名讳而改名。

17 丙寅(二十三日),后周实行大赦。

18 南唐君主因金陵距后周国境只隔一长江之水,而洪州地势险要坚固,居于长江上游,便召集群臣商议迁都。群臣大多数不愿意迁都,只有枢密副使、给事中唐镐鼓励迁都,于是命令按照都城的体制来规划豫章。

南唐自从淮上动用军队和割让长江以北土地,向后周臣服以来,每年按时上贡进献,国库储备空虚耗尽,钱币越来越少,而物价猛涨。礼部侍郎钟谟请求铸造大钱,一当五十,中书舍人韩熙载请求铸造铁钱;南唐君主开始都不采纳,钟谟陈述请求不止,于是听从。当月,开始铸造一当十的大钱,钱上文字为"永通泉货",又铸造一当二的钱,钱上文字为"唐国通宝",与唐开元钱同时通行。

19 八月,戊子(十五日),后蜀君主任命李昊兼领武信节度使,右补阙李起上奏说:"旧例,宰相没有兼领方镇的。"后蜀君主说:"李昊家有许多零碎化赞,只是藉以增加俸禄优待他罢了。"李起是邛州人,生性耿直,李昊曾经对他说道:"凭你的才能,如果能谨慎沉默,应当做翰林学士。"李起说:"只有等我没舌头了,才能不说话。"

20 庚寅(十七日),后周恭帝立皇弟柴宗让为曹王,改名为熙让;封柴熙谨为纪王,柴熙诲为薪王。

21 九月，丙午(初四)，南唐太子李弘冀去世，有关官员引举他浙西的战功，将谥号定为武宣。句容县尉全椒人张洎上奏说："太子的德行，主要在于孝敬，如今却根据武功而定谥号，不符合防微杜渐而注重德行的原则。"于是改谥号为文献；提升张洎为上元县尉。

22 南唐礼部侍郎、知尚书省事钟谟多次奉命出使进入后周，将后周世宗命令传达给南唐君主，世宗和南唐君主都厚待他，钟谟仗恃这些在国中骄横跋扈，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事务都加干预。

文献太子总理朝政时，钟谟请求兼任东宫官职没得到，于是荐举与他相好的阎式为司议郎，掌握各个部门奏报文书。李德明之死，唐镐参预其中阴谋，钟谟闻悉唐镐接受贿赂，曾经当面质问他，唐镐很恐惧。钟谟与天威都虞候张峦亲善，多次在私宅中屏避他人谈到半夜，唐镐对南唐君主说他们的坏话："钟谟与张峦气质族类不同，但来往非常亲密，钟谟多次出使中原，张峦是北方人，恐怕他们有不同寻常的阴谋。"又说："'永通泉货'字样的大钱民间有很多人伪造，犯法的人不少。"到文献太子去世，南唐君主准备立他同母弟郑王李从嘉为继承人，钟谟曾经和纪公李从善一同奉命出使到后周，相互关系深厚友善，钟谟对南唐君主说："李从嘉德行轻浮志趣懦弱，又酷信佛教，不是当人主的材料。李从善果敢决断、凝炼持重，应该做继承人。"南唐君主因此发怒。不久改封李从嘉为吴王、尚书令、知政事，居住东宫。冬季，十月，钟谟请求命令张峦率所部军队巡逻京城。南唐君主就下诏书披露钟谟越职侵权的罪状，将他贬谪为国子司业，流放饶州，贬谪张峦为宣州副使，不久，将他们都杀了。废止永通钱。

23 十一月，壬寅朔(初一)，后周在庆陵安葬睿武孝文皇帝，庙号为世宗。

24 南汉君主因中书舍人钟允章是藩镇府第的旧日幕僚，故提升他为尚书右丞、参政事，十分重用他。钟允章请求诛杀扰乱法令者多人来肃正朝廷纲纪，南汉君主不能听从，宦官听说后憎恨他。南汉君主准备在圜丘祭天，祭祀前三日，钟允章带领礼官登上祭坛，四处观察指挥安设神主牌位，内侍监许彦真望见此情说："这是阴谋造反啊！"立即带着剑登上祭坛，钟允章叱责他。许彦真飞驰入宫，报告钟允章准备在祭天的日子发动叛乱。南汉君主说："朕待钟允章优厚，岂能有这种事情！"玉清宫使龚澄枢、内侍监李托等人共同作证，认为许彦真的话是对的，南汉君主就拘捕钟允章，关押在含章楼下，命令宦官和礼部尚书薛用丕共同审讯他。薛用丕平素与钟允章友善，告诉他必定不能免死，钟允章抓住薛用丕的手流泪说："老夫今日如同案板上的肉罢了，本该被仇人所宰割烹煮。只恨钟邕、钟昌年纪幼小，不知道我的冤屈，等到他们长大了，您替我告诉他们。"许彦真听说这话，骂道："反贼还想让他的儿子报仇呢！"便又禀告南汉君主说："钟允章同他两个儿子共同登上祭坛，暗中有别的祈祷。"于是将他们全都斩首。从此宦官益发骄横。李托是封州人。

辛亥(十日)，南汉君主在圜丘祭天，宣布大赦。不久，任命龚澄枢为左龙虎观军容使、内太师，军队国家的事情全部取决于他。凡是文武百官有才能的和进士第一名、或和尚道士谈得来的，都先下到施宫刑的蚕室，然后才能进用，也有自行阉割来请求进用的，也有赦免死罪而接受宫刑的，因此宦官接近二万人。尊贵显赫当政的人，大多是宦官，称读书人为门外人，不得参预政事，结果南汉因此亡国。

25 南唐将洪州改名叫做南昌府，建立南都，任命武清节度使何敬洙为南都留守，任命兵部尚书陈继善为南昌尹。

26 后周人进攻秦州、凤州时，后蜀国中人心惶惶；都官郎中徐及甫以有雄才大略而自负，仕途坎坷不得志，便暗中勾结党羽，阴谋拥立前蜀高祖的孙子少府少监王令仪为君主来发动叛乱，适逢后周军队撤退而作罢。到这时，他同党中有告发的，就拘捕了他，徐及甫自杀。十二月，甲午(二十三日)，后蜀君主赐王令仪自杀。

27 端明殿学士、兵部侍郎窦仪出使到南唐，天下大雪，南唐君主准备在廊檐下接受诏书。窦仪说："使者奉持诏书而来，不敢有失从前旧礼。倘若害怕雪花沾上衣服，请求等待他日。"南唐君主于是在殿前庭院拜受诏书。

28 契丹君主派遣他的努努出使到南唐，泰州团练使荆罕儒招募刺客杀他。南唐人夜晚在清风驿宴请契丹使者，酒喝到酣畅时，使者起身出去解手，许久不回，前往探视，使者已失去了头颅。从此契丹与南唐断绝关系。荆罕儒是冀州人。

(李解民　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六

后梁纪一

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上

开平元年(丁卯、907)

1 春,正月,辛巳,梁王休兵于贝州。

2 淮南节度使兼侍中、东面诸道行营都统弘农郡王杨渥既得江西,骄侈益甚,谓节度判官周隐曰:"君卖人国家,何面复相见!"遂杀之。由是将佐皆不自安。

黑云都指挥使吕师周与副指挥使綦章将兵屯上高,师周与湖南战,屡有功,渥忌之。师周惧,谋于綦章曰:"马公宽厚,吾欲逃死焉,可乎?"章曰:"兹事君自图之,吾舌可断,不敢泄!"师周遂奔湖南,章纵其孥使逸去。师周,扬州人也。

渥居丧,昼夜酣饮作乐,然十围之烛以击球,一烛费钱数万。或单骑出游,从者奔走道路,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挥使张颢、徐温泣谏,渥怒曰:"汝谓我不才,何不杀我自为之!"二人惧。渥选壮士,号"东院马军",广署亲信为将吏;所署者恃势骄横,陵蔑勋旧。颢、温潜谋作乱。渥父行密渥迁出于外,以其地为射场,颢、温由是无所惮。

渥之镇宣州也,命指挥使朱思勍、范思从、陈璠将亲兵三千;及嗣位,召归广陵。颢、温使三将从秦裴击江西,因戍洪州,诬以谋叛,命别将陈祐往诛之。祐间道兼行,六日至洪州,微服怀短兵径入秦裴帐中,裴大惊,祐告之故,乃召思勍等饮酒,祐数思勍等罪,执而斩之。渥闻三将死,益忌颢、温,欲诛之。丙戌,渥晨视事,颢、温帅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渥曰:"尔果欲杀我邪?"对曰:"非敢然也,欲诛王左右乱政者耳!"因数渥亲信十余人之罪,曳下,以铁椎击杀之。谓之"兵谏"。诸将不与之同者,颢、温稍以法诛之,于是军政悉归二人,渥不能制。

3 初,梁王以河北诸镇皆服,惟幽、沧未下,故大举伐之,欲以坚诸镇之心。既而潞州内叛,王烧营而还,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离心,欲速受禅以镇之。丁亥,王入馆于魏,有疾,卧府中;罗绍威恐王袭之,入见王曰:"今四方称兵为王患者,皆以翼戴唐室为名,王不如早灭唐以绝人望。"王虽不许而心德之,乃亟归。壬寅,至大梁。

甲辰,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贻矩至大梁劳王,贻矩请以臣礼见,王揖之升阶,贻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灵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违!"乃北面拜舞于庭。王侧身避之。贻矩还,言于帝曰:"元帅有受禅之意矣!"帝乃下诏,以二月禅位于梁。又遣宰相以书谕王;王辞。

4 河东兵犹屯长子,欲窥泽州。王命保平节度使康怀贞悉发京兆、同华之兵屯晋州以备之。

5 二月,唐大臣共奏请昭宣帝逊位。壬子,诏宰相帅百官诣元帅府劝进;王遣使却之。于是朝臣、藩镇乃至湖南、岭南上笺劝进者相继。

6 三月,癸未,王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为北路行军都统,将兵击幽州。

7 庚寅,唐昭宣帝诏薛贻矩再诣大梁谕禅位之意,又诏礼部尚书苏循赍百官笺诣大梁。

8 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钱镠遣其子传瑛、传瓘讨卢佶于温州。

9 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禅位于梁。以摄中书令张文蔚为册礼使,礼部尚书苏循副之;摄侍中杨涉为押传国宝使,翰林学士张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贻矩为押金宝使,尚书左丞赵光逢副之;帅百官备法驾诣大梁。

杨涉子直史馆凝式言于涉曰:"大人为唐宰相,而国家至此,不可谓之无过。况手持天子玺绶与人,虽保富贵,奈千载何! 盍辞之!"涉大骇曰:"汝灭吾族!"神色为之不宁者数日。

策,敦煌人,光逢,隐之子也。

10 卢龙节度使刘仁恭,骄侈贪暴,常虑幽州城不固,筑馆于大安山,曰:"此山四面悬绝,可以少制众。"其栋宇壮丽,拟于帝者。选美女实其中。与方士炼丹药,求不死。悉敛境内钱,瘗于山颠;令民间用墐泥为钱。又禁江南茶商无得入境,自采山中草木为茶,鬻之。

仁恭有爱妾罗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不以为子数。李思安引兵入其境,所过焚荡无余。夏,四月,己酉,直抵幽州城下。仁恭犹在大安山,城中无备,几至不守。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又出兵与思安

战，思安败退。守光遂自称节度使，令部将李小喜、元行钦将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战，为小喜所败。虏仁恭以归，囚于别室。仁恭将佐及左右，凡守光素所恶者皆杀之。

银胡鞬都指挥使王思同帅部兵三千，山后八军巡检使李承约帅部兵二千奔河东；守光弟守奇奔契丹，未几，亦奔河东。河东节度使晋王克用以承约为匡霸指挥使，思同为飞腾指挥使。思同母，仁恭之女也。

11 梁王始御金祥殿，受百官称臣，下书称教令，自称曰寡人。辛亥，令诸笺、表、簿、籍皆去唐年号，但称月、日。丙辰，张文蔚等至大梁。

12 卢佶闻钱传瑮等将至，将水军拒之于青澳。钱传瓘曰："佶之精兵尽在于此，不可与战。"乃自安固舍舟，间道袭温州。戊午，温州溃，擒佶斩之。吴王镠以都监使吴璋为温州制置使，命传瑮等移兵讨卢约于处州。

13 壬戌，梁王更名晃。王兄全昱闻王将即帝位，谓王曰："朱三，尔可作天子乎！"

甲子，张文蔚、杨涉乘辂自上源驿从册宝，诸司各备仪卫卤簿前导，百官从其后，至金祥殿前陈之。王被兖冕，即皇帝位。张文蔚、苏循奉册升殿进读，杨涉、张策、薛贻矩、赵光逢以次奉宝升殿，读已，降，帅百官舞蹈称贺。帝遂与文蔚等宴于玄德殿。帝举酒曰："朕辅政未久，此皆诸公推戴之力。"文蔚等惭惧，俯伏不能对，独苏循、薛贻矩及刑部尚书张祎盛称帝功德宜应天顺人。

帝复与宗戚饮博于宫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琼击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砀山一民也，从黄巢为盗，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富贵极矣，奈何一旦灭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称帝王！行当族灭，奚以博为！"帝不怿而罢。

乙丑，命有司告天地、宗庙、社稷。丁卯，遣使宣谕州、镇。戊辰，大赦，改元，国号大梁。奉唐昭宣帝为济阴王，皆如前代故事；唐中外旧臣官爵并如故。以汴州为开封府，命曰东都；以故东都为西都；废故西京，以京兆府为大安府，置佑国军于大安府。更名魏博曰天雄军。迁济阴王于曹州，栝之以棘，使甲士守之。

14 辛未，以武安节度使马殷为楚王。

15 以宣武掌书记、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以备顾问，参谋议，于禁中承上旨，宣于宰相而行之。宰相非进对时有所奏请及已受旨应复请者，皆具记事因崇政院以闻，得旨则复宣于宰相。翔为人沈深，有智略，在幕府三十余年，军谋、民政，帝一以委之。翔尽心勤劳，昼夜不寐，自言惟马上乃得休息。帝性暴戾难近，人莫能测，惟翔能识其意趣。或有所不可，翔未尝显言，但微示持疑；帝意已悟，多为之改易。禅代之际，翔谋居多。

16 追尊皇高祖考、妣以来皆为帝、后；皇考诚为烈祖文穆皇帝，妣王氏为文惠皇后。

17 初，帝为四镇节度使，凡仓库之籍，置建昌院以领之；至是，以养子宣武节度副使友文为开封尹、判院事，掌凡国之金谷。友文本康氏子也。

18 乙亥，下制削夺李克用官爵。是时惟河东、凤翔、淮南称"天祐"，西川称"天复"年号；余皆禀梁正朔，称臣奉贡。

蜀王与弘农王移檄诸道，云欲与岐王、晋王会兵兴复唐室，卒无应者。蜀王乃谋称帝，下教谕统内吏民；又遗晋王书云："请各帝一方，俟朱温既平，乃访唐宗室立之，退归藩服。"晋王复书不许，曰："誓于此生靡敢失节。"

唐末之诛宦官也，诏书至河东，晋王匿监军张承业于斛律寺，斩罪人以应诏。至是，复以为监军，待之加厚，承业亦为之竭力。

岐王治军甚宽，待士卒简易。有告部将符昭反者，岐王直诣其家，悉去左右，熟寝经宿而还；由是众心悦服；然御军无纪律。及闻唐亡，以兵赢地蹙，不敢称帝，但开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为宫殿，妻称皇后，将吏上书称笺表，鞭、扇、号令多拟帝者。

镇海节度判官罗隐说吴王镠举兵讨梁，曰："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交臂事贼，为终古之羞乎！"镠始以隐为不遇于唐，必有怨心，及闻其言，虽不能用，心甚义之。

19 五月，丁丑朔，以御史大夫薛贻矩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0 加武顺节度使赵王王熔守太师，天雄节度使邺王罗绍威守太傅，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兼侍中。

21 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来通好，帝遣太府少卿高颀报之。

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相与约，推一人为王，建旗鼓以号令诸部，每三年则以次相代。咸通末，有习尔者为王，土宇始大。其后钦德为王，乘中原多故，时入盗边。及阿保机为王，尤雄勇，五姓奚及七姓室韦、达靼咸役属之。阿保机姓邪律氏，恃其强，不肯受代。久之，阿保机击黄头室韦还，七部劫之于境上，求如约。阿保机不得已，传旗鼓，且曰："我为王九年，得汉人多，请帅种落居古汉城，与汉人守之，别自为一部。"七部许之。汉城，故后魏滑盐县也。地宜五谷，有盐池之利。其后阿保机稍以兵击灭七部，复并为一国。又北侵室韦、女真，西取突

厥故地，击奚，灭之，复立奚王而使契丹监其兵。东北诸夷皆畏服之。

是岁，阿保机帅众三十万寇云州，晋王与之连和，面会东城，约为兄弟，延之帐中，纵酒，握手尽欢，约以今冬共击梁。或劝晋王："因其来，可擒也，"王曰："仇敌未灭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阿保机留旬日乃去，晋王赠以金缯数万。阿保机留马三千匹，杂畜万计以酬之。阿保机归而背盟，更附于梁，晋王由是恨之。

22 己卯，以河南尹兼河阳节度使张全义为魏王；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钱镠为吴越王；加清海节度使刘隐、威武节度王审知兼侍中，仍以隐为大彭王。

癸未，以权知荆南留后高季昌为节度使。荆南旧统八州，乾符以来，寇乱相继，诸州皆为邻道所据，独余江陵。季昌到官，城邑残毁，户口凋耗。季昌安集流散，民皆复业。

23 乙酉，立兄全昱为广王，子友文为博王，友珪为郢王，友璋为福王，友贞为均王，友雍为贺王，友徽为建王。

24 辛卯，以东都旧第为建昌宫，改判建昌院事为建昌宫使。

25 壬辰，命保平节度使康怀贞将兵八万会魏博兵攻潞州。

26 甲午，诏废枢密院，其职事皆入于崇政院，以知院事敬翔为院使。

27 礼部尚书苏循及其子起居郎楷自谓有功于梁，当不次擢用；循朝夕望为相。帝薄其为人，敬翔及殿中监李振亦鄙之。翔言于帝曰："苏循，唐之鸱枭，卖国求利，不可以立于惟新之朝。"戊戌，诏循及刑部尚书张祎等十五人并勒致仕，楷斥归田里。循父子乃之河中依朱友谦。

28 卢约以处州降吴越。

29 弘农王以鄂岳观察使刘存为西南面都招讨使，岳州刺史陈知新为岳州团练使，庐州观察使刘威为应援使，别将许玄应为监军，将水军三万以击楚。楚王马殷甚惧，静江军使杨定真贺曰："我军胜矣！"殷问其故，定真曰："夫战惧则胜，骄则败。今淮南兵直趋吾城，是骄而轻敌也；而王有惧色，吾是以知其必胜也。"

殷命在城都指挥使秦彦晖将水军三万浮江而下，水军副指挥使黄璠帅战舰三百屯浏阳口。六月，存等遇大雨，引兵还至越堤北，彦晖追之。存数战不利，乃遗殷书诈降。彦晖使谓殷曰："此必诈也，勿受！"存与彦晖夹水而陈，存遥呼曰："杀降不祥，公独不为子孙计耶！"彦晖曰："贼入吾境而不击，奚顾子孙！"鼓噪而进。存等走，黄璠自浏阳绝江，与彦晖合击，大破之，执存及知新，裨将死者百余人，士卒死者以万数，获战舰八百艘。威以余众遁归，彦晖遂拔岳州。殷释存、知新之缚，慰谕之。二人皆骂曰："丈夫以死报主，肯事贼乎！"遂斩之。许玄应，弘农王之腹心也，常预政事，张颢、徐温因其败，收斩之。

30 楚王殷遣兵会吉州刺史彭玕攻洪州，不克。

31 康怀贞至潞州，晋昭义节度使李嗣昭、副使李嗣弼闭城拒守。怀贞昼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筑垒穿蚰蜒堑而守之，内外断绝。晋王以蕃、汉都指挥使周德威为行营都指挥使，帅马军都指挥使李嗣本、马步都虞候李存璋、先锋指挥使史建瑭、铁林都指挥使安元信、横冲指挥使李嗣源、骑将安金全救潞州。嗣弼，克修之子；嗣本，本姓张；建瑭，敬思之子；金全，代北人也。

32 晋兵攻泽州，帝遣左神勇军使范居实将兵救之。

33 甲寅，以平卢节度使韩建守司徒、同平章事。

34 武贞节度使雷彦恭会楚兵攻江陵，荆南节度使高季昌引兵屯公安，绝其粮道；彦恭败，楚兵亦走。

35 刘守光既囚其父，自称卢龙留后，遣使请命。秋，七月，甲午，以守光为卢龙节度使、同平章事。

36 静海节度使曲裕卒，丙申，以其子权知留后颢为节度使。

37 雷彦恭攻岳州，不克。

38 丙午，赐河南尹张全义名宗奭。

39 辛亥，以吴越王镠兼淮南节度使，楚王殷兼武昌节度使，各充本道招讨制置使。

40 晋周德威壁于高河，康怀贞遣亲骑都头秦武将兵击之，武败。

丁巳，帝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代怀贞为潞州行营都统，黜怀贞为行营都虞候。思安将河北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筑重城，内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谓之夹寨。调山东民馈军粮，德威日以轻骑抄之，思安乃自东南山口筑甬道，属于夹寨。德威与诸将互往攻之，排墙填堑，一昼夜间数十发，梁兵疲于奔命。夹寨中出刍牧者，德威辄抄之，于是梁兵闭壁不出。

41 九月，雷彦恭攻涔阳、公安，高季昌击败之。彦恭贪残类其父，专以焚掠为事，荆、湖间常被其患；又附于

淮南。丙申，诏削彦恭官爵，命季昌与楚王殷讨之。

42 蜀王会将佐议称帝，皆曰："大王虽忠于唐，唐已亡矣，此所谓'天与不取'者也！"冯涓独献议请以蜀王称制，曰："朝兴则未爽称臣，贼在则不同为恶。"王不从，涓杜门不出。王用安抚副使、掌书记韦庄之谋，帅吏民哭三日；己亥，即皇帝位，国号大蜀。辛丑，以前东川节度使兼侍中王宗佶为中书令，韦庄为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阆州防御使唐道袭为内枢密使。庄，见素之孙也。

蜀主虽目不知书，好与书生谈论，粗晓其理。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

蜀主长子校书郎宗仁幼以疾废，立其次子秘书少监宗懿为遂王。

43 冬，十月，高季昌遣其将倪可福会楚将秦彦晖攻朗州，雷彦恭遣使乞降于淮南，且告急。弘农王遣将泠业将水军屯平江，李饶将步骑屯浏阳以救之，楚王殷遣岳州刺史许德勋将兵拒之。泠业进屯朗口，德勋使善游者五十人，以木枝叶覆其首，持长刀浮江而下，夜犯其营，且举火，业军中惊扰。德勋以大军进击，大破之，追至鹿角镇，擒业；又破浏阳寨，擒李饶；掠上高、唐年而归。斩业、饶于长沙市。

44 十一月，甲申，夹马指挥使尹皓攻晋江猪岭寨，拔之。

45 义昌节度使刘守文闻其弟守光幽其父，集将吏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枭獍！吾生不如死，誓与诸君讨之！"乃发兵击守光，互有胜负。

天雄节度使邺王绍威谓其下曰："守光以窘急归国，守文孤立无援，沧州可不战服也。"乃遗守文书，谕以祸福。守文亦恐梁乘虚袭其后，戊子，遣使请降，以子延祐为质。帝拊手曰："绍威折简，胜十万兵！"加守文中书令，抚纳之。

46 初，帝在藩镇，用法严，将校有战没者，所部兵悉斩之，谓之跋队斩，士卒失主将者，多亡逸不敢归。帝乃命凡军士皆文其面以记军号。军士或思乡里逃去，关津辄执之送所属，无不死者，其乡里亦不敢容。则是亡者皆聚山泽为盗，大为州县之患。壬寅，诏赦其罪，自今虽文面亦听还乡里。盗减什七八。

47 淮南右都押牙米志诚等将兵渡淮袭颍州，克其外郭。刺史张实据子城拒守。

48 晋王命李存璋攻晋州，以分上党兵势。十二月，壬戌，诏河中、陕州发兵救之。

49 甲子，诏发步骑五千救颍州，米志诚等引去。

50 丁卯，晋兵寇洺州。

51 淮南兵攻信州，刺史危仔倡求救于吴越。

二年（戊辰、908）

1 春，正月，癸酉朔，蜀主登兴义楼。有僧抉一目以献，蜀主命饭僧万人以报之。翰林学士张格曰："小人无故自残，赦其罪已幸矣，不宜复崇奖以败风俗。"蜀主乃止。

2 丁丑，蜀以韦庄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3 辛巳，蜀主祀南郊；壬午，大赦，改元武成。

4 晋王疽发于首，病笃。周德威等退屯乱柳。晋王命其弟内外蕃汉都知兵马使·振武节度使克宁、监军张承业、大将李存璋、吴珙、掌书记卢质立其子晋州刺史存勖为嗣，曰："此子志气远大，必能成吾事，尔曹善教导之！"辛卯，晋王谓存勖曰："嗣昭厄于重围，吾不及见矣。俟葬毕，汝与德威辈速竭力救之！"又谓克宁等曰："以亚子累汝！"亚子，存勖小名也。言终而卒。克宁纲纪军府，中外无敢喧哗。

克宁久总兵柄，有次立之势，时上党围未解，军中以存勖年少，多窃议者，人情汹汹。存勖惧，以位让克宁。克宁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谁敢违之！"将吏欲谒见存勖，存勖方哀哭未出。张承业入谓存勖曰："大孝在不坠基业，多哭何为！"因扶存勖出，袭位为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宁首帅诸将拜贺，王悉以军府事委之。

以李存璋为河东军城使、马步都虞候。先王之时，多宠借胡人及军士，侵扰市肆，存璋既领职，执其尤暴横者戮之，旬月间城中肃然。

5 吴越王镠遣兵攻淮南甘露镇，以救信州。

6 蜀中书令王宗佶，于诸假子为最长，且恃其功，专权骄恣。唐道袭已为枢密使，宗佶犹以名呼之；道袭心衔之而事之逾谨。宗佶多树党友，蜀主亦恶之。二月，甲辰，以宗佶为太师，罢政事。

7 蜀以户部侍郎张格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格为相，多迎合主意；有胜己者，必以计排去之。

8 初，晋王克用多养军中壮士为子，宠遇如真子。及晋王存勖立，诸假子皆年长握兵，心怏怏不伏，或托疾

不出，或见新王不拜。李克宁权位既重，人情多向之。假子李存颢阴说克宁曰："兄终弟及，自古有之。以叔拜侄，于理安乎！天与不取，后悔无及！"克宁曰："吾家世以慈孝闻天下，先王之业苟有所归，吾复何求！汝勿妄言，我且斩汝！"克宁妻孟氏，素刚悍，诸假子各遣其妻入说孟氏，孟氏以为然，且虑语泄及祸，数以迫克宁。克宁性怯，朝夕惑于众言，心不能无动；又与张承业、李存璋相失，数诮让之；又因事擅杀都虞候李存质；又求领大同节度使，以蔚、朔、应州为巡属。晋王皆听之。

李存颢等为克宁谋，因晋王过其第，杀承业、存璋，奉克宁为节度使，举河东九州附于梁，执晋王及太夫人曹氏送大梁。太原人史敬熔，少事晋王克用，居帐下，见亲信，克宁欲知府中阴事，召敬熔，密以谋告之。敬熔阳许之，入告太夫人，太夫人大骇，召张承业，指晋王谓之曰："先王把此儿臂授公等，如闻外间谋欲负之，但置吾母子有地，勿送大梁，自他不以累公。"承业惶恐曰："老奴以死奉先王之命，此何言也！"晋王以克宁之谋告，且曰："至亲不可自相鱼肉，吾苟避位，则乱不作矣。"承业曰："克宁欲投大王母子于虎口，不除之岂有全理！"乃召李存璋、吴琪及假子李存敬、长直军使朱守殷，使阴为之备。壬戌，置酒会诸将于府舍，伏甲执克宁、存颢于座。晋王流涕数之曰："儿向以军府让叔父，叔父不取。今事已定，奈何复为此谋，忍以吾母子遗仇仇乎！"克宁曰："此皆谗人交构，夫复何言！"是日，杀克宁及存颢。

9 癸亥，鸩杀济阴王于曹州，追谥曰唐哀皇帝。

10 甲子，蜀兵入归州，执刺史张瑭。

11 辛未，以韩建为侍中，兼建昌宫使。

12 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士卒疲弊，多逃亡。晋兵犹屯余吾寨，帝疑晋王克用诈死，欲召兵还，恐晋人蹑之，乃议自至泽州应接归师，且召匡国节度使刘知俊将兵趣泽州。三月，壬申朔，帝发大梁；丁丑，次泽州。辛巳，刘知俊至。壬午，以知俊为潞州行营招讨使。

13 癸巳，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文蔚卒。

14 帝以李思安久无功，亡将校四十余人，士卒以万计，更闭壁自守，遣使召诣行在。甲午，削思安官爵，勒归本贯充役；斩监押杨敏贞。

晋李嗣昭固守逾年，城中资用将竭，嗣昭登城宴诸将作乐。流矢中嗣昭足，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觉。帝数遣使赐嗣昭诏，谕降之；嗣昭焚诏书，斩使者。

帝留泽州旬余，欲召上党兵还，遣使就与诸将议之。诸将以为李克用死，余吾兵且退，上党孤城无援，请更留旬月以俟之。帝从之，命增运刍粮以馈其军。刘知俊将精兵万余人击晋军，斩获甚众，表请自留攻上党，车驾宜还京师。帝以关中空虚，虑岐人侵同华，命知俊休兵长子旬日，退屯晋州，俟五月归镇。

15 蜀太师王宗佶既罢相，怨望，阴畜养死士，谋作乱。上表以为："臣官预大臣，亲则长子，国家之事，休戚是同。今储贰未定，必生厉阶。陛下若以宗懿才堪继承，宜早行册礼，以臣为元帅，兼总六军，傥以时方艰难，宗懿冲幼，臣安敢持谦不当重事！陛下既正位南面，军旅之事宜委之臣下。臣请开元帅府，铸六军印，征戍征发，臣悉专行。太子视膳于晨昏，微臣握兵于环卫，万世基业，惟陛下裁之。"蜀主怒，隐忍未发，以问唐道袭，对曰："宗佶威望，内外慑服，足以统御诸将。"蜀主益疑之。己亥，宗佶入见，辞色悖慢；蜀主谕之，宗佶不退，蜀主不堪其忿，命卫士扑杀之。贬其党御史中丞郑骞为维州司户，卫尉少卿李钢为汶川尉，皆赐死于路。

16 初，晋王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国人皆疑之。晋王存勖召德威使引兵还。夏，四月，辛丑朔，德威至晋阳，留兵城外，独徒步而入，伏先王柩，哭极哀；退，谒嗣王，礼甚恭。众心由是释然。

17 癸卯，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涉罢为右仆射；以吏部侍郎于兢为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张策为刑部侍郎，并同平章事。兢，琮之兄子也。

18 夹寨秦余吾晋兵已引去，帝以援兵不能复来，潞州必可取，丙午，自泽州南还；壬子，至大梁。梁兵在夹寨者亦不复设备。晋王与诸将谋曰："上党，河东之藩蔽，无上党，是无河东也。且朱温所惮者独先王耳，闻吾新立，以为童子未闲军旅，必有骄怠之心。若简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举，不可失也！"张承业亦劝之行。乃遣承业及判官王缄乞师于凤翔，又遣使赂契丹王阿保机求骑兵。岐王衰老，兵弱财竭，竟不能应。晋王大阅士卒，以前昭义节度使丁会为都招讨使。甲子，帅周德威等发晋阳。

19 淮南遣兵寇石首，襄州兵败之于滍港。又遣其将李厚将水军万五千趣荆南，高季昌逆战，败之于马头。

20 己巳，晋王军于黄碾，距上党四十五里。五月，辛未朔，晋王伏兵三垂冈下，诘旦大雾，进兵直抵夹寨。梁军无斥候，不意晋兵之至，将士尚未起，军中惊扰。晋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为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东

北隅，填堑烧寨，鼓噪而入。梁兵大溃，南走，招讨使符道昭马倒，为晋人所杀；失亡将校士卒以万计，委弃资粮、器械山积。

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来，破贼夹寨。贼已去矣，可开门！"嗣昭不信，曰："此必为贼所得，使来诳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来，可见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见王白服，大恸几绝，城中皆哭，遂开门。初，德威与嗣昭有隙，晋王克用临终谓晋王存勖曰："进通忠孝，吾爱之深。今不出重围，岂德威不忘旧怨邪！汝为吾以此意谕之。若潞围不解，吾死不瞑目。"进通，嗣昭小名也。晋王存勖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战夹寨甚力；既与嗣昭相见，遂欢好如初。

康怀贞以百余骑自天井关遁归。帝闻夹寨不守，大惊，既而叹曰："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诏所在安集散兵。

周德威、李存璋乘胜进趣泽州，刺史王班素失人心，众不为用。龙虎统军牛存节自西都将兵应接夹寨溃兵，至天井关，谓其众曰："泽州要害地，不可失也；虽无诏旨，当救之。"众皆不欲，曰："晋人胜气方锐，且众寡不敌。"存节曰："见危不救，非义也；畏敌强而避之，非勇也。"遂举策引众而前。至泽州，城中人已纵火喧噪，欲应晋王，班闭牙城自守，存节至，乃定。晋兵寻至，缘城穿地道攻之，存节昼夜拒战，凡旬有三日；刘知俊自晋州引兵救之，德威焚攻具，退保高平。

晋王归晋阳，休兵行赏，以周德威为振武节度使、同平章事。命州县举贤才，黜贪残，宽租赋，抚孤穷，伸冤滥，禁奸盗，境内大治。以河东地狭兵少，乃训练士卒，令骑兵不见敌无得乘马；部分已定，无得相逾越，及留绝以避险；分道并进，期会无得差晷刻。犯者必斩。故能兼山东，取河南，士卒精整故也。

初，晋王克用平王行瑜，唐昭宗许其承制封拜。时方镇多行墨制，王耻与之同，每除吏必表闻。至是，晋王存勖始承制除吏。

晋王德张承业，以兄事之，每至其第，升堂拜母，赐遗甚厚。

潞州围守历年，士民冻馁死者太半，市里萧条。李嗣昭劝课农桑，宽租缓刑，数年之间，军城完复。

21 静江节度使、同平章事李琼卒，楚王殷以其弟永州刺史存知桂州事。

22 壬申，更以许州忠武军为匡国军，同州匡国军为忠武军，陕州保义军为镇国军。

23 乙亥，楚兵寇鄂州，淮南所署知州秦裴击破之。

24 淮南左牙指挥使张颢、右牙指挥使徐温专制军政，弘农威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谋弑王，分其地以臣于梁。戊寅，颢遣其党纪祥等弑王于寝室，诈云暴薨。

己卯，颢集将吏于府庭，夹道及庭中堂上各列白刃，令诸将悉去卫从然后入。颢厉声问曰："嗣王已薨，军府谁当主之？"三问，莫应，颢气色益怒。幕僚严可求前密启曰："军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则恐太速。"颢曰："何谓速也？"可求曰："刘威、陶雅、李遇、李简皆先王之等夷，公今自立，此辈肯为公下乎？不若立幼主辅之，诸将孰敢不从！"颢默然久之。可求因屏左右，急书一纸置袖中，麾同列诣使宅贺，众莫测其所为；既至，可求跪读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创业艰难，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当立，诸将宜无负杨氏，善开导之。"辞旨明切。颢气色皆沮，以其义正，不敢夺，遂奉威王弟隆演称淮南留后、东面诸道行营都统。既罢，副都统朱瑾诣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七即横戈跃马，冲犯大敌，未尝畏慑，今日对颢，不觉流汗，公面折之如无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远矣。"因以兄事之。

颢以徐温为浙西观察使，镇润州。严可求说温曰："公舍牙兵而出外藩，颢必以弑君之罪归公。"温惊曰："然则奈何？"可求曰："颢刚愎而暗于事，公能见听，请为公图之。"时副使李承嗣参预军府之政，可求又说承嗣曰："颢凶威如此，今出徐于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承嗣深然之。可求往见颢曰："公出徐公于外，人皆言公欲夺其兵权而杀之，多言亦可畏也。"颢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业已行矣，奈何？"可求曰："止之易耳。"明日，可求邀颢及承嗣俱诣温，可求瞋目责温曰："古人不忘一饭之恩，况公杨氏宿将！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时，乃求自安于外，可乎？"温谢曰："苟诸公见容，温何敢自专！"由是不行。颢知可求阴附温，夜，遣盗刺之；可求知不免，请为书辞府主。盗执刀临之，可求操笔无惧色；盗能辩字，见其辞旨忠壮，曰："公长者，吾不忍杀。"掠其财以复命，曰："捕之不获。"颢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财为！"

温与可求谋诛颢，可求曰："非钟泰章不可。"泰章者，合肥人，时为左监门卫将军。温使亲将翟虔告之。泰章闻之喜，密结壮士三十人，夜，刺血相饮为誓；丁亥旦，直入斩颢于牙堂，并其亲近。温始暴颢弑君之罪，辕纪祥等于市。诣西宫白太夫人。太夫人恐惧，大泣曰："吾儿冲幼，祸难如此，愿保百口归庐州，公之惠也！"温曰："张颢

弒逆，不可不诛，夫人宜自安！”初，温与颢谋弒威王，温曰：“参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独用吾兵。”颢不可，温曰：“然则独用公兵。”颢从之。至是，穷治逆党，皆左牙兵也，由是人以温为实不知谋也。隆演以温为左、右牙都指挥使，军府事咸取决焉。以严可求为扬州司马。

温性沈毅，自奉简俭，虽不知书，使人读狱讼之辞而决之，皆中情理。先是，张颢用事，刑罚酷滥，纵亲兵剽夺市里，温谓严可求曰：“大事已定，吾与公辈当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寝耳。”乃立法度，禁强暴，举大纲，军民安之。温以军旅委严可求，以财赋委支计官骆知祥，皆称其职，淮南谓之“严、骆”。

25 己丑，契丹王阿保机遣使随高颀入贡，且求册命，帝复遣司农卿浑特赐以手诏，约共灭沙陀，乃行封册。

26 壬辰，夹寨诸将诣阙待罪，皆赦之。帝赏牛存节全泽州之功，以为六军马步都指挥使。

27 雷彦恭引沅江环朗州以自守，秦彦晖顿兵月余不战，彦恭守备稍懈；彦晖使裨将曹德昌帅壮士夜入自水窦，内外举火相应，城中惊乱，彦晖鼓噪坏门而入，彦恭轻舟奔广陵。彦晖虏其弟彦雄，送于大梁。淮南以彦恭为节度副使。先是，澧州刺史向瑰与彦恭相表里，至是亦降于楚，楚始得澧、朗二州。

28 蜀主遣将将兵会岐兵五万攻雍州，晋张承业亦将兵应之。六月，壬寅，以刘知俊为西路行营都招讨使以拒之。

29 金吾上将军王师范家于洛阳，朱友宁之妻泣诉于帝曰：“陛下化家为国，宗族皆蒙荣宠。妾夫独不幸，因王师范叛逆，死于战场；今仇仇犹在，妾诚痛之！”帝曰：“朕几忘此贼！”己酉，遣使就洛阳族之。使者先凿坑于第侧，乃宣敕告之；师范盛陈宴具，与宗族列坐，谓使者曰：“死者人所不免，况有罪乎！予不欲使积尸长幼无序。”酒既行，命自幼及长，引于坑中戮之，死者凡二百人。

30 丙辰，刘知俊及佑国节度使王重师大破岐兵于幕谷，晋、蜀兵皆引归。

31 蜀立遂王宗懿为太子。

32 帝欲自将击潞州，丁卯，诏会诸道兵。

33 湖南判官高郁请听民自采茶卖于北客，收其征以赡军，楚王殷从之。秋，七月，殷奏于汴、荆、襄、唐、郢、复州置回图务，运茶于河南、北，卖之以易缯纩、战马而归，仍岁贡茶二十五万斤，诏许之。湖南由是富赡。

34 壬申，淮南将吏请于李俨，承制授杨隆演淮南节度使、东面诸道行营都统、同平章事、弘农王。

钟泰章赏薄，泰章未尝自言；后逾年，因醉与诸将争言而及之。或告徐温，以泰章怨望，请诛之，温曰：“是吾过也。”擢为滁州刺史。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七

后梁纪二

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中

开平二年(戊辰、908)

1 八月，吴越王镠遣宁国节度使王景仁奉表诣大梁，陈取淮南之策。景仁即茂章也，避梁讳改焉

淮南遣步军都指挥使周本、南面统军使吕师造击吴越，九月，围苏州。吴越将张仁保攻常州之东洲，拔之。淮南兵死者万余人。淮南以池州团练使陈璋为水陆行营都招讨使，帅柴再用等诸将救东洲，大破仁保于鱼荡，复取东洲。柴再用方战舟坏，长矟浮之，仅而得济。家人为之饭僧千人，再用悉取其食以犒部兵，曰：“士卒济我，僧何力焉！”

2 丙子，蜀立皇后周氏。后，许州人也。

3 晋周德威、李嗣昭将兵三万出阴地关，攻晋州，刺史徐怀玉拒守；帝自将救之，丁丑，发大梁，乙酉，至陕州。戊子，岐王所署延州节度使胡敬璋寇上平关，刘知俊击破之。周德威等闻帝将至，乙未，退保隰州。

4 荆南节度使高季昌遣兵屯汉口，绝楚朝贡之路；楚王殷遣其将许德勋将水军击之，至沙头，季昌惧而请和。殷又遣步军都指挥使吕师周将兵击岭南，与清海节度使刘隐十余战，取昭、贺、梧、蒙、龚、富六州。殷土宇既广，乃养士息民，湖南遂安。

5 冬，十月，蜀主立后宫张氏为贵妃，徐氏为贤妃，其妹为德妃。张氏，鄯人，宗懿之母也。二徐，耕之女也。

6 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嵯峨山，暴掠雍州诸县，唐帝诸陵发之殆遍。

7 庚戌，蜀主讲武于星宿山，步骑三十万。

8 丁巳，帝还大梁。

9 辛酉，以刘隐为清海、静海节度使，以膳部郎中赵光裔、右补阙李殷衡充宣告使，隐皆留之。光裔，光逢之弟；殷衡，德裕之孙也。

10 依政进士梁震，唐末登第，至是归蜀；过江陵，高季昌爱其才识，留之，欲奏为判官。震耻之，欲去，恐及祸，乃曰："震素不幕荣宦，明公不以震为愚，必欲使之参谋议，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在幕府！"季昌许之。震终身止称前进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为谋主，呼曰先辈。

11 帝从吴越王镠之请，以亳州团练使寇彦卿为东南面行营都指挥使，击淮南。十一月，彦卿帅众二千袭霍丘，为土豪朱景所败；又攻庐、寿二州，皆不胜。淮南遣滁州刺史史俨拒之，彦卿引归。

12 定难节度使李思谏卒；甲戌，其子彝昌自为留后。

13 刘守文举沧德兵攻幽州，刘守光求救于晋，晋王遣兵五千助之。丁亥，守文兵至卢台军，为守光所败；又战玉田，亦败。守文乃还。

14 癸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策以刑部尚书致仕；以左仆射杨涉同平章事。

15 保塞节度使胡敬璋卒，静难节度使李继徽以其将刘万子代镇延州。

16 是岁，弘农王遣军将万全感赍书间道诣晋及岐，告以嗣位。

17 帝将迁都洛阳。

三年（己巳、909）

1 春，正月，己巳，迁太庙神主于洛阳。甲戌，帝发大梁。壬申，以博王友文为东都留守。己卯，帝至洛阳；庚寅，飨太庙；辛巳，祀圜丘，大赦。

2 丙申，以用度稍充，初给百官全俸。

3 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4 保塞节度使刘万子暴虐，失众心，且谋贰于梁，李继徽使延州牙将李延实图之。延实因万子葬胡敬璋，攻而杀之，遂据延州。马军都指挥使河西高万兴与其弟万金闻变，以其众数千人诣刘知俊降。岐王置翟州于鄜城，其守将亦降。

5 三月，甲戌，帝发洛阳。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兼潞州四面行营招讨使。

6 庚辰，帝至河中，发步骑会高万兴兵取丹、延。

7 丙戌，以朔方节度使兼中书令韩逊为颍川王。逊本灵州牙校，唐末据本镇，朝廷因而授以节钺。

8 辛卯，丹州刺史崔公实请降。

9 徐温以金陵形胜，战舰所聚，乃自以淮南行军副使领升州刺史，留广陵，以其假子元从指挥使知诰为升州防遏兼楼船副使，往治之。

10 夏，四月，丙申朔，刘知俊移军攻延州，李延实婴成自守；知俊遣白水镇使刘儒分兵围坊州。

11 庚子，以王审知为闽王，刘隐为南平王。

12 刘知俊克延州，李延实降。

13 淮南兵围苏州，推洞屋攻城，吴越将临海孙琰置轮于竿首，垂缒投锥以揭之，攻者尽露，炮至则张网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吴越王镠遣牙内指挥使钱镖、行军副使杜建徽等将兵救之。

苏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张网缀铃悬水中，鱼鳖过皆知之。吴越游弈都虞候司马福欲潜行入城，故以竿触网；敌闻铃声举网，福因得过，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号令与援兵相应，敌以为神。

吴越王镠尝游府园，见园卒陆仁章树艺有智而志之；及苏州被围，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报而返。镠以诸孙畜之，累迁两府军粮都监使，卒获其用。仁章，睦州人也。

辛亥，吴越兵内外合击淮南兵，大破之，擒其将何朗等三十余人，夺战舰二百艘。周本夜遁，又追败之于皇天荡。钟泰章将精兵二百为殿，多树旗帜于菰蒋中，追兵不敢进而还。

14 岐王所署保大节度使李彦博、坊州刺史李彦昱皆弃城奔凤翔，邠州都将严弘倚举城降。己未，以高万兴为保塞节度使，以绛州刺史牛存节为保大节度使。

15 淮南初置选举，以骆知祥掌之。

16 五月，丁卯，帝命刘知俊乘胜取邠州；知俊难之，辞以阙食，乃召还。

17 佑国节度使王重师镇长安数年，帝在河中，怒其贡奉不时；己巳，召重师入朝，以左龙虎统军刘捍为佑国留后。

18 癸酉，帝发河中；己卯，至洛阳。

刘捍至长安，王重帅不为礼，捍谮之于帝，云重师潜与邠、岐通。甲申，贬重师溪州刺史，寻赐自尽，夷其族。

19 刘守文频年攻刘守光不克，乃大发兵，以重赂招契丹、吐谷浑之众，合四万屯苏州。守光逆战于鸡苏，为守文所败。守文单马立于陈前，泣谓其众曰："勿杀吾弟。"守光将元行钦识之，直前擒之，沧德兵皆溃。守光囚之别室，栉以蒺藜，乘胜进攻沧州。沧州节度判官吕兖、孙鹤推守文子延祚为帅，乘城拒守。兖，安次人也。

20 忠武节度使兼侍中刘知俊，功名浸盛，以帝猜忍日甚，内不自安；及王重师诛，知俊益惧。帝将伐河东，急徵知俊入朝，欲以为河东西面行营都统；且以知俊有丹、延之功，厚赐之。知俊弟右保胜指挥使知浣从帝在洛阳，密使人语知俊云："入必死。"又白帝，请帅弟侄往迎知俊，帝许之。六月，乙未朔，知俊奏"为军民所留"，遂以同州附于岐。执监军及将佐之不从者，皆械送于岐。遣兵袭华州，逐刺史蔡敬思，以兵守潼关。潜遣人以重利啖长安诸将，执刘捍，送于岐，杀之。知俊遣使请兵于岐，亦遣使请晋人出兵攻晋、绛，遗晋王书曰："不过旬日，可取两京，复唐社稷。"

21 丁未，朔方节度使韩逊奏克盐州，斩岐所署刺史李继直。

22 帝遣近臣谕刘知俊曰："朕待卿甚厚，何忽相负？"对曰："臣不背德，但畏族灭如王重师耳。"帝复使谓之曰："刘捍言重师阴结邠、岐，朕今悔之无及，捍死不足塞责。"知俊不报。庚戌，诏削知俊官爵，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为西路行营招讨使，帅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刘郛等讨之。

辛亥，帝发洛阳。

刘郛至潼关东，获刘知俊伏路兵蔺如海等三十人，释之使为前导。刘知浣迷失道，盘桓数日，乃至关下，关吏纳之。如海等继至，关吏不知其已被擒，亦纳之。郛兵乘门开直进，遂克潼关，追及知浣，擒之。癸丑，帝至陕。

23 丹州马军都头王行思等作乱，刺史宋知诲逃归。

24 帝遣刘知俊侄嗣业持诏诣同州招谕知俊；知俊欲轻骑诣行在谢罪，弟知偓止之。杨师厚等至华州，知俊将聂赏开门降。知俊闻潼关不守，官军继至，苍黄失图，乙卯，举族奔岐。杨师厚至长安，岐兵已据城，师厚以奇兵并南山急趋，自西门入，遂克之。庚申，以刘郛权佑国留后。岐王厚礼刘知俊，以为中书令。地狭，无藩镇处之，但厚给俸禄而已。

25 刘守光遣使上表告捷，且言"俟沧德事毕，为陛下扫平并寇。"亦致书晋王，云欲与之同破伪梁。

26 抚州刺史危全讽自称镇南节度使，帅抚、信、袁、吉之兵号十万攻洪州。淮南守兵才千人，将吏皆惧，节度使刘威密遣使告急于广陵，日召僚佐宴饮。全讽闻之，屯象牙潭，不敢进，请兵于楚；楚王殷遣指挥使苑玫会袁州刺史彭彦章围高安以助全讽。玫，蔡州人；彦章，玕之兄也。

徐温问将于严可求，可求荐周本。乃以本为西南面行营招讨应援使，将兵七千救高安。本以前攻苏州无功，称疾不出，可求即其卧内强起之。本曰："苏州之役，敌不能胜我，但主将权轻耳。今必见用，愿毋置副贰乃可。"可求许之。本曰："楚人为全讽声援耳，非欲取高安也。吾败全讽，援兵必还。"乃疾趣象牙潭。过洪州。刘威欲犒军，本不肯留，或曰："全讽兵强，君宜观形势然后进。"本曰："贼众十倍于我，我军闻之必惧，不若乘其锐而用之。"

27 秋，七月，甲子，以刘守光为燕王。

28 梁兵克丹州，擒王行思。

29 商州刺史李稠驱士民西走，将吏追斩之，推都押牙李玟主州事。

30 庚午，改佑国军曰永平。

31 河东兵寇晋州，抄掠至尧祠而去。

32 癸酉，帝发陕州；乙亥，至洛阳，寝疾。

33 初，帝召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欲使督诸将攻潞州，以前兖海留后王班为留后，镇襄州。师厚屡为班言牙兵王求等凶悍，宜备之，班自恃左右有壮士，不以为意，每众辱之。戊寅，谪求戍西境，是夕，作乱，杀班，推都指挥使雍丘刘玘为留后；玘伪从之，明日，与指挥使王延顺逃诣帝所。乱兵奉平淮指挥使李洪为留后，附于蜀。未几，房州刺史杨虔亦叛附于蜀。

34 危全讽在象牙潭，营栅临溪，亘数十里。庚辰，周本隔溪布陈，先使羸兵尝敌；全讽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济，纵兵击之；全讽兵大溃，自相蹂藉，溺水死者甚众，本分兵断其归路，擒全讽及将士五千人。乘胜克袁州，执刺史彭彦章，进攻吉州。歙州刺史陶雅使其子敬昭及都指挥使徐章将兵袭饶、信，信州刺史危仔倡请降，饶州刺史唐宝弃城走。行营都指挥使米志诚、都尉吕师造等败苑玟于上高。吉州刺史彭玕帅众数千人奔楚，楚王殷表玕为郴州刺史，为子希范娶其女。淮南以左先锋指挥使张景思知信州，遣行营都虞候骨言将兵五千送之。危仔倡闻兵至，奔吴越，吴越王镠以仔倡为淮南节度副使，更其姓曰元氏。危全讽至广陵，弘农王以其尝有德于武忠王，释之，资给甚厚。八月，虔州刺史卢光稠以州附于淮南。于是江西之地尽入于杨氏。光稠亦遣使附于梁。

35 甲寅，上疾小瘳，始复视朝。

36 以镇国节度使康怀贞为西路行营副招讨使。

37 蜀主命太子宗懿判六军，开永和府，妙选朝士为僚属。

38 辛酉，均州刺史张敬方奏克房州。

39 岐王欲遣刘知俊将兵攻灵、夏，且约晋王使攻晋、绛。晋王引兵南下，先遣周德威等将兵出阴地关攻晋州，刺史边继威悉力固守。晋兵穿地道，陷城二十余步，城中血战拒之，一夕城复成。诏杨师厚将兵救晋州，周德威以骑扼蒙坑之险，师厚击破之，进抵晋州，晋兵解围遁去。

40 李洪寇荆南，高季昌遣其将倪可福击败之。诏马步都指挥使陈晖将兵会荆南兵讨洪。

41 蜀主以御史中丞王锴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42 陈晖军至襄州，李洪逆战，大败，王求死。九月，丁酉，拔其城，斩叛兵千人，执李洪、杨虔等送洛阳，斩之。

43 丁未，以保义节度使王檀为潞州东面行营招讨使。

44 刘守光奏遣其子中军兵马使继威安抚沧州吏民；戊申，以继威为义昌留后。

45 辛亥，侍中韩建罢守太保，左仆射、同平章事杨涉罢守本官。以太常卿赵光逢为中书侍郎，翰林奉旨工部侍郎杜晓为户部侍郎，并同平章事。晓，让能之子也。

46 淮南遣使者张知远修好于福建；知远倨慢，闽王审知斩之，表上其书，始与淮南绝。审知性俭约，常蹑麻屨，府舍卑陋，未尝营葺。宽刑薄赋，公私富实，境内以安。岁自海道登、莱入贡，没溺者什四五。

47 冬，十月，甲子，蜀司天监胡秀林献永昌历，行之。

48 湖州刺史高澧性凶忍，尝召州吏议曰："吾欲尽杀百姓，可呼？"吏曰："如此，租赋何从出？当择可杀者杀之耳。"时澧纠民为兵，有言其咨怨者，澧悉集民兵于开元寺，绐云犒享，入则杀之；死者逾半，在外者觉之，纵火作乱。澧闭城大索，凡杀三千人。吴越王镠欲诛之，戊辰，澧以州叛附于淮南，举兵焚义和临平镇，镠命指挥使钱镖讨之。

49 十一月，甲午，帝告谢于圜丘；戊戌，大赦。

50 邺王罗绍威得风痹病，上表称："魏故大镇，多外兵，愿得有功重臣镇之，臣乞骸骨归第。"帝闻之，抚案动容。己亥，以其子周翰为天雄节度副使，知府事。谓使者曰："亟归语而主：为我强饭！如有不可讳，当世世贵尔子孙以相报也。今使周翰领军府，尚冀尔复愈耳。"

51 岐王欲取灵州以处刘知俊，且以为牧马之地，使知俊自将兵攻之。朔方节度使韩逊告急；诏镇国节度使康怀贞、感化节度使寇彦卿将兵攻邠宁以救之。怀贞等所向皆捷，克宁、衍二州，拔庆州南城，刺史李彦广出降。游兵侵掠至泾州之境，刘知俊闻之，十二月，己丑，解灵州围，引兵还。帝急召怀贞等还，遣兵迎援于三原青谷；怀贞等还，至三水，知俊遣兵据险邀之，左龙骧军使寿张王彦章力战，怀贞等乃得过。怀贞与裨将李德遇、许从实、王审权分道而行，皆与援兵不相值，至升平，刘知俊伏兵山口，怀贞大败，仅以身免，德遇等军皆没。岐王以知俊为彰义节度使，镇泾州。

王彦章骁勇绝伦，每战用二铁枪，皆重百斤，一置鞍中，一在手，所向无前，时人谓之王铁枪。

52 蜀蜀州刺史王宗弁称疾，罢归成都，杜门不出。蜀主疑其矜怨望，加检校太保，固辞不受，谓人曰："廉者足而不忧，贪者忧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矣，岂可求进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而许之，赐与有加。

53 刘守光围沧州久不下，执刘守文至城下示之，犹固守。城中食尽，民食堇泥，军士食人，驴马相啖鬃尾。吕兖选男女羸弱者，饲以曲面而烹之，以给军食，谓之宰杀务。

四年（庚午 910）

1 春，正月，乙未，刘延祚力尽出降。时刘继威尚幼，守光使大将张万进、周知裕辅之镇沧州，以延祚及其将佐归幽州，族吕兖而释孙鹤。

兖子琦，年十五，门下客赵玉绐监刑者曰："此吾弟也，勿妄杀。"监刑者信之，遂挈以逃。琦足痛不能行，玉负之，变姓名，乞食于路，仅而得免。琦感家门殄灭，力学自立，晋王闻其名，授代州判官。

2 辛丑，以卢光稠为镇南留后。

3 刘守光为其父仁恭请致仕，丙午，以仁恭为太师，致仕。守光寻使人潜杀其兄守文，归罪于杀者而诛之。

4 二月，万全感自岐归广陵，岐王承制加弘农王兼中书令，嗣吴王，于是吴王赦其境内。

5 高澧求救于吴，吴常州刺史李简等将兵应之，湖州将盛师友、沈行思闭城不内；澧帅麾下五千人奔吴。三月癸巳，吴越王镠巡湖州，以钱镖为刺史。

6 蜀太子宗懿骄暴，好陵暴旧臣。内枢密使唐道袭，蜀主之嬖臣也，太子屡谮之于朝，由是有隙，互相诉于蜀主；蜀主恐其交恶，以道袭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道袭荐宣徽北院使郑顼为内枢密使，顼受命之日，即欲按道袭昆弟盗用内库金帛。道袭惧，奏顼褊急，不可大任，丙午，出顼为果州刺史，以宣徽南院使潘炕为内枢密使。

7 夏州都指挥使高宗益作乱，杀节度使李彝昌。将吏共诛宗益，推彝昌族父蕃汉都指挥使李仁福为帅，癸丑，仁福以闻。夏，四月，甲子，以仁福为定难节度使。

8 丁卯，宋州节度使衡王友谅献瑞麦，一茎三穗，帝曰："丰年为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为！"诏除本县令名，遣使诘责友谅；以兖海留后惠王友能代为宋州留后。友谅、友能，皆全昱子也。

9 帝以晋州刺史下邑华温琪拒晋兵有功，欲赏之，会护国节度使冀王友谦上言晋、绛边河东，乞别建节镇，壬申，以晋、绛、沁三州为定昌军，以温琪为节度使。

10 左金吾大将军寇彦卿入朝，至天津桥，有民不避道，投诸栏外而死。彦卿自首于帝。帝以彦卿才干有功，久在左右，命以私财遗死者家以赎罪。御史司宪崔沂劾奏"彦卿杀人阙下，请论如法。"帝命彦卿分析。彦卿对："令从者举置栏外，不意误死。"帝欲以过失论，沂奏："在法，以势力使令为首，下手为从，不得归罪从者；不斗而故殴伤人，加伤罪一等，不得为过失。"辛巳，责授彦卿游击将军、左卫中郎将。彦卿扬言："有得崔沂首者，赏钱万缗。"沂以白帝，帝使人谓彦卿："崔沂有毫发伤，我当族汝！"时功臣骄横，由是稍肃。沂，沆之弟也。

11 五月，吴徐温母周氏卒，将吏致祭，为偶人，高数尺，衣以罗锦，温曰："此皆出民力，奈何施于此而焚之，宜解以衣贫者。"未几，起复为内外马步军都军使，领润州观察使。

12 岐王屡求货于蜀，蜀主皆与之。又求巴、剑二州，蜀主曰："吾奉茂贞，勤亦至矣；若与之地，是弃民也，宁多与之货。"乃复以丝、茶、布、帛七万遗之。

13 己亥，以刘继威为义昌节度使。

14 癸丑，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邺贞庄王罗绍威卒。诏以其子周翰为天雄留后。

15 匡国节度使长乐忠敬王冯行袭疾笃，表请代者。许州牙兵二千，皆秦宗权余党，帝深以为忧。六月，庚戌，命崇政院直学士李珽驰往视行袭病，曰："善谕朕意，勿使乱我近镇。"珽至许州，谓将吏曰："天子握百万兵，去此数舍；冯公忠纯，勿使上有所疑。汝曹赤心奉国，何忧不富贵！"由是众莫敢异议。行袭欲使人代受诏，珽曰："东首加朝服，礼也。"乃即卧内宣诏，谓行袭曰："公善自辅养，勿视事，此子孙之福也。"行袭泣谢，遂解两使印授珽，使代掌军府。帝闻之曰："予固知珽能办事，冯族亦不亡矣。"庚辰，行袭卒。甲申，以李珽权知匡国留后，悉以行袭兵分隶诸校，冒冯姓者皆还宗。

16 楚王殷求为天策上将，诏加天策上将军。殷始开天策府，以弟宾为左相，存为右相。殷遣将侵荆南，军于油口；高季昌击破之，斩首五千级，逐北至白田而还。

17 吴水军指挥使敖骈围吉州刺史彭玕弟珰于赤石，楚兵救珰，虏骈以归。

18 秋，七月，蜀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韦庄卒。

19 吴越王镠表"宦者周延诰等二十五人，唐末避祸至此，非刘、韩之党，乞原之。"上曰："此属吾知其无罪，但今革弊之初，不欲置之禁掖，可且留于彼，谕以此意。"

20 岐王与邠、泾二帅各遣使告晋，请合兵攻定难节度使李仁福；晋王遣振武节度使周德威将兵会之，合五万众围夏州，仁福婴城拒守。

21 八月，以刘守光兼义昌节度使。

22 镇、定自帝践祚以来虽不输常赋，而贡献甚勤。会赵王熔母何氏卒，庚申，遣使吊之，且授起复官。时邻道吊客皆在馆，使者见晋使，归，言于帝曰："熔潜与晋通，镇、定势强，恐终难制。"帝深然之。

23 壬戌，李仁福来告急。甲子，以河南尹兼中书令张全义为西京留守，帝恐晋兵袭西京，以宣化留后李思安为东北面行营都指挥使，将兵万人屯河阳。丙寅，帝发洛阳；己巳，至陕。辛未，以镇国节度使杨师厚为西路行营招讨使，会感化节度使康怀贞将兵三万屯三原。帝忧晋兵出泽州逼怀州，既而闻其在绥、银磧中，曰："无足虑也。"甲申，遣夹马指挥使李遇、刘绾自鄜、延趋银、夏，邀其归路。

24 吴越王镠筑捍海石塘，广杭州城，大修台馆。由是钱唐富庶盛于东南。

25 九月，己丑，上发陕；甲午，至洛阳，疾复作。

26 李遇等至夏州，岐、晋兵皆解去。

27 冬，十月，遣镇国节度使杨师厚、相州刺史李思安将兵屯泽州以图上党。

28 吴越王镠之巡湖州也，留沈行思为巡检使，与盛师友俱归。行思谓同列陈瑰曰："王若以师友为刺史，何以处我？"时瑰已得镠密旨遣行思诣府，乃绐之曰："何不自诣王所论之！"行思从之。既至数日，瑰送其家亦至，行思恨瑰卖己。镠自衣锦军归，将吏迎谒，行思取锻槌击瑰，杀之，因诣镠，与师友论功，夺左右槊，欲刺师友，众执之。镠斩行思，以师友为婺州刺史。

29 十一月，己丑，以宁国节度使、同平章事王景仁充北面行营都指挥招讨使，潞州副招讨使韩勍副之，以李思安为先锋将，趣上党。寻遣景仁等屯魏州，杨师厚还陕。

30 蜀主更太子宗懿名曰元坦。庚戌，立假子宗裕为通王，宗范为夔王，宗锽为昌王，宗寿为嘉王，宗翰为集王；立其子宗仁为普王，宗辂为雅王，宗纪为褒王，宗智为荣王，宗泽为兴王，宗鼎为彭王，宗杰为信王，宗衍为郑王。

初，唐末宦官典兵者多养军中壮士为子以自强，由是诸将亦效之。而蜀主尤多，惟宗懿等九人及宗特、宗平真其子；宗裕、宗锽、宗寿皆其族人；宗翰姓孟，蜀主之姊子；宗范姓张，其母周氏为蜀主妾；自余假子百二十人皆功臣，虽冒姓连名而不禁婚姻。

31 上疾小愈，辛亥，校猎于伊、洛之间。

32 上疑赵王熔贰于晋，且欲因邺王绍威卒除移镇、定。会燕王守光发兵屯涞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杜廷隐、丁延徽监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声言恐燕兵南寇，助赵守御；又云分兵就食。赵将石公立戍深州，白赵王熔，请拒之。熔遽命开门，移公立于外以避之。公立出门指城而泣曰："朱氏灭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为人。而我王犹恃姻好，以长者期之，此所谓开门揖盗者也。惜乎，此城之人今为虏矣！"

梁人有亡奔真定，以其谋告熔者，熔大惧，又不敢先自绝；但遣使诣洛阳，诉称"燕兵已还，与定州讲和如故，深、冀民见魏博兵入，奔走惊骇，乞召兵还。"上遣使诣真定慰谕之。未几，廷隐等闭门尽杀赵戍兵，乘城拒守。熔始命石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于燕、晋。

熔使者至晋阳，义武节度使王处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晋王为盟主，合兵攻梁。晋王会将佐谋之，皆曰："熔久臣朱温，岁输重赂，结以婚姻，其交深矣；此必诈也，宜徐观之。"王曰："彼亦择利害而为之耳。王氏在唐世犹或臣或叛，况肯终为朱氏之臣乎？彼朱温之女何如寿安公主！今救死不赡，何顾婚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堕朱氏计中。宜趣发兵赴之，晋、赵叶力，破梁必矣。"乃发兵，遣周德威将之，出井陉，屯赵州。

熔使者至幽州，燕王守光方猎，幕僚孙鹤驰诣野谓守光曰："赵人来乞师，此天欲成王之功业也。"守光曰："何故？"对曰："比常患其与朱温胶固。温之志非尽吞河朔不已，今彼自为仇敌，王若与之并力破梁，则镇、定皆敛衽而朝燕矣。王不出师，但恐晋人先我矣。"守光曰："王熔数负约，今使之与梁自相弊，吾可以坐承其利，又何救焉！"自是镇、定复称唐天祐年号，复以武顺为成德军。

司天言："来月太阴亏，不利宿兵于外。上召王景仁等还洛阳。十二月，己未，上闻赵与晋合，晋兵已屯赵州，乃命王景仁等将兵击之。庚申，景仁等自河阳渡河，会罗周翰兵，合四万，军于邢、洺。

33 虔州刺史卢光稠疾病，欲以位授谭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其子韶州刺史延昌来奔丧，全播立而事之。吴遣使拜延昌虔州刺史，延昌受之，亦因楚王殷密通表于梁，曰："我受淮南官，以缓其谋耳，必为朝廷经略江西。"丙寅，以延昌为镇南留后。延昌表其将廖爽为韶州刺史，爽，赣人也。吴淮南节度判官严可求请置制置使于新淦县，遣兵戍之，以图虔州。每更代，辄潜益其兵，虔人不之觉也。

34 庚午，蜀主以御史中丞周庠、户部侍郎判度支庾传素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35 太常卿李燕等刊定梁律令格式，癸酉，行之。

36 丁丑，王景仁等进军柏乡。

37 辛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永平。

38 赵王熔复告急于晋，晋王以蕃汉副总管李存审守晋阳，自将兵自赞皇东下，王处直遣将将兵以从。辛巳，晋王至赵州，与周德威合，获梁刍荛者二百人，问之曰："初发洛阳，梁主有何号令？"对曰："梁主戒上将云：'镇州反覆，终为子孙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镇州虽以铁为城，必为我取之。'"晋王命送于赵。

壬午，晋王进军，距柏乡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骑迫梁营挑战，梁兵不出。癸未，复进，距柏乡五里，营于野河之北，又遣胡骑迫梁营驰射，且诟之。梁将韩勍等将步骑三万，分三道追之，铠冑皆被缯绮，镂金银，光彩炫耀，晋人望之夺气。周德威谓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战，徒欲曜兵耳。不挫其锐，则吾军不振。"乃徇于军曰："彼皆汴州天武军，屠酤佣贩之徒耳，衣铠虽鲜，十不能当汝一。擒获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货，不可失也。"德威自引千余精骑击其两端，左右驰突，出入数四，俘获百余人，且战且却，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

德威言于晋王曰："贼势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军远来，救人之急，三镇乌合，利于速战，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镇、定之兵，长于守城，短于野战。且吾所恃者骑兵，利于平原广野，可以驰突。今压贼垒门，骑无所展其足；且众寡不敌，使彼知吾虚实，则事危矣。"王不悦，退卧帐中，诸将莫敢言。德威往见张承业曰："大王骤胜而轻敌，不量力而务速战。今去贼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桥以薄我，我众立尽矣。不若退军高邑，诱贼离营，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别以轻骑掠其馈饷，不过逾月，破之必矣。"承业入，褰帐抚王曰："此岂王安寝时耶！周德威老将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瞿然兴曰："予方思之。"时梁兵闭垒不出，有降者，诘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桥。"王谓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营，退保高邑。

39 辰州蛮酋宋邺，溆州蛮酋潘金盛，恃其所居深险，数扰楚边。至是，邺寇湘乡，金盛寇武冈。楚王殷遣昭州刺史吕师周将衡山兵五千讨之。

40 宁远节度使庞巨昭、高州防御使刘昌鲁，皆唐官也。黄巢之寇岭南也，巨昭为容管观察使，昌鲁为高州刺史，帅群蛮据险以拒之，巢众不敢入境。唐嘉其功，置宁远军于容州，以巨昭为节度使，以昌鲁为高州防御使。及刘隐据岭南，二州不从；隐遣弟岩攻高州，昌鲁大破之，又攻容州，亦不克。昌鲁自度终非隐敌，是岁，致书请自归于楚，楚王殷大喜，遣横州刺史姚彦章将兵迎之。彦章至容州，裨将莫彦昭说巨昭曰："湖南兵远来疲乏，宜撤储偫，弃城，潜于山谷以待之。彼必入城，我以全军掩之，彼外无继援，可擒也。"巨昭曰："马氏方兴，今虽胜之，后将何如！不若具牛酒迎之。"彦昭不从，巨昭杀之，举州迎降。彦章进至高州，以兵援送巨昭、昌鲁之族及士卒千余人归长沙。楚王殷以彦章知容州事，以昌鲁为永顺节度副使。昌鲁，邺人也。

乾化元年(辛未、911)

1 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2 柏乡比不储刍，梁兵刈刍自给，晋人日以游军抄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骑环营驰射而诟之，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锉屋茅坐席以饲马，马多死。丁亥，周德威与别将史建瑭、李嗣源将精骑三千压梁垒门而诟之，王景仁、韩勍怒，悉众而出。德威等转战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陈于野河之上，梁军横亘数里，竞前夺桥，镇、定步兵御之，势不能支。晋王谓匡卫都指挥使李建及曰："贼过桥则不可复制矣。"建及选卒二百，援枪大噪，力战却之。建及，许州人，姓王，李罕之之假子也。晋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争进而嚣，我兵整而静，我必胜。"战自巳至午，胜负未决。晋王谓周德威曰："两军已合，势不可离，我之兴亡，在此一举。我为公先登，公可继之。"德威叩马而谏曰："观梁兵之势，可以劳逸制之，未易以力胜也。彼去营三十余里，虽挟糗粮，亦不暇食，日昳之后，饥渴内迫，矢刃外交，士卒劳倦，必有退志。当是时，我以精骑乘之，必大捷。于今未可也。"王乃止。

时魏、滑之兵陈于东，宋、汴之兵陈于西。至晡，梁军未食，士无斗志，景仁等引兵稍却，周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晋兵大噪争进，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帅众噪于西陈之前曰："东陈已走，尔何久留！"梁兵互相惊怖，遂大溃。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恸军者勿杀。"于是战士悉解甲投兵而弃之，嚣声动天地。赵人以深、冀之馁，不顾剽掠，但奋白刃追之，梁之龙骧、神捷精兵殆尽，自野河至柏乡，僵尸蔽地。王景仁、韩勍、李思安以数十骑走。晋兵夜至柏乡，梁兵已去，弃粮食、资财、器械不可胜计。凡斩首二万级。李嗣源等追奔至邢州，河朔大震。保义节度使王檀严备，然后开城纳败卒，给以资粮，散遣归本道。晋王收兵屯赵州。

杜廷隐等闻梁兵败，弃深、冀而去，悉驱二州丁壮为奴婢，老弱者坑之，城中存者坏垣而已。

癸巳，复以杨师厚为北面都招讨使，将兵屯河阳，收集散兵，旬余，得万人。己亥，晋王遣周德威、史建瑭将三

千骑趣澶、魏，张承业、李存璋以步兵攻邢州，自以大军继之，移檄河北州县，谕以利害。帝遣别将徐仁溥将兵千人，自西山夜入邢州，助王檀城守。己酉，罢王景仁招讨使，落平章事。

3 蜀主之女普慈公主嫁岐王从子秦州节度使继崇，公主遣宦者宋光嗣以绢书遗蜀主，言继崇骄矜嗜酒，求归成都，蜀主召公主归宁。辛亥，公主至成都，蜀主留之，以宋光嗣为阊门南院使。岐王怒，始与蜀绝。光嗣，福州人也。

4 吕师周攀藤缘崖入飞山洞袭潘金盛，擒送武冈，斩之。

5 二月，己未，晋王至魏州，攻之，不克。上以罗周翰年少，且忌其旧将佐，庚申，以户部尚书李振为天雄节度副使，命杜廷隐将兵千人卫之，自杨刘济河，间道夜入魏州，助周翰城守。癸亥，晋王观河于黎阳，梁兵万余将渡河，闻晋王至，皆弃舟而去。

6 帝召蔡州刺史张慎思至洛阳，久未除代。蔡州右厢指挥使刘行琮作乱，纵兵焚掠，将奔淮南；顺化指挥使王存俨诛行琮，抚遏其众，自领州事，以众情驰奏。时东京留守博王友文不先请，遽发兵讨之，兵至鄢陵，帝曰："存俨方惧，若临之以兵，则飞去矣。"驰使召还。甲子，授存俨权知蔡州事。

7 乙丑，周德威自临清攻贝州，拔夏津、高唐；攻博州，拔东武、朝城。攻澶州，刺史张可臻弃城走，帝斩之。德威进攻黎阳，拔临河、淇门；逼卫州，掠新乡、共城。庚午，帝亲帅军屯白司马阪以备之。

8 卢龙、义昌节度使兼中书令燕王守光既克沧州，自谓得天助，淫虐滋甚。每刑人，必置诸铁笼，以火逼之；又为铁刷刷人面。闻梁兵败于柏乡，使人谓赵王熔及王处直曰："闻二镇与晋王破梁兵，举军南下，仆亦有精骑三万，欲自将之为诸公启行。然四镇连兵，必有盟主，仆若至彼，何以处之？"熔患之，遣使告于晋王，晋王笑曰："赵人告急，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救之；及吾成功，乃复欲以兵威离间二镇，愚莫甚焉！"诸将曰："云、代与燕接境，彼若扰我城戍，动摇人情，吾千里出征，缓急难应，此亦腹心之患也。不若先取守光，然后可以专意南讨。"王曰："善！"会杨师厚自磁、相引兵救邢、魏，壬申，晋解围去；师厚追之，逾漳水而还，邢州围亦解。师厚留屯魏州。

赵王熔自来谒晋王于赵州，大犒将士，自是遣其养子德明将三十七都常从晋王征讨。德明本姓张，名文礼，燕人也。

壬午，晋王发赵州，归晋阳，留周德威等将三千人戍赵州。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八

后梁纪三

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下

乾化元年（辛未、911）

1 三月，乙酉朔，以天雄留后罗周翰为节度使。

2 清海、静海节度使兼中书令南平襄王刘隐病亟，表其弟节度副使岩权知留后；丁亥卒。岩袭位。

3 岐王聚兵临蜀东鄙，蜀主谓群臣曰："自茂贞为朱温所困，吾常振其乏绝，今乃负恩为寇，谁为吾击之？"兼中书令王宗侃请行。蜀主以宗侃为北路行营都统。司天少监赵温珪谏曰："茂贞未犯边，诸将贪功深入，粮道阻远，恐非国家之利。"蜀王不听，以兼侍中王宗祐、太子少师王宗贺、山南节度使唐道袭为三招讨使，左金吾大将军王宗绍为宗祐之副，帅步骑十二万伐岐。壬辰，宗侃等发成都，旌旗数百里。

4 岐王募华原贼帅温韬以为假子，以华原为耀州，美原为鼎州。置义胜军，以韬为节度使，使帅邠、岐兵寇长安。诏感化节度使康怀贞、忠武节度使牛存节以同华、河中兵讨之。己酉，怀贞等奏击韬于车度，走之。

5 夏，四月，乙卯朔，岐兵寇蜀兴元，唐道袭击却之。

6 上以久疾，五月，甲申朔，大赦。

7 甲辰，以清海留后刘岩为节度使。岩多延中国士人置于幕府，出为刺史，刺史无武人。

8 蜀主如利州，命太子监国；六月，癸丑朔，至利州。

9 燕王守光尝衣赭袍，顾谓将吏曰："今天下大乱，英雄角逐，吾兵强地险，亦欲自帝，何如？"孙鹤曰："今内难新平，公私困竭，太原窥吾西，契丹伺吾北，遽谋自帝，未见其可。大王但养士爱民，训兵积谷，德政既修，四方

自服矣。”守光不悦。

又使人讽镇、定，求尊己为尚父，赵王熔以告晋王。晋王怒，欲伐之，诸将皆曰：“是为恶极矣，行当族灭，不若阳为推尊以稔之。”乃与熔及义武王处直、昭义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天德宋瑶六节度使共奉册推守光为尚书令、尚父。

守光不寤，以为六镇实畏己，益骄，乃具表其状曰：“晋王等推臣，臣荷陛下厚恩，未之敢受。窃思其宜，不若陛下授臣河北都统，则并、镇不足平矣。”上亦知其狂愚，乃以守光为河北道采访使，遣阎门使王瞳、受旨史彦群册命之。

守光命僚属草尚父、采访使受册仪。乙卯，僚属取唐册太尉仪献之，守光视之，问何得无郊天、改元之事，对曰：“尚父虽贵，人臣也，安有郊天、改元者乎？”守光怒，投之于地，曰：“我地方二千里，带甲三十万，直作河北天子，谁能禁我！尚父何足为哉！”命趣具即帝位之仪，械系瞳、彦群及诸道使者于狱，既而皆释之。

10 帝命杨师厚将兵三万屯邢州。

11 蜀诸将击岐兵，屡破之。秋，七月，蜀主西还，留御营使昌王宗铤屯利州。

12 辛丑，帝避暑于张宗奭第，乱其妇女殆遍。宗奭子继祚不胜愤耻，欲弑之。宗奭止之曰：“吾家顷在河阳，为李罕之所围，啖木屑以度朝夕，赖其救我，得有今日，此恩不可忘也。”乃止。甲辰，还宫。

13 赵王熔杨以师厚在邢州，甚惧，会晋王于承天军。晋王谓熔父友也，事之甚恭。熔以梁寇为忧，晋王曰：“朱温之恶极矣，天将诛之，虽有师厚辈不能救也。脱有侵轶，仆自帅众当之，叔父勿以为忧。”熔捧卮为寿，谓晋王为四十六舅。熔幼子昭诲从行，晋王断衿为盟，许妻以女。由是晋、赵之交遂固。

14 八月，庚申，蜀主至成都。

15 燕王守光将称帝，将佐多窃议以为不可，守光乃置斧质於庭曰：“敢谏者斩！”孙鹤曰：“沧州之破，鹤分当死，蒙王生全，以至今日，今日敢爱死而忘恩乎！窃以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诸质上，令军士丐而啖之。鹤呼曰：“不出百日，大兵当至！”守光命以土窒其口，寸斩之。

甲子，守光即皇帝位，国号大燕，改元应天。以梁使王瞳为左相，卢龙判官齐涉为右相，史彦群为御史大夫。受册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惊扰。

16 岐王使刘知俊、李继崇将兵击蜀，乙亥，王宗侃、王宗贺、唐道袭、王宗绍与之战于青泥岭，蜀兵大败，马步使王宗浩奔兴州，溺死于江，道袭奔兴元。先是，步军都指挥使王宗绾城西县，号安远军，宗侃、宗贺等收散兵走保之，知俊、继崇追围之。众议欲弃兴元，道袭曰：“无兴元则无安远，利州遂为敌境矣。吾必以死守之。”蜀主以昌王宗铤为应援招讨使，定戎团练使王宗播为四招讨马步都指挥使，将兵救安远军，壁于廉、让之间，与唐道袭合击岐兵，大破之于明珠曲。明日又战於鬼口，斩其成州刺史李彦琛。

17 九月，帝疾稍愈，闻晋、赵谋入寇，自将拒之。戊戌，以张宗奭为西都留守。庚子，帝发洛阳。甲辰，至卫州，方食，军前奏晋军已出井陉。帝遽命辇北趣邢洺，昼夜倍道兼行。丙午，至相州，闻晋兵不出，乃止。相州刺史李思安不意帝猝至，落然无具，坐削官爵。

18 湖州刺史钱镖酗酒杀人，恐吴越王镠罪之，冬，十月，辛亥朔，杀都监潘长、推官钟安德，奔于吴。

19 晋王闻燕主守光称帝，大笑曰：“俟彼卜年，吾当问其鼎矣。”张承业请遣使致贺以骄之，晋王遣太原少尹李承勋往。承勋至幽州，用邻藩通使之礼。燕之典客者曰：“吾王帝矣，公当称臣庭见。”承勋曰：“吾受命于唐朝为太原少尹，燕王自可臣其境内，岂可臣他国之使乎！”守光怒，囚之数日，出而问之曰：“臣我乎？”承勋曰：“燕王能臣我王，则我请为臣；不然，有死而已！”守光竟不能屈。

20 蜀主如利州，命太子监国。决云军虞候王琮败岐兵，执其将李彦太，俘斩三千五百级。乙卯，捉生将彭君集破岐二寨，俘斩三千级。王宗侃遣裨将林思谔自中巴间行至泥溪，见蜀主告急，蜀主命开道都指挥使王宗弼将兵救安远，及刘知俊战于斜谷，破之。

21 甲寅夜，帝发相州，乙卯，至洹水。是夜，边吏言晋、赵兵南下，帝即时进军，丙辰，至魏县。或告云：“沙陀至矣！”士卒恟惧，多逃亡，严刑不能禁。既而复告云无寇，上下始定。戊午，贝州奏晋兵寇东武，寻引去。帝以夹寨、柏乡屡失利，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耻，意郁郁，多躁忿，功臣宿将往往以小过被诛，众心益惧。既而晋、赵兵竟不出。十一月，壬午，帝南还。

22 燕主守光集将吏谋攻易定，幽州参军景城冯道以为未可；守光怒，系狱，或救之，得免。道亡奔晋，张承业荐于晋王，以为掌书记。丁亥，王处直告难于晋。

23 怀州刺史开封段明远妹为美人。戊子，帝至获嘉，明远馈献丰备，帝悦。

24 庚寅，保塞节度使高万兴奏遣都指挥使高万金将兵攻盐州，刺史高行存降。

25 壬辰，帝至洛阳，疾复作。

26 蜀王宗弼败岐兵于金牛，拔十六寨，俘斩六千余级，擒其将郭存等。丙申，王宗铎、王宗播败岐兵于黄牛川，擒其将苏厚等。丁酉，蜀主自利州如兴元。援军既集，安远军望其旗，王宗侃等鼓噪而出，与援军夹攻岐兵，大破之，拔二十一寨，斩其将李廷志等。己亥，岐兵解围遁去。唐道袭先伏兵于斜谷邀击，又破之。庚子，蜀主西还。

岐王左右石简颙谗刘知俊于岐王，王夺其兵。李继崇言于王曰："知俊壮士，穷来归我，不宜以谗废之。"王为之诛简颙以安之。继崇召知俊举族居于秦州。

27 戊申，燕主守光将兵二万寇易定，攻容城。王处直告急于晋。

28 十二月，乙卯，以朗州留后马賨为永顺节度使、同平章事。

29 镇南留后卢延昌游猎无度，百胜军指挥使黎球杀之。自立；将杀谭全播，全播称疾请老，乃免。丙辰，以球为虔州防御使。未几，球卒，牙将李彦图代知州事，全播愈称疾笃。刘岩闻全播病，发兵攻韶州，破之，刺史廖爽奔楚，楚王殷表为永州刺史。

30 丁巳，蜀主至成都。

31 戊午，以静海留后曲美为节度使。

32 癸亥，以静江行军司马姚彦章为宁远节度副使，权知容州，从楚王殷之请也。刘岩遣兵攻容州，殷遣都指挥使许德勋以桂州兵救之；彦章不能守，乃迁容州士民及其府藏奔长沙，岩遂取容管及高州。

33 甲子，晋王遣蕃汉马步总管周德威将兵三万攻燕，以救易定。

34 是岁，蜀主以内枢密使潘炕为武泰节度使，炕从弟宣徽南院使峭为内枢密使。

二年（壬申、912）

1 春，正月，德威东出飞狐，与赵王将王德明、义武将程岩会于易水。丙戌，三镇兵进攻燕祁沟关，下之；戊子，围涿州。刺史刘知温城守，刘守奇之客刘去非大呼于城下，谓知温曰："河东小刘郎来为父讨贼，何豫汝事而坚守邪？"守奇免胄劳之，知温拜于城上，遂降。周德威疾守奇之功，谮诸晋王，王召之；守奇恐获罪，与去非及进士赵凤来奔，上以守奇为博州刺史。去非、凤，皆幽州人也。先是，燕主守光籍境内丁壮，悉文面为兵，虽士人不免，凤诈为僧奔晋，守奇客之。

丁酉，德威至幽州城下，守光来求救。二月，帝疾小愈，议自将击镇、定以救之。

2 帝闻岐、蜀相攻，辛酉，遣光禄卿卢玭等使于蜀，遗蜀主书，呼之为兄。

3 甲子，帝发洛阳。从官以帝诛戮无常，多惮行，帝闻之，益怒。是日，至白马顿，赐从官食，多未至，遣骑趣之于路。左散骑常侍孙鹗、右谏议大夫张衍、兵部郎中张俊最后至，帝命扑杀之。衍，宗奭之侄也。

丙寅，帝至武陟。段明远供馈有加于前。丁卯，至获嘉，帝追思李思安去岁供馈有阙，贬柳州司户，告辞称明远之能曰："观明远之忠勤如此，见思安之悖慢何如！"寻长流思安于崖州，赐死。明远后更名凝。

乙亥，帝至魏州，命都招讨使宣义节度使杨师厚、副使·前河阳节度使李周彝围枣强，招讨应接使·平卢节度使贺德伦、副使·天平留后袁象先围蒲县。德伦，河西胡人；象先，下邑人也。

戊寅，帝至贝州。

4 辰州蛮酋宋邺、昌师益皆帅众降于楚，楚王殷以邺为辰州刺史，师益为溆州刺史。

5 帝昼夜兼行，三月，辛巳，至下博南，登观津冢。赵将符习引数百骑巡逻，不知是帝，遽前逼之。或告曰："晋兵大至矣！"帝弃行幄，亟引兵趣枣强，与杨师厚军合。习，赵州人也。

枣强城小而坚，赵人聚精兵数千人守之，师厚急攻之，数日不下，城坏复修，死伤者以万数。城中矢石将竭，谋出降，有一卒奋曰："贼自柏乡丧败已来，视我镇人裂眦，今往归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困穷如此，何用身为！我请独往试之。"夜，缒城出，诣梁军诈降，李周彝召问城中之备，对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谋曰："某既归命，愿得一剑，效死先登，取守城将首。"周彝不许，使荷担从军。卒得间举担击周彝首，踣地，左右救至，得免。帝闻之，愈怒，命师厚昼夜急攻，丙戌，拔之，无问老幼皆杀之，流血盈城。

初，帝引兵渡河，声言五十万。晋忻州刺史李存审屯赵州，患兵少，裨将赵行实请入土门避之，存审不可。及贺德伦攻蒲县，存审谓史建瑭、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蓟，无兵此来，南方之事委吾辈数人。今蒲县方急，吾辈

安得坐而视之！使贼得蒲县，必西侵深、冀，患益深矣。当与公等以奇计破之。”存审乃引兵扼下博桥，使建瑭、嗣肱分道擒生。建瑭分其麾下为五队，队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宫，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自将一队深入，与嗣肱遇梁军之樵刍者皆执之，获数百人。明日会于下博桥，皆杀之，留数人断臂纵去，曰：“为我语朱公：晋王大军至矣！”时蒲县未下，帝引杨师厚兵五万，就贺德伦共攻之。丁亥，始至县西，未及置营，建瑭、嗣肱各将三百骑，效梁军旗帜服色，与樵刍者杂行，日且暮，至德伦营门，杀门者，纵火大噪，弓矢乱发，左右驰突，既暝，各斩馘执俘而去。营中大扰，不知所为。断臂者复来曰：“晋军大至矣！”帝大骇，烧营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戊子旦乃至冀州；蒲之耕者皆荷钼奋梃逐之，委弃军资器械不可胜计。既而复遣骑觇之，曰：“晋军实未来，此乃史先锋游骑耳。”帝不胜惭愤，由是病增剧，不能乘肩舆。留贝州旬余，诸军始集。

6 义昌节度使刘继威年少，淫虐类其父，淫于都指挥使张万进家，万进怒，杀之。诘旦，召大将周知裕，告其故。万进自称留后，以知裕为左都押牙。庚子，遣使奉表请降，亦遣使降于晋；晋王命周德威安抚之。知裕心不自安，遂来奔，帝为之置归化军，以知裕为指挥使，凡军士自河朔来者皆隶之。辛丑，以万进为义昌留后。甲辰，改义昌为顺化军，以万进为节度使。

7 乙巳，帝发贝州；丁未，至魏州。

8 戊申，周德威遣裨将李存晖等攻瓦桥关，其将吏及莫州刺史李严皆降。严，幽州人也，涉猎书传，晋王使傅其子继岌，严固辞。晋王怒，将斩之，教练使孟知祥徒跣入谏曰：“强敌未灭，大王岂宜以一怒戮向义之士乎！”乃免之。知祥，迁之弟子，李克让之婿也。

9 吴镇南节度使刘威，歙州观察使陶雅，宣州观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简，皆武忠王旧将，有大功，以徐温自牙将秉政，内不能平；李遇尤甚，常言：“徐温何人，吾未尝识面，一旦乃当国邪！”

馆驿使徐玠使于吴越，道过宣州，温使玠说遇入见新王，遇初许之；玠曰：“公不尔，人谓公反。”遇怒曰：“君言遇反，杀侍中者非反邪！”侍中，谓威王也。温怒，以淮南节度副使王檀为宣州制置使，数遇不入朝之罪，遣都指挥使柴再用帅升、润、池、歙兵纳檀于宣州，升州副使徐知诰为之副。遇不受代，再用攻宣州，逾月不克。

10 夏，四月，癸丑，以楚王殷为武安、武昌、静江、宁远节度使，洪、鄂四面行营都统。

11 乙卯，博王友文来朝，请帝还东都。丁巳，发魏州；己未，至黎阳，以疾淹留；乙丑，至滑州。

12 维州羌胡董琢反，蜀主遣保銮军使赵绰讨平之。

13 己巳，帝至大梁。

14 帝闻岭南与楚相攻，甲戌，以右散骑常侍韦霖等为潭、广和叶使，往解之。

15 戊寅，帝发大梁。

16 周德威白晋王，以兵少不足攻城，晋王遣李存审将吐谷浑、契苾骑兵会之。李嗣源攻瀛州，刺史赵敬降。

17 五月，甲申，帝至洛阳，疾甚。

18 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薛贻矩卒。

19 燕主守光遣其将单廷珪将精兵万人出战，与周德威遇于龙头冈。廷珪曰：“今日必擒周杨五以献。”杨五者，德威小名也。既战，见德威于陈，援枪单骑逐之，枪及德威背，德威侧身避之，奋槊反击廷珪坠马，生擒，置于军门。燕兵退走，德威引骑乘之，燕兵大败，斩首三千级。廷珪，燕骁将也，燕人失之，夺气。

20 己丑，蜀大赦。

21 李遇少子为淮南牙将，遇最爱之，徐温执之，至宣州城下示之，其子啼号求生，遇由是不忍战。温使典客何蒛入城，以吴王命说之曰：“公本志果反，请斩蒛以徇；不然，随蒛纳款。”遇乃开门请降，温使柴再用斩之，夷其族。于是诸将始畏温，莫敢违其命。

徐知诰以功迁升州刺史。知诰事温甚谨，安于劳辱，或通夕不解带，温以是特爱之，每谓诸子曰：“汝辈事我能如知诰乎？”时诸州长吏多武夫，专以军旅为务，不恤民事；知诰在升州，独选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倾家赀无所爱。洪州进士宋齐丘，好纵横之术，谒知诰，知诰奇之，辟为推官，与判官王令谋、参军王翃专主谋议，以牙吏马仁裕、周宗、曹悰为腹心。仁裕，彭城人；宗，涟水人也。

22 闰月，壬戌，帝疾增甚，谓近臣曰：“我经营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余孽更昌炽如此！吾观其志不小，天复夺我年，我死，诸儿非彼敌也，吾无葬地矣！”因哽咽，绝而复苏。

23 高季昌潜有据荆南之志，乃奏筑江陵外郭，增广之。

24 丙寅，蜀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锴罢为兵部尚书。

25 帝长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帝特爱之，常留守东都，兼建昌宫使。次郓王友珪，其母亳州营倡也，为左右控鹤都指挥使。次均王友贞，为东都马步都指挥使。

初，元贞张皇后严整多智，帝敬惮之。后殂，帝纵意声色，诸子虽在外，常征其妇入侍，帝往往乱之。友文妇王氏色美，帝尤宠之，虽未以友文为太子，帝意常属之。友珪心不平。友珪尝有过，帝挞之，友珪益不自安。帝疾甚，命王氏召友文于东都，欲与之诀，且付以后事。友珪妇张氏亦朝夕侍帝侧，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传国宝付王氏怀往东都，吾属死无日矣。"夫妇相泣。左右或说之曰："事急计生，何不改图，时不可失！"

六月，丁丑朔，帝命敬翔出友珪为莱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敕。时左迁者多追赐死，友珪益恐。

戊寅，友珪易服微行入左龙虎军，见统军韩勍，以情告之。勍亦见功臣宿将多以小过被诛，惧不自保，遂相与合谋。勍以牙兵五百人从友珪杂控鹤士入，伏于禁中，中夜斩关入，至寝殿，侍疾者皆散走。帝惊起，问："反者为谁？"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贼，恨不早杀之。汝悖逆如此，天地岂容汝乎！"友珪曰："老贼万段！"友珪仆夫冯廷谔刺帝腹，刃出于背。友珪自以败毡裹之，瘗于寝殿，秘不发丧。遣供奉官丁昭溥驰诣东都，命均王友贞杀友文。

己卯，矫诏称："博王友文谋逆，遣兵突入殿中，赖郓王友珪忠孝，将兵诛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惊，弥致危殆，宜令友珪权主军国之务。"韩勍为友珪谋，多出府库金帛赐诸军及百官以取悦。

辛巳，丁昭溥远，闻友文已死，乃发丧，宣遗制，友珪即皇帝位。

时朝廷新有内难，中外人情汹汹。许州军士更相告变，匡国节度使韩建皆不之省，亦不为备；丙申，马步都指挥使张厚作乱，杀建，友珪不敢诘，甲辰，以厚为陈州刺史。

26 秋，七月，丁未，大赦。

27 天雄节度使罗周翰幼弱，军府事皆决于牙内都指挥使潘晏；北面都招讨使、宣义节度使杨师厚军于魏州，久欲图之，惮太祖威严，不敢发。至是，师厚馆于铜台驿，潘晏入谒，执而杀之，引兵入牙城，据位视事。壬子，制以师厚为天雄节度使，徙周翰为宣义节度使。

28 以侍卫诸军使韩勍领匡国节度使。

29 甲寅，加吴越王镠尚父。

30 甲子，以均王友贞为开封尹、东都留守。

31 蜀太子元坦更名元膺。

32 丙寅，废建昌宫使，以河南尹张宗奭为国计使，凡天下金谷旧隶建昌宫者悉主之。

33 八月，龙骧军三千人戍怀州者，溃乱东走，所过剽掠；戊子，遣东京马步军都指挥使霍彦威、左耀武指挥使杜宴球讨之，庚寅，击破乱军，执其都将刘重遇于鄢陵，甲午，斩之。

34 郓王友珪既篡立，诸宿将多愤怒，虽曲加恩礼，终不悦。告哀使至河中，护国节度使冀王朱友谦泣曰："先帝数十年开创基业，前日变起宫掖，声闻甚恶，吾备位藩镇，心窃耻之。"友珪加友谦侍中、中书令，以诏书自辨，且征之。友谦谓使者曰："所立者为谁？先帝晏驾不以理，吾且至洛阳问罪，何以征为！"戊戌，以侍卫诸军使韩勍为西面行营招讨使，督诸军讨之。友谦以河中附于晋以求救，九月，丁未，以感化节度使康怀贞为河中都招讨使，更以韩勍副之。

35 友珪以兵部尚书知崇政院事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于己，欲解其内职，恐失人望，庚午，以翔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壬申，以户部尚书李振充崇政院使。翔多称疾不预事。

36 康怀贞等与忠武节度使牛存节合兵五万屯河中城西，攻之甚急。晋王遣其将李存审、李嗣肱、李嗣恩将兵救之，败梁兵于胡壁。嗣恩，本骆氏子也。

37 吴武忠王之疾病也，周隐请召刘威，威曰是为帅府所忌。或谮之于徐温，温将讨之。威幕客黄讷说威曰："公受谤虽深，反本无状，若轻舟入觐，则嫌疑皆亡矣。"威从之。陶雅闻李遇败，亦惧，与威偕诣广陵，温待之甚恭，如事武忠王之礼，优加官爵，雅等悦服，由是人皆重温。讷，苏州人也。温与威、雅帅将吏请于李俨，承制加嗣吴王隆演太师、吴王，以温领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淮南行军司马如故。温遣威、雅还镇。

38 辛巳，蜀改剑南东川曰武德军。

39 朱友谦复告急于晋，冬，十月，晋王自将泽潞而西，遇康怀贞于解县，大破之，斩首千级，追至白径岭而还。梁兵解围，退保陕州。友谦身自至猗氏谢晋王，从者数十人，撤武备，诣晋王帐，拜之为舅。晋王夜置酒张乐，友谦大醉。晋王留宿帐中，友谦安寝，鼾息自如。明旦复置酒而罢。

40 杨师厚既得魏博之众，又兼都招讨使，宿卫劲兵多在麾下，诸镇兵皆得调发，威势甚重，心轻郓王友珪，遇事往往专行不顾。友珪患之，发诏召之，云“有北边军机，欲与卿面议。”师厚将行，其腹心皆谏曰：“往必不测。”师厚曰：“吾知其为人，虽往，如我何！”乃帅精兵万余人，渡河趣洛阳，友珪大惧，丁亥，至都门，留兵于外，与十余人入见，友珪喜，甘言逊词以悦之，赐与巨万。癸巳，遣还。

41 十一月，赵将王德明将兵三万掠武城，至于临清，攻宗城，下之。癸丑，杨师厚伏兵唐店，邀击，大破之，斩首五千余级。

42 甲寅，葬神武元圣孝皇帝于宣陵，庙号太祖。

43 吴淮南节度副使陈璋等将水军袭楚岳州，执刺史苑玫；楚王殷遣水军都指挥使杨定真救岳州。璋等进攻荆南，高季昌遣其将倪可福拒之。吴恐楚人救荆南，遣抚州刺史刘信帅江、抚、袁、吉、信五州兵屯吉州，为璋声援。

44 十二月，戊寅，蜀行营都指挥使王宗汾攻岐文州，拔之，守将李继夔走。

45 是岁，隰州都将刘训杀刺史，以州降晋，晋王以为潞州刺史。训，永和人也。

46 虔州防御使李彦图卒，州人奉谭全播知州事，遣使内附，诏以全播为百胜防御使、虔韶二州节度开通使。

47 高季昌出兵，声言助梁伐晋，进攻襄州，山南东道节度使孔勍击败之。自是朝贡路绝。勍，兖州人也。

均王上上

乾化三年(癸酉、913)

1 春，正月，丁巳，晋周德威拔燕顺州。

2 癸亥，郓王友珪朝享太庙；甲子，祀圜丘，大赦，改元凤历。

3 吴陈璋攻荆南，不克而还，荆南兵与楚兵会于江口以邀之；璋知之，舟二百艘骈为一列，夜过，二镇兵遽出追之，不能及。

4 晋周德威拔燕安远军，蓟州将成行言等降于晋。

5 二月，壬午，蜀大赦。

6 郓王友珪既得志，遽为荒淫，内外愤怒，友珪虽啖以金缯，终莫之附。驸马都尉赵岩，隐之子，太祖之婿也，左龙虎统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袁象先，太祖之甥也。岩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贞密与之 谋诛友珪，岩曰：“此事成败，在招讨杨令公耳。得其一言谕禁军，吾事立办。”均王乃遣腹心马慎交之魏州说杨师厚曰：“郓王篡弑，人望属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许事成之日赐犒军钱五十万缗。师厚与将佐谋之，曰：“方郓王弑逆，吾不能即讨；今君臣之分已定，无故改图，可乎？”或曰：“郓王亲弑君父，贼也；均王举兵复仇，义也。奉义讨贼，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贼，公将何以自处乎？”师厚曰：“吾几误计。”乃遣其将王舜贤至洛阳，阴与袁象先谋，遣招讨马步都虞候谯人朱汉宾将兵屯滑州为外应。赵岩归洛阳，亦与象先密定计。

友珪治龙骧军溃乱者，搜捕其党，获者族之，经年不已。时龙骧军有戍大梁者，友珪征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众曰：“天子以怀州屯兵叛，追汝辈欲尽坑之。”其众皆惧，莫知所为。丙戌，均王奏龙骧军疑惧，未肯前发。戊子，龙骧将校见均王，泣请可生之路，王曰：“先帝与汝辈三十余年征战，经营王业。今先帝尚为人所弑，汝辈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画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趣洛阳雪仇耻，则转祸为福矣。”众皆踊跃呼万岁，请兵仗，王给之。

庚寅旦，袁象先等帅禁兵数千人突入宫中。友珪闻变，与妻张氏及冯廷谔趋北垣楼下，将逾城，自度不免，令廷谔先杀妻，后杀己，廷谔亦自刭。诸军十余万大掠都市，百司逃散，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晓、侍讲学士李珽皆为乱兵所杀，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宣政使李振被伤。至晡乃定。

象先、岩赍传国宝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国家创业之地，何必洛阳！”乃即帝位于大梁，复称乾化三年，追废友珪为庶人，复博王友文官爵。

7 丙申，晋李存晖攻燕檀州，刺史陈确以城降。

8 蜀唐道袭自兴元罢归，复为枢密使。太子元膺廷疏道袭过恶，以为不应复典机要，蜀主不悦。庚子，以道袭为太子太保。

9 三月，甲辰朔，晋周德威拔燕卢台军。

10 丁未，帝更名锽；久之，又名瑱。

11 庚戌，加杨师厚兼中书令，赐爵邺王，赐诏不名，事无巨细必咨而后行。

12 帝遣使招抚朱友谦；友谦复称藩，奉梁年号。

13 丙辰，立皇弟友敬为康王。

14 乙丑，晋将刘光浚克古北口，燕居庸关使胡令圭等奔晋。

15 戊辰，以保义留后戴思远为节度使，镇邢州。

16 燕主守光命大将元行钦将骑七千，牧马于山北，募山北兵以应契丹；又以骑将高行珪为武州刺史，以为外援。晋李嗣源分兵徇山后八军，皆下之；晋王以其弟存矩为新州刺史总之。以燕纳降军使卢文进为裨将。李嗣源进攻武州，高行珪以城降。元行钦闻之，引兵攻行珪；行珪使其弟行周质于晋军以求救，李嗣源引兵救之，行钦解围去。嗣源与行周追至广边军，凡八战，行钦力屈而降；嗣源爱其骁勇，养以为子。嗣源进攻儒州，拔之，以行珪为代州刺史。行周留事嗣源，常与嗣源假子从珂分将牙兵以从。从珂母魏氏，镇州人，先适王氏，生从珂，嗣源从晋王克用战河北，得魏氏，以为妾，故从珂为嗣源子，及长，以勇健知名，嗣源爱之。

17 吴行营招讨使李涛帅众二万出千秋岭，攻吴越衣锦军。吴越王镠以其子湖州刺史传瑮为北面应援都指挥使以救之，睦州刺史传璟为招讨收复都指挥使，将水军攻吴东洲以分其兵势。

18 夏，四月，癸未，以袁象先领镇南节度使、同平章事。

19 晋周德威进军逼幽州南门，壬辰，燕主守光遣使致书于德威以请和，语甚卑而哀。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雌伏如是邪！予受命讨有罪者，结盟继好，非所闻也。"不答书。守光惧，复遣人祈哀，德威乃以闻于晋王。

20 千秋岭道险狭，钱传瑮使人伐木以断吴军之后而击之，吴军大败，虏李涛及士卒三千余人以归。

21 己亥，晋刘光浚拔燕平州，执刺史张在吉。五月，光浚攻营州，刺史杨靖降。

22 乙巳，蜀主以兵部尚书王锴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3 杨师厚与刘守奇将汴、滑、徐、兖、魏、博、邢、洺之兵十万大掠赵境，师厚自柏乡入攻土门，趣赵州，守奇自贝州入趣冀州，所过焚掠。庚戌，师厚至镇州，营于南门外，燔其关城。壬子，师厚自九门退军下博，守奇引兵与师厚会攻下博，拔之。晋将李存审、史建瑭戍赵州，兵少，赵王告急于周德威。德威遣骑将李绍衡会赵将王德明同拒梁军。师厚、守奇自弓高渡御河而东，逼沧州，张万进惧，请迁于河南；师厚表徙万进镇青州，以守奇为顺化节度使。

24 吴遣宣州副指挥使花虔将兵会广德镇遏使涡信屯广德，将复寇衣锦军。吴越钱传瑮就攻之。

25 六月，壬申朔，晋王遣张承业诣幽州，与周德威议军事。

26 丙子，蜀主以道士杜光庭为金紫光禄大夫、左谏议大夫，封蔡国公，进号广成先生。光庭博学善属文，蜀主重之，颇与议政事。

27 吴越钱传瑮拔广德，虏花虔、涡信以归。

28 戊子，以张万进为平卢节度使。

29 辛卯，燕主守光遣使诣张承业，请以城降；承业以其无信，不许。

30 蜀太子元膺，貌喙龅齿，目视不正，而警敏知书，善骑射，性狷急猜忍。蜀主命杜光庭选纯静有德者使侍东宫，光庭荐儒者许寂、徐简夫，太子未尝与之交言，日与乐工群小嬉戏无度，傅属莫敢谏。

秋，七月，蜀主将以七夕出游。丙午，太子召诸王大臣宴饮，集王宗翰、内枢密使潘峭、翰林学士承旨高阳毛文锡不至，太子怒曰："集王不来，必峭与文锡离间也。"大昌军使徐瑶、常谦，素为太子所亲信，酒行，屡目少保唐道袭，道袭惧而起。丁未旦，太子入白蜀主曰："潘峭、毛文锡离间兄弟。"蜀主怒，命贬逐峭、文锡，以前武泰节度使兼侍中潘炕为内枢密使。

太子出，道袭入，蜀主以其事告之，道袭曰："太子谋作乱，欲召诸将、诸王，以兵锢之，然后举事耳。"蜀主疑焉，遂不出；道袭请召屯营兵入宿卫，许之。内外戒严。

太子初不为备，闻道袭召兵，乃以天武甲士自卫，捕潘峭、毛文锡至，桎之几死，囚诸东宫；又捕成都尹潘峤，囚诸得贤门。戊申，徐瑶、常谦与怀胜军使严璘等各帅所部兵奉太子攻道袭。至清风楼，道袭引屯营兵出拒战；道袭中流矢，逐至城西，斩之。杀屯营兵甚众，中外惊扰。

潘炕言于蜀主曰："太子与唐道袭争权耳，无他志也。陛下宜面谕大臣以安社稷。"蜀主乃召兼中书令王宗侃、王宗贺、前利州团练使王宗鲁，使发兵讨为乱者徐瑶、常谦等。宗侃等陈于西球场门，兼侍中王宗黯自大安门

梯城而入，与瑶、谦战于会同殿前，杀数十人。瑶死，谦与太子奔龙跃池，匿于舰中。己酉，太子出就舟人丐食，舟人以告蜀主，亟遣集王宗翰往慰抚之；比至，太子已为卫士所杀。蜀主疑宗翰杀之，大恸不已。左右恐事变，会张格呈慰谕军民榜，读至"不行斧钺之诛，将误社稷之计"，蜀主收涕曰："朕何敢以私害公！"于是下诏废太子元膺为庶人。宗翰奏诛手刃太子者，元膺左右坐诛死者数十人，贬窜者甚众。

庚戌，赠唐道袭太师，谥忠壮；复以潘峭为枢密使。

31 甲子，晋五院军使拔莫州，擒燕将毕元福。八月，乙亥，李信拔瀛州。

32 赐高季昌爵勃海王。

33 晋王与赵王熔会于天长。

34 楚宁远节度使姚彦章将水军侵吴鄂州，吴以池州团练使吕师造为水陆行营应援使，未至，楚兵引去。

35 九月，甲辰，以御史大夫姚洎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36 燕主守光引兵夜出，复取顺州。

37 吴越王镣遣其子传瓘、传瑨及大同节度使传瑛攻吴常州，营于潘葑。徐温曰："浙人轻而怯，"帅诸将倍道赴之。至无锡，黑云都将陈祐言于温曰："彼谓吾远来罢倦，未能决战，请以所部乘其无备击之。"乃自他道出敌后，温以大军当其前，夹攻之，吴越大败，斩获甚众。

38 高季昌造战舰五百艘，治城堑，缮器械，为攻守之具，招聚亡命，交通吴、蜀，朝廷浸不能制。

39 冬，十月，己巳朔，燕主守光帅众五千夜出，将入檀州；庚午，周德威自涿州引兵邀击，大破之。守光以百余骑逃归幽州，其将卒降者相继。

40 蜀潘炕屡请立太子，蜀主以雅王宗辂类己，信王宗杰才敏，欲择一人立之。郑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贤妃有宠，欲立其子，使飞龙使唐文扆讽张格上表请立宗衍。格夜以表示功臣宗王侃等，诈云受密旨，众皆署名。蜀主令相者视诸子，亦希旨言郑王相最贵。蜀主以为众人实欲立宗衍，不得已许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甲午，立宗衍为太子。受册毕，潘炕以朝廷无事，称疾请老，蜀主不许；涕泣固请，乃许之。国有大疑，常遣使就第问之。

41 岭南节度使刘岩求婚于楚，楚王许以女妻之。

42 卢龙巡属皆入于晋，燕主守光独守幽州城，求援于契丹；契丹以其无信，竟不救。守光屡请降于晋，晋人疑其诈，终不许。至是，守光登城谓周德威曰："俟晋王至，吾则开门泥首听命。"德威使白晋王。十一月，甲辰，晋王以监军张承业权知军府事，自诣幽州，辛酉，单骑抵城下，谓守光曰："朱温篡逆，余本与公合河朔五镇之兵兴复唐祚。公谋之不臧，乃效彼狂僭。镇、定二帅皆俯首事公，而公曾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丈夫成败须决所向，公将何如？"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王悯之，与折弓矢为誓，曰："但出相见，保无他也。"守光辞以他日。

先是，守光爱将李小喜多赞成守光之恶，言听计从，权倾境内。至是，守光将出降，小喜止之。是夕，小喜逾城诣晋军，且言城中力竭。壬戌，晋王督诸军四面攻城，克之，擒刘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帅妻子亡去。癸亥，晋王入幽州。

43 以宁国节度使王景仁为淮南西北行营招讨应接使，将兵万余侵庐、寿。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九

后梁纪四

均王上

乾化三年(癸酉、913)

1 十二月，吴镇海节度使徐温、平卢节度使朱瑾帅诸将拒之，遇于赵步。吴征兵未集，温以四千馀人与景仁战，不胜而却。景仁引兵乘之，将及于隘，吴吏士皆失色，左骁卫大将军宛丘陈绍援枪大呼曰："诱敌太深，可以进矣。"跃马还斗，众随之，梁兵乃退。温拊其背曰："非子之智勇，吾几困矣。"赐之金帛，绍悉以分麾下。吴兵既集，复战于霍丘，梁兵大败；王景仁以数骑殿，吴人不敢逼。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霍丘守将朱景浮表于

木，徙置深渊。及梁兵败还，望表而涉，溺死者太半，吴人聚梁尸为京观于霍丘。

2 庚午，晋王以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兼侍中，以李嗣本为振武节度使。

燕主守光将奔沧州就刘守奇，涉寒，足肿，且迷失道，至燕乐之境，昼匿坑谷，数日不食，令妻祝氏乞食于田父张师造家。师造怪妇人异状，诘知守光处，并其三子擒之。癸酉，晋王方宴，将吏擒守光适至，王语之曰："主人何避客之深邪！"并仁恭置之馆舍，以器服膳饮赐之。王命掌书记王缄草露布，缄不知故事，书之于布，遣人曳之。

晋王欲自云、代归，赵王熔及王处直请由中山、真定趣井陉，王从之。庚辰，晋王发幽州，刘仁恭父子皆荷校于露布之下。守光父母唾其面而骂之曰："逆贼，破我家至此！"守光俯首而已。甲申，至定州，舍于关城。丙戌，晋王与王处直谒北岳庙；是日，至行唐，赵王熔迎谒于路。

四年（甲戌、914）

1 春，正月，戊戌朔，赵王熔诣晋王行帐上寿置酒。熔愿识刘太师面，晋王命吏脱仁恭及守光械，引就席同宴；熔答其拜，又以衣服鞍马酒馔赠之。己亥，晋王与熔畋于行唐之西，熔送境上而别。

2 丙子，蜀主命太子判六军，开崇勋府，置僚属，后更谓之天策府。

3 壬子，晋王以练纈刘仁恭父子，凯歌入于晋阳，丙辰，献于太庙，自临斩刘守光。守光呼曰："守光死不恨，然教守光不降者，李小喜也。"王召小喜证之，小喜瞋目叱守光曰："汝内乱禽兽行，亦我教邪！"王怒其无礼，先斩之。守光曰："守光善骑射，王欲成霸业，何不留之使自效！"其二妻李氏、祝氏让之曰："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即伸颈就戮。守光至死号泣哀祈不已。王命节度副使卢汝弼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后斩之。

或说赵王熔曰："大王所称尚书令，乃梁官也，大王既与梁为仇，不当称其官。且自太宗践阼已来，无敢当其名者。今晋王为盟主，勋高位卑，不若以尚书令让之。"熔曰"善！"乃与王处直各遣使推晋王为尚书令，晋王三让，然后受之，始开府置行台如太宗故事。

4 高季昌以蜀夔、万、忠、涪四州旧隶荆南，兴兵取之，先以水军攻夔州。时镇江节度使兼侍中嘉王宗寿镇忠州，夔州刺史王成先请甲，宗寿但以白布袍给之。成先帅之逆战，季昌纵火船焚蜀浮桥，招讨副使张武举铁缆拒之，船不得进。会风反，荆南兵焚溺死者甚众。季昌乘战舰，蒙以牛革，飞石中之，折其尾，季昌易小舟而遁。荆南兵大败，俘斩五千级。成先密遣人奏宗寿不给甲之状，宗寿获之，召成先，斩之。

5 帝以岐人数为寇，二月，徙感化节度使康怀英为永平节度使，镇长安。怀英即怀贞也，避帝名改焉。

6 夏，四月，丙子，蜀主徙镇江军治夔州。

7 丁丑，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坐挟私迁补军校，罢为工部侍郎，再贬莱州司马。

8 吴袁州刺史刘崇景叛，附于楚。崇景，威之子也。楚将许贞将万人援之，吴都指挥使柴再用、米志诚帅诸将讨之。

9 楚岳州刺史许德勋将水军巡边，夜分，南风暴起，都指挥使王环乘风趣黄州，以绳梯登城，径趣州署，执吴刺史马邺，大掠而还。德勋曰："鄂州将邀我，宜备之。"环曰："我军入黄州，鄂人不知，奄过其城，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鸣鼓而行，鄂人不敢逼。

10 五月，朔方节度使兼中书令颍川王韩逊卒，军中推其子洙为留后。癸丑，诏以洙为节度使。

11 吴柴再用等与刘崇景、许贞战于万胜冈，大破之，崇景、贞弃袁州遁去。

12 晋王既克幽州，乃谋入寇。秋，七月，会赵王熔及周德威于赵州，南寇邢州，李嗣昭引昭义兵会之。杨师厚引兵救邢州，军于漳水之东。晋军至张公桥，裨将曹进金来奔。晋军退，诸镇兵皆引归。八月，晋王还晋阳。

13 蜀武泰节度使王宗训镇黔州，贪暴不法；擅还成都，庚辰，见蜀主，多所邀求，言辞狂悖。蜀主怒，命卫士殴杀之。戊子，以内枢密使潘峭为武泰节度使、同平章事，翰林学士承旨毛文锡为礼部尚书，判枢密院。

峡上有堰，或劝蜀主乘夏秋江涨，决之以灌江陵，毛文锡谏曰："高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怀天下，忍以邻国之民为鱼鳖食乎！"蜀主乃止。

14 帝以福王友璋为武宁节度使。前节度使王殷，友珪所置也，惧，不受代，叛附于吴；九月，命淮南西北面招讨应接使牛存节及开封尹刘郛将兵讨之。冬，十月，存节等军于宿州。吴平卢节度使朱瑾等将兵救徐州，存节等逆击，破之，吴兵引归。

15 十一月，乙巳，南诏寇黎州，蜀主以夔王宗范、兼中书令宗播、嘉王宗寿为三招讨以击之。丙辰，败之于潘仓嶂，斩其酋长赵嵯政等；壬戌，又败之于山口城；十二月，乙亥，破其武侯岭十三寨；辛巳，又败之于大渡河，俘斩数万级，蛮争走渡水，桥绝，溺死者数万人。宗范等将作浮梁济大渡河攻之，蜀主召之令还。

16 癸未，蜀兴州刺史兼北路制置指挥使王宗铎攻岐阶州及固镇，破细砂等十一寨，斩首四千级。甲申，指挥使王宗俨破岐长城关等四寨，斩首二千级。

17 岐静难节度使李继徽，为其子彦鲁所毒而死，彦鲁自为留后。

贞明元年(乙亥、915)

1 春，正月，己亥，蜀主御得贤门受蛮俘，大赦。初，黎、雅蛮酋刘昌嗣、郝玄鉴、杨师泰，虽内属于唐，受爵赏，号猺金堡三王，而潜通南 诏，为之诇导；镇蜀者多文臣，虽知其情，不敢诘。至是，蜀主数以漏泄军谋，斩于成都市，毁猺金堡。自是南诏不复犯边。

2 二月，牛存节等拔彭城，王殷举族自焚。

3 三月，丁卯，以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光逢为太子太保，致仕。

4 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邺王杨师厚卒。师厚晚年矜功恃众，擅割财赋，选军中骁勇，置银枪效节都数千人，给赐优厚，欲以复故时牙兵之盛。帝虽外加尊礼，内实忌之，及卒，私于宫中受贺。租庸使赵岩、判官邵赞言于帝曰："魏博为唐腹心之蠹，二百馀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广兵强之故也。罗绍威、杨师厚据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时为之计，所谓'弹疽不严，必将复聚，'安知来者不为师厚乎！宜分六州为两镇以弱其权。"帝以为然，以平卢节度使贺德伦为天雄节度使；置昭德军于相州，割澶、卫二州隶焉，以宣徽使张筠为昭德节度使，仍分魏州将士府库之半于相州。筠，海州人也。二人既赴镇，朝廷恐魏人不服，遣开封尹刘郛将兵六万自白马济河，以讨镇、定为名，实张形势以胁之。

魏兵皆父子相承数百年，族姻磐结，不愿分徙。德伦屡趣之，应行者皆嗟怨，连营聚哭。己丑，刘郛屯南乐，先遣澶州刺史王彦章将龙骧五百骑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与谋曰："朝廷忌吾军府强盛，欲设策使之残破耳。吾六州历代藩镇，兵未尝远出河门，一旦骨肉流离，生不如死。"是夕，军乱，纵火大掠，围金波亭，王彦章斩关而走。诘旦，乱兵入牙城，杀贺德伦之亲兵五百人，劫德伦置楼上。有效节军校张彦者，自帅其党，拔白刃，止剽掠。

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扈异抚谕魏军，许张彦以刺史。彦请复相、澶、卫三州如旧制。异还，言张彦易与，但遣刘郛加兵，立当传首。帝由是不许，但以优诏答之。使者再返，彦裂诏书抵于地，戟手南向诟朝廷，谓德伦曰："天子愚暗，听人穿鼻。今我兵甲虽强，苟无外援，不能独立，宜投款于晋。"遂逼德伦以书求援于晋。

5 李继徽假子保衡杀李彦鲁，自称静难留后，举邠、宁二州来附。诏以保衡为感化节度使，以河阳留后霍彦威为静难节度使。

6 吴徐温以其子牙内都指挥使知训为淮南行军副使、内外马步诸军副使。

7 晋王得贺德伦书，命马步副总管李存审自赵州进据临清。五月，存审至临清，刘郛屯洹水。贺德伦复遣使告急于晋，晋王引大军自黄泽岭东下，与存审会于临清，犹疑魏人之诈，按兵不进。德伦遣判官司空颜犒军，密言于晋王曰："除乱当除根。"因言张彦凶狡之状，劝晋王先除之，则无虞矣。王默然。颜，贝州人也。

晋王进屯永济，张彦选银枪效节五百人，皆执兵自卫，诣永济谒见，王登驿楼语之曰："汝陵胁主帅，残虐百姓，数日中迎马诉冤者百馀辈。我今举兵而来，以安百姓，非贪人土地。汝虽有功于我，不得不诛以谢魏人。"遂斩彦及其党七人，馀众股栗。王召谕之曰："罪止八人，馀无所问。自今当竭力为吾爪牙。"众皆拜伏，呼万岁。明日，王缓带轻裘而进，令张彦之卒擐甲执兵，翼马而从，仍以为帐前银枪都。众心由是大服。

刘郛闻晋军至，选兵万馀人，自洹水趣魏县；晋王留李存审屯临清，遣史建瑭屯魏县以拒之，王自引亲军至魏县，与郛夹河为营。

帝闻魏博叛，大悔惧，遣天平节度使牛存节将兵屯杨刘，为郛声援。会存节病卒，以匡国节度使王檀代之。

8 岐王遣彰义节度使刘知俊围邠州，霍彦威固守拒之。

9 六月，庚寅朔，贺德伦帅将吏请晋王入府城慰劳。既入，德伦上印节，请王兼领天雄军，王固辞，曰："比闻汴寇侵逼贵道，故亲董师徒，远来相救；又闻城中新罹涂炭，故暂入存抚。明公不垂鉴信，乃以印节见推，诚非素怀。"德伦再拜曰："今寇敌密迩，军城新有大变，人心未安，德伦心腹纪纲为张彦所杀殆尽，形孤势弱，安能统众！一旦生事，恐负大恩。"王乃受之。德伦帅将吏拜贺，王承制以德伦为大同节度使，遣之官。德伦至晋阳，张承业留之。

时银枪效节都在魏城犹骄横，晋王下令："自今有朋党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杀无赦！"以沁州刺史李存进为天雄都巡按使。有讹言摇众及强取人一钱已上者，存进皆枭首磔尸于市。旬日，城中肃然，无敢喧哗者。存进本姓孙，名重进，振武人也。

晋王多出征讨，天雄军府事皆委判官司空颜决之。颜恃才挟势，睚眦必报，纳贿骄侈。颜有从子在河南，颜

密使人召之，都虞候张裕执其使者以白王，王责颐曰："自吾得魏博，庶事悉以委公，公何得见欺如是！独不可先相示邪！"揖令归第；是日，族诛于军门，以判官王正言代之。正言，郓州人也。

魏州孔目吏孔谦，勤敏多计数，善治簿书，晋王以为支度务使。谦能曲事权要，由是宠任弥固。魏州新乱之后，府库空竭，民间疲弊，而聚三镇之兵，战于河上，殆将十年，供亿军须，未尝有阙，谦之力也。然急征重敛，使六州愁苦，归怨于王，亦其所为也。

张彦之以魏博归晋也，贝州刺史张源德不从，北结沧德，南连刘郭以拒晋，数断镇、定粮道。或说晋王："请先发兵万人取源德，然后东兼沧景，则海隅之地皆为我有。"晋王曰："不然。贝州城坚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隶于沧州而无备，若得而戍之，则沧、贝不得往来，二垒既孤，然后可取。"乃遣骑兵五百，昼夜兼行，袭德州。刺史不意晋兵至，逾城走，遂克之，以辽州守捉将马通为刺史。

秋，七月，晋人夜袭澶州，陷之。刺史王彦章在刘郭营，晋人获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间使诱彦章，彦章斩其使，晋人尽灭其家。晋王以魏州将李岩为澶州刺史。

晋王劳军于魏县，因帅百馀骑循河而上，觇刘郭营。会天阴晦，郭伏兵五千于河曲丛林间，鼓噪而出，围王数重。王跃马大呼，帅骑驰突，所向披靡。裨将夏鲁奇等操短兵力战，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骑，鲁奇手杀百馀人，伤夷遍体，会李存审救兵至，乃得免。王顾谓从骑曰："几为虏嗤。"皆曰："适足使敌人见大王之英武耳。"鲁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爱之，赐姓名曰李绍奇。

刘郭以晋兵尽在魏州，晋阳必虚，欲以奇计袭取之，乃潜引兵自黄泽西去。晋人怪郭军数日不出，寂无声迹，遣骑觇之，城中无烟火，但时见旗帜循堞往来，晋王曰："吾闻刘郭用兵，一步百计，此必诈也。"更使觇之，乃缚刍为人，执旗乘驴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诘之，云军去已二日矣。晋王曰："刘郭长于袭人，短于决战，计彼行才及山下。"亟发骑兵追之。会阴雨积旬，黄泽道险，堇泥深尺馀，士卒援藤葛而进，皆腹疾足肿，死者什二三。晋将李嗣恩倍道先入晋阳，城中知之，勒兵为备。郭至乐平，粮粮且尽；又闻晋有备，追兵在后，众惧，将溃，郭谕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敌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坠井中，去将何之！惟力战庶几可免，不则以死报君亲耳。"众泣而止。周德威闻郭西上，自幽州引千骑救晋阳，至土门，郭已整众下山，自邢州陈宋口逾漳水而东，屯于宗城。郭军往还，马死殆半。

时晋军乏食，郭知临清有蓄积，欲据之以绝晋粮道，德威急追郭，再宿，至南宫，遣骑擒其斥候者数十人，断腕而纵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据临清矣！"郭军大骇。诘朝，德威略郭营而过，入临清，郭引军趋贝州。时晋王出师屯博州，刘郭军堂邑，周德威攻之，不克。翌日，郭军于莘县，晋军踵之，郭治莘城，堑而守之，自莘及河筑甬道以通馈饷；晋王营于莘西三十里，烟火相望，一日数战。

晋王爱元行钦骁健，从代州刺史李嗣源求之，嗣源不得已献之，以为散员都部署，赐姓名曰李绍荣。绍荣尝力战深入，剑中其面，未解，高行周救之得免。王复欲求行周，重于发言，密使人以官禄啖之，行周辞曰："代州养壮士，亦为大王耳，行周事代州，亦犹事大王也。代州脱行周兄弟于死，行周不忍负之。"乃止。

10 绛州刺史尹皓攻晋之隰州，八月，又攻慈州，皆不克。王檀与昭义留后贺瑰攻澶州，拔之，执李岩，送东都。帝以杨师厚故将杨延直为澶州刺史，使将兵万人助刘郭，且招诱魏人。

11 晋王遣李存审将兵五千击贝州。张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出剽掠，州民苦之，请堑其城以安耕耘。存审乃发八县丁夫堑而围之。

刘郭在莘久，馈运不给，晋人数抵其寨下挑战，郭不出。晋人乃攻绝其甬道，以千馀斧斩寨木，梁人惊扰而出，因俘获而还。

帝以诏书让郭老师费粮，失亡多，不速战，郭奏："臣比欲以奇兵捣其腹心，还取镇、定，期以旬时再清河朔。无何天未厌乱，淫雨积旬，粮竭士病。又欲据临清断其馈饷，而周杨五奄至，驰突如神。臣今退保莘县，享士训兵以俟进取。观其兵数甚多，便习骑射，诚为劲敌，未易轻也。苟有隙可乘，臣岂敢偷安养寇！"帝复问郭决胜之策，郭曰："臣今无策，惟愿人给十斛粮，贼可破矣。"帝怒，责郭曰："将军蓄米，欲破贼邪，欲疗饥邪？"乃遣中使往督战。

郭集诸将问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军旅，徒与少年新进辈谋之。夫兵在临机制变，不可预度。今敌尚强，与战必不利，柰何？"诸将皆曰："胜负当一决，旷日何待！"郭默然，不悦，退，谓所亲曰："主暗臣谀，将骄卒惰，吾未知死所矣！"他日，复集诸将于军门，人置河水一器于前，令饮之，众莫之测。郭谕之曰："一器犹难，滔滔之河，可胜尽乎！"众失色。

后数日，郭将万馀人薄镇、定营，镇、定人惊扰。晋李存审以骑兵二千横击之，李建及以银枪千人助之，郭大败，奔还。晋人逐之，及寨下，俘斩千计。

12 刘岩逆妇于楚，楚王殷遣永顺节度使存送之。

13 乙未，蜀主以兼中书令王宗绾为北路行营都制置使，兼中书令王宗播为招讨使，攻秦州；兼中书令王宗瑶为东北面招讨使，同平章事王宗翰为副使，攻凤州。

14 庚戌，吴以镇海节度使徐温为管内水陆马步诸军都指挥使、两浙都招讨使、守侍中、齐国公，镇润州，以升、润、常、宣、歙、池六州为巡属，军国庶务参决如故；留徐知训居广陵秉政。

15 初，帝为均王，娶河阳节度使张归霸女为妃，即位，欲立为后；后以帝未南郊，固辞。九月，壬午，妃疾甚，册为德妃，是夕，卒。

康王友敬，目重瞳子，自谓当为天子，遂谋作乱。冬，十月，辛亥夜，德妃将出葬，友敬使腹心数人匿于寝殿；帝觉之，跣足逾垣而出，召宿卫兵索殿中，得而手刃之。壬子，捕友敬，诛之。

帝由是疏忌宗室，专任赵岩及德妃兄弟汉鼎、汉杰、从兄弟汉伦、汉融，咸居近职，参预谋议，每出兵必使之监护。岩等依势弄权，卖官鬻狱，离间旧将相，敬翔、李振虽为执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称疾不预事，以避赵、张之族，政事日紊，以至于亡。

16 刘郭遣卒诈降于晋，谋赂膳夫以毒晋王；事泄，晋王杀之，并其党五人。

17 十一月，己未夜，蜀宫火。自得成都以来，宝货贮于百尺楼，悉为煨烬。诸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宗侃等帅卫兵欲入救火，蜀主闭门不内。庚申旦，火犹未熄，蜀主出义兴门见群臣，命有司聚太庙神主，分巡都城，言讫，复入宫闭门。将相皆献帷幕饮食。

18 壬戌，蜀大赦。

19 乙丑，改元。

20 己巳，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岭，克固镇，与秦州将郭守谦战于泥阳川；蜀兵败，退保鹿台山。辛未，王宗绾等败秦州兵于金沙谷，擒其将李彦巢等，乘胜趣秦州。兴州刺史王宗铎克阶州，降其刺史李彦安。甲戌，王宗绾克成州，擒其刺史李彦德。蜀军至上染坊，秦州节度使李继崇遣其子彦秀奉牌印迎降。宗绛入秦州，表排陈使王宗俦为留后。刘知俊攻霍彦威于邠州，半岁不克，闻秦州降蜀，知俊妻子皆迁成都；知俊解围还凤翔，终惧及祸，夜帅亲兵七十人，斩关而出，庚辰，奔于蜀军。王宗绾自河池、两当进兵，会王宗瑶攻凤州，癸未，克之。

21 岐义胜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彦韬知岐王衰弱，十二月，举耀、鼎二州来降。彦韬即温韬也。乙未，诏改耀州为崇州，鼎州为裕州，义胜军为静胜军，复彦韬姓温氏，名昭图，官任如故。

22 丁未，蜀大赦；改明年元曰通正。置武兴军于凤州，割文、兴二州隶之，以前利州团练使王宗鲁为节度使。

23 是岁，清海、建武节度使兼中书令刘岩，以吴越王镠为国王而己独为南平王，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统，帝不许。岩谓僚属曰："今中国纷纷，孰为天子！安能梯航万里，远事伪庭乎！"自是贡使遂绝。

二年(丙子、916)

1 春，正月，宣武节度使、守中书令、广德靖王全昱卒。

2 帝闻前河南府参军李愚学行，召为左拾遗，充崇政院直学士。衡王友谅贵重，李振等见，皆拜之，愚独长揖，帝闻而让之，曰："衡王于朕，兄也，朕犹拜之，卿长揖，可乎？"对曰："陛下以家人礼见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于王无素，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罢为邓州观察判官。

3 蜀主以李继崇为武泰节度使、兼中书令、陇西王。

4 二月，辛丑夜，吴宿卫将马谦、李球劫吴王登楼，发库兵讨徐知训；知训将出走，严可求曰："军城有变，公先弃众自去，众将何依！"知训乃止。众犹疑惧，可求阖户而寝，鼾息闻于外，府中稍安。壬寅，谦等陈于天兴门外，诸道副都统朱瑾自润州至，视之，曰："不足畏也。"返顾外众，举手大呼，乱兵皆溃，擒谦、球，斩之。

5 帝屡趣刘郭战，郭闭壁不出。晋王乃留副总管李存审守营，自劳军于贝州，声言归晋阳。郭闻之，奏请袭魏州，帝报曰："今扫境内以属将军，社稷存亡，系兹一举，将军勉之！"郭令澶州刺史杨延直引兵万人会于魏州，延直夜半至城南，城中选壮士五百潜出击之，延直不为备，溃乱而走。诘旦郭自莘县悉众至城东，与延直馀众合，李存审引营中兵踵其后，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战，晋王亦自贝州至，与嗣源当其前。郭见之，惊曰："晋王邪！"引兵稍却，晋王蹑之，至故元城西，与李存审遇。晋王为方陈于西北，存审为方陈于东南，郭为圆陈于其中间，四面受敌；合战良久，梁兵大败，郭引数十骑突围走。梁步卒凡七万，晋兵环而击之，败卒登木，木为之折，追至河上，杀溺殆尽。郭收散卒自黎阳渡河，保滑州。

匡国节度使王檀密疏请发关西兵袭晋阳，帝从之，发河中、陕、同华诸镇兵合三万，出阴地关，奄至晋阳城下，昼夜急攻；城中无备，发诸司丁匠及驱市人乘城拒守，城几陷者数四，张承业大惧。代北故将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见承业曰："晋阳根本之地，若失之，则大事去矣。仆虽老病，忧兼家国，请以库甲见授，为公击之。"承业即与之。金全帅其子弟及退将之家得数百人，夜出北门，击梁兵于羊马城内；梁兵大惊，引却。昭义节度使李嗣昭闻晋阳有寇，遣牙将石君立将五百骑救之；君立朝发上党，夕至晋阳。梁兵扼汾河桥，君立击破之，径至城下大呼曰："昭义侍中大军至矣。"遂入城。夜，与安金全等分出诸门击梁兵，梁兵死伤什二三。诘朝，王檀引兵大掠而还。晋王性矜伐，以策非己出，故金全等赏皆不行。

梁兵之在晋阳城下也，大同节度使贺德伦部兵多逃入梁军，张承业恐其为变，收德伦，斩之。

帝闻刘郡败，又闻王檀无功，叹曰："吾事去矣！"

6 三月，乙卯朔，晋王攻卫州，壬戌，刺史米昭降之。又攻惠州，刺史靳绍走，擒斩之，复以惠州为磁州。晋王还魏州。

7 上屡召刘郡不至，己巳，即以郡为宣义节度使，使将兵屯黎阳。

8 夏，四月，晋人拔洺州，以魏州都巡检使袁建丰为洺州刺史。

9 刘郡既败，河南大恐，郡复不应召，由是将卒皆摇心。帝遣捉生都指挥使李霸帅所部千人戍杨刘，癸卯，出宋门，其夕，复自水门入，大噪，纵火剽掠，攻建国门，帝登楼拒战。龙骧四军都指挥使杜晏球以五百骑屯球场，贼以油沃幕，长木揭之，欲焚楼，势甚危；晏球于门隙窥之，见贼无甲胄，乃出骑击之，决力死战，俄而贼溃走。帝见骑兵击贼，呼曰："非吾龙骧之士乎，谁为乱首？"晏球曰："乱者惟李霸一都，馀军不动。陛下但帅控鹤守宫城，迟明，臣必破之。"既而晏球讨乱者，阖营皆族之，以功除单州刺史。

10 五月，吴越王镠遣浙西安抚判官皮光业自建、汀、虔、郴、潭、岳、荆南道入贡。光业，日休之子也。

11 六月，晋人攻邢州，保义节度使阎宝拒守；帝遣捉生都指挥使张温将兵五百救之，温以其众降晋。

12 秋，七月，甲寅朔，晋王至魏州。

13 上嘉吴越王镠贡献之勤，壬戌，加镠诸道兵马元帅。朝议多言镠之入贡，利于市易，不宜过以名器假之；翰林学士窦梦徵执麻以泣，坐贬蓬莱尉。梦徵，棣州人也。

14 甲子，吴润州牙将周郊作乱，入府，杀大将秦师权等，大将陈佑等讨斩之。

15 八月，丁酉，以太子少保致仕赵光逢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16 丙午，蜀主以王宗绾为东北面都招讨，集王宗翰、嘉王宗寿为第一、第二招讨，将兵十万出凤州；以王宗播为西北面都招讨，武信军节度使刘知俊、天雄节度使王宗俦、匡国军使唐文裔为第一、第二、第三招讨，将兵十二万出秦州，以伐岐。

17 晋王自将攻邢州，昭德节度使张筠弃相州走；晋人复以相州隶天雄军，以李嗣源为刺史。晋王遣人告阎宝以相州已拔，又遣张温帅援兵至城下谕之，宝举城降；晋王以宝为东南面招讨使，领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以李存审为安国节度使，镇邢州。

18 契丹王阿保机帅诸部兵三十万，号百万，自麟、胜攻晋蔚州，陷之，虏振武节度使李嗣本。遣使以木书求货于大同防御使李存璋，存璋斩其使；契丹进攻云州；存璋悉力拒之。

19 九月，晋王还晋阳。王性仁孝，故虽经营河北，而数还晋阳省曹夫人，岁再三焉。

20 晋人以兵逼沧州，顺化节度使戴思远弃城奔东都；沧州将毛璋据城降晋，晋王命李嗣源将兵镇抚之，嗣源遣璋诣晋阳。晋王徙李存审为横海节度使，镇沧州，以嗣源为安国节度使。嗣源以安重诲为中门使，委以心腹，重诲亦为嗣源尽力。重诲，应州胡人也。

21 晋王自将兵救云州，行至代州，契丹闻之，引去，王亦还。以李存璋为大同节度使。

22 晋人围贝州逾年，张源德闻河北诸州皆为晋有，欲降；谋于其众，众以穷而后降，恐不免死，不从；共杀源德，婴城固守。城中食尽，啖人为粮，乃谓晋将曰："出降惧死，请擐甲执兵而降，事定而释之。"晋将许之，其众三千出降，既释甲，围而杀之，尽殪。晋王以毛璋为贝州刺史。于是河北皆入于晋，惟黎阳为梁守。

23 晋王如魏州。

24 吴光州将王言杀刺史戴肇，吴王遣楚州团练使李厚讨之。庐州观察使张崇不俟命，引兵趣光州，言弃城走。以李厚权知光州。崇，慎县人也。

25 庚申，蜀新宫成，在旧宫之北。

26 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琅邪忠毅王王檀，多募群盗，置帐下为亲兵，己卯，盗乘檀无备，突入府杀檀。节度

副使裴彦帅府兵讨诛之，军府由是获安。

27 冬，十月，甲申，蜀王宗绾等出大散关，大破岐兵，俘斩万计，遂取宝鸡。己丑，王宗播等出故关，至陇州。丙寅，保胜节度使兼侍中李继岌畏岐王猜忌，帅其众二万，弃陇州奔于蜀军。蜀兵进攻陇州，以继岌为西北面行营第四招讨。刘知俊会王宗绾等围凤翔，岐兵不出。会大雪，蜀主召军还。复李继岌姓名曰桑弘志。弘志，黎阳人也。

28 丁酉，以礼部侍郎郑珏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珏，綮之侄孙也。

29 巳亥，蜀大赦。

30 晋王遣使如吴，会兵以击梁。十一月，吴以行军副使徐知训为淮北行营都招讨使，及朱瑾等将兵趣宋、亳与晋相应。既渡淮，移檄州县，进围颍州。

31 十二月，戊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汉，国号大汉。

32 楚王殷闻晋王平河北，遣使通好；晋王亦遣使报之。

33 是岁，庆州叛附于岐，岐将李继陟据之。诏以左龙虎统军贺瓌为西面行营马步都指挥使，将兵讨之，破岐兵，下宁、衍二州。

34 河东监军张承业既贵用事，其侄瓘等五人自同州往依之，晋王以承业故，皆擢用之，承业治家甚严，有侄为盗，杀贩牛者，承业立斩之；王亟使救之，已不及。王以瓘为麟州刺史，承业谓瓘曰："汝本车度一民，与刘开道为贼，惯为不法；今若不悛，死无日矣！"由此瓘所至不敢贪暴。

35 吴越牙内先锋都指挥使钱传珝逆妇于闽，自是闽与吴越通好。

36 闽铸铅钱，与铜钱并行。

37 初，燕人苦刘守光残虐，军士多归于契丹；及守光被围于幽州，其北边士民多为契丹所掠；契丹日益强大。契丹王阿保机自称皇帝，国人谓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为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册。

述律后勇决多权变，阿保机行兵御众，述律后常预其谋。阿保机尝度碛击党项，留述律后守其帐，黄头、奥泊二室韦乘虚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奋击，大破之，由是名震诸夷。述律后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晋王方经营河北，欲结契丹为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机，以叔母事述律后。

刘守光末年衰困，遣参军韩延徽求援于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使牧马于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略，颇知属文。述律后言于契丹主曰："延徽能守节不屈，此今之贤者，柰何辱以牧圉！宜礼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与语，悦之，遂以为谋主，举动访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诸国，延徽有助焉。

顷之，延徽逃奔晋阳。晋王欲置之幕府，掌书记王缄疾之；延徽不自安，求东归省母，过真定，止于乡人王德明家，德明问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为晋有，当复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复往，得无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来，如丧手目；今往诣之，彼手目复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复入契丹。契丹主闻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向者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归，恐不听，故私归耳。"契丹主待之益厚。及称帝，以延徽为相，累迁至中书令。"

晋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书于晋王，叙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恋英主，非不思故乡，所以不留，正惧王缄之谗耳。"因以老母为托，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终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为寇，延徽之力也。

三年(丁丑、917)

1 春，正月，诏宣武节度使袁象先救颍州，既至，吴军引还。

2 二月，甲申，晋王攻黎阳，刘鄩拒之，数日，不克而去。

3 晋王之弟威塞军防御使存矩在新州，骄惰不治，侍婢预政。晋王使募山北部落骁勇者及刘守光亡卒以益南讨之军；又率其民出马，民或鬻十牛易一战马，期会迫促，边人嗟怨。存矩得五百骑，自部送之，以寿州刺史卢文进为裨将。行者皆惮远役，存矩复不存恤。甲午，至祁沟关，小校宫彦璋与士卒谋曰："闻晋王与梁人确斗，骑兵死伤不少。吾侪捐父母妻子，为人客战，千里送死，而使长复不矜恤，柰何？"众曰："杀使长，拥卢将军还新州，据城自守，其如我何！"因执兵大噪，趣传舍，诘朝，存矩寝未起，就杀之。文进不能制，抚膺哭其尸曰："奴辈既害郎君，使我何面复见晋王！"因为众所拥，还新州，守将杨全章拒之；又攻武州，雁门以北都知防御兵马使李嗣肱击败之。周德威亦遣兵追讨，文进帅其众奔契丹。晋王闻存矩不道以致乱，杀侍婢及幕僚数人。

4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下有渝水通海。自关东北循海有道，道狭处才数尺，旁皆乱山，高峻不可越。比至进牛口，旧置八防御军，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军食，不入于蓟，幽州岁致缯纩以供战士衣。每岁早获，清野坚

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辄闭壁不战，俟其去，选骁勇据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为田园，力战有功则赐勋加赏，由是契丹不敢轻入寇。及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渝关之险，契丹每刍牧于营、平之间。德威又忌幽州旧将有名者，往往杀之。

吴王遣使遗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楼橹，敌以水沃之，火愈炽。"契丹主大喜，即选骑三万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岂有试油而攻一国乎！"因指帐前树谓契丹主曰："此树无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犹是矣。吾但以三千骑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无食，不过数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动轻举！万一不胜，为中国笑，吾部落亦解体矣。"契丹主乃止。

三月，卢文进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弃城走；文进以其部将刘殷为刺史，使守之。晋王使周德威合河东、镇、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契丹主帅众三十万救之，德威众寡不敌，大为契丹所败，奔归。

5 楚王殷遣其弟存攻吴上高，俘获而还。

6 契丹乘胜进围幽州，声言有众百万，毡车毳幕弥漫山泽。卢文进教之攻城，为地道，昼夜四面俱进，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为土山以临城，城中熔铜以洒之，日杀千计，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间使诣晋王告急，王方与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则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谋于诸将，独李嗣源、李存审、阎宝劝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犹擒颉利，今吾有猛将三人，复何忧哉！"存审、宝以为虏无辎重，势不能久，俟其野无所掠，食尽自还，然后踵而击之。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变生于中，何暇待虏之衰！臣请身为前锋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夏，四月，晋王命嗣源将兵先进，军于涞水，阎宝以镇、定之兵继之。

7 吴升州刺史徐知诰治城市府舍甚盛。五月，徐温行部至升州，爱其繁富。润州司马陈彦谦劝温徙镇海军治所于升州，温从之，徙知诰为润州团练使。知诰求宣州，温不许，知诰不乐。宋齐丘密言于知诰曰："三郎骄纵，败在朝夕。润州去广陵隔一水耳，此天授也。"知诰悦，即之官。三郎，谓温长子知训也。温以陈彦谦为镇海节度判官。温但举大纲，细务悉委彦谦，江、淮称治。彦谦，常州人也。

8 高季昌与孔勍修好，复通贡献。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

后梁纪五

均王中

贞明三年（丁丑、917）

1 秋，七月，庚戌，蜀主以桑弘志为西北面第一招讨，王宗宏为东北面第二招讨，己未，以兼中书令王宗侃为东北面都招讨，武信节度使刘知俊为西北面都招讨。

2 晋王以李嗣源、阎宝兵少，未足以敌契丹，辛未，更命李存审将兵益之。

3 蜀飞龙使唐文扆居中用事，张格附之，与司徒、判枢密院事毛文锡争权。文锡将以女适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庾传素之子，会亲族于枢密院用乐，不先表闻，蜀主闻乐声，怪之，文扆从而谮之。八月，庚寅，贬文锡茂州司马，其子司封员外郎询流维州，籍没其家；贬文锡弟翰林学士文晏为荣经尉。传素罢为工部尚书，以翰林学士承旨庾凝绩权判内枢密院事。凝绩，传素之再从弟也。

4 清海、建武节度使刘岩即皇帝位于番禺，国号大越，大赦，改元乾亨。以梁使赵光裔为兵部尚书，节度副使杨洞潜为兵部侍郎，节度判官李殷衡为礼部侍郎，并同平章事。建三庙，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谦曰代祖圣武皇帝，兄隐曰烈宗襄皇帝；以广州为兴王府。

5 契丹围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阎宝、李存审步骑七万会于易州，存审曰："虏众吾寡，虏多骑，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虏以万骑蹂吾陈，吾无遗类矣。"嗣源曰："虏无辎重，吾行必载粮食自随，若平原相遇，虏抄吾粮，吾不战自溃矣。不若自山中潜行趣幽州，与城中合势，若中道遇虏，则据险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逾大房岭，循涧而东。嗣源与养子从珂将三千骑为前锋，距幽 州六十里，与契丹遇，契丹惊却，晋兵翼而随之。契丹行山上，晋兵行涧下，每至谷口，契丹辄邀之，嗣源父子力战，乃得进。至山口，契丹以万馀骑遮其前，将士失色；嗣源以百馀骑先进，免胄扬鞭，胡语谓契丹曰："汝无故犯我疆埸，晋王命我将百万众直抵西楼，灭汝种族！"

因跃马奋椎，三入其陈，斩契丹酋长一人。后军齐进，契丹兵却，晋兵始得出。李存审命步兵伐木为鹿角，人持一枝，止则成寨。契丹骑环寨而过，寨中发万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马死伤塞路。将至幽州，契丹列陈待之。存审命步兵陈于其后，戒勿动，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进，烟尘蔽天，契丹莫测其多少；因鼓噪合战，存审乃趣后陈起乘之，契丹大败，席卷其众自北山去，委弃车帐铠仗羊马满野，晋兵追之，俘斩万计。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见之，握手流涕。

契丹以卢文进为幽州留后，其后又以为卢龙节度使，文进常居平州，帅奚骑岁入北边，杀掠吏民。晋人自瓦桥运粮输蓟城，虽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则文进帅汉卒为乡导，卢龙巡属诸州为之残弊。

6 刘郛自滑州入朝，朝议以河朔失守责之，九月，落郛平章事，左迁亳州团练使。

7 冬，十月，己亥，加吴越王镠天下兵马元帅。

8 晋王还晋阳。王连岁出征，凡军府政事一委监军使张承业，承业劝课农桑，畜积金谷，收市兵马，徵租行法不宽贵戚，由是军城肃清，馈饷不乏。王或时须钱蒲博及给赐伶人，而承业靳之，钱不可得。王乃置酒钱库，令其子继岌为承业舞，承业以宝带及币马赠之。王指钱积呼继岌小名谓承业曰："和哥乏钱，七哥宜以钱一积与之，带马未为厚也。"承业曰："郎君缠头皆出承业俸禄，此钱，大王所以养战士也，承业不敢以公物为私礼。"王不悦，恁酒以语侵之，承业怒曰："仆老敕使耳！非为子孙计，惜此库钱，所以佐王成霸业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问仆为！不过财尽民散，一无所成耳。"王怒，顾李绍荣索剑，承业起，挽王衣泣曰："仆受先王顾托之命，誓为国家诛汴贼，若以惜库物死于王手，仆下见先王无愧矣。今日就王请死！"阎宝从旁解承业手令退，承业奋拳殴宝踣地，骂曰："阎宝，朱温之党，受晋大恩，曾不尽忠为报，顾欲以谄媚自容邪！"曹太夫人闻之，遽令召王，王惶恐叩头，谢承业曰："吾以酒失忤七哥，必且得罪于太夫人，七哥为吾痛饮以分其过。"王连饮四卮，承业竟不肯饮。王入宫，太夫人使人谢承业曰："小儿忤特进，适已笞 之矣。"明日，太夫人与王俱至承业第谢之。未几，承制授承业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燕国公。承业固辞不受，但称唐官以至终身。

掌书记卢质，嗜酒轻傲，尝呼王诸弟为豚犬，王衔之；承业恐其及祸，乘间言曰："卢质数无礼，请为大王杀之。"王曰："吾方招纳贤才以就功业，七哥何言之过也！"承业起立贺曰："王能如此，何忧不得天下！"质由是获免。

晋王元妃卫国韩夫人，次燕国伊夫人，次魏国刘夫人。刘夫人最有宠，其父成安人，以医卜为业。夫人幼时，晋将袁建丰掠得之，入于王宫，性狡悍淫妒，从王在魏；父闻其贵，诣魏宫上谒，王召袁建丰示之。建丰曰："始得夫人时，有黄须丈人护之，此是也。"王以语夫人，夫人方与诸夫人争宠，以门地相高，耻其家寒微，大怒曰："妾去乡时略可记忆，妾父不幸死乱兵，妾守尸哭之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刘叟于宫门。

9 越主岩遣客省使刘瑭使于吴，告即位，且劝吴王称帝。

10 闰月，戊申，蜀主以判内枢密院庾凝绩为吏部尚书、内枢密使。

11 十一月，丙子朔，日南至，蜀主祀圜丘。

12 晋王闻河冰合，曰："用兵数岁，限一水不得渡，今冰自合，天赞我也。"亟如魏州。

13 蜀主以刘知俊为都招讨使，诸将皆旧功臣，多不用其命，且疾之，故无成功。唐文扆数毁之；蜀主亦忌其才，尝谓所亲曰："吾老矣，知俊非尔辈所能驭也。"十二月，辛亥，收知俊，称其谋叛，斩于炭市。

14 癸丑，蜀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

15 壬戌，以张宗奭为天下兵为副元帅。

16 帝论平庆州功，丁卯，以左龙虎统军贺瓌为宣义节度使、同平章事，寻以为北面行营招讨使。

17 戊辰，晋王畋于朝城，是日，大寒，晋王视河冰已坚，引步骑稍渡。梁甲士三千戍杨刘城，缘河数十里，列栅相望，晋王急攻，皆陷之。进攻杨刘城，使步兵斩其鹿角，负葭苇塞堑，四面进攻，即日拔之，获其守将安彦之。

先是，租庸使、户部尚书赵岩言于帝曰："陛下践阼以来，尚未南郊，议者以为无异藩侯，为四方所轻。请幸西都行郊礼，遂谒宣陵。"敬翔谏曰："自刘郛失利以来，公私困竭，人心惴恐；今展礼圜丘，必行赏赉，是慕虚名而受实弊也。且勍敌近在河上，乘舆岂宜轻动！俟北方既平，报本未晚。"帝不听。己巳，如洛阳，阅车服，饰宫阙。郊祀有日，闻杨刘失守，道路讹言晋军已至大梁，扼汜水矣，从官皆忧其家，相顾涕泣；帝惶骇失图，遂罢郊祀，奔归大梁。

18 甲戌，以河南尹张宗奭为西都留守。

19 是岁，闽王审知为其子牙内都指挥使延钧娶越主岩之女。

四年(戊寅、918)

1 春，正月，乙亥朔，蜀大赦，复国号曰蜀。

2 帝至大梁。晋兵侵掠至郓、濮而还。敬翔上疏曰："国家连年丧师，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宫之中，所与计事者皆左右近习，岂能量敌国之胜负乎！先帝之时，奄有河北，亲御豪杰之将，犹不得志。今敌至郓州，陛下不能留意。臣闻李亚子继位以来，于今十年，攻城野战，无不亲当矢石，近者攻杨刘，身负束薪为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晏安自若，使贺瑰辈敌 之，而望攘逐寇仇，非臣所知也。陛下宜询访黎老，别求异策；不然，忧未艾也。臣虽驽怯，受国重恩，陛下必若乏才，乞于边垂自效。"疏奏，赵、张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

3 吴以右都押牙王祺为虔州行营都指挥使，将洪、抚、袁、吉之兵击谭全播。严可求以厚利募赣石水工，故吴兵奄至虔州城下，虔人始知之。

4 蜀太子衍好酒色，乐游戏。蜀主尝自夹城过，闻太子与诸王斗鸡击球喧呼之声，叹曰："吾百战以立基业，此辈其能守之乎！"由是恶张格，而徐贤妃为之内主，竟不能去也。信王宗杰有才略，屡陈时政，蜀主贤之，有废立意；二月，癸亥，宗杰暴卒，蜀主深疑之。

5 河阳节度使、北面行营排陈使谢彦章将兵数万攻杨刘城。甲子，晋王自魏州轻骑诣河上；彦章筑垒自固，决河水，弥漫数里，以限晋兵，晋兵不得进。彦章，许州人也。安彦之散卒多聚于兖、郓山谷为群盗，以观二国成败，晋王招募之，多降于晋。

6 己亥，蜀主以东面招讨使王宗侃为东、西两路诸军都统。

7 三月，吴越王镠初立元帅府，置官属。

8 夏，四月，癸卯朔，蜀主立子宗平为忠王，宗特为资王。

9 岐王复遣使求好于蜀。

10 己酉，以吏部侍郎萧顷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1 保大节度使高万金卒。癸亥，以忠义节度使高万兴兼保大节度使，并镇鄜、延。

12 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光逢告老，己巳，以司徒致仕。

13 蜀主自永平末得疾，昏瞀，至是增剧；以北面行营招讨使兼中书令王宗弼沉静有谋，五月，召还，以为马步都指挥使。乙亥，召大臣入寝殿，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违诸公之请，逾次而立之；若其不堪大业，可置诸别宫，幸勿杀之。但王氏子弟，诸公择而辅之。徐妃兄弟，止可优其禄位，慎勿使之掌兵预政，以全其宗族。"

内飞龙使唐文扆久典禁兵，参预机密，欲去诸大臣，遣人守宫门；王宗弼等三十馀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见，文扆屡以蜀主之命慰抚之，伺蜀主殂，即作难。遣其党内皇城使潘在迎侦察外事，在迎以其谋告宗弼等；宗弼等排阖入，言文扆之罪，以天册府掌书记崔延昌权判六军事，召太子入侍疾。丙子，贬唐文扆为眉州刺史。翰林学士承旨王保晦坐附会文扆，削官爵，流泸州。在迎，炕之子也。

丙申，蜀主诏中外财赋、中书除授、诸司刑狱案牍专委庾凝绩，都城及行营军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

丁酉，削唐文扆官爵，流雅州。辛丑，以宋光嗣为内枢密使，与兼中书令王宗弼、宗瑶、宗绾、宗夔并受遗诏辅政。初，蜀主虽因唐制置枢密使，专用士人，及唐文扆得罪，蜀主以诸将多许州故人，恐其不为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

六月，壬寅，蜀主殂。癸卯，太子即皇帝位。尊徐贤妃为太后，徐淑妃为太妃。以宋光嗣判六军诸卫事。

乙卯，杀唐文扆、王保晦。命西面招讨副使王全昱杀天雄节度使唐文裔于秦州，免左保胜军使领右衙使唐道崇官。

14 吴内外马步都军使、昌化节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训，骄倨淫暴。威武节度使、知抚州李德诚有家妓数十，知训求之，德诚遣使谢曰："家之所有皆长年，或有子，不足以侍贵人，当更为公求少而美者。"知训怒，谓使者曰："会当杀德诚，并其妻取之！"

知训狎侮吴王，无复君臣之礼。尝与王为优，自为参军，使王为苍鹘，总角弊衣执帽以从。又尝泛舟浊河，王先起，知训以弹弹之。又尝赏花于禅智寺，知训使酒悖慢，王惧而泣，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训乘轻舟逐之，不及，以铁挝杀王亲吏。将佐无敢言者，父温皆不之知。

知训及弟知询皆不礼于徐知诰，独季弟知谏以兄礼事之。知训尝召兄弟饮，知诰不至，知训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剑乎！"又尝与知诰饮，伏甲欲杀之，知谏蹑知诰足，知诰阳起如厕，遁去，知训以剑授左右刁彦能使追杀之；彦能驰骑及于中涂，举剑示知诰而还，以不及告。

平卢节度使、同平章事、诸道副都统朱瑾遣家妓通候问于知训，知训强欲私之，瑾已不平。知训恶瑾位加己上，置静淮军于泗州，出瑾为静淮节度使，瑾益恨之，然外事知训愈谨。瑾有所爱马，冬贮于幄，夏贮于帱；宠妓有

绝色；知训过别瑾，瑾置酒，自捧觞，出宠妓使歌，以所爱马为寿，知训大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壮士于户内，出妻陶氏拜之，知训答拜，瑾以笏自后击之踣地，呼壮士出斩之。瑾先系二悍马于庑下，将图知训，密令人解纵之，马相蹄啮，声甚厉，以是外人莫之闻。瑾提知训首出，知训从者数百人皆散走。瑾驰入府，以首示吴王曰："仆已为大王除害。"王惧，以衣障面，走入内，曰："舅自为之，我不敢知！"瑾曰："婢子不足与成大事！"以知训首击柱，挺剑将出，子城使翟虔等已阖府门勒兵讨之，乃自后逾城，坠而折足，顾追者曰："吾为万人除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刭。

徐知诰在润州闻难，用宋齐丘策，即日引兵济江。瑾已死，因抚定军府。时徐温诸子皆弱，温乃以知诰代知训执吴政，沈朱瑾尸于雷塘而灭其族。

瑾之杀知训也，泰宁节度使米志诚从十馀骑问瑾所向，闻其已死，乃归；宣谕使李俨贫而困，寓居海陵；温疑其与瑾通谋，皆杀之。严可求恐志诚不受命，诈称袁州大破楚兵，将吏皆入贺，伏壮士于戟门，擒志诚，斩之，并其诸子。

15 壬戌，晋王自魏州劳军于杨刘，自泛舟测河水，其深没枪。王谓诸将曰："梁军非有战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师，当涉水攻之。"甲子，王引亲军先涉，诸军随之，裹甲横枪，结陈而进。是日水落，深才及膝。匡国节度使、北面行营排陈使谢彦章帅众临岸拒之，晋兵不得进，乃稍引却，梁兵从之。及中流，鼓噪复进，彦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晋兵因而乘之，梁兵大败，死伤不可胜纪，河水为之赤，彦章仅以身免。是日，晋人遂陷滨河四寨。

16 蜀唐文扆既死，太傅、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格内不自安，或劝格称疾俟命，礼部尚书杨玢自恐失势，谓格曰："公有援立大功，不足忧也。"庚午，贬格为茂州刺史，玢为荣经尉；吏部侍郎许寂、户部侍郎潘峤皆坐格党贬官。格寻再贬维州司户，庾凝绩奏徙格于合水镇，令茂州刺史顾承郾伺格阴事。王宗侃妻以格同姓，欲全之，谓承郾母曰："戒汝子，勿为人执仇，他日将归罪于汝。"承郾从之。凝绩怒，因公事抵承郾罪。

秋，七月，壬申朔，蜀主以兼中书令王宗弼为钜鹿王，宗瑶为临淄王，宗绾为临洮王，宗播为临颍王，宗裔、宗夔及兼侍中宗黯皆为琅邪郡王。甲戌，以王宗侃为乐安王。丙子，以兵部尚书庾传素为太子少保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蜀主不亲政事，内外迁除皆出于王宗弼。宗弼纳贿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宠任之，蜀由是遂衰。

17 吴徐温入朝于广陵，疑诸将皆预朱瑾之谋，欲大行诛戮。徐知诰、严可求具陈徐知训过恶，所以致祸之由，温怒稍解，乃命网瑾骨于雷塘而葬之，责知训将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独刁彦能屡有谏书，温赏之。戊戌，以知诰为淮南节度行军副使、内外马步都军副使、通判府事，兼江州团练使。以徐知谏权润州团练事。温还镇金陵，总吴朝大纲，自馀庶政，皆决于知诰。

知诰悉反知训所为，事吴王尽恭，接士大夫以谦，御众以宽，约身以俭。以吴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税，馀俟丰年乃输之。求贤才，纳规谏，除奸猾，杜请托。于是士民翕然归心，虽宿将悍夫无不悦服。先是，吴有丁口钱，又计亩输钱，钱重物轻，民甚苦之。齐丘说知诰，以为"钱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输钱，是教民弃本逐末也。请蠲丁口钱；自馀税悉输谷帛，绸绢匹直千钱者当税三千。"或曰："如此，县官岁失钱亿万计。"齐丘曰："安有民富而国家贫者邪！"知诰从之。由是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

知诰欲进用齐丘而徐温恶之，以为殿直、军判官。知诰每夜引齐丘于水亭屏语，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独置大炉，相向坐，不言，以铁箸画灰为字，随以匙灭去之，故其所谋，人莫得而知也。

18 虔州险固，吴军攻之，久不下，军中大疫，王祺病，吴以镇南节度使刘信为虔州行营招讨使，未几，祺卒。谭全播求救于吴越、闽、楚。吴越王镠以统军使传球为西南面行营应援使，将兵二万攻信州；楚将张可求将万人屯古亭，闽兵屯雩都以救之。信州兵才数百，逆战，不利；吴越兵围其城。刺史周本，启关张虚幕于门内，召僚佐登城楼作乐宴饮，飞矢雨集，安坐不动；吴越疑有伏兵，中夜，解围去。吴以前舒州刺史陈璋为东南面应援招讨使，将兵侵苏、湖，钱传球自信州南屯汀州。晋王遣间使持帛书会兵于吴，吴人辞以虔州之难。

19 晋王谋大举入寇，周德威将幽州步骑三万，李存审将沧景步骑万人，李嗣源将邢洺步骑万人，王处直遣将将易定步骑万人，及麟、胜、云、蔚、新、武等州诸部落奚、契丹、室韦、吐谷浑，皆以兵会之。八月，并河东、魏博之兵，大阅于魏州。

20 蜀诸王皆领军使，彭王宗鼎谓其昆弟曰："亲王典兵，祸乱之本。今主少臣强，才间将兴，缮甲训士，非吾辈所宜为也。"因固辞军使，蜀主许之，但营书舍、植松竹自娱而已。

21 泰宁节度使张万进，轻险好乱。时雙幸用事，多求赂于万进，万进闻晋兵将出，己酉，遣使附于晋，且求

援。以亳州团练使刘郛为兖州安抚制置使，将兵讨之。

22 甲子，蜀顺德皇后殂。

23 乙丑，蜀主以内给事王廷绍、欧阳晃、李周辂、朱光葆、宋承薮、田鲁俦等为将军及军使，皆干预政事，骄纵贪暴，大为蜀患，周庠切谏，不听。晃患所居之隘，夜，因风纵火，焚西邻军营数百间，明旦，召匠广其居；蜀主亦不之问。光葆，光嗣之从弟也。

24 晋王自魏州如杨刘，引兵略郓、濮而还，循河而上，军于麻家渡。贺瓌、谢彦章将梁兵屯濮州北行台村，相持不战。

晋王好自引轻骑迫敌营挑战，危窘者数四，赖李绍荣力战翼卫之，得免。赵王熔及王处直皆遣使至书曰："元元之命系于王，本朝中兴系于王，柰何自轻如此！"王笑谓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战何由得之！安可深居帷房以自肥乎！"

一旦，王将出营，都营使李存审扣马泣谏曰："大王当为天下自重。彼先登陷陈，将士之职也，存审辈宜为之，非大王之事也。"王为之揽辔而还。他日，伺存审不在，策马急出，顾谓左右曰："老子妨人戏！"王以数百骑抵梁营，谢彦章伏精甲五千于堤下；王引十馀骑度堤，伏兵发，围王数十重，王力战于中，后骑继至者攻之于外，仅得出。会李存审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审之言为忠。

25 吴刘信遣其将张宣等夜将兵三千袭楚将张可求于古亭，破之；又遣梁诠等击吴越及闽兵，二国闻楚兵败，俱引归。

26 梅山蛮寇邵州，楚将樊须击走之。

27 九月，壬午，蜀内枢密使宋光嗣以判六军让兼中书令王宗弼，蜀主许之。

28 吴刘信昼夜急攻虔州，斩首数千级，不能克；使人说谭全播，取质纳赂而还。徐温大怒，杖信使者。信子英彦典亲兵，温授英彦兵三千，曰："汝父居上游之地，将十倍之众，不能下一城，是反也！汝可以此兵往，与父同反！"又使升州牙内指挥使朱景瑜与之俱，曰："全播守卒皆农夫，饥窘逾年，妻子在外，重围既解，相贺而去，闻大兵再往，必皆逃遁，全播所守者空城耳，往必克之。"

29 冬，十一月，壬申，蜀葬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于永陵，庙号高祖。

30 越主岩祀南郊，大赦，改国号曰汉。

31 刘信闻徐温之言，大惧，引兵还击虔州。先锋始至，虔兵皆溃，谭全播奔雩都，追执之。吴以全播为右威卫将军，领百胜节度使。

先是，吴越王镠常自虔州入贡，至是道绝，始自海道出登、莱，抵大梁。

32 初，吴徐温自以权重而位卑，说吴王曰："今大王与诸将皆为节度使，虽有都统之名，不足相临制；请建吴国，称帝而治。"王不许。

严可求屡劝温以次子知询代徐知诰知吴政，知诰与骆知祥谋，出可求为楚州刺史。可求既受命，至金陵，见温，说之曰："吾奉唐正朔，常以兴复为辞。今朱、李方争，朱氏日衰，李氏日炽。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为之臣乎？不若先建吴国以系民望。"温大悦，复留可求参总庶政，使草具礼仪。知诰知可求不可去，乃以女妻其子续。

33 晋王欲趣大梁，而梁军扼其前，坚壁不战百馀日。十二月，庚子朔，晋王进兵，距梁军十里而舍。

初，北面行营招讨使贺瓌善将步兵，排陈使谢彦章善将骑兵，瓌恶其与己齐名。一日，瓌与彦章治兵于野，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栅。"至是，晋军适置栅于其上，瓌疑彦章与晋通谋，珪屡欲战，谓彦章曰："主上悉以国兵授吾二人，社稷是赖。今强寇压吾门，而逗遛不战，可乎！"彦章曰："强寇恃陵，利在速战。今深沟高垒，据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轻与之战，万一蹉跌，则大事去矣。"瓌益疑之，密谮之于帝，与行营马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珪谋，因享士，伏甲，杀彦章及濮州刺史孟审澄、别将侯温裕，以谋叛闻。审澄、温裕，亦骑将之良者也。丁未，以朱珪为匡国留后，癸丑，又以为平卢节度使兼行营马步副指挥使以赏之。

晋王闻彦章死，喜曰："彼将帅自相鱼肉，亡无日矣。贺瓌残虐，失士卒心，我若引兵直指其国都，彼安得坚壁不动！幸而一与之战，蔑不胜矣。"王欲自将万骑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虽屠上将，其军尚全，轻行徼利，未见其福。"不从。戊午，下令军中老弱悉归魏州，起师趋汴。庚申，毁营而进，众号十万。

34 辛酉，蜀改明年元曰乾德。

35 贺瓌闻晋王已西，亦弃营而踵之。晋王发魏博白丁三万从军，以供营栅之役，所至，营栅立成。壬戌，至胡柳陂。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后至矣。周德威曰："贼倍道而来，未有所舍，我营栅已固，守备有馀，既深入敌境，动须万全，不可轻发。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内怀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难得志。王宜按兵勿战，德威

请以骑兵扰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营垒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举灭也。”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见贼，今贼至不击，尚复何待，公何怯也！”顾李存审曰：“敕辎重先发，吾为尔殿后，破贼而去！”即以亲军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从之，谓其子曰：“吾无死所矣。”

贺瓌结陈而至，横亘数十里。王帅银枪都陷其陈，冲荡击斩，往返十馀里。行营左厢马军都指挥使、郑州防御使王彦章军先败，西走趣濮阳。晋辎重在陈西，望见梁旗帜，惊溃，入幽州陈，幽州兵亦扰乱，自相蹈藉；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战死。魏博节度副使王缄与辎重俱行，亦死。

晋兵无复部伍。梁兵四集，热甚盛。晋王据高丘收散兵，至日中，军复振。陂中有土山，贺瓌引兵据之。晋王谓将士曰：“今日得此山者胜，吾与汝曹夺之。”即引骑兵先登，李从珂与银枪大将王建及以步卒继之，梁兵纷纷而下，遂夺其山。

日向晡，贺瓌陈于山西，晋兵望之有惧色。诸将以为诸军未尽集，不若敛兵还营，诘朝复战。天平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阎宝曰：“王彦章骑兵已入濮阳，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归志，我乘高趣下击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敌境，偏师不利，若复引退，必为所乘。诸军未集者闻梁再克，必不战自溃。凡决胜料敌，惟观情势，情势已得，断在不疑。王之成败，在此一战；若不 决力取胜，纵收馀众北归，河朔非王有也。”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曰：“贼无营垒，日晚思归，但以精骑扰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击可破也。我若敛兵还营，彼归整众复来，胜负未可知也。”王建及擐甲横槊而进曰：“贼大将已遁，王之骑军一无所失，今击此疲乏之众，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观臣为王破贼。”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几误计。”嗣昭、建及以骑兵大呼陷陈，诸军继之，梁兵大败。元城令吴琼，贵乡令胡装，各帅白丁万人，于山下曳柴扬尘，鼓噪以助其势。梁兵自相腾藉，弃甲山积，死亡者几三万人。装，证之曾孙也。是日，两军所丧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

晋王还营，闻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恸，曰：“丧吾良将，是吾罪也。”以其子幽州中军兵马使光辅为岚州刺史。

李嗣源与李从珂相失，见晋军桡败，不知王所之，或曰：“王以北渡河矣。”嗣源遂乘冰北渡，将之相州。是日，从珂从王夺山，晚战皆有功。甲子，晋王进攻濮阳，拔之。李嗣源知晋军之捷，复来见王于濮阳，王不悦，曰：“公以吾为死邪？渡河安之！”嗣源顿首谢罪。王以从珂有功，但赐大钟酒以罚之；自是待嗣源稍薄。

36 初，契丹主之弟撒剌阿拨号北大王，谋作乱于其国。事觉，契丹主数之曰：“汝与吾如手足，而汝兴此心，我若杀汝，则与汝何异！”乃囚之期年而释之。撒剌阿拨帅其众奔晋，晋王厚遇之，养为假子，任为剌史；胡柳之战，以其妻子来奔。

晋军至德胜渡，王彦章败卒有走至大梁者，曰：“晋人战胜，将至矣。”顷之，晋兵有先至大梁问次舍者，京城大恐。帝驱市人登城，又欲奔洛阳，遇夜而止。败卒至者不满千人，伤夷逃散，各归乡里，月馀仅能成军。

五年(己卯、919)

1 春，正月，辛巳，蜀主祀南郊，大赦。

2 晋李存审于德胜南北筑两城而守之。晋王以存审代周德威为内外蕃汉马步总管。晋王还魏州，遣李嗣昭权知幽州军府事。

3 汉主岩立越国夫人马氏为皇后，殷之女也。

4 三月，丙戌，蜀北路行营都招讨、武德节度使王宗播等自散关击岐，渡渭水，破岐将孟铁山；会大雨而还，分兵戍兴元、凤州及威武城。戊子，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攻陇州，不克。

5 蜀主奢纵无度，日与太后、太妃游宴于贵臣之家，及游近郡名山，饮酒赋诗，所费不可胜纪。仗内教坊使严旭强取士民女子内宫中，或得厚赂而免之，以是累迁至蓬州剌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卖剌史、令、录等官，每一官阙，数人争纳赂，赂多者得之。

6 晋王自领卢龙节度使，以中门使李绍宏提举军府事，代李嗣昭。绍宏，宦者也，本姓马，晋王赐姓名，使与知岚州事孟知祥俱为中门使；知祥又荐教练使雁门郭崇韬能治剧，王以为中门副使。崇韬倜傥有智略，临事敢决，王宠待日隆。先是，中门使吴珪、张虔厚相继获罪，及绍宏出幽州，知祥惧祸，称疾辞位，王乃以知祥为河东马步都虞候，自是崇韬专典机密。

7 诏吴越王镠大举讨淮南。镠以节度副大使传瑮为诸军都指挥使，帅战舰五百艘，自东洲击吴。吴遣舒州剌史彭彦章及裨将陈汾拒之。

8 吴徐温帅将吏藩镇请吴王称帝，吴王不许。夏，四月，戊戌朔，即吴国王位。大赦，改元武义；建宗庙社稷，置百官，宫殿文物皆用天子礼。以金继土，腊用丑。改谥武忠王曰孝武王，庙号太祖，威王曰景王，尊母为太妃；

以徐温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诸道都统、镇海·宁国节度使，守太尉兼中书令、东海郡王，以徐知诰为左仆射、参政事兼知内外诸军事，仍领江州团练使，以扬府左司马王令谋为内枢〔密〕使，营田副使严可求为门下侍郎，盐铁判官骆知祥为中书侍郎，前中书舍人卢择为吏部尚书兼太常卿，掌书记殷文圭为翰林学士，馆驿巡官游恭为知制诰，前驾部员外郎杨迢为给事中。择，醴泉人；迢，敬之之孙也。

9 钱传瓘与彭彦章遇；传瓘命每船皆载灰、豆及沙，乙巳，战于狼山江。吴船乘风而进，传瓘引舟避之，既过，自后随之。吴回船与战，传瓘使顺风扬灰，吴人不能开目；及船舷相接，传瓘使散沙于己船而散豆于吴船，豆为战血所渍，吴人践之皆僵仆。传瓘因纵火焚吴船，吴兵大败。彦章战甚力，兵尽，继之以木，身被数十创，陈汾按兵不救；彦章知不免，遂自杀。传瓘俘吴裨将七十人，斩首千馀级。吴人诛汾，丛没家赀，以其半赐彦章家，禀其妻子终身。

10 贺瑭攻德胜南城，百道俱进，以竹笮联艨艟十馀艘，蒙以牛革，设睥睨、战格如城状，横于河流，以断晋之救兵，使不得渡。晋王自引兵驰往救之，陈于北岸，不能进；遣善游者马破龙入南城，见守将氏延赏，延赏言矢石将尽，陷在顷刻。晋王积金帛于军门，募能破艨艟者；众莫知为计，亲将李建及曰："贺瑭悉众而来，冀此一举；若我军不渡，则彼为得计。今日之事，建及请以死决之。"乃选效节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铠操斧，帅之乘舟而进。将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间，斧其竹笮，又以木罂载薪，沃油然火，于上流纵之，随以巨舰实甲士，鼓噪攻之。艨艟既断，随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晋兵乃得渡。瑭解围走，晋兵逐之，至濮州而还。瑭退屯行台村。

11 蜀主命天策府诸将无得擅离屯戍。五月，丁卯朔，左散旗军使王承谔、承勋、承会违命，蜀主皆原之。自是禁令不行。

12 楚人攻荆南，高季昌求救于吴，吴命镇南节度使刘信等帅洪、吉、抚、信步兵自浏阳趣潭州，武昌节度使李简等帅水军攻复州。信等至潭州东境，楚兵释荆南引归。简等入复州，执其知州鲍唐。

13 六月，吴人败吴越兵于沙山。

14 秋，七月，吴越王镠遣钱传瓘将兵三万攻吴常州，徐温帅诸将拒之，右雄武统军陈璋以水军下海门出其后。壬申，战于无锡。会温病热，不能治军，吴越攻中军，飞矢雨集，镇海节度判官陈彦谦迁中军旗鼓于左，取貌类温者，擐甲胄，号令军事，温得少息；俄倾，疾稍间，出拒之。时久旱草枯，吴人乘风纵火，吴越兵乱，遂大败，杀其将何逢、吴建，斩首万级。传瓘遁去，追至山南，复败之。陈璋败吴越于香弯。

温募生获叛将陈绍者赏钱百万，指挥使崔彦章获之。绍勇而多谋，温复使之典兵。

初，衣锦之役，吴马军指挥曹筠叛奔吴越，徐温赦其妻子，厚遇之，遣间使告之曰："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过也，汝无以妻子为念。"及是役，筠复奔吴。温自数昔日不用筠言者三，而不问筠去来之罪，归其田宅，复其军职。筠内愧而卒。

知诰请帅步卒二千，易吴越旗帜铠仗，蹑败卒而东，袭取苏州。温曰："尔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诸将皆以为："吴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此天亡之时也，宜尽步骑之势，一举灭之。"温叹曰："天下离乱久矣，民困已甚，钱公亦未易可轻；若连兵不解，方为诸君之忧。今战胜以惧之，戢兵以怀之，使两地之民各安其业，君臣高枕，岂不乐哉！多杀何为！"遂引还。

吴越王镠见何逢马，悲不自胜，故将士心附之。宠姬郑氏父犯法当死，左右为之请，镠曰："岂可以一妇人乱我法"，出其女而斩之。镠自少在军中，夜未尝寐，倦极则就圆木小枕，或枕大铃，寐熟辄欹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盘于卧内，有所记则书盘中，比老不倦。或寝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纸即寤。时弹铜丸于楼墙之外，以警直更者。尝微行，夜叩北城门，吏不肯启关，曰："虽大王来亦不可启。"乃自他门入。明日，召北门吏，厚赐之。

15 丙戌，吴王立其弟濛为庐江郡公，溥为丹阳郡公，浔为新安郡公，澈为鄱阳郡公，子继明为庐陵郡公。

16 晋王归晋阳，以巡官冯道为掌书记。中门使郭崇韬以诸将陪食者众，请省其数。王怒曰："孤为效死者设食，亦不得专，可令军中别择河北帅，孤自归太原！"即召冯道令草词以示众。道执笔逡巡不为，曰："大王方平河南，定天下，崇韬所请未至大过；大王不从可矣，何必以此惊动远近，使敌国闻之，谓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隆威望也。"会崇韬入谢，王乃止。

17 初，唐灭高丽，天祐初，高丽石窟寺眇僧躬乂，聚众据开州称王，号大封国，至是，遣佐良尉金立奇入贡于吴。

18 八月，乙未朔，宣义节度使贺瑭卒，以开封尹王瓒为北面行营招讨使。瓒将兵五万，自黎阳渡河掩击澶、魏，至顿丘，遇晋兵而旋。瓒为治严，令行禁止，据晋人上游十八里杨村，夹河筑垒，运洛阳竹木造浮桥，自滑州馈

运相继。晋蕃汉马步副总管、振武节度使李存进亦造浮梁于德胜，或曰："浮梁须竹笮、铁牛、石囷，我皆无之，何以能成！"存进不听，以苇笮维巨舰，系于土山巨木，逾月而成，人服其智。

19 吴徐温遣使以吴王书归无锡之俘于吴越；吴越王镠亦遣使请和于吴。自是吴国休兵息民，三十馀州民乐业者二十馀年。吴王及徐温屡遗吴越王镠书，劝镠自王其国；镠不从。

20 九月，丙寅，诏削刘岩官爵，命吴越王镠讨之。镠虽受命，竟不行。

21 吴庐江公濛有材气，常叹曰："我国家而为他人所有，可乎！"徐温闻而恶之。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一

后梁纪六

均王下

贞明五年(己卯、919)

1 冬，十月，出濛为楚州团练使。

2 晋王如魏州，发徒数万，广德胜北城，日与梁人争，大小百馀战，互有胜负。左射军使石敬瑭与梁人战于河壖，梁人击敬瑭，断其马甲，横冲兵马使刘知远以所乘马授之，自乘断甲者徐行为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亲爱之。敬瑭、知远，其先皆沙陀人。敬瑭，李嗣源之婿也。

3 刘郓围张万进于兖州经年，城中危窘，晋王方与梁人战河上，力不能救。万进遣亲将刘处让乞师于晋，晋王未之许，处让于军门截耳曰："苟不得请，生不如死！"晋王义之，将为出兵，会郓已屠兖州，族万进，乃止。以处让为行台左骁卫将军。处让，沧州人也。

4 十一月，吴武宁节度使张崇寇安州。

5 丁丑，以刘郛为泰宁节度使、同平章事。

6 辛卯，王瓒引兵至戚城，与李嗣源战，不利。

7 梁筑垒贮粮于潘张，距杨村五十里。十二月，晋王自将骑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饷者，俘获而还；梁人伏兵于要路，晋兵大败。晋王以数骑走，梁数百骑围之，李绍荣识其旗，单骑奋击救之，仅免。戊戌，晋王复与王瓒战于河南，瓒先胜，获晋将石君立等；既而大败，乘小舟渡河，走保北城，失亡万计。帝闻石君立勇，欲将之，系于狱而厚饷之，使人诱之。君立曰："我晋之败将，而为用于梁，虽竭诚效死，谁则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为仇雠用哉！"帝犹惜之，尽杀所获晋将，独置君立。晋王乘胜遂拔濮阳。帝召王瓒还，以天平节度使戴思远代为北面招讨使，屯河上以拒晋人。

8 己酉，蜀雄武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朗有罪，削夺官爵，复其姓名曰全师朗，命武定节度使兼中书令桑弘志讨之。

9 吴禁民私畜兵器，盗贼益繁。御史台主簿京兆卢枢上言："今四方分争，宜教民战。且善人畏法禁而奸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盗也。宜团结民兵，使之习战，自卫乡里。"从之。

六年(庚辰、920)

1 春，正月，戊辰，蜀桑弘志克金州，执全师朗，献于成都，蜀主释之。

2 吴张崇攻安州，不克而还。

崇在庐州，贪暴不法。庐江民讼县令受赇，徐知诰遣侍御史知杂事杨廷式往按之，欲以威崇，廷式曰："杂端推事，其体至重，职业不可不行。"知诰曰："何如？"廷式曰："械系张崇，使吏如升州，簿责都统。"知诰曰："所按者县令耳，何至于是！"廷式曰："县令微官，张崇使之取民财转献都统耳，岂可舍大而诘小乎！"知诰谢之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烦。"以是益重之。廷式，泉州人也。

3 晋王自得魏州，以李建及为魏博内外牙都将，将银枪效节都。建及为人忠壮，所得赏赐，悉分士卒，与同甘苦，故能得其死力，所向立功，同列疾之。宦者韦令图监建及军，谮于晋王曰："建及以私财聚施，此其志不小，不可使将牙兵。"王疑之；建及知之，行之自若。三月，王罢建及军职，以为代州刺史。

4 汉杨涧潜请立学校，开贡举，设铨选；汉主岩从之。

5 夏，四月，乙亥，以尚书左丞李琪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琪，珽之弟也，性疏俊，挟赵岩、张汉杰之势，颇通

贿赂。萧顷与琪同为相，顷谨密而阴伺琪短。久之，有以摄官求仕者，琪辄改摄为守，顷奏之。帝大怒，欲流琪远方，赵、张左右之，止罢为太子少保。

6 河中节度使冀王友谦以兵袭取同州，逐忠武节度使程全晖，全晖奔大梁。友谦以其子令德为忠武留后，表求节钺，帝怒，不许。既而惧友谦怨望，己酉，以友谦兼忠武节度使。制下，友谦已求节钺于晋王，晋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节度使。

7 吴宣王重厚恭恪，徐温父子专政，王未尝有不平之意形于言色，温以是安之。及建国称制，尤非所乐，多沈饮鲜食，遂成寝疾。

五月，温自金陵入朝，议当为嗣者。或希温意言曰："蜀先主谓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温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当在诛张颢之初，岂至今日邪！使杨氏无男，有女亦当立之。敢妄言者斩！"乃以王命迎丹杨公溥监国，徙溥兄濛为舒州团练使。

己丑，宣王殂。六月，戊申，溥即吴王位。尊母王氏曰太妃。

8 丁巳，蜀以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周庠同平章事，充永平节度使。

9 帝以泰宁节度使刘郓为河东道招讨使，帅感化节度使尹皓、静胜节度使温昭图、庄宅使段凝攻同州。

10 闰月，庚申朔，蜀主作高祖原庙于万里桥，帅后妃、百官用衮味作鼓吹祭之。华阳尉张士乔上疏谏，以为非礼，蜀主怒，欲诛之，太后以为不可，乃削官流黎州，士乔感愤，赴水死。

11 刘郓等围同州，朱友谦求救于晋；秋，七月，晋王遣李存审、李嗣昭、李建及、慈州刺史李存质将兵救之。

12 乙卯，蜀主下诏北巡，以礼部尚书兼成都尹长安韩昭为文思殿大学士，位在翰林承旨止。昭无文学，以便佞得幸，出入宫禁，就蜀主乞通、渠、巴、集数州刺史卖之以营居第，蜀主许之。识者知蜀之将亡。

八月，戊辰，蜀主发成都，被金甲，冠珠帽，执弓矢而行，旌旗兵甲，亘百馀里。雒令段融上言："不宜远离都邑，当委大臣征讨。"不从。九月，次安远城。

13 李存审等至河中，即日济河。梁人素轻河中兵，每战必穷追不置。存审选精甲二百，杂河中兵，直压刘郓垒，郓出千骑逐之；知晋人已至，大惊，自是不敢轻出。晋人军于朝邑。

河中事梁久，将士皆持两端。诸军大集，刍粟踊贵，友谦诸子说友谦且归款于梁，以退其师，友谦曰："昔晋王亲赴吾急，秉烛夜战。今方与梁相拒，又命将星行，分我资粮，岂可负邪！"

晋人分兵攻华州，坏其外城。李存审等按兵累旬，乃进逼刘郓营，郓等悉众出战，大败，收馀众退保罗文寨。又旬馀，存审谓李嗣昭曰："兽穷则搏，不如开其走路，然后击之。"乃遣人牧马于沙苑。郓等宵遁，追击至渭水，又破之，杀获甚众。存审等移檄告谕关右，引兵略地至下邽，谒唐帝陵，哭之而还。

河中兵进攻崇州，静胜节度使温昭图甚惧。帝使供奉官窦维说之曰："公所有者华原、美原两县耳，虽名节度使，实一镇将，比之雄藩，岂可同日语也，公有意欲之乎？"昭图曰："然。"维曰："当为公图之。"即教昭图表求移镇，帝以汝州防御使华温琪权知静胜留后。

14 冬，十月，辛酉，蜀主如武定军，数日，复还安远。

15 十一月，戊子朔，蜀主以兼侍中王宗侃为山南节度使、西北面都招讨、行营安抚使，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永宁军使王宗晏、左神勇军使王宗信为三招讨以副之，将兵伐岐，出故关，壁于咸宜，入良原。丁酉，王宗侃攻陇州，岐王自将万五千人屯汧阳。癸卯，蜀将陈彦威出散关，败岐兵于箭筈岭，蜀兵食尽，引还。宗昱屯秦州，宗侃屯上邽，宗晏、宗信屯威武城。

庚戌，蜀主发安远城；十二月，庚申，至利州，阆州团练使林思谔来朝，请幸所治，从之。癸亥，泛江而下，龙舟画舸，辉映江渚，州县供办，民始愁怨。壬申，至阆州，州民何康女色美，将嫁，蜀主取之，赐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恸而卒。癸未，至梓州。

16 赵王熔自恃累世镇成德，得赵人心，生长富贵，雍容自逸，治府第园沼，极一时之盛，多事嬉游，不亲政事，事皆仰成于僚佐，深居府第，权移左右，行军司马李蔼、宦者李弘规用事于中外，宦者石希蒙尤以谄谀得幸。

初，刘仁恭使牙将张文礼从其子守 文镇沧州，守文诣幽州省其父，文礼于后据城作乱，沧人讨之，奔镇州。文礼好夸诞，自言知兵，赵王熔奇之，养以为子，更名德明，悉以军事委之。德明将行营兵从晋王，熔欲寄以腹心，使都指挥使符习代还，以为防城使。

熔晚年好事佛及求仙，专讲佛经，受符箓，广斋醮，合炼仙丹，盛饰馆宇于西山，每往游之，登山临水，数月方归，将佐士卒陪从者常不下万人，往来供顿，军民皆苦之。是月，自西山还，宿鹊营庄，石希蒙劝王复之他所；李弘规言于王曰："晋王夹河血战，栉风沐雨，亲冒矢石，而王专以供军之资奉不急之费。且时方艰难，人心难测，王久

虚府第;远出游从,万一有奸人为变,闭关相距,将若之何?"王将归,希蒙密言于王曰:"弘规妄生猜间,出不逊语以劫协王,专欲夸大于外,长威福耳。"王遂留,信宿无归志。弘规乃教内牙都将苏汉衡帅亲军,擐甲拔刃,诣帐前白王曰:"士卒暴露已久,愿从王归!"弘规因进言曰:"石希蒙劝王游从不已,且闻欲阴谋弒逆,请诛之以谢众。"王不听,牙兵遂大噪,斩希蒙首,诉于前。王怒且惧,亟归府。是夕,遣其长子副大使昭祚与王德明将兵围弘规及李蔼之第,族诛之,连坐者数十家。又杀苏汉衡,收其党与,穷治反状,亲军大恐。

17 吴金陵城成,陈彦谦上费用册籍,徐温曰:"吾既任公,不复会计。"悉焚之。

18 初,闽王审知承制加其从子泉州刺史延彬领平卢节度使。延彬治泉州十七年,吏民安之。会得白鹿及紫芝,僧浩源以为王者之符,延彬由是骄纵,密遣使浮海入贡,求为泉州节度使。事觉,审知诛浩源及其党,黜延彬归私第。

19 汉主岩遣使通好于蜀。

20 吴越王镠遣使为其子传瑛求婚于楚,楚王殷许之。

龙德元年(辛巳、921)

1 春,正月,甲午,蜀主还成都。

2 初,蜀主之为太子,高祖为聘兵部尚书高知言女为妃,无宠,及韦妃入宫,尤见疏薄,至是遣还家,知言惊仆,不食而卒。韦妃者,徐耕之孙也,有殊色,蜀主适徐氏,见而悦之,太后因纳于后宫,蜀主不欲聚于母族,托云韦昭度之孙。初为婕妤,累加元妃。

蜀主常列锦步障,击球其中,往往远适而外人不知。爇诸香,昼夜不绝。久而厌之,更爇皂荚以乱其气。结缯为山,及宫殿楼观于其上,或为风雨所败,则更以新者易之。或乐饮缯山,涉旬不下。山前空渠通禁中,或乘船夜归,令宫女秉蜡炬千馀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昼。或酣饮禁中,鼓吹沸腾,以至达旦。以是为常。

3 甲辰,徙静胜节度使温昭图为匡国节度使,镇许昌。昭图素事赵岩,故得名藩。

4 蜀主、吴主屡以书劝晋王称帝,晋王以书示僚佐曰:"昔王太师亦尝遗先王书,劝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语余云:'昔天子幸石门,吾发兵诛贼臣,当是之时,威振天下,吾若挟天子据关中,自作九锡禅文,谁能禁我!顾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为耳。汝他日当务以复唐社稷为心,慎勿效此曹所为!'言犹在耳,此议非所敢闻也。"因泣。

既而将佐及藩镇劝进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黄巢之破长安也,魏州僧传真之师得传国宝,藏之四十年,至是,传真以为常玉,将鬻之,或识之,曰:"传国宝也。"传真乃诣行台献之,将佐皆奉觞称贺。

张承业在晋阳闻之,诣魏州谏曰:"吾王世世忠于唐室,救其患难,所以老奴三十馀年为王捃拾财赋,召补兵马,誓灭逆贼,复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从来征伐之意,天下其谁不解体乎!王何不先灭朱氏,复列圣之深雠,然后求唐后而立之,南取吴,西取蜀,汛扫宇内,合为一家,当是之时,虽使高祖、太宗复生,谁敢居王上者?让之愈久则得之愈坚矣。老奴之志无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为王立万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愿,奈群下意何。"承业知不可止,恸哭曰:"诸侯血战,本为唐家,今王自取之,误老奴矣!"即归晋王邑,成疾,不复起。

5 二月,吴改元顺义。

6 赵王既杀李弘规、李蔼,委政于其子昭诈。昭祚性骄愎,既得大权,向时附弘规者皆族之。弘规部兵五百人欲逃,聚泣偶语,未知所之。会诸军有给赐,赵王忿亲军之杀石希蒙,独不时与,众益惧。王德明素蓄异志,因其惧而激之曰:"王命我尽坑尔曹。吾念尔曹无罪并命,欲从王命则不忍,不然又获罪于王,奈何?"众皆感泣。

是夕,亲军有宿于潭城西门者,相与饮酒而谋之。酒酣,其中骁健者曰:"吾曹识王太保意,今夕富贵决矣!"即逾城入。赵王方焚香受箓,二人断其首而出,因焚府第。军校张友顺帅众诣德明第,请为留后,德明复姓名曰张文礼,尽灭王氏之族,独置昭祚之妻普宁公主以自托于梁。

7 三月,吴人归吴越王镠从弟龙武统军镒于钱唐,镠亦归吴将李涛于广陵。徐温以涛为右雄武统军,镠以镒为镇海节度副使。

8 张文礼遣使告乱于晋王,且奉笺劝进,因求节钺。晋王方置酒作乐,闻之,投杯悲泣,欲讨之。僚佐以为文礼罪诚大,然吾方与梁争,不可更立敌于肘腋,宜且从其请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遣节度判官卢质承制授文礼成德留后。

9 陈州刺史惠王友能反,举兵趣大梁,诏陕州留后霍彦威、宣义节度使王彦章、控鹤指挥使张汉杰将兵讨之。友能至陈留,兵败,走还陈州,诸军围之。

10 五月，丙戌朔，改元。

11 初，刘郭与朱友谦为婚。郭之受诏讨友谦也，至陕州，先遣使移书，谕以祸福；待之月馀，友谦不从，然后进兵。尹皓、段凝素忌郭，因谮之于帝曰："郭逗遛养寇，俾俟援兵。"帝信之。郭既败归，以疾请解兵柄，诏听于西都就医，密令留守张宗奭鸩之，丁亥，卒。

12 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13 秋，七月，惠王友能降；庚子，诏赦其死，降封房陵侯。

14 晋王既许藩镇之请，求唐旧臣，欲以备百官。朱友谦遣前礼部尚书苏循诣行台，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即拜，谓之拜殿。见王呼万岁舞蹈，泣而称臣。翌日，又献大笔三十枚，谓之"画日笔"。王大喜，即命循以本官为河东节度副使，张承业深恶之。

15 张文礼虽受晋命，内不自安，复遣间使因卢文进求援于契丹；又遣间使来告曰："王氏为乱兵所屠，公主无恙。今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发精甲万人相助，自德、棣渡河，则晋人遁逃不暇矣。"帝疑未决。敬翔曰："陛下不乘此衅以复河北，则晋人不可复破矣。宜徇其请，不可失也。"赵、张辈皆曰："今强寇近在河上，尽吾兵力以拒之，犹惧不支，何暇分万人以救张文礼乎！且文礼坐持两端，欲以自固，于我何利焉！"帝乃止。

晋人屡于塞上及河津获文礼蜡丸绢书，晋王皆遣使归之，文礼惭惧。文礼忌赵故将，多所诛灭。符习将赵兵万人从晋王在德胜，文礼请召归，以他将代之，且以习子蒙为都督府参军，遣人赍钱帛劳行营将士以悦之。习见晋王，泣涕请留，晋王曰："吾与赵王同盟讨贼，义犹骨肉，不意一旦祸生肘腋，吾诚痛之。汝苟不忘旧君，能为之复雠乎？吾以兵粮助汝。"习与部将三十馀人举身投地恸哭曰："故使授习等剑，使之攘除寇敌。自闻变故以来，冤愤无诉，欲引剑自刭，顾无益于死者。今大王念故使辅佐之勤，许之复冤，习等不敢烦霸府之兵，愿以所部径前搏取凶竖，以报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

八月，庚申，晋王以习为成德留后，又命天平节度使阎宝、相州刺史史建瑭将兵助之，自邢洺而北。文礼先病腹疽；甲子，晋兵拔赵州，刺史王铤降，晋王复 以为刺史，文礼闻之，惊惧而卒。其子处瑾秘不发丧，与其党韩正时谋悉力拒晋。九月，晋兵渡滹沱，围镇州，决漕渠以灌之，获其深州刺史张友顺。壬辰，史建瑭中流矢卒。

晋王欲自分兵攻镇州，北面招讨使戴思远闻之，谋悉杨村之众袭德胜北城，晋王得梁降者，知之。冬，十月，己未，晋王命李嗣源伏兵于戚城，李存审屯德胜，先以骑兵诱之，伪示羸怯。梁兵竞进，晋王严中军以待之；梁兵至，晋王以铁骑三千奋击，梁兵大败，思远走趣杨村，士卒为晋兵所杀伤及自相蹈藉、坠河陷冰，失亡二万馀人。晋王以李嗣源为蕃汉内外马步副总管、同平章事。

16 初，义武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处直未有子，妖人李应之得小儿刘云郎于陉邑，以遗处直曰："是儿有贵相。"使养为子，名之曰都。及壮，便佞多诈，处直爱之，置新军，使典之。处直有孽子郁，无宠，奔晋，晋王克用以女妻之，累迁至新州团练使。馀子皆幼；处直以都为节度副大使，欲以为嗣。

及晋王存勖讨张文礼，处直以平日镇、定相为唇齿，恐镇亡而定孤，固谏，以为方御梁寇，宜且赦文礼。晋王答以文礼弑君，义不可赦；又潜引梁兵，恐于易定亦不利。处直患之，以新州地邻契丹，乃潜遣人语郁，使赂契丹，召令犯塞，务以解镇州之围；其将佐多谏，不听。郁素疾都冒继其宗，乃邀处直求为嗣，处直许之。

军府之人皆不欲召契丹，都亦虑郁夺其处，乃阴与书吏和昭训谋劫处直。会处直与张文礼宴于城东，暮归，都以新军数百伏于府第，大噪劫之，曰："将士不欲以城召契丹，请令公归西第。"乃并其妻妾幽之西第。尽杀处直子孙在中山及将佐之为处直腹心者。都自为留后，具以状白晋王；晋王因以都代处直。

17 吴徐温劝吴王祀南郊，或曰："礼乐未备；且唐祀南郊，其费巨万，今未能办也。"温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乎！吾闻事天贵诚，多费何为！唐每郊祀，启同门，灌其枢用脂百斛。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甲子，吴王祀南郊，配以太祖。乙丑，大赦；加徐知诰同平章事，领江州观察使。寻以江州为奉化军，以知诰领节度使。

徐温闻寿州团练使崔太初苛察失民心，欲征之，徐知诰曰："寿州边隅大镇，征之恐为变，不若使之入朝，因留之。"温怒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他人何！"征为右雄武大将军。

18 十一月，晋王使李存审、李嗣源守德胜，自将兵攻镇州。张处瑾遣其弟处琪、幕僚齐俭谢罪请服，晋王不许，尽锐攻之，旬日不克。处瑾使韩正时将千骑突围出，趣定州，欲求救于王处直，晋兵追至行唐，斩之。

19 契丹主既许卢文进出兵，王郁又说之曰："镇州美女如云，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则皆己物也，不然，为晋王所有矣。"契丹主以为然。悉发所有之众而南。述律后谏曰："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远出以乘危徼利乎！吾闻晋王用兵，天下莫敌，脱有危败，悔之何及！"契丹主不听。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绍宏婴城自守。契丹长驱而南，围涿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弼，进攻定州。王都告急于晋，晋王自镇州将亲军

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挥使王思同将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

20 高季昌遣都指挥使倪可福以卒万人修江陵外郭，季昌行视，责功程之慢，杖之。季昌女为可福子知进妇，季昌谓其女曰："归语汝舅：吾欲威众办事耳。"以白金数百两遗之。

21 是岁，汉以尚书左丞倪曙同平章事。

22 辰、溆蛮侵楚，楚宁远节度副使姚彦章讨平之。

二年(壬午、922)

1 春，正月，壬午朔，王都省王处直于西第，处直奋拳殴其胸，曰："逆贼，我何负于汝！"既无兵刃，将噬其鼻，都掣袂获免。未几，处直忧愤而卒。

2 甲午，晋王至新城南，候骑白契丹前锋宿新乐，涉沙河而南；将士皆失色，士卒有亡去者，主将斩之不能止。诸将皆曰："虏倾国而来，吾众寡不敌；又闻梁寇内侵，宜且还师魏州以救根本，或请释镇州之围，西入井陉避之。"晋王犹豫未决。郭崇韬曰："契丹为王郁所诱，本利货财而来，非能救镇州之急难也。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契丹闻王至，心沮气索，苟挫其前锋，遁走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强敌在前，吾有进无退，不可轻动以摇人心。"晋王曰："帝王之兴，自有天命，契丹其如我何！吾以数万之众平定山东，今遇此小虏而避之，何面目以临四海！"乃自帅铁骑五千先进。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万馀骑见之，惊走。晋王分军为二逐之，行数十里，获契丹主之子。时沙河桥狭冰薄，契丹陷溺死者甚众。是夕，晋王宿新乐。契丹主车帐在定州城下，败兵至，契丹举众退保望都。

晋王至定州，王都迎谒于马前，请以爱女妻王子继岌。

戊戌，晋王引兵趣望都，契丹逆战，晋王以亲军千骑先进，遇奚酋秃馁五千骑，为其所围。晋王力战，出入数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闻之，引三百骑横击之，虏退，王乃得出。因纵兵奋击，契丹大败，逐北至易州。会大雪弥旬，平地数尺，契丹人马无食，死者相属于道。契丹主举手指天，谓卢文进曰："天未令我至此。"乃北归。晋王引兵蹑之，随其行止，见其野宿之所，布藁于地，回环方正，皆如编鼗，虽去，无一枝乱者，叹曰："虏用法严乃能如是，中国所不及也。"晋王至幽州，使二百骑蹑契丹之后，曰："虏出境即还。"骑恃勇追击之，悉为所擒，惟两骑自他道走免。

契丹主责王郁，絷之以归，自是不听其谋。

晋代州刺史李嗣肱将兵定妫、儒、武等州，授山北都团练使。

3 晋王之北攻镇州也，李存审谓李嗣源曰："梁人闻我在南兵少，不攻德胜，必袭魏州。吾二人聚于此何为！不若分军备之。"遂分军屯澶州。戴思远果悉杨村之众趣魏州，嗣源引兵先之，军于狄公祠下，遣人告魏州，使为之备。思远至魏店，嗣源遣其将石万全将骑兵挑战。思远知有备，乃西渡洹水，拔成安，大掠而还。又将兵五万攻德胜北城，重堑复垒，断其出入，昼夜急攻之，李存审悉力拒守。晋王闻德胜势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远闻之，烧营遁还杨村。

4 蜀主好为微行，酒肆、倡家靡所不到；恶人识之，乃下令士民皆著大裁帽。

5 晋天平节度使兼侍中阎宝筑垒以围镇州，决滹沱水环之。内外断绝，城中食尽，丙午，遣五百馀人出求食。宝纵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长围，宝轻之，不为备，俄数千人继至。诸军未集，镇人遂坏长围而出，纵火攻宝营，宝不能拒，退保赵州。镇人悉毁晋之营垒，取其刍粟，数日不尽。晋王闻之，以昭义节度使兼中书令李嗣昭为北面招讨使，以代宝。

6 夏，四月，蜀军使王承纲女将嫁，蜀主取之入宫。承纲请之，蜀主怒，流于茂州。女闻父得罪，自杀。

7 甲戌，张处瑾遣兵千人迎粮于九门，李嗣昭设伏于故营，邀击之，杀获殆尽，馀五人匿墙墟间，嗣昭环马而射之，镇兵发矢中其脑，嗣昭箙中矢尽，拔矢于脑以射之，一发而殪。会日暮，还营，创流血不止，是夕卒。晋王闻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遗命：悉以泽、潞兵授判官任圜，使督诸军攻镇州，号令如一，镇人不知嗣昭之死。圜，三原人也。

晋王以天雄马步都指挥使、振武节度使李存进为北面招讨使。命嗣昭诸子护丧归葬晋阳；其子继能不受命，帅父牙兵数千，自行营拥丧归潞州。晋王遣母弟存渥驰骑追谕之，兄弟俱忿，欲杀存渥，存渥逃归。嗣昭七子：继俦、继韬、继达、继忠、继能、继袭、继远。继俦为泽州刺史，当袭爵，素懦弱。继韬凶狡，囚继俦于别室，诈令士卒劫己为留后，继韬阳让，以事白晋王。晋王以用兵方殷，不得已，改昭义军曰安义，以继韬为留后。

8 阎宝惭愤，疽发于背，甲戌卒。

9 汉主岩用术者言，游梅口镇避灾。其地近闽之西鄙，闽将王延美将兵袭之，未至数十里，侦者告之，岩遁逃

仅免。

10 五月，乙酉，晋李存进至镇州，营于东垣渡，夹滹沱水为垒。

11 晋卫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杨，名婆儿，以俳优得幸于晋王。颇有膂力，晋王赐姓名，以为刺史；专事掊敛，防城卒皆徵月课纵归。八月，庄宅使段凝与步军都指挥使张朗引兵夜渡河袭之，诘旦登城，执存儒，遂克卫州。戴思远又与凝攻陷淇门、共城、新乡，于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为梁有；晋人失军储三之一，梁军复振。帝以张朗为卫州刺史。朗，徐州人也。

12 九月，戊寅朔，张处瑾使其弟处球乘李存进无备，将兵七千人奄至东垣渡。时晋之骑兵亦向镇州城，两不相遇。镇兵及存进营门，存进狼狈引十馀人斗于桥上，镇兵退，晋骑兵断其后，夹击之，镇兵殆尽，存进亦战没。晋王以蕃汉马步总管李存审为北面招讨使。

镇州食竭力尽，处瑾遣使诣行台请降，未报，存审兵至城下。丙午夜，城中将李再 丰为内应，密投缒以纳晋兵，比明毕登，执处瑾兄弟家人及其党高濛、李藁、齐俭送行台，赵人皆请而食之，磔张文礼尸于市。赵王故侍者得赵王遗骸于灰烬中，晋王命祭而葬之。以赵将符习为成德节度使，乌震为赵州刺史，赵仁贞为深州刺史，李再丰为冀州刺史。震，信都人也。

符习不敢当成德，辞曰："故使无后而未葬，习当斩衰以葬之，俟礼毕听命。"既葬，即诣行台。赵人请晋王兼领成德节度使，从之。晋王割相、卫二州置义宁军，以习为节度使。习辞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愿得河南一镇，习自取之。"乃以为天平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加李存审兼侍中。

13 十一月，戊寅，晋特进、河东监军使张承业卒，曹太夫人诣其第，为之行服，如子侄之礼。晋王闻其丧，不食者累日。命河东留守判官何瓒代知河东军府事。

14 十二月，晋王以魏博观察判官晋阳张宪兼镇冀观察判官，权镇州军府事。

魏州税多逋负，晋王以让司录济阴赵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时当平河南？"王怒曰："汝职在督税，职之不修，何敢预我军事！"季良对曰："殿下方谋攻取而不爱百姓，一旦百姓离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况河南乎！"王悦，谢之。自是重之，每预谋议。

15 是岁，契丹改元天赞。

16 大封王躬义，性残忍，海军统帅王建杀之，自立，复称高丽王，以开州为东京，平壤为西京。建俭约宽厚，国人安之。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二

后唐纪一

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上

同光元年(癸未、923)

1 春，二月，晋王下教置百官，于四镇判官中选前朝士族，欲以为相。河东节度判官卢质为之首，质固辞，请以义武节度判官豆卢革、河东观察判官卢程为之；王即召革、程拜行台左、右丞相，以质为礼部尚书。

梁主遣兵部侍郎崔协等册命吴越王镠为吴越国王。丁卯，镠始建国。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谓所居曰宫殿；府署曰朝廷，教令下统内曰制敕，将吏皆称臣，惟不改元，表疏称吴越国而不言军。以清海节度使兼侍中传瑮为镇海、镇东留后，总军府事。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员外郎、客省等使。

2 李继韬虽受晋王命为安义留后，终不自安，幕僚魏琢、牙将申蒙复从而间之曰："晋朝无人，终为梁所并耳。"会晋王置百官，三月，召监军张居翰、节度判官任圜赴魏州，琢、蒙复说继韬曰："王急召二人，情可知矣。"继韬弟继远亦劝继韬自托于梁，继韬乃使继远诣大梁，请以泽潞为梁臣。梁主大喜，更命安义军曰匡义，以继韬为节度使、同平章事。继韬以二子为质。

安义旧将裴约戍泽州，泣谕其众曰："余事故使逾二纪，见其分财享士，志灭仇雠。不幸捐馆，柩犹未葬，而郎君遽背君亲，吾宁死不能从也！"遂据州自守。梁主以其骁将董璋为泽州刺史，将兵攻之。

继韬散财募士，尧山人郭威往应募。威使气杀人，系狱，继韬惜其才勇而逸之。

3 契丹寇幽州，晋王问帅于郭崇韬，崇韬荐横海节度使李存审。时存审卧病，己卯，徙存审为卢龙节度使，舆疾赴镇。以蕃汉马步副总管李嗣源领横海节度使。

4 晋王筑坛于魏州牙城之南，夏，四月，己巳，升坛，祭告上帝，遂即皇帝位，国号大唐，大赦，改元。尊母晋国太夫人曹氏为皇太后，嫡母秦国夫人刘氏为皇太妃。以豆卢革为门下侍郎，卢程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郭崇韬、张居翰为枢密使，卢质、冯道为翰林学士，张宪为工部侍郎、租庸使，又以义武掌书记李德休为御史中丞。德休，绛之孙也。

诏卢程诣晋阳册太后、太妃。初，太妃无子，性贤，不妒忌；太后为武皇侍姬，太妃常劝武皇善待之，太后亦自谦退，由是相得甚欢。及受册，太妃诣太后宫贺，有喜色，太后忸怩不自安。太妃曰："愿吾儿享国久长，吾辈获没于地，园陵有主，馀何足言！"因相向歔欷。

豆卢革、卢程皆轻浅无他能，上以其衣冠之绪，霸府元僚，故用之。

初，李绍宏为中门使，郭崇韬副之。至是，自幽州召还，崇韬恶其旧人位在己上，乃荐张居翰为枢密使，以绍宏为宣徽使，绍宏由是恨之。居翰和谨畏事，军国机政皆崇韬掌之。支度务使孔谦自谓才能勤效，应为租庸使；众议以谦人微地寒，不当遽总重任，故崇韬荐张宪，以谦副之，谦亦不悦。

以魏州为兴唐府，建东京；又于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镇州为真定府，建北都。以魏博节度判官王正言为礼部尚书，行兴唐尹；太原马步都虞候孟知祥为太原尹，充西京副留守；潞州观察判官任圜为工部尚书，兼真定尹，充北京副留守；皇子继岌为北都留守、兴圣宫使，判六军诸卫事。时唐国所有凡十三节度、五十州。

闰月，追尊皇曾祖执宜曰懿祖昭烈皇帝，祖国昌曰献祖文皇帝，考晋王曰太祖武皇帝。立宗庙于晋阳，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洎懿祖以下 为七室。

5 甲午，契丹寇幽州，至易定而还。

时契丹屡入寇，钞掠馈运，幽州食不支半年，卫州为梁所取，潞州内叛，人情岌岌，以为梁未可取，帝患之。会郓州将卢顺密来奔。先是，梁天平节度使戴思远屯杨村，留顺密与巡检使刘遂严、都指挥使燕颙守郓州。顺密言于帝曰："郓州守兵不满千人，遂严、颙皆失众心，可袭取也。"郭崇韬等皆以为"悬军远袭，万一不利，虚弃数千人，顺密不可从。"帝密召李嗣源于帐中谋之曰："梁人志在吞泽潞，不备东方，若得东平，则溃其心腹。东平果可取乎？"嗣源自胡柳有渡河之惭，常欲立奇功以补过，对曰："今用兵岁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胜，大功何由可成！臣愿独当此役，必有以报。"帝悦。壬寅，遣嗣源将所部精兵五千自德胜趣郓州。比及杨刘，日已暮，阴雨道黑，将士皆不欲进，高行周曰："此天赞我也，彼必无备。"夜，渡河至城下，郓人不知，李从珂先登，杀守卒，启关纳外兵，进攻牙城，城中大扰。癸卯旦，嗣源兵尽入，遂拔牙城，刘遂严、燕颙奔大梁。嗣源禁焚掠，抚吏民，执知州事节度副使崔筠、判官赵凤送兴唐。帝大喜曰："总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嗣源为天平节度使。

梁主闻郓州失守，大惧，斩刘遂严、燕颙于市，罢戴思远招讨使，降授宣化留后，遣使诘让北面诸将段凝、王彦章等，趣令进战。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绳内靴中，入见梁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为不肖，所谋无不用。今敌势益强，而陛下弃忽臣言，臣身无用，不如死。"引绳将自经。梁主止之，问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彦章为大将，不可救也。"梁主从之，以彦章代思远为北面招讨使，仍以段凝为副。

帝闻之，自将亲军屯澶州，命蕃汉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胜，戒之曰："王铁枪勇决，乘愤激之气，必来唐突，宜谨备之！"守殷，王幼时所役苍头也。

又遣使遗吴王书，告以已克郓州，请同举兵击梁。五月，使者至吴，徐温欲持两端，将舟师循海而北，助其胜者。严可求曰："若梁人邀我登陆为援，何以拒之？"温乃止。

6 梁主召问王彦章以破敌之期，彦章对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彦章出，两日，驰至滑州。辛酉，置酒大会，阴遣人具舟于杨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载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会饮尚未散，彦章阳起更衣，引精兵数千循河南岸趋德胜。天微雨，朱守殷不为备，舟中兵举锁烧断之，因以巨斧斩浮桥，而彦章引兵急击南城。浮桥断，南城遂破，时受命适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载甲士济河救之，不及。彦章进攻潘张、麻家口、景店诸寨，皆拔之，声势大振。

帝遣宦者焦彦宾急趣杨刘，与镇使李周固守，命守殷弃德胜北城，撤屋为筏，载兵械浮河东下，助杨刘守备，徙其刍粮薪炭于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彦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湾曲，辄于中流交斗，飞矢雨集，或全舟覆没，一日百战，互有胜负。比及杨刘，殆亡士卒之半。己巳，王彦章、段凝以十万之众攻杨刘，百道俱进，昼夜不息，连巨舰九艘，横亘河津以绝援兵。城垂陷者数四，赖李周悉力拒之，与士卒同甘苦，彦章不能克，退

屯城南，为连营以守之。

杨刘告急于帝，请日行百里以赴之；帝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内，何忧！"日行六十里，不废畋猎，六月，乙亥，至杨刘。梁兵堑垒重复，严不可入，帝患之，问计于郭崇韬，对曰："今彦章据守津要，意谓可以坐取东平；苟大军不南，则东平不守矣。臣请筑垒于博州东岸以固河津，既得以应接东平，又可以分贼兵势。但虑彦章诇知，径来薄我，城不能就。愿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战以缀之，苟彦章旬日不东，则城成矣。"时李嗣源守郓州，河北声问不通，人心渐离，不保朝夕。会梁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密请降于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奔梁，时隶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临漳范延光送延孝蜡书诣帝，延光因言于帝曰："杨刘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请筑垒马家口以通郓州之路。"帝从之，遣崇韬将万人夜发，倍道趣博州，至马家口渡河，筑城昼夜不息。帝在杨刘，与梁人昼夜苦战。崇韬筑新城凡六日，王彦章闻之，将兵数万人驰至，戊子，急攻新城，连巨舰十馀艘于中流以绝援路。时板筑仅毕，城犹卑下，沙土疏恶，未有楼橹及守备；崇韬慰劳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战，遣间使告急于帝。帝自杨刘引大军救之，陈于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气，大呼叱梁军，梁人断绁敛舰；帝舣舟将渡，彦章解围，退保邹家口。郓州奏报始通。

李嗣源密表请正朱守殷覆军之罪；帝不从。

7 秋，七月，丁未，帝引兵循河而南，彦章等弃邹家口，复趋杨刘。甲寅，游弈将李绍兴败梁游兵于清丘驿南。段凝以为唐兵已自上流渡，惊骇失色，面数彦章，尤其深入。

8 乙卯，蜀侍中魏王宗侃卒。

9 戊午，帝遣骑将李绍荣直抵梁营，擒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火筏焚其连舰。王彦章等闻帝引兵已至邹家口，己未，解杨刘围，走保杨村；唐兵追击之，复屯德胜。梁兵前后急攻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暍死者且万人，委弃资粮、铠仗、锅幕，动以千计。杨刘比至围解，城中无食已三日矣。

10 王彦章疾赵、张乱政，及为招讨使，谓所亲曰："待我成功还，当尽诛奸臣以谢天下！"赵、张闻之，私相谓曰："我辈宁死于沙陀，不可为彦章所杀。"相与协力倾之。段凝素疾彦章之能而谄附赵、张，在军中与彦章动相违戾，百方沮挠之，惟恐其有功，潜伺彦章过失以闻于梁主。每捷奏至，赵、张悉归功于凝，由是彦章功竟无成。及归杨村，梁主信谗，犹恐彦章旦夕成功难制，征还大梁。使将兵会董璋攻泽州。

甲子，帝至杨刘劳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败矣。"

11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程以私事干兴唐府，府吏不能应，鞭吏背；光禄卿兼兴唐少尹任团，圜之弟，帝之从姊婿也，诣程诉之。程骂曰："公何等虫豸，欲倚妇力邪！"团诉于帝。帝怒曰："朕误相此痴物，乃敢辱吾九卿！"欲赐自尽；卢质力救之，乃贬右庶子。

12 裴约遣间使告急于帝，帝曰："吾兄不幸生此枭獍，裴约独能知逆顺。"顾谓北京内牙马步军都指挥使李绍斌曰："泽州弹丸之地，朕无所用，卿为我取裴约以来。"八月，壬申，绍斌将甲士五千救之，未至，城已陷，约死，帝深惜之。

13 甲戌，帝自杨刘还兴唐。

14 梁主命于滑州决河，东注曹、濮及郓以限唐兵。

15 初，梁主遣段凝监大军于河上，敬翔、李振屡请罢之，梁主曰："凝未有过"。振曰："俟其有过，则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赂赵、张求为招讨使，翔、振力争以为不可；赵、张主之，竟代王彦章为北面招讨使，于是宿将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马副元帅张宗奭言于梁主曰："臣为副元帅，虽衰朽，犹足为陛下捍御北方。段凝晚进，功名未能服人，众议汹汹，恐贻国家深忧。"敬翔曰："将帅系国安危，今国势已尔，陛下岂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不听。

戊子，凝将全军五万营于王村，自高陵津济河，剽掠澶州诸县，至于顿丘。

梁主命王彦章将保銮骑士及他兵合万人，屯兖、郓之境，谋复郓州，以张汉杰监其事。

16 庚寅，帝引兵屯朝城。

戊戌，康延孝帅百馀骑来奔，帝解所御锦袍玉带赐之，以为南面招讨都指挥使，领博州刺史。帝屏人问延孝以梁事，对曰："梁朝地不为狭，兵不为少；然迹其行事，终必败亡。何则？主既暗懦，赵、张兄弟擅权，内结宫掖，外纳货赂，官之高下唯视赂之多少，不择才德，不校勋劳。段凝智勇俱无，一旦居王彦章、霍彦威之右，自将兵以来，专率敛行伍以奉权贵。每出一军，不能专任将帅，常以近臣监之，进止可否动为所制。近又闻欲数道出兵，令董璋引陕虢、泽潞之兵自石会关趣太原，霍彦威以汝、洛之兵自相卫、邢洛寇镇定，王彦章、张汉杰以禁军攻郓州，段凝、杜晏球以大军当陛下，决以十月大举。臣窃观梁兵聚则不少，分则不多。愿陛下养勇蓄力以待其分兵，

帅精骑五千自郓州直抵大梁，擒其伪主，旬月之间，天下定矣。”帝大悦。

17 蜀主以文思殿大学士韩昭、内皇城使潘在迎、武勇军使顾在珣为狎客，陪侍游宴，与宫女杂坐，或为艳歌相唱和，或谈嘲谑浪，鄙俚亵慢，无所不至，蜀主乐之。在珣，彦朗之子也。

时枢密使宋光嗣等专断国事，恣为威虐，务徇蜀主之欲以盗其权。宰相王锴、庾传素等各保宠禄，无敢规正。潘在迎每劝蜀主诛谏者，无使谤国。嘉州司马刘赞献陈后主三阁图，并作歌以讽；贤良方正蒲禹卿对策语极切直；蜀主虽不罪，亦不能用也。

九月，庚戌，蜀主以重阳宴近臣于宣华苑，酒酣，嘉王宗寿乘间极言社稷将危，流涕不已。韩昭、潘在迎曰：“嘉王好酒悲。”因谐笑而罢。

18 帝在朝城，梁段凝进至临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胜失利以来，丧刍粮数百万，租庸副使孔谦暴敛以供军，民多流亡，租税益少，仓廪之积不支半岁。泽潞未下。卢文进、王郁引契丹屡过瀛、涿之南，传闻俟草枯冰合，深入为寇，又闻梁人欲大举数道入寇，帝深以为忧，召诸将会议。宣徽使李绍宏等皆以为郓州城门之外皆为寇境，孤远难守，有之不如无之，请以易卫州及黎阳于梁，与之约和，以河为境，休兵息民，俟财力稍集，更图后举。帝不悦，曰：“如此吾无葬地矣。”乃罢诸将，独召郭崇韬问之。对曰：“陛下不栉沐，不解甲，十五馀年，其志欲以雪家国之雠耻也。今已正尊号，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郓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弃之，安能尽有中原乎！臣恐将士解体，将来食尽众散，虽画河为境，谁为陛下守之！臣尝细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败之机决在今岁。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据我南鄙，又决河自固，谓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复为备。使王彦章侵逼郓州，其意冀有奸人动摇，变生于内耳。段凝本非将材，不能临机决策，无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以精兵与郓州合势，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苟伪主授首，则诸将自降矣。不然，今秋谷不登，军粮将尽，若非陛下决志，大功何由可成！谚曰：‘当道筑室，三年不成。’帝王应运，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则为王，失则为虏，吾行决矣！”司天奏：“今岁天道不利，深入必无功。”帝不听。

王彦章引兵逾汶水，将攻郓州，李嗣源遣李从珂将骑兵逆战，败其前锋于递坊镇，获将士三百人，斩首二百级，彦章退保中都。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谓郭崇韬曰：“郓州告捷，足壮吾气。”己巳，命将士悉遣其家属归兴唐。

19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20 帝遣魏国夫人刘氏、皇子继岌归兴唐，与之诀曰：“事之成败，在此一决；若其不济，当聚吾家于魏宫而焚之！”仍命豆卢革、李绍宏、张宪、王正言同守东京。

壬申，帝以大军自杨刘济河，癸酉，至郓州，中夜，进军逾汶，以李嗣源为前锋，甲戌旦，遇梁兵，一战败之，追至中都，围其城。城无守备，少顷，梁兵溃围出，追击，破之。王彦章以数十骑走，龙武大将军李绍奇单骑追之，识其声，曰：“王铁枪也！”拔稍刺之，彦章重伤，马踬，遂擒之，并擒都监张汉杰、曹州刺史李知节、裨将赵廷隐、刘嗣彬等二百馀人，斩首数千级。廷隐，开封人；嗣彬，知俊之族子也。

彦章尝谓人曰：“李亚子斗鸡小儿，何足畏！”至是，帝谓彦章曰：“尔常谓我小儿，今日服未？”又问：“尔名善将，何不守兖州？中都无壁垒，何以自固？”彦章对曰：“天命已去，无足言者。”帝惜彦章之材，欲用之，赐药傅其创，屡遣人诱谕之。彦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将，与皇帝交战十五年；今兵败力穷，死自其分，纵皇帝怜而生我，我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岂有朝为梁将，暮为唐臣！此我所不为也。”帝复遣李嗣源自往谕之，彦章卧谓嗣源曰：“汝非邈佶烈乎？”彦章素轻嗣源，故以小名呼之。于是诸将称贺，帝举酒属嗣源曰：“今日之功，公与崇韬之力也。向从绍宏辈语，大事去矣。”

帝又谓诸将曰：“向所患惟王彦章，今已就擒，是天意灭梁也。段凝犹在河上，进退之计，宜何向而可？”诸将以为：“传者虽云大梁无备，未知虚实，今东方诸镇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馀空城耳，以陛下天威临之，无不下者。若先广地，东傅于海，然后观衅而动，可以万全。”康延孝固请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贵神速。今彦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疑信之间尚须三日。设若知吾所向，即发救兵，直路则阻决河，须自白马南渡，数万之众，舟楫亦难猝办。此去大梁至近，前无山险，方陈横行，昼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离河上，友贞已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请陛下以大军徐进，臣愿以千骑前驱。”帝从之。令下，诸军皆踊跃愿行。

是夕，嗣源帅前军倍道趣大梁。乙亥，帝发中都，舁王彦章自随，遣中使问彦章曰：“吾此行克乎？”对曰：“段凝有精兵六万，虽主将非材，亦未肯遽尔倒戈，殆难克也。”帝知其终不为用，遂斩之。

丁丑，至曹州，梁守将降。

王彦章败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彦章就擒，唐军长驱且至”者，梁主聚族哭曰：“运祚尽矣！”召群臣问策，皆莫能对。梁主谓敬翔曰：“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于此。今事急矣，卿勿以为怼。将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将三纪，名为宰相，其实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臣前后献言，莫匪尽忠。陛下初用段凝，臣极言不可，小人朋比，致有今日。今唐兵且至，段凝限于水北，不能赴救。臣欲请陛下出避狄，陛下必不听从；请陛下出奇合战，陛下必不果决；虽使良、平更生，谁能为陛下计者！臣愿先赐死，不忍见宗庙之亡也。”因与梁主相向恸哭。

梁主遣张汉伦驰骑追段凝军；汉伦至滑州，坠马伤足，复限水不能进。

时城中尚有控鹤军数千，朱珪请帅之出战；梁主不从，命开封尹王瓒驱市人乘城为备。

初，梁陕州节度使邵王友诲，全昱之子也，性颖悟，人心多向之。或言其诱致禁军欲为乱，梁主召还，与其兄友谅、友能并幽于别第。及唐师将至，梁主疑诸兄弟乘危谋乱，并皇弟贺王友雍、建王友徽尽杀之。

梁主登建国楼，面择亲信厚赐之，使衣野服，赍蜡诏，促段凝军，既辞，皆亡匿。或请幸洛阳，收集诸军以拒唐，唐虽得都城，势不能久留。或请幸段凝军，控鹤都指挥使皇甫麟曰：“凝本非将才，官由幸进，今危窘之际，望其临机制胜，转败为功，难矣。且凝闻彦章败，其胆已破，安知能终为陛下尽节乎！”赵岩曰：“事势如此，一下此楼，谁心可保！”梁主乃止。复召宰相谋之，郑珏请自怀传国宝诈降以纾国难，梁主曰：“今日固不敢爱宝，但如卿此策，竟可了否？”珏俯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缩颈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为；置传国宝于卧内，忽失之，已为左右窃之迎唐军矣。

戊寅，或告唐军已过曹州，尘埃涨天，赵岩谓从者曰：“吾待温许州厚，必不负我。”遂奔许州。

梁主谓皇甫麟曰：“李氏吾世雠，理难降首，不可俟彼刀锯。吾不能自裁，卿可断吾首。”麟泣曰：“臣为陛下挥剑死唐军则可矣，不敢奉此诏。”梁主曰：“卿欲卖我邪？”麟欲自刭，梁主持之曰：“与卿俱死。”麟遂弑梁主，因自杀。梁主为人温恭约，无荒淫之失，但宠信赵、张，使擅威福，疏弃敬、李旧臣，不用其言，以至于亡。

己卯旦，李嗣源军至大梁，攻封丘门，王瓒开门出降，嗣源入城，抚安军民。是日，帝入自梁门，百官迎谒于马首，拜伏请罪，帝慰劳之，使各复其位。李嗣源迎贺，帝喜不自胜，手引嗣源衣，以头触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与尔共之。”帝命访求梁主，顷之，或以其首献。

李振谓敬翔曰：“有诏洗涤吾辈，相与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为梁宰相，君昏不能谏，国亡不能救，新君若问，将何辞以对！”是夕未曙，或报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翔叹曰：“李振谬为丈夫！朱氏与新君世为仇雠，今国亡君死，纵新君不诛，何面目入建国门乎！”乃缢而死。

庚辰，梁百官复待罪于朝堂，帝宣敕赦之。

赵岩至许州，温昭图迎谒归第，斩首来献，尽没岩所赍之货。昭图复名韬。

辛巳，诏王瓒收朱友贞尸，殡于佛寺，漆其首，函之，藏于太社。

段凝自滑州济河入援，以诸军排陈使杜晏球为前锋；至封丘，遇李从珂，晏球先降。壬午，凝将其众五万至封丘，亦解甲请降。凝帅诸大将先诣阙待罪，帝劳赐之，慰谕士卒，使各复其所。凝出入公卿间，扬扬自得无愧色，梁之旧臣见者皆欲眯其面，抉其心。

丙戌，诏贬梁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珏为莱州司户，萧顷为登州司户，翰林学士刘岳为均州司马，任赞为房州司马，姚颜为复州司马，封翘为唐州司马，李悰为怀州司马，窦梦徵为沂州司马，崇政学士刘光素为密州司户，陆崇为安州司户，御史中丞王权为随州司户；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贵显故也。岳，崇龟之从子；颜，万年人；翘，敖之孙；悰，京兆人；权，龟之孙也。

段凝、杜晏球上言：“伪梁要人赵岩、赵鹄、张希逸、张汉伦、张汉杰、张汉融、朱珪等，窃弄威福，残虐群生，不可不诛。”诏：“敬翔、李振首佐朱温，共倾唐祚；契丹撒剌阿拨叛兄弃母，负恩背国，宜与岩等并族诛于市；自余文武将吏一切不问。”又诏追废朱温、朱友贞为庶人，毁其宗庙神主。

帝之与梁战于河上也，梁拱宸左厢都指挥使陆思铎善射，常于笴上自镂姓名，射帝，中马鞍，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铎从众俱降，帝出箭示之，思铎伏地待罪，帝慰而释之，寻授龙武右厢都指挥使。

以豆卢革在尚在魏，命枢密使郭崇韬权行中书事。

梁诸藩镇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帝皆慰释之。宋州节度使袁象先首来入朝，陕州留后霍彦威次之。象先辇珍货数十万，遍赂刘夫人及权贵、伶官、宦者，旬日，中外争誉之，恩宠隆异。己丑，诏伪庭节度、观察、防御、团练

使、刺史及诸将校，并不议改更，将校官吏先奔伪庭者一切不问。

庚寅，豆卢革至自魏。甲午，加崇韬守侍中，领成德节度使。崇韬权兼内外，谋猷规益，竭忠无隐，颇亦荐引人物，豆卢革受成而已，无所裁正。

丙申，赐滑州留后段凝姓名曰李绍钦，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绍虔。

乙酉，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张宗奭来朝，复名全义，献币马千计；帝命皇子继岌、皇弟存纪等兄事之。帝欲发梁太祖墓，斫棺焚其尸，全义上言："朱温虽国之深雠，然其民已死，刑无可加，屠灭其家，足以为报，乞免焚斫以存圣恩。"帝从之，但铲其阙室，削封树而已。

戊戌，加天平节度使李嗣源兼中书令；以北京留守继岌为东京留守、同平章事。

21 帝遣使宣谕诸道，梁所除节度使五十馀人皆上表入贡。

楚王殷遣其子牙内马步都指挥使希范入见，纳洪、鄂行营都统印，上本道将吏籍。

荆南节度使高季昌闻帝灭梁，避唐庙讳，更名季兴，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严兵守险，犹恐不自保，况数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旧将，安知彼不以仇敌相遇乎！"季兴不从。

22 帝遣使以灭梁告吴、蜀，二国皆惧。徐温尤严可求曰："公前沮吾计，今将柰何？"可求笑曰："闻唐主始得中原，志气骄满，御下无法，不出数年，将有内变，吾卑辞厚礼，保境安民以待之耳。"唐使称诏，吴人不受；帝易其书，用敌国之礼，曰"大唐皇帝致书于吴国主"，吴人复书称"大吴国主上大唐皇帝"，辞礼如笺表。

23 吴人有告寿州团练使钟泰章侵市官马者，徐知诰以吴王之命，遣滁州刺史王稔巡霍丘，因代为寿州团练使，以泰章为饶州刺史。徐温召至金陵，使陈彦谦诘之者三，皆不对。或问泰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在扬州，十万军中号称壮士；寿州去淮数里，步骑不下五千，苟有他志，岂王稔单骑能代之乎！我义不负国，虽黜为县令亦行，况刺史乎！何为自辨以彰朝廷之失！"徐知诰欲以法绳诸将，请收泰章治罪。徐温曰："吾非泰章，已死于张颙之手，今日富贵，安可负之！"命知诰为子景通娶其女以解之。

24 彗星见舆鬼，长丈余，蜀司天监言国有大灾。蜀主诏于玉局化设道场，右补阙张云上疏，以为："百姓怨气上彻于天，故彗星见。此乃亡国之征，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云黎州，卒于道。

25 郭崇韬上言："河南节度使、刺史上表者但称姓名，示除新官，恐负忧疑。"十一月，始降制以新官命之。

26 滑州留后李绍钦因伶人景进纳货于宫掖，除泰宁节度使。

帝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宠，常侍左右；帝或时自傅粉墨，与优人共戏于庭，以悦刘夫人，优名谓之"李天下"。尝因为优，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优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颊。帝失色，群优亦骇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谁呼邪！"帝悦，厚赐之。帝尝畋于中牟，践民稼，中牟令当马前谏曰："陛下为民父母，柰何毁其所食，使转死沟壑乎！"帝怒，叱去，将杀之。敬新磨追擒至马前，责之曰："汝为县令，独不知吾天子好猎邪？柰何纵民耕种，以妨吾天子之驰骋乎！汝罪当死！"因请行刑，帝笑而释之。

诸伶出入宫掖，侮弄缙绅，群臣愤嫉，莫敢出气；亦反有相附托以希恩泽者，四方藩镇争以货赂结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进为之首。进好采闾阎鄙细事闻于上，上亦欲知外间事，遂委进以耳目。进每奏事，常屏左右问之，由是进得施其谗慝，干预政事。自将相大臣皆惮之，孔岩常以兄事之。

27 壬寅，岐王遣使致书，贺帝灭梁，以季父自居，辞礼甚倨。

28 癸卯，河中节度使朱友谦入朝，帝与之宴，宠锡无算。

29 张全义请帝迁都洛阳；从之。

30 乙巳，赐朱友谦姓名曰李继麟，命继岌兄事之。

31 以康延孝为郑州防御使，赐姓名曰李绍琛。

32 废北都，复为成德军。

33 赐宣武节度使袁象先姓名曰李绍安。

匡国节度使温韬入朝，赐姓名曰李绍冲。绍冲多赍金帛赂刘夫人及权贵伶宦，旬日，复遣还镇。郭崇韬曰："国家为唐雪耻，温韬发唐山陵殆遍，其罪与朱温相埒耳，何得复居方镇，天下义士其谓我何！"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34 戊申，中书奏以："国用未充，请量留三省、寺、监官，馀并停，俟见任者满二十五月，以次代之；其西班上将军以下，令枢密院准此。"从之。人颇咨怨。

35 初，梁均王将祀南郊于洛阳，闻杨刘陷而止，其仪物具在。张全义请上亟幸洛阳，谒庙毕即祀南郊；从之。

36 丙辰，复以梁东京开封府为宣武军汴州。梁以宋州为宣武军，诏更名归德军。

37 诏文武官先诣洛阳。

38 议者以郭崇韬勋臣为宰相，不能知朝廷典故，当用前朝名家以佐之。或荐礼部尚书薛廷珪，太子少保李琪，尝为太祖册礼使，皆耆宿有文，宜为相。崇韬奏廷珪浮华无相业，琪倾险无士风；尚书左丞赵光胤廉洁方正，自梁未亡，北人皆称其有宰相器。豆卢革荐礼部侍郎韦说谙练朝章。丁巳，以光胤为中书侍郎，与说并同平章事。光胤，光逢之弟；说，岫之子；廷珪，逢之子也。光胤性轻率，喜自矜；说谨重守常而已。

赵光逢自梁朝罢相，杜门不交宾客，光胤时往见之，语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户曰："请不言中书事。"

39 租庸副使孔谦畏张宪公正，欲专使务，言于郭崇韬曰："东京重地，须大臣镇之，非张公不可。"崇韬即奏以宪为东京副留守，知留守事。戊午，以豆卢革判租庸，兼诸道盐铁转运使。谦弥失望。

40 己未，加张全义守尚书令，高季兴守中书令。时季兴入朝，上待之甚厚，从容问曰："朕欲用兵于吴、蜀，二国何先？"季兴以蜀道险难取，乃对曰："吴地薄民贫，克之无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饶，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后，顺流而下，取吴如反掌耳。"上曰："善！"

41 辛酉，复以永平军大安府为西京京兆府。

42 甲子，帝发大梁；十二月，庚午，至洛阳。

43 吴越王镠以行军司马杜建徽为左丞相。

44 壬申，诏以汴州宫苑为行宫。

45 以耀州为顺义军，延州为彰武军，邓州为威胜军，晋州为建雄军，安州为安远军；自馀藩镇，皆复唐旧名。

46 庚辰，御史台奏："朱温篡逆，删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旧本焚之，今台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皆伪廷之法。闻定州敕库独有本朝律令格式具在，乞下本道录进。"从之。

47 李继韬闻上灭梁，忧惧，不知所为，欲北走契丹，会有诏征诣阙；继韬将行，其弟继远曰："兄以反为名，何地自容！往与不往等耳，不若深沟高垒，坐食积粟，犹可延岁月；入朝，立死矣。"或谓继韬曰："先令公有大功于国，主上于公，季父也，往必无虞。"继韬母杨氏，善蓄财，家赀百万，乃与杨氏偕行，赍银四十万两，他货称是，大布赂遗。伶人宦官争为之言曰："继韬初无邪谋，为奸人所惑耳。嗣昭亲贤，不可无后。"杨氏复入宫见帝，泣请其死，以其先人为言；又求哀于刘夫人，刘夫人亦为之言。及继韬入见待罪，上释之，留月馀，屡从游畋，宠待如故。皇弟义成节度使、同平章事存渥深诋诃之，继韬心不自安，复赂左右求还镇，上不许。继韬潜遣人遗继远书，教军士纵火，冀天子复遣己抚安之，事泄，辛巳，贬登州长史，寻斩于天津桥南，并其二子。遣使斩李继远于上党，以李继达充军城巡检。

召权知军州事李继俦诣阙，继俦据有继韬之室，料简妓妾，搜校货财，不时即路。继达怒曰："吾家兄弟父子同时诛死者四人，大兄曾无骨肉之情，贪淫如此；吾诚羞之，无面视人，生不如死！"甲申，继达衰服，帅麾下百骑坐戟门呼曰："谁与吾反者？"因攻牙宅，斩继俦。节度副使李继珂闻乱，募市人，得千馀，攻子城。继达知事不济，开东门，归私第，尽杀其妻子，将奔契丹，出城数里，从骑皆散，乃自刭。

48 甲申，吴王复遣司农卿洛阳卢苹来奉使，严可求豫料帝所问，教苹应对，既至，皆如可求所料。苹还，言唐主荒于游畋，啬财拒谏，内外皆怨。

49 高季兴在洛阳，帝左右伶官求货无厌，季兴忿之。帝欲留季兴，郭崇韬谏曰："陛下新得天下，诸侯不过遣子弟将佐入贡，惟高季兴身自入朝，当褒赏以劝来者；乃羁留不遣，弃信亏义，沮四海之心，非计也。"乃遣之。季兴倍道而去，至许州，谓左右曰："此行有二失：来朝一失，纵我去一失。"过襄州，节度使孔勍留宴，中夜，斩关而去。丁酉，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几不免虎口。"又谓将佐曰："新朝百战方得河南，乃对功臣举手云，'吾于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则他人皆无功矣，其谁不解体！又荒于禽色，何能久长！吾无忧矣。"乃缮城积粟，招纳梁旧兵，为战守之备。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三

后唐纪二

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中

同光二年（甲申、924）

1 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瓦桥。以天平军节度使李嗣源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陕州留后霍彦威副之，宣徽使李绍宏为监军，将兵救幽州。

2 孔谦复言于郭崇韬曰："首座相公万机事繁，居第且远，租庸簿书多留滞，宜更图之。"豆卢革尝以手书便〔假〕省库钱数十万，谦以手书示崇韬，崇韬微以讽革。革惧，奏请崇韬专判租庸，崇韬固辞。上曰："然则谁可者？"崇韬曰："孔谦虽久典金谷，若遽委大任，恐不叶物望，请复用张宪 。"帝即命召之。谦弥失望。

3 岐王闻帝入洛，内不自安，遣其子行军司马彰义节度使兼侍中继曮入贡，始上表称臣。帝以其前朝耆旧，与太祖比肩，特加优礼，每赐诏但称岐王而不名。庚戌，加继曮中书令，遣还。

4 敕："内官不应居外，应前朝内官及诸道监军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贵贱，并遣诣阙。"时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给赡优厚，委之事任，以为腹心。内诸司使，自天祐以来以士人代之，至是复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复置诸道监军，节度使出征或留阙下，军府之政皆监军决之，陵忽主帅，怙势争权，由是藩镇皆愤怒。

5 契丹出塞。召李嗣源旋师，命泰宁节度使李绍钦、泽州刺史董璋戍瓦桥。

6 李继曮见唐甲兵之盛，归，语岐王，岐王益惧，癸丑，表请正藩臣之礼；优诏不许。

7 孔谦恶张宪之来，言于豆卢革曰："钱谷细事，一健吏可办耳。魏都根本之地，顾不重乎！兴唐尹王正言操守有馀，智力不足，必不得已，使之居朝廷，众人辅之，犹愈于专委方面也。"革为之言于崇韬，崇韬乃奏留张宪于东京。甲寅，以正言为租庸使。正言昏懦，谦利其易制故也。

8 李存审奏契丹去，复得新州。

9 戊午，敕盐铁、度支、户部三司并隶租庸使。

10 上遣皇弟存渥、皇子继岌迎太后、太妃于晋阳，太妃曰："陵庙在此，若相与俱行，岁时何人奉祀！"遂留不来。太后至，庚申，上出迎于河阳；辛酉，从太后入洛阳。

11 二月，己巳朔，上祀南郊，大赦。孔谦欲聚敛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谦复征之。自是每有诏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

郭崇韬初至汴、洛，颇受藩镇馈遗，所亲或谏之，崇韬曰："吾位兼将相，禄赐巨万，岂藉外材！但以伪梁之季，贿赂成风，今河南藩镇，皆梁之旧臣，主上之仇雠也，若拒，其意能无惧乎！ 吾特为国家藏之私室耳。"及将祀南郊，崇韬首献劳军钱十万缗。先是，宦官劝帝分天下财赋为内外府，州县上供者入外府，充经费，方镇贡献者入内府，充宴游及给赐左右。于是外府常虚竭无馀而内府山积。及有司办郊祀，乏劳军钱，崇韬言于上曰："臣已倾家所有以助大礼，愿陛下亦出内府之财以助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晋阳自有储积，可令租庸辇取以相助。"于是取李继韬私第金帛数十万以益之，军士皆不满望，始怨恨，有离心矣。

12 河中节度使李继麟请榷安邑、解县盐，每季输省课。己卯，以继麟充制置两池榷盐使。

13 辛巳，进岐王爵为秦王，仍不名、不拜。

14 郭崇韬知李绍宏怏怏，乃置内句使，掌句三司财赋，以绍宏为之，冀弭其意，而绍宏终不悦，徒使州县增移报之烦。

崇韬位兼将相，复领节旄，以天下为己任，权侔人主，旦夕车马填门。性刚急，遇事辄发，嬖幸侥求，多所摧抑，宦官疾之，朝夕短之于上；崇韬扼腕，欲制之不能。豆卢革、韦说尝问之曰："汾阳王本太原人徙华阴，公世家雁门，岂其枝派邪？"崇韬因曰："遭乱，亡失谱谍，尝闻先人言，上距汾阳四世耳。"革曰："然则固从祖也。"崇韬由是以膏粱自处，多甄别流品，引拔浮华，鄙弃勋旧。有求官者，崇韬曰："深知公功能，然门地寒素，不敢相用，恐为名流所嗤。"由是嬖幸疾之于内，勋旧怨之于外。崇韬屡请以枢密使让李绍宏，上不许；又请分枢密院事归内诸司以轻其权，而宦官谤之不已。崇韬郁郁不得志，与所亲谋赴本镇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龙失水，蝼蚁足以制之。"

先是，上欲以刘夫人为皇后，而有正妃韩夫人在，太后素恶刘夫人，崇韬亦屡谏，上以是不果。于是所亲说崇韬曰："公若请立刘夫人为皇后，上必喜。内有皇后之助，则伶宦辈不能为患矣。"崇韬从之，与宰相帅百官共奏刘夫人宜正位中宫。癸未，立魏国夫人刘氏为皇后。皇后生于寒微，既贵，专务蓄财，其在魏州，薪苏果茹皆贩鬻之。及为后，四方贡献皆分为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宫。以是宝货山积，惟用写佛经，施尼师而已。

是时皇太后诰，皇后教，与制敕交行于藩镇，奉之如一。

15 诏蔡州刺史朱勍浚索水，通漕运。

16 三月，己亥朔，蜀主宴近臣于怡神亭，酒酣，君臣及宫人皆脱冠露髻，喧哗自恣。知制诰京兆李龟祯谏曰："君臣沈湎，不忧国政，臣恐启北敌之谋。"不听。

17 乙巳，镇州言契丹将犯塞，诏横海节度使李绍斌、北京左厢马军指挥使李从珂帅骑兵分道备之；天平节度使李嗣源屯邢州。绍斌本姓赵，名行实，幽州人也。

18 丙午，加高季兴兼尚书令，进封南平王。

19 李存审自以身为诸将之首，不得预克汴之功，感愤，疾益甚，屡表求入觐，郭崇韬抑而不许。存审疾亟，表乞生睹龙颜，乃许之。初，帝尝与右武卫上将军李存贤手搏，存贤不尽其技，帝曰："汝能胜我，当授藩镇。"存贤乃奉诏，仅仆帝而止。及许存审入觐，帝以存贤为卢龙行军司马，旬日除节度使，曰："手搏之约，吾不食言矣。"

20 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

21 勋臣畏伶官之谗，皆不自安。蕃汉内外马步副总管李嗣源求解兵柄；帝不许。

22 自唐末丧乱，缙绅之家或以告赤鬻于族姻，遂乱昭穆，至有舅、叔拜甥、侄者，选人伪滥者众。郭崇韬欲革其弊，请令铨司精加考核。时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注官者才数十人，涂毁告身者十之九。选人或号哭道路，或馁死逆旅。

23 唐室诸陵先为温韬所发，庚申，以工部郎中李途为长安按视诸陵使。

24 皇子继岌代张全义判六军诸卫事。

25 夏，四月，己巳朔，群臣上尊号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

26 帝遣客省使李严使于蜀，严盛称帝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窃，诸侯曾无勤王之举。王宗佶以其语侵蜀，请斩之，蜀主不从。宣徽北院使宋光葆上言："晋王有凭陵我国家之志，宜选将练兵，屯戍边鄙，积糗粮，治战舰以待之。"蜀主乃以光葆为梓州观察使，充武德节度留后。

27 乙亥，加楚王殷兼尚书令。

28 庚辰，赐前保义留后霍彦威姓名李绍真。

29 秦忠敬王李茂贞卒，遗奏以其子继曮权知凤翔军府事。

30 初，安义牙将杨立有宠于李继韬，继韬诛，常邑邑思乱。会发安义兵三千戍涿州，立谓其众曰："前此潞兵未尝戍边，今朝廷驱我辈投之绝塞，盖不欲置之潞州耳。与其暴骨沙场，不若据城自守，事成富贵，不成为群盗耳。"因聚噪攻子城东门，焚掠市肆；节度副使李继珂、监军张弘祚弃城走，立自称留后，遣将士表求旌节。诏以天平节度使李嗣源为招讨使，武宁节度使李绍荣为部署，帐前都指挥使张廷蕴为马步都指挥使以讨之。

31 孔谦贷民钱，使以贱估偿丝，屡檄州县督之。翰林学士承旨、权知汴州卢质上言："梁赵岩为租庸使，举贷诛敛，结怨于人。陛下革故鼎新，为人除害，而有司未改其所为，是赵岩复生也。今春霜害稼，茧丝甚薄，但输正税，犹惧流移，况益以称贷，人何以堪！臣惟事天子，不事租庸，敕旨未颁，省牒频下，愿早降明命！"帝不报。

32 汉主引兵侵闽，屯于汀、漳境上；闽人击之，汉主败走。

33 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为梁所得，帝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谒见于马前，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之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陈俊、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之力也，愿就陛下乞二州以报之。"帝许之。郭崇韬谏曰："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赏未及一人，而先以伶 人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逾年，伶人屡以为言，帝谓崇韬曰："吾已许周匝矣，使吾惭见此三人。公言虽正，当为我屈意行之。"五月，壬寅，以俊为景州刺史，德源为宪州刺史。时亲军有从帝百战未得刺史者，莫不愤叹。

34 乙巳，右谏议大夫薛昭文上疏，以为："诸道僭窃者尚多，征伐之谋，未可遽息。又，士卒久从征伐，赏给未丰，贫乏者多，宜以四方贡献及南郊羡馀，更加颁赉。又，河南诸军皆梁之精锐，恐僭窃之国潜以厚利诱之，宜加收抚。又，户口流亡者，宜宽徭薄赋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请择隙地牧马，勿使践京畿民田。"皆不从。

35 戊申，蜀主遣李严还。初，帝因严入蜀，令以马市宫中珍玩，而蜀法禁锦绮珍奇不得入中国，其粗恶者乃听入中国，谓之"入草物。"严还，以闻，帝怒曰："王衍宁免为入草之人乎！"严因言于帝曰："衍童呆荒纵，不亲政务，斥远故老，昵比小人。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谄谀专恣，鬻货无厌，贤愚易位，刑赏紊乱，君臣上下专以奢淫相尚。以臣观之，大兵一临，瓦解土崩，可翘足而待也。"帝深以为然。

36 帝以潞州叛故，庚戌，诏天下州镇无得修城浚隍，悉毁防城之具。

37 壬子，新宣武节度使兼中书令、蕃汉马步总管李存审卒于幽州。存审出于寒微，常戒诸子曰："尔父少提一剑去乡里，四十年间，位极将相，其间出万死获一生者非一，破骨出镞者凡百馀。"因授以所出镞，命藏之，曰："尔曹生于膏粱，当知尔父起家如此也。"

38 幽州言契丹将入寇，甲寅，以横海节度使李绍斌充东北面行营招讨使，将大军渡河而北。契丹屯幽州东

南城门之外，虏骑充斥，馈运多为所掠。

39 壬戌，以李继曮为凤翔节度使。

40 乙丑，以权知归义留后曹义金为节度使。时瓜、沙与吐蕃杂居，义金遣使间道入贡，故命之。

41 李嗣源大军前锋至潞州，日已暝；泊军方定，张廷蕴帅麾下壮士百馀辈逾堑坎城而上，守者不能御，即斩关延诸军入。比明，嗣源及李绍荣至，城已下矣，嗣源等不悦。丙寅，嗣源奏潞州平。六月，丙子，磔杨立及其党于镇国桥。潞州城池高深，帝命夷之。

42 丙戌，以武宁节度使李绍荣为归德节度使、同平章事，留宿卫，宠遇甚厚。帝或时与太后、皇后同至其家。帝有幸姬，色美，尝生子矣，刘后妒之。会绍荣丧妻。一日，侍禁中，帝问绍荣："汝复娶乎？为汝求婚。"后因指幸姬曰："大家怜绍荣，何不以此赐之！"帝难言不可，微许之。后趣绍荣拜谢，比起，顾幸姬，已肩舆出宫矣。帝为之托疾不食者累日。

43 壬辰，以天平节度使李嗣源为宣武节度使，代李存审为蕃汉内外马步总管。

44 秋，七月，壬寅，蜀以礼部尚书许寂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45 孔谦复短王正言于郭崇韬，又厚赂伶官，求租庸使，终不获，意怏怏，癸卯，表求解职；帝怒，以为避事，将置于法，景进救之，得免。

46 梁所决河连年为曹、濮患，甲辰，命右监门上将军娄继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几，复坏。

47 庚申，置威塞军于新州。

48 契丹恃其强盛，遣使就帝求幽州以处卢文进。时东北诸夷皆役属契丹，惟勃海未服；契丹主谋入寇，恐勃海掎其后，乃先举兵击勃海之辽东，遣其将秃馁及卢文进据营、平等州以扰燕地。

49 八月，戊辰，蜀主以右定远军使王宗鐬为招讨马步使，帅二十一军屯洋州；乙亥，以长直马军使林思锷为昭武节度使，戍利州以备唐。

50 租庸使王正言病风，恍惚不能治事，景进屡以为言。癸酉，以副使、卫尉卿孔谦为租庸使，右威卫大将军孔循为副使。循即赵殷衡也，梁亡，复其姓名。谦自是得行其志，重敛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癸未，赐谦号丰财赡国功臣。

51 帝复遣使者李彦稠入蜀，九月，己亥，至成都。

52 癸卯，帝猎于近郊。时帝屡出游猎，从骑伤民禾稼，洛阳令何泽伏于丛薄，俟帝至，遮马谏曰："陛下赋敛既急，今稼穑将成，复蹂践之，使吏何以为理，民何以为生！臣愿先赐死。"帝慰而遣之。泽，广州人也。

53 契丹攻渤海，无功而还。

54 蜀前山南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侃以蜀主失德，与王宗弼谋废立，宗弼犹豫未决。庚戌，宗侃忧愤而卒。宗弼谓枢密使宋光嗣、景润澄等曰："宗侃教我杀尔曹，今日无患矣。"光嗣辈俯伏泣谢。宗弼子承班闻之，谓人曰："吾家难乎免矣。"

55 乙卯，蜀主以前镇江军节度使张武为峡路应援招讨使。

56 丁巳，幽州言契丹入寇。

57 冬，十月，辛未，天平节度使李存霸、平卢节度使符习言："属州多称直奉租庸使帖指挥公事，使司殊不知，有紊规程。"租庸使奏，近例皆直下。敕："朝廷故事，制敕不下支郡，牧守不专奏陈。今两道所奏，乃本朝旧规；租庸所陈，是伪廷近事。自今支郡自非进奉，皆须本道腾奏，租庸徵催亦须牒观察使。"虽有此敕，竟不行。

58 易定言契丹入寇。

59 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请择诸军骁勇者万二千人，置驾下左、右龙武步骑四十军，兵械给赐皆优异于他军，以承休为龙武军马步都指挥使，以裨将安重霸副之，旧将无不愤耻。重霸，云州人，以狡佞贿赂事承休，故承休悦之。

60 吴越王镠复修本朝职贡，壬午，帝因梁官爵而命之。镠厚贡献，并赂权要，求金印、玉册、赐诏不名、称国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册，王公皆用竹册；又，非四夷无封国王者。"帝皆曲从镠意。

61 吴王如白沙观楼船，更命白沙曰迎銮镇。徐温自金陵来朝。先是，温以亲吏翟虔为阁门、宫城、武备等使，使察王起居，虔防制王甚急。至是，王对温名雨为水，温请其故。王曰："翟虔父名，吾讳之熟矣。"因谓温曰："公之忠诚，我所知也，然翟虔无礼，宫中及宗室所须多不获。"温顿首谢罪，请斩之，王曰："斩则太过，远徙可也。"乃徙抚州。

62 十一月，蜀主遣其翰林学士欧阳彬来聘。彬，衡山人也。又遣李彦稠东还。

63 癸卯，帝帅亲军猎于伊阙，命从官拜梁太祖墓。涉历山险，连日不止，或夜合围；士卒坠崖谷死及折伤者

甚众。丙午，还宫。

64 蜀以唐修好，罢威武城戍，召关宏业等二十四军还成都。戊申，又罢武定、武兴招讨刘潜等三十七军。

65 丁巳，赐护国节度使李继麟铁券，以其子令德、令锡皆为节度使，诸子胜衣者即拜官，宠冠列藩。

66 庚申，蔚州契丹入寇。

67 辛酉，蜀主罢天雄军招讨，命王承骞等二十九军还成都。

68 十二月，乙丑朔，蜀主以右仆射张格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初，格之得罪，中书吏王鲁柔乘危窘之；及再为相用事，杖杀之。许寂谓人曰："张公才高而识浅，戮一鲁柔，他人谁敢自保！此取祸之端也。"

69 蜀主罢金州屯戍，命王承勋等七军还成都。

70 己巳，命宣武节度使李嗣源将宿卫兵三万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御契丹。

71 庚午，帝及皇后如张全义第，全义大陈贡献；酒酣，皇后奏称："妾幼失父母，见老者辄思之，请父事全义。"帝许之。全义惶恐固辞，再三强之，竟受皇后拜，复贡献谢恩。明日，后命翰林学士赵凤草书谢全义，凤密奏："自古无天下之母拜人臣为父者。"帝嘉其直，然卒行之。自是后与全义日遣使往来问遗不绝。

72 初，唐僖、昭之世，宦官虽盛，未尝有建节者。蜀安重霸劝王承休求秦州节度使，承休言于蜀主曰："秦州多美妇人，请为陛下采择以献。"蜀主许之，庚午，以承休为天雄节度使，封鲁国公；以龙武军为承休牙兵。

73 乙亥，蜀主以前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徐延琼为京城内外马步都指挥使。延琼以外戚代王宗弼居旧将之右，众皆不平。

74 壬午，北京言契丹寇岚州。

75 辛卯，蜀主改明年元曰咸康。

76 卢龙节度使李存贤卒。

77 是岁，蜀主徙普王宗仁为卫王，雅王宗辂为幽王，褒王宗纪为赵王，荣王宗智为韩王，兴王宗泽为宋王，彭王宗鼎为鲁王，忠王宗平为薛王，资王宗特为莒王；宗辂、宗智、宗平皆罢军役。

三年（乙酉、925）

1 春，正月，甲午朔，蜀大赦。

2 丙申，敕有司改葬昭宗及少帝，竟以用度不足而止。

3 契丹寇幽州。

4 庚子，帝发洛阳；庚戌，至兴唐。

5 诏平卢节度使符习治酸枣遥堤以御决河。

6 初，李嗣源北征，过兴唐，东京库有供御细铠，嗣源牒副留守张宪取五百领，宪以军兴，不暇奏而给之；帝怒曰："宪不奉诏，擅以吾铠给嗣源，何意也！"罚宪俸一月，令自往军中取之。

帝以义武节度使王都将入朝，欲辟球场，宪曰："比以行宫阙廷为球场，前年陛下即位于此，其坛不可毁，请辟球场于宫西。"数日，未成，帝命毁即位坛。宪谓郭崇韬曰："此坛，主上所以礼上帝，始受命之地也，若之何毁之！"崇韬从容言于帝，帝立命两虞候毁之。宪私于崇韬曰："忘天背本，不祥莫大焉。"

7 二月，甲戌，以横海节度使李绍斌为卢龙节度使。

8 丙子，李嗣源奏败契丹于涿州。

9 上以契丹为忧，与郭崇韬谋，以威名宿将零落殆尽，李绍斌位望素轻，欲徙李嗣源镇真定，为绍斌声援，崇韬深以为便。时崇韬领真定，上欲徙崇韬镇汴州，崇韬辞曰："臣内典枢机，外预大政，富贵极矣，何必更领藩方？且群臣或从陛下岁久，身经百战，所得不过一州。臣无汗马之劳，徒以侍从左右，时赞圣谟，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委任勋贤，使臣得解旄节，乃大愿也。且汴州关东冲要，地富人繁，臣既不至治所，徒令他人摄职，何异空城！非所以固国基也。"上曰："深知卿忠尽，然卿为朕画策，袭取汶阳，保固河津，既而自此路直趋大梁，成朕帝业，岂百战之功可比乎！今朕贵为天子，岂可使卿曾无尺寸之地乎！"崇韬固辞不已，上乃许之。庚辰，徙李嗣源为成德节度使。

10 汉主闻帝灭梁而惧，遣宫苑使何词入贡，且觇中国强弱。甲申，词至魏。及还，言帝骄淫无政，不足畏也。汉主大悦，自是不复通中国。

11 帝性刚好胜，不欲权在臣下，入洛之后，信伶宦之谗，颇疏忌宿将。李嗣源家在太原，三月，丁酉，表卫州刺史李从珂为北京内牙马步都指挥使以便其家，帝怒曰："嗣源握兵权，居大镇，军政在吾，安得为其子奏请！"乃黜从珂为突骑指挥使，帅数百人戍石门镇。嗣源忧恐，上章申理，久之方解。辛丑，嗣源乞至东京朝觐，不许。郭崇韬以嗣源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谓人曰："总管令公非久为人下者，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劝帝召之宿卫，罢其

兵权，又劝帝除之，帝皆不从。

12 己酉，帝发兴唐，自德胜济河，历杨村、戚城，观昔时战处，指示群臣以为乐。

13 洛阳宫殿宏邃，宦者欲上增广嫔御，诈言宫中夜见鬼物，上欲使符咒者攘之，宦者曰："臣昔逮事咸通、乾符天子，当是时，六宫贵贱不减万人。今掖庭太半空虚，故鬼物游之耳。"上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进采择民间女子，远至太原、幽、镇，以充后庭，不啻三千人，不问所从来。上还自兴唐，载以牛车，累累盈路。张宪奏："诸营妇女亡逸者千馀人，虑扈从诸军挟匿以行。"其实皆入宫矣。

庚辰，帝至洛阳；辛酉，诏复以洛阳为东都，兴唐府为邺都。

14 夏，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15 初，五台僧诚惠以妖妄惑人，自言能降伏天龙，命风召雨，帝尊信之，亲帅后妃及皇弟、皇子拜之，诚惠安坐不起，群臣莫敢不拜。时大旱，帝自邺都迎诚惠至洛阳，使祈雨，士民朝夕瞻仰，数旬不雨。或谓诚惠："盍以师祈雨无验，将焚之。"诚惠逃去，惭惧而卒。

16 庚寅，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光胤卒。

17 太后自与太妃别，常忽忽不乐，虽娱玩盈前，未尝解颜；太妃既别太后，亦邑邑成疾。太后遣中使医药相继于道，闻疾稍加，辄不食，又谓帝曰："吾与太妃恩如兄弟，欲自往省之。"帝以天暑道远，苦谏，久之乃止，但遣皇弟存渥等往迎侍。五月，丁酉，北都奏太妃薨。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帝宽譬不离左右。太后自是得疾，又欲自往会太妃葬，帝力谏而止。

18 闽王审知寝疾，命其子节度副使延翰权知军府事。

19 自春夏大旱，六月，壬申，始雨。

20 帝苦溽暑，于禁中择高凉之所，皆不称旨。宦者因言："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观以百数。今日宅家曾无避暑之所，宫殿之盛曾不及当时公卿第舍耳。"帝乃命宫苑使王允平别建一楼以清暑。宦者曰："郭崇韬常不伸眉，为孔谦论用度不足，恐陛下虽欲营缮，终不可得。"上曰："吾自用内府钱，无关经费。"然犹虑崇韬谏，遣中使语之曰："今岁盛暑异常，朕昔在河上，与梁人相拒，行营卑湿，被甲乘马，亲当矢石，犹无此暑。今居深宫之中而暑不可度，柰何？"对曰："陛下昔在河上，勍敌未灭，深念雠耻，虽有盛暑，不介圣怀。今外患已除，海内宾服，故虽珍台闲馆犹觉郁蒸也。陛下悦不忘艰难之时，则暑气自消矣。"帝默然。宦者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热也。"帝卒命允平营楼，日役万人，所费巨万。崇韬谏曰："今两河水旱，军食不充，愿且息役，以俟丰年。"帝不听。

21 帝将伐蜀，辛卯，诏天下括市战马。

22 吴镇海节度判官、楚州团练使陈彦谦有疾，徐知诰恐其遗言及继嗣事，遗之医药金帛，相属于道。彦谦临终，密留书遗徐温，请以所生子为嗣。

23 太后疾甚。秋，七月，甲午，成德节度使李嗣源以边事稍弭，表求入朝省太后，帝不许。壬寅，太后殂。帝哀毁过甚，五日方食。

24 八月，癸未，杖杀河南令罗贯。初，贯为礼部员外郎，性强直，为郭崇韬所知，用为河南令。为政不避权豪，伶宦请托，书积几案，一不报，皆以示崇韬，崇韬奏之，由是伶宦切齿。河南尹张全义亦以贯高伉，恶之，遣婢诉于皇后，后与伶宦共毁之，帝含怒未发。会帝自往寿安视坤陵役者，道路泥泞，桥多坏。帝问主者为谁，宦官对属河南。帝怒，下贯狱；狱吏榜掠，体无完肤，明日，传诏杀之。崇韬谏曰："贯坐桥道不修，法不至死。"帝怒曰："太后灵驾将发，天子朝夕往来，桥道不修，卿言无罪，是党也！"崇韬曰："陛下以万乘之尊，怒一悬令，使天下谓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帝曰："既公所爱，任公裁之。"拂衣起入宫，崇韬随之，论奏不已；帝自阖殿门，崇韬不得入。贯竟死，暴尸府门，远近冤之。

25 丁亥，遣吏部侍郎李德休等赐吴越国王玉册、金印，红袍御衣。

26 九月，蜀主与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历丈人观、上清宫，遂至彭州阳平化、汉州三学山而还。

27 乙未，立皇子继岌为魏王。

28 丁酉，帝与宰相议伐蜀，威胜节度使李绍钦素谄事宣徽使李绍宏，绍宏荐"绍钦有盖世奇才，虽孙、吴不如，可以大任。"郭崇韬曰："段凝亡国之将，奸谄绝伦，不可信也。"众举李嗣源，崇韬曰："契丹方炽，总管不可离河朔。魏王地当储副，未立殊功，请依故事，以为伐蜀都统，成其威名。"帝曰："儿幼，岂能独往，当求其副。"既而曰："无以易卿。"庚子，以魏王继岌充西川四面行营都统，崇韬充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等使，军事悉以委之。又以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充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凤翔节度使李继曮充都供军转运应接等使，同州节度使李令德充

行营副招讨使，陕州节度使李绍琛充藩汉马步军都排陈斩斫使兼马步军都指挥使，西京留守张筠充西川管内安抚应接使，华州节义使毛璋充左厢马步都虞候，邠州节度使董璋充右厢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严充西川管内招抚使，将兵六万伐蜀，仍诏季兴自取夔、忠、万三州为巡属。都统置中军，以供奉官李从袭充中军马步都指挥监押，高品李廷安、吕知柔充魏王府通谒。辛丑，以工部尚书任圜、翰林学士李愚并参预都统军机。

29 自六月甲午雨，罕见日星，江河百川皆溢，凡七十五日乃霁。

30 郭崇韬以北都留守孟知祥有荐引旧恩，将行，言于上曰："孟知祥信厚有谋，若得西川而求帅，无逾此人者。"又荐邺都副留守张宪谨重有识，可为相。戊申，大军西行。

31 蜀安重霸劝王承休请蜀主东游秦州。承休到官，即毁府署，作行宫，大兴力役，强取民间女子教歌舞，图形遗韩昭，使言于蜀主；又献花木图，盛称秦州山川土风之美。蜀主将如秦州，群臣谏者甚众，皆不听；王宗弼上表谏，蜀主投其表于地；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节度判官蒲禹卿上表几二千言，其略曰："先帝艰难创业，欲传之万世。陛下少长富贵，荒色惑酒。秦州人杂羌、胡，地多瘴疠，万众困于奔驰，郡县罢于供亿。风翔久为仇雠，必生衅隙；唐国方通欢好，恐怀疑贰。先皇未尝无故盘游，陛下率意频离宫阙。秦皇东狩，銮驾不还；炀帝南巡，龙舟不返。蜀都强盛，雄视邻邦，边庭无烽火之虞，境内有腹心之疾，百姓失业，盗贼公行。昔李势屈于桓温，刘禅降于邓艾，山河险固，不足凭恃。"韩昭谓禹卿曰："吾收汝表，俟主上西归，当使狱吏字字问汝！"王承休妻严氏美，蜀主私焉，故锐意欲行。

32 冬，十月，排陈斩斫使李绍琛与李严将骁骑三千、步兵万人为前锋，招讨判官陈乂至宝鸡，称疾乞留。李愚厉声曰："陈乂见利则进，惧难则止。今大军涉险，人心易摇，宜斩以徇！"由是军中无敢顾望者。乂，蓟州人也。

33 癸亥，蜀主引兵数万发成都，甲子，至汉州。武兴节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主以为群臣同谋沮己，犹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东行。在道与群臣赋诗，殊不为意。

34 丁丑，李绍琛攻蜀威武城，蜀指挥使唐景思将兵出降；城使周彦桱等知不能守，亦降。景思，秦州人也。得城中粮二十万斛。绍琛纵其败兵万馀人逸去，因倍道趣凤州。李严飞书以谕王承捷。李继岌竭凤翔蓄积以馈军，不能充，人情忧恐。郭崇韬入散关，指其山曰："吾辈进无成功，不得复还此矣。当尽力一决。今馈运将竭，宜先取凤州，因其粮。"诸将皆言蜀地险固，未可长驱，宜按兵观衅。崇韬以问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为之用。宜乘其人心崩离，风驱霆击，彼皆破胆，虽有险阻，谁与守之！兵势不可缓也。"是日李绍琛告捷，崇韬喜，谓李愚曰："公料敌如此，吾复何忧！"乃倍道而进。戊寅，王承捷以凤、兴、文、扶四州印节迎降，得兵八千，粮四十万斛。崇韬曰："平蜀必矣。"即以都统牒命承捷摄武兴节度使。

己卯，蜀主至利州，威武败卒奔还，始信唐兵之来。王宗弼、宋光嗣言于蜀主曰："东川、山南兵力尚完，陛下但以大军扼利州，唐人安敢悬兵深入！"从之。庚辰，以随驾清道指挥使王宗勋、王宗俨、兼侍中王宗昱为三招讨，将兵三万逆战。从驾兵自绵、汉至深渡，千里相属，皆怨愤，曰："龙武军粮赐倍于他军，他军安能御敌！"

李绍琛等过长举，兴州都指挥使程奉琏将所部兵五百来降，且请先治桥栈以俟唐军，由是军行无险阻之虞。辛巳，兴州刺史王承鉴弃城走，绍琛等克兴州，郭崇韬以唐景思摄兴州刺史。乙酉，成州刺史王承朴弃城走。李绍琛等与蜀三招讨战于三泉，蜀兵大败，斩首五千级，馀众溃走。又得粮十五万斛于三泉，由是军食优足。

35 戊子，葬贞简太后于坤陵。

36 蜀主闻王宗勋等败，自利州倍道西走，断桔柏津浮梁；命中书令、判六军诸卫事王宗弼将大军守利州，且令斩王宗勋等三招讨。

李绍琛昼夜兼行趣利州。蜀武德留后宋光葆遗郭崇韬书，"请唐兵不入境，当举巡属内附；苟不如约，则背城决战以报本朝。"崇韬复书抚纳之。乙丑，魏王继岌至兴州，光葆以梓、绵、剑、龙、普五州，武定节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山南节度使王宗威以梁、开、通、、渠、麟五州，阶州刺史王承岳以阶州，皆降。承肇，宗侃之子也。自馀城镇皆望风款附。

天雄节度使王承休与副使安重霸谋掩击唐军，重霸曰："击之不胜，则大事去矣。蜀中精兵十万，天下险固，唐兵虽勇，安能直度剑门邪！然公受国恩，闻难不可不赴，愿与公俱西。"承休素亲信之，以为然。重霸请赂羌人买文、扶州路以归；承休从之，使重霸将龙武军及所募兵万二千人以从。将行，州人饯于城外。承休上道，重霸拜于马前曰："国家竭力以得秦、陇，若从开府还朝，谁当守之！开府行矣，重霸请为公留守。"承休业已上道，无如之何，遂与招讨副使王宗讷自扶、文而南；其地皆不毛，羌人抄之，且战且行，士卒冻馁，比至茂州，馀众二千而已。重霸遂以秦、陇来降。

37 高季兴常欲取三峡，畏蜀峡路招讨使张武威名，不敢进。至是，乘唐兵势，使其子行军司马从诲权军府事，自将水军上峡取施州。张武以铁锁断江路，季兴遣勇士乘舟斫之。会风大起，舟绁于锁，不能进退，矢石交下，坏其战舰，季兴轻舟遁去。既而闻北路陷败，以夔、忠、万三州遣使诣魏王降。

38 郭崇韬遗王宗弼等书，为陈利害；李绍琛未至利州，宗弼弃城引兵西归。王宗勋等三招讨追及宗弼于白芳，宗弼怀中探诏书示之曰："宋光嗣令我杀尔曹。"因相持而泣，遂合谋送款于唐。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四

后唐纪三

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下

同光三年(乙酉、925)

1 十一月，丙申，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后宫迎于七里亭。蜀主入妃嫔中作回鹘队入宫。丁酉，出见群臣于文明殿，泣下沾襟，君臣相视，竟无一言以救国患。

戊戌，李绍琛至利州，修桔柏浮梁。昭武节度使林思谔先弃城奔阆州，遣使请降。甲辰，魏王继岌至剑州，蜀武信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寿以遂、合、渝、泸、昌五州降。

王宗弼至成都，登大玄门，严兵自卫。蜀主及太后自往劳之，宗弼骄慢无复臣礼。乙巳，劫迁蜀主及太后后宫诸王于西宫，收其玺绶，使亲吏于义兴门邀取内库金帛，悉归其家。其子承涓杖剑入宫，取蜀主宠姬数人以归。丙午，宗弼自称权西川兵马留后。

李绍琛进至绵州，仓库民居已为蜀兵所燔，又断绵江浮梁，水深，无舟楫可渡，绍琛谓李严曰："吾县军深入，利在速战。乘蜀人破胆之时，但得百骑过鹿头关，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缮桥梁，必留数日，或教王衍坚闭近关，折吾兵势，傥延旬浹，则胜负未可知矣。"乃与严乘马浮渡江，从兵得济者仅千人，溺死者亦千馀人，遂入鹿头关；丁未，进据汉州；居三日，后军始至。

宗弼遣使以币马牛酒劳军，且以蜀主书遗李严曰："公来吾即降。"或谓严："公首建伐蜀之策，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严不从，欣然驰入成都，抚谕吏民，告以大军继至。蜀君臣后宫皆恸哭。蜀主引严见太后，以母妻为托。宗弼犹乘城为守备，严悉命撤去楼橹。

己酉，魏王继岌至绵州，蜀主命翰林学士李昊草降表，又命中书侍郎、司平章事王锴草降书，遣兵部侍郎欧阳彬奉之以迎继岌及郭崇韬。

王宗弼称蜀君臣久欲归命，而内枢密使宋光嗣、景润澄、宣徽使李周辂、欧阳晃荧惑蜀主；皆斩之，函首送继岌。又责文思殿大学士、礼部尚书、成都尹韩昭佞谀，枭于金马坊门。内外马步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徐延琼、果州团练使潘在迎、嘉州刺史顾在珣及诸贵戚皆惶恐，倾其家金帛妓妾以赂宗弼，仅得免死。凡素所不快者，宗弼皆杀之。

辛亥，继岌至德阳。宗弼遣使奉笺，称已迁蜀主于西第，安抚军城，以俟王师。又使其子承班以蜀主后宫及珍玩赂继岌及郭崇韬，求西川节度使，继岌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献为！"留其物而遣之。

李绍琛留汉州八日以俟都统，甲寅，继岌至汉州，王宗弼迎谒；乙卯，至成都。丙辰，李严引蜀主及百官仪卫出降于升迁桥，蜀主白衣、衔璧、牵羊，草绳萦首，百官衰绖、徒跣、舆榇，号哭俟命。继岌受璧，崇韬解缚，焚榇，承制释罪；君臣东北向拜谢。丁巳，大军入成都。崇韬禁军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师至克蜀，凡七十日。得节度十，州六十四，县二百四十九，兵三万，铠仗、钱粮、金银、缯锦共以千万计。

高季兴闻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过也。"梁震曰："不足忧也。唐主得蜀益骄，亡无日矣，安不知其不为吾福！"

楚王殷闻蜀亡，上表称："臣已营衡麓之间为菟裘之地，愿上印绶以保馀龄。"上优诏慰谕之。

2 平蜀之功，李绍琛为多，位在董璋上；而璋素与郭崇韬善，崇韬数召璋与议军事。绍琛心不平，谓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朴樕部相从，反咕嗫于郭公之门，谋相倾害。吾为都将，独不能以军法斩公邪！"璋诉于崇韬。十二月，崇韬表璋为东川节度使，解其军职。绍琛愈怒，曰："吾冒白刃，陵险阻，定两川，璋乃坐有之邪！"乃见崇韬

言："东川重地，任尚书有文武才，宜表为帅。"崇韬怒曰："绍琛反邪，何敢违吾节度！"绍琛惧而退。

初，帝遣宦者李从袭等从魏王继岌伐蜀；继岌虽为都统，军中制置补署一出郭崇韬，崇韬终日决事，将吏宾客趋走盈庭，而都统府惟大将晨谒外，牙门索然，从袭等固耻之。及破蜀，蜀之贵臣大将争以宝货、妓乐遗崇韬及其子廷诲，魏王所得，不过匹马、束帛、唾壶、麈柄而已，从袭等益不平。

王宗弼之自为西川留后也，赂崇韬求为节度使，崇韬阳许之，既而久未得，乃帅蜀人列状见继岌，请留崇韬镇蜀。从袭等因谓继岌曰："郭公父子专横，今又使蜀人请己为帅，其志难测，王不可不为之备。"继岌谓崇韬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岳，不可离庙堂，岂肯弃元老于蛮夷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请诸人诣阙自陈。"由是继岌与崇韬互相疑。

会宋光葆自梓州来，诉王宗弼诬杀宋光嗣等；又，崇韬征犒军钱数万缗于宗弼，宗弼靳之，士卒怨怒，夜，纵火喧噪，崇韬欲诛宗弼以自明，己巳，白继岌收宗弼及王宗勋、王宗渥，皆数其不忠之罪，族诛之，籍没其家。蜀人争食宗弼之肉。

3 辛未，闽忠懿王审知卒，子延翰自称威武留后。汀州民陈本聚众三万围汀州，延翰遣右军都监柳邕等将兵二万讨之。

4 癸酉，王承休、王宗汭至成都，魏王继岌诘之曰："居大镇，拥强兵，何以不拒战？"对曰："畏大王神武。"曰："然则何以不降？"对曰："王师不入境。"曰："所俱入羌者几人？"对曰："万二千人。"曰："今归者几人？"对曰："二千人。"曰："可以偿万人之死矣。"皆斩之，并其子。

5 丙子，以知北都留守事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促召赴洛阳。帝议选北都留守，枢密承旨段徊等恶邺都留守张宪，不欲其在朝廷，皆曰："北都非张宪不可。宪虽有宰相器，今国家新得中原，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比之北都独系一方安危，不为重也。"乃徙宪为太原尹，知北都留守事。以户部尚书王正言为兴唐尹，知邺都留守事。正言昏耄，帝以武德使史彦琼为邺都监军。彦琼，本伶人也，有宠于帝。魏、博等六州军旅金谷之政皆决于彦琼，威福自恣，陵忽将佐，自正言以下皆谄事之。

6 初，帝得魏州银枪效节都近八千人，以为亲军，皆勇悍无敌。夹河之战，实赖其用，屡立殊功，常许以灭梁之日大加赏赉。既而河南平，虽赏赉非一，而士卒恃功，骄恣无厌，更成怨望。是岁大饥，民多流亡，租赋不充，道路涂潦，漕輓艰涩，东都仓廪空竭，无以给军士。租庸使孔谦日于上东门外望诸州漕运，至者随以给之。军士乏食，有雇妻鬻子者，老弱采蔬于野，百十为群，往往馁死，流言怨嗟，而帝游畋不息。己卯，猎于白沙，皇后、皇子、后宫毕从。庚辰，宿伊阙；辛巳，宿潭泊；壬午，宿龛涧；癸未，还宫。时大雪，吏卒有僵仆于道路者。伊、汝间饥尤甚，卫兵所过，责其供馈，不得，则坏其什器，撤其室庐以为薪，甚于寇盗，县吏皆窜匿山谷。

7 有白龙见于汉宫；汉主改元白龙，更名曰龚。

8 长和骠信郑旻遣其布燮郑昭淳求婚于汉，汉主以女增城公主妻之。长和即唐之南诏也。

9 成德节度使李嗣源入朝。

10 闰月，己丑朔，孟知祥至洛阳，帝宠待甚厚。

11 帝以军储不足，谋于群臣，豆卢革以下皆莫知为计。吏部尚书李琪上疏，以为："古者量入以为出，计农而发兵，故虽有水旱之灾而无匮乏之忧。近代税农以养兵，未有农富给而兵不足，农捐瘠而兵丰饱者也。今纵未能蠲省租税，苟除折纳、纽配之法，农亦可以小休矣。"帝即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12 丁酉，诏蜀朝所署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才地无取者悉纵归田里；其先降及有功者，委崇韬随事奖任。又赐王衍诏，略曰："固当裂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险。三辰在上，一言不欺。"

13 庚子，彰武、保大节度使兼中书令高万兴卒，以其子保大留后允韬为彰武留后。

14 帝以军储不充，欲如汴州，谏官上言："不如节俭以足用，自古无就食天子。今杨氏未灭，不宜示以虚实。"乃止。

15 辛亥，立皇弟存美为邕王，存霸为永王，存礼为薛王，存渥为申王，存义为睦王，存确为通王，存纪为雅王。

16 郭崇韬素疾宦官，尝密谓魏王继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骕马亦不可乘，况任宦官！宜尽去之，专用士人。"吕知柔窃听，闻之，由是宦官皆切齿。

时成都虽下，而蜀中盗贼群起，布满山林。崇韬恐大军既去，更为后患，命任圜、张筠分道招讨，以是淹留未还。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韬不出郊迎，及见，礼节又倨，延嗣怒。李从袭谓延嗣曰："魏王，太子也；主上万福，而郭公专权如是。郭廷诲拥徒出入，日与军中饶将、蜀土豪杰狎饮，指天画地，近闻白其父请表己为蜀帅；又言

'蜀地富饶，大人宜善自为谋。'今诸军将校皆郭氏之党，王寄身于虎狼之口，一朝有变，吾属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归，具以语刘后。后泣诉于帝，请早救继岌之死。

前此帝闻蜀人请崇韬为帅，已不平，至是闻延嗣之言，不能无疑。帝阅蜀府库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货无算，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臣闻蜀破，其珍货皆入于崇韬父子，崇韬有金万两，银四十万两，钱百万缗，名马千匹，他物称是，廷诲所取，复在其外；故县官所得不多耳。"帝遂怒形于色。及孟知祥将行，帝语之曰："闻郭崇韬有异志，卿到，为朕诛之。"知祥曰："崇韬，国之勋旧，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无他志则遣还。"帝许之。

壬子，知祥发洛阳。帝寻复遣衣甲库使马彦珪驰诣成都观崇韬去就，如奉诏班师则已，若有迁延跋扈之状，则与继岌图之。彦珪见皇后，说之曰："臣见向延嗣言蜀中事势忧在朝夕，今上当断不断，夫成败之机，间不容发，安能缓急禀命于三千里外乎！"皇后复言于帝，帝曰："传闻之言，未知虚实，岂可遽尔果决！"皇后不得请，退，自为教与继岌，令杀崇韬。知祥行至石壕，彦珪夜叩门宣诏，促知祥赴镇，知祥窃叹曰："乱将作矣！"乃昼夜兼行。

17 初，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立商旅辐凑。湖南地多铅铁，殷用军都判官高郁策，铸铅铁为钱，商旅出境，无所用之，皆易他货而去，故能以境内所馀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湖南民不事桑蚕，郁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杼大盛。

18 吴越王镠遣使者沈瑫致书，以受玉册、封吴越国王告于吴，吴人以其国名与己同，不受书，遣瑫还。仍戒境上无得通吴越使者及商旅。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上之上

天成元年(丙戌、926)

1 春，正月，庚申，魏王继岌遣李继晖、李严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数千人诣洛阳。

2 河中节度使、尚书令李继麟自恃与帝故旧，且有功，帝待之厚，苦诸伶宦求丐无厌，遂拒不与。大军之征蜀也，继麟阅兵，遣其子令德将之以从。景进与宦官谮之曰："继麟闻大军起，以为讨己，故惊惧，阅兵自卫。"又曰："崇韬所以敢倔强于蜀者，与河中阴谋，内外相应故也。"继麟闻之惧，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亲止之，继麟曰："郭侍中功高于我。今事势将危，吾得见主上，面陈至诚，则谗人获罪矣。"癸亥，继麟入朝。

3 魏王继岌将发成都，令任圜权知留事，以俟孟知祥。诸军部署已定，是日，马彦珪至，以皇后教示继岌，继岌曰："大军垂发，彼无衅端，安可为此负心事！公辈勿复言。且主上无敕，独以皇后教杀招讨使，可乎？"李从袭等泣曰："既有此迹，万一崇韬闻之，中途为变，益不可救矣。"相与巧陈利害，继岌不得已从之。甲子旦，从袭以继岌之命召崇韬计事，继岌登楼避之。崇韬方升阶，继岌从者李环挝碎其首，并杀其子廷诲、廷信。外人犹未之知。都统推官滏阳李崧谓继岌曰："今行军三千里外，初无敕旨，擅杀大将，大王柰何行此危事！独不能忍之至洛阳邪？"继岌曰："公言是也，悔之无及。"崧乃召书吏数人，登楼去梯，矫为敕书，用蜡印宣之，军中粗定。崇韬左右皆窜匿，独掌书记滏阳张砺诣魏王府恸哭久之。继岌命任圜代崇韬总军政。

4 魏王通谒李廷安献蜀乐工二百馀人，有严旭者，王衍用为蓬州刺史，帝问曰："汝何以得刺史？"对曰："以歌。帝使歌而善之，许复故任。

5 戊辰，孟知祥至成都。时新杀郭崇韬，人情未安，知祥慰抚吏民，犒赐将卒，去留帖然。

6 闽人破陈本，斩之。

7 契丹主击女真及勃海，恐唐乘虚袭之，戊寅，遣梅老鞋里来修好。

8 马彦珪还洛阳，乃下诏暴郭崇韬之罪，并杀其子廷说、廷让、廷议，于是朝野骇惋，群议纷然，帝使宦者潜察之。保大节度使睦王存乂，崇韬之婿也；宦者欲尽去崇韬之党，言"存乂对诸将攘臂垂泣，为崇韬称冤，言辞怨望。"庚辰，幽存乂于第，寻杀之。

景进言："河中人有告变，言李继麟与郭崇韬谋反；崇韬死，又与存乂连谋。"宦官因共劝帝速除之，帝乃徙继麟为乂成节度使，是夜，遣蕃汉马步使朱守殷以兵围其第，驱继麟出徽安门外杀之，复其姓名曰朱友谦。友谦二子，令德为武信节度使，令锡为忠武节度使；诏魏王继岌诛令德于遂州，郑州刺史王思同诛令锡于许州，河阳节度使李绍奇诛其家人于河中。绍奇至其家，友谦妻张氏帅家人二百馀口见绍奇曰："朱氏宗族当死，愿无滥及平人。"乃别其婢仆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张氏又取铁券以示绍奇曰："此皇帝去年所赐也，我妇人，不识书，不知其何等语也。"绍奇亦为之惭。友谦旧将史武等七人，时为刺史，皆坐族诛。

时洛中诸军饥窘，妄为谣言，伶官采之以闻于帝，故朱友谦、郭崇韬皆及于祸。成德节度使兼中书令李嗣源亦为谣言所属，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谓嗣源曰："令公勋业振主，宜自图归藩以远祸。"嗣源曰："吾心不负天

地，祸福之来，无所可避，皆委之于命耳。”时伶宦用事，勋旧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数四，赖宣徽使李绍宏左右营护，以是得全。

9 魏王继岌留马步都指挥使陈留李仁罕、马军都指挥使东光潘仁嗣、左厢都指挥使赵廷隐、右厢都指挥使浚仪张业、牙内指挥使文水武漳、骁锐指挥使平恩李延厚戍成都。甲申，继岌发成都，命李绍琛帅万二千人为后军，行止常差中军一舍。

10 二月，己丑朔，以宣徽南院使李绍宏为枢密使。

11 魏博指挥使杨仁晟将所部兵戍瓦桥，逾年代归，至贝州，以邺都空虚，恐兵至为变，敕留屯贝州。

时天下莫知郭崇韬之罪，民间讹言云：“崇韬杀继岌，自王于蜀，故族其家。”朱友谦子建徽为澶州刺史，帝密敕邺都监军史彦琼杀之。门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驰马出城，不言何往。”又讹言云：“皇后以继岌之死归咎于帝，已弑帝矣，故急召彦琼计事。”人情愈骇。

杨仁晟部兵皇甫晖与其徒夜博不胜，因人情不安，遂作乱，劫仁晟曰：“主上所以有天下，吾魏军力也；魏军甲不去体，马不解鞍者十馀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旧劳，更加猜忌。远戍逾年，方喜代归，去家咫尺，不使相见。今闻皇后弑逆，京师已乱，将士愿与公俱归，仍表闻朝廷。若天子万福，兴兵致讨，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安知不更为富贵之资乎！”仁晟不从，晖杀之；又劫小校，不从，又杀之。效节指挥使赵在礼闻乱，衣不及带，逾垣而走，晖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在礼惧而从之。乱兵遂奉以为帅，焚掠贝州。晖，魏州人；在礼，涿州人也。诘旦，晖等拥在礼南趣临清、永济、馆陶，所过剽掠。

壬辰晚，有自贝州来告军乱将犯邺都者，都巡检使孙铎等亟诣史彦琼，请授甲乘城为备。彦琼疑铎等有异志，曰：“告者云今日贼至临清，计程须六日晚方至，为备未晚。”孙铎曰：“贼既作乱，必乘吾未备，昼夜倍道，安肯计程而行！请仆射帅众乘城，铎募劲兵千人伏于王莽河逆击之，贼既势挫，必当离散，然后可扑讨也。必俟其至城下，万一有奸人为内应，则事危矣。”彦琼曰：“但严兵守城，何必逆战！”是夜，贼前锋攻北门，弓弩乱发。时彦琼将部兵宿北门楼，闻贼呼声，即时惊溃。彦琼单骑奔洛阳。

癸巳，贼入邺都，孙铎等拒战不胜，亡去。赵在礼据宫城，署皇甫晖及军校赵进为马步都指挥使，纵兵大掠。进，定州人也。

王正言方据案召吏草奏，无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贼已入城，杀掠于市，吏皆逃散，公尚谁呼！”正言惊曰：“吾初不知也。”又索马，不能得，乃帅僚佐步出府门谒在礼，再拜请罪。在礼亦拜，曰：“士卒思归耳，尚书重德，勿自卑屈！”慰谕遣之。

众推在礼为魏博留后，具奏其状。北京留守张宪家在邺都，在礼厚抚之，遣使以书诱宪，宪不发封，斩其使以闻。

12 甲午，以景进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

13 丙申，史彦琼至洛阳。帝问可为大将者于枢密使李绍宏，绍宏复请用李绍钦，帝许之，令条上方略。绍钦所请偏裨，皆梁旧将，己所善者，帝疑之而止。皇后曰：“此小事，不足烦大将，绍荣可办也。”帝乃命归德节度使李绍荣将骑三千诣邺招抚，亦征诸道兵，备其不服。

14 郭崇韬之死也，李绍琛谓董璋曰：“公复欲咕嗫谁门乎？”璋惧，谢罪。魏王继岌军还至武连，遇敕使，谕以朱友谦已伏诛，令董璋将兵之遂州诛朱令德。时绍琛将后军在魏城，闻之，以帝不委己杀令德而委璋，大惊。俄而璋过绍琛军，不谒。绍琛怒，乘酒谓诸将曰：“国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谋而吾之战功也；至于去逆郊顺，与国家犄角以破梁，则朱公也。今朱、郭皆无罪族灭，归朝之后，行及我矣。冤哉，天乎！奈何！”绍琛所将多河中兵，河中将焦武等号哭于军门曰：“西平王何罪，阖门屠脍！我属归则与史武等同诛，决不复东矣。”是日，魏王继岌至泥溪，绍琛至剑州遣人白继岌云：“河中将士号哭不止，欲为乱。”丁酉，绍琛自剑州拥兵西还，自称西川节度、三川制置等使，移檄成都，称奉诏代孟知祥，招谕蜀人，三日间众至五万。

15 戊戌，李继曮至凤翔，监军使柴重厚不以符印与之，促令诣阙。

16 己亥，魏王继岌至利州，李绍琛遣人断桔柏津。继岌闻之，以任圜为副招讨使，将步骑七千，与都指挥使梁汉颙、监军李延安追讨之。

17 庚子，邢州左右步直兵赵太等四百人据城自称安国留后；诏东北面招讨副使李绍真讨之。

18 辛丑，任圜先令别将何建崇击剑门关，下之。

19 李绍荣至邺都，攻其南门，遣人以敕招谕之，赵在礼以羊酒犒师，拜于城上曰：“将士思家擅归，相公诚善为敷奏，得免于死，敢不自新！”遂以敕遍谕军士。史彦琼戟手大骂曰：“群死贼，城破万段！”皇甫晖谓其众曰：“观

史武德之言，上不赦我矣。”因聚噪，掠敕书，手坏之，守陴拒战。绍荣攻之不利，以状闻，帝怒曰：“克城之日，勿遗噍类！”大发诸军讨之。壬寅，绍荣退屯澶州。

20 甲辰夜，从马直军士王温等五人杀军使，谋作乱，擒斩之。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本优人也，优名郭门高。帝与梁相拒于得胜，募勇士挑战，从谦应募，俘斩而还，由是益有宠。帝选诸军骁勇者为亲军，分置四指挥，号从马直，从谦自军使积功至指挥使。郭崇韬方用事，从谦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乂以从谦为假子。及崇韬、存乂得罪，从谦数以私财飨从马直诸校，对之流涕，言崇韬之冤。及王温作乱，帝戏之曰：“汝既负我附崇韬、存乂，又教王温反，欲何为也？”从谦益惧。既退，阴谓诸校曰：“主上以王温之故，俟邺都平定，尽坑若曹。家之所有宜尽市酒肉，勿为久计也。”由是亲军皆不自安。

21 乙巳，王衍至长安，有诏止之。

22 先是，帝诸弟虽领节度使，皆留京师，但食其俸。戊申，始命护国节度使永王存霸至河中。

23 丁未，李绍荣以诸道兵再攻邺都。庚戌，裨将杨重霸帅众数百登城，后无继者，重霸等皆死。贼知不救，坚守无降意。朝廷患之，日发中使促魏王继岌东还。继岌以中军精兵皆从任圜讨李绍琛，留利州待之，未得还。

李绍荣讨赵在礼久无功，赵太据邢州未下。沧州军乱，小校王景戡讨定之，因自为留后；河朔州县告乱者相继。帝欲自征邺都，宰相、枢密使皆言京师根本，车驾不可轻动，帝曰：“诸将无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为勋旧。”帝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留宿卫。”皆曰：“他人无可者。”忠武节度使张全义亦言：“河朔多事，久则患深，宜令总管进讨；若倚绍荣辈，未见成功之期。”李绍宏亦屡言之，帝以内外所荐，甲寅，命嗣源将亲军讨邺都。

24 延州言绥、银军乱，剽州城。

25 董璋将兵二万屯绵州，会任圜讨李绍琛。帝遣中使崔延琛至成都，遇绍琛军，绐之曰：“吾奉诏召孟郎，公若缓兵，自当得蜀。”既至成都，劝孟知祥为战守备。知祥浚壕树栅，遣马步都指挥使李仁罕将四万人，骁锐指挥使李延厚将二千人讨绍琛。延厚集其众询之曰：“有少壮勇锐，欲立功求富贵者东！衰疾畏懦，厌行陈者西！”得选兵七百人以行。

是日，任圜军追及绍琛于汉州，绍琛出兵逆战；招讨掌书记张砺请伏精兵于后，以羸兵诱之，圜从之，使董璋以东川羸兵先战而却。绍琛轻圜书生，又见其后羸，极力追之，伏兵发，大破之，斩首数千级，自是绍琛入汉州，闭城不出。

26 三月，丁巳朔，李绍真奏克邢州，擒赵太等。庚申，绍真引兵至邺都，营于城西北，以太等徇于邺都城下而杀之。

27 辛酉，以威武节度副使王延翰为威武节度使。

28 壬戌，李嗣源至邺都，营于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军中，诘旦攻城。是夜，从马直军士张破败作乱，帅众大噪，杀都将，焚营舍。诘旦，乱兵逼中军，嗣源帅亲军拒战，不能敌，乱兵益炽。嗣源叱而问之曰：“尔曹欲何为？”对曰：“将士从主上十年，百战以得天下。今主上弃恩任威，贝州戍卒思归，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后，当尽坑魏博之军’；近从马直数卒喧竞，遽欲尽诛其众。我辈初无叛心，但畏死耳。今众议欲与城中合势击退诸道之军，请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为军民之主。”嗣源泣谕之，不从。嗣源曰：“尔不用吾言，任尔所为，我自归京师。”乱兵拔白刃环之，曰：“此辈虎狼也，不识尊卑，今公去欲何之！”因拥嗣源及李绍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晖逆击张破败，斩之，外兵皆溃。赵在礼帅诸校迎拜嗣源，泣谢曰：“将士辈负令公，敢不惟命是听！”嗣源诡说在礼曰：“凡举大事，须藉兵力，令外兵流散无所归，我为公出收之。”在礼乃听嗣源、绍真俱出城，宿魏县，散兵稍有至者。

29 汉州无城堑，树木为栅。乙丑，任圜进攻其栅，纵火焚之，李绍琛引兵出战于金雁桥，兵败，与十馀骑奔绵竹，追擒之。孟知祥自至汉州犒军，与任圜、董璋置酒高会，引李绍琛槛车至座中，知祥自酌大卮饮之，谓曰：“公已拥节旄，又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贵，而求入此槛车邪！”绍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两川，一旦无罪族诛；如绍琛辈安保首领！以此不敢归朝耳。”魏王继岌既获绍琛，乃引兵倍道而东。

孟知祥获陕虢都指挥使汝阴李肇、河中都指挥使千乘侯弘实，以肇为牙内马步都指挥使，弘实副之。蜀中群盗犹未息，知祥择廉吏使治州县，蠲除横赋，安集流散，下宽大之令，与民更始。遣左厢都指挥使赵廷隐、右厢都指挥使张业将兵分讨群盗，悉诛之。

30 李嗣源之为乱兵所逼也，李绍荣有众万人，营于城南，嗣源遣牙将张虔钊、高行周等七人相继召之，欲与共诛乱者。绍荣疑嗣源之诈，留使者，闭壁不应。及嗣源入邺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县，众不满百，又无兵仗；李绍真所将镇兵五千，闻嗣源得出，相帅归之，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谓诸将曰：“吾明日当归藩，上章待罪，听主上所裁。”李绍真及中门使安重诲曰：“此策非宜。公为元帅，不幸为凶人所劫；李绍荣不战而退，归朝必以公藉

口。公若归藩，则为据地邀君，适足以实谗慝之言耳。不若星行诣阙，面见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卯，自魏县南趣相州，遇马坊使康福，得马数千匹，始能成军。福，蔚州人也。

31 平卢节度使符习将本军攻邺都，闻李嗣源军溃，引兵归；至淄州，监军使杨希望遣兵逆击之，习惧，复引兵而西。青州指挥使王公俨攻希望，杀之，因据其城。

时近侍为诸道监军者，皆恃恩与节度使争权，及邺都军变，所在多杀之。安义监军杨继源谋杀节度使孔勍，勍先诱而杀之。武宁监军以李绍真从李嗣源，谋杀其元从，据城拒之；权知留后淳于晏帅诸将先杀之。晏，登州人也。

32 戊辰，以军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税；民不聊生。

33 忠武节度使、尚书令齐王张全义闻李嗣源入邺都，忧惧不食，辛未，卒于洛阳。

34 租庸使以仓储不足，颇朘刻军粮，军士流言益甚。宰相惧，帅百官上表言：“今租庸已竭，内库有馀，诸军室家不能相保，傥不赈救，惧有离心。俟过凶年，其财复集。”上即欲从之，刘后曰：“吾夫妇君临万国，虽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于便殿论之，后属耳于屏风后，须臾，出妆具及三银盆、皇幼子三人于外曰：“人言宫中蓄积多，四方贡献随以给赐，所馀止此耳，请鬻以赡军！”宰相惶惧而退。

35 李绍荣自邺都退保卫州，奏李嗣源已叛，与贼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数辈。嗣源长子从审为金枪指挥使，帝谓从审曰：“吾深知尔父忠厚，尔往谕朕意，勿使自疑。”从审至卫州，绍荣囚，欲杀之。从审曰：“公等既不亮吾父，吾亦不能至父所，请复还宿卫。”乃释之。帝怜从审，赐名继璟，待之如子。是后嗣源所奏，皆为绍荣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惧。石敬瑭曰：“夫事成于果决而败于犹豫，安有上将与叛卒入贼城，而他日得保无恙乎！大梁，天下之要会也，愿假三百骑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军亟进，如此始可自全。”突骑指挥使康义诚曰：“主上无道，军民怨怒，公从众则生，守节则死。”嗣源乃令安重诲移檄会兵。义诚，代北胡人也。

时齐州防御使李绍虔、泰宁节度使李绍钦、贝州刺史李绍英屯瓦桥，北京右厢马军都指挥使安审通屯奉化军，嗣源皆遣使召之。绍英，瑕丘人，本姓房，名知温；审通，金全之侄也。嗣源家在真定，虞候将王建立先杀其监军，由是获全。建立，辽州人也。李从珂自横水将所部兵由盂县趣镇州，与王建立军合，倍道从嗣源。嗣源以李绍荣在卫州，谋自白皋济河，分三百骑使石敬瑭将之前驱，李从珂为殿，于是军势大盛。嗣源从子从璋自镇州引兵而南，过邢州，邢人奉为留后。

36 癸酉，诏怀远指挥使白从晖将骑兵扼河阳桥，帝乃出金帛给赐诸军，枢密宣徽使及供奉内使景进等皆献金帛以助给赐。军士负物而诟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为！”甲戌，李绍荣自卫州至洛阳，帝如鹳店劳之。绍荣曰：“邺都乱兵已遣其党翟建白据博州，欲济河袭郓、汴，愿陛下幸关东招抚之。”帝从之。

37 景进等言于帝曰：“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西南犹未安；王衍族党不少，闻车驾东征，恐其为变，不若除之。”帝乃遣中使向延嗣，赍敕往诛之，敕曰：“王衍一行，并从杀戮。”已印画，枢密使张居翰覆视，就殿柱揩去“行”字，改为“家”字，由是蜀百官及衍仆役获免者千馀人。延嗣至长安，尽杀衍宗族于秦川驿。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儿以一国迎降，不免族诛，信义俱弃，吾知汝行亦受祸矣！”

38 乙亥，帝发洛阳；丁丑，次汜水；戊寅，遣李绍荣将骑兵循河而东。李嗣源亲党从帝者多亡去；或劝李继璟宜早自脱，继璟终无行意。帝屡遣继璟诣嗣源，继璟固辞，愿死于帝前以明赤诚。帝闻嗣源在黎阳，强遣继璟渡河召之，道遇李绍荣，绍荣杀之。

39 吴越王镠有疾，如衣锦军，命镇海、镇东节度使留后传瓘监国。吴徐温遣使来问疾，左右劝镠勿见，镠曰：“温阴狡，此名问疾，实使之觇我也。”强出见之。温果聚兵欲袭吴越，闻镠疾瘳而止。镠寻还钱塘。

40 吴以左仆射、同平章事徐知诰为侍中，右仆射严可求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41 庚辰，帝发汜水。

辛巳，李嗣源至白皋，遇山东上供绢数船，取以赏军。安重诲从者争舟，行营马步使陶玘斩以徇，由是军中肃然。玘，许州人也。嗣源济河，至滑州，遣人招符习，习与嗣源会于胙城，安审通亦引兵来会。知汴州孔循遣使奉表面迎帝，亦遣使北输密款于嗣源，曰：“先至者得之。”

先是，帝遣骑将满城西方邺守汴州；石敬瑭使裨将李琼以劲兵突入封丘门，敬瑭踵其后，自西门入，遂据其城，西方邺请降。敬瑭使趣嗣源；壬午，嗣源入大梁。

是日，帝至荥泽东，命龙骧指挥使姚彦温将三千骑为前军，曰：“汝曹汴人也，吾入汝境，不欲使他军前驱，恐扰汝室家。”厚赐而遣之。彦温即以其众叛归嗣源，谓嗣源曰：“京师危迫，主上为元行钦所惑，事势已离，不可复事矣。”嗣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之悖也！”即夺其兵。指挥使潘环守王村寨，有刍粟数万，帝遣骑视之，环亦奔大

梁。

帝至万胜镇，闻嗣源已据大梁，诸军离叛，神色沮丧，登高叹曰："吾不济矣！"即命旋师。帝之出关也，扈从兵二万五千，及还，已失万馀人，乃留秦州都指挥使张唐以步骑三千守关。癸未，帝还过甦子谷，道狭，每遇卫士执兵仗者，辄以善言抚之曰："适报魏王又进西川金银五十万，到京当尽给尔曹。"对曰："陛下赐已晚矣，人亦不感圣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带赐从官，内库使张容哥称颁给已尽，卫士叱容哥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阉竖辈也。"抽刀逐之；或救之，获免。容哥谓同类曰："皇后吝财致此，今乃归咎于吾辈；事若不测，吾辈万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

甲申，帝至石桥西，置酒悲涕，谓李绍荣等诸将曰："卿辈事吾以来，急难富贵靡不同之；今致吾至此，皆无一策以相救乎！"诸将百馀人，皆截发置地，誓以死报，因相与号泣。是日晚，入洛城。

李嗣源命石敬瑭将前军趣汜水收抚散兵，嗣源继之；李绍虔、李绍英引兵来会。

丙戌，宰相，枢密使共奏："魏王西军将至，车驾宜且控扼汜水，收抚散兵以俟之。"帝从之，自出上东门阅骑兵，戒以诘旦东行。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五

后唐纪四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上之下

天成元年(丙戌、926)

1 夏，四月，丁亥朔，严办将发，骑兵陈于宣仁门外，步兵陈于五凤门外。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不知睦王存乂已死，欲奉之以作乱，帅所部兵自营中露刃大呼，与黄甲两军攻兴教门。帝方食，闻变，帅诸王及近卫骑兵击之，逐乱兵出门。时蕃汉马步使朱守殷将骑兵在外，帝遣中使急召之，欲与同击贼；守殷不至，引兵憩于北邙茂林之下。乱兵焚兴教门，缘城而入，近臣宿将皆释甲潜遁，独散员都指挥使李彦卿及宿卫军校何福进、王全斌等十馀人力战。俄而帝为流矢所中，鹰坊人善友扶帝自门楼下，至绛霄殿庑下抽矢，渴懑求水，皇后不自省视，遣宦者进酪，须臾，帝殂。李彦卿等恸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敛庑下乐器覆帝尸而焚之。彦卿，存审之子；福进、全斌皆太原人也。刘后囊金宝系马鞍，与申王存渥及李绍荣引七百骑，焚嘉庆殿，自师子门出走。通王存确、雅王存纪奔南山。宫人多逃散，朱守殷入宫，选宫人三十馀人，各令自取乐器珍玩，内于其家。于是诸军大掠都城。

是日，李嗣源至甦子谷，闻之，恸哭，谓诸将曰："主上素得士心，正为群小蔽惑至此，今吾将安归乎！"

戊子，朱守殷遣使驰白嗣源，以"京城大乱，诸军焚掠不已，愿亟来救之！"乙丑，嗣源入洛阳，止于私第，禁焚掠，拾庄宗骨于灰烬之中而殡之。

嗣源之入郓也，前直指挥使平遥侯益脱身归洛阳，庄宗抚之流涕。至是，益自缚请罪；嗣源曰："尔为臣尽节，又何罪也！"使复其职。

嗣源谓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宫，供给尤宜丰备。吾俟山陵毕，社稷有奉，则归藩为国家捍御北方耳。"

是日，豆卢革帅百官上笺劝进，嗣源面谕之曰："吾奉诏讨贼，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诉，又为绍荣所隔，披猖至此。吾本无他心，诸君遽尔见推，殊非相悉，愿勿言也！"革等固请，嗣源不许。

李绍荣欲奔河中就永王存霸，从兵稍散；庚寅，至平陆，止馀数骑，为人所执，折足送洛阳。存霸亦帅众千人弃镇奔晋阳。

2 辛卯，魏王继岌至兴平，闻洛阳乱，复引兵而西，谋保据凤翔。

3 向延嗣至凤翔，以庄宗之命诛李绍琛。

4 初，庄宗命吕、郑二内养在晋阳，一监兵，一监仓库，自留守张宪以下皆承应不暇。及郓都有变，又命汾州刺史李彦超为北都巡检。彦超，彦卿之兄也。

庄宗既殂，推官河间张昭远劝张宪奉表劝进，宪曰："吾一书生，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岂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远泣曰："此古人之事，公能行之，忠义不朽矣。"

有李存沼者，庄宗之近属，自洛阳奔晋阳，矫传庄宗之命，阴与二内养谋镩杀宪及彦超，据晋阳拒守。彦超知之，密告宪，欲先图之。宪曰："仆受先帝厚恩，不忍为此。徇义而不免于祸，乃天也。"彦超谋未决，壬辰夜，军士共杀二内养及存沼于牙城，因大掠达旦。宪闻变，出奔忻州。会嗣源移书至，彦超号令士卒，城中始安，遂权知太原军府。

5 百官三笺请嗣源监国，嗣源乃许之。甲午，入居兴圣宫，始受百官班见。下令称教，百官称之曰殿下。庄宗后宫存者犹千馀人，宣徽使选其美少者数百献于监国，监国曰："奚用此为！"对曰："宫中职掌不可阙也。"监国曰："宫中职掌宜谙故事，此辈安知！"乃悉用老旧之人补之，其少年者皆出归其亲戚，无亲戚者任其所适。蜀中所送宫人亦准此。

乙未，以中门使安重诲为枢密使，镇州别驾张延朗为副使。延朗，开封人也，仕梁为租庸吏，性纤巧，善事权贵，以女妻重诲之子，故重诲引之。

监国令所在访求诸王。通王存确、雅王存纪匿民间，或密告安重诲，重诲与李绍真谋曰："今殿下既监国典丧，诸王宜早为之所，以壹人心。殿下性慈，不可以闻。"乃密遣人就田舍杀之。后月馀，监国乃闻之，切责重诲，伤惜久之。

刘皇后与申王存渥奔晋阳，在道与存渥私通。存渥至晋阳，李彦超不纳，走至风谷，为其下所杀。明日，永王存霸亦至晋阳，从兵逃散俱尽，存霸削发、僧服谒李彦超，"愿为山僧，幸垂庇护。"军士争欲杀之，彦超曰："六相公来，当奏取进止。"军士不听，杀之于府门之碑下。刘皇后为尼于晋阳，监国使人就杀之。薛王存礼及庄宗幼子继嵩、继潼、继蟾、继峣，遭乱皆不知所终。惟邕王存美以病风偏枯得免，居于晋阳。

6 徐温、高季兴闻庄宗遇弑，益重严可求、梁震。

梁震荐前陵州判官贵平孙光宪于季兴，使掌书记。季兴大治战舰，欲攻楚，光宪谏曰："荆南乱离之后，赖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与楚国交恶，他国乘吾之弊，良可忧也。"季兴乃止。

7 戊戌，李绍荣至洛阳，监国责之曰："吾何负于尔，而杀吾儿？"绍荣瞋目直视曰："先帝何负于尔？"遂斩之，复其姓名曰元行钦。

8 监国恐征蜀军还为变，以石敬瑭为陕州留后；己亥，以李从珂为河中留后。

9 枢密使张居翰乞归田里，许之。李绍真屡荐孔循之才，庚子，以循为枢密副使。李绍宏请复姓马。

监国下教。数租庸使孔谦奸佞侵刻穷困军民之罪而斩之，凡谦所立苛敛之法皆罢之，因废租庸民及内勾司，依旧为盐铁、户部、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专判。又罢诸道监军使；以庄宗由宦官亡国，命诸道尽杀之。

10 魏王继岌自兴平退至武功，宦者李从袭曰："祸福未可知，退不如进，请王亟东行以救内难。"继岌从之。还，至渭水，权西都留守张籛已断浮梁；循水浮渡，是日至渭南，腹心吕知柔等皆已窜匿。从袭谓继岌曰："时事已去，王宜自图。"继岌徘徊流涕，乃自伏于床，命仆夫李环缢杀之。任圜代将其众而东。监国命石敬瑭慰抚之，军士皆无异言。

先是，监国命所亲李冲为华州都监，应接西师。冲擅逼华州节度使史彦熔入朝；同州节度使李存敬过华州，冲杀之，并屠其家；又杀西川行营都监李从袭。彦熔泣诉于安重诲，重诲遣彦熔还镇，召冲归朝。

自监国入洛，内外机事皆决于李绍真。绍真擅收威胜节度使李绍钦、太子少保李绍冲下狱，欲杀之。安重诲谓绍真曰："温、段罪恶皆在梁朝，今殿下新平内难，冀安万国，岂专为公报仇邪！"绍真由是稍沮。辛丑，监国教，李绍冲、绍钦复姓名为温韬、段凝，并放归田里。

11 壬寅，以孔循为枢密使。

12 有司议即位礼。李绍真、孔循以为唐运已尽，宜自建国号。监国问左右："何谓国号？"对曰："先帝赐姓于唐，为唐复雠，继昭宗后，故称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称唐耳。"监国曰："吾年十三事献祖，献祖以吾宗属，视吾犹子。又事武皇垂三十年，先帝垂二十年，经纶攻战，未尝不预；武皇之基业则吾之基业也，先帝之天下则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异国乎！"令执政更议。吏部尚书李琪曰："若改国号，则先帝遂为路人，梓宫安所托乎！不惟殿下忘三世旧君，吾曹为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继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礼。"众从之。丙午，监国自兴圣宫赴西宫，服斩衰，于柩前即位，百官缟素。既而御衮冕受册，百官吉服称贺。

13 戊申，敕中外之臣毋得献鹰犬奇玩之类。

14 有司劾奏太原尹张宪委城之罪；庚戌，赐宪死。

15 任圜将征蜀兵二万六千人至洛阳，明宗慰抚之，各令还营。

16 甲寅，大赦，改元。量留后宫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自馀任从所适。诸司

使务有名无实者皆废之。分遣诸军就食近畿,以省馈运。除夏、秋税省耗。节度、防御等使,正、至、端午、降诞四节听贡奉,毋得敛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贡奉。选人先遭涂毁文书者,令三铨止除诈伪,馀复旧规。

17 五月,丙辰朔,以太子宾客郑珏、工部尚书任圜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圜仍判三司。圜忧公如家,简拔贤俊,杜绝侥幸,期年之间,府库充实,军民皆足,朝纲粗立。圜每以天下为己任,由是安重诲忌之。

18 武宁节度使李绍真、忠武节度使李绍琼、贝州刺史李绍英、齐州防御使李绍虔、河阳节度使李绍奇、洺州刺史李绍能,各请复旧姓名为霍彦威、苌从简、房知温、王晏球、夏鲁奇、米君立,许之。从简,陈州人也。晏球本王氏子,畜于杜氏,故请复姓王。

19 丁巳,初令百官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内殿起居。

20 宦官数百人窜匿山林,或落发为僧,至晋阳者七十馀人,诏北都指挥使李从温悉诛之。从温,帝之侄也。

21 帝以前相州刺史安金全有功于晋阳,壬戌,以金全为振武节度使、同平章事。

22 丙寅,赵在礼请帝幸邺都。戊辰,以在礼为义成节度使;辞以军情未听,不赴镇。

23 李彦超入朝,帝曰:"河东无虞,尔之力也。"庚午,以为建雄留后。

24 甲戌,加王延翰同平章事。

25 帝目不知书,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诲读之,重诲亦不能尽通,乃奏称:"臣徒以忠实之心事陛下,得典枢机,今事粗能晓知,至于古事,非臣所及,愿仿前朝侍讲、侍读、近代直崇政、枢密院,选文学之臣与之共事,以备应对。"乃置端明殿学士,乙亥,以翰林学士冯道、赵凤为之。

26 丙子,听郭崇韬归葬,复朱友谦官爵;两家货财田宅,前籍没者皆归之。

27 戊寅,以安重诲领山南东道节度使。重诲以襄阳要地,不可乏帅,无宜兼领,固辞;许之。

28 诏发汴州控鹤指挥使张谏等三千人戍瓦桥。六月,丁酉,出城,复还,作乱,焚掠坊市,杀权知州、推官高逖。逼马步都指挥使、曹州刺史李彦饶为帅,彦饶曰:"汝欲吾为帅,当用吾命,禁止焚掠。"众从之。己亥旦,彦饶伏甲于室,诸将入贺,彦饶曰:"前日唱乱者数人而已,"遂执张谏等四人,斩之。其党张审琼帅众大噪于建国门,彦饶勒兵击之,尽诛其众四百人,军、州始定。即日,以军、州事牒节度推官韦俨权知,具以状闻。庚子,诏以枢密使孔循知汴州,收为乱者三千家,悉诛之。彦饶,彦超之弟也。

29 蜀百官至洛阳,永平节度使兼侍中马全曰:"国亡至此,生不如死!"不食而卒。以平章事王锴等。为诸州府刺史、少尹、判官、司马,亦有复归蜀者。

30 辛丑,滑州都指挥使于可洪等纵火作乱,攻魏博戍兵三指挥,逐出之。

31 乙巳,敕:"朕二名,但不连称,皆无所避。"

32 戊申,加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兼侍中。

33 李继曮至华州,闻洛中乱,昨归凤翔;帝为之诛柴重厚。

34 高季兴表求夔、忠、万三州为属郡,诏许之。

35 安重诲恃恩骄横,殿直马延误冲前导,斩之于马前,御史大夫李琪以闻。秋,七月,重诲白帝下诏,称延陵突重臣,戒谕中外。

36 于可洪与魏博戍将互相奏云作乱,帝遣使按验得实,辛酉,斩可洪于都市,其首谋滑州左崇牙金营族诛,助乱者右崇牙两长剑建平将校百人亦族诛。

37 壬申,初令百官每五日起居,转对奏事。

38 契丹主攻勃海,拔其夫馀城,更命曰东丹国。命其长子突欲镇东丹,号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楼,号元帅太子。

帝遣供奉官姚坤告哀于契丹。契丹主闻庄宗为乱兵所害,恸哭曰:"我朝定儿也。吾方欲救之,以勃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儿及此。"哭不已。虏言"朝定",犹华言朋友也。又谓坤曰:"今天子闻洛阳有急,何不救?"对曰:"地远不以及。"曰:"何故自立?"坤为言帝所以即位之由,契丹主曰:"汉儿喜饰说,毋多谈!"突欲侍侧,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可乎?"坤曰:"中国无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亦犹天皇王初有国,岂强取之乎!"契丹主曰:"理当然。"又曰:"闻吾儿专好声色游畋,宜其及此。我自闻之,举家不饮酒,散遣伶人,解纵鹰犬。若亦效吾儿所为,行自亡矣。"又曰:"吾儿与我虽世旧,然屡与我战争;于今天子则无怨,足以修好。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专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馀,复召之,曰:"河北恐难得,得镇、定、幽州亦可也。"给纸笔趣令为状,坤不可,欲杀之,韩延徽谏,乃复囚之。

39 丙子,葬光圣神闵孝皇帝于雍陵,庙号庄宗。

40 丁丑,镇州留后王建立奏涿州刺史刘殷肇不受代,谋作乱,已讨擒之。

41 己卯，置彰国军于应州。

42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豆卢革、韦说奏事帝前，或时礼貌不尽恭；百官俸钱皆折估，而革父子独受实钱；百官自五月给，而革父子自正月给；由是众论沸腾。说以孙为子，奏官；受选人王惨赂，除近官。中旨以库部郎中萧希甫为谏议大夫，革、说覆奏。希甫恨之，上疏言"革、说不忠前朝，阿谀取容"；因诬"革强夺民田，纵田客杀人，说夺邻家井，取宿藏物。"制贬革辰州刺史；说溆州刺史。庚辰，赐希甫金帛，擢为散骑常侍。

43 辛巳，契丹主阿保机卒于夫余城，述律后召诸将及酋长难制者之妻，谓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问曰："汝思先帝乎？"对曰："受先帝恩，岂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见之。"遂杀之。

44 癸未，再贬豆卢革费州司户，韦说夷州司户。甲申，革流陵州，说流合州。

45 孟知祥阴有据蜀之志，阅库中，得铠甲二十万，置左右牙等兵十六营，凡万六千人，营于牙城内外。

46 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47 丁亥，契丹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东丹，与长子突欲奉契丹主之丧，将其众发夫馀城。

48 初，郭崇韬以蜀骑兵分左、右骁卫等六营，凡三千人；步兵分左、右宁远等二十营，凡二万四千人。庚寅，孟知祥增置左、右冲山等六营，凡六千人，营于罗城内外；又置义宁等二十营，凡万六千人，分戍管内州县就食；又置左、右牢城四营；凡四千人，分戍成都境内。

49 王公俨既杀杨希望，欲邀节钺，扬言符习为治严急，军府众情不愿其还。习还，至齐州，公俨拒之，习不敢前。公俨又令将士上表请己为帅，诏除登州刺史。

公俨不时之官，托云军情所留；帝乃徙天平节度使霍彦威为平卢节度使，聚兵淄州，以图攻取，公俨惧，乙未，始之官，丁酉，彦威至青州，追擒之，并其族党悉斩之，支使北海韩叔嗣预焉。其子熙载将奔吴，密告其友汝阴进士李谷，谷送至正阳，痛饮而别。熙载谓谷曰："吴若用吾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谷笑曰："中原若用吾为相，取吴如囊中物耳。"

50 庚子，幽州言契丹寇边，命齐州防御使安审通将兵御之。

51 九月，壬戌，孟知祥置左、右飞棹兵六营，凡六千人，分戍滨江诸州，习水战以备夔、峡。

52 癸酉，卢龙节度使李绍斌请复姓赵，从之，仍赐名德钧。德钧养子延寿尚帝女兴平公主，故德钧尤蒙宠任。延寿本蓚令刘郛之子也。

53 加楚王殷守尚书令。

54 契丹述律后爱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楼，命与突欲俱乘马立帐前，谓诸酋长曰："二子吾皆爱之，莫知所立，汝曹择可立者执其辔。"酋长知其意，争执德光辔欢跃曰："愿事元帅太子。后曰："众之所欲，吾安敢违。"遂立之为天皇王。突欲愠，帅数百骑欲奔唐，为逻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归东丹。天皇王尊述律后为太后，国事皆决焉。太后复纳其侄为天皇王后。天皇王性孝谨，母病不食亦不食，侍于母前应对或不称旨，母扬眉视之，辄惧而趋避，非复召不敢见也。以韩延徽为政事令。听姚坤归复命，遣其臣阿思没骨堕来告哀。

55 壬午，赐李继岘名从岘。

56 冬，十月，甲申朔，初赐文武官春冬衣。

57 昭武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延翰，骄淫残暴，己丑，自称大闽国王。立宫殿，置百官，威仪文物皆仿天子之制，群下称之曰殿下。赦境内，追尊其父审知曰昭武王。

58 静难节度使毛璋，骄僭不法，训卒缮兵，有跋扈之志，诏以颍州团练使李承约为节度副使以察之。壬辰，徙璋为昭义节度使。璋欲不奉诏，承约与观察判官长安边蔚从容说谕，久之，乃肯受代。

59 庚子，幽州奏契丹卢龙节度使卢文进来奔。初，文进为契丹守平州，帝即位，遣间使说之，以易代之后，无复嫌怨。文进所部皆华人，思归，乃杀契丹戍平州者，帅其众十馀万、车帐八千乘来奔。

60 初，魏王继岌、郭崇韬率蜀中富民输犒赏钱五百万缗，听以金银缯帛充，昼夜督责，有自杀者，给军之馀，犹二百万缗。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饶，遣盐铁判官、太仆卿赵季良为孟知祥官告国信兼三川都制置转运使。甲辰，季良至成都，蜀人欲皆不与，知祥曰："府库他人所聚，输之可也。州县租税，以赡镇兵十万，决不可得。"季良但发库物，不敢复言制置转运职事矣。

安重诲以知祥及东川节度使董璋皆据险要，拥强兵，恐久而难制；又知祥乃庄宗近姻，阴欲图之。客省使、泗州防御使李严自请为西川监军，必能制知祥；己酉，以严为西川都监，文思使太原朱弘昭为东川副使。李严母贤明，谓严曰："汝前启灭蜀之谋，今日再往，必以死报蜀人矣。"

61 旧制，吏部给告身，先责其人输朱胶绫轴钱。丧乱以来，贫者但受敕牒，多不取告身。十一月，甲戌，吏部

侍郎刘岳上言:"告身有褒贬训戒之辞,岂可使其人初不之睹!"敕文班丞、郎、给、谏,武班大将军以上,宜赐告身。其后执政议,以为朱胶绫轴,厥费无多,朝廷受以官禄,何惜小费!乃奏:"凡除官者更不输钱,皆赐告身。"当是时,所除正员官之外,其馀试衔、帖号止以宠激军中将校而已,及长兴以后,所除浸多,乃至军中卒伍,使、州、镇、戍胥吏,皆得银青阶及宪官,岁赐告身以万数矣。

62 闽王延翰蔑弃兄弟,袭位才逾月,出其弟延钧为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后庭,采择不已。延钧上书极谏,延翰怒,由是有隙。父审知养子延禀为建州刺史,延翰与书使之采择,延禀复书不逊,亦有隙。十二月,延禀、延钧合兵袭福州。延禀顺流先至,福州指挥使陈陶帅众拒之,兵败,陶自杀。是夜,延禀帅壮士百馀人趣西门,梯城而入,执守门者,发库取兵仗。及寝门,延翰惊匿别室;辛卯旦,延禀执之,暴其罪恶,且称延翰与妻崔氏共弑先王,告谕吏民,斩于紫宸门外。是日,延钧至城南,延禀开门纳之,推延钧为威武留后。

63 癸巳,以卢文进为义成节度使、同平章事。

64 庚子,以皇子从荣为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

65 赵季良等运蜀金帛十亿至洛阳,时朝廷方匮乏,赖此以济。

66 是岁,吴越王镠以中国丧乱,朝命不通,心元宝正;其后复通中国,乃讳而不称。

二年(丁亥、927)

1 春,正月,癸丑朔,帝更名亶。

2 孟知祥闻李严来监其军,恶之;或请奏止之,知祥曰:"何必然,吾有以待之。"遣吏至绵、剑迎候。会武信节度使李绍文卒,知祥自言尝受密诏许便宜从事,壬戌,以西川节度副使、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李敬周为遂州留后,趣之上道,然后表闻。严先遣使至成都,知祥自以于严有旧恩,冀其惧而自回,乃盛陈甲兵以示之,严不以为意。

3 安重诲以孔循少侍宫禁,谓其谙练故事,知朝士行能,多听其言。豆卢革、韦说既得罪,朝廷议置相,循意不欲用河北人,先已荐郑珏,又荐太常卿崔协。任圜欲用御史大夫李琪;郑珏素恶琪,故循力沮之,谓重诲曰:"李琪非无文学,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仪刑多士矣。他日议于上前,上问谁可相者,重诲以协对。圜曰:"重诲未悉朝中人物,为人所卖。协虽名家,识字甚少。臣既以不学忝相位,柰何更益以协,为天下笑乎!"上曰:"宰相重任,卿辈更审议之。吾在河东时见冯书记多才博学,与物无竞,此可相矣。"既退,孔循不揖,拂衣径去,曰:"天下事一则任圜,二则任圜,圜何者!使崔协暴死则已,不死会须相之。"因称疾不朝者数日,上使重诲谕之,方入。重诲私谓圜曰:"今方乏人,协且备员,可乎?"圜曰:"明公舍李琪而相崔协,是犹弃苏合之丸,取蛄蜣之转也。"循与重诲共事,日短琪而誉协,癸亥,竟以端明殿学士冯道及崔协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协,邠之曾孙也。

4 戊辰,王延禀还建州,王延钧送之,将别,谓延钧曰:"善守先人基业,勿烦老兄再下!"延钧逊谢甚恭而色变。

5 庚午,初令天下长吏每旬亲引虑系囚。

6 孟知祥礼遇李严甚厚,一日谒知祥,知祥谓曰:"公前奉使王衍,归而请兵伐蜀,庄宗用公言,遂致两国俱亡。今公复来,蜀人惧矣。且天下皆废监军,公独来监吾军,何也?"严惶怖求哀,知祥曰:"众怒不可遏也。"遂揖下,斩之。又召左厢马步都虞候丁知俊,知俊大惧,知祥指严尸谓曰:"昔严奉使,汝为之副,然则故人也,为我瘞之。"因诬奏:"严诈宣口敕,云代臣赴阙,又擅许将士优赏,臣辄已诛之。"

内八作使杨令芝以事入蜀,至鹿头关,闻严死,奔还。朱弘昭在东川,闻之,亦惧,谋归洛;会有军事,董璋使之入奏,弘昭伪辞然后行,由是得免。

7 癸酉,以皇子从厚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从荣闻之,不悦。

8 己卯,加枢密使安重诲兼侍中,孔循同平章事。

9 吴马军都指挥使柴再用戎服入朝,御史弹之,再用恃功不服。侍中徐知诰阳于便殿误通起居,退而自劾,吴王优诏不问,知诰固请夺一月俸;由是中外肃然。

10 契丹改元天显,葬其主阿保机于木叶山。述律太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辄谓曰:"为我达语于先帝!"至墓所则杀之,前后所杀以百数。最后,平州人赵思温当往,思温不行,后曰:"汝事先帝尝亲近,何为不行?"对曰:"亲近莫如后,后行,臣则继之。"后曰:"吾非不欲从先帝于地下也,顾嗣子幼弱,国家无主,不得往耳。"乃断一腕,令置墓中。思温亦得免。

11 帝以冀州刺史乌震三将兵运粮入幽州,二月,戊子,以震为河北道副招讨,领宁国节度使,屯卢台军。代

泰宁节度使、同平章事房知温归兖州。

12 庚寅，以保义节度使石敬瑭兼六军诸卫副使。

13 丙申，以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为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诛之。

14 高季兴既得三州，请朝廷不除刺史，自以子弟为之，不许。及夔州刺史潘炕罢官，季兴辄遣兵突入州城，杀戍兵而据之。朝廷除奉圣指挥使西方邺为刺史，不受；又遣兵袭涪州，不克。魏王继岌遣押牙韩珙等部送蜀珍货金帛四十万，浮江而下，季兴杀珙等于峡口，尽掠取之，朝廷诘之，对曰："珙等舟行下峡，涉数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问水神。"帝怒，壬寅，制削夺季兴官爵，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刘训为南面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忠武节度使夏鲁奇为副招讨使，将步骑四万讨之。东川节度使董璋充东南面招讨使，新夔州刺史西方邺副之，将蜀兵下峡；仍会湖南军三面进攻。

15 三月，甲寅，以李敬周为武信留后。

16 丙辰，初置监牧，蕃息国马。

17 初，庄宗之克梁也，以魏州牙兵之力；及其亡也，皇甫晖、张破败之乱亦由之。赵在礼之徙滑州，不之官，亦实为其下所制。在礼欲自谋脱祸，阴遣腹心诣阙求移镇，帝乃为之除皇甫晖陈州刺史，赵进贝州刺史，徙在礼为横海节度使；以皇子从荣镇邺都，命宣徽北院使范延光将兵送之，且制置邺都军事。乃出奉节等九指挥三千五百人，使军校龙晅部之，戍卢台军以备契丹，不给铠仗，但系帜于长竿以别队伍，由是皆俯首而去。中涂闻孟知祥杀李严，军中籍籍，已有讹言；既至，会朝廷不次擢乌震为副招讨使，讹言益甚。

房知温怨震骤来代己，震至，未交印。壬申，震召知温及诸道先锋马军都指挥使、齐州防御使安审通博于东寨，知温诱龙晅所部兵杀震于席上，其众噪于营外，安审通脱身走，夺舟济河，将骑兵按甲不动。知温恐事不济，亦上马出门，甲士揽其辔曰："公当为士卒主，去欲何之？知温绐之曰："骑兵皆在河西，不收取之，独有步兵，何能集事！"遂跃马登舟济河，与审通合谋击乱兵，乱兵遂南行。骑兵徐踵其后，部伍甚整。乱者相顾失色，列炬宵行，疲于荒泽，诘朝，骑兵四合击之，乱兵殆尽，馀众复趣故寨，审通已焚之，乱兵进退失据，遂溃。其匿于丛薄沟塍得免者什无一二。范延光还至淇门，闻卢台乱，发滑州兵复如邺都，以备奔逸。

18 帝遣客省使李仁矩如西川，传诏安谕孟知祥及吏民；甲戌，至成都。

19 刘训兵至荆南，楚王殷遣都指挥使许德勋等将水军屯岳州。高季兴坚壁不战，求救于吴，吴人遣水军援之。

20 夏，四月，庚寅，敕卢台乱兵在营家属并全门处斩。敕至邺都，阉九指挥之门，驱三千五百家凡万馀人于石灰窑，悉斩之，永济渠为之变赤。

21 朝廷虽知房知温首乱，欲安反仄，癸巳，加知温兼侍中。

22 先是，孟知祥遣牙内指挥使文水武漳迎其妻琼华长公主及子仁赞于晋阳，及凤翔，李从曮闻知祥杀李严，止之，以闻，帝听其归蜀；丙申，至成都。

23 盐铁判官赵季良与孟知祥有旧，知祥奏留季良为副使。朝廷不得已，丁酉，以季良为西川节度副使。李昊归蜀，知祥以为观察推官。

24 江陵卑湿，复值久雨，粮道不继，将士疾疫，刘训亦寝疾；癸卯，帝遣枢密使孔循往视之，且审攻战之宜。

25 五月，癸丑，以威武留后王延钧为本道节度使、琅邪王。

26 孔循至江陵，攻之不克，遣人入城说高季兴；季兴不逊。丙寅，遣使赐湖南行营夏衣万袭；丁卯，又遣使赐楚王殷鞍马玉带，督馈粮于行营，竟不能得。庚午，诏刘训等引兵还。

27 楚王殷遣中军使史光宪入贡，帝赐之骏马十，美女二。过江陵，高季兴执光宪而夺之，且请举镇自附于吴。徐温曰："为国者当务实效而去虚名。高氏事唐久矣，洛阳去江陵不远，唐人步骑袭之甚易，我以舟师溯流救之甚难。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无愧乎！"乃受其贡物，辞其称臣，听其自附于唐。

28 任圜性刚直，且恃与帝有旧，勇于敢为，权幸多疾之。旧制，馆券出于户部，安重诲请从内出，与圜争于上前，往复数四，声色俱厉。上退朝，宫人问上："适与重诲论事为谁？"上曰："宰相。"宫人曰："妾在长安宫中，未尝见宰相、枢密奏事敢如是者，盖轻大家耳。"上愈不悦，卒从重诲议。圜因求罢三司，诏以枢密承旨孟鹄充三司副使权判。鹄，魏州人也。

29 六月，庚辰，太子詹事温肇请立太子。

30 丙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圜罢守太子少保。

31 己丑，以宣徽北院使张延朗判三司。

32 壬辰，贬刘训为檀州刺史。

33 丙申，封楚王殷为楚国王。

34 西方邺败荆南水军于峡中，复取夔、忠、万三州。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六

后唐纪五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中之上

天成二年(丁亥、927)

1 秋，七月，以归德节度使王晏球为北面副招讨使。

2 丙寅，升夔州为宁江军，以西方邺为节度使。

3 癸巳，以与高季兴夔、忠、万三州为豆卢革、韦说之罪，皆赐死。

4 流段凝于辽州，温韬于德州，刘训于濮州。

5 任圜请致仕居磁州，许之。

6 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7 册礼使至长沙，楚王殷始建国，立宫殿，置百官，皆如天子，或微更其名：翰林学士曰文苑学士，知制诰曰知辞制，枢密院曰左右机要司，群下称之曰殿下，令曰教。以姚彦章为左丞相，许德勋为右丞相，李铎为司徒，崔颖为司空，拓跋恒为仆射，张彦瑶、张迎判机要司。然管内官属皆称摄，惟朗、桂节度使先除后请命。恒本姓元，避殷父讳改焉。

8 九月，帝谓安重诲曰："从荣左右有矫宣朕旨，令勿接儒生，恐弱人志气者。朕以从荣年少临大藩，故择名儒使辅导之，今奸人所言乃如此！"欲斩之；重诲请严戒而已。

9 北都留守李彦超请复姓符，从之，

10 丙寅，以枢密使孔循兼东都留守。

11 壬申，契丹来请修好，遣使报之。

12 冬，十月，乙酉，帝发洛阳，将如汴州；丁亥，至荥阳。

民间讹言帝欲自击吴，又云欲制置东方诸侯。宣武节度使、检校侍中朱守殷疑惧，判官高密孙晟劝守殷反，守殷遂乘城拒守。帝遣宣徽使范延光往谕之，延光曰："不早击之，则汴城坚矣；愿得五百骑与俱。"帝从之。延光暮发，未明行二百里，抵大梁城下，与汴人战，汴人大惊，戊子，帝至京水，遣御营使石敬瑭将亲兵倍道继之。

或谓安重诲曰："失职在外之人，乘贼未破，或能为患，不如除之。"重诲以为然，奏遣使赐任圜死。端明殿学士赵凤哭谓重诲曰："任圜义士，安肯为逆！公滥刑如此，何以赞国！"使者至磁州，圜聚其族酣饮，然后死，神情不挠。

13 己丑，帝至大梁，四面进攻，吏民缒城出降者甚众。守殷知事不济，尽杀其族，引颈命左右斩之。乘城者望见乘舆，相帅开门降。孙晟奔吴，徐知诰客之。

14 戊戌，诏免三司逋负近二百万缗。

15 辛丑，吴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诸道都统、镇海·宁国节度使兼中书令东海王徐温卒。

初，温子行军司马、忠义节度使、同平章事知询以其兄知诰非徐氏子，数请代之执吴政，温曰："汝曹皆不如也。"严可求及行军副使徐玠屡劝温以知询代知诰，温以知诰孝谨，不忍也。陈夫人曰："知诰自我家贫贱时养之，柰何富贵而弃之！"可求等言之不已。温欲帅诸藩镇入朝，劝吴王称帝，将行，有疾，乃遣知询奉表劝进，因留代知诰执政。知诰 草表欲求洪州节度使，俟旦上之，是夕，温凶问至，乃止。知询亟归金陵。吴主赠温齐王，谥曰忠武。

16 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筠久疾，将佐请见，不许。副使符彦琳等疑其已死，恐左右有奸谋，请权交符印；筠怒，收彦琳及判官都指挥使下狱，诬以谋反。诏取彦琳等诣阙，按之无状，释之；徙筠为西都留守。

17 癸卯，以保义节度使石敬瑭为宣武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

18 十一月，庚戌，吴王即皇帝位，追尊孝武王曰武皇帝，景王曰景皇帝，宣王曰宣皇帝。

19 安重诲议伐吴，帝不从。

20 甲子，吴大赦，改元乾贞。

丙子，吴主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以徐知询为诸道副都统、镇海宁国节度使兼侍中，加徐知诰都督中外诸军事。

21 十二月，戊寅朔，孟知祥发民丁二十万修成都城。

22 吴主立兄庐江公濛为常山王，弟鄱阳公澈为平原王，兄子南昌公珙为建安王。

23 初，晋阳相者周玄豹尝言帝贵不可言，帝即位，欲召诣阙；赵凤曰："玄豹言陛下当为天子，今已验矣，无所复询。若置之京师，则轻躁狂险之人必辐辏其门，争问吉凶。自古术士妄言，致人族灭者多矣，非所以靖国家也。"帝乃就除光禄卿致仁，厚赐金帛而已。

24 中书舍人马缟请用汉光武故事，七庙之外别立亲庙；中书门下奏请如汉孝德、孝仁皇例，称皇不称帝。帝欲兼称帝，群臣乃引德明、玄元、兴圣皇帝例，皆立庙京师；帝令立于应州旧宅，自高祖考妣以下皆追谥曰皇帝、皇后，墓曰陵。

25 汉主如康州。

26 是岁，蔚、代缘边粟斗不过十钱。

三年（戊子、928）

1 春，正月，丁巳，吴主立子琏为江都王，璘为江夏王，璆为宜春王，宣帝子庐陵公玢为南阳王。

2 昭义节度使毛璋所为骄僭，时服赭袍，纵酒为戏，左右有谏者，剖其心而视之。帝闻之，征为右金吾卫上将军。

3 契丹陷平州。

4 二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5 帝将如邺都，时扈驾诸军家属甫迁大梁，又闻将如邺都，皆不悦，讹讹有流言；帝闻之，不果行。

6 吴自庄宗灭梁以来，使者往来不绝。庚辰，吴使者至，安重诲以为杨溥敢与朝廷抗礼，遣使窥觇，拒而不受，自是遂与吴绝。

7 张筠至长安，守兵闭门拒之；筠单骑入朝，以为左卫上将军。

8 壬辰，宁江节度使西方邺攻拔归州；未几，荆南复取之。

9 枢密使、同平章事孔循，性狡佞，安重诲亲信之。帝欲为皇子娶重诲女，循谓重诲曰："公职居近密，不宜复与皇子为婚。"重诲辞之。久之，或谓重诲曰："循善离间人，不可置之密地。"循知之，阴遣人结王德妃，求纳其女；德妃请娶循女为从厚妇，帝许之。重诲大怒，乙未，以循同平章事，充忠武节度使兼东都留守。

重诲性强愎。秦州节度使华温琪入朝，请留阙下，帝嘉之，除左骁卫上将军，月别赐钱谷，岁馀，帝谓重诲曰："温琪旧人，宜择一重镇处之。"重诲对以无阙。他日，帝屡言之，重诲愠曰："臣累奏无阙，惟枢密使可代耳。"帝曰："亦可。"重诲无以对。温琪闻之惧，数月不出。

重诲恶成德节义使、同平章事王建立，奏建立与王都交结，有异志。建立亦奏重诲专权，求入朝面言其状，帝召之；既至，言重诲与宣徽使判三司张延朗结婚，相表里，弄威福。三月，辛亥，帝见重诲，气色甚怒，谓曰："今与卿一镇自休息，以王建立代卿，张延朗亦除外官。"重诲曰："臣披荆棘事陛下数十年，值陛下龙飞，承乏机密，数年间天下幸无事；今一旦弃之外镇，臣愿闻其罪！"帝不怿而起，以语宣徽使朱弘昭，弘昭曰："陛下平日待重诲如左右手，柰何以小忿弃之！愿垂三思。"帝寻召重诲慰抚之。明日，建立辞归镇，帝曰："卿比奏欲入分朕忧，今复去何之！"会门下侍郎兼刑部尚书、同平章事郑珏请致仕，己未，以珏为左仆射致仕；癸亥，以建立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

10 孟知祥屡与董璋争盐利，璋诱商旅贩东川盐入西川，知祥患之，乃于汉州置三场重征之，岁得钱七万缗，商旅不复之东川。

11 楚王殷如岳州，遣六军使袁诠、副使王环、监军马希瞻将水军击荆南，高季兴以水军逆战。至刘郎洑，希瞻夜匿战舰数十艘于港中；诘旦，两军合战，希瞻出战舰横击之，季兴大败，俘斩以千数，进副江陵。季兴请和，归史光宪于楚。军还，楚王殷让环不遂取荆南，环曰："江陵在中朝及吴、蜀之间，四战之地也，宜存之以为吾捍蔽。"殷悦。环每战，身先士卒，与众同甘苦；常置针药于座右，战罢，索伤者于帐前，自傅治之。士卒隶环麾下者相贺曰："吾属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

12 楚大举水军击汉，围封州。汉主以周易筮之，遇大有，于是大赦，改元大有；命左右街使苏章将神弩三千、战舰百艘救封州。章至贺江，沈铁缆于水，两岸作巨轮挽缆，筑长堤以隐之，伏壮士于堤中。章以轻舟逆战，阳不

利，楚人逐之，入堤中；挽轮举组，楚舰不能进退，以强弩夹水射之，楚兵大败，解围遁去。汉主以章为封州团练使。

13 夏，四月，以邺都留守从荣为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以客省使太原冯赟为副留守，夹马指挥使新平杨思权为步军都指挥使以佐之。戊寅，以宣武节度使石敬瑭为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枢密使范延光为成德节度使。丙戌，以枢密使安重诲兼河南尹，以河南尹从厚为宣武节度使，仍判六军诸卫事。

14 吴右雄武军使苗璘、静江统军王彦章将水军万人攻楚岳州，至君山，楚王殷遣右丞相许德勋将战舰千艘御之。德勋曰："吴人掩吾不备，见大军，必惧而走。"乃潜军角子湖，使王环夜帅战舰三百，绝吴归路。迟明，吴人进军荆江口，将会荆南兵攻岳州，丁亥，至道人矶。德勋命战棹都虞候詹信以轻舟三百出吴军后，德勋以大军当其前，夹击之，吴军大败，虏璘及彦章以归。

15 初，义武节度使兼中书令王都镇易定十馀年，自除刺史以下官，租赋皆赡本军。及安重诲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帝亦以都篡父位，恶之。时契丹数犯塞，朝廷多屯兵于幽、易间，大将往来，都阴为之备，浸成猜阻。都恐朝廷移之他镇，腹心和昭训劝都为自全之计，都乃求婚于卢龙节度使赵德钧。又知成德节度使王建立与安重诲有隙，遣使结为兄弟，阴与之谋复河北故事，建立阳许而密奏之。都又以蜡书遗青、徐、潞、益、梓五帅，离间之。又遣人说北面副招讨使归德节度使王晏球，晏球不从；乃以金遗晏球帐下，使图之，不克；癸巳，晏球以都反状闻，诏宣徽使张延朗与北面诸将议讨之。

16 戊戌，吴徙常山王濛为临川王。

17 庚子，诏削夺王都官爵。壬寅，以王晏球为北面招讨使，权知定州行州事，以横海节度使安审通为副招讨使，以郑州防御使张虔钊为都监，发诸道兵会讨定州。是日，晏球攻定州，拔其北关城。都以重赂求救于奚酋秃馁，五月，秃馁以万骑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阳，都与秃馁就攻之。晏球与战于嘉山下，大破之，秃馁以二千骑奔还定州。晏球追至城门，因进攻之，得其西关城。定州城坚，不可攻，晏球增修西关城以为行府，使三州民输税供军食而守之。

18 辛酉，以天雄节度副使赵敬怡为枢密使。

19 王晏球闻契丹发兵救定州，将大军趣望都，遣张延朗分兵退保新乐。延朗遂之真定，留赵州刺史朱建丰将兵修新乐城。契丹已自他道入定州，与王都夜袭新乐，破之，杀建丰。乙丑，王晏球、张延朗会于行唐，丙寅，至曲阳。王都乘胜，悉其众与契丹五千骑合万馀人，邀晏球等于曲阳，丁卯，战于城南。晏球集诸将校令之曰："王都轻而骄，可一战擒也。今日，诸君报国之时也。悉去弓矢，以短兵击之，回顾者斩！"于是骑兵先进，奋挝挥剑，直冲其阵，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过半，馀众北走；都与秃馁得数骑，仅免。卢龙节度使赵德钧邀击契丹，北走者殆无孑遗。

20 吴遣使求和于楚，请苗璘、王彦章；楚王殷归之，使许德勋饯之。德勋谓二人曰："楚国虽小，旧臣宿将犹在，愿吴朝勿以措怀。必俟众驹争皂枥，然后可图也。"时殷多内宠，嫡庶无别，诸子骄奢，故德勋语及之。

21 六月，辛巳，高季兴复请称藩于吴，吴进季兴爵秦王，帝诏楚王殷讨之。殷遣许德勋将兵攻荆南，以其子希范为监军，次沙头；季兴从子云猛指挥使从嗣单骑造楚壁，请与希范挑战决胜，副指挥使廖匡齐出与之斗，拉杀之。季兴惧，明日，请和，德勋还，匡齐，赣人也。

22 王晏球知定州有备，未易急攻，朱弘昭、张虔钊宣言大将畏怯；有诏促令攻城。晏球不得已，乙未，攻之，杀伤将士三千人。

23 先是，诏发西川兵戍夔州，孟知祥遣左肃边指挥使毛重威将三千人往。顷之，知祥奏"夔、忠、万三州已平，请召戍兵还，以省馈运。"帝不许。知祥阴使人诱之，重威帅其众鼓噪逃归；帝命按其罪，知祥请而免之。

24 陕州行军司马王宗寿请葬故蜀主王衍，秋，七月，赠衍顺正公，以诸侯礼葬之。

25 北面招讨使安审通卒。

26 东都民有犯私曲者，留守孔循族之。或请听民造曲，而于秋税亩收五钱；己未，敕从之。

27 壬戌，契丹复遣其酋长惕隐将七千骑救定州，王晏球逆战于唐河北，大破之；甲子，追至易州。时久雨水涨，契丹为唐所俘斩及陷溺死者，不可胜数。

28 戊辰，以威武节度使王延钧为闽王。

29 契丹北走，道路泥泞，人马饥疲，入幽州境。八月，壬戌，赵德钧遣牙将武从谏将精骑邀击之，分兵扼险要，生擒惕隐等数百人；馀众散投村落，村民以白梃击之，其得脱归国者不过数十人。自是契丹沮气，不敢轻犯塞。

30 初，庄宗徇地河北，获小儿，畜之宫中，及长，赐姓名李继陶；帝即位，纵遣之。王都得之，使衣黄袍坐堞间，谓王晏球曰："此庄宗皇帝子也，已即帝位。公受先朝厚恩，曾不念乎！"晏球曰："公作此小数竟何益！吾今教公二策，不悉众决战，则束手出降耳，自馀无以求生也。"

31 王建立以目不知书，请罢判三司，不许。

32 乙未，吴大赦。

33 吴赵王镕欲立中子传瑮为嗣，谓诸子曰："各言汝功，吾择多者而立之。"传瑮兄传琮、传璨、传璟皆推传瑮，乃奏请以两镇授传瑮。闰月，丁未，诏以传瑮为镇海、镇东节度使。

34 戊申，赵德钧献契丹俘惕隐等，诸将皆请诛之，帝曰："此曹皆虏中之骁将，杀之则虏绝望，不若存之以纾边患。"乃赦惕隐等酋长五十人，置之亲卫，馀六百人悉斩之。

35 契丹遣梅老季素等入贡。

36 初，卢文进来降，契丹以蕃汉都提举使张希崇代之为卢龙节度使，守平州，遣亲将以三百骑监之。希崇本书生，为幽州牙将，没于契丹，性和易，契丹将稍亲信之，因与其部曲谋南归。部曲泣曰："归固寝食所不忘也，然虏众我寡，柰何？"希崇曰："吾诱其将杀之，兵必溃去。此去虏帐千馀里，比其知而征兵，吾属去远矣。"众曰："善！"乃先为阱，实以石灰，明日，召虏将饮，醉，并从者杀之，投诸阱中。其营在城北，亟发兵攻之，契丹众皆溃去。希崇悉举其所部二万馀口来奔，诏以为汝州刺史。

37 吴王太后殂。

38 九月，辛巳，荆南败楚兵于白田，执楚岳州刺史李廷规，归于吴。

39 乙未，敕以温韬发诸陵，段凝反覆，令所在赐死。

40 己亥，以武宁节度使房知温兼荆南行营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分遣中使发诸道兵赴襄阳，以讨高季兴。

41 辛丑，徙庆州防御使窦廷琬为金州刺史；冬，十月，廷琬据庆州拒命。

42 丙午，以横海节度使李从敏兼北面行营副招讨使。从敏，帝之从子也。

43 戊申，诏静难节度使李敬通发兵讨窦廷琬。

44 王都据定州，守备固，伺察严，诸将屡有谋翻城应官军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与使者联骑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听外兵登城，亦非梯冲所及。徒多杀精兵，无损于贼，如此何为！不若食三州之租，爱民养兵以俟之，彼必内溃。"帝从之。

45 十一月，有司请为哀帝立庙，诏立庙于曹州。

46 平卢节度使晋忠武公霍彦威卒。

47 忠州刺史王雅取归州。

48 庚寅，皇子从厚纳孔循女为妃，循因之得之大梁，厚结王德妃之党，乞留。安重诲具奏其事，力排之，礼毕，促令归镇。

49 甲午，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建立同平章事，充平卢节度使。

50 丙申，上问赵凤："帝王赐人铁券，何也？"对曰："与之立誓，令其子孙长享爵禄耳。"上曰："先朝受此赐者止三人，崇韬、继麟寻皆族灭，朕得脱如毫厘耳。"因叹息久之。赵凤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51 十二月，甲辰，李敬周奏拔庆州，族窦廷琬。

52 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寝疾，命其子行军司马、忠义节度使、同平章事从诲权知军府事；丙辰，季兴卒。吴主以从诲为荆南节度使兼侍中。

53 史馆修撰张昭远上言："臣窃见先朝时，皇弟、皇子皆喜俳优，入则饰姬妾，出则夸仆马；习尚如此，何道能贤！诸皇子宜精择师傅，令皇子屈身师事之，讲礼义之经，论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则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祸乱之源。今卜嗣建储，臣未敢轻议。至于恩泽赐与之间，昏姻省侍之际，嫡庶长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绝其侥冀。"帝赏叹其言而不能用。

54 闽王延钧度民二万为僧，由是闽中多僧。

55 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从荣，年少骄很，不亲政务，帝遣左右素与从荣善者往与之处，使从容讽导之。其人私谓从荣曰："河南相公恭谨好善，亲礼端士，有老成之风；相公齿长，宜自策励，勿令声问出河南之下。"从荣不悦，退，告步军都指挥使杨思权曰："朝廷之人皆推从厚而短我，我其废乎！"思权曰："相公手握强兵，且有思权在，何忧！"因劝从荣多募部曲，缮甲兵，阴为自固之备。又谓帝左右曰："君每誉弟而抑其兄，我辈岂不能助之邪！"其人惧，以告副留守冯赟，赟密奏之。帝召思权诣阙，以从荣故，亦弗之罪也。

四年(己丑、929)

1 春,正月,冯赟入为宣徽使,谓执政曰:"从荣刚僻而轻易,宜选重德辅之。"

2 王都、秃馁欲突围走,不得出。二月,癸丑,定州都指挥使马让能开门纳官军,都举族自焚,擒秃馁及契丹二千人。辛亥,以王晏球为天平节度使,与赵德钧并加兼侍中。秃馁至大梁,斩于市。

3 枢密使赵敬怡卒。

4 甲子,帝发大梁。

5 丁卯,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协卒于须水。

6 庚午,帝至洛阳。

7 王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财飨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尝戮一卒。三月,辛巳,晏球入朝,帝美其功;晏球谢久烦馈运而已。

8 皇子右卫大将军从璨性刚,安重诲用事,从璨不为之屈。帝东巡,以从璨为皇城使。从璨与客宴于会节园,酒酣,戏登御榻,重诲奏请诛之;丙戌,赐从璨死。

9 横山蛮寇邵州,

10 楚王殷命其子武安节度副使、判长沙府希声知政事,总录内外诸军事,自是国政先历希声,乃闻于殷。

11 夏,四月,庚子朔,禁铁锡钱。时湖南专用锡钱,铜钱一直锡钱百,流入中国,法不能禁。

12 丙午,楚六军副使王环败荆南兵于石首。

13 初令缘边置场市党项马,不令诣阙。先是,党项皆诣阙,以贡马为名,国家约其直酬之,加以馆谷赐与,岁费五十馀万缗;有司苦其耗蠹,故止之。

14 壬子,以皇子从荣为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从厚为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

15 契丹寇云州。

16 甲寅,以端明殿学士、兵部侍郎赵凤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17 五月,乙酉,中书言:"太常改谥哀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庙号景宗。既称宗则应入太庙,在别庙则不应称宗。"乃去庙号。

18 帝将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诏谕两川,令西川献钱一百万缗,东川五十万缗;皆辞以军用不足,西川献五十万缗,东川献十万缗。仁矩,帝在藩镇时客将也,为安重诲所厚,恃恩骄慢。至梓州,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往,方拥妓酣饮。璋怒,从卒徒执兵入驿,立仁矩于阶下而诟之曰:"公但闻西川斩李客省,谓我独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请,仅而得免;既而厚赂仁矩以谢之。仁矩还,言璋不法。未几,帝复遣通事舍人李彦珣诣东川,入境,失小礼,璋拘其从者,彦珣奔还。

19 高季兴之叛也,其子从诲切谏,不听。从诲既袭位,谓僚佐曰:"唐近而吴远,非计也。"乃因楚王殷以谢罪于唐。又遗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元信书,求保奏,复修职贡。丙申,元信以从诲书闻,帝许之。

20 契丹寇云州。

21 六月,戊申,复以邺都为魏州,留守、皇城使并停。

22 庚申,高从诲自称前荆南行军司马、归州刺史,上表求内附。秋,七月,甲申,以从诲为荆南节度使兼侍中。己丑,罢荆南招讨使。

23 八月,吴武昌节度使兼侍中李简以疾求还江都,癸丑,卒于采石。徐知询,简婿也,擅留简亲兵二千人于金陵,表荐简子彦忠代父镇鄂州,徐知诰以龙武统军柴再用为武昌节度使;知询怒曰:"刘崇俊,兄之亲,三世为濠州;彦忠吾妻族,独不得邪!"

24 初,楚王殷用都军判官高郁为谋主,国赖以富强,邻国皆疾之。庄宗入洛,殷遣其子希范入贡,庄宗爱其警敏,曰:"比闻马氏当为高郁所夺,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高季兴亦以流言间郁于殷,殷不听,乃遣使遗节度副使、知政事希声书,盛称郁功名,愿为兄弟。使者言于希声曰:"高公常云'马氏政事皆出高郁,'此子孙之忧也。"希声信之。行军司马杨昭遂,希声之妻族也,谋代郁任,日谮之于希声。希声屡言于殷,称郁奢僭,且外交邻藩,请诛之。殷曰:"成吾功业,皆郁力也;汝勿为此言!"希声固请罢其兵柄,乃左迁郁行军司马。郁谓所亲曰:"亟营西山,吾将归老。猧子渐大,能咋人矣。"希声闻之,益怒,明日,矫以殷命杀郁于府舍,榜谕中外,诬郁谋叛,并诛其族党。至暮,殷尚未知,是日,大雾,殷谓左右曰:"吾昔从孙儒渡淮,每杀不辜,多致兹异。马步院岂有冤死者乎?"明日,吏以郁死告,殷抚膺大恸曰:"吾老耄,政非己出,使我勋旧横罹冤酷!"既而顾左右曰:"吾亦何可久处此乎!"

25 九月,上与冯道从容语及年谷屡登,四方无事,道曰:"臣常记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历井陉之险,臣忧马蹶,执辔甚谨,幸而无失;逮至平路,放辔自逸,俄至颠陨。凡为天下者亦犹是也。"上深以为然。上又问道:

“今岁虽丰，百姓赡足否？”道曰：“农家岁凶则死于流殍，岁丰则伤于谷贱，丰凶皆病者，惟农家为然。臣记进士聂夷中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杂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语虽鄙俚，曲尽田家之情状。农于四人之中最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上悦，命左右录其诗，常讽诵之。

26 鄜州兵戍东川者归本道，董璋擅留其壮者，选羸老归之，仍收其甲兵。

27 癸巳，西川右都押牙孟容弟为资州税官，坐自盗抵死，观察判官冯琇、中门副使王处回为之请，孟知祥曰：“虽吾弟犯法，亦不可贷，况他人乎！”

28 吴越王镠居其国好自大，朝廷使者曲意奉之则赠遗丰厚，不然则礼遇疏薄。尝遗安重诲书，辞礼颇倨。帝遣供奉官乌昭遇、韩玫使吴越，昭遇与玫有隙，使还，玫奏：“昭遇见镠，称臣拜舞，谓镠为殿下，及私以国事告镠。”安重诲奏赐昭遇死。癸巳，制镠以太师致仕，自馀官爵皆削之，凡吴越进奏官、使者、纲吏，令所在系治之。镠令子传瓘等上表讼冤，皆不省。

29 初，朔方节度使韩洙卒，弟澄为留后。未几，定远军使李匡宾聚党据保静镇作乱，朔方不安；冬，十月，丁酉，韩澄遣使赍绢表乞朝廷命帅。

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胡语，上退朝，多召入便殿，访以时事，福以胡语对；安重诲恶之，常戒之曰：“康福，汝但妄奏事，会当斩汝！”福惧，求外补。重诲以灵州深入胡境，为帅者多遇害，戊戌，以福为朔方、河西节度使。福见上，涕泣辞之；上命重诲为福更他镇，重诲曰：“福自刺史无功建节，尚复何求！且成命已行，难以复改。上不得已，谓福曰：“重诲不肯，非朕意也。”福辞行，上遣将军牛知柔、河中都指挥使卫审峻等将兵万人卫送之。审峻，徐州人也。

30 辛亥，割阆、果二州置保宁军，壬子，以内客省使李仁矩为节度使。

先是，西川常发刍粮馈峡路，孟知祥辞以本道兵自多，难以奉他镇，诏不许，屡督之；甲寅，知祥奏称财力乏，不奉诏。

31 吴诸道副都统、镇海宁国节度使兼侍中徐知询自以握兵据上流，意轻徐知诰，数与知诰争权，内相猜忌，知诰患之；内枢密使王令谋曰：“公辅政日久，挟天子以令境内，谁敢不从！知询年少，恩信未洽于人，无能为也。”知询待诸弟薄，诸弟皆怨之。徐玠知知询不可辅，反持其短以附知诰。吴越王镠遗知询金玉鞍勒、器皿，皆饰以龙凤；知询不以为嫌，乘用之。知询典客周廷望说知询曰：“公诚能捐宝货以结朝中勋旧，使皆归心于公，则彼谁与处！”知询从之，使廷望如江都谕意。廷望与知诰亲吏周宗善，密输款于知诰，亦以知诰阴谋告知询。知询召知诰诣金陵除父温丧，知诰称吴主之命不许，周宗谓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宜亟入谢！”廷望还，以告知询。十一月，知询入朝，知诰留知询为统军，领镇海节度使，遣右雄武都指挥使柯厚征金陵兵还江都，知诰自是始专吴政。知询责知诰曰：“先王违世，兄为人子，初不临丧，可乎？”知诰曰：“尔挺剑待我，我何敢往！尔为人臣，畜乘舆服御物，亦可乎？”知询又以廷望所言诘知诰，知诰曰：“以尔所为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斩廷望。

32 壬辰，吴主加尊号曰睿圣文明光孝皇帝，大赦，改元大和。

33 康福行至方渠，羌胡出兵邀福，福击走之；至青刚峡，遇吐蕃野利、大虫二族数千帐，皆不觉唐兵至，福遣卫审峻掩击，大破之，杀获殆尽。由是威声大振，遂进至灵州，自是朔方始受代。

34 十二月，吴加徐知诰兼中书令，领宁国节度使。知诰召徐知询饮，以金钟酌酒赐之，曰：“愿弟寿千岁。”知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跽献知诰曰：“愿与兄各享五百岁。”知诰变色，左右顾，不肯受，知询捧酒不退。左右莫知所为，伶人申渐高径前为诙谐语，掠二酒合饮之，怀金钟趋出，知诰密遣人以良药解之，已脑溃而卒。

35 奉国节度使、知建州王延禀称疾退居里第，请以建州授其子继雄；庚子，诏以继雄为建州刺史。

36 安重诲既以李仁矩镇阆州，使与绵州刺史武虔裕皆将拔。虔裕，帝之故吏，重诲之外兄也。重诲使仁矩诇董璋反状，仁矩增饰而奏之。朝廷又使武信节度使夏鲁奇治遂州城隍，缮甲兵，益兵戍之。璋大惧。时道路传言，又将割绵、龙为节镇，孟知祥亦惧。璋素与知祥有隙，未尝通问，至是，璋遣使诣成都，请为其子娶知祥女；知祥许之，谋并力以拒朝廷。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七

后唐纪六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中之下

长兴元年(庚寅、930)

1 春,正月,董璋遣兵筑七寨于剑门。辛巳,孟知祥遣赵季良如梓州修好。

2 鸿胪少卿郭在徽奏请铸当五千、三千、一千大钱;朝廷以其指虚为实,无识妄言,左迁卫尉少卿、同正。

3 吴徙平原王澈为德化王。

4 二月,乙未朔,赵季良还成都,谓孟知祥曰:"董公贪残好胜,志大谋短,终为西川之患。"

都指挥使李仁罕、张业欲置宴召知祥,先二日,有尼告二将谋以宴日害知祥;知祥诘之,无状,丁酉,推始言者军校都延昌、王行本,腰斩之。戊戌,就宴,尽去左右,独诣仁罕第;仁罕叩头流涕曰:"老兵惟尽死以报德。"由是诸将皆亲附而服之。

5 壬子,孟知祥、董璋同上表言:"两川闻朝廷于阆中建节,绵、遂益兵,无不忧恐。"上以诏书慰谕之。

6 乙卯,上祀圜丘,大赦,改元。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李从晖入朝陪祀,三月,壬申,制徙从晖为宣武节度使。

7 癸酉,吴主立江都王琏为太子。

8 丙子,以宣徽使朱弘昭为凤翔节度使。

9 康福奏克保静镇,斩李匡宾。

10 复以安义为昭义军。

11 帝将立曹淑妃为后,淑妃谓王德妃曰:"吾素病中烦,倦于接对,妹代我为之。"德妃曰:"中宫敌偶至尊,谁敢干之!"庚寅,立淑妃为皇后。德妃事后恭谨,后亦怜之。

初,王德妃因安重诲得进,常德之。帝性俭约,及在位久,宫中用度稍侈,重诲每规谏。妃取外库锦造地衣,重诲切谏,引刘后为戒;妃由是怨之。

12 高从诲遣使奉表诣吴,告以坟墓在中国,恐为唐所讨,吴兵援之不及,谢绝之。吴遣兵击之,不克。

13 董璋恐绵州刺史武虔裕窥其所为,夏,四月,甲午朔,表兼行军司马,囚之府廷。

14 宣武节度使符习,自恃宿将,论议多抗安重诲,重诲求其过失,奏之;丁酉,诏习以太子太师致仕。

15 戊戌,加孟知祥兼中书令,夏鲁奇同平章事。

16 初,帝在真定,李从珂与安重诲饮酒争言,从珂欧重诲,重诲走免;既醒,悔谢,重诲终衔之。至是,重诲用事,自皇子从荣、从厚皆敬事不暇。时从珂为河中节度使、同平章事,重诲屡短之于帝,帝不听。重诲乃矫以帝命谕河东牙内指挥使杨彦温使逐之。是日,从珂出城阅马,彦温勒兵闭门拒之,从珂使人扣门诘之曰:"吾待汝厚,何为如是?"对曰:"彦温非敢负恩,受枢密院宣耳。请公入朝。"从珂止于虞乡,遣使以状闻。使者至,壬寅,帝问重诲曰:"彦温安得此言?"对曰:"此奸人妄言耳,宜速讨之。"帝疑之,欲诱致彦温讯其事,除彦温绛州刺史。重诲固请发兵击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步军都指挥使药彦稠将兵讨之。帝令彦稠必生致彦温,吾欲面讯之。召从珂诣洛阳。从珂知为重诲所构,驰入自明。

17 加安重诲兼中书令。

18 李从珂至洛阳,上责之使归第,绝朝请。

辛亥,索自通等拔河中,斩杨彦温,癸丑,传首来献。上怒药彦稠不生致,深责之。

安重诲讽冯道、赵凤奏从珂失守,宜加罪。上曰:"吾儿为奸党所倾,未明曲直,公辈何为发此言,意不欲置之人间邪?此皆非公辈之意也。"二人惶恐而退。他日,赵凤又言之,上不应。明日,重诲自言之,上曰:"朕昔为小校,家贫,赖此小儿拾马粪自赡,以至今日为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处之于卿为便?"重诲曰:"陛下父子之间,臣何敢言!惟陛下裁之!"上曰:"使闲居私第亦可矣,何用复言!"

丙辰,以索自通为河中节度使。自通至镇,承重诲指,籍军府甲仗数上之,以为从珂私造;赖王德妃居中保护,从珂由是得免。士大夫不敢与从珂往来,惟礼部郎中史馆修撰吕琦居相近,时往见之,从珂每有奏请,皆咨琦而后行。

19 戊午,帝加尊号曰圣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

20 安重诲言昭义节度使王建立过魏州有摇众之之语,五月,丙寅,制以太傅致仕。

21 董璋阅集民兵,皆剪发黥面,复于剑门北置永定关,布列烽火。

22 孟知祥累表请割云安等十三盐监隶西川，以盐直赡宁江屯兵，辛卯，许之。

23 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24 辛亥，敕防御、团练使、刺史、行军司马、节度副使，自今皆朝廷除之，诸道无得奏荐。

25 董璋遣兵掠遂、阆镇戍，秋，七月，戊辰，两川以朝廷继遣兵屯遂、阆，复有论奏，自是东北商旅少敢入蜀。

26 八月，乙未，捧圣军使李行德、十将张俭引告密人边彦温告“安重诲发兵，云欲自讨淮南；又引占相者问命。”帝以问侍卫都指挥使安众进、药彦稠，二人曰：“此奸人欲离间陛下勋旧耳。重诲事陛下三十年，幸而富贵，何苦谋反！臣等请以宗族保之。”帝乃斩彦温，召重诲慰抚之，君臣相泣。

27 以前忠武节度使张延朗行工部尚书，充三司使。三司使之名自此始。

28 吴徐知诰以海州都指挥使王传拯有威名，得士心，值围练使陈宣罢归，知诰许以传拯代之；既而复遣宣还海州，征传拯还江都。传拯怒，以为宣毁之，己亥，帅麾下入辞宣，因斩宣，焚掠城郭，帅其众五千来奔。知诰曰：“是吾过也。”免其妻子。涟水制置使王岩将兵入海州，以岩为威卫大将军，知海州。

传拯，绾之子也，其季父舆为光州刺史。传拯遣间使持书至光州，舆执之以闻，因求罢归；知诰以舆为控鹤都虞候。时政在徐氏，典兵宿卫者尤难其人，知诰以舆重厚慎密，故用之。

29 壬寅，赵凤奏：“窃闻近有奸人，诬陷大臣，摇国柱石，行之未尽。”帝乃收李行德、张俭，皆族之。

30 立皇子从荣为秦王；丙辰，立从厚为宋王。

31 董璋之子光业为宫苑使，在洛阳，璋与书曰：“朝廷割吾支郡为节镇，屯兵三千，是杀我必矣。汝见枢要为吾言：如朝廷更发一骑入斜谷，吾必反！与汝诀矣。”光业以书示枢密承旨李虔徽。未几，朝廷又遣别将荀咸乂将兵戍阆州，光业谓虔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爱，恐烦朝廷调发，愿止此兵，吾父保无他。”虔徽以告安重诲，重诲不从。璋闻之，遂反。利、阆、遂三镇以闻，且言已聚兵将攻三镇。重诲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讨耳。”帝曰：“我不负人，人负我则讨之。”

32 九月，癸亥，西川进奏官苏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大发兵讨两川。”知祥谋于副使赵季良，季良请以东川兵先取遂、阆，然后并兵守剑门，则大军虽来，吾无内顾之忧矣。知祥从之，遣使约董璋同举兵。璋移檄利、阆、遂三镇，数其离间朝廷，引兵击阆州。庚午，知祥以都指挥使李仁罕为行营都部署，汉州刺史赵廷隐副之，简州刺史张业为先锋指挥使，将兵三万攻遂州；别将牙内都指挥使侯弘实、先登指挥使孟思恭将兵四千会璋攻阆州。

33 安重诲久专大权，中外恶之者众；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汉琼浸用事，数短重诲于上。重诲内忧惧，表解机务，上曰：“朕无间于卿，诬罔者朕既诛之矣，卿何为尔？”甲戌，重诲复面奏曰：“臣以寒贱，致位至此，忽为人诬以反，非陛下至明，臣无种矣。由臣才薄任重，恐终不能镇浮言，愿赐一镇以全馀生。”上不许；重诲求之不已，上怒曰：“听卿去，朕不患无人！”前成德节度使范廷光劝上留重诲，且曰：“重诲去，谁能代之？”上曰：“卿岂不可！”延光曰：“臣受驱策日浅，且才不逮重诲，何敢当此！”上遣孟汉琼谓中书议重诲事，冯道曰：“诸公果爱安令，宜解其枢务为便。”赵凤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轻动。

34 东川兵至阆州，诸将皆曰：“董璋久蓄反谋，以金帛啖其士卒，锐气不可当，宜深沟高垒以挫之，不过旬日，大军至，贼自走矣。”李仁矩曰：“蜀兵懦弱，安能当我精卒！”遂出战，兵未交而溃归。董璋昼夜攻之，庚辰，城陷，杀仁矩，灭其族。

初，璋为梁将，指挥使姚洪尝隶麾下，至是，将兵千人戍阆州；璋密以书诱之，洪投诸厕。城陷，璋执洪而让之曰：“吾自行间奖拔汝，今日何相负？”洪曰：“老贼！汝昔为李氏奴，扫马粪，得脔炙，感恩无穷。今天子用汝为节度使，何负于汝而反邪？汝犹负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负哉！汝奴材，固无耻；吾义士，岂忍为汝所为乎！吾宁为天子死，不能与人奴并生！”璋怒，然镬于前，令壮士十人剐其肉自啖之，洪至死骂不绝声。帝置洪二子于近卫，厚给其家。

35 甲申，以范延光为枢密使，安重诲如故。

36 丙戌，下制削董璋官爵，兴兵讨之。丁亥，以孟知祥兼西南供馈使。以天雄节度石敬瑭为东川行营都招讨使。以夏鲁奇为之副。

璋使孟思恭分兵攻集州，思恭轻进，败归；璋怒，遣还成都，知祥免其官。

戊子，以石敬瑭权知东川事。庚寅，以右武卫上将军王思同为西都留守兼行营马步都虞候，为伐蜀前锋。

37 汉主遣其将梁克贞、李守鄘攻交州，拔之，执静海节度使曲承美以归，以其将李进守交州。

38 冬，十月，癸巳，李仁罕围遂州，夏鲁奇婴城固守；孟知祥命都押牙高敬柔帅资州义军二万人筑长城环之。鲁奇遣马军都指挥使康文通出战，文通闻阆州陷，遂以其众降于仁罕。

戊戌，董璋引兵趣利州，遇雨，粮运不继，还阆州。知祥闻之，惊曰："比破阆中，正欲径取利州，其帅不武，必望风遁去。吾获其仓廪，据漫天之险，北军终不能西救武信。今董公僻处阆州，远弃剑阁，非计也。"欲遣兵三千助守剑门；璋固辞曰："此已有备。"

39 钱镠因朝廷册闽王使者裴羽还，附表引咎；其子传瓘及将佐屡为镠上表自诉。癸卯，敕听两浙纲使自便。

40 以宣徽北院使冯赟为左卫上将军、北都留守。

41 丁未，族诛董光业。

42 楚王殷寝疾，遣使诣阙，请传位于其子希声。朝廷疑殷已死，辛亥，以希声为起复武安节度使兼侍中。

43 孟知祥以故蜀镇江节度使张武为峡路行营招收讨伐使，将水军趣夔州，以左飞棹指挥使袁彦超副之。癸丑，东川兵陷征、合、巴、蓬、果五州。

44 丙辰，吴左仆射、同平章事严可求卒。徐知诰以其长子大将军景通为兵部尚书、参政事，知诰将出镇金陵故也。

45 汉将梁克贞入占城，取其宝货以归。

46 十一月，戊辰，张武至渝州，刺史张环降之，遂取泸州，遣先锋将朱偓分兵趣黔、涪。

47 己巳，楚王殷卒，遗命诸子，兄弟相继；置剑于祠堂，曰："违吾命者戮之！"诸将议遣兵守四境，然后发丧，兵部侍郎黄损曰："吾丧君有君，何备之有！宜遣使诣邻道告终称嗣而已。"

48 石敬瑭入散关，阶州刺史王弘赞、泸州刺史冯晖与前锋马步都虞候王思同、步军都指挥使赵在礼引兵出人头山后，过剑门之南，还袭剑门，克之，杀东川兵三千人，获都指挥使齐彦温，据而守之。晖，魏州人也。甲戌，弘赞等破剑州，而大军不继，乃焚其庐舍，取其资粮，还保剑门。

乙亥，诏削孟知祥官爵。

己卯，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知祥闻剑门失守，大惧，曰："董公果误我！"庚辰，遣牙内都指挥使李肇将兵五千赴之，戒之曰："尔倍道兼行，先据剑州，北军无能为也。"又遣使诣遂州，令赵廷隐将万人会屯剑州。又遣故蜀永平节度使李筠将兵四千趣龙州，守要害。时天寒，士卒恐惧，观望不进，廷隐流涕谕之曰："今北军势盛，汝曹不力战却敌，则妻子皆为人有矣。"众心乃奋。

董璋自阆州将两川兵屯木马寨。

先是，西川牙内指挥使太谷庞福诚、昭信指挥使谢鍠屯来苏村，闻剑门失守，相谓曰："使北军更得剑州，则二蜀势危矣。"遽引部兵千馀人间道趣剑州。始至，官军万馀人自北山大下，会日暮，二人谋曰："众寡不敌，，逮明则吾属无遗矣。"福诚夜引兵数百升北山，大噪于官军营后，鍠帅馀众操短兵自其前急击之，官军大惊，空营遁去，复保剑门，十馀日不出。孟知祥闻之，喜曰："吾始谓弘赞等克剑门，径据剑州，坚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弃阆州奔还；我军失援，亦须解遂州之围。如此则内外受敌，两川震动，势可忧危；今乃焚毁剑州，运粮东归剑门，顿兵不进，吾事济矣。"

官军分道趣文州，将袭龙州，为西川定远指挥使潘福超、义胜都头太原沙延祚所败。

甲申，张武卒于渝州；知祥命袁彦超代将其兵。

朱偓将至涪州，武泰节度使杨汉宾弃黔南，奔忠州；偓追至丰都，还取涪州。知祥以成都支使崔善权武泰留后。董璋遣前陵州刺史王晖将兵三千会李肇等分屯剑州南山。

49 丙戌，马希声袭位，称遗命去建国之制，复藩镇之旧。

50 契丹东丹王突欲自以失职，帅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来奔。

51 十二月，壬辰，石敬瑭至剑门。乙未，进屯剑州北山；赵廷隐陈于牙城后山，李肇、王晖陈于河桥。敬瑭引步兵进击廷隐，廷隐择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归路，按甲待之，矛矟欲相及，乃扬旗鼓噪击之，北军退走，颠坠下山，俘斩百馀人。敬瑭又使骑兵冲河桥，李肇以强弩射之，骑兵不能进。薄暮，敬瑭引去，廷隐引兵蹑之，与伏兵合击，败之。敬瑭还屯剑门。

52 癸卯，夔州奏复取开州。

53 庚戌，以武安节度使马希声为武安、静江节度使，加兼中书令。

54 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军前来，多言道险狭，进兵甚难，关右之人疲于转馈，往往窜匿山谷，聚为盗贼。上忧之，壬子，谓近臣曰："谁能办吾事者！吾当自行耳。"安重诲曰："臣职忝机密，军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请自往督战。"上许之。重诲即拜辞，癸丑，遂行，日驰数百里。西方藩镇闻之，无不惶骇。钱帛、刍粮昼夜辇运赴利州，人畜毙踣于山谷者不可胜纪。时上已疏重诲，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诲离上侧，乃敢累表奏论，以为蜀不可

伐，上颇然之。

55 西川兵先戍夔州者千五百人，上悉纵归。

二年（辛卯、931）

1 春，正月，壬戌，孟知祥奉表谢。

2 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鲁奇自杀。

癸酉，石敬瑭复引兵至剑州，屯于北山。孟知祥枭夏鲁奇首以示之。鲁奇二子从敬瑭在军中，泣请往取其首葬之，敬瑭曰："知祥长者，必葬而父，岂不愈于身首异处乎！"既而知祥果收葬之。敬瑭与赵廷隐战不利，复还剑门。

3 丙戌，加高从诲兼中书令。

4 东川归合州于武信军。

5 初，凤翔节度使朱弘昭谄事安重诲，连得大镇。重诲过凤翔，弘昭迎拜马首，馆于府舍，延入寝室，妻子罗拜，奉进酒食，礼甚谨。重诲为弘昭泣言："谗人交构，几不免，赖主上明察，得保宗族。"重诲既去，弘昭即奏"重诲怨望，有恶言，不可令至行营，恐夺石敬瑭兵柄。"又遗敬瑭书，言"重诲举措孟浪，若至军前，恐将士疑骇，不战自溃，宜逆止之。"敬瑭大惧，即上言："重诲至，恐人情有变，宜急征还。"宣徽使孟汉琼自西方还，亦言重诲过恶，有诏召重诲还。

二月，己丑朔，石敬瑭以遂、阆既陷，粮运不继，烧营北归。军前以告孟知祥，知祥匿其书，谓赵季良曰："北军渐进，奈何？"季良曰："不过绵州，必遁。"知祥问其故，曰："我逸彼劳，彼悬军千里，粮尽，能无遁乎！"知祥大笑，以书示之。

6 安重诲至三泉，得诏亟归；过凤翔，朱弘昭不内，重诲惧，驰骑而东。

7 两川兵追石敬瑭至利州，壬辰，昭武节度使李彦琦弃城走；甲午，两川兵入利州。孟知祥以赵廷隐为昭武留后，延隐遣使密言于知祥曰："董璋多诈，可与同忧，不可与共乐，他日必为公患。因其至剑州劳军，请图之。并两川之众，可以得志于天下。"知祥不许。璋入廷隐营，留宿而去。廷隐叹曰："不从吾谋，祸难未已！"

8 庚子，孟知祥以武信留后李仁罕为峡路行营招讨使，使将水军东略地。

9 辛丑，以枢密使兼中书令安重诲为护国节度使。赵凤言于上曰："重诲陛下家臣，其心终不叛主，但以不能周防，为人所谗；陛下不察其心，死无日矣。"上以为朋党，不悦。

10 乙巳，赵廷隐、李肇自剑州引还，留兵五千戍利州。丙午，董璋亦还东川，留兵三千戍果、阆。

11 丁巳，李仁罕陷忠州。

12 吴徐知诰欲以中书侍郎、内枢使宋齐丘为相，齐丘自以资望素浅，欲以退让为高，谒归洪州葬父，因入九华山，止于应天寺，启求隐居；吴主下诏征之，知诰亦以书招之，皆不至。知诰遣其子景通自入山敦谕，齐丘始还朝，除右仆射致仕，更命应天寺曰征贤寺。

13 三月，己未朔，李仁罕陷万州；庚申，陷云安监。

14 辛酉，赐契丹东丹王突欲姓东丹，名慕华，以为怀化节度使、瑞·慎等州观察使；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将惕隐等，皆赐姓名。惕隐姓狄，名怀忠。

15 李仁罕至夔州，宁江节度使安崇阮弃镇，与杨汉宾自均，房逃归；壬戌，仁罕陷夔州。

16 帝既解安重诲枢务，乃召李从珂，泣谓曰："如重诲意，汝安得复见吾！"丙寅，以从珂为左卫大将军。

17 壬申，横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孔循卒。

18 乙酉，复以钱镠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吴越国王，遣监门上将军张籛往谕旨，以向日致仕，安重诲矫制也。

19 丁亥，以太常卿李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0 夏，四月，辛卯，以王德妃为淑妃。

21 闽奉国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延禀闻闽王延钧有疾，以次子继升知建州留后，帅建州刺史继雄将水军袭福州。癸卯，延禀攻西门，继雄攻东门；延钧遣楼船指挥使王仁达将水军拒之。仁达伏甲舟中，伪立白帜请降，继雄喜，屏左右，登仁达舟慰抚之；仁达斩继雄，枭首于西门。延禀方纵火攻城，见之，恸哭，仁达因纵兵击之，众溃，左右以斛舁延禀而走，甲辰，追擒之。延钧见之曰："果烦老兄再下！"延禀惭不能对。延钧囚于别室，遣使者如建州招抚其党，其党杀使者，奉继升及弟继伦奔吴越。仁达，延钧从子也。

22 以宣徽北院使赵延寿为枢密使。

23 己酉，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军诸卫副使。

24 辛亥,以朱弘昭为宣徽南院使。

25 五月,闽王延钧斩王延禀于市,复其姓名曰周彦琛,遣其弟都教练使延政如建州抚慰吏民。

26 丁卯,罢亩税曲钱,城中官造曲减旧半价,乡村听百姓自造;民甚便之。

27 己卯,以孟汉琼知内侍省事,充宣徽北院使。汉琼,本赵王熔奴也。时范延光、赵延寿虽为枢密使,惩安重诲以刚愎得罪,每于政事不敢可否;独汉琼与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惮之。先是,宫中须索稍逾常度,重诲辄执奏,由是非分之求殆绝。至是,汉琼直以中宫之命取府库物,不复关由枢密院及三司,亦无文书,所取不可胜纪。

28 辛巳,以相州刺史孟鹄为左骁卫大将军,充三司使。

29 昭武留后赵廷隐自成都赴利州,逾月,请兵进取兴元及秦、凤;孟知祥以兵疲民困,不许。

30 护国节度使兼中书令安重诲内不自安,表请致仕;闰月,庚寅,制以太子太师致仕。是日,其子崇赞、崇绪逃奔河中。

壬辰,以保义节度使李从璋为护国节度使。甲午,遣步军指挥使药彦稠将兵趣河中。

安崇赞等至河中,重诲惊曰:"汝安得来?"既而曰:"吾知之矣,此非渠意,为人所使耳。吾以死徇国,夫复何言!"乃执二子表送诣阙。

明日,有中使至,见重诲,恸哭久之;重诲问其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异志,朝廷已遣药彦稠将兵至矣。"重诲曰:"吾受国恩,死不足报,敢有异志,更烦国家发兵,贻主上之忧,罪益重矣。"崇赞等至陕,有诏系狱。皇城使翟光邺素恶重诲,帝遣诣河中察之,曰:"重诲果有异志则诛之。"光邺至河中,李众璋以甲士围其第,自入见重诲,拜于庭下。重诲惊,降阶答拜,从璋奋挝击其首;妻张氏惊救,亦挝杀之。

奏至,己亥,下诏,以重诲离间孟知祥、董璋、钱镠为重诲罪,又诬其欲自击淮南以图兵柄,遣元随窃二子归本道;并二子诛之。

31 丙午,帝遣西川进奏官苏愿、东川军将刘澄各还本镇,谕以安重诲专命,兴兵致讨,今已伏辜。

32 六月,乙丑,复以李从珂同平章事,充西都留守。

33 丙子,命诸道均民田税。

34 闽王延钧好神仙之术,道士陈守元、巫者徐彦林与盛韬共诱之作宝皇宫,极土木之盛,以守元为宫主。

35 秋,九月,己亥,更赐东丹慕华姓名曰李赞华。

36 吴镇南节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谏卒;以诸道副都统、镇海节度使、守中书令徐知询代之,赐爵东海郡王。徐知诰之召知询入朝也,知谏豫其谋。知询遇其丧于途,抚棺泣曰:"弟用心如此,我亦无憾,然何面见先王于地下乎!"

37 辛丑,加枢密使范延光同平章事。

38 辛亥,敕解纵五坊鹰隼,内外无得更进。冯道曰:"陛下可谓仁及禽兽。"上曰:"不然。朕昔尝从武皇猎,时秋稼方熟,有兽逸入田中,遣骑取之,比及得兽,馀稼无几。以是思之,猎有损无益,故不为耳。"

39 冬,十月,丁卯,洋州指挥使李进唐攻通州,拔之。

40 壬午,以王延政为建州刺史。

41 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42 癸巳,苏愿至成都,孟知祥闻甥妗在朝廷者皆无恙,遣使告董璋,欲与之俱上表谢罪。璋怒曰:"孟公亲戚皆完,固宜归附;璋已族灭,尚何谢为!诏书皆在苏愿腹中,刘澄安得豫闻,璋岂不知邪!"由是复为怨敌。

43 乙未,李仁罕自夔州引兵还成都。

44 吴中书令徐知诰表称辅政岁久,请归老金陵;乃以知诰为镇海、宁国节度使,镇金陵,馀官如故,总录朝政如徐温故事。以其子兵部尚书、参政事景通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诸军事,留江都辅政;以内枢使、同平章事王令谋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宋齐丘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兼内枢使,以佐景通。

赐德胜节度使张崇爵清河王。崇在庐州贪暴,州人苦之,屡尝入朝,厚以货结权要,由是常得还镇,为庐州患者二十馀年。

45 十二月,甲寅朔,初听百姓自铸农器并杂铁器,每田二亩,夏秋输农具三钱。

46 武安、静江节度使马希声闻梁太祖嗜食鸡,慕之,既袭位,日杀五十鸡为膳;居丧无戚容。庚申,葬武穆王于衡阳,将发引,顿食鸡臛数盘,前吏部侍郎潘起讥之曰:"昔阮籍居丧食蒸豚,何代无贤!"

47 癸亥,徐知诰至金陵。

48 昭武留后赵廷隐白孟知祥以利州城堑已完,顷在剑州与牙内都指挥使李肇同功,愿以昭武让肇,知祥褒谕,不许;廷隐三让,癸酉,知祥召廷隐还成都,以肇代之。

49 闽陈守元等称宝皇之命，谓闽王延钧曰："苟能避位受道，当为天子六十年。"延钧信之，丙子，命其子节度副使继鹏权军府事。延钧避位受箓，道名玄锡。

50 爱州将杨廷艺养假子三千人，图复交州；汉交州守将李进知之，受其赂，不以闻。是岁，廷艺举兵围交州，汉主遣承旨程宝救之，未至，城陷。进逃归，汉主杀之。宝围交州，廷艺出战，宝败死。

三年（壬辰、932）

1 春，正月，枢密使范延光言："自灵州至邠州方渠镇，使臣及外国入贡者多为党项所掠，请发兵击之。"已丑，遣静难节度使药彦稠、前朔方节度使康福将步骑七千讨党项。

2 乙未，孟知祥妻福庆长公主卒。

3 孟知祥以朝廷恩意优厚，而董璋塞绵州路，不听遣使入谢，与节度副使赵季良等谋，欲发使自峡江上表，掌书记李昊曰："公不与东川谋而独遣使，则异日负约之责在我矣。"乃复遣使语之，璋不从。

二月，赵季良与诸将议遣昭武都监太原高彦俦将兵攻取壁州，以绝山南兵转入山后诸州者；孟知祥谋于僚佐，李昊曰："朝廷遣苏愿等西归，未尝报谢，今遣兵侵轶，公若不顾坟墓、甥姨，则不若传檄举兵直取梁、洋，安用壁州乎！"知祥乃止。季良由是恶昊。

4 辛未，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

5 药彦稠等奏破党项十九族，俘二千七百人。

6 赐高从诲爵勃海王。

7 吴徐知诰作礼贤院于府舍，聚图书，延士大夫，与孙晟及海陵陈觉谈议时事。

8 孟知祥三遣使说董璋，以主上加礼于两川，苟不奉表谢罪，恐复致讨；璋不从。三月，辛丑，遣李昊诣梓州，极论利害，璋见昊，诟怒，不许。昊还，言于知祥曰："璋不通谋议，且有窥西川之志，公宜备之。"

9 甲辰，闽王延钧复位。

10 吴越武肃王钱镠疾，谓将吏曰："吾疾必不起，诸儿皆愚懦，谁可为帅者？"众泣曰："两镇令公仁孝有功，孰不爱戴！"镠乃悉出印钥授传瓘，曰："将吏推尔，宜善守之。"又曰："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庚戌卒，年八十一。

传瓘与兄弟同幄行丧，内牙指挥使陆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业，将吏旦暮趋谒，当与诸公子异处。"乃命主者更设一幄，扶传瓘居之，告将吏曰："自今惟谒令公，禁诸公子从者无得妄入。"昼夜警卫，未尝休息。镠末年左右皆附传瓘，独仁章数以事犯之。至是，传瓘劳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尽节，犹事先王也。"传瓘嘉叹久之。

传瓘既袭位，更名元瓘，兄弟名"传"者皆更为"元"。以遗命去国仪，用藩镇法；除民田荒绝者租税。命处州刺史曹仲达权知政事。置择能院，掌选举殿最，以浙西营田副使沈崧领之。

内牙指挥使富阳刘仁杞及陆仁章久用事，仁章性刚，仁杞好毁短人，皆为众所恶。一日，诸将共诣府门请诛之；元瓘使从子仁俊谕之曰："二将事先王久，吾方图其功，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杀之，可乎？吾为汝王，汝当禀吾命；不然，吾当归临安以避贤路！"众惧而退。乃以仁章为衢州刺史，仁杞为湖州刺史。中外有上书告讦者，元瓘皆置不问，由是将吏辑睦。

11 初，契丹舍利薛剌与惕隐皆为赵德钧所擒，契丹屡遣使请之。上谋于群臣，德钧等皆曰："契丹所以数年不犯边、数求和者，以此辈在南故也，纵之则边患复生。"上以问冀州刺史杨檀，对曰："薛剌，契丹之骁将，向助王都谋危社稷，幸而擒之，陛下免其死，为赐已多。契丹失之如丧手足。彼在朝廷数年，知中国虚实，若得归，为患必深，彼才出塞，则南向发矢矣，恐悔之无及。"上乃止。檀，沙陀人也。

12 上欲授李赞华以河南藩镇，群臣皆以为不可，上曰："吾与其父约为昆弟，故赞华归我。吾老矣，后世继体之君，虽欲招之，其可致乎！"夏，四月，癸亥，以赞华为义成节度使，为选朝士为僚属辅之。赞华但优游自奉，不豫政事；上嘉之，虽时有不法亦不问，以庄宗后宫夏氏妻之。赞华好饮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仆小过，或抉目，或刀割火灼；夏氏不忍其残，奏离婚为尼。

13 乙丑，加宋王从厚兼中书令。

14 东川节度使董璋会诸将谋袭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晖曰："剑南万里，成都为大，时方盛夏，师出无名，必无成功。"孟知祥闻之，遣马军都指挥使潘仁嗣将三千人诣汉州诇之。

璋入境，破白杨林镇，执戍将武弘礼，声势甚盛，知祥忧之，赵季良曰："璋为人勇而无恩，士卒不附，城守则难克，野战则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锐皆在前锋，公宜以羸兵诱之，以劲兵待之，始虽小衄，

后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举兵暴至，人心危惧，公当自出御之，以强众心。”赵廷隐以季良言为然，曰：“璋轻而无谋，举兵必败，当为公擒之。”辛巳，以廷隐为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将三万人拒之。

五月，壬午朔，廷隐入辞。董璋檄书至，又有遗季良、廷隐及李肇书，诬之云，季良、廷隐与己通谋，召己令来。知祥以书授廷隐，廷隐不视，投之于地，曰：“不过为反间，欲令公杀副使与廷隐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济矣。”肇素不知书，视之，曰：“璋教我反耳。”囚其使者，然亦拥众为自全计。

璋兵至汉州，潘仁嗣与战于赤水，大败，为璋所擒，璋遂克汉州。

癸未，知祥留赵季良、高敬柔守成都，自将兵八千趣汉州，至弥牟镇，赵廷隐陈于镇北。甲申，迟明，廷隐陈于鸡趴桥，义胜定远都知兵马使张公铎陈于其后。俄而璋望西川兵盛，退陈于武侯庙下，璋帐下骁卒大噪曰：“日中曝我辈何为！”璋乃上马。前锋始交，东川右厢马步都指挥使张守进降于知祥，言“璋兵尽此，无复后继，当急击之。”知祥登高冢督战，左明义指挥使毛重威、左冲山指挥使李瑭守鸡趴桥，皆为东川兵所杀；赵廷隐三战不利，牙内都指挥副使侯弘实兵亦却，知祥惧，以马棰指后阵。张公铎帅众大呼而进，东川兵大败，死者数千人，擒东川中都指挥使元璟、牙内副指挥使董光演等八十馀人。璋拊膺曰：“亲兵皆尽，吾何依乎！”与数骑遁去，馀众七千人降，复得潘仁嗣。知祥引兵追璋至五侯津，东川马步都指挥使元璨降。西川兵入汉州府第，求璋不得，士卒争璋军资，故璋走得免。赵廷隐追至赤水，又降其卒三千人。是夕，知祥宿雒县。命李昊草榜谕东川吏民，及草书劳问璋，且言将如梓州，询负约之由，请见伐之罪。乙酉，知祥会廷隐于赤水，遂西还，命廷隐将兵攻梓州。

璋至梓州，肩舆而入，王晖迎问曰：“太尉全军出征，今还者无十人，何也？”璋涕泣不能对。至府第，方食，晖与璋从子牙内都虞候延浩帅兵三百大噪而入。璋引妻子登城，子光嗣自杀。璋至北门楼，呼指挥使潘稠使讨乱兵，稠引十卒登城，斩璋首，及取光嗣首以授王晖，晖举城迎降。赵廷隐入梓州，封府库以待知祥。李肇闻璋败，始斩其使以闻。

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复将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赵廷隐献董璋首。己丑，发玄武，赵廷隐帅东川将吏来迎。

15 康福奏党项钞盗者已伏诛，馀皆降附。

16 壬辰，孟知祥有疾，癸巳，疾甚，中门副使王处回侍左右，庖人进食，必空器而出，以安众心。李仁罕自遂州来，赵廷隐迎于板桥；仁罕不称东川之功，侵侮廷隐，廷隐大怒。乙未，知祥疾瘳；丁酉，入梓州。戊戌，犒赏将士，既罢，知祥谓李仁罕、赵廷隐曰：“二将谁当镇此？”仁罕曰：“令公再与蜀州，亦行耳。”廷隐不对。知祥愕然，退，命李昊草牒，俟二将有所推则命一人为留后，昊曰：“昔梁祖、庄宗皆兼领四镇，今二将不让，惟公自领之为便耳。公宜亟还府，更与赵仆射议之。”

17 己亥，契丹使者迭罗卿辞归国，上曰：“朕志在安边，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前骨舍利与之俱归。契丹以不得前刺，自是数寇云州及振武。

18 孟知祥命李仁罕归遂州，留赵廷隐东川巡检，以李昊行梓州军府事。昊曰：“二虎方争，仆不敢受命，愿从公还。”乃以都押牙王彦铢为东川监押。癸卯，知祥至成都，赵廷隐寻亦引兵西还。

知祥谓李昊曰：“吾得东川，为患益深。”昊请其故，知祥曰：“自吾发梓州，得仁罕七状，皆云‘公宜自领东川，不然诸将不服。’廷隐言‘本不敢当东川，因仁罕不让，遂有争心耳。’君为我晓廷隐，复以阆州为保宁军，益以果、蓬、渠、开四州，往镇之。吾自领东川，以绝仁罕之望。”廷隐犹不平，请与仁罕斗，胜者为东川；昊深解之，乃受命。六月，以廷隐为保宁留后。戊午，赵季良帅将吏请知祥兼镇东川，许之。季良等又请知祥称王，权行制书，赏功臣，不许。

董璋之攻知祥也，山南西道节度使王思同以闻，范延光言于上曰：“若两川并于一贼，抚众守险，则取之益难，宜及其交争，早图之。”上命思同以兴元之兵密规进取。未几，闻璋败死，延光曰：“知祥虽据全蜀，然士卒皆东方人，知祥恐其思归为变，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众，陛下不屈意抚之，彼则无从自新。”上曰：“知祥吾故人，为人离间至此，何屈意之有！”乃遣供奉官李存璟赐知祥诏曰：“董璋狐狼，自贻族灭。卿丘园亲戚皆保安全，所宜成家世之美名，守君臣之大节。”存璟，克宁之子，知祥之甥也。

19 闽王延钧谓陈守元曰：“为我问宝皇：既为六十年天子，后当何如？”明日，守元入白：“昨夕奏章，得宝皇旨，当为大罗仙主。”徐彦林等亦曰：“北庙崇顺王尝见宝皇，其言与守元同。”延钧益自负，始谋称帝。表朝廷云：“钱镠卒，请以臣为吴越王；马殷卒，请以臣为尚书令。”朝廷不报，自是职贡遂绝。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八

后唐纪七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下

长兴三年(壬辰、932)

1 秋,七月朔,朔方奏夏州党项入寇,击败之,追至贺兰山。

2 己丑,加镇海、镇东军节度使钱元瓘守中书令。

3 庚寅,李存璟至成都,孟知祥拜泣受诏。

4 武安、静江节度使马希声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闭南岳及境内诸神祠门,竟不雨。辛卯,希声卒,六军使袁诠、潘约等迎镇南节度使希范于朗州而立之。

5 乙未,孟知祥遣李存璟还,上表谢罪,且告福庆公主之丧。自是复称藩。

6 庚子,以西京留守、同平章事李从珂为凤翔节度使。

7 废武兴军,复以凤、兴、文三州隶山南西道。

8 丁未,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凤同平章事,充安国节度使。

9 八月,庚申,马希范至长沙;辛酉,袭位。

10 甲子,孟知祥令李昊为武泰赵季良等五留后草表,请以知祥为蜀王,行墨制,仍自求旌节,昊曰:"比者诸将攻取方镇,即有其地,今又自求节钺及明公封爵,然则轻重之权皆在群下矣;借使明公自请,岂不可邪!"知祥大悟,更令昊为己草表,请行墨制,补两川刺史已下;又表请以季良等五留后为节度使。

初,安重诲欲图两川,自知祥杀李严,每除刺史,皆以东兵卫送之,小州不减五百人,夏鲁奇、李仁矩、武虔裕各数千人,皆以牙队为名。及知祥克遂、阆、利、夔、黔、梓六镇,得东兵无虑三万人,恐朝廷征还,表请其妻子。

11 吴徐知诰广金陵城周围二十里。

12 初,契丹既强,寇抄卢龙诸州皆遍,幽州城门之外,虏骑充斥。每自涿州运粮入幽州,虏多伏兵于阎沟,掠取之。及赵德钧为节度使,城阎沟而戍之,为良乡县,粮道稍通。幽州东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钧于州东五十里城潞县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穑。至是,又于州东北百馀里城三河县以通蓟州运路,虏骑来争,德钧击却之。九月,庚辰朔,奏城三河毕。边人赖之。

13 壬午,以镇南节度使马希范为武安节度使,兼侍中。

14 孟知祥命其子仁赞摄行军司马,兼都总辖两川牙内马步都军事。

15 冬,十月,己酉朔,帝复遣李存璟如成都,凡剑南自节度使、刺史以下官,听知祥差署讫奏闻,朝廷更不除人;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兵亦不复征也。

16 秦王从荣喜为诗,聚浮华之士高辇等于幕府,与相唱和,颇自矜伐。每置酒,辄令僚属赋诗,有不如意者面毁裂抵弃。壬子,众荣入谒,帝语之曰:"吾虽不知书,然喜闻儒生讲经义,开益人智思。吾见庄宗好为诗,将家子文非素习,徒取人窃笑,汝勿效也。"

17 丙辰,幽州奏契丹屯捺剌泊。

18 前彰义节度使李金全屡献马,上不受,曰:"卿在镇为治何如?勿但以献马为事!"金全,吐谷浑人也。

19 壬申,大理少卿康澄上书曰:"臣闻童谣非祸福之本,妖祥岂降替之源!故雊雉升鼎而桑谷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马长嘶而玉龟告兆,不能延晋祚之长。是知国家有不足惧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阴阳不调不足惧,三辰失行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涸不足惧,蝥贼伤稼不足惧;贤人藏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蔑闻深可畏。不足惧者,愿陛下存而勿论;深可畏者,愿陛下修而靡忒。"优诏奖之。

20 秦王从荣为人鹰视,轻佻峻急;既判六军诸卫事,复参朝政,多骄纵不法。初,安重诲为枢密使,上专属任之。从荣及宋王从厚自襁褓与之亲狎,虽典兵,常为重诲所制,畏事之。重诲死,王淑妃与宣徽使孟汉琼宣传帝命,范延光、赵延寿为枢密使,从荣皆轻侮之。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军诸卫副使,其妻永宁公主与从荣异母,素相憎疾。从荣以从厚声名出己右,尤忌之;从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见。石敬瑭不欲与从荣共事,常思外补以避之。范延光、赵延寿亦虑及祸,屡辞机要,请与旧臣迭为之,上不许。会契丹欲入寇,上命择帅臣镇河东,延光、延寿皆曰:"当今帅臣可往者独石敬瑭、康义诚耳。"敬瑭亦愿行,上即命除之。既受诏,不落六军副使,敬瑭复辞,上乃以宣徽使朱弘昭知山南东道,代义诚诣阙。

21 十一月，辛巳，以三司使孟鹄为忠武节度使，以忠武节度使冯赟充宣徽南院使，判三司。鹄本刀笔吏，与范延光乡里厚善，数年间引擢至节度使；上虽知其太速，然不能违也。

22 乙酉，上以胡寇浸逼北边，命趣议河东帅；石敬瑭欲之，而范延光、赵延寿欲用康义诚，议久不决。权枢密直学士李崧以为非石太尉不可，延光曰："仆亦累奏用之，上欲留之宿卫耳。"会上遣中使趣之，众乃从崧议。丁亥，以石敬瑭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加兼侍中。

23 己丑，加枢密使赵延寿同平章事。

24 吴以诸道都统徐知诰为大丞相、太师，加领得胜节度使；知诰辞丞相、太师。

25 大同节度使张敬达聚兵要害，契丹竟不敢南下而还。敬达，代州人也。

26 蔚州刺史张彦超本沙陀人，尝为帝养子，与石敬瑭有隙；闻敬瑭为总管，举城附于契丹，契丹以为大同节度使。

27 石敬瑭至晋阳，以部将刘知远、周瑭为都押衙，委以心腹；军事委知远，帑藏委瑭。瑭，晋阳人也。

28 十二月，戊午，以康义诚为河阳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以朱弘昭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29 是岁，汉主立其子耀枢为雍王，龟图为康王，弘度为宾王，弘熙为晋王，弘昌为越王，弘弼为齐王，弘雅为韶王，弘泽为镇王，弘操为万王，弘杲为循王，弘玮为思王，弘邈为高王，弘简为同王，弘建为益王，弘济为辩王，弘道为贵王，弘昭为宜王，弘政为通王，弘益为定王；未几，徙弘度为秦王。

四年(癸巳、933)

1 春，正月，戊子，加秦王从荣守尚书令，兼侍中。庚寅，以端明殿学士归义刘昫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 闽人有言真封宅龙见者，更命其宅曰龙跃宫。遂诣宝皇宫受册，备仪卫，入府，即皇帝位，国号大闽，大赦，改元龙启；更名璘。追尊父祖，立五庙。以其傧属李敏为左仆射、门下侍郎，其子节度副使继鹏为右仆射、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以亲吏吴勖为枢密使。唐册礼使裴杰、程侃适至海门，闽主以杰为如京使；侃固求北还，不许。闽主自以国小地僻，常谨事四邻，由是境内差安。

3 二月，戊申，孟知祥墨制以赵季良等为五镇节度使。

4 凉州大将拓跋承谦及耆老上表，请以权知留后孙超为节度使。上问使者："超为何人？"对曰："张义潮在河西，朝廷以天平军二千五百人戍凉州，自黄巢之乱，凉州为党项所隔，鄯人稍稍物故皆尽，超及城中之人皆其子孙也。"

5 乙卯，以马希范为武安、武平节度使，兼中书令。

6 戊午，定难节度使李仁福卒；庚申，军中立其子彝超为留后。

7 癸亥，以孟知祥为东西川节度使、蜀王。

8 先是，河西诸镇皆言李仁福潜通契丹，朝廷恐其与契丹连兵，并吞河右，南侵关中，会仁福卒，三月，癸未，以其子彝超为彰武留后，徙彰武节度使安从进为定难留后，仍命静塞节度使药彦稠将兵五万，以宫苑使安重益为监军，送从进赴镇。从进，索葛人也。

9 乙酉，始下制除赵季良等为五镇节度使。

10 丁亥，敕谕夏、银、绥、宥将士吏民，以"夏州穷边，李彝超年少，未能捍御，故使之延安，从命则有李从昪、高允韬富贵之福，违命则有王都、李匡宾覆族之祸。"夏，四月，彝超上言，为军士百姓拥留，未得赴镇，诏遣使趣之。

11 言事者请为亲王置师傅，宰相畏秦王从荣，不敢除人，请令王自择。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荐兵部侍郎刘瓒于从荣，从荣表请之。癸丑，以瓒为秘尽监、秦王傅，前襄州支使山阳鱼崇远为记室。瓒自以左迁，泣诉，不得免。王府参佐皆新进少年，轻脱诏谀，瓒独从容规讽，从荣不悦。瓒虽为傅，从荣一概以傧属待之，瓒有难色；从荣觉之，自是戒门者勿为通，月听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12 李彝超不奉诏，遣其兄阿玘王守青岭门，集境内党项诸胡以自救。药彦稠等进屯芦关，彝超遣党项抄粮运及攻具，官军自芦关退保金明。

13 闽主璘立子继鹏为福王，充宝皇宫使。

14 五月，戊寅，立皇子从珂为潞王，从益为许王，从子天平节度使从温为兖王，护国节度使从璋为洋王，成德节度使从敏为泾王。

15 庚辰，闽地震，闽主璘避位修道，命福王继鹏权总万机。初，闽王审知性节俭，府舍皆庳陋；至是，大作宫殿，极土木之盛。

16 甲申，帝暴得风疾；庚寅，小愈，见群臣于文明殿。

17 壬辰夜，夏州城上举火，比明，杂虏数千骑救之，安从进遣先锋使宋温击走之。

18 吴宋齐丘劝徐知诰徙吴主都金陵，知诰乃营宫城于金陵。

19 帝旬日不见群臣，都人汹惧，或潜窜山野，或寓止军营。秋，七月，庚辰，帝力疾御广寿殿，人情始安。

20 安从进攻夏州。州城赫连勃勃所筑，坚如铁石，剚凿不能入。又党项万馀骑徜徉四野，抄掠粮饷，官军无所刍牧。山路险狭，关中民输斗粟束藁费钱数缗，民间困竭不能供。李彝超兄弟登城谓从进曰："夏州贫瘠，非有珍宝蓄积可以充朝廷贡赋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蕞尔孤城，胜之不武，何足烦国家劳费如此！幸为表闻，若许其自新，或使之征伐，愿为众先。"上闻之，壬午，命从进引兵还。

其后有知李仁福阴事者，云："仁福畏朝廷除移，扬言结契丹为援，契丹实不与之通也；致朝廷误兴是役，无功而还。"自是夏州轻朝廷，每有叛臣，必阴与之连以邀赂遗。上疾久未平，征夏州无功，军士颇有流言，乙酉，赐在京诸军优给有差；既赏赍无名，士卒由是益骄。

21 丁亥，赐钱元瓘爵吴王。元瓘于兄弟甚厚，其兄中吴、建武节度使元瓘自苏州入见，元瓘以家人礼事之，奉觞为寿，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赐也。"元瓘曰："先王择贤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瓘知忠顺而已。"因相与对泣。

22 戊子，闽主璘复位。初，福建中军使薛文杰，性巧佞，璘喜奢侈，文杰以聚敛求媚，璘以为国计使，亲任之。文杰阴求富民之罪，籍没其财，被榜捶者胸背分受，仍以铜斗火熨之。建州土豪吴光入朝，文杰利其财，求其罪，将治之；光怨怒，帅其众且万人叛奔吴。

23 帝以工部尚书卢文纪、礼部郎中吕琦为蜀王册礼使，并赐蜀王一品朝服。知祥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车服旌旗皆拟王者。八月，乙巳朔，文纪等至成都。戊申，知祥服衮冕，备仪卫诣驿，降阶北面受册，升玉辂，至府门，乘步辇以归。文纪，简求之孙也。

24 戊申，群臣上尊号曰圣明神武广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大赦。在京及诸道将士各等第优给。时一月之间再行优给，由是用度益窘。

25 太仆少卿何泽见上寝疾，秦王从荣权势方盛，冀己复进用，表请立从荣为太子。上览表泣下，私谓左右曰："群臣请立太子，朕当归老太原旧第耳。"不得已，丙戌，诏宰相枢密使议之。丁卯，从荣见上，言曰："窃闻有奸人请立臣为太子；臣幼少，且愿学治军民，不愿当此名。"上曰："群臣所欲也。"从荣退，见范延光、赵延寿曰："执政欲以吾为太子，是欲夺我兵柄，幽之东宫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惧从荣之言，即具以白上；辛未，制以从荣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26 九月，甲戌朔，吴主立德妃王氏为皇后。

27 戊寅，加范延光、赵延寿兼侍中。

28 癸未，中书奏节度使见元帅仪，虽带平章事，亦以军礼廷参，从之。

29 帝欲加宣徽使、判三司冯赟同平章事；赟父名章。执政误引故事，庚寅，加赟同中书门下二品，充三司使。

30 秦王从荣请严卫、捧圣步骑两指挥为牙兵。每入朝，从数百骑，张弓挟矢，驰骋衢路；令文士试草檄淮南书，陈己将廓清海内之意。从荣不快于执政，私谓所亲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赵延寿惧，屡求外补以避之。上以为见己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为！"齐国公主复为延寿言于禁中，云"延寿实有疾，不堪机务。"丙申，二人复言于上曰："臣等非敢惮劳，愿与勋旧迭为之。亦不敢俱去，愿听一人先出。若新人不称职，复召臣，臣即至矣。"上乃许之。戊戌，以延寿为宣武节度使；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朱弘昭为枢密使、同平章事。制下，弘昭复辞，上叱之曰："汝辈皆不欲在吾侧，吾蓄养汝辈何为！"弘昭乃不敢言。

31 吏部侍郎张文宝泛海使杭州，船坏，水工以小舟济之，风飘至天长；从者二百人，所存者五人。吴主厚礼之，资以从者仪服钱币数万，仍为之牒钱氏，使于境上迎候。文宝独受饮食，馀皆辞之，曰："本朝与吴久不通问，今既非君臣，又非宾主，若受兹物，何辞以谢！"吴主嘉之，竟达命于杭州而还。

32 庚子，以前义成节度使李赞华为昭信节度使，留洛阳食其俸。

33 辛丑，诏大元帅从荣位在宰相上。

34 吴徐知诰以国中水火屡为灾，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独乐！"悉纵遣侍妓，取乐器焚之。

35 闽内枢密使薛文杰说闽王抑挫诸宗室；从子继图不胜忿，谋反，坐诛，连坐者千馀人。

36 冬，十月，乙卯，范延光、冯赟奏："西北诸胡卖马者往来如织，日用绢无虑五千匹，计耗国用什之七，请委缘边镇戍择诸胡所卖马良者给券，具数以闻。"从之。

37 戊午，以前武兴节度使孙岳为三司使。

38 范延光屡因孟汉琼、王淑妃以求出;庚申,以延光为成德节度使,以冯赟为枢密使。

帝以亲军都指挥使、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康义诚为朴忠,亲任之。时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祸,义诚度不能自脱,乃令其子事秦王,务以恭顺持两端,冀得自全。

39 权知夏州事李彝超上表谢罪,求昭雪;壬戌,以彝超为定难军节度使。

40 十一月,甲戌,上饯范延光,酒罢,上曰:"卿今远去,事宜尽言。"对曰:"朝廷大事,愿陛下与内外辅臣参决,勿听群小之言。"遂相泣而别。时孟汉琼用事,附之者共为朋党以蔽惑上听,故延光言及之。

41 庚辰,改慎州怀化军。置保顺军于洮州,领洮、鄯等州。

42 戊子,帝疾复作,己丑,大渐,秦王从荣入问疾,帝俯首不能举。王淑妃曰:"从荣在此。"帝不应。从荣出,闻宫中皆哭 ,从荣意帝已殂,明旦,称疾不入。是夕,帝实小愈,而从荣不知。

从荣自知不为时论所与,恐不得为嗣,与其党谋,欲以兵入侍,先制权臣。辛卯,从荣遣都押牙马处钧谓朱弘昭、冯赟曰:"吾欲帅牙兵入宫中侍疾,且备非常,当止于何所?"二人曰:"王自择之。"既而私于处钧曰:"主上万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人浮言。"从荣怒,复遣处钧谓二人曰:"公辈殊不爱家族邪? 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汉琼,咸曰:"兹事不得康义诚不可济。"乃召义诚谋之,义诚竟无言,但曰:"义诚将校耳,不敢预议,惟相公所使。"弘昭疑义诚不欲众中言之,夜,邀至私第问之,其对如初。

壬辰,从荣自河南府常服将步骑千人陈于天津桥。是日黎明,从荣遣马处钧至冯赟第,语之曰:"吾今日决入,且居兴圣宫。公辈各有宗族,处事亦宜详允,祸福在须臾耳。"又遣处钧诣康义诚,义诚曰:"王来则奉迎。"

赟驰入右掖门,见弘昭、义诚、汉琼及三司使孙岳方聚谋于中兴殿门外,赟具道处钧之言,因让义诚曰:"秦王言'祸福在须臾',其事可知,公勿以儿在秦府,左右顾望! 主上拔擢吾辈,自布衣至将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门,置主上何地? 吾辈尚有遗种乎?"义诚未及对,监门白泰王已将兵至端门外。汉琼拂衣起曰:"今日之事,危及君父,公犹顾望择利邪? 吾何爱馀生,当自帅兵拒之耳!"即入殿门,弘昭、赟随之,义诚不得已,亦随之入。

汉琼见帝曰:"从荣反,兵已攻端门,须臾入宫,则大乱矣。"宫中相顾号哭,帝曰:"从荣何苦乃尔!"问弘昭等:"有诸?"对曰:"有之,适已令门者阖门矣。"帝指天泣下,谓义诚曰:"卿自处置,勿惊百姓!"控鹤指挥使李重吉,从珂之子也,时侍侧,帝曰:"吾与尔父,冒矢石定天下,数脱吾于厄;从荣辈得何力,今乃为人所教,为此悖逆! 我固知此曹不足付大事,当呼尔父授以兵柄耳。汝为我部闭诸门。"重吉即帅控鹤兵守宫门。孟汉琼被甲乘马,召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使将五百骑讨从荣。

从荣方据胡床,坐桥上,遣左右召康义诚。端门已闭,叩左掖门,从门隙中窥之,见朱洪实引骑兵北来,走白从荣;从荣大惊,命取铁掩心擐之,坐调弓矢。俄而骑兵大至,众荣走归府,僚佐皆窜匿,牙兵掠嘉善坊溃去。从荣与妃刘氏匿床下,皇城使安从益就斩之,并杀其子,以其首献。初,孙岳颇得豫内廷密谋,冯、朱患从荣狼伉,岳尝为之极言祸福之归;康义诚恨之,至是,乘乱密遣骑士射杀之。帝闻从荣死,悲骇,几落御榻,绝而复苏者再,由是疾复剧。从荣一子尚幼,养宫中,诸将请除之,帝泣曰:"此何罪!"不得已,竟与之。癸巳,冯道帅群臣入见帝于雍和殿,帝雨泣呜咽,曰:"吾家事至此,惭见卿等!"

宋王从厚为天雄节度使;甲午,遣孟汉琼征从厚,且权知天雄军府事。

丙申,追废从荣为庶人。执政共议从荣官属之罪,冯道曰:"从荣所亲者高辇、刘陟、王说而已,任赞到官才半月,王居敏、司徒诩在病告已半年,岂豫其谋! 居敏尤为从荣所恶,昨举兵向阙之际,与辇、陟并辔而行,指日景曰'来日及今,已诛王詹事矣。'自非与之同谋者,岂得一切诛之乎!"朱弘昭曰:"使从荣得入光政门,赞等当如何任使,而吾辈犹有种乎! 且首从差一等耳,今首已孥戮而从皆不问,主上能不以吾辈为庇奸人乎!"冯赟力争之,始议流贬。时谘议高辇已伏诛。丁酉,元帅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赞、秘书监兼王傅刘瓒、友苏瓒、记室鱼崇远、河南少尹刘陟、判官司徒诩、推官王说等八人并长流,河南巡官李澣、江文蔚等六人勒归田里,六军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推官郭睃并贬官。澣,回之族曾孙也;诩,贝州人;文蔚,建安人也。文蔚奔吴,徐知诰厚礼之。

初,从荣失道,六军判官、司谏郎中赵远谏曰:"大王地居上嗣,当勤修令德,奈何所为如是!勿谓父子至亲为可恃,独不见恭世子、戾太子乎!"从荣怒,出为泾州判官;及从荣败,远以是知名。远,字上交,幽州人也。

43 戊戌,帝殂。帝性不猜忌,与物无竞,登极之年已逾六十,每夕于宫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乱为众所推;愿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主。"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

辛丑,宋王至洛阳。

44 闽主尊鲁国太夫人黄氏为皇太后。

闽主好鬼神，巫盛韬等皆有宠。薛文杰言于闽主曰："陛下左右多奸臣，非质诸鬼神，不能知也。盛韬善视鬼，宜使察之。"闽主从之。文杰恶枢密使吴勖，勖有疾，文杰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罢公近密，仆言公但小苦头痛耳，将愈矣。主上或遣使来问，慎勿以他疾对也。"勖许诺。明日，文杰使韬言于闽主曰："适见北庙崇顺王讯吴勖谋反，以铜钉钉其脑，金椎击之。"闽主以告文杰，文杰曰："未可信也，宜遣使问之。"果以头痛对，即收下狱，遣文杰及狱吏杂治之，勖自诬服，并其妻子诛之。由是国人益怒。

吴光请兵于吴，吴信州刺史蒋延徽不俟朝命，引兵会光攻建州，闽主遣使求救于吴越。

45 十二月，癸卯朔，始发明宗丧，宋王即皇帝位。

46 秦王从荣既死，朱洪实妻入宫，司衣王氏语及秦王，王氏曰："秦王为人子，不在左右侍疾，致人归祸，是其罪也；若云大逆，则厚诬矣。朱司徒最受王恩，当时不为之辩，惜哉！"洪实闻之，大惧，与康义诚以其语白闵帝，且言王氏私于从荣，为之调宫中事，辛亥，赐王氏死。事连王淑妃，淑妃素厚于从荣，帝由是疑之。

47 丙辰，以天雄左都押牙宋令询为磁州刺史。朱弘昭以诛秦王立帝为己功，欲专朝政；令询侍帝左右最久，雅为帝所亲信，弘昭不欲旧人在帝侧，故出之。帝不悦而无之何。

48 孟知祥闻明宗殂，谓僚佐曰："宋王幼弱，为政者皆胥史小人，其乱可坐俟也。"

辛未，帝始御中兴殿。帝自终易月之制，即召学士读贞观政要、太宗实录，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宽柔少断。李愚私谓同列曰："吾君延访，鲜及吾辈，位高责重，事亦堪忧。"众惕息不敢应。

49 顺化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明州钱元珦骄纵不法，每请事于王府不获，辄上书悖慢。尝怒一吏，置铁床炙之，臭满城郭。吴王元瓘遣牙将仰仁诠诣明州召之，仁诠左右虑元珦难制，劝为之备，仁诠不从，常服径造听事。元珦见仁诠至，股栗，遂还钱塘，幽于别第。仁诠，湖州人也。

50 闽主改福州为长乐府。

亲从都指挥使王仁达有擒王延稟之功，性慷慨，言事无所避。闽主恶之，尝私谓左右曰："仁达智有馀，吾犹能御之，非少主臣也。"至是，竟诬以叛，族诛之。

51 初，马希声、希范同日生，希声母曰袁德妃，希范母曰陈氏。希范怨希声先立不让，及嗣位，不礼于袁德妃。希声母弟希旺为亲从都指挥使，希范多谴责之；袁德妃请纳希旺官为道士，不许，解其军职，使居竹屋草门，不得预兄弟燕集。德妃卒，希旺忧愤而卒。

潞王上

清泰元年（甲午、934）

1 春，正月，戊寅，闵帝大赦，改元应顺。

壬午，加河阳节度使兼侍卫都指挥使康义诚兼侍中，判六军诸卫事。

2 朱弘昭、冯赟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安彦威、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忠正节度使张从宾，甲申，出彦威为护国节度使，以捧圣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代之；出从宾为彰义节度使，以严卫步军都指挥使皇甫遇代之。彦威，峄人；遇，真定人也。

3 戊子，枢密使·同平章事朱弘昭、同中书门下二品冯赟、河东节度使兼侍中石敬瑭并兼中书令。赟以超迁太过，坚辞不受；己丑，改兼侍中。

4 壬辰，以荆南节度使高从诲为南平王，武安、武平节度使马希范为楚王。

5 甲午，以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元瓘为吴越王。

6 吴徐知诰别治私第于金陵，乙未，迁居私第，虚符舍以待吴主。

7 凤翔节度使兼侍中潞王从珂，与石敬瑭少从明帝征伐，有功名，得众心；朱弘昭、冯赟位望素出二人下远甚，一旦执朝政，皆忌之。明宗有疾，潞王屡遣其夫人入省侍；及明宗殂，潞王辞疾不来，使臣至凤翔者或自言伺得潞王阴事。时潞王长子重吉为控鹤都指挥使，朱、冯不欲其典禁兵，己亥，出为亳州团练使。潞王有女惠明为尼，在洛阳，亦召入禁中。潞王由是疑惧。

8 吴蒋延徽败闽兵于浦城，遂围建州，闽主璘遣上军使张彦柔、骠骑大将军王延宗将兵万人救建州。延宗军及中途，士卒不进，曰："不得薛文杰，不能讨贼。"延宗驰使以闻，国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继鹏泣谓璘曰："文杰盗弄国权，枉害无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吴兵深入，士卒不进，社稷一旦倾覆，留文杰何益！"文杰亦在侧，互陈利害。璘曰："吾无如卿何，卿自为谋。"文杰出，继鹏伺之于启圣门外，以笏击之仆地，槛车送军前，市人争持瓦砾击之。文杰善术数，自云过三日则无患。部送者闻之，倍道兼行，二日而至，士卒见之踊跃，脔食之；闽主亟遣赦之，不

及。初，文杰以为古制槛车疏阔，更为之，形如木匮，攒以铁铓，内向，动辄触之。车成，文杰首自入焉。并诛盛韬。

蒋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诰以延徽吴太祖之婿，与临川王濛素善，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图兴复，遣使召之。延徽亦闻闽兵及吴越兵将至，引兵归；闽人追击，败之，士卒死亡甚众，归罪于都虞候张重进，斩之。知诰贬延徽为右威卫将军，遣使求好于闽。

9 闰月，以左谏议大夫唐汭、膳部郎中·知制诰陈乂皆为给事中，充枢密直学士。汭以文学从帝，历三镇在幕府。及即位，将佐之有才者，朱、冯皆斥逐之。汭性迂疏，朱、冯恐帝含怒有时而发，乃引汭于密近，以其党陈乂监之。

10 丙午，尊皇后为皇太后。

11 安远节度使符彦超奴王希全、任贺儿见朝廷多事，谋杀彦超，据安州附于吴，夜，叩门称有急递，彦超出至听事，二奴杀之，因以彦超之命召诸将，有不从己者辄杀之。己酉旦，副使李端帅州兵讨诛之，并其党。

12 甲寅，以王淑妃为太妃。

13 蜀将吏劝蜀王知祥称帝；己巳，知祥即皇帝位于成都。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九

后唐纪八

潞王下

清泰元年(甲午、934)

1 二月，癸酉，蜀主以武泰节度使赵季良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领节度使如故。

2 吴人多不欲迁都者，都押牙周宗言于徐知诰曰："主上西迁，公复须东行，不惟劳费甚大，且违众心。"丙子，吴主遣宋齐丘如金陵，谕知诰罢迁都。

先是，知诰久有传禅之志，以吴主无失德，恐众心不悦，欲待嗣君；宋齐丘亦以为然。一旦，知诰临镜镊白髭，叹曰："国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请如江都，微以传禅讽吴主，且告齐丘。齐丘以宗先己，心疾之，遣使驰诣金陵，手书切谏，以为天时人事未可；知诰愕然。后数日，齐丘至，请斩宗以谢吴主，乃黜宗为池州副使。久之，节度副使李建勋、行军司马徐玠等屡陈知诰功业，宜早从民望，召宗复为都押牙。知诰由是疏齐丘。

3 朱弘昭、冯赟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且欲召孟汉琼，己卯，徙成德节度使范延光为天雄节度使，代汉琼；徙潞王从珂为河东节度使，兼北都留守；徙石敬瑭为成德节度使。皆不降制书，但各遣使臣持宣监送赴镇。

4 吴主诏徐知诰还府舍。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火。知诰疑有变，勒兵自卫。

5 潞王既与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从璋权知凤翔。从璋性粗率乐祸，前代安重诲镇河中，手杀之；潞王闻其来，尤恶之，欲拒命则兵弱粮少，不知所为，谋于将佐，皆曰："主上富于春秋，政事出于朱、冯，大王功名震主，离镇必无全理，不可受也。"王问观察判官滴河马胤孙曰："今道过京师，当何向为便？"对曰："君命召，不俟驾。临丧赴镇，又何疑焉！诸人凶谋，不可从也。"众哂之。王乃移檄邻道，言"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杀长立少，专制朝权，别疏骨肉，动摇藩垣，惧倾覆社稷。今从珂将入朝以清君侧之恶，而力不能独办，愿乞灵邻藩以济之。"

潞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当东出之道，尤欲与之相结，遣推官郝诩、押牙朱廷义等相继诣长安，说以利害，饵以美妓，不从则令就图之。思同谓将吏曰："于受明宗大恩，今与凤翔同反，借使事成而荣，犹为一时之叛臣，况事败而辱，流千古之丑迹乎！"遂执诩等，以状闻。时潞王使者多为邻道所执，不则依阿操两端，惟陇州防御使相里金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来计事。金，并州人也。

朝廷议讨凤翔。康义诚不欲出外，恐失军权，请以王思同为统帅，以羽林都指挥使侯益为行营马步军都虞候。益知军情将变，辞不行；执政怒之，出为商州刺史。辛卯，以王思同为西面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前静难节度使药彦稠副之，前绛州刺史苌从简为马步都虞候，严卫步军左厢指挥使尹晖、羽林指挥使杨思权等皆为偏裨。晖，魏州人也。

6 蜀主以中门使王处回为枢密使。

7 丁酉，加王思同同平章事，知凤翔行府；以护国节度使安彦威为西面行营都监。思同虽有忠义之志，而御

军无法；潞王老于行陈，将士徼幸富贵者心皆向之。诏遣殿直楚匡祚执亳州团练使李重吉，幽于宋州。洋王从璋行至关西，闻凤翔拒命而还。

8 三月，安彦威与山南西道张虔钊、武定孙汉韶、彰义张从宾、静难康福等五节度使奏合兵讨凤翔。汉韶，李存进之子也。

9 乙卯，诸道兵大集于凤翔城下攻之，克东西关城，城中死者甚众。丙辰，复进攻城，期于必取。凤翔城堑卑浅，守备俱乏，众心危急，潞王登城泣谓外军曰："吾未冠从先帝百战，出入生死，金创满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从我，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谗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诛乎！"因恸哭。闻者哀之。

张虔钊性褊急，主攻城西南，以白刃驱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诟，反攻之，虔钊跃马走免，杨思权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帅诸军解甲投兵，请降于潞王，自西门入，以幅纸进潞王曰："愿王克京城日，以臣为节度使，勿以为防、团。"潞王即书"思权可邠宁节度使"授之。王思同犹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晖大呼曰："城西军已入城受赏矣。"众皆弃甲投兵而降，其声震地。日中，乱兵悉入，外军亦溃，思同等六节度使皆遁去。潞王悉敛城中将吏士民之财以犒军，至于鼎釜皆估直以给之。丁巳，王思同、药彦稠等走至长安，西京副留守刘遂雍闭门不内，乃趣潼关。遂雍，郓之子也。

潞王建大将旗鼓，整众而东，以孔目官虞城刘延朗为腹心。潞王始忧王思同等并力据长安拒守，至岐山，闻刘遂雍不内思同，甚喜，遣使慰抚之。遂雍悉出府库之财于外，军士前至者即给赏令过；比潞王至，前军赏遍，皆不入城。庚申，潞王至长安，遂雍迎谒，率民财以充赏。

是日，西面步军都监王景从等自军前奔还，中外大骇。帝不知所为，谓康义诚等曰："先帝弃万国，朕外守藩方，当是之时，为嗣者在诸公所取耳，朕实无心与人争国。既承大业，年在幼冲，国事皆委诸公。朕于兄弟间不至榛梗，诸公以社稷大计见告，朕何敢违！军兴之初，皆自夸大，以为寇不足平；今事至于此，何方可以转祸？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让之，若不免于罪，亦所甘心。"朱弘昭、冯赟大惧，不敢对。义诚欲悉以宿卫兵迎降为己功，乃曰："西师惊溃，盖主将失策耳。今侍卫诸军尚多，臣请自往扼其冲要，招集离散以图后效，幸陛下勿为过忧！"帝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将兵拒之。义诚固请自行，帝乃召将士慰谕，空府库以劳之，许以平凤翔，人更赏二百缗，府库不足，当以宫中服玩继之。军士益骄，无所畏忌，负赐物，扬言于路曰："至凤翔更请一分。"

遣楚匡祚杀李重吉于宋州；匡祚榜棰重吉，责其家财。又杀尼惠明。

初，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为秦王从荣所厚，及朱弘昭为枢密使，洪实以宗兄事之；从荣勒兵天津桥，洪实首为孟汉琼击从荣，康义诚由是恨之。辛酉，帝亲至左藏，给将士金帛。义诚、洪实共论用兵利害，洪实欲以禁军固守洛阳，曰："如此，彼亦未敢径前，然后徐图进取，可以万全。"义诚怒曰："洪实为此言，欲反邪！"洪实曰："公自欲反，乃谓谁反！"其声渐厉。帝闻，召而讯之，二人讼于帝前，帝不能辨其是非，遂斩洪实，军士益愤怒。

壬戌，潞王至昭应，闻前军获王思同，王曰："思同虽失计，然尽心所奉，亦可嘉也。"癸亥，至灵口，前军执思同以至，王责让之，对曰："思同起行间，先帝擢之，位至节将，常愧无功以报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贵，助朝廷自取祸殃，但恐死之日无面目见先帝于泉下耳。败而衅鼓，固其所也。请早就死！"王为之改容，曰："公且休矣。"王欲宥之，而杨思权之徒耻见其面。王之过长安，尹晖尽取思同家资及妓妾，屡言于刘延朗曰："若留思同，虑失士心。"属王醉，不待报，擅杀思同及其妻子。王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

10 癸亥，制以康义诚为凤翔行营都招讨使，以王思同副之。

甲子，潞王至华州，获药彦稠，囚之。乙丑，至阌乡。朝廷前后所发诸军，遇西军皆迎降，无一人战者。丙寅，康义诚引侍卫兵发洛阳，诏以侍卫马军指挥使安从进为京城巡检；从进已受潞王书，潜布腹心矣。

是日，潞王至灵宝，护国节度使安彦威、匡国节度使安重霸皆降，惟保义节度使康思立谋固守陕城以俟康义诚。先是，捧圣五百骑戍陕西，为潞王前锋，至城下，呼城上人曰："禁军十万已奉新帝，尔辈数人奚为！徒累一城人涂地耳。"于是捧圣卒争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

丁卯，潞王至陕，僚佐说王曰："今大王将及京畿，传闻乘舆已播迁，大王宜少留于此，先移书慰安京城士庶。"王从之，移书谕洛阳文武士庶，惟朱弘昭、冯赟两族不赦外，自馀勿有忧疑。

康义诚军至新安，所部将士自相结，百什为群，弃甲兵，争先诣陕降，累累不绝。义诚至乾壕，麾下才数十人；遇潞王候骑十馀人，义诚解所佩弓剑为信，因候骑请降于潞王。

戊辰，闵帝闻潞王至陕，义诚军溃，忧骇不知所为，急遣使召朱弘昭谋所向，弘昭曰："急召我，欲罪之也。"赴井死。安从进闻弘昭死，杀冯赟于第，灭其族，传弘昭、赟首于潞王。帝欲奔魏州，召孟汉琼使诣魏州为先置；汉

琼不应召，单骑奔陕。

初，帝在藩镇，爱信牙将慕容迁，及即位，以为控鹤指挥使；帝将北渡河，密与之谋，使帅部兵守玄武门。是夕，帝以五十骑出玄武门，谓迁曰："朕且幸魏州，徐图兴复，汝帅有马控鹤从我。"迁曰："生死从大家。"乃阳为团结；帝既出，即阖门不行。

己巳，冯道等入朝，及端门，闻朱、冯死，帝已北走；道及刘昫欲归，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辈不预谋。今太后在宫，吾辈当至中书，遣小黄门取太后进止，然后归第，人臣之义也。"道曰："主上失守社稷，人臣惟君是奉，无君而入宫城，恐非所宜。潞王已处处张榜，不若归俟教令。"乃归。至天宫寺，安从进遣人语之曰："潞王倍道而来，且至矣，相公宜帅百官至谷水奉迎。"乃止于寺中，召百官。中书舍人卢导至，冯道曰："俟舍人久矣，所急者劝进文书，宜速具草。"导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设有废立，当俟太后教令，岂可遽议劝进乎？"道曰："事当务实。"导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劝人者邪！若潞王守节北面，以大义见责，将何辞以对！公不如帅百官诣宫门，进名问安，取太后进止，则去就善矣。"道未及对，从进屡遣人趣之曰："潞王至矣，太后、太妃已遣中使迎劳矣，安得百官无班！"道等即纷然而去。既而潞王未至，三相息于上阳门外，卢导过于前，道复召而语之，导对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辈之罪，擢发不足数。"

康义诚至陕待罪，潞王责之曰："先帝晏驾，立嗣在诸公；今上亮阴，政事出诸公，何为不能终始，陷吾弟至此乎？"义诚大惧，叩头请死。王素恶其为人，未欲遽诛，且宥之。马步都虞候苌从简、左龙武统军王景戡皆为部下所执，降于潞王，东军尽降。潞王上笺于太后取进止，遂自陕而东。

夏，四月，庚午朔，未明，闵帝至卫州东数里，遇石敬瑭；帝大喜，问以社稷大计，敬瑭曰："闻康义诚西讨，何如？陛下何为至此？"帝曰："义诚亦叛去矣。"敬瑭俯首长叹数四，曰："卫州刺史王弘赞，宿将习事，请与图之。"乃往见弘赞问之，弘赞曰："前代天子播迁多矣，然皆有将相、侍卫、府库、法物，使群下有所瞻仰；今皆无之，独以五十骑自随，虽有忠义之心，将若之何？"敬瑭还，见帝于卫州驿，以弘赞之言告。弓箭库使沙守荣、奔洪进前责敬瑭曰："公明宗爱婿，富贵相与共之，忧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计于公，冀图兴复，乃以此四者为辞，是直欲附贼卖天子耳！"守荣抽佩刀欲刺之，敬瑭亲将陈晖救之，守荣与晖斗死，洪进亦自刎。敬瑭牙内指挥使刘知远引兵入，尽杀帝左右及从骑，独置帝而去。敬瑭遂趣洛阳。

是日，太后令内诸司至乾壕迎潞王，王亟遣还洛阳。

初，潞王罢河中，归私第，王淑妃数遣孟汉琼存抚之。汉琼自谓于王有旧恩，至渭池西，见王大哭；欲有所陈，王曰："诸事不言可知。"仍自预从臣之列，王即命斩于路隅。

11 山南西道节度使张虔钊之讨凤翔也，留武定节度使孙汉韶守兴元。虔钊既败，奔归兴元，与汉韶举两镇之地降于蜀；蜀主命奉銮肃卫马步都指挥使、昭武节度使李肇将兵五千还利州，右匡圣马步都指挥使、宁江节度使张业将兵一万屯大漫天以迎之。

12 壬申，潞王至蒋桥，百官班迎于路，传教以未拜梓宫，未可相见。冯道等皆上笺劝进。王入谒太后、太妃，诣西宫，伏梓宫恸哭，自陈诣阙之由。冯道帅百官班见，拜；王答拜。道等复上笺劝进，王立谓道曰："予之此行，事非获已。俟皇帝归阙，园寝礼终，当还守藩服；群公遽言及此，甚无谓也！"

癸酉，太后下令废少帝为鄂王，以潞王知军国事，权以书诏印施行。百官诣至德宫门待罪，王命各复其位。甲戌，太后令潞王宜即皇帝位；乙亥，即位于柩前。

帝之发凤翔也，许军士以入洛人赏钱百缗。既至，问三司使王玫，以府库之实，对有数百万在。既而阅实，金、帛不过三万两、匹；而赏军之费计应用五十万缗。帝怒，玫请率京城民财以足之，数日，仅得数万缗，帝谓执政曰："军不可不赏，人不可不恤，今将奈何？"执政请据屋为率，无问士庶自居及僦者，预借五月僦直，从之。

13 王弘赞迁闵帝于州廨，帝遣弘赞之子殿直峦往鸩之。戊寅，峦至卫州谒见，闵帝问来故，不对。弘赞数进酒，闵帝知其有毒，不饮，峦缢杀之。

闵帝性仁厚，于兄弟敦睦，虽遭秦王忌疾，闵帝坦怀待之，卒免于患。及嗣位，于潞王亦无嫌，而朱弘昭、孟汉琼之徒横生猜间，闵帝不能违，以致祸败焉。

孔妃尚在宫中，潞王使人谓之曰："重吉何在？"遂杀妃，并其四子。

闵帝之在卫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询遣使问起居，闻其遇害，恸哭半日，自经死。

14 己卯，石敬瑭入朝。

15 庚辰，以刘昫判三司。

16 辛巳，蜀大赦，改元明德。

17 帝之起凤翔也，召兴州刺史刘遂清，迟疑不至。闻帝入洛，乃悉集三泉、西县、金牛、桑林戍兵以归，自散关以南城镇悉弃之，皆为蜀人所有。癸未，入朝，帝欲治罪，以其能自归，乃赦之。遂清，郪之侄也。

18 甲申，蜀将张业将兵入兴元、洋州。

19 乙酉，改元，大赦。

20 丁亥，以宣徽南院使郝琼权判枢密院，前三司使王玫为宣徽北院使，凤翔节度判官韩昭胤为左谏议大夫、充端明殿学士。

21 戊子，斩河阳节度使、判六军诸卫兼侍中康义诚，灭其族。

22 己丑，诛药彦稠。

23 庚寅，释王景戡、苌从简。

24 有司百方敛民财，仅得六万，帝怒，下军巡使狱，昼夜督责，囚系满狱，至自经、赴井。而军士游市肆皆有骄色，市人聚诟之曰："汝曹为主力战，立功良苦，反使我辈鞭胸杖背，出财为赏，汝曹犹扬扬自得，独不愧天地乎！"

是时，竭左藏旧物及诸道贡献，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才及二十万缗，帝患之，李专美夜直，帝让之曰："卿名有才，不能为我谋此，留才安所施乎！"专美谢曰："臣驽劣，陛下擢任过分，然军赏不给，非臣之责也。窃思自长兴之季，赏赉亟行，卒以是骄；继以山陵及出师，帑藏遂涸。虽有无穷之财，终不能满骄卒之心，故陛下拱手于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国之存亡，不专系于厚赏，亦在修法度，立纪纲。陛下苟不改覆车之辙，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财力尽于此矣，宜据所有均给之，何必践初言乎！"帝以为然。壬辰，诏禁军在凤翔归命者，自杨思权、尹晖等各赐二马、一驼、钱七十缗，下至军人钱二十缗，其在京者各十缗。军士无厌，犹怨望，为谣言曰："除去菩萨，扶立生铁。"以闵帝仁弱，帝刚严，有悔心故也。

25 丙申，葬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于徽陵，庙号明宗。帝衰绖护从至陵所，宿焉。

26 五月，丙午，以韩昭胤为枢密使，以庄宅使刘延朗为枢密副使，权知枢密院房暠为宣徽北院使。暠，长安人也。

27 帝与石敬瑭皆以勇力善斗，事明宗为左右；然心竞，素不相悦。帝即位，敬瑭不得已入朝，山陵既毕，不敢言归。时敬瑭久病羸瘠，太后及魏国公主屡为之言；而凤翔将佐多劝帝留之，惟韩昭胤、李专美以为赵延寿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帝亦见其骨立，不以为虞，乃曰："石郎不惟密亲，兼自少与吾同艰难，今我为天子，非石郎尚谁托哉！"乃复以为河东节度使。

28 戊午，以陇州防御使相里金为保义节度使。

29 丁未，阶州刺史赵澄降蜀。

30 戊申，以羽林军使杨思权为静难节度使。

31 己酉，张虔钊、孙汉韶举族迁于成都。

32 庚戌，以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冯道同平章事，充匡国节度使。

33 以天雄节度使兼侍中范延光为枢密使。

34 帝之起凤翔也，悉取天平节度使李从昪家财甲兵以供军。将行，凤翔之民遮马请复以从昪镇凤翔，帝许之，至是，徙从昪为凤翔节度使。

35 初，明宗为北面招讨使，平卢节度使房知温为副都部署，帝以别将事之，尝被酒忿争，拔刃相拟。及帝举兵入洛，知温密与行军司马李冲谋拒之，冲请先奉表以观形势，还，言洛中已安定。壬戌，入朝谢罪，帝优礼之；知温贡献甚厚。

36 吴镇南节度使、守中书令东海康王徐知询卒。

37 蜀人取成州。

38 六月，甲戌，以皇子左卫上将军重美为成德节度使、同平章事，兼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

39 文州都指挥使成延龟举州附蜀。

40 吴徐知诰将受禅，忌昭武节度使兼中书令临川王濛，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丙子，降封历阳公，幽于和州，命控鹤军使王宏将兵二百卫之。

41 刘昫与冯道昏姻。昫性苛察，李愚刚褊；道既出镇，二人论议多不合，事有应改者，愚谓昫曰："此贤亲家所为，更之不亦便乎！"昫恨之，由是动成忿争，至相诟骂，各欲非时求见，事多凝滞。帝患之，欲更命相，问所亲信以朝臣闻望宜为相者，皆以尚书左丞姚颢、太常卿卢文纪、秘书监崔居俭对；论其才行，互有优劣。帝不能决，乃

置其名于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且以箸挟之，首得文纪，次得颉。秋，七月，辛亥，以文纪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居俭，莅之子也。

42 帝欲杀楚匡祚，韩昭胤曰："陛下为天下父，天下之人皆陛下子，用法宜存至公。匡祚受诏检校重吉家财，不得不尔。今族匡祚，无益死者，恐不厌众心。"乙卯，长流匡祚于登州。

43 丁巳，立沛国夫人刘氏为皇后。

44 回鹘入贡者多为河西杂虏所掠，诏将军牛知柔帅禁兵卫送，与邠州兵进讨之。

45 吴徐知诰召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宋齐丘还金陵，以为诸道都统判官，加司空，于事皆无所关预，齐丘屡请退居，知诰以南园给之。

46 护国节度使洋王从璋，归德节度使泾王从敏，皆罢镇居洛阳私第，帝待之甚薄；从敏在宋州预杀重吉，帝尤恶之。尝侍宴禁中，酒酣，顾二王曰："尔等皆何物，辄据雄藩！"二王大惧，太后叱之曰："帝醉矣，尔曹速去！"

47 蜀置永平军于雅州，以孙汉韶为节度使。复以张虔钊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虔钊固辞不行。

48 蜀主得风疾逾年，至是增剧；甲子，立子东川节度使、同平章事、亲卫马步都指挥使仁赞为太子，仍监国。召司空·同平章事赵季良、武信节度使李仁罕、保宁节度使赵廷隐、枢密使王处回、捧圣控鹤都指挥使张公铎、奉銮肃卫指挥副使侯弘实受遗诏辅政。是夕殂，秘不发丧。

王处回夜启义兴门告赵季良，处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强将握兵，专伺时变，宜速立嗣君以绝觊觎，岂可但相泣邪！"处回收泪谢之。季良教处回见李仁罕，审其词旨然后告之。处回至仁罕第，仁罕设备而出，遂不以实告。

丙寅，宣遗制，命太子仁赞更名旭，丁卯，即皇帝位。

49 初，帝以王玫对左藏见财失实，故以刘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赏钩考穷核，皆积年逋欠之数，奸吏利其征责丐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状，且请察其可征者急督之，必无可偿者悉蠲之，韩昭胤极言其便。八月，庚午，诏长兴以前户部及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万，虚烦簿籍，咸蠲免勿征，贫民大悦，而三司吏怨之。

50 辛未，以姚颢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51 右龙武统军索自通，以河中之隙，心不自安，戊子，退朝过洛，自投于水而卒。帝闻之，大惊，赠太尉。

52 丙申，以前安国节度使、同平章事赵凤为太子太保。

53 九月，癸卯，诏凤翔益兵守东安镇以备蜀。

54 蜀卫圣诸军都指挥使、武信节度使李仁罕自恃宿将有功，复受顾托，求判六军，令进奏吏宋从会以意谕枢密院，又至学士院侦草麻。蜀主不得已，甲寅，加仁罕兼中书令，判六军事；以左匡圣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赵廷隐兼侍中，为之副。

55 己未，云州奏契丹入寇，北面招讨使石敬瑭奏自将兵屯百井以备契丹。辛酉，敬瑭奏振武节度使杨檀击契丹于境上，却之。

56 蜀奉銮肃卫都指挥使、昭武节度使兼侍中李肇闻蜀主即位，顾望，不时入朝，至汉州，留与亲戚燕饮逾旬；冬，十月，庚午，始至成都，称足疾，扶杖入朝见，见蜀主不拜。

57 戊寅，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愚罢守本官，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刘昫罢为右仆射。三司吏闻昫罢相，皆相贺，无一人从归第者。

58 蜀捧圣控鹤都指挥使张公铎与医官使韩继勋、丰德库使韩保贞、茶酒库使安思谦等皆事蜀主于藩邸，素怨李仁罕，共谮之，云仁罕有异志；蜀主令继勋等与赵季良、赵廷隐谋，因仁罕入朝，命武士执而杀之。癸未，下诏暴其罪，并其子继宏及宋从会等数人皆伏诛。是日，李肇释杖而拜。

59 蜀源州都押牙文景琛据城叛，果州刺史李延厚讨平之。

60 蜀主左右以李肇倨慢，请诛之；戊子，以肇为太子少傅致仕，徙邛州。

61 吴主加徐知诰大丞相、尚父、嗣齐王、九锡；辞不受。

62 雄武节度使张延朗将兵围文州，阶州刺史郭知琼拔尖石寨。蜀李延厚将果州兵屯兴州，遣先登指挥使范延晖将兵救文州，延朗解围而归。兴州刺史冯晖自乾渠引戍兵归凤翔。

63 十一月，徐知诰召其子司徒、同平章事景通还金陵，为镇海·宁国节度副大使、诸道副都统、判中外诸军事；以次子牙内马步都指挥使、海州团练使景迁为左右军都军使、左仆射、参政事，留江都辅政。

64 十二月，己巳，以易州刺史安叔千为振武节度使，齐州防御使尹晖为彰国节度使。叔千，沙陀人也。

65 壬申，石敬瑭奏契丹引去，罢兵归。

66 乙亥，征雄武节度使张延朗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

67 辛巳，汉皇后马氏殂。

68 甲申，蜀葬文武圣德英烈明孝皇帝于和陵，庙号高祖。

69 乙酉，葬鄂王于徽陵城南，封才数尺；观者悲之。

70 是岁秋、冬旱，民多流亡，同、华、蒲、绛尤甚。

71 汉主命判六军秦王弘度募宿卫兵千人，皆市井无赖子弟，弘度昵之。同平章事杨洞潜谏曰："秦王，国之冢嫡，宜亲端士。使之治军已过矣，况昵群小乎！"汉主曰："小儿教以戎事，过烦公忧。"终不戒弘度。洞潜出，见卫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诉，叹曰："政乱如此，安用宰相！"因谢病归第；久之，不召，遂卒。

二年（乙未、935）

1 春，正月，丙申朔，闽大赦，改元永和。

2 二月，丙寅朔，蜀大赦。

3 甲戌，以枢密使、天雄节度使兼侍中范延光为宣武节度使兼中书令。

4 丁丑，夏州节度使李彝超上言疾病，以兄行军司马彝殷权知军州事；彝超寻卒。

5 戊寅，蜀主尊母李氏为皇太后，太后，太原人，本庄宗后宫也，以赐蜀高祖。

6 己丑，追尊帝母鲁国夫人魏氏曰宣宪皇太后。

7 闽主立淑妃陈氏为皇后。初，闽主两娶刘氏，皆士族，美而无宠。陈后，本闽太祖侍婢金凤也，陋而淫，闽主嬖之，以其族人守恩、匡胜为殿使。

8 三月，辛丑，以前宣武节度使兼侍中赵延寿为忠武节度使兼枢密使。

9 以李彝殷为定难节度使。

10 己酉，赠吴越王元瓘母陈氏为晋国太夫人。元瓘性孝，尊礼母党，厚加赐与，而未尝迁官，授以重任。

11 壬戌，以彰圣都指挥使安审琦领顺化节度使。审琦，金全之子也。

12 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书历诋内外文武之士，请遍加考试，黜陟能否；执政及朝士大怒，卢文纪及补阙刘涛、杨昭俭等皆请加罪。帝谓学士马胤孙曰："朕新临天下，宜开言路；若朝士以言获罪，谁敢言者！卿为朕作诏书，宣朕意。"乃下诏，略曰："昔魏征请赏皇甫德参，今涛等请黜史在德；事同言异，何其远哉！在德情在倾输，安可责也！"昭俭，嗣复之曾孙也。

13 吴加徐景迁同平章事、知左右军事；徐知诰令尚书郎陈觉辅之，谓觉曰："吾少时与宋子嵩论议，好相诘难，或吾舍子嵩还家，或子嵩拂衣而起。子嵩携衣笥望秦淮门欲去者数矣，吾常戒门者止之。吾今老矣，犹未遍达时事，况景迁年少当国，故屈吾子以诲之耳。"

14 夏，四月，庚午，蜀以御史中丞龙门毋昭裔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5 癸未，加枢密使、刑部尚书韩昭胤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辛卯，以宣徽南院使刘延皓为刑部尚书，充枢密使。延皓，皇后之弟也。癸巳，以左领军卫大将军刘延朗为本卫上将军，充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

16 五月，丙申，契丹寇新州及振武。

17 庚戌，赐振武节度使杨檀名光远。

18 六月，吴德胜节度使兼中书令柴再用卒。先是，史官王振尝询其战功，再用曰："鹰犬微效，皆社稷之灵，再用何功之有！"竟不报。

19 契丹寇应州。

20 河东节度使、北面总管石敬瑭既还镇，阴为自全之计。帝好咨访外事，常命端明殿学士李专美、翰林学士李崧、知制诰吕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赵延乂等更直于中兴殿庭，与语或至夜分。时敬瑭二子为内使，曹太后则晋国长公主之母也，敬瑭赂太后左右，令伺帝之密谋，事无巨细皆知之。敬瑭多于宾客前自称羸瘠不堪为帅，冀朝廷不之忌。

时契丹屡寇北边，禁军多在幽、并，敬瑭与赵德钧求益兵运粮，朝夕相继。甲申，诏借河东人有蓄积者菽粟。乙酉，诏镇州输绢五万匹于总管府，籴军粮，率镇冀人车千五百乘运粮于代州；又诏魏博市籴。时水旱民饥，敬瑭遣使督趣严急，山东之民流散，乱始兆矣。

敬瑭将大军屯忻州，朝廷遣使赐军士夏衣，传诏抚谕，军士呼万岁者数四。敬瑭惧，幕僚河内段希尧请诛其唱首者，敬瑭命都押衙刘知远斩挟马都将李晖等三十六人以徇。希尧，怀州人也。帝闻之，益疑敬瑭。

21 壬辰，诏："窃盗不计赃多少，并纵火强盗，并行极法。"

22 闽福王继鹏私于宫人李春燕，继鹏请之于陈后，后白闽主而赐之。

23 秋，七月，以枢密使刘延皓为天雄节度使。

24 乙巳，以武宁节度使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将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权。

25 帝深以时事为忧，尝从容让卢文纪等以无所规赞。丁巳，文纪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与两班旅见，暂获对扬，侍卫满前，虽有愚虑，不敢敷陈。窃见前朝自上元以来，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论，天子欲有咨度，旁无侍卫，故人得尽言。望复此故事，惟听机要之臣侍侧。"诏以"旧制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独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应严密，不以其日，或异日听于阁门奏榜子，当尽屏侍臣，于便殿相待，何必袭延英之名也！"

26 吴润州团练使徐知谔，狎昵小人，游燕废务，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贸易。徐知诰闻之怒，召知谔左右诘责；知谔惧。或谓知诰曰："忠武王最爱知谔，而以后事传于公。往年知询失守，论议至今未息。借使知谔治有能名，训兵养民，于公何利？"知诰感悟，待之加厚。

27 九月，丙申，吴大赦，改元天祚。

28 己酉，以宣徽南院使房嵩为刑部尚书，充枢密使；宣徽北院使刘延朗为南院使，仍兼枢密副使。于是延朗及枢密直学士薛文遇等居中用事，嵩与赵延寿虽为使长，其听用之言什不三四。嵩随势可否，不为事先；每幽、并遣使入奏，枢密诸人环坐议之，嵩多俯首而寐，比觉，引颈振衣，则使者去矣。启奏除授，一归延朗。诸方镇、刺史自外入者，必先赂延朗，后议贡献，赂厚者先，得内地；赂薄者晚，得边陲，由是诸将帅皆怨愤，帝不能察。

29 蜀金州防御使全师郁寇金州，拔水寨。城中兵才千人，都监陈知隐托他事将兵三百沿流遁去；防御使马全节罄私财以给军，出奇死战，蜀兵乃退。戊寅，诏斩知隐。

30 初，闽主有幸臣曰归守明，出入卧内；闽主晚年得风疾，陈后与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国人皆恶之，莫敢言。

可殷尝谮皇城使李仿于闽主，后族陈匡胜无礼于福王继鹏，仿及继鹏皆恨之。闽主疾甚，继鹏有喜色。仿以闽主为必不起，冬，十月，己卯，使壮士数人持白梃击李可殷，杀之，中外震惊。庚辰，闽主疾少间，陈后诉之。闽主力疾视朝，诘可殷死状，仿惧而出，俄顷，引部兵鼓噪入宫。闽主闻变，匿于九龙帐下，乱兵刺之而出。闽主宛转未绝，宫人不忍其苦，为绝之。仿与继鹏杀陈后、陈守恩、陈匡胜、归守明及继鹏弟继韬；继韬素与继鹏相恶故也。辛巳，继鹏称皇太后令监国，是日，即皇帝位。更名昶。谥其父曰齐肃明孝皇帝，庙号惠宗。既而自称权知福建节度事，遣使奉表于唐，大赦境内；立李春燕为贤妃。

初，闽惠宗娶汉主女清远公主，使宦者闽清林延遇置邸于番禺，专掌国信。汉主赐以大第，禀赐甚厚，数问以闽事。延遇不对，退，谓人曰："去闽语闽，去越语越，处人宫禁，可如是乎！"汉主闻而贤之，以为内常侍，使钩校诸司事。延遇闻惠宗遇弑，求归，不许，素服向其国三日哭。

31 荆南节度使高从诲，性明达，亲礼贤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常谓从诲为郎君。

楚王希范好奢靡，游谈者共夸其盛。从诲谓僚佐曰："如马王可谓大丈夫矣。"孙光宪对曰："天子诸侯，礼有等差。彼乳臭子骄侈僭忲，取快一时，不为远虑，危亡无日，又足慕乎！"从诲久而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谓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养，固已过矣。"乃捐去玩好，以经史自娱，省刑薄赋，境内以安。

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属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坠其业，吾老矣，不复事人矣。"遂固请退居。从诲不能留，乃为之筑室于土洲。震披鹤氅，自称荆台隐士，每诣府，跨黄牛至听事。从诲时过其家，四时赐与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属孙光宪。

臣光曰：孙光宪见微而能谏，高从诲闻善而能徙，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国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国败家丧身之有。

32 吴加中书令徐知诰尚父、太师、大丞相、大元帅，进封齐王，备殊礼，以升、润、宣、池、歙、常、江、饶、信、海十州为齐国；知诰辞尚父、丞相，殊礼不受。

33 闽皇城使、判六军诸卫李仿专制朝政，阴养死士，闽主昶与拱宸指挥使林延皓等图之。延皓等诈亲附仿，仿待之不疑。十一月，壬子，仿入朝，延皓等伏卫士数百于内殿，执斩之，枭首朝门。仿部兵千馀持白梃攻应天门，不克，焚启圣门，夺仿首奔吴越。诏暴仿弑君及杀继韬等罪，告谕中外。以建王继严权判六军诸卫，以六军判官永泰叶翘为内宣徽使、参政事。

翘博学质直，闽惠宗擢为福王友，昶以师傅礼待之，多所裨益，宫中谓之"国翁"。昶既嗣位，骄纵，不与翘议国事。一旦，昶方视事，翘衣道士服过庭中趋出，昶召还，拜之，曰："军国事殷，久不接对，孤之过也。"翘顿首曰："老臣辅导无状，致陛下即位以来无一善可称，愿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属公，政令不善，公当极言，奈何弃孤去！"厚赐金帛，慰谕令复位。昶元妃梁国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昶嬖李春燕，待夫人甚薄。翘谏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礼，奈何以新爱而弃之！"昶不悦，由是疏之。未几，复上书言事，昶批其纸尾曰："一叶随风落御

沟。”遂放归永泰，以寿终。

34 帝嘉马全节之功，召诣阙。刘延朗求赂，全节先以与之；延朗欲除全节绛州刺史，群议沸腾。帝闻之，乙卯，以全节为横海留后。

35 十二月，壬申，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充枢密使韩昭胤同平章事，充护国节度使。

36 乙酉，以前匡国节度使、同平章事冯道为司空。时久无正拜三公者，朝议疑其职事；卢文纪欲令掌祭祀扫除，道闻之曰：“司空扫除，职也，吾何惮焉。”既而文纪自知不可，乃止。

37 闽主赐洞真先生陈守元号天师，信重之，乃至更易将相，刑罚，选举，皆与之议；守元受赂请托，言无不从，其门如市。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

后晋纪一

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上

天福元年（丙申、936）

1 春，正月，吴徐知诰始建大元帅府，以幕职分判吏、户、礼、兵、刑、工部及盐铁。

2 丁未，唐主立子重美为雍王。

3 癸丑，唐主以千春节置酒，晋国长公主上寿毕，辞归晋阳。帝醉，曰：“何不且留，遽归，欲与石郎反邪！”石敬瑭闻之，益惧。

4 三月，丙午，以翰林学士、礼部侍郎马胤孙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胤孙性谨懦，中书事多凝滞，又罕接宾客，时人目为“三不开”，谓口、印、门也。

5 石敬瑭尽收其货之在洛阳及诸道者归晋阳，托言以助军费，人皆知其有异志。唐主夜与近臣从容语曰：“石郎于朕至亲，无可疑者；但流言不释，万一失欢，何以解之？”皆不对。

端明殿学士、给事中李崧退谓同僚吕琦曰：“吾辈受恩深厚，岂得自同众人，一概观望邪！计将安出？”琦曰：“河东若有异谋，必结契丹为援。契丹母以赞华在中国，屡求和亲，但求前刺等未获，故和未成耳。今诚归前刺等与之和，岁以礼币约直十馀万缗遗之，彼必欢然承命。如此，则河东虽欲陆梁，无能为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钱谷皆出三司，宜更与张相谋之。”遂告张延朗，延朗曰：“如学士计，不惟可以制河东，亦省边费之什九，计无便于此者。若主上听从，但责办于老夫，请于库财之外捃拾以供之。”他夕，二人密言于帝，帝大喜，称其忠，二人私草遗契丹书以俟命。

久之，帝以其谋告枢密直学士薛文遇，文遇对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虏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因诵戎昱昭君诗曰：“安危托妇人。”帝意遂变。一日，急召崧、琦至后楼，盛怒，责之曰：“卿辈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为谋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弃之沙漠邪？且欲以养士之财输之虏庭，其意安在？”二人惧，汗流浃背，曰：“臣等志在竭愚以报国，非为虏计也，愿陛下察之。”拜谢无数，帝诟责不已。吕琦气竭，拜少止，帝曰：“吕琦强项，肯视朕为人主邪！”琦曰：“臣等为谋不臧，愿陛下治其罪，多拜何为！”帝怒稍解，止其拜，各赐卮酒罢之，自是群臣不敢复言和亲之策。丁巳，以琦为御史中丞，盖疏之也。

6 吴徐知诰以其子副都统景通为太尉、副元帅，都统判官宋齐丘、行军司马徐玠为元帅府左·右司马。

7 闽主昶改元通文，立贤妃李氏为皇后，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8 静江节度使、同平章事马希杲有善政，监军裴仁煦谮之于楚王希范，言其收众心，希范疑之。夏，四月，汉将孙德威侵蒙、桂二州，希范命其弟武安节度副使希广权知军府事，自将步骑五千如桂州。希杲惧，其母华夫人逆希范于全义岭，谢曰：“希杲为治无状，致寇戎入境，烦殿下亲涉险阻，皆妾之罪也。愿削封邑，洒扫掖庭，以赎希杲罪。”希范曰：“吾久不见希杲，闻其治行尤异，故来省之，无他也。”汉兵自蒙州引去，徙希杲知朗州。

9 高从诲遣使奉笺于徐知诰，劝即帝位。

10 初，石敬瑭欲尝唐主之意，累表自陈羸疾，乞解兵柄，移他镇；帝与执政议从其请，移镇郓州。房暠、李崧、吕琦等皆力谏，以为不可，帝犹豫久之。

五月，庚寅夜，李崧请急在外，薛文遇独直，帝与之议河东事，文遇曰：“谚有之：‘当道筑室，三年不成。’兹事

断自圣志;群臣各为身谋,安肯尽言!以臣观之,河东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图之。"先是,术者言国家今年应得贤佐,出奇谋,定天下,帝意文遇当之,闻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败吾决行之。"即为除目,付学士院使草制。辛卯,以敬瑭为天平节度使,以马军都指挥使、河阳节度使宋审虔为河东节度使。制出,两班闻呼敬瑭名,相顾失色。

甲午,以建雄节度使张敬达为西北蕃汉马步都部署,趣敬瑭之郓州。敬瑭疑惧,谋于将佐曰:"吾之再来河东也,主上面许终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节与公主所言乎?我不兴乱,朝廷发之,安能束手死于道路乎!今且发表称疾以观其意,若其宽我,我当事之;若加兵于我,我则改图耳。"幕僚段希尧极言拒之,敬瑭以其朴直,不责也。节度判官华阴赵莹劝敬瑭赴郓州;观察判官平遥薛融曰:"融书生,不习军旅。"都押牙刘知远曰:"明公久将兵,得士卒心;今据形胜之地,士马精强,若称兵传檄,帝业可成,奈何以一纸制书自投虎口乎!"掌书记洛阳桑维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岂不知蛟龙不可纵之深渊邪?然卒以河东复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明宗遗爱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群情不附。公明宗之爱婿,今主上以反逆见待,此非首谢可免,但力为自全之计。契丹素与明宗约为兄弟,今部落近在云、应,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万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无成。"敬瑭意遂决。

先是,朝廷疑敬瑭,以羽林将军宝鼎杨彦询为北京副留守,敬瑭将举事,亦以情告之。彦询曰:"不知河东兵粮几何,能敌朝廷乎?"左右请杀彦询,敬瑭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汝辈勿言也。"

戊戌,昭义节度使皇甫立奏敬瑭反。敬瑭表:"帝养子,不应承祀,请传位许王。"帝手裂其表抵地,以诏答之曰:"卿于鄂王固非疏远,卫州之事,天下皆知;许王之言,何人肯信!"壬寅,制削夺敬瑭官爵。乙巳,以张敬达兼太原四面排陈使,河阳节度使张彦琪为马步军都指挥使,以安国节度使安审琦为马军都指挥使,以保义节度使相里金为步军都指挥使,以右监门上将军武廷翰为壕寨使。丙午,以张敬达为太原四面兵马都部署,以义武节度使杨光远为副部署。丁未,又以张敬达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节度使高行周为太原四面招抚、排陈等使。光远既行,定州军乱,牙将千乘方太讨平之。

张敬达将兵三万营于晋安乡,戊申,敬达奏西北先锋马军都指挥使安审信叛奔晋阳。审信,金全之弟子也,敬瑭与之有旧。先是,雄义都指挥使马邑安元信将所部六百馀人戍代州,代州刺史张朗善遇之。元信密说朗曰:"吾观石令公长者,举事必成;公何不潜遣人通意,可以自全。"朗不从,由是互相猜忌。元信谋杀朗,不克,帅其众奔审信,审信遂帅麾下数百骑与元信掠百井奔晋阳。敬瑭谓元信曰:"汝见何利害,舍强而归弱?"对曰:"元信非知星识气,顾以人事决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于信。今主上失大信于令公,亲而贵者且不自保,况疏贱乎!其亡可翘足而待,何强之有!"敬瑭悦,委以军事。振武西北巡检使安重荣戍代北,帅步骑五百奔晋阳。重荣,朔州人也。以宋审虔为宁国节度使、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

11　天雄节度使刘延皓恃后族之势,骄纵,夺人财产,减将士给赐,宴饮无度。捧圣都虞候张令昭因众心怨怒,谋以魏博应河东,癸丑未明,帅众攻牙城,克之;延皓脱身走,乱兵大掠。令昭奏:"延皓失于抚御,以致军乱;臣以抚安士卒,权领军府,乞赐旌节!"延皓至洛阳,唐主怒,命远贬;皇后为之请,六月,庚申,止削延皓官爵,归私第。

12　辛酉,吴太保、同平章事徐景迁以疾罢,以其弟景遂代为门下侍郎、参政事。

13　癸亥,唐主以张令昭为右千牛卫将军、权知天雄军府事。令昭以调发未集,且受新命。寻有诏徙齐州防御使,令昭托以士卒所留,实俟河东之成败。唐主遣使谕之,令昭杀使者。甲戌,以宣武节度使兼中书令范延光为天雄四面行营招讨使、知魏博行府事,以张敬达充太原四面招讨使,以杨光远为副使。丙子,以西京留守李周为天雄军四面行营副招讨使。

14　石敬瑭之子右卫上将军重殷、皇城副使重裔闻敬瑭举兵,匿于民间井中。弟沂州都指挥使敬德杀其妻女而逃,寻捕得,死狱中,从弟彰圣都指挥使敬威自杀。秋,七月,戊子,获重殷、重裔,诛之,并族所匿之家。

15　庚寅,楚王希范自桂州北还。

16　云州步军指挥使桑迁奏应州节度使尹晖逐云州节度使沙彦珣,收其兵应河东。丁酉,彦珣表迁谋叛应河东,引兵围子城。彦珣犯围走出西山,据雷公口,明日,收兵入城击乱兵,迁败走,军城复安。是日,尹晖执迁送洛阳,斩之。

17　丁未,范延光拔魏州,斩张令昭。诏悉诛其党七指挥。

18　张敬达发怀州彰圣军戍虎北口,其指挥使张万迪将五百骑奔河东,丙辰,诏尽诛其家。

19 石敬瑭遣间使求救于契丹，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刘知远谏曰："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敬瑭不从。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母曰："儿比梦石郎遣使来，今果然，此天意也。"乃为复书，许俟仲秋倾国赴援。

20 八月，己未，以范延光为天雄节度使，李周为宣武节度使、同平章事。

21 癸亥，应州言契丹三千骑攻城。

22 张敬达筑长围以攻晋阳。石敬瑭以刘知远为马步都指挥使，安重荣、张万迪降兵皆隶焉。知远用法无私，抚之如一，由是人无贰心。敬瑭亲乘城，坐卧矢石下，知远曰："观敬达辈高垒深堑，欲为持久之计，无他奇策，不足虑也。愿明公四出间使，经略外事。守城至易，知远独能办之。"敬瑭执知远手，抚其背而赏之。

23 戊寅，以成德节度使董温琪为东北面副招讨使，以佐卢龙节度使赵德钧。

24 唐主使端明殿学士吕琦至河东行营犒军，杨光远谓琦曰："愿附奏陛下，幸宽宵旰。贼若无援，旦夕当平；若引契丹，当纵之令入，可一战破也。"帝甚悦。帝闻契丹许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屡督张敬达急攻晋阳，不能下。每有营构，多值风雨，长围复为水潦所坏，竟不能合。晋阳城中日窘，粮储浸乏。

25 九月，契丹主将五万骑，号三十万，自扬武谷而南，旌旗不绝五十馀里。代州刺史张朗、忻州刺史丁审琦婴城自守，虏骑过城下，亦不诱胁。审琦，洺州人也。

辛丑，契丹主至晋阳，陈于汾北之虎北口。先遣人谓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贼可乎？"敬瑭遣人驰告曰："南军甚厚，不可轻，请俟明日议战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与唐骑将高行周、符彦卿合战，敬瑭乃遣刘知远出兵助之。张敬达、杨光远、安审琦以步兵陈于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轻骑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陈。唐兵见其羸，争逐之，至汾曲，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进，契丹伏兵自东北起，冲唐兵断而为二，步兵在北者多为契丹所杀，骑兵在南者引归晋安寨。契丹纵兵乘之，唐兵大败，步兵死者近万人，骑兵独全。敬达等收馀众保晋安，契丹亦引兵归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千馀人，刘知远劝敬瑭尽杀之。

是夕，敬瑭出北门，见契丹主。契丹主执敬瑭手，恨相见之晚。敬瑭问曰："皇帝远来，士马疲倦，遽与唐战而大胜，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来，谓唐必断雁门诸路，伏兵险要，则吾不可得进矣。使人侦视，皆无之，吾是以长驱深入，知大事必济也。兵既相接，我气方锐，彼气方沮，若不乘此急击之，旷日持久，则胜负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战而胜，不可以劳逸常理论也。"敬瑭甚叹伏。

壬寅，敬瑭引兵会契丹围晋安寨，置营于晋安之南，长百馀里，厚五十里，多设铃索吠犬，人跬步不能过。敬达等士卒犹五万人，马万匹，四顾无所之。甲辰，敬达遣使告败于唐，自是声问不复通。唐主大惧，遣彰圣都指挥使符彦饶将洛阳步骑兵屯河阳，诏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范延光将魏州兵二万由青山趣榆次，卢龙节度使、东北面招讨使兼中书令北平王赵德钧将幽州兵出契丹军后，耀州防御使潘环纠合西路戍兵，由晋、绛两乳岭出慈、隰，共救晋安寨。契丹主移帐于柳林，游骑过石会关，不见唐兵。

丁未，唐主下诏亲征。雍王重美曰："陛下目疾未平，未可远涉风沙；臣虽意稚，愿代陛下北行。"帝意本不欲行，闻之，颇悦。张延朗、刘延皓及宣徽南院使刘延朗皆劝帝行，帝不得已，戊申，发洛阳，谓卢文纪曰："朕雅闻卿有相业，故排众议首用卿，今祸难如此，卿嘉谋皆安在乎？"文纪但拜谢，不能对。己酉，遣刘延朗监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符彦饶军赴潞州，为大军后援。诸军自凤翔推戴以来，骄悍不为用，彦饶恐其为乱，不敢束之以法。

帝至河阳，心惮北行，召宰相、枢密使议进取方略，卢文纪希帝旨，言"国家根本，太半在河南。胡兵倏来忽往，不能久留；晋安大寨甚固，况已发三道兵救之。河阳天下津要，车驾宜留此镇抚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战，苟不能解围，进亦未晚。"张延朗欲因事令赵延寿得解枢务，因曰："文纪言是也。"帝访于馀人，无敢异言者。泽州刺史刘遂凝，郓之子也，潜自通于石敬瑭，表称车驾不可逾太行。帝议近臣可使北行者，张延朗与翰林学士须昌和凝等皆曰："赵延寿父德钧以卢龙兵来赴难，宜遣延寿会之。"庚戌，遣枢密使、忠武节度使、随驾诸军都部署、兼侍中赵延寿将兵二万如潞州。辛亥，帝如怀州。以右神武统军康思立为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帅麾从骑兵赴团柏谷。思立，晋阳胡人也。

帝以晋安为忧，问策于群臣，吏部侍郎永清龙敏请立李赞华为契丹主，令天雄、卢龙二镇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楼，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内顾之忧，然后选募军中精锐以击之，此亦解围之一策也。帝深以为然，而执政恐其无成，议竟不决。

帝忧沮形于神色，但日夕酣饮悲歌。群臣或劝其北行，则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胆堕地！"

26 冬，十月，壬戌，诏大括天下将吏及民间马；又发民为兵，每七户出征夫一人，自备铠仗，谓之“义军”，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陈州刺史郎万金教以战陈，用张延朗之谋也。凡得马二千馀匹，征夫五千人，实无益于用，而民间大扰。

27 初，赵德钧阴蓄异志，欲因乱取中原，自请救晋安寨；唐主命自飞狐踵契丹后，钞其部落，德钧请将银鞍契丹直三千骑，由土门路西入，帝许之。赵州刺史、北面行营都指挥使刘在明先将兵戍易州，德钧过易州，命在明以其众自随。在明，幽州人也。德钧至镇州，以董温琪领招讨副使，邀与偕行，又表称兵少，须合泽潞兵；乃自吴儿谷趣潞州，癸酉，至乱柳。时范延光受诏将部兵二万屯辽州，德钧又请与魏博军合；延光知德钧合诸军，志取难测，表称魏博兵已入贼境，无容南行数百里与德钧合，乃止。

28 汉主以宗正卿兼工部侍郎刘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浚，崇望之子也。

29 十一月，以赵德钧为诸道行营都统，依前东北面行营招讨使。以赵延寿为河东道南面行营招讨使，以翰林学士张砺为判官。庚寅，以范延光为河东道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以宣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刘延朗为河东道南面行营招讨副使。赵延寿遇赵德钧于西汤，悉以兵属德钧。唐主遣吕琦赐德钧敕告，且犒军。德钧志在并范延光军，逗留不进，诏书屡趣之，德钧乃引兵北屯团柏谷口。

30 癸巳，吴主诏齐王知诰置百官，以金陵府为西都。

31 前坊州刺史刘景岩，延州人也，多财而喜侠，交结豪杰，家有丁夫兵仗，人服其强，势倾州县。彰武节度使杨汉章无政，失夷、夏心，会括马及义军，汉章帅步骑数千人将赴军期，阅之于野。景岩潜使人挠之曰：“契丹强盛，汝曹有去无归。”众惧，杀汉章，奉景岩为留后。唐主不获已，丁酉，以景岩为彰武留后。

32 契丹主谓石敬瑭曰：“吾三千里赴难，必有成功。观汝器貌识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为天子。”敬瑭辞让者数四，将吏复劝进，乃许之。契丹主作册书，命敬瑭为大晋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筑坛于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己亥，制改长兴七年为天福元年，大赦；敕命法制，皆遵明宗之旧。以节度判官赵莹为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知河东军府事，掌书记桑维翰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权知枢密使事，观察判官薛融为侍御史知杂事，节度推官白水窦贞固为翰林学士，军城都巡检使刘知远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客将景延广为步军都指挥使。延广，陕州人也。立晋国长公主为皇后。

契丹主虽军柳林，其辎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辄结束，以备仓猝遁逃，而赵德钧欲倚契丹取中国，至团柏逾月，按兵不战，去晋安才百里，声问不能相通。德钧累表为延寿求成德节度使，曰：“臣今远征，幽州势孤，欲使延寿在镇州，左右便于应接。”唐主曰：“延寿方击贼，何暇往镇州！俟贼平，当如所请。”德钧求之不已，唐主怒曰：“赵氏父子坚欲得镇州，何意也？苟能却胡寇，虽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犬兔俱毙耳。”德钧闻之，不悦。

闰月，赵延寿献契丹主所赐诏及甲马弓剑，诈云德钧遣使致书于契丹主，为唐结好，说令引兵归国；其实别为密书，厚以金帛赂契丹主，云：“若立己为帝，请即以见兵南平洛阳，与契丹为兄弟之国；仍许石氏常镇河东。”契丹主自以深入敌境，晋安未下，德钧兵尚强，范延光在其东，又恐山北诸州邀其归路，欲许德钧之请。

帝闻之，大惧，亟使桑维翰见契丹主，说之曰：“大国举义兵以救孤危，一战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栅，食尽力穷。赵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国之强，且素蓄异志，按兵观变，非以死徇国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诞妄之辞，贪豪末之利，弃垂成之功乎！且使晋得天下，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岂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尔见捕鼠者乎，不备之，犹或啮伤其手，况大敌乎！”对曰：“今大国已扼其喉，安能啮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约也，但兵家权谋不得不尔。”对曰：“皇家以信义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属耳目，奈何二三其命，使大义不终！臣窃为皇帝不取也。”跪于帐前，自旦至暮，涕泣争之。契丹主乃从之，指帐前石谓德钧使者曰：“我已许石郎，此石烂，可改矣。”

33 龙敏谓前郑州防御使李懿曰：“君，国之近亲，今社稷之危，翘足可待，君独无忧乎？”懿为言赵德钧必能破敌之状。敏曰：“我燕人也，知德钧之为人，怯而无谋，但于守城差长耳。况今内蓄奸谋，岂可恃乎！仆有狂策，但恐朝廷不肯为耳。今从驾兵尚万馀人，驼近五千匹，若选精骑一千，使仆与郎万金将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虏骑入晋安寨，但使其半得入，则事济矣。张敬达等陷于重围，不知朝廷声问，若知大军近在团柏，虽有铁障可冲陷，况虏骑乎！”懿以白唐主，唐主曰：“龙敏之志极壮，用之晚矣。”

34 丹州义军作乱，逐刺史康承询，承询奔鄜州。

35 晋安寨被围数月，高行周、符彦卿数引骑兵出战，众寡不敌，皆无功，刍粮俱竭，削柿淘粪以饲马，马相啖，尾鬣皆秃，死则将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张敬达性刚，时谓之“张生铁”，杨光远、安审琦劝敬达降于契丹，敬达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为元帅而败军，其罪已大，况降敌乎！今援兵旦暮至，且当俟之。必若力尽势穷，则诸军斩我首，携之出降，自求多福，未为晚也。”光远目审琦欲杀敬达，审琦未忍。高行周知光远欲图敬达，常引壮骑尾而卫之，敬达不知其故，谓人曰：“行周每踵余后，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随之。诸将每旦集于招讨使营，甲子，高行周、符彦卿未至，光远乘其无备，斩敬达首，帅诸将上表降于契丹。契丹主素闻诸将名，皆慰劳，赐以裘帽，因戏之曰：“汝辈亦大恶汉，不用盐酪啖战马万匹！”光远等大惭。契丹主嘉张敬达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谓其下及晋诸将曰：“汝曹为人臣，当效敬达也。”时晋安寨马犹近五千，铠仗五万，契丹悉取以归其国，悉以唐之将卒授帝，语之曰：“勉事而主。”马军都指挥使康思立愤惋而死。

帝以晋安已降，遣使谕诸州，代州刺史张朗斩其使；吕琦奉唐主诏劳北军，至忻州，遇晋使，亦斩之，谓刺史丁审琦曰：“虏过城下而不顾，其心可见，还日必无全理，不若早帅兵民自五台奔镇州。”将行，审琦悔之，闭牙城不从。州兵欲攻之，琦曰：“家国如此，何为复相屠灭！”乃帅州兵趣镇州，审琦遂降契丹。

36 契丹主谓帝曰：“桑维翰尽忠于汝，宜以为相。”丙寅，以赵莹为门下侍郎，桑维翰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维翰仍权知枢密使事。以杨光远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以刘知远为保义节度使、侍卫马步军都虞候。

37 帝与契丹主将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东，咨于契丹主，契丹主令帝尽出诸子，自择之。帝兄子重贵，父敬儒早卒，帝养以为子，貌类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贵为北京留守、太原尹、河东节度使。契丹以其将高谟翰为前锋，与降卒偕进。丁卯，至团柏，与唐兵战，赵德钧、赵延寿先遁，符彦饶、张彦琦、刘延朗、刘在明继之，士卒大溃，相腾践死者万计。

己巳，延朗、在明至怀州，唐主始知帝即位、杨光远降。众议以“天雄军府尚完，契丹必惮山东，未敢南下，车驾宜幸魏州。”唐主以李崧素与范延光善，召崧谋之。薛文遇不知而继至，唐主怒，变色；崧蹑文遇足，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见此物肉颤，适几欲抽佩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浅谋误国，刺之益丑。”崧因劝唐主南还，唐主从之。

洛阳闻北军败，众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窜山谷。门者请禁之，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国家多难，未能为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恶名耳；不若听其自便，事宁自还。”乃出令任从所适，众心差安。

壬申，唐主还到河阳，命诸将分守南、北城。张延朗请幸滑州，庶与魏博声势相接，唐主不能决。

赵德钧、赵延寿南奔潞州，唐败兵稍稍从之，其将时赛帅卢龙轻骑东还渔阳。帝先遣昭义节度使高行周还具食，至城下，见德钧父子在城上，行周曰：“仆与大王乡曲，敢不忠告！城中无斗粟可守，不若速迎车驾。”甲戌，帝与契丹主至潞州，德钧父子迎谒于高河，契丹主慰谕之，父子拜帝于马首，进曰：“别后安否？”帝不顾，亦不与之言。契丹主问德钧曰：“汝在幽州所置银鞍契丹直何在？”德钧指示之，契丹主命尽杀之于西郊，丹三千人。遂琐德钧、延寿，送归其国。

德钧见述律太后，悉以所赍宝货并籍其田宅献之，太后问曰：“汝近者何为往太原？”德钧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从吾儿求为天子，何妄语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儿将行，吾戒之云：赵大王若引兵北向渝关，亟须引归，太原不可救也。汝欲为天子，何不先击退吾儿，徐图亦未晚。汝为人臣，既负其主，不能击敌，又欲乘乱邀利，所为如此，何面目复求生乎？”德钧俯首不能对。又问：“器玩在此，田宅何在？”德钧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属谁？”曰：“属太后。”太后曰：“然则又何献焉？”德钧益惭。自是郁郁不多食，逾年而卒。张砺与延寿俱入契丹，契丹主复以为翰林学士。

帝将发上党，契丹主举酒属帝曰：“余远来徇义，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惊骇；汝宜自引汉兵南下，人必不甚惧。我令太相温将五千骑卫送汝至河梁，欲与之渡河者多少随意。余且留此，俟汝音闻，有急则下山救汝；若洛阳既定，吾即北返矣。”与帝执手相泣，久之不能别，解白貂裘以衣帝，赠良马二十匹，战马千二百匹，曰：“世世子孙勿相忘。”又曰：“刘知远、赵莹、桑维翰皆创业功臣，无大故，勿弃也。”

初，张敬达既出师，唐主遣左金吾大将军历山高汉筠守晋州。敬达死，建雄节度副使田承肇帅众攻汉筠于府署，汉筠开门延承肇入，从容谓曰：“仆与公俱受朝寄，何相迫如此？”承肇曰：“欲奉公为节度使。”汉筠曰：“仆老矣，义不为乱首，死生惟公所处。”承肇目左右欲杀之，军士投刃于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奈何害之！”承肇乃谢曰：“与公戏耳。”听汉筠归洛阳。帝遇诸途，曰：“朕忧卿为乱兵所伤，今见卿甚喜。”

38 符彦饶、张彦琪至河阳，密言于唐主曰：“今胡兵大下，河水复浅，人心已离，此不可守。”己丑，唐主命河

阳节度使苌从简与赵州刺史刘在明守河阳南城，遂断浮梁，归洛阳。遣宦者秦继旻、皇城使李彦绅杀昭信节度使李赞华于其第。

39 己卯，帝至河阳，苌从简迎降，舟楫已具。彰圣军执刘在明以降，帝释之，使复其所。

40 唐主命马军都指挥使宋审虔、步军都指挥使符彦饶、河阳节度使张彦琪、宣徽南院使刘延朗将千馀骑至白马阪行战地，有五十馀骑奔于北军。诸将谓审虔曰："何地不可战，谁肯立于此？"乃还。庚辰，唐主又与四将议复向河阳，而将校皆已飞状迎帝。帝虑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骑扼渑池。

辛巳，唐主与曹太后、刘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审虔等携传国宝登玄武楼自焚。皇后积薪欲烧宫室，重美谏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劳民力；死而遗怨，将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谓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匿，以俟姑夫。"太后曰："吾子孙妇女一朝至此，何忍独生！妹自勉之。"淑妃乃与许王从益匿于球场，获免。

是日晚，帝入洛阳，止于旧第。唐兵皆解甲待罪，帝慰而释之。帝命刘知远部署京城，知远分汉军使还营，馆契丹于天宫寺，城中肃然，无敢犯令。士民避乱窜匿者，数日皆还复业。

初，帝在河东，为唐朝所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张延朗不欲河东多蓄积，凡财赋应留使之外尽收取之，帝以是恨之。壬午，百官入见，独收延朗付御史台，馀皆谢恩。

甲申，车驾入宫，大赦："应中外官吏一切不问，惟贼臣张延朗、刘延皓、刘延朗奸邪贪猥，罪难容贷；中书侍郎·平章事马胤孙、枢密使房暠、宣徽使李专美、河中节度使韩昭胤等，虽居重位，不务诡随，并释罪除名；中外臣僚先归顺者，委中书门下别加任使。"刘延皓匿于龙门，数日，自经死。刘延朗将奔南山，捕得，杀之。斩张延朗；既而选三司使，难其人，帝甚悔之。

闽人闻唐主之亡，叹曰："潞王之罪，天下未之闻也，将如吾君何！"

41 十二月，辛酉朔，帝如河阳，饯太相温及契丹兵归国。

42 追废唐主为庶人。

43 丁亥，以冯道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44 曹州刺史郑阮贪暴，指挥使石重立因乱杀之，族其家。

45 辛卯，以唐中书侍郎姚颢为刑部尚书。

46 初，朔方节度使张希崇为政有威信，民夷爱之，兴屯田以省漕运；在镇五年，求内徙，唐潞王以为静难节度使。帝与契丹修好，恐其复取灵武，癸巳，复以希宗为朔方节度使。

47 初，成德节度使董温琪贪暴，积货臣万，以牙内都虞候平山秘琼为腹心。温琪与赵德钧俱没于契丹，琼尽杀温琪家人，瘗于一坎，而取其货，自称留后，表称军乱。

48 同州小校门铎杀节度使杨汉宾，焚掠州城。

49 诏赠李赞华燕王，遣使送其丧归国。

50 张朗将其众入朝。

51 庚子，以唐中书侍郎卢文纪为吏部尚书。以皇城使晋阳周瓌为大将军、充三司使；瓌辞曰："臣自知才不称职，宁以避事见弃，犹胜冒宠获辜。"帝许之。

52 帝闻平卢节度使房知温卒，遣天平节度使王建立将兵巡抚青州。

53 改兴唐府曰广晋府。

54 安远节度使卢文进闻帝为契丹所立，自以本契丹叛将，辛丑，弃镇奔吴。所过镇戍，召其主将，告之故，皆拜辞而退。

55 徐知诰以镇南节度使·太尉兼中书令李德诚、德胜节度使兼中书令周本位隆重，欲使之帅众推戴，本曰："我受先生大恩，自徐温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杨氏之危，又使我为此，可乎！"其子弘祚强之，不得已与德诚帅诸将诣江都表吴主，陈知诰功德，请行册命；又诣金陵劝进。宋齐丘谓德诚之子建勋曰："尊公，太祖元勋，今日扫地矣。"于是吴宫多妖，吴主曰："吴祚其终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

56 高丽王建用兵击破新罗、百济，于是东夷诸国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节度，百二十郡。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一

后晋纪二

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下

天福二年(丁酉、937)

1 春,正月,乙卯,日有食之。

2 诏以前北面招收指挥使安重荣为成德节度使,以秘琼为齐州防御使。遣引进使王景崇谕琼以利害。重荣与契丹将赵思温偕如镇州,琼不敢拒命。丙辰,重荣奏已视事。景崇,邢州人也。

3 契丹以幽州为南京。

4 李崧、吕琦逃匿于伊阙民间。帝以始镇河东,崧有力焉,德之;亦不责琦。乙丑,以琦为秘书监;丙寅,以崧为兵部侍郎、判户部。

5 初,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范延光微时,有术士张生语之云:"必为将相。"延光既贵,信重之。延光尝梦蛇自脐入腹,以问张生,张生曰:"蛇者龙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唐潞王素与延光善,及赵德钧败,延光自辽州引兵还魏州,虽奉表请降,内不自安,以书潜结秘琼,欲与之为乱;琼受其书不报,延光恨之。琼将之齐,过魏境,延光欲灭口,且利其货,遣兵邀之于夏津,杀之。丁卯,延光奏称夏津捕盗兵误杀琼;帝不问。

6 戊寅,以李崧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充枢密使,桑维翰兼枢密使。时晋新得天下,藩镇多未服从;或虽服从,反仄不安。兵火之馀,府库殚竭,民间困穷,而契丹徵求无厌。维翰劝帝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卒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禀,通商贾以丰货财。数年之间,中国稍安。

7 吴太子琏纳齐王知诰女为妃。

知诰始建太庙、社稷,改金陵为江宁府,牙城曰宫城,厅堂曰殿;以左·右司马宋齐丘、徐玠为左·右丞相,马步判官周宗、内枢判官黟人周廷玉为内枢使。自馀百官皆如吴朝之制。置骑兵八军,步兵九军。

8 二月,吴主以卢文进为宣武节度使,兼侍中。

9 戊子,吴主使宜阳王璟如西都,册命齐王;王受册,赦境内。册王妃曰王后。

10 吴越王元瓘之弟顺化节度使、同平章事元珧获罪于元瓘,废为庶人。

11 契丹主自上党过云州,大同节度使沙彦珣出迎,契丹主留之,不使还镇。节度判官吴峦在城中,谓其众曰:"吾属礼义之俗,安可臣于夷狄乎!"众推峦领州事,闭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攻之,不克。应州马军都指挥使金城郭崇威亦耻臣契丹,挺身南归。

契丹主过新州,命威塞节度使翟璋敛�doubt军钱十万缗。初,契丹主阿保机强盛,室韦、奚、霫皆役属焉。奚王去诸苦契丹贪虐,帅其众西徙妫州,依刘仁恭父子,号西奚。去诸卒,子扫剌立。唐庄宗灭刘守光,赐扫剌姓李名绍威。绍威娶契丹逐不鲁之姊。逐不鲁获罪于契丹,奔绍威,绍威纳之;契丹怒,攻之,不克。绍威卒,子拽剌立。及契丹主德光自上党北还,拽剌迎降,时逐不鲁亦卒,契丹主曰:"汝诚无罪,扫剌、逐不鲁负我。"皆命发其骨,碎而扬之。诸奚畏契丹之虐,多逃叛。契丹主劳翟璋曰:"当为汝除代,令汝南归。"己亥,璋表乞徵诣阙。既而契丹遣璋将兵讨叛奚,攻云州,有功,留不遣,璋郁郁而卒。

张砺自契丹逃归,为追骑所获,契丹主责之曰:"何故舍我去?"对曰:"臣华人,饮食衣服皆不与此同,生不如死,愿早就戮。"契丹主顾通事高彦英曰:"吾常戒汝善遇此人,何故使之失所而亡去?若失之,安可复得邪!"笞彦英而谢砺。砺事契丹主甚忠直,遇事辄言,无所隐避,契丹主甚重之。

12 初,吴越王镠少子元珦,数有军功,镠赐之兵仗。及吴越王元瓘立,元珦为土客马步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恃恩骄横,增置兵仗至数千,国人多附之。元瓘忌之,使人讽珦请输兵仗,出判温州,元珦不从。铜官庙吏告元珦遣亲信祷神,求主吴越江山;又为蜡丸从水窦出入,与兄元珣谋议。三月,戊午,元瓘遣使者召元珦宴宫中,既至,左右称元珦有刃坠于怀袖,即格杀之;并杀元珣。元瓘欲按诸将吏与元珣、元珦交通者,其子仁俊谏曰:"昔光武克王郎,曹公破袁绍,皆焚其书疏以安反侧,今宜效之。"元瓘从之。

13 或得唐潞王薨及髀骨献之,庚申,诏以王礼葬于徽陵南。

14 帝遣使诣蜀告即位,且叙姻好;蜀主复书,用敌国礼。

15 范延光聚卒缮兵,悉召巡内刺史集魏州,将作乱。会帝谋徙都大梁,桑维翰曰:"大梁北控燕、赵,南通江、淮,水陆都会,资用富饶。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过十驿,彼若有变,大军寻至,所谓疾雷不及掩耳也。"丙寅,下诏,托以洛阳漕运有阙,东巡汴州。

16 吴徐知诰立子景通为王太子;固辞不受。追尊考忠武王温曰太祖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太后,壬申,更名诰。

17 庚辰,帝发洛阳,留前朔方节度使张从宾为东都巡检使。

18 汉主以疾愈,大赦。

19 交州将皎公羡杀安南节度使杨廷艺而代之。

20 夏,四月,丙戌,帝至汴州;丁亥,大赦。

21 吴越王元瓘复建国,如同光故事。丙申,赦境内,立其子弘僔为世子。以曹仲达、沈崧、皮光业为丞相,镇海节度判官林鼎掌教令。

22 丁酉,加宣武节度使杨光远兼侍中。

23 闽主作紫微宫,饰以水晶,土木之盛倍于宝皇宫。又遣使散诣诸州,伺人隐慝。

24 五月,吴徐诰用宋齐丘策,欲结契丹以取中国,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主亦遣使报之。

25 丙辰,赦权署汴州牙城曰大宁宫。

26 壬申,进范延光爵临清郡王,以安其意。

27 追尊四代孝妣为帝后。己卯,诏太社所藏唐室罪人首听亲旧收葬。初,武卫上将军娄继英尝事梁均王,为内诸司使,至是,请其首而葬之。

28 六月,吴诸道副都统徐景迁卒。

29 范延光素以军府之政委元随左都押牙孙锐,锐恃恩专横,符奏有不如意者,对延光手裂之。会延光病经旬,锐密召澶州刺史冯晖,与之合谋逼延光反;延光亦思张生之言,遂从之。

甲午,六宅使张言奉使魏州还,言延光反状;义成节度使符彦饶奏延光遣兵渡河,焚草市;诏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昭信节度使白奉进将千五百骑屯白马津以备之。奉进,云州人也。丁酉,以东都巡检使张从宾 为魏府西南面者部署。戊戌,遣侍卫都军使杨光远将步骑一万屯滑州。己亥,遣护圣都指挥使杜重威将兵屯卫州。重威,朔州人也,尚帝妹乐平长公主。范延光以冯晖为都部署,孙锐为兵马都监,将步骑二万循河西抵黎阳口。辛丑,杨光远奏引兵逾胡梁渡。

30 以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和凝为端明殿学士。凝署其门,不通宾客。前耀州团练推官襄邑张谊致书于凝,以为"切近之职为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绝宾客!虽安身为便,如负国何!"凝奇之,荐于桑维翰,未几,除左拾遗。谊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内谨边备,不可自逸,以启戎心。"帝深然之。

31 契丹攻云州,半岁不能下。吴峦遣使间道奉表求救,帝为之致书契丹主请之,契丹主乃命翟璋解围去。帝召峦归,以为武宁节度副使。

32 丁未,以侍卫使杨光远为魏府四面都部署,张从宾为副部署兼诸军都虞候,昭义节度使高行周将本军屯相州,为魏府西面都部署。

军士郭威旧隶刘知远,当从杨光远北征,白知远乞留。人问其故,威曰:"杨公有奸诈之才,无英雄之气,得我何用?能用我者其刘公乎!"

33 诏张从宾发河南兵数千人击范延光。延光使人诱从宾,从宾遂与之同反,杀皇子河阳节度使重信,使上将军张继祚知河阳留后。继祚,全义之子也。从宾又引兵入洛阳,杀皇子权东都留守重乂,以东都副留守、都巡检使张延播知河南府事,从军。取内库钱帛以赏部兵;留守判官李遐不与,兵众杀之。从宾引兵扼汜水关,将逼汴州。诏奉国都指挥使侯益帅禁兵五千会杜重威讨张从宾;又诏宣徽使刘处让自黎阳分兵讨之。时羽檄纵横,从官在大梁者无不凶惧,独桑维翰从容指画军事,神色自若,接对宾客,不改常度,众心差安。

34 方士言于闽主,云有白龙夜见螺峰;闽主作白龙寺。时百役繁兴,用度不足,闽主谓吏部侍郎、判三司候官蔡守蒙曰:"闻有司除官皆受赂,有诸?"对曰:"浮议无足信也。"闽主曰:"朕知之久矣,今以委卿,择贤而授,不肖及罔冒者勿拒,第令纳赂,籍而献之。"守蒙素廉,以为不可;闽主怒,守蒙惧而从之。自是除官但以货多少为差。闽主又以空名堂牒使医工陈究卖官于外,专务聚敛,无有盈厌。又诏民有隐年者杖背,隐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鸡豚,皆重征之。

35 秋,七月,张从宾攻汜水,杀巡检使宋廷浩。帝戎服,严轻骑,将奔晋阳以避之。桑维翰叩头苦谏曰:"贼锋虽盛,势不能久,请少待之,不可轻动。"帝乃止。

36 范延光遣使以蜡丸招诱失职者,右武卫上将军娄继英、右卫大将军尹晖在大梁,温韬之子延浚、延沼、延衮居许州,皆应之。延光令延浚兄弟取许州,聚徒已及千人。继英、晖事泄,皆出走。壬子,赦以延光奸谋,诬污

忠良，自今获延光谍人，赏获者，杀谍人，禁蜡书，勿以闻。晖将奔吴，为人所杀。继英奔许州，依温氏。忠武节度使茂众简盛为之备，延浚等不得发，欲杀断英以自明，延沼止之，遂同奔张从宾。继英知其谋，劝从宾执三温，皆斩之。

37 白奉进在滑州，军士有夜掠者，捕之，获五人，其三隶奉进，其二隶符彦饶，奉进皆斩之；彦饶以其不先白己，甚怒。明日，奉进从数骑诣彦饶谢，彦饶曰："军中各有部分，奈何取滑州军士并斩之，殊无客主之义乎！"奉进曰："军士犯法，何有彼我！仆已引咎谢公，而公怒不解，岂非欲与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彦饶不留；帐下甲士大噪，擒奉进，杀之。从骑走出，大呼于外，诸军争擐甲操兵，喧噪不可禁止。奉国左厢都指挥使马万惶惑不知所为，帅步兵欲从乱，遇右厢都指挥使卢顺密帅部兵出营，厉声谓万曰："符公擅杀白公，必与魏城通谋。此去行宫才二百里，吾辈及军士家属皆在大梁，奈何不思报国，乃欲助乱，自救族灭乎！今日当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军士从命者赏，违命者诛，勿复疑也！"万所部兵尚有呼跃者，顺密杀数人，众莫敢动。万不得已从之，与奉国都虞候方太等共攻牙城，执彦饶，令太部送大梁。甲寅，敕斩彦饶于班荆馆，其兄弟皆不问。

杨光远自白皋引兵趣滑州，士卒闻滑州乱，欲推光远为主。光远曰："天子岂汝辈贩弄之物！晋阳之降出于穷迫，今若改图，真反贼也。"其下乃不敢言。时魏、孟、滑三镇继叛，人情大震，帝问计于刘知远，对曰："帝者之兴，自有天命。陛下昔在晋阳，粮不支五日，俄成大业。今天下已定，内有劲兵，北结强虏，鼠辈何能为乎！愿陛下抚将相以恩，臣请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则枝叶不伤矣。"知远乃严设科禁，宿卫诸军无敢犯者。有军士盗纸钱一幞，主者擒之，左右请释之，知远曰："吾诛其情，不计其直。"竟杀之。由是众皆畏服。

乙卯，以杨光远为魏府行营都招讨使、兼知行府事，以昭义节度使高行周为河南尹、东京留守，以杜重威为昭义节度使、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以侯益为河阳节度使。帝以滑州奏事皆马万为首，擢万为义成节度使。丙辰，以卢顺密为果州团练使，方太为赵州刺史；既而知皆顺密之功也，更以顺密为昭义留后。

冯晖、孙锐引兵至六明镇，光远引之渡河，半渡而击之，晖、锐众大败，多溺死，斩首三千级，晖、锐走还魏。

杜重威、侯益引兵至汜水，遇张从宾众万馀人，与战，俘斩殆尽，遂克汜水。从宾走，乘马渡河，溺死；获其党张延播、继祚、娄继英，送大梁，斩之，灭其族。史馆修撰李涛上言，张全义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乃止诛继祚妻子。涛，回之族曾孙也。

38 诏东都留守司百官悉赴行在。

39 杨光远奏知博州张晖举城降。

40 安州威和指挥使王晖闻范延光作乱，杀安远节度使周瑮，自领军府，欲俟延光胜则附之，败则渡江奔吴。帝遣右领军上将军李金全将千骑如安州巡检，许赦王晖为唐州刺史。

41 范延光知事不济，归罪于孙锐而族之，遣使奉表待罪。戊寅，杨光远以闻，帝不许。

42 吴同平章事王令谋如金陵劝徐诰受禅，诰让不受。

43 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恐王晖奔吴，遣行军司马张朏将兵会复州兵于要路邀之。晖大掠安州，将奔吴，部将胡进杀之。八月，癸巳，以状闻。李金全至安州，将士之预于乱者数百人，金全说谕，悉遣诣阙，既而闻指挥使武彦和等数十人挟贿甚多，伏兵于野，执而斩之。彦和且死，呼曰："王晖首恶，天子犹赦之；我辈胁从，何罪乎！"帝虽知金全之情，掩而不问。

44 吴历阳公濛知吴将亡，甲子，杀守卫军使王宏；宏子勒兵攻濛，濛射杀之。以德胜节度使周本吴之勋旧，引二骑诣庐州，欲依之。本闻濛至，将见之，其子弘祚固谏，本怒曰："我家郎君来，何为不使我见！"弘祚合扉不听本出，使人执濛于外，送江都。徐诰遣使称诏杀濛于采石，追废为悖逆庶人，绝属籍。侍卫军使郭悰杀濛妻子于和州，诰归罪于悰，贬池州。

45 乙巳，赦张从宾、符彦饶、王晖之党，未伏诛者皆不问。

梁、唐以来，士民奉使及俘掠在契丹者，悉遣使赎还其家。

46 吴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内枢使、忠武节度使王令谋老病无齿，或劝之致仕，令谋曰："齐王大事未毕，吾何敢自安！"疾亟，力劝徐诰受禅。是月，吴主下诏，禅位于齐。李德诚复诣金陵帅百官劝进，宋齐丘不署表。九月，癸丑，令谋卒。

47 甲寅，以李金全为安远节度使。

48 娄继英未及葬梁均王而诛死，诏梁故臣右卫上将军安崇阮与王故妃郭氏葬之。

49 丙寅，吴主命江夏王璘奉玺绶于齐。冬，十月，甲申，齐王诰即皇帝位于金陵，大赦，改元升元，国号唐。追尊太祖武王曰武皇帝。乙酉，遣右丞相玠奉册诣吴主，称受禅老臣诰谨拜稽首上皇帝尊号曰高尚思玄弘古让皇，

宫室、乘舆、服御皆如故，宗庙、正朔、徽章、服色悉从吴制。丁亥，立徐知证为江王，徐知谔为饶王。以吴太子璟领平卢节度使、兼中书令，封弘农公。

唐主宴群臣于天泉阁，李德诚曰："陛下应天顺人，惟宋丘兵不乐。"因出齐丘止德诚劝进书，唐主执书不视，曰："子嵩三十年旧交，必不相负。"齐丘顿首谢。

己丑，唐主表让皇改东都宫殿名，皆取于仙经。让皇常服羽衣，习辟谷术。辛卯，吴宗室建安王珙等十二人皆降爵为公，而加官增邑。丙申，以吴同平章事张延翰及门下侍郎张居咏、中书侍郎李建勋并同平章事。让皇以唐主上表，致书辞之；唐主表谢而不改。

丁酉，加宋齐丘大司徒。齐丘虽为左丞相，不预政事，心愠怼，闻制词云"布衣之交"，抗声曰："臣为布衣时，陛下为刺史；今日为天子，可以不用老臣矣。"还家请罪，唐主手诏谢之，亦不改命。久之，齐丘不知所出，乃更上书请迁让皇于他州，及斥远吴太子璟，绝其婚；唐主不从。

乙巳，立王后宋氏为皇后。戊申，以诸道都统，判元帅府事景通为诸道副元帅、判六军诸卫事、太尉、尚书令、吴王。

50 闽主命其弟威武节度使继恭上表告嗣位于晋，且请置邸于都下。

51 十一月，乙卯，唐吴王景通更名璟。

唐主赐杨璟妃号永兴公主；妃闻人呼公主则流涕而辞。

戊午，唐主立其子景遂为吉王，景达为寿阳公；以景遂为侍中、东都留守、江都尹，帅留司百官赴东都。

52 戊辰，诏加吴越王元瓘天下兵马副元帅，进封吴越国王。

53 安远节度使李金全以亲吏胡汉筠为中门使，军府事一以委之。汉筠贪猾残忍，聚敛无厌。帝闻之，以廉吏贾仁沼代之，且召汉筠，欲授以他职，庶保全功臣。汉筠大惧，始劝金全以异谋。乙亥，金全表汉筠病，未任行。金全故人庞令图屡谏曰："仁沼忠义之士，以代汉筠，所益多矣。"汉筠夜遣壮士逾垣灭令图之族，又毒仁沼，舌烂而卒。汉筠与推官张纬相结，以谄惑金全，金全爱之弥笃。

十二月，戊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明德。

54 诏加马希范江南诸道都统，制置武平、静江等军事。

55 是岁，契丹改元会同，国号大辽，公卿庶官皆仿中国，参用中国人，以赵延寿为枢密使，寻兼政事令。

三年(戊戌、938)

1 春，正月，己酉，日有食之。

2 唐德胜节度使兼中书令西平恭烈王周本以不能存吴，愧恨而卒。

3 丙寅，唐以侍中吉王景遂参判尚书都省。

4 蜀主以武信节度使、同平章事张业为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枢密使，武泰节度使王处回兼武信节度使、同平章事。

5 二月，庚辰，左散骑常侍张允上驳赦论，以为："帝王遇天灾多肆赦，谓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狱遇赦，则曲者幸免，直者衔冤，冤气升闻，乃所以致灾，非所以弭灾也。"诏褒之。帝乐闻谠言，诏百官各上封事，命吏部尚书梁文矩等十人置详定院以考之，无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数月，应诏者无十人，乙未，复降御札趣之。

6 三月，丁丑，敕禁民作铜器。初，唐世天下铸钱有三十六冶，丧乱以来，皆废绝，钱日益耗，民多销钱为铜器，故禁之。

7 中书舍人李详上疏，以为"十年以来，赦令屡降，诸道职掌皆许推恩，而藩方荐论动逾数百，乃至藏典、书吏、优伶、奴仆，初命则至银青阶，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滥，贵贱不分。请自今诸道主兵将校之外，节度州听奏朱记大将以上十人，他州止听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自馀但委本道量迁职名而已。"从之。

8 夏，四月，甲申，唐宋齐丘自陈丞相不应不豫政事，唐主答以省署未备。

9 吴让皇固辞旧宫，屡请徙居；李德诚等亦亟以为言。五月，戊午，唐主改润州牙城为丹杨宫，以李建勋为迎奉让皇使。

10 杨光远自恃拥重兵，颇干预朝政，屡有抗奏，帝常屈意从之。庚申，以其子承祚为左威卫将军，尚帝女长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宠冠当时。

11 壬戌，唐主以左宣威副统军王舆为镇海留后，客省使公孙圭为监军使，亲吏马思让为丹杨宫使，徙让皇居丹杨宫。

宋齐丘复自陈为左右所间，唐主大怒；齐丘归第，白衣待罪。或曰："齐丘旧臣，不宜以小过弃之。"唐主曰：

“齐丘有才，不识大体。”乃命吴王璟持手诏召之。

六月，壬午，或献毒酒方于唐主，唐主曰：“犯吾法省自有常刑，安用此为！”群臣争请改府寺州县名有吴及阳者，留守判官杨嗣请更姓羊，徐玠曰：“陛下自应天顺人，事非逆取，而谄邪之人专事改更，咸非急务，不可从也。”唐主然之。

12 河南留守高行周奏修洛阳宫。丙戌，左谏议大夫薛融谏曰：“今宫室虽经焚毁，犹侈于帝尧之茅茨；所费虽寡，犹多于汉文之露台。况魏城未下，公私困窘，诚非陛下修宫馆之日；俟海内平宁，营之未晚。”上纳其言，仍赐诏褒之。

13 己丑，金部郎中张铸奏：“窃见乡村浮户，非不勤稼穑，非不乐安居，但以种木未盈十年，垦田未及三顷，似成生业，已为县司收供徭役，责之重赋，威以严刑，故不免捐功舍业，更思他适。乞自今民垦田及五顷以上，三年外乃听县司徭役。”从之。

14 秋，七月，中书奏：“朝代虽殊，条制无异。请委官取明宗及清泰时敕，详定可久行者编次之。”己酉，诏左谏议大夫薛融等详定。

15 辛酉，敕作受命宝，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为文。

16 帝上尊号于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冯道为太后册礼使，左仆射刘煦为契丹主册礼使，备卤簿、仪仗、车辂，诣契丹行礼；契丹主大悦。帝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于别殿拜受诏敕。岁输金帛三十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乃至应天太后、元帅太子、伟王、南、北二王、韩延徽、赵延寿等诸大臣皆有赂；小不如意，辄来责让，帝常卑辞谢之。晋使者至契丹，契丹骄倨，多不逊语。使者还，以闻，朝野咸以为耻，而帝事之曾无倦意，以是终帝之世与契丹无隙。然所输金帛不过数县租赋，往往托以民困，不能满数。其后契丹主屡止帝上表称臣，但令为书称“儿皇帝”，如家人礼。

初，契丹既得幽州，命曰南京，以唐降将赵思温为留守。思温子延照在晋，帝以为祁州刺史。思温密令延照言虏情终变，请以幽州内附；帝不许。

17 契丹遣使诣唐，宋齐丘劝唐主厚赂之，俟至淮北，潜遣人杀之，欲以间晋。

18 壬午，杨光远奏前澶州刺史冯晖自广晋城中出战，因来降，言范延光食尽穷困；己丑，以晖为义成节度使。

杨光远攻广晋，岁馀不下，帝以师老民疲，遣内职朱宪入城谕范延光，许移大藩，曰：“若降而杀汝，白日在上，吾无以享国。”延光谓节度副使李式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则不死矣。”乃撤守备，然犹迁延未决。宣徽南院使刘处让复入谕之，延光意乃决。九月，乙巳朔，杨光远送延光二子守图、守英诣大梁。己酉，延光遣牙将奉表待罪。壬子，诏书至广晋，延光帅其众素服于牙门，使者宣诏释之。朱宪，汴州人也。

19 契丹遣使如洛阳，取赵延寿妻唐燕国长公主以归。

20 壬戌，唐太府卿赵可对请唐主复姓李，立唐宗庙。

21 庚午，杨光远表乞入朝；命刘处让权知天雄军府事。己巳，制以范延光为天平节度使，仍赐铁券，应广晋城中将吏军民今日以前罪皆释不问；其张从宾、符彦饶馀党及自官军逃叛入城者，亦释之。延光腹心将佐李式、孙汉威、薛霸皆除防御、团练使、刺史，牙兵皆升为侍卫亲军。

初，河阳行军司马李彦珣，邢州人也，父母在乡里，未尝供馈。后与张从宾同反，从宾败，奔广晋，范延光以为步军都监，使登城拒守。杨光远访获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彦珣引弓射杀其母。延光既降，帝以彦珣为坊州刺史。近臣言彦珣杀母，杀母恶逆不可赦；帝曰：“赦令已行，不可改也。”乃遣之官。

臣光曰：治国家者固不可无信。然彦珣之恶，三灵所不容，晋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杀母之罪，何损于信哉！

22 辛未，以杨光远为天雄节度使。

23 冬，十月，戊寅，契丹遣使奉宝册，加帝尊号曰英武明义皇帝。

24 帝以大梁舟车所会，便于漕运，丙辰，建东京于汴州，复以汴州为开封府，以东都为西京，以西都为晋昌军节度。

25 帝遣兵部尚书王权使契丹谢尊号，权自以累世将相，耻之，谓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庐屈膝！”乃辞以老疾。帝怒，戊子，权坐停官。

26 初，郭崇韬既死，宰相罕有兼枢密使者。帝即位，桑维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刘处让及宦官皆不悦。杨光远围广晋，处让数以军事衔命往来，光远奏请多逾分，帝常依违，维翰独以法裁折之。光远对处让有不平语，处让

曰:“是皆执政之意。”光远由是怨执政。范延光降,光远密表论执政过失;帝知其故而不得已,加维翰兵部尚书,崧工部尚书,皆罢其枢密使;以处让为枢密使。

27 太常奏:“今建东京,而宗庙、社稷皆在西京,请迁置大梁。”敕旨:“且仍旧。”

28 戊戌,大赦。

29 杨延艺故将吴权自爱州举兵攻皎公羡于交州,羡遣使以赂求救于汉;汉主欲乘其乱而取之,以其子万王弘操为静海节度使,徙封交王,将兵救公羡,汉主自将屯于海门,为之声援。汉主问策于崇文使萧益,益曰:“今霖雨积旬,海道险远,吴权桀黠,未可轻也。大军当持重,多用乡导,然后可进。”不听。命弘操帅战舰自白藤江趣交州。权已杀公羡,据交州,引兵逆战,先于海口多植大杙,锐其首,冒之以铁,遣轻舟乘潮挑战而伪遁,须臾潮落,汉舰皆碍铁杙不得返,汉兵大败,士卒覆溺者太半;弘操死,汉主恸哭,收馀众而还。先是,著作佐郎侯融劝汉主弭兵息民,至是以兵不振,追咎融,剖棺暴其尸。益,仿之孙也。

30 楚顺贤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楚王希范惮之;既卒,希范始纵声色,为长夜之饮,内外无别。有商人妻美,希范杀其夫而夺之,妻誓不辱,自经死。

31 河决郓州。

32 十一月,范延光自郓州入朝。

33 丙午,以闽主昶为闽国王,以左散骑常侍卢损为册礼使,赐昶赭袍。戊申,以威武节度使王继恭为临海郡王。闽主闻之,遣进奏官林恩白执政,以既袭帝号,辞册命及使者。闽谏议大夫黄讽以闽主淫暴,与妻子辞诀入谏,闽主欲杖之,讽曰:“臣若迷国不忠,死亦无怨;直谏被杖,臣不受也。”闽主怒,黜为民。

34 帝患天雄节度使杨光远跋扈难制,桑维翰请分天雄之众,加光远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阳节度使。光远由是怨望,密以赂自诉于契丹,养部曲千馀人,常蓄异志。

辛亥,建邺都于广晋府;置彰德军于相州,以澶、卫隶之;置永清军于贝州,以博、冀隶之。澶州旧治顿丘,帝虑契丹为后世之患,遣前淄州刺史汲人刘继勋徙澶州跨德胜津,并顿丘徙焉。以河南尹高行周为广晋尹、邺都留守,贝州防御使王廷胤为彰德节度使,右神武统军王周为永清节度使。廷胤,处存之孙;周,邺都人也。

35 范延光屡请致仕,甲寅,诏以太子太师致仕,居于大梁,每预宴会,与群臣无异。

延光之反也,相州刺史掖人王景拒境不从,戊午,以景为耀州团练使。

36 癸亥,敕听公私自铸铜钱,无得杂以铅铁,每十钱重一两,以“天福元宝”为文,仍令盐铁颁下模范。惟禁私作铜器。

37 立左金吾卫上将军重贵为郑王,充开封尹。

38 癸亥,敕先许公私铸钱,虑铜难得,听轻重从便,但勿令缺漏。

39 辛丑,吴让皇卒。唐主废朝二十七日,追谥曰睿皇帝。是岁,唐主徙吴王璟为齐王。

40 凤翔节度使李从曮,厚文士而薄武人,爱农民而严士卒,由是将士怨之。会发兵戍西边,既出郊,作乱,突门入城,剽掠于市。从曮发帐下兵击之,乱兵败,东走,欲自诉于朝廷,至华州,镇国节度使张彦泽邀击,尽诛之。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二

后晋纪三

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中

天福四年(己亥、939)

1 春,正月,辛亥,以澶州防御使太原张从恩为枢密副使。

2 朔方节度使张希崇卒,羌胡寇钞,无复畏惮。甲寅,以义成节度使冯晖为朔方节度使。党项酋长拓跋彦超最为强大,晖至,彦超入贺,晖厚遇之,因为于城中治第,丰其服玩,留之不遣,封内遂安。

3 唐群臣江王知证等累表请唐主复姓李,立唐宗庙,乙丑,唐主许之。群臣又请上尊号,唐主曰:“尊号虚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后子孙皆踵其法,不受尊号,又不以外戚辅政,宦者不得预事,皆他国所不及也。

二月,乙亥,改太祖庙号曰义祖。己卯,唐主为李氏考妣发哀,与皇后斩衰居庐,如初丧礼,朝夕临凡五十四日。江王知证、饶王知谔请亦服斩衰;不许。李建勋之妻广德长公主假衰绖入哭尽礼,如父母之丧。

辛巳，诏国事委齐王璟详决，惟军旅以闻。庚寅，唐主更名冥。

诏百官议二祚合享礼。辛卯，宋齐丘等议以义祖居七室之东。唐主命居高祖于西室，太宗次之，义祖又次之，皆为不祧之主。群臣言："义祖诸侯，不宜与高祖、太宗同享，请于太庙正殿后别建庙祀之。"帝曰："吾自幼托身义祖，向非义祖有功于吴，朕安能启此中兴之业？"群臣乃不敢言。

唐主欲祖吴王恪，或曰："恪诛死，不若祖郑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老二王苗裔，以吴王孙祎有功，祎子岘为宰相，遂祖吴王，云自岘五世至父荣。其名率皆有司所撰。唐主又以历十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为世，陛下生于文德，已五十年矣。"遂从之。

4 卢损至福州，闽主称疾不见，命弟继恭主之。遣其礼部员外郎郑元弼奉继恭表随损入贡。闽主不礼于损，有士人林省邹私谓损曰："吾主不事其君，不爱其亲，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邻，不礼其宾，其能久乎！余将僧服而北逃，会相见于上国耳。"

5 三月，庚戌，唐主追尊吴王恪为定宗孝静皇帝，自曾祖以下皆追尊庙号及谥。

6 己未，诏归德节度使刘知远、忠武节度使杜重威并加同平章事。知远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于外戚，无大功，耻与之同制，制下数日，杜门四表辞不受。帝怒，谓赵莹曰："重威朕之妹夫，知远虽有功，何得坚拒制命！可落军权，令归私第。"莹拜请曰："陛下昔在晋阳，兵不过五千，为唐兵十馀万所攻，危于朝露，非知远心如铁石，岂能成大业！奈何以小过弃之！窃恐此语外闻，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帝意乃解，命端明殿学士和凝谓知远第谕旨，知远惶恐，起受命。

7 灵州戍将王彦忠据怀远城叛，上遣供奉官齐延祚往招谕之；彦忠降，延祚杀之。上怒曰："朕践阼以来，未尝失信于人，彦忠已输仗出迎，延祚何得擅杀之！"除延祚名，重杖配流。议者犹以为延祚不应免死。

8 辛酉，册回鹘可汗仁美为奉化可汗。

9 夏，四月，唐江王徐知证等请亦姓李；不许。

10 辛巳，唐主祀南郊；癸未，大赦。

11 梁太祖以来，军国大政，天子多与崇政、枢密使议，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讲典故，治文事而已。帝惩唐明宗之世安重诲专横，故即位之初，但命桑维翰兼枢密使。及刘处让为枢密使，奏对多不称旨，会处让遭母丧，甲申，废枢密院，以印付中书，院事皆委宰相分判。以副使张从恩为宣徽使，直学士·仓部郎中司徒诩、工部郎中颜衍并罢守本官。然勋臣近习不知大体，习于故事，每欲复之。

12 帝以唐之大臣除名在两京者皆贫悴，复以李专美为赞善大夫，丙戌，以韩昭胤为兵部尚书，马胤孙为太子宾客，房暠为右骁卫大将军，并致仕。

13 闽主忌其叔父前建州刺史延武、户部尚书延望才名，巫者林兴与延武有怨，托鬼神语云："延武、延望将为变。"闽主不复诘，使兴帅壮士就第杀之，并其五子。

闽主用陈守元言，作三清殿于禁中，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昼夜作乐，焚香祷祀，求神丹。政无大小，皆林兴传宝皇命决之。

14 戊申，加楚王希范天策上将军，赐印，听开府置官属。

15 辛亥，唐徙吉王景遂为寿王，立寿阳公景达为宣城王。

16 乙卯，唐镇海节度使兼中书令梁怀王徐知谔卒。

17 唐人迁让皇之族于泰州，号永宁宫，防卫甚严。康化节度使兼中书令杨珙称疾，罢归永宁宫。乙丑，以平卢节度使兼中书令杨璆为康化节度使；璆固辞，请终丧，从之。

18 唐主将立齐王璟为太子，固辞；乃以为诸道兵马大元帅、判六军诸卫、守太尉、录尚书事、升·扬二州牧。

19 闽判六军诸卫建王继严得士心，闽主忌之，六月，罢其兵柄，更名继裕；以弟继镕判六军，去诸卫字。

林兴诈觉，流泉州。望气者言宫中有灾，乙未，闽主徙居长春宫。

20 秋，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21 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出于行伍，性粗率，恃勇骄暴，每谓人曰："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府廨有幡竿高数十尺，尝挟弓矢谓右左曰："我能中竿上龙者，必有天命。"一发中之，以是益自负。

帝之遣重荣代秘琼也，戒之曰："琼不受代，当别除汝一镇，勿以力取，恐为患滋深。"重荣由是以帝为怯，谓人曰："秘琼匹夫耳，天子尚畏之，况我以将相之重，士马之众乎！"每所奏请多逾分，为执政所可否，意愤愤不快，乃聚亡命，市战马，有飞扬之志。帝知之，义武节度使皇甫遇与重荣姻家，甲辰，徙遇为昭义节度使。

22 乙巳，闽北宫火，焚宫殿殆尽。

23 戊申，薛融等上所定编敕，行之。

24 丙辰，敕："先令天下公私铸钱，今私钱多用铅锡，小弱缺薄，宜皆禁之，专令官司自铸。"

25 西京留守杨光远疏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桑维翰迁除不公及营邸肆于两都，与民争利；帝不得已，闰月，壬申，出维翰为彰德节度使兼侍中。

26 初，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子威，避王都之难，亡在契丹，至是，义武缺帅，契丹主遣使来言，"请使威袭父土地，如我朝之法。"帝辞以"中国之法必自刺史、团练、防御序迁乃至节度使，请遣威至此，渐加进用。"契丹主怒，复遣使来言曰："尔自节度使为天子，亦有阶级邪！"帝恐其滋蔓不已，厚赂契丹，且请以处直兄孙彰德节度使廷胤为义武节度使以厌其意。契丹怒稍解。

27 初，闽惠宗以太祖元从为拱宸、控鹤都，及康宗立，更募壮士二千为腹心，号宸卫都，禄赐皆厚于二都；或言二都怨望，将作乱，闽主欲分隶漳、泉二州，二都益怒。闽主好为长夜之饮，强群臣酒，醉则令左右伺其过失；从弟继隆醉失礼，斩之。屡以猜怒诛宗室，叔父左仆射、同平章事延羲阳为狂愚以避祸，闽主赐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寻复召还，幽于私第。

闽主数侮拱宸、控鹤军使永泰朱文进、光山连重遇，二人怨之。会北宫火，求贼不获；闽主命重遇将内外营兵扫除馀烬，日役万人，士卒甚苦之。又疑重遇知纵火之谋，欲诛之；内学士陈郯私告重遇。辛巳夜，重遇入直，帅二都兵焚长春宫以攻闽主，使人迎延羲于瓦砾中，呼万岁；复召外营兵共攻闽主；独宸卫都拒战，闽主乃与李后如宸卫都。比明，乱兵焚宸卫都，宸卫都战败，馀众千馀人奉闽主及李后出北关，至梧桐岭，众稍逃散。延羲使兄子前汀州刺史继业将兵追之，及于村舍；闽主素善射，引弓杀数人。俄而追兵云集，闽主知不免，投弓谓继业曰："卿臣节安在！"继业曰："君无君德，臣安有臣节！新君，叔父也，旧君，昆弟也，孰亲孰疏？"闽主不复言。继业与之俱还，到陀庄，饮以酒，醉而缢之，并李后及诸子、王继恭皆死。宸卫馀众奔吴越。

延羲自称威武节度使、闽国王，更名曦，改元永隆，赦系囚，颁赍中外。以宸卫弑闽主赴于邻国；谥闽主曰圣神英睿文明广武应道大弘孝皇帝，庙号康宗。遣商人间道奉表称藩于晋；然其在国，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以太子太傅致仕李真为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连重遇之攻康宗也，陈守元在宫中，易服将逃，兵人杀之。重遇执蔡守蒙，数以卖官之罪而斩之。闽王曦既立，遣使诛林兴于泉州。

28 河决滑州。

29 八月，辛丑，以冯道守司徒兼侍中。壬寅，诏中书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无巨细，悉委于道。帝尝访以军谋，对曰："征伐大事，在圣心独断。臣书生，惟知谨守历代成规而已。"帝以为然。道尝称疾 救退，帝使郑王重贵诣第省之，曰："来日不出，朕当亲往。"道乃出视事。当时宠遇，群臣无与为比。

30 己酉，以吴越王元瓘为天下兵马元帅。

31 黔南巡内溪州刺史彭士愁引蒋、锦州蛮万馀人寇辰、澧州，焚掠镇戍，遣使乞师于蜀；蜀主以道远，不许。九月，辛未，楚王希范命左静江指挥使刘勍、决胜指挥使廖匡齐帅衡山兵五千讨之。

32 癸未，以唐许王从益为郇国公，奉唐祀。从益尚幼，李后养从益于宫中，奉王淑妃如事母。

33 冬，十月，庚戌，闽康宗所遣使者郑元弼至大梁。康宗遗执政书曰："闽国一从兴运，久历年华，见北辰之帝座频移，至东海之风帆多阻。"又求用乱国礼致书往来。帝怒其不逊，壬子，诏却其贡物及福、建诸州纲运，并令元弼及进奏官林恩部送速归。兵部员外郎李知损上言："王昶僭慢，宜执留使者，籍没其货。"乃下元弼、恩狱。

34 吴越恭穆夫人马氏卒。夫人，雄武节度使绰之女也。初，武肃王镠禁中外畜声伎，文穆王元瓘年三十馀无子，夫人为之请于镠，镠喜曰："吾家祭祀，汝实主之。"乃听元瓘纳妾，鹿氏，生弘傅、弘倧；许氏，生弘佐；吴氏，生弘俶；众妾生弘祺、弘亿、弘偓、弘仰、弘信；夫人抚视慈爱如一。常置银鹿于帐前，坐诸儿于上而弄之。

35 十一月，戊子，契丹遣其臣遥折来使，遂如吴越。

36 楚王希范始开天策府，置护军中尉、领军司马等官，以诸弟及将校为之。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弘皋、廖匡图、徐仲雅等十八人为学士。

刘勍等进攻溪州，彭士愁兵败，弃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绝，勍为梯栈上围之。廖匡齐战死，楚王希范遣吊其母，其母不哭，谓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温饱之赐，举族效死，未足以报，况一子乎！愿王无以为念。"王以其母为贤，厚恤其家。

37 十二月，丙戌，禁创造佛寺。

38 闽王作新宫，徙居之。

39 是岁，汉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光裔言于汉主曰："自马后崩，未尝通使于楚，亲邻旧好，不可忘也。"因荐谏议大夫李纾可以将命，汉主从之；楚亦遣使报聘。光裔相汉二十馀年，府库充实，边境无虞。及卒，汉主复以其子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损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五年（庚子、940）

1 春，正月，帝引见闽使郑元弼等。元弼曰："王昶蛮夷之君，不知礼义，陛下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臣将命无状，愿伏铁锧以赎昶罪。"帝怜之，辛未，诏释元弼等。

2 楚刘勍等因大风，以火箭焚彭士愁寨而攻之，士愁帅麾下逃入奖、锦深山，乙未，遣其子师暠帅诸酋长纳溪、锦、奖三州印，请降于楚。

3 二月，庚戌，北都留守、同平章事安彦威入朝，上曰："吾所重者信与义。昔契丹以义救我，我今以信报之；闻其征求水已，公能屈节奉之，深称朕意。"对曰："陛下以苍生之故，犹卑辞厚币以事之，臣何屈节之有！"上悦。

4 刘勍引兵还长沙。楚王希范徙溪州于便地，表彭士愁为溪州刺史，以刘勍为锦州刺史；自是群蛮服于楚。希范自谓伏波之后，以铜五千斤铸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铭誓状于上，立之溪州。

5 唐康化节度使兼中书令杨琏竭平陵还，一夕，大醉，卒于舟中，追封谥曰弘农靖王。

6 闽王曦既立，骄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寻旧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数以书谏之，曦怒，复书骂之；遣亲吏业翘监建州军，教练使杜汉崇监南镇军，二人争捃延政阴事告于曦，由是兄弟积相猜恨。一日，翘与延政议事不叶，翘诃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斩翘；翘奔南镇，延政发兵就攻之，败其戍兵。翘、汉崇奔福州，西鄙戍兵皆溃。

二月，曦遣统军使潘师逵、吴行真将兵四万击延政。师逵军于建州城西，行真军于城南，皆阻水置营，焚城外庐舍。延政求救于吴越，壬戌，吴越王元瓘遣宁国节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诠、内都监使薛万忠将兵四万救之，丞相林鼎谏，不听。三月，戊辰，师逵分兵三千，遣都军使蔡弘裔将之出战，延政遣其将林汉彻等败之于茶山，斩首千馀级。

7 安彦威、王建立皆请致仕；不许。辛未，以归德节度使、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同平章事刘知远为邺都留守，徙彦威为归德节度使，加兼侍中。癸酉，徙建立为昭义节度使，进爵韩王；以建立辽州人，割辽、沁二州隶昭义。徙建雄节度使李德珙为北都留守。

8 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安从进恃其险固，阴蓄异谋，擅邀取湖南贡物，招纳亡命，增广甲卒；元随都押牙王令谦、押牙潘知麟谏，皆杀之。及王建立徙潞州，帝使问之曰："朕虚青州以待卿，卿有意则降制。"从进对曰："若移青州置汉南，臣即赴镇。"帝不之责。

9 丁丑，王延政募敢死士千馀人，夜涉水，潜入潘师逵垒，因风纵火，城上鼓噪以应之，战棹都头建安陈诲杀师逵，其众皆溃。戊寅，引兵欲攻吴行真寨，建人未涉水，行真及将士弃营走，死者万人。延政乘胜取永平、顺昌二城。自是建州之兵始盛。

10 夏，四月，蜀太保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季良请与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业分判三司，癸卯，蜀主命季良判户部，昭裔判盐铁，业判度支。

11 庚戌，以前横海节度使马全节为安远节度使。

12 甲子，吴越孝献世子弘倧卒。

13 吴越仰仁诠等兵至建州，王延政以福州兵已败去，奉牛酒犒之，请班师；仁诠等不从，营于城之西北。延政惧，复遣使乞师于闽王。闽王以泉州刺史王继业为行营都统，将兵二万救之；且移书责吴越，遣轻兵绝吴越粮道。会久雨，吴越食尽，五月，延政遣兵出击，大破之，俘斩以万计。癸未，仁诠等夜遁。

14 胡汉筠既违诏命不诣阙，又闻贾仁沼二子欲诉诸朝；及除马全节镇安州代李金全，汉筠绐金全曰："进奏吏遣人倍道来言，朝廷俟公受代，即按贾仁沼死状，以为必有异图。"金全大惧。汉筠因说金全拒命，自归于唐；金全从之。

丙戌，帝闻金全叛，命马全节以汴、洛、汝、郑、单、宋、陈、蔡、曹、濮、申、唐之兵讨之，以保大节度使安审晖为之副。审晖，审琦之兄也。

李金全遣推官张纬奉表请降于唐，唐主遣鄂州屯营使李承裕段处恭将兵三千逆之。

15 唐主遣客省使尚全恭如闽，和闽王曦及王延政。六月，延政遣牙将及女奴持誓书及香炉至福州，与曦盟于宣陵。然兄弟相猜恨犹如故。

16 癸卯，唐李承裕等至安州。是夕，李金全将麾下数百人诣唐军，妓妾资财皆为承裕所夺，承裕入据安州。甲辰，马全节自应山进军大化镇，与承裕战于城南，大破之。承裕掠安州南走，全节入安州。丙午，安审晖追败唐

兵于黄花谷，段处恭战死。丁未，审晖又败唐兵于云梦泽中，虏承裕及其众。唐将张建崇据云梦桥拒战，审晖乃还。马全节斩承裕及其众千五百人于城下，送监军杜光业等五百七人于大梁。上曰："此曹何罪！"皆赐马及器服而归之。

初，卢文进之奔吴也，唐主命祖全恩将兵逆之，戒无入安州城，陈于城外，俟文进出，殿之以归，无得剽掠。及李承裕逆李金全，戒之如全恩；承裕贪剽掠，与晋兵战而败，失亡四千人。唐主惋恨累日，自以戒敕之不熟也。杜光业等至唐，唐主以其违命而败，不受，复送于淮北，遗帝书曰："边校贪功，乘便据垒。"又曰："军法朝章，彼此不可。"帝复遣之归，使者将自桐墟济淮，唐主遣战舰拒之，乃还。帝悉授唐诸将官，以其士卒为显义都，命旧将刘康领之。

臣光曰：违命者将也，士卒从将之令者也，又何罪乎！受而戮其将以谢敌，吊士卒而抚之，斯可矣，何必弃民以资敌国乎！

17 唐主使宦者祭庐山，还劳之曰："卿此行甚精洁。"宦者曰："臣自奉诏，蔬食至今。"唐主曰："卿某处市鱼为羹，某日市肉为胾，何为蔬食？"宦者惭服。仓吏岁终献羡馀万馀石，唐主曰："出纳有数，苟非掊民刻军，安得羡馀邪！"

18 秋，七月，闽主曦城福州西郭以备建人。又度民为僧，民避重赋多为僧，凡度万一千人。

19 乙丑，帝赐郑元弼等帛，遣归。

20 李金全之叛也，安州马步副都指挥使桑千、威和指挥使王万金、成彦温不从而死，马步都指挥使庞守荣诮其愚，以徇金全之意。己巳，诏赠贾仁沼及桑千等官，遣使诛守荣于安州。李金全至金陵，唐主待之甚薄。

21 丁巳，唐主立齐王璟为太子，兼大元帅，录尚书事。

22 太子太师致仕范延光请归河阳私第，帝许之。延光重载而行。西京留守杨光远兼领河阳，利其货，且虑为子孙之患，奏："延光叛臣，不家汴、洛而就外藩，恐其逃逸入敌国，宜早除之！"帝不许。光远请敕延光居西京，从之。光远使其子承贵以甲士围其第，逼令自杀。延光曰："天子在上，赐我铁券，许以不死，尔父子何得如此？"己未，承贵以白刃驱延光上马，至浮梁，挤于河。光远奏云自赴水死，帝知其故，惮光远之强，不敢诘；为延光辍朝，赠太师。

23 唐齐王璟固辞太子；九月，乙丑，唐主许之，诏中外致笺如太子礼。

24 丁卯，以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和凝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5 己巳，邺都留守刘知远入朝。

26 辛未，李崧奏："诸州仓粮，于计帐之外所馀颇多。"上曰："法外税民，罪同枉法。仓吏特贷其死，各痛惩之。"

27 翰林学士李濬，轻薄，多酒失，上恶之，丙子，罢翰林学士，并其职于中书舍人。濬，涛之弟也。

28 杨光远入朝，帝欲徙之他镇，谓光远曰："围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赏，今当各除一州以荣之。"因以其将校数人为刺史。甲申，徙光远为平卢节度使，进爵东平王。

29 冬，十月，丁酉，加吴越王元瓘天下兵马都元帅、尚书令。

30 壬寅，唐大赦，诏中外奏章无得言"睿"、"圣"，犯者以不敬论。

术士孙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灾，劝唐主巡东都，乙巳，唐主命齐王璟监国。光政副使、太仆少卿陈觉以私憾奏泰州刺史褚仁规贪残；丙午，罢仁规为鼙鼓都部署，觉始用事。庚戌，唐主发金陵；甲寅，至江都。

31 闽王曦因商人奉表自理；十一月，甲申，以曦为威武节度使，兼中书令，封闽国王。

32 唐主欲遂居江都，以水冻，漕运不给，乃还；十二月，丙申，至金陵。

33 唐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延翰卒。

34 是岁，汉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损卒；以宁远节度使南昌王定保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不逾年亦卒。

35 初，帝割雁门之北以赂契丹，由是吐谷浑皆属契丹，苦其贪虐，思归中国；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复诱之，于是吐谷浑帅部落千馀帐自五台来奔。契丹大怒，遣使让帝以招纳叛人。

六年(辛丑、941)

1 春，正月，丙寅，帝遣供奉官张澄将兵二千索吐谷浑在并、镇、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还故土。

2 王延政城建州，周二十里，请于闽王曦，欲以建州为威武军，自为节度使。曦以威武军福州也，乃以建州为镇安军，以延政为节度使，封富沙王；延政改镇安曰镇武而称之。

3 二月，壬辰，作浮梁于德胜口。

4 彰义节度使张彦泽欲杀其子，掌书记张式素为彦泽所厚，谏止之。彦泽怒，射之；左右素恶式，从而谗之。式惧，谢病去，彦泽遣兵追之。式至邠州，静难节度使李周以闻，帝以彦泽故，流式商州。彦泽遣行军司马郑元昭诣阙求之，且曰："彦泽不得张式，恐致不测。"帝不得已，与之。癸未，式至泾州，彦泽命决口、剖心，断其四支。

5 凉州军乱，留后李文谦闭门自焚死。

6 蜀自建国以来，节度使多领禁兵，或以他职留成都，委僚佐知留务，专事聚敛，政事不治，民无所诉。蜀主知其弊，丙辰，加卫圣马步都指挥使·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赵廷隐、枢密使·武信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处回、捧圣控鹤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同平章事张公铎检校官，并罢其节度使。三月，甲戌，以翰林学士承旨李昊知武宁军，散骑常侍刘英图知保宁军，谏议大夫崔鉴知武信军，给事中谢从志知武泰军，将作监张赞知宁江军。

7 夏，四月，闽王曦以其子亚澄同平章事、判六军诸卫。曦疑其弟汀州刺史延喜与延政通谋，遣将军许仁钦以兵三千如汀州，执延喜以归。

8 唐主以陈觉及万年党梦锡为宣徽副使。

9 辛巳，北京留守李德珙遣牙校以吐谷浑酋长白承福入朝。

10 唐主遣通事舍人欧阳遇求假道以通契丹，帝不许。

11 自黄巢犯长安以来，天下血战数十年，然后诸国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比年丰稔，兵食有馀，群臣争言"陛下中兴，今北方多难，宜出兵恢复旧疆。"唐主曰："吾少长军旅，见兵之为民害深矣，不忍复言。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汉主遣使如唐，谋共取楚，分其地；唐主不许。

12 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谋反，遣使奉表诣蜀，请出师金、商以为声援；丁亥，使者至成都。蜀主与群臣谋之，皆曰："金、商险远，少出师则不足制敌，多则漕挽不继。"蜀主乃辞之。又救援于荆南，高从诲遗从进书，谕以祸福；从进怒，反诬奏从诲。荆南行军司马王保义劝从诲具奏其状，且请发兵助朝廷讨之；从诲从之。

13 成德节度使安重荣耻臣契丹，见契丹使者，必箕踞慢骂，使过其境，或潜遣人杀之；契丹以让帝，帝为之逊谢。六月，戊午，重荣执契丹使拽剌，遣骑掠幽州南境，军于博野，上表称："吐谷浑、两突厥、浑、契苾、沙陀各帅部众归附；党项等亦遣使纳契丹告身职牒，言为虏所陵暴，又言自二月以来，令各具精甲壮马，将以上秋南寇，恐天命不佑，与之俱灭，愿自备十万众，与晋共击契丹。又朔州节度副使赵崇已逐契丹节度使刘山，求归命朝廷。臣相继以闻。陛下屡敕臣承奉契丹，勿自起衅端；其如天道人心，难以违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诸节度使没于虏庭者，皆延颈企踵以待王师，良可哀闵。愿早决计。"表数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国以媚无厌之虏。又以此意为书遗朝贵及移藩镇，云已勒兵，必与契丹决战。帝以重荣方握强兵，不能制，甚患之。

时邺都留守、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刘知远在大梁；泰宁节度使桑维翰知重荣已蓄奸谋，又虏朝廷重违其意，密上疏曰："陛下免于晋阳之难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负之。今重荣恃勇轻敌，吐浑假手报仇，皆非国家之利，不可听也。臣窃观契丹数年以来，士马精强，吞噬四邻，战必胜，攻必取，割中国之土地，收中国之器械；其君智勇过人，其臣上下辑睦，牛羊蕃息，国无天灾，此未可与为敌也。且中国新败，士气凋沮，以当契丹乘胜之威，其势相去甚远。又，和亲既绝，则当发兵守塞，兵少则不足以待寇，兵多则馈运无以继之。我出则彼归，我归则彼至，臣恐禁卫之士疲于奔命，镇、定之地无复遗民。今天下粗安，疮痍未复，府库虚竭，蒸民困弊，静而守之，犹惧不济，其可妄动乎！契丹与国家恩义非轻，信誓甚著，彼无间隙而自启衅端，就使克之，后患愈重；万一不克，大事去矣。议者以岁输缯帛谓之耗蠹，有所卑逊谓之屈辱。殊不知兵连而不休，祸结而不解，财力将匮，耗蠹孰甚焉！用兵则武吏功臣过求姑息，边藩远郡得以骄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臣愿陛下训农习战，养兵息民，俟国无内忧，民有馀力，然后观衅而动，则动必有成矣。又，邺都富盛，国家藩屏，今主帅赴阙，军府无人，臣窃思慢藏诲盗之言，勇夫重闭之义，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奸谋。"帝谓使者曰："朕比日以来，烦满不决，今见卿奏，如醉醒矣，卿勿以为忧。"

14 闽王曦闻王延政以书招泉州刺史王继业，召继业还，赐死于效外，杀其子于泉州。初，继业为汀州刺史，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沂丰为士曹参军，与之亲善；或告沂丰与继业同谋，沂丰方侍宴，即收下狱，明日斩之，夷其族。沂丰，涉之从弟也，时年八十馀，国人哀之。自是宗族勋旧相继被诛，人不自保，谏议大夫黄峻舁榇诣朝堂极谏，曦曰："老物狂发矣！"贬章州司户。

曦淫侈无度，资用不给，谋于国计使南安陈匡范，匡范请日进万金；曦悦，加匡范礼部侍郎，匡范增算商贾数倍。曦宴群臣，举酒属匡范曰："明珠美玉，求之可得；如匡范人中之宝，不可得也。"未几，商贾之算不能足日进，贷诸省务钱以足之，恐事觉，忧悸而卒，曦祭赠甚厚。诸省务以匡范贷帖闻，曦大怒，斫棺，断其尸弃水中，以连江人黄绍颇代为国计使。绍颇请"令欲仕者，自非荫补，皆听输钱即授之，以资望高下及州县户口多寡定其直，自百

缗至千缗。”从之。

15 唐主自以专权取吴，尤忌宰相权重，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勋执政岁久，欲罢之。会建勋上疏言事，意其留中；既而唐主下有司施行。建勋自知事挟爱憎，密取所奏改之；秋，七月，戊辰，罢建勋归私第。

16 帝忧安重荣跋扈，己巳，以刘知远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复以辽、沁隶河东；以北京留守李德珙为邺都留守。

知远微时，为晋阳李氏赘婿，尝牧马，犯僧田，僧执而笞之。知远至晋阳，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谕赠遗，众心大悦。

17 吴越府署火，宫室府库几尽。吴越王元瓘惊惧，发狂疾，唐人争劝唐主乘弊取之，唐主曰：“奈何利人之灾！”遣使唁之，且周其乏。

18 闽主曦自称大闽皇，领威武节度使，与王延政治兵相攻，互有胜负，福、建之间，暴骨如莽。镇武节度判官晋江潘承祐屡请息兵修好，延政不从。闽主使者至，延政大陈甲卒以示之，对使者语甚悖慢；承祐长跪切谏，延政怒，顾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祐不顾，声色愈厉。闽主曦恶泉州刺史王继严得众心，罢归，鸩杀之。

19 八月，戊子朔，以开封尹郑王重贵为东京留守。

20 冯道、李崧屡荐天平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马步副都指挥使、同平章事杜重威之能，以为都指挥使，充随驾御营使，代刘知远，知远由是恨二相。重威所至黩货，民多逃亡，尝出过市，谓左右曰：“人言我驱尽百姓，何市人之多也！”

21 壬辰，帝发大梁；己亥，至邺都；壬寅，大赦。帝以诏谕安重荣曰：“尔身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难，弃君与亲。吾因契丹得天下，尔因吾致富贵，吾不敢忘德，尔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尔欲以一镇抗之，不亦难乎！宜审思之，无取后悔！”重荣得诏愈骄，闻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有异志，阴遣使与之通谋。

22 吴越文穆王元瓘寝疾，察内都监章德安忠厚，能断大事，欲属以后事，语之曰：“弘佐尚少，当择宗人长者立之。”德安曰：“弘佐虽少，群下仗其英敏，愿王勿以为念！”王曰：“汝善辅之，吾无忧矣。”德安，处州人也。辛亥，元瓘卒。

初，内牙指挥使戴恽，为元瓘所亲任，悉以军事委之。元瓘养子弘侑乳母，恽妻之亲也，或告恽谋立弘侑。德安秘不发丧，与诸将谋，伏甲士于幕下；壬子，恽入府，执而杀之，废弘侑为庶人，复姓孙，幽之明州。是日，将吏以元瓘遗命，承制以镇海、镇东副大使弘佐为节度使，时年十四。九月，庚申，弘佐即王位，命丞相曹仲达摄政。军中言赐与不均，举仗不受，诸将不能制；仲达亲谕之，皆释仗而拜。

弘佐温恭，好书，礼士，躬勤政务，发摘奸伏，人不能欺。民有献嘉禾者，弘佐问仓吏：“今蓄积几何？”对曰：“十年。”王曰：“然则军食足矣，可以宽吾民。”乃命复其境内税三年。

23 辛酉，滑州言河决。

24 帝以安重荣杀契丹使者，恐其犯塞，乙亥，遣安国节度使杨彦询使于契丹。彦询至其帐，契丹责以使者死状，彦询曰：“譬如人家有恶子，父母所不能制，将如之何？”契丹主怒乃解。

25 闽主曦以其子琅邪王亚澄为威武节度使、兼中书令，改号长乐王。

26 刘知远遣亲将郭威以诏指说吐谷浑酋长白承福，令去安重荣归朝廷，许以节钺。威还，谓知远曰：“虏惟利是嗜，安铁胡止以袍裤赂之；今欲其来，莫若重赂乃可致耳。”知远从之，且使谓承福曰：“朝廷已割尔曹隶契丹，尔曹当自安部落；今乃南来助安重荣为逆，重荣已为天下所弃，朝夕败亡，尔曹宜早从化，勿俟临之以兵，南北无归，悔无及矣。”承福惧，冬，十月，帅其众归于知远。知远处之太原东山及岚、石之间，表承福领大同节度使，收其精骑以隶麾下。

始，安重荣移檄诸道，云与吐谷浑、达靼、契苾同起兵，既而承福降知远，达靼、契苾亦莫之赴，重荣势大沮。

27 闽主曦即皇帝位；王延政自称兵马元帅。闽同平章事李敏卒。

28 帝之发大梁也，和凝请曰：“车驾已行，安从进若反，何以备之？”帝曰：“卿意如何？”凝请密留空名宣敕十数通，付留守郑王，闻变则书诸将名，遣击之；帝从之。

十一月，从进举兵攻邓州，唐州刺史武延翰以闻。郑王遣宣徽南院使张从恩、武德使焦继勋、护圣都指挥使郭金海、作坊使陈思让将大梁兵就申州刺史李建崇兵于叶县以讨之。金海，本突厥；思让，幽州人也。丁丑，以西京留守高行周为南面军前都部署，前同州节度使宋彦筠副之，张从恩监焉；又以郭金海为先锋使，陈思让监焉。彦筠，滑州人也。

庚辰，以邺都留守李德珙权东京留守，召郑王重贵如邺都。

安从进攻邓州，威胜节度使安审晖据牙城拒之，从进不能克而退。癸未，从进至花山，遇张从恩兵，不意其至之速，合战，大败，从恩获其子牙内都指挥使弘义，从进以数十骑奔还襄州，婴城自守。

29 唐主性节俭，常蹑薄履，盥颊用铁盎，暑则寝于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丑宫人，服饰粗略。死国事者皆给禄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税，民间称其平允。自是江、淮调兵兴役及他赋敛，皆以税钱为率，至今用之。唐主勤于听政，以夜继昼，还自江都，不复宴乐；颇伤躁急，内侍王绍颜上书，以为"今春以来，群臣获罪者众，中外疑惧。"唐主手诏释其所以然，令绍颜告谕中外。

30 十二月，丙戌朔，徙郑王重贵为齐王，充邺都留守；以李德珙为东都留守。

31 丁亥，以高行周知襄州行府事。诏荆南、湖南共讨襄州。高从诲遣都指挥使李端将水军数千至南津，楚王希范遣天策都军使张少敌将战舰百五十艘入汉江助行周，仍各运粮以馈之。少敌，佶之子也。

32 安重荣闻安从进举兵反，谋遂决，大集境内饥民，众至数万，南向邺都，声言入朝。初，重荣与深州人赵彦之俱为散指挥使，相得欢甚。重荣镇成德，彦之自关西归之，重荣待遇甚厚，使彦之招募党众；然心实忌之，及举兵，止用为排陈使，彦之恨之。

帝闻重荣反，壬辰，遣护圣等马步三十九指挥击之。以天平节度使杜重威为招讨使，安国节度使马全节副之，前永清节度使王清为马步都虞候。

33 安从进遣其弟从贵将兵逆均州刺史蔡行遇，焦继勋邀击，败之，获从贵，断其足而归之。

34 戊戌，杜重威与安重荣遇于宗城西南，重荣为偃月陈，官军再击之，不动；重威惧，欲退。指挥使宛丘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镇之精兵尽在中军，请公分锐士击其左右翼，重胤为公以契丹直冲其中军，彼必狼狈。"重威从之。镇人陈稍却，赵彦之卷旗策马来降。彦之以银饰铠胄及鞍勒，官军杀而分之。重荣闻彦之叛，大惧，退匿于辎重中。官军从而乘之，镇人大溃，斩首万五千级。重荣收馀众，走保宗城，官军进攻，夜分，拔之。重荣以十馀骑走还镇州，婴城自守。会天寒，镇人战及冻死者二万馀人。

契丹闻重荣反，乃听杨彦询还。

庚子，冀州刺史张建武等取赵州。

35 汉主寝疾，有胡僧谓汉主名龚不利；汉主自造"龔"字名之，义取"飞龙在天"，读若俨。

36 庚戌，制以钱弘佐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兼中书令、吴越国王。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三

后晋纪四

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下

天福七年(壬寅、942)

1 春，正月，丁巳，镇州牙将自西郭水碾门导官军入城，杀守陴民二万人，执安重荣，斩之。杜重威杀导者，自以为功。庚申，重荣首至邺都，帝命漆之，函送契丹。

2 癸亥，改镇州为恒州，成德军为顺国军。

3 丙寅，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莹为侍中，以杜重威为顺国节度使兼侍中。

安重荣私财及恒州府库，重威尽有之，帝知而不问。又表卫尉少卿范阳王瑜为副使，瑜为之重敛于民，恒人不胜其苦。

4 张式父铎谐阙讼冤。壬午，以河阳节度使王周为彰义节义使，代张彦泽。

5 闽主曦立皇后李氏，同平章事真之女也；嗜酒刚愎，曦宠而惮之。

6 彰武节度使丁审琪，养部典千人，纵之为暴于境内；军校贺行政与诸胡相结为乱，攻延州，帝遣曹州防御使何重建将兵救之，同、鄜援兵继至，乃得免。二月，癸巳，以重建为彰武留后，召审琪归朝。重建，云、朔间胡人也。

7 唐左丞相宋齐丘固求豫政事，唐主听入中书；又求领尚书省，乃罢侍中寿王景遂判尚书省，更领中书、门下省，以齐丘知尚书省事；其三省事并取齐王璟参决。齐丘视事数月，亲吏夏昌图盗官钱三千缗，齐丘判贷其死；唐主大怒，斩昌图。齐丘称疾，请罢省事，从之。

8 泾州奏遣押牙陈延晖持敕书诣凉州，州中将吏请延晖为节度使。

9 三月，闽主曦立长乐王亚澄为闽王。

10 张彦泽在泾州，擅发兵击诸胡，兵皆败没，调民马千馀匹以补之。还至陕，获亡将杨洪，乘醉断其手足而斩之。王周奏彦泽在镇贪残不法二十六条，民散亡者五千馀户。彦泽既至，帝以其有军功，又与杨光远连姻，释不问。

夏，四月，己未，右谏议大夫郑受益上言："杨洪所以被屠，由陛下去岁送张式与彦泽，使之逞志，致彦泽敢肆凶残，无所忌惮。见闻之人无不切齿，而陛下曾不动心，一无诘让；淑慝莫辨，赏罚无章。中外皆言陛下受彦泽所献马百匹，听其如是，臣窃为陛下惜此恶名，乞正彦泽罪法以湔洗圣德。"疏奏，留中。受益，从谠之兄子也。

庚申，刑部郎中李涛等伏阁极论彦泽之罪，语甚切至。辛酉，敕："张彦泽削一阶，降爵一级。张式父及子弟皆拜官。泾州民复业者，减其徭赋。"癸亥，李涛复与两省及御史台官伏阁，奏彦泽罚太轻，请论如法。帝召涛面谕之。涛端笏前迫殿陛，声色俱厉。帝怒，连叱之，涛不退。帝曰："朕已许彦泽不死。"涛曰："陛下许彦泽不死，不可负；不知范延光铁券安在！"帝拂衣起，入禁中。丙寅，以彦泽为左龙武大将军。

11 汉高祖寝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晋王弘熙皆骄恣，少子越王弘昌孝谨有智识，与右仆射兼西御院使王章谋出弘度镇邕州，弘熙镇容州，而立弘昌。制命将行，会崇文使萧益入问疾，以其事访之。益曰："立嫡以长，违之必乱。"乃止。

丁丑，高祖殂。

高祖为人辩察，多权数，好自矜大，常谓中国天子为"洛州刺史"。岭南珍异所聚，每穷奢极丽，宫殿悉以金玉珠翠为饰。用刑惨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谓之水狱。同平章事杨洞潜谏，不听，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为子孙计，故专任宦官，由是其国中宦者大盛。

秦王弘度即皇帝位，更名玢；以弘熙辅政，改元光天；尊母赵昭仪曰皇太妃。

12 契丹以晋招纳吐谷浑，遣使来让。帝忧悒不知为计；五月，己亥，始有疾。

13 乙巳，尊太妃刘氏为皇太后。太后，帝之庶母也。

14 唐丞相、太保宋齐丘既罢尚书省，不复朝谒。唐主遣寿王景遂劳问，许镇洪州，始入朝。

唐主与之宴，酒酣，齐丘曰："陛下中兴，臣之力也，奈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游客干朕，今为三公，亦足矣。乃与人言朕乌喙如句践，难与共安乐，有之乎？"齐丘曰："臣实有此言。臣为游客时，陛下乃偏裨耳。今日杀臣可矣。"明日，唐主手诏谢之曰："朕之褊性，子嵩平昔所知。少相亲，老相怨，可乎！"

丙午，以齐丘为镇南节度使。

15 帝寝疾，一旦，冯道独对。帝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重睿置道怀中，其意盖欲道辅立之。

六月，乙丑，帝殂。

道与天平节度使、侍卫马步都虞候景延广议，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乃奉广晋尹齐王重贵为嗣。是日，齐王即皇帝位。延广以为己功，始用事，禁都下人无得偶语。

初，高祖疾亟，有旨召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入辅政，齐王寝之；知远由是怨齐王。

16 丁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17 闽富沙王延政围汀州，闽主曦发漳、泉兵五千救之。又遣其将林守亮入尤溪，大明宫使黄敬忠屯尤口，欲乘虚袭建州；国计使黄绍颇将步卒八千为二军声援。

18 秋，七月，壬辰，太皇太后刘氏殂。

19 闽富沙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战，不克而归。其将包洪实、陈望，将水军以御福州之师；丁酉，遇于尤口。黄敬忠将战，占者言时刻未利，按兵不动；洪实等引兵登岸，水陆夹攻之，杀敬忠，俘斩二千级，林守亮、黄绍颇皆遁归。

20 庚子，大赦。

21 癸卯，加景延广同平章事，兼侍卫马步都指挥使。

22 勋旧皆欲复置枢密使，冯道等三奏，请以枢密旧职让之；帝不许。

23 有神降于博罗县民家，与人言而不见其形，闾阎人往占吉凶，多验，县吏张遇贤事之甚谨。时循州盗贼群起，莫相统一，贼帅共祷于神，神大言曰："张遇贤当为汝主。"于是共奉遇贤，称中天八国王，改元永乐，置百官，攻掠海隅。遇贤年少，无他方略，诸将但告进退而已。

汉主以越王弘昌为都统，循王弘杲为副以讨之，战于钱帛馆。汉兵不利，二王皆为贼所围；指挥使陈道庠等

力战救之，得免。东方州县多为遇贤所陷。道庠，端州人也。

24 高行周围襄州逾年，不下。城中食尽，奉国军都虞候曲周王清言于行周曰："贼城已危，我师已老，民力已困，不早迫之，尚何俟乎！"与奉国都指挥使元城刘词帅众先登。八月，拔之。安从进举族自焚。

25 甲子，以赵莹为中书令。

26 闽主曦遣使以手诏及金器九百、钱万缗、将吏敕告六百四十通，求和于富沙王延政，延政不受。

丙寅，闽主曦宴群臣于九龙殿。从子继柔不能饮，强之。继柔私减其酒，曦怒，并客将斩之。

27 闽人铸永隆通定大铁钱，一当铅钱百。

28 汉葬天皇大帝于康陵，庙号高祖。

29 唐主自为吴相，兴利除害，变更旧法甚多。及即位，命法官及尚书删定为升元条三十卷；庚寅，行之。

30 闽主曦以同平章事候官余廷英为泉州刺史。廷英贪秽，掠人女子，诈称受诏采择以备后宫。事觉，曦遣御史按之。廷英惧，诣福州自归，曦诘责，将以属吏；廷英退，献买宴钱万缗。曦悦，明日召见，谓曰："宴已买矣，皇后贡物安在？"廷英复献钱于李后，乃遣归泉州；自是诸州皆别贡皇后物。未几，复召廷英为相。

31 冬，十月，丙子，张遇贤陷循州，杀汉刺史刘传。

32 楚王希范作天策府，极栋宇之盛；户牖栏槛皆饰以金玉，涂壁用丹砂数十万斤；地衣，春夏用角簟，秋冬用木绵。与子弟僚属游宴其间。

33 十一月，庚寅，葬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于显陵，庙号高祖。

34 先是河南、北诸州官自卖海盐，岁收缗钱十七万；又散蚕盐敛民钱。言事者称民坐私贩盐抵罪者众，不若听自贩，而岁以官所卖钱直敛于民，谓之食盐钱；高祖从之。俄而盐价顿贱，每斤至十钱。

至是，三司使董遇欲增求羡利，而难于骤变前法，乃重征盐商，过者七钱，留卖者十钱。由是盐商殆绝，而官复自卖。其食盐钱，至今敛之如故。

35 闽盐铁使、右仆射李仁遇，敏之子，闽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于曦。十二月，以仁遇为左仆射兼中书侍郎，翰林学士、吏部侍郎李光准为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并同平章事。

曦荒淫无度，尝夜宴，光准醉忤旨，命执送都市斩之；吏不敢杀，系狱中。明日，视朝，召复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学士周维岳下狱。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书勿忧。"醒而释之。他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独维岳在。曦曰："维岳身甚小，何饮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别肠，不必长大。"曦欣然，命捽维岳下殿，欲剖视其酒肠。或曰："杀维岳，无人侍陛下剧饮者。"乃舍之。

36 帝之初即位也，大臣议奉表称臣告哀于契丹，景延广请致书称孙而不称臣。李崧曰："屈身以为社稷，何耻之有！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胄，与契丹战，于时悔无益矣。"延广固争，冯道依违其间。帝卒从延广议。契丹大怒，遣使来责让，且言："何得不先承禀，遽即帝位？"延广复以不逊语答之。

契丹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欲代晋帝中国，屡说契丹击晋，契丹主颇然之。

齐王上

天福八年（癸卯、943）

1 春，正月，癸卯，蜀主以宣徽使兼宫苑使田敬全领永平节度使；敬全，宦者也，引前蜀王承休为比而命之，国人非之。

2 帝闻契丹将入寇，二月，己未，发邺都；乙丑，至东京。然犹与契丹问遗相往来，无虚月。

3 唐宣城王景达，刚毅开爽，烈祖爱之，屡欲以为嗣；宋齐丘亟称其才，唐主以齐王璟年长而止。璟以是怨齐丘。

唐主幼子景遂，母种氏有宠，齐王璟母宋皇后稀得进见。唐主如璟宫，遇璟亲调乐器，大怒，诮让者数日。种氏乘间言，景遂虽幼而慧，可以为嗣。唐主怒曰："子有过，父训之，常事也。国家大计，女子何得预知！"即命嫁之。

唐主尝梦吞灵丹，旦而方士史守冲献丹方，以为神而饵之，浸成躁急。左右谏，不听。尝以药赐李建勋，建勋曰："臣饵之数日，已觉躁热，况多饵乎！"唐主曰："朕服之久矣。"群臣奏事，往往暴怒；然或有正色论辩中理者，亦敛容慰谢而从之。

唐主问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对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国。今陛下尚未能去饥嗔、饱喜，何论太平！"宋后自帘中称叹，以为至言。凡唐主所赐予，栖霞皆不受。栖霞常为人奏章，唐主欲为之筑坛。辞曰："国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当奏请耳。"

驾部郎中冯延已，为齐王元帅府掌书记，性倾巧，与宋齐丘及宣徽副使陈觉相结；同府在己上者，延已稍以计逐之。延已尝戏谓中书侍郎孙晟曰："公有何能，为中书郎？"晟曰："晟，山东鄙儒，文章不如公，谈谐不如公，谄诈不如公。然主上使公与齐王游处，盖欲以仁义辅导之也，岂但为声色狗马之友邪！晟诚无能；公之能，适足为国家之祸耳。"延已，歙州人也。

又有魏岑者，亦在齐王府。给事中常梦锡屡言陈觉、冯延已、魏岑皆佞邪小人，不宜侍东宫；司门郎中判大理寺萧俨表称陈觉奸回乱政；唐主颇感悟，未及去。

会疽发背，秘不令人知，密令医治之，听政如故。庚午，疾亟，太医吴廷裕遣亲信召齐王璟入侍疾。唐主谓璟曰："吾饵金石，始欲益寿，乃更伤生，汝宜戒之！"是夕，殂。秘不发丧，下制："以齐王监国，大赦。"

孙晟恐冯延已等用事，欲称遗诏令太后临朝称制。翰林学士李贻业曰："先帝尝云：'妇人预政，乱之本也，'安肯自为厉阶！此必近习奸人之诈也。且嗣君春秋已长，明德著闻，公何得遽为亡国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对百官毁之。"晟惧而止。贻业，蔚之从曾孙也。

丙子，始宣遗制。烈祖末年卞急，近臣多罹谴罚。陈觉称疾，累月不入，及宣遗诏，乃出。萧俨劾奏："觉端居私室，以俟升遐，请按其罪。"齐王不许。

自烈祖相吴，禁压良为贱，令买奴婢者通官作券。冯延已及弟礼部员外郎延鲁，俱在元帅府，草遗诏听民卖男女；意欲自买姬妾，萧俨驳曰："此必延已等所为，非大行之命也。昔延鲁为东都判官，已有此请；先帝访臣，臣对曰：'陛下昔为吴相，民有鬻男女者，为出府金，赎而归之，故远近归心。今即位而反之，使贫人之子为富人厮役，可乎？'先帝以为然，将治延鲁罪。臣以为延鲁愚，无足责。先帝斜封延鲁章，抹三笔，持入宫。请求请宫中，必尚在。"齐王命取先帝时留中章奏千馀道，皆斜封一抹，果得延鲁疏。然以遗诏已行，竟不之改。

4 闽富沙王延政称帝于建州，国号大殷，大赦，改元天德。以将乐县为镛州，延平镇为镡州。立皇后张氏。以节度判官潘承祐为吏部尚书，节度巡官建阳杨思恭为兵部尚书。未几，以承祐同平章事，思恭迁仆射，录军国事。

延政服赭袍视事，然牙参及接邻国使者，犹如藩镇礼。

殷国小民贫，军旅不息。杨思恭以善聚敛得幸，增田亩山泽之税，至于鱼盐蔬果，无不倍征，国人谓之"杨剥皮"。

5 三月，己卯朔，以中书令赵莹为晋昌节度使兼中书令；以晋昌节度使兼侍中桑维翰为侍中。

6 唐元宗即位，大赦，改元保大。秘书郎韩熙载请俟逾年改元，不从。尊皇后曰皇太后，立妃钟氏为皇后。

唐主未听政，冯延已屡入白事，一日至数四。唐主曰："书记有常职，何为如是其烦也！"

唐主为人谦谨，初即位，不名大臣，数延公卿论政体，李建勋谓人曰："主上宽仁大度，优于先帝；但性习未定，苟旁无正人，但恐不能守先帝之业耳。"

唐主以镇南节度使宋齐丘为太保兼中书令，奉化节度使周宗为侍中。唐主以齐丘、宗先朝勋旧，故顺人望召为相，政事皆自决之。

徙寿王景遂为燕王，宣城王景达为鄂王。

初，唐主为齐王，知政事，每有过失，常梦锡常直言规正；始虽忿怼，终以谅直多之。及即位，许以为翰林学士，齐丘之党疾之，坐封驳制书，贬池州判官。池州多迁客，节度使上蔡王彦傥，防制过甚，几不聊生，惟事梦锡如在朝廷。

宋齐丘待陈觉素厚，唐主亦以觉为有才，遂委任之。冯延已、延鲁、魏岑，虽齐邸旧僚，皆依附觉，与休宁查文徽更相汲引，侵蠹政事，唐人谓觉等为"五鬼"。延鲁自礼部员外郎迁中书舍人、勤政殿学士，江州观察使杜昌业闻之，叹曰："国家所以驱驾群臣，在官爵而已。若一言称旨，遽跻通显，后有立功者，何以赏之！"未几，唐主以岑及文徽皆为枢密副使。岑既得志，会觉遭母丧，岑即暴扬觉过恶，摈斥之。

7 唐置定远军于濠州。

8 汉殇帝骄奢，不亲政事。高祖在殡，作乐酣饮；夜与倡妇微行，偶男女而观之。左右忤意辄死，无敢谏者；惟越王弘昌及内常侍番禺吴怀恩屡谏，不听。常猜忌诸弟，每宴集，令宦者守门，群臣、宗室，皆露索，然后入。

晋王弘熙欲图之，乃盛饰声伎，娱悦其意，以成其恶。汉主好手搏，弘熙令指挥使陈道庠引力士刘思潮、谭令禋、林少强、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习手搏于晋府，汉主闻而悦之。丙戌，与诸王宴于长春宫，观手搏，至夕罢宴，汉主大醉。弘熙使道庠、思潮等掖汉主，因拉杀之，尽杀其左右。

明旦，百官诸王莫敢入宫，越王弘昌帅诸弟临于寝殿，迎弘熙即皇帝位，更名晟，改元应乾。以弘昌为太尉兼

中书令、诸道兵马都元帅，知政事，循王弘杲为副元帅，参预政事。陈道庠及刘思潮等皆受赏赐甚厚。

9 闽主曦纳金吾使尚保殷之女，立为贤妃。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杀则杀之，所欲宥则宥之。

10 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11 唐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勋为昭武节度使，镇抚州。

12 殷将陈望等攻闽福州，入其西郛，既而败归。

13 五月，殷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潘承祐上书陈十事，大指言："史弟相攻，逆伤天理，一也。赋敛烦重，力役无节，二也。发民为兵，羁旅愁怨，三也。杨思恭夺民衣食，使归怨于上，群臣莫敢言，四也。疆土狭隘，多置州县，增吏困民，五也。除道裹粮，将攻临汀，曾不忧金陵、钱塘乘虚相袭，六也。括高赀户，财多者补官，逋负者被刑，七也。延平诸津，征果菜鱼米，获利至微，敛怨甚大，八也。与唐、吴越为邻，即位以来，未尝通使，九也。宫室台榭，崇饰无度，十也。"殷王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勒归私第。

14 汉中宗既立，国中议论讻讻。循王弘杲请斩刘思潮等以谢中外，汉主不从。思潮等闻之，谮弘杲谋反，汉主令思潮等伺之。弘杲方宴客，思潮与谭令禋帅卫兵突入，斩弘杲。于是汉主谋尽诛诸弟，以越王弘昌贤而得众，尤忌之。雄武节度使齐王弘弼，自以居大镇，惧祸，求入朝；许之。

15 初，闽主曦侍康宗宴，会新罗献宝剑，康宗举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此何所施？"倓对曰："斩为臣不忠者。"时曦已蓄异志，凛然变色。至是宴群臣，复有献剑者，曦命发倓冢，斩其尸。

校书郎陈光逸谓其友曰："主上失德，亡无日矣；吾欲死谏。"其友止之，不从，上书谏曦大恶五十事。曦怒，命卫士鞭之数百，不死；以绳系其颈，悬诸庭树，久之乃绝。

16 秋，七月，己丑，诏以年饥，国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馀人于诸道括民谷。

17 吴越王弘佐初立，上统军使阚璠强戾，排斥异己，弘佐不能制；内牙上都监使章德安数与之争，右都监使李文庆不附于璠，乙巳，贬德安于处州，文庆于睦州。璠与右统军使胡进思益专横。璠，明州人；文庆，睦州人；进思，湖州人也。

18 唐主缘烈祖意，以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金陵尹燕王景遂为诸道兵马元帅，徙封齐王，居东宫；天平节度使、守侍中、东都留守鄂王景达为副元帅，徙封燕王；宣告中外，约以传位。立长子弘冀为南昌王。景遂、景达固辞，不许。景遂自誓必不敢为嗣，更其字曰退身。

19 汉指挥使万景忻败张遇贤于循州。遇贤告于神，神曰："取虔州，则大事可成。"遇贤帅众逾岭，趣虔州。唐百胜节度使贾匡浩不为备，遇贤众十馀万攻陷诸县，再败州兵，城门昼闭。遇贤作宫室营署于白云洞，遣将四出剽掠。匡浩，公铎之子也。

20 八月，乙卯，唐主立弟景遂为保宁王。宋太后怨种夫人，屡欲害景遂，唐主力保全之。

21 夏州牙内指挥使拓跋崇斌谋作乱，绥州刺史李彝敏将助之，事觉；辛未，彝敏弃州，与其弟彝俊等五人奔延州。

22 九月，尊帝母秦国夫人安氏为皇太妃。妃，代北人也。帝事太后、太妃甚谨，待诸弟亦友爱。

23 初，河阳牙将乔荣从赵延寿入契丹，契丹以为回图使，往来贩易于晋，置邸大梁。及契丹与晋有隙，景延广说帝囚荣于狱，悉取邸中之货。凡契丹之人贩易在晋境者，皆杀之，夺其货。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不可负。戊子，释荣，慰赐而归之。

荣辞延广，延广大言曰："归语而主，先帝为北朝所立，故称臣奉表。今上乃中国所立，所以降志于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约故耳。为邻称孙，足矣，无称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赵延寿诳诱，轻侮中国。中国士马，尔所目睹。翁怒则来战，孙有十万横磨剑，足以相待。他日为孙所败，取笑天下，毋悔也！"荣自以亡失货财，恐归获罪，且欲为异时据验，乃曰："公所言颇多，惧有遗忘，愿记之纸墨。"延广命吏书其语以授之，荣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决。晋使如契丹，皆絷之幽州，不得见。

桑维翰屡请逊辞以谢契丹，每为延广所沮。帝以延广有定策功，故宠冠群臣；又总宿卫兵，故大臣莫能与之争。河东节度使刘知远，知延广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奏置兴捷、武节等十馀军以备契丹。

24 甲午，定难节度使李彝殷奏李彝敏作乱之状，诏执彝敏送夏州，斩之。

25 冬，十月，戊申，立吴国夫人冯氏为皇后。

初，高祖爱少弟重胤，养以为子；及留守邺都，娶副留守安喜冯濛女为其妇。重胤早卒，冯夫人寡居，有美色，帝见而悦之；高祖崩，梓宫在殡，帝遂纳之。群臣皆贺，帝谓冯道等曰："皇太后之命，与卿等不任大庆。"群臣出，帝与夫人酣饮，过梓宫前，酹而告曰："皇太后之命，与先帝不任大庆。"左右失笑，帝亦自笑，顾谓左右曰："我今

日作新婿，何如?”夫人与左右皆大笑。太后虽恚，而无如之何。

既正位中宫，颇预政事。后兄玉，时为礼部郎中、盐铁判官，帝骤擢用至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与议政事。

26 汉主命韶王弘雅致仕。

27 唐主遣洪州营屯都虞候严恩将兵讨张遇贤，以通事舍人金陵边镐为监军。镐用虔州人白昌裕为谋主，击张遇贤，屡破之。遇贤祷于神，神不复言，其徒大惧。昌裕劝镐伐木开道，出其营后袭之，遇贤弃众奔别将李台。台知神无验，执遇贤以降，斩于金陵市。

28 十一月，丁亥，汉主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

29 戊子，吴越王弘佐纳妃仰氏，仁诠之女也。

30 初，高祖以马三百借平卢节度使杨光远，景延广以诏命取之。光远怒曰：“是疑我也。”密召其子单州刺史承祚，戊戌，承祚称母病，夜，开门奔青州。庚子，以左飞龙使金城何超权知单州。遣内班赐光远玉带、御马，以安其意。

壬寅，遣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郭谨将兵戍郓州。

31 唐葬光文肃武孝高皇帝于永陵，庙号烈祖。

32 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领军卫将军蔡行遇将兵戍郓州。杨光远遣骑兵入淄州，劫刺史翟进宗归于青州。甲寅，徙杨承祚为登州刺史以从其便。

光远益骄，密告契丹，以晋主负德违盟，境内大饥，公私困竭，乘此际攻之，一举可取；赵延寿亦劝之。契丹主乃集山后及卢龙兵合五万人，使延寿将之，委延寿经略中国，曰：“若得之，当立汝为帝。”又常指延寿谓晋人曰：“此汝主也。”延寿信之，由是为契丹尽力，画取中国之策。

朝廷颇闻其谋，丙辰，遣使城南乐及德清军，征近道兵以备之。

33 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谨自守，中书令宋齐丘广树朋党，百计倾之。宗泣诉于唐主，唐主由是薄齐丘。

既而陈觉被疏，乃出齐丘为镇海节度使。齐丘忿怼，表乞归九华旧隐，唐主知其诈，一表，即从之，赐书曰：“明日之行，昔时相许。朕实知公，故不夺公志。”仍赐号九华先生，封青阳公，食一县租税。

齐丘乃治大第于青阳，服御将吏，皆如王公，而馈邑尤甚。

34 宁州酋长莫彦殊以所部温那等十八州附于楚；其州无官府，惟立牌于冈阜，略以恩威羁縻而已。

35 是岁，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东自海堧，西距陇坻，南逾江、淮，北抵幽蓟，原野、山谷、城郭、庐舍皆满，竹木叶俱尽。重以官括民谷，使者督责严急，至封碓硙，不留其食，有坐匿谷抵死者。县令往往以督趣不办，纳印自劾去。民馁死者数十万口，流亡不可胜数。于是留守、节度使下至将军，各献马、金帛、刍粟以助国。

朝廷以恒、定饥甚，独不括民谷。顺国节度使杜威奏称军食不足，请如诸州例，许之。威用判官王绪谋，检索殆尽，得百万斛。威止奏三十万斛，馀皆入其家；又令判官李沼称贷于民，复满百万斛，来春粜之，得缗钱二百万，阖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为奏，义武节度使马全节不许，曰：“吾为观察使，职在养民，岂忍效彼所为乎!”

36 楚地多产金银，茶利尤厚，由是财货丰殖。而楚王希范，奢欲无厌，喜自夸大。为长枪大槊，饰之以金，可执而不可用。募富民年少肥泽者八千人，为银枪都。官室、园囿，服用之物，务穷侈靡。作九龙殿，刻沈香为八龙，饰以金宝，长十馀丈，抱柱相向；希范居其中，自为一龙，其模头脚长丈馀，以象龙角。

用度不足，重为赋敛。每遣使者行田，专以增顷亩为功，民不胜租赋而逃。王曰：“但令田在，何忧无谷!”命营田使邓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艺出租。民舍故从新，仅能自存，自西徂东，各失其业。又听人入财拜官，以财多少为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贾，布在列位。外官还者，必责贡献。民有罪，则富者输财，强者为兵，惟贫弱受刑。又置函，使人投匿名书相告讦，至有灭族者。

是岁，用孔目官周陟议，令常税之外，大县贡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无米者输布帛。天策学士拓跋恒上书曰：“殿下长深宫之中，藉已成之业，身不知稼穑之劳，耳不闻鼓鼙之音，驰骋遨游，雕墙玉食。府库尽矣，而浮费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敛不息。今淮南为仇雠之国，番禺怀吞噬之志，荆渚日图窥伺，溪洞待我姑息。谚曰：‘足寒伤心，民怨伤国。’愿罢输米之令，诛周陟以谢郡县，去不急之务，减兴作之役，无令一旦祸败，为四方所笑。”王大怒。他日，恒请见，辞以昼寝。恒谓客将区弘练曰：“王逼欲而愎谏，吾见其千口飘零无日矣。”王益怒，遂终身不复见之。

37 闽主曦嫁其女，取班簿阅视之；朝士有不贺者十二人，皆杖之于朝堂。以御史中丞刘赞不举劾，亦将杖之，赞义不受辱，欲自杀。谏议大夫郑元弼谏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仪刑百僚，岂宜加之棰楚!”曦正色曰：“卿欲产魏徵邪?”元弼曰：“臣以陛下为唐太宗，故敢效魏徵。”曦怒稍解，乃释赞，赞竟以忧卒。

开运元年(甲辰、944)

1 春,正月,乙亥,边藩驰告:"契丹前锋将赵延寿、赵延照将兵五万入寇,逼贝州。"延照,思温之子也。

先是朝廷以贝州水陆要冲,多聚刍粟,为大军数年之储,以备契丹。军校邵珂,性凶悖,永清节度使王令温黜之。珂怨望,密遣人亡入契丹,言"贝州粟多而兵弱,易取也。"会令温入朝,执政以前复州防御使吴峦权知州事,峦至,推诚抚士;会契丹入寇,峦书生,无爪牙,珂自请,愿效死,峦使将兵守南门,峦自守东门。契丹主自攻贝州,峦悉力拒之,烧其攻具殆尽。己卯,契丹复攻城,珂引契丹自南门入,峦赴井死。契丹遂陷贝州,所杀且万人。

庚辰,以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以河阳节度使苻彦卿为马军左厢排陈使,以右神武统军皇甫遇为马军右厢排陈使,以陕府节度使王周为步军左厢排陈使,以左羽林将军潘环为步军右厢排陈使。

2 太原奏契丹入雁门关。恒、邢、沧皆奏契丹入寇。

3 成德节度使杜威遣幕僚曹光裔诣杨光远,为陈祸福,光远遣光裔入奏,称:"承祚逃归,母疾故尔。既蒙恩宥,阖族荷恩。"朝廷信其言,遣使与光裔复往慰谕之。

4 唐以侍中周宗为镇南节度使,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居咏为镇海节度使。

5 唐主决欲传位于齐、燕二王。翰林学士冯延己等因之欲隔绝中外以擅权。辛巳,敕:"齐王景遂参决庶政,百官惟枢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馀非召对不得见。"国人大骇。给事中萧俨上疏极论,不报。侍卫都虞候贾崇叩阁求见,曰:"臣事先帝三十年,观其延接疏远,孜孜不怠,下情犹有不通者。陛下新即位,所任者何人,而顿与群臣谢绝?臣老矣,不复得奉颜色。"因涕泗呜咽。唐主感悟,遽收前敕。

唐主于宫中作高楼,召侍臣观之,众皆叹美。萧俨曰:"恨楼下无井。"唐主问其故。对曰:"以此不及景阳楼耳。"唐主怒,贬于舒州,观察使孙晟遣兵防之,俨曰:"俨以谏诤得罪,非有他志。昔顾命之际,君几危社稷,其罪顾不重于俨乎?今日反见防邪!"晟惭惧,遽罢之。

6 帝遣使持书遗契丹,契丹已屯邺都,不得通而返。

壬午,以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景延广为御营使,前静难节度使李周为东京留守。是日,高行周以前军先发。时用兵方略号令皆出延广,宰相以下皆无所预;延广乘势使气,陵侮诸将,虽天子亦不能制。

乙酉,帝发东京。丁亥,滑州奏契丹至黎阳。戊子,帝至澶州。

契丹主屯元城,赵延寿屯南乐;以延寿为魏博节度使,封魏王。

契丹寇太原,刘知远与白承福合兵二万击之。甲午,以知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杜威为副使,马全节为都虞候。丙申,遣右武卫上将军张彦泽等将兵拒契丹于黎阳。

7 戊戌,蜀主复以将相遥领节度使。

8 帝复遣译者孟守忠致书于契丹,求修旧好。契丹主复书曰:"已成之势,不可改也。"

辛丑,太原奏破契丹伟王于秀容,斩首三千级。契丹自鸦鸣谷遁去。

9 殷铸天德通宝大铁钱,一当百。

10 唐主遣使遗闽主曦及殷主延政书,责以兄弟寻戈。曦复书,引周公诛管、蔡,唐诛建成、元吉为比。延政复书,斥唐主夺杨氏国。唐主怒,遂与殷绝。

11 天平节度副使、知郓州颜衍遣观察判官窦仪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与杨光远通使往还,引契丹自马家口济河,擒左武卫将军蔡行遇"。仪谓景延广曰:"虏若济河与光远合,则河南危矣。"延广然之。仪,蓟州人也。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四

后晋纪五

齐王中

开运元年(甲辰、944)

1 二月,甲辰朔,命前保义节度使石赟守麻家口,前威胜节度使何重建守杨刘镇,护圣都指挥使白再荣守马家口,西京留守安彦威守河阳。未几,周儒引契丹将麻荅自马家口济河,营于东岸,攻郓州北津以应杨光远。麻

荅，契丹主之从弟也。

乙巳，遣侍卫马军都挥使·义成节度使李守贞、神武统军皇甫遇、陈州防御使梁汉璋、怀州刺史薛怀让将兵万人，缘河水陆俱进。守贞，河阳；汉璋，应州；怀让，太原人也。

丙午，契丹围高行周、符彦卿及先锋指挥使石公霸于戚城。先是景延广令诸将分地而守，无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广徐白帝，帝自将救之。契丹解去，三将泣诉救兵之缓，几不免。

戊申，李守贞等至马家口。契丹遣步卒万人筑垒，散骑兵于其外，馀兵数万屯河西，船数千艘渡兵，未已，晋兵薄之，契丹骑兵退走，晋兵进攻其垒，拔之。契丹大败，乘马赴河溺死者数千人，俘斩亦数千人。河西之兵恸哭而去，由是不敢复东。

2 辛亥，定难节度使李彝殷奏将兵四万自麟州济河，侵契丹之境。壬子，以彝殷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

初，契丹主得贝州、博州，皆抚慰其人，或拜官赐服章。及败于戚城及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杀之，得军士，燔炙之。由是晋人愤怒，戮力争奋。

杨光远将青州兵欲西会契丹；戊午，诏石赟分兵屯郓州以备之。

诏刘知远将部兵自土门出恒州击契丹，又诏会杜威，马全节于邢州。知远引兵屯乐平不进。

3 帝居丧期年，即于宫中奏细声女乐。及出师，常令左右奏三弦琵琶，和以羌笛，击鼓歌舞，曰："此非乐也。"庚申，百官表请听乐，诏不许。

4 壬戌，杨光远围棣州，刺史李琼出兵击败之，光远烧营走还青州。癸亥，以前威胜节度使何重建为东面马步都部署，将兵屯郓州。

5 阶、成义军指挥使王君怀帅所部千馀人叛降蜀，请为乡道以取阶、成。甲子，蜀人攻阶州。

6 契丹伪弃元城去，伏精骑于古顿丘城，以俟晋军与恒、定之兵合而击之。邺都留守张从恩屡奏虏已遁去；大军欲进追之，会霖雨而止。契丹设伏旬日，人马饥疲。赵延寿曰："晋军悉在河上，畏我锋锐，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夺其浮梁，则天下定矣。"契丹主从之，三月，癸酉朔，自将兵十馀万陈于澶州城北，东西横掩城之两隅，登城望之，不见其际。高行周前军在戚城之南，与契丹战，自午至晡，互有胜负。契丹主以精兵当中军而来，帝亦出陈以待之。契丹主望见晋军之盛，谓左右曰："杨光远言晋兵半已馁死，今何其多也！"以精骑左右略陈，晋军不动，万弩齐发，飞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晋陈之东偏，不克。苦战至暮，两军死者不可胜数。昏后，契丹引去，营于三十里之外。

乙亥，契丹主帐中小校窃其马亡来，云契丹已传木书，收军北去。景延广疑其诈，闭壁不敢追。

7 汉主命中书令、都元帅越王弘昌谒烈宗陵于海曲，至昌华宫，使盗杀之。

8 契丹主自澶州北分为两军，一出沧、德，一出深、冀而归。所过焚掠，方广千里，民物殆尽。留赵延照为贝州留后。麻荅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

9 闽拱宸都指挥使朱文进，阁门使连重遇，既弑康宗，常惧国人之讨，相与结婚 以自固。闽主曦果于诛杀，尝游西园，因醉杀控鹤指挥使魏从朗。从朗，朱、连之党也。又尝酒酣诵白居易诗云："惟有人心相对间，咫尺之情不能料，"因举酒属二人。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君父，安有他志！"曦不应。二人大惧。

李后妒尚贤妃之宠，欲弑曦而立其子亚澄，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于二公，奈何？"

会后父李真有疾，乙酉，曦如真第问疾。文进、重遇使拱宸马步使钱达弑曦于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武皇帝，光启闽国，今子孙淫虐，荒坠厥绪。天厌王氏，宜更择有德者立之。"众莫敢言。重遇乃推文进升殿，被衮冕，帅群臣北面再拜称臣。文进自称闽主，悉收王氏宗族延喜以下少长五十馀人，皆杀之。葬闽主曦，谥曰睿文广武明圣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庙号景宗。以重遇总六军。礼部尚书、判三司郑元弼抗辞不屈，黜归田里，将奔建州，文进杀之。文进下令，出宫人，罢营造，以反曦之政。

殷主延政遣统军使吴成义将兵讨文进，不克。

文进加枢密使鲍思润同平章事，以羽林统军使黄绍颇为泉州刺史，左军使程文纬为漳州刺史。汀州刺史同安许文稹，举郡降之。

10 丁亥，诏太原、恒、安兵各还本镇。

11 辛卯，马全节攻契丹泰州，拔之。

12 敕天下籍乡兵，每七户共出兵械资一卒。

13 秦州兵救阶州，出黄阶岭，败蜀兵于西平。

14 汉以户部侍郎陈偓同平章事。

15 夏，四月，丁未，缘河巡检使梁进以乡社兵复取德州。己酉，命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保义节度使王周留镇澶州。庚戌，帝发澶州；甲寅，至大梁。

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景延广，既为上下所恶，帝亦惮其不逊难制；桑维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辛酉，加延广兼侍中，出为西京留守。以归德节德使兼侍中高行周为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延广郁郁不得志，见契丹强盛，始忧国破身危，遂日夜纵酒。

朝廷因契丹入寇，国用愈竭，复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财，各封剑以授之。使者多从吏卒，携锁械、刀杖入民家，小大惊惧，求死无地。州县吏复因缘为奸。

河南府出缗钱二十万，景延广率三十七万。留守判官卢亿言于延广曰："公位兼将相，富贵极矣。今国家不幸，府库空竭，不得已取于民，公何忍复因而求利，为子孙之累乎！"延广惭而止。

先是，诏以杨光远叛，命兖州修守备。泰宁节度使安审信，以治楼堞为名，率民财以实私藏。大理卿张仁愿为括率使，至兖州，赋缗钱十万。值审信不在，拘其守藏吏，指取钱一囷，已满其数。

16 戊寅，命侍卫马步军都虞候、泰宁节度使李守贞将步骑二万讨杨光远于青州；又遣神武统军洛阳潘环及张彦泽等将兵屯澶州，以备契丹。

契丹遣兵救青州，齐州防御使堂阳薛可言邀击，败之。

17 丙戌，诏诸州所籍乡兵，号武定军，凡得七万馀人。时兵荒之馀，复有此扰，民不聊生。

18 丁亥，邺都留守张从恩上言："赵延照虽据贝州，麾下兵皆久客思归，宜速进军攻之。"诏以从恩为贝州行营都部署，督诸将击之。辛卯，从恩奏赵延照纵火大掠，弃城而遁，屯于瀛、莫，阻水自固。

19 朱文进遣使如唐，唐主囚其使，将伐之，会天暑、疾疫而止。

20 六月，辛酉，官军拔淄州，斩其刺史刘翰。

21 太尉、侍中冯道虽为首相，依违两可，无所操决。或谓帝曰："冯道，承平之良相；今艰难之际，譬如使禅僧飞鹰耳。"癸卯，以道为匡国节度使，兼侍中。

22 乙巳，汉主幽齐王弘弼于私第。

23 或谓帝曰："陛下欲御北狄，安天下，非桑维翰不可。"丙午，复置枢密院，以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使，事无大小，悉以委之。数月之间，朝廷差治。

24 滑州河决，浸汴、曹、单、濮、郓五州之境，环梁山合于汶。诏大发数道丁夫塞之。既塞，帝欲刻碑纪其事。中书舍人杨照俭谏曰："陛下刻石纪功，不若降哀痛之诏；染翰颂美，不若颁罪己之文。"帝善其言而止。

25 初，高祖割北边之地以赂契丹，由是府州刺史折从远亦北属。契丹欲尽徙河西之民以实辽东，州人大恐，从远因保险拒之。及帝与契丹绝，遣使谕从远使攻契丹。从远引兵深入，拔十馀寨。戊午，以从远为府州团练使。从远，云州人也。

26 甲子，复置翰林学士。戊辰，以右散骑常侍李慎仪为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都官郎中刘温叟、金部郎中·知制诰武强徐台符、礼部郎中李浣、主客员外郎宗城范质，皆为学士。温叟，岳之子也。

27 秋，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

28 己丑，以太子太傅刘昫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29 八月，辛丑朔，以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为北面行营都统，顺国节度使杜威为都招讨使，督十三节度以备契丹。

桑维翰两秉朝政，出杨光远、景延广于外，至是一制指挥，节度使十五人无敢违者，时人服其胆略。

朔方节度使冯晖上章自陈未老可用，而制书见遗。维翰诏禁直学士使为答诏曰："非制书忽忘，实以朔方重地，非卿无以弹压。比欲移卿内地，受代亦须奇才。"晖得诏，甚喜。

时军国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请辐凑，维翰随事裁决，初若不经思虑，人疑其疏略；退而熟议之，亦终不能易也。然为相颇任爱憎，一饭之恩、睚眦之怨必报，人以此少之。

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刘知远会兵山东，皆后期不至。帝疑之，谓所亲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异图。果有分，何不速为之！"至是虽为都统，而实无临制之权，密谋大计，皆不得预。知远亦自知见疏，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见知远有忧色，谓知远曰："河东川险固，风俗尚武，土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此霸王之资也，何忧乎！"

30 朱文进自称威武留后，权知闽国事，遣使奉表称藩于晋。癸丑，以文进为威武节度使，知闽国事。

31 癸亥，置镇宁军于澶州，以濮州隶焉。

32 初，吴濠州刺史刘金卒，子仁规代之；仁规卒，子崇俊代之。唐烈祖置定远军于濠州，以崇俊为节度使。会清淮节度使姚景卒，崇俊厚赂权要，求兼领寿州。唐主阳为不知其意，徙崇俊为清淮节度使，以楚州刺史刘彦贞为濠州观察使，驰往代之；崇俊悔之。彦贞，信之子也。

33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34 丙子，契丹寇遂城，乐寿，深州刺史康彦进击却之。

35 冬，十月，丙午，汉主毒杀镇王弘泽于邕州。

36 殷主延政遣其将陈敬佺以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卢进以兵二千屯长溪。

泉州散员指挥使桃林留从效谓同列王忠顺、董思安、张汉思曰："朱文进屠灭王氏，遣腹心分据诸州。吾属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贼，一旦富沙王克福州，吾属死有馀愧！"众以为然。十一月，从效等各引军中所善壮士，夜饮于从效之家，从效绐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属讨黄绍颇。吾观诸君状貌，皆非久处贫贱者。从吾言，富贵可图；不然，祸且至矣。"众皆踊跃，操白梃，逾垣而入，执绍颇，斩之。从效持州印诣王继勋第，请主军府。从效自称平贼统军使，函绍颇首，遣副兵马使临淮陈洪进赍诣建州。

洪进至尤溪，福州戍兵数千遮道。洪进绐之曰："义师已诛朱福州，吾倍道逆嗣君于建州，尔辈尚守此何为乎？"以绍颇首示之，众遂溃，大将数人从洪进诣建州。延政以继勋为侍中、泉州刺史，从效、忠顺、思安、洪进皆为都指挥使。漳州将程谟闻之，亡杀刺史程文纬立王继成权州事。继勋、继成，皆延政之从子也，朱文进之灭王氏，二人以疏远获全。

汀州刺史许文稹奉表请降于殷。

37 十二月，癸丑，加朱文进同平章事，封闽国王。

38 李守贞围青州经时，城中食尽，饿死者太半。契丹援兵不至，杨光远遥穑首于契丹曰："皇帝，皇帝，误光远矣！"其子承勋、承祚、承信劝光远降，冀全其族。光远不许，曰："吾昔在代北，尝以纸钱祭天池而沈，人皆言当为天子，姑待之。"丁巳，承勋斩劝光远反者节度判官丘涛等，送其首于守贞，纵火大噪，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开城纳官军。

39 朱文进闻黄绍颇死，大惧，以重赏募兵二万，遣统军使林守谅、内客省使李廷锷将之攻泉州，钲鼓相闻五百里。殷主延政遣大将军杜进将兵二万救泉州，留从效开门与福州兵战，大破之，斩守谅，执廷锷。延政遣统军使吴成义帅战舰千艘攻福州，朱文进遣子弟为质于吴越以求救。

初，唐翰林待诏臧循，与枢密副使查文徽同乡里，循常为贾人，习福建山川，为文徽画取建州之策。文徽表请用兵击王延政，国人多以为不可。唐主以文徽为江西安抚使，循行境上，觇其可否；文徽至信州，奏言攻之必克。唐主以洪州营屯都虞候边镐为行营招讨诸军都虞候，将兵从文徽伐殷。文徽自建阳进屯盖竹，闻漳、泉、汀三州皆降于殷，殷将张汉卿自镡州将兵八千将至，文徽惧，退保建阳。臧循屯邵武，邵武民导殷兵袭破循军，执循送建州斩之。

40 朝廷以杨光远罪大，而诸子归命，难于显诛，命李守贞以便宜从事。闰月，癸酉，守贞入青州，遣人拉杀光远于别第，以病死闻。丙戌，起复杨承勋，除汝州防御使。

41 殷吴成义闻有唐兵，诈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讨贼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惧。乙未，朱文进遣同平章事李光准等奉国宝于殷。

丁酉，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谓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贼臣，富沙王至，何面见之！"帅其徒三十人被甲趣连重遇第，重遇方严兵自卫，三十人者望之，稍稍遁去。仁翰执槊直前刺重遇，杀之，斩其首以示众曰："富沙王且至，汝辈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进以赎罪！"众踊跃从之，遂斩文进，迎吴成义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42 契丹复大举入寇，卢龙节度使赵延寿引兵先进。契丹前锋至邢州，顺国节度使杜威遣使间道告急。帝欲自将拒之，会有疾，命天平节度使张从恩、邺都留守马全节、护国节度使安审琦会诸道兵屯邢州，武宁节度使赵在礼屯邺都。

契丹主以大兵继至，建牙于元氏。朝廷惮契丹之盛，诏从恩等引兵稍却，于是诸军恟惧，无复部伍，委弃器甲，所过焚掠，比至相州，不复能整。

二年(乙巳、945)

1 春，正月，诏赵在礼还屯澶州，马全节还邺都；又遣右神武统军张彦泽屯黎阳，西京留守景延广自滑州引兵守胡梁渡。庚子，张从恩奏契丹逼邢州，诏滑州、邺都复进军拒之。义成节度使皇甫遇将兵趣邢州。契丹寇邢、洺、磁三州，杀掠殆尽，入邺都境。

壬子，张从恩、马全节、安审琦悉以行营兵数万，陈于相州安阳水之南。皇甫遇与濮州刺史慕容彦超将数千骑前觇契丹，至邺县，将渡漳水，遇契丹数万，遇等且战且却；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将谋曰："吾属今走，死无遗矣！"乃止，布陈，自午至未，力战百馀合，相杀伤甚众。遇马毙，因步战；其仆杜知敏以所乘马授之，遇乘马复战。久之，稍解；顾知敏已为契丹所擒，遇曰："知敏义士，不可弃也。"与彦超跃马入契丹陈，取知敏而还。俄而契丹继出新兵来战，二将曰："吾属势不可走，以死报国耳。"

日且暮，安阳诸将怪觇兵不还，安审琦曰："皇甫太师寂无音问，必为虏所困。"语未卒，有一骑白遇等为虏数万所围；审琦即引骑兵出，将救之，张从恩曰："此言未足信。必若虏众猥至，尽吾军，恐未足以当之，公往何益！"审琦曰："成败，天也，万一不济，当共受之。借使虏不南来，坐失皇甫太师，吾属何颜以见天子！"遂逾水而进。契丹望见尘起，即解去。遇等乃得还，与诸将俱归相州，军中皆服二将之勇。彦超本吐谷浑也，与刘知远同母。

契丹亦引军退，其众自相惊曰："晋军悉至矣！"时契丹主在邯郸，闻之，即时北遁，不再宿，至鼓城。

是夕，张从恩等议曰："契丹倾国而来，吾兵不多，城中粮不支一旬，万一奸人往告吾虚实，虏悉众围我，死无日矣。不若引军就黎阳仓，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万全。"议未决，从恩引兵先发，诸军继之；扰乱失亡，复如发邢州之时。

从恩留步兵五百守安阳桥，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彦伦谓将佐曰："此夕纷纭，人无固志，五百弊卒，安能守桥！"即召入，乘城为备。至曙，望之，契丹数万骑已陈于安阳水北，彦伦命城上扬旌鼓噪约束，契丹不测。日加辰，赵延寿与契丹惕隐帅众逾水，环相州而南，诏右神武统军张彦泽将兵趣相州。延寿等至汤阴，闻之，甲寅，引还；马全节等拥大军在黎阳，不敢追。延寿悉陈甲骑于相州城下，若将攻城状，符彦伦曰："此虏将走耳。"出甲卒五百，陈于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

以天平节度使张从恩权东京留守。

庚申，振武节度使折从远击契丹，围胜州，遂攻朔州。

帝疾小愈，河北相继告急。帝曰："此非安寝之时！"乃部分诸将为行计。

2 更命武定军曰天威军。

3 北面副招讨使马全节等奏："据降者言，虏众不多，宜乘其散归种落，大举径袭幽州。"帝以为然，征兵诸道。壬戌，下诏亲征；乙丑，帝发大梁。

4 闽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请归福州，改国号曰闽。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从子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继昌都督南都内外诸军事，镇福州。以飞捷指挥使黄仁讽为镇遏使，将兵卫之。

林仁翰至福州，闽主赏之甚薄；仁翰未尝自言其功。

发南都侍卫及两军甲士万五千人，诣建州以拒唐。

5 二月，壬辰朔，帝至滑州，命安审琦屯虾都。甲戌，帝发滑州；乙亥，至澶州。己卯，马全节等诸军以次北上。刘知远闻之曰："中国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横挑强胡，胜之犹有后患，况不胜乎！"

契丹自恒州还，以羸兵驱牛羊过祁州城下，刺史下邳沈斌出兵击之；契丹以精骑夺其城门，州兵不得还。赵延寿知城中无馀兵，引契丹急攻之；斌在上，延寿语之曰："沈使君，吾之故人。'择祸莫若轻'，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计陷身虏庭，忍帅犬羊以残父母之邦；不自愧耻，更有骄色，何哉！沈斌弓折矢尽，宁为国家死耳，终不效公所为！"明日，城陷，斌自杀。

6 丙戌，诏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杜威以本道兵会马全节等进军。

7 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冯玉，宣徽北院使、权侍卫马步都虞候太原李彦韬，皆挟恩用事，恶中书令桑维翰，数毁之。帝欲罢维翰政事，李崧、刘昫固谏而止。维翰知之，请以玉为枢密副使，玉殊不平。丙申，中旨以玉为户部尚书、枢密使，以分维翰之权。

彦韬少事阎宝，为仆夫，后隶高祖帐下。高祖自太原南下，留彦韬侍帝，为腹心，由是有宠。性纤巧，与嬖幸相结，以蔽帝耳目；帝委信之，至于升黜将相，亦得预议。常谓人曰："吾不知朝廷设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当尽去之。"

8 唐查文徽表求益兵，唐主以天威都虞候何敬洙为建州行营招讨马步都指挥使，将军祖全恩为应援使，姚凤为都监，将兵数千会攻建州，自崇安进屯赤岭。闽主延政遣仆射杨思恭、统军使陈望将兵万人拒之，列栅水南，旬馀不战，唐人不敢逼。

思恭以延政之命督望战。望曰："江、淮兵精，其将习武事。国之安危，系此一举，不可不万全而后动。"思恭

怒曰:“唐兵深侵,陛下寝不交睫,委之将军。今唐兵不出数千,将军拥众万馀,不乘其未定而击之,有如唐兵惧而自退,将军何面目以见陛下乎!”望不得已,引兵涉水与唐战。全恩等以大兵当其前,使奇兵出其后,大破之。望死,思恭仅以身免。

延政大惧,婴城自守,召董思安、王忠顺,使将泉州兵五千诣建州,分守要害。

9 初,高祖置德清军于故澶州城,及契丹入寇,澶州、邺都之间,城戍俱陷。议者以为澶州、邺都相去百五十里,宜于中涂筑城以应接南北,从之。三月,戊戌,更筑德清军城,合德清、南乐之民以实之。

10 初,光州人李仁达,仕闽为元从指挥使,十五年不迁职。闽主曦之世,叛奔建州,闽主延政以为将。及朱文进弑曦,复叛奔福州,陈取建州之策。文进恶其反覆,黜居福清。浦城人陈继珣,亦叛闽主延政奔福州,为曦画策取建州,曦以为著作郎。及延政得福州,二人皆不自安。

王继昌暗弱嗜酒,不恤将士,将士多怨。仁达潜入福州,说黄仁讽曰:“今唐兵乘胜,建州孤危。富沙王不能保建州,安能保福州!昔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福建如反掌。况吾辈乘此机会,自图富贵,何患不如彼乎!”仁讽然之。是夕,仁达等引甲士突入府舍,杀继昌及吴成义。

仁达欲自立,恐众心未服,以雪峰寺僧卓岩明素为众所重,乃言:“此僧目重瞳子,手垂过膝,真天子也。”相与迎之。己亥,立为帝,解去衲衣,被以衮冕,帅将吏北面拜之。然犹称天福十年,遣使奉表称藩于晋。

延政闻之,族黄仁讽家,命统军使张汉真将水军五千,会漳、泉兵讨岩明。

11 乙巳,杜威等诸军会于定州,以供奉官萧处钧权知祁州事。庚戌,诸军攻契丹,泰州刺史晋廷谦举州降。甲寅,取满城,获契丹酋长没剌及其兵二千人。乙卯,取遂城。赵延寿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还至虎北口,闻晋取泰州,复拥众南向,约八万馀骑,计来夕当至,宜速为备。”杜威等惧,丙辰,退保泰州。

戊午,契丹至泰州。己未,晋军南行,契丹踵之。晋军至阳城,庚申,契丹大至。晋军与战,逐北十馀里,契丹逾白沟而去。

壬戌,晋军结陈而南,胡骑四合如山,诸军力战拒之。是日,才行十馀里,人马饥乏。

癸亥,晋军至白团卫村,埋鹿角为行寨。契丹围之数重,奇兵出寨后断粮道。是夕,东北风大起,破屋折树;营中掘井,方及水辄崩,士卒取其泥,帛绞而饮之,人马俱渴。至曙,风尤甚。契丹主坐大奚车中,令其众曰:“晋军止此耳,当尽擒之,然后南取大梁!”命铁鹞四面下马,拔鹿角而入,奋短兵以击晋军,又顺风纵火扬尘以助其势。

军士皆愤怒,大呼曰:“都招讨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诸将请出战,杜威曰:“俟风稍缓,徐观可否。”马步都监李守贞曰:“彼众我寡,负沙之内,莫测多少,惟力斗者胜,此风乃助我也;若俟风止,吾属无类矣。”即呼曰:“诸军齐击贼!”又谓威曰:“令公善守御,守贞以中军决死矣!”马军左厢都排陈使张彦泽召诸将问计,皆曰:“虏得风势,宜俟风回与战。”彦泽亦以为然。诸将退,马军右厢副排陈使太原药元福独留,谓彦泽曰:“今军中饥渴已甚,若俟风回,吾属已为虏矣。敌谓我不能逆风以战,宜出其不意急击之,此兵之诡道也。”马步左右厢都排陈使符彦卿曰:“与其束首就擒,曷若以身殉国!”乃与彦泽、元福及左厢都排陈使皇甫遇引精骑出西门击之,诸将继至。契丹却数百步。彦卿等谓守贞曰:“且曳队往来乎?直前奋击,以胜为度乎?”守贞曰:“事势如此,安可回鞚!宜长驱取胜耳。”彦卿等跃马而去,风势益甚,昏晦如夜。彦卿等拥万馀骑横击契丹,呼声动天地,契丹大败而走,势如崩山。李守贞亦令步兵尽拔鹿角出斗,步骑俱进,逐北二十馀里。铁鹞既下马,苍皇不能复上,皆委弃马及铠仗蔽地。

契丹散卒至阳城东南水上,稍复布列。杜威曰:“贼已破胆,不宜更令成列!”遣精骑击之,皆渡水去。契丹主乘奚车走十馀里,追兵急,获一橐驼,乘之而走。诸将请急追之。杜威扬言曰:“逢贼幸不死,更索衣囊邪?”李守贞曰:“两日人马渴甚,今得水饮之,皆足重,难以追蹙,不若全军而还。”乃退保定州。

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军失利,杖其酋长各数百,唯赵延寿得免。

乙丑,诸军自定州引归。诏以泰州隶定州。

12 夏,四月,辛巳,帝发澶州;甲申,还大梁。

13 己丑,复以邺都为天雄军。

14 闽张汉真至福州,攻其东关。黄仁讽闻家夷灭,开门力战,大破闽兵,执汉真,入城,斩之。

卓岩明无他方略,但于殿上噀水散豆,作诸法事而已。又遣使迎其父于莆田,尊为太上皇。

李仁达既立岩明,自判六军诸卫事,使黄仁讽屯西门,陈继珣屯北门。仁讽从容谓继珣曰:“人之所以为人

者，以有忠、信、仁、义也。吾顷尝有功于富沙，中间叛之，非忠也；人以从子托我而与人杀之，非信也；属者与建兵战，所杀皆乡曲故人，非仁也；弃妻子，使人鱼肉之，非义也。此身十沈九浮，死有馀愧！”因拊膺恸器。继珣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顾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祸。”仁达闻之，使人告仁讽、继珣谋反，皆杀之。由是兵权尽归仁达。

15 五月，丙申朔，大赦。

16 顺国节度使杜威，久镇恒州，性贪残，自恃贵戚，多不法。每以备边为名，敛吏民钱帛以充私藏。富室有珍货或名姝、骏马，皆虏取之；或诬以罪杀之，籍没其家。又畏懦过甚，每契丹数十骑入境，威已闭门登陴，或数骑驱所掠华人千百过城下，威但嗔目延颈望之，无意邀取。由是虏无所忌惮，属城多为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间，暴骨如莽，村落殆尽。

威见所部残弊，为众所怨，又畏契丹之强，累表请入朝，帝不许；威不俟报，遽委镇入朝，朝廷闻之，惊骇。桑维翰言于帝曰：“威固违朝命，擅离边镇。居常凭恃勋旧，邀求姑息，及疆易多事，曾无守御之意；宜因此时废之，庶无后患。”帝不悦。维翰曰：“陛下不忍废之，宜授以近京小镇，勿复委以雄藩。”帝曰：“威，朕之密亲，必无异志；但宋国长公主切欲相见耳，公勿以为疑！”维翰自是不敢复言国事，以足疾辞位。丙辰，威至大梁。

17 丁巳，李仁达大阅战士，请卓岩明临视。仁达阴教军士突前登阶，刺杀岩明。仁达阳惊，狼狈而走；军士共执仁达，使居岩明之坐。仁达乃自称威武留后，用保大年号，奉表称藩于唐，亦遣使入贡于晋；并杀岩明之父。唐以仁达为威武节度使、同平章事，赐名弘义，编之属籍。弘义又遣使修好于吴越。

18 己未，杜威献部曲步骑合四千人并铠仗，庚申，又献粟十万斛，刍二十万束，云皆在本道。帝以其所献骑兵隶扈圣，步兵隶护国，威复请以为衙队，而禀赐皆仰县官。威又令公主白帝，求天雄节钺，帝许之。

19 唐兵围建州，屡破泉州兵。许文稹败唐兵于汀州，执其将时厚卿。

20 六月，癸酉，以杜威为天雄节度使。

21 契丹连岁入寇，中国疲于奔命，边民涂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国人厌苦之。述律太后谓契丹主曰：“使汉人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则汝何故欲为汉主？”曰：“石氏负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虽得汉地，不能居也；万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谓其群下曰：“汉儿何得一向眠！自古但闻汉和蕃，未闻蕃和汉。汉儿果能回意，我亦何惜与和！”

桑维翰屡劝帝复请和于契丹以纾国患，帝假开封军将张晖供奉官，使奉表称臣诣契丹，卑辞谢过。契丹主曰：“使景延广、桑维翰自来，仍割镇、定两道隶我，则可和。”朝廷以契丹语忿，谓其无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谓李崧等曰：“向使晋使再来，则南北不战矣。”

22 秋，七月，闽人或告福州援兵谋叛，闽主延政收其铠仗，遣还，伏兵于隘，尽杀之，死者八千馀人，脯其肉以归为食。

唐边镐拔镡州，查文徽之党魏岑、冯延己、延鲁以师出有功，皆踊跃赞成之。征求供亿，府库为之耗竭，洪、饶、抚、信之民尤苦之。

延政遣使奉表称臣于吴越，请为附庸以求救。

23 楚王希范疑静江节度使兼侍中、知郎州希杲得人心，遣人伺之。希杲惧，称疾求归，不许；遣医往视疾，因毒杀之。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五

后晋纪六

齐王下

开运二年（乙巳、945）

1 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2 丙寅，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和凝罢守本官；加枢密使、户部尚书冯玉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事无大小，悉以委之。

帝自阳城之捷，谓天下无虞，骄侈益甚。四方贡献珍奇，皆归内府；多造器玩，广宫室，崇饰后庭，近朝莫之及；作织锦楼以织地衣，用织工数百，期年乃成；又赏赐优伶无度。桑维翰谏曰："向者陛下亲御胡寇，战士重伤者，赏不过帛数端。今优人一谈一笑称旨，往往赐束帛、万钱、锦袍、银带，彼战士见之，能不觖望，曰：'我曹冒白刃，绝筋折骨，曾不如一谈一笑之功乎！'如此，则士卒解体，陛下谁与卫社稷乎！"帝不听。

冯玉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宠。尝有疾在家，帝谓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冯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玉乘势弄权，四方赂遗，辐辏其门。由是朝政益坏。

3 唐兵围建州既久，建人离心。或谓董思安："宜早择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谁容我！"众感其言，无叛者。

丁亥，唐先锋桥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遂克建州，闽主延政降。王忠顺战死，董思安整众奔泉州。

初，唐兵之来，建人苦王氏之乱与杨思恭之重敛，争伐木开道以迎之。及破建州，纵兵大掠，焚宫室庐舍俱尽，是夕，寒雨，冻死者相枕，建人失望。唐主以其有功，皆不问。

4 汉主杀韶王弘雅。

5 九月，许文稹以汀州，王继勋以泉州，王继成以漳州，皆降于唐。唐置永安军于建州。

6 丙申，以西京留宁兼侍中景延广充北面行营副招讨使。

7 殿中监王钦祚权知恒州事。会乏军储，诏钦祚括籴民粟。杜威有粟十余万斛在恒州，钦祚举籍以闻。威大怒，表称："臣有何罪，钦祚籍没臣粟！"朝廷为之召钦祚还，仍厚赐威以慰安之。

8 戊申，置威信军于曹州。

9 遣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李守贞戍澶州。

10 乙卯，遣彰德节度使张彦泽戍恒州。

11 汉主杀刘思潮、林少强、林少良、何昌廷。以左仆射王翰尝与高祖谋立弘昌，出为英州刺史，未至，赐死。内外皆惧不自保。

12 冬，十月，癸巳，置镇安军于陈州。

13 唐元敬宋太后殂。

14 王延政至金陵，唐主以为羽林大将军。斩杨思恭以谢建人。以百胜节度使王崇文为永安节度使。崇文治以宽简，建人遂安。

15 初，高丽王建用兵吞灭邻国，颇强大，因胡僧袜啰言于高祖曰："勃海，我婚姻也，其王为契丹所虏，请与朝廷共击取之。"高祖不报。及帝与契丹为仇，袜啰复言之。帝欲使高丽扰契丹东边以分其兵势；会建卒，子武自称权知国事，上表告丧，十一月，戊戌，以武为大义军使、高丽王，遣通事舍人郭仁遇使其国，谕指使击契丹。仁遇至其国，见其兵极弱，向者袜啰之言，特建为夸诞耳，实不敢与契丹为敌。仁遇还，武更以他故为解。

16 乙卯，吴越王弘佐诛内都监使杜昭达，己未，诛内牙上统军使明州刺史阚璠。

昭达，建徽之孙也，与璠皆好货。钱塘富人程昭悦以货结二人，得侍弘佐左右。昭悦为人狡佞，王悦之，宠待逾于旧将，璠不能平；昭悦知之，诣璠顿首谢罪，璠责让久之，乃曰："吾始者决欲杀汝；今既悔过，吾亦释然。"照悦惧，谋去璠。

璠专而愎，国人恶之者众。昭悦欲出璠于外，恐璠觉之，私谓右统军使胡进思曰："今欲除公及璠各为本州，使璠不疑，可乎？"进思许之，乃以璠为明州刺史，进思为湖州刺史。璠怒曰："出我于外，是弃我也。"进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不行何为！"璠乃受命。既而复以他故留进思。

内外马步都统军使钱仁俊母，杜昭达之姑也。照悦因谮璠、昭达谋奉仁俊作乱，下狱锻炼成之。璠、昭达既诛，夺仁俊官，幽于东府。于是昭悦治阚、杜之党，凡权任与己侔，意所忌者，诛放百余人，国人畏之侧目。胡进思重厚寡言，昭悦以为戇，故独存之。

昭悦收仁俊故吏慎温其，使证仁俊之罪，拷掠备至。温其坚守不屈；弘佐嘉之，擢为国官。温其，衢州人也。

17 十二月，乙丑，加吴越王弘佐东南面兵马都元帅。

18 辛未，以前中书舍人广晋阴鹏为给事中、枢密直学士。鹏，冯玉之党也；朝廷每有迁除，玉皆与鹏议之。由是请谒赂遗，充满其门。

19 初，帝疾未平，会正旦，枢密使、中书令桑维翰遣女仆入宫起居太后，因问："皇弟睿近读书否？"帝闻之，以告冯玉，玉因谮维翰有废立之志；帝疑之。

李守贞素恶维翰，冯玉、李彦韬与守贞合谋排之；以中书令行开封尹赵莹柔而易制，共荐以代维翰。丁亥，罢

维翰政事，为开封尹；以莹为中书令，李崧为枢密使、守侍中。维翰遂称足疾，希复朝谒，杜绝宾客。

或谓冯玉曰："桑公元老，今既解其枢务，纵不留之相位，犹当优以大藩，奈何使之尹京，亲猥细之务乎？"玉曰："恐其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纵不自反，恐其教人耳。"

20 楚湘阴处士戴偃，为诗多讥刺，楚王希范囚之；天策副都军使丁思瑾上书切谏，希范削其官爵。

21 唐齐王景达府属谢仲宣言于景达曰："宋齐丘，先帝布衣之交，今弃之草莱，不厌众心。"景达为之言于唐主曰："齐丘宿望，勿用可也，何必弃之以为名！"唐主乃使景达自至青阳召之。

三年（丙午、946）

1 春，正月，以齐丘为太傅兼中书令，但奉朝请，不预政事。以昭武节度使李建勋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与中书侍郎冯延己皆同平章事。建勋练习吏事，而懦怯少断；延己工文辞，而狡佞，喜大言，多树朋党。水部郎中高越，上书指延己兄弟过恶，唐主怒，贬越蕲州司士。

初，唐主置宣政院于禁中，以翰林学士、给事中常梦锡领之，专典机密，与中书侍郎严续皆忠直无私。唐主谓梦锡曰："大臣惟严续中立，然无才，恐不胜其党，卿宜左右之。"未几，梦锡罢宣政院，续亦出亦池州观察使。梦锡于是移疾纵酒，不复预朝廷事。续，可求之子也。

2 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3 晋昌节度使兼侍中赵在礼，更历十镇，所至贪暴，家赀为诸帅之最。帝利其富，三月，庚申，为皇子镇宁节度使延煦娶其女。在礼自费缗钱十万，县官之费，数倍过之。延煦及弟延宝，皆高祖诸孙，帝养以为子。

4 唐泉州刺史王继勋致书修好于威武节度使李弘义。弘义以泉州故隶威武军，怒其抗礼，夏，四月，遣弟弘通将兵万人伐之。

5 初，朔方节度使冯晖在灵州，留党项酋长拓跋彦超于州下，故诸部不敢为寇；及将罢镇而纵之。

前彰武节度使王令温代晖镇朔方，不存抚羌、胡，以中国法绳之。羌、胡怨怒，竞为寇钞。拓跋彦超、石存、也厮褒三族，共攻灵州，杀令温弟令周。戊午，令温上表告急。

6 泉州都指挥使留从效谓刺史王继勋曰："李弘通兵势甚盛，士卒以使君赏罚不当，莫肯力战，使君宜避位自省！"乃废继勋归私第，代领军府事，勒兵击李弘通，大破之。表闻于唐，唐主以从效为泉州刺史，召继勋还金陵，遣将将兵戍泉州。徙漳州刺史王继成为和州刺史，汀州刺史许文稹为蕲州刺史。

7 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土人筑堡于山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孙深意居之，以妖术惑众，言事颇验，远近信奉之。中山人孙方简，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侄，不饮酒食肉，事深意甚谨。深意卒，方简嗣行其术，称深意坐化，严饰，事之如生，其徒日滋。

会晋与契丹绝好，北边赋役烦重，寇盗充斥，民不安其业。方简、行友因帅乡里豪健者，据寺为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简帅众邀击，颇获其甲兵、牛马、军资，人挈家往依之者日益众。久之，至千余家，遂为群盗。惧为吏所讨，乃归款朝廷。朝廷亦资其御寇，署东北招收指挥使。

方简时入契丹境钞掠，多所杀获。既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则举寨降于契丹，请为乡道以入寇。时河北大饥，民饿死者所在以万数，兖、郓、沧、贝之间，盗贼蜂起，吏不能禁。

天雄节度使杜威遣元随军将刘延翰市马于边，方简执之，献于契丹。延翰逃归，六月，壬戌，至大梁，言"方简欲乘中国凶饥，引契丹入寇，宜为之备。"

8 初，朔方节度使冯晖在灵武，得羌、胡心，市马期年，得五千匹，朝廷忌之，徙镇邠州及陕州，入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河阳节度使。晖知朝廷之意，悔离灵武，乃厚事冯玉、李彦韬，求复镇灵州。朝廷亦以羌、胡方扰，丙寅，复以晖为朔方节度使，将关西兵击羌、胡；以威州刺史药元福为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

9 乙丑，定州言契丹勒兵压境。诏以天平节度使、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李守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义成节度使皇甫遇副之；彰德节度使张彦泽充马军都指挥使兼都虞候，义武节度使蓟人李殷充步军都指挥使兼都排陈使；遣护圣指挥使临清王彦超、太原白延遇以部兵十营诣邢州。时马军都指挥使、镇安节度使李彦韬方用事，视守贞蔑如也。守贞在外所为，事无大小，彦韬必知之，守贞外虽敬奉而内恨之。

10 初，唐人既克建州，欲乘胜取福州，唐主不许。枢密使陈觉请自往说李弘义，必令入朝。宋齐丘荐觉才辩，可不烦寸刃，坐致弘义。唐主乃拜弘义母、妻皆为国夫人，四弟皆迁官，以觉为福州宣谕使，厚赐弘义金帛。弘义知其谋，见觉，辞色甚倨，待之疏薄；觉不敢言入朝事而还。

11 秋，七月，河决杨刘，西入莘县，广四十里，自朝城北流。

12 有自幽州来者，言赵延寿有意归国；枢密使李崧、冯玉信之，命天雄节度使杜威致书于延寿，具述朝旨，

啖以厚利，洛州军将赵行实尝事延寿，遣赍书潜往遗之。延寿复书言："久处异域，思归中国。乞发大军应接，拔身南去。"辞旨恳密。朝廷欣然，复遣行实诣延寿，与为期约。

13 八月，李守贞言："与契丹千余骑遇于长城北，转斗四十里，斩其酋帅解里，拥余众入水溺死者甚众。"丁卯，诏李守贞还屯潭州。

14 帝既与契丹绝好，数召吐谷浑酋长白承福入朝，宴赐甚厚。承福从帝与契丹战澶州，又与张从恩戍滑州。属岁大热，遣其部落还太原，畜牧于岚、石之境。部落多犯法，刘知远无所纵舍；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远之严，谋相与遁归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亚承福，帅所部先亡归契丹，契丹用为云州观察使，以诱承福。

知远与郭威谋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属于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福家甚富，饲马用银槽。威劝知远诛之，收其货以赡军。知远密表："吐谷浑反覆难保，请迁于内地。"帝遣使发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阳及诸州。知远遣威诱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诬承福等五族谋叛，以兵围而杀之，合四百口，籍没其家赀。诏褒赏之，吐谷浑由是遂微。

濮州刺史慕容彦超坐违法科敛，擅取官麦五百斛造曲，赋与部民。李彦韬素与彦超有隙，发其事，罪应死。彦韬趣冯玉使杀之，刘知远上表论救。李崧曰："如彦超之罪，今天下藩侯皆有之。若尽其法，恐人人不自安。"甲戌，敕免彦超死，削官爵，流房州。

15 唐陈觉自福州还，至剑州，耻无功，矫诏使侍卫官顾忠召弘义入朝，自称权福州军府事，擅发汀、建、抚、信州兵及戍卒，命建州监军使冯延鲁将之，趣福州迎弘义。延鲁先遗弘义书，谕以祸福。弘义复书请战，遣楼船指挥使杨崇保将州师拒之。觉以剑州刺史陈诲为缘江战棹指挥使，表："福州孤危，旦夕可克。"唐主以觉专命，甚怒；群臣多言："兵已傅城下，不可中止，当发兵助之。"

丁丑，觉、延鲁败杨崇保于候官，戊寅，乘胜进攻福州西关。弘义出击，大破之，执唐左神威指挥使杨匡邺。

唐主以永安节度使王崇文为东南面都招讨使，以漳泉安抚使、谏议大夫魏岑为东面监军使，延鲁为南面监军使，会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弘义固守第二城。

16 冯晖引兵过旱海，至辉德，粮粮已尽。拓跋彦超众数万，为三陈，扼要路，据水泉以待之。军中大惧。晖以赂求和于彦超，彦超许之。自旦至日中，使者往返数四，兵未解。药元福曰："虏知我饥渴，阳许和以困我耳；若至暮，则吾辈成擒矣。今虏虽众，精兵不多，依西山而陈者是也。其余步卒，不足为患。请公严陈以待我，我以精骑先犯西山兵，小胜则举黄旗，大军合势击之，破之必矣。"乃帅骑先进，用短兵力战。彦超小却，元福举黄旗，晖引兵赴之，彦超大败。明日，晖入灵州。

17 九月，契丹三万寇河东；壬辰，刘知远败之于阳武谷，斩首七千级。

18 汉刘思潮等既死，陈道庠内不自安。特进邓伸遗之《汉纪》，道庠问其故。伸曰："憨獠！此书有诛韩信、醢彭越事，宜审读之！"汉主闻之，族道庠及伸。

19 李弘义自称威武留后，更名弘达，奉表请命于晋；甲午，以弘达为威武节度使、同平章事，知闽国事。

20 张彦泽奏败契丹于定州北，又败之于泰州，斩首二千级。

21 辛丑，福州排陈使马捷引唐兵自马牧山拔寨而入，至善化门桥，都指挥使丁彦贞以兵百人拒之。弘达退保善化门，外城再重皆为唐兵所据。弘达更名达，遣使奉表称臣，乞师于吴越。

22 楚王希范知帝好奢靡，屡以珍玩为献，求都元帅；甲辰，以希范为诸道兵马都元帅。

23 丙辰，河决澶州临黄。

24 契丹使瀛州刺史刘延祚遗乐寿监军王峦书，请举城内附。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满千人，乞朝廷发轻兵袭之，己为内应。又，今秋多雨，自瓦桥以北，积水无际，契丹主已归牙帐，虽闻关南有变，地远阻水，不能救也。"峦与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杜威屡奏瀛、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慕容迁献瀛莫图。冯玉、李崧信以为然，欲发大兵迎赵延寿及延祚。

先是，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李守贞数将兵过广晋，杜威厚待之，赠金帛甲兵，动以万计；守贞由是与威亲善。守贞入朝，帝劳之曰："闻卿为将，常费私财以赏战士。"对曰："此皆杜威尽忠于国，以金帛资臣，臣安敢掠有其美！"因言："陛下若他日用兵，臣愿与威戮力以清沙漠。"帝由是亦贤之。

及将北征，帝与冯玉、李崧议，以威为元帅，守贞副之。赵莹私谓冯、李曰："杜令国戚，贵为将相，而所欲未厌，心常慊慊，岂可复假以兵权！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贞为愈也。"不从。冬，十月，辛未，以威为北面行营都指挥使，以守贞为兵马都监，泰宁节度使安审琦为左右厢都指挥使，武宁节度使符彦卿为马军左厢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皇甫遇为马军右厢都指挥使，永清节度使梁汉璋为马军都排陈使，前威胜节度使宋彦筠为步军左厢

都指挥使，奉国左厢都指挥使王饶为步军右厢都指挥使，洺州团练使薛怀让为先锋都指挥使。仍下敕榜曰："专发大军，往平黠虏。先取瀛、莫，安定关南；次复幽燕，荡平塞北。"又曰："有擒获虏主者，除上镇节度使，赏钱万缗，绢万匹，银万两。"时自六月积雨，至是未止，军行及馈运者甚艰苦。

25 唐漳州将林赞尧作乱，杀监军使周承义、剑州刺史陈诲。泉州刺史留从效举兵逐赞尧，以泉州裨将董思安权知漳州。唐主以思安为漳州刺史，思安辞以父名章，唐主改漳州为南州，命思安及留从效将州兵会攻福州。庚辰，围之。

福州使者至钱塘，吴越王弘佐召诸将谋之，皆曰："道险远，难救。"惟内都监使临安水丘昭券以为当救。弘佐曰："唇亡齿寒，吾为天下元帅，曾不能救邻道，将安用之！诸君但乐饱身安坐邪！"壬午，遣统军张筠、赵承泰将兵三万，水陆救福州。

先是募兵，久无应者，弘佐命纠之，曰："纠而为兵者，粮赐减半。"明日，应募者云集。弘佐命昭券专掌用兵，昭券惮程昭悦，以用兵事让之。弘佐命昭悦掌应援馈运事，而以军谋委元德昭。德昭，危仔倡之子也。

弘佐议铸铁钱以益将士禄赐，其弟牙内都虞候弘亿谏曰："铸铁钱有八害：新钱既行，旧钱皆流入邻国，一也；可用于吾国而不可用于他国，则商贾不行，百货不通，二也；铜禁至严，民犹盗铸，况家有铛釜，野有铧犁，犯法必多，三也；闽人铸铁钱而乱亡，不足为法，四也；国用幸丰而自示空乏，五也；禄赐有常而无故益之以启无厌之心，六也；法变而弊，不可遽复，七也；'钱'者国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

26 杜威、李守贞会兵于广晋而北行。威屡使公主入奏，请益兵，曰："今深入虏境，必资众力。"由是禁军皆在其麾下，而宿卫空虚。

十一月，丁酉，以李守贞权知幽州行府事。

己亥，杜威等至瀛州，城门洞启，寂若无人，威等不敢进。闻契丹将高谟翰先已引兵潜出，威遣梁汉璋将二千骑追之，遇契丹于南阳务，败死。威等闻之，引兵而南。时束城等数县请降，威等焚其庐舍，掠其妇女而还。

27 己酉，吴越兵至福州，自罨浦南潜入州城。唐兵进据东武门，李达与吴越兵共御之，不利。自是内外断绝，城中益危。

唐主遣信州刺史王建封助攻福州。时王崇文虽为元帅，而陈觉、冯延鲁、魏岑争用事，留从效、王建封倔强不用命，各争功，进退不相应。由是将士皆解体，故攻城不克。

唐主以江州观察使杜昌业为吏部尚书，判省事。先是昌业自兵部尚书判省事，出江州，及还，阅簿籍，抚案叹曰："未数年，而所耗者半，其能久乎！"

28 契丹主大举入寇，自易、定趣恒州。杜威等至武强，闻之，将自贝、冀而南。彰德节度使张彦泽时在恒州，引兵会之，言契丹可破之状；威等复趣恒州，以彦泽为前锋。甲寅，威等至中度桥，契丹已据桥，彦泽帅骑争之，契丹焚桥而退。晋兵与契丹夹滹沱而军。

始，契丹见晋军大至，又争桥不胜，恐晋军急渡滹沱，与恒州合势击之，议引兵还。及闻晋军筑垒为持久之计，遂不去。

29 蜀施州刺史田行皋叛，遣供奉官耿彦珣将兵讨之。

30 杜威虽以贵戚为上将，性懦怯。偏裨皆节度使，但日相承迎，置酒作乐，罕议军事。

磁州刺史兼北面转运使李谷说威及李守贞曰："今大军去恒州咫尺，烟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积薪布土其上，桥可立成。密约城中举火相应，夜募将士斫虏营而入，表里合势，虏必遁逃。"诸将以为然，独杜威不可，遣谷南至怀、孟督军粮。

契丹以大军当晋军之前，潜遣其将萧翰、通事刘重进将百骑及瀛卒，并西山出晋军之后，断晋粮道及归路。樵采者遇之，尽为所掠；有逸归者，皆称虏众之盛，军中汹惧。翰等至栾城，城中戍兵千余人，不觉其至，狼狈降之。契丹获晋民，皆黥其面曰"奉敕不杀"，纵之南走；运夫在道遇之，皆弃车惊溃。翰，契丹主之舅也。

十二月，丁巳朔，李谷自书密奏，具言大军危急之势，请车驾幸滑州，遣高行周、符彦卿扈从，及发兵守澶州、河阳以备虏之奔冲；遣军将关勋走马上之。

己未，帝始闻大军屯中度；是夕，关勋至。庚申，杜威奏请益兵，诏悉发守宫禁者得数百人，赴之。又诏发河北及滑、孟、泽、潞刍粮五十万诣军前；督迫严急，所在鼎沸。辛酉，威又遣从者张祚等来告急，祚等还，为契丹所获。自是朝廷与军前声问两不相通。

时宿卫兵皆在行营，人心懔懔，莫知为计。开封尹桑维翰，以国家危在旦夕，求见帝言事；帝方在苑中调鹰，

辞不见。又诣执政言之，执政不以为然。退，谓所亲曰："晋氏不血食矣！"

帝欲自将北征，李彦韬谏而止。时符彦卿虽任行营职事，帝留之，使戍荆州口。壬戌，诏以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都部署，以彦卿副之，共戍澶州；以西京留守景延广戍河阳，且张形势。

奉国都指挥使王清言于杜威曰："今大军去恒州五里，守此何为！营孤食尽，势将自溃。请以步卒二千为前锋；夺桥开道，公帅诸军继之；得入恒州，则无忧矣。"威许诺，遣清与宋彦筠俱进。清战甚锐，契丹不能支，势小却；诸将请以大军继之，威不许。彦筠为契丹所败，浮水抵岸得免。清独帅麾下陈于水北力战，互有杀伤，屡请救于威，威竟不遣一骑助之。清谓其众曰："上将握兵，坐观吾辈困急而不救，此必有异志。吾辈当以死报国耳！"众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战不息。契丹以新兵继之，清及士众尽死。由是诸军皆夺气。清，洛州人也。

甲子，契丹遥以兵环晋营，内外断绝，军中食且尽。杜威与李守贞、宋彦筠谋降契丹，威潜遣腹心诣契丹牙帐，邀求重赏。契丹主绐之曰："赵延寿威望素浅，恐不能帝中国。汝果降者，当以汝为之。"威喜，遂定降计。丙寅，伏甲召诸将，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诸将骇愕，莫敢言者，但唯唯听命。威遣阁门使高勋赍诣契丹，契丹主赐诏慰纳之。是日，威悉命军士出陈于外，军士皆踊跃，以为且战，威亲谕之曰："今食尽途穷，当与汝曹共求生计。"因命释甲。军士皆恸哭，声振原野。威、守贞仍于众中扬言："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于已。"闻者无不切齿。契丹主遣赵延寿衣赭袍至晋营慰抚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谒于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晋军，其实皆戏之耳。以威为太傅，李守贞为司徒。

威引契丹主至恒州城下，谕顺国节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状，周亦出降。戊辰，契丹主入恒州。遣兵袭代州，刺史王晖以城降之。

先是契丹屡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每过城下，指而叹曰："吾能吞并天下，而为此人所扼！"及杜威既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诱谕其众，众皆降；璘不能制，遂为崇美所杀。璘，邢州人也。

义武节度使李殷，安国留后方太，皆降于契丹。契丹主以孙方简为义武节度使，麻荅为安国节度使，以客省副使马崇祚权知恒州事。

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书张砺言于契丹主曰："今大辽已得天下，中国将相宜用中国人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习。苟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犹将失之。"契丹主不从。

引兵自邢、相而南，杜威将降兵以从。遣张彦泽将二千骑先取大梁，且抚安吏民，以通事傅住儿为都监。

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预谋。契丹主欲遣遇先将兵入大梁，遇辞；退，谓所亲曰："吾位为将相，败不能死，忍复图其主乎！"至平棘，谓从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复南行！"遂扼吭而死。

张彦泽倍道疾驱，夜渡白马泽。壬申，帝始闻杜威等降；是夕，又闻彦泽至滑州，召李崧、冯玉、李彦韬入禁中计事，欲诏刘知远发兵入援。癸酉，未明，彦泽自封丘门斩关而入，李彦韬帅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遏。彦泽顿兵明德门外，城中大扰。

帝于宫中起火，自携剑驱后宫十余人将赴火，为亲军将薛超所持。俄而彦泽自宽仁门传契丹主与太后书慰抚之，且召桑维翰、景延广，帝乃命灭火，悉开宫城门。帝坐苑中，与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学士范质草降表，自称"孙男臣重贵，祸至神惑，运尽天亡。今与太后及妻冯氏，举族于郊野面缚待罪次。遣男镇宁节度使延煦，威信节度使延宝，奉国宝一、金印三出迎。"太后亦上表称"新妇李氏妾"。

傅住儿入宣契丹主命，帝脱黄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帝使召张彦泽，欲与计事。彦泽曰："臣无面目见陛下。"帝复召之，彦泽微笑不应。

或劝桑维翰逃去。维翰曰："吾大臣，逃将安之！"坐而俟命。彦泽以帝命召维翰，维翰至天街，遇李崧，驻马语未毕，有军吏于马前揖维翰赴侍卫司。维翰知不免，顾谓崧曰："侍中当国，今日国亡，反令维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彦泽踞坐见维翰，维翰责之曰："去年拔公于罪人之中，复领大镇，授以兵权，何乃负恩至此！"彦泽无以应，遣兵守之。

宣徽使孟承诲，素以佞巧有宠于帝，至是，帝召承诲，欲与之谋，承诲伏匿不至；张彦泽捕而杀之。

彦泽纵兵大掠，贫民乘之，亦争入富室，杀人取其货，二日方止，都城为之一空。彦泽所居山积，自谓有功于契丹，昼夜以酒乐自娱，出入骑从常数百人，其旗帜皆题"赤心为主"，见者笑之。军士擒罪人至前，彦泽不问所犯，但嗔目竖三指，即驱出断其腰领。彦泽素与阁门使高勋不协，乘醉至其家，杀其叔父及弟，尸诸门首。士民不寒而栗。

中书舍人李涛谓人曰："吾与其逃于沟渎而不免，不若往见之。"乃投刺谒彦泽曰："上书请杀太尉人李涛，谨

来请死。”彦泽欣然接之，谓涛曰：“舍人今日惧乎？”涛曰：“涛今日之惧，亦犹足下昔年之惧也。向使高祖用涛言，事安至此！”彦泽大笑，命酒饮之。涛引满而去，旁若无人。

甲戌，张彦泽迁帝于开封府，顷刻不得留，宫中恸哭。帝与太后、皇后乘肩舆，宫人、宦者十余人步从。见者流涕。帝悉以内库金珠自随。彦泽使人讽之曰：“契丹主至，此物不可匿也。”帝悉归之，亦分以遗彦泽，彦泽择取其奇货，而封其余以待契丹。彦泽遣控鹤指挥使李筠以兵守帝，内外不通。帝姑乌氏公主赂守门者，入与帝诀，归第自经。帝与太后所上契丹主表章，皆先示彦泽，然后敢发。

帝使取内库帛数段，主者不与，曰：“此非帝物也。”又求酒于李崧，崧亦辞以他故不进。又欲见李彦韬，彦韬亦辞不往。帝惆怅久之。

冯玉佞张彦泽，求自送传国宝，冀契丹复任用。

楚国夫人丁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彦泽使人取之，太后迟回未与；彦泽诟詈，立载之去。

是夕，彦泽杀桑维翰。以带加颈，白契丹主，云其自经。契丹主曰：“吾无意杀维翰，何为如是！”命厚抚其家。

高行周、符彦卿皆诣契丹牙帐降。契丹主以阳城之战为彦卿所败，诘之。彦卿曰：“臣当时惟知为晋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释之。

己卯，延煦、延宝自牙帐还，契丹主赐帝手诏，且遣解里谓帝曰：“孙勿忧，必使汝有啖饭之所。”帝心稍安，上表谢恩。

契丹以所献传国宝追琢非工，又不与前史相应，疑其非真，以诏书诘帝，使献真者。帝奏：“顷王从珂自焚，旧传国宝不知所在，必与之俱烬。此宝先帝所为，群臣备知。臣今日焉敢匿宝！”乃止。

帝闻契丹主将渡河，欲与太后于前途奉迎；张彦泽先奏之，契丹主不许。有司又欲使帝衔璧牵羊，大臣舆榇，迎于郊外，先具仪注白契丹主，契丹主曰：“吾遣奇兵直取大梁，非受降也。”亦不许。又诏晋文武群官，一切如故；朝廷制度，并用汉礼。有司欲备法驾迎契丹主，契丹主报曰：“吾方擐甲总戎，太常仪卫，未暇施也。”皆却之。

先是契丹主至相州，即遣兵趣河阳捕景延广。延广苍猝无所逃伏，往见契丹主于封丘。契丹主诘之曰：“致两主失欢，皆汝所为也。十万横磨剑安在！”召乔荣，使相辩证，事凡十条。延广初不服，荣以纸所记语示之，乃服。每服一事，辄授一筹。至八筹，延广但以面伏地请死，乃锁之。

丙戌晦，百官宿于封禅寺。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六

后汉纪一

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上

天福十二年（丁未、947）

1 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遥辞晋主于城北，乃易素服纱帽，迎契丹主，伏路侧请罪。契丹主貂帽、貂裘，衷甲，驻马高阜，命起，改服，抚慰之。左卫上将军安叔千独出班胡语，契丹主曰：“汝安没字邪？汝昔镇邢州，已累表输诚，我不忘也。”叔千拜谢呼跃而退。

晋主与太后已下迎于封丘门外，契丹主辞不见。

契丹主入门，民皆惊呼而走。契丹主登戍楼，遣通事谕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惧！会当使汝曹苏息。我无心南来，汉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门，下马拜而后入宫。以其枢密副使刘密权开封尹事。日暮，契丹主复出，屯于赤冈。

2 戊子，执郑州防御使杨承勋至大梁，责以杀父叛契丹，命左右脔食之。未几，以其弟右羽林将军承信为平卢节度使，悉以其父旧兵授之。

3 高勋诉张彦泽杀其家人于契丹主，契丹主亦怒彦泽剽掠京城，并傅住儿锁之。以彦泽之罪宣示百官，问：“应死否？”皆言“应死”。百姓亦投牒争疏彦泽罪。己丑，斩彦泽、住儿于北市，仍命高勋监刑。彦泽前所杀士大夫子孙，皆经杖号哭，随而诟詈，以杖扑之。勋命断腕出锁，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争破其脑取髓，脔其肉而食之。

4 契丹送景延广归其国，庚寅，宿陈桥，夜，伺守者稍怠，扼吭而死。

5 辛卯，契丹以晋主为负义侯，置于黄龙府。黄龙府，即慕容氏和龙城也。契丹主使谓李太后曰："闻重贵不用母命以至于此，可求自便，勿与俱行。"太后曰："重贵事妾甚谨。所失者，违先君之志，绝两国之欢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随子，欲何所归！"

癸巳，契丹迁晋主及其家人于封禅寺，遣大同节度使兼侍中河内崔廷勋以兵守之。契丹主数遣使存问，晋主每闻使至，举家忧恐。时雨雪连旬，外无供亿，上下冻馁。太后使人谓寺僧曰："吾尝于此饭僧数万，今日独无一人相念邪！"僧辞以"虏意难测，不敢献食。"晋主阴祈守者，乃稍得食。

是日，契丹主自赤冈引兵入宫，都城诸门及宫禁门，皆以契丹守卫，昼夜不释兵仗。磔犬于门，以竿悬羊皮于庭为厌胜。契丹主谓群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战马，轻赋省役，天下太平矣。"废东京，降开封府为汴州，尹为防御使。乙未，契丹主改服中国衣冠，百官起居皆如旧制。

赵延寿、张砺共荐李崧之才；会威胜节度使冯道自邓州入朝，契丹主素闻二人名，皆礼重之。未几，以崧为太子太师，充枢密使；道守太傅，于枢密院祗候，以备顾问。

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诏书赐晋之藩镇；晋之藩镇争上表称臣，被召者无不奔驰而至。惟彰义节度使史匡威据泾州不受命。匡威，建瑭之子也。雄武节度使何重建斩契丹使者，以秦、阶、成三州降蜀。

初，杜重威既以晋军降契丹，契丹主悉收其铠仗数百万贮恒州，驱马数万归其国，遣重威将其众从己而南。及河，契丹主以晋兵之众，恐其为变，欲悉以胡骑拥而纳之河流。或谏曰："晋兵在他所者尚多，彼闻降者尽死，必皆拒命。不若且抚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众屯陈桥。会久雪，官无所给，士卒冻馁，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骂之。

契丹主犹欲诛晋兵。赵延寿言于契丹主曰："皇帝亲冒矢石以取晋国，欲自有之乎，将为他人取之乎？"契丹主变色曰："朕举国南征，五年不解甲，仅能得之，岂为他人乎！"延寿曰："晋国南有唐，西有蜀，常为仇敌，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寿曰："晋国东自沂、密，西及秦、凤，延袤数千里，边于吴、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湿，上国之人不能居也。他日车驾北归，以晋国如此之大，无兵守之，吴、蜀必相与乘虚入寇，如此，岂非为他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然则奈何？"延寿曰："陈桥降卒，可分以戍南边，则吴、蜀不能为患矣。"契丹主曰："吾昔在上党，失于断割，悉以唐兵授晋。既而返为寇仇，北向与吾战，辛勤累年，仅能胜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时悉除之，岂可复留以为后患乎？"延寿曰："向留晋兵于河南，不质其妻子，故有此忧。今若悉徙其家于恒、定、云、朔之间，每岁分番使戍南边，何忧其为变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悦曰："善！惟大王所以处之。"由是陈桥兵始得免，分遣还营。

6 契丹主杀右金吾卫大将军李彦绅、宦者秦继旻，以其为唐潞王杀东丹王故也。以其家族赀财赐东丹王之子永康王兀欲。兀欲眇一目，为人雄健好施。

7 癸卯，晋主与李太后、安太妃、冯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宝俱北迁，后宫左右从者百余人。契丹遣三百骑援送之；又遣晋中书令赵莹、枢密使冯玉、马军都指挥使李彦韬与之俱。

晋主在途，供馈不继，或时与太后俱绝食，旧臣无敢进谒者。独磁州刺史李谷迎谒于路，相对泣下。谷曰："臣无状，负陛下。"因倾赀以献。

晋主至中度桥，见杜重威寨，叹曰："天乎！我家何负，为此贼所破！"恸哭而去。

8 癸丑，蜀主以左千牛卫上将军李继勋为秦州宣慰使。

9 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刘晞为西京留守，永康王兀欲之弟留珪为义成节度使，兀欲姊婿潘聿燃为横海节度使，赵延寿之子匡赞为护国节度使，汉将张彦超为雄武节度使，史佺为彰义节度使，客省副使刘晏僧为忠武节度使，前护国节度使侯益为凤翔节度使，权知凤翔府事焦继勋为保大节度使。晞，涿州人也。既而何重建附蜀，史匡威不受代，契丹势稍沮。

10 晋昌节度使赵在礼入朝，其裨将留长安者作乱，节度副使建人李肃讨诛之，军府以安。

11 晋主之绝契丹也，匡国节度使刘继勋为宣徽北院使，颇豫其谋；契丹主入汴，继勋入朝，契丹主责之。时冯道在殿上，继勋急指道曰："冯道为首相，与景延广实为此谋。臣位卑，何敢发言！"契丹主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命锁继勋，将送黄龙府。

赵在礼至洛阳，谓人曰："契丹主尝言庄宗之乱由我所致。我此行良可忧。"契丹遣契丹将述轧、奚王拽剌、勃海将高谟翰戍洛阳，在礼入谒，拜于庭下，拽剌等皆踞坐受之。乙卯，在礼至郑州，闻继勋被锁，大惊，夜，自经于马枥间。契丹主闻在礼死，乃释继勋，继勋忧愤而卒。

刘晞在契丹尝为枢密使、同平章事，至洛阳，诟奚王曰："赵在礼汉家大臣，尔北方一酋长耳，安得慢之如此！"立于庭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

契丹主广受四方贡献，大纵酒作乐，每谓晋臣曰："中国事，我皆知之，吾国事，汝曹不知也。"

赵延寿请给上国兵廪食，契丹主曰："吾国无此法。"乃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自东、西两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畜殆尽。

契丹主谓判三司刘昫曰："契丹兵三十万，既平晋国，应有优赐，速宜营办。"时府库空竭，昫不知所出，请括借都城士民钱帛，自将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数十人诣诸州括借，皆迫以严诛，人不聊生。其实无所颁给，皆蓄之内库，欲辇归其国。于是内外怨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12 初，晋主与河东节度使、中书令、北平王刘知远相猜忌，虽以为北面行营都统，徒尊以虚名，而诸军进止，实不得预闻。知远因之广募士卒；阳城之战，诸军散卒归之者数千人，又得吐谷浑财畜，由是河东富强冠诸镇，步骑至五万人。

晋主与契丹结怨，知远知其必危，而未尝论谏。契丹屡深入，知远初无邀遮、入援之志。及闻契丹入汴，知远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轶。遣客将安阳王峻奉三表诣契丹主：一，贺入汴；二，以太原夷、夏杂居，戍兵所聚，未敢离镇；三，以应有贡物，值契丹将刘九一军自土门西入屯于南川，城中忧惧，俟召还此军，道路始通，可以入贡。契丹主赐诏褒美，及进画，亲加"儿"字于知远姓名之上，仍赐以木拐。胡法，优礼大臣则赐之，如汉赐几杖之比，惟伟王以叔父之尊得之。

知远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献奇缯名马，契丹主知知远观望不至，及文珂还，使谓知远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蕃汉孔目官郭威言于知远曰："虏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贪残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国。"

或劝知远举兵进取。知远曰："用兵有缓有急，当随时制宜。今契丹新降晋兵十万，虎据京邑，未有他变，岂可轻动哉！且观其所利止于货财，货财既足，必将北去。况冰雪已消，势难久留，宜待其去，然后取之，可以万全。"

昭义节度使张从恩，以地迫怀、洛，欲入朝于契丹，遣使谋于知远，知远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当继往。"从恩以为然。判官高防谏曰："公晋室懿亲，不可轻变臣节。"从恩不从。左骁卫大将军王守恩，与从恩姻家，时在上党，从恩以副使赵行迁知留后，牒守恩权巡检使，与高防佐之。守恩，建立之子也。

13 荆南节度使高从诲遣使入贡于契丹，契丹遣使以马赐之。从诲亦遣使诣河东劝进。

14 唐主立齐王景遂为皇太弟。徙燕王景达为齐王，领诸道兵马元帅；徙南昌王弘冀为燕王，为之副。

景遂尝与宫僚燕集，赞善大夫元城张易有所规谏，景遂方与客传玩玉杯，弗之顾。易怒曰："殿下重宝而轻士。"取玉杯抵地碎之，从皆失色；景遂敛容谢之，待易益厚。

景达性刚直，唐主与宗室近臣饮，冯延己、延鲁、魏岑、陈觉辈，极倾谄之态，或乘酒喧笑；景达屡诃责之，复极言谏唐主，以不宜亲近佞臣。延己以二弟立非己意，欲以虚言德之；尝宴东宫，阳醉，抚景达背曰："尔不可忘我！"景达大怒，拂衣入禁中白唐主，请斩之；唐主谕解，乃止。张易谓景达曰："群小交构，祸福所系。殿下力未能去，数面折之，使彼惧而为备，何所不至！"自是每游宴，景达多辞疾不预。

唐主遣使贺契丹灭晋，且请诣长安修复诸陵；契丹不许，而遣使报之。

晋密州刺史皇甫晖，棣州刺史王建，皆避契丹，帅众奔唐；淮北贼帅多请命于唐。唐虞部员外郎韩熙载上疏，以为："陛下恢复祖业，今也其时。若虏主北归，中原有主，则未易图也。"时方连兵福州，未暇北顾；唐人皆以为恨，唐主亦悔之。

15 契丹主召晋百官悉集于庭，问曰："吾国广大，方数万里，有君长二十七人；今中国之俗异于吾国，吾欲择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无二日。夷、夏之心，皆愿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既欲君我，今兹所行，何事为先？"对曰："王者初有天下，应大赦。"二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绛纱袍，登正殿，设乐悬、仪卫于庭。百官朝贺，华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于文武班中间。下制称大辽会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节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战马。"

赵延寿以契丹主负约，心怏怏，令李崧言于契丹主曰："汉天子所不敢望，乞为皇太子。"崧不得已为言之。契丹主曰："我于燕王，虽割吾肉，有用于燕王，吾无所爱。然吾闻皇太子当以天子儿为之，岂燕王所可为也！"因令为燕王迁官。时契丹以恒州为中京，翰林承旨张砺奏拟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枢密使如故。契丹主取笔涂去"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而行之。

16 壬戌，蜀李继勋与兴州刺史刘景攻固镇，拔之。何重建请出蜀兵与阶成兵共扼散关以取凤州，丙寅，蜀主发山南兵三千七百赴之。

17 刘知远闻何重建降蜀，叹曰："戎狄凭陵，中原无主，今藩镇外附，吾为方伯，良可愧也！"

于是将佐劝知远称尊号，以号令四方，观诸侯去就。知远不许。闻晋主北迁，声言欲出兵井陉，迎归晋阳。丁卯，命武节都指挥使荥泽史弘肇集诸军于球场，告以出军之期。军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执天子，天下无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谁！宜先正位号，然后出师。"争呼万岁不已。知远曰："虏势尚强，吾军威未振，当且建功业。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

己巳，行军司马潞城张彦威等三上笺劝进，知远疑未决。郭威与都押牙冠氏杨邠入说知远曰："今远近之心，不谋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际取之，谦让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则反受其咎矣。"知远从之。

18 契丹以其将刘愿为保义节度副使，陕人苦其暴虐。奉国都头王晏与指挥使赵晖、都头侯章谋曰："今胡虏乱华，乃吾属奋发之秋。河东刘公，威德远著，吾辈若杀愿，举陕城归之，为天下唱，取富贵如返掌耳。"晖等然之。晏与壮士数人，夜逾牙城入府，出库兵以给众；庚午旦，斩愿首，悬诸府门，又杀契丹监军，奉晖为留后，晏，徐州；晖，澶州；章，太原人也。

19 辛未，刘知远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晋，又恶开运之名，乃更称天福十二年。

壬申，诏："诸道为契丹括率钱帛者，皆罢之。其晋臣被迫胁为使者勿问，令诣行在。自余契丹，所在诛之。"

20 何重建遣宫苑使崔延琛将兵攻凤州，不克，退保固镇。

21 甲戌，帝自将东迎晋主及太后。至寿阳，闻已过恒州数日，乃留兵戍承天军而还。

晋主既出塞，契丹无复供给，从官、宫女，皆自采木实、草叶而食之。至锦州，契丹令晋主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机墓。晋主不胜屈辱，泣曰："薛超误我！"冯后阴令左右求毒药，欲与晋主俱自杀，不果。

22 契丹主闻帝即位，以通事耿崇美为昭义节度使，高唐英为彰德节度使，崔廷勋为河阳节度使，以控扼要害。

初，晋置乡兵，号天威军。教习岁余，村民不闲军旅，竟不可用；悉罢之，但令七户输钱十千，其铠仗悉输官。而无赖子弟，不复肯复农业，山林之盗，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纵胡骑打草谷；又多以其子弟及亲信左右为节度使、刺史，不通政事，华人之狡狯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敛货财，民不堪命。于是所在相聚为盗，多者数万人，少者不减千百，攻陷州县，杀掠吏民。滏阳贼帅梁晖，有众数百，送款晋阳求效用，帝许之。磁州刺史李谷密通表于帝，令晖袭相州；晖侦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积兵器，无守备，丁丑夜，遣壮士逾城入，启关纳其众，杀契丹数百，其守将突围走。晖据州自称留后，表言其状。

23 戊寅，帝还至晋阳，议率民财以赏将士，夫人李氏谏曰："陛下因河东创大业，未有以惠泽其民而先夺其生生之资，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宫中所有，请悉出之以劳军，虽复不厚，人无怨言。"帝曰："善！"即罢率民，倾内府蓄积以赐将士，中外闻之，大悦。李氏，晋阳人也。

24 吴越内都监程昭悦，多聚宾客，畜兵器，与术士游。吴越王弘佐欲诛之，谓水丘昭券曰："汝今夕帅甲士千人围昭悦第。"昭券曰："昭悦，家臣也，有罪当显戮，不宜夜兴兵。"弘佐曰："善！"命内牙指挥使诸温伺昭悦归第，执送东府。己卯，斩之。释钱仁俊之囚。

25 武节都指挥使史弘肇攻代州，拔之，斩王晖。

26 建雄留后刘在明朝于契丹，以节度副使骆从朗知州事。帝遣使者张晏洪等如晋州，谕以己即帝位，从朗皆囚之。大将药可俦杀从朗，推晏洪权留后，庚辰，遣使以闻。

契丹主遣右谏议大夫赵熙使晋州，括率钱帛，征督甚急。从朗既死，民相帅共杀熙。

契丹主赐赵晖诏，即以为保义留后。晖斩契丹使者，焚其诏，遣支使河间赵矩奉表诣晋阳。契丹遣其将高谟翰攻晖，不克。帝见矩，甚喜，曰："子挈咽喉之地以归我，天下不足定也。"矩因劝帝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帝善之。

辛巳，以晖为保义节度使，侯章为镇国节度使、保义军马步都指挥使，王晏为绛州防御使、保义军马步副指挥使。

27 高防与王守恩谋，遣指挥使李万超白昼帅众大噪入府，斩赵行迁，推守恩权知昭义留后。守恩杀契丹使者，举镇来降。

28 镇宁节度使邪律郎五，性残虐，澶州人苦之。贼帅王琼帅其徒千余人，夜袭据南城，北度浮航，纵兵大掠，围郎五于牙城。契丹主闻之，甚惧，始遣天平节度使李守贞、天雄节度使杜重威还镇，由是无久留河南之意。遣

兵救澶州；琼退屯近郊，遣弟超奉表来求救。癸未，帝厚赐超，遣还。琼兵败，为契丹所杀。

29 蜀主加雄武节度使何重建同平章事。

30 延州录事参军高允权，万金之子也。彰武节度使周密，暗而贪，将士作乱，攻之；密败，保东城。众以允权家世延帅，推为留后，据西城。密，应州人也。

31 丹州都指挥使高彦珣杀契丹所署刺史，自领州事。

32 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国中酒馔脯果赐契丹主，贺平晋国。契丹主与群臣宴于永福殿，每举酒，立而饮之，曰："太后所赐，不敢坐饮。"

33 唐王淑妃与郇公从益居洛阳；赵延寿娶明宗女为夫人，淑妃诣大梁会礼。契丹主见而拜之曰："吾嫂也。"统军刘遂凝因淑妃求节钺，契丹主以从益为许王、威信节度使，遂凝为安远节度使。淑妃以从益幼，辞不赴镇，复归于洛。

34 契丹主以张砺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左仆射和凝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刘昫，以目疾辞位，罢为太保。

35 东方群盗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谓左右曰："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亟遣泰宁节度使安审琦、武宁节度使符彦卿等归镇，仍以契丹兵送之。

彦卿至埇桥，贼帅李仁恕帅众数万急攻徐州。彦卿与数十骑至城下，扬鞭欲招谕之，仁恕控彦卿马，请从相公入城。彦卿子昭序，自城中遣军校陈守习缒而出，呼于贼中曰："相公已陷虎口，听相公助贼攻城，城不可得也。"贼知不可劫，乃相率罗拜于彦卿马前，乞赦其罪。彦卿与之誓，乃解去。

36 三月，丙戌朔，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阁礼。

37 戊子，帝遣使以诏书安集农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

38 辛卯，高允权奉表来降。帝谕允权听周密诣行在，密遂弃东城来奔。

39 壬辰，高彦询以丹州来降。

40 蜀翰林承旨李昊谓王处回曰："敌复据固镇，则兴州道绝，不复能救秦州矣。请遣山南西道节度使孙汉韶将兵急攻凤州。"癸巳，蜀主命汉韶诣凤州行营。

41 契丹主复召晋百官，谕之曰："天时向热，吾难久留，欲暂至上国省太后。当留亲信一人于此为节度使。"百官请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契丹主欲尽以晋之百官自随。或曰："举国北迁，恐摇人心，不如稍稍迁之。"乃诏有职事者从行，余留大梁。

复以汴州为宣武军，以萧翰为节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复为契丹主后。翰始以萧为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称萧氏。

42 吴越复发水军，遣其将余安将之，自海道救福州。己亥，至白虾浦。海岸泥淖，须布竹簀乃可行，唐之诸军在城南者，聚而射之，簀不得施。冯延鲁曰："城所以不降者，恃此救也。今相持不战，徒老我师，不若纵其登岸尽杀之，则城不攻自降矣。"裨将孟坚曰："浙兵至此，不能进退，求一战而死不可得。若纵其登岸，彼必致死于我，其锋不可当，安能尽杀乎！"延鲁不听，曰："吾自击之。"吴越兵既登岸，大呼奋击，延鲁不能御，弃众而走，孟坚战死。吴越兵乘胜而进，城中兵亦出，夹击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诸军皆遁，吴越兵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诸军陈于崇文之后，追者乃还。

或言浙兵欲弃福州，拔李达之众归钱唐，东南守将刘洪进等白王建封，请纵其尽出而取其城。留从效不欲福州之平，建封亦忿陈觉等专横，乃曰："吾军败矣，安能与人争城！"是夕，烧营而遁，城北诸军亦相顾而溃；冯延鲁引佩刀自刺，亲吏救之，不死。唐兵死者二万余人，委弃军资器械数十万，府库为之耗竭。

余安引兵入福州，李达举所部授之。

43 留从效引兵还泉州，谓唐戍将曰："泉州与福州世为仇敌，南接岭海瘴疠之乡，地险土瘠。比年军旅屡兴，农桑废业，冬征夏敛，仅能自赡，岂劳大军久戍于此！"置酒饯之，戍将不得已引兵归。唐主不能制，加从效检校太傅。

44 壬寅，契丹主发大梁，晋文武诸司从者数千人，诸军吏卒又数千人，宫女、宦官数百人，尽载府库之实以行，所留乐器仪仗而已。夕，宿赤冈，契丹主见村落皆空，命有司发榜数百通，所在招抚百姓，然竟不禁胡骑剽掠。丙午，契丹自白马渡河，谓宣徽使高勋曰："吾在上国，以射猎为乐，至此令人悒悒。今得归，死无恨矣。"

45 蜀孙汉韶将兵二万攻凤州，军于固镇，分兵扼散关以绝援路。

46 张筠、余安皆还钱唐，吴越王弘佐遣东南安抚使鲍修让将兵戍福州，以东府安抚使钱弘倧为丞相。

47 庚戌，以皇弟北京马步都指挥使崇行太原尹，知府事。

48 辛亥，契丹主将攻相州，梁晖请降；契丹主赦之，许以为防御使，晖疑其诈，复乘城拒守。夏，四月，己未，未明，契丹主命蕃、汉诸军急攻相州，食时克之，悉杀城中男子，驱其妇女而北，胡人掷婴孩于空中，举刃接之以为乐。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阅城中，遗民男女得七百余人。其后节度使王继弘敛城中髑髅瘞之，凡得十余万。

或告磁州刺史李谷谋举州应汉，契丹主执而诘之，谷不服，契丹主引手于车中，若取所获文书者。谷知其诈，因请曰："必有其验，乞显示之。"凡六诘，谷辞气不屈，乃释之。

49 帝以从弟北京马军都指挥使信领义成节度使，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武节都指挥使史弘肇领忠武节度使，充步军都指挥使，右都押牙杨邠权枢密使，蕃汉兵马都孔目官郭威权副枢密使，两使都孔目官南乐王章权三司使。

50 癸亥，立魏国夫人李氏为皇后。

51 契丹主见所过城邑丘墟，谓蕃、汉群臣曰："致中国如此，皆燕王之罪也。"顾张砺曰："尔亦有力焉。"

52 甲子，帝以河东节度判官长安苏逢吉、观察判官苏禹珪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禹珪，密州人也。

振武节度使、府州团练使折从远入朝，更名从阮，置永安军于府州，以从阮为节度使。又以河东左都押牙刘铢为河阳节度使。铢，陕人也。

53 契丹昭义节度使耿崇美屯泽州，将攻潞州；乙丑，诏史弘肇将步骑万人救之。

54 丙寅，以王守恩为昭义节度使，高允权为彰武节度使，又以岢岚军使郑谦为忻州刺史、领彰国节度使兼忻、代二州义军都部署。丁卯，以缘河巡检使阎万进为岚州刺史，领振武节度使兼岚、宪二州义军都制置使。帝闻契丹北归，欲经略河南，故以弘肇为前驱，又遣阎万进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势。万进，并州人也。

55 契丹主以船数十艘载晋铠仗，将自汴溯河归其国，命宁国都虞候榆次武行德将士卒千余人部送之。至河阴，行德与将士谋曰："今为虏所制，将远去乡里。人生会有死，安能为异域之鬼乎！虏势不能久留中国，不若共逐其党，坚守河阳，以俟天命之所归者而臣之，岂非长策乎！"众以为然。行德即以铠仗授之，相与杀契丹监军使。会契丹河阳节度使崔廷勋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虚入据河阳，众推行德为河阳都部署。行德遣弟行友奉蜡表间道诣晋阳。

契丹遣武定节度使方太诣洛阳巡检，至郑州；州有戍兵，共迫太为郑王。梁嗣密王朱乙逃祸为僧，嵩山贼帅张遇得之，立以为天子，取嵩岳神衮冕以衣之，帅众万余袭郑州，太击走之。太以契丹尚强，恐事不济，说谕戍兵，欲与俱西；众不从，太自西门逃奔洛阳。戍兵既失太，反谮太于契丹，云胁我为乱；太遣子师朗自诉于契丹，契丹将麻荅杀之，太无以自明。会群盗攻洛阳，契丹留守刘晞弃城奔许州，太乃入府行留守事，与巡检使潘环击群盗却之，张遇杀朱乙请降。伊阙贼帅自称天子，誓众于南郊坛，将入洛阳，太逆击，走之。

太欲自归于晋阳，武行德使人诱太曰："我裨校也。公旧镇此地，今虚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阳，为行德所杀。

萧翰遣高谟翰援送刘晞自许还洛阳，晞疑潘环构其众逐己，使谟翰杀之。

戊辰，武行友至晋阳。

庚午，史弘肇奏遣先锋将马诲击契丹，斩首千余级。时耿崇美、崔廷勋至泽州，闻弘肇兵已入潞州，不敢进，引兵而南；弘肇遣诲追击，破之，崇美、廷勋与奚王拽剌退保怀州。

辛未，以武行德为河阳节度使。

契丹主闻河阳乱，叹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诸道括钱，一失也；令上国人打草谷，二失也；不早遣诸节度使还镇，三失也。"

56 唐主以矫诏败军，皆陈觉、冯延鲁之罪，壬申，诏赦诸将，议斩二人以谢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对仗弹冯延己、魏岑曰："陛下践阼以来，所信任者，延己、延鲁、岑、觉四人而已，皆阴狡弄权，壅蔽聪明，排斥忠良，引用群小，谏争者逐，窃议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今觉、延鲁虽伏辜，而延己、岑犹在，本根未殄，枝干复生。同罪异诛，人心疑惑。"又曰："上之视听，惟在数人，虽日接群臣，终成孤立。"又曰："在外者握兵，居中者当国。"又曰："岑、觉、延鲁，更相违戾。彼前则我却，彼东则我西。天生五材，国之利器，一旦为小人忿争妄动之具。"又曰："征讨之柄，在岑折简，帑藏取与，系岑一言。"唐主以文蔚所言为太过，怒，贬江州司士参军。械送觉、延鲁至金陵。宋齐丘以尝荐觉使福州，上表待罪。

诏流觉于蕲州，延鲁于舒州。知制诰会稽徐铉、史馆修撰韩熙载上疏曰："觉、延鲁罪不容诛，但齐丘、延己为之陈请，故陛下赦之。擅兴者不罪，则疆埸有生事者矣；丧师者获存，则行陈无效死者矣。请行显戮以重军威。"不从。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冯延己罢为太弟少保，贬魏岑为太子洗马。

韩熙载屡言宋齐丘党与必为祸乱。齐丘奏熙载嗜酒猖狂，贬和州司士参军。

57 乙亥，凤州防御使石奉薤举降蜀。奉薤，晋之宗属也。

58 契丹主至临城，得疾；及栾城，病甚，苦热，聚冰于胸腹手足，且啖之。丙子，至杀胡林而卒。国人剖其腹，实盐数斗，载之北去，晋人谓之"帝羓"。

赵延寿恨契丹主负约，谓人曰："我不复入龙沙矣。"即日，先引兵入恒州，契丹永康王兀欲及南北二王，各以所部兵相继而入。延寿欲拒之，恐失大援，乃纳之。

时契丹诸将已密议奉兀欲为主，兀欲登鼓角楼受叔兄拜；而延寿不之知，自称受契丹皇帝遗诏，权知南朝军国事，仍下教布告诸道，所以供给兀欲与诸将同，兀欲衔之。恒州诸门管钥及仓库出纳，兀欲皆自主之。延寿使人请之，不与。

契丹主丧至国，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诸部宁一如故，则葬汝矣。"

59 帝之自寿阳还也，留兵千人戍承天军。戍兵闻契丹北还，不为备；契丹袭击之，戍兵惊溃。契丹焚其市邑，一日狼烟百余举。帝曰："此虏将遁，张虚势也。"遣亲将叶仁鲁将步骑三千赴之。会契丹出剽掠，仁鲁乘虚大破之，丁丑，复取承天军。

60 冀州人杀契丹刺史何行通，推牢城指挥使张廷翰知州事。廷翰，冀州人，符习之甥也。

61 或说赵延寿曰："契丹诸大人数日聚谋，此必有变。今汉兵不下万人，不若先事图之。"延寿犹豫不决。壬午，延寿下令，以来月朔日于待贤馆上事，受文武官贺。其仪：宰相、枢密使拜于阶上，节度使以下拜于阶下。李崧以虏意不同，事理难测，固请赵延寿未行此礼，乃止。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七

后汉纪二

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中

天福十二年(丁未、947)

1 五月，乙酉朔，永康王兀欲召延寿及张砺、和凝、李崧、冯道于所馆饮酒。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寿，兀欲从容谓延寿曰："妹自上国来，宁欲见之乎？"延寿欣然与之俱入。良久，兀欲出，谓砺等曰："燕王谋反，适已锁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时，遗我一箸，许我知南朝军国。近者临崩，别无遗诏。而燕王擅自知南朝军国，岂理邪！"下令："延寿亲党，皆释不问。"间一日，兀欲至待贤馆受蕃、汉官谒贺，笑谓张砺等曰："燕王果于此礼上，吾以铁骑围之，诸公亦不免矣。"

后数日，集蕃、汉之臣于府署，宣契丹主遗制。其略曰："永康王，大圣皇帝之嫡孙，人皇王之长子，太后钟爱，群情允归，可于中京即皇帝位。"于是始举哀成服。既而易吉服见群臣，不复行丧，歌吹之声不绝于内。

2 辛巳，以绛州防御使王晏为建雄节度使。

3 帝集群臣庭议进取，诸将咸请出师井陉，攻取镇、魏，先定河北，则河南拱手自服。帝欲自石会趋上党，郭威曰："虏主虽死，党众犹盛，各据坚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旁无应援，若群虏合势，共击我军，进则遮前，退则邀后，粮馈路绝，此危道也。上党山路险涩，粟少民残，无以供亿，亦不可由。近者陕、晋二镇，相继款附，引兵从之，万无一失，不出两旬，洛、汴定矣。"帝曰："卿言是也。"苏逢吉等曰："史弘肇大军已屯上党，群虏继遁，不若出天井，抵孟津为便。"司天奏："太岁在午，不利南行。宜由晋、绛抵陕。"帝从之。辛卯，诏以十二日发北京，告谕诸道。

4 甲申，以太原尹崇为北京留守，以赵州刺史李存璟为副留守，河东幕僚真定李骧为少尹，牙将太原蔚进为马步指挥使以佐之。存璟，唐庄宗之从弟也。

5 是日，刘晞弃洛阳，奔大梁。

6 武安节度副使、天策府都尉、领镇南节度使马希广，楚文昭王希范之母弟也，性谨顺，希范爱之，使判内外

诸司事。壬辰夜，希范卒，将佐议所立。都指挥使张少敌，都押牙袁友恭、以武平节度使知永州事希萼，于希范诸弟为最长，请立之；长直都指挥使刘彦瑫、天策府学士李弘皋、邓懿文、小门使杨涤皆欲立希广。张少敌曰："永州齿长而性刚，必不为都尉之下明矣。必立都尉，当思长策以制永州，使帖然不动则可；不然，社稷危矣。"彦瑫等不从。天策府学士拓跋恒曰："三十五郎虽判军府之政，然三十郎居长，请遣使以礼让之；不然，必起争端。"彦瑫等皆曰："今日军政在手，天与不取，使他人得之，异日吾辈安所自容乎！"希广懦弱，不能自决；乙未，彦瑫等称希范遗命，共立之。张少敌退而叹曰："祸其始此乎！"与拓跋恒皆称疾不出。

7 丙申，帝发太原，自阴地关出晋、绛。

丁酉，史弘肇奏克泽州。始，弘肇攻泽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帝以弘肇兵少，欲召还。苏逢吉、杨邠曰："今陕、晋、河阳皆已向化，崔廷勋、耿崇美朝夕遁去；若召弘肇还，则河南人心动摇，虏势复壮矣。"帝未决，使人谕诣于弘肇；曰："兵已及此，势如破竹，可进不可退。"与逢吉等议合，帝乃从之。弘肇遣部将李万超说令奇，令奇乃降；弘肇以万超权知泽州。

8 崔廷勋、耿崇美、奚王拽剌合兵逼河阳，张遇帅众数千救之，战于南阪，败死。武行德出战，亦败，闭城自守。拽剌欲攻之，廷勋曰："今北军已去，得此城何用！且杀一夫犹可惜，况一城乎！"闻弘肇已得泽州，乃释河阳，还保怀州。弘肇将至，廷勋等拥众北遁，过卫州，大掠而去。契丹在河南者相继北去，弘肇引兵与武行德合。

弘肇为人，沈毅寡言，御众严整，将校小不从命，立挞杀之；士卒所过，犯民田及系马于树者，皆斩之；军中惕息，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帝自晋阳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帝由是倚爱之。

辛丑，帝至霍邑，遣使谕河中节度使赵匡赞，仍以契丹因其父告之。

9 滋德宫有宫人五十余人，萧翰欲取之，宦者张环不与。翰破锁夺宫人，执环，烧铁灼之，腹烂而死。

初，翰闻帝拥兵而南，欲北归，恐中国无主，必大乱，已不得从容而去。时唐明宗子许王从益与王淑妃在洛阳，翰遣高谟翰迎之，矫称契丹主命，以从益知南朝军国事，召己赴恒州。淑妃、从益匿于徽陵下宫，不得已而出。至大梁，翰立以为帝，帅诸酋长拜之。又以礼部尚书王松、御史中丞赵远为宰相，前宣徽使甄城翟光邺为枢密使，左金吾大将军王景崇为宣徽使，以北来指挥使刘祚权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充在京巡检。松，徽之子也。

百官谒见淑妃，淑妃泣曰："吾母子单弱如此，而为诸公所推，是祸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守诸门，为从益宿卫。壬寅，翰及刘晞辞行，从益饯于北郊。遣使召高行周于宋州，武行德于河阳，皆不至，淑妃惧，召大臣谋之曰："吾母子为萧翰所逼，分当灭亡。诸公无罪，宜早迎新主，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为意！"众感其言，皆未忍叛去。或曰："今集诸营，不减五千，与燕兵并力坚守一月，北救必至。"淑妃曰："吾母子亡国之余，安敢与人争天下！不幸至此，死生惟人所裁。若新主见察，当知我无所负。今更为计画，则祸及他人，阖城涂炭，终何益乎！"众犹欲拒守，三司使文安刘审交曰："余燕人，岂不为燕兵计！顾事有不可如何者。今城中大乱之余，公私穷竭，遗民无几，若复受围一月，无噍类矣。愿诸公勿复言，一从太妃处分。"乃用赵远、翟光邺策，称梁王，知军国事。遣使奉表称臣迎帝，请早赴京师，仍出居私第。

10 甲辰，帝至晋州。

11 契丹主兀欲以契丹主德光有子在国，己以兄子袭位，又无述律太后之命，擅自立，内不自安。

初，契丹主阿保机卒于勃海，述律太后杀酋长及诸将凡数百人。契丹主德光复卒于境外，酋长诸将惧死，乃谋奉契丹主兀欲勒兵北归。

契丹主以安国节度使麻荅为中京留守，以前武州刺史高奉明为安国节度使。晋文武官及士卒悉留于恒州，独以翰林学士徐台符、李澣及后宫、宦者、教坊人自随。乙巳，发真定。

12 帝之即位也，绛州刺史李从朗与契丹将成霸卿等拒命，帝遣西南面招讨使、护国节度使白文珂攻之，未下。帝至城下，命诸军四布而勿攻，以利害谕之。戊申，从朗举城降。帝命亲将分护诸门，士卒一人毋得入。以偏将薛琼为防御使。

13 辛亥，帝至陕州，赵晖自御帝马而入。壬子，至右壕，汴人有来迎者。

14 六月，甲寅朔，萧翰至恒州，与麻荅以铁骑围张砺之第。砺方卧病，出见之，翰数之曰："汝何故言于先帝，云胡人不可以为节度使？又，吾为宣武节度使，且国舅也；汝在中书乃帖我！又，先帝留我守汴州，今我处宫中，汝以为不可。又，潜我及解里于先帝，云解里好掠人财。我好掠人子女。今我必杀汝！"命锁之。砺抗声曰："此皆国家大体，吾实言之，欲杀即杀，奚以锁为！"麻荅以大臣不可专杀，力救止之，翰乃释之。是夕，砺愤恚而卒。

崔廷勋见麻荅，趋走拜，起，跪而献酒，麻荅踞而受之。

15 乙卯，帝至新安，西京留司官悉来迎。

16 吴越忠献王弘佐卒。遗令以丞相弘倧为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侍中。

17 丙辰，帝至洛阳，入居宫中；汴州百官奉表来迎。诏谕以受契丹补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赵远更名上交。

命郑州防御使郭从义先入大梁清宫，密令杀李从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儿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岁寒食，以一盂麦饭洒明宗陵乎！"闻者泣下。

18 戊午，帝发洛阳。枢密院吏魏仁浦自契丹逃归，见于巩；郭威问以兵数及故事，仁浦强记精敏，威由是亲任之。仁浦，卫州人也。

19 辛酉，汴州百官窦贞固等迎于荥阳。甲子，帝至大梁，晋之藩镇相继来降。

20 丙寅，吴越王弘倧袭位。

21 戊辰，帝下诏大赦。凡契丹所除节度使，下至将吏，各安职任，不复变更。复以汴州为东京，改国号曰汉，仍称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晋也。"复青、襄、汝三节度。壬申，以北京留守崇为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

22 契丹述律太后闻契丹主自立，大怒，发兵拒之。契丹主以伟王为前锋，相遇于石桥。初，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彦韬从晋主北迁，隶述律太后麾下，太后以为排陈使。彦韬迎降于伟王，太后兵由是大败。契丹主幽太后于阿保机墓。改元天禄，自称天授皇帝，以高勋为枢密使。

契丹主慕中华风俗，多用晋臣，而荒于酒色，轻慢诸酋长，由是国人不附，诸部数叛，兴兵诛讨，故数年之间，不暇南寇。

23 初，契丹主德光命奉国都指挥使南宫王继弘、都虞候樊晖以所部兵戍相州，彰德节度使高唐英善待之。戍兵无铠仗，唐英以铠仗给之，倚信如亲戚。唐英闻帝南下，举镇请降；使者未返，继弘、晖杀唐英。继弘自称留后，遣使告云唐英反覆，诏以继弘为彰德留后。庚辰，以晖为磁州刺史。

安国节度使高奉明闻唐英死，心不自安，请于麻荅，署马步都指挥使刘铎为节度副使，知军府事，身归恒州。

24 帝遣使告谕荆南。高从诲上表贺，且求郢州，帝不许；及加恩使至，拒而不受。

25 唐主闻契丹主德光卒，萧翰弃大梁去，下诏曰："乃眷中原，本朝故地。"以左右卫圣统军、忠武节度使李金全为北面行营招讨使，议经略北方。闻帝已入大梁，遂不敢出兵。

26 秋，七月，甲午，以马希广为天策上将军、武安节度使、江南诸道都统，兼中书令，封楚王。

27 或传赵延寿已死。郭威言于帝曰："赵匡赞，契丹所署，今犹在河中，宜遣使吊祭，因起复移镇。彼既家国无归，必感恩承命。"从之。会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杜重威、天平节度使兼侍中李守贞皆奉表归命。重威仍请移他镇。归德节度使兼中书令高行周入朝，丙申，徙重威为归德节度使，以行周代之；守贞为护国节度使，加兼中书令；徙护国节度使赵匡赞为晋昌节度使。后二年，延寿始卒于契丹。

28 吴越王弘倧以其弟台州刺史弘俶同参相府事。

29 李达以其弟通知福州留后，自诣钱唐见吴越王弘倧，弘倧承制加达兼侍中，更其名曰孺贲。既而孺贲悔惧，以金笋二十株及杂宝赂内牙统军使胡进思，求归福州；进思为之请，弘倧从之。

30 杜重威自以附契丹，负中国，内常疑惧；及移镇制下，复拒而不受，遣其子弘璀质于麻荅以求援。赵延寿有幽州亲兵二千在恒州，指挥使张琏将之，重威请以守魏；麻荅遣其将杨衮将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闰月，庚午，诏削夺重威官爵，以高行周为招讨使，镇宁节度使慕容彦超副之，以讨重威。

31 辛未，杨邠、郭威、王章皆为正使。时兵荒之余，公私匮竭，北来兵与朝廷兵合，顿增数倍。章白帝罢不急之务，省无益之费以奉军，用度克赡。

32 庚辰，制建宗庙。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百世不迁。又立四亲庙，追尊谥号。凡六庙。

33 麻荅贪猾残忍，民间有珍货、美妇女，必夺取之。又捕村民，诬以为盗，披面，抉目，断腕，焚炙而杀之，欲以威众。常以其具自随，左右悬人肝、胆、手、足，饮食起居于其间，语笑自若。出入或被黄衣，用乘舆，服御物，曰："兹事汉人以为不可，吾国无忌也。"又以宰相员不足，乃牒冯道判弘文馆，李崧判史馆，和凝判集贤，刘昫判中书，其僭妄如此。然契丹或犯法，无所容贷，故市肆不扰。常恐汉人妄去，谓门者曰："汉有窥门者，即断其首以来。"

麻荅遣使督运于洺州，洺州防御使薛怀让闻帝入大梁，杀其使者，举州降。帝遣郭从义将兵万人会怀让攻刘铎于邢州，不克。铎请兵于麻荅，麻荅遣其将杨安及前义武节度使李殷将千骑攻怀让于洺州。怀让婴城自守，安等纵兵大掠于邢、洺之境。

契丹所留兵不满二千，麻荅令所司给万四千人食，收其余以自入。麻荅常疑汉兵，且以为无用，稍稍废省，又损其食以饲胡兵；众心怨愤，闻帝入大梁，皆有南归之志。前颍州防御使何福进，控鹤指挥使太原李荣，潜结军中壮士数十人谋攻契丹，然畏契丹尚强，犹豫未发。会杨衮、杨安等军出，契丹留恒州者才八百人，福进等遂决计，约以击佛寺钟为号。

辛巳，契丹主兀欲遣骑至恒州，召前威胜节度使兼中书令冯道、枢密使李崧、左仆射和凝等，会葬契丹主德光于木叶山。道等未行，食时，锺声发。汉兵夺契丹守门者兵击契丹，杀十余人，因突入府中。李荣先据甲库，悉召汉兵及市人，以铠仗授之，焚牙门，与契丹战。荣召诸将并力，护圣左厢都指挥使、恩州团练使白再荣狐疑，匿于别室，军吏以佩刀决幕，引其臂，再荣不得已而行。诸将继至，烟火四起，鼓噪震地。麻荅等大惊，载宝货家属，走保北城。而汉兵无所统一，贪狡者乘乱剽掠，懦者窜匿。八月，壬午朔，契丹自北门入，势复振，汉民死者二千余人。前磁州刺史李谷恐事不济，请冯道、李崧、和凝至战所慰勉士卒，士卒见道等至，争自奋。会日暮，有村民数千噪于城外，欲夺契丹宝货、妇女，契丹惧而北遁，麻荅、刘晞、崔廷勋皆奔定州，与义武节度使邢律忠合。忠，即郎五也。

冯道等四出安抚兵民，众推道为节度使。道曰："我书生也，当奏事而已，宜择诸将为留后。"时李荣功最多，而白再荣位在上，乃以再荣权知留后，具以状闻，且请援兵，帝遣左飞龙使李彦从将兵赴之。

白再荣贪昧，猜忌诸将。奉国军主华池王饶恐为再荣所并，诈称足疾，据东门楼，严兵自卫。司天监赵延义善于二人，往来谕释，始得解。

再荣以李崧、和凝久为相，家富，遣军士围其第求赏给，崧、凝各以家财与之，又欲杀崧、凝以灭口。李谷往见再荣，责之曰："国亡主辱，公辈握兵不救。今仅能逐一虏将，镇民死者岂三千人，岂独公之力邪！才得脱死，遽欲杀宰相，新天子若诘公专杀之罪，公何辞以对？"再荣惧而止。又欲率民财以给军，谷力争之，乃止。汉人尝事麻荅者，再荣皆拘之以取其财，恒人以其贪虐，谓之"白麻荅。"

杨衮至邢州，闻麻荅被逐，即日北还，杨安亦遁去；李殷以其众来降。

34　庚寅，以薛怀让为安国节度使。刘铎闻麻荅遁去，举邢州降；怀让诈云巡检，引兵向邢州，铎开门纳之，怀让杀铎，以克复闻。朝廷知而不问。

35　辛卯，复以恒州顺国军为镇州成德军。

36　乙未，以白再荣为成德留后。逾年，始以何福进为曹州防御使，李荣为博州刺史。

37　敕："盗贼毋问赃多少皆抵死。"时四方盗贼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逐捕。苏逢吉自草诏，意云："应贼盗，并四邻同保，皆全族处斩。"众以为："盗犹不可族，况邻保乎！"逢吉固争，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由是捕贼使者张令柔杀平阴十七村民。

逢吉为人，文深好杀。在河东幕府，帝尝令静狱以祈福，逢吉尽杀狱囚还报。及为相，朝廷草创，帝悉以军旅之事委杨邠、郭威，百司庶务委逢吉及苏禹珪。二相决事，皆出胸臆，不拘旧制；虽事无留滞，而用舍黜陟，惟其所欲。帝方倚信之，无敢言者。逢吉尤贪诈，公求货财，无所顾避。继母死，不为服；庶兄自外至，不白逢吉而见诸子，逢吉怒，密语郭威，以他事杖杀之。

38　楚王希广庶弟天策左司马希崇，性狡险，阴遣兄希萼书，言刘彦瑫违先王之命，废长立少，以激怒之。

希萼自永州来奔丧，乙巳，至跌石。彦瑫白希广遣侍从都指挥使周廷诲等将水军逆之，命永州将士皆释甲而入，馆希萼于碧湘宫，成服于其次，不听入与希广相见。希萼求还朗州，周廷诲劝希广杀之。希广曰："吾何忍杀兄，宁分潭、朗而治之。"乃厚赠希萼，遣还朗州。希崇常为希萼诇希广，语言动作，悉以告之，约为内应。

39　契丹之灭晋也，驱战马二万归其国。至是汉兵乏马，诏市士民马于河南诸道不经剽掠者。

40　制以钱弘倧为东南兵马都元帅、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中书令、吴越王。

41　高从诲闻杜重威叛，发水军数千袭襄州，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审琦击却之。又寇郢州，刺史尹实大破之。乃绝汉，附于唐、蜀。

初，荆南介居湖南、岭南、福建之间，地狭兵弱，自武信王季兴时，诸道入贡过其境者，多掠夺其货币。及诸道移书诘让，或加以兵，不得已复归之，曾不为愧。及从诲立，唐、晋、契丹、汉更据中原，南汉、闽、吴、蜀皆称帝，从诲利其赐予，所向称臣。诸国贱之，谓之"高无赖"。

42　唐主以太傅兼中书令宋齐丘为镇南节度使。

43　南汉主恐诸弟与其子争国，杀齐王弘弼、贵王弘道、定王弘益、辨王弘济、同王弘简、益王弘建、恩王弘伟、宣王弘照，尽杀其男，纳其女充后宫。作离宫千余间，饰以珠宝，设镬汤、铁床、刳剔等刑，号"生地狱"。尝醉，

戏以瓜置乐工之颈试剑，遂断其头。

44 初，帝与吏部尚书窦贞固俱事晋高祖，雅相知重，及即位，欲以为相，问苏逢吉："其次谁可相者？"逢吉与翰林学士李涛善，因荐之，曰："昔涛乞斩张彦泽，陛下在太原，尝重之，此可相也。"

会高行周、慕容彦超共讨杜重威于邺都，彦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缓之以待其弊。行周女为重威子妇，彦超扬言："行周以女故，爱贼不攻。"由是二将不协。帝恐生他变，欲自将击重威，意未决。涛上疏请亲征。帝大悦，以涛有宰相器。九月，甲戌，加逢吉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苏禹珪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贞固司空兼门下侍郎，涛户部尚书兼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

戊寅，诏幸澶、魏劳军，以皇子承训为东京留守。

45 冯道、李崧、和凝自镇州还，己卯，以崧为太子太傅，凝为太子太保。

46 庚辰，帝发大梁。

47 晋昌节度使赵匡赞恐终不为朝廷所容，冬，十月，遣使降蜀，请自终南山路出兵应援。

48 戊戌，帝至邺都城下，舍于高行周营。行周言于帝曰："城中食未尽，急攻，徒杀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缓之，彼食尽自溃。"帝然之。慕容彦超数因事陵铄行周，行周泣诉于执政，掬粪壤实其口，苏逢吉、杨邠密以白帝。帝深知彦超之曲，犹命二臣和解之；又召彦超于帐中责之，且使诣行周谢。

杜重威声言车驾至即降，帝遣给事中陈观往谕指，重威复闭门拒之。城中食浸竭，将士多出降者。慕容彦超固请攻城，帝从之。丙午，亲督诸将攻城，自寅至辰，士卒伤者万余人，死者千余人，不克而止。彦超乃不敢复言。

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戍大梁。帝入大梁，或告幽州兵将为变，帝尽杀之于繁台之下。及围邺都，张琏将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拒守，帝屡遣人招谕，许以不死；琏曰："繁台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为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丙辰，内殿直韩训献攻城之具，帝曰："城之所恃者，众心耳。众心苟离，城无所保，用此何为！"

杜重威之叛，观察判官金乡王敏屡泣谏，不听。及食竭力尽，甲戌，遣敏奉表出降。乙亥，重威子弘琏来见；丙子，妻石氏来见，石氏，即晋之宋国长公主也，帝复遣入城。丁丑，重威开门出降，城中馁死者什七八，存者皆羸瘠无人状。张琏先邀朝廷信誓，诏许以归乡里，及出降，杀琏等将校数十人；纵其士卒北归，将出境，大掠而去。

郭威请杀重威牙将百余人，并重威家赀籍之以赏战士，从之。以重威为太傅兼中书令、楚国公。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掷瓦砾诟之。

臣光曰：汉高祖杀幽州无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诱张琏而诛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众，信以行令，刑以惩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国！其祚运之不延也，宜哉！

49 高行周以慕容彦超在澶州，固辞邺都；己卯，以忠武节度使史弘肇领归德节度使，兼侍卫马步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刘信领忠武节度使兼侍卫马步副都指挥使，徙彦超为天平节度使，并加同平章事。

50 吴越王弘倧大阅水军，赏赐倍于旧；胡进思固谏，弘倧怒，投笔水中，曰："吾之财与士卒共之，奚多少之限邪！"

51 十二月，丙戌，帝发邺都。

52 蜀主遣雄武都押牙吴崇恽，以枢密使王处回书招凤翔节度使侯益。庚寅，以山南西道节度使兼中书令张虔钊为北面行营招讨安抚使，雄武节度使何重建副之，宣徽使韩保贞为都虞候，共将兵五万，虔钊出散关，重建出陇州，以击凤翔；奉銮肃卫都虞候李廷珪将兵二万出子午谷，以援长安。诸军发成都，旌旗数十里。

53 辛卯，皇子开封尹承训卒。承训孝友忠厚，达于从政，人皆惜之。

54 癸巳，帝至大梁。

55 威武节度使李孺贻与吴越戍将鲍修让不协，谋袭杀修让，复以福州降唐；修让觉之，引兵攻府第，是日，杀孺贻，夷其族。

56 乙未，追立皇子承训为魏王。

57 侯益请降于蜀，使吴崇恽持兵籍、粮帐西还，与赵匡赞同上表请出兵平定关中。

58 己酉，鲍修让传李孺贻首至钱塘，吴越王弘倧以丞相山阴吴程知威武节度事。

59 吴越王弘倧，性刚严，愤忠献王弘佐时容养诸将，政非己出，及袭位，诛杭、越侮法吏三人。

内牙统军使胡进思恃迎立功，干预政事；弘倧恶之，欲授以一州，进思不可。进思有所谋议，弘倧数面折之。进思还家，设忠献王位，被发恸哭。民有杀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弘倧问进思："牛大者肉几何？"对曰："不过三百斤。"弘倧曰："然则吏妄也。"命按其罪。进思拜贺其明。弘倧曰："公何能知其详？"进思踧踖对曰："臣昔未从军，亦尝从事于此。"进思以弘倧为知其素业，故辱之，益恨怒。进思建议遣李孺贻归福州，及孺贻叛，

弘倧责之,进思愈不自安。

弘倧与内牙指挥使何承训谋逐进思,又谋于内都监使水丘昭券,昭券以为进思党盛难制,不如容之,弘倧犹豫未决。承训恐事泄,反以谋告进思。

庚戌晦,弘倧夜宴将吏,进思疑其图己,与其党谋作乱,帅亲兵百人戎服执兵入见于天策堂,曰:"老奴无罪,王何故图之?"弘倧叱之不退,左右持兵者皆愤怒。弘倧猝愕不暇发言,趋入义和院。进思锁其门,矫称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风疾,传位于同参相府事弘俶。进思因帅诸将迎弘俶于私第,且召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于帘外不拜,曰:"俟见新君。"进思亟出褰帘,德昭乃拜。

进思称弘倧之命,承制授弘俶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侍中。弘俶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当避贤路。"进思许之。弘俶始视事。

进思杀水丘昭券及进侍鹿光铉。光铉,弘倧之舅也。进思之妻曰:"他人犹可杀:昭券,君子也,柰何害之!"

60 是岁,唐主以羽林大将军王延政为安化节度使鄱阳王,镇饶州。

乾祐元年(戊申、948)

1 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

2 帝以赵匡赞、侯益与蜀兵共为寇,患之。会回鹘入贡,诉称为党项所阻,乞兵应接。诏左卫大将军王景崇、将军齐藏珍将禁军数千赴之,因使之经略关西。

晋昌节度判官李恕,久在赵延寿幕下,延寿使之佐匡赞。匡赞将入蜀,恕谏曰:"燕王入朝,岂所愿哉!今汉家新得天下,方务招怀,若谢罪归朝,必保富贵。入蜀非全计也。'蹄涔不容尺鲤',公必悔之。"匡赞乃遣恕奉表请入朝。景崇等未行而恕至,帝问恕:"匡赞何为附蜀?"对曰:"匡赞自以身受虏官,父在虏庭,恐陛下未之察,故附蜀求苟免耳。臣以为国家必应存抚,故遣臣来祈哀。"帝曰:"匡赞父子,本吾人也,不幸陷虏。今延寿方坠槛阱,吾何忍更害匡赞乎!"即听其入朝。侯益亦请赴二月四日圣寿节上寿。景崇等将行,帝召入卧内,敕之曰:"匡赞、益之心,皆未可知。汝至彼,彼已入朝,则勿问;若尚迁延顾望,当以便宜从事。"

3 己未,帝更名暠。

4 以前威胜节度使冯道为太师。

5 壬戌,吴越王弘俶迁故王弘倧于衣锦军私第,遣匡武都头薛温将亲兵卫之。潜戒之曰:"若有非常处分,皆非吾意,当以死拒之。"

6 帝自魏王承训卒,悲痛过甚。甲子,始不豫。

7 赵匡赞不俟李恕返命,已离长安,丙子,入见。

王景崇等至长安,闻蜀兵已入秦川,以兵少,发本道及赵匡赞牙兵千余人同拒之。景崇恐匡赞牙兵亡逸,欲文其面,微露风旨;军校赵思绾,首请自文其面以帅下,景崇悦。齐藏珍窃言曰:"思绾凶暴难制,不如杀之。"景崇不听。思绾,魏州人也。

蜀李廷珪将至长安,闻赵匡赞已入朝,欲引归,王景崇邀之,败廷珪于子午谷。张虔钊至宝鸡,诸将议不协,按兵未进;侯益闻廷珪西还,因闭壁拒蜀兵,虔钊势孤,引兵夜遁。景崇帅凤翔、陇、邠、泾、鄜、坊之兵追败蜀兵于散关,俘将卒四百人。

8 丁丑,帝大渐。杨邠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忠武节度使刘信,立遣之镇。信不得奉辞,雨泣而去。

帝召苏逢吉、杨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顾命,曰:"余气息微,不能多言。承祐幼弱,后事托在卿辈。"又曰:"善防重威。"是日,殂于万岁殿,逢吉等秘不发丧。

庚辰,下诏,称:"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谤议摇众,并其子弘璋、弘琏、弘璨皆斩之。晋公主及内外亲族,一切不问。"磔重威尸于市,市人争啖其肉,吏不能禁,斯须而尽。

二月,辛巳朔,立皇子左卫大将军、大内都点检承祐为周王,同平章事。有顷,发丧,宣遗制,令周王即皇帝位。时年十八。

9 蜀韩保贞、庞福诚引兵自陇州还,要何重建俱西。是日,保贞等至秦州,分兵守诸门及衢路,重建遂入于蜀。

10 丁亥,尊皇后曰皇太后。

11 朝廷知成德留后白再荣非将帅才,庚寅,以前建雄留后刘在明代之。

12 癸巳,大赦。

13 吴越内牙指挥使何承训复请诛胡进思及其党。吴越王弘俶恶其反覆,且惧召祸,乙未,执承训,斩之。

进思屡请杀废王弘倧以绝后患，弘俶不许。进思诈以王命密令薛温害之，温曰："仆受命之日，不闻此言，不敢妄发。"进思乃夜遣其党方安二人逾垣而入，弘倧阖户拒之，大呼求救；温闻之，率众而入，毙安等于庭中。入告弘俶，弘俶大惊，曰："全吾兄，汝之力也。"

弘俶畏忌进思，曲意下之。进思亦内忧惧，未几，疽发背卒。弘倧由是获全。

14 诏以王景崇兼凤翔巡检使。景崇引兵至凤翔，侯益尚未行，景崇以禁兵发守诸门。或劝景崇杀益，景崇以受先朝密旨，嗣主未之知，或疑于专杀，犹豫未决。益闻之，不告景崇而去，景崇悔，自诉。戊戌，益入朝，隐帝问："何故召蜀军？"对曰："臣欲诱致而杀之。"帝哂之。

15 蜀张虔钊自恨无功，癸卯，至兴州，惭忿而卒。

16 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同平章事史弘肇遭母丧，不数日，复出朝参。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八

后汉纪三

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下

乾祐元年(戊申、948)

1 三月，丙辰，史弘肇起复，加兼侍中。

2 侯益家富于财，厚赂执政及史弘肇等，由是大臣争誉之。丙寅，以益兼中书令，行开封尹。

3 改广晋为大名府，晋昌军为永兴军。

4 侯益盛毁王景崇于朝，言其恣横。景崇闻益尹开封，知事已变，内不自安，且怨朝廷。会诏遣供奉官王益如凤翔，征赵匡赞牙兵诣阙，赵思绾等甚惧，景崇因以言激之。思绾途中谓其党常彦卿曰："小太尉已落其手，吾属至京师，并死矣，奈何？"彦卿曰："临机制变，子勿复言！"

癸酉，至长安，永兴节度副使安友规、巡检乔守温出迎王益，置酒于客亭。思绾前白曰："壕寨使已定舍馆于城东。今将士家属皆在城中，欲各入城挈家诣城东宿。"友规等然之。时思绾等皆无铠仗，既入西门，有州校坐门侧，思绾遽夺其剑斩之。其徒因大噪，持白梃，杀守门者十余人，分遣其党守诸门。思绾入府，开库取铠仗给之，友规等皆逃去。思绾遂据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余人，缮城隍，葺楼堞，旬日间，战守之具皆备。

王景崇讽凤翔吏民表景崇知军府事，朝廷患之，甲戌，徙静难节度使王守恩为永兴节度使，徙保义节度使赵晖为凤翔节度使，并同平章事。以景崇为邠州留后，令便道之官。

虢州伶人靖边庭杀团练使田令方，驱掠州民，奔赵思绾。至潼关，潼关守将出击之，其众皆溃。

5 初，契丹主北归，至定州，以义武节度副使邢律忠为节度使，徙故节度使孙方简为大同节度使。方简怨恚，且惧入朝为契丹所留，迁延不受命，帅其党三千人保狼山故寨，控守要害。契丹攻之，不克。未几，遣使请降，帝复其旧官，以捍契丹。

邢律忠闻邺都既平，常惧华人为变。诏以成德留后刘在明为幽州道马步都部署，使出兵经略定州。未行，忠与麻荅等焚掠定州，悉驱其人弃城北去。孙方简自狼山帅其众数百，还据定州，又奏以弟行友为易州刺史，方遇为泰州刺史。每契丹入寇，兄弟奔命，契丹颇畏之。于是晋末州县陷契丹者，皆复为汉有矣。

丙子，以刘在明为成德节度使。

麻荅至其国，契丹主责以失守。麻荅不服，曰："因朝廷征汉官致乱耳。"契丹主鸩杀之。

6 苏逢吉等为相，多迁补官吏；杨邠以为虚费国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悦。

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李涛上疏言："今关西纷扰，外御为急。二枢密皆佐命功臣，官虽贵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镇。枢机之务在陛下目前，易以裁决，逢吉、禹珪自先帝时任事，皆可委也。"杨邠、郭威闻之，见太后泣诉，称："臣等从先帝起艰难中，今天子取人言，欲弃之于外。况关西方有事，臣等何忍自取安逸，不顾社稷。若臣等必不任职，乞留过山陵。"太后怒，以让帝，曰："国家勋旧之臣，奈何听人言而逐之！"帝曰："此宰相所言也。"因诘责宰相。涛曰："此疏臣独为之，他人无预。"丁丑，罢涛政事，勒归私第。

7 是日，邠、泾、同、华四镇俱上言护国节度使兼中书令李守贞与永兴、凤翔同反。

始,守贞闻杜重威死而惧,阴有异志。自以晋世尝为上将,有战功,素好施,得士卒心。汉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执政皆后进,有轻朝廷之志。乃招纳亡命,养死士,治城堑,缮甲兵,昼夜不息。遣人间道赍蜡丸结契丹,屡为边吏所获。

浚仪人赵修己,素善术数,自守贞镇滑州,署司户参军,累从移镇,为守贞言:"时命不可,勿妄动!"前后切谏非一,守贞不听,乃称疾归乡里。僧总伦,以术媚守贞,言其必为天子,守贞信之。又尝会将佐置酒,引弓指舐掌虎图曰:"吾有非常之福,当中其舌。"一发中之,左右皆贺。守贞益自负。

会赵思绾据长安,奉表献御衣于守贞,守贞自谓天人协契,乃自称秦王。遣其骁将平陆王继勋据潼关,以思绾为晋昌节度使。

同州距河中最近,匡国节度使张彦威,常调守贞所为,奏请先为之备,诏滑州马军都指挥使罗金山将部兵戍同州;故守贞起兵,同州不为所并。金山,云州人也。

8 定难节度使李彝殷发兵屯境上,奏称:"去三载前羌族啰毋杀绥州刺史李仁裕叛去,请讨之。"庆州上言:"请益兵为备。"诏以司天言,今岁不利先举兵,谕止之。

9 夏,四月,辛巳,陕州都监王玉奏克复潼关。

10 帝与左右谋,以太后怒李涛离间,欲更进用二枢密,以明非帝意。左右亦疾二苏之专,欲夺其权,共劝之。壬午,制以枢密使杨邠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枢密使如故;以副枢密使郭威为枢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

凡中书除官,诸司奏事,帝皆委邠斟酌。自是三相拱手,政事尽决于邠。事有未更邠所可否者,莫敢施行,遂成凝滞。三相每进拟用人,苟不出邠意,虽簿、尉亦不之与。邠素不喜书生,常言:"国家府库实,甲兵强,乃为急务。至于文章礼乐,何足介意!"既恨二苏排己,又以其除官太滥,为众所非,欲矫其弊,由是艰于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汉兴至亡不沾一命者;凡门荫及百司入仕者悉罢之。虽由邠之愚蔽,时人亦咎二苏之不公所致云。

11 以镇宁节度使郭从义充永兴行营都部署,将侍卫兵讨赵思绾。戊子,以保义节度使白文珂为河中行营都部署,内客省使王峻为都监。辛卯,削夺李守贞官爵,命文珂等会兵讨之。乙未,以宁江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尚洪迁为西面行营都虞候。

12 王景崇迁延不之邠州,阅集凤翔丁壮,诈言讨赵思绾,仍牒邠州会兵。

13 契丹主如辽阳,故晋主与太后、皇后皆谒见。有禅奴利者,契丹主之妻兄也,闻晋主有女未嫁,诣晋主求之;晋主辞以幼。后数日,契丹主使人驰取其女而去,以赐禅奴。

14 王景崇遣蜀凤州刺史徐彦书,求通互市。壬戌,蜀主使彦复书招之。

15 契丹主留晋翰林学士徐台符于幽州,台符逃归。

16 五月,乙亥,滑州言河决鱼池。

17 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18 辛巳,以奉国左厢都虞候刘词充河中行营马步都虞候。

19 乙酉,王景崇遣使请降于蜀,亦受李守贞官爵。

20 高从诲既与汉绝,北方商旅不至,境内贫乏,乃遣使上表谢罪,乞修职贡;诏遣使慰抚之。

21 西面行营都虞候尚洪迁攻长安,伤重而卒。

22 秋,七月,以工部侍郎李谷充西南面行营都转运使。

23 庚申,加枢密使郭威同平章事。

24 蜀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业,性豪侈,强市人田宅,藏匿亡命于私第,置狱,系负债者,或历年至有瘐死者。其子检校左仆射继昭,好击剑,尝与僧归信访善剑者,右匡圣都指挥使孙汉韶与业有隙,密告业、继昭谋反;翰林承旨李昊、奉圣控鹤马步都指挥使安思谦复从而谮之。甲子,业入朝,蜀主命壮士就都堂击杀之,下诏暴其罪恶,籍没其家。

枢密使、保宁节度使兼侍中王处回,亦专权贪纵,卖官鬻狱,四方馈献,皆先输处回,次及内府,家赀巨万。子德钧,亦骄横。张业既死,蜀主不忍杀处回,听归私第;处回惶恐辞位,以为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

蜀主欲以普丰库使高延昭、茶酒库使王昭远为枢密使,以其名位素轻,乃授通奏使,知枢密院事。昭远,成都人,幼以僧童从其师入府,蜀高祖爱其敏慧,令给事蜀主左右;至是,委以机务,府库金帛,恣其取与,不复会计。

25 戊辰,以郭从义为永兴节度使,白文珂兼知河中行府事。

26 蜀主以翰林承旨、尚书左丞李昊为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翰林学士、兵部侍郎徐光溥为中书侍郎兼礼部

尚书，并同平章事。

27 蜀安思谦谋尽去旧将，又谮卫圣都指挥使兼中书令赵廷隐谋反，欲代其位，夜，发兵围其第。会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廷珪入朝，极言廷隐无罪，乃得免。廷隐因称疾，固请解军职；甲戌，蜀主许之。

28 凤翔节度使赵晖至长安；乙亥，表王景崇反状益明，请进兵击之。

29 初，高祖镇河东，皇弟崇为马步都指挥使，与蕃汉都孔目官郭威争权，有隙。及威执政，崇忧之。节度判官郑珙，劝崇为自全计，崇从之。珙，青州人也。八月，庚辰，崇表募兵四指挥，自是选募勇士，招纳亡命，缮甲兵，实府库，罢上供财赋，皆以备契丹为名；朝廷诏令，多不禀承。

30 自河中、永兴、凤翔三镇拒命以来，朝廷继遣诸将讨之。昭义节度使常思屯潼关，白文珂屯同州，赵晖屯咸阳。惟郭从义、王峻置栅近长安，而二人相恶如水火，自春徂秋，皆相仗莫肯攻战。帝患之，欲遣重臣临督，壬午，以郭威为西面军前招慰安抚使，诸军皆受威节度。

威将行，问策于太师冯道。道曰："守贞自谓旧将，为士卒所附，愿公勿爱官物，以赐士卒，则夺其所恃矣。"威从之。由是众心始附于威。

诏白文珂趣河中，赵晖趣凤翔。

31 甲申，蜀主以赵廷隐为太傅，赐爵宋王，国有大事，就第问之。

32 戊子，蜀改凤翔曰岐阳军，己丑，以王景崇为岐阳节度使、同平章事。

33 乙未，以钱弘俶为东南兵马都元帅、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中书令、吴越国王。

34 郭威与诸将议攻讨，诸将欲先取长安、凤翔。镇国节度使扈从珂曰："今三叛连衡，推守贞为主，守贞亡，则两镇自破矣。若舍近而攻远，万一王、赵拒吾前，守贞掎吾后，此危道也。"威善之。于是威自陕州，白文珂及宁江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刘词自同州，常思自潼关，三道攻河中。威抚养士卒，与同苦乐，小有功辄赏之，微有伤常亲视之；士无贤不肖，有所陈启，皆温辞色而受之；违忤不怒，小过不责。由是将卒咸归心于威。

始，李守贞以禁军皆尝在麾下，受其恩施，又士卒素骄，苦汉法之严，谓其至则叩城奉迎，可以坐而待之。既而士卒新受赐于郭威，皆忘守贞旧恩，己亥，至城下，扬旗伐鼓，踊跃诟噪；守贞视之失色。

白文珂克西关城，栅于河西，常思栅于城南，威栅于城西。未几，威以常思无将领才，先遣归镇。

诸将欲急攻城，威曰："守贞前朝宿将，健斗好施，屡立战功。况城临大河，楼堞完固，未易轻也。且彼冯城而斗，吾仰而攻之，何异帅士卒投汤火乎！夫勇有盛衰，攻有缓急，时有可否，事有后先；不若且设长围而守之，使飞走路绝。吾洗兵牧马，坐食转输，温饱有余。俟城中无食，公帑家财皆竭，然后进梯冲以逼之，飞羽檄以招之。彼之将士，脱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况乌合之众乎！思绾、景崇，但分兵縻之，不足虑也。"乃发诸州民夫二万余人，使白文珂等帅之，刳长壕，筑连城，列队伍而围之。威又谓诸将曰："守贞向畏高祖，不敢鸱张；以我辈崛起太原，事功未著，有轻我心，故敢反耳。正宜静以制之。"乃偃旗卧鼓，但循河设火铺，连延数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军舣舟于岸，寇有潜往来者，无不擒之。于是守贞如坐网中矣。

35 蜀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处回请老，辛丑，以太子太傅致仕。

36 南汉主遣知制诰宣化钟允章求婚于楚，楚王希广不许。南汉主怒，问允章："马公复能经略南土乎？"对曰："马氏兄弟，方争亡于不暇，安能害我！"南汉主曰："然。希广懦而吝啬，其士卒忘战日久，此乃吾进取之秋也。"

37 武平节度使马希萼请与楚王希广各修职贡，求朝廷别加官爵，希广用天策府内都押牙欧弘练、进奏官张仲荀谋，厚赂执政，使拒其请。九月，壬子，赐希萼及楚王希广诏书，谕以"兄弟宜相辑睦，凡希萼所贡，当附希广以闻。"希萼不从。

38 蜀兵援王景崇，军于散关，赵晖遣都监李彦从袭击，破之，蜀兵遁去。

39 蜀主以张业、王处回执政，事多壅蔽，己未，始置匦函，后改为献纳函。

40 王景崇尽杀侯益家属七十余人，益子前天平行军司马仁矩先在外，得免。庚申，以仁矩为隰州刺史。仁矩子延广，尚在襁褓，乳母刘氏以己子易之，抱延广而逃，乞食至于大梁，归于益家。

41 李守贞屡出兵欲突长围，皆败而返；遣人赍蜡丸求救于唐、蜀、契丹，皆为逻者所获。城中食且尽，殍死者日众。守贞忧形于色，召总伦诘之，总伦曰："大王当为天子，人不能夺。但此分野有灾，待磨灭将尽，只余一人一骑，乃大王鹊起之时也。"守贞犹以为然。

冬，十月，王景崇遣其子德让，赵思绾遣其子怀义，见蜀主于成都。

戊寅，景崇遣兵出西门，赵晖击破之，遂取西关城。景崇退守大城；堑而围之，数挑战，不出。晖潜遣千余人

擐甲执兵，效蜀旗帜，循南山而下，令诸军声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数千出迎之，晖设伏掩击，尽殪之。自是景崇不复敢出。

蜀主遣山南西道节度使安思谦将兵救凤翔，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上疏谏曰："臣窃见庄宗皇帝志贪西顾，前蜀主意欲北行，凡在庭臣，皆贡谏疏，殊无听纳，有何所成！只此两朝，可为鉴诫。"不听，又遣雄武节度使韩保贞引兵出泾阳以分汉兵之势。

王景崇遣前义成节度使酸枣李彦舜等逆蜀兵；丙申，安思谦屯右界，汉兵屯宝鸡。思谦遣眉州刺史申贵将兵二千趣模壁，设伏于竹林；丁酉旦，贵以兵数百压宝鸡而陈，汉兵逐之，遇伏而败，蜀兵逐北，破宝鸡寨。蜀兵去，汉兵复入宝鸡。己亥，思谦进屯渭水，汉益兵五千戍宝鸡；思谦畏之，谓众曰："粮少敌强，宜更为后图。"辛丑，退屯凤州，寻归兴元。贵，潞州人也。

42 荆南节度使南平文献王高从诲寝疾，以其子节度副使保融判内外兵马事。癸卯，从诲卒；保融知留后。

43 彰武节度使高允权与定难节度使李彝殷有隙，李守贞密求援于彝殷，发兵屯延、丹境上，闻官军围河中，乃退。甲辰，允权以状闻，彝殷亦自诉，朝廷和解之。

44 初，高祖入大梁，太师冯道、太子太傅李崧皆在真定，高祖以道第赐苏禹珪，崧第赐苏逢吉。崧第中瘗藏之物及洛阳别业，逢吉尽有之。及崧归朝，自以形迹孤危，事汉权臣，常惕惕谦谨，多称疾杜门。而二弟峭、岌，与逢吉子弟俱为朝士，时乘酒出怨言，云"夺我居第、家赀"。逢吉由是恶之。未几，崧以两京宅券献于逢吉，逢吉愈不悦；翰林学士陶谷，先为崧所引用，复从而谮之。

汉法既严，而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尤残忍，宠任孔目官解晖，凡入军狱者，使之随意锻练，无不自诬。及三叛连兵，群情震动，民间或讹言相惊骇。弘肇掌部禁兵，巡逻京城，得罪人，不问轻重，于法何如，皆专杀不请，或决口，斮筋，折胫，无虚日；虽奸盗屏迹，而冤死者甚众，莫敢辩诉。

李峭仆夫葛延遇，为峭贩鬻，多所欺匿，峭挟之，督其负甚急，延遇与苏逢吉之仆李澄，谋上变告峭谋反。逢吉闻而诱致之，因召崧至第，收送侍卫狱。峭自诬云："与兄崧、弟岌、甥王凝及家僮合二十人，谋因山陵发引，纵火焚京城作乱；又遣人以蜡书入河中城，结李守贞；又遣人召契丹兵。"及具狱上，逢吉取笔改"二十"为"五十"字。十一月，甲寅，下诏诛崧兄弟、家属及辞所连及者，皆陈尸于市，仍厚赏葛延遇等，时人无不冤之。自是士民家皆畏惮仆隶，往往为所胁制。

他日，秘书郎真定李昉诣陶谷，谷曰："君于李侍中近远？"谷曰："族叔父。"谷曰："李氏之祸，谷有力焉。"昉闻之，汗出。谷，邠州人也，本姓唐，避晋高祖讳改焉。

史弘肇尤恶文士，常曰："此属轻人难耐，每谓吾辈为卒。"弘肇领归德节度使，委亲吏杨乙收属府公利，乙依势骄横，合境畏之如弘肇；副使以下，望风展敬，乙皆下视之，月率钱万缗以输弘肇，士民不胜其苦。

45 初，沈丘人舒元，嵩山道士杨讷，俱以游客干李守贞；守贞为汉所攻，遣元更姓朱，讷更姓李，名平，间道奉表求救于唐，唐谏议大夫查文徽、兵部侍郎魏岑请出兵应之。

唐主命北面行营招讨使李金全将兵救河中，以清淮节度使刘彦贞副之，文徽为监军使，岑为沿淮巡检使，军于沂州之境。金全与诸将方会食，候骑白有汉兵数百在涧北，皆羸弱，请掩之，金全令曰："敢言过涧者斩！"及暮，伏兵四起，金鼓闻十余里，金全曰："向可与之战乎？"时唐士卒厌兵，莫有斗志，又河中道远，势不相及，丙寅，唐兵退保海州。

唐主遗帝书谢，请复通商旅，且请赦守贞，朝廷不报。

46 壬申，葬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于睿陵，庙号高祖。

47 十二月，丁丑，以高保融为荆南节度使、同平章事。

48 辛巳，南汉主以内常侍吴怀恩为开府仪同三司、西北面招讨使，将兵击楚，攻贺州，楚王希广遣决胜指挥使徐知新等将兵五千救之。未至，南汉人已拔贺州，凿大阱于城外，覆以竹箔，加土，下施机轴，自堑中穿穴通阱中。知新等至，引兵攻城，南汉遣人自穴中发机，楚兵悉陷，南汉出兵从而击之，楚兵死者以千数；知新等遁归，希广斩之。南汉兵复陷昭州。

49 王景崇累表告急于蜀，蜀主命安思谦再出兵救之。壬午，思谦自兴元引兵屯凤州，请先运粮四十万斛，乃可出境，蜀主曰："观思谦之意，安肯为朕进取！"然亦发兴州、兴元米数万斛以馈之。

戊子，思谦进屯散关，遣马步使高彦俦、眉州刺史申贵击汉箭筈安都寨，破之。庚寅，思谦败汉兵于玉女潭，汉兵退屯宝鸡，思谦进屯模壁。韩保贞出新关，壬辰，军于陇州神前，汉兵不出，保贞亦不敢进。

赵晖告急于郭威，威自往赴之。时李守贞遣副使周光逊、裨将王继勋、聂知遇守城西，威戒白文珂、刘词曰："贼苟不能突围，终为我禽；万一得出，则吾不得复留于此。成败之机，于是乎在。贼之骁锐，尽在城西，我去必来突围，尔曹谨备之！"威至华州，闻蜀兵食尽引去，威乃还。韩保贞闻安思谦去，亦退保弓川寨。

50 蜀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同平章事徐光溥坐以艳辞挑前蜀安康长公主，丁酉，罢守本官。

隐皇帝上

乾祐二年（己酉、949）

1 春，正月，乙巳朔，大赦。

2 郭威将至河中，白文珂出迎之。

戊申夜，李守贞遣王继勋等引精兵千余人循河而南，袭汉栅，坎岸而登，遂入之，纵火大噪，军中狼狈不知所为。刘词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盗不足惊也。"帅众击之。客省使阎晋卿曰："贼甲皆黄纸，为火所照，易辨耳；奈众无斗志何！"裨将李韬曰："安有无事食君禄，有急不死斗者邪！"援稍先进，众从之。河中兵退走，死者七百人，继勋重伤，仅以身免。己酉，郭威至，刘词迎马首请罪。威厚赏之，曰："吾所忧正在于此。微兄健斗，几为虏嗤。然虏伎殚于此矣。"晋卿，忻州人也。

守贞之欲攻河西栅也，先遣人出酤酒于村墅，或贾与，不责其直，逻骑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潜行入寨，几至不守。郭威乃下令："将士非犒宴，毋得私饮！"爱将李审，晨饮少酒，威怒曰："汝为吾帐下，首违军令，何以齐众！"立斩以徇。

3 甲寅，蜀安思谦退屯凤州，上表待罪，蜀主释不问。

4 诏以静州隶定难军，二月，辛未，李彝殷上表谢。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轻傲之志，每藩镇有叛者，常阴助之，遗其重赂。朝廷知其事，亦以恩泽羁縻之。

5 淮北群盗多请命于唐，唐主遣神卫都虞候皇甫晖等将兵万人出海、泗以招纳之。蒙城镇将咸师朗等降于晖；徐州将成德钦败唐兵于峒峿镇，俘斩六百级，晖等引归。

6 晋李太后诣契丹主，请依汉人城寨之侧，给田以耕桑自赡，契丹主许之，并晋主迁于建州；未至，安太妃卒于路。遗令："必焚我骨，南向扬之，庶几魂魄归达于汉。"既至建州，得田五十余顷，晋主令从者耕其中以给食。倾之，述律王遣骑取晋主宠姬赵氏、聂氏而去。述律王者，契丹主德光之子也。

7 三月，己未，以归德牙内指挥使史德琉领忠州刺史。德琉，弘肇之子也，颇读书，常不乐父之所为。有举人呼噪于贡院门，苏逢吉命执送侍卫司，欲其痛棰而黥之。德琉言于父曰："书生无礼，自有台府治之，非军务也。此乃公卿欲彰大人之过耳。"弘肇大然之，即破械遣之。

8 楚将徐进败蛮于风阳山，斩首五千级。

9 夏，四月，壬午，太白昼见；民有仰视之者，为逻卒所执，史弘肇腰斩之。

10 河中城中食且尽，民饿死者什五六。癸卯，李守贞出兵五千余人，赍梯桥，分五道以攻长围之西北隅；郭威遣都监吴虔裕引兵横击之，河中兵败走，杀伤太半，夺其攻具。五月，丙午，守贞复出兵，又败之，擒其将魏延朗、郑宾。壬子，周光逊、王继勋、聂知遇帅其众千余人来降。守贞将士降者相继，威乘其离散，庚申，督诸军百道攻之。

11 赵思绾好食人肝，尝面剖而脍之，脍尽，人犹未死。又好以酒吞人胆，谓人曰："吞此千枚，则胆无敌矣。"及长安城中食尽，取妇女、幼稚为军粮，日计数而给之，每犒军，辄屠数百人，如羊豕法。思绾计穷，不知所出。郭从义使人诱之。

初，思绾少时，求为左骁卫上将军致仕李肃仆，肃不纳，曰："是人目乱而语诞，他日必为叛臣。"肃妻张氏，全义之女也，曰："君今拒之，后且为患。"乃厚以金帛遗之。及思绾据长安，肃闲居在城中，思绾数就见之，拜伏如故礼。肃曰："是子亟来，且污我。"欲自杀。妻曰："曷若劝之归国！"会思绾问自全之计，肃乃与判官程让能说思绾曰："公本与国家无嫌，但惧罪耳。今国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若以此时翻然改图，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贵。孰与坐而待毙乎！"思绾从之，遣使诣阙请降。乙丑，以思绾为华州留后，都指挥使常彦卿为虢州刺史，令便道之官。

12 吴越内牙都指挥使斜滔，胡进思之党也，或告其谋叛，辞连丞相弘亿。吴越王弘倧不欲穷治，贬滔于处州。

13 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14 秋，七月，甲辰，赵思绾释甲出城受诏，郭从义以兵守其南门，复遣还城。思绾求其牙兵及铠仗，从义亦给

之;思绾迁延,收敛财贿,三改行期。从义等疑之,密白郭威,请图之,威许之。壬子,从义与都监、南院宣徽使王峻按辔入城,处于府舍,召思绾酌别,因执之,并常彦卿及其父兄部曲三百人,皆斩于市。

15 甲寅,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李守贞收余众,退保子城。诸将请急攻之,威曰:"夫鸟穷则啄,况一军乎!涸水取鱼,安用急为!"

壬戌,李守贞与妻及子崇勋等自焚,威入城,获其子崇玉等及所署丞相靖嵓、孙愿、枢密使刘芮、国师总伦等,送大梁,磔于市。征赵修己为翰林天文。

威阅守贞文书,得朝廷权臣及藩镇与守贞交通书,词意悖逆,欲奏之,秘书郎榆次王溥谏曰:"魑魅乘夜争出,见日自消。愿一切焚之,以安反侧。"威从之。

16 三叛既平,帝浸骄纵,与左右狎昵。飞龙使瑕丘后匡赞、茶酒使太原郭允明以谄媚得幸,帝好与之为亵辞、丑语,太后屡戒之,帝不以为意。癸亥,太常卿张昭上言:"宜亲近儒臣,讲习经训。"不听。昭,即昭远,避高祖讳改之。

17 戊辰,加永兴节度使郭从义同平章事,徙镇国节度使扈从珂为护国节度使,以河中行营马步都虞候刘词为镇国节度使。

18 唐主复进用魏岑;吏部郎中会稽钟谟、尚书员外郎李德明始以辩慧得幸,参预国政;二人皆恃恩轻躁,虽不与岑为党,而国人皆恶之。户部员外郎范冲敏,性狷介,乃教天威都虞候王建封上书,历诋用事者,请进用正人;唐主谓建封武臣典兵,不当干预国政,大怒,流建封于池州,未至,杀之,冲敏弃市。

唐主闻河中破,以朱元为驾部员外郎,待诏文理院李平为尚书员外郎。

19 吴越王弘俶以丞相弘亿判明州。

20 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性贪鄙,专事聚敛。丧车非输钱不得出城,下至抒厕、行乞之人,不免课率,或纵麾下令盗人财。有富室娶妇,守恩与俳优数人往为宾客,得银数铤而返。

八月,甲申,郭威自河中还,过洛阳;守恩自恃位兼将相,肩舆出迎。威怒,以为慢己,辞以浴,不见,即以头子命保义节度使、同平章事白文珂代守恩为留守,文珂不敢违。守恩犹坐客次,吏白:"新留守已视事于府矣。"守恩大惊,狼狈而归,见家属数百已逐出府,在通衢矣。朝廷不之问,以文珂兼侍中,充西京留守。

欧阳修论曰:自古乱亡之国,必先坏其法制而后乱从之,此势之然也,五代之际是已。文珂、守恩皆汉大臣,而周太祖以一枢密使头子而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时太祖未有无君之志,而所为如此者,盖习为常事,故文珂不敢违,守恩不敢拒。太祖既处之不疑,而汉廷君臣亦置而不问,岂非纲纪坏乱之极而至于此欤!是以善为天下虑者,不敢忽于微而常杜其渐也,可不戒哉!

21 守恩至大梁,恐获罪,广为贡献,重赂权贵。朝廷亦以守恩首举潞州归汉,故宥之,但诛其用事者数人而已。

22 马希萼悉调朗州丁壮为乡兵,造号静江军,作战舰七百艘,将攻潭州,其妻苑氏谏曰:"兄弟相攻,胜负皆为人笑。"不听,引兵趣长沙。

马希广闻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与争,当以国让之而已。"刘彦瑫、李弘皋固争以为不可,乃以岳州刺史王赟为都部署战棹指挥使,以彦瑫监其军。己丑,大破希萼于仆射洲,获其战舰三百艘。赟追希萼,将及之,希广遣使召之曰:"勿伤吾兄!"赟引兵还。赟,环之子也。

希萼自赤沙湖乘轻舟遁归,苑氏泣曰:"祸将至矣,余不忍见也。"赴井而死。

23 戊戌,郭威至大梁,入见,帝劳之,赐金帛、衣服、玉带、鞍马,辞曰:"臣受命期年,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将兵在外,凡镇安京师、供亿所须、使兵食不乏,皆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独膺此赐!请遍赏之。"又议加方镇,辞曰:"杨邠位在臣上,未有茅土;且帷幄之臣,不可以弘肇为比。"九月,壬寅,遍赐宰相、枢密、宣徽、三司、侍卫使九人,与威如一。帝欲特赏威,辞曰:"运筹建画,出于庙堂;发兵馈粮,资于藩镇;暴露战斗,在于将士;而功独归臣,臣何以堪之!"

乙巳,加威兼侍中,史弘肇兼中书令。辛亥,加窦贞固司徒,苏逢吉司空,苏禹珪左仆射,杨邠右仆射。诸大臣议,以朝廷执政溥加恩,恐藩镇觖望。乙卯,加天雄节度使高行周守太师,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审琦守太傅,泰宁节度使符彦卿守太保,河东节度使刘崇兼中书令;己未,加忠武节度使刘信、天平节度使慕容彦超、平卢节度使刘铢并兼侍中;辛酉,加朔方节度使冯晖、定难节度使李彝殷兼中书令;冬,十月,壬申,加义武节度使孙方简、武宁节度使刘赟同平章事;壬午,加吴越王弘俶尚书令,楚王希广太尉;丙戌,加荆南节度使高保融兼侍中。议者以

为:“郭威不专有其功,推以分人,信为美矣;而国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不亦滥乎!”

24 吴越王弘俶募民能垦荒田者,勿收其税,由是境内无弃田。或请纠民遗丁以增赋,仍自掌其事;弘俶杖之国门。国人皆悦。

25 楚静江节度使马希瞻以兄希萼、希文交争,屡遣使谏止,不从;知终覆族,疽发于背,丁亥,卒。

26 契丹寇河北,所过杀掠;节度使、刺史各婴城自守。游骑至贝州及邺都之北境,帝忧之。己丑,遣枢密使郭威督诸将御之,以宣徽使王峻监其军。

十一月,契丹闻汉兵渡河,乃引去。辛亥,郭威军至邺都,令王峻分军趣镇、定。戊午,威至邢州。

27 唐兵渡淮,攻正阳。十二月,颍州将白福进击败之。

28 杨邠为政苛细。初,邢州人周璨为诸卫将军,罢秩无依,从王景崇西征,景崇叛,遂为之谋主;邠奏:“诸前资官,喜摇动藩臣,宜悉遣诣京师。”既而四方云集,日遮宰相马求官;辛卯,邠复奏:“前资官宜分居两京,以俟有阙而补之。”漂泊失所者甚众;邠又奏:“行道往来者,皆给过所。”既而官司填咽,民情大扰,乃止。

29 赵晖急攻凤翔,周璨谓王景崇曰:“公向与蒲、雍相表里;今二镇已平,蜀儿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曰:“善,吾更思之。”

后数日,外攻转急。景崇谓其党曰:“事穷矣,吾欲为急计。”乃谓其将公孙鞏、张思练曰:“赵晖精兵,多在城北,来日五鼓前,尔二人烧城东门诈降,勿令寇入,吾与周璨以牙兵出北门突晖军,纵无成而死,犹胜束手。”皆曰:“善。”

癸巳,未明,鞏、思练烧东门请降,府牙火亦发;二将遣人诇之,景崇已与家人自焚矣。璨亦降。

30 丁酉,密州刺史王万敢击唐海州获水镇,残之。

31 是月,南汉主如英州。

32 是岁,唐泉州刺史留从效兄南州副使从愿,鸩刺史董思安而代之;唐主不能制,置清源军于泉州,以从效为节度使。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九

后汉纪四

隐皇帝下

乾祐三年(庚戌、950)

1 春,正月,丁未,加凤翔节度使赵晖兼侍中。

2 密州刺史王万敢请益兵以攻唐;诏以前沂州刺史郭琼为东路行营都部署,帅禁军及齐州兵赴之。

3 郭威请勒兵北临契丹之境,诏止之。

4 丙寅,遣使诣河中、凤翔收瘗战死及饿殍遗骸,时有僧已聚二十万矣。

5 唐主闻汉兵尽平三叛,始罢李金全北面行营招讨使。

6 唐清淮节度使刘彦贞多敛民财以赂权贵,权贵争誉之;在寿州积年,恐被代,欲以警急自固,妄奏称汉兵将大举南伐。二月,唐主以东都留守燕王弘冀为润、宣二州大都督,镇润州;宁国节度使周宗为东都留守。

7 朝廷欲移易藩镇,因其请赴嘉庆节上寿,许之。

8 甲申,郭威行北边还。

9 福州人或诣建州告唐永安留后查文徽,云吴越兵已弃城去,请文徽为帅。文徽信之,遣剑州刺史陈诲将水军下闽江,文徽自以步骑继之。会大雨,水涨,诲一夕行七百里,至城下,败福州兵,执其将马先进等。庚寅,文徽至福州,吴越知威武军吴程诈遣数百人出迎。诲曰:“闽人多诈,未可信也,宜立寨徐图。”文徽曰:“疑则变生,不若乘机据其城。”因引兵径进。诲整众鸣鼓,止于江湄,文徽不为备,程勒兵出击之,唐兵大败,文徽坠马,为福人所执,士卒死者万人。诲全军归剑州。程送文徽于钱唐,吴越王弘俶献于五庙而释之。

10 丁亥,汝州奏防御使刘审交卒。吏民诣阙上书,以审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垄,诏许之。州人相与聚哭而葬之,为立祠,岁时享之。太师冯道曰:“吾尝为刘君僚佐,观其为政,无以逾人,非能减其租赋,除其徭役也,但推公廉慈爱之心以行之耳。此亦众人所能为,但他人不为而刘君独为之,故汝人爱之如此。使天下二

千石皆效其所为，何患得民不如刘君哉！”

11 甲午，吴越丞相、昭化节度使、同平章事杜建徽卒。

12 乙未，以前永兴节度使赵匡赞为左骁卫上将军。

13 三月，丙午，嘉庆节，邺都留守高行周、天平节度使慕容彦超、泰宁节度使符彦卿、昭义节度使常思、安远节度使杨信、安国节度使薛怀让、成德节度使武行德、彰德节度使郭谨、保大留后王饶皆入朝。

14 甲寅，诏营寝庙于高祖长陵、世祖原陵，以时致祭。有司以费多，寝其事，以至国亡，二陵竟不沾一奠。

15 壬戌，徙高行周为天平节度使，符彦卿为平卢节度使；甲子，徙慕容彦超为泰宁节度使。

16 永安节度使折从阮举族入朝。

17 夏，四月，戊辰朔，徙薛怀让为匡国节度使，庚午，徙折从阮为武胜节度使，壬申，徙杨信为保大节度使，徙镇国节度使刘词为安国节度使，永清节度使王令温为安远节度使。李守贞之乱，王饶潜与之通，守贞平，众谓饶必居散地；及入朝，厚结史弘肇，迁护国节度使，闻者骇之。

18 杨邠求解枢密使，帝遣中使谕止之。宣徽北院使吴虔裕在旁曰：“枢密重地，难以久居，当使后来者迭为之，相公辞之是也。”帝闻之，不悦，辛巳，以虔裕为郑州防御使。

19 朝廷以契丹近入寇，横行河北，诸藩镇各自守，无捍御之者，议以郭威镇邺都，使督诸将以备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领枢密使，苏逢吉以为故事无之，弘肇曰：“领枢密使则可以便宜从事，诸军畏服，号令行矣。”帝卒从弘肇议。弘肇怨逢吉异议，逢吉曰：“以内制外，顺也；今反以外制内，其可乎！”壬午，制以威为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枢密使如故。仍诏河北，兵甲钱谷，但见郭威文书立皆禀应。明日，朝贵会饮于窦贞固之第，弘肇举大觥属威，厉声曰：“昨日廷议，一何同异！今日为弟饮之。”逢吉、杨邠亦举觞曰：“是国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厉声曰：“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王章曰：“无毛锥，则财赋何从可出？”自是将相始有隙。

20 癸未，罢永安军。

21 壬辰，以左监门卫将军郭荣为贵州刺史、天雄牙内都指挥使。荣本姓柴，父守礼，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时养以为子。

22 五月，己亥，以府州蕃汉马步都指挥使折德扆为本州团练使。德扆，从阮之子也。

23 庚子，郭威辞行，言于帝曰：“太后从先帝久，多历天下事，陛下富于春秋，有事宜禀其教而行之。亲近忠直，放远谗邪，善恶之间，所宜明审。苏逢吉、杨邠、史弘肇皆先帝旧臣，尽忠徇国，愿陛下推心任之，必无败失。至于疆埸之事，臣愿竭其愚驽，庶不负驱策。”帝敛容谢之。威至邺都，以河北困弊，戒边将谨守疆埸，严守备，无得出侵掠，契丹入寇，则坚壁清野以待之。

24 辛丑，敕：“防御、团练使，自非军期，无得专奏事，皆先申观察使斟酌以闻。”

25 丙午，以皇弟山南西道节度使承勋为开封尹，加兼中书令，实未出阁。

26 平卢节度使刘铢，贪虐恣横；朝廷欲征之，恐其拒命，因沂、密用兵于唐，遣沂州刺史郭琼将兵屯青州。铢不自安，置酒召琼，伏兵幕下，欲害之；琼知其谋，悉屏左右，从容如会，了无惧色，铢不敢发。琼因谕以祸福，铢感服，诏至即行。庚戌，铢入朝。辛亥，以琼为颍州团练使。

27 癸丑，王章置酒会诸朝贵，酒酣，为手势令，史弘肇不闲其事，客省使阎晋卿坐次弘肇，屡教之。苏逢吉戏之曰：“旁有姓阎人，何忧罚爵！”弘肇妻阎氏，本酒家倡也，意逢吉讥之，大怒，以丑语诟逢吉，逢吉不应。弘肇欲殴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剑欲追之，杨邠泣止之曰：“苏公宰相，公若杀之，置天子何地，愿孰思之！”弘肇即上马去，邠与之联镳，送至其第而还。于是将相如水火矣。帝使宣徽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逢吉欲求出镇以避之，既而中止，曰：“吾去朝廷，止烦史公一处分，吾齑粉矣！”王章亦忽忽不乐，欲求外官，杨、史固止之。

28 闰月，宫中数有怪。癸巳，大风，发屋拔木，吹郑门扉起，十余步而落，震死者六七人，水深平地尺余。帝召司天监赵延义，问以禳祈之术，对曰：“臣之业在天文时日，禳祈非所习也。然王者欲弭灾异，莫如修德。”延义归，帝遣中使问：“如何为修德？”延义对：“请读贞观政要而法之。”

29 六月，河决郑州。

30 马希萼既败归，乃以书诱辰、溆州及梅山蛮，欲与共击湖南。蛮素闻长沙帑藏之富，大喜，争出兵赴之，遂攻益阳。楚王希广遣指挥使陈璠拒之，战于淹溪，璠败死。

31 秋，七月，唐归马先进等于吴越以易查文徽。

32 马希萼又遣群蛮攻迪田，八月，戊戌，破之，杀其镇将张延嗣。楚王希广遣指挥使黄处超救之，处超败死；潭人震恐，复遣牙内指挥使崔洪琏将兵七千屯玉潭。

33 庚子，蜀主立其弟仁毅为夔王，仁赞为雅王，仁裕为彭王，仁操为嘉王。己酉，立子玄哲为秦王，玄珏为褒王。

34 晋李太后在建州，卧病，无医药，惟与晋主仰天号泣，戟手骂杜重威、李守贞曰："吾死不置汝！"戊午，卒。周显德中，有自契丹来者云："晋主及冯后尚无恙，其从者亡归及物故则过半矣。"

35 马希萼表请别置进奏务于京师。九月，辛巳，诏以湖南已有进奏务，不许。亦赐楚王希广诏，劝以敦睦。

36 马希萼以朝廷意佑楚王希广，怒，遣使称藩于唐，乞师攻楚。唐加希萼同平章事，以鄂州今年租税赐之，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将兵助希萼。冬，十月，丙午，希广遣使上表告急，言："荆南、岭南、江南连谋，欲分湖南之地，乞发兵屯澧州，以扼江南、荆南援朗州之路。"

37 丁未，以吴越王弘俶为诸道兵马元帅。

38 楚王希广以朗州与山蛮入寇，诸将屡败，忧形于色。刘彦瑫言于希广曰："朗州兵不满万，马不满千，都府精兵十万，何忧不胜！愿假臣兵万余人，战舰百五十艘，径入朗州缚取希萼，以解大王之忧。"王悦，以彦瑫为战棹都指挥使、朗州行营都统。彦瑫入朗州境，父老争以牛酒犒军，曰："百姓不愿从乱，望都府之兵久矣！"彦瑫厚赏之；战舰过，则运竹木以断其后。是日，马然萼遣朗兵及蛮兵六千、战舰百艘逆战于湄州，彦瑫乘风纵火以焚其舰，顷之，风回，反自焚。彦瑫还走，江路已断，士卒战及溺死者数千人。希广闻之，涕泣不知所为。希广平日罕颁赐，至是，大出金帛以取悦于士卒。

或告天策左司马希崇流言惑众，反状已明，请杀之。希广曰："吾自害其弟，何以见先王于地下！"

马军指挥使张晖将兵自他道击朗州，至龙阳，闻彦瑫败，退屯益阳。希萼又遣指挥使朱进忠等将兵三千急攻益阳，张晖绐其众曰："我以麾下出贼后，汝辈留城中待我，相与合势击之。"既出，遂自竹头市遁归长沙。朗兵知城中无主，急击之，士卒九千余人皆死。

39 吴越王弘俶归查文徽于唐，文徽得瘖疾，以工部尚书致仕。

40 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41 蜀太师、中书令宋忠武王赵廷隐卒。

42 楚王希广遣其僚属孟骈马希萼曰："公忘父兄之仇，北面事唐，何异袁谭求救于曹公邪！"希萼将斩之，骈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间，骈若爱死，安肯此来！骈之言非私于潭人，实为公谋也。"乃释之，使还报曰："大义绝矣，非地下不相见也！"

朱进忠请希萼自将兵取潭州，辛未，希萼留其子光赞守朗州，悉发境内之兵趣长沙，自称顺天王。

43 诏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宁江节度使王殷将兵屯澶州以备契丹。殷，瀛州人也。

44 朝廷议发兵，以安远节度使王令温为都部署，以救潭州，会内难作，不果。

45 帝自即位以来，枢密使、右仆射、同平章事杨邠总机政，枢密使兼侍中郭威主征伐，归德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史弘肇典宿卫；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财赋。邠颇公忠，退朝，门无私谒，虽不却四方馈遗，有余辄献之。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遗。是时承契丹荡覆之余，公私困竭，章捃摭遗利，吝于出纳，以实府库。属三叛连衡，宿兵累年而供馈不乏；及事平，赐予之外，尚有余积，以是国家粗安。

章聚敛刻急。旧制，田税每斛更输二升，谓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输二斗，谓之"省耗"；旧钱出入皆以八十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谓之"省陌"；有犯盐、矾、酒曲之禁者，锱铢涓滴，罪皆死；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尝曰："此辈授之握算，不知纵横，何益于用！"俸禄皆以不堪资军者给之，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

帝左右嬖幸浸用事，太后亲戚亦干预朝政，邠等屡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补军职，弘肇怒而斩之。武德使李业，太后之弟也，高祖使掌内帑，帝即位，尤蒙宠任。会宣徽使阙，业意欲之，帝及太后亦讽执政；邠、弘肇以为内使迁补有次，不可以外戚超居，乃止。内客省使阎晋卿次当为宣徽使，久而不补；枢密承旨聂文进、飞龙使后匡赞、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皆有宠于帝，久不迁官，共怨执政。文进，并州人也。刘铢罢青州归，久奉朝请，未除官，常戟手于执政。

帝初除三年丧，听乐，赐伶人锦袍、玉带。伶人诣弘肇谢，弘肇怒曰："士卒守边苦战，犹未有以赐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夺以还官。帝欲立所幸耿夫人为后，邠以为太速；夫人卒，帝欲以后礼葬之，邠复以为不可。帝年益壮，厌为大臣所制。邠、弘肇尝议事于帝前，帝曰："审图之，勿令人有言！"邠曰："陛下但禁声，有臣等在。"帝积不能平，左右因乘间谮之于帝云："邠等专恣，终当为乱。"帝信之。尝夜闻作坊锻声，疑有急兵，达旦不寐。司空、同平章事苏逢吉既与弘肇有隙，知李业等怨弘肇，屡以言激之。帝遂与业、文进、匡赞、允明谋诛邠等，议既定，入白太后，太后曰："兹事何可轻发！更宜与宰相议之。"业时在旁，曰："先帝尝言，朝廷大事不可谋及书生，懦怯误

人。”太后复以为言，帝忿曰：“国家之事，非闺门所知！”拂衣而出。乙亥，业等以其谋告阎晋卿，晋卿恐事不成，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以他故辞不见。

丙子旦，邠等入朝，有甲士数十自广政殿出，杀邠、弘肇、章于东庑下。文进亟召宰相、朝臣班于崇元殿，宣云：“邠等谋反，已伏诛，与卿等同庆。”又召诸军将校至万岁殿庭，帝亲谕之，且曰：“邠等以稚子视朕，朕今始得为汝主，汝辈免横忧矣！”皆拜谢而退。又召前节度使、刺史等升殿谕之，分遣使者帅骑收捕邠等亲戚、党与、傔从，尽杀之。

弘肇待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王殷尤厚，邠等死，帝遣供奉官孟业赍密诏诣澶州及邺都，令镇宁节度使李洪义杀殷，又令邺都行营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步军都指挥使真定曹威杀郭威及监军、宣徽使王峻。洪义，太后之弟也。又急诏征天平节度使高行周、平卢节度使符彦卿、永兴节度使郭从义、泰宁节度使慕容彦超、匡国节度使薛怀让、郑州防御使吴虔裕、陈州刺史李谷入朝。以苏逢吉权知枢密院事，前平卢节度使刘铢权知开封府，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洪建权判侍卫司事，内侍省使阎晋卿权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洪建，业之兄也。

时中外人情忧骇，苏逢吉虽恶弘肇，而不预李业等谋，闻变惊愕，私谓人曰：“事太匆匆，主上傥以一言见问，不至于此！”业等命刘铢诛郭威、王峻之家，铢极其惨毒，婴孺无免者。命李洪建诛王殷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视，仍饮食之。

丁丑，使者至澶州，李洪义畏懦，虑王殷已知其事，不敢发，乃引孟业见殷；殷因业，遣副使陈光穗以密诏示郭威。威召枢密吏魏仁浦，示以诏书曰：“奈何？”仁浦曰：“公，国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强兵，据重镇，一旦为群小所构，祸出非意，此非辞说之所能解。时事如此，不可坐而待之。”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诸将，告以杨邠等冤死及有密诏之状，且曰：“吾与诸公，披荆棘，从先帝取天下，受托孤之任，竭力以卫国家，今诸公已死，吾何心独生！君辈当奉行诏书，取吾首以报天子，庶不相累。”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群小所为，若使此辈得志，国家其得安乎！崇威愿从公入朝自诉，荡涤鼠辈以清朝廷，不可为单使所杀，受千载恶名。”翰林天文赵修己谓郭威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顺众心，拥兵而南，此天启也。”郭威乃留其养子荣镇邺都，命郭崇威将骑兵前驱，戊寅，自将大军继之。

慕容彦超方食，得诏，舍匕箸入朝；帝悉以军事委之。己卯，吴虔裕入朝。

帝闻郭威举兵南向，议发兵拒之。前开封尹侯益曰：“邺都戍兵家属皆在京师，官军不可轻出，不若闭城以挫其锋，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战而下也。”慕容彦超曰：“侯益衰老，为懦夫计耳。”帝乃遣益及阎晋卿、吴虔裕、前保大节度使张彦超将禁军趣澶州。

是日，郭威已至澶州，李洪义纳之；王殷迎谒恸哭，以所部兵从郭威涉河。帝遣内养聂脱觇郭威，威获之，以表置聂脱衣领中，使归白帝曰：“臣昨得诏书，延颈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杀臣，云此皆陛下左右贪权无厌者谮臣耳，逼臣南行，诣阙请罪。臣求死不获，力不能制。臣数日当至阙庭。陛下若以臣为有罪，安敢逃刑！若实有谮臣者，愿执付军前以快众心，臣敢不抚谕诸军，退归邺都！”

庚辰，郭威趣滑州。辛巳，义成节度使宋延渥迎降。延渥，洛阳人，其妻晋高祖女永宁公主也。郭威取滑州库物以劳将士，且谕之曰：“闻侯令公已督诸军自南来，今遇之，交战则非入朝之义，不战则为其所屠。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诏，吾死不恨！”皆曰：“国家负公，公不负国，所以万人争奋，如报私仇，侯益辈何能为乎！”王峻徇于众曰：“我得公处分，俟克京城，听旬日剽掠。”众皆踊跃。

辛巳，聂脱至大梁。前此帝议欲自往澶州，闻郭威已至河上而止。帝甚有悔惧之色，私谓窦贞固曰：“属者亦太草草。”李业等请空府库以赐诸军，苏禹珪以为未可，业拜禹珪于帝前，曰：“相公且为天子勿惜府库！”乃赐禁军人二十缗，下军半之，将士在北者给其家，使通家信以诱之。

壬午，郭威军至封丘，人情讻惧。太后泣曰：“不用李涛之言，宜其亡也！”慕容彦超恃其骁勇，言于帝曰：“臣视北军犹蝼蝼耳，当为陛下生致其魁！”退，见聂文进，问北来兵数及将校姓名，颇惧，曰：“是亦剧贼，未易轻也！”帝复遣左神武统军袁义、前威胜节度使刘重进等帅禁军与侯益等会屯赤冈。义，象先之子也。彦超以大军屯七里店。

癸未，南、北军遇于刘子陂。帝欲自出劳军，太后曰：“郭威吾家故旧，非死亡切身，何以至此！但按兵守城，飞诏谕之，观其志趣，必有辞理，则君臣之礼尚全，慎勿轻出。”帝不从。时扈从军甚盛，太后遣使戒聂文进曰：“大须在意！”对曰：“有臣在，虽郭威百人，可擒也！”至暮，两军不战，帝还宫。慕容彦超大言曰：“陛下来日宫中无事，幸再出观臣破贼。臣不必与之战，但叱散使归营耳！”

甲申，帝欲再出，太后力止之，不可。既陈，郭威戒其众曰："吾来诛群小，非敢敌天子也，慎勿先动。"久之，慕容彦超引轻骑直前奋击，郭崇威与前博州刺史李荣帅骑兵拒之。彦超马倒，几获之。彦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余人，于是诸军夺气，稍稍降于北军。侯益、吴虔裕、张彦超、袁义、刘重进皆潜往见郭威，威各遣还营，又谓宋延渥曰："天子方危，公近亲，宜以牙兵往卫乘舆，且附奏陛下，愿乘间早幸臣营。"延渥未至御营，乱兵云扰，不敢进而还。比暮，南军多归于北。慕容彦超与麾下十余骑还兖州。

是夕，帝独与三相及从官数十人宿于七里寨，余皆逃溃。乙酉旦，郭威望见天子旌旗在高阪上，下马免胄往从之，至则帝已去矣。帝策马将还宫，至玄化门，刘铢在门上，问帝左右："兵马何在？"因射左右。帝回辔，西北至赵村，追兵已至，帝下马入民家，为乱兵所弑。苏逢吉、阎晋卿、郭允明皆自杀；聂文进挺身走，军士追斩之。李业奔陕州，后匡赞奔兖州。郭威闻帝遇弑，号恸曰："老夫之罪也！"

威至玄化门，刘铢雨射城外。威自迎春门入，归私第，遣前曹州防御使何福进将兵守明德门。诸军大掠，通夕烟火四发。

军士入前义成节度使白再荣之第，执再荣，尽掠其财，既而进曰："某等昔尝趋走麾下，一旦无礼至此，何面目复见公！"遂刎其首而去。

吏部侍郎张允，家赀以万计，而性吝，虽妻亦不之委，常自系众钥于衣下，行如环佩。是夕，匿于佛殿藻井之上，登者浸多，板坏而坠，军士掠其衣，遂以冻卒。

初，作坊使贾延徽有宠于帝，与魏仁浦为邻，欲并仁浦所居以自广，屡谮仁浦于帝，几至不测。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谢曰："因乱而报怨，吾所不为也！"郭威闻之，待仁浦益厚。

右千牛卫大将军枣强赵凤曰："郭侍中举兵，欲诛君侧之恶以安国家耳；而鼠辈敢尔，乃贼也，岂侍中意邪！"执弓矢，踞胡床，坐于巷首，掠者至，辄射杀之，里中皆赖以全。

丙戌，获刘铢、李洪建，囚之。铢谓其妻曰："我死，汝且为人婢乎？"妻曰："以公所为，雅当然耳！"

王殷、郭崇威言于郭威曰："不止剽掠，今夕止有空城耳。"威乃命诸将分部禁止掠者，不从则斩之；至晡，乃定。

窦贞固、苏禹珪自七里寨逃归，郭威使人访求得之，寻复其位。贞固为相，值杨、史弄权，李业等作乱，但以凝重处其间，自全而已。

郭威命有司迁隐帝梓宫于西宫。或请如魏高贵乡公故事，葬以公礼，威不许，曰："仓猝之际，吾不能保卫乘舆，罪已大矣，况敢贬君乎！"

太师冯道帅百官谒见郭威，威见，犹拜之，道受拜如平时，徐曰："侍中此行不易！"

丁亥，郭威帅百官诣明德门起居太后，且奏称："军国事殷，请早立嗣君。"太后诰称："郭允明弑逆，神器不可无主；河东节度使崇，忠武节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宁节度使赟，开封尹勋，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议择所宜。"赟，崇之子也，高祖爱之，养视如子。郭威、王峻入见太后于万岁宫，请以勋为嗣。太后曰："勋久羸疾不能起。"威出谕诸将，诸将请见之，太后令左右以卧榻举之示诸将，诸将乃信之。于是郭威与峻议立赟。己丑，郭威帅百官表请以赟承大统。太后诰所司，择日，备法驾迎赟即皇帝位．郭威奏遣太师冯道及枢密直学士王度、秘书监赵上交诣徐州奉迎。

郭威之讨三叛也，每见朝廷诏书，处分军事皆合机宜，问使者："谁为此诏？"使者以翰林学士范质对。威曰："宰相器也。"入城，访求得之，甚喜。时大雪，威解所服紫袍衣之，令草太后诰令，迎新君仪注。苍黄之中，讨论撰定，皆得其宜。

初，隐帝遣供奉官押班阳曲张永德赐昭义节度使常思生辰物，永德，郭威之婿也，会杨邠等诛，密诏思杀永德；思素闻郭威多奇异，因永德以观变，及威克大梁，思乃释永德而谢之。

庚寅，郭威帅百官上言："比皇帝到阙，动涉浃旬，请太后临朝听政。"

46 先是，马希萼遣蛮兵围玉潭，朱进忠引兵会之；崔洪琏兵败，奔还长沙。希萼引兵继进，攻岳州，刺史王赟拒之，五日不克。希萼使人谓赟曰："公非马氏之臣乎？不事我，欲事异国乎？为人臣而怀贰心，岂不辱其先人！"赟曰："赟父环为先王将，六破淮南兵。今大王兄弟不相容，赟常恐淮南坐收其弊，一旦以遗体臣淮南，诚辱先人耳！大王苟能释憾罢兵，兄弟雍睦如初，赟敢不尽死以事大王兄弟，岂有二心乎！"希萼惭，引兵去。辛卯，至湘阴，焚掠而过。至长沙，军于湘西，步兵及蛮兵军于岳麓，朱进忠自玉潭引兵会之。

马希广遣刘彦瑫召水军指挥使许可琼帅战舰五百艘屯城北津，属于南津，以马希崇为监军；又遣马军指挥

使李彦温将骑兵屯驼口，扼湘阴路，步军指挥使韩礼将二千人屯杨柳桥，扼栅路。可琼，德勋之子也。

47 壬辰，太后始临朝，以王峻为枢密使，袁义为宣徽南院使，王殷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郭崇威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曹威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陈州刺史李谷权判三司。

48 刘铢、李洪建及其党皆枭首于市，而赦其家。郭威谓公卿曰："刘铢屠吾家，吾复屠其家，怨仇反覆，庸有极乎！"由是数家获免。王殷屡为洪建请免死，郭威不许。

后匡赞至兖州，慕容彦超执而献之。李业至陕州，其兄保义节度使洪信不敢匿于家；业怀金将奔晋阳，至绛州，盗杀之而取其金。

49 蜀施州刺史田行皋奔荆南。高保融曰："彼贰于蜀，安肯尽忠于我！"执之，归于蜀，伏诛。

50 镇州、邢州奏："契丹主将数万骑入寇，攻内丘，五日不克，死伤甚众。有戍兵五百叛应契丹，引契丹入城，屠之，又陷饶阳。"太后敕郭威将大军击之，国事权委窦贞固、苏禹珪、王峻，军事委王殷。十二月，甲午朔，郭威发大梁。

51 丁酉，以翰林学士、户部侍郎范质为枢密副使。

52 初，蛮酋彭师暠降于楚，楚人恶其犷直；楚王希广独怜之，以为强弩指挥使，领辰州刺史，师暠常欲为希广死。及朱进忠与蛮兵合七千余人至长沙，营于江西，师暠登城望之，言于希广曰："朗人骤胜而骄，杂以蛮兵，攻之易破也。愿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渡江，出岳麓之后，至水西，令许可琼以战舰渡江，腹背合击，必破之。前军败，则其大军自不敢轻进矣。"希广将从之。时马希萼已遣间使以厚利啖许可琼，许分湖南而治，可琼有贰心，乃谓希广曰："师暠与梅山诸蛮皆族类，安可信也！可琼世为楚将，必不负大王，希萼竟何能为！"希广乃止。

希萼寻以战舰四百余艘泊江西。希广命诸将皆受可琼节度，日赐可琼银五百两，希广屡造其营计事。可琼常闭垒，不使士卒知朗军进退，希广叹曰："真将军也，吾何忧哉！"可琼或夜乘单舸诈称巡江，与希萼会水西，约为内应。一旦，彭师暠见可琼，嗔目叱之，拂衣入见希广曰："可琼将叛国，人皆知之，请速除之，无贻后患。"希广曰："可琼，许侍中之子，岂有是邪！"师暠退，叹曰："王仁而不断，败亡可翘足俟也！"

潭州大雪，平地四尺，潭、朗两军久不得战。希广信巫觋及僧语，塑鬼于江上，举手以却朗兵，又作大像于高楼，手指水西，怒目视之，命众僧日夜诵经，希广自衣僧服膜拜求福。

甲辰，朗州步军指挥使武陵何敬真等以蛮兵三千陈于杨柳桥，敬真望韩礼营旌旗纷错，曰："彼众已惧，击之易破也。"朗人雷晖衣潭卒之服潜入礼寨，手剑击礼，不中，军中惊忧；敬真等乘其乱击之，礼军大溃，礼被创走，至家而卒。于是朗兵水陆急攻长沙，步军指挥使吴宏、小门使杨涤相谓曰："以死报国，此其时矣！"各引兵出战。宏出清泰门，战不利；涤出长乐，战自辰至午，朗兵小却；许可琼、刘彦瑫按兵不救。涤士卒饥疲，退就食；彭师暠战于城东北隅。蛮兵自城东纵火，城上人招许可琼军使救城，可琼举全军降希萼，长沙遂陷。朗兵及蛮兵大掠三日，杀吏民，焚庐舍，自武穆王以来所营宫室，皆为灰烬，所积宝货，皆入蛮落。李彦温望见城中火起，自驼口引兵救之，朗人已据城拒战。彦温攻清泰门，不克，与刘彦瑫各将千余人奉文昭王及希广诸子趣袁州，遂奔唐。张晖降于希萼。左司马希崇帅将吏诣希萼劝进。吴宏战血满袖，见希萼曰："不幸为许可琼所误，今日死，不愧先王矣！"彭师暠投槊于地，大呼请死。希萼叹曰："铁石人也！"皆不杀。

乙巳，希崇迎希萼入府视事，闭城，分捕希广及掌书记李弘皋、弟弘节、都军判官唐昭胤及邓懿文、杨涤等，皆获之。希萼谓希广曰："承父兄之业，岂无长幼乎？"希广曰："将吏见推，朝廷见命耳。"希萼皆囚之。丙午，希萼命内外巡检侍卫指挥使刘宾禁止焚掠。

丁未，希萼自称天策上将军、武安·武平·静江·宁远等军节度使、楚王。以希崇为节度副使、判军府事；湖南要职，悉以朗人为之。脔食李弘皋、弘节、唐昭胤、杨涤，斩邓懿文于市。戊申，希萼谓将吏曰："希广懦夫，为左右所制耳，吾欲生之，可乎？"诸将皆不对。朱进忠尝为希广所笞，对曰："大王三年血战，始得长沙，一国不容二主，他日必悔之。"戊申，赐希广死。希广临刑，犹诵佛书；彭师暠葬之于浏阳门外。

53 武宁节度使赟留右都押牙巩延美、元从都教练使杨温守徐州，与冯道等西来，在道仗卫，皆如王者，左右呼万岁。郭威至滑州，留数日，赟遣使慰劳。诸将受命之际，相顾不拜，私相谓曰："我辈屠陷京城，其罪大矣；若刘氏复立，我辈尚有种乎！"己酉，威闻之，即引兵行，趣澶州。辛亥，遣苏禹珪如宋州迎嗣君。

54 楚王希萼以子光赞为武平留后，以何敬真为朗州牙内都指挥使，将兵戍之。希萼召拓跋恒，欲用之，恒称疾不起。

55 壬子，郭威渡河，馆于澶州。癸丑旦，将发，将士数千人忽大噪，威命闭门，将士逾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须

侍中自为之，将士已与刘氏为仇，不可立也！”或裂黄旗以被威体，共扶抱之，呼万岁震地，因拥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笺，请奉宗庙，事太后为母。丙辰，至辰，至韦城，下书抚谕大梁士民，以昨离河上，在道秋毫不犯，勿有忧疑。戊午，威至七里店，窦贞固帅百官出迎拜谒，因劝进。威营于皋门村。

武宁节度使赟已至宋州，王峻、王殷闻澶州军变，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将七百骑往拒之，又遣前申州刺史马铎将兵诣许州巡检。崇威忽至宋州，陈于府门外，赟大惊，阖门登楼诘之。对曰：“澶州军变，郭公虑陛下未察，故遣崇威来宿卫，无他也。”赟召崇威，崇威不敢进。冯道出与崇威语，崇威乃登楼，赟执崇威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谕之。

少顷，崇威出，时护圣指挥使张令超帅部兵为赟宿卫，徐州判官董裔说赟曰：“观崇威视瞻举措，必有异谋。道路皆言郭威已为帝，而陛下深入不止，祸其至哉！请急召张令超，谕以祸福，使夜以兵劫崇威，夺其兵。明日，掠睢阳金帛，募士卒，北走晋阳。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赟犹豫未决。是夕，崇威密诱令超，令超帅众归之。赟大惧。

郭威遗赟书，云为诸军所迫；召冯道先归，留赵上交、王度奉侍。道辞行，赟曰：“寡人此来所恃者，以公三十年旧相，故无疑耳。今崇威夺吾卫兵，事危矣，公何以为计？”道默然。客将贾贞数目道，欲杀之。赟曰：“汝辈勿草草，此无预冯公事。”崇威迁赟于外馆，杀其腹心董裔、贾贞等数人。

己未，太后诰，废赟为湘阴公。

马铎引兵入许州，刘信惶惑自杀。

庚申，太后诰，以侍中监国。百官藩镇相继上表劝进。壬戌夜，监国营有步兵将校醉，扬言向者澶州骑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监国斩之。

56 南汉主以宫人卢琼仙、黄琼芝为女侍中，朝服冠带，参决政事。宗室勋旧，诛戮殆尽，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

后周纪一

太祖圣神恭肃文孝皇帝上

广顺元年（辛亥、951）

1 春，正月，丁卯，汉太后下诰，授监国符宝，即皇帝位。监国自皋门入宫，即位於崇元殿，制曰：“朕周室之裔，虢叔之后，国号宜曰周。”改元，大赦。杨邠、史弘肇、王章等皆赠官，官为敛葬，仍访其子孙叙用之。凡仓场、库务掌纳官吏，无得收斗余、称耗；旧所进羡余物，悉罢之。犯窃盗及奸者，并依晋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无得诛及亲族，籍没家赀。唐庄宗、明宗、晋高祖各置守陵十户，汉高祖陵职员、宫人、时月荐享及问守陵户并如故。初，唐衰，多盗，不用律文，更定峻法，窃盗赃三匹者死；晋天福中，加至五匹。奸有夫妇人，无问强、和，男女并死。汉法，窃盗一钱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诛、籍没。故帝即位，首革其弊。

初，杨邠以功臣、国戚为方镇者多不闲吏事，乃以三司军将补都押牙、孔目官、内知客，其人自恃敕补，多专横，节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罢之。

帝命史弘肇亲吏上党李崇矩访弘肇亲族，崇矩言：“弘肇弟弘福今存。”初，弘肇使崇矩掌其家赀之籍，由是尽得其产，皆以授弘福；帝贤之，使隶皇子荣帐下。

2 戊辰，以前复州防御使王彦超权武宁节度使。

3 汉李太后迁居西宫，己巳，上尊号曰昭圣皇太后。

4 开封尹兼中书令刘勋卒。

5 癸酉，加王峻同平章事。

6 以卫尉卿刘皞主汉隐帝之丧。

7 初，河东节度使兼中书令刘崇闻隐帝遇害，欲举兵南向，闻迎立湘阴公，乃止，曰：“吾儿为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骧阴说崇曰：“观郭公之心，终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据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后还

镇，则郭公不敢动矣；不然，且为所卖。”崇怒曰：“腐儒，欲离间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斩之。骧呼曰：“吾负经济之才而为愚人谋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愿与之同死。”崇并其妻杀之，且奏於朝廷，示无二心。及赟废，崇乃遣使请赟归晋阳。诏报以“湘阴公比在宋州，今方取归京师，必令得所，公勿以为忧。公能同力相辅，当加王爵，永镇河东。”

巩廷美、杨温闻湘阴公失位，奉赟妃董氏据徐州拒守，以俟河东援兵，帝使赟以书谕之。廷美、温欲降而惧死，帝复遗赟书曰：“爰念斯人尽心於主，足以赏其忠义，何由责以悔尤，俟新节度使入城，当各除刺史，公可更以委曲示之。”

8　契丹之攻内丘也，死伤颇多，又值月食，军中多妖异，契丹主惧，不敢深入，引兵还，遣使请和於汉。会汉亡，安国节度使刘词送其使者诣大梁，帝遣左千牛卫将军朱宪报聘，且叙革命之由，以金器、玉带赠之。

9　帝以邺都镇抚河北，控制契丹，欲以腹心处之。乙亥，以宁江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王殷为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领军如故，仍以侍卫司从赴镇。

10　丙子，帝帅百官诣西宫，为汉隐帝举哀成服，皆如天子礼。

11　慕容彦超遣使人贡，帝虑其疑惧，赐诏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亿兆。”

12　戊寅，杀湘阴公於宋州。

13　是日，刘崇即皇帝位於晋阳，仍用乾祐年号，所有者并、汾、忻、代、岚、宪、隆、蔚、沁、辽、麟、石十二州之地。以节度判官郑珙为中书侍郎，观察判官荥阳赵华为户部侍郎，并同平章事。以次子承钧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太原尹，以节度副使李存瑰为代州防御使，裨将武安张元徽为马步军都指挥使，陈光裕为宣徽使。

北汉主谓李存瑰、张元徽曰：“朕以高祖之业一朝坠地，今日位号，不得已而称之；顾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节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庙，祭祀如家人，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自馀薄有资给而已，故其国中少廉吏。

客省使河南李光美尝为直省官，颇谙故事，北汉朝廷制度，皆出於光美。

北汉主闻湘阴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为李骧立祠，岁时祭之。

14　己卯，以太师冯道为中书令，加窦贞固侍中，苏禹珪司空。

15　王彦超奏遣使赍敕诣徐州，巩廷美等犹豫不肯启关，诏进兵攻之。

16　帝谓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备尝艰苦，遭时丧乱，一旦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贡献珍美食物，庚辰，下诏悉罢之。其诏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损被於畋庶。”又曰：“积於有司之中，甚为无用之物。”又诏曰：“朕生长军旅，不亲学问，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国利民之术，各具封事以闻，咸宜直书其事，勿事辞藻。”帝以苏逢吉之第赐王峻，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崧也！”辞而不处。

17　初，契丹主北归，横海节度使潘聿燃弃镇随之，契丹主以聿燃为西南路招讨使。及北汉主立，契丹主使聿燃遗刘承钧书；北汉主使承钧复书，称：“本朝沦亡，绍袭帝位，欲循晋室故事，求援北朝。”契丹主大喜。北汉主发兵屯阴地、黄泽、团柏；丁亥，以承钧为招讨使，与副招讨使白从晖、都监李存瑰将步骑万人寇晋州。从晖，吐谷浑人也。

18　郭崇威更名崇，曹威更名英。

19　二月，丁酉，以皇子天雄牙内都指挥使荣为镇宁节度使，选朝士为之僚佐，以侍御史王敏为节度判官，右补阙崔颂为观察判官，校书郎王朴为掌书记。颂，协之子；朴，东平人也。

20　戊戌，北汉兵五道攻晋州，节度使王晏闭城不出。刘承钧以为怯，蚁附登城；晏伏兵奋击，北汉兵死伤者千馀人。承钧遣副兵马使安元宝焚晋州西城，元宝来降。承钧乃移军攻隰州，癸卯，隰州刺史许迁遣步军都指挥使孙继业迎击北汉兵於长寿村，执其将程筠等，杀之。未几，北汉兵攻州城，数日不克，死伤甚众，乃引去。迁，郓州人也。

21　甲辰，楚王希萼遣掌书记刘光辅入贡于唐。

22　帝悉出汉宫中宝玉器数十，碎之於庭，曰：“凡为帝王，安用此物！闻汉隐帝日与嬖宠於禁中嬉戏，珍玩不离侧，兹事不远，宜以为鉴。”仍戒左右，自今珍华悦目之物，无得入宫。

23　丁未，契丹主遣其臣袅骨支与朱宪偕来，贺即位。

24　戊申，敕前资官各听自便居外州。

25　陈思让未至湖南，马希萼已克长沙；思让留屯郢州，敕召令还。

26 丁巳，遣尚书左丞田敏使契丹。北汉主遣通事舍人李谿使于契丹，乞兵为援。

27 诏加泰宁节度使慕容彦超中书令，遣翰林学士鱼崇谅诣兖州谕指。崇谅，即崇远也。彦超上表谢。三月，壬戌朔，诏报之曰："向以前朝失德，少主用谗，仓猝之间，召卿赴阙，卿即奔驰应命，信宿至京，救国难而不顾身，闻君召而不俟驾；以至天亡汉祚，兵散梁郊，降将败军，相继而至，卿即便回马首，径反龟阴；为主为时，有终有始。所谓危乱见忠臣之节，疾风知劲草之心，若使为臣者皆能如兹，则有国者谁不欲用！所言朕潜龙河朔之际，平难浚郊之时，缘不奉示喻之言，亦不得差人至行阙。且事主之道，何必如斯！若或二三於汉朝，又安肯忠信於周室！以此为惧，不亦过乎！卿但悉力推心，安民体国，事朕之节，如事故君，不惟黎庶获安，抑亦社稷是赖。但坚表率，未议替移。由衷之诚，言尽於此。"

28 唐以楚王希萼为天策上将军、武安·武平·静江·宁远节度使兼中书令、楚王；以右仆射孙忌、客省使姚凤为册礼使。

29 丙寅，遣前淄州刺史陈思让将兵戍磁州，扼黄泽路。

30 楚王希萼既得志，多思旧怨，杀戮无度，昼夜纵酒荒淫，悉以军府事委马希崇。希崇复多私曲，政刑紊乱。府库既尽於乱兵，籍民财以赏赉士卒，或封其门而取之，士卒犹以不均怨望；虽朗州旧将佐从希萼来者，亦皆不悦，有离心。

刘光辅之入贡于唐也，唐主待之厚，光辅密言："湖南民疲主骄，可取也。"唐主乃以营屯都虞候边镐为信州刺史，将兵屯袁州，潜谋进取。

小门使谢彦颙，本希萼家奴，以首面有宠於希萼，至与妻妾杂坐，恃恩专横。常肩随希崇，或拊其背；希崇衔之。故事，府宴，小门使执兵在门外；希萼使彦颙预坐，或居诸将之上，诸将皆耻之。

希萼以府舍焚荡，命朗州静江指挥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帅所部兵千馀人治之，执役甚劳，又无犒赐，士卒皆怨，窃言曰："囚免死则役作之。我辈从大王出万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终日酣歌，岂知我辈之劳苦乎！"逵、行逢闻之，相谓曰："众怨深矣，不早为计，祸及吾曹。"壬申旦，帅其众各执长柯斧、白挺，逃归朗州。时希萼醉未醒，左右不敢白；癸酉，始白之。希萼遣湖南指挥使唐师翥将千馀人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逵等乘其疲乏，伏兵纵击，士卒死伤殆尽，师翥脱归。

逵等黜留后马光赞，更以希萼兄子光惠知州事。光惠，希振之子也。寻奉光惠为节度使，逵等与何敬真及诸军指挥使张仿参决军府事。希萼具以状言於唐，唐主遣使以厚赏招谕之；逵等纳其赏，纵其使，不答其诏，唐亦不敢诘也。

31 王彦超奏克徐州，杀巩廷美等。

32 北汉李谿至契丹，契丹主使拽剌梅里报之。

33 丙子，敕："朝廷与唐本无仇怨，缘淮军镇，各守疆域，无得纵兵民擅入唐境；商旅往来，无得禁止。"

34 己卯，潞州送涉县所获北汉将卒二百六十馀人，各赐衫裤巾履遣还。

35 加吴越王弘俶诸道兵马都元帅。

36 夏，四月，壬辰朔，滨淮州镇上言："淮南饥民过淮籴谷，未敢禁止。"诏曰："彼之生民，与此何异，宜令州县津铺无得禁止。"

37 蜀通奏使高延昭固辞知枢密院，丁未，以前云安榷盐使太原伊审征为通奏使，知枢密院事。审征，蜀高祖妹褒国公主之子也，少与蜀主相亲狎，及知枢密，政之大小悉以咨之。审征亦以经济为己任，而贪侈回邪，与王昭远相表里，蜀政由是浸衰。

38 吴越王弘俶徙废王弘倧居东府，为筑宫室，治园圃，娱悦之，岁时供馈甚厚。

39 契丹主遣使如北汉，告以周使田敏来，约岁输钱十万缗。北汉主使郑珙以厚赂谢契丹，自称"侄皇帝致书於叔天授皇帝"，请行册礼。

40 五月，己巳，遣左金吾将军姚汉英等使于契丹，契丹留之。

41 辛未，北汉礼部侍郎、同平章事郑珙卒于契丹。

42 甲戌，义武节度使孙方简避皇考讳，更名方谏。

43 定难节度李彝殷遣使奉表于北汉。

44 六月，辛亥，以枢密使、同平章事王峻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枢密副使·兵部侍郎范质、判三司李谷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谷仍判三司。司徒兼侍中窦贞固、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苏禹珪并罢守本官。癸丑，

范质参知枢密院事。丁巳,以宣徽北院使翟光邺兼枢密副使。

初,帝讨河中,已为人望所属;李谷时为转运使,帝数以微言动之,谷但以人臣尽节为对,帝以是贤之,即位,首用为相。时国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尽心,知无不为,军旅之谋,多所裨益。范质明敏强记,谨守法度。李谷沈毅有器略,在帝前议论,辞气慷慨,善譬谕以开主意。

45 武平节度使马光惠,愚懦嗜酒,不能服诸将;王逵、周行逢、何敬真谋以辰州刺史庐陵刘言骁勇得蛮夷心,欲迎以为副使。言知逵等难制,曰:"不往,将攻我。"乃单骑赴之。既至,众废光惠,送于唐,推言权武平留后,表求旄节於唐,唐人未许;亦称藩于周。

46 吴越王弘俶以前内外马步都统军使仁俊无罪,复其官爵。

47 契丹遣燕王述轧等册命北汉主为大汉神武皇帝,妃为皇后。北汉主更名旻。

48 秋,七月,北汉主遣翰林学士博兴卫融等诣契丹谢册礼,且请兵。

49 八月,壬戌,葬汉隐帝于颍陵。

50 义武节度使孙方谏入朝,壬子,徙镇国节度使,以其弟易州刺史行友为义武留后。又徙建雄节度使王晏镇徐州,以武宁节度使王彦超代之。

51 戊午,追立故夫人柴氏为皇后。

52 九月,北汉主遣招讨使李存璟将兵自团柏入寇。契丹欲引兵会之,与酋长议於九十九泉。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强之,癸亥,行至新州之火神淀,燕王述轧及伟王之子太宁王枢僧作乱,弑契丹主而立述轧。契丹主德光之子述律逃入南山,诸部奉述律以攻述轧、枢僧,杀之,并其族党。立述律为帝,改元应历。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于北汉,北汉主遣枢密直学士上党王得中如契丹,贺即位,复以叔父事之,请兵以击晋州。

契丹主年少,好游戏,不亲国事;每夜酣饮,达旦乃寐,日中方起,国人谓之睡王。后更名明。

53 壬申,蜀以吏部尚书、御史中丞范仁恕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

54 楚王希萼既克长沙,不赏许可琼,疑可琼怨望,出为蒙州刺史。遣马步都指挥使徐威、左右军马步使陈敬迁、水军都指挥使鲁公绾、牙内侍卫指挥使陆孟俊帅部兵立寨于城西北隅,以备朗兵,不存抚役者,将卒皆怨怒,谋作乱。希崇知其谋,戊寅,希萼宴将吏,徐威等不预,希崇亦辞疾不至。威等使人先驱踶啮马十馀入府,自帅其徒执斧斤、白梃,声言絷马,奄至座上,纵横击人,颠踣满地。希萼逾垣走,威等执囚之;执谢彦颙,自顶及踵锉之。立希崇为武安留后,纵兵大掠。幽希萼於衡山县。

刘言闻希崇立,遣兵趣潭州,声言讨其篡夺之罪,壬午,军于益阳之西。希崇惧,癸未,发兵二千拒之,又遣使如朗州求和,请为邻藩。掌书记桂林李观象说言曰:"希萼旧将佐犹在长沙,此必不欲与公为邻;不若先檄希崇取其首,然后图湖南,可兼有也。"言从之。希崇畏言,即斩都军判官杨仲敏、掌书记刘光辅、牙内指挥使魏师进、都押牙黄勍等十馀人首,遣前辰阳县令李翊赍送朗州;至则腐败,言与王逵等皆以为非仲敏等首,怒责翊,翊惶恐自杀。

希崇既袭位,亦纵酒荒淫,为政不公,语多矫妄,国人不附。

初,马希萼入长沙,彭师暠虽免死,犹杖背黥为民;希崇以为师暠必怨之,使送希萼于衡山,实欲师暠杀之,师暠曰:"欲使我为弑君之人乎!"奉事逾谨。丙戌,至衡山,衡山指挥使廖偃,匡图之子也,与其季父节度巡官匡凝谋曰:"吾家世受马氏恩,今希萼长而被黜,必不免祸,盍相与辅之!"於是帅庄户及乡人悉为兵,与师暠共立希萼为衡山王,以县为行府,断江为栅,编竹为战舰,以师暠为武清节度使,召募徒众,数日,至万馀人,州县多应之。遣判官刘虚己求援于唐。

徐威等见希崇所为,知必无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恐一朝丧败,俱及祸,欲杀希崇以自解。希崇微觉之,大惧,密遣客将范守牧奉表请兵于唐,唐主命边镐自袁州将兵万人西趣长沙。

55 冬,十月,辛卯,潞州巡检陈思让败北汉兵於虎亭。

56 唐边镐引兵入醴陵。癸巳,楚王希崇遣使犒军。壬寅,遣天策府学士拓跋恒奉笺诣镐请降。恒叹曰:"吾久不死,乃为小儿送降状!"癸卯,希崇帅弟侄迎镐,望尘而拜,镐下马称诏劳之。甲辰,希崇等从镐入城,镐舍於浏阳门楼,湖南将吏毕贺,镐皆厚赐之。时湖南饥馑,镐大发马氏仓粟赈之,楚人大悦。

57 契丹遣彰国节度使萧禹厥将奚、契丹五万会北汉兵入寇;北汉主自将兵二万自阴地关寇晋州,丁未,军于城北,三面置寨,昼夜攻之,游兵至绛州。时王晏已离镇,王彦超未至,巡检使王万敢权知晋州,与龙捷都指挥使史彦超、虎捷指挥使何徽共拒之。史彦超,云州人也。

58 癸丑，唐武昌节度使刘仁赡帅战舰二百取岳州，抚纳降附，人忘其亡。仁赡，金之子也。

唐百官共贺湖南平，起居郎高远曰："我乘楚乱，取之甚易。观诸将之才，但恐守之难耳！"远，幽州人也。司徒致仕李建勋曰："祸其始於此乎！"

唐主自即位以来，未尝亲祠郊庙，礼官以为请，唐主曰："俟天下一家，然后告谢。"及一举取楚，谓诸国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游元城，乐其风土，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节度使。"唐主许之，岑趋下拜谢。其主骄臣佞如此。

马希萼望唐人立己为潭帅，而潭人恶希萼，共请边镐为帅，唐主乃以镐为武安节度使。

59 王峻有故人曰申师厚，尝为兖州牙将，失职饥寒，望峻马拜谒於道。会凉州留后折逋嘉施上表请帅於朝廷，帝以绝域非人所欲，募率府供奉官愿行者，月馀，无人应募，峻荐师厚於帝，丁巳，以师厚为河西节度使。

60 唐边镐趣马希崇帅其族入朝，马氏聚族相泣，欲重赂镐，奏乞留居长沙，镐微哂曰："国家与公家世为仇敌，殆六十年，然未尝敢有意窥公之国。今公兄弟斗阋，困穷自归，若复二三，恐有不测之忧。"希崇无以应，十一月，辛酉，与宗族及将佐千馀人号恸登舟，送者皆哭，响振川谷。

61 帝以北汉、契丹之兵犹在晋州，甲子，以王峻为行营都部署，将兵救之，诏诸军皆受峻节度，听以便宜从事，得自选择将吏。乙丑，峻行，帝自至城西饯之。

62 楚静江节度副使、知桂州马希隐，武穆王殷之少子也。楚王希广、希萼兄弟争国，南汉主以内侍吴怀恩为西北招讨使，将兵屯境上，伺间密谋进取，希广遣指挥使彭彦晖将兵屯龙峒以备之。希萼自衡山遣使以彦晖为桂州都监、在城外内巡检使、判军府事，希隐恶之，潜遣人告蒙州刺史许可琼。可琼方畏南汉之逼，即弃蒙州，引兵趣桂州，与彦晖战於城中，彦晖败，奔衡山，可琼留屯桂州。吴怀恩据蒙州，进兵侵掠，桂管大扰，希隐、可琼不知所为，但相与饮酒对泣。

南汉主遗希隐书，言："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强安靖五十馀年。正由三十五舅、三十舅兄弟寻戈，自相鱼肉，举先人基业，北面仇雠。今闻唐兵已据长沙，窃计桂林继为所取。当朝世为与国，重以婚姻，睹兹倾危，忍不赴救！已发大军水陆俱进，当令相公舅永拥节旄，常居方面。"希隐得书，与僚佐议降之，支使潘玄珪以为不可。丙寅，吴怀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隐、可琼帅其众，夜斩关奔全州，桂州遂溃。怀恩因以兵略定宜、连、梧、严、富、昭、柳、龚、象等州，南汉始尽有岭南之地。

63 辛未，唐边镐遣先锋指挥使李承戬将兵如衡山，趣马希萼入朝。庚辰，希萼与将佐士卒万馀人自潭州东下。

64 王峻留陕州旬日，帝以北汉攻晋州急，扰其不守，议自将由泽州路与峻会兵救之，且遣使谕峻。十二月，戊子朔，下诏以三日西征。使者至陕，峻因使者言於帝曰："晋州城坚，未易可拔，刘崇兵锋方锐，不可力争。所以驻兵，待其气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位，不宜轻动。若车驾出汜水，则慕容彦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帝闻之，自以手提耳曰："几败吾事！"庚寅，敕罢亲征。

初，泰宁节度使兼中书令慕容彦超闻徐州平，疑惧愈甚，乃招纳亡命，畜聚薪粮，潜以书结北汉，吏获其书以闻。又遣人诈为商人求援於唐。帝遣通事舍人郑好谦就申慰谕，与之为誓。彦超益不自安，屡遣都押牙郑麟诣阙，伪输诚款，实觇机事，又献天平节度使高行周书，其言皆谤毁朝廷与彦超相结之意，帝笑曰："此彦超之诈也！"以书示行周，行周上表谢恩。既而彦超反迹益露，丙申，遣阁门使张凝将兵赴郓州巡检以备之。

65 庚子，王峻至绛州；乙巳，引兵趣晋州。晋州南有蒙阮，最为险要，峻忧北汉兵据之，是日，闻前锋已度蒙阮，喜曰："吾事济矣！"

66 慕容彦超奏请入朝，帝知其诈，即许之；既而复称境内多盗，未敢离镇。

67 北汉主攻晋州，久不克。会大雪，民相聚保山寨，野无所掠，军乏食。契丹思归，闻王峻至蒙阮，烧营夜遁。峻入晋州，诸将请亟追之，峻犹豫未决；明日，乃遣行营马军都指挥使仇弘超、都排陈使药元福、左厢排陈使陈思让、康延沼将骑兵追之，及於霍邑，纵兵奋击，北汉兵坠崖谷死者甚众。霍邑道隘，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汉兵得渡。药元福曰："刘崇悉发其众，挟胡骑而来，志吞晋、绛，今气衰力惫，狼狈而遁，不乘此翦扑，必为后患。"诸将不欲进，王峻复遣使止之，遂还。契丹比至晋阳，士马什丧三四；萧禹厥耻无功，钉大酋长一人於市，旬馀而斩之。北汉主始息意於进取。北汉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众。

68 唐主以镇南节度使兼中书令宋齐丘为太傅；以马希萼为江南西道观察使，镇洪州，仍赐爵楚王；以马希崇为永泰节度使，镇舒州。湖南将吏，位高者拜刺史、将军、卿监，卑者以次拜官。唐主嘉廖偃、彭师暠之忠，以偃

为左殿直军使、莱州刺史，师暠为殿直都虞候，赐予甚厚。湖南刺史皆入朝于唐，永州刺史王赟独后至，唐主毒杀之。

69 南汉主遣内侍省丞潘崇彻、将军谢贯将兵攻郴州，唐边镐发兵救之；崇彻败唐兵於义章，遂取郴州。边镐请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备南汉。丙辰，唐主以廖偃为道州刺史，以黑云指挥使张峦知全州。

70 是岁，唐主以安化节度使鄱阳王王延政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更赐爵光山王。

初，蒙城镇将咸师朗将部兵降唐，唐主以其兵为奉节都，从边镐平湖南。唐悉收湖南金帛、珍玩、仓粟乃至舟舰、亭馆、花果之美者，皆徙於金陵，遣都官郎中杨继勋等收湖南租赋以赡戍兵。继勋等务为苛刻，湖南人失望。行营粮料使王绍颜减士卒粮赐，奉节指挥使孙朗、曹进怒曰："昔吾从咸公降唐，唐待我岂如今日湖南将士之厚哉！今有功不增禄赐，又减之，不如杀绍颜及镐，据湖南，归中原，富贵可图也！"

二年(壬子、952)

1 春，正月，庚申，夜，孙朗、曹进帅其徒作乱，束藁潜烧府门，火不然；边镐觉之，出兵格斗，且命鸣鼓角，朗、进等以为将晓，斩关奔朗州。王逵问朗曰："吾昔从武穆王，与淮南战屡捷，淮南兵易与耳。今欲以朗州之众复取湖南，可乎？"朗曰："朗在金陵数年，备见其政事，朝无贤臣，军无良将，忠佞无别，赏罚不当，如此，得国存幸矣，何暇兼人！朗请为公前驱，取湖南如拾芥耳！"逵悦，厚遇之。

2 壬戌，发开封府民夫五万修大梁城，旬日而罢。

3 慕容彦超发乡兵入城，引泗水注壕中，为战守之备；又多以旗帜授诸镇将，令募群盗，剽掠邻境，所在奏其反状。甲子，敕沂、密二州不复隶泰宁军。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昭武节度使曹英为都部署，讨彦超，齐州防御使史延超为副部署，皇城使河内向训为都监，陈州防御使药元福为行营马步都虞候。帝以元福宿将，命英、训无得以军礼见之，二人皆父事之。

唐主发兵五千，军于下邳，以援彦超；闻周兵将至，退屯沭阳。徐州巡检使张令彬击之，大破唐兵，杀、溺死者千馀人，获其将燕敬权。

初，彦超以周室新造，谓其易摇，故北召北汉及契丹，南诱唐人，使侵边鄙，冀朝廷奔命不暇，然后乘间而动。及北汉、契丹自晋州北走，唐兵败於沭阳，彦超之势遂沮。

永兴节度使李洪信，自以汉室近亲，心不自安，城中兵不满千人，王峻在陕，以救晋州为名，发其数百。及北汉兵遁去，遣禁兵千馀人戍长安；洪信惧，遂入朝。

4 壬申，王峻自晋州还，入见。

5 曹英等至兖州，设长围。慕容彦超屡出战，药元福皆击败之，彦超不敢出。十馀日，长围合，遂进攻。

初，彦超将反，判官崔周度谏曰："鲁，诗书之国，自伯禽以来不能霸诸侯，然以礼义守之，可以长世。公於国家非有私憾，胡为自疑！况主上开谕勤至，苟撤备归诚，则坐享太山之安矣。独不见杜中令、安襄阳、李河中竟何所成乎！"彦超怒。及官军围城，彦超括士民之财以赡军，坐匿财死者甚众。前陕州司马阎弘鲁，宝之子也，畏彦超之暴，倾家为献，彦超犹以为有所匿，命周度索其家，周度谓弘鲁曰："君之死生，系财之丰约，宜无所爱。"弘鲁泣拜其妻妾曰："悉出所有以救吾死。"皆曰："竭矣！"周度以白彦超，彦超不信，收弘鲁夫妻系狱。有乳母於泥中掊得金缠臂，献之，冀以赎其主。彦超曰："所匿必犹多。"榜掠弘鲁夫妻，肉溃而死。以周度为阿庇，斩於市。

6 北汉遣兵寇府州，防御使折德扆败之，杀二千馀人。二月，庚子，德扆奏攻拔北汉岢岚军，以兵戍之。

7 甲辰，帝释燕敬权等使归唐，谓唐主曰："叛臣，天下所共疾也，不意唐主助之，得无非计乎！"唐主大惭，先所得中国人，皆礼而归之。唐之言事者犹献取中原之策，中书舍人韩熙载曰："郭氏有国虽浅，为治已固，我兵轻动，必有害无益。"

唐自烈祖以来，常遣使泛海与契丹相结，欲与之共制中国，更相馈遗，约为兄弟。然契丹利其货，徒以虚语往来，实不为唐用也。

唐主好文学，故熙载与冯延己、延鲁、江文蔚、潘佑、徐铉之徒皆至美官。佑，幽州人也。当时唐之文雅於诸国为盛，然未尝设科举，多因上书言事拜官，至是，始命翰林学士江文蔚知贡举，进士庐陵王克贞等三人及第。唐主问文蔚："卿取士何如前朝？"对曰："前朝公举、私谒相半，臣专任至公耳！"唐主悦。中书舍人张纬，前朝登第，闻而衔之。时执政皆不由科第，相与沮毁，竟罢贡举。

8 三月，戊辰，以内客省使、恩州团练使晋阳郑仁诲为枢密副使。

9 甲戌，改威胜军曰武胜军。

10 唐主以太弟太保、昭义节度使冯延己为左仆射，前镇海节度使徐景运为中书侍郎，及右仆射孙晟皆同平章事。既宣制，户部尚书常梦锡众中大言曰："白麻甚佳，但不及江文蔚疏耳！"晟素轻延己，谓人曰："金杯玉碗，乃贮狗矢乎！"

延己言於唐主曰："陛下躬亲庶务，故宰相不得尽其才，此治道所以未成也！"唐主乃悉以政事委之，奏可而已。既而延己不能勤事，文书皆仰成胥史，军旅则委之边将，顷之，事益不治，唐主乃复自览之。

大理卿萧俨恶延己为人，数上疏攻之，会俨坐失入人死罪，锺谟、李德明辈必欲杀之，延己曰："俨误杀一妇人，诸君以为当死。俨九卿也，可误杀乎？"独上言："俨素有直声，今所坐已会赦，宜从宽宥。"俨由是得免；人亦以此多之。

景运寻罢为太子少傅。

11 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12 帝以曹英等攻兖州久未克，乙卯，下诏亲征，以李谷权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郑仁诲权大内都巡检，又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充在京都巡检。

13 唐主既克湖南，遣其将李建期屯益阳以图朗州，以知全州张峦兼桂州招讨使以图桂州，久之，未有功。唐主谓冯延己、孙晟曰："楚人求息肩於我，我未有抚有疮痍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来苏之望；吾欲罢桂林之役，敛益阳之戍，以旌节授刘言，何如？"晟以为宜然。延己曰："吾出偏将举湖南，远近震惊；一旦三分丧二，人将轻我。请委边将察其形势。"唐主乃遣统军使侯训将兵五千自吉州路趣全州，与张峦合兵攻桂州。南汉伏兵於山谷，峦等始至城下，罢乏，伏兵四起，城中出兵夹击之，唐兵大败，训死，峦收散卒数百奔归全州。

14 五月，庚申，帝发大梁；戊辰，至兖州。己巳，帝使人招谕慕容彦超，城上人语不逊；庚午，命诸军进攻。

先是，术者绐彦超云："镇星行至角、亢，角、亢兖州之分，其下有福。"彦超乃立祠而祷之，令民间皆立黄幡。彦超性贪吝，官军攻城急，犹瘗藏珍宝，由是人无斗志，将卒相继有出降者。乙亥，官军克城，彦超方祷镇星祠，帅众力战，不胜，乃焚镇星祠，与妻赴井死；子继勋出走，追获，杀之。官军大掠，城中死者近万人。初，彦超将反，募群盗置帐下，至者二千馀人，皆山林犷悍，竟不为用。

帝欲悉诛兖州将吏，翰林学士窦仪见冯道、范质，与之共白帝曰："彼皆胁从耳。"乃赦之。丁丑，以端明殿学士颜衍权知兖州事。赦兖州管内，彦超党逃匿者期一月听自首，前已伏诛者赦其亲戚。癸未，降泰宁军为防御州。

15 唐司徒致仕李建勋卒，且死，戒其家人曰："时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听人耕种於其上，免为他日开发之标。"及江南之亡也，诸贵人高大之冢无不发者，惟建勋冢莫知其处。

16 六月，乙酉朔，帝如曲阜，谒孔子祠。既奠，将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当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师，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子墓，命葺孔子祠，禁孔林樵采。访孔子、颜渊之后，以为曲阜令及主簿。丙戌，帝发兖州。

17 乙未，吴越顺德太夫人吴氏卒。

18 丁酉，蜀大水入成都，漂没千馀家，溺死五千馀人，坏太庙四室。戊戌，蜀大赦，赈水灾之家。

19 己亥，帝至大梁。

20 朔方节度使兼中书令陈留王冯晖卒，其子牙内都虞候继业杀其兄继勋，自知军府事。

21 太子宾客李涛之弟澣，在契丹为勤政殿学士，与幽州节度使萧海真善。海真，契丹主兀欲之妻弟也。澣说海真内附，海真欣然许之。澣因定州谍者田重霸赍绢表以闻，且与涛书，言："契丹主童呆，专事宴游，无远志，非前人之比，朝廷若能用兵，必克；不然，与和，必得。二者皆利於速，度其情势，他日终不能力助河东者也。"壬寅，重霸至大梁，会中国多事，不果从。

22 辛亥，以冯继业为朔方留后。

23 枢密使王峻，性轻躁，多计数，好权利，喜人附己。自以天下为己任。每言事，帝从之则喜，或时未允，辄愠怼，往往发不逊语；帝以其故旧，且有佐命功，又素知其为人，每优容之。峻年长於帝，帝即位，犹以兄呼之，或称其字，峻以是益骄。副使郑仁诲、皇城使向训、恩州团练使李重进，皆帝在藩镇时腹心将佐也，帝即位，稍稍进用。峻心嫉之，累表称疾，求解机务，以调帝意，帝屡遣左右敦谕，峻对使者辞气亢厉，又遗诸道节度使书求保证；诸道各献其书，帝惊骇久之，复遣左右慰勉，令视事，且曰："卿傥不来，朕且自往。"犹不至。帝知枢密直学士陈观与峻亲善，令往谕指，观曰："陛下但声言临幸其第，峻必不敢不来。"秋，七月，戊子，峻入朝，帝慰劳令视事。重进，沧州人，其母即帝妹福庆长公主也。

24 李谷足跌，伤右臂，在告月馀；帝以谷职业繁剧，趣令入朝，辞以未任趋拜。癸巳，诏免朝参，但令视事。

25 蜀工部尚书、判武德军郭延钧不礼於监押王承丕，承丕谋作乱。辛丑，左奉圣都指挥使安次孙钦当以部兵戍边，往辞承丕，承丕邀与俱见府公；钦不知其谋，从之。承丕至，则令左右击杀延钧，屠其家，称奉诏处置军府，即开府库赏士卒，出系囚，发屯戍。将吏毕集，钦谓承丕曰："今延钧已伏辜，公宜出诏书以示众。"承丕曰："我能致公富贵，勿问诏书。"钦始知承丕反，因绐曰："今内外未安，我请以部兵为公巡察。"即跃马而出，承丕连呼之，不止。钦至营，晓谕其众，帅以入府，攻承丕，承丕左右欲拒战，钦叱之，皆弃兵走，遂执承丕，斩之，并其亲党，传首成都。

26 天平节度使、守中书令高行周卒。行周有勇而知义，功高而不矜，策马临敌，叱咤风生，平居与宾僚宴集，侃侃和易，人以是重之。

27 癸卯，蜀主遣客省使赵季札如梓州，慰抚吏民。

28 汉法，犯私盐、曲，无问多少抵死。郑州民有以屋税受盐於官，过州城，吏以为私盐，执而杀之；其妻讼冤。癸丑，始诏犯盐、曲者以斤两定刑有差。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一

后周纪二

太祖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中

广顺二年(壬子、952)

1 九月，甲寅朔，吴越丞相裴坚卒。以台州刺史吴延福同参相府事。

2 庚午，敕北边吏民毋得入契丹境俘掠。

3 契丹将高谟翰以苇筏渡胡卢河入寇，至冀州，成德节度使何福进遣龙捷都指挥使刘诚诲等屯贝州以拒之。契丹闻之，遽引兵北渡；所掠冀州丁壮数百人，望见官军，争鼓噪，欲攻契丹，官军不敢应，契丹尽杀之。

4 蜀山南西道节度使季廷珪奏周人聚兵关中，请益兵为备。蜀主遣奉銮肃卫都虞候赵进将兵趣利州；既而闻周人聚兵以备北汉，乃引还。

5 唐武安节度使边镐，昏懦无断，在湖南，政出多门，不合众心。吉水人欧阳广上书，言："镐非将帅才，必丧湖南，宜别择良帅，益兵以救其败。"不报。

唐主使镐经略朗州，有自朗州来者，多言刘言忠顺，镐由是不为备。唐主召刘言入朝，言不行，谓王逵曰："唐必伐我，奈何？"逵曰："武陵负江湖之险，带甲数万，安能拱手受制於人！边镐抚御无方，士民不附，可一战擒也。"言犹豫未决，周行逢曰："机事贵速，缓则彼为之备，不可图也。"言乃以逵、行逢及牙将何敬真、张仿、蒲公益、朱全琇、宇文琼、彭万和、潘叔嗣、张文表十人皆为指挥使，部分发兵。叔嗣、文表，皆朗州人也。行逢能谋，文表善战，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须成功，情款甚昵。

诸将欲召溆州酋长苻彦通为援，行逢曰："蛮贪而无义，前年从马希萼入潭州，焚掠无遗。吾兵以义举，往无不克，乌用此物，使暴殄百姓哉！"乃止。然亦畏彦通为后患，以蛮酋土团都指挥使刘瑫为群蛮所惮，补西境镇遏使以备之。

冬，十月，逵等将兵分道趣长沙，以孙朗、曹进为先锋使，边镐遣指挥使郭再诚等将兵屯益阳以拒之。戊子，逵等克沅江，执都监刘承遇，裨将李师德帅众五百降之。壬辰，逵等命军士举小舟自蔽，直造益阳，四面斧寨而入，遂克之，杀戍兵二千人。边镐告急於唐。甲午，逵等克桥口及湘阴，乙未，至潭州，边镐婴城自守；救兵未至，城中兵少，丙申夜，镐弃城走，吏民俱溃。醴陵门桥折，死者万馀人，道州刺史廖偃为乱兵所杀。丁酉旦，王逵入城，自称武平节度副使、权知军府事，以何敬真为行军司马。遣敬真等追镐，不及，斩首五百级。蒲公益攻岳州，唐岳州刺史宋德权走，刘言以公益权知岳州。唐将守湖南诸州者，闻长沙陷，相继遁去。刘言尽复马氏岭北故地，惟郴、连入于南汉。

6 契丹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散居河北者数十万口，契丹州县亦不之禁。诏所在赈给存处之，中国民先为所掠，得归者什五六。

7 丁未，谷以病臂久未愈，三表辞位，帝遣中使谕指曰："卿所掌至重，朕难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礼！朕今於便殿待卿，可暂入相见。"谷入见于金祥殿，面陈悃款；帝不许。谷不得已复视事。谷未能执笔，诏以三司务繁，令刻名印用之。

8 辛亥，敕："民有诉讼，必先历县州及观察使处决，不直，乃听讼於台省，或自不能书牒，倩人书者，必书所倩姓名、居处。若无可倩，听执素纸。所诉必须己事，毋得挟私客诉。"

9 庆州刺史郭彦钦性贪，野鸡族多羊马，彦钦故扰之以求赂，野鸡族遂反，剽掠纲商；帝命宁、环二州合兵讨之。

10 刘言遣使来告，称："湖南世事朝廷，不幸为邻寇所陷，臣虽不奉诏，辄纠合义兵，削平旧国。"

唐主削边镐官爵，流饶州。初，镐以都虞候从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犹皆全之，建人谓之"边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谓之"边菩萨"；既而为节度使，政无纲纪，惟日设斋供，盛修佛事，潭人失望，谓之"边和尚"矣。

左仆射同平章事冯延己、右仆射同平章事孙晟上表请罪；皆释之。晟陈请不已，乃与延己皆罢守本官。

唐主以比年出师无功，乃议休兵息民。或曰："愿陛下数十年不用兵，可小康矣！"唐主曰："将终身不用，何数十年之有！"唐主思欧阳广之言，拜本县令。

11 十一月，辛未，徙保义节度使折从阮为静难节度使，讨野鸡族。

12 癸酉，敕："约每岁民间所输牛皮，三分减二；计田十顷，税取一皮，馀听民自用及卖买，惟禁卖於敌国。"先是，兵兴以来，禁民私卖买牛皮，悉令输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偿以盐；晋天福中，并盐不给。汉法，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间日用实不可无。帝素知其弊，至是，李谷建议，均於田亩，公私便之。

13 十二月，丙戌，河决郑、滑，遣使行视修塞。

14 甲午，前静难节度使侯章献买宴绢千匹，银五百两；帝不受，曰："诸侯入觐，天子宜有宴犒，岂待买邪！自今如此比者，皆不受。"

15 王逵将兵及洞蛮五万攻郴州，南汉将潘崇彻救之，遇于蠓石。崇彻登高望湖南兵，曰："疲而不整，可破也。"纵击，大破之，伏尸八十里。

16 翰林学士徐台符请诛诬告李崧者葛延遇及李澄，冯道以为屡更赦，不许。王峻嘉台符之义，白於帝，癸卯，收延遇、澄，诛之。

17 刘言表称潭州残破，乞移使府治朗州，且请贡献、卖茶，悉如马氏故事；许之。

18 唐江西观察使楚王马希萼入朝，唐主留之，后数年，卒於金陵，谥曰恭孝。

19 初，麟州土豪杨信自为刺史，受命于周。信卒，子重训嗣，以州降北汉；至是，为群羌所围，复归款，求救於夏、府二州。

三年（癸丑、953）

1 春，正月，丙辰，以武平留后刘言为武平节度使，制置武安·静江等军事、同平章事；以王逵为武安节度使，何敬真为静江节度使，周行逢为武安行军司马。

2 诏折从阮："野鸡族能改过者，拜官赐金帛，不则进兵讨之。"壬戌，从阮奏："酋长李万全等受诏立誓外，自馀犹不服，方讨之。"

3 前世屯田皆在边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或丁多无役，或容庇奸盗，州县不能诘。梁太祖击淮南，掠得牛以千万计，给东南诸州农民，使岁输租。自是历数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帝素知其弊，会阁门使、知青州张凝上便宜，请罢营田务，李谷亦以为言，乙丑，敕："悉罢户部营田务，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悉除租牛课。"是岁，户部增三万馀户。民既得为永业，始敢葺屋植木，获地利数倍。或言："营田有肥饶者，不若鬻之，可得钱数十万缗以资国。"帝曰："利在於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

4 莱州刺史叶仁鲁，帝之故吏也，坐赃绢万五千匹，钱千缗，庚午，赐死；帝遣中使赐以酒食曰："汝自抵国法，吾无如之何！当存恤汝母。"仁鲁感泣。

5 帝以河决为忧，王峻自请往行视，许之。镇宁节度使荣屡求入朝，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闰月，荣复求入朝，会峻在河上，帝乃许之。

6 契丹寇定州，围义丰军，定和都指挥使杨弘裕夜击其营，大获，契丹遁去。又寇镇州，本道兵击走之。

7 丙申，镇宁节度使荣入朝。故李守贞骑士马全义从荣入朝，帝召见，补殿前指挥使，谓左右曰："全义忠於所事，昔在河中，屡挫吾军，汝辈宜效之。"王峻闻荣入朝，遽自河上归，戊戌，至大梁。

8 彰武节度使高允权卒，其子牙内指挥使绍基谋袭父位，诈称允权疾病，表已知军府事。观察判官李彬切谏，绍基怒，斩之，辛巳，以彬谋反闻。

9 王峻固求领藩镇，帝不得已，以峻兼平卢节度使。

10 高绍基屡奏杂虏犯边，冀得承袭，帝遣六宅使张仁谦诣延州巡检，绍基不能匿，始发父丧。

11 戊申，折从阮奏降野鸡二十一族。

12 唐草泽邵棠上言："近游淮上，闻周主恭俭，增修德政。吾兵新破于潭、朗，恐其有南征之志，宜为之备。"

13 初，王逵既得潭州，以指挥使何敬真为静江节度副使，朱全琇为武安节度副使，张文表为武平节度副使，周行逢为武安行军司马。敬真、全琇各置牙兵，与逵分听视事，吏民莫知所从。每宴集，诸将使酒，纷拿如市，无复上下之分，唯行逢、文表事逵尽礼，逵亲爱之。敬真与逵不协，辞归朗州，又不能事刘言，与全琇谋作乱。言素忌逵之强，疑逵使敬真伺己，将讨之，逵闻之，甚惧。行逢曰："刘言素不与吾辈同心，何敬真、朱全琇耻在公下，公宜早图之。"逵喜曰："与公共除凶党，同治潭、朗，夫复何忧！"会南汉寇全、道、永州，行逢请："身至朗州说言，遣敬真、全琇南讨，俟至长沙，以计取之，如掌中物耳。"逵从之。行逢至朗州，言以敬真为南面行营招讨使，全琇为先锋使，将牙兵百馀人会潭州兵以御南汉。二人至长沙，逵出郊迎，相见甚欢，宴饮连日，多以美妓饵之，敬真因淹留不进。朗州指挥使李仲迁部兵三千人久戍潭州，敬真使之先发，趣岭北，都头符会等因士卒思归，劫仲迁擅还朗州。逵乘敬真醉，使人诈为言使者，责敬真以"南寇深侵，不亟捍御而专务荒宴，太师命械公归西府"，因收系狱。全琇逃去，遣兵追捕之。二月，辛亥朔，斩敬真以徇。未几，获全琇及其党十馀人，皆斩之。

14 癸丑，镇宁节度使荣归潭州。

15 初，契丹主德光北还，以晋传国宝自随。至是，更以玉作二宝。

16 王逵遣使以斩何敬真告刘言，言不得已，庚申，斩符会等数人。

17 枢密使、平卢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峻，晚节益狂躁，奏请以端明殿学士颜衎、枢密直学士陈观代范质、李谷为相，帝曰："进退宰辅，不可仓猝，俟朕更思之。"峻力论列，语浸不逊；日向中，帝尚未食，峻争之不已，帝曰："今方寒食，俟假开，如卿所奏。"峻乃退。

癸亥，帝亟召宰相、枢密使入，幽峻於别所。帝见冯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尽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子，专务间阻，暂令诣阙，已怀怨望。岂有身典枢机，复兼宰相，又求重镇！观其志趣，殊未盈厌。无君如此，谁则堪之！"甲子，贬峻商州司马，制辞略曰："肉视群后，孩抚朕躬。"帝虑邺都留守王殷不自安，命殷子尚食使承诲诣殷，谕以峻得罪之状。峻至商州，得腹疾，帝犹愍之，命其妻往视之，未几而卒。

18 帝命折从阮分兵屯延州，高绍基始惧，屡有贡献。又命供奉官张怀贞将禁兵两指挥屯鄜、延，绍基乃悉以军府事授副使张匡图。甲戌，以客省使向训权知延州。

19 三月，甲申，以镇宁节度使荣为开封尹、晋王。丙戌，以枢密副使郑仁诲为镇宁节度使。

20 初，杀牛族与野鸡族有隙，闻官军讨野鸡，馈饷迎奉，官军利其财畜而掠之；杀牛族反，与野鸡合，败宁州刺史张建武于包山。帝以郭彦钦扰群胡，致其作乱，黜废於家。

21 初，解州刺史浚仪郭元昭与榷盐使李温玉有隙，温玉婿魏仁浦为枢密主事，元昭疑仁浦庇之；会李守贞反，温玉有子在河中，元昭收系温玉，奏言其叛，事连仁浦。帝时为枢密使，知其诬，释不问。至是，仁浦为枢密承旨，元昭代归，甚惧，过洛阳，以告仁浦弟仁涤，仁涤曰："吾兄平生不与人为怨，况肯以私害公乎！"既至，丁亥，仁浦白帝，以元昭为庆州刺史。

22 己丑，以棣州团练使太原王仁镐为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

23 唐王复以左仆射冯延己同平章事。

24 周行逢恶武平节度副使张仿，言於王逵曰："何敬真，仿之亲戚，临刑以后事属仿，公宜备之。"夏，四月，庚申，逵召仿饮，醉而杀之。

25 丙寅，归德节度使兼侍中常思入朝；戊辰，徙平卢节度使。将行，奏曰："臣在宋州，与丝四万馀两在民间，谨以上进，请徵之。"帝颔之。五月，丁亥，敕榜宋州，凡常思所举悉蠲之，思亦无怍色。

26 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

27 六月，壬子，沧州奏契丹知卢台军事范阳张藏英来降。

28 初，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

29 王逵以周行逢知潭州，自将兵袭郎州，克之，杀指挥使郑珓，执武安节度使、同平章事刘言，幽于别馆。

30 秋，七月，王殷三表请入朝，帝疑其不诚，遣使止之。

31 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饥民渡淮而北者相继，濠、寿发兵御之，民与兵斗而北来。帝闻之曰："彼我之民一也，听籴米过淮。"唐人遂筑仓，多籴以供军。八月，己未，诏唐民以人畜负米者听之，以舟车运载者勿予。

32 王逵遣使上表，诬"刘言谋以朗州降唐，又欲攻潭州，其众不从，废而囚之，臣已至朗州抚安军府讫。"且请复移使府治潭州。甲戌，遣通事舍人翟光裔诣湖南宣抚，从其所请。逵还长沙，以周行逢知朗州事，又遣潘叔嗣杀刘言於朗州。

33 九月，己亥，武成节度使白重赞奏塞决河。

34 契丹寇乐寿，齐州戍兵右保宁都头刘汉章杀都监杜延熙，谋应契丹，不克，并其党伏诛。

35 南汉主立其子继兴为卫王，璇兴为桂王，庆兴为荆王，保兴为祯王，崇兴为梅王。

36 东自青、徐，南至安、复，西至丹、慈，北至贝、镇，皆大水。

37 帝自入秋得风痹疾，害於食饮及步趋，术者言宜散财以禳之。帝欲祀南郊，又以自梁以来，郊祀常在洛阳，疑之。执政曰："天子所都则可以祀百神，何必洛阳！"於是，始筑圜丘、社稷坛，作太庙於大梁。癸亥，遣冯道迎太庙社稷神主于洛阳。

38 南汉大赦。

39 冬，十一月，己丑，太常请准洛阳筑四郊诸坛，从之。十二月，丁未朔，神主至大梁，帝迎于西郊，祔享于太庙。

40 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同平章事王殷恃功专横，凡河北镇戍兵应用敕处分者，殷即以帖行之，又多掊敛民财。帝闻之不悦，使人谓曰："卿与国同体，邺都帑庾甚丰，卿欲用则取之，何患无财！"成德节度使何福进素恶殷，甲子，福进入朝，密以殷阴事白帝，帝由是疑之。乙丑，殷入朝，诏留殷充京城内外巡检。

41 戊辰，府州防御使折德扆奏北汉将乔赟入寇，击走之。

42 王殷每出入，从者常数百人；殷请量给铠仗以备巡逻，帝难之。时帝体不平，将行郊祀，而殷挟震主之势在左右，众心忌之。壬申，帝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遂执之。下制诬殷谋以郊祀日作乱，流登州，出城，杀之。命镇宁节度使郑仁诲诣邺都安抚；仁诲利殷家财，擅杀殷子，迁其家属於登州。

43 唐祠部郎中、知制诰徐铉言贡举初设，不宜遽罢，乃复行之。

先是，楚州刺史田敬洙请修白水塘溉田以实边，冯延己以为便。李德明因请大辟旷土为屯田，修复所在渠塘堙废者。吏因缘侵扰，大兴力役，夺民田甚众，民悉怨无诉。徐铉以白唐主，唐主命铉按视之，铉籍民田悉归其主。或谮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铉舒州。然白水塘竟不成。

唐主又命少府监冯延鲁巡抚诸州，右拾遗徐锴表延鲁无才多罪，举措轻浅，不宜奉使。唐主怒，贬锴校书郎、分司东都。锴，铉之弟也。

44 道州盘容洞蛮酋盘崇聚众自称盘容州都统，屡寇郴、道州。

45 乙亥，帝朝享太庙，被衮冕，左右掖以登阶，才及一室，酌献，俯首不能拜而退，命晋王荣终礼。是夕，宿南郊，疾尤剧，几不救，夜分小愈。

显德元年（甲寅、954）

1 春，正月，丙子朔，帝祀圜丘，仅能瞻仰致敬而已，进爵奠币皆有司代之。大赦，改元。听蜀境通商。

2 戊寅，罢邺都，但为天雄军。

3 庚辰，加晋王荣兼侍中，判内外兵马事。时群臣希得见帝，中外恐惧，闻晋王典兵，人心稍安。

4 军士有流言郊赏薄於唐明宗时者，帝闻之，壬午，召诸将至寝殿，让之曰："朕自即位以来，恶衣菲食，专以赡军为念；府库蓄积，四方贡献，赡军之外，鲜有赢馀，汝辈岂不知之！今乃纵凶徒腾口，不顾人主之勤俭，察国之贫乏，又不思己有何功而受赏，惟知怨望，於汝辈安乎！"皆惶恐谢罪，退，索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

5 初，帝在邺都，奇爱小吏曹翰之才，使之事晋王荣；荣镇澶州，以为牙将。荣入为开封尹，未即召翰，翰自至，荣怪之。翰请间言曰："大王国之储嗣，今主上寝疾，大王当入侍医药，柰何犹决事於外邪！"荣感悟，即日入止

禁中。丙戌,帝疾笃,停诸司细务皆勿奏,有大事,则晋王荣禀进止宣行之。

6 以镇宁节度使郑仁诲为枢密使、同平章事。

7 戊子,以义武留后孙行友、保义留后韩通、朔方留后冯继业皆为节度使。通,太原人也。

8 帝屡戒晋王曰:"昔吾西征,见唐十八陵无不发掘者,此无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当衣以纸衣,敛以瓦棺;速营葬,勿久留宫中;圹中无用石,以甓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烦民;葬毕,募近陵民三十户,蠲其杂徭,使之守视;勿修下宫,勿置守陵宫人,勿作石羊、虎、人、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嗣天子不敢违也。'汝或吾违,吾不福汝。"又曰:"李洪义当与节钺,魏仁浦勿使离枢密院。"

9 庚寅,诏前登州刺史周训等塞决河。先是,河决灵河、鱼池、酸枣、阳武、常乐驿、河阴、六明镇、原武,凡八口。至是,分遣使者塞之。

10 帝命趣草制,以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王溥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壬辰,宣制毕,左右以闻,帝曰:"吾无恨矣!"以枢密副使王仁镐为永兴军节度使,以殿前都指挥使李重进领武信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领武定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何徽领昭武节度使。重进年长於晋王荣,帝召入禁中,属以后事,仍命拜荣,以定君臣之分。是日,帝殂于滋德殿,秘不发丧。乙未,宣遗制。丙申,晋王即皇帝位。

11 初,静海节度使吴权卒,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文立。是月,始请命於南汉,南汉以昌文为静海节度使兼安南都护。

12 北汉主闻太祖晏驾,甚喜,谋大举入寇,遣使请兵于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节度使、政事令杨衮将万馀骑如晋阳。北汉主自将兵三万,以义成节度使白从晖为行军都部署,武宁节度使张元徽为前锋都指挥使,与契丹自团柏南趣潞州。

13 蜀左匡圣马步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安思谦谮杀张业,废赵廷隐,蜀人皆恶之;蜀主使将兵救王景崇,思谦逗桡无功,内惭惧,不自安。自张业之诛,宫门守卫加严,思谦以为疑己,言多不逊。思谦典宿卫,多杀士卒以立威。蜀主阅卫士,有年尚壮而为思谦所斥者,复留隶籍,思谦杀之,蜀主不能平。思谦三子,庠、嗣、裔,倚父势暴横,为国人患。翰林使王昭庆言思谦怨望,将反,丁巳,思谦入朝,蜀主命壮士击杀之,及其三子。昭亦坐擅启边奏,并诛之。

14 北汉兵屯梁侯驿,昭义节度使李筠遣其将穆令均将步骑二千逆战,筠自将大军壁於太平驿。张元徽与令均战,阳不胜而北,令均逐之,伏发,杀令均,俘斩士卒千馀人。筠遁归上党,婴城自守。筠,即李荣也,避上名改焉。

世宗闻北汉主入寇,欲自将兵御之,群臣皆曰:"刘崇自平阳遁走以来,势蹙气沮,必不敢自来。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摇,不宜轻动,宜命将御之。"帝曰:"崇幸我大丧,轻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来,朕不可不往。"冯道固争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尝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审陛下能为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强,破刘崇如山压卵耳!"道曰:"未审陛下能为山否?"帝不悦。惟王溥劝行,帝从之。

15 三月,乙亥朔,蜀主加捧圣、控鹤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孙汉韶武信节度使,赐爵乐安郡王,罢军职。蜀主惩安思谦之跋扈,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廷珪等十人分典禁兵。

16 北汉乘胜进逼潞州。丁丑,诏天雄节度使符彦卿引兵自磁州固镇出北汉军后,以镇宁节度使郭崇副之;又诏河中节度使王彦超引兵自晋州东北邀北汉,以保义节度使韩通副之;又命马军都指挥使·宁江节度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清淮节度使何徽、义成节度使白重赞、郑州防御使史彦超、前耀州团练使符彦能将兵先趣泽州,宣徽使向训监之。重赞,宪州人也。

17 辛巳,大赦。

18 癸未,帝命冯道奉梓宫赴山陵,以郑仁诲为东京留守。

乙酉,帝发大梁;庚寅,至怀州。帝欲兼行速进,控鹤都指挥使真定赵晁私谓通事舍人郑好谦曰:"贼势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谦言於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为人所使,言其人则生,不然必死。"好谦以实对,帝命并晁械於州狱。壬辰,帝过泽州,宿於州东北。

北汉主不知帝至,过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军於高平之南。癸巳,前锋与北汉军遇,击之,北汉兵却;帝虑其遁去,趣诸军亟进。北汉主以中军陈於巴公原,张元徽军其东,杨衮军其西,众颇严整。时河阳节度使刘词将后军未至,众心危惧,而帝志气益锐,命白重进与侍卫马步都虞候李重进将左军居西,樊爱能、何徽将右军居东,向训、史彦超将精骑居中央,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将禁兵卫帝。帝介马自临陈督战。

北汉主见周军少，悔召契丹，谓诸将曰："吾自用汉军可破也，何必契丹！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诸将皆以为然。杨衮策马前望周军，退谓北汉主曰："勍敌也，未可轻进！"北汉主奋颡曰："时不可失，请公勿言，试观我战。"衮默然不悦。时东北风方盛，俄而忽转南风，北汉副枢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监李义白北汉主云："时可战矣。"北汉主从之。枢密直学士王得中扣马谏曰："义可斩也！风势如此，岂助我者邪！"北汉主曰："吾计已决，老书生勿妄言，且斩汝！"麾东军先进，张元徽将千骑击周右军。

合战未几，樊爱能、何徽引骑兵先遁，右军溃；步兵千馀人解甲呼万岁，降于北汉。帝见军势危，自引亲兵犯矢石督战。太祖皇帝时为宿卫将，谓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属何得不致死！"又谓张永德曰："贼气骄，力战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请引兵乘高出为左翼，我引兵为右翼以击之。国家安危，在此一举！"永德从之，各将二千人进战。太祖皇帝身先士卒，驰犯其锋，士卒死战，无不一当百，北汉兵披靡。内殿直夏津马仁瑀谓众曰："使乘舆受敌，安用我辈！"跃马引弓大呼，连毙数十人，士气益振。殿前右番行首马全义言於帝曰："贼势极矣，将为我擒，愿陛下按辔勿动，徐观诸将破之。"即引数百骑进陷陈。

北汉主知帝自临陈，褒赏张元徽，趣使乘胜进兵。元徽前略陈，马倒，为周兵所杀。元徽，北汉之骁将也，北军由是夺气。时南风益盛，周兵争奋，北汉兵大败，北汉主自举赤帜以收兵，不能止。杨衮畏周兵之强，不敢救，且恨北汉主之语，全军而退。

樊爱能、何徽引数千骑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辎重，役徒惊走，失亡甚多。帝遣近臣及亲军校追谕止之，莫肯奉诏，使者或为军士所杀，扬言："契丹大至，官军败绩，馀众已降虏矣。"刘词遇爱能等於涂，爱能等止之，词不从，引兵而北。时北汉主尚有馀众万馀人，阻涧而陈，薄暮，词至，复与诸军击之，北汉兵又败，杀王延嗣，追至高平，僵尸满山谷，委弃御物及辎重、器械、杂畜不可胜纪。

是夕，帝宿於野次，得步兵之降敌者，皆杀之。樊爱能等闻周兵大捷，与士卒稍稍复还，有达曙不至者。甲午，休兵于高平，选北汉降卒数千人为效顺指挥，命前武胜行军司马唐景思将之，使戍淮上，馀二千馀人赐赀装纵遣之。李谷为乱兵所迫，潜窜山谷，数日乃出。丁酉，帝至潞州。

北汉主自高平被褐戴笠，乘契丹所赠黄骝，帅百馀骑由雕窠岭遁归，宵迷，俘村民为导，误之晋州，行百馀里，乃觉之，杀导者；昼夜北走，所至，得食未举箸，或传周兵至，辄苍黄而去。北汉主衰老力惫，伏於马上，昼夜驰骤，殆不能支，仅得入晋阳。

帝欲诛樊爱能等以肃军政，犹豫未决；己亥，昼卧行宫帐中，张永德侍侧，帝以其事访之，对曰："爱能等素无大功，忝冒节钺，望敌先逃，死未塞责。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军法不立，虽有熊罴之士，百万之众，安得而用之！"帝掷枕於地，大呼称善。即收爱能、徽及所部军使以上七十馀人，责之曰："汝曹皆累朝宿将，非不能战；今望风奔遁者，无他，正欲以朕为奇货，卖与刘崇耳！"悉斩之。帝以何徽先守晋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废，遂并诛之，而给棺车归葬。自是骄将惰卒始知所惧，不行姑息之政矣。

庚子，赏高平之功，以李重进兼忠武节度使，向训兼义成节度使，张永德兼武信节度使，史彦超为镇国节度使。张永德盛称太祖皇帝之智勇，帝擢太祖皇帝为殿前都虞候，领严州刺史，以马仁瑀为控鹤弓箭直指挥使，马全义为散员指挥使；自馀将校迁拜者凡数十人，士卒有自行间擢主军厢者。释赵晁之囚。

北汉主收散卒，缮甲兵，完城堑以备周。杨衮将其众北屯代州，北汉主遣王得中送衮，因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得中还报，许发兵救晋阳。

壬寅，以符彦卿为河东行营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以郭崇副之，向训为都监，李重进为马步都虞候，史彦超为先锋都指挥使，将步骑二万发潞州；仍诏王彦超、韩通自阴地关入，与彦卿合军而进，又以刘词为随驾部署，保大节度使白重赞副之。

19 汉昭圣皇太后李氏殂于西宫。

20 夏，四月，北汉盂县降。符彦卿军晋阳城下，王彦超攻汾州，北汉防御使董希颜降。帝遣莱州防御使康延沼攻辽州，密州防御使田琼攻沁州，皆不下。供备库副使太原李谦溥单骑说辽州刺史张汉超，汉超即降。

21 乙卯，葬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于嵩陵，庙号太祖。

22 南汉主以高王弘邈为雄武节度使，镇邕州。弘邈以齐、镇二王相继死於邕州，固辞，求宿卫；不许。至镇，委政僚佐，日饮酒，祷鬼神。或上书诬弘邈谋作乱，戊午，南汉主遣甘泉宫使林延遇赐鸩杀之。

23 初，帝遣符彦卿等北征，但欲耀兵於晋阳城下，未议攻取。既入北汉境，其民争以食物迎周师，泣诉刘氏赋役之重，愿供军须，助攻晋阳，北汉州县继有降者。帝闻之，始有兼并之意，遣使往与诸将议之，诸将皆言"刍粮

不足，请且班师以俟再举”，帝不听。既而诸军数十万聚於太原城下，军士不免剽掠，北汉民失望，稍稍保山谷自固。帝闻之，驰诏禁止剽掠，安抚农民，止徵今岁租税，及募民入粟拜官有差，仍发泽、潞、晋、绛、慈、隰及山东近便诸州民运粮以馈军。己未，遣李谷诣太原计度刍粮。

24 庚申，太师、中书令瀛文懿王冯道卒。道少以孝谨知名，唐庄宗世始贵显，自是累朝不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为人清俭宽弘，人莫测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沈取容，尝著长乐老叙，自述累朝荣遇之状，时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欧阳修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况为大臣而无廉耻，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

予於五代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人十有五，皆武夫战卒，岂於儒者果无其人哉？得非高节之士，恶时之乱，薄其世而不肯出欤？抑君天下者不足顾，而莫能致之欤？

予尝闻五代时有王凝者，家青、齐之间，为虢州司户参军，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贫，一子尚幼，妻李氏，携其子，负其遗骸以归，东过开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纳。李氏顾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牵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恸曰：“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所执邪！”即引斧自断其臂，见者为之嗟泣。开封尹闻之，白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

臣光曰：天地设位，圣人则之，以制礼立法，内有夫妇，外有君臣。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贰；此人道之大伦也。苟或废之，乱莫大焉！范质称冯道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臣愚以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为女不正，虽复华色之美，织纴之巧，不足贤矣；为臣不忠，虽复材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何则？大节已亏故也。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

或以为自唐室之亡，群雄力争，帝王兴废，远者十馀年，近者四三年，虽有忠智，将若之何！当是之时，失臣节者非道一人，岂得独罪道哉！臣愚以为忠臣扰公如家，见危致命，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智士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今道尊宠则冠三师，权任则首诸相，国存则依违拱嘿，窃位素餐，国亡则图全苟免，迎谒劝进。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兹乃奸臣之尤，安得与他人为比哉！或谓道能全身远害於乱世，斯亦贤已。臣谓君子有杀身成仁、无求生害仁，岂专以全身远害为贤哉！然则盗跖病终而子路醢，果谁贤乎？

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时君亦有责焉。何则？不正之女，中士羞以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为臣。彼相前朝，语其忠则反君事雠，语其智则社稷为墟；后来之君，不诛不弃，乃复用以为相，彼又安肯尽忠於我而能获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时君之责也。

25 辛酉，符彦卿奏北汉宪州刺史太原韩光愿、岚州刺史郭言皆举城降。

26 初，符彦卿有女适李守贞之子崇训，相者言其贵当为天下母。守贞喜曰：“吾妇犹母天下，况我乎！”反意遂决。及败，崇训先刃其弟妹，次及符氏；符氏匿帏下，崇训仓猝求之不获，遂自刭。乱兵既入，符氏安坐堂上，叱乱兵曰：“吾父与郭公为昆弟，汝曹勿无礼！”太祖遣使归之於彦卿。及帝镇澶州，太祖为帝娶之。壬戌，立为皇后。后性和惠而明决，帝甚重之。

27 王彦超、韩通攻石州，克之，执刺史安彦进。癸亥，沁州刺史李延诲降。庚午，帝发潞州，趣晋阳。癸酉，北汉忻州监军李勋杀刺史赵皋及契丹通事杨耨姑，举城降；以勋为忻州刺史。

28 王逵表请复徙使府治朗州。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三

后周纪三

太祖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下

显德元年(甲寅、954)

1 五月，甲戌朔，王逵自潭州迁于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以潘叔嗣为岳州团练使。

2 丙子，帝至晋阳城下，旗帜环城四十里。杨衮疑北汉代州防御使郑处谦贰于周，召与计事，欲图之；处谦知之，不往。衮使胡骑数十守其城门，处谦杀之，因闭门拒衮；衮奔归契丹。契丹主怒其无功，囚之。处谦举城来降。丁丑，置静塞军於代州，以郑处谦为节度使。

契丹数千骑屯忻、代之间，为北汉之援，庚辰，遣符彦卿等将步骑万馀击之；彦卿入忻州，契丹退忻口。

丁亥，置宁化军於汾州，以石、沁二州隶之。

代州将桑珪、解文遇杀郑处谦，诬奏云潜通契丹。

符彦卿奏请益兵，癸巳，遣李筠、张永德将兵三千赴之。契丹游骑时至忻州城下，丙申，彦卿与诸将陈以待之。史彦超将二十骑为前锋，遇契丹，与战，李筠引兵继之，杀契丹二千人。彦超恃勇轻进，去大军浸远，众寡不敌，为契丹所杀，筠仅以身免，周兵死伤甚众。彦卿退保忻州，寻引兵还晋阳。

府州防御使折德扆将州兵来朝；辛丑，复置永安军於府州，以德扆为节度使。

时大发兵夫，东自怀、孟，西及蒲、陕，以攻晋阳，不克；会久雨，士卒疲病，乃议引还。

初，王得中返自契丹，值周兵围晋阳，留止代州。及桑珪杀郑处谦，囚得中，送于周军，帝释之，赐以带、马，问“虏兵何时当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杨衮，他无所求。”或谓得中曰：“契丹许公发兵，公不以实告，契丹兵即至，公得无危乎？”得中太息曰：“吾食刘氏禄，有老母在围中，若以实告，周人必发兵据险以拒之，如此；家国两亡，吾独生何益！不若杀身以全家国，所得多矣！”甲辰，帝以得中欺罔，缢杀之。

乙巳，帝发晋阳。匡国节度使药元福言於帝曰：“进军易，退军难。”帝曰：“朕一以委卿。”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北汉果出兵追蹑，元福击走之。然军还忽遽，刍粮数十万在城下，悉焚弃之。军中讹言相惊，或相剽掠，军须失亡不可胜计。所得北汉州县，周所置刺史等皆弃城走，惟代州桑珪既叛北汉，又不敢归周，婴城自守，北汉遣兵攻拔之。

乙酉，帝至潞州；甲子，至郑州；丙寅，谒嵩陵；庚午，至大梁。

3 帝违众议破北汉，自是政事无大小皆亲决，百官受成於上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锡上书谏，以为：“四海之广，万机之众，虽尧、舜不能独治，必择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亲之，天下不谓陛下聪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举不信群臣也！不若选能知人公正者以为宰相，能爱民听讼者以为守令，能丰财足食者使掌金谷，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狱，陛下但垂拱明堂，视其功过而赏罚之，天下何扰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职，屈贵位而亲贱事，无乃失为政之本乎！”帝不从，锡，河中人也。

4 北汉主忧愤成疾，悉以国事委其子侍卫都指挥使承钧。

5 河西节度使申师厚不俟诏，擅弃镇入朝，署其子为留后；秋，七月，癸酉朔，责授率府副率。

6 丁丑，加吴越王钱弘俶天下兵马都元帅。

7 癸巳，加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范质守司徒，以枢密直学士、工部侍郎长山景范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加枢密使、同平章事郑仁诲兼侍中。乙未，以枢密副使魏仁浦为枢密使。范质既为司徒，司徒窦贞固归洛阳，府县以民视之，课役皆不免。贞固诉於留守向训，训不听。

初，帝与北汉主相拒於高平，命前泽州刺史李彦崇将兵守江猪岭，遏北汉主归路；彦崇闻樊爱能等南遁，引兵退，北汉主果自其路遁去。八月，己酉，贬彦崇率府副率。

8 己巳，废镇国军。

9 初，太祖以建雄节度使王晏有拒北汉之功，其乡里在滕县，徙晏为武宁节度使。晏少时尝为群盗，至镇，悉召故党，赂之金帛、鞍马，谓曰：“吾乡素名多盗，昔吾与诸君皆尝为之，想后来者无能居诸君之右。诸君幸为我语之，使勿复为，为者吾必族之。”於是一境清肃。九月，徐州人请为之立衣锦碑；许之。

10 冬，十月，甲辰，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坐纳藁税，场官扰民，多取耗馀，赐死，有司奏汉卿罪不至死；上曰：“朕知之，欲以惩众耳！”

11 己酉，废安远、永清军。

12 初，宿卫之士，累朝相承，务求姑息，不欲简阅，恐伤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骄惰不用命，实不可用，每遇大敌，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国，亦多由此。帝因高平之战，始知其弊，癸亥，谓侍臣曰：“凡兵务精不务多，今以农夫百未能养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泽，养此无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众何所劝！”乃命大简诸军，精锐者升之上军，羸者斥去之。又以骁勇之士多为藩镇所蓄，诏募天下壮士，咸遣诣阙，命太祖皇帝选其尤者为殿前诸班，其

骑步诸军，各命将帅选之。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选练之力也。

13 戊辰，帝谓侍臣曰："诸道盗贼颇多，讨捕终不能绝，盖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检，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宜悉召还，专委节镇、州县，责其清肃。"

14 河自杨刘至于博州百二十里，连年东溃，分为二派，汇为大泽，弥漫数百里；又东北坏古堤而出，灌齐、棣、淄诸州，至于海涯，漂没民田庐不可胜计，流民采菰稗、捕鱼以给食，朝廷屡遣使者不能塞。十一月，戊戌，帝遣李谷诣澶、郓、齐按视堤塞，役徒六万，三十日而毕。

15 北汉主疾病，命其子承钧监国，寻殂。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遣骠骑大将军、知内侍省事刘承训册命承钧为帝，更名钧。北汉孝和帝性孝谨，既嗣位，勤於为政，爱民礼士，境内粗安。每上表於契丹主称男；契丹主赐之诏，谓之"儿皇帝"。

16 马希萼之帅群蛮破长沙也，府库累世之积，皆为溆州蛮酋苻彦通所掠，彦通由是富强，称王於溪洞间。王逵既得湖南，欲遣使抚之，募能往者，其将王虔朗请行。既至，彦通盛侍卫而见之，礼貌甚倨。虔朗厉声责之曰："足下自称苻秦苗裔，宜知礼义，有以异於群蛮。昔马氏在湖南，足下祖父皆北面事之；今王公尽得马氏之地，足下不早往乞盟，致使者先来，又不接之以礼，异日得无悔乎！"彦通惭惧，起，执虔朗手谢之。虔朗知其可动，因说之曰："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为州县，著在图籍。今足下上无天子之诏，下无使府之命，虽自王於山谷之间，不过蛮夷一酋长耳！曷若去王号，自归於王公，王公必以天子之命授足下节度使，与中国侯伯等夷，岂不尊荣哉！"彦通大喜，即日去王号，因虔朗献铜鼓数枚於王逵。逵曰："虔朗一言胜数万兵，真国士也！"承制以彦通为黔中节度使；以虔朗为都指挥使，预闻府政。

逵虑西界镇遏使、锦州刺史刘瑫为边患，表为镇南节度副使，充西界都招讨使。

17 是岁，湖南大饥，民食草木实；武清节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开仓以赈之，全活甚众。行逢起於微贱，知民间疾苦，励精为治，严而无私，辟署僚属，皆取廉介之士，约束简要，其自奉甚薄；或讥其太俭，行逢曰："马氏父子穷奢极靡，不恤百姓，今子孙乞食於人，又足效乎！"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上

显德二年(乙卯、955)

1 春，正月，庚辰，上以漕运自晋、汉以来不给斗耗，纲吏多以亏欠抵死，诏自今每斛给耗一斗。

2 定难节度使李彝兴以折德扆亦为节度使，与己并列，耻之，塞路不通周使。癸未，上谋於宰相，对曰："夏州边镇，朝廷向来每加优借，府州褊小，得失不系重轻，且宜抚谕彝兴，庶全大体。"上曰："德扆数年以来，尽忠戮力以拒刘氏，奈何一旦弃之！且夏州惟产羊马，贸易百货，悉仰中国，我若绝之，彼何能为！"乃遣供奉官齐藏珍赍诏书责之，彝兴惶恐谢罪。

3 戊子，蜀置威武军於凤州。

4 辛卯，初令翰林学士、两省官举令、录；除官之日，仍署举者姓名，若贪秽败官，并当连坐。

5 契丹自晋、汉以来屡寇河北，轻骑深入，无藩篱之限，郊野之民每困杀掠。言事者称深、冀之间有胡卢河，横亘数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是月，诏忠武节度使王彦超、彰信节度使韩通将兵夫浚胡卢河，筑城於李晏口，留兵戍之。帝召德州刺史张藏英，问以备边之策，藏英具陈地形要害，请列置戍兵，募边人骁勇者，厚其禀给，自请将之，随便宜讨击；帝皆从之，以藏英为沿边巡检招收都指挥使。藏英到官数月，募得千馀人。王彦超等行视役者，尝为契丹所围；藏英引所募兵驰击，大破之。自是契丹不敢涉胡卢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

6 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7 蜀夔恭孝王仁毅卒。

8 壬戌，诏群臣极言得失，其略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尽知，面不能尽识；若不采其言而观其行，审其意而察其忠，则何以见器略之浅深，知任用之当否！若言之不入，罪实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将谁执！"

9 唐主以中书侍郎、知尚书省严续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10 三月，辛未，以李晏口为静安军。

11 帝常愤广明以来中国日蹙，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会秦州民夷有诣大梁献策请恢复旧疆者，帝纳其言。

蜀主闻之，遣客省使赵季札按视边备。季札素以文武才略自任，使还，奏称："雄武节度使韩继勋、凤州刺史

王万迪非将帅才，不足以御大敌。”蜀主问：“谁可往者？”季札请自行。丙申，以季札为雄武监军使，仍以宿卫精兵千人为之部曲。

12 帝以大梁城中迫隘，夏，四月，乙卯，诏展外城，先立标帜，俟今冬农隙兴板筑；东作动则罢之，更俟次年，以渐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标七里之外，其标内俟县官分画街衢、仓场、营廨之外，听民随便筑室。

13 丙辰，蜀主命知枢密院王昭远按行北边城寨及甲兵。

14 上谓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寝食不忘。又自唐、晋以来，吴、蜀、幽、并皆阻声教，未能混壹，宜命近臣著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及开边策各一篇，朕将览焉。”

比部郎中王朴献策，以为：“中国之失吴、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观所以失之之原，然后知所以取之之术。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骄民困，奸党内炽，武夫外横，因小致大，积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为而已。夫进贤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隐诚信，所以结其心也；赏功罚罪，所以尽其力也；去奢节用，所以丰其财也；时使名薄敛，所以阜其民也。俟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财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后举而用之，功无不成矣！彼之人观我有必取之势，则知其情状者愿为间谍，知其山川者愿为乡导，民心既归，天意必从矣。

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与吾接境几二千里，其势易扰也。扰之当以无备之处为始，备东则扰西，备西则扰东，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间，可以知其虚实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未须大举，且以轻兵扰之。南人懦怯，闻小有警，必悉师以救之。师数动则民疲而财竭，不悉师则我可以乘虚取之。如此，江北诸州将悉为我有。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燕地必望风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东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当以强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败，力竭气沮，必未能为边患，宜且以为后图，俟天下既平，然后伺间，一举可擒也。今士卒精练，甲兵有备，群下畏法，诸将效力，期年之后可以出师，宜自夏秋蓄积实边矣。”

上欣然纳之。时群臣多守常偷安，所对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气劲，有谋能断，凡所规画，皆称上意，上由是重其气识，未几，迁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

15 上谋取秦、凤，求可将者。王溥荐宣徽南院使、镇安节度使向训。上命训与凤翔节度使王景、容省使高唐昝居润偕行。五月，戊辰朔，景出兵自散关趣秦州。

16 敕天下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之命。惟两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听设戒坛。禁僧俗舍身、断手足、炼指、挂灯、带钳之类幻惑流俗者。令两京及诸州每岁造僧帐，有死亡、归俗，皆随时开落。是岁，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废者三万三百三十六，见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

17 王景拔黄牛等八寨。戊寅，蜀主以捧圣控鹤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李廷珪为北路行营都统，左卫圣步军都指挥使高彦俦为招讨使，武宁节度使吕彦珂副之，客省使赵崇韬为都监。

18 蜀赵季札至德阳，闻周师入境，惧不敢进，上书求解边任还奏事，先遣辎重及妓妾西归。丁亥，单骑驰入成都，众以为奔败，莫不震恐。蜀主问以机事，皆不能对；蜀主怒，系之御史台，庚午，斩之於崇礼门。

19 六月，庚子，上亲录囚於内苑。有汝州民马遇，父及弟为吏所冤死，屡经覆按，不能自伸，上临问，始得其实，人以为神。由是诸长吏无不亲察狱讼。

20 壬寅，西师与蜀李廷珪等战于威武城东，不利，排陈使濮州刺史胡立等为蜀所擒。丁未，蜀主遣间使如北汉及唐，欲与之俱出兵以制周，北汉主、唐主皆许之。

21 己酉，以彰信节度使韩通充西南行营马步军都虞候。

22 戊午，南汉主杀祯州节度使通王弘政，於是高祖之诸子尽矣。

23 壬戌，以枢密院承旨清河张美为右领军大将军、权点检三司事。初，帝在澶州，美掌州之金谷隶三司者，帝或私有所求，美曲为供副。太祖闻之怒，恐伤帝意，但徙美为濮州马步军都虞候。美治财精敏，当时鲜及，故帝以利权授之；然思其在澶州所为，终不以公忠待之。

24 秋，七月，丁卯朔，以王景兼西南行营都招讨使，向训兼行营兵马都监。宰相以景等久无功，馈运不继，固请罢兵。帝命太祖皇帝往视之，还，言秦、凤可取之状，帝从之。

25 八月，丁未，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景范罢判三司，寻以父丧罢政事。

26 王景等败蜀兵，获将卒三百。己未，蜀主遣通奏使、知枢密院、武泰节度使伊审徵如行营慰抚，仍督战。

27 帝以县官久不铸钱，而民间多销钱为器皿及佛像，钱益少，九月，丙寅朔，敕始立监采铜铸钱，自非县官

法物、军器及寺观锺磬铍铎之类听留外，自馀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论刑有差。上谓侍臣曰："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

臣光曰：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28 蜀李廷珪遣先锋都指挥使李进据马岭寨，又遣奇兵出斜谷，屯白涧，又分兵出凤州之北唐仓镇及黄花谷，绝周粮道。闰月，王景遣裨将张建雄将兵二千抵黄花，又遣千人趣唐仓，扼蜀归路。蜀染院使王峦将兵出唐仓，与建雄战於黄花，蜀兵败，奔唐仓，遇周兵，又败，虏峦及其将士三千人；马岭、白涧兵皆溃，李廷珪、高彦俦等退保青泥岭。蜀雄武节度使兼侍中韩继勋弃秦州，奔还成都，观察判官赵玭举城降，斜谷援兵亦溃。成、阶二州皆降，蜀人震恐。玭，潼州人也。帝欲以玭为节度使，范质固争以为不可，乃以为郢州刺史。

壬子，百官入贺，帝举酒属王溥曰："边功之成，卿择帅之力也！"

29 甲子，上与将相食於万岁殿，因言："两日大寒，朕於宫中食珍膳，深愧无功於民而坐享天禄，既不能躬耕而食，惟当亲冒矢石为民除害，差可自安耳！"

30 乙丑，蜀李廷珪上表待罪。冬，十月，壬申，伊审徵至成都请罪。

蜀主致书於帝请和，自称大蜀皇帝；帝怒其抗礼，不答。蜀主愈恐，聚兵粮於剑门、白帝，为守御之备，募兵既多，用度不足，始铸铁钱，榷境内铁器，民甚苦之。

31 唐主性和柔，好文章，而喜人佞己，由是谄谀之臣多进用，政事日乱。既克建州，破湖南，益骄，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贞、慕容彦超之叛，皆为之出师，遥为声援，又遣使自海道通契丹及北汉，约共图中国；值中国多事，未暇与之校。

先是，每冬淮水浅涸，唐人常发兵戍守，谓之"把浅"，寿州监军吴廷绍以为疆埸无事，坐费资粮，悉罢之；清淮节度使刘仁赡上表固争，不能得。十一月，乙未朔，帝以李谷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都部署兼知庐、寿等行府事，以忠武节度使王彦超副之，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等十二将以伐唐。令坤，磁州武安人也。

32 汴水自唐末溃决，自埇桥东南悉为污泽。上谋击唐，先命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发民夫，因故堤疏导之，东至泗上；议者皆以为难成，上曰："数年之后，必获其利。"

33 丁未，上与侍臣论刑赏，上曰："朕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赏人。"

34 先是，大梁城中民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盖寡，上命悉直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又迁坟墓於标外。上曰："近广京城，於存殁扰动诚多；怨谤之语，朕自当之，他日终为人利。"

35 王景等围凤州，韩通分兵城固镇以绝蜀之援兵。戊申，克凤州，擒蜀威武节度使王环及都监赵崇溥等将士五千人。崇溥不食而死。环，真定人也。乙卯，制曲赦秦、凤、阶、成境内，所获蜀将士，愿留者优其俸赐，愿去者给资装而遣之。诏曰："用慰众情，免违物性，其四州之民，二税徵科之外，凡蜀人所立诸色科徭，悉罢之。"

36 唐人闻周兵将至而惧；刘仁赡神气自若，部分守御，无异平日，众情稍安。唐主以神武统军刘彦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将兵二万趣寿州，奉化节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晖为应援使，常州团练使姚凤为应援都监，将兵三万屯定远。召镇南节度使宋齐丘还金陵，谋国难，以翰林承旨、户部尚书殷崇义为吏部尚书、知枢密院。

37 李谷等为浮梁，自正阳济淮。十二月，甲戌，谷奏王彦超败唐兵二千馀人於寿州城下，己卯，又奏先锋都指挥使白延遇败唐兵千馀人於山口镇。

38 丙戌，枢密使兼侍中韩忠正公郑仁诲卒。上临其丧，近臣奏称岁道非便，上曰："君臣义重，何日时之有！"往哭尽哀。

39 吴越王弘俶遣元帅府判官陈彦禧入贡，帝以诏谕弘俶，使出兵击唐。

三年(丙辰、956)

1 春，正月，丙午，以王环为右骁卫大将军，赏其不降也。

2 丁酉，李谷奏败唐兵千馀人於上窑。

3 戊戌，发开封府、曹、滑、郑州之民十馀万筑大梁外城。

4 庚子，帝下诏亲征淮南，以宣徽南院使、镇安节度使向训权东京留守，端明殿学士王朴副之，彰信节度使韩通权点检侍卫司及在京内外都巡检。命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李重进将兵先赴正阳，河阳节度使白重赞将亲兵三千屯颍上。壬寅，帝发大梁。

李谷攻寿州，久不克；唐刘彦贞引兵救之，至来远镇，距寿州二百里，又以战舰数百艘趣正阳，为攻浮梁之

势。李谷畏之，召将佐谋曰："我军不能水战，若贼断浮梁，则腹背受敌，皆不归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车驾。"上至圉镇，闻其谋，亟遣中使乘驿止之。比至，已焚刍粮，退保正阳。丁未，帝至陈州，亟遣李重进引兵趣淮上。

辛亥，李谷奏贼舰中流而进，弩炮所不能及，若浮梁不守，则众心动摇，须至退军。今贼舰日进，淮水日涨，若车驾亲临，万一粮道阻绝，其危不测。愿陛下且驻跸陈、颍，俟李重进至，臣与之共度贼舰可御，浮梁可完，立具奏闻。但若厉兵秣马，春去冬来，足使贼中疲弊，取之未晚。"帝览奏，不悦。

刘彦贞素骄贵，无才略，不习兵，所历藩镇，专为贪暴，积财巨亿，以赂权要，由是魏岑等争誉之，以为治民如龚、黄，用兵如韩、彭，故周师至，唐主首用之。其裨将咸师朗等皆勇而无谋，闻李谷退，喜，引兵直抵正阳，旌旗辎重数百里，刘仁赡及池州刺史张全约固止之。仁赡曰："公军未至而敌人先遁，是畏公之威声也，安用速战！万一失利，则大事去矣！"彦贞不从。既行，仁赡曰："果遇，必败。"乃益兵乘城为备。李重进渡淮，逆战於正阳东，大破之，斩彦贞，生擒咸师朗等，斩首万馀级，伏尸三十里，收军资器械三十馀万。是时江、淮久安，民不习战，彦贞既败，唐人大恐，张全约收馀众奔寿州，刘仁赡表全约为马步左厢都指挥使。皇甫晖、姚凤退保清流关。滁州刺史王绍颜委城走。

壬子，帝至永宁镇，谓侍臣曰："闻寿州围解，农民多归村落，今闻大军至，必复入城。怜其聚为饿殍，宜先遣使存抚，各令安业。"甲寅，帝至正阳，以李重进代李谷为淮南道行营都招讨使，以谷判寿州行府事。丙辰，帝至寿州城下，营於淝水之阳，命诸军围寿州，徙正阳浮梁於下蔡镇。丁巳，征宋、亳、陈、颍、徐、宿、许、蔡等州丁夫数十万以攻城，昼夜不息。唐兵万馀人维舟於淮，营於涂山之下。庚申，帝命太祖皇帝击之，太祖皇帝遣百馀骑薄其营而伪遁，伏兵邀之，大败唐兵于涡口，斩其都监何延锡等，夺战舰五十馀艘。

5 诏以武平节度使兼中书令王逵为南面行营都统，使攻唐之鄂州。逵引兵过岳州，岳州团练使潘叔嗣厚具燕犒，奉事甚谨；逵左右求取无厌，不满望者谮叔嗣於逵，云其谋叛，逵怒形於词色，叔嗣由是惧而不自安。

唐主闻湖南兵将至，命武昌节度使何敬洙徙民入城，为固守之计；敬洙不从，使除地为战场，曰："敌至，则与军民俱死於此耳！"唐主善之。

6 二月，丙寅，下蔡浮梁成，上自往视之。

戊辰，庐、寿、光、黄巡检使司超奏败唐兵三千馀人於盛唐，擒都监高弼等，获战舰四十馀艘。

上命太祖皇帝倍道袭清流关。皇甫晖等陈於山下，方与前锋战，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后；晖等大惊，走入滁州，欲断桥自守，太祖皇帝跃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晖曰："人各为其主，愿容成列而战。"太祖皇帝笑而许之。晖整众而出，太祖皇帝拥马颈突陈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晖，他人非吾敌也！"手剑击晖，中脑，生擒之，并擒姚凤，遂克滁州。后数日，宣祖皇帝为马军副都指挥使，引兵夜半至滁州城下，传呼开门。太祖皇帝曰："父子虽至亲，城门王事也，不敢奉命。"

上遣翰林学士窦仪籍滁州帑藏，太祖皇帝遣亲吏取藏中绢。仪曰："公初克城时，虽倾藏取之，无伤也。今既籍为官物，非有诏书，不可得也。"太祖皇帝由是重仪。诏左金吾卫将军马崇祚知滁州。

初，永兴节度使刘词遗表荐其幕僚蓟人赵普有才可用。会滁州平，范质荐普为滁州军事判官，太祖皇帝与语，悦之。时获盗百馀人，皆应死，普请先讯鞫然后决，所活十七八。太祖皇帝益奇之。

太祖皇帝威名日盛，每临陈，必以繁缨饰马，铠仗鲜明，或曰："如此，为敌所识。"太祖皇帝曰："吾固欲其识之耳！"

唐主遣泗州牙将王知朗赍书抵徐州，称："唐皇帝奉书大周皇帝，请息兵修好，愿以兄事帝，岁输货财以助军费。"甲戌，徐州以闻；帝不答。戊寅，命前武胜节度使侯章等攻寿州水寨，决其壕之西北隅，导壕水入于淝。

太祖皇帝遣使献皇甫晖等，晖伤甚，见上，卧而言曰："臣非不忠於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向日屡与契丹战，未尝见兵精如此。"因盛称太祖皇帝之勇。上释之，后数日卒。

帝诇知扬州无备，己卯，命韩令坤等将兵袭之，戒以毋得残民；其李氏陵寝，遣人与李氏人共守护之。

唐主兵屡败，惧亡，乃遣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钟谟、工部侍郎·文理院学士李德明奉表称臣，来请平，献御服、汤药及金器千两，银器五千两，缯锦二千匹，犒军牛五百头，酒二千斛，壬午，至寿州城下。谟、德明素辩口，上知其欲游说，盛陈甲兵而见之，曰："尔主自谓唐室苗裔，宜知礼义，异於他国。与朕止隔一水，未尝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舍华事夷，礼义安在？且汝欲说我令罢兵邪？我非六国愚主，岂汝口舌所能移邪！可归语汝主：亟来见朕，再拜谢过，则无事矣。不然，朕欲观金陵城，借府库以劳军，汝君臣得无悔乎！"谟、德明战栗不敢言。

7 吴越王弘俶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苏州营田指挥使陈满言於丞相吴程曰："周师南征，唐举国惊扰，常州

无备，易取也。”会唐主有诏抚安江阴吏民，满告程云：“周诏书已至。”程为之言於弘俶，请亟发兵从其策。丞相元德昭曰：“唐大国，未可轻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师不至，谁与并力，能无危乎！请姑俟之。”程固争，以为时不可失，弘俶卒从程议。癸未，遣程督衢州刺史鲍修让、中直都指挥使罗晟趣常州。程谓将士曰：“元丞相不欲出师。”将士怒，流言欲击德昭。弘俶匿德昭於府中，令捕言者，叹曰：“方出师而士卒欲击丞相，不祥甚哉！”

8 乙酉，韩令坤奄至扬州；平旦，先遣白延遇以数百骑驰入城，城中不之觉。令坤继至，唐东都营屯使贾崇焚官府民舍，弃城南走，副留守工部侍郎冯延鲁髡发被僧服，匿於佛寺，军士执之。令坤慰抚其民，使皆安堵。

庚寅，王逵奏拔鄂州长山寨，执其将陈泽等，献之。

辛卯，太祖皇帝奏唐天长制置使耿谦降，获刍粮二十馀万。

9 唐主遣园苑使尹延范如泰州，迁吴让皇之族于润州。延范以道路艰难，恐杨氏为变，尽杀其男子六十人，还报，唐主怒，腰斩之。

10 韩令坤等攻泰州，拔之，刺史方讷奔金陵。

11 唐主遣人以蜡丸求救於契丹。壬辰，静安军使何继筠获而献之。

12 以给事中高防权知泰州。

13 癸巳，吴越王弘俶遣上直都指挥使路彦铢攻宣州，罗晟帅战舰屯江阴。唐静海制置使姚彦洪帅兵民万人奔吴越。

14 潘叔嗣属将士而告之曰：“吾事令公至矣，今乃信谗疑怒，军还，必击我，吾不能坐而待死，汝辈能与吾俱西乎？”众愤怒，请行，叔嗣帅之西袭朗州。逵闻之，还军追之，及於武陵城外，与叔嗣战，逵败死。

或劝叔嗣遂据朗州，叔嗣曰：“吾救死耳，安敢自尊，宜以督府归潭州太尉，岂不以武安见处乎！”乃归岳州，使团练判官李简帅朗州将吏迎武安节度使周行逢。众谓行逢：“必以潭州授叔嗣。”行逢曰：“叔嗣贼杀主帅，罪当族。所可恕者，得武陵而不有，以授吾耳。若遽用为节度使，天下谓我与之同谋，何以自明！宜且以为行军司马，俟逾年，授以节钺可也。”乃以衡州刺史莫弘万权知潭州，帅众入朗州，自称武平、武安留后，告于朝廷，以叔嗣为行军司马。叔嗣怒，称疾不至。行逢曰：“行军司马，吾尝为之，权与节度使相埒耳，叔嗣犹不满望，更欲图我邪！”或说行逢：“授叔嗣武安节钺以诱之，令至都府受命，此乃机上肉耳！”行逢从之。叔嗣将行，其所亲止之。叔嗣自恃素以兄事行逢，相亲善，遂行不疑。行逢遣使迎候，道路相望，既至，自出郊劳，相见甚欢。叔嗣入谒，未至听事，遣人执之，立於庭下，责之曰：“汝为小校无大功，王逵用汝为团练使，一旦反杀主帅；吾以畴昔之情，未忍斩汝，以为行军司马，乃敢违拒吾命而不受乎！”叔嗣知不免，以宗族为请。遂斩之。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三

后周纪四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中

显德三年(丙辰、956)

1 三月，甲午朔，上行视水寨，至淝桥，自取一石，马上持之至寨以供炮，从官过桥者人赍一石。太祖皇帝乘皮船入寿春壕中，城上发连弩射之，矢大如屋椽；牙将馆陶张琼遽以身蔽之，矢中琼髀，死而复苏。镞著骨不可出，琼饮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数升，神色自若。

唐主复以右仆射孙晟为司空，遣与礼部尚书王崇质奉表入见，称：“自天祐以来，海内分崩，或跨据一方，或迁革异代，臣绍袭先业，奄有江表，顾以瞻乌未定，附凤何从！今天命有归，声教远被，愿比两浙、湖南，仰奉正朔，谨守土疆，乞收薄伐之威，赦其后服之罪，首於下国，俾作外臣，则柔远之德，云谁不服！”又献金千两，银十万两，罗绮二千匹。晟谓冯延已曰：“此行当在左相，晟若辞之，则负先帝。”既行，知不免，中夜，叹息谓崇质曰：“君家百口，宜自为谋。吾思之熟矣，终不负永陵一培土，馀无所知！”

2 南汉甘泉宫使林延遇，阴险多计数，南汉主倚信之；诛灭诸弟，皆延遇之谋也。乙未卒，国人相贺。延遇病甚，荐内给事袭澄枢自代，南汉主即日擢澄枢知承宣院及内侍省。澄枢，番禺人也。

3 光·舒·黄招安巡检使、行光州刺史何超以安、随、申、蔡四州兵数万攻光州。丙申，超奏唐光州刺史张

绍弃城走，都监张承翰以城降。

丁酉，行舒州刺史郭令图拔舒州，唐蕲州将李福杀其知州王承嵩，举州为降。遣六宅使齐藏珍攻黄州。

4 彰武留后李彦頵，性贪虐，部民与羌胡作乱，攻之。上召彦頵还朝。

5 秦、凤之平也，上赦所俘蜀兵以隶军籍，从征淮南，复亡降于唐。癸卯，唐主表献百五十人；上悉命斩之。

6 舒州人逐郭令图，铁骑都指挥使洛阳王审琦选轻骑夜袭舒州，复取之，令图乃得归。

7 马希崇及王延政之子继沂皆在扬州；诏抚存之。

8 丙午，孙晟等至上所。庚戌，上遣中使以孙晟诣寿春城下，且招谕之。仁赡见晟，戎服拜於城上。晟谓仁赡曰："君受国厚恩，不可开门纳寇。"上闻之，甚怒，晟曰："臣为宰相，岂可教节度使外叛邪！"上乃释之。

9 唐主使李德明、孙晟言於上，请去帝号，割寿、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岁输金帛百万以求罢兵。上以淮南之地已半为周有，诸将捷奏日至，欲尽得江北之地，不许。德明见周兵日进，奏称："唐主不知陛下兵力如此之盛，愿宽臣五日之诛，得归白唐主，尽献江北之地。"上乃许之。晟因奏遣王崇质与德明俱归。上遣供奉官安弘道送德明等归金陵，赐唐主书，其略曰："但存帝号，何爽岁寒！悦坚事大之心，终不迫人于险。"又曰："俟诸郡之悉来，即大军之立罢。言尽於此，更不烦云；苟曰未然，请从兹绝。"又赐其将相书，使熟议而来。唐主复上表谢。

李德明盛称上威德及甲兵之强，劝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悦。宋齐丘以割地为无益；德明轻佻，言多过实，国人亦不之信。枢密使陈觉、副使李徵古素恶德明与孙晟，使王崇质异其言，因谮德明於唐主曰："德明卖国求利。"唐主大怒，斩德明於市。

10 吴程攻常州，破其外郭，执唐常州团练使赵仁泽，送于钱唐。仁泽见吴越王弘俶不拜，责以负约；弘俶怒，决其口至耳。元德昭怜其忠，为傅良药，得不死。

唐主以吴越兵在常州，恐其侵逼润州，以宣、润大都督燕王弘冀年少，恐其不习兵，徵还金陵。部将赵铎言於弘冀曰："大王元帅，众心所恃，逆自退归，所部必乱。"弘冀然之，辞不就徵，部分诸将，为战守之备。

龙武都虞候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沈默好施，不事家产，虽典宿卫，日与宾客博弈饮酒，未尝言兵，时人以为非将帅材。至是，有言克宏久不迁官者，唐主以为抚州刺史。克宏请效死行陈，其母亦表称克宏有父风，可为将，苟不胜任，分甘孥戮。唐主乃以克宏为右武卫将军，使将兵会袁州刺史陆孟俊救常州。

时唐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将数千人皆羸老，枢密使李徵古复以铠仗之朽蠹者给之。克宏诉於徵古，徵古慢骂之，众皆愤恚，克宏怡然。至润州，徵古遣使召还，以神卫统军朱匡业代之。燕王弘冀谓克宏："君但前战，吾当论奏。"乃表克宏才略可以成功，常州危在旦莫，不宜中易主将。克宏引兵径趣常州，徵古复遣使召之，克宏曰："吾计日破贼，汝来召吾，必奸人也！"命斩之。使者曰："受李枢密命而来。"克宏曰："李枢密来，吾亦斩之！"

初，鲍修让、罗晟在福州，与吴程有隙，至是，程抑挫之，二人皆怨。先是，唐主遣中书舍人乔匡舜使於吴越，壬子，柴克宏至常州，蒙其船以幕，匿甲士於其中，声言迎匡舜。吴越逻者以告，程曰："兵交，使在其间，不可妄以为疑。"唐兵登岸，径薄吴越营，罗晟不力战，纵之使趣程帐，程仅以身免。克宏大破吴越兵，斩首万级。朱匡业至行营，克宏事之甚谨。吴程至钱唐，吴越王弘俶悉夺其官。

11 甲寅，蜀主以捧圣控鹤都指挥使李廷珪为左右卫圣诸军马步都指挥使，仍分卫圣、匡圣步骑为左右十军，以武定节度使吕彦琦等为使，廷珪总之，如赵廷隐之任。

12 初，柴克宏为宣州巡检使，始至，城堑不修，器械皆阙，吏云："自田頵、王茂章、李遇相继叛，后人无敢治之者。"克宏曰："时移事异，安有此理！"悉缮完之。由是路彦铢攻之不克，闻吴程败，乙卯，引归。唐主以克宏为奉化节度使，克宏复请将兵救寿州，未至而卒。

13 河阳节度使白重赞，以天子南征，虑北汉乘虚入寇，缮完守备，且请兵於西京。西京留守王晏初不之与，又虑事出非常，乃自将兵赴之。重赞以晏不奉诏而来，拒不纳，遣人谓之曰："令公昔在陕服，已立大功，河阳小城，不烦枉驾！"晏惭怍而还。孟、洛之民，数日惊扰。

14 唐主命诸道兵马元帅齐王景达将兵拒周，以陈觉为监军使，前武安节度使边镐为应援都军使。中书舍人韩熙载上书曰："信莫信於亲王，重莫重於元帅，安用监军使为！"唐主不从。

遣鸿胪卿潘承祐诣泉、建召募骁勇，承祐荐前永安节度使许文稹、静江指挥使陈德诚、建州人郑彦华、林仁肇。唐主以文稹为西面行营应援使，彦华、仁肇皆为将。仁肇，仁翰之弟也。

15 夏，四月，甲子，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李重进为庐、寿等州招讨使，以武宁节度使武行德为濠州城下都部署。

16 唐右卫将军陆孟俊自常州将兵万馀人趣泰州，周兵遁去，孟俊复取之，遣陈德诚戍泰州。孟俊进攻扬州，屯于蜀冈，韩令坤弃扬州走。帝遣张永德将兵救之，令坤复入扬州。帝又遣太祖皇帝将兵屯六合。太祖皇帝令曰："扬州兵有过六合者，折其足！"令坤始有固守之志。

帝自至寿春以来，命诸军昼夜攻城，久不克；会大雨，营中水深数尺，攻具及士卒失亡颇多，粮运不继，李德明失期不至，乃议旋师。或劝帝东幸濠州，声言寿州已破；从之。己巳，帝自寿春循淮而东，乙亥，至濠州。

韩令坤败唐兵於城东，擒陆孟俊。初，孟俊之废马希萼立希崇也，灭故舒州刺史杨昭惲之族而取其财，杨氏有女美，献於希崇。令坤入扬州，希崇以杨氏遗令坤，令坤嬖之。既获孟俊，将械送帝所；杨氏在帝下，忽抚膺恸哭，令坤惊问之，对曰："孟俊昔在潭州，杀妾家二百口，今日见之，请复其冤。"令坤乃杀之。

17 唐齐王景达将兵二万自瓜步济江，距六合二十馀里，设栅不进。诸将欲击之，太祖皇帝曰："彼设栅自固，惧我也。今吾众不满二千，若往击之，则彼见吾众寡矣；不如俟其来而击之，破之必矣！"居数日，唐出兵趣六合，太祖皇帝奋击，大破之，杀获近五千人，馀众尚万馀，走渡江，争舟溺死者甚众，於是唐之精卒尽矣。

是战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太祖皇帝阳为督战，以剑斫其皮笠。明日，遍阅其皮笠，有剑迹者数十人，皆斩之，由是部兵莫敢不尽死。

先是，唐主闻扬州失守，命四旁发兵取之。己卯，韩令坤奏败扬州兵万馀人於湾头堰，获涟州刺史秦进崇；张永德奏败泗州万馀人於曲溪堰。

18 丙戌，以宣徽南院使向训为淮南节度使兼沿江招讨使。

涡口奏新作浮梁成。丁亥，帝自濠州如涡口。

帝锐於进取，欲自至扬州，范质等以兵疲食少，泣谏而止。帝尝怒翰林学士窦仪，欲杀之；范质入救之，帝望见，知其意，即起避之，质趋前伏地，叩头谏曰："仪罪不至死，臣为宰相，致陛下枉杀近臣，罪皆在臣。"继之以泣。帝意解，乃释之。

19 北汉葬神武帝於交城北山，庙号世祖。

20 五月，丙辰朔，以涡口为镇淮军。

21 丙申，唐永安节度使陈诲败福州兵於南台江，俘斩千馀级。唐主更命永安曰忠义军。晦，德诚之父也。

22 戊戌，帝留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等围寿州，自涡口北归；乙卯，至大梁。

23 六月，壬申，赦淮南诸州系囚，除李氏非理赋役，事有不便於民者，委长吏以闻。

24 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彰信节度使李继勋营於寿州城南，唐刘仁赡伺继勋无备，出兵击之，杀士卒数百人，焚其攻具。

25 唐驾部员外郎朱元因奏事论用兵方略，唐主以为能，命将兵复江北诸州。

26 秋，七月，辛卯朔，以周行逢为武平节度使，制置武安、静江等军事。行逢既兼总湖、湘，乃矫前人之弊，留心民事，悉除马氏横赋，贪吏猾民为民害者皆去之，择廉平吏为刺史、县令。

朗州民夷杂居，刘言、王逵旧将多骄横，行逢壹以法治之，无所宽假，众怨怼且惧。有大将与其党十馀人谋作乱，行逢知之，大会诸将，於座中擒之，数曰："吾恶衣粝食，充实府库，正为汝曹，何负而反！今日之会，与汝诀也！"立挞杀之，座上股栗。行逢曰："诸君无罪，皆宜自安。"乐饮而罢。

行逢多计数，善发隐伏，将卒有谋乱及叛亡者，行逢必先觉，擒杀之，所部凛然。然性猜忍，常散遣人密诇诸州事，其之邵州者，无事可复命，但言刺史刘光委多宴饮。行逢曰："光委数聚饮，欲谋我邪！"即召还，杀之。亲卫指挥使、衡州刺史张文表恐获罪，求归治所；行逢许之。文表岁时馈献甚厚，及谨事左右，由是得免。

行逢妻郧国夫人邓氏，陋而刚决，善治生，尝谏行逢用法太严，人无亲附者，行逢怒曰："汝妇人何知！"邓氏不悦，因请之村墅视田园，遂不复归府舍。行逢屡遣人迎之，不至；一旦，自帅僮仆来输税，行逢就见之，曰："吾为节度使，夫人何自苦如此！"邓氏曰："税，官物也。公为节度使，不先输税，何以率下！且独不记为里正代人输税以免楚挞时邪？"行逢欲与之归，不可，曰："公诛杀太过，常恐一旦有变，村墅易为逃匿耳。"行逢惭怒，其僚属曰："夫人言直，公宜纳之。"

行逢婿唐德求补吏，行逢曰："汝才不堪为吏，吾今私汝则可矣；汝居官无状，吾不敢以法贷汝，则亲戚之恩绝矣。"与之耕牛、农具而遣之。

行逢少时尝坐事黥，隶辰州铜坑，或说行逢："公面有文，恐为朝廷使者所嗤，请以药灭之。"行逢曰："吾闻汉有黥布，不害为英雄，吾何耻焉！"

自刘言、王逵以来，屡举兵，将吏积功及所羁縻蛮夷，检校官至三公者以千数。前天策府学士徐仲雅，自马希广之废，杜门不出，行逢慕之，署节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趋事我，奈何为之幕吏！"辞疾不至。行逢迫胁固召之，面授文牒，终辞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既而召还。会行逢生日，诸道各遣使致贺，行逢有矜色，谓仲雅曰："自吾兼镇三府，四邻亦畏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内，弥天太保，遍地司空，四邻那得不畏！"行逢复放之邵州，竟不能屈。有僧仁及，为行逢所信任，军府事皆预之，亦加检校司空，娶数妻，出入导从如王公。

27 辛亥，宣懿皇后符氏殂。

28 唐将朱元取舒州，刺史郭令图弃城走。李平取蕲州。唐主以元为舒州团练使，平为蕲州刺史。元又取和州。

初，唐人以茶盐强民而征其粟帛，谓之博征，又兴营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师至，争奉牛酒迎劳。而将帅不之恤，专事俘掠，视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泽，立堡壁自固，操农器为兵，积纸为甲，时人谓之"白甲军"。周兵讨之，屡为所败，先所得唐诸州，多复为唐有。

唐之援兵营於紫金山，与寿春城中烽火相应。淮南节度使向训奏请以广陵之兵并力攻寿春，俟克城，更图进取，诏许之。训封府库以授扬州主者，命扬州牙将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扬州民感悦，军还，或负糗糒送之。滁州守将亦弃城去，皆引兵趣寿春。

唐诸将请据险以邀周师，宋齐丘曰："如此，则怨益深。"乃命诸将各自保守，毋得擅出击周兵。由是寿春之围益急。齐王景达军于濠州，遥为寿州声援，军政皆出於陈觉，景达署纸尾而已，拥兵五万，无决战意，将吏畏觉，无敢言者。

29 八月，戊辰，端明殿学士王朴、司天少监王处纳撰显德钦天历，上之。诏自来岁行之。

30 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张永德屯下蔡，唐将林仁肇以水陆军援寿春；永德与之战；仁肇以船实薪刍，因风纵火，欲焚下蔡浮梁，俄而风回，唐兵败退。永德为铁绠千馀尺，距浮梁十馀步，横绝淮流，系以巨木，由是唐兵不能近。

31 九月，丙午，以端明殿学士、左散骑常侍、权知开封府事王朴为户部侍郎，充枢密副使。

32 冬，十月，癸酉，李重进奏唐人寇盛唐，铁骑都指挥使王彦升等击破之，斩首三千馀级。彦升，蜀人也。

33 丙子，上谓侍臣："近朝征敛谷帛，多不俟收获、纺绩之毕。"乃诏三司，自今夏税以六月，秋税以十月起征，民间便之。

34 山南东道节度使、守太尉兼中书令安审琦镇襄州十馀年，至是入朝，除守太师，遣还镇。既行，上问宰相："卿曾送之乎？"对曰："送至城南，审琦深感圣恩。"上曰："近朝多不以诚信待诸侯，诸侯虽有欲效忠节者，其道无由。王者但能毋失其信，何患诸侯不归心哉！"

35 壬午，张永德奏败唐兵于下蔡。是时唐复以水军攻永德，永德夜令善游者没其船下，縻以铁锁，纵兵击之，船不得进退，溺死者甚众。永德解金带以赏善游者。

36 甲申，以太祖皇帝为定国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太祖皇帝表渭州军事判官赵普为节度推官。

37 张永德与李重进不相悦，永德密表重进有二心，帝不之信。时二将各拥重兵，众心扰恐。重进一日单骑诣永德营，从容宴饮，谓永德曰："吾与公幸以肺附俱为将帅，奚相疑若此之深邪？"永德意乃解，众心亦安。唐主闻之，以蜡丸遗重进，诱以厚利，其书皆谤毁及反间之语；重进奏之。

初，唐使者孙晟、钟谟从帝至大梁，帝待之甚厚，每朝会，班於中书省官之后，时召见，饮以醇酒，问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无二心。"及得唐蜡书，帝大怒，召晟，责以所对不实。晟正色抗辞，请死而已。问以唐虚实，默不对。十一月，乙巳，帝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军巡院，更以帝意问之；翰与之饮酒数行，从容问之，晟终不言。翰乃谓曰："有敕，赐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谨以死报国。"乃就刑。并从者百馀人皆杀之，贬钟谟耀州司马，既而帝怜晟忠节，悔杀之，召谟，拜卫尉少卿。

38 帝召华山隐士真源陈抟，问以飞升、黄白之术，对曰："陛下为天子，当以治天下为务，安用此为！"戊申，遣还山，诏州县长吏常存问之。

39 十二月，壬申，以张永德为殿前都点检。

40 分命中使发陈、蔡、宋、亳、颍、兖、曹、单等州丁夫城下蔡。

41 是岁，唐主诏淮南营田害民尤甚者罢之。遣兵部郎中陈处尧持重币浮海诣契丹乞兵；契丹不能为之出兵，而留处尧不遣。处尧刚直有口辩，久之，忿怼，数面责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

42　蜀陵、荣州獠反，弓箭库使赵季文讨平之。

43　吴越王弘俶括境内民兵，劳扰颇多，判明州钱弘亿手疏切谏，罢之。

四年(丁巳、957)

1　春，正月，己丑朔，北汉大赦，改元天会。以翰林学士卫融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内客省使段恒为枢密使。

2　宰相屡请立皇子为王，上曰："诸子皆幼；且功臣之子皆未加恩，而独先朕子，能自安乎！"

3　周兵围寿春，连年未下，城中食尽。齐王景达自濠州遣应援使·永安节度使许文稹、都军使边镐、北面招讨使朱元将兵数万，溯淮救之，军於紫金山，列十馀寨如连珠，与城中烽火晨夕相应，又筑甬道抵寿春，欲运粮以馈之，绵亘数十里。将及寿春，李重进邀击，大破之，死者五千人，夺其二寨。丁未，重进以闻。戊申，诏以来月幸淮上。

刘仁赡请以边镐守城，自帅众决战；齐王景达不许，仁赡愤邑成疾。其幼子崇谏夜泛舟渡淮北，为小校所执，仁赡命腰斩之，左右莫敢救，监军使周廷构哭於中门以救之；仁赡不许。廷构复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谏非不爱也，然军法不可私，名节不可亏；若贷之，则刘氏为不忠之门，妾与公何面目见将士乎！"趣命斩之，然后成丧。将士皆感泣。

议者以唐援兵尚强，多请罢兵，帝疑之。李谷寝疾在第，二月，丙寅，帝使范质、王溥就与之谋，谷上疏，以为："寿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銮驾亲征，则将士争奋，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上悦。

4　庚午，诏有司更造祭器、祭玉等，命国子博士聂崇义讨论制度，为之图。

5　甲戌，以王朴权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事，以三司使张美为大内都巡检，以侍卫都虞候韩通为京城内外都巡检。

乙亥，帝发大梁。先是周与唐战，唐水军锐敏，周人无以敌之，帝每以为恨。返自寿春，於大梁城西汴水侧造战舰数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战，数月之后，纵横出没，殆胜唐兵。至是命右骁卫大将军王环将水军数千自闵河沿颍入淮，唐人见之大惊。

乙酉，帝至下蔡；三月，己丑夜，帝渡淮，抵寿春城下。庚寅旦，躬擐甲胄，军於紫金山南，命太祖皇帝击唐先锋寨及山北一寨，皆破之，斩获三千馀级，断其甬道，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至暮，帝分兵守诸寨，还下蔡。

6　唐朱元恃功，颇违元帅节度；陈觉与元有隙，屡表元反覆，不可将兵，唐主以武昌节度使杨守忠代之。守忠至濠州，觉以齐王景达之命，召元至濠州计事，将夺其兵；元闻之，愤怒，欲自杀，门下客宋垍说元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贵，何必为妻子死乎！"辛卯夜，元与先锋壕寨使朱仁裕等举寨万馀人降；裨将时厚卿不从，元杀之。

帝虑其馀众沿流东溃，遽命虎捷左厢都指挥使赵晁将水军数千沿淮而下。壬辰旦，帝军于赵步，诸将击唐紫金山寨，大破之，杀获万馀人，擒许文稹、边镐、杨守忠。馀众果沿淮东走，帝自赵步将骑数百循北岸追之，诸将以步骑循南岸追之，水军自中流而下，唐兵战溺死及降者殆四万人，获船舰粮仗以十万数。晡时，帝驰至荆山洪，距赵步二百馀里，是夜，宿镇淮军，癸酉，从官始至。刘仁赡闻援兵败，扼吭叹息。

甲午，发近县丁夫城镇淮军，为二城，夹淮水，徙下蔡浮梁於其间，扼濠、寿应援之路。会淮水涨，唐濠州都监彭城郭廷谓以水军溯淮，欲掩不备，焚浮梁；右龙武统军赵匡赞觇知之，伏兵邀击，破之。

唐齐王景达及陈觉皆自濠州奔归金陵，惟静江指挥使陈德诚全军而还。

戊戌，以淮南节度使向训为武宁节度使、淮南道行营都监，将兵戍镇淮军。

己亥，上自镇淮军复如下蔡。庚子，赐刘仁赡诏，使自择祸福。

唐主议自督诸将拒周，中书舍人乔匡舜上疏切谏，唐主以为沮众，流抚州。唐主问神卫统军朱匡业、刘存忠以守御方略，匡业诵罗隐诗曰："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存忠以匡业言为然。唐主怒，贬匡业抚州副使，流存忠於饶州。既而竟不敢自行。

甲辰，帝耀兵于寿春城北。唐清淮节度使兼侍中刘仁赡病甚，不知人，丙午，监军使周廷构、营田副使孙羽等作仁赡表，遣使奉之来降。丁未，帝赐仁赡诏，遣阁门使万年张保续入城宣谕，仁赡子崇让复出谢罪。戊申，帝大陈甲兵，受降於寿春城北，廷构等舁仁赡出城，仁赡卧不能起，帝慰劳赐赉，复令入城养疾。

庚戌，徙寿州治下蔡，赦州境死罪以下。州民受唐文书聚山林者，并召令复业，勿问罪；有尝为其杀伤者，毋得雠讼。向日政令有不便於民者，令本州条奏。辛亥，以刘仁赡为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制辞略曰："尽忠所事，抗节无亏，前代名臣，几人堪比！朕之伐叛，得尔为多。"是日，卒，追赐爵彭城郡王。唐主闻之，亦赠太师。帝复

以清淮军为忠正军以旌仁赡方节，以右羽林统军杨信为忠正节度使、同平章事。

7 前许州司马韩伦，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令坤之父也。令坤领镇安节度使，伦居于陈州，干预政事，贪污不法，为公私患，为人所讼，令坤屡为之泣请。癸丑，诏免伦死，流沙门岛。

伦后得赦还，居洛阳，与光禄卿致仕柴守礼及当时将相王溥、王晏、王彦超之父游处，恃势恣横，洛阳人畏之，谓之十阿父。帝既为太祖嗣，人无敢言守礼子者，但以元舅处之，优其俸给，未尝至大梁；尝以小忿杀人，有司不敢诘，帝知而不问。

8 诏开寿州仓振饥民。丙辰，帝北还；夏，四月，己巳，至大梁。

9 诏修永福殿，命宦官孙延希董其役。丁丑，帝至其所，见役徒有削枿为匕，瓦中啖饭者，大怒，斩延希於市。

10 帝之克秦、凤也，以蜀兵数千人为怀恩军。乙亥，遣怀恩指挥使萧知远等将士八百馀人西还。

11 壬午，李谷扶疾入见，帝命不拜，坐於御坐之侧。谷恳辞禄位，不许。

12 甲申，分江南降卒为六军、三十指挥，号怀德军。

13 乙酉，诏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齐、鲁舟楫皆达於大梁。

14 五月，丁酉，以太祖皇帝领义成节度使。

15 诏以律令文古难知，格敕烦杂不壹，命御史知杂事张湜等训释，详定为刑统。

16 唐郭廷谓将水军断涡口浮梁，又袭败武宁节度使武行德于定远，行德仅以身免。唐主以廷谓为滁州团练使，充上淮水陆应援使。

17 蜀人多言左右卫圣马步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廷珪为将败覆，不应复典兵；廷珪亦自请罢去。六月，乙丑，蜀主加廷珪检校太尉，罢军职。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谓蜀主曰："吾昔见庄宗跨河与梁战，及先帝在太原，平二蜀，诸将非有大功，无得典兵，故士卒畏服。今王昭远出於厮养，伊审徵、韩保贞、赵崇韬皆膏粱乳臭子，素不习兵，徒以旧恩置於人上，平时谁敢言者，一旦疆埸有事，安能御大敌乎！以吾观之，惟高彦俦太原旧人，终不负汝，自馀无足任者。"蜀主不能从。

18 丁丑，以前华州刺史王祚为颍州团练使。祚，溥之父也。溥为宰相，祚有宾客，溥常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曰："犹犬不足为起。"

19 秋，七月，丁亥，上治定远军及寿春城南之败，以武宁节度使兼中书令武行德为左卫上将军，河阳节度使李继勋为右卫大将军。

20 北汉主初立七庙。

21 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谷卧疾二年，凡九表辞位；八月，乙亥，罢守本官，令每月肩舆一诣便殿议政事。

22 以枢密副使、户部侍郎王朴检校太保，充枢密使。

23 怀恩军至成都，蜀主遣梓州别驾胡立等八十人东还，且致书为谢，请通好。癸未，立等至大梁。帝以蜀主抗礼，不之答；蜀主闻之，怒曰："朕为天子郊礼天地时，尔犹作贼，何敢如是！"

24 九月，中书舍人窦俨上疏请令有司讨论古今礼仪，作大周通礼，考正锺律，作大周正乐。又以为："为政之本，莫大择人；择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轻用名器，始为辅弼，即兼三公、仆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则以趋竞为心；既得之也，则以容默为事。但思解密勿之务，守崇重之官，逍遥林亭，保安宗族。乞令即日宰相於南宫三品、两省给、舍以上，各举所知。若陛下素知其贤，自可登庸；若其未也，且令以本官权知政事。期岁之间，察其职业，若果能堪称，其官已高，则除平章事；未高，则稍更迁官，权知如故。若有不称，则罢其政事，责其举者。又，班行之中，有员无职者太半，乞量其才器，授以外任，试之於事，还以旧官登叙，考其治状，能者进之，否者黜之。"又请："令盗贼自相纠告，以其所告赀产之半赏之；或亲戚为之首，则论其徒侣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则盗不能聚矣。又，新郑乡村团为义营，各立将佐，一户为盗，累其一村，一户被盗，罪其一将。每有盗发，则鸣鼓举火，丁壮云集，盗少民多，无能脱者。由是邻县充斥而一境独清。请令他县皆效之，亦止盗之一术也。又，累朝已来，屡下诏书，听民多种广耕，止输旧税，及其既种，则有司履亩而增之，故民皆疑惧而田不加辟。夫为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则田无不广，田广则谷多，谷多则藏之民犹藏之官也。"又言："陛下南征江、淮，一举而得八州，再驾而平寿春，威灵所加，前无强敌。今以众击寡，以治伐乱，势无不克，但行之贵速，则彼民免俘馘之灾，此民息转输之困矣。"帝览而善之。俨，仪之弟也。

25 冬，十月，戊午，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於教化等科。

26 癸亥，北汉麟州刺史杨重训举城降，以为麟州防御使。

27 己巳，以王朴为东京留守，听以便宜从事。以三司使张美充大内都点检。

壬申，帝发大梁；十一月，丙戌，至镇淮军，是夜五鼓，济淮；丁亥，至濠州城西。濠州东北十八里有滩，唐人栅於其上，环水自固；谓周兵必不能涉。戊子，帝自攻之，命内殿直康保裔帅甲士数百，乘橐驼涉水，太祖皇帝帅骑兵继之，遂拔之。李重进破濠州南关城。癸巳，帝自攻濠州，王审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战船数百於城北，又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军攻之，拔其木，焚战船七十馀艘，斩首二千馀级，又攻拔其羊马城，城中震恐。丙申夜，唐濠州团练使郭廷谓上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为唐所种族，请先遣使诣金陵禀命，然后出降。"帝许之。辛丑，帝闻唐有战船数百艘在涣水东，欲救濠州，自将兵夜发水陆击之。癸卯，大破唐兵於洞口，斩首五千馀级，降卒二千馀人，因鼓行而东，所至皆下。乙巳，至泗州城下，太祖皇帝先攻其南，因焚城门，破水寨及月城。帝居于月城楼，督将士攻城。

28 北汉主自即位以来，方安集境内，未遑外略。是月，契丹遣其大同节度使、侍中崔勋将兵来会北汉，欲同入寇，北汉主遣其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存璟将兵会之，南侵潞州，至其城下而还。北汉主知契丹不足恃而不敢遽与之绝，赠送勋甚厚。

29 十二月，乙卯，唐泗州守将范再遇举城降，以再遇为宿州团练使。上自至泗州城下，禁军中刍荛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悦，争献刍粟；既克泗州，无一卒敢擅入城者。帝闻唐战船数百艘泊洞口，遣骑调之，唐兵退保清口。

戊午，上自将亲军自淮北进，命太祖皇帝将步骑自淮南进，诸将以水军自中流进，共追唐兵。时淮滨久无行人，葭苇如织，多泥淖沟堑，士卒乘胜气茭涉争进，皆忘其劳。庚申，追及唐兵，且战且行，金鼓声闻数十里。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之。唐兵有沿淮东下者，帝自追之，太祖皇帝为前锋，行六十里，擒其保义节度使、濠·泗·楚·海都应援使陈承昭以归。所获战船烧沈之馀得三百馀艘，士卒杀溺之馀得七千馀人。唐之战船在淮上者，於是尽矣。

郭廷谓使者自金陵还，知唐不能救，命录事参军鄱阳李延邹草降表。延邹责以忠义，廷谓以兵临之，延邹掷笔曰："大丈夫终不负国为叛臣作降表！"廷谓斩之，举濠州降，得兵万人，粮数万斛。唐主赏李延邹之子以官。

壬戌，帝济淮，至楚州，营于城西北。

乙丑，唐雄武军使、知涟水县事崔万迪降。

丙寅，以郭廷谓为亳州防御使。

戊辰，帝攻楚州，克其月城。

庚午，郭廷谓见於行宫，帝曰："朕南征以来，江南诸将败亡相继，独卿能断涡口浮梁，破定远寨，所以报国足矣。濠州小城，使李璟自守，能守之乎！"使将濠州兵攻天长。帝遣铁骑左厢都指挥使武守琦将骑数百趋扬州，至高邮；唐人悉焚扬州官府民居，驱其人南渡江，后数日，周兵至，城中馀癃病十馀人而已，癸酉，守琦以闻。

帝闻泰州无备，遣兵袭子，丁丑，拔泰州。

30 南汉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膺卒。

31 南汉主闻唐屡败，忧形於色，遣使入贡于周，为湖南所闭，乃治战舰，修武备；既而纵酒酣饮，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虑后世哉！"

32 唐使者陈处尧在契丹，白契丹主请南游太原，北汉主厚礼之；留数日，北还，竟卒於契丹。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四

后周纪五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下

显德五年(戊午、958)

1 春，正月，乙酉，废匡国军。

2 唐改元中兴。

3 丁亥，右龙武将军王汉璋奏克海州。

4 己丑，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权扬州军府事。

5 上欲引战舰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渡；欲凿楚州西北鹳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视，还言地形不便，计功甚多。上自往视之，授以规画，发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舰数百艘皆达于江，唐人大惊，以为神。

6 壬辰，拔静海军，始通吴越之路。先是帝遣左谏议大夫长安尹日就等使吴越，语之曰："卿今去虽泛海，比还，淮南已平，当陆归耳。"已而果然。

7 甲辰，蜀右补阙章九龄见蜀主，言政事不治，由奸佞在朝；蜀主问奸佞为谁，指李昊、王昭远以对。蜀主怒，以九龄为毁斥大臣，贬维州录事参军。

8 周兵攻楚州，逾四旬，唐楚州防御使张彦卿固守不下；乙巳，帝自督诸将攻之，宿於城下，丁未，克之。彦卿与都监郑昭业犹帅人拒战，矢刃皆尽，彦卿举绳床以斗而死，所部千馀人，至死无一人降者。

9 高保融遣指挥使魏璘将战船百艘东下会伐唐，至于鄂州。

10 庚戌，蜀置永宁军於果州，以通州隶之。

11 唐以天长为雄州，以建武军使易文赟为刺史。二月，甲寅，文赟举城降。

12 戊午，帝发楚州；丁卯，至扬州，命韩令坤发丁夫万馀，筑故城之东南隅为小城以治之。

13 乙亥，黄州刺史司超奏与控鹤右厢都指挥使王审琦攻唐舒州，擒其刺史施仁望。

14 丙子，建雄节度使真定杨廷璋奏败北汉兵於隰州城下。时隰州刺史孙议暴卒，廷璋谓都监、闲厩使李谦溥曰："今大驾南征，泽州无守将，河东必生心；若奏请待报，则孤城危矣。"即牒谦溥权隰州事，谦溥至则修守备。未几，北汉兵果至，诸将请速救之，廷璋曰："隰州城坚将良，未易克也。"北汉攻城久不下，廷璋度其疲困无备，潜与谦溥约，各募死士百馀夜袭其营，北汉兵惊溃，斩首千馀级；北汉兵遂解去。

15 三月，壬午朔，帝如泰州。

16 丁亥，唐大赦，改元交泰。

17 唐太弟景遂前后凡十表辞位，且言："今国危不能扶，请出就藩镇。燕王弘冀嫡长有军功，宜为嗣，谨奏上太弟宝册。"齐王景达亦以败军辞元帅。唐主乃立景遂为晋王，加天策上将军、江南西道兵马元帅、洪州大都督、太尉、尚书令，以景达为浙西道元帅、润州大都督。景达以浙西方用兵，固辞，改抚州大都督。立弘冀为太子，参决庶政。弘冀为人猜忌严刻，景遂左右有未出东宫者，立斥逐之。其弟安定公从嘉畏之，不敢预事，专以经籍自娱。

18 辛卯，上如迎銮镇，屡至江口，遣水军击唐兵，破之。上闻唐战舰数百艘泊东沛州，将趣海口扼苏、杭路，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钊将步骑，右神武统军宋延渥将水军，循江而下。甲午，延钊奏大破唐兵於东沛州；上遣李重进将兵趣庐州。

唐主闻上在江上，恐遂南渡，又耻降号称藩，乃遣兵部侍郎陈觉奉表，请传位於太子弘冀，使听命於中国。时淮南惟庐、舒、蕲、黄未下，丙申，觉至迎銮，见周兵之盛，白上，请遣人渡江取表，献四州之地，画江为境，以求息兵，辞指甚哀。上曰："朕本兴师止取江北，尔主能举国内附，朕复何求！"觉拜谢而退。丁酉，觉请遣其属阁门承旨刘承遇如金陵，上赐唐主书，称"皇帝恭问江南国主"，慰纳之。

戊戌，吴越奏遣上直指挥使·处州刺史邵可迁、秀州刺史路彦铢以战舰四百艘、士卒万七千人屯通州南岸。

唐主复遣刘承遇奉表称唐国主，请献江北四州，岁输贡物十万。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县六十。

庚子，上赐唐主书，谕以："缘江诸军及两浙、湖南、荆南兵并当罢归，其庐、蕲、黄三道，亦令敛兵近外。俟彼将士及家属就道，可遣人召将校以城邑付之。江中舟舰有须往来者，并令就北岸引之。"辛丑，陈觉辞行，又赐唐主书，谕以不必传位於子。

壬寅，上自迎銮复如扬州。

癸卯，诏吴越、荆南军各归本道；赐钱弘俶犒军帛三万匹，高保融一万匹。

甲辰，置保信军於庐州，以右龙武统军赵匡赞为节度使。

丙午，唐主遣冯延已献银、绢、钱、茶、谷共百万以犒军。

己酉，命宋延渥将水军三千溯江巡警。

庚戌，敕故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故升府节度使徐温等墓并量给守户；其江南群臣墓在江北者，亦委长吏以时

检校。

辛亥，唐主遣其临汝公徐辽代己来上寿。

19 是月，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

20 夏，四月，乙卯，帝自扬州北还。

21 新作太庙成。庚申，神主入庙。

22 辛酉夜，钱唐城南火，延及内城，官府庐舍几尽。壬戌旦，火将及镇国仓，吴越王弘俶久疾，自强出救火；火止，谓左右曰："吾疾因灾而愈。"众心稍安。

23 帝之南征也，契丹乘虚入寇。壬申，帝至大梁，命张永德将兵备御北边。

24 五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25 诏赏劳南征士卒及淮南新附之民。

26 辛卯，以太祖皇帝领忠武节度使，徙安审琦为平卢节度使。

27 成德节度使郭崇攻契丹束城，拔之，以报其入寇也。

28 唐主避周讳，更名景。下令去帝号，称国主，凡天子仪制皆有降损，去年号，用周正朔，仍告于太庙。左仆射、同平章事冯延已罢为太子太傅，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严续罢为少傅，枢密使、兵部侍郎陈觉罢守本官。

初，冯延已以取中原之策说唐主，由是有宠。延已尝笑烈祖戢兵为龌龊，曰："安陆所丧才数千兵，为之辍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识量耳，安足与成大事！岂如今上暴师数万於外，而击球宴乐无异平日，真英主也！"延已与其党谈论，常以天下为己任，更相唱和。翰林学士常梦锡屡言延已等浮诞，不可信；唐主不听，梦锡曰："奸言似忠，陛下不悟，国必亡矣！"及臣服於周，延已之党相与言，有谓周为大朝者，梦锡大笑曰："诸公常欲致君尧、舜，何意今日自为小朝邪！"众默然。

自唐主内附，帝止因其使者赐书，未尝遣使至其国。己酉，始命太仆卿冯延鲁、卫尉少卿钟谟使于唐，赐以御衣、玉带等及犒军帛十万，并今年钦天历。

刘承遇之还自金陵也，唐主使陈觉白帝，以江南无卤田，愿得海陵监南属以赡军。帝曰："海陵在江北，难以交居，当别有处分。"至是，诏岁支盐三十万斛以给江南，所俘获江南士卒，稍稍归之。

29 六月，壬子，昭义节度使李筠奏击北汉石会关，拔其六寨。乙卯，晋州奏都监李谦溥击北汉，破孝义。

30 高保融遣使劝蜀主称藩于周，蜀主报以前岁遣胡立致书于周而不答。

31 秋，七月，丙戌，初行大周刑统。

32 帝欲均田租，丁亥，以元稹均田图遍赐诸道。

33 闰月，唐清源节度使兼中书令留从效遣牙将蔡仲赍衣商人服，以绢表置革带中，间道来称藩。

34 唐江西元帅晋王景遂之赴洪州也，以时方用兵，启求大臣以自副，唐主以枢密副使、工部侍郎李徵古为镇南节度副使。徵古傲很专恣，景遂虽宽厚，久而不能堪，常欲斩徵古，自拘於有司，左右谏而止，景遂忽忽不乐。

太子弘冀在东宫多不法，唐主怒，尝以球杖击之曰："吾当复召景遂。"昭庆宫使袁从范从景遂为洪州都押牙，或谮从范之子於景遂，景遂欲杀之，从范由是怨望。弘冀闻之，密遣从范毒之；八月，庚辰，景遂击球渴甚，从范进浆，景遂饮之而卒。未殡，体已溃；唐主不之知，赠皇太弟，谥曰文成。

35 辛巳，南汉中宗殂，长子继兴即帝位，更名铱，改元大宝。铱年十六，国事皆决於宦官玉清宫使龚澄枢及女侍中卢琼仙等，台省官备位而已。

36 甲申，唐始置进奏院于大梁。

37 壬辰，命西上阁门使灵寿曹彬使于吴越，赐吴越王弘俶骑军钢甲二百，步军甲五千及他兵器。彬事毕亟返，不受馈遗，吴越人以轻舟追与之，至於数四，彬曰："吾终不受，是窃名也。"尽籍其数，归而献之。帝曰："向之奉使，乞丐无厌，使四方轻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遗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亲识，家无留者。

38 辛丑，冯延鲁、锺谟来自唐，唐主手表谢恩，其略曰："天地之恩厚矣，父母之恩深矣，子不谢父，人何报天，惟有赤心，可酬大造。"又乞比藩方，赐诏书。又称："有情事令钟谟上奏，乞令早还。"唐主复令谟白帝，欲传位太子。九月，丁巳，以延鲁为刑部侍郎、谟为给事中。唐主复遣吏部尚书、知枢密院殷崇义来贺天清节。

39 帝谋伐蜀，冬，十月，己卯，以户部侍郎高防为西南面水陆制置使，右赞善大夫李玉为判官。

40 甲午，帝归冯延鲁及左监门卫上将军许文稹、右千牛卫上将军边镐、卫尉卿周廷构于唐。唐主以文稹等皆败军之俘，弃不复用。

41 高保融再遣蜀主书，劝称臣於周，蜀主集将相议之，李昊曰："从之则君父之辱，违之则周师必至，诸将能拒周乎？"诸将皆曰："以陛下圣明，江山险固，岂可望风屈服！秣马厉兵，正为今日。臣等请以死卫社稷！"丁酉，蜀主命昊草书，极言拒绝之。

42 诏左散骑常侍须城艾颖等三十四人分行诸州，均定田租。庚子，诏诸州并乡村，率以百户为团，团置耆长三人。帝留心农事，刻木为耕夫、蚕妇，置之殿庭。

43 命武胜节度使宋延渥以水军巡江。

44 高保融奏，闻王师将伐蜀，请以水军趣三峡，诏褒之。

45 十一月，庚戌，敕窦俨编集大周通礼、大周正乐。

46 辛亥，南汉葬文武光明孝皇帝于昭陵，庙号中宗。

47 乙丑，唐主复遣礼部侍郎锺谟入见。

48 李玉至长安，或言"蜀归安镇在长安南三百馀里，可袭取也。"玉信之，牒永兴节度使王彦超，索兵二百，彦超以为归安道阻隘难取，玉曰："吾自奉密旨。"彦超不得已与之。玉将以往，十二月，蜀归安镇遏使李承勋据险邀之，斩玉，其众皆没。

49 乙酉，蜀主以右卫圣步军都指挥使赵崇韬为北面招讨使，丙戌，以奉銮肃卫都指挥使、武信节度使兼中书令孟贻业为昭武、文州都招讨使，左卫圣马军都指挥使赵思进为东面招讨使，山南西道节度使韩保贞为北面都招讨使，将兵六万，分屯要害以备周。

50 丙戌，诏凡诸色课户及俸户并勒归州县，其幕职、州县官自今并支俸钱及米麦。

51 初，唐太傅兼中书令楚公宋齐丘多树朋党，欲以专固朝权，躁进之士争附之，推奖以为国之元老。枢密使陈觉、副使李徵古恃齐丘之势，尤骄慢。及许文稹等败於紫金山，觉与齐丘、景达自濠州遁归，国人汹惧。唐主尝叹曰："吾国家一朝至此！"因泣下。徵古曰："陛下当治兵以捍敌，涕泣何为！岂饮酒过量邪，将乳母不至邪？"唐主色变，而徵古举止自若。会司天奏："天文有变，人主宜避位禳灾。"唐主乃曰："祸难方殷，吾欲释去万机，栖心冲寂，谁可以托国者？"徵古曰："宋公，造国手也，陛下如厌万机，何不举国授之！"觉曰："陛下深居禁中，国事皆委宋公，先行后闻，臣等时入侍，谈释、老而已。"唐主心愠，即命中书舍人豫章陈乔草诏行之。乔惶恐请见，曰："陛下一署此诏，臣不复得见矣！"因极言其不可。唐主笑曰："尔亦知其非邪？"乃止。由是因晋王出镇，以徵古为之副，觉自周还，亦罢近职。

锺谟素与李德明善，以德明之死怨齐丘；及奉使归唐，言於唐主曰："齐丘乘国之危，遽谋篡窃，陈觉、李徵古为之羽翼，理不可容。"陈觉之自周还，矫以帝命谓唐主曰："闻江南连岁拒命，皆宰相严续之谋，当为我斩之。"唐主知觉素与续有隙，固未之信。锺谟请覆之於周，唐主乃因谟复命，上言："久拒王师，皆臣愚迷，非续之罪。"帝闻之，大惊曰："审如此，则续乃忠臣，朕为天下主，岂教人杀忠臣乎！"谟还，以白唐主。

唐主欲诛齐丘等，复遣谟入禀於帝。帝以异国之臣，无所可否。己亥，唐主命知枢密院殷崇义草诏暴齐丘、觉、徵古罪恶，听齐丘归九华山旧隐，官爵悉如故；觉责授国子博士，宣州安置；徵古削夺官爵，赐自尽；党与皆不问。遣使告于周。

52 丙午，蜀以峡路巡检制置使高彦俦为招讨使。

53 平卢节度使、太师、中书令陈王安审琦仆夫安友进与其嬖妾通，妾恐事泄，与友进谋杀审琦，友进不可，妾曰："不然，我当反告汝。"友进惧而从之。

六年(己未、959)

1 春，正月，癸丑，审琦醉熟寝，妾取审琦所枕剑，授友进而杀之，仍尽杀侍婢在帐下者以灭口。后数日，其子守忠始知之，执友进等丐之。

2 初，有司将立正仗，宿设乐县於殿庭，帝观之，见锺磬有设而不击者，问乐工，皆不能对。乃命窦俨讨论古今，考正雅乐。王朴素晓音律，帝以乐事询之，朴上疏，以为：

"礼以检形，乐以治心；形顺於外，心和於内，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是以礼乐修於上，万国化於下，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用此道也。夫乐生於人心而声成於物，物声既成，复能感人之心。

昔黄帝吹九寸之管，得黄锺正声，半之为清声，倍之为缓声，三分损益之以生十二律。十二律旋相为宫以生七调，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调而大备。遭秦灭学，历代治乐者罕能用之。唐太宗之世，祖孝孙、张文收考正大乐，备八十四调；安、史之乱，器与工什亡八九，至于黄巢，荡尽无遗。时有太常博士殷盈孙，按考工记，铸镈锺

十二，编锺二百四十。处士萧承训校定石磬，今之在县者是也。虽有锺磬之状，殊无相应之和，其镈不问音律，但循环而击，编锺、编磬徒悬而已。丝、竹、匏、土仅有七声，名为黄锺之宫，其存者九曲。考之三曲协律，六曲参涉诸调；盖乐之废缺，无甚於今。

陛下武功既著，垂意礼乐，以臣尝学律吕，宣示古今乐录，命臣讨论。臣谨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长九寸径三分为黄锺之管，与今黄锺之声相应，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为众管互吹，用声不便，乃作津准，十有三弦，其长九尺，皆应黄锺之声，以次设柱，为十一律，及黄锺清声，旋用七律以为一均。为均之主者，宫也，徵、商、羽、角、变宫、变徵次焉。发其均主之声，归于本音之律，迭应不乱，乃成其调，凡八十一调。此法久绝，出臣独见，乞集百官校其得失。”

诏从之。百官皆以为然，乃行之。

3 唐宋齐丘至九华山，唐主命锁其第，穴墙给饮食。齐丘叹曰：“吾昔献谋幽让皇帝族於泰州，宜其及此！”乃缢而死。谥曰丑缪。

初，翰林学士常梦锡知宣政院，参预机政，深疾齐丘之党，数言於唐主曰：“不去此属，国必危亡。”与冯延己、魏岑之徒日有争论。久之，罢宣政院，梦锡郁郁不得志，不复预事，纵酒成疾而卒。及齐丘死，唐主曰：“常梦锡平生欲杀齐丘，恨不使见之！”赠梦锡左仆射。

4 二月，丙子朔，命王朴如河阴按行河堤，立斗门於汴口。壬午，命侍卫都指挥使韩通、宣徽南院使吴廷祚，发徐、宿、宋、单等州丁夫数万浚汴水。甲申，命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自大梁城东导汴水入于蔡水，以通陈、颍之漕，命步军都指挥使袁彦浚五丈渠东过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发畿内及滑、亳丁夫数千以供其役。

5 丁亥，开封府奏田税旧一十万二千馀顷，今按行得羡苗四万二千馀顷；敕减三万八千顷。诸州行苗使还，所奏羡苗，减之仿此。

6 淮南饥，上命以米贷之。或曰：“民贫，恐不能偿。”上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悬而父不为之解哉！安在责其必偿也！”

7 庚申，枢密使王朴卒。上临其丧，以玉钺卓地，恸哭数四，不能自止。朴性刚而锐敏，智略过人，上以是惜之。

8 甲子，诏以北鄙未复，将幸沧州，命义武节度使孙行友捍西山路，以宣徽南院使吴廷祚权东京留守、判开封府事，三司使张美权大内都部署。丁卯，命侍卫亲军都虞候韩通等将水陆军先发。甲戌，上发大梁。

夏，四月，庚寅，韩通奏自沧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栅於乾宁军南，补坏防，开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

辛卯，上至沧州，即日帅步骑数万发沧州，直趋契丹之境。河北州县非车驾所过，民间皆不之知。壬辰，上至乾宁军，契丹宁州刺史王洪举城降。

乙未，大治水军，分命诸将水陆俱下，以韩通为陆路都部署，太祖皇帝为水路都部署。丁酉，上御龙舟沿流而北，舳舻相连数十里；己亥，至独流口，溯流而西。辛丑，至益津关，契丹守将终廷辉以城降。

自是以西，水路渐隘，不能胜巨舰，乃舍之。壬寅，上登陆而西，宿於野次，侍卫之士不及一旅，从官皆恐惧。胡骑连群出其左右，不敢逼。

癸卯，太祖皇帝先至瓦桥关，契丹守将姚内斌举城降，上入瓦桥关。内斌，平州人也。甲辰，契丹莫州刺史刘楚信举城降。五月，乙巳朔，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李重进等始引兵继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彦晖举城降。彦晖，蓟州人也。於是关南悉平。

丙午，宴诸将於行宫，议取幽州，诸将以为：“陛下离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虏骑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上不悦。是日，趣先锋都指挥使刘重进先发，据固安；上自至安阳水，命作桥，会日暮，还宿瓦桥，是日，上不豫而止。契丹主遣使者日驰七百里诣晋阳，命北汉主发兵挠周边，闻上南归，乃罢兵。

戊申，孙行友奏拔易州，擒契丹刺史李在钦，献之，斩於军市。

己酉，以瓦桥关为雄州，割容城、归义二县隶之；以益津关为霸州，割文安、大城二县隶之。发滨、棣丁夫数千城霸州，命韩通董其役。

庚戌，命李重进将兵出土门，击北汉。

辛亥，以侍卫马步都指挥使韩令坤为霸州都部署，义成节度留后陈思让为雄州都部署，各将部兵以戍之。

壬子，上自雄州南还。

己巳，李重进奏败北汉兵於百井，斩首二千馀级。

甲戌，帝至大梁。

9 六月，乙亥朔，昭义节度使李筠奏击北汉，拔辽州，获其刺史张丕。

10 丙子，郑州奏河决原武，命宣徽南院使吴廷祚发近县二万馀夫塞之。

11 唐清源节度使留从效遣使入贡，请置进奏院於京师，直隶中朝，报以“江南近服，方务绥怀，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图。若置邸上都，与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卿远修职贡，足表忠勤，勉事旧君，且宜如故。如此，则於卿笃始终之义，於朕尽柔远之宜，惟乃通方，谅达予意。”

唐主遣其子纪公从善与锺谟俱入贡，上问谟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备乎？”对曰：“既臣事大国，不敢复尔。”上曰：“不然。向时则为仇敌，今日则为一家，吾与汝国大义已定，保无他虞；然人生难期，至于后世，则事不可知。归语汝主：可及吾时完城郭，缮甲兵，据守要害，为子孙计。”谟归，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臣光曰：或问臣：五代帝王，唐庄宗、周世宗皆称英武，二主孰贤？臣应之曰：夫天子所以统治万国，讨其不服，抚其微弱，行其号令，壹其法度，敦明信义，以兼爱兆光民者也。庄宗既灭梁，海内震动，湖南马氏遣子希范入贡，庄宗曰：“比闻马氏之业，终为高郁所夺。今有儿如此，郁岂能得之哉？”郁，马氏之良佐也。希范兄希声闻庄宗言，卒矫其父命而杀之。此乃市道商贾之所为，岂帝王体哉！盖庄宗善战者也，故能以弱晋胜强梁，既得之，曾不数年，外内离叛，置身无所。诚由知用兵之术，不知为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群臣，以正义责诸国，王环以不降受赏，刘仁赡以坚守蒙褒，严续以尽忠获存，蜀兵以反覆就诛，冯道以失节被弃，张美以私恩见疏；江南未服，则亲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则爱之如子，推诚尽言，为之远虑。其宏规大度，岂得与庄宗同日语哉！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世宗近之矣。

12 辛巳，建雄节度使杨廷璋奏击北汉，降堡寨一十三。

13 癸未，立皇后符氏，宣懿皇后之女弟也。

14 立皇子宗训为梁王，领左卫上将军，宗让为燕公，领左骁卫上将军。

15 上欲相枢密使魏仁浦，议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为相。上曰：“自古用文武才略者为辅佐，岂尽由科第邪！”己丑，加王溥门下侍郎，与范质皆参知枢密院事。以仁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枢密使如故。仁浦虽处权要而能谦谨，上性严急，近职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归己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故虽起刀笔吏，致位宰相，时人不以为忝。又以宣徽南院使吴延祚为左骁卫上将军，充枢密使；加归德节度使、侍卫亲军都虞候韩通、镇宁节度使兼殿前都点检张永德并同平章事，仍以通充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以太祖皇帝兼殿前都点检。

上尝问大臣可为相者於兵部尚书张昭，昭荐李涛。上愕然曰：“涛轻薄无大臣体，朕问相而卿首荐之，何也？”对曰：“陛下所责者细行也，臣所举者大节也。昔晋高祖之世，张彦泽虐杀不辜，涛累疏请诛之，以为不杀必为国患，汉隐帝之世，涛亦上疏请解先帝兵权。夫国家安危未形而能见之，此真宰相器也，臣是以荐之。”上曰：“卿言甚善且至公，然如涛者，终不可置之中书。”涛喜诙谐，不修边幅，与弟澣俱以文学著名，虽甚友爱，而多谑浪，无长幼体，上以是薄之。

上以翰林学士单父王著，幕府旧僚，屡欲相之，以其嗜酒无检而罢。

癸巳，大渐，召范质等入受顾命。上曰：“王著藩邸故人，朕若不起，当相之。”质等出，相谓曰：“著终日游醉乡，岂堪为相！慎勿泄此言。”是日，上殂。

上在藩，多务韬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军，号令严明，人莫敢犯，攻城对敌，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上略不动容；应机决策，出入意表。又勤於为治，百司簿籍，过目无所忘，发奸擿伏，聪察如神。闲暇则召儒者读前史，商榷大义。性不好丝竹珍玩之物，常言太祖养成王峻、王殷之恶，致君臣之分不终，故群臣有过则面质责之，服则赦之，有功则厚赏之。文武参用，各尽其能，人无不畏其明而怀其惠，故能破敌广地，所向无前。然用法太严，君臣职事小有不举，往往置之极刑，虽素有才干声名，无所开宥，寻亦悔之，末年宽宪。登遐之日，远迩哀慕焉。

甲午，宣遗诏，命梁王宗训即皇帝位，生七年矣。

16 秋，七月，壬戌，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领淮南节度使，副都指挥使韩通领天平节度使，太祖皇帝领归德节度使。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向拱为西京留守；庚申，加拱兼侍中。拱，即向训也，避恭帝名改焉。

17 丙寅，大赦。

18 唐主以金陵去周境才隔一水，洪州险固居上游，集群臣议徙都之。群臣多不欲徙，惟枢密副使、给事中

唐镐劝之，乃命经营豫章为都城之制。

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臣事於周，岁时贡献，府藏空竭，钱益少，物价腾贵。礼部侍郎钟谟请铸大钱，一当五十，中书舍人韩熙载请铸铁钱；唐主始皆不从，谟陈请不已，乃从之。是月，始铸当十大钱，文曰"永通泉货"，又铸当二钱，文曰"唐国通宝"，与开元钱并行。

19　八月，戊子，蜀主以李昊领武信节度使，右补阙李起上言："故事，宰相无领方镇者。"蜀主曰："昊家多冗费，以厚禄优之耳。"起，邛州人，性婞直，李昊尝语之曰："以子之才，苟能慎默，当为翰林学士。"起曰："俟无舌，乃不言耳！"

20　庚寅，立皇弟宗让为曹王，更名熙让；熙谨为纪王，熙诲为蕲王。

21　九月，丙午，唐太子弘冀卒，有司引浙西之功，谥曰武宣。句容尉全椒张洎上言："太子之德，主于孝敬，今谥以武功，非所以防微而慎德也。"乃更谥曰文献；擢洎为上元尉。

22　唐礼部侍郎、知尚书省事钟谟数奉使入周，传世宗命于唐主，世宗及唐主皆厚待之，恃此骄横于其国，三省之事皆预焉。

文献太子总朝政，谟求兼东宫官不得，乃荐其所善阎式为司议郎，掌百司关启。李德明之死也，唐镐预其谋，谟闻镐受赇，尝面诘之，镐甚惧。谟与天威都虞候张峦善，数于私第屏人语至夜分，镐谮诸唐主曰："谟与峦气类不同，而过相亲狎，谟屡使上国，峦北人，恐其有异谋。"又言："永通大钱民多盗铸，犯法者众。"及文献太子卒，唐主欲立其母弟郑王从嘉，谟尝与纪公从善同奉使于周，相厚善，言于唐主曰："从嘉德轻志懦，又酷信释氏，非人主才。从善果敢凝重，宜为嗣。"唐主由是怒。寻徙从嘉为吴王、尚书令、知政事，居东宫。冬，十月，谟请令张峦以所部兵巡徼都城。唐主乃下诏暴谟侵官之罪，贬国子司业，流饶州，贬张峦为宣州副使，未几，皆杀之。废永通钱。

23　十一月，壬寅朔，葬睿武孝文皇帝于庆陵，庙号世宗。

24　南汉主以中书舍人钟允章，藩府旧僚，擢为尚书右丞、参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请诛乱法者数人以正纲纪，南汉主不能从，宦官闻而恶之。南汉主将祀圜丘，前三日，允章帅礼官登坛，四顾指挥设神位，内侍监许彦真望之曰："此谋反也！"即带剑登坛，允章叱之。彦真驰入宫，告允章欲于郊祀日作乱。南汉主曰："朕待允章厚，岂有此邪！"玉清宫使龚澄枢、内侍监李托等共证之，以彦真言为然，乃收允章，系含章楼下，命宦者与礼部尚书薛用丕杂治之。用丕素与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执用丕手泣曰："老夫今日犹几上肉耳，分为仇人所烹。但恨邕、昌幼，不知吾冤，及其长也，公为我语之。"彦真闻之，骂曰："反贼欲使其子报仇邪！"复白南汉主曰："允章与二子共登坛，潜有所祷。"俱斩之。自是宦官益横。李托，封州人也。

辛亥，南汉主祀圜丘，大赦。未几，以龚澄枢为左龙虎观军容使、内太师，军国之事皆取决焉。凡群臣有才能及进士状头或僧道可与谈者，皆先下蚕室，然后得进，亦有自宫以求进者，亦有免死而宫者，由是宦者近二万人。贵显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谓士人为门外人，不得预事，卒以此亡国。

25　唐更命洪州曰南昌府，建南都，以武清节度使何敬洙为南都留守，以兵部尚书陈继善为南昌尹。

26　周人之攻秦、凤也，蜀中汹惧；都官郎中徐及甫自负才略，仕不得志，阴结党与，谋奉前蜀高祖之孙少府少监王令仪为主以作乱，会周兵退而止。至是，其党有告者，收捕之，及甫自杀。十二月，甲午，赐令仪死。

27　端明殿学士、兵部侍郎窦仪使於唐，天雨雪，唐主欲受诏於庑下。仪曰："使者奉诏而来，不敢失旧礼。若雪沾服，请俟他日。"唐主乃拜诏於庭。

28　契丹主遣其舅使於唐，泰州团练使荆罕儒募客使杀之。唐人夜宴契丹使者於清风驿，酒酣，起更衣，久不返，视之，失其首矣。自是契丹与唐绝。罕儒，冀州人也。

奖 谕 诏 书

敕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成事。

史学之废久矣,纪次无法,论议不明,岂足以示惩劝,明久远哉!卿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发挥缀缉,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省阅以还,良深嘉叹!今赐卿银绢、对衣、腰带、鞍辔马,具如别录,至可领也。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冬寒,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十五日。

元丰八年九月十七日,准尚书省札子,奉圣旨,重行校定。

元祐元年十月十四日,奉圣旨,下杭州镂板。

〔译文〕

敕司马光:修纂《资治通鉴》完成事项。

史学的旷废已经很久了,记叙编次没有章法,论述评议不能明断,岂足以垂示惩恶劝善,昭明长久永远呢!爱卿博学洽闻,见多识广,触类旁通,贯穿古今,上起晚周,下至五代,阐幽发微,缀连编辑,修成一家之书,褒贬善恶,去取是非,都有根有据。自从省阅以来,确实深为嘉许赞叹!今日赏赐爱卿银两绢帛、对衣、腰带、鞍辔马,详照另纸所录。到库便可领取。故特此嘉奖宣示,想必应当一体周知。

冬日寒冷,爱卿近来安好。遣用书信,指意多有不及。　　十五日。

元丰八年九月十七日,批准尚书省札子,接奉圣旨,重新校定。

元祐元年十月十四日,接奉圣旨,发下到杭州刻板。

附 录

职 官 名 词 解 释

【太史】 官名。西周、春秋时太史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为朝廷大臣。秦汉设太史令，职位渐低。魏晋以后修史的职务划归著作郎，太史仅掌管推算历法。隋改称太史监，唐改为太史局，肃宗时又改为司天台，五代亦同。

【太师】 官名。(1)西周始置，原为高级武官，军队的最高统帅。春秋时晋楚等国沿用，成为辅弼国君的官。战国后废。汉又设置，位在太傅之上。历代相沿以太师、太博、太保为三公，多为大官加衔，表示恩宠而无实职。(2)指太子太师。为辅导太子的官。西晋设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太子少师、少傅、少保，称为三师、三少。北朝的魏齐沿设，隋以后历代不改。(3)周代或称乐官为“太师”。

【太傅】 官名。(1)春秋时晋国设置，为辅弼国君的官。战国后废。汉复置，次于太师。历代沿置，多为大官加衔，并无实职。(2)为辅导太子的官。西汉时称为太子太傅。

【太保】 官名。(1)西周设置，为辅弼国君的官。春秋后废，汉复置，次于太傅。历代沿置，多为大官加衔，并无实职。(2)指太子太保。为辅导太子的官。

【太师】 官名。(1)春秋时楚国设置，为辅导太子的官。北周以后，历代多沿置，与少傅、少保合称三少。一般为大官加衔，并无实职。(2)指太子少师。为辅导太子的官。

【少傅】 官名。(1)北周以后，历代多沿置，与少师、少保合称三少。一般为大官加衔，并无实职。(2)春秋时齐国设置，为辅导太子的官。西汉时称为太子少傅。

【少保】 官名。(1)北周以后，历代多沿置，与少师、少傅合称三少。一般为大官加衔，并无实职。(2)指太子少保。为辅导太子的官。

【六官】 《周礼》以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分掌邦政，称为六官或六卿。隋唐以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大致和《周礼》的六官相当，也统称六官。

【六卿】 ①古代统军执政之官。《书·甘誓》：“大战于甘，乃召六卿。”②《周礼》把执政大臣分为六官，亦称六卿。后世亦往往称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为六卿。

【行人】 官名。《周礼》秋官有行人，管朝觐聘问。春秋、战国时各国都有设置。汉代大鸿胪属官有行人，后改称大行令。明代设行人司，复有行人之官，掌传旨、册封等事。

【左徒】 官名。战国时楚国设置。参与议论国事，发布号令，出则接待宾客。屈原、黄歇都曾任此职。

【相国】 官名。春秋时齐景公始设左右相，相成为齐国强大的卿大夫的世袭官职。以后其他诸侯国也有设置的。战国时各国先后设相，称为相国、相邦，或称丞相，为百官之长。只有楚国，终战国之世未设相，以令尹为最高官职。秦代以后成为辅佐皇帝的最高官职。唐以后多用作实际任宰相者的尊称。

【尉】 官名。春秋时晋国上中下三军都设尉，主发众使民。战国时赵设有中尉，主“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各国在将军下设有国尉、都尉，秦国曾以国尉为武官之长。秦代以后朝廷设有太尉，各郡有都尉，县有县尉。

【庶长】 官爵名。春秋时秦国设置，掌握军政大权，相当其他各国的卿。商鞅变法，制定二十等爵，从第十级到第十八级都是庶长。十级左庶长，十一级右庶长，十七级驷车庶长，十八级大庶长。参见“二十等爵”。

【大良造】 官名。战国初期为秦的最高官职，掌握军政大权。同时又为爵名。商鞅制定二十等爵，列为十六级。亦称大上造。自从秦惠王设立相国掌握军政大权后，主要用作爵名。汉代沿用。

【令尹】 官名。春秋、战国时楚国所设，为楚国的最高官职，掌军政大权。

【柱国】 官名。战国时楚国设置，原为保卫国都之官，后为楚的最高武官，也称上柱国。其地位仅次于令尹。北魏、西魏均设柱国大将军，北周增置上柱国大将军，隋设上柱国及柱国，以酬功勋。唐以后沿用作勋官的称号。

【昭仪】 妃嫔的称号。汉元帝时始置，原为妃嫔中的第一级。自魏晋至明均曾设置，但地位已经下降。

【婕妤】 一作“倢伃”。妃嫔的称号。汉武帝时始置，自魏晋至明多沿置。

【美人】 妃嫔的称号。西汉始置。《汉书·外戚

传序》:“美人视二千石,比少上造。”自东汉至明皆沿称。

【良人】 ①古乡官。即乡大夫。《国语·齐语》:“十连为乡(二千家),乡有良人焉。”②西汉妃嫔的称号。《汉书·外戚传序》:“良人视八百石,比左庶长。”东汉废,魏、晋、南朝曾又设置。

【贵人】 妃嫔的称号。东汉光武帝时始置,仅次于皇后。

【贵嫔】 妃嫔的称号。三国魏文帝时始置,位次于皇后。晋及南北朝多沿置。

【才人】 妃嫔的称号。始设于晋武帝,自南北朝至明多曾沿置。

【三公】 周代三公有两说。一说,司马、司徒、司空为三公,一说,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西汉时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合称三公。东汉时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又称三司。为共同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唐宋仍沿此称,惟已无实际职务。

【三师】 北魏以后称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品级列正一品,但仅为虚衔,无实职。元代以后改称三公。

【丞相】 官名。始于战国时,为百官之长。亦称相邦。秦代以后为封建官僚组织中的最高官职,辅佐皇帝,综理全国政务;但也有居丞相之名而无实权的。西汉初,称为相国,后改丞相,与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西汉末改为大司徒,东汉末复称丞相。三国、晋、南北朝时,或称丞相,或改司徒,或称大丞相、相国,废置不常,多由权臣担任。

【宰相】 我国封建时代以对君主负责总揽政务的人为宰相。宰是主持,相是辅佐之意。但历代所用官名,与职权广狭程度,各有不同。秦和西汉以相国或丞相为宰相,而御史大夫为丞相之副。东汉则司徒等于丞相,与司空、太尉共掌政务。然按之实际,则实权悉归尚书,尚书令主赞奏事,总领纪纲,无所不统。魏晋以后,以中书监、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仆射以及重要之将军等官执政者为宰相,无定员亦无定名。隋唐以三省长官为宰相。唐为中书令(中书省)、侍中(门下省)、尚书令、仆射(尚书省)。其后不置尚书令,除中书令、侍中外,以他官加衔为相。玄宗开元后,加衔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平章事。

【左丞相】 官名。春秋齐景公曾置左右相各一人。战国秦武王曾置左右丞相各一人。秦及汉初沿置。汉文帝以后则仅置丞相一人。北齐、北周设左右丞相。唐玄宗开元初改左右仆射为尚书左右丞相;天宝初改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尚书左右丞相仍为左右仆射。

【大司徒】 官名。汉哀帝时罢丞相,置大司徒,与大司马、大司空,并称三公。东汉时称司徒。

【御史大夫】 官名。秦汉时仅次于丞相的中央最高长官,主要职务为监察、执法,兼掌重要文书图籍。西汉时丞相缺位,往往以御史大夫递补并与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合称三公。后改名为大司空、司空。晋以后,御史大夫多不置。隋唐以后虽置御史大夫,与汉制不同,专掌监察、执法,为御史台的长官。

【大司空】 官名。汉成帝时,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哀帝时曾复旧称,后再改为大司空,与大司徒、大司马并称三公。东汉时称司空。

【御史中丞】 官名。汉代以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之佐。亦称中执法。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监察郡国行政;内领侍御史,考察四方文书计簿,劾按公卿章奏。西汉末期,御史大夫改名为大司空,御史中丞遂为御史台长官。自东汉至南北朝,中丞的威权颇重。后魏一度改称御史中尉。唐宋虽置御史大夫,亦往往缺位,而以中丞代行其职。

【御史中尉】 官名。北魏改御史中丞为御史中尉。以后惟北周初年曾沿用此名。

【御史】 官名。秦以前本为史官。汉御史因职务不同,有侍御史、符玺御史、治书御史、监军御史等。东汉有侍御史,掌纠察;治书侍御史,察疑狱。魏晋南北朝时有督军粮御史、禁防御史、监察御史等,都随事立名。唐代有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三种。

【御史台】 官署名。西汉时称御史府,其长官为御史大夫。成帝时曾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东汉光武帝时不设御史大夫,使御史均入兰台,以御史中丞为长官,时称宪台,亦称御史台,为封建国家的监察机关。历代多相沿不改。唐代一度改称肃政台,旋复旧称。

【侍御史】 官名。汉沿秦置,在御史大夫下,或给事殿中,或举劾非法,或督察郡县,或奉使出外执行指定任务。东汉别置治书侍御史。晋以后,又有殿中侍御史等名。唐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而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为御史台之成员。

【太尉】 官名。秦至西汉设置,为全国军政首脑,与丞相、御史大夫并称三公。汉武帝时改称大司马。东汉时太尉与司徒、司空,并称三公。历代亦多曾沿置,但渐变为加官,无实权。

【大司马】 官名。汉武帝罢太尉置大司马。西汉一朝,常以授掌权的外戚,多与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等联称,也有不兼将军号的。东汉初为三公之一,旋改太尉,末年又别置大司马。魏晋为上公之一,

位在三公上。南北朝或置或不置，陈但为赠官。

【九卿】 秦汉通常以奉常（太常）、郎中令（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大鸿胪）、宗正、治粟内史（大司农）、少府为九卿，实即中央各行政机关的总称。魏晋以后，设尚书分主各部行政，九卿专掌一部分事务，职任较轻。

【太常】 官名。秦置奉常，汉景帝时改称太常。为九卿之一，掌宗庙礼仪，兼掌选试博士。历代沿置，则专为司祭祀礼乐之官。北魏称太常卿；北齐称太常寺卿；北周称大宗伯；隋至清称太常寺卿。

【郎中令】 官名。始于秦，汉初沿置。为皇帝左右亲近的高级官职，所属有大夫、郎、谒者及期门、羽林宿卫官。主要职掌为守卫宫殿门户。《汉书·百官公卿表》注："臣瓒曰：'主郎内诸官，故曰郎中令。'"汉武帝时改称光禄勋。

【光禄勋】 官名。秦称郎中令，汉武帝时改称光禄勋。东汉末年复称郎中令。掌领宿卫侍从之官。魏晋复设光禄勋，以后废置不常，南朝梁始定名光禄卿，此后皆以皇室的膳食为专职，与汉制完全不同。

【卫尉】 官名。始于战国，汉时为九卿之一。掌管宫门警卫，主南军。汉景帝时曾改称中大夫令。不久复旧名。魏、晋、南北朝多沿置。唐代为卫尉卿。但已非原来职务，仅掌仪仗帐幕等。

【太仆】 官名。始于春秋时。秦汉沿置，为九卿之一，掌皇帝的舆马和马政。南朝不常置。北齐始称太仆寺卿，历代沿置不改。

【廷尉】 官名。秦始置，汉景帝时改称大理，武帝时复称廷尉。掌刑狱，为九卿之一。其属官有正、监及平，皆为司法官。东汉以后或称廷尉、大理和廷尉卿。从北齐始皆称大理寺卿。

【大理】 官名。本秦汉之廷尉，北齐后改称大理寺卿。历代沿称。

【大鸿胪】 官名。汉武帝时改典客为大鸿胪，原掌关于接待少数民族等事，为九卿之一。后渐变为赞襄礼仪之官。王莽时改为典乐。

【宗正】 官名。始于秦，汉沿置，九卿之一，多由皇族中人充任，为皇族事务机关的长官。《续汉书·百官志三》："〔宗正〕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及诸宗室亲属远近。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当髡以上，先上诸宗正，宗正以闻，乃报决。"历代职掌略同。唐称宗正寺卿。

【大司农】 官名。秦代置治粟内史，汉景帝时改称大农令，武帝时改称大司农。掌租税钱谷盐铁和国家的财政收支，为九卿之一。北齐时称司农寺卿，隋唐以后所置略同。唐一度改司农为司稼，旋复旧称。主要职务为仓储。

【少府】 官名。(1)始于战国。秦汉相沿，为九卿之一。掌山海池泽收入和皇室手工业制造，为皇帝的私府。西汉时诸侯王也设有私府，郡守亦设有少府。东汉时仍为九卿之一，掌宫中御衣、宝货、珍膳等。魏晋以后沿置，北朝有太府而无少府。隋置少府监，领尚方、织染等署。(2)唐代因县令称明府，县尉为县令之佐，遂称为少府，后世亦沿用。

【大将军】 官名。(1)始于战国，汉代沿置，为将军的最高称号，职掌统兵征战。事实上多由贵戚担任，掌握政权，职位甚高。亦有在大将军之上冠以称号者，如骠骑大将军之类。三国至南北朝时大臣执政，亦多兼大将军官号。隋代左右武卫、左右武候等各置大将军，为禁军的高级武官。唐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军、十六卫亦均置大将军，其职与隋略同。(2)汉武帝时以大司马为大将军所兼官号，其后霍光、王凤等均以大司马大将军预闻政事，为中朝官领袖。(3)北周行府兵制，以柱国领兵，柱国下置大将军。(4)自唐至元，武散官有大将军，非实职。

【将军】 官名。春秋时晋国以卿为军将，因而有将军之称。战国时始为武官名。汉代有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等。临时出征的统帅有别加称号者，如楼船将军、材官将军、度辽将军等。魏、晋、南北朝时，将军名号极繁，除沿袭汉代旧称外，又有龙骧、骁骑等许多名称，而常置并有专职的仅属少数。唐十六卫、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等军，均于大将军下设将军之官。从唐到元都以将军为武散官。

【校尉】 汉时军职之称，略次于将军。随其职务冠以名号，如掌北军军垒者有中垒校尉，掌西域屯兵者有戊己校尉等。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总称八校尉，为西汉时专掌特种军队的将领，东汉略同。又汉以后，掌少数民族地区的长官，亦有称校尉者。唐折冲府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以后则用为低级武散官之号。

【中尉】 官名。战国时赵国曾设置，职掌为"选练举贤，任官使能"。秦汉为武职，掌京师的治安，汉代则兼主北军。至武帝时，改称执金吾。唐代自德宗以后，于神策军置护军中尉，为宦官领禁兵之专职。

【执金吾】 官名。金吾为两端涂金的铜棒，此官执之以示权威。一说"吾"读为"御"，谓执金以御非常。另一说金吾为鸟名，主辟不祥。西汉武帝时改中尉为执金吾，为督巡三辅治安的长官。东汉沿置，三国时或称中尉，或称执金吾，晋以后废。

【司隶校尉】 官名。司隶本为《周礼》秋官司寇之

属官。汉武帝时始置司隶校尉，掌纠察京师百官及所辖附近各郡，相当于州刺史。魏晋以后，司隶校尉所辖区域改州，称“司州”。

【城门校尉】 官名。西汉始置，职掌京师城门的屯兵，隶南军。东汉、三国、西晋均沿置不改，东晋、南朝废，北朝魏、齐仍置，隋末至唐改为城门郎，后废。

【将作大匠】 官名。秦始置，称将作少府。西汉景帝时，改称将作大匠，职掌宫室、宗庙、陵寝及其他土木营建。东汉、魏、晋沿置。南朝梁时改称大匠卿，北齐时改称将作寺大匠。自隋至辽，多称将作监大匠。

【谒者】 官名。(1)始置于春秋、战国时，为国君掌管传达。秦汉沿置。汉制，郎中令属官有谒者，少府属官亦有中书谒者令(后改称中谒者令)。郎中令所属谒者掌宾(傧)赞受事，员额至七十人。其长官称谒者仆射。南北朝亦曾沿置。掌引见臣下，传达使命。隋置通事谒者，唐改为通事舍人。其以宦官充任者，东汉称中宫诸者属大长秋。后魏、北齐有中谒者仆射、隋唐称内谒者，宋以后废。(2)“使者”之别称，东汉时改都水使者为河堤谒者。(3)古时亦用以泛指传达、通报的奴仆。

【洗马】 官名。汉沿秦置，亦作先马，为东宫官属，职如谒者，太子出则为前导。晋时改掌图籍。南朝梁陈有典经局洗马，都用世族担任。北齐称典经坊洗马。隋改为司经局洗马。唐高宗时一度改洗马为司经大夫，寻复旧称

【庶子】 ①战国时国君、太子、列侯、相国、县令的侍从之臣。有御庶子、中庶子、少庶子等。亦称门庭庶子，见《墨子·尚贤上》。孙诒让《墨子间诂》：“盖凡宿卫位署皆在路寝内外朝门庭之间，故此书谓之门庭庶子。”②官名。太子官属。汉以后为太子侍从官之一种，南北朝时称中庶子，唐以后于太子官属中设左右春坊，以左右庶子分隶之，以比侍中、中书令。自此相沿。

【谏议大夫】 官名。西汉置谏大夫，掌议论，属光禄勋。无定员。东汉改称谏议大夫。隋唐隶门下省，掌侍从规谏。凡四人。

【光禄大夫】 官名。战国时置中大夫，汉武帝时始改称光禄大夫，掌顾问应对，属光禄勋。魏晋以后无定员，皆为加官及褒赠之官，加金章紫绶者，称金紫光禄大夫；加银章青绶者，称银青光禄大夫。唐宋为文职阶官称号，光禄大夫为从二品，金紫光禄大夫为正三品，银青光禄大夫为三品。

【大夫】 ①古代统治阶级，在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因此为一般任官职者之称。秦汉以后，中央要职有御史大夫，备顾问者有谏大夫、中大夫、光禄大夫等，至唐宋尚存御史大夫及谏议大夫。②隋唐以后以大夫为高级阶官称号。

【宗师】 官名。汉置，晋代亦有之，属宗正卿，掌管宗室子弟的训导。《汉书·平帝纪》：“其为宗室自太上皇以来族亲，各以世氏、郡国置宗师以纠之，致教训焉。”

【令】 官名。战国、秦汉时，县的行政长官称令，历代相沿。又历代中央最高级机构的主管亦有称令者，如中书令、尚书令。某些中级机构中的主管亦有称令者，如汉代九卿属官中之令。

【丞】 官名。多作为佐官之称，汉代中央各官署如卫尉、太仆等本身有丞以外，所属各署皆有令有丞。县令之下亦有丞。唐宋尚书省仆射之下有左右丞。

【博士】 ①官名。源于战国。《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及汉初，博士所掌为古今史事待问及书籍典守。至汉武帝时，用公孙弘议，设五经博士，置弟子员，自后博士专掌经学传授，与文帝、景帝时的博士制度有异。唐置国子、四门等博士。②中国古代专精一艺的职官名。西晋始置律学博士，北魏始置医学博士，隋唐又增算学博士、书学博士等。

【郎】 帝王侍从官的通称。郎即古廊字，指宫殿的廊。郎官的职责原为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及差遣。战国始有，秦汉沿置，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名。秦汉时，初属郎中令(后改光禄勋)，无定员，出身或由任子、赀选，或由文学、技艺，为地主阶级出仕的重要途径。至东汉，以尚书台为政务中枢，其分曹任事者为尚书郎，职责范围与过去的郎官不同。后世遂以侍郎、郎中、员外郎为各部要职。

【郎中】 官名。始于战国。汉代沿置，属郎中令(后改光禄勋)，管理车、骑、门户，并内充侍卫，外从作战。初分为车郎、户郎、骑郎三类，长官设有车户骑三将，其后类别逐渐泯除。晋至南北朝，为尚书曹司的长官。自隋唐至清，各部皆沿置郎中，分掌各司事务，为尚书、侍郎、丞以下之高级部员。

【侍郎】 官名。汉代郎官的一种，本为宫廷的近侍。东汉以后，尚书的属官，初任称郎中，满一年称尚书郎，三年称侍郎。自唐以后，中书、门下二省及尚书省所属各部均以侍郎为长官之副，官位渐高。

【令史】 ①汉代为郎以下掌文书的官职。有兰台令史、尚书令史。隋唐以后，变为三省、六部及御史台低级事务员之称。②秦汉时县令所属的办事人员。汉代县令、县丞、县尉之下都设有令史。

【中郎将】 官名。秦置中郎，至西汉分五官、左、右三署，各置中郎将以统领皇帝的侍卫，隶属光禄勋。

平帝时又置虎贲中郎将，统虎贲郎。东汉以后，统兵将领亦多用此名，其上再加称号。如前期之使匈奴中郎将，后期之北中郎将等。又建安中，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则为丞相之副。唐代各卫的中郎将则成为低级武职。

【尚书】 官名。始置于战国时，或称掌书，尚即执掌之意。秦为少府属官，汉武帝提高皇权，因尚书在皇帝左右办事，掌管文书章奏，地位逐渐重要。汉成帝时设尚书五人，开始分曹办事。东汉时正式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官员，从此三公权力大为削弱。魏晋以后，尚书事务益繁。隋代始分六部，唐代更确定六部为吏、户、礼、兵、刑、工。从隋唐开始，中央首要机关分为三省，尚书省即其中之一，职权益重。

【六曹】 官职名。(1)东汉尚书分六曹治事。据《续汉书·百官志三》为三公曹、吏部曹、民曹、南北两主客曹、二千石曹。但《晋书·职官志》则以三公曹、吏曹、民曹、客曹、二千石曹、中都官曹为六曹。魏晋以后屡有改革，到隋唐才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2)唐代各州佐治之官分六曹，即功曹、仓曹、户曹、兵曹、法曹、士曹，亦称六司。

【尚书省】 官署名。东汉设置，称尚书台，或中台。南北朝时始称尚书省，下分各曹，为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构。唐代曾改称文昌台、都台、中台，旋复旧称。尚书省都堂居中，左右分司，都堂之东有吏部、户部、礼部三行，每行四司，以左司统之；都堂之西有兵部、刑部、工部三行，每行四司，以右司统之。尚书省与中书省、门下省合称三省。长官为尚书令，其副职为左右仆射。

【仆射】 官名。起于秦代，凡侍中、尚书、博士、谒者、郎等官，都有仆射，根据所领职事作称号，意即其中的首长。仆射之名，由仆人、射人合成，本为君主左右之小臣。一说谓古者重武臣，以善射者掌事，故名。东汉尚书仆射为尚书令的副手，职权渐重；到末年便分置左、右仆射。魏晋以后令、仆同居宰相之任，有"朝端"、"朝右"等称呼。唐代不设尚书令，仆射即为尚书省长官。初期与中书令、侍中同为宰相，中宗以后，非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即不为宰相。

【侍中】 官名。秦始置，两汉沿置，为自列侯以下至郎中的加官，无定员。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初仅伺应杂事，由于接近皇帝，地位渐形贵重，然犹为亲近之职。南朝宋文帝时，始掌机要，梁陈相沿，实际上往往即为宰相。北魏尤重其官，呼为小宰相。隋代改称纳言。唐代复称侍中，并一度改称左相，成为门下省的正式长官，但因官位特高，仅作为大臣加衔。非有同平章事的头衔，即不为宰相，与南北朝不同。

【常侍】 官名。秦汉有中常侍，魏晋以来有散骑常侍，为经常在君主左右之官。均简称常侍。东汉的中常侍一般由宦官充当。

【给事中】 官名。秦官，西汉沿置，东汉省，魏复置。为将军、列侯、九卿，以至黄门郎、谒者等的加官。均给事殿中，备顾问应对，讨论政事。晋代始为正官。隋唐以后为门下省之要职，在侍中及门下侍郎之下，掌驳正政令之违失。唐一度改称东台舍人，旋复旧称。

【大长秋】 官名。秦称将行。汉景帝时改称大长秋，宣达皇后旨意，管理宫中事宜，为皇后的近侍，多由宦官充任。长秋本为汉代皇后所居宫名，其官署称长秋寺。隋以后设内侍省，长秋一官遂废，惟隋炀帝一度改内侍省为长秋监。

【内史】 官名。(1)西周始置，或称作册内史、作命内史，掌管著作简册，策命诸侯卿大夫，以及爵禄的废置。春秋时沿置。(2)秦始置，掌治京畿地方，相当于后世的京兆尹。汉景帝时分左右内史。(3)西汉初，诸侯王国内置内史，掌民政。历代沿置，隋始废。(4)隋曾改中书省为内史省，中书令为内史令。

【京兆尹】 官名，在汉代亦为政区名。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右内史置，分原右内史东半部为其辖区，职掌相当于郡太守。因地属畿辅，故不称郡。为三辅之一。治所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辖境约当今陕西秦岭以北、西安以东、渭河以南地。三国魏辖区改称京兆郡，官名改称太守。西魏、周、隋辖区仍称郡，改太守为尹。唐开元初改雍州为京兆府，往往以亲王领雍州牧，而改雍州长史为京兆尹，并增置少尹，以理府事。

【左冯翊】 官名、政区名。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左内史置。职掌相当于郡太守，辖区相当于一郡，因地属畿辅，故不称郡，为三辅之一。治所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辖境约当今陕西渭河以北、泾河以东洛河中、下游地区。东汉移治高陵(今县西南)。三国魏去左字改辖区为冯翊郡，官名为冯翊太守，移治临晋(今大荔)。

【右扶风】 官名、政区名。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主爵都尉置，分右内史西半部为其辖区，职掌相当于郡太守。因地属畿辅，故不称郡，为三辅之一。治所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辖境约当今陕西秦岭以北，户县、咸阳、旬邑以西地。东汉移治槐里(今兴平东南)。三国魏去"右"字改辖区为扶风郡，官名为扶风太守。

【刺史】 官名。西汉武帝时，分全国为十三部(州)，部置刺史，以六条察问郡县，本为监察官性质，其官阶低于郡守。成帝时，改刺史为州牧。哀帝初，又

改归旧制，不久复称为州牧。东汉初又称刺史。灵帝时，为镇压农民起义，再改刺史为州牧，居郡守之上，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自三国至南北朝各州亦多置刺史，一般以都督兼任，并加将军之号，权力很大。其不加将军的，当时称为“单车刺史”。隋初撤销郡，只有州、县两级，州的长官，除雍州称牧外，余均称刺史。此后州刺史实际上等于从前的郡太守，职权渐轻。

【州牧】 官名。西汉成帝时，改刺史为州牧，后废置不常。到东汉灵帝时，为镇压农民起义，再设州牧，并提高其地位，居郡守之上，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如汉末刘表为荆州牧，袁绍为冀州牧，都等于割据政权。以后历代设都督、总管、节度使等，州牧之名即废。唐宋时惟京师或陪都之地方最高长官以亲王充任者尚称为牧。

【别驾】 官名。汉置别驾从事史，为刺史的佐吏，刺史巡视辖境时，别驾乘驿车随行，故名。魏晋以后均承汉制，诸州置别驾，总理众务，职权甚重，当时论者称其职居刺史之半。隋唐改为长中，唐代中期以后诸州仍以别驾、长史并置，但职任已轻。

【治中】 官名。汉代置治中从事史，为州刺史的助理。隋为郡的佐官，唐改为司马。

【主簿】 官名。汉代中央及郡县官署均置此官，以典领文书，办理事务。魏晋以后，渐为统兵开府之大臣幕府中重要僚属，参与机要，总领府事。唐宋以后各官署及州县虽仍存此名，职任渐轻。

【二千石】 汉代对郡守的通称。汉郡守俸禄为二千石，即月俸百二十斛，因有此称。

【郡守】 官名。始置于战国时，初为武职，防守边郡。后逐渐成地方长官。秦统一全国后，以郡为最高的地方行政区划，每郡置守，掌治其郡。汉景帝时改称太守。

【太守】 官名。本为战国时郡守的尊称。汉景帝时，改郡守为太守，为一郡行政的最高长官。历代沿置不改。南北朝时设州渐多，郡的辖境日益缩小，州郡区别无多，至隋初遂废州存郡，而州刺史即代郡守之任。惟隋炀帝及唐玄宗时均曾又改州为郡，郡置太守，旋仍复旧。

【郡尉】 官名。秦始置，辅佐郡守，并掌全郡军事。西汉景帝时改称都尉。当时的郡有不置太守而单置都尉的，故其权位颇重。东汉以后废。

【都尉】 官名。(1)战国时始置，比将军略低的武官。(2)西汉景帝时改郡尉为都尉。辅佐郡守并掌全郡的军事。武帝时又置关都尉、农都尉、属国都尉于各要地。又中央官职中亦有称都尉者，如水衡都尉。东汉光武帝时废，但在镇压农民起义时，或临时设置；与少数民族邻接的郡亦间有设置。(3)都尉亦为临时执行某种职务者之官名，如汉武帝时所设搜粟都尉、协律都尉等。此外，唐宋勋官有轻车都尉、骑都尉等称号。

【长史】 官名。(1)秦官，李斯入秦后曾任长史，其职任不详。(2)西汉时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属官均有长史，东汉的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府亦设长史，职任颇重，号为三公辅佐。三国、晋、南北朝沿置不改。(3)两汉与少数民族邻接各郡太守的属官有长史，辅佐太守，掌一郡兵马，其统兵作战者称将兵长史。又两汉将军之属官亦有长史，以总理幕府。至南朝时，凡刺史之带将军称号开府者，其幕府亦设长史，多兼任首郡太守。北朝之制略同。唐宋州郡亦设长史，职任亦甚重。大都督府之长史往往即充节度使。(4)南朝王府设长史，而诸王多年幼出藩，因以长史行州府事。北朝之制略同。历代王府亦均沿设长史，总管府内事务。

【从事】 官名。汉以后三公及州郡长官皆自辟僚属，多以从事为称，如从事史、从事中郎、别驾从事、治中从事之类，到宋代废除。

【县令】 一县的行政长官。秦汉以后，人口万户以上的县称令，万户以下的称长，唐代之县分上、中、下各级，故不再分称令长。

【县尉】 官名。始于秦，两汉沿置，大县二人，小县一人，掌一县的军事。历代所置略同。唐代县尉为通常进士出身者初任之官，京畿县尉职位尤重。

【县丞】 官名。始于战国，秦汉沿置，典文书及仓狱，为县令辅佐。历代所置略同。

【掾史】 汉以后职权较重的长官都有掾属，分曹治事，通称掾史。多由长官自行辟举。唐宋以后废辟举制，掾史之名渐移于胥吏。

【书佐】 官名。两汉郡县各曹都有书佐，职主起草和缮写文书。

【三老】 古时掌教化的乡官。战国魏有三老，秦置乡三老，汉增置县三老，东汉以后又有郡三老，并间置国三老。

【乡官】 汉代以三老、有秩、啬夫、游徼等为乡官，掌佐县令治一乡之事。其治事之处亦称乡官。

【二十等爵】 战国时秦国商鞅制定的爵位等级。秦汉两代沿用。商鞅在秦国变法时，整理秦过去的爵制，制定军功的爵位为二十级：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以上相当于士；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以上相当于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即大良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以上相当于卿；十九、关内

侯，二十、彻侯，亦作通侯或列侯，以上相当于诸侯。战国时秦国五大夫以上有食邑。汉初改为公大夫以上有食邑，官大夫以下得免役。汉文帝以后，又改为五大夫以上才得免役。

【武功爵】 汉武帝时创设，共十七级，今所知者如下：一、造士，二、闲舆卫，三、良士，四、元戎士，五、官首，六、秉铎，七、千夫，八、乐卿，九、执戎，十、左庶长（一作政戾庶长），十一、军卫。第八级以下可以买卖，第九级以上则专用以奖军功。与旧制二十等爵并行，不久废。

【仪同三司】 官名。始于东汉。愿意指非三公而给以与三公同等的待遇。魏晋以后，将军之开府置官属者称开府仪同三司。至南北朝末期，遂以仪同三司为一种官号，并置开府仪同大将军、仪同大将军等官。隋唐以后仅为散官。

【尚方】 官署名。秦置。汉末分为中、左、右三尚方，属少府。主造皇室所用刀剑等兵器及玩好器物。主管有令及丞。东汉、魏、晋沿置。至唐设中、左、右三尚署，各置令及丞。

【四府】 东汉以中央最高官职之太傅（或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为四府。均有官属。其源起于西汉中期，称丞相、御史大夫、车骑将军、前将军府为四府，并后将军则为五府。

【特进】 官名。西汉末期始置，以授列侯中之有特殊地位者，得自辟僚属。南北朝为加官，无实职。唐宋为文散官之第二阶，相当于正二品。

【主事】 官名。北魏置尚书主事令史，意即令史中的首领。隋以后但称主事。本为雇员性质，不在正规职官之内。

【假黄钺】 魏、晋、南北朝于权位最高之大臣出征时往往加以假黄钺的称号，即代表皇帝亲征之意。

【督军】 官名。三国时魏置。《资治通鉴·晋武帝泰始二年》："罢山阳国督军。"胡三省注："魏奉汉献帝为山阳公，国于河内山阳县之浊鹿城，置督军以防卫之。"

【军师】 官名，掌监察军务。东汉、三国、晋都设置。如三国时魏以荀攸为军师，吴以朱然为右军师，蜀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

【三省】 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按隋唐时，三省同为最高政务机构，一般为中书决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实际上为三省长官共同负责中枢政务。

【中书省】 官署名。魏晋始设，为秉承君主意旨、掌管机要、发布政令的机构。沿至隋唐，逐渐成为全国政务中枢。隋代改为内史省、内书省；唐代曾改称西台、凤阁、紫微省，旋复旧称。在唐代，中书与门下、尚书三省同为中央行政总汇，由中书决定政策，通过门下，然后交尚书执行。中书省长官在魏晋为中书监及中书令，隋代废监，仅存中书令一职。唐代曾改称右相、凤阁令、紫微令。其下有中书侍郎、中书舍人。

【门下省】 官署名。东汉设有侍中寺，晋称门下省。唐曾改为东台、鸾台、黄门省等，旋复旧称。元以后废。原为皇帝的侍从机构，南北朝时权力逐渐扩大，北朝政出门下，成为中央政权机构的重心。隋唐时与中书省同掌机要，共议国政，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其长官称侍中，或称纳言、左相、黄门监，因时而异。其下有黄门侍郎、给事中、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起居郎等官。

【黄门侍郎】 官名。秦及西汉郎官给事于黄闼（宫门）之内者，称黄门郎或黄门侍郎。东汉始设为专官，或称给事黄门侍郎，其职为侍从皇帝，传达诏命。南朝以后因掌管机密文件，备皇帝顾问，职位日渐重要。唐初曾改称东台侍郎、鸾台侍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名为门下侍郎。

【门下侍郎】 官名。秦汉时原名黄门侍郎，本为君主近侍之官。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称门下侍郎，为门下省长官侍中之副。唐宋多以门下侍郎或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为宰相之称。

【行台】 东汉以后，中央政务由三公改归台阁（尚书），习惯上遂以中央政府为"台"。东晋以后，中央官称台官，中央军称台军。因此，在大行政区代表中央的机构即称行台。多由军事关系临时设置。若任职的人权位特重，则称大行台。唐以后渐废。

【秘书省】 官署名。东汉始置秘书监一官，典司图籍。晋设秘书寺，后改为省，置监、丞等官。唐秘书省领太史、著作二局，曾改称兰台、麟台。

【监察御史】 官名。隋朝始置。唐御史台分为三院，其中监察御史属察院，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唐六典》），品秩低而权限广。

【都督】 官名。（1）军事长官或领兵将帅。汉末始有此称。魏、晋、南北朝称都督中外诸军事或大都督者，即为全国最高军事统帅。（2）地方军政长官。魏晋以后，都督诸州军事往往兼任所驻在之州刺史，总揽本区军民政。至北周及隋，改为总管，遂成正式官名。唐代又恢复都督名称，于各州按等级分别置大、中、下都督府，各设都督。惟中期以后，以节度使、观察使为地方最高长官，都督遂名存实亡。（3）西魏、北周和隋文帝时，府兵制的各军府中，以大都督、帅都督、都督为团、旅、队的官长。隋炀帝变更军府官名，分别改称校尉、旅帅、队正。

【护军】 官名。（1）护即督统之意，秦汉时临时设

置护军都尉或中尉，以调节各将领的关系。魏晋以后，有护军将军及中护军，掌军职的选用，与领军将军或中领军同掌中央军队，为重要军事长官之一。(2)唐以上护军及护军为勋官中的称号。后期在神策军设护军中尉及中护军，为禁军统帅，以宦官充任。

【领军】 官名。东汉末曹操为丞相时设领军，为相府属官，后更名中领军；魏晋时有领军将军，均统率禁军。南朝沿设，北朝略同。与护军将军或中护军同掌中央军队，为重要军事长官之一。隋代设左右领军府。唐代左右领军卫为十六卫之一，设上将军、大将军及将军，宿卫宫禁。

【九品】 古代官吏的等级。始于魏晋时，从第一品到第九品，共分九等；北魏时每品始各分正、从，第四品起正、从品又各分上、下阶，共为三十等；唐文职与北魏同，武职自三品起即分上下。隋保留正、从品，而无上、下阶之称，共分十八等，文武职并同。

【开府】 ①原指成立府署、自选僚属。汉代仅三公、大将军、将军可以开府，魏晋以后开府的逐渐增多，因此有“开府、仪同三司”(开府置官，援照三公成例)的名号。晋代诸州刺史多以将军开府，都督军事。唐宋定“开府仪同三司”为文散官的第一阶。②府兵军职。西魏和北周时全国府兵分属于二十四军，每军设一开府，兵额约二千人。

【使持节】 魏晋南北朝时，掌地方军政的官往往加使持节的称号，给以诛杀中级以下官吏之权。次一等的称持节，得杀无官职的人。再次称假节，得杀犯军令的人。至隋唐刺史例加使持节的虚衔，如某州刺史必带使持节某州诸军事。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即为节度使。

【南衙】 唐代皇宫所在的宫城居长安城北。省、台、寺、监各官署都设在皇城内，位居宫城之南，故通称南衙或南司。宦官权势渐重以后，所处的北司遂与南衙对抗，因而史书上常以北司南衙对举。

【同中书门下三品】 唐制，以中书省长官之中书令及门下省长官之侍中任宰相之职，其以他官任宰相者，则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即视同中书令、侍中(均三品官)之意。乾元以后，习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此名遂废。

【同平章事】 官名。唐代制度，君主在大臣中选任数人，给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义，即为事实上的宰相。简称同平章事。中书、门下二省本即政务中枢，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即与中书、门下协商处理政务之意。

【枢密使】 官名。唐代宗时始以宦官掌枢密，其后握权之宦官多以枢密使的名义干预朝政，甚至废立君主亦由其主张。至昭宗时，借朱温之力，尽诛宦官，始改以士人任枢密使。朱温称帝，改名崇政使，遂以君主左右最亲信之大臣任此官。后唐复称枢密使。其实权有超过宰相者。

【六部】 从隋唐开始，中央行政机构中，吏、户、礼、兵、刑、工各部的总称。其职务在秦汉时本为九卿所分掌，魏晋以后，尚书分曹治事，由曹渐变为部，至隋唐始确定以六部为尚书省的组成部分。以吏、户(隋称民部)、礼、兵、刑、工六部比附《周礼》的六官，秦汉九卿之职务大部并入。

【度支尚书】 官名。魏晋始置，掌财政收支。南北朝以度支尚书领度支、金部、仓部等曹。隋开皇初改度支尚书为民部尚书。唐因避讳，改称户部。唐亦曾改户部尚书为度支尚书，旋复旧称。

【员外郎】 官名。原指设于正额以外之郎官。晋以后所称之员外郎指员外散骑侍郎(皇帝近侍官之一)。隋开皇时，于尚书省各司置员外郎一人，为各司之次官。唐宋沿置，与郎中通称郎官，皆为中央官吏中的要职。

【都事】 官名。西晋、南北朝时设尚书都令史，处理尚书省日常事务。隋代改称尚书都事，分隶各部。唐代各部都事负责收发文书、稽察缺失、监印等事务。

【北司】 唐代内侍省设在皇宫之北，与三省所属各官署设在宫城之南者相对而言，故称北司。因此习惯上称宦官权势所在为北司。

【学士】 官名。南北朝以后，以学士为司文学撰述之官。唐代翰林学士亦本为文学侍从之臣，因接近皇帝，往往参预机要。

【国子监】 简称“国学”。封建王朝的中央教育机构。西晋咸宁二年(公元 276 年)建国子学，为教育五品以上官僚子弟的贵族学校。以后或称国学，或称太学，隶属太常。北齐始立专署，称国子寺，主官为祭酒。唐代改为国子监。唐代国子监辖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等学；国子学招收三品以上官僚子弟。

【舍人】 官名。始见《周礼·地官》。战国及汉初王公贵官都有舍人。《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舍人，亲近左右之通称也。”秦汉置太子舍人；汉制，皇后、公主的属官也有舍人；唐宋太子属官中沿置中舍人和舍人，均为亲近的属官。此外，魏于中书省中置中书通事舍人，掌传宣诏命。晋及南朝历代沿置，至梁除通事二字，直称中书舍人，任起草诏令之职，参与机密，权力日重。北朝的后魏、北齐亦设舍人省。隋唐时，中书舍人仍掌制诰(撰拟诏旨)，以有文学资望者充任。其名称常有变更，如隋和唐初称内史舍人，隋炀帝时称内书舍人，武则天时曾称凤阁舍人，简称舍人。

【总管】 官名。(1)地方高级军政长官。北周武成元年(公元559年)改都督诸州军事为总管。隋及唐初也在各州设总管,边镇或大州设大总管。后复称都督,惟统兵出征之将帅则称总管。(2)军事长官。隋及唐初有行军总管、行军大总管,是出征时的军队主帅。后唐时石敬瑭曾为蕃汉马步军都总管,为最高军事统帅。

【节度使】 官名。唐初沿北周及隋旧制,于重要地区设总管,后改称都督,总揽数州军事。睿宗景云中(710—711),薛讷为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始有节度使的称号。玄宗天宝初,沿边有九节度使、一经略使。授职时赐给双旌双节,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所辖区内之各州刺史(玄宗时称郡守)均为其下属,本身并兼任所驻在之州刺史。安史乱后,内地亦多设立节度使。辖境大小,自十余州至二三州不等。凡节度使所辖地区多兼军号,如泽潞号昭义军,鄂岳号武昌军之类。其时河北及另一些地区的节度使纷纷拥兵自大,传位于子孙或部下,不奉朝命,世称藩镇。五代时各地添设的节度使更多,废置亦不常。

【留守】 官名。从隋唐起,皇帝出巡或亲征时指定亲王或大臣留守京城,得便宜行事,称京城留守;其陪京和行都则常设留守,以地方行政长官兼任。

【留后】 官名。唐代中后期,节度使之子弟或亲信将吏代行职务者,称节度留后,也有称观察留后的,事后多由朝廷补行任命为正式的节度、观察使。

【参军】 官名。汉末曹操以丞相总揽军政,其僚属往往用参丞相军事的名义。此后直至南北朝,凡诸王及将军开府者,皆置参军,为重要幕僚。唐制,诸卫及王府官俱有录事参军事等,外府州亦分别置司录及录事参军等,简称参军。

【都护】 官名。都护意即总监。汉宣帝时设西域都护,为驻在西域地区的最高长官。其后废置不常。东汉、魏、晋时又有都护、都护将军,为统率诸将之官。唐代自太宗至武则天时,先后设置安西、安北、单于、北庭等六个大都护府。每府有大都护、副大都护(或副都护),管理辖境的边防、行政和各族事务。

【经略使】 官名。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始于沿边重要地区设置,是边防军事长官,后多由节度使兼任。

【观军容使】 官名。唐代后期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以宦官之掌权者充任。如代宗时之鱼朝恩,僖宗时之田令孜,都曾任此职。习惯上唐时多以"军容"为对掌权宦官的尊称。

【判官】 官名。唐代特派担任临时职务的大臣皆得自选中级官员奏请充任判官,以资佐理。中期以后,节度、观察等使均有判官,亦由本使选充,以备差遣。均非正官。

【折冲都尉】 军职名。唐代府兵制的军府称折冲府,上府辖兵士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其主官为折冲都尉,掌管府兵的操演、调度和宿卫京师等事务,必要时领兵戍边或作战。副职称左右果毅都尉。

【都指挥使】 官名。五代始用作统兵将领之称,《资治通鉴·后梁均王乾化四年》胡三省注:"此都指挥使尽统诸将,非一都之指挥使。"

【观察使】 官名。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改采访处置使为观察处置使,掌考察州县官吏政绩,后兼理民事,管辖的地区即为一道。同不设节度使之处,即以观察使为一道的行政长官;设节度使之处,亦兼观察使。

【转运使】 官名。起于唐代,初称水陆发运使,管理洛阳、长安间的粮食运输事务。后设江淮转运使,掌东南各道的水陆转运;诸道转运使,掌全国谷物财货的转输和出纳。代宗以后,多与盐铁使并为一职,称盐铁转运使。往往由宰相兼领。于诸道分设巡院。

【宣抚使】 官名。唐玄宗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以宇文融充河北道宣抚使,是为宣抚使称号之始。以后派朝官巡视经过战争及受灾地区,称宣慰安抚使或宣抚使。

【安抚使】 官名。隋代曾设安抚大使,为行军主帅的兼职。唐代前期派大臣巡视经过战争或受灾地区,称安抚使。宋代则重要地方长官往往带安抚使,以便兼综较大地区之军民两政,或兼称经略安抚使,有"帅司"之称,以二品以上大臣充任时称安抚大使。

【三司使】 ①唐审大狱,以刑部尚书、侍郎与御史中丞、大理卿会审,称三司使。②官名。唐代中期以后,财务行政渐趋繁杂,乃特简大臣分判户部、度支,及充盐铁转运使,分别管理租赋、财政收支和盐铁专卖事务。后唐明宗于天成元年(公元926年)委宰相一人专判。长兴元年(公元930年),并为一使,称三司使。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译者前言
凡例
资治通鉴序&宋神宗
进书表&司马光
上册
周（第一——五卷）
形势图、世系表
译文
原文
秦（第六——八卷）
形势图、世系表
译文
原文
西汉（第九——二十九卷）
形势图、世系表
译文
原文
东汉（第四十——六十八卷）
形势图、世系表
译文
原文
魏（第六十九——七十八卷）
形势图、世系表
译文
原文
晋（第七十九——一百一十八卷）
形势图、世系表
译文
中册
晋（第七十九——一百一十八卷）
原文
南北朝（第一百一十九——一百七十六卷）
形势图、世系表
译文
原文
隋（第一百七十七——一百八十四卷）
形势图、世系表
译文
原文
唐（第一百八十五——二百一十三卷）
形势图、世系表
译文
下册
唐（第二百一十四——二百六十五卷）
译文
原文
五代十国（第二百六十六——二百九十四卷）
形势图、世系表
译文
原文
奖谕诏书
附录：职宫名词解释
附录页